目录

[第一章 姬水天劫 7](#_Toc4492)

[第二章 水中死神 11](#_Toc22562)

[第三章 神農初現 14](#_Toc4059)

[第四章 神山鬼劍 18](#_Toc29233)

[第五章 石鼎藏龍 21](#_Toc27354)

[第六章 邪窟鬼女 25](#_Toc11595)

[第七章 劍跡如燕 28](#_Toc32358)

[第八章 斧裂劍折 31](#_Toc10432)

[第九章 祭壇論神 34](#_Toc23527)

[第十章 洪荒春色 37](#_Toc19011)

[第十一章 嬌雁依龍 40](#_Toc19562)

[第十二章 奪愛之戰 43](#_Toc28722)

[第十三章 鬼技驚龍 47](#_Toc4180)

[第十四章 蛇口悟道 50](#_Toc12018)

[第十五章 返樸歸真 53](#_Toc12734)

[第十六章 祖族之客 57](#_Toc14934)

[第十七章 主宰自我 60](#_Toc9928)

[第十八章 風情萬種 64](#_Toc25395)

[第十九章 豹靈拳猛 68](#_Toc11102)

[第二十章 靜守乾坤 72](#_Toc4743)

[第一章 皇者之劍 76](#_Toc13890)

[第二章 勇士之首 79](#_Toc14043)

[第三章 離愁別恨 82](#_Toc19296)

[第四章 虎王豹騎 86](#_Toc32209)

[第五章 打破僵局 89](#_Toc15790)

[第六章 旅途危機 93](#_Toc17144)

[第七章 疑團重重 96](#_Toc17706)

[第八章 黑白二虎 100](#_Toc9814)

[第九章 獨龍拳勁 103](#_Toc12727)

[第十章 奇異之體 107](#_Toc4182)

[第十一章 劍道流雲 110](#_Toc2531)

[第十二章 水神故居 113](#_Toc22000)

[第十三章 青雲劍宗 117](#_Toc7389)

[第十四章 水集風雲 121](#_Toc1864)

[第十五章 勇者無懼 124](#_Toc2343)

[第十六章 劍道宗主 128](#_Toc1048)

[第十七章 創劍之祖 132](#_Toc1479)

[第十八章 驚煞三擊 136](#_Toc3236)

[第十九章 連連失利 140](#_Toc27135)

[第二十章 御水無敵 144](#_Toc31495)

[第一章 王子龍歌 148](#_Toc4058)

[第二章 腿奇劍異 151](#_Toc28688)

[第三章 投入自然 154](#_Toc20496)

[第四章 東夷三部 157](#_Toc22554)

[第五章 意料之外 160](#_Toc2570)

[第六章 水神之女 163](#_Toc3964)

[第七章 恭弘=叶 恭弘帝之劍 167](#_Toc274)

[第八章 天樂長老 171](#_Toc27515)

[第九章 倩女褒弱 175](#_Toc24560)

[第十章 十日之約 178](#_Toc21488)

[第十一章 始前神話 182](#_Toc32388)

[第十二章 洪荒禁地 186](#_Toc15102)

[第十三章 柔水公主 189](#_Toc8477)

[第十四章 兄弟情深 193](#_Toc27528)

[第十五章 水族之神 197](#_Toc26526)

[第十六章 群狼困猿 201](#_Toc11337)

[第十七章 刑月尊者 205](#_Toc4783)

[第十八章 奇族怪人 209](#_Toc25789)

[第十九章 群邪無首 213](#_Toc14216)

[第二十章 背腹受敵 217](#_Toc6712)

[第一章 猿洞療傷 221](#_Toc32546)

[第二章 神族之毒 225](#_Toc3813)

[第三章 快如疾電 229](#_Toc13257)

[第四章 危機四伏 233](#_Toc22912)

[第五章 含沙劍寒 237](#_Toc14440)

[第六章 身陷囚籠 241](#_Toc17405)

[第七章 人肉沙包 244](#_Toc7938)

[第八章 意感身動 248](#_Toc28818)

[第九章 群起反抗 251](#_Toc59)

[第十章 郎氏三雄 255](#_Toc32679)

[第十一章 白虎神將 259](#_Toc988)

[第十二章 技高一籌 263](#_Toc1730)

[第十三章 逸電神宗 267](#_Toc19122)

[第十四章 施妙法師 271](#_Toc26479)

[第十五章 孿生之劍 275](#_Toc11327)

[第十六章 逸電神笈 279](#_Toc20136)

[第十七章 第六感應 283](#_Toc3858)

[第十八章 神力驅刀 287](#_Toc10322)

[第十九章 臨陣創招 291](#_Toc6341)

[第二十章 聖女叛變 295](#_Toc28614)

[第一章 棄堡遠離 299](#_Toc6887)

[第二章 以牙還牙 302](#_Toc19841)

[第三章 矛宗絕技 305](#_Toc3182)

[第四章 突破死點 309](#_Toc13164)

[第五章 捨身取義 312](#_Toc6996)

[第六章 流放之王 315](#_Toc29794)

[第七章 囚室春光 318](#_Toc149)

[第八章 爾奸吾詐 322](#_Toc30937)

[第九章 神谷元老 325](#_Toc20648)

[第十章 以命搏命 328](#_Toc472)

[第十一章 脫困而出 332](#_Toc5410)

[第十二章 龍族戰士 336](#_Toc13475)

[第十三章 喚醒靈魂 340](#_Toc8241)

[第十四章 怒箭阻敵 344](#_Toc15556)

[第十五章 九黎鹿騎 347](#_Toc20738)

[第十六章 星月殺機 351](#_Toc32601)

[第十七章 獵殺死者 355](#_Toc30805)

[第十八章 荒谷奇景 358](#_Toc29132)

[第十九章 脫胎換骨 362](#_Toc18132)

[第二十章 舉族遷移 366](#_Toc30566)

[第一章 正面抗衡 370](#_Toc15070)

[第二章 先人遺迹 373](#_Toc1115)

[第三章 重戰故人 376](#_Toc29157)

[第四章 深入沼澤 380](#_Toc31288)

[第五章 危機重重 383](#_Toc8598)

[第六章 搏命一擊 387](#_Toc4328)

[第七章 七彩花蟆 390](#_Toc24415)

[第八章 墨潭奇獸 393](#_Toc30882)

[第九章 遁土而行 396](#_Toc20756)

[第十章 叢林奇族 400](#_Toc1148)

[第十一章 霸意十足 403](#_Toc30653)

[第十二章 重情重義 406](#_Toc27263)

[第十三章 自暴身分 410](#_Toc3541)

[第十四章 設伏獵帝 414](#_Toc19822)

[第十五章 族門聖器 418](#_Toc31874)

[第十六章 奇招破敵 421](#_Toc9625)

[第十七章 無畏之戰 425](#_Toc18319)

[第十八章 雙倍奉還 429](#_Toc2417)

[第十九章 聖器金鈴 433](#_Toc3627)

[第二十章 重失聖物 436](#_Toc7113)

[第一章 極樂神箭 440](#_Toc28353)

[第二章 實戰經驗 443](#_Toc21714)

[第三章 渠瘦殺手 446](#_Toc20066)

[第四章 聖王初現 450](#_Toc17503)

[第五章 刃下無情 454](#_Toc18575)

[第六章 論武風雲 457](#_Toc7930)

[第七章 聖女施媚 460](#_Toc29300)

[第八章 刀擁靈魂 463](#_Toc13507)

[第九章 無火自燃 466](#_Toc13517)

[第十章 御火無敵 469](#_Toc10298)

[第十一章 御劍之術 472](#_Toc23045)

[第十二章 地火聖蓮 476](#_Toc11357)

[第十三章 聖王軒轅 480](#_Toc6746)

[第十四章 口舌之戰 484](#_Toc3272)

[第十五章 高手雲集 488](#_Toc32259)

[第十六章 各自為利 492](#_Toc6067)

[第十七章 無量神尺 496](#_Toc28079)

[第十八章 功虧一簣 500](#_Toc260)

[第十九章 地火焚天 504](#_Toc19416)

[第二十章 舉國遷移 508](#_Toc20177)

[第一章 破封而出 511](#_Toc1463)

[第二章 忠僕劍奴 515](#_Toc8960)

[第三章 虎王華虎 518](#_Toc16612)

[第四章 神力屠虎 522](#_Toc4846)

[第五章 地神土計 525](#_Toc13026)

[第六章 設伏殲敵 528](#_Toc1344)

[第七章 天浪祭司 532](#_Toc23082)

[第八章 城中風雲 535](#_Toc3916)

[第九章 神魔俱損 538](#_Toc19573)

[第十章 聖女鳳妮 541](#_Toc22206)

[第十一章 兩情相悅 544](#_Toc24928)

[第十二章 以情設計 548](#_Toc10276)

[第十三章 刀幻雲彩 552](#_Toc19505)

[第十四章 洪荒傳說 556](#_Toc14255)

[第十五章 霸意無限 560](#_Toc27699)

[第十六章 蹄下勇士 564](#_Toc12258)

[第十七章 弱肉強食 568](#_Toc11919)

[第十八章 不戰退敵 572](#_Toc19721)

[第十九章 凌空虛度 576](#_Toc31496)

[第二十章 強敵再現 580](#_Toc2552)

[第一章 背水一戰 584](#_Toc13009)

[第二章 洪荒八神 588](#_Toc5629)

[第三章 九黎供奉 591](#_Toc30527)

[第四章 五大虎族 594](#_Toc1876)

[第五章 馴馬大計 597](#_Toc32502)

[第六章 劍鑿交鋒 601](#_Toc5660)

[第七章 奇招挫敵 604](#_Toc13689)

[第八章 木神苟芒 608](#_Toc19492)

[第九章 廣成仙派 611](#_Toc74)

[第十章 神廟主祭 615](#_Toc14354)

[第十一章 虎族之王 618](#_Toc7677)

[第十二章 坦誠示愛 622](#_Toc26276)

[第十三章 龍虎結盟 626](#_Toc30440)

[第十四章 重逢族人 630](#_Toc15136)

[第十五章 破開死結 633](#_Toc13403)

[第十六章 重創地神 637](#_Toc18484)

[第十七章 神鬼之戰 641](#_Toc23166)

[第十八章 痛失族王 645](#_Toc5325)

[第十九章 御水屠敵 648](#_Toc16975)

[第二十章 玉女救郎 652](#_Toc21678)

[第一章 真假蛟夢 656](#_Toc31824)

[第二章 嬌女戲龍 659](#_Toc6872)

[第三章 鬼方祭司 662](#_Toc10727)

[第四章 強存弱亡 665](#_Toc31734)

[第五章 洪荒散仙 668](#_Toc2688)

[第六章 兄弟相認 672](#_Toc2416)

[第七章 龍駒殲敵 675](#_Toc8936)

[第八章 以人易物 679](#_Toc4563)

[第九章 天賜聖物 682](#_Toc22668)

[第十章 魔神刑天 685](#_Toc14759)

[第十一章 威揚熊城 688](#_Toc22525)

[第十二章 火焚龍宮 692](#_Toc4376)

[第十三章 護法祭司 696](#_Toc7205)

[第十四章 創世祭司 700](#_Toc5076)

[第十五章 舉族同慶 704](#_Toc28279)

[第十六章 太陽聖士 708](#_Toc13550)

[第十七章 河洛圖書 712](#_Toc19481)

[第十八章 軍事天才 715](#_Toc15827)

[第十九章 神門初現 719](#_Toc7710)

[第二十章 山海戰士 723](#_Toc2883)

[第一章 鬼劍神威 727](#_Toc20086)

[第二章 龍歌之秘 730](#_Toc1774)

[第三章 諸女相聚 734](#_Toc12675)

[第四章 逆陰敗陽 737](#_Toc26428)

[第五章 魅女狐姬 740](#_Toc20827)

[第六章 烈焰刀氣 743](#_Toc11789)

[第七章 怒氣無敵 746](#_Toc20470)

[第八章 花蟆之王 750](#_Toc26288)

[第九章 速腿破箭 753](#_Toc32722)

[第十章 真假太昊 756](#_Toc25704)

[第十一章 勇者無懼 759](#_Toc3811)

[第十二章 奇功異技 763](#_Toc3632)

[第十三章 絕世神鎖 766](#_Toc15806)

[第十四章 昆吾神劍 769](#_Toc27046)

[第十五章 群邪齊現 772](#_Toc11618)

[第十六章 神門真跡 776](#_Toc26180)

[第十七章 痴者無敵 779](#_Toc24591)

[第十八章 與狐交易 783](#_Toc13126)

[第十九章 魔神刑天 787](#_Toc11785)

[第二十章 天人交合 790](#_Toc32248)

[第一章 情深義重 794](#_Toc13624)

[第二章 怒借天威 797](#_Toc9023)

[第三章 神門之秘 800](#_Toc17156)

[第四章 七竅聖鎖 803](#_Toc30359)

[第五章 威揚有熊 806](#_Toc29155)

[第六章 天崩地裂 809](#_Toc4579)

[第七章 無處藏身 812](#_Toc16488)

[第八章 鬼方魔騎 816](#_Toc31927)

[第九章 矛宗之主 819](#_Toc21987)

[第十章 四大魔將 823](#_Toc12041)

[第十一章 誅魔大陣 826](#_Toc2245)

[第十二章 熊城風雲 830](#_Toc21109)

[第十三章 一統有熊 834](#_Toc7530)

[第十四章 異毒無形 838](#_Toc32363)

[第十五章 引狼入伏 842](#_Toc10235)

[第十六章 初涉涿鹿 845](#_Toc20226)

[第十七章 犀渠凶獸 849](#_Toc4732)

[第十八章 以智謀戰 853](#_Toc29517)

[第十九章 神弓射魔 857](#_Toc4174)

[第二十章 大獲全勝 861](#_Toc30559)

[第一章 智高一籌 865](#_Toc21155)

[第二章 理服眾老 869](#_Toc28512)

[第三章 洪荒聯盟 872](#_Toc11708)

[第四章 破開心結 876](#_Toc5220)

[第五章 治族之道 879](#_Toc7397)

[第六章 魔帝蚩尤 883](#_Toc10469)

[第七章 出征九黎 886](#_Toc17293)

[第八章 西行崆峒 890](#_Toc27143)

[第九章 仁者無敵 893](#_Toc15347)

[第十章 孤獨高手 897](#_Toc15381)

[第十一章 雪原受伏 900](#_Toc18477)

[第十二章 渠瘦老祖 904](#_Toc29659)

[第十三章 大無上法 908](#_Toc24739)

[第十四章 盤氏雙痴 912](#_Toc27585)

[第十五章 紅顏真容 916](#_Toc13111)

[第十六章 速破神谷 919](#_Toc19159)

[第十七章 敗中求勝 923](#_Toc160)

[第十八章 神箭射王 927](#_Toc21814)

[第十九章 聚陰滅魔 931](#_Toc29138)

[第二十章 天定人為 934](#_Toc6233)

[第一章 死谷之戰 938](#_Toc3424)

[第二章 征戰天下 942](#_Toc7011)

[第三章 圍魏救趙 945](#_Toc30016)

[第四章 兵退漠北 948](#_Toc14954)

[第五章 和平共處 951](#_Toc5975)

[第六章 崆峒求道 954](#_Toc19774)

[第七章 地神投敵 957](#_Toc4020)

[第八章 廣成仙長 960](#_Toc32068)

[第九章 絕世殺機 963](#_Toc12651)

[第十章 結界之秘 967](#_Toc2915)

[第十一章 無形之敵 970](#_Toc4964)

[第十二章 龍騰崆峒 974](#_Toc3602)

[第十三章 聯手拒敵 977](#_Toc10407)

[第十四章 匯溪聚川 981](#_Toc12542)

[第十五章 洪荒危機 985](#_Toc26592)

[第十六章 聯城失守 989](#_Toc2806)

[第十七章 魔主親征 992](#_Toc25651)

[第十八章 雙神投魔 996](#_Toc1004)

[第十九章 兵退熊城 999](#_Toc2466)

[第二十章 刀碎老祖 1003](#_Toc21584)

[第一章 捨身取義 1007](#_Toc388)

[第二章 孤身迎戰 1010](#_Toc12317)

[第三章 父子對立 1013](#_Toc10214)

[第四章 一招不敵 1017](#_Toc830)

[第五章 太陽神盾 1020](#_Toc208)

[第六章 三敗俱傷 1024](#_Toc4669)

[第七章 舉城齊悲 1027](#_Toc21692)

[第八章 悲痛莫名 1031](#_Toc10591)

[第九章 縱橫無敵 1034](#_Toc5573)

[第十章 雙王齊逝 1038](#_Toc5523)

[第十一章 王位之爭 1041](#_Toc31579)

[第十二章 出征高陽 1045](#_Toc15837)

[第十三章 陣前求和 1049](#_Toc28794)

[第十四章 奇攻敵城 1053](#_Toc10537)

[第十五章 無處存身 1057](#_Toc4280)

[第十六章 意念尋魔 1061](#_Toc23466)

[第十七章 精神之戰 1064](#_Toc4774)

[第十八章 十大神器 1067](#_Toc4141)

[第十九章 涿鹿爭雄 1070](#_Toc12887)

[第二十章 尾聲 1074](#_Toc13577)

內容簡介：

　盤古涅磐，聖主未現，諸神為爭權奪利，驅使神力擾亂世界，導致洪荒分裂，從而引出神魔五帝重現，咒封蒼穹―切，史稱――“萬神劫”。　　在這以森林、沼澤、荒漠、戈壁、異潭、幽谷形成的洪荒中毒蟲遍地，異獸出沒，危機無處不在，這便是始前的死亡之地。然而人類以天生生存的本能存於天地間，

而他們之中的強者以神自居，用智慧與力量瓜分洪荒，分別統治着這片充滿危機的土地，從而形成了洪荒萬國。而就在這血腥與殺劫之間，一位在蛇腹中、沼澤內、神劍下、陷阱里生存下來的少年，就在這野蠻與文明、毀滅與建設的洪流中崛起，而他得到了蒼天的眷戀，種種機緣使他潛在的智慧與能量不斷地提升，終鑄就其不死之身，超越了凡塵的一切，遊歷於洪荒萬國之間。而在這力量決定一切的洪荒之中，使他經過了無數次的生死之劫后，終悟透人世間的恩愛情仇，也明白在這隻求力量，而無規則的洪荒守則――智慧與力量統治一切！然而，這位被視為另類的華夏帝祖――“黃帝軒轅”終以天賜的九五之命、不死之身，破開一切，創下了神州的千秋萬業。本文述說的這個另類的傳說也由此開始……

# 

# 第一章 姬水天劫

　　神山。　　古木參天，避日遮陽。　　劍峰煙雲、飄渺空靈。　　悠悠姬水，如玉帶相繞，為劍峰那插天的蒼奇更平添―些嫵媚旖旎。此時，已近盛夏季節。　　每年的五月二十八，是“有僑族”與“有虢族”祭拜姬水河神之日。　　※※※　　黑豆悠閑地坐於兩根竹子間的繩子之上，口中輕叼着―根細小的竹枝，如頑皮的猴子一般自由自在地晃悠着。　　姬水悠悠，那永不停息的流水聲伴着竹林中鳥兒清脆而別緻的鳴叫，倒的確別有―番情趣。　　時已至夏季，陽光極烈，但透過竹恭弘=叶 恭弘的間隙。也只剩下星星點點的光斑撒落在黑豆的眼前。他只是半眯着眼睛，不經意地望着身前流過的姬水，偶爾懶散地斜瞟一下姬河的對岸。　　對岸，是有虢族，有僑族與有虢族隔河相望，這也是兩部落友好的原因之一，所謂抬頭不見低頭見，但此刻黑豆並沒有看到對岸想要看到的人，倒是河中那根巨大的木柱和幾張木筏拼搭的平台很顯眼。　　木柱之上，綁着一個極為美麗的女人，那是軒轅俘回的戰利品。　　不幸的是她趕上了祭天到來之際，有人為軒轅感到遺憾，那是因為如此美麗的戰利品未能來得及享用，竟被定作不可私用的“祭品”。也有人為那美女感到可惜，如此美麗的人兒卻被當作“祭品”祭姬水之神，可是誰也沒有辦法來改變這個事實。這是三大祭司的決定，要怪，就只能怪這美人仍是處子之身，要怪便怪她被俘的不是時候，要怪就怪……　　其實，怪誰都沒用，這一點所有人都明白，只是從來沒有人敢說出口。誰都知道這件事情本就是殘忍的決定，平時人們看着牲口，野獸被屠宰之時，並沒有什麼反應、但是當看到自己的同類將被無情地屠殺時，人們就想吐，就有一種出自天生的不舒服之感。　　可誰能站出來說一句公道話？誰敢挺身而出救下這無辜的生命呢？　　在族中，三大祭司有着神一般不可侵犯的權威，不為別的，就因他們是祖族的使者，就因他們有着足以讓人心驚的武功。　　黑豆的目光之中多了几絲憐憫，因為他深切地體會到這個事實的殘忍。他父親啞叔早在很多年前就深有體會。　　啞叔之所以啞，就是因為他敢挺身而出痛斥這種殘忍的錯誤，痛叱三大祭司這種做法的冷酷無情，痛叱族人的麻木不仁……就這樣，他冒犯了神威，觸犯了族規，代價是從此以後再也不能說話。後來，人們都稱他為啞叔。　　啞叔無悔，只有恨，不恨別人割去了他的舌頭，恨的是因此而致使老族長從此一病不起，終至不治而亡。他總認為，老族長是因為他而死的，在他善良的心中，總覺得欠老族長很多。　　黑豆很明白他父親的心思，是以，軒轅成了他最好的朋友。　　軒轅是老族長惟一的孫子，但他的父親是誰沒有多少人知道，也許知道的人很多，只是所有人都不願意提及而已。　　軒轅不問，從來不問自己的父親是誰，他就像是族中的一個另類，一個讓人無法揣測的另類，但黑豆明白他，理解他，且經常幫助他，他們是族中最好的一對朋友。　　軒轅的與眾不同在於他喜歡一個人靜靜地想着事情，望着天空，望着神山，望着姬水，他可以坐着三天不動。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麼，他也從來不告訴別人他在想些什麼。有僑族之中，除了啞叔之外，就數他最不喜歡說話。　　軒轅今年十七歲，卻從未參加過一次狩獵大賽，未曾參加一次勇士大賽，甚至打獵之時他也喜歡一個人獨來獨往。是以，他到此刻猶不能加入勇士們的隊伍。　　軒轅的頭髮很短，在整個部族中，也就只有他一個人剪掉長發。亂亂的短髮，一身麻布衣衫，這就成了他的獨特之處。　　沒有人怪軒轅剪掉長發，因為他沒有父親，母親在他七歲的時候撒手塵世，他只是一個孤兒。有僑部落百年之中，剪掉長發之人軒轅算是第一個，加之他平時的行為有些怪異，這就讓他成了一個另類。但軒轅從不在意別人怎麼看，因為他每一次打回的獵物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從而使族人無話可說。　　啞叔很欣賞軒轅的這種另類作風，他認為這才是不附於庸俗。　　黑豆的目光又向對岸望了一眼，他並未見到軒轅的身影，於是他的目光又落在那立於河心的木柱之上。但，他並沒有興趣去欣賞美人，因為美人的頭頂被幾大塊芭蕉恭弘=叶 恭弘遮住了。　　“祭品”必須保證是活着的，而且是純潔的。是以，不能讓她被烈陽烤得半死不活。　　黑豆的目光落在大木筏上，此時木筏之上靜立着三人，守護“祭品”的三人是族中的勇士――木艾、華雷與禾田。　　這是地祭司指派的人，也是地祭司一系的人，黑豆當然認識，只是他的目光之中，大多是鄙夷之色。　　※※※　　河水悠悠，十數丈寬的河面，水光粼粼，碧波蕩漾，倒也是風光如畫。　　木艾光着腳丫，只穿着一條短褲立於木筏上，不時地以腳掌划動一下水面，讓冰涼的河水濺起無數水花，其神情顯得十分愜意，偶爾還扭頭對綁於木柱之上的美女瞟上幾眼，評頭論足地投以幾聲異樣的笑聲，華雷和禾田也跟着附和。　　“祭品”用來祭姬水之神，是以，在祭天之前，需要將“祭品”在姬河中清洗三日，讓河水洗去其塵俗的氣息。當然，這是三大祭司的說法，也是三大祭司的主張。　　“祭品”年約十五，頭髮微微有些零亂，雙眸緊閉，有着一種清純而柔弱的美，犹如睡蓮一般，讓人產生一種心痛的憐惜。只是此刻她已失去了任何知覺，地祭司讓她服下了一種奇異的藥物，只有在祭天之時才讓其醒來。　　“那是什麼？”木艾突然指着一個自上游漂來的黑點道。　　“是根爛木吧！”華雷猜測道。　　“那有什麼好稀罕的，每天都有這玩意兒漂下來，多着呢。”禾田不以為然地道。　　“果然是根爛木，她奶奶的，不知又是誰的筏子散開了？”木艾笑罵道。　　華雷和禾田也看清了那是自木筏上分散而來的木料，因為跟在其後不遠處還有幾根散開的木頭和半隻分解得極散的筏體漂淌下來。　　“她奶奶的，哪個傢伙乾的？真是廢物，扎個筏子也扎不牢！”華雷也沒好氣地低罵了幾聲。　　“肯定是有虢族的，只有他們族中才有這樣的蠢人！”禾田鼓着嗓音笑道。　　木艾和華雷不由也笑了起來，似乎對禾田的話深具同感。　　“她媽的，還真是有虢族的筏子，那還有一張荷恭弘=叶 恭弘呢，肯定是自他們那裡飄來的。”華雷一眼便發現漂近的木筏邊還覆著一張青青的荷恭弘=叶 恭弘，而荷恭弘=叶 恭弘只有有虢族的領土上才有。　　“懶得理他，反正又不是我們的筏子！”木艾提議道。　　“沒這閑情！”禾田一屁股坐在木筏邊上，雙腿浸入河水之中，斜眼望瞭望那自木柱邊漂走的散木筏與荷恭弘=叶 恭弘，伸了個懶腰道。　　見禾田表了態，華雷和木艾自然不想去白費力氣，倒是用竹篙將那荷恭弘=叶 恭弘拉近了一些，以便撈上來遮太陽。　　河水清澈無比，幾乎可以看見水中的沙石和游魚。不過，這水並不淺，至少有丈多深。　　有僑和有虢兩族之中水性好的人並不多，因為三大祭司下了戒令，族人不能在姬河中戲耍，那是對姬河之神的尊敬，不能讓紅塵的俗氣污染了姬河的水，且兩族之人都飲用河中之水。　　族人洗澡只能在另一條小河中，但在小河之中欲練好水性很難，是以兩族之人水性好的人並不多。木艾和禾田、華雷三人的水性也並不是很好，但對姬河這種寬度還可以應付。　　華雷的竹篙輕觸荷恭弘=叶 恭弘，神情顯得極為散漫。　　“嘩……”一聲輕響，荷恭弘=叶 恭弘在竹篙輕觸下碎成無數小片，如滿天綠色的蝴蝶暴飛而起，水珠亮起一幕晶瑩劈頭蓋臉地直逼華雷的面部。　　事發突然，令華雷大驚失色，同時在旁的木艾也吃了一驚，在木艾吃驚的同時，禾田發出了一聲慘哼，他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自水中抽回自己的雙腳，但血水已在河面泛出了一朵美麗的小花。　　禾田的小腿之上插着一支鋒利的鐵刺，而這小刺的另一頭似乎仍系著一根細線。　　“轟……”華雷手中的長竹篙似乎成了一種累贅，因為滿天的水珠與綠色蝴蝶般的荷恭弘=叶 恭弘碎片全都已經襲入了他的防護範圍之內，更讓他的眼睛無法睜開，而在這時、那正流過大木筏平台邊的散木筏也彈離水面，帶着強勁的風聲直撞向大木筏平台。　　木艾出劍，他必須為華雷擋開那瘋狂撞擊而至的幾根散筏之木，否則華雷只怕會重傷不起。　　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幾乎一下子打碎了河面的恬靜與安寧，這是誰也沒有考慮到的突變，因為攻擊來得大過猛烈。　　“小心……呀！”禾田又是一聲慘哼，那刺入小腿的利刺竟又被一股力道拔了出去，而刺的尖端是帶着倒鈎的，這麼一拔便帶下了一塊血肉，怎叫他不痛？　　痛，還不重要，重要的是“祭品”的生命，因為他發現有一支不知從何處射來的利箭直釘向“祭品”的心臟。　　快、准、狠，這讓禾田根本不能多想，挺劍便斬向那支破空而來的利箭。　　“噗……”“轟……”當禾田的劍截住那射來的勁箭之時，木艾的劍已斬在那飛撞向筏面的木頭。　　“蹬蹬……”木艾止不住地倒退數步，那截木頭的衝擊打的確太過強猛。　　華雷眼前一片迷茫，也嚇得飛退，而在此時，水面突地破開，一條幻影般的人影直撲向“祭品”。　　禾田大驚，他的小腿之上已血流不止，鑽心的劇痛讓他幾乎無法直立，但他還是不得不挺身阻攔飛射向“祭品”的那人。只不過，禾田的速度已大打折扣，在他的劍仍未刺出之時，便已經聽到“咔嚓……”一聲巨響，立於河心的木柱被生生撞折。　　“嗖嗖嗖……”滿天的竹箭自苦竹林如蝗般飛射而出，準確無比地射向木筏平台。　　一切都似乎經過了精確的計算，把木筏平台上的每一寸空間都列入了射殺的範圍。　　木艾和華雷三人更驚，他們根本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怎會如此突然地有一個人出現在水中，而又是誰在苦竹林中設下了這樣可怕的機關呢？但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時間去考慮這些，他們要自保，更要保護好“祭品”。　　禾田想到了惟一可以保護好“祭品”的方法，因為此刻木柱撞折，“祭品”　　就等於完全暴露在鋒利的尖竹竹鋒之下，若是不加以保護的話，只會被射得千瘡百孔，但禾田自顧不暇，又怎有機會去保護“祭品”呢？因此，他只得出腳。　　出腳，準確無比地踢在已斷的木柱之上。　　“嘩……”木柱迅速飛出平台，重重落入河水之中，這也是那些尖竹所罩範圍之外。　　“砰！”禾田也大低估了他的敵人，在他出腿之時，那個自水中躍起的人已經乘隙而入，一膝頂在他的小腹上。　　禾田只覺一時天塌地陷，五臟盡裂，便再也沒有了知覺。　　“哚哚哚……”尖竹如雨一般釘落木筏之上，也有些落入水中。　　木艾和華雷勉力擋開這些要命的尖竹，扭頭一望，卻發現禾田已經命喪黃泉，而“祭品”正隨着那木柱漂遠，且慢慢沉入水中。　　由於木柱本是圓形，所受浮力基本相同，但再加上一個人的重量，自然是重的一面傾入水底，輕的一面浮出水面，此刻“祭品”已沉入了水中。　　木艾和華雷大驚，卻並沒有發現剛才自水底躍出的神秘人物，正當這時，兩人只覺腳下一空。　　“嘩……”一聲巨響，兩人所立的木筏也裂成了―根根木頭，一根極長的竹篙如利箭一般自水底穿出。　　華雷尚未來得及做出反應，竹篙已經逼至小腹前一尺之內，他驚駭地倒翻而出，手中的劍直劈竹篙的尖端，木艾卻發現水底一黑影迅速上浮。　　原來，那神秘人物一膝頂在禾田的小腹之上后，迅速躍入水中，但木艾和華雷的心神全為那些尖竹所惑，完全沒有注意到神秘人物的動向，而神秘人物入水之後並未停止動作，而是迅速割斷扎住木筏的繩索，並算準木艾和華雷的方位直攻而上。　　“噼……”一聲輕響，竹篙竟裂成兩半。　　因為華雷的劍？也不是！是神秘人物預設下的圈套。　　竹篙裂成兩半，犹如兩柄鋒銳的利劍，在一閃的同時分兩個方位同時向木艾和華雷攻去。　　華雷駭異若死，但這並不能挽回什麼，因為那被劈開的竹篙犹如活蛇一般，準確無比地刺入了他的小腹。　　“嘩……”整根竹篙全都裂開，在水底攪出一大片潔白的水花，混淆了木艾的視線，再也無法看清水中黑影的所在，但那兩半竹篙卻在水面上幻出了一幕虛幻的影子。　　華雷慘嚎一聲，半片竹篙在他尚未自剛才的痛苦中迴轉時，已帶着一股強勁的衝力深深貫穿了他的小腹，無可抗拒的劇痛，麻木了他所有的神經。　　華雷跌了出去，那根有一丈多長的半片竹篙也被他帶出了水面。　　木艾在驚呼着華雷的名字時，將那射向他的另外半片如劍般的長竹篙截成了三段，但同時他感覺到長竹篙那在水下的一端已經沒有力道承受，他腦子飛閃過一個念頭之時，左側的水面上響起了一陣“嘩”然破水之聲。　　木艾想也不想，扭身憑着感覺出劍，他的心中湧起了無限的殺機和憤怒，但到目前為止，他仍未能看清神秘人物的面目，這的確是一種悲哀，說出去無疑是個笑話，但這卻是事實。　　這的確是事實，他的敵人太狡猾，也精明得可怕，藉著那散開的木筏作掩護，以荷恭弘=叶 恭弘為誘餌自水下潛至大木筏台架之下，若非如此，在如此清澈的河水之中，又有誰能夠掩藏身形呢？　　這是一個精密的計劃，一個可怕的殺局，但對方的目的卻不是木艾完全能夠理解的，可木艾沒有必要理解，他只需殺了對手，只須保護好“祭品”就行。　　但此時此刻這已成了一個很難完成的任務，其難度甚至超過了他的想象。　　只憑神秘人物這一連串的反應動作就可知道木艾要想保全“祭品”，其難度是如何之高。　　擊殺禾田，入水破筏，再以竹篙誅殺華雷，以水花掩護而在水中移位潛遁，再出擊，這一切的一切，無不显示着神秘殺手的機智和狡猾。　　“哚……”木艾斬中的是一根尖竹，但在他斬中尖竹之時，突覺左腿上一陣劇烈的刺痛，當他分神的那一瞬間，一股洶湧而猛烈的水花噴射而出，直襲他的面門，更擋住了他的視線。　　“呀……”木艾控制不住地慘哼一聲，那刺入他腿上的利器被拔了出去，他感覺到腿上之肉撕下了一塊，那是一根來去自如的倒刺。　　“轟……”木艾只覺腳底的木筏一陣震蕩，腦海似乎一下於變得有些遲鈍，顛簸之中，加之水聲“嘩嘩”，且眼前又是一幕強勁的水霧使他的感覺混淆得無以復加。　　木艾倒射而出，他必須找到一個有利的位置，他更不能讓“祭品”順水流走，卻又要防備河水中敵人的襲擊，這種苦處只有他自己明白，這讓他連向族人呼救的機會也沒有。他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會有如此狼狽的一天。　　在族中，他一向自視甚高，而且又是玄劍勇士。　　玄劍勇士在族人心目中的地位極高，而有資格稱得上玄劍勇士的，在有僑族中也只有十多人而已。玄劍勇士的佩劍乃神山玄竹所制，此竹質比堅石更硬，韌性極強，是以，以玄竹為劍比之銅鐵之劍更具殺傷力和靈活性。神山玄竹，每十年方生成一株，而一株玄竹僅可製成四柄竹劍，因此能手握玄竹的玄劍勇士充分显示了他們的與眾不同。而木艾便是玄劍勇士之一，更是深得地祭司欣賞的一個人物，但這一刻，他卻遇到了這一生中最為艱難的一刻。

# 第二章 水中死神

　　木艾身在空中，將一切盡收眼底，但這並不是一件好事，因為在苦竹林之中，仍有一個可怕的敵人。　　這個敵人木艾並未看清，但他卻看見了一支射向他的勁箭。　　箭矢極快、極准、極狠，這讓木艾心中泛寒，但他的劍仍然劃了出去，只是太過倉促。由於木艾被水底下神秘人物的數次強攻，使他忽略了苦竹林，是以，當他發現這支勁箭之時，心裏不免多了幾分苦澀。　　“哚……”僥倖之中，他的劍擊中了這奪命的一箭，但由於倉促出招，身在空中，力道無法跟上，只是將勁箭擊偏了，避過要害，射入大腿之中。　　“嘩……”水面破開，那神秘人物終於再一次掠上了大木筏平台，並挺起手中的尖竹無情地直襲木艾的身體。　　雖只是一根尖竹，但卻隱帶風雷之聲，驚人至極。　　木艾在吃驚的同時更感憤怒，但他卻無法看清來者的面容，對方黑巾蒙面，惟有兩隻深邃如天空的眸子露在外面。　　木艾揮劍回截，雖然他驚於尖竹刺出時氣勢犹如風行雷動，但對於這種質地疏鬆的尖竹卻絕不看好，甚至有些好笑，神秘人居然以這樣的武器來殺他，似於不知道他的玄竹劍足可開碑裂石。　　木艾的雙腿都受了傷，是以，他幾乎將全身的動力全凝於這一招上，務必與對方在這一招上分出勝負。否則一旦他的身形落在木筏之上，在行動上將大打折扣，這對於他來說是絕對不利的。所以，他要在這一擊上發揮出自己最大的優勢。　　不可否認，木艾的這一決定其實很苦澀，若在平時，他絕不會如此，可是此刻他沒有選擇的餘地。　　“去死吧！”木艾暴喝一聲，玄竹劍準確無比地劈在尖竹之上。　　“裂……”尖竹應聲而裂，但裂開的尖竹犹如兩枚暗器一般射了出去，這是因為那神秘人物抖了一下手腕。“死的人應該是你！”神秘人冷哼一聲，不屑地道。　　木艾的臉色在這神秘人的話音剛落之時變了顏色，因為他感覺到了死神的腳步在逼近。　　尖竹並非竹，而是劍，藏於尖竹之中的劍，也可以說尖竹只是一柄劍鞘，而木艾劈碎了劍鞘卻沒有防備鞘中的劍，這是一個無法解開的死局。　　神秘人在扭動手腕之時，就是要將被劈開兩半的“劍鞘”當作武器震射而出，他的力道用得非常好，那兩片尖竹也十分配合，直射向木艾的胸膛。　　木艾最初的想法是神秘人根本不可能有震腕的機會，因為他的劍會一劈到底直斬對方的手腕，是以明知那兩片尖竹可能會成為致命的武器，但他完全忽略了。　　有些東西忽略了就必須付出代價，木艾就是如此。但他畢竟不是庸手，竟藉著玄竹劍在尖竹內利劍之上的一震之力，身子再次彈射而開。　　“嗖嗖……”那兩片尖竹自木艾的小腹底下射過，卻未傷到他半根毛髮。　　“沒用的！”神秘人淡淡一笑，說話間，他手中的劍已抖出了一抹凄艷的霞彩，若驚鴻閃電一般，帶着一股無可抗拒的殺意直逼而上。　　木艾欲擋，但力已竭，氣息根本就無法迴轉，他能做的事情就是發出一聲絕望的長嘶！　　神秘人的長劍在虛空之中劃過一道美麗的弧跡，為對方最後的一次失誤劃上了句號。　　木艾不該失誤的，但他無法追及神秘人的智慧，他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細節都落入了對方的算計之中這就註定了他最終的敗局。　　木艾的軀體重重墜落在木筏之上，但未曾倒下，支撐他的是神秘人物的長劍，長劍刺透了他的心臟，在生命的最後一刻，給木艾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對手的眼睛。　　一雙深邃犹如天空的眼睛，那倔強不屈而又充滿冷酷殺意的眼神使木艾在死神到來的那一刻想到了一個人。於是，他自淌血的唇間進出了兩個字――軒轅！　　木艾死了，在神秘人拔出利劍的那一刻死了。但神秘人聽到“軒轅”兩個字之時眼睛波動了一下，也淡淡地說了一句：“我們雖無仇恨，但你不該是地祭司的私生子！”他沒有反駁木艾的話，因為他的確是軒轅。　　神秘人說完這一句話時，木艾的眼睛依舊沒有合上，死的時候仍睜大着眼睛，似乎想說些什麼，但又無法表達出來，也似於驚訝於一個不可能被外人知曉的秘密，在突然之間從一個陌生人的口中輕描淡寫地說了出來，但他心中究竟想了些什麼，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了。　　※※※　　有僑族族長蛟夢周身布滿了殺氣。　　石殿之中，惟三大祭司神態昂然，若無其事。餘人皆心驚膽顫，不敢抬頭，似乎在等着蛟夢做出最後的判決。　　祭天，尚有兩日便將來臨，有僑族所有圍獵行動都已停止，皆在為祭天而忙。　　在這節骨眼上，先是三大勇士在守“祭品”時被殺，隨之“祭品”無故失蹤，然後又是蛟夢之女蛟幽突然失蹤，一切都發生在同一天――五月二十六日。　　祭天固然重要，但對於年輕的勇士們來說，最重要的卻是美麗得如姬水之神的蛟幽。　　兇手是誰？沒人知道。可兇手必然是極為可怕的人物，那是可以肯定的。否則，兇手也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奪去三名勇士的生命，更何況在死者之中，還有玄劍勇士木艾。正因為這樣，蚊夢才會召來三大祭司和族中長老們，這也是石殿之中氣氛緊張的主要原因。　　緩解石殿內氣氛的是一串腳步之聲。　　腳步之聲極為沉重，似乎在告訴人們一個極壞的消息。　　首先步入石殿的是蛟龍，蛟夢惟一的兒子，有僑族中最勇敢、最強悍的年輕人，他跟蛟幽一樣，深得族中之人的愛戴，更是族中年輕勇士們巴結的對象，就只因為他是蛟幽的哥哥。當然，討厭他的人也有，但在族中八百四十六人中，這樣的人只有一個，那是有僑族中的一個另類――軒轅！　　蚊龍臉形粗獷，臉上的汗毛在略顯蓬亂的頭髮映襯下，自有一股悍野的殺氣。　　赤裸的上身，凸起的肌肉讓人感受到暴漲的生機和涌動的力量。短而泛青的胸毛似於是族中年輕勇士們所驚羡的旗幟。一襲獸皮褲扎得極緊。一步一聲響，如在眾人的心弦上踏過。　　“爹，這是孩兒在神山之下找到的線索！”蛟龍將手中拿着一塊樹皮遞給蛟夢，也只有此時，人們才注意到蛟龍手中拿着的一塊去了外殼的白色樹皮。　　蛟夢接過樹皮，不由低念：“要救蛟幽，就上劍峰之頂！”　　三大祭司不由得眉頭微皺，顯然他們因離蛟夢極近，也看清了那樹皮上的一些符號。　　緊接着蛟夢就將樹皮讓殿中眾人一一看過。　　“我們立刻趕去神山！”一邊的幾名族中勇士有些迫不及待地道。　　蛟夢沉思了半晌，又向三大祭司望了一眼，沉聲吩咐道：“那就有勞天祭司安排一下祭天之事，人祭司去跟有虢族族長商量一下祭天的事情，祭天之時不變……而‘祭品’失蹤之事就交給地祭司了。”　　※※※　　“黑豆，現在沒你的事了，你不要攪入其中，地祭司的事就交給我好了。”　　軒轅一邊清理“祭品”那一身濕淋淋的衣衫，一邊認真地道。　　黑豆望瞭望“祭品”那玲瓏剔透的胴體，強吞了一口口水，有些擔心地道：“你怎會是那老狗的對手呢？”　　軒轅並未回頭，聲音卻顯得極為平靜地道：“你認為我一定會敗？”　　黑豆微感有些尷尬，他知道軒轅的個性，更知道他骨子里的那股狠勁，不由吸了口氣道：“我並不是這個意思，而是說多一個人總會多一分力量，至少對付那老狗更有把握一些。”　　“哼，我已經安排好了，你不用擔心，我軒轅更不是一個莽撞之輩，沒有把握的事情，絕對不會去冒險！”　　說話之間，軒轅已為“祭品”換上了一身乾衣，轉過身來，目光清澈如水，似乎他剛才為之穿衣的不是一個足以讓任何男人血脈賁張的少女，而是一堆死物。　　軒轅就是這個樣子，黑豆不得不佩服他那絕對堅強的意志和無上的定力。可黑豆知道，軒轅絕對不是一個石人，更非不喜歡美色，只是他知道在什麼時候什麼事情更重要。　　不錯，剛才軒轅已經耗去了不少體力，雖然在短短的時間內擊殺了木艾、華雷和禾田，但完成這一系列動作絕不是輕而易舉的。無論心力、腦力還是體力，都損耗很多，所以他不想再在這對大局無補的肉慾上耗損更多的精力。因為，他的故人是一個族人共尊的“神”――地祭司。　　“她醒了！”黑豆一指那緩緩睜開眼睛的“祭品”、低呼道。　　“你醒了。”軒轅望了“祭品”一眼，淡淡地問道。　　“這……這是哪裡？”“祭品”有些慌亂地打量了一下這個存身的洞穴，怯怯地問道。　　“你安全了，我可以放你回到你自己的部落。”　　軒轅立身而起，淡淡地道。　　“祭品”有些惑然地望瞭望軒轅和黑豆，似乎不敢相信自己所聽到的話是真的。　　“他說的是真話，你不必懷疑，他也沒有騙你的必要。”黑豆補充道。　　“可是……可是你們不是要拿我當‘祭品’嗎？”　　“那是別人的決定，但你是我的戰利品，我的戰利品是不容別人裁決的，更不會讓他們拿你去做‘祭品’。所以，我寧可放你走，也不會讓那些極端虛偽的人殺害你！不過，能不能夠逃出他們的追捕，還要看你的運氣了。”軒轅淡淡轉身，低沉地道。　　“祭品”不由一呆，忍不住再次打量着這個曾粗野地擒住她的敵人一眼。　　軒轅不算很帥氣，但也眉清目秀，高高的個頭，有着豹子一般的體魄，亂亂短短的頭髮更襯出其精神煥發的英武。最讓人震撼的，仍是那似飽含無限憂傷但又倔強不屈的眼神，在野性與孤傲之下，便形成了一種讓人無法抗拒的魅力。　　“你跟我來！”軒轅向“祭品”淡淡地望了一眼，放緩口氣柔聲道。同時舉步向洞穴之外行去。　　※※※　　劍峰，如插天之劍捅入雲霄。　　林密草茂，能夠透過樹隙射入林間的陽光並不是十分光亮。　　劍峰之頂是一塊平台，但人們都習慣稱之為“天台”。　　一切都很平靜，蛟幽身着一襲樸素的白衫，靜靜地坐在天台中央的一塊白色石頭上，那雪白的肌膚瑩潤如玉，而整個身體與白石相映襯，犹如天台上的一尊神女雕像。她樸素得不沾半點人間煙火，又如同大自然一樣清爽利落。　　其實，她像是一個只存在於山間的精靈。　　白雲悠悠，天高氣爽，一塵不染的境界，原來是如此讓人陶醉。　　蛟幽放眼藍天，那充滿靈氣的眸子之中掩飾不住地有些震撼。她很少如此認真地審視過這高闊空遠的天空，此刻的她彷彿頓悟出為什麼軒轅會那般喜歡看這廣闊無邊的天空了。　　想到軒轅，她心中禁不住多了一些甜意，她喜歡看軒轅的眼睛。軒轅抬頭望天的時候，她就看着他的眼睛，那如天空一般深邃而又隱含不屈的倔強神情的眼睛，總能夠讓她心中激起一種難以言喻的感動。　　“是啊，他的確是個很特別的人。”蛟幽不自覺地低低說出這樣一句莫名其妙的話，旋而又驚覺，才知自己失態了。不由為剛才的自言自語投以一個微帶羞澀的笑容，似乎是在自編自導一個極為有趣的話劇。　　不過，蛟幽的目光也不時投向部落的方向。　　有僑族座落於劍峰之北，在天台上可隱約看清部落之中的情況，但不太真切，因為峰腰的雲霧太濃，即使大晴天也只能看到部落模糊的影子。　　蛟幽只想看到族人，她的目光所落之處是祭祀河神所在的方位。但無論她如何努力，也無法看清人影。不過，她相信軒轅一定會將事情辦好，這是她發自內心對他的信任感。同時，她也知道，這是在闖禍，而且可能一發不可收拾。但是，她並不想考慮得太多，也許這與她自小便受寵過甚有關吧。　　蛟幽閉上了美眸，她很放心，劍峰之上的猛獸早已被部落中的勇士們全都驅趕到百里之外，在百里之內不會有什麼猛獸存在。因此，她根本就不會擔心受到猛獸的騷擾或襲擊。　　她閉上美哞，暗自想象着部落中的那一群人如無頭蒼蠅般尋找她的那種慌亂神色，那些準備祭天的族人―個個都放下手中的活兒找尋她，那場面一定很可笑，也很有趣……　　“蛟幽……蛟……幽”隱約的呼喊之聲傳入蚊幽的耳中，卻是蛟夢的呼喊。　　蚊幽吃了一驚，這才記起剛才留字樹皮的事，忙睜開眼立身而起，口中自語道：“應該按照軒轅的計劃去做了。”　　“你就是蛟幽！”一個略顯訝異也很冷的聲音在幽的身後響起。　　蛟幽大吃一驚，駭然轉身拔出一柄短刀，瞬息間退後三步，十分警惕地望着那個不知何時來到她身後的人。　　“你是誰？”蛟幽可以肯定對方不是族中之人，而族中之人也沒有幾個擁有這份功力――行至她的背後而仍無所覺。　　那人淡淡地笑了笑，自語道：“想不到有僑族竟然有這樣的美人，難怪這麼多人都在尋找你。我神農這次的姬水之行，看來是沒有白來。”說話之間那人向蛟幽緩緩逼近。　　原來這個名為“神農”的年輕人是少典族少主，平時極為自負，只不知他這次前來有僑族，為的是什麼……　　“你……你想干什麼？”蛟幽發現對方的眼神極為怪異，那張年輕而英俊的臉上泛起一層肅殺的冷漠，不由心裏害怕起來，雖然她的武功不錯，但卻從來沒有打鬥的經驗。　　“乖乖地跟我走，我不會虧待你的！”那年輕人的語意之中竟多了一絲輕柔的誘惑。　　“我不跟你走，我爹就要來了，你若敢欺負我，我爹不會放過你的！”蚊幽握刀的手有些顫抖。身子不停地後退，也在威嚇對方道。她實在無法抗拒自那年輕人身上散發出來的肅殺氣勢。　　那年輕人笑了一笑，道：“哼，蛟夢算什麼東西，你不必再退了，否則就要掉進深淵了。”　　蛟幽一驚，方才想起自己身在天台之上，身後就是絕崖，而崖底便是祭天的神台，這崖至少有數百丈之高，想到這裏她不禁心頭髮毛地扭頭向後望去。果然還有幾步距離就要退到崖下了，自崖下升起的冷風吹得她身體有些發涼。　　面對毫無對敵經驗的蛟幽，神農不由露出一個只有勝利者才會出現的得意笑容，蛟幽的確是太過缺少對敵經驗了，這個時候居然仍回頭后望，神農自然不會放過任何機會，所以他出手了。

# 第三章 神農初現

　　“祭品”鬆了一口氣，跟着軒轅一陣疾行，兩人很快進入了一個可以隱蔽的山林中。　　樹林很密，也很靜，靜得有些不合情理，也許正因為如此，軒轅才停下了腳步。　　軒轅駐足后，“祭品”美人的心也跟着緊了緊、沒來由地升起一絲陰影。　　“你叫做什麼名字？”軒轅淡淡地問道。　　“褒弱！”“祭品”美人以滿含疑惑的眼神望瞭望軒轅，怯怯地答道。她知道，如果眼前這個男人想要對她做些什麼的話，她根本無法抗拒，無論是武功還是對環境的熟悉方面，這個男人都佔著絕對的優勢。因此，一開始她便沒有準備反抗。　　“褒弱……嗯，是個好名字。”軒轅自語了一句，旋即又小聲道：“待會兒我擋住他們的時候，你趕快向東邊逃走，那裡有一條小河，在小河拐彎處有棵老樟樹，我在老樟樹第二根橫枝處用小刀在一隻烏窩邊刻了記號，鳥窩中有弓箭、食物和獵刀。你順着小河向東走，三天後，就可以回到你所在的部落了。至於這三天之中，就要靠你自己了。”　　褒弱呆了一呆，望瞭望軒轅的神情，似乎明白了什麼，她咬了咬牙，逼視着軒轅，聲音中多了一分感激和溫柔，輕聲問道：“你叫軒轅？”　　軒轅笑了笑，這次他笑得很坦然，深深地望了褒弱一眼，道：“沒想到你還記得我的名字。”　　“你那天俘獲我后，我就已將你的名字烙在心坎上了。”褒弱堅定地道。　　“這對你沒有多大的好處，抹去我的名字，多記些別的東西吧。”軒轅伸出大手抬起褒弱那圓潤的下巴，悠然而愜意地笑道，目光卻似乎深深投入了褒弱的心底。　　褒弱沒有反抗，只是無畏地對視着軒轅的目光，甚至有些挑逗之意，她似乎也意識到了上天恩賜她的美麗，其本身就是一件很厲害的武器。　　“他們來了，你走吧，這裏的事就交給我好了。”軒轅鬆開大手，在褒弱的俏臉上親了一口，好整以暇地道，今日的結局全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蛟幽在回頭之時，只覺手上一緊，卻是被神農抓住了右腕，她在一驚的同時，右手五指一扭，手中的短刀劃出半道優美的弧線，削向神農的手腕。　　神農也吃了一驚，剛才他見蛟幽握刀的手在顫抖，但卻沒想到蛟幽用刀竟是如此的靈活，反應也快捷無倫。駭然之下他不由鬆開了手腕，腳下飛速橫勾而出。　　蛟幽一刀斬空，手腕一松的當兒，禁不住急得大呼：“阿爹……”　　“啪……”神農一腳正勾在蛟幽的左足踝之上，他也沒有想到竟出乎意料沒有遇到任何阻攔，蛟幽似乎全然不知道躲閃。　　神農哪裡知道蛟幽自小在族人的寵護之下長大，毫無與敵交手的經驗，這下子乍遇敵人，竟是有力不知道如何使，一身功夫不知道用，只會喊人救命。　　蛟幽剛喊出兩個宇，身子就向後倒去，她不由大急，眼見神農的手掌又抓向她的足踝，情急之下，左腳飛速彈踢神農的下巴。　　神農對蛟幽可真是有些高深莫測了，蛟幽時而似乎根本就不會武功，但某些動作又利落快捷得像個高手，比如剛才那一刀和這一腳，竟然似有神鬼莫測之機，讓神農不得不伸手格擋。　　“噗……”神農舉起左手輕輕一擋，挑開蛟幽踢來之腳，卻感到手掌心有些發痛。蛟幽因急怒攻心所踢出的一腳，竟然力道大得驚人。　　蛟幽的身子在神農一挑之下，禁不住打了一個滾，不由嚇得大呼一聲，身子竟已經到了山崖邊緣，滿眼都是飄浮的雲霧，山崖是那般深不見底。　　神農已經聽到遠處蛟夢的呼喊之聲正向這邊飛速傳來，他必須儘快解決這個女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此時，他再不遲疑，伸手便抓住蛟幽的腰帶，一提而起。　　蛟幽大驚，呼喊中不顧一切地揮刀向神農的面門斬去。　　“你這大壞蛋，我殺了你……”　　神農心中微怒，但卻不得不伸手格擋蛟幽的短刀。　　“砰砰……”神農一聲悶哼，蛟幽的兩隻小蠻靴已踢在他的小腹之上。　　“啪……”蛟幽的腰帶因掙扎之力與神農小腹的反震之力太強而斷開。　　神農竟被這意外的兩腳踢得後退三步。　　“啊……”蛟幽一聲凄厲的驚呼，身子若流星―般向山崖底下墜去，她沒有想到此刻身子已經騰空了，再加上神農的反震之力使她離崖也更遠。　　神農也吃了一驚，急速躍到崖邊，卻只看到蛟幽那漸小的身影沒入雲霧之中，那長長的、絕望的驚呼犹如一柄利刀刺在神農的心口，手中抓着那截斷腰帶怔怔發獃。　　他的確不想出現這種局面，蛟幽那若精靈般美麗的面容和那一身樸素得不沾人間煙火的服飾，竟深深烙在他的心中，不由心中暗嘆一聲：“可惜！”一股莫名的惆悵油然而生。　　“蛟幽！”蛟夢的呼聲更近，他們似乎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呼喊之中，帶着無比焦灼的口音。　　神農被呼聲驚醒，望着山崖嘆惜了一聲，迅速自另一邊躥入林中。　　當蛟夢衝上天台之時，一切都太遲了，他根本就沒有見到神農的蹤影，但蛟幽那絕望的驚呼之聲餘音仍未絕。　　崖邊，一塊白色的手帕赫然映入蛟夢的眼中“那是妹妹扎頭的頭巾！”蛟龍如風一般衝到崖邊拾起手帕，而這時他也發現了幾根極長的頭髮，以及崖邊的小草被壓過的痕迹。　　蛟夢不由如遭雷擊，怔了半晌，地祭司立刻吩咐道：“迅速到崖下神台去尋找小姐！”　　蛟龍眼中充滿了無限的殺機，蛟夢的眼裡卻閃過兩點晶瑩。　　“給我四下搜尋，兇手一定還沒有走遠，不要讓他們跑了！”蛟夢殺意無限地吸了口氣，強自壓住心中的悲痛，吩咐道。　　那些跟來的勇士們立時明白天台上發生了什麼事，人人殺機上涌。即使不用蛟夢吩咐，也知道開始四處搜尋了。　　※※※　　對於今日的局勢，軒轅掌握得很清楚，其實他完全可以瞞過所有人將褒弱送到她的所屬部落。但他並不想如此。因為蛟幽與他的想法絕對不同。　　蛟幽太過單純、總會將一件事情往好的方面想，遺憾的是，軒轅並非她那麼單純，更不會單單為了救“祭品”而冒險，他有自己的打算，更有自己的計劃，而這個計劃連蛟幽也算計在內。但軒轅並不感到愧疚，也沒有必要愧疚。　　他愛蛟幽，蛟幽也愛他，為愛人做事無可厚非，只是他並沒有告訴蚊幽所有事實的真相。因為這個現實太過殘酷，他也不想讓一顆純潔的心靈蒙上一層灰暗的陰影，所以連蛟幽也成了他這個計劃中的籌碼。　　古林崗，屬於地祭司的住所，而此刻地祭司一定不會在古林崗。軒轅很相信自己的推斷，若只是蛟幽失蹤了，也許還請不動地祭司提前兩日走出古林崗，但若是木艾死了，即使沒有人請他，他也會自己走出來，這是一個秘密，一個絕少有人知道的秘密。　　軒轅知道這個秘密，是以，他殺了木艾，當然，這也是他計劃中的一部分。　　去古林崗有一條捷徑離開有僑族勢力範圍，只是，在祭天的前後五天這是一條封閉的路，絕對不允許任何人進出，但軒轅並不喜歡受這種無端的約束。　　也許，他真的是一個另類，一個有僑族中的另類。　　守在古林崗的，是地祭司的兩個弟子翰如和翰浪――這也是一個秘密。　　其實，對族人來說，三大祭司都是同樣的神秘，包括他們的住處。他們也很少在族中公開露面，只會在祭天之時出現於祭台上上持祭天事宜。另外，若族中發生了一些大事，便由族長或長老們去請，不過，族中的每個人都有一種感覺，三大祭司時刻在注視着他們，也隨時都有可能出現在自己的身邊。　　尤崗，才是地祭司練氣修心之所。而龍崗坐落在古林崗的西邊，也是古林崗中那條河水的源頭。　　軒轅扭頭望瞭望褒弱的背影，嘴角處閃過一絲異樣的笑意。他並沒有想過褒弱是否真的能夠逃脫地祭司的追捕，但他知道地祭司肯定很快就會回到古林崗，甚至龍崗。因為他剛才破除了地祭司所設下的“六元正氣陣”，所以驚動了翰如和翰浪。　　“六元正氣陣”便如同翰如和翰浪的眼睛，任何人進入陣中，都會驚動守在龍崗的人，而監陣的一種異蟲更會發出一種特殊的嗚叫，地祭司只要仍在方圓五十里內，就一定可以感應到異蟲的鳴叫。所以，軒轅知道地祭司會很快回來。　　這正是軒轅希望看到的，他是族中能破陣的少數幾人之一，根本就不懼怕地祭司。　　“想走？給我站住！”輸如和翰浪迅速飛掠而來，眼見褒弱逃逸，不由大喝道。　　褒弱並沒有停步，她絕對不想讓自己再一次被抓回去成為“祭品”。至少，到目前為止，軒轅還沒有騙她。　　軒轅望着奔來的翰如和翰浪，露出了一絲極為冷酷的笑容，這種笑容有些詭異。　　翰如和翰浪止步，他們不得不止步，只因為軒轅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其實，這片林子很大，自任何一個方向走都可繞過去，但翰如和翰浪似乎並沒有這種必要。那是因為一種感覺，自軒轅身上生起的一種氣機已將他們所有的進路盡數擋住。　　“軒轅，你想干什麼？難道不知幫助‘祭品’逃脫等於叛族嗎？”翰如怒叱道，他清楚地感應到軒轅那揮之不去的殺機，這與平時軒轅的表現絕對不同。　　“為了這一天，我已經等了十年！”軒轅不屑地笑了笑，神色之間淡漠得像是在憑悼死者。他抬頭將目光自濃密的樹恭弘=叶 恭弘之間投向遙遠的天際時，悠悠地吁了口氣，便說出了這樣一句讓翰如和翰浪莫名其妙的話，但他們卻聽出了這句話之中那濃濃的殺機。　　“十年？！”　　翰如和翰浪更是聞聲變色，他們不明白軒轅這句話的意思。其實，他們根本就不了解軒轅的心境，甚至於連軒轅的身世也是一個謎。對於族中的年輕人來洗，軒轅的身世的確是一個謎，他的父親是誰？族中無人能知！　　軒轅也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很小的時候，他只記得母親曾說父親是為驅虎豹而死去了。於是他就再也沒有問過，在小小的心靈之中更將父親定為一個英雄的形象，但是這個形象終於還是破滅了。　　那是十年前祭天前两天的一個深夜，軒轅被一陣怪異的聲音驚醒，他睜開眼睛，仔細地聽，卻發現聲音來自是母親的房間。　　那是一種彷彿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又像是一個正在遭受酷刑之人的慘哼，其中還帶有掙扎的異響與一個粗重如牛的喘息聲……　　軒轅終於忍不住爬了起來，來到母親的房外，自門縫中望去。　　房間里有微弱的燈光，燈光之中，母親赤裸裸的，如同一條潔白的母蛇，在土坑之中扭曲、翻滾着，而另有一高大黝黑而醜陋的軀體騎坐於那扭曲翻騰的“白蛇”上，兩隻巨大的黑爪使勁地揉捏着“白蛇”胸前的乳房，那赤裸的背影便如同騎在奔騰的野牛背上，不停地顛動，但又發出滿足而快慰粗重的喘息之聲。　　軒轅依然很清楚地記得當初的震撼和驚懼，更讓他震撼的卻是母親那似乎很痛苦的呻吟，及扭曲的身體，他看到了母親眼角有淚水在流。一串一串，犹如晶瑩的珍珠，在燈光的映襯下，讓軒轅感到心悸和憤怒。當軒轅正要推門而入之時，突然看見那雙正在揉捏他母親乳房的黑爪重重抽在母親的臉上。　　那“啪”地一聲脆響，犹如給了軒轅一記悶棍，軒轅怒火狂燒，有人居然敢打他的母親！他迅速從自己的床頭抽出獵刀，他要殺了這個壞人！將這醜陋的軀體砍成碎肉。　　“你這賤貨，哭什麼哭？本祭司看得起你，是你今生修來的福分！”　　當軒轅再次來到母親門前時，卻聽到了這樣一句話，他不由得呆住了。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祭司的地位如同神聖，他哪裡想到這個打他母親的人就是一個祭司？那時他雖然很小，但卻知道祭司在族中是最厲害的人，他猶豫了，不知道是否還要去殺了這個可惡的祭司，抑或心中生起了一絲濃濃的懼意而掩蓋了他當時的憤怒……　　母親沒有出聲，只是淚水流得更多，低低地抽泣聲如同一把利刃刺割着軒轅幼小的心靈。　　“哼，不識好歹，你以為那懦夫還敢來將你搶回去嗎？哼，本祭司有哪一點不如那懦夫？你這賤貨！”那醜陋的軀體粗魯地自母親身體上立起，露出讓人噁心的醜態，口中卻低罵道。　　母親的身軀蜷縮在一角，不停地抽泣。　　軒轅殺意狂升，雖然他當時只有七歲，但似乎具有天生的勇悍，竟然一腳踏開了那扇不是很牢固的小門。　　那祭司和母親同時大吃一驚，也全都將目光移向門口。　　軒轅看到了那張黑臉漲得通紅，且目光之中露出比豺狼更為兇狠的殺氣。　　軒轅沒有畏怯，他大呼一聲：“你這壞人，竟敢欺負我娘，我要殺了你！”　　說話間，他也一臉殺氣地揮動獵刀向那醜陋而高大且赤裸着的軀體撲去，他並沒有看到母親當時的神色，但卻聽到了母親的驚呼：“不要傷害他！”　　軒轅根本還沒來得及靠近那軀體，就被一陣熱風吹中，然後不省人事、但他卻永遠無法忘記那張漲紅的黑臉和豺狼般兇狠的眼神。　　當軒轅醒過來之時，母親正在他身邊流淚。見他醒了過來，便抱住他大哭了一場，他也哭了，抱着母親的脖子哭了，後來有好多人來安慰他，但這些人卻不知道昨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也就是在這一天，母親讓族長蛟夢好好教導他，同樣是在這一天，他問了母親很多問題，但母親只回答了他一個，那就是他的父親並不是被虎狼吃了，也沒有死，而是在一個很遙遠的部落里。但母親沒有告訴他那個部落的名稱，以及父親叫什麼，也沒有告訴他昨晚那醜陋的軀體是誰，反而叮囑他不要去找那人。當第二天軒轅醒來的時候，他便從此再也沒有見到母親，因為，母親永遠地離開了他。　　在姬水河神祭天的前一天，母親的屍體在姬水河下游三十里處找到了。美麗溫柔的母親已是一具冰冷而失去了生機的屍體……　　軒轅哭了，那一次他哭得天昏地暗，也是他十七年中最後一次流淚，之後族中的人對他都很好，他也發現了那醜陋軀體的身份――在每年的祭天之時，那人都會出現，他居然是有僑族三大祭司中的地祭司。　　十年。十年的確於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但又似乎―切都歷歷在目，彷彿是剛剛發生一般。母親的一顰一笑，每一點關懷都似是那般真實。　　這也是為何軒轅會比族中任何同齡人甚至長輩們更了解地祭司的原因，亦是今日軒轅選擇如此做的原因。　　※※※　　對於族中的一舉一動，祭司們似乎知道得極為清楚，但對於祭司所做的事，族人根本就無從知曉，彷彿就是一個謎。就連祭司收徒的事，除族長和長老之外，就沒有人知道，更不用說祭司所收弟子的名諱了。　　在族中，祭司所收弟子的名諱和身分只有族長才知道，而祭司選擇弟子可以是本族之人，也可以是鄰族之人，只要是友族都行。不過，作為祭司的弟子，做起事情來也極為隱秘，有人說他們是暗中保護族人的利益，也有人說他們是在鎮壓四方，除魔衛道，以護族人平安，但他們的身份十分超然，這是事實，他們恪守―方也是事實。　　翰如和翰浪就是恪守一方的人，每個欲通往其他部落的人，都必須經過族長的同意。但是，在祭天前後的五日之中，會禁止任何人遠行。只有北面可以通行，皆因向北都是友鄰，可以自由出入，而東、西、南這三方分由天、地、人三大祭司把守，在這五天之中更會布下祭司的陣法六元正氣氣脈網，任何自這三方出入的人都瞞不過三大祭司和他們的弟子，而他們也會出手相阻。　　軒轅對這之中的內情知道得極為清楚，因為他是有心之人，更是一個叛逆的另類，絕對不會恪守陳規，附於庸俗。但是，他仍然選擇了這個古林崗，由地祭司主守的禁地。　　翰如和翰浪對軒轅做過了解，他們對族中的每一位勇士和年輕人都做過深入的了解，這是他們的使命，因為族中的每一位年輕人將來都有可能成為長老抑或祭司或族長。了解每一位年輕人的能力更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吸取對方的長處，使自己更好地鞏固優勢，同時發現對方的缺點，將來若是這些人當中有誰犯了族規，制裁起來就會容易一些。這是祭司們保證自己永遠都不會落後的最好途徑和方法，所以祭司們出手制裁族人往往是無往不利，無人能抗，這就更增添了祭司的神秘成分。　　在他們的眼中，軒轅是一個另類，的確是一個另類，族中的狩獵大賽是所有年輕人展露自己才能的機會，族中的勇士大賽也是最好的表現機會，更能在這種場合中獲得美人的青睞，但軒轅卻似乎對這些一點興趣都沒有，他寧可靜坐於河畔山頂，看流水，看白雲，甚至可以坐上两天不吃不動，就像是一塊石頭。　　族中人們都說軒轅是思念母親所致，皆贊他有孝心，因此對他的這一行為也就見怪不怪。只是所有的年輕人都當他是個另類，一個不合節拍的另類，但事實是否真如人們所想象的那樣，這就只有軒轅自己知道了。　　軒轅從來都不是一個張揚的人，絕對不會是狩獲獵物最多的一個，但也絕不會是最少的一個。他喜歡獨來獨往，甚至更喜歡沉默，這就使他成為連祭司們都無法捉摸清楚的一個另類。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大的潛力，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是怎樣一種心態，他從不與同齡人相搏得太過分，即使有人找他相搏，他也總是不贏不輸，以和而終。與厲害人物比斗是這樣，與功夫差的人比斗也是這樣，幾乎讓人哭笑不得，卻沒有人可以看出他的武功底子有多深。不過，族中之人並不排斥他，就是因為他不敗不勝，使得別人並不敢輕視他，但他在族中並沒有什麼真正知心的朋友，若說有，那就是啞叔的兒子黑豆。那是因為啞叔與軒轅很投緣，黑豆這才與之相處極好。　　每次軒轅在姬河之畔靜坐或在天台頂上看雲時，黑豆都會為其送飯，送食物，每次都不辭勞苦。　　翰如和翰浪今日才發現，他們眼裡的軒轅實在是太單純了，而現實中的軒轅比他們眼裡和想象中要深沉而可怕很多。　　這是一個不好的發現，因為發現之後就要面對這個現實，所以這個發現並不好。　　忽視了軒轅並不是他們的錯，因為不只他們兩人忽視了軒轅，幾乎族中所有的人都忽視了軒轅，只有極少數人會信任他，比如蚊幽和黑豆。

# 第四章 神山鬼劍

　　軒轅的目光投向翰如和翰浪，有些冷漠，有些憐憫。　　“軒轅，你可知道你所犯的是什麼罪嗎？”翰如冷冷地問道。　　“知道！所以我會殺掉所有知道這件事的人！”　　軒轅笑得有些古怪，但卻自有一股讓人心寒的力量。　　翰如和翰浪臉色變得極為難看，但旋即又相視發出一陣怪異的笑聲，似乎聽到了一個極為好笑的笑話，也有些殘忍的意味。　　“你是不是已經瘋了？”翰浪斜斜望了軒轅一眼，露出一絲極為不屑和蔑視的神采。　　“或許！”軒轅的目光之中憐憫的神采更甚。　　“二哥，你去把那小娘們給抓回來，這個瘋子就交給我好了！”翰浪向翰如笑了笑道。　　翰如也向軒轅發出一陣譏嘲的笑聲，身子一閃，如一隻狡猾的松鼠，欲自一旁繞過去抓回褒弱。　　軒轅的冷哼之聲在他耳畔響起，翰如只覺一股洶湧的氣勢如潮水般欲阻他繞行之路。　　翰如不屑地一聲冷笑，身子一扭，滑溜得像蛇一般讓過軒轅的阻止，輕鬆地向褒弱追去，心中更是不屑。　　翰浪卻發出一聲“咦”地驚呼，因為他看到了軒轅的手臂如同巨蛇的尾巴，抽擊而出，自翰如的身邊滑過向他擊來，而此刻翰如已迅速遠去。　　“砰……”翰浪不得不出掌，只因軒轅的攻擊太快、大猛。　　翰浪似乎被一股巨大的浪頭所衝擊，猛地倒退五步，而軒轅的袖間更滑出一道閃爍的光彩。　　是劍，快得犹如電弧的劍。　　翰浪心中的驚駭無以復加，以軒轅的這種速度，這份功力，根本不可能阻擋不住翰如的去路，而剛才翰如卻輕鬆至極地避開了軒轅的阻撓，這隻有一個可能――那就是軒轅故意讓翰如過去的。　　翰浪明白這一點時，似乎有些遲了，翰如和翰浪分開正是軒轅的希望，而這一刻軒轅的目的已經達到，便不再需要隱藏自己的實力了。　　翰浪自然知道平時軒轅的表現，是以打一開始，他便看不起軒轅，更輕視這樣一個對手，這才會讓翰如去追褒弱，但此刻他才發現，原來自己居然錯得很厲害。　　當然，如果翰浪知道木艾已死的話，就絕對不會如此輕敵了，也不會讓翰如與自己分開，不過此刻事已成定局，他惟有出劍格擋。　　翰浪出劍，極快、極猛，只是他此刻完全處於被動狀態，先機盡失，退勢未竭，根本就無法抗拒軒轅那犹如潮水奔涌般的氣勢。　　“當……”翰浪架住了軒轅的劍，在他被震得再次倒退之時，發出了一聲慘叫。　　軒轅的眸子里閃過一絲極為狠辣的笑意，左手一帶，翰浪再次發出一聲慘哼，腳下更是一陣踉蹌。　　軒轅左手之上乃是一根以冰蠶絲系住的倒鈎刺，在翰浪全神注意軒轅手中的劍時，軒轅卻射出了倒鈎刺。　　這是一件極為小巧也極為靈活的小玩意兒，但木艾和禾田卻先後在這之上吃了虧，也因此而付出了生命，此刻翰浪的左腿被撕下了一大塊皮肉。　　軒轅一聲低嘯，利劍盪起層層光潤，趁虛而入，絕不留情。在軒轅的眼中，任何與地祭司有關的近親，都得死，也死有餘辜。　　“不要……”翰如顯然是聽到了翰浪的慘叫，兄弟連心，他怎麼還有心思去理會被抓的“祭品”褒弱呢？但當他趕回來之時已經晚了，一切都發生得太快，太快！　　軒轅的劍勢更烈，甚至有些詭異，並沒有因為翰如的急吼而停頓。　　“神山鬼劍！”翰浪終於認出了軒轅這最為可怕的一招竟是那麼熟悉。　　翰如也呆住了，而就在他一呆之時，褒弱的腳便猛然一撐他的胸口，然後整個身形借力倒彈而出。　　翰如如夢初醒，當他再次撲向褒弱時，便已感到一股濃濃的殺機緊裹住了他的全身，似乎只要他一動彈，便立刻會遭到暴風驟雨般的攻擊。　　軒轅的劍上多了一絲血跡，眸子之中多了一點瘋狂，但卻向褒弱投以讚許的眼光。　　褒弱努力平復了心頭的波動，感激地望了軒轅一眼，卻看到軒轅背後的翰浪“轟”然倒下。　　“你現在可以走了！”軒轅向褒弱說話的語氣顯得那般不可違拗，但卻十分溫柔。　　“謝謝！”褒弱對軒轅剛才那一劍看得極為清楚，她也沒想到軒轅竟會殺死自己的族人。　　褒弱心中的那種感激是無可名狀的，因為她以為軒轅是為了她才會誅殺族人、怎叫她不感激？對軒轅向她所作的承諾更無懷疑。　　“你殺了他？”翰如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冷殺地道。　　軒轅露出一絲不屑的笑容，他並沒有回答翰如的話，卻有些傲然地道：“現在輪到你了！”　　※※※　　蛟龍的臉色鐵青，他抓住了一條蛇，灰白色的背脊，頭如棱形的三角，蛇身至尾尖八寸處突然縮小，那細小的尾巴如同插在蛇身的一截假肢，怪異莫名。　　蛟夢看到這條蛇時，臉色刷地一下子變白了，口中低念道：“白虺！”　　蛟龍的臉色也變得十分難看，忍不住手顫了一下，問道：“阿爹，這就是傳說中的白虺？”　　蛇身仍在扭曲着，但蚊龍的手卻捏得更緊、五指幾乎快要捏入蛇肉之中。　　“不錯，你在哪裡抓到這毒物的？”蛟夢聲音變得有些森冷地問道。　　“劍峰之腰，孩兒見這毒蛇是我們從沒見過的，所以便抓了回來。”蛟龍解釋道。　　蛟夢陷入了沉思之中，眸子之中閃過兩道冷厲無比的光芒，指關節在握拳之時爆出幾聲脆響，口中卻恨恨地自語道：“虎恭弘=叶 恭弘，你終於還是來了，我已經等你十多年了，十多年了……”　　“阿爹，虎恭弘=叶 恭弘是誰？”蛟龍惑然不解地打斷蛟夢的話，問道。　　蛟夢一怔，方知自己失態，但旋即又表現出一臉的漠然，道：“是我族的宿敵！”　　蛟龍似乎隱隱覺察到了什麼，有些擔心地問道：“這白虺難道跟虎恭弘=叶 恭弘有什麼關係？”　　“不錯，天下間，也只有虎恭弘=叶 恭弘才能夠馴養出這種絕毒之物，而在我們有僑族部落方圓三百里內根本就不可能有白虺生存，因為這是一種生活在南方的毒蛇。　　你立刻去吩咐所有的族人，讓他們小心毒物的暗襲。”　　蛟夢吸了口氣道。　　蛟龍這才恍然，但心中卻因挂念蛟幽的下落，不由有些急切地問道：“那妹妹的事怎麼辦？”　　蛟夢嘆了一口氣，道：“生死由命，如果上天註定要幽兒死，誰也阻攔不了。尋找幽兒屍體的事，我已經讓幾位長老去辦了，你只要吩咐他們小心應付這種毒物就行。另外，將這條白虺送給天祭司，讓天祭司看看可有什麼藥物解去白虺的毒性。”　　蛟龍怔了一怔，望着父親流露的表情，知道再多說也是白費口舌，只好轉身離去，心中暗暗決定，不管虎恭弘=叶 恭弘是什麼人，既然這毒蛇在劍峰上出現，那他一定到過劍峰，更有可能與幽兒的失蹤有關，也許正是這個人將幽兒推下山崖的。所以，他無論如何定要拿到虎恭弘=叶 恭弘的腦袋祭奠幽兒的在天之靈。　　殺人，對於翰如來說，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更非第一次。在這種古老而狹小的世界之中，本就充滿着殺戮和死亡的氣息。　　製造死亡氣息的，並不是只有洪荒中的獸類，更多的卻是來自人與人之間的爭奪。　　殺戮和掠奪本就是隨着這個世界的產生而出現的最原始的行為，而翰如和翰浪的武功都是在這種殺戮中得以成長和貫通的。　　翰如出手了，是因為他知道，與軒轅之間，他們只可能有一個人活下去，所以他不再猶豫。　　軒轅對翰如出手的動作、速度並不感到意外。在族中勇士之中，有些人奔跑的速度完全可與豹，狼相提並論，這似乎是天生的。同時軒轅更見過蛟龍出手的速度，絕對比此刻翰如出手的速度快！　　快，是相對而言的，比起死物，當然是快捷無倫，但比起軒轅的眼光，翰如的動作似乎慢得可笑。　　每一個動作的細節，每一點一滴，便如同流水一般，紋路清晰可見。　　翰如似乎比翰浪要強許多，至少，他像一匹狡猾的狼，出手只是選擇一些極偏的角度，只不過，他的對手是軒轅，一個無法以正常思維去揣測的另類。　　從來沒有人知道軒轅真正的實力，就像剛才的“神山鬼劍”便是一個意外，而翰浪就是死在這個意外之下。可悲的是，人們常常忽略了這麼一個年輕人，但被忽略的東西往往會構成最大的威脅。　　軒轅正是如此，軒轅劍出如風，所選角度之刁鑽比翰如絕對有過之而無不及，殺機也隨之奔涌而出，他並不想與翰如作太多的糾纏，否則等地祭司回來時，只怕一切都會改變，包括軒轅的命運。　　“鏘……”軒轅的劍刃擊在翰如的劍背上，身子扭動間已經棄劍用肘。　　軒轅出動手肘的速度極快，力道似乎也大得驚人。　　翰如從來都沒見過這般打法，軒轅簡直像個無賴，但他卻不得不承認軒轅這一擊的精妙和效果。　　此刻，翰如惟有退，他的劍被軒轅封鎖，只有抽身之際，方能撤回兵刃避開軒轅這一肘。　　翰如簡直有些想哭的感覺，想不到自己的先機就這樣輕易被軒轅的怪招給騙了去，但他對此卻無可奈何。　　“呼……”軒轅的手臂伸直，翰如退得雖怪，但軒轅的五指仍撕下了他前胸的衣服，更在其前胸留下了幾道爪印。　　翰如一驚的同時，又發現軒轅的腳無聲無息地掃至，犹如一條靈活的大蛇，而軒轅身上似乎沒有一個部分不是致命的武器。　　翰如一退再退時，身子陡地一震，在他的背後竟剌入一柄利劍。　　劍尖自翰如的背後透腹而過。　　“砰……”軒轅又是一腳踢在翰如那睜大眼睛的軀體上。　　“咣……”翰如猛地噴出一口鮮血，他到死也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是這樣一個死法，不僅僅是死在一個女人的手中，還是死在自己弟弟的利劍之下。　　殺人者，正是褒弱，而褒弱所用的正是翰浪的劍。　　她並不是一個怕殺人的弱女子，軒轅也知道，當初擒下這個女人的時候，他也花了不少力氣。因此，他知道這個女子並不簡單，而看褒弱竟能如此準確地把握時機誅殺翰如，就可知道她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人。　　“你為什麼還不走？”軒轅並沒有因為褒弱助他殺了翰如而高興，只是冷冷地問道。　　“我幫你殺了他嗎。”褒弱有些委屈地道。　　“我並不需要你的幫助！”軒轅毫不領情地道。　　褒弱氣鼓鼓地望了軒轅一眼，但卻不知道說什麼好，半晌才道：“那你不跟我一起走嗎？你殺了他們，你的族人會放過你嗎？”　　“這不是你的事，你若再不走的話，只怕會來不及的！”軒轅說話間向龍崗走去，不再理會褒弱，褒弱一愣，望着軒轅的背影，有些急促地呼了一聲：　　“軒轅！”　　軒轅並沒有停步，連頭都不回地走了。　　褒弱臉色顯得有些蒼白，但又無可奈何，伸腳氣恨地在翰如的屍體上狠狠踢了一下，這才向東方奔行而去。　　那群正在為祭天忙碌的人們全都放下了手中的活兒，在山谷間尋找蛟幽的屍體，因為蛟幽自天台上掉下來是不爭的事實，而神台正是搭建在天台的崖下，傍依姬水。祭台高有五丈見方，在高台之下，又搭有一個高為一丈、寬為三丈五尺左右的方台。　　祭天，每年一度的盛事，更要選出兩族中最勇悍最厲害的四名勇士，隨着三大祭司一起主持祭天事宜，從此這四名勇士更名為四方靈童。三丈高台為祭天的神台，一丈高的小高台為演武台。“有僑族”和“有虢族”各派年輕的勇士代表本族上台比武，最後獲勝的人再對四方靈童，這也同樣成為一種莫大的榮耀，並可獲得一柄玄竹劍。　　今年的祭天剛至，就出現了一連串的亂子，看來的確不是什麼好兆頭。不過，年輕人並不在於這些，他們只是在乎蛟幽的生死。　　蛟夢之妻愛女心切，得知愛女自天台墜下時，當即昏死。天台高入雲霄，自如此高處墜下，豈有不粉身碎骨之理？族人想到如此可愛的姑娘被摔得血肉模糊，都禁不住心寒和嘆息，也有許多人流下了淚水。　　搜尋蛟幽屍骨之人四處尋找，但卻沒有發現蛟幽的屍體，甚至連血跡也無法在谷底找到，但眾人卻找回了蛟幽頭頂的那根蟒骨發簪。　　發簪落在神山洞口那潭水邊的石堆上，所有的人心中都蒙上了一層陰影。神山洞口的水潭深不見底，水入神洞之內，穿過神山匯入姬河。有三股泉水長年注入潭中，自天台崖間十丈之處瀉下、犹如三道匹練，在風中細碎的水珠，如煙如霧，極為秀美。在神山的另一個出口，潭水以萬馬奔騰之勢通過一個兩丈寬、高約三尺的洞口飛瀉入姬河，直下五丈，氣勢十分雄偉磅礴。　　那匯入姬河的洞口水流剛好與這三股飛泉相等。　　這便使得神山洞口的無底深潭之水永遠不會溢出，也永遠不會減少。　　族人都知道那是姬河之神的居所，關於姬河之神的傳說，似乎極為古老，也極其形象。　　姬水之神，乃是一條天宮的巨龍，相傳曾為女媧娘娘銜石補天，后因耗盡神力墜於姬水，而它口中所銜神石墜落河邊，便成了神山。　　每年五月二十八這一天，姬河水漲，巨龍必會野性複發，出來興風作浪，為禍人間。因此，每年在五月二十八日，神山洞口水潭必會猛漲，流水成災，甚至水柱衝天。　　兩族之人為了喚醒巨龍的慈心，必須在每年的五月二十八日以活人相祭，方能保一年平安，這才有了每年一度的祭天。　　如果蛟幽是墜入了神山洞口的無底深潭，那麼只怕跟墜落實地也沒有什麼分別。　　搭起的神台並非正對神洞，而是在神洞的側面，更無法看到神洞裏面的境況，皆因祭天之時，水潭之中必是水柱衝天，巨浪翻騰，如同被旋風和風暴虐掠。　　因此，神台根本就不能搭在神洞對面，反而似是與神洞毫無關聯的構築體。　　不過，當時在神台忙碌的人們都聽到了蛟幽的那一聲絕望而凄長的呼聲。

# 第五章 石鼎藏龍

　　軒轅對密室外的機關似乎極為熟悉，很輕易地便打開了那粗糙且重逾千鈞的大石門。　　機關雖然比較簡陋，但難就難在人在井下並不怎麼好使力，若是找不到着力點所在，再大的力氣都使不出來。　　這重約千鈞的大石門對於有僑兒郎中的許多人來說，都可以推動，但在井下卻有些難辦了。　　石門最低處距井水水面仍有一尺，而在一尺的高度之間，另外仍有幾個半尺見方的排水洞，就算井水上漲，也會自那幾個半尺見方的排水洞瀉走、而不可能漫進石門之內。　　石門打開，―股陰森潮濕的氣流涌了出來，軒轅禁不住繃緊了心神，他也並不知道地下宮室中會有什麼東西，但他卻知道這之中―定隱藏着極大的秘密。　　密室似乎是一個天然的地下洞穴，根本就未曾經過太多的人工修飾。表面上看，似乎並沒有什麼，但軒轅卻清楚地感應到威脅正在緩緩逼近。　　外室極為寬敞，有一個石鼎，石鼎之中似乎燃燒着某種藥物，有股淡淡的青煙裊裊升起，瀰漫著整個密室。　　這裏，軒轅曾偷偷進入過一次，但他只是僅僅走到石鼎前就不得不退回。那是在一年前，那次他偷走了石鼎之上的血如意。地祭司發怒的樣子似乎很可愛，能夠讓地祭司不開心，這便是軒轅的目的，而且軒轅更知道血如意的功效，偷走了血如意，便等於讓地祭司練習魔功多了一絲走火入魔的危險。此次故地重遊，竟感到有些心寒，他說不出究竟是為了什麼，卻不敢再深入其內。　　其實，軒轅不必知道是因為什麼，無論怎樣，他都絕對不會有半點疏忽。　　生存於這洪荒世界中的每一個人都是最好的獵人，每個人似乎天生都會對危險有着無法理解的覺察力。　　軒轅的目光如炬，密室之中的光線略顯暗淡，但卻並不似想象中的那麼黑暗，好像有幾縷泛着陰綠之色的光線輝映着密室的前廳，使景象更顯陰森。　　軒轅自懷中掏出一柄半尺長的短劍，目光緊緊盯着前廳另一邊那幽暗的隧道。　　密室之中，有地祭司的練功之處，也有他的休歇之所。　　軒轅自然知道地祭司的武功極為厲害，否則也難成為三大祭司中的一員，更為可慮的是地祭司的巫術。　　三大祭司每人都是巫術高手，這才使他們的地位在族中舉足輕重，就連族長蛟夢這般高手都要給他們極大的面子。　　對於一個巫術高手來說，他們的休歇之處絕對不簡單。　　在軒轅的觀察中，地祭司正在習練一種極為邪惡的武功，今日軒轅就是來找一個可以證明他推斷的證據，而他的推斷中還包含着另外一個驚天的秘密。　　這些年來，軒轅就像是一個部落的旁觀者，總是處於一個清靜的角落中，觀望着族中所發生的一切。　　而他，似乎成了一個被人遺忘的另類。　　他不怪族人，因為那些人並不明白他在想些什麼，也不明白他在做些什麼，而他也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在做什麼，在想什麼。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所想的所做的，絕對不是多餘的，也不會是無聊和沒有意義的。　　正因為軒轅保持着思想的獨立，目光的清醒，於是他看到了許多別人不能看到的東西，看到了平靜背後的危機，看到了慈善面孔之後的醜陋與可恥，看到了那些勇士們的愚昧與無知。也許，那並不是愚昧，也非無知，而只是一種投有心機的善良和純樸，也可能是一種可悲的退化。　　不可否認，軒轅熱愛自己的族人，也憎恨某些人，更要為善良仁慈的族人除去邪惡的毒瘤。但他的腦子始終是清醒的，他知道自己應該怎麼做，他也相信自己一定可以做好。這十年之中，他成長得比任何同年人都快，更懂得了思考和探索，正因為如此，他成了一個另類，成了一個使人感到高深莫測的另類，這也許是因為他脫離愚昧的步伐太快。　　這，正是蛟幽喜歡跟他在一起的主要原因之一。　　另類，本就是一種誘惑，一個讓人嚮往的謎。　　※※※　　軒轅剛想繞過石鼎，驀地感到右側一縷風起，他眼睛的余光中，發現一點幽光自巨大的石鼎之下飛射向他的脖子。　　軒轅吃了一驚，手中的短劍如電般橫切而出，頓覺手臂一冷，那點幽光斷成兩截，前截因衝力極強落在軒轅的手臂上。　　軒轅再驚，因為他斬斷的竟是一條泛着綠色幽光的細蛇，而蛇頭那一截雖被斬斷，但仍張口做垂死反撲，怎叫軒轅不驚？　　不僅如此，頭頂更是風聲大作，因為石鼎之中竟探出一顆幾有碗口大的蛇頭，兩眼閃着幽綠的寒光，帶着一股腥臭的冷風，直噬軒轅的腦袋。　　軒轅不明白地祭司自哪裡弄來了這樣一條巨蛇，而且盤踞於石鼎中，他哪敢怠慢？手臂運動一抖，那半截蛇頭還未咬上肌肉便顫抖着掉落地上。　　“砰！”軒轅的手臂毫無阻隔地擊在巨蛇的下齶，同時身子一縮，反向石鼎之下靠去。　　巨蛇受此力一擊，向上略抬高了一些，但根太就像沒事一般，扭頭回噬，同時那粗若老樹榦的肢體，飛速自石鼎中滑出。　　軒轅大驚，以這巨蛇身子之粗，力氣肯定驚人至及，剛寸他以手臂直擊巨蛇下齶，只感巨蛇皮堅肉厚。以他的神力，也無法讓它傷着分毫，這是何等驚人之事？只怕手中的短劍也奈何不了這畜牲，但他卻必須面對眼前的這種情況。　　“哧……”那巨蛇竟避開了軒轅刺向它那雙如銅鈴般大眼睛的一劍，但卻無法整個身軀都避開，頓時被軒轅刺個正着。　　巨蛇吃痛，頭部一縮。　　“啪……”軒轅一聲悶哼，當巨蛇的舌頭剛自他的臉上舔過之時，蛇尾竟從身後擊中了他的頭部，幾乎擊得他兩眼發黑。　　軒轅暗叫不好，他身子再縮，竟自石鼎底部那三根小腳之下退到了石鼎的另一邊，剛好躲過巨蛇的一卷之危。　　“去死吧！”軒轅雙臂使力，巨大的石鼎竟被他推起向巨蛇砸去。　　巨蛇也似乎吃驚不小，縮身卻已來不及了，那幾有丈余長的蛇身如何能全部躲過這石鼎的猛力一砸？　　竟被砸中了腰部。　　巨蛇吃痛，身子一陣扭曲，更如瘋了一般，巨大的蛇頭犹如流星錘般橫砸而至。　　軒轅心頭微微鬆了口氣，極為輕鬆地躲過了巨蛇的一擊，同時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追上，瞅准蛇身七寸，揮劍捅下。　　巨蛇雖大，但身子卻被重逾千鈞的大石鼎所壓，一時脫不開身，更何況它豈能如軒轅那般利落？　　對於軒轅這種以狩獵為生的人來說，打蛇的經驗絕對不會很差。只是，軒轅與這種大蛇交手還是第一次，無論怎樣，他絕對不會放過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　　“噗……”軒轅一劍下手極准，正中巨蛇七寸之處，巨蛇雖然皮堅肉厚，但軒轅聚集了全身力氣的一劍，豈能易與？　　“轟轟……”巨蛇一陣翻騰，竟一下子掀起了那重逾千鈞的石鼎，掙扎之中，軒轅根本無法立穩身子，被巨大的蛇頭帶得滾到一旁。　　軒轅索性多滾幾滾，緊靠着一方石壁，望着那掙扎的巨蛇，手心滲出了冷冷的汗水，那柄短劍依然插於巨蛇的七寸之處。細想剛才若非藉助石鼎之利，以短劍對付這條力大無窮的巨蛇，後果將不堪設想，又忖道：“我可真是傻，上次偷走了血如意，地祭司豈會不防？這兩條蛇定是他用來對付進入密室之人的法寶。”想到這裏，軒轅不由鬆了口氣，露出一絲得意的笑意，他在想：“如果地祭司發現自己辛苦餵養的蛇兒也被來人所殺，所做的安排全都等於白費，會是―種什麼樣的心情呢？”不過，軒轅對剛才的驚險仍心有餘悸。　　剛才那短短的幾個動作，卻蘊含着千萬兇險，若非軒轅以利落的動作佔到有利的位置，且以石鼎相護，就會陷入與巨蛇正面相搏的境地，那樣對他和巨蛇來說，鹿死誰手，確實是未知之數。　　巨蛇漸漸停止了翻騰，滿地皆是血水，軒轅鬆了一口氣之時，突地又感到一絲寒意，卻是因為兩雙眼睛。不帶任何感情，死氣沉沉，甚至有些獃痴而木訥的眼睛。　　兩具幾近赤裸的女人軀體如同幽靈般出現在那條已經不再掙扎的巨蛇旁，那空洞的眼神沒有一點變化，面色蒼白。　　軒轅的心中震撼了一下，不僅是因為這兩具近乎全裸的女人軀體，而是因為這兩具女人軀體上散發出來的死寂氣息與剛剛自他臉上掠過的空洞眼神。　　“你殺了它們？你居然殺了它們？”那兩個幽靈般的女人緩緩扭頭，將死氣沉沉的目光投到軒轅的臉上，以一種非哭非笑、尖厲陰冷的聲音說道。　　軒轅感到一陣莫名的寒意，他的確沒有想到在地祭司的山洞中居然藏着這樣兩個古怪的女人。他感受不到來自這兩個女人身上的殺氣，但卻感受到了來自這兩個女人身上的邪氣。是以，他沒有回答這兩個女人的話，事實上他根本就不用回答，其實這兩個怪女人的語氣也並不一定是在詢問他，更多的倒像是在自言自語。　　“你殺了它，那你就償命，殺我血奴，我要你受盡折磨而死！”兩個女人的話有種咬牙切齒之感。　　“哼，與妖人一丘之貉！別以為裝神弄鬼就有什麼了不起，來吧！”軒轅把心一橫，踏上一步，鬥志再漲。　　他並不認為若殺了這兩個如妖魔一樣的女人有何不妥，只要是與地祭司有關係的人，他都絕不會留情，就像地祭司對付那些無辜的祭品一般。何況這兩個女人一身妖氣，人不人，鬼不鬼，他根本就不會將她們當女人看。當然，他走入了這間密室便沒有準備手下留情，對付敵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去死吧！”兩個女人自兩個不同的角度撲來，十指箕張，軒轅赫然發現她們的指甲皆有三寸余長，鋒利如刃。　　軒轅心中暗驚，這兩個女人的速度極快，似乎封住了他所有進攻的方位，兩人之間的配合竟顯得緊密無間。　　軒轅沒有攻，反而退，其身後便是石壁，他居然選擇退！　　軒轅退得讓人有些意外，但又是在情理之中。因為軒轅在這兩個女人的爪影將他籠住之時，他已順着石壁躍上了石洞之頂。　　“嗖……”一串破空之聲響起，數十支利箭自一個暗角直射向洞頂的軒轅。　　軒轅再驚，他有些後悔不該在上次潛入洞中之時偷走血如意，那樣也許地祭司便不會知道有人發現了這個地底的秘密，也便不會養這麼多難纏的怪物和布置這麼多機關。　　其實軒轅也知道，或許自己在上次進入之時，地道之中便已經有了這鬼怪一般的女人，也許正是因為感覺到這群人的存在，他才突生懼意而退了出去。不過軒轅知道，這一次他必須面對這一切，他已經不想再等了。事實上，十年時間已經夠長了，他的忍耐度幾乎已經到了極限，就算他明知不敵地祭司，也要試―試！何況，任何事情都是做過之後才知道的，所以也不再迴避這兩個鬼怪般的女人，不再迴避這密室之中的機關。　　軒轅似乎早就準備了迎接機關的算計，他只是以足尖輕輕地在洞頂點了一下，身子縮成一團，直投向那大蛇七寸處的劍。　　劍，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面對這鬼女那如刀鋒般的指甲，他也不能不用劍。　　“叮叮……”箭盡射空，只因為軒轅的身手太過利落。　　兩個鬼女的攻勢也完全落空，她們根本沒有料到軒轅會如此狡猾，不是選擇交手，而是選擇逃避。雖然她們封鎖了軒轅進攻的方向，卻無法完全封鎖這高達兩丈的洞頂，等她們轉身之時，軒轅已握劍在手，“你逃不了！”一名鬼女冷哼着身子倒退。　　軒轅發現她的身子竟是撞向自己剛才倚靠的石牆，在他還沒有來得及弄清是怎麼回事之時，四面的石壁突然裂出數百個小孔。　　軒轅大驚中暗叫不好，同時以最快的速度縮身滾入那倒地的石鼎之中。　　“轟……”石鼎竟然將軒轅倒扣在地面之上。　　“叮叮……噹噹……”軒轅只聞石鼎之外一串清脆而驚心動魄的爆響，顯然是有數不清的暗器射落在石鼎的外層。同時，軒轅也感到一陣難受之極的氣味幾乎讓他窒息，那似乎是石鼎之中所燃之物的灰燼。　　“咳……咳……啊……”軒轅實在無法忍受這種嗆人的空氣，大吼一聲，將石鼎推了出去，身子與石鼎自兩個不同的方向滾開，而這時暗器似乎已經射完。　　朦朧之中，軒轅發現兩道身影向他疾撲而至，顯然是那兩個鬼女。慌亂之中，他的眼睛被那些灰燼給蒙上了，只得揚手將手中所抓的兩把草灰灑出，同時身子再滾。　　“呀……”兩個鬼女似乎也中招了，一聲慘嚎，她們的確沒有想到軒轅這麼陰險，居然手中抓着兩把草灰，她們正欲痛下殺手，冷不防草灰被射入眼睛，―時擊空。不僅如此，草灰入目更使得淚水直流，不能視物。　　但軒轅也好不到哪兒去，所幸他是有心躲入石鼎之中，那草灰並未深入眼中，倒是滿嘴滿鼻子全是草灰，頭頂和身子上也全沾滿了草灰。朦朧中，他不敢再在密室中逗留，身形迅速自洞中滾出，“撲通”一聲墜入井水中，而這時密室之中傳來兩鬼女狼嚎一般的凄厲痛呼。　　一入冰涼的水中，軒轅頓覺精神一爽，臉上頭上，以及鼻嘴中的草灰也盡去，他自不能在水井之中呆太久，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那兩個鬼女究竟怎麼樣了，如果守在洞口，只怕他永遠也別想上去了。是以他一入水，又立刻衝出水面滾入密室之中。　　密室之中，滿地都是零亂的長槍、利箭，而且以石鼎剛才所在處為中心灑落一地。　　軒轅心中暗驚，如果剛才不是那石鼎，只怕他已成了一個蜂窩，而那兩個鬼女帶着凄號向洞內深處掠去。　　軒轅遲疑了一下，立刻舉步向石洞深處追去，他估計兩個鬼女定是眼睛受傷了。此刻不趁機除掉她們，只怕呆會兒地祭司回來后便成了禍患。何況，今日他絕對不會善罷甘休。　　追入近百步，軒轅卻瞅見左邊的通道深處似有火光，而且鬼女的聲音也似傳自那一方，不由得迅速橫移而入。　　通道的盡頭開闊了少許，但軒轅卻看到了讓他心頭為之緊縮的一幕。他並未發現那兩個鬼女，或許，在這條通道之中另有秘門，但他卻聞到了一股騷臭之氣，更發現一群衣衫襤褸，甚至有些赤裸着身體的人擠在一個以木柱依壁築起的大籠子之中，騷臭之味正是自籠子傳出……　　“不要殺我，不要……不要……”那群人見到突然出現在通道口的軒轅，禁不住全都向裏面的石壁縮了縮，似乎見到了凶獸魔鬼一般。　　軒轅的心中禁不住湧起一股酸澀之意，望着眼前這群骨瘦如柴。衣不遮體、骯髒襤褸而受驚過度的女人們、他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眾女見軒轅並沒有散發出她們想象中的那股殺氣，還透着一股逼人的英氣，以及那驚愕憐憫的眼神，她們竟然全都不再叫喚，只是有些怯生生地望着這奇怪的闖入者，每個人的眸子之中都有着驚恐和希望。　　軒轅輕輕地吸了口氣，沉重地向牢籠行去，口中極力使自己的語調變得平緩一些，問道：“是誰把你們關在這裏的？你們別怕，我不是壞人，不會傷害你們的！”　　眾女似乎有些將信將疑，眼中的希望之色卻大增，但她們只是相互對視了―下，都不言語。　　軒轅無法看清她們的面貌，皆因這群女人都是長發亂披，甚至連臉孔都遮住了。　　“你們別怕，我不會傷害你們的，我還會放了你們！”軒轅忍着騷臭之氣，極力使自己的語調放得平和一些道，而在此時，軒轅突然發現這些人的眼中閃過無限仇恨而又恐懼之色，而所有的目光全都投向他的身後。　　也就在這時，一縷銳利的勁風在軒轅身後響起，伴隨着一聲如野獸般的凄吼。　　軒轅根本就不用回頭，也知道是怎麼回事，甚至知道對方要攻擊的是哪一個方位。　　“哚……”軒轅閃過身之時，一柄短劍準確至極地刺中了他方才立身之前的木柱上。　　“嘭……”軒轅閃身之時，身子微縮，手肘后撞，正中偷襲者的小腹。　　“小心！”牢籠之中傳來一聲驚呼，軒轅早就感覺到了身後的一切，極為警覺地伸手抓住身前的木柱，身形以極快的速度升上洞頂。　　“砰”！　　軒轅發現身後攻來的正是那兩個如同鬼魅一般的女人，此刻兩人倒真像從墳墓中爬出來的殭屍，但她門的動作卻證明她們並非死物。　　軒轅升上洞頂，使那名自他身後抱來的女人落空。　　抱住了一根木柱，這使軒轅感覺到這女人真如擇人而噬的女鬼。若她此刻抱住的不是木柱，而是軒轅的話，她一定會張口就咬。　　另一名女人挨了軒轅一記手肘，但似乎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迅速自地上躍起，怒吼着向軒轅撲到。　　軒轅心中發毛，剛才那一肘之力就是一頭狼也會被擊昏，這乾瘦的女人卻如同沒事一般。　　那抱着木柱的女子一怔，同時立刻向上躍起。　　軒轅一聲輕笑，足尖一點，竟踏在那抱住木柱女人的頭頂，掠身而過，輕盈地避開了兩個怪異女人的夾擊，重新立於通道口。

# 第六章 邪窟鬼女

　　兩個鬼女的眼睛似乎並不好使，在軒轅躲過夾擊之後，那森冷毫無感情的眼睛竟不由自主地眨了幾下，而且有淚水滑出，顯然是倉促之間，無法將眸子之中的草灰洗盡，而草灰入眼的滋味自是難受之極。　　軒轅自不會放過任何機會，更暗自慶幸這草灰之妙，否則的話在廳洞中就算他能夠避開那長槍利箭之厄，也終難逃被這兩個鬼女乘機擊殺的危險。這兩個女人的怪異武功比之翰如和翰浪並不會遜色多少，只不知在這秘洞之中還有多少像這樣的鬼女存在。　　那兩個鬼女在眨了幾下眼睛之時，大概也知道了情況不妙，身形疾退，她們似乎已經預感到軒轅會乘機進攻，是以身形疾退，而且是撞向一旁的石壁。　　“她們要動機關！”一個被關在木欄里的女子高呼提醒軒轅道。　　“妖女，與你拼了！”木籠之中―女人抓起―把垢物砸向那兩個如鬼魅一般的女人。　　兩個鬼女大怒，但面對軒轅緊逼的殺招，她們根本沒有機會去教訓這群囚籠中的女人。　　軒轅經囚籠中的那女人一提醒，不由得將手中之劍飛射而出。　　那鬼女再驚，如果她想發動機關，就絕對無法避開軒轅射出的這一劍，她自然不想如此死去。這密室之中機關重重，如果借各種機關之便殺死軒轅還不是易如反掌？是以，她怎願以生命去換得發動機關的機會？　　鬼女側身而避，十指齊向軒轅飛擲的劍上抓到，若是能夠奪得其劍，那軒轅帶給她們的威脅就會大減，因為她們的軀體能夠承受驚人的抗擊力。　　兩鬼女的想法當然好，但軒轅豈會做這樣的傻事？更不會給她們機會。　　“噗……”軒轅身形自一名鬼女身邊掠過，手肘以快絕無倫的攻勢在屈膝之時猛地擊在那抓住短劍的鬼女小腹上。　　那鬼女慘嚎一聲，身子倒跌向木籠。　　不知是因為另一名鬼女眼睛模糊不清，還是軒轅的步法太過詭異，竟讓軒轅直接對被掩護的鬼女一擊而中，這不由得讓木籠中的女人們歡呼，她們似是從來沒有這麼高興過。　　軒轅亦步亦趨，直逼那跌撞在木柱上的鬼女，他自然不會心意手軟。　　或許是因為鬼女們的眼睛受損，武功也大打折扣，竟然無法對軒轅的強攻猛擊作出最快的反應，以至於處處落入下風。　　那鬼女並不受軒轅手肘重擊的影響，在身子撞上木柱后，立刻揮劍欲擊，但此時自木籠之中驀地伸出四雙手，分別緊緊抓住她的手和腳。　　“打死她，殺死這妖女……”　　木籠之中那群衣衫襤褸的女人激動地高喝道，可想而知她們平時定是對這兩個鬼女恨之入骨，這一刻只要稍有機會立即便施行報復。而此刻的機會更是難得，是以立有四個女人將手自木柱間伸出緊抓鬼女。　　軒轅大喜，哪還遲疑？曲步而上，在那鬼女根本沒有能力反擊的情況下奪劍橫抹。　　“呀……”那鬼女在身子完全無法動彈的情況下，腦袋成了活靶子，帶着一蓬血雨，腦袋滾出老遠，而抓住鬼女身子的四女被熱血一衝，驚得尖叫而退。　　軒轅信心大增，悠然轉身，舉劍大步向另一名有些發獃的鬼女逼去。　　那鬼女因同伴之死而呆了一呆，但很快便被軒轅那強大的殺氣逼得回過神來，同時也意識到了危險，竟尖叫一聲，轉身向通道外衝去。　　“想走？沒那麼容易！”軒轅冷笑着彈身射出，如一隻輕巧的靈貓一般擋住鬼女的去路，短劍幾乎封住了她所有的退路。　　鬼女緩緩後退，眼中露出了一絲從未有過的驚恐之色，她深深地感到來自軒轅的威脅，那是一種無法遣散的殺機，使得她知道絕不可能自軒轅的劍下逃出這間囚室。　　“殺死這妖女！”“殺死這個魔鬼！”那群本來充滿懼意的可憐囚女們此刻懼意盡去，取而代之的是滿腔的仇恨。在她們心中積壓了很久很久的情緒和仇恨終於在這一刻爆發而出，或許是血腥激起了她們本性中的鬥志。　　那鬼女突然露出一個詭異的笑容，陰惻惻地以鬼哭般的聲調怪笑道：“想殺我，那我們就一起死在這裏好了！”　　軒轅感到有些不妙之時，鬼女已飛速地沖向洞口，他怒吼着飛撲而上，但是仍遲了一步。　　“轟……”一塊巨大的石閘自通道出口的洞頂重重降落，濺起一層輕微的灰塵。　　那群身在木籠之中的女人忍不住驚呼尖叫，洞中頓時亂成了一團糟，軒轅心中驚怒五比，但他卻無力阻止鬼女的這一行動。這個秘洞之中的機關實在是太多，他惟有以最快的速度殺死這鬼女，到時再去想其它的辦法出洞，否則當地祭司趕回時，後果實難預料。　　事實上，軒轅也知道地祭司會很快趕回來，而他仍有許多該做的事情仍來去做……　　鬼女在拉下機關后厲笑着倒退，雖然她無法擺脫軒轅那如影隨形的劍，但是她似乎已經不再懼怕死。　　軒轅落地，驀地收劍，這個動作實在是極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那鬼女鬆了一口氣，也微微―怔，而便在她一怔之時，驀地感到一股銳風自下襲來。　　“去死吧！”軒轅怒喝聲中，那鬼女一聲慘哼，卻是一根倒刺深深地刺入了她的肉體之中。　　鬼女踉蹌而退，軒轅用力拔出倒剌，這正是讓禾田扣木艾上當的利鈎。此刻再次成為軒轅的殺招，當然。這也是因為鬼女眼睛受傷在先。而己被軒轅的招式所惑，因此才會這樣輕易地中招。　　當鬼女自劇痛中回過神來之時，軒轅的劍已經封住了她所有可能移動的方位……　　※※※　　神農遙望着有僑族中人一片混亂，心中似乎有一種報復的快慰，他現在站立的位置正是在姬水河畔的一座小山頭上。　　透過林隙，依然可以清楚地看到遠處神台周圍的景象。　　神農輕輕地舒展了一下雙臂，露出一個極為愜意而自信的笑容。　　“少主，我們是不是要去把蛟夢那老鬼幹掉？”　　神農身後的兩名大漢出言道。　　“不急，我們尚有两天時間，那老匹夫的武功很厲害，單憑我們幾人的力量還不能擊殺他。而且，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其他事必須先擱在一邊。　　何況此刻我們已經打草驚蛇，那老匹夫會有所防備的，想宰了他，更是難上加難！”神農淡然吸了口氣道。　　那兩名大漢似乎滿懷恨意，向遠方狠狠瞪了一眼，但卻明白神農所說的並沒有錯，單憑他們的武功若想戰勝蛟夢那是不可能的，何況還有有僑族的那一群勇士。　　“我們只拿他們落單之人開刀，他們所欠我們的，必須加倍奉還，哼！”神農充滿殺意地道，說完扭過頭來，因為他清晰地聽到了一個人的腳步之聲。　　那兩名大漢也扭頭回望，一見來人，不由問道：“找到夫人的墓地沒有？”　　神農臉上閃過一絲哀傷，眸子之中也露出迫切之色，聲音變得低沉地問道：“找到我娘的墓地了嗎？”　　“找到了，夫人的墓地就在神峰腳下，並沒有人看守！”那大步趕來之人邊行邊道。　　神農顯得有些激動地道：“走，快帶我去！”　　※※※　　當地祭司趕到古林崗之時，心中十分強烈地感覺到了事態的不妙，不僅因為六元正氣氣脈使他生出極為清晰的感應，而且他似乎覺察不到翰如和翰浪的存在。　　離龍崗地下密室不遠處，翰如和翰浪已沒有半點氣息，地祭司有些不敢相信，以翰如和翰浪兩人的武功竟然會遭人暗算。　　地祭司伸手探了一下兩人的鼻息，顯然早已失去了生機。　　他的眸子之中閃過兩道冷厲的殺機，扭頭望向那地下井的入口，他似乎明白了什麼，立起身來，緩緩移向井口。　　他看到了井內那塊被移開的大石頭，也嗅到了一種異樣的血腥之氣，鼻子禁不住猛吸了一下，不知為何，他發覺自己對血腥之氣越來越敏感了。這個變化讓他心喜，也讓他心憂。　　無論如何，他必須要對闖入地下密室的敵人給以最無情的殺戮。　　地祭司並不知道闖入者是誰，他相信不會是族中之人，皆因他無法想象有僑族中誰會有如此厲害的身手。　　神峰，神山的兩大主峰之―，比劍峰更高，卻少了劍峰那種蒼奇與挺拔。　　神峰是否蒼奇、是否挺拔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為有僑族重地，天祭司的修身之處。　　神峰與劍峰之間有一片谷地，為東西走向，是以陽光充足，草茂林青。　　這一片地方有着一種超常的靜謐，那種感覺極為清爽，有一條小溪歡躍地流入姬水。　　這裏的樹林有點難得的疏朗，讓人感覺並不是很擁擠，也便顯得極為寬鬆。　　谷地比較平坦，在一圈古木環繞的空地之中，那是有僑族的墳場。　　稀稀落落的一些墳墓，使得這山谷更添了幾分凄清。　　神農出現在墳場之時，夕陽的光輝剛自這裏移走，這卻並不妨礙神農那種沉重的心情。　　他的護衛們迅速守住幾個要點，注意是否會有人來到這裏，這群護衛似乎都經過了特別的訓練，一切配合得都是那般協調和默契。　　―名大漢引領着神農來到―塊還能看清字跡的木牌前，那墳坯已經很平了，也長出了很多草，若不是這塊幾乎快腐朽的木碑，不仔細看，誰也不會知道這是一個墳堆。　　神農望着那塊幾乎快腐朽的墓碑，沒有說話，那上面刻的幾個文字符號他認識。　　“慈母姬氏夢之墓”！　　墓碑之上沒有寫誰所立，但那歪斜的字體顯然是以利刀所刻，經歷了風霜雨露之後，斑駁得幾乎無法認清。　　神農那含淚的眼睛禁不住閃過一絲訝異，身子顫抖了一下。　　“大帝說過，夫人是姓姬名夢的，只是不知這塊碑是誰所立。”那引領神農來到墓碑前的大漢也有些不解地道。　　神農沉重地跪在木碑前，雖然他也有些疑惑，但此刻心中的那份哀傷卻淹沒了一切。　　他自幼失去母愛，但他卻一直知道母親的存在，因為他從小便聽父親說，母親是世上最好的女人，也是最善良也最溫柔的女人，但世事總是那般殘酷，他永遠都未曾見過母親。只是在很小的時候，他腦海中有一團母親的模糊影子，可是此刻卻知道母親長眠於地下，在這山青水美但卻孤寂的谷地之間。　　神農雙手緊緊地扶着墓碑，心卻陷入了一片沉沉得哀悼之中，他無法將積壓了近二十年的情緒在剎那間發泄出來。　　那些漢子似乎也知道神農此時的情緒，只是自一旁的漢子手中接過盛滿野果供品的籃子，悄無聲息地擺在墓地之前。更拿着早已準備好的幾根龍涎草，以火石點燃，遞給神農。　　“少主，節哀順變，先來拜祭一下夫人吧。”那布置好水果供品的漢子低聲提醒道。　　神農稍稍收拾了一下情懷，回望了那漢子一眼，伸手接過龍涎草，深深地吸了口氣，緩緩起身。　　※※※　　軒轅殺那鬼女並不是很吃力，但是他為找到室內的機關卻費了很大的心力和時間。是以，軒轅並沒有半點歡喜之意。以他在密室之中逗留的時間，地祭司定已回返，而在這地下密室之中還不知道有多少機關和如那兩個鬼女一般的怪物。因此，他此刻出去，所面臨的可能是另一場死亡的挑戰。　　石閘在眾女人的歡呼聲中啟開，但眾女的歡呼聲迅速又變成了駭然的驚呼，如同遇到了最可怕的魔鬼。　　“地祭司！”軒轅臉色變得有些難看，他最擔心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竟會是你這小子！”地祭司也似乎有些意外，他沒有想到出現在這室密中的人竟會是軒轅。　　他的確感到有些意外，軒轅怎會擁有如此功力，居然能擊殺翰如和翰浪？就算是以詭計擊殺二人，但那巨蛇一關豈是普通人可以闖過的？軒轅雖在族中給人有種高深莫測的感覺，但在地祭司的眼中，也並不是很出色。因為他從不會相信如此一個年輕人會有什麼超卓的功夫。　　軒轅知道事情已經敗露，不過這也是他遲早會面對的事實。　　“沒有想到嗎？”軒轅握劍的手不自覺地緊了緊，整個人卻似乎變得更為輕鬆地笑了笑，悠然道。　　軒轅身後的女人全都如同見了鬼般縮在一旁不敢吱聲，可見地祭司對她們來說，有着如何的威懾力。　　“看來，我一直都小覷了你。我的兩個血奴也是你殺的？”地祭司的眼中露出一絲陰冷的光彩，漠然道。　　“血奴？你是說那兩個人不人、鬼不鬼的魔女？”　　軒轅似有所悟地反問道。　　“魔女？難道你連血魔也殺了？”地祭司神色變得更為凶厲。　　軒轅一呆，心中忖道：“難道還有兩個怪物叫血奴？該不是指那兩條蛇吧？不過，那兩個女怪物還真像魔女。”　　“我不殺她們，她們就要殺我，因此我只好讓她們早點離開人間了，我看她們如同行屍走肉，如此活着，豈不是比死更為痛苦？”軒轅毫不在乎地道。　　地祭司大怒，咬牙切齒地盯着軒轅，惡毒地道：“我會讓你這小野種生不如死！”　　軒轅的臉色也變了，眼神顯得無比冰冷，犹如一柄利刃刺落在地祭司的臉上。　　“你這披着人皮的魔鬼，我會讓你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價的，更要讓族人知道你那淫毒無恥、沒有人性的邪惡本質。今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軒轅一字一頓地冷聲道。　　地祭司突然發出一陣極為得意的邪笑，望着這個自不量力的對手，露出一絲不屑之色，道：“就憑你這乳臭未乾的小毛孩？”　　軒轅極力使自己的心情變得平靜，他心中明白，越是面對猛獸，就越需要冷靜，而地祭司卻比任何猛獸更要可怕。　　“哼，只憑我就足夠了！”軒轅說話的同時，手中的短劍緩緩上揚，強大的殺氣也漸漸瀰漫整個洞穴通道。　　地祭司有些訝然，軒轅的氣勢龐大得的確有些超出他的想象之外，此刻他也明白為什麼血奴和血魔都會死在軒轅的手中，這一切並不是偶然的巧合。　　軒轅的劍尖微揚，直指地祭司眉心，劍柄斜對自己的胸口，右臂微屈，做出一個有些怪異的起手式。　　地祭司更是感到訝然，對於這樣一個起手式，他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但一時卻又無法記起。不過，單憑軒轅短劍上所散發出的劍氣，他就不敢再輕視這個年輕的對手。　　※※※　　神農在墳前沉默良久，才記起父親叮囑的話，要帶回母親的遺骨。然而，就在這時，他的感官已有所警覺。　　神農的警覺不可謂不及時，他身旁的一名漢子也有所警覺，但他的反應速度還是慢了―些。　　“呀……”那漢子如同被毒蛇咬了一口般慘叫一聲，仰身倒在地上，卻是被不知自何處飛來的羽箭射中。　　“嗖……”一陣箭響，神農的劍在身前幻起一團亮光，竟然擋住了所有射來的箭，也在同時翻身靠於一棵大樹之後。　　“呀……”“轟……”慘叫之聲和重物墜地聲清晰地傳入了神農的耳中，正是他的那一群放哨的屬下及守在他身邊的護衛發出的。　　神農心神大駭，他看到了對面那名屬下眼中閃爍着驚駭的光芒，那是剛才點燃龍涎草的漢子，也是神農同來之人中武功最好的。　　神農持劍在手，目光極為警惕地回掃，卻見一極為威猛的漢子出現在墳場的谷地之中。　　“蛟夢！”神農和那漢子同時忍不住驚呼出來。

# 第七章 劍跡如燕

　　劍跡如燕翔，流暢自然，若春風輕拂，又如夾縫激流，更如天邊彩虹……　　這是軒轅的劍。　　其實，這一劍本無跡可尋，如同流水，無始無終，順流不竭。　　地祭司一開始就在退，他退走的速度極快，也玄奧至極，但他卻並沒有還手，這有些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不過，軒轅並沒有心思去想去分析這一切，皆因他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劍上。　　那一群本來畏縮的女人此時似乎感覺到了一絲希望，忍不住都有些激動，有的甚至高呼：“殺死這惡魔……”　　軒轅卻是有苦難言，雖然此刻看似他佔了些許上風，但地祭司的每一步都有條不紊，絲毫沒有慌亂之狀，甚至似乎是在好整以暇地窺視着自己的劍法，只等他氣勢一竭，就會立刻施以致命的反擊。直到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與地祭司之間仍有一段距離。畢竟他還年輕，在功打上仍要遜色一籌，惟一―點值得慶幸的是他具有天生神力。　　軒轅突然止步、停劍，劍尖遙指地祭司眉心，冷冷地望着地祭司。他不想讓自己的劍術被對方盡數窺破，那樣他可能會處在一個更為不利的境況中。　　軒轅之所以停止攻擊，是因為他知道自己若要行出這條通道，步入寬闊之處，很有可能被人聯手攻擊，而在這窄小的通道中，根本就不容多人決戰，人多反而顯得礙手礙腳。　　軒轅突然止步，使得地祭司也怔了一怔，有些訝異，不明白軒轅在弄什麼鬼，只是冷冷地與軒轅對視着。　　“哼，堂堂大祭司，居然只知道躲閃，真是可憐又可悲！”軒轅不屑地道。　　地祭司邪邪地一笑，眼中竟閃過一些幽藍的邪芒。　　軒轅一震，頭腦“嗡”地一聲響，霎時如同被一記悶棍擊中，腦中一片空白。　　地祭司眼中的綠色幽芒愈來愈強烈，那一群原本畏縮在一角的女人們一遇到地祭司的眼神。就在剎那間變得呆板迷茫，不知所措。　　地祭司的嘴角邊泛起一絲陰冷而得意的笑容，緩緩向軒轅逼進了一步，眼中綠芒再盛。　　軒轅本來還有掙扎的跡象，但這一刻卻整個人都鬆弛了下來，似乎陷入了一種睡眠狀態，手中的劍緩緩下垂……地祭司口中開始低低念叼着什麼……　　※※※　　來者竟是蛟夢，這的確大大出乎神農的意料之外，但他知道所來之人絕對不止蛟夢一人，否則自己的那麼多手下怎會突然之間全部中箭？　　“何須再藏頭露尾？姜原，我們也有十幾年未曾見過面了，難道是怕見故人嗎？”蛟夢的語氣出奇地平靜。　　神農禁不住向他對面那名漢子望了一眼，神色之間有着無法掩飾的驚駭。那漢子知道是不可能逃避過去了，不由打了個“哈哈”，大步自樹後行出，與蛟夢正面相對，神農也在同時自樹後行出。　　“十七年了，還未忘記我這故人，可算是我的一種榮幸了。”那漢子有些不太自然地笑道。　　蛟夢輕笑一聲，有些愴然地道：“就是二十年，三十年，一輩子，我也不會忘記老朋友的存在，也一直在盼望着能與故人再相聚一場，只可惜……”　　“只可惜什麼？”姜原問道。　　蛟夢長吁了一口氣，道：“只可惜，十七年來你仍沒改當年藏頭縮尾的毛病。”說話間，蛟夢向姜原露出一個有點譏諷意味的笑容。　　姜原的臉色一變，冷哼一聲，卻並不答腔。　　神農卻冷冷地望了蛟夢一眼，態度依然很強硬地問道：“你想怎樣？”　　蛟夢這才將目光緩緩移至神農的臉上，靜靜地吁了口氣，悠然問道：“你是虎恭弘=叶 恭弘的兒子？”　　神農微微一震，哼了聲道：“是又怎樣？”　　蛟夢不由得笑了笑道：“年輕人，你似乎脾氣很倔，准道你父親沒教你怎樣對待長輩嗎？”　　“呸，我父親只告訴我如何對待故人！”神農不屑地道。　　蛟夢臉色一冷，卻並未怍何反應，只是冷冷地問道：“木艾和幽兒出事都是你們乾的？”　　“我可不知道誰是木艾，誰是幽兒？”神農心頭―緊，並不買賬地道。　　蛟夢的臉色落在姜原臉上，姜原哂然道：“我們的確不知木艾是誰，但那女娃卻是自己跌下山崖的！”　　蛟夢的眸子之中閃過無盡的殺機，仰天愴然一笑，半響才冷殺地道：“很好，姜原，你出手吧，看看這十七年來你的武功是否有長進！”　　“讓我來！”神農向前大踏一步，沉聲道。　　姜原伸手拉過神農，橫立於神農之前，深深地吸了口氣道：“你不是他的對手！”　　神農雖然自負，但卻知道蛟夢乃是有僑族族中的族長，也即是有僑族第一高手，這二十年來，一直都沒有變更過。神農畢竟才習武十餘年，再怎麼聰慧，也不可能是蛟夢之敵，而他知道，姜原的武功比之他的武功，絕對只高不低，不然他不可能成為其父屬下四大神將之一！　　姜原的手在拉向神農之時，以食指尖輕敲了他手臂幾下，這是讓神農尋機突圍的暗號。　　要知道，這裡是蛟夢的勢力範圍，他絕對不可能是單獨出現，如果神農與他聯手的話，很可能會引來隱藏暗處故人的群起而攻。這對於他們來說絕對有百害而無一利，只是他們有些不明白，蛟夢怎會如此準時地出觀在這裏呢？抑或是蛟夢早在這裏設下了埋伏？　　“難道你早就設下了這個圈套？”姜原冷冷地問道。　　蛟夢漠然一笑，道：“也不是早就設了防，只不過比你們早到一步而已。”　　“你怎會知道我們會出現在這裏？”神農有些不解地問道。　　“就因為白虺的出現，如果是虎恭弘=叶 恭弘來了，那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來見姬夢，我太了解他了！”　　蛟夢吁了一口氣，黯然道。　　姜原知道蛟夢所說不假，他也知道主人一定會來祭夫人。　　“出招吧！”蛟夢似乎並不想再做過多的糾纏，有些漠然地道。　　※※※　　谷地，墳場，霎時被一股濃濃的戰意所充斥，殺機也如一張無形的大網，罩住了墳場的每一個角落。　　“哐當……”軒轅的劍終於掉在地上，便如同失去了靈魂的肉體。雙眼無神，整個人都顯得極為獃痴。　　“是啊，放下吧，乖乖……放下吧，對，過來，走過來……”地祭司眼中邪異的綠光愈來愈強，口中如夢中囈語般低低地喚道。　　軒轅又如同步入了一個渾噩的噩夢中，在地祭司的輕喚之中獃痴地向前行去。　　地祭司嘴角的笑容不住地擴大，那種得意之情自是不言而喻，同時手掌也緩緩提起，慢慢地向行近的軒轅印去，口中依然是那麼溫柔地叨念着。　　突然，寒光一閃，軒轅的眼睛變得清澈冰冷如秋水，更帶着沉重而濃烈的殺機。　　地祭司大驚，手掌飛快地擊出，直印軒轅的胸膛。　　而在此同時，一道寒芒已經毫無阻礙地進入了地祭司的防線之中。　　那是一把八寸長的三鋒匕首，極為鋒利，刃長五寸，而柄卻是握在軒轅的手中。　　“轟……”軒轅的身子稍稍偏了一下，地祭司的那一掌重重擊在他的肩膀上，而寒匕的五寸鋒芒卻完完全全地插入了地祭司的小腹之中。　　軒轅枉嚎一聲之時並沒有忘記順手絞了―下匕首，身子才倒跌出三丈，重重墜落於地，撞倒了兩個女人。　　地祭司也同樣狂嚎一聲，捂住腹部那一個血洞，踉蹌倒退數步，痛得如同老蝦一般弓下身子。　　軒轅差點昏迷過去，地祭司的一記重擊如果擊在他的胸膛上，只怕此刻他已命歸黃泉了。不過擊在他的肩膀上，也絕對不好受，半邊身子因突受外力的強烈震擊，感覺有些麻痹了。　　這還是地祭司未能用上全力，因為他必須分出一半的精神力來催動巫術，在突然發現軒轅不受控制之時，這才駭然之間傾力出掌，但最多也只能挾七成掌力擊中軒轅，而且根本就沒有能力阻止軒轅的那柄三鋒利刃。　　這種三鋒利刃所刺出的創口比之雙鋒刃要大得多，而且經軒轅那麼一絞，竟在地祭司腹部形成了一個大大的血洞，腸子都露了出來。　　那群女人因地祭司受此重傷，也都恢復了神志。　　見軒轅重傷吱血，不由得皆驚慌失色，忙上前扶住掙扎着爬起的軒轅，關切地問道：“公子沒事吧？”　　軒轅握着三鋒刃的右手仍可以活動，推開那些女人，眉頭微微皺了一皺，自己掙扎着坐了起來，露出一個十分歡慰也有些痛苦的笑容，道：“沒想到吧？大祭司！”　　地祭司單膝跪地，眸子之中露出如受傷野獸般痛苦而兇殘的光芒，但也有些難以置信這一切是事實。　　“你怎會不懼我的聚靈大法？”地祭司的語氣微微有些氣促地道。　　軒轅的左半邊身子犹如脫離之感，但仍有一點點知覺，只是左肩如同被火烙了一般現出一個黑印。軒轅更清晰地感受到手臂脫臼，更有可能是骨折，畢竟，那一擊的確太過強橫，但軒轅心中沒有半點後悔，反而有種說不出的快慰。這十年來，他無時無刻不在等待着這一擊，終於在這一刻如願以償了。　　“你知道嗎？從三年前，我就在算計着你的每一個動作，每一招一式，也無時不在思慮着對付你的良策。對於你的魔功，我的確不可能破解，所以這一刀一拖再拖，終於在今日得償所願。還記得去年祭天時，你丟失的血如意嗎？”軒轅心中大感暢快地道。　　“原來是你偷的！”地祭司慘然笑道。　　“哼。你知道得也太遲了，那支血如意正是我所拿，更對它整整參悟和嘗試了一年時間，它是你練習‘聚靈大法’的魔物。當然就會蘊藏着魔功的本性。蒼天不負有心人，一年過去了，我終於找到了它的破綻所在，那就是以魔抗魔！還我清明。我根本不用去抗拒你的魔功，當我受到魔功侵襲之時，血如意自然會將邪氣吸斂，而我根本就不會受制，哈哈哈……咳……咳……大祭司，你就認命吧。我的三鋒刃上塗有沸靈子汁，一個時辰之後，劇毒將慢慢隨着血液的流動而攻入心臟，到時就是神仙也救不了……咳咳……”軒轅說到得意之處，又忍不住咳出一小口鮮血，劇痛使他的臉色變得有些臘黃，大顆大顆的汗珠更是自額角下滑。　　地祭司的心如同浸入冰窖之中，他實在太小看了軒轅，一直以來，他都小看了有僑族中的年輕人，今日卻讓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此刻他哪還會不明白，剛才軒轅的所有表現都只是一個圈套，包括拋下短劍之舉，只是一個誘敵之計，而軒轅的演技的確有些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地祭司的指間滲出的血水儘是青褐色，這就是說，軒轅的話並不是無稽之談，而是事實，而這個事實似乎的確有些殘忍。　　地祭司掙扎了一下，勉強撐起下肢，但立刻又痛得滿頭大汗，更可怕的卻是小腹之間漸漸產生了一陣麻癢之感，由於失血太多的原因，他無法走動，但卻迅速自懷中掏出一個瓷瓶，倒出七八顆藥丸，盡數倒入口中，如此接連掏出三個藥瓶，幾乎吞服了十餘顆藥丸。　　軒轅笑了，笑得有些自豪和得意，地祭司病急亂用藥，只要能解毒的葯都吃進去，這使軒轅感到好笑。　　“你應該為自己感到悲哀，其實以你的武功完全可以殺死我，可是你卻輸了！”軒轅神色間不無揶揄地嘲笑道。　　地祭司有些後悔，他自然知道軒轅說的是事實，但他仍是敗了，並不是敗在武功，而是敗在人性的惰性之上。　　“這是你的悲哀，但也是人性的悲哀。你知道嗎？我今次之所以敢來挑戰，就是賭你會將人性悲哀的一面發揚光大！”說到這裏，軒轅悠然且得意地笑了笑，接道：“當一個人得到了一件利器之時，他就會迫不及待地去嘗試這件利器，當某些人在某件事情上嘗到了甜頭，於是他便會對獲得甜頭的方式更為看重和偏愛。或許這便是人類在進化之中的最大弊端！”頓了頓，軒轅又繼續道：“你學會了聚靈大法，便像是得到了一柄利器，有了這柄利器，殺人更容易輕鬆，甚至不用花力氣便可看到敵人慢慢死去，可是你卻忽略了一點很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一個過分依賴利器的人，他必定會將自己天生具備的優點逐漸荒廢，甚至忽略，這正如精於劍道者易荒廢拳腳，太強大者易忽略危險，而這些人並不知道，憑藉外物總會有一天發生意外。利器易失，而拳腳隨身，這才是真正的真理。因此，你之敗是敗在自己種下的禍因之上……哈哈哈……”　　軒轅說完傲然而歡暢地大笑起來，“咳咳……”軒轅在大笑的同時吐出一小口鮮血。　　“咳咳……”地祭司臉上閃過一絲悔恨之色，更氣得抽動傷口而身形顫抖起來。軒轅的確說中了他的心中之痛，當他學成了“聚靈大法”之後，一切都似乎是無往不利，他對“聚靈大法”也是充滿了信心，仿若便可憑此絕學而天下無敵一般。在這種情況下，一遇到對手便不自覺地會想到以這無往不利的絕學對敵。可是他卻太高估了自己，也太低估了對手。因為軒轅是有備而來，而軒轅的心智和深沉也太可怕了，正如軒轅說的那樣，自三年前便開始在算計他的每一個動作，每一招一式，每一次與敵交手的習慣攻勢，而他對軒轅卻是毫無所覺，這便種下敗因。　　地祭司不得不承認，軒轅是他所見過的最為可怕的對手，可怕之處並非軒轅的武功，而是軒轅那無人能及的韌性、耐心和毅力，還有軒轅的頭腦和對事物認識的程度。　　三年前，軒轅不過才是個十四歲的孩子，卻知道如何去算計一個人，有着超人的耐心，更如此熟識人性，簡直比一個閱盡人間滄桑的長者更深沉。地祭司不由得想起往日軒轅於姬水河畔、於神峰天台、於龍潭邊那靜坐沉思的異常表現，此刻他才深刻地體會到，那種在外表看來無聊無趣的現象並不是全無用處，正因為那種靜坐冥想才造就了軒轅這遠超其年齡的深沉和智慧。可是，後悔有用嗎？地祭司心中一陣苦澀，但他又不甘心，真的不甘心。　　“我與你無怨無仇，你為什麼要這樣對付我？”　　地祭司吞服了十餘顆藥丸后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靜坐於地上，撕下祭服將傷口處繫緊，以虛弱的聲音狠狠地問道。　　“哼，無怨無仇？！可記得十年前祭天前两天的那個晚上，你打暈了的那個手握獵刀的小孩？我等了十年，十年呀，你知道為什麼這十年中我會成為族人眼中的另類嗎？那就是為了等這一天，我早就知道你們在暗中觀察族中的每一個年輕人，是以我從來不去表現自己，也從來不會做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我很少說話，只是因為我不想讓你們察覺出我內心所想，言多必失，所以我不說話，少說話。從明天起，就可以還我本色了。大祭司，你是不是應該恭喜我呢？”軒轅揶揄地笑道。　　地祭司臉色變幻不定，最後變得鐵青泛紫。　　軒轅又笑了，笑得有些邪氣，然後抓起墜落不遠處的短劍，向地祭司冷冷地望了一眼，恨恨地道：“十年磨一劍，你死得不冤！”說話間，他竟掙起了身子。　　地祭司大驚，喘息之間，竟也站起了身子，那纏住傷口處的衣衫全都染成了青褐色。　　軒轅提劍，一步步向地祭司靠去，眼中殺機越來越濃。　　地祭司的臉色越來越難看，並緩緩後退，在死神逼近之下，他竟然奮起餘力轉身向外跑去，他無法再抗拒軒轅的任何一擊，現在他惟一能做的是儘快找一個安全地方逼毒療傷。　　軒轅緊迫幾步，身子一陣搖晃，眼前有些發黑，不得不停下腳步，扶住石壁，深深地吸了口氣，看來他所付出的代價不輕。　　軒轅並不想追出去，但此刻他即使想追出去已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當地祭司的腳步聲遠去時，他終於再也撐不住了，腳下一虛，頓時失去了知覺。

# 第八章 斧裂劍折

　　姜原的斧，如怒雷破空，在尖嘯聲中直划向蛟夢。　　蛟夢沒有動，甚至連眼皮都未曾眨一下，看着姜原的雙斧自兩個不同層次，化成兩片暗雲，他再一次發出了一聲嘆息。　　沒有人明白蛟夢為什麼嘆息，只怕連蛟夢自己也無法明白他此時的心情。二十年前，也是在這兩片板斧之下，有僑族死傷慘重，姬夢也在那次被擄走了。　　十七年前，也是在這兩片板斧之下，蛟夢終於讓姜原嘗到了失敗的痛苦，而他更在相隔三年之後救回了姬夢。此時的姬夢已非昔日他深愛着的那位清純美麗的少女，而已是一個孩子的母親，更是懷上了另一個孩子的少婦。但蛟夢仍將她帶了回來。　　蛟夢不知道那一次自己所做是對還是錯，但他可以肯定，自從那一年之後他再也沒有快樂過，一直都沒有。而在回到部族后，姬夢又生下了一個兒子，但她一直只肯獨過，直至死去。蛟夢知道，姬夢自那一年後，也從來沒有開心過……　　這似乎是一種宿命，一種無奈，誰也無法改變命運，因為這是上天的安排。　　今日，重見這兩片板斧。蛟夢也不知道有着多少的感慨，所以他也不明白自己為何而嘆氣。也許是慨嘆時間的流逝，也許是感傷故人的遠逝，也許為那一份傷感的感情而心痛，也許是為姜原的這兩片板斧……抑或什麼也不是。　　的確，嘆息就是嘆息，並沒有什麼意思，若硬要讓這嘆息帶有意義，那這聲嘆息就只能代表劍嘯。　　劍嘯，在隱帶雷聲的氣旋之中！　　“噗噗……”兩聲悶響。　　姜原的雙臂震了震，是蛟夢的劍阻住了那兩片板斧的去路。　　蛟夢的劍，是玄竹所制，但卻沒有人能夠看清楚它是自哪個角度劃出的，似乎無首無尾，更讓人心驚的卻是無影無蹤，讓人感覺不到劍的實體。　　姜原雙臂一頓之時，便立刻錯步，他感到蛟夢的劍似乎直指他的眉心，所以他不得不變招。兩片板斧借扭腰之力疾揮而出，幾乎凝集了他全身的力量。不過，此刻的他已沒有了二十年前的那種信心，他知道二十年前那種在力道之上無敵的氣勢在今日的蛟夢面前根本占不了半點優勢。　　“你是一點長進都沒有，唉……”蛟夢又再次嘆息了一聲。　　姜原這才真正的感到驚駭和震驚，在他雙斧齊施之下，蛟夢竟還能夠抽空說話，這至少說明在功力方面比他高出一個檔次，而在此刻，他又感覺到了蛟夢長劍的存在……　　蛟夢的劍一刻都沒有被他甩開過，雖然姜原在片刻之間變換了三百七十四種身法，雙斧變換了一千二百四十六個角度，但他仍無法甩開蛟夢那無首無尾又似乎無影無蹤的一劍，而此刻姜原已經覺得耗力太多了。　　神農的眼中閃過了無限的震駭，他從來都對自己的劍法充滿了無法比擬的信心，可是此刻他才知道什麼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在他的眼中，他只見過父親的劍可以與蛟夢的這一劍相媲美，但父親的劍法又與這輕靈飄渺、莫可揣測的一劍有着絕然不同的兩種氣勢。那是一種霸殺之氣，彷彿可以驅駕天地蒼穹、蒼生萬物的氣勢，而蛟夢的劍意卻若遊離於九天三界之外的閑雲野鶴……這是兩種無法比較的劍境，但神農不得不承認，蛟夢的這一劍已經盡乎完美。　　如果真是這樣，結果不問可知，神農自不能看着姜原被殺，是以他顧不了自身的安危迅速出劍了。　　神農所選的角度之准，出劍之快，已超出了他年齡的界限，但是仍然遲了一步。　　當神農的劍接近姜原之時，蛟夢已經退立於兩丈開外，好整以暇，狀似觀雲，神態自然恬靜悠閑，但卻又嘆了口氣。　　神農心頭冰涼，更感到一陣莫名的恐懼。　　姜原一動不動，兩片板斧依然平舉，只是他眼中的神色變得有些渙散，神光盡失，眉心卻多了一點殷紅。　　神農止步，他最終還是望了姜原一眼，但是他那所存的半絲僥倖也在這一眼中全都化為煙雲。　　“當……當……”兩片板斧重重墜落地上，姜原在一陣輕風中仰面而倒，如一株伐倒的枯木。　　他死了，但眼睛並未合上，也不知是因為他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會這樣死去，還是不甘心如此死去，抑或他仍有心愿未了，總之，他並未瞑目，這是遺憾，所以蛟夢發出了那一聲嘆息。　　神農半天未曾回過神來，但聽到蛟夢淡淡地道：“我不會殺你，不過，我會用你去換回少典部族中所有有僑族的奴隸！你乖乖地跟我來……”　　神農心中又升起了一絲希望，面對蛟夢，他沒有一點僥倖的成分，因為蛟夢的確太可怕了……　　蛟夢望着已經醒轉的夫人輕輕嘆了口氣，道：“你要小心自己的身體，幽兒不會有事的，我已經讓人去神潭打撈了。”　　蛟夫人無語，只是淚水直流，她似乎明白蛟夢此話的意思。　　“族長，有虢族的余長老帶着兩位靈童在外求見！”一個蒼老的聲音打破了房中的寧靜。　　蛟夢扭頭望了一眼，只是輕輕吩咐一聲，道：“愚叔先去招呼一下，我隨後就來。”　　“族長和夫人要節哀呀。”那老者輕嘆了一聲，退了出去。　　※※※　　當軒轅醒來之時，肩上已經纏上了綁帶，也敷上了―些清涼之葯，他第一眼看見的就是黑豆、啞叔和朱嬸。　　三人都是一臉關切之色。　　“醒了，醒了。”見到軒轅醒來，黑豆露出一絲興奮的神色，歡喜地道。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我睡了多久？”軒轅忍不住問道，他感覺整個臂膀仍很疼痛，但左臂已經恢復了知覺，這是不可否認的。　　“你已睡了一天。”朱嬸慈和而欣慰地道。　　軒轅呆了一呆，沉默了半晌，望着眼前的三人，表情顯得有些複雜。　　黑豆顯然明白軒轅的心思，壓低聲音道：“你放心吧，翰如和翰浪都死了，那地祭司原來是姦細，沒有人知道你放走‘祭品’和殺死水艾諸人的事情，他們就是猜也不可能猜到你的身上。”　　軒轅一呆，望瞭望啞叔那關切的目光，心中一陣感激。在有僑族中，只有這一家人對他最好，他幾乎將這不會說話的長輩當成自己的父親看待，而啞叔對他的關心甚至多於對黑豆的關心。　　“是你們將我救回來的？”軒轅問道。　　“不錯，我不放心你一人前去找那老鬼，就讓爹和我一起前往龍崗那邊找你，果然在你所說的那密室中發現了那老鬼和昏迷的你。那老鬼見到我們就感到不妙，竟向密室深處跑去，那密室機關重重，四通八達，竟讓他給逃了。不過我們卻在密室中找到一個很，重要的證據，使我們知道他是北部鬼方派來的姦細。”黑豆極為興奮地道。　　啞叔緊緊握住軒轅的手臂，目光中泛起一絲暖意。　　軒轅完全可以明白啞叔眼神之中的意思，他更知道該怎麼做。　　“你跟族人怎麼說？”軒轅向黑豆問道。　　黑豆興奮地笑了笑，道：“我跟他們說，你是追尋一群可疑人物而受了重傷，他們居然一點也沒有懷疑。”　　“可疑人物？”軒轅訝然問道。　　“是的，昨天出了大亂子，不僅僅是因為木艾和華雷他們被殺，‘祭品’失蹤，同時也是因為少典族的虎恭弘=叶 恭弘派來了姦細高手，而那群神秘人物被族長殺了，只留下一個年輕人說要跟虎恭弘=叶 恭弘交換物品。”頓了頓，黑豆又接道：“我說你被密室中的神秘人物所傷，連族長都以為是他們傷了你，族人當然信以為真了。”黑豆狡黠地道。　　軒轅先是一呆，后又長長鬆了口氣，悻悻地道：“看來老天也在幫我。”　　啞叔和朱嬸臉上綻出一絲笑意，點了點頭，顯然，是同意軒轅的說法。在族中，他們一家人絕對支持軒轅，這是毋庸置疑的。　　“那一群女人怎麼處理？”軒轅又問道。　　“我們絕不能讓那老鬼太過逍遙，要使他永遠回不了族中。因此，我說咱們發現那群神秘人物進了龍崗的地下密室，我們追了進去，你就是在那裡被他們打傷的。再加上那些女人作證，就算那老鬼有百張口也無法辯解。更何況天祭司和人祭司早就想排擠那老鬼，只要有一點把柄，立即會大做文章，因此地祭司只好自認倒霉了。”黑豆得意地道。　　軒轅終於綻出了一絲笑意，他早就知道三大祭司之間的關係絕對不會如表面那般平靜，而這些，正是他的籌碼之一。否則，他即使算計了地祭司，也無法面對族人。但軒轅絕不想離開有僑族，他的目標也遠不止如此。這一刻他知道一切都已經過去了，但他突然又覺得少了點什麼，禁不住問道：“幽兒呢？她怎麼沒來？”　　啞叔和朱嬸的臉色忽變，黑豆的表情也有些古怪。　　“孩子，你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啊！”朱嬸伸手輕輕撫摸了一下軒轅的額頭，有些傷感地道。軒轅的心一直往下沉，似乎墜入了永不見底的深淵之中。　　“她是不是……出事了？”軒轅深深吸了口氣，問道。　　啞叔沒有做出任何錶示，只是目光之中多了一些難以捕捉的情緒，朱嬸卻黯然地點了點頭。　　“告訴我，黑豆，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軒轅一把抓住黑豆的手臂，有些激動地問道。這一刻，他才深深地感覺到，蛟幽對他竟是那般重要……　　黑豆仰起頭深深地吸了口氣，再吁了出去，淡淡地道：“她自天台之上墜入了神潭之中，屍骨未有！”　　軒轅只覺腦中“嗡……”地一聲，如同進入了一個渾渾噩噩的噩夢之中。　　朱嬸輕輕地嘆了口氣，啞叔卻將軒轅的手抓得更緊，他們都明白軒轅此刻的感受。　　正在這時，房門被敲響了，然後聞聽“吱吖”一聲，走進來一對年輕夫婦。　　“醒了。”那年輕男子似乎有些欣喜地道。　　“原來是木青大哥來了，快請坐。”黑豆抬起頭來，望瞭望迎面走來的年輕夫婦，客氣地道。　　“軒轅，我給你熬了一鍋山雞湯，趁熱喝了吧。”那少婦柔聲說了一聲，將手中端着的雞湯輕放在一張桌子上。　　“麻煩你了，青月！”朱嬸望了那少婦一眼，語調顯得十分慈和地道。　　“你怎麼了？”那年輕男子來到軒轅身邊蹲下，關心地問道。　　軒轅微微回過神來，有些木然地抬頭望瞭望眾人，落寞地道：“我沒事，謝謝木青大哥和嫂子的關心。”　　來人乃是族中勇士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木青，其地位絕不在蛟龍之下，武功比之蛟龍也不會有絲毫遜色。只是他比蛟龍和軒轅大上了七八歲，已經不算蛟龍的同輩之人，那少婦正是木青的妻子青月。　　木青有些異樣地望瞭望黑豆和啞叔諸人，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最後將目光落在軒轅身上。似有所悟地道：“人死不能復生，活着的仍要生活，請節哀順變。”頓了頓，又接道：“起來喝口湯吧，待會兒族長要見你！”　　“我知道！”軒轅深深吸了口氣，但目光顯得有些空洞。　　蛟夢望着軒轅，眼中的感情極為複雜，軒轅曾是他寄望甚高的故人之子，可事實卻違背了他的意願。　　到目前為止，軒轅未曾參加過一屆勇士的角逐，沒有在一次狩獵大賽中表現出色，這使蛟夢對他的栽培也失去了動力。　　五年了，蛟夢有五年沒有好好注意軒轅了，就像是面對一堆難雕的朽木，他有一种放棄的感覺，而軒轅也正是像一顆被遺棄的種子，自生自滅。　　五年後的昨天，軒轅終於為有僑族做出了一件大事。可惜這卻成了一個極大的諷刺，對有僑族的諷刺――被尊為不可侵犯的地祭司竟是北部鬼方的姦細，這好像是一個玩笑。　　軒轅也一下子成了名人，成了有僑族的名人。　　在軒轅走入石殿之前，蛟夢和天、人兩大祭司在淡論再選“祭品”之事，但軒轅步入大殿的第一句話卻是提出反對挑選“祭品”之事，這讓蛟夢不得不再一次深深打量了軒轅幾眼。其實，大殿中所有人的目光都有些詫異，但對軒轅的看法又各有不同。　　“傷好些了嗎？”蛟夢微微吸了口氣，不緊不慢地問道。他不得不重新認識軒轅，面對着軒轅那明亮而不屈的眼神，他才真正的意識到軒轅的不簡單，反倒是天祭司和人祭司對此並沒有感到驚訝，他們似乎早就知道軒轅有驚人之舉。　　“謝謝蛟叔的關心，這點小傷還不礙事。”軒轅淡淡地道，頓了頓，他的目光在大殿中每一個人的面部掃視了一下，吸了口氣接道：“長老們也都在，軒轅有件事想說，卻又不知道當不當說？”　　蛟夢望向軒轅的目光變得更為複雜，而他身旁的蛟龍卻有些不耐煩地道：“此刻大家在商討大事，誰有閑情聽你瞎扯？還不退到一邊去！”　　“你又怎能說我的問題就不是大事呢？又怎麼知道我的問題是多餘的，而不值得浪費時間呢？”軒轅微微有些憤然地質問道。　　“你有什麼問題，請問吧。”天祭司見軒轅語鋒如此犀利，心中有些訝異，但卻多了―分歡欣，他似乎是第一次才認識軒轅似的。　　軒轅並沒有半點感激之意，目光又移向了蛟夢，不經意間瞟了一下臉色氣得鐵青的蛟龍，心中暗笑。　　“你說吧。”蛟夢似乎知道軒轅想說什麼，想表達什麼。　　軒轅緩步來到大殿中央，正對着蛟夢，語調平靜地道：“軒轅犯下了一個大錯，雖然我不認為這是錯誤，但對於族人來說，也許是不容饒恕的錯誤，因為軒轅在古林崗曾再次擒住了‘祭品’，最後卻又放走了她……”　　“什麼？”大殿之中的諸人全都大驚，注視軒轅的目光更為異樣。　　啞叔和黑豆臉上的血色盡褪，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軒轅所說的竟是這樣一件事。而他們更清楚這之間的事實，根本就不是軒轅所說的那樣，可軒轅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天祭司、人祭司和蛟夢似乎也被軒轅的話弄糊塗了，半晌過後，蛟夢才深深地望了軒轅一眼，淡淡地問道：“你可知道你犯下的是什麼錯嗎？”　　“我知道自己犯下了族中大過，但她逃脫的剎那，我發現自己的心更為平靜，所以我不後悔，如果族長和眾位長老要處罰，我也無話可說！”軒轅絲毫沒有慌亂地道。　　蛟夢和大殿之中的人全都為之一怔。　　“你為什麼要放走她？是因為你喜歡她嗎？還是因為你是迫不得已的？”蛟夢努力使自己的語氣平靜下來，問道。　　“不，全都不是，不過我當時並不知道有人因她而死，我放走她，只是不希望看到一個生命被摧殘，被斷送！”軒轅吸了口氣道。　　“如果你不是喜歡她，那她的生死又關你什麼事？她只不過是你的一隻獵物而已。”蛟龍對軒轅那種自以為是的態度極為反感。　　“她也是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如果只有喜歡她的人才會關心她，那這個世界豈不是大過冷漠嗎？神創造了人，就是要我們好好的生活，讓我們去開發這個世界，如果我們對自己的同類都如此殘忍，又如何面對神的博愛？如果我們去毀滅同類的生命，我們又如何面對神的仁慈？而這樣又和禽獸有何區別？”　　軒轅與蛟龍向來是對頭，是以軒轅毫不客氣地予以回敬。　　眾人全都為之一呆，蛟龍更是氣得臉色發白，他也不知道為什麼總看軒轅不順眼，也許是因為他隱約感到軒轅是其潛在的對手，抑或正是軒轅那種從不買賬的行為使他惱怒。　　“但你可知道，這個‘祭品’是送給神的，而你卻放走了她，你認為自己的做法對嗎？”天祭司也有些惱怒軒轅的話，軒轅剛才那一輪話等於將他也罵進去了，而他在族中的地位和身份是何等尊崇，豈能受得了軒轅這種小輩的指責？

# 第九章 祭壇論神

　　軒轅抬頭掃視了所有人一眼，這才將目光落在天祭司的身上，他對祭司從來都沒有好感，至少這十年來他心裏一直這麼認為，因為在他的印象中，祭司們都是藏頭露尾、假仁假義的人物。　　“我想請問天祭司一個問題，不知天祭司可願指教？”軒轅淡然問道。　　天祭司微感詫異，有些漠然地道：“什麼問題？”　　“神的力量是否是無邊的？是不是無所不能的？”軒轅問道。　　天祭司和所有人都呆了一呆，似乎對軒轅的這個問題很感意外，而這個問題也實在是讓人難以回答，因為沒有人能肯定和否定這個問題，但在他們原始的思想中，神自然是無所不能的。　　天祭司的眸子之中射出一絲訝異的神采，他竟猜不透軒轅問這話的用意，但作為一個祭司，他自然不敢懷疑神的力量，不由道：“那當然！”　　軒轅並沒有半點神情的波動，再次淡然肯定地道：“是的，神的確是無所不能的，他創造了人類，但為了將人類與他們區分開來，他們讓人類的生命受到他的限制，於是神就讓人類有了生老病死，天祭司認為是嗎？”天祭司和人祭司都點了點頭，顯然是贊同軒轅的看法，連蛟夢和蛟龍都被軒轅的話所吸引，暗想軒轅會怎樣繼續說下去，看看軒轅怎樣為自己辯護。　　“是啊，神是多麼的偉大，他創造了生命，但神又以‘生老病死’來掌握着人類的生命，因此我們的生命雖是由自己享受，但其實是由神掌握的，包括我們的命運。大祭司以為自己可以代表神去主宰人類的生命和命運嗎？”軒轅逼視着天祭司和人祭司，斷然問道。　　天祭司和人祭司不由得相視望了一眼，同時搖了搖頭，道：“不能！”但心中卻似有所覺。　　軒轅露出一絲淡然的笑意，目光離開兩大祭司，掃過四位長老，再經蛟龍落到蛟夢身上，這才吸了口氣問道：“有誰認為自己可以代表神主宰一切？有誰可以清楚神的心意？”　　眾人默然，這又是一個沒有人可以回答的問題，因為事實上，誰也沒有這個能力。　　“你到底想說什麼？”蛟龍有些不耐煩地道。　　軒轅並不望向蛟龍，他本來很想回敬一句，讓蛟龍無法下台，但想到蛟幽之死，他心中又一陣痛楚，也就把本想說的話咽了回去。只是吸了口氣，平靜地道：“既然大家都無法代表神，都無法知道神的真正意願，是以大家都沒有資格去自作主張地毀滅神最偉大的創舉。神如果需要誰的生命，以他無所不能的力量，自會讓那人死去，但我們卻沒有權力執行這個任務，否則就打亂了神定下的生老病死之規律，那樣我們必定會受到上天應有的懲罰！”軒轅頓了一頓，又補充道：“我不想看着這樣的罪孽深種下去，這也是我放走‘祭品’的原因！”　　眾人全都呆住了，他們不能否認軒轅所言沒有道理，皆因軒轅的話正是以彼之矛攻彼之盾，讓他們無從反駁。　　啞叔和黑豆眼中閃過一絲興奮的光彩，顯然對軒轅的大力辯駁而鬆了一口氣。　　兩大祭司相視望了一眼，都發現彼此眼中的驚愕和詫異。蛟龍的眼中則是嫉妒之色，惟有蛟夢神色沒有半絲波動，眼神之中也無半點變化。　　啞叔向黑豆使了個眼色，黑豆立刻明白其意，忙上前與軒轅平跪殿中，向蛟夢道：“族長，軒轅他一心為族人着想，這才放走了‘祭品’，而且他又有揭開妖人奸謀之功，就算是有什麼過錯，還望族長和幾位長老念在軒轅此功之上，對他從輕發落！”　　蛟夢望了黑豆一眼，又望瞭望啞叔，淡然道：“黑豆，你先退到一旁吧，我自有定奪。”　　四大長老也眉頭微微皺了起來，顯然是在思忖着軒轅剛才那一番話。　　軒轅見眾人都為他的話所動，不由趁機又道：“祭天，那只是我們對姬河之神，對大自然之神的敬意，也是表達的一種方式，但如果因為祭天而以活人作為‘祭品’，那反而有違祭天的本意。祭天也是為了乞求人們的平安幸福，乞求神賜福於萬民，而福未至卻先殘忍地將活人處死，這難道是仁慈的神所願見到的嗎？”　　“黃口孺子，你知道什麼？那豈是將活人處死？那是送她去神界，又豈是隨便什麼人都能去的？”天祭司怒道。　　“你是在自欺欺人，當你將一顆滿懷仇恨的心送去神界，豈不是玷污了神界的純潔？一個滿受冤屈的靈魂只會有損姬水之神的形象，只會是一個悲哀的結局，你身為祭司，難道連這一點都不知道嗎？”軒轅憤然道。　　“你……”　　“好了，軒轅，你說說為什麼那是一顆滿懷仇恨之心和滿受冤屈的靈魂？”蛟夢打斷了天祭司那有些憤怒的話語，問道。　　軒轅不屑地看了天祭司一眼，他根本就不看好這個在族中地位尊崇的祭司之首，族中的三大祭司如同披着善良救世外衣的屠夫，只會在每年的祭天之時現身殺害那無辜的“祭品”。若說真的對族人起到什麼保護作用，那全都是虛妄之談，至少軒轅不曾見過。　　啞叔對軒轅的話語顯然很欣賞，黑豆卻為軒轅擔心，若軒轅得罪了祭司，那以後的日子可真難過了。　　若是祭司發起怒來，只怕他想幫都幫不了。　　軒轅卻絲毫無所畏懼，在今日，他似乎從十年的沉默之中蘇醒過來，至少他不再怕被人知道其底細，也不必去在意大多。　　“如果一個人並不是自願，而是遭人挾迫去做某一件事之時，你們認為這人的心中會沒有怨憤嗎？而且是關係到生死大事，剝奪了他選擇和生存的權利，你們認為這個人的心中會沒有仇恨？靈魂會不冤屈嗎？是啊，正如有些人說，神是偉大、仁慈、善良的。你們看看姬水，多麼美麗，看看沿河的土地，是多麼富饒，這美麗的姬水不知養活了我們多少代人，養活了我們多少生命，我們都生活在它的懷抱里，它以寬闊的胸懷包容了我們。姬水之神就像是我們這些人類的母親，而這悠悠不絕的河水正是母親的乳汁！”軒轅說到這裏，聲音變得激動，但卻突然頓住了。　　也不知是什麼時候，石殿之中竟湧入了數十人，有男有女，還有數十人站在門口，包括殿外的窗下也有人。所有人都在沉默着，似乎完全陷入了軒轅所表述的那種意境中，兩大祭司的神色也泛起了一絲難以覺察的訝色，啞叔和蛟夢的神色卻寧靜得如同高闊的天空。很顯然，他們也陷入了軒轅表達出來的意境中。　　軒轅輕輕吸了口氣，語調又變得肅穆而低沉，更飽含濃重的情感意味道：“是啊，姬水之神是十分偉大、十分仁愛、十分善良和高尚的母親，她愛我們，所以給了我們甘甜的水汁，給了我們取之不盡的林木，給了我們肥沃的土地，給了我們可以獵食的野獸飛禽，給了我們自強不息的精神，更讓我們享受到生命的美好。然而有哪個母親願意扼殺自己的兒女？有哪個母親希望讓自己的兒女以一種屈辱的形式死去？”　　大殿之中依然是一片肅靜，幾乎到了落針可聞其聲的地步，每個人的眼中都露出了深思之色。天祭司和人祭司臉上微微顯出一絲羞愧，半晌，天祭司有些底氣不足地道：“但是，我們所用的‘祭品’並不是生活在姬水之神保護範圍之內的。”　　眾人的目光這才微微有些迴轉，落回軒轅的身上軒轅不為所動地環掃了石殿中肅立的人們一眼，這些人有很多是找蛟幽未遂而返回之人，全都是族中的長者們，更有許多婦人也在其中，而立於門口的則是族中的壯漢，站在窗子之外的卻是族中年輕的女人們。　　軒轅淡淡地吸了口氣，平靜地道：“母愛的偉大，是保護弱小，推己及人，她們愛自己的兒女，也同樣關心別人的兒女，就像我們的族人，相互友愛，相互關心和幫助，這才能夠使我們的族人生活得更幸福。任何來到姬水之畔的人，任何熱愛姬水主人，無論他原來住在哪裡，姓甚名誰，他們都是姬水之神的兒女，這才是姬水之神的偉大之處，這才是我們為有這樣高尚、仁愛的母親而感到驕傲之處！”頓了頓，軒轅又接道：“你們知道嗎？母親對兒女的愛是無私的，她只要我們活得好，只要我們將她的仁愛發揚光大。如果，我們一個個變成了屠夫，用仇恨的鮮血和冤屈的靈魂去報答她，豈不是抹殺了她的仁愛，抹殺了她的高尚嗎？”　　“說得好！說得好！”即而是幾聲拍掌之聲……　　“雁虎兄！”蛟夢一驚，忙站起來步下台階，向說話之人行去。　　“哈哈哈……有僑族中竟有如此人才，實讓我羡慕呀！”　　軒轅一驚，眾人的目光全都移了過專，來人竟是“有虢族”的族長雁虎。　　蛟夢向軒轅道：“起來吧。”　　軒轅這才站起身來，這時雁虎已行至軒轅身邊，向蛟夢笑着點了點頭，又向軒轅投以真誠的一笑，道：“年輕人，你說的話是我聽過的所有論調中最好的，我們的母親是如此的偉大和高尚。又怎會向兒女們索要什麼呢？我們就是要祭她們，也不能有違她那仁愛的本性！好，年輕人，你叫什麼名字？”　　“阿爹，他叫軒轅！”一聲脆響在雁虎的身後響起。　　眾人一驚，這才注意到雁虎身後那長身玉立的少女，犹如春水中傲立的芙蓉，眉眼間蕩漾着萬千風情，嘴角總掛着一絲頑色，如玉雕的俏臉上露出一絲醉人的笑意。淡布素裹，清爽利落之處更猶似滴露的綠恭弘=叶 恭弘，眾年輕人不由得看傻了，由於眾人剛才的目光全都落在軒轅身上，心思更被軒轅的話所吸引，竟沒有注意到如此美女進入大殿之中。　　軒轅粗略地打量了她一眼，有點模糊的印象，雖只粗略一看，但卻可知此女的容貌與蛟幽各有韻味。　　蛟幽之美就在於那種單純，不諳世事的天真爛漫，那種毫無心機的坦然善良，使人覺得她永遠都是需要呵護的女孩。純美得不帶半絲世俗的煙火，犹如開在雪山之巔的雪蓮，所以有人暗自把蛟幽比作姬水之神。而眼前此女卻多了一分嫵媚、率性，更讓人感覺到她的任性與野性，只從那毫不迴避的眼神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哦，菲兒認識他嗎？”雁虎有些訝然地問道。　　“原來賢侄女也來了，為什麼不事先通知我一聲呢？”蛟夢雖然心中極痛，但仍然強笑着道。　　“蛟伯伯，菲兒是來看你和伯母的。菲兒知道伯伯和伯母很愛蛟幽姐姐，可人死不能復生，伯伯就當菲兒是你們的女兒好了。菲兒也會如蛟幽姐姐一樣對待伯伯的。”那少女一把拉住蛟夢的手，肯切地道，臉上尚掛着一絲天真和誠懇及期待。　　眾人都為之一呆，蛟夢心中暗痛之餘又極為感動，不由愛憐地輕撫了一下她的秀髮，嘆了口氣，道：“你真是個好孩子！”　　大殿之內的氣氛霎時變得有些沉靜，這本來是一個沒有人想去提到的話題，但卻被眼前的少女如此不經意地說了出來，使得眾人又陷入了一種哀悼之中。　　雁虎大為尷尬，他這寶貝女兒似乎太過莽撞了，本來他想好的話，一時間又不知從何說起了，不由拍了拍蛟夢的肩膀，吸了口氣道：“節哀順變！”　　那些湧入石殿之人都自覺地退了出去，看來他們很識趣。　　這裏的所有人都識得雁虎，皆因有虢族和有僑族兩部的關係極為密切，更有通婚的前例，且每年都是共祭姬水之神，可謂是兄弟部落，所以，在場中人對有虢族的族長雁虎自然極為尊敬。　　“走吧！”黑豆拉了軒轅一下，小聲地道。　　軒轅也自悲痛之中清醒過來，心中一陣酸楚，移步緩緩退了出去。　　族中的那些年輕人似乎第一次認識軒轅似的，都投以佩服而又訝異的眼光。那些婦女們更因軒轅剛才的一番話而深深打動了她們的心，都顯出對軒轅讚許的表情，但軒轅卻默默無言，似乎陷入了另一種深深的悲傷之中。　　※※※　　“軒轅，吃飯了。”黑豆的呼聲在遠去響了起來。　　軒轅沒有動，似乎並沒有聽到黑豆的呼喚，只是默默地注視着那三道飛泉與那潭中深不見底的幽藍之水。　　他已經在這裏坐了整整一個下午，太陽已經下山，惟有一抹凄艷的晚霞仍浮在遠山之頂。　　神潭這片地域比別的地方更顯陰暗一些，每天太陽最遲照射到這裏，但又最早離開這裏，皆因天台這聳立的高岩呈一種極不規則的形狀。　　這一切，軒轅並不在意，他從來都不在意這些外在的條件，而只是注重那種靜，脫離世俗的靜，而今日更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是一個讓人心痛的日子，是以軒轅自大殿之中一出來，就獨自來到神潭邊，找了一個比較平坦的石頭坐下，正對着那三道飛泉，然後便陷入了一種沉思，深深的沉思之中，抑或說是哀悼。　　“軒轅，要不要我把飯菜送來給你？”黑豆似乎很了解軒轅，見軒轅沒有應聲，這才輕聲問道。對於軒轅的這種表現他是司空見慣，有時候他一坐就是兩三天，現在只不過是一個下午而已，若是軒轅不選擇這種方式來排除心中之痛的話，黑豆反而會認為這不合常情。　　“不用了！”軒轅淡淡地吁了一口氣，有氣無力地道：“我不想吃，讓我靜一靜吧。”　　“身體為重！”黑豆小心地勸說道。　　“我知道該怎麼做，不要為我擔心。”軒轅沉默了半晌，嘆了口氣道。　　“軒轅……”黑豆欲言又止。　　“還有什麼事嗎？”軒轅轉過那雙顯得十分漠然的眼睛，落在黑豆的臉上，淡淡地問道，雖然他有些心不在焉，但從黑豆的語氣中，他可以聽出來一些什麼。　　“雁菲菲在找你。”黑豆終於說了出來，同時來到軒轅所坐的石頭旁坐下了。　　軒轅眉頭微微一皺，淡漠地道：“她找我干什麼？我又不認識她。”　　“可她好像對你很了解似的，而且問我你在哪裡。”　　“那你告訴她了？”軒轅淡然問道。　　“還沒有……”　　“那你就去告訴她你不知道我的行蹤，我不想任何人打擾我，你先回去吧，今晚我就睡在這裏了。”　　軒轅酸澀地道。　　黑豆無奈地擻了撇嘴，他對軒轅似乎極為了解，從腰間拔出軒轅那柄遺落的短劍，放在軒轅的身邊，無可奈何地道：“我就知道你會這麼說，短劍就放在這裏了，你要小心些。這两天族中不安穩，這裏也不是安全之地。”　　軒轅露出感激的一瞥，但卻並沒有說話，也沒有伸手去拿劍，只是全神貫注地望着那幽藍的潭水和雪白的水花，傾聽着那水流狂泄的碎響。　　黑豆走了，他沒有多說什麼，皆因再多的話都沒有用處。這十年來，黑豆就如同軒轅腹中的蛔蟲，沒有人比他父子兩人更了解軒轅，那是一種真摯得不夾半點雜質的情誼。　　軒轅依然靜靜地坐着，此時天氣有些熱，應該算是夏天，枝繁恭弘=叶 恭弘茂的夏天。　　水潭邊卻很涼爽，皆因那三道飛泉自高空墜落，濺起的水霧極為清涼，而且也形成了一股股流動的風，使得水潭邊極為清爽，也極為清幽。　　“嗨！”一聲輕脆的大喝聲自軒轅背後響起。　　軒轅竟沒有半點反應，犹如一尊石雕般。　　“喂，你幹嘛一個人在這裏呆坐着？天都快黑了！”雁菲菲見軒轅並沒有對她的大喝做出任何反應，不由大感沒趣，她有些不高興地來到軒轅的身前，擋住了他的視線，嘟着小嘴問道。　　軒轅雙眼依然定定地望着，似乎沒有發現他的視線已被一個大活人擋住。　　“喂，死軒轅，你有沒有聽到本姑娘說話？”雁菲菲大怒，雙手叉腰，瞪視着似乎根本就沒有將她當人看的軒轅，叱道。　　軒轅這種木訥而淡漠的表情，使雁菲菲有一種受辱之感，還沒有哪個男人在她面前將之視若無睹，而且對她的話不理不採。以她那種嬌小姐的脾氣，怎麼受得了呢？　　“請不要擋住我的視線，好嗎？”軒轅終於淡淡地開口了。　　雁菲菲卻氣得臉色煞白，她怎麼也沒有想到軒轅竟會是這樣一句答覆，一時之間倒不知該如何回答了。　　“請不要擋住我的視線，好嗎？”軒轅再一次出聲道，依然顯得那麼平淡。　　“本姑娘就是要擋着又怎樣？”雁菲菲一賭氣，挺起胸膛，兩手叉腰，氣呼呼地道。

# 第十章 洪荒春色

　　軒轅的目光緩緩上移，自那對欲裂衣而出高聳的乳房之上移到雁菲菲那張如白玉雕琢而成的俏臉上，但他並沒有留戀雁菲菲那不可方物卻有些氣急敗壞的美麗，而是將目光落在了雁菲菲的眼睛上。　　軒轅和她的目光接觸，似乎深深投入了她的眼睛深處。　　雁菲菲心中禁不住一震，軒轅那顯得有些空洞的眼神，實則深邃無比，犹如深遠的天空，但以她女孩子敏銳的直覺，似乎捕捉到軒轅眼神之中的那一縷淡淡的哀傷和果決的霸道之意。　　“你想怎麼樣？”雁菲菲驕橫地一撅嘴道，似乎剎那間成了一個勝利的將軍，至少軒轅有了反應，這對她來說，應該算是頗有成效了。　　軒轅深深地望了她一眼，伸手輕輕抓起劍立身而起，竟比雁菲菲高出半個腦袋。在族中，惟有天祭司比軒轅高大，不過，天祭司瘦得如同一根竹竿，又怎能與虎背熊腰的軒轅相比？雁菲菲只比軒轅矮半個頭，顯然已是極高了。　　軒轅不想多理雁菲菲，只是輕步向水潭的另一邊走去。　　“死軒轅！”雁菲菲大怒，氣惱地罵道。　　“你給我站住！”雁菲菲喝道。　　軒轅沒有理她，依然緩移着腳步，似乎拖着滿腹的心事。　　經過這一天多時間，他的左臂疼痛大減，那隻左臂只不過是脫臼，只要接上就基本上沒事了，只是地祭司掌力中央着一股邪異氣勁潛入臂中，使得肩頭腫起，仍是極為疼痛。不過經過蛟夢和啞叔的氣勁疏導，已無大礙，甚至可以用之與人格鬥。不過，軒轅沒有這種心情，只是另外再找了塊石頭坐下，目光依然是望着那自空中飛墜而下的三道飛泉，以及被飛泉衝擊的潭面。　　雁菲菲大為氣惱，更不服氣，她絕不相信自己幾乎無可挑剔完美至連她也引以為傲的身體會不如那一潭死水有魅力！　　“哼，本姑娘就要擋你的視線，有本事你就把我趕走！”雁菲菲豈肯善罷甘休？說著又擠到軒轅的身前站着，驕橫地挺起酥胸，似笑非笑地望着軒轅。她算定軒轅不敢對她無禮，但她卻並不明白軒轅心中所想。　　軒轅再次望瞭望她，似乎並未動氣，只是又默默地換了個地方，這一次他坐在水邊，甚至連腳都沒在水中，在他的面前沒有地面，只有過膝的潭水。　　雁菲菲差點氣得連眼淚都流出來。　　“好你個軒轅，本姑娘就和你斗到底，看誰怕誰！”雁菲菲的倔脾氣終於發作起來，好勝心強的她還從來沒有受過這種氣。　　“嘩嘩……”雁菲菲拉起裙擺，故意踢得水花四濺，沾濕了軒轅的衣服，同時也移身至軒轅與那三道飛泉之間，擋住軒轅的視線。　　軒轅微微皺了皺眉頭，抬頭望着雁菲菲那賭氣的表情，一副氣鼓鼓又顯得得意洋洋的孩子氣，卻不好發作，目光再次回到雁菲菲那渾圓、修長潤滑如玉的美腿上，禁不住有種啼笑皆非的感覺。　　雁菲菲見軒轅似乎再也無計可施了，不由又得意起來，似乎她又打贏了一場勝仗。　　“這樣對你沒有好處的。”軒轅吸了口氣道。　　“不要你管，只要本姑娘樂意，偏要擋住你的視線！”雁菲菲撅嘴道。　　“難道你不覺得過分嗎？”軒轅依然不慍不火地問道。　　“我過分？”雁菲菲似乎受了極大的委屈，說這話時氣得幾乎流淚了，但旋又強硬地道：“過分又怎樣？本姑娘喜歡，你打我呀，殺我呀！”　　“簡直是無理取鬧！”軒轅有些惱火地低說了一句，長身而起，轉身就走。　　“軒轅，你走！我去告訴蛟伯伯，告訴他……”　　雁菲菲氣得直打顫，但那一句話卻不知該怎麼說出來。　　軒轅不屑地道：“告訴他什麼？說你無理取鬧？”　　“你……你這個渾蛋，渾球，我去說你污辱了我，說你是個色鬼，敗壞我的貞潔！”雁菲菲終於破口大罵起來，更大聲威脅道。　　軒轅一呆，轉過背來，憤怒地道：“你敢！”　　“難道本姑娘還會怕你不成？有什麼事情本姑娘不敢做的？哼，你怕了吧？”雁菲菲似乎終於找到了還擊的機會，禁不住得意地道。　　“你……”軒轅卻不知道該如何說下去，忖道：“這鬼女人還真任性得緊，要是她真的在蛟伯伯面前這麼誣陷我，那我日後還有什麼臉面抬起頭來做人？豈不是……”想到這裏，軒轅又氣又恨，卻拿雁菲菲沒有辦法，畢竟對方是雁虎的掌上明珠，打也打不得，更是殺不得。　　“你到底想怎樣？”軒轅強自壓住心中的氣惱，無可奈何地道。　　雁菲菲露出一個迷人的笑容，得意地道：“只要你好好地陪本姑娘說說話，本姑娘心裏一高興，就不記得你所做的壞事了……”　　“我本來就沒有做壞事！”軒轅怒道。　　雁菲菲“咯咯”一笑，道：“看，看，你又想惹本姑娘生氣了，不過，你生氣的樣子倒蠻好看的。”　　“你……”軒轅惟有大嘆倒霉，心中本來存在的那種無奈、酸澀和痛苦，此刻也不知道為什麼，竟被擾得亂七八糟，連他也不明白自己此時是什麼感受，不過臉上的神色卻變得鐵青了。　　雁菲菲也嚇了一跳，知道軒轅真的是動怒了，忙自潭水中行到軒轅的身邊，有些不好意思，如同做錯了事的小孩子，小心翼翼地柔聲問道：“你真的生氣了嗎？”　　軒轅見她如此一副惶急的樣子，心中的惱怒一時又發作不出來，只是冷冷地盯着她，一言不發。　　“是我錯了，你別生氣，好嗎？人家只是想找你說話話而已，誰知你對人家不理不睬，我才生氣的。其實，剛才我只是說著玩的，又不會真的去誣陷你。好了，別生氣，菲菲向你道歉總該行了吧？”雁菲菲見軒轅真的生氣了，不由又有些手足無措，幽幽地賠錯道。　　軒轅移開目光，輕輕吸了口氣，道：“對不起，是我心情不好，不該這個樣子。”　　雁菲菲一呆，似乎感受到軒轅心中那種無法言喻的悲痛，不由望着軒轅有些期待地問道：“你有心事嗎？能跟我說嗎？也許我可以為你分擔一些呢，告訴我，好嗎？”　　軒轅扭頭望着雁菲菲那期盼的眼神，心中湧起一絲異樣的波動。此時此刻，他才發現雁菲菲真的很美很美，特別是最後一縷晚霞的光彩灑落在她那美麗得沒有半絲瑕疵的臉上，讓人產生一種仿若對天地山川的驚嘆。　　雁菲菲的俏臉上竟難得地紅了一下，並低下頭去，不敢正視軒轅的目光，此刻她才感覺到與軒轅距離近了一些，兩人只相距一尺來遠，她還從來沒有在如此近的距離仔細看一個除父兄之外的異性。　　“謝謝，我只想靜一靜，你回去吧，他們會來找你的。”軒轅輕輕地吸了口氣，淡淡地道。　　雁菲菲顯然有些失望，也有些忿然地輕聲問道：“菲菲有這麼討厭嗎？”　　軒轅微微有些歉意地伸手搭在雁菲菲的肩頭上。　　雁菲菲竟輕輕顫了一下，抬頭卻見軒轅眸子之中竟儘是傷感，神色間更是黯然神傷，心中不自覺地泛起了一絲異樣的漣漪。　　“不，你很美麗，我相信世上沒有哪個男人會討厭你的。不過，今天我真的只想單獨靜一靜，如果以後有時間的話，我再陪你說話，好嗎？”軒轅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變得平靜地道。　　雁菲菲心中一甜，溫馴地點了點頭，那雙美目輕輕地眨了眨，長長的睫毛似乎在扇動着一個美麗的夢幻。　　軒轅終於露出了一絲酸澀的苦笑，他的心中無論怎樣都無法排除出蛟幽的影子，若非發生了蛟幽的事情，他絕對不會介意與這樣一個美人兒玩一場遊戲，可是此刻他一點興緻也沒有。　　雁菲菲羞澀地笑了笑，輕聲道：“你今天說的話很精彩，錯過今天，菲菲一定要與你長談數日。”　　軒轅深深地望着雁菲菲那似天真又嫵媚無限的表情，而且還似乎帶着一種挑逗的意味，那似笑非笑的眼神與微微翹起的嘴唇……他的眼神禁不住變得複雜起來。　　雁菲菲似乎感覺到軒轅的異常變化，但卻沒有半點驚慌，反而眼神變得更為柔媚和放肆。　　軒轅那隻搭在雁菲菲肩頭的手突然充滿了爆發力。　　雁菲菲還沒來得及反應過來，就已腳步不穩地被拖得向軒轅靠去，正要驚呼，那翹起的小嘴卻被軒轅那張大嘴密不透風地封住了，一股粗獷而濃烈的男子氣息吞噬了她的嗅覺，那粗野而狂放的溫柔使她迷失了方向，那象徵式的掙扎完完全全地解放，反而是拚命地摟緊軒轅的脖子，拚命地送出軟滑的丁香小舌……　　軒轅似乎將所有的鬱悶，所有的傷感，與積壓了十年的情感，在這一刻如熔漿般噴發出來，他的動作開始有點近乎瘋狂，到後來卻是越來越溫柔……　　兩人拚命地擁吻着，似乎墜入深淵之時陡然抓住了一根樹枝，激情奔涌之中，兩人都迷失了方向，迷失在那醉人的溫柔和無可言喻的美妙之中。這一刻，軒轅忘掉了仇恨，忘掉了傷痛，甚至連蛟幽的影子都忘記了。　　不知什麼時候，兩人同時倒在不平的地上，倒在潭水之畔，軒轅如同一隻在沙漠中饑渴了十日的孤狼，突然找到了水源，那種瘋狂的欣喜和興奮可想而知。　　雁菲菲也被挑逗得春情如潮，兩隻玉手深深插入軒轅那不長的頭髮之中，雙腿緊纏着軒轅的肢體，任由軒轅那充滿熱力的大手深入她的衣襟之中，搓揉着她引以為傲的乳房，而她卻依然與軒轅瘋狂地吻着，享受着軒轅手和嘴給她帶來的那一波又一波的快感，身子也扭動得更狂更野，如同一條交配的母蛇。　　軒轅終於忍受不了高昂情慾的衝擊，有些粗野地扯開雁菲菲的衣襟，同時一把抱起她那發燙且軟滑的軀體向不遠的林間大步行去……　　※※※　　天色漸黑，夏日的白天似乎比黑夜要長一些，雖然太陽早已下山，可是天空依然明朗。　　其實，夏天無月的夜也不會是―片漆黑，至少那滿天的繁星也能使大地染上一層朦朧的光芒。　　雁菲菲無比留戀地輕輕撫着軒轅那健碩的身體，那充滿爆發力和生機的肌肉散發出一種讓她迷失的氣息，想起剛才痛楚中夾雜的快樂，那種無法形容但卻連神經的末梢都在輕顫的快感，讓她覺得以前的日子是白活了。　　軒轅的大手也似乎極為眷戀於雁菲菲那玲瓏剔透、光潔如玉的肉體。　　“你真強壯！”雁菲菲湊到軒轅耳邊小聲道，修長而潤滑的美腿再次纏上了軒轅。　　軒轅心中卻又浮現出蛟幽的影子，暗中忖道：“如果此刻懷中摟着的人兒不是雁菲菲，而是蛟幽，那又會是怎樣一種意境呢？”想到這裏，他心頭又在發熱，那種肢體相纏、蝕骨銷魂的感覺是那麼強烈。　　雖然此時兩人置身於一個黑暗的樹洞之中，可是他身上的每一個毛孔都似在吸吮着一種溫熱的氣息。　　“好哥哥，我們再來好嗎？”雁菲菲纏住軒轅的肢體輕輕地摩擦着，雙手緊緊摟住軒轅的腰肢，輕聲道。　　軒轅的慾火暴漲，翻身再次將雁菲菲壓在身下。　　暴風雨再一次在樹洞之中衝擊着，在欲死欲仙的呻吟聲之中，軒轅將所有的情緒、哀傷化成瘋狂的動力，在兩次銷魂中發泄出來。　　雁菲菲竟以無比高漲的熱情迎合著，在瘋狂與快樂之中迷失着、放縱着、呼叫着……　　※※※　　“我並不是處子之身！”雁菲菲小心翼翼地道，她翻過身子壓在軒轅身上，雙手輕按着軒轅寬闊的胸膛，並不迴避地直視着軒轅的目光。　　“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軒轅不冷不熱地問道，似乎對此並沒有感到意外。　　“我認為沒有必要欺騙你！”雁菲菲摟住軒轅的脖子，有些歉意地道。　　軒轅心中湧出一種負罪感，是對蛟幽的負罪感。　　不可否認，他無法抗拒這個尤物的誘惑，他需要發泄，將壓抑得快要爆炸的情緒找一個突破點發泄出來。　　而這個突破點則是雁菲菲那無比動人的肉體，對於雁菲菲，他本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歉意，皆因自己對她只有欲而無情，可以說只是將她當成了―個發泄的工具。不過，此刻他反而有一種輕鬆的感覺，就是因為雁菲菲剛才說出的那兩句話。　　“你生氣了嗎？”雁菲菲似乎有些擔心地問道。　　“我為什麼要生氣？你有你自己的行事準則，而且你並不是我的妻子，我沒有生氣的權力！”軒轅輕輕推開雁菲菲的身體，坐了起來，淡然道。　　雁菲菲又從後面纏住軒轅的脖子，有些不甘心，幽幽地道：“我知道你口中不說，心裏十分在意，對嗎？”　　軒轅扭頭望了她一眼，黑暗之中，他無法看清她眼中的神采，他伸手將她的雙手自肩頭推開，淡然道：“你該回去了，不然他們一定會很着急的。”　　“我才不管呢，我要在這裏陪你！”雁菲菲略帶撒嬌意味地道。　　“難道你不怕你爹知道我們今日的事情嗎？難道你不怕這樣會影響你在那些勇士們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嗎？”軒轅抓起衣衫利落地穿上，淡然問道。　　雁菲菲一呆，有些吃驚地反問道：“你不喜歡我嗎？”　　軒轅不由淡淡地笑了笑，一把抓住雁菲菲那光滑細膩的香肩，柔聲道：“別胡思亂想了，我為你穿上衣服，你快點回去吧。”　　雁菲菲似乎極不情願，有些幽怨地道：“你是怪我以前……嗯……”　　雁菲菲還要說什麼，卻被軒轅的大嘴封住了櫻唇。　　半晌，軒轅才道：“我不會管你以前的事，因為我以前並不認識你，但以後我會在乎的，知道嗎？”　　雁菲菲被吻得渾身無力，在軒轅的懷中喘息着，聽軒轅說出這話，不由有些依戀地道：“不會的，以後除了你之外，菲菲絕對不會看上別的男人，因為菲菲真的已經愛上了你這個可恨的傢伙。”　　軒轅剛為雁菲菲穿好衣服，聽她如此一說，倒吃了一驚，問道：“你說的是真話嗎？我們才第一天認識呀。”　　雁菲菲有些不高興地道：“我又不是虎狼，愛上你有什麼不好嗎？”　　軒轅哪想到這個女人是玩真的，他根本就沒有想過去惹這個麻煩，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他如何面對蛟幽對他的一往情深？不由乾笑道：“我只是有些難以想象罷了。”　　“有什麼難以想象的，我早就已經知道你了，不過那時候，你總是一個人獃獃地望着姬水，那麼入神，後來才知道你叫軒轅。嘿嘿，我還見過你偷偷地練功呢，我早就知道你的身手絕對比那些所謂的勇士強，就是四方靈童，我看也不一定比得上你，而且你又那麼強壯，顯得與眾不同！”雁菲菲勾着軒轅的脖子，訴說道。　　“什麼？你偷看我練功？”軒轅聲音一緊，推開雁菲菲的手問道。　　“何必那麼大驚小怪呢？不就是蛟伯伯的劍法嗎？只不過你使出來比別人好看一些而已。”雁菲菲有些不以為意地道。　　軒轅微微鬆了口氣，暗中忖道：“這小妮子對我倒注意了很久，我卻疏忽了，也難怪今日在大殿中，她一口就道出了我的名字，而且我對她也好像有點眼熟的感覺。”　　“若你還不回去，你爹會着急的，天早已黑了。”　　軒轅邊說邊拉着雁菲菲行出了樹洞。　　“我想在水潭中洗個澡，反正我在部落里也是很晚才回家的，爹爹早已司空見慣了，他不會着急的。”雁菲菲望着那仍閃着點點粼光的潭水，突然道。　　軒轅吃了一驚，道：“這潭水深不可測，又經常出現異物，在這黑夜之中，怎能下潭洗澡呢？何況這两天接二連三地發生了這麼多事，如果你不早點回家，別人豈會不擔心？”“嘿，說著玩的，看把你急成了這個樣子，人家又不是洪水猛獸，你卻這麼希望人家早點走！”雁菲菲摟着軒轅的脖子“嗤”笑道，頓了頓又道：“可人家被你弄得渾身無力，只怕連路也走不動了，你送我回營，好嗎？”

# 第十一章 嬌雁依龍

　　軒轅被她在耳邊吹氣，只吹得臉上發燙，又似乎覺得蛟幽那雙明亮而無邪的眼睛在暗處看着他似的，不由推開了雁菲菲，吸了口氣，平息了一下心中的波動，道：“我不想去有虢族，今天我只想在這裏靜靜地獃著，誰也不想見，請原諒。”　　雁菲菲有些失望，幽怨地道：“好吧，我走了，那你明天可以陪我嗎？”　　軒轅覺得有些為難，心中又湧出一股憐惜之意，暗自嘆了口氣，道：“好吧，明天我盡量找個時間去看你，只是你回去時要小心些。”　　雁菲菲鬆開了軒轅的手，轉身而去。　　軒轅微感一絲失落，一絲酸澀，他的內心深處似乎覺得有些對不起蛟幽，而這神潭正是蛟幽墜落之處“哎喲……”正當軒轅想着心事時，雁菲菲的痛乎打斷了他的思路。　　雁菲菲竟然絆了一跤。　　“你怎麼了？”軒轅趕忙走了過去，扶起雁菲菲、關切地問道。　　“沒什麼，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雁菲菲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叫你小心一點嘛，天黑了，我為點一支松枝！”軒轅微微有些責備地道，同時順手在身旁的松樹上折下一根枝條。　　“不要，沒關係！”雁菲菲突然有些慌亂地道。　　“你干什麼？”軒轅有些不解，卻依然打起了火摺子，將松枝斷口處滲出松油的地方點着，同時又自腰間口袋裡掏出細長的松脂，在松枝斷口處的火光上引燃。　　雁菲菲不由得微訝，軒轅點火的技巧之高明，就像是變戲法一般，如果是普通人，想以火摺子點燃這松枝，至少需要半盞茶的時間。儘管斷口處有松油，但這火摺子微弱的火光怎麼也不可能立時點燃它，軒轅點着火並非全是依靠火摺子，而是以一股熾熱的氣勁將之點燃。　　“讓我看看你的傷。”軒轅命令似地道。　　“不用了，沒什麼傷。”雁菲菲的臉色有些蒼白，頭髮也有些亂，略顯尷尬地回答道。　　“你臉色怎麼這麼難看？你怎麼了？”軒轅不知道為什麼，竟對這個有些隨便的女人有一種莫名的關心，或許就因為洞中的那一段情緣吧。　　人有時候會有着極為奇怪的表現，也許軒轅並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人，雖然他並不愛雁菲菲，但卻總覺得應該為雁菲菲承擔一些什麼。　　雁菲菲有些不敢正視軒轅的目光，臉上卻出現了一絲潮紅，不知是因為羞澀還是什麼，但卻顯然有些慌亂地道：“沒……沒什麼，可能是剛才太……太高興了吧。”　　軒轅有些將信將疑地問道：“真的沒什麼嗎？”　　“真的沒什麼，我走了，你不要送了，這松脂就給我吧。”雁菲菲忙接過松脂道，同時偷偷看了軒轅一眼，轉身又向部族方向行去。　　軒轅滿腹狐疑，總覺得雁菲菲的行為有些怪怪的，望着雁菲菲漸行漸遠的身影，他似乎發現了什麼。　　是的，雁菲菲走路的步子似乎與一個時辰前擋住他視線之時的輕快步子極為不一樣，此刻的她步履有些蹣跚，更如同行走不便之人一般。　　看到這裏，軒轅心中便湧出剛才那兩場瘋狂的“戰鬥”的情形，不由微微有些歉然，咬了咬牙，道：“菲菲，等一等，我送你回去吧！”　　“啊……”雁菲菲一驚，立刻轉身，顯得極為驚喜。　　軒轅心中卻有些難過，走過去扶住她，有些歉然地道：“對不起，我太自私？”　　“不，不，不是這樣的，都是我不好。”雁菲菲忙道，同時伸手掃去軒轅肩頭的一片樹恭弘=叶 恭弘。　　軒轅不禁為她的善解人意而感動，輕聲道：“走吧。”　　雁菲菲甜甜地一笑，伸手輕輕拂了一下額際的長發，突然一驚，道：“我那支玉釵掉了！”　　“玉釵？”軒轅也是一驚，反問道。　　“難怪頭髮一直披在前面。”雁菲菲有些恍然道。　　“你在這裏等等，我去找！”軒轅忙扶雁菲菲坐下，接過她手中的松脂，轉身就向來路行去。　　雁菲菲似乎突然想起了什麼，忙呼道：“不要找，算了。”　　軒轅停下腳步，有些不滿地道：“怎能算了呢？你坐一會兒，我去找找。”　　說話間軒轅已到了剛才雁菲菲跌倒之處，卻並沒有發現玉釵，不由忖道：“看來應該是掉在樹洞之中了。”遂向樹洞中行去。　　“不要，軒轅，不必找了，在這裏！”雁菲菲忙喊道，可是此刻軒轅已經到了樹洞口。　　在雁菲菲呼喊聲傳入軒轅的耳中之時，他的腦子“嗡”地一下響，如同一片空白，但剎那間，又似乎百感交集。　　這時，他突然間明白了許多，又有許多他不明白之處，但不可否認，他被樹洞之中的情景怔住了。　　樹洞之中，那支碧色玉釵在微弱的火光照射下閃耀着一種幽藍而柔和的光彩，但軒轅並不是為此而怔住的。　　怔住軒轅的，是那斑斑落紅，如幾瓣暗紅的花朵，在洞中的地上、草上留下了一種滄桑的印跡。　　那正是剛才他們瘋狂的纏綿之處，在微若的火光映射下，那鮮艷的血跡仍無法逃過軒轅的眼睛。　　剛才因為洞中光線太暗，根本就無法看清地上的殘物，可此刻……　　軒轅只覺得身子有些沉重，雙腿也極為沉重，一切的行動都變得緩慢起來，他步入樹洞，極為虔誠地拿起那支碧綠無瑕的玉釵，心中犹如翻江倒海般地難以平息。　　“為什麼雁菲菲剛才要說那些？為什麼雁菲菲會強忍着痛苦迎合他？為什麼她要忍受如此的屈辱？為什麼她不對自己說明白？她怕什麼？她擔心什麼？她想什麼？難怪她的臉色會那樣蒼白，難怪她走路會顯得有些不便，難怪她不想自己點燃火把，難怪她不讓自己找釵……可是，這究竟是為什麼？……”　　軒轅來到雁菲菲的身前，他也不知道是怎麼走過來的，因為他腦中一片混亂，但站在雁菲菲的面前，他感到羞愧，一陣無法抑制的羞愧讓他無法面對雁菲菲那張蒼白的臉。　　“你什麼都知道了？”雁菲菲垂頭玩弄着自己的衣角，聲若蚊蚋般問道。她站起了身形，卻不敢正視軒轅。　　軒轅吸了口氣，抬起頭來，充滿歉意地望着雁菲菲，為她輕攏了一下秀髮，將玉釵溫柔地插在她的頭頂，這才緊緊抓住雁菲菲那削瘦卻極為圓潤的雙肩，輕聲道：“對不起，軒轅是個傻瓜，但我會對做過的―切負責的！”　　雁菲菲偷瞥了軒轅一眼，微微有些欣慰，也有些心痛地道：“別這樣，好嗎？我希望你能快快樂樂地去面對這一切。我知道，你是個好人！”　　軒續深深地望了雁菲菲一眼，有些惑然地問道：“你剛才為什麼要對我說那些？為什麼要對我這麼好？你知道這對你來說很不公平嗎？”　　雁菲菲澀然一笑，道：“我是個比你更傻的傻瓜。”　　軒轅一呆，心中湧起無盡的憐惜，不知不覺間，他發現雁菲菲竟是那樣的美麗。他知道，這一刻，他愛上了雁菲菲，絕不是因為有了肉體的關係，也不是出於一種責任，而是真實地愛上了這個相識才半天的美人。　　軒轅有些感激地緊擁着雁菲菲。　　“你知道嗎？蛟幽姐姐是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最尊敬的人，而你是她最愛的人，我之所以能認識和了解你，也是自蛟幽姐姐那裡開始的。我們曾一起觀察你，偷看你練功，暗中陪你看雲，看天空，看美麗的姬河。於是不久，我發現自己已經喜歡上了如你那般靜靜地思索，只是我不知道，這時候我已經愛上了你……”雁菲菲似乎是在夢中囈語。　　軒轅沒有做聲，但心卻在抽痛，因為蛟幽，那彷彿是一柄刀，一柄錐心的刀。　　“你真是個特別的人，正因為特別，才引起了我的好奇，才會讓我陷入其中。我羡慕蛟幽姐姐，但我卻不嫉妒，僅只是高興。昨天，我得知蛟幽姐姐墜崖之事，大哭了一個晚上，也想了一個晚上，我心痛，我難過，我又無奈，可我能為蛟幽姐姐做些什麼呢？但我知道，也許有人比我更難過，更心痛，更悲傷，而那些人一定是蛟幽姐姐的親人……我想了一夜，整整一夜，也終於明白該為蛟幽姐姐做些什麼，冥冥之中，似乎要讓我代替蛟幽姐姐去安慰所有心中因她而受到傷害的人。於是，我只能極力去撫平所有人心中的傷口，去安慰蛟伯伯和蛟伯母，我要以自己的心去為他們帶來快樂，為他們趕走傷痛的陰影，讓他們的傷痛減少到最少。你知道嗎，這些人中，還有一個你！”雁菲菲微微有些傷感，也有些無奈地輕聲訴說道。　　“還有我？”軒轅的心不由被揪緊，擁住雁菲菲的手禁不住有些顫抖起來，那松脂也在不經意之中滅去，他簡直無法想象雁菲菲那顆善良而又偉大的心。　　“不錯，還有你，我知道，你心中的傷絕不會比蛟伯伯他們輕，因為你深愛着蛟幽姐姐，這我知道，而且蛟幽姐姐的死多多少少與你有些關聯，我想你一定在忍受着外人無法理解的痛苦……”　　“你……你都知道了？”軒轅吃了一驚，訝然問道。　　“不錯，蛟幽姐姐將與你一起放走‘祭品’之事與整個計劃都告訴了我，所以我知道這些，只是我沒想到會出這樣的事。”說到這裏，雁菲菲的聲音有些哽咽了。　　軒轅的心中卻不知是何滋味，他心中似乎也隱隱明白了些什麼。　　“這就是你今晚為何要如此做的原因嗎？”軒轅沉重地問道。　　雁菲菲輕輕點了點頭，吸了口氣道：“在大殿之中，我聽過你說的話，我從來沒聽過這麼好的辯駁，我想，這就是思索的結果吧，而且你那絲毫不畏強者的氣概更讓菲菲心中湧起無限的敬佩。當我看到你準備離去時的那種眼神，就知道自己沒有猜錯，你心中的痛苦比任何人都要沉重。可這，絕不是蛟幽姐姐所希望看到的，她是一個只希望所有人都快樂的人，因此我也不希望你從此陷入痛苦之中，消沉下去，所以我在晚飯後避開所有人就來找你了，甚至猜到你會呆在蛟幽姐姐墜崖的地方。”說到這裏，雁菲菲嘆了口氣，接着又道：“我果然沒有猜錯，但我卻不知道如何讓你忘掉痛苦，如何讓你找回快樂，重新振作起來，我看見你對潭水發獃，這並不是往日你對天、對雲思索時的表情，我能明白你心中的感受，所以才故意胡攪蠻纏將你自痛苦的回憶和思索中喚醒，但看到你對我視若無睹時，我竟生氣了，真的生氣了，這時我才明白，原來自己已經如此深深地、暗暗地愛上了你，為你的漠視而怒，可是我看見你生氣時，心中又軟了，又害怕了。不過，我卻為蛟幽姐姐而感到高興，只是，我已經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於是，一切都這樣發生了。”　　軒轅輕輕地推開雁菲菲的軀體，目光定定地望着她的俏臉，黑暗之中，他似乎看見雁菲菲的臉上閃着無比聖潔而柔和的光彩，他從來都沒有這一刻如此震撼過，從來都沒有！　　只為雁菲菲那平實而又飽含深情的話語。　　“你為什麼這麼傻呢？難道你就不愛惜自己的身體嗎？”軒轅感動而又有些責備地道。　　“只要你能高興，我願意讓你將心中的痛苦以任何一種方式發泄出來。你知道嗎？我當時很痛，但十分快樂，因為我為蛟幽姐姐，也為我自己做了一件最有意義的事情，也知道了什麼是快樂，什麼是痛苦，在快樂與痛苦之間，我和你一樣，需要找一個突破口發泄出來。所以，我咬緊了牙關，但我知道你是個好人，你有着一顆善良的心，如果知道我是處子之身時，肯定會心生內疚，肯定有着一種負罪感。因此我才謊稱我早已不是處子之身，這樣一束，你至少不會內疚，不會負罪，也不必對我負任何責任。因為，要讓一個人去對一個自己不愛的人負責任，那本身就是一種痛苦……”　　“別說了，菲菲！”軒轅緊緊地抓住了雁菲菲那有些冰涼的玉手，緊緊地捧在懷中，聲音卻有些顫抖。　　雁菲菲的眼角滑出了兩行清澈的淚珠，竟然如同明珠一般反射着星光，晶瑩剔透，沾衣未化，只是軒轅和雁菲菲並未注意到這一細節。　　“你真傻，你真是比我更傻的小傻瓜！”軒轅痛惜地擁着雁菲菲，有些埋怨地道。　　雁菲菲的身子也禁不住在軒轅的懷中輕顫起來，更不停地抽咽哭泣。　　也許，她是因為失而復得的快樂，也許是有感蛟幽的死去，也許是知道愛神的降臨，也許沒有這麼多的也許，只是哭泣。　　雁菲菲的哭泣……　　※※※　　“菲菲，原來你在這裏呀……你們……”　　軒轅和雁菲菲突然都回過神來，卻是蛟龍持着火把趕了過來。　　雁菲菲忙挪開身子，有些尷尬地望着蛟龍，不好意思地問道：“龍大哥怎麼來了？”　　蛟龍望了雁菲菲一眼，又將目光移向軒轅，顯然滿目都是爐火。　　軒轅並不想與蛟龍爭論什麼，皆因此刻的他已經被雁菲菲那種高尚而善良的本性所震撼，覺得一切都沒什麼大不了的，何況他的確是在為自己慶幸。　　蛟龍恨恨地瞪了軒轅一眼，又轉向雁菲菲，微微有些責備地道：“你怎麼一個人跑出來？一出來就是近兩個時辰，你爹十分着急，所以我就來找你了。”　　“對不起呀，讓你們擔心了。”雁菲菲有些感激地道。　　“沒關係，這是應該的。對了，你的臉色怎麼這麼蒼白？是不是哪裡不舒服？”蛟龍輕輕一躍，就來到軒轅的身邊，拉住雁菲菲的手，有些吃驚地問道。　　“沒事，沒事，可能是昨晚沒有休息好的緣故吧。”雁菲菲的臉上微微一熱，忙解釋道。　　蛟龍拉着雁菲菲，冷冷地瞪了軒轅一眼，不帶任何感情地道：“你好好地對着神洞反省一下吧，看你做出的都是些什麼事情。”　　軒轅毫不迴避蛟龍的目光，神色間也顯得極為冷漠，但他並不想與蛟龍之間發生太多的衝突，於是他扭頭轉向雁菲菲，憐惜地道：“你好好回營帳中休息吧，明天我一定會來看你的。”　　蛟龍眼裡閃過一絲殺機，似乎很怒，但只是冷哼了一聲，一手扶着雁菲菲，聲音極力放得柔和一些道：“我們走吧，今晚有聖火會，你定會成為會中的公主！”　　雁菲菲微微掙開蛟龍的手，轉向軒轅，有些迫切地道：“你不參加嗎？和我們一起去如何？”　　軒轅心中微暖，但卻並沒有參加聖火會的意思，只是有些歉意地道：“我想一個人靜靜，如果你想參加的話，你就去吧。”　　蛟龍妒火狂升，醋意十足地道：“他還要在這裏反省呢，不要管他！”　　“龍大哥，還是你先回去吧，我也想靜一靜，你就告訴我爹，說我在神潭邊，與軒轅在一起，請他不要擔心。”雁菲菲懇切地道。　　“這怎麼行？”蛟龍心中氣極，雙目之中凶芒盡露，他就不明白軒轅怎會有這麼大的魅力？很明顯，雁菲菲的心偏向軒轅，這使他恨不得將軒轅撕成碎片。當然，這自是不能當著雁菲菲的面。　　軒轅豈會不明白蛟龍的心思？不由得微感好笑，也暗自得意，他本不想借雁菲菲來打擊蛟龍，但是此刻卻是雁菲菲無意中幫了他，不過他並不覺得與蛟龍相鬥是有必要的，畢竟，蛟龍是蛟幽的大哥。　　蛟龍鬆開了雁菲菲的手臂，向軒轅冷冷地道：“你跟我來！”　　“龍大哥！”雁菲菲吃了一驚，有些不知所措地喚了一聲，她隱隱感覺到了軒轅與蛟龍之間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不關你的事，你在這裏等一會兒。”蛟龍拍了拍雁菲菲的肩頭，淡淡地道，說完轉身就向林子深處行去。　　“軒轅……”雁菲菲一臉驚慌地望着軒轅，擔心地小聲問道：“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　　軒轅心中一陣憐惜，雙手輕按着她的雙肩，柔聲道：“不，你沒有做錯，請不用擔心，我不會有事的，你就在這裏等我一會兒好了，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你能否不去？”雁菲菲擔心而期盼地問道。　　軒轅見蛟龍頭也不回地走入林中，便雙手輕捧着雁菲菲那張有些蒼白的俏臉，輕吻一口，微笑道：“傻菲菲，這怎麼可以？你放心好了，我們不會有事的。”　　雁菲菲心中一陣迷茫之時，軒轅已鬆開了手，緊隨着蛟龍向林中走去。　　一陣輕風吹來，雁菲菲竟感覺到有些冷，想再喊住軒轅，但卻沒有出聲，她似乎明白，這是不可以改變的局面，而此刻她的心情也變得無比複雜，甚至有一種深深的負罪感。

# 第十二章 奪愛之戰

　　“你們怎會在一起？”蛟龍轉身冷冷地盯着軒轅，寒聲問道。　　“你很想知道嗎？”　　軒轅與蛟龍相距一丈，倚在一棵大樹榦上，淡淡地反問道。　　蛟龍的眼中閃過一絲冷殺的厲芒，冷冷地道：“我希望你能離她遠一些。”　　“為什麼？”軒轅不屑地反問道，心中更感到好笑，他最看不慣的就是蛟龍這種自尊自大的德性，就像自己比別人高出好幾輩似的，且別人一定要聽他的命令，不過，軒轅卻從不買他的賬。　　“因為她已經是我的未婚妻！”蛟龍冷冷地道。　　軒轅神色一變，嗤笑道：“真是笑話，誰不知道你根本就沒有什麼未婚妻，你就別拿這頂帽子來壓我了，為什麼這事連她都不知道？”　　“那是剛才決定的事情，在晚宴之時，阿爹已經代我向雁族長求親，而且雁族長也已經答應了，只不過菲菲她不在場而已，此事只等今晚聖火會上由我爹和雁族長宣布，現在你該明白了吧？”蛟龍冷冷地略帶威脅意味地道。　　軒轅怔住了，如果他不知道雁菲菲已將處子之身獻給了自己，而真當她是個很放蕩的女人，他一定會毫無留戀，但此刻雁菲菲在他心中的形象完全可以與蛟幽相比，而且他也知道雁菲菲深愛着自己，他怎會答應此事？不過，這件事情來得實在太突然了，使他有些手足無措，不知應付了。　　軒轅腦中幾乎一片空白、混亂，想到雁菲菲那高尚而善良的性情，那種捨己為人的思想，更是偉大得讓他羞愧，他絕不能讓雁菲菲受半點委屈和苦難。　　“我想你應該知道怎麼做，你就好自為之吧。”　　蛟龍冷哼着自呆如木瓜般的軒轅身邊走過，漠然道。　　軒轅自混亂之中蘇醒過來，冷喝道：“站住！”　　蛟龍僵硬地停下步子，轉過身來，而軒轅也有些麻木地轉過了身子，兩人四目相對，爆起一束冷芒。　　“你想怎樣？”蛟龍身上散發出一股濃烈的殺氣，逼視着軒轅，語出如冰地問道。　　軒轅的腰桿也挺直如槍，雙目冷冷地與蛟龍對視着，憤然道：“這不公平！”　　蛟龍“哈哈……”一陣冷笑，道：“你以為怎樣才算公平？”　　軒轅發現自己與蛟龍相對第一次陷入劣勢，他實在沒有想到蛟龍會這麼快就向雁虎提親，這使他還來不及向族人宣告他與雁菲菲的事，如果雁虎真的已經答應了蛟龍與雁菲菲的親事，就難以再反悔，除非軒轅與蛟夢、蛟龍正面交涉。如果要讓雁菲菲去推掉這門婚事，勢必使雁虎難以做人，雁虎最大的讓步，也只會是將責任推給軒轅，畢竟自己與雁菲菲之舉名不正言不順，即使可以解決，那也只會形成武力的對峙。　　軒轅很明白蛟龍的個性，霸道而又有些乖戾，甚至還有些偏激，此刻蛟龍的態度，正是要將他逼上武力解決一途。　　“這件事情應該由菲菲做出決定，只要菲菲沒有答應，她就不算是你的未婚妻！”軒轅冷冷地道，目光仍是毫不迴避這個幾乎比他矮了一個頭，但極為健壯的對手。　　“哼，天地父母，父母之命豈可違？菲菲是否樂意，那是她的事，我只是警告你，不要在其中瞎攪和！”蛟龍藐視地笑了笑道。在他的心中，軒轅是個很討厭的傢伙，他不明白為什麼妹妹會喜歡這樣一個令人討厭的人，而且雁菲菲也似乎偏向這個討厭的另類。不過，眼下蛟幽死了，他雖然有些悲傷，但暗地里竟有些高興，或許是因為軒轅也痛苦的緣故吧。不知為什麼，他覺得此刻的軒轅更是讓人討厭。　　軒轅不屑地笑了笑，也冷冷地回應道：“既然如此，我的事情你也管不着，在菲菲沒有嫁入你蛟家之時，哼，你也沒有權力過問她的事！但我要告訴你，沒有誰可以阻止得了我與菲菲在一起！”　　“你找死！”蛟龍的殺意大盛，那冷肅的氣機引動着空中微旋的氣流，讓樹枝輕輕拂動着。　　軒轅絲毫不在意，似乎並不知道蛟龍隨時都可以爆發出瘋狂的一擊，只是靜靜地與之對視着，意態顯得十分悠閑地道：“如果感情是可以用武力來征服的，我軒轅也不會怕任何人，不過我還是要請你三思！”　　“哼，你是在威脅我？”蛟龍冷笑道。　　“我只是在告訴你，為了愛，我不會向任何人妥協！”軒轅針鋒相對道。　　“你一定要跟我爭？”蛟龍也知道，自己不可以殺了軒轅，如果他真的殺了軒轅的話，只怕永遠都無法真正得到雁菲菲的原諒，是以他不能不強忍着心中的殺機。　　軒轅感到有些好笑地望着蛟龍，半晌才道：“我從來都不想與別人爭什麼，但我只喜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更何況這之中，已經不是爭不爭的問題，而是有些事情已經無可挽回，你經後會明白的。好了，我們該去見菲菲了，那終不是一個安全之處。”　　蛟龍感覺到軒轅的眼光有些怪異，其口氣又是不冷不熱，不由大怒道：“你說的是什麼事情無可挽回？給我講清楚，否則休怪我對你不客氣！”　　軒轅眉頭皺了皺，冷冷地望了蛟龍一眼，卻並不開口，他的確對蛟龍咄咄逼人的態度極為不看好，也不想理會。　　“你不說？！”蛟龍殺機無法抑制，手指已經搭在腰間玄竹劍的柄上，龐大的氣機已將軒轅完全罩住。　　軒轅移了移步子，他知道，這一場決鬥終是無法避免的，似乎宿命中早已安排了這一切，因此，他決定不再迴避。　　感受着軒轅氣勢的增長，蛟龍眸子里的殺機轉化為強烈的戰意，如同燃燒的火焰。　　林風瑟瑟，氣旋迴流，樹枝也在隨風輕舞，雖然是黑暗之中，但這並不影響軒轅和蛟龍的感官，他們依然可以清晰地感應到對方的存在，每一絲每一毫都不會遺漏。　　“你終於肯跟我交手了！”蛟龍語氣之中有一絲報厲，也有一絲輕鬆。　　在有僑族中，惟有軒轅不曾與蛟龍交過手，而每一次與別人交手，軒轅總會選擇不勝不敗，對高手如此，對庸手也是如此，這就使得軒轅總留給人一種高深莫測之感。但軒轅從不會主動與別人交手，每每總是到迫不得已之時方會出手，但是對於蛟龍這個對頭的挑釁，軒轅一向都表示沉默，不僅不出手，而且會以各種理由讓蛟龍難堪而退。　　在有僑族中，真正主動挑釁軒轅的人不多，大都為蛟龍一黨之人，其餘眾人倒相安無事。這皆因在有僑族中，本就存在着一種和平的氛圍，但此刻卻不同了。　　此刻蛟龍終於將這個死對頭逼上了出手的地步，這是軒轅無法迴避的事情。　　事情皆由感情而起。　　軒轅此時的狀態並不樂觀，只因左臂仍然沒有完全恢復，雖然可以運勁，但卻有些隱隱作痛。可是他所面對的卻是在有僑族中有第一年輕勇士之稱的蛟龍，而且蛟龍繼承了蛟夢那神鬼莫測的劍法，其實力之強，只怕已達到了長老級別的分量了。也許比起幾大祭司，也相去不遠了。　　軒轅從未與蛟龍交過手，但卻看過蛟龍出手，深知這個對手絕對是一個極為可怕的人物，他不敢有半點輕敵之心，惟一可以慶幸的就是蛟夢的“流雲劍道”軒轅也學過。　　蛟龍跨出一步，竹劍拔出五寸，氣勢也增強一分，他似乎已經算計好每步之間一絲一毫的尺寸，而拔劍的速度與腳步配合得無比默契。　　蛟龍對自己的劍法極為自信，雖然他知道自己與父親蛟夢比起來，仍有一段很大的差距，但他還很年輕，他有着用不完的體力，再加上他掌握了“流雲劍道”的劍意，所欠缺的只是功力和火候。不過，他認為對付只與他做了五年師兄弟的軒轅，已經足夠了，畢竟，軒轅在族中大多數人心中，只有一個墮落而孤僻的形象，是一個沒有鬥志的另類。　　軒轅感受着蛟龍的氣勢一步步地增強，他竟然閉上了眼睛，只是腳尖微微移動了一下，成“八”字狀面對着蛟龍。　　蛟龍似乎也微微吃了一驚，他感覺到軒轅的氣勢不再與他對抗，也不再向四周擴散，反而成一種內斂的形式，便如同一個空蕩的只有惟一出口的死山谷，風自谷口吹入，卻被山谷吸納、包容。　　不僅僅如此，蛟龍更感覺到那股內斂的氣勢正向軒轅的手上轉移，他終於似有所悟，於是他再也不想等待，再也不想給軒轅更充足的時間。　　竹劍出鞘之聲響起，夜空之間的氣流卻被撕裂。　　夜很黑，根本就無法看清劍的形狀，何況它是那麼快，蛟龍自身也如同一隻怒豹。　　夜黑，無光，有風，只要有風就已足夠，軒轅並不需要什麼光線，他的眼睛本來就是緊閉着的，對於這裏的地形，他熟若指掌。而對於氣流的敏感度，他更是比常人不知強烈多少倍，這歸功於他平時喜歡靜思，喜歡在風大的岩頭孤坐。當他的內心處於“死寂”狀態時，外界的每一點變化都顯得那麼清晰，那麼實在，所以只要有風，軒轅就可以知道蛟龍揮擊出來的劍存在的位置。　　“轟……”蛟龍的劍斬空了，擊中的只是軒轅身邊的那一棵古樹。　　軒轅如同鬼魅一般，已經落在那棵古樹的一根大枝之上，更藉著這根大枝的彈力飛速向蛟龍狂撲而下。　　軒轅的反應快得連蛟龍都感覺到有些吃驚，更讓蛟龍難堪的是，他終還是沒能阻止軒轅的舉措。　　軒轅出劍，劍帶風雷，大有君臨天下。氣吞山河的魄力。　　蛟龍所猜沒錯，軒轅之所以內斂氣勢，之所以要將氣勢轉移存儲於右手，那是因為他要將所有外放的氣機凝為一點，以最強橫、最霸烈的氣勢一下子迸發出來，這樣才會造成最具威脅力的攻勢。　　蛟龍吃虧在這是晚上，吃虧在這裏的光線大暗，而軒轅卻似平極為習慣黑暗，更能將這種環境很好地利用起來。　　蛟龍不退反進，向軒轅剛才站立的位置快速衝進，而玄竹劍回挑，在即將與軒轅的劍身相交之時，以最快的速度屈身回擊，玄竹劍犹如怒矢暴射而出。　　“當……”兩劍相擊的聲音極為清脆。　　蛟龍竟無法憑藉屈身回擊的衝力扳回那一擊的劣勢，身子一挫，衝出數步，撞在一棵樹榦之上。　　軒轅也好過不了多少，他的身子在空中倒翻幾番，落地之時依然無法穩住身子，左肩撞在一棵樹榦之上，只痛得他冷汗大冒。　　那隻傷口本就仍未癒合的左臂，再經受這麼一撞，更是使他痛上加痛。對於蛟龍來說，他的天生神力並不能佔到多大的優勢，皆因軒轅也同樣具有撕裂虎豹的神力。　　“好，果然是深藏不露，難怪你一直都敢與我作對，看來以前是我小看了你！”蛟龍戰意不減地冷聲道。　　軒轅也是有苦自知，剛才他以絕對優勝的戰術發出那樣一劍依然沒有佔到半絲便宜，可見蛟龍的實力的確比他略勝一籌，至少此刻在他左臂受傷之時是這樣。不過，對他有利的是夜色的掩護。　　軒轅不再答話，只是儘力將真氣運行於左肩，使疼痛減輕，他對自己仍有着極強的信心，因為他知道蛟龍的劍道之秘，所以剛才他能夠如此準確地捕捉到空隙並巧妙地運用合理的戰術。不過，軒轅的劍大短，而玄竹劍的長度幾乎是普通劍的兩倍。　　※※※　　“那邊有聲響，可能是蛟龍，去看看……”“我好像聽到兵刃相擊的聲音，莫非有敵人潛入？那可就糟了……”“快點去看看……”軒轅和蛟龍對這三個聲音並不感到陌生，說話之人都是族中的年輕好手，不過他們並無心思去理會這趕來的三人，因為他們都在應付那纏結得難解難分的氣勢。如果他們之中誰先鬆懈的話，很可能就要遭受到對方無情的攻擊。　　火光漸近，軒轅也睜開了眼睛，他明白，如果失去了黑暗的掩護，戰局可能是極為艱難的。　　“哇，好強的殺氣！”“是蛟龍，另外一人是……”“是軒轅，沒錯！喂，你們倆在搞什麼鬼？聖火會都開場了，還在這裏鬥雞似的！”說話者是木青，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也是一個十分厲害的人。　　與木青一起來的是白夜與竹山，他們平時與木艾很要好，也是蛟龍的死黨。　　軒轅和蛟龍都沒有動，火把的光亮之下，兩人的目光比刀鋒更銳利，渾身都在散發著濃濃的戰意，空氣受到氣勢的衝擊，林風瑟瑟。　　木青、白夜與竹山有些驚訝地看了軒轅一眼，他們似乎沒有料到軒轅竟能有這般強烈的氣勢和戰意，居然可以與蛟龍相抗衡，這的確不能不讓他們感到吃驚。　　“你們這是干什麼？敵我不分，自相殘殺！蛟龍，雁姑娘呢？那邊聖火會已經開場了。軒轅，把劍收起來，自家兄弟怎能刀劍相見？好好的，真不明白你們倆是怎麼想的，走！大家一起去找雁姑娘，參加聖火會去！”木青有些微惱地勸解道，不過他卻不敢步入兩人氣勢所罩之地，因為他實在沒有把握將兩人交織的氣機擊潰。一個不好，他自己也會陷入其中，成為三人對陣之局可就更加麻煩了，是以他只是站在一旁勸說。　　“是呀，龍老大，我看就算了吧，大伙兒都在等着你與雁姑娘登場呢！”白夜也附和着道。　　“是呀，我們兄弟還等着你和雁姑娘向我們敬酒呢！”竹山並不知道蛟龍和軒轅為何會鬧成這樣，他們的確沒有想到軒轅和蛟龍是為雁菲菲而戰的。　　軒轅心中暗吃了一驚，知道蛟龍剛才所說的話並沒有騙他，很可能真的是雁虎答應了蛟龍的這一樁親事，是以白夜和竹山才會這麼說，這樣一來，如果自己真的要在聖火會上鬧一場的話，也的確犹如打了蛟龍一記耳光，難怪他心中會這樣惱火。正思忖間，他感到蛟龍的氣機漸斂，他也不得不跟着收斂氣機。　　“哼，軒轅，記住我剛才說的話，如果你要亂來的話，休怪我蛟龍無情！”蛟龍還劍入鞘，冷哼道。　　軒轅也還劍入鞘，與蛟龍冷冷地對望了一眼，他並不想以語言還擊，只是悠然轉身，朝木青點了點頭，這才一言不發地向雁菲菲所在的方位走去。　　“軒轅，你去哪裡？難道不想參加聖火會嗎？”　　木青對軒轅並無偏見，在他未娶老婆之前，也和其他年輕人一樣，有些不看好軒轅，可娶了老婆之後，才常常靜心思索着一些問題，而也自從這之後，他漸漸改變了對軒轅的看法，而剛才見軒轅竟具有如此氣勢，可見平時族人都小看了他。一個不愛出風頭的高手才是真正具有內涵的，是以他這一刻竟然很關心地問道。　　“謝謝木大哥關心，我只想一個人靜一靜，雁姑娘就在前面，你們一起去吧。”軒轅回頭向木青投以友善地一笑，有些落寞地回應道。　　白夜和竹山及木青都呆了一呆，也立刻明白了軒轅的心境，心中皆微感黯然，蛟幽新喪，而他們卻縱情歡樂，這的確有些說不過去，本來的那分快樂也減少了許多。　　此刻，白夜和竹山及木青倒有些同情軒轅了，發現軒轅並不是那麼不近人情。　　白夜和竹山也走了過來，拉住軒轅，白夜嘻笑道：“去參加聖火會吧，也許心情會好一些。”　　竹山附和道：“不開心的事情就不要去想它，喝口酒，大醉一場，一切的煩惱會消失殆盡的。”　　“是啊，軒轅，一個人悶着也不是辦法，不只是你一個人，大家何嘗不是一樣呢？就讓我們去痛快地醉一場，什麼都不想好嗎？”木青嘆了口氣道。　　軒轅輕輕地推開了白夜和竹山的手，有些感激地道：“謝謝你們的好意，軒轅已經習慣了靜靜思索，不耽誤你們的時間了，你們快去玩吧，我去叫雁姑娘過來。”　　“不用了，我去叫！”蛟龍冷哼道。　　軒轅冷冷地望了他一眼，腳步向神潭移去，他實在不想與蛟龍多說，而且他還要讓雁菲菲有個心理準備。　　“你們是怎麼了？”木青有些不解地望着蛟龍和軒轅，弄不懂兩人之間發生了什麼事。　　“砰……砰，砰砰……”一種奇怪的震動突然在眾人耳邊響起，似乎是什麼東西自地底撞擊岩石發出的聲音。　　白夜和竹山兩人的臉色在驚愕之中突然變得極為難看。　　“軒轅，龍大哥……”遠處傳來了雁菲菲驚恐無比的呼叫聲。　　軒轅和蛟龍及木青諸人大驚，飛速向雁菲菲那邊趕去，但就在他們起步之時，卻被另外一件怪事駭得渾身直冒冷汗。　　因為，那“砰砰……”的聲音竟自每一個人的胸腔內傳出，不知為什麼，那聲音顯得如此空寂而詭異。　　不僅如此，每一個人更感覺到心脈隨着那詭異聲音的頻率而跳動，而“砰砰……”之聲更是心臟跳動的聲音。　　林間虛空中的異聲消失了，卻似是鑽入了每個人的心臟，由五臟傳入大腦。　　那種恐懼的感覺幾乎讓他們快要發瘋了，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的心臟會跳動得如此劇烈，便如同一隻小兔在胸腔之中撞動。　　“菲菲……”軒轅再也不去想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他只牽記着雁菲菲的安危。　　“我的心，我的心……”白夜伸手猛地按住胸口，但隨着那怪異頻率而劇烈跳動的心跳仍未慢下，便恐懼無比地嘶喊起來。　　蛟龍也從未遇到過如今日這般恐怖的事情，他也有些恐懼地望着白夜和竹山，問道：“你們也是一樣？”　　“是的，有鬼，肯定有鬼！”竹山無比恐懼地道。　　“雁姑娘，軒轅！”木青忍着對那分恐懼的慌亂，這才記起軒轅和雁菲菲。

# 第十三章 鬼技驚龍

　　軒轅一手用勁按住胸口，迅速衝出林間，看到雁菲菲跌跌撞撞地向他這個方向奔來，火把也掉在了地上。　　“菲菲，你沒事吧？”軒轅驚叫着衝到雁菲菲的身邊。　　雁菲菲一把撲入他的懷中，那恐懼之情似乎減了一些，但仍止不住慌亂得淚水直流，道：“我的心，跳得好快……好快，好可怕的聲音。”　　軒轅清晰地感受到雁菲菲那顆狂跳的心便和自己一樣，不由大驚，一時也想不到問題所在，只好勉強安慰道：“別怕，不會有事的，我們快離開這個地方，這裡有些詭異！”　　“聲音是從神潭裡面傳出的，我看到那些潭水盪起一個很大的波紋！”雁菲菲緊緊抱住軒轅，驚恐萬分地道。　　軒轅聞言扭頭向神潭望去，果見神潭中浪花異常，在那支仍未熄滅的火把光亮照射下，那三道飛泉也似乎顯得有些異常。　　“嘩……”一股巨大的水柱衝天而起，竟然飛起十多丈高。　　“啊，快走！”軒轅一驚，心跳也變得更為厲害。　　“轟……轟……”神潭水柱一股接一股衝天而起，那巨響的頻率竟正是軒轅與雁菲菲心跳的頻率。　　軒轅顧不了心中無比的驚駭，抱起雁菲菲就向部族方向跑去。　　“嘩……”水柱灑落到軒轅剛剛立身之處。　　“嘩……”水柱竟也有斜沖的，而且似乎看準了二人，衝出十餘丈遠，斜擊向他們。　　軒轅大驚，只感背後風聲大作，而且有鋪天蓋地之勢，忙向側邊飛掠。　　“轟……”一棵小樹被衝上岸的水柱擊倒，另一根水柱又沖了過來。　　“軒轅，你竟敢如此無禮！”蛟龍一眼就看到軒轅與雁菲菲緊緊抱在一起滾於地上，渾身被水濕透軒轅知道無法避開隨之而來的水柱，是以選擇伏地躲過一擊，卻沒想到蛟龍剛好趕出林子，相隔十餘丈遠，對於他與雁菲菲的摟抱看得一清二楚。　　軒轅根本不理會蛟龍，一把抱起雁菲菲，再次向林間奔去。　　“嘩……嘩……”　　“小心身後，軒轅！”木青忍不住大聲驚呼，蛟龍此刻似乎也知道情況有些不妙了。　　軒轅只好再次滾倒在地，以自身為雁菲菲擋住自天而降的大水。　　“你沒事吧？菲菲！”軒轅喘着粗氣問道。　　雁菲菲雖然驚恐萬分，但心中甚感甜蜜，小聲道：“我沒事！”卻伸手將軒轅抱得更緊，那顆狂跳的心緊貼在軒轅激顫的胸膛之上。　　“你爹準備將你嫁給蛟龍。”軒轅抱起雁菲菲再次躍起時，趁機小聲道。　　“不，我只要你！”雁菲菲大驚道。　　“快躲，軒轅！”　　“轟……”軒轅的身子一震，剛才被雁菲菲的話分了神，竟沒有躲開衝來的水柱，頓時被沖得跌倒崔地。　　“喲……”雁菲菲也摔痛了。　　軒轅呻吟一聲，一把推開雁菲菲，道：“你快去木青那裡，我來擋住這些水柱。”　　“吼……吼……”一陣山搖地動的吼聲只讓人心膽俱裂。　　“快逃！神龍出現了，快！”木青和蛟龍忍不住齊聲驚駭地大呼道，但卻不敢上前接應雁菲菲。　　軒轅和雁菲菲大駭回頭，卻見神潭之中升起一個巨大的肉柱，足有兩丈多高，一顆碩大如缸的大頭告訴人們，那是一條大得讓人無法想象的巨蛇。　　雁菲菲被那巨蛇如拳頭般大且泛着幽綠光芒的眼睛給嚇得雙腿發軟。　　“它望……望着我們……”雁菲菲竟不知道逃了，目瞪口呆地道。　　軒轅心中的震駭是不言而喻的，他從來沒有想到世間會有如此巨大的蛇，也許正是神話傳說中的巨龍。　　“菲菲，快逃！”蛟龍駭然驚呼，木青和白夜諸人感覺到心跳突地恢復正常，可是雙腿竟有些發軟。　　軒轅清醒了過來，忙道：“快……快走！”同時伸手將雁菲菲一把抓住，向蛟龍扔去。　　“接住，快走，我來擋住它！”軒轅暴喝道。　　蛟龍一驚，見雁菲菲已迎面飛來，急忙接住，驚慌失措地道：“小心一些！”此刻的他也禁不住對軒轅擔心起來。　　“快走，軒轅，你擋不住它的！”木青大驚，那巨大的蛇身粗如缸，幾有兩人合抱那般粗大，豈是人力可以抗拒的？　　軒轅心中卻極苦，他知道巨蛇盯上了他，只要他一動，那怪物就會立刻發動無情的攻擊，只看那露出水面的一截軀體和蛇頭，就知道這條大蛇至少有十幾丈長，如果行動起來，就算你會飛也難以快過它。那時候不僅軒轅無法逃脫，只怕連雁菲菲諸人也惟有死路一條，甚至會殃及族人。　　“你們快走，不要管我，我一動，它就會攻來，那我們都得死，你們快去告訴族長，讓族人趕快離開這裏！”軒轅焦灼地呼喊道。　　“軒轅，你不能這樣，你若不走，我也不走！”　　雁菲菲大急，就要衝上來。　　“快擋住她，帶她走！”軒轅急聲吼道，其實軒轅不說，蛟龍和木青也知道拖住雁菲菲。　　“危險，你不能去！”蛟龍沒有時間吃醋，拖住雁菲菲吼道。　　“你們這些男人，為什麼只留下軒轅？即使是死，我也要跟他一起死！”雁菲菲大怒，痛呼道。　　木青和蛟龍心中一陣慚愧，但知道猶豫不得，一把制住了雁菲菲的穴道。　　“快走！”軒轅回頭吼道，他的額頭上都冒出了冷汗，但腳下卻不移半分。　　“軒轅，用我這柄劍！”木青喝着將自己那柄幾可與族長的“奇玉劍”相媲美的“含沙劍”拋給了軒轅。　　軒轅反手一抄“合沙劍”，心中湧起一股強大的鬥志，雙手握劍朝那條漸漸向潭邊靠近的大蛇吼道：“來吧，畜牲！”　　蛟龍和木青也感受到了軒轅那奔騰的戰意和無上的鬥志。　　剎那間軒轅仿若變了另一個人似的，蛟龍和木青這才發現自己與軒轅相比較竟然顯得那般渺小，就如軒轅與那大蛇相比一般。　　“軒轅，你一定要活着來見我！”雁菲菲哭喊道。　　眾人感受着雁菲菲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心中全都不是滋味，難得的是蛟龍竟沒有妒意，反而希望軒轅真的可以活着回到族中。　　也許，那是一種基於對弱者的同情。　　軒轅心中一陣苦澀，但雁菲菲的喊聲似乎為他注入了無窮的活力，他高聲回應道：“我不會死的，一定會好好地活着回來見你！”　　蛟龍和木青、白夜及雁菲菲都在那巨蛇的吼叫聲中聽到了軒轅的話，除雁菲菲之外，其餘的人都心中暗自嘆息，卻沒有勇氣回頭為軒轅助戰。皆因誰都明白其結局的殘酷，那幾乎是不成比例的戰鬥，他們能做的，惟有為軒轅祈禱。　　“來吧，畜牲！”軒轅拋開心中的一切雜念，鼓足了所有力氣，注入含沙劍內，劍身也隨着潭水的涌動而顫動起來。　　巨蛇已漸漸靠上了岸，兩隻巨大的眼睛如兩盞明燈，照亮了軒轅周圍的林木，森冷得讓軒轅如同置身於冰窖之中。　　※※※　　水涌浪翻，整個水潭如同燒開了似的，巨大的蛇身已經露出了三丈巨軀。　　那寬長的紅信犹如一條長長的紅腰帶，不停地伸出試探着。　　巨蛇與潭邊相隔十一丈，但軒轅深深地感受到了那種無可形容的壓力，自巨蛇口中吐出的腥風陰冷而狂野，兩者雖然相隔如此之遠，但仍將軒轅腳邊的枝恭弘=叶 恭弘吹得四處飛舞。　　與地祭司石洞之中的那條大蛇相比，石洞之中的那條大蛇就如同一條小蚯蚓，而軒轅與這條大蛇相比，就像是螞蟻與水牛相提並論，根本就不成比例。　　軒轅的手心在冒汗，他不知道為什麼那條大蛇還不攻擊，他幾乎已經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此刻的他，卻想到了吹箭。　　“如果有一支吹箭，不，只看巨蛇身上那閃着黝光的鱗片，就知道吹箭根本不可能射進！”軒轅心中思索着。　　“有沒有一種力量大得足以洞穿這蛇皮的利箭呢？如果不是以口吹，而是以手刺，是否可以刺入這巨蛇的厚鱗之中呢？”軒轅望着巨蛇，心中卻在不停地思忖着。　　“噝……”正當軒轅思忖之時，一股巨大的內旋之風差點將他的身形拖得踉蹌衝出。　　軒轅大驚，原來是那巨蛇張口吸氣，那強大的吸力來源就是那張巨大如山洞的嘴，伸出足有一丈五尺長的蛇信不停地翻轉着，靈活得如鬼叉。　　軒轅冷汗再次滲出，心中暗忖道：“如果與這巨大的怪物作近身格鬥，那豈非惟有死路一條，連半點活命的機會都沒有？”雖然他有含沙劍在手，且有力搏虎豹之能，可面對如此巨物，犹如小螞蟻與巨人相鬥。　　石洞之中的那條巨蛇已經夠可怕的了，那種力道都是軒轅難以應付的……　　軒轅重重地甩了甩頭，努力讓自己的思緒平靜下來，不去想這些讓自己失去信心和鬥志的事，不過他卻知道，如果在潭水之中與這龐然怪物相鬥，他根本連一點逃命的機會都沒有，如果自己躥入了林中，或許還可藉助那些古樹阻擋巨蛇，也許有逃脫的希望。　　巨蛇的上身在水面上不停地晃動着，似乎對軒轅這個弱小的生命有些興趣，但又沒有發動主攻的意思。不過，軒轅卻知道只要自己一動，就會立刻引來巨蛇的攻擊，這距潭邊的十幾丈距離對於這巨物來說，根本就不算什麼。　　軒轅不想坐以待斃，腳下緩緩后移，更小心戒備着巨蛇的突然襲擊，他必須將生死置之度外，絕對要保持冷靜，以一種極為平和的心態去面對生與死的威脅，不過，軒轅無法抗拒冷汗的滲出，與巨蛇相對，便如同面對十個絕頂高手，那種壓力和氣勢絕對毫不遜色。　　“砰砰……砰砰……”　　軒轅神色再變，他竟又聽到了那奇怪而恐怖的跳動之聲，心臟竟不受控制地又跟着那聲音的頻率而跳動。　　不僅如此，巨蛇也開始騷動起來，那雙巨大如燈的眼睛之中漸露凶光。　　“砰砰……砰砰……”　　軒轅強行調動體內氣息護住心脈，他的目光斜斜掃視了一下周圍的環境，他的直覺告訴自己，這聲音並不是巨蛇所為，巨蛇也不會發出如此人性化又充滿詭異色彩的樂音。而且，巨蛇也應是被這詭異而恐怖的聲音召出來的，甚至它也是受害者。　　“吼吼……”巨蛇一聲低嘶，自喉中衝出的氣流竟化成一陣瘋狂的吼叫。　　軒轅從來都沒有聽到過蛇會發出吼聲，也許所謂的龍吟就是這般吧。　　神潭之水迅速溢出，更嘩然擊石，蛇身探出五丈。　　軒轅知道僵持的局面終於打破了，就是因為那詭異的震動聲。　　軒轅飛速倒退，向林中倒退，但又極力控制住身子的平衡，他必須正面面對巨蛇。此時他惟一的好處就是對這裏的地形極為熟悉。　　軒轅只感到一股巨大的吸力，使他後退的身子變緩，巨蛇那龐大無比的頭顱裂成一個深邃無比的黑洞，猩紅的舌頭犹如一條長長的綵帶向他捲來，那拳頭大的兩隻眼睛暴射出無窮的凶光，腥臭陰風更是籠罩了軒轅立身處的五丈範圍，更可怕的卻是那巨蛇自水潭之中帶起的那股席捲而至的浪頭。　　軒轅大喝一聲，雙臂力壓足下，以使自己不受那道以巨蛇喉嚨為中心的巨大吸力的影響，更看準巨蛇長舌滑動的地方，他要給巨蛇沉重的一擊，哪怕明知必死，也絕不會讓巨蛇好受。　　“嗖……”正當軒轅立住身子準備以死相搏之時，竟有一道紅影犹如快箭般自他頭頂掠過，向巨蛇那深不可測的喉中射去。　　軒轅大驚之時，更有一縷怪笑飄過，顯然是那紅影的笑聲，而那紅影竟比聲音還快，笑聲過處，軒轅的心臟又恢復了正常，其實那笑聲便如那詭異的敲擊聲一樣詭異。　　軒轅的直覺告訴自己，這紅影絕不是巨蛇的食物，若是因為巨蛇強大的吸力，又怎能讓這紅影的速度如此快呢？　　“嘯……”在那紅影即將射入巨蛇喉中之時，突地橫射來另外一道白影，犹如幽靈鬼魅一般，快得不可思議。　　軒轅看清了這白影的來向，是自三道飛泉之旁射出的，在他還沒有來得及做出反應之時，便聽到“轟……”地一聲暴響。　　兩道快若疾電的身影，在蛇口前橫向相撞，巨大的衝擊力竟讓巨蛇的沖勢一頓，軒轅壓力大減，而且地下的碎石和浪花四射而飛，強大的震力使得軒轅一陣心旌搖曳。　　“好強大的氣勁！好濃烈的殺氣！好霸道的氣勢！”軒轅禁不住心中駭然。　　一紅一白兩條身影根本就不受巨蛇吸力的影響，向兩面彈開，如同彈丸一般。　　“歧富老兒，你又來壞老子的大事，老子要將你煎皮拆骨，碎屍萬段！”那紅影迅速落在距巨蛇左側七丈外的大古樹，狂怒地吼道。　　那白影也落在巨蛇右側七丈處，笑應一聲道：“你這老魔都快入土了，還如此貪得無厭，老夫豈能不插手管上一管？”　　巨蛇似乎已被激得大怒，捲起濤天水浪向兩名神秘人橫掃過去。　　軒轅這才第一次看到巨蛇那潛於水下的尾巴，心中吃驚至極，他吃驚的不僅僅是這條巨蛇長達十五六丈，更吃驚於那一紅一白兩個神秘人物的蓋世功力。　　在如此嘈雜而混亂的聲音中，那兩個神秘人物的聲音竟清晰可聞，而且他們對巨蛇絲毫不放在心上，這的確讓人吃驚。　　“與岐伯！”軒轅低低地念了一聲，他的眼力極好，雖然無法看清那兩人的面貌，但卻聽到了兩人的談話，那白衣人的聲音對軒轅來說竟顯得十分熟悉和難忘。　　只看那仙風道骨、飄逸如仙的身影，軒轅就知道那白衣人正是自己盼望了數年都未見回返的奇人與岐伯。　　“小子，小心！”白衣人顯然早已認出了軒轅，也極為關心地道。　　“老不死的，原來這小鬼是你的舊識！”那―身衣着如血，卻矮如侏儒的人充滿殺意地道。　　軒轅這才回過神來，那巨蛇的舌頭如風般捲來，不由驚呼着反躍而出。　　“轟轟……”巨蛇的蛇尾瘋狂地掃中歧富和那紅衣神秘人所在的樹上，兩棵古樹竟應聲而倒，岩石激飛四射，但歧富和那紅衣人的身子卻迅速彈射向虛空，速度之快，自不是巨蛇之尾所能比擬的。　　“嘩嘩……”軒轅立身之處的石頭被蛇尾掃得亂飛，更有幾塊砸在軒轅背上，只痛得軒轅齜牙咧嘴。　　“畜牲，來吃我吧！”那紅衣人像是極為喜歡喂蛇腹，竟向蛇頭部迅速掠至，口中更是瘋狂地喊道。　　軒轅還是首次見到這麼古怪的人，竟主動將自己送進蛇腹，這完全是不要命的架勢，不由又驚訝又感好笑。　　“老魔頭，你的如意算盤是打不響的，今日你除非將我歧富放倒，否則休想打龍丹的主意！”　　“轟……”軒轅根本沒有半點思考的餘地，惟有不停地跳躍，那巨蛇實在太大，也使其行動的速度快得令人無法想象。蛇信未卷中軒轅，巨大的頭顱又如隕石般砸在軒轅第一次躍落的地方。　　軒轅心裏寒氣直冒，那巨大的蛇頭似乎不知道什麼叫疼痛，竟將碎石堆砸出一個大坑，然後又疾速彈起，向軒轅攻到。　　軒轅無可奈何，他知道自己的速度根本不可能快過巨蛇，他惟有挺身應戰。　　“來吧，畜牲！”軒轅不退反進，向蛇頭撞去。　　“呼……”巨蛇口中噴出一股腥臭的氣流，直撲軒轅，那長若綵帶的蛇信更是直卷而至。　　軒轅大驚，閃身躍過，含沙劍劃過一道美麗的弧跡，直斬向長長的蛇信。　　“轟轟……”歧富與那紅衣侏儒已在空中連續交手，戰得難解難分，犹如兩隻幽靈，在風中舞動。　　“老不死的，那小子的劍法不賴，你就眼睜睜看着他死去嗎？不如我們打個商量，先解決了這畜牲，再將龍丹平分如何？”紅衣侏儒邊戰邊退道，顯然，他似乎並無意與歧富拼個你死我活。　　“哼，你以為我不知你的詭計嗎？只要你躥入了蛇腹中，誰還能抓得着你？你豈會誠心與我平分蛇丹？”歧富顯然也看透了紅衣侏儒的心思，冷哼着回應道。　　“你這老不死的臭東西，我鬼三又不是與你有不共戴天之仇，我苦侯了二十多年，好不容易將它逼出來了，你卻在此瞎攪和，你……老子就先宰了你這多管閑事的老鬼！”紅衣侏儒無比憤怒，他辛辛苦苦在這裏守候了二十多年，好不容易找到今日這個最好機會，卻因歧富而要前功盡棄，怎叫他不怒？

# 第十四章 蛇口悟道

　　軒轅的劍根本就沒有斬中蛇信，巨蛇之舌靈活得讓他無法想象，在他的劍揮出之時，蛇信繞了一個大圈，自軒轅根本想象不到的角度捲住他握劍的手腕。　　軒轅幾乎無法抗拒那股巨力的牽扯，踉蹌之下差點棄劍，更可怕的卻是巨蛇那張足以活吞虎豹的大口正等待着他這個弱小的食物進入喉中。　　“小子，蒼天之氣，清靜則意志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為陰，薄者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者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記着了！”歧富見軒轅遇險，卻並不能抽身相救，而是迅速說出一大串文字。　　軒轅心中大急，雖然聽清了歧富的話，但一時卻無法明白其中的意思，又沒有時間去思索，不過，他知道歧富在暗示他什麼。　　對於軒轅而言，歧富的確是個極為神秘的人物，若不是剛才鬼三與歧富的對話，他仍不知那個只讓他稱呼為與岐伯，並再三叮囑他不能泄露其身分的怪老頭名為歧富。　　在軒轅的猜想中，與岐伯只是一個世外奇人，也許的確有着深不可測的武功，但他卻沒想到竟然如此厲害，可在空中如鳥一般飛躍，那是他做夢才想到的境界。軒轅來不及回憶五年前那次與與岐伯秘密相會的一個月時間，就被一股巨力將他向蛇腹中吸去，他甚至連反抗的力量都沒有。　　巨蛇喉中湧出的那一股灼熱而腥臭的濕氣幾乎將軒轅熏得昏了過去。　　“軒轅！”遠處的樹林之中傳來了雁菲菲和蛟夢及雁虎諸人的驚呼聲。　　樹林之中更是燈火通明，人聲鼎沸，顯然是兩個部族中人已經聞訊，大批人手持兵刃前來馳援。　　“嗖嗖……”一輪吹箭，一輪羽箭，更有人擲出飛矛。　　軒轅也聞聲清醒過來，眼見自己即將進入蛇口，猛地一蹬足，竟奇迹般地踢在巨蛇的下齶上，撐住自己向蛇腹中飛射的身子。　　“那是什麼人？呀，那有兩個人在天上打架……”　　兩族之人不僅僅看到了軒轅正在蛇口，同時也發現了一紅一白兩道身影在巨蛇上空飛躍，便如大鳥一般在虛空中追逐、交手。　　“軒轅，你支持着，我來救你了！”雁菲菲不知哪裡來的勇氣，手持一桿長槍向巨蛇奔去。　　“菲菲，危險！”雁虎和眾族人不由得全都大驚，以巨蛇如此可怕的力道，如此碩大的軀體，豈是凡人可以接近的？蛟夢抓過一桿長槍，如飛般向巨蛇奔去，他怎能忍心讓軒轅喪身蛇口？“轟……”蛇尾橫掃而出，以排山倒海之勢向蛟夢諸人襲來，立時樹折，石飛。　　“快閃開！”雁虎大驚，一拉雁菲菲，退回樹林之中。　　蛟夢彈身閃過巨蛇威猛的一掃，長槍貫注螺旋勁氣刺向巨蛇的身子。　　“嘭……”一聲巨響，蛟夢的長槍卻只刺下巨蛇的幾片鱗甲。“轟轟……”巨蛇經受蛟夢那巨力一擊，也感覺到了痛，竟如瘋狂般以巨尾橫掃。　　“軒轅，你撐住！”雁虎見軒轅在這種時候仍然能夠與巨蛇相抗，禁不住心中大感佩服，但也知道軒轅此時的情況危如壘卵。　　軒轅的腰身幾乎被蛇信勒得快要斷裂了，但為了雁菲菲這稍有的一絲信念，他的雙腿死撐着，雙手以劍柄頂住巨蛇的上齶，以保證身子不被吸入蛇腹，但他不敢奢望自己能夠在蛇口逃生。　　“小子，入腹才是活路，記住我剛才說的話！”　　歧富在與鬼三交手的時候，見軒轅仍與巨蛇僵持着，不由得急呼道。　　軒轅一愣，卻猶豫了一下。　　“歧富，老子與你不共戴天！”那鬼三聽歧富如此一呼，不由大急，捨棄歧富，向軒轅飛撲而來，同時怒吼道。　　“嗖……”一支利箭擦着軒轅的腰身而過，射入了巨蛇的口中。　　軒轅爆出驚天動地的一聲大喝：“來吧，畜牲！”在巨蛇上齶下合之時，他猛地拔出腰間短劍，瘋狂地刺入了巨蛇那如燈籠般的左眼。　　“吼……”巨蛇一陣瘋狂的嘶叫，整個身子都扭曲了起來，那正合閉的大口又再一次因痛而張開了。　　族人一陣歡呼，鬼三先是一喜，后見巨蛇之口又張開，不由大驚，“你們保重……”軒轅一聲高呼，身子一縮，隨着蛇信的內收，他犹如一顆彈丸般沒入了巨蛇那深不可測的喉嚨之中。在投入蛇腹之時，他的雙手緊緊握着含沙神劍，以鋒銳無比的刃鋒劃開巨蛇的喉嚨內壁，更割斷了蛇信。　　“軒轅！”雁菲菲一聲慘呼，竟昏了過去，這也是軒轅聽到外界的最後一個聲音。　　“吼……”巨蛇身子一陣扭曲翻滾，隨着自它腹中呼出的那股腥臭的熱風，竟將斷了的蛇信帶了出來，還有那支射入它口中的羽箭，其中似乎還夾雜着軒轅的一雙草鞋。　　“快走開！”蛟夢似乎明白了什麼，飛速向林中退去，更讓族中之人迅速向林子深處撤退。　　鬼三剛好在這口腥臭的熱氣噴出之時趕到了巨蛇的嘴邊，竟被這股氣流沖得倒退八步，只覺腥臭難聞。　　“呼……”巨蛇的尾巴如同坍塌了的天梁，向鬼三無情地砸下。　　鬼三腳下一旋，雙手竟推出一團如同火球的氣勁，直擊向巨蛇的身子，他不僅不退，反而更向巨蛇靠去。　　“轟……轟……”首先是鬼三揮出一團如火球般的氣勁重重擊在巨蛇的身上，再是巨蛇的尾巴擊在鬼三剛才的立足之處。　　巨蛇碩大無比的頭顱竟翻到了一邊，當它再次抬頭之時，巨大的尾巴已在豎起的頭部周圍繞起如一座小山似的蛇餅，它似乎知道自己遇到了對手。　　“畜牲，把我吃了吧！”鬼三如同餓狼般地呼嚎着衝天而起。　　有虢和有僑兩族眾人哪想到這怪人竟如此厲害，連這樣的巨蛇都似乎對他有些畏懼，但更讓他們不解的是，這怪人為何要讓巨蛇吃了他呢？　　巨蛇的蛇頭豎起犹如一坐燈塔，幾達五丈多高，而那十數丈的巨大身軀盤卷着，使其靈活度大增。　　蛟夢和雁虎兩人大為驚駭，鬼三和歧富的武功之高就是他們也是首次見過。　　“鬼三老魔，你別白費心機了，只要它永遠不開口，你就永遠沒有機會。哈哈……你還是先與我繼續打完這一架吧！”歧富身形如雀一般，在夜空中滑過一道白影，也向巨蛇頭部攻來。　　“呼……”巨蛇的頭部瘋狂地向歧富撞去，雖然它已經廢去了一隻眼睛，但仍可清楚地感應到歧富飛來的氣旋。　　“人祭司，快帶族人離開這裏！龍兒、木青，你們護送菲菲去休息！”蛟夢迅速吩咐道。　　蛟龍心中有一股難言的滋味，所有人的心中又添了一絲蒼涼和無奈，更有着一種難言的恐懼。　　“這就是神龍嗎？”雁虎也禁不住疑惑起來。　　“這是他咎由自取，他放走了河神的‘祭品’，只好由他來替補這個‘祭品’了！”天祭司沒有半絲憐憫和同情地笑道。　　“天祭司！”蛟夢有些生氣地沉聲道。　　“族長難道認為我說錯了嗎？為什麼事情會如此湊巧？”天祭司並不懼怕蛟夢的責怪，反問道。　　蛟夢心中更是沉重，卻不想與之爭辯。　　“我不認為祭司之言有何根據，這巨蛇顯為魔物，怎能以神論之？這隻是一條成了氣候的凶物而已，以防它為禍人間，我們應該傾力將之除去才對，軒轅死得英勇！”木青也有些不滿天祭司如此幸災樂禍之態。　　“是呀，怎麼說軒轅也是為了救我們才會獨對這畜牲，以弱小人力挑戰如此凶物，他才是真正的勇士，是我們大家的驕傲！”白夜竟第一次大膽地出言反對天祭司的觀點。　　兩族之人都深有同感，剛才軒轅在巨蛇之口時的那種冷靜、那種勇悍和鬥志的確深深感染了在場每一個人，特別是軒轅揮劍勇刺巨蛇之目，又回頭叫族人保重之時，那一臉視死如歸的表情，以及那清澈明亮的眼神，就像是一個無敵的鬥士，雖然沒有幾人能理解軒轅那最後一瞥的用意，但那絕對會深深烙入每個人的心中，讓人永遠也無法忘記。　　※※※　　歧富並不迴避蛇頭的攻擊，反而主動迎上蛇頭。　　鬼三根本無法掌握蛇頭的動向，更難使巨蛇開口，見巨蛇向歧富攻擊，他也落井下石，如瘋如狂般向歧富攻到。　　“歧富老匹夫，你去死吧！”鬼三怒呼道。　　“不見得！”歧富一聲長嘯道，而在同時，他竟抓住了巨蛇左眼之上的短劍，身子更借力騰起，離地近七丈。　　巨蛇一陣扭曲，鮮血自左眼處狂噴而出，蛇尾也向天空中瘋枉猛甩而起。　　鬼三見蛇口因痛張開，不由大喜，又中途變招，向蛇口中鑽去。　　“你中計了！”歧富大笑着揮劍向鬼三撲到，整個身子在虛空中化成一片白霞，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罩定鬼三方圓五丈範圍。　　鬼三大驚，這才想到歧富是故意設了這個局，因為歧富知道他最希望的並不是擊殺對方，而是鑽入蛇腹中取出蛇丹，因此有意為他製造了一個讓巨蛇開口的機會，其目的就是要讓他分神。　　鬼三知道他必須接下歧富這一劍，否則他在鑽入蛇口之前一定會變成兩截，而他已經不是第一次與這老頭交手，因此對歧富劍法的厲害之處太清楚了。　　“好劍法，沒想到世間竟有如此神奇之劍法！”　　蛟夢禁不住讚歎道。　　“呀……”鬼三一聲暴喝，那侏儒一般的身體竟在剎那間暴漲兩三倍，一身如火的紅衣更如充滿氣的球，整個人犹如一團燃燒的火焰，向那片白霞迎去，“嗤嗤……轟轟……噗噗……”一連串暴響，兩條人影都融入一片霞彩之中。　　“呼……”巨大的蛇尾以天崩地裂之勢瘋狂地砸入那片霞彩之中。　　“轟！”　　強大的氣流如同海嘯一般以那團霞彩為中心，向四周的空間散射開來，方圓十丈之內飛沙走石，樹木如摧枯拉朽般盡數毀去。　　蛟夢和雁虎只覺無數劍氣和一股灼熱的氣流湧向他們，若非他們功力已達到爐火純青之境，只怕已經傷在這股毀滅性的氣旋之中。　　鬼三和歧富如同兩顆彈丸一般被彈出十餘丈開外，那巨蛇竟也被震得翻滾了一陣，如同在忍受着極大的痛苦。　　當蛟夢和雁虎駭異之時，巨蛇竟然飛速滑下神潭，潭水之上湧起一層巨大的浪花和水柱，水波四溢。　　“別走！”鬼三見巨蛇竟然逸入水中，不由大急，拔腿就追。　　歧富卻在另一棵古樹上一邊咳着，一邊大笑着。　　鬼三衝到潭邊，竟被衝起的水柱擊倒在地，更吱出兩大口鮮血。　　“哈哈……咳咳……哈哈……”歧富大笑一陣子，才幸災樂禍地道：“真有你的，竟在這個時候還有心情洗澡，不過，你倒像只落水狗。”　　“歧富，總有一天我會殺了你的！”鬼三以手撐地，望着歧富咬牙切齒地道，他恨不得將這個可惡的對手千刀萬剮，以泄心頭之恨。　　“哼，現在你的‘神厄寡煞’魔功已破，拿什麼來殺我？”歧富咳了幾聲，得意地回應道。　　鬼三似乎更恨，支起身子，冷冷地望着歧富，咬牙切齒地道：“希望你不要落在我手上，否則我會讓你生不如死！”　　歧富漫不經心地道：“我會等着的！”　　蛟夢和雁虎對視了一眼，都看出了雙方的驚駭，他們對這兩個神秘人物的身份沒有一點頭緒，剛才上演的一幕只讓他們變得有些糊塗了，而且這兩人的武功可以說是世所罕見，伴隨着巨蛇的出現而出現，他們究竟是為了什麼？不過，很顯而易見，這兩人都已身受重傷。　　“哼，你等着就是了！”鬼三冷哼一聲，身形迅速向北邊的林子中掠去，雖然已不如最初那般來去如風，但依然捷若靈貓，只是眨眼工夫便消失在黑暗之中。　　歧富倚在樹榦上猛咳了兩口鮮血，自語般嘀咕道：“這老魔的魔功真是厲害，只差那麼一點便將我廢了，哈哈，看來這幾年我太荒廢了，是該反省反省一下了！”　　“前輩，你沒事吧？”蛟夢試探着向歧富問道。　　“還死不了，多謝你關心。”歧富自嘲道。　　蚊夢一呆，歧富已自樹上躍下，卻頭也不回地向東面的林子走去。　　“喂，前輩，可否到我們族中休息一日，明天再走嗎？”蛟夢似乎極想挽留這個古怪的老頭。　　“哈哈，老夫已習慣棲身山野，不喜歡人氣旺盛之地，更不敢有勞閣下。”說完，歧富加快腳步，很快融於黑暗之中。　　惟蛟夢和雁虎相視發獃，近日來所發生的稀奇古怪之事的確太讓人難以接受了。　　※※※　　潭水血紅未褪，水潭的岸邊也是一片血紅，那是巨蛇噴出的鮮血，也有由蛇眼中湧出的血漬。　　神潭邊的地面潮濕一片，也是一片凌亂，斷樹殘枝零零落落，显示着昨晚那一場讓人此刻仍心有餘悸的戰鬥，是如何的殘酷和慘烈。　　軒轅的一雙草鞋上也沾有血跡，是巨蛇的血跡，這是人們惟一還可以找到屬於軒轅的東西。　　蛟夢昨晚便已發現巨蛇吐出的猩紅舌頭，幾乎長達一丈五尺，顯然是被軒轅斬斷的。　　蚊夢不得不對那個平時讓他失望的軒轅再作估計，皆因軒轅的那分鎮定，居然在被捲入蛇口之中后仍能夠保持着清醒的頭腦，更趁機割斷巨蛇的舌頭，單憑這分鎮定，就足以讓人對他刮目相看了。　　雁虎此時也大感尷尬，雁菲菲竟執意不嫁給蛟龍，這使他很是惱怒，但此刻雁菲菲精神極為不振，也很虛弱，所以他也不好逼她。同時，雁虎似乎明白這些很可能與那個已死的軒轅有關。自昨晚雁菲菲對軒轅的關切之情中，他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寶貝女兒對軒轅的那絲情愫。　　祭天之事並沒有想象中的那麼讓人心情振奮，沒有了最重要的“祭品”，人們的心中全都籠上了一層揮之不去的悲哀，也許是仍未能自昨晚的驚悸之中回過神來。　　蛟龍並沒有因為軒轅的死而高興，反而多了一分恨意，是因為軒轅的死，使雁菲菲推辭了他的婚事。　　他心中不明白，為什麼那該死的軒轅似乎是他宿命中的敵人，死前是這樣，死後仍是給他留下了無比恨意。不過，軒轅終還是葬身蛇腹。　　軒轅葬身蛇腹，木青和白夜及竹山都不舒服，他們有些氣恨自己當初為什麼不留下與軒轅並肩作戰，身為有僑族的勇士，在最關鍵時刻卻害怕了，合棄戰友而苟且偷生，這使得他們始終無法釋懷。　　軒轅的死，自然也有人傷心，也有人惋惜，也有人說這是天意，甚至有人將之編成一種極為玄乎的神話。　　蛟幽和軒轅兩人先後在兩日之中喪身於神潭，這雖然是一種巧合，但太多的巧合聚在一起就成了另外一種情況。　　蛟幽喜歡軒轅，軒轅也愛着蛟幽，這是眾所周知的，如此一對戀人先後在两天之中以不同的方式葬身於神潭，而且又是這極為特殊的两天――祭天的前兩日，姬水之神復蘇之期。於是有人便說，這對年輕的戀人是被姬水之神召去了，他們本就是姬水之神身邊的金童玉女。　　蛟幽的美麗是不容任何人置疑的，在族中，早有人說她像姬水之神一樣美麗的說法，而軒轅也不可否認是族中極能吸引女孩子的少年，那高大而矯健的體型，那張雖然不是很帥氣，卻極具魅力的臉龐，那雙深邃而不可揣測的眼睛，再加上軒轅對族長和祭司們的那番關於“神”的辯駁，而且軒轅平時的行徑與其他族人顯得有些格格不入，比如他總會在姬水之畔靜坐，這使得族人對他的傳說更多了一層神秘的色彩。　　對於軒轅和蛟幽的傳說，在有僑族中越傳越真，越傳越神，眾族人想到軒轅力搏地祭司，重創妖人又救了那一群女子，這一連串的舉動，使大家不再為軒轅和蛟幽的死感到悲哀，反而慶幸，姬水之神的兩個童子竟生在自己的族中，這對於有僑族族人來說，是一種無可限量的鼓舞！　　蛟夫人思女心切，她竟告訴眾人，說蛟幽託夢給她，到最後連蛟夫人也相信蛟幽就是姬水之神身邊的玉女了，於是有虢和有僑兩族便在神潭不遠處建了一座神廟，裏面供奉着姬水之神與兩大童子軒轅、蚊幽，連那條巨蛇也成了眾人供奉的對象。不過，那巨蛇只是姬水之神的坐騎，那一丈多長的蛇信經過特殊處理，也不會腐爛，只是縮成一丈二尺長，按在泥塑的巨蛇身前。　　神廟完工已是八月，這還是兩族之人極力配合才得以在二個多月中建成這規模還算比較大的神廟，這裏也將成為兩族以後每年祭天之地，不過祭天時以活人為“祭品”之舉取消了。

# 第十五章 返樸歸真

　　“阿軒，把那些柴劈了之後，去挑幾擔水來。”　　一個嬌脆的聲音呼道。　　“哦，我知道了。”回答的是一個身材極為高大的年輕人，頭髮犹如野草之根一般短而硬，豎在頭皮上，有些亂蓬蓬之感。　　那年輕人的皮膚倒極為白皙，臉上卻有一絲異樣的紅潤，也許是因為太陽光線太過強烈的原因，但他似乎有一種悠然自得之感。　　這裡是一處農家小院，四周都以五尺高的木樁並排圍攏成牆。　　木樁一截釘進上里，埋入四尺，地面五尺，惟留一道出入的大門。大門兩邊的木樁極高，地面之上高達一丈有餘，更做了一個活門，看上去一切還算考究。　　院子不是很大，有一座三進的木構房子，頂棚以棕恭弘=叶 恭弘、茅草之類的東西蓋着，在木構房子的左邊，有一籬笆圍成的圈，裏面是幾頭養得很肥的豬，還有幾隻雞在院中的草地上悠閑覓食。　　被喚作阿軒的年輕人正在劈一堆粗木，並將之架成一堆一堆的，看樣子極為認真賣力。不過，看他掄動斧頭的樣子，以及劈成的一大堆柴片，就知道他的力氣極大。　　“芸妹，今晚多做一些飯菜，會有十幾個客人來。”一個極為雄壯也極為英俊的小伙子推開大院的木門，快步小跑進入了院中，但沒有瞧阿軒一眼，徑直向後院行去。　　那是做飯的地方，由兩個大樹杈吊著兩個大鼎罐，更有幾個蒸飯的大木桶。　　這是“有邑族”族人的飲食之處，而這個進來之人，乃是“有邑族”年輕人中有些聲望的化三。　　“阿三呀，是什麼客人？”一位中年婦女自木屋中探出頭來問道。　　“原來花嬸也在呀，這客人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與高陽氏有關吧，反正族長說可能有大事發生，到時候就知道了。”化三笑着答了一聲，迅速躥到木屋之後那正在洗米的花芸身邊，親昵地道：“看我給你帶回了什麼？”　　“什麼呀？”花芸並未在意地扭頭問道，但旋即一聲歡呼：“哇，好美的鮮花，你在哪裡摘的？”　　花芸迅速擦乾了手。雙手從化三手中捧過一大束艷紅嬌脆的花朵，喜不自勝。　　“你喜歡嗎？”化三右臂一伸，攬住了花芸的香肩，邀功似地問道。　　花芸的俏臉泛起了一陣羞紅和陶醉，但卻白了化三一眼，嬌笑道：“把眼睛閉上！”　　化三一愣，有些不解地問道：“閉上眼睛干什麼？”　　“你管這麼多幹嘛，我叫你閉上就閉上，不閉就算了。”花芸嘟着小嘴不依地道。　　化三滿臉疑惑地閉上了眼睛，卻不知花芸又要耍什麼把戲，剛閉上眼不久，只覺臉上一陣濕熱，同時又有“嘖”地一聲輕響。　　“哈，看見了，看見了！”阿軒不知什麼時候劈完了柴禾，來到後院提水桶，笑着呼道。　　化三忙睜開眼睛，不由自主地伸手往臉上抹了一下，只見花芸臉上泛起一陣紅霞，一副羞怯之態，不由大惑地向阿軒問道：“阿軒，你看到了什麼？”　　阿軒大聲笑了起來，大感有趣地反問道：“她都把小嘴湊到你耳邊了，你居然……”　　“死阿軒，我叫你說……”花芸大窘，抓起灶邊一塊乾柴，向阿軒砸去。　　阿軒一挑兩隻大桶，迅速躍開，大笑道：“不說就不說，又不是親我，有什麼好說的？”　　化三哪裡還會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也禁不住樂得歡笑起來，更緊緊地梅花芸摟住。　　“死阿軒，回來看我怎麼收拾你！”花芸惱羞成怒。　　阿軒卻不管他們，徑自挑着兩個大桶向外走去，耳邊卻隱約聽到花芸極難為情地小聲道：“別，別，娘都看到了呢……”顯然是化三已經不太老實了，不過，他對此見怪不怪。　　※※※　　“阿軒，又來挑水了？”俏寡婦恭弘=叶 恭弘清老遠便呼道，她也真是眼尖，阿軒才轉過山腳，她就發現了。　　阿軒望了河邊幾個正在洗衣服、洗獸皮的女人，不由得點了點頭，算是打招呼。　　每天阿軒來挑水，那俏寡婦都會老遠便打招呼，而且叫得親熱，可他卻不好迴避。　　俏寡婦、柳恭弘=叶 恭弘眉、桃花眼、瓜子臉，身材修長而勻稱，如水蛇般的腰肢，白嫩的肌膚可算得上是族中難得的美人，但對於有邑族族中的男人來說，似乎都不想沾惹這個女人，因為她已經死了九個丈夫，而且是在五年之中，說她是俏寡婦，實際年齡才二十歲。　　族中的女人都極為同情俏寡婦，但同情歸同情，卻沒有男人敢惹她，誰都想讓這個漂亮的女人做自己的妻子，都想鑽入這個女人的被窩中，只可惜誰都怕成為第十個冤魂。　　俏寡婦十五歲時與族中最勇敢一位年輕人結婚，但兩個月後，新婚丈夫在一次狩獵中被黑熊咬死。三個月後，又有一名族中年輕人與俏寡婦共同過日子，使之從悲痛中恢復過來，但不出五個月，這個年輕人卻被猛虎吃掉。自此之後，俏寡婦幾乎人都變了，也不知如何過日子，族人也想她能好好生活，又先後為她介紹了幾個年輕人，可這些人都相繼死去，在俏寡婦第五個丈夫死時，她變得放蕩起來，也許是受的刺激太大，然後她又嫁給了一個比她大三十歲的中年人，可是那中年男人仍是沒有活下來，另外兩個曾與她偷情，有過肉體關係的人也都相繼死去。於是再也沒有人敢去惹她了，因為俏寡婦似乎正是男人的剋星。　　有人說，俏寡婦一定是遭了魔鬼的咒罵，才會克夫。　　族中之人並沒有排斥她，但卻只讓她單獨住在一間屋子中，雖然也是在族人居住的地方，但也有種隔離的意味，畢竟五年之中發生在俏寡婦身上的怪事太多。　　阿軒對俏寡婦的事也有耳聞，但卻並不是很清楚，因為他本不是“有邑族”之人，他是在三個多月前被族長狩獵時撿回來的。　　對於這裏的生活，阿軒其實很快就適應了，族人對他也都很友善，因為只要是長老和族長說的話以及決定的事，族人都不會反對，也就不把阿軒當外人看了，因此阿軒很快融入了族人的生活中，只是他的來歷仍是族人的一個不解之謎，而這個謎團惟有阿軒自己才清楚。　　他不想讓別人知道他的身份和過去，但他的這種隱瞞並沒有什麼惡意。　　有邑族比他過去的部落似乎先進了很多，有許多東西都值得他去學習，比如牛車之類。是以，阿軒才會隱姓埋名，留在這裏，但他沒有一刻忘記過去，沒有一刻忘記那傷感的往事與一往情深的愛人，每當夜深之時，他總會對着天空，對着月亮想着那善良而美麗的愛人。　　三個多月了，有僑族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那群關心他的兄弟又怎麼樣了呢？　　阿軒正是三個月前被巨蛇吞入腹中的軒轅。　　他的存活，可謂是一個奇迹，一個了不起的奇迹。可軒轅沒有絲毫的歡喜之情，因為在他恢復知覺之後，才驀然發現自己往日所修習的先天真氣全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封在丹田深處，而他不管用何種方式，都無法沖開那股力量的封鎖，現在惟一能用的，只有他那天生具備的神力，雖然這力量已經足夠資格成為一個優秀的獵人，但卻無法成為一個高手，而他更不知道自己的部落在何方，不知道他思念的愛人究竟距他有多遠。　　軒轅的心在痛，心痛不是因為無法動用真氣，而是心痛雁菲菲是否已成為了蛟龍的妻子，他恨自己沒能向雁虎和蛟夢說出來，但他又慶幸自己沒有向雁虎說明，他不敢想象雁菲菲在認為自己死了之後會有什麼反應。其實，他也聽到了雁菲菲最後那句聲嘶力竭的凄喊一聲，軒轅每當憶及此處，他的心就開始痛，於是他只有忘情地投入這個陌生的族中，忘情地幹活、幹活……惟有這樣，他才會少一些時間舌想那些讓他揪心的事情。　　原來，軒轅那日被巨蛇吞入腹中之時，雙手握緊了含沙神劍，靈台一直保持着一片空明，直到他的含沙神劍被巨蛇喉口的軟骨所嵌住之時，他才感到巨蛇腹中的巨大壓力，只讓他幾乎喘不過氣來，更有一股股異樣的液體包裹着他，使之渾身燥熱難當。　　軒轅完全無法感受到巨蛇體外的劇烈震蕩，在蛇腹之中平靜如死，一共也只出現過兩次震蕩，那是他剛滑入蛇腹不久產生的。　　軒轅也不知支撐了多久，他感覺到自己的呼吸越來越難以暢通，那怪異的粘液更使他燥熱得快要爆炸，他腦海之中浮現出許許多多的人，包括母親……　　在軒轅感覺快要死去之時，竟想到了與岐伯，那個暗中教他練氣和指點了他數月武功的怪老頭。雖然他沒想到與岐伯的武功竟是如此之高，但卻記起了在他被巨蛇吞入口中前與岐伯所講的那一段話。　　“蒼天之氣，清靜則意志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為陰，薄者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者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大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　　正當軒轅身處生死關頭之時，這段話竟如一盞明燈，使他欣喜若狂。恍惚中，他記起當初與岐伯教他練氣之時也曾講解過這一類型的文字，而以他對先天真氣的掌握和了解，並不難明白這一段話的意思。只是他當時在蛇口之中沒心情去思考，此刻偶然間想起，又身處這特殊的環境中，竟霍然頓悟。　　“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軒轅意念至此，體內那幾欲爆烈的氣機立刻順意而動，陰陽兩分，走上下兩竅，那種澎湃的感覺立去。　　至此，軒轅完全明白了與岐伯的意思，更深悟那段話的精妙所在。“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軒轅依據這一番道理，加之往日練氣的經驗，他很快便理順了體內的真氣，更不斷地生出一縷縷真氣，在體內進行自給自足，進入龜息之狀。體外的壓力頓減，那怪異的粘液似也無法對其造成任何損害，但軒轅的靈台始終保持一片清明，意念未止，惟感巨蛇體內一片死寂，根本不知道巨蛇已在劇痛之下，自一條地下水道飛速遠行。通向黃河，疾行數千里之遠。　　當軒轅的靈台達到最清明之時，腦海之中竟似乎將巨蛇體內的五臟六腑全印了進去，雖然他什麼也看不見，但那感覺告訴他，他此刻是在蛇喉之中那塊橫起的軟骨下，而蛇喉之大，足可容下他的軀體。　　軒轅自是不想在蛇腹之中長呆下去，當他完全可以控制體內真氣之時，便開始試探着拔下那嵌在軟骨中的劍。後來他成功了，但一股液體將他沖入了巨蛇的食道，更有一股吸力將他拖得更深。　　這是軒轅沒有想到的變故，差點使他體內真氣走岔，幸虧他定力極好，終於記起手中的含沙神劍。　　神劍揮過之處，巨蛇食道盡裂，這一刻軒轅可以感到巨蛇在劇烈地翻騰。當然，他管不了這麼多，只知道破壞，將巨蛇的五臟六腑全都破壞無遺。　　就在軒轅大感快意之時，他的軀體突然觸到了一團烈火一般的東西，這似乎是一個充盈着巨大能量的容器，散射着無與倫比的生機。　　軒轅體內的真氣與之一觸之時，竟散得無影無蹤，他駭得肝膽俱裂，暗叫吾命休矣。黑暗之中他根本就看不到那究竟是什麼東西。　　巨蛇順着黃河一直東下，後來躥入一條地下暗河，奔行了三天，足足行了兩千多里。但在地下暗河之中卻被卡在狹窄的河道中間，且因巨蛇體內的五臟六腑被軒轅以含沙神劍破壞無遺，已是強弩之末，早已無力掙扎。若在平時，巨蛇肯定是無法被卡住的。　　軒轅在巨蛇腹中三日有餘，卻未死去，他也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總之，他心裏明白自己並沒有死。　　雖然他體內的真氣早就被那團如烈火般的東西激得蕩然無存，可是那烈火般的東西似乎將無限生機注入了他的體內，讓他不懼蛇腹中缺氧的威脅，以及那致命的壓力與化膚的液體，但軒轅真的感到餓了。　　已數天未進粒食之人，自然是極為飢餓的，軒轅勉力移動手腳，竟觸摸到那團火熱的東西。　　其物並不大，入手溫軟，但卻有一股生機和力量自手心傳入體內，四通八達，使之精神大振，軒轅心中的驚訝是無與倫比的，他無法想象這頂多只有拳頭般大小的東西，竟具有如此魔力，不僅僅激散了他體內的真氣，更支持着他的生命，心想至此，軒轅心頭一動：“若是吞掉這東西，會不會永遠支持着我的生機呢？”　　在強烈的好奇心和難忍的，飢餓驅使下，軒轅最終吞下了這拳頭大的東西吞進了腹中，一入喉，立即化作數股火熱的甘流直通四肢百骸，軒轅只感無數股力量向丹田匯聚，犹如百川匯入大海一般。　　軒轅大喜，藉著渾身充盈的無限生機和力量奮力揮劍直向蛇腹之外亂刺。　　巨蛇此刻真是連半點活命的機會也沒有了，但卻拼盡餘力掙扎，最終仍然無法脫開卡住軀體的河道。　　軒轅的劍刺穿了蛇身外皮，卻再也破不出去，因禽劍尖已頂在石壁上，反而讓水滲入蛇腹中。　　軒轅大驚，也駭異莫名，當他伸手自巨蛇腹部打開的血洞摸出時，立即明白了此刻巨蛇身陷水洞之中，他知道，要想逃生，惟有自蛇口爬出。　　此刻軒轅渾身犹如置身於一個熔爐之中煎熬，雖然渾身是力，但也痛苦莫名，當他心頭仍有一絲靈志時，奮力向蛇口爬去。　　也不知道費了多少時間和花了多少力氣，他終於以含沙神劍割開了已僵死的巨蛇之口，落入了地下河水中，然後只有一陣飄流碰撞的感覺和幾乎快要爆炸的熱力在衝擊着他的每一寸肌膚。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間，他終於失去了知覺。　　軒轅再次醒來時，已經置身於有邑族中，渾身似乎沒有一點力氣，頭腦中一片混沌。　　當他有了意識之時，明白這些人要將他充作奴隸，而且還拿走了他身上僅存的兩件物品――含沙神劍和血如意。同時他發現自己的頭髮已經半根不剩，後來又來了一個老者，想出了一個折衷之策，讓軒轅以神劍和血如意換取自由。　　軒轅當時根本沒有絲毫力氣，更遑論反抗了，只好同意，以待恢復力氣后，再將之奪回。　　當有邑族中人問及軒轅的過去之時，軒轅只是說記不起過去發生了什麼事情，只記得別人叫他阿軒。　　後來那老者向他施展異術，其實軒轅當時一直都處於清醒狀態，所以那老者也被騙了。　　這一點連軒轅都無法理解，不過他估計可能與自己在蛇腹中所吞服的東西有關吧。　　的確，事實上軒轅猜得沒錯，在巨蛇腹中，他所食的正是鬼三謀求了二十年都未獲得的龍丹，而軒轅卻鬼使神差地吞服了。　　龍丹乃至陽之物，一旦融入軒轅體內，立時使其萬邪不侵，那老者的異術自然無法奏效，這秘密除深知龍丹底細的人知道外，軒轅和有邑族之人當然無法明白。　　軒轅服食龍丹的過程只怕連鬼三和歧富也沒有料到，因為連鬼三和歧富那等級別的高手都絕不敢直接口服龍丹，因為龍丹之中所藏的巨大生機和熱力會使一個人的經脈爆裂，那種熱力會生成一股強勁無比的氣勁由體內向外衝擊皮膚，又豈是人力所能承受的？　　要知道，那巨蛇至少也有數千年的修行，方成龍身。龍丹乃是聚天地之靈氣所成，這小小的一顆龍丹可以完全支撐着那條龐大軀體的全部生機，而人的軀體卻是小得可憐，豈能容納這般強烈的生機？所謂物極必反，正如將一水缸水裝在水缸里則沒事，但全倒進一個小杯中，則會盡數溢出。　　而軒轅所遭遇的正是這種劫難，但他卻活下來了，這可謂是天意。即使是鬼三吞服龍丹后，若無外界力量相輔也惟有死路一條。軒轅巧就巧在他落身於水道曲折無比的地下河中，自蛇腹中出來后順水流淌，在河道之中四處碰撞，每撞一次，體內的勁氣就外泄一些，又置身冰寒的水流之中，使得軒轅僥倖活了下來，但最終還是因龍丹的能量散發全身經脈，將往日所修練的先天真氣全都封鎖。那龍丹的生機和火勁也全都鎖於丹田之中，無法運用。因為軒轅不能控制這股外來力量，所幸他天生神力，在有邑族中休息幾天後，便可以幹活了，恢復體力的速度極快。　　於是，軒轅就在有邑族中做一些不重要的雜活、粗活，他在幹活的同時，又不忘學習有邑族中的先進技術，更不斷修習與岐伯所傳的練氣心法，以圖一點點地激活存於丹田中的那團外來真氣。　　同時，他私下打聽這裏距有僑族究竟有多遠，但是大多數人根本沒聽說過有僑族這樣一個部落，只有少數老者似乎聽說過有這麼一個部落的存在，但具體在哪裡卻一點也不知道，包括少典、褒氏部族這些軒轅熟知的鄰近部落。即使偶爾有人知道，也只說距此相隔數千里之遙，聽得軒轅直皺眉頭，這就像是在說神話一般。　　但軒轅知道，這裏離自己的家園至少有千里之遙，雖然他懂得看星星辨路，知道有僑族所在的方位，但這麼遙遠的路程，又打消了他立刻返回家園的念頭，即使要返回家園，至少也得等功力盡復之後，因此，軒轅便安心地住在了有邑族。　　※※※　　“阿軒，今天怎麼這麼遲才來挑水？”俏寡婦放下手中的活兒，那雙桃花眼似乎有些挑逗地望向軒轅，脆聲問道。　　軒轅似乎極為受不了這種眼神，不由“嘿嘿”一笑道：“我以前不是這個時候來挑水嗎？”　　眾女一愣，都望着俏寡婦笑了起來，有的甚至出言道：“恭弘=叶 恭弘清每天都給阿軒計了挑水的時間嗎？難怪你這麼遠便發現了他，原來你已經望了好久……咯咯”　　“咯咯，嘻嘻……”河邊上的女人都笑成了一團，軒轅禁不住也臉紅了紅。　　“啐……”俏寡婦啐了一口，沒好氣地道：“看你們想到哪裡去了，人家阿軒的臉皮可嫩着呢，別欺負人家哦。”　　“咯咯，恭弘=叶 恭弘清啥時候變得臉皮厚了呢？”河邊的年輕少婦們、老女人們，還有一些族中的靚妞們全都笑成一團，相互戲謔，更有許多年輕的少女們都把目光投向軒轅，似乎想看看這個神秘的阿軒有什麼反應。　　軒轅卻再沒有勝紅，反而笑了笑道：“我真為你們擔心，要是你們這樣笑下去，還真怕會掉到河裡去，我可不知該先救誰。”　　“當然是先救恭弘=叶 恭弘清��，她這麼關心你，不救她救誰呀？”打趣的是化三的嫂子，這是一個極為風騷的女人。　　軒轅苦笑着搖了搖頭，無可奈何地道：“真拿你們沒辦法，不過，我倒有個主意，那就是你們全都跳到河裡去試一下，看我是到底先救誰，那時不就很顯而易見了嗎？”　　眾女不由一呆，旋即又爆出一陣歡快的笑聲，連那個最矜持的小美人燕瓊也為之莞爾。

# 第十六章 祖族之客

　　軒轅的目光隨着笑聲向燕瓊望去，忍不住大感驚艷，她那抿嘴輕笑的樣子犹如一朵含苞欲放的雪蓮，十分醉人，有着一種迴腸盪氣的含蓄美，更因那白玉羊脂般的肌膚，在挽起的布裙之下，有着一股如彩虹般令人迷幻的震撼，那玲瓏嬌巧的身段，增一分則胖，減一分則瘦，皓齒明目，瓊鼻櫻桃小嘴，臉型的流線犹如一顆被大水沖琢了千萬年的玉石，是那麼的自然清爽。　　燕瓊與軒轅的目光一觸，臉上立時泛起一絲羞紅。　　“人家阿軒眼裡可只有小瓊兒，哪裡還有我喲？”俏寡婦對軒轅的視線敏感至極，不由微微有些吃醋地道。　　眾人的目光全都投向夾在中間的燕瓊。　　“清姐在……在瞎說！”燕瓊慌亂之中，有些惶急地辯駁道，俏臉卻紅得犹如熟透了的柿子。　　她不說還好，這麼一說，卻是越描越黑，眾女不由都笑了起來。　　燕瓊更是羞急不已。　　軒轅見她這樣，不由自若地笑道：“這是清姐說的哦，以後不先救你，可別怪阿軒無情，其實我本來想說先救你的，既然……唉，算了，我沒想好了。”　　眾人見軒轅如此坦白，不由又將攻擊的對象轉向了俏寡婦。　　燕瓊見軒轅出言為她解窘，禁不住感激地望了軒轅一眼，卻見軒轅向她眨着大眼，不由又羞得回過頭去。　　“不跟你們胡攪了，今晚有客人進入族中，我還得早點把水挑回去。”軒轅說完在俏寡婦的美目相送之下很快在河水的上游打滿了兩桶水，快步離去。　　河邊留下的惟有幾個女人的驚嘆，驚嘆軒轅的力氣，因為軒轅所用的水桶乃是族中很少有人能提動的大木桶，每隻水桶幾如水缸，足足可裝一百五十多斤水，這一擔水便有三百來斤，而軒轅挑着犹如沒事人一般，走得飛快，更連水星也不盪出來。單憑這一點，族中就沒有多少男人可以做到，但她們又不知軒轅的真正來歷，就是族中的祭司也無法知道，因為軒轅正是祭司以法力喚醒的，而祭司卻說軒轅已忘記過去。　　祭司的話沒有人會不相信，是以軒轅在有邑族中就成了一個謎。　　※※※　　軒轅正在後院用着晚餐，他雖然在族中算是自由人，屬於族中的一員，但卻只能同婦孺等級，特別是在有客人前來的時候，只有族中的勇士們才可以與長老、族長、客人們一起吃飯，是以軒轅只好留在這個院中做一些燒火打雜的事情。　　客人來時，一般都在客廳中，那是一個以石頭砌成的大殿，也極為氣派，連屋頂都是以石樑搭起，然後以木板夾縫，上面再蓋一層厚達五尺的黃土，並向兩邊稍稍傾斜。　　頂上的黃土在建造時以水澆濕，待乾燥時就會結成一大塊板，連雨水都無法滲入其中。　　客廳的大門高有二丈有餘，寬六尺，更有幾扇一丈見方的活動窗，夏天可全都打開通風，冬日便緊緊關閉，那也是族中惟一值得人們驕傲的建築，因為它花費了五年時間才建成。　　一般來說，當有重要客人前來“有邑族”時，都會在宴會之後舉行野火會，軒轅來到族中已有三個月了，卻未曾參加過一次野火會，因為在這三個月中沒有什麼重要的客人需要調動全族人的熱情。不過，今天前來“有邑族”的客人十分重要，因為族長在下午就已宣告今晚會舉行野火會，可以讓族中的男女們盡情歡舞。　　這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消息，特別是年輕人，因為在這個晚會上，所有的年輕人都可向自己喜歡的人示愛，可以在這一晚與相愛的人結為夫婦……總之，這是一個極為受歡迎的夜晚。　　※※※　　“阿軒，待會兒有什麼準備？”俏寡婦擠出人群來到獨處一角的軒轅身邊，笑嘻嘻地問道。　　軒轅瞟了俏寡婦一眼，扒了一口麥芽飯，嘀咕着道：“能有什麼準備？我可是姑娘出嫁頭一回參加這等熱鬧，能準備啥？需要準備啥？”　　俏寡婦差點沒把口中的飯給笑得噴出來，緊湊在軒轅的身邊好笑地道：“你不想去為你心愛的人奪一朵紅花嗎？”　　“誰呀？我咋不知道自己有了心愛的人？奪一朵紅花來只怕要扔到灶堂里當柴燒了，你看我這副模樣，上台還不給人家三下兩下給轟得鼻青臉腫？我看還是免了吧，在台下看猴把戲多精彩？”軒轅沒好氣地白了俏寡婦一眼，毫不在意地道。　　“嘿，看不出你這人怎麼如此沒信心？也挺會裝傻的，你不是看中了小瓊兒嗎？……”　　“你可別瞎說啊清姐，人家可是天上的月亮，我算什麼？我要是敢打她的歪主意，族中的一百多個如狼似虎的小伙子不把我踩扁才怪。不過，依我看呀，清姐好像有些不對勁啊。”軒轅打斷俏寡婦的話笑了笑道。　　俏寡婦向軒轅拋了個媚眼，嗲聲反問道：“我有什麼不對勁嗎？”　　軒轅高深莫測地搖了搖頭，又笑了笑，卻無言地繼續悶頭吃飯。　　俏寡婦不由沒好氣地笑罵道：“只知道吃，撐死你就好了。”　　“喂，你們倆在這裏可說得挺投機呀。”化三的聲音不知道什麼時候在他們身後突然響起。　　俏寡婦倒嚇了一跳，一副受驚不小的樣子，十分誇張地拍了拍那高挺而晃悠的胸脯，白了化三一眼，笑罵道：“你這小子想嚇死大姐呀？如幽靈般神出鬼沒！”　　化三兩眼放光地盯着俏寡婦那飽滿高挺、起伏有度的胸脯，油嘴滑舌地道：“我哪敢呀，又怎捨得？”　　軒轅似乎沒有看到這一幕似的，放下已吃得很乾凈的竹碗，抹了一下嘴巴，回頭向化三問道：“你怎有閑情下桌？可是又要送菜去了？”　　化三這才似乎記起了正事，向軒轅笑道：“族長叫你到客廳去一趟。”　　“送什麼東西呀？”軒轅問道。　　“叫你把自己帶去就行了，其它的東西就不用帶了。”化三好笑地道。　　軒轅“哦”了一聲，卻有些疑惑地問道：“族長找我有什麼事？”　　“我怎麼知道？族長只是讓我來傳個話罷了，你自己去問族長吧。”化三沒好氣地道。　　“還不快去？”俏寡婦也媚聲催道。　　軒轅不由苦笑着搖了搖頭，跟在化三身後，在眾女人的目光下行出了大院。　　“喂、小子，我們的寡婦大姐看來是對你小子很有意思，小子，不知你意下如何？”化三突然有些神秘兮兮地笑問道。　　軒轅淡然一笑，道：“別瞎說，我沒感覺，我只是當她是個姐姐而已。”　　“你小子可別身在福中不知福，你試過她的味之後就知道不會虧待你的，許多人想都想不到呢。”化三吞了一口口水，低笑着罵道。　　“那讓別人去好了，我阿軒可是個死心眼的人，不過我勸你還是別打她的主意為好，否則我一不小心在芸老大的耳邊說漏了什麼，那可就不好辦了。”軒轅也笑了笑，略帶威脅的口吻笑道。　　“你小子別好心沒好報，我可是有心幫你，你反倒威脅我，你看我是那種人嗎？”化三忙辯道。　　“看，看，急了吧？放心吧，我嘴巴緊得很，好男兒多娶些老婆有什麼不好？多為族中添些人丁，以你這種人才，十個八個老婆也不多。不過，芸老大對你可是一片真情哦。”軒轅笑道。　　化三大樂，心頭更是飄飄然起來，口中卻不得不謙虛地道：“哪裡，哪裡，不過我對芸妹情真意切，蒼天可表。對了，你小子怎地稱芸妹叫老大了？”　　軒轅無司奈何地攤了攤手，道：“難以抗拒她的雌威，不叫她老大，她會吩咐更多的活兒讓我做。嘿嘿，叫她一聲老大，今晚的碗都不用洗，水也不用燒了，多劃算。”　　化三先是一怔，繼而忍不住笑了起來。　　※※※　　客廳，分兩進，前為大廳，乃是族中之人的會餐之廳，有十丈見方，中間以幾根巨大的方石架着，這些粗有一丈見方的大方石起着支撐大梁的作用。　　后廳才是主客所用之廳，但也有三丈見方，雖然所有的裝飾都極為簡陋古樸，卻也显示着其氣勢的宏大。在這個年代，已經算是很宏偉的建築了。　　后廳之中，擺了兩張大桌，桌上擺滿了仍是熱氣騰騰的食物，有清蒸肥豬、爆烤山羊、清蒸熊掌、虎耳……等等一些豐盛至極的肉食，還有山果之類的小吃……　　軒轅獨自步入后廳，眼睛的餘光已經看清了廳內的布置，那股香酥無比的肉香味可不是前廳所能比擬的，猴兒酒的甜香更讓他暗吞口水。后廳只有十餘人，但這些食物足夠六十人吃，軒轅心中大叫浪費。　　軒轅步入后廳的第一眼就落在一位極為清麗美人身上。　　那美人坐在第一桌上席，與族長恭弘=叶 恭弘放並排，但她身上所流露出來的氣質犹如獨具一格的完美藝術品，讓人感覺到這個世界似乎沒有任何一點俗物可以與之匹配，任何東西都無法融入她那種獨立的格調之中。　　那不能說是一種美，因為那已經超出了美的範圍，因為任何人看到她，都會覺得是自己曾經夢想中美麗的最高境界，在這麗人面前，自己竟顯得如此黯然，如此庸俗。　　麗人身穿一襲似絲非絲、似皮非皮、似布非布的黑色軟質長披風，極為愜意地在那纖長如天鵝般的美頸上輕繞而過，在鎖骨之處挽了個接近蝴蝶般的結，燈光之下，滑嫩的脖子上掛着一串珍珠，更讓那種意境飄然出塵。披風裡面一襲淺綠色的緊身裝更將那勾魂懾魄的軀體勾畫得入肉三分，沒有任何男人不會為之拜倒。　　但軒轅腦子里卻不敢有半絲歪念，就因對方那冷如止水的眸子，深邃得似乎是無底的龍潭，那似乎有形有質的目光更如一盆冷水，可以澆滅任何人心中升起的燎厚之火。　　軒轅呆了一呆，盡量抑制自己，使目光從那麗人的身上移開，他看到了族長恭弘=叶 恭弘放，這也是一個極為英武健悍的男人，平時軒轅覺得恭弘=叶 恭弘放應該算是族中最有魅力的男人，可是此刻一看，頓覺一片黯然，索然無趣。　　與那麗人相伴的還有恭弘=叶 恭弘放最得寵的五夫人，五夫人可算是族中最有魅力的女人，除了她大侄女燕瓊之外，族中沒有任何女人可以與她相提並論。特別是她那勾魂的媚眼與燕瓊的清純完全是兩種不同的性格，這個女人曾經讓軒轅暗慕了兩個月。但此刻軒轅竟覺得她竟也不過如此，就像是一隻鳳凰身邊的母雞。另外幾個引起軒轅注意的也是四名少女。　　四名少女沒有一個不是絕色佳人，甚至更勝燕瓊幾分，比起恭弘=叶 恭弘放的五夫人燕靈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特別是其中一個有幾分嬌弱，丹鳳大眼，身着鵝黃輕裙的美女，正在仔細地打量着軒轅，而且眼神很怪。　　軒轅被對方看得心神禁不住一陣枉跳，他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為那個身着鵝黃輕裙的美女竟是他曾放走的“祭品”褒弱。軒轅心中的極度吃驚很快平靜下來，知道自己此刻不能與對方相認，而且他根本就不清楚對方的來意，一個不好，反而會惹禍上身。　　“咳……”軒轅故意輕咳一聲，低下頭極力避開那身着黑披風的麗人和褒弱投向他的眼光，有些心慌地道：“不知族長找阿軒前來有何事吩咐？”　　內廳之中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向軒轅投來，靠裏面一桌的幾人又繼續不聲不響地吃着食物，他們並沒有對軒轅這個人物太過在意，但恭弘=叶 恭弘放這一桌的人都將目光盯在軒轅的身上。　　“抬起頭來！”恭弘=叶 恭弘放以命令式的口吻道。在他的眼中，軒轅只不過是一個下人而已，在族中只比那些在山谷中種地的奴隸強一些，是以恭弘=叶 恭弘放對軒轅並沒有什麼好的口氣。　　軒轅依言抬起頭來，卻不敢斜視。　　“弱兒說的就是這個人嗎？”那麗人輕緩地向那位自軒轅進門開始就上下打量他的黃裙少女問道。　　軒轅心中打了個突，暗忖道：“這麗人究竟是什麼來頭？難道是她讓我來的？該不會是褒弱這小娘們認出了我吧？這下可就要糟了。”旋即又想：“嘿，這裏距有僑族少說也有千里之逞，她們又怎會想到我會出現在這裏呢？也許她只是猜測而不敢肯定，只要我死不承認、見機行事不就行了？大不了一走了之。”　　正想着，褒弱已起身離席，徑直走到他的面前，只相隔三尺而立，那雙充滿靈氣的丹鳳眼深深鎖定軒轅，坦誠而熱切的目光中蘊藏着一絲激動。　　軒轅並沒有感覺到褒弱的敵意，心下稍安，但仍將神經綳得極緊，不敢有絲毫的大意。　　褒弱見軒轅似乎沒有反應，不由有些微惱地問道：“你難道認不出我了嗎？”　　軒轅忖道：“來了！”但卻有些為難，他不知道該不該相認，猶豫了半晌，裝作傻傻地一笑，撓了撓腦袋，搖了搖頭，道：“姑娘是我們有邑族的客人，又是第一次前來本族，我當然不認識。”　　“弱姑娘，他無法記起過去的事情了。”恭弘=叶 恭弘放出言提醒道。　　褒弱一震，扭頭望瞭望恭弘=叶 恭弘放，又望瞭望軒轅，有些失望地輕聲問道：“軒轅，你真的記不起我是誰了嗎？”　　軒轅裝作一片茫然地搖了搖頭，道：“不知道姑娘是什麼時候見過我的？我叫阿軒，不叫軒轅，不過姑娘真美，怎會認識我呢？想來是認錯人了吧。”　　褒弱失望的神情更甚，更似乎多了幾許感傷，今日，她遠遠看見軒轅挑水，其背影很像她永遠也無法忘記的軒轅，但她不敢肯定這個挑水的人就是軒轅，畢竟有邑族與有僑族相距太遠。可是，她仍忍不住讓恭弘=叶 恭弘放將今天挑水的人叫了過來。當軒轅一走入內廳時，褒弱幾乎歡喜得要叫了起來，但由於前來是客，不能太過失禮，這才強壓住心頭的激動……　　軒轅見褒弱如此失望的神情，不由大覺不忍，但卻又無可奈何，不過他仍忍不住輕聲問道：“軒轅對姑娘很重要嗎？”　　褒弱一震，眼神之中閃過一絲複雜的情緒，心中又似乎盪起軒轅那淡淡的聲音：“你害不害怕？”　　“他們是我部落里的人，我也屬於這個部落……”　　“因為你也是人，每個人都有享受生命的權利。因此，我不能讓他們殺害你……”褒弱無法揮去這本來並不包涵任何私情的聲音，她也不明白軒轅是否對她很重要……但在她的心中，是多麼渴求能夠再次見到軒轅。　　當褒弱逃出有僑族后，每天晚上她都會在腦海中泛起軒轅那雙深邃如天空的眸子和那倔強不屈的眼神，還有那一頭短短的亂髮……她心頭總會在入睡前將軒轅的話回想一遍……　　“弱兒，回來！”那居於上席的麗人輕喝了聲。　　褒弱再次深深地望了軒轅一眼，心中仍忍不住顫了一下，卻不得不依言回到席上。　　※※※　　“阿軒，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裏？為什麼不去看野火會？”　　軒轅自沉思冥想之中驚醒過來，扭過頭向說話者望去，他不禁感到有些意外。　　“燕瓊，是你？”軒轅揉了揉眼睛，還以為自己看花了眼呢，來者正是“有邑族”中那位容易害羞的美麗倩女燕瓊。　　燕瓊似乎有些羞怯地避過軒轅那有些熱烈的目光，輕聲道：“清姐正到處找你呢。”　　“她找我干什麼？”軒轅並不感到意外地問道。　　他其實早就知道，只要他不出現在野火會上，恭弘=叶 恭弘清一定會四處尋找，不過他對那俏寡婦並沒有任何興趣，也不想惹上一些沒有必要的情感，抑或打一開始他就覺得俏寡婦其實很俗氣，甚至有些……軒轅也不想將一個女人想得太壞，但自從見到那個似乎高不可攀的黑衣披風麗人和那個自稱褒弱的少女后，他更感覺到俏寡婦的賣弄風情真是俗不可耐。所以，他有時特意迴避那多情的俏寡婦，或許事實並不是如此，其實就是軒轅自己也說不清他自己心中的感受。

# 第十七章 主宰自我

　　燕瓊偷偷地望了軒轅一眼，小心翼翼地問道：“你們不是關係很好嗎？”　　軒轅一呆，不由大感好笑，轉過身來面對燕瓊而坐，右手將嘴中的一根草莖摘了下來，笑問道：“不知燕姑娘是指什麼關係？”燕瓊臉上閃過一片紅雲，幾乎想轉身就走，但似乎又想起了什麼，轉過去的身子又轉了回來。　　軒轅心頭一盪，知道燕瓊的臉皮太嫩，自己剛才的問話也大有毛病，不由得乾笑道：“不好意思，阿軒太唐突了，其實我跟清姐一點關係也沒有，若硬要說有，我也只是將她當姐姐看待，我想燕姑娘可能是誤會了。”　　“真的沒有嗎？”燕瓊的俏臉埋得更低，小聲問道。　　若不是這個夜很寂靜，軒轅恐怕也聽不清了。但軒轅卻聽清了燕瓊所言，禁不住心中大感興奮，認真地道：“這當然是真的，我無論騙誰也不敢騙你呀，對了，你怎麼也沒有去看野火會？”　　“我，我……是清姐讓我來找你的。”燕瓊囁嚅道。　　“我們坐下來說，好嗎？你身邊有塊石頭，還是挺乾淨的。”軒轅盡量讓自己的聲音變得平靜而懇切，可心裏卻湧起了絲絲縷縷、難以言喻的感覺，他可不是個傻子，燕瓊的話語之中明顯是對自己大有情意，否則怎會顯得如此拘束？不過，他可不想太操之過急，嚇着了這位臉皮嫩的小美人，雖然他也極想奪得這美人的芳心，但他知道一切必須循序漸進，首先穩住對方再說。　　軒轅並不以為這是一種罪過，男歡女愛，這本是天經地義之事，愛美之心更是人人皆而有之，若誰不想將美人變為自己的女人，那才是真正的傻子，問題只是在於誰有足夠的魅力讓女人臣服於自己。　　燕瓊似乎也感受到軒轅那種自然流露的懇切，使她不再心慌，反而依言坐了下來，也許是因為光線比較暗吧，燕瓊似乎對軒轅那熠熠目光並不是很敏感，反而坦然了一些。　　“你剛才不是說清姐也在找我嗎？”軒轅緩緩地由正題入手，盡量不給對方造成壓力。　　“是呀，清姐也在找你。但她怕―個人找不到你，所以就讓我也來幫她找了。”燕瓊語氣中果然沒有太多的不安。　　“我又不是一隻老鼠，小得鑽進草叢就找不到了，幹嘛要這麼多人來找？”軒轅嘀咕地埋怨道。　　燕瓊大感有趣，抿嘴一樂，氣氛也就緩和了一些。　　“咦，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軒轅奇問道，心中卻在盤算着，這種距離可不好玩，得坐近些才行。　　“我也不知道，清姐往北邊去了，我就向東邊走，誰知道正好碰到你在這裏。”燕瓊微微有些羞怯地道。　　“天這麼黑，她也真是的，我又不是個小孩子，怕丟掉嗎？還這麼找，這荒山野嶺的，要是你有個閃失，我看她如何向族長交代……”　　“你別怪她，其實她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燕瓊打斷軒轅的話，忙分辯道。　　“很重要的事情？什麼事情？你知道嗎？”軒轅訝然問道，他似乎極為敏感地覺察出了燕瓊語調中的變化。　　“說出來后，你可不要生氣？”燕瓊有些擔心地道，同時也有一些微微的傷感。　　軒轅一怔，愣愣地望着燕瓊，心中湧起一絲陰影，問道：“你說吧，我不會生氣的。”　　燕瓊難得地正視了軒轅的目光，沒有半點迴避之意，猶豫了半晌才道：“族長準備將你送人！”　　“什麼？”軒轅驚呼一聲，立身而起，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他卻已經聽清了燕瓊的話，自己的反問只是一個不需要重複回答的多餘問題。　　他心中湧起了一股無法抑制的憤怒，他竟然被恭弘=叶 恭弘放當成物品拿去送人，這跟奴隸又有什麼分別？雖然他知道自己在恭弘=叶 恭弘放的心中只不過比奴隸稍稍好一些。　　但是他在這三個多月中，已對這個部族的人或事產生了一些無法解釋的感情，他已把自己當成了這個族中的一員，可此刻恭弘=叶 恭弘放卻做出如此決定，的確讓他心中感到憤怒至極。　　“你……你生氣了？”燕瓊嚇了一跳，也跟着站了起來，有些手足無措地惶聲問道。　　軒轅吸了口氣，知道自己不能在這個容易受到驚嚇的美人面前發脾氣，不由向燕瓊苦笑了笑，道：“對於起，是我失禮了，沒有嚇着你吧？”　　燕瓊微敞鬆了口氣，心中卻有些無奈，正想安慰對方几句，軒轅卻搶先道：“沒事，還是坐下來談吧。”　　燕瓊一呆，軒轅已坐在離她只有兩尺遠的草地上，並輕輕地嘆了口氣。　　燕瓊的神情似乎被軒轅的嘆氣聲觸動了一下，本來還在猶豫是否該與軒轅坐得這麼近，但聽到對方嘆息后，竟主動向軒轅靠近了一下，輕聲安慰道：“如果你不願意，我可以向小姨娘求求情，族長很聽小姨娘的話，說不定不將你……”　　“你不用說了，我知道你對我好，可是這種低聲下氣求人的事情，我阿軒不屑為之。”軒轅斷然打斷了燕瓊的話道。　　“可是……”燕瓊還想說什麼，卻又不知道該說什麼好，她似乎並不明白軒轅心中想些什麼，軒轅對於她來說，就像是一個謎。　　“不要可是了，謝謝你對我的關心，該發生的事情終究會發生的，與其拖到將來更痛苦，倒不如快些面對它更好。但阿軒永遠都不會忘記這三個月來的日子，不會忘記這裏的每一個人。”軒轅說著扭頭深深地望着燕瓊有些異樣的俏臉，口氣堅定地道。　　“燕瓊會忘記阿軒嗎？”軒轅有些期待地問道，雖然是在黑夜中，但在滿天的星光和明媚的月色映照下，且兩人相隔咫尺，軒轅完全可以清楚地捕捉到燕瓊的每一絲表情。　　燕瓊微微垂下頭去，不敢與軒轅那亮若星辰的眸子相對，一雙玉手有些不自然地擰着衣角，但她卻極為肯定地搖了搖頭，表示她是在回答軒轅的問話。　　軒轅的心情稍稍好了一些，但卻沒有再逼視她，只是將目光移向了空闊遼遠的星空。　　夜空是那般寧靜深遠，似乎隱含着無限的深意。　　“月亮快圓了！”軒轅淡淡地吁了口氣道。　　燕瓊微訝，也跟着抬起頭來望着那美麗的夜空，她似乎還是第一次發現夜空有些意思，不由應了聲：“是呀，月亮快圓了。”　　“月將圓，人卻要散……”軒轅自語道。　　燕瓊不語，她心中也掠過一絲傷感，不明白為什麼，眼前這位高大挺拔的年輕人卻讓她的心有些亂。　　她注意他並不是大久，才一個月的時間，可是軒轅給她的印象似乎極為特別，他彷彿有着與族人不同的內涵，後來她知道這個高大挺拔，還算英俊的男子果然並不是自己的族人和鄰族之人，而是誰也不知他過去的神秘人物。於是她對他更加產生了一絲連她自己也抗拒不了的興趣。燕瓊開始注意軒轅的活動，開始留心有關於軒轅的流言和猜測。　　對於軒轅這樣一個神秘的新人物，女人們自是談論得最多。有人說他長得精壯結實，有人說他力大勤勞，女人們的心思比較簡單，對於異性，特別是很有魅力的異性，總會比男人們容易接受得多。因此，軒轅很快就成了女人們談論的主題，而軒轅這三個多月表現和那神秘的過去，的確是個很好的話題。　　燕瓊自然也暗中觀察過這樣一個幾乎天天都聽說過的男子，發現軒轅不大喜歡說多餘的話，更不會對任何人有什麼抱怨，但卻非吝嗇言語之人，每一句話都似乎很得人心，又說到實處，更不介意別人拿他市玩笑，這在族中男人之中幾乎沒有。而軒轅的眼睛更是特別，似乎存在着許多或哀傷、或歡樂、或痛苦的往事，特別吸引人，還有那種淡淡的笑容……　　燕瓊只是想着，卻無語，因為她不知道該如何安慰這樣一個難以看透卻又極為特別的男人。　　“你一個人前來找我，那他們豈不都在找你？”；軒轅突然笑着向燕瓊道。　　蒸瓊反問道：“他們？”　　“是呀，你走了，那些人奪了紅花只怕沒人送了。”軒轅笑道。　　燕瓊俏臉微微一紅，道：“他們送他們的，關我什麼事？”　　“哦，他們可都是族中的勇士哦，一個個勇悍無比，而且都喜歡你，難道你不知道嗎？”軒轅有些怪怪地望着燕瓊，反問道。　　燕瓊避開了軒轅那有些灼人的目光，毫不在乎地道：“我才不稀罕呢！”　　軒轅突然伸出右臂，大膽地將燕瓊攬入懷中，訕笑道：“那你稀不稀罕我送你一朵紅光？”燕瓊聞言又羞又急，卻又全身發軟，無力推開對方。　　其實，就算她並沒有全身發軟，她也不可能勝過軒轅的大力，她只能夠掙扎了一下。　　“放開我，這樣不好……”燕瓊大羞，小聲地喘息道，可這聲音連她自己都聽不太清楚，她簡直已經快迷醉在軒轅那粗獷的氣息之中。雖然她知道這樣似乎有些不妥，但她又渴望這樣，更似在身體里有某一種期待，如一個饑渴的人，渴求着水和食物一般。　　軒轅的右手輕輕抬起燕瓊那微尖的下巴，體內犹如有一團火在燃燒，他知道，如果錯過了今晚，他將永遠無法得到懷中的美人，他心中更有一種挑戰的念頭，他要讓恭弘=叶 恭弘放知道，他這個在恭弘=叶 恭弘放眼裡只是個貨物的人能夠獲得族中最美麗的“肥肉”。何況，他的的確確喜歡這個容易害羞的美女。　　軒轅知道，燕瓊同樣也喜歡着他，在這種原始的部族中，只要有愛，就可以擦出愛的火花，就可以……　　燕瓊無可抗拒地被軒轅的大口吻住了櫻桃小嘴，起先她似乎很難適應，有些迴避，但後來竟變得有些瘋狂，被軒轅的舌頭挑起了內心燃燒的火焰，也不再表現得拘束。自軒轅身上傳來一股異樣的熱力，幾如讓她置身於一個火爐之中，整個人犹如化成了氣，浮在不着邊際的虛空之中，甚至感覺不到身體的存在，只有充滿慾望的靈念在擴展、延伸，然後融入軒轅的靈魂之中。　　軒轅體內的原始之火也在不斷地擴展，他有一種強烈至爆炸的需求。　　燕瓊犹如是水，而軒轅則是在沙漠之中饑渴了十日的野狼，是以他貪婪地吮吸着，對於這種收穫感到十分欣喜、歡快。　　“吖嗚……”聲中，燕瓊感覺到了軒轅那隻發燙的大手正自她的肩頭滑入衣衫之中，似乎帶着一種電流刺激得她渾身發顫。　　軒轅的手是那般溫柔，那般有力，只是這隻手已緩緩自燕瓊滑嫩的肩背處深入，摩挲着向前移動。　　“不要！”蒸瓊的前襟已被解開，軒轅那隻怪手在輕揉着她豐滿而堅挺的雙峰，但燕瓊的聲音和輕微的掙扎立刻變成了呻吟和喘息，那種無與倫比的快感，如潮水一般，一波波襲向她的全身每一條神經。　　她的掙扎已經完全轉化，反而死命地抱緊軒轅那粗壯的脖子，犹如在虛空中飄遊了千萬年的孤魂，突然之間找到了實體，空虛了許多年幾近於涸的心，突然被一股甘泉所注滿。　　“我的郎，來吧，我全都給你，全都……給你……”燕瓊如在夢中囈語一般。　　皓潔的月光之下，燕瓊那潔白的胴體似乎泛着一層聖潔的光華，如一片淡淡玫瑰色的艷紅――軒轅突然發現自己的眼睛竟能夠在黑暗中看清楚一切顏色，包括燕瓊那張泛起潮紅的臉，那羊脂白玉般的肌膚，那已經閉合著完全無法睜開的眼睛外兩道長長的睫毛，包括灰褐色的樹榦，枯黃的草叢之中灰色的石頭……　　一切都是那麼清晰，犹如白晝一般，但又有着與白晝截然不同的感覺。　　軒轅心中在燃起無限愛欲的同時，更多了無限的欣喜，他甚至可以看清二十丈開外的樹枝和樹恭弘=叶 恭弘的顏色。　　他自然不知道這之中的原因，但他可以感覺到自己體內的變化正在發生，包括丹田之中的那股生機也在涌動、復活。　　龍丹本是極陽之物，巨蛇所生活的地方乃是龍潭底部極陰之處，而蛇本就屬於陰寒之物，巨蛇能夠存活數千年，皆因龍丹的至陽之性中和龍潭之底的極陰之性，使之陰陽調和，野性漸去。否則，以巨蛇之威，絕對不會一直蟄伏不出。　　此刻龍丹存於軒轅的丹田之中，在受到燕瓊純陰之體的刺激之下，自然開始蠢蠢欲動，更漸漸釋放出生機，改變軒轅特殊的體質。　　軒轅的體質早已不是常人所能夠相比的，在吞服龍丹之後，經過地下河道的碰撞，他的體質早已非常人所能想象。　　軒轅只感體內的生機在不斷澎湃。激涌，由涓涓細流化作山洪暴發。氣機由龍丹而生，然後流遍全身。他知道，此刻必須找一個突破點將過剩的陽氣和生機盡數泄出，否則只怕又會重遭吞服龍丹之初時的那種後果。　　燕瓊卻成了他最好的幫手，他再無顧忌，動作也變得粗暴起來。　　※※※　　野火會越鬧越有趣，瘋狂的舞會是被褒氏部落中的幾位美得讓有邑部族所有男人都發獃的美少女推上了巔峰。　　那幾位美女的舞蹈，不僅僅讓有邑族的男人們發狂，就連女人們也同樣跟着瘋狂，那些最簡單如竹杠、木板……等全都變得有了節拍，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她們舞蹈的旋律，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那包涵在她們每個舞姿之中的感情。　　以褒弱為首的四女在人群中飛旋着，犹如幾隻美麗的精靈，在篝火之中穿舞，讓人們瘋狂的不僅僅是因為她們那時如懷春少女，時若深閨怨婦，時若聖女參神等變化無常卻又無比誘人的表情，更因為她們以一種美妙得難以形容的舞步配合著，而她們忽快忽緩的腳步踏在地上，更發出令人熱血沸騰的節奏，完全主宰了場中的所有上調，讓所有人的心神都圍繞在她們的身上。　　那飄舞的圍裙，那飛揚的秀髮，那柔和似柳的粉臂蠻腰，那勾魂懾魄的眼神，讓人忘了這是天上還是人間，所有的人都只是忘情地投入，忘情地舞着，更不會有人記起那個軒轅，那個俏寡婦，那個美麗的燕瓊，連恭弘=叶 恭弘放也不例外。場中惟獨幾個沒有加入狂舞之人，就是那個獨坐主台之上、頭頂罩着黑紗、外披一襲黑色披風、內着淺綠色緊身衣的麗人和她身邊幾個神情極為鎮定的老者，而恭弘=叶 恭弘放和五夫人的目光已經變得迷茫起來……　　※※※　　軒轅只覺得自己的感覺在無限的延伸，似乎觸摸到了那深不可測的夜空，更似乎清晰地捕捉到方圓數丈間的風吹草動。　　在燕瓊逐漸變得瘋狂的呼叫聲中，他感到自己在不斷地膨脹，動作也由溫柔變得狂野。　　終於，他將燕瓊第三次送上快樂的巔峰，突地停了下來，燕瓊如八爪魚般死死地抱住他，身體軟成了一灘爛泥般不停地起伏着、喘息着。　　軒轅依然停留在她的體內，似乎意猶未盡，不過他卻捕捉到了一陣極為急促的喘息之聲在他左邊三丈之處傳來。　　這也是軒轅停下動作的原因之一，雖然此刻他也同樣享受着無與倫比的快感，可他在快樂之中隨之擴張的感觀觸覺卻一絲不漏地將那喘息之聲捕捉入耳。　　軒轅的心中有絲疑惑，但卻知道這也同樣是一個女人在不堪刺激時才會發出來的聲音，因為這與燕瓊剛才發出的喘息全無二至。　　此刻的燕瓊在享受着暴風雨後的平靜，幾乎處於一種休克狀態，她剛才太放蕩了，她從來沒有想到男女之間竟會有着如此美妙的境界，就像一隻貪吃的貓，索求無度地放浪着，一改往日的矜持和膽怯，終於在第三次達到快樂的巔峰之時，全身都如同置於一種空靈而美妙的空間中，久久沒有意識。　　軒轅輕輕地在燕瓊那露出滿足笑意的臉上吻了一口，對着她的耳邊柔聲道：“你先休息一會兒，我去去就回！”說著輕輕移開她的手，抓起衣服蓋在她那艷紅猶未褪去的玉脂般的肌膚上，順手愛憐地輕撫了一把。　　燕瓊此刻處於極度滿足的狀態，竟在軒轅的身下睡着了。　　軒轅憐愛地看了她一眼，大步向那個急促喘息之聲的來源處行去，他甚至連衣服都不想穿。　　當軒轅止住腳步時，已經清楚地看清了那喘息之人是誰了，對於此時的他來說，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躲過他的眼睛，他甚至看清了那女人快要冒火的眼睛和漲得通紅的臉蛋，蜷縮在地上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雙峰。　　那個女人竟然是俏寡婦恭弘=叶 恭弘清，她也找到這裏來了，看來已經到這裡有一段時間了，而且將軒轅的行動看得一清二楚，一個久缺情愛的婦人人如何受得了如此刺激？　　軒轅此刻意猶未盡，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竟如此厲害，在將燕瓊三次送上極樂后仍有着無法平息的慾念和衝動，心中忖道：“看來只好用這多情的俏寡婦來滿足自己了。”更暗自決定，將來一定要多娶幾個妻子，否則一兩個女子只怕承受不了自己高亢的情慾。　　“啊！”俏寡婦恭弘=叶 恭弘清見軒轅赤裸着身軀來到她的身前，忍不住低低驚呼一聲，但當她看到月光下軒轅那雄壯的軀體閃爍着一種暗淡的黝光時，再也控制不住地輕顫起來。　　“過來吧！”軒轅以命令式的口吻道，渾身更散發著一種張狂的熱力和氣勢。　　俏寡婦大喜，她那衣衫本就已經解開了一大半，此刻見渴盼已久的事情終於降臨到自己的身上，那裡還會猶豫？　　軒轅忍不住心中暗贊，俏寡婦那豐滿而充滿熱力的玉體竟然不遜於燕瓊，族中那些男人不知道享用，真是可惜。　　“來吧，我的郎！”俏寡婦身上的衣衫已經脫得一干二凈，一把抱住赤裸着的軒轅……

# 第十八章 風情萬種

　　化三果然如願以償地搶到了一朵大紅花，他連獲三勝，成為第三個獲得紅花之人。　　燕瓊和俏寡婦及軒轅在掌聲的掩護之下，沒有人注意到他們是一起回到野火會的，但在化三為花芸戴上這朵紅花之後，就立刻有人注意到燕瓊的存在。　　這個有邑族中最美最純潔的小女人方才體驗到雲雨之樂，那種艷色似乎仍未退去，整個人更顯得嬌媚無限、風情萬種，就連俏寡婦也變得更讓人神魂顛倒。　　“這最後一朵紅花是燕瓊妹妹的……”不知是誰呼？這樣一句話。　　“對，這最後一朵紅花是小瓊兒的，若哪個小伙子得到了就向族長和五夫人請婚。”一个中年漢子也鼓嗓道。　　“對，是呀，鮮花配美人，勇士奪鮮花，惟有最好的勇士才配燕瓊妹妹……”　　“是啊，我們都贊成……”十多堆野火周圍響起了一片熱烈的響應聲。　　“不，不，我不要……”燕瓊大驚，急忙反對道，她似乎沒有想到會有如此突然的變故，一時之間竟然有些手足無措，不知該如何應付了。但她的反對之聲早已被附和的聲浪所淹沒，數百族人都在附和，又豈是一人之聲可掩蓋過去的？　　幾個多事的女人更是推着燕瓊，幾乎是不容分說要把她推到中間那塊空地上，還笑着道：“什麼不……不……不的，大姑娘總得嫁人啊？能嫁給族中最傑出的勇士有什麼不好……”　　燕瓊掙扎着向軒轅投去求助的目光，只希望軒轅能出面阻止，此刻的她，全部的身心都已交給了軒轅，但別人又怎會明白呢？　　俏寡婦豈有不知燕瓊的心思之理？忙拉開那幾個推着燕瓊的婦女，笑道：“人家小瓊兒害羞，你們就別折騰人家了，你們以為小瓊兒的臉皮有我們這般厚呀？我看就讓她留在場下叫好算了。”　　“燕瓊妹妹害羞了，大家給她點掌聲鼓勵鼓勵……”不知是誰又高聲喊了起來。　　“啪啪……”掌聲響成一片，場中的氣氛再一次推向了高潮，就連族長恭弘=叶 恭弘放和五夫人也禁不住被這氣氛深深感染了。　　軒轅暗自伸出右手握住燕瓊那隻已變得有些冰涼的小手，低聲自信地道：“不要緊，這朵紅花一定是我的！沒有人能奪走！”　　燕瓊被軒轅那充滿熱力的大手一握，一顆心頓時稍稍鎮定了一些，但仍搖搖頭表示不願意這樣。　　“大家靜一靜！”族長恭弘=叶 恭弘放長身而起，緩步來到十多堆篝火中心的空地上，高聲道，同時以極為瀟洒的手勢做安靜狀。　　眾族人果然很快平靜了下來。　　恭弘=叶 恭弘放的目光投向燕瓊，露出一個極為慈祥而溫和的笑容，喚道：“瓊兒，你出來。”　　燕瓊心中一驚，不由再次向軒轅望了一眼，卻不知該怎麼辦才好，要知道恭弘=叶 恭弘放幾乎等於她半個父親。　　她的爹娘早亡，十歲以後就一直寄居於小姨娘家，與恭弘=叶 恭弘放的家人住在一起，因此可以說恭弘=叶 恭弘放已等於她的父親，何況又是有邑族的一族之長？　　“去吧，不要怕！”軒轅在一旁輕聲道，他的聲音卻只有身邊的幾個人能聽到。那幾個人不由將目光投向了軒轅，有些不解，但態度卻極為友善，皆因軒轅平時不會與人爭風頭，也極為勤快，頗有些人緣，雖然他並非真正的有邑族人，但大家已漸漸習慣接受他了。　　燕瓊猶豫了一下，只得挪着小步移到恭弘=叶 恭弘放的身邊，低頭不語，只是心中忐忑不安地撫弄着衣角。　　族人見如此情況，不由得全都一陣大笑。　　“都十五歲了還這麼害羞，來，拿花來！”恭弘=叶 恭弘放也哈哈一笑道。　　一名長老雙手捧着一圃鮮艷美麗的花環送了上來。　　恭弘=叶 恭弘放伸手接過花環，向燕瓊道：“你拿着！”　　燕瓊不敢抬頭，但臉色卻變得有些蒼白，小手有些顫抖地接過花環。　　“好！”恭弘=叶 恭弘放一手抓起燕瓊抓住花環的手，兩隻手同時舉起，向四下高聲道：“凡族中未婚的男子都可以上場比試，而最後得勝者就連花環和瓊兒一起歸他！”　　“好，好……”周圍的人群立刻暴起一陣歡呼，反應熱烈無比，幾乎可與褒弱幾女跳舞時的那種氣氛相媲美。　　在眾人的歡呼喝彩聲中，燕瓊卻偷偷向軒轅望了一眼，卻見軒轅朝她點了點頭，眼睛里充盈着無比的自信。她這才心頭稍安，可是仍無法放下那種忐忑不安的感覺。　　“恭弘=叶 恭弘郎，我有一個提議。”五夫人突然站起身來道。　　眾人又是一怔，不知道這位一向極為疼愛燕瓊的五夫人有什麼提議？　　“哦，夫人有什麼話何不直說？”恭弘=叶 恭弘放饒有興緻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郎不是得了一柄寶劍嗎？寶劍贈英雄，英雄配美人，我想用那柄寶劍做為瓊兒的嫁妝。誰娶了瓊兒，那柄寶劍就送給他！不知恭弘=叶 恭弘郎意下如何？”五夫人笑語盈盈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放先是一呆，即而大笑道：“原來夫人如此提議，好，我這做姨父的沒什麼好送，就以那柄寶劍做為瓊兒的嫁妝好了，誰要是能成為最後的勝利者，就親手為瓊兒戴上花環，再把瓊兒和寶劍一起帶回家吧！”　　“好……”四下更是嘩然。　　※※※　　軒轅一看到那柄劍，就知正是自己曾經擁有的含沙劍，不由忖道：“這樣一來正好，我不僅要奪回美人，更要奪回寶劍，如此一來，我也就不必以其他手段去奪劍了。”　　四下族人都見過這柄寶劍的鋒利，削木如泥，更不似普通的劍那般易折易斷，竟可彎曲成一個弓狀再彈回，如此好的韌性又鋒利無比的劍可算是一件寶物，幾乎所有的人都為之心動，更別說外加一個可人的美女了。於是野火會的氣氛又推上了另一個高峰，眾人更是摩拳擦掌，意欲大戰一番。　　燕瓊與恭弘=叶 恭弘放一起退到與軒轅相對的那一簡陋平台上，有些惶惶不安地望了軒轅幾眼。　　軒轅暗自向她使了幾個眼色。　　俏寡婦暗拉了軒轅一下，媚眼望了一下這個剛才給她帶來無比快樂的男人，心中充盈着無限的愛意，她絕不會吃燕瓊的醋，也許她有自知之明，能讓她享受到如此男女之樂，只是因為燕瓊的功勞。不過，她對軒轅是否能夠奪下這最後一朵紅花，有些憂慮，皆因她從來都不曾見過軒轅出手。　　平時軒轅所做的都是一些粗重之活，甚至連上山打獵都未讓軒轅參加，是以族人都只知道軒轅的力氣大，卻不知道他是否能夠勝過族中那些功夫極好的勇士們。　　“軒郎，他們的功夫都很厲害，你……”　　軒轅自信地一笑，反問道：“難道清姐覺得我的功夫不厲害嗎？”　　恭弘=叶 恭弘清不由臉兒微紅，想到方才那一波又一波無可比擬的快樂一次次涌遍全身，將自己推上快樂的巔峰，心頭又湧起一股熱浪。　　“對了，這比武可否用兵刃？”軒轅向恭弘=叶 恭弘清問道。　　“不可以的，大家都是憑拳腳分勝負，若用兵刃怕萬一傷了人，就不好辦了。因此，族中有規定，這奪花的比武大賽是喜事，不能見刀光和流血。”恭弘=叶 恭弘清解釋道。　　“如此更好。”頓了頓，軒轅的大手在俏寡婦那豐腴的臀部重重拍了一記，又笑道：“放心吧，你到瓊兒那裡去，與她一起看好戲。”　　恭弘=叶 恭弘清向軒轅拋了一個媚眼，頓時也對這個在一夜間變得風流的郎君充滿了一種無法言喻的信任，此時的軒轅似乎已與白天的軒轅不同了，整個人彷彿籠罩在一層無形的氣勢之中，特別是那雙眼睛，變得更讓人無法揣測。　　軒轅也暗自奇怪，自己怎會有這番舉動，難道自己在一夜之間變得好色起來？行為舉止怎會變得如此輕傀？而且體內有某些無法捉摸的東西起了明顯的變化，而外在的變化更體現在眼睛上，黑夜竟無法有礙他的視覺，而且在與燕瓊歡好之時，自己的感觀觸覺明顯在擴展延伸，竟能在一邊歡好時捕捉到方圓數丈開外的風吹草動，這是他以前想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這一切究竟預示着什麼呢？是因為燕瓊的原因，還是因為自己體內本來就有着一個無法解釋的秘密？　　只是軒轅不知道，當他在與燕瓊歡好時受到了刺激才激活了那潛在的能量。　　此刻軒轅對自己似乎充滿着強大的信心，相信就是遇到黑熊也能夠空手相搏。他感覺到自己體內充盈着一股旺盛的精力，體力並沒有受到剛才的“野戰”　　影響，反而更為強盛，這是他以往從來都不曾有過的事。　　恭弘=叶 恭弘清似乎對軒轅的話百依百順，果然順從地繞到恭弘=叶 恭弘放那個看台上，擠入恭弘=叶 恭弘放那一堆人群中。　　恭弘=叶 恭弘放見來人是這個命苦的堂妹，也就沒有責怪，其實他也挺疼愛這個堂妹的，只是無力幫她，族人一般都是看在他的面子上才沒有太過責難恭弘=叶 恭弘清，否則族人恐怕早已將她列入害禍之流，趕出有邑族了，是以恭弘=叶 恭弘放也為這個堂妹感到惋惜。　　燕瓊見恭弘=叶 恭弘清也來了，心中似乎稍稍安定了一些，剛才恭弘=叶 恭弘清與軒轅發生的事，她自然也知道。不過，她心中很明白，單單她一個人根本就應付不了阿軒，若非恭弘=叶 恭弘清，她真不知該如何面對軒轅，她甚至清楚地感覺到，當她已經快樂到接近瘋狂，再已無法承受恩澤之時，軒轅依然堅挺如昔，深深插於她的體內，因此她感激有恭弘=叶 恭弘清的存在，更不會嫉妒和不屑，更暗自決定，以後就同恭弘=叶 恭弘清一起伺候軒轅……　　恭弘=叶 恭弘清擠在燕瓊的身邊坐下，抓住她那只有些冰涼的小手，使了個眼色，燕瓊立刻明白是軒轅讓恭弘=叶 恭弘清來的。　　褒弱等人也在這一方，只是與恭弘=叶 恭弘放這個看台間有兩尺寬的距離，那神秘的黑披風女子一直都沒有作什麼表示，不過軒轅卻知道黑披風女子就是他所見到的那個絕美麗人，如果她不掩住與生俱來的姿色，只怕族中所有的人都會為之混亂，那反而成了禍事。　　軒轅心中暗道：“自己若能一睹其芳容，可真是幸運。嘿，要是這麗人也成為自己的妻子，那可是……嘿……”軒轅的目光向那看台掃視了一眼，心中泛起一股熱浪，忖道：“媽的，最好是連那四個俏小娘們也一併娶過來，特別是那個褒弱不能放過。”　　“我花猛第一個上場，為美人為寶劍，也為我自己，誰來與我一戰？”一道身影如猴子般連續幾個倒翻，利落無比地掠過一堆燃燒正旺的篝火，落在場中尖聲叫道。　　“好，好，啪啪……”一片叫好之聲和鼓掌之聲響起。　　軒轅也暗自叫好，這花猛的身手的確不錯，而且這一手先聲奪人也為他自己掙到了不少顏面。　　恭弘=叶 恭弘放默然點頭，顯然對花猛的表現加以讚賞，衰弱那一個看台上十餘人的眼裡也閃過一絲嘉許之色，褒弱諸女的眼睛亦為之亮了一下。　　“花老大，再翻兩個……”有人大膽提議道。　　篝火燃燒正旺，火苗高達近六尺，而且一堆篝火有近丈寬，這樣輕鬆翻過的確不簡單。　　花猛向臉色有些蒼白的燕瓊眨了眨眼睛，笑嘻嘻地道：“瓊妹妹，我花猛等待這一天已經等了好久了。”台下眾人不由都大笑起來，燕瓊羞得把頭扭開了。　　恭弘=叶 恭弘清不由笑罵道：“你別得意太早，小心有人把你扔進火堆里去，看你這小猴兒還敢不敢欺負人家臉皮嫩的小瓊兒。”　　“嘿，清姐別打岔好不好？大不了小弟我過两天帶着瓊妹妹給你多請幾個安好了。”　　眾人又是一陣鬨笑，這次連恭弘=叶 恭弘放和五夫人也為之莞爾，花猛在族中年輕人中完全可與化三等人相媲美，可算是極為傑出的一個小伙子，而且其人十分滑稽，說話比較俏皮，在族中的人緣也不錯，恭弘=叶 恭弘放心中忖道：“如果最後獲勝之人是花猛，倒也不錯，瓊兒嫁給他應該不算委屈。”　　“花老大先別說的太得意，我獵豹也和花老大懷着一樣的心情，等待這一天等了很久，本來還準備待會兒與瓊妹一起向花老大敬酒呢。”一個粗獷的聲音壓過眾人的鬨笑聲，但很快又再起一片鬨笑之聲。　　“好，花老大就和獵豹耍兩手，看誰能既得寶劍又獲美人……”　　“別忘了，勝了要為我凡三留碗酒哦……”　　“哈哈哈……”　　花猛轉身正面與這個比他高出半個頭的對手相對，笑嘻嘻地道：“好說好說，如果獵兄弟勝了，你一定要向我敬三碗，瓊妹妹少敬一些、一碗如何？”　　眾人不由得大笑起來，獵豹也不由笑了起來，回應道：“當然可以，那時只要花老大想喝，十碗八碗都沒有問題。”　　“不過，我先說明了，如果我贏了，我與瓊妹妹可只能一人敬你一碗，而且這一碗是同敬大家的！”　　花猛打住獵豹的話詭笑道。　　“花猛小氣，花猛小氣……”眾人不由得起鬨道，獵豹也不由大感好笑。　　“大家聽我解釋，不是花猛小氣，而是新婚夜實不宜多喝，否則我醉死了，豈不給別人揀了便宜……”　　眾人一聽花猛這麼一解釋，不由全都爆笑起來，女人們也全都笑罵花猛沒正經，但卻沒人見怪，反而覺得花猛直率、可愛。　　軒轅也覺得花猛這人很有意思。　　“別��里哆嗦地直放屁，花猛，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吧！”有人在一邊呼道。　　獵豹與花猛相距六尺而立，淡淡地道：“花老大，拳腳無眼，你要小心了！”　　花猛知道眼前的獵豹是族中有名的猛人，力大可撕裂虎豹，身子也極為靈活，他並不敢小看，道：“來吧，我也不會手下留情的！”　　獵豹肩頭一聳，整個人在剎那間湧起無窮的鬥志，目光變得犀利起來。　　花猛微微曲膝，揚手擺出一個欲自下盤強攻的架勢，眾人的起鬨聲也在這時全都安靜下來，惟有風聲和篝火的噼剝聲。　　“轟……”獵豹向前輕邁了一小步，便如同在每個人的心上踏過，那沉悶的聲響生出強大的氣勢直罩向花猛。　　“打！”花猛一聲暴喝，出腿如電向獵豹下盤掃去。　　獵豹冷哼一聲，力沉下盤，以勁腿相迎，但他並沒有截住花猛掃出的腿勢，因為花猛已借那隻支撐自己身子的腿將身子彈起，如一隻凌空翻滾的猴子，直向獵豹身後翻去。　　獵豹警覺之時，背後風聲已起。　　“砰砰……”兩聲悶哼，花猛的兩腳已踢在獵豹的後背之上。　　獵豹一聲悶哼，身子衝出幾步，再回身之時，身前已是滿眼的腿影，花猛來勢好快。　　“去吧！”獵豹一手護住胸頭，一拳轟出，風雷隱動，直向那滿眼的腿影擊去。　　周圍的眾人都屏住呼吸睜大了眼睛，顯然為眼前這一場精彩的比武所吸引。　　“砰砰……”“轟……”　　一串悶響之後是一聲暴響，獵豹那碩壯的身體向後連退七步，幾乎快退到火堆之中，但花猛的身子卻暴退了一丈有餘，兩人的胸口都在急劇地起伏着。　　“花老大好快的腿！”獵豹拍着胸口一個個腳印上所沾的灰塵，平靜地道，神色間顯得更為凝重。　　“獵老弟好重的拳！”花猛笑得有些不太自然地道，而這時一陣夜風剛好吹來，花猛胸前的衣衫竟飄落一塊拳頭大的布片，胸口的破洞之處，露出一個淡紅色的拳印。　　眾人這時才忍不住都驚嘆起來，軒轅也不得不承認這一場比斗的確很精彩，一切的細節他都看得十分清楚。花猛主攻為腿，那腿法之精妙的確詭異莫測，但獵豹卻硬受花猛十多腿，但他卻還了一舉。　　獵豹只還了一拳，但這一拳卻是無可匹御的一舉，花猛的雙手變換了三十七種手法都未能完全架住這一舉，最終被獵豹穿過他雙手的防護網，擊在了胸口上。不過，此刻的拳勁已經大減，否則花猛身受這一拳只怕不死也得身受重傷。　　褒弱那邊看台上的幾個老者眼中都露出了駭然之色，並低聲交談着，就連那一直如泥雕般的麗人也略略頷首，但立在那麗人身後的兩名中年人卻神色漠然，似乎根本沒有看到這場精彩的表演。　　“兩位勇士暫停，我們聖女有話想說！”囊弱突然行至台前，其聲犹如黃鶯出谷。　　眾人一怔，全都把目光移到褒弱所在的那個看台，頓時又被那幾名美人所深深吸引了。　　恭弘=叶 恭弘放也有些意外，長身而起，走到那個看台向神秘麗人極為客氣地問道：“不知聖女有什麼吩咐？”　　“你告訴他們兩人，勝了的人我送他一顆寶石，敗了的，我送他一柄寶劍！”神秘麗人平和地道。　　眾人不由大感訝然，但眾人更為那神秘麗人的聲音所傾倒，便如天籟之音自九霄之外悠然降下一般。　　褒弱身後的兩位美人合力棒出一個長盒子行到台前，輕柔地打開。　　火光下，那盒子之中豪光乍現，犹如五彩霓虹繚繞。　　“哇……”眾人未見其寶便已經驚嘆起來。　　“好寶石！”恭弘=叶 恭弘放也忍不住驚嘆道，雙手自盒子中棒出一顆雞蛋大的五彩石，在火光輝映之下，美不勝收。　　花猛和獵豹眼中都放出異樣的光彩，舔了舔乾燥的舌頭，如同一匹饑渴的狼。　　“獲勝者，可得這顆五彩寶石！”恭弘=叶 恭弘放高聲道，說完又將寶石放入長盒之中，在眾人驚羡的目光之中，恭弘=叶 恭弘放又抓起一柄雪亮的長劍，入手冰寒。　　“請將劍給我！”其中一名美人抓起一塊石頭，一手抓過劍。　　“鏘……”弧光一閃而沒，空中那塊被拋起的硬石變成兩半落了下來。　　“好劍法，好劍法……”台下一片歡呼，那美人剛才露出的一手的確神乎其神，准、快、狠，而且劍身所過的弧跡更含極為玄奧的內涵。　　恭弘=叶 恭弘放抓起兩塊被斬開的石子，撫摸了一下斷口，忍不住連聲贊道：“好劍，好劍！”說著將兩塊石頭扔向花猛和獵豹。　　花猛和獵豹一人抓過一塊石頭，一摸斷口，平整至極，而且斷口寬達兩寸，石質堅如鋼鐵，如此一斬而斷，那這劍是如何的鋒利可怕，可想而知，兩人不由同時相視發了一會兒呆。　　“還不向聖女稱謝？”恭弘=叶 恭弘放提醒道。　　“謝謝聖女，謝謝聖女！”花猛和獵豹同時大喜地稱謝道，他們心中卻有些疑惑，這聖女到底是哪一路人物？不過，他們聽說這群人是來自高陽部落，卻沒聽說高陽部落中有個聖女。不過他們心中明白，高陽部落對有邑族有大恩，既是來自高陽部落的客人，自然是最尊貴的客人，何況還有如此寶物獎給他們，也就是說不論他們誰勝誰負，都不會吃虧。　　“好吧，繼續比武，但希望你們點到為止，不要傷了彼此的和氣。”恭弘=叶 恭弘放淡然道。　　四下的族人也全都將目光回到花猛和獵豹兩人身上。

# 第十九章 豹靈拳猛

　　獵豹一步一頓，但每一步犹如戰鼓狂擂，氣勢也隨着每一步的前移而增長，目光緊緊罩定花猛。　　花猛左腳微微向前跨出半步，以側身對着措豹，右手卻在那個拳印上輕輕揉了揉，臉上居然仍顯出一絲笑意。　　獵豹向前踏出第六步之時，花猛突然發出一串暴喝：“打，打，打……”整個身子全都融入了一片腿影之中，直踢向獵豹。　　獵豹如同一隻豎立的人熊，雙腿微曲，雙臂如同撥浪鼓般不停地揮動，以隔擋花猛那如同狂風暴雨般的腿招。　　“砰砰砰……”獵豹不攻只擋，彎腰以雙臂護住頭臉、胸腹，犹如驚濤駭浪之中的礁石，不退半步，那雙眸子更是亮得讓人心寒。　　“打……”花猛一輪急攻，竟然無法擊退獵豹半步，不由微微有些急了，竟兵行險招，左腿以力劈華山之勢，自空中劃過一道美麗的弧跡，重擊獵豹腦袋，整個身子也騰空而起。　　獵豹一聲暴吼，趁花猛騰空的一瞬間迅速前沖，撞在花猛的膝蓋上。　　“砰……”花猛右腳一下子蹋中獵豹的胸膛，但迅即被獵豹抓住右腳，而花猛的左腳沒有砸中獵豹的頭顱，卻擊在獵豹的背門，可獵豹如同沒事人一般，因為他撞中了花猛左腿膝蓋處，這一腳頂多只能發出三成力道。與此同時，獵豹以迅捷無比的速度抓住了花猛搭在他肩頭的左腳。　　花猛暗叫不好，四下的族人更是驚呼出聲。　　“去吧！”獵豹兩手分抓花猛兩足，輕輕一送。　　花猛的身子在空中幾個倒翻，重重落在地上，一臉，淅愧之色。　　“獵老弟勝了！”花猛無可奈何地道。　　獵豹苦笑道：“僥倖而已，只要花老大不冒險進攻，再攻一會兒，敗陣的就是我了。”　　四下的眾人不由全都叫好，他們都知道，獵豹之力可撕裂虎豹，剛才抓住了花猛兩足，完全可以將之撕成兩半，但他卻沒有這麼做，而花猛輸了就是輸了，絲毫沒有半點不服之情，也是難得。　　“別忘了，你答應過的三碗酒，要努把力，爭取奪得美人哦。唉，我倒有些不甘心，你小子真有福氣啊！”花猛聳聳肩，一臉無可奈何地苦笑道。　　“花公子，這柄避邪劍從今日起，就是你的了！”褒弱捧過那個長木盒，雙手端着送到花猛身前，脆聲道。　　花猛大有受寵若驚之感，慌忙接過長木盒，狠狠地瞪了褒弱那張絕不比燕瓊遜色的容顏一眼，嘻笑着問道：“不知姑娘可有，心上人否？”　　褒弱眉頭微微一皺，白了花猛一眼，落落大方地道：“他可比獵公於更厲害哦。”　　眾人先是一愣，旋即爆發出一陣鬨笑，花猛接過寶劍，一手撓頭，卻不以為忤。笑了笑道：“那我只好再去練幾年再來找你了。”　　褒弱也不由大感好笑，但卻並不理會他，只是向獵豹道：“那顆五彩寶石是獵公子的，待公子戰罷，便來拿吧！”　　“花老大，你沒有機會了，你再練幾年，可那個比獵豹厲害的他也會再練幾年，我看你還是趁早死心吧……”“別不知足了，花老大，得了這麼好的一柄寶劍，還是趕快過來檢查一下有沒有假吧……”眾人大呼道。　　花猛再次向燕瓊望了一眼，心中暗自嘆了口氣，他知道永遠失去了得到這個美人的機會。表面上雖然顯得極為輕鬆，可他心中卻不是滋味。　　獵豹向燕瓊望了一眼，眼中儘是歡喜之色，他終於保住了獲得美人的機會，這對他來說的確是一件值得欣喜之事。　　族中沒有哪位未婚的小伙子會不愛慕燕瓊，但卻知道想勝過花猛和獵豹這兩個族中屈指可數的高手，的確很難，特別是剛才獵豹表現出來的那種勇悍霸烈、簡單直接的攻擊方式，足以讓任何人都為之心寒。　　若是普通人遇上花猛那如暴風驟雨般的快腿，早已經不知道敗了多少次，就是恭弘=叶 恭弘放也不敢肯定自己是否能夠完全躲開。但獵豹如同不死戰神，沒有一點驚亂，而且完全承受了花猛的重擊，可見其橫練功夫是如何的可怕。　　獵豹其實是有苦自知，剛才他冒險取勝，抓住時機取勝的代價卻是無法躲過花猛那擊在胸口的一腿，這使他受了傷，只是他不能表現出來而已，否則挑戰者會接二連三地出現，只怕他根本就難以成為最後的勝利者。他也不得不承認花猛的腿法厲害，若非他的韌力驚人，抗打能力極強，又選擇了正確的應戰方式，這次輸的人一定是他。　　“還有沒有人挑戰獵豹？”恭弘=叶 恭弘放高聲問遭，獵豹也向四周環視了一眼，氣勢籠罩之中，犹如立在十多堆篝火中的鐵塔。　　軒轅發現燕瓊那急灼的目光已經望向了他，他也讀懂了對方的驚惶和擔心。　　俏寡婦恭弘=叶 恭弘清本來還對軒轅抱有極大的信心，但是此刻見到獵豹和花猛的交手，幾乎所有信心都泡湯了，禁不住為軒轅和燕瓊擔心起來。　　軒轅依然自信地笑了一笑，只向燕瓊微微抬起右手，在虛空之中用力握了一下拳頭，表示極有把握。　　燕瓊心中勉強安定了一些，但仍禁不住有些緊張地望着獵豹，又不時偷瞥一下軒轅，可軒轅遲遲沒有出手的意思，她不由又心急焦灼起來。　　獵豹見遲遲無人上場，不由心下得意起來，更有些意氣風發之感，想到美人、寶石、寶劍就要歸自己所有了，的確有些興奮。　　“既然眾位兄弟如此承讓，那獵豹就不客氣了。不過，你們放心，我獵豹一定會一心一意呵護瓊妹妹。”　　“慢！先別得意，等過了找這一關再說這些吧。”一個沉冷的聲音在人群中響起。　　眾人扭頭回望，卻是一個蓬頭漢子，一身黑衣，渾身散發著一股濃濃的戰意，所過之處，眾人紛紛讓開。　　“恭弘=叶 恭弘皇！”眾人不由驚呼道。　　“五哥！”俏寡婦恭弘=叶 恭弘清也忍不住驚呼一聲。　　“你來干什麼？”恭弘=叶 恭弘放臉色鐵青地怒問道。　　軒轅望着那個步過篝火的漢子，只見他頭髮蓬鬆披散，幾乎遮住了他的半邊臉，留下的半邊勝顯得有些蒼白，不可否認，這人有一種詭異的魅力，不過年齡應該快三十了。　　四周的族人紛紛私下議論起來，顯然是對這個突然出現的人有着極深的戒懼，軒轅也感到有些詫異。　　他在族中已有三多月，卻還是頭一次見到這個人。但他卻深深感受到來自恭弘=叶 恭弘皇身上的那股陰冷戰意，禁不住為獵豹擔心起來。　　“恭弘=叶 恭弘皇，你回來干什麼？”幾位有邑族長老也站起身來，質問道。　　“難道你們認為我已經不夠資格做有邑族的一員嗎？”恭弘=叶 恭弘皇在獵豹身前一丈處站定，卻向恭弘=叶 恭弘放和幾位長老反問道。　　恭弘=叶 恭弘故和幾位長老一愕，不知該如何回答，恭弘=叶 恭弘放吸了口氣，沉聲道：“我讓你在南山思過，沒有長老會的決定，你私下跑回，難道仍想觸犯族規嗎？”　　“大哥不要忘了，五年之期已在今日結束，所以我不請自回。”恭弘=叶 恭弘皇淡漠地道。　　恭弘=叶 恭弘放臉色一變，恭弘=叶 恭弘清卻忍不住流出淚來，聲音有些哽咽地道：“五哥，這些年你還好嗎？”　　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落在恭弘=叶 恭弘清的臉上，眼中難得的閃過一絲暖意，但卻沒有正面回答，只是淡然道：“清妹，五哥活得很好，沒有人能夠讓我死，從今日起，我就是自由之身，一切都會從頭開始！”　　“恭弘=叶 恭弘皇，你也愛瓊妹妹嗎？”獵豹有些惑然地問道。　　“美人寶劍，誰不愛？何況今日是我新生活的開始，怎能沒有美人相伴……”　　“恭弘=叶 恭弘皇，你也是為瓊兒而來的？”恭弘=叶 恭弘放心中大惱，質問道。　　“大哥說過，只要是族中未婚的男子都可上場比試，我也是族中的一員，更是單身一人，有何不可？”恭弘=叶 恭弘皇冷然道，同時伸手一拂擋住那半邊臉的蓬散長發，露出一張與恭弘=叶 恭弘放極為相像的臉龐。眾人不得不承認，恭弘=叶 恭弘皇如恭弘=叶 恭弘放一樣是個貨真價實的美男子，甚至比恭弘=叶 恭弘放更具一種詭異的魅力。　　“我今年才不過二十八歲，憑我的條件，相信不會配不上瓊妹妹！”恭弘=叶 恭弘皇又自信地道。　　族中眾人再見恭弘=叶 恭弘皇的面容，不由微微驚呼，有些女人們更是低頭不敢去看恭弘=叶 恭弘皇酌臉和眼神，但也有人怒形於色。　　軒轅滿頭霧水，不知道這恭弘=叶 恭弘皇與族人之間究竟有何恩怨，他又犯了什麼過錯，竟然被罰至南山思過五年？軒轅只知道南山乃是奴隸們種地之處，關押有一百多名與外族交戰時俘獲的外族人，這些人就成了族人公用的奴隸，為他們種地墾荒……　　恭弘=叶 恭弘放一時語塞：“你……你……”　　“大哥是一族之長，而這件事情又是眾鄉親們贊同的，如果大哥想收回剛才所說的話，就是在欺騙族中的兄弟姐妹，恭弘=叶 恭弘皇只好澄清這一切了！”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咄咄逼人地道。　　“五哥，不要這樣好不好？”恭弘=叶 恭弘清有些惶急地道。　　“男人的事，你不要管，我只是在爭取我自己應該得到的東西而已。”恭弘=叶 恭弘皇冷然道。　　“來吧，恭弘=叶 恭弘皇，不必說這麼多廢話！”獵豹顯然有些不耐煩這個對手，甚至對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鄙夷。　　“獵豹！”恭弘=叶 恭弘放沉聲喝道，他似乎已經預知到結果似的，勝色顯得極為難看。　　“族長請放心，獵豹想戰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只可惜這一拖便是五年，現在就讓獵豹在今日與恭弘=叶 恭弘皇決一高下吧！”獵豹有些激動地道。　　恭弘=叶 恭弘放望了兩人一眼，又望瞭望臉色蒼白的燕瓊，心中暗嘆，忖道：“看來只好聽天由命了，以獵豹的武功不一定會輸給恭弘=叶 恭弘皇！”　　“族長！”獵豹輕喚了一聲。　　那幾個長老的臉色也有些難看地望了恭弘=叶 恭弘放一眼，恭弘=叶 恭弘放無奈地道：“好吧，你小心一些！”　　獵豹臉色緩和了一些，渾身戰意如烈火般，幾乎快要燃燒起來。　　“來吧，恭弘=叶 恭弘皇，讓本人看看這五年來你的功夫是否增長了！”獵豹充滿自信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露出一絲詭異的笑容，冷然道：“很好，果然了不起，我族中有你這樣的人才也真是難得。不過，我先提醒你一聲，我的速度會比花猛更快，我的力量也會比他更猛，你要小心了。”　　四下圍觀之人不由又小聲議論起來，如果事實真如恭弘=叶 恭弘皇所說，獵豹是否仍能不敗呢？其實，早在五年前，族中之人就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是繼恭弘=叶 恭弘放之後最可怕的人物，可是事隔五年，年輕高手層出不窮，恭弘=叶 恭弘皇是否能勝過獵豹呢？　　獵豹的左腳微微探出，稍屈，火光之下，只見他的衣衫似乎在震動，顯然是他身體的肌肉在翻滾，接着眾人就聽到了一陣關切的爆響之聲，如同破竹。　　恭弘=叶 恭弘皇也露出驚訝之色，獵豹的氣勢仍在增長，就像永無止境，連他也感受到了壓力，看來這個比他高出半個頭的大個子的確不簡單。　　恭弘=叶 恭弘放似乎稍稍放下了一顆心，獵豹的武功的確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也許這些日子他沒太在意這些年輕人。　　軒轅心中暗嘆，他似乎已經知道了結局。　　“小心了！”恭弘=叶 恭弘皇說話間已突破了一丈的間距，拳頭已經抵達獵豹的面門。　　眾人都沒有看清恭弘=叶 恭弘皇是如何動身的，可見恭弘=叶 恭弘皇剛才並沒有吹噓，他的速度的確比花猛更快。　　獵豹並不慌急，他似乎早已料到恭弘=叶 恭弘皇攻擊的方位，是以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拳頭抵達面前時，他的拳頭已重重擊出。　　“呼……”獵豹的拳頭落空，恭弘=叶 恭弘皇的勁拳已朝他當胸擊到。　　獵豹處變不驚，迅速回拳相擊，他不是想阻住恭弘=叶 恭弘皇的拳，而是直擊恭弘=叶 恭弘皇的面門，因為他知道，論速度，他連花猛都比不上，又如何能與恭弘=叶 恭弘皇相提並論？　　惟有與恭弘=叶 恭弘皇比橫練功夫，哪怕他挨恭弘=叶 恭弘皇十拳，但只要讓他擊中恭弘=叶 恭弘皇，就不會輸，因為他相信自己拳頭的威力。　　“呼……”獵豹的拳頭再次擊空，恭弘=叶 恭弘皇竟出現在他的左側，更以手肘橫撞他的腰間。　　獵豹暗驚，迅速錯步，但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的確大快，他根本來不及迴避。　　“砰！”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肘擊在獵豹的肩頭，但並未擊中肩頭要害――腰肋部位。　　獵豹的身子向前衝出一步，但恭弘=叶 恭弘皇的腳已經踢在了獵豹的背上，獵豹止不住沖勢，又衝出了兩步，這才穩住身子。　　獵豹迅速轉身，但恭弘=叶 恭弘皇卻靜立於距他五尺之外的位置，氣定神閑，看向獵豹的目光，如同在看一隻獵物。　　恭弘=叶 恭弘皇並沒有趁機追擊，這讓獵豹感到有些意外，四周的族人也微覺訝然，但就在這時，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動了，如一陣風般直撲獵豹。　　“轟……”獵豹欲出手相擋，但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實在大快了，根本就無法阻擋，於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拳頭正中獵豹的胸口，而恭弘=叶 恭弘皇又以最快的速度退離獵豹五尺開外。　　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的衣衫仍被獵豹撕下一角。　　眾人和獵豹此刻才明白，以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根本就不用乘勝追擊，因為他任何時刻出手，那種速度都是防不勝防的。　　獵豹被恭弘=叶 恭弘皇當腳一拳擊得再退兩步，五臟欲裂，氣血翻湧，那正是花猛右腳踢中之處，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看破了獵豹的這個弱點，毫不留情地再次予以重擊。　　眾族人不由連大氣都不敢喘出，緊緊盯着場上的兩人，此刻人人都為獵豹捏了一把汗，也為燕瓊的命運擔心起來。要知道，族中想要勝過花猛的人只有那麼一兩個，而獵豹勝了花猛，能比獵豹的武功更高的年輕人，在有邑族中幾乎沒有，即使有，也是在伯仲之間，可是恭弘=叶 恭弘皇與獵豹之戰卻呈現一面倒之勢。　　雖然恭弘=叶 恭弘皇的力道比不了獵豹，但其速度卻比獵豹快得大多，如果獵豹這樣一直處於挨打的狀態，一定惟有敗亡一途，即使是鐵打的人，也不能經受恭弘=叶 恭弘皇這等高手一連串的重擊。　　獵豹更為小心了，他知道今日勝算很小，但他絕不會氣餒，為了燕瓊，他絕對不會讓恭弘=叶 恭弘皇取勝。可是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保住不敗，不過他會豁盡全力。　　“你比我想象中更能夠挨打，剛才那一拳，我曾使一隻野豬變成一堆廢肉！”恭弘=叶 恭弘皇的語氣之中不無讚賞，他也感到有些驚訝，獵豹的橫練功夫幾乎達到了銅皮鐵骨之境，他不知道對方是怎麼練成的，若不是他在速度上佔了絕對的優勢，恐怕根本沒有把握取勝獵豹。　　“看腳！”恭弘=叶 恭弘皇的腳如光影一般踢向獵豹的小腹。　　獵豹的身子一沉，重拳下擊，直迎恭弘=叶 恭弘皇蹋來的勁腿。　　“呼……啪……”獵豹一拳擊空，他的拳頭只是擊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一隻腳影之上，而恭弘=叶 恭弘皇的腳卻結結實實地踢在他的臉上。　　獵豹慘哼一聲，身子“蹬蹬……”連退八步，但卻並未倒下，鼻子中已流出了鮮血。　　圍觀的眾人忍不住驚呼出聲，不僅僅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的攻勢太過詭異，更因為獵豹的受傷。軒轅卻暗嘆，不過，他驚嘆於獵豹在對方如此沉重的攻擊之下，居然仍未倒地，卻只是退了八步。　　“還沒有完！”恭弘=叶 恭弘皇低喝聲中，身子如一道幻影般向獵豹射去，所出的仍是腳。　　“砰砰砰……”獵豹的雙臂如風車般在身前封擋，竟穩穩擋住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一陣狂踢。　　“哈哈，手來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聲長笑，身影竟分為五道，自五個不同角度襲向獵豹的腦袋。　　“轟！”一聲爆響聲中，恭弘=叶 恭弘皇踉蹌倒退五步，獵豹竟以拳對拳擋住了對方致命的一擊。　　恭弘=叶 恭弘皇臉色微變，手腕欲折，獵豹那如排山倒海般的氣勁再次包圍過來。　　“好！”恭弘=叶 恭弘皇忍不住贊道。　　眾族人還是首次見到獵豹逼退恭弘=叶 恭弘皇，而且主動向恭弘=叶 恭弘皇發動進攻。　　軒轅暗中忖道：“這大個子看來也不笨，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可真是快不可言。”　　恭弘=叶 恭弘皇連退十步，終於自獵豹的攻勢籠罩中突圍而出，在獵豹如暴風驟雨般的攻勢之下，他竟然無法找到很好的反擊機會，因為他的力道無法與獵豹的神力相比。　　獵豹心中暗嘆，此時他已使出了全身力氣，卻還是無法逼退恭弘=叶 恭弘皇，如想勝出，今日恐怕沒有機會了。　　果然，恭弘=叶 恭弘皇退出獵豹的封鎖后，就搶得了主動，而且這一次他絕對不會如剛才那般粗心大意，更不給獵豹半點喘息的機會。

# 第二十章 靜守乾坤

　　獵豹先機一失，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快攻疲於應付，他根本就無法阻止恭弘=叶 恭弘皇那詭異莫名、變化無常的攻擊。終於，他在承受第一百零八擊之時，退至離篝火堆只有五尺之距，再也壓制不住體內上涌的氣血，狂噴而出。　　“去吧！”恭弘=叶 恭弘皇得勢不饒人，大喝聲中，再一腳盪開獵豹封擋的左臂，而另一隻腳毫無阻擋地直擊其胸。　　“砰砰……”恭弘=叶 恭弘皇竟以雙手支地，帶着身子飛速攻襲，而兩隻腳騰空快速連環踢，獵豹根本就擋無可擋，終於飛跌而出，向篝火堆中摔去，再次噴出一大口鮮血。　　所有的人都大驚，恭弘=叶 恭弘放也“噌”地一下站起身子。　　“獵老弟！”花猛想搶身去救，但已來不及了，獵豹離篝火堆太近。　　“呼……”一陣風響，竟是一塊橫飛而出的木板準確無比地在獵豹健碩的身體下託了一托，與此同時，一道黑影在篝火上空一閃，輕飄飄地落在火堆中間的空地上。　　恭弘=叶 恭弘皇大吃一驚，倒退了一丈有餘，驚訝地看着來人，卻是他並沒有印象的陌生面孔。　　“阿軒……”族人四下驚起，就連恭弘=叶 恭弘放和幾大長老及五夫人也全都驚訝地呼了一聲，燕瓊和恭弘=叶 恭弘清還是初次見到愛郎施展身手，禁不住歡喜得立了起來，更是激動異常。　　“你沒事吧？”軒轅單手扶着獵豹，關切地問道。　　獵豹“哇……”地一聲再次吐血而出，蒼白的臉色中慢慢現出血色，緩緩吁了口氣，苦澀地笑了笑，有些氣促地道：“謝謝你，我還死不了。”　　“沒事就好。”軒轅欣慰地道。　　“你也是個練氣者？”獵豹輕聲問道。　　軒轅一震，眼中閃過一縷訝異的光芒，但卻有些茫然地道：“我不知道，不過，你看來需要好好調養一番，五臟已經離位，不能再鬥了。”　　“謝謝你的提醒，你要小心了！”獵豹的心好痛，不僅是因為受傷，也是因為他將失去得到燕瓊的機會。　　“獵老弟，你怎麼樣了？”“你不礙事吧……”　　幾名與獵豹關係很好的兄弟迅速奔了過來，花猛也是極為關心地問道。　　“我沒事，多虧了阿軒兄弟。”獵豹望了花猛一眼，有些虛弱地道。　　“阿軒兄弟竟有如此好的身手，不過，還得謝謝你救了獵兄一命，咱們今後也就是兄弟了！”一個看上去比獵豹小兩歲的少年伸出大手，與軒轅握在一起。　　軒轅也知道這少年乃獵豹的好搭檔凡三，也是族中極為活躍的一個人。　　“阿軒兄弟，你要小心了！”花猛也重重地拍了一下軒轅的肩膀，誠懇地道。　　“我會的！”軒轅淡然應道，這一刻他知道自己已經成功地打入了這群年輕人的圈子之中，至少在這些人的眼中，他比那個心狠手辣的恭弘=叶 恭弘皇要受歡迎一些。因為他並沒有說自己準備參加比武，可是獵豹和花猛都這樣叮囑他，就是在暗示，讓他去與恭弘=叶 恭弘皇爭。　　軒轅當然不需別人暗示，因為這本是他決定了的事。不過，此時他的上場，彷彿是因為救獵豹才上場的，一下於似乎代表了所有族人的願望，當然再不會有人說他只不過是低人一等的外來人了。　　“恭弘=叶 恭弘皇，你下手也太狠了吧？”恭弘=叶 恭弘放有些怒意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這才把目光移向恭弘=叶 恭弘放，淡淡地道：“你也知道獵豹的可怕，你以為我不想手下留情嗎？可我如果不全力擊敗他的話，那敗的人就必定是我，沒有人比他還能抗打！我也從來沒有想過有人能被我擊實十拳而不死，但他足足受了我一百多記重擊才開始受傷，代哪敢收手？”　　眾人不由暗暗咋舌，不僅僅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心狠手辣的快攻，也因獵豹的那身銅皮鐵骨，竟挨了一百多記重擊才受傷，難怪恭弘=叶 恭弘皇不敢停手。　　恭弘=叶 恭弘放也為之駭然，他沒有再說什麼，因為說得再多也是多餘的，只是將目光落在軒轅的身上，眼神之間多了一絲詫異和惑然，他將軒轅上下打量了好久，最後也被軒轅的眼神震了一下，才訝然問道：“阿軒也想來參加比試？”　　軒轅的目光卻先投向褒弱，只見褒弱臉上閃過一絲複雜的神情，但也有些蒼白，似乎想說什麼卻又無法開口。另外幾人的目光之中也閃過一絲訝異，軒轅更似乎捕捉到那道自黑紗之內投出的目光，不過他只是淡然一笑，又將目光移向恭弘=叶 恭弘放和燕瓊，在燕瓊興奮的期待神色中，他認真地點了點頭，道：“不錯，阿軒也是個凡夫俗子，愛美人也愛寶劍，身為有邑族中的一員，希望族長允許！”　　恭弘=叶 恭弘放望瞭望恭弘=叶 恭弘皇，又望瞭望燕瓊，目光再掃過幾位長老，最終咬了咬牙，道：“好，你要小心了！”　　“謝謝族長！”軒轅向恭弘=叶 恭弘放施了一禮，微感得意地道。不過，他眼角的餘光卻發現那美麗的褒弱的勝色變得更為蒼白，眼神也變得更為複雜。　　褒弱神色慾泣，但很快避開了軒轅的目光。　　軒轅的出場，的確引起了不小的轟動，皆因誰也沒有想到這個平時並不被人看重的年輕人，竟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只看他甩出木板承托獵豹的身體，再橫掠過篝火救下獵豹，這一連串的動作犹如行雲流水，利落至極，最難得的卻是甩木板時的角度、力道。速度計算得極准，否則只怕獵豹仍是難免遭受烈火焚身之禍。　　正因為如此，人們對軒轅那未知的過去更感神秘莫測。　　“你是誰的後人？怎麼以前從沒見過你？”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惑然地問道，雖然他在南山思過五年，但是族中的一些人他並沒有忘記，何況軒轅也不是小孩，在五年前應該也有十多歲，可是恭弘=叶 恭弘皇對他卻半點印象也沒有。　　“我是我爹的後人，我以前也沒有見過你，不過我不認為這很重要。”軒轅移了移步子，與恭弘=叶 恭弘皇相距一丈而立，淡然芙道。　　眾人先是一愕，后又禁不住感到好笑，這個回答只是白答。　　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有些怒意，狠聲道：“想不到我才離開五年，族中就多了這麼多年輕的勇士，看來我有邑族興旺有望了。”　　“那是當然！”軒轅笑着肯定地答道，卻似乎變成了坦然接受恭弘=叶 恭弘皇的稱讚。　　恭弘=叶 恭弘皇更怒，心中湧起了一股殺機，他甚至有些恨族人對他的冷漠，更恨恭弘=叶 恭弘放，寧可幫外人也不幫他，這使他五年來所忍受的孤寂和怨氣一下子激發出來，心中暗罵道：“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我就拿宰你來立威，再去找別人算賬，哼！我就不信不能懾服你們這些愚人！”　　“小子，你現在退出去還來得及！”恭弘=叶 恭弘皇冷冷地道。　　軒轅笑着搖頭道：“不可能，我勸你還是別妄想了，你比小瓊兒大了十多歲，幾乎可做他的父親了，卻還在這裏攪什麼亂子，現在應該是年輕人的天下，你已經老了！”　　“無知小輩，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恭弘=叶 恭弘皇怒笑道。　　四下的族人都為軒轅捏了一把汗，那些如獵豹、花猛一般的年輕人不由都大聲叫好起來，皆固軒轅的話正合他們那群年輕人躁動的心，而且軒轅所說的正是事實。恭弘=叶 恭弘皇年齡比燕瓊大十餘歲，雖然他仍不是很老，但在族人的心中，燕瓊可是族中的嬌女，怎能嫁給一個比她大十餘歲的男人？更何況這是一個曾經為族人所不恥的敗類。　　軒轅的幾句話立刻將他自己與族中年輕人結合在一起，彷彿他的出戰就是代表族中的所有年輕人出戰一般，因此他不再孤立，這也是一種策略。　　燕瓊先見軒轅出戰，也為之激動不已，可是平靜下來后，想到恭弘=叶 恭弘皂那鬼魅般的速度和武功，又禁不住為軒轅擔心起來，為軒轅擔心的還有恭弘=叶 恭弘清。畢竟，她並不知道軒轅的武功深淺，而且軒轅更成了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為她知道，沒有誰能像軒轅一般給她帶來無限的快樂，這之中有欲，也有情。　　軒轅並不是先與恭弘=叶 恭弘皇相對，而是首先向周圍觀看的族人作了個揖，客氣地行了禮，又緩步走到恭弘=叶 恭弘放台前，向恭弘=叶 恭弘放和五夫人行了個禮，心中卻暗忖道：“哼，想拿我作禮物送人，我就將你的寶貝侄女也一起帶走，看你怎麼辦！”“小瓊兒，你將鮮花準備好，很快我就會給你親手戴上！”軒轅自信地笑了笑道。　　四下的族人不由又是一陣起鬨，年輕人更是叫得歡，似乎都在為軒轅打氣，抑或是為軒轅那種自信所感染。　　“很好，年輕人勇氣可嘉，如果你勝了，我同樣會一視同仁地對你！”恭弘=叶 恭弘放不冷不熱地道。其實，在他的心中並不怎麼看好這位叫阿軒的年輕人，若不是因恭弘=叶 恭弘皇的出現，他甚至連軒轅上場的資格都要取消。　　但此刻的恭弘=叶 恭弘皇卻是他族長之位的一個重大威脅和挑戰，可又無人能將恭弘=叶 恭弘皇打敗，對於軒轅的上場，他也只能讓其一試，大不了敗亡，他也不會在意軒轅的生死。如果軒轅擊敗了恭弘=叶 恭弘皇，自然更好，在恭弘=叶 恭弘放的想法中，軒轅的威脅與恭弘=叶 恭弘皇的威脅根本就不能相提並論，所以他才會答應軒轅上場，也暫時不計較他是外來人了。　　“謝謝族長！”軒轅心中微喜，但卻並不想感激恭弘=叶 恭弘放。他不是個傻子，也隱約知道恭弘=叶 恭弘放和恭弘=叶 恭弘皇兄弟之間有着某種矛盾，而他卻是這個矛盾之間的緩衝，甚至他只是恭弘=叶 恭弘放眼中的一顆棋子。不過，軒轅並不在乎這些，燕瓊他是要定了，絕對不能讓別人得到，那是在他佔有燕瓊那一刻所下的決定。　　“來吧，恭弘=叶 恭弘皇，讓我來看看你的能耐吧！”軒轅轉身與恭弘=叶 恭弘皇相對，語氣變得十分平靜。　　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的殺機很濃，軒轅的每一句似乎都在刺激着他，使他不由自主地產生怒意，生出殺機。　　“很好，我就如你所願！”恭弘=叶 恭弘皇話語一出，身影如電般向軒轅撞去。霎時，腿影、拳影漫天而起。　　四周的族人禁不住全都大驚，為軒轅捏了一把冷汗，他們不知道軒轅該如何化解這自四面八方攻來的一招。　　軒轅淡淡一笑，眼神竟如兩盞明燈，透射出無比強大的信心，只是他沒有動。　　的確，軒轅沒有動，連一根指頭都沒有動，可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漫天腿影、拳影卻散開了，在軒轅面前半尺處散得無影無蹤。　　恭弘=叶 恭弘皇仍是站在他剛才立身之處，與軒轅相距一丈二尺，他似乎根本就未曾出過手，而且連指頭都沒有動過，他只是冷冷地與軒轅相對，似乎在審視着一件未知的物體。　　恭弘=叶 恭弘皇動過，任誰都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出過手，但為什麼軒轅連根指頭都沒曾動一下？眼皮也未曾眨一眨？恭弘=叶 恭弘皇卻退了回來呢？其中的原因除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之外，恐怕所有的人都在疑惑，或許還有人不疑惑，但那種人卻少之又少。　　“好，果然有狂的資本！”恭弘=叶 恭弘皇似笑非笑地道，但他的臉色變得更為凝重，就連心也變得沉重起來，他從來都沒有這種感受，他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自已有遭一日會遇上這樣一個對手。　　剛才的舉動，只是恭弘=叶 恭弘皇在試探對方，而且是吸引軒轅作出防護或還擊，只要軒轅一動，他就可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找出軒轅的破綻所在，但是軒轅沒有動，而且連手指頭也沒有動一下，彷彿將他的一切都看穿了，包括恭弘=叶 恭弘皇內心的打算和想法。　　特別是軒轅那無比自信的眼神，那雙眼睛就像是深邃莫測的天空，那銳利的目光更似有着洞穿一切的魔力。　　軒轅淡淡地笑了笑。悠然道：“如果你的速度僅止於此，那你就惟有認命了！”　　恭弘=叶 恭弘皇臉色再變，就連四周圍觀的族人也全都為軒轅這狂妄的話語給鎮住了。在他們的眼中，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已經快得難以想象了，可是軒轅卻似乎認為這種速度仍是太慢，這實在讓人有些吃驚。　　軒轅雙肩微微一聳，立時產生了兩聲關節的暴響，軒轅再扭了扭脖子，更發出一連串如破竹般的聲響。軒轅每移動一個部位，該處總會發出一串關節的暴響，雖然不如獵豹那種全身關節一起響時強烈，但卻比獵豹更多了一分洒脫。　　軒轅的雙手在虛空中輕輕一抓，指骨也發出一陣“噼剝”之聲，這才露出一絲詭異莫測的笑容，吸了口氣道：“你小心了，拳腳無眼，我不會手下留情的，如果你因為剛才與獵老兄之戰而耗損了太多的氣力，我可以給你一炷香的時間休息！”　　恭弘=叶 恭弘皇大怒，冷笑道：“好狂妄的小子，對付你還用得着休息嗎？就讓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大能耐吧！”　　軒轅笑着搖了搖頭，似乎是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大感不屑，也在显示着一種藐視之意，而且他還大步跨前兩尺，與恭弘=叶 恭弘皇的距離拉近到相隔只有一丈。　　恭弘=叶 恭弘皇再也忍受不住心中的怒火，軒轅的那些表情動作激得他無法控制情緒。　　軒轅心中好笑，恭弘=叶 恭弘皇的確一直在受着他的算計，終於被他打亂了心神，而他也一直在激怒恭弘=叶 恭弘皇。　　發怒的人雖然在力氣上會顯得更猛，攻擊也會變得更為瘋狂，但卻也更容易出現破綻。而高手相爭，心理因素最為重要，單憑恭弘=叶 恭弘皇受不了激將而發怒，就可算首先已輸了一籌。　　恭弘=叶 恭弘皇再如一陣風般攻到軒轅的身前之時，軒轅依然沒有動，但就在恭弘=叶 恭弘皇快要觸及實體之時，他突然感覺到一股洶湧的暗潮已經襲到他的臂膀之上。　　“轟……砰……”兩聲悶響。　　軒轅的身子晃了一晃，恭弘=叶 恭弘皇卻慘哼着倒退了六步，同時左手捂着右臂，額上竟滲出了豆大的汗珠。　　軒轅的胸間被印了一舉，衣衫碎裂了一大片，顯然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傑作。　　四下眾人不由得都訝然驚呼，他們似乎沒有想到一上場，軒轅就採取以拳換拳的戰術。　　“好！阿軒，好樣的！”獵豹和花猛諸人立刻明白軒轅所採取的戰術是多麼高明，與恭弘=叶 恭弘皇比速度，那幾乎是死路一條，但軒轅取長舍短，與恭弘=叶 恭弘皇以拳換拳，這就使得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無法佔到優勢，反而因衝擊力而無法抗拒軒轅的重拳。　　獵豹之所以輸，就輸在他無法保持頭腦的清醒，沒有軒轅那種定力，他隱隱覺得在第一回合恭弘=叶 恭弘皇的試探攻擊中，軒轅佔了上風，因為軒轅連眼皮都不曾眨一下，使得恭弘=叶 恭弘皇的招式軌跡無所遁形。獵豹知道在鎮定方面，他輸了軒轅一籌，如果剛才換成是他，一定會被逼得首先出手，但軒轅不同，所以軒轅以拳換拳的戰術能夠發揮作用。　　軒轅伸手輕輕在胸前揉了揉，雖然恭弘=叶 恭弘皇那一拳力量不小，但在軒轅體內似乎有一股連他自己也無法明白的力量迅速將恭弘=叶 恭弘皇襲入他體內的勁氣逼了出去，使得軒轅沒有受傷。疼痛當然有一些，不過他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的右手這一刻根本就不可能再起到任何威脅，最多也只能發揮出三成威力。剛才若不是他手下留情，只怕恭弘=叶 恭弘皇那條右臂已被擊碎了。　　“再快的拳，如果缺少了力道的輔助，也是枉然，而再快的拳，在擊到別人身上時，總會有片刻的停頓，而這片刻的停頓，就足以成為致命的破綻。只是有些人在面對快拳之時，總會失去方寸，無法把握住這致命的還擊機會。因此，他註定會失敗。恭弘=叶 恭弘皇，你明白了嗎？所以今日你我相賭的，只是比誰更能挨打！因此，你註定會輸！”軒轅露出一個燦若陽光的笑容，無比自信地剖析道。　　軒轅那充滿自信的笑容，只讓那些女人們看呆了，再加上軒轅那種必勝的鬥志和氣勢，所有的女人在這一刻才發現，軒轅竟然不比任何俊男帥哥遜色，與恭弘=叶 恭弘皇的帥氣相比，軒轅似乎更多了一種陽光般的魅力，那是一種讓人心情得以平靜的魅力。　　軒轅的魅力就在於那種讓人心安的祥和，似乎讓人有一種想被他呵護的衝動，那是一種积極向上、充滿朝氣活力和生氣的魅力。不可否認，軒轅本身就很俊逸，而他強健高大的體魄在拋開一切投入戰鬥之時，更會產生一種如高山大海般無可比擬的氣勢，可以臣服一切的氣勢，那是一種很難言喻、卻讓人嚮往和崇慕的氣勢。　　觀斗者俱驚，軒轅的自信讓他們吃驚，而軒轅的話語更讓他們心驚，那之中的精妙之處對於每一個武人來說都是莫大的啟迪，似乎是黑夜裡一顆啟明星，照亮了他們的路途。　　所有的人都在思索着軒轅的話，頓時覺得恭弘=叶 恭弘皇那快如閃電的招式的確沒有什麼可怕的。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鐵青，軒轅單憑一席話就說出了他的要害所在，而這也是他最擔心的。在取勝的信心上，他禁不住動搖了。恭弘=叶 恭弘皇發覺軒轅竟是那麼難以揣測，而他的一切都無法逃過對方的眼睛，這種心理上的陰影讓他的鬥志削弱了很多。而心中生怯，眼中自然會流露出一絲異常。　　這自然逃不過軒轅的眼睛，軒轅心中暗喜，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正在一步步陷入他的算計之中，而他絕對不會放過這個機會，於是長笑一聲，“轟轟轟……”連續緊逼三步，每一步犹如踏在鼓面上，發出驚心動魄的聲響。　　對於恭弘=叶 恭弘皇來說，這三步犹如是在他心口擂了三記悶拳，軒轅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霸烈之氣犹如排山倒海般向他逼至，幾乎籠罩了他每一條退路，這比獵豹當初所生出的氣勢更強，更無可抗拒。這之中又夾着無窮的鬥志，幾乎一下摧垮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理防線，讓他心生絕望之感。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終究是恭弘=叶 恭弘皇，他絕對不是一個弱者，更不是一個坐以待斃的人，是以他再次出手了。　　軒轅冷哼一聲，並不出手攻擊恭弘=叶 恭弘皇，他絕不想先出手，對付恭弘=叶 恭弘皇這種高手，絕對不可以與之比速度，而只能採取以不變應萬變之策。　　軒轅之所以步步緊逼，就是要在氣勢和心理上完全擊敗恭弘=叶 恭弘皇，如此才能迫使恭弘=叶 恭弘皇不得不首先出手攻擊，這樣才能夠將整個局勢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恭弘=叶 恭弘皇的攻擊速度果然快，這次他學乖了，並不攻擊軒轅的正面，而是以無數個虛幻的招式和奇奧的步法繞到軒轅的身後。　　有人忍不住驚呼起來，那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的拳腳已經只隔軒轅背門不到半尺，在這個距離之中，軒轅絕對躲不開。　　軒轅的確躲不開，但他仍想躲，上身向前快速傾伏。　　恭弘=叶 恭弘皇暗笑道：“如果你想以這種方式躲過我的這一擊，那我的‘快’豈不白‘快’了？”但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來得及笑到最後。　　“砰砰……”恭弘=叶 恭弘皇的勁拳重重地落實在軒轅的背上，但他卻發現另外一股如山洪般巨大的力量從他的右膝湧入……　　“轟……”恭弘=叶 恭弘皇還沒有回過神來之時，身子已被擊得倒跌而出，重重摔在地上。　　軒轅身子前傾並不全是為了躲過恭弘=叶 恭弘皇的攻擊，更是為了使自己后踢的腿更快更有力。　　很不幸，恭弘=叶 恭弘皇仍然沒有逃脫這種兩敗俱傷的結局，他躲不過軒轅的反擊，雖然他快，比軒轅的速度快了很多，但正如軒轅所說，當他的拳頭擊在別人的身上時，其動作會有剎那間的停頓，而這個短暫的停頓，足夠讓軒轅發出那蓄勢已久的一擊，而這一擊絕對是恭弘=叶 恭弘皇無法承受的……　　第二卷

# 第一章 皇者之劍

　　軒轅前沖了三步，恭弘=叶 恭弘皇的這兩擊也挺重的，不過軒轅並沒有受傷，只是有些痛。那是因為他在前傾之時，本就卸去了恭弘=叶 恭弘皇拳勁上的一些力道，加之體內自然生出抗力，使得恭弘=叶 恭弘皇的攻擊力並未達到他預期的效果。　　倒是恭弘=叶 恭弘皇吃虧得多，右腿幾乎被踢碎了膝蓋骨，這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結果，在剛才正式交手的兩個回合中，他竟被重創了右臂和右腿，而且使他連站立都有些困難。　　軒轅的背部衣衫也被擊得破破爛爛，但背上卻只有兩個紅印，他悠然轉過身來，冷冷地盯着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　　恭弘=叶 恭弘皇以左腳支地，顯得極為頑強地站立着，可是臉色已變得蒼白無比，甚至有些難以置信的表情，因為這不是他想象中的結局。　　恭弘=叶 恭弘皇知道自己敗了，他的右腿幾乎不能支撐整個身軀，也就是說他再不能使用最擅長的快速攻擊了，如果他失去了速度的優勢，根本不可能是軒轅的對手。在力道上，他又如何能敵過軒轅那天生的神力呢？　　四周寂靜無比，惟有篝火在“噼剝”地燃燒着，族人似乎連大氣都不敢喘，這個結果不僅出乎恭弘=叶 恭弘皇的意料之外，也出於他們的意料之外。是以在這種結果出現時，他們竟忘了呼叫，甚至忘了這次比斗的意義。　　軒轅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淡淡地笑了笑，道：“你敗了！還要繼續嗎？”　　“阿軒，好樣的，好樣的……”獵豹和花猛同時高呼道，其餘的年輕人也跟着呼叫了起來。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越變越白，身子禁不住搖晃起來。　　軒轅伸出大手輕輕扶住恭弘=叶 恭弘皇，神色變得極為友善。　　“砰……”恭弘=叶 恭弘皇一橫手肘，重重地擊在軒轅的胸膛上。　　軒轅身子晃了晃，臉色驟變，恭弘=叶 恭弘皇卻被一股反震之力衝倒。　　“不要臉，你怎麼可以這樣……”幾個年輕人見恭弘=叶 恭弘皇不僅不領情，更施以暗襲，不由怒叱道。　　“阿軒，你沒事吧？”燕瓊竟在眾目睽暌之下衝下台來，拉住軒轅關切地問道。　　族中本來就有許多人鄙視恭弘=叶 恭弘皇，此刻見恭弘=叶 恭弘皇竟然如此卑鄙，不由齊聲怒叱着……　　軒轅不禁為恭弘=叶 恭弘皇感到可憐，他心中並沒有怪恭弘=叶 恭弘皇。　　軒轅輕輕拍了拍燕瓊的香肩，柔聲安慰道：“沒事。”說完向四周激動的族人揮了揮手，作了一個“請大家不要吵”的手勢，目光又在表情不一的恭弘=叶 恭弘放和恭弘=叶 恭弘清勝上掃過，再滑到那神秘麗人的席上，但那神秘麗人和兩個面容冰冷的漢子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離場而去，倒是褒弱和另外三個美人及幾個老者仍在。　　褒弱的眼神里竟有許多關切之意，但似乎又不能說出，竟化為一臉幽怨，使軒轅心頭微微一軟，褒弱見軒轅望着她，忙低下頭，雙手有些不自然地撫弄着裙角。倒是那幾個老者，顯出讚許之色，另外三個美人似乎對軒轅極有興趣，那種眼神就像是在向軒轅挑逗。　　軒轅有些尷尬地移開了目光，落在有些驚懼的恭弘=叶 恭弘皇臉上，他輕輕地推開燕瓊，小步來到恭弘=叶 恭弘皇身前，目光變得溫和而誠懇，然後緩緩一下身子，伸出大手遞到恭弘=叶 恭弘皇的面前。　　所有人的呼吸聲都在這一刻變得清晰起來，軒轅的舉止的確出乎眾人的意料之外，就連恭弘=叶 恭弘放也感到十分驚訝。　　恭弘=叶 恭弘皇難以置信地望着軒轅，望着軒轅那一臉誠懇之色與滿目的真誠，呼吸變得粗重起來，神情顯得無比複雜。　　四周族人的目光全都落在軒轅身上，他們本來憤怒的心也全都平靜下來。　　“一切只是過去，一切都可以從頭再來，從現在開始，是新的生活，新的你我，來吧，大家都在等你！”軒轅懇切而平和地道，目光坦然地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　　剎那間，族人發現自己的確已經不再恨恭弘=叶 恭弘皇了，也不再對他有鄙視和疏遠的感覺，目光全都變成了期盼。　　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也感覺到了這種異乎尋常的靜寂，感覺到了族人異常的變化，他的目光從軒轅身上移開，隔着篝火投向族人，他竟然發現族人眼中不再有鄙夷與憎惡，而是充滿友善和期待。那種感黨就像是在迎接一個失散多年的親人。　　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中湧起一股無法形容的感觸，他的鼻頭酸酸的，眼圈裡出現了久違了的濕潤，他知道自己的確與族人相隔太遠了，所以他才會感到孤寂，才會變得偏激，才會……可是此刻……　　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再次落到恭弘=叶 恭弘放和恭弘=叶 恭弘清的臉上，恭弘=叶 恭弘放的神色顯得十分平靜，目光之中似乎有某種東西在涌動，但很快恭弘=叶 恭弘放就避開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倒是恭弘=叶 恭弘情已經淚流滿面。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再次落到軒轅的手上，然後移到軒轅的臉上，他感受到了對方內心的欣慰，他彷彿尋回了一種已遺失的情感。　　對，那是善良和坦誠，恭弘=叶 恭弘皇清楚地感受到自軒轅眼中融入他心中的是善良和坦誠，這是潛藏在他心底塵封了很多年的情感，在剎那間被激活了，像是一條被困鎖深潭千年的蛟龍突然之間破潭而出。於是，他再也無法控制那些在眼眶中流動的液體，讓它滑了出來。　　軒轅笑了，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終於伸出了那隻未受傷的手，而且漸漸與他的手掌靠近，所以他笑了，笑得很欣慰，很開心，很真誠。　　“啪啪……”在軒轅與恭弘=叶 恭弘皇兩隻手掌緊握之時掌聲雷動，比任何時刻都熱烈。　　流淚的不只是恭弘=叶 恭弘皇和恭弘=叶 恭弘情，就連燕瓊也被這種氣氛感染得熱淚盈眶，而恭弘=叶 恭弘清更發現恭弘=叶 恭弘放的眼中也奇迹般地閃爍着晶瑩的液體――　　※※※　　軒轅沒有醉，至少他仍有些清醒，知道是誰把他抬回自己那不大的房中，知道是誰為他送來了幾大塊獸皮被。更知道有好多人都來過他這間簡陋的房子，而最後卻只有燕瓊留下來沒走。　　花猛、凡三與恭弘=叶 恭弘清諸人是最後離開軒轅房中的，他們也喝了很多酒。不過對軒轅的表現卻感到很是驚訝，因為軒轅居然能掙扎着送他們到門口，還拍着他們的肩膀叫出了他們的名字。雖然他吐詞已經不清，但沒將他們幾人喊錯，已經是極為難得了，因為軒轅喝的酒的確太多了。　　真讓人懷疑軒轅的肚子有多大，是如何把那一大壇幾乎有二十斤的烈酒全都灌進肚中的，不過，今晚這個野火會的確有些特別。　　軒轅覺得自己沒有醉，不過恭弘=叶 恭弘放好像對他說了些什麼，他卻一點也記不清了，連燕瓊是何時躺在他身邊睡去的，他也記不太清楚了。　　當軒轅醒來的時候已經是日上三竿了，陽光自木板縫間射進來，他覺得有些刺眼，不由伸手在身邊摸了摸，只覺空空如也。想來燕瓊早已起床了，因為屋外傳來了一陣清脆悅耳的歌聲，不是燕瓊還會是誰？　　軒轅掀開被子坐了起來，發現自己並未穿上衣，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誰給他脫了，腳也在昨晚洗了，不由心中生出一絲暖意。他記起昨晚那一個個恨不得將他灌得不分東南西北的兄弟們，不由感到好笑。　　此刻他覺得頭似乎還有些暈，不由伸手輕輕拍了一下腦袋，站起身來，舒舒服服地伸了個懶腰，這才發現現在已經很遲了，按理此刻應開工幹活了，但今日似乎沒有人來催他。　　屋外的陽光很好，軒轅穿上草鞋推門而出，一眼就看到燕瓊在兩樹之間的老藤上曬着他前天沒有洗的衣服。　　望着燕瓊那麻利的動作及美麗嬌好的身影，傾聽着那清脆而甜美的歌聲，軒轅心中湧起了無限的柔情，心神更似乎飛越到無限的空間，在幽林清谷間飛翔，在雲端風頂嬉戲。　　“你醒了！”歌聲忽停，燕瓊回身驚喜地見到軒轅，不由仍有些羞澀地問道。　　“沒醒，沒醒，我這不是在做夢吧？”軒轅裝作一副不知身在何處的樣子，溫柔地答道。　　燕瓊不由掩口而笑，脈脈含情地行到他的身邊，輕輕擁住那赤裸而健碩的上身，將下巴貼在軒轅的胸膛上，嬌羞地道：“夫君摸摸瓊兒，看是不是在做夢？”　　軒轅心中一盪，大手將燕瓊的小蠻腰緊緊一抱在她的悄臉上輕輕一吻，然後才笑道：“嗯，好香果然不是在做夢！”　　燕瓊被摟得渾身發軟，倚在軒轅的胸前，深情地道：“瓊兒以後就是你的人了，夫君可要好好地疼愛瓊兒哦。”　　軒轅心中一樂，“哈哈”一笑道：“那是當然，我會將瓊兒當成心肝寶貝，絕不容許任何人欺負瓊兒否則我就捏碎他的腦袋！”　　燕瓊心中洋溢着一片溫情，面對這個擁着自己的男子，她知道自己永遠都離不開他了。當昨夜將一切都獻給他，緊接又經過野火會比斗，燕瓊就知道，幸福是真的降臨到她的身上了。　　“洗漱吃飯吧！來，我去花嬸那裡特意拿來了兩隻烤山雞和靈芝湯與一隻羊腿。”燕瓊說著想起了什麼似的把軒轅又拉回屋中。　　軒轅猛吸了一下鼻子，果然聞到一陣陣香氣，不由讚歎道：“瓊兒真好，我這上衣可是你脫的？”　　燕瓊的臉微微一紅，但旋即歡笑道：“你那衣服都破成那樣子了，我就將它脫了下來縫一縫，現在還沒縫好呢。對了，族長昨晚說待你醒來之後，就到他那裡去一趟，他有重要的事情與你相商。”　　“哦……”軒轅隱隱記得昨夜恭弘=叶 恭弘放似乎對他說了些什麼，想來就是這些了。　　※※※　　軒轅牽着燕瓊的手來到恭弘=叶 恭弘放所住的大院，倒的確讓人驚羡。　　此刻族中之人對軒轅都是刮目相看，不僅僅是因為軒轅那足以戰勝恭弘=叶 恭弘皇的武功，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在處理恭弘=叶 恭弘皇之事的方式上，的確做得漂亮至極，出乎族人和恭弘=叶 恭弘放的意料之外，卻收到了遠遠超出任何人想象的最好結局、那不僅僅需要武力和智慧，更需要一個寬廣而博大的胸懷。是以，軒轅完全得到了族人的支持和讚賞，所以，昨晚熱情的人們搶着向他敬酒。　　“這麼快就醒了，真是不簡單！”花猛見到軒轅與燕瓊雙雙走來，不由略帶驚羡地道。　　“還多虧了花老大昨天將我抬回家。”軒轅笑了笑道。　　“哈哈，你居然知道是我抬你回家的？了不起！想來你再喝二十斤酒也沒問題，找個機會我一定要將你灌倒……”　　“嘻嘻，到時只怕花大哥還沒來得及讓我夫君倒下，反而自己先醉倒了。”燕瓊笑着打斷了花猛的話道。　　花猛立刻傻眼了，不敢相信地望瞭望燕瓊，又望瞭望軒轅，神秘兮兮地問道：“阿軒老弟。你到底用了什麼手段，讓小瓊兒如此大膽說話也不怕羞了？還‘我夫君’的叫得這麼順口？”　　“拉倒吧，人總是要變的？因為她是我夫人，我自然是她的夫君了。”軒轅大感好笑道。　　“嘖嘖，真是女大十八變，一天一個樣。”花猛感嘆道。　　燕瓊見花猛煞有其事的樣子，不由掩口笑了起來，一時風情無限，只看得花猛大吞口水。　　“阿軒來了，族長在裏面等你呢。”獵豹臉色仍有些蒼白地出現在內院門口。　　“獵兄的傷勢好些了嗎？”軒轅關切地問道。　　“托兄弟的福，經過一晚的休息，今天好多了，大概再過兩三天就可以完全復原。不過昨晚我沒來得及敬二位的酒，待我的傷好了之後，一定要加倍相敬，到時候二位不能推辭哦？”獵豹笑道。　　“好說好說，我們一定奉陪到底！”軒轅大大方方地道，燕瓊如小鳥依人一般挽着軒轅的手步入了內院。　　“燕瓊妹妹請留步，族長只讓阿軒兄弟進去，請你先到五夫人那裡去坐一會兒吧。”獵豹在進入內院后出言道。　　燕瓊不由望了軒轅一眼，顯然有些惑然，軒轅卻笑道：“聽話，去小姨娘那裡等我，我很快就會回來的。”　　燕瓊有些不舍和擔心，但卻不敢有違軒轅的意思只得道：“我等你！”　　軒轅與獵豹大步行入一個廳堂之中，這裏與族人就食的那個院落很相似，這個廳堂也與那間木屋一般，但軒轅今天還是第一次進入恭弘=叶 恭弘放的居所。　　恭弘=叶 恭弘放穩坐中堂，而坐在他左邊的正是那神秘麗人，不過褒弱四女並不在場，廳堂內還有隨同神秘麗人而來的一個老者以及有邑族的四大長老與族中的祭司天河。　　“阿軒來了，很好，坐吧！”恭弘=叶 恭弘放肅然道。　　“獵豹你先出去吧！”天河祭司向獵豹淡淡地道。　　軒轅一怔，掃了廳堂中一眼，見左右下首各有三個空座，也便坐在右邊的最末一張坐椅上，豬豹卻轉身而去。　　“阿軒，知道我找你來有什麼事嗎？”恭弘=叶 恭弘放淡然問道。　　軒轅目光禁不住向那神秘麗人掃了一眼，乾咳一聲道：“人心如面，各有不同，我怎能猜出族長心中所想之事？不過我卻知族長一定會說出來的。”　　恭弘=叶 恭弘放不由“哈哈”一笑，坐在神秘麗人下首的一個老者輕揮了一下微微有些花白的長須，表示欣賞。　　天河祭司坐在右排最上首，但那似乎可以洞穿一切的目光有些訝異地望了軒轅一眼，就連四大長老也覺得今日的軒轅的確不簡單。　　“阿軒真的不知道自己的過去嗎？”恭弘=叶 恭弘放又淡然問道。　　軒轅茫然地搖了搖頭，道：“我的確不知道，也很想知道，如果族長知道，那可真叫阿軒感激不盡。”　　眾人並不懷疑軒轅是在說假話，因為天河祭司曾深入軒轅的思想，追索他的記憶，但那竟是一片空白。據說那並不是因為軒轅沒有過去，而是因其受到某種力量的控制和刺激，致使他失去了過去所有的記憶。在族中，還從來沒有人敢懷疑天河祭司的話。　　“你昨天晚上表現得很好，我有些奇怪，以你的武功，為什麼甘心做三個月的雜活而沒有意見呢？”　　大長老出言問道。　　軒轅笑道：“雜活也是人乾的，既然族長和長老們都當我是族中的一員，那我與別的族人就沒有什麼不同，如若別人可以干雜活的話，我阿軒也同樣可以干。昨晚族長不是說過對待族人一視同仁嗎？只要我們都是為族中做事，哪管它的分工？每個人只要儘力做好本職工作，何愁我族不能壯大富強呢？”　　“說得好，說得好！”那個坐在神秘麗人下首的老者出言贊道，天河祭司與四大長老也忍不住點了點頭，表示讚許。　　恭弘=叶 恭弘放扭頭望瞭望那神秘麗人一眼，神秘麗人依然臉罩黑紗，卻不言不語，眾人也不知她在想着什麼，不過軒轅卻感覺到她的目光在注視着自己。　　“很好，看來我沒有看錯人。”恭弘=叶 恭弘放讚賞道。　　“有人說你像一個人……”軒轅終於聽到神秘麗人再次開口了，聲音甜美得讓人似乎在嚼着一塊甜甜的軟糖。　　“就是那個軒轅？”軒轅反問道。　　“不錯，聽說那個軒轅是千里之外一個叫有僑族部落裏面的人物。那是四個月前的事情，這個時間與你有些巧合，也許那個叫軒轅的人與你有些關係，如有機會，你可以去查看一下！”神秘麗人淡淡地道。　　“千里之外的有僑部落？”軒轅不由心中一熱，忖道：“這裏與母族果然相隔千里，我定要找機會回去。”想到久別的族人，軒轅又覺得頭大，也不知這段時間族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　　“謝謝聖女告訴我這些。現在我生活得快快樂樂，又何必要去強尋過去呢？如果過去是陰暗的一片，是一段傷心的往事，我豈不是自找麻煩？多添煩惱嗎？因此，我希望大家不必為我操心，讓它順其自然吧。如果天意要讓我獲知過去，相信上蒼會為我安排機會的。如果天意不讓我知道過去，逆天而行反而不美，想來族長和祭司一定贊同阿軒的說法。”軒轅洒然一笑道。　　神秘麗人的目光似乎快要透過黑紗穿入軒轅的心中了，軒轅心神一凜，忖道：“看來這女人的確大有來頭。”　　“說得有理，如果阿軒有過去的話，也一定不是個平凡的人，我倒真的很想知道你到底是個什麼人。　　不過，既然你如此說，就讓上蒼去安排好了，今日找你前來，是另有極為重要的事情要與你相商。”恭弘=叶 恭弘放的神情轉為肅穆地道。

# 第二章 勇士之首

　　軒轅在進入廳堂之時就預感到會有極為重要的事情發生，皆因那種氣氛早已告訴了他。　　“承蒙族長不棄，如果有什麼事吩咐阿軒去做，阿軒一定會竭力辦好。”軒轅認真地道。其實他心中已經隱隱猜到了什麼，而且一定與神秘麗人有關。他昨晚已自燕瓊口中得知恭弘=叶 恭弘放要將他送人，而所送之人很可能就是這神秘麗人，抑或褒弱，那是一種預感。　　不過，因昨晚他表現得如此突出，這才使今日恭弘=叶 恭弘放的態度變得客氣起來，而且他也知道，因燕瓊之因，恭弘=叶 恭弘放絕不會再提將他送人的事，頂多只是將問題說出來與他商量，至於答不答應，還得看他阿軒是否願意。　　“我要你代表我有邑族的所有族人，率我族勇士護送聖女回到她原屬的部落！”恭弘=叶 恭弘放認真地道。　　軒轅一驚，站起身來，有些不敢相信地指着自己的鼻尖，驚訝地反問道：“族長是說讓我帶領族中勇士護送聖女回到她原屬的部落？”　　“不錯，由你挑選族中十二名勇士護送聖女返回她的部落。”恭弘=叶 恭弘放也立起身來，極為認真地道，語氣也變得十分誠懇。　　“那怎麼行呢？我如何能指揮他們？我看不如讓花猛或獵豹領隊吧，我可以做個小卒。”軒轅一時間有些無所適從地道。　　“除你之外，我找不出更合適的人選，難道阿軒是要讓我親自去嗎？”恭弘=叶 恭弘放認真地道。　　軒轅一怔，一時間不知道該如何作答，心中極為興奮，但仍裝作擔心地道：“我可是一點經驗也沒有。”　　“不，你一定能夠做好這件事，也許你去比族長親去更好。因為你是個心思細密，且智計深遠的人，難得的是你有一顆仁愛善良的心和寬廣的胸懷。而你的命相更是老夫所見之人中福緣最深厚，也最難以揣測的人，我相信世間沒有你辦不好的事！”天河祭司肯定地道。　　軒轅頓時有種受寵若驚的感覺，要知道，在有邑族中能得天河祭司的讚賞，是多麼難得的一件事情，而且天河祭司的稱讚在軒轅看來顯得太過誇大，不由有些惶惶不安地道：“這……這……我哪有那麼好？”　　天河祭司認真地道：“不！昨晚自你上場的那一刻開始，老夫就注意到了你，而一開始你便一步步將恭弘=叶 恭弘皇逼向死角，使他一步步退入你設下的局，雖然只是一場較量，卻可以看出你是一個能夠顧全大局之人，而且心思細密，擅于思考和布局。像你這樣的人，若非大奸大惡，就一定會成為統領大局之人，但後來你不計恭弘=叶 恭弘皇之惡，伸手和好，足以證明你心地寬厚，本性善良，胸懷仁愛，而剛才你所說的話，更足以說明你的大智大慧，我天河從來都不會輕易稱讚任何人的。”　　廳堂之中一片寂靜，軒轅也不知道是喜還是憂，卻暗暗心驚自己鋒芒太露，但幸虧很快便可離開。　　“老夫雖無祭司之慧眼，但也對法相略懂一二，昨日初見你挑水飛行，便覺深具龍虎之形，且那麼一大擔水，不灑不盪，行走如飛，也知你非同凡響。昨晚在客廳再見你時，便覺你精華內蘊，福緣深厚，確是奇相。可是在昨晚的野火會上再見你，卻發現你目深似海，已經再也無法揣測體之福緣究竟怎麼變幻。　　老夫百思不得其解，也許是野火會的氣氛引動了天地間虛無的氣場，使你的命相也受到了感染吧。”那坐於聖女下首的老者也連連稱奇道。　　“哦，施妙法師竟發現了這個變化？”天河祭司有些訝異地看了軒轅一眼，又向那坐於聖女下首的老者望瞭望，問道。　　軒轅心中暗驚，忖道：“難道自己真是在與燕瓊歡好時發生了什麼大的變化？那個施妙法師可真是厲害，連這也看得出來，幸虧他不知道自己只是在歡好中發生了變化，但是……難道我真的是福緣深厚的命相？”　　“既然這樣，還請公子不要推脫！鳳妮的命運就交給公子了。”那神秘麗人似乎對天河祭司和施妙法師的話很是在意，竟然親口出言相請。　　軒轅大感受寵若驚，莫名其妙地忖道：“原來這美人名叫風妮，想不到名兒如此好聽。”口中卻道：“既然法師和大家如此看得起阿軒，我也就不再故作矯情，一定會竭盡全力將聖女送回所屬部落，不過我猜想，這一路途中所要對付的不只是野獸之類的吧？還希望聖女和族長將這一路或眼下的情況跟我仔細講一遍，我也好安排計劃和選擇人手。”　　“公子說得不錯，如果一路上只有野獸，我們根本不會來求助族長，我們一路上可能會遇到來自東夷和鬼方十族凶人的截殺，因此，這一路上行程千里，可能會兇險重重，九死一生！”鳳妮吸了口氣，肅然道。　　“東夷和鬼方十族？”軒轅有些惑然。　　“不錯，這兩大部族的凶人一個在極北，一個偏居東北角，他們族中有着數不清的各類高手！”施妙法師神色間有些猶豫地道。　　軒轅也微微怔了怔，問道：“不知聖女的部落究竟在何處，又是隸屬哪個部落？與鬼方十族及東夷族有何關係呢？”　　“我屬於‘有熊部族’，那是地處東北的一個靠近逐鹿的大部落，部落之中有三千勇士，一萬婦孺，至於與鬼方十族、東夷族的關係，待上路后再慢慢告訴你吧，不過公子以後不必稱我為聖女，就叫我鳳妮吧。”神秘麗人道。　　軒轅不由得張口結舌，有些不敢相信地問道：“三千勇士？一萬婦孺？這麼大的一個部落！”　　恭弘=叶 恭弘放認真地點了點頭。　　軒轅的心中微微有些沉重，一下子似乎多了許多許多事，對於他來說，有些無法適應。　　這是一個突然的變故，軒轅的確沒有預料到，是福是禍，他也無法得知。　　當然，那多少有一些刺激感，面對新生活的刺激感總會讓人多一些嚮往。　　走出廳堂之時，已近中午吃飯的時間，軒轅一眼就見到焦灼不安的燕瓊被凡三擋住，不能入內，理由是沒有族長之命，誰也不準入內。不過，燕瓊還是很快便發現健步走出來的軒轅，不由一把推開凡三，歡喜地沖了上來。　　“等得急了嗎？”軒轅有些好笑地問道。　　“還笑呢，人家擔心死了。族長是不是要把你送給那幾個客人？”燕瓊挽住軒轅的胳膊，擔心地問道。　　“哪會呢？不過，他卻把那幾個客人送給了我！”軒轅笑了笑，嘆了口氣道。　　燕瓊不由一怔，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所以地問道：“送給了你？”　　“是呀，送給了我，不說了，我們還是先回去吧。”軒轅輕輕一摟燕瓊的肩頭，淡然道。　　“阿軒，可真有你的，自從昨晚之後，小瓊兒的脾氣似乎也變大了，一刻沒見到你就要發脾氣，怎會變得這麼難纏呢？”凡三笑着打趣道。　　燕瓊俏臉微微一紅，撅嘴道：“多嘴！”　　“你額頭怎麼了？”軒轅並沒有在意凡三的話，卻望着凡三額頭上一塊烏腫之處，問道。　　凡三臉上有些尷尬，悻悻地道：“還不是因為你？”　　軒轅訝然反問道：“因為我？”　　“誰叫你那麼能喝，本來只想將你灌醉后也就算了，誰知自己也喝得稀里糊塗，送你回去后，我走着走着就不分東南西北地亂撞咯，花猛那個沒良心的，我醉倒在地上他居然沒有發現，要不是清姐，只怕要露宿一夜了。”凡三氣鼓鼓地道。　　軒轅和燕瓊聽了不禁大樂，笑道：“這就叫害人害己，看你以後還安不安壞心眼。”　　“看來我凡三不服也不行了，打也打不過你，喝酒那更不用說，大家都說你阿軒深不可測呀，昨晚化三才喝了那麼一點，醉到剛才還在喊自己沒醉的地步，你卻一大早就起來了，了不起！”凡三伸出大拇指贊道。　　軒轅禁不住笑了笑道：“人逢喜事精神爽嘛，下午有空嗎？到我那裡去坐坐。”　　凡三望了燕瓊一眼笑道：“去你們家做客，沒空也變成有空了。”　　燕瓊臉兒紅了一紅，軒轅卻只是淡淡地笑了笑，道：“如此甚好！”　　“阿軒，族長讓你中午與他一起用餐，不用回家了。”獵豹自後面追了上來道。　　凡三有些訝異地望了軒轅一眼，燕瓊也大感惑然。　　軒轅卻坦然笑了笑，拉着燕瓊轉過身道：“這樣也好，可以不用多走一些路了。”　　※※※　　“這件事情是有關我族起源的問題，今天，我既將這項艱巨的任務交給了你，也應該告訴你這之中的一些內情了。”恭弘=叶 恭弘放長長地呼了口氣，對軒轅道。　　軒轅神色間也有些肅穆，但有些微訝地問道：“族長本不用告訴我這些的呀？”　　恭弘=叶 恭弘放並不介懷地淡然笑了笑，道：“不錯我本不想告訴你，但我相信天河祭司和施妙法師的眼睛，法知道嗎？天河祭司從來都沒有看錯過人，而施妙法師更是高陽部族的第一奇人。傳說，他曾在伏羲大仙那裡得到了一些啟示，因此，我才決定將這一切告訴你。”　　軒轅很少見到恭弘=叶 恭弘放對一個人如此推崇，想到施妙法師都如此受尊崇，那麼伏羲大仙豈不是更不可思議？　　“當年有熊部落比現在更強大，更旺盛，他們有足以填平湖海的人力，地達千里，更以逐鹿為中心。後來，因一場大旱災而使得如此一個大族凋零，族人成群結隊向西南方向遷移，有的遠行幾千里，有些人死於途中或虎狼之口，有些人卻找到水草豐茂的河谷紮下根，便如同飛散的蒲公英，落到哪裡，就在哪裡紮根成長，更逐漸形成一個個部落，一個個氏族。”　　恭弘=叶 恭弘放似乎極為緬懷過去，有些傷感地悠然道。　　軒轅心中暗想道：“難道有熊部族還不強大嗎？族中擁有三千勇士，一萬婦孺，我們部落的婦孺加起來也不足千人，至少在人力方面比我們多出十倍還不止，難道今日的有熊部落還不如以前那麼強大嗎？”　　恭弘=叶 恭弘放望了軒轅一眼，似乎明白了他心中所想，不由淡然一笑道：“也許你覺得現在的有熊族很強大，事實上百年前的有能族比今日強大十倍。”　　“強大十倍？”軒轅驚得連嘴都合不攏，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這是事實，在當時，只有南部神族、北部鬼方可與之相比。而在那場大旱災發生后，有能部族分裂成一個個小部落，星羅棋布地散佈於各處，族中力量大弱，而南方的神族也在這年中分裂成三大部。分別以女媧、伏羲、太虛王母三系，又稱三苗。而太虛王母一系西遷，伏羲與女媧兩系仍居於南方，只是北部鬼方的勢力仍強……”　　“族長怎會對南方的情況了解得這麼清楚？”軒轅不由微訝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放一愣，輕輕吸了口氣，望了軒轅一眼，道：“聖女正是從南方回來，這些都是她說的。”　　軒轅愣了愣，似有所悟，驚訝地道：“難道我族就是有熊族的一個分支？”　　恭弘=叶 恭弘放望了軒轅一眼含笑道：“你果然一點就通。不錯，不僅我們有邑族部落是有熊族的一個分系列，就連高陽部落也是有熊族的分系，還有向西的少典族中也有許多人與我們同宗，可以說我們有熊族的子孫遍布神州大地。”　　軒轅恍然大悟，忖道：“難怪你們對聖女如此客氣。原來她是我們祖系的客人，想我有僑族也必有祖族，說不定祖族也是有熊族呢，若有機會倒要向啞叔問一問。”但又有些惑然地問道：“既然有熊族仍有如此強大的勢力，為什麼不派出勇士前來迎接聖女？而要我們護送呢？”　　恭弘=叶 恭弘放神情微微變了變，嘆了口氣道：“這之中的內情我也不大清楚，這可能涉及到族中內部的一些事情，而我們都已離開母族百餘年，只認母族的信物並不了解具體情況。你若想知道，就去問聖女吧，不過，這次的任務極為艱險，因為鬼方十族之中有數不清的凶人，更有不少絕世高手，另外東夷族乃是有熊族的叛系，也有着足以與目前的有熊族相抗衡的實力，甚至不會比鬼方十族的實力遜色。這次我之所以安排你護送聖女，皆因你身具龍騰之相，絕對不是一個命薄之人。希望你能夠逢凶化吉，順利護送聖女回到有熊部族。”　　“在下具有龍騰之相？”軒轅惑然不解地問道。　　“你去問問天河祭司吧，我也不知道這究竟如何解釋。”恭弘=叶 恭弘放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　　軒轅哪還不明白這隻是天河祭司所說的，不過他並不怎麼在意，反正他早就聽天河祭司與施妙法師說他身具奇相。他只在意那些實在的或即將發生的事情，是以軒轅聞言后頓了頓，向恭弘=叶 恭弘放深深地注視了一眼，道：“我是不是可以在族中的勇士中任意挑選這次護送聖女北上的十二人？”　　恭弘=叶 恭弘放一怔，道：“當然，我可以為你介紹一下哪些人有什麼特長，以供你更好地選擇。”　　“如此甚好，不過我還想將燕瓊帶在身邊，否則燕瓊肯定會憂心成疾。另外，我還想讓恭弘=叶 恭弘皇也加入護送的隊伍！獵豹、花猛、凡三這三人也要同去！”　　恭弘=叶 恭弘放深深望了軒轅一眼，半晌才道：“我並未將聖女的身份跟恭弘=叶 恭弘皇提起……”　　軒轅當然聽得出恭弘=叶 恭弘放此語的用意，知道對方是在暗示他恭弘=叶 恭弘皇仍不能完全信任，但他只是笑了笑，道：“我相信恭弘=叶 恭弘皇再也不是以前的恭弘=叶 恭弘皇了，我們應該給他機會，因為他的確是一個難得的人才！”　　恭弘=叶 恭弘放愣了半晌，想了想道：“好吧，一切都由你決定，不過我卻想讓你知道他的過去。”　　軒轅淡淡笑了笑，道：“恭弘=叶 恭弘皇的事情我今早問過燕瓊，我也知道他過去犯過難以饒恕的淫行，但男女間你情我願之事很難說，雖然引誘別人的妻子是一件絕對不可原諒的事情，可是過去的畢竟過去了，每個人都難免會犯一些錯誤。現在，我看族人也都原諒了他。而讓他離開族人也不可謂不是一件好事。”　　恭弘=叶 恭弘放也不得不承認軒轅所說有理，不過他的憂慮並不是因為這點，他沉默了一會兒，正要說話時，軒轅卻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笑了笑道：“我知道族長心中擔憂什麼，我相信恭弘=叶 恭弘皇不會亂來的，他也想重新做人。更何況，如果我們此行多了他，對於我們的力量來說，絕對會有所提升。以他的武功，可以算是我們此行眾人之中最厲害的，倚仗他之處相信會很多。”　　恭弘=叶 恭弘放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道：“既然是你決定的，就依你吧，但你最好讓他離聖女遠一些。”　　“這一點請族長放心，阿軒會有分寸的。”軒轅淡淡地道。　　“今晚清妹來找過我，說是想在你居住的房子附近住下，不知……”恭弘=叶 恭弘放有些吞吞吐吐地望着軒轅，卻並不將話說完。　　軒轅一愣，暗忖道：“莫不是清姐已將我們的事告訴了族長？”想到這裏，軒轅乾笑道：“這有何不可？我還有點事情沒曾對族長講，那就是以後我會好好照顧清姐的。”　　恭弘=叶 恭弘放哪裡還不明白軒轅話中的意思？胸中大慰，哈哈一笑道：“既然你如此說就更好，不過，請你放心，她已經跟我說過，不要什麼名份。只要能伺候你就行了，哪怕是小妾也無妨！”　　軒轅一愣，尷尬地問道：“她全都說了？”　　“她並沒對我說，而是對五夫人說的，我也是自夫人那裡得知的。”恭弘=叶 恭弘放笑了笑道。　　軒轅聳聳肩，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族長請放心，阿軒不會有負清姐的。不過，今次遠行卻不能帶着她！”　　“這是你的私事，如何決定就由你自己拿主意吧，我也管不了。”恭弘=叶 恭弘放淡淡地笑道。　　軒轅這才鬆了一口氣。

# 第三章 離愁別恨

　　軒轅有些志得意滿地伸了個懶腰，將失而復得的神劍輕輕拭了一遍又一遍，最後才小心翼翼地插入鹿皮鞘中。這柄劍是木青送給他的，絕對不能丟掉，雖然他並不急於回歸部落，可這劍卻是惟一勾起他對故土思念的物品，所以他愛這柄劍犹如珍愛自己的心上人。　　“哚哚……”木門上傳來了輕輕的敲擊之聲，燕瓊乖巧地拉開門扉，進來的卻是恭弘=叶 恭弘清。　　“是清姐！”燕瓊輕輕說了聲。　　軒轅自沉思中抬起頭來，目光之中露出一絲淡淡的溫柔。　　恭弘=叶 恭弘清神色間卻有些哀怨，她似乎已經知道了即將別離的事實。　　軒轅上前輕攬恭弘=叶 恭弘清的肩頭，柔聲問道：“你都知道了？”　　恭弘=叶 恭弘清重重地點了點頭，卻死命地摟住軒轅的身子，有些凄惶地道：“帶上我好嗎？我怕在沒有你的日子里會發瘋的。”　　軒轅有些無可奈何地道：“這一路上太過危險，其實我也不想讓你離開我呀，但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你還可以照顧自己。而瓊兒更不可能沒有我，因此還望清姐原諒。不過，我會很快回來見你的。”　　恭弘=叶 恭弘清說不出心中的滋味，在多年的獨自生活中，她似乎已經習慣了寂寞和忍耐，但這一刻她竟對即將面對的孤獨生出一種從來都不曾有過的恐懼，她似乎很羡慕燕瓊，甚至有些嫉妒，可這些卻是一種無法改變的事實，她無法改變，似乎命運早已為她定下了這個結局，一個悲劇的結局。　　“阿三，不要這樣，阿三……”花芸的聲音顯得有些急促。　　“阿三，有話好好說，別這樣……”　　“凡三，你給我讓開，否則我對你不客氣了！”　　化三的聲音極為冷厲地叱道。　　軒轅有些訝異地推開恭弘=叶 恭弘清，很快便聽到一串急促的腳步聲向他的房子這邊傳來。　　“阿三，你別這樣……”花芸的聲音中似乎有些氣憤。　　軒轅大步走出屋外，卻見化三氣勢洶洶地走了過來，凡三和花芸在一邊顯得有些無能為力地阻攔着。　　“阿軒，我來問你，為什麼沒有我化三的份？”　　化三一手甩開花會拉住他手臂的手，忿然向軒轅質問道。　　軒轅十分訝然地望了凡三一眼，又望瞭望化三和花芸，似乎明白了什麼，不由得苦苦笑了笑。　　“阿三，別這樣。”花芸的臉色變得有些蒼白，眸子之中更閃過一絲惶恐之色。　　“阿三，阿軒這樣做自有他的理由，是族長讓他自己挑選的。”凡三攔在化三的身前，臉色有些難看地道。　　“哼，你讓他自己說，我化三哪點比不上別人？為何獵豹、花猛及那十人全都可以選入其中，卻單單撇下我化三留在族中涼快？是我武功不行，還是我比別人傻？”化三逼視着軒轅，憤然道。　　軒轅無可奈何地對着花芸嘆了口氣，才轉向化三道：“你可知道這次任務可能會一去就回不來？”　　“我化三從來都沒曾怕過困難與危險，你也太小看我了，如果單憑這個理由，你不覺得對我是一種污辱嗎？”化三十分憤怒地道。　　“你們在這裏等我回來。”軒轅向燕瓊和恭弘=叶 恭弘清淡淡地道。　　恭弘=叶 恭弘清和燕瓊訝然地望了軒轅一眼，卻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　　“你就想這樣迴避嗎？”化三不依地望了軒轅一眼，冷然道。　　“我們去凡三的家中交談，你覺得可以嗎？”軒轅反問道。　　凡三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望了軒轅一眼，道：“都是我的錯，沒能按你的吩咐將事情辦好。”　　“不用說這些，走吧。”軒轅淡淡地道。　　※※※　　原來，按照恭弘=叶 恭弘放的提示和推薦，軒轅通過平時的觀察，挑選了十二名族中的高手，他們是獵豹、花猛、凡三、化三、恭弘=叶 恭弘皇、恭弘=叶 恭弘七、花戰、凡浪、化鐵虎、燕五、化金、燕絕，其中年紀最大的數化金和恭弘=叶 恭弘七，兩人均已四十左右，可以說是族中的老資格獵手，對於山林之中的生存之道經驗豐富，簡直比一匹狼還精，另外就是凡浪和化鐵虎皆己年過三十。　　而在軒轅定下這十二人的名單之時，花芸卻不知從哪裡得到了消息，趕到了軒轅的住處，於是化三的名字就改成了花沖。　　軒轅明白花芸的心思，也知道這次任務很可能是九死一生的行動，如果化三有個三長兩短，花芸只怕很難有活下去的信念。而在有邑族中，能成為軒轅最知心朋友的也只有花芸一人而已，她從來不嫌軒轅是個外來人，正因為如此，軒轅絕不希望看到花芸的痛苦。是以，他另選了花沖。　　凡三得知這些人的名單后，便傳達了族長的旨意，請這些人同去族長的客房，講明此次任務的重要性，並將此次的領隊交給軒轅，由恭弘=叶 恭弘七和化金相輔，組成一個十三人的高手陣容。　　化三卻不知自哪裡得知了這個消息和內情，而且知道這些人手全都是軒轅選出來的，是以，將一腔憤怒和不忿全都算在軒轅的身上，這就是他為什麼會找上門來的主要原因。對於一個勇士來說，重要的行動不讓其參加，是對他能力的一種否認，而化三向來自視甚高，在族中除少數幾人之外，他自認可以在年輕人中名列前幾位，可軒轅卻沒有讓他參加這次行動，怎叫他不氣不惱？　　※※※　　“你不用以任何言語來勸我，我化三從來都不會害怕困難，更不會在面對危險時退縮，任何輕視我的行為都是對我的一種污辱！”化三的聲音之中仍無法抹去那種激憤之惰。　　軒轅深深望了化三一眼，向花芸道：“芸老大，你先出去吧。”　　花芸有些擔心地望了化三一眼，欲言又止，這才有些不情願地行出了凡三的家門。　　化三並沒有什麼異乎尋常的反應，似乎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只是凡三的神色有些古怪。　　“化大哥可知道這次行動很可能將無法再回到我們的族中？可能會九死一生再也無法見到所有的親人？”軒轅吸了口氣道。　　化三先是一怔，旋即又臉色難看地反問道：“你是說我怕死？”　　“阿軒不是這個意思，阿三，你……”凡三插口道。　　“沒你的事，你讓他說。”化三打斷凡三的話，冷哼道。　　凡三的臉色也有些難看，顯然他有些生氣了。他對化三已經很客氣了，可化三卻似乎有些蠻橫而不講道理。　　“我當然知道你絕對不是一個怕死的人，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你的親人？那些愛你疼你的人又會怎麼想？”軒轅淡淡地反問道。　　化三怔了怔，口氣也緩和了許多，悠然道：“他們自然會以我能擔當族中的重任而感到自豪，能為族中的利益和聲譽去冒險，是我們身為勇士的驕傲，我們的命運生來就是為了讓自己的族人更好地生活，讓自己族中的力量不斷擴大，而為了族中的重要任務，我化三絕不會在意生死，也絕對不會退縮，我的父母也一定會贊成的！”　　軒轅和凡三相視望了一眼，軒轅耐下性子道：“為族人的利益也不一定就是要參与這次行動呀！你應該知道，如果我們族中的勇士全都遠行，誰來保護生活在這片沃土上的族人？誰來讓族人平安地生活而不受外族之侵和野獸之禍？遠行固然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而留在族中保護族人的平安，難道就不是一件重要而又讓人感到自豪的事嗎？我們這些人走了，而我們的親人和朋友都留下來了，我們把他們的安全交給了你和其他留守族中的勇士兄弟們，那是對你和那些兄弟們的信任，也是對你們最大的期望，如果你認為不讓你遠行是對你的輕視的話，那我實在無法作出再多的解釋。”　　化三的臉色一陣陰一陣睛，變幻了幾次，顯然軒轅的話在他的心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他很快又將目光移向軒轅的雙眸，與之絲毫不迴避地對視着，半晌才嘆了口氣，問道：“是不是芸妹來找過你？”　　軒轅心中一顫，但旋即笑了笑，反問道：“化大哥問這話是什麼意思？難道在懷疑這一切是我與芸老大串通好的？”　　化三也反問道：“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雖然我與芸老大是好朋友，她也在這之前的確去過我家，但只是向我祝賀而已。她又怎會不知你的性格？你做出這種猜測，未免也大小看她了。”軒轅斷然道。心中卻暗忖道：“我還是不出賣芸老大為好，免得他們兩人之間鬧彆扭，我這善意的欺騙應該不算過分吧？”　　化三見軒轅說得如此堅決，也有些相信這件事與花芸無關，可是仍寄予一絲希望道：“你能不能將我也帶去？因為，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是我從小就做的夢……”　　“這個我是無能為力了，因為族長說過只能選出十二名勇士，而守護族人也需要大量的人力，且此時已近寒冬，狩獵、收糧很需要人手，恐怕無法讓化大哥如願了。”軒轅忙拒絕道。　　“你可以特別人換下呀？”化三有些着急地道。　　“這件事情我已經通告了每一個人，也由族長對他們親自講過，再說你的智慧和武功在我所選的十二人中，也沒幾人能比得上，因此留你守族是有一定原因的。何況以後的日子還很長，你又何愁找不到機會去外面的世界看看呢？”軒轅勸說道，心中卻想到花芸那惶恐的眼神。　　這並不是軒轅真的有循私情，而事實上，他這麼做也是為族人的利益着想，有化三這樣的高手留守族中，至少族人會多一分安全。何況如果化三遠行，首先受不了的人一定是花芸，這就等於害了人，所以軒轅最終決定讓化三陪在花芸的身邊。　　化三神色間多了幾分失望，但卻已不再如當初那般憤怒和忿然，皆因軒轅所說的是事實。　　※※※　　是夜，俏寡婦瘋狂地與軒轅抵死纏綿，似乎要將所有的情緒在一夜之間盡數發泄出來。　　她不再想離愁別恨，也不去想未來的寂寞，傾情地投入短暫的快樂之中，以此來證明她對軒轅是如何的依戀。　　這一夜，軒轅是屬於俏寡婦恭弘=叶 恭弘清的，燕瓊並不嫉恨，她似乎在這一夜中了解了恭弘=叶 恭弘清的全部，更生出一種同情的心理。她明白了恭弘=叶 恭弘清內心的痛苦，明白了她那種孤獨無奈和凄涼的心境，是以燕瓊並不嫉妒。　　天亮了，一夜似乎很快便過去了，而此時悄寡婦已沉沉地睡着了，她似乎已經用去了所有的力氣，的確顯得太過疲倦。　　軒轅卻早早地起了床，因為他今天就要出發向那個遙遠的有熊部族出發。是以，他不能怠慢，望着熟睡的恭弘=叶 恭弘清，心中充滿了無限的歉意，但他不能再多加一個負累，也許這是一種自私，是一個錯誤，但軒轅也不去想這之中的責任。或許，感情自身就是一種負累，一種自私。　　軒轅的大手再一次輕輕伸入獸皮被褥之中，再次依依不舍地輕撫恭弘=叶 恭弘清那藏於被褥之中滑嫩細膩的肌膚，那玲攏而勻稱的身體，並深情地在恭弘=叶 恭弘清臉上親了一口。　　恭弘=叶 恭弘清並沒有因此而醒來，似乎在做着一個極為美妙的夢，她實在太累了，昨晚也真是夠瘋狂的……　　“要不要把清姐叫醒？”燕瓊臉上有些紅暈地輕聲問道。　　軒轅回過神來，忙縮回伸入被褥之中的大手，望瞭望燕瓊，嘆了口氣道：“不用了，就讓她這樣睡着吧，也許還好一些……”　　燕瓊早已將軒轅的行囊準備妥當，軒轅今日的精神特別好，這似乎很出她的意料之外，她本以為軒轅至少要在太陽升起才能夠起床，但此刻東方的天空剛剛出現魚肚白，她倒真是感覺到愛郎深不可測的一面。　　軒轅再次在恭弘=叶 恭弘清的俏臉上親了一口，然後才立身吁了一口氣，對燕瓊道：“我們走吧，他們可能早已準備好了。”　　軒轅和燕瓊才行出家門近百步，恭弘=叶 恭弘七便已經向他這邊走來了，顯然是早已準備妥當，就只等他了。　　“準備好了嗎？”軒轅沉聲問道。　　“就等你們兩人了，父老鄉親們都來送行了。”待軒轅和燕瓊走過來后，恭弘=叶 恭弘七才轉過身形，一邊走路，一邊道。　　“哦……”軒轅微感有些意外，燕瓊的心中卻升起一絲依依不舍的情緒。很快就要離開這片生她養她的土地，離開這些熟悉的面孔而投入到另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她也不知道這究竟是對還是錯，抑或是好還是壞。　　軒轅趕到眾人匯聚之處，果見人頭攢動，族人都集中在一起為他們送行。畢竟這次遠行之人多為族中的精英，再則，族人也知道了這神秘的聖女來自祖族有熊族部落，自然另眼相看，人人都有認祖歸宗的觀念。　　“你們來了！”恭弘=叶 恭弘放滿面帶笑地相迎道。　　“大家都這麼早？”軒轅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笑了笑道。　　“要公子如此早便起來，真是有些過意不去。”施妙法師微表歉意地道。　　“法師如此說豈不是大過見外嗎？”軒轅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阿軒，自今日之後，你可要好好保重哦！”化三大步走到軒轅身前，抓住他的肩頭，誠懇地道，同時扭頭看了看那個比以前更多了一絲嬌媚的燕瓊，俯首湊到軒轅的耳邊，小聲笑道：“法師是怕你昨晚太過勞累……”　　軒轅不由得臉色一紅，這才明白施妙法師剛才那句話中的意思，於是白了化三一眼，也小聲應了一聲：“謝謝提醒。”說到這裏，聲音又提高道：“以後族中之事你可要多出些力嘍！”　　化三自信地笑了笑，道：“你放心吧，我化三絕對不會讓你失望的！”　　軒轅向恭弘=叶 恭弘放行去，與燕瓊一起向恭弘=叶 恭弘放夫婦行了個禮，恭敬地道：“多謝族長看得起阿軒，阿軒一定會竭力完成族長賦予的任務，絕不會讓族人失望，今日一別還望族長和眾鄉親父老們多多保重！”　　眾族人無聲，場面竟然顯得很寂靜，恭弘=叶 恭弘放輕輕地拉過軒轅，深深地注視着軒轅的眸子，半晌才鄭重地道：“這是一個很重要也很艱辛的任務，我希望你每行一步都要小心謹慎，以確保聖女平安抵達祖族，明白嗎？”　　軒轅見恭弘=叶 恭弘放的語氣如此沉重，不由愣了愣，半晌才重重地點了點頭道：“哪怕是流盡最後一滴血我也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　　“啪啪……”周圍響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　　“說得好，我們與阿軒是一條心！”花猛也行了上來，伸出大手，沉聲道。　　軒轅伸出右手，緊緊地握住了那隻大手。　　“還有我！”獵豹快步行到，也伸出右手壓在花猛的手臂之上。　　“我們也一樣……”有邑族的十幾位勇士相繼靠攏，結手為盟，最後一個伸手搭上的人卻是恭弘=叶 恭弘皇。然後軒轅的左手壓上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十三人就這樣相視望了一眼，在族人熱烈的掌聲中，爆發出一陣歡悅而又自信堅毅的笑聲……　　※※※　　在軒轅出發的同一天中，千里之外的有僑族也發生了一件大事――被抓作人質的神農竟然逃脫！　　神農是在太華集有僑族所留守的營地中被人救走的，就連蛟夢都為之震怒和心驚。　　在這種處處都是密林荒山的地萬，要找到一個逃竄的人，那真如大海撈針，根本就無從找起。　　神農逃了，看守的兄弟被人擊傷仍未醒轉，蛟龍明明記得自己給神農喂下了散功之葯，但卻發生了這等情況，也的確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更使他大丟顏面。　　神農的逃脫，似乎透着一種莫名的神秘，因為並沒有人發現神農是如何脫離族中勇士的控制的。抑或少典大帝虎恭弘=叶 恭弘派來高手救走了他，這並不是沒有可能的。只是神農所因之地本是極為神秘之處，如果是虎恭弘=叶 恭弘派高手救走的，那這一群人也真是太過可怕了。　　太華集極大，也極為繁華，皆因地處五個部落的交匯處，而且是一處極為寬闊的小盆地。因此。這裏也就成了部落與部落之間交易的中心，更有很遠的一些不知名的部落帶來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商品前來交易。　　太華集也有它自己的交易原則，更逐漸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而獨立的體系，對進入集中交易的各方人士都一視同仁。這是一股新興但又不屬於附近任何一個部落的勢力，他們的職責就是保持好太華集的安寧――象徵著公平！　　如果有誰想在太華集搗亂搶奪掠殺的話，就必須面對這一群人無情的攻擊。　　這一群保持着太華集平靜的人，自然不會是無償的，他們會從每一筆交易中得到一份屬於他們的物品，以維持他們的生活。　　這並不算過分，每個進入大華集交易的人都不會在意這些，他們甚至樂意如此。這樣他們的交易使不會有後顧之憂。至少，進入太華集后就會有一種安全感。　　雖然，有些部族很野蠻，但卻不得不在太華集有所收斂，皆因他們並不想打亂這個交易的原則，這對於他們並沒有任何好處。是以，他們自覺又不自覺地遵守這個已經被眾人默認了的交易規則。　　對於那股維持太華集安寧的勢力，外人稱之為山虎盟，其當家之人是一個沒有人知道他來歷，但又絕對不可輕視的中年人――華虎。

# 第四章 虎王豹騎

　　華虎的山虎盟人數並不是很多，才八十七人，除去幾個做飯掃地的，真正能派上用場的只有七十七人。　　七十七人，但卻絕對沒有任何人敢輕視他們，皆因他們每人都有着比虎豹更為強健的體魄，比野獸更為強烈的殺性。　　在太華集，沒有人會不敬重他們，就連少典大帝虎恭弘=叶 恭弘都對華虎和山虎盟極為客氣，其他的部落更不用說了。　　山虎盟的居住之所也便在太華集，且靠近太華山。在太華集之中有很多以木柵欄圈起的空地，這一塊塊空地就是各個部落的交易之處，分門別類，各式各樣的物品都有。　　太華集，也是蛟夢與虎恭弘=叶 恭弘約定的交易之處，皆因這裏距少典族和有僑族都差不多遠近，因此誰也不怕對方耍花招。　　只不過，此刻的太華集中卻出了一些事情。蛟夢的人質少典神農竟然逃走了，這使得蛟夢的計劃大亂，也完全打亂了他的布置。　　蛟夢對華虎也還客氣，雖然以有僑族的力量根本不必將山虎盟放在心上，但這畢竟不是一股邪惡的力量，是蛟夢今次依然客客氣氣地找上華虎。即使是他心中再怎麼不高興，還是強裝出了一副笑臉。　　華虎自然識得蛟夢，對方是在太華集中交易的主要人物之一。在有僑族方圓數百里之內，不知道蛟夢的人並不多，這一切只因為有僑族的實力和蛟夢的劍。　　華虎聞聽蚊夢親自登門，一早便從自己的居所虎堡之中趕了出來，才出堡門，就見蚊夢大步行來，其身後尚緊跟着十幾名極有氣勢的年輕人，包括蛟龍和木青在內。　　“是什麼事竟勞駕故族長親臨？華虎未能遠迎，還請見諒！”　　蚊龍的目光輕掃而過，與華虎的目光在虛空之中觸碰了一下，他忍不住。心頭暗怔，只是因為華虎的目光銳利得竟似乎可以洞穿一切，就連蚊龍也禁不住受其所感。　　華虎四十上下，白面無須，鼻樑極高，使得眼晴似乎凹陷了一般，在嘴角的右邊有一顆黑痣，眉發細長如劍，高約六尺，看上去極為威武，難得的卻是他似乎具備一種天生的霸氣。　　華虎的身旁是他的兩名最為得意的戰將黑白二虎。　　黑白二虎只比華虎稍矮一點，兩人隨便一站，就如同盤踞於巨石之上的虎豹。　　“虎王客氣了，我今天前來，是有點事情想向虎王詢問一下。”蚊夢依然保持淡淡的笑容道。　　蚊龍卻似乎心中有些沉不住氣再怎麼說，少典神農是在太華集附近逃走的，而在太華集方圓十餘里，是山虎盟的勢力範圍，誰能肯定，這件事情與山虎盟沒有關係呢？當然，他也知道這是一件極為丟臉的事。有僑族在這方圓數百里之內可算得上是極有頭臉的，但卻看不住一個少典神農，若是怪這山虎盟未盡地主之責，豈不是自貶身價，摑自己的嘴巴？　　華虎神色間微愕，側身客氣地道：“請裏面坐，慢慢再談。”　　蚊夢與華虎並肩闊步行入虎堡。　　※※※　　荒野小道，幽靜而平和，惟鳥鳴獸吼相附和，配以紅恭弘=叶 恭弘枯藤，倒也美不勝收。處處都显示着原始而古老的氣息，秋風仍然帶着涼涼的濕氣，拂面而至，讓人有種心曠神恰之感。　　牛車看上去極為笨拙，但行動起來卻十分輕便，以草恭弘=叶 恭弘紮起的棚蓋掩着四面通風的車廂，而車箱底下的輪子全以經過極為精細處理的獸皮所包，是以輾過路面時的聲音並不如想象中的那般刺耳。雖然這種車廂極為簡陋，卻十分舒適。　　軒轅最佩服的便是有邑族人能制出如此奇妙的車子來，這比有僑族卻是先進多了，這三個多月來，軒轅一直對此極感興趣，是以，他並未打算早早地回到自己的部落，而在有邑族學習制車之術，倒也自在輕鬆。　　而眼前的一切，軒轅似乎還算滿意，離開有邑族，他總覺得似乎有一種解脫的感覺，就像是一隻回歸森林的猴子，有種說不出的歡快和親切。　　恍然之間，他才明白，這種叢林的生活才是他所嚮往的。　　獵豹和花猛等人也覺得極為新奇，雖然他們也曾遠出狩獵，但是真正的遠行卻是頭一回，那種新鮮的刺激使他們顯得格外興奮，何況又有美女相伴，一路走來並不孤單枯燥，推一遺憾的卻是無法與聖女及那四名風情萬種的美人接觸。　　護送聖女的人有八個，加上四名美人與施妙法師，在沒有軒轅這批人加入其中之時，就己有了十三人相護，而這十三人才是直接護送聖女的近衛，也成了聖女與有邑族勇士之間的一堵討厭的牆，至少在花猛和凡三這幾個手輕人的眼中是這樣認為的。當然，這十三人中的那四名美女自然也是極為可愛的，而施妙法師則顯得大過深沉，雖是慈眉善目，但也討不到好。那八名精神冷淡的漢子似乎沒有半點人情味，讓人想到雪山巔峰的冰石。此八人士都是以風為姓，以年紀為順序，為風大、風二，一直排列到風八。　　私下里談起這八人之時，凡三和花猛總免不了要笑上一笑，燕瓊和花沖也都喜歡附和花猛和凡三的笑。　　恭弘=叶 恭弘七和化金兩人行於前方，以他們的警覺去探路，而凡浪與化鐵虎則分左右護住整個隊伍，另外八名有邑族勇士與軒轅結為一隊斷後。不過，這第一天的行程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出現，皆因這一天的行程仍在有邑族的勢力範圍之內，雖然不是有邑族的本部，但這周圍的豬戶和小部落都是有邑族的附屬。因此，在這一段路程中，不會出現什麼大的問題，眾人的心情也都很輕鬆，一路高談闊論，射鳥獵獸，倒也收穫不小。　　※※※　　虎堡內顯得頗為寧靜，沒有人喧鬧，其實虎堡內並沒有太多的人，只是在蛟夢諸人進入之後，方顯得有些生氣。　　蛟龍和木青分列蛟夢左右，倒似是與黑白二虎對上了號。　　“我想向虎王詢問一下，近日來太華集交易的有哪些人物？”蚊夢開門見三地問道。　　華虎一怔，微感驚訝地望了蛟夢一眼，有些惑然地反問道：“蛟族長那邊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蚊夢並不否認，淡淡一笑道：“不錯，我們的確出了一點小事，是以才有此一問。”　　華虎見蛟夢並未隱瞞，雖然知道蚊夢並不想將之解釋清楚，但蛟夢這番話也總算給了他很大的面子，不由得微微思索了一下，皺了皺眉道：“這段時間似乎沒有什麼大的變故，除了附近幾族之人，另外就是一些路過這裏的採集者，要說稍有點意外的，就是蛟族長你竟然親自來到了太華集。”　　蚊夢也陷入了思索之中，半晌方問道：“那少典族可有什麼人出現在太華集？”　　華虎微驚，仔細打量了蛟夢一眼，沉吟了一會兒，道：“少典族倒是有些高手來到了太華集，只不過我們並不知道他們的具體地址。是以，我無法完全掌握他們的動向，蛟族長也知道，以少典族的力量，我們山虎盟根本就不敢去管他們的事，只要他們不在太華集上鬧事就行了。我能回答的也就是這些，難道蚊族長認為所發生的事與少典族虎恭弘=叶 恭弘大帝有關？”　　蚊夢微微皺了皺眉頭不過他知道華虎說的是事實，以虎恭弘=叶 恭弘的實力，在這方圓數百里之內，也只有北部數部的聯手之力方可抗拒，單憑有僑族的力量也仍是微顯薄弱，何況只是一個小組織山虎盟？　　“蛟族長能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嗎？如果有用得着華虎的地方，華虎定會儘力相助。”華虎極為客氣地道。　　蚊夢微微笑了笑，道：“不敢有勞虎王，我們的事情自己會解決，若實在有困難，再請虎王相助也不遲呀。”　　華虎也禁不住笑了笑，道：“族長似乎有些抬舉我了。不過，若蛟族長有什麼吩咐，我華虎絕不會吝嗇這綿薄之力。”說完華虎又向身邊的白虎吩咐道：“去讓人給蚊族長備酒宴。”　　“啊，虎王何必如此客氣？”蚊夢忙立身而起道。　　“唉，哪裡的話，蛟族長已有好多年未曾親自來太華集了，今日難得親臨，怎可怠慢呢？”華虎爽朗地一笑道。　　蚊夢知道今日之事是難以推辭，也便坦然接受了，只是向蛟龍道：“你去跟兄弟們說一聲，今晚我就不回營吃飯了，另外將事情再安排一下。”　　蛟龍立刻明由父親的意思，向華虎點了點頭，道了聲“告辭”而去。　　華虎向蛟龍的背影望瞭望，讚賞地道：“想必那位就是族長的公子吧？”　　“哈，正是犬子！”蛟夢謙和地道。　　“哪裡，我看令郎絕對是人中之龍，而非池中之物。”華虎肯定地道。　　“但願如虎王所說，也托虎王的金言了。”蛟夢打了個“哈哈”道。　　※※※　　圍着一堆篝火，燕絕忍不住問道：“軒哥，你說說這些人是怎麼回事，再怎麼說，咱們也是護送聖女呀，這一日來他們卻從頭到尾都擺出一副冷冰冰的面孔，到底是哪門子道理？”　　“是呀，那八個漢子更像是八塊冰似的，似乎我們不是他們的朋友，而是一幫盜賊，真是不夠意思。”花沖也振振有辭地道。　　軒轅無可奈何地聳聳肩，笑道：“在遇到意外時，他們就會發現我們的重要了！”　　“他媽的，真想路上多遇點麻煩。到時我們抽手旁觀，看他們求不求我們？”花戰會錯了花沖的話意，禁不住附和道。　　“你這張烏鴉嘴不張開，別人不會當你是啞巴！”花猛忍不住叱道。　　花戰怯怯地望了這位他最怕的大哥一眼，雖然心中有些不忿，卻真的不敢出聲了。　　軒轅不由打圓場道：“其實也不必這樣，我們的任務是護送聖女回到有熊族，一路上大家還得團結一致才行。不過，我們必須向他們證實我們的實力，絕不能讓他們小看，更不可在有麻煩時袖手旁觀。只要讓他們知道了我們的實力，他們就一定不會忽視我們！”　　“對，阿軒說得對，我們要向他們證實自己的實力，而非袖手旁觀。”恭弘=叶 恭弘七附和道。　　恭弘=叶 恭弘皇卻一個人悶頭吃着烤鹿腿，不吭半聲。這一天來，他沒有主動說半句話便如同是一個與世隔離的人，若非軒轅主動找他說話，別人還真當他是個啞巴。　　此刻的恭弘=叶 恭弘皇，給人的感覺已經明顯地沒有了最初的邪氣，但也更為深沉和高深莫測，不過，每個人都明顯地覺察到恭弘=叶 恭弘皇對軒轅的感激和尊敬，大概也只有軒轅才能夠指使這樣一個可怕的人物。　　獵豹回頭望瞭望圍坐在另一堆篝火周圍的聖女諸人，她們與自己等人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一副涇渭分明之狀，的確讓人心生不快。　　“我去跟他們說說。”凡三將手中的一根草莖向篝火之中拋去，立身而起就要向施妙法師那邊行去。　　“凡三，你坐下！”軒轅一拉凡三的衣角，淡淡地道：“獵豹，花老大，我們過去和他們商量商量。”　　花猛和獵豹應聲而起，伸手輕輕拍了拍凡三的肩頭，微笑道：“別這麼衝動。待我們解決不了時，你再上！”　　眾人不由得啞然失笑，凡三更向幾人扮了個鬼臉。　　軒轅整了整農服，笑了笑才大步向施妙法師那邊行去。　　“我也去吧！”燕瓊起身欲跟去。　　“小瓊兒就別瞎攪和了！”恭弘=叶 恭弘七一拉燕瓊的手道。　　燕瓊只得心有不甘地坐下了，望着軒轅和獵豹及花猛行近施妙法師的火堆。　　“是不是不放心阿軒的定力呀？”化鐵虎開玩笑似地問道。　　“其實要是我也不會放心的，看那幾個美人，雖然沒有我們的小瓊兒標緻，但也夠迷人的……”　　“去你的！”燕瓊抓起一根小火枝飛速扔向燕絕，沒好氣地罵道。　　燕絕驀地幾個倒空翻，十分利落地躲過火星，一副大受委屈的樣子，擠眉弄眼道：“唉，唉，我只是實話實說，你幹嘛發那麼大的火？”　　“你這隻大猴子少說兩句好不好？否則小瓊兒可要剝你的皮了。”化金好笑地道。　　燕絕吐了吐舌頭，扮了個鬼臉，仍是一副淘氣的樣子，讓人無可奈何。　　※※※　　蚊龍回到住處，這也是一個幽靜的山谷。有僑族的數十名兄弟都聚集於此，他們所帶的皮貨已經交換出去了一部分，現在所拉的是一批雜物，這是族中所需要的生活用品，包括陶罐、大豆及一些鏟、鐮等農具、也有一些兵器之類的物件。　　每隔一段時日，有僑族都會派人來太華集交易一次，不過，今日的交易似乎有點特別。特別在於今日有僑族的主要任務並非進行這些交易，而是別有要事。　　蛟龍早早地回到了住處，只是因為事情有變。　　事情有變，是以有僑族的兄弟必須帶着這些物品連夜撤出太華集，返回自己的部落或相鄰的友族。　　蚊夢沒有開口這樣說，但蛟龍卻很清楚蛟夢的意思，包括他的每一個眼神都絕不會誤解。　　這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處理不當的話，只會出現全軍覆滅的命運。　　沒有人可以小覷虎恭弘=叶 恭弘，也沒有敢輕視少典族。蛟夢和蛟龍更不會，因為他們都深深地領教過虎恭弘=叶 恭弘的可怕，更知道少典族中高手的厲害。是以，蚊夢讓蚊龍早早地回來安排這些並非瑣事的瑣事。　　前來太華集的有僑族兒郎共有七十餘人，所載的貨物並不是太多，行動起來比較便利。他們本就準備了許多牛車，而這些則是為索取虎恭弘=叶 恭弘的贖物而準備的，但是事情有變……　　※※※　　“公子有事嗎？”褒弱望着軒轅和獵豹等三人行來，神情有些漠然地問道。　　“哦，沒事就不可以過來嗎？”軒轅感覺褒弱的眼神和語氣有些怪怪的，但這種語調讓他有些生氣。　　“哈，公子請坐，何必見外呢？”施妙法師移了移身子給軒轅空出一屁股之地，笑着道。他對眼前這個年輕人似乎極為看好。　　軒轅點頭道了聲謝，才向靜坐於一邊的聖女鳳妮道：“我有些話想跟聖女和法師談談，不知聖女和法師可否借一步說話？”　　施妙法師並沒有感到意外，倒是那八名神情冰冷漢子的目光全都射到了軒轅臉上，依然是表情木訥，但眼神卻變得極為銳利。　　這八個人一直都未曾說話，包括在有邑族中，似乎只是一群啞巴，讓人有些高深莫測的感覺。但軒轅並不在意這些人的反應，只是將目光移向那個以黑紗遮面的聖女風妮身上，不再言語。　　施妙法師淡淡一笑，也將目光移向聖女風妮。　　聖女風妮的目光自黑紗之中瞟出，只是稍稍停頓了一下，緩緩長身而起，輕柔地道：“好吧。”　　軒轅向身後的獵豹和花猛使了個眼色，兩人知趣地止步，望着軒轅跟在聖女和施妙法師身後進入了一鹿皮帳中。　　對后，鹿皮帳中亮起了燈火。　　燈火是軒轅點燃的，那是他隨手在黃火堆中拾起的柴火。　　“公子有什麼事情儘管說吧。”聖女鳳妮淡淡地道。　　施妙法師也盤膝坐在一張獸皮席上，默然地看着軒轅。　　“我想，我們是應該好好交談一下了，不知聖女認為我們是不是應該默契地合作呢？”軒轅淡然坐在聖女風妮的對面，不再迴避對方，目光緊緊地逼視着聖女風妮。　　“這似乎不用我說，公子應該知道是什麼答案吧？”聖女鳳妮淡然反問道。　　軒轅不由悠然一笑道：“可是我實在有些糊塗，既然我們需要無間地合作，可我總覺得聖女並沒有將我們當自己人看待，當然，並非指聖女一人，雖然大家只是相處了一天的時間，但這之間似乎有一個難以解開的僵局，那就是我們族中的勇士與聖女親衛之間的僵局，相信聖女也不會看不出來。”

# 第五章 打破僵局

　　聖女鳳妮深深地望了軒轅一眼，淡淡地吸了口氣，半晌才道：“依你的意思，認為應該如何呢？”　　軒轅向聖女望了一眼，又瞟了施妙法師一眼，才認真地道：“如果要想在這一路上合作更為默契的活，就必須將指揮權統一，絕對不可以心存排斥之心，分則有害，合則兩利。我們都是為了能將聖女安全送返祖族，但這種僵局難免會留下一道裂隙，如此就會削弱我們攻擊和防守敵人的力量，這絕對不是一件好事。”　　“公子是說要將你們族中的勇士和我的親衛合為一體？”聖女鳳妮微感詫異地問道。　　“不錯，我正是這個意思，惟有如此，方能夠將我們的實力擰成一個沒有破綻的整體。當然，我們都會盡自己最大的能力保護聖女，我的提議只是想讓聖女能夠更安全一些而己。”軒轅認真而誠懇地道。　　“但是，這些親衛都是自三苗帶過來的高手，要他們聽從別人的指揮，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施妙法師似乎看出了聖女鳳妮的難處，插口道。　　“哦，他們是自三苗而來嗎？那聖女難道也是自三苗回返？”軒轅有些訝然地問道。　　“我是應該告知你一些具體情況了。”聖女鳳妮嘆了口氣道。　　軒轅的表情微肅，他知道，三苗與自己的祖族有着同樣古老的歷史，而且屬於南方神族的分系。這些軒轅早已在恭弘=叶 恭弘放的口中得知，是以，聽說聖女是自三苗回返，便臉顯一片肅然。　　“聖女本是在七年前南下三苗，學習伏羲大神的傳世之學，精研河治圖書的奧妙，以便他日返回有熊族后重新光大我族。但是在前不久，聽說族王仙逝，臨終前傳聖女回祖族主持大局，而赴三苗傳訊的勇士因鬼方十族和東夷部落的凶人追殺，一個個都犧牲了，是以三苗族中挑出了八名高手並連同聖女身邊的三個丫頭加上老朽一行十三人。返回祖族。但考慮到一路上的兇險，也便在有邑族落腳，順便多帶一些幫手。”施妙法師代替聖女向軒轅輕聲解釋道。　　軒轅有些不大清楚。他不明白聖女為什麼要南下數千里去三苗學習什麼河洛圖書之類的神功，那有什麼了不起？但他又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不由問道：“那麼，那位褒弱姑娘又是怎麼回事呢？”　　“哦，那是我們自猛虎口中救出來的一個丫頭，我們見她孤苦無依，也便帶在身邊，剛好為聖女湊齊四個丫頭。她也自願和我們同去祖族，而她卻說公子像是她的恩人軒轅，這一點我們也委實不太清楚，也許事情的確有些複雜。”施妙法師解釋道。　　軒轅微微一愣，這才恍然。不過，他很快回過神來，目光清澈地望了施妙法師和聖女鳳妮一眼，淡淡地道：“不管他們是自哪裡來的高手，我的想法仍是要將這一行人重新組合，統一調配，否則敵人出現時，大家各行其事，就難以發揮出眾人的力量了。”　　施妙法師的眸子里閃過一絲讚許的神光，顯然是對軒轅的堅持表示滿意。　　“若是想將他們組合，只怕他們會生出不滿之心。”聖女有些擔憂地道。　　軒轅不屑地一笑，道：“聖女的命今難道他們也會不聽？再說我們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他們難道不明白眼下的局勢？當然，這個總指揮可由聖女或法師擔當。我們今次之所以挑選這樣一批高手，並非因為他們的武功最好，而是因為他們各有所長只要能充分發揮每一個人的長處，相信這一路上會減少很多麻煩，逢凶化吉。而如果我們不能相互好好配合的話，若以後的路途都如今日這般風平浪靜倒也罷了，假若真正有了麻煩，就會顯得很被動，甚至措手不及。更何況，我們這般涇渭分明，河水不犯井水的樣子會在很大程度上打擊眾兄弟們的积極性，這就是我的想法。”　　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都顯得有些沉默，他們不得不承認軒轅所說之言有道理。　　軒轅望着沉默的兩人，淡淡地道：“族長讓我們護送聖女返回祖族，就是將聖女的安全交到了我們的肩上，我不希望聖女有任何閃失，但我卻要聖女明白，我們與三苗人並沒有兩樣，無論是聖女還是法師，與我們都應該是平等的，互助的，應該相互信任，相互勾通，這才能夠對我們的行程有利。如果聖女不是這麼認為的，我也沒有什麼話好說。”　　“公子何出此言？鳳妮並沒有看輕你們呀？”聖女鳳妮倒吃了一驚，問道。　　軒轅有些怪怪地笑了笑，道：“我希望聖女能以真面目與眾兄弟們談談，讓我們彼此之間多些坦誠，少些隔膜，也好讓眾兄弟們知道，聖女對他們的重視。”　　“這個……”鳳妮有些猶豫地望了施妙法師一眼，顯然有些拿不定主意。　　施妙法師正視着軒轅，想了想才道：“公子所說的並沒有錯，我看聖女就依公子之言吧，與眾位兄弟談談，同時也將人力再行分配一下。”　　鳳妮聽了這話，便輕鬆地摘下斗篷，露出無可比擬的絕世姿容，目光之中還有少許幽怨之色，似乎怪軒轅逼她摘下斗篷。　　軒轅一呆，雖然他見過不少美女，但此刻看到這美麗得沒有半絲暇疵的玉容，仍然禁不住心頭大感震撼，不過幸虧他的神志極為清明，並沒有大過失態，怔了怔后立刻恢復了正常，道：“我不明白聖女怎會忍心讓自己的容顏隱於黑紗之後？”　　鳳妮不由嫣然一笑，坦然道：“公子的話很有意思，不過，相信公子一定知道這是為什麼。”　　軒轅聳了聳肩，傻傻地笑了笑道：“也許吧。”　　“公子不與我一同去見見你們的兄弟嗎？”聖女鳳妮反問道。　　“如此甚好！”軒轅爽朗一笑，立身而起。　　※※※　　夜涼如水，絲絲寒星點綴在暗淡的天幕上，殘月如鈎，夜風之中帶着一陣陣濕漉漉的泥土氣息。　　從風中的寒意使人不可否認，此際已是深秋。　　林間有小道，小道曲折，在山谷土丘之間犹如一條蜿蜒的蛇。　　林間小道，有一陣車輪碾過的聲息，還有落恭弘=叶 恭弘被踏碎的“沙沙”聲及牛馬的鼻息之聲，除此之外，一切都顯得比較寧靜，偶有狼嚎虎嘯，鳥啼蟲吟，卻無傷大雅，反而更襯托出林間的清幽。　　蚊龍並沒有點起火把的意思，其實，在這月朗星稀的夜晚，一切都有些朦朧，也都很清晰，又何須火光照路呢？　　蚊龍之所以不點亮火把，是不想暴露自己的方位，也許，在黑暗的某個角落，藏匿着一群致命的敵人也說不定。何況這一條路對他來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根本不用擔心會走錯方向。　　蚊龍等人當然不可能走錯方向，但有一件事卻並非絕無可能的――那就是這條道路已不如往日平坦。　　的確，這條道路已不如往日平坦，不是不平坦，而是多了幾個坑穴。　　蛟龍剛剛走過一條岔道，便聽得身後“轟”地一聲巨響，接着就有人驚呼出聲。　　蚊龍扭頭相望，卻見一頭健壯的黃牛墜入了一個黑漆漆的土坑中，身後的大車隨牛一起下墜，豎立而起將山道隔成兩段。　　“蛟龍，有陷阱！”有人忍不住低低驚呼道。　　蛟龍吃了一驚，剛才他就是自那陷阱之上走過來的，但卻並未沉入其中。看來，這個陷阱是專為牛車而設，牛的重量自是比人重得多，是以當牛走過之時，竟踩塌了地面虛掩之物墜入其中。　　“小心戒備，防止有人偷襲！”蛟龍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這句話。　　火光亮起，幽暗的林間小道突然之間顯得有些刺眼。　　故龍呆住了，他在火光之中看到了一個人，一個此生他最不想看到的人――虎恭弘=叶 恭弘！少典族族長！　　在火光之中，虎恭弘=叶 恭弘緩步行出，如一塊巨大的岩石――會動的岩石，在蛟龍的身前兩丈處立定。　　蛟龍不自覺地向後退了兩步，他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也會心生怯意，也會在面對對手之時後退。　　如果在今日之前，他絕對不會相信這個事實的存在。　　很遺憾，這已經發展成為了一個現實。　　“虎恭弘=叶 恭弘！”護在牛車旁邊的一名有僑族老者低低驚呼了一聲，也喚醒了所有被虎恭弘=叶 恭弘氣勢所罩的有僑族勇士，只是他們都不敢稍動。　　不敢稍動並非只是因為虎恭弘=叶 恭弘，更因為那自黑暗的林間將要射出的吹箭和箭矢，只要他們稍有動靜，那些箭矢就會無情地射出。而在這並不太遠的距離之中想避開這些箭矢的攻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絕對不是！　　沒有人會不清楚自己已經陷入了一個無法逃脫的陷阱之中，而這個陷阱的設置者則是有僑族最大的敵人――少典王虎恭弘=叶 恭弘。　　蛟龍的手搭在腰間的劍柄上，深深地吸了口氣，平息了心頭的懼意，怒視虎恭弘=叶 恭弘。但他仍然無法抵抗自虎恭弘=叶 恭弘身上散發出來的無形氣機――那是一種王者的霸殺之氣。　　虎恭弘=叶 恭弘看上去仍然很年輕，只是眼睛里有着與外表並不相配的滄桑感，但這也成了一種無法抗拒的魅力。　　蛟龍想到了少典神農，這對父子的模樣倒很相像，劍眉龍目，身如標槍，臉如刀削，剛毅之中透着無窮的活力，微挑的嘴角牽動着一絲自信的笑意，更襯出其英武不凡的氣勢，只是少典神農似乎少了虎恭弘=叶 恭弘的霸氣，而多了幾分秀氣。　　虎恭弘=叶 恭弘的嘴角笑意在擴大，而身上那般肅殺之意也如夜露一般越來越濃，越來越重。更如一張無形的大網緊緊罩住蛟龍，罩住林間小道上的每一寸空間，再也沒有人會懷疑他的可怕。　　“你怎麼知道我會從這條路經過？”蚊龍心中惑然問道。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瞞得過我的耳目，就連你老子都逃不脫我的算計，何況是你這毛頭小子？不過，也正好拿你去換回我兒神農，現在我倒想看看蛟夢還能夠耍出什麼手段！”虎恭弘=叶 恭弘背負着手，悠然如俯覽群山的遊人，但語氣中卻有着說不出的自負和傲然。　　“哼，能勞動我們大王示自出馬，你小子應該感到驕傲和自豪了。”站在虎恭弘=叶 恭弘背影下的一個矮子冷漠地道。　　蛟龍的目光四下掃視了一遍，發現周圍埋伏的少典族箭手的人數比自己的人多了許多，而且對萬早已執箭在手，盡佔先機，一旦動手，在場的有僑族族人只怕會全軍覆滅，何況對方又有虎恭弘=叶 恭弘親自出手？即使虎恭弘=叶 恭弘身後的那個矮子也足以讓人心驚，因為這個矮子正是虎恭弘=叶 恭弘身邊四大神將之一，與姜原齊名的矮將姜昆。　　蛟龍對少典族四大神將的底細知道得並不少，是以，他一眼就認出了那個矮子的身份，心中也多了一絲苦澀，單隻這個姜昆就不比他遜色，何況尚有一個虎恭弘=叶 恭弘在伺機而動？　　“乖乖放下兵刃跟我們走，否則別怪我們不客氣！”姜昆冷冷地道，眸子之中閃爍着一股陰冷的光彩，如同一頭欲擇人而噬的餓狼。　　“放屁……呀……”一名有僑族漢子怒叱着欲飛撲而上，但卻被不知自哪個角度射來的一支吹箭釘在了肩膀上，入肉三寸，只痛得他慘呼起來，再也不敢亂動。　　“箭上有毒，如果想死的話就試試！”姜昆冷酷無情地道。　　眾人聽着那漢子的慘嚎，真的不敢妄動，如果這些箭矢之上真的有毒，可就更難抗拒了。而且眼下的形勢很明顯，呈現一面倒的局勢，若真的動起手來只會有一個結局，那就是在場所有僑族族眾將全軍覆滅。　　蚊龍發現自己竟沒有勇氣反抗，虎恭弘=叶 恭弘未動未語，默默而立，犹如一柄無鋒巨劍，那種無形的氣機，密密地織成一張壓抑的大網，緊緊地束縛着他的心，束縛着他的思想……蚊龍不敢反擊，也找不到攻擊的方位，他清晰地感應到，只要他稍動二下手指，也會招致無情地，甚至更為瘋狂地攻擊。　　虎恭弘=叶 恭弘仍在笑，笑得有些詭異和落寞，像是一隻貓自一群絕望老鼠的表情之中得到了一種異樣的滿足，所以他才會笑……　　“他是如何得知自己行走的路線？又為何如此清楚地知道我們的力量呢？而且，他們似乎知道爹爹並未跟來……這是為什麼？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事情安排妥當，他們還是把握住了準確的情報，這之間究竟是出了什麼問題？難道族中有姦細？……”蚊龍的腦子飛轉，但卻理不出半點頭緒，更無法推斷漏洞在何處？不過，他很快被那名仍在慘嚎的兄弟驚醒，臉色鐵青地道：“好，我跟你走，快將解藥給他！”　　虎恭弘=叶 恭弘悠然一笑道：“我要你們所有人都跟我走，只須幾人去通知蛟夢就行了。”　　蛟龍一呆，眾族人心中也大駭，但對此卻毫無辦法。　　※※※　　恭弘=叶 恭弘皇被一陣輕微的“沙沙”聲驚醒。他棲身於樹上，就像一隻疲倦的夜鳥，在樹杈之間靜歇着，這是他五年來養成的習慣，也是軒轅交給他的任務。　　在這一群人之中，沒有人能夠比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更快，人盡其能，恭弘=叶 恭弘皇正好充當哨兵這一角色。　　一人能夠將速度提升至極限的人，那他的反應能力和覺察力也絕對超乎常人，也惟有如此才能將速度與攻擊相配合，而恭弘=叶 恭弘皇就是這樣一個人。　　恭弘=叶 恭弘皇微微睜開眼睛，星月朗朗，天地間一片朦朧，在他的腳底之下，便是一條羊腸小道，小道通向軒轅等人所駐紮的那個避風小山谷。不過，此時小道上卻出現了一點黑影，那點黑影似乎在嗅着什麼，同時也發出粗重的喘息之聲。　　恭弘=叶 恭弘皇吃了一驚，定睛細看，只見那點黑影赫然是一隻黑熊，他心中不由感到一陣好笑，原來深夜到此的這個不速之中竟是一隻畜生。不過，他並沒有必要去招惹這大傢伙，雖然他並不怕黑熊，但在如此深夜中也沒有狩獵的興緻。若他在獵殺黑熊時，那吼聲驚醒了那邊正在休息的眾人，似乎有些不妥。　　黑熊似乎嗅到了活人的氣息，那笨拙的身子竟立了起來，如同一座小山似的，並“嗷嗷”直叫着向恭弘=叶 恭弘皇所在的樹下逼來。　　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微驚，暗忖道：“這畜牲鼻子倒是靈敏，既然你一定要找死，我就成全你好了。”同時運勁於掌，輕按腰間的劍柄。對付這種黑熊，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是第一次，更知道它致命弱點的所在之處。是以，他根本不將這隻比他高出兩個頭的巨物放在心上。　　黑熊的嗅覺極為驚人，對於活人的氣息更為敏感，它很快移至恭弘=叶 恭弘皇所處的樹下，並對着恭弘=叶 恭弘皇的存身之處仰脖嚎叫，兩隻巨掌猛烈地搖晃着樹榦。　　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大怒，想不到這個時候居然有畜牲敢來欺人。　　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形犹如林中小鳥一般飛射而下，雙足以快捷無倫的速度踢向黑熊的一雙巨目。　　“去死吧，畜牧！”　　黑熊“嗷……”地一聲咆哮，兩隻巨掌向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子拍去。　　“砰……”恭弘=叶 恭弘皇的腳並未踢中黑熊的眼睛，而是在黑熊的額頭上重點一下，然後迅速彈起，避開黑熊巨掌的攻擊。輕嘯中，恭弘=叶 恭弘皇已經落地揮劍，斬向黑熊的後頸。　　“嗷……”即使是皮粗內厚的黑熊也難免被劍鋒切傷，狂嚎着轉身再次向恭弘=叶 恭弘皇撲到。　　恭弘=叶 恭弘皇不屑地笑了笑，籍着月色星光，他清楚地看到黑熊那尖長的利齒和黑洞似的血盆大口。恭弘=叶 恭弘皇撤步，劍鋒偏轉，以無可匹御之勢貫向黑熊胸口那道新月形的要害。在月色之下，那新月形的要害上長出的白色長毛與整頭黑熊的黑色似有點格格不入的感覺，也顯得分外清晰。　　黑熊笨重的軀體雖然很快捷，但比起恭弘=叶 恭弘皇來，卻顯得無比遲鈍。　　“嗷……”一股血箭直射而出。恭弘=叶 恭弘皇身上一熱，利劍準確無比地刺入了那新月形的要害之中，然後他迅速撤劍飛退，因為他記起了軒轅說過的話――再快的招式，在擊中敵人身上之後總會有片刻的停頓，而這瞬息間很可能就是敵人臨死反撲的致命殺招。人已如此，更別說獸了。是以恭弘=叶 恭弘皇飛退，棄劍飛退！　　黑熊的回撲再一次落空，但胸前已是鮮血狂涌，這新月形的一塊，正是黑熊身體上最為脆弱之處，也是其心臟所在之處。一個經驗老到的獵人都明白這一點。恭弘=叶 恭弘皇不僅是一個經驗老到的獵人，更是一個一流高手，而且他的武功似乎是這種笨拙動物的天敵。若換了獵豹，雖然他並不比恭弘=叶 恭弘皇差多少，也絕對不可能如此輕鬆地便取得這般戰果。　　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黑熊在死亡之前的掙扎絕對是不可以小覷的。　　“什麼人，給我出來！”花猛的聲音在這個時候響起，同時也提醒了恭弘=叶 恭弘皇。

# 第六章 旅途危機

　　夜暗光淡，但恭弘=叶 恭弘皇在扭頭之時，卻發現五丈開外的樹枝在晃動着。　　這似乎有些意外，不過，他並不擔心這些，因為那邊有花猛的存在。花猛掠走的速度絕對不慢，犹如暗夜裡的一個幽靈。　　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形再次拔起，躲過黑熊的最後一撲，便不再理會這隻將死的畜牲，向五丈開外的暗處撲去。　　“嗖嗖嗖……”箭矢破空之聲穿過樹枝的間隙，射向花猛和恭弘=叶 恭弘皇。黑暗之中，三道勁風認位之准讓恭弘=叶 恭弘皇吃了一驚。　　“喳……”花猛的身形在林間的靈活性，直讓人咋舌，便如繞花穿林的鳥雀，那三支帶風的暗箭根本就無法沾上他的半根毫髮，倒是他的利劍已經脫鞘而出，斷木碎枝反追暗處的敵人。　　“嘶……”一連串枝斷之聲中，幾條身影欲離身而去。　　他們並不是傻子，對於危險的判斷絕對不低，花猛揮出一劍的氣旋和鋒芒夾着那若穿花繞樹的身法，製造了無限壓迫的氣機。　　“想走？先問問我！”一個極冷的聲音如林間流動的秋風，淡漠而冷酷。　　那三個欲逃之人惟有止住腳步，靠背而立，他們似乎知道自己不可能逃脫，因為對手的速度大快，快得有些不可思議。　　藉著星月之輝，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冷冷掃過三人那似是鐵鑄的臉，他捕捉到了對方眸子里閃過的幽光――驚懼的光芒。　　花猛輕盈地落在與恭弘=叶 恭弘皇對面的一根樹枝上，劍光如雪，遙指着三個靠背而立的人，如同一條待機而動的眼鏡蛇。　　“你們是什麼人？深夜來此有何圖謀？”花猛聲冷如冰，不帶半絲感情。　　恭弘=叶 恭弘皇不言不動，但身上卻似乎罩着一層陰沉的死亡之氣，犹如一個自地獄之中爬出的鬼魂。軒轅曾說過，半夜三更，無論是什麼人進入這個區域之中，都得留下，雖然這些人並不一定全都是敵人，但不可否認，他們當中會有許多心懷叵測之人，更有可能是專為聖女鳳妮而來。所以，花猛絕對不會輕易放過這些潛入的對手。　　“你們是盜賊嗎？我們身上可沒有貴重的東西。”一名小心戒備的漢子似乎有些驚懼地問道。　　花猛不由大感好笑，但卻並不認為這人所說之言是真話，僅看剛才三人如此準確地射出箭矢就知道絕不簡單，而三個不簡單的人看到兩個盜賊也不應該有如此表現。　　“嗷……嗷……”那隻黑熊吼叫着向恭弘=叶 恭弘皇這邊走來，雖然它受了重傷，但仍未倒下，而且凶性大發。　　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大訝，這隻黑熊倒顯得有些特別了。以往他所遇的黑熊在受了傷之後一定會瘋狂逃竄，但此時這畜生居然不走反攻。　　“哦，原來這隻黑熊也是你們飼養的！”恭弘=叶 恭弘皇恍然，心中也被激怒。他的目光極為銳利，雖然只是在星月暗淡的光輝之下，竟清楚無比地發現對方三人表情的變化，他明白了為什麼這頭黑熊一路在嗅着生人的氣息，而且向自己的駐地而來，這是因為受了暗襲者的主使，而三人在恭弘=叶 恭弘皇分神應付黑熊時，趁機行動，躲過恭弘=叶 恭弘皇的視線，但很遺憾的卻是暗處仍有一個花猛發現了他們的圖謀。　　這本就是軒轅的安排，想要探查山谷之中的動靜，只有兩條路可行，一條是小山道，一條是不寬的河道。而在深夜中，想要在這兩條路上設哨，本是一件很簡單的事，尤其是河道，只要有一人守在河邊，任何過往的人都無法逃脫眼線。是以，對於軒轅等人來說，這條山徑才是設哨的重點。　　當然，軒轅並沒有預料到今夜會有人前來暗襲，因為今日還是離開有邑族的第一天。今夜之所以設哨，只是作為一種形式。　　“嗷……”黑熊重傷的軀體向恭弘=叶 恭弘皇撲到，而立刻那三個靠背而立的人也全都出手了。　　正如恭弘=叶 恭弘皇所說，這頭黑熊與他們有着密切的關係，事已至此，他們實在沒有任何必要繼續偽裝下去，速速離開這個是非之地才是最為迫切的。　　刀風凄厲，刀招更是狠辣絕倫，就連恭弘=叶 恭弘皇也微感訝異，只憑這一手刀法。便知這三個人的確不是簡單的對手。　　夜本很靜，但這一刻卻顯得頗為糟糕，恭弘=叶 恭弘皇很輕易地閃過黑熊的撲擊，但卻有兩柄刀封住了他的退路，對方似乎料定了他撤走的萬向，這讓恭弘=叶 恭弘皇大惱。　　恭弘=叶 恭弘皇不再撤步，反而斜撞向黑熊，他無法以赤手應付這兩柄經過精確計算的刀，所以只好改變戰術。　　恭弘=叶 恭弘皇居然選擇向黑熊撞去，難道他自信自己的力量足以勝過黑熊嗎？　　不，當然不是。恭弘=叶 恭弘皇之所以能夠重創黑熊，所倚仗的只不過是那無可揣測的速度和手中之劍，但這一刻恭弘=叶 恭弘皇卻與黑熊較力，若換了獵豹或軒轅也許還可以，但恭弘=叶 恭弘皇在功力上仍是弱項。　　關於這一點，恭弘=叶 恭弘皇自然明白，而恭弘=叶 恭弘皇更不是傻子。他的身子很快撞在黑熊的身上，卻毫無聲響，似乎並沒有什麼碰撞的跡象，因為他的速度太快，就連垂死的黑熊都未能反應過來。　　“嘯……”刀風掠過，卻只斬落一片毛髮，是黑熊身上那長而軟的黑毛，而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子已經順着黑熊笨拙的軀體繞了一圈。　　那兩名攻擊恭弘=叶 恭弘皇的刀手吃了一驚，因為在恭弘=叶 恭弘皇消失的同時，他們的面部竟被一團毛髮蓋住，雖然只是短暫的一瞬，卻也讓他們吃驚非小。　　這其實也是一種意外，極端的意外，黑熊的長毛多為黑色，在夜幕的掩護之下，他們竟然沒有注意到恭弘=叶 恭弘皇會來這麼一手。　　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腳也的確乾脆利落，更快得不可思議！　　在黑熊再次吃痛，人立而起之時，他的身子已自黑熊的身前轉過，的確是驚險萬分，但是他對此似乎計算得無比精確，把握到了黑熊立起身子時的那一絲難以捕捉的空檔，自它掌下有驚無險地穿過。　　這也是一個意外，對於那兩名刀手來說，意外太多，難免就會為他們帶來災難，這是一個真理。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在這個意外出現之時，兩名刀手陡覺周遭殺意驟濃，如那無形的霜露，寒意徹骨。　　恭弘=叶 恭弘皇出劍，如明月之畔的一抹殘雲，橫空掠過，殺意就是來自這片殘雲，而黑熊那驚天動地的慘嚎更為這一劍增添了無限的凄厲。　　血腥之氣濃得刺鼻，林間的宿鳥驚飛，似乎在剎那之間，所有美好的氣氛破壞無遺。　　是的，恭弘=叶 恭弘皇動了殺機，他的殺性似乎是與生俱來的，所以他在族人的眼中，成了一個極不受歡迎的人物；偏激、驕橫、好殺、陰騖……離開了族人的他，得到了新生，但仍未能將與生俱來的殺性磨滅。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來自黑熊的前胸，在他自熊掌之下穿過之時，已伸手扶出了那本該屬於他的劍。　　劍出，熊死，殺意無限。　　無限殺意，不僅僅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還有花猛的劍――辟邪劍！　　花猛所精通的並不是劍法，但他卻得到了這柄劍，是以他今次以劍出擊了。雖然花猛並不精通劍術，但他的動作快捷靈活，在護送聖女的有邑族這群人中，只有恭弘=叶 恭弘皇才能在速度上完全勝過他，但兩人相差並不是太遠。此刻花猛手執寶劍，再配以最為靈活的動作，竟也能使劍發揮出無可估量的攻擊力。　　“鏘……”刀劍相擊，辟邪劍只是略略停頓了半刻，便向那刀手的腹間滑去。　　刀，並不能夠阻止辟邪劍的入侵，只是因為辟邪劍實在太過鋒利。　　這也是一個意外，一個致命的意外。當然，致命的意外並不一定會讓人絕命，那刀手只是發出一聲凄長的慘嚎，伴着鮮血的飛灑，身子犹如敗革一般跌出――只因花猛的腳！　　花猛最為拿手的仍是腳，在最後關頭，他還是將辟邪劍內扣，然後以快捷絕倫的速度出腳。他並不想將這人殺死，而是想留下一個活口。是以，在致命的一劍之下，那人竟沒有絕命，這隻是花猛的腳下留情。　　剩下的兩人更驚，自花猛斷刀出腳，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那般利落，犹如行雲流水般自在輕盈，幾乎一下子撲滅了他們的鬥志，更要命的卻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飄浮不定，似乎根本就找不到實體，靈動吞吐更無半點規律，全憑那無可捉摸的步法牽動指引，無孔不入。　　“轟……”黑熊在鮮血噴洒之時，巨大的軀體終於仆倒在地，它的心臟已經被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刺透，能夠掙扎着活到這個時刻已經是一件極為不易的事了。　　這似乎是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意料之中，並沒有值得驚訝的，其實一切的一切都並沒有逃過恭弘=叶 恭弘皇的意料，包括他的劍割破兩名對手的咽喉。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本無情，殺意無限，絕不留情，這似乎是他殺性的體現。　　恭弘=叶 恭弘皇收劍，花猛嘆了口氣，只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無情絕命的一劍。　　對於花猛來說他比較喜歡讓對方留下活口，因為這之中也許藏着一些秘密。而恭弘=叶 恭弘皇如此一來，已斷了極可能存在的線索，不過花猛仍留下一名活口――就是那個此刻蜷縮於地呻吟的人。　　花猛扭頭，但卻發現了軒轅，軒轅來時幾乎是悄無聲息的，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走進了他三丈之內。　　“阿軒？”恭弘=叶 恭弘皇也有些意外地輕呼一聲。　　軒轅笑了笑，卻嘆了口氣道：“我還是來遲了一步。”　　“不，還有一個活口。”花猛一指那個正在呻吟的漢子，悠然道。　　軒轅搖了搖頭，知道花猛會錯了他的意思，目光卻落在不遠處一棵古老的大樹之上，似乎在思索着什麼。　　“哦，那阿軒是指什麼呢？”恭弘=叶 恭弘皇也有些訝然，目光隨着軒轅的視線向不遠處那棵古樹望去。　　“有人一直都在跟着我們，你們去那棵古樹的第一根橫枝上看看。”軒轅吸了口氣道。　　恭弘=叶 恭弘皇和花猛不由得微感疑惑，但仍然依照軒轅的話趕到那棵古樹之下，躍上最粗的一根枝叉，兩人不由得全都為之愕然。　　“是碎布……”　　“不，是白衣衫上撕下來的。”花猛肯定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伸手拾起那截被一根橫枝掛落的條形碎布，藉著月輝之光，竟發現了布條之上有些微泥漬，而那旁邊的一根樹枝卻被折斷，痕迹顯然是剛剛才留下的。　　花猛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扭頭向軒轅所立之處望去，月色之中，軒轅的面部表情顯得有些模糊難辨，雖然他們的眼力極好，可三人相距至少有八丈之遙，放眼之下，很難看清軒轅的面部表倩，可是……　　花猛和恭弘=叶 恭弘皇都意識到了什麼，皆向軒轅投以難以置信的目光，然後才面面相覷地趕到軒轅的身邊。　　“今夜所來的人並不止這三個，另外還有一批人物，當我趕到之時，這些人剛好逸走！”軒轅肯定地道。　　花猛和恭弘=叶 恭弘皇這才明白為什麼軒轅會說他來遲一步了，不過，兩人都顯得極為疑惑地問道：“你……你能夠看清那棵古樹上的東西？”　　軒轅不由微微一笑，並不作答，只是淡淡地道：“將這傢伙帶回去審問一番，看他究竟是何方神聖！”　　恭弘=叶 恭弘皇和花猛雖然心中仍有些疑惑，但軒轅既然不想回答，他們也就不便再問，拖起那受傷的大漢便向山谷之中行去。　　其實，此刻獵豹諸人也趕了過來，黑熊的吼叫聲早就驚醒了他們。　　※※※　　蛟夢臉色鐵青，但事到如今，他惟有面對現實也許，這的確有些殘酷。　　回來報信的人只有兩個，而且似乎都是受了一頓打之後才趕回的。　　蛟夢心亂的時候最喜歡來回踱步，此刻他已經在自己的營帳中來回走了七十八圈，一共數千步之多，但是他仍在繼續踱着步。事情發展到了這個地步，救回蛟龍固然重要，可是整件事情的背後又隱藏着什麼呢？這其實也是一個要命的問題。　　“木青，立刻去打聽華虎的動靜，在確定他的去向後，馬上向我報告！”蚊夢突然之間似有所悟，立刻正色道。　　木青一呆，有些意外地向蛟夢望了一眼，不過蛟夢仍是在低頭踱着步子，無法完全看清他的表情。　　木青想了想，但他並沒有開口發問，他相信，既然是蛟夢吩咐的，就一定有其道理。他很相信蛟夢的判斷，事實上蛟夢的判斷很少出錯，而且蛟夢所想的是全族之人的利益，關於這一點，有僑族上下所有人都堅信。是以，在族中，每個人都尊重蛟夢的意見，這也是他成為一族之長的原因。　　其實，木青應該感到很榮幸，能將探查華虎動靜的任務交給他，這本來就是對他的一種絕對信任、也是對他能力的一種肯定。　　木青走了，腳步之聲卻並沒有驚動蛟夢，抑或蛟夢並不想抬頭望着木青離去，仍在思索，思索着一些他未知之事……　　※※※　　“前面約三十里便可到‘河水’了。”施妙法師似乎有些興奮地立在大木筏上歡聲道。（注：河水乃是黃河的古稱，傳說中的原始部落時代，長江名為江水，黃河名為河水，另有渭水、姜水、姬水、濟水、漢水、淮水等水系。）　　“是呀，到了‘河水’速度就快了。”鳳妮附和道。　　“嘿，我是擔心，水流太急，這木筏恐怕不太好驅駕。”花猛一邊撐着竹筒，極為小心地注視着河道笑着道。　　“沒關係，在‘河水’之畔，是共工氏的地方，在那裡可以換來最結實的木筏和木舟，以我們的人力要控制它們並不是一件難事。”施妙法師興緻勃勃地道。　　“哦，如此甚好，不過，那群跟蹤我們的敵人若是發現我們早已放棄牛車改走水路，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想？”凡三也有些興奮地道。　　昨夜二十多人一齊動手，由於有利劍在手，斬藤造舟並不是一件難事，而這二十多人又全都是好手，砍樹破竹也並不是什麼難事，是以製成大木筏四張，另外有三張小竹筏，以作渡河之用。這些木筏、竹筏都以山間巨藤所扎而成，極為結實。不過在倉促之間，這些木筏和竹筏並不能夠經受太大的衝去，在這等不大的河道之中行走還可以，但要是在黃河激流中就難以承受了。其實，這三張竹筏只是為了應急之用，全是多餘的。　　改陸路而走水路雖然多繞了一些路，但並不會比陸路慢多少，而且更能出乎敵人的意料之外。對於跟蹤者來說，就增加了許多難度。　　鳳妮的那八名護衛已與有邑族的十二人合編在一起，雙方輪流控制竹筏。只不過，這八人並不喜歡有太多的言語，八人之中為首的兩人，乃是伏羲神廟中的護衛風大、風二。　　河流西岸，綠蔭已去，猿啼鳥鳴，偶有虎嘯，倒也充滿了自然的生機。流水湍急，如悠揚的樂音在緩奏。　　“阿軒，你怎麼不說話呢？我們快到共工集了，怎麼安排你想好了沒有？”燕五也許是因初次出遠門，也顯得十分興奮和歡快，總想找個人說說話，此刻見軒轅靜靜地坐在一張大木筏的尾部，不由出口問道。　　軒轅本似是在深思，聽燕五這麼一問，不由淡淡一笑，道：“此刻還未到達，你急什麼？難道還怕沒有事情讓你去做？”　　燕五“嘿嘿”一笑道：“那倒不是，我只是見你今日像個悶葫蘆似的，怕你憋壞了，才好意與你說說話嘛。”　　“你小子少操這份心，誰像你那樣滿腦子空白，人家在思考問題呢。”獵豹沒好氣地笑罵道。　　“吧……”燕五吐了吐舌頭，向獵豹扮了個鬼臉，逗得燕瓊直發笑。　　“不知道是不是我太多疑了，我總覺得周圍不對勁，心中似乎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恭弘=叶 恭弘七也自大木筏的小棚之中行了出來，徑自坐在軒轅的身邊，淡淡地吸了口氣道。　　“七叔定是今日早晨沒吃熊膽，才會心神不寧。”花戰打趣道。　　軒轅的眉頭微微一皺，但卻沒有理會花戰的話，只是似有所思地向恭弘=叶 恭弘七問道：“七叔的感覺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恭弘=叶 恭弘七苦笑了笑道：“其實自從我們離開族人之後，我一直都有着一絲不祥的預感，但開始的時候我並沒有在意，直到昨晚出事之時，我才發現這種感覺一直都存在於心中，只是在昨夜那些賊人前來探營時稍強烈一些。可此刻，這種感覺似乎越來越強了，也許是我多疑吧！”

# 第七章 疑團重重

　　軒轅並沒有表現得很驚訝，也許恭弘=叶 恭弘七的話並不值得他驚訝，倒是向施計法師和聖女鳳妮那張大木筏上望去，不過，那張大木筏上的數女似乎被兩岸的風光所吸引，並沒有注意到軒轅的目光。　　“那金叔有沒有什麼特別的看法呢？”軒轅又反問道。　　“他說沒有，不過我的感覺一向都不會有太大的失誤，但願這次是個例外。”恭弘=叶 恭弘七吸了口氣道。　　“花老大，你把竹篙交給獵豹，帶上你的劍與恭弘=叶 恭弘皇兩人到前排的木筏上細心注意河道。包括水中的藤蔓都要給我全部斬斷！”軒轅扭頭向花猛和恭弘=叶 恭弘皇幾人吩咐道。　　花猛應了一聲，獵豹迅速撐起竹篙，警惕地注視着河面，花猛和恭弘=叶 恭弘皇也依言躍上最前頭由凡浪撐篙的木筏上。　　每張木筏之上都有六根竹篙，幾乎每人手中都有一根，這是為了應付水流太急之時，以便能使眾人齊心協力把握方向。　　花猛和恭弘=叶 恭弘皇兩人就是借竹筒一撐之力如靈猿盪鞦韆一般掠過兩木筏之間的三丈空間，其實這木筏與木筏之間也有連接，只是並未放入水中，那是兩根不粗的竹篙，這是為防止前後兩木筏若是遇到礁石、障礙擠撞在一起時，這兩根不粗的竹篙就會最先撞到前面的大木筏上，借竹篙的曲張之力可使兩張大木筏之間有一個緩衝之力，此乃軒轅提議設計的。不過，這隻能在突發危險之時才能派上用場，當然，任何設備都會有用得着的時候。　　恭弘=叶 恭弘七有些訝異地望瞭望軒轅，有些疑惑地問道：“難道你也覺察到了什麼？”　　軒轅沒有回答只是向兩岸的密林望瞭望，道：“如果我估計不錯的話、在我們到達共工集之前，應該有一場變故發生。”　　“那怎麼辦？”燕瓊擔心地問道。　　“小瓊兒別慌，阿軒肯定已經想好了對策，你的夫君豈是平凡之人？”恭弘=叶 恭弘七竟對軒轅產生了一種莫名的信任，這是很難言明的。　　的確，在最初恭弘=叶 恭弘放讓軒轅充做族中十二名勇士的頭領，而讓恭弘=叶 恭弘七和化金為輔，這對於他們來說，的確有些不服氣。儘管軒轅的表現極好，那讓人心驚的“以拳還拳”的打法和寬容的氣度很被族人看好，特別是在使恭弘=叶 恭弘皇改邪歸正的那種手段的表現，無不展現着他的智慧和魄力，但他實在大過年輕，而且又是一個外來之人，於情於理，他都很難服眾，也難順理成章地成為十二勇士之首，可是恭弘=叶 恭弘放偏偏讓軒轅擔任十二勇士的首領。　　當然，恭弘=叶 恭弘放的命令在有邑族中無人敢不從，因為他是族長，之所以為族長，就是因為在武、在德各方面都是族中最值得信賴的，也是最具權威的。既是恭弘=叶 恭弘放的決定，全族中人都會遵從。但後來恭弘=叶 恭弘七見到軒轅在遇事時處變不驚，老成持重，而且果斷麻利，更多的新奇構想都是出自軒轅的口中，這讓恭弘=叶 恭弘七又不能不重新估量這個神秘的年輕人。　　此刻的軒轅，整個人看上去就像是一個經驗絕對老到的獵手，那種冷靜，那種充滿自信的目光，似乎可以洞穿一切未知的事物，那種超然的氣勢十分自然地流露於外，讓人心中不由自主地升起一種敬重之意，包括恭弘=叶 恭弘七在內，也對軒轅生出了敬意。　　十二勇士中的年輕人倒是都能夠與軒轅相處得很好，也許由於獵豹的原因吧……　　“我們就來跟這些不敢見人的孤魂野鬼干一場吧，讓他們知道我們的厲害！七叔，你立刻按照我的吩咐去安排一下。”說完軒轅伸手在河中捧起一棒清水喝了一口，再立起身子甩了甩手上沾的水珠，充滿豪氣地道。　　“說吧，我應該如何做？”恭弘=叶 恭弘七也被軒轅的從容自信激得戰意大起，忍不住問道。　　軒轅露出了一個極為瀟洒的笑容……　　※※※　　亂石成行，秋風肅殺，林稀徑小，桔黃的雜草四處亂生，偶有蟲鳴獸走，卻未減絲毫凄涼的意境。　　凄涼並不是最為主要的格調，其實木青也很有欣賞能力的，這裏的風景雖然荒涼了一些，但也別具一番意味，惟一讓他感覺不舒眼的，並不是這裏的景物，而是氣――一股濃重的殺氣！　　殺氣，如秋風一般，漫過這裏的所有空間，至少在木青所處之地的方圓數丈之中，已清晰地感受到了那股異乎尋常的氣息。　　其實，這也不能算是殺氣，只是一種潛在的壓力，無形無影，但卻又確實存在的壓力。　　這裡是虎堡的後山，太華集的背面。　　木青暗自嘆了日氣，知道自己的行蹤最終還是暴露了，雖然他已經做得很小心很小心，但他仍然落入了對手氣機所籠罩的範圍之內，抑或可以說，是對方以氣機鎖定了木青的方位。　　木青駐足，他知道，該面對的，終究會面對，不必做出任何迴避。　　很快，木青便聽到了一陣極為細碎的聲音，犹如一片秋恭弘=叶 恭弘落於地上，濺起了些微的塵土――這聲音響在他的身後。　　木青並沒有回頭，他不覺得有回頭的必要。　　“你終於還是來了，我已經等你很久了。”這個聲音有些傲慢，也有些得意。當然，在這個聲音的格調之中，有一種如秋風般的肅殺清冷。　　木青微感意外，但仍未回頭，只是淡淡地問道：“哦，原來你在這裏等了很久。難道你知道我一定會來？”　　“當然，虎王早就已經算準了這一切。”答話的聲音之中仍然顯得冷意森森，但木青已經知道對方是誰了。　　這聲音對於他來說，並不感到很陌生，在華虎的身邊除了黑白二虎之外，還有五虎將，十豹騎，而這聲音的主人正是五虎將之首南山虎華通。　　木青並不只一次與華通打過交道，而以他一個優秀獵人的身份來說，要想分辨出一個人的聲音並不是一件難事。　　木青緩緩轉過身來，目光之中閃爍着一種悠然的冷厲之色，他沒有聽錯，在他的身後，是兩個人！　　不錯，在木青的退路上立着兩人，正是五虎將中的南山虎華通和嘯北虎如意。　　木青笑了，笑得很自在，很隨意，也很輕鬆。其實他也不知道為什麼要笑，總覺得這是他應該留下的表情。只是，木青的這種表情使華通和如意很難接受，也無法理解。　　“哦，很好笑嗎？”南山虎華通想為自己的疑惑找出答案，是以，他發問了。　　“有那麼一點吧。”木青聳了聳肩，漫不經心地答道，目光卻在華通和如意臉上掃了一遍。　　華通和如意稍感愕然，但立刻又發出了一聲不大自然的冷哼。　　“是華虎讓你們來對付我的？”木青問道，神情仍然顯得十分平靜。　　“看來你並不是笨人！”華通有些嘲弄地笑道。　　“我也這麼認為，那就是說，我們的行蹤和消息真的是華虎透露給虎恭弘=叶 恭弘的了？”木青突然間大感憤怒，心底也湧起了一股濃烈的殺機，而這一切他毫不掩飾地表現了出來，感受最深的當然是華通和如意二人。　　的確，木青在剎那之間整個人的氣勢都變得有些異常，犹如在一個冰冷的四室中，突然間燃起了一堆烈火，那種似乎蘊有強大生命力的氣機幾乎一下子穿透了他們聯手所布起的氣網――木青像是一柄劍，那股無形的氣勢，如一柄膨脹擴張的利劍，欲刺穿一切。　　這一刻，華通不再懷疑華虎對木青的評價，絕對不再懷疑！在這之前，他總覺得華虎所說言過其實，木青雖然厲害，但最多也只能算是一個普通高手而已。但華虎卻說木青是除蛟夢之外第三難纏的高手，其武功之高在有僑族中甚至也可排在第三位，而在蚊夢的身邊可能還有一位不知名的高手，這是一個連華虎也捕捉不到痕迹的人物。華虎所憑的只是一種感覺，一種對潛在高手產生的特殊感覺。　　華虎當然不會無故去評價一個人，他之所以評價木青，是讓其屬下能夠更有準備地對付有僑族這個可怕的年輕人――比蚊龍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年輕人――木青！　　華通對這本有些不信，但此刻見木青周身散發出來的氣勢，不由對華虎生出了幾分敬服。的確，華通看走眼了，木青的精華內蘊，實已達到了不輕易外露實力的境界。　　如意的眸子之中閃過一絲訝異和震驚，但他絕對不是善男信女。　　“你說得沒錯，這一切全都在我們虎王的意料之中，只不過。蚊夢比虎王想象中還要聰明一些，居然能如此快便想到問題出在我們身上。而你比我們想象的早到了一步，看來，我們連你也要重新估計了。”　　嘯北虎如意冷漠地道。　　“卑鄙，我們都看錯了華虎，也看錯了山虎盟！　　不過如此也好，既然事實已成這樣，我也就不必再跟你們這一群沒有信義的敗類糾纏下去了！”木青目光乍亮，犹如兩柄自形有質的利刃，語氣也轉變得更為冷酷，微聳的肩膀緩緩外張，頓時生出一股強大的氣勢，以自己為中心向華通和如意兩人逼去。他並不想做大多的解釋，更不想糾纏大久。這對於他來說並沒有什麼好處，因為此地是虎堡的後山！　　華通和如意兩人竟不自覺地向兩旁微分，似乎被木青的氣勢所逼。當然，事實並不是這樣，他們之所以向兩旁分開，只是對木青構成一個更具威脅的犄角。　　木青的眉頭微皺，但目光之中不可避免地露出了一絲讚許之色，是因為華通和如意之間的配合，也可以說是兩人站立的這個犄角讓木青刮目相看。不可否認，木青在對方形成犄角之時壓力大增，但是他並沒有絲毫的意外，如果山虎盟的五虎將都不能對他構成威脅的話，這個山虎盟存在的意義就應該值得懷疑了。　　山虎盟這幾年也經歷了無數風浪，但卻逐漸成長起來，這不是僥倖。所以，打一開始，木青就不會小看山虎盟中的任何人，不過，他對自己更有信心。無論面對誰，他的信心從來都沒有動搖過。雖然有過惟一的一次遺憾，但那並不是他的錯，任誰面對那條巨大無比的魔蛇時，都不可能不心生退避之意……想到軒轅。木青，心中微微多了一些惆悵，惆悵之中，他踏前了兩步。　　快，快如疾風，步步如奔雷趕月，又如巨杵撞鐘，竟生出了“砰砰……”一連串沉重無比的悶響，這使得木青的氣勢瘋漲，殺氣如潮水一般推上了難以控制的峰端。　　這似乎很出華通和如意的意料之外，他們沒想到當兩人形成犄角后，在如此強烈的氣勢之下，木青仍敢搶步而攻，這豈不是迎強而上，逆流而進嗎？　　不過，他們實在不必想太多，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出刀。　　刀是圓月彎刀，長三尺三分，這是山虎盟的標誌兵刃。大凡了解山虎盟的人，都應該知道這種兵刃的存在。　　刀光如雪，灑下漫天的凄迷，向木青迎頭擊去，但是突變就在此時發生了。　　木青居然倒退，比進時的速度更快，更不可揣測。　　一進一退，木青的氣勢不僅未減，反而更盛，但他並不是選擇華通和如意兩人而攻，他豈有不知新生之師，不可輕迎其鋒的道理？何況這又是華通和如意蓄勢已久的一刀，如果硬悍其鋒，其結果絕對是吃虧上當。　　木青退，華通和如意竟然為之色變，他們的刀仍是刀，氣勢仍然如潮湧濤翻，可是木青這一退竟像是在海堤之上挖開了一個巨大的缺口，形成一股無可抗拒的牽扯之力，將他們蓄足的氣勢和力量引向了一個無底的洞穴。　　這還不是華通和如意色變的原因，色變是因木青在倒退的同時改變方向，向身後的亂石堆中撲去，而他的劍，就在此時劃出。　　木青並不是攻向華通和如意，而是攻向身後的亂石堆，那個不起眼且雜草叢生的亂石堆。　　木青的劍犹如青鴻掠空，整個人更如飛龍過隙，在驕陽之下，拖過一道淡影，帶着裂地開山的氣勢向亂石堆攻擊。　　木青的速度的確夠快，而且一切都似乎早已預算精確，華通和如意全都成了他計算之中的一顆棋子。　　“轟……”碎石狂迸而起，沒頭沒腦向凌空的木青撞去，帶着斷草、雜物和龐大的氣勁直逼木青。　　木青一聲低嘯，身子如隕石一般，突然墜落，劍勢不竭，只是在落地的一剎那，身子以俯衝之勢貼地攻向亂石堆。　　不，應該說是攻向一個滿臉刀疤的漢子，他正是華虎座下五虎將中的疤面虎興風，一個與虎為伴整整十載的可怕人物。　　木青也不得不暗驚華虎的計算之准，竟似乎猜到蛟夢一定會派他前來。單憑這一點，就使他不得不重新估計華虎的智慧。當然，他絕對不會讓華虎有好日子過，任何敵人都不會有好日子過，這是木青的原則。　　三虎對於木青的估計，似乎仍然只能以低估去解說，因為木青的劍總是讓他們的估計失誤，這是一件足以讓人頭大的事情。　　興風為木青的應變速度而驚，的確，他應該感到吃驚，因為木青的劍在他完全直起身子之時，已經瘋狂地進入了他的四尺範圍之中，而且是自下而上，意欲挑開他的胸腹，此時劍氣已激飛沙石雜草，冷森而鋒銳，興風想不吃驚都不可能了。　　“鏘鏘……”兩聲清脆的兵刃交擊聲，木青已經立起了身子，利劍與興風進行了兩記硬擊，而在這時華通和如意的刀氣已經重斬於地，但卻徒勞無功。　　“轟”然暴響之中，地上的沙石飛揚而起，使得這一片空間變得混亂不堪。　　木青的殺意狂熾，絕不給興風任何喘息的機會，劍動如靈蛇飛舞，飄閃之間又似無孔不入。　　“噹噹……”興風一出手就被連續逼退八步，簡直沒有半點還手的機會，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木青竟如此精明，也如此棘手，他一直都以為自己藏身的方位很好，很隱蔽，可是木青竟然最先出其不意地向他攻擊……　　華通和如意心下駭然，但興風掀起的那一大堆石頭和雜草掠過木青的頭頂，已向他們罩了過來，這本是為對付木青的，可是此刻卻成了同伴的阻礙。　　在木青攻出第三十一劍的時候，華通和如意終於趕了上來，但興風的肩腹已多出了三道劍痕。　　當木青揮出第三十二劍時，腳下已經錯步，自華通、如意與興風的夾擊之中逸出，再自右側反切華通和如意。劍如流雲，銳嘯尖厲而凄長，強大的劍氣幾乎使興風窒息，而木青也似乎融化於這一幕劍影之中。　　※※※　　龍槽，共工集上游十里處一個水流湍急的窄河道，這裏的水流中有一處近丈余高的斜坡，水從上而下注入一個水潭中，而在水潭之下，就是極寬的河道，再行十八里即可抵達黃河之中。　　龍槽魚蝦極豐，水流湍急，常有人捕魚其中。　　共工氏部族之人本就擅於捕撈，是以，在龍槽之畔，捕魚者甚眾。　　今日也有五個捕撈者，全以竹笠蓋着頭頂，撒網之間，收穫不小。　　其實，漁夫之意不在魚，的確，當一根竹篙自龍槽上游突然淌下之時。五位漁夫的神情全都變了，且面面相覷，目光全都向龍槽的上游望去，只見一點黑影漸漸淌近。　　是一張竹筏，空的竹筏。　　“噗……”竹筏在加速流入龍槽之時，突然定住，竟橫在那水流最急的一段河道中間，只要再滑進三尺，就會順水墜入低於上游水面一支左右的龍槽之中。　　竹筏之上空無一人，卻有幾雙零亂而陳舊的草鞋與幾張獸皮及吃剩的肉骨頭，還有一條黑紗頭巾。　　幾名漁夫禁不住大感愕然，在相視而望的眼神之中，都看出了彼此的驚愕和茫然。　　河道兩岸竟連着三根巨藤，在激流之中半隱於水中，半露於水面，並不是太顯眼。竹筏之所以停留在河道之間，就是因為這三根巨藤的原因。　　“看，那是什麼？”這時，一名漁夫再一次伸手指了指自上游飄來的黑點低呼道。　　五名漁夫目光一齊向上游望去，同時低呼道：“空竹筏！”　　的確，自上游飄來的仍是一張空竹筏，沒有半個人影，有的只是極為零亂的物品和幾件被撕破的衣服。仔細一看，還可看清大竹筏之上有一大片血跡，顯然是不久前濺上去的。　　“轟……”這一張大竹筏與前一張停在河心的竹筏撞了一下，去勢稍緩，但很快又被巨藤定住。　　“怎麼會這樣？他們呢？胡三，快去通知尊者，事情可能有變！”一名漁夫向那名此時正欲翻動巨藤的大漢吩咐道。　　“難道是蚩尤他們也派來了高手先下了手？”一名漁夫收起魚網憂慮地道。　　“不可能！我們的速度比他們快得多，蚩尤不可能趕在我們的前面行動的。”一名漁夫肯定地道。　　“那這又怎麼解釋？”那收網的漁夫惑然不解地問道。　　眾漁人全都皺起了眉頭。　　“我們要小心一些，再看看吧，或許是對方施出的詭計也說不定。”其中一名漁夫提議道。　　“看，又一張筏子！”　　“上面似乎還有一個人！”　　幾人說話之間，那張筏子已經迅速地飄了過來。　　“砰……”然一聲巨響，那張竹筏已經撞在前兩張竹筏之尾，然後定了下來。　　竹筏之上有一灘刺目的血跡，更有一個俯卧於筏上的軀體，在筏身巨震的當兒，這軀體翻了兩翻，墜入河水之中，卻似乎沒有掙扎一下，但在墜入河水的一剎那，水面立時浮出一片血污，那軀體很快被流水沖了下去，巨藤對它並沒有什麼阻礙。　　“嘩……”軀體墜入龍槽之中，犹如一堆朽木沉浮了幾下后，便向水底沉去。　　“嘩……”而在這時，一張巨網撒了開來，準確無比地罩住了那具軀體。

# 第八章 黑白二虎

　　漁夫們再也坐不住了，都看出了彼此的驚駭，不過他們卻知道這軀體早就已經失去了生機，那麼這人是誰呢？又是誰乾的？為什麼會出現在第三張竹筏之上？　　“是個死人！”收網的漁夫望瞭望那具臉面模糊的屍體，極為失望地道，因為他們根本就無法自這具屍體的容顏上辨出其身分。　　“好重的拳勁！”一名趕來的漁夫有些咋舌地望了這整張臉幾乎全都塌陷了的屍體一眼，沉重地道。　　“什麼人有如此可怕的拳勁？難道真的是有人趕在我們前面動手了？”一名漁夫皺眉自語道。　　“噓……吁……”一名漁夫搓嘴一聲尖嘯之後，在龍槽周圍的樹林之中很快便躥出了二十多人，其中一人以長達三尺的野雞羽斜插於頂，那是一頂奇怪的帽子。　　其實，那人本身看上去就有些古怪，赤裸的前胸青毛極濃，脖子之上更掛着一串細小的花貝項鏈，步履如飛，迅速向龍槽趕來。　　“尊者，事情可能有變！”一名漁夫迅速迎向那怪人，恭敬地道。　　“水中還有個東西淌來！”一名立在河邊的漁夫突然再次呼道。　　“撈起來！”那被稱為尊者的怪人吩咐道，他也已經看到了河中的情景，自然感覺到了事情可能有變。那幾張竹筏之上如此零亂不堪，而且又染滿血跡，且有幾根巨竹被大力踩裂，可以想象不久前，必定有人在竹筏上面激鬥了一場。　　“是人！”那漁夫撒網之時，就已看清了那個在水中沉浮不定的黑影竟又是一具屍體。　　“是死是活？”尊者也趕到了河邊，望着那具在魚網中一動不動的死屍，眉頭皺得極緊。　　那自林間趕出的二十多人全圍了過來，都似乎極為不解地向河水的上游望去，似是想知道上游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自己所等的獵物遲遲沒有出現？卻等來了幾張破竹筏和兩具屍體？　　所有人都在猜測着上游究竟發主了什麼事情，但誰也沒有底。　　“看樣子，他似乎並沒有死！”那漁夫將那具濕漉漉的軀體自網中拉出，探了探其心脈道。　　“快，救醒他，然後再問問上游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費四，你領着林中的兄弟沿着河道向上搜尋，看看能否尋到一些蛛絲馬跡。”尊者沉聲吩咐道。　　“是！”一名左臉長出無數紫斑的漢子應了一聲，轉身就向林中行去。　　“小心一些！”尊者又補充道。　　※※※　　風起雲涌。　　雲不是雲，是雜草，是敗恭弘=叶 恭弘，是細碎的砂石。因為有風，所以這一切都混亂地狂舞起來，其亂犹如雲絮。　　狂舞的雜草、敗恭弘=叶 恭弘、碎石中，也有劍的青影。　　風起，就因為劍舞，而劍，是木青的劍。木青本就是雲的一部分，整個身形犹如一個模糊的影子。但當他施展出第九十九劍時，終於被對方擋住了，其身形和顏面立時顯得清晰起來。　　木青在第九十九劍被擋，是華通和如意竭盡全身所能才達到的效果。　　不管怎樣，他們最終還是檔住了木青那犹如暴風驟雨般的劍勢，便如同堵住了一個缺堤的海岸，那犹如長江大河般狂泄的劍意、殺機，全都被抑制，因此，木青的身子再現。　　木青的身子再現，但他的動作並未停滯，似乎沒有什麼可以讓他有半刻歇上。這讓華通、如意，興風都驚駭不已，他們從來都未曾見過如此頑強而兇悍的對手，他們也沒想到這樣一個只有二十七八歲的年輕人竟身負如此可怕的劍術。的確，華虎沒有高估木青，甚至還低估了他。　　興風在木青的狂攻突止之時，揮刀攻上，他不再有絲毫的大意，也不敢有絲毫的大意。手中的刀劃過一道美麗的弧線，犹如驚鴻展翅，煞是壯觀。　　好看的刀式，也有着同樣讓人賞心悅目的殺傷力。其實，那只是一種殘忍的血腥之味，只有殘忍者才會賞心悅目。　　木青長嘯一聲，他不攻，而是退。　　退！也如繞樹穿花，劍光如飛雪晨霧，迷茫而空靈。他知道，以一己之力若要幹掉這三個人，實在有些力不從心，這一點木青很清楚。當他連攻出九十九劍卻仍未讓華通和如意防守失利，反被兩人擋住了其狂攻之勢時，他便知道這個結果，所以木青絕不會再有半點猶豫，他選擇了退！　　木青是個豬人，絕對會審時度勢。正因為如此，他所選擇退走的路線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興風、華通和如意根本就無法阻止水青退走，無論是武功還是速度，他們仍與木青相差一段距離，即使在氣勢上，若非他們聯手，早就已被木青壓倒。是以，此刻木青選擇退後，他們只能在背後追。　　木青並沒有為能從容地自興風、華通和如意三人的攻擊中退走而感到得意，他本也想得意，本也想高興，可是他所有积極的情緒全都被一股來自心底的壓力擠得灰飛煙滅。　　那股壓力來自他的心底，如同一隻無形的魔爪正在做着揪心的動作。　　其實，壓力也並非完全來自心底，而是出於外在的一種氣勢，如一張巨大的網罩，緊攏着每一寸肌膚，那種壓抑的氣勢便如暴風驟雨來臨前陰雲避日遮天時所產生的效果。　　木青在奔出第十八步時突然頓住身形，就是因為這一股氣勢，這一種壓力，侵入他心底深處的壓力。　　劍尖科指地面，與身子成三十度的銳角，木青的目光變得更為深邃，更為悠遠。　　興風，華通和如意自木青的背後趕到，雙方相距一丈呈扇形而立，如同守着一隻獵物。　　“果然是個人物，竟能將劍術修至如此境界，確屬不易。”　　木青毫無表情地對視着那兩個自樹後走出的人，並不言語。其實他也並不需要任何言語，他周身散發出來犹如烈火一般強盛的鬥志已經表明了一切。　　說話的人竟是黑白二虎中的黑虎，這有些出乎木青的意料之外，也感到有些榮幸。華虎的確很看重他，不僅派出了五虎將中的三人，更連黑白二虎也都派來對付他了，這的確令木青感到榮幸和驕傲。　　“想不到連黑白二虎也趕來了，可真是有趣，看來華虎用心良苦了！”木青微微有些苦澀地笑了笑道。　　“如果能夠留下你，這一切也就不算什麼了。”　　黑虎輕鬆地笑了笑道。　　“我不明白，我們有僑族與山虎盟並無過節，甚至還有交情，可是你們這麼做又是為了什麼呢？這對你們又有什麼好處？就算虎恭弘=叶 恭弘能夠庇護你們，你們也將面對着我有僑族數百勇士的報復，你們難道就沒有想過這樣做會出現什麼後果？”木青冷然反問道。　　“哼，如果我們怕，也就不會這麼做了。虎恭弘=叶 恭弘算什麼，我山虎盟還需要他的庇護？呸，真是好笑至極！他也只不過是我們的一顆棋子而已！”黑虎有些得意地道，惟白虎沉默如死，目光之中儘是兇悍的厲芒。　　木青不由微微一愣，有些訝異地望瞭望黑白二虎，劍尖微收，卻也無法弄清華虎和虎恭弘=叶 恭弘之間的關係，淡淡地問道：“那你們為什麼要與虎恭弘=叶 恭弘聯手對付我們？華虎故意留着我們的族長喝酒，卻又將我們的行蹤通知給虎恭弘=叶 恭弘，以讓虎恭弘=叶 恭弘輕易抓走我族中的兄弟，這不是擺明與他合作嗎？”　　“哼！老子本以為你有什麼過人之處，原來也不過如此。人與人之間本就是相互利用的，我們能夠坐在一邊觀看狗咬狗，又何樂而不為呢？”黑虎得意地笑道。　　木青大怒，殺氣狂熾，手中的劍尖竟然顫動起來，他相信黑虎的話，但卻無法明了黑虎的動機和目的。而在此時，他想到了一個極為可怕的問題，不由得稍稍平息了一下心中的怒火，冷冷地問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是自哪裡而來？”　　黑虎終於來了興趣，顯然是因為木青的這個問題。　　木青心中在盤算着，在思考着，沒有人知道華虎的真正身分，也沒有人知道華虎來自哪裡，他就像是一個沒有過去的人，但在太華集上又迅速崛起，這對於某些人來說，的確是一個應該思考的問題。　　在這個地廣人稀的世界中，人們的思想範圍也受到地域的限制，每一個遠來的人物都像是一個謎，每一個崛起的部族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華虎的崛起本不應值得注意，因為有僑族和少典族諸部也都是自遙遠的地方遷徙而來，但是華虎的山虎盟卻有着不可告人的狼子野心，便不能不讓人去深究其來源背景了。是以，木青才有此一問，但他心中明白，若要知道答案那並不可能。其實在目前來說，重要的並不是這些，而是如何自五位高手的手下逃出去，這是首要的任務。　　“這一點你並沒有必要知道，你只要說一聲是戰是降就可以了。”黑虎有些盛氣凌人地冷笑道。　　“就憑你們這群以多為勝的無賴也想讓我投降？哼，我木青乃頂在立地的男子漢，豈是你們這群小人所能主宰的？來吧，露點真本領給我看看。”木青挺直腰桿，眉宇之間散發出一股不滅的豪氣，傲然道。　　黑白二虎的眉頭也微微皺了皺，他們感覺出了木青激昂的鬥志和奔涌的殺機，那瘋漲的氣勢讓他們有些訝異，他們似乎沒有料到木青竟然遇強愈強。　　的確，木青知道自己再也不可能衝出包圍之後，就已經完全地靜下心準備一戰。此刻的他已經排除萬念，心靜如止水，惟剩滿腔鬥志和殺意，而這些，正是將他的氣勢激上巔峰的動力。　　華通諸人也微感訝異，此刻的木青，殺意和鬥志比之剛才更甚，讓人更難以捉摸和揣測，在短短的一刻之間，木青似乎變了個人似的。　　沒有人敢小覷木青，而他也的確是一個讓人不能忽視的人物，包括黑白二虎。　　空氣似乎在這片刻之間凝結，風不再流通，存在的只是一種讓人窒息的殺氣，木青的劍抬了起來，平肩，內收，劍尖微挑，卻是一個幾乎沒有什麼規則的起手式。但就是這個簡簡單單的起手式，濃縮了這一片天地的生機，釀造了無窮無盡的殺機。　　※※※　　龍槽，“嘩嘩……”的流水聲幾乎掩蓋了人聲，但是那被喚作尊者的人卻驀然抬頭，他似乎隱約間捕捉到了一種異樣的聲音，不過，那聲音有些遙遠，當他再次仔細聽時，卻又什麼也沒有，惟有流水的“嘩嘩”之聲。　　“哇哇……”那具自水中撈起的軀體竟自口中噴出幾口污水，又開始有了些微的呼吸之聲。　　五個漁夫將這個幾近赤裸而健碩的軀體倒置，頭低腳高，幾人用力在那鼓起的小腰上壓擠着，以圖將這人腹中的污水盡數壓逼而出。　　那軀體的嘴角仍在不斷地流出污水，不過身上並沒有明顯的傷痕，眾人心中猜測此人可能是被他人逼入河水之中，卻又不會游泳，這才喝飽了水。只要救醒了這人，尊者等人就會知道上游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他們所等的人又為什麼還沒有出現？　　“吱吱……”林鳥驚飛，那被喚作尊者的怪人再次抬起頭來，他又聽到了那異樣的聲音，這次他的臉色變了。　　對，是慘叫之聲，有人在死亡之前所發出的最後一聲漫長而凄厲的慘叫之聲。聽到這聲音的人，只有尊者，其他人似乎並沒有汪意到這些，只是注意着那嘔吐污水的軀體，或許因為水聲太大的緣故吧。　　“胡三，你去看看費四，他們是否已發現了什麼或出了什麼事。”尊者沉聲吩咐道。　　“是！”胡三有些疑惑地望瞭望尊者那張有些變色的臉，不知道他為何要出此言。不過，他絕對不敢違命，是以應了聲也向上遊行去。　　“不用走得大遠，只要喚一聲就行了。”尊者再次吩咐道。　　胡三向上遊走了十餘丈，在一處流水聲稍小些的地方駐足，撮嘴發出三長三短的尖嘯，犹如利刃刺入天幕，刺耳至極。　　“哇哇……”回應胡三尖嘯之聲的竟是兩支快捷無倫的暗箭。　　輕微的弦響，和那銳利的破空之聲驚動了胡三。　　這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箭是自暗處射出的，至於是哪個角落，胡三並沒有太過注意，但是他卻嚇了一跳。　　胡三的身子側倒、斜躥，他的反應不謂不快，其閃避也極為有效，那本是射向他要害的箭矢卻只有一支釘在肩頭處，發出一聲慘呼是在所難免的。　　胡三的傳呼驚動了所有人，包括那些正在救助溺水者的漁夫也驚動了。　　“小心……”尊者忍不住大呼，雖然他與胡三相隔十丈有餘，可是他仍清楚地看到了一柄自側面射向胡三的短刀。　　那柄刀好快，計算得極准，似乎將胡三閃避那兩支暗箭所要做的每一個細節都算得準確無比。　　刀，是伴隨着人的出現而出現的。　　這個人是凡三，刀也是凡三的刀。　　飛刀，是凡三最拿手的好戲，凡三活了十幾年，在近五年之中，他的飛刀從來都不曾失誤過，包括這一刻。　　的確，凡三這次發射飛刀依然沒有失誤，不發則已，一發絕不會浪費，那打扮怪異的尊者的呼喊聲並沒能救下胡三的命。　　胡三還沒有來得及將最後一聲慘叫圓滿地呼出那柄飛刀已經割斷了他的咽喉。當胡三的屍體墜地的那一剎那，凡三犹如一隻猴子般趕到胡三的身邊，拔出了刺透對手咽喉的短刀，並在胡三的衣服上抹拭了一下刀身的血跡，然後恭弘=叶 恭弘七也出現在他的身邊。　　“殺！”尊者震怒不已他似乎沒有想到敵人居然欺到了頭上，而胡三竟死得如此不明不白，怎叫他不萬分震怒？怎叫他不殺機大起？　　“哇……”而在此時，那溺水之人的口中竟再次噴出一口污水。　　不，應該說是水箭，帶着強勁無比的力道，如箭般噴出。　　“呀……”幾聲凄厲的慘叫響起，那幾位正在為溺水者擠壓小腹的漁夫捂着眼睛哀號起來。　　“砰砰……”那溺水者居然一彈而起，犹如鯉魚躍水，最先衝起的，是他的兩隻拳頭。

# 第九章 獨龍拳勁

　　拳勁如錘，重重鎚在兩名尚未能反應過來的漢子的小腹之上。　　可憐那兩人還沒有來得及反抗，就口噴鮮血飛撞而出。　　尊者大驚轉身，迎面撞來的卻是兩個狂噴鮮血的軀體。　　“砰、轟、啪……”“呀呀……”那溺水之人的身子一立而起，便如一團旋風一般，手足齊出，帶着驚人至極的爆炸性力道轟得他周圍的人四散飛跌，慘叫頻傳。　　“轟轟……”尊者似乎沒有想到這溺水之人竟然如此厲害，且突然出手暗襲，一開始就傷了他七八人之多。是以，他在閃開那兩具軀休的同時有向溺水之人奮起還擊。　　“砰……”兩股勁力相撞，溺水之人倒退了三步，這並不是他力道不如對萬，而是尊者含忿出手，蘊怒一擊，力道大得驚人。不過，溺水之人的倒退卻是另有原因――那就是為了殺人！　　不錯，他倒退三步，雙肘準確無比地撞在自身後攻來的兩人小腹上，而這兩人的攻擊因溺水之人的身子微曲而落空。　　“哇哇……”“轟……”當那兩人被溺水者以手肘相撞噴出一大口鮮血飛跌而出時，另有一隻腳狠辣無比地踢在溺水之人的肩頭。　　“阿軒，小心！”恭弘=叶 恭弘七忍不住驚呼出聲。　　溺水之人正是軒轅，而這一切便是軒轅一手安排的計劃。　　原來，軒轅早就想到對方會在河道中設下河障，當恭弘=叶 恭弘七說出自己的懷疑之後，軒轅立刻做出了安排。　　軒轅似乎生來便具備一種敏銳的預感，那可算是第六感覺。其實，這一路來他很早就似乎感到有些不妥，只是無法說明不妥之處在哪裡，經恭弘=叶 恭弘七提醒，他也將那種模糊的感覺捕捉得更加清晰。　　既然敵人能夠在如此快的時間內找到他們的在身之處，就說明敵人的跟蹤並不是在短短時間之內，說不定對方真的在他們一出有邑族后便開始跟蹤，而跟蹤者既然不敢全面出擊，而只是派出幾個小探子打探情況，僅憑這一點軒轅便猜出對方的力量不夠對付他們，人數十分有限。　　軒轅窺破這一點之後，自然知道應該怎麼做，既然敵人沒有把握與自己等人硬拼，就是說只要找到敵人的所在地，戰略運用得當的話，完全可以讓故人吃不了兜着走。而軒轅之所以如此肯定對方會在河道上設下陷附埋伏，那也是一種估計。對方既然來探過營，自然知道這裡有一條河流可以通向共工集，然後再順流東下，棄難行的陸路走水路這是一種很正常的選擇。而且對方更算到，軒轅在發現他們跟蹤之後，自然會改變路線，水路的跟蹤難度大多了，對方又豈會不走水路？　　這些人的估計並沒有錯，軒轅的確是選擇了水路，但他們沒有估計到軒轅也料定他們在水道中設有伏兵。　　軒轅讓人先放下那三張竹筏，並在三張竹筏之上做些手腳，留下一些偽裝的痕迹，製造出一種假象。　　如果敵人慾在河道中設下障礙的話，就一定會設在水流湍急之處。是以，軒轅在放出竹筏之前，首先注意的是水流是否加速了。　　果然不出所料，對方的障礙設在龍槽處，也只有這裏水流最急，而他們在這裏設下巨藤，如果木筏在巨藤上一撞，保證筏上的人將控制不住身子，到時必定會隨着慣性直摔出去。而木筏被巨藤所阻，筏上的人就惟有墜落龍槽的份兒，其時那些人早就在龍槽邊準備了魚網，當聖女、軒轅諸人一旦落入龍槽，他們必定以魚網捕獲，再加上守侯在一邊樹林中的人迅速湧出，即使軒轅等人再厲害，事出突然，人在魚網中，也只能束手就擒了。這些計劃本是很準確的，也十分周全，只可惜他們估錯了軒轅的能力和智慧。　　軒轅殺了昨晚擒獲的那名探子，並將他的鮮血和衣物之類的瑣碎之物拋於竹筏上，獵豹一拳下去，只打得那探子面目全非，然後給他換上軒轅的衣服，倒還真像是與人搏殺時戰死的有邑族勇士。而在龍槽上游四里處，軒轅就感覺到水流加速，於是先後放出三張竹筏，軒轅更裝作溺水之人順流下淌。　　這也是一種錯，以軒轅的水性，這些根本就不成問題。於是喝飽一肚子水，閉住呼吸任由軀體下淌，後來果然被人用網撈了起來。其實他一直都是清醒的，更在演着這個溺水的角色。　　恭弘=叶 恭弘七按照軒轅的吩咐，將木筏留在河中，眾人分兩路上岸，並靜觀其變，小心搜尋敵蹤。　　事實證明軒轅的這一推算和安排是十分英明的。　　在恭弘=叶 恭弘七小心搜尋的當兒，費四領着二十多人向上游趕來，而這些人剛好中了恭弘=叶 恭弘七的伏兵。　　與恭弘=叶 恭弘七在一起的，都是一群極為厲害的高手，又是置身於暗處，憑這些人的狩獵手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幹掉了來敵，或殺死，或打暈，或重創，但沒有一個對手有再戰之力。　　恭弘=叶 恭弘七既然發現了敵人的來向，自然不再等待，速向龍槽這邊搜尋而來，然後便成了現在這種情況。　　軒轅覺得自己的確沒有必要再等待，瞄準時機立刻揮出重拳。不過，此時他也並不好受，人畢竟是人，雖然他勇猛無比，但終究雙拳難敵四手，最終還是中了對手一腳。　　可軒轅並沒虧，對方以重創九人為代價踢他的一腳並未能讓他受傷。　　軒轅的體內似乎自生出一般抗力，抵消了這一腳的力道，其實這一腳之力還沒有恭弘=叶 恭弘皇的拳頭重。　　軒轅的身子側翻而出，便聽到了恭弘=叶 恭弘七的驚呼。　　恭弘=叶 恭弘七的驚呼是因為一根長叉，這根長叉正等待着軒轅撞上去。　　這些來歷不明之人並不是弱手，剛開始是因為事起倉促，被軒轅殺了個措手不及，但此刻基本上穩住了陣腳，立刻展開反擊，雖然分出一些人向凡三和恭弘=叶 恭弘七進行圍攻，但這並不影響他們對軒轅的攻擊。　　“呀……”當凡三的飛刀再次刺穿一人的咽喉時，恭弘=叶 恭弘皇和花猛及聖女鳳妮的八大護衛已經趕到。　　“去死吧！”那揮動長叉的漢子怒吼道。　　“不見得！”軒轅在最危險的時刻竟準確無比地抓住了叉身，身子也同時止住，“哧……”那漢子一抽長叉，那根並不是很鋒利的刃身割開了軒轅的手掌，軒轅一聲慘呼，這一叉雖然沒有要了他的命，卻幾乎割斷了他的手指，幸虧此時他已運動於掌，否則這隻手只怕要廢了。　　“軒轅小心！”褒弱伴在聖女鳳妮的身邊，見阿軒遇險，禁不住脫日呼出她最為關心之人的名字，她想都不曾想過，而眼前之人也根本沒有承認自己是軒轅。　　軒轅聽到這聲關切的驚呼，一時心頭熱血沸騰，豪氣上沖之下竟忘了自己此刻的身份並不是有僑族的軒轅，脫口回應道：“些許小傷，沒關係……”　　軒轅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便不得不出腳去阻擋一旁攻來的齊眉大棍。　　“砰……”軒轅強忍着劇痛，憤然出足，擋開了自另一邊攻來的齊眉長棍，但心中卻暗自叫苦，這時那個被稱為尊者的怪人的怒拳已如奔雷般攻到，那種瘋狂的爆發力絕對不遜於獵豹的狂猛之拳。　　軒轅咬咬牙，只得揮出那隻沒有受傷的左手強迎而上。　　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他可不想死。　　※※※　　木青輕緩地移動了一下腳尖，但這卻換來了黑虎的攻擊。　　黑虎並不想讓木青蓄足氣勢，這樣對於他們來說並沒有什麼好處。同時他也不想自己所受的壓力和威脅太強，是以，他在木青悄無聲息地移動一下腳尖之時，已出手了！　　木青移動腳尖，是為了讓自己能夠蓄積更強的氣勢，以使戰意更盛，但是黑虎對他的每一個細小動作都捕捉得無比清楚，更不給他留下任何機會。　　這當然是一種無奈，可木青卻必須面對這種無奈的局面――黑虎的刀！　　黝黑的刀，在虛空之中劃過一道玄奇而詭異的軌跡，是那般清晰，又是那般輕鬆愜意，可就是這樣輕鬆愜意的一刀，割開了木青強凝的氣勢，破開了兩丈虛空，然後迎向木青那依然鋒銳的殺氣。　　簡簡單單的一刀，一目瞭然，但卻有着意想不到的壓力自刀鋒上散射而出，似乎是自每一個可能存在的角度封死了木青所有可以攻擊的方位。　　木青的眸子里閃過一絲異樣的神彩，黑白二虎能成為山虎盟中最兇悍的兩名戰將並不是浪得虛名，只憑這一刀就可清晰地看出他們所存在的力量。　　白虎和華通諸人並沒有出手，他們不覺得有此必要。　　這對於木青來說，當然是一件好事，能夠減小一些壓力，至少可以拖延一點時間，只要能拖住一段時間，蛟夢便有可能趕來相救。　　木青出劍，其實也並非出劍，只是以劍身在胸前劃了一個圈，以一道優美的弧跡扭動着劍身，然後劍尖便不自覺地在這個圈子里轉動、盤旋，虛空之中大圈套小圈，圈圈連環。　　“噗……”刀劍相擊的聲音並不是清脆的金鐵交鳴聲，而是低沉鬱悶的輕響。　　木青退了一步，在虛空中形成的大小圓圈如同一個被拉長的彈簧，更如一道道有形的聲波在以木青的劍尖為中心擴散。　　“神山鬼劍！”白虎忍不住低低驚呼一聲。　　白虎自然聽說過這種存於有僑族的神奇劍法，這是與蛟夢身負的“流雲劍道”齊名的兩大劍法之一。　　其實木青能習成“神山鬼劍”並不值得奇怪，因為他的父親木孟在二十多年前與蛟夢並稱為有僑雙傑，其劍道尚在蛟夢之上，只是後來因練功走岔，暴病而亡。但木青是他惟一的兒子，木孟所創的“神山鬼劍”自然由木青繼承了。　　黑白二虎都曾聽說過“流雲劍道”和“神山鬼劍”，但他們眼下卻第一次真正見到這種詭異的劍法，而這跟傳說中的“神山鬼劍”一模一樣，是以白虎才會脫口喊出，但他的感受還沒有黑虎深切。　　在木青退步之時，黑虎發現自己貫於刀上的力道似乎注入了一個無底的涵洞，消失得無影無蹤，甚至有一股強大的牽引之力似乎連他也一起拖入了這個無底的涵洞之中。　　刀招，不攻自破；氣勢，不掩面滅；步伐，不引自亂。黑虎先機盡失，惟一的選擇便是退，瘋退，振臂而退。　　振臂，只是想減輕那股怪異的牽引之力，也是黑虎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做出的決定。　　黑虎退，木青卻進，步步緊逼，環環相扣，絕對不給黑虎任何喘息的機會，這也是黑虎感受最深之處。在他退出三步之時，才發現木青的劍意似遭到他的牽引，順勢而到，竟逼至他的刀網之中。　　一旁觀戰的白虎和華通諸人也為之大驚，木青的可怕之處遠遠超出了他們的估計，黑虎一人並不是他的對手。　　這是一目瞭然的事實。　　“叮，哧……”黑虎的刀架住了木青的劍刃，但木青的劍犹如滑溜的青蛇，自黑虎的刀鋒調過，順勢挑開了黑虎的獸皮軟甲，只要再入一分，就足以在他的胸膛上留下一道不可磨滅的創口。　　黑虎驚出了一身冷汗，在此時，他感覺到身邊風起。　　“砰……”木青的身子一震，他自底下踢出的一腳卻被白虎所阻。　　白虎終於還是出手了，他自不能眼睜睜看着黑虎落敗。旁觀者清，他清楚地看出了木青右腳之上所暗藏的殺機，所以他才搶先出手救了黑虎一命。　　木青被迫後退，又一次陷入了五人的包圍之中，心中暗叫一聲可惜。　　黑虎的神色很快便平靜下來，但手心處卻滲出了冰冷的汗珠，望着木青那似笑非笑的眼神，心中又怒又驚，更是殺意大熾，他絕不想留下這樣一個可怕的敵人活在世上，那對他來說只會是一個極大的威脅，甚至是生命的威脅。　　“黑白二虎也不過如此，我還以為華虎手下有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原來都只不過是一群酒囊飯袋而已。”木青極盡羞辱地譏笑道。　　黑白二虎的臉色微變，顯得極為憤怒，但瞬間又平復下來，黑虎淡淡地笑了笑道：“笑吧，笑吧，我不會跟一個即將死亡的人計較什麼。”　　“哼，就憑你們幾個酒囊飯袋也想要我的命？！”木青一臉嘲諷地笑道。　　“你。心慌了？”白虎冷冷地盯着木青的眸子，突然開口道。　　木青心頭一怔，白虎的目光再配上他那冰冷的語氣，竟似一柄無形的冰刀般刺穿了他的心理防線。　　“你的眼睛告訴我，你的話只是想激怒我們，既然想激怒我們，那是因為你害怕了。”白虎的話斬釘截鐵，字字如錘，重擊人心，彷彿他所說的確是事實一般。　　木青暗驚，這個一直沉默的白虎才是真正的高手，才是真正可怕的人物，而白虎的可怕正是來自他那不喜言語的沉默。一個不喜歡說話的人，往往會保留住更多的秘密，而一個擁有很多不為外人所知秘密的人，他註定會是一個讓人提防和擔心的人物。　　只是白虎那平平淡淡的兩句話，竟讓木青處於了劣勢，至少在氣勢上回落了一截。　　黑虎似乎也捕捉到了一些什麼，悠然笑道：“木青，你就認命吧，蚊夢不可能有機會前來救你，此刻只怕他已自身難保了。真是遺憾，我們沒有機會去看看他與虎恭弘=叶 恭弘這兩大高手對決，不過若是能聽到他們一死一傷的消息，也定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說到後來，黑虎竟忍不住得意地笑了起來。　　木青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他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他也知道黑白二虎的話並非空穴來風。既然虎恭弘=叶 恭弘會親自去對付蛟龍，也會親自去對付蚊夢，而蛟夢手中的人質少典神農已經逃脫，這無疑是對蚊夢的一記重擊。如今蛟龍和族人都在虎恭弘=叶 恭弘的手中，這使蛟夢的主動權盡失，兩大高手的這個戰局其實勝負已判。　　見到木青的臉色陡變，黑白二虎心中不無得意，他們知道自己的話的確對木青造成了打擊，甚至是心理壓力。　　華通眼見如此機會，豈肯放過？他的刀與如意、興風的兩柄刀交織成一張刀網，趁隙攻出，三柄刀的目標只有一個――木青的腰背！　　※※※　　“轟……”一聲巨響，強大的氣勁差點讓軒轅的左臂骨折。　　軒轅的身子借力倒射而出，由於還擊過於倉促，他根本就無法凝聚全身的一力，兼且右手受傷，力道也大打折扣，而那怪人尊者卻是全力以赴，含忿出擊，優劣立判。　　軒轅的身子才落地，便立刻有人攻至，這些人看上去似乎極為閑散，但一出手則利落兇狠無比。　　“砰……”軒轅來不及細想，肩頭已經挨了一記重棍，只擊得他脊骨欲裂，身子一個踉蹌，“噗……”地一聲，竟撞入一個人的懷中，軒轅想也沒想，拾膝就頂。　　“是我！”卻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聲音。　　軒轅蓄足了勁力的一腳竟頂不上去了，但心頭也為之一松，苦難的日子大概已經過去了，也暗自慶幸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之快。　　“去死吧！”恭弘=叶 恭弘皇一聲怒吼，右手在軒轅肩頭一搭，身若靈燕般自軒轅頭頂翻了過去，雙腿在虛空中一剪，迎向那逼來的兩根長棍。　　“砰砰……”兩聲暴響之中，恭弘=叶 恭弘皇的腳影散漫成一幕黑雲，長驅直入地逼進了兩道棍影之中。　　軒轅的目光卻被一隻拳頭所籠罩，這是一隻似乎充滿異力的拳頭，只是一隻拳頭，又像是一片天空，甚至包容了天地間所有的一切，釀成了一團無窮無盡的殺機。　　“獨龍拳！阿軒小心！”施妙法師的暴喝犹如晴天中的一個霹靂，軒轅也在剎那間醒轉。　　拳頭仍是拳頭，一隻蓄滿殺氣的拳頭。　　天空仍是天空，但軒轅不得不出拳，他只覺得丹田之中有一團烈焰在燃燒，在奔涌，也許是因受了那股濃烈如酒的殺意所逼，也許是因他已經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脅，在體內某處潛伏的力量竟如山洪般爆發出來。　　疼痛的感覺不復存在，傷口似乎已不再存於肉體之上，軒轅只覺得自己就是一團火，一團燥熱如焚的烈焰，那無與倫比的生機和力量全都向他提起的左臂流去，再涌至拳頭。然後，他又看清了一切，包括在虛空中流動的風，還有那一隻逼近的拳頭。　　原來那是多麼遲鈍而緩慢的一拳呀，軒轅似乎有些錯愕，他發現所有人的動作都在剎那之間緩慢了下來，犹如老牛拉着破車。每個人的招式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些許空隙。　　天空特別蔚藍，特別清晰，飄過的雲，飛過的鳥，都顯得那般生動而緩慢。　　終於，軒轅出拳了，他已經不能控制住這條手臂，他無法想象這是怎樣的一拳，抑或根本就不是拳頭，而是一團火，一團燃燒的烈焰，他的動作也似乎跟別人一樣慢，雖然他已經儘力了，可是這似乎已成了速度的極限，一個無法突破的極限。但值得慶幸的是他這一拳已經完完全全地封死了對手攻來的拳頭，沒有半點空隙。　　“轟……”軒轅感到一陣輕鬆，一陣難以解說的輕鬆，全身似欲焚燒的烈焰終於找到了一個傾泄的突破口，那就是另一隻拳頭――獨龍拳……　　此時恭弘=叶 恭弘皇已將兩名使棍的對手擊斃，急忙掠身而回，同時右手在軒轅肩頭一搭，以助其一臂之力，力圖擊敗那怪人尊者的獨龍拳，但恭弘=叶 恭弘皇的右手甫一接觸到軒轅的肩頭時，整個身形莫名一震，只覺右手犹如被火焚烤，他在駭然之中，不明所以，卻以最快的速度自軒轅的肩頭彈開，當他彈開的一剎那，他發現那個被稱為尊者的怪人已狂嚎一聲踉蹌倒退五步，口中狂噴出一口鮮血。　　“尊者，你沒事吧……”對方其餘幾人見狀大急，擔心地問道。　　“走！”尊者想也沒想，縱身向一側的林間掠去。　　“刑月老兒，難道不等等故人嗎？”施妙法師的斷喝聲響起，但並沒有阻住對方撤退的步伐。　　“施妙老兒，我們敘舊的機會還很多，你就等着好了……”被施妙法師稱作“刑月”的正是那個怪人尊者，只是此刻他逃走之速連以快稱著的恭弘=叶 恭弘皇也為之驚嘆，不過，他並沒有心思去追擊對方，他得回身看看軒轅。　　“你沒事吧？”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竟不敢觸摸軒轅的身體，那如火的感覺的確不好受。　　軒轅靜靜地立着，眼中那異樣的光彩漸漸退去，但目光仍顯出一種淡藍的色彩。　　“你怎麼樣了？”恭弘=叶 恭弘皇見軒轅不言不動，還是伸手抓住了他的肩頭，仍感餘熱猶在，不由得再次急問道。　　凡三和恭弘=叶 恭弘七也迅速趕到，圍住軒轅，都在擔心他的安危，而聖女鳳妮的八名護衛和花猛諸人奮力追敵，不過，想來也無法截住刑月等人。　　半晌，軒轅在眾人的環伺之下，長長地吁了口氣，竟似是熾熱的水氣，恭弘=叶 恭弘皇只覺被這股氣流拂過之處，有絲絲灼燙之感，心下不由駭然，望着緩緩轉過頭來的軒轅，擔心地問道：“你沒事吧？”　　“沒事，剛才我怎麼了？”軒轅似乎也有些茫然地問道。　　眾人為之一怔，相顧愕然，連軒轅自己都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外人又怎會知道？　　“剛才你打跑了那個叫刑月的人！”恭弘=叶 恭弘皇想了想道。　　“刑月？刑月是誰？”軒轅輕輕地推開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回頭四顧，說然問道：“他們都跑了？”　　這時施妙法師和聖女鳳妮也都行了過來，異口同聲地道：“好厲害的一拳！沒想到獨龍拳也能用這種方式破去，看來我們真是沒有挑錯人！”　　軒轅突然記起在剛才自己失去感覺之前，施妙法師提到過“獨龍拳”三字，更想起正是剛才那股自體內開起的一團怪人，而使自己暫是失去了知覺。　　“阿軒，你的手還在流血。”凡三說著伸手在地上的一名敵人屍體上撕下一塊布，為軒轅稍作包紮。　　“謝了！”軒轅抬起那隻包紮好的右手，笑了笑道：“我沒事了！”說話間目光四處掃了一眼，又造：“應該把幾張筏子撈起來了，咦，瓊兒呢？”　　“她與褒姑娘諸女在一起！”恭弘=叶 恭弘七答話之時，伸出大手在軒轅的肩頭重重拍了一下，讚賞地道：“真有你的！”　　“真是多虧了你！”聖女鳳妮也由衷地道。　　軒轅露出一個坦然地笑容，道；“這是我應該做的，不過，這次激斗只是我們的一個開始，還望聖女有個心理準備。”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帶着我們渡過難關！”施妙法師目射奇光地望着軒轅笑道。

# 第十章 奇異之體

　　軒轅也不客氣，但仍是肅然道：“這得需要大家的相互配合才行，獨木難以成林，這次只是僥倖而己，呀……”　　凡三的手連忙自軒轅背部那一道清晰的棍痕上移開，連忙道：“對不起，還很痛嗎？”　　“你小子少動手動腳的，要是你，不被對方打個腰斷骨折才怪。”恭弘=叶 恭弘七也發現了軒轅背部那一道發青的棍痕，向凡三叱道。　　“哦，你背上也受了傷嗎？讓我看着。”聖女風妮自軒轅的呻吟聲及凡三與恭弘=叶 恭弘七的對話中似乎明白了一些什麼，看着軒轅那赤裸着上身的軀體，柔聲道。　　軒轅有些尷尬地笑了笑道：“沒什麼，沒什麼……”　　“還說沒什麼，都傷成了這副模樣。”一向不愛說話的恭弘=叶 恭弘皇也發現了軒轅背上那道長達一尺有餘的青色棍痕，微惱地道。　　軒轅無可奈何地笑了笑道：“看就看，有什麼大不了的？此時我們身上都沒藥，看也是白看。”說話間已轉背對着聖女鳳妮與施妙法師。　　“啊……”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同時發出一聲低低的驚呼。　　※※※　　華通的刀斬空了，劈開了空氣，但是卻並未能斬中木青，如意和興風的刀也同樣落空了。　　三柄刀，趁隙而出偷襲的刀招竟沒能擊中目標，這的確讓他們吃驚非小。　　吃驚非小並不是最終的結果，就算華通三人希望這是最終的結果，但木青卻不會答應！　　木青的出現，並不是突然的，只是他此時的動作，創出的變故卻是異常突然的。　　突破口是興風！　　興風本就已經受了傷，木青在最開始的時候就傷了他，但此刻這點傷卻成了興風致命的突破口，說起來有些殘酷，但事實終歸是事實。　　高手，獵人，這幾乎是天下無雙的組合，華通、興風、如意及黑白二虎都是高手，但他們不配稱為一個好獵人。所以，他們根本無法窺得木青內心的平靜――如止水般的平靜。　　自始至終，木青的內心都靜如止水，未曾有半絲波動，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心靜的重要性。只有守住內心的平靜，方能將自己的攻擊力發揮到最好的水平，方有更多生存下來的機會。　　獵人，擅於偽裝，這也是能夠靜守獵物的主要原因，而木青的獵物則是黑白二虎和五虎將之三。不管獵物有多麼強大，既然註定要面對，就要變得坦然一些，勇敢地去接受。　　木青的鬥志是來自一種孤立無援的絕望，當一個人知道自己無論如何努力都無法逃過悲慘的命運時，他總會產生一種超越體能極限的力量，那種力量甚至可以毀滅一切。　　此刻的木青，已經將自己潛在的力量全部爆發出來。　　興風的刀，狠辣卻欠敏銳，是因為他已受傷的緣故，正因為如此，木青的劍便自這之間小得不能再小的漏洞中攻了進去。　　當華通和如意發現這一切時，木青的劍已經割斷了興風的三根手指。　　不能說這不是一種悲哀，他們仍是大過低估木青了，抑或並不是他們低估了木青，而是沒有想到明明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居然真真實實地發生了。　　當黑白二虎意識到變故而同時出手時，木青已經撞入了興風的懷中，一股強大的衝擊力幾乎讓興風的五臟俱裂。　　“想讓我死，你給我陪葬！”木青的笑聲讓人有些不寒而栗之感，更充盈着一股濃烈的殺機，就連黑白二虎聽了都如遭遇了一陣刺骨的寒風。　　血如殘虹，在虛空之中灑過一幕凄艷，淋濕了木青的后領，但木青犹如未覺，利劍再次揮出，這時白虎的刀鋒已經在他的肩頭留下了一道創口，但木青的劍擋住了黑虎的刀，而興風碩壯的軀體已經撞向華通和如意。　　木青悶哼着被迫後退，急如疾行之馬！　　木青快，但白虎也不慢，白虎的刀根本就不曾有半刻停頓，一氣呵成，犹如行雲流水，拖過一道奇詭的弧線划向木青的咽喉，他絕不想讓木青多活一刻，那的確是一個極大的威脅。　　木青的神色間閃過了一絲無奈的絕望，他連連轉換了七十八種身法，三百二十七個方位，退了三十九步，卻並未擺脫白虎這一刀的威脅，甚至連抬起手中的利劍封擋或還擊，做出同歸於盡的機會也沒有。這一刻他才明白死亡威脅的真正含義，也明白了白虎的可怕。　　其實白虎手中只有一柄刀，以及一招不成招式的刀法。　　招式並不一定是刀的惟一，有招的刀法只能算是下乘，有招則有跡可尋，而白虎沒招，刀便是刀，殺人的刀，沒有招式殺人的刀方是最為可怕的。　　白虎也為自己這一刀而感到驕傲，是以，他眸子中又有了那一股冰冷的傲氣，因刀而激。　　他有做的資本，他有傲的條件，這無可厚非，就連木青也不得不承認白虎狂傲的事實。　　白虎的傲意本可持續到最後，因為木青已經被逼至身臨絕境，絕對的絕境！退無可退，攻無可攻，避無可避，守無可守，這是一種悲哀的絕境。　　世上的奇迹並不多，絕處逢生也可算得上是奇迹，事實上，這個世上的奇迹雖然有限，但有人可以將之在最危急的時候創造出來。　　這人當然不是木青，但木青沒有死。　　木青沒有死，這就是一個奇迹，這個讓白虎心痛、黑虎心驚、華通和興風諸人心傷，同時也駭然的奇迹――只是因為一柄劍！　　這劍當然不是木青的，此時木青的劍犹如死物，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機會做出任何動作，他的劍絕對不可能創造奇迹，那這創造奇迹之劍的主人是誰？連木青也顯得有些迷茫和不解，他並不認識這柄劍，也未見過劍的主人。因為這輛劍就是來自他的身後――一個絕對令人意想不到，但又絕對神奇的角度。　　在一聲金鐵交鳴聲中，白虎倒翻了兩個跟斗，似乎無法抗拒那神秘一劍之上所傳來的巨大力量。　　“蚊夢！”最先驚呼出來的是黑虎，因為他是第一個看清這個劍創奇迹的人！　　來者竟是蛟夢，黑白二虎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事實是不容否定的。　　蚊夢突現，即使木青也感到有些意外，但是這對他來說，絕對是一件值得慶幸和欣慰的事情。死神已經遠遠地離他而去，他只是微微有些感激地低喚了一聲：“族長！”　　蚊夢的神情和意態極為瀟洒，他好整以暇地將劍插回豹皮鞘中，在木青的肩頭輕輕拍了一下，目光之中流露出幾縷讚許的神色。　　“你……你不是被虎恭弘=叶 恭弘攔住了嗎？”黑虎微微定了定神，問道。蚊夢的出現幾乎將他們的心神完全打亂，甚至連戰意也大減。他們並非不知道蛟夢的可怕，在這方圓數百里的各部之間，能夠惹得起蛟夢的人，惟有一個，那個人就是――少典王虎恭弘=叶 恭弘。　　蛟夢和少典王虎恭弘=叶 恭弘的存在，正是一個異樣的平衡，也換得了各部之間的安寧，而兩人又是最為出色的劍手，但真正見過他們出手的人不多，知道他們劍術達到何種境界的人更是沒有。　　華虎惟一懼怕的人就是蛟夢和虎恭弘=叶 恭弘，他也一直提不起挑戰這兩個人的勇氣。關於這一點，黑白二虎心中很清楚。因此，山虎盟對付蛟夢的手段只能暗中進行，對於今日的整個布局，他們已經經過極為慎重的思慮和安排，但是……　　這也許是個意外，一個致命的意外。　　蚊夢還劍入鞘，但那凝結於虛空之中的殺意卻愈來愈濃，與之相對，犹如立於巨淵之上，有種心旌搖曳的惶恐，揮之不去。　　華通感覺到自己握刀的手心滲出了汗水，那股無形的壓力似乎如一陣陣冷風般衝擊着他的每一寸肌膚，那並不是外在的感觸，而是來自內心深處的異感。　　蚊夢周身散發出來的，是一種如神劍鋒芒般的氣勢，靜立如巨劍破土而出，森冷的殺意深深侵入了每一個對手的心底，無情地摧毀了他們的鬥志。　　黑虎不得不握刀以對，他無法單憑內心的意志去抵抗蛟夢那無孔不入的氣機，但他不能控制握刀的手心滲出冷冷的汗水。　　他心中惶恐、驚懼，犹如一隻等待洪水衝來的小螞蟻，這是一種無法以言語來形容的感覺。　　※※※　　白虎緩緩后移，與黑虎並肩而立，他並不希望自己成為獨抗蚊夢的角色。剛才那一劍，他已經深切地感受到了蛟夢的可怕，也明白華虎言之不虛。　　在所有與白虎交手的對手之中，能一劍將他震得倒翻兩個跟斗的人，蛟夢尚是第一個！當然，他以前並沒有遇到過如蛟夢之流的人物，所以當蛟夢與之正面相對時，他也難免生出一絲怯意，只是他不明白，為什麼虎恭弘=叶 恭弘沒有阻住蚊夢，這一切本在他的計劃之中，但是偏偏出了漏子，這是為什麼？　　其實這個問題並不難找到答案，當然這需要蛟夢來回答。　　蚊夢是笑着回答的，他說話的聲音顯得十分優雅。　　“沒有人比華虎笨，虎恭弘=叶 恭弘更不會！哼，我早就算準了華虎的詭計，虎恭弘=叶 恭弘也一樣。可笑的卻是華虎自以為是，殊不知這一切正是我們計劃的一部分。你道虎恭弘=叶 恭弘真的會劫走我族的人與貨物嗎？你道我們不知道華虎的真正身分和意圖嗎？你道少典神農真的那麼容易被劫走嗎？你們都錯了，簡直錯得一塌糊塗。這是你們鬼方十族應該付出的代價！”　　黑白二虎的臉上血色盡失，難以置信地望着蛟夢，如同做了一個噩夢。　　他們的身份是一個極為隱秘的秘密，就是在山虎盟中也只有八個人知道，那就是華虎、黑白二虎和五虎將。但是此刻蚊夢竟輕而易舉地說出了他們的身份，這對於他們來說，的確是一個無與倫比的震撼。　　最讓他們心驚的還不是這些，而是對方竟然早就知道了少典神農是他們所劫，因此，這極可能是由蛟夢諸人一手設下的一個圈套，可是這怎麼可能呢？　　“不可能，這不可能！”華通掩飾不住震驚地自語道。　　木青聽得一頭露水，他並不知道蚊夢所說的話是什麼意思，也不知道黑白二虎和華通諸人為什麼會對蛟夢的話做出如此強烈的反應，但他也大感吃驚，吃驚於蛟夢似乎早已知道少典神農逃走的真相，可蛟夢為什麼直到現在才說出來呢？為什麼蚊夢初始之時要那樣表現呢？　　木青緊了緊手中的劍，他並不想多想，只需要知道黑白二虎是他必殺的敵人就行了。　　“世間沒有不可能的事，只有想象不到的事，你們只好認命了！”蛟夢的語調突然一冷，殺意也跟着瘋漲，這就預示着他要出手了！　　蛟夢要出手了，一種直覺存在於黑白二虎等五人的腦海之中。　　黑虎和白虎同時揚刀，齊肩，但卻不敢進攻，也無從攻擊，他們當然不會不知道貿然進攻的後果。　　蚊夢渾身上下絕無半點破綻，他跨上一步，大大的一步，虛空的氣勢再次激增、涌動。　　空氣似乎變得很悶，讓人有一種無法呼吸之感。　　風，也跟着靜止，似乎在醞釀着什麼，或許是風暴，抑或是天崩地裂的滅亡。一切的一切，都在沉寂中喘息，包括那沒有生命的刀和劍。　　蚊夢再次踏出一大步，仍未出劍，依然是上下一體，沒有半絲破綻，而他周身的氣勢已經瘋漲到了黑白二虎無法承受的地步。　　不，具體來說，那不能算是氣勢，只是精神上、心理上的一種強大壓力。　　壓力，幾乎讓人崩潰的壓力，使得黑白二虎不得不出刀，不得不做出一個艱難的決定。　　出刀，的確很艱難，犹如蟻撼大樹，但黑白二虎沒有別的選擇。也許有，那就是死亡或棄刀投降。　　當然，黑白二虎絕對不會選擇投降，無論面對誰。　　刀，破風而出，虛空中虛無的空氣似有了些微的波動，於是就有了風，只是這風太輕，連一片秋恭弘=叶 恭弘也無法掀動。　　刀，並不是為了掀動秋恭弘=叶 恭弘而存在，它存的意義就是――殺！　　華通和如意也出刀了，惟興風無法握刀，因為他少了三根指頭，但此時他出腳了。五人知道蚊夢的可怕，所以絕對不會介意聯手出擊。　　當然，木青又怎會袖手旁觀？雖然他相信蛟夢的能力，但他也不會小看黑白二虎的厲害。是以，他也出手了，他的目標卻是華通和如意及興風。　　木青的動作快，但有人比他的動作更快，那人就是蛟夢。　　當木青跨出第三步時，蛟夢的劍已經出鞘。　　抑或那並不是劍，無首無尾，犹如流雲霞彩，又似殘虹驚電，卻有着一種說不出的優雅。但是，黑白二虎、華通、如意、興風都認出了――這是蛟夢自創的“流雲劍道”。　　劍出，生機盎然，飄灑靈逸，再看蛟夢的表情，如品酒吟詩，湖中作畫……那是一種難以闡述的境界，是一種無法評議的洒脫。　　木青跨出第五步時，興風已倒跌而出，沒有半絲慘叫，華通和如意疾退，比進攻之時更快。只是，他們無法擺脫那道犹如殘虹驚電的劍芒，終以血濺四空而退告終，幸運的是，他們仍然活着。　　“叮叮……”兩聲脆響，蚊夢的劍最後落於黑白雙虎兩柄快絕的刀鋒上。

# 第十一章 劍道流雲

　　驚虹滅，流雲和霞彩盡散，露出了一柄有形有質卻普通至極的劍。　　蚊夢也退，一退又進，進退之間犹如蕩舟無風的湖泊，輕鬆而優雅，揮臂挑剔時，如同拈花捻草，柔和中又透剛健之美，進退之間沒有半點拖泥帶水之感，若行雲流水，生動至極。　　黑白二虎的神色間現出一絲少有的驚駭和絕望。　　驚駭的是蛟夢的劍法，他們實在無法想象一個人竟能將劍道修至如此境界，可是他們又無可奈何，事實終究需要人去面對，而他們所面對的事實卻是極端殘酷無情的。　　在這個世道中，存在着各種極端，感情和現實的極端，善良與兇殘的極端……世界本就是因為矛盾才存在的，而矛盾也是整個世界能夠保持生動的支柱。　　驚駭，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問題必須依靠手中的兵刃來解決，這是不容置疑的。黑白二虎自然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繼續出刀，也是無奈之舉。　　此刻的他們已經沒有了取勝的信心，更不知能在蛟夢的手下走過幾招。　　興風死了，喉間一道細小如絲的血痕，一串密集而細碎的血珠凝於皮膚之外，有種說不出的怪異和詭秘。　　興風死了，沒有閉上眼睛，沒有人知道他死前那一刻心中想些什麼，又看到了什麼，還有什麼未了的心愿。華通和如意都沒有任何機會去搭理興風的屍體，只因為木青的存在。　　木青的殺意也很濃，犹如烈酒，對待敵人，他絕對不會心慈手軟。　　華通和如意心中只有一個念頭，那就是逃！　　逃！這是他們共同的意願，因為場中最可怕的人並不是木青，而是蛟夢！蛟夢那一劍幾乎已經完全粉碎了他們的鬥志和信心，使得他們對黑白二虎的能力不敢有任何奢望。　　華通和如意想也沒想，就朝虎堡方向飛掠而去，但是很遺憾，他們只衝出了兩丈遠的距離又不得不停下。　　其實，在轉身之時，他們便發現了一道身影，開始他們還以為是幻影，但後來才知道那是個活生生的人，而且是一個催命之人。　　“少典神農！”華通和如意同時驚呼出聲。　　“不錯，華虎已經完蛋了，現在輪到你們幾個該死的了！”那突然出現的人正是失蹤了的少典神農。　　他的出現就像他的失蹤一樣，沒有半點徵兆，更讓人不解的卻是他竟似乎無畏蛟夢的存在。　　最讓華通和如意心驚的卻是少典神農所說的話，“華虎已經完蛋了，現在輪到你們幾個該死的了”，這句話好似一張催命符，直讓他們心底大冒寒氣。　　木青的殺氣已自華通兩人的身後籠罩過來……　　※※※　　“你這次立了大功，讓人家抬着很舒服嗎？”燕瓊按住軒轅，一邊跟着擔架走，一邊佯嗔道。　　“這成什麼樣子？讓你們幾個娘們在地上走，而我這個大男人還得躺在架子上被人抬着，要是讓別人看到了不笑掉大牙才怪，不行，放我下來！”軒轅極不情願地道。　　“你還是不要亂動，這樣抬起來會重一些！”褒弱在一旁插口道。　　軒轅苦笑着望瞭望抬着擔架的花沖和燕五，道：“你們倆難道也要剝奪我走路的權利嗎？”　　“你老兄受的傷可不輕，還是乖乖躺着好了，這可是為你好啊。”花沖笑着道。　　“連你們也這樣說，那讓你們受些苦是活該了。”軒轅沒好氣地罵道。　　眾人都禁不住莞爾。　　“你的傷勢只要休息幾天，再換幾次葯，就會沒事了。”施妙法師趕來道。　　“我感覺現在就已經沒事了，這樣累了大家又是何苦呢？”軒轅無可奈何地道。　　施妙法師慈祥地笑了笑，道：“年輕人就是年輕人，也許你感覺好多了，但獨龍尊者刑月的獨龍拳勁或多或少損傷了你的內腑，這可不是鬧着玩的。要知道獨龍尊者乃鬼方十族刑天座下的三大尊者之一，其獨龍拳更得刑天的親傳，武功之高在北方很難找到對手，以你現在的功力而論，根本就無法抗拒他的獨龍真勁。但你卻讓他受傷吐血，真難以想象你發出的那股力量是自哪裡而來，此刻你能說話已是萬幸了，若下次你再遇見刑月，最好小心一些。”頓了頓，又接道：“此刻你不宜走路，休息幾天後，看看是否有不良反應，到時候就可察覺獨龍真勁是否潛伏在你的體內了。”　　“休息幾天當然有不良反應了，那時候我大概已經忘了怎麼走路。”軒轅煞有其事地道。　　燕瓊和褒弱忍不住都笑了起來，燕五和花沖也大感好笑，施妙法師則搖頭苦笑。　　※※※　　華虎並沒有被誅殺，他以山虎盟的兄弟作掩護，通過虎堡中的密道逃脫了。　　結局出乎有僑族所有兄弟的意料，倒是蛟龍很清楚其中的一切，但這並不算什麼。真正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卻是虎恭弘=叶 恭弘竟然同意與有僑族和好，而且還與有僑族並肩作戰，這一點的的確確出乎眾人的意料之外，但又受到了大多數人的歡迎。　　這個意外卻是歸功於一個身分神秘的不速之客。　　蚊夢和虎恭弘=叶 恭弘都對那個神秘人物極為尊敬，這很難得，那個神秘人物的謎底將在三天之後揭開，而三天之後則是有僑和少典兩個部落有史以來第一次聯合的大聚會，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因為那個神秘的不速之客。　　太華集仍是太華集，山虎盟卻在一日之間全部瓦解，就連黑白二虎也都成了階下之四，但是太華集的交易並沒有停止，只是這裏的氣氛有些微偏差，卻不影響太華集的安全和平靜。　　※※※　　共工集，位於黃河之畔，而共工部落的所在地則是距共工集約十餘里的一塊極為肥沃之地。　　共工集中匯聚了來自各方的人，但並不隸屬共工部落管轄。只不過，在這個集里，共工部落的人佔了大部分。　　共工部族之人仍保存着一些極為野蠻的習俗，在這裏的人，若是沒有足夠的力量，只有淪落的下場。　　好戰，是共工部族之人的一大特點，膽大力大也是他們先天具備的優勢，而他們後天的優勢則是能在河水中利落如魚。　　軒轅諸人進入共工集，立刻引來了所有驚羡訝異的目光。　　驚訝女人的美麗，驚訝這群外來人的打扮，在共工集中，全身都包裹在衣服中的人幾乎沒有，包括女人們。　　他們的衣着暴露，有的甚至只着短裙短褲，而軒轅這一群人，都穿皮着紗，與這個集中的人物的確有些不一樣。　　一群小孩犹如看怪物一般跟着聖女諸人的隊伍走了一陣，更有些人對這樣一群人指指點點，嘰哩呱啦卻不知在說些什麼。　　施妙法師似乎能聽懂這些人的話，只是他並不想多作解說。　　“真是丟人，這麼多人看着我躺在擔架上，太不自在了。”軒轅說著竟一彈而起，滑下擔架。　　“你……”眾人一驚。　　軒轅卻伸手輕摟了一下燕瓊的小蠻腰，笑道：“休息了這麼長時間，我覺得已經好得差不多了，又何必如此大驚小怪？”　　“阿軒，你可要對自己的身體好好愛惜呀！”聖女鳳妮有些微微責怨道。　　“放心吧，我對別的東西還可以不在意，但又怎能不在意自己的身體呢？你瞧我不是已經像是沒事人一樣嗎？”軒轅自信地伸展了一下手腳道。　　花沖和燕五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道：“不知好歹，不躺就不躺。”　　“你們放心好了，阿軒他不會有事的，以他的體質，那點打擊根本就不在話下，難道你們不記得當初恭弘=叶 恭弘皇的拳頭嗎？”恭弘=叶 恭弘七見軒轅執意不肯躺擔架，只好出言道。　　恭弘=叶 恭弘皇也露出一絲悠然的笑意，他並不介意恭弘=叶 恭弘七如此說法，因為那本是事實，而軒轅的功夫他更是絕對信得過。　　“你們等等！”軒轅與眾人一起才走不遠，身後便傳來了一陣呼喊。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七不由得停下了腳步，扭頭向後望去，卻只見一坦胸壯漢趕了上來。　　“有什麼事嗎？”恭弘=叶 恭弘七有些疑惑地問道，他竟能聽清這人所說的語言。　　那人趕上幾步，目光在眾女身上掃了一下，才吁了口氣問道：“你們帶的這些女人要多少貨物可以換下？”　　軒轅的臉色微變，但又大感好笑，反問道：“你說能值多少貨物呢？”　　那人煞有其事地審視了一下諸女，竟有些犯難了，以眼前這一群絕色美女，他的確難以開價，想了半天才道：“一百張虎皮，五十隻肥鹿，四張大木筏，十張魚網，換你們五個姑娘，怎麼樣？”　　“哦，你們有沒有這樣的美人？我以一百零一張虎皮，五十一隻肥鹿，三張大木筏，十一張魚網換你們五個美人如何？”軒轅好笑地反問道。　　那人臉色一紅，竟說不出話來，正要說時，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已經轉身而去，與眾女相視而笑。　　那人見眾女笑顏如花，不由看得目瞪口呆，神魂不定地喊道：“喂，你們別走呀，你們若要更高的價錢，我會帶你們去找我的主人呀！”　　花沖轉身嗤笑道：“你去問問你的主人，看他的老婆和女兒值多少貨物，然後再來商量一下如何交換吧。”　　燕五和燕絕諸人不由得轟然大笑起來，眾大也向花沖投以讚賞的目光，似乎是花沖為她們大大出了一口氣，只有施妙法師微微皺了皺眉，因為他聽到了那人在嘰哩咕嘈地罵了幾句。　　※※※　　軒轅等人的宿營之處不算偏僻，在共工集中，各種營帳和棚屋比比皆是，只因這裏的水路極為方便，自各處趕來交易的人特多，所以這裏也就成了形形色色的棚帳。　　對於共工集，施妙法師似乎並不是太過陌生，因此眾人的宿營之處是由施妙法師所選的。　　施妙法師的謀生經驗似乎極為豐富，這倒讓軒轅從中學到了不少東西。　　在共工集中，林木甚多，隨手伐一些樹木就可支起數座帳篷，以獸皮作頂作幔，架起一座帳篷簡直是輕而易舉之事。　　軒轅等人建造了六座帳篷，外五內一，以梅花之形散布開來。聖女鳳妮和四女居中，軒轅和燕瓊合處一帳，另外四座帳篷則居住着施妙法師和二十名護行的兄弟，將聖女鳳妮圍護在中間。　　幾座營帳更是相互呼應，八面相通，格局之妙，讓軒轅讚歎不已，即使是恭弘=叶 恭弘七這類老資格獵人也對施妙法師的這種布營方式感到驚嘆不已，軒轅還專門對這種布局仔細分析了一遍。　　此刻他背上的傷已經好得差不多了，由於丹田之中那股潛伏的氣勁有抵抗外力攻擊的能力，而龍丹的神力更改變了軒轅的體質，使肌體恢複比普通人快了很多。　　天色並未全黑，眾人還不想躺下休息，必須在共工集中買到大木筏，以順流東下。　　“以眼下的貨物，只怕無法換到五張大木筏。”　　恭弘=叶 恭弘七有些無可奈何地道。　　“我們所需要的不僅僅是木筏，還要準備一些食物之類的，一路上盡量少上岸。”施妙法師出言道。　　“那豈不是要在這裏呆上一段時間？而刑月他們很可能會卷土重來，這對我們極為不利，另外，他們很可能已知道了我們會順流東下，而在黃河水道之上進行阻截。我們若要走，就必須趕在他們前面，讓他們來不及布置。”恭弘=叶 恭弘七嚴肅地道。　　“這一點並不是沒有可能，我們行事宜快不宜慢，可以只購四張大木筏，另外再親自動手做幾張，至於食物清水都好說，有我們這麼多人在，還怕獵不到東西嗎？”軒轅認真地道。　　“阿軒所說也是，我們的動作宜快不宜慢，大家分頭去行動吧。”聖女鳳妮附和道。　　“阿軒，我有事想問你！”褒弱在眾人都各就各位去準備東西之時，突然拉住軒轅道。　　軒轅一楞，惑然地望了褒弱一眼，只見她滿面幽怨之色，不由得心中一陣憐惜，淡淡地問道：“褒姑娘有什麼事就問吧。”　　“能不能找個靜一些的地方？”褒弱扭頭向四下望了一眼，見獵豹和凡三及花猛諸人仍在周圍望着他們，不由低聲道。　　軒轅望瞭望她滿目的期盼，不忍太讓這位多情的故人傷心，於是淡淡地點了點頭道：“好吧！”　　※※※　　“你就是軒轅！”褒弱突然肯定地道。　　軒轅吃了一驚，訝異地望了衰弱一眼，心中卻在猜測褒弱此語背後的意圖，口中卻不自然地道：“我不是已說過了嗎？難道經姑娘不相信？”　　褒弱重重地點了點頭，再次肯定地道：“你就是軒轅，你騙得了別人，但絕對騙不了我！”　　“我根本就沒有必要騙……”　　“你雖然將一切都掩飾得非常好，但卻忘了一個人在有些時候根本不可能時時注意到自己的身份，而這些時候他們總會不經意地將真實身分暴露出來……”褒弱打斷了軒轅的話，雙眼緊緊地鎖住軒轅的眼神，話說到一半又突然停下。　　軒轅暗暗吃了一驚，暗自揣測自己究竟是什麼地方露出了破綻？但一時卻記不起到底是哪裡被褒弱揪住了小辮子，不禁故作糊塗地道：“我不明白褒姑娘在說什麼。”　　“軒轅，你真的不想認我嗎？還是你有什麼難言之隱？難道你還怕我會對你不利？破壞你的行動？”褒弱神色慾泣地問道。　　軒轅禁不住頭大，但也大為感動，因為當他看到褒弱之時，便像是看到家鄉的親人一般，因為褒弱是惟一與他過去有聯繫的人，更有着一種極深的關係。　　是以，當他懷念過去，懷念家鄉的親人和那美麗的雁菲菲時，便想多看褒弱幾眼，這是一種遠在異鄉的遊子對故土一種眷戀的表現、因此，這一路來他的內心深處實已將褒弱視作了親人，可此刻褒弱卻要逼他說出真實身分，這實在讓他有些頭大。軒轅惟一可做的便是裝傻，不出聲。　　“今天你在與刑月他們交手之時，我就知道你就是軒轅了，只是你並沒有注意而已！”褒弱認真地道。　　軒轅吃了一驚，暗忖道：“對了，褒弱曾與自己交過手，雖然那時她的武功並不是很高。卻能夠發現自己武功的近似之處，這可是自己無法掩飾的漏洞。”　　褒弱似乎看出了軒轅的心思，淡淡地道：“你其實並不只是武功之上出現了疑點，還有――今天大戰你遇到危險，我呼喊出‘軒轅’之時，你竟自然地回應了，這種自然而然表現出來的反應絕不可能是阿軒應該有的。軒轅，你還要騙我多久？虧我還時時記掛着你！”　　軒轅臉色數變，最後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聳聳肩道：“現在看來，我不承認也不行了。”　　“這麼說，你就是軒轅嘍？”褒弱大喜，進一步證實道。　　“不錯，我就是軒轅！”軒轅點了點頭，面色堅毅地道。　　褒弱大喜，正要歡呼之際，施妙法師的聲音突然在不遠處響起：“阿軒，原來你在這裏呀！”　　褒弱不由得向軒轅幽怨地望了一眼，不得不強壓住心頭的激動和歡喜之情，不再言語。　　軒轅心頭大為感動，低聲道：“我們下次再聊好嗎？我會找個機會向大家解釋清楚我的過去！”　　褒弱點了點頭，卻無法掩飾內心的激動。　　“阿軒，就由你帶幾個人去共工集看看吧。設法將幾張筏子弄回來。”施妙法師極不湊巧地走了過來。　　“哦，好的，我這就去！”軒轅爽朗地應了一聲，又向褒弱大聲道：“謝謝在姑娘今日一席話，有機會我們再談！”　　“好哇！”褒弱也似模似樣地回應一聲。

# 第十二章 水神故居

　　共工集，一些物品琳琅滿目，卻並沒有軒轅所需要的大木筏之類的物什。　　獵豹提着幾張獸皮，包括昨日獵獲的那隻熊皮，以換取需要的東西。恭弘=叶 恭弘皇依然表情極為冷漠，似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他展顏一笑，倒是凡三犹如走入了鬧市的猴子，蹦跳間透着一股無比的歡悅，似乎對這種逛集的方式樂此不疲。　　軒轅在這條集上走了一遍，也未見到什麼大木筏之類的所需之物，不由拉住一位老者，問道：“大伯可知哪裡能換到大木筏？”　　那老者奇怪地望了軒轅一眼，惑然道：“你想換大木筏，就到河邊去找，在這裏找什麼？”　　軒轅一怔，心下恍然，又感到好笑，這麼顯而易見之事，他居然沒有想到。　　“走，我們去河邊！”軒轅轉身笑了笑道。　　“就是他們！”一個冷冷的聲音傳入了軒轅的耳中。　　軒轅一愣，目光之中出現了十餘名壯漢的身影。　　“麻煩來了！”軒轅立刻意識到了什麼，因為他看見了今日那個想以貨物換得美人的壯漢，此刻那人正氣勢洶洶地領着一群人圍了過來，一看架式就知道欲行兇強奪。　　恭弘=叶 恭弘皇眼角閃過一抹難覺的殺機，獵豹的神色似乎也微微一變。　　“站住！”那一群人很快圍了上來，圈定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等四人，一臉兇相。　　“哦，你們有什麼事嗎？”軒轅耐着性子掃視了來者十四人一眼，不緊不慢地問道，同時他發現在周圍的小攤全都挪動了位置，似乎那些人早就知道結果會殃及無辜一般。　　“哼，什麼事？還從來沒有人敢污辱我們的主人，你們不僅不識抬舉，還出言不遜！今日，我們就是替代主人來教訓教訓你們這群不知天高地厚之徒的！”那曾出言以貨物換美人的壯漢極為憤然地道。　　“哦，敢問大哥如何稱呼？你們的主人又如何稱呼呢？”軒轅不疾不徐地問道。　　“你們居然連我們的主人也不知道，真是孤陋寡聞……”　　“那你可曾聽說過我是誰？”凡三滿不在乎地打斷了那漢子的話，反問道。　　那十四人全都為之一怔，訝異地向凡三望了一眼，不屑地問道：“你小鬼是誰？難道想找死不成？”　　“哼，你們連我是誰都不知道，真是孤陋寡聞，丟人現眼！”凡三學足了那漢子的語調反唇相譏道。　　來者立刻明白自己等人被凡三耍了，不由十分暴怒。　　“找死！”其中有兩人按捺不住伸手向凡三抓到，一副欲擇人而噬的架勢。　　“哼！”恭弘=叶 恭弘皇冷哼一聲，只見青光一閃，那兩名伸手去抓凡三的漢子驀地慘噱着飛退。　　“唉……噗……”幾聲輕響中，幾滴血花如落紅般濺濕了地面，幾截手指血肉模糊地落在血水之中。　　是恭弘=叶 恭弘皇出的手，軒轅來不及喝阻，恭弘=叶 恭弘皇的動作實在太快，當所有人反應過來時，恭弘=叶 恭弘皇早已還劍入鞘，如同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一般。　　但所有人都知道，出手之人是恭弘=叶 恭弘皇。那兩名漢子的慘嚎之聲幾乎讓剩下的十二名同伴的臉色都變綠了，他們哪裡見過如此快的劍招？　　軒轅心中也暗自駭然，若那晚野火會比試之時可以用兵刃的話，以恭弘=叶 恭弘皇出劍的速度。只怕自己也難逃一死，他根本就無法抗拒恭弘=叶 恭弘皇那如鬼魁般的速度。　　此刻軒轅暗自慶幸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是自己的敵人。　　“如果你們還想在這裏鬧事的話，掉下的也許不再只是手指，而是腦袋！”恭弘=叶 恭弘皇的聲音顯得無比冰冷無情，似乎對殺人之事一點都不在乎。　　那十二人竟然被恭弘=叶 恭弘皇散發出的陰冷殺機所鎮住，那一劍也絕對足夠震躡這一群人！　　凡三回過神來，不無得意地道：“本公子今日不想與你們胡纏，若是再不滾的話，出劍的就不會是他，而是本公子了。本公子的劍下從來都不會留活口，想來你們應該知道怎麼做了。”　　那十二人再次呆了一呆，一臉疑惑地望瞭望凡三，又望瞭望恭弘=叶 恭弘皇幾人，聽其口風，似乎凡三比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更可怕，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雖然他們的人數比對方多了好幾倍，但也絕對討不了好，說不定還真會為此而丟了性命，那可就絕對不划算了。　　恭弘=叶 恭弘皇並沒有對凡三的話做出任何錶示，軒轅和獵豹卻對凡三的自抬身價感到好笑。　　“好，今日之事我水蚊記着，有種你們就留下名號！”那本來氣勢洶洶的領頭之人此刻竟然軟掉了半截，雖然仍聲色俱厲，但誰都可以聽出他話中的畏怯之意。其他十一人也全都不敢出手，甚至不敢搶先做出越軌的動作，以妨步入那兩名同伴的後塵，惟有聽着兩人慘呼，忍氣吞聲。　　“原來你叫水蚊，好！你記清了，本人乃劍神凡三，剛才出手的人是劍尊恭弘=叶 恭弘皇，給我滾吧！”凡三誇大其詞地道。　　那十二人面面相覷了一會兒，卻從來都沒有聽說過什麼劍神、劍尊之類的名號，但卻不敢再呆下去，死愛面子地說了一些毫無意義的威脅之語，帶着兩個傷者灰溜溜地走了。　　軒轅和獵豺相視一望，凡三也趁機扮了個鬼臉，三人忍不住大笑起來，恭弘=叶 恭弘皇也為之完爾，對這群欺善怕惡的人感到可憐……　　※※※　　共工集分為兩處，一處交易日用雜貨，一處交易魚網筏舟。　　交易魚網筏舟之處乃是一個連接黃河的湖泊――梁湖，湖水碧波如洗，湖邊停滿了各種各樣的舟筏。　　筏子大有數丈見方，小的只有丈余，其中包括竹筏、木筏、蘆葦筏……舟有輕舟、並舟，更有許多雕刻極為精緻。（注：所謂並舟，是指將兩艘木舟並連成一體，或多艘並連，稱之為並舟。）　　獵豹和凡三還是第一次見過如此多的水運工具，第一次知道這些水運工具竟可製作得如此精美小巧。　　如在大木筏之上建小樓，還有些裝飾他們根本就不知是用來干什麼的……　　有邑族附近雖然也有河流，但那種小河根本就無法用上大木筏，主要的還是靠陸路。因此，在有邑族可以見到各種牛車，但這些大木筏和小船卻極難看到。軒轅對此卻並不感到意外，他自小生活在姬水之畔，對於這些舟筏之類的並不稀罕。　　姬水也有十餘丈寬，丈余深，足以通行任何大木筏，且姬水通向渭水，渭水雖無黃河這般氣勢磅礴，也可算是極為壯觀了。只是這裏的舟筏做工非常精緻，倒讓軒轅大開了眼界。　　“幾位要買筏子嗎？”一個禿頂漢子大大方方地走近軒轅，友善地問道。　　軒轅一怔，凡三卻搶先發問道：“你怎會認為我們要買筏子？”　　“嘿嘿……”那禿頂漢子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光頭，笑了笑道：“人家叫我禿龜，說我有做生意的眼光，我見幾位兄弟在岸上不停地打量着湖中舟筏，以我的經驗，想來諸位欲購買渡水之物。不是我禿龜吹牛，這裏所有的筏子，就數我禿龜的最有名了。”　　“哦，是嗎？那你怎知我們是買筏子而不是買舟呢？”軒轅倒是覺得這禿龜很有意思，也禁不住出言道。　　“我看幾位兄弟對筏子似乎比對輕舟更留意一些，看來幾位定是遠道趕至。而前來我們共工集，又想購買渡水之物的人，十有八九行走黃河水路，若是選擇黃河水路，自是筏子比輕舟更好掌握嘍。因此，我估計幾位欲購買筏子。”禿龜自信地分析道。　　獵豹、凡三為之動容，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也禁不住對這禿龜刮目相看，但軒轅不動聲色，淡淡地一笑，道：“聽兄台這麼一說，我本想購買舟子的打算是應該改一下了，去買木筏嘍！”　　“如果這樣當然最好，我也能多做一筆生意，不過，我保證會拿最好的貨物給你們。”禿龜坦然道。　　“你倒很自信哦，你知道我們就一定會購買你的大木筏嗎？”凡三見禿龜如此自信，禁不住想刁難他一下，於是反問道。　　“話不能這麼說，我想幾位定是想挑最好的、最實用的筏子，如果幾位兄弟想要好貨的話，即使順着這梁湖轉一圈，最終也會再次回到我這塊地方來，因為你們定會發現，惟有我禿龜的筏子最好！”禿龜極為自信地道。　　軒轅等人都禁不住為禿龜的自信動容了，幾人全都對禿龜這自吹自擂的好木筏產生了強烈的好奇。　　“當然，你們可能不信。但只要登筏一看就知道我禿龜並沒有說謊！”禿龜依然自信地笑道，同時再次伸手摸了一下自己的光頭。　　“那就讓我見識一下，你這筏子好在哪裡吧。”　　軒轅聳了聳肩，笑道。　　“請跟我來！”禿龜坦然一笑，轉身向泊於湖為中的大木筏行去。　　軒轅等人相視對望了一眼，也大步跟着走上大木筏。　　“我們這裏的筏子都是選擇最上等的輕木製成，這種木頭不僅韌性好，而且浮力大，更能夠與藤索絞織得極為緊密，繩子永不會鬆動。長時間在水中漂行，繩索不僅不會斷而且會勒入木頭之中，不必擔心在水中會撞斷繩索。”禿龜不無得意地介紹着自己的大木筏。　　軒轅伸手捏了捏腳下的大木筏那木頭，只覺入手輕軟，似乎裏面注滿了水一般，將之按出一個小坑，又迅速回彈而起，显示着極好的抗撞機能。　　“是吧，我看這位兄弟也是識貨之人，這種木頭很難找的，若不是我禿龜跑遍了百里之內的所有山林，只怕這種木質還沒有被人發現呢。”禿龜見軒轅在檢查木筏，趁機補充道。　　“還有哇，我們這木筏的兩邊更設下了木漿的划水裝置，不僅可以順水飄流，更能以木槳划動大木筏。對於行走深湖，又沒有急流相助，竹篙無用武之地時，就可以以槳驅動。”禿龜不停地介紹道。　　“哦，不知你這大木筏需要多少貨物才可以換到？”軒轅問道。　　“幾位兄弟先還是看完這裏的筏子再說吧，因為我也不知你們會選擇哪種類型的筏子，或大或小，或帶樓的，等你們選定了，咱們再作商議，豈不更好？”禿龜倒的確是個經驗豐富的買賣人。　　軒轅一想也對，目光四下掃視一眼，只見湖面上山光閃爍，零散地飄浮着一些舟筏，在落日的餘暉之中，更有一些漁船自湖心返回，撒網的，收網的、倒是一片忙碌的景象。　　“這湖挺大的，外通黃河，裏面的魚可多了，幾位兄弟如果想要魚網的活，我禿龜也可以為你們張羅到最好的魚網。”　　“那倒不用費心。”　　“對了，我們去那張建有小樓的筏子上看看吧，那才是我禿龜最高檔的傑作，也只有我禿龜才能做出這麼好的東西！”禿龜向那停在離岸邊十餘丈的雙層木筏指了指道。　　軒轅和獵豹也為之讚歎，皆因那張筏子分兩層而成，浮在水上的筏身上豎起一排木柱，而在木柱之上再搭一層筏身。看上去是一張大筏子舉着一張小筏，分幾層而立。　　懸於空中的小筏，四壁以木板釘合，像是一個房間，有門有梯，倒真是別具一格。　　“我們划小船過去吧，我故意讓它停在那裡，否則別人偷學了我的手藝，那我禿龜的筏子就換不到更多的貨物了。”禿龜笑了笑道，說話間跨上了一隻停在筏邊的小船。　　軒轅四人也跟着上了船，小船入水甚深，但卻沒有什麼大的威脅。　　軒轅皺眉的動作恭弘=叶 恭弘皇看得很清楚，也只有在他那個角度方能看到軒轅的表情。　　小舟在水面上劃過一道長長的水浪，向樓筏漸漸逼近……　　禿龜依然在興緻勃勃地介紹着他的樓筏，雙臂極為自然地划動着雙槳。　　“禿龜兄，還是讓我來划船吧。”軒轅淡淡地說了一聲，伸手便向禿龜手中的木槳抓去。　　禿龜一愕，正要說什麼，但卻無法快過軒轅的手，木槳在轉眼間就被奪去。　　“你……”禿龜剛說出一個字，卻不敢再說出下一個字了，因為他的脖子上多了一柄劍。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　　“如果你敢亂動，這裏就是你的葬身之地！”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語就像他的劍一樣冰冷。　　“你們……這……這是想干什麼？”禿龜眼中儘是駭異之色，驚問道。　　“老兄，有些人總認為自己很聰明，其實某些事情並不是聰明就能掩飾的。而我們此舉也沒什麼別的用意，只是想讓樓筏上的人全都給我出來！”軒轅的話很直接。　　獵豹和凡三也在剎那間感覺到了一股濃烈的殺意自那張樓筏上飄了過來。　　禿龜的臉色大變，他的確應該為之色變，不僅僅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那柄致命的劍，更因為軒轅超乎尋常的覺察力。此處距那張大樓筏仍有四丈之遙，軒轅竟能夠如此敏感地覺察到那股幾乎不存在的殺氣，這怎麼不讓他驚駭莫名？　　軒轅瀟洒地笑了笑，淡漠地道：“若我們有什麼意外，你就是最先陪葬的人。”說話間揮槳將小船倒划而回。　　“怎麼會呢？你們誤會了，我們只是在做買賣，不必這樣嘛，你不看那樓筏也無所謂，我們這裏的好筏子多的是，何必動刀動槍的？”禿龜強顏笑道。　　軒轅並未作答，只是冷冷地望了禿龜一眼，凡三卻惱怒地叱道：“你給我老實一點，竟敢在我們面前耍花招，是否不想活了？！”　　“小兄弟此話怎講？我們無怨無仇，我有什麼花招可耍？再說，做生意的人，向來以和為貴，誰又想惹這些不必要的麻煩呢？”禿龜還想辯解道。　　“你真了不起，劍架在脖子之上仍能夠如此鎮定，不慌不忙！”恭弘=叶 恭弘皇說話間劍上稍稍用力。　　“呀……”禿龜慘叫一聲，“不要……”他脖子上已滲出了鮮血，竟是被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劃破了表皮。　　“哼，原來你也怕死呀，我還以為你是鐵脖子不怕砍。如果不想死的話，就給我老實一點！”恭弘=叶 恭弘皇冷殺地道。　　禿龜的臉色蒼白，果然不敢再有絲毫的辯駁，哭喪着臉乖乖地坐在小船之上。　　軒轅回頭望瞭望那張大樓筏，筏上沒有任何動靜，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異樣，但他卻可以清楚地捕捉到自樓筏之中滲透出來的殺機。　　這也許是一個獵人天生對危險的一種本能反應，不可否認，軒轅對危險降臨的感應似乎比許多人都敏銳很多，這應該歸功於那段存於他丹田之中的異樣力量。　　船身輕震，已經泊於一張大木筏邊。　　“上去，我們應該好好談談了。”軒轅以木槳移開恭弘=叶 恭弘皇的利劍，向禿龜冷漠地道。　　禿龜無可奈何，只得緩緩起身移步走上停泊於湖畔的那張大木筏上。　　那張大木筏之上有幾個忙碌的人，他們對軒轅等人的舉止顯得有些訝異，卻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恭弘=叶 恭弘皇收起劍，皆因並不想太過張揚，這裏畢竟是共工集的地盤，而他制住禿龜並沒有任何理由，憑的只是一種直覺。所以，他惟有收回利劍，讓軒轅以木漿相脅。　　“沒你們的事，繼續幹活！”禿龜向那幾個張望且一臉訝異的漢子叱道。　　“算你還識相！”恭弘=叶 恭弘皇冷哼一聲道。　　軒轅很快使跨上了湖岸，淡淡一笑道：“好了，沒事了，你繼續做你的生意，我走我的路，不過，我仍要警告老兄，任何想對付我們的人，都會付出慘重的代價，如果你不相信的話，可以試試！”　　禿龜的臉色陰晴不定，見軒轅幾人舍他而去，目光之中又多了一絲難以捕捉的狡黠之色。　　在大木筏上面幹活的人士都放下了手中的活兒，神色變得十分陰鬱。　　軒轅等人並沒有走遠，並不是他們不想走，而是有人不讓他們走。　　當一股濃烈的殺氣罩住他們之時，軒轅依然邁進了一大步，然後駐足觀望，只是目光之中多了幾分冷殺和漠然。　　對手與之相距兩丈，一字排開，有十四人，犹如一堵人牆阻斷了軒轅四人的去路。　　“你們就是那個自稱劍神和劍尊的人？”說話的是一位五十上下、青頂白衫的漢子。　　軒轅眉頭微微一皺，仔細打量了那漢子一眼，淡淡地道：“不錯，就是我們。請問有何責干？”　　凡三跨上一步，與軒轅並肩而立，他知道，這些麻煩是他惹出來的，定是水蚊心有不甘，找人來報復了。　　“你們好大的膽子，竟敢出手傷了我們的兄弟！”一名漢子忿然怒叱道。　　“你們說吧，是自己動手還是要我們出手，每人留下一隻臂膀，我們一切都不再計較，否則不管你們是劍神還是劍尊，都要成為我青裳的劍下之鬼！”那青領白衫的老者冷殺地道。　　“如果你自信有這個本事的話，我樂意奉陪！”　　恭弘=叶 恭弘皇悠然地跨上兩步，語意淡漠地道。他是一個絕不在乎挑戰的人。　　軒轅再次皺了皺眉頭，恭弘=叶 恭弘皇的表現的確有些衝動，似乎從不在意後果。恭弘=叶 恭弘皇不在意後果，軒轅卻不能不考慮。但他似乎很了解恭弘=叶 恭弘皇的性格，是以伸手拉回了恭弘=叶 恭弘皇，向那個自稱為青裳的漢子露出一個淡淡的笑容，道：“這位大叔想來也是用劍的高手了。”　　青裳本來有些色變的臉上升起一絲訝異之色，冷冷地打量了軒轅一眼，他不明白軒轅這話的目的何在。　　“是又如何？”青裳冷冷地答道。　　恭弘=叶 恭弘皇的脾氣本就不好，不過對軒轅的話，卻絕不反駁。他平生最不喜歡說太多無聊的話，既然軒轅拉回了他，他相信軒轅定有拉回他的理由，是以忍而不發。不過，他與所有人一樣，不明白軒轅問出這話的意思。　　“哦，是這樣的，我只是想知道在你們主人的屬下當中，有多少人可以勝過你或是有多少人與你不相上下？”軒轅淡然問道。其語不疾不徐，沉着冷靜。　　青裳一愣，軒轅的問話似乎的確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而這個問題又似乎有些難以回答，同時他更無法猜知對方的意圖。　　軒轅見青裳愣了愣，並未作答，反而再次笑了笑，目光在十四人的臉上掃了掃，見其他人也有些驚愕，憑他的直覺判斷，青裳是這群人中的領頭者，也是最為厲害之人，更知道這批人之所以前來，就是為了給水蚊出氣，也有可能懷有其他目的，比如是想打幾位美人的主意，只不知他們的主人究竟是誰。　　“如果你的武功可在你的主人手下算得上一流，那我們不妨來個賭約；如果算不上一流，就當我什麼都沒有說！”軒轅意味深長地望了青裳一眼，有些傲然地道，此時他的確沒有必要與對方糾纏太久，這對於他們來說，並沒有多大的好處。　　“什麼賭約？”青裳惑然問道。　　“這個賭約還需要你能做得了主才行，我賭你接不了我十招！”軒轅自信地笑了笑道。

# 第十三章 青雲劍宗

　　青裳的臉色突沉，更顯得有些憤怒，“不知天高地厚！”青裳冷哼一聲，他絕對不會相信自己接不下對方一個小子的十招，至少他比對方多活了數十年，在修為方面絕對勝過對方。不過這隻是青裳本人的心中所想，而事實會怎樣，那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你輸了，今日所發生的不愉快的事情就當作從沒發生過，如果我輸了。我們四人每人留下一隻臂膀，算是給你們賠禮！”軒轅不疾不徐地道，目光之中卻多了一絲挑釁和傲然。　　“你們根本就沒有資格說這個條件！”一名漢子冷漠地道，十四人的隊形也呈半月形展開。　　“青原！”青裳向那說話的漢子冷叱道。　　“師父……”那個被喚作青原的漢子有些委屈地看了青裳一眼，欲言又止。　　“是啊，師叔，你根本就沒有必要跟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一般見識，就讓我們出手好了。”那個與青原並排立着的年輕人也附和道。　　“你們別說了，我倒要看看所謂的劍神、劍尊都是些什麼人，也讓他們知道我‘青雲劍宗’的人絕對不能小覷！”青裳憤怒地道。　　“年輕人，你出手吧，今日只要你能勝我，不管多少招，我們之間一切的過節立刻化解。否則，你們就只好認命了！”青裳殺氣逼人地道，說話間也向前逼上了一步，與軒轅直面相對，氣機瘋漲。　　軒轅心中微驚，更有些尷尬，“青雲劍宗”的名頭他聽恭弘=叶 恭弘放提起過，後來在進入共工集之前，施妙法師也曾提過這個派系，但軒轅卻沒想到這麼快就遇上了，而且自己還誇下海口，要在十招之內擊敗“青雲劍宗”的高手，這豈不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嗎？但此刻他卻必須硬着頭皮實現十招之諾。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也微微一變，有邑族的勇士大多都聽說過“青雲劍宗”的名號，因為有邑族距共工集不過兩百餘里，他自然知道“青雲劍宗”中高手眾多，擁有幾乎可與共工氏對抗的勢力。只不過，共工氏更擅長水性，無論水陸兩道共工氏都極為厲害，這才能夠壓下“青雲劍宗”的風頭，恭弘=叶 恭弘皇也沒有想到如此快就遇上了“青雲劍宗”的劍手。　　“師父，請讓弟子代勞，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輩也能勞動師父出手，豈不是抬高他了？”青原說話間來到青裳的身邊。　　青裳望了青原一眼，又望瞭望軒轅，似乎也發現如果自己出手的話，的確抬高了軒轅的身價，不由向軒轅狠狠地道：“你小心了，只要你能在五十招內勝我徒兒，這個賭約依然有效！”　　青原臉色微微一變，有些不以為然，但心中卻忖道：“師父也許是為了這個賭約才給對方施加壓力，難道說我連這小子五十招也接不下？何況自己七歲學劍，至今也有二十多個年頭了，怎會比不過一個毛頭小子？”　　軒轅心中暗鬆了一口氣，望着青裳退了回去，頓時豪氣萬丈，目中奇光四射，緊盯青原，淡淡地道：“何須五十招？我已說過十招，但對付你，我只需九招就足夠了。”　　軒轅的話讓獵狗和凡三及恭弘=叶 恭弘皇也為之驚愕，在不知道對方是“青雲劍宗”之人時，軒轅的話還可說的過去，但對方都是“青雲劍宗”的高手，獵豹三人的心便緊張起來。因為他們實在不敢肯定軒轅是否能獨勝青裳，更別說十招了。當青原出場時，他們也跟軒轅一樣鬆了口氣，但此刻軒轅將十招降到九招，他們又不得不提起心來。　　“阿軒，他們身負的青雲劍法十分詭異！”凡三在軒轅身後小聲地提醒道。　　軒轅扭頭洒然一笑，淡淡地道：“沒關係，你們只管在旁看戲好了！”心中卻暗自思忖着該如何在九招之內將對手擊敗，他對這一仗也沒有太大的把握，但他既然說出對付青裳時只須十招，那面對其弟子時自然也要打腫臉充胖子了。不過，軒轅也絕對不是沒有分寸之人！　　青原的心頭極怒，怒視軒轅竟如此小看他，以前從來都沒有人敢說在九招之內擊敗他，包括其師青裳。可此刻說出這等狂妄之語的人竟然是一個比他小了很多歲的年輕人，這讓他如何不萬分震怒？　　當青原踏出三步時，軒轅也踏出了三步，兩人相距一丈而立。　　一切都是那般輕鬆、自在，沒有極為壓迫的氣機。　　軒轅依然是面掛笑容，雙眼微眯，兩道目光自眼縫之間擠出，如鋒刃利刀割破虛空，與青原的目光相撞。　　青原震了一下，面上神色激變，他從來都未見過一個劍手的目光如此空靈而犀利。　　這本是一種矛盾，空靈與犀利並存本就是一種矛盾，但青原卻無法理解軒轅目光中的這種矛盾。軒轅的目光中所包涵的境界也許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的確，青原似乎自軒轅的目光之中看到了天空，看到了深還難測的天幕，看到了無邊無際的虛空，軒轅的眸子里竟顯得十分空洞，可就是在軒轅這空洞的眸子之中，竟透出了兩道無比鋒銳的利芒，犹如兩朵自厚厚的暗雲空隙間透出的兩縷陽光，是那般讓人震撼和心動，所以青原忍不住身形震了一下。　　青原的劍道已得青裳真傳，而青裳更是“青雲劍宗”的八大長老之一，雖排在長老之末，可其劍法絕對稱得上一流好手。身為長老傳人，青原自然自視甚高。　　殺氣，透過三寸劍身，劍長三尺八寸，但出鞘僅三寸。這是青原的劍，青原的殺氣，他無法承受這沒有半絲波動的平靜，是以，他必須製造緊張，製造壓力，藉以壓倒對方的無形氣勢，所以青原拔劍了。　　拔劍三寸，青鋒暗淡，冷氣倒流，那是殺氣，也算是一種挑釁，向軒轅挑釁。　　軒轅並沒有動，似乎在傾聽遠處湖水拍岸的聲音，又像是傾聽遠處黃河浪濤奔涌的咆哮。也許，他沒有聽見什麼，但他看見了一切。　　軒轅的目光依然是那般空靈而犀利，沒有絲毫的動作，或許他真的忘了眼前這一場生與死的交戰，忘了他的對手已拔劍三分。不過，沒有人會懷疑他沒有覺察到這股如冷風流過的殺氣。　　濃濃的殺意，漫過一丈虛空，空氣似乎變得更為沉重，青原繼續拔劍……　　劍出一尺，劍柄對準軒轅，正一寸寸地向軒轅移近，殺意也一層層加重，青原的目光之中閃爍着一陣狂熱而野性的光芒。那一群“青雲劍宗”的高手似乎一個個都變得緊張，變得興奮，所有的目光皆落在那移動的劍柄與軒轅之間的距離上。　　軒轅依然沒有動，連一根手指都沒有動，似乎沒有任何力量可以讓他有任何動作。　　正因為軒轅沒有動，所以氣氛才會顯得有些異樣，才會越來越緊張。　　氣氛的緊張和氣勢的強弱並不需要刻意以動作去製造，死寂和沉默本就是氣勢的終結，所以軒轅不動反而更讓人心驚，至少青裳心驚了。　　青裳暗自心驚軒轅的定力。他更不敢小覷這個狂妄的對手，一個年輕卻絕對老辣的對手。但是，他絕不相信軒轅能在九招之內擊敗青原，因為他自忖也無法做到這一點。　　青原也暗自心驚，雖然他的氣勢一點一點地向對手直逼過去，但他無法捉摸到軒轅的動態和意圖，也根本無法猜測軒轅的后招。因為軒轅本身就和他眼中的目光一樣，矛盾而不可揣測。　　當青原的劍拔出兩尺之時，軒轅開始動了，動了動他腰間的劍鞘，但也只不過是伸手搭在劍柄之上，並沒有繼續動作。　　於是，有人猜測，軒轅可能以雷霆萬鈞之勢出劍，也可能會在下一刻先於青原出劍。　　當然，這隻是猜測，事實仍需要證實、等待。　　等待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絕對不是！等待只是一種折磨。有人的手心滲出了冷汗，只因為在這種等待的過程中，氣氛緊張得無以復加。　　當軒轅的手持在腰間的劍柄之上時，青原拔劍的手竟不再移動，劍出鞘兩尺，青鋒暗淡，但青原卻不再外拔。　　青裳的目光之中閃過一絲訝異，臉上的表情複雜異常，那十二名“青雲劍宗”的弟子也感覺到了場中氣氛不對。　　恭弘=叶 恭弘皇的眸子中閃過一絲狂熱之色，更有幾許讚賞之意，獵豹和凡三對劍道並不十分清楚，但他們卻可以捕捉到這之間那已經有所變化的氣氛。　　軒轅的腳尖微微內扣，依然是悠然自得的神情，但青原的額頭上卻出現了細微的汗漬，這種結果也許是青原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青原握劍的手變得蒼白，也許這本就是一隻沒有血色的手。　　軒轅笑了，青原卻有一種想嚎叫的衝動，軒轅只是這麼一個小小的動作，竟一下子封死了他所有欲進攻的路線，使得他拔出兩尺的長劍無法依照自己的軌跡盡數拔出，這不能說不是一種悲哀，但又有誰知道呢？又有誰理解呢？誰又能夠有他那般深切地體會到軒轅的可怕呢？　　軒轅輕輕地跨出一小步，只一小步，氣勢卻如蓄滿了颶風的大帆般急涌而來。　　那不是殺氣，而是鬥志，強盛無比的鬥志和自信。而這些，本就是最為強大的氣勢。　　青原的殺氣驟斂，只是因為軒轅的氣勢太盛，有着絕對壓倒性的強霸，更有着君臨天下的氣概……　　青原出劍，他不得不出劍，就因為軒轅驟然間瘋漲的氣勢。　　的確，他是因為承受不住軒轅的壓力，這才出劍了。但，他的劍式絕對不俗。　　青裳對青原的劍式並沒感到失望，但軒轅的表現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這，就形成了一種差距，一種足以構成威脅的差距。　　其實，能感受到軒轅壓力的，並不止青原一人，還有那呈扇弧散開的“青雲劍宗”弟子，就連恭弘=叶 恭弘皇也覺得有些訝異，獵豹和凡三何嘗沒有這些感受呢？對於軒轅，在恭弘=叶 恭弘皇和獵豹諸人眼中也同樣透着一股神秘，也許就是因為軒轅那不為外人所知的過去，這才在別人的心中植上了一種無法解釋的迷霧。包括軒轅的表現，也無不透着一股神秘的氣息。　　他就像是一個無法揣測的深潭，別人永遠都不知道其最後的潛力有多大，且每每有驚人之舉。但他的頭腦之精明也不容別人懷疑，至少恭弘=叶 恭弘皇不會懷疑，獵豹和凡三也未曾懷疑。不過，在他們的心底都在着同樣一個疑問：“這個軒轅過去究竟是什麼人？”　　青虹乍閃，劃過一道美麗的弧跡。沒有風嘯，沒有劍吟，也沒有人嚎，只有青原的腳步發出一串零亂而錯雜的輕響，配合著他的劍，配合著他的眼神，竟充盈着一股無法渲泄的生機。　　軒轅未動，但眼神更亮，更鋒銳，似乎這就是致命的劍！這讓獵豹有此急，凡三也有些急，而凡三更扣緊了袖中的飛刀，只要發現危機出現，這柄飛刀會在第一時間奪取對方的生命！他不想軒轅落敗。雖然他不相信軒轅會敗，但在這種形勢之下，他不得不為軒轅捏上一把冷汗。　　軒轅依然沒有動一根手指頭，連眼睛都未曾眨一下，但是青原的劍已經進入了他的兩尺範圍之中……　　青原的心一下子揪得極緊，就在他以為自己的劍定會準確無比地割開軒轅的胸腹之時，利劍居然擊空了。　　致命的一劍落空，這讓青原有些無法相信，也不敢相信，但這卻是一個不容爭論的事實。　　軒轅的身子只是稍稍一動，微微錯步，他將青原的劍跡掌握得極為清楚，於是，他在對方極妙的劍式中找到了空隙，而這個空隙正是軒轅落步的方位。　　劍，自軒轅的腋下穿過，軒轅曲步前移，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將自己的劍鍔搭在了青原的劍鋒上。　　青原的利劍擊空，便感到一股沉重的力道自劍身上傳來，他欲揮擊出的后招根本就無法使出，甚至被軒轅的劍鍔帶得向外移開。　　“鏘……”軒轅的劍一聲龍吟，在青原的劍用力強挑之下自劍鞘之中跳出一尺。　　霞光一閃，卻是夕陽的光輝映落於這一尺劍鋒之上，再折射而出，準確地射在青原雙目之上，青原但覺眼前一亮，頓時什麼也看不清了。　　“砰……”青原一聲悶哼，猛地倒退五步，只痛得差點變成一隻大蝦。　　原來，軒轅趁對方的眼睛正好被那一道亮麗的霞光照得什麼也看不見時，身形迅速搶前一步，一手肘擊在青原的胸腹之間，於是空中就傳來了悶哼聲。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般簡單而利落，迅捷而實在。　　當青原的目光再次發現軒轅時，軒轅的劍鞘只距他三尺不到，那股銳利的劍鋒已經刮面生痛。　　青裳臉上的駭異之色是無法形容的，雙方才交手第一個回合，青原就己失利挨了一擊，可以想象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這個軒轅的反應速度和眼力之銳簡直不可想象，至少，以他這般年齡而身負驚世之學，的確讓人難以相信，也難怪軒轅敢吹牛在九招之內擊敗青原了。最讓青裳心驚的卻是軒轅的膽量和機智，一開始就兵行險招，以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打法佔儘先機和便宜，而他對這之中的細節把握之巧妙實已達到了讓人驚嘆的程度，青裳自問也做不到這一點。　　青原的身子再退，他有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自心底升起，他之所以萌發出力不從心之感，那是因為軒轅散發出來的無與倫比的氣勢在劍路之上狂泄而出，犹如長江大河一般緊束青原所有可能進攻的方位，甚至連他的退路也想全部截斷。　　恭弘=叶 恭弘皇是第一次看見軒轅使劍，獵豹和凡三也是如此，但此刻他們不能不承認軒轅的劍道的確很到位，也很玄，絕不比有邑族中任何一名劍手遜色，包括恭弘=叶 恭弘放。　　軒轅會使劍，這隻是有邑族諸勇士們心中的一個猜測，因為在他們發現軒轅的軀體之時，其身旁本就有一柄鋒利絕倫的神劍。若說這柄劍與軒轅無關，絕對不會有多少人相信，是以，軒轅是否是一人使劍的高手呢？眾人都只是猜測，而在族中野火會上，軒轅所表現出來的只是拳腳與力道，包括在對付刑月之時，都不曾使用過兵刃，卻沒想到軒轅對劍也施展得這麼好。　　青原退，軒轅進、退與進之間的速度不成比例，是以青原只退了三步便停下了身形，他出手回擊，也必須出手回擊，除非他想死。　　“呀……”他似乎想借一聲低喝來壯大自己的膽量，因為他實在無法抵抗軒轅那夾雜於劍鞘攻勢之中的氣勢和殺意，其實，他已經膽寒了。　　青原的劍，只能以單調的弧跡旋切而出，直截了當之中透着一絲無奈。他實在不想形成這樣一種局面，但事實卻將他推向了無奈的邊緣，只因他一開始便已失策。　　“當……”一聲脆響，青原的劍準確無誤地截住了軒轅的劍鞘頭部，但青原卻沒有半點歡快之意，甚至有些愕然，因為軒轅本有一百種手段繞開他這橫擊而至的攔截之劍，但是軒轅卻沒有那樣做。　　軒轅沒有避讓，而是直迎向青原的劍鋒，這種做法就是恭弘=叶 恭弘皇和青裳也感到訝異，因為這個結果的確很意外。　　恭弘=叶 恭弘皇和青裳都是劍道高手，是以，他們對軒轅在與對方交手時的變化看得十分清楚，但軒轅卻偏偏不求變化。　　青裳心裏湧出一個古怪的念頭，在瞬間他的腦海中閃過數十個想法，可沒有一個理由可以支持軒轅的這種做法――不求搶得先機與青原的利劍相交。　　這之中的情景也許只有青原和軒轅才會明白。　　青原卻意外的發現軒轅注於劍鞘之上的力道突然消失，自己再無半點着力之處，而在這時，異變突生。　　一道驚鴻似的亮彩閃過，卻是出自軒轅的劍鞘之中。　　青原只覺滿目迷芒，天地之間一片混沌，失去了軒轅和所有人的影子，甚至看不到任何景物。　　“小心！”青棠的聲音中滿含驚怒和駭異。　　恭弘=叶 恭弘皇的眸子深處亮起一絲異彩，同時手指已搭在劍柄上，只要站立着的敵人稍動一根手指，他都會毫不留情地出擊。　　青原只感脖項間一陣冰寒，冷殺的劍氣似乎已凍僵了他所有的經脈。　　青棠的臉色鐵青，但卻無語，所有人都無話可說，也不知該說什麼，能說什麼，惟有冷冷的秋風一陣一陣地拂過，有枯黃的敗恭弘=叶 恭弘若斷翅的蝴蝶般飄墜而下，倒似很合湖水拍岸的節拍。其他的一切，則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　　青盾沒有死，只是神色比死還難看，頹喪至極，因為他敗了！　　三招未到，這隻能算是兩招半，也許更少，但無論如何，青原敗了，敗在軒轅的劍下！　　軒轅劍出，青原即敗，軒轅的劍似乎是多餘的，因為他的劍出鞘時並未使出任何劍招，便擊敗了對手。　　這個結果再一次出乎恭弘=叶 恭弘皇和青裳的意料之外，他們這時才發現，有時候擊敗對手不一定要步步緊迫，退一步的效果反而會更讓人感到精彩一些。只不過，這種精彩有些無奈。　　軒轅的表情極為平靜，看不出悲喜，看不出任何異樣，只是目光之中多了一絲淡淡的落寞。也許是因為他找了一個不應該找的對手而心淡。　　“你敗了！”軒轅緩緩收回架在青原脖子上的劍，隨之將青鋒插入左手的劍鞘之中。　　青原面若死灰，他的確敗得很慘，但卻不得不承認軒轅那絕對的優勢，精確精準的算計，以及詭異莫測的劍術，這些都是他所遇到的對手中最為可怕的。　　“為什麼不殺了我？”青原語氣有些發顫地問道。　　軒轅悠然一笑，卻並未作答，他似乎沒有回答的必要，抑或他的笑就是一種回答。　　青裳並未作聲，但他卻在思索軒轅剛才的那一劍之威。　　原來，軒轅實是有意將自己的劍鞘直觸青原的利劍之上，而在青原的利劍截住他的劍鞘之時，軒轅的右手大拇指卻在劍鞘之上彈了一下，也就是這一彈之力，使得劍鞘帶着一股強勁的衝力，直迎對方的劍，而軒轅的劍卻在瞬間出鞘直取青原。

# 第十四章 水集風雲

　　青原的劍被軒轅的劍鞘一阻，根本就無力回救，也來不及，皆因軒轅變招大快！是以，他才會敗得如此快，如此慘。　　其實，軒轅並沒有必要行此怪招，只須強攻即可，那時再出二招，也可擊敗青原，但軒轅並不想用太多的時間來對付這樣一個對手。　　“我們今日的事情可以一筆勾銷嗎？”軒轅轉身向青裳淡然問道。　　青裳的臉色數變，目光在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臉上掃視一遍，半晌才憤然道：“老夫說話豈有不算之理？今日之事，就一筆勾銷！”　　獵豹和凡三諸人都綻出了一個勝利者的笑容。　　※※※　　軒轅並不想再作隱瞞，在回到營地之後，便召集了大家講出了自己的往事和身分，但他卻在其中編了一個小故事――那便是刑月的那一拳一下子讓他過去的記憶恢復過來。　　眾人聽了軒轅這些話，不免全都怔了良久，但又不得不“嘖嘖”稱奇。當然眾人沒有怪軒轅，因為他們都相信軒轅說的是真話，在軒轅接下刑月的獨龍拳之時，其表情極為異樣。本來眾人都對軒轅的表現大為不解，但此時軒轅如此一解釋，反而使眾人疑慮盡消。　　最高興的人仍是褒弱，她知道軒轅是因為與她那番談話之後，才願暴露身分。不過，她當然不怪軒轅。　　聖女和施妙法師對軒轅承認自己曾是有僑族人並不感到意外，在他們的印象中，因褒弱有先入為主的說法，是以一直當阿軒便是有僑族中的那個軒轅。　　其實，“阿軒”與“軒轅”之間的那種巧合也大離奇了，只要有人在深處一想，便會察覺這之中也大湊巧了。　　獵豹和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反倒替軒轅高興，因為軒轅終於恢復了記憶，此刻他們並沒有族別之分，早將軒轅當兄弟一樣。而且據施妙法師和聖女所說，有僑和有邑兩族同屬一個祖族，皆為有熊族的支系。因此，這群年輕人的心團結得更緊。　　此刻讓人傷腦筋的卻是得罪了“青雲劍宗”，似乎還出現了敵蹤，又去哪裡弄幾張大木筏來呢？　　施妙法師微微皺起了眉頭，半晌未語。　　“如果我們直接去共工氏部向他們借筏子呢？”恭弘=叶 恭弘七突然出言問道。　　“是呀，共工氏部族想來也不會不給面子，何況我們有邑族和高陽族一向交好，怎麼說他們也會弄幾張筏子給我們。”　　“話雖如此，但這樣一來就更易將我們的行蹤和動向暴露給敵人。對我們今後的行程極為不利呀！”施妙法師輕輕嘆了口氣道。　　軒轅卻在此刻吁了口氣，啞然失笑道：“我道是什麼原因讓我們不便直接去共工部，原來法師是擔心這個，我還以為是咱們與共工氏半點交情也沒有，既然共工氏會給面子送幾張筏子，那事情就好辦多了。”　　“可是……”施妙法師仍有些不放心地欲說什麼，卻被軒轅開口打斷了：“法師的擔心固然有些道理，但這些並不是問題，刑月不是知道我們已到了共工集嗎？他們怎會猜不到我們走水路東行呢？何況我們的行蹤本就不是一個秘密，至少到目前為上仍不能肯定擺脫了敵人的追蹤。現在的形勢就是趕時間而非捉迷藏。依我看來，無論是鬼方十族還是東夷蚩尤，他們都未曾準備好足夠的力量對付我們，否則他們根本不用龜縮，只須傾力來攻就行了。所以，我們只要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湊齊筏子東行就可以減少許多麻煩，而這一路東行之時，我們更有足夠的時間去安排行程或臨時改變計劃，不知大家意下如何？”　　施妙法師眉頭微舒，獵豹卻已附和着點了點頭，恭弘=叶 恭弘七和化金也點頭讚許。　　“那好吧，我立刻去徵求聖女的意見，趁早動身。”施妙法師果斷地道。　　※※※　　共工部族，距共工集約十餘里，是一片河谷，水革豐茂，多為木築棚屋，幾個路口都設有柵欄竹籬。河道之上亦設有河障，河谷為狹長之地，延綿十餘里，而共工部則佔據了整條河道。　　軒轅諸人是經由陸路行至共工部的，但在柵欄百步之外便被人所阻。　　那是一群手持強弓的大漢，赤裸着上身，以皮裙這着下體，結實的胸膛之上全都刺着蛇魚之類的圖紋，披散着頭髮，更增添了他們幾分悍野之氣。　　“我們是來自高陽族和有邑族的朋友，去通知你們的共工，就說我們想見他！”施妙法師當先而行，揚聲向柵欄中的共工族人呼喊道。　　（注：共工為水神之名，而共工部族便尊奉水神為自己的族長。是以，共工並不是指某一代族長之名，而是族長的代稱，也代表部族中最具權威的人。）　　施妙法師的呼喊果然引起了共工族人的一些騷動，皆因高陽氏和有邑氏對於共工部落來說並不是很陌生，皆因三者相距不遠。高陽氏和有邑氏以車聞名，而共工氏則以舟筏聞名。是以，這些部落之間還有些交往。　　“你們先等一等，我立刻去稟告共工。”一名年齡稍長的漢子遙呼道，但卻並沒有讓軒轅諸人接近柵欄的意思。　　軒轅無可奈何地望了已降的夜色，心中卻暗自忖道：“待會兒該如何儘快借到筏子呢？如果回去太晚，瓊兒定會急得睡不着覺。”　　“我們晚上還能夠趕回去嗎？”凡三似乎看出了軒轅的心事，不由得故意問道。　　軒轅沒好氣地道：“我怎麼知道？這還要看人家的心情好不好嘍，說不定還要挨一頓打呢。”　　凡三見軒轅這個樣子，不由好笑地扮了個鬼臉，道：“看你這副表情，是怕瓊嫂子在擔心吧？”　　“你少說幾句行不行？”花猛微責道，惟有獵豹不聲不響。　　凡三倒是有些怕花猛，見花猛如此說，只好閉口不言。　　“我們的確要儘快趕回去，遲則易生變。”施妙法師淡淡地道。　　“有恭弘=叶 恭弘皇、恭弘=叶 恭弘七他們相護，應該不會有什麼大的問題，他們的能力足夠應付一些小的變故！”軒轅對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的能力還是極為信任的，是以在他與施妙法師、獵豹、花猛、凡三五人前來共工部落所在地之前，就將防守的任務交給了他們，同時稍作布置，這才放心地出發。　　※※※　　共工的身形十分健碩，比軒轅都高出半個頭，動如巨象悠然漫步，靜如鐵塔高聳。　　凡三還是第一次見到如此魁梧碩壯的人物，那種不怒而威的氣勢確實有一股壓迫感。　　共工看似三十左右，對待軒轅諸人並不是很熱情，但對施妙法師卻是另眼相看，皆因施妙法師與他們上代共工之間曾有過交往，是以共工對施妙法師便顯得客氣多了。　　獵豹將那張完整的熊皮獻給共工之時，共工這才仔細地打量了一下獵豹和軒轅。因為他很清楚這張熊皮剛剝下不久，也便是說，這張熊皮應該是來人在前來共工部落的路上所獵，而如此完整的一張熊皮絕對不是幾個人所獵。如果狩獵之人多的話，黑熊身上的傷口一定會不只一處，這就會使熊皮有失完整。如果說這頭黑熊是一個人所獵，那這人的力量連共工也不敢小看。　　當然，也可以設置陷阱獵熊，但對於長途跋涉的人來說，應該沒有足夠的時間布置。因此，最有可能出現的一種情況就是人熊奮戰，最終以黑熊斃亡而告終。　　“這隻熊是你所獵？”共工微微有些訝異地問道。　　“不，是我族中的一位兄弟所獵。”獵豹覺得沒有必要說謊。　　“哦……”共工並沒有再多問什麼，只是請施妙法師和他們幾人進入族人聚居的中心地帶。　　※※※　　“法師，有位自稱是有邑族的勇士化金要求相見！”步入帳中之人乃是共工的內侄尚禾。　　軒轅和施妙法師相視望了一眼，都掩飾不住各自心頭的訝異和不解。　　此刻軒轅諸人正準備就寢，因為夜色的確很晚了。幾人在共工的款待之下，整整談論了兩個時辰，直到三更才結束宴會，而共工答應送給他們五張上等的大木筏，只是必須連夜趕工修整，是以準備明天一早送過去。因此，軒轅諸人也準備明日回營。　　共工的確很豪爽，施妙法師說明來意后，他立到便答應了，但聽說大木筏是用來在黃河之中航行，便需要將現有的木筏再進行一番修整，以適應在黃河之中長途飄流。　　黃河的浪頭可非那些小湖小河所能比的，它不僅疾，而且險、暗礁也極多，普通的木筏根本經不起衝擊和碰撞，對於這些，共工有着無比豐富的經驗。　　而化金深夜趕來又是所為何事呢？軒轅和施妙法師的心中都蒙上了一層陰影。　　“我們出去看看吧。”獵豹提議道。　　軒轅當然不會反對獵豹的提議，他們才離開共工集幾個時辰，化金便到了共工部落，若說沒事，他絕對不信。　　“該不會是聖女等人發生了什麼意外吧？”凡三也覺得事情有些不對勁。　　“先看看再說，請尚兄帶路！”軒轅向尚禾客氣地道。　　“好，你們跟我來！”尚禾說了聲便先行帶路。　　共工部落防守十分嚴密，似有一種山雨欲來的感覺，即使軒轅諸人，雖算是共工部族的客人，卻也被限制了行動，不可能在部落中隨便亂走，除非有族人帶路。　　共工並沒有告訴軒轅這是為什麼，但軒轅卻隱隱猜出共工部落近日可能會有強敵來攻，這隻是他的一種感覺，部族中劍拔弩張的氣氛也很明顯地表露出來。不過，軒轅並不想過問，不該他問的事情他絕對不會開口。　　化金立在柵欄的百步之外，共工部族的弟兄們並不允許他靠近，至少在未核實其身分時是這樣。　　軒轅最先看見他，夜色並不能阻礙他的視線，是以他最先變了臉色。　　只見化金身上沾滿了血跡，衣衫破亂，胸前更以布帶緊纏，顯然是在前來這裏之前經歷了一番極為慘烈的廝殺。　　軒轅加快了腳步，心神大亂，驚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青雲劍宗’的人出手殺了我們的兄弟，並搶走了聖女等人，我……我……”　　軒轅腦中“嗡”地一聲響，花猛和凡三已暴怒地吼道：“他媽的狗娘養的，出爾反爾，我去擰下他們的狗頭……”　　“你慢慢說，究竟是怎麼回事？”施妙法師的臉色也變得極為難看，但事到臨頭，他竟表現得十分平靜。　　軒轅也很快平靜下來，這些年來他已經習慣了平靜地去對待問題，只是這一刻他的確顯得極為憤怒。　　“瓊兒是不是也被他們抓去了？”軒轅吸了口氣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可能帶着她沖了出去，我也不知道他們去了哪裡。”化金神色間有些倦意，更多的卻是憤怒和殺意。　　“啪啪……”獵豹身上的骨骼竟自然地發出一連串暴響，犹如破竹之聲。　　軒轅的目光掃過獵豹的身子，他清晰地感覺到獵豹憤怒的火焰已催發了他潛於內心的殺機，獵豹怒了！軒轅也在這個時候感覺到體內有股火熱的氣息在流躥、涌動，雖然燕瓊可能沒事，但他仍想殺人。　　“尚大哥，你去告訴共工，就說我們有很重要的事必須趕回共工集，不能親自去告辭了，請共工原諒，那幾張筏子還望共工能為我們留着。”軒轅向一旁的尚禾客氣地道。　　尚禾從幾人的憤怒和對話中也感覺到了有重要的事情發生，但他對化金所言並不是很懂。當然，“青雲劍宗”這幾個字他還是聽明白了，對於“青雲劍宗”，共工曾下令不要招惹他們，是以尚禾並不想問得太明白，只是淡淡地道：“幾位如果需要什麼幫助的話，不妨向共工說一聲，相信共工會幫助你們的。”　　軒轅想了想，道：“不用了，只要尚大哥告訴我‘青雲劍宗’在什麼地方就行了。”　　尚禾對軒轅的話倒是聽清了，臉色變了變，但卻沒有拒絕。　　※※※　　楓林谷，青雲堡所在地，也正是“青雲劍宗”的發源地。　　夜色之中，楓林谷寂靜若死，偶有鳥啼獸走之聲，落恭弘=叶 恭弘滿地，雖是夜色之中，卻掩不住秋日的荒涼。　　青雲堡以木石結合而築成堅堡，比起共工部落的柵欄為牆卻要氣派多了。不過，這裏的一木一石全是由“青雲劍宗”的弟子一手所搬，就是其宗主青天也為建造青雲堡而流過不少汗。是以，青雲堡是“青雲劍宗”引似為傲的建築。　　當然，青雲堡的人數絕對無法跟共工部落相提並論。所以，青雲堡並不像共工部落一般沿着河谷興建十數里，它只是靜靜地縮在楓林谷的一角，如一隻蟄伏的大獸，威嚴而又氣派，更透着無限的神秘。　　“青雲劍宗”的崛起，只是近幾十年的事，但它的發展的確很快，它可算是一個沒有族籍的浪人群體，也可算是一個新近崛起的群體。不過，共工氏部落不敢輕視它，這是事實。　　當軒轅出現在青雲堡的大門口時，那兩名“青雲劍宗”的守門弟子正在打吨，也許他們的確太困了，畢竟此時已過了四更之末。雞已啼，天未明，這個時候是最容易睡覺的時候，但軒轅卻沒有一點睡意，絕對沒有！　　軒轅有的，只是一腔憤怒和無法渲泄的殺機，這一切只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的失蹤與花戰及聖女鳳妮的三名護衛之死。　　也許是因為殺意大重，犹如烈酒的殺意根本就不受黑暗的制約，瀰漫在每一寸虛空之中，使得空氣也顯得無比沉悶，所以那兩名“青雲劍宗”的弟子醒了。　　他們醒來的時候，軒轅已經到了青雲堡那扇巨大的木門之下，而這兩個醒來的青雲堡弟子並未能見到軒轅，因為他們處身於堡頭的石牆之上，無法看到緊貼着大門的軒轅。　　軒轅並不孤單，陪伴他的還有獵豹、化金傷得不輕，極需要休息，更何況施妙法師還需要保護。在軒轅的印象中，施妙法師並不會武功，而施沙法師也不像個會武功的人，所以化金並沒有前來冒險，而是在楓林谷外與施妙法師負責接應。花猛和凡三依仗身子的輕靈，由軒轅安排深入青雲堡，在各方面相互配合之下，以順利完成營救聖女的重任，當然，這個任務是相當艱巨的，更是對生命的一種考驗。　　“轟轟……”　　木門碎裂開一個巨大的破洞，軒轅和獵豹同時出拳，沒有半點花巧地擊在木門的門面上，落拳之處，正是大木門上兩個刀刻的骷髏頭處。　　“什麼人？”那兩名守在石牆之頂的“青雲劍宗”弟子大驚失色地吼問道，在濃烈的殺氣之中，他們已經覺察到事情不妙，當他們自牆頭躍下時，在火把的光亮中，他們看到了滿地的碎木，還發現了如兩尊死神般的軒轅和獵豹。　　軒轅和獵豹的步伐有種說不出的詭異，但絕對一致。當他們一起從破門洞中走入青雲堡時，那兩名青雲堡的弟子同時駭然驚退兩步。　　他們無法抗拒自軒轅和獵豹身上散發出來的強大且充滿壓抑性的氣勢，那是一股無法形容的殺機。　　“來人哪！”那兩名青雲堡弟子沒來由地心底發虛，還沒動手就已經呼救了，因為他們清楚地感應到來者絕對不是他們所能抗拒的！　　其實，巨大木門被擊碎的那聲巨響，已經驚動了堡中許多人，只是他們從來就不會想到有人竟敢來“青雲劍宗”挑釁，而且是如此直接。　　“去叫青裳來見我！”軒轅冷肅地沉聲道，語調之中透着一股無窮的霸意。　　“你們是……是什麼人？竟敢來青雲堡搗亂？”　　那兩名青雲堡弟子語調有些打顫地問道。　　“你們還不配問！”獵豹殺意難平地道。　　那兩人一驚，又向後退了兩步，他們清晰地感應到如刺骨寒風般的殺意夾雜在晨霧寒露之中，使得這個黎明前夕拂動的涼風更冷、更烈！　　在石牆上燃燒的篝火發出“噼剝”的聲音，似乎在殺氣的催遇之下，燃燒得更旺、更猛。

# 第十五章 勇者無懼

　　軒轅和獵豹並沒有止步，而是徑直向堡中深處逼進，這時人聲四起，迅速有十數人舉着火把奔了過來。　　那兩名“青雲劍宗”的弟子見有人趕到，膽子似乎立刻壯了起來，見軒轅和獵豹如此傲慢無禮，更明顯帶着挑釁之意，是以他們迅速出劍，口中大喝道：“好大膽的狂徒，看劍！”　　“青雲劍宗”的所有弟子都會使劍，當然，是不是劍道好手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對於這兩人的劍，軒轅只是投以冷冷地一聲輕哼，他根本就不必看劍。　　利劍逼入一尺之內，獵豹首先出手，然後軒轅再出手，兩人同時以左手鉗住了那攻來的利劍，所鉗的方位竟巧合得像是預先演練過一般。　　“砰砰……”在錯落兩柄利劍的同時，軒轅和獵豹的右拳幾乎同時擊在各自對手的面門。　　“呀……”在凄長的慘叫聲中，那兩名青雲堡弟子噴血跌出，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自己竟是如此無能，一個照面之下就被對手擊飛。　　軒轅和獵豹相視望了一眼，臉上竟綻出一絲難以察覺的笑意，彼此都露出一絲讚賞的神色。　　的確，他們的心意相通，所有的動作竟是不約而同，這是一種不是默契的默契。　　“你們怎麼樣了？”那些舉着人把趕來的十多人忙扶住噴血倒地的兩名同伴，關心地問道。　　“好大膽，竟敢來我們青雲堡鬧事，還敢打傷我們的兄弟！兄弟們，給我宰了這兩個狂徒！”那個扶住那兩名噴血倒地的同伴的年輕人怒不可遏地吼道。　　那兩人並沒有死，只是鼻樑骨被打折，這還是軒轅和獵豹手下留情所致。　　“殺！”十餘人火把齊揮，以劍招施展出來，從不同的幾個方位攻向軒轅和獵豹。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他們的確沒有什麼好說的，對於兩個陌生的挑釁者，他們絕對不會手軟！而他們自然清楚這兩個人的厲害之處，剛才那一幕，他們也都看到了，是以才會毫不猶豫地聯手出擊。　　這其實犹如獵熊，在無法獨立完成這般艱難的任務之時，就要結合集體的力量。對敵，本就是狩獵。　　軒轅和獵豹的眼中閃過一絲訝異之色，鬥志卻更盛，這十幾人出手的方位配合得極為默契，幾乎封死了兩人所有進退的角度，而更可慮的卻是那十多支火把，幾乎結成了一片火雲，擋住了軒轅和獵豹的所有視線，甚至分辨不出每一根火把具體從哪裡攻來。　　防不勝防之下，軒轅出劍了，劍如流雲，火光之中，呈現出另一幕燦爛的霞彩，給人一各驚艷的震撼之感，與火光相輝相映，竟成一片亮麗的火燒雲。而在這一刻，軒轅消失在雲彩中，淡化成瑟瑟夜風。　　雲在流動，在飛散，在翻騰，似有一股毫無規則的風在旋轉，在涌動。　　火燒雲露出了一絲空隙，像是被風吹開的一道傷口。而這時，獵豹的拳和腳準確無比地填補了這道缺口――他終於出手了。　　在獵豹出手的那一瞬間，軒轅已自雲彩之中逸了出來，似乎是破網的魚，又如從指縫間流過的風和雲。　　不錯，軒轅是雲，到如流雲，身如流雲。　　火花依舊，但火把已不再是火把，而是沒有了光彩的木棒。軒轅的劍，以無法捕捉的弧跡斬斷了所有的火把頭。　　那十多人來不及驚愕，來不及駭異，來不及作出任何判斷，惟一可以做的，就是變招。　　變招，只是因為獵豹的拳腳。　　獵狗的拳腳不像風，不像雲，卻像怒潮，像開閘狂泄的洪水，綿密、緊湊得不留一點空隙。　　夜風開始呼嘯，很狂很野，這像是為怒潮伴音，不可否認，夜風是因為獵豹的拳腳才會瘋狂的。　　“砰砰……”木棒毫無阻隔地擊在獵豹的拳和臂上，但那些人根本就沒有來得及歡喜。　　“咔嚓，喀嚓……”一連串斷裂的聲音並不是來自獵豹的臂骨，而是那十多根木棒。　　“噗噗……”獵豹碩壯的軀體犹如一顆隕石般撞入了以木棒結成的網中，再絲毫沒有阻礙地撞入了人群之中。　　慘叫之聲、哀號之聲、身體跌出墜地之聲四起，一切都是那般清晰而又富有樂感。　　獵豹的軀體硬如堅石，那自體內迸發的巨力找到了四個可憐的人。　　兩人腿骨折斷，兩人肋骨斷了三根，這十多人結成的陣式已經潰不成軍。　　這個結果實在出乎那群人的意料之外，而獵豹這種以身投敵的打法更是讓他們無法想象。　　“鏘鏘……”劍出九柄，火光之中，閃着青幽而冷暗的鋒芒。　　對方拔劍的速度極快，畢竟這是一群訓練有素的劍手。不過，此刻他們有些後悔剛才為什麼不先出劍，而要先動用火把？如果首先出劍的話，他們絕對不會失去這個本不該失去的先機。　　的確，他們已經不再擁有先機，在獵豹收拳的時候，軒轅再次出劍。劍是剛奪來的劍，但同樣的劍在不同的人手中，便有着絕對不同的威力。　　軒轅的劍快、猛、准，那炫目的弧跡犹如驚鴻斜掠，優雅中透着無盡的殺意。　　“噹噹……”軒轅的劍準確無比地挑開夾擊而至的劍，身子迅速地自兩人之間穿插而過，滑若游魚。　　那兩名劍手只覺得自己的肩頭被撞了一下，然後便無法控制地向兩旁跌去，更撞上了兩旁會圍而至的劍手們。　　九人的陣形再亂，軒轅的身影再次出現在他們的視線之中，他們看見了一道青虹，然後便感覺到手腕處一陣冰涼，指端一松，當獵豹的拳頭再出之時，正是九柄劍墜地之際。　　軒轅的劍並未乘勝追擊，倒是揮手向身後的虛空抓去。　　那是一縷幽風所過的弧跡，而軒轅準確無比地捕捉到了這縷幽風。　　手掌抓實，那是一柄冰涼的劍身，然後軒轅轉身出劍，悠然如回眸一笑。　　面對軒轅的是一張蒼白的臉和驚駭無比的目光，軒轅還讀懂這個眼神中蘊含的絕望色彩――正是剛才那個呼喊着要殺他和獵豹的年輕人，他終於無法忍受目睹自己的同伴在對方兩人手下遭屠的一幕，是以他最終還是出手了。很可惜，他選擇的對手是軒轅。　　軒轅笑了笑，淡然自若地一笑，有種說不出來的深灑和自得，他沒有擊殺對方，只是將那輛奪來之劍輕輕地搭在對方的脖子之上，而他的左手仍捏住對方揮來的劍尖。　　慘叫之聲和鼎沸的人聲幾乎是同時傳入軒轅的耳中。　　慘叫之聲是獵豹的拳頭和勁腿所製造，那九名可憐的劍手最終還是沒有逃脫受傷的命運，軒轅使他們的手失去了握劍的力道，而獵豹則讓他們失去了戰鬥的力道，這不能不算是一種殘酷。　　軒轅面對的那個年輕人的臉色更為蒼白，目光之中多了幾分恐懼，他無法想象這兩個不速之客究竟是什麼身分，竟擁有如此可怕的力量！　　人聲漸寂，原來青雲堡屬眾已經包圍了軒轅和獵豹，只是地上的呻吟之聲依然經久不衰。　　獵豹和軒轅背靠背而立，軒轅掃視了四周一眼，目光之中沒有半點驚懼，反而笑得更為洒脫，當他的目光再次回到所面對的對手身上時，目光變得鋒銳無比。　　“你們跑……跑不了的！”那年輕人似乎缺少底氣地威嚇道。　　軒轅不由得大感好笑，道：“最先死的人肯定是你！”說話間以冰冷的劍背拍了拍那年輕人的臉。　　那年輕人嚇得打了個寒顫，驚懼地問道：“你想怎麼樣？”　　“你叫什麼名字？”軒轅依然不緊不慢地悠然問道。　　“我，我叫青風！”那年輕人不敢有絲毫的抗拒，因為他絕對相信軒轅不會舍不得殺他，因為這兩個人實在太可怕了。　　“青風？倒是個好名字，只是你的劍術也太差勁了，力度更是相差太遠，你是不是平時練劍的時候都在偷懶？”軒轅再次以劍背拍了拍青風的臉，笑問道。　　“是你們？好哇！我們昨天才說以前所發生的事情一筆勾銷，想不到才過這麼幾個時辰，你們又來惹事生非了，看來今日定饒不得你們！”青裳不知什麼時候分開眾人來到了場中，他見對手又是軒轅和獵豹，不由勃然大怒地吼道。　　“你終於還是出來了！”軒轅冷哼一聲，道：“我正想找你一問，你們為什麼出爾反爾呢？”　　青裳一怔，憤怒地反問道：“誰出爾反爾了？”　　“那我問你，我的那些同伴現在哪裡？”獵豹也忍不住心中的氣憤，質問道。　　青裳不屑地一笑，譏諷地道：“你的同伴在哪裡我怎麼知道？我又沒答應幫你們看着他們，你這話不是問得很奇怪嗎？”　　“青雲劍宗”眾弟子乘機扶走那十餘名傷者，一時間氣氛變得更為緊張，這時東方的天空也漸漸泛出了魚肚白。　　獵豹卻氣得呲牙咧嘴，軒轅摘下青風手中的長劍，望了青裳一眼，冷冷地問道：“那麼我那群留宿在共工集的兄弟是不是你們出的手？”　　青裳望瞭望滿地的傷者，臉色變得極為陰沉地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軒轅臉色再變，冷殺地道：“如果是的話，我們就勢不兩立，不死不休！否則，我會還你們一個公道！”　　“呸！你以為自己是什麼人呀？道個歉就可以了嗎？未免太小看我‘青雲劍宗’了！”青裳身邊的一名漢子怒叱道。　　軒轅目光冷冷地投在那人的臉上，銳利如刀的目光之中多了幾分森冷的殺意，面對數十雙兇狠如野獸的眸子，他沒有半點恐慌，反而多了一分歡悅，因為這證明花猛和凡三等人暫時沒有遇到危險。當然，這種效果正是軒轅所需要的，最好能將青雲堡所有的人全都引到這裏。　　“如果你們‘青雲劍宗’所做之事能夠讓人不敢小看，還會怕說出事實嗎？”獵豹反唇相譏道。　　“真是兩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給你們三分顏色就想開染房，好吧，就讓我來告訴你們什麼是‘青雲劍宗’的劍術！”青裳一甩肩頭所披的披風，排開眾人，大步來到軒轅身前兩丈而立，冷冷地道。　　“哼，就讓我來着看你‘青雲劍宗’是什麼三腳貓的劍法吧！到時別說我欺你老就行了。”措豹跨步來到軒轅的身前，傲然而立，自信地道。　　青裳極怒，但卻表現得很平靜，礙於身分，自是不能夠群起而攻之。不過，他對軒轅的確沒有什麼把握，軒轅的武功他是見識過的，三招不到就擊敗了他的弟子青原，單憑這一點，青裳自問也做不到。　　此刻獵豹自告奮勇地向他挑戰，似乎更合他的心意。　　“青雲劍宗”的弟子四散而開，圍成一個極大的圈，將軒轅、獵豹和青裳圍在中間，但卻沒有群攻之意，畢竟青裳身為“青雲劍宗”八大長老之一，也不是易與之輩。　　夜風極冷，東方的天空泛起了一層魚肚白，啟明星早已升起，空氣顯得極為潮濕，因為露水很重。　　獵豹自懷中輕輕掏出一雙泛着幽光似絲非絲的手套，火光之下，似可看見手套之上有着鱗片般的光潤。　　軒轅對這雙手套也產生了一絲興趣，卻無法分辨出究竟是什麼質地。以前，他並未見獵豹動用過這種東西。　　青裳也感到有些訝異，不明白這雙手套有什麼效果，心中忖道：“難道對方想以這雙手套來抗拒我的利劍？”　　“你是第一個讓我使用天龍蠶絲手套的人！”獵豹並沒有輕視青裳，但此刻他的語氣中似乎不帶半絲感情。　　“哦，那我是不是應該感到自豪呢？”青裳譏諷地道。　　“的確，你應該感到自豪。當然，你也應該感到悲哀，因為你遇到了我！”獵豹自信地道。　　青裳卻差點氣炸了肺，他還從來未被這些小輩如此輕視過，這两天來竟接連遭到這群莫名其妙的小輩譏諷，此刻他確實已經動了殺機。　　“你生氣了！”獵豹笑了笑，接着道：“身為一個劍手，如此容易動怒，相信你的劍道修為也不過如此而已！”　　青裳心頭一寒，獵豹的話犹如一記悶棍擊在他的頭上，他不得不承認獵豹的眼力很好。容易動怒，這正是他劍道修為無法更進一層的主要原因，此刻這話從一個比他小了數十歲的年輕人口中說出來，這就不得不令青裳心驚了。　　“廢話少說！”青裳的劍尖微挑，直指獵豹的眉心。濃烈的殺機犹如秋風一般自劍尖湧出。　　獵豹極為輕鬆地套好手套，目光之中流露出一股強大的自信，他並沒有受到青裳劍尖之上殺意的絲毫影響，反而鬥志更為激昂。　　軒轅的心頭微松，只看這一開始，他就估到獵豹不會敗。此刻的獵豹，渾身散發著一層強大的氣勢，那股威霸之氣似乎自身上的每一個毛孔之中溢出，充斥着每一寸空間，並不在斷地擴張。　　“青雲劍宗”眾弟子也似乎敏感地覺察到獵豹得異樣變故，就是青裳也面露一絲訝異，忖道：“眼前的這兩個年輕人都不簡單，若不小心應付，只怕真得會抱憾終身了！”　　“你始終無法平息心中的忿怒！”獵豹似覺得有些遺憾地搖了搖頭道。　　青裳心頭再次一震，然後他便看到了獵豹泛着幽光的拳頭。　　好快的一拳，風雷隱動，犹如疾風電掣，殺意洶湧，霸烈而強大的氣勢犹如狂潮奔涌，直撲青裳。　　青裳暗自吃了一驚，他本來斜指獵豹眉心的一劍竟然無從下手，惟有疾斬獵豹的拳頭。　　“當……”劍拳相擊，發出一聲極為清脆的響聲。　　青裳身子一震，獵豹身具的天生神力竟讓他有些無法承受，而他的劍更占不到絲毫的便宜，只讓獵豹的身子頓了頓。　　“噹噹噹噹……”青裳的劍式大變，犹如暴風驟雨，上下齊攻，密如細雨斜織。　　獵豹雙腿不動，雙拳在有限的空間之中做着無限的運動，同樣是擋得密不透風，青裳竟沒有一劍能夠突破借豹的拳網。　　四周的眾人只看得眼花鏡亂，兩人一攻一守竟有着無比的默契。　　“哈……”獵豹一聲輕吼，犹如龍吟虎嘯，而此時正是青裝攻完第一百三十六劍之時，軒轅將之數得極為清楚。　　獵豹輕吼聲中，竟向前逼進了一步。　　“轟……”兩股氣勁在虛空之中炸開，青裳終於退了一步，被獵豹硬生生地逼退了一步。　　獵豹的拳頭再出，犹如流星趕月，絕對不讓對手有半絲喘息的機會。　　“當……”青裳的劍勢一頓，再次斬在獵豹的拳頭之上。　　獵豹力盡，身子也被震得晃了晃，青裳也不好受，自劍身傳來的強大衝力只讓他的手臂發麻。但他的劍佔了一個“長”的優勢。是以迅速揮劍搶攻，將那險些失去的先機又扳了回來。　　獵豹無語，但身子已如狂濤之中的巨礁，穩紮穩守，絕不退後半步，更不會讓青裳的劍佔到半絲優勢，他的拳頭每次都準確無比地擊中青裳的劍，使之盪開。　　軒轅看得心曠神恰，不僅僅是因為青裳那若暴驟雨般的劍法，同時也因為獵豹那精妙絕倫的拳頭，這兩種武學似乎將他腦中的靈感盡數激活，他的心也飛越無限，將之與自己的所學重組，似乎感悟頗多。　　軒轅不擔心獵豹，如果青裳技僅於此的話，至少他不會敗給青裳。　　這時，似乎一股冷意侵入了軒轅的神經，軒轅扭了一下頭，目光變得更亮，更鋒銳，透過火光，落到十丈外那依舊黑暗的角落處，心頭湧起了一種無法形容的感觸。　　那是一股無形的氣機，犹如臘月的寒風，淡如自恭弘=叶 恭弘頭摘下的露水，與這深秋黎明前的寒意並無多大的分別，但是軒轅卻覺察到了，敏銳地覺察到這股淡而不疏的氣機。　　軒轅的目光可以看清十丈外黑暗中物體的色澤，但卻並沒有發現任何可疑的人物。當然，這不是軒轅判斷失誤，因為十丈外是一間小木屋，而這淡而不疏的氣機卻是自小木屋中滲出的。　　“是個高手！”軒轅心頭暗忖，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高手，軒轅知道，這人可能成為繼地祭司之後與他交手的最厲害的人物。　　軒轅並不吃驚這裡會有如此高手出現，他所見的高手之多，早已讓他對高手不以為然了。從恭弘=叶 恭弘放到有僑族中的祭司長老們，以及雁虎，留給他印象最深刻的卻是那神秘的與岐伯和鬼三。他不相信世上還能找出第三個可以與與岐伯和鬼三對敵的人物。是以，他對面前這個神秘的高手並不感到吃驚。　　讓軒轅吃驚的卻是另一股殺意，這股殺氣來源於他身後兩丈處。　　這是一個走近他兩丈才被他發覺的人物，怎令軒轅不驚？軒轅很自信自己那超常的覺察力，任何對手走入他五丈範圍內，他就會立刻感知到對方的氣機。　　但這個人直到逼進軒轅兩丈之內才被發現，這在軒轅的心中，將之視作比那間小木屋之中得神秘人物更為可怕。　　軒轅沒有回頭，他覺得沒有回頭的必要，他感應到對手內心有一絲訝異，只是因為對方發現軒轅覺察到了自己方感到驚異。　　“去吧！”獵豹再次一聲大吼，這是青裳攻出第兩百七十二劍之後的一剎那。　　獵豹竟抓住了劍鋒，同時揮拳而出。這正是青裳最後一招用盡之時，而獵豹對時機的把握是絕對準確的，他早已發現青裳這套劍法只有一百三十六招，而在每一遍使完之後，就有眨眼間的空隙。　　高手過招，只要有眨眼的機會，就足以致對方而死命。　　青裳的目光之中多了一絲驚駭，他做夢也沒想到借豹竟能夠準確無比地抓住他的劍鋒，而他根本就沒有一點思索的機會，因為獵豹的拳頭已經迎面擊到。　　青裳惟有退，以最快的速度棄劍飛退，倒射而出，犹如一支疾箭。當然，疾箭並不是最快的，最快的是獵豹的腿！　　獵豹的腿比拳頭快，比青裳飛退的身法快，那是因為這是蓄勢己久的一腳，足足等到青裳攻出了一百三十六劍之久。　　“嗖……”一塊不知名的物體自十丈開外的黑暗之中破空而至，比獵豹的腿更快，更絕。　　軒轅的眼角閃過一絲怒意，更多了一抹殺機，這一切都沒有逃過他的眼睛，甚至都在他的算計之中。　　當他的目光投向十丈開外那黑暗的角落之時，就已經知道這一切會發生。　　自黑暗之中飛來的物體正是小木屋之中那神秘高手的傑作。　　軒轅身子一動，他身後兩丈處的那股殺意立刻相隨而至，濃烈如酒，冰賽如刀。

# 第十六章 劍道宗主

　　獵豹心中也大怒，他已感到那自暗處射來之物的目標正是他，如果他不抽回這奪命的一腳，很可能被射來之物奪去生命。　　青裳心神大亂，獵豹的厲害之處的確超乎他的想象之外。他明白獵豹這一腳踢出后，即使他不死也會重傷。可是他偏偏無可迴避，就連圍在四周的“青雲劍宗”弟子也都發出了驚呼之聲。　　其實，這之中的驚險誰都知道，因為氣機的牽動，每個人都已經感知到其中潛伏的殺機，更深切地感受到了那奪命一腳散發出來的可怕力量。　　軒轅旋身，自青風手中奪下的利劍彈射而出，射向身後那隨之而動的高手。　　那人的氣機絕對沒有逃過軒轅的靈覺，雖然他並沒有轉身，但可以清楚地捕捉到對方的位置，因為有風。　　那柄劍射了出去，然後青風的軀體也被軒轅甩了出去，一切的一切，都顯得無比利索。皆因這之中的驚險並沒有出乎軒轅的意料。　　沒有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的，包括那柄破空射向獵豹的小劍。那柄小劍本來可以再快一些，但是卻因為“青雲劍宗”的弟子擋在小木屋和獵豹之間，這便使得小劍之主放緩了這柄小劍的速度，而這之間的時差，便足夠讓軒轅將青風送出去。　　青風就像是一塊擋劍牌，為獵豹阻攔那柄小劍，他根本沒有半點反抗的力氣和機會。　　有人驚呼，卻不是獵豹，也不是軒轅，而是“青雲劍宗”眾弟子，他們紛紛出手相救，救青風，救青裳，只可惜他們的動作太慢了。　　的確，他們的動作有些遲緩，畢竟這之間的距離是一個難以突破的壕溝。　　“砰……”獵豹的那隻腳在踢出之前稍稍遲疑了一下，但終還是踢了出去，而且正中青裳的小腹，只不過力道已不如最初那般能摧肝斷腸。其實，獵豹本就沒有致青裳於死命的意思，他也不想自己陷入群攻之勢，若是激起了“青雲劍宗”眾弟子的仇恨，只怕他和軒轅惟有死路一條了。　　青裳慘嚎聲中青風也悶哼了一聲，他果然沒負軒轅所望，擋住了那柄暗襲而至的小劍，這對於他來說，實在過於殘酷了些，但值得慶幸的卻是他重獲了自由，不再受到劍架脖頸的威脅。　　軒轅也在這個時候返身出劍了，剛才射出的那柄劍並沒有對自身後攻來的那名對手起到任何阻攔作用，反而被挑了回來，來勢更疾。　　軒轅的確吃了一驚，這個對手的內力極高，而且劍勢似乎比青裳更為犀利和霸烈。　　“叮……”軒轅的劍在那柄倒射而回的長劍劍身上一挑，長劍被擊偏後，再次射向“青雲到宗”的一名弟子，而他的劍則劃過一道美麗的弧線，迎上了對手。　　“當……”軒轅幾乎將對方的劍跡完全捕捉到，是以他能準確地截住對方來勢甚猛的劍鋒。　　軒轅的身於一震，對方卻倒退了一步，在力量上，軒轅稍勝一籌。　　“好！”軒轅低吼一聲，似乎稱讚對方的劍法，也似乎是在為剛才一擊叫好，但他的劍很快便再次揮了出去。　　劍如游龍，映着火把的紅芒，泛出一種詭異的青影，疾如風雷，玄若星跡。　　那個自身後攻向軒轅的神秘高手約摸四十來歲，身着青衣，束髮於後腦勺，有着一種浪子的洒脫。他顯然對軒轅的實力有些吃驚，不過，他回劍相迎的速度絕對不慢！　　“噹噹當……”一串清脆而響亮的金鐵交鳴聲中，那青衣人連退七步，在臂力之上，他仍輸了一籌，無法與軒轅的天生神力相提並論。　　“當……”當青衣人連擋軒轅五十九劍之時，兩柄劍竟然同時折斷，顯然利劍承受不住這兩股巨力的強烈碰擊。而這一切都是在電光石火之間發生，一旁的“青雲劍宗”眾弟子幾乎還沒有來得及做出反應。　　的確，軒轅的動作實在太快，更快的是他出劍，再次出劍。　　當兩柄劍同時斷裂之時，軒轅以最快的速度拔出了那柄如今仍深藏於劍鞘中的含沙劍。剛才他手中所用之劍是自“青雲劍宗”的弟子手中奪來的，而這次才是他在青雲堡中展現出屬於他自己的劍。　　含沙劍出，霞光乍現，拖起的亮彩使黑暗的夜空變得更為詭異。　　“青雲劍宗”的所有人都發出一聲訝異的驚呼，驚訝於這玄幻的光彩，驚訝於這絢麗而充滿動感殺機的一劍。　　軒轅的身影被這縷光彩所吞噬，虛空之中儘是劍氣，犹如流雲飄過，更帶着呼嘯的氣旋……　　獵豹也為軒轅這一劍所震住了，他似乎沒有想到這柄寶劍到了軒轅手中，竟能夠發揮出如此威力，變得如此驚心動魄。　　那青衣人再次吃了一驚，他似乎是第一次相遇這種劍法。更可慮的卻是他手中的劍只剩下一尺來長的半截，如何能夠抗拒軒轅這奪命的一劍呢？　　退，惟有退才是正理，也只有退！青衣人退走的速度極快……　　當軒轅再現之時，已經自兩名相截的“青雲劍宗”弟子之間穿插過去，劍鋒如雪，光彩奪目。　　“嘖……”那青衣人終還是揮出斷劍相擋，以抗拒軒轅致命的一劍，但是他卻發現自己那一尺來長的斷劍再斷了一截。　　這是一個估計失誤的判斷，也是一個致命的失誤。　　軒轅的目光之中閃過一絲冷酷的笑意，但他並不想殺了這個對手，畢竟他還沒有具體的證據證明聖女鳳妮等人的失蹤以及花戰敗亡之事就是“青雲劍宗”　　所為。當然，化金的話本是證據，可軒轅並不想就此斷言，他有自己的思想，獨立的思想，他相信事實，別人的話只能做為一種參考，這是他自小養成的習慣。　　當然，軒轅本可以相信化金的話，但是他總覺得這件事情之中有些異樣，這是他的直覺，無法說明原因的直覺。軒轅雖然不敢肯定自己的這種直覺，卻知道自己的直覺很少出錯，所以他仍想以事實來證明這個直覺的對與錯。不過，軒轅絕對不會手軟，至少他會讓對方不能再具備攻擊的能力。　　這是他此刻的目的！　　“叮……”軒轅只覺得一股強大的力量自劍身湧上肩臂，身子不由自主地倒翻而回。那是因為一柄不知從何處射來的劍，快得不可思議，但又準確得無可挑剔的劍。在軒轅的劍進入青衣人半尺範圍之際，那柄意外之劍險而又險地截住了軒轅的劍鋒，為青衣人擋過了一劍之危。　　“宗主……”青雲堡眾弟子齊聲恭敬地呼道，更多的人卻是惶恐不安。　　軒轅和獵豹再次吃了一驚，目光都投向那突然而至的神秘人物。　　來者白須白髮，一身素衣，清瘦而修長，滿面紅光，目光如電，靜立如孤崖上的蒼松，渾身散發著一股濃烈的肅殺之氣。　　軒轅的心頭微驚，不僅僅是因為對方竟是“青雲劍宗”的宗主青天，更是因為對方的目光，那冷殺而鋒銳如刀的目光，似有形有質，可洞穿一切，包括別人深藏於內心的秘密？　　獵豹也顯得有些不自在，至少在這個由須白髮的老者面前不太自在。這是他從未有過的感覺，在對方的目光逼視之下，他就像是赤裸着身子立在秋風之中，這種感覺當然極不好受。　　軒轅倒是發現了青天與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兩人都是短髮，頭髮如一根根銀針而立，顯得格外精神。　　那青衣人臉色有些蒼白，也許是仍未自剛才的驚嚇中回過神來。　　“屬下無能，還請宗主定罪！”那青衣人和青裳同時出聲道。　　青天沒有出聲，只是目光罩定軒轅和獵豹，沒有人能明白他的心意。　　軒轅並沒有發現青天的劍所在，那柄截住他含沙劍的劍就像來的時候一樣，來無影，去無蹤，但軒轅卻感覺到青天的劍無所不在，可以自任何一個可能出現和不可能出現的地方突然射出，這是一種極為可怕的威脅。　　其實，青天自身就像是一柄劍，一柄古樸無華卻鋒銳無比的劍。　　軒轅感到青天的目光落在他的身上，甚至感覺到了對方存於心中的那絲驚異。　　“真乃後生可畏！年輕人，你叫什麼名字？”青天似乎有些感嘆，但語氣卻變得很緩和地問道。　　軒轅淡淡一笑，強壓住心中的不安，道：“晚輩阿軒！”　　“阿軒？這是你的名字嗎？”青天的目光變得更為鋒銳，反問道。　　“大家都叫我阿軒，相信這不是別人的名字。”軒轅坦然道。　　“大膽，竟敢……”　　“青山，沒你的事！”青天打斷了那青衣人的話，悠然道，旋即又向軒轅笑了笑，接着道：“年輕人，有個性，與我年輕的時候十分相像。”　　軒轅和獵豹不由得相視愕然，他們似乎沒有想到青天竟會伽此說，一時之間竟然相視無語。　　“不好了，宗主，北後殿起火了……”一個漢子急匆匆地跑了過來，大呼道。　　眾人的目光不由全向北方移去，果見黑暗之中有一層淡淡的暗紅之色，顯然是火光映照的景象。　　軒轅和獵豹知道這是花猛和凡三的傑作，目的只是分散青雲堡中眾人的注意力和人力，好讓他們乘機而逃。不過，這一刻軒轅和獵豹卻暗暗叫苦不迭。本來他們想把“青雲劍宗”的高手全都引到前門來，好讓花猛和凡三從容救人，這個目的顯然已經達到了，可是軒轅卻沒有想到這樣一來竟引出了青天這個讓他們頭大的人物，使得他們乘亂逃走的機會大減。　　軒轅心中明白，青天的武功絕對比自己高出很多，只憑剛才那一招就可以看出來，無論是功力還是招式。他都有所欠缺，惟一可以憑藉就只有自己的年輕，氣脈悠長。　　青天的臉色微變，望瞭望那名稟報的漢子，又將目光投向軒轅和獵豹，臉上升起一絲怒意和殺氣。他似乎明白這一切的一切都可能是眼前這兩個年輕人的傑作，那縱火之人也一定是這兩個人的同伴。　　“青山。你迅速帶人去將火撲滅！”青天向青山吩咐道。　　“是，宗主可是這兩人……”　　“這裏不用你管，我自會處理！”青天冷然打斷青山的話道。　　青山不敢有半點反駁，帶人迅速向北院趕去。　　夜風之中，場中轉眼只剩下獵豹、軒轅和青天及四名“青雲劍宗”的劍手，軒轅自然知道這四人絕對不是庸手。　　“年輕人，告訴我，為什麼要來我青雲堡搗亂？”青天的語氣雖然很平淡，但卻有着一股說不出的威嚴和霸意，那種自然流露出來的王者之風讓人不敢生出半點違拗之意，軒轅也不例外。　　“我只是想來找回我們失蹤的朋友，為我們死去的兄弟討個公道而已！”軒轅並不想隱瞞什麼。　　“那此時北後殿的大火也是你同伴所為？”青天冷然問道。　　“不錯！”軒轅心中在盤算着如何逃離這個危險之地，但卻覺得沒有隱瞞的必要，不過心中暗感凡三和花猛此招有效。否則，如果那一群“青雲劍宗”弟子不離開的話，只怕他兩人連一點逃走的把握也沒有了，此刻至少多了幾分希望。　　“你的朋友是什麼人？”青天的語意平靜得出奇，甚至連軒轅和獵豹都覺得心驚。　　的確，一個能夠控制住自己情緒的人，絕對是一個可怕的人。　　“對於這一切，青裳想來會更清楚一些，難道你們敢不承認昨晚在共工集擄來了幾位女子和一群外來人物？”獵豹有些憋不住氣地質問道。　　“這個世上從來沒有我青天不敢做的事情，年輕人，你的話未免也大幼稚了。做了就是做了，沒做就是沒做，又有什麼不敢承認的？但事實上，我並不知道有這麼回事，也相信我的弟子們不會做出這種事！”青天斷然道。　　軒轅和獵豹不由在心中打了個突。　　“青天不可能說謊。”軒轅心中這麼認為的。　　“那是誰在說謊？”軒轅心中疑問道：“究竟是誰下的手？誰是敵人？”　　此時，軒轅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化金為什麼不願意跟來指證？”　　在前來青雲堡之前，軒轅曾要求化金同來，也好指出兇手，至少也要先利后兵，但化金卻借口重傷難支，雖然他當時理由很恰當，但以軒轅的機智又怎會不明白化金並不想前來青雲堡呢？此刻想起來的確疑慮重重。　　軒轅並不十分了解化金的為人，畢竟他在有邑族所住的時間並不長，才三個多月，所以對待任何人的評價都是一樣，這正是軒轅那種直覺產生的原因。　　獵豹也不相信青天是個說謊的人，因為青天根本沒有說謊的必要。　　“我想前輩還是問一問堡中的某些人再做定奪吧。”軒轅雖然語氣變得客氣了一些，但絕對沒有放棄之意。　　“哦，那你可否指出兇手是哪幾個人呢？”青天盡量以最平靜的口吻問道。　　軒轅和獵豹再次啞然，兩人相視望了一眼，心中的陰影更濃，但事到如今似乎已經無路可退，惟一可做的就是戰！　　以戰為退，但如果想在共工集全身而退的話，只怕很難，畢竟這裏也是“青雲到宗”的地盤，軒轅兩人並不知道花猛和凡三是否已經救出了聖女鳳妮等人，是否已經找到了兇手的線索，現在他們惟一能做的就是迅速獲得共工氏的大木筏順流東下，可是……　　這時軒轅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他的脊背上立時滲出了冷汗，一顆心也在發涼。這個問題他應該早就想到了，以“青雲劍宗”的實力，又怎麼可能將聖女諸人全部俘走呢？恭弘=叶 恭弘七、凡浪、化鐵虎、燕五、風大、風二等人，無一不是高手，這些人的身手並不會比獵豹差多少，而“青雲劍宗”的人物雖多，高手也不少，但要想對付聖女諸人，似乎仍有些力不從心，至少也不會只有化金和恭弘=叶 恭弘皇逃走……軒轅越想越心寒。　　獵豹似乎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但他卻知道必須迅速離開這裏，離開這個是非之地，與花猛和凡三匯合。　　風冷，露重，黎明前的黑暗並不寂寞，至少有雞鳴，有鳥啼。　　殺意漸重，在風中，在晨霧寒露之中，濃如有質之酒。還有劍意，冷殺的劍意，那股無形的氣機似乎在束緊，至少軒轅和獵豹有這種感覺，他們知道，青天真的怒了……　　青天之怒，是因為軒轅和獵豹的沉默，抑或是因為他們的無言以對，這對於“青雲劍宗”來說，是一種輕視，是一種污辱。沒有理由就隨便闖進青雲堡鬧事的人，其本身就是對“青雲劍宗”的輕視，所以青天真的怒了。　　這是可以清楚感覺到的徵兆，對於軒轅來說，有好有壞。　　好，是因為不必再做任何解釋，浪費口舌和時間並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所以說青天的發怒可以說是一件好事。但同時也是壞事，壞就壞在軒轅和獵豹必須儘快去面對一個可怕的對手。　　軒轅在意的不是這些，他的心神還存於別處，就是十丈開外的那間小木屋。那個藏於小木屋中的神秘人物一直都未曾露面，但那股氣機仍若有若無地存在於虛空之中，這是一個隱患，也可能會成為軒轅兩人逸走的一塊絆腳之石。　　“那麼說來，你們是無理取鬧嘍？”青天見軒轅兩人久久不語，不禁冷肅地問道。　　軒轅笑了笑，道：“事到如今，我的解釋又有何用？”　　青天訝異地望了軒轅一眼，突然露出一絲異樣的笑意，朗聲笑道：“不錯，年輕人，你說得很對，事到如今，解釋的確沒有任何用處！”　　軒轅心頭一陣輕鬆，笑道；“所以，我們選擇不說，所有的問題，就以你所想要的形式解決不是更為乾脆利落嗎？”　　青天露出一絲欣賞之色，旋即又恢復了冷峻的神情，目光如電般罩定軒轅，沉自道：“很好，年輕人有此豪氣和勇氣，實屬可嘉，那就以我所想的方式解決問題吧！”　　軒轅的劍尖指向右側的地面，整個身體似乎在突然之間繃緊，正視着青天的目光，淡然道：“來吧！”　　獵豹排除心中所有的情緒，靜如止水的靈台立刻一絲不漏地將周圍的形勢反應於其中，他知道，對付這樣一個可怕的對手，絕對不能有半絲慌亂和疏忽，任何疏忽都將是致命的。　　青天那鋒銳如刀的目光之中，不能掩飾地存在着一絲訝異。　　因為軒轅只是在幾句話間，就似乎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完全無法捉摸的人。包括那氣勢，那種異乎尋常的霸烈之氣，遠遠地超乎其年齡限制。也許，那種霸氣可以是天生的，但那必須依靠後天的努力去挖掘。而此刻，軒轅身上的變化似乎並不止於此，而像是籠上了一層魔焰，一層虛無漂渺的魔焰，張而不揚，狂而不野，含而不放。這是一種無法以言語來形容的感受，所以青天的目光之中多了一絲訝異和驚奇。　　風止，霧更濃，惟有那將滅的火把仍在“噼剝”地燃燒着，映亮了幾張冷漠的面孔。　　青天似乎找到了一種久違的興奮，那股塵封了多年的戰意彷彿被軒轅和獵豹的戰意所激活，又找到了年輕的感覺。　　“宗主，把他們交給我們吧！”那四名劍手似乎感應到青天的戰意狂升，可是他們怎能讓青天親自動手？

# 第十七章 創劍之祖

　　青天對他們的話充耳不聞，只是眸子里迸的出狂熱的光芒，向軒轅和獵豹冷冷地道：“你們小心了，老夫出手絕對不會留有餘地，希望你們不要讓老夫失望！”　　“不讓你失望對你沒有半點好處！”軒轅稍稍挪動了一下腳尖，淡然回應道。　　“年輕人好狂！不過，老夫正是看中了你們這一點，才決定打破這五年來未與外人動手的慣例，你們應該以此感到自豪！”青天並不生氣，笑了笑道。　　“的確，我們是應該自豪，並不是因為你為我們破例，而是你不得不破例！”軒轅針鋒相對，傲意十足地道。　　青天臉色微微一變，但卻並沒有發怒，倒是感到有趣。同時，他發現軒轅借移動一下腳尖之時已將全身的氣勢凝成一團，藉助身體微傾之勢強逼而至，這一點也讓青天對軒轅刮目相看。　　獵豹的戰意愈來愈強，全身的關節不斷地發出暴響，显示出其氣勁已經凝至巔峰，成一觸即發之勢，他感覺到自己的氣勢已與軒轅聯為一體，有着無比的默契。　　青天緩緩抬起左手，食指和中指相併，另外三指斜挑於腰間，森寒的劍氣乍綻。　　軒轅的劍未出，已先踏前三步，每步犹如巨杵擂鼓，使地面上發出沉悶的暴響，也使其氣勢倍增。　　青天緩緩跨出一小步，目光卻始終未離軒轅的眼睛，似乎想看穿其內心所想，只不過，軒轅的目光有些空洞，毫無意義的空洞，根本就無法找到半點內心的契機。　　青天笑了，在笑的同時出手，左手的兩指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向獵豹劃去。　　軒轅感到有些意外，也有些吃驚，吃驚青天的速度，吃驚青天的打法。　　獵豹暴吼一聲，毫無所懼地出拳，拳速不快，但卻隱夾風雷之聲，地上的碎木、敗恭弘=叶 恭弘，似乎遇到了一股強勁的風暴，全都凝於獵豹的拳前直擊青天。　　軒轅劍出，是在青天身形欲自他身邊穿過之時，他有些憤怒，憤怒青天如此不將他放在眼裡，竟無視他的存在，棄他而直取獵豹。這對他來說，似乎是一種污辱，所以他的劍暗含怒意。　　劍嘯凄厲而刺耳、鋒芒之間更迸出一團亮彩，拖着一道美麗的弧跡破開那股沉重的逼壓……軒轅也為自己揮出這樣一劍而感到得意。　　“呵……”軒轅的劍再難寸進，是因為青天的劍。　　青天的劍已易右手，但軒轅卻沒有看清它是怎麼擊來的，這的確是一柄神出鬼沒的劍！　　這樣一劍反而能取到最難以預料的效果，而這個效果卻是軒轅最不想出現的。　　“噗……”軒轅一聲悶哼，青天左手的兩指毫無阻隔地擊在他的丹田之上，軒轅居然沒有一點抗拒的能力，也許是因為青天的動作太快，但這一指卻讓軒轅五臟一陣翻江倒海的絞痛，更不由自主地飛跌而出。　　“轟……”獵豹的拳頭所擊中的卻是對方的腳，他不由自主地退了一步，青天也退了一小步。　　原來青天出指直取措豹是假，出腳對付獵豹才是真，而同時以劍指為軒轅布下一個謎局，讓其自動鑽入，這的確精妙至極，以此可看出青天那豐富無比的搏擊經驗。　　軒轅的背部剛剛着地，就感到有兩柄劍橫掠而至，卻是原本立於一旁的四大劍手之二。在他們的印象中，軒轅受如此一記重擊絕對會後力難續，是以他們不容軒轅有半點喘息的餘地，只可惜他們想錯了。　　軒轅的身子如同充了氣的球體，一着地便再次蹦彈而起，絕對沒有半點停留，而在他蹦彈而起之時，含沙劍已化作一道彩虹劃出，無論角度、力度還是速度，都遠不是外人所能想象的。　　“叮叮……”劍過之處，那兩名想揀便宜的劍手並沒有如願以償，反而劍身斷裂，他們所握的普通劍刃並不能稍擋含沙劍鋒芒，應聲而斷。　　獵豹此時卻倒撞了回來，撞向那兩名斷劍漢子，他們之間的配合之默契無跡可尋。　　青天吃了一驚，令他吃驚的不僅僅是軒轅揮出之劍的鋒利，更驚於軒轅那神奇的體質。他明明以五成功力重創對方丹田要害，可對方竟似沒事人一般，這怎能不叫他吃驚？　　若是一般高手，丹田要害受擊，即使不死也將成為一個廢人，至少功力會盡廢。可是軒轅並未出現那種情形。青天還感覺到軒轅丹田處傳來一陣強大而熾熱的反震之力，使他的手指發麻，他的確有些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但事實終歸是事實，他還需要面對軒轅第二波並未平息的攻擊。　　軒轅的劍沒有絲毫停歇，在切斷那兩名劍手的劍后，繼續直擊青天，與獵豹一進一退配合得天衣無逢。　　“砰砰……”那兩名斷劍劍手的拳頭毫無隔閡地擊在獵豹身上，他們的斷劍根本就發揮不出作用，是以惟有出拳，但他們沒有絲毫的喜悅之色，皆因這兩拳能得以擊中對方，是因為獵豹沒有做出絲毫閃避。　　獵豹未作絲毫閃避，他覺得這是多餘的，軒轅曾講過以拳換拳的話，而此刻同樣是這個道理。　　獵豹在兩名劍手的勁拳擊在身上之時，也以兩拳相迎，毫無花巧地分擊兩人前胸。　　“呀呀……”獵豹對這兩聲慘叫很滿意，因為這是他所希望出現的情況，也是意料中事。　　以拳換拳，是獵豹的強項，也是他無往不利的戰術。　　“噹噹當……”正當獵豹得意之時，軒轅已經與青天交換了數十劍之多，以快打快的打法軒轅並沒有佔到絲毫便宜。　　“哧……”青天的劍終於突破了對方的劍網，在軒轅的小腿上拉開了一道血槽。　　軒轅一聲慘哼，厄運並沒有就此停上，在獵豹趕來相救之前，他又重重挨了一腳。　　青天的掌、劍、腳無所不用，全身的每一部分都可充作致命的武器，而軒轅因腿上的傷痛所露出的那一點小小的空隙，他也絕不會放過。是以，他的腳突破了軒轅的防守，印在其胸膛上。　　“哇……”軒轅着地之前噴出一日鮮血，五臟欲裂。　　剛才，青天一指擊在軒轅的丹田之上，由於軒轅丹田之中所儲的是無法運用的氣勁，幾乎完全抵消了青天的指勁，根本就未曾受傷，但這一腳卻是擊在他的胸口上，丹田異氣雖有護體功能，卻非直接與外力相接，是以軒轅受了傷。　　軒轅身體的抗打能力並不比獵豹差，若非青天的功力高絕，絕難傷他。不過，此刻他的傷勢也不是很嚴重，讓軒轅擔心的卻是剩下的那兩名屹立一旁，伺機而動的劍手。　　那兩名劍手似乎早已等得不耐煩了，但他們似乎對軒轅有所畏懼。軒轅剛才的表情及與獵豹的配合在眨眼間讓他們的兩位同伴生死未卜，這之間的驚險之處只讓他們心中驚駭莫名，也殺意狂升。　　此刻他們覺軒轅噴血而倒，又怎肯放過這個大好機會？是以，兩人奮力出劍，誓要將軒轅斬殺於劍下！　　軒轅在中劍之時便知不妙，因為他與獵豹兩人聯手重創首先出手的兩名劍手后，似乎激怒了青天，這才致使青天出此重手。是以，他落地的軀體迅速向一邊翻滾，雖然顯得極為狼狽，但卻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喳喳……”剩下的兩名劍手又怎會給軒轅求生的機會？殺招一浪接着一浪，逼得軒轅在地上不停翻滾。　　“轟……”獵豹的身體也倒跌而出，他終究還是無法相抗青天的一記暗拳，幸虧其外功紮實無比，否則這一拳只怕已使他骨折臟裂了。　　青天一聲輕嘯，劍化一幕暗潮。對於這兩個年輕人，他已經沒有太多的耐心，雖然他心中極為欣賞兩人，可這兩人是他的敵人，因此青天絕對不會心慈手軟，甚至要以一切力量毀去這兩個年輕的生命。因為他已深深地覺察到深藏於兩人體內的無窮潛力，一旦成了氣候，只怕會凌駕於自己之上，到時他絕對再難制服而成為自己的禍患。　　獵豹並沒有在意青天的劍，他卻發現軒轅已經被逼入了絕路，即將成為劍下亡魂。是以，獵豹不再在乎青天的劍，而是傾力向那兩名劍手撲去。他絕不想眼睜睜看着軒轅死去，哪怕是以自己的性命換取他的生路。　　此時軒轅面對兩大劍手的攻擊，實在避無可避，他翻滾到了一棵大樹的底下，大樹擋住了他翻滾的去路，這使得他無法再繼續那艱辛的“旅程”。而面對他的，卻是無情的殺戮，兩柄破空而至的利劍犹如死神的巨齒，急欲吞噬他脆弱的生命。　　軒轅無奈，但卻為另一件事驚呼出聲――那是獵豹的行動和安危！　　獵豹的確是不顧一切地前來搶救軒轅，而對於自己的生命他似乎並沒有放在心上，腦中推一想着的一件事就是――他的拳頭必須趕在那兩名劍手手中的利劍下擊之前，誅殺或重創兩人！以獵豹的速度可以做到這一點，但如此一來，他惟有死路一條，死於青天的劍下！　　青天的臉上也顯出了一絲難得的驚訝，他沒有想到天下竟有人為義而生，心底忍不住地震撼了一下，不過這並沒有影響他胸腔已經狂涌而起的殺機，也沒有影響他擊殺獵豹的決心。　　那兩名劍手自然也感覺到了來自背後的強大氣勁，他們並不想死，更沒有給軒轅陪葬的勇氣，是以他們惟有改變劍式，倒刺而回。　　軒轅的驚呼聲並沒有對獵豹起到任何阻截作用，倒是獵豹的臉上湧出了一層無可言喻的豪氣。　　死亡對他來說，並不是一個可怕的威脅，為兄弟而死，這是有邑族勇士的驕傲。　　“快走！”獵豹在青天的劍氣將之完全籠罩的剎那間，口中迸發出一聲大吼，這是他惟一的希望。　　軒轅的心抽搐了一下，他看到了獵豹的目光，依然是豪氣千雲，傲意凜然，那涌動的殺機醞釀成高昂的戰意，在這種絕境之中仍沒有絲毫的減退。軒轅在獵豹的目光中還發現了熱切的期望，他彷彿看到了獵豹那顆火熱而真摯的心。　　熱血上沖之下，軒轅的眼角竟難得的有些濕潤但他的心卻好痛，好沉！他知道該如何做，也必須這樣做――走！　　不顧一切地逃走，這才是獵豹的心愿，要想讓獵豹無怨無悔，軒轅就必須走！否則，就是兩人同死！　　同生共死的人並不能算是一種勇敢，而是一種愚昧、一種悲哀。現實絕不會同情悲哀者，更會排斥愚昧者，而軒轅絕對明白這個道理，因為他也曾是獵人。“青山長在，綠水長流，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這才是真理。所以，軒轅沒有選擇與獵豹同死，而是逃走！就在這時，他看見了一道電光。　　電光，其實是火光映照的劍，快得不可思議的劍，那種速度以神鬼莫測來形容似乎仍顯不夠。因為，那道電光擊出的速度實在太快……　　劍，斜插橫穿而至，自黑暗中而來，又沒入了黑暗之中，無首無尾，只有一道閃爍如電火的幽光，無可比擬，無法細描其所經所過的軌跡。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一劍並非攻向軒轅！　　不是攻向軒轅，而是攻入了青天那張如潮般的劍網中！　　“恭弘=叶 恭弘皇！”軒轅忍不住驚喜得差點歡呼起來。　　“叮……”劍網四散，化成點點雪花飄舞，漫天揚起，使得夜空變得更為虛幻。　　論速度，放眼天下，比恭弘=叶 恭弘皇更快的人只怕太少太少，軒轅不得不承認這一點。這當然是一件好事，因為只有恭弘=叶 恭弘皇那比風更快的速度才能給獵豹點燃惟一的希望。　　青天的劍式完全受阻，他從來沒有想到世上居然有人能夠使出如此快的劍法，擁有如此快的速度，更難得的卻是來者的步伐和劍招之配合竟是那般默契無間。　　獵豹只感壓力大減，身子一輕，仰天一聲輕嘯，雙臂注滿全部力量揮舞而出，戰意高昂至無以復加的巔峰。　　一時間，風雲變色，篝火搖曳，夜空更暗、更沉，但似有一場強烈的風暴旋刮而起，寒透了每一個人的心。　　“嘩……”一聲暴響，十丈外的小木屋裂成無數的碎片，如一陣蝗雨向斗場中的所有人涌到，殺機濃烈得如陳年烈酒。　　軒轅並不為此感到意外，因為他早就知道那小木屋之中的神秘人物絕對不會甘於寂寞，更不會讓他們輕易逃走。　　軒轅出劍，霸烈的殺氣自劍鋒湧入虛空，向那陣如蜂雨般的木片斬去。　　“噹噹……”獵豹的雙拳狠擊那兩名劍手的長劍，同時整個身形毫無畏怯地撞入了兩人之間。　　那兩名劍手的身子禁不住一震，那股強大的衝擊力幾乎將他們震得倒跌而出。獵豹帶上了天龍蠶絲手套的拳頭，力道兇猛得驚人至極。　　獵豹的拳勢絕無花巧，直來直去，每一拳都足以開碑裂石，其速度也絕對不慢。當然，比起恭弘=叶 恭弘皇在這瞬間擊出的五百七十八劍要慢了許多。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的確快得不可思議，他的劍招就只有一個特點――快！幾乎無跡可尋，無招可憑，無章可依，但每一劍都只攻不守，每一劍都絕對對準了青天的要害部位，完全是一種同歸於盡的打法。　　青天雖然在劍術和力道上勝恭弘=叶 恭弘皇許多，但在速度上卻相形見絀了，遇到一個不要命的對手，又如一個瘋子般狂攻亂砍一氣，只讓他為之氣結，卻又不得不節節後退。當然，如果青天欲和恭弘=叶 恭弘皇斗個兩敗俱傷的話，在任何時刻都可以做到這一點。只可惜，青天又怎會捨身去換取一個瘋子的受傷或身亡呢？這就是他縛手縛腳的原因。　　軒轅的目光透過那幕犹如蝗雨般射至的木片，看清了隨着蝗雨而至的人物――一個黑髮青須的白眉老者。　　殺氣似乎如潮濕的露水，讓人呼吸不暢，難受至極，軒轅只覺一股冰寒的感覺自心頭升起――那是一柄有形卻無質的劍！　　軒轅無法控制心頭的驚駭，劍未至，那人已經將劍意植入了他的心中，這是怎樣一個人物？又是怎樣一個可怕的劍手？　　軒轅想象不到世間竟有如此奇奧絕倫的劍術，目光所至，那道夾雜於如蝗碎木之中的人影已經消失不見，存於虛空的，只有一柄巨大的無柄之劍！拖着長長的芒尾，帶着霸烈無比又森冷異常的殺氣直逼軒轅！　　軒轅第一次清晰地感覺到自己力量的單薄，像是巨人腳下的螞蟻，但他知道，這雷霆般的一擊絕對不是他所能夠抗拒的。他想不出在青雲堡中，還有誰比“青雲劍宗”宗主青天更為可怕？而這個人又居住在離青雲堡大門口不遠處的一間小木屋中？……這之中的確透着難解的神秘。　　當然，這些都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擋御這驚天動地的一劍。軒轅不顧一切地雙手揮劍，提聚了全身所能提聚的功力，直擊而出！而對方那強霸濃烈的殺機也同時牽動了軒轅丹田之中那股無法調配的勁氣。　　軒轅只覺周身熱流四涌，通達於四肢百骸，驅散了那道入侵的冰寒劍意，再匯入手臂，流入那柄含沙劍之中。　　劍身泛起一層濕潤的毫光，在黑暗之中犹如鑲滿夜明珠的光柱，劍芒暴漲三尺，這是連軒轅也未曾想到的變故，但這一刻的他已經沒有任何時間去想去思索這之中的一切，他只感到整個身體都充盈着快要爆炸的力量，不戰不快，於是他發出了一聲長嘯，裂天地、驚飛鳥的長嘯……　　“轟……”一陣強烈的震蕩幾乎讓所有的人都為之震驚，似天崩，如地陷，又若海嘯山裂。　　塵揚恭弘=叶 恭弘飛，枝折木斷，那四射的泥土沙石犹如虛空之中泛起的浪潮向四面散射衝擊。　　獵豹怔住了，呆立如傻了般，忘了自己是否該出手，那股強勁的衝擊波並未帶動他分毫，但卻讓他神馳心搖，他簡直無法想象剛才那一擊是人為的。　　事實就是事實，恭弘=叶 恭弘皇和青天也同時驚退，均被這驚世一擊的強烈激蕩所震撼。　　軒轅的身形犹如紙鳶一般飄飛而出。　　鮮血如同傍晚的紅霞，濺落在塵埃之中。　　“阿軒……”獵豹和恭弘=叶 恭弘皇同時驚呼，而這時他們卻各現在塵埃漸落的迷霧中露出了一個人――一個黑髮青須的白眉老者。　　那老者屹立着，青衣仍然悠然飄舞，他腳下的地面之上犹如被颶風所毀，陷落三寸之多，陷落範圍約有兩丈方圓。　　殺氣犹如秋風一般散佈於無邊的虛空。　　“大哥！”青天輕聲叫了一聲，臉上似乎有些微微的慚愧之意，但他掩飾不住心頭的驚訝和震撼，其表情與那黑髮青須的白眉老者幾乎相同，而這卻是因為軒轅。　　軒轅落在距白眉老者五丈之外，竟仍輕輕地掙扎了一下，撐起上身，他的劍落在離他兩丈之處。　　“阿軒……”獵豹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再理會這兩個隨時都可能發出致命一擊的高手，甚至連遠處聞聲自北後殿趕來的人也沒有在意。　　軒轅勉強撐坐起來，嘴角上滑出兩道血水，慘淡地笑了笑，目光卻投向五丈開外的白眉老者，有些氣促地道：“你是‘青雲劍宗’的創始人――青雲？”

# 第十八章 驚煞三擊

　　“阿軒，你怎麼樣了？”恭弘=叶 恭弘皇和獵豹關切地問道。　　軒轅扶着兩人的手臂坐正了身子，喘了一口粗氣，伸手抹了一下嘴角的鮮血，道：“沒事，還死不了。”　　“年輕人，你很了不起，能抵抗我‘驚煞三擊’的第一擊，你是三十年來第一人！”白眉老者淡然道。　　“你果然是青雲！我恭弘=叶 恭弘皇就來看看你有什麼鬼把戲！”恭弘=叶 恭弘皇立身而起，森寒的殺意狂斗，那一身黑衣讓人感到他身上似乎在燃燒着一層魔火。　　“年輕人，你的煞氣好重！”青雲望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皺了皺眉頭，冷然道。　　“大哥，居然勞動你親自出手，真是不好意思，這兩人就交給小弟吧。”青天向青雲恭敬地道。　　青雲笑了笑，道：“我已有十餘年未曾出手，今日難得有機會出手，你又何必如此？”　　恭弘=叶 恭弘皇不語，只是雙眸之中殺機更盛更烈。　　“恭弘=叶 恭弘皇，不要，你們走吧，你不是他的對手！”　　軒轅清晰地感覺到恭弘=叶 恭弘皇的死戰決心。　　獵豹自然明白自己與青雲、青天之間的距離相差太多，久戰下去惟有死路一條，可是他能逃走嗎？想到這裏，他猛地站了起來，一拉恭弘=叶 恭弘皇，低聲道：“你走，我擋着！”說話間已快速向青雲逼近。　　恭弘=叶 恭弘皇卻絕不肯落後，他的速度比獵豹快多了，只一動身就已突破了數丈空間，劍尖直指青雲眉心，相距一尺。　　青天也吃了一驚，眼前三個年輕人的武功之高完全超出了他的估計，而且每個人都有着各自的特點。　　青雲淡淡地笑了笑，卻不得不承認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快。不過，對於他來說，這些並不重要，天下間沒有任何招式能快過他的目光，快過他的感覺。　　“叮……”青雲右手的食指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鋒上輕輕彈了一下。　　恭弘=叶 恭弘皇一聲悶哼，手中的長劍竟碎裂成七截，他清晰地感覺到。劍尖之上傳來的七股勁氣，使得長劍自裂。　　不，應該是八道強力，犹如浪濤一般，一波一波地湧入恭弘=叶 恭弘皇的經脈中，最後那一波力道使恭弘=叶 恭弘皇無法控制自己的身形，倒撞向獵豹。　　軒轅的臉色變得極為難看，恭弘=叶 恭弘皇和獵豹也同樣如此，他們實在無法想象，世間竟有如此可怕的對手，但此刻他們卻必須面對這樣的一個敵人。同時也明白了為什麼“青雲劍宗”能夠屹起於黃河之畔，連共工氏也無可奈何的原因。　　“大哥，你已練成禪劍指了？”青天顯得有些驚喜和激動地問道。　　青雲望了青天一眼，淡淡地點了點頭。　　軒轅、恭弘=叶 恭弘皇和獵豹卻對什麼禪劍指之類的武學從未聽說過，但卻明白這是一種極為厲害，也極為致命的武學。　　恭弘=叶 恭弘皇勉強平復一下心中的驚駭，青雲一指碎他利劍，而且準確無比地捕捉到他劍式的軌跡，這怎能不讓他心驚？但他知道吃驚也是於事無補，此刻的局勢惟有以死相拼！　　“用我的劍！”軒轅提醒道，他自然明白含沙劍之利、之堅，承受了青雲那樣強悍的一擊依然完好無損。　　恭弘=叶 恭弘皇經軒轅提醒，迅速掠身，同時探手抓向兩丈外的含沙劍，速度依然快如鬼魁，如果能拾到含沙利，或許還有一拼之力，否則他們三人惟有死路一條。　　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很快，但“快”有時候並不能代表結果――最終的結果，因為事情總會有意外。　　意外有時候是人為的，含沙劍動了，居然犹如活物一般突然自地面上躍起，更如閃電般掠過虛空，向青雲飛去。　　獵豹一聲狂吼，他看得很清楚，含沙劍之所以會動，是因為青雲的手，那隻在虛空中稍稍一抓的右手，所以獵豹絕對不能讓這種局面發生，他必須出手！　　恭弘=叶 恭弘皇也大驚，這是個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變故，當他扭身追擊含沙劍之時，青天的劍已破空而至，他根本就沒有半點機會。　　“轟……”獵豹的身子倒跌而出，卻是青雲的拳頭撞上了他的拳頭。來自青雲拳中的勁力使他根本就沒有絲毫抗拒的能力，而青雲的右手已然握住了那柄飛向他的含沙劍。　　“噗……”獵豹巨大的軀體將勉強站起的軒轅又重新撞倒在地，兩人同時滾了幾滾，再次掙扎時，均感到脖子之上傳來一陣冰涼的寒意，已有人將冰冷的劍鋒搭在他們的頸脖處，正是一旁伺機而動的兩名劍手，而這時，“青雲劍宗”眾弟子也迅速圍了過來。　　恭弘=叶 恭弘皇見軒轅和獵豹同時遭擒，心頭一驚，腳步立亂，青天趁隙而入，利劍無情地抹向他的脖頸，準確得駭人。　　恭弘=叶 恭弘皇大驚，同時身形疾退，但松神在前，青天似乎料到恭弘=叶 恭弘皇這一舉動，已踢出了一腳。　　“砰……”恭弘=叶 恭弘皇心神己亂，根本就未曾防到青天踢來的那隻腳，竟被踢得一個踉蹌，但青天的劍卻沒有半點停歇，破空而入。　　恭弘=叶 恭弘皇感到一陣絕望，他知道自己無論如何都不可能避得了這一劍之威，惟有死路一條。一時間，他閉目暗自長嘆一聲，往事如電般在腦海中一閃而過。不屈的他，最終還是踢出了一腳，明知這是沒有任何效果的一腳，也要嘗試一下。　　森寒的劍氣已透過肌膚，恭弘=叶 恭弘皇只感生命一片空白，空白得不再存在任何思想，一切的一切都會隨着青天的這一劍而消失……　　“恭弘=叶 恭弘皇！”軒轅和獵豹驚呼出聲，但他們的驚呼未竭之時，聽到了一聲極為清脆的金鐵交鳴之聲。　　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死，並非因為他是鐵脖子，更非他有足夠的能力躲開青天致命的一劍，只因為另外一柄劍、軒轅的含沙劍，只不過此刻這柄劍在青雲手中。　　救恭弘=叶 恭弘皇者，居然是青雲，這是個意外，絕對的意外。在這場中，大概也只有青雲才有這個能力自青天的劍下救出恭弘=叶 恭弘皇的生命。　　青天感到意外，就像是軒轅和獵豹一樣意外，即使恭弘=叶 恭弘皇也為之惑然，但不死總會是一件好事。　　當青天惑然之時，恭弘=叶 恭弘皇己以最快的速度脫離青天的劍勢範圍之外。　　“大哥？”青天惑然相問。　　青雲向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望了一眼，才將目光移到青天的身上，未語，卻將手中的含沙劍遞給了青天。　　青天愕然地接過劍，不經意地望了一眼，臉色忽變低呼道：“含沙劍！”　　青雲的臉色也顯出了一絲惆悵而黯然的神采，點了點頭，肯定了青天的說法。　　最為驚異者莫過於軒轅，對方自然不知道自己的劍為何名，但自青天和青雲口中說出來，卻又有着另外一種不同的意思。他猜不到青雲怎麼知道劍名，還因此而救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命。但可以肯定，他們與含沙劍之間有着一種很特殊的關係，這是絕對不可否認的。　　青雲的目光移向軒轅，深深地注視着這個頑強的年輕人，半晌才問道：“這劍是你的？”　　軒轅不由好笑地反問道：“不是我的，難道還是你的不成？……呀！”一句話還未說完，便覺脖子一痛，一股鮮血自脖子上滑了下來，卻是那劍手在劍鋒上用了些力氣，只痛得軒轅臉色蒼白。　　“你師父是誰？”青雲淡然問道，語氣溫和了許多。　　軒轅心中忖道：“難道這兩個人會與木大伯有關係？可木大伯又怎會到千里之外的共工氏來呢？”想到這裏，他不由道：“我也不知道他是誰。”　　青雲和青天竟然不懷疑軒轅的話，又問道：“那你師父大概有多大年紀？”　　軒轅更覺訝然，不明白青雲和青天的話意是什麼，但卻照實說出了木青之父木孟的年齡。　　青雲和青天聽說對方是個四十多年的中年，不免有些失望，又問道：“那他使什麼劍法？”　　軒轅想了想，不知道是說還是不說，思索了半晌才橫下心來道：“神山鬼劍！”　　“神山鬼劍？！”青雲的臉色再次變了變，終於嘆了口氣，向青天望了一眼。　　青天的神色間有着無法掩飾的激動……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不由得為之愕然，包括“青雲劍宗”的弟子也全都不明所以，他們還從未見過宗主有這種表情。　　“那你師父現在哪裡？”青雲深深地吸了口氣，問道。　　“放開他們！”青天向那兩名劍手喝道，兩名劍手愕然之下移開了利劍。　　軒轅和獵豹相互望了一眼，互相扶着站了起來，軒轅卻在思索着要不要說出自己的來源。　　獵豹也有些驚愕地望了軒轅一眼，顯然為軒轅提及自己的師父和那從未聽說過的“神山鬼劍”而有些動容。恭弘=叶 恭弘皇因為並不知道軒轅在族中以忘記過去的身份出現，所以他臉上沒有驚愕之色。　　軒轅覺得沒有隱瞞的必要，坦然地望瞭望青天和青雲，道：“他已經死了。”　　青雲和青天一震，神情無法抑制地波動了一下，又問道：“怎麼死的？”　　“練功走火入魔，氣岔暴亡！”軒轅答道。　　青雲和青天相視望了一眼，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青天將手中的含沙劍拋到軒轅身邊，淡淡地道：“你們走吧，你們的朋友並不在‘青雲到宗’的手中，昨晚我們也沒有人在共工集中做過任何事。話盡於此，希望你們好自為之。”　　軒轅和獵豹呆了一呆，恭弘=叶 恭弘皇卻漠然道：“我相信你的話，昨晚之事不是你們乾的！”　　“恭弘=叶 恭弘皇？”軒轅和獵豹大為驚愕，心中更是充滿了疑問，但軒轅絕對相信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這是他直覺的一部分。　　“如果事實真是如此，我願意為今日之事承擔後果！”軒轅斷然道。　　“很好！年輕人，我就在青雲堡中等你！”青雲悠然嘆了口氣，淡然笑道。　　“那我們先告辭了！”軒轅在獵豹相扶之下，向青雲堡外走去，恭弘=叶 恭弘皇掃視了“青雲劍宗”眾弟子一眼，扭頭拾起含沙劍，跟在軒轅之後向外行去。　　“年輕人，我這裡有顆療傷聖葯，送給你服下吧！”青雲快步趕上軒轅，自懷中掏出一顆瑩潤如玉的丹丸遞給軒轅，溫和地道。　　“謝謝！”軒轅接過丹丸，又問道：“你能告訴我，你們與含沙劍之間的關係嗎？”　　青雲臉上閃過一絲傷感，道：“當你再來之時，我會告訴你的，你要小心一些！”說完頭也不回地向堡內深處走去。　　“青雲劍宗”眾弟子也為之愕然，不知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宗主為什麼要放這幾個搗亂的兇徒？　　軒轅怔了怔，青雲臉上那一絲傷感的表情犹如烙印一般刻在了他的心上，可他卻不想去猜測這之中的關係，只是坦然地服下了那顆丹丸。　　※※※　　東方的天空已經發白，犹如死去的魚肚，有一層淡淡灰白色的光潤點綴在那黑沉沉的遠山之頂。　　天快亮了，霧似乎還很大，露水也極重，軒轅和獵豹的心更為沉重，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依然很平靜，像是一塊冰雕，比秋風更冷，他沒有言語，只是望着那片零亂的足印和樹身的幾道劍痕。　　燕瓊犹如受驚的小貓，蜷縮在軒轅的懷中，而軒轅的臉色依然顯得十分蒼白，只不過此刻他的傷勢己好了一大半，也許是青雲的那顆療傷聖葯確有神效，抑或是因為積於丹田之中的那股異氣在慢慢復蘇。只是此刻他的目光顯得有些空洞，有些茫然。　　楓林谷外，空寂幽靜，惟有鳥雀在鳴飛，秋蟲在嘶叫，而與軒轅預定在此會面的人此時卻並不在這裏。　　施妙法師不見了，化金也失蹤了，軒轅已發出了十多聲暗號，均未有反應，也未見任何由施妙法師和化金留下的暗記，惟一的可能就是施妙法師和化金遇敵了。　　按照地上零亂的腳印看，這裏剛才可能出現了一場很激烈的拚鬥，而施妙法師和化金的失蹤可能就是因為這些。　　獵豹細細數了一下附近樹榦上的劍痕，足有一百七十多道，這是一個讓人心驚的数字。　　林間傳來一串細碎得幾乎被秋蟲凄鳴掩蓋的腳步之聲。　　軒轅雖然傷勢未愈，但是仍清楚地捕捉到這串細碎的聲音，是以他扭過頭，銳利的目光穿透濃霧，向聲音傳來之處投去。　　“花猛！”軒轅心中微微外起一絲暖意，低呼道。　　來人正是花猛和凡三，但此刻的他們似乎受了些小傷，神情顯得有些懊喪，但兩人一見到軒轅和獵豹及恭弘=叶 恭弘皇時，忍不住驚喜地呼道：“你們沒事？”　　軒轅的心再次沉得極深，但仍搖了搖頭，道：“你們受傷了？有沒有發現聖女的蹤跡？”　　花猛苦笑着搖搖頭道：“我們找遍了整個青雲堡，卻沒有見到聖女的蹤影，於是便想縱火，誰知遇上了幾個高手，不僅無法縱火，連脫身也不能，最後被他們擒住了。”　　獵豹和軒轅的臉色再變，同時驚問道：“火不是你們放的？”　　花猛和凡三同時搖了搖頭，惑然地向恭弘=叶 恭弘皇望瞭望，驚疑地問道：“是你放的嗎？”　　恭弘=叶 恭弘皇漠然地搖搖頭，道：“我趕到共工部族時，猜到你們一定前來青雲堡了，所以帶着燕瓊來找你們，當我趕到之時，那人早就有人放了，我以為是你們所為。”　　“是呀，我們來的時候見他們全都趕去救火，恭弘=叶 恭弘皇便讓我留在堡外的樹洞中。”燕瓊自軒轅的懷中抬起頭來道。　　軒轅的目光又回落在林間地上那一片零亂的腳印之上，在火把的映襯下，那些腳印顯得十分清晰。　　花猛和凡三似有所覺，掩飾不住心頭的驚駭，問道：“難道施妙法師和化金也失蹤了？”　　軒轅沉重地點了點頭，心中卻暗自思忖這神秘的人物究竟是哪一路的？到底有何目的？又為什麼要縱火？並還擄走施妙法師和化金？而這些人與聖女等人的失蹤有何關係？對方是不是一路人？抑或是幾群不同身分的人呢？　　“那你們是怎麼出來的？”獵豹想了想問道。　　花猛和凡三苦笑着搖搖頭，也滿腹疑惑地道：“是他們放我們走的，我也不明白他們在搞什麼鬼。”　　獵豹恍然，知道這定是青天下的命今，只是此刻讓他頭大的不是這些，而是那潛在的敵人是誰？這縱火之人又是誰？　　軒轅的目光又投向了恭弘=叶 恭弘皇，他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和燕瓊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因為他們是目睹這兩件事情發生的主要人物。　　“恭弘=叶 恭弘兄可與那一群人交過手？”軒轅淡然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吸了口氣，猶豫了一下，道：“那群人的武功很雜，但卻是我從未見過的。”　　軒轅和獵豹同時怔了一怔，軒轅又問道：“那你可見過他們的面孔？”　　“那些人都是矇著面的，似乎怕我們認出一般。”燕瓊搶着答道。　　眾人又陷入了沉默之中。　　“我們先找個安全的地方再說吧。”軒轅吸了口氣，提議道。　　※※※　　野火未滅，大陽已經破霧而出，山谷中猶顯清冷。　　軒轅將燕瓊摟得更緊了一些，疲憊的燕瓊已在他懷中睡着了，而軒轅卻沒有絲毫的睡意，儘管他很累！　　恭弘=叶 恭弘皇講述了他帶着燕瓊逃出來的經過，也講了昨夜那一場激戰的整個過程。　　其實，那並不是什麼激戰，而是一個不成比例的陷阱。　　恭弘=叶 恭弘皇當時並沒有睡，他的性情很孤僻，不喜歡與眾人聚在一起，包括吃、睡。是以他的晚餐也是獨自一人自燒自吃，這也是恭弘=叶 恭弘皇為防上無法抗拒聖女身邊幾個婢女的美色而舊性複發的一種手段，當恭弘=叶 恭弘皇將這個提議向軒轅說出來時，得到了眾人的贊同，所以恭弘=叶 恭弘皇自己獨成一體。燕瓊是軒轅託付給他的，而對於軒轅的託付，恭弘=叶 恭弘皇絕對不會有半絲相違。　　燕瓊因軒轅去了共工氏，心神不寧，更沒有胃口吃東西，因此晚餐只是吃了恭弘=叶 恭弘皇所烤的一隻小小的兔腿，而其他人全都集在一起吃晚餐，正因為這樣，恭弘=叶 恭弘皇和燕瓊才僥倖逃過一劫。　　軒轅走不多時，便有一群神秘的蒙面人闖入了營地之中，激戰立時開始。　　沒有人知道這群人是怎樣突破軒轅和聖女的布置，破除了聖女所設的陣法和軒轅諸人布下的機關。　　恭弘=叶 恭弘皇也出手了，他的劍奪去了五名敵人的生命，可就在這時，他發現族中勇士們手中的兵刃很快便被人擊落，甚至失去了攻擊力。　　這是一個很突然的變故，但以恭弘=叶 恭弘皇的經驗，很快便明白了這是為什麼，而恭弘=叶 恭弘七也吼叫着讓他帶燕瓊快走，找到軒轅再作打算。於是他沒有任何猶豫，帶着燕瓊就向外圍殺去。　　若讓恭弘=叶 恭弘皇放棄燕瓊獨走，那是絕對不可能的。恭弘=叶 恭弘皇也有自己的行事原則，答應別人的事，他絕不會失信！當然，這個人必須是朋友，而軒轅當然是他的朋方，甚沒有軒轅，族人永遠就不可能接受他這個罪人；若沒有軒轅，他可能永遠淪陷魔道，永遠無法找到真正的自我。所以，他絕不會棄燕瓊於不顧。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速之快，確已登峰造極，雖然帶着燕瓊，但絕對沒有半點停滯。當然，一路衝殺出去也不會是一帆風順，畢竟這群神秘的敵人也有許多高手。　　恭弘=叶 恭弘皇佔優勢的便是他那無可比擬的速度，又是在夜晚。如果只有他一人的話，他可以輕鬆至極地逃離。可是，此刻他卻要帶着一個不會武功的女人逃走，所以他為此付出了代價。背上為燕瓊挨了一刀，重重的一刀。但最終他還是帶着燕瓊衝出了重圍，在粗略地包紮一下傷口之後，便遭到一連串追殺，這之中的險象環生自不是言語所能表述的。不過這群追殺他的人都沒有好的結果，甚至為此付出了生命。　　黑暗中的恭弘=叶 恭弘皇就像是死神，他那如鬼魁般的速度在黑暗的森林之中如魚得水。　　他也不知與這群追殺者糾纏了多久，當他脫離危過後迅速將燕瓊安置好，又在第一時間趕到共工氏部落，這才知道化金已先他而至，帶着軒轅諸人趕去了“青雲劍宗”，於是他又匆匆回到共工集，發現那曾住過的營帳已化成了一片灰燼，地上除了斑斑血跡，連屍體也沒有一具，更不知道聖女和恭弘=叶 恭弘七請人被擄到了哪裡。目睹這一切，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任何猶豫，掠身向青雲堡而去。　　當然，在恭弘=叶 恭弘皇重回共工集前，軒轅和施妙法師等人已先一步回來，並收拾了這裏的幾具屍體，以後的事情也便全在青雲堡中發生了。

# 第十九章 連連失利

　　花猛突然出聲道：“化金怎會如此肯定這群人就是‘青雲劍客’的人呢？”　　凡三和獵豹無語，恭弘=叶 恭弘皇也不語，只是幾人的目光全都投到軒轅的身上，似在等待軒轅說話。在這種時刻，他們似乎想到了軒轅是領頭之人。　　軒轅輕輕地撫了撫燕瓊長長的秀髮，吸了口氣道：“因為化金他是潛伏在我們之間的姦細！”　　“姦細？”眾人懼驚，惟恭弘=叶 恭弘皇無語，他絕不懷疑軒轅的說法，抑或他並不想做任何評論。　　“阿軒怎知他是姦細？”花猛並不苟同軒轅的意見，有些不高興地問道。　　軒轅淡漠地吸了口氣並不怪花猛的懷疑和責問，畢竟他們在同一個族中生活了幾十年，無論如何都難以讓他立時相信化金是姦細的事實。是以，他對花猛和獵豹這些人的反應都在意料之中，長吁了口氣道：“依我想，恭弘=叶 恭弘七叔他們並不是輸在功夫不如人，若是硬碰硬的話，以我們的實力絕不會輸。但是恭弘=叶 恭弘七叔他們的兵刃卻被人擊落，而且沒有半點反抗之力，這是因為他們中了毒！”　　花猛和獵豹諸人不語，他們知道軒轅仍會繼續說下去。　　“恭弘=叶 恭弘七叔他們都是硬漢，要想擄走他們，若不是因為他們中毒毫無反抗之力，就一定只能擄走他們的屍體。我仔細查看了一下我們所住營帳的周圍，那裡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打鬥痕迹，也就是說我們的兄弟與賊人交手只限於營地之中。若是敵人的力量很強大的話，就絕不止化金和恭弘=叶 恭弘皇來為我們通風報信，而應該有更多的人，就算族中勇士無法突出重圍，又怎麼可能連營地也出不了？這隻是證明他們中毒了，也印證了恭弘=叶 恭弘皇所說的，只有他和燕瓊沒有與大家一起用餐，這才得以倖免。”軒轅分析道。　　花猛和凡三的目光全都投向了恭弘=叶 恭弘皇，他們怎麼也不會相信這毒是化金所下。　　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似乎都明白他們眼神的意思，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做聲，但卻顯出一絲怒容，他知道花猛和凡三是懷疑他下了毒。　　“當然，這下毒之人有三個懷疑的對象，但大家會相信這毒是瓊兒下的嗎？”軒轅突然問道。　　“瓊兒？不，不可能是她！”花猛和凡三及獵豹都肯定地道。　　“我也不相信是她，也不可能是她！”軒轅頓了頓，又道：“那麼剩下的只有兩個人可以懷疑，一個是化金，一個是恭弘=叶 恭弘皇！”說完，軒轅的目光在眾人臉上掃了一圈，包括恭弘=叶 恭弘皇的表情也一絲不漏地落在他眼中。　　恭弘=叶 恭弘皇此刻的心境反而平靜下來，依然不言不語，沒有半絲不安和憤慨的情緒。　　花猛、凡三和獵豹也將目光投向了恭弘=叶 恭弘皇，但他們卻欲言又止。　　“這之中，我們所知沒有中毒的只有三人，因此我們只能這麼懷疑，我們也只能一個個地排除，這才可能得出正確的判斷。當然，我們的隊伍之中出現了姦細那是絕對的，否則敵人怎會無聲無息地出現在營地之中？不僅躲開了機關，更破除了陣法。另外，營中兄弟中毒一事，化金並沒有談起，這麼重要的事情他怎麼能不說？他並不是孩子，不知道這個疑點的重要性，這就加重了他的嫌疑。”軒轅肯定地道。　　花猛和凡三諸人相視一眼，似乎都明白過來，既然燕瓊不會說謊，那化金的確是漏掉了這個重要的信息，而使他的嫌疑更大。而花猛諸人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信任度始終不高，就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曾經犯為讓人難以接受的錯誤，但此刻軒轅這般解說，也讓他們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懷疑減少了許多。　　“可是，我們怎能憑藉這一點來斷定化金是姦細呢？”花猛又問道。　　“當然，只憑這一點就妄下結論，似乎太過武斷了，這樣只會傷了兄弟間的感情。”軒轅說話間挪動了一下身子，嘆口氣道：“其實化金的疑點很多，我們所說的只是其中兩點：一、他本身沒中毒；二、他少說了一個重要的環節。另外則是他身上的傷有故意為之之嫌。你們可記得他肩頭的衣服上有血跡，且以布包紮好了？當施妙法師要他上藥時，他說沒事，不必麻煩而浪費時間的話？”　　“他的確說過，可這有什麼好懷疑的？”凡三想了想道。　　“當然有，我曾不經意地在他肩頭傷口處拍了一下，可是他卻沒有半點痛苦的模樣，甚至連眉頭都沒皺一下。如果你們身上有大傷口，我拍一下，你們會沒有痛的感覺嗎？就算你們是鋼鐵鑄成的，可能會不發出慘叫，但是絕對會在表面上發生一些變化，而化金卻沒有。所以，這是疑點之三！”軒轅悠然道。　　恭弘=叶 恭弘皇也為軒轅的話所動容，更別說花猛和獵豹、凡三幾人了，他們從沒想到如此高大威猛的軒轅竟會如此心細，但這又讓他們不能不信服。單憑這一點就可看出恭弘=叶 恭弘放並沒有選錯人，只是今日的局面實屬意外。　　花猛的確對軒轅在化金的肩頭上拍了一下有點印象，那是在營地收拾花沖的屍體時，當時他並沒有注意兩人的表情，更沒有想到軒轅是有意如此，他還當軒轅是因為太過憤怒才會有那種舉上，此刻仔細思慮起來，倒覺得自己大過低估軒轅了。　　“這隻是疑點之三。還有疑點之四――在進入青雲堡之時，我們本是要一起入堡的，但我卻故意留他在堡外。化金是事情突發的目擊者，豈有不當面指證的道理？如果你們處在他那種身分，也會聽從安排留在堡外嗎？”軒轅反問道。　　凡三和獵豹諸人相視望了一眼，同時搖了搖頭，道：“我們不會，只會要求同入堡中，不僅僅是指出兇手，更要發泄心中的一口惡氣！”　　“很對，我之所以留他在外，就是要試試他會不會反對，是否會要求與我們同進堡中，如果他不是心中有鬼，絕對不會甘心留在堡外的，而當時化金不但連一句反對的意見也沒有，還以自己的傷勢為由，名正言順地留守堂外，這是疑點之四！”軒轅嘆了口氣道。　　獵豹和花猛諸人不由對軒轅佩服得五體投地，但他們卻仍有疑惑，問道：“那你當時為什麼不揭穿他？”　　軒轅搖了搖頭道：“當時我並沒有想到這四點理由，只是憑着直覺感到化金這個人有些問題，又怎麼揭穿？我們惟有等到恭弘=叶 恭弘皇回來后，再相互對照一下，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眾人不語，他們知道軒轅所說是事實，不由微微嘆了口氣。　　“還有疑點之五，如果你們仔細看了施妙法師失蹤的地方就可以知道，那麼多零亂的腳印只是一個人所留，所有的劍痕也是一個人所留，這並不是一個很難驗證的問題。雖然地上存在的並不全是腳印，也顯得十分零亂，但留下腳印的人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露水！露水打濕了他腳下的草鞋，而使地上的草鞋印和樹榦之上的草鞋印是可以對照的。而這些草鞋印與化金的腳基本相同，若是你們對那留於樹於之上的劍痕仔細看一看，就可發現這些劍痕相排是有一定規律的，可以看出其中很自然的套路。如果這是許多人所留下的，實難令人想象怎會達到這種效果。所以，我可以斷定，那些零亂的腳印只是一個人製造的假象，而這個人則是化金，施妙法師也是被他擄走的！”軒轅肯定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上綻出一絲崇敬的笑意，獵豹和凡三諸人則難以置信地望着軒轅，似乎不敢相信這樣細小的問題也被軒轅看出來了，的確有些不可思議。　　“那我們立刻去找他回來對……”凡三說到這裏，才意識到根本就不可能找回化金，不由氣恨地怨罵了一句。　　“那我們該怎麼辦？如果聖女有任何損傷，我們又怎麼回去向族長交待？”花猛和獵豹擔心地道。　　軒轅也沉默了一會兒，道：“如果聖女只是有所損傷的話，這便是最好的結果，至少她還活着。我們只是要將聖女送回部落，損傷總是難免，誰都知道這一路上的兇險。”　　“可是若他們加害聖女……”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如果我所猜不錯的話，那群人絕對不會害死聖女，我們總會救出她的，且不用等太久，就會有消息！”軒轅肯定地道。　　眾人見軒轅如此有信心，都禁不住有些愕然，不知道是什麼原因讓軒轅如此有信心。　　軒轅卻高深莫測地吁了口氣。　　※※※　　當軒轅和花猛提着幾隻剛打到的獵物回到山谷時，卻怔住了。　　恭弘=叶 恭弘皇和凡三及獵豹正在與一群人交手，而燕瓊卻已落在一位中年漢子的手中。　　讓軒轅吃驚的是這中年漢子竟是共工氏的宣天長老。　　“住手！”軒轅提着獵物，高聲呼喝着衝下山谷。　　對方見來者是軒轅，立刻有幾人蓄勢以待，似乎對軒轅和獵豹充滿了敵意。　　“住手，大家都是自己人，這樣自相殘殺又是所為何事？”軒轅有些惱怒地喝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被八名共工氏勇士所圍攻，他雖然身負如鬼魅般的速度，卻無法施展開來，一手狠辣的劍招更因對手是共工氏的勇士們而無法發揮出全力，竟陷入了極為不妙的境地。　　“大家都給我住手！”軒轅氣惱地一聲暴喝，犹如晴天霹靂，震得人耳鼓生痛，但卻十分有效。所有人都被軒轅的氣勢鎮住了，不自覺地停下手來，恭弘=叶 恭弘皇和獵豹諸人迅速退開站在一起。　　“宣天長老，你這是什麼意思？我們有邑族與共工氏乃兄弟友族，你又為何來與我們為難？”軒轅見宣天長老緊扣着燕瓊，不由微惱地道。　　“哼，什麼意思？我還沒有問你們呢，你們把我族公主藏到哪裡去了？若是公主有個什麼三長兩短，我會讓你們全都陪葬！”宣天長老冷哼道。　　軒轅不由一呆，燕瓊卻委屈地呼道：“軒郎，他們是無理取鬧，不要聽他們胡說！”　　軒轅冷冷地望瞭望宣天長老，以及他身後二十多名共工氏勇士，不解地問道：“我不知道長老在說些什麼，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你們的公主，更不明白你們公主與我們又有什麼關係？”　　“哼，別裝糊塗，你問問他吧！”宣天長老說完一指恭弘=叶 恭弘皇，狠狠地道。　　軒轅驚訝地望向恭弘=叶 恭弘皇，卻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整個人云里霧裡摸不着頭腦，不由囁嚅地道：“恭弘=叶 恭弘皇，這是……是怎麼回事？”　　恭弘=叶 恭弘皇一臉冤枉之色，憤怒地道：“莫名其妙！他們說我昨晚擄走了他們的公主。”　　“軒郎，他們是在血口噴人，昨晚恭弘=叶 恭弘皇一直帶着我四處找你，根本就沒有見到過什麼公主。”燕瓊立刻辯護道。　　軒轅又怎會不相信燕瓊的話？不由有些惑然地望了宣天長老一眼，道：“長老，我想這之間可能有些誤會吧？”　　“誤會？昨天晚上擄走柔水公主的人就是他，雖然他當時矇著面巾，可是我一眼就能認出就是他殺了公主身邊的幾位兄弟和丫頭，擄走公主的！”站在宣天長老身後的一名漢子挺身而出，指着恭弘=叶 恭弘皇肯定地道。　　“我也可以作證，他四更的時候來到我族說要找軒轅兄弟，我告訴他說你們去青雲堡了，他便走了。可不一會兒他又回來了，雖然返回時蒙了面紗，也沒有這個姑娘在旁邊，但我完全可以肯定就是他，連衣服都沒有換！”說話之人是尚禾。　　軒轅禁不住有些糊塗了，難道以宣天長老和尚禾的身份還會撒謊？可是燕瓊又說昨晚從未與恭弘=叶 恭弘皇分開過，那又是怎麼回事呢？　　“尚兄，你是否看錯了？”軒轅又問了一遍，他還是不相信恭弘=叶 恭弘皇會再犯以前的毛病。　　“哼，除非我瞎了雙眼，他這種打扮和說話的聲音都絲毫不差，我還跟他交手了六七招，你說我會看錯人嗎？要不要我將那幾招施展出來讓你們認認？”尚禾冷哼道。　　“不可能，我沒有擄走公主！”恭弘=叶 恭弘皇極為憤怒地道。　　軒轅吸了口氣，淡然道：“宣天長老，這個女人是我的妻子，我希望你先放了她，有什麼事情我們可以好好談談，又何必如此呢？”　　宣天長老冷冷望了軒轅一眼，哼了一聲，鬆開了燕瓊。他知道軒轅是有邑族人，又與施妙法師關係密切，即使共工也要對施妙法師客客氣氣，他原以為燕瓊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女人，現在聽軒轅說是他的妻子，也便不好再扣押她，畢竟這事不能做得太絕。　　燕瓊驚懼地跑到軒轅身邊，臉色蒼白地道：“他們是壞人，他們血口噴人，冤枉恭弘=叶 恭弘皇，我可以作證，恭弘=叶 恭弘皇昨晚絕對沒有擄走他們的公主！”　　“瓊兒先別說，長老也是心繫公主，並非無理取鬧，等事惰弄清楚之後再說。”軒轅安慰道。　　宣天長老本來微有惱怒，但見軒轅這麼一說，怒氣也便消了不少，但望向恭弘=叶 恭弘皇的眼神之中多了幾縷殺機。　　“長老，我妻子年齡小，不懂事，如果有什麼冒犯的地方，還請多多包涵、不過，我相信我妻子不會說謊，因此還請尚禾見將昨晚那惡賊所使的招式重複一遍，哪怕只有幾招，也好讓我們證實一下那人是不是恭弘=叶 恭弘皇！”軒轅心中也有些矛盾，但卻不知道該如何妥善解決這個問題，只好這樣說了。　　尚禾向身後的另一名漢子道：“尚武，你將昨晚那名刺客的招式演練一遍！讓他們看看，到底誰在說謊！”　　那漢子向前一站，道：“我叫尚武，昨晚與刺客交手了八招，中了刺客一劍！”說著掀開外衣，在腰肋處纏着一道潔白的紗布，上面染得血跡殷然。　　尚武又繼續道：“那刺客的劍法大快，我只能憑着印象比劃幾招，你們看看便是。”　　“好，你將那幾招使出來吧，我倒要仔細看看！”獵豹不相信對方所說的是事實，雖然他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過去很有成見，但那畢竟是過去，而恭弘=叶 恭弘皇在青雲堡中寧死不退，更救了他一命。是以，他多少也對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感激，何況此刻又有燕瓊為證，他自然更不相信恭弘=叶 恭弘皇會擄走共工氏的公主。　　尚武沒有說話，只是提劍斜刺，挑、劈、掛、戳……連連做了幾個動作，這些並不是連貫的動作，但每一招每一步都顯得脈絡清晰。　　軒轅的目光掃過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上，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變得極為難看――這是因為尚武的幾式不成章法的劍式。　　結果不用說，軒轅已經知道尚武所使的劍招絕對與恭弘=叶 恭弘皇有關，就連獵豹也感覺到之中的問題。　　尚武停下手中的劍，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投向恭弘=叶 恭弘皇。　　恭弘=叶 恭弘皇臉色十分難看，那始終如堅冰的冷臉竟變了顏色。　　“難道真的……”軒轅有些心痛地淡問道。　　獵豹和花猛及凡三的臉上都露出了憤怒和鄙視的神情，他們顯然對恭弘=叶 恭弘皇失望至極，更厭惡至極，就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仍然不改當初的惡習。　　“我沒有！我根本就不認識什麼柔水公主！”恭弘=叶 恭弘皇聲音極冷，也極為肯定地道。　　“不會的，恭弘=叶 恭弘皇絕對不會擄走你們的公主，昨晚我們真的一直都在……”燕瓊也肯定地為恭弘=叶 恭弘皇分辯道。　　“那這幾式劍招，可是你的？”宣天長老向恭弘=叶 恭弘皇冷然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向尚武望了一眼，並沒有否認地道：“不錯，這幾路劍招正是我習慣用的！”　　“那你還有什麼話說？”宣天長老憤然道。　　“我沒有擄走柔水公主，也不認識什麼柔水公主！”恭弘=叶 恭弘皇仍舊堅持自己的辯護。　　“你以為這樣就能夠解決問題嗎？快把公主交出來，念在施妙法師的份上，我們或許還可以對你從輕發落，否則別怪我們不客氣！”尚禾憤然道。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微微有些發白，並沒有回答尚禾的話，反向軒轅望去，淡淡地問道：“阿軒也認為是我所為嗎？”　　軒轅一怔，嘆了口氣道：“我相信你又有什麼用？我們必須拿出有效的證據才行。一直以來，我都不相信你會再犯以前的錯誤，包括現在……”　　“很好，我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看錯人！”恭弘=叶 恭弘皇說完洒然一笑，又扭頭向宣天長老道：“我無話可說，因為此時我根本找不到有效的證據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但我仍然要對你們說，這件事情絕對不是我做的，不過，我可以跟你們走！”　　“恭弘=叶 恭弘皇！”燕瓊和軒轅同時喚了一聲。　　“我不是證人嗎？為什麼你們都不相信我的話呢？難道就因為我是一個女流嗎？”燕瓊大為激憤地向宣天長老諸人呼道。　　“因為你本身也是值得懷疑的人，若非看在軒轅兄弟的面子上，今日連你也不能置身事外！”尚禾也有些憤然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真的不是你所為嗎？”花猛和凡三仍有些惑然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神色極為平靜，只是淡漠地笑了笑，道：“我已不是以前的恭弘=叶 恭弘皇，從那晚野火會之後，我發誓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我沒有必要否認已做過的事情，也不可能承認沒有做過的事情！”　　花猛和凡三不由得微感臉紅，卻無言以對。　　“恭弘=叶 恭弘皇，你放心，我們一定會查出真兇的，找到公主，還你倩白！”獵豹也誠懇地道。他也為恭弘=叶 恭弘皇的做法所感，恭弘=叶 恭弘皇的決定的確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哈哈哈……”恭弘=叶 恭弘皇竟似乎遇到了一件極為開懷的事情，竟放聲大笑了起來，良久方息，但眾人可以感受到他內心的歡悅之情，也許正是因為獵豹和軒轅對他的信任吧！　　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確實極為感動，在這種情況下，仍有兩位兄弟相信他，不計前嫌地理解他，因此，他的內心深處反而充滿了歡悅，並不為自己將要成為階下之囚而擔心。　　“我相信你們一定可以還我清白，阿軒，我有幾句話只想跟你說！”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半點悲戚之色，反而豪氣勃發地道。　　軒轅訝異地望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緩步行了過去。　　眾人只見恭弘=叶 恭弘皇將嘴湊到軒轅的耳邊，很小聲地說了幾句話，而軒轅的臉色變了數變，卻並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究竟說了些什麼。　　“好吧，宣天長老，我跟你們走，如果要用鐐銬和繩索，我也不會反抗！”恭弘=叶 恭弘皇長長地吁了口氣道。　　宣天長老和尚禾微訝，立刻有人上前縛住恭弘=叶 恭弘皇的雙手。　　“長老，尚兄，希望你們能給我三天時間，我們一定會找到公主，澄清事實！”軒轅肯定地道。　　宣天長老定定地望了軒轅一眼，半晌才吸了口氣道：“好，我就給你三天時間，三天之內，他絕對會完好無損！若你們三天過後仍找不回公主，我們則會以族中的手段對他進行審問了！”　　獵豹和凡三諸人的臉色微變，有些擔心地望了軒轅一眼，不明白他為什麼說出三天期限，難道他真的這麼有把握在三天之內找出兇手？　　“那軒轅在這裏先感謝長老的寬容，我們下次再見了！”軒轅充滿信心地道。　　“很好，年輕人有信心就好，希望下次相見時會有好消息！”宣天長老微微讚賞地道。　　“如果有線索，需要相助，也可來找我們！”尚禾望了軒轅一眼，淡淡地道。　　“我會的！”軒轅認真地道。

# 第二十章 御水無敵

　　“軒郎，我們現在該怎麼辦？”燕瓊六神無主地問道。　　獵豹和花猛諸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他們實在不知該如何去做，事情發生到這種地步，實在讓人覺得頭大。　　凡三獨自嘀咕道：“怎會這樣呢？事情一波接着一波，到底有完沒完？下次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呢，真他媽的窩囊！”　　獵豹沒好氣地望了他一眼，道：“如果這一路上一帆風順才是怪事呢！”　　凡三嘟了嘟嘴，將手中的一根草莖狠命地拉成數截，咒罵道：“若是讓我看到化金，一定捅他十刀八刀！沒人性的東西，連兄弟也出賣……”　　“你行嗎？就憑你那功夫能抵抗人家五十招就不錯了！”花猛的心頭似乎也有些煩，出口不知輕重地道。　　“花老大，你別這麼看不起人。我凡三雖然不如你，但無論如何也不會像你說的這麼差！”凡三也被花猛這尖銳的話鋒激怒了，憤然抗議道。　　“你們別吵了好不好？在這節骨眼上，我們要的不是吵鬧，而是冷靜，以後發生的事情也許更加糟糕，我們不是早有心理準備嗎？”軒轅大聲道。　　幾人相視望了一眼，全都撇了撇嘴，不再言語，也似乎明白了軒轅所說的確是事實。　　“大家的心情我理解。這隻是剛開始，後面的路還很長呢。我們應該冷靜地分析一下這背後的兇手是誰？藏在哪裡？為什麼要做出這一連串的神秘行動？”軒轅語調顯得十分平靜地道。　　“軒郎真的能在三天之內救出共工氏的公主嗎？”燕瓊有些擔心地問道。　　軒轅長長地呼了口氣，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惟有傾力而為了！”　　凡三和獵豹幾人俱驚，訝然問道：“那你為什麼還要答應對方三天時間？”　　軒轅嘆了一口氣，道：“我能不這樣說嗎？如果我不這樣說，在這三天之中恭弘=叶 恭弘皇一定會受到比死還難受的酷刑，這樣對他更為不利。我們這樣至少可以爭取到三天時間去準備，如果三天之內沒找到聖女等人，也沒有找到共工族公主的話，那我們只好去救出恭弘=叶 恭弘皇逃離共工集了。”　　“啊……”軒轅的這個決定即使是花猛也吃了一驚，但仔細一想，事實也只能這樣去做了。　　“會是刑月那一群人所為嗎？”花猛突然問道。　　“這很有可能，只不過敵暗我明，形勢對我們來說極為不利。”軒轅有些無可奈何地道。　　“你們對化金的情況是不是很了解？”軒轅又問道。　　凡三有些不解地道：“這個還用說？他可是在我們族中土生土長的，我們自然十分了解。”　　“土生土長，也就是說他絕對可以算是真正的有邑族人了？”軒轅又問道。　　“這當然是！”花猛毫不猶豫地道。　　軒轅的眉頭皺了皺，有些疑惑地道：“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他又為何會成為姦細？他這樣做又有什麼動機呢？目的何在？”說到這裏，軒轅腦海之中又浮現出了鳳妮那絕世的姿容，清麗而不沾塵俗的絕美！暗忖道：“那群人該不是因為鳳妮的美色才如此做吧？”　　“這個只有問化金了，唉，對了，剛才恭弘=叶 恭弘皇對你說了些什麼？”凡三不經意地問道。　　軒轅望了凡三一眼，吸了口氣道：“他說他懷疑兇手是另一個人，暫時我們並沒有任何證據斷定這人就是兇手，只是一種懷疑，所以他不想對大家說出這個人！”　　“哦，那這個人是誰？”凡三、獵豹諸人齊聲問道，就連燕瓊也不例外。　　軒轅的面上顯出一絲為難的神色，呵了口氣，半晌才道：“在沒有確切證據之前，你們最好不要知道這人是誰，而且我也不能說。”　　幾人一陣錯愕，凝視着軒轅，似乎皆想自軒轅的神色間找到一絲蛛絲馬跡。但是，他們失望了，軒轅的神情顯得極為平靜，目光深邃得完全看不到底。　　“這人的身份很重要嗎？”花猛旁敲側擊地問道。　　“當然，如果不是因為這人的身份舉足輕重，我又為何不敢斷言？”軒轅毫不否認地道。　　“身分很重要，又為何對我們設下如此多的圈套呢？”獵豹哺哺自語道。　　“不必胡思亂想了，吃飽了我們還有事情待辦呢。”軒轅認真地道。　　“我們去哪裡？”凡三訝然問道，他實在已經想不到現在該怎麼去做了，若是如無頭的蒼蠅四處亂撞，又能夠得到一些什麼呢？　　“梁湖！”軒轅淡然道。　　“梁湖？”獵豹不解地問道。　　“不錯，去梁湖找那個禿龜，他也是一個值得懷疑的對象！”軒轅悠然道。　　“禿龜？”凡三立刻想到在梁湖之上賣大木筏的那個禿頭以及小木船上的遭遇。　　“對，我們要查清他的身份，也許昨晚之事就是他所為。”獵豹也附和道。　　“但我必須先去一趟青雲堡！”軒轅又道。　　“還去青雲堡干什麼？”花猛驚問道。　　“那裡是最安全的地方，我要將瓊兒先安置在那裡！”軒轅一手將燕瓊攬入懷中，淡淡地道。　　燕瓊一驚，道：“不，瓊兒不與軒郎分開！”　　“青雲劍宗的人不將我們恨之入骨才怪，他們又怎肯幫我們照顧瓊兒呢？你送瓊兒去豈不是更糟？”獵豹有些擔心地道。　　軒轅那充滿信心地道：“不會的，我相信在共工氏部落所轄之地，只有‘青雲劍宗’的人可以幫我們，他們絕對不會對瓊兒不利的！”　　燕瓊神色慾泣地道：“是不是瓊兒拖累了你們？”　　“傻瓊兒，是你為我帶來了勇氣，又有什麼拖累不拖累的？你是我們的活寶，比聖女更重要，所以我再也不能讓你多受一點驚嚇，這才送你去青雲堡，我們很快會去接你的。”軒轅撫了一下燕瓊的秀髮，愛憐地道。　　燕瓊雖然仍是一臉的不樂意，但心裏卻歡快異常。她自然能體會到軒轅對他那份真誠的愛意。　　※※※　　軒轅自青雲堡行出來時，神色依然顯得十分平靜，他在青雲堡中只呆了一炷香時間。　　獵豹諸人見軒轅大步行了出來，心頭微鬆了口氣，這就是說，軒轅所言並沒有錯，青雲堡是在共工集中惟一能夠幫助他們的。只是他們仍然有些疑惑，不明白軒轅與“青雲劍宗”之間究竟是一種什麼關係，也不明白軒轅為何如此肯定“青雲劍宗”一定會相助。惟獵豹知道其中的秘密可能就是因為那柄含沙劍，而那，又是關係到軒轅身世的見證。當然，他們不知道軒轅根本就未曾失去昔日的記憶，更不知道失去記憶後會是什麼樣子。因此，他們對於軒轅的過去，就像一個謎團一樣難以解開。　　“走吧，我們就去把那禿頭揪出來審一審，相信可以從他身上發現一些問題！”軒轅充滿信心地道。　　※※※　　梁湖，僅距青雲堡大里之遙，這並不是一個很遠的距離。　　當軒轅出現在湖邊之時，梁湖上的生意已經開張，買賣竹筏、木筏、小船的商販客旅不計其數……　　今天的陽光很好，在深秋之際，能出現這般溫暖的陽光，實在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　　對於禿龜來說，今天的日子似乎並不是很好。至少，當他看到軒轅的時候，便隱約感覺到了一些什麼，也似乎明白了一些什麼。　　這次跟隨軒轅前來的人，只有花猛。因為對付禿龜這種小角色，人多只是一種浪費。　　走到湖邊的軒轅，目光變得極為冰寒，與這外在的世界並不協調，陽光暖，目光寒，幾乎寒透了禿龜的心。　　那是一種感覺，一種致命的感覺，禿龜毫無來由地避開了軒轅的目光，也許是因為軒轅的目光太過清亮，亮得有些刺眼、寒心。　　正因為這種感覺，所以禿龜跑，撒腿就跑，自木筏上向湖心跑去，他甚至想都不敢想如何去面對軒轅。　　軒轅的厲害之處，禿龜已經領教過，是以他此刻一見軒轅來意不善，也就迅速想借水逃遁。但禿龜卻低估了花猛的速度，因為他可怕的敵人並不只有軒轅一個。　　當禿龜的身子剛躍離大木筏之時，便有一塊石子疾射而至。　　其實，殺人並不需要親自動手，直接和間接有時候是同樣的效果。　　“嘩……”禿龜似乎也感覺到這顆石子的力量，竟踏開大木花，從裂開的長木之間滑入水底，那顆石子自他頭頂掠過。　　花猛一呆，他並不是一個擅於水性的人，但卻知道禿龜乃是在梁湖邊做了若干年生意的人，如果說這種人水性不精的話，那簡直是無稽之談。但在花猛一呆之時，軒轅的身子疾掠向幾張大木茂的前端，在大木筏之上帶起一根捆紮木筏的繩子，飛身向水中躍去。　　花猛發現軒轅在躍入水中的瞬息間，將那短刀咬在唇間，只濺起一些細微的浪花，便如一隻青蛙躍入水中一般。　　“軒轅……”花猛仍禁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呼，快步趕到軒轅入水之處，卻見水面湧起一大團白茫茫的水花，使本來清澈至極的水面變得有些模糊，其實也不算是模糊，只是因為那些潔白的水花反射着大陽的光芒，而使得花猛眼睛一時看不清水下的景象。　　可以想象，軒轅和禿龜在水中的交戰必定正激烈地進行着，否則怎會湧起如此多的水花？　　突然之間，花猛發現水中又多了幾道黑影，像是幾隻大魚一般向那國水花處靠去。而這一刻花猛也似乎可以看清那團水花之中的景象。　　軒轅的對手並不只是一個人，而是四人之多，並且又有幾名敵人趕到。　　花猛心情之急可以說達到了無以復加之境，但對正在水中力斗群敵的軒轅卻愛莫能助，因為他並不擅於水性，如果下得水中，反而會拖累軒轅。正當花猛急得團團轉之時，卻發現了一根竹篙。他大喜之下迅速拾起大竹篙，瞅准水下的暗影直捅下去。　　“嘩……”一顆人頭破水而出，刀光一閃，卻是划向花猛的腳。　　花猛吃了一驚，那根竹篙還沒進一步捅下去，便慌忙倒翻而回，再看之下，那人已經再次潛入水底，也不知是在竹筏底下的哪一根木頭之下。　　花猛心中所受的悶氣可真不小，但卻又無可奈何。不過，他這次變得小心起來，趕到大木筏邊沿，卻見軒轅如一條游魚般，在水底靈活至極，時而犹如水蛇扭身，時而犹如青蛙倒翻，時而犹如巨鯊撲食……　　那一截截繩子竟然似在水底下結成了網，已有幾人被繩子所纏所絆，在水中努力掙扎着。　　花猛像是做了一場夢似的，他怎會想到軒轅在水底之下竟也如此厲害？驀地，一點白光閃過。　　軒轅似乎在水中出刀了。　　花猛發現有一大串水泡湧出水面，然後便出現了一片潮紅，而幾條黑影似乎受驚的蝦群，四散而開更有絲絲血水湧出水面。　　花猛又驚又喜，他幾乎可以猜到水中的結局如何。　　當軒轅入水之時，禿龜似乎感到一陣欣喜。他苦於應付岸上軒轅造成的殺傷力，如今對手入水了，這對他們這群熟知梁湖水域的人來說，自然是一件極為有利之事，但他們怎知厄運也已隨之降臨？　　軒轅入水，只覺水下的景物微帶昏黃，但人形卻清楚至極，甚至目力可達水下十丈之外，這連軒轅自己也大吃一驚，這是他從來都沒有過的事情。往日在水下他最多只能看到兩丈外的景物，而且眼睛還有一絲脹痛，但此刻非但沒有那種感覺，反而有一種無法說出的清涼之感，彷彿他已成了水中的游魚一般，這種感覺很怪。　　軒轅並不覺得水中阻力很大，當初他在有僑族偷偷練功時的所在地就是瀑布之下，這才使他的天生神力得以開發，促使體內的功力飛速增長，雖然沒有名師親自指點，但以他的聰明和智慧，在長年累月的苦練之下，武功的進境之快，是外人根木就無法想象的。這種水下的阻力相當於那強勁瀑布的衝擊力來說，根本就不算什麼，但軒轅卻明白這之間與巨蛇的內丹一定有關係。　　巨蛇的內丹本就是一件極為神秘的東西，由於巨蛇在水下生活了數千年之久，其內丹對深水之中的水壓及各種因素絕對會有一些相依的效果，只是這之間的奧妙絕不是軒轅所能明白的。軒轅誤食龍丹，使其體質在地下河道之中進行了一系列外人所無法知道的改造，其中最為明顯的便是眼睛。龍舟本就是由蛇膽變異之物，蛇膽又是最好的明目清火之物，再加上幾千年的日月精華的凝聚，那效果確非常人所能理解的。　　半晌過後，花猛方見一顆腦袋探出水面，在這人的臉上，花猛卻發現了絕望和恐懼至極的表情，犹如有一隻水怪在追逐他一般。　　那人雙手在水面撲騰了幾下，含糊地呼道：“救命，救……”後面一個字還沒說完，身子便似乎被一股巨力給拖入水中，水面湧起一股水泡。　　“嘩……”花猛的目光隨着一處破水聲望去，卻見禿龜臉無人色地爬上一張大木筏，像是在水底遇到了妖魔鬼怪似的，一上大木筏，便沒命地向岸上跑。　　花猛不由得冷哼一聲，身子如掠波之燕，平射而出，直撞禿龜。　　禿龜竟也不是個庸人，竟能夠極快地作出反應，他雖沒有估到花猛的速度會如此之快，但卻感到那疾掠而至的風聲，是以禿電用力在大木筏上一點，他的腳下竟豎起一根粗壯的圓木，準確地擋住了花猛的攻擊。　　“好！”花猛暴喝一聲，倏地頭下腳上，以雙手在大木筏的數根木頭上輕按，腳下以其快無比的速度踢出。　　“轟……”那豎起的圓木竟斷成了數截，四散而出。花猛已自數截斷木之間射過，依然是手按木條，腳出如風。　　禿龜嚇了一跳，他似乎沒有料到花猛的腿法竟如此精妙，有着如此霸道的力量，但躲避已是不及，只得迅速回臂相抗。　　“砰砰……”連禿龜也記不清自己究竟挨了多少腳，當花猛的身子停下來時，他已倒飛三丈，向另外一張筏子飛墜而下。　　“轟……”“嘩……”禿龜那百多斤重的身軀重重砸在那張大木筏之上，幾乎砸斷了一根木料。大木筏震動了一下，在水中一陣晃蕩，激得水花四射濺出。而此時，那一根被花猛踢成數截的木料也飛濺入梁湖之中，使湖面一片零亂。　　禿龜慘嚎一聲，那禿頭在木筏之上撞起了一個大包，脊骨險些砸斷，但他卻不敢有半絲停留，迅速向大木筏另一邊翻去，他寧肯在岸逃命，也不願在水中面對軒轅的無情攻擊。　　軒轅太可怕了，其水性之佳比他身負的武功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是禿龜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當然，如果他知道軒轅的過去，也不會想將軒轅引入水中了。　　在有僑族中，只有兩人敢下龍潭，一個是死去的木孟，另一個便是軒轅。這可以說是有僑族中的一個秘密――軒轅的秘密。　　所有族人都以為軒轅所練的武功只是蛟夢傳授的流雲劍道，但事實上軒轅的武學卻是在水中練習得更多一些。而有僑族中只有兩處水域可以吸引軒轅，一個是龍譚，一個是神洞匯入姬水的那道瀑布，而這是兩個很偏僻的地方。是以，真正注意到軒轅練功的人並不多，也許除黑豆之外，便再無他人。　　正因為軒轅的水性比他的武功更可怕，所以才能夠出其不意地獨立誅殺木艾、華雷和禾田，更神不知鬼不覺地逸走。而這一刻，禿龜引他入水，正合軒轅的心意。他又豈會不知水底之下潛藏着許多殺機？但卻並不在意，更不會害怕。　　軒轅不怕，但禿龜卻怕了，怕得要死。其實，有句俗話說得好“怕鬼遇鬼”！禿龜就是如此。　　禿龜那飛奔的身子突然摔了一跤，當他發現絆倒自己的東西竟是同伴的一具屍體之時，禿龜差點沒昏過去。因為軒轅那冰冷得如同死神的目光此時與他相隔不過兩尺。　　“呀……”禿龜一聲尖叫，雙拳同出，完全亂了章法地去向軒轅。　　“噗……”“呀……”禿龜額頭上的大包被軒轅重重地敲了一下，只痛得禿龜一陣抽搐，那攻出去的拳頭又變成了回捂自己的禿頭。　　花猛禁不住發出一陣得意的笑聲，其實這也的確很滑稽，不過他卻發現軒轅的右手上牽着一根繩子，繩子的另一頭卻串着一大串或死或傷的人，不由驚問道：“全都解決了？”心中卻驚喜莫名暗忖道：“原來阿軒的水性竟如此高深莫測。”此時他即使再笨，也會想到這是軒轅的傑作。　　“這些膿包，根本就是一堆死魚！”軒轅淡然笑道，說話的同時甩了甩濕漉漉的短髮，一隻腳已經踏在禿龜的咽喉處。　　花猛又為之笑了起來，方才緊張的心情頓時輕鬆不少。至少，他現在知道在水上不用再為任何事情擔心了，只憑軒轅那神鬼莫測的水性，便足以應付任何困難，這絕對不是空談。　　禿龜卻是面如死灰，他不敢想象軒轅的水性厲害到何種程度，居然在水底將這麼多人用一根繩子全都串了起來，這是什麼武功啊？簡直比魔鬼還可怕！但此時更讓禿龜差點昏死過去的卻是軒轅滿是水的靴底發出一種極為古怪的氣味。　　第三卷

# 第一章 王子龍歌

　　野竹林，鳥倦林靜，小徑清幽。　　竹林深處，幾戶人家，以野竹架屋倒也簡樸清新，幾縷炊煙可感那寧靜的山間野韻。　　野竹依山而生，別成一景，惟一與竹林不協調的就是瀰漫於林間的殺氣。　　那是因為幾具屍體，幾具懸於竹枝之上的屍體，壓彎了那柔韌的枝頭，使得秋風十分慘淡。　　這是一條小路，極為寧靜的小路，小路曲折盤上山頂。　　山不高，只是鬱郁蔥蔥的儘是竹木，山間洞穴也極多，有一泓清泉自山頭流下，在七里之外匯入梁湖之中。　　這時，有一陣細碎的腳步聲緩緩傳來，那是踩在爛竹恭弘=叶 恭弘之上所發出的聲響。　　自山上走下的有五人，他們顯然已經發現了在竹枝之頂懸挂的屍體，是以五人全都駐足，更變了臉色。　　林間的氣氛在這剎那間顯得更為緊張，更為死寂。　　其實，殺機就在這一刻變得容易覺察起來。　　“快來救我，胡老三！”禿龜的聲音打破了林間的死寂，也顯得是那般突兀和尖厲。　　那五人又愣了愣，循聲望去，卻見禿龜渾身濕透，被四棵巨竹緊繃在半空中，四根繩子分別系住禿龜的四肢，更將四根竹子彎成弓狀繫於繩子的一頭，當四根巨竹欲綳直時，便開始對禿龜的四肢進行撕扯。　　禿龜臉面向下，在虛空中呈“大”字張開，而他的肚皮之下，幾根被去掉上半截鋒利如劍的竹竿堅硬地挺立着，只要禿龜一落下，絕對會被這些尖竹捅穿。也許正是因為這些原因，禿龜連動都不敢動一下，因為系住他的繩索太細，而且絕不算結實，即使不動，不掙扎，他也不知道下一陣風大些會不會被這幾根巨竹將繩索綳斷。　　“是禿龜！”其中一人低低地驚呼一聲。　　“小心些！”另一名年長些作漁夫打扮的漢子叮囑道。　　“快教下他！”最先發出驚呼之聲的人提議道。　　“胡老三，把我放下來，那幾個小雜種已經上山去了！”禿龜高聲喊道。　　“我去！你們把這根堅竹砍斷！”被稱作胡老三的漢子向身邊的另四人吩咐了一聲，又朝禿龜喊道：“老禿，你再忍耐一會兒！”說話間已經迅速向禿龜懸挂的地方奔去。　　禿龜似乎終於可以松一口氣了，心中卻不停地咒罵著那該死的軒轅和花猛，不過禿龜對他們那神鬼莫測的水下功夫確實心有餘悸。　　原來，軒轅在抓住禿龜之後並未殺他，只是將之帶到這片少有人跡的野竹林中審問，並用一些極為殘酷的刑具來對付他，比如軒轅將竹子中間劈開，再把禿龜的手腳夾於其中，然後把竹竿扭曲，幾乎將禿龜手上的肉全都拉下，但卻又不會傷了筋骨。最讓禿龜心有餘悸的卻是軒轅劈開四根竹子，將他的四肢全都夾在中間，橫架於空中，那尖細的竹刺將禿龜的手几子完全划傷，那種刺骨的劇痛，使他恨不得把軒轅碎屍萬段，但禿龜心中卻明白，這野竹山乃是他的大本營，這是軒轅所不知的。不過禿龜並沒有如願以償地等到自己那群兄弟來幫他殺了這兩個可恨的傢伙――軒轅和花猛，軒轅甚至相信了禿龜所說的假消息，上山去了，但卻將他以幾根爛繩懸在半空中，使其在生死的邊緣“享受享受”驚恐絕望的感覺。　　軒轅失信了，並沒有依照最先所說的承諾：若禿龜說出了那神秘的放火之人的下落，便放了他。而這樣做，禿龜反而認為是合理的。若是他，也絕對不會放掉對方，不一刀結束了對方的生命已經夠仁慈了。　　禿龜終於落下地來，一顆絕望的心方慢慢復歸原位，雖然滿身都是傷痛，但總算是自死神的手中選了出來。不過，他口中卻將軒轅和花猛咒罵了千萬遍，所有最難聽的字眼全都在這一刻派上了最大的用場。　　“是什麼人乾的？”那漁夫打扮的漢子訝異地問道，顯然他們並沒有接到軒轅在梁湖鬧事的消息。　　“就是傷了尊者的那小子！只不知他們是怎麼知道我的身份的，竟找上門來。他媽的，下次那兩個臭小子若落在我手中，我定要讓他們後悔在人世走一遭！”禿龜咬牙切齒地道。　　那漁夫吃了一驚，眉頭皺了皺，喃喃自語道：　　“怎會又是那小子呢？昨天他不是受了傷嗎？”　　“那小子簡直是魔鬼！”禿龜心有餘悸地道。　　“我們快去稟報尊者，那小子可能會很快找上門來！”作漁夫打扮的漢子道。　　“是呀，老禿，你身上的傷勢這麼重，先回洞中治療吧。”胡老三關切地向禿龜道。　　禿龜也感到一陣疲憊襲上心頭，他的確受傷太重，在大木筏上受花猛的木槳沉重一擊，幾乎將他的五臟六腑都震得碎裂開來，而這野竹林之中的酷刑，無論是在精神上還是肉體上，禿龜都受到了沉重打擊，此刻一旦心裏踏實了，他才感覺到竟是如此的疲憊。　　※※※　　有僑和少典兩族摒棄數十年的世仇和好的消息不脛而走。　　反應最為強烈的，自然是兩族的內部，但在祭司和長老們力排眾議之下，又有族長親自開口，終於平息了族人心頭之憤。　　和平畢竟是所有人都極為希望看到的，有僑族和少典族之間雖然有些矛盾仍未解開，但和平的契機受到了大多數人的歡迎。　　對於臨近的各小部落來說，和平更讓他們減少了許多潛在的危機，他們可以不再花大大的力氣周旋於兩大部落之間，那是一種很累的遊戲。是以，他們很歡迎有僑族與少典族的和解。　　這和平的契機似乎來得太快了一些，也太突然了一些，但所有人都知道，和平的到來是有外在因素的，首先是太華集上山虎盟的崩潰，這也是個意外。　　山虎盟在外人的印象中，行事並不壞，但卻毀在有僑和少典兩大部落的聯手之下，也只有像有僑和少典這等部落擁有的力量才能輕而易舉地粉碎山虎盟。　　真正明白其中原因的人並不少，至少在少典、有僑和有虢幾部之中絕不會有人懷疑這次和平的到來之真義。　　而這一切的一切，只是因為一個祖族的來客――龍歌王子！　　知道龍歌到來的人只有少數幾個，除祭司之外，便是族中長老、族長和幾位極為重要的人物，就因為龍歌的身份必須保密，也是極為重要的。　　※※※　　禿龜在那漁夫的扶持下，終於攀上了野竹山。　　這裏的地形他們極熟，一路上，他們所走之處全是荒無人跡的竹叢、荊棘林，甚至自陡崖之下攀爬而上――這根本就不能算是道路，也無路可行。　　這裡是野竹山的南端，可以望見梁湖那鱗光閃爍的碧波，也可看清黃河之水自西而來，犹如玉帶般延伸向遙遠的東方。　　山頂有洞，是一個極為隱蔽的洞，洞口在一叢茂密之極的竹根之下，幾塊塌陷的土方上露出筋骨粗壯、毫無規則的竹根，竹根之下是黑乎乎的一片。若是仔細看仍可看出一絲蛛絲馬跡，因為那黑乎乎的東西本身就是兩扇門。　　十丈之外，有兩間竹屋，和山下農家的小竹屋一樣，顯得古樸而簡潔。　　這種就地取材的竹屋並不難建，雖然容易損壞，卻極為方便。　　竹屋裡住着的人並不多，一共才八人，加上漁夫和禿龜等人自山下趕回來，就有了十餘人。　　“老禿，你怎麼了？”老遠就有人看見禿龜那要死不活、氣息奄奄的樣子，不由大驚地問道。　　“被有邑族的那小於給算計了！”那漁夫咬牙切齒地道。　　“又是那兔崽子！”一個人氣恨地道。　　“待尊者傷勢好了之後，定要將那小子千刀萬剮！”　　“你們來時，有沒有被那小子跟蹤？”有人問道。　　“應該沒有！”那漁夫並不能肯定地道。　　“我們在附近查過，上山的時候也很小心，相信那小子真的被老禿騙了！”胡老三附和道。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那小子怎會如此精明？又如何知道你的身份？”一名漢子有些疑惑地望着禿龜道。　　“他說是得自‘青雲劍宗’的消息，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回事。”禿龜有些虛弱地道。　　山上眾人皺了皺眉頭，似乎有些驚訝地問道：“‘青雲劍宗’的消息？這是怎麼回事？”　　“昨晚有人在‘青雲劍宗’放火，據那小子說，這放火之人是他們的敵人，但這人後來竟逃到我住的院子里失蹤，而‘青雲劍宗’的高手便是跟蹤到我院子外，也不知道那小子怎會從‘青雲劍宗’得到這個消息的。”禿龜有氣無力地道。　　“不會吧，有消息證實昨天晚上，那幾個小子大鬧青雲堡，且昨天下午又與青原交手，他們應該不可能與青雲堡有什麼關係……”　　“什麼人？”一聲斷喝打斷了眾人的分析。　　竹林間傳來一陣細碎而清晰的聲音，眾人的目光全都移向聲響傳來之處，卻只見四個人影藉著竹子的反彈之力，快速地向這邊竹屋逼來。　　禿龜的臉色剎那間變得更為蒼白，幾乎快要昏倒過去。因為他發現向這邊疾掠而至的人，竟是那犹如摧命閻王的軒轅和花猛諸人。　　“是你們！”胡老三的臉色要多難看就有多難看，他的確沒有想到軒轅諸人來得如此之快，自己等人連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好哇，我們又見面了，為何刑月沒在？”開口之人卻是花猛。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偏闖來，今日我暴龍定將你們千刀萬剮，否則難泄我心頭之恨！”一個腦袋成梯形的漢於陰惻惻地吼道。　　“哦，你叫暴龍嗎？難怪長得與怪物相似，不過你可要小心哦！”軒轅與禿龜諸人相隔兩丈多遠悠然而立，微笑道。　　“你們怎……怎會這麼快就找到了這裏？”禿龜深知軒轅和花猛的可怕，眼下自己雖然有十餘人，但不一定能夠勝過軒轅四人，畢竟軒轅擊傷刑月的先例是人人都見過的。　　“只有你們這些笨蛋才會自以為很聰明，在我們眼裡，你們只不過如一群笨豬！”凡三刻薄地笑罵道。　　“不可能，我們上山的時候已仔細查看過周遭的一切，一切行動更是小心翼翼，可他們仍是跟來了……”胡老三心中十分納悶，但他並沒有將心中所想說出來，只是無法明白這是怎麼回事。　　“禿子，你的嘴巴有股狐臭味！”軒轅淡淡地笑了笑道。　　“我？”禿龜伸手在嘴上一抹，立刻想到那股曾讓他噁心得想吐的味道，而這股味道卻是軒轅那靴底擦在他嘴上所留下的。直到此刻，他方才明白這之中的原因，不由驚駭地問道：“你腳底下……”　　“看來你也不是很笨嘛！”軒轅笑了笑，嘲弄道。　　禿龜心頭涼到了極點，也沮喪到了極點，他還是第一次跟這種老謀深算的對手打交道，此刻方知軒轅最初來見他之時，便已經伏下了一個圈套讓他自動鑽進來，而他一直以為軒轅智僅如此，卻沒想到這一切都是軒轅故意如此，也難怪花猛和軒轅出手都是極有分寸，只是重傷他，而不是要了他的命。　　“難道你……你在野竹林之中折磨我，也是故意設下的一個圈套？”禿龜簡直要崩潰了。　　“不錯，我們早就知道你們龜縮在野竹山，你們明白這是為什麼嗎？”獵豹淡然問道。　　“為什麼？”胡老三訝然問道，但卻掩飾不住心頭的震驚和駐異。　　獵豹伸手向暴龍身後的漢子一指，哂然道：“就是他告訴我們的！”　　“刑七？”眾人的目光全都投向獵豹手指的那人，訝然道。　　“你血口噴人！”那個被喚作刑七的漢子臉色大變，怒吼道。　　獵豹見刑七氣成這樣，不由好笑道：“不做虧心事，不怕鬼敲門，你幹嘛慌成這個樣子？”　　“我沒有！難道你們會不相信我嗎？”刑七見同伴的目光全都投向他，禁不住有些激憤和不忿地道。　　“我們當然相信你！”一名漢子道，旋即又轉向獵豹冷然道：“你們在說謊，因為我一直是和刑七在一起的！”　　“當然，因為你也是泄密者！”凡三悠然地道，神色間已多了几絲詭異的笑意。　　“哼，你們想挑撥離間，這種小把戲我看還是免了吧！”暴龍冷哼道。　　“算了，不跟你們玩這遊戲了！我們還另有要事待辦呢，但我們也不想讓禿子的遭遇不明不白，就跟你們說說也無所謂！”軒轅清了清嗓子，悠然接道：“其實，我們早就對禿子家門前的桑林進行了封鎖，任何進入禿子家中的人，或自他家走出來的人，都是可疑的對象，而這位老兄和刑七卻是兩個大蠢蛋，連有人跟蹤也不知道。但若非這條路實在難走，加上我們出了一點意外，我們早就找到你們龜縮的狗窩了，更不用在禿子身上下功夫了。因此，禿子只好多吃一些苦頭了。”　　原來，在軒轅和花猛去梁湖之時，獵豹和凡三卻守在禿龜家門前的桑林附近。而刑七這時正有事找禿龜，只是他們卻沒有想到竟被凡三和獵豹跟蹤了。而軒轅的那一邊，在擒住禿龜之時，很快就與獵豹二人聯繫上了，跟着留下的暗號，竟找到了野竹林。所以，軒轅實行一招欲擒故縱之計，製造出一系列的假象讓禿龜相信他已經離開，實則在胡老三救下禿龜之時，軒轅就躲在附近，將一切都看在眼中，只是並不想阻止他們離開。　　刑七此時才明白獵豹和凡三話中的意思，不禁慚愧至極。　　“好吧，這些已經告訴你們了，就讓我們送你們這群鬼方的笨蛋去見鬼吧！”軒轅說完，長長地吁了口氣，也伸了一個懶腰。　　林間殺意陡濃，連山風也似乎迅疾了不少，竹枝“沙沙”無休無止地吹刮著，犹如一曲哀歌。　　禿龜對這殺意並不感到陌生，他已經在這之前曾兩次感受到，這是來自軒轅身上的殺機。　　軒轅的目光很寒，似乎此季已經進入了寒冬，那種感覺並不舒服。　　花猛、獵豹和凡三並肩立於軒轅的身後，使軒轅的氣勢不斷地瘋漲，如高山大海般變得不可揣測。只怕連花猛、獵豹和凡三也不敢說自己可以看透軒轅，就因為軒轅處處都充滿着神秘，這並不是因為他過去的身份，而是因為軒轅體內似乎有着無窮無盡的潛力，更無法看出其智慧的深淺，包括他此刻所做的，都透着一股高深莫測的玄機。

# 第二章 腿奇劍異

　　暴龍的骨結髮響，他感覺到一股濃烈如酒的殺機在這有風卻鬱悶難當的虛空中醞釀、成形、瘋漲，似乎可以想象那隨之而來的血腥殺戮。　　刑七握劍在手，劍輕顫，鋒刃更似乎沒有一個定向，他沒有攻擊，也不敢搶先攻擊。因為他根本找不到一個可以攻擊的角度，而其對手軒轅更無一絲破綻。是以，他惟一能做的事就是以自己森冷的劍身來抗拒對方逼至的越來越沉重的壓力。但刑七心中絕對不會不明白，未出手的他，已經處在一個極為不妙的劣勢。　　軒轅眼中有一絲憐憫的神色，但卻並未影響那股奔涌而狂野的殺機。他要擊殺刑月，殺盡鬼方的這一群絆腳石。至少，這樣做可以為前途的路上減少一些阻力。是以，軒轅會毫不猶豫地殺死這一群敵人。只是他有些不明白，這些人怎會如此快地出現在數千里之外的共工集呢？當然，施妙法師日前提過，有一批曾追殺有熊勇士的鬼方高手可能會滯留在這一帶，成了最先接觸聖女的強敵。也許刑月這些人就是滯留在路途並未返回鬼方的高手。　　“咚咚……”軒轅連續向前逼進了四步，每一步都如踩在眾人的心口，更生出了一股無可匹敵的氣勢，使林間的壓力更大。　　花猛和獵豹三人的步伐也邁進了四步，協調得如同是一人前行。四人的氣勢相凝，犹如千軍萬馬廝殺時的慘烈。　　“呀……”暴龍終於忍不住出手了，與他一起出手的還有胡老三和那漁夫，他們的目標是軒轅，正在逼近的軒轅。而另外九人也同時起身而動，他們實在無法想象，若再讓軒轅將氣勢激增至巔峰會出現一種怎樣的現象。他們不能坐以待斃，也不想被人牽着鼻子，因此他們已經不再理會別的，搶先出手了。　　軒轅的眸子之中閃過一絲冷酷的笑意。　　暴龍的兵刃是一柄帶刺的大鐵鎚，鐵鎚劃過一片虛空，似乎帶起一陣裂帛般的驚嘯，但鐵鎚擊空了，這是他突然間發現的。　　胡老三的兵刃也擊空了，包括那漁夫在內。他們的速度不謂不快，但最終還是擊空了，因為軒轅根本就不在他們所攻擊的範圍之中。　　沒有人看見軒轅是如何動作的，他就像是一道魅影，化成一幕虛幻逸出暴龍諸人的視線，步入他們視線的死角。　　暴龍吃驚的當兒，卻發現了面前湧起一幕潮水般的腳影。　　腳影密如織絲，充塞了虛空中的每一個角落，更製造了一股颶風般的壓力。　　腳，是花猛的，這並不重要，重要的卻是這一腳帶起的巨大強霸的壓力。　　暴龍大驚，胡老三大驚，漁夫大驚，他們從來都沒有面對過如此快的腳，甚至不知道從何處下手和阻攔，正當他們驚恐莫名之時，場面驟變。　　腳影突散，似乎雨過天晴，虛空中顯得寧靜而清新，就像是一切都沒有發生過。那撕心裂肺般的壓力也在同時消失無影，但胡老三和暴龍諸人還沒有來得及驚訝，便已感到一股鋒銳無比的劍氣自下盤籠罩上來。　　那是一柄劍，寒芒四射，優雅若驚鴻的神劍――花猛的辟邪劍。　　真正的殺機並不是那漫天而動的腳影，而是在腳影掩護下劃出的劍――這才是真正的殺招。　　一交手，便絕對不會留有餘地，在敵死我亡之間必須做出如此決定並不是很難，所以花猛一出手就是殺手絕招。　　幾乎是無可抗拒的一劍，無可抗拒是由於暴龍的失算，也是由於花猛的劍太過詭異。　　自一開始，暴龍便已失算。一個人在感知自己失誤之時，其信心定然受挫，而此時花猛的腿招乘虛而入，再一次挫傷了敵人的信心，甚至已將他們平靜的心神攪得一片混亂，又在突然之間回到現實，再強的心理承受能力也無法在剎那間回過神來。加之辟邪劍的神鋒，因此，花猛的這一劍幾乎是無可抗拒的。　　當暴龍慘哼而退之時，胡老三和那漁夫的腕部已被劃開一道長長的血槽，兩人的兵刃盡斷，而此時的軒轅已經撞入了刑七諸人所布的陣中。他根本沒有出劍的意思，但劍鞘已劃過一道美麗的弧線，將所凝聚的超霸氣勢在這一式中盡數釋放而出。　　劍鞘所至，帶起一陣颶風般強烈的劍氣，那涌動的氣勢犹如長江大河之水狂泄而出。　　刑七想也沒想便閃退，他根本不用與軒轅這一劍相接，便知道憑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抗拒得了對方這致命的一擊。他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想，似乎他的閃避是天經地義的事，根本不用去考慮這之中的原因，甚至不記得在身邊還有一個同生共死的兄弟。　　在軒轅的劍勢之下，每一個人都似乎發覺自己是多麼的孤立，犹如一隻失群的孤雁，且成了驚弓之鳥。在這股強霸的氣勢之下，似生不出任何反抗之心。是以，每個人都如刑七所想的一樣――退，不約而同地退。　　軒轅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因為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對軒越來說，昨晚應該是一個蛻變。　　當軒轅親身感受到青雲“驚煞三擊”中的“山裂”時，他才發現劍道並不是他所想象的那般，甚至使他可以在形式和法則之上對劍道進行重塑。　　不可否認，青雲那驚天動地的一擊改變了軒轅對劍遭的感觀和看法，更讓他突破了一個狹小而片面的思維空間，窺得了劍道深處的玄機，而此刻揮出的這一劍則是他劍遭深處玄機的初悟――融神之招。　　劍招並不是一個受人指揮控制的無機死體，那樣的劍招再強，也只會徘徊在劍道的大門之外，水遠無法窺得劍遭之奧妙。真正懂得劍的人才會明白，劍招應該具有自己的生命。　　而青雲的那一式“山裂”讓軒轅感受到了劍招之中的生命，那不是劍、也不是招，更不是人，而是介於入與劍之間的一種形式。它不是招，而應該是將生命的力量凝於一點傾泄的載體……　　那是軒轅所遇到最強的一擊，在他融合了丹田龍丹的真勁之時，仍然無法抗拒那一擊，可見那一擊力道之強，實已超出了軒轅的想象之外。若非有體內龍丹真氣之助，只怕在那一擊之下，軒轅便已一命嗚呼。　　軒轅無法想象那一劍之威，正如無人能夠想象軒轅的智慧一般。　　的確，軒轅的悟性之高，只怕連他自己也不能估測，在感受到青雲那―劍之威后，他對劍道立刻有了一個新的突破，因此他才使出了這樣一劍――融神之招，當然，軒轅的本意並不是擊殺這幾人，那沒有必要，他所做的一切只是為了面對刑月。　　軒轅發現了那叢竹根之下的門，他也似乎明白了一些什麼，所以他的目的只是逼開刑七諸人。　　事實不可否認，軒轅做到了這一點，刑七諸人根本就沒有半點阻攔的念頭，在他們的想象中，軒轅的劍式的確很可怕，那是一種來自心靈和精神上的壓力。　　“砰……”獵豹的拳頭絕對無情，那漁夫仍未自手腕傷痛中回過神來，腹部便已挨了重重一拳，那碩大的軀體毫無抗拒地倒跌而出，虛空中一道血光劃過。　　與此同時，胡老三也發出了一聲慘叫，凡三的兩柄短刀割開了他的胸膛，與花猛配合得無比默契。　　暴龍驚呼中連連倒退，他也不得不退，能夠自花猛的劍下逃生已經很不容易了，而此時凡三的兩柄短刀化成一道幻弧，在劃過胡老三的胸膛之後沒有半絲停留，速度驚人至極。　　“去死吧！”花猛就僚是一個渾身長滿刺的怪物，到處都是劍，而在劍網之中更夾着一個個暗黑的腳印，讓那些被軒轅衝散又向他圍攻而至的眾人目不暇接。　　軒轄沒有一絲停留，他並不想被刑七諸人纏住，如果這群人拚死反抗，其力量絕對不容小視。剛才他只是借蓄足的氣勢一舉擊下，也就只是那麼一招而已，儘管他對劍道有所突破，但也是十分有限的，根本沒有來得及鞏固。此刻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擊殺刑月。　　刑月的武功極高，獨龍拳對軒轅來說絕對是一個極大的威脅，軒轅昨日若非被激活了丹田中的氣勁，只怕會傷在獨龍拳之下。所以，他必須在刑月功力恢復之前對其痛下殺手，絕不留情！　　“轟……”軒轅連鞘的劍將那掩於竹根之下的木門擊得粉碎，一股塵土四濺飛出。　　軒轅飛退，只是因為塵土之中夾着數支利箭，在那狹小的空間，若想避過暗箭，實在不是一件易事。　　所以軒轅只得閃退，而他的劍鞘仍然不可避免地擊開那絕對不能迴避的三支暗箭。　　洞中伏有殺機，這並不難想象，如果洞中沒有人潛伏，那才是咄咄怪事。　　刑七見軒轅已破開洞門，竟然不再對他攻擊，反而抽身而逃，他似乎知道將會產生的結果。　　暴龍最終還是避開了凡三的劍，卻並非因為他的速度快，而是因為有了替死鬼。　　替死之人擋住了凡三的短刀，但很可惜，凡三的短刀是兩柄，一柄受阻，另一柄絲毫沒有停留，割開了那人的胸膛。　　暴龍再沒有絲毫的鬥志，也許連他自己也不會明白鬥志為什麼會消失得如此之快，或許是花猛諸人的氣勢太凶、太猛，讓他根本就無暇應付。在氣勢此起彼落的情況之下，暴龍最終選擇了逃，與刑七的做法一樣。　　對付這群殘兵敗將，花猛諸人並沒有花費很大的力氣。　　這些人並不是很厲害的角色，對於花猛這類別級的高手來說，根本就不能構成威脅。是以，他們解決這些人顯得十分輕鬆，只有刑七和暴龍兩人見機得早，負傷而逃。　　花猛沒有追殺這兩人的意思，他們的目標並不是這兩個無關緊要的小人物，而是那個在洞中養傷的刑月。　　軒轅擊碎了洞門之後，並沒有直接入內，因為他並不知道裏面是否有埋伏，也不想去冒這個險。儘管他的眼睛有洞穿黑暗的能力，也沒有發現洞中的異樣，但這個洞太深，在洞口附近似乎有橫洞，所以，軒轅在無法看清洞中全景之時，並不敢輕舉妄動，那是一種謹慎。　　“呼……”措豹將一具屍體以極快的速度拋入洞中。　　“砰……”屍體墜地之聲在洞內回蕩開來，顯得異常空洞，但洞中似乎沒有半點反應。　　軒轅禁不住與獵豹面面相覷，也不知道洞中究竟有什麼玄虛、於是每人扣起兩支落在地上的箭矢，軒轅帶頭緩緩向洞中逼去。每個人的神經都綳得極緊，他們知道，危險可能在任何一刻突然降臨。　　“呼……”又是一具屍體飛入洞中，這次卻是花猛的傑作，但結果是相同的，洞內沒有一點反應，似於這隻是一個空洞穴，根本沒有任何生命的存在。　　軒轅也抓起一具屍體迅速逼入洞中，手中扣着兩支勁箭，只要有一絲異動，將會毫不留情地甩出，而那具屍體則犹如一張盾，可為他阻擋任何暗箭的襲擊，雖然這樣做似乎太過殘酷了一些，但為了生存，有些事情卻是迫不得己的。只不過，軒轅這樣做似乎是多此一舉，因為他根本沒有遇到任何襲擊。　　洞中，陰風慘慘，森冷異常，也有破土伸出的竹根，盤根錯節地糾結在一起。洞內光線顯得很暗淡，卻不影響軒轅的視線。對於黑夜裡都可視物的他，這點黑暗根本不成問題。　　黑暗的洞中並沒有人跡，似乎有些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　　軒轅沒有發現刑月的蹤影，卻發現了一條極為幽深且極為黑暗的地下通道，卻不知是通向何方。　　花猛也跨入了洞中，他跟軒轅一樣錯愕，本來以為刑月一定會出現在洞中，但是這一刻他卻失望了。　　不過，花猛在黑暗視物的本領與軒轅相比，似乎相差甚遠。　　“他們走了！”軒轅肯定地道。　　“走了？”獵豹和凡三同時擠入洞中，驚問道。　　軒轅放下手中的屍體，快步走到一個黑暗角落處，伸手向地上一摸。　　花猛也快步跟上，卻發現軒轅並不是摸在地上，而是摸在一張獸皮上，不由暗暗吃驚軒轅的目力，在如此黑暗的洞穴中，竟仍能看得如此清楚。　　“獸皮還是溫熱的，他剛走不久！”軒轅立身而起道。　　“那我們快追！”花猛將手中的劍緊了緊，果斷地遭。　　軒轅並不想放過刑月，扭頭望瞭望那條不知通向何處的地下暗道，沉聲道：“大家小心一些，跟我來！”說完迅速向那暗道中行去。　　軒轅的步子很小心，右手提劍，左手扣着兩支勁箭，努力使靈台一片清明，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都變得極為敏銳，包括暗道之中流過的冷風，也一絲不漏地被他捕捉到了，覺得這暗道之中的一切都似乎變得更為清晰。　　四人行得很快，軒轅根本就未曾感覺到危險的存在。以他那超乎尋常的靈覺，三丈之內的任何危機都不可能瞞得過他，所以軒轅雖然很小心地行走每一步，但所行之速絕對不慢。　　這條暗道很長，由高向低，最後所到之處，竟是一道乾涸的地下河床，這使軒轅四人感到有些無所適從，他們似乎沒有想到，在這裏竟有着如此深長的地下暗道，而且地下河床四通八達，很難分清刑月究竟向哪個方向逸走了，且河床之中光線極暗，若非軒轅帶路，只怕花猛三人會在黑暗中迷失方向，但以軒轅的目力，也只能看清五丈之內的東西，再遠一些就顯得有些模糊了。幾人的腳步聲在河床之中發出一串空洞的聲音。　　“咚……―咚……咚……”　　“那是什麼？”凡三有些訝異地驚問道，但卻發現自己的聲音竟大得驚人，連花猛和獵豹都嚇了一跳。　　軒轅其實也聽到了這聲音，只是並不覺得奇怪，淡淡地回應道：“那是水珠滴下的聲音！”　　凡三這才恍然，但在這黑暗的天地間，心裏禁不住有些發毛，但卻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我們現在該往哪個方向追？”獵豹有些頭大地問道。　　軒轅仔細看了看，立刻發現一串淺淺的腳印留在這乾涸的河床之上。　　“順着這腳印追，相信可以追上他！”軒轅果斷地道。　　“有腳印嗎？”獵豹訝然蹲下，伸手在地上摸了摸，卻發現河床之上有一層薄薄的細沙，運足目力后，才發現那淡而模糊的腳印，知道軒轅所說不錯。　　“你能站着看見這些腳印？”獵豹訝然問道。　　“這還不是一件難事。”軒轅扭頭回顧，淡然道。　　“他媽的，沒帶幾根火把來，真是吃虧！”凡三輕怨道。　　“我們如果點起火把，只怕更容易遭到敵人的暗算，咱們就跟那妖人賭一賭眼力吧！”花猛吸了口氣道。　　“不錯，這應該是一條已經乾涸了很多年的地下河，不知那妖人是怎麼找到這樣一條退路的。你們手牽着手，小心一些，跟我走！”軒轅小聲地吩咐道。　　“地下河，這是什麼玩意兒？”凡三沒有這種見識，也是第一次聽說。　　“別這麼多問題好不好？這裏可是危機四伏，最好是越少發出響聲越好！”花猛有些微責地道。　　軒轅卻突然蹲下，將耳朵緊貼在一旁的石壁上，似乎在仔細聆聽着什麼。　　凡三和獵豹也感到有些訝異，不明白軒轅在干什麼，也學着軒轅的樣子走近洞壁，將耳朵貼在冰冷的石壁上。突然之間，他們的心境似乎異常空靈，更似於有一種空靈而幽遠的響聲傳入耳中，但池們卻不知道這些聲音是怎麼回事。　　“他們大概離我們有近兩里路，正迅速向東跑，約有六七人，只怕我們已追不上他們了！”軒轅立起身子，吸了口氣道。　　“六七人向東跑？”花猛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黑暗中的軒轅，驚疑地問道。　　“不錯，不過我們可以跟着他們的腳步走出這條地下河道！”軒轅有些無可奈何地道。　　“你是怎麼知道的？”凡三和獵豹惑然問道。　　“聽到的！”軒轅指了指石壁道。　　“怎麼可能？我們可什麼也沒有聽出來呀？”凡三不敢相信地道。　　“那是因為你們並沒有這種經驗，所以無法分辨出哪是人聲，哪是水聲，也更判斷不出人數的多少了。走吧，我們快一些離開這個鬼地方，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呢，只好讓那妖人多活幾日了，下次再對付他吧！”軒轅不無遺憾地道。

# 第三章 投入自然

　　依照軒轅的感覺和指示，四人只用了半炷香的時間便走出了這條地下河道。　　外面的天空一下子顯得無比高遠而空闊，那種光線甚至有些刺眼，但幾人很快就適應了過來。地下河道的出口是那奔騰洶湧的黃河。　　黃河翻騰的浪濤，犹如萬馬齊奔，氣勢之雄壯，只讓凡三和獵豹及花猛熱血沸騰，他們還是第一次見識黃河，卻沒有想到竟有者如此氣壯山河的氣勢。　　寬闊的河面，似乎籠罩在一層輕煙之中，迴旋的浪花，潔白晶瑩。　　軒轅也是第一坎見到黃河，他曾見識過渭水的浪濤，但與黃河相比，卻不知遜色了多少。是以，當他第一眼看到黃河之時，竟無法控制住自己心中的激動，在震撼和心驚之後，竟然仰天一陣長嘯。　　獵豹、花猛和凡三也全都加入長嘯的行列。　　嘯聲犹如山崩，犹如雷吼，直插蒼穹，激昂雄壯，與黃河的咆哮相呼相應，只讓軒轅四人禁不住為此而感動得流淚。為自己的長嘯、為黃河的咆哮，也為這開天闢地之氣勢而感動，此刻的四人雖覺自己是如此的渺小，但卻有一種投入自然懷抱的歡欣，就像是投入了母親的懷抱……　　良久，三人才回過神來，放眼遼闊的河面，頓覺神清氣爽，豪情萬丈，連日來的沮喪和鬱悶盡在一陣長嘯中發泄出來。　　“這就是黃河？”獵豹顯得無限歡欣地問道。　　“可能是吧。”軒轅卻不敢肯定。　　“那我們現在在哪裡？”花猛有些疑惑地問道。　　軒轅抬頭望瞭望天空中的太陽，想了想道：“我們現在應該是在共工集的東南方向，按這個方位來說，這條波濤洶湧的大河應該就是他們口中的黃河。”　　“好雄壯的氣勢！”凡三忍不住讚歎道，旋即又道：“難怪法師說我們所做的筏子不能夠在這黃河中行駛，以如此湍急的水流，只怕那些木筏經不起衝擊！”　　“是啊，對了，我們立刻趕回共工集！”軒轅一聽到施妙法師之名，馬上記起聖女諸人失蹤之事。　　獵豹和花猛惑然地望了軒轅一眼，有些不解地問道：“我們就這樣放過刑月嗎？”　　“不，我們還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軒轅肯定地道。　　“更重要的事情？”凡三有些惑然地問道。　　“不錯，我們現在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接應法師，救回聖女！”軒轅豪氣干雲地道。　　“接應法師？救回聖女？”獵豹和花猛及凡三諸人同時大訝，不敢相信地問道。　　“不錯，現在該是我們出手的時候了。”軒轅抬頭望瞭望天空中的太陽，似是在自語，又似是在感嘆。　　※※※　　軒轅等人剛回到共工集，獵豹便看到了青原，與青原同來的是“青雲劍宗”的四名弟子。　　凡三見對方几人直接向自己四人迎來，不由得露出一絲戒備的神情。他當然不會懼怕青原這幾人，但卻不得不擔心“青雲劍宗”那一群可怕的高手。　　軒轅大步迎了上去，青原對他作了一揖，恭敬地道：“幸未辱命，我們已經找到了他們的藏身之地。”　　“辛苦你們了，我們要向貴宗借一批高手相助！”軒轅微喜道。　　“宗主已經安排好了，調集了五十名好手將那裡的所有路口全部封死，只待公子回來，就開始行動！”青原微感得意地笑了笑道。　　獵豹和花猛諸人大為意外，甚至不明白軒轅和青原所談之事，都傻傻地望着兩人。　　軒轅大喜，轉身向花猛三人解釋道：“法師和化金的下落已經查到，我們立刻行動！不過，得先向三位兄弟道聲歉，我未在這之前向你們說清楚此事，是怕你們對‘青雲劍宗’產生誤會，還請三位兄弟勿怪！”　　花猛和獵豹三人這才恍然，訝異地望瞭望軒轅，卻並沒有相責之意。軒轅所說的不無道理，若是事先將“青雲劍宗”插手幫他們調查聖女失蹤之事說出來，而“青雲劍宗”又是他們所懷疑的對象，花猛三人又怎能夠放心呢？也肯定不會贊同的。只是花猛三人不明白為何軒轅如此肯定“青雲劍宗”一定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找到施妙法師和化金的下落？　　“他們在哪裡？”軒轅向青原問道。　　“野竹山北部的無妄谷中！”青原答道。　　“又是野竹山！”軒轅和花猛諸人禁不住同時驚呼出來。　　※※※　　無妄谷，野竹並不是很多，多的卻是樹木，那蒼松古柏，俊奇異常，藤蔓密布，使得谷中的空氣顯得極為潮濕，光線也極為陰暗。這是一塊沒有多少人來狩獵的地方，就因為這裏不時會升起一些瘴氣之類的，又有毒蟲出沒，所以並沒有人喜歡在這種環境中狩獵。　　施妙法師在很早時便來過“無妄谷”，那時候是與上代共工同來此地採集藥材，但這次卻不一樣。　　這是一個岩洞，也可以說是一個地穴，以極為粗大的木柱分隔成幾間犹如牢房一樣的地方，而施妙法師就是被關在其中一間。　　地牢之中極為陰暗，施妙法師的耳朵中隱隱聽到隔鄰的地牢中發出的咒罵之聲，這聲音並不陌生。　　施妙法師獨自被關入一間牢房，自從他被關進之後，似乎沒有什麼人前來打攪他，彷彿他的存在並不會引起對方的注意，因為他並無多少反抗之力。　　地牢之中有人來回巡邏看守，是對這群關在地牢中的人進行監視。　　施妙法師望瞭望自那細小的通風口透進的微弱光斑，並不知道現在是什麼時辰，但卻知道自己來到這裏已有半天了。不過，他仍未見到心中想見之人，也沒有看到對方的重要人物走進地牢中。施妙法師在安心等待了半天之後，決定不再等待，也似乎感應到軒轅的腳步正在向這裏趕來。　　想到軒轅，他的心中不禁又多了一股莫名的信心。不知為何，當施妙法師第一眼見到這個年輕人時，便產生了一種異樣的感覺，那是一種很難解釋的預感，在冥冥之中，他似乎覺得這個年輕人可以改變很多事情，甚至改變整個天地的命運。軒轅就像是一塊尚未雕琢的美玉，總有一天，它的光華會四射而出，而施妙法師已經隱隱感到那股光華正在軒轅的身上綻放。　　一切都如軒轅所料，一切也都是按照軒轅的推斷髮展着，就連施妙法師也禁不住要佩服軒轅的推斷。　　那絕對不是常人的智慧所能感知的。　　“喂，你過來一下！”施妙法師向那個走到他這間牢房前的漢子叫了一聲，手中卻扣住了兩塊石頭。　　那漢子輕蔑地望了施妙法師一眼，他並沒有將這個乾瘦的老頭放在心上。因為，這裏關着的人全都受藥物所控制，絕對不會對別人構成威脅。　　“老鬼，你有什麼事？”那漢子沒好氣地問道。　　“把這個交給你的首領！”施妙法師的左手手心有一顆翠綠色的指環，他將之伸出木柱之外道。　　那漢子只覺眼前一亮，顯然是對這種翠綠的指環極感興趣，甚至動了貪念。　　“這是什麼東西？”那漢子一邊伸手來接，一邊問道。　　“這是寒玉指環，只要將它交給你的首領，他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那漢子疑惑地望了施妙法師一眼，突然感覺手腕一緊，一股陰寒至極的力量透脈而入，他還來不及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便覺腦子一片空白，失去了知覺，連慘叫聲都沒有來得及發出。　　施妙法師眼角閃過一絲冷芒，迅速鬆開抓住那漢子脈門的手，故作驚駭地呼道：“喂，你怎麼了？沒事吧？”　　施妙法師的驚呼讓其餘幾個巡視的漢子都吃了一驚，見同伴歪在地上，不由皆跑了過來。　　“鬍子，發生了什麼事？鬍子……”　　“這位仁兄是怎麼了？你們快來看看！”施妙法師裝作驚慌地道。　　“老鬼，你叫什麼叫，再叫就割掉你的舌頭！”　　最先趕來的一名漢子兇狠地道。　　施妙法師裝作驚慌之狀，退了一步。但右手迅速揚了揚，兩塊石子如飛蝗般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射出。　　破空之聲驚醒了那個正探身查看鬍子傷勢的漢子，他迅速抬起頭，那兩塊石子擦過他的肩頭，直射向他身後趕來的兩人，他立刻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了。　　只可惜，一切都顯得遲了一些――一隻乾瘦的手已準確無比地鉗住了他的咽喉。　　那是施妙法師的手，乾瘦，但卻絕對有力。　　“嚓……”“呀呀……”那個被施妙法師鉗住脖子的漢子根本就無法承受那強勁的力道擰曲，只聞脖子“咔嚓”一聲脆響，整個人如同朽木般倒下，這時他身後也傳來了兩聲慘叫。　　“老鬼，你……”剩下的一名未中暗算的漢子正要驚慌地呼喊之時，卻見一道綠光閃過，正入他的口中、一句話還未來得及喊完便頹然而倒，正是那枚寒玉指環。　　那兩名被石子擊中之人根本就不可能有活命的機會。　　施妙法師的力道實在是驚人至極，石子竟洞穿了他們的脖子。　　“事出無奈，只好再破殺戒了！”施妙法師無奈地嘆了一口氣，喃喃自語道。說話間迅速在鬍子的屍體上拿下鑰匙，打開門上的鎖。　　“法師……”另外幾個囚室之中的人禁不住驚喜地呼了一聲。　　施妙法師一出囚室，就看清了鄰近幾個囚室的情景，果然如他所料，鄰近的囚室之中囚禁的正是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　　“法師，你怎麼也到這裏來了？”恭弘=叶 恭弘七禁不住有些驚訝地問道。　　“出去再說！”施妙法師迅速打開那一間地牢的門，沉聲道。　　“聖女還在他們的手裡，我們必須先去救出聖女！”恭弘=叶 恭弘七心情有些急切地道。　　施妙法師此刻才注意到，聖女和四個婢女全都不是關在這個地牢之中，在這裏只有十二個男人，心頭禁不住有些發涼。　　“你們是不是中毒了？”施妙法師又問道。　　“最初是，現在好了些，自保應該沒有什麼問題，我們先去救聖女再說！”風大和風二的心情最急。因為，他們本身所承擔的使命和責任比之恭弘=叶 恭弘七幾人更重，也最為關心聖女的安全。　　“褒弱她們是不是和聖女在一起？”施妙法師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他敢肯定，天下間沒有哪個男人會不對聖女鳳妮動心，如果這群人的目的與鬼方或東夷人相同，那還好說，但如果對方只是垂涎美色，其後果就不堪設想了。同時也印證了軒轅的推斷，這群賊人果然是用藥物才順利制住了護衛聖女的眾高手。　　“我想應該是的！”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迅速自牢中行出，估計道。　　施妙法師自那屍體的喉中挖出寒玉指環，抬頭向四周望瞭望，又扭頭朝身後的一群人看了一眼，道：“跟我來！”　　恭弘=叶 恭弘七等幾個有邑族兄弟不禁為之訝然，在他們的印象中，施妙法師是根本不會武功的，可是現在看來，施妙法師卻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　　花猛還是第一次聽說施妙法師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他一直都以為施妙法師也如聖女一樣，需要眾人保護，卻沒想到真正為聖女護駕的人竟是施妙法師――這當然是自軒轅的口中所得到的消息。　　不僅僅花猛一個人感到意外，即使獵豹和凡三也感到極為意外。當然，這對他們來說是一件好事，至少又多了一份力量。　　“阿軒，你其實早就看出了化金的身份，對吧？”凡三不無崇拜地問道。　　“也不能這麼說，我開始只是懷疑而已，在不能證實心中的論斷之前，我只好忍而不發，於是與法師共同商量出這個計劃。如果化金是姦細的話，我們正好可以將計就計地進入他們的巢穴，探出聖女的具體下落，但如果他不是姦細的話，也就只好作罷。而如果化金是姦細，又自以為法師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人，一定會想辦法將法師也擄走，而我故意給他一個機會，化金絕不會傻得再去等待下一個機會，事實證明我的估計是對的！”軒轅斷然道。　　“可是你為什麼不早點跟我們講呢？”凡三仍有些不解地問道。　　“你們與我的立場不同，你們自小生活在有邑族，化金是好人，這個觀念已經根深蒂固，我如果跟你們挑明，你們在表情上肯定會有所表現，甚至可能會反對我的做法。是以，我沒有向你們明說。當然，我之所以能很快地懷疑化金，是因為我對他的了解並不是很深，可以毫不受他往日的表現所影響。因此，我與你們在看待化金的立場上有些不同。”軒轅解釋道。　　花猛和獵豹諸人一聽，也不得不承認軒轅所說的是事實，雖然心中仍有一絲隱隱的不快，但對軒轅這種有神鬼莫測之精心安排卻不得不心悅誠服。　　※※※　　“咚咚……”腳步之聲顯得十分空洞。　　這本是一個很空寂的洞廳，四壁的迴音使得腳步聲顯得分外刺耳。　　聖女鳳妮的面紗已被摘除，她並不想這樣，只可惜她已身不由己，也便只好讓自己的絕世姿容暴露在別人眼中。　　“你好！”一個冰冷而不含絲毫感情的聲音似乎自虛無中透出，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感覺，包括聖女鳳妮在內，都禁不住心頭髮冷。　　鳳妮的目光所及之處，是一張極為高大的石椅，石椅的雕工十分精細，兩旁的扶手和後面的靠背都似尹刻上了一些圖紋，此刻上面鋪着一張白色虎皮，使石椅更顯出一股無可抗拒的氣勢。　　鳳妮的目光當然不是落在這張石椅上，而是停留在落座於石椅上的那個身材顯得十分偉岸的漢子和石椅旁邊的蒙面人身上。　　鳳妮對那蒙面人並不陌生，因為這人正是昨晚對她們進行襲擊之人，而且是那群神秘人物的首領，但鳳妮對那個坐於石椅上的人物卻顯得極為陌生。　　“你們到底想怎樣？”聖女鳳妮的聲音很平靜，她知道此刻根本就不可能脫身，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人是一個傻子，所以她惟有平靜以對。　　“聖女誤會了，我們只是想請聖女前來坐坐，順便帶你去另一個很好的地方而已，絕對不會為難聖女的。”那坐於石椅上的漢子打了個“哈哈”，淡然笑道。　　“你們究竟是什麼人？”聖女鳳妮心中暗驚，冷然問道。　　“哈哈，在下乃是少昊大神屬下神將之首――白虎神將！”那漢子自我介紹道。　　“你是少昊部族的人？”鳳妮吃了一驚，駭然問道。　　“不錯，聖女不必這麼驚慌，只是有一個人想見見你而已，是以我們才會有失禮之處。”白虎神將淡然一笑道。　　鳳妮心裏直發冷，她自然知道少昊是什麼人，連白虎神將這個人物她也聽說過。　　“如果我不想去見那個人呢？”鳳妮冷然反問道。　　白虎神將笑了笑，只是很輕鬆地望瞭望鳳妮，半晌才悠然道：“我相信聖女會合作的！”　　“為什麼？”鳳妮反問道。　　白虎神將不語，表情卻顯得有些淡漠，只是向他左側的那蒙面人望了一眼，那蒙面人立刻笑了笑，道：“有些事情並不需要理由，而聖女更沒有選擇的餘地！”　　鳳妮柳眉微揚，冷冷地打量了蒙面人一眼，努力拙去思索着這人究竟是誰。她心中有一種直覺，覺得一定曾在哪裡見過這神秘的蒙面人，而且似乎還很熟悉，包括那體形。當蒙面人開口說話時，鳳妮便發現對方是故意壓低聲音，使嗓門變得沙啞、低沉。　　“你很見不得人嗎？”鳳妮向蒙面人出語相激描，心中卻在思索着面前這個神秘人物為什麼不敢與自己面對，不敢以真聲說話，他是懼怕什麼嗎？抑或擔心什麼？　　“聖女不必用激將之法，這對於我來說根本就起不到任何作用。”蒙面人一眼就看出了聖女的用意，是以仍舊沙啞着聲音冷冷地道。　　鳳妮一時也拿他沒有辦法。　　“神將，你覺得怎麼樣？”蒙面人審視了一下鳳妮，向白虎神將邀功似地問道。

# 第四章 東夷三部

　　白虎神將微笑着點了點頭，目光卻再次在鳳妮身上打量了幾眼。　　“好吧，你將馬車準備好，要最舒適的，因為她將是三頭領的人！另外將那老鬼也一併帶上，蚩尤大頭領要見那老鬼。其他的人就全部交給你處置了，今日之事做得很好，那幾個美女也算是獎賞給你的！”　　白虎神將稍作吩咐之後仍不忘對蒙面人讚賞幾句。　　“還望神將能在三位頭領那裡為我講幾句好話，我定會感激不盡！”蒙面人對白虎神將極為客氣，卻並不是一種下屬對上級的語氣。　　鳳妮聽到白虎神將與蒙面人的對話，心中的確吃驚不小，不僅僅是因為這兩人的安排，也對蒙面人的身份暗自吃驚，蒙面人能與白虎神將平起平坐，其身分、地位也定然不低。　　東夷族有三部，分為蚩尤部、太昊部、少昊部，而三部以蚩尤為首聯合成一體，他們聯合的實力足可抗衡有熊族現在的力量，連北部鬼方也都懼其三分。　　不僅僅是三部中高手如雲，更因為其三大頭領蚩尤、太昊、少昊都是不世高手，基本上沒有人敢輕易去得罪他們。　　東夷族乃有熊族分裂而出的一部分，但歷經百年間，兩族之間的恩怨似乎永遠都沒有一個終結，而兩族之爭，也是在於權力之爭。聖女鳳妮自然清楚兩族之間的關係，對東夷族的人物甚至認真研究過，其中當然少不了對白虎神將的了解。　　聖女鳳妮對白虎神將的話意聽得極為清楚，但卻無可奈何，惟一可盼的就是軒轅快點來救她。只不過，她心中很明白，以白虎神將的武功，軒轅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若是貿然前來救人的話，很可能會自投羅網。想到這裏，聖女又禁不住為軒轅諸人擔心起來。　　“神將長途跋涉而來，不如先去休息休息，待會兒我叫人為神將送上共工部的第一美人，以為神將洗塵如何？”蒙面人淡淡地笑了笑，問道。　　白虎神將的眼睛微亮，訝然問道：“共工部的第一美人？”　　“不錯，這是我特意為神將準備的一道美餐。不過，這小娘們辣得很，就得由神將自己去馴服了！”　　蒙面人與白虎神將相視了一眼，輕笑道。　　白虎神將會心地一笑，開心地道：“辣的好，辛辣才夠味，待我將滿身風塵先洗一下，你立刻給我送過來，我要在晚餐之前先用這道美味。”　　“沒問題，我已經讓人為神將燒好了水，那一群趕來的兄弟也都在一邊休息，只要神將一吩咐，立刻就可調動所有人。”蒙面人悠然地道。　　“那你先帶聖女去休息吧，我就在這裏多住幾天了。”白虎神將“哈哈”大笑道。　　鳳妮心中又多了一線希望，同時也明白白虎神將是今日才趕到這裏，否則，昨晚那些偷襲之人也就不必下毒了，單憑這些人的實力就足以制服自己等人。　　※※※　　“稟使者和神將，山谷四周的路口全被人封鎖了，而且有大批人向這裏趕來。”在幾名小卒剛送走聖女鳳妮離開時，便有一名漢子有些慌亂地闖了進來，稟報道。　　白虎神將正準備去洗澡，聽到這話，竟又坐了下來，與蒙面人相視一眼，才問道：“那些是什麼人？”　　“是‘青雲劍宗’的人！他們的來勢不善，而且那些人鎖住山谷路口似乎有一段時間了。”那漢子有些怯生生地道。　　“那你剛才怎麼不回來稟報？”蒙面人一聽，不禁怒叱道。　　“我們先前只是如此估計，也是剛剛才發現敵蹤，一發觀敵蹤便立刻前來稟報使者和神將了！”那漢子似有些無可奈何地道。　　“呀……呀……”兩聲凄長的慘叫打斷了白虎神將和蒙面人的思緒，也讓洞廳之內的眾人皆驚。　　“不好！”蒙面人只說了兩個字，便已與白虎神將並肩掠出洞廳。　　地上並不止兩具屍體，而是四具，兩名守在外面的衛士與兩名帶走聖女的小卒，此刻全都成了毫無生機的屍體。　　聖女已經失去了蹤影，而兇手卻無影無蹤，地上只有一灘鮮紅的血。　　“好快的劍！”白虎神將似乎有些吃驚地望瞭望那四具屍體上的傷口，吸了口涼氣道。　　“給我搜！絕不能讓姦細跑了！”蒙面人殺機無限地吼道，同時身子迅速掠開，在四周的草叢樹林里尋找。白虎神將也知道，這兇手絕對不可能跑遠，同時舉目四顧，殺意沸騰。　　“絕不能讓那女人走掉了！”白虎神將極為堅決地道。說完，他翻了一下那幾具屍體，卻又在思索起來。　　四人的致命一劍全都是咽喉，而且下手角度和方位極為刁鑽報辣，根本就不留半點餘地，但這人又是誰呢？為何而來？　　白虎神將心中有些駭異，他想到了兩個人，那就是“青雲劍宗”的宗主青天和“青雲劍宗”創始人青雲。如果是這兩人之中的任何一人出手的話，今日之戰恐怕會很艱辛，雖然他十分自負，但是面對青天這樣的高手，也不敢放肆，何況傳說中，青雲的劍道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是以，白虎神將心中有些駭異。　　“給我小心戒備，有任何事情立刻來通知我！”　　白虎神將冷冷地吩咐道。　　那群聞到慘叫之聲趕來的人立刻分頭四處搜尋，他們也不相信這兇手會跑得如此之快，能在殺人擄人之際從容離去，這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聖女鳳妮已被藥物所控制，根本就無法發揮其功力，也就是說，殺人兇手不僅是自己逃遁，還要帶着一個累贅，這樣又怎能躲過各路口的眼線？　　白虎神將臉色極為難看，卻並不想親自去查，他惟一想做的，就是進洞廳靜待消息。他知道這件事情急也沒用，是以，他在說完話之後，立刻返回洞廳。　　洞廳之外，情況似乎在瞬間變得很亂，四處都聽到有人奔跑的聲音和呼喊聲。這些讓白虎神將心裏微亂、微惱，居然讓敵人潛到這裏來了卻沒有發覺，簡直丟人！只是這裏的一切事務全是由蒙面人打理，他並不想插手，他這次前來的主要任務是接走鳳妮和施妙法師，這是三頭領指定所要的兩個重要人物。　　突然間，白虎神將的心神跳了跳，當他第一步跨入洞廳，正準備邁出第二步之時，警兆突生，這是作為一個高手的本能反應。白虎神將乃身經百戰的高豐，其作戰經驗之豐富是無與倫比的，對危險的覺察力絕不遜於任何野獸。只是這一刻他被心事所擾，並沒有集中精神，兼且根本就沒有想到在這個地方會有敵人的伏擊，是以，直到兵刃破空之聲響起時，他才覺察到殺機的存在。　　乍亮的洞廳，只因為一縷亮麗的劍光，寒氣四射，破空的輕嘯拖動着颶風般的殺機，完全罩定了白虎神將進退的所有方位和空間。　　白虎神將知道這是自己的疏忽，他的確沒有想到敵人會出現在洞廳之中，而這人一定是剛才殺死四名士卒的兇手――一個狡猾的兇手。　　最危險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白虎神將想到這一點時，一切就不難解釋了。這兇手一定是殺了四名士卒之後，便立刻帶着聖女來到洞廳的窗外，只待他一出洞廳，立刻自窗子溜進洞廳之中。這就使得外面的人盲無頭緒地亂找一氣，也根本不可能找到敵人的蹤跡。但白虎神將不得不承認這兇手的智慧和膽量，在最不安全的地方竟然不是想辦法逃走，反而計劃着一件大刺殺的方案。　　劍光如雪，那絕美的弧跡犹如流星劃過夜空，絢爛而優雅，若非那濃重的殺機，這倒的確是一次極為精美的藝術表演。　　白虎神將一聲冷哼，對於這些，他並不是很在意，雖然事起倉促，但他並不是庸手。　　“叮……”那一道美麗的劍弧立刻在空中崩散，化成漫天閃爍的星光，依然封死了白虎神將的所有進退之路。　　白虎神將吃了一驚，對手的功力的確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力道之猛，便連他也無法不退。畢竟，他只是倉促出招，無法全力而為，自然要吃些虧了。　　但是，白虎神將最終還是化解了對方致命的一劍。　　星星點點的劍光之中，白虎神將發現了那個兇手――一個極為年輕、極為高大、一頭短髮的年輕人。　　森寒的劍氣之中，年輕人的臉色冰冷如鐵，眸子里閃爍着冷酷的殺機，只看那眼神，就不難想象這一劍是如何的犀利。“叮叮……”白虎神將用的是一柄刀，窄長微彎的刀，其實，這柄刀至少有七分像劍，但只有一面開刃。　　快！白虎神將的刀的確極快，只是以幾個簡單至極的動作，便化解了那滿天星光似的劍式，但是，他忽視了另一件事――兇手並不止一人！　　兇手不止一人，這是事實，一個讓白虎神將也有些後悔的事實。在他擋開那少年的第三十五劍之時，已有一縷幽風無聲無息地拂過他的背部。當他發現這縷幽風的到來之時，所能夠做到的就是盡最大的努力挪動身形，只是這一切顯得太慢了。　　“砰……”白虎神將也覺得自己的動作有些慢，是以，他在挪動身形之時，順便倒踢出一腳，當他發出一聲慘叫之時，這一腳也落實了。　　白虎神將感覺到背後之人發出一聲悶哼，對方似乎並未討到多大好處，只不過，他知道自己受了傷，而且傷得不輕，那縷幽風拂過之處一片冰涼，更有一種撕肉裂骨的痛楚，使他的冷汗都冒出來了，幸虧躲過了要害部位。　　“鏗……呀……”門口傳來了一聲護衛的慘叫，顯然是這護衛因為聽到異響，立刻直衝進來，但卻被人宰了。　　“叮……砰……”白虎神將只覺手心再次一震，那個與他正面相對的劍手竟自底下踢出一腳，而他因背上之傷和背後偷襲的劍手分了神，根本就來不及抵抗。　　“呀……”這一腳的確很重，即使以白虎神將一身功力也有些承受不了，身子不由自主地跌撞在一側的牆上，背部的傷口更是雪上加霜地再受重擊，他無法控制地發出一聲慘叫。　　那年輕人的劍沒有絲毫停留，無情地再次射向白虎神將。　　“小心，軒轅！”聖女鳳妮的驚呼響起。　　年輕人一震，也感到一陣銳利的劍氣襲向背部，只聽那輕嘯，便知這一劍的速度驚人至極。　　生與死，只不過是腦海之中激蕩的一點意念。　　這年輕人正是軒轅，此時的他面臨着生與死的抉擇。　　他若想擊殺白虎神將，那麼自己即使不死，也定會身受重傷，因為他背後高手的劍勢的確太快，軒轅不想死，他絕對不會拿自己的生命去換白虎神將的性命。人的價值並不能以生命去衡量，所以，軒轅絕對不會做出蠢事。　　“呀……”又有一聲慘叫傳來，把守洞廳門口的人是花猛，他中了白虎神將的一腳，卻在白虎神將背上劃下了深深的一劍，兩人同時受傷，但他傷得並不重，因為白虎神將那一腳能凝聚的不過是三成功力而己，因此，他才有能力阻止這一群趕來相助的故人進入洞廳之中。辟邪劍很利，招式也很快，但十分可惜，花猛無法阻止那蒙面人的沖入。　　蒙面人的身法很快，快得讓花猛感到有些眼熟，這使他想起了恭弘=叶 恭弘皇出劍時的速度。蒙面人不僅身法快，劍招更是詭異得無跡可尋，是以花猛根本就無法阻止他的進入，幸運的是，蒙面人攻擊的對象並不是花猛。　　不是花猛，而是軒轅！蒙面人的目標是軒轅，那正在搏殺白虎神將的軒轅！　　軒轅並未轉身，只是長劍回撤，以一個極為詭異的角度回撤、后挑，他根本不用看對方的方位，只須捕捉到那縷幽風便可知對方所在的位置。　　軒轅的劍並不是想擋住那柄襲向他的劍，而是回刺蒙面人的要害，他不想做無益且多餘的動作，要麼，就同歸於盡！　　這是賭，賭命！一場充滿豪氣的較量，而軒轅卻有着自己的苦衷，形勢逼迫他不能不如此。他的直覺告訴自己，這是一個他惹不起的對手，若是直面相對，自己只怕並不是這神秘偷襲者的對手，所以軒轅一開始便拚命了。　　拚命的人是絕對可怕的，是以，便有了“一夫拚命，萬夫莫敵”之說。　　蒙面人對軒轅這種不要命的打法吃了一驚，大大地吃了一驚，這是一個意外，一個必須面對的意外。　　蒙面人的眸子之中閃過一絲極為異樣的神采，他不想死，絕對不想！但卻不能不欣賞這個年輕的對手，因為這個年輕的對手一上場就抓住了最重要的一環，而使他的一切后招全都無法派上用場，這不能說不是―場智慧的較量。　　軒轅的眸子之中閃過一絲微微的得意，當他發現蒙面人的目光之時，便知道對方舍不得放棄自己的生命，在這場生命的賭博上，他贏了！　　軒轅贏了，卻並沒有半絲興奮，那蒙面人以極快的速度橫移開去，避過了軒轅一劍，也放棄了刺殺軒轅的機會，但他卻掠向了聖女鳳妮。　　蒙面人在這生與死的賭博之上輸了，但從另一個方面來說，他的目的已經達到――解開白虎神將的一劍之危。　　蒙面人似乎早知道軒轅與聖女鳳妮之間的關係，是以，他的目的只是擒下聖女。　　軒轅的劍刺空，白虎神將的刀已經斬至，迅捷如風，他似乎並未受身上的傷痛所限，動作利落至極，根本就不給軒轅去救聖女的機會。　　軒轅心中大急，但卻無可奈何，因為他根本無法抽身。白虎神將比他想象之中更要難纏，中了一劍一腳仍然如沒事人一般，若不是剛才他與花猛聯手偷襲，只怕根本就不可能重創對手。此刻，他在暗自慶幸之餘，又不免有些心驚。　　鳳妮微微驚呼，花猛的劍已在她的面前幻起一幕劍盾。　　蒙面人的身法快，花猛的步法也絕對不慢，他似乎早已料到蒙面人會如此，是以，他搶先護在聖女鳳妮的面前。　　“叮……”蒙面人的劍勢之犀利幾平讓花猛心驚肉跳。　　辟邪劍並沒有佔到半點優勢，他織起的劍網反而被蒙面人的劍勢破開一道裂隙，長驅直入。　　花猛大驚之下，上身倒傾，腳下猛踢而出，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蒙面人的劍術之強，與花猛並不是同一個檔次。花猛的長處在於腿上，揮劍對敵只是想借寶劍之利來占些便宜，但此刻寶劍無功，只好棄劍用腳了。這也是病急亂用藥，是否有效卻只能在試過之後才知道了。　　蒙面人的身子輕靈至極，借自己的劍在花猛的劍上一，拍之力，身子居然彈射而起，越過花猛的阻攔，直撲聖女鳳妮。　　對蒙面人的一連串動作，軒轅都看在眼裡，驚於心頭，暗忖道：“這蒙面人的武功只怕還在白虎神將之上，若自己不能與花猛聯手，勝算幾乎不足一成，但他卻又無能為力，心想若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在此就好了，大概只有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和身法才能夠勝過這神秘的蒙面人了。思及此處，軒轅心頭一動，他驚奇地發現這蒙面人的體形竟與恭弘=叶 恭弘皇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而且這種身法和劍式更有幾分酷似恭弘=叶 恭弘皇。”　　“一定是這人劫走了共工族的公主！可是這人與恭弘=叶 恭弘皇之間又有什麼關係呢？”軒轅在思忖的當兒，已經迅速擋開了白虎神將的十八刀之多。　　軒轅可以肯定這蒙面人不是恭弘=叶 恭弘皇，無論是從氣勢還是速度，這蒙面人與恭弘=叶 恭弘皇都有着極大的差異。雖然軒轅與恭弘=叶 恭弘皇相處的時間並不是很長，但他卻已深知恭弘=叶 恭弘皇的性格和作風，只憑直覺就可斷論這一點，何況此刻的恭弘=叶 恭弘皇已在共工部族內。　　“這人為什麼要蒙面？光天化日之下，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只有兩種可能：一是長相實在太丑，處於一種深深的自卑狀態，這種人是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的。另一種人卻是心中有鬼，或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因此才不以真面目示人。”而在軒轅的猜想中，這蒙面人應該是屬於後者，但這人又是誰呢？　　“當……”軒轅心神未定，竟被白虎神將一刀震得倒翻而出，白虎神將因反震之力太強，背上的傷口崩裂，鮮血狂噴，是以後繼無招。　　軒轅的身子在虛空中一扭，利用反彈之力側撞向一名攻向花猛的刀手。　　“砰……”軒轅的身子沉重至極，那名刀手一下子被撞得軟癱在地，口中鮮血狂涌。

# 第五章 意料之外

　　花猛的身上濺了點點血花，卻是那軟癱的刀手口中噴濺出來的，若非花猛的身子迅速移向蒙面人，只怕已是全身血紅了。　　聖女鳳妮發出一聲驚呼，是因為蒙面人的手已經向她抓到，而她此刻功力受制，根本沒有反抗之力，惟有驚慌閃躲，但蒙面人的這一爪是何等快捷，豈容她躲開？　　“恭弘=叶 恭弘放！”軒轅急切問，想起了恭弘=叶 恭弘皇在他耳邊所說的那些話，不由得脫口呼道。　　蒙面人的身子在空中顫了一下，似平受到某種極大的震驚，在震驚和駭異之下，那隻抓向聖女鳳妮的手竟奇迹般地落空了。　　聖女鳳妮手中卻多了一柄短劍，這柄短劍是軒轅帶着她自窗口溜入洞廳時給她的，此刻她終於還是刺了出去，雖然功力受制，但招式依然玄奧莫測，犹如神助。　　蒙面人一爪抓空，心神似乎猶未從震驚中平復過來，竟不敢接聖女鳳妮這無力的一劍，反而向側邊滑去。　　當然，此刻蒙面人若是出劍，定會擊殺聖女鳳妮，但是他的目的只是想要一個完整的聖女，絕不願這個絕美若出世仙子的女人有半點損傷，否則他很難向白虎神將或少昊神交代，這也是聖女鳳妮敢貿然出劍的原因。　　蒙面人一滑開，花猛也就迅速護在聖女的面前。　　“原來你真是恭弘=叶 恭弘放！”軒轅憤怒至極地吼道，自剛才蒙面人的表現中，他幾乎可以肯定這神秘的蒙面人就是恭弘=叶 恭弘放，否則對方也不會震驚至此。　　蒙面人冷哼一聲，卻不予回答，似是對軒轅的話極為不屑，也似是默認了，但無論是何種意思，都讓花猛難以相信自己的耳朵，就連聖女鳳妮都為軒轅的猜測所震驚。　　花猛在發獃，當軒轅募然喊出“恭弘=叶 恭弘放”兩個字時，他便愣了一愣，直到軒轅說出下文，他更是有些糊塗了，竟不知道該不該動手。若要花猛接受這蒙面人就是恭弘=叶 恭弘放的事實，他實在不知該如何去面對。　　不僅僅是花猛無法面對，只怕許多人都會無法面對這個現實。　　※※※　　無妄谷變得熱鬧起來。　　“青雲劍宗”的弟子似乎已得到了格殺勿論的指示，對那些反抗的人盡數誅殺。　　無妄谷之中也有不少好手，是以“青雲劍宗”眾弟子與之交手之時，死傷總是難免的，為了最低限度地減少傷亡，“青雲劍宗”眾弟子準備了大量的弓箭。　　無妄谷本是一個空谷，這一群人只不過是最近才佔據此谷。這裏的攻防建築並不多，甚至可以說沒有，所以外敵攻擊起來根本不用花太多力氣。　　無妄谷內部也發生了一連串的騷亂，包括地牢之中的騷亂和軒轅所引起的騷亂，這都打亂了無妄谷之人的秩序。　　獵豹和凡三的出現也引起了極大的騷亂，他們與軒轅的分工不同。　　軒轅和花猛為一組，他們故意讓“青雲劍宗”眾弟子引起谷內勢力的注意，料到定會有人去報告谷中的負責人，也就是這樣，兩人跟着那個向白虎神將稟告之人找到了洞廳，卻沒想到聖女鳳妮竟然就在這裏，於是就引起了這一陣騷亂。　　獵豹和凡三卻是偷潛入谷中，找到了幾個營帳，他們的目的自然是救人，一路上按照施妙法師所留下的暗記，終於找到了地牢的所在地。　　施妙法師留下的暗記分兩種類型，一是在樹榦上刻記號，二是在空氣中留下一種極淡極怪的氣味，而這一切卻是他與軒轅約好的，獵豹和凡三自然也知道這兩種暗記的特徵。只不過施妙法師被“押”到無妄谷附近時，似乎再也沒有機會在樹上留下暗記，只能在空氣中施放一種暗香。　　這種暗香是經過密制而成的奇香，就算有風也能在空氣里停留十二個時辰以上，卻不能遇雨，如果下一場雨的話，則氣味盡消。僥倖的是，今日並沒有下雨。　　當獵豹和凡三趕到地牢之時，地牢之中已經空無一人，顯然是施妙法師已經破牢而出。地牢之中有數具屍體，地牢之外也有血跡和屍體，更是一片零亂，打鬥的痕迹處處都是。獵豹和凡三猜測施妙法師諸人已經出了地牢，而且剛出地牢不久，因為在地牢之外地面上的血液仍有些微微熱氣。　　※※※　　“你真的是族長？”花猛手中的劍有些鬆動地顫聲問道。恭弘=叶 恭弘放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比聖女鳳妮更重要，他對恭弘=叶 恭弘放的尊敬就像是對自己的父母一般，甚至曾將恭弘=叶 恭弘放當成偶像，可是此刻……恭弘=叶 恭弘放出賣了他們，甚至出賣了所有的族人，出賣了聖女和軒轅……這一切的一切，只讓花猛腦海中一片空白。　　想到花沖的死，想到所有兄弟的失蹤，還有那一次次欲將自己等人置於死地的陰謀，花猛不僅僅腦海中一片空白，連心也很痛。就是眼前這人劫走了聖女，再讓化金嫁禍於青雲堡，使自己等人去青雲堡送死，而後一計接着一計地算計恭弘=叶 恭弘皇，劫走共工族公主，嫁禍恭弘=叶 恭弘皇，這等卑劣的手段實在讓花猛心寒。　　如果說這神秘的蒙面人是恭弘=叶 恭弘放的話，那麼化金是內奸則很好理解。而剛才花猛也覺得眼前之人極為熟悉，但卻絕不敢想象對方是恭弘=叶 恭弘放。可在軒轅的呼喝之下，蒙面人的表現卻使花猛倏然驚覺。　　蒙面人冷冷一笑，卻沒有回答花猛的話，而是迅速出劍，以雷霆萬鈞之勢劃過虛空。　　劍潮怒涌，犹如激石巨濤，殺氣凝成卷天席地的氣勢疾撲花猛。　　花猛的心更痛！他見過恭弘=叶 恭弘放的劍法，而這神秘蒙面人所施展出來的劍法正是恭弘=叶 恭弘放的成名絕技“驚濤劍訣”，此刻還有什麼值得懷疑的？是以，花猛的心痛，心傷，為自己，也為族人，更為死去的朋友，可是他不能不反抗，他知道恭弘=叶 恭弘放欲殺人滅口。　　恭弘=叶 恭弘放絕對不允許有人泄端了他的秘密，特別是花猛。因為花猛在有邑族土生土長，說話有着一定的分量，如果這個秘密由花猛泄出，雖然在有邑族不一定能影響他的族長地位，卻至少特使他失去很多威信。　　但他不怕軒轅說出，因為軒轅本身就是外人，一個值得懷疑的人，只要他反咬一口，立刻可陷軒轅於不忠不義的境地，是以，蒙面人的劍勢所籠罩的人便只有花猛而已。　　花猛怒，憤怒！當一個人在知道自己最信任的人居然是個大騙子，不僅欺騙了自己，也欺騙了所有信任他的人之時，那種憤怒是無與倫比的，所以花猛控制不住自己的劍。　　花猛的劍――怒劍！讓軒轅為之震驚！　　花猛沒有想過該出什麼樣的劍招，也沒有想過該如何對敵，他所有的情緒只有一個――憤怒！他不知道達算不算是一劍，但是他看到了篆面人眼中的驚詫和訝異！　　好烈的一劍！的確，軒轅完全可以感覺到花猛這一劍之中最強的情緒――怒！有情緒的劍，便不再是死物，而這種將自己的情緒和精神完全融入劍中的境界，軒轅還是初悟出一些皮毛，他自問尚未達到花猛這一劍的水平，所以他感到震驚。　　殺氣似有形有質一般在虛空中交錯磨擦，竟發出一聲銳嘯，之後便是一聲暴響。　　“鏗……”清脆而奪人心魄。　　花猛連退三步，幾乎撞到了聖女鳳妮的身上，蒙面人手中的劍竟奇迹般地斷為兩截。　　蒙面人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花猛這一劍的力量之強，完完全全超出了他的估計，不僅破除了他那奪命的一劍，還擊斷了他手中的寶劍，這簡直不可能！　　蒙面人只是怔了一怔，陰冷的目光很快掃過軒轅、聖女和花猛，在花猛也為之驚愕之時，倒射而出。　　“別走！”當軒轅回過神來追趕時，蒙面人已穿破窗子，衝出了洞廳之外。　　洞廳之中立刻有人纏住軒轅和花猛，就連受傷的白虎神將也在手下的全力保護之下退了出去。　　“衝出去！”軒轅並不想被死困在洞廳中，何況他的身上也多了幾道傷痕，這是為護聖女鳳妮而挨的刀子。　　雙拳終難敵四手，軒轅和花猛雖然依仗寶劍神鋒，但也是無可奈何，最後被逼得退到石牆一角背對石牆，兩人將聖女鳳妮護在一處角落，準備背水一戰！只望獵豹諸人快來救命。　　軒轅並沒有等到獵豹，卻等來了施妙法師。　　施妙法師帶着功力猶未曾恢復的十餘人殺出地牢，卻聞到山上正處於一片騷亂之中，他立刻猜到是軒轅等人前來相救，也便迅速向山上趕去。當施妙法師趕到山上時，正好是軒轅需要幫助之際。　　乍見聖女也在，施妙法師大喜，戰意更為高昂。　　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幾乎沒有未受傷的，或重或輕，這些人雖然吃了施妙法師的一顆解毒丸，卻並不能馬上恢復功力，是以戰得極為辛苦。不過，此刻眾勇士的精神大振。　　洞廳之中的賊人並不是大多，但也有幾個好手，是以，即使軒轅和花猛也無可奈何。此刻施妙法師帶來了十多位幫手，自然立刻開始反撲，而白虎神將的屬下也知道己方大勢已去，紛紛自窗子逃出，有的自大門口殺出，而“青雲劍宗”的好手也很快乘亂殺上了山。　　這裏的戰局很快就得到了穩定，軒轅諸人似乎也沒有料到事情會如此順利。眾兄弟相見，自然是皆大歡喜。　　※※※　　“東面沒有找到褒弱姑娘四女的蹤跡……”　　“南面也沒有……”　　“我們也沒有發現她們的蹤跡……”　　軒轅的眉頭又皺了起來，他知道，一定是在白虎神將匆忙離去之時，將褒弱四女帶走了，也許還有共工氏的公主。如果五女沒有找回的話，軒轅等人與眾敵的這一場較量就不算贏家，甚至有可能成為大輸家。當然，對此行的任務而言，並未影響結果，既然聖女救回來了，自然不會影響結果。但對於情理來說，這是絕對不容許忽視的問題。　　“獵豹和凡三沒有消息嗎？”軒轅有些微惱地問燕五問道。　　“他們兩人還沒有消息，想必應該不會出事。”　　燕五不敢太過下定論地道。　　花猛露出一絲別人難以覺察的苦笑，如果他此時不知道蒙面人是恭弘=叶 恭弘放，或許還有這種自信，但現在他卻沒有這麼樂觀了，只不過此刻他並不想把這個事實說出來，這也許殘酷了一些，但卻是迫不得已。　　軒轅並不主張將這個消息說出去，是因怕引起內訌，影響內部的團結，更會打擊這一群有邑族勇士的鬥志，這對他們而言弊多於利，所以軒轅讓花猛不要將蒙面人的身份揭破。　　聖女並非是個不明白事理的人，是以，她依照軒轅的吩咐，僅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施妙法師，連那群自三苗帶來的高手都沒有對他們提過。對於軒轅的話，聖女幾乎從不違背，她聽出了施妙法師對軒轅的推崇，當然也對軒轅的表現和智慧感到極度欣慰。　　花猛想到了早晨恭弘=叶 恭弘皇被宣天長老帶走之前在軒轅耳邊的耳語，而軒轅告訴他們說“恭弘=叶 恭弘皇懷疑兇手是一個不可以外傳的人物”，這話想來不假，那就是說，恭弘=叶 恭弘皇早就看破了那神秘蒙面人的身份，只是一直都不想說出來而已。　　“我們在山下發現了獵豹留下的記號！”化鐵虎氣喘吁吁地跑了上來道。　　軒轅一怔，隱隱猜到了什麼，忙立身而起，道：　　“快帶我去！”　　※※※　　“青雲劍宗”死傷的兄弟達到二十人，這讓軒轅覺得有些過意不去，雖然白虎神將的屬下死傷幾乎是己方的兩倍，但他卻沒有一點值得高興的地方。　　“青雲劍宗”之人如此捨命相助，不僅僅讓軒轅心生感激和歉疚，就是所有有邑族勇士和三苗高手，包括聖女鳳妮在內也都為之感動，卻也無法挽回那些失去的生命。　　有戰爭，就必定有傷亡，沒有人會否認這一點。　　已亡的二十名“青雲劍宗”之人都抬回了青雲堡，且以青雲堡的最高禮節將之火化，下葬。　　參加這次葬禮的有施妙法師、聖女鳳妮與有邑族的幾位勇士，另外則是“青雲劍宗”的所有人。　　而三苗部的六名倖存者與軒轅、花猛及恭弘=叶 恭弘七則一起追尋獵豹和凡三的蹤跡去了。　　這是軒轅的安排，雖然有人提出質疑，但卻沒有人反對，因為這一群人徹底地信任了軒轅。　　他們相信軒轅的武功，相信軒轅的智慧，相信軒轅的勇猛和果斷。這群有邑族勇士此刻相信軒轅的程度甚至比相信恭弘=叶 恭弘放更甚！似乎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難倒軒轅。　　風大等六人對軒轅的指揮言聽計從，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中便識破敵人的詭計救出他們和聖女，也只有軒轅能做到，兼且施妙法師將軒轅這一系列的分析和計謀描繪得有聲有色，因此他們不知不覺地對軒轅信服起來。　　崇拜英雄，這是人類很自然的反應。　　此時軒轅已猜到獵豹和凡三定在跟蹤白虎神將那一群人，說不定他們已經發現了褒弱諸女，只是因為人手大少、力量大單薄而無法行事，這才留下暗記讓同伴趕去支援。是以，軒轅趕路極急、極快，而這一路上踏斷的枯草似乎也證實了軒轅的猜測。　　猜測畢竟只是猜測，事情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情況，沒有人敢下定論。　　猜測的人最容易犯錯誤，那是一種自以為是的錯誤，軒轅也不例外，就因為他的這個猜測。　　當軒轅感覺到氣氛不對勁之時，眾人已來到了一條幹涸的河谷，這是一個只有梅雨季節才會有水的河谷。　　小小的樹，犹如面黃肌瘦的病夫，讓人自心裏生出一絲憐惜。　　幾塊爬滿青苔的禿石沒有半絲生氣。　　軒轅駐足於此，也許是因為這裏太過陰森，才會使得軒轅心頭升起一種無法表達的感覺――也許，這是一種直覺。但軒轅卻知道，自己的直覺似乎從來都未曾失誤過，這次也沒有例外。　　只見河谷四周出現了數十道身影，而軒轅等人正在河谷之間，所以便形成了一種剿獸的形式。獸，自然是軒轅諸人。　　蒙面人的身影出現在一叢灌木之後，那露出來的眸子之中有着一縷難以察覺的陰狠。　　軒轅等人不敢動，因為對方每個人的手中都握着一張強弓，而每張弓上的勁箭都是對準他們的。只要軒轅諸人稍有異動，就可能立刻成為箭下遊魂。而在這種距離中，能夠躲開對方勁箭的人並不多，所以他們似乎註定成為困於籠中的獸。　　恭弘=叶 恭弘七和花猛的臉色很難看，恭弘=叶 恭弘七認識這蒙面之人――正是昨晚襲營的人。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但此刻他卻無可奈何。　　風大諸人與軒轅貼背而立，圍成一個小圈，但這個小圈卻是極為單薄，完全暴露在別人的箭矢之下，根本就不可能脫出對方勁箭的射殺。　　軒轅露出一絲苦笑，有些無奈地道：“你又贏了一回。”　　“哈哈哈……”蒙面人發出一陣極為得意的笑聲。他又贏了，這是事實。　　“你的確是個很好的人才，本來你可以不死的，但是你太過聰明，留你不得！要怪便只能怪你的命不好！”蒙面人爆笑良久之後才冷然道。　　“族長，你是不是有什麼難言之隱？如果你能及時回頭，我們族人仍然會原諒你的。”花猛心頭隱隱作痛，仍想挽回地道。　　恭弘=叶 恭弘七一驚，仔細地打量了蒙面人一眼，目光投向花猛，訝異地問遭：“花猛，你剛才叫他什麼？”　　花猛臉上浮出一絲悲憤而痛苦的神情，無奈地道：“他就是我們的族長恭弘=叶 恭弘放！”　　“什麼？”恭弘=叶 恭弘七渾身一震，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目光之中泛出一絲惑然的神采，怔了半晌才道：“不，不可能，他不是恭弘=叶 恭弘放！”　　風大諸人也全都為之震驚，這個變故是他們根本沒有預料到的，不由皆疑惑地將目光移向軒轅，似乎希望軒轅能給他們一個肯定的答覆。　　軒轅輕輕地吸了口氣，道：“是不是都已經不再重要，因為他不會讓我們再活下去！”　　“你很聰明，說得也很對！老七、花猛，你們不要怪我，有些事情是迫不得已的，你們過來，我是不會殺自己族人的，只要你們倆能夠保證不將今日之事外傳，就行了！”

# 第六章 水神之女

　　恭弘=叶 恭弘七幾乎站不穩腳，本來他並不相信花猛的話，可是此刻由蒙面人親自證實，連他最後一點僥倖也為之破滅，叫他怎會不心神大震？　　“你真的是恭弘=叶 恭弘放！”恭弘=叶 恭弘七心痛地輕聲道。他對剛才蒙面人所稱呼的“老七”這種語調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老七，到我們這邊來，只要你和花猛發誓不將今日之事外傳，族長絕對不會為難你們的！”化金不知道什麼時候也從灌木叢中鑽了出來。　　“住口！”恭弘=叶 恭弘七憤怒無比地吼道。　　化金和蒙面人一怔，花猛和風大也嚇了一跳，只見恭弘=叶 恭弘七的臉色鐵青，胸口急劇地起伏着，顯然正在努力地平復心中怒氣，他的目光極為陰冷地盯着恭弘=叶 恭弘放，半響才森然道：“恭弘=叶 恭弘放，花沖是你下手殺的嗎？”　　蒙面人未語，顯然是不置可否。　　恭弘=叶 恭弘七更怒，吼道：“就是因為他發現了你的身份，劃開了你的蒙面巾，然後你就對他下了殺手？”　　“恭弘=叶 恭弘七，哪輪到你來教訓族長？”化金叱道。　　“化金，你還是不是人？”恭弘=叶 恭弘七憤怒地望了化金一眼，怒極地反問道。　　化金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卻不知如何去回答恭弘=叶 恭弘七的問話。　　蒙面人輕輕地點了點頭，道：“不錯！花沖是我殺的，連風七和風三也都是我殺的。我不能讓任何人泄露這個秘密，所以我必須殺了他們！”　　“如此說來，如果我們不答應發誓，你也一樣會殺了我們？”恭弘=叶 恭弘七怒極反笑地問道。　　蒙面人的目光陰沉，但卻極為堅決地道：“你說得不錯，如果你們倆不答應發誓，我也只好動手擊殺你們，絕不留情！”　　花猛和軒轅諸人的心中感到一陣寒冷，因為蒙面人那陰冷絕情的話，也為對方的心狠手辣而泛寒。　　軒轅淡淡地笑了笑，冷冷地望着蒙面人，問道：　　“獵豹和凡三在哪裡？”　　蒙面人冷冷地笑了笑，道：“那兩個小子倒是挺機警，但是跟本族長比起來，他們仍相差得太遠。自以為可以跟蹤我，卻剛好為我布下了這個圈套，不過你放心，他們目前還不會有事，至少他們並不知道我的秘密。”　　“工氏的公主也是你們劫來的？”軒轅又問道。　　“告訴你也無所謂，你說對了，柔水那小妞的確是個難得的大美人，如果不拿來享用，豈不是太過可惜？”　　“可恭弘=叶 恭弘皇是你的弟弟，為什麼要嫁禍於他？”花猛憤怒地道。　　“從小他就喜歡與我爭，你們這些人中，也只有他可以威脅到我，甚至猜到了我的秘密，我只好借刀殺人了！這也怨不得我，在這之前，他一直都在窺視我族長的位置，如此心腹大患，自當除之！”蒙面人不屑地冷哼道。　　“恭弘=叶 恭弘放，我看錯你了，算我恭弘=叶 恭弘七瞎了眼，像你這般禽獸不如的人，當初我居然選了你做族長，真讓我愧對祖先！”恭弘=叶 恭弘七聲音有些顫抖，卻又有無邊痛苦地道。　　“人要好好地活下去，就得不擇手段，沒有誰對誰錯，任何阻攔我去路的人都是該死的，你又有何怨言？”蒙面人不為所動，毫無愧色地道。　　恭弘=叶 恭弘七還想說什麼，卻被軒轅拉了一下衣袖，便緘口未言了。　　軒轅深深地望了蒙面人一眼，突然“哈哈哈……”大笑起來，只笑得所有人都莫名其妙，不明所以。　　“你笑什麼？”蒙面人也為軒轅的大笑而感到莫名其妙，忍不住問道。　　恭弘=叶 恭弘七和花猛及風大諸人亦好奇地將目光投向軒轅，包括那些圍守於四周的箭手。　　軒轅的笑聲良久未竭。　　蒙面人的目光更顯得陰鬱，連化金的臉色都變得很難看。　　半晌，軒轅才停住笑聲，毫不畏怯地與蒙面人的目光相對，卻未回答蒙面人的話，只是在臉上多了一層異樣的笑容。　　“很好笑嗎？”蒙面人的語氣更充盈着無限的殺機，冷漠無情地問道。　　“當然！”軒轅毫不否認地道。　　“有什麼值得好笑的？”蒙面人的身上殺機更濃，甚至連空氣也變得緊張起來。　　所有的人都知道，這神秘的蒙面人也許在下一刻就會下令放箭，那濃濃的殺機是如此的實在，讓人不得不心底生寒。　　軒轅並不畏懼對方的殺機，只是臉上的笑容在突然間變冷，目光如電般與蒙面人的目光相對，這才緩緩地道：“你――不是恭弘=叶 恭弘放！”　　蒙面人心神大震，眼神之間顯出一絲訝異和驚駭之色！　　恭弘=叶 恭弘七和花猛也同時心神大震，目光全都落在軒轅的身上，不明白軒轅為什麼突出此言，但他們自蒙面人的眼神中也發現了其內心極大的震撼，這表明軒轅所說的與現實相差絕對不遠。　　化金的臉色也有些難看。　　蒙面人很快鎮定下來，冷冷一笑，故意對軒轅的話不置可否地道：“笑話，你憑什麼說我不是恭弘=叶 恭弘放？”　　軒轅笑了笑，此刻便是一個初出江湖的人也能聽出蒙面人語氣的變化。　　“你心虛了？哼！”軒轅不屑地笑了笑，又接着道：“其實很簡單，只要你把蒙面的黑巾摘下來不就可以真相大白了嗎？但我知道你沒有這個膽子摘下蒙面的黑巾！”　　“哼，我為什麼要聽你的話？”蒙面人冷笑道。　　“你當然不必聽我的話，可你實在是太心虛了。其實根本不用摘下面巾，我也可以分辨出你不是恭弘=叶 恭弘放！”軒轅自信地道。　　“憑什麼？”蒙面人又是一驚，反問道。　　“眼睛！”軒轅肯定地道。　　“眼睛？”不僅僅是蒙面人感到驚訝，即使恭弘=叶 恭弘七和花猛諸人也感到驚訝。　　“不錯，就是眼睛，你可以用布遮住頭臉，但卻不可能遮住眼睛。人說畫龍點睛，眼睛才是人類最重要的一部分，每個人的眼睛都絕對不同，特別是眼神。你的眼神之中有的只是陰冷、凶厲之芒，可以表現出你性格的偏激、陰鷙、冷酷，但恭弘=叶 恭弘放族長的眼睛與你的眼睛絕對不同，所以我敢肯定，你不是恭弘=叶 恭弘放族長！”軒轅悠然道。　　“哼！”蒙面人依然不置可否地冷哼一聲，不屑地問道：“那我為什麼還要在這裏跟你們說這些廢話？真是好笑。”　　“哼！”軒轅不屑地笑了笑，道：“因為你想陷害恭弘=叶 恭弘放族長，當然，我不明白你為什麼要冒充恭弘=叶 恭弘放族長來陷害他，但你跟我們說這些話並承認是恭弘=叶 恭弘放族長，都只是想詆毀恭弘=叶 恭弘放族長的形象。如果我猜的沒錯，你定會將今天聽到這席話的人留下幾個活口，然後讓這幾人回到族中陷恭弘=叶 恭弘放族長於不仁不義之境！”　　“哈哈哈……真是好笑，你以為我今日會留下你們這幾個活口？哼，真是白日做夢！”蒙面人似乎聽到了一個最好笑的笑話，大笑道。　　軒轅不置可否，不屑地一笑道：“哼，如果我所料不錯的話，你一定將獵豹和凡三兩人制服了。而且，他們一定處在能聽到我們此刻談話的位置，你們就算將我們全都滅口了，仍然可以演一場讓獵豹和凡三逃脫的遊戲，這樣就不愁沒有人為你宣傳恭弘=叶 恭弘放族長的心狠手辣了！”　　蒙面人的眼神之中再次出現驚愕，化金的臉上也閃過一絲陰晴不定之色。　　軒轅可以肯定，如果此刻不是蒙面巾遮住了對方的面容，那張臉上的表情一定會極為複雜。　　蒙面人的目光緊緊地罩住軒轅，似乎在盯着一件極為古老卻不知道價格的物品。但目光已不如先前那般鋒銳，而且顯得變化不定。這種目光很清晰地反應出了他內心的震驚。　　連恭弘=叶 恭弘七也清晰捕捉到了這之中細微的變化，不禁微微鬆了口氣，因為經軒轅一提醒，他也發現蒙面人的目光與恭弘=叶 恭弘放的眼神有着極大的差異，甚至可以斷定軒轅剛才的猜測並沒有錯，只要這蒙面人不是恭弘=叶 恭弘放，他心中自然不用大傷心，但在驀然之間，他想起了另一個人，禁不住神色大變，忍不住驚呼道：“你是恭弘=叶 恭弘帝！”　　蒙面人的軀體再震，扭頭深深望了恭弘=叶 恭弘七一眼，半晌后卻放聲大笑起來，笑聲之中有着說不出的得意。　　軒轅和風大諸人禁不住全都愕然，卻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究竟是誰，只有花猛的神色跟着恭弘=叶 恭弘七的臉色而變化。　　對於花猛來說，恭弘=叶 恭弘帝這個人他並不感到陌生，但是那卻是五年前的事。　　五年前，有邑族作出了一個很重大的決定，那就是將族中兩個犯了大罪之人進行判決，這兩人正是一對孿生兄弟，且是族長恭弘=叶 恭弘放的親兄弟。因此，這可以說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恭弘=叶 恭弘帝正是其中的主犯之一，而另一人則是恭弘=叶 恭弘皇。　　不可否認，這對兄弟在有邑族中可算是兩個奇才，兩個武學奇才，但行為卻極為乖張，就像是族中兩個格格不入的另類，所行之事都盡走極端。　　恭弘=叶 恭弘帝所犯之罪是偷了祭司的法器，更將兩名看守法器的族中勇士打成重傷，這幾乎是不可饒恕的罪過。而恭弘=叶 恭弘皇則犯下了淫罪，勾引族中婦女，更有姦殺鄰近友族的婦女之嫌，但因證據不足，而未判以死刑。恭弘=叶 恭弘帝從此被逼出族門不能再回族中，而恭弘=叶 恭弘皇則在南山思過，五年之內不得歸返。　　這在當時來說，的確是件很大的事，使有邑族族人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從這場風波中蘇醒過來。因此，花猛對恭弘=叶 恭弘帝的記憶仍然極為深刻，只是沒有想到五年之後的今天，昔人再現，而且出現之時雙方已成敵對之勢，這的確有些出乎花猛和恭弘=叶 恭弘七的意料之外，也恍悟為何這神秘的蒙面人為什麼要害恭弘=叶 恭弘放，為什麼連共工氏部族之中的人也會誤會恭弘=叶 恭弘皇了。　　蒙面人大笑良久，才傲然道：“想不到老七仍記得我，真令我很高興！”蒙面人說完，順手摘下臉上所蒙的黑巾，露出一張讓軒轅也為之震驚的面容。　　若不是恭弘=叶 恭弘七和花猛指出眼前之人就是恭弘=叶 恭弘帝的話，軒轅只怕也會大叫一聲，呼出“恭弘=叶 恭弘皇”的名字來。　　恭弘=叶 恭弘帝與恭弘=叶 恭弘皇長得實在太像了，便連軒轅也無法在瞬間分清兩人之間的區別。　　軒轅只是在微微驚愕之後又恢復了平靜，自這一刻開始，他知道再也沒有緩轉的餘地，既然已經識破了對方的身份，大概連一線的生機都不會有，因為恭弘=叶 恭弘帝絕對不會留下任何活口。　　“巡察使！是否立刻將他們全部擊殺，以絕後患？”化金沉聲問道。　　“是應該結束這場遊戲了。”恭弘=叶 恭弘帝的臉上浮現出一層淡淡的殺機，他不想再拖下去了。　　“呀……嗖……”一陣慘叫聲中，一串弦響，恭弘=叶 恭弘帝和化金的臉色卻變了。　　軒轅一怔之際大喜，低喝道：“散開！”說完身子如一團肉球般向側邊飛滾而去……　　恭弘=叶 恭弘七和花猛諸人雖然沒有弄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卻知道閃開身形刻不容緩，當軒轅滾出的一剎那，他們也相繼以最快的速度滾開。　　“哚哚……”箭雨如蝗，在軒轅剛滾離原地的一剎那，便已釘滿了他剛才立足之處。　　“呼呼……”是石頭，軒轅滾倒在地之時，手心立刻抓起河床之上那些小卵石飛射而出。　　這之間的突然變故連恭弘=叶 恭弘帝也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便有人身中石卵捂着頭臉慘嚎。　　花猛和風大諸人也學樣以石頭長攻。這曾是一群超級獵手，手法之準是根本不用置疑的，雖然被人擋下了不少，但依然造成了不小的殺傷力。　　對四周的箭手造成更大殺傷力的，並不是軒轅諸人的石頭，而是自暗處突然射出的箭，沒有半點徵兆，但每一箭絕對會命中一個對手，因為這一群施放暗箭之人似乎早已選中了對象，是以一出手則為必殺之箭。　　恭弘=叶 恭弘帝出劍的速度快到無法捕捉的境界，他的腳根本就沒動，只是稍稍動了一下手指，當一道暗影乍現即逝之後，射向他的三支勁箭竟若死蛇般落在地上。　　恭弘=叶 恭弘帝似乎根本就不曾動手，他的劍依然在鞘中，而臉上的神色卻變得平靜如死。　　軒轅的心也為之震撼了一下，他看見了恭弘=叶 恭弘帝出劍，也看見了恭弘=叶 恭弘帝還劍入鞘，但那是極短極短的一瞬間，若非那三支死蛇般的箭身，軒轅定會以為這隻是一種錯覺，一種無法窺得全貌的錯覺。　　這一切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究竟是誰會成為這場角逐的失敗者？　　那群箭手的第一輪箭未能射殺軒轅諸人，第二輪箭便不再是射向軒轅，而是那些偷襲者！他們並不是不想射殺軒轅，但局勢已經不允許他們有足夠的時間來對付軒轅等人，除非他們想死！他們當然不想死，所以他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擊！　　“嗖嗖……”一串弦響。一串慘叫聲中，軒轅想也沒想，便飛撲向恭弘=叶 恭弘帝，擒賊先擒王，軒轅必須搶得先機。　　花猛的目標卻是化金，他惱恨化金，這個出賣兄弟的叛徒，他絕對不想放過。　　“小心！”恭弘=叶 恭弘七卻是向軒轅呼喊，別人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的可怕，但他知道，所以他不能不向軒轅提醒一聲。　　這其實是極有必要的，因為軒轅仍低估了恭弘=叶 恭弘帝。　　劍刺入恭弘=叶 恭弘帝兩尺範圍之內，恭弘=叶 恭弘帝仍未曾眨半下眼睛，便像是根本就未曾發現軒轅這要命的一劍。　　軒轅從未遇到如此鎮定的對手，也未見過如此狂妄的對手，在他的印象之中，這樣的對手不是傻子瘋子，就是一個足以讓人做一輩子噩夢的魔鬼。　　軒轅感覺到有些不對，當他感覺到有些不對時，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距他的胸膛只不過半尺，而此刻軒轅的劍卻距恭弘=叶 恭弘帝仍有一尺二寸。　　死亡的陰影是如此的實在，軒轅從沒想過會有人比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更快，但恭弘=叶 恭弘帝卻做到了。　　恭弘=叶 恭弘帝的腳沒有移動半分，甚至臉上的表情也沒有絲毫的變化，可是他的劍卻擁有無可比擬的速度。　　軒轅根本就不曾見到恭弘=叶 恭弘帝動一下手臂，但卻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的這一劍絕對會比自己刺向他的那一劍更快，也定會先一步刺入自己的胸膛。　　無聲無息的一劍，像是幻覺卻並非幻覺。　　軒轅拚命地以劍鍔下壓，回擋恭弘=叶 恭弘帝的那一劍，這是沒有辦法中的惟一救命之招。　　“哚……哧……”軒轅慘哼一聲，噴血而退。　　血，來自軒轅的小腹，恭弘=叶 恭弘帝這一劍只差點沒有剖開軒轅的小腹，若非軒轅見機得早，此刻便已只是一具屍體。　　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的確快如閃電，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雖然軒轅極力回劍自保，卻也只是將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擊偏一些，而恭弘=叶 恭弘帝在此時又變招斜掠，當然，他也是不得已才變招，畢竟軒轅不是一個庸人。是以，恭弘=叶 恭弘帝這一劍只能在軒轅小腹之上劃下一道血槽。　　軒轅負傷而退，讓恭弘=叶 恭弘帝感到有些意外，能夠逼得他變招且能在他這樣一劍之下不死的人絕對不多，但軒轅看上去不過十八九歲，卻成功地做到了。讓恭弘=叶 恭弘帝感到意外的不僅僅是軒轅能夠不死而退，還有自軒轅劍上傳來的力道。　　“叮……”恭弘=叶 恭弘七的劍截住了恭弘=叶 恭弘帝欲再次攻向軒轅的劍。這一切，他似乎早已料到，只是讓他稍感欣慰的卻是軒轅沒有死，在恭弘=叶 恭弘七的估計之中，軒轅是難以逃脫恭弘=叶 恭弘帝這奪命一劍的，所以他才惶急地提醒軒轅，也惶急地出劍來救。　　軒轅所受之傷雖然不重，但他心中的驚駭卻是無與倫比的，他還從來都沒曾遇到過這樣詭異且快捷無倫的劍，雖然他見識過恭弘=叶 恭弘皇的快，但恭弘=叶 恭弘帝的快卻比恭弘=叶 恭弘皇的快更為詭異莫名。　　“軒轅，你沒事吧？”風大一把扶住軒轅，長劍迅速挑開一件自側邊襲向軒轅的兵刃，急切地問道。　　軒轅微微皺了皺眉，稍稍定了定神道：“沒事，只是小傷而已。”　　在軒轅和風大說話間，恭弘=叶 恭弘七的身上也多了幾道劍痕。　　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似乎無孔不入，無處不到，更是無跡可尋的，連恭弘=叶 恭弘七也只能憑着感覺擋住恭弘=叶 恭弘帝的幾劍，卻被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式逼得節節敗退。　　軒轅的目光略略掃了一下四周的形勢，卻發現周圍多了許多共工部落的兄弟，也不知道這些人是什麼時候趕到這裏的。不過，任誰都知道剛才放箭射殺恭弘=叶 恭弘帝所領屬下的人自是共工氏部落的兄弟。　　見到共工氏的勇士前來助陣，軒轅的精神大振，身形一扭，自風大的身邊飛插而過，手中的劍以一種極為奇詭的角度挑向恭弘=叶 恭弘帝，而此時，卻正是恭弘=叶 恭弘帝欲對恭弘=叶 恭弘七痛下殺手之時。　　恭弘=叶 恭弘七的心有些痛，說起來自己還是恭弘=叶 恭弘帝的堂兄，可是恭弘=叶 恭弘帝竟如此絕情，對他痛下殺手，這的確讓他有些心痛。

# 第七章 恭弘=叶 恭弘帝之劍

　　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只得再次改向，棄恭弘=叶 恭弘七而迎軒轅，依然不見絲毫遲緩。他是用劍的高手，自然知道審時度勢，而軒轅這一劍他必須要擋，否則他照樣會死得很難看。　　“鏘……”恭弘=叶 恭弘帝身子震了震，竟被震得倒退一步，心下不禁一陣駭然。　　軒轅的身子向後倒退四步，他並非是被恭弘=叶 恭弘帝震退的，而是他故意退後四步，同時將恭弘=叶 恭弘七也帶了回來。　　“嘶……”風大迅速在衣衫上撕下一條長布帶，飛快地為軒轅包紮腹部的傷口。　　軒轅感激地望了風大一眼，再看向恭弘=叶 恭弘帝之時，恭弘=叶 恭弘帝也向他投來了訝異的目光。　　殺氣在兩人目光相觸的一剎那變得實在起來。　　軒轅笑了笑，將恭弘=叶 恭弘七的身子向後推了推，吸了口氣，淡然而自信地道：“七叔先退下，他是我的！”　　恭弘=叶 恭弘七吃了一驚，道：“我們大家一起上，對付這種人不用講任何情面！”恭弘=叶 恭弘七的內心深處始終對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法存在着一絲陰影。想到五年之前，為對付這年輕的恭弘=叶 恭弘帝，也需要族中數名勇士聯手方能將其制服，而那時候恭弘=叶 恭弘七就領教過恭弘=叶 恭弘帝那詭異莫測的劍法，沒有人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和恭弘=叶 恭弘皇那鬼魅般的速度是從哪裡學來的，只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與恭弘=叶 恭弘帝的“快”是有些區別的。恭弘=叶 恭弘帝是以靜生快，而恭弘=叶 恭弘皇卻是以動生快。恭弘=叶 恭弘皇的快是無影無形的，連同他自己的身形也達到了一種幻覺般的境界，但恭弘=叶 恭弘帝不同，他只是出手間的那一剎間，快如奔電，但你看不到他的腳移，甚至看不到他出手。因此，恭弘=叶 恭弘皇和恭弘=叶 恭弘帝在族中成了兩個傳奇一般的人物，惟有恭弘=叶 恭弘放的功夫才是這兩人所懼的，但他們卻以恭弘=叶 恭弘放作為假想之敵，一直都欲超越恭弘=叶 恭弘放，只可惜他們全都觸犯了族規，不學好，終落個不得人心之局，恭弘=叶 恭弘帝更被逐出族門不知所蹤。　　但此刻恭弘=叶 恭弘帝再現，其劍法之高絕，只怕連恭弘=叶 恭弘放都不一定是其對手了。是以恭弘=叶 恭弘七又怎能放心讓軒轅獨對恭弘=叶 恭弘帝呢？何況剛才一招間，軒轅便被恭弘=叶 恭弘帝所傷，可見軒轅與恭弘=叶 恭弘帝之間實在有着極大的差距。　　軒轅鄭重其事地道：“七叔，你去幫花猛，將那叛徒給擒下，這沒有人性的禽獸便交給我好了。放心吧，不會有事的！”說話間，軒轅左手握住劍鞘，右手握劍，平平地在胸前架起一個十字，與恭弘=叶 恭弘帝相距一丈而立。　　恭弘=叶 恭弘七還想說什麼，卻感覺到軒轅身上湧出一股洶湧無比的氣勢，冰寒的殺機犹如霜霧一般層層而出，以軒轅為中心向四周輻射，不由得暗驚，忖道：“好強的殺機！”他立刻知道軒轅獨戰恭弘=叶 恭弘帝的決心。　　風大本來想要上前助陣，但是也清楚地感應到軒轅身上升起的那股濃烈的殺機，以及強大的鬥志。　　恭弘=叶 恭弘帝微微有些訝然，在軒轅架劍胸前之時，他頓覺眼前所立的竟似是一堵孤崖，且山風簌簌，清寒如嚴冬雪霧，那種詭異的氣勢，使他拋卻一切輕視的心理，平心靜氣以對。　　“來吧！”軒轅的語氣平靜得讓恭弘=叶 恭弘七和恭弘=叶 恭弘帝諸人有些吃驚。　　讓恭弘=叶 恭弘帝吃驚的不只是軒轅的語氣，更是因為軒轅的眼睛。　　恭弘=叶 恭弘七和風大諸人也大吃一驚，因為軒轅在說出了那麼一句話后，竟緩緩閉上了雙眼，像是進入了一種禪定的境界。　　軒轅竟閉上了眼睛，在面對如此強敵之時，他竟緩緩地閉上了眼睛，這的確不能不讓人心驚，不能不讓人奇怪和惑然不解。　　靜，只是軒轅的表現，似是一個無底的龍潭，無法窺視潭底那片寧靜如死的天空，又像是無頂的天空，深遭莫測，讓人感到一陣毫無來由的空洞和無奈――這就是軒轅給人的感覺，無法捕捉也無法模擬的境界。　　閉上眼睛的軒轅殺氣全斂，似不再是這世間的生命，抑或像是一片塵土，讓人產生不了任何實感，但沒有任何人會認為軒轅看不見東西，因為所有人都感覺到在軒轅的身上，無處不是眼睛。　　這是一種很怪異的感覺，但卻又是那般實在。　　恭弘=叶 恭弘帝臉上的神色變化很大，他根本找不到軒轅的任何破綻，也感覺不到軒轅的殺氣，但卻察覺到了軒轅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那種無形的氣機，犹如無數觸角，充斥着每一寸空間，緊緊地與他的殺氣相觸，甚至將他的軀體也籠入了其中，哪怕他只是一點很細微的動作，都不可能瞞過軒轅的觸覺，甚至會遭到最無情的攻擊。　　沒有感覺到殺機，並不等於沒有殺機，只是恭弘=叶 恭弘帝並不知道軒轅的殺機內斂於哪一角落，但他卻知道軒轅的一擊肯定會犹如暴風驟雨一般猛烈。　　殺戮仍在進行，卻並不是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帝之間，在他們之間，似乎達成了某種平衡，誰也不想先出手，誰也不想先動一根指頭，甚至喘口粗氣，只是犹如石雕一般凝立不動。殺戮只是在共工氏的兄弟與恭弘=叶 恭弘帝帶領的屬下之間展開。　　恭弘=叶 恭弘七受了傷，並不重，但傷口極多，也許是恭弘=叶 恭弘帝手下留了情，也許是他夠幸運，抑或這是恭弘=叶 恭弘七本身武功的必然。傷，對於恭弘=叶 恭弘七來說，很正常，他自從五歲開始便在老林間與大自然、與野獸相鬥，至今已有近四十個年頭了，但他卻仍然堅強地挺過來了，他活得很艱辛，卻活得十分硬朗。此刻，他依然是最兇狠的殺手。　　風大諸人卻是憋得極慌，此刻終於有一個吐氣的機會，人人如狼似虎般殺紅了眼。　　花猛心中極恨，恨化金，他最恨的就是這種出賣兄弟的人，所以其攻勢也極為猛烈。　　化金的武功並不差，雖然沒有花猛那般快捷的速度，但在功力上，卻比花猛要強上許多。而且他明白花猛的劍鋒利至極，所以盡量避免與其相交，只是施展柔勁，以極為奇妙的弧跡直擊花猛的劍背，使花猛的寶劍並無便宜可占，但化金卻極為心驚，是因為共工氏部落的插手，在共工氏的勢力範圍中與之作對，絕對不可能討得了好處，所以化金為之心憂。　　他不明白共工氏部族的人為什麼會來幫助軒轅，卻知道不要去惹共工氏部落為好，但此刻的衝突是無法避免的，更讓他擔心的卻是，如果被共工氏部落的人發現了柔水公主是被自己所擄，那隻怕會將事情鬧得更不可收拾，所有的計劃也將會付諸東流。　　恭弘=叶 恭弘帝似乎也明白這一點，共工氏部落勇士的出現是一個意外，而這個意外卻打亂了他的計劃，也打亂了他平靜的心。　　恭弘=叶 恭弘帝心亂的那一剃，軒轅的劍劃破了虛空，準確無比，其快捷雖無法與恭弘=叶 恭弘帝相提並論，但那種玄奇的弧跡，似平剛好找到了恭弘=叶 恭弘帝心靈的空隙，竟變成無可抗拒的一劍。　　恭弘=叶 恭弘帝吃了一驚，吃驚於軒轅的劍竟然如此精彩，吃驚於軒轅的心思竟如此細密，連這麼一點點空隙也能捕捉到，但他不得不出劍！　　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依然是簡潔而利索，但絕對狠辣，沒有任何花巧可言，只可惜，他仍須退一步。　　恭弘=叶 恭弘帝後退一步，是因為軒轅的劍，軒轅的劍絕不同於普通劍招，而是心劍！以心神驅劍，應感覺而出劍，所以這一劍有着常人無法想象的玄妙，恭弘=叶 恭弘帝當然清楚，所以他退，也必須退！　　軒轅的劍，似乎填補了恭弘=叶 恭弘帝心靈的空虛，填補了思想的一絲間隙，其實這並不能算是一柄劍。　　“當……”一聲脆響，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終於在退出第二步之時擋住了軒轅的劍，但遺憾的卻是軒轅的劍招再變，又以一道極為優雅而玄奇的弧跡莫名其妙地劃出一劍。　　軒轅的這一劍，對於所有的旁觀者來說，都似乎有些莫名其妙，因為它並不是刺向恭弘=叶 恭弘帝，而是刺向恭弘=叶 恭弘帝的左側半尺之處，但恭弘=叶 恭弘帝的臉色卻再次變了，也只有他才明白軒轅刺出的這一劍是多麼的精明絕妙。　　軒轅所刺的方位不僅是他氣機的空隙，也是他出劍的必經方位。也就是說軒轅這一劍正是恭弘=叶 恭弘帝的破綻所在。　　恭弘=叶 恭弘帝自己也明白這處破綻的存在，所以他出劍的方位總會選擇這個角度，讓劍來彌補這處致命的破綻，但是此刻軒轅卻先一步出劍了，而且直襲其破綻之處，當然讓他感到心驚了。　　恭弘=叶 恭弘帝再退，這是他很少遇到的情況，居然有人可以使他一退再退，甚至連出劍的機會都沒有，他驚怒，卻又無可奈何。　　恭弘=叶 恭弘七似乎沒有想到軒轅的劍竟達到了這種境界，實在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以至於懷疑恭弘=叶 恭弘帝第一劍之時，是怎樣讓軒轅腹破血流的。　　軒轅的氣勢不斷瘋漲，使得河谷間的空氣變得壓抑而沉悶，犹如暴風雨欲來前的死寂讓恭弘=叶 恭弘帝心頭意驚。　　恭弘=叶 恭弘帝想不到軒轅如此年輕，竟擁有如此強霸的武功。說到劍法，他自然要比軒轅勝出許多，但軒轅的機敏、力道和捕捉之準確，卻比他強。且恭弘=叶 恭弘帝不該分神，分神就等於將先機拱手讓給了軒轅，這是一種失誤，也是一種無奈。　　恭弘=叶 恭弘帝不想同歸於盡，他留戀生命，更珍惜所得的一切，是以他並不想與軒轅同歸於盡。當然，如果他欲同歸於盡的話，隨時都可以下手，而軒轅卻沒有這樣的機會，因為軒轅的這種打法本就帶着同歸於盡的瘋狂，而主動權仍握於恭弘=叶 恭弘帝手中。　　“撤！”恭弘=叶 恭弘帝終於作出了一個極不情願的決定。　　恭弘=叶 恭弘帝的決定是明智的，他惟有撤退一途，雖然共工氏部落的兄弟並不一定能夠佔到多大優勢，但在這種兩敗俱傷的局勢之中，他又何必去浪費人力和鮮血作無謂的犧牲呢？恭弘=叶 恭弘帝是個聰明人，而且退路早已選擇好了，因此他們退走並不是件難事。　　這群人似乎受過專門的訓練，即使退走也是一絲不亂。雖然元氣大傷，卻也仍是兇悍絕倫，共工氏部落的兄弟沒討到半點好處。　　恭弘=叶 恭弘帝依然在軒轅的劍下忙碌，軒轅的劍似乎不緊不慢、不依不饒而又根本不講究招式，隨心而發，應意而至，無跡可尋，但每一劍都會出現在恭弘=叶 恭弘帝的必救之處。　　軒轅竟然以意志緊鎖住了恭弘=叶 恭弘帝的心神，將恭弘=叶 恭弘帝心緒的每一絲波動都捕捉得清清楚楚。是以，無論是恭弘=叶 恭弘帝心理上的破綻還是劍招間的空隙，都無法隱瞞軒轅那靈敏至極的觸覺。　　這也許是軒轅自己都沒有想到的效果，但他卻很清楚這件事的精義所在――心比眼睛更有用！　　心比眼睛更有用自然是有針對性的，軒轅本身就是一個喜靜不喜動的人，近十年來，他常常獨自坐於孤崖之頂觀天靜思，對於風的感覺極為靈敏，哪怕只是一點點風，也不會有絲毫的遺漏。而以身體去感受周圍的一切，便需要用心，當心明神清、靜心平氣之時，一切都變得清晰，包括每個人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氣勢和任何的風吹草動。雖然一切都變得更為抽象，這卻並不影響他思維的準確判斷。是以，除了瞎子外，沒有人比他更明白“心”比“眼”在許多時候都好使得多，而這一刻正是最好的佐證。　　恭弘=叶 恭弘帝無可奈何，但他並不愁無法脫身。因為軒轅在一開始便沒有準備勝過對方，只要能拖住對方就行。軒轅自然明白，要想戰勝恭弘=叶 恭弘帝，他的劍道仍然差了一個境界，是以他的打法只是想牽制恭弘=叶 恭弘帝的快劍，以免恭弘=叶 恭弘帝去傷害另外的兄弟，因此恭弘=叶 恭弘帝雖然境況有些狼狽，但卻絕不是全無退走之機。　　當軒轅再次睜開眼睛的時候，恭弘=叶 恭弘帝已經退走，他退走的速度極快，雖然並沒有恭弘=叶 恭弘皇那般詭異的快，卻也不會輸給花猛，單憑這種速度也夠驚人的。　　共工氏的兄弟似乎並不想放過這些人，仍跟在後面追去。　　軒轅當然不會放過恭弘=叶 恭弘帝諸人，因為獵豹和凡三以及褒弱眾女仍在對方手上，但他卻不能繼續追擊，因為有人不讓他追！　　恭弘=叶 恭弘帝一走，軒轅又陷入了包圍之中，這次卻是共工氏部落的兄弟們。　　“想走？！”有個憤然而冰涼的聲音傳入軒轅的耳中。　　軒轅和花猛諸人一陣錯愕，訝異地掃了共工氏族人一眼，目光卻落在那說話者的臉上。　　軒轅和花猛都認識這個人，軒轅不由問了聲：　　“天樂長老，你們這是什麼意思？”　　這說話的人正是共工氏中的五太長老之一天樂長老，聲望比宣天長老更高，在五太長老中排名第二。　　那次軒轅在共工氏宴會上，對於共工氏的重要人物和一些不重要的人物至少記下了半數之多。但他卻沒想到會在這場合中與天樂長老相見。當然，他也不知道天樂長老為何如此及時地趕來救了自己等人，更不明白天樂長老為何又將自己等人當作獵物圍了起來。　　恭弘=叶 恭弘七和風大諸人本來準備立刻出手，但聽了軒轅的說話后，他們又按下了這個衝動，也知道這群人可能是熟人，但從這些人周身散發出的濃烈殺氣中可感知來者不善，所以他們不得不小心戒備。　　“什麼意思？”天樂長老不由悲憤地笑了笑才冷漠地道：“將恭弘=叶 恭弘皇交出來！”　　軒轅和花猛不由一愣，相視望了一眼，勝色變得有些難看地望着天樂長老，惑然問道：“長老難道沒宣天長老？”　　天樂長老的臉色越發難看，憤怒之色更盛，冷哼一聲，怒笑道：“我當然見過宣天長老，就是因為見過了他，我們才會來找你們的……”　　“天樂長老此話是什麼意思？”花猛也有些惱怒地反問道。　　軒轅的臉色變得有些陰沉，心中也有些憤怒，冷冷地望着天樂長老，問道：“既然長老見過宣天長老，又怎會沒有見到恭弘=叶 恭弘皇呢？”　　“我正要問你們呢！”天樂長老也一臉陰沉地冷聲道。　　“問我們？”花猛訝然反問道。　　“長老何不將這件事情說清楚一些？恭弘=叶 恭弘皇不是在今早被宣天長老帶去了共工部嗎？難道出了什麼意外？”軒轅強壓住心頭的不快，極力使自己的語氣變得平和一些，客氣地道。　　“尚禾和尚武死了，連宣天也受了重傷，而這個兇手正是恭弘=叶 恭弘皇！”天樂長老憤怒至極地道。　　軒轅和花猛諸人不由得全都一愣，半天說不出話來，也立刻知道了事情的嚴重性，但軒轅卻不相信這是事實。半晌才肯定地道：“不可能？恭弘=叶 恭弘皇不會做出這種事情的！”　　“哦，那你是說宣天長老在誣陷他哆？”天樂長老怒極反笑地問道。　　軒轅一呆，立刻意識到自己剛才的話意有些不妥，不由忙解釋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說，這件事情中肯定有誤會！”　　“誤會？哼，宣天長老要是也被滅了口，你可以說誤會，那也許有人信，但你別忘了，刺向宣天長老的劍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所握，難道這也是誤會？”天樂長老嗤之以鼻地質問道。　　軒轅被問得啞口無言，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但他心中隱隱感到事情遠遠不是想象中的那麼簡單，這是他的直覺。不過，在他沒有見到恭弘=叶 恭弘皇之前，實不好作任何斷言。　　“我們自早晨之後再也沒見過恭弘=叶 恭弘皇，如果我們再見到他的話，定會問清楚，假如事實真如長老所說，我們一定將之捆綁送去共工部，任由長老處罰！”花猛不卑不亢地道。　　“老夫還有必要去冤枉一個人嗎？你也太小看我天樂了！”天樂長老怒極道，雖然花猛的話並不是沒有道理，但作為心高氣傲的天樂長老來說，卻認為花猛在懷疑他誣陷恭弘=叶 恭弘皇，怎叫他不怒？　　“長老誤會了……”　　“哼，我誤會！”天樂長老怒氣難息地打斷軒轅的話道。　　“我們自然不會包庇一個兇手，但我們卻必須了解其中的內情，既要對死去的兄弟有個交代，亦要對活着的兄弟負責，因此花猛才會如此說。作為我們的立場，希望長老能夠明白，有邑族和共工氏本來也可算是兄弟之族，有些問題我們是應該相互協作，才是解決問題的最佳辦法，相信長老定會明白其中的道理！”軒轅壓住心中的惱怒，客氣地道。　　“我還用得着你來教訓嗎？”天樂長老傲然道。　　“長老，我們並不想教訓任何人，也無意教訓任何人，只是我們確實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的下落，現在恭弘=叶 恭弘皇失蹤了，你們在找，我們也要找。他是因為被你們懷疑擄走了柔水公主才會被帶走的，可現在你們應該知道擄走公主的人並不是他，他是清白的。若說要人，我還想懇請長老回去將他放了呢！”軒轅再也無法控制心中的憤怒，他沒想到這個看上去清高無比的天樂長老竟然如此頑固且不可一世，那種倚老賣老、強霸蠻橫的架勢正是軒轅最看不慣的。在族中他對祭司的恨本身就有些偏激，只不過一直強自壓抑着，此刻見到天樂長老如此一副嘴臉，只感到一陣噁心和憤然，更不想與這種人再糾纏個沒完沒了，是以，說話的語氣也不再留半分情面。　　天樂長老聞言一怔，臉色立時漲得紫紅，似乎沒有料到軒轅竟真的敢如此說話。　　軒轅的目光掃過花猛和恭弘=叶 恭弘七，然後出手了。

# 第八章 天樂長老

　　軒轅出手，恭弘=叶 恭弘七出手，花猛也在同一時間出手，風大、風二諸人亦沒有閑着，他們與軒轅一心，知道該如何做，同時明白若不先下手的話，天樂長老也絕不會手下留情，這已經是不可緩解的局面。　　軒轅實在不想再受這些窩囊氣，從昨日到今天，這些狗屁雜八的事幾乎讓他焦頭爛額，雖然憑其聰明已抽絲剝繭地理出了一個頭緒，可是共工氏也沒來由地胡絞蠻纏，使他心情大壞。年輕人本來火氣就大，豈肯向人低頭？在一再容讓之下仍然被人咄咄相逼，怎叫軒轅不怒？　　當然，軒轅並不是一介莽夫，今日的局勢他很明白，如果恭弘=叶 恭弘皇真的殺了尚禾和尚武，又傷了宣天長老的話，那他們與共工氏的怨是結定了。軒轅自不可能再將恭弘=叶 恭弘皇送給共工氏償命，有時候，生活並不必講究某些原則，再則軒轅根本不相信這之中就如天樂長老所說全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錯，因此，他不想再與任何阻礙他行動的人客氣。　　天樂長老吃了一驚，他沒想到軒轅說打就打，而且來得如此之快，沒有半點徵兆。　　“砰砰……”花猛的動作與軒轅的劍招配合得默契無比，擋住軒轅利劍的兩人根本就沒能沾上軒轅利劍的邊，便被花猛自底下攻至的腳踢得飛跌而出，為軒轅的劍打開了一條無阻的路。　　此時軒轅的劍正對天樂長老，那倒跌而出的兩名共工族人也是向天樂長老撞去，使得天樂長老有種應接不暇之感。　　恭弘=叶 恭弘七一聲冷哼，一縮身撞入了共工氏族人圍起的圈子之中，劍與鞘同出，身體的每一個部分都充滿了強大的殺傷力，對於共工氏族人這種不入流的人物來說，犹如虎入羊群，包圍圈根本就構不成任何威脅。　　天樂長老錯在不是在遠距離以弓箭相對，而要近距離與軒轅對話，這便使得他必須正面面對軒轅這一群精悍強霸的高手。　　“叮……”天樂長老險險截住軒轅的劍，那是一根古怪的鐵棒，但他卻倒退了一步，也正好逼過兩具軀體的襲擊。　　軒轅一聲低嘯，劍鋒斜偏，以快捷無比的速度側身刺去。　　天樂長老的怪棒一絞，欲擋軒轅之劍，但卻擋空了。　　並非因為軒轅的劍快，而是因為軒轅的劍並非擊向他，卻是改向自側面攻來的共工部族人。　　“砰……”軒轅的腳沒有半點徵兆地蹋在天樂長老的小腹之上，劍卻利落無比地切斷了共工氏族人的兵刃，且在對方的胸口上劃出了一道血槽，這卻並不是軒轅的目的，軒轅的目的是要對付天樂長老。　　天樂長老一聲怪叫，幾乎被軒轅那一腳踢得吐出了隔夜飯，軒轅的腳實在太重了些，只這一腳，大概便可以讓天樂長老知道眼前這個年輕人絕不好惹，更不該去輕易得罪這個年輕人，此刻後悔自可不必，但卻忍不住吃驚。　　吃驚於軒轅的劍，軒轅的劍根本就不給對方半點喘息的機會，犹如一片被風吹動的雲彩，沒頭沒腦地向天樂長老罩去。　　劍氣和殺意犹如一張寒意逼人的網，緊緊束縛着天樂長老的心神，他看不清軒轅的臉，看不清軒轅的身子，軒轅便像是隱於雲間霧裡的魔豹，只有兩隻雪亮的眼睛是那般清晰而深邃，軒轅已經破除了眾人的包圍。　　天樂長老的五臟仍未從震蕩之中平復下來，但卻不能不出招。不知什麼時候開始，他發現自己竟然被孤立起來，無論是在身體和心理上，他都有一種被孤立的感覺。　　“叮……”天樂長老只感到手心一熱，震蕩並不十分激烈，然而他已經被那片隱現不定的劍雲所罩，暗潮自四面八方襲來，洶湧澎湃的是軒轅的劍意，在這劍雲之中，天樂長老迷失了自己。他沒有料到自己曾經不可一世，竟然會碰到今日這種無助的局面。　　“全都給我住手！”軒轅一聲暴喝，聲若雷震。　　共工氏的族人在吃驚之餘，目光全都投向軒轅，卻見軒轅的劍已橫在面若死灰的天樂長老脖子上。　　“誰若想他死的話，不妨動手試試？”軒轅的聲音極為冷厲，殺氣逼人，犹如魔神。　　花猛和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也停止攻擊，迅速退到軒轅身邊，風大諸人也圍着軒轅而立。　　共工氏的族人禁不住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但卻沒有人敢再動手。　　軒轅冷冷地笑了笑道：“我不喜歡那些給臉不要臉的人，自高自大、自以為是之輩很討人厭！今日之舉實是長老逼我這麼做的，我只是想向你證明一點，你並不是一個說什麼就是什麼的人，自高自大對你並沒有任何好處！”　　天樂長老的臉色漲得通紅，只差點沒有吐出血來，但此刻他的命運掌握在軒轅手中，無可奈何，羞憤之際，只想速死。　　軒轅一聲輕笑，在天樂長老的身子前傾的一剎那，伸手止住其勢。　　天樂長老分毫動彈不得，他無法抗拒軒轅那天生的神力，連求死也不能。　　“哼，可悲呀可悲，一個連現實都不敢正視的人只能算是一個懦夫，世上最可憐的人莫過於此。你以為死了就可以證明你很勇敢、很高傲和神聖不可侵犯嗎？你錯了，別人只會當你是一個逃避現實的弱者，不敢正視失敗的蠢物！”軒轅說話極為刻薄，就是因為天樂長老說了那句“我還用得着你來教訓嗎”，所以，他故意刺傷天樂長老的自尊心。　　花猛本也被天樂長老那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態度激怒了，此刻聽軒轅一說，雖覺得有些不妥，但仍感太快人心。對付這種人，不給他一點顏色看看，還以為你是軟蛋好欺負。惟有恭弘=叶 恭弘七心中多了一絲陰影。　　軒轅從小就受環境的刺激，對那些高高在上之人有着一種偏激的仇視心理，更是心高氣傲，心機深沉，從來沒有服過誰，根本就不在意天樂長老究竟是什麼身分。因為他已經決定，在了結這件事後，讓“青雲劍宗”迅速準備幾張大竹筏。其實那全沒必要，因為禿龜的那幾張大竹筏他完全可以拿來用，只怕此刻那幾張大竹筏已經在黃河邊準備好，只等他們的行動了。　　“快放下長老，有什麼話好好說。”　　說話之人軒轅也認識，是尚禾的兄長尚木。　　軒轅淡淡一莢道：“我自然不會傷害長老，只要你們不無理取鬧就行了，現在我們的首要任務是如何救回你們的柔水公主和我的兄弟。至於恭弘=叶 恭弘皇的事我們早說過，並未見過他，眼下這件事也是逼不得已而為之，請尚木兄勿怪！”說完，軒轅扭頭向恭弘=叶 恭弘七道：　　“七叔，你帶他們立刻去追擊恭弘=叶 恭弘帝，我隨後就來！”　　“你小心一些！”恭弘=叶 恭弘七掃了眾共工氏族人一眼，微微有些擔心地道。　　“我知道應該怎麼做，一切都按我們的原計劃行事。”軒轅自信地笑了笑道。　　恭弘=叶 恭弘七向花猛望了一眼，道：“花猛，你與阿軒一起，風大，我們走！”　　風大輕輕拍了一下軒轅的肩頭，提醒道：“你小心一些，我們先走了！”說完便跟在恭弘=叶 恭弘七身後向恭弘=叶 恭弘帝逃走的方向行去。　　“你不殺我，我也絕對不放過你！”天樂長老陰冷地道。　　“我從來都沒有怕過誰，自然也知道長老說到便能做到，不過我希望長老能夠三思！”軒轅淡漠地道。　　“有什麼話先放開長老再說！”尚木又道。　　“先別急，我還有話要問尚木兄，尚禾和尚武是不是真的遇難了？”軒轅悠然問道。　　尚木的神色一變，顯得有些憤然，道：“這是事實，我的兩位兄弟還未下葬，你要不要去看看？”　　軒轅一呆，他知道尚木是不會說謊的，但若讓他相信這兩個人是恭弘=叶 恭弘皇殺的卻不是易事。軒轅雖然認識恭弘=叶 恭弘皇的時間並不長，但卻十分了解恭弘=叶 恭弘皇，也極為信任他。既然恭弘=叶 恭弘皇答應了跟宣天長老一起走，他又怎會出爾反爾傷了宣天長老？再誅殺尚禾和尚武呢？　　“那除了宣天長老外的其他人呢？”軒轅又問道，他記得與宣天長老一起離開的並不只尚禾和尚武，還有另外一群共工氏的族人。　　“他們也是死的死，傷的傷！”尚木憤然道。　　“以恭弘=叶 恭弘皇一人之力怎麼可能傷得了這麼多人？你分明是在說謊！”花猛斷言道。　　“我沒有說謊！”尚木漲紅了臉道。　　“如果不信，你們大可親自去看一看。”另一名漢子也插口道。　　“我會的！這件事情我們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但卻不是現在。現在我們還必須去找回恭弘=叶 恭弘皇，如果恭弘=叶 恭弘皇是被你們所害，就算你們不來找我，我也會去找你們的！”軒轅強硬地道。他對眼前這群人並沒有太過在意，雖然明知共工氏不能夠得罪，但越是難啃的骨頭越要啃，既然與他們已經鬧翻了，索性就一翻到底。　　“好，我們走着瞧！”天樂長老語氣竟異常平靜，但誰都可以聽出他骨子里的那股殺機。　　“當然，咱們走着瞧！”軒轅自信地笑了笑，又向尚木道：“我們要走了，你們全都給我退後五十步，否則你們便提着他的頭來殺我吧！”　　尚木望了天樂長老一眼，又望瞭望共工氏的族人，無可奈何地道：“好吧，我們退！”　　獵豹渾身浴血，凡三似乎也好不了多少，但他們的神情卻顯得十分歡快。　　恭弘=叶 恭弘七完全可以理解他們此刻的心情，因為他們使這個結局變得更為圓滿。　　當軒轅趕來之時，不由吃了一驚，也跟着大喜過望，因為他看到了褒弱，看到了聖女的三個婢女春韻、秋杏、冬寧。　　四女似乎仍在昏迷之中，猶未醒來，看着她們那美麗而憔悴的容顏，讓人感到一陣心痛和憐惜。　　看到軒轅，獵豹卻有恍如隔世的感覺，幾人的手用力地握在一起，竟無言相視。　　良久，軒轅才喜極而問道：“你們是怎麼將她們救出的？”　　獵豹苦笑道：“我們？若只憑我們兩個，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是恭弘=叶 恭弘皇救了我們！”凡三臉色有些難看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軒轅和花猛齊聲驚呼出來。　　“不錯，如果不是恭弘=叶 恭弘皇，只怕我們再難見到你們了。恭弘=叶 恭弘帝那混蛋可真夠狠，連你們都不是他的對手！本來我倆想跟蹤他們，誰知他卻出現在我們的後面，由於時間緊迫，來不及跟你們打招呼，就這樣被他擒住了。幸虧阿軒揭穿了他的詭計，否則可真把族長給害了！”獵豹無可奈何地道。　　“阿軒可真是神機妙算，當時你們的對話我們全聽清楚了，你居然猜到恭弘=叶 恭弘帝那混蛋會將我們倆放在能聽到你們講話的地方，可真是神了！”凡三無限敬慕地道。　　恭弘=叶 恭弘七和風大諸人也不由得暗自吃了一驚，此刻他們真的是不得不佩服軒轅的智慧了。　　“恭弘=叶 恭弘皇呢？他在哪裡？”軒轅想到天樂長老的話，不由急切地問道。　　“他去追查那個什麼柔水公主了。”獵豹道。　　“他一個人？那怎會是恭弘=叶 恭弘帝和大昊神的對手呢？”花猛不由急道。　　“你別著急，恭弘=叶 恭弘帝絕對不會對付恭弘=叶 恭弘皇的，我們和褒姑娘都是恭弘=叶 恭弘皇讓恭弘=叶 恭弘帝放的。”凡三解釋道。　　恭弘=叶 恭弘七似乎明白凡三所說的，也並不感到奇怪，如果真是恭弘=叶 恭弘皇要求恭弘=叶 恭弘帝放人的話，恭弘=叶 恭弘帝絕對不會阻攔。　　在這個世界，若說只有一個可以讓恭弘=叶 恭弘帝心軟的人，那這個人大概便是恭弘=叶 恭弘皇。　　軒轅似乎也隱隱明白了一些什麼，訝異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帝沒有和恭弘=叶 恭弘皇動手？”　　“沒有，恭弘=叶 恭弘皇提出要放人之時，恭弘=叶 恭弘帝連想也沒想就將我們放了，並且還向那個什麼神將說這件事由他一人承擔！”獵豹認真地道。　　“他們本是孿生兄弟，其中的微妙感情是外人無法知曉的，這件事情應該沒有什麼值得懷疑之處。”　　凡三出言道。　　“可是剛才你們怎麼又說恭弘=叶 恭弘皇去追查柔水公主的下落呢？難道柔水公主不是被恭弘=叶 恭弘帝抓去了嗎？”軒轅有些不解地問道。　　“本來是的，可是後來來了一群怪人，大殺一氣，便連那神將也無可奈何。後來這群人將柔水公主擄走了，奇怪的是這群人似乎對於裹姑娘她們和我們不屑一顧，只抓了柔水公主就走，好像他們專門為柔水公主而來似的。”獵豹也有些不解地道。　　“一群怪人？怎麼個怪法？”軒轅訝然問道。　　“那些人的頭髮都是棕色的，像是樹皮那種顏色，鼻子極高，頭顱似乎比一般人要大，而且手特別長！”獵豹形容那群人時，神色間似乎有些緊張，似乎想到了剛才那群人一氣亂殺的情景。　　軒轅不由微微皺了皺眉頭，自獵豹的表情中可以知道那群人一定是極為兇狠和殘忍的，否則以獵豹的膽量也不可能露出這種表情。可是那些人為什麼只是抓走柔水公主而放過褒弱諸女呢？難道柔水公主比褒弱更美，抑或那群人實際上是共工氏的人？但共工氏之人的頭髮又怎會是棕色的，而且高鼻樑大頭顱？當然，那群人應該不是少昊的人，否則的話定不會與大昊神作對……軒轅的心裏正想着，恭弘=叶 恭弘七突然似有所覺地說了一句話：“難道那些人便是傳說中的祝融族人？”　　“祝融族？那是個什麼族系？”軒轅好奇地問道。　　“傳說這一族是火神祝融的後人，但其行動極為神秘，且每人都是棕色的頭髮，力大無窮，行動如風，可是這群人怎會出現在共工集呢？他們擄走柔水公主又是為了什麼呢？”恭弘=叶 恭弘七的神色有些微變，也有些不得其解地道。　　“獵豹、七叔，你們和風大一起將幾位姑娘送回青雲堡，我和花猛去幫恭弘=叶 恭弘皇！”軒轅沉聲吩咐道。　　“阿軒，沒用的，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你們根本就跟不上，除非他找你們，否則這麼大一個世界，你們怎知道他去了哪裡？而且以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手，單獨行動反而會更好，你們去只會為他添麻煩！”恭弘=叶 恭弘七認真地道。　　“是啊，阿軒，你也受了傷，我看還是先回青雲堡再想辦法吧。共工氏的人不會就此善罷甘休的，我們還需儘早作出安排！”風大也提醒道。　　軒轅向遠方望瞭望，神色間閃過一絲無奈，他知道恭弘=叶 恭弘七和風大所說的也是有理，他必須先去做一下安排，最主要的卻是必須將聖女安然地送出這片危險的地帶，而他自己卻又答應了另外一個人的一件事。這是他必須做到的承諾，因為他承諾的人是“青雲劍宗”的創始人青雲。　　“好吧，我們立刻返回青雲堡！”軒轅果斷地道。　　※※※　　當軒轅趕回青雲堡時，堡中的葬禮已經完畢。　　這種葬禮雖然是族中最高勇士所能享受的葬禮，其實也極為簡單，只是將最為古老的大樹挖出一個洞，然後把屍體放入樹洞之中，再將洞口密封起來，如此而已。　　軒轅帶回了褒弱諸女，讓人大感歡欣，事情的進展之順利有些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褒弱諸女在路上便已醒轉，幾疑是在夢中，褒弱更是差點投入軒轅的懷中痛哭一場。但那只是一剎那間的激動，很快又幽幽地退開，心神黯然之下，竟不敢看軒轅的目光。　　軒轅心中多了幾分憐惜，他自然明白褒弱為何會如此，甚至能夠讀懂褒弱的心，便連獵豹和花猛也有些痛惜。　　軒轅並不是一個木頭人，這一路上雖只三天時間，而他們相處的時間更是只有两天，但當褒弱知道他是真正的軒轅之時，便產生了這種似乎有些尷尬的局面，褒弱甚至在迴避他。當然，他們一路上根本沒有時間交談，而剛有機會之時，又發生了這種事情，使得他們又分開了，所以兩人一直都沒能好好地交談。　　在聖女鳳妮的隊伍之中，褒弱始終有點孤立，只是因為她是自虎口中救出的一個來歷不明的人物，而另外三婢女卻是聖女鳳妮自有熊族帶來的，是以，這之間似乎總有些隔閡。　　回到青雲堡，褒弱似乎更為孤立，軒轅卻像是大英雄一般被一大群人簇擁着。　　而花猛那張嘴，若讓他不將那驚險的場面吹噓出來，只怕比打死他還難受。何況青雲堡中的女眷也在場，花猛吹起來更是有勁，凡三和獵豹卻被帶去包紮滿身的傷口了，他們的傷勢更為花猛添了不少吹牛的材料，可以想象出那場面是如何的激烈，如何的慘烈，恭弘=叶 恭弘七卻與施妙法師在一起商量正事。

# 第九章 倩女褒弱

　　那是軒轅吩咐的正事，軒轅讓恭弘=叶 恭弘七和施妙法師主持如何乘筏東下，避開敵人追襲之事。　　而軒轅自身有要事待辦，這是恭弘=叶 恭弘七所知道的，聖女和施妙法師早就聽青天講過，所以當然不會見怪。　　惟有褒弱自一堆纏上來的年輕人群中有些厭煩地擠出來之後，只是落寞地坐在一個偏避的角落，似乎在思索着什麼，又似乎什麼也沒想，只是黯然失落地望着天空，就連一隻手搭在了她的肩頭猶未曾回過神來。　　“在想什麼呢？居然這麼入神。”　　驚醒褒弱的，是軒轅的聲音，她震動了一下，吃驚地扭過頭來，卻發現軒轅似笑非笑地望着她，那有力的大手正緩緩地自她肩頭收回。　　“你……你怎麼來了？”褒弱有些意外，也有些激動，連語調都有些結巴。軒轅是什麼時候來的，她並不知道，但無法掩飾那種意外和驚訝的表情。　　“我想着想着，也就來了。”軒轅向她頑皮地眨了眨眼，狡黠地笑了笑道，說話間已很自然地坐到了褒弱的側邊，扭着頭，依然望着褒弱。　　褒弱的俏臉微微一紅，稍稍拂開了一下身子，似帶着幾分羞怯，但瞬即又避開軒轅的目光，眺望着西邊的天空中那一抹晚霞，淺淺地吁了口氣，有種說不出的惆悵和落寞。　　軒轅從側面審視着褒弱那找不出半點瑕疵的臉龐，心中湧出一股難以抑制的憐惜，更有一種要將其擁入懷中好好呵護的衝動。　　“你有心事嗎？”軒轅又向褒弱靠了靠，緊挨而坐，柔聲問道。　　褒弱這次並沒有繼續避開，只是仍不與軒轅的目光對視，落寞地反問道：“你沒有心事嗎？”　　軒轅一呆，有些訝異地望了褒弱一會兒，也深深地吸了口氣，將目光自褒弱的面容上移開，投向那遙不可及的天際，淡淡地笑了笑道：“我當然有心事，就像天地間存在着大陽一樣，無論是天晴抑或下雨，白天抑或黑夜，太陽是永遠存在的。只不過，有些時候太陽被陰雲所遮，被黑夜所噬，別人無法看清而已。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心事，只是看每個人如何去隱藏這份心事，怎麼去面對這份心事。”　　“那你是如何面對自己的心事呢？”褒弱突然扭頭望向軒轅，依然讓自己的語調保持平靜。　　軒轅並未對視褒弱的目光，只以側面相對，淡淡地笑了笑道：“有的在心底越埋越深，有的逐步實現，有的為別的事務所代，有的直言說出。總之，它最後的形式是由時間和環境所決定的。正如陰天雲暗，晴天雲淡，有風雲走，無風雲留。一切的一切，都在極為自然的環境中演變轉化淡去。然後，一切都歸於現實……”說到這裏，軒轅又扭頭望向褒弱，淡然問道：“你呢？”　　裹弱沒想到軒轅突然扭過頭來，一時四目相對，禁不住俏勝微紅，忙扭轉頭去，不敢正視軒轅的目光，半晌才幽幽地嘆了口氣道：“我不知道，或許你說得對，有些越埋越深，其實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心事是什麼。總之，很亂很亂，沒有頭緒可理。對了，你怎麼沒跟他們在一起？”　　“那你呢？”軒轅不答反問道。　　“我不同！”褒弱嘆了口氣道，她也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說，心中卻又多了一份悵然。　　“為什麼你不同？你我難道不是共患難的好朋友嗎？”軒轅誠摯地道。　　“是嗎？”褒弱語調有些微微的激動，反問道。　　“當然是，你我都是離開族人的孤雁，我們的家人都在同樣的擔心我們，想念故鄉，想念親人，我們的心不是一樣的沉重嗎？”軒轅懇切地道。　　囊弱的眼圈微紅，想到那遙在千里之外的親人和那熟悉的故土，禁不住內心一酸，眼淚卻並未滑出眼眶。　　“其實，這些全都是我的錯，若不是我，你此刻也不會流落在千里之外而無法與親人相見了。”軒轅嘆了口氣道。　　“那都是過去的事情，又何必再提呢？”褒弱幽幽地道。　　“是啊，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既然已經成為現實，我們就必須面對！”軒轅依然帶着深深的感嘆道。　　褒弱未語，軒轅卻又轉換了一下語氣，淡然而平緩地問道：“你還在恨我嗎？”　　“沒有！我為什麼要恨你？如果不是我，我想你也定不會成為離群的孤雁，是嗎？”褒弱吁了口氣，輕輕地撩了一下散披的秀髮，淡然問道。　　軒轅笑了笑，稍稍注視了囊弱一眼，悠然道：“可以跟我說一說你現在心中想些什麼嗎？”　　褒弱仍是末答，只是淡淡地望着天邊的晚霞，半晌才莫名其妙地感嘆道：“天邊的晚霞好美。”　　軒轅呆了一下，心中又多了一絲酸澀，他怎會不明白褒弱語調之中的意思呢？但卻又有一種愛莫能助之感，禁不住暗自嘆了口氣。　　“你知道我在想什麼的！”褒弱肯定地道。　　軒轅又苦澀地笑了笑，目光也投向天邊的晚霞，悵然道：“是啊，好美的晚霞，只可惜，在這美麗的盡頭將是無邊的黑夜！”　　“你也對明天沒有信心嗎？”褒弱的問話竟有些難測的哲意。　　“前途茫茫，不正如黑夜嗎？雖然黎明總會存在，但天亮前的日子卻是那麼漫長，難道不是嗎？”　　軒轅淡淡地答道。　　褒弱深深地望了軒轅一眼，竟露出了一絲極為優雅的笑容，半晌才以十分溫柔的語氣道：“我還是第一次聽你說對前途沒有把握，這與我想象中的你似乎有些差別。”　　軒轅惟有苦笑以對，聳聳肩不置可否地問遣：　　“那你想象中的我又是什麼樣子呢？”　　“我不知道！”褒弱這次沒有迴避軒轅的目光，只是淡淡地笑答道。　　軒轅一愕，似乎沒有想到褒弱竟會是這種回答，但對於這些他並不覺得很意外，只是笑了笑。　　“其實有些東西並不是語言可以表達清楚的，那或許只能稱為一種感覺，一種意念。你讓我一定要將它講出來，我除了這個回答外，也不知還有什麼可說！”褒弱似乎看出了軒轅的心思，淡淡地解釋道。　　軒轅再笑，淡淡地道：“也許是你以前不太了解我而已，不過，有時候是因時而異，此一時彼一時吧。”　　“也許吧！可我卻總覺得你一定有能力將這件事情完成得很好，單憑今日的這件事就可看出沒有什麼可以難得住你的！”褒弱扭頭深深地注視着軒轅的面龐，認真地道。　　“你太看得起我了！”軒轅吸了口氣道，頓了頓，又接道：“這一次的經歷只不過是一個僥倖而已。以後是否還會有這樣僥倖的機會？其可能性很小很小。如果你真正看到過這些敵人的話，就會知道我的話並非言過其實。”　　褒弱不語，只是靜靜地聽着軒轅說話，又似乎在思索一些什麼。　　軒轅又道：“我們的敵人，無論是智慧還是實力，都絕對不可以輕視。這才是剛開始，今後的路仍很長很長，會遇見怎樣可怕的敵人還是未知數。敵暗我明，在武功上，我們差人一籌；在人力之上，我們似是孤軍。如果讓我去選擇，我寧肯面對一群虎狼，也不想去面對這些暗處的敵人……”說到這裏，軒轅長長地嘆了口氣，接道：“不好意思，我不該跟你說這些的！”　　“我很高興你能跟我說這些。”褒弱認真地望着軒轅，誠懇地道。　　軒轅笑了笑，卻有些苦澀，然後再扭頭望向天邊的晚霞，有些感慨地道：“真希望我只是一片雲彩！”　　“那也不好，你不是說它的盡頭便是無邊的黑夜嗎？”褒弱反問道。　　軒轅啞然失笑，也反問道：“如果我是一陣風呢？”　　褒弱眨了眨美麗的大眼睛，也露出一絲甜笑，不答反問道：“你是一陣風嗎？”　　軒轅不由得與褒弱相視而笑，似乎一切的鬱悶全在這一刻飄散。　　“阿軒，你怎麼在這裏？宗主有事找你！”花猛的聲音從遠處傳來，一下子打斷了軒轅和褒弱的思緒。　　軒轅扭頭望瞭望快步行來的花猛，搖頭苦笑道：　　“現實永遠都不容許我們將過多的目光停留在晚霞上，這也許就是世俗的一種悲哀，可誰也無法抗拒這種命運。”　　“是呀――像這樣的機會是多麼的少啊！”褒弱不無惆悵地感嘆道。　　“不，現實與夢其實是同時存在的，只是夢十分短暫，而現實卻顯得那麼漫長。所以，像我們剛才那樣觀看晚霞的機會還很多，可結果卻總會留下惆悵。”說話之間，軒轅已從褒弱的身邊站了起來，向褒弱伸出大手，溫柔地道：“這裏的風大，我們一起回去吧。來，我拉你！”　　褒弱一怔，抬起頭來，有些異樣地望了軒轅一眼，猶豫了一下，終於伸出了那春蔥般的五手，輕輕放在軒轅的掌中。　　軒轅溫柔地將她拉了起來，兩人四目相對之時，軒轅輕柔地道：“我希望你開心一些，其實你並不孤獨，別忘了，我們都在關心着你！”　　褒弱深深地望了軒轅一眼，臉上又籠上了一層落寞的神情，有些心不在焉地澀然問道：“你們？”　　軒犢心中湧起一絲有些痛楚的憐惜，深深地吸了口氣，認真地道：“是我！”　　“你？”褒弱迴避了軒轅的目光，反問道。　　“不錯，如果可以補償，可以從頭再來，我希望今天是開始，而我願意去分享你所有的快樂和痛苦。”軒轅雙手將褒弱的手握得更緊，目光也更為熱切。　　花猛不由得呆了一呆，望着軒轅和褒弱靜立於秋風凄草之間的身影，立刻感覺到了一絲異樣，不僅止步不前，還向後退了幾步，半晌才搖搖頭，露出一絲苦笑。　　褒弱的頭低了下去，但軒轅可以感覺到她內心深處的震動，因為她的手也在輕輕發抖。　　“在天邊的黑夜來臨之前，讓我們共同珍惜這尚未走到盡頭的晚霞，好嗎？”軒轅移開一隻手，輕輕地抬起褒弱那圓潤的下巴，柔聲道。　　褒弱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與軒轅相對，眼裡卻是點點淚光。　　軒轅的心情一陣激動，忍不住在那美麗的眸子之上輕輕吻了一下，這才柔聲道：“走吧，我們回去！”　　褒弱竟出奇地溫順，點了點頭，臉上泛起一陣羞澀的紅潤，任由軒轅牽着手，身子向軒轅微微靠了靠。　　“好哇，你們倆原來躲到這裏談情說愛了，害得我都找暈了頭！”花猛打趣道。　　“你剛才看見了什麼？”軒轅不懷好意地問道。　　“哦，哦，是這樣的……”花猛煞有其事地道：“我剛才看見了那什麼霞呀雲的，還有草呀樹之類的，呶，還有那塊大石頭我也看見了！”　　“還有嗎？”軒轅悠然問道。　　“哦，沒有了，難道還有嗎？”花猛仍是一副煞有其事的樣子，反問道。　　“去你的，兩個大活人居然沒看到。”軒轅一腳猛地踢在花猛屁股上，笑罵道。　　“你別踢得這麼重好不好？有話慢慢說嘛。”花猛怪模怪樣地道。　　褒弱不由得大感好笑，不禁抬頭向軒轅望去，卻剛好與軒轅的目光相對，臉上禁不住又泛起一陣紅潤。　　軒轅不由得豪氣上涌，“哈哈”一陣大笑，伸手將褒弱重重摟到懷中，歡快地道：“花老大，前面開路，去告訴眾兄弟，軒轅要向聖女請求讓褒弱做我的女人！”　　花猛也禁不住一怔，旋即又放聲大笑着飛速向青雲堡深處跑去，只留下一串在空中久久未散的話語：　　“你放心，所有兄弟都支持你……”　　軒轅扭頭深深望瞭望被摟在自己懷中的褒弱，停下腳步，認真地道：“我會讓你成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之一，你願意做我的女人嗎？”　　褒弱眼中的淚水再也忍不住，奪眶而出，雙手死命地摟住軒轅的腰，似是一個溺水者抓住了一根樹枝，然後竟撲到軒轅的懷中哭了起來。　　軒轅的心裏也禁不住一陣酸澀和痛惜，褒弱是一個外表堅強，但內心實在很脆弱的女子，只會將心思隱而不露，雖然充滿了智慧和靈氣，卻無法承受太多的壓力。自從離開家鄉后，她便一直生活在這個充滿陌生氣息的世界中，那種孤獨無依和思家的情感也被她深深地壓抑在心裏，久而久之，便使得其心情抑鬱難開，卻又沒有一個傾訴的對象，這本來就是一種痛苦。　　軒轅知道，褒弱對他動了情，而且很真，但在這種心情抑鬱難開之際，人都會變得有些孤僻和自卑，又因軒轅已有燕瓊，所以褒弱一直強迫自己不去想他，甚至迴避他，可這種自欺欺人的做法反而使她更為痛苦，而這一刻，軒轅卻突然打破了這個僵局……　　這一切雖然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但他卻深深地理解了……　　※※※　　“我們並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準備，所能夠做的事情就是要儘快擺脫所有敵人的追蹤。在這茫茫的原野之中，敵人想找到我們，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我們必須由明轉暗，方可真正佔到上風！”軒轅神情肅然道。　　“可是我們如何才能夠由明轉暗呢？”聖女鳳妮有些擔心地問道。　　軒轅想了想，目光在密室中的幾人臉上掃了一追，淡淡地吸了口氣道：“我想過了，我們要想由明轉暗，就只有一個辦法――那便是在這些敵人還未回過神來之前，我們立刻起程！”　　“立刻起程？”連施妙法師都覺得有些意外。　　“不錯，立刻起程，那些敵人肯定想不到我們會這麼快便動身離開。因此，只要我們趁他們此刻猶未回過神來監視我們的行蹤之時，便立即離開這裏，這樣將會打亂他們的全部計劃，那對我們來說是絕對大大有利的！”軒轅肯定地道。　　“可是恭弘=叶 恭弘皇仍未回來，還有獵豹他們的傷勢猶未曾好轉，我們怎麼能這麼快便走呢？”恭弘=叶 恭弘七和風大同時出聲道。　　“這才叫奇兵突出，出奇制勝方是我們由明轉暗的重要依憑。敵人肯定也不會想到，在恭弘=叶 恭弘皇仍未回來之前，我們就會離開共工集，而我就是要讓敵人意料不到！”軒轅悠然道。　　“可是，難道我們就把恭弘=叶 恭弘皇丟在這裏不管嗎？”　　恭弘=叶 恭弘七有些微惱地望着軒轅道。　　軒轅不由得笑了笑，道：“當然不是，我們只是說暫時先行一步，然後我們在敵人絕對無法預料之處再行會合，這樣並不矛盾。當然，這個會合的地點我們必須先作一步研究，然後一切就按照計劃進行。相信只有這樣才能夠化被動為主動，牽着那群人的鼻子走上幾圈！”　　聖女鳳妮禁不住感到莞爾，施妙法師也贊同地點了點頭。　　“嗯，阿軒的話的確不錯，如今你們所面對的敵人是來自各個方面的，此刻敵暗我明，對行事大大的不利，只有按阿軒的計劃方是可行的！”青天也贊同地點了點頭。　　對於聖女諸人來說，青天也不是外人，皆因他與軒轅之間有着外人無法理解的關係，又不遺餘力地幫助軒轅，且他身為一代宗師，自然不會做出有違道義之事。是以，在這密室之中，青天也被邀請入列。　　“可是恭弘=叶 恭弘皇怎麼能夠知道我們會合的地點呢？”　　恭弘=叶 恭弘七提出疑問道。　　“我會留在這裏與恭弘=叶 恭弘皇一起走的！”軒轅認真地道。　　“你留下？”密室中除青天之外，其他人全都吃了一驚。　　“不錯，我留下不只是因為等恭弘=叶 恭弘皇，也是因為要給敵人製造一些假象，讓敵人以為我們仍停留在共工集，吸引敵人的注意力，這樣你們便有足夠的時間到達目的地，並安排後路。當然，這也是因為我答應了宗主，要在‘青雲劍宗’呆十日，十日之後我方可動身去與你們會合。”軒轅認真地道。

# 第十章 十日之約

　　幾人的目光不由得全都投向了青天，青天並沒有迴避眾人的目光，只是淡淡地點了點頭，道：“阿軒沒有說錯，他留在‘青雲劍宗’十日，是我向他提出的條件，十日之後，他喜歡做什麼由自己決定，我並不想去管。但這十日之中，他卻必須留在青雲堡中！”　　“為什麼？”恭弘=叶 恭弘七的臉色微變道。　　“七叔，這是我的決定，我犯下的錯誤必須承擔責任，而宗主答應派出高手全力幫助我們，也就是要求我在堡中呆上十日，我必須遵守承諾！”軒轅打斷了恭弘=叶 恭弘七的話道，頓了頓，又扭頭向聖女鳳妮道：“我會儘快趕去與你們會合的，而且恭弘=叶 恭弘皇這邊的事情也需要處理，所以我要利用這段時間處理好這些事情，希望聖女到達安全之處時，能等我半個月，如果半個月仍等不到我和恭弘=叶 恭弘皇趕來，那你們便可啟程了。若我們在途中有事情耽擱，也會跟在你們的後面趕上的。”　　“既然阿軒這麼決定，那我們也就不再勉強，具體的行動就聽阿軒的吧！可我們該如何撤走呢？”聖女鳳妮吸了口氣道，她心中自然知道，如果再強迫軒轅的話，那就是對軒轅的不信任了。雖然這個突如其來的意外有些讓人難以接受，但既已成事實，就應該去面對，因此，她的表現顯得很平靜。　　施妙法師深沉地望了軒轅一眼，淡淡地笑了笑道：“我相信公子一定可以處理好一切，並前來與我們會合的。好，我們一定會等你半個月，至於行走路線，我們待會兒再商量！”。　　“這一切，我早已安排好了！”軒轅笑了笑，又道：“上午之時，我們便已準備好了幾張大木筏，這幾張大木筏的質量一定可以承受得了黃河的浪濤，我已經讓‘青雲劍宗’的弟子送到黃河之邊秘密收藏起來，只要我們趁黑趕到黃河邊，明日天一亮便起航東行，保證會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共工集。當那群人盯住我時，你們已經走出好遠了，即使再追也是徒勞。至於行走的路線，我們待會兒吃了晚餐再商量，然後各行其事，這一切肯定會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哦。”施妙法師望了軒轅一眼，奇問道：“這大木筏不是共工氏的嗎？”　　“不是，應該說這大木筏是屬於刑月的。如今我們與共工集之間仍有些誤會，這就不用大家費心了，由我與恭弘=叶 恭弘皇處理就行了。”軒轅自信地道。　　施妙法師和聖女也聽風大講過這件事，是以，並不感驚訝，只是擔心道：“你們要小心一些！”　　“我會的！不過，我想將瓊兒留在身邊。”軒轅道。　　“那弱兒呢？”聖女又問道。　　軒轅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當然是一同留下了。”　　眾人不由得莞爾，但卻沒有人怪軒轅。　　※※※　　“阿軒呀，我可真是羡慕死你了！”花猛重重地拍了一下軒轅的肩頭，醋意十足地道。　　“何止你？就連我也看不過眼，我們還要受多少苦日子呀？你卻有享不盡的溫柔，真是不公平！”燕絕也打趣道。　　“你小子向阿軒多學幾招，保證也可以左擁右抱，別光顧着羡慕別人，而不知道自己反省。”獵豹沒好氣地道。　　恭弘=叶 恭弘七和凡三諸人不由得大笑起來。　　“幾位大哥，要不要小妹給你們介紹幾個青雲堡中的漂亮妹妹給你們？她們可是對幾位心儀已久哦，特別是花老大！”燕瓊也禁不住笑道。　　花猛不禁大大地招架不住，訕笑道：“小瓊兒可別揭我的短好不好？她們哪會看上我這曾做過階下囚之人？”　　“沒關係，怕什麼？我們花老大武功好，人品好，而你又在人家內院闖了一陣子，漂亮的你定見得多了，隨便說出是誰，我都給你介紹！”燕瓊似手在打包票地道。　　“算了，算了，別哪壺不開提哪壺，呆會兒有個宴會，你們好好表現，各自露出一手，不相信青雲堡中這麼多美人會沒有人動心，就怕到時候你們招架不住！”軒轅打斷幾人的爭論道。　　凡三也跟着附和道：“我們還是快點離開這裏吧，別不識趣地纏着人家，阿軒會向我們敬酒的！”　　軒轅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這一群兄弟他也有些招架不住，只是淡淡地道：“七叔、獵豹、花老大、凡三，你們先留下，我有點小事要講。”　　恭弘=叶 恭弘七一愕，也就止住腳步和花猛、凡三幾人全都留了下來。　　軒轅先是在這不大的小廳中來回踱了幾步，然後才長長地吁了口氣，目光在幾人的面上掃視一遍，悠然向花猛問道：“花老大覺得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術如何？”　　花猛不由一呆，愣了半晌才惑然望瞭望軒轅，答道：“快、詭、狠！阿軒該不是想再與他交手吧？”　　“說得很好，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只能用‘快’、‘詭’、‘狠’來形容，並沒有很明顯的章法，甚至不成套路，無跡可尋，他的劍法不能說是絕妙，但絕對是殺人的劍法！”軒轅分析道。　　“對，他的劍招直截了當，沒有花巧，的確是殺人的好招！”恭弘=叶 恭弘七對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法似乎體會甚深，極贊同軒轅的說法。　　花猛卻感到事情並不是自己想象的那麼簡單，感然問道：“阿軒該不是只想研究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法吧？”　　軒轅的神色顯得有些凝重，淡然道：“他的劍法我們當然要研究，如他這樣一個可怕的敵人，如果不能好好應付，只怕會造成難以想象的後果。不過，我今次問他的劍法，只是心中有些疑問無法解開而已。”　　“什麼疑問？何不說出來讓大家共同參考參考呢？”恭弘=叶 恭弘七道。　　“我正有這個意思，但卻希望大家有個心理準備！”軒轅直言不諱地道。　　花猛諸人一愣，有些怪怪地望了軒轅一眼，不知道軒轅為什麼要說這些。　　“以恭弘=叶 恭弘帝的武功和劍術，若是棄掉一個‘快’字，我相信他的劍法根本就不比我們當中的任何人強，我敢肯定！”軒轅突然道。　　“可是誰能讓他的劍慢下來呢？”獵豹不置可否地反問道。　　“他練劍之法可能有些與眾不同，因此，他的快劍是沒有任何外力能使之慢下去的，除非讓他的手腕受傷，要麼他自己故意緩緩地出劍，不過，我想說的卻並非這個問題！”軒轅說到這裏，目光又在眾人的臉上掃了一遍，吸了口氣道：“我要說的是蒙面人的身份問題！”　　“你懷疑恭弘=叶 恭弘帝並不是那個洞廳中的蒙面人？”花猛立刻反應過來，惑然問道。　　獵豹和恭弘=叶 恭弘七及凡三也有些發愣，皆望着軒轅，不知該說什麼。　　“可以這麼說！”軒轅輕緩地吁了一口氣，緩緩地轉身望着空蕩蕩的牆壁，半晌未語。　　燕瓊奇怪地望着軒轅的表情，也不知該如何說，軒轅卻柔聲道：“瓊兒，你去陪陪弱兒吧！”　　燕瓊溫馴地點頭輕“嗯”一聲，便乖巧地走了出去，並反手帶上了小廳的門。　　“那阿軒仍懷疑那蒙面人是族長了？”花猛似乎明白了軒轅話中所指。　　“也可以這麼說，但這隻是我的猜測，我並不想詆毀任何人，更不想詆毀族長，因為我根本就沒有證據，只是提出意見讓大家共同參考參考！”軒轅沒有否認地道。　　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及凡三的臉色都變得很難看，似乎有些怒氣，但卻並沒有發作。　　“你何不說說猜測的理由？”恭弘=叶 恭弘七淡淡地道，可以看出他是在極力平息心中的不快。　　“當然，我之所以如此猜測，也有幾點理由。不過，我首先仍想問一些問題。”軒轅並沒有對自己的話可能會引起什麼後果而不安，相反，他變得更為坦然。　　“什麼問題？”恭弘=叶 恭弘七吸了口氣問道，場中只有花猛和獵豹在思考。　　“我感到有些奇怪，為什麼恭弘=叶 恭弘帝在面對恭弘=叶 恭弘皇之時，會毫不猶豫地將獵豹和凡三諸人放了？如果說恭弘=叶 恭弘皇對恭弘=叶 恭弘帝有如此影響力的話，恭弘=叶 恭弘帝又怎會陷害恭弘=叶 恭弘皇，讓恭弘=叶 恭弘皇成為共工氏的俘虜呢？”軒轅疑惑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也呆了一呆，花猛卻搖了搖頭道：　　“如果說這個世上還有一個人是恭弘=叶 恭弘帝不想傷害的話，那麼這個人就一定是恭弘=叶 恭弘皇！不知七叔認為然否？”　　恭弘=叶 恭弘七似對恭弘=叶 恭弘帝的印象極為惡劣，不由出言道：“那也說不準，像他這種人，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話也不能這麼說！”獵豹反對道。　　“是呀，我看恭弘=叶 恭弘帝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表情應該不是虛偽的，對於花老大的說法，我不表示懷疑！”凡三認真地道。　　恭弘=叶 恭弘七也不再出言反對。　　“如果是這樣的話，恭弘=叶 恭弘帝故意陷害恭弘=叶 恭弘皇的可能性便極小，但那蒙面人卻志在陷害恭弘=叶 恭弘皇！這自然是疑點之一。”軒轅分析道。頓了頓又補充道：“當然這隻是一種猜測，不知大家有沒有發現，當花猛向恭弘=叶 恭弘帝說是他嫁禍恭弘=叶 恭弘皇，使恭弘=叶 恭弘皇陷入共工氏之手時，恭弘=叶 恭弘帝的眼神是怎樣的？”　　恭弘=叶 恭弘七和花猛不由得搖了搖頭，他們實在沒有怎麼注意這些細節。　　“我看到了，他像是表現得很震驚，猶似完全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般。這種眼神的細微變化是裝不出來的，若非他以黑巾蒙面，你更可發現他的臉色也很可能變了。當然，這隻是細微的變化，並不能用之來肯定一個什麼結果，卻可作為一個猜測的依據！”軒轅吸了口氣道。　　恭弘=叶 恭弘七和花猛不由得全都點了點頭，獵豹和凡三對軒轅的推斷向來不抱懷疑的態度，更清楚軒轅本就是一個心細如發之人，對於這些觀察大概也只有他才會注意。　　“另外，花老大可曾發現恭弘=叶 恭弘帝與那洞廳之中的蒙面人可有什麼不同之處？”軒轅又問道。　　花猛想了想，臉色變得極為難看，半晌未語，便連恭弘=叶 恭弘七也有些急了。　　“你說呀，你看到什麼就說什麼！”恭弘=叶 恭弘七催促道。　　花猛吁了口氣才道：“他們之間的確有些不同。洞廳之中，那蒙面人竟使出了族長的不傳之秘‘驚濤劍訣’，而且那蒙面人的劍路與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路也不相同。”　　花猛說到這裏，恭弘=叶 恭弘七的臉色已經變得極為蒼白，獵豹和凡三也露出了難以置信的神色。　　“你繼續說！”恭弘=叶 恭弘七吸了口氣，極力使自己的語氣變得平靜地道。　　花猛嘆了口氣，道：“洞廳之中那蒙面人的反應絕對不可能假裝出來……”接着花猛將軒轅在洞廳之中如何救聖女，如何與白虎神將及蒙面人交手，以及蒙面人所表現出來的一些細節絲毫不漏地講述出來。　　這之中軒轅偶爾插上一句，提出一些疑問，讓幾人在凝聽講述的過程中再進行思索，同時也觀察着幾人的反應……　　“如此說來，阿軒早就懷疑恭弘=叶 恭弘帝並不是那洞廳中的蒙面人了？”恭弘=叶 恭弘七突然提出質疑道。　　“應該是這樣！因為恭弘=叶 恭弘帝的眼神與洞廳之中那蒙面人的眼神不相同，一個是單眼皮，另一個卻是雙眼皮。因此，我幾乎可以肯定恭弘=叶 恭弘帝並不是那蒙面人！”　　軒轅直言不諱地道。　　花猛和恭弘=叶 恭弘七一呆，像看怪物一般看着軒轅，他們似乎想不到軒轅的觀察竟是如此的仔細，但恭弘=叶 恭弘七也似乎想起了什麼，因為他對恭弘=叶 恭弘帝和恭弘=叶 恭弘放極為熟悉。恭弘=叶 恭弘帝和恭弘=叶 恭弘放雖是兄弟，但並非全都相同，恭弘=叶 恭弘放天生就是雙眼皮，而恭弘=叶 恭弘帝卻與恭弘=叶 恭弘皇一樣，是單眼皮。這些如果不是與他們極為親近的人，絕對不會發現其中的這些差異。如果事實真如軒轅所說，那恭弘=叶 恭弘帝便不是最初那洞廳中的蒙面人了，但恭弘=叶 恭弘七仍有些不解地問道：“那你為什麼不當時否定那蒙面人不是恭弘=叶 恭弘放呢？”　　“我當時之所以否認那蒙面人不是恭弘=叶 恭弘放，只是想給他造成一種錯覺。因為恭弘=叶 恭弘帝所做的一切總有一種欲蓋彌彰之嫌，他既然是欲蓋彌彰，其目的自然是想混淆我們的判斷，不去懷疑蒙面人另有身分，如果我估計得不錯，若非共工氏的人突然趕到打亂了恭弘=叶 恭弘帝的計劃，他也一定不會將我們全都滅口，因為他需要人去證實那真的蒙面人的清白。如果我們一致認為他是恭弘=叶 恭弘放的話，結果只有一死，就算我不那樣說，恭弘=叶 恭弘帝也會故意製造破綻，讓我們認為蒙面人並不是族長……”　　“可是他為什麼要將我們安置在能夠聽到你們對話的地方呢？”獵豹和凡三惑然問道。　　“這就是他們的高明之處，他們如此做法，正是想利用你們只能聽不能見的特點更堅信蒙面人是恭弘=叶 恭弘帝，而不是另有其人。他們甚至可以在我們發現恭弘=叶 恭弘帝的真實身分后再將我們全部滅口，只留下你們兩人做活口，這樣你們將會為他作免費宣傳，也就是說，這才是他們的厲害之處！”軒轅肅然分析道。　　“可是，你為什麼要這樣做呢？這豈不是讓他們逍遙事外嗎？”恭弘=叶 恭弘七和花猛同時質問道。　　軒轅露出一絲苦笑，道：“如果我們都死了，又何必為有邑族留下這一樁亂子呢？雖然個別人死有餘辜，但族人卻是無辜的，我們不能因為某一個人而把所有族人都陷入水深火熱之中！我想，他們的目的不外乎是擒走聖女。說實在的，對於聖女，又豈有我們的族人重要？既然我們死了，就不必負擔心理和道義上的責任，聖女的一切就讓其自生自滅好了。所以，我才會這麼說。不過，現在我們仍然活着，既然活着，就要將我們的任務進行到底，任何對不起我們的人，都必須讓他們痛苦。當然，我們不能連累太多無辜，在有些事情上，仍需要小心謹慎和妥善處理，這也是我今天想對大家說這番話的主要目的！”　　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不禁全都發愣，似在思索軒轅的話，也似在為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感到痛心和傷感，但他們都明白軒轅這番話中的意思，也明白軒轅的良苦用心。　　“我希望這件事情只是我們幾人心裏明白，一路上注意一些便可，千萬不要輕易傳開，否則很可能會出現一些令人難以想象的亂子！”軒轅向眾人提醒道。　　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諸人半晌未語，然後才點點頭。　　“阿軒真的決定留在‘青雲劍宗’十日？”恭弘=叶 恭弘七遲疑了一下，問道。　　軒轅認真地點了點頭，道：“這樣對我們只會有更多的好處，這之間的問題，我也曾分析過，就算宗主不提出這個要求，我也會留下的。”　　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知道軒轅心意已決，也便不想多說什麼。　　“那我們什麼時候動身離開？”花猛詢問道。　　“今夜！”軒轅掃了幾人一眼。　　“今夜？如此黑暗，又怎能在黃河之中行走？”　　花猛和獵豹幾人是見過黃河激流的，要想在那種水流之中連夜東行，實在讓人難以想象。一個不小心，便有可能讓木筏支離破碎，眾人盡喪河中。　　“當然不是連夜東流，而是連夜離開青雲堡，你們可還記得那地下河床出口的位置？只要我們趁黑抵達那裡，天一亮便立即東流，誰又能夠知道？誰還能夠追及？”軒轅反問道。　　花猛和獵豹諸人的眼中立刻閃過一絲亮彩。　　“相信‘青雲劍宗’的兄弟定已將食物等東西早準備好了，只要我們行動得當，定會神不知、鬼不覺！”軒轅自信地道。　　※※※　　送走了聖女，軒轅的心中似乎稍稍輕鬆了一些，而恭弘=叶 恭弘皇的蹤跡，便交給‘青雲劍宗’的弟子去尋找了。　　回到青雲堡，天已大亮，燕瓊和褒弱二女早已倦怠不堪，也便先行休息。軒轅這幾日來也沒有真正合過眼睛，於是和衣而睡，直到中午吃飯之時，褒弱和燕瓊才來推醒他。　　此時，依然沒有恭弘=叶 恭弘皇的消息，也沒有恭弘=叶 恭弘帝的消息，這些人似乎全都神秘失蹤，倒是共工氏的族人四下亂了套，到處搜尋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的蹤跡。當然，共工氏人並不敢明目張膽地針對“青雲劍宗”鬧事。　　軒轅用完膳后，便隨着青風去見青天了。　　一間不大的居室，但四周堅固，皆以青石所築，犹如青雲堡的建築一般，有種牢不可破之感。　　室中空氣流通，若是仔細觀察，可發現一個個斜孔與外界相通，孔洞呈內高外低之勢，外面之人絕對無法看到室內的景物，軒轅稍作觀察，才知道自己的想法太過簡單，因為這堵牆是夾層的，外面根本就不可能發現這小孔的存在。　　青天一身裝束極為簡樸，卻不減那絲飄逸之感，白髮微束，銀須飄飄，頗有一副仙風道骨的氣派。　　“阿軒見過宗主！”軒轅客氣地躬了躬身道。　　青天淡淡地點了點頭，神情卻似微微有些疲憊。

# 第十一章 始前神話

　　軒轅心中微訝，他發現青天看他的眼神竟似乎極為空洞，仿若不是在看他，而是注視着另外一層無法觸摸的空間。　　“宗主，你沒事吧？”軒轅小心翼翼地問道，他實在不明白青天為何會如此，以青天的武學修為，實不應會有如此失神的時候。　　青天似突然回過神來，收回目光，輕輕地嘆了口氣，道：“我沒事！只是在想一段往事……”　　軒轅心中恍然，卻又惑然，他不知道為何青天望着他會想起一段往事，但卻恭敬地問道：“不知宗主找我來有什麼事情吩咐？”　　“青風，你先出去！”青天向青風揮了揮手，又向軒轅道：“你坐吧，我想讓你聽一個故事。”　　軒轅不由得大感訝異，忖道：“他居然有閑情給我講故事。”但卻並不違拗，望着青風走出小室，並帶上了門，也便選擇了青天右邊的一張坐椅坐了下來。　　青天的目光又一次自天窗投了出去，顯露出一片茫然的感傷，半響過後，才吁了一口氣，緩緩地講出一個讓軒轅驚得目瞪口呆的故事。　　具體來說，這並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個典故，一段往事……　　很多很多年以前，在這個不可揣測的世間，便存在着人類。沒有人知道人是怎麼來的，反正在大家的記憶中，人本就無可爭議地存在着。但，這個世上究竟存在多少人？卻根本沒有人能夠猜測出來。不過，在南方的沃土上，很早很早就存在着一大群比野獸更兇猛且具有一種神秘力量的人，這群人組成了一個龐大的族系，那便是神族。　　神族的始祖是盤古氏，一個擁有無上力量的人，傳說他可戰天斗地。　　盤古氏統治神族幾有數千年，具體時間卻沒有人能夠記得清楚，總之很久很久。而在這期間，人類得到了很大的發展，活動的地域也在不斷地擴大，更發現了除神族之外的一些人類，而這些人後來全被神族所征服。　　在神族之中，除了盤古神祖之外，還有數位大神和數以千計的小神。凡是能夠被稱為神的，都自盤古神祖那裡得到了一部分普通人完全無法想象的力量，而那幾位大神卻是除盤古神祖之外，擁有最強力量的人。　　這幾位大神之中，又以天帝、邪帝、太虛王母、女媧最為突出，更得神祖的寵信。但是後來神祖終於犯下了一個錯誤，就是將邪帝遣至極北，讓其征服一干弱小部落，並帶走了一批小神。天帝與邪帝本是兄弟，後來，邪帝終於收服了北方諸族，回南方報捷，誰知邪帝在北方已經變心，此次回到南方實是包藏禍心，竟將神祖暗算，而天帝更助其出手重創神祖盤古氏，後來雖然太虛王母和女媧大神趕到，卻已無法挽回局勢。　　天帝和邪帝本就各懷異心，此刻既已事發，便立刻帶領一干忠於自己的小神殺出神祖宮，一個逸往極西，一個逃往極北。　　神祖盤古氏經此重創，知道自己時日不多，也便將對付天帝和邪帝的任務交給了太虛王母和女媧，於是大虛王母領着眾神西追天帝，終於在昆崙山追及，一場大戰之後，使得神祖之人死傷無數，天帝所領兵馬也傷亡慘重，雙方卻未分勝負，於是太虛王母便領眾神西駐崑崙，建宮瑤池，看死天帝。　　女媧接命后，便立刻命令另一大神伏羲北上追殺火雲邪帝。伏羲、女媧本為表兄妹，更是情投意合，但就因這一分別，卻使他們成為千古之恨。　　伏羲走後，女媧便被神祖盤古立為神族之祖，皆因這一代的盤古氏已經無人有資格繼承神祖的位置，盤古氏雖有一子，但資質平平又不得人心，是以盤古神祖才有這一決定，但卻又有另外一個附加條件――女媧必須嫁給盤古神祖的兒子……　　伏羲得之這一消息后，大怒之下脫離神族，另成一系，性情也大變，傷心欲絕之餘，不思對付邪帝主事，卻只閉關不出，終於超脫情感，悟透天地，自創八卦易理，超越生死輪迴而循至天道。　　伏羲仍有一弟太陽，卻因自己表姐苦苦哀求，終於答應對付邪帝，於是帶領一干神將趕赴北方，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終建有熊族，成了對抗邪帝最有力的一支力量，甚至壓得邪帝喘不過氣來。　　大陽本是一位小神，但後來得伏羲傳以河洛圖書，又得女媧傳以絕技，早已可與邪帝一較長短。所以，連邪帝對太陽也無可奈何，反而是節節敗退。　　在神族的內部，一切的行為都要受到一種制度的約束，絕對不能越軌，否則將會受到嚴懲，包括那些大神和神將，而這一切，全都由神祖決定。　　在神祖女媧氏的身邊，擁有十多位神將，半數為男，半數為女。　　當然，這“神將”之職都是自神族各宗派之中挑選出來的最為出色的年輕人擔任，一旦擔任了神祖的神將，便可以享受各宗派宗主的待遇，學得各宗內最上乘的武學。這些人的資質本就絕佳，又被神祖稍作指點，其武功之高直追眾小神和各宗宗主。但，這群人卻絕對不能稍動凡心，否則將會受到嚴懲。　　而在這一代神祖女媧氏的身邊卻又發生了意外，一名劍宗挑選出來的神將竟攜着另外一位女神將雙雙私奔，這下子可震驚了神族各宗，最為震驚的卻是劍宗和那女神將所在的逸電宗。　　神祖將罪責全部推給劍宗和逸電宗，並命令這兩宗派出所有高手，追殺私奔的兩大叛徒。　　神族此刻實已分裂成了三部：太虛王母部、女媧部和伏羲部。而北方的有熊族也因為一次巨大的旱災而四分五裂，散於各處。因此，可以說此刻這個世上的氏族星羅棋布，幾乎到處都有部落存在。當然，仍是以南方的神族最為神秘，但也在開始衰落之中，而後人已經不再稱他們為神族，而謂之三苗。　　伏羲大神悟透天地而循游天外之後，卻並沒有後人能夠得知大神的武學，皆因大神為情所傷后，一直閉關不見世人，直到他飛升之前，才將平生所研的武學交給了太陽，而伏羲大神之孫太魄也得到了大神的一些真傳，卻還不到大神所學的十分之一。因此，伏羲部也已沒有了當初的風光，亦在沒落之中。當然，傳聞伏羲大神已將那通天徹地的武學典籍交給了太陽，那只是傳說，並沒有人可以證實，也沒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因為太陽並沒有如伏羲大神一般循游天外，反而病死於有熊族。　　神族之中的劍宗和逸電宗傾其所有力量追殺私奔的一對神將，但追殺者卻有去無回。因為這兩族的人幾乎死傷得差不多了，並不是這兩位神將的武功高到了一種怎樣可怕的境界，而是這兩宗的內部發生了矛盾。那名女神將之兄便是逸電宗宗主，因此他殺了所有追擊其妹之人，然後不知所蹤。　　而劍宗之中有兩人是叛逃神將的親兄弟，更掌握着宗主的權位，為了救兄弟的性命，兩人不得不殺所有劍宗之人滅口。　　但那男神將最終因愛人身死，又因救其兄而重傷逃走，再也沒有人知道其下落，身在劍宗的兩位兄弟四處找尋也沒有結果，後來終於放棄，更未返回神族，之後自成一派，成立“青雲劍宗”。　　這兩位未能找到兄弟的劍宗之人正是青雲和青天，而那位男神將便是含沙神劍的真正主人青玄！　　聽到這裏，軒轅怎會不驚？不僅是吃驚於青雲、青天與含沙劍的主人的關係，也吃驚於那神族的可怕力量。　　此時軒轅的腦海中犹如浪潮澎湃，也明白了聖女和伏羲部的關係，就因為聖女本是太陽的後人，自然與伏羲有着重大的關係。但他卻不明白邪帝和天帝又是什麼人物？他還是第一次聽說，而且是與太虛王母和女媧平起平坐之人，的確讓人揣測不透。　　“宗主是想問青玄前輩的下落？”軒轅立刻意識到了一些什麼地問道。　　“如果你知道他的下落自是更好！”青天似乎並不在意地悠然道。　　軒轅搖了搖頭，在他生命的記憶中，根本就不知道這個人的存在。　　“你不是他的傳人？”青天又問道。　　“不是！”軒轅想了想，只能將自己在有僑族中的身份說了出來，再將自己與木青、木孟的關係也講了一遍，當然隱過被巨蛇吞噬一節。　　青天只聽得臉色變了又變，但後來卻並沒有表現出憤怒的神情，只是淡淡地問道：“神山鬼劍你會施展嗎？”　　軒轅有些尷尬地道：“只會幾招，因為木孟叔教我的時候，我尚很小，後來他因練功走火入魔而亡，我就沒有機會學全，恐怕連木青大哥也學得不精。”　　“你使幾招給我看看。”青天又道。　　“現在？”軒轅反問道。　　“不錯，就是現在！”青天肯定地回答道。　　軒轅猶豫了一下，走到一個小兵器架前拾起一柄木劍，“刷刷……”地將自己記憶中的神山鬼劍施展出來。　　木孟並沒有教軒轅神山鬼劍，但軒轅卻在木青練劍時偷學了一些。　　軒轅從來都不是一個甘於平凡的人，雖然他在族中表現極為另類，但卻在暗中極為勤奮，為了讓自己強大起來，有時候，他也會不在乎手段。是以，他偷學了木青的劍法，天資極高的他偷學來的劍法也能夠使得有板有眼，殺傷力極強，只不過其中融入了一些他自己演化之後的神韻，變得更具自己的特色。　　對於這些，青天當然一覽無餘，他自身便是用劍的大行家。不過，他對軒轅改動后的神山鬼劍並沒有什麼懷疑，因為一開始軒轅就已表明，木孟傳授神山鬼劍時他的年齡很小，現在軒轅長大了，又沒有別人再指點，自然就變得有些似是而非了。不過，青天自軒轅揮舞的劍法中看出了他那罕有的習劍天分。　　“由於所學不精，又無人指點，晚輩只能使到這裏，望前輩不要見笑！”軒轅收劍而立道。　　青天淡淡地點了點頭，吸了口氣道：“我知道。你的劍招的確是自神山鬼劍中演變過來的，雖已失去了此劍法原有的神韻，但也可見你天資聰穎！”　　“謝謝前輩誇獎！”軒轅心中暗喜，知道青天不可能知道自己只是偷學而來的，而有僑族和共工集相隔何止千里，他們也不可能抽出時間去有僑族查探。　　因此，這是一個不可能被揭穿的謊言。　　青天的神色問更多了一絲傷感，半晌未語，只是幽幽地嘆了口氣，自語道：“都是我害了他，都是我！”　　軒轅不由訝異地望瞭望青天，卻不明白青天話語之中是何意。　　“前輩為何要如此說呢？”軒轅小心翼翼地問道。　　青天苦澀一笑，道：“他是因為我才死的，如果當初他不是為我擋了那一擊的話，絕對不會死得這麼早！”　　“前輩是說青玄前輩？”軒轅疑問道。　　青天吸了口氣，道：“不錯，身為神族中的一名頂級高手，絕對不可能短命如斯，當初他便是為了幫我擋火神一掌，這才使得自己身受重傷而走！”　　“前輩怎知他已死呢？也許他還活着也說不定呢。”　　軒轅疑惑地道。　　“如果他沒有死的話，木孟絕對不可能走火入魔而亡！”青天肯定地道。　　“這話怎麼說？”軒轅吃了一驚，問道。　　“因為他還來不及傳授木孟最後一重心法！”青天吸了口氣道。　　“最後一重心法？”軒轅心頭大動，他知道木孟的劍術之高，比之蛟夢只高不低，如果木孟再學成青天所說的最後一重心法，其武學修為必定更為可怕，想到這裏，軒轅不由暗忖道：“如果我能學得這最後一重心法，肯定對自已有百利而無一害！”　　青天半晌未語，因為他覺得沒有必要作太多的解釋，雖然他知道軒轅可能並不明白其間內情，但有些話說出來是多餘的。　　“那青玄前輩真的是木大伯的師父嗎？如果是的話，既然已經教了那麼多，難道還在乎將最後一重心法傳授給他嗎？難道這最後一重心法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夠學成？”軒轅小心翼翼地問道。　　青天望了軒轅一眼，正要答話，突聽得“扎扎……”一陣巨物移動聲。　　軒轅和青天的目光同時向聲音傳來之處望去，那裡竟露出一扇高六尺、寬四尺的石門，青雲那碩長的身軀自門后踏出。　　“你猜得並沒有錯，神山鬼劍的最後一重心法不僅僅是口訣，更需要外力相助，否則的話，任誰都逃不出走火入魔的厄運！”青雲沉重地道。　　軒轅不由吃了一驚，剛才他仔細觀察了一下四面的牆壁，卻一點也沒有看出有門的痕迹，但這一刻突然滑開一道石門，可見這之中的機關實在是設計得極為巧妙，再看那高六尺、寬四尺、厚兩尺的大石門，其重量少說也有兩千斤，自不是人力所能推動的，定是設有滑動的機關――這是軒轅的猜測。　　軒轅之所以知道有滑動機關的存在，是在有邑族中根據車輪的輾轉想到的，這是一個極為省力的裝置。　　軒轅聞言后心中大感失望，暗忖道：“原來即使知道神山鬼劍的最後一重心法也沒有用處。”　　“年輕人，我欣賞你的智慧和資質，是以才會留下你！更把事情的真相告訴了你，只是希望你能幫我做一件事情！”青雲直截了當地道。　　“不知道前輩有何差遣？如果晚輩能夠做到的話，絕對會儘力而為！”軒轅豪氣干雲地道。　　“我要你將來回到自己的族中時，助木孟之子木青一臂之力，幫他練成神山鬼劍的最後一重心法！”　　“我？”軒轅一驚又一喜，反問道。　　“不錯，我會告訴你如何去幫助他，既然你是他的朋友，相信你一定不會介意去做這些小事吧？”青雲淡然道。　　“這個當然！”軒轅肯定地道，想起木青平時對他的關心，他心中暗自決定，一定要幫木青渡過這一難關。　　在有僑族中，除啞叔一家之外，便只有木青一家對他最好，這也是軒轅為什麼不索性編一段謊話來欺騙青天和青雲的原因。如果這件事情不是與木青有關的話，軒轅也不怕對不起任何人，此時青雲如此要求，他自然不會反對。　　“很好！”青雲見軒轅回答得乾脆利落，心下甚是滿意，那雙似乎充滿異力的眼睛淡淡地注視着軒轅半晌，突然道：“你願不願意拜入我劍宗的門下？”　　軒轅一怔，半響才回過神來，淡淡地笑了笑，道：“前輩的好意我先心領了，只不過，晚輩並不是一個能遵規守矩之人，恐怕到時會有辱劍宗英名。更何況，我有重任在身，不能在共工集停留太久，入劍宗之門似乎並不合適。”　　青天的臉色一變，青雲似乎也有些不高興，若誰還聽不出軒轅語意之中的推託之詞那才怪。但軒轅說話不卑不亢，也並非不合情理，是以兩人不好發作。　　青雲望了軒轅一眼，笑了笑道：“但你已習得劍宗武學，已經屬於劍宗一脈，就算讓你入我劍宗門下，也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　　軒轅也悠然笑了笑道：“既然我已屬於劍宗一系，前輩又何必再以這些繁文縟節來局限我呢？劍宗之事也可算是我的事，但我的事可以不屬於劍宗的事，這豈不是對劍宗更有利？”　　青雲和青天面面相覷，軒轅所說並非沒有道理，而且更切合實際……　　軒轅不等青雲和青天說話，便又開口道：“其實我並非不想加入劍宗，但此刻我身染許多的麻煩，並不想因為自己而為劍宗帶來太多的麻煩。首先，如果我加入劍宗的話，你們便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牽連，與共工氏部落結怨是必然的，還有鬼方、東夷，而我並不想這樣。”　　青雲訝異地望了軒轅一眼，問道：“你與共工氏也結了怨？”　　“我想應該是，因為天樂長老此刻應該恨我入骨了！”軒轅聳聳肩，無可奈何地道。　　青天的目光向青雲望瞭望，顯得也有些無奈。　　青雲的目光卻投向了窗外，半晌才道：“年輕人，你說得有理，你不該去惹共工氏，不過幸未釀成大錯，否則只怕我也幫不了你。至於天樂的事，我會為你去處理好的，我也不逼你去做你不喜歡做的事，但還有一件事情需托你去辦，本來我欲留你十日，可你並不想入我劍宗，我也就不強留你了！”頓了頓，青雲從懷中掏出一卷獸皮，拋給軒轅，接着道：“這是老夫一生中研究劍法的心得，現在就送給你，當然老夫要你日後再將之轉交給木青！”　　軒轅接過獸皮卷，聽完青雲的話倒嚇了一跳，不由得有些誠惶誠恐地道：“這……這怎麼使得？晚輩又不是劍宗之人，如何能受得前輩如此厚愛？”　　“你也可算是我二弟的半個傳人，不管他是否教過你‘神山鬼劍’武學，這都已不再重要，畢竟神山鬼劍是我二弟的一生所學。我當初曾發過誓，凡會神山鬼劍之人，無論是誰，我都會儘力照顧他。而你不能在青雲堡多呆一些時日，因此我只好讓你自行修習，相信以你的資質，一定不會是一件難事，望你好自為之！”青雲淡淡地道。　　軒轅心中湧起一絲莫名的欣喜，這的確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卻絕對是一件莫大的好事。如果能夠參悟出青雲所學的劍道，那自己在劍道之上將會有着不可估量的進步，但這一切似乎來得太突然了一些。　　當然，這其中可能涉及到青雲、青玄和青天三兄弟之間的感情恩怨，但軒轅卻並沒有必要去追究這些問題，既然青雲當初發過誓，那自己收下這卷習劍之人夢寐以求的“劍道寶典”也就心安理得了。至於將來把這卷獸皮交給木青那也並無大礙，即使青雲不說，軒轅也會將之交給木青的。因為他能有今天的一切，還不是多虧了木青的這柄含沙神劍？是以，軒轅慨然道：“前輩請放心，我一定會將它交給木青的！”　　“嗯，我相信你是個誠實的人，但願我不要看錯了！”青天淡淡地道。

# 第十二章 洪荒禁地

　　軒轅大有受寵若驚之感，忖道：“你們只怕真的看走了眼，我軒轅的誠實那要看對什麼人，對什麼事！”　　“在你未曾離開這裏的時候，有什麼疑難問題可以向我們詢問，不過在這方圓百里之中，有一個地方，你絕對不能去！”青天肅然道。　　軒轅一怔，奇問道：“什麼地方？”　　“共工氏的禁地水神谷！”青雲認真地道。　　“共工氏的禁地水神谷？”軒轅惑然望了青雲一眼，問道：“那在什麼地方？”　　“野竹山北十里，共工集東八里，靠近共工氏部落河谷之處，你千萬不能擅入！”青天再次叮囑道。　　軒轅滿心的疑惑，卻不知道水神谷究竟有何兇險，竟連青雲和青天這兩大高手也顧忌幾分，可見水神谷必定藏有什麼可怕的東西。想到這裏，軒轅便記起了那條吞噬自己的巨蛇，暗道：“水神谷之中，該不會有像那條巨蛇一般兇猛的怪物吧？那可還是不要去的好！”想到那巨蛇，此刻軒轅猶自心有餘悸。　　“謝謝前輩提醒，晚輩會避開水神谷的，不過我還有一位朋友，他可能是去追蹤祝融氏的高手了，我要去找回他，還得請兩位前輩多多幫忙。”軒轅誠懇地道。　　“就是那個叫做恭弘=叶 恭弘皇的人？”青天問道。　　“正是！”軒轅見青天居然還記得恭弘=叶 恭弘皇的名字，心下甚喜，點頭道。　　“哦，以他的速度，只要不入水神谷，不遇到逸電宗或神族的人，沒有人能夠留得住他！不過，依我觀察，他應該與逸電宗有着極深的淵源。你放心好了，如果有什麼事，我們會出手的！”青雲淡淡地道。　　“謝謝前輩！”軒轅大喜道。　　※※※　　古木森森，林間極暗，陽光只能自枝頭間透入一點點細小的光斑。　　而這光斑卻正好落在一個年輕女子那微微有些憔悴卻犹如玉琢冰雕般的俏臉上，幾縷頭髮不知是因何而散亂於臉龐，幾乎隱去了三分之一的容顏，在那半遮半掩之中，似乎更多了一份朦朧的神韻――這便是共工氏的柔水公主。只不過，此刻的她無法享受到公主那尊貴的待遇。　　柔水公主的雙手被捆在背後的一棵樹上，而她所坐之處也是一堆枯恭弘=叶 恭弘。有幾隻螞蟻在她的腳前爬來爬去，只是此刻她的目光顯得極為空洞，似乎並沒有注意到那兩隻正爬上她腳面的螞蟻。　　柔水公主已經被人帶着奔行了近十個時辰，可是她並不知道目的地究竟在何處。不過，她卻知道這批人的來歷，因此，她幾乎有些絕望。　　共工氏和祝融氏本就是宿敵，水火不相融，而兩族所奉的祖神本就是仇敵。因此，當柔水公主發現自己落在祝融氏的手中之時，便沒有抱太大的希望能夠好好活下去，她之所以沒有求死，是因為期待着奇迹出現。　　祝融氏部落一直都存在於暗處，沒有具體的部落據點，或許有，但卻從來沒有人能夠發現。所以，祝融氏犹如野人一般神秘，可共工氏卻惹下了這樣一群敵人，也一直在尋找這一群敵人的駐點，更想對這群人來一次大圍剿，但一直都未能如願，就因這些人出來活動之時，都極為小心謹慎，他們寧可死在敵人手中，也不肯將敵人帶入自己的巢穴。　　柔水公主眼角的餘光下閃過兩道暗影，卻是兩個棕發怪人自林子暗處躥了出來，在暗淡的光潤之下，竟似兩隻大猿。　　這正是將柔水公主擄至此處的祝融氏中的其中兩人。　　“會不會你眼花了？”其中一人向同伴低聲問道。　　“我這一路上都有這種感覺，應該不會是眼花了。”　　另外一人答道。　　“可是這麼久也沒看到跟蹤的人前來？”　　“等妖四他們回來后再說吧，也許他們已經發現了敵蹤也說不定！”　　“就是因為你的瞎懷疑，害得我們多跑了這麼多的冤枉路！”那首先發話之人低聲怨道。　　柔水公主精神為之一振，立刻明白這群人為什麼會連續奔走近十個時辰仍未到達目的地的原因了。皆因他們一直都未能擺脫一個神秘人物的追蹤，抑或可以說是一群神秘人物。至少到目前為止，祝融氏仍不清楚這神秘的跟蹤者是誰。　　柔水公主心中不禁又升起一絲希望，說不定這神秘的追蹤者乃族中高手，這當然也是祝融人所擔心的，雖然他們劫來了柔水公主，但如果將駐點暴露給了對方，以共工氏的實力，若再加上祝融氏的仇敵，只怕祝融氏一族會因此而毀滅。所以，這些人不得不小心謹慎地行走每一步。　　但神秘的追蹤者又是誰呢？為什麼緊跟了近十個時辰仍然不出現？而令祝融氏之人無法甩開呢？　　“呀……”一聲凄厲的慘叫自南邊的密林間傳來，打斷了柔水公主的思緒，也讓她吃了一驚，心中湧起了一股莫名的激動。因為剛才那兩人的猜測並沒有錯，有一個或是一群神秘的人物追蹤而來，不管這神秘的追蹤者是誰，柔水公主都應該值得欣慰，至少這神秘人不是祝融氏的朋友。　　那兩人的臉色變了，抬頭向慘叫之聲傳來處望去，但因密林相阻，根本就無法看清遠處的情況。不過，這兩人極為機警，並不向慘叫之處跑去，而是朝柔水公主這邊快速行來，他們的職責是看住柔水公王，絕不能讓人把她救走。　　密林之中的腳步聲突然顯得清晰而零亂，顯然祝融氏之人並不少。　　“呀……”又是一聲慘叫，卻是自西邊密林中傳來。　　密林之間一時殺機四伏，似乎處處都是那看不見的敵人，使得林間氣氛異常緊張。　　“沙沙……”一陣腳步之聲迅速向柔水公主所在的方向行來，從腳步之聲可以聽出來人甚為惶急。　　柔水公主抬起頭來，卻見十多名棕發壯漢赤裸着黑鐵般的上身急匆匆而來，臉上的表情顯得極為惱怒。　　這群人中，有兩具被抬回的屍體，估計應該是剛才發出慘叫之聲的主人。　　“妖四，發生了什麼事情？”那兩名看守柔水公主的漢子見此情景，不由得忙問道。　　被喚作妖四的漢子是那黑鐵般的胸膛上刺着一個火形標記的人，此人極高極壯，犹如一頭牯牛。　　“善三和牛八被人殺了！”妖四惱恨得幾乎想大罵一場。　　那十多人迅速將兩具屍體放下，卻是丟在柔水公主不遠處。　　“是被人以劍刺死的，兇手是什麼人？”那守護柔水公主的兩個漢子竟異口同聲道。　　妖四不由得哭喪着臉道：“不知道！”　　“不知道？”那兩名看護柔水公主的漢子驚呼反問道。　　“我們根本就沒有發現兇手的影子。”妖四氣恨道。　　柔水公主也禁不住大訝，如果說這麼多人連兇手是誰都未曾見到就被殺了兩人，那這群神秘的敵人一定是極為可怕之人。　　“好快的劍，這人是偷襲的！”那看守的兩名漢子蹲下身子，仔細注視着屍體上的傷口，半晌方道，看其神情，卻又不知道他們在想些什麼。　　柔水公主微微皺了皺眉頭，卻想不起族中什麼人擅用劍法，除非是“青雲劍宗”的高手。　　“大家小心戒備，咦，鬼九呢？”妖四扭頭四顧地問道。　　眾人全都搖了搖頭，顯然都沒有注意到又少了一個同伴。　　“他剛才似乎還跟在我後面！”有人驚疑道。　　“河漢，你帶四名兄弟去找，千萬別分開，也不要走遠！”妖四吩咐道。　　河漢是這群人中個子最矮的一個，但卻極為彪悍，犹如一隻豹子，也同樣是一頭棕色的長發。　　這似乎是祝融人的特點，並不是他們天生就是棕色的發質，而是用一種極為獨特的樹汁所染，因為這群人生活的地方都是密林之間，四處皆是毒蚊蒼蠅之類的，而這種樹汁會散發出一種讓人難以察覺的氣味，這種氣味正是毒蚊和蒼蠅所懼怕的氣味。因此，祝融氏幾乎人人都將頭髮染成這種樹皮般的棕褐色。　　這種樹仍未被外族人所發現，大概只有在祝融人居住之地的附近才會找到這種樹的蹤影。　　河漢對妖四的話似乎極為遵從，立刻領着四人順着剛才鬼九所行的方向走了去。才行出十多丈，便發現鬼九的身子倚在一棵大樹的樹榦上，背朝外，面朝里。　　“鬼九！”立刻就有人急行了過去。　　河漢也緊跟而上，他隱隱感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對勁，至少他已覺察到了鬼九沒有了任何生機。　　“鬼九……”那奔近鬼九之人伸手扳過鬼九的軀體，呼叫之聲也戛然而止，因為他發現鬼九的脖子已經被一股強大的力道扭斷，這顯然是鬼九未曾發出慘叫的原因。　　河漢諸人圍了上來，心頭禁不住升起一股寒意，來敵竟能這般輕鬆地擊殺鬼九，使鬼九連掙扎的餘地也沒有，最讓人心驚的卻是鬼九剛才明明行在眾人之後，敵人竟敢在這種情況下出手，可見此人是如何的狂妄而大膽。　　“他剛死不久！”河漢摸了摸鬼九的面部皮膚，仍有餘溫，這才聲音有些發冷地道。　　“嘩……”一聲斷枝的輕響自眾人的背後傳來。　　河漢忙轉過身，那四人也在同時轉身，但見一簇樹枝拖起一股強風迎面撲到，幾乎混淆了所有人的視線。　　這簇樹枝快得驚人，自五人聽到聲音到轉身之間，這簇樹枝已經到了眾人的眼前。　　“呀……”一聲慘叫再次驚破虛空。　　河漢只覺得狂風自身邊刮過，眼角黑影一閃，沒入了另一棵大樹的密枝之間，而眼前卻是滿天的碎枝，犹如天女散花般飄落而下。　　碎枝亂飛之中，河漢更發現自己的一位同伴已經仰面而倒，顯然剛才的慘叫正是這倒下的同伴所發出。　　河漢和剩下的三人這才驚覺地回過神來，同時發出一聲怒吼，向那黑影投去的大樹上縱去。　　那棵大樹上的樹枝依然在晃動，這表明剛才確買有人自這裏穿過，但當河漢等人掠到時，卻已經沒有半點人跡，那逝去的黑影就像消失在空氣之中，只有遠處似乎仍有枝折之聲。　　“噗……”那發出慘叫之人的軀體此時已經重重倒地。　　河漢頹然地低吼了一聲，卻又無可奈何地返回地面，來到這倒下之人的屍體旁，心神沮喪到了極點。　　這人的雙眸並未閉上，似乎在死前的一剎那遇到了最為可怕的事情，那種恐懼的表情便像是永恆的面具，永遠地凝於眾人的眼下，而死者的致命之傷卻是咽喉的一劍。　　好快的劍，只是在屍體的喉間凝出一串細微的血珠，看不見傷口有多深，但河漢卻知道這就是致命的傷，因為剛才被抬回的兩具屍體也同樣是喉間留下了這樣一串血珠。只不過，當河漢四人親自面對這樣的對手之時，心中卻多了一種莫名的恐懼。　　他們仍沒有看見兇手的樣子，更不知道兇手是怎樣出手的，因為對方似乎算準了一切，這才敢明目張膽地痛下殺手，又從容離去。說穿了，這鬼九的屍體只是對方故意迷惑人眼的一種做法，可他們卻不得不承認，這個敵人的身法之快的確已經達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妖四望着河漢垂頭喪氣地自林中走出，臉色變得更為難看，因為又多了一具屍體。　　柔水公主心中禁不住大喜，想不到這神秘的人物竟然如此厲害，這麼快又殺了一人。　　“兇手是什麼人？”妖四臉色陰沉地問道。　　河漢臉色有些蒼白地搖了搖頭，道：“我們根本就沒能看清他究竟是什麼樣子。”　　“什麼？”妖四和那兩個看守柔水公主的漢子幾乎同時驚呼道。　　柔水公主突然想起這兩個看守她的人是誰了，因為這兩人後脖子之上的兩塊紫色胎記已經告訴了她。　　在共工氏與祝融氏接觸中，交手最多的便是這對兄弟怪人。在祝融人的眼中，這兩個怪人是火神坐前的八大童子之二，也是共工氏知道名字的有限幾人之二，其兄長叫融冰，弟弟叫融雪，乃極為兇悍之人。　　兄弟兩人的武功之高只怕並不比共工氏的數大長老遜色，是以，在多次與共工氏的交手中，仍能從容而走。　　柔水公主似乎沒有想到這兩人居然也出現在這裏，不由得暗暗心驚，但她卻仍在猜測那個誅殺三人的神秘追蹤者究竟是誰？能否勝過這兩兄弟和另外十一人？　　祝融人個個都似具備天生神力，在力量上，他們似乎佔著極大的優勢，但此刻看來，這群人的力量竟然無處可使，因為根本就找不到敵人的所在。　　祝融人本想借這繁茂的密林來擺脫對手，卻沒想到這片密林反而為敵人利用。　　“我看你們還是快點回到自己的狗窩之中吧，免得一個個都在這裏餵了狼，那多不划算？”柔水公主出言譏諷道。　　“你給我閉嘴，小心老子割掉你的舌頭！”妖四凶道。　　柔水公主並不畏怯，只是向妖四投以不屑的眼神，譏諷道：“你有什麼了不起？有對本公主大吼大叫的資格嗎？有本事便放開本公主，與本公主公平一戰，勝了再說這樣的話不遲，真是沒用的男人！”　　妖四幾乎氣得翻白眼，伸手就是一個巴掌扇了過來。　　“哎……”融冰伸手一拉，扯住妖四的手腕，道：“何必跟她一般見識？回去等火神享用了之後，你愛怎麼折磨她都可以！”　　柔水公主心頭一寒，融冰雖只是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卻似乎讓她感受到了即將降臨的命運。　　妖四對融冰的話並不敢有何反駁，但仍有些憤憤地道：“那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融冰吸了口氣，四顧望瞭望，這裏除了密林之外還是密林，遠處有猿啼狼嚎，更有許多不知名的鳥在啼叫，使得林間顯得更為詭異。　　“我們先離開這裏，大家不要走散了，小心戒備，我就不相信敵人還能夠弄出什麼亂子來！”融冰斷然道。　　妖四也無可奈何，河漢更驚於神秘殺手的那種無可比擬的速度，只得點頭應承。　　“膽小鬼！”柔水公主見這群人一個個都似沒有了主意的樣子，禁不住鄙夷地罵了一聲。　　“你要是再多嘴，小心我用地上的泥和樹恭弘=叶 恭弘封住你的小嘴，那時可別怪我融雪不憐香惜玉了！”融雪威脅道。　　柔水公主冷哼一聲，卻也不再開口，任由人將她背後的繩索解開又纏上，不過這次卻並沒有連她的腳也捆住，似乎沒有人想再抬着她跑了。如此一來，她心中更喜。　　“你給我放乖一些，否則的話，我就斬斷你的腿！”　　妖四恐嚇道。　　※※※　　有僑族和少典族的結盟大典並不是很張揚，但很繁瑣。兩部之中首先各自開了一次長老會，然後各部所有人再開一次會，最後由兩部主要人物和各同盟的小部落首領一起來參与兩族的結盟大典就行了。　　這當然已經盡量將這場結盟顯得低調一些，也有些倉促，但由於祖族來人，是以一切的進展極為順利。　　不過，結盟之後仍有大事情發生了。　　那便是祖族下了“回歸令”，由於祖族之主太陰辭世，這繼位之人仍未確定，又有外族入侵，內部叛亂，太陰之子龍歌不得不下回歸令，召回分散於各地的族人。　　這當然是一件大事，因此，在各族之中也都引起了軒然大波，但結局會如何卻沒有人知道。因為分離祖族已是近百年前的事情，在百年之後，又有誰還願意去為那些空洞的話題放棄現有的安寧呢？　　※※※　　融冰一邊以手中的刀分開前面的荊棘，一邊小心地打量着四周的環境，心神綳得極緊，他並不知道神秘的對手是誰，但卻知道神秘的對手絕對不容小覷和輕視。　　當他進入這片密林之時，並沒有什麼感覺，可是此刻出林子卻顯得有些膽顫心驚。不過，他也知道，若要擺脫這樣一個對手，幾乎是不可能的。否則，他們奔波了近十個時辰的路程，為何仍然被對方死死盯住呢？而且這之間根本就不曾休息過。祝融氏的這群人雖然體能過人，但卻並非鐵打的金剛，也有疲憊之時，而此刻就是如此，只不過由於受到環境的刺激，使他們不得不打起精神來應付眼前這可能發生的危險。　　神秘的敵人似乎也明白融冰諸人的難處，更似乎明白融冰諸人不敢暴露自己的巢穴，也便來與他們比耐力，誰更狠誰就是最終的勝利者。　　其實柔水公主的心中也甚為著急，她並不知道這神秘人是敵是友，但此刻行了約一盞茶時間的路，那神秘人仍然沒有一點動靜。不過，她還沒來得急細想，便聽到左側傳來了“嘩……”地一聲響。

# 第十三章 柔水公主

　　這群本就將神經綳得極緊的人，哪堪忍受這種聲音的刺激？目光全都向聲音傳來之處投去，眾人本就已經拔刀在手，此刻握得更緊，但他們所看到的只是一塊大石頭自另外一塊尖石之頂滑落下來。　　兩塊石頭本是疊在一起的，石頭之間有一根小藤相夾，當融冰諸人行至此時，腳下稍未注意，也便牽動了那根小藤，小藤稍動，那塊大石便從尖石之上滑了下來，於是發出了一聲巨響。　　融冰和妖四立刻發現這兩塊石頭相疊乃是人為的，因為石面的青苔之上留下了人為的痕迹，但這個發現已經太遲了。　　的確太遲了，殺氣已自他們的右側狂涌而至。　　那是自一個隱蔽的樹洞之中傳來，而這個樹洞卻是融冰所未發現的，掩住洞口的卻是一叢長長的茅草。　　當融冰和眾人的目光自那滑落的大石上移回之時，就看到許多被絞碎的茅草如箭般撲面射至，更有森冷的劍氣夾於其中，一道暗影如幽靈般掩在茅草之後掠出。　　“呀，呀……”一縷幽光自柔水公主的身側劃過，在柔水公主即將驚呼之時，便已有兩聲慘叫掩住了她的聲音。　　“砰……”融雪一聲怒嚎，以最快的速度出掌，卻只擊中了神秘人那雙踢出的腳。　　神秘人一聲長嘯，身如雲雀般藉助融雪那一掌之力倒躥上虛空。　　當妖四和融冰的怒吼聲傳出之時，神秘人已經立身於古樹的一根大枝之上，離地三丈。　　柔水公主驚魂未定地仰首上望，卻見神秘人在長嘯未盡之時募然回首，那飄逸的長發如黑雲一般浮開，露出半邊冷傲俊逸，卻不夾任何錶情的臉，那種冷漠的眼神似乎絕不會為任何事物所動，而正是這種冷漠另類的氣質讓柔水公主心頭猛地震動了一下。　　這神秘人正是如野鶴一般獨行的恭弘=叶 恭弘皇。　　“噗噗……”兩聲悶響，那本是立於柔水公主身邊的兩具軀體這時方才重重倒地，而恭弘=叶 恭弘皇在此時卻已如投林夜鳥一般掠上了另一棵古樹，在長嘯聲未盡之時，只向柔水公主投以最後的一瞥。　　柔永公主竟發現了那冷漠的眼神中夾着一絲暖暖的笑意。　　“給我追！”融冰氣急敗壞地向眾人吼道，眾人的身子飛速向恭弘=叶 恭弘皇逸走的方向追去。但可惜的是，他們很快就已失去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蹤跡，以他們的速度，根本就不可能追上恭弘=叶 恭弘皇。　　柔水公主半晌才回過神來，望瞭望腳下的兩人，她知道，這兩人已經死了，不可能有半點生機。而這一切，全都是因為那詭異莫名的一劍，其詭異之處，卻是此劍的速度。　　擁有這樣可怕速度之人，卻是如此一位冷傲俊逸的年輕人，而這一刻，那飄逸的黑髮，那半遮半掩的勝龐，那冷厲的眼神，以及嘴角挑起的自信，卻一下子充斥了柔水公主的腦海。　　融冰和融雪簡直氣炸了肺，但對這快如鬼魅，來去如風的敵人卻是無可奈何。　　最讓他們氣恨的，卻是這神秘的敵人絕不與他們正面交手，一擊便走，連多留一會兒都不肯，而且都是採取偷襲的手段，不知道他下一刻在何時出手，在何處出手，這就只能讓這群野蠻的祝融人時時小心、處處小心了。如此一來，他們前進的速度便變得極為緩慢。　　此刻融冰諸人倒有些後悔進入這片林子，因為他們才發現自己陷入了一個他人早已布好的死局。　　妖四一肚子火卻不知道該向誰發，想到那神秘人快絕無倫的劍，心底也忍不住升起一股濃濃的寒意，這才知道河漢為什麼在神秘人當面殺死一名兄弟后仍未能看清其面貌的原因。皆因這神秘劍手的速度實在太快，那毫無半點徵兆的突擊，就像是死神的召喚，讓每個人的神經都綳得極緊。　　融冰並不明白敵人的意圖，雖然對方連殺了五人，但似乎並沒有將柔水公主帶走的意思。也就是說，對手可能並不是為柔水公主而來，可是祝融氏又哪有這樣一個年輕的敵人呢？抑或他是什麼人的後代？　　融冰勉強看清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面容，雖然仍有些模糊和抽象，但卻知道對方應該是個比較年輕的人，而融雪是這群人中惟一與其交過手的人，很清楚對方的功力並不比他們中的一些人遜色，雖然比自己差一點，卻也是極有限的一點，而這些完全可在速度上彌補過來。　　另外讓他們擔憂的卻是到目前為止，仍不清楚敵人是不是只有一個！　　融冰每走一步都極為小心，不僅要看路面，還要注意頭頂與兩側是否有樹洞之類的，一群人都似乎變得神經兮兮的。　　柔水公主不由得大感好笑，兩日來的陰悶似乎一下子全都飛散，更像是在看一場有趣的鬧局，不時地打趣幾句，譏諷兩聲，只讓這群祝融人羞憤得幾乎要發瘋了，但卻又無可奈何。皆因柔水公主乃火神所需要的人，他們根本就不敢傷害她。　　“蹭……沙……”一叢枯草之中突地躥出一隻受驚的兔子。　　受驚的兔子卻讓融冰諸人驚嚇不小，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只讓柔水公主笑得花枝亂顫。　　“你給我閉嘴！如果再多發出一點聲音，我就卸下你的下巴！”妖四忍無可忍地吼道。　　柔水公主嫵媚地向妖四笑了笑，譏諷遭：“你好有男子漢氣概喲，我心中十分喜歡！”　　妖四一時無語，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他怎會聽不出柔水公主語氣中的譏諷之意？愣了半晌，才陰狠地道：“對不起，我卻不喜歡你這張臭嘴！”說話之間伸手便要卸柔水公主的下巴。　　柔水公主一扭脖子，避過妖四這一抓，身子卻被身後的兩人給鉗住，不由得大叫道：“妖四，看你背後！”　　妖四一爪抓空，本來大怒，正欲再下狠手，卻聽得柔水公主如此一喊，大手頓了頓，忙扭頭後顧，卻發現背後只是融冰和眾族人。　　融冰也不禁為之莞爾，扭過頭去不看妖四，很明顯他是贊同妖四的做法。　　妖四見融冰已默許，又受柔水公主如此愚弄，怎會甘心？甩手就給了柔水公主一個巴掌，雖然他不敢下重手，卻也打得柔水公主臉上起了五個指印。　　“臭賤人！居然敢耍老子，別以為自己有什麼了不起！扒光了衣服還不是一堆肉頭骨！”妖四憤然咒罵道。　　柔水公主哪曾受過如此污辱，氣恨之下，“噗”地一聲吐出一口口水，也顧不了文雅不文雅，立刻向妖四作出報復。　　妖四“嘿”地一聲冷笑，輕巧地扭頭避過了吐來的口水。　　“砰砰……”“呀……”妖四在避開口水之時，還未來得及得意，已經中了重重的兩腳，慘哼着捂足而退。在最後他仍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柔水公主的腳並沒有被綁住，依然具有強大的攻擊力。　　“啪……”柔水公主也發出一聲悶哼，她憤然踢出的第三腳被河漢給擋住了，並沒能對慘哼之中的妖四造成更重的傷害。　　妖四的腿骨幾乎被蹋折，小腹上也中了一腳，整個身子彎得像只蝦米。　　“噗……”柔水公主又吐出一口口水，這次卻沾在河漢的臉上。　　河漢沒有避，他似乎沒想到這嬌滴滴的公主竟然如此難纏，也如此無禮，但他並沒有柔水公主想象中的那麼衝動，只是伸手往臉上一抹，將口水抹於掌心，然後才伸出手來抬起柔水公主的下巴，冷冷地逼視着她。　　“殺了她！這臭賤人！”妖四如一頭受傷的野獸般吼道。　　融冰和融雪的眸子里也湧出了殺機，但只是一閃即逝，在殺機一閃即逝之時，又突然驚呼：“小心！”　　“嘯……”一道電芒劈風而至，斷枝犹如一片暗雲，帶起一股強風壓頂直下！神秘人物再次出現，卻是在這最要命的時刻，連融冰也沒有想到，但這一切卻似乎早在柔水公主的意料之中。　　柔水公主的雙足迅速后彈而出，整個身子縮成一團，就地一滾。　　“噗噗……”兩聲悶響之下，本來挾住柔水公主的兩人在愕然之間中腿倒跌而出，河漢因為頭頂強大的劍氣下壓，便迅速放開柔水公主，出刀上迎，這便給柔水公主製造了這一難得的攻擊機會。　　這一切似乎都配合得極為默契，妖四在驚覺大變突發之時，柔水公主已如一顆肉丸般撞上了他的胸口。　　“砰……”妖四剛直起的身子又倒跌而出，這一撞之力雖然並不能要他的命，但卻讓他幾欲吐出隔夜的食物，五臟一陣翻騰。　　“別讓她跑了！”融冰大急，他絕不想讓柔水公主逃脫，但就在他喊出之時，已經有兩聲慘叫和一聲悶哼響起。　　“叮……”河漢倒退幾步，那自上而下的一劍力道極猛，而此刻河漢的眼前儘是枯枝，根本看不到敵人的影子，惟有在驚亂中勉強揮刀護身。　　融冰和融雪同時出手，他們再也不想放走這神秘的敵人，因為他們知道，如果此刻仍不能留住這個敵人，那麼可能永遠沒有機會了，甚至連自己也無法走出這片林子，這絕對不是虛妄之談。　　“嘩……”樹枝被各種兵刃絞得粉碎，成一片迷霧般散漫在虛空中，在各種氣勁的充斥之下，變得更為囂亂。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掠過一道凄艷的弧跡，身形犹如無法捉摸的風，穿插於各種兵刃的縫隙間，快得令人難以揣測。　　“砰……叮叮……呀……當……噗……”　　所有的聲音都是那般沒有規律，都是那般清晰，使這空寂的林子之中多了一支另樣的曲調。　　柔水公主只看得眼花繚亂，又是興奮又是緊張，突然之間感到縛在背後的雙手一松，原來繩子不知什麼時候被割斷。　　“還不快走！”一聲冷哼在柔水公主的耳畔剛剛響起，便有一道身影撞入她的懷中。　　柔水公主一驚，那撞入懷中的身影又一掙而脫，惟有那飄逸的長發在她的面上拂過。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快，而融冰和融雪的武功也極為了得，再加上近十名祝融人，雖然他的殺傷力極強，但在正面與這群人交手之際，卻並不能佔到多大的便宜。剛才撞入柔水公主的懷中正是他。　　柔水公主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中了招，只是因為為了割開她手上的繩索，這才無法擋開那偷襲的一棍。　　“還不快走？”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極為憤怒，而極怒之因並不是因為自己受傷，而是因為柔水公主的滯留。　　柔水公主咬了咬牙，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但在她再深深望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后，毅然轉身就走。　　妖四此時勉強平復了內患，見柔水公主要走，勉強提氣擋住道路，冷笑道：“臭賤人，想走？沒那麼容易！”但他一句話還沒說完之時，柔水公主已經出拳，重拳出擊。　　妖四吃了一驚，柔水公主的勁道絕不小，他對柔水公主會武功並不感到奇怪，在沒有擒到柔水公主之前，他便已知道這是一個難纏的女人，卻沒想到對方在餓了一天，且雙手綁了一天之後，其身法仍然如此靈活。　　妖四此刻已有傷在身，腿骨的劇痛仍未稍減，胸腹依然異常沉悶，而又不敢以兵刃來傷害柔水公主，只得雙拳並出，企圖擋住柔水公主這來勢洶洶的一擊，但是妖四的計劃卻落空了。　　柔水公主的拳頭只是虛晃的影子，真正的重招仍是底下的一腳，但當妖四發現時已經太遲了。　　“砰……”一聲沉重的悶響，夾着妖四的慘叫聲，柔水公主疾跨一步，抬膝重重地頂在妖四的下齶之上。　　妖四的腿上再次中招，腿骨已被蹋斷，痛得他不由自土地跪下身來，而在他跪下的一剎那，柔水公主已經趕上一步，提膝上頂。　　“去死吧！”柔水公主恨極了妖四，恨這傢伙竟敢打她耳光，是以下手極重，其實她的手此刻仍有些麻木，畢竟被捆綁了一天，血脈仍未能舒活開來，自然無甚力道，可雙腿卻不同。　　妖四做夢也沒想到報應如此之快，而且被一個女人打趴在地上。　　河漢大驚，他自然對柔水公主的一系列動作看得極清楚，只不過他是剛自那障眼的樹枝之中走出來，根本就來不及相救，當他出手之時，妖四已經仲面倒地噴出一大口鮮血。　　柔水公主向他露出嫵媚一笑，似乎根本就不知自己是在殺人，然後在河漢怒吼聲中縱身向樹林深處躍去。　　※※※　　柔水公主竟然迷路了，在這片似乎看不到邊際的林子之中，她竟找不到出路，甚至連方向也分不清。　　因為林間已經升起了一團霧氣，使得那本來就陰暗的林子更為陰暗，太陽的光芒也無法透入林間。　　這陣霧氣似乎來得極不是時候，讓柔水公主心裏發慌。正當她茫然不知該如何是好之時，卻發現有一道暗影自漸濃的霧氣之中行來。　　這個發現讓她吃了一驚，但很快就變成了歡喜，因為這暗影竟是恭弘=叶 恭弘皇。　　恭弘=叶 恭弘皇的樣子似乎有些狼狽，身上多了幾道刀痕，更是衣衫碎裂，青淤之痕清晰可見，顯然是在剛才那一場大戰之中所留下的戰績，只是此刻步履有些踉蹌。　　不過，那雙眸子之中的眼神依然冷傲而倔強，像是一頭永不屈服的魔豹。　　看到柔水公主，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絲毫驚訝，而是與柔水公主相對八尺而立，淡漠地問道：“迷路了？”　　柔水公主似乎沒有聽到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只是定定地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這一刻，她才發現恭弘=叶 恭弘皇竟然是那麼俊逸，雖然冷了一些，卻更有一種邪異的魅力，特別是那眼神，讓人無法感知其內心的任何秘密，這便形成了一種神秘的誘惑，那有些零亂，卻很飄逸的長發更成了一種獨具一格的情調。　　“你受傷了？”柔水公主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的語氣竟這般溫柔，更問出了這明知故問的問題。　　恭弘=叶 恭弘皇不置可否地點了點頭，身子向一旁的樹上靠緊了些，倚坐在一棵樹根之上粗重地喘了幾口粗氣。　　“那群祝融人呢？”柔水公主看出了恭弘=叶 恭弘皇可能受傷頗重，不禁又擔心那群祝融人追來。　　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回答，反而閉上眼睛，深深地吸了口冰涼卻很潮濕的空氣。　　柔水公主討了個沒趣，但並沒有生氣，不知為什麼，她對這神秘的劍手有着一種連她自己也無法明白的情緒。也許，那就是所謂的心動的感覺吧，似乎恭弘=叶 恭弘皇身上的每一點氣質都有着奪人心魄的魅力，也許，這之中還雜有一絲感激，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感激。是以，她悄然來到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邊蹲下，關切卻又小心翼翼地問道：“你沒事吧？”　　不知為什麼，柔水公主很怕恭弘=叶 恭弘皇會突然發脾氣，她從來沒有見過如恭弘=叶 恭弘皇這般冷漠的人，似乎這個世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令他笑上一笑，包括美色。雖然柔水公主對自己的姿容極為自信，但當面對恭弘=叶 恭弘皇那種目光和表情之時，又覺得自己渾身都是破綻，做什麼事情都是錯。因此，她的語調不得不顯得小心翼翼，儘管所問之話並沒有錯。　　恭弘=叶 恭弘皇依然沒有回答，反而沉沉地睡去了，發出了極為輕微的鼾聲。　　柔水公主不由得大為愕然，也感到一陣莫名的委屈，她從來都沒有這麼低聲下氣地去關心別人，可如今卻得到這樣的回復。但她卻不知道該如何發作，只好在心中自我安慰一下，並想些理由為恭弘=叶 恭弘皇開脫。不僅如此，她更不敢吵醒恭弘=叶 恭弘皇，她怕恭弘=叶 恭弘皇會發怒，雖然她從未見過恭弘=叶 恭弘皇發怒的樣子，甚至沒有見過恭弘=叶 恭弘皇生氣的樣子，可是在她的心中，卻不想讓恭弘=叶 恭弘皇生半點氣，因此她只得擔任起為恭弘=叶 恭弘皇放哨防敵的任務。　　這種情景，就連她也感到好笑，到目前為止，她連對方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可卻心甘情願地為其作守衛……　　恭弘=叶 恭弘皇醒來的時候，霧仍很濃，他實在是太累了，也太想休息了，竟在這種環境之中仍然沉沉地睡去。　　這两天多來，他甚至連眨眼的機會都沒有，且都在不停地追蹤、殺斗，幾乎已經到了生理的極限。若不是他的體質極好，只怕早已累垮了。特別是跟祝融人的一場惡鬥，雖然勉強殺出重圍，但卻流血不少，當他在林間找到一些草藥止住鮮血外流之時，已經感到極度的疲乏，再按各種線索找到柔水公主時，已經支撐到了人體的極限，也就這樣昏昏沉沉地睡去了，更沒有想到柔水公主會不會害他，祝融人會不會追來。　　恭弘=叶 恭弘皇醒來，覺得劍仍然握在自己手中，沉甸甸的，極為實在，這讓他放心了不少。其實，此刻的他覺得精神好多了，雖然仍有些疲乏，但那只是因為失血過多的原因，這場大霧救了他們，因為在這種大霧之中想追蹤人的確是很難很難，這也許就是祝融人為什麼仍未找到他們所在位置的原因。　　要知道，祝融人無一不是狩獵的高手，對於跟蹤和追蹤敵人都有一手，若不是恭弘=叶 恭弘皇奔行的速度快得他們無法企及，只怕恭弘=叶 恭弘皇早就死在祝融人的手下了。　　恭弘=叶 恭弘皇睜開眼便發現了柔水公主，她倚在一棵樹旁，像是獵犬一般警覺地注視着四周的每一點風吹草動，她擔心的不僅僅是祝融人，更有林間活動的猛獸。　　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禁不住多了一些感激，淡淡地問道：“我睡了多久？”　　恭弘=叶 恭弘皇一開口，柔水公主倒嚇了一跳，她似乎沒有料到恭弘=叶 恭弘皇會突然醒來，又沒有半點徵兆地開口說話，在寂靜的林中的確讓人心驚。　　“你醒了？”柔水公主鬆了口氣，歡喜地道，在這空寂的林子之中，又是在濃霧籠罩之下，將這守護的重責全都放在一個女流之輩的身上，的確讓柔水公主感到心驚，更有種無依無靠的脆弱感，彷彿是獨自處於一個陰森而空洞的森羅殿里。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終於開了口，至少讓她感到了人的氣息，不再是孤獨無依的，是以，她感到一陣欣喜。

# 第十四章 兄弟情深

　　恭弘=叶 恭弘皇站了起來，掃了四周一眼，又一次問道：“我睡了多久？”　　柔水公主不由得愕了一下，滿腦的歡喜減了大半，道：“大概一個時辰吧。”　　恭弘=叶 恭弘皇吃了一驚，深深地望了柔水公主一眼，自語道：“我竟睡了這麼久？”頓了頓又問道：“你一直都在替我守着？”　　柔水公主心中升出一股欣慰，如小女孩似的點了點頭。　　“謝謝！”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也多了一分感激，讓一個看上去十分柔弱的公主為自己在這種險境中作了一個時辰的護衛，實在令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過意不去，雖然他知道柔水公主本身可能是個極為厲害的角色，但畢竟是個女的。　　“不用謝了，你救了我，我為你做這麼一點事算不了什麼。”柔水公主歡笑着道。　　“你為什麼不叫醒我？”恭弘=叶 恭弘皇又問道。　　“你受了傷，肯定很累了，為什麼要叫醒你？讓你多睡一會兒不好嗎？”柔水公主笑顏如花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沉默了一會兒，卻並不再說話，只是握着劍轉身四顧，卻見到處都是一片白茫茫的，根本找不到路徑，目力所及只能在三丈之內，兩人要想走出這片林子，在這種環境下幾乎是不可能的，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吁了口氣道：“看來我們必須在這裏呆上一天了，等明天霧散之後再走！”　　“好哇。”柔水公主似乎極為歡喜，並沒有為自己迷路感到害怕，甚至沒有想到將以什麼作為食物度過這漫長的一天。　　恭弘=叶 恭弘皇皺了皺眉頭，望了柔水公主一眼，他有些不明白柔水公主為什麼會這麼高興。　　“哎，你還沒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呢？”柔水公主像個天真浪漫的小女孩似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　　“恭弘=叶 恭弘皇？”柔水公主重複地念了一遍恭弘=叶 恭弘皇的名字，忍不住贊道：“嗯，這個名字真好，我叫柔水！”　　“我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並沒有表現出多大的興緻，淡淡地道。　　柔水公主本來升起的滿腔熱情又被恭弘=叶 恭弘皇這不冷不熱的回答給抑制了，甚至像是被潑了一盆冷水。　　※※※　　軒轅思索着昨日青雲所演的那幾路劍法，正入神之時，燕瓊和褒弱雙雙敲門進來。　　軒轅有些訝異地望瞭望兩位嬌妻，收功而起，剛要說話，便聽燕瓊道：“剛才聽到青原他們來報，說恭弘=叶 恭弘皇帶着共工氏的柔水公主回來了。”　　“啊，他們現在在哪裡？”軒轅大喜，恭弘=叶 恭弘皇已經失散了两天多，現在終於有消息了，他自然十分歡喜，但聽說恭弘=叶 恭弘皇竟與柔水公主在一起，又感到有些意外。　　“聽說他們去了共工部，我們要不要去看看？”　　褒弱提議道。　　“去了共工部？”軒轅的勝色微變，忙道：“你們留在這裏，我去看看！”　　“軒轅，他們可是很想對付你的。”燕瓊一把拉住軒轅，急切地提醒道。　　軒轅不由得一笑，伸手在燕瓊俏臉上輕輕地拍了拍，道：“我知道該怎麼做，我的乖瓊兒，你好好在家陪着弱兒，我不會有事的。”　　※※※　　恭弘=叶 恭弘皇出現在共工部之時，確實讓共工族人震驚了一場，但讓他們歡喜的卻是柔水公主的平安回來。　　共工氏的族人幾乎盡出，四處尋找柔水公主的下落，但卻沒有絲毫頭緒，這刻柔水公主卻與族中大敵恭弘=叶 恭弘皇在一起，自然引起了一場虛驚。　　當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公主還沒有到達共工部居處，便有人通知了共工和幾位長老這一消息。　　恭弘=叶 恭弘皇送柔水公主到寨前，便不想再送，因為他並不想入共工部。　　“你真的不送我回族中嗎？”柔水公主期盼地問道。　　“我已經將你送到了族中，我相信到了這裏，已經沒有人敢傷害你了！”恭弘=叶 恭弘皇淡淡地道。　　“你是不是對我的族人有什麼誤會？”柔水公主有些急切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露出一絲難得的淡笑，道：“沒有，我只是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我已耽誤了好幾天，不能再耽誤任何時間了。”　　“難道你跟我一起入寨，讓我大哥感激你的時間也沒有嗎？”柔水公主幽怨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搖了搖頭，暗忖道：“軒轅他們現在不知怎麼樣了？”柔水公主神色黯然，不知為什麼，她竟無法開口去挽留什麼，在這短短的一天時間，她感覺到自己竟改變了很多很多，或許是因受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冷漠感染，讓她認為無論怎樣挽留都不可能改變恭弘=叶 恭弘皇的決定。　　因此，她只有黯然地注視着恭弘=叶 恭弘皇，不言不語。　　恭弘=叶 恭弘皇與柔水公主對視着，眼神並不是太過冷厲，但卻也看不出多少溫柔。半晌，恭弘=叶 恭弘皇才道：“我的確有重要的事情要去處理一下，如果還有機會，定會來共工部的！”　　柔水公主聞聽此話，禁不住“撲哧”一笑，露出一副欣喜莫名的小女兒態，喜道：“你說話可得算數！”　　恭弘=叶 恭弘皇也不由得露出一絲淡笑，道：“我說的話一定算數！”他也不明白為什麼要說剛才那一句話，這好像並不是他的性情，可是面對柔水公主那期盼而又傷神的目光，他竟然無法自制地說出了剛才的那一句話。　　柔水公主當然知道要恭弘=叶 恭弘皇以這種語氣說話是多麼的不易，因此，聽到恭弘=叶 恭弘皇這麼一說，她便已心滿意足了，也就不再強求什麼。　　恭弘=叶 恭弘皇不再說話，只是緩緩地轉過身去，舉步就走，不遠處的共工族人都大為訝異。　　“我等你！”柔水公主充滿了欣喜地呼道。　　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回答，只是靜靜地走開了，很快便脫離了柔水公主的視線，一直都不曾回頭。不過，當他再行百步之時，又不得不停下腳步，因為在他的來路上，已經並排立着數十名共工族人，為首之人正是天樂長老。　　殺氣極重，每個人的臉上都帶着一股濃濃的殺機，是以，恭弘=叶 恭弘皇停下了步子。　　“你居然還敢送上門來？”天樂長老冷笑着望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充滿殺意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冷冷地注視了天樂長老一眼，反問道：“我為什麼不敢回來？”　　“哼，別以為你送回了公主，便可以不償命了，我告訴你，殺人償命，今日你休想活着離開這裏！”　　尚木殺氣騰騰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在數十名共工氏族人的臉上一一掃過，鼻翼間不由得爆出一聲冷哼，不屑地道：“我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恭弘=叶 恭弘皇，一人做事一人當，難道你敢說尚禾和尚武不是你害死的？”天樂長老怒道。　　恭弘=叶 恭弘皇一愕，臉色微變地道：“一人做事一人當，殺了便是殺了，沒殺就是沒殺，我恭弘=叶 恭弘皇從來都不會否認自己殺了人！當然，如果你們定要認為是我殺了尚禾和尚武，那我管不着！”　　“長老，不必跟他��嗦了，先把這狂徒拿下再說！”　　尚木氣恨恭弘=叶 恭弘皇殺了自己的兄弟，是以極為憤然地道。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們，任何想對付我的人，都得付出沉重的代價，你們也不例外！”恭弘=叶 恭弘皇冷冷地道。　　“你是在威脅我？”天樂長老冷殺地道，目光之中的殺機更甚，若不是因為眼前的恭弘=叶 恭弘皇，他又怎會受軒轅的那一頓羞辱？而對於軒轅，介於“青雲劍宗”的原因，他自不能如何，可是那股怨氣卻越積越深，此刻再見恭弘=叶 恭弘皇這副樣子，叫他怎會不怒？　　“長老，他說的並不是在威脅某人，而是實話！”　　一個聲音自天樂長老的背後傳了過來。　　“軒轅……”眾人不由得一陣驚呼。　　恭弘=叶 恭弘皇的眼中露出了一絲歡喜之色，他似乎沒有想到軒轅會在這種場合下出現，而且安然無恙，他自然高興。　　“你還來干什麼？”尚木怒道。　　軒轅不由得笑了笑，道：“我的兄弟在此，我自然要來嘍！”　　“如果你再插手這件事情，老夫只好到時候向青天宗主請罪了！”天樂長老語氣之中多了几絲憤怒和忿然，更可感受到他那咄咄邏人的殺機，自那肯定而堅決的語氣中，可知如果軒轅想插手恭弘=叶 恭弘皇之事的話，那他將會不擇手段，報前日那一頓羞辱之仇。　　“青天宗主與我根本就是兩個人，我的事不關他的事，他的事自也不關我的事，你愛怎麼著就怎麼著，我們照單全收。不過，我勸你最好是請宣天長老出來對對質再說話！”軒轅毫不在意地道。　　天樂長老見軒轅如此傲慢，心中殺機頓起，怒極反笑道：“無知小輩，敬酒不吃吃罰酒，我倒要看看你有什麼了不起！”　　“長老不是曾經見識過了嗎？如果你想再見識一回，我也不反對！”軒轅自信地笑了笑道。　　“給我殺了他們！”尚木不想再有什麼拖延，知道再拖下去可能會生變。至少，若等“青雲劍宗”的人趕來了，情況將對自己大為不利，既然“青雲劍宗”曾幫過軒轅一次，便可以再幫第二次，這是顯而易見的事。是以，尚木不能再等，所以他立刻讓人出手了，而此刻出手，他更有理由，就憑軒轅對天樂長老的不敬，到時候他甚至可以將責任推到天樂長老的頭上。　　是以，尚木敢發號施令。　　軒轅並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與柔水公主之間是怎樣一種關係，只當恭弘=叶 恭弘皇真的成了殺人兇手。如果真是如此的話，與共工氏為敵那是在所難免的，既然無法迴避，倒不如速戰速決。是以，他根本就不計後果地激怒天樂長老，他自然不能放下恭弘=叶 恭弘皇不管而獨自走人。　　軒轅一聲低嘯，劍出如虹，含沙劍以無可匹御之勢劃過虛空。　　共工氏族人忙揮動兵刃相抗，他們似乎沒有想到軒轅竟敢搶先出手。　　“不要殺人！”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出聲道。　　軒轅一愣，在他的印象中，恭弘=叶 恭弘皇是從來都不會在意殺人的，但這一刻竟讓他不要殺人，確實使他感到有些意外。　　軒轅一愣，只不過眨眼間之事，但他的劍依然沒有絲毫的停留。　　“叮……”一串脆響，擋者披靡，沒有什麼兵刃可以擋住含沙劍的神鋒。　　軒轅大笑一聲，快步自這群兀自驚愕的人群中穿過，與恭弘=叶 恭弘皇並肩而立。　　尚木和天樂長老都吃了一驚，便連恭弘=叶 恭弘皇也為之訝然。　　只看軒轅這一劍只斷兵刃而不傷人的精妙之處，便可知軒轅這两天來的劍法又提高了一個層次。　　“我們並肩殺出去，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　　軒轅伸手一拍恭弘=叶 恭弘皇的肩頭，豪情萬丈地大聲道。　　恭弘=叶 恭弘皇的眸於之中閃過一絲歡欣之色，與軒轅相視望了一眼，重重地點了點頭。　　“好，就來他娘的大鬧一場，看誰敢阻我！”軒轅興奮地大笑道，說完扭頭望向逼來的共工氏族人，手中的劍一擺，大喝道：“誰要是想擋我，就來吧！”　　軒轅的氣勢似乎將這群人給鎮住了，想到軒轅那柄鋒利無比的劍，誰都會為之心悸，他們自然知道軒轅剛才已是手下留情，否則的話，死傷必定難免。　　天樂長老發出一聲冷哼，領先向軒轅攻至，他對自己手中這根出自瑤碧山的梓木杖極為自信，這是一種比金鐵更堅的木頭，他花了兩年時間，以極為特殊的方法方才在梓樹之上弄下這麼一根木條，但卻因沒有利器可對這根木條進行雕琢，便只得將之按原形作一根木杖，他不相信軒轅的劍可劈斷這根梓木杖。　　軒轅不屑地輕笑一聲，毫不猶豫地捍劍出擊。　　“當……”軒轅身子一震，天樂長者的梓木杖竟真的完好無損，而且這根梓木杖沉重至幾乎震得軒轅手臂發麻。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快，他一開始便感覺到了天樂長老那梓木杖帶起的風聲不對，是以他很快便出劍了。　　天樂長老並沒有見過恭弘=叶 恭弘皇出手，在他的估計中，軒轅應該比恭弘=叶 恭弘皇更厲害，是以他只是將重點放在軒轅身上，並沒有考慮到恭弘=叶 恭弘皇那比軒轅更快更狠的劍。　　尚木也攻至，還有一群人，但十分遺憾的是，這群人尚是第一次見識到恭弘=叶 恭弘皇這麼快的劍。　　恭弘=叶 恭弘皇劍出，正是軒轅與天樂長老第一個回合交手之時，也是天樂長老無法回救之時，軒轅的力道絕對不小，天樂長老同樣也被震得手心麻木，而在這時，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已自梓木杖底下一劃而過，準確而利落地搭在天樂長老的脖子上。　　“都給我住手，否則，我就殺了他！”恭弘=叶 恭弘皇的聲音冷厲而無情，就像他的劍一樣。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實在大快，就連軒轅都不得不承認，天樂長老這時候也明白自己失算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比軒轅的劍更可怕，而他卻忽視了這樣可怕的一柄劍的存在，這不能說不是一種悲哀。　　尚木也呆住了，他實在無法想象，身為長老的天樂，居然在一招之間就被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制住了，照此看來，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武功之詭異、可怕、快捷，簡直不可思議。　　“我不妨告訴你，尚禾和尚武是宣天所殺，那是因為滅口！而宣天確是我所傷，不過，我並不在乎再多加一條人命，如果你敢亂動的話！”恭弘=叶 恭弘皇冰冷地道。　　“你胡說！”天樂長老激憤地道。　　“信不信由你！”恭弘=叶 恭弘皇冷冷地望了天樂長老一眼，不置可否地道。　　軒轅也一下子怔住了，訝異地向恭弘=叶 恭弘皇望了一眼，他並沒有說話，但恭弘=叶 恭弘皇卻知道他的意思。　　“宣天長老為什麼要殺人滅口？”尚木的臉色有些發青地問道，他顯然不相信恭弘=叶 恭弘皇所說的是事實。　　“因為他們兩人阻止宣天帶我去一個叫什麼禁地的地方，所以宣天就殺了他們，而尚禾更告訴我，宣天帶我去禁地便是要借別人之手殺我，所以我擊傷了宣天！”恭弘=叶 恭弘皇不疾不徐地道，神色間無波無瀾，平靜至極。　　“禁地水神谷！”軒轅也忍不住吃驚地低念了出來。　　天樂長老的臉色極為難看，尚木的臉色也變得極為難看，包括所有共工氏的族人都變得沉默了。　　“原來你也知道共工氏有什麼禁地？”恭弘=叶 恭弘皇訝異地望了軒轅一眼，奇問道。　　“不必說了，我們走吧！”軒轅掃了天樂和尚木諸人一眼，沉聲道。　　恭弘=叶 恭弘皇淡淡一笑，向天樂長老道：“麻煩你給我們開路！”　　“請留步！”一個威嚴而沉重的聲音也在這個時候飄了過來。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微愕間，只聽得眾共工氏族人齊聲低呼：“共工！”　　“恭弘=叶 恭弘皇，你沒事吧？”柔水公主像是一隻柳燕般迅速趕了過來，擔心地問道。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同時轉過身去，軒轅的臉上不能抑制地露出一絲訝異，並非因為柔水公主那別具一格的美麗，而是因為這位嬌公主竟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稱呼如此親昵。　　恭弘=叶 恭弘皇只是淡淡地笑了笑，並沒有回答柔水公主的問話，其實這已經是最好的回答。　　柔水公主見恭弘=叶 恭弘皇並沒有受傷，不由得向那群不敢出聲的人怒叱道：“你們眼裡還有沒有我這個公主？明明知道他是我的朋友，還敢對他這麼無禮？若是他今日有什麼損傷，非將你們以族規重罰不可！”　　尚木的臉色變了數變，對眼前這個美麗的公主他可不敢有半點放肆，不僅僅是柔水本身的武功，更因她在族中所擁有的地位。因此，他不由得怯生生地道：“因為他是……是殺人兇手，還……還傷了宣天長老……”　　“那很好哇，傷了那個叛徒，可謂是大功一件！”　　柔水公主突然道。　　尚木和天樂長老不由得目瞪口呆，柔水公主卻又接着向恭弘=叶 恭弘皇道：“你放心，我知道尚禾和尚不是你殺的，這隻是一個誤會！”　　“謝謝。”恭弘=叶 恭弘皇輕輕地移開架於天樂長老脖子上的利劍，只是淡淡地說了兩個字。　　軒轅看得大感有趣，以他這“過來人”的眼光，自然知道柔水公主對恭弘=叶 恭弘皇大有情意，可軒轅卻想象不到，這曾在有邑族出了名的勾引婦女的淫賊竟然對女人會是如此冷硬，這實在讓人難以將他與過去的傳聞聯繫在一起。　　“讓兩位受驚了，共工來遲，險些釀出大亂，真是慚愧！”共工拖着那比軒轅還要高大威猛的軀體趕來，誠懇地道。　　“好說，勞動共工親臨，我還感到過意不去呢！”　　軒轅也認真地道。　　“長老，這件事情到此就先擱下吧，待回到寨中再細談，這之中實在有一些誤會！”共工向天樂長老客氣地道，作為一族之長，他自是不能不給族中長老留下一些面子。　　天樂長老雖然是一百個不情願，但既然共工已經這麼說了，也便只好冷哼一聲，拂袖而去。　　共工暗嘆一聲，知道這也不能怪天樂長老，任誰兩次三番地被敵人的劍架在脖子上作擋箭牌，心裏都會不好受，何況天樂長老還是有頭有臉之人，又是在自己的族人面前丟了這麼大的顏面，若說還要讓他笑臉迎人，實在有些不可能。　　“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話，便請入寨坐坐，特別是恭弘=叶 恭弘皇兄弟，你救回了小妹，我尚未來得及感激，你可千萬不要推脫哦。”共工笑容可掬地道。

# 第十五章 水族之神

　　軒轅向恭弘=叶 恭弘皇望了一眼，恭弘=叶 恭弘皇也與軒轅對視了一眼，才道：“如果我的這位兄弟答應的話，我不反對！”　　共工和柔水公主禁不住一陣愕然，均將目光全都向軒轅，似乎沒想到軒轅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影響竟這麼大。　　發生在他們之間的事，外人自是無法明白的。　　“不知軒轅兄弟意下如何？你們所要的筏子，我們仍在為你們準備着！”共工熱切地道。　　柔水更是一臉期盼的神情，似乎怕軒轅一口拒絕，忙道：“我們沒有惡意的……”　　軒轅不由得坦然笑了笑道：“如果我還要拒絕的話，那就似乎太不夠意思了，難得共工和公主一片盛情，說什麼也要先吃一頓再走人了！不過還得煩你們派人去青雲堡說一聲。”　　柔水和共工不由得全都笑了。　　※※※　　共工、軒轅等人才入寨不到五百步，便有人匆匆趕了過來。　　共工一見來人的神情，心中隱約感覺到了些什麼。　　“共工，公主，宣天長老他……他死了！”那匆匆趕來的漢子神情有些慌亂地道。　　“死了？”共工和柔水同時驚問道，就連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也感到一陣錯愕。　　“那其他幾人呢？”共工又問道。　　“也都死了，沒有一個活口！”那人似乎緩過了一口氣，語意也順暢多了。　　共工和柔水相視對望了一眼，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也相視望了一眼，顯然對這突發的事情感到極為意外。　　“死了多久？”共工沉聲問道。　　“似乎剛死不久，兇手是在我們趕去之前出手的！”　　那人顯然對檢驗死者是個極有經驗的老手。　　“帶我去看看，快吩咐全族之人加強戒備，沒有我的命令，不準任何人離開！”共工立時吩咐道。　　“怎會這樣呢？”柔水不敢相信地道。　　“兩位有沒有興趣陪我去看看？”共工扭頭向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問道。　　“隨共工的吩咐吧！”軒轅道。　　“請跟我來……”　　※※※　　宣天長老死的時候顯然沒有作任何掙扎，致命傷是一道斷喉的劍傷，是以在死前連聲音都未曾來得及發出。　　血液未凝，猶有餘溫，可以斷定剛死不久。　　屍體並未有半分的移動，是因為等共工的到來。　　只不過，根據現場的一些東西，並無法斷定兇手是什麼人，從哪裡來，因為現場除了屍體和鮮血之外，根本就找不到任何疑物。　　共工的臉色極為沉重地走到另外幾具屍體旁察看，當到最後一具屍體的現場之時，立刻有人指出在屍體之下那一個不大完整的字，但只要仔細辨認，仍可猜出這個字是“恭弘=叶 恭弘”，但最後一筆極為模糊，顯然是這人在臨死之前所寫，只是無法撐到寫完最後一筆便死了。　　“這個兇手走得很匆忙！”軒轅肯定地道，同時心中思忖着：“一定是兇手聽到有人的腳步之聲趕來，是以匆忙下手，也不及檢查房間的一切，便匆匆離去。否則，以這地上如此輕易可見的血字，對方為何不將之銷毀？甚至未能對這人一擊致命？這才留下如此線索！”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依然很平靜，不過軒轅卻感覺到恭弘=叶 恭弘皇內心的波動。　　“這些人全都是與宣天長老一起帶我去禁地的人！”　　恭弘=叶 恭弘皇吸了口氣道。　　其實軒轅也已經認出來了，他與這群人並非未曾謀面，雖然雙方只是在那日早晨見過一面，但軒轅卻將之記得極為清楚。　　“恭弘=叶 恭弘？”共工的眉頭不由皺了起來。“不可能是恭弘=叶 恭弘皇！”柔水立時為恭弘=叶 恭弘皇開脫道。　　“這個我知道！”共工自然知道自己的妹妹這一段時間都與恭弘=叶 恭弘皇在一起，絕不可能分身前來殺人，但這個“恭弘=叶 恭弘”字又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之中有兩種可能！”軒轅似乎看出了共工的難處，出言道。　　“哪兩種可能？”共工和柔水同時間道。　　“第一種可能是兇手走得太匆忙，這個‘恭弘=叶 恭弘’字為死者所留，可能是表示某人之姓或名，也可能是指某地、某物，這隻是最普遍的一種猜想！”軒轅淡然道。　　“嗯，那第二種可能呢？”共工點點頭，又問道。　　“第二種可能，那便是敵人走時並不匆忙，這血字並非死者所留，而是兇手故意製造的假象，以圖迷惑旁觀者的眼睛，達到兇手逍遙法外的目的！當然，這也可能並不是兇手留下的，但兇手看見了並沒有去理會，因為他覺得沒有必要為這樣一個沒有意義的字費手腳！”軒轅分析道。　　共工淡淡地笑了笑，道：“軒轅兄弟分析得有理，但我們究竟應選擇哪一種可能性呢？”　　恭弘=叶 恭弘皇也將目光投向軒轅，顯得有些訝異，似乎奇怪軒轅為什麼要說出這樣一番其實沒有什麼意義的話，因為這幾種可能並不是很難猜，只要稍冷靜且聰明一些的人都可以想到這兩種可能性，而軒轅為何要借這種並不是出風頭的機會出風頭呢？　　軒轅當然聽出了共工的認同並沒有多少讚賞之意，只不過是出於一種客套的說法而已。因為這兩種可能性共工也一定想得到，只是沒有說出來，而由軒轅代之罷了。不過，軒轅並不在乎，只是淡淡地一笑道：“這就要看各人如何去理解了，我想共工一定有自己的見解，想來也不用我多舌。”　　共工也笑了笑道：“本來我還有些肯定，但經軒轅兄弟這麼一提，我卻覺得自己的猜測並不一定對！”　　“猜測永遠都只是猜測，沒有對錯之分，只有事實證實了之後才能對其下一個定論！”軒轅淡然道。　　“共工何不說說自己的猜測呢？”軒轅又道。　　共工笑了笑道：“聽說此次擄走柔水之人的頭領叫恭弘=叶 恭弘帝，而這些死去的人又全都與柔水被擄有關，我猜應該是恭弘=叶 恭弘帝為了殺人滅口才誅殺了這些人，所以地上會有一個‘恭弘=叶 恭弘’字留下。”　　“哦，這群人怎會跟公主被擄有關係呢？”軒轅大為訝異道。　　“因為這次柔水被擄，一定有內奸存在，否則以柔水的身手和一干護衛，絕不可能被對方輕易擄走，即使青天這樣的高手也不例外。而在我們族中，內奸是宣天的可能性最大，因為在柔水被擄之前，就是他支開了護衛，並假傳我的話，而那些被支開的護衛在事後盡被滅口。如果不是柔水親自回來，我們永遠都無法知道這些，此時柔水一回來，連宣天也被滅了口，可見兇手是怕我們自這些人的口中得到什麼秘密，因此才會如此做的。”共工淡淡地分析道。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微訝，似乎沒有想到兇手的高深莫測與慘絕人寰。　　“那共工又為何不敢肯定這種可能性呢？照你這種推斷，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可能性能夠成立！”軒轅道。　　“不，你說錯了，請仔細想一想，恭弘=叶 恭弘帝會有什麼秘密怕我們知道？對於他的所作所為，我並不感到陌生，他的出現更不是一個秘密。而且，此刻他可能已經離開了共工集，為何在臨走之前做這樣一件畫蛇添足之事？如此不僅會使他自己的部下心寒，更不利於他離開共工集，這樣一件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事，想來他不會做的。況且，他根本就不怕我們知道他的底細，沒有殺人的動機，這些自然是不能成立。”共工侃侃而談，卻讓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大為讚許。　　軒轅一陣沉默，他並不想反駁。　　“你為什麼不說話？”柔水輕輕拉了一下恭弘=叶 恭弘皇的衣角，小聲地問道。　　“我無話可說。”恭弘=叶 恭弘皇的回答竟極為簡單，只是在專註地看着死者的傷口。　　“那共工覺得第二種可能性會更大一些了？”軒轅問道。　　“不錯！”共工並不否認，頓了頓才繼續道：“也只有內奸才能夠將時間把握得這麼好，而且能夠從容地殺死這些人，再從容離開，也只有內奸才會怕事情敗露，因為這個兇手可能還另有圖謀，不想自己的身份受到任何威脅，這才是殺人滅口的動機！”　　“那就是說這個‘恭弘=叶 恭弘’宇也是兇手製造出來的迷霧了？”軒續又問道。　　“這個很難說，正如你所講，猜測永遠只是猜測，我們不必大過去計較它是誰寫的，惟有弄清事實的真相才是真理！”共工淡淡一笑道，在這一刻，他似乎已完全自這群死人的陰影之中走出來，又恢復了那種平和的心態。　　軒轅不由得心中凜然，再也不敢小覷這個看似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的人物，心中忖道：“只不知這大塊頭的武功如何，日後定要找個機會試他一試，如果能將這股實力也拉過來，相信對自己會大有幫助。”　　柔水似乎在生恭弘=叶 恭弘皇的悶氣，剛才的關心換來那麼不冷不熱的一句回答，自然心有不甘，不由道：“聽說恭弘=叶 恭弘帝和你的關係非同一般。”　　恭弘=叶 恭弘皇一呆，終於扭過頭來，與柔水對視半晌，才道：“不錯，他是我的孿生兄長！”　　軒轅並不感到意外，但共工和柔水卻禁不住驚呼出來。　　恭弘=叶 恭弘皇的回答的確讓共工和柔水公主吃了一驚，雖然他們早知恭弘=叶 恭弘皇與恭弘=叶 恭弘帝之間的關係非同尋常，卻沒想到是孿生兄弟的關係。　　柔水公主見恭弘=叶 恭弘皇如此回答，不由得怔了怔，本來在生恭弘=叶 恭弘皇的氣，但此刻卻又怕共工怪罪恭弘=叶 恭弘皇，忙為之開脫道：“我知道這件事情不關你的事。”　　恭弘=叶 恭弘皇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軒轅也笑了笑，共工並沒有出聲，但軒轅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禁不住出聲問道：“剛才共工說恭弘=叶 恭弘帝很快就要離開共工集，這個消息可準確？”　　共工和恭弘=叶 恭弘皇訝異地望了軒轅一眼，共工認真地道：“當然準確，雖然他做事很隱秘，但共工集終是我的地方，又有什麼事情可以瞞得住我呢？”　　軒轅的臉色微變，心忖道：“那豈不是說，聖女的離去，你們也清楚地知道了？”想到這裏，他又不禁暗自安慰自己：“不會的，我們如此精心的安排，共工氏族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就算他們後來猜到也已經遲了。”　　※※※　　軒轅似乎沒有料到與共工氏之爭會是這樣的結局，但這當然是好事。　　走出共工寨之時，燕瓊和褒弱在“青雲劍宗”眾高手的陪同之下，已在寨外不遠處焦灼地等待着，此刻見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並肩行出，更有柔水公主諸人相送，不由得大喜過望。　　軒轅心中不免有些感動，原來這麼多人都在為他擔心。　　柔水公主不禁有些驚異地望瞭望軒轅，只是因為軒轅的兩位嬌妻，便連共工氏的族人也為之眼紅。　　軒轅則坦然處之，並向恭弘=叶 恭弘皇開玩笑似的道：“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事情錯過了可能會後悔的，我希望你不要做可能會使自己後悔的事哦。”　　柔水公主禁不住眼睛一亮，有些感激地望了軒轅一眼，這才抬頭望向恭弘=叶 恭弘皇，極為認真而專註地盯着恭弘=叶 恭弘皇的眼睛，意味深長地道：“他的話，你聽到沒有？”　　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避開柔水公主的目光，低沉地嘆了口氣，似乎有些慨然地低聲道：“有些人有時候明知道會後悔，卻仍然會做出後悔的決定！”　　眾人不由得為之愕然，軒轅似乎是第一次認識恭弘=叶 恭弘皇一樣，聽到恭弘=叶 恭弘皇這話，他實在無法將此刻的恭弘=叶 恭弘皇與有邑族人口中的傳聞聯繫起來，竟然在美人如此提醒之下，仍冥頑不化，的確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　　柔水公主的滿腔熱情一下子又全部熄滅，不禁又有些氣憤地道：“你這種人簡直是木頭，是笨豬！”　　眾人又為之訝然，驚訝於柔水公主竟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反應如此強烈，蒸瓊和褒弱似乎明白了柔水公主與恭弘=叶 恭弘皇之間的關係，禁不住感到一陣驚訝。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說話，更沒有反駁的意思，只是仰天吁了一口氣之後，淡淡地道：“我們走吧。”　　軒轅和眾人又是一呆，像看怪物似地望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又望瞭望粉面鐵青的柔水公主，乾笑一聲，道：“好吧，我們先走了，公主不必送了，如果下次有機會，定會再來拜訪！”　　柔水公主不語，只是冷冷地盯着恭弘=叶 恭弘皇，良久，良久……　　場中的氣氛極為尷尬，也顯得極為沉悶。“我有那麼討厭嗎？”柔水公主突地憤然開口道。　　軒轅此刻也幫不上“忙”，他怎麼也想不到恭弘=叶 恭弘皇會如此“冥頑”不化，幸虧此時共工不在場，否則氣氛只怕會變得更糟。　　恭弘=叶 恭弘皇避開了柔水公主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又吁了一口氣，仍沒有言語。　　“恭弘=叶 恭弘皇，你怎麼了？”連軒轅都為恭弘=叶 恭弘皇着急起來。　　“好你個恭弘=叶 恭弘皇，本公主告訴你，我纏定你了！你越煩我，我就越纏你！”柔水公主倔強的脾氣也來了，惱怒地冷笑道，同時向一干族人道：“走！”說完一扭頭大步向共工寨行去，惟留下愕然的軒轅和一臉陰鬱的恭弘=叶 恭弘皇。　　“你今日是怎麼了？”軒轅也有些惱火地向恭弘=叶 恭弘皇質問道。　　“我們走吧！”恭弘=叶 恭弘皇並沒有回答軒轅的話，只是極為平靜地道。　　軒轅一陣錯愕，也氣惱得無話可說，苦笑道：“我算是服了你。”　　※※※　　“我估計，恭弘=叶 恭弘帝定是已經猜到聖女諸人離開了共工集，是以，他們才會快速地離開這裏。”軒轅分析道。　　“那我們是不是需要立刻趕上去與聖女會合？”　　褒弱提議道。　　“這當然是需要的，只是我們的行蹤也同樣需要保密，否則的話，也等於泄露了聖女等人的蹤跡，而且我們的速度必須快，因此我想把瓊兒和弱兒留在‘青雲劍宗’，減少我的後顧之憂。”軒轅有些吞吞吐吐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和燕瓊諸人大感意外，二女更是為之色變，全都不語。　　軒轅有些無奈地望了蒸瓊和褒弱一眼，略帶歉意地道：“這一路上實在是太過辛苦，也不知道會遇到什麼樣的兇險，我不想你們跟着我去冒這個險，我之所以不讓你們跟聖女一起走，也是這個原因。你們是我軒轅的女人，因此，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或事物傷害你們，希望你們能夠理解……”　　“如果你將我們當作你的女人，就應該讓我們與你共同分擔所有的危險和痛苦，我們不怕危險！”褒弱斷然打斷軒轅的話道。　　軒轅一怔，道：“你所說的當然有理，但有些時候卻不能意氣用事，如果能夠不必涉險，自然是不去涉險的好，而且應看時局而定，這一路上，我們只能急於趕路，實無法分出太多的精力來照顧你們。因此，我想讓你們先在這裏住上一段時間，等我送聖女到了有熊族后便來接你們，或是到時候讓‘青雲劍宗’的人送你們前去會合，那豈不是更好？”　　燕瓊顯然是一百二十個不樂意，但卻不敢違拗軒轅的決定，褒弱顯然對軒蛙的決定有些生氣，不由道：“我又不需要你照顧，我自己可以照顧自己，不就是打不過你嗎？但你也別小看了我們女人的力量！”　　恭弘=叶 恭弘皇終於出聲道：“阿軒並不是小看女人的力量，而是說的是實話，如果你們想讓阿軒縛手縛腳的話，那我們就一同去吧！”　　褒弱和燕瓊真的不再言語，連恭弘=叶 恭弘皇也不幫她們，那她們只好不語了。　　軒轅有些不忍地將兩人摟得緊了些，柔聲道：“我知道你們的心思，但這並不只是關係到我個人的使命，如果只與我自已有關，我何不帶着你們一起遠行？只是我還必須對聖女他們負責，更不能在途中出現半點差錯，所以我才決定將你們留下，多則一年，少則半載，我一定會來接你們！我已經與青雲前輩講好了，他願意收你們做弟子！”　　“啊……”褒弱和燕瓊聽到軒轅這句話，着實吃了一驚。要知道，在“青雲劍宗”之中，能夠得到青雲親傳武功的人便只有幾大長老，其他的人根本就沒有這個榮幸，而青雲的武功之高實是褒弱和燕瓊所嚮往的，如果能跟青雲學劍，那將來定可以助上軒轅一臂之力。雖是短暫的分別，可意義卻似乎極為重大。　　恭弘=叶 恭弘皇深明青雲的劍道之精，實已經達到絕頂之境，天下間能勝過他的人大概並不多，卻沒想到青雲對軒轅竟會如此眷顧，連這個要求都已答應。不過，這是一件好事，那是不容置疑的，這樣一來，一年後，軒轅就會又多出兩位得力助手。　　※※※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極為隱秘地離開了共工集，知道的只有“青雲劍宗”的幾個高層人物。　　兩人所乘之物乃一張小木筏，所備之物，除了大弓之外，其他的全都是一些利於野外生存的物品，如特產於共工集的天麻繩，這是以一種奇草煮爛后晾乾再搓成的繩子，繩子之堅韌和結實絕不下於牛筋，而軒轅的小木筏便是以這種繩子扎結而成的，繩子絕不會在水中腐爛，亦能夠抗拒水底岩石的擦刮，這種筏子的質量絕對沒有問題。

# 第十六章 群狼困猿

　　軒轅與恭弘=叶 恭弘皇每人都準備了三筒箭，包括獵刀、獸夾、長鈎之類的必備之物，這一切都是配備極為精良的獵人所擁有的東西，也是“青雲劍宗”為軒轅特意準備的。　　黃河之中飄流的感覺很刺激，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尚是第一次嘗試這種感覺，若非小木筏之上專門設了供扶手的短木柱，只怕他們也會被拋起來。筏子長兩丈，寬一丈五。　　兩人之所以選擇小木筏，是因為便於操控，輕巧靈便。筏身的造型極佳，雖不大，但對於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兩人來說，活動範圍也夠大的了。同時，小木筏更顯得刺激，由於體小質輕，經常給拋了起來，讓兩人大叫過癮，如果是大木筏的話，就不可能體會到這種感覺了。　　對於這洶湧的河水，軒轅沒有半點畏怯，反而更有回歸大自然之感，顯得無比輕鬆和愜意，揮舞着手中的竹篙，左揮右點，在一塊塊突出的礁石邊疾飄而過，兩岸的樹木飛速后滑，流水聲、鳥鳴聲、猿啼虎嘯聲，還有一些不知名的怪聲雜亂無章，卻又似乎有序可循，使得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心神大暢。兩人輪流操縱小木筏，以他們的武功和眼力，這是極為輕易之事。　　筏行四日，軒轅與恭弘=叶 恭弘皇皆是晝行夜歇，到了天黑之際，便將小木筏靠岸，在林間射獵為食，白天在筏上則只吃一些乾糧，並非兩人晚上不想行路，而是不能行。河水雖然已經緩和了很多，河道寬闊且沒有對小木筏造成威脅的礁石，但軒轅並不只是為了趕路，而是為了找尋聖女諸人的下落。如果連夜趕路，只怕會錯過聖女諸人，那豈非得不償失？　　這天，軒轅終於發現了聖女諸人在河邊所留下的記號，但這卻是兩山相夾的狹谷之間，這是一種僅有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才知道的記號，對於外人來說，似乎是一堆毫無意義的亂石，更不引人注目，若非有心，定會錯過。　　是夜，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將空筏拉上岸，藏於灌木叢之間，便開始了尋找聖女的行動，而此地已經接近九黎之地，若再向東北方向飄流兩日，便可流入渤海之中。　　※※※　　山林空寂，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頭卻蒙上了一層陰影，順着聖女諸人留下的記號，終於找到了她們紮營之處。　　不，不能說是紮營之處，只能說這裡有紮營的痕迹，卻並沒有任何東西留下，也許有，那便是一片零亂的打鬥痕迹。只要是稍有經驗的獵人都會看出，這個地方曾經發生過極為激烈的戰鬥，才使得枝折樹斷，連灌木叢都被斬斷一片。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可以清晰地發現一些留於樹榦之上的掌印，掌印之清晰，似乎是刻上去的，這等功力，連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也為之咋舌。當然，想在大樹榦上留下掌印，那很簡單，但若想留下掌印而不損掌緣的一些木屑，卻需要一種極為陰柔且霸道的氣勁才行。　　讓軒轅心驚的，是這棵樹的生機盡失，很明顯可以看出，這棵大樹之所以生機盡失，也全因這一掌。　　這一掌究竟是誰擊出的呢？是誰有着如此可怕的功力、如此陰毒的掌法？而這裡是不是聖女等人曾經紮營的地方呢？那聖女又為何會不在此地？難道是被這神秘的兇手擄走？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舉着火把四處尋找了一遍，只發現了數具白森森的骨頭，顯然是屍體被虎狼之類的猛獸所食，這讓他們心中的陰影更濃，也更沉重，二人似乎可以感覺到這幾具白骨屬於自己兄弟的，但是……　　軒轅不敢多想，但他卻不得不想，因為他幾乎可以肯定，聖女諸人再一次失蹤了。而這次的失蹤可能比上一次更為殘酷，也更為可怕，置身於林中，有種危機四伏之感。　　冷風瑟瑟，軒轅只得找一個可以容身的洞穴暫住，雖然他們也帶了獸皮帳，卻並沒有宿於石洞之中安全，在這種原始而荒絕的林間，誰也不知道會有什麼樣的猛獸存在，而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又的確需要休息，養足精神去面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白天在木筏之上東拋西盪也的確極累，而此刻聖女又失去了蹤跡，那暗記也就此而斷，使得軒轅有太多的問題可想。　　恭弘=叶 恭弘皇一直都保持沉默，事實上，他也找不到什麼話好說，如果一切都是事實，說話也無法解決問題，不過他相信軒轅會有所安排。　　四更將盡，五更末至之時，軒轅突然被一陣憤怒的怪吼給驚醒，此刻他的疲憊盡去，精神極好，醒來之時篝火仍在燃燒，恭弘=叶 恭弘皇也早已醒來，顯然是被這一陣憤怒的怪吼吵醒的。　　“是猿人的吼叫聲！”恭弘=叶 恭弘皇聽了聽道。　　“還有一大群野狼！”軒轅也道。　　“嗯。”恭弘=叶 恭弘皇點了點頭，問道：“要不要去看看？”　　“反正它們這麼叫下去，我們也睡不着，不如去看看。”軒轅說話間迅速背起大弓和箭筒，提劍便向洞外行去。　　洞外，篝火無法照到的地方顯得極黑，在白天，像這樣的大森林之中也不會很光亮，何況是在夜晚？　　不過，黑暗並不能對軒轅造成多大的影響，他的眼睛就像是那些野獸一般，在夜晚仍能清楚地看清周圍的景物，這是連他自己也不明所以的事情，但也沒有必要去深究其中的原因。　　吼叫之聲來自兩百米處的一個小谷之中。　　恭弘=叶 恭弘皇說的並沒有錯，那是一隻受傷的猿人，而此刻已經遭遇數十頭野狼圍困，這才發出怒吼。　　地上狼屍被活着的狼撕成了白骨，但這些吃了自己同伴屍體的野狼變得更為兇猛。　　戰場之上似乎極為慘烈，猿人那如同小山似的巨大身軀已經鮮血淋漓，但卻無法突出野狼的包圍，雖然被其撕裂擊死了十多隻野狼，卻無濟於事。　　軒轅心中暗驚，以這猿人的力量可以撕裂虎豹，但狼群卻似是它們的剋星，這群古老而兇殘的動物那種悍不畏死的鬥志的確是值得佩服的。　　“是一隻落單的猿人！”恭弘=叶 恭弘皇望着那背靠着樹榦、高有丈余的大猿淡淡地道。　　軒轅當然知道，這種猿人也是屬於群居的，只有極個別的是單獨行動，而這一隻看來就是單獨行動的，卻不小心遇上了狼群。　　受傷的猿人似乎也更為兇悍，兩隻巨大的長臂，對攻來的群狼的威脅極大，但在猿人撕裂狼軀之時，便立刻露出了空門，而這時定會有數只惡狼趁機攻至，緊咬猿人胸腹、大腿，然後就像螞蟻上樹一般，數十隻狼全都附在猿人那碩大如山的軀體上，如吸血螞蟥般爭先恐后地撕咬，等猿人再次揮動長臂來攻時，這群野狼立即知趣地躍開，一攻一退，井然有序，但卻苦了猿人。　　軒轅雖然不介意殺生，但看到這種血淋淋的場面也禁不住毛骨悚然，立刻想到那幾堆白骨。　　恭弘=叶 恭弘皇向軒轅望了一眼，他雖然沒有軒轅那樣的眼力，也將這血淋淋的場面看在眼裡，更感到軒轅心裏升起一股殺機。　　“你要救這隻猿人？”恭弘=叶 恭弘皇奇問道。　　“不，我要殺盡這群野狼，也許那幾具白骨就是它們的傑作！”軒轅想到那幾堆白骨可能是恭弘=叶 恭弘七或花猛諸人的，心中禁不住升起一團狂熱的仇恨和殺機。　　恭弘=叶 恭弘皇的眸子里也閃過了一縷殺機，那是因為他對軒轅的懷疑極為贊同，但在他決定大開殺戒時，軒轅的箭已經射了出去。　　軒轅的箭極快，也準確得無可挑剔，他的眼睛根本就不受黑夜的影響。　　箭發連珠，“嗖嗖……”一連四箭，沒有一支箭偏離野狼的心臟。　　對於山中獵獸，軒轅只是不想表現自己，在有僑族中，他一直藏而不露，但此刻卻根本沒有必要如此，是以，他放手射殺了。　　“好箭法！”恭弘=叶 恭弘皇的讚賞聲剛落，便聽到了幾聲野狼的慘嚎傳了過來，那撲向猿人的幾隻狼全都一箭斃命，沖勢未竭的屍體被猿人的長臂掃出數丈。　　“嗖嗖……”軒轅不說話，一邊大步向狼群逼去，一邊拉弦射箭，恭弘=叶 恭弘皇在軒轅這種豪氣的激發之下，也長嘯一聲，勁箭離弦而出。　　那群野狼本來見猿人再也支持不了多久，攻勢也就更為緊密，但突然又殺出兩個死神般的殺手，狼群不由得陣勢微亂，立刻有二十多隻野狼調頭向軒轅撲來。　　軒轅在射出第十一支勁箭時，狼群便已撲面而來。　　軒轅長笑一聲，將大弓向一根樹枝上一掛，拳腳犹如奔雷一般，這群野狼根本就沒有任何近身的機會，被拳擊中的一定會腦漿迸濺，被腳踢中的，也會倒跌而出。　　恭弘=叶 恭弘皇卻不像軒轅，一開始他便出劍，他的劍快得連凶狼想逃也逃不了。　　狼血奇腥，但卻更激起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殺機。　　猿人突見來了救星，雖然並非同類，但也精神大振，怪吼連天，竟似與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的嘯聲相呼相應。　　狼群開始撤離，對於真正的危險，這群山間的精靈極為敏感，更知道如何趨吉避凶。因此，它們不得不放棄眼看就要到口的食物，倉皇而逃，更不與軒轅、恭弘=叶 恭弘皇相對。　　軒轅兩人殺得興起，雖然狼血滿身，卻也不怕腥臭，當他們擊殺了跑在最後的一隻狼再轉身時，那猿人竟也跑得沒有了蹤影。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相視望了一眼，搖頭笑了笑，心中卻有一種解脫的輕鬆感，在血腥的刺激之下，那本來憂鬱的心情竟變得輕鬆活躍起來，這一陣殺戮其實是一種發泄的絕妙方式。　　※※※　　軒轅嗅了嗅衣衫之上那腥臭的味道，心中苦笑一聲，正要踏入山洞之時，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拉了一下他的衣袖。　　軒轅一怔，在恭弘=叶 恭弘皇停下腳步之時，便聽見“嗖嗖……”一陣弦響，勁箭自山洞之內暴射而出。　　軒轅心中大駭，恭弘=叶 恭弘皇卻已以最快的速度拖着軒轅向一旁滾開。　　軒轅出劍，出劍並非為了擋箭，而是因為在他所滾過的方向多出了幾條身影。　　“叮叮叮叮……”軒轅出劍很及時，也準確無比地切斷了那自暗處攻來的六支長矛，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只怕此刻他與恭弘=叶 恭弘皇已經被長矛刺出了幾個血窟窿。　　“砰……噗……”恭弘=叶 恭弘皇橫腿一掃，那幾名矛手全都立足不穩，仰面跌倒。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根本就沒有太多的時間去思考，更沒有時間去分析這群人是怎樣進入他們剛才所住的山洞之中，並作好埋伏的，甚至連這群人究竟屬於哪一路，與他們有何怨仇也不知道，一切的發生，都顯得有些稀里糊塗的不明所以，但這些人想要殺他們，這是事實。　　那一輪勁箭自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頭頂掠過，若非恭弘=叶 恭弘皇反應得快，只怕難以逃脫厄運。在險之又險的情況下，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已挺身而起，他們沒有半刻停頓，在起身的剎那間，手中的劍拖起一道光弧，自下而上，毫無阻隔也毫不留情地各自切開了一人的小腹。　　“哧……”一支不知自什麼角度刺出的長矛在軒轅一扭身之時，刺破了他的衣衫，自他的腋下穿過。　　軒轅一聲低吼，手臂一緊，將這支長矛夾住，足下以無比快捷的速度踢出。　　“砰……呀……”那矛手一聲狂嚎，在軒轅這憤怒的一腳之下，竟然腰折骨裂。　　“去死吧！”軒轅再度暴吼，以腋下夾住長矛，手握矛柄，借腰肢猛扭之力，狂揮而出。　　“裂……呀……”長矛那堅硬的木柄與另外一名橫向攻來之敵的腦袋一齊碎裂。　　軒轅意猶未盡，將這碎裂的矛柄猛地貫出，同時一拉恭弘=叶 恭弘皇向剛才殺狼的那片谷地跑去。　　“呀……”矛柄犹如利箭一般，結結實實地洞穿了一人的胸膛。　　恭弘=叶 恭弘皇也立刻與軒轅配合，以其快劍割下攻至近前幾人的腦袋，迅速向那谷地跑去，他們並不想久戰。　　剛才他們抬起頭來四顧之時，才知道敵人竟比想象中還要多，最讓他們感到心驚的是面前的刑月――那個陰魂不散的刑月，所以軒轅立刻就想跑。　　軒轅豈有不明白之理？以他們兩人之力，欲與刑月七八十人硬撼，豈有勝算？惟一可做的事情便只有先避其鋒，再另謀對策。　　“別讓他們跑了！”刑月似乎沒有想到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如此機警，自己的精心布局竟仍然無法將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誘入包圍圈的中心，反而讓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連殺六七人，突圍而出，怎叫他不驚不怒？也更堅定了誅殺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決心！　　軒轅頭也不敢回，那些勁箭似乎全都是追着他的屁股射，若不是因為林子太密，只怕他和恭弘=叶 恭弘皇兩人早成為刺蝟了。　　“有種的就來追吧，刑月老兒！”軒轅仍不忘向後喊了一句。　　恭弘=叶 恭弘皇卻驚呼起來，因為一張大網已從天而降，直向兩人罩來。　　軒轅也一驚，黑暗中他清楚地看清了這張大網的形狀和拉網的四人，他們若想一下子脫出這張網的範圍是根本不可能的。但人一着急，腦子也會轉得更快，只聽軒轅低喝一聲：“托住我的腳！”　　恭弘=叶 恭弘皇一愕，軒轅已經雙手舉劍衝天躍起，他立刻明白軒轅的意思，雙掌平出在軒轅的腳底用力一拍。　　軒轅犹如一柄帶刺的彈丸一般直向網頂衝去，手中的劍幻成一道長弧。　　“裂……”那張大網如何能夠承受得住含沙劍如此強大的衝擊力？竟然裂開了一道大口子，軒轅的身子借自身的衝力和恭弘=叶 恭弘皇一送之力，竟自這個裂口沖了出去。　　“蹲……”恭弘=叶 恭弘皇在軒轅躍起之時，便已經知道會出現什麼樣的結果，是以當軒轅揮劍之際，他也選准角度，軒轅自裂口衝出后，他也相繼而出，當那張大網尚未能完全罩落之時，兩人在虛空中出劍，斜掠而出。　　“哚哚……”利劍並非刺向四個拉網的人，而是剌在一旁的樹榦之上。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體全都懸於樹榦上，犹如靈猿一般借身子一盪之力，翻至樹脊上，他們並不敢落足破網上，以防網眼纏住了足踝。　　“哚哚哚……”一陣疾箭追射而至，全都釘在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剛才落腳之處，也就是此刻軒轅與恭弘=叶 恭弘皇身子所在的另一面，險之又險。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驚出了一身冷汗，雙腿在樹榦上一撐，倒射而出，又與刑月諸人拉開了一些距離。　　軒轅再不敢開玩笑，全神貫注地審視着四周的環境，每一點細節都不敢漏掉，甚至連回頭放箭都不想，只是希望再跑遠一些，離開這個遍布陷阱的地方。　　當兩人擺脫刑月的追蹤時，已是五更之後，天空已經微顯魚肚白，這當然並不影響軒轅的視線。　　“他娘的，這老兒可真快！”軒轅將身上那沾滿了人血和狼血的衣衫一脫，扔入一條小溪中，大罵道。　　恭弘=叶 恭弘皇也吁了一口氣，脫下滿是血跡的衣服，卻沒有說話。　　“我們快把衣服洗乾淨，否則這老兒定會跟着這股血腥味找到我們！”軒轅自己也跳到溪水之中，將沾血的衣服揉了起來。　　“他怎麼會這麼快就跟上了我們呢？”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充滿了疑惑地問道。　　“誰知道……”說到這裏，軒轅突然一頓，接着道：“快，我們去上游的地方看看是否有他們的筏子，奶奶個兒子，我們的東西全被他們弄丟了，咱們也去將他們的筏子搗個稀巴爛！”　　恭弘=叶 恭弘皇的眸子之中也升起一股狂野的鬥志，狠聲道：“不錯，要讓他們看看咱們的厲害！”　　軒轅將濕衣服擰了一下便搭在身上，殺氣上涌地道：“走！”　　※※※　　天已漸亮，太陽仍未升起來，露水甚重，幸虧沒有結霜，但寒意甚濃。　　黃河，浪滔依舊洶湧，浪滔拍岸之聲依然動人心魄。　　刑月的大木筏共有十張之多，而且每一張長達四丈、寬約三丈，這些大木筏全都串在一起，便像是一個巨大的平台。大木筏之上居然還有帳篷，也有巡邏之人，戒備極為森嚴。　　軒轅禁不住向恭弘=叶 恭弘皇苦笑了笑，低聲道：“他們可比咱們氣派多了，竟用了這麼多的大木筏，即使載兩百人也沒有問題。”　　恭弘=叶 恭弘皇也有些無可奈何地道：“照我看，這些大木筏上至少還有四五十人之多，我們只怕討不到半點好處！”　　軒轅點了點頭道：“這之中還有很多高手，咱們只好收心了。不過，既然來了，就要鬧上一鬧，也不在乎多殺這麼幾個人吧！”　　恭弘=叶 恭弘皇肯定地點了點頭，他完全贊同軒轅的主意，殺一個少一個，殺兩個少一雙，自然是對自己有利了。　　“如果給它放上一把大火就好了！”軒轅若有所思道。　　“沒用的！”恭弘=叶 恭弘皇也笑了笑，回應道。　　軒轅不由得搖了搖頭，他豈有不知之理？這種大木筏雖然能燒，但絕不是一時間可以點燃的，即使以外物引燃它，也會很快撲滅，根本不可能在水中讓它們燃起來，是以軒轅剛才所說的話，只不過是一句串騷之語，並不想真的用火攻。　　“刑月！”恭弘=叶 恭弘皇的眼角處出現了一列人影，迅速向大木筏這邊移來，顯然是因找不到軒轅兩人才折返而回的。

# 第十七章 刑月尊者

　　軒轅的臉色也微微變了變，手掌稍稍用力，折斷一根枯枝，扭頭向恭弘=叶 恭弘皇道：“咱們就向他們開刀，奶奶個兒子！不信玩不過他們！”　　恭弘=叶 恭弘皇見軒轅一臉殺機的樣子，不由笑道：“以咱們的速度，想耍他們並不難，咱們就來耍耍他們也好！”　　軒轅向百步外的刑月望去，突見刑月也向他這邊望來，不由得吃了一驚，忙收回目光，低聲道：“這老兒好厲害的功力，他竟似乎覺察到我們的存在！”　　“事不宜遲，先下手為強！”恭弘=叶 恭弘皇認真地道。　　軒轅也覺得有理，大弓一豎，在長長的茅草叢中，大弓犹如一根枯萎的灌木，在遠處根本就無法辨認，恭弘=叶 恭弘皇也老實不客氣地張弓搭箭。　　“嗖……”一支勁箭在軒轅尚未射出手中之箭時已經先一步向他的藏身處射來。　　軒轅大駭，弦一松，手中的箭也飛射而出。　　“叮……”兩支勁箭竟在虛空之中相交，同時跌落。　　恭弘=叶 恭弘皇哪敢怠慢？迅速連射兩箭，軒轅身子一滾，指間剩下的三支勁箭也飛速射出，所取的目標並不是刑月，而是那些嘍哆們。他自然知道，以自己的箭，根本就不可能射傷刑月，與其浪費箭支，倒不如多給對方造成一些傷亡。　　刑月也開弓連續射出數箭，雖然不能射傷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但卻逼得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得不現身而出。　　刑月身後的那群嘍��的隊形頓時大亂，只因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那幾支必殺的勁箭。　　“走！”軒轅低聲輕喝道，他知道自己兩人必須立刻走，否則若想脫身的話，只怕很難，刑月的可怕比他想象中更甚，居然能相隔百步之遙而感應到他們兩人的存在。　　軒轅知道，是自己剛才不小心將殺機通過眼神送了出去，這才引起了刑月的注意，能夠在百步之外感應到對手氣機的人，其功力絕對比軒轅高。對於這一點，軒轅還是有自知之明的。　　恭弘=叶 恭弘皇在軒轅叫出“走”之時，便迅速掠起，向密林深處逃去。　　箭雨如蝗而下，落在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最初伏身之處，刑月身邊的人立刻開始反擊，幸虧軒轅見機得早。　　“刑月老兒，再見！”軒轅掠身而起之時，仍不忘向刑月揮手告別，不過卻引來了刑月致命的一箭。　　這一箭自軒轅的耳垂之下擦過，若是軒轅的腦袋穆慢半拍，那麼此刻只怕便成了一具屍體，不過仍將耳朵擦破了一塊皮，只嚇得軒轅冷汗直冒，迅速自矮木之間穿行。否則，只怕會被刑月射個對穿，那可就不好玩了。百步的距離剛好是最佳的射程，大弓也最易發揮其作用，因此，這些勁箭的威脅性極大。是以，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行動只能用倉皇逃命來形容。　　軒轅心中苦不堪言，如果照這樣下去的話，不僅找不到聖女的行蹤，只怕他自己也會如老鼠一般受到無窮無盡的追殺。　　刑月絕對不會放過他，這一點軒轅心中很明白，不過也沒有辦法，誰叫他當時沒能殺死刑月？以至於給對方留下了這樣一個報復的機會。而刑月能夠如此快地追來，最大的可能便是他早已將造好的大木筏藏於那條地下河之中，只要一發現軒轅諸人順水而去，便立即跟來了，而他對十張大木筏也肯定花了一番時間，是以在聖女匆匆離開之時，他還來不及監視河面，因此也並不知道聖女實際已經早两天就出發了。　　抑或是因為聖女出發之時，大木筏也是藏在那條地下河之中，所以刑月沒有發現。不過，這一切已經不再重要，如今聖女已失蹤，刑月又帶人追殺了過來，這對於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來說，的確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所幸，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比刑月諸人都要快，又是提前起步，這百步之差並不是一個小距離，在山林之間，則更容易甩掉敵人。不過，對於刑月來說，如果順着斷枝進行追蹤，也不是一件難事。只是，他又不得不顧及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那神出鬼沒的暗殺，在沒有任何把握的情況下，刑月也不敢輕舉妄動，他自然不會忘記曾經傷在軒轅拳下的事，那可是貨真價實的一拳。　　刑月並不知道軒轅那一拳根本就不是自己功力的體現，而是體內的潛能被激發之時，才能夠發出的，所以軒轅那一拳只能算是神乎一拳，並不是隨時隨地都可以發出的。不過，刑月並不知道實情，是以他並不敢與軒轅正面交鋒，也不想去冒這樣的險，至少在援兵趕到之前，他根本沒有必要冒這個險。　　直到日上三竿之時，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才敢肯定已經擺脫了刑月的追蹤，至少一時不會追來。但兩人經過這一陣猛跑，也累得夠嗆，在一條小溪旁喝了幾口山泉，倚於一塊石頭上直喘粗氣。兩人速度極快，這一陣猛跑至少已跑出了近百里路，此刻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身在何處了，禁不住相視苦笑。同時也感到肚子實在餓得厲害，於是就地射下幾隻鳥來，烤熟飽食一頓。　　軒轅並非沒有想過在林中進行暗襲，以阻止刑月的追殺，不過，他卻有更重要的事必須去做，那就是查出聖女的下落，然後再慢慢找刑月算賬也不遲。如果主次不分的話，可能會導致其它變故，那就麻煩了，畢竟解決有些事情宜早不宜遲。　　不過，一旦停住身子，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頓覺一陣茫然，又該去哪裡尋找聖女等人的下落呢？又是誰將聖女諸人擄走了呢？這本來就是一件茫無頭緒的事情，且此刻軒轅兩人又無援兵，更沒有人能夠相助，只能依靠兩人的經驗在原始森林之中摸索，這的確有些殘酷。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恭弘=叶 恭弘皇問道。　　軒轅抬頭望瞭望天空，無奈地道：“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先在這附近探聽一下消息吧，要麼兇手是這附近的部落中人，要麼兇手乘着大木筏離開了這裏！”　　“對了，我們何不去河邊找找聖女留下的筏子呢？也許他們的筏子仍在這裏呢！”恭弘=叶 恭弘皇提議道。　　“在這裏又有什麼用？就算聖女的大木筏在這裏，敵人也有足夠的力量將它們運走呀。”軒轅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舉目四望，突然道：“走，我們到那高山的頂上去看看，附近是否有什麼部落？”　　恭弘=叶 恭弘皇順着軒轅手指的方向望去，果見不遠處有座插入雲霄的高山，立時贊同道：“好吧！”　　※※※　　山間林木稀疏，但每株都極為粗壯，古藤密布，卻並不令人感到陰森。　　山峰極高，登上山頂，已經到了正午時分，雖然山間的風景極美，但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卻沒有一點心情欣賞，二人心中所記掛的始終是聖女諸人的下落。　　山風輕吹，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頓覺疲勞盡去，神清氣爽，對着正午的驕陽伸了個懶腰，這才相視望了一眼，目光投向腳下的遠山之時，又覺豪氣上涌，那種萬山臣服於腳下的感覺的確很爽。　　黃河之水如一條五帶橫躺於遠山之間，四處都是一片林海，幾平看不到邊界。而密林似乎將一切都遮掩於陰影之下，此時的軒轅倒真想放上一把大火，將這片無邊的林海燒個精光，那樣敵人就無所遁形了。　　恭弘=叶 恭弘皇極目遠眺，卻沒有發現有部落存在的跡象，不由得有些喪氣。　　軒轅只得再次改變一下方位，躍上一堵陡崖之頂，再次極目遠眺，仔細地尋找着四面八方每一點可疑之處。　　“恭弘=叶 恭弘皇，你來看看，那裡是不是一處小湖？”軒轅在崖頂喚道。　　恭弘=叶 恭弘皇一聽，忙幾個縱躍，也攀上了崖頂，順着軒轅手指的方向望去，果見一點反光，但那應該是山下二十里之外的地方，四面的景象大概就只有那一點反光可疑些。　　“好像是一處小湖，可是這又能怎樣？”恭弘=叶 恭弘皇疑惑地問道。　　“如果那是一處小湖就對了，我看到了湖畔有青煙井起，肯定有人居住。你看，那點閃光只有那麼小的一片，而且被一座山給擋住了，如果我們去那座山看看，肯定會更清楚。”軒轅為自己的發現感到一陣興奮。　　恭弘=叶 恭弘皇再仔細觀察，卻並沒有見到什麼青煙之類的，其他的卻如軒轅所說，並沒有什麼差別，也跟着提議道：“那我們就去那座山上看看吧。”　　軒轅心中極為興奮，他的直覺告訴自己，猜測的應該不會錯，軒轅向來都極為相信自己的直覺，因為他的直覺很少有誤。不過，當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轉身的時候，卻呆住了。　　使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怔呆的原因是崖下竟無聲無息地出現了十多個裝束極為怪異的人。　　怪異的其實也並非這些人的裝束，而是這些人的手臂。　　每個人的手臂極長，犹如大猩猩一般垂到了膝部，直立起的身子雖然不過五尺左右，但這種不成比例的長臂卻顯得極為古怪。這群人皆以獸皮包裹住下身，手持一支閃着幽藍色光彩的長矛。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相互打量了一眼，都看出了彼此心中的驚駭，這群人竟能在他們毫無所覺的情況下走近，除了手腳輕靈之外，另一個可能就是這群人的功力極為了得，但兩人卻不知道這群人是敵是友。　　“咕嘰哇……”一個看似這群怪人的頭領站了出來，用矛尖遙指着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兩人，說了一大堆古里古怪的話。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相視搖頭，都表示一點也聽不懂對方在說什麼。　　“你在說些什麼？”軒轅不由得居高臨下地問道。　　那怪人頭領似乎呆了一呆，也茫然地扭頭向自己身後的那群族人望了一眼，顯然他亦聽不懂軒轅在說什麼。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好笑起來，不過，他們卻知道這群人絕對不是刑月的部下，而應該是當地的某個部落之人，只要不是刑月的人追上來了，想來應該還不會有多大的麻煩。　　“嗚嗚嘰咪……”那怪人頭領臉上顯出了一絲蘊怒之色，又莫名其妙地講了一大堆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根本聽不懂的話。　　“我聽不懂你們在說什麼。”軒轅在崖頂一邊說話，一邊打手勢。　　那怪人頭領似乎看明白了軒轅的手勢，也不再說話，只是比劃着讓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走下崖頂。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感到莫名其妙，卻不明白對方為什麼定要讓他們下崖，但此刻二人也並不想在崖頂多呆，因為他們想去另一座山上看看那處小湖周圍究竟藏有什麼樣的玄機。不過，他們也不會放過這群神秘的怪人，很有可能這群神秘的怪人也是擄走聖女等人的元兇。因此，軒轅兩人下崖問清楚是極有必要的。　　“你們想干什麼？”軒轅下崖后剛一發問，便知是多此一舉，因為對方根本聽不懂他的話，但恭弘=叶 恭弘皇卻出劍了。　　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想出劍，但卻不得不出劍，因為這一群怪人在兩人剛走下崖頂之時，便迅速圍攻過來，十多支利矛毫不留情地刺殺而至，像是見到了有着深仇大恨的敵人似的，這也是軒轅出口相詢的原因。　　“叮叮……”恭弘=叶 恭弘皇出手，軒轅一個倒翻，已貼在背後的崖壁之上，心中大怒。　　那十多個怪人的力量似乎極大，恭弘=叶 恭弘皇竟只能挑開五支長矛，仍有八支長矛向其要害刺來。　　恭弘=叶 恭弘皇吃了一驚，身子微閃，也退後躍起，與軒轅並排而立，軒轅的腳下卻踢起一塊大石頭，向那幾人撞去。　　那幾人一聲怪嘯，揮矛即挑，竟將石頭擊開，同時也向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立身之處攻來。　　軒轅心中的殺機也禁不住大起，這群怪人說打就打，簡直有些不可理喻！而且一出手就是致命的打法，那一支支矛頭肯定被塗上了劇毒之物，否則也不會泛起這種幽藍的光澤，如果被刺中的話，只怕用不了多久便會毒發而亡。　　軒轅大怒出劍，突破層層氣旋，直迎這群怪人，恭弘=叶 恭弘皇也身子一彈，居高臨下揮劍下擊，在身形彈起之時，也不忘學軒轅的樣，踢出一塊石頭。　　這群怪人“哇哇……”大叫着舞動手中的長矛，竟然陣式謹然，只不過他們遇到的卻是軒轅的含沙神劍，這些以硬木作柄的長矛根本就不夠砍。　　“錚錚……”軒轅的劍如同摧枯拉朽地劃過，這一群怪人手持的長矛立刻被削斷一截，當眾怪人一愣之時，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子已經如蒼鷹撲兔般灑落滿天的刨花下壓而至。　　這群怪人似乎被恭弘=叶 恭弘皇的氣勢所懾，身形迅速后移，揮動着一截斷矛向頭頂迎去。　　軒轅卻一聲低嘯，身子一縮，就地一滾，迅速出腿，在他的眼裡看來，這些人的破綻所在便是腿部。　　因此，他專攻這些人的腿。　　“砰砰……噗……”軒轅趁亂準確地踢中兩人，這兩人怪叫着向一邊飛跌而去，但軒轅的第三腳卻被另一人給抓住。　　軒轅只覺身形一輕，偌大的身軀竟被對方輕而易舉地提了起來，而且對方還是一隻手。大驚之下，軒轅以被那人抓住的右腳為中軸，飛速旋擊，整個身子在空中一扭，左腳劃過一道電弧，直擊對方的頭臉。　　“噗……”那怪人的手臂不僅長，而且速度奇快，在軒轅旋身之時，似乎早就料到了軒轅這一招，是以稍一抬臂，手肘竟比腦袋還高，軒轅的這一腳只得踢在對方的手肘之上，無功而返。　　“哧……”軒轅的左腳迅速落地，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卻斜刺而至。　　那怪人正準備用力撕開軒轅，但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已經不容他有半點空閑去對付軒轅。因為他已經失去了長矛，又怎敢以血肉之軀格擋恭弘=叶 恭弘皇這快絕至極的一劍呢？因此，他惟有放棄撕開軒轅的念頭。　　軒轅雖覺右腿一輕，但卻迎來了四支沒有矛尖的長矛。　　這些人似乎極懂得趁虛而入，把握時機極准，此時正是軒轅力道用老之時。　　軒轅無奈之下，只得再次就地一滾，心中有些後悔剛才不該自下盤攻擊這群長手怪人，以這群人過膝的長手，足以護住腳下的任何方位，比普通人的活動空間大多了。而軒轅仍以普通人的打法去衡量這些人，自然要吃虧了，使得此刻先機盡失。　　“叮叮……”軒轅在貼地一滾之時，手中的劍依然將自己護得密不透風，那幾支長矛卻只是刺在地面的石頭之上。　　軒轅迅速彈起，腦袋重重地撞在那正與恭弘=叶 恭弘皇交手之人的背上，只撞得他退出十數步，才以手撐穩住身子，恭弘=叶 恭弘皇也順手斬下了一條長臂。　　那個怪人頭領見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如此兇悍，也迅速出手，在他出手的同時，撮嘴一聲長嘯。　　長矛若烏龍一般直捅而出，殺氣如潮，無可遏制地罩定軒轅的全身。　　軒轅着實吃了一驚，這怪人頭領的功力之高確實不容小覷，而且矛法極精，不過他沒有半點思考的餘地，對手也不會給他任何思考的餘地。　　矛尖，鼻尖，已於同一線之上，軒轅不得不側身出劍，劍快，矛亦快！當軒轅的劍即將與矛尖相對之時，矛頭突轉，掄成一道弧線，直勾軒轅的腹部，不僅如此，更讓人心驚的卻是矛頭突地加速，原來是這怪人頭領的長臂推盡。　　怪人頭領長臂推盡，矛頭自然便會陡地快出兩尺之距，這兩尺卻是致命的距離。“蹭”軒轅無法可想，只得―轉身形，那快捷無倫的一矛刺在軒轅肩頭的大弓上。　　軒轅身子一震，肩頭被震得發麻，但值得慶幸的是大弓也極為堅韌，居然未被刺斷，同時也救了軒轅一命。　　怪人頭領一矛刺在大弓上，立刻便知道不妙，不過他尚未來得及變招，軒轅的劍已斬斷了矛身，劍式犹如大江傾泄一般直卷向對手，緊緊罩住怪人頭領。　　軒轅真的怒了，劍下毫不留情！　　怪人頭領矛頭一斷，手中的矛柄仍如烏龍一般直搗軒轅的胸腹，沒有絲毫的畏怯。軒轅對這樣一擊根本就不在意，甚至感到有些好笑――居然有人以鈍木對利劍。　　“哧……”軒轅的劍毫無阻隔地劈開了矛柄，正待順勢割斷對方的手指之時，怪人頭領竟將裂成兩半的矛柄一扭，沉沉地夾緊了軒轅的劍。軒轅只感到一股巨大的力量旋扭而至，似乎就要奪下了自己的劍，禁不住吃了一驚，不過，他並不是一個易與之輩。　　矛柄一扭的同時，他的劍也同時跟着旋轉，依然呈劈切之勢掠向對方的手指。　　怪人頭領似乎沒有料到軒轅竟然隨機應變的本領竟如此之快，等他反應過來時，只感手指一陣冰涼，競隨着矛柄的裂開而墜落地上。　　軒轅卻沒有一點高興的情緒，只是向恭弘=叶 恭弘皇發出一聲驚呼道：“走！”　　那怪人頭領一聲怪叫，在軒轅的劍式相逼之下倉皇而退。　　軒轅揮劍再次逼開自側面攻來的幾人，與恭弘=叶 恭弘皇並肩向山下飛逃。因為他看到了又有數十個長臂怪人迅速向山頂上湧來，顯然是聽到了剛才怪人頭領的一聲長嘯所致。　　恭弘=叶 恭弘皇其實也已經發現了這群怪人的援兵已經趕來，是以他也不敢稍作猶豫，這十多個長臂怪人便已夠讓兩人頭大的了，若再來這麼一群人，那他們惟有死路一條。　　“哇嘰，哇嘰……”怪人頭領一陣怪叫，似乎在吩咐同伴抓住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只是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卻是一句也聽不懂。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暗暗叫苦，這群怪人似乎個個力大無窮，而且手腳並用，其速度就像山間疾奔的猿猴，跳躍之間似無章卻有序，絕對沒有絲毫的混亂，一些怪人的手中還拿着弓箭之類的，藉著樹枝和樹榦迅速交換手臂，移動身形向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攔截而來。

# 第十八章 奇族怪人

　　恭弘=叶 恭弘皇也大為驚異，這群長臂怪人竟是如此奔行的，不過，這樣奔行的速度的確極快，而且十分利落。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自己何時招惹了這樣一群怪人，換來他們這般狠命追殺。所幸的是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本就極為快捷，此時運足腳力，全力施為，其速快逾電閃，兩人終於未被這群怪人包圍。　　不過，這群怪人似乎不追上他們誓不罷休，下山時的速度簡直比野狼還要快。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僅要逃，還要躲過背後射來的毒箭，比之自刑月等人的手底下逃竄時更為狼狽。　　下山之路的確不好走，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也不知道自己撞斷了多少樹枝，但卻並沒有擺脫這些怪人的追蹤。　　這群怪人不僅放箭，更將手中的長矛飛投而出，標殺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過也幸虧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身子靈活，因此這些長矛都沒有命中目標。　　登上這座山峰之時，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幾乎花了一個上午，但下山之速卻快得驚人，竟只半個時辰就到了山腳，可見二人逃命之時的速度是如何之快。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有今日這般狼狽的時候，一天之中竟逃了三次命，而且每一次都是別人追着他們的屁股打，這簡直是奇恥大辱，但又無可奈何。　　在平路上，這群怪人的速度似乎慢了下來，這是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暗自慶幸之事，但他們的高興尚未維持一盞茶時間，便又心似霜凍，冰涼一片。他們居然發現刑月的人馬已沿着他們上山的路線搜尋過來，這下子可真是前有虎後有狼。　　“快伏下！”軒轅一拉恭弘=叶 恭弘皇，就地一伏，滾到草叢之中，而這時身後的怪人追兵已經出現在他們的視線之內。“你射刑月他們，我射這一群怪物，記住，不要讓他們發現我們的所在，哪怕射不中目標！”軒轅說話間，已經移至一棵古樹之側，搭箭便向沖在最前面的怪人射去。那怪人追了這麼久，都未見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反擊，哪裡料到這時會突然反擊？而且他們也沒有看到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方位，等到發現有勁箭射來之時，已經有人中箭倒地。　　恭弘=叶 恭弘皇也開弓連續射出兩箭，箭箭命中目標，但他的身形迅速借樹榦的掩護伏下。　　刑月放眼望去，卻也不知箭自何處射來，但這時候，那追趕軒轅的眾怪人卻發現了刑月正在搭箭尋找目標。　　這群怪人豈有不懼弓箭之理？剛才那一支暗箭如此準確地洞穿了他們同伴的咽喉，他們卻並沒有發現箭自何處射來，反以為是刑月的傑作。因此，眾怪人此時見刑月又在尋找目標，便迅速向一棵大樹之後藏去。　　刑月本來已快找到恭弘=叶 恭弘皇剛才射箭的位置，但那一群怪人身子向樹后一藏之時，不可避免地帶出了一些聲響。　　刑月想都沒想，弦一枯，勁箭便向聲音傳來之處射去。　　“呀……”那怪人一閃身還沒躲到樹后，便已被刑月的快箭射傷肩頭，發出一聲慘叫。　　刑月身邊的一群人也似乎立刻找到了攻擊目標，手中的勁箭一齊指向慘叫聲傳來之處，箭雨如蝗而出，幾乎將那怪人釘成了刺蝟。　　眾怪人見同伴居然被亂箭射死，不由大怒，也裝箭齊發，向刑月等人射去，更同時發出怪嘯引來自己的同伴。　　軒轅禁不住向恭弘=叶 恭弘皇眨了眨眼睛，露出一絲得意的笑容。　　恭弘=叶 恭弘皇也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沒有想到竟會出現這種結果，若非軒轅急中生智，只怕這時兩人已如堵在水管中的老鼠了。此刻兩群大敵竟狗咬狗，倒也有趣。　　“我們不必動弓箭了，看戲吧！”軒轅身子平躺在草叢之中，以幾塊大石頭和一棵古樹作依靠，根本就不必擔憂那些亂飛的箭會傷到自己。這也是一個極不易被發現的地方，那長長的雜草就是最好的掩護，不過軒轅的大弓仍然豎在草叢之間，手指間搭上了幾支箭，只要有人發現，他就會立刻將之射殺，混亂之中，肯定不會有人注意到他們。恭弘=叶 恭弘皇也同樣學着軒轅的樣子，將自己縮身於一棵古樹凹陷的地方，身形沒於雜草之中，藉著大石頭為自己掩護，根本就不用擔心刑月等人和眾怪人的進攻。　　那群怪人殺得“哇啦哇啦”怪叫，但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是半句也聽不懂，卻知道眾怪人是極度憤怒了。軒轅聽不懂，刑月諸人也同樣聽不懂，但此刻雙方各有死傷，刑月身邊的人已死了十餘人，那群怪人也死傷不下十人。　　刑月極怒，怒的是這群人的箭頭和長矛之上都淬有劇毒，因此他的屬下沒有傷的，只有死的，他幾乎殺紅了眼，命令手下一氣猛射，使得雙方戰局進行得如火如茶，只差點沒把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肚皮笑破。　　刑月和那群怪人言語不通，連停戰的命令都沒有人能夠商量。不過刑月卻是戰得莫名其妙，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這些對手，但眾怪人卻見刑月身邊的人與軒轅、恭弘=叶 恭弘皇一樣，是另類，還以為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就是刑月的人，因此悍不畏死地向刑月靠近，意欲搏殺刑月。　　刑月也是如此，意欲佔著人多的優勢近身搏鬥，殺盡這群長臂怪人。他並不知道這群長臂怪人的近身搏擊也極為厲害。　　（注：據記載，在周饒國的東部，有長臂國，其人臂長可及地，終生以水上捕魚為業。本書中所載的長臂之人並非指長臂國之人，但也是依據傳說所造，在黃河之畔，靠近東海之處，有長臂人。如果讀者將之與長臂國聯繫起來亦無不可，不過，在炎黃的原始時代有萬國之說，如果硬要將之分為一個國家的話，是很難表達清楚的。因此，作者在本書之中將原始萬國歸屬於幾個強盛的部落，分為幾大派系和氏族去撰寫，相信會讓讀者更為明了一些。）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見兩方人馬都向中間靠攏，意欲大殺一氣，那麼他們兩人的行蹤難免會被發現，不由得忙以衣衫蒙住面孔，準備突然衝出來搏殺。不過，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標仍是刑月，只要他們兩人能將刑月暗算了，那這一場仗可以說是取得最大的勝利。因此，他們都在尋找機會，一個一擊成功、足以致命的機會。　　這是軒轅沒有想到的，居然會有如此意外的結果，有如此好的機會，可算是因禍得福。只要擊殺了刑月，那麼這群鬼方的追兵很可能就對自己構不成威脅。　　刑月極為小心，每前進一步都很小心，他對這群長臂怪人的毒箭似乎有些顧忌，而此刻已有二十多人死於毒箭之下，要想減少毒箭的威脅，就必須讓對方的毒箭無法開弓，但他絕對沒有想到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此刻正在等待着給他最為致命一擊的機會。　　看着刑月逐步靠近，軒轅的手心也在冒汗，他的緊張是不可否認的，這一擊很可能關係到自己一生的命運，甚至連聖女諸人的命運也押在這一擊上。是以，他絕對不能有絲毫閃失，絕對不能！　　“噝噝……”軒轅聽到一陣怪響，他的臉色不禁變了，因為他突然發現一顆幾有碗口般大的蛇頭自他身邊古樹上的一個洞中探出頭來，那猩紅的舌頭一探一探的，發出了“噝噝……”的輕響，那雙幽暗而陰森的眼睛一動不動地叮着平躺在地上的軒轅，似乎只要軒轅稍有動靜，它就會立刻進攻。　　軒轅心中暗自叫苦不迭，如果是平時，這樣的大蛇對他來說根本不在話下，但是在這要命的時候它卻也跑出來湊熱鬧了。　　軒轅心中不知將這條大蛇暗自詛罵了多少遍，但詛罵歸咒罵，卻又不能不面對事實。他感到了那陰冷的氣流自蛇口之中噴在他的臉上，還有些腥臭之味，顯然這是一條肉食蛇，吃人絕對不在話下，也不用置疑。　　對於蛇軒轅並不陌生，只要你屏住呼吸不作任何移動，這條大蛇是不會發現你存在的，但是如果你稍動一下的話，它就會發現你的存在，你就將面臨着它的無情攻擊。很遺憾的是，軒轅根本就不能夠絲毫不動，他必須要殺死刑月。　　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並沒有發現軒轅的窘態，因為他並沒有注意軒轅的頭頂，他的注意力全都在刑月的身上，只可惜刑月並沒有給他任何機會，恭弘=叶 恭弘皇有幾次可以傷到刑月，但他並不想讓刑月再活下去。因此，他必須再找一個讓對方一擊致命的機會。　　軒轅心中暗暗叫苦，刑月的身子依然在古樹問縱躍，很快就可以給軒轅一個極好的機會，但軒轅卻無法擺脫這條大蛇的窺視，好像這條蛇與他是前世的冤家一般，特意來破壞他的行動。面對這稍縱即逝的機會，軒轅咬了咬牙，他已經顧不了這麼多了。　　恭弘=叶 恭弘皇也發現了刑月很快就會給軒轅留下一個將其致命的機會，不由得將目光投向了軒轅，但卻看到軒轅臉上那種極為古怪的表情。　　軒轅也感覺到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投向自己，不由得又升起了一絲希望，忙向他使了個眼色。　　恭弘=叶 恭弘皇順着軒轅的目光望去，也吃了一驚，忙轉移箭頭，對準那條大蛇露在樹洞外的腦袋。　　軒轅終於鬆了一口氣，知道一切已擺平，只要那個機會一到來，他就會向刑月施出無情的致命一擊！　　而此時，長臂怪人也向中間緊靠而來，雙方很快就可以短兵相接了。　　大蛇似乎感覺到了軒轅那微小的動作，又自樹洞之中滑出一尺多，就像是古樹本身一根倒掛的粗枝。　　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動，但他絕對不會再讓大蛇有任何動作，也就在此時，軒轅動了。　　軒轅揚弓，一支勁箭電射標出，而此刻，刑月距他只有十步，不僅如此，還是以背側對着軒轅的勁箭。　　恭弘=叶 恭弘皇的箭出，是因為大蛇發現了自己的獵物，瘋狂地攻下，而恭弘=叶 恭弘皇這一箭，準確無比地射穿了大蛇的七寸，分毫不差，大蛇那張開的口也就閉上了。　　軒轅就地一翻，刑月畢竟是高手，那一支勁箭雖然只隔十步偷襲，但他仍本能地閃了閃身子，但終是抑止不住發出了一聲慘叫。　　軒轅的那支勁箭只射中了他的后肩，入肉七寸，這並沒有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如果這樣一箭便可射死刑月，那刑月也不足以使他有所顧忌了。是以，軒轅在身形滾出之時，刑月又在致命的射程範圍之內，而此刻軒轅指間本就已扣好了三支勁箭，為這致命的一擊作好？充分的準備。　　刑月身邊的高手扭頭之時，卻只見到那條大蛇的屍身自樹洞之中滑出，等他們發現軒轅之時，軒轅扣於手中的三支勁箭已經全部脫手，追尾標射！　　這一次，軒轅已滾至刑月的正面，而刑月重創的身子倚在樹榦之上，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他的敵人竟已潛至如此之近，而且就是他苦苦追蹤的軒轅！在刑月的估計之中，他所中的箭是由那一群長臂之入射出的，是以忙將背部貼在樹榦之上，但這一刻卻發現對手竟己滾到了他的面前，而且那致命的箭已直逼面門，想避已是不及。　　“尊者！”刑月身邊的高手一聲驚呼，但刑月回應他們的卻只有一聲絕望的慘嚎，只怕他連做夢也不會想到自己居然會以這樣一種方式結束生命。　　軒轅也不得不佩服刑月，在這種情況下，劑月仍避開了兩個要害，但遺憾的是，那兩箭已將他固定在樹榦上，而第三支箭正中刑月的咽喉，透喉而過，釘於樹榦之上。　　軒轅的身子這才重重落於地上，同時手中的大弓向瘋狂攻來的鬼方高手甩去，隨即貼地疾滾。　　那張大弓拖起一陣銳嘯，如一道幽暗的殘虹，聲勢極為驚人。　　“哚哚……”一簇勁箭釘在軒轅剛才落身之處，也有的自軒轅頭頂呼嘯而過，而此時軒轅的身子迅速翻至一棵古樹之後。　　“嘣……”軒轅甩出的大弓被人斬斷，彈開之時兩頭的弓把竟刺傷兩人。　　恭弘=叶 恭弘皇的箭也迅速射出，兩人的身形同時暴露在兩路人馬的視線中。　　“嗖嗖……”軒轅吃了一驚，因為幾支鋒銳的長矛直向他擲來。　　“哚哚……”軒轅再滾數丈，長矛重重地釘入了他身後的樹榦上。　　軒轅大怒，甩手將背上箭筒之中的勁箭當暗器擲出，在那些人猝不及防之下，竟也傷了幾人。　　“走！”恭弘=叶 恭弘皇也將手中的大弓猛甩而出，一帶軒轅的手臂，如鳥雀般升上一棵古樹的橫枝上。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犹如兩隻巨大的松鼠，快速地在樹榦上移動，當勁箭一簇簇地射來之時，兩人又如滑翔的鳥，躍上另一棵古樹的橫枝，身形一盪再盪，那些長勾此刻還真派上了用場。而這時，長臂怪人已經與刑月的一干手下短兵相接。對於眾怪人來說，他們對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仇恨，還沒有對刑月這些人深重。是以，眾怪人根本不理會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只是“哇啦啦……”　　地與鬼方高手戰成一團。　　刑月的屬下卻對軒轅恨之入骨，但此刻刑月一死，似乎群龍無首，鬥志大滅，連這群長臂怪人的攻勢也抵擋不住，自然也就無法分出更多的人力去追擊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了，他們只能望着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揚長而去，卻無可奈何。只是到了最後他們仍不明白為什麼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會突然出現在這裏？而這些長臂怪人與軒轅、恭弘=叶 恭弘皇又是什麼關係？更不明白這群怪人為什麼要與他們莫名其妙地過不去？只是這一切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這一場生與死的較量中取勝。　　※※※　　軒轅回頭望瞭望剛才逃離的地方，深深喘了幾口粗氣，仍然心有餘悸。　　恭弘=叶 恭弘皇的情形似乎比軒轅好一些，只是肩頭中了一箭，入肉三分，雖然算不得什麼重傷，但此刻一停下身形，倒也疼痛難忍。　　軒轅擦了擦身上的血跡，他沒有恭弘=叶 恭弘皇那般利落的身法，是以他在身中一箭之後，更挨了一記飛刀，所不同的是，他所中的箭是來自長臂怪人手中的毒箭。　　恭弘=叶 恭弘皇見軒轅流下的血也為殷紅色的，不由得稍稍放下心來。　　軒轅小心地拔下箭頭，直痛得他齜牙咧嘴，但卻沒有哼出一聲。恭弘=叶 恭弘皇卻以刀子剜出肩頭的箭頭，整塊肉地剜下來，也痛得冷汗直流，但他卻為軒轅手中的箭頭給呆住了。　　軒轅手中的箭頭泛着一層烏色的幽光，還有一種極為難聞的氣味，分明是一支沾有劇毒的箭，但軒轅卻如同沒事人一般，怎不叫恭弘=叶 恭弘皇吃驚呢？　　“你沒事吧？”恭弘=叶 恭弘皇忙拉過軒轅，向軒轅肩上的傷口望去，急切地問道。　　“好像汝感覺！”軒轅搖了搖頭，神色不變地回答道。　　恭弘=叶 恭弘皇望着那自傷口處流出的鮮血，怔了怔，自語道：“的確沒有中毒的徵兆，可是這怎麼可能呢？”　　軒轅也鬆了一口氣，有些歡喜地道：“或許我本來就不懼毒物也說不準呢。”　　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一笑道：“如果真是這樣子，當然好得很！不過，現在也只能以這種方式來解釋了，或許是你的體質特異，真的會百毒不侵。”　　軒轅暗忖道：“難道又是那顆龍丹的功效？難怪當初鬼三如此想得到那顆龍丹，看來真是與岐伯教導得對。如果真的百毒不侵，那就好了！”　　“不管它，先去采些葯，待會兒去那座山頂看看！”　　軒轅對恭弘=叶 恭弘皇道。　　“不要在那座山頭也有長臂怪人，那就麻煩了。”　　恭弘=叶 恭弘皇擔心地道。　　軒轅皺了皺眉頭，他卻不明白那群長臂怪人為何要攻擊他們，而且還追蹤如此之遠，讓他懷疑那群人是不是瘋子。　　“是不是那座高山有什麼古怪，不準外人上山？”　　恭弘=叶 恭弘皇猜測道。　　軒轅想了想，苦笑道：“也只有這麼解釋了，不過那群怪物的武功似乎很不錯，還是小心一些，要是聖女被他們抓去？，那可就麻煩了。”　　“我們要不要再上山一趟？趁他們與刑月的人戰個兩敗俱傷時，我們定可以輕鬆很多。”恭弘=叶 恭弘皇提議道。　　軒轅苦笑道：“我們總不能滿山遍野一個洞穴一個洞穴去找吧？我們又聽不懂他們說的話，而我們的話他們也聽不懂，想抓個人帶路只怕也是無甚效果！”　　“那我們就跟蹤那群怪人去找到他們的巢穴，其他的事情到時候再說。”恭弘=叶 恭弘皇道。　　“這倒不失為一個辦法，看來也只有如此了。關於那處小湖的事先放一會兒，明日再去查看好了。”　　軒轅贊同道。　　於是，軒轅兩人又悄悄回到了那殺得天昏地暗的慘烈場面，此時鬼方的士卒已開始撤退，但似乎死傷了五六十人，而這些長臂怪人也死傷了數十人。　　地上到處都是殘肢斷腿，鮮血淋漓，讓軒轅心驚的是，這群長臂怪人的手極為厲害，能將刑月的部下很輕易地撕成兩半，一旦被他們抓住了足裸，那麼這些足裸被抓的人幾乎沒有可能逃脫被撕裂的命運。因此，地上不僅僅存在着鮮血、斷肢，更有着一堆堆五臟六腑，看得軒轅直想吐。　　長臂怪人的群體似乎極多，雖然已經死去了數十人，但仍有人自山上陸陸續續地趕來支援，其中還包括吊著兩個布袋似的乳房的女人，這些女人也同樣兇悍至極，甚至比男人更兇悍，長矛刺出之際，兩隻鬆軟的乳房必定在胸前晃蕩着，這的確是一道怪異風景，真叫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大飽眼福。只不過，這些女人並不漂亮，但那野悍更勝男人的作風卻又有另外一種風情，她們的手臂和長臂怪人並沒有兩樣。　　長臂怪人見有女人來參戰，鬥志似乎更為高昂，殺意直逼得鬼方眾高手喘不過氣來。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禁不住相視望了一眼，顯然為這群長臂怪人群體出力的鬥志給鎮住了，不過仔細想一下也的確該如此，生活在這老林之中的部落，整天與猛獸打交道，就算不悍也會凶的。

# 第十九章 群邪無首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心驚的只是長臂怪人如此眾多，就算自己兩人知道聖女在他們的手中，也只能智取而無法強奪。不過，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中卻有另外一點疑惑，那就是在樹榦上留下手印的神秘高手，如果那神秘的高手也是長臂怪人中的一員，那可就更難辦了。至少，那神秘人物的武功不比刑月遜色。　　鬼方部的高手節節敗退後，終於開始遇散撤離，在這一役中，他們的損失的確太大了。刑月的死使得群龍無首，這群人死傷一半，實力大打折扣，能否抓到軒轅、恭弘=叶 恭弘皇和聖女諸人已成了一個極為艱難的問題。　　因此，只有先撤離，然後再慢慢想辦法。　　長臂怪人追殺了十里，再誅殺二十名鬼方好手，這才拖着戰利品施施然地回返。　　而此時，軒轅卻看到許多長臂老頭、小孩都來將屍體全都搬上山，不管是敵人的還是自己同伴的，如同傾巢而出的螞蟻，將一隻只獵物盡數拖回山上。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大感訝異，卻不知道這群人拖走如此多的屍體是為了什麼。不過，軒轅順手撿了一張長臂人做的弓。　　這是一張極為靈巧的弓，比軒轅所用的弓要小上許多。不僅如此，在弓與弦之間還有一根捅得對穿的竹管，竹管內外都極為光潔，顯然可以看出，勁箭可以將頭部套在竹管之間，然後射出。　　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對這種弓並沒有什麼興趣，但軒轅卻極感興趣。他還發現，有這樣一根修整得極好的竹管，可以使箭矢的準確度更為精確，便連瞄準也輕鬆多了，抬起來隨手可發，簡易而具威脅性，即使從來沒有用過箭的人，也能夠很好的掌握其準確度。而且與他們的大弓相比，這種體型小的弓就顯得更為方便輕巧，便於攜帶，是以軒轅拾了一張這樣的弓。　　軒轅兩人跟蹤到山上，發現長臂怪人竟是寄居於一個極大的山洞之中。　　洞口成半月形盞在地上，裏面黑乎乎的一片，似乎山洞是向下陷落一般。不過，有幾人守在洞口之處，更在洞外不遠處設置了一大排木柵和石欄，方圓十丈的樹木全都砍得一株不剩，便連草也剪得極短，這就使得外人若想跟蹤長臂怪人入洞，是完全不可能的。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得不放棄跟着入洞的打算，而在這洞口的四周尋找，看是否另有出口。　　這樣一個山洞，倒真讓人想到是個螞蟻巢，長臂怪人的寄居方式就如同螞蟻，只是軒轅並不明白，長臂怪人為什麼要把所有的屍體都拖回來？　　他心中忖道：“難道長臂怪人還如此好心，將屍體全部埋掉？”　　“看！”恭弘=叶 恭弘皇一帶正在細想的軒轅，指向山洞不遠處的一條水流較急的小溪，低聲道。　　軒轅順着恭弘=叶 恭弘皇右臂所指的方向望去，不由得直感頭皮發麻，只想大吐一場。　　原來，長臂怪人將所有屍體全都拖到小溪邊洗凈，將那些不是因中毒而死的屍體全部剖開，在溪水中沖洗之時，便像是清理雞肚豬腸一般，神情悠然，望着極腥的血水順着溪水流走，還在“嘰哩呱啦”地說笑着。　　溪迫諸人分工各有不同，有的清洗屍體和內臟，有的拿着刀剃刮屍體上的汗毛，還有的將之剁成一塊塊，看樣子竟是將這些屍體當成了美味佳肴。不過，這群屍體之中，並沒有長臂怪人的同類，因為看不到長臂人的屍體。　　軒轅想吐，恭弘=叶 恭弘皇卻已經吐了出來，他們還沒有想過，竟有這樣一群怪物，如此去吃自己同類的肉，簡直便如同野獸一般。或許這群怪物並不能算是人，其本身就是怪物。　　“如果聖女在他們手中……”恭弘=叶 恭弘皇說到這裏，竟不敢再往下繼續說。　　軒轅也禁不住打了個寒顫，如果聖女是落在長臂怪人手中，那後果真的無法想象。　　“不會，不可能，聖女不會落在這群怪物手裡的！”　　軒轅使勁地搖了搖頭，有些底氣不足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也禁不住心頭一陣苦澀，因為實在沒有人敢保證聖女不是落在這群怪物的手上。　　軒轅突然肯定地道：“不會，如果昨日我們所探查的營帳真是聖女諸人的，那麼聖女絕不會是落在這群怪物的手中！”　　恭弘=叶 恭弘皇一愣，惑然地望着軒轅，訝異地問道：“難道你有什麼發現？”　　軒轅吸了口氣，道：“如果那是聖女的營帳，那幾具被野獸啃噬過的白骨不是我們的兄弟，就是敵人的，但在我估計之中，屬於聖女身邊之人的可能性極大。因為敵人絕對不可能沒有死人，也絕對不可能會只死那麼幾人。由此可見，敵人定是將己方的屍體拖走了，而我們兄弟的屍體則暴屍荒野！”話說到這裏，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眸子之中爆出兩縷殺機。　　軒轅頓了頓，又道：“野獸敢啃食的屍體，那定是沒有毒的，而依照這群怪物的習性，又怎會放過幾具無毒之屍？他們肯定會將之拖回巢穴，或是就地解決，但屍體上所留的痕迹都是野獸留下的齒痕。因此，我斷定聖女的失蹤並不是這群怪人所為！”　　恭弘=叶 恭弘皇想了想，又將目光投向小溪邊，覺得軒轅的分析不無道理，雖然有點自我安慰的成份夾雜其中，但卻也可以真的讓人心情稍安。　　軒轅也將目光在小溪邊掃了一遍，心中暗自慶幸沒有將燕瓊和褒弱帶過來，否則只怕這種場面會讓她們一輩子也無法忘記。　　“我們還要在這裏呆下去嗎？”恭弘=叶 恭弘皇向軒轅問道。　　“我想是沒有必要了！”軒轅扭頭望瞭望快落山的太陽，又道：“我們還是去那個小湖邊看看是否有所發現吧？”　　恭弘=叶 恭弘皇想了想，點了點頭，又向小溪邊狠狠瞪了一眼，低語道：“我真想過去將他們全都殺了！”　　軒轅苦笑道：“我們還是早些離開吧！”　　※※※　　黃昏的縮影之中，山下的湖泊似乎更多了一種脫離世俗的美，晚霞倒映於湖面之上，有種說不出的凄艷。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神有些激動，因為他們發現了在湖心有一座石頭築起的堡壘，而湖的四周也似正在建造石牆。　　山下是一片谷地，依湖而成的谷地，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甚至可以看到谷底那一群正在勞作的人。　　這是一群奴隸，應該是這樣，否則怎會活在皮鞭之下？在谷地之中也有一群並不怎麼幹活的人，這群人手中卻是緊握着皮鞭，驅趕着那群苦幹的人。　　恭弘=叶 恭弘皇在注視谷中的一切時，突然間似乎意識到了什麼，忙抬起頭來，而軒轅也向他望來，他立刻明白了軒轅也同樣意識到了這很重要的一點，於是兩人同時轉身。　　“如果你們再動一根手指頭，我保證可以立刻將你們射成刺蝟！”說話者是一個面目陰冷、一襲黑衣的老者，也是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轉過身來最先見到的人。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禁不住相視苦笑，他們實在太過大意了一些，既然山谷之下是一個奴隸耕作的大本營，而這山頭又可俯覽山下景象，這奴隸主又豈會不派人駐守這片山頭？但當他們意識到這一點時，已經太遲了。　　至少有二十張強弓對準了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這是他們目光粗略一掃得出的結果。　　“這些人的箭法可以射死五十步外的螞蟻，想來也不用我多說什麼，乖乖地放下身上所有兵器束手就擒吧！”那老者似乎微有些得意地向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道。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駭然，但仍故作鎮定地道：“我們是山中的獵人，只是到這裏來打獵的，咱們無怨無仇，你們又何必如此相對呢？”　　“哦，是嗎？你居然是這裏的措人？那可就奇怪了，這方圓百里內居然還在獵人，看來是老夫的失職了！”那老者陰陰地笑了笑道。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再次暗自吃了一驚，問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這話應該是我問你們才對。”那老者陰狠地道。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湧起一陣無奈，他們感到這個老頭絕不是好惹的。不僅如此，面對二十張強弓，兩人也不知道該如何應付。不過，惟一值得慶幸的是，這群人並不像那群長臂怪人，想來應不會吃人。　　“對了，乖乖地放下手中的兵器！”那老者見軒轅拋下了手中的兵刃，不禁露出了一個得意的笑容道。　　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驚訝地望着軒轅，他也明白眼前的局勢只能夠走一步算一步，哪怕是委曲求全，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於是只得跟着軒轅拋下身上的大弓，再緩緩地解開腰間的劍。心中不由得暗自苦笑，這張大弓才拾來不久，此時又要丟掉，真是不知是何道理，或者這本身就是一張倒霉的大弓吧。　　“看來今天是要走霉運了！不過，我想知道，你們會把我倆怎麼樣呢？”軒轅聳聳肩，有些無可奈何地問道。　　“看你們兩個塊頭不小，相信一定可以多搬幾塊大石頭！”那老者嘲弄着冷笑道。　　“搬石頭？”軒轅不上得將目光向山下投去，心中禁不住打了個顫。　　“那你認為你除此之外還可做什麼？”那老者滿臉不屑地反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見那老者如此一副表情，簡直恨不得將他的腦袋捏扁，不過卻知道此刻絕對不能隨便亂動，否則將可能面對致命的攻擊。　　軒轅心中不斷地盤算着，這群人顯然與長臂人是兩個不同的部族，至少這群人的話自己能夠聽懂，而且面目形狀也沒有多大的區別。如此看來，聖女的失蹤很有可能是這一群人的傑作，不禁暗忖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也許這樣進入他們的內部，會查出聖女諸人的下落也說不定呢。”　　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也與軒轅的想法相同，兩人對視了一眼，立刻知道該如何去做，不過他卻有些猶豫。　　軒轅似乎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猶豫的涵義，只得暗自吸了口氣，道：“來吧，要綁你們就綁吧！”　　那老者終於露出了一絲笑意，悠然地道：“算你們識相！”說話間向身後的兩人打了個眼色。　　那兩名壯漢獰笑了一聲，雙手將手中的牛筋一拉，大步向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走來。　　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裝作無可奈何地將手中的劍也拋在地上，然後雙手併攏伸了出去。　　那兩名壯漢見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如此識相，如此配合，不由得心神微松，伸手就將牛筋套在軒轅兩人的手腕之上，那老者也露出了一絲得意的笑容，只是他們也太小看了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　　或許，是他們根本沒有想到在這種情況下，居然有人敢反抗，也沒有想到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乃是難得的好手，兩個與自己年齡並不相稱的好手。　　“哧……”那兩名壯漢在帶緊牛筋之時突然發現被套在牛筋之中的雙手突然消失。　　其實並不是消失，而是以無可比擬的速度以一隻手鉗住了壯漢的脖子，而另一隻手卻抓住了壯漢的腰帶。　　“砰砰……”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動作一致得如同一個人，兩人的膝蓋同時頂撞在各自對手的陰部。在發出兩聲撞擊的悶響之時，也夾着兩聲絕望的慘叫。　　“嗖嗖……”那些箭手似乎沒有想到竟會在突然之間發生這樣的變故，手中的弦同時鬆脫，匆忙之間，他們竟忘了自己的同伴在對手的手中，當他們醒覺之時，一切都已經遲了。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一聲低嘯，身子微縮，在這麼近的距離之中，欲躲開這二十支勁箭，那完全是不可能的。　　只不過，軒轅並不想躲，也根本沒有躲的必要，因為在他們的手中，尚有一張肉盾。　　“呀呀……”兩個陰部受創的漢於再次發出一陣凄慘無比的慘叫，他們做夢也沒有想到最終竟會死在自己人的箭下，而且成了敵人的擋箭牌。也只有這時，他們才意識到自己中了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算計，鑽進了一個死局，只可惜一切都已經遲了。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哪會錯過如此機會？在那一輪勁箭射過之後，根本就不給對方上第二輪勁箭的機會，迅速將手中釘成刺蝟般的屍體拋飛而出。　　兩具屍體以一種旋轉的方式掠成一道颶風般的弧跡直撞向那二十名箭手。　　那老者臉色驟然問變得十分難看，他絕對沒有想到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竟然有着如此可怕的應變能力和功力，但令他更感意外的還不只這些――兩具屍體在虛空之中旋轉着撞出，犹如兩團暗雲，使得山頂風聲大作，視線模糊。不過，只憑兩具屍體仍不能夠將二十名箭手全部籠在攻擊的範圍之內。其中有兩人已經張弓搭箭，他們的速度也快極，在他們的心中並沒有什麼感情可言，也無須有任何悲痛的情緒，只要能夠射殺對手，便已足夠！　　“呼呼……”在兩人正準備放出箭之時，卻有兩團暗影，犹如自叢林之中躥出的飛蛇，直擊在他們的大弓上。　　“啪啪……”那繃緊的弓受這兩道暗影一撞，竟然裂成兩截，那弦上的箭也毫無目標地射上了天空。　　那老者卻將這一切看得極為清楚，那兩道擊斷大弓的暗影是兩柄劍鞘――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鞘！　　在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拋出兩具屍體的同時，腳下以更快的速度踢在自己拋落的劍身之上，用力之巧連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自己也感到有些驚訝。劍身一震，立刻飛射而出，而此時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同時出手，抓住了各自的劍柄，惟劍鞘犹如毒龍般射了出去，準確得駭人。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一聲長嘯，劍如游龍，在落日的餘暉之中幻起一團茫然的光彩，縷縷劍氣交織成一張密密的網，他們絕不想給敵人任何喘息的機會。　　那兩名大弓被裂的箭手此時發出一聲怒吼，手中揮出兩道暗影，是軟鞭，長約四尺，粗若拇指，但只在揮出的那一剎那，已經被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緊罩於劍氣之中。　　“叮叮……哧……轟轟……”在兩具屍體被重重擋下之時，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形已自那老者的身邊掠過，直撲向那兩個大弓被裂的箭手。　　“鏗……”二十件兵刃同時亮於夕陽之下，殺意奔涌如潮，但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毫無懼意，他們終於還是決定不被這群人擒去，因為他們不能失去主動權，而且在這群敵人之中是否有人會認出自己仍是一個未知數，如貿然而入，說不定會成為瓮中之鱉，到時他們就徹底地失敗了。因此，他們不得不戰，至於如何混入這群敵人之中，則去另外想辦法了。　　在疾風之中，那老者仰面而倒，腦袋被軒轅的劍削去了半邊，並不是老者的武功不行，而是他失算了，失算於軒轅那柄有着斷金裂石之利的含沙劍上！　　老者的兵器是兩條鐵線蛇，這種鐵線蛇不僅身含劇毒，更可怕的是普通刀劍根本就無法傷它分毫，遺憾的是軒轅手中之劍絕不是苷通的劍――而是神族的十大神劍之一。　　這是青雲告訴軒轅的，含沙劍名列第八，但卻絕對可斷金裂石，對於這種鐵線蛇也不在話下。是以，一交手，軒轅的劍便斬斷了鐵線蛇，更順勢削開了老者的半個腦袋。　　如果說失去了半個腦袋的人還能活，那真是個怪物，這老者當然不是怪物，所以他死了，到死的時候仍不甘心閉上眼睛。事實上，這也是一種凄慘，無可奈何的凄慘。　　一切的一切都在瞬間發生，快得讓人有些目不暇接，但一切的一切又是那般自然利落，看不出一絲拼接的痕迹，犹如行雲流水。　　恭弘=叶 恭弘皇快！軒轅狠！　　快者，殺機無限！　　狠者，招招奪命！　　這二十名箭手絕對沒有想到這兩個剛才表現如此配合的人物，此刻竟比野狼更兇悍，比猛虎更狂野，而且劍法如此之玄奇。最讓他們心驚的卻是那老者竟只在一招之間便已斃命，雖然是在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聯手的攻擊之下，但仍能夠感覺出這兩人的武功高絕之極。　　“叮叮……”軒轅的劍在兩具屍體的余勢未盡之時，終於打亂了這群箭手的合圍之勢，並切斷了四件兵刃。　　“砰砰！”恭弘=叶 恭弘皇快絕的不只是劍，還有腳，在對方擋開他的劍時，他踢出了兩腳，快，准、狠，使得那兩名大弓被裂的箭手根本就沒有作任何心理準備之時就已經飛跌而出，噴洒的鮮血濺紅了地面的枯草。　　“走！”軒轅並不想多留，雖然佔著神劍之利，但他卻試出了這二十名箭手的功力絕不弱，若苦戰下去，並不一定能討到多大便宜。遲則生變，說不定在這座山頭之上並不只這二十名劍手，如果他們的同夥一到，那軒轅兩人即使想逃也恐怕有些力不從心了。　　恭弘=叶 恭弘皇一聲低嘯，劍勢一改，不攻人，而攻弓。在走之前如果不毀掉這些弓的話，很可能便成了這群人的活靶子，因此，他必須先毀掉這些致命的弓。　　這群箭手豈有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劍速的可怕？是以他們一齊出手，力圖封鎖恭弘=叶 恭弘皇的攻勢，但是他們卻沒有想到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並不是攻向他們的人，而是攻向他們的弓。　　當他們發現這一點之時，恭弘=叶 恭弘皇已在軒轅的配合之下，挑斷了最後一張弓的弓弦。　　恭弘=叶 恭弘皇為之付出的代價卻是頭髮被削去一縷，而這當然是無關緊要的。　　軒轅在長嘯倒退之時，倒撞入一名箭手的懷中，手肘無情地擊在對方的胸口上，而這名箭手的身軀並不是倒跌而出，反而是自軒轅的頭頂向前摔出，因為軒轅抬腳將這箭手倒送了出去，而他自己的身子卻向後一縮，自箭手的腹底滑退。　　那些從正面進攻軒轅的人卻只是迎來了同伴的屍體和一蓬血霧般的鮮血。　　軒轅那一肘之下，絕對不可能還存在活口，他甚至清楚地感覺到對手的胸腔內陷，氣血上沖。是以軒轅絕不停留，卻不是撤走，而是身子一矮，含沙劍自底盤劃出。

# 第二十章 背腹受敵

　　軒轅絕對不會錯過任何置敵於死地的機會，他出劍之時，正是自他頭頂飛過的那具屍體從上盤撞向那些正面攻來的敵人之時，而這群人因不知道自己同伴是死是活，又被鮮血蒙了眼睛，上盤變得有些混亂，而下盤卻變得空虛，是以，軒轅絕對不會放過這絕好的攻擊機會。　　“哧……哧……”一串輕響接着一串慘哼，那些面對着同伴的屍體攻來之人竟然全被屍體撞倒，並不是因為屍體太過沉重，而是因為這群人突然之間失去了平衡――軒轅的劍切下了四隻腳，而且全都是右腳。　　“呼……”一根悶棍在軒轅根本無法回救的情況下重砸而至。　　軒轅自然知道割下這四隻腳，至少要付出一些代價。因為他的敵人是二十人，而不是四五個！在嚴密的兵器網中，即使再快的動作，也不可能快過敵人的二十件兵器，因此，他作奸了心理準備。　　“轟……”軒轅咬牙之下，豎臂橫擋這要命的一擊，那根粗木棍竟然被擊成兩截。軒轅的軀體一震之下，手臂差點被擊斷，不過，幸虧丹田立刻湧出一團熱氣護住了手臂，那自然生出的抗力使軒轅逃脫了斷臂之危。　　“叮叮……”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及時地為軒轅擋開了五柄致命的利刃，而軒轅趁機自恭弘=叶 恭弘皇的腋底倒滾而出。　　“走！”　　恭弘=叶 恭弘皇猛地攻出一劍，驅開那纏住自己的幾劍，在軒轅喊出那個字時，身子倒射而出，他也並不想再與這群人繼續糾纏下去。　　但這群人又怎肯放過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一交手，便死傷近十人，這對於他們來說簡直是莫大的恥辱，他們在起步追趕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之時，同時發出一聲長嘯，聲震山林，四野皆驚。　　軒轅猜測的沒錯，在這個山頭之上並不止這二十名箭手，還有人散佈於別處，當他們聽到這群人發出長嘯之時，便自林間各處向山頭匯聚，這些人自然就成了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障礙。所幸的是這群人比起那些長臂怪物來說，在行動之上要慢上許多，更無長臂怪人那種靈活得可在樹枝樹榦上手足並用的下山本領，這使得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很容易將這群人甩棹了。只不過，在這山林間，似乎每一處都有敵人，這裏的敵人比長臂怪人要多上好幾倍，在極快的時間里便聚集了近百人。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都為之吃驚不小，如此看來，這個神秘不知名的部落勢力極雄，如果自己兩人與這近百人交手，只怕累也會累死。因此，軒轅兩人只得左沖右突，哪裡人少便向哪裡躥，反正林子大，根本就不必擔心沒路可走，只要不走到絕崖的那一頭，就會有一線生機。　　這群追兵也都有弓箭，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在奔逃的同時奪了兩張大弓，邊跑邊向後胡亂放箭，倒也射中了幾個目標，若非他們怕成為別人的目標，只怕敵人會死得更多。因為追兵的人數很多，目標大，極容易射，而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仗着自己的速度快，身子靈便，在樹木之間左穿右躍，那些射來的箭矢根本就不會對兩人構成什麼威脅。　　此刻軒轅惟一盼望的就是天黑，只有天黑了之後才是他的世界，他很自信若是到了黑夜，完全可以擺脫敵人的糾纏，甚至可以進行反撲，讓這群敵人鎩羽而歸。　　這時太陽已經西斜，離天黑之時不遠了，天際只留下那抹如血的殘虹，而微微的光潤透過林隙間，顯得極為陰暗。　　※※※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打算並沒有如願以償。　　沒有如願以償，只是因為路已不通，這並不是絕崖，而是絕壁，只怕連猿猴都難以攀登的絕壁，而此刻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已逃到了這絕壁之下。　　這是他們沒有想到的結果，抑或是因為他們對這裏大不熟悉的原因，而這群人之所以緊追不舍，或許就是因為知道這面是一堵無可攀登的絕壁，是以他們並不怕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逃脫，也沒有在這一面設什麼伏兵。　　也只有到了此時，軒轅才知道自己其實已踏入了敵人所設下的死局之中，禁不住暗自後悔，但事已至此，後悔也於事無補。　　恭弘=叶 恭弘皇與軒轅相視望了一眼，露出一絲苦笑，但旋即轉身，對方呼喝叫嚷聲尚遠。　　“看來我們是逃不出去了！”恭弘=叶 恭弘皇無可奈何地道。　　軒轅轉身向絕壁之上望去，禁不住暗自吸了口涼氣。　　絕壁高達數十丈，上面生有許多青苔，雖有幾棵小松斜生而出，卻似乎並不能承受太大的重量，而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此際身上又沒有帶鈎索，要想攀上這樣的絕壁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在這種毫無遣掩的崖壁上，更無法擋住射來的箭矢，除非能在敵人趕來之前爬上崖頂。否則，軒轅兩人惟有困死於絕崖底部，因為這群敵人是自另外三面包圍過來的。　　這是軒轅的失策，因為軒轅本想借這樣的機會再對追兵作出反撲，可是沒等到天黑，就已經面臨絕路，這是軒轅絕沒有料到的事。　　“那是什麼？”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指了指絕壁之上的兩道黑影。　　“那是……是兩根能動的藤……”軒轅幾疑自己看花了眼，抬頭向崖頂望去。　　“兩個傻瓜，還不上來？！”一個嬌脆的聲音竟自絕壁之頂飄了下來。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大為驚愕，他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但他們的的確確看到了一個讓自己相信的事實。　　絕壁之頂，竟是柔水公主――共工氏的柔水公主！　　這不是眼花，絕對不是眼花，可這事情也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軒轅揉了揉眼睛，恭弘=叶 恭弘皇也揉了揉眼睛，不錯，崖上之人的確是柔水公主！軒轅簡直想大哭一場，他從來都沒有想過會有這樣一個場面發生。　　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湧起一種異樣的感覺，他不知道該如何表達自己的情緒，與軒轅一樣，他只是獃獃地望着絕壁之頂，像是進入了一個夢境。　　“傻瓜，他們快追來了，還不快上來？！”柔水的聲音也有些急了。　　軒轅如夢方醒，一拉恭弘=叶 恭弘皇，道：“快上！”　　恭弘=叶 恭弘皇望了軒轅一眼，又望瞭望崖頂，點了點頭，兩人同時起步，向絕壁之上衝去。　　絕壁之上雖長有青苔，也很陡峭，但並不是光滑如鏡的，那兩根巨藤的底部仍距崖底有近兩丈之高，顯然巨藤只有這麼長，對於一般人來說，這可能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高度，但對於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來說，這卻算不了什麼。兩人的腳尖在絕壁上連踏幾下，也便順利抓住了巨藤。　　巨藤發出兩聲“吱吱”輕響，便在山壁間晃蕩起來。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扭頭向後望去，隱約發現有人自林間湧來，不禁手足並用，如兩隻猿猴一般極快地向絕壁之頂攀去。　　“他們在這裏……”樹林間傳來了一陣追兵的呼叫聲。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相視望了一眼，都看出了彼此的驚駭，如果追兵趕到，以勁箭激射他們的話，那他們只好做箭靶子了。在這種絕壁之上，要想避過亂雨般的箭矢，只怕很難很難，甚至是不可能的。而且，在這群神秘人之中，更有神箭手。以他們百步穿腸的準確度，要射斷巨藤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因此，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並不樂觀，但仍是以最快的譴度向崖頂爬去。　　“嗖嗖……”幾支箭矢自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耳邊射過，真是險之又險。而此刻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已經上升到十餘丈高，如果這個時候被射斷了巨藤的話，自絕壁之上摔下，那兩人惟有死路一條，即使不被射死，也會摔死。　　“呼呼……”幾顆巨大的石頭破空而過，自絕壁之頂拋落，在虛空中劃過一道優美的弧線，直向絕壁之底砸去。　　“轟……轟……”巨石砸落絕壁之底的聲勢極為駭人，顯然是柔水公主也開始向下還擊了。　　那幾個箭手也被這驚人的聲勢嚇了一跳，忙掠身閃避，竟忘了張弓射箭。　　巨石砸落絕壁之底，濺起一陣塵埃，樹枝樹恭弘=叶 恭弘全都被砸下一大片，谷底一時枝恭弘=叶 恭弘翻飛，塵土飛揚，視線一片模糊。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心頭一暢，不由得大為感激柔水公主。　　但兩人升到二十多丈之時，絕壁之底便又傳來了一陣高呼：“不要讓他們跑了，都給我放箭！”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再驚，不過他們此時距崖底已經很高了，敵人若想射斷巨藤並不是人人都能做到。不過，對於“人”這種大目標來說，卻顯得極為不利，軒轅兩人禁不住恨起這絕壁太高了，眼見仍有十數丈，這可不是一段小距離，雖然兩人的動作如猿猴一般靈巧，但絕對快不過百箭齊發。　　“嗖嗖……”力量弱一些的箭手對這種高手便失去了準頭，因為半空之中的風極大，那些向上射的箭矢被風吹得歪了一些，這使得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僥倖逃過了一劫，又繼續攀上兩丈，不過幸運之神並不是總眷顧他們。　　軒轅的巨藤被箭射中，幾乎就要斷裂，但由於藤條比較粗，一時之間竟然沒斷。　　“小心！”恭弘=叶 恭弘皇忍不住吃了一驚。　　軒轅也無可奈何，抓住一顆小松，再用力向上升了半丈，巨藤便發出了“吱吱”兩聲輕響，似乎隨時可能會斷裂。　　恭弘=叶 恭弘皇腳尖在一邊石壁上輕點一下，身子朝軒轅盪了過來，急道：“快抓住我的手！”　　軒轅也知道這根巨藤大概是完蛋了，哪敢猶豫？　　伸手便拉住恭弘=叶 恭弘皇，雙腳向恭弘=叶 恭弘皇那根藤上一纏，陡聽“嘩”地一聲，軒轅原先所在的那根粗藤如死蛇一般落了下去。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暗叫一聲好險，雖然逃過了這一劫，卻無法避過隨之而來的勁箭。　　軒轅身上本就注滿了勁氣，但仍然中了三箭，全都在背上。恭弘=叶 恭弘皇的肩頭也中了一莆，只痛得兩人叫苦不迭，但卻又不得不咬牙苦撐。　　“轟轟……”又是幾塊大石頭砸了下去，這次卻傳來幾聲慘叫。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再爬高一丈有餘，又將身子一盪，軒轅又迅速回到自己那根斷了只剩下上面一截的巨藤上，這一躍一墜之際，軒轅幾乎無法把握住粗藤。　　“堅持住！”恭弘=叶 恭弘皇鼓勵道。　　軒轅向恭弘=叶 恭弘皇苦笑了笑，沉重地點了點頭。　　“我來拉你們！”柔水公主顯然也知道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中箭了，急慮地道。隨即又向她身邊的人嬌叱命令着：“給我扔石頭砸死那群混蛋！”　　山頭之上的石頭似乎並不是很多，扔下去的石頭稀稀落落的。　　軒轅正感一陣乏力之時，突然感到自己在迅速上升，他所攀的那根粗藤被一股巨力向上拉去，心中禁不住大喜。　　恭弘=叶 恭弘皇也是如此，這粗藤上升的速度比他們攀爬的速度還快，但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心中又多了一些疑惑，以柔水公主的力量，怎麼可能將兩個懸於絕壁上的人拉得如此之快？這所需要的臂力之大絕對不下千斤。　　“難道柔水公主身邊竟有這樣的高手？”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心中都存在着一絲疑惑。　　“咦，怎麼是空的？”柔水公主及其屬下的聲音自崖頂上傳來。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這一驚非同小可，對方拉得如此之快，竟還感覺到是空的，那只有一種可能，他們根本就沒有用上力氣。在柔水公主的屬下中當然不可能存在着一個人根本就不花力氣，而能把一共有三百多斤重的兩人自絕壁上如此快地拉上來，那麼就是說，拉藤的人並不是柔水公主。　　“喂，你們聽到我說話了嗎？”柔水公主那焦急的聲音絕對不是裝出來的，顯然她以為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已經放手自巨藤上墜了下去，是以他們才會感到巨藤是空的。　　“我們在藤上，不是你們在拉我們嗎？”軒轅喚道。　　“不可能……”“怎麼你們這麼輕？犹如沒有體重一般。”柔水公主見兩人答了話，心神禁不住微松，但又感到太過古怪，簡直是不可能，她拉這兩個人，竟像拉着空藤一般。　　“哚哚……”絕壁之下的亂箭根本就射不中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兩人上升的速度太快，而粗藤也似在左搖右晃，便那些人的箭矢全都失去了準頭。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正在大感得意之時，突然同時發出一聲驚呼：“猿人！”　　他們居然發現絕壁之上有一個凹陷的大洞，而洞口兩隻巨大的猿人正在以飛快的速度收着粗藤，且粗藤的另一頭又自洞口向絕壁之頂升去。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立刻明白了一切，但幾乎昏了過去，只差沒一鬆手跌落絕壁之底。　　原來柔水公主之所以感到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一點重量，那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是在拉兩根空藤，他們所拉的速度沒有這兩隻大猿人拉得快，因此，他們所拉的粗藤都是猿人拉上來堆在地上的空藤而已。他們根本就拉不完那堆在地上的粗藤，也便無法直接拉扯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自然就會覺得軒轅兩人根本就沒有重量了。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怎麼也沒料到，在這絕壁之上，居然存在着猿人居住的洞穴。這個連柔水公主也不知道，只怕誰也不會料到這些。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看着兩隻巨大的擅人齜牙咧嘴地向他們發出一陣古怪的笑容，禁不住毛骨悚然，連手指頭都變得有些僵硬了，如果不是他們兩人的膽量過人，只怕已經昏了過去。若這裏離絕壁之下不是太高的話，他們肯定已鬆手跳了下去，可是此刻跪下去必定會粉身碎骨，他們只好咬牙硬着頭皮面對這兩隻巨大的猿人。　　“喂，軒轅、恭弘=叶 恭弘皇，你們還在嗎？”柔水公主根本就感覺不到手中的重量，當然也就感覺不到兩人的存在，而她伸出頭也望不到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影，不由得高聲問道。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抬頭向絕壁之頂望去，卻因突出的岩石而擋住了他們的視線，根本就無法看到柔水公主，而柔水公主也因此而看不到他們，更看不到猿人的所在。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都自喉間發出一陣極為難聽的回應：“還――在――”但這兩個字說得極為艱澀，也小得可怕，因為他們實在無話可說，其實，依照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估計，此刻離崖頂只不過兩三丈高而已，但就是這兩三丈卻成了另外一個世界。　　兩隻猿人伸手各抓起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如同抓住兩個小孩一般。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臂已經變得麻木不堪，根本就沒有反抗的力量，只好眼睜睜地望着兩隻猿人把他們拖進山洞之中。而在這一刻，他們立刻又放下心來――其中有隻猿人他們竟認識――正是他們自群狼的口中救下的那隻巨大的猿人！　　而此刻兩隻猿人對他們似乎沒有一點敵意，只是將他們放在地上，歡喜得又蹦又跳，搔耳撓腮，樣子極為滑稽，並無可怕之處。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禁不住相視望了一眼，笑了笑，終於吁了一口氣。　　※※※　　柔水將粗藤完全拉了上去，卻是空空如也，不由得花容失色。　　“恭弘=叶 恭弘皇，軒轅……”柔水禁不住驚呼，聲音凄惶而急切，她怎麼也想不到拉上來的居然是一長一短兩截空藤。　　“恭弘=叶 恭弘皇，軒轅……”絕壁頂上眾共工部族人禁不住全都代表柔水呼喊起來。　　“我們沒事，你們別擔心！”軒轅來到絕壁間的洞口處向絕壁之上高聲呼道。　　“軒轅，你在哪裡？恭弘=叶 恭弘皇在嗎？”柔水隱約間聽到了軒轅的聲音，不由大喜地高聲問道。　　“公主，危險，不要靠崖邊太近了！”顯然是柔水的身子靠絕壁大近，眾護衛都急了。　　“他很好，我們現在在崖下兩三丈處的一個大山洞之中，這裡有幾位朋友，呆會兒再上來與你們會合，不要着急！”軒轅也有些氣促地呼道。　　崖頂立刻傳來一片歡呼，顯然是因為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還活着而歡呼。當他們拉上空藤時，還以為兩人中箭之後墜落崖底，此刻聞聽兩人不僅活着，還有幾位朋友，自然是高興至極。　　“我們馬上下來找你們！”柔水有些迫不及待地道。　　“不必了，還是等我們上來吧！”恭弘=叶 恭弘皇也許是見軒轅喊了幾句話，那箭傷痛得不行了，才不得不開口。　　“哦，那你們快點上來吧！”柔水急切地呼道。　　恭弘=叶 恭弘皇不再答話，軒轅也沒有作聲，經過這一陣折騰，他們實在有些受不了，所以均沒有再出聲。　　猿人向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嘰咕”着，比劃了一陣子，又棒出一大堆野果、靈芝之類的，還有人蔘和一些生的兔肉，放在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面前，然後又“嘰咕”比劃了一陣子，便坐在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對面，十分安靜地望着兩人。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禁不住想笑，兩隻猿人坐在他們面前，像兩座肉山，而他們與猿人相比，如同小孩比大人。　　但兩隻猿人與他們一對一的對面而坐，中間便放着野果、靈芝、獸肉，倒像是在與貴賓交流。　　軒轅也向猿人打了個手勢，然後在恭弘=叶 恭弘皇肩頭撥出那射入肉中的勁箭。　　兩隻猿人似乎明白了些什麼，迅速走開，不過一會兒竟捧回一大堆草恭弘=叶 恭弘草根。　　其中有幾樣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陌生，平時受傷時他們經常用來嚼成糊塗在傷口處，有生肌、止血、鎮痛之效。　　兩隻猿人將那些草放在嘴裏嚼了一陣，然後便把糊糊硬要為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抹在傷口處，即使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想反抗都不可能。　　第四卷

# 第一章 猿洞療傷

　　身處猿洞中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心中一陣苦笑，但卻又不得不領猿人的這份好意。　　那隻曾受傷的猿人在給兩人抹上了草藥之後，又指了指自己身上已塗得滿是草藥的傷，比劃了一下。意思是說：“你看，我也受傷了，正是用的這種藥草。”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相視而笑，不由得向兩隻猿人點了點頭，那受傷的猿人似乎又有些不好意思起來，齜嘴露出―個難看的笑容，搔耳撓腮地傻笑着。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為之捧腹，不過那草藥塗在傷口之上后，傷口處再也沒有火辣辣的疼痛，而生出一股清涼的感覺，兩人子由得對這猿人刮目相看。可見兩隻猿人並不笨，也挺懂得生存之道，更知道感恩圖報，兩人也不覺得它們怎麼醜陋和可怕了。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曾是獵人，自然知道猿人的可怕和兇悍，那種野性便連虎豹和大黑熊都不是其對手，更是力大無窮。沒有獵人聽到猿人而不為之緊張的，但此刻這兩隻猿人卻如此乖馴，知恩圖報實在是極為難得。　　軒轅不禁友好地伸出手與猿人那毛茸茸的大手相互拍了拍，將兩顆大野果分別塞到兩隻猿人手中，然後又拾了兩顆，與恭弘=叶 恭弘皇一人一顆，津津有味地吃了起來。　　兩隻猿人傻傻地笑了笑，極為高興地望着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然後滑稽地學着軒轅兩人的樣子把野果吃了下去，但他們吃的速度比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快多了。　　軒轅兩人看得禁不住笑得直打顫，差點忘了洞外的柔水公主和那群共工氏部落的人。　　猿人見兩人笑了，又是一陣搔耳撓腮的傻笑。　　※※※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出來的地方是一個大樹洞，這棵古樹空心部分幾有六尺見方，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順着那盤根錯節的洞壁攀上來之時，柔水公主差點沒急得要順藤攀下去看看，那一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的樣子的確很有趣。　　軒轅不禁重重地拍了一下恭弘=叶 恭弘皇的肩頭，笑得極為古怪。　　恭弘=叶 恭弘皇自然明白軒轅那古怪的笑容是什麼意思，但心中卻一陣苦澀。　　共工氏竟來了十餘人，這些人應該都是柔水公主的親衛，在共工寨中軒轅似乎並未見過這些人。　　最早發現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是柔水公主的一個婢女，她的目光極為警惕地四面掃視着，因此第一個發現了自草叢中鑽出來的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但是她也同時發出驚呼，因為她看見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背後各立着一隻如小山似的巨大猿人，是以，她忍不住發出了一聲驚呼。　　眾人都順着她的目光一望，也全都跟着大驚失色。　　“小心，你們背後！”柔水公主忍不住驚叫起來。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禁不住相視而笑，轉身向兩隻大猿人笑了笑。　　兩隻猿人極為配合，雙手將軒轅及恭弘=叶 恭弘皇一提，分別放在各自的肩頭，引得柔水公主和眾護衛又是一陣尖叫，只差點便要動手用弓箭了，但是等他們發現猿人並不是如往常一般撕裂人的軀體時，又不由有些傻呆了。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各自坐在猿人的肩頭，向柔水公主扮了個鬼臉，隨着猿人的步伐迅速向柔水公主靠近。　　那十多名護衛忙在柔水公主面前圍成一圈，以防備猿人突然襲擊，到此刻他們仍然無法擺脫一臉戒備之色。　　“這就是我們的朋友，你們怎麼來了？”軒轅笑着自猿人的肩頭躍了下來，輕盈至極。　　柔水更是一臉惑然的神情，她幾乎不敢相信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竟能夠與這兩隻猿人相處得這麼好。　　“你們受傷了？”柔水望了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突然問道。　　“我沒事，些許小傷，你去看一下他傷勢如何吧。”軒轅故意向恭弘=叶 恭弘皇指了指，並對柔水打了個眼色。　　柔水豈會不明白軒轅的意思？對軒轅如此識趣和配合不由得大感歡喜，立刻會意地向軒轅投以迷人至極的一笑，施施然地分開護衛，來到恭弘=叶 恭弘皇身邊，柔聲關心地問道：“你受傷了？”　　軒轅心中不由得大叫厲害，暗忖道：“美人一笑就是不同，幸虧沒勾引我，否則……”　　恭弘=叶 恭弘皇臉上有些尷尬的紅潤，淡漠地道：“我沒事，些許小傷，軒轅傷得比我更重！”　　“誰說的？我可是生龍活虎的，公主，你趕快給恭弘=叶 恭弘皇檢查一下，看哪幾處受了傷。”軒轅見恭弘=叶 恭弘皇如此不領美人思，不由好笑地道。此際，他對柔水更多了幾分佩服和感激，一個敢為自己所愛而千里相追的女人，的確讓軒轅生出敬意，而恭弘=叶 恭弘皇現在已經可算是自己的好兄弟，他自然樂意撮合這樣一對有情人。何況，如果能夠得到共工氏的相助，又有“青雲劍宗”，那麼對將來自己的行事肯定是有百利而無一害，是以，軒轅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表現極不滿意。　　“你可別動啊，讓我看看，你是哪裡受了傷？”　　柔水公主沒有一點羞澀，而是一本正經地說出這句話，讓人不明白她是在裝傻還是真是如此。　　軒轅差點沒暗自笑破肚皮，他還是第一次認識柔水這般有個性的美人，說干就干，竟要為恭弘=叶 恭弘皇當眾解開上衣。　　恭弘=叶 恭弘皇大窘，可柔水那故作認真的神情又使他不好意思作出過激的反應，本來有些蒼白的臉色竟難得地紅了起來，並伸手推開柔水的手，退了兩步，有些緊張地道：“沒事，只是背上有兩道箭傷，已經上了葯。”　　軒轅再也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柔水卻是一副得意的模樣，卻忍住了笑聲並未笑出來，她的那群護衛也大感有趣，卻不敢發笑。　　柔水也不再緊逼，只是鬆開手溫柔地道：“那好吧，就讓我看看你背上的傷，再給你換藥好了。”　　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從沒見過如此陣仗，柔水不依不饒，步步緊逼，倒真讓他有力沒地方使，甚至連最初的冷漠和鎮定也被柔水過分的關心擊得潰不成軍，慌忙道：“我的葯是剛才上的，暫時不用換！”　　“哦，我不看一下怎麼放心？”柔水仍然不依不饒地道，目光卻緊緊地逼視着恭弘=叶 恭弘皇，一分不移，更是柔情似水的模樣。　　恭弘=叶 恭弘皇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會有害怕一個女人的時候，就算面對最可怕的野獸，面對最強的敵人，他也從來都沒有迴避過，可是此刻他卻不自覺地不敢與柔水的目光對視，只是長長地吸了口氣，仍然冷冷地道：“公主難道就沒有別的事情可以做嗎？”　　軒轅的心中禁不住想大罵恭弘=叶 恭弘皇是個不解風情的混蛋，但也無可奈何，他實在不知該如何去說，也實在無法將恭弘=叶 恭弘皇與有邑族族人口中所傳的那種形象聯糸在起。　　柔水的臉色也變了變，但很快又恢復了正常，稍移了一下身子，再一次捕捉到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與其絲毫不移地對視着。半晌才認真而溫柔地道：“不錯，我的確有別的事情可做，但別的任何事情都沒有現在這件事情更重要，你明白嗎？”　　軒轅一呆，禁不住暗自叫絕，柔水的表現實在太出人意料了，如果易身而處，只怕軒轅早就被感動得向柔水投降了。　　恭弘=叶 恭弘皇也是一愣，自柔水的鼻翼之中呼出的熱氣在他面部不住地輕拂着，更有一股淡淡的清香雜夾其中，的確讓他神志有些昏眩。　　恭弘=叶 恭弘皇望着柔水那兩點寒星般的眸子，竟被其中的神韻所震懾，再一次避開柔水的目光，嘆了口氣，無可奈何地道：“你要看就看吧，但我卻要先問你一個問題。”　　“好，你問吧，我知道的一定全都告訴你！”柔水大為歡喜，又似乎有些得意，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終於讓步了。能夠讓恭弘=叶 恭弘皇讓步的人，這個世上並不多，柔水絕對知道這一點。以恭弘=叶 恭弘皇的性格，居然作出如此讓步，實已夠她得意的了。　　“你們怎麼會出現在這裏？”恭弘=叶 恭弘皇將軒轅最初問的問題又重新問了一遍。　　柔水有些傲然地挺了一下胸脯，自豪地道：“在共工集之中，如果我想去查找一個人的下落，這是極為輕而易舉之事，不管你們以什麼樣的方式離開共工集，都不可能逃過我們的耳目。我以前說過，我絕不會輕言放棄的！”說到這裏，柔水猛然轉身再次面對恭弘=叶 恭弘皇，深情地注視着恭弘=叶 恭弘皇道：“我願意為我所愛的人付出一切的代價，因此，你到哪裡，我就會跟到哪裡！”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禁不住目瞪口呆，這種場面他們倒真的是第一次遇到，如此大膽直露的美人，他們更是第一次遇到，但卻絕對沒有任何人敢鄙視柔水。相反，柔水的堅決和執着實是足以感動任何人的最佳“武器”。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並沒有笑，因為這並不好笑，他們心中只是為柔水的真情所震撼。柔水的那些護衛和婢女們並不意外，或許，他們太了解柔水的性情了。　　恭弘=叶 恭弘皇靜靜地望着眼前這美麗得炫目的女人，他竟不知道該如何說，該說什麼或是該做什麼，他只是望着柔水，靜靜地望着，犹如一尊石像，臉上的表情依然平靜如水。　　柔水絲毫不迴避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她清楚地覺察到恭弘=叶 恭弘皇平靜的表情之下，那波動的情緒。　　眼睛可以出賣一個人，出賣恭弘=叶 恭弘皇的是他的眼睛，而柔水所有的信息都是自恭弘=叶 恭弘皇的眼神之中得來的。　　半晌，柔水才低下頭，似乎有些畏怯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只是低着頭撫弄着自己的衣角，幽幽地道：“其實我早就發現了你，但是怕你討厭我，所以才一直不敢出來與你相見。可當你們進入了九黎禁山之後，我才發現，這座山中伏有很多九黎部武士，便知道你們會弄出亂子來，而我們人少，也不能與九黎部正面衝突。我估計，你們被逼無奈后一定會向這邊跑來，因為這裡是一面絕壁，九黎部之人並不會在此設立森嚴的防衛，雖有幾人，卻被我事先解決了。果然，你們真的弄出亂子來了……”柔水頓了一頓，又小聲地對恭弘=叶 恭弘皇道：“我本來仍不準備來見你的。”　　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動了動，似乎是因為感動想抓住柔水的肩臂，但又突地收了回來，猛然轉過身去，以背對着柔水，深深地吸了口氣道：“謝謝你，軒轅，我們該走了。”　　軒轅和柔水全都呆住了，共工氏的護衛人人勃然大怒，“鏗……”地全都拔出了兵刀，他們似乎沒有想到恭弘=叶 恭弘皇竟如此絕情，如此冷酷。柔水公主不惜千里相隨，甘冒大險相救，更表露出如此愛慕之意，卻換來恭弘=叶 恭弘皇這樣的回報，這簡直是對他們敬愛的柔水公主的一種污辱。　　柔水公主氣得直打顫，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的背影，臉色煞白。　　“公主，公主……”幾個婢女忙扶住柔水，關切地呼道。同時向恭弘=叶 恭弘皇投以憎恨和鄙視的目光。　　“恭弘=叶 恭弘皇，我要你的命！”有兩名護衛見公主氣成這樣，終於按撩不住心中的怒火，揮刀向恭弘=叶 恭弘皇飛撲而去。　　“無鷹，無鷲，給我住手！”柔水突然喝叱道。　　那兩名護衛的身子突地停住，而此刻兩人的刀只距恭弘=叶 恭弘皇不過一尺，只要稍一用力便可將恭弘=叶 恭弘皇砍成三段。但在柔水的呼喝聲中，他們的刀再也砍不下去了，只是氣得手在發抖。　　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動，連一根手指頭都沒有動，他似乎無意作出任何反應，也像是不知道自己剛才已經在鬼門關前走了一遭，只是靜靜地立着，犹如―顆乾枯的古樹。　　“無鷹，無鷲，我們走！”柔水說完深深地吸了口氣，怨恨地望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強忍着不讓自己的淚水流下來。　　軒轅望着柔水那幾乎要讓人心碎的眼神，差點恨不得給恭弘=叶 恭弘皇幾記耳光，但這一刻他又能說什麼呢？又能做什麼呢？只是傻傻地望着獃獃的恭弘=叶 恭弘皇，暗暗嘆了口氣。　　“恭弘=叶 恭弘皇，最好不要讓我們再看到你！”無鷹和無鷲殺機未減，極為憤怒地道，他們對公主的命令絕對服從。　　恭弘=叶 恭弘皇依然沒有反應，像是泥塑一般，也不吱聲，甚至也不回頭看眾人一眼，似乎感覺不到柔水那讓人心碎的眼神。　　軒轅的心在痛，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他竟有些恨恭弘=叶 恭弘皇，那是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恨，甚至有些為柔水不值，望着虛弱地轉過身去，在幾個婢女扶持之下的柔水，他很想去安慰幾句，但卻知道此刻的任何安慰都是無補無事的，沒有什麼語言可以撫慰柔水內心所受的傷害。　　柔水在眾護衛的環護之下，迅速地向山下行去，沒有回頭看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　　恭弘=叶 恭弘皇依然沒有回頭，只是靜靜地站着，軒轅也陪恭弘=叶 恭弘皇靜靜地站着，兩個人，像是兩截朽木，惟有兩隻猿人不解地注視着他們。　　良久，軒轅再也忍不住氣了，走到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後，用力一揪恭弘=叶 恭弘皇的衣服，氣恨地呼道：“你是怎麼了？你還是不是人……”　　但軒轅的話只說到一半，便再也說不下去了，不是因為別人封住了他的嘴，而是他發現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意外――極為意外的表現。　　此時恭弘=叶 恭弘皇的嘴角滑出了一縷血絲，臉上的肌肉似乎都扭曲抽搐着，陷入了―種極度的痛苦之中。　　“你怎麼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軒轅忙抓住恭弘=叶 恭弘皇的脈門，驚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的笑容極為痛苦，身子開始發抖，但卻似乎並不能說話。　　軒轅的臉色變得十分難看，驚訝地道：“你是中毒了！”說話間將目光投向柔水消失的方向，狠聲道：“他們好卑鄙，你在這裏等一會兒，我去找他們要解藥，你暫時不會有性命之憂！”　　軒轅將恭弘=叶 恭弘皇向兩隻猿人手上推了過去，竟以人語道：“拜託你們，將他帶到你們洞中去等我日來！”　　恭弘=叶 恭弘皇臉上顯出一絲惶急之色，似乎想表達什麼，但卻說不出話來。　　“沒事的，我很快就會回來！”軒轅見恭弘=叶 恭弘皇這種表情，心中猜測，可能是怕自己打不過柔水的那麼多人，是以才如此說。　　恭弘=叶 恭弘皇臉上的表情沒有一絲改變，反而急得又噴出―口血來。　　“你，你……”軒轅大驚，他似乎沒有想到恭弘=叶 恭弘皇竟如此激動，但突然間，他想起了自己並不畏懼毒構。那豈不是自己的血液……想到這裏，軒轅拔出獵刀。在手腕上割開一道血口，捏起恭弘=叶 恭弘皇的喉嚨，不讓恭弘=叶 恭弘皇有絲毫的抗拒，使自己的血液流入對方的口中。　　恭弘=叶 恭弘皇更驚，但軒轅的力道極大，他竟全無抗拒之打，微腥的血液之中竟似乎散發出一種淡淡的清香，血液入喉，如同一股清泉注入體中，全身在剎那間似又恢復了活力。　　軒轅露出了一絲笑意，但卻並沒有停止的意思。　　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間猛地推開軒轅的手，抹了一下嘴角的血漬，惶急地道：“你怎麼可以這樣？快包紮傷口！”說話間撕下―幅衣角將軒轅手腕上的傷口包紮起來，激動之下，他勝上泛起一陣異樣的紅潤。　　“感覺好了些沒有？”軒轅見恭弘=叶 恭弘皇又恢復了活動能力，不由歡喜地問道。　　“沒事了，你怎可不愛惜自己的生命呢？”恭弘=叶 恭弘皇很少這般關心一個人，但看到軒轅不顧自己的生命，以鮮血救他，這種大義，實是已經讓恭弘=叶 恭弘皇深深地感動了。　　“沒事就好，我們去把那兩個卑鄙小人教訓一頓，竟敢暗中下毒！”軒轅似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也受了傷和失血極多，怒氣沖沖地道。　　“這不關他們的事！”恭弘=叶 恭弘皇嘆了口氣道。　　“不關他們的事？你都差點被他們毒死了！”軒轅怒氣難消地道。　　“這毒並不是他們下的！”恭弘=叶 恭弘皇又道。　　“不是他們下的？那是誰下的？”軒轅憤然地反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吸了口氣，抬頭望天，卻無言以對。　　軒轅似乎也感覺到了其中的不對勁，抓住恭弘=叶 恭弘皇的肩，認真地問道：“剛才究竟是怎麼回事？”　　恭弘=叶 恭弘皇又禁不住輕嘆一聲，望瞭望柔水消失的方向，露出一絲苦笑。　　“如果你不想說的話，我不勉強！”軒轅有些生氣地道。　　“天黑了，我們不如到山洞中去說吧。”恭弘=叶 恭弘皇出言道。　　軒轅伸手為他把了把脈，臉色稍稍緩和地道：“嗯，毒勢似乎稍稍壓制了，此時不宜動怒，我幫你將毒逼出來吧！”

# 第二章 神族之毒

　　恭弘=叶 恭弘皇苦澀地笑了笑道：“沒用的，天下間除了她之外，沒有任何人能夠將它逼出來，你……”說到這裏，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住口不語，似乎知道自己突然說漏了嘴，這才突然打住活鋒。　　“她是誰？”軒轅並不是個粗心之人，他立刻聽出恭弘=叶 恭弘皇語氣之中的不對勁，逼視着恭弘=叶 恭弘皇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稍稍避開軒轅的目光，聲音又變得很淡漠地道：“知道了對你沒有半點好處，我也不希望你知道。”　　軒轅一呆，稍轉了個角度，又再一次逼視着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冷聲問道：“是不是那個人下的毒？”　　恭弘=叶 恭弘皇點了點頭，並不否認。　　“她在哪裡？你怕她，我軒轅卻不是怕事之人！”　　軒轅斬釘截鐵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笑了笑，道：“我也不知道，也許她仍在千里之外，也許就在附近，沒有人知道她的行蹤。”　　軒轅愣愣地不知道該說什麼好，恭弘=叶 恭弘皇的那種表情並不像是在說謊，軒轅也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不是說謊之人。雖然兩人相交不過十多天時間，但卻如同己相識了數十年的知己，他很了解恭弘=叶 恭弘皇的性格，不過，他卻無法明白，為什麼恭弘=叶 恭弘皇對柔水公主那麼絕情？　　恭弘=叶 恭弘皇見軒轅沒有言語，禁不住又嘆了一口氣，目光向柔水消失的方向投了過去，卻已是黑暗的一片，更不見柔水的影蹤。　　“她已經走了，我真不明白你怎麼忍心傷害她，更不明白你竟會是這樣一個不解風情的木頭，如果你此刻去追，或許還來得及。”軒轅看出了恭弘=叶 恭弘皇目光之中的惆悵和無奈，氣鼓鼓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忙收回目光，抬頭望瞭望那已經升起的月亮，長長地嘆了口氣道：“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　　“我怎麼能夠明白？只怕我永遠都無法明白，這樣好的―個姑娘，難得的是她那一片執着的愛意，肯為你千里相隨，冒險相救。一個姑娘肯為一個男人如此放下臉皮，實在是難得，如果換成是我，早就投降了―百次……”　　“但你卻不是我！有些事情並不是心之所想，便可以行有所動的，將來你自會明白，我不希望你再說下去了！”恭弘=叶 恭弘皇猛然打斷了軒轅的話頭，雙手緊抓住軒轅的肩頭，聲音有些激動地道。　　軒轅竟被恭弘=叶 恭弘皇的激動所震，像是望着一個陌生人一般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半晌未語。　　恭弘=叶 恭弘皇也發覺自己有些失態了，緩緩地鬆開了緊抓軒轅肩頭的手，微帶歉意地道：“對不起，我失態了！”　　軒轅卻突然笑了，笑得有些古怪，以一種極為怪異的眼神看着恭弘=叶 恭弘皇，半晌才道：“你在騙自己，也在騙柔水，其實你是愛她的，對嗎？”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霎時變得蒼白，忙轉過身去不再與軒轅的目光相對。　　月升日落，天地間一片昏沉，此時軒轅不再注意身旁的恭弘=叶 恭弘皇，而是專心傾聽着自遠處傳來的些微動靜。　　兩隻猿人的耳朵似乎也豎了起來，併發出“嘰咕……”的怪叫聲。　　“你們聽到了什麼？”軒轅向兩隻猿人問道。　　兩隻猿人望瞭望軒轅，又望瞭望恭弘=叶 恭弘皇，兩隻粗壯的爪子不斷地揮舞着，並朝山下的那片林子比劃了一下。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一變，軒轅卻道：“我們下去看看，似乎是柔水他們遇到了敵人！”　　恭弘=叶 恭弘皇一聽軒轅如此說，二話沒說，扭頭便向山下掠去。　　軒轅見恭弘=叶 恭弘皇反應如此之快，不禁搖頭苦笑了笑，但不明白為什麼恭弘=叶 恭弘皇要這樣自欺欺人，這不是自己找罪受嗎？正想間，一隻猿人已將他提起向其寬闊的肩頭―送，如一陣風般朝聲音傳來之處奔去。　　軒轅先是一驚，隨即一喜，猿人奔行的速度之快，比恭弘=叶 恭弘皇有過之而無不及，簡直像是一匹發狂的野馬、而且平穩至極。　　恭弘=叶 恭弘皇只感風聲一緊，也被帶到另一隻猿人的肩頭，向山下疾奔而去。　　※※※　　林間極暗，但卻並不能模糊軒轅的視線，黑暗之中，他依然能夠看清林間的一切，而他最先看到的，卻是血跡和屍體。　　屍體，是那群曾追得他無路可逃的人之中的幾個，軒轅認識。　　不用說，定是這群人見軒轅上了絕壁之頂，便立刻改道自山下圍追而來。　　猿人放下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吸了吸鼻子，極為警惕地朝四面望瞭望。　　軒轅來到屍體旁，忙伸手摸了一下屍體，皺了皺眉頭道：“剛死，我想這群人仍在附近！”　　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掃過那幾具屍體，卻發現這幾人的死因全都是因為喉管被捏碎抓破而亡，禁不住大感疑惑，他想不起柔水身邊有哪人擅於碎喉，而這砰喉之人，不可否認是個極為可怕的高手。　　軒轅的目光移向被踏得一塌糊塗的灌木和枯草，恭弘=叶 恭弘皇立刻會意地迅速朝那方向追去。　　軒轅又豈不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思？雖然恭弘=叶 恭弘皇極力迴避柔水，但如果說他對柔水不關心，那是不可能的，只是他弄不清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中究竟在想些什麼，為什麼要如此去面對感情？　　恭弘=叶 恭弘皇在距剛才發現屍體處五十步左右的地方，又發現了十餘具屍體，顯然這一場激戰很是激烈，周圍的樹榦和樹枝都顯得極為零亂，枯草更是亂成一片。　　只不過，軒轅很意外地發現了一具應該不屬於九黎部成員的屍體，因為這具屍體的頭髮竟是棕褐色的。　　在夜晚，軒轅依然可極為清晰地辯明顏色，而恭弘=叶 恭弘皇則沒有這個能耐。是以，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知道這是一具有棕褐色頭髮的屍體。　　“好像不是柔水他們遇敵了！”軒轅自語道。　　“你怎麼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奇問道。　　“你看這具屍體，應該不是九黎部的人，但也絕不是柔水身邊的人，他的頭髮是棕褐色的！”軒轅指了指腳下的那具屍體道。　　恭弘=叶 恭弘皇身子一震，忙來到軒轅的身旁蹲下，驚訝地問道：“是棕褐色的？”　　在夜色之中，棕褐色的頭髮與黑色的頭髮顏色並無多大的區別，雖然恭弘=叶 恭弘皇極力運足目力，也依然看不出其中的區別。　　軒轅肯定地點了點頭，突然若有所悟地道：“哦，我想起來了，我們在追擊恭弘=叶 恭弘帝之時，擄走柔水公主的不也是棕褐色頭髮的人嗎？”　　“祝融人！”恭弘=叶 恭弘皇忍不住發出一聲低低的驚呼，他自然知道軒轅所說的是誰，因為他曾與那批人交過手，自然知道那群人的可怕之處。當日他能夠自祝融人的手中逃出已是極為艱難的事，甚至有些僥倖，卻沒想到那群人竟然也跟到這麼遠的地方來了。　　“他們一定是為柔水而來的！”恭弘=叶 恭弘皇肯定地道，他對祝融人的目的十分清楚。　　“你怎麼知道？”軒轅訝然問道。　　“因為火神祝融練功走火入魔，使得功力大減，僅剩三成，而他要想使自己的功力恢復，甚至更進―步的話，就必須得到‘水神真訣’，或者以一個練習過‘水神真訣’的女人做藥引子，從而使他的烈火神功達到水火相融之境，也只有這樣才能夠使他恢復武功。”　　恭弘=叶 恭弘皇將自己自柔水那裡聽來的話重達了一遍。　　“你是說，柔水公主便是練習過‘水神真訣’的女人？”軒轅訝然問道。　　“不錯！”恭弘=叶 恭弘皇立身而起，又道：“不行，我一定要去阻止祝融人！”　　“我想祝融人此刻一定頭都大了，有九黎部人纏着他，相信夠他們受的了，咱們只須在旁邊看戲便行了。不過這件事要對柔水講清，否則的話，她仍不知有人跟蹤她。”軒轅認真地道。　　“祝融人與九黎人該不會合作對付柔水吧？”恭弘=叶 恭弘皇是關心則亂，極為擔心地道。　　軒轅不由得呆了一呆，有些好笑地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拍了拍他的肩頭，笑道：“老兄，看來你對她愛得極深呀，你剛才不是不理她嗎？現在幹嘛這麼關心她呢？”　　恭弘=叶 恭弘皇臉色有些難看地推開軒轅的手，臉色有些蒼白地道：“請你不要再說這種奚落我的話好不好？我說可是正事！”　　軒轅也立刻會意自己的玩笑似乎有點過分了些，當然，若是對別人可能並不過分，但軒轅小看了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的苦衷。不過，軒轅並不在意恭弘=叶 恭弘皇的語氣，只是神情―肅道：“不說就不說，不過老兄你是關心則亂，沒有考慮到實際。你仔細想想，若祝融人和九黎人聯手，其實力有多強？又豈是柔水那十餘人可以抵抗的？　　如果他們要反抗的話，一開始就被圍堵死了，還能夠跑出這麼遠，殺死這麼多敵人，而自己人的屍體―具也沒留？這完全是不可能的。因此，可能的只是祝融人和九黎人交上了手，而祝融人的實力也不會小，這才使得這一場廝殺多了許多活力！”　　恭弘=叶 恭弘皇靜靜地聽着，也同時點了點頭，細細想了想，事實也的確如此。他想到這裏又不禁臉紅起來，因為自己的心思又一次被軒轅看穿了。　　兩隻猿人見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沒動，它們也並不走開，只是靜靜地立着，不停地吸着林間所瀰漫開來的血腥味，也不時地扭頭四顧張望。　　“我們去找柔水，告訴他們祝融人也來了！”恭弘=叶 恭弘皇認真地道。　　軒轅不語，只是定定地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的雙眸。　　“你怎麼了？”恭弘=叶 恭弘皇被軒轅看得渾身不自在，禁不住問道。　　軒轅突然反問道：“若這次你見到了她，還會不會出言傷害她？”　　恭弘=叶 恭弘皇一呆，怔了半晌，臉上又顯出一絲痛苦的表情，嘴唇嚅動了一下，但沒有說出話來，目光卻避開了軒轅那逼人的眼神。　　“你有什麼心事就說出來，也許我可以幫你，但如果你硬要憋在心裏的話，可能會更為痛苦，說不定，我們一起還能夠想出解決的辦法呢。”軒轅誠懇而認真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長長地吸了一口氣，苦澀地道：“你說的不錯，我不僅是在騙柔水，也是在騙自己，其實我也不想這樣，但現實卻使我不得不去騙她，不得不自欺欺人地逃避！”　　“這麼說來，你是愛她的了？”軒轅逼問道。　　“不錯，她是第二個打動我心的女人，如果說我沒被她感動，任誰也不會相信。在離開共工集之時，我曾警告過自己不能對任何女人動情，可我實在沒有想到她會千里追來，可能是我真的傷了她的心……”　　恭弘=叶 恭弘皇說到最後卻不再言語，只是長長地嘆了口氣。　　“這真是奇怪了，男歡女愛又不是什麼見不得人之事，用的着這樣迴避嗎？難道動情不好嗎？”軒轅愕然反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苦澀地笑了笑，道：“對於你們來說，或許可以隨心所欲地去愛一個人，或接受一個人，但我卻不同！”　　“有什麼不同？”軒轅奇問道。　　“因為我是一個絕對不能對女人動情的人！”恭弘=叶 恭弘皇無可奈何道。　　“絕對不能對女人動情的人？”軒轅簡直想大罵幾句，但卻忍住了，只是以一種極為怪異的目光掃視着恭弘=叶 恭弘皇。　　恭弘=叶 恭弘皇並沒有迴避，坦然地對視着軒轅的目光，無可奈何卻又極為傷感地向軒轅問道：“你可曾聽說過一種叫做情蠱的異蟲？”　　“情蠱？那是什麼東西？”軒轅不解地問道。他的確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東西，但既自恭弘=叶 恭弘皇的口中說出來，相信定與恭弘=叶 恭弘皇自身有關，因此軒轅聽得很認真。　　“那不是什麼東西，而是一種有生命的毒物，是人一手培養出來的一種異蟲。也許，這種生命比我們人類的歷史更久遠，它們的生命形式是我們根本無法理解的，它們也的確存在着一種極為特異的靈性。”　　“那這情蠱與你又有什麼關係？”軒轅似乎並不想對這些玩意兒了解得太清楚。　　恭弘=叶 恭弘皇苦澀地笑了笑，道：“你何不聽我說完？”　　頓了一頓，見軒轅又在傾聽，便接道：“這種異蟲最大的特徵就是能夠與其主人心靈相通，不管是相隔萬里還是相距咫尺，它都能聽到主人的召喚。因為這種異蟲本身就是在人體內眷養而成的。”　　軒轅的勝色變幻不定，他隱隱聽出了其中的一些玄機，這讓他想起了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曾提及的那個神秘的“她”。　　“也許你會很驚訝和不解，但事實就是如此。”　　恭弘=叶 恭弘皇深深地吸了口氣，接着道：“眷養這種異蟲的人必須本身有着超強的意志和功力，更需深諳此道的高手，否則的話，不僅養不了這種異蟲，反而會被這種異蟲噬穿五臟六腑而亡，甚至會使體內積滿毒汁，使全身上下慢慢腐化，生不如死。因此，這種異蟲在這世上大概也不過那麼一兩隻而已，它的作用只是其主人用來遙遙控制別人。當它主人需要控制某個人時，便將它以某種手段移入那人的體內，這樣一來，它的主人要那人死，那人就不能不死！要怎麼折磨那人都可以……”　　“難道……難道你中了情蠱？”軒轅打斷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臉色變得很難看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依然只是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並不否認地點了點頭，道：“不錯，我的確中了情蠱，這種蠱蟲更有另外―種特性，它可以覺察到它所寄生之人的情感，而當它覺察到它所寄生之人動了情，那麼它的主人就算是相隔千里之外，也知道被控制之人的情緒。　　而當我對別的女人動情之時，蠱蟲的主人在千里之外便立刻知道了，只要蠱蟲的主人在千里之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催逼它，它就立刻可生出一種奇異的毒素，甚至是啃噬我的五臟六腑。因此，它便被稱之為情蠱！”　　軒轅的心中升起一股莫名的寒意，臉色變得更為難看，駭然問道：“那剛才你突然中毒，就是因為她在千里之外催動了蠱毒？”　　“不錯，那一刻，我無法自制地對柔水動情了，可當我想抱住她的雙肩之時，蠱蟲的主人便催蠱了，因此，我只好轉過身去，不想讓柔水看見我痛苦的表情，更要盡量克制自己的情感。這也是我不得不欺騙她，也不得不欺騙自己的原因。其實，我何嘗想傷害她呢？”恭弘=叶 恭弘皇無可奈何地嘆息道。　　“是什麼人？”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有所覺，因為在他剛說完之時，便聽到一聲輕響，更有一根樹枝被踩斷落下，這才驚醒了他。兩隻猿人也似乎發現了敵蹤，向頭頂那棵大樹之上望瞭望，身子飛速向上攀登。　　“猿人，回來！”軒轅在喚住兩隻猿人的同時，伸手一拉正要飛掠相追的恭弘=叶 恭弘皇。　　“喳，嘩……”那棵古樹之上的一道人影迅速掠上另一棵大樹，在林間幾個縱躍便已消失不見。　　軒轅的身子如雲雀般衝天而起，在恭弘=叶 恭弘皇滿臉愕然時伸手朝夜空中一抓，這才冉冉而落。　　“是什麼東西？”恭弘=叶 恭弘皇發現軒轅手中所抓的竟是一塊衣角！　　“她給你的信！”軒轅看也不看便將那塊衣角遞給了恭弘=叶 恭弘皇。　　恭弘=叶 恭弘皇接過衣角時，軒轅迅速折下一截枯枝，以他那獨特的手法很快點燃松枝，湊到恭弘=叶 恭弘皇眼前。　　獸皮之上卻只有八個血字：“我全知道了，我走了……”字跡絹秀，卻很模糊，顯然是咬破指所寫。　　恭弘=叶 恭弘皇不禁獃獃地望着字跡，心中湧出一陣莫名的感覺，向軒轅逼視着，質問道：“你知道這個人是誰？”　　軒轅略帶一絲歉意地點了點頭。　　“這個人是誰？”恭弘=叶 恭弘皇又問道。　　“你應該知道的。”軒轅所答之話再次讓恭弘=叶 恭弘皇呆了―呆。　　“難道是柔水？”半晌，恭弘=叶 恭弘皇才有些虛弱地反問道。　　軒轅只得再次點了點頭，雖然是在黑夜之中，但他的眼力和靈覺反而比白天更為敏銳。剛才逸走之人的確是柔水，其實他在來到這裏之時便已經發現了柔水的存在，雖然柔水屏息不動，甚至在血腥的掩蓋下瞞過了兩隻猿人的嗅覺，但卻無法瞞過軒轅的靈覺。　　正因為軒轅知道柔水的存在，這才向恭弘=叶 恭弘皇逼問出真相，但他卻沒想到真相的結局卻是這樣。　　“你早就知道她在這裏？”恭弘=叶 恭弘皇望了軒轅一眼，有些傷感地問道。軒轅點了點頭，微帶歉意地道：“對不起，我不知道這之中會是這個原因……”　　“算了，她知道了也好，至少我心裏少了一份內疚，希望她能明白這一切。”　　“但她怎會―個人出現在這裏呢？”恭弘=叶 恭弘皇打斷了軒轅的話，奇問道。　　“或許她和我們一樣，是聽到這裡有異樣的動靜，這才獨自趕了過來，不過她的武功竟然這麼好，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軒轅在猜測的同時，不免又多贊了幾句。

# 第三章 快如疾電

　　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意外，他知道柔水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弱女子，那日之所以被擒，全是因為內奸所致。一開始她便沒有出手的機會，否則又有誰能夠在共工寨之中擄走她呢，正如共工所說，即使“青雲劍宗”宗主青天親自出手，只怕也未必能夠得手。何況，柔水還是水神真訣的傳人！　　“還要不要去看看九黎人和祝融人的激戰？”軒轅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想了想道：“我們不必去管了，就讓他們狗咬狗吧。”　　軒轅望瞭望柔水消失的方向，吸了口氣，道：“走吧。”　　※※※　　“來，讓我給你把把脈！”回到猿人的那個山洞中，軒轅向恭弘=叶 恭弘皇道。　　恭弘=叶 恭弘皇先是一呆，有些訝異地望瞭望軒轅，但依言將手伸給了軒轅。　　軒轅的面容極為嚴肅，並不似是在開玩笑，他伸手搭住恭弘=叶 恭弘皇的脈門，仔細地查看着……　　恭弘=叶 恭弘皇見軒轅的臉色數變，不由問道：“是不是很難察覺？”　　軒轅不答反問道：“那東西是不是在你體內活動着的？”　　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驚異，奇問道：“你怎麼知道？”　　軒轅沒有回答，只是自語道：“脈浮而不躁急，其病在陽分，此時它已躥到足三陰經之中……你有沒有微微發熱的感覺？”　　“有一點……”恭弘=叶 恭弘皇不解地答道。　　“哦，它又躥到了手三陽經了，脈象浮而且躁……又到了手三陰經，脈細而沉……”說到這裏，軒轅突地鬆開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臉色有些蒼白地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苦澀地笑了笑道：“實在太奇怪了，它對你的經脈並沒有破壞作用，可是它此刻似乎是活的，在你經脈之中亂躥，而其速度正在慢慢變緩，想來可能會在某一刻停下來……”　　恭弘=叶 恭弘皇顯然對軒轅也有着一種高深莫測的感覺，奇問道：“你懂醫理？”　　“略懂一些，我曾向一個叫歧富的前輩請教過一些。”軒轅並不否認地道。　　“那可有方法制服它？”恭弘=叶 恭弘皇充滿希望地問道。　　“我現在仍沒有辦法，如果它只是死物，我或許可以將它逼出來，可它卻是活物，一個不好，反而會遭到它的反噬傷了你的經脈。但依我看來，天下間並不只有那下蠱者能夠解除它，只要我們能夠找到歧富前輩，就必定可以逼出這隻異蟲！”軒轅自信地道。　　“歧富前輩是什麼人？他又在什麼地方呢？”恭弘=叶 恭弘皇充滿希望了地問道，他相信軒轅並不是在說謊，因為軒轅並沒有騙他的必要。　　“他是一個絕世奇人，也是我見過的武功最深不可測的人，就連青雲也不一定可以勝過他！”想到與岐伯，軒轅心中又禁不住多了一份嚮往，如果不是因為與岐伯，他便不會有今天。那是他自孩提時就極為嚮往的一個人物，雖然兩人相處的時間極短，不過數月而已，但軒轅在他那裡所學到的東西卻有着不可估量的價值。　　軒轅記憶最為深刻的卻是那日與岐伯與鬼三的交手，那是他從來都沒敢想象的一戰，簡直已經不再是人能達到的境界。他從來沒有想過人居然可以如鳥一般在虛空中飛翔，而與岐伯和鬼三卻做到了，而且他們的速度絕對比恭弘=叶 恭弘皇更快十倍！那完全已脫離了人體的極限……　　“連青雲也不一定可以勝過他？”恭弘=叶 恭弘皇也吃了一驚，青雲的武功他可是有切身體會的，但軒轅卻說這是一個比青雲的武功更為可怕的高手，邪這又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不錯，雖然青雲的劍術已臻化境，可這位前輩卻像是天外飛仙，根本就無法揣測！”軒轅肯定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聽軒轅說得如此肯定，也不禁對那高深莫測的歧富前輩更多添了幾分信心，心中忖道：“如果這人比青雲更厲害的話，說不定真的可以為我逼出體內的蠱毒。”　　“究竟是誰將這小二所罕見的異蟲種入你體內的？”　　軒轅不由好奇地問道。　　“那是一個女人，一個很古怪的女人！”恭弘=叶 恭弘皇談到這個女人時表情極為古怪，也有不勝唏噓之感。　　“一個女人？”軒轅的表情不由得也有些古怪，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小心地問道。　　“是的，她將蠱蟲種入我的體內時，我是知道的！　　只不過，那個時候我答應過她，她也說過只要我陪她三年，便會將蠱蟲召回去，可是她卻騙了我！”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苦澀地笑了笑道。　　軒轅禁不住有些頭大，看向恭弘=叶 恭弘皇的眼神更顯得怪異，卻不再說什麼。　　“你不必這樣看着我，我並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種人！更沒有對不起她，從一開始便是受了她的威脅！”　　恭弘=叶 恭弘皇見軒轅的目光如此古怪地望着他，不由微微有些生氣地道。　　軒轅一呆，他早在有邑族人的口中得知恭弘=叶 恭弘皇風流的過去，聽恭弘=叶 恭弘皇剛才那麼一說，自然便想到他那些過去的傳聞。是以，軒轅看向恭弘=叶 恭弘皇的表情不免有些怪怪的，此刻聽恭弘=叶 恭弘皇這樣辯駁，不由笑道：“男人嘛，在女人身上犯了錯誤這很正常，好色是人的本性……”　　“你說得不錯，但事實上不是我的錯，我也從來未做過氓滅良心的事情，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雖然我恭弘=叶 恭弘皇不敢說是頂天立地的正人君子，但卻絕對無愧於大地族人！”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語氣變得激昂地道。　　軒轅再次呆了呆，有些疑惑地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卻發現恭弘=叶 恭弘皇臉上的表情無比肅穆，那雙眸子之中也閃爍着傲然的神采，似乎是對自己那高尚人格的一種欣賞，軒轅很難將此刻的恭弘=叶 恭弘皇與傳聞之中的恭弘=叶 恭弘皇聯繫在一起。　　“那個女人不是美女，卻可以說是醜女。不僅如此，她還比我大了十八歲！”恭弘=叶 恭弘皇說出這話之時，臉上現出一種無比羞憤而痛苦的神色，目光之中更充滿了恨意。　　“什麼？”軒轅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恭弘=叶 恭弘皇居然說那個女人竟是一個可做他母親且又老又丑的女人，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軒轅在一怔之時，更像遭受雷擊一般，傻愣愣地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　　“呀……”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雙手捂住胸口慘嚎起來。　　這一變故嚇了軒轅一大跳，他本來為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所震驚，但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突如其來的慘嚎更是沒有半點徵兆。　　“你怎麼了，恭弘=叶 恭弘皇……”軒轅正要伸手去扶住恭弘=叶 恭弘皇。　　恭弘=叶 恭弘皇卻突然一聲怒吼，如發狂般地撞向軒轅。　　軒轅一驚，忙一閃身，卻依然被恭弘=叶 恭弘皇撞在肩頭之上，他感到恭弘=叶 恭弘皇的力氣大得驚人，他本天生神力，但這一下竟被恭弘=叶 恭弘皇撞倒在地。　　恭弘=叶 恭弘皇並沒有再繼續對軒轅作任何動作，只是捂着胸口怒吼着向洞外跑去。　　“恭弘=叶 恭弘皇，恭弘=叶 恭弘皇……”軒轅也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故，迅速從地上躍起，強忍着肩頭的劇痛，尾隨恭弘=叶 恭弘皇追了出去，而他的半邊身子幾乎麻木了，可見恭弘=叶 恭弘皇這一撞實在可怕，如果剛才所撞的不是肩膀，而是胸口的話，只怕此刻軒轅已身受重傷了。　　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根本就沒曾聽到軒轅的呼喊，像一頭瘋獸般衝出洞口。那兩隻猿人不明所以，只是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相繼衝出洞口，並沒有追出去。　　“恭弘=叶 恭弘皇，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恭弘=叶 恭弘皇……”軒轅拚命地狂追，竟然還追不上恭弘=叶 恭弘皇，不禁急得大叫，但卻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也似乎提到了極限，如一道魅影般，帶着狂嚎之聲一路奔行。　　軒轅很快便追丟了恭弘=叶 恭弘皇，只能憑着恭弘=叶 恭弘皇的聲音快速地追趕，在這個陌生的地方處處藏着殺機，到處都可能存在着敵人，至少到目前為止，軒轅知道有四股蚊對的勢力，如果行事稍不小心，就很可能九死一生。　　因此，軒轅絕不能夠丟下恭弘=叶 恭弘皇不管，至少，他要弄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片刻間，恭弘=叶 恭弘皇的聲音也變得有些微弱甚至消失，軒轅更急，只能憑着感覺和一路之上留下的斷枝追尋恭弘=叶 恭弘皇的蹤跡。這個時候，他後悔沒讓兩隻猿人背着自己追趕，那樣就不會將恭弘=叶 恭弘皇追丟了。正當軒轅自艾自怨之時，突然聽到一陣呼喊之聲傳了過來。　　“滿蒼夷，你給我出來，你這個惡婦……滿蒼夷，給我滾出來……不敢見我嗎？……我知道你就在這附近……”　　軒轅一驚，他自然聽出了這正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聲音，但滿蒼夷又是誰呢？不由心中忖道：“難道‘滿蒼夷’正是恭弘=叶 恭弘皇所說的那個下蠱的女人？難道那女人竟然也到這裏來了？……”正想間，他突然覺得有一縷微風自腦後襲來。　　軒轅本能地閃了一下，正欲扭頭之時，驀地覺得一股寒氣重落在自己的肩頭。　　“砰……”軒轅禁不住慘嚎一聲，重重地跌了出去，肩頭被人擊了一掌，掌勁大得驚人。　　軒轅在跌出的同時，眼角閃過一道暗影，這道暗影追着他飛跌而出的身子，再次攻到。　　軒轅大驚，身軀還沒來得及着地，便又“砰”地中了一腳，他的身子禁不住又被拋出，頭腦一片昏沉。　　如果不是他的體質特異，只怕中了對方這兩招，就己半死不活了，甚至連最初那自腦後暗襲而至的一指也無法覺察。　　這人的速度比恭弘=叶 恭弘皇更快，在軒轅的軀體剛剛再次跌出時，便又追了上來，簡直是不要軒轅落地。　　軒轅駭異莫名，卻不知道自己什麼地方得罪了這樣一個可怕的敵人，還沒有看清敵人是什麼模樣，便已受了兩記重擊，要不是他丹田之中的那股無法控制的真氣自動生出抗力，此刻他只怕已骨折噴血而亡了。　　不過，他卻知道，如此下去，自己遲早難免一死。因為他根本就無法抗拒對方的攻擊，身在空中，更無借力之處，渾身力氣根本施展不出來，哪還有還手之機？　　不過他的心中始終保持着清醒，在這種時候清醒最為重要。　　“砰……”軒轅不可避免地又中了一腳，不過這次軒轅已經有備，真氣聚於中招之處，受創並不重，不過背上的箭傷又裂了開來，迸出血水。當軒轅的身子再度跌出之時，他已經撞向了一棵大樹的樹榦。　　軒轅猛地伸手，想也不想便抓住樹榦，身子一湯，橫移而過。　　那神秘人物“咦”了一聲，“轟……”地又一腳踢在樹榦上，這腳本來是準備踢在軒轅身上的，但她似乎並沒有料到軒轅在連受三記重擊之後，仍能夠有如此應變能力，是以這一腳踢了個空。　　軒轅在身子盪到一邊之時，立刻看清了神秘人的面目，竟是一个中年婦人，臉上有幾道交叉的刀疤，顯得極為猙獰可怕。酒糟鼻，高顴骨，在黑暗之中看上去，倒的確嚇了軒轅一大跳。　　“噗……”軒轅還沒來得及自驚愕中復蘇過來，便又中了一掌，只覺眼中金星直冒。　　中年婦人的速度似乎比恭弘=叶 恭弘皇更快。更狠，“看了老娘的面容，你死定了！”中年婦人語氣之中殺意極濃。　　軒轅大驚，所幸這婦人並沒有用兵刃，否則此刻他已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但這婦人的功力也非同小可，幾乎擊得他五臟俱裂。　　“呼……”軒轅雙手死命地抱着樹榦，踢出一腳，卻踢空了。而那醜婦人又自他的背後攻來，變招之快，無以復加，簡直犹如鬼魅。　　軒轅驚駭之餘忙再翻身落地，雙足剛剛着地之時，背上又重重中了兩腳。　　這兩腳極重，連連身受重擊的軒轅再也忍不住噴出一大口鮮血，仆倒在地。　　軒轅仆倒的同時微微側翻，身子剛倒地之時，那婦人已經落腳於他剛才仆倒之處，如果不是軒轅微微側翻身形，只怕此刻又受了一記重擊，但軒轅並沒有太多喘息的機會，那婦人的腳又踢了過來。　　軒轅從來都沒有這麼狼狽過，便是對青雲，仍能夠與之正面交手，可是在這個醜陋婦人手下卻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這怎叫他不驚怒交加？而且，他連這個女人是誰都不知道，就被對方莫名其妙地打得滿地找牙。　　“哧……”軒轅的劍終於出了鞘，在他側翻之時己順利拔劍在手，身子一着地便以利劍護住全身要害。　　那婦人沒想到軒轅的應變能力如此之強，反應速度也如此之快，更低估了軒轅的抗打能力，剛才見軒轅噴出一大口鮮血，還以為他已經受了重傷沒有還手之力，卻沒想到軒轅卻借側翻之機出劍相護，當她發現軒轅有劍在手之時，仍然是遲了一些，竟被削下一片褲管。　　軒轅仰面而躺，屈膝，卻並不起身相追。　　那婦人一退立刻又進，但軒轅只是躺着以劍護住全身。　　“砰砰……”軒轅這樣一來，便減少了防護範圍，而那婦人更不能施展開那神出鬼沒般的打法，竟被軒轅擋開了數腳。　　“你這個無賴！”中年婦人見軒轅一直躺在地上以逸待勞，死守不攻，不由得怒罵道。　　軒轅也大罵道：“你這個瘋婆子，我與你無冤無仇，竟然施下如此毒手！”心中卻暗自慚愧，對付這樣一個女人，卻要耍這種無賴的手段才能夠保命，不過又一想：“只要能夠保命，管他什麼無賴不無賴。”　　“砰……”那婦人大怒，又猛攻一陣子，但軒轅上身以劍護得絲風不透，同時又有雙腳相護，中年婦人根本就攻不進。而且軒轅如此躺在地上，而她卻是立着與之交手，高低相差甚遠，使得手臂根本用不上，只能用腿，如此一來攻擊的範圍大受限制。無論她從哪個方向進攻，都逃不過軒轅的眼睛，她在無跡可尋的情況下，那神出鬼沒的攻擊力自然大大減弱，不禁氣得立在一旁不再進攻。　　軒轅依然緊握着劍，屈着腿，準備隨時防守，目光死死地盯着那婦人。　　“你起來！”那婦人喝道。　　“偏不，你叫我起來我就要起來呀？”軒轅又怎會不知，只要自己一起身，就立刻會四面受到攻擊，而這一刻，幾乎只有一面受襲，他又怎會傻得去挨打呢？當然，在他的心中，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丟臉，對方是個幾手可做自己母親的婦人，也沒有什麼顏面可講，如果對方只是與自己同樣大小的年輕人，這樣做可還真是太過無賴，只怕軒轅自己也會羞愧若死。不過，軒轅很自信，這種情況絕對不會出現。當然，這隻是一種自信，事實是否如此，他就無法清楚了，因為他對自己一向自視甚高。　　“你這個小無賴！”那婦人怒罵道。　　“你這個母夜叉，瘋婆子！”軒轅也出口大罵道。　　此刻他渾身如散了架似的發痛，剛才這個婦人的攻擊的確對他損傷挺大。若非他體質特異，早已一命嗚呼，怎叫他不怒呢？因此，他也忍不住罵道。　　那婦人的臉都氣得發綠了，在黑暗之中，軒轅發現對方眼裡都快噴出火焰來，不由得暗自高興，只要能夠傷害對手，他自然不會客氣，對方差點都讓他死了，他根本就沒有必要顧忌這麼多，但卻不明白對方為什麼要殺他，禁不住罵問道：“瘋婆子，我哪裡得罪了你？你居然要趕盡殺絕，欲置我於死地？”　　“你死了之後去問閻王吧！”那婦人似乎發現狠來，一心要置軒轅於死地，根本就不回答軒轅的話，而是雙掌向一棵碗口粗的小樹上擊去。　　“咔嚓……”一聲，那棵小樹應聲而斷，卻是砸向軒轅。　　軒轅不由得大驚，他沒想到這女人竟然這麼狠，忙將身子一滾。　　“嘩……”那棵小樹正砸在他剛才身子所躺的地方，那些枝恭弘=叶 恭弘重重地砸在軒轅的背上，只痛得軒轅一聲慘哼。　　“去死吧！”那婦人大喝一聲，飛速向軒轅攻來，而此刻正是軒轅身子還未停穩，劍來不及回護之際。　　“砰……”“哇……”軒轅的背上再受重擊，噴出一大口鮮血跌了出去，身子又撞在一棵大樹之上，再反彈而回，倒在地上一動不動，長劍更倒刺入自己的肋部，顯然是剛才那一撞之下，手中的劍未曾控制好，反而傷了自己。　　那婦人似乎沒有料到軒轅會死在自己的劍下，她本對自己那要命的一腳極有信心，再看軒轅如此一動不動，料定軒轅已死，不由得冷哼一聲，陰森森地發出一陣低沉的怪笑，像是夜梟在啼鳴，刺耳至極。　　“看了老娘的面容，便是死了也不能留下你的雙眼！”那婦人極為狠辣地森然道，說話間大步逼向軒轅的屍體，伸指便向軒轅的眼眶挖下，動作卻有些不緊不慢，像是在做一件極為優雅的事。

# 第四章 危機四伏

　　驀地，她發現軒轅的眼睛突然睜開，一道暗影自軒轅的袖間射出，快如疾電，等她反應過來，欲疾速退開之時，那暗影已經深深刺入了她的腹中。　　那婦人發出一聲狂嚎，身子疾退，而軒轅的腿也在此時彈出，一切都像是經過精確的計算。　　“轟……”那婦人疾退的身形無法控制地倒飛而出，在虛空之中，噴出一大口鮮血。　　軒轅的身子迅速彈起，那婦人驚駭之際，身子撞在背後小樹之上。　　“咔嚓……”小樹竟然撞折，那婦人又發出一聲慘呼，這才發現刺入小腹之中的，只是一柄八寸長的獵刀。　　軒轅冷哼着揮劍而出，他實在已對這鬼女人恨極，竟連屍體也不肯放過，如此惡毒、如此兇殘的女人他還是第一次見過，而這個女人的可怕絕對是不容置疑的，如果不是用詭計，恐怕根本就不可能傷得了這惡毒的女人。因此，軒轅絕對不肯放過置這婦人於死地的機會，也必須殺死這可怕的女人。　　在這種情況之下，若仍殺不了對方的話，待對方復原了，那麼軒轅恐怕只有死路一條，這絕對不是無稽之談。　　那婦人也着實吃了一驚，她哪裡想到軒轅在這種時候仍有着如此強的攻擊能力，更沒想到軒轅竟會如此精明狡猾，應變能力如此之強。軒轅那刺入肋下的一劍根本就沒有沾上皮肉，僅是插入衣衫之中，而鮮血則是自己噴上去的，在黑暗之中，那婦人並沒有看得很清楚，竟被軒轅給騙了。　　其實，這並不能怪那婦人，換了誰都會以為軒轅在這種情況之下非死不可，根本就不可能估到軒轅在受如此重擊的情況下，仍能保持頭腦清醒，而且角度和尺寸選得如此之准，又有誰能夠受此重擊而不失去攻擊力呢？就是不死，也絕對會重傷不起，因此，軒轅的那些假象實在是讓人絲毫不加懷疑，也沒有懷疑的必要。　　軒轅自身的存在本就是一個意外，任何小看他的人，都可能遭到更大的意外，而這個婦人只是第一次與軒轅交手，已經數次重擊軒轅，本就夠意外，卻沒想到仍是低估了軒轅，這便付出了本不應該付出的代價。　　“哧哧……”軒轅的劍落空，那婦人撞斷了那棵小樹榦之後仍不作絲毫的停留，因為她似乎明白軒轅殺她的決心，因此她迅速倒退，此刻她雖受了重創，但速度依然快得驚人。　　“滿蒼夷，你這惡婦，我知道你在這裏，不要走……”恭弘=叶 恭弘皇的聲音迅速傳來，顯然是因為聽到剛才的怪笑才趕來。　　那婦人似乎吃了一驚，在避開軒轅的劍后，怪嘯一聲，轉身便迅速向黑暗中掠去，她的身形之快，似乎根本就不受傷勢的影響。　　軒轅並不追趕，只是望着那婦人的背影遠去，笑聲隱隱傳來，恭弘=叶 恭弘皇已如一陣風般自他身邊掠過時，他已經猜到這惡婦的身份和擊殺他的原因。　　“軒轅！”恭弘=叶 恭弘皇顯然也發現了立於黑暗之中的軒轅，忍不住駐足驚叫。　　軒轅緩緩地扭過頭來向恭弘=叶 恭弘皇望了一眼，露出一絲極為苦澀的笑容，“哇……”地又噴出一口熱血，整個身子一軟，眼前似乎有千萬的火星在飛舞，而一切也在這一刻變得虛幻空無。　　“軒轅……”恭弘=叶 恭弘皇駭然失色，忙扶住軒轅倒下的身子，眼睛掃過周圍那一片狼藉之地，哪裡還會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　　軒轅聽到了恭弘=叶 恭弘皇最後的驚叫，但是他實在太累了，雖然他也想極力支撐下去，可是體力早已透支，受傷也着實不輕，能夠勉強撐住嚇跑那惡婦，已經算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迹。　　“滿蒼夷，你這惡婦，我絕對不會放過你！”恭弘=叶 恭弘皇怨恨地吼道，他已經看清了那婦人的背影，即使燒成了灰也認得出她的背影。　　恭弘=叶 恭弘皇忙探了一下軒轅的鼻息，仍有氣息，只是有些混亂，當下不由得稍鬆了一口氣，知道軒轅並無生命之憂，只是受了一些內傷，又因耗力費神過度而昏了過去而已，只要休息一陣子自然會醒來，但恭弘=叶 恭弘皇那顆剛安定下來的心又提了起來，因為他已經感到了一陣危機的逼臨。　　恭弘=叶 恭弘皇輕輕地放倒軒轅，緩緩地站起身來，在他的周圍已如幽靈般出現了六條暗影，濃濃的危機便來自這一群人的身上。　　恭弘=叶 恭弘皇對這六個人並不感到陌生，正因為如此，他心中才真正地生出了寒意。　　“你好，我們又見面了！”其中一道暗影語氣極為冷漠，像是在攪動着一桶玄冰，而說話之人正是祝融人融冰。這六人全都是祝融的高手，的確是冤家路窄，而這又是不可逃避的現實。　　這的確是不可逃避的現實，或許這便是命運，上天要如此安排，逃也逃不了。恭弘=叶 恭弘皇感到一陣無可奈何的疲倦。　　恭弘=叶 恭弘皇不想再多說什麼，因為說得再多也是無濟於事，到最後仍需要以武力解決，而這一戰恭弘=叶 恭弘皇絕對不能逃，只因他絕不會放下軒轅而獨自求生。但他又豈不明白以他一入之力，想要勝過這六名祝融高手，那實在是極為艱難之事，簡直有點不可能，況且，他此時已有傷在身。　　“你乖乖地束手就擒吧！否則，你只會換來更多的痛苦！”融雪也冷然道。　　恭弘=叶 恭弘皇傲然一笑，手中的劍連鞘一起緩緩抬起，平舉於胸前，不再說話。　　不說話，但行動已經說出了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的一切，也將證明一切――他絕對不會屈服，無論是誰！　　融冰的臉上浮現出一絲冷酷的笑容，也有一些欣賞的成分。　　“那你只好死了！”融雪說話間，已經出刀，對這樣一個敵人，他絕對不會留情。他實在已恨極恭弘=叶 恭弘皇，本來是追着柔水來到這裏，卻沒想到在這黑暗的老林之中，如此冤家路窄地遇到了恭弘=叶 恭弘皇。　　恭弘=叶 恭弘皇又豈會不知這群人是聽到他的呼喊這才趕來的，說白了，就是自己惹火上身。此刻，想得太多根本就沒有用處，所要做的，便是戰，是殺！　　“鏗……”一聲輕吟，恭弘=叶 恭弘皇手中的劍鞘如一支勁箭般飛射而出，而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子也在突然之間傾倒。　　恭弘=叶 恭弘皇傾倒的一剎那，一道厲風自下而上，由一個無可想象的角度劈出―那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　　恭弘=叶 恭弘皇絕對不會讓先機給別人，因此，他在融雪出刀之時便已出劍。　　論速度，沒有幾人可以與恭弘=叶 恭弘皇相比，融雪也不可以。　　融冰也出招了，但在他出刀之時，眼前卻出現了一簇暗影，並帶起了一陣狂野的風聲，他不得不出招相護。但他很快便發現，這一簇暗影只不過是幾根樹枝，在恭弘=叶 恭弘皇傾身的一剎那，挑斷了幾根樹枝，而這幾根樹枝當然也就成了武器，這是被那婦人擊斷的樹。　　“當……”融雪的刀出到一半，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鞘已經破空而至，充盈着無盡的殺機，他只好將刀勢一改，斬在劍鞘之上，但很快他又吃了一驚，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已經出現在他的眼前，還有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　　融雪不得不退，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實在太快，也太猛。當然，恭弘=叶 恭弘皇想殺他也是不可能，只要他退得及時，便會有人為他擋開這一劍。　　“叮叮叮……”融雪猜得沒錯，在他退開的一剎那，便有兩柄刀橫插而過，擋住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勢，而恭弘=叶 恭弘皇在這瞬間，竟擊出了七十八劍之多，其中有四十九劍是攻擊的，另有二十九劍卻是擋開自身側攻來的敵人。　　“呼……”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子突地在原地旋成一陣風，犹如一個陀螺般轉動起來，手中的劍由高向低捲起層層劍浪，犹如怒濤之中的漩渦，充盈着無盡的毀滅性力道，所過之處，枝飛、塵揚、恭弘=叶 恭弘碎、氣裂、風起……　　黑夜已將恭弘=叶 恭弘皇吞沒，甚至將這一片天與地也完全吞沒，只有殺機，戰意在作無窮無盡的醞釀，釀成一團強烈的風暴，然後炸開。　　融冰和融雪還有另外四名祝融高手全都不自自主地發出一聲驚呼，並飛掠退開。　　恭弘=叶 恭弘皇的這一劍氣勢之強，殺氣之重，劍意之霸，確實讓人心驚莫名。　　“叮……”融冰一退再退，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借這團風暴的掩護，飛速向他殺到，竟一口氣連攻了三十九劍。　　融冰在幾乎無法抵擋之時，只感一陣輕風自他的身邊拂過，恭弘=叶 恭弘皇竟不攻而退。　　恭弘=叶 恭弘皇不攻而退，這的確有些出乎人的意料之外，當然，這或許是最為明智的抉擇。　　“追，不要讓他跑了！”融冰一聲急呼，他似乎也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與柔水之間可能有着某種關係，如果能夠抓住恭弘=叶 恭弘皇，說不定便可再抓到柔水，況且恭弘=叶 恭弘皇殺了數名祝融武士，又救走了柔水，本就已經是祝融人的大敵，他們又豈能讓恭弘=叶 恭弘皇逃脫呢？　　當然，他們也為恭弘=叶 恭弘皇剛才那玄奧的一劍所驚，自不敢分開來追擊恭弘=叶 恭弘皇。他們早就上過恭弘=叶 恭弘皇的當，吃過恭弘=叶 恭弘皇的虧，自然知道分開來可能會被恭弘=叶 恭弘皇各個擊破。　　論單打獨斗，他們之中根本就沒有人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對手。　　※※※　　恭弘=叶 恭弘皇的腦子“嗡”地一下，全都化成空白，像是個白痴一般獃獃地望着軒轅剛才所躺的地方。　　地上只有幾根殘枝敗恭弘=叶 恭弘，也有一灘血跡，而軒轅卻失去了蹤影。　　“啊……”恭弘=叶 恭弘皇雙手抱頭，兩腿重重地跪在被露水沾濕的泥土之上發出絕望的嚎叫，像是一隻失偶的孤狼望着滿月而嚎。　　恭弘=叶 恭弘皇剛才突出重圍之時，並沒有帶走軒轅，因為他若帶上軒轅，那絕對不可能逃過祝融人的追殺。因此，他用了一招置死地而後生之法，自己先進走，引開六名祝融高手追擊。他估計，這六名祝融人絕對不可能在意軒轅而放過他，因為祝融人並不知他和軒轅之間是什麼關係，也從來未見過軒轅，自然不會去留意了。因此，他只要引開祝融人，再以最快的速度擺脫這幾人的追蹤，回頭來將軒轅帶走。　　這正是置死地而後生的戰略，而恭弘=叶 恭弘皇也的確做到了，他豈會不知道這種老林之中的猛獸極多？如果回來遲了，很可能軒轅已果屍狼腹，但卻值得一賭，否則的話，兩人都會死於祝融人之手，絕沒有活命的希望，而這一賭至少有一線生機，可是現在……　　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只有恨，無盡的恨！恨祝融人，恨那惡婦滿蒼夷，也恨自己……甚至恨天下所有的生命。　　雖然軒轅與他相處的時間並不長，但在出生入死之間，兩人之間已經建立起了外人根本就無法理解的晴感。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是一個喜歡錶達的人，可是軒轅對他的真誠，更將他自陰暗的世界里拉了回來……這之間的情誼甚至比手足之情更珍貴。　　恭弘=叶 恭弘皇的朋友並不多，這與他的性格有關係，他從不喜歡接受外人，更不喜歡向別人坦露自己，因此他從來都是獨來獨往，沒有朋友，而像他這樣的人，一旦接受了一個朋友，那他便可以為他的朋友去做一切，哪怕代價是付出生命！也只有他這種人才會對友情絕對忠誠，恭弘=叶 恭弘皇比任何人都珍惜友情，這是他的性格所決定，可是此刻……　　軒轅可以說是因為他才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如果不是他，軒轅也不會受此重傷，也不會失蹤。　　恭弘=叶 恭弘皇不敢想象軒轅還活着，在這野獸出沒無常的地方，甚至有比野獸更可怕的長臂怪人，這是一群吃人的怪物。因此，軒轅仍能夠活着的希望幾乎不到百分之十的可能……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中只有恨，無可抑制的恨。　　他想殺人，殺滿蒼夷，殺祝融人，甚至殺天下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驀然間，他發見了軒轅的劍，劍與鞘分離，而劍卻隱在枯枝敗恭弘=叶 恭弘之下，只有劍柄露在外面，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便認出了這是軒轅的劍。　　恭弘=叶 恭弘皇抽出軒轅的劍，入手冰寒，不禁再一次抱頭狂嚎，像是要將心中所有的痛苦和仇恨盡數發泄出來，那狂嚎的聲音若鬼哭，似狼嚎，凄慘如梟啼，便連這秋夜也為之顫慄……沒有人能夠以語言描述出其中所包含的感情，那是一種揪心的痛楚和悔恨。　　良久，良久，似乎經過了無數個世紀，聲音也啞了，恭弘=叶 恭弘皇發現自己流淚了，他竟然流淚了！冰寒冰寒的，像是手中的劍，像是這深秋的夜。　　恭弘=叶 恭弘皇拄劍而跪，目光空洞地望着黑沉沉的密林，他竟沒有發覺那個在他身前站立了一盞茶時間的人……　　這像是一個好笑的笑話，但卻是事實。　　那人正是追丟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融冰，融冰沒有說話，只是冷冷地注視着眼前這個可怕的對手，望着他流淚，像是在欣賞一場極為賞心悅目的戲曲。　　圍在恭弘=叶 恭弘皇周圍的不僅僅是融冰，還有與融冰一起的另外五人，他們都沒有出手。在這一盞茶時間中，他們可以殺死恭弘=叶 恭弘皇一萬次，甚至可以將他剁鹹肉醬，但他們沒有出手，他們並不覺得殺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對手比看一個冷酷的人流淚傷心更有趣。因此，他們都站在一旁傾聽着恭弘=叶 恭弘皇那讓人心酸的凄嚎，看着恭弘=叶 恭弘皇頹喪欲死的表情和那流淚的面容。　　這或許有些殘酷，但在這個根本就沒有真理的世界中，沒有什麼事情叫做真正的殘酷。　　融冰的臉上表情極為興奮，看見自己的敵人痛苦，他竟有一種莫名的興奮。不過，他並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為什麼會如此痛苦，也不明白為什麼恭弘=叶 恭弘皇逃走了之後仍會去而復返，又回到這個地方。　　當然，他又不得不佩服恭弘=叶 恭弘皇逃生的本領和那鬼魅般的速度，居然能夠自他們的包圍之中衝出去，再甩開追蹤。如果不是聽到恭弘=叶 恭弘皇那神鬼俱驚的凄嚎，他們很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是在這個地方，因為他們根本就想不到恭弘=叶 恭弘皇會重新回到這裏。　　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依然空洞，但已經不再嚎叫，只是定定地望着前方，似乎在注視着另一層空間，一切都顯得極不真實。　　融冰向融雪打了一個眼色，他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可能快要自悲痛中醒來，是以不想再作拖延，雖然他不信恭弘=叶 恭弘皇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再戰之力，但小心一些總還是好的。　　融雪自然明白融冰的意思，可是他覺得讓恭弘=叶 恭弘皇這樣死了實在太便宜他了，何況，也許還可自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上獲得柔水的情況，他自不想殺死恭弘=叶 恭弘皇，而只是悠然地出掌。　　融雪的臉上帶着一種極為殘酷的笑容，望着那絲毫沒有反應的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多了一絲鄙夷和不屑。　　融冰沒有出手，他只是想看着恭弘=叶 恭弘皇痛苦的時候是什麼表情，那似乎比美人的微笑更讓人心動。但是，他的臉色突然變了，他的臉色變了，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的眼睛變了。　　在突然之間，恭弘=叶 恭弘皇的眼睛變了，眼神之中充滿了無盡的恨意，而這無盡的恨意自眸子里射出來時，卻成了兩道瘋狂的殺機。　　好亮的眼神，恭弘=叶 恭弘皇的眼神在驟然之間犹如天際的明星，似乎噴出火來，在這黑暗的夜晚，有種說不出的詭異，而這一切，融雪並沒有看到，因為他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背面。　　“小心……”融冰忍不住驚呼，在此同時，他也出刀，他不得不出刀，因為他在剎那間才知道，自己等人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眼裡只不過是一群傻子，一群被戲耍的傻子！是以，他驚，他怒，他不得不出刀。　　恭弘=叶 恭弘皇一聲怒嚎，手一扳，那插在身前地下的劍斜挑而起，劍尖挑起之時，一撮泥土直射向正面的融冰，而在融雪剛聽到那呼聲之時，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已自低轉高，絕不留情地掠起。　　“呀……”融雪一聲慘嚎之下，手臂已成兩截，不僅如此，上半截身子也飛了出去――那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的一腳。　　恭弘=叶 恭弘皇出劍的同時旋身而起，腳下飛速踢在至死仍瞪着眼的融雪的上身，於是融雪的上半身便飛了出去，這一截軀體早已被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削斷。　　血飛濺，染紅了恭弘=叶 恭弘皇身上的衣衫，也迷糊了那幾個祝融人的眼睛。　　“砰……”一個祝融人不得不伸手接住融雪的上半截軀體，而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子也在刻不容緩的剎那間撞入了他的懷中。　　這一切都發生得極為突然，突然得讓人有些難以接受。　　“呀……”那名祝融人在尚不明白是怎麼回事的時候，已被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貫胸而死。　　“殺！”融冰的眼睛都紅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恭弘=叶 恭弘旦如此兇悍，如此狡猾，在剎那之間便損失了兩名高手，而他被恭弘=叶 恭弘皇挑起的泥土擾亂了視線，根本就來不及相救。　　恭弘=叶 恭弘皇如同發狂的野獸，刺入敵人胸膛的劍一絞，合著那具屍體向另一名攻至的祝融人撞去，他竟是一副不要命的打法。　　那祝融人只見恭弘=叶 恭弘皇的眸子中射出火一般的光彩，那瘋狂的殺機自有一股懾人心魄的異力，讓他心頭髮寒，竟在緊要的關頭被恭弘=叶 恭弘皇的氣勢所逼，呆了一呆。　　“噗……”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透過屍體直刺入那人的胸口。　　“呀……”那人發出一聲慘嚎之際，恭弘=叶 恭弘皇也發出了一聲低低的冷哼，他的背上被斬了一刀。

# 第五章 含沙劍寒

　　鮮血飛濺的同時，恭弘=叶 恭弘皇反腿踢出，那刀手忙避開，卻給了恭弘=叶 恭弘皇喘息的機會。　　“噗……”恭弘=叶 恭弘皇拔劍而出，那兩具屍體同時倒地。　　“叮……”融冰的刀剛好斬在恭弘=叶 恭弘皇反抽而回的劍上，竟斷成兩截，大驚之下疾速而退。　　恭弘=叶 恭弘皇並未搶攻，而只是緩緩地移開雙腳，劍尖斜指地面，渾身浴血地冷冷掃視着融冰和他的兩位同伴，散發出濃如烈酒的殺機，彷彿是自地獄之中鑽出的魔神！　　融冰和他的兩位同伴竟不約而同地倒退了一步，他們無法想象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身上的那股無法形容的殺機究竟產生了什麼樣的壓力。　　深秋的夜，好寒好寒，融冰似乎還是這一刻才真正感覺到秋夜的寒冷。他們從來都沒有如此心寒過，也從來沒有遇到這般可怕的對手。　　讓他們心寒的，並不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武功，而是恭弘=叶 恭弘皇那兩道比野獸更兇猛的眼神，沒有半點人類的感情，沒有一點生機，空洞之中又充盈着無盡的殺機，更帶着一股死亡的氣息，只能說他像死神。　　血，自劍尖“滴噠滴噠……”地滴下，恭弘=叶 恭弘皇的背上依然在淌血，長長的刀痕並沒有影響那濃濃的殺機。　　恭弘=叶 恭弘皇的腳步緩緩地向融冰移去，每一步都極為沉重，便像是踏在每個人的心頭，且每踏進一步，虛空之中的殺氣便更濃幾分。　　融冰沒來由地生出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懼意，他不明白是什麼突然之間給了恭弘=叶 恭弘皇如此不可思議的力量，竟勇悍如斯。　　“殺……”融冰身邊的兩人一聲狂吼，全都向恭弘=叶 恭弘皇撲去。　　“殺……”恭弘=叶 恭弘皇的吼聲更狂，在一聲長吼之際，他的劍已如電弧一般劃出，黑暗之中，根本就找不到劍跡所在，似乎虛空的每一寸空間都是劍，又似乎每一寸空間都是虛無的。　　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子也成了幻影，模糊的幻影。　　“叮叮……呀……”兩聲輕響夾着兩聲慘嚎，兩條手臂與四截斷刀一起飛了出去。　　恭弘=叶 恭弘皇所用的，是軒轅的含沙神劍，在心中充滿恨意之時出劍，只怕連恭弘=叶 恭弘皇也沒有想到會有如此可怕的力量。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並未注意到這些，他的心思已經不再屬於自己，在他的腦子之中，只有一個意念，那就是――殺！在他心中，也只有一種情緒，那就是――恨！　　恨所有與軒轅失蹤有關的人，殺所有與軒轅失蹤有關的人，這就是恭弘=叶 恭弘皇全部的情緒。　　那兩人慘嚎着飛退，差點沒有昏過去。但恭弘=叶 恭弘皇依然是不緊不慢地向融冰逼去，劍依然斜指地面，血依然在流淌，殺氣依然在瘋漲。　　這是融冰絕對沒有想到的結果，竟再一次為恭弘=叶 恭弘皇的氣勢所懾，恭弘=叶 恭弘皇進一步，他則退一步，他的目光不經意地落在自己只剩下一截的斷刀上，又望瞭望面目被長發所罩的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禁不住低低地念叨着：“魔鬼！他是個魔鬼……我們走！他是個魔鬼……”　　那兩人聽融冰這麼一說，哪裡還有半點停留的意思？強忍着斷手的劇痛向黑暗中疾退。　　融冰將手中的半截刀向恭弘=叶 恭弘皇狂擲過去，身子卻也向黑暗之中疾退！　　“叮……”那斷刀再斷兩截，悠然地墜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邊。　　恭弘=叶 恭弘皇卻狂吼一聲向融冰撲去，融冰驚呼着加快腳步向黑暗中狂奔。　　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似乎有些遲緩，並沒能截住融冰。因此，他停下了腳步，也就在此時，他聽到了一聲嘆息。　　這聲嘆息就響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邊，而在恭弘=叶 恭弘皇轉身一看之時，一隻手已斬在他頸項的大動脈之上。　　恭弘=叶 恭弘皇昏了過去，不可抗拒地昏了過去。　　※※※　　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知道自己唾了多久，卻知道自己做了許多惡夢，但具體做了什麼夢卻又想不起來，只覺頭腦一片昏沉。　　光線似乎極為刺眼，當恭弘=叶 恭弘皇看清物體之時，首先發現這是一間木屋，有着大窗的木屋，屋頂之上尚有一些青藤鮮花相飾，使得木屋有種典雅而古樸的氣息。　　恭弘=叶 恭弘皇深深地吸了口氣，伸手在身邊抓了一下，卻沒有感覺到劍的存在，不由得一驚坐起，陡然間感到一陣昏眩，一股疲倦之意又襲上心頭，渾身竟似沒有了力量一般，只得又倒回床上，半晌又沉沉睡去。　　當恭弘=叶 恭弘皇再次醒來之時，仍是風和日麗，不過似乎是早晨，鳥叫極雜，各種各樣的鳥鳴之聲聽起來極為悅耳。　　依然是同樣的木屋，依然是同樣典雅清幽的環境，只是，這一次卻多了一個人。　　一個極為俏麗而修長的少女，傾泄的秀髮極為愜意地拂落在肩頭、胸前、背上，一身素白的衣裙，在透窗而入的陽光下，簡直像個精靈，特別是那雙細長的鳳眼更襯出幾分高貴而脫俗的雅韻。　　“你醒了？”那女人很快便發現恭弘=叶 恭弘皇已經醒來了，是以極為溫柔地喚了一聲。　　恭弘=叶 恭弘皇呆了呆，疑惑地望望面前美麗的女人，奇問道：“這是哪裡？我怎麼會在這裏？”　　“這是神谷，至於你是怎麼來的，我也不知道，是巡察使說你會在這個時候醒來，讓我來陪你說說話而已！”那少女露出一個淡淡的甜笑，輕柔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呆了呆，惑然地望瞭望這美少女，奇問道：“神谷又是什麼地方？”　　少女有些好笑地望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撲哧”笑道：“神谷就是神谷，還會是什麼地方？”　　恭弘=叶 恭弘皇伸手摸了摸頭，也感到有些好笑，但卻沒有任何心情發笑，他的心中依然存着無盡的愧疚，是因為軒轅。　　“我睡了多長時間？”恭弘=叶 恭弘皇吸了口氣，問道。　　“大概有三天了，你失血過多，如今身子還很虛弱，就先好好休息，不要想得太多，要是你悶的話，就讓我陪你說說話，相信你定會心情好一些。”那少女想了想，優雅地笑了笑道。　　恭弘=叶 恭弘皇一驚，似乎沒有想到自己竟睡了三天之久，他的目光緊緊地逼視着這美麗的少女，卻發現對方的臉上綻出一絲純真的笑顏，並不似在說謊，而且也沒有說謊的必要。不由得吸了口氣，極力使自己的語調變得平和一些，問道：“我該如何稱呼姑娘呢？”　　“哦，叫彩雲好了。”那少女笑的時候竟露出了一個甜甜的酒窩。　　“彩雲？”恭弘=叶 恭弘皇低念了一聲，又問道：“我的劍呢？”　　“這個可就要問巡察使嘍，我是不知道的。”彩雲攤了攤手，扮了一個極為可愛的鬼臉，笑道。　　恭弘=叶 恭弘皇的眉頭皺了皺，他並不怎麼欣賞這種活潑型的女人，只是淡漠地向門口望了一眼，冷冷地道：“我想見你們的巡察使！”　　彩雲仍是淡淡地笑了笑，道：“巡察使現在正在忙，等他忙完了便自然會來看你，此刻還請你先休息一會兒吧。”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一變，冷冷地望了彩雲一眼，心中生出一股莫名的怒意，他的直覺告訴自己，面前這個少女並不簡單，從一開始便不露半點口風，顯然是經過訓練的，而巡察使這個名稱讓他想到了一些組織，因此，他敢斷定這個地方定是一個極為神秘之所。是以，他並不想感激對方的相救之思。抑或，對方根本就是將他擄來的，只是這段記憶他竟很模糊。　　恭弘=叶 恭弘皇不語，只是緩緩地運力於臂，但似乎仍有些疲憊，力道不夠，可能真的是因為失血過多的原因吧。　　彩雲見恭弘=叶 恭弘皇這樣子，不由得淡淡地笑了笑，道：“你在這裏等會兒好了，我去幫你把巡察使找來，否則的話，你恐怕會生我的氣了。”　　恭弘=叶 恭弘皇一愣，見彩雲煞有其事的樣子，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但卻仍沒有作什麼表示，只是暗驚這少女善解人意。　　彩雲不再搭理恭弘=叶 恭弘皇，轉身如一隻天鵝般行了出去，身影依然極為優雅，惟留下恭弘=叶 恭弘皇獃獃地躺在床上，腦子里仍是一片混亂，也不想坐起來。　　※※※　　腳步聲打斷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思緒，當恭弘=叶 恭弘皇扭頭向門口望去之時，不禁呆住了。　　“你醒了？”　　“恭弘=叶 恭弘帝！”恭弘=叶 恭弘皇忍不住一聲低呼。　　自外行進來的人竟然是與恭弘=叶 恭弘皇同胞的孿生兄長恭弘=叶 恭弘帝，這怎叫恭弘=叶 恭弘皇不吃驚？　　恭弘=叶 恭弘皇和恭弘=叶 恭弘帝乃是孿生兄弟，自小到大都未以兄弟相稱，因為兩人誰也不知道哪個早出生，哪個晚出生，因此，他們打一開始便只呼對方的名字。　　“感覺好了些沒有？你失血過多，需要好好調養！”　　恭弘=叶 恭弘帝的語氣難得的親切和真摯。　　“我怎麼會在這裏？”恭弘=叶 恭弘皇立刻開口問道。　　“你與幾個祝融人交手，受了重傷，我剛好聽到你的吼聲，也就趕了過去，幸好能夠及時趕到！”恭弘=叶 恭弘帝淡淡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經恭弘=叶 恭弘帝一提，立刻又清晰地記起那晚所發生的事，心中又湧起一絲悔疚，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不再言語。　　恭弘=叶 恭弘皇絕對放心恭弘=叶 恭弘帝，他知道，在這個世上，恭弘=叶 恭弘帝可以背叛任何人，但絕對不會傷害自己。因為自己本身就是對方生命的一半，雖然兩個人是兩個整體，但內在的精神卻有着別人無法明了的聯繫。所以，恭弘=叶 恭弘皇絕對相信恭弘=叶 恭弘帝。　　“那麼說，這裡是九黎境內了？”恭弘=叶 恭弘皇淡漠地望了恭弘=叶 恭弘帝一眼，問道。　　恭弘=叶 恭弘帝深深地注視着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否認地點了點頭，卻並不言語。　　“聖女和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也是被你們所擒？”恭弘=叶 恭弘皇不依不饒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帝微微一怔，猶豫了一下，也點了點頭，他並不覺得有否認的必要。　　“我要你放了他們！”恭弘=叶 恭弘皇斬釘截鐵地道，目光冷然地逼視着恭弘=叶 恭弘帝，似乎要揪緊他的每一絲表情。　　恭弘=叶 恭弘帝神色一變，定定地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表情顯得極為古怪地向恭弘=叶 恭弘皇苦笑了笑，道：“這次我無能為力！”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也變得很難看，死死地盯着恭弘=叶 恭弘帝，卻沒有說半句話。　　恭弘=叶 恭弘帝並不迴避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只是表情依然有些古怪，無可奈何地解釋道：“我到九黎來，只能算是一個客人，根本就不能插手他們的事務，而在這裏的最高首領便是九黎王，甚至連我也得聽九黎王的，而沒有九黎王的指令，任何人都不可能放得了恭弘=叶 恭弘七、聖女等人，我只知道他們被囚在神堡之中，至於具體在堡中何處卻也不太清楚。因此，我也是無能為力了。”　　“我不想聽這些，我知道你有辦法！”恭弘=叶 恭弘皇冷冷地道。　　“你不想聽也沒辦法，因為我只能說這麼多。”　　恭弘=叶 恭弘帝依然是不慍不大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猛然坐起身來，深深地吸了口氣，望着恭弘=叶 恭弘帝漠然道：“我的劍在哪裡？送我出去！”　　“你的傷還未痊癒……”　　“這不關你的事，你只需要做這麼多就行了！”　　恭弘=叶 恭弘皇打斷恭弘=叶 恭弘帝的話，毫不領情地道。　　恭弘=叶 恭弘帝無可奈何地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容忍他似乎是無限的，如果換作其他任何人，那麼恭弘=叶 恭弘帝一定不會有如此好的脾氣相對。　　“你知道傷勢未好的時候出去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嗎？”恭弘=叶 恭弘帝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極希望打消恭弘=叶 恭弘皇離開的念頭。　　“這是我的事，如果連自己都保護不好，我也不配活在這個世界！”恭弘=叶 恭弘皇冷然道。　　“你太高估自己了，在這片森林之中，不僅僅只有九黎的人，還有食人族、花蟆凶人，甚至連鬼方和祝融都派來了高手，還有一些連我們也無法查知的高手加上猛獸……”　　“我忘了告訴你，滿蒼夷也到了這裏！”恭弘=叶 恭弘皇打斷恭弘=叶 恭弘帝的話，極為平靜地道。　　“啊……”恭弘=叶 恭弘帝身子一震，臉上泛起一陣蒼白，低低地驚呼了一聲，像是有些發獃地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半響才反問道：“你說的是真的？”　　“你怕了？”恭弘=叶 恭弘皇冷冷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帝的表情立刻變得極為古怪，甚至有一絲驚懼和不安，他的表，隋很明顯地回答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疑問。　　恭弘=叶 恭弘皇冷笑一聲，道：“你其實早就應該有心理準備，因為她遲早有一天會找來的，只不過，此刻她的出現比你想象中的早了一些而已！”　　恭弘=叶 恭弘帝依然不語，目光之中卻露出了一絲兇狠的殺機。　　“她在哪裡？”恭弘=叶 恭弘帝冷冷地問道。　　“如果我知道她在哪裡，一定不會放過她！”恭弘=叶 恭弘皇聲音極為堅決地道。　　恭弘=叶 恭弘帝呆了呆，望瞭望恭弘=叶 恭弘皇的表情，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是在說謊，不由得乾笑一聲道：“我們應該聯手對付那惡婦，你不覺得嗎？”　　恭弘=叶 恭弘皇古怪地笑了笑，冷哼道：“跟你聯手，只怕沒戰我便已經死了！”　　恭弘=叶 恭弘帝惑然地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不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此話是什麼意思，半晌才嘆了一口氣道：“我知道欠你的太多，也有大多對不起你的事，這些年來你也為我吃了太多的苦，可是我卻是誠心想還你一些什麼，為什麼你總不信任我呢？”　　恭弘=叶 恭弘皇冷冷地笑了笑，道：“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我不願想太多，我只知道現實是需要我們面對的，更不想逃避什麼。一個人犯了錯誤並不可恥，可恥的是犯了錯誤卻不知道悔改。恭弘=叶 恭弘帝，你該清醒了！”　　“我沒做錯！我已經不再是當年的恭弘=叶 恭弘帝了，我現在所做的事情並沒有任何錯誤！”恭弘=叶 恭弘帝有些激動地道。　　“哼，殺害自己的族人，對付自己的族人，你還沒有做錯嗎？這叫叛族！”恭弘=叶 恭弘皇憤然道。　　“你知道什麼？你知道這個天下有多大？你知道這個世上有多少人？你知道這個世道有多麼殘酷？就是因為像你們這類的人，只知道自己族人的利益，這才使得部落與部落、氏族與氏族之間的戰爭永無休止。　　你知道吧？在這個世間，大概有一萬個部落，每天至少有兩百個部落在相互殘殺，每天也至少有兩千人喪失生命，更多的人則成為奴隸，這是多麼殘酷的事情，你知道嗎？”恭弘=叶 恭弘帝激憤地道，頓了頓又接道：“是的，我對不起族人，但我卻是為了千千萬萬的部落和平着想，只有將所有的部落和氏族全部合併在一起，或組成一個聯盟，那便可以讓所有部落之間達成和平，每天就可以少死兩千多人，就會有更多的人不用面對做奴隸的痛苦，你知道嗎？……”　　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呆了一呆，他倒是從來都沒有這麼想過，更沒有去計算過，但恭弘=叶 恭弘帝所說的確實很新鮮，也很實在。不過，他仍不想接受這些，冷然道：“可是你也不必傷害我們的族人呀？”　　“我也不想，可是我不能讓別人去破壞這和平的大計，當有利益與和平大計相衝突之時，我自然不能取小舍大，我的所做也是迫不得已！”恭弘=叶 恭弘帝無可奈何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冷笑道：“強詞奪理，爭取和平並不需要以武力去解決，而你敢說你殺死族人，是因為舍小取大嗎？”　　恭弘=叶 恭弘帝被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說得勝色一陣紅一陣白，不由有些惱怒地道：“反正我所做的沒有錯！事實會證明一切的！”　　恭弘=叶 恭弘皇不置可否地笑了笑，聲音顯得極為平靜地道：“將劍拿給我，我要走了。”　　“可是……”　　“沒什麼可是的，我不想受任何的阻撓，就算是死，我也寧可死在外面，哪怕是成為食人族的果腹之物！”恭弘=叶 恭弘皇想到食人族，立刻便知道肯定是指那些長臂怪人，心中也湧起了一絲寒意。不過，他卻只得硬着性子，是以根本不給恭弘=叶 恭弘帝說話的機會。　　恭弘=叶 恭弘帝見恭弘=叶 恭弘皇說話如此堅決，知道是無法挽留了，只好嘆了口氣，道：“好吧，不過你最好小心一些，如果有滿蒼夷的行蹤，便來告訴我，可好？”　　“哼！”恭弘=叶 恭弘皇站起身來向恭弘=叶 恭弘帝望了一眼，道：“如果你殺了滿蒼夷，那我也同樣死定了！”　　恭弘=叶 恭弘帝不解地望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惑然問道：“為什麼？”　　恭弘=叶 恭弘皇深深地吸了口氣，澀然苦笑道：“她將我當成了你，並在我體內植下了情蠱！”　　“啊！”恭弘=叶 恭弘帝忍不住一聲低低的驚呼，臉色“刷”　　地一下變得蒼白。　　恭弘=叶 恭弘帝自然知道情蠱的可怕，對於滿蒼夷，恭弘=叶 恭弘帝了解得比世上任何一個人更多，但此刻，他卻對恭弘=叶 恭弘皇心生更深的歉意，因為這又是他所惹出來的禍。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恭弘=叶 恭弘帝聲音有些冷瑟地問道。　　“四年前，我在南山思過的時候！”恭弘=叶 恭弘皇自然明白恭弘=叶 恭弘帝所問之話的意思，但他回答的聲音仍然很平靜。　　“全是我害了你！”恭弘=叶 恭弘帝無可奈何，又充滿歉意地道：“不是我，你就不會去南山思過了，更不會惹上那妖婦！”　　“現在說什麼也沒用，你思量着辦吧！”恭弘=叶 恭弘皇悠然地吁了一口氣道，同時舉步便向外行去。　　“我送你！”恭弘=叶 恭弘帝忙道：“沒有我送，你走不出去的，除非你硬闖！”　　恭弘=叶 恭弘皇望了恭弘=叶 恭弘帝一眼，並未說話，只是安靜地跟着恭弘=叶 恭弘帝而行。

# 第六章 身陷囚籠

　　“你，你，你……給我過來！”一個碩壯如牛的漢子一腳踹開木棚的門，趾高氣揚地喝道，手中的皮鞭在空中抽得“啪啪”作響。　　這是奴隸所居的木棚之一，所有的奴隸們的手腳都系有鐵鐐，雖然不是很粗，卻也無法掙脫。　　聽到鞭響，眾奴隸們忍不住全都打了一個��嗦，那瘦骨伶仃的樣子如蘆柴棒似的，不自覺地縮了縮。　　軒轅並沒有死，在這個奴隸所居的木棚之中，他竟也是手腳系了鐵鐐的其中之一。　　軒轅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到這裏來，但他醒來的時候，便有人將他送到這裏做苦力。那時候他的傷勢仍沒有好，所做的事情卻累得他傷口迸血。　　他成了奴隸的一員，只是他記得在昏迷之前還隱約聽到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叫聲，可是醒來時卻沒有看到恭弘=叶 恭弘皇，手腳之上反而多了鐵鐐，這使他吃驚不小，但在那種環境之下，他明白掙扎是全無用處的。因為他身邊的敵人極多，沒有神劍在手，又如何能憑套着鐐銬的雙手打敗這麼多人呢？何況還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他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怎麼樣了，但想來定是出了什麼事故，而此刻他身上又有傷，惟一能做的就是不去想煩心的事，儘快調養好身體。軒轅絕對不想死得太早，對於生命，他還是極度珍惜的，雖然弄到了這種地步，但他仍充滿了信心。從小到大，他從來都不會懷疑自己的力量，因為他是有僑族族長的孫子，體內流動着不甘平凡的血液，儘管軒轅在族中很少在大眾場合下錶現自己，但那只是他的一種策略，為了達到目的一種策略。在內心深處，軒轅還是不甘於平凡的，是以，他會抓住每一個機會，包括在有邑族中也是一樣。而保護聖女，這絕對是一個機會。　　軒轅自然知道祖族的存在，有僑族中的幾位祭司便是來自祖族。可見祖族在各分支的部落之中有着多麼高的威信，如果他能護送聖女回到祖族，那他將成為英雄，成為祖族的英雄，成為所有分支部落的英雄，那時候只要能好好把握機會，別說是得到有僑族族長的位置，連祖族的權力也可分享過來。因此，軒轅十分珍惜這次護花的任務，只不過，卻沒想到事情弄成了這樣。　　當然，這不能怪軒轅，軒轅也不會承認是他出的錯，這之中的一切變故實在太多，並不是他一人之力所能夠解決的。因此，軒轅依然對自己充滿信心，只要自己仍有一口在，仍然活着，希望便一定會有的。　　這一路來，也讓軒轅學了很多東西，成長了很多，這次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失敗，皆因自己的力量太過單薄，如果能有更多的人由自己指揮的話，相信也不會出現這樣的失敗，也不會每一次都處在一種絕對的劣勢，更不會倉皇逸命，這讓軒轅明白團結的力量是多麼強大。　　軒轅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怎麼樣了，是死是傷，他不敢去多想，那樣會影響情緒。如果已遭不測，想得再多也沒有用，如果依然活着，自然不用擔心。而眼下他最應該做的就是弄清身在何處，如何才能夠逃出去。　　軒轅在醒來的第二天，便已經弄清了這是哪裡，當他清楚這是哪裡時，卻不想走了。　　當然，並不是說這裡是天堂，是溫柔鄉，相反，這裏可以說是地獄，是鬼域。這裏的人每天都在皮鞭下生活，每天都只能夠干一些只有牛才幹的苦力，搬石頭、壘牆、挖坑、砍樹……　　這是一個奴隸營，當軒轅第一步踏入其中時，便知這裡是奴隸營，而且知道自己也將成為奴隸的一員。　　然後，他看到了一處大湖，湖心有座島，島上一座石頭砌鹹的堡壘看上去極為雄偉……就只看了這麼多，軒轅便不想再走了，他覺得並沒有離開這裏的必要。　　因為這正是他和恭弘=叶 恭弘皇在山頭之上俯望到的那個巨大奴隸營地，且他和恭弘=叶 恭弘皇曾經想要混入其中，可是這一刻竟鬼使神差地讓他來到了這個地方，連他自己都覺有些莫名其妙。不過，這當然是件好事，對於他來說，這件事情的確不壞。至少省了他許多心思，免得考慮將如何混進來。　　在這奴隸營中，度日如年，極為難熬，軒轅雖然極力幹活，但還是挨了三鞭子。當然，這大概是奴隸營中之人挨鞭子的最少記錄。軒轅這樣拚命的幹了一天，傷口迸裂過一次，只因在這裏面看管奴隸的人都是沒有人性的人，根本就不管軒轅是否受傷。所幸，軒轅的體質特異，竟然撐過來了，而且傷口還迅速結了疤。　　當然，新來到這裏的奴隸，又是受了傷的，多少受到奴隸同胞們的憐惜。但這種憐惜卻是無可奈何的，只是為又一個陷入苦難深淵的人盡一點心意而已，根本就沒有一點實際作用。　　苦幹了三天活，軒轅竟發現自己的內傷已經全都好了，而且體內的功力似乎更增進了一層，存於丹田之中的氣息竟能夠有小小的流動。這的確是一個好的兆頭，這就說明，他在這次重傷之下，體內的潛能不自覺地被激發出來，慢慢地轉化為內力可以自由支配。　　這個發現使軒轅更充滿了希望，至少，他找到了將體內龍丹真氣化為己用的一個方法，那就是不斷地借外力來刺激它。而且他還發現，每次自己累得快要虛脫之時，丹田之中的氣勁就自動補至全身各處，使他不但沒有疲勞感，而且更為精神，更覺功力倍增，這種奇異的現象不用猜也明白是龍丹在起作用。　　軒轅在奴隸營中住了幾天，便很快與這群奴隸兄弟建立起了感情，患難之中，是最容易相處的。而軒轅又是有心與這群奴隸打成一片，自然很輕易地建立起相互信任的關係，而這一刻那粗壯如牛的漢子所點的幾人，正有軒轅在其中，另外幾人卻是軒轅新結識的幾位難兄難弟。　　另外幾人看上去比軒轅瘦多了，但精神並不差，雖然是在受苦受難中，但卻並不掩其錚錚傲骨。　　這是軒轅最先發現的幾個身手不錯的人物，個子最高的叫貳負，雖是奴隸，但在這群奴隸兄弟中的聲望並不小，便是監管奴隸的人也不想太過得罪貳負。　　這群監管奴隸的人當然不想奴隸們弄出什麼亂子來，所以對貳負還是極為客氣的。　　另外三人乃是貳負的生死兄弟郎氏三兄弟，郎大、郎二、郎三！　　軒轅之所以能與這四個人關係搞好，是因為這幾個人最先向他表示關懷，不知道自哪裡為軒轅弄來了傷葯，這便使軒轅很輕易地結識了這四人。　　木棚極大，但卻很臟，百多人擠在一個大木棚之中，裏面的味道說有多好聞那是在講笑話，在這幾天之中，軒轅倒也適應了這裏的氣味。　　軒轅跟在貳負身後站了起來，大木棚之中立刻鴉雀無聲，眾人目光全都向他們投來。不過，大木棚的人並不多，因為此時正是吃午飯的時候，大多數人都在外面就地吃，只有少數人不想在外面受冷風吹襲，也不想在那些監管之人虎視眈眈之下吃飯，是以軒轅和貳負幾人便入了木棚。　　郎氏三兄弟也放下碗筷站了起來，貳負卻淡淡地問道：“不知伍老大有什麼事吩咐我們干呢？”　　那壯漢一笑之間露出一嘴的暴牙，還有些肉沫夾在牙齒縫間未挖出來，那五官因為這一笑，幾乎都擠到一塊兒了，看了讓人直叫噁心。不過，他的笑有些古怪，說話也有些神神秘秘的。　　“你們幾個跟我來就是了，我們少主人想見你們，說不定少主人一高興，就會免去你們奴隸的身份呢，這麼好的機會，你們要不要？”伍老大依然面帶那種怪笑道。　　貳負和軒轅幾人對視了一眼，貳負的臉色卻變得有些難看，軒轅並不知道伍老大所說的少主人是誰，也不明白為什麼貳負聽了這話后竟會色變。平時貳負千活再累再苦也不會有半點心慌，但此刻的表情實在讓軒轅感到意外。　　“為什麼要把這個機會讓給我們？我不想要，你送給別人吧。”貳負一口回絕道。　　伍老大“桀桀”怪笑兩聲，那雙被肥肉擠得快眯成一條縫的小眼射出兩縷比野狼更兇狠的目光，不緊不慢地道：“如果你願意讓你的兄弟代你去玩玩，我並不反對！”　　貳負神色一凜，咬了咬牙，向軒轅和郎氏三兄弟及木棚之中的眾人掃了一眼，憤然道：“好，我去，但他們根本就不必去，就讓他們留在這裏吧！”　　“貳負！”郎大急忙道：“你不能去，就讓我代你去好了，你身上上次所負的傷還沒好……”　　“郎大！”貳負瞪了郎大一眼，大聲叱道。　　郎大一呆，立刻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急道：“可是，可是……”　　“沒什麼可是的，伍老大，就讓我一人去好了，他們留下！”貳負沉聲道。　　“好，講義氣，你考慮好了？”伍老大目光之中儘是鄙夷之色，在他的眼中，這群人與畜牲無異，根本就沒有人格可言。不過，他並不想惹怒貳負，因為他知道，如果惹怒了貳負，雖然此刻貳負鐐銬加身，但仍能夠殺死他，儘管是畜牲，也有老虎和兔子的分別，而貳負這種人就屬於老虎型的。　　軒轅從貳負和郎氏三兄弟的對話和表情之中得知這件事可能極為棘手，否則的話，郎氏三兄弟和貳負也不會如此爭執，難道這個少主比虎狼更可怕不成？　　但郎大剛才說貳負有傷在身，這可是軒轅所不知的。　　那麼說貳負可能早已知道這少主是誰了，去見少主又是怎麼回事？而且似乎上次還負了傷，由此看來，此行的確不簡單，但是軒轅卻有別的打算，他在這裏還必須查出聖女的下落和蹤跡，而這次有機會去見少主，便可趁機熟悉一下環境，他豈會同意貳負不讓他去？不由道：“不，我也去，請伍老大將我也一併帶去！”　　貳負和伍老大一愕，貳負卻叱道：“你不能去！”　　軒轅向貳負和郎氏三兄弟望了一眼，堅決地道：“兩人有個伴，什麼事情都好玩一些，是嗎？伍老大，何況我也不想錯過這個機會！”　　貳負和郎氏三兄弟皆是一愣，伍老大卻“哈哈”　　大笑起來，道：“對，對，你說得很對，兩人有個伴好玩一些。年輕人，你想得很對，的確不應該錯過這麼好的機會。”　　貳負不語，只是冷冷地望着軒轅，他並不明白軒轅真正的意圖，半響才道：“這件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麼簡單……”　　“咱們都是兄弟，有福大家享，有難也就讓我們共同分擔好了，管他會是怎樣的結果，即使是死，黃泉路上也不會太過寂寞，難道不是嗎？”軒轅豪氣干雲地道。　　貳負的身子顫了一下，抬起戴着鐵鐐的手，軒轅也在同時抬起手來，四隻有力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　　軒轅和貳負相視望了一眼，竟同時發出一陣開心的豪爽大笑。　　伍老大被笑得莫名其妙，郎氏三兄弟心情一陣激動，齊聲道：“我們也去！”　　“不必了，有我跟阿軒一起去就行，你們在這裏好好乾活，等我回來就是！”貳負威嚴地道。　　“是啊，不必為我們擔心，等我們的好消息就是！”　　軒轅自信地道。　　郎氏三兄弟也許是受了軒轅和貳負的豪情所染，全都重重地點了點頭，像是生離死別一般，雙眸之中竟含有淚水，三人六隻手與軒轅。貳負的手緊緊握在一起，在鐵鐐“叮噹”之聲中，沉聲地道了聲：“你們多保重！”　　木棚之中竟響起一陣悲壯的歌聲，那幾十個吃完了午餐或沒吃完的全都站起身來，用一種沙啞而低沉的聲音輕唱着一支不知名的歌，並沒有什麼歌詞，只有一種曲調，像唱其實又是哼，再加上木碗木筷敲擊的聲音，使得這種音韻變得蒼涼而悲壯。　　軒轅禁不住呆住了，他沒有想到這麼多人竟然以這種方式來送行，而且這音韻極感染一個人的情緒，幾乎連他也被感動了。　　“看到了沒有，這些兄弟們都在為我祈禱，如果你取消……”　　軒轅心中微惱地打斷貳負的話道：“你不必說了，我是去定了！”說完轉頭向眾奴隸兄弟自信地道：“你們等着吧，真神會保佑我們的，我們一定會回來的！”　　“好了，該走了！”伍老大對這裏的場面見怪不怪，出言提醒道。　　“貳負兄，我們走吧！”軒轅竟有一種奔赴刑場的感覺，心中卻在思忖着：“萬一不行，我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心忖間，雙手故意晃了晃手腳上那兩根拇指粗的鐵鐐，暗忖道：“以這種鐵鐐便想鎖住我？真是好笑！”　　※※※　　一路之上，怪石林立，古木參天，眾奴隸兄弟都向軒轅一行投以訝異的目光，不知道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軒轅和貳負反正已經豁出去了，都很自若地向眾奴隸點頭微笑，軒轅還是第一次發現這裏的奴隸兄弟竟有七八百人之多。他當然知道，這裏就是九黎部的地盤，能夠控制七八百名奴隸的部落，絕對擁有兩倍於奴隸的實力，或許更多。　　軒轅一邊走，一邊想：“如果能夠讓這群奴隸起來反抗，一定可以製造出極大的亂子，說不定還可趁亂救出聖女和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呢。但是又該怎樣讓這群奴隸反抗呢？而聖女又在哪裡呢？如果聖女並不在九黎部，那又該如何呢？而現在去見那少主又會面對什麼變故呢？難道真的是有去無回嗎？”　　在走路的同時，軒轅自然不忘觀察四周的環境及一些布置。　　伍老大走在前面，軒轅和貳負的身後還跟着四名手持長矛的漢子，這幾人是負責處理奴隸鬧事的劊子手，這時跟在軒轅和貳負之後，自然是起監視作用，準備隨時應付軒轅和貳負的反抗。　　當然，這幾人軒轅還沒有放在心上，他不時地看看貳負的表情，貳負顯得極為冷漠，臉上看不到一絲表情，以至於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麼。倒是伍老大不時回過頭來冷笑着看軒轅幾眼，軒轅自然懂得伍老大眼裡那種不屑和嘲諷的意味，那是對一個將死之人的憐憫，抑或是在看一隻將死的狗。　　走不多久，便到了湖邊，軒轅這才發現湖面上竟有一座浮橋與湖心的石堡相連，那石堡像是一隻巨大的下蛋海龜，爬在湖心那綠樹如茵的小島之上，倒是極有氣勢。　　走過浮橋，伍老大突然自懷中掏出兩塊黑巾，肅然道：“自己把眼睛蒙上，我沒要你們摘下，你們若私摘，休怪我不客氣！”　　軒轅一呆，心頭禁不住湧起一抹陰影，貳負卻坦然地接過黑巾，熟練地將之蒙在眼睛上，向軒轅淡淡地道：“蒙上。”　　軒轅無可奈何，但卻知道這並不是專門對付他的，而是入石堡的一種慣例，只看貳負那熟練的動作也知道――他已經不是第一次蒙黑巾進入石堡了。　　軒轅再沒猶豫，也便將黑巾蒙在頭上，那冰涼的鐵鐐碰到額頭之時，森寒到了心裏。　　伍老大冷酷地笑了笑，讓貳負抓住一根竹竿，軒轅抓住貳負的肩頭前行。　　軒轅卻在心中默默地計算着走過了多少步，拐過了多少彎。

# 第七章 人肉沙包

　　“人肉沙包帶到――”伍老大的聲音極高。　　軒轅心裏吃了一驚，他還沒有弄清什麼是“人肉沙包”之時，伍老大已經摘下了他頭上的黑巾。　　這是一個極大的石廳，裏面幾乎一切都是石頭製成的，除四根粗木柱外。　　廳中並無桌椅，倒有一個大兵器架，軒轅還是第一次發現兵器居然有這麼多種類，包括刀、槍、劍、戟，鑿、斧、錘、矛、鞭、鐧、棍……帶勾的、帶刺的……竟多達二十多種。　　軒轅看到這些，差點忘記了剛才走過一千三百七十六步，拐過了三十四道彎，不過地上的幾具屍體讓他又回到了現實。　　地上有幾灘血跡，在軒轅看清室內的一切之時，迅速有人拖走屍體，用清水沖乾淨了血跡。然後他和貳負的目光全都落在一個背對着他們的少年身上。　　這少年身着以白虎皮製成的長袍，纖瘦而高長，頭髮在後腦打了個結，正將雙手放在一個銀盆之中搓洗着，口中卻漫不經心地向伍老大問道：“是不是又帶了幾個膿包來了？”　　“嘿，少主，這回你放心，保證不會三拳兩腳就輕易死去！”伍老大變得低聲下氣地道。　　那少年不經意地甩甩手上的水珠，立刻有人拿來千絲巾為其擦拭着手上的水跡，直到擦乾了后，少年才緩緩轉過身來，用不屑的眼光打量了軒轅一眼，目光又迅速落到貳負的臉上，這才露出了一絲難得的笑容。　　伍老大忙大獻殷勤地道：“少主，這位便是上次那個貳負。”　　“嗯，我知道。”那少年似乎與貳負是舊識一般點了點頭。　　“這下少主定然能過癮吧？”伍老大問道。　　那少年並不答伍老大的話，反而向貳負笑了笑道：“沒想到你居然還活着，倒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如果今天你仍能讓我盡興而不死的話，你就不再是奴隸，而是自由人，我可以讓你去管我的寵物們。”　　“還不快謝謝少主！”伍老大聽了那少年的話后禁不住一驚，又忙向貳負呼道。　　貳負卻立着不動，冷冷地掃了伍老大一眼，又轉向那少年道：“等我沒死的時候再說吧，不過，我希望少主也能夠將他一併還予自由之身！”　　“他？”那少年這才扭頭打量了軒轅一眼。　　軒轅也不迴避地與那少年對視着。　　“哈哈，有趣，你叫什麼名字？似乎有點意思！”　　那少年見軒轅似乎與他差不多大，就是大也大不了多少，並不像其他奴隸一般見到他就發抖，而且還敢與他對視，不禁大感有意思。　　“軒轅！”軒轅淡淡地回答道。　　眼前的少年頂多只不過十四五歲，但長得極為高大，仍帶一絲童稚之氣的臉上掛着一絲邪異的笑容，更有着一雙與其年齡絕不相配的眼睛，眼睛里閃爍着陰冷而充滿殺性的厲芒，這使得那絲童稚之氣顯得更為異樣和詭異。　　“軒轅？”那少年低念了一聲，懶洋洋地道：“好吧，只要你們能讓我盡興，便將你們兩人全都變為自由人，去看管我的寵物們。”　　“謝謝少主！”貳負露出一絲笑意，淡淡地道。　　“你別先謝過，到時候再說，我可首先提醒你，本公子的掌力又有了提升，只怕你挺不了一陣子！”　　那少年漫不經心地道。　　貳負臉色微微變了變，目光在大石廳中掃了掃，一共有二十八名護衛守在一旁，顯然是為了保護這少年的安全，同時貳負更知道若想退出去已是不可能了，只好硬着頭皮地道：“好，我挺着就是！”　　“好！那我就拿你試試我的掌吧！”　　貳負扭頭向身後不遠處一根碗口粗的石柱邊走去，石柱剛好一人半高，上面並未到石廳之頂，貳負自覺地將雙手的鐵鐐向石柱上一套，背靠着石柱，雙手反鎖於石柱之上，深深地吸了口氣道：“來吧！”　　軒轅吃了一驚，這才明白“人肉沙包”是怎麼回事，不由大急道：“這怎麼行？”　　那少年冷冷地望了軒轅一眼，反問道：“怎麼不行？”　　軒轅一呆，怒道：“這不公平！”　　那少年不由“哈哈……”大笑起來，聲音之中仍帶一絲未脫的稚氣，但此刻聽起來竟是那般刺耳和詭異，那群守在一旁的護衛也禁不住大笑附和着。　　軒轅臉色鐵青地立着，如果是以往，他可能會走過去捏死那少年，但此刻他卻不可以！只能忍着，忍着，等那少年笑完了，這才以最為平靜的語調道：“這不公平！”　　“哼，你以為自己是什麼東西？什麼叫公平？你是我的奴隸，本公子要殺就殺，有什麼公平不公平？　　你別傻了，好好地讓本公子盡興吧，到時候就可以給你自由了！”那少年漫不經心地行到軒轅的跟前，伸出一隻極為白墩的右手，在軒轅的臉上拍了拍笑道。　　那群守在石廳中的護衛又是一陣鬨笑，連伍老大也笑得肥肉直抖。　　軒轅的手禁不住握成了拳頭，心中的怒火直衝而上，他真想一拳將這少年打死，他也相信自己這一拳下去，這少年必死無疑，但如此一來，不僅連累了貳負，更會壞了營救聖女的大計，只好忍氣將怒火強壓於心中。　　那少年對着軒轅露出優雅的笑，調謔道：“你發怒的樣子其實挺可愛的！”　　“阿軒！”貳負忍不住低喝道。　　軒轅深深地吸了口氣，平息了心中的怒火，淡淡地道：“就算少主說的是對的，可是少主認為這樣就可以把掌法練好嗎？”　　“哦？”那少年轉過身去，竟伸手在一根木柱上拍了一下，這才扭頭向軒轅故作天真地問道：“你不覺得我的掌力很好嗎？”　　軒轅微感一陣訝異，那少年在木柱上一拍之際竟多了一個內陷的掌印，可見其功力的確不弱。不過單隻這些並不放在軒轅的眼裡，但仍裝作欣賞地道：“你這一掌掌力的確不錯！”　　“如果我能夠練到第五重，便可以一掌將一棵千年古樹擊死，而只在樹榦上留下一個淡淡的掌印，甚至連掌印也不留，你信不信？”　　軒轅一驚，立刻想起在聖女營地不遠處的一棵枯死的大樹上那個掌印，心中暗喜：“看來自己真的是來對地方了，也就是說，出手擄走聖女的人一定與眼前這少年有關。”想到這裏，軒轅暗自吁了一口氣，深深地望了少年一眼，略帶譏嘲地道：“我相信你的話，但我卻想告訴你，在你與人對敵的時候，對方不是木頭，也不是樹，而是千變萬化活動的。你掌力再好，如果打不到對方，那照樣沒用。因此，練掌不只是打死靶，如此只怕這一生也練不好真正的掌法，難道少主不覺得嗎？”　　少年臉色一變，冷哼道：“我用得着你這奴才來教訓嗎？如果你再��嗦，我便立刻殺了你！”　　軒轅怔了怔，心中忖道：“這混蛋的性格乖張，變化無常，倒不好應付。但我能看着貳負就這樣毫不抵抗地挨打嗎？”　　“阿軒，你走開，我的事不要你管！”貳負向軒轅叱道，同時對那少年道：“少主，來吧，你只管打！”　　那少年得意地笑了笑，迅速出掌。　　“砰……”少年一掌結結實實地擊在貳負胸膛之上。　　貳負只是挺起胸膛一聲都不哼。　　“砰……”少年手背一翻，又是一掌擊中貳負的胸膛。　　貳負卻在此時向軒轅使了個眼色，軒轅見貳負能不動聲色地抵抗住這少年的兩掌，知道仍能夠撐一段時間，而此刻貳負的眼色他也立刻明白，於是專心地看着少年出掌，每一個細節都絕不漏過。　　“砰砰……”那少年似乎打得興起，竟一口氣出了一百多掌，而且花樣百出，但軒轅卻發現這少年的掌法到了第八十一掌便開始重複，只不過是改變了一下角度而已。　　貳負已經噴出了兩口鮮血，神色凄厲，但仍然堅強地挺着，連軒轅也為之駭然，這貳負的硬功幾可與獵豹相媲美，竟然能抗這麼多掌而不死，實在是驚人至極。不過，軒轅知道貳負已是強弩之末，若再堅持下去，可能就會真的死去，這可能是因為他上次的內傷猶未恢復的原因吧。　　“痛快，痛快，好久都沒有這麼痛快了，人肉沙包的味道真是不錯……”那少年打到這裏，突然停手高聲歡呼道。　　伍老大立刻露出喜色，低聲下氣地問道：“少主盡興了？”　　那少年似乎心情大佳，向伍老大笑了笑，道：“你做得很好，我會在爹爹那裡多為你說幾句好話，你好好乾吧，不過我興緻大起，還想再練兩百掌！”　　伍老大似乎沒有聽到少年後面的話似的，歡喜地道：“謝謝少主，謝謝少主！”　　軒轅卻大驚，這混蛋少主可是說到做到，如果再讓他打兩百掌的話，貳負豈有命在？此刻的貳負別說再挨兩百掌，就是二十掌也會死去。　　貳負的精神顯得極為萎靡，但仍沙啞着聲音慘笑道：“只要少主能盡興，來吧！”　　“好，我就喜歡你這樣子！”少年說話間迅速出手，這一掌竟似乎力道大增，隱帶風雷之聲，直劈向貳負。　　軒轅大驚，吼道：“住手！”身子也迅速向那少年衝去，他知道這一掌下去，貳負不死也會成為廢人。　　“轟……”軒轅身子微微一震，那少年竟“蹬蹬蹬……”連退六步。　　那少年幾乎不敢相信眼前是事實，剛才他明明一掌結結實實地擊在軒轅的胸膛上，為什麼軒轅腳下移都沒移動一下，而他卻被一股強大的反震力震得倒退了六步？　　石廳之中所有人都吃了一驚，連貳負也不例外，他也沒有想到軒轅的功力竟如此之高。他本是練外功的，雖然算是銅皮鐵骨，可是卻並不能生出強大到可將對手自己震退數步的力道，但軒轅卻做到了。因此，貳負可以斷定軒轅所修習的是一門極為上乘的內功，這是一個意外。當然，他只與軒轅相處了幾天，不知道這些是很正常的。他之所以吃驚，是軒轅的年齡與其功力竟讓人無法聯繫在一起。　　“這剩下的兩百掌，就由我來吧！”軒轅沉聲道。　　那少年望瞭望自己的手掌，又望瞭望軒轅的胸膛，在那些護衛欲出手的當兒，又發出一陣大笑，顯得極為快慰。　　那些護衛見少主一笑，也就不再出手了，只是小心地注視着軒轅的動靜。　　伍老大也吃了一驚，他沒想到軒轅小小年紀，竟比貳負更可怕，他之所以挑軒轅前來，只是看他身子健碩，可能會多挨幾掌，卻沒想到自己看走眼了，竟找到一個極為危險的人物來到這裏，而少年的笑聲讓他鬆了口氣，使他不擔心會受到責怪。　　“果然有些意思！”那少年擦擦拳頭，饒有興緻地望着軒轅。　　軒轅並不理他，只是將貳負的手自石柱之上放下來，將之扶到一邊，這才雙手向後一負，根本就不須依柱而立，淡淡地道：“來吧！”　　那少年見軒轅隨便一站，竟生出一股強大的壓迫感，不由得又猶豫了一下，臉上的表情微變，眼珠子一轉，邪邪地笑道：“我現在覺得練掌不好玩，我想練矛，你就來陪我玩玩吧！”　　軒轅和貳負的勝色不禁同時大變，若是那少年以長矛猛刺，血肉之軀就算是再怎麼厲害，也無法抗拒，那樣豈會有不死之理？是以，軒轅和貳負都絲毫不例外地變了臉色。　　“你怕了？”少年得意地問道，他似乎對軒轅和貳負的表現極為滿意。　　“我想問一下你想怎樣一個玩法？”軒轅強笑着問道，心中卻在思忖着：“如果真的迫不得已，看來只好放棄原計劃先離開這裏再說了。”　　“你認為我會是怎樣一個玩法呢？”少年陰冷地望着軒轅，反問道。　　“當然，這要看你是想練矛還是想殺人了！”軒轅也不作正面回答。　　“練矛又如何？殺人又如何？”少年也似對軒轅的回答產生了興趣，禁不住問道。　　“練矛者需要的是一個對手，殺人者需要的是一個靶子。當然，對手和靶子對於你來說，地位是差不多的，所差的只是一個好玩，一個無聊沒勁！”軒轅聲音顯得很平靜，舒緩地道來，卻有一種異樣的氣魄。　　“阿軒！”貳負輕喚了一聲，暗中向軒轅使了個眼色。　　軒轅自然知道貳負是讓他獨自逃離這個地方，不禁暗暗又對他多了一份好感，只是向貳負笑了笑，因為事情仍未達到絕望的地步，軒轅絕對不想輕易放棄救聖女的機會，因此他想極力扳回局勢。　　少年高深莫測地笑了笑，冷冷地望了軒轅一眼，淡漠地道：“你很聰明，居然知道為自己找退路，既然如此，我就放棄想喝你的血的打算，與你玩玩吧！”　　軒轅吃了一驚，他竟發現自己低估了這個年紀小小的大孩子，只聽他剛才一句話，便可知道他有着與其年齡極不相配的兇殘和姦猾，甚至可以在談笑間殺人，而並不像其表現的那般幼稚乖張。　　少年所說出的話的確滿是血腥味兒，小小年紀竟如此兇殘，實出人意料，有這樣的敵人在世上絕對不是一件好事。因此，軒轅暗下決心，如果真的要殺人的話，第一個就要擊殺這個毛孩子，免得長大了為禍更深。　　“不過，你也別太高興，想做我的對手，是有條件的！”少年詭異地笑了笑道。　　軒轅淡然一笑，道：“反正你我之間並沒有公平可言，你的條件我是必須遵守的，這樣的條件也不叫條件，而是約束，難道不是嗎？”　　少年笑了笑，道：“對，你說得很對，看來你真的是一個聰明人，與你說話比跟那群奴才說話有趣多了，也省力很多。這樣吧，你可以躲閃，但卻不能還手，另外必須蒙上眼睛！”　　“蒙住眼睛？”貳負忍不住驚呼出聲。　　軒轅的臉色也變了，他聽到前面的時候還鬆了一口氣，但讓他蒙住眼睛不能還手，這之間就增加了許許多多的兇險。　　那群護衛也全都不懷好意地望着軒轅，每個人都是一副幸災樂禍的表情，他們絕不相信軒轅在眼不能視物、手不能進攻的情況下，能夠抵擋得住長矛的攻擊，而且對手是他們的少主！他們自然知道少主的武功不弱，雖然仍有些小孩子心性，但卻絕對不是一個笨蛋。而軒轅只不過比他們的少主大兩三歲而已，無論如何也無法讓別人相信他的武功能高到哪兒去。　　那少年自然地感覺到軒轅體內氣勁極強，如果自己以掌擊他的話，只怕沒傷着對方，反而自己先被震傷，他當然不會蠢得去以掌擊軒轅，但年輕人總有一份好奇心，而他也不例外，總想看看軒轅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物，是以才提出練矛之說。當然，他是絕對不會在意殺人的。在他的眼裡，人命還不如一隻狗。　　“你不願意？”少年見軒轅臉色變了變，不由得冷然問道。　　軒轅深深地吸了口氣，淡淡笑了笑，伸手向伍老大道：“拿黑巾來！”　　“阿軒！”貳負一聲驚呼，他簡直不敢想象那會是怎樣的一個結果，更沒想到軒轅竟然答應了這等無理的要求。　　伍老大也有些驚訝，亦不禁對軒轅的膽量生出几絲欣賞，但更多的卻是幸災樂禍，對於他們來說，看到別人痛苦自然是很有趣的，這是他們所處的環境造成的。　　軒轅向貳負望了一眼，自信地道：“你看着就是了！”然後扭頭再一次仔細打量了整個石廳一眼，將石廳內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角落都不遺漏地看了一遍，這才向伍老大道：“幫我蒙住眼睛吧！”　　伍老大向那少年望了一眼，見少年向他點了點頭，也便毫不猶豫地掏出黑巾。　　在伍老大為軒轅蒙上眼睛之前的一剎那，軒轅便已看清了那少年所挑長矛的形狀和長度，然後，軒轅的眼睛便被緊緊地蒙上了。　　“好好陪少主玩玩吧！只要少主盡興了，你就有意想不到的好處，從今以後再也不用去與那些豬嘍住在一起了。”伍老大在軒轅的耳邊小聲地道。　　軒轅沒有理他，只是投以一聲輕微的冷哼，雙手平子抬起，鐵鐐發出極為輕微的“叮噹”聲。　　貳負簡直有些絕望，如果軒轅的身上沒有鐵鐐，或許還有可能閃避開長矛的攻擊，可是他手腳上全都鎖着鐵鐐，在移動之間必會發出響聲，而這響聲則足以掩蓋住長矛的破空之聲，幾乎連耳朵也不起作用了。　　在眼、耳都不起作用的情況下，又如何能夠避開少年致命的攻擊呢？是以貳負對軒轅幾乎有些絕望。　　那少年見軒轅真的將眼睛蒙上，那古怪的樣子，倒是真的讓人大感有趣，不由大喝一聲：“我刺！”　　“呼……”軒轅的身子動也沒有動一下，靜立着犹如半截鐵塔，而那桿長矛卻是自軒轅耳畔擦過，並未真正刺在軒轅身上。　　少年並未變招，只是又順勢帶回，竟大笑幾聲道：“好，好膽量，竟然敢不閃不避，知道本公子這是一記空刺！難道你就不怕我中途變招嗎？”　　“生與死已經置之度外，便沒有怕與不怕的概念，如果裁判斷失誤的話，最多也只是死！”軒轅淡然道。　　“很好！你注意了，我不會再空刺了……”話未說完，少年已經再次出招了，但他卻刺空了。　　的確，軒轅的身子像是勁風中的弱草，一晃之間，便已躲過了那狠辣而快捷的一矛，鐵鐐沒有發出一點干擾的聲音，因為軒轅的腳並沒有動，而雙手已杵鐵鐐帶緊，只是上身晃動，竟可不使鐵鐐發出任何聲音。　　“好！”伍老大和那些護衛之中也有人禁不住為軒轅喝彩，貳負亦忍不住想叫好，但卻知道這隻是開頭，真正的開始可能是在後頭。　　“叮噹，叮噹……”軒轅的身形開始遊動，因為那少年似乎也看出了軒轅腳下的問題，因此直攻下盤，但他又開始感到驚訝了。

# 第八章 意感身動

　　軒轅的移動似乎每一次都是在長矛刺到之前，與長矛的攻擊有着無比默契的配合，而這個配合像是兩人在演戲，一個打，一個躲，而打的人始終無法碰到躲之人的身體。　　石廳之中四處都響起了鐵鐐碰擊之聲，極為銳耳，可是這聲音似乎對軒轅一點影響都沒有，軒轅彷彿可以將少年攻擊的每一招都看得極為清楚。　　“當……”軒轅終於以手中的鐵鐐擋開了少年攻至的長矛，而他的身子也在一連串倒翻后落地不再移動。　　軒轅心中一片清明，雖然眼不能視，耳又不明，可是有一種連他也不明白的奇妙感覺告訴他對方的每一擊，每一個方位，就像有第三隻眼睛在注視着這石廳之中的每一個細小變故。　　他甚至感應到石廳之中每一個人心中的震驚和訝異，當然，這並不出軒轅的意料，他早知道這群人會感到震驚。　　“噹噹……”軒轅不斷地移動着雙手之間的鐵鐐，竟然封鎖了那少年自上盤攻來的所有招式。　　貳負只看得心中感慨不已，伍老大卻已眼花繚亂，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那些護衛們也暗暗心驚，因為那少年轉眼便已攻了百多招，但卻連軒轅的一片衣角都不曾沾到。　　那少年似乎有些惱羞成怒，居然百多招仍然對一個眼不能看、耳不能聽的人無可奈何，而且這是一個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年輕人，怎叫他不怒？他又怎知軒轅的感官之強，對每一縷流動的風都極為敏感。雖然耳不能聽、眼不能見，但卻可完全通過肌膚對風的感應而判斷出這少年是何種招式及招式的角度，這些與他在瀑布之下練功是絕對分不開的。　　因瀑布的衝擊，使他肌膚的細胞變更具活力，再加上平時喜歡在有風的山頭閉目靜坐，因此，軒轅的肌膚比常人敏感了不知多少倍，就像一雙雙小眼……　　那少年在攻擊第一百六十七招之時，終於忍耐不住了，老羞成怒地道：“大家一起來玩！”　　軒轅和貳負禁不住全都大驚！　　那少年的確是惱羞成怒了，他從來都沒有想到，自己勤練這麼多年的武功，竟連一個奴才也不如。這叫他的臉面往哪兒擱？何況每個人都有嫉妒的心理，軒轅的年齡與他相差無幾，而武功卻相差如此之遠，怎不叫他嫉恨交加？　　貳負和軒轅豈有不知“大家一起來玩”的意思？　　那即是說讓所有人都來拿軒轅當靶子，而軒轅在眼、耳皆失去反應的情況之下豈不是只有死路一條？　　也即是說少年的這個命令與讓人將軒轅處死沒有什麼分別。　　軒轅不禁發出一聲冷哼，迅速錯步而出，以一種極為奇詭的步法向那少年撞去。　　“噗……”軒轅的身子橫撞在矛桿上，雙手卻如蛇行般快速地自矛桿上滑過。　　那少年一驚，欲棄矛而退的當兒，軒轅已經抓住了他握矛的手。　　“你敢……”伍老大一聲驚呼大喝，那少年已一聲慘叫，雙臂脫臼，而軒轅已經雙臂一環，手中的鐵鐐在那少年的脖子上繞了兩圈，任誰都知道，只要軒轅稍一用力，那少年的脖子就會立刻折斷。　　“如果你們想保住他的狗命，就給我放老實一些，否則的話，就等着你們的主子處理你們這幫垃圾吧！”　　軒轅說話的聲音冷酷至極，更充盈着讓人心寒的殺機。　　這之中的變故實在太快了，當然，這也許並不突然，只是軒轅的武功大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在眼、耳失去反應的情況之下，竟依然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制服對手。　　那些護衛不敢輕舉妄動，正如軒轅所說，如果他們的少主有什麼閃失的話，他們的腦袋大概也難保了，因此，他們全都靜立於原地。　　軒轅緩緩拉下蒙眼的黑巾，望瞭望臉色蒼白的少年，冷冷地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少年感覺到冰涼的鐵鐐在脖子上輕輕蠕動，禁不住驚駭而慌亂地道：“我爹會殺死你的！你……你要是……要是敢傷害我！”　　“那你就試試吧！”軒轅說話間雙手一帶，鐵鐐一緊，那少年連慘哼都不能，呼吸立時變得極為困難“不要……你要怎樣……你說……”伍老大見軒轅真的要下手絞死他的少主，終於慌了，驚恐地呼道。　　軒轅冷冷地笑了笑，手再次放鬆，那少年已經臉色變青，張大的嘴巴一時合不攏，眼睛都差點翻白，險些窒息而死。　　“你叫什麼名字？”軒轅再次冷冷地問道。　　半晌，那少年才似乎從剛才的死亡陰影中回過神來，突然“哇……”地一聲大哭起來。　　“看來你是真的想死了！如果你再哭一聲，我立刻讓你的腦袋搬家！”軒轅殺氣狂涌，聲音冷厲無比地道。　　“我，我，我不哭，不哭……”那少年突然“嘎”　　地剎住哭聲，驚悚地道。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軒轅心中暗笑，聲音依然冰冷地道。　　“我，我叫風揚，你別殺我，我聽你的！”那少年一時間變得極為乖巧，他再也不敢懷疑軒轅是否敢殺他，因為他剛才實已自鬼門關走了一遭，那種死亡的感覺是那麼的清晰，那麼的實在，他不想再去嘗試那種滋味。　　伍老大和那群護衛的臉色都變得蒼白，這是發生在這裏的第一次突變，抑或軒轅是所有到這裏來的奴隸之中最可怕的一人。　　在奴隸之中從來都不可能存在軒轅這類高手，他們也是怕這種人引導奴隸反抗，因此，對於一些高手，他們從不放入奴隸群中，而是別行安置，甚至加以厚待，這便是到目前為止，九黎族的奴隸仍沒有發生大亂的原因。　　而風揚之所以從奴隸之中挑人來練功，一是因為這群人在他的眼裡，命賤得比狗都不如，可以任屠任殺，二是因為這群人中沒有什麼真的危險人物，就算有一兩個厲害人物，卻也不可能對他構成什麼威脅。　　因此，他的這群護衛也極為放心，卻沒想到今日竟撞上了軒轅。　　這些人此刻在恨那將軒轅送入奴隸群中的人，竟把如此危險的人物放入其中，這分明是有違九黎部的規定，才會釀成如此局面。　　“風揚？名字不錯，叫他們給貳負解開鐵鐐！”　　軒轅冷聲道。　　“是，是，你們聽到沒有？”風揚忙喝道。　　貳負也沒料到事情變化會這麼快，而且軒轅的這一手做得極為漂殼，也極為利落，確實是太快人心。　　軒轅當然不敢貿然殺死風揚，因為他還要讓風揚做自己的保護盾，如果風揚死了，他和貳負大概也只會立刻死在這二十多名護衛的亂刀之下。他自不是個傻子，更不想死，但他敢肯定別人比他更怕死，因此，他敢下手嚇唬這群人，而此刻風揚在吃了虧之後便乖多了，這就是最好的證明。　　伍老大不敢怠慢，忙給貳負打開鐵鐐。　　貳負知道事情已經沒有回頭的餘地，到了這個地步，只有鬧下去，反正是不死不休的結局。　　“把所有鑰匙交給貳負，來給我打開鐵鐐！”軒轅冷冷地道。　　伍老大也無可奈何，只好將所有的鑰匙都交出來，並指明哪一把可打開軒轅腳上的鐵鐐。　　伍老大乃是奴隸營中的總管，其身分自然不低，不過，奴隸營的總管在九黎族中的地位並不高，只不過負責管奴隸的飲食和掌管奴隸身上鐵鐐的鑰匙。　　奴隸們身上的鐵鐐很多都是用同一把鑰匙打開，因此，雖然有數百奴隸，但只不過幾十把鑰匙而已。　　此刻將鑰匙全都交給了貳負，伍老大的臉色變得極為難看，但為了風揚的命，他又不能不給。　　貳負利用風揚擊打軒轅之時調氣養神了這麼久，此刻也已回過神來，並能夠行動自如，雖然要想完全恢復大概仍需三四天時間，不過，這些似乎並不有礙行動。他接過鑰匙后，便迅速為軒轅打開手腳的鐵鐐。　　軒轅得意地笑了一聲，在兵器架上順手取來一刀一劍，向貳負道：“隨便挑幾樣稱手的，多帶兩柄，外面的兄弟也需要。”　　貳負老實不客氣地挑了三件兵刃，更將牆上的一張大弓和幾筒羽箭也摘了下來。　　“好了，我們可以走了，伍老大你跟着一起出去！”　　軒轅說話間將鐵鐐一拋，但風揚還沒有來得及動作，只覺背上又一涼，一柄短刀已頂在後心，只要軒轅用力一頂，便立刻可捅穿他的心臟。　　“我們是好朋友，大家都是自己人，是嗎？”軒轅輕輕地將風揚一摟，以手臂擋住那刀子的方位，讓人幾乎無法發現刀子的存在，不知情者還真以為兩人是朋友。　　“伍老大帶路，若有一點異動，你看着辦吧！”　　軒轅冷殺地道。　　“是，是！”伍老大額頭都滲出了一層冷汗，誠惶誠恐地應道。　　※※※　　“不好了，不好了……”軒轅正欲向外行去，突然迎面有一人慌里慌張地沖了進來。　　“伍總管，快去，快去……”那人一見到伍老大，立刻如同見到了救星似的，但語氣竟有些結巴，可能是因為一時氣促之因。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慌里慌張的！”伍老大叱道，他本來心情就不好，此刻差點就要動手打人了。　　“那群豬嘍鬧事，鬧事……”　　“啪……他娘的，這也用得着大驚小怪的，你們不會將他們擺平嗎？這點小事也來煩我！”伍老大再也忍不住了，提起那肥碩的大掌，重重地給了來人一個巴掌。　　那人的門牙差點給打掉了，捂着高腫的臉，支吾着道：“可是，可是他們全都鬧起來了，有好幾百人！”　　“什麼？”伍老大一呆，連軒轅也呆了呆，誰也沒想到所有奴隸竟全都鬧起來了。　　軒轅當然知道，“豬嘍”是指他們這樣的奴隸，貳負的臉上表情也有些古怪，有喜有憂，喜的是這群人如此一鬧，正合時宜，他隱隱猜到這次奴隸鬧事很可能是郎氏三兄弟組織的，一定是因為他和軒轅兩人的原因，所以，他又在擔心郎氏三兄弟的安全。　　“你們怎麼對付他們？”伍老大的汗珠又出來了，這下於可真是兩頭犯難。如果這裏的所有奴隸都鬧起來的話，他還真不好痛下殺手，因為這樣一來，勢必會引起那些奴隸的強烈反抗，如此一來不僅僅自己的兄弟死傷慘重，還會影響興建神堡的工程。若這群奴隸全死了，一時間又到哪裡去找那麼多奴隸來幹活呢？　　又怎能夠在明年春天前完成這項極為艱巨的工程呢？　　“我們將他們圍住了，調集了兩百名弓箭手，在他們的周圍，另有人準備將鎮守神谷的一百名弓箭手也請來……”　　“有沒有傷了他們？”伍老大急問道。　　“副總管讓大家不要輕舉妄動，只要阻住他們就行，不要輕易殺人，另派小的前來請大總管回去主持大局。”那漢子語氣急促地道。　　伍老太長長地吁了一口氣，心中暗贊副總管做事有分寸，否則如果激怒了這群豬嘍，自己的日子也不好過了。　　“啊，貳負，對了，他們就是說要總管放了貳負和一個叫軒轅的人！”那漢子抬頭之時，終於發現軒轅背後小心戒備的貳負，忙道。　　貳負在奴隸群中聲望極高，是以，貳負雖然是奴隸，但看管奴隸的人也都認識貳負，所以這人一看見貳負立刻便認了出來。　　貳負一聽，果然是因為自己的事情才鬧起來，不由得大為感動，也立刻明白組織者一定是郎氏三兄弟。　　軒轅聽了心中大喜，此刻既然事情已經鬧起來了，何不趁機發動這群奴隸兄弟？如果有這樣一群人相助的話，說不定可以大鬧一場，而救出聖女等人也說不定呢。這一刻，石堡之中想必已經很轟動，第一是風揚遭俘之事，第二件事卻是奴隸造反，這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快回去對他們說，就說貳負和軒轅很快就會回來，讓他們迎接就是了！”軒轅沉聲喝道。　　那漢子打量了軒轅一眼，卻面生得很，不由得向伍老大打了個眼色，作詢問之意。　　“還不快滾去，依他的吩咐說！”風揚見那人似乎對他視若不見，不由得怒叱道。　　那漢子臉色一變，正想發作，伍老大又“啪”地給了他一記耳光，吼道：“快滾，難道連少主的話也敢不聽嗎？”　　那漢子差點腿都嚇軟了，以他的身份，根本就沒有資格見到風揚，此刻一聽眼前的少年就是那脾氣古怪、喜怒無常、極為嗜殺的少主，怎會不驚？哪裡還敢說什麼？轉身連滾帶爬地走去，他甚至沒有弄清楚少主是軒轅還是風揚。　　軒轅不禁笑了笑，向伍老大道：“還不走快點？若慢了，只怕會鬧出更大的亂子，到時只怕你更無法交差了。”　　伍老大額頭全都是汗珠，急忙加快腳步向外行去，立於路邊通道上的士衛們見了禁不住大為驚訝，他們自然不只是因為伍老大的表情，因為他們已經知道奴隸們在鬧事，他們驚訝的還有軒轅竟和風揚如此親熱地走過去，他們自然知道風揚的身份，哪會想到風揚此刻也是身不由己，還以為軒轅也是個什麼很了不起的人物，竟可以受到少主如此禮遇。因此，全都不敢吱聲，更不敢說半句多餘的話，他們當然聽說過少主風揚的傳聞，只不過風揚並不常來神堡。　　神堡，只是一個新建起，卻仍未完全竣工的巨型建築群，乃是九黎各部共同決定興建的一處供各部高層人物享樂之所，也可以說是幾位大神的行宮。因此，暫時並沒有太多的重要人物居住在神堡，只是偶爾有人前來視察和散散心，而少主風揚就是這種偶爾前來散散心的那種。　　神堡距九黎本部尚有百餘里路，交通並不是很方便，而這片山谷也是近幾年才發現的，這才開發出來。　　※※※　　鐵鐐叮噹之聲不絕於耳，呼喝聲，怒罵聲、呼聲，使得施工之地一片混亂。　　軒轅和貳負老遠便看見了郎氏三兄弟手握粗長的木棍領着黑壓壓的一大群奴隸兄弟在與那些監工的人對峙着，四周兩百名箭手神情極為緊張地注視着這群本來在他們眼中豬狗不如的奴隸，他們也弄不靖楚為什麼對這群人物也會生出緊張之心，也只有這一刻，他們才發現，這群人也是不容小覷的。　　“大家都給我住手！”伍老大肥碩的身體幾個輕靈的縱躍，來到與這群奴隸對峙着的九黎族人面前，吼道。　　軒轅不由得對這伍老大另眼相看，他本以為這個胖子並沒有什麼了不起，不過此刻看來這胖子的身手應該還是挺靈活的。　　“伍老大，貳負和軒轅在哪裡？如果你們不放出他們，我們便不會幹活！”郎大高聲道。　　“是啊……放出貳負和軒轅……不放他們，我們就不幹活……”那群奴隸們高聲呼喝道，他們平時受盡了欺負，此刻所有的人都聚在一起，見這群本來趾高氣揚的人也變得緊張害怕，自然想一泄心中積壓了許久的怨氣，甚至想狠狠地大鬧一場。　　伍老大的臉色鐵青，從來沒有奴隸們如此威脅他，可是此刻他才發現，自己實在是低估了這群奴隸們的實力和這群人存在的一種危險，心中也在暗暗發誓，如果今天的風波過去了，他絕對不會再讓這群奴隸之中出現領頭鳥，任何錶現特異的人都會不擇手段地擊殺，絕不留情！如果在這群奴隸之中沒有人能夠領頭，那這群人只是一盤散沙的烏合之眾，他甚至決定不再讓這群人住在同一個大棚……　　伍老大有些後悔上次沒有殺死貳負，其實那次他已對貳負起了殺心，是以他將貳負拉去做人肉沙包，也就是想趁貳負仍未擁有足以聯合眾奴隸的聲望之時，處死這樣一個危險的人物，誰知道貳負不但沒死，反而更是威望大漲，也被風揚所欣賞，甚至點名要讓貳負下一次再做他的人肉沙包，伍老大不敢掃了風揚的興，因此貳負僥倖留得一命，而這次風揚再來，伍老大再也不能讓貳負活下去了，卻又出現了一個軒轅，打亂了他的一切計劃，而且將局面弄成了這個樣子。　　這個變故的確是個意外，極大的意外。

# 第九章 群起反抗

　　“你看他們是誰？我告訴你們，我們少主是極為仁慈的，對貳負和軒轅很好，你們不要聽信謠傳，快點去幹活！”伍老大向緩緩行來的軒轅和貳負指了指，高聲道。“貳負大哥，軒轅兄弟，你們沒事吧？”郎氏三兄弟抬頭一望，果見軒轅和貳負在幾個護衛相隨之下伴着一個少年緩緩而來，禁不住歡喜地呼道。　　軒轅向貳負打了一個眼色，貳負忙湊過來，軒轅小聲地說了幾句外人根本聽不清的話后，又向郎氏三兄弟高聲回應道：“大家聽着，少主對我們很好，你們看，他已經赦免了我們鐐銬之罪！”　　貳負忙配合著舉起手，抬起腳，他的手腳之上再也沒有鐵鐐便是最好的證明。　　那群奴隸兄弟立刻議論紛紛起來，郎氏三兄弟衝破那一層與他們對峙的九黎族人的包圍，欣喜地向貳負和軒轅行來。　　那群九黎人在沒有伍老大的吩咐之下並沒有對郎氏三兄弟作何阻攔，且事情的變故是他們根本就想不到的。　　伍老大和幾名護衛見軒轅在貳負耳邊低語，他們並不知說了些什麼，本來疑神疑鬼的臉色都變了，但這刻見貳負如此配合軒轅的動作，為他們說話，又鬆了口氣，以為軒轅所說就是這些而已，也並不在意。　　在伍老大的心中，只要奴隸們安心勞作，他就不會有太大的罪責，這本身就是大功勞，就算少主有失，他也可將功折罪，罪不至死。但如果這群奴隸不能安置下來，那他真的就只有死路一條了，此刻見軒轅為他說話解圍，自然高興至極。　　“我們的少主是最善良和仁慈的，他深知眾位兄弟們的疾苦，因此，他做出最仁慈的決定，那就是為每位兄弟解除鐐銬之苦……”軒轅說到這裏，伍老大和所有九黎人都臉色大變，那群奴隸卻忍不住高呼：“少主萬歲，少主萬歲……仁慈的少主……”　　場面混亂到了極點，風揚見這群奴隸竟如此高興，如此對他這個身不由己的決定而歡欣，還將他歌頌一番，那種發自人心的真正讚美，可是風揚從來都沒有感受到的，而且是數百人齊聲感激，使得風揚有些忘乎所以，居然有一種從來都沒有過的痛快，這種痛快和舒坦是他往日任何遊戲都無法獲得的。因此，在這一刻，他竟差點忘了自己是身不由己的，生命仍受着威脅。　　風揚畢竟還是個大孩子，哪裡經得起如此的頌讚？　　不由得不顧伍老大的感受和反應，向那群奴隸們高呼道：“阿軒說的沒錯，我決定取下你們每個人身上的鐐銬！”那群奴隸又發出一陣歡呼，而這時候九黎族人的眼光全聚在軒轅和風揚及那群奴隸身上，卻沒有注意到貳負已經為郎氏三兄弟解開了鐐銬。　　軒轅帶着飄飄然的風揚來到這群奴隸們陣容之前，那群與奴隸對峙的九黎簇箭手紛紛讓道。　　軒轅這才高聲地呼道：“大家先靜一靜！我還有話要說！”　　軒轅聲若洪鐘，竟將數百人的呼聲也壓了下去，眾人都靜下來之時，軒轅這才道：“為大家解開鐐銬是有條件的。第一，大家必須認真幹活，不得偷懶；第二，不能故意鬧事，當然，今日的事情不算數。以上兩條，如果誰犯了，明日或許就會給你再加上鐵鐐也說不定！”說到這裏，軒轅向伍老大問道：“不知道總管意下如何？”　　伍老大心中暗罵軒轅奸詐，此刻軒轅看似是在幫他挽回了一點什麼，但實際上如果他答應了軒轅的話，也便等於承認了解開眾奴隸身上鐐銬的事實，但是此刻連風揚都已如此開口說了，可以看出風揚說這話的表情是極度興奮和得意，其樣子絕對不像是被逼的，他又怎會不知風揚是少年心性，容易衝動？只不過如果他不答應的話，也就是當眾駁風揚的面子，定會惹惱風揚。那樣就算能平息這一場風波，今後的日子也定會遭到風揚的排斥，更可慮的卻是如果惹惱了軒轅，說不定對風揚造成什麼傷害，那他更是吃不了兜着走，而此刻已有一部分鑰匙在貳負的手中，他想改變主意也是不行了。　　那群九黎族的箭手們見少主如此說話了，哪裡有什麼懷疑？他們並沒有看見軒轅那柄小刀，但卻看到了風揚那種絕不似在做作的表情。因此，他們倒真的相信剛才那個決定是發自少主真心的決定，他們自然聽說過少主風揚的脾氣極為古怪，偶爾干出一些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事情並不值得大驚小怪，而軒轅與風揚如此親密，其本身就顯得有些奇怪。　　伍老大望着軒轅逼視他的目光，不得不苦澀地點了點頭，心中卻在盤算着，暫時就桉他的吩咐去做好了，等事情過去了，再想辦法將眾奴隸們上了手鐐腳銬，反正軒轅還為他留了一條後路，只要這群人能賣力幹活就行。他也知道軒轅不敢逼他太緊，如果逼得太緊的話，可能會出現狗急跳牆的後果。當然，軒轅的處理中留下這一條後路，他是可以接受的，反正到時候所有責任可以推到風揚的身上。　　那群監工們見伍老大也點頭應承了，還以為這真的是少主的決定。當貳負和郎氏三兄弟向他們拿鑰匙時，也便沒有怎麼反抗地將鑰匙交了出來……　　於是這群奴隸們又開始活躍起來了，由貳負和郎氏三兄弟分頭為他們打開手腳的鐵鐐，並不時地相互說了些表示慶祝的話，當然這些話根本就聽不清，因為人太多太雜。　　那群弓箭手也全都鬆了口氣，事情既然這樣解決了，他們自然高興，雖然包圍了這群奴隸，但由於相距太近，若這群奴隸硬沖的話，他們可能來不及放第一箭，就已經被這群奴隸衝撞倒。因此，這同樣是很危險的事，此刻如果能和平解決問題，他們也少了許多的危險，自然高興，也全都收弓撤箭。　　風揚的護衛們眼睜睜望着事態的發展，卻無可奈何，軒轅太機警，根本就不給他們一點兒救風揚的機會，是以他們只能暗自咬牙切齒和擔心。　　此時軒轅心中湧起了一股無限的豪情，淡淡地向風揚問道：“高興嗎？”　　風揚的興奮立刻又冷淡下來，方記起自己的生命仍捏在別人的手中，但又不敢發作，只得點點頭。　　“其實做了一些好事所得的快樂比殺一個人所得的快樂多得多，你說是嗎？”軒轅又問道。　　風揚不得不承認軒轅所說的是事實，在剛才那一刻，他內心的歡悅是任何時候都沒有過的，也是以殘酷手段折磨奴隸的那種快感所無法相比的。　　“好了，可以讓他們各自回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我不想將這件事情鬧得太大，到時候你們怎麼處置我，咱們到時候再說，我不想看到太多無辜的人死去！”　　軒轅淡淡地道。　　伍老大自然也聽清了軒轅的話，暗自得意，忖道：“原來這小子也不想見到人流血，幸虧心軟，否則今日的結局只怕難以收拾了。”　　“那是，那是……”風揚無可奈何地點頭道。　　“好了，各人已經解開了鐵鐐，都回到自己的崗位上去幹活吧，今日之事一概不究，只要你們好好乾，我們不會虧待你們的！”伍老大拉開喉嚨喊道。　　眾奴隸兄弟應諾着轟然向四周散去。　　監工和箭手們加起來只有三百多人，這樣的實力當然已經夠強的了，如果以他們去對付這群手腳被鐐的奴隸，那的確已經足夠。因為他們的手中全都有極為優良的兵刃，自然佔著很大的優勢，他們之所以不敢對付這群奴隸，也是怕自己人傷亡。如果一場混戰下來，這三百人大概只有一半人能夠活下去，這個代價也太大了，而且又會誤了神堡竣工之期，更是得不償失。因此，他們此刻見眾奴隸轟然而散，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紛紛讓路。　　軒轅的眸子里閃過一絲奇異的亮彩，嘴角邊的笑意在擴展。　　伍老大在鬆了一口氣的當兒，異變突生。　　那轟然而散的奴隸們在經過弓箭手和監工的身邊之時，突然猛撲向這群來自九黎族的敵人。　　這是誰也沒有料到的意外，這群奴隸們似手早有約定，全都不約而同地向這群監工。弓箭手攻擊，而且皆是幾個人看準一個目標，突然出手。　　這群監工和箭手們本是包圍在眾奴隸的周圍，這時奴隸們四面而散，自然不免要自這群人的身邊擦過，他們便是在這一刻驟然出手，毫無徵兆。當這群箭手和監工發現不妙時，他們連拔刀拔劍的機會都沒有，就被抱頭抱腳地板倒在地，然後迎來石頭的一番猛砸。　　如此一來，這些九黎族人豈能有半點反抗之機？　　伍老大和風揚被這場突然的驚變呆住了，郎氏三兄弟已經一聲長嘯，手中的木棍重重地砸破幾名監工的頭顱，順手奪下兵刃。　　“殺呀！”眾奴隸們在剎那之間像是變了一個人似的，兇悍至極，或許是受了血腥的刺激，打倒一人，便奪弓搶箭拿兵刃。　　也有一小群箭手和監工們很機警，一發覺不對，迅速拔刀還擊。　　奴隸們以鐵鐐作兵器相抗，但卻無法與這群訓練有素的人相比，只不過這群奴隸似乎絲毫不畏死，幾人纏一個，不要命地猛撲猛抱，全然不講究招式。一名監工剛殺了一人，腰便被抱住，當他回頭斬殺身後之人時，臉上又遭鐵鐐抽了一記，只打得他頭暈眼花，鮮血直流，而另有人自側面撞到，這監工根本就立不穩腳，倒在地上，奴隸們又猛撲而上，將之緊壓在地上。　　奴隸們由於長期在飢餓和勞作之中，身子都極為瘦弱，也極輕，不過，一個人壓不住監工，便兩個人三個人一起壓，然後便有人以石頭砸破這名監工的腦袋。　　慘叫聲四起，工地之上一片混亂，伍老大急忙出手之時，九黎族的三百人幾乎死傷了近兩百多，而奪得兵刃的奴隸反而比這群九黎族人多。　　“殺啊……狗娘養的……我砸……”　　軒轅長嘯一聲，帶着風揚趕到郎氏三兄弟和貳負身邊，將風揚一掌擊暈，道：“人質交給你，我去會會這群人，你們立刻讓眾位兄弟聚攏來殺敵！”　　貳負和郎氏三兄弟喜不自勝，剛才他們便是按照軒轅的指示，讓這群奴隸兄弟們突然出手反抗，殺人奪兵刃，卻沒想到會有這麼好的結果，而且一切都似乎按照軒轅所說的在順利發展，這使他們不得不佩服軒轅的聰明和膽量。　　原來，剛才軒轅在貳負耳邊低聲耳語的話，便是讓他在為眾奴隸兄弟解開鐵鐐之後故作服從，然後在四散之時選好對手突然發難，殺九黎族人一個措手不及，讓這群人的兵刃根本就無處可使，而軒轅則故意製造出一些使伍老大和眾監工不作其他懷疑的舉措，以達到迷惑眾人警戒心的目的，再故意說出一些解開鐵鐐的條件和什麼今日主事一概不究，而這些無不是在與伍老大諸人演戲。眾奴隸們因在解開鐵鐐時受到貳負和郎氏三兄弟的叮囑，是以竟與軒轅一唱一和，搭配得極為默契。　　這些只怕是伍老大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眾奴隸兄弟對這群九黎人可謂恨之入骨，只要有反擊的機會，他們豈會有絲毫的猶豫？何況他們更敬重貳負和看得起郎氏三兄弟，有這幾個人領頭，自然是一呼即應，對於自由的嚮往是每個人天生就有的，他們豈會甘心受人奴役？只是平時總覺得孤掌難鳴，而這一刻卻是群體出動，膽子壯了力量自然大了。　　貳負身上有傷，立刻有一群的手持兵刃的奴隸兄弟向他所在處聚集過來，那群得手的兄弟迅速去助尚未得手的人。　　風揚的護衛們也大驚，拔劍狂襲，軒轅一聲長嘯，劍出如虹，亮起一團炫麗的光彩，回卷而出。　　數日來的怨氣似乎在這一刻才得以盡情發泄。　　軒轅出劍，立刻震驚了許多人，那種肅殺而霸烈的氣勢如一場卷過的熱帶風暴，帶着火熱的氣旋滾出。　　“叮叮……”軒轅以一敵六，竟然絲毫不讓地封鎖了對手所有攻來的招式，劍勢如吞吐之靈蛇，腳下犹如行雲流水，無論是殺傷力，還是動作的優雅都絕對可以稱作一流。　　“好，好……”貳負和郎氏三兄弟忍不住驚喜地呼道。　　貳負對此並不感到大意外，因為他早就知道軒轅無論是在功力還是其他方面，都似乎給人一種高深莫測之感，這一刻使出如此精妙的劍法，應該是情理之中的事，不過貳負仍然不得不驚嘆軒轅的劍法之妙。　　郎氏三兄弟尚是第一次看到軒轅出手，而且竟是以一人抗拒敵人六名好手，多多少少對他們來說、會有些驚訝。　　軒轅體內的功力激增之後，還沒有如此痛陝地出手過，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大的威力，這一刻自然是盡興而戰了。　　四面的奴隸兄弟都逐漸匯聚攏來，而且是大批人同時出擊，直襲那群仍負隅頑抗的九黎人，但那群九黎人也知大勢已去，奴隸們佔著壓倒性的優勢，人數是他們十倍之多，就算他們再強一些，也難逃慘敗的結局。　　“嗖嗖……”羽箭在空中疾掠，這群奴隸之中曾有極多的人過去是獵戶，也有人是在與九黎人交戰後被俘來的，這群入之中箭法極準的大有人在，此刻一百多張弓一開射向九黎人，在如此近的距離下，九黎人幾乎根本就沒有什麼希望，就連伍老大也要跑。　　眾奴隸們幾乎已封住了四面，根本就不給敵人留任何退路，伍老大想逃也有些困難。　　其實，伍老大想逃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因為軒轅已經擋在他那肥碩的身軀前。　　軒轅殺了兩名護衛，但他也中了一刀，不過軒轅放開了剩下的幾名護衛，因為有郎氏三兄弟及一群奴隸當中的好手擋着。　　這一刻軒轅才知道，奴隸群中也是藏龍卧虎，雖然沒有一流高手，但與這群護衛相當的人卻很多，而軒轅絕不想放過伍者大，他是這裏的總管，知道的事一定很多。因此，他必須留下伍老大，至少要自他口中探出聖女鳳妮和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的下落。　　“總管先走……”一名伍老大身邊的親信狂吼一聲，挺矛便向軒轅刺來，竟欲逼開軒轅。　　軒轅眼中露出一絲不屑的神情，望着長矛刺向自己的胸膛竟然絲毫不慌不亂。　　那群奴隸兄弟見軒轅如鬼魅般地擋住了伍老大的去路，頓時安靜下來，甚至停止了向這群所剩無幾的九黎人出手。　　“小心！”奴隸們見矛尖只距軒轅不到半尺，軒轅依然不動，不由得驚呼出聲。　　伍老大的眼中閃過一絲殘酷的笑容，若是能殺死軒轅，也可以解他心頭之恨了，而在這麼短的距離中欲避開這一牙幾乎是不可能的。　　軒轅也露出一絲高深莫測的冷酷笑容，驟然之間，左手疾探而出，胸口一縮，竟似變戲法般抓住長矛的矛桿，而矛尖只距他胸口不過一寸之距。　　“轟……呀……”軒轅的身子一滑，左手猛拉，那矛手又怎能與他的天生神力相抗？身子禁不住向軒轅沖至，而這時軒轅不是出劍，而是膝蓋重重地頂出，正中那矛手的胸口。　　任何人都知道這矛手不可能會再有半絲生機，因為他的胸口已經塌陷，前胸幾平貼着後背，胸腔之中的五臟俱廢，肋骨盡折。　　“哚……”軒轅左手反揮，那自敵人手中奪下的長矛準確地貫入一顆孤伶伶的樹榦之中。　　伍老大驚駭之間，發現軒轅的目光已經深深地錐入了他的心中，更有一股強大的壓力使他心頭生出了無盡的恐懼，這是他從來都不曾有過的經歷，壓迫之下，禁不住狂嚎一聲，重重地擊出一拳。　　“哈……啊……”伍老大身邊又搶先攻出兩人，比伍老大的速度更快一些。　　軒轅的眼睛眯了眯，兩道目光比刀鋒更冷，望着那攻來的兩刀一拳，嘴角間挑起一絲不屑的笑意。　　驀地，一道青影劃過虛空，如乍現驚虹。　　“叮，砰砰……”兩聲慘哼之中，伍老大獃住了，他的一拳竟然輕易地擊在軒轅的胸膛上，而兩聲慘哼卻是自他左右兩邊傳來的。　　那道青影正是軒轅的劍，軒轅的劍以一種奇詭的角度斬斷他左邊刀手握刀的四根指頭，而軒轅的腳在另一柄刀攻到之前，準確地蹋中對方的手腕，伍老大的拳頭擊在軒轅胸膛上之時，軒轅正是一隻腳靜立於地上。　　伍老大心中的驚駭是無與倫比的，他從來不敢想象，有人只以一隻腳立地，他居然推不動對方。　　軒轅雖是一隻腳立地，但身子晃都未曾晃動一下，甚至連臉色也沒有變，只是笑得更為詭異。　　“砰……”在伍老大驚愕之時，軒轅的左拳已自他的腋底直轟而至，只擊得伍老大五臟欲裂，肥碩的身子犹如拔起的蘿蔔，倒跌而出，口中竟將肚中所有未消化的食物全噴了出來。　　“蹬蹬……”伍老大的身子將身後的幾名親信撞得倒退數步方穩住身形，而他自己仍是一屁股坐在地上。　　軒轅輕輕地吁了一口氣，靜立如松，順手輕輕撣去身上的泥土，目光冰冷地望着伍老大，有種說不出的冷酷的優雅。　　良久，所有人都似乎從剛才那簡單而有效的攻擊意境中回過神來，眾奴隸兄弟見軒轅竟如此神武，不由得爆出一陣強烈的歡呼。　　“不要殺他！”軒轅淡淡地吩咐道。　　伍老大和他的那群親信不敢再有絲毫的動作，不僅僅是因為軒轅那足以懾人心魄的武功，更是因為他們的脖子上此刻都架上了利刃，更有數十支勁箭瞄準了他們，只要他們稍有動作，便必死無疑。

# 第十章 郎氏三雄

　　這場突然的變故並沒有結束，雖然這群九黎人幾乎一個都沒有漏掉，但軒轅卻不得不布置下一步的行動――那就是伏擊神谷趕來的箭手。　　奴隸兄弟在這場動亂之中也死傷了百餘人，但仍有七百之眾，比之某些部落或氏族更具實力。不過，這群奴隸們有一小半人體質極差，那是由於過度勞累和飢餓所致，那死傷的百餘人，有大半是因為體質太弱，行動不利落，而剩下的七百餘人中，又有兩百多人體質不好，算得上強悍的只有四百多人，但這絕對不是一股小的力量。　　在這四百多人中，幾乎都是曾經在野外生存的好獵手，或曾是某些部落的勇士，這些部落有的仍存在，有的沒落，有的甚至被九黎人給滅掉了，反正這些人全都是受盡了九黎人的欺辱，有着極深的怨恨，如今有了這個雪恨的機會，他們自然不會有絲毫的留情。　　貳負傷勢甚重，郎氏三兄弟和軒轅及十多名在奴隸兄弟中稍有影響的人組成一個臨時的首腦會，安排一些臨時性的決定。　　軒轅知道，在這個陌生的地方，欲立下足，並將在強大的敵人手底下生存，那便須將這群烏合之眾的奴隸以最快的速度組織起來，變得有組織、有紀律，這樣才能夠作出最有效的攻擊，將所有的戰鬥力發揮到極限。而要將這群奴隸兄弟們組織起來，便必須給他們一個明確的任務和行動方向，包括作戰、後勤、救援，然後再在這幾個環節之中分出若干的細節，而每一個細節由一個人去打理，去負責。同時每一個細節的負責人又直接聽某個環節總負責人的指揮，當然，這些負責人都是由奴隸兄弟們自主推選出來的。　　這之中的過程只花了半炷香的時間，而這一刻軒轅已與郎氏三兄弟領着兩百名配有強弓的奴隸兄弟伏於谷地的入口，更在谷口附近的密林之中也伏下了箭手，而這一切，便是為了對付自神谷趕來支援九黎人的箭手。　　神谷，軒轅已自伍老大的口中得知。軒轅並沒直接參与這次的伏擊，他只是在谷口附近的一間小木屋中審問伍老大，在他這個位置，隨時都可以對谷口進行支援。　　伍老大的確沒有想到會有這樣的一天，而且事情來得如此之快，彷彿只是做了一場荒唐的夢，但他知道這不是夢，而是事實。　　一切的變故似乎在突然發生，又在突然間結束，這或許跟他這些年來安逸的日子過慣了有些原因吧，使他失去了往昔應有的警覺，這才使得潛伏的危機未能很好地解除，而一發不可收拾，甚至成了致命的。　　軒轅並沒有以酷刑相逼，只是向伍老大說了句話，而這句話使得伍老大方寸大亂，因為伍老大珍惜生命。　　軒轅只是向伍老大道：“我可以放了你，放你一個人離開這裏，不僅送你離開這裏，還會將你送到九黎本部！”　　伍老大的勝色變得無比難看，如果是在往日的任何時刻，有人用這樣的話來威脅他的話，那伍老大一定會笑這人是個瘋子，只有瘋子才會說出如此好笑的話來，但這一刻不同，絕對不同！　　伍老大很清楚九黎族人會怎樣對待他，會怎麼去看待今日這件事情，如果這一刻他回到九黎本部的話，即使有一百顆腦袋也不夠砍，他的確大失職了。　　數百兄弟的死亡，奴隸們喧賓奪主，風揚被擒，而只有他一人活着回到九黎族，別人會怎麼想？何況他的妻兒此刻已經在軒轅的手中，無論如何，九黎部絕對不會放過他，除非他也死了，而軒轅正是看穿了這一切。　　伍老大不想死，那就只有一條路可以走，向軒轅投降，誠心誠意地幫助軒轅擊退九黎部人，否則的話，他和其妻兒惟有死路一條！　　伍老大是一個絕對不能坦然面對生死的人，因此，他寧可出賣族人，也絕對不會出賣自己和家人。　　哪怕到頭來仍不免一死，但多活一陣子總比少話一陣子強。　　※※※　　“阿軒，伍老大要見你，他說讓你快去！”一名奴隸兄弟匆匆奔到軒轅休歇之處，呼道。　　軒轅向貳負笑了笑，道：“我知道他一定會屈服的。”　　貳負對軒轅的判斷此刻幾乎不想多加懷疑，從一開始，他便看出了軒轅絕對不是個簡單的人物，而這短短一個時辰之間，軒轅的每一個決定，每一句話，每一次分配，都顯得那般沉穩而有序，這是一個與其年齡絕不相稱之人擁有的智慧，倒像是一個歷盡千百戰的無敵戰將。那在瞬間就將烏合之眾的數百奴隸兄弟變成有組織，更充滿生機的一個整體，其才能的確讓人不容置疑。　　奴隸兄弟們自然不全都是盲目的，同樣看出了軒轅的特異，因此，在推舉首領之時，便推舉了軒轅和貳負，由這兩個人共同主持奴隸兄弟的所有事務，而這些人也心甘情願地受兩人指揮。　　這是一個崇尚英雄的時代，而軒轅在他們的心中便如同英雄，如果不是軒轅和貳負，他們絕對無法再想重獲自由，可以說他們的自由是由軒轅帶來的，不管軒轅的過去如何，此刻絕對是他們心中的英雄無疑。　　軒轅也明白這是一個重視英雄和武力的年代，是以，他自一開始便表現出超卓的武功和智慧，因為他需要藉助這支意外得來的力量，幫他完成未完成的任務，甚至是為將來自己的基業打下基礎。　　自從懂事的那一天起，軒轅就沒有甘於平凡過，在別人急於表現自己時，他就在思索，在不斷地充實和壯大自己，因為他很小就知道，自己是一個沒有父親的遺腹子，更是有僑族老族長的孫子，因此，他絕對不能甘於平庸，他要成為有僑族的新一代族長，甚至是有虢、少典諸族的總族長。　　軒轅看不起族中那些自命英雄的勇士，因為這群人的目光似乎只能看到自己身上那微弱的光環，而忽視了自身的渺小，並自以為是地標榜自己，甚至趾高氣揚地評判別人，卻從不知道思索這神秘世界和生命的真義。他認為那群自命英雄的勇士只不過是思想已經麻木不仁、值得同情的群體。是以，軒轅喜歡獨自靜靜地思索，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去冷眼看世人，但又以一個投入者去構思自己的將來。　　有僑族中的許多人都不明白為什麼最美的女子蛟幽會愛上一個從不喜歡錶現的軒轅，而有虢族的嬌女雁菲菲也會暗戀上軒轅，這對於許多人來說，都似乎是那麼不可思議，但對於軒轅來說，這卻是意料之中的事。就因在一群平庸的人當中突然多出了一個智者般的另類，這樣反而使之更為突出，更具吸引力。　　此刻，軒轅再也不受外界的牽絆，甚至可以隨心所欲地主宰自己的生命，他又怎肯放過每一個任他表現的機會？在奴隸營中的幾天中，軒轅每一刻都在思索着一些過去從未想過的或過去想過經歷過的事情，又如何去面對將來的一切，他在構想着，甚至想出了近百種可能性和方法。是以，這一刻他感到信心百倍。　　當然，伍老大拉他去做人肉沙包，風揚的出現這是個絕對的意外，也是個最好的際遇，甚至連軒轅也在驚訝何以這麼好的機會竟如此輕易地出現。不過，這並不影響什麼，因為他已將這個機會化成了戰果，一個極為圓滿的戰果。而這一刻，他即將去見伍老大，要把這個戰果擴展到最大，也只有這一刻，軒轅才會對未來充滿了絕對的信心。　　也許，這個信心有些虛妄和空洞，但充滿信心並不是一件壞事，只要不是盲目的，而軒轅也絕對不是一個不考慮實際、盲目自大的人。　　※※※　　“快調人去望風崖！”伍老大神情極為緊張，有些急迫地向軒轅大聲道。　　“調人去望風崖？”軒轅剛踏進屋子便聽得伍老大這聲莫名其妙的呼叫，不由得反問道。　　“不錯，快調人去望風崖，巡察使可能會自那邊派來高手順長藤而下！”伍老大急切地道。　　“巡察使是什麼人？你怎麼知道？”軒轅神色微變，冷然問道。　　“他叫恭弘=叶 恭弘帝，乃神谷中的貴賓，他們定已經知道這裏所發生的一切，而且在神堡之中定有人早已趕到了神谷，巡察使定然猜到我們會在這谷地入口埋下伏兵，那麼他必會選派高手自望風崖順藤而下，然後再來個裡應外合，那時咱們死定了！”伍老大說到恭弘=叶 恭弘帝之時，禁不住臉色都變了。　　軒轅的勝色也變得很難看，他沒有想到恭弘=叶 恭弘帝居然是九黎部的巡察使，而且還在這裏出現了，他自然明白恭弘=叶 恭弘帝有多可怕，更知道伍老大不會說假話，因為伍老大並不知道自己與恭弘=叶 恭弘帝交過手，而此刻伍老大將恭弘=叶 恭弘帝這個秘密都說出來了，也就是說他不會再有什麼隱瞞，真的是完全投降了，否則單隻泄露恭弘=叶 恭弘帝的行蹤和身分，便足以讓族人定他的死罪。　　“好，我相信你！”軒轅伸手在伍老大那肥碩的肩頭拍了拍，又道：“我不會虧待你的，依然會讓你為我打理一些事務，就看你今後如何去表現自己，如何去約束自己，以緩解與我的那些兄弟間的關係了。”　　伍老大沒有想到軒轅這下子竟變得如此親切，而且給他如此承諾。　　“速去調集一百名弓箭手伏於望風崖下，再準備好繩索，最好將他們當作烤乳豬來燒着吃！”軒轅向郎三吩咐道。　　“阿軒是說以火攻？”郎三立刻意會軒轅的意思，反問道。　　“不錯，迅速帶好柴草與火種，我記得那裡有片已經很荒蕪的灌木叢，只要見到有人下來，我們就放火大燒一氣！”軒轅狠辣地道。　　伍老大一愕，神色間顯出一絲喜色，他剛才在急切之中竟沒有想到以此法對付前來偷襲的高手。也的確，如果採取火攻的話，就會省了許多人力，更會讓這群高手無路可逃，伍老大也不得不佩服軒轅的機智。　　“你怎麼會知道那裡有一片荒蕪的灌木叢？”郎三似乎一點印象也沒有，不禁問道。　　“有的，那裡確有一片灌木林，如果燒了那裡，不會影響這邊的，因為中間是一大堆石頭牆，樹木已被砍光！”伍老大肯定地補充道。　　“我這幾天已將這裏的每個地方都看過一遍，也仔細研究過，我保證他們有來無回！”軒轅自信地道。　　郎三訝異地望瞭望軒轅，對軒轅的話確實表示萬分的驚訝，但見軒轅如此自信，也就不再多問，既然已經吩咐得如此清楚，剩下的便是如何去實行了，有這剩餘的數百人力，這件小事當然會很輕易地解決，是以郎三很快退了出去。　　伍老大卻驚訝至極地望着軒轅，此刻他才明白軒轅似乎是有備而來，他在這裏做了如此多年的總管都未曾仔細研究過這裏的每一塊地方，而軒轅只不過來此四五天時間而已，竟將這裏的每一塊地方都研究過，實在不能不讓人吃驚，而且脫口便說出了一個對敵的方法，越是了解軒轅越覺得他有些高深莫測。　　伍老大沒有說話，心中卻在暗忖：“希望自己的決定不是錯誤的！”此刻的他自然希望軒轅越厲害越好，最好是厲害到能與整個九黎族相對抗，這樣他才能夠真正地保住自己和家人的性命。　　“如果今日能夠敗敵退敵，便記你第一功，我會讓眾兄弟接受你，不再計較你過去所犯下的罪孽，但你必須洗心革面，好好地珍惜自己的生命！”軒轅冷冷地道。　　“謝謝你，我會的，不過，那個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法快得。”　　“你不用擔心，我曾與恭弘=叶 恭弘帝交過手，他並不能勝我！”軒轅漠然地打斷伍老大的話道。　　伍老大一呆，有些不敢相信地望着軒轅，但又知道軒轅並沒有必要說謊，而且，軒轅的武功本身也是驚人至極。對於他來說，也只能用高深莫測去形容，只是他始終不明白軒轅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軒轅見伍老大如此望着他，不由得悠然一笑，深深地注視着伍老大，突然道：“我想問你一件事情！”　　伍老大一愕，似乎沒有想到軒轅的語氣變得這般平和，不由道：“你問吧，我既然已經決定跟着你了，那隻要我知道的事情一定會奉告的。”　　“很好！”軒轅微微頓首道：“我想知道被你們所擒的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諸人現在哪裡？”　　“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伍老大奇問道。　　“就是那群自共工集乘大木筏趕到這裏的一群人，其中有四名女子。”軒轅補充道。　　“哦，那群人在兩個時辰前才被解走，此刻大概已經離這裡有四五十里路了。”伍老大突然明白了軒轅所指，如實地道。　　“什麼？”軒轅大驚，臉色疾變道。　　伍老大不知道為什麼軒轅如此吃驚，也不知那些人又關軒轅什麼事，只好定定地望着軒轅，並不發表意見。　　開轅的心中有種說不出來的滋味，聖女鳳妮諸人在兩個時辰前仍在這裏，可是此刻卻走了。只有一步之差，如果這場變故早發生兩個時辰的話，他就可救下聖女鳳妮諸人了，是以軒轅有種被上天戲弄的感覺，似乎命運與他開了一個大玩笑。　　“如果此時追上去會不會還來得及？”軒轅認真地問道。　　“你要追上去？”伍老大吃了一驚，問道。　　“不錯！”軒轅堅決地道。　　“我想如果想在途中截住他們的可能性極小，只怕等我們追上的時候，他們已經到了本部，到時候以我們的力量只會是羊入虎口，即使傾我們全部的力量也是無濟於事，何況我們還要應付神谷的高手。”伍老大肯定地道。　　“如果他們在路上遇到了一些事情有所耽擱呢？”　　軒轅又問道。　　“那種情況也微乎其微，因為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似乎是一群極為重要的人物，押送他們的人每一個都是族中的好手勇士，每一人都不會比少主……哦，不，是風揚身邊的護衛遜色，而且有五十多人，這種力量本就很強，再加上白虎神將，那簡直是不可能受阻……”　　“我是說萬一他們受到了阻擊呢？”軒轅有些希翼地打斷伍老大的話頭問道。在他的心中，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他也不會放過。軒轅自然知道，如果讓他們將聖女鳳妮等人押送到九黎本部的話，那麼便是真的一點希望也沒有了。以九黎本部的實力，即使聚集了奴隸兄弟的所有力量也沒有絲毫作用。　　“那樣的話，倒有可能趕上他們，因為有一條近道可以比他們早一步到達本部，但必須是他們在路途耽誤了一個時辰左右，否則的話，仍是無濟於事。”　　伍老大無可奈何地道。　　軒轅的腦海之中似乎有些混亂，他不知道是不是應該賭上一賭，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白虎神將會不會在路上多呆一會兒，這是一件很矛盾的事情，如果他決定去賭的話，很可能這邊會出事，而且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白虎神將的對手。　　白虎神將曾與軒轅交過手，軒轅絕對不敢輕估這樣一個對手，他甚至沒有把握可以勝過白虎神將。那次他是與花猛聯手出其不意，這才傷了白虎神將，但這回可能是自己一人對敵，而受到眾敵的環攻，不說救人，就是那五十名九黎族的勇士就不是以他一人之力所能夠對付的。　　“這些人是跟風揚一起來的，不過走的時候風揚並沒有跟他們一起走，只是想在這裏玩一陣子，事情這才會發展成這樣……”　　軒轅並沒有聽進伍老大的話，心神卻飛到了聖女鳳妮和獵豹眾兄弟身上去了，他並不是一個重色輕友的人，花猛、獵豹諸人都可算是他的好兄弟，雖然聖女鳳妮有着絕世的姿容，也曾讓他暗自動心，但軒轅卻並不認為那是一種愛。如果說愛，對蛟幽、雁菲菲，那才叫真正的愛，那是因為他自小與蛟幽青梅竹馬一起長大，與雁菲菲也曾是兒時的夥伴，他更對雁菲菲那種偉大而高尚的情操所折服，因此，他是真心深愛着那兩人。　　當然，軒轅絕不介意以任何手段得到聖女鳳妮，因為他若能得到聖女鳳妮的話，那在有熊族中便可以佔得一席之地，甚至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有熊族是多麼的強大，如果能擁有有熊族的力量，那不用說有僑、有虢及少典等族，他甚至可以讓許許多多的部落臣服。　　只有讓各個部落都統一起來，這才會減少部落與部落間的爭鬥……當然，統一所有部落的真正目的，連軒轅自己也不是很明白。但他卻知道，當他擁有要統一各部落念頭的時候，正是與與岐伯相處之時，或許這種思想正是與岐伯灌輸給他的。不過，事實是不是如此，他也記不太清楚了，或許是，或許不是，可這些已經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經有了這種思想，而他知道各部落的和平與統一是聯繫在一起的，也是一件十分偉大的事情，更會造福後代……　　這是誰的思想？軒轅也不知道，他也不明白自己怎會產生這種從來都沒有過的思想，或許真的是與岐伯將一種意念灌輸給了他。

# 第十一章 白虎神將

　　白虎神將心中的惱怒幾乎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他真想放一把野火將這片密林給燒個精光。　　當然，他不能這麼做，因為他們仍想在這一片林中行走，若不是如此，說不定他真的會把林子燒光，讓那潛在暗處的敵人無所遁跡。　　這是一件很沒有面子的事，居然有人當著他的面殺死了自己十餘名兄弟，他竟連兇手是誰都不知道，這是一種怎樣的悲哀？　　當然，這不能怪他，同行的五十多人都沒有一個人發現兇手的蹤跡，這並不是他一個人的失誤，而是這兇手太狡猾太聰明。　　最先死的兩人是中了敵人的暗箭，塗有劇毒的暗箭，中者立死。當白虎神將以最快的速度趕至暗箭所出之地時，那裡只有幾根樹枝在搖晃，根本就沒有人跡，若不是眾人明明見到箭出之處，還會以為是大白天撞鬼。　　為這兩支暗箭，白虎神將前行的隊伍停止了一盞茶時間，也搜尋了許久，但根本就沒有發現人跡，倒是在搜尋的過程中又有兩人中箭而亡。　　依然是劇毒之箭，只不過這次沒有人看到箭是自什麼地方射出來的，只是根據死者倒下的方向和毒箭所刺入的角度，推測出兇手所藏的地方。　　白虎神將的臉色變得極為難看，卻不得不召回所有兄弟，不能分散而行，免得給敵人可乘之機。但他卻知道，兇手一定是個擅於刺殺的高手，是以這一路之上，他們都顯得極為小心，遺憾的是這些仍然沒有效果。　　是的，對於白虎神將來說，的確是一個讓他心痛的遺憾，他又第二次中伏了。　　這一次是陷阱，陷阱之中竟有許許多多的毒蛇，那陷阱極為巧妙，分子母連環而設，似乎專門針對一些極為機警的好手。　　當白虎神將所派之人在前面小心翼翼地探路，極機警地向四周打量時，卻忽視了腳下的路面，當最前那人發現腳下有一個極深的陷阱之時，已經遲了，而他身後的人並不能比他聿運多少，在他們的印象中，路旁的草地應該是安全的，因此，他們在身子一沉之時，立刻藉著微弱的力道向兩邊的草地撲去，但他們的結果卻是一樣的，掉入一個只不過五六尺深的坑產。　　作為陷阱，這個深度實在太小，但作為殺人，這並排的三個坑卻是綽綽有餘的，因為他們一落入坑中，那一群飢餓的蛇便以最快的速度纏住了他們的腳，並張口就咬。　　這是一群含有劇毒的毒蛇，每個坑之中至少有五六十條之多，在這冷冷的深秋中，只要有人將蛇放到這種坑中，就算坑只有一兩尺深，它們也不會逃跑，因為外面的氣溫足以凍僵它們，但在這表面蓋土的陷阱之中卻不同，但若有人破壞它們溫暖的窩，那又當別論了。　　白虎神將只看得毛骨悚然，那群九黎勇士也看得只想吐，大吐而特吐，同伴的那一聲聲絕望的慘呼，犹如一根根利針刺入了他們的身體，他們可以肯定，這一輩子都不可能忘得了這種場面，那些掉入坑中的人，只片刻間就已被毒蛇纏得嚴嚴實實，那些滑滑的涎水散發出腥腥的怪味，連白虎神將這種殺人如麻的人，也看得心寒至極。　　而在此時，兇手的蹤跡再現，暗箭之下，又有三人喪生，這一次同樣是沒有發現兇手的模樣。　　白虎神將幾乎無法想象兇手的速度，就像是無跡可尋的幽靈，白虎神將幾乎連肺都氣炸了，但又不知道找誰出氣，卻明白這兇手似乎知道他所行的路線，而且能在他行走的路上挖下幾個大坑。不過，想一時間找出這麼多毒蛇來實在極不容易，除非正好找到了一大窩冬眠的毒蛇，然後將它們全都轉移到這裏。　　這幾個大坑似乎並沒有經過太多人工的修挖，乃是利用一個已經陷落的獵獸陷阱改裝而成的，這是白虎神將仔細分析得出來的結果，也就是說，兇手並沒有很多的時間去布置這個陷阱，只是利用了這群人只顧四周而疏忽腳下的心理，才達到出奇制勝的效果。　　而兇手乘這群人心神為陷阱所吸引之時，便再以暗箭偷襲，一時之間竟有十人相繼不明不白地死去。　　道路陷塌，白虎神將所領的篷車也不得不改道而行，而路兩邊的樹極密，在大惱之下，他恨不得棄馬而走，卻知道車中之人是絕不能疏忽的，雖然只能算是階下之囚，但其身分卻是連他也不敢惹，因為這是少昊大神的客人――兩個特殊的客人。　　路竟顯得無比漫長，像是永遠也走不到盡頭，等白虎神將追尋一下兇手，再將篷車繞道而行后，又浪費了幾近一炷香的時間。　　當然，對於白虎神將來說，時間根本就不重要，只要能在天黑之前趕回九黎本部就可以了，或者連夜趕路也無所謂，反正到了本部勢力範圍之內，就會有接應之人，他並不擔心。可此刻最讓他傷腦筋的是這神秘的殺手，這人似乎無處不在，而又無跡可尋。　　敵人，越神秘的敵人越可怕，某些人寧可去面對一個絕頂高手，也不想與一個看不見的庸手交手。事物的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只是對事物本身所生出的想象。當你並不知道與你交手者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的話，便很容易以最壞的結局去推斷。　　其實很多人都明白，死亡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死亡之前的等待。　　白虎神將對自己是有信心的，他是一個極為自負的人，但他的手下，那群九黎族勇士們卻顯得極為不安，這也是一種無形的精神壓力，這種壓力不是來自外在的，而是來自內心對死亡的一種畏懼，因為死亡隨時隨刻都可能伴隨着他們，在這無形無影的敵人箭口之下，他們不敢保證，下一個死去的人是他們之中的哪一個？而又會以什麼樣的形式去死呢？這些全都是未知的，正因為是未知的，便會存在着無數種猜測，每一種猜測都可增添他們內心的恐懼，那十萬種猜測又是多大的恐懼呢？是以，這些人不能不緊張。　　緊張，使他們行走的速度更慢，這讓他們恨這一片古老而原始的森林。因為這些全是幫凶，如果沒有這片古老的森林，那麼這神秘的殺手便無所遁形了。　　當然，恨是有的，怒也有的，但所有的表現都像白痴做戲，沒有絲毫的作用。神秘人依然存在，就像是消失在空氣之中的風，不管白虎神將如何喊，如何激將，這個人都不會出現。　　※※※　　狹谷，不寬，不過數丈而已，狹谷的兩旁是不高的兩塊岩石，自谷底到岩頂只不過五六丈高。因此，這個狹谷並不能算是險谷，因為岩頂之上的景物在遠處都可看清楚。　　並沒有藏有任何人，也就是說並無兇手存在，是以白虎神將放心地走入狹谷，他要注意的只是谷中的景物。　　“猿人！”有人忍不住驚呼。　　白虎神將也發現了，兩隻猿人見到有大隊人馬走入狹谷，似乎受了極大的驚嚇，迅速向兩邊的高岩上攀去。　　“嘿，這兩隻畜牲也知道怕！”有人打趣道，顯然對兩隻猿人驚惶的樣子感到好笑。　　“這畜牲的肉不好吃，皮毛又不好，倒也沒什麼用處，既然逃了就不要管他好了！”白虎神將吩咐道，他也想到了，這種猿人一般都是群居的，如果傷了這兩隻猿人，說不定會引起一群猿人的攻擊。　　猿人可是森林之中極可怕的一個群體，出沒無常，更力大無窮，但最可怕的是它會記仇。是以，在森林之中，一般的獵人和各部落之人都不會主動去惹猿人，一個不好惹怒了它們，猿人會將所有家畜全都偷走，甚至偷襲人群。　　“既然有猿人在這谷中出現，想來不會有敵人藏於谷中了！”一個人自談高見地道。　　白虎神將不置可否，但按常理應該是這樣，如果這谷中伏有大量的敵人，一定會早就將這兩隻猿人驚走了，如果谷中所伏之人極少，一定會受到這兩隻猿人的攻擊，因為這裡是它們的地盤。所以，按常理推斷這裡是不會有人埋伏的，不過，他的心神依然綳得極緊。　　“猿人……”又是一聲驚呼，不知道是誰最先抬頭仰望，卻見兩棵被斬斷地大樹被兩隻猿人自高岩之上推了下來，不僅如此，兩隻猿人還舉起大石向下狂砸。　　“轟……轟……”狹谷之中一片陰暗，兩棵大樹如暗雲一般，瘋狂下壓。　　白虎神將神色大變，他最先考慮的卻不是自己兄弟的安危，而是篷車中的人，在這種情況下，他已不可能分出人手來保護這兩人的安全。因此，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拖出車中的兩人。　　“嘩……唏聿聿……”拖車之馬受驚發狂，而篷車被大樹砸個正着。　　白虎神將的臉色有些白，如果再遲一步的話，只怕他無法向少昊大神交代。　　篷車之中正是聖女風妮和施妙法師，但此時兩人顯然已昏迷不醒，不過，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全都沒有見到蹤影，並不在這群人的護送範圍之中。　　“放箭，放箭……”被打亂陣形的九黎勇士發狂地喊道，這突如其來的變故竟使他們失去了鎮定。那大樹的枝杈眾多，眾人雖然避開了樹榦的砸壓，卻無避開樹枝所傷，但又隨之而來的巨大的石頭使得本被兩棵大樹擠成一團的人，連迴避的餘地也沒有。　　“嗖……”弦響，兩隻猿人似乎也知道不妙，忙向後退去，那些箭矢根本就不起作用。　　當猿人在他們視線中消失之時，又有幾塊大石自空中拋落下來。　　四十多名九黎族勇士竟然施展不開手腳，反而因人多擠得太緊而又死傷十多人，這下子可真是出師未捷身先死。　　白虎神將不敢再耽擱，也不知道再呆下去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遂放棄馬車，帶着昏迷的聖女和施妙法師越過擋路的大樹沖了過去，他們必須儘快走出這條詭異的谷地。　　猿人並不與九黎勇士正面對敵，而是避在九黎族人看不到的地方猛擲大石，也不管是否能夠砸傷人。　　這群九黎勇士心中的窩囊氣，那可是真受夠了，先是被那秘不知影蹤的殺手給要得緊張兮兮的，現在竟被兩隻畜牲給耍了。不過，要說這兩隻畜牲與那神秘的殺手無關，只怕誰都不會相信，否則的話，哪有這般巧合？　　※※※　　伍老大所說的的確沒錯，軒轅的吩咐也很及時地到位了。　　望風崖，高約數十丈，崖下是一片未曾開墾的荒草地，大的樹木幾乎都已被砍掉，只留下一些小樹和長長的茅草。　　此刻已是深秋，秋末的茅草呈一種枯黃色，如同成熟的麥浪，人置身於其中，似是沉入一個夢幻的大海。　　這本是一片準備開墾的地，只是因為要趕着修好神堡，這才將開墾的事耽擱了，在這塊荒草地與神堡之間有一堵石牆，本是防止奴隸們自望風崖攀崖而逃，也是為了準備有一日施行刀耕火種之時，火勢影響到神堡，是以，這也是一個隔離帶。　　有人自望風崖上順着長藤攀下，並很快潛入茅草之中，而這一切，全都沒有逃過早就潛在茅草之中奴隸兄弟們的視線，只是他們一直蟄伏不動，只是稍稍地數了數，竟多達八十多人，但究竟有沒有重要的人物，就沒有人清楚了。不過，這些都不重要，因為無論有沒有重要人物趕來，都只能讓其有來無回。　　當最後一人自長藤上攀下之時，勁箭立刻如蝗雨般射出。　　人雖為箭矢的目標，但更重要的卻是以火箭點燃他們身旁的那些乾枯茅草。　　這些枯黃的茅草似乎一點即燃，而百多支火箭，並成一排弧線地射出，這些全都事先預定好的，這些足以在望風崖下迅速布起一個巨大的弧形火圈，而且每支火箭之間的距離只不過八尺遠，在火箭所落之處僅僅是茅草，還有預先安排的引火之物，是以，當第一排火箭射出之時，大火很快燃起，風一吹，迅速結成一個巨大的火圈。　　那些自崖上垂落的長藤也被特殊的箭頭給射得破爛不堪，雖未斷，但只要有人想借長藤攀上望風崖，只怕已是不可能的了，因為它已根本就不可能承受太大的力道牽扯。　　貳負拖着受傷的身子，親臨現場指揮，看着這一場根本就不用花多大力氣就能消滅敵人的戰鬥，心中禁不住對軒轅的英明又多了一層欽佩。　　那群人的確是自神谷趕來的好手，伍老大的眼力並不壞，依然看清楚了那一張張因變故突起而顯得驚慌失措，且在火光輝映之下，變得有些詭異的臉。這些人大部分都是伍老大所認識的，只不過，伍老大已經沒有了選擇的餘地。　　當這群自崖頂下來之人發現情況不妙之時，火勢已大起，且封鎖了所有進攻的路，只有向後退，但退路卻是一堵高崖。　　這時，這群人哪裡還會不明白自己已經落入了敵人的埋伏之中？進，可能會遭到另一種瘋狂的攻擊，那便只好退。可是當他們發現才順藤爬上兩丈高之時，長藤便全都斷裂，爬崖之人又重跌回來。　　前有烈火，后無退路，這群人自不甘於就此死去，也有的無畏地衝過薄弱的火圈，但立刻便遭到亂箭穿身之厄，有的卻全身着火，慘呼連天，一時之間荒地之上氣氛詭異至極，慘嚎之聲不絕於耳。　　不過，望風崖上不知道是誰竟又垂下一根救命繩，於是這群被火燒得快發瘋的人則拚命地向上爬，一時間長繩之上犹如螞蟻上樹一般掛了長長的一大串。　　驀然之間，“轟……”地一聲巨響，雜着許多絕望的慘叫，那根長繩似乎是經不起這麼多人的拉扯而綳斷。　　伍老大的臉色變了變，貳負也發現了，這根繩子並不是因不堪負荷而斷的，而是因為一個人突然出劍，這一劍便自他的腳下斬出，於是繩子自這出劍之人的腳底下斷裂，在他身下的人全都又墜回火海。　　“巡察使恭弘=叶 恭弘帝！”伍老大的臉色極為難看地道。　　“你是說那人是恭弘=叶 恭弘帝？”貳負望着那繩子之上迅速攀上崖頂的三人，聲音也有些不自然地問道。　　“不錯，那斬斷繩子之人正是恭弘=叶 恭弘帝！”伍老大沉重地點點頭道。　　“好狠的心，好辣的手段，自己的兄弟也毫不猶豫地殺掉！”貳負自語道，心中又不免有些微微的寒意。不過，他也知道，如果恭弘=叶 恭弘帝不斬斷繩子的話，這根繩子很可能真的負荷不起而斷裂，甚至一個人都別想活着逃離火海。不過如果叫他們揮劍斬去一群自己兄弟的活路，實在不是一個心慈之人所能做到的。只憑恭弘=叶 恭弘帝那毫不猶豫的一劍，可看出這人的心狠手辣，為了自己的利益絕不會在意他人。　　“這是一個可怕的敵人！”郎三似深有感觸地道。　　※※※　　峽谷口，一排彎曲的長竹，呈長弓之狀，長竹曲成圓弧的弧尖，是一根削得極尖的碎竹，長達五尺，竹尾在彎曲的長竹尾一根綳得極緊的繩子之上――赫然是一支特大的勁箭。　　長竹三十根，但卻是由一人所牽，這並非人力所拉，而是由一根根繩索所控制，但，在這繩索集中之處，靜立着一人。　　肅殺的秋風之中，那人戴着一頂竹笠，黑色的長風衣之領已經悄然翻起。　　無法看見他的臉，卻知道他的身材極為修長，而且那股濃烈的殺氣似在打着旋兒的枯枝敗恭弘=叶 恭弘之上愈釀愈濃，愈演憊烈。　　白虎神將乍見此人，頓覺秋意更濃。在他身後那群九黎勇士仍未明白是怎麼回事之時，那靜立於長竹邊的人已經出劍了。　　九黎族的勇士和白虎神將都只是剛才拐過一個彎，他們奔行的速度實在太快，以至於差點忽視了峽谷口的一切，包括那一排長竹和那神秘得看不見臉的人，遺憾的是，當他們發現這個人的存在時，這人已經出劍了。　　出劍，好快！九黎族中所有的人都為這絕快的一劍而心驚，還有那神秘人的速度。　　劍，只是斬在那一串系住長竹的繩子之上，這似乎有些突兀，但白虎神將卻狂吼一聲：“快閃開！”　　說話間，他已帶着懷中的聖女鳳妮倒地一滾。　　繩斷，那一排碎竹貫空而過，其速度竟比強弓所發的勁箭更快。　　曲着的長竹猛然綳直，那些繩子便成了弦將碎竹射出。　　“嗖，呼……”異響之中，慘嚎不斷，那些見機得快的人也學白虎神將躺地而躲，而見機得慢的人卻成了活靶子，所幸的是，這些削尖的碎竹並沒有太好的準頭，只是一氣亂射，不過，由於其形極巨，殺傷面廣。　　林中傷者也近二十，但只有三個倒霉鬼被射死。　　一陣混亂過後，再抬頭，峽谷口卻空空如也，只有一根根倒下去的長竹和一截截繩子，沒有規律地躺着，血淋淋的現實告訴人們，這一切並不是一場夢，那躺在血泊中呻吟的人以一種不可言喻的方式告訴人們，這絕不是一場夢。　　白虎神將迅速躍起，放下聖女鳳妮，如發了瘋似地趕到那一堆倒地的長竹邊，剛才那穿黑披風的人影竟如鬼魅一般消失了。　　能夠活動自如且未受傷的，只有十餘人。峽谷之中，除了呻吟之聲，便只有急促的呼吸之聲，顯得無比的空寂，連心跳之聲也顯得那般沉重。

# 第十二章 技高一籌

　　“懦夫，你給我滾出來！”白虎神將急怒地吼道，他實在是憤怒到了極點，他從來沒有想過會有今天這般窩囊的局面，接二連三地受到伏擊，甚至連敵人的影子也沒有見到。雖然他身為高手，具有高手的氣度，可是此刻他實在是忍不住了，也或許只是因為心中的驚懼。　　這一排長竹所制的勁箭的確很有新意，雖然簡陋，但卻很有實效，而且這干排地射出本就是一個極其巧妙的設計，否則如何能夠以一人之力操縱三十張大弓？　　峽谷之外，林密風緊，一條不大的小道延伸向不知盡頭的遠方，這本是連接神堡和九黎本部的惟一可走車的路徑，但白虎神將卻感到這條路是沒有盡頭的不歸之路。　　“懦夫，有種你就出來，別躲躲藏藏僚只縮頭烏龜……”九黎族人一陣謾罵，雖然他們也知道罵根本就無濟於事，但是卻可以一泄心中積壓的憤怨。　　“嗖嗖……”一簇勁箭自一個不經意的角落飛射而出，直奔正在大罵的那幾名九黎勇士。　　“噹噹……”這回白虎神將和諸人全都有了準備，是以，竟能準確地出刀斬落飛射而來的勁箭。　　白虎神將這次絕沒有看錯出箭的地方，也絕對不會再錯過任何敵人，是以他以最快的速度向箭出之處掠去。　　一叢灌木陡然分開，一道窈窕的身影自灌木叢中緩步而出，臉上卻帶着一絲慍怒之色。　　白虎神將不由得呆住了，立刻定住腳步，驚疑不定地望着自灌木叢中走出的人，訝然道：“柔水公主！”　　九黎族的勇士們也隨着白虎神將的止步而止步，更有些驚訝眼前女子的絕世芳容，大有吃一驚的驚艷之感。　　來人正是共工氏的柔水公主，一身勁裝，頭髮輕束，腰間長劍掛，背上輕掛着一張大弓，英姿勃發，整個人充盈着一種讓人心顫的生機。　　柔水卻並不認識白虎神將，本來滿面殺機的，但見對方突然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不由得也愕然呆住了，眸子里閃過一絲驚訝之色，奇問道：“你認識我？”　　白虎神將頓覺事情有些怪異，他怎麼也想不到出現在這灌木之後的人竟是共工氏的柔水公主。他見過柔水的時候，柔水並沒有發現他，後來柔水被擄來，只是昏迷不醒，自第一眼見到柔水的時候，他便被對方的美麗所吸引，所以才有人特地把柔水擄獻給他。　　白虎神將並不奇怪柔水不認識自己，但卻為柔水的突然出現給懵住了。　　“我當然認識公主嘍，我還是共工的好朋友呢，不知公主怎會出現在這裏呢？”白虎神將眼珠一轉，計上心來，笑了笑道。　　“哦。”柔水公主表情又放鬆了不少，但仍疑惑地望了白虎神將一眼，奇問道：“你說你是我哥的朋友？那我怎會不認識？”　　“哦，難道共工沒有向你提到我這個人嗎？”白虎神將故作輕鬆地道，目光卻微微掃過那一叢叢灌木，忖道：“如果今日是共工親來的話，只怕就要壞事了！”　　不由得又問道：“共工沒有來嗎？”　　“我哥當然沒工夫來了，但如果你是我哥的朋友，今日你罵人之事也就罷了，只要你將那兩個他要的人交出來，我就不找你的麻煩了。”柔水似乎毫無心機地道。　　“罵？誰要的兩個人？”白虎神將疑惑地望着柔水，反問道。　　“反正你不用管，你不能再罵他縮頭烏龜了，我知道這兩個人對他很重要，你把他們交給我好了，就當是給我哥一個人情。”柔水公主有些凶巴巴地道。　　“哦。”白虎神將的臉色微變，訕訕地笑了笑，表情古怪地道：“公主說的就是那個老頭和女人嗎？”　　“是，是，正是他們！”柔水公主還沒看便毫無心機地呼道。　　“既然是公主開口，念在我與共工的情誼之上，今日就讓公主將他們帶走好了，不過我可只能賣公主一個面子哦，下次可不行。”白虎神將見柔水公主如此毫無心機之狀，不由得暗笑，忖道：“今日如果我再讓你這甜心逃掉了，兢不是白虎神將了！”　　白虎神將正想問，一個冷冷的聲音突然自不遠處傳來。　　“不要相信他，他是在騙你，他根本就不是共工的朋友！”　　“好你個縮頭烏龜，終於肯出來了！”九黎勇士一見來人，禁不住殺機狂升，怒吼道。　　自虎神將也為之一愕，殺機狂升，因為他發現說話主人正是曾立在峽谷之口施放那一簇竹箭的人，使得他狼狽不堪。　　柔水公主扭頭，驚問道：“你是什麼人？”　　那身披黑披風的人輕輕地掀落頭項的竹笠，露出一張充盈着邪異魅力卻極為冷酷的臉，長長的頭髮散披於肩頭，甚至遮住了半個面孔，那人淡淡地問道：“你不認識我嗎？”　　“恭弘=叶 恭弘巡察使！”白虎神將和所有九黎勇士全都呆住了，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　　柔水公主卻驚駭地倒退幾步，呼道：“你這惡魔，竟追到這裏來了！”　　那掀下竹笠之人一愣，卻不明白柔水公主在說什麼，他還以為自己聽錯了。因為他正是恭弘=叶 恭弘皇，不過他卻明白白虎神將把他當成了恭弘=叶 恭弘帝。　　白虎神將臉色鐵青，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這神秘的敵人竟是巡察使恭弘=叶 恭弘帝，而柔水見到恭弘=叶 恭弘帝，駭然而退，這很正常。　　“巡察使，你這是什麼意思？”白虎神將忿怒地質問道，同時伸手扶住駭得臉色蒼白的柔水。　　對於眼前這美人，他的確是喜愛至極，也極願呵護，見柔水對恭弘=叶 恭弘帝怕成這樣，心中又禁不住生出憐惜。　　“誰是你們的巡察使？”恭弘=叶 恭弘皇不屑地冷哼道。　　“恭弘=叶 恭弘帝，你……呀！”白虎神將正要怒責，卻驀然感到腰問一痛，一柄極為銳利的短刀直刺入他的腰肋，他禁不住狂嚎一聲，猛然出手，直擊兇手柔水，他做夢也想不到柔水竟會在這時候出手。柔水也悶哼一聲跌出近兩丈。　　黑影一閃，恭弘=叶 恭弘皇以鬼魅般的身法接過柔水。　　柔水卻笑着咳出了一小口鮮血，緊緊地依偎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懷中，慘然笑道：“我知道……他……他是個壞蛋，所以……所以我幫你用計了傷了他，哼……想欺負我……柔水！”　　白虎神將幾乎昏死過去，此刻聽到柔水如此說更是氣得噴出幾口鮮血，他怎麼也想不到，竟然會栽在一個女娃的手中，他也不得不佩服柔水的演戲水平，還演得像個毫無心計的小女孩，這簡直是一個大笑話，他還以為自己騙了柔水呢。　　“神將，神將……”眾九黎勇士全都為之驚呼。　　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望瞭望懷中的柔水，眼中閃過一絲莫可名狀的激動，終於嘆了一口氣，苦澀地笑了笑道：“你這又是何苦呢？”　　柔水似乎感覺到了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的激動，不由得慘然笑道：“為你做任何事情，我都不會害怕，因為我一定要你愛上我！而……我，我也愛你！”　　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頭禁不住抽搐了一下，暗自嘆了口氣，以少有的溫柔語調問道：“你傷勢怎麼樣？”　　“你也開始關心我了？”柔水的眸子里閃過一絲興奮的光彩，有些欣喜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禁不住感到好笑，在這種要命的時刻，柔水居然還有閑情問這樣的話。但他同時為柔水的一往情深所感動，也暗自奇怪，自己如此對她，她竟一點也不在意，這是多麼難得的胸襟？　　“呼呼……”正當恭弘=叶 恭弘皇與柔水對話的當兒，勁風大作，數道身影已經飛撲而至，全都是必殺的招式。　　恭弘=叶 恭弘皇也吃了一驚，迅速掠身移位，在他出劍的時候，懷中的柔水已被拋了出去。　　柔水在吃驚的同時，身子輕鬆墜地，根本就沒有半絲震蕩之感，显示出恭弘=叶 恭弘皇高超的運力手法。　　“叮……”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拖過一道燦爛至極的亮弧，犹如一抹彩虹橫貫虛空，那攻來的幾件兵刃全被震開，不僅如此，那些兵刃有的甚至被斬成兩截。　　那群九黎勇士禁不住一愕，竟被恭弘=叶 恭弘皇手中利劍的神鋒所懾，而此時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體已向他們之間撞至，像一顆橫衝而過的彗星，在亮麗的鋒芒之中，又夾雜着一道黑暗的影子，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快得驚人。　　“當……”一聲清亮的金鐵交鳴聲中，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子一震，原形畢露，擋住他的是一個瘦長的九黎漢子。　　這漢子手中所握的卻是白虎神將的白虎劍，他竟然捕捉到了恭弘=叶 恭弘皇劍跡所過之地，而擋住了恭弘=叶 恭弘皇這快絕無倫的一擊。　　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暗凜，凜於對方的眼神和那蒸騰的殺氣，那人精瘦的軀體似乎全是以鐵條所扭成的，看上去充滿了剛霸之氣。　　“你們去將那個女人抓來，他便交給我了！”那漢子白虎劍輕桃，口中淡漠地吩咐道。　　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更驚，對方在劍輕輕一挑之際，便自然而然地透出一股強大的殺氣，緊緊地逼了過來。　　“龍奇，你小心了，這傢伙手中的劍很鋒利！”　　一名九黎勇士提醒道。　　那瘦長的漢於淡淡地點了點頭，轉而冷冷地盯着恭弘=叶 恭弘皇的眼睛，充滿殺機地問道：“你是恭弘=叶 恭弘皇？”　　恭弘=叶 恭弘皇也有些訝異，他訝異的是這個叫龍奇的人怎會知道他的名字？不過，他並不否認地冷哼了一聲。　　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敢輕視對手，但他絕對不會允許人去傷害柔水。不可否認，他已經愛上了柔水，也可以說是他被柔水的真情所征服。當然，這也是讓恭弘=叶 恭弘皇痛苦的地方，他根本就不能再去愛任何女人，並不是他珍惜生命，而是他不想自己所愛的女人受到任何傷害。這個世上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的痛苦之人太少太少了，也許軒轅是個例外。　　想到軒轅，恭弘=叶 恭弘皇又禁不住暗自嘆了口氣，軒轅生死未卜，這一切全都是因為他。這是世上惟一一個真心對他的朋友，可是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湧起了無限的惆悵和酸澀，他要完成軒轅想完成卻仍未完成的一切遺願，也只有這樣，才能減輕一些他內心的愧疚和遺憾。　　送聖女回有熊族是軒轅未了的任務，是以恭弘=叶 恭弘皇決定無論要付出什麼代價，他都要為軒轅完成這一切，除非自己戰死途中！完成了這一切，他便要去遙遠的有僑族，告訴有僑族人軒轅的死訊，並將手中的劍歸還給有僑族……　　恭弘=叶 恭弘皇得知聖女的下落純粹是一種巧合，也可以說是偶然中的必然。當初，他和軒轅都懷疑聖女被九黎族人所擄，而那山下的谷地便是九黎族的居點。當恭弘=叶 恭弘皇自恭弘=叶 恭弘帝口中知道聖女真是為九黎族人所擄后，他便一直潛伏在這片谷地的周圍，與兩隻猿人一起監視看各個路口。他在傷勢全好之時，便獨探神堡，而此時恰巧撞到九黎旅本部派人來帶走聖女和施妙法師，因此，恭弘=叶 恭弘皇便跟了來。恭弘=叶 恭弘皇因聽到他們的對話，是以知道白虎神將欲走哪條路，是以，他快速地前面的道路之上設下陷阱之類的，有兩隻彼人相助，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快得驚人，而白虎神將行走的速度卻並不快。是以，恭弘=叶 恭弘皇有足夠的時間設計一些簡單的陷阱，惟一麻煩的卻是那一坑的蛇。對於恭弘=叶 恭弘皇來說，這的確難，但對於猿人來說，卻是小菜一碟。它們找蛇穴的速度極快，又不懼毒蛇，是以能輕鬆地抓來一大坑。打亂了恭弘=叶 恭弘皇計劃的卻是柔水，他並沒有想到柔水竟然也暗中跟來了，而且一直都在暗處。　　恭弘=叶 恭弘皇本只想施行偷襲計劃，將白虎神將這群人一個個以暗殺的手段而擺平，因為他知道白虎神將的武功之高比他猶有過之，如果正面對敵，不說那一群九黎勇士，就是白虎神將也不是自己的能力所能勝的，更何談救人？但是柔水卻聽不得有人罵恭弘=叶 恭弘皇，這才出面。　　柔水自然知道這神秘的殺手是恭弘=叶 恭弘皇，但她也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究竟藏身何處，皆因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法太快，況且，她並不想讓恭弘=叶 恭弘皇知道自己一直暗中相隨，只是想在暗中助其一臂之力。但九黎族人罵得實在是太不像話了，恭弘=叶 恭弘皇可以忍受，她卻不可以。因此她暗中放箭，也因此，她失策了，白虎神將太過機警，立刻發現了她的存在，既然逃不了，便只好顯身了，不過她倒也是塊演戲的好料，竟能乘白虎神將在恭弘=叶 恭弘皇現身驚愕的剎那下手偷襲而重創白虎神將。　　白虎神將也是終日打雁反被雁啄，恭弘=叶 恭弘皇一出現，他的震撼的確不小，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和恭弘=叶 恭弘帝長得太像太像，當他們將恭弘=叶 恭弘皇當成恭弘=叶 恭弘帝，而恭弘=叶 恭弘帝又是殺死他們二十多名兄弟的兇手之時，他們的震撼將是如何強烈？而柔水就把握了這一時機，出手！使得白虎神將也沒曾防備到，這的確有些好笑。　　※※※　　恭弘=叶 恭弘皇不經意間退了一步，似欲回護柔水，但實則是為了出劍。恭弘=叶 恭弘皇退，氣機的牽引之下，龍奇的劍不得不攻，除非他想失去先機，但是他真的能夠獲得先機嗎？　　龍奇也不知道，他只有一種感覺，那便像是掉入了一個陷阱之中，這當然只是一種感覺而已，但這種感覺很實在，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比他的劍快。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上露出了一絲冷酷的笑意，在笑意擴散的一剎那，他已經到了龍奇的身側，而龍奇的劍根本就不曾捕捉到他所行的腳步。　　龍奇知道上當了，他實在不應該攻，對恭弘=叶 恭弘皇，他沒有搶攻的必要，根本也沒有搶攻的資本。　　因為，搶攻就必須比速度，不過，龍奇並不擔心。　　龍奇不擔心，因為人多，九黎勇士的確多，就算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再快，但卻只有兩隻腳，兩隻手，這是人的限制。　　恭弘=叶 恭弘皇再退，且回劍，他不想死，不想死則必須回劍自保，根本就沒有機會向龍奇攻出奪命的一劍。　　恭弘=叶 恭弘皇驚，並不是驚於自己的處境，而是柔水。　　柔水剛才受了傷，雖不致命，但也不能算輕，此刻已沒有動手的能力，可是卻有兩人繞過恭弘=叶 恭弘皇攻向了柔水。　　恭弘=叶 恭弘皇真有些急自己為何是個凡人，為何只有兩隻手和兩隻腳，但這是天命，生下來就是如此，誰也無法改變，連急也沒用。“叮……哧……”恭弘=叶 恭弘皇心緒不寧，他很少在情緒上有波動，一直以來，他都保持着一種異乎尋常的冷漠。所以，他無論在什麼時候都能夠平靜地對待任何事，但這刻他急了，在關鍵的時刻心緒不寧本就是一種錯誤，因此一道深深的劍痕是他付出的代價。　　劍痕在肩頭，那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急於回救，一劍斷敵劍，斷敵手，他只傷一人，那人也傷他一劍，或許是一種等價交換。只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知道自己不划算，就如一個窮人和富人比着燒票子一般，當窮人連內褲也換錢燒了之後，富人的票子還有大把大把的沒有燒。　　恭弘=叶 恭弘皇無可奈何，但柔水沒有半點驚懼，死對她來說，並不在乎，像是一個超脫生死的聖者，眸子之中閃過一絲聖潔而坦然的光彩――她是在為愛殉道。為所愛的人而死去，對於柔水來說，是一種光榮。至少，她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為她急過，從恭弘=叶 恭弘皇那憤怒的眼神之中可以看出這一點。　　劍已飛臨頭頂，但柔水的目光顯得更溫柔，更坦然，甚至有一絲欣喜，一絲期待。她，在注視着恭弘=叶 恭弘皇，一直都沒有移開過，其實，她並不知道自身存在着危險，她的心，她的靈魂，似乎全繫於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上。　　這是一種悲哀，柔水卻不知道，她喜歡看恭弘=叶 恭弘皇為她煩惱，為她憤怒……　　“呀……呀……”慘叫聲驚醒了柔水，兩聲慘叫，正是斬殺柔水的兩名九黎勇士，他們的慘叫聲尖長若鴉啼，在他們的心口，分毫不差地射入了兩支羽箭。　　羽箭已經洞穿了兩人的心臟，只剩下兩片飛羽仍停留在身體之外。　　恭弘=叶 恭弘皇喜，柔水驚，柔水驚的是自己竟處在這種境地，剛才她似乎是做了一場夢，夢是美的，現實卻很殘酷。不過，她慶幸有這兩支勁箭。　　好準的箭，好強好犀利的箭，柔水扭頭望去，忍不住發出了一聲低低的驚呼：“軒轅！”　　恭弘=叶 恭弘皇再次發出一聲悶哼，正好是柔水驚呼之時，因為他幾乎與柔水同時發現那兩隻勁箭的主人。　　恭弘=叶 恭弘皇喜，也痛！在驚喜之中，痛似乎並不重要。　　痛只使恭弘=叶 恭弘皇知道，自己並不是在夢中，不是在夢中，那自然是現實。　　軒轅仍活着，而且是在這最該出現的時刻出現了，只要有這些，恭弘=叶 恭弘皇便心滿意足了，絕不會後悔為分神挨了兩刀。　　“嗖嗖嗖……”軒轅的箭出如珠，無論是力道還是角度，都刁鑽至極，速度更如疾電。　　箭出，弦驚，龍奇也吃了一驚，他不只是驚於箭之猛、之利。之快、之霸，更因為他感到了一陣濃濃的殺氣，烈得像一缸燒酒，不醉人，卻有一種無可言喻的壓抑之感，似乎每一根神經都不自在。　　這是一種感覺，實實在在的感覺。　　“叮叮……呀……”有兩人擋住了軒轅射至的箭，但被箭身所帶的力道震得倒退兩步，而另一人因斬在箭身之上，並無法阻住那猛且霸的一箭，只是擊偏了一些方向，利箭射入了大腿之中，再差一點便會斷掉他的子孫帶，只嚇得這人出了一身冷汗。　　恭弘=叶 恭弘皇再退，他只能趁這群人陣式一亂便退，他不想再陷入轉攻之勢。也經受不住連二連三的創傷，終究是雙拳難敵四手。　　與軒轅同來的還有兩隻猿人，應該是由猿人帶路，軒轅這才找到此地。　　恭弘=叶 恭弘皇退，龍奇欲進，但他卻發現一道暗影自側方如利箭般射來，快得無以復加，更帶起一陣幽風。　　龍奇大驚，揮劍一斬，卻只有破空之聲，那道暗影似乎並非實體。　　“砰……”龍奇慘哼着跌出，他甚至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便已中招，那暗影竟是一個人。

# 第十三章 逸電神宗

　　恭弘=叶 恭弘皇大驚，憤然出掌，但依然沒有擊中實體，掌中的氣旋隔空擊在地面之上，發出啞沉的悶響。　　“啊……”柔水發出一聲驚呼，那暗影以極速制住了她，在軒轅還來不及反應的情況下已如一陣風般掠走。　　“滿蒼夷，你放下她！”恭弘=叶 恭弘皇忿怒地狂呼。　　“是她！”軒轅也駭然驚呼，雖然他沒有看清這道暗影的面容，但卻知道正是那晚對他進行偷襲的醜女人，也只有這個女人才擁有如此可怕的速度。　　“呵呵……咯咯……”恭弘=叶 恭弘皇的呼聲才落，遠處的密林間卻傳來了一陣比鬼哭還要刺耳難聽的怪笑，讓人感覺不出這是表示喜，還是悲，抑或什麼也不是。　　龍奇和九黎勇士們聽了這笑聲也禁不住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心底發涼。　　恭弘=叶 恭弘皇拔腿就追，向笑聲傳來之處追去。　　軒轅的每一根神經都禁不住顫了一下，這如鬼哭般的怪笑他實在太熟悉了，只怕這一生都不可能忘掉，正是那晚偷襲他的女人所獨有的笑聲。是以一聽這笑聲，他便條件反射地顫慄。不過，他知道，自己的猜測沒有錯，這個怪女人就是在恭弘=叶 恭弘皇體內施下情蠱的滿蒼夷。　　“恭弘=叶 恭弘皇，小心些！”軒轅急呼道。　　恭弘=叶 恭弘皇陡然停下腳步，緩緩地轉過身來，與軒轅相對，眼裡竟存在着一點血紅的光芒，但在與軒轅相對的一剎那，紅芒漸隱，額頭涌動的青筋也平復過來。　　軒轅微愕間，恭弘=叶 恭弘皇又將目光移向龍奇和白虎神將，殺意無限地道：“你放心，我們的任務尚未完成，我不會亂來的！”　　軒轅心中一陣改動，他當然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此話乃是對他所說，他也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此刻心中是極度的憤怒和悲憤，但卻是為了擔心他，這才決定留下來一起對敵，而先放下對柔水的挂念和對滿蒼夷的仇恨。剛才眼內的紅芒和額上的青筋就是表示他已怒到了極點。　　軒轅望瞭望龍奇和近二十名九黎勇士，他也實在沒有把握獨立勝過這群人，不由得輕嘆了一口氣，緩步行到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邊，道了聲：“謝謝！”　　恭弘=叶 恭弘皇露出一絲苦澀的笑意，卻並沒有出聲，但任何人都足可感覺到那來自恭弘=叶 恭弘皇身上的殺意，濃得如同秋風中的寒意，無處不在，無處不存。　　軒轅目光一轉，直逼那立成一排的九黎勇士，升起了無限強大的鬥志，便連立在他身後的兩隻猿人也清晰地感應到了，而顯出了張狂的野性，低低地吼叫起來。　　殺機、戰意，在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之間對流交換，卻形成了一股無與倫比的氣勢，似欲噴發的火山。　　九黎勇士們全都緊了緊手中的兵刃，他們似乎感覺到那即將逼臨的暴風雨，可能會在任何一刻爆發。　　“砰砰……”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的腳步竟一致得如同一人，帶着無比沉重的壓力，緩緩踏出兩步，便像是在敲擊着一張皮鼓，又似踩在每個人的心上，生出一往無回而又霸道無比的殺氣。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及氣機緊緊纏在一起，犹如一個整體，而兩隻猿人在他們逼進的同時，也跟着逼進，它們的手中卻是各拿一根極粗的木棍，也可以說是一截長約一丈五。粗如瓷碗口的樹榦，光這一根樹榦便足有兩百斤重，如果以這種粗鈍的兵刃砸人的話，又有誰是其一招之敵呢？　　龍奇的胸口隱隱作痛，剛才那神秘人的速度只讓他幾疑置身夢中，他見過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本以為那已經不可思議，但卻沒想到世間居然有比恭弘=叶 恭弘皇更快更絕的速度，簡直如同妖魅，所幸那人的速度雖快，但力道卻並不足以讓他受傷，這還多虧他自小所練的一身硬功，幾乎刀槍不傷的硬功。不過，龍奇此刻卻感到有些氣悶，並不是因為中了那神秘人一腳，而是因為來自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壓力。　　白虎神將所受的那一刀的確不輕，此刻雖止住了血，但動也不敢動一下，連短刀也不敢拔出。誰都知道，如果短刀一拔出，那時便只有死路一條，連神仙也救不了。此刻白虎神將只希望早點回到九黎本部醫治，否則的話，拖得時間長了，恐怕也會生變，但此刻卻有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兩人擋住了去路，想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恭弘=叶 恭弘皇並沒有問軒轅那日究竟是怎麼回事，也沒有必要問，而現在更不是問話的時候，他的心中只有殺機，無窮無盡的殺機，還有恨，有怒，除此之外，他不想再去想任何事情，如果有什麼事情引起他的興趣的話，那便是殺人。　　這是恭弘=叶 恭弘皇第二次如此強烈地期望殺人，期待鮮血的洗禮。第一次是軒轅失蹤與祝融人交手，這一次卻是柔水被擄，對手卻是九黎勇士。而這一切的一切，全是一個人種下的禍根――那就是滿蒼夷！　　恭弘=叶 恭弘皇暗自發誓，他一定要殺滿蒼夷，一定要殺死這個惡毒而且瘋狂的女人。雖然在最初還有些同情之心，但此刻那點點同情和憐憫早被憤怒和殺機所驅逐，因為他知道，只要滿蒼夷存在一天，他便只能在陰暗與痛苦中生存。滿蒼夷就像是來自地獄的惡鬼，陰魂不散地纏着他，更在他的心中種上了揮之不去的陰影。　　而且，如果滿蒼夷不死，他的生命也將不屬於他自己。　　因此，恭弘=叶 恭弘皇絕不能容忍滿蒼夷活在世上，哪怕他明知自己不是對方的對手！　　恭弘=叶 恭弘皇再踏上一步，狂嚎一聲，出劍！軒轅也不慢，劍出，兩人兩劍，竟在虛空之中結成了一堵牆，流光溢彩的牆，映着西沉的夕陽，幻化出一種夢境般的凄艷。　　氣裂，風嘯，夾着兩聲怪異的低吼，峽谷口竟似變換了一個世界。　　“哧……呀……當……”慘嚎聲中，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絲毫不停地斷劍，殺人，一切都是那般輕鬆自在。　　龍奇的身子被震得倒退五步，他的劍擋住了軒轅的劍，但他卻發現，軒轅劍上的力道之大，幾乎將天生神力的他震得筋骨欲折。他無法想象軒轅的劍是怎麼練的，但軒轅的力道是絕不容置疑的。　　“呼……呼……”兩道狂雷般的吼聲中，風聲大作，竟是兩隻猿人掄起兩根粗樹榦猛然亂砸。　　猿人舞動大木棍並沒有什麼厲害的招式，但卻有着無可抗拒的殺傷力。　　九黎勇士們陣腳大亂，有的滾開，有的躍起，有的根本就來不及躲，只得硬着頭皮擋。　　“呀……”那個硬着頭皮擋的人就像是草人一般，在棍下筋骨盡碎，屍體竟橫飛出五六丈遠，足見猿人的這一擊力道是如何的巨大。　　兩隻猿人見這一擊如此有威力，更是興奮，像是兩個玩膩了雞毛的孩子，突然發現了一個最好的玩具一般，竟顯得有些瘋狂。　　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也為猿人的這一擊之力給嚇了一跳，但他們絕對不會手軟或有絲毫的猶豫，恭弘=叶 恭弘皇更是如此！　　恭弘=叶 恭弘皇出劍，只有攻而無無守，由於佔著手中神劍之利，瘋狂地殺戮着。　　“呀……”恭弘=叶 恭弘皇悶哼聲中，便又有一人在其劍下魂飛天外，但他也被對方的兵刃划傷，卻絲毫不在意，根本就像感覺不到痛楚，此時的他就像一個只有魂魄而無軀體的殺人機器。　　軒轅見恭弘=叶 恭弘皇這般瘋狂，也禁不住擔心起來。恭弘=叶 恭弘皇這種根本不顧自身的打法，雖然充盈着無盡殺傷力，卻是一種極為自暴自棄的做法，也是在折磨自己。　　兩隻猿人殺得興起，兩根大樹於橫掃，上下砸，直搗，竟似乎有些簡單的招式可尋，這兩根兩百多斤的樹榦，在它們手中就像兩根筷子似的舞得輕鬆自如，又因力大棍沉，竟也有着一種野性的霸殺之氣。　　恭弘=叶 恭弘皇再出劍，劍跡如流星划落，但也空門大露。　　只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快，快可以使破綻完全掩去，因為在敵人攻到之時，他已經結束了對方的生命。但恭弘=叶 恭弘皇仍似乎是在賭氣，和自己賭氣，因為他忽視了敵人的數量。若是單打獨斗，恭弘=叶 恭弘皇的這種打法絕對有效，可是此刻敵人卻是自己的十倍之數，這就有些難說了，是以軒轅驚。　　軒轅驚惶之間為恭弘=叶 恭弘皇擋了兩劍，但他卻退了一步，被龍奇所逼退，而且他的劍竟被童龍之劍削斷。　　恭弘=叶 恭弘皇狂嚎着再出劍，像是一頭完全不知痛苦的瘋獸，讓九黎族剩下的人心驚膽寒。　　只在片刻之間，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及兩隻猿人便創下了八死五傷的戰績，怎不叫九黎勇士大驚？　　可怕的人並不是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雖然在氣勢上，兩人也生出一股讓人膽寒的壓力，但更重要的卻是兩隻猿人和兩根粗樹榦。如果沒有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的話，兩隻猿人當然不可怕，因為這群九黎勇士大可與之近身相鬥，使得長樹榦根本無發揮之處，而且猿人的招式笨拙，並不可怕，但與軒轅、恭弘=叶 恭弘皇兩人相配合起來，使得九黎勇士根本近不了身，只有挨打的份，這就只好自嘆倒霉了。　　猿人的笨拙，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的靈動：猿人遠攻，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兩人近攻，這便成了極度可怕的絕配。　　龍奇寶劍雖利，但想斬斷如此粗的樹榦，也不是一劍之功。當然，如果樹榦是不動的，那還有可能，但此刻每一根樹榦之上都蘊有數千斤之力，他又如何能夠斬斷樹榦呢？是以，他們竟被打得叫苦不迭，毫無還手之力。　　軒轅望着兩隻猿人翻來覆去的都是橫掃上下砸，直捅，禁不住心中暗笑，他只是臨時作了一下示範，沒想這兩隻猿人竟然能夠靈活地運用，實是難得。不過看兩隻猿人的表情，倒似乎從來都沒有玩得如此痛快，那齜牙咧嘴、眉飛色舞的樣子，倒似乎是一個自認為做了一件極為得意的事情一般。　　軒轅向一隻猿人呼了一聲，朝聖女和施妙法師指了指，那猿人似乎立刻明白了軒轅的意思，興奮地沖了出去，大樹榦一記橫掃千軍，只打得九黎勇士們魂飛魄散，都慌忙飛退。　　那猿人一聲怪笑，直向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那邊趕去。　　“嗖……”一排勁箭直向那猿人射到，但力道似乎並不足，那猿人身子極快，卻只中了兩箭，而猿人皮粗肉厚，根本就難以造成什麼損傷，只是這下子更是激怒了猿人。　　猿人“哇啦……哇啦……”地一陣亂叫，看到白虎神將在一邊靜坐療傷，便舉起大棍，見人就砸，只嚇得那些守衛白虎神將之人魂飛魄散，如果被猿人這樣一砸而中，白虎神將豈有命在？而且只憑他們的力量能不能擋住猿人這一砸還是個問題。　　剛才猿人將人砸成肉餅的事實，所有人都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沒有人敢輕迎其鋒，只好抱着白虎神將飛退。　　“轟……”猿人一棍砸空，擊在地上，在強大的氣勁相擊之下，大樹榦竟“轟”然折斷，猿人慌忙扔下大樹榦，顯然是雙手被地面的反震之力震得發麻，這才有這種驚慌失措的表現。　　大樹榦一丟，猿人立刻失去了兵刃，倒似乎一時間還不適應，扭頭望望軒轅，竟不知該怎麼辦才好。　　“嗖……”又有兩隻箭趁那猿人驚慌之際射中了它的背部，但因那箭手本身就有傷在身，力道不夠，只射破了猿人一些皮肉。這下可是真的激怒了猿人，只見猿人猛地轉身，“嗖”地一聲，如電火般直竄向那準備再放箭的箭手。　　那些箭手大驚，慌亂之中，只得再放箭，但猿人的速度大快，根本就沒有準頭，當他們感到不妙之時，猿人已到了他們的身邊。　　“呀……”猿人一聲低吼，伸手一抓，便將一人拉在手中，像是撕布偶一般扯成兩半，再狂吼一聲直甩而出，又朝另一名想逃之人的腦袋一抓，那人根本就沒有反抗之力，就被捏破了腦殼。　　“轟……”猿人憤怒之下，又咬又撕又踢，那群本就受了傷的人，一個個像紙人一般，雖拔出兵刃在手，但對於皮粗肉厚的猿人來說，這點小傷根本算不了什麼。　　龍奇大驚，低吼一聲：“撤！”當前的形式對他來說並不樂觀。此刻他們能戰之人只有八個，又要分出兩人照看白虎神將，真正能用之人只有六個，又如何是兩隻猿人及恭弘=叶 恭弘皇、軒轅兩人的對手？與其戰死，倒不如先保住性命再說。　　那隻失去了兵刃的猿人見沒有人再給它打了，竟又抓起一具剛才射了他一箭的那人的屍體撕咬了一陣，這才心滿意足地將地上的弓箭全部折斷，連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也來不及阻止。　　那猿人在玩得痛快了之後，這才想起了軒轅交給它的任務，滿不在乎地將聖女和施妙法師一手一個地提了起來。　　龍奇飛快地撤退，另一隻大棍猶在手中的猿人意猶未盡，舉步便追，一邊“哇啦哇啦”亂叫，一邊舉棍掃擊。不過龍奇諸人很快竄入密林中，那長樹榦橫掃之下，立刻打在周圍的樹榦之上，恭弘=叶 恭弘飛枝舞。　　猿人大惱，沒想到這大樹榦一入林便大大地不方便了，無論是橫掃還是直砸，都會拖泥帶水地牽動一大片。　　猿人力大無窮，但卻極笨，只知道蠻幹，因此，橫砸之時，也不注意是否被其它的樹榦所阻，而那些古樹榦粗恭弘=叶 恭弘茂，又豈是猿人所能打斷的？是以，反震之力使得那猿人手臂發麻。林間的橫枝也極多，猿人舉棍上擊，卻又再遇阻，幾乎氣得它暴跳如雷。　　龍奇並不敢趁機回擊，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也已飛趕而至，這兩個年輕人組合在一起，足以與他們相抗，若再加上兩隻猿人，即使猿人不用大樹榦或任何兵器，也不是他們能惹的。　　“嗚嗚……”正在龍奇急欲逃命之時，突然傳來一陣古怪的號角之聲。　　龍奇大喜，也迅速摸出一個牛角狀的東西，一陣猛吹，“嗚嗚……”之聲立刻與遠處的號角之聲相應合。　　猿人一聽這叫聲，竟怔了一怔，似乎對這古怪的聲音極感興趣，猛地甩出手中的大樹榦，身子也隨着大樹榦之後向龍奇撲去。　　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也吃了一驚，兩人相視望了一眼，異口同聲道：“九黎族援兵！”　　龍奇正在吹號時見大樹榦向他砸來，禁不住吃了一驚，忙移身閃開，他身邊的幾名九黎勇士猛地出劍，因為猿人已經攻到。　　猿人的速度奇快，在幾柄劍還沒有攻到之時，兩隻大手已向龍奇抓到。　　龍奇因一手拿着號角，雖握劍在手，但因身子一退，出手的軌跡為樹身所阻，竟來不及阻止猿人這一撲之威。　　猿人動作無比利落地抓住了龍奇拿號角的手。別看猿人動作極為笨拙，但行動起來卻快得驚人。　　龍奇幾乎駭得魂飛魄散，拚命地向猿人腹部蹬去，但已來不及揮劍，兩隻手便被猿人全都抓住。　　“砰……”龍奇的腳狠命地蹋在猿人的腹部，他那高瘦的身子在猿人手中竟像小娃娃似的。　　猿人被它踢了一腳，似乎感覺到有些痛，卻渾不在意，只是迅速奪下龍奇手中的號角，然後一甩手便把龍奇擲了出去。　　九黎勇士們見同伴雙手被抓，也全都在驚駭之餘以為龍奇這回完了，卻沒想到只是被擲了出去，不由得慌忙接住擲出的龍奇。　　“嘩嘩……”龍奇被擲出的力道極大，竟將那三個企圖接住他的九黎勇士一齊撞倒在地。　　龍奇的臉色煞白，便是他也以為自己這回死定了，卻沒想到猿人卻輕易地放過了他，但當他發現那猿人將那隻牛角號的大頭放在嘴巴里吹弄卻絲毫不出聲時，禁不住有種哭笑不得之感。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也不由得呆了一呆，也為猿人的傻動作逗得想大笑。　　猿人並不是想殺人，只是志在奪得這隻能發出聲音的牛角號，這似乎是它發現的又一件新鮮玩意兒，竟翻來覆去地擺弄着，似乎忘記了自己身在險境。　　龍奇諸人為猿人的威勢嚇呆了，自然不敢惹這煞星，如果激怒了這隻猿人，說不定這回真的把他們撕裂了。　　“快走！”軒轅向猿人吹了個口哨向恭弘=叶 恭弘皇道，而此刻正是那猿人將牛角號的小頭放在口中吹之時。　　“嗚……”地一聲號角響了起來，倒把猿人自己也嚇了一跳，旋又高興得如同一個娃娃，手舞足蹈地向軒轅趕了過來。　　另外那隻猿人也跑來湊熱鬧，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望瞭望猿人手中的聖女和施妙法師，心中終於鬆了一口氣，但卻知道九黎族的援兵很快便會到來，他們也必須趕快離開了，是以並不再追殺龍奇，而是領着猿人向峽谷之中衝去，猿人卻一邊跑着，一邊吹着手中的號角，確有樂此不疲之感。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禁不住大感好笑。　　※※※　　恭弘=叶 恭弘皇對軒轅這幾天所做的事大為驚訝，也高興異常。　　軒轅也是高興至極，能夠挫敗神谷的攻襲，讓他們損失百餘人，這也是一個莫大的勝利。　　那些燒焦的屍體，全都被掩埋，而在谷口對神谷來眾的伏擊也起到了一定的成功。不過，神谷中的人物似乎個個都是硬手，如果不施計取巧，他們的實力比之這群奴隸兄弟們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那些人吃虧在不明這群奴隸兄弟的虛實，而且又中伏，自然吃虧極大，終被郎大諸人殺退。奴隸兄弟也戰死數十人之多，神谷中的好手也死傷了這個數，再加上望風崖下被活活燒死的那群人，神谷的這個臉就丟大了。　　貳負見軒轅居然能在天黑之前趕回來，自然歡喜異常，伍老大卻是驚駭不已，他似乎沒有想到軒轅竟能自白虎神將手中將聖女兩人搶回來，而且速度如此之快，禁不住對軒轅的實力又另作估計。　　恭弘=叶 恭弘皇和兩隻猿人自然也受到了眾奴隸們的熱烈歡迎，軒轅便像是他們之中的英雄，而恭弘=叶 恭弘皇與猿人則是英雄的朋友，雖然猿人的模樣醜陋，但只要不去惹怒它，卻並不可怕。　　恭弘=叶 恭弘皇身上的傷勢並不重，只是因流血過多，而顯得有些疲憊，但他們終還是擺脫了九黎本部援兵的追襲，而那群人似乎並不知道神堡已經易主，還一路猛追，卻遭到奴隸兄弟們的阻擊，這才悻悻而去，轉投向神谷。　　聖女和施妙法師乃是受藥物所制，軒轅花了大半個時辰才救醒兩人。

# 第十四章 施妙法師

　　聖女睜眼發現在自己身邊的人竟然是軒轅之時，那種驚訝和欣喜的表情連軒轅也感到意外，在乍醒間，歡喜的聖女竟突然放棄了往日的矜持，一把擁住軒轅，只讓軒轅連大氣也不敢喘，俊臉緋紅。　　貳負在一旁看得大感驚羡，恭弘=叶 恭弘皇卻想起了失蹤的柔水，也不知道此刻她究竟如何了。而施妙法師老奸巨猾，睜開的眼又裝作閉上了。　　“真的是你？這不是在做夢吧？”聖女鳳妮也表現出往日從沒有過的脆弱，像是一個失去親人的孤兒，突然發現了失蹤的親人，喃喃地歡喜道。　　軒轅將她抱得更緊一些，此刻的便宜是不佔白不佔，然後才輕輕地拍了拍聖女鳳妮的香肩，輕聲道：“這是真的，我剛從九黎族人手中把你和法師救回來，還重創了白虎神將。”　　聖女鳳妮似乎很快意識到自己的失態，不禁俏勝一紅，輕輕地掙了掙，卻沒能掙開軒轅的一雙大手，反而被軒轅擁得更緊。　　軒轅坐在炕邊，對一旁的恭弘=叶 恭弘皇和貳負並不在意，因為他知道這兩位兄弟絕對不會出賣他的，而施妙法師裝作沒醒又豈能瞞過他的靈覺？這是明顯地為他製造機會，他豈會對懷中的美人手軟？何況平時聖女是何等的高貴和聖潔，此刻如受驚的小動物一般偎在自己懷中，那種感覺的碗有着無比的刺激。　　軒轅豈會是對眼前美女沒歪念的人？只不過於時里，他自不能表現出來，不過，只要是男人就不可能會對聖女這種獨一無二的美麗而無動於衷，這並不能怪軒轅好色。愛美之心與好色本就不是同一個境界。　　只是軒轅是一個極會把握機會的人，而這個機會，他當然不會放過。　　軒轅身上那股粗獷的男人氣息幾乎讓聖女如同喝醉了酒一般，在軒轅的身上並不只有男人粗獷的氣息，還似乎有一股若有若無的淡香，渾重而又怡神，與汗水味雜在一起，竟有着極大的誘惑力。　　鳳妮畢竟是自小修心之人，仍能夠控制住自己意亂情迷的心，掙開軒轅的懷抱，在炕上移了移身子，與軒轅保持兩尺距離，眸子之中的迷亂漸漸變為清澈。　　軒轅並沒有太強人所難，也很自然地在鳳妮第二次掙扎時鬆開了手，只不過腦子之中仍泛起那種纏綿時銷魂蝕骨的美感，對着臉色仍泛着微紅的聖女鳳妮拋出一個似笑非笑的古怪眼神。　　鳳妮似乎明白這個眼神的意思，本來清澈的目光又一陣迷濛，卻立刻避開軒轅的目光，竟發現了恭弘=叶 恭弘皇和貳負。　　“阿軒來遲，還望聖女勿怪！”軒轅吸了口氣道。　　施妙法師此時才裝作伸了個懶腰醒來，也坐了起來，故意扭頭四顧地望瞭望，問道：“這是哪裡？”　　“這裏乃是九黎族的神堡！”軒轅道。　　“啊！”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同時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臉色都變了。　　“哦，聖女和法師別驚，這裏雖是九黎族的神堡，但此刻已經不再屬於九黎族，而是我們自己的，九黎族人盡數被我們驅趕而出，在這裏的全都是我們的奴隸兄弟！”軒轅當然明白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心驚的原因，是以才會出言解釋道。　　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疑惑地望了軒轅一眼，見軒轅並不似在說謊，卻不明白軒轅憑什麼力量驅走了神堡的九黎族人，而且救下了他們。　　“這位就是奴隸兄弟的首領貳負，這次能救出聖女，全靠貳負兄出力！”軒轅介紹道。　　“軒轅兄弟怎能如此說？你是我們的大首領，今次若是沒有你，我們的兄弟只怕永遠都無法重獲自由，這一切全都是仗你之力，我哪有什麼功勞？”貳負忙謙虛地道。　　“貳負兄此言差矣，不過，我們也不必為這些事情爭論。我想今晚還得提防神谷方面的偷襲，待會兒我們應該去布置一番，別讓他們有可乘之機。”軒轅淡淡地道。　　“這個自然，我立刻就去安排！”貳負爽朗地一笑道。　　“你身上的傷勢不礙事吧？”軒轅又問了一聲。　　“只要不與人交手，大概便不會有問題。”貳負自信地道，說完不待軒轅吩咐，便行了出去。　　“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他們沒有跟聖女在一起嗎？”軒轅突然問道。　　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都顯出一絲迷茫之色，搖了搖，同時道：“我們全都被分開了，也不知道他們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眉頭緊皺，如此一來，又不得不為獵豹諸人擔心了，也不知道獵豹諸人究竟在何處？如果今日有獵豹和恭弘=叶 恭弘七一干人相助，已方實力定會大增。　　這次雖救回了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但面對實力雄厚、高手如雲的九黎族人，這群奴隸兄弟頂多只能守住一陣子，而難以與九黎族人長期相抗。這一點雖然大家都不說，但誰都明白，當務之急，就是如何找回獵豹諸人，然後迅速啟程前往有熊族，惟有到了有熊族本部之後才能夠得以真正的安全。　　“你們怎會找到這裏？”施妙法師突然奇問道。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相視望了一眼，想到這些日子中所經歷的一切，無一不是在生死的邊緣掙扎，禁不住有些心有餘悸，但知道，既然事情已經發展到了這一步，便沒有回頭路可走。儘管可以撒手不管，但又豈能放下眾兄弟不管？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緩聲道：“這之中說來話長，並不是一時半刻所能講清楚的。”　　“如果是這樣，那就不講也罷。”聖女想了想道。　　“我們必須儘快找回獵豹他們，否則的話，只怕我們很難擺脫九黎族高手的追殺！”軒轅肯定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在一旁仰頭而立，似乎思索着什麼，冷漠得不像是活在這個世上的一份子，目光空洞之處似可以看到漸濃的夜幕。　　“我先出去走走！”恭弘=叶 恭弘皇愣了半晌，突然吁了一口氣，淡淡地道。　　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這才感覺到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有些不對勁，但卻不明白不對在何處。　　軒轅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所想，不過，他也有些無能為力，想到身邊可能潛在一個如同滿蒼夷這般可怕的敵人，也有種不寒而栗之感。那種如鬼魅般的速度，讓你怎麼死都不知道，但那個滿蒼夷究竟是什麼人物？　　與恭弘=叶 恭弘皇之間怎麼牽扯出這麼多的恩恩怨怨呢？　　“好吧，你先出去走走，順便檢查一下眾兄弟們對機關設計的情況，但要想開一點，有什麼事情，咱們兩兄弟一起干！呆會兒可能有很重要的事情去做呢。”　　軒轅拍了拍的肩頭，淡淡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輕輕地“嗯”了一聲，便轉身出去，連看都不曾看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一眼。　　軒轅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行出的背影，半晌才扭過頭來，望着聖女吸了口氣，問道：“不知聖女的行蹤是如何被他們發現的呢？以我們行動之隱秘，連共工氏的人都查不出來……”　　軒轅的話說到這裏，竟意外地發現聖女的臉色微微紅了一下。　　“我們也不知道這群人是怎麼知道我們存身的下落的，當我們發現他們存在之時，已經被他們包圍了。”　　聖女鳳妮目光移開軒轅的注視，投向窗外，無可奈何地道。　　軒轅心中湧起了一絲疑惑，隱隱地感覺到有些不對，但卻說不清楚是哪裡不對，只是一種直覺。　　“聖女說的沒錯，他們之中竟動用了一百多名好手，更有幾人的武功奇高，風六和風四及風八都戰死，凡浪和化鐵虎也都戰死，其他的人全都被活捉，但都受傷不輕。本來我們是關一起的，但後來卻又分開了，我們也不知道獵豹諸人被帶到哪裡去了。我們在地牢中呆了幾天，今天吃了早飯後，就示省人事，醒來便是這樣了。”施妙法師淡然道。　　軒轅苦笑道：“這裡是九黎族的勢力範圍，你們的行蹤自然很容易被他們發現嘍，這也難怪。”　　“可是我們當時的確已經很小心，連火把都未點，事情來得實在有些古怪。”施妙法師眉頭皺了皺道。　　軒轅的心中極不好受，想到那日所見的幾具白骨，定是凡浪和化鐵虎他們的，這兩人平時極為忠厚，卻沒想到卻落得死無葬身之地的地步，不免有些心寒，想到這些，禁不住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悠然道：“聖女和法師好好休息一會兒，我出去布置布置，待會兒我讓人送些吃的來。”　　聖女偷偷瞥了軒轅一眼，卻發現軒轅也在看她，不由得臉一紅，又低下頭去。　　軒轅這才向施妙法師點了點頭，退了出去。　　※※※　　軒轅不語，只是靜靜地坐着，像恭弘=叶 恭弘皇一樣沉默，其實他根本就不需要言語。　　恭弘=叶 恭弘皇像一尊石雕，整整一盞茶時間未語未動，甚至連眼睛都未曾眨一下。當然，這些對軒轅來說並不算什麼，他甚至有两天兩夜都未語未動過，也不飲不喝，連一向熟知他的黑豆也都嚇了一跳。　　靜！是軒轅最鐘意的境界，只有在一種寧靜的環境之中，思緒才能夠以一種更為輕鬆的形式去運轉，甚至似乎可以感應到蒼穹大地的那股無形卻又實在的生機。是以，軒轅總喜歡一個人去捕捉這股無形卻實在的生機，至少，他覺得這比與那一群俗不可耐之人打交道要強上許多。　　靜寂之中，靈台也似乎極為寧靜，而此時可以反省到許多往日都不曾想過的問題，也是對人生一個總結的好時機，只是軒轅此刻的心也極亂。　　雖然四周靜寂一片，天幕黑沉沉的，稀稀朗朗的幾點寒星似是早晨陽光下的露水，但軒轅沒有心思去想太多。　　這些日子來，總在不停地掙扎，在生死的邊緣，在一個往日從未有過的環境中奮發，他很少有機會靜下以來想想，可一旦靜下來，腦子里所充斥的又全都是一個慘烈的畫面，或是在遙遠異鄉的愛人，竟有種說不出的累和惆悵。而今日在聖女的表情中，他看到了一絲異樣，似乎聖女鳳妮有什麼事情在瞞着他們，這使他心中多了一絲不快。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小心一些好！”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進出一句讓軒轅感到莫名其妙的話來。　　“此話是什麼意思？”軒轅認真地問道。　　“我有一種很不祥的預感！”恭弘=叶 恭弘皇嘆了口氣，抬頭仰視着深邃難測的蒼穹，悠然道。　　“什麼預感？”軒轅不由得呆了呆，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搖了搖頭，有些茫然地望着天空，長長地吁了口氣，有些落寞地不答反問道：“你相不相信命運？”　　軒轅一時間摸不着頭腦，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有種語無倫次之感，他不明白命運與預感之間有什麼關係，但卻仍然回答道：“我也不知道該不該相信。”　　恭弘=叶 恭弘皇綻出一絲凄然的苦笑，淡然道：“這麼說你是已經相信了？”　　軒轅一愕，反問道：“你說這些是為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總覺得冥冥之中，命運和我們開了個玩笑，一切的一切，全都是上蒼導演的一場戲，而我們只是一群盲從無知的戲子，生、死、喜、怒、情、愛、恨、仇，全都是按上蒼的意願去極力演好自己本身的角色……”　　“你怎能如此悲觀？”軒轅嚇了一跳，忙打斷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叱道。　　恭弘=叶 恭弘皇驀地扭頭與軒轅相對，深深地注視着軒轅的眸子，半晌才緩緩地吁了一口氣，道：“有人曾說我是一顆天孤星，所以愛我的人和所有我愛的人都得不到善終，甚至連至親的人全都會死去，而我也註定會品嘗孤獨，永遠都會生活在陰暗之中。而我生下來，母親就因難產而死，半年後，父親也被猛獸咬死，養大我的是三嬸，也即是清妹的母親。從小族人都將恭弘=叶 恭弘帝和我當作災星，自我出生后，族中便經常發生禍端，害得我們有邑族不得不向北遷百里，來到現在這個位置……”　　“是誰說你是天孤星？”軒轅冷冷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頓了頓，吁了口氣道：“是天星祭司！”　　“天星祭司？”軒轅驚訝地反問道。　　“是的，他已在九年前被恭弘=叶 恭弘帝所殺！”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無可奈何地道。　　軒轅的心中禁不住蒙上了一層陰影，雖然他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所說的看似與今日之事沒什麼關聯，但其實際上有內在的牽聯，因為他所要面對的敵人可能是恭弘=叶 恭弘帝，而恭弘=叶 恭弘帝又是一個怎樣的人呢？而且，今日之話，可能關係到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的一個死結，如果不能解開這個死結的話，只怕恭弘=叶 恭弘皇的鬥志會難以提起來，而軒轅絕對不能少了恭弘=叶 恭弘皇這樣一個助手。　　“恭弘=叶 恭弘帝為何要殺天星祭司？”軒轅有些好奇地問道。　　“因為天星祭司說恭弘=叶 恭弘帝乃是天孤星背後的黑暗之星，乃是邪惡的化身，更主張要將我們兄弟二人拿去祭天或流放族外。而這些，也輾轉傳到我們兄弟二人的耳中，所幸在有邑族中並沒有以人祭天的先例，而我們兄弟二人也沒有什麼過錯，族人根本就沒有理由處理我們。儘管如此，恭弘=叶 恭弘帝後來還是殺了天星祭司！”　　恭弘=叶 恭弘皇說到這裏，頓了頓，又道：“當恭弘=叶 恭弘帝提着天星祭司的頭來告訴我，他殺了天星之時，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我看見天星祭司的眼裡充滿了驚愕和駭異，卻並無痛苦之色，表情栩栩如生，顯然是在措手不及之中腦袋已經被斬了下來，而恭弘=叶 恭弘帝的臉色更是可怕，散發出一種從來都沒有過的殺氣，使得一張臉孔似蒙上了一層魔火，犹如自黑暗之中竄出的魔鬼，那張狂的殺意讓人不寒而栗！”　　軒轅沒有說話，只是在想象着當時恭弘=叶 恭弘皇吃驚的表情，在想着恭弘=叶 恭弘帝一手提頭，一邊說話的動作。　　“讓我吃驚的並不只是這些，讓我吃驚的是恭弘=叶 恭弘帝居然能夠絲毫不傷地殺死天星祭司。以天星祭司的武功，僅有天河祭司可與之匹敵，連老族長都要遜上一籌，而恭弘=叶 恭弘帝的武功從來都沒有人教，就因為天星祭司說他是黑暗之星，於是族中人從不教我們的武功。因此，我們幾乎是不會武功的，而天星祭司乃是族中第二高手，武功之可怕不會比青天差多少，至少可達到刑月和白虎神將這個層次，但恭弘=叶 恭弘帝卻殺了他。”　　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神似乎又回到了九年前。　　軒轅也呆了，他也無法想象一個從來習武的人怎麼可能殺得了一個如刑月和白虎神將這般的高手呢？　　雖然他能僥倖重創地祭司，但那也是從小便習武的原因。想到這裏，軒轅不由道：“肯定他平時經常偷看別人練武，然後自學成才，再趁天星祭司不備，這才得手，是嗎？”　　恭弘=叶 恭弘皇笑了笑，淡漠地道：“不是，恭弘=叶 恭弘帝是白天星祭司的正面出手，而且在出手前還對天星祭司說過，要殺他！”　　軒轅又呆住了，像是感到有些好笑，他也實在想不出什麼可能，恭弘=叶 恭弘帝能自正面殺死天星祭司。　　“恭弘=叶 恭弘帝平時的行跡甚詭，但我卻對他的行蹤了解得極為清楚，只是有時候他會做出一些怪事，只怕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去做這些。那次，他殺天星祭司，的確是自正面殺的。然後他以早準備好的獸皮袋將頭放進去，提了回來，事後根本就沒有人知道是他乾的，查也無從查起，地上只是房間中有一灘血跡，那獸皮袋不僅可以防止血液滴在地上，也使氣味不再存留在空氣之中。我無法想象，恭弘=叶 恭弘帝竟像是一個殺人的老手，無論什麼都做得極為乾淨利落，絕對不會留下半點線索。那段時間族中之人疑神疑鬼，後來終於決定遷族址。也就是在那之後，我發現了恭弘=叶 恭弘帝的許多秘密。”恭弘=叶 恭弘皇說到這裏，輕輕地嘆了口氣。　　“什麼秘密？”軒轅對有邑族的過去的確有很大的興趣，因為，他要知道有邑族的一切，在他的心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無法解開的疑團，而這些，很可能是恭弘=叶 恭弘皇所知道的。　　“恭弘=叶 恭弘帝一直都在追着一個女人學劍，他為了能向這個女人學武，竟不惜殺害族人為代價，甚至有些不擇手段，只要那個女人喜歡的事情，他都會去做，而且做得很乾脆利落，絕不會拖泥帶水。即使那個女人讓他去舔她的腳趾頭，他也絲毫不加猶豫……”　　軒轅聽得心中直冒寒氣，他無法想象那是怎樣一種場景，也沒有想過世上會有這般的女人，而恭弘=叶 恭弘帝的決定之堅也讓人吃驚不小。　　“整整兩年，那女人沒教過恭弘=叶 恭弘帝一招半式，但每日卻想着不同的方法折磨他，而每日恭弘=叶 恭弘帝總會抽出一些時間去見那女人，而這個時間卻是我們所忽視的。　　有時是深夜，但恭弘=叶 恭弘帝每日必去。有一天，那女人讓恭弘=叶 恭弘帝用舌頭舔遍她的全身，包括腳趾和那肥大的臭屁股！”恭弘=叶 恭弘皇說到這裏，指骨關節竟發出一連串暴響，顯然是心中隱藏着無盡的悲憤。　　軒轅感到一陣噁心，難以述說的噁心。他無法想象恭弘=叶 恭弘帝如何忍受這兩年非人的生活，如何忍受這樣一個變態女人無理的要求。　　恭弘=叶 恭弘皇凄然一笑，又道：“那晚，恭弘=叶 恭弘帝也不知道哪來的勇氣和力氣，竟然把那個女人也幹了。那個女人在他的身下不住地浪叫着，瘋狂地抓着他的身子，而恭弘=叶 恭弘帝也咬破了那女人的乳頭……事後，那女人竟然對恭弘=叶 恭弘帝大為嘉獎，還傳了一種練功之法給恭弘=叶 恭弘帝，這讓恭弘=叶 恭弘帝受寵若驚，又將那女人幹了一場。那一年，恭弘=叶 恭弘帝十五歲，而那個女人已有三十多歲！”　　“十五歲，三十多歲？”軒轅不由得驚訝地問道，但旋又醒悟，脫口呼道：“滿蒼夷！”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大變，驚訝地望了軒轅一眼，想要說什麼，但又忍住了，在軒轅目光投來之時，又扭頭仰望着天空。　　軒轅大訝，他不明白為什麼自己在叫出滿蒼夷這個名字的時候，恭弘=叶 恭弘皇會如此吃驚，他並不覺得有什麼好吃驚的，以滿蒼夷那神鬼莫測的速度，而恭弘=叶 恭弘帝和恭弘=叶 恭弘皇幾乎是師出一門，且兩人年齡相差十多歲，且恭弘=叶 恭弘皇曾說過滿蒼夷比他大十八歲，自然也就比恭弘=叶 恭弘帝大十八歲嘍，是以，軒轅不覺得猜出滿蒼夷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是的，那個女人叫滿蒼夷，她的存在在有邑族中，只有恭弘=叶 恭弘帝一人知道，這也是一次偶然的機會才知道的。也是在偶然機會中，恭弘=叶 恭弘帝發現這個醜女人殺我們的族人就像捏死螞蟻一樣容易。於是他當著那女人的面殺死一個重傷的族人，以取信那女人，更編出一個故事讓滿蒼夷相信我的父母是我們族人害死的，就這樣，滿蒼夷沒有殺他，也被他糾纏了兩年。恭弘=叶 恭弘帝真的很聰明，十三歲時，就能夠騙住那個瘋女人，更能不擇手段地去殺死一些比他厲害很多的人物，而不留任何痕迹。他似乎是一個天生懂得如何殺人的人！”　　恭弘=叶 恭弘皇忍不住贊道。

# 第十五章 孿生之劍

　　軒轅心中禁不住湧起了一絲異樣，但他也說不出其異樣之處究竟在哪裡。　　恭弘=叶 恭弘皇便又接着道：“然後，他每天晚上都去找那個女人，而那個女人每次在心滿意足后，都教他一兩招武功或指點一下。而他的武功在一年之中，幾乎脫胎換骨，雖然外人無法知道他的變化，但他卻自那之後行事越來越詭異，這些都是我後來才知道的，他便是使我們族人北遷的禍首。那時候，族人都居於南山，而他經常將族中婦人偷出去姦淫，甚至於誘姦有之婦，但那些婦人並不敢聲張，除被誘姦者外，沒人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便是兇手，因為他在偷來女人後，定將其眼睛蒙上，而在與他歡好后的女人似乎都離不開他，那是因為他的體質特異，更在天星祭司那裡偷到了一本有關於媚功和採補之術的奇書。恭弘=叶 恭弘帝在十四時就開始練習，而這一切全在滿蒼夷身上實踐，如何去挑起這惡婦的慾火，如何去征服這個女人。在他與滿蒼夷歡好後半年中，他的媚勸和採補之術已經小有成就，這些女人自然全都敗服於他的床上功夫之下，甚至不能自拔，而使得這些女人覺得與自己的丈夫歡好索然無味……”　　“天星祭司怎會有這樣的書？”軒轅奇問道，心中更充滿了疑惑。　　“哼，他只是一隻披着人皮的狼，也不知道有多少無辜的女人在他的魔爪下失去貞操！”恭弘=叶 恭弘皇鄙夷地道。　　軒轅啞然，他從小到大都對祭司不看好，是以，他並不奇怪天星祭司的行為，心中也暗暗發誓，如果自己有一日能夠統治各個部落，一定要廢除這些欺世盜名的祭司，但仍忍不住問道：“後來怎麼樣？”　　“後來滿蒼夷顯然覺察到恭弘=叶 恭弘帝在外的行徑，但卻又無法滿足恭弘=叶 恭弘帝，更對他是欲罷不能，所以她不敢對恭弘=叶 恭弘帝發怒，只好找那些無辜的女人出氣。於是，與恭弘=叶 恭弘帝歡好過的女人們，全都遭到一場永遠都無法醒來的噩運。終於，族人發現了滿蒼夷的存在，卻不知道這些事情是由恭弘=叶 恭弘帝惹出來的。而事實上，這一切全都是恭弘=叶 恭弘帝一手安排的，他要殺死這個女人已是很輕易的事，只要在與她歡好時在她最歡樂時補一刀就行，但恭弘=叶 恭弘帝卻想得到這個女人的絕技。他知道，這個女人教給他的武功只是一些皮毛，真正的絕學並未傳給他。　　是以，他故意安排了滿蒼夷與族中高手大戰。那一次出動了包括族長和兩大祭司等十位高手，終於使滿蒼夷無所遁形，毀容而去，更身受重創。自此之後，滿蒼夷的功力只剩下六成，如果在不發生奇迹之下，永遠都不可能修復。而恭弘=叶 恭弘帝又趁滿蒼夷落難之時，故意示好，對其百依百順，然後他殺了天星祭司，再將祭司的腦袋送給滿蒼夷，他在殺天星祭司時並沒有受傷，但在見滿蒼夷時卻故意將自己擊成重傷。果然，那魔女為他的誠心所感動，終於將逸電宗的逸電劍訣傳給了他。而我，也是在那一次才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過去六七年中所有的秘密。”恭弘=叶 恭弘皇說到這裏，露出了一絲異樣的笑容，似乎有些得意，這一切自然無法滿過軒轅的眼睛，在黑暗之中，並沒有什麼可以阻止軒轅的目光。　　“可是，你的武功又是自哪裡所得來的？”軒轅有些疑惑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露出一絲悠然的笑意，道：“當我發現這個秘密之後，恭弘=叶 恭弘帝便教我武功，將他在滿蒼夷那裡所學到的全都教給了我，在天星祭司死後，族人並不再限制我們練武功，而且族人向北遷移百多里，也有了很大的變動，我從此開始練劍，便沒有多少人在意，而恭弘=叶 恭弘帝那次自滿蒼夷那裡回來了之後，他說所受傷是因受到滿蒼夷的攻擊，族人當然沒有什麼懷疑，而且他的謊言編得天衣無縫，誰又知道？何況又有那麼多女人為他辯護。我的武功進步的速度之快，在族中引起別人的注意是在七年前。兩年間，我的武功已經不遜色於族中其他精英了，而恭弘=叶 恭弘帝卻很擅於掩藏自己的實力，族人根本就不知道這些年他究竟幹了些什麼，如果族人知道，只怕會將他亂刀砍死。他對族人的仇恨似乎是天生的，雖然我極力勸阻他，制止他，但他卻根本不聽。終於有一天，他練成了逸電劍訣，竟領着族中幾個高手找到了滿蒼夷，於是又一場廝殺上演了。　　他原以為練成了逸電劍訣之後，便足夠對付滿蒼夷，他一心想成為族中的英雄，也是藉機殺死這個心腹大患。”恭弘=叶 恭弘皇頓了頓，露出一絲苦笑，又接着道：“滿蒼夷的確是個了不起的高手，但她看錯了恭弘=叶 恭弘帝的為人，她沒想到恭弘=叶 恭弘帝竟會領人來殺她。當她明白事情真相時，已經受了重傷，但恭弘=叶 恭弘帝仍是低估了滿蒼夷，雖然滿蒼夷將逸電劍宗的劍訣傳給了他，卻將逸電宗賴以成名的神風訣藏了私，這是一種比鬼魅還快的身法。　　這次，滿蒼夷雖受了重創，可仍逃出了重圍！正因恭弘=叶 恭弘帝這一招失算，他便掉進了噩夢之中。因為對於他的事，滿蒼夷知道得太多了。”恭弘=叶 恭弘皇嘆了口氣道。　　軒轅腦中想象着所謂的逸電劍訣和神風訣，肯定是指恭弘=叶 恭弘帝那快得無可捉摸的劍法和滿蒼夷那鬼魅般的身法。　　“後來族人終於知道了恭弘=叶 恭弘帝的真面目，更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所於的壞事。而這一切，全都是滿蒼夷弄的鬼。於是在五年前，族人對恭弘=叶 恭弘帝進行捕殺，本來，以恭弘=叶 恭弘帝所犯的罪行當該處死，但終因消息來自滿蒼夷之口，加之恭弘=叶 恭弘帝平時行事極為小心，沒有留下任何證據，族人也找不出充分的證據來證明他殺了天星祭司。因為天星祭司死時，族人並不知恭弘=叶 恭弘帝會武功，當然也就不相信天星祭司是他所殺。以他的罪行，加上淫行，只須廢掉武功，斷去一臂，再罰思過五年就行，但這對於他來說無異是比死還難受。終於，他求我幫他，我們兩人的面貌一模一樣，幾乎沒有人可以分辨出來。因此，我只好代他負起了淫賊的名聲，承認所有勾引有夫之婦的事是我所為。於是他只被罰逐出了有邑族，而我卻被罰至南山思過五年。南山正是有邑族最初的族址。”恭弘=叶 恭弘皇說到這裏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然後嘆道：“可我，似乎沒有擺脫天孤星的命運。”　　軒轅望瞭望恭弘=叶 恭弘皇，不明白他最後一句話是什麼意思。　　“三嬸死了，是被我和恭弘=叶 恭弘帝而氣死了，三叔死了，他得的是一種奇怪的病，燕嫣一怒之下嫁給了大哥，做了他的第五夫人，而我真的成了孤零零的一人，所有人都鄙夷我，雖然我知道自己是清白的，可我已經百口莫辯，一切的一切都來得太突然了，而後滿蒼夷找到了我，這個惡女人將我當成了恭弘=叶 恭弘帝，更把情蠱種入我的體內，對我百般折磨。但我卻絕不屈服，後來，她也知道了我並非恭弘=叶 恭弘帝，卻以一種摧情之葯讓我成了她的玩物，后又以各種手段逼我做她的玩物，卻都被我拒絕了。她自不能每次都以摧情之葯，後來，她以族人性命和燕嫣之命相逼，我終於不得不受辱忍了，但對她說只能以三年為限，她也答應了。　　可三年後，她不守信諾，不過，這三年之中，她對我倒是很好，甚至連神風訣的上半卷也教給了我，可我心不在她，根本就不喜歡她，我知道她已經陷進去了，是對我動了真情，而三年之期使她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她是一個脾氣極為古怪的女人，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你是在擔心……”軒轅打斷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但卻只說了一半，便見一道幽光閃過。　　是劍，沒錯，絕對是劍！黑暗之中，軒轅看清了一切，那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　　好快的劍，快得連軒轅根本就來不及作出反應！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卻是刺向軒轅，以一種奇異的弧度，卻不知是自何處來向何處去，但軒轅有一種預感，那便是這一劍是落向心臟。　　並不陌生的一劍，在這千萬分之一秒的時間內，軒轅腦子之中閃過一個人和一柄劍――恭弘=叶 恭弘帝和逸電劍！　　只有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方能夠在如此短的距離之中，爆發出如此迅捷無倫的速度，才能夠讓人生不出半點徵兆，而恭弘=叶 恭弘皇根本就無法做到這一點。　　軒轅跟恭弘=叶 恭弘皇交過手，也同樣與恭弘=叶 恭弘帝交過手，在瞬息間拔劍出劍的速度，恭弘=叶 恭弘帝絕對更勝恭弘=叶 恭弘皇一籌。　　當軒轅發現眼前之人並不是恭弘=叶 恭弘皇時，的確已經遲了，只憑那冷辣陰狠的眼神，便可知眼前的恭弘=叶 恭弘皇只是恭弘=叶 恭弘帝的化身。　　“那恭弘=叶 恭弘皇呢？”軒轅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他是按照貳負的指點才在這裏找到恭弘=叶 恭弘皇的，他也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可能心事甚重，只想過來安慰一下恭弘=叶 恭弘皇，卻沒想到這卻成了一個陷阱。　　“噗……”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準確地刺中軒轅的心臟部位，但他卻呆了一呆，他所刺中的竟不像是肉體，在他一愕之際，軒轅的鐵拳已經重重地砸在他的頭部。　　恭弘=叶 恭弘帝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軒轅這一拳之重，幾乎要將他擊得頭顱開裂，禁不住狂嚎着飛跌而出。　　軒轅也悶哼一聲，胸前滲出幾縷血絲，驚出了一身冷汗，暗呼僥倖之餘，恭弘=叶 恭弘帝已滿面是血地一躍而起。　　“呼……”恭弘=叶 恭弘帝還沒來得及使自己頭腦清醒一些，便被一塊厚重的破木板擊中膝蓋骨，那立起的身子又跪了下去。　　軒轅冷哼一聲，露出一絲陰冷的笑意，再次出手。　　他絕沒有想過對這樣一個凶人留什麼情，當然，他並無意殺恭弘=叶 恭弘帝，畢竟他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同胞兄弟，而且恭弘=叶 恭弘皇的行蹤還得由恭弘=叶 恭弘帝口中得出。是以，軒轅不想置恭弘=叶 恭弘帝於死地，但，他絕不吝嗇將恭弘=叶 恭弘帝擊成重傷。　　慌亂之中，恭弘=叶 恭弘帝出劍已經不成章法，根本就無法對軒轅構成任何威脅，只有被挨打的份，他所受的那一拳的確太過沉重。恭弘=叶 恭弘帝的確是失算了，沒有估計到軒轅在中劍之後，仍能夠擊出如此重拳，一個失算，便足以釀成致命的錯誤。　　“恭弘=叶 恭弘帝，你認命吧！”軒轅冷笑間，手中的長劍已經抵住了恭弘=叶 恭弘帝的咽喉，冰寒刺骨的劍氣透膚而入，讓恭弘=叶 恭弘帝禁不住打了個寒顫。　　“不可能……這怎麼可能？”恭弘=叶 恭弘帝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這是天意，上天要亡你，你無論如何都不可能有贏的機會！”軒轅淡然笑道，這一刻，他竟然也相信了天意，如果不是上天故意相助的話，他又如何能夠躲過恭弘=叶 恭弘帝這致命的一劍呢？　　恭弘=叶 恭弘帝的鼻血仍在流，鼻骨幾乎被擊碎，門牙也掉了幾顆，那被擊傷的眼睛此時才能真正看清東西。　　最先看到的便是軒轅的劍，那抵住他咽喉的劍，然後他發現了那塊擊在他膝蓋骨，厚約三寸的木板。　　讓他心驚的卻是木板之上有一個劍孔，木板已經對穿。　　恭弘=叶 恭弘帝不得不承認這是天意，的確是天意，只是他不明白軒轅怎麼會未卜先知，洞悉他會前來刺殺？　　“不可能……怎麼可能……？你怎知道我一定會來刺殺你？而且一定會刺向你的心臟呢？”恭弘=叶 恭弘帝對軒轅未卜先知，在胸口放上這樣一塊厚木板表示極度的懷疑。　　軒轅也覺得好笑，但卻笑不起來，因為如果不是這塊木板，此刻他已經是一具屍體了，而這塊木板的來歷說出來確實有些好笑。　　“如果你不是一開始便將我引入你的話題中，那麼你一定會先知道我的胸前早藏了一塊木板。說白了，這塊木板本身就是為你專設的，因為我正想找恭弘=叶 恭弘皇來商量如何去對付你。而我在那次與你交手之後，便仔細研究過你的劍法，的確，你的劍法快得無可挑剔，但有一個可以加以利用的缺點，那便是――你最喜歡攻擊的地方都是敵人的心臟部位！因此，我才想出以木板來對付你的劍法，如果你不引我進入你的話題，你一定會聽到我的這個計劃，如此一來，我就真的死定了！”軒轅邪異地笑了笑道。　　恭弘=叶 恭弘帝禁不住啞然，心中湧起一股說不出的滋味，這之中似乎的確有些好笑。　　“你居然敢孤身前來，的確有膽量！”軒轅仍忍不住贊了一聲，又問道：“你將恭弘=叶 恭弘皇怎樣了？”心中卻在暗自揣測，恭弘=叶 恭弘帝剛才為何在向自己講那麼多隱秘的事情，而不直截了當地擊殺自己呢？這豈不是一件極為矛盾的事情？　　恭弘=叶 恭弘帝慘然一笑道：“要殺要剮悉聽尊便，我不會說的！”　　軒轅大怒，叱道：“他是你的親兄弟，難道你連他也要對付？”　　“哼，在這個世上，只要誰是我的絆腳石，我就會毫不猶豫地踢開他！哪怕是父母！”恭弘=叶 恭弘帝語氣極為冷絕，更充盈着一種憤世嫉俗的邪惡意味。　　軒轅禁不住為之打了一個寒顫，憤然冷笑道：“你是個魔鬼，難怪有人會說你是黑暗之星，既然你如此頑固不化，我就送你下地獄吧！”說話間，軒轅正欲挺劍刺出，卻感背後一道幽風掠來。　　軒轅大驚，他感覺到這道幽風快得無以復加，只怕在他將劍刺入恭弘=叶 恭弘帝的咽喉時，自己便已中招了，這種事情他可不願意干，而讓他心驚的卻是這道幽風的來歷。　　在這個世間，能有這麼快的速度之人，應該不會多，而軒轅最先想到的人就是滿蒼夷！　　滿蒼夷的速度，軒轅認識最深，也最有體會，因此，他最先想到的人自然是滿蒼夷了。　　以滿蒼夷那古怪至極的性格，說不定這次下手便是致命的一擊，因此軒轅絕不敢忽視，只得閃身回劍。　　“叮……”軒轅的劍身一震，在他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一道暗影已自他的身邊掠過，更有一縷劍風直襲而來。　　“好快！”軒轅心中只有這個感覺，不過，在黑暗之中，他依然可以看清那模糊的影子是個女人。　　軒轅再退，退得很疾，但那縷攻至的劍風卻成了虛招。　　恭弘=叶 恭弘帝一聲驚呼，竟被那神秘人一把抓住。　　“滿蒼夷！”軒轅驚呼，挺劍欲追，但滿蒼夷的速度極快，雖帶着一個人，但仍比軒轅快。　　“小子，你的一劍之仇來日再報！哈哈哈……”　　滿蒼夷發出一陣快慰的狂笑，留下一句讓軒轅心頭髮涼的話。　　黑暗之中，軒轅的眸子里閃過一絲異樣的神采，嘴角間更挑起了一絲悠然的笑意。　　“大首領，發生了什麼事？……”一群奴隸兄弟也被滿蒼夷的聲音所驚擾，趕了過來，見軒轅在望着黑暗的夜空，不由問道。　　“沒什麼事，去讓二首領加強防備，小心有人偷襲，我去辦些事情，很快就會回來！”軒轅向那幾個奴隸兄弟淡淡地吩咐道，說話間已向滿蒼夷消失的方向追去。　　※※※　　滿蒼夷笑得極為瘋狂，像是梟啼鬼哭，使得山洞中的恭弘=叶 恭弘帝耳鼓欲裂。　　“你這瘋女人，有什麼好笑的？！”出口相罵的人正是被滿蒼夷擄走的柔水公主。　　“你這賤女人！若敢再罵，我也在你臉上划幾刀，看你日後怎麼去見恭弘=叶 恭弘皇，呵……哈……”滿蒼夷依然瘋狂地笑道。　　柔水心頭泛起一絲強烈的寒意，此刻雙手和雙腳被綁，可真是一點反抗的能力也沒有了，如果這瘋女人真的下手，那可的確無顏見人了，想着禁不住將目光瞟向恭弘=叶 恭弘帝，她幾乎無法分清恭弘=叶 恭弘皇和恭弘=叶 恭弘帝之間究竟有什麼差異。　　此刻恭弘=叶 恭弘帝依然是滿面血跡，但那股冷殺的氣息自然讓人生出一種邪異之感，這似乎與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差異，可是柔水仍禁不住將他當成了恭弘=叶 恭弘皇。　　“滿蒼夷，你想怎樣？”恭弘=叶 恭弘帝的聲音也有些發澀地問道，眼神之中卻儘是憤恨之色。　　“啪……”滿蒼夷重重地摑了恭弘=叶 恭弘帝一個耳光，如一頭憤怒的母虎，吼道：“我想怎樣？哈哈哈……我想怎樣？！我要將你煎皮拆骨，讓你不得好死！”　　“瘋婆子，他又沒有惹你，你幹嘛打他，還這麼恨他？”柔水一見恭弘=叶 恭弘帝挨打，就像是見到恭弘=叶 恭弘皇挨打一般，禁不住出言相護，她似乎忘記了自己所處的環境。　　“哈……呵……”滿蒼夷又是一陣瘋笑，竟流着眼淚笑道：“他沒惹我？哈……”笑聲突然一頓，扭頭惡狠狠地望向柔水。　　柔水禁不住心神一緊，被滿蒼夷那兇惡的氣勢給鎮住了，駭然道：“你想干什麼？”　　“我想干什麼？”滿蒼夷伸出那雙鳥爪般的手在柔水潤滑的臉上摸了一把，才自語道：“如果你不再是完璧，你想恭弘=叶 恭弘皇還會不會愛你？”　　“你……你想怎樣？”柔水不由得驚聲尖叫地問道，身子禁不住有些發抖。　　“哈哈……”滿蒼夷似乎極為欣賞柔水受驚的樣子，禁不住發出一陣怪笑。　　“恭弘=叶 恭弘帝呀恭弘=叶 恭弘帝，你死時還能夠做個風流鬼，真是便宜你了。”滿蒼夷陰狠無比地怪笑道。　　恭弘=叶 恭弘帝臉色為之一變，柔水的神色更是大變，她哪裡還會不明白滿蒼夷的話中之意？不由驚怒地呼道：“恭弘=叶 恭弘皇永遠都不會原諒你的！”　　滿蒼夷的笑聲戛然而止，勝色也由瘋狂變得極為陰冷，仔細地審視着柔水那絕美的俏臉，眸子之中射出無比瘋狂的嫉火，更發出一聲奇異的尖笑。　　“住手！”恭弘=叶 恭弘帝突然發出一聲暴喝。　　滿蒼夷的手在空中頓了頓，露出一柄極小的銀刀，刀身只距柔水面門兩寸許，冰冷的刃鋒透出的寒意只讓柔水本能地發出一聲驚呼和尖叫，同時頭向後仰了一仰。　　滿蒼夷眸子里射出野獸一般瘋狂的神采，扭頭望向恭弘=叶 恭弘帝，惡狠狠地怪笑道：“怎麼？憐香惜玉了是嗎？原來你也知道憐香惜玉，哈哈哈……”滿蒼夷怪笑之後又接着道：“你以為老娘會讓這個如花似玉的女人給你玩呀？我要讓她變得臉面模糊，然後再給你們一人一顆神仙果，讓你們瘋狂地干一場，哈哈……”　　“你是個魔鬼！你還有人性嗎？”恭弘=叶 恭弘帝無比憤慨地吼道。　　“哈哈哈……人性？你居然跟我說人性，真是有趣，像你這種人根本就沒有人性可談，反正你待會兒發泄的對象只要是個母的就行，何必在意她丑不醜呢？”　　滿蒼夷似乎聽到了最好笑的笑話，憤然道。　　“就算一切都是我的錯，可你又何必要傷害她呢？　　如果你能與恭弘=叶 恭弘皇坦誠相對，也許他會原諒你也說不定，但是你如果這樣做的話，恭弘=叶 恭弘皇永遠都不會原諒你！而且你們只可能成為大敵，難道這樣你會高興？”恭弘=叶 恭弘帝語氣突然變得極為平靜地道，平靜得讓滿蒼夷和柔水都感到驚訝。

# 第十六章 逸電神笈

　　滿蒼夷緩緩地立起身子，又發出一陣犹如梟帝鬼哭的怪笑，目光緩緩地落到恭弘=叶 恭弘帝那張仍沾滿血污的臉上，然後又緩步移到恭弘=叶 恭弘帝的身邊，那小銀刀在恭弘=叶 恭弘帝的臉上颳了刮，颳去一些血污，露出一部分蒼白的皮肉，這才陰冷地道：“這是你說的，你休想打動我，沒有人可以讓我改變主意，他也不會原諒我的……”　　“你能不能夠平心靜氣地坐下來說話？就是因為你的脾氣乖張，自以為是，才會弄成這樣！”恭弘=叶 恭弘帝冷靜地道，似乎沒有一點驚恐。　　滿蒼夷一呆，臉上的刀痕似乎在突然之間漲得通紅，頓時又像是失去了所有的力氣一樣，踉蹌地退了兩步，如惡狼一般注視着恭弘=叶 恭弘帝，語意間顯得有些慌恐地問道：“你究竟是誰？”　　柔水被恭弘=叶 恭弘帝和滿蒼夷的奇怪表現弄得有些糊塗了，更對滿蒼夷的問話感到莫名其妙，剛才還在叫對方恭弘=叶 恭弘帝，現在卻又問對方是誰。　　柔水自然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的存在，也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和恭弘=叶 恭弘皇乃是孿生兄弟，長得一模一樣，因此，當滿蒼夷說對方是恭弘=叶 恭弘帝時，雖然她感到有些驚訝，但卻並不懷疑。可是此刻，她卻被兩人的問話給蒙住了，但是她絕不會忘記此刻自身所處的環境。　　“不管我是誰，你總該醒悟了……”　　“不，不可能，他不可能原諒我的！我做過那麼多對不起他的事，他怎麼可能還會回到我的身邊呢？”　　“滿蒼夷！”恭弘=叶 恭弘帝淡淡地喝了一聲，目光變得深沉，悠然地吸了口氣道：“要他回到你的身邊，那自然不可能，但難道你就沒有想過他以另外一種方式接納你、原諒你？”　　“什麼方式？”滿蒼夷似乎有些急切地問道，眸子之中閃過一絲期望之色。　　“也許，他會將你當一個好朋友相看也說不準呢，人與人之間並不只有親情，還有許許多多的東西存在，如果死鑽牛角尖對誰都沒有好處，相信這一點你應該明白，如果你真的愛他，並不一定要佔有他，難道你喜歡讓你愛的人痛苦一生？”　　“住口！我不要你教訓，你是什麼東西？有什麼權利教訓我？你只不過是一隻畜牲，一隻學會了咬人就咬主人的狗，如果你再多說一句話，我立刻割下你的舌頭！”滿蒼夷臉色極為難看地喝斷恭弘=叶 恭弘帝的話。　　柔水卻禁不住對恭弘=叶 恭弘帝的話進行深思，口中低低地重複着：“如果你真的愛他，並不一定要佔有他……”　　恭弘=叶 恭弘帝也似乎為滿蒼夷這種激動的情緒給鎮住了，但很快又恢復了常態，平靜地與滿蒼夷那陰冷的目光相對，根本就沒有在意滿蒼夷剛才所罵的一切。　　滿蒼夷的臉色再變，對着恭弘=叶 恭弘帝那平靜如水的眼神和表情，突然有所覺悟地驚呼：“你……你不是恭弘=叶 恭弘帝，而是恭弘=叶 恭弘皇？！”　　恭弘=叶 恭弘帝勝上綻出一絲淡淡的笑意。　　滿蒼夷臉色再變，口中忽發出一陣微微的異響。　　恭弘=叶 恭弘帝臉色驟變，隨之發出一聲慘哼，身子竟在突然之間能夠活動，直向滿蒼夷撲去，額角更滲出豆大的汗珠。　　柔水為這突然的驚變感到大惑不解，她不明白眼前之人究竟是恭弘=叶 恭弘帝抑或恭弘=叶 恭弘皇，更不明白為何恭弘=叶 恭弘帝突然顯得如此痛苦，更能在突然間發起攻勢，她明明見到滿蒼夷制住了恭弘=叶 恭弘帝身上的穴道。　　滿蒼夷也大驚，恭弘=叶 恭弘帝這一撲根本就不可能對她造成任何傷害，但她仍忍不住驚呼，因為眼前撲來的人並不是恭弘=叶 恭弘帝，其真實身分應該是恭弘=叶 恭弘皇，絕對是！情蠱與滿蒼夷心靈間的感應一旦被喚起，絕對不可能再瞞得了滿蒼夷。　　恭弘=叶 恭弘帝之所以表現得如此痛苦，是因為他體內有着滿蒼夷種下的情蠱，而種入情蠱的人，只有恭弘=叶 恭弘皇。因此，眼前之人的真實身分絕對是恭弘=叶 恭弘皇！　　滿蒼夷大驚的原因是她竟上了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的大當，她絕不想與恭弘=叶 恭弘皇相見，但她卻恨極恭弘=叶 恭弘帝，如果她知道對方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只會伏而不出，更不會與恭弘=叶 恭弘皇正面相對，那是因為她覺得心中有愧，雖然她極愛恭弘=叶 恭弘皇，但也極怕恭弘=叶 恭弘皇。在面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時候，她便會感到愧疚，但如果是恭弘=叶 恭弘帝的話，那又自當別論。　　滿蒼夷驚退，她只想到迅速逃開，逃到恭弘=叶 恭弘皇看不見的地方，哪怕只做恭弘=叶 恭弘皇的影子，她也不願意麵對恭弘=叶 恭弘皇。　　柔水似乎也明白了，眼前之人並不是恭弘=叶 恭弘帝，而正是自己所深愛的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的狂喜自是無與倫比。　　“砰……”滿蒼夷一聲慘呼，身子又跌了回來，見到恭弘=叶 恭弘皇，她幾乎方寸大亂，在慌亂之中，她竟沒有發現在洞口尚有一大強敵守候着，更不可能避開洞口之人那充盈着無限爆發力的一拳。　　滿蒼夷忍不住噴出一大口鮮血，五臟幾乎被這二拳擊裂。　　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伏身於地，將臉埋到滿蒼夷噴於地上的鮮血之上，也“哇……”地吐出一大口黑手乎的東西，而且似乎還在繼續吐。　　滿蒼夷又驚呼：“不要……”但剛呼完竟趴在地上大哭起來，哭聲極為凄厲。　　“軒轅！”柔水公主驀地發現自洞口行入之人正是軒轅，不由驚喜地呼了一聲。　　在洞內篝火的輝映下，軒轅的臉色極為平靜，雙眸犹如夜空一樣深邃，散發出一種幽暗的神光，竟似兩顆伴於月邊的寒星。　　滿蒼夷突然伏地而哭，倒讓軒轅大為驚愕，連柔水也被這突如其來的哭聲所驚悸，惟有恭弘=叶 恭弘皇一臉輕鬆地挺直身子，臉色猶有些蒼白地望着地上那黑乎乎的東西，只見那東西似乎仍在蠕動着。　　“大功告成了嗎？”軒轅挺劍搭於滿蒼夷的後頸，向恭弘=叶 恭弘皇喜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擦了擦嘴角的血跡，歡悅地點了點頭，這才將目光移向地上的滿蒼夷，眸子里多了一絲憐憫之色，禁不住輕輕地嘆了口氣，道：“你又何必如此呢？其實你早該想到會有這麼一天！真正的感情並不是靠武力所能夠得來的。”　　“你是怎麼知道這解蠱之法的？”滿蒼夷驀地停住哭泣，抬頭瞪視着恭弘=叶 恭弘皇，凄厲地問道。　　“別忘了，逸電宗本屬於神族一系，而種蠱和解蠱之法在神族許多人中，都不算什麼秘密，我本只是抱着試試的心態，卻沒想到竟如此順利地成功了。”　　恭弘=叶 恭弘皇淡然一笑道。　　“神族之人！”滿蒼夷頓時如同蔫了氣似地自語道，驀地臉色變得極為可怖地尖聲怪叫：“定是他，是伏朗！是他告訴你的，是不是？”但她不等恭弘=叶 恭弘皇回答，又惡狠狠地罵道：“他竟然出賣我，這小雜種，我要他伏羲族沒好日子過！”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全都為之愕然，根本就不知道伏朗是誰，但卻知道伏羲族是神族重要的一支，乃三苗中的一大部。　　“伏朗是什麼人？”恭弘=叶 恭弘皇禁不住有些好奇地問道。　　滿蒼夷突然一怔，惑然地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冷然質問道：“難道你不認識伏朗？”　　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想因為自己而使伏羲族大禍臨頭，他知道，以滿蒼夷那古怪的脾氣，說到便做得到，根本就不在乎誰是無辜的誰是有罪的，如果當滿蒼夷認定伏朗出賣她后，就定會不擇手段對付伏羲族，以滿蒼夷的可怕，雖然伏羲族高手如雲，也定難以對付，不由道：“我當然不認識伏朗，更是第一次聽說過這樣一個名字！”　　滿蒼夷一勝疑惑，突然又望瞭望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道：“你們串通好了來騙我？”　　恭弘=叶 恭弘皇並沒有否認，只是淡淡地道：“我不成為恭弘=叶 恭弘帝的話，能引你出來嗎？你如果永遠在黑暗處不現身的話，我只怕今生都要成為你的奴役，更無法腳踏實地的生活，你說我能不演戲嗎？”　　滿蒼夷啞然，仔細想起來，她實在難以相信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剛才的那一切只是在演戲，無論是神情舉止和表情，都演得如此逼真，雖然恭弘=叶 恭弘皇那一劍刺中木板有些意外，但兩人在圓慌之上，的確做得天衣無縫。如果情節重演一遍，她依然會相信那一切都是真的。　　“可是，他如何能夠追得到我？”滿蒼夷根本就子相信軒轅的身法能與她相提並論，且在如此黑夜之中，居然沒有追丟，這的確讓她難以置信。　　“我當然不能夠追到你，但我卻追得到恭弘=叶 恭弘皇。”　　軒轅悠然笑了笑道。　　滿蒼夷也立刻醒悟，定是剛才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上留下了某種特殊的氣味，而使得軒轅跟蹤而至。想到這裏禁不住又伏在地上大哭起來，哭聲極為凄涼，像是一個孤寡老人連最後一點棺材本也被小偷偷了一般，讓人心寒。　　恭弘=叶 恭弘皇不想再理會滿蒼夷，只是為柔水解開手腳之上的繩索，輕輕地拉起她，關心地問道：“你沒事吧？”　　柔水禁不住大為激動，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那有些腫起的眼圈，伸出柔嫩如春蔥般的玉指輕輕為他理了理遮住了面部的長發，再輕撫了一下那眼圈，深情地問道：“痛不痛？”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禁不住泛起一絲紅潤，輕輕推開柔水的手，搖了搖頭，扭過頭去並不與她的目光對視，反而向軒轅道：“放了她吧，她本身並不是一個壞人。”　　滿蒼夷突地停住哭聲，極為驚異地望瞭望恭弘=叶 恭弘皇，不敢相信剛才那話是真的，但軒轅的劍已經縮了回去。　　“你走吧！希望你好自為之，其實世上還有很多美好的東西等着你，一個人外表的美醜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有一顆善良而仁慈的心。我今日話已至此，他日是敵是友，全由你自己決定好了。”恭弘=叶 恭弘皇說完輕輕地嘆了口氣，目光投向那黑暗的洞外，似有着無限的感慨。　　滿蒼夷的眼中竟再一次充盈着淚花，但卻沒有哭出聲來，只是緩緩地立起身子，望瞭望恭弘=叶 恭弘皇，又望瞭望恭弘=叶 恭弘皇身後的柔水，最後目光才落在軒轅身上。　　軒轅只覺得眼前這個女人的確很可憐，不再是那可惡可憎的瘋人，禁不住生出一絲同情之心，輕輕地吸了口氣道：“如果你能找到一個叫歧富的人，他或許有能力醫好你臉上的傷痕，恢復你的本來面目。”　　“歧富？他在哪裡？”軒轅的話的確很出乎滿蒼夷的意料之外，但也使她多了一些希望。　　恭弘=叶 恭弘皇對歧富的存在並不感到驚訝，因為軒轅很早便跟他提到這個醫術神奇的絕頂高手。　　“你也知道歧富？”柔水禁不住驚訝地望着軒轅，奇問道。　　幾人的目光全都投向了柔水，不知道柔水怎會突然有此一問，“難道她知道歧富是誰？”幾人心中都存在着這個疑問。　　“難道你知道歧富在哪裡？”恭弘=叶 恭弘皇首先開口問道，他也對柔水剛才一問感到驚訝。　　“我也不知道他具體在哪裡，只是知道他是崆峒山上一位叫廣成子仙長的一個僕人，與水神關係很好，我好幾次都聽水神提起這人，說他不僅醫術好，便連武功都已得到了廣成子仙長的四成真傳，就是神族中也沒有幾人比他更優秀！水神只告訴我他是跟着廣成子仙長住在極西北的崆峒山上，只是每年春天會走訪四方名山，採集仙藥，至於崆峒山在哪裡我也不知道。”　　柔水見是心上人發問，也便絲毫不作保留地講了出來。　　恭弘=叶 恭弘皇和滿蒼夷還不覺得怎樣，軒轅卻大大地吃了一驚，忍不住吃驚地問道：“你說他只是得到了廣成子仙長的四成真傳？”　　眾人的目光全都又回到軒轅身上，他們不明白軒轅為什麼會這般吃驚，一個人獲得另外一個人的四成真傳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當然，軒轅明白眾人不解的原因，那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見過歧富的武功，如果說以歧富的武功都只是學得廣成子仙長的四成武學，那廣成子仙長的武功又是怎樣的驚人？軒轅不敢想象，他也想象不出來，是以他竟呆住了。　　“謝謝你們，我這就去崆峒山！”滿蒼夷竟破天荒地道了聲謝謝，這的確很難得，說話間，滿蒼夷又凝視着軒轅淡淡地問道：“這個圈套是你腦子中想出來的嗎？年輕人！”　　軒轅不禁又凝神戒備起來，這個滿蒼夷可的確不是個好對付的人，而且脾氣古怪善變，使他不能不凝神相對。　　恭弘=叶 恭弘皇也不禁疑惑地望了滿蒼夷一眼，似是提防她突然發難。　　“不錯，這的確是我的計劃，其實我早就知道你一直跟着我們，雖然我無法追及你，但我的靈覺卻比你敏銳多了，是以我便設下了這個計謀引你出來，再救公主。”軒轅並不否認地道。　　“你很聰明，伏朗所說的確沒錯。年輕人，你小心了，伏朗是個嫉妒心極強的人，更有極大的野心，他不會讓你成為他的威脅。因此，他很可能會對付你，以你的武功，與他相差大遠。是以，我勸你最好放棄這次有熊之行！”滿蒼夷突然一本正經地道，語氣也難得的平和。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又呆了呆，這是他們第二次聽到伏朗這個名字，但伏朗究竟是誰？又是什麼人呢？若說就因為這個人而讓他們放棄有熊族之行，的確不可能。軒轅不禁笑了笑，堅決地道：“不勞費心，我們的這次行程誰也改變不了，除非我死了！”　　滿蒼夷的臉色變了變，深深地望着眼前這個充滿男兒氣概的年輕人，不由得生出了一些莫名的感觸，隨即又扭頭向恭弘=叶 恭弘皇望去，恭弘=叶 恭弘皇也是一臉堅決之情，她當然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是不可能不陪軒轅一起去的，而她之所以當初欲殺死軒轅，也便是想恭弘=叶 恭弘皇會因為軒轅死去后而放棄有熊族之行。當然，這個原因她並不想跟別人說，只是幽幽地嘆了口氣，自懷中掏出一卷羊皮，遞給軒轅，淡漠地道：“這是我逸電宗的獨門身法‘神風訣’，希望到時候對你們能有所幫助。”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禁不住全都呆住了，怔怔地望着滿蒼夷手中的羊皮，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軒轅定定地注視着滿蒼夷的眼睛，但見她眸子之中儘是真誠和坦然，不似在作偽，便伸手接了過來，但卻惑然不解地問道：“你為什麼要將這樣重要的東西交給我呢？”　　滿蒼夷凄然一笑，深深地吸了口氣，再呼出來，才澀然道：“逸電宗到了我這一代已只剩下我一個傳人了，我不想看着逸電宗在我的手中消失，再說我留着這些也沒用，倒不如找個資質好的人送出去，說不定還能夠發揚光大呢！”　　“應該不只這個原因。”軒轅似乎讀懂了滿蒼夷語氣中的無奈，不由出言道。　　滿蒼夷表情一僵，又顯出深深的悲哀，眼角有些濕潤，黯然道：“是，的確不只這個原因。或許他說得對，愛一個人，並不是要得到他，只要能看着他好好地活下去，知道他開心就行。我終於明白了，如果有些事情註定只是個悲劇，若想強加一些喜劇色彩，只會更加幾分悲哀。愛，是一種付出，而不是索取。　　年輕人，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嗎？”說完滿蒼夷頭也不回地向洞外走去，只留下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及柔水獃獃地站立着。　　這個變化實在來得太快了，誰也沒有想到滿蒼夷竟會在剎那問大徹大悟，說出這番讓人深思的話來。　　軒轅最先回過神來，滿蒼夷的背影已在八丈外，不由高呼問道：“伏朗是誰？”　　“三苗伏羲部第一年輕高手，太皋的兒子……”　　當滿蒼夷的話飄回山洞時，已經有些模糊，但軒轅依然聽清楚了。　　聽清了滿蒼夷的話，軒轅禁不住臉色大變，也顯得極為難看。　　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卻是此時才自滿蒼夷的話語之中回過神來，心中禁不住對滿蒼夷的做法大為感慨，也為滿蒼夷的轉變而欣喜，至少他們已多了一個朋友。　　恭弘=叶 恭弘皇豈會不明白滿蒼夷的意思？這“神風訣”本應是給他的，但以滿蒼夷的傲氣，怎肯再向恭弘=叶 恭弘皇直說？　　而且有柔水在一旁。滿蒼夷終是一代高手，雖然情場失意，大徹大悟，但仍有高手的傲氣。其實她自己當然知道，將“神風訣”交給軒轅，也等於間接交給了恭弘=叶 恭弘皇，這樣更避免了雙方許多不必要的尷尬。　　柔水和恭弘=叶 恭弘皇相視望了一眼，彼此的眸子之中儘是真摯的深情。兩人不自覺地緊緊靠在一起，這才將目光投向軒轅，卻發現軒轅的臉色陰沉得駭人，不由同時驚問道：“阿軒，你怎麼了？”　　軒轅一手將羊皮卷緩緩放下懷中，一手把劍套入腰間的鞘中，目光有些空洞地望着夜空，語調極冷地緩聲問道：“你們可聽到滿蒼夷剛才的話？”　　“什麼話？”恭弘=叶 恭弘皇恍惚間似也聽到了滿蒼夷在洞外的那句話，不由問道。　　“伏朗乃三苗伏羲氏的第一年輕高手，而且是太皋的兒子！”軒轅長長地吁了口氣，聲音仍忍不住有些發冷地道。　　“太皋的兒子？！”這回輪到恭弘=叶 恭弘皇吃驚了。　　“不錯，是太皋的兒子！”軒轅再點點頭加以肯定。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也變得極為難看……

# 第十七章 第六感應

　　軒轅突然感到一陣心緒不寧，就像獸類突遇危機時的感應。是以，他突然止步了。　　黑夜深沉，秋蟲低鳴，夜鶯的暗啞之聲使人忍不住感到一絲涼意。　　軒轅突然止步，恭弘=叶 恭弘皇也跟着止步，順手將柔水向自己身邊緊緊地拉了拉。對於柔水，他此刻湧起一股強烈的責任感，就是因為他，柔水才會不聽隨行護衛的勸告，不僅不返回共工集，反而獨自尾隨他追了過來，這便使得恭弘=叶 恭弘皇不得不承擔起照顧柔水的責任。　　柔水的武功絕對不弱，而且甚得水神的寵愛，便連共工也拿她沒辦法。雖然柔水無法與白虎神將這種高手相比，但比及軒轅、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也不會相差多少，只不過呵護女人，似乎成了男人天生的本能。　　柔水的傷勢仍未完全恢復，但此刻也知道屏息靜觀其變。　　恭弘=叶 恭弘皇極相信軒轅的警覺，在黑暗之中，軒轅比生存在暗處的野獸更精，抑或可以說軒轅便像是生活在黑暗中的精靈。　　軒轅的身子緩緩屈下，鼻息淡淡續續，似乎在嗅着一種什麼氣味。　　“有血腥束！”軒轅極為小聲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作聲，血腥味對他來說並不陌生，在這荒野之中，什麼樣的怪事都不是沒有可能發生。　　狼嚎聲此起彼伏，偶有虎嘯聲倒也驚心動魄，對於這些，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是見怪不怪，他們在意的並不是這些，而是他們感應到了一股可怕的氣息。　　是個高手，那陰邪的氣場似乎布滿了林間的每一個角落，而在軒轅感應到這個人的存在時，這個人也同時感應到了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這一點軒轅是清楚的。因為他感覺到了對手心中的驚訝，那是稍縱即逝的心神波動，卻並沒有瞞過軒轅那超乎尋常的靈覺。　　軒轅的臉色變得極為難看，心中的不安越來越強，這股陰邪的氣息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但究竟在哪裡見過，他卻記不起來了。　　當恭弘=叶 恭弘皇感應到對手的存在時，已有一陣幽風拂過，灌木林猶似被巨蛇行過，全都向兩旁自動分開。　　而此時，軒轅的目光鎖定了一個人，自分開的灌木叢另一端緩步行來的人。　　柔水禁不住縮了縮身子，又向恭弘=叶 恭弘皇靠了靠，她似乎抵受不住那股陰邪的殺氣和張狂的魔意。　　軒轅與柔水所感覺到的卻完全不同，他所感覺到的是壓力，沉重至極的壓力。那人每逼近一步，他的壓力便增一分，他感覺對方那強大的氣勢已經將他緊緊罩住了，這是一種極為無奈的狀況，可軒轅又不能不挺住，心中卻在暗自猜測，這神秘的人物究竟是誰？　　又如何充盈着如此強霸的氣勢和敵意？　　當然，軒轅更想不到有哪位“友”人身具如此強霸的氣勢，在這蠻荒之地，想找到一位友人，那的確不易，但敵人卻是隨處可見。是以，軒轅並不敢奢望來者是自己的朋友。　　恭弘=叶 恭弘皇忍不住低低驚呼，他認出了來者，那是在神谷中垂釣的老者。此刻，老者的肩頭依然扛着他的那根釣竿，只是身上的衣衫已經換成了緊身的黑皮衣，整個人更散發出一種張狂的魔焰。　　老者紅須紅眉，最易相認，不過這種怪模怪樣讓軒轅也感到了一陣好笑。　　“你們終於回來了！”紅眉老者的話再一次讓軒轅感到驚訝，似乎這個老者在這裏等了好久，而且似乎早已知道他們會自這裏經過一般，這自然不能不讓軒轅感到驚訝。　　“你在等我？”軒轅冷眼以對，強自壓住心頭的震驚，反問道。　　“不錯，老夫已經等了兩個時辰，此刻正是三更！”　　那紅眉老者的眉頭輕輕掀了掀，眸子之中露出一絲冷酷的殺機，悠然道。　　“可我並不認識你，你等我有何貴幹？”軒轅並不被對方的氣勢所壓，淡漠地反問道。　　紅眉老者似乎有些微訝，極為漠然地望着軒轅，半晌才露出一絲邪異的詭笑，又將頭扭向恭弘=叶 恭弘皇，冷漠地道：“恭弘=叶 恭弘帝求我給你一個機會，只要你願意放下敵意投入我九黎族中，老夫就放你一條生路，並且可以以食客的身份待你。否則，他讓老夫看着辦。老夫覺得恭弘=叶 恭弘帝已經做到了仁至義盡，不知你的意下又如何？”　　恭弘=叶 恭弘皇果然沒有認錯人，眼前的老者正是那日在神谷中所見的怪老頭，那日恭弘=叶 恭弘皇便對這怪老頭加以留意了，因為其行徑實有些古怪，當他釣起魚后不是放在魚簍之中，而是將魚捏成肉泥，然後再拋入水中，讓水中的魚兒爭食，再以魚線纏起幾條魚，再捏成肉泥拋入水中，如此反覆，像是樂此不疲。是以，恭弘=叶 恭弘皇對怪老頭極為留意，更知道魚線之上是沒有魚鈎的。後來，恭弘=叶 恭弘皇的雙眼便被蒙上了，然後被恭弘=叶 恭弘帝送出神谷。　　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知道在神谷中有許多武功高深莫測的高手。而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也深深感覺出眼前老者的可怕，只是這並不能改變他任何意志。　　“你回去告訴恭弘=叶 恭弘帝，人各有志，沒有人可以改變我的意志，如果他還當我是兄弟的話，若我不幸戰死，讓他將我的屍體送回我生長的地方，選一個最高點埋掉好了。但我也有一句話想勸他，一個人到了眾叛親離的境地絕對不是一種幸福！”恭弘=叶 恭弘皇淡漠地回應道。　　“好，我會將你的這個願意告訴他，也會將你的屍體帶給他！”紅眉老者似乎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回答極為欣賞，悠然答道。　　軒轅的目光卻向遠處的神堡方向投去，但卻是一片黑暗，根本就看不到半點光亮，按理這應該很正常，因為在晚上不亮火光是軒轅的吩咐，只有在絕對黑暗之中，方能給敵人以高深莫測之感，使敵人感覺到似乎處處都是陷阱，而不敢稍有輕舉妄動之舉。而且，也只有借黑暗的掩護，伏擊之人才能與陷阱機關配合發揮出最強的殺傷力。不過，軒轅不明白為什麼這紅眉老者能夠如此清楚地知道他們不在神堡之中，更知道他們的行走路線，這的確讓軒轅不得不懷疑，但卻又理不出一個頭緒來，因為他的行蹤極為隱秘，就連貳負和聖女也不知道。　　聖女所知道的，只是他去對付滿蒼夷，因為如何喚出蠱蟲的方法是聖女告訴他的，而他再轉告恭弘=叶 恭弘皇。　　聖女之所以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中了情蠱，是軒轅告之的，因為軒轅要讓聖女明白眼下的困境，如果在眼下這種處境中，聖女仍不能夠相互坦誠合作的話，那軒轅真不知該如何才能度過這一重重的難關。說白了，是軒轅有點不相信聖女，是聖女的表情讓他起疑，當然聖女並不知道軒轅懷疑她。　　聖女知道解蠱的方法，這很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也讓軒轅歡喜，他沒想到竟會有如此意外的收穫，而當軒轅走出神堡之時，便感覺到滿蒼夷的存在。他對滿蒼夷已經很熟悉了，三番兩次的襲擊，已在軒轅的腦海之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是以他的靈覺可以分別出滿蒼夷和其他高手的氣機。於是，他便趁機設下這條苦肉計。　　滿蒼夷果然中計，可是滿蒼夷所在的位置，連軒轅都感到意外，而這紅眉老者又怎會知道他們定會自這條路退回呢？難道他有未卜先知之能？恍惚間，軒轅想到了一個人，一個未曾謀面便使他心寒的人――伏朗！　　一個一直潛於暗處讓人無法覺察的對手，的確使人感到心寒，連軒轅也不例外。其實讓軒轅有所顧忌的還應該是伏朗的身份。　　太皋之子，三苗伏羲氏之子，而聖女正是自南方三苗伏羲氏回來，且與大皋大有淵源，誰敢肯定伏朗與聖女沒有關係？而這個伏朗為什麼一直潛而不出？　　而自聖女的表現看來，很明顯有什麼事情瞞着軒轅，也說不定正是與伏朗有關。如果真是這樣，那簡直太可怕了，也太讓軒轅心寒和憤怒了。　　如果事實真如軒轅所猜，那麼聖女鳳妮一直當他們是傻子，事實上根本就沒有半點合作的誠意，只是拿有邑族的勇士們作個幌子，由此可見聖女鳳妮根本就未曾信任過有邑族勇士們，她真正信任的人只有伏朗一個而已。說白了，聖女鳳妮根本就不會在意有邑族勇士們的生死，就算軒轅與恭弘=叶 恭弘皇等人全都死去，她也可以依賴伏朗。　　軒轅不知道伏朗究竟帶來了多少高手，居然能夠讓聖女鳳妮信任，抑或伏朗乃是聖女鳳妮的心上人，否則聖女怎會對有邑族勇士們毫不在意？此刻軒轅也明白了為什麼九黎族人會輕易發現聖女紮營之地，而當軒轅提出這個疑問之時，聖女鳳妮的表情會如此古怪，因為這一切的問題都是出在那個伏朗的身上。　　既想通了這些，軒轅心中禁不住大恨，恨聖女如此薄情，竟漠視他們真心的付出，但同時他也無可奈何，如果軒轅估計沒錯的話，此刻聖女鳳妮大概已不在神堡之中了。這裏距有熊族只不過數百里之地，腳程快的話，只要幾天時間就可以趕到，如果有伏朗的高手護送，又有軒轅和神堡中眾奴隸兄弟吸引各路敵人的注意力，那麼此刻便應是聖女返回有熊族的最好時機。　　神堡中的眾奴隸兄弟就算沒有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指揮，只憑貳負和郎氏三兄弟指揮，若要支持兩三天時間，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何況神堡之中糧草充足，只須防衛得當，應該可苦守數天，當九黎族人和各路高手攻破神堡，發現聖女已經不在時，聖女應該已經到了有熊族的勢力範圍之內。　　這個計劃之中，聖女鳳妮其實早就準備將軒轅和眾奴隸兄弟當作犧牲品，本來若非有這數百奴隸兄弟出現，伏朗或許不會這麼快下手，因為他還須借軒轅之力保護聖女一段時間，這樣可以混淆九黎族人的視線，以便找一個最好的時機。但此刻突然出現了這麼多奴隸兄弟，立刻為伏朗和聖女製造了一個最好的機會。當然，也可能藉機除去軒轅的並不是聖女之意，而只是伏朗一人的意願。正如滿蒼夷所說，伏朗的嫉妒之心強烈無比，而軒轅一路上的精明表現，甚至有可能連聖女也動心了，伏朗這才動了殺心，立意要除去這個威脅。　　軒轅立刻想到了在石室中聖女剛醒轉之時激動相擁那銷魂蝕骨的滋味，心神禁不住又為之波動了，忖道：“是了，定是聖女對我有了極大的好感，伏朗這才急不可耐地要殺我，而事實上伏朗可能很早就覺察到聖女對我的信任日漸加深，這才對我很顧忌。而這一路來，伏朗很可能一直都在暗處注意着我的行蹤，而我居然一點也沒有覺察到，這個人的確太可怕了！　　看來，將來若跟他交手，必須先苦練逸電宗的身法和青雲劍宗的武功了，否則到時恐怕真的只能敗得一塌糊塗了。”　　“年輕人，你的思緒似乎跑遠了。”紅眉老者似乎覺察到軒轅心中在想一些問題，便打斷道，他似乎並不屑乘這些晚輩不備出手，是以才出言提醒軒轅。　　軒轅被紅眉老者的一句話又拉回了現實，與紅眉老者相對，戰意激增，暗忖道：“你想我死，我偏要活下去給你看看，你嫉妒，我便讓你更嫉妒，更將你的女人也奪過來！看你能奈我何？”也就在此時，軒轅已下定決心要跟那神秘莫測的伏朗斗下去，何況，軒轅絕不是一個甘於平淡和庸俗的人，更從來不會承認自己比別人差！他還要植根有熊族，或者擁有比有熊族更強大的實力，那樣與伏朗交手只是遲早的問題。　　紅眉老者微微有些驚訝，因為軒轅與剛才似乎突然變了一個人似的，那自然流露出來的氣勢竟無法被壓制，更有一種不滅的王者之氣，那似乎是天生的，在王者之風中更似隱含着霸者的凜烈之氣。　　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也感覺到了軒轅細微的變化，並被軒轅的氣勢相激，也生出了一股無比強烈的鬥志。　　“如果就只有你一人前來的話，我不想以壯欺老，先讓你三招；如果你還有同伴的話，就讓他們一起上！”　　軒轅聲音陰冷地道。　　紅眉老者似乎聽到了一生之中最好笑的笑話，竟放聲大笑起來，犹如梟啼。　　軒轅並沒有被紅眉老者不屑的狂笑所激怒，只是極為平靜地望着紅眉老者笑罷，才投以不屑的一聲冷哼和一絲悠然而庸懶的笑意，斜着眼毫不在乎地打量着紅眉老者。　　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都被軒轅的表情給弄糊塗了，軒轅竟如此藐視對手，這豈不是自找苦吃？　　紅眉老者本來只是好笑，但見軒轅仍是如此輕視他，禁不住勃然大怒，他從來都未曾被人輕視過，更沒想到今日輕視他的人，只是個藉藉無名的年輕人，這讓他如何受得了？　　軒轅心中暗笑，但卻依然不動聲色，只是在紅眉老者怒氣正欲如山洪般爆發之時，突然開口道：“你動怒了，難道你不知武者對敵人動怒便等於犯忌？”　　那紅眉老者一怔，銳氣頓消，氣勢大減，軒轅的話犹如一柄利劍，深深地刺中了他的心病。的確，他竟然如此輕易地被一個後輩激怒，這的確是一種恥辱！　　而此刻這個後輩又指出他的錯誤，如一個訓叱晚輩的長輩，使他本來逼人的氣焰立刻大打折扣，那強大的自信也因氣勢一減隨之而減。　　“你上當了！”軒轅一聲低笑，身若疾電般向紅眉老者攻去。　　恭弘=叶 恭弘皇立刻明白軒轅的用意，對軒轅這種激敵的戰術不由大感佩服。　　紅眉老者一聲冷哼，扛於肩頭的釣魚竿迅速彈起，如長虹一般掠過虛空，向軒轅砸落。　　軒轅絲毫不停，他知道，對付紅眉老者的這種長兵刃，最佳的方法莫過於近身相搏，惟有近身相搏才能夠使紅眉老者的兵刃無法發揮其長，但是軒轅有些小看了這老者。　　魚竿未至，已有一縷幽風準確地套向軒轅的脖子。　　是一根魚線，軒轅的目光在黑暗之中看清了那縷幽風。黑暗，對於他來說，並不影響視覺，包括那紅眉老者的每一根紅眉，他都可以看得極為清楚。　　看清是一回事，能否避過又是另一回事。　　那根魚線便像是活物一般，在虛空之中盪出一圓圈淺紋，更使人根本就摸不清它究竟要自哪個角度攻來。　　軒轅也不知道，但他卻明白，這根魚線極有可能是攻向自己的脖子。是以，他的劍自頸項部位劃出，拖起一道銳風直向魚線斬去。　　“噗……”紅眉老者似乎故意讓軒轅斬中魚線一般，是以軒轅極為輕易地斬中了魚線，但軒轅卻驚訝地發現，魚線是根本不受力的，不僅不受力，而且魚線的前端依然如靈蛇一般纏向他的脖子。　　軒轅不退反進，魚線在他的身後緊追，而且纏住了他握劍的手。　　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極快，他不必去管軒轅，只須要殺敵，搏殺敵人，一切都會迎刃而解。　　紅眉老者的眼角也閃過一絲驚訝，似乎驚訝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但卻根本就沒有在意。　　軒轅手腕被纏，五指一松，將手中的劍當作暗器射向紅眉老者，應變速度極快！長劍射出之時，手腕微翻反抓住魚線，雖然魚線之上傳來了一股極強的力道，但紅眉老者畢竟是隔物傳勁，根本就不能完全束縛軒轅。　　軒轅的應變速度和功力之高也的確讓紅眉老者有些意外。　　“噗……”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勢被擋，卻是那老者自魚竿之下抽出一柄窄長的短劍。　　劍身泛着幽光，在月影之下似乎給人一種極為詭異之感。　　恭弘=叶 恭弘皇也吃了一驚，他沒有想到紅眉老者的魚竿之中竟然還藏着一柄劍，這使他本以為可以打亂對方行動的一劍全無用處。而且，紅眉老者能夠擋住如此快絕的一劍，可見其劍道修為也是極精。　　“噗……”紅眉老者在擋開恭弘=叶 恭弘皇一劍的同時，迅速出足，準確無比地踢在軒轅的劍身上，使之立刻失去了準頭，自一側飛過。　　軒轅一聲大吼――不知什麼時候手中已多了一柄刀，這是他自神堡中那個兵器架上所挑的兵器，此刻卻派上了用場。　　“當……”那根魚竿竟也是金鐵所制，軒轅感受到那沉重的撞擊力是如何巨大，也在同時，魚竿的前端在他的臉上抽了一下，如同一根皮鞭般，使得軒轅禁不住發出一聲悶哼。　　“去死吧！”卻是柔水公主的嬌叱，她以乳燕般的速度抓住了軒轅射出的劍，更在紅眉老者全神對付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之時攻到。　　恭弘=叶 恭弘皇見柔水前來助陣，生怕紅眉老者傷了她，不由攻勢一緊，在瞬息之間以快打快，攻出百餘劍之多。　　軒轅卻纏住紅眉老者的長魚竿和魚線，使得紅眉老者只能以單手應付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兩人的瘋狂攻擊。　　紅眉老者不由得驚怒交加，一開始他便中了軒轅的激將之計，而使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趁機進行近身搏鬥，這使得他早已想好的攻擊方案完全無法用上，反而先機盡失。　　而近身搏擊，卻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最強項，也極利於軒轅。　　紅眉老者的最強殺招全在這根魚竿之上，如今進行近身相搏，魚竿太長反而縛手縛腳，如果他不是被軒轅激怒而分了心神，完全有能力將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阻殺在魚竿長度之外，可此刻形勢卻完全不同。　　恭弘=叶 恭弘皇的攻勢近乎瘋狂，沒有絲毫的間歇，犹如長江大河的濤水，絲毫沒有空隙，更不給紅眉老者任何喘息的機會。　　柔水則在紅眉老者的背後攻擊，根本就不必講什麼規矩，只要能夠殺死對手，什麼手段都可以用。她豈會不明白，這種生與死的搏鬥最終的目的只是讓對手死去！“哧……”軒轅的手掌如被刀割一般，魚線自他的手中滑出，將他的手掌拖出一道血槽，所幸魚線並沒有刃口，否則只怕這隻手掌已經不保了。　　軒轅似乎根本感覺不到痛，沒有半刻停留，乘魚線一松之際，迅速向老者攻至。雖然傷了手掌，但軒轅卻極為慶幸，因為他終於擺脫了魚竿的糾纏，而與紅眉老者正面相對。　　紅眉老者似乎也知道這並不是一件好事，如果讓軒轅也進入魚竿守護的範圍內短兵相接，這對他是極為不利的，但他已毫無選擇，卻有些氣惱自己終年打雁反被雁啄，居然上了軒轅的當！當然這也是因為他太忽視了這三個年輕人的武功和智慧，不過，此時他退無可退。而這對於他自身來說，也是一種挑戰。多年來遇到這樣的敵手，今日遭遇三個年輕高手，也激起？他未老的雄心。　　恭弘=叶 恭弘皇也在吃驚，吃驚於紅眉老者竟能以單手硬擋他的兩百多劍而絲毫不露破綻，甚至還阻住了柔水的攻勢，無論是在功力上還是在劍術上，都絕對是一個極為可怕的人物。　　當然，恭弘=叶 恭弘皇很清楚眼下的困境，九黎族中的高手多不勝數，如這個紅眉老者這種級別的也是極多，就算他們戰勝了紅眉老者，可能會遇到更為可怕的敵人，這像是一場無休無止的戰局，直到自己戰死。　　恭弘=叶 恭弘皇不想死，他要開始新的生活，而今日，也是他新生的開始，他再也不必受滿蒼夷的控制，再也不必收斂自己的情緒。是以，他要新生，讓生命重燃光彩，因此，他的鬥志比任何時候都激昂。　　“叮……”紅眉老者魚竿一橫，擋住了軒轅的刀鋒，但軒轅的刀鋒卻順着魚竿一滑，直削紅眉老者的五指，變招快絕，也利落至極。

# 第十八章 神力驅刀

　　紅眉老者吃驚的並不是軒轅變招的利落，而是軒轅爆發出強大的攻擊力，那遠遠超出其年齡界限的功力的確讓紅眉老者驚訝。而且軒轅的氣勁純正而圓通，顯然是修習了一種極為上乘的氣功。紅眉老者本身也是練氣之人，自然明白軒轅所練之氣實比他所修習的更為上乘，潛力更是無可限量。　　紅眉老者的身形被軒轅刀中的力道震得頓了頓，在正面硬撼之下，紅眉老者並沒有在力道上佔多大便宜，這與軒轅天生神力和練功方法不無關係。　　恭弘=叶 恭弘皇一個人攻擊兩面，柔水攻擊一面，軒轅攻擊一面，紅眉老者幾乎是四面受敵，而且魚竿極不方便，使他的守勢有些混亂，不過，軒轅卻感覺到了危機的逼臨。　　那是一種直覺，也是感觀上的一種強烈反應，因為有一股極為濃烈的殺機已悄然掩至，軒轅知道，真正的危機這一刻才開始降臨。　　殺機，如潮水般漫過黑夜，漫過荒林和虛空，然後直入軒轅的心中。　　“老鬼交給你們了！”軒轅不想再與紅眉老者糾纏，因為他必須去面對另外一人。　　軒轅並不想這樣，但他卻必須面對，這像是不可逆轉的宿命。不過，他心中也有些苦澀。　　今晚似乎是一個死局，專為他們特設的死局，前來之人，全都是一些可怕的對手。　　恭弘=叶 恭弘皇也心驚，但他無能為力，如果分神的話，很可能會敗得更是一塌糊塗，這紅眉老者的氣脈悠長，韌力十足，若有半點鬆懈，只怕便會被他找到反擊的機會。所幸柔水能夠與恭弘=叶 恭弘皇密切地配合，這才使紅眉老者根本找不到反擊的機會。　　軒轅一退，紅眉老者頓覺壓力大減，竟然將手中的魚竿一抖，魚竿斷成兩截。　　事實上，魚竿並非真的斷了，而是尾端可以折成一桿槍，這是一根十分精緻的兵器組合而成，一切裝配之巧妙，實讓恭弘=叶 恭弘皇驚嘆至極。　　紅眉老者少了長魚竿的累贅，又多了一桿槍，竟雙手同時使用槍劍，更沒有分毫的混亂，攻勢也大大加強。剛才是因軒轅逼得太緊，他想花時間脫下魚竿尾部的長槍也是不能，此刻軒轅一退，紅眉老者便立刻發動反擊。　　軒轅深深吸了口氣，努力使自己的心緒平靜下來，他的手掌上仍在滴血，但卻感覺到手掌的肌肉在收縮，似乎存在着無限的生機讓傷口自然癒合。　　這種感覺軒轅並不是第一次感覺到，幾天前在他渾身是傷的情況下，他便已感覺到自己肌理的特異現象，復原的速度極快。不過，此刻軒轅並不在意傷口，而是將全部的心神全都投入到他的對手身上――一個又矮又胖的老者。　　矮，只是一種視覺上的效果，但在感覺上，軒轅並不認為對手矮，相反，那是一種極為偉岸的感覺，犹如一株參天古樹，又像是一堵斧劈巨崖，給人一種無與倫比的渾重壓抑之感。　　還有殺氣，比冰寒的秋風和霜露都肅殺和陰冷的殺氣。　　軒轅什麼也不想問，什麼也不去想，那一切似乎全都沒有必要，他所能做的事便是坦然面對一切，包括生死，只有將自己紛亂的思緒收束，還靈台一片清明，方能夠讓自己爭取到最為寶貴的機會，才能夠全力投入一場足以決定生死的激戰之中。　　軒轅並不想誇大自己的對手，但他卻知道，這一戰一定很艱難。　　“年輕人，你出手吧，我讓你三招！”矮胖老者淡漠地道。　　軒轅意味深長地望着矮胖老者，他不能不仔細打量眼前這個老頭。對於對手，他知道的越多自是越好，目前他惟一知道的就是眼前這老頭與紅眉老者是一路的，同樣是個極為可怕的對手。　　當然，軒轅並不怕，他也從來沒有怕過，便是在面對天地產物“神龍”之時，他仍能夠保持極度的鎮定，而眼前的老頭自然也不可能勝過青天，更不用說青雲了。因此，他根本就沒有任何害怕的必要，他只是在想，如何才能夠脫身而去。　　他不想在這荒林之中糾纏，那是因為此刻他變得極為被動，只有找回主動，才能夠真正地擺脫困境，不過，軒轅相信神谷方面大概只是派出這兩個老頭子。　　因為連他也沒有把握能逃過兩個老頭的指掌，況且，神谷今日的死傷也甚眾，高手損失極多，應該不會再為他們兩人而勞師動眾，而軒轅的靈覺之下再也沒有感應到第三個敵人的存在。　　“你不覺得自己誇口太大，舌頭有點痛嗎？”軒轅突然間顯得極為悠閑地道。　　矮胖老者不笑不怒，只是淡淡地望着軒轅，不帶半點感情地道：“我知道你很聰明，年輕人能有你這般成就的確應該值得驕傲。不過，這些對於我來說，全都沒有用，在老夫眼中，生存所憑的，必須是實力！　　若非看你還算順眼，老夫絕不會跟你多說半句話！”　　“在我面前無論誰作出這種決定，將會後悔莫及！”軒轅充滿了自信地道。　　“後悔莫及？笑話，老夫一生遇戰無數，還從來沒有後悔戰役，廢話少說，年輕人，你出手吧！”矮胖老者冷漠地道。　　軒轅的目光也變得更為鋒銳，再一次掃過那老者的全身，他竟然有種無從下手的感覺。那老者全身上下渾圓如球，竟找不到半點破綻，那種霸殺而凜烈的氣勢，使他便像是一個結了霜的冬瓜。　　突然間，軒轅笑了起來，笑得莫名其妙，望着那老者莫名其妙地笑了起來，而且笑聲越來越高，越來越大，甚至於前躬後仰起來，但軒轅的目光卻沒有半刻離開對手的身體，就像是在對一個美人評頭論足似的。　　那矮胖老者也被軒轅笑得莫名其妙，不知所以，但看軒轅目光一直在他的身上游來游去，笑得直打跌，雖然沒有半句評頭論足的話，但那意思卻明顯至極，這種過激的表現比任何語言的污辱力更強。　　矮胖老者被軒轅的目光和笑聲弄得渾身不自在，似乎身體每一寸肌膚都有一個逗人發笑的材料，都存在着恥辱的缺陷一般，不由怒問道：“你笑什麼？”　　“哈哈哈……”軒轅根本就不理會矮胖老者的問話，反而越笑越狂，甚至連眼淚都笑出來了，矮胖老者真的怒了，軒轅的笑聲似乎是一柄尖刀深深地刺傷了他的自尊心，他從來不覺得自己的體型有什麼缺陷，但他卻明白，自己的體型絕不好，只是平時他從不去想這些問題，而在武功上的成就使他產生了極大的自信，更忽視了這些天生的問題。可是此刻軒轅並不在武功上與他一較長短，目光卻只是挑他武功無法彌補的缺陷，而軒轅只是笑而不答，使得矮胖老者越想越壞，也不自覺地跟着軒轅的目光注意起自己的身體來。　　而軒轅那莫名其妙的笑聲，使得他對本來就沒有信心的體型更沒有信心，他卻不知道自己已經一步步地步入了軒轅的圈套之中。　　軒轅在放肆地笑，但他的靈台仍是一片清明，他只是笑，甚至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笑什麼，但他卻知道，笑聲的效果比任何攻擊性的語言都有效，因為一個人的想象力絕不是語言所能夠盡述的。最妙的也就是這種聲音，對於一個心虛者來說，有多糟糕，他便會想到多糟糕，這是外人所無法想象的。　　在軒轅目光和笑聲中，矮胖老者突然有一種衣不遮體之感，彷彿整個身子都赤裸裸地展示在軒轅的眼前，身上的每一處不為外人所知的缺陷也似是已經全部暴露在風中，甚至連不是缺陷的地方都彷彿成了缺陷似的，這種感覺讓他恐慌，讓他心寒，讓他“老”　　羞成怒！　　每個人都有羞恥心，每個人都有自尊心，當你發現一個人對着你大笑你的缺陷，而且你又無法掩飾之時，你一定會因為羞恥心而勃然大怒，而因自尊心受損信心大喪。此刻，這矮胖老者就是這樣，但，這正是軒轅所要達到的目的。　　是的，每個人都存在着弱點，只是有些人存在於招式間，有些人存在於心裏，而心靈的破綻尤其重要，軒轅便是一個能夠把握住敵人心理的高手。近二十年來，他幾乎有四分之一的時間在思索，思索人生意義，思索大自然的奧秘，思索生命的價值，思索內心深處的東西，甚至也思索一些全無意義卻又很實在的東西。　　比如日起日落，蒼穹盡頭之類的，軒轅的思想，便是在這種靜謐的思索中成長，他冷眼觀世間，是以，他對人的心理把握得極為清楚，而這也往往起到了意想不到的結果。　　破綻，自心靈擴展到外表，在矮胖老者自尊心受傷而且怒氣狂升之時，他的破綻也就出現了，像是乍現的曇花一般，而軒轅的笑聲也戛然而止，軒轅出刀了，毫無花巧，清爽利落卻又玄乎其玄的一刀。　　碎空、裂氣、划弧，生出一往無回的信心，夾着不死不休的霸傲之氣。　　刀，似乎成了寒夜的精靈，凝集了秋夜所有的寒，凝集了軒轅所有的精神和力量，然後深深地嵌入黑暗，像是秋風寒露一般自然。　　矮胖老者怒，在怒的同時又多了驚，軒轅的刀遠遠超過了他的想象，也就在這時，他才醒悟，自己中了軒轅的詭計，雖然他已經夠小心，甚至刻意提防軒轅，但仍無法避免地中了軒轅的圈套，這似乎有點好笑，但又能怪誰？　　軒轅的氣勢瘋漲，似乎這柄刀每進一寸，他的氣勢便強一分，而且刀勢快得驚人。　　老者出手，厚大的手掌上戴着一層古怪的皮膜，直擊向軒轅的刀。　　刀與掌逼近，像是兩塊不同極的磁鐵，竟似乎是相互吸引的。　　兩尺、一尺、半尺……三寸……兩寸……突然，軒轅的刀鋒一滑，竟自矮胖老者掌沿之下劃過，直擊其腋下，凜烈的刀氣竟使得矮胖老者衣袖盡裂。　　“噗……”軒轅的刀避開了一隻手掌，卻斬在另外一隻掌心上。　　那同樣是一隻戴着古怪皮膜的手，但卻不知道矮胖老者以什麼樣的形式竟先軒轅的刀而擋在腋下，完全化解了軒轅這致命的一刀。　　刀鋒雖利，但卻並不能切入那層皮膜之中，不過，軒轅主攻的，並不只是刀，還有腳。　　他似乎早料到這一切，包括那老者擋住他的刀，只是沒想到對方用的卻是手，而且更是刀鋒所不能傷的手。　　破綻，並非天生，那只是在一定的形式之下所漏出的間隙。當矮胖老者的手掌擋住軒轅的刀時，間隙也便出現在軒轅的眼前。　　軒轅絕沒有半點猶豫，他不是一個習慣放過機會的人，任何機會都一樣，何況對方是自己的生死大敵。　　“砰……”軒轅的腳踢中了矮胖老者的肚皮，但同時他更吃了一驚，因為他所踢中的彷彿是一隻皮囊，氣勁一發即無，像是陷入了一種無限的空洞之中。　　矮胖老者的身形一震，軒轅這一腳的爆發力幾欲千鈞，他也忍不住倒退了兩步，本來想抓住軒轅刀鋒的打算也便落了空。　　此刻，禮讓三招已經只是一種虛談，根本就不成現實。　　矮胖老者沒有受傷，只是有一種想吐的感覺。似乎是晚餐吃得太飽，而被軒轅這麼一踢，也就有反胃的衝動。　　軒轅驚，矮胖老者更驚，軒轅驚的是如此一腳竟然不能讓對方吐血重創，也不知道這老者修習的是什麼古怪武學，腹腔之中似乎只是充滿了一種抗擊打的氣，根本就不能給他造成什麼傷害。　　矮胖老者驚的是軒轅這一腳竟能讓他有想吐的感覺，這是他很少有過的事，更驚的是軒轅的武功竟然厲害如斯，也刁滑如斯，他不得不收起大意之心。而此時，軒轅根本就不給他喘息的機會。　　軒轅知道只有將這老者的銳氣一挫再挫，方能穩住自己所得的先機，在沒有交手之前，也是矮胖老者銳氣最盛、氣勢最雄、殺氣最重之時，那時候，軒轅處於絕對的劣勢，如果那時候動手的話，軒轅絕對只能處於挨打的局面。　　高手相爭，氣勢和心態極為重要，在此漲彼落的情況下，那老者只好將先機拱手讓給軒轅了，而這之中，又不能不承認，智慧和戰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實，以軒轅的實力，並不會比這老者差多少。　　這段日子來，軒轅不斷地研習青雲的劍法，此刻已經將之深深地記在了心底，在給恭弘=叶 恭弘皇和花猛看過之後，便將之燒毀了。以軒轅的天分和往日對劍道的了解，對青雲所註解的劍法之中領悟了極多的精義，雖然不能貫通加以靈活運用，但在偶然之下，也可以找到那種感覺，進入一種極為玄妙的境界，而且此刻軒轅的功力已經遠遠地超過年齡所限，雖不能與矮胖老者相比，但在天生神力與體能的配合下，也不會輸給對方。因此，只要在氣勢上壓倒對方，完全有致勝的可能。　　當然，矮胖老者這一生所經歷過的生死戰役可能比軒轅多得多，是以在一開始的氣勢、銳氣和殺氣之上都蓋過軒轅，但卻被軒轅巧妙地扭轉了形勢。　　這是一個不會有第二次的機會，因為矮胖老者絕對不會再上第二次當！是以，軒轅分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絕對不再給對手以喘息的機會。這，並不是一種殘酷！　　刀風又至，卻是斬向腦袋！　　矮胖老者心中明白，軒轅這一刀可以任意改變方向和角度，他的直覺告訴自己，軒轅的刀鋒正在以一種肉眼難以覺察的速度震動着，而這種震動的厲害之處，便是在“感風”。　　感知那逼近的風向，刀身可隨風而動，應風而舞，是以，可以任意改變方向，就像剛才那一刀般，在掌刀相擊的前一剎那間改變了方向，以險之又險的速度和角度對敵人造成不可抗拒的威脅。　　這種刀法，矮胖老者還是第一次見到，但以他這一生所積累的作戰經驗來說，知道這種刀法的可怕。　　其實，這刀法也是軒轅第一次使用，正是自青雲的劍法中所領悟出來，並加以變化的臨場發揮之作。　　青雲的劍法很重視“感風”，任何攻擊都不可能不牽動氣流，牽動氣流便會形成風，而青雲的劍法正是聞風而動的產物，劍隨風動，變化無窮，更可隨風勢的變化任意變換角度，這種劍法飄忽輕靈，虛實莫測，變幻無窮，實是劍法之中的經典。　　當然，神族的劍宗本就是劍術之祖，其劍法之奧妙，之博大，並不僅限於此，它所闡述的只是一種劍理，一種意境，至於究竟可以修習到什麼程度，擁有什麼樣的劍術風格，這就要看各人的品性、資質和悟性了。　　青雲的劍法只能代表劍宗的一支，並不能代表劍宗的全部，但青雲確實是劍道的奇才，他所領悟出的劍道境界和劍法本就已經超絕無倫，卓越不凡，天下間已經沒有多少人可以勝他了。　　軒轅的刀法，乃是綜合自己往日所學的流雲劍道。　　神山鬼劍及青雲的劍意所自創之招。往日，他所學的“流雲劍道”、“神山鬼劍”只是一個模式和少許的意境，正因為如此，他才沒有被劍法的模式所限制，任意地創意，只取其精髓融入刀中，反而使得刀意更順。但如果一個用慣了劍的劍手，他們的思維反而會受到劍法的模式所限，無法盡情發揮刀的長處，而軒轅卻無此顧慮。　　矮胖老者身子一縮，如一團肉球般在退勢未竭中再退，他先前之所以退兩步，是因被軒轅那一腳所震，但現在卻是為了躲避軒轅這一刀。他不知道該如何阻止軒轅這一刀，至少，到目前為止，他仍想不出對付這古怪刀法的辦法，因此，他惟有退。　　軒轅步步緊逼，但老者的退速極快，而且是撞向恭弘=叶 恭弘皇。　　大概，矮胖老者也知道要單獨對付軒轅再在他的手中扳回先機，那是一件極難之事，倒不如藉此刻略占上風的紅眉老者之手為他解開這一場危機。　　恭弘=叶 恭弘皇也吃了一驚，但他的速度極快，矮胖老者想要撞中他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只是他一退開，柔水將會吃緊遇險。是以，他也有矛盾與苦處，但卻不能不避。　　軒轅的刀勢，迅速地切入紅眉老者的槍勢之中，及時分擔了柔水的壓力，而且軒轅純粹是以硬碰硬，比恭弘=叶 恭弘皇那虛多於實的招式更實在，更具殺傷力和牽制力。　　近身搏擊，軒轅從來都不會害怕，也從不會退縮，雖然他的右手受傷，但對於他來說，左右手似乎並沒有太大的區別，當然這與他的習慣不無關係。昔日軒轅為了能對付地祭司，他曾刻意地去練習過左手，直到能讓左手與右手一樣靈活為止。當然，這也是為了暗襲的方便，使敵人出其不意。而此刻，這種曾經的努力正好派上了用場。　　矮胖老者似乎終於擺脫了軒轅刀勢的追襲，但他卻成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標。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雖不如軒轅那般飄逸，但卻快得讓他難以接受。　　恭弘=叶 恭弘皇沒有別的長處，就只有快！說到破綻，他劍法之中所存在的破綻比軒轅的多了許多，但快可以掩蓋許許多多的缺點，使對手根本就沒有機會對他的破綻進行攻擊，而且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法快如鬼魅，似乎無處不是他的身影和劍影，這也讓矮胖老者頭大，他此時的處境其實也不會比面對軒轅之時好多少，不過，他的反應速度也的確快，恭弘=叶 恭弘皇與紅眉老者交手這麼長時間后，已經有些疲憊，而這時的速度也減慢了少許，這使得矮胖老者勉強可以應付。　　此刻矮胖老者惟一的期望就是比內力，在功力方面他肯定勝過恭弘=叶 恭弘皇，因此，只要恭弘=叶 恭弘皇攻勢一竭，便是他反擊的時刻。　　紅眉老者在與軒轅交手后，立刻感到了壓力，此刻的軒轅似於比剛才更為兇猛，更為霸道，而且刀法更為古怪，力道沉猛至極。他不知道軒轅怎會在短短半盞茶不到的時間內有如此大的改變，這顯得有些不可思議。

# 第十九章 臨陣創招

　　他當然不明白，當軒轅第一次與他交手之時，心思被那個神秘的伏朗給弄亂，而且聖女鳳妮的事又使他感受到莫大的委屈和憤怒，不可避免地產生了一些消極而頹喪的情緒，這便影響了他的信心和鬥志，使得他的武功不能夠得心應手地發揮出來。但此刻，軒轅卻已完全拋卻了那些東西，心神一片寧靜，靈台無比地清明，整個人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種絕妙的劍境之中，而專心揮灑着這臨時創意的刀招，這才使得他如同變了一個人似的。　　柔水只感到壓力大減，皆因每一次攻擊軒轅都是毫不退讓地與紅眉老者硬撼，使得紅眉老者不得不全力應付軒轅的攻擊，在應付軒轅這變化萬千的刀法之時，只能抽出很少的一些力氣去對付柔水，在這種情況下，又不得不變成劣勢。　　軒轅只感到越殺越痛快，他還是第一次如此專心地用刀，只覺得飄忽之中，那霸殺之氣更甚，更有效地發揮出他神力的優點，劈、斬、切、掛、拖……每一個動作都似乎將自身的力氣發揮得淋漓盡致，妙到毫巔。　　軒轅的刀法似乎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招式，隨心而發，隨手揮出，但每一擊都有着無可挑剔的威力，不僅僅紅眉老者吃驚，就連柔水也為之驚訝。　　刀，在這個時代之中，其作用只是在於割肉，作為近身防衛之用，而在這野獸橫行的年代，長兵刃乃是最吃香的，因此，人們創出了許多矛法、槍法、戟法，而劍作為一種神器，是以也有人去研究，創出驚世的劍法，但刀卻一直是被人們所忽視，並沒有誰創出了驚世的刀法，也很少有高手是以刀作戰的。因此，刀並無可以讓人津津樂道的驚世之作，而此刻，軒轅使出的刀法是聞所未聞卻威力絕倫的好招，自然連柔水也感到驚訝了。　　恭弘=叶 恭弘皇的狀態似乎不佳，也許由於今日失血過多，功力大打折扣，速度似乎開始慢了下來，柔水見軒轅越戰越勇，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遂舍下紅眉老者直攻那矮胖老者。　　“嘿嘿，又多了一個漂亮的女娃，以為老夫會手軟嗎？”矮胖老者手中不知戴着一張什麼皮膜，竟不懼刀劍的砍擊，此刻正佔了上風，見已經極為疲憊的柔水不顧一切地來救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也不以為然，揮手便向柔水擊去。矮胖老者此刻才知道，眼前的三個年輕人都不是易與之輩，特別是軒轅，似乎氣脈悠長至不疲不倦，刀術更詭異之極，若想輕鬆解決這三個年輕人，大概只有從這女娃身上下手，如果能夠生擒這女娃，讓另外兩人投鼠忌器，相信定會有效。是以，他的目標改向柔水。　　“小心！”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明白了矮胖老者的心意，不由驚呼提醒。　　柔水也吃了一驚，她並不知道矮胖老者的雙手不懼刀劍，此時見對方伸手向她的劍抓到，不禁冷哼一聲，劍勢加快。　　“小妞，你上當……呀……”矮胖老者一句話還未說完，肥厚手掌已在柔水的劍下斷開，五指隨着一股鮮血在那層皮膜包裹下跌落，而柔水的劍勢未竭，直向他咽喉削來。　　矮胖老者大驚失色，他做夢也沒有想到這刀劍不傷的手竟然在柔水的劍下如此不堪一擊。他哪裡知道，柔水手中的劍正是軒轅那柄含沙神劍，削鐵如泥，又豈好惹？而這一切只怪他粗心大意，太輕視對手，更對自己手上的保護甲太自信，這才敗得一塌糊塗。　　“哧……哧……呀……”矮胖老者在疾退之時，已經失去了方寸，更忽視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快劍，而柔水的劍也不慢，在這種距離之中，他根本就來不及退卻，以至於連中兩劍，慘嚎不已。　　柔水見一劍傷敵，禁不住大喜，她並沒有意識到手中的劍實乃神器，倒是恭弘=叶 恭弘皇立刻就意識過來，也大喜。　　這個局勢乃是極為巧合，如果矮胖老者小心應付的話，誰輸誰贏還是個未知數，但這一下，勝負根本就不用說。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如疾雨紛飛，矮胖老者在慘痛之下，那肥胖的軀體竟在剎那間中了數十劍之多，僅剩的一隻手根本就無法抵抗恭弘=叶 恭弘皇的快劍，而他的失算正是導致慘死的主要原因。至死之時，他猶在後悔，但卻已遲了，他的頭顱是柔水以含沙劍割下的。　　恭弘=叶 恭弘皇以劍拄地，他實在大累了，剛才那一輪疾攻，他竟一口氣揮出了數千劍之多，此刻強敵一死，他實在有些撐不住了，畢竟他身上的傷也沒痊癒，又因失血過多，整個人幾乎虛脫。他最後以最快的速度攻出數十劍，是因為怕矮胖老者傷了柔水，卻沒想到這老者在重創的劇痛之下根本就擋不開，竟被他的劍刺成了蜂窩。　　柔水也有內傷在身，能夠堅持到這一刻，也是極不容易，兩人不由相對着直喘粗氣，希望儘快恢復力氣，再助軒轅合力搏殺紅眉老者。不過，他們對軒轅極有信心。　　至少，在這一刻，軒轅的刀勢是愈演愈烈，戰意越來越高。　　紅眉老者大驚失色，矮胖老者的慘死對他的打擊極大，今日的戰局本來就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再加上這個變故，他的鬥志和戰意幾乎盡失。　　面對軒轅這如行雲流水一般不止不休、綿綿不絕的攻勢，紅眉老者的鬥志和戰意本就在縮減，這一下更是如此。　　軒轅絕對不會放過任何機會，在紅眉老者心神大震之時，他的刀便已乘隙而入，正是對手所露破綻之處。　　紅眉老者極力封擋，但依然無法抵住軒轅那似乎無孔不入的刀。　　紅眉老者慘哼一聲，身形向黑暗之中疾掠而走，虛空之中濺落點點血花，他無法抵住軒轅那乘隙而入的刀，受傷而去。他知道再呆下去，也只有死路一條，待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回過氣來，那便連逃走的機會也沒有了。　　是以，他在此時連想也不想轉身便走，甚至連丟在地上的那大半截魚竿也不要了。　　軒轅並不想追，這個結果已經讓他很滿意，此刻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以極速回到神堡，看看那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而且，在這荒林之中，也不知道到底伏有多少敵人的高手，此刻畢竟不宜孤軍作戰。　　“你們怎麼樣了？”軒轅見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都在急促地喘息，不由關心地問道。　　“我們沒事，阿軒，你這刀法實在太玄妙了。”　　恭弘=叶 恭弘皇禁不住贊道。　　“我從來都沒見過如此精彩的刀法！”柔水也由衷地道。　　軒轅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刀劍相通，刀即是劍，劍即是刀，只要稍作變通即可互用，何用驚訝？”　　“刀即是劍，劍即是刀，刀劍互通……哇，軒轅，你大了不起了，居然能夠有如此想法，你一定要將剛才的刀法教給我！”柔水欽佩地道，旋又扭頭望向恭弘=叶 恭弘皇，語氣變得溫柔地問道：“你感覺好些了嗎？”　　恭弘=叶 恭弘皇點了點頭，道：“我們還是趕快回神堡吧。”　　軒轅轉身拾起那大半截魚竿，自語道：“這魚竿的質地可不簡單，不能浪費了。”　　※※※　　果不出軒轅所料，聖女和施妙法師失蹤了，幾名守護在門外的奴隸兄弟被人擊暈，顯然是有人在外接應，而且是高手，否則絕難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神堡，再安然地離去。　　貳負極為著急，雖然他已經問過了所有哨口，但全都表示未見敵蹤，更未發現聖女的蹤跡。此刻見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回來，而且帶來了一個美艷絕倫的女子，不由心中暗鬆了一口氣。　　神堡之中其實有火光，但在神堡之外卻無法發現光亮，而且通往神堡的浮橋口有人把守，照理應該不可能有人接近神堡而讓人無法覺察，但來者還是將聖女諸人接應走了。　　貳負有些無可奈何且略帶歉意地向軒轅解釋了這一變故，但軒轅卻只是極為淡然地說了一句：“這不關你的事，我早就料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但我還是回來得遲了！”　　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立刻明白了軒轅的話意，惑然問道：“你是說可能是……”　　“是伏朗，一定是他！”軒轅肯定地打斷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語氣有些憤然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不再出聲，他不知道該說些什麼，他的思維並沒有軒轅細密，也沒有想到伏朗出手如此之快，或許是因為他太累了，累得什麼都不願去想吧。　　“恭弘=叶 恭弘皇，公主，你們去好好地休息一會兒，明天或許還會有一場大戰等着我們呢。”軒轅深深地吸了口氣道。　　“大首領，你的手仍在流血！”郎二有些擔心地提醒軒轅道。　　軒轅抬起右掌，望着手中的血跡，不由得淡然笑了笑，道：“沒關係，很快就會好的。”　　貳負什麼也沒說，撕下衣服的一角為軒轅纏上，心頭卻極為沉重。　　恭弘=叶 恭弘皇知道沒有必要為軒轅擔心，也擔心不了，眼下最重要的事莫過於好好休息，養足精神，以應付即將到來的變故。　　柔水也有傷在身，被白虎神將那憤怒的一擊傷了內腑，所幸白虎神將是負傷在先，而使得功力大打折扣，這才沒有要柔水的小命，但柔水再與紅眉老者那一陣劇斗，幾乎使她虛脫，此刻一回到安全的所在，自然精神鬆懈，疲憊不堪。　　“貳負兄，請將十位隊長全都請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講。”軒轅心情也有些沉重地道，他知道眼下形勢的嚴峻實在已達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無論是神谷的力量還是九黎族的力量，都絕不能夠掉以輕心，而且東夷族並不只有九黎一部，那麼未知的危險是難以預測的。　　貳負望了軒轅一眼，他自軒轅的臉上看出了事情的嚴重性，是以，他並不再說什麼，只是緩緩地行了出去。　　軒轅望瞭望郎二，沉重地吩咐道：“你去將神堡之中的糧草全都放到一個外人難以找到的地方藏起來，只要每人留下四天的糧食。行動要小心，越少人知道趟好，到時候特地點跟貳負兄和郎大及郎三說一聲就行。”　　“這是為何？”郎二極為不解地問道。　　“你先別管這麼多，在你做好這件事後迅速回來見我！連伍老大也一起帶來！”軒轅認真地道。　　郎二不再說話，而是轉身便走了出去，惟剩軒轅一人平靜地在室中沉思，火光之中，他禁不住拿出了懷中的羊皮卷，仔細地參悟着逸電宗的神風訣，他要利用有限的時間將神風訣的精要參悟。至少，他要將神風訣的內容盡數記於腦海中。他不想這張羊皮卷落在九黎族人之手，而帶在身上始終會是極為危險的。　　※※※　　貳負再次進來，身後跟着郎大和郎三及十位隊長，還有四位負責各種事務的頭目。　　這是軒轅臨時所定的十多位人選，是從眾奴隸兄弟中選出來值得信賴之人，而且這十餘人分別來自八個部落。在眾奴隸兄弟之中，屬於這八個部落的人便有五百之眾。所以，他們之所以被推選出來，也是因為他們在各自所屬的部落之中有極高的威望，當然，這八個部落依然存在，但此刻卻極為弱小，受盡了九黎部的欺辱而分散於各地。因為他們不想被九黎部奴役，便只好搬出九黎部的勢力範圍之外，這是一種莫大的悲哀，弱小部落的悲哀。　　軒轅望着進來的近二十人，心中稍稍感到一絲暖意，畢竟，他不只是孤軍奮戰，還有這麼多並肩作戰的兄弟。　　“大首領召我們來不知道有何事吩咐？”郎大率先問道。　　軒轅並沒有藏起神風訣，只是目光在眾人的臉上掃了一遍，深深地吸了口氣，這些人的面孔都很熟悉，他也叫得出這些人的名字。在這十七人當中，年齡最大的應是赤龍族的哈莫，年近五旬，但卻精神矍鑠，看其體魄絕不輸於年輕人，也是赤龍族最優秀的獵人，有一些武功底於，是以他當選為赤龍族的隊長。當然，在這裏沒有族別之分，更不存在部落的界限，因為他們都曾是奴隸，而此刻只不過是奴隸兄弟的組合，而貳負和軒轅是他們所推選出來的大首領，他們全都歸屬於軒轅和貳負統屬。　　貳負為這群奴隸兄弟的組合取了一個極好的名字――龍之旅！　　龍之旅是沒有族別之分的群體，但卻有着一個小氏族的力量，之所以無法構成一個氏族，是因為缺少女人和構成一個部族所需要的成員。因此，如果當這是一個氏族還不如當它是一支軍旅，而貳負便是這個意思，軒轅也認同了這一切。　　當然，這是一支新生的力量，還需要極多的完善，到目前為止，時間上根本就不允許，無法將之進行統一的編排和訓練，否則的話，軒轅絕對有信心將這支數百烏合之眾變為一支強勁的生力軍。　　軒轅很珍惜這所得的力量，尤其是如赤龍族的哈莫，地蠍族的蠍王、玉龍族的青玉蛇、虎頭族的虎嘯、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猛禽，及分別代表其他幾族的滅靈，玄計、苦心，這些人全都是極為優秀的人物，如果加以調教，假以時日，一定能成為軒轅的得力幹將。是以，軒轅並沒有將神風訣收起來的意思。　　“我找大家來是要讓大家花半個晚上的時間記好一種高深的武學，然後大家迅速趁黑離開神堡，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苦修，或是回到各自的部落訓練自己的族人！”軒轅語破天驚地道。　　“什麼？”貳負和郎大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震驚地問道。　　“不用我再重複，時間緊迫，這是惟一可以保全實力的途徑，因為事情的變化實在太快，我們與其死守這片谷地戰死，倒不如找個地方休生養息，以圖后舉！”軒轅淡漠而無奈地道。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貳負以一種極為疑惑的語氣相詢道。　　軒轅無可奈何地苦笑一聲，向貳負和郎大望了一眼，深沉地吁了一口氣，道：“我們出去走走吧，讓他們在這裏仔細地看看這羊皮卷，能記多少便記多少，能領悟多少便領悟多少，但你們應該知道，這是不能落在敵人手中的，否則你們的族人永遠都無法翻身，待會兒我回來就開始行動。”　　眾人不由得全都為之愕然，甚至有些人心生不知所措之感。　　“走吧！”軒轅轉身行出石室大門，扭頭對那十餘人認真地道：“希望你們能摒棄雜念，好好地記下一些東西，要知道，這是關係到你們的族人能否奮起的大事！”　　“我們明白！”哈莫和蠍王似乎知道軒轅的意思，更知道這是多麼難得的一個機會，他們心中的激動自是難免的，更被軒轅這種毫不藏私的作風所感動，對軒轅欽佩之情不自覺地多了幾分。　　※※※　　軒轅一聲低嘯，兩道黑影自暗處電射而至，卻是兩隻猿人。　　貳負有些不明所以地望着軒轅，軒轅吁了口氣道：“此刻，我們所面對的不只是神谷的那群可怕的高手，還有九黎族的大舉來攻，甚至可能存在着極北的鬼方高手，這幾股實力全不是我們所能對付的！”　　“怎會這樣？”貳負有些驚駭地問道，旋又疑惑地道：“我們並沒有惹極北的鬼方呀？”　　“你也知道鬼方的存在？”軒轅問道。　　貳負點了點頭，似乎仍有些心悸地道：“我曾與鬼方刑天族的高手交過手，我的武功便是在那一戰中被廢了七成，這才遭九黎族所擒，且送到這裏受他們奴役。本來，我上次便可以恢復武功，但在最緊要的幾天，風揚那小子卻拿我當人肉沙包，使我真氣再次走岔，現在，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恢復武功了！”　　說到這裏，貳負不由得嘆了口氣，似有種說不出的惆悵。　　“哦。”軒轅一把抓住貳負的手腕，在貳負愕然之下，仔細地感應着其脈搏。　　“哦，只是少陽三焦經受阻，手闕陰心包經受損，不難調治！”軒轅鬆了口氣道。　　貳負不由得大喜，問道：“兄弟你有辦法？”　　軒轅點點頭道：“這還難不倒我，待會兒我便為你疏通經脈，只須再休息十天半月你就可功力盡復，無須憂慮！”　　“那太好了，這些日子以來，我受夠了！”貳負激動不已地握住軒轅的手，喜道。　　郎大不由得對軒轅又多了一絲高深莫測之感，或許是因為他本身就對軒轅了解不深，但軒轅的一系列表現卻讓他不得不欽佩。　　“如此一來，也是我們龍之旅的喜事，我可以放心地將龍之旅交給你去訓練組合了！”軒轅重重地拍了拍貳負的肩頭，歡快地道。　　“由我？那你呢？”貳負奇問道。　　“我還有些事情要辦，不能夠跟你們一起離開，只能夠日後會合。”軒轅道。　　“離開？你說我們真的要離開神堡？”貳負訝然問道。　　“不錯……”　　“報告大首領，你讓我準備的三十捆長粗繩已經全都準備好了。”伍老大趕了過來，打斷軒轅的話，他顯然有些不明白軒轅的意圖，更不明白要這麼多粗長繩是拿來干什麼的。而他曾是這裏的奴隸總管，自然知道這類材料放在那裡。　　“嗯，很好。郎大，你便讓人把這三十捆長粗繩送到望風崖下，讓兩隻猿人爬上崖頭繫緊；伍老大，你立刻去召集各隊的兄弟會合，一切的動作都需輕巧、利落，不能亮火！”軒轅沉聲吩咐道。

# 第二十章 聖女叛變

　　郎大和伍老大相視望了一眼，隱隱地猜到可能發生了什麼事，但卻又不太明白。　　貳負的眉頭皺緊了，但他並不出聲，只是待郎大和伍老大走開后才望了軒轅一眼。　　軒轅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有些歉意地道：“都是因為我才使得大家被聖女給出賣了！”　　“聖女出賣了我們？”貳負臉色一變，驚問道。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九黎本部的高手已經在趕來的途中，而神谷的高手也一定作出了大量的調動，甚至連鬼方的高手也不例外。這全都是因為我算漏了一個人，也疏忽了一個人。”軒轅想到伏朗，便有一種咬牙切齒的恨意，這個人的確大陰險，也太狠辣了一些，甚至有些卑鄙，也或許滿蒼夷那晚殺他也與伏朗有關。　　貳負並不懷疑軒轅所說的話，他只是不明白軒轅為什麼竟會要如此急切地離開。雖然眾奴隸兄弟並不會武功，但以人多勢眾，又有神堡這有利的地形，支撐數天是不成問題的，也用不着這麼急切。有時候，他也覺得軒轅太獨斷了一些，一切都似乎早就已經計劃好，只等着他遵着其意願去執行一般。　　當然，貳負並不介意這些，也極尊重軒轅的意見，此刻的軒轅在他心中與神毫無分別。　　軒轅似乎也明白了貳負心中所想，遂把相遇滿蒼夷與神谷兩大高手交戰及一系列的事情向貳負仔細地講了一遍，包括自己的懷疑和猜測，以及這些人之間的關係，甚至在有邑族中發生的事情也全不隱瞞。　　貳負只聽得目瞪口呆，但對於軒轅的坦誠和信任也感到極為高興，就算剛才有些微的不快，這一刻已經盡去，他也明白了事情的嚴重性，而且軒轅的安排顯得極為合情合理，布置適當，他自然不會再有意見。　　而且，軒轅的布置也是一種極有遠見的做法，所有的一切，都是為了眾奴隸兄弟着想。　　軒轅突然扭頭向黑暗之中望去，貳負也在此時聽到了一陣腳步之聲。　　軒轅緩緩地轉過身來，他已經看清了黑暗中來人的身份，只是奴隸兄弟中的一個小隊長。　　“大首領，二首領……”那人行得很近了方發現軒轅和貳負的存在，有些急切地呼道。　　“發生了什麼事？”軒轅悠然問道，直覺告訴他，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　　“有幾個神秘的人物硬闖過了幾道關口，兄弟們根本就擋不住他們，反而被傷了幾位兄弟！”那漢子惶急地道。　　貳負和軒轅不由得面面相覷，軒轅卻沉聲問道：“是否看清了有幾個人？”　　“好像只有十幾人，他們似乎根本就不懼機關陷阱，武功皆十分厲害。”　　“走，我們去看看。”軒轅語氣有些沉重地道。　　貳負沒有反對，而是跟在軒轅的身後迅速地向谷口行去。　　※※※　　谷口，只有零星的火光可以讓人勉強看清入口的景色。　　軒轅發現自己所設下的機關陷阱，幾乎有一半已經被破壞，不由得心中在大怒之時也有些驚駭。　　入口處的奴隸兄弟正在調集強弓毒箭以對付來犯的敵人，而一些操控機關的奴隸兄弟幾乎都是負傷而歸，那群入侵的高手似乎並無意殺死這群並不會武功的人，抑或在他們的眼中，這群人根本就不值得他們下手。當然，一個思想已經成熟的人，如果讓他刻意地去找只螞蟻來捻死，這似乎也太無聊，太無趣了，這也是這群奴隸兄弟能夠僥倖不死的原因。　　貳負也為這群縱躍間無比靈活、手法極為奇詭的高手給震驚了，他此刻才深深地明白，為什麼軒轅對九黎本部的高手並不怎麼擔憂，反而對神谷和鬼方為數不多的高手而憂心了。　　也的確，一群真正的好手，他們與這群奴隸兄弟之間的檔次相差的確很多，跟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如果在正面面對九摹本部的敵人，背後又有這群高手相擾，就算他們將神堡守得固若金湯，也是經不起損耗的，不用多久便會潰不成軍。由此可見，軒轅早一步撤離神堡的決定是多麼的明智之舉。　　兵家必爭之地的戰亂反而是最多的，也是最為殘酷的，禍與福之間的距離並不遙遠，軒轅似乎明白這個道理。　　“住手！大家全給我住手！”軒轅突然發出一聲高呼，極為出人意料的高呼。　　那些操控機關的奴隸兄弟和正在與來敵交手的人也全都意外地頓了頓，貳負有些訝異地望瞭望軒轅，但軒轅的目光只是投向黑沉沉的谷口。　　“下面可是共工氏的兄弟？我是軒轅，大家都是自己人，快住手！”軒轅高聲呼道。　　貳負再驚，但他運足目力依然無法看清谷口那十餘人的面容。　　守在谷口的眾奴隸兄弟迅速退開，更讓出一條通道來，並順便將谷口的殘局收拾了一下。　　那本來殺氣騰騰的十餘名神秘人聞言后似乎也有些驚異，仰望站在土丘之上的軒轅，半晌才相互交頭接耳地低語了一陣子。　　“你們是來找柔水公主的嗎？”軒轅揚聲問道。　　“果然是軒轅公子，不錯，你可知道公主的下落？”　　其中一人似微有些驚喜地問道。　　“公主便在神堡之中休息！”軒轅先回答了一聲，才向那群以強弓毒箭環伺的奴隸兄弟吩咐道：“這些是我們的客人，放他們過來。”　　※※※　　“一切全都仰仗軒轅公子了，如果這次公主真的出了什麼事，只怕我們是再也無顏面見水神了……”　　說話的是柔水身邊的第一護衛庄戈。　　“公主行事也太任性了，我們也實在是沒有辦法……這次竟偷跑出來，要不是……唉，不說了，幸虧有驚無險！”望月長老唉聲嘆氣地道。　　軒轅心中卻在暗自欽佩柔水的痴情，對愛情的執着，恭弘=叶 恭弘皇如此對她，她依然不改初衷地千里相追，更親身涉險。不過他對望月長老及這群柔水的護衛們也深感同情，遇到這種任性的主兒，自己也跟着提心吊膽。　　這次保護柔水的主要人物其實不是庄戈，而是望月長老。在共工氏中共有八大長老，而這八大長老軒轅都曾見過，是以，眼前的望月長老他並不感到陌生。　　“對了，我們一路上來，發現有一大批人向這邊趕來，似乎是要向這裏來。”庄戈似乎記起了什麼似的道。　　軒轅的臉色微微變了變，沉思了半響，問道：“你們怎會想到闖到這裏來？”　　望月長老和庄戈全都一怔，相視望了一眼，有些尷尬地笑了笑道：“其實我們也不敢肯定公主便在這裏，只是我們奠名其妙地收到一封信，說公主被九黎族人所擒，而且便囚於這片谷地的神堡之中，我們本想偷偷地潛入，但不小心觸動了機關，這才暴露了身分，誰知道公主真的在，而且在這裏見到的不是九黎人，而是你。”　　軒轅和貳負的臉色變得有些難看。　　“傳我之令，全神戒備，任何人闖谷殺無赦，有任何動靜立刻來向我報告！”軒轅向一旁立着的小隊長鄭重地吩咐道。　　“你是說有人會跟在我們後面闖谷？”庄戈有些吃驚地問道。　　“如果我沒有估計錯的話，此刻他們應該已經來了！”軒轅不由得嘆了口氣道。　　望月長老和庄戈的臉色也變了，庄戈一拍桌子，立身而起，激昂地道：“事情是由我們引起的，就由我們去處理好了！”　　“庄護衛先別激動，也許事情並不是我們想象的那樣糟糕……”　　“不好了，不好了……”軒轅的話還沒說完，便被一個進來的人給打斷了。　　“胡月，發生了什麼事？”貳負沉聲喝道。　　“起火了，大首領，二首領，兄弟們所住的營棚和糧倉起火了！”那闖入的漢子滿頭是汗地稟報道。　　“什麼？”貳負再也坐不住了，騰地一下站了起來，驚聲問道。　　軒轅和望月長老諸人全都吃了一驚，軒轅迅速推門而出，放眼外望，果見神堡糧倉方向火焰騰起，還有幾個奴隸兄弟所居的營棚也起了火。　　“嚓嚓……”一串急促的腳步之聲吸引了眾人的目光。　　郎二的表情有些驚訝和不解地趕了過來，伍老大也自浮橋之上迅速跑來，臉色卻比郎二難看多了。　　“大首領，你吩咐的事情已經辦妥了，怎地還要把糧倉也燒掉呢？”郎二有些不解地問道。　　聽到這裏，軒轅不由得鬆了口氣，有些慶幸地笑了笑，道：“燒得好，這糧倉並不是我派人燒的，而是有敵人潛了進來！”　　郎二一愕，知道軒轅絕不是在開玩笑，不由得吃了一驚，問道：“那我們該怎麼辦？”　　“立刻準備撤離！”軒轅沉聲道。　　“大首領，我想神谷的高手定是已經來了！”伍老大急匆匆地趕來，臉色有些蒼白地道，他對神谷的高手可謂忌諱極深，此刻事情稍一有變，他便已經感覺到要發生什麼。　　“我知道，我吩咐的事你可曾辦好？”軒轅冷問道。　　伍老大似乎稍稍鎮定了一些，認真地點了點頭，回應道：“嗯，全都辦好了，眾兄弟已經聚集，只有那些住在神堡中的人仍未通知。”　　貳負心頭也鬆了口氣，暗自慶幸軒轅的先見之明，如果軒轅不是事先如此吩咐，只怕此刻定有許多兄弟莽身火海，一片大亂了。　　“很好，立即吩咐所有兄弟加強戒備，分成十組巡邏，以毒箭對敵，對任何可疑之人皆殺無赦！”軒轅殺意張狂地道。　　“我看，我們也去會會這群人好了！”望月長老有些過意不去地道。　　“如此甚好，不過庄護衛還是留在這裏為公主護法，免得有人驚憂了她的休息。”軒轅欣慰地道。　　庄戈向望月長者望瞭望，立刻選了四名護衛留於石室之中。　　軒轅卻向貳負道：“貳負兄，我先來為你打通手少陽三焦經吧！”　　貳負大喜，反問道：“現在？”　　“不錯，這並不需要花多少時間，也很容易！”　　軒轅自信地道，對於全身的經絡穴位，他相信自己懂得絕對不少，當初歧富教他修習先天真氣之時，便以他的身子為實例，細細地講了一追經絡之間氣息的運行和各道經脈所起的作用和各穴位儲氣的方法。　　是以，軒轅雖然對醫理並不是很精通，但涉及到經脈和穴位之時，他對自己絕對有信心。他更明白通過對脈理的分析，也完全可以治癒許多傷病，雖然當初歧富並沒教他多少醫道的知識，但這許多年來，軒轅對自己身體各路經脈的自我摸索，也得出了許多有效的治病之法，正是所謂的一通百通，也是因此才會留下經典之着――《黃帝內經》！　　而這些對於不懂醫理的人來說，自然是極難，但對於軒轅來說卻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　　※※※　　神堡之中依然安靜，但火光隱現，倒是湖岸的谷地之中，極為喧鬧，四處都有全副武裝的奴隸兄弟巡查。　　雖然這群人並不是好手，但人多可以壓死人，更何況這群人的手中全都以毒箭對敵，任誰都不想正面直迎其鋒。　　這種場面當然極出敵人意料之外，黑暗之中，他們本以為燒的是整營的奴隸，但此刻他們定然已經發現所燒的全都是營棚，這對他們心裏的打擊定然不小。　　望月長老依照軒轅的吩咐，據守於望風崖下那一堵石牆的暗處，而在那裡更伏有百餘名奴隸兄弟。軒轅並不想讓敵人發現他們正在準備退走，是以，他必須維護住這一條道路，其它地方他已經全不在意了，無論對方如何破壞，他都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兩隻猿人辦事的速度極快，攀崖本是猿人天生的本能，望風崖雖陡，但對它們來說仍能夠輕鬆爬上。　　軒轅現在要做的事是將神堡之中的病弱先送出谷外，然後才調集眾奴隸兄弟攀上崖頂，那時候便是有人發現，想追也已太遲。　　軒轅是第一個爬上望風崖的，兩隻猿人已在上面等侯。　　四周的夜色極沉，黑乎乎的一片儘是密林。　　軒轅並不是第一次站在這塊地方，第一次和恭弘=叶 恭弘皇登臨此地之時，遭到九黎族高手的圍殺，幸得柔水公主相救，這才進出生天，此刻卻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處境。　　猿人以其極為敏銳的覺察力和速度，在這片林子之中迅速地巡查了一追，並沒有發現敵蹤，顯然是神谷和九黎族之人沒有料到軒轅會如此快地便撤出神堡，這完全不合情理。當然，這是因為他們並不知道聖女鳳妮已經離開了神堡，也不知道有伏朗這個神秘人物的存在，是以才會估計失誤。　　伏朗自不會饅得將自己的行蹤告訴九黎族人，他的本意也是想借這群奴隸兄弟之手吸引各路人馬的注意，這才能夠讓他達到輕鬆逃離的目的。就算他知道軒轅會提前撤離，他也不會向九黎人透露，如果軒轅的這支龍之旅敗亡太快的話，他的行蹤便一定會很快被發現。何況，他根本就不知道軒轅能夠如此快地作出判斷，並且提出撤退計劃。　　軒轅心中很明白，只有事事出乎敵人意料，方能達到最為理想的結果。　　郎大和郎二諸人身後也跟着上來了五十多名身手矯健的漢子，更有近百名體質稍弱的奴隸兄弟也在相互幫助之下被拉了上來。他們一上來，便立刻按軒轅所說的方位設機關，下埋伏，這一切的準備全都是為後繼者能夠毫無顧慮地上得望風崖。軒轅絕不想有半點差錯，此刻的他，明白實力的重要性，每一點實力都絕不能夠浪費。　　在這種蠻荒的時代，一個人的力量顯得極為薄弱，這一路上被追殺的苦楚，軒轅是深有感觸的，如果自己擁有足夠的實力，又何必與人玩這些虛偽的遊戲？　　又何必躲躲藏藏過日子？　　此刻軒轅心中有恨，他不明白，為什麼要恨聖女鳳妮，實則他的主要任務便是護送聖女平安地抵達有熊本部就行了。說白了，他們只不過是一群死士而已，根本就沒有恨聖女的權力。但軒轅恨聖女鳳妮的無情，或許是因為他根本不屬於有邑族之人，所以他並不覺得自己是死士，他只是在心中當聖女是朋友，抑或可以說，他愛慕聖女鳳妮那脫俗高雅的美，而聖女鳳妮卻無情地出賣了他和所有的兄弟，這對軒轅來說，無疑是一個極為沉重的打擊。　　軒轅也不明白，自己究竟是否真的喜歡上了聖女，抑或只是聖女那種不沾人間半絲煙火的美麗使他有些心虛，畢竟自己已有了數名女人，而聖女又是何等高貴聖潔，但此刻有些後悔沒有乘這段時間將聖女弄到手，這或許是一種報復的心理在作怪。　　郎大並不知道軒轅心中的恨意，但他對軒轅卻是極為尊敬和佩服的，雖然軒轅年紀輕輕，可其武功和智慧及一切的決策卻讓人不得不心服。　　軒轅暗暗決定，一定要將這群奴隸兄弟訓練成一群超強的勇士，他要讓聖女鳳妮看看，忽視了他，是一個絕對的錯誤！　　軒轅再次返回神堡之時，已經發現了敵蹤，而四周的奴隸兄弟正向敵人出現之處匯聚，殺意幾乎瀰漫了整個河谷。　　望月長老和十多名共工氏的高手已經與另一處暗中潛入的高手交上了手，那群人或許可以瞞過奴隸兄弟們的耳目，但絕對難以躲過望月長老這般高手的靈覺，是以他們準確地截住了這群人。　　潛入的敵人並不多。神谷的元氣也損傷了不少，在神谷之中，也並非全都是一流的高手。在望風崖下燒死了七八十人，在谷口的激戰中又死去數十人，神谷之中已經損失了一百多名高手，因此，能夠調出來的真正高手已經不多，否則的話，也不會只派出兩個老者來對付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而定會設下數道伏兵，將殺掉軒轅而後快。　　同時在神谷之中，仍有大批的奴隸，而這群奴隸的實力之強，絕對不是神堡這群奴隸所能夠相比的，這是軒轅自伍老大和貳負的口中所得到的信息。　　神谷和神堡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神谷中所囚的奴隸都是各地俘獲的精英，也即是高手。而在神堡之中所囚的奴隸都是將高手篩選了之後才帶入神堡做苦力，而有軒轅這隻漏網之魚全然是一種巧合。是以，就算神堡方面再亂，神谷之人也不敢傾巢而出，否則的話，那群擁有超強實力的奴隸們一旦反抗，則無從壓制，必會釀成更大的亂子。　　軒轅知道這一點內幕後，極為歡喜，也更有信心與九黎族一戰。　　庄戈也發現了敵蹤，他發現有數艘小船藉著夜色的掩護自湖水中向湖心的神堡靠近，他將其發現告訴了軒轅。　　軒轅很快便發現了這些敵人的蹤跡。　　這些人做得極為隱秘，借夜色掩護，以小船渡湖，只是他們太小看了共工氏的高手。　　共工氏的每一個人都絕對是一個優秀的水手，無論是黑夜還是白天，無論是水上還是水下，他們都能很快地發現疑點，除非對手的水性比他們更好，可以做到無跡可尋。　　庄戈發現幾艘可疑的船隻是根據湖面之上那一片幽暗的粼光，雖然只是遠處起火，但湖面之上依然會反射出一種異常的光潤，他們便是根據這種異樣光潤的明暗度來分辨是否有可疑人物潛近。換了任何不是共工氏之人，大概都會忽略這一點，這乃共工氏世世代代積累下來獨一無二的水上經驗，軒轅若不是有超凡的眼力，他也絕難發現這些可疑之處。　　第五卷

# 第一章 棄堡遠離

　　敵人的一切都是在黑暗之中進行，軒轅奪下湖心的神堡，只是借風揚的掩護，這才能夠成功。其實那時候湖心的神堡之內總共也不過二三十名九黎族的衛士，因為神堡並沒有修整好，所以沒有派大量的人駐守其中，而神堡之內仍有一群奴隸在幹活，這些人里應外合，對付這二三十人還不是一件很輕鬆的事？但此刻，神堡之中卻住着近兩百人之多，想要自浮橋之上直攻入神堡，單憑這偷偷潛入的高手，那自是沒有任何可能。因此，這群人只能偷偷潛入神堡之中進行破壞，遺憾的是，這群人遇上了軒轅。　　“庄兄，我們去‘捕魚’如何？”軒轅向庄戈笑了笑道。　　庄戈哪還不明白軒轅的意思？對於水中作戰，身為共工氏的高手，他還從來都未曾懼過誰，不由自信地笑了笑道：“庄某正有此意！”　　軒轅一聲低嘯，衣帶纏緊，身子如入水之蛙般竄入湖水之中，只有點點輕濺的細碎浪花波動。　　濺起的浪花使庄戈的眼中閃過―絲駭然，軒轅入水的身法之優美、利落，在共工部中都是少見的，只從這小小的動作之中，他完全可以斷定軒轅的水性不在他之下，甚至比他更好。　　那幾名共工氏的護衛也有些驚疑不定，他們的水性都極為精湛，行家的眼裡，自然是識貨的。不過，他們身為水神的後人，對“水”的造詣當然十分不俗，亦紛紛躍入水中。　　※※※　　這群潛入的高手並沒有想到河谷之中早已經有了準備，而且是全副武裝，更有一群以水為生的高手夾於其中，這個虧可是吃大了。他們本以為一開始燒毀奴隸們所居之地，如此深夜，這群奴隸一定都在營棚之中熟睡，一燒之下自然會有一大批人在睡夢中變成“烤豬”，在實力大傷之下，必定大亂。可是事實與他們所想相隔甚遠。　　奴隸們的實力不僅沒有減弱，更沒有絲毫的亂套，反而在軒轅的精心安排下，攻擊更為猛烈而有效，這讓那批自以為是的偷襲者大傷腦筋，也大嘆倒霉，在數百人的強攻之下，又有來自暗處的毒箭，這群深夜入侵的神谷高手根本就難以發揮出自己的特長。畢竟雙拳難敵四手，他們雖然也傷了不少奴隸兄弟，但很快成了亂箭之下的冤魂。　　黑暗曾為他們作了掩護，但此刻黑暗也為那些流矢毒箭作了幫凶，在奴隸兄弟殺鬧聲中，那輕微的破空聲完全被掩蓋，這些毒箭也成了他們的摧命之物。　　當然，有人一發現勢頭不對，便向谷口殺去，他們似乎明白這種失算的後果，是以，他們並不猶豫，便向外闖。　　奴隸兄弟近身搏擊的確不是這群人的對手，但這群奴隸兄弟都曾是各自族中極為勇敢的獵人，而此刻又是初獲自由，對九黎族人恨之入骨，每個人都悍不畏死地拼殺，使得這群闖入的神秘人物銳氣盡消。而共工氏的護衛們一個個都是一流高手，比之這偷入神堡的敵人更勝一籌，更是毫不客氣地乘勢追殺！　　伍老大自然認識這群神秘的偷襲者，也正如他所猜，是來自神谷中的人物。不過，他暗自慶幸這群人人數並不多，此刻他可算是徹底地投靠了軒轅。是以，只得不遺餘力地指揮殺敵。　　可憐這群來自神谷的三十多名精衛，還沒來得及弄清楚神堡之中究竟是什麼局式，便已被殺得抱頭鼠竄，幾乎沒有一人能逃過伏在谷中伏兵的暗箭，他們來的時候可以借夜色掩護，回去之時卻成了箭靶子，這的確是一種深重的悲哀。　　他們也實在是太低估了軒轅，軒轅對谷中的每一個地方都仔細觀察和分析過，是以，他所設伏兵的位置會起到奇襲的作用，而更使谷中的實力讓對方完全無法揣度，這才讓神谷中的好手一開始便失策，也就只好以失敗而告忠。　　而湖水之中的戰局也很快便成了定局，四艘小船載着十三名神谷的高手。　　這些人的水性並不算很差，但是他們與共工氏這群在黃河浪濤之中滾大的人來比，相差不知凡幾。而軒轅在水中之時，幾乎比在岸上更自由，簡直如一頭兇猛至極的虎鯊。　　打一開始，庄戈和軒轅便自水底掀翻了四艘偷偷潛入的小船，這樣船上眾人身無依持，只好全憑自身的水性在冰寒的湖水之中與敵相搏。　　當軒轅和庄戈幾人上岸之時，只與躍入水中的時間相隔一盞茶之久，但他們已經輕鬆地解決了那十三名神谷的高手。如果是在岸上相搏，軒轅不敢自信能夠佔到任何便宜，但此戰卻是在水中。　　這是一種幸運，庄戈大叫痛快，但卻不得不佩服軒轅在水中的表現，他一向對水性自視甚高，可是當在水底遇到軒轅之時方知道什麼是人上有人，天外有天。　　軒轅卻明白，這並不是自己的水性真的比庄戈等人好，而是因為他誤食了龍丹，這才使他在水中能夠靈活自如，甚至似乎可以在水中呼吸，那種圓通之感，如魚得水。而庄戈等人的水性全是憑自己練出來的，這就比軒轅更難得了。當然，在未服食龍丹之前，軒轅的水性已經極佳了。　　守在岸上的十名奴隸兄弟見軒轅諸人安然無恙地上得岸來，這才鬆了一口氣。黑暗之中，他們根本就無法得知水中的情況，禁不住為軒轅擔心了好一陣子，此刻自是大為歡欣。　　“傳我命令，神堡中所有兄弟在望風崖下聚合，不得有誤！”軒轅顧不得渾身濕淋淋的衣服，沉聲道。　　那群奴隸兄弟一怔，但軒轅既下了命令，他們自不會有違。　　庄戈上岸之後禁不住一個��嗦，此刻已是深秋，身上穿着這冰涼的濕衣，的確不好受，不過，他有些驚訝軒轅的功力之高。　　※※※　　石室之中，那十多人正如痴如醉地共閱着“神風訣”，有的甚至在比劃着，看樣子是對這種武學極感興趣。　　軒轅只是將神風訣的上半部讓這群人翻閱，而下半部卻是在自己的懷中。這並不是他有意藏私，而是他不得不考慮到許多問題，雖然眼下這群人都極為聽話，但到了往後也很難說，如果將神風訣的秘密傳到了敵人耳中，那後果難以想象。更何況，他也不能不顧滿蒼夷的本意。因此，他留下了後半部，面這後半部只能限制於恭弘=叶 恭弘皇和他自己知道。　　神風訣的上半部軒轅深深地記在心中之後，便當著這十多人的面付之一炬，雖然這十多人有些惋惜，但軒轅事先已經講過，是以，他們只好眼睜睜地望着軒轅將這神奇的武學燒毀。　　不過，這群人對軒轅也更多了幾分敬服，軒轅能夠把如此的神奇武學毫不藏私地給他們看，這對於他們來說，是何等的幸事，也可看出軒轅對他們是極為信任的。他們心中明白，這是多麼難得的一個機會，但此刻，他們卻要離開這座神堡了。　　※※※　　恭弘=叶 恭弘帝沒有發現神堡之中有任何動靜，雖然看到了一些模糊的人影和一些飄揚的旗幟，但這些東西似乎全是死物。　　河谷之中一片寂靜，那被燒毀的營棚的輕煙仍在冉冉飄起，卻沒有發現一個巡邏的人影。　　已近中午了，太陽的光線極強，可恭弘=叶 恭弘帝的心情竟多了一些煩躁，他竟發現不了河谷之中的伏兵在哪裡，甚至連暗哨也無法發現。對於軒轅，他確實多了一種高深莫測之感，他知道，往日他小看了軒轅這個年輕人，這才有昨日的慘敗。　　昨晚，能自神堡選出的神谷高手僅有兩人，四十名精衛入谷，卻鬧得如此結果，的確讓他不能不驚。　　是以，今日他竟不敢輕舉妄動。至少，在九黎本部援兵未到之前，他不敢輕舉妄動，他實在是再經不起折騰了，一個不好，只怕神谷中也會亂套。　　當然，負責神谷之事的人，並不是恭弘=叶 恭弘帝，他還不夠資格，充其量也只不過是神谷中的一個客人，一個得寵的客人。　　在神谷中，比恭弘=叶 恭弘帝武功更好的大有人在，但比恭弘=叶 恭弘帝更受尊敬的人卻並不多，因為恭弘=叶 恭弘帝乃九黎本部二王子風浪身邊最得寵的紅人，而風浪在九黎本部的權勢除九黎王和大王子之外，便數他最大，且風頭之銳更隱有蓋過大王子風沙之勢。在繼承王位的問題上，雖然風沙名正言順，但風浪的可能性也不小，而恭弘=叶 恭弘帝便是風浪身邊的第一紅人，他自然成了神谷中沒有多少人敢得罪的人物了。　　此時恭弘=叶 恭弘帝所在的位置正是望風崖上，也是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那次被追殺的位置，他破除了一些機關和陷阱，在日上三竿霧散之時，他便趕來了這裏，此刻他已經立了兩個時辰，依然沒有發現谷中有什麼動靜。　　隱約之中，他也感到情況有些不對勁，但他卻不知道究竟有什麼不對勁。　　幸好，九黎本部的大批勇士已經趕來，他們是經過長途跋涉趕來的第一批人。　　恭弘=叶 恭弘帝感到時機快成熟了，至少，有這兩百餘人，可以對谷中的動靜進行試探一下，是以，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　　恭弘=叶 恭弘帝心中的氣惱是無與倫比的，他怎麼也沒有想到竟會被軒轅耍了這麼一招。　　神堡之中居然空無一人，害得他緊張兮兮了老半天，這群九黎族的第一批勇士很輕鬆地便進入了谷地，卻沒有一個人出來反擊。　　進入了谷地，他們才發現，那些大旗下的營棚一個個都是空的，而那半隱半現的人樣全是草扎而成披上人衣的棋子。　　這簡直像是一個笑話、鬧劇，恭弘=叶 恭弘帝有種哭笑不得之感，他竟沒有發現軒轅和那數百奴隸大軍是怎麼離開這片谷地的。　　昨夜，猶有一場激戰，今日卻盡數銷聲匿跡，惟有地上仍橫七豎八地躺着血肉模糊的屍體，顯然是慘死的神谷高手。　　第一批九黎勇士進入神堡，迅速搜遍神堡的每一個角落，卻什麼也沒有發現，能夠帶走的，已經全都帶走了。所剩的只是一堆石頭砌成的廢堡，恭弘=叶 恭弘帝沒有半點勝利的喜悅。　　這兩百九黎勇士的領隊之人乃是九黎族的帝十三，也即九黎族十八大長老之一。　　“帝”姓在九黎族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僅有“風”姓可與之相比。而帝十三更是“帝”姓家族中的大門子弟，兄弟十八人，皆相繼為九黎族的長老，歷代未變。不過，在生老病死和戰亂之中，帝十三的十八兄弟也僅剩八人而已，但這八人在九黎族中仍然有着極高的聲望，更把持着九黎族中的重要事務，便連恭弘=叶 恭弘帝都不得不對他恭恭敬敬的。　　此時帝十三的臉色雖然很難看，但卻能夠平心靜氣地指揮屬下佔好所有有利的地形。　　這次九黎族的損失的確極大，不僅損失了三四百壯丁和精衛，還損失了如此之多的勞動力。這對於九黎族來說，的確是個極大的挫折。　　以九黎族的實力，幾乎數十年都沒曾有如此大的損失，所有的一切都似乎是無往不利，但這一次卻落得如此敗局，實在讓人心痛，但又無可奈何。而這一切，全是因為一個叫軒轅的年輕人。　　帝十三要殺軒轅，為死去的數百英魂，也是為了給九黎族人爭回一口氣。　　恭弘=叶 恭弘帝擔心的卻不是這個，而是聖女鳳妮的下落，他的任務便是要帶聖女回九黎本部，可是白虎神將卻被軒轅重創，聖女鳳妮突然被軒轅救走，這對於他來說，是一個更大的失敗，他實在想象不到，憑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的實力竟然能夠將那五十名九黎勇士擊得落荒而逃。　　當然，恭弘=叶 恭弘帝不能不將那兩隻巨大的猿人也計算進去。　　“巡察使認為他們是自哪個方向逃出這片谷地的呢？”帝十三淡漠地道，他對恭弘=叶 恭弘帝辦事的效率極為不滿，也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帝對軒轅無聲的撤離竟然毫不知情，這是一種嚴重的失職表現。　　恭弘=叶 恭弘帝不由有些尷尬地道：“依我所想，他們應該是在天亮之前，自望風崖攀崖而去！”　　“你不是一直都守在望風崖上嗎？”帝十三更是氣惱地質問道。　　“長老有所不知，我在天亮之前，身在谷口接應潛入谷中的兄弟，並沒有守在望風崖上。當然，這也是我的失職，未能想到他們竟能夠自望風崖上攀逃。”恭弘=叶 恭弘帝平靜地道，他的確是忽視瞭望風崖，因為望風崖太陡，根本就不是人所能攀爬的，不僅僅是他，任何人都不會想到軒轅竟能帶人自望風崖上逸走。　　“這事不能怪巡察使，望風崖陡峭至板，又有二三十丈之高，的確沒人能估計到他們居然能自這裏爬上崖頂，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幫恭弘=叶 恭弘帝說話的人乃是神谷的副總管敖廣。他與恭弘=叶 恭弘帝之間的關係極好，同屬於風浪一派之人。是以，他才會出言為恭弘=叶 恭弘帝辯護。　　“可是他們卻從望風崖逃走了，這又是為什麼？”帝十三本想發一通脾氣，但恭弘=叶 恭弘帝和敖廣兩人統一口風，他又無可奈何，雖然敖廣只是神谷的一個副總管，但其實際身分並不低於他，更是一個可怕的高手。　　神谷和神堡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地方，神谷之中可謂是藏龍卧虎，裏面聚居的儘是高手，能夠成為神谷的副總管，絕對不是一件易事，更不是任何人都可做的，是以，連帝十三也不敢輕易得罪敖廣這個人物。　　恭弘=叶 恭弘帝並不怕帝十三的質問，論到斗心計，他還很少輸過任何人，論到心狠手辣，他也絕不會向任何人認輸。否則的話，他如何能以一個外人的身份在數年之內成為九黎本部的巡察使？這是一個極肥的差事，對於分佈各地的九黎勢力，他都可以插手。是以，這份差事可謂極有地位。　　“我之所以失算，是因為他們有兩隻猿人相助。　　望風崖的確不是人可以爬上去的，但是如果有兩隻猿人的話，那結果又會不同了。”恭弘=叶 恭弘帝淡漠地道，他是自龍奇口中知道有這兩隻大猿人的存在，但他卻忽視了這兩隻猿人。　　帝十三也為之愣了一下，的確，如果有兩隻猿人相助的話，那的確又當別論。望風崖雖然陡峭無比，但卻也無法阻擋這些“大山之子”的腳步。　　“我們也不必討論這些了，帝十長老所率的兩百勇士也該快要到了，我們立刻派人去查詢這群奴隸的行蹤，到時候便讓我們傾力出擊，將他們趕盡殺絕好了！”敖廣並不在意神堡的建設，是以，他說話根本就不想給這群奴隸留任何餘地。　　“對軒轅那小子我們必須小心，那小子的武功很好，更可慮的那小子詭計多端，一個不小心反而會上他的當！”恭弘=叶 恭弘帝提醒道。　　“那小子便交給我，我一定要將他煎皮拆骨，為忘塵二佬報仇！”敖廣想到軒轅，禁不住有些咬牙切齒之感。　　忘塵二佬正是那矮胖老者和紅眉老者，這兩人與敖廣的關係極好，但卻一死一傷，使得敖廣為之痛心疾首，也對軒轅恨之入骨。　　帝十三並不以為然，雖然他也很想擊殺軒轅，卻並不認為軒轅有那麼可怕。　　“長老……”一名九黎勇士匆匆跑了進來，手中卻拿着一張羊皮和一顆血跡已乾的人頭。　　“什麼事？”帝十三冷冷地問道。　　“屬下在一間石室之中發現了這顆人頭，人頭下面便壓着這張寫滿字的羊皮！”那人將羊皮和人頭全都奉上。　　“敖法！”敖廣和恭弘=叶 恭弘帝禁不住同時驚呼，他們終於認出了那顆血跡已乾的人頭慘白的面目，竟是昨晚受敖廣之命自湖中潛入神堡的領頭之人，但敖廣卻沒想到竟是在這種情況下再見到敖法，卻只是一顆沒有血色的腦袋。　　帝十三的臉色也變了，望着那顆沒有血色的腦袋和背面沾血的羊皮，半晌才接過羊皮細看了一遍，臉色再變。　　敖廣和恭弘=叶 恭弘帝相視望了一眼，極為難看的臉上顯出一絲疑惑，禁不住同時問道：“上面寫了些什麼？”　　帝十三將羊皮推了推，那名九黎勇士立刻接過送到敖廣和恭弘=叶 恭弘帝的面前。

# 第二章 以牙還牙

　　敖廣和恭弘=叶 恭弘帝一看，神色也顯得變幻不定，但他們可以肯定，這是軒轅故意留給他們的，至於是何意圖，卻不是他們所能清楚的。　　“你們相信他所說的是真的嗎？”帝十三出言問道。　　恭弘=叶 恭弘帝和敖廣又相視望了一眼，他們也不敢肯定這上面所寫的是真是假，不由得再仔細看了一遍：“也許你們並不相信我說的這些，但我還是要告訴你們這個消息：聖女鳳妮已經走了，與太皋之子伏朗一起秘密返回有熊本部，她出賣了我們，所以我才連夜撤走。我知道你們定會很快趕到這裏，是以，我也不妨作些報復之舉，因為本人行事一向恩怨分明。當然，信不信隨你們便，本人只是讓你們決定我軒轅與聖女對你們的重要性，但無論你們選擇誰，都要快下定論，遲則追不及……哈哈哈……”　　署名“軒轅親筆”！　　“太皋之子伏朗？！”敖廣的臉色有些陰睛不定地自語道。　　“我認為這封信有六成的可能性，我也一直感到暗中還有一個可怕的高手在與我們作對，如果真如軒轅所說，那這個神秘的高手應該就是太皋之子伏朗！”恭弘=叶 恭弘帝估計道。　　“這個年輕人我聽說過！”帝十三面上的神情顯得嚴肅起來。　　“不管如何，我們寧可信其有，也不可信其無，不能讓聖女返回有熊本部！”敖廣肅然道。　　“可是你想過沒有，欲對付伏朗或是伏羲氏的高手，我們可能要花多少人力？”帝十三有些猶豫地道。　　“這是少昊大神的命令，即使花再多的人力，我們也在所不惜，只要來日我們奪得了有熊族的實權，這點犧牲又算得了什麼？”恭弘=叶 恭弘帝堅決地道。　　“我們可以先放下軒轅那小子的事情，全力追捕伏朗，那樣應該不會有問題。”敖廣提議道。　　“但是你怎知道這不是軒轅那小子的詭計呢？”　　帝十三提出質疑道。　　恭弘=叶 恭弘帝和敖廣全都不作聲，因為事實本就是這樣，軒轅為他們出了一個難題，這個難題不僅使他們不能夠全力去追殺軒轅和那群奴隸，也同樣使他們不能全力追捕伏朗而陷入了一種進退兩難的境況中。　　“相信帝十長老很快便會趕來，他來了，就由他去對付軒轅那小子好了，那小子剛走不久，相信不會跑得很遠，追他們也不急在一時，但若聖女鳳妮追遲了的話，恐怕後果就難以預料了！”恭弘=叶 恭弘帝在軒轅和聖女之間，他還是看重聖女一些，因為在內心深處，他並不希望軒轅這麼快慘死，他只是怕恭弘=叶 恭弘皇也遭遇不測。恭弘=叶 恭弘皇與軒轅的關係極為密切，如果是去對付軒轅的話，也便等於是對付恭弘=叶 恭弘皇，是以他主張舍軒轅而取伏朗。　　帝十三也沒什麼更好的辦法，因為軒轅話中的可信成分並不少，極有可能是真的，而他們最重要的任務便是阻止聖女鳳妮回有熊族作權力之爭，在追不得已之時，甚至可以殺死聖女，而這一切的確是他們的神――少昊的意願。因此，他們不得不對軒轅的這封信慎重考慮。　　※※※　　帝十，是個極有性格之人。在九黎族之中，他極得少昊的重視，那是因為他會馴鹿。　　帝十的坐騎是一隻極為膘肥壯實的梅花鹿，他曾為少昊馴了一隻梅花鹿。是以，在九黎族中，許多人都稱他為鹿長老。　　梅花鹿是一種極為蠢笨的動物，但帝十卻能夠馴服其野性成為人的坐騎。　　在九黎族中，最讓各族之人聞之喪膽的便是少昊的“鹿騎”。　　鹿騎是一支攻擊力極為強勁的戰旅，但這支戰旅的人數並不多，僅三百人而已。不過，這三百人都是九黎族各部挑選出來的精英，每個人都懂得驅鹿之術，這數百隻戰鹿全都是帝十一手馴養的。在這平原的森林之中，三百“鹿騎”有着來去如風的攻擊速度。　　這種乘鹿作戰之術很難得以推廣，一是因為懂得馴鹿之人不多，而能夠驅駕鹿的野性之人也不多，只有一群精英才能有殊榮進入少昊的鹿騎之中。　　當然，這支勁旅並不會輕易出擊，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很慎重，也沒有多少事情能夠勞動這支勁旅，而且，這是由少昊親自指揮，外人根本無權調動他們。　　鹿騎的存在，只不過是說明帝十的重要性。　　帝十的親衛軍中，也有二十名騎鹿的護衛。　　此次帝十齣征，所帶的是族中兩百名戰士，這是一群作戰經驗比較豐富的人。　　鹿，極為敏感，對危險的覺察力很高，是一種最易受驚的動物，即使被馴過後的戰鹿也是如此。　　帝十感到了一陣異樣，或許可說是他的戰鹿坐騎感覺到有些不安。　　“小心戒備！”帝十立刻吩咐自己身後的九黎族戰士，他極相信自己身下戰鹿的靈覺，因為，它從來都沒有一次失靈過。　　山林極密，古木參天，在這種環境之中，危險存在於任何一刻，因為誰也無法預料在這洪荒的野林中，究竟藏有什麼東西。便是有千軍萬馬，也照樣會被這片原始森林給淹沒。在這種環境之中，惟有憑藉敏銳的覺察力去洞悉一切的危險。　　“吱吱……”鳥雀驚飛，帝十的目光迅速移至鳥雀驚飛之處，卻發現兩隻巨大的猿人正在路口似乎極為好奇地張望着他們，而他身下的戰鹿卻開始不安起來，顯然是對兩隻巨大猿人生出極為強烈的懼意。　　帝十不由得啞然失笑，他明白了為什麼身下的戰鹿會生出不安的原因了，因為猿人天生便是“鹿”的敵人。通常，猿人總是成群出沒，與人類一樣，以狩獵和採摘各種野果為生。而它們最喜歡的動物，便是狩獲那群極笨的鹿。猿人對鹿群的威脅比狼群和虎豹更甚。是以，“鹿”天生便對猿人的存在極為敏感。　　帝十之所以好笑，是因為自己竟被這兩隻猿人弄得緊張兮兮的。　　九黎戰士也似乎明白了這群鹿兒不安的原因，立刻有人張弓搭箭。　　那兩隻猿人似乎極為機警，見有人搭箭，便迅速轉身沒入林子深處，又是一陣鳥雀驚飛之聲響起。　　帝十不由得笑了笑，喝道：“加快腳程！”　　“爹，不要在前面休息一會兒嗎？兄弟們已經趕了七八十里路，都累了，不如休息一會兒，也好有精神直接與十三叔會合。”說話之人是帝十之子帝弘。　　“此地距神堡不過三十餘里，再急趕一個時辰便可到達，休息也不在乎這一個時辰，到時候看情況而論！”帝十叱道。　　帝弘不再言語，只好跟在帝十之後前行。此次出征，帝十有意安排帶其子出來歷練歷練。而帝弘並不是一個能吃苦耐勞的人，仗着其父乃是少昊身邊的大紅人，在族中胡作非為，花天酒地，便是帝十都看不過去。九黎族人都看在帝十的面子，對帝弘的行為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過，帝弘好色也只是在女奴之中挑選作樂的對象，並不敢在族中亂來。　　戰場畢竟不是一個好玩的地方，帝弘安樂慣了，自然不喜歡出外作戰，但又不敢違拗父親的決定，只好極不情願地跟來。　　“那兩隻畜生還在附近，鹿兒仍有不安的感覺。”帝十又感覺到了坐下戰鹿的不安。　　“讓屬下帶幾人去將那兩隻畜生宰了。”說話之人乃是帝十的親衛隊長帝放。　　帝十清楚帝放的武功，但他並不認為有這個必要，淡淡地道：“不必管它們了，諒它們也只敢跟一會兒便會自行離開！”　　帝放自然知道這個結果，如果猿人知道沒有希望獵獲這群獵物，便不會再跟，而自行離去。　　“長老，似乎有些不對勁，我感覺到了殺氣！”　　另一名護衛有些驚疑地道。　　“殺氣？”帝十經護衛如此一提，立刻感覺到一股陰冷的殺氣散飄在虛空之中，而他由於太在意鹿兒的感覺，竟忽視了這一點。　　“放箭！”一聲暴喝響徹林間。　　帝十還沒有來得及作出反應，無數的勁箭已自四面八方齊射而至。　　勁箭來得全無徵兆，更不知是自哪個方向射出的，當所有的人發現這一簇簇勁箭之時，勁箭已經射入了他們的身體。　　“呀呀……”慘叫聲響成一片，九黎族的戰士也全都亂成了一團，各人尋找自認為安全的地方躲避，但這些箭矢似乎是自四面八方射出，令人根本就無從躲起。　　帝十大驚，也大怒，他發現了敵人的所在，但已經遲了。　　這些神秘的敵人早就已經布下了一個埋伏圈，而且他們是選擇攀上高高的枝頭，借古樹那些粗桿密枝的掩護，只等着他們進入射程，便施以無情的攻擊。　　帝十身子如一團旋風般掠起，手中是一桿幻成一團暗影的利矛，箭雨盡在他身外五尺之距自行飛開，似是承受不住利矛所鼓起的氣旋的摧逼。　　帝放也長嘯着騰空而起，他的任務是保護好帝十的安全，同時他心中更明白，如果死守在地面之上，惟有死路一條。　　箭頭都是淬毒的，被射傷的比被射死的人更痛苦，因為他們還要承受着毒物無情的煎熬，直至死去，慘嚎之聲不絕於耳。　　這一仗猶未正式交手，帝十的兩百餘名九黎戰士便已損失了一半，而剩下的一半都亂成一團，正在箭雨之中掙扎。　　“嘩……”帝十的長矛在憤怒之下，竟砸斷了一根古樹的粗枝，那名箭手驚呼着飛跌而落，着地之時便已摔死。　　“老鬼別凶！”帝十的左手在身子下墜之時，又抓住另一根樹榦，但已感覺到一股銳利至極的勁風迎頭襲到。　　帝十一聲冷哼，左手一用力，身子如林中小鳥一般斜掠向另一根粗枝，險險地避過了頭頂的那一擊，但當他剛立穩足時，那道銳風又已撲面而至。　　“叮……”帝十的利矛一橫，準確地擋開襲來的那道銳風，卻是一根分水刺。　　“你是共工氏的人？！”帝十見這分水刺，不由得怒聲質問道。　　那攻擊之人便是庄戈，聽帝十如此一問，不由得吃了一驚。　　這群人正是軒轅的龍之旅，軒轅之所以在這條路上埋下伏兵，是因為他早知道帝十會帶人攻陷神堡。　　原來，昨晚在軒轅帶領眾奴隸兄弟離開河谷之時，有兩名潛入谷中縱火的神谷好手被生擒，這兩人承受不了拷打，終於說出了九黎本部有人來援的消息。於是軒轅將這群奴隸兄弟分作兩批，一批由貳負和郎氏三兄弟所領向北，在黃河之邊找個秘密之處相候，而他則領着一批精兵前來伏襲帝十。　　軒轅本想伏擊帝十三，但由於時間上來不及作安排，便只好讓帝十三安然而去，而在這裏等來了帝十。　　軒轅知道，欲擺脫九黎族人的追殺，便只有讓九黎族人沒有追殺的能力。他算準了神谷的高手不敢輕舉妄動，能夠對他們構成威脅的便只有九黎本部趕來的九黎戰士。無論是在體能還是作戰的集體配合上，這群九黎戰士都要比奴隸兄弟優勝。因此，軒轅不想處於被動狀態，便必須主動出擊。　　此刻主動出擊至少佔着數大優勢：第一，帝十絕料不到他們早已離開神堡而且埋伏於前路之上；第二，帝十之軍是遠征之旅，可算是疲兵；第三，已方熟知對方的路線，有足夠的時間設伏。有這麼多的優勢，軒轅完全有必要打出這手奇兵，而讓帝十大大地栽上一個跟斗。　　更妙的卻是，如果讓帝十的這支勁旅元氣大傷，單憑帝十三那兩百多人與神谷不敢妄動的高手，根本就不能夠對軒轅這支龍之旅構成什麼威脅，而軒轅的那封信定會讓恭弘=叶 恭弘帝和帝十三大傷腦筋，使得帝十三的力量不知向哪個方向追擊――這一切都早已在軒轅的心中盤算好了。　　軒轅不在意此刻出賣聖女鳳妮，因為他本就極惱聖女出賣他們，更氣伏朗的陰險，如果能讓伏朗吃些苦頭，那是再好不過了。不過，他知道就算此刻九黎族傾其全力，也不一定能夠抓回聖女，因為聖女已比他們早動身一天，茫茫林海，又到哪裡去找這幾個人呢？何況，此地離有熊族的勢力範圍只不過數天的行程，九黎族人根本就沒有時間細細搜索。因此，軒轅並不介意此刻留點問題讓恭弘=叶 恭弘帝和帝十三頭痛。　　※※※　　庄戈吃驚的當兒，帝十的長矛已化作一幕幻影強攻而至。　　庄戈心中暗駭，剛才那一擊，他試出了帝十的功力比他高出不止一籌，而且在兵刃上，他的兵刃太輕，根本就不宜與對方硬拼，此刻只好退。　　退，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此刻並不是在平地上，而是在古樹的枝丫上，一個不小心便會自數丈高處墜下，這種感覺並不好受。　　帝十的長矛好快，庄戈根本就來不及退，惟有揮出分水刺硬擋，他實在不該吃那一驚，就因為吃驚才使得先機盡失，苦於應付。　　“當……”庄戈的身子大震，忍不住暴退數步，身子“嘩……”地一下撞到樹榦上，帝十一聲輕嘯，長矛絲毫不竭地直貫庄戈的心臟。　　庄戈無奈，只得身子向樹下倒栽而下，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他根本就不是帝十的對手，雖然他自認身手不錯，但是與帝十比起來，實在相差太遠。　　“嗖……”一支勁箭帶着凄厲地怪嘯破入帝十的矛網，直襲帝十的心臟。　　庄戈身子一墜，帝放的長矛便已襲到，呼嘯的殺氣只讓庄戈的身子寒透，這竟是一個死局，此刻的他根本就沒有絲毫的還手之力。　　“當！”一道閃電般的青影自庄戈的身側掠過，準確地截住帝放的長矛。　　帝放忍不住驚呼：“恭弘=叶 恭弘帝！”同時他的身子也借力倒彈向另一棵大樹。　　庄戈只覺得身子一滯，一隻手已經將他拉起，卻是恭弘=叶 恭弘皇。　　“謝謝！”庄戈驚魂未定地道。　　“小心！”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出劍低呼，卻是帝十將射向他的那支勁箭撥向了庄戈。　　“讓我來會會你吧！”軒轅朗笑着自幾棵樹頂踏枝而過，犹如一隻滑翔的鷂鷹。　　帝十的輕視之心立斂，他知道剛才那一箭正是軒轅所射，而使他沒有機會追襲庄戈的背門，使庄戈逃得一命。而此刻軒轅的來勢極猛，洶湧的殺氣如潮水一般漫過幾棵大樹，直向他罩來，他知道這個敵人絕不會如庄戈一般容易對付。　　刀，如巨斧一般重重地斬落，斷枝、劈風，生出強大無匹的氣勢，籠罩了帝十所有可退之路。　　“好！”帝十不得不贊一句，因為這一刀的的確確極為精妙，他還沒有見過一個人能夠將刀使得這麼好的。　　“當……喳……”刀與矛相擊，帝十腳下的粗枝竟承受不了這沉重的壓力而斷裂。　　這似乎在帝十的意料之中，是以他的身子以最快的速度掠向另一根樹枝。　　軒轅的身子被反震而起，破開枝恭弘=叶 恭弘衝出樹頂。這一擊的反震之力極大，若非軒轅的天生神力，只怕手中的刀會被震飛。　　帝十的功力的確驚人，便是軒轅也有點吃不消之感，不過軒轅對自己的神力極度自信，而且這段時間他的功力猛增，究竟到了什麼程度，他也想知道，是以一開始便與帝十以硬碰硬。　　帝十也有些驚訝，驚訝軒轅如此年輕，竟擁有如此強霸的功力，雖然仍不能與他相比，但也相去不遠。他還真想不出軒轅的功力是如何練起來的，不過，他不想想得太多，只要軒轅是他的敵人，他便絕不會留情，他甚至深深地感受到了軒轅那潛在的威脅。這樣一個年輕而可怕的高手若不除去，他日定會釀成大患。　　帝十並不認識軒轅，也從未見過軒轅，但他卻隱隱地猜到，軒轅與那群奴隸定有關係，而且很可能是白虎神將口中所說的那個詭計多端極難纏的年輕人。　　除了這個人之外，他實在想不出還有別的青年可與眼前這個殺氣烈如燒酒的年輕人相比。　　軒轅身子再落，卻發現眼下的枝恭弘=叶 恭弘底下竟卷出一股強勁的戈捲風，枝恭弘=叶 恭弘盡碎，而且跟着這股旋風狂旋翻轉，形成一種充滿吸力的漩渦――然後，軒轅發現帝十的長矛已破枝而出。

# 第三章 矛宗絕技

　　帝十不想給軒轅一絲喘息的機會，他也不能給軒轅任何機會，因為他所領的九黎戰士已處於一種極為不利的劣勢，如果他再耽誤下去的話，只怕局勢會更為糟糕。　　雖然九黎族的戰士在整體素質方面勝過龍之旅的這群奴隸兄弟，但這群奴隸兄弟佔著絕對的地利，根本就不與九黎戰士正面交手，而且箭頭更塗有毒液，使得九黎戰士的優勢根本就無法發揮出來，完全處於挨打的局面，能夠主動出擊的，只有帝十的那群護衛高手。但是，他們卻遇到了共工氏的高手，戰成了僵局。　　軒轅吃了一驚，目光已經被那攪成一團的枝恭弘=叶 恭弘給迷住了，似乎看不清所有的景物。巧幸，軒轅的靈覺極強，身體的每一部分都可以感受到外在氣壓的變化，是以，他依然能夠準確地辨出帝十的長矛自哪個方位攻來。　　“當……”軒轅橫斬在帝十的矛鋒之上，身子借勢側投入身邊的一棵大樹的枝恭弘=叶 恭弘中，他感受到了帝十那瘋狂的殺傷力。　　帝十也有些驚訝，但身在虛空，受軒轅巨力一震也不得不向側邊的樹上落去，而此時一柄快絕無倫的劍斜襲而至，一道黑影似飛鳥般破開古樹的枝恭弘=叶 恭弘，帶着強烈的殺機發出致命的一擊。　　好快的劍，也只有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法方能夠使這一劍具有如此快絕的攻擊力。　　帝十吃了一驚，劍已經破入了他的護體真氣。不過，這一劍並不能要帝十的命。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並未斬實，而是被帝十的靴底踏中，換來帝十瘋狂的一腳。　　“砰……”恭弘=叶 恭弘皇在劍被踏之時迅速出拳，準確無比地擊在帝十的腳底，兩道身影再次自兩個方向分開。　　帝十因身在空中，又與軒轅交換一招，這一腳並不能用上全力，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仍有點受不了。　　戰鹿發出一陣慘叫，根本無法逃過毒箭的攻擊，兩隻猿人此刻也跑出來湊熱鬧，又是兩根粗長近兩百斤的大木棍。　　猿人有了第一次大殺特殺的痛快經歷，這一次更是殺得大歡，軒轅所教的幾個簡單動作，竟也使得似模似樣，不過這回似乎又多了一個動作，挑！它們始終是“掃、砸、撞、挑”這四個動作。兩隻猿人並肩子上，幾乎是所向無敵，而近攻的任務便由奴隸兄弟們擔當。猿人只顧自己興奮地大殺一通，又踢又劈，只讓九黎戰士哭爹喊娘地奔竄。　　如果沒有兩隻猿人加入戰團，這群九黎戰士或許還有得一戰，他們之中不乏好手，可是猿人那兩件重兵刃使他們本已亂了套的陣腳更亂，幾乎是潰不成軍，又冷不丁地自哪裡射出一支暗箭，幾乎讓這群九黎戰士傷透了腦筋。　　“殺……殺……”奴隸兄弟們鬥志大盛，戰意高昂，兩百多九黎戰士在毒箭的攻擊之下，只剩數十人有再戰之力，而且正在受兩隻猿人的攻擊。是以，奴隸兄弟們提起刀槍紛紛躍下樹枝，進行一場肉搏大戰。　　此刻奴隸兄弟的兵力幾乎是九黎戰士的數倍之多，在氣勢上佔著壓倒性的優勢，大有將這群九黎人一舉殲滅的氣概。　　帝十並非不清楚眼下的戰局，但他卻知道氣急也沒有用，除非他想死。　　帝十不想死，是以，他絕不能分神，此刻他所面對的是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這兩個最具攻擊力的年輕人，他們的氣機緊緊地鎖在一起，只要他稍有松神，便將會換來最為無情的攻擊。　　軒轅的刀，詭異之中又帶着飄逸的洒脫，更有着無跡可尋的殺傷力，似乎可以自任何一個角度切出，又似乎可以任意改變攻擊的目標和方向，應風而變，比之恭弘=叶 恭弘皇那快絕無倫的劍更難應付。　　軒轅明白，帝十的長矛在遠距離相搏之下，他們根本就沒有機會贏，憑帝十的功力和矛法，比白虎神將絕對只強不弱，想要勝過這樣一個對手，實在有些困難。不過，軒轅卻最能夠合理地利用每一寸空間，他借這一棵棵古樹的枝權之助，與帝十纏鬥。　　帝十全無辦法，長矛長有丈許，在這種枝密桿粗的大樹之間交手，許多招式都被限制，如橫掃、直砸都不可避免地被樹榦所阻，有時候甚至因矛身擊在樹榦之上而被快絕的恭弘=叶 恭弘皇乘機襲入。　　“帝十，你就認命吧！”軒轅不時地以言語相激，使得帝十異常氣惱，但又無可奈何。　　庄戈與帝放戰得齊鼓相當，柔水和望月長老也都兇猛異常，犹如斬瓜切菜一般。軒轅的神劍在柔水的手中，根本就沒有什麼兵刃可以與之相抗。是以，她這一組人的殺傷力並不亞於兩隻猿人那無堅不摧的氣概。　　“給我殺出去！”帝十不戰，反而突地撤矛自樹榦之上直向地上的柔水撲去。　　柔水此刻正殺得帝弘左支右絀，這讓帝弘很難堪，居然在一個女人的手下都如此狼狽，這是他往日從來都沒有過的。　　望月長老見帝十不顧一切地俯衝而下，他哪裡能讓柔水接這般沉重的一擊？只得舉棍相迎。　　“噗……”望月長老只覺得手中之棍並沒有真正地擊在實物上，而帝十的矛頭此刻已準確地指向柔水。　　“當……”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始終是以最快的速度出招，這次，依然是他截住帝十的矛頭，但那股沉重至極的爆發力使他幾欲嘔血。　　“恭弘=叶 恭弘皇！”柔水見恭弘=叶 恭弘皇無法自制地狂退幾步，而且臉色極為難看，不由驚駭地奔向恭弘=叶 恭弘皇，欲一把接住恭弘=叶 恭弘呈倒退的身子。　　帝放見之大喜，忍不住對帝十發出一聲讚歎，而他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攻擊的好機會。　　帝十一擊被恭弘=叶 恭弘皇所阻，立刻矛尾回收，倒撞向自身後逼來的望月長老。　　“砰……”矛柄和長棍相交，帝十與望月長老同時一震，帝十卻已長嘯一聲，長矛幻成一道虛影，向四面八方輻射開來，矛影所至，犹如孔雀開屏，又似一把張開的大傘，殺氣如潮。　　望月長老和恭弘=叶 恭弘皇同時吃了一驚，帝十的武功的確是驚人至極，剛才在樹上是受了地勢所限，無法展開手腳，而此刻他有了足夠的空間，氣勢也立刻瘋漲而起，林間除了森寒的殺氣，就是一種無法揮去的壓抑之感。　　柔水在吃驚的當兒，帝放的長矛已如一條毒蛇般地襲了過來。　　恭弘=叶 恭弘皇驚呼，劍出，竟是自腋底揮出，他最先發現帝放的長矛，自然不能不管柔水的安危，可是他卻忽視了自己的安危，那是帝十的長矛。　　帝十的長矛比帝放的長矛快了不知多少倍，柔水出劍救恭弘=叶 恭弘皇，但她立刻發現自己的劍招如同秋風中的敗恭弘=叶 恭弘，根本不受控制。　　“叮……”含沙劍竟被擊得脫手飛出，而帝十的長矛竟無阻礙地直襲恭弘=叶 恭弘皇的後頸。　　“不要傷他！”柔水如瘋虎般直撲向帝十的矛尖，竟欲以雙手抓握住幾乎是無堅不摧的矛頭。　　“公主！”望月長老驚呼，但他相救已是不及。　　“找死！”帝十的目光之中閃過一抹殘忍狠辣的神彩，矛勢絲毫未歇，更無半點憐香惜玉地捅向柔水。　　柔水的心情竟無比的平靜，似乎不知道這一矛之下自己必死的結局，目光平靜如秋水地注視着那破空而至的矛頭，驀地只覺眼角暗光一閃。　　“轟……”兩股強大無比的氣旋相擊，生出威猛至極的衝擊波，向四面散開。　　柔水只覺眼前一黑，身子不由自主地倒退兩步，背部卻撞到恭弘=叶 恭弘皇那厚實的背上，她沒有死，她感覺到自己並沒有死，睜開眼睛看到的第一個人是軒轅。　　軒轅的右手緊緊地握住帝十的矛桿，而左手的刀緊抵矛鋒，有一截矛尖已刺入了軒轅的肩胛。　　帝十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有人居然用身體擋住了他這一矛。當然，不全是身體的功勞，還有軒轅的刀。　　“噗……”帝十的矛迅速拔出，軒轅也鬆了手，連連退後五步，鮮血自他的肩胛噴洒而出。在柔水趕到之時，他已單膝跪倒在地，以刀拄立，目光依然緊緊地盯着帝十那轉攻向望月長老的矛頭。　　“軒轅，你……你沒事吧？”柔水緊扶着軒轅，有些驚慌地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連攻幾劍，逼開帝放，也回過身來，關心地扶住軒轅。　　軒轅沒有回答，只是目光依然緊緊地盯着帝十那犹如暴風驟雨般殺得望月長老左支右絀的長矛，臉上露出一絲古怪的笑意。　　“軒轅，你怎麼了？”恭弘=叶 恭弘皇倒被軒轅的表情嚇了一跳，忙為他止血，焦灼地問道。　　帝放此時又乘機攻來，卻被幾名奴隸兄弟阻住，但這群奴隸兄弟如何能阻住帝放？很快全都一招致命，帝放正在得意之時，卻聽得柔水一聲怒吼：“去死吧！”　　吼聲的同時，柔水的劍已經化為一縷電芒射出。她實在是怒極，也恨極，如果不是這討厭的帝放，便不會有軒轅的受傷了。而軒轅之所以受傷，卻是為她擋了帝十致命的一矛。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恭弘=叶 恭弘皇正在焦灼不安之際，突然半跪的軒轅發出驚喜的低呼，更驀然之間立身而起，整個人似乎突然充盈了無窮無盡的生機，散發出讓人鬥志張狂的氣勢。　　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感到，軒轅像是一團火般地燃燒了起來，那當然是一種感覺，但這種感覺很清晰，不由莫名其妙地問道：“你找到了什麼？”　　“破綻！”軒轅的回答依然顯得有些莫名其妙。　　帝十驟然回首，放開被攻得手忙腳亂的望月長老，神情有些驚駭地望向軒轅。　　恭弘=叶 恭弘皇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莫名驚訝和駭異，他不知道帝十為什麼這般突然地轉身，眼神之中為何有那般古，隆而震驚的感覺，但他卻知道，在軒轅和帝十之間發生了一些事情，一些外人無法得知的事情。　　望月長老也突然感到了異樣，他在帝十扭頭之時，發現了軒轅的眼光――散發著無限狂熱而又空洞的眼神。他讀不懂那眼神之中的含義，但卻有一種感覺。　　那便是――他是多餘的。　　是的，望月長老感到自己是多餘的，在軒轅和帝十兩個人的世界里，他竟感到自己根本就無法插足其中，那純粹是一種感覺，但卻極為清晰，清晰至望月長老發現軒轅和帝十兩人的氣機和精神緊鎖為一個整體，任何人的加入，可能得到的是兩個人無情的攻擊。　　兩丈五尺，這是軒轅和帝十之間的距離，帝十沒有動，軒轅只是將自己的身子挺得更直一些，肩胛之上依然有些微微的血水湍湍流出，而軒轅便像是一尊石雕的神，寧靜得讓人想到子夜的蒼穹。　　望月長老沒有繼續出手，帝十的武功實在是很可怕，那種矛法犹如暴風驟雨般狂野無情，但此刻帝十卻靜得可怕，由動驟然變得靜，這之中的過程是那麼突然，突然得有些詭異。便是望月長老這般見慣了怪事的人物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知所以。不過，他知道可以另選目標了。帝十，只屬於軒轅的。　　軒轅身上的氣勢便連柔水和帝放也清晰地感覺到了，柔水感到驚訝，此刻的軒轅與方才的軒轅似是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人，因為他似乎擁有了截然不同的氣勢。不過，不管如何，柔水只有欣喜，只要軒轅沒有死，她便高興。　　帝十的可怕恭弘=叶 恭弘皇是見識過的，軒轅的武功他自然也知道，但是此刻軒轅似乎感染了他的信心，使他擁有一種連他自己也不明白的狂熱信心，他竟相信軒轅不會敗，而且很肯定軒轅不會敗！這是一種感覺，清晰無倫卻又自信無比的感覺。　　這或許有些盲目，盲目的自信，而這種盲目的自信竟是來自軒轅的自身，那股無形卻有實的精神境界。　　帝十臉上的表情逐漸化為平靜，不再有驚駭，不再有訝異，甚至看不出任何的喜怒衰樂，平靜得像是一潭無底的潭水，無風無波，不驚不揚。　　靜立，對峙，惟有目光在交纏――軒轅和帝十的目光！這個世界似乎只屬於他們兩個人，外人再也無法融入其中，這像是一個被某種物質完全隔離的世界。　　軒轅再也無語，在說了“找到了”三個字之後，他就變得沉默如水，像是一個啞巴，一個失去了知覺的殘廢，但他不是！　　任何人都知道他不是，軒轅手中的刀斜斜挑起，刀尖呈一個內扣的弧狀，刀鋒低指，斜對帝十的腳腕。　　一個小小的動作，帝十的臉色又顯出一絲驚訝，沒有人明白他為何而驚訝，或許只有他和軒轅才能夠體會出其中的意境。　　恭弘=叶 恭弘皇發現軒轅越來越高深莫測，這些時日來，每每都會存在着驚人之舉，給人以沉重而實在的震撼，此刻依然是如此。　　帝十的長矛終於動了，並不是他推動，而是矛尖以一種怪異的弧度作輕微的震動，而手指根本就沒有絲毫移動的跡象。　　“砰……”軒轅緊緊地逼上一步，左手中的刀依然是保持着那種異樣的架式，沒有半點改變，而他的腳步如同平滑而出，但又結結實實地落在地上，發出了那一聲沉悶的異響，犹如喪鐘一般響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帝十一聲長嘯，再也無法保持應有的沉默，身形在一片矛影之中淡化為虛無，沙石斷枝殘恭弘=叶 恭弘，如同被暴風捲起，變得狂野而粗暴，又像是一個巨大的浪頭，以一種扇形的大平面直向軒轅壓到，似乎吞噬一切的生命。　　二丈五尺，實在不是距離，其實，心與心之間根本就沒有距離，也沒有任何距離能夠阻礙由心而起的攻擊。　　刀，化為一道亮弧，自一個玄奧莫測的角度劃出，看上去極為平淡而樸實也毫無花巧，而那被激起的扇形平面竟出現了裂痕。　　那是被矛勁激起的沙石，以及斷枝敗恭弘=叶 恭弘，但是，此刻已完全崩潰，只因為軒轅這平淡而樸實的一刀。　　“當……”刀鋒、矛尖竟然在十萬分之一的可能之中相觸、相交，再相互彈開。　　軒轅被震得倒退了兩步，帝十的攻勢立刻一窒，所有的后招全都無法繼續，只得駭然驚退兩步。　　帝十一退即進，攻勢又再一次重組，他絕不想給軒轅任何喘息的機會。　　恭弘=叶 恭弘皇和望月長老及柔水都忍不住為軒轅捏了把汗，不過他們的擔心全都是多餘的，因為軒轅臉上根本就沒有半點驚慌之色。　　軒轅似乎完全不在乎對方那洶湧如暴怒之海潮一般的氣勢，而只是極為輕鬆洒脫地揮刀，像是在拈花，優雅柔和得讓人心醉。　　帝十心中的驚駭是無與倫比的，這像是將上一次的經過重演了一遍，軒轅輕輕鬆松地一刀再次把他的攻勢阻竭，后招根本就無法使出。　　軒轅的刀，又一次在十萬分之一的機率之中，找准了帝十的矛尖，並且相擊，再相互彈開。　　這簡單是個奇迹，讓人心驚的奇迹，但又是事實，無法詆毀的事實。帝十知道，就算有第三次、第四次，甚至更多的攻擊，其結果都是一樣的。他不明白這是什麼原因，但在軒轅說出“找到了”這三個手后，他便有了一種極為古怪的感覺，如同赤裸着身子暴露在千萬人目光之下的感覺，更清晰地感覺到一股無形的精神力與他的氣機緊緊鎖在一起，當他發現感覺全都來自軒轅的目光之時，他心中的驚駭自是無與倫比的，但他很快鎮定了下來。不過，那種古怪的錯覺――不，應該說是一種預感，卻一直揮之不去。此刻，軒轅的刀讓他證實了這個預感的真實性。　　恭弘=叶 恭弘皇也發現了軒轅這兩次奇迹般的對擊，心中禁不住升起了一種莫可名狀的感覺，他不知道軒轅是如何自那幻成一片的矛影之中找到長矛真實的所在，而且還如此準確地封鎖了帝十那些可怕的后招，總之一切都顯得那般怪異。或許，真的如軒轅所說的“找到了”，但是找到了什麼呢？恭弘=叶 恭弘皇顯得更為迷茫。　　軒轅的氣勢依然在狂升，犹如一團越燒越旺的烈火，橫刀而立，大有睥睨天下的氣概，讓人不敢逼視。　　帝十的信心竟不自覺地為之動搖，九黎族的戰士正聽帝十的吩咐向包圍圈外瘋狂地殺去，但是卻沒有人能夠來為帝十分擔任何的壓力，此刻的他似是步入了欲退不能、欲戰又急的進退兩難之境。　　龍之旅的奴隸兄弟們早已盡伏四周，九黎族的戰士根本就無法闖過毒箭之網，惟有來時的方向並未設伏，想要逃命，也只有一條路可走，但他們又不能不退走，此刻大局幾乎已定，根本就沒有改變的可能，只怕沒有軒轅纏着帝十，帝十也無回天之力。　　這一切都是軒轅經過精心策劃的結果，否則的話，軒轅早就對帝十三的那一群九黎的勇士發動進攻了，只是那個時候軒轅並沒有太多的時間準備，沒有十足的把握，這才放棄了帝十三而選擇帝十。

# 第四章 突破死點

　　帝十也明白此刻大勢已去，只是他不明白究竟是什麼改變了軒轅，使得軒轅在如此短的時間之內改變了這許多，也變得更為可怕。或許，這個問題只有軒轅自己才能夠回答，但軒轅定不會告訴他。　　帝十有些不甘心，雖然他不抱希望軒轅會告訴他結果，但作為一個武人的好奇，他仍忍不住不問：“你是如何做到這一切的？”　　恭弘=叶 恭弘皇幾乎當帝十是個白痴，十足的白痴，他竟然想從自己敵人口中得知敵人是怎麼對付自己的，這樣的人不是白痴也不會好到哪裡去，誰還會傻到將个中秘密說出來呢？　　軒轅不是傻子，當然明白帝十此問的意思，但他卻沒有拒絕回答的意思，只是高深莫測地笑了笑，悠然道：“死點，每個人每一招都會存在着一個死點，你的招式也不例外！”　　“死點？”恭弘=叶 恭弘皇和帝十同時低念了一遍，但卻更顯得茫然，恭弘=叶 恭弘皇料不到軒轅會如此坦然地說出來，但軒轅說出來之後他才知道，如果只是這種答案的話，根本就沒有隱藏的必要。　　死點又是什麼東西？死點又在哪兒？但恭弘=叶 恭弘皇頓時明白軒轅剛才那欣喜的呼聲“找到了”是什麼意思，因為那正是軒轅找到了帝十招式問的死點，而顯出的大徹大悟的欣喜。　　當一個人找到了對方招式間的死點后，他自然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一個知道自己不會敗的人，其氣勢自然隨之狂升，這很正常。當軒轅的氣勢狂升之時，帝十竟感覺到了來自軒轅的強大威脅，是以才會突然停住對望月長老的進攻而轉對軒轅。因為他不想自己處於一種極度被動的狀態，那樣他很可能敗得極慘。　　高手相爭，先機極為重要。　　帝十不得不佩服軒轅的鬥志和聰明，更對軒轅的體質極為迷惑，因為在這之前，軒轅已被他擊傷，至少肩胛的傷口仍在滴血，這便證明了一切。但軒轅居然能以左手刀硬破他的長矛，這種韌勁和鬥志的確驚人，當然這也需要有一個極其優勝的體質作後盾。　　軒轅的不簡單，帝十隻是自重傷的白虎神將口中聽說過，真正的見識卻是此刻。當軒轅在千鈞一發之際以身軀和刀為柔水擋下那致命的一矛時，帝十便清晰地感覺出眼前這個年輕人的勇敢、智慧和武功都是極端優秀的，更有着無法想象的眼力，否則誰又能夠將擋擊之勢拿捏得如此之准？以肩胛、刀、手三結合阻住帝十那驚天動地的一擊呢？　　軒轅的眼力的確是驚人至極，這也是軒轅值得自豪之處，但軒轅卻知道，自己的眼力絕不僅於此，只是他不知道如何去挖掘自己的潛力而已。他甚至清楚地記得在與刑月第一次交手之時，他發現所有人的招式都是那麼緩慢，產生了那麼多的破綻。當然，那種感覺是一縱即逝的，並不是每次都有。但也讓他知道，至少自己的眼力能夠達到那種境界，他也明白，那種境界與他腹中的龍丹有着不可分割的因素。如果今日也能夠達到那種境界，那對付帝十還不是一件輕而易舉之事？　　在生死一線之間，軒轅發現自己的潛能被一點一點地激發出來，剛才帝十那致命的一擊，正將軒轅推上了生死一線的境界，軒轅竟能夠發現帝十招式的死點，也是在這千鈞一發之間，軒轅以刀切在長矛的刃鋒之上，阻住了長矛繼續刺入肩胛。　　“是以，我勸你不要負隅頑抗，你不能贏得了我，如果繼續戰下去，當我發現你的破點之時，便是你的死期！”軒轅表情顯得無比自信，聲音也極為淡漠地道。　　“破點？”帝十低聲重複着這個入耳驚心的詞，臉色極為難看地退了一步，如被毒蛇咬傷的猛獸一般，兇狠無比地望着軒轅。　　恭弘=叶 恭弘皇也不由得全神戒備起來，他絕不敢小覷帝十，這是個極度危險的人物，今日這群人中，除軒轅之外，大概還沒人有取勝他的希望。　　帝十一聲長嘯，再次揮矛狂攻，聲勢更烈，空氣發出被撕裂般的銳嘯，漫天的矛影連他自己的身影也完全給吞噬了。　　恭弘=叶 恭弘皇的雙眼眯成一道極小的縫，但是，他無法發現帝十招式中的死點，他有把握在對方這樣一招之中逸走，但卻沒有把握將這一招的攻勢瓦解。那的確是有些難以想象，不過，軒轅說得那般自信，且事實又讓人不得不相信軒轅的確能夠做到這一點。　　軒轅沒有動，臉上依然掛着那絲高深莫測的笑意，讓人不知道他心中究竟在想些什麼，當然，這全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何瓦解這如驚濤駭浪的一招。　　軒轅沒有出刀，更沒有化解這一招的意圖，似乎是在看戲，看一場極有趣的戲，那專註的表情，那認真而坦然的眼神，似乎根本就感覺不到危機的存在。　　恭弘=叶 恭弘皇驚，驚的是軒轅竟然不擋，不過，他很快明白了軒轅為什麼不擋，因為，帝十這一招本就是虛招。　　帝十的這一招不僅是虛招，更是以進為退的招式。不過，軒轅那似乎可以洞穿一切的眼神和那穩若泰山的表情使他驚駭若死，他感到似乎沒有任何意圖可以瞞過軒轅。　　矛影驟斂，像是升華的水，驟然間化為無形，而帝十的身影已倒射出三丈開外，攻向柔水。　　柔水吃了一驚，慌忙而退，而此時她才發現帝十意不在她，而是為了緩解帝弘的戰局，但當她反應過來時，帝十已拉着帝弘向來時的路上闖去。　　恭弘=叶 恭弘皇欲追，但看軒轅立着不動，並沒有追趕的意思，也就止步未追，卻弄不懂軒轅為何不追。　　“呀……”欲阻止帝十的奴隸兄弟根本就是送死，駭得眾奴隸兄弟紛紛閃讓，一名共工氏的護衛也被帝十的利矛擊成重傷。　　柔水和恭弘=叶 恭弘皇也不禁為帝十的武功暗暗咋舌，皆將目光全都移向軒轅，暗忖道：“今日幸虧有軒轅，否則這樣一個可怕的對手還真不知該如何對付。”但當他們的目光投向軒轅時，卻忍不住驚呼。　　“當……”軒轅手中的刀竟在剎那間斷成了三截，更自左手墜下，他的氣勢也在瞬息間崩潰，“哇……”軒轅忍不住狂噴出一大口鮮血，在陽光的映襯下，犹如一團紅霧，濺得恭弘=叶 恭弘皇身上斑斑點點，到處都是。　　“軒轅……大首領……軒轅公子……”一旁的所有人全都大驚，一時之間竟將軒轅圍了個水泄不通。　　“你怎麼了？”恭弘=叶 恭弘皇怎麼也料不到竟會出現這樣一個結果，這才明白為什麼軒轅舍敵不追，是因為軒轅根本就沒有力氣追，禁不住大急地抱緊軒轅依然火熱的軀體。　　“讓我看一下！”望月長老拉起軒轅的左手，卻發現軒轅的虎口竟滲出了血跡，禁不住大驚，恭弘=叶 恭弘皇也吃了一驚，表面上根本就沒有見到軒轅吃什麼虧，實則軒轅已是強弩之末了。　　“我……我沒事，讓我休息一會兒！”軒轅有些苦澀地笑了笑道，臉色也顯得有些蒼白。　　“你……你感覺……”　　“我明白自己的傷勢，也通醫理，知道如何調理，你們先讓大家準備撤離吧，依照計劃收拾殘局……”軒轅說完這段話，禁不住有些氣喘起來。　　“立刻給我做一副擔架，其他人收拾殘局，依計行事！”恭弘=叶 恭弘皇向圍過來的奴隸兄弟大聲吩咐道。　　軒轅卻已經閉眸盤坐於地，肩胛處的鮮血也已自行止住，他實在是有些累了。　　※※※　　帝十走了，一切並未就此結束，軒轅僅僅受了重傷，更算漏也算錯了一個人。　　這一切，只是等到風揚和帝十三出現時軒轅方始醒悟。　　風揚和帝十三的出現，是在最不該出現的時候，也是在最不該出現的地方。　　軒轅沒能與貳負會合，但他卻看到了伍老大，一個最不該在風揚和帝十三隊伍里看到的人，但是軒轅卻看到了。　　恭弘=叶 恭弘皇的表情有些僵硬，但軒轅的聲音已在他的耳邊響起，極小極小。　　“伺機突圍，絕不能有婦人之仁，如果我有什麼不測，你照顧好柔水，去找共工和青雲。”　　恭弘=叶 恭弘皇心頭一緊，隱隱升起一絲不祥的預兆，其實此刻的形式已經很明顯。以帝十三和神谷的力量，他們根本就沒有可能取勝的希望，身邊的這群奴隸兄弟雖然是奴隸群中的精英，但是又怎能與九黎族的精銳戰士相提並論呢？或許，再有半年時間對這群奴隸兄弟的訓練，還會有一戰之力，但今日卻是傷殘病弱之身……　　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都有些後悔，後悔沒有殺死風揚，更沒曾提防伍老大，他們也不得不佩服伍老大隱忍和做作的功夫，竟然以出賣神谷的進攻來獲得他們的信任，而伺機救出風揚，這個人的確不簡單。　　“軒轅，我要你死！”風揚對軒轅是恨得咬牙切齒，在僥倖逃得性命的情況下，恨不得扒掉軒轅的皮。　　九黎族戰士的勁箭指定了每一個可能發生變故的角落，幾乎每一位奴隸兄弟都在他們的射程之中。　　也許是因為勝利的喜悅沖昏了頭腦，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諸人直到走入了伏擊圈中才發現自身存在的危險，這的確是一種悲哀，也是一種無奈。或許，若軒轅未曾受傷，他應可以感覺到危機的存在，但此刻一切都已經遲了。　　軒轅的目光在帝十三、敖廣那冷峻的臉上掃了一遍，露出一絲坦然而無奈的笑意。然後才將目光落在風揚和伍老大的身上，淡漠地吸了口氣道：“我低估了你！”　　伍老大詭秘地笑了笑，他知道軒轅是在跟他說話，他也聽出了軒轅那平靜語調之中的恨意，不由回應道：“你沒有後悔的機會了。”　　軒轅也笑了起來，笑得眾人莫名其妙，半晌才道：“但是我並沒有吃虧！”　　帝十三和敖廣及伍老大的臉色全都變了，軒轅說得並沒有錯，他沒有吃虧，至少，神谷為之死去了上百好手，九黎勇士也死去了數百人之多，但軒轅只有一條命。是的，軒轅沒有吃虧，就算將之殺一百次，依然於事無補。九黎族的損失豈是軒轅或這群奴隸之命所能夠抵得了的？　　伍老大之所以色變，是因為他明白自己所犯下的罪過多麼嚴重，就算他安然救下了風揚，又能夠折去多少罪責呢？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不過，風揚已答應他，絕不會怪他，而九黎王風絕疼愛這幼子風揚，說不定不會大過責怪他，但對於會伍老大來說，此刻的心情絕難平靜。　　風揚心中只有恨，但他卻並非不知大局之人。見軒轅依然肅坐於擔架上，不由吼道：“給我殺！”　　帝十三卻伸手制止，喝道：“等等！”　　風揚不解地望瞭望帝十三，有些微惱，但帝十三尊為長老，他也不敢太過得罪。　　“放下武器者可免一死，反抗者格殺勿論！”帝十三冷冷地掃了軒轅諸人一眼，充滿殺意地道。　　眾奴隸兄弟的目光全都落在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上，目光之中全都是堅定不移的神色，似乎是在等待軒轅一聲令下，便立刻與這群九黎戰士拼個你死我活。因為他們知道，放下武器惟一的結果就是再次淪為奴隸，永無翻身之日，到時候所受的折磨可能比昔日更甚。因此，他們寧可戰死也不會再回到神堡之中忍受鐐銬之苦。　　軒轅依然很平靜，他也不能不平靜以對，他自然明白眼下的局勢和事情發生的後果。他不想這群奴隸兄弟死去，但他又無法保護好這群人。因此，結果只好任由天命去安排了。　　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掃過柔水和望月長老，然後再落到軒轅的臉上。竟發現軒轅笑了，極其淡漠地笑了，讓人無法捉摸這笑意之中的含義，更無法明了軒轅在笑什麼，只是，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讀懂了軒轅內心的意思。　　樹林比較陰暗，陽光透過無恭弘=叶 恭弘的樹枝，灑下一片微黃的光潤，使得林間的氣氛有些詭秘。　　殺氣使得空氣有些沉悶死寂，九黎戰士呈弧形分佈在軒轅諸人的周圍，以半月之狀鉗住軒轅的每一舉動。　　風揚怒極，他怒軒轅居然在這個時候還笑得如此古怪，他怒軒轅似乎不把他當一回事，但此時卻也有些無奈。　　“如果我願意放下武器，不作反抗，你們會不會殺我？”軒轅突然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地道。　　帝十三和敖廣也為之一震，臉上閃過一絲訝異之色地相視而望。　　“呼……殺……”軒轅驀地發出一聲暴喝，在帝十三和敖廣分神之際，足下的擔架已如一堵傾塌的高牆般向帝十三和敖廣飛撞而去。　　恭弘=叶 恭弘皇早就會意，共工氏的眾高手也同時以最快的速度揚手甩箭，以暗器的形式射殺幾名九黎箭手，身形向包圍圈外逸去。　　“呀……”“嗖嗖……”箭雨橫飛，慘叫連天，奴隸兄弟們本就處在敵人的箭矢之下，雖然極力反抗。卻仍然吃了大虧，但這並不影響他們求生之慾望和鬥志。在他們的心中存着一個讓他們拚死到底的念頭，那就是活着比死了更慘！因此，他們沒有半點猶豫，向周圍的九黎戰士兇猛地撲殺。　　帝十三和敖廣大怒，他們雖然早知道軒轅不可能輕易屈服，但卻料不到軒轅如此刁滑。　　恭弘=叶 恭弘皇伸手帶着軒轅以最快的速度向來路退去，軒轅已經身受內傷，行動自是不便，他絕不能夠棄軒轅於不顧。　　柔水和望月長老也以軒轅為中心，為之擋開所有射來的箭矢。　　那些箭矢對於這群高手來說，在這密林之中似乎作用並不大。　　神谷的人又豈會眼睜睜地望着軒轅離去？　　“放開我，不要管我！”軒轅堅決地道，他很明白眼前這群敵人的實力，如果恭弘=叶 恭弘皇想連他也一起帶走的話，那純粹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還會連累柔水和望月長老諸人。　　“你們先走，這裏交給我們！”望月長老一咬牙，返身向飛掠而來的帝十三正面迎去。庄戈也領着兩名共工氏的戰士返身迎上追襲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的高手。　　“來吧！就讓我來會會九黎族的狗屁絕活！”庄戈豪氣沖霄地低吼道，渾身充盈着一去無回的強悍鬥志，提劍靜立。　　望月長老手中的長棍已如一條蛟龍出海般地直襲帝十三。　　“找死！”帝十三冷哼一聲，背上的長矛已破空而出，他根本就沒有在意望月長老那狂襲而至的長棍，而只是極力讓自己的長矛刺出。　　“當……”望月長老橫棍猛掃，他不能不放棄主動而擋開帝十三的矛勢。因為照這種速度和角度，在他的長棍在尚未能擊到帝十三的身上時，他已經中矛，這絕對不值得。　　帝十三的矛頭一偏，但望月長老的身子卻被震得橫移兩步，他無法抗拒帝十三長矛貫出的力道。　　“叮叮……”庄戈的鬥志依然高昂至極，但是卻無法抵抗敖廣疾如怒濤的攻勢，一口氣被逼退十八步。　　庄戈根本就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完全是一副以命搏命的打法，這使得敖廣極為惱怒。但庄戈的劍法並不是很成章，每一擊都是與敵同亡之勢，簡直像個無賴。　　庄戈是個無賴，此刻他就是要做個無賴，只要能夠讓他們的公主柔水安然而去，他做什麼都可以。　　帝十三一聲怪笑，長矛竟像蛇一般彎曲起來，以一個極為怪異的弧度側襲望月長老。　　在功力之上，帝十三佔著絕對的優勢，在人數之上，帝十三也同樣佔著絕對的優勢，在氣勢上，帝十三同樣勝過望月長老。　　勝敗其實早有定論，是以，軒轅心痛，恭弘=叶 恭弘皇心痛，柔水也心痛，但他們為有這樣肯為自己去拚命的兄弟而自然、驕傲。　　“當……”望月長老再次擋開帝十三的長矛，卻被震得橫跌出四步。　　帝十三冷哼一聲，不再理會望月長老，只是向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追來。　　“想走？！”望月長老已經深知帝十三的武功並十比帝十遜色，如果軒轅沒受傷或許還可以與之一戰，但是此刻軒轅身受內傷，又怎能勝過帝十三呢？　　如果柔水和恭弘=叶 恭弘皇被纏住，只怕今日真的只有全軍覆滅的結局了。是以，他無論如何也要纏住這可怕的帝十三。　　“去死吧！”一聲冷哼響自望月長老的身後，是神谷的高手。　　望月長老冷哼一聲，長棍在身後襲來的兵刃之上一擊，身子卻借力向帝十三射去，他絕不能讓帝十三追上軒轅。　　“噗……”那偷襲望月長老的人一愣，似沒料到望月長老如此機敏。其實，他的確是小看瞭望月長老。儘管與帝十三相比，望月長老要差上一級，但是望月長老也是個不可多得的好手。

# 第五章 捨身取義

　　帝十三驟然止步轉身，一切全都出乎望月長老的意料之外。　　望月長老沒想到帝十三竟能在如此快的沖勢之下驟然止步轉身，不僅僅如此，他還看見了帝十三那似乎充滿了悲憫之色的眼神，心中禁不住生出一絲陰影。　　帝十三的眼神之中的確有悲憫之色，像是對一個將死之人的同情的憐憫，如同一個仁慈的佛徒面對阿修羅界內那群可憐之人。　　長矛，自望月長老根本就想不到的角度，更以望月長老根本就估不到的速度自帝十三的腋下穿出，在帝十三轉身回眸之時，已借轉身扭腰之力將長矛的速度推至極限。　　“長老……”庄戈和柔水諸人禁不住大聲悲呼。　　一切都是如此出乎人意料之外，一切都是如此快捷，根本就沒有給人以任何思索的機會。打一開始，帝十三便想好了擊殺望月長老的方式，而望月長老所做的一切全都在他精妙的算計之中，這的確是一個悲哀。　　望月長老卻沒有感到悲哀，死亡並不是世間最可怕的事情，當他轉身阻截帝十三之時，他便已經忘卻了自己的生死和安危，他不怕死！　　“噗……”帝十三的長矛刺入瞭望月長老的胸膛，望月長老的確是沒有絲毫阻抗的能力，這也是帝十三製造出來的必殺格局。　　帝十三很自信這回頭一擊，一切也都如他所料，沒有半分偏差，不！似乎有點差異。　　是的，有點差異，異樣的原因是望月長老的眼中並沒有帝十三想象的那種痛苦之色，不僅沒有，甚至連慘叫聲都沒有發出。相反，望月長老眸子里卻泛出一種陰狠得意而滿足的神彩。　　長矛，的確已經刺穿瞭望月長老的胸膛，那狂噴的鮮血可以證明這一切並不是假象，但是……帝十三有些惑然，為何……？　　突然間，帝十三明白了一切，明白瞭望月長老表情古怪的原因，但是他有些後悔，因為他明白得遲了一些。　　“噗……”望月長老手中的長棍棍頭突然爆裂，長棍之中竟射出一根長約三尺的利刺，鋒銳無倫，更準確地刺入避無可避的帝十三胸腹之中。　　這是個意外，一個讓所有人都愕然的意外。　　望月長老的長棍在這種距離之中絕無法擊中帝十三，這一切帝十三已經算得極為準確，可是帝十三算漏了棍中那根長約三尺五寸的利刺。如果再將望月長老的長棍加上三尺五寸，便足夠對帝十三造成致命的打擊。　　這也許正是望月長老表情古怪的原因，他是無憾的，雖然他的生命在這一刻結束，但卻讓帝十三為之陪葬，他無憾，也值得。　　“砰……”望月長老的軀體重重地跌落在地上，帝十三也跟着踉蹌跪倒，手中的長矛鬆脫在地，雙手捂住胸前那被長刺刺穿之處，臉上露出了難以置信且又痛苦悲切的神色，為自己生命的流失而痛苦悲切。　　他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竟是這樣一個死法，竟會栽在自己一手設下的死局之中。他有些後悔，但一切都已經遲了。　　“長老……長老……”九黎戰士們驚呼，柔水也發出一聲慘呼，但她絕不能回頭。　　帝十三耳中的聲音已經逐漸模糊，那像是自另一個空間飄來的梵音，望月長老長棍之上的利刺刺穿了他的心臟――絕對致命的一擊，就如他擊殺望月長老那一擊一般。　　庄戈的心中充滿了悲壯之氣，為望月長老的死，也為那拚死的奴隸兄弟，他將自己的能量發揮至極限，遺憾的是敵人大多，實力相差太過懸殊。他中箭了，背門中箭，在動作一緩之際，敖廣的長刀已經切下了他的頭顱。　　奴隸兄弟根本就不是九黎戰士的對手，而且一開始便被射殺近百，在力量懸殊之下，能夠逃命的人並不是很多，留下來苦戰的都死得差不多了，如虎狼一般的九黎戰士迅速會合向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追去，而神谷的高手根本就沒怎麼受阻。　　軒轅心中涌動着無限的悲哀，他看見瞭望月長老是怎麼死的，也看見了庄戈和那幾名共工氏兄弟的死亡，更看到了奴隸兄弟勇而無畏地與九黎戰士搏擊，那種根本就不將生死放在心上的豪情和鬥志讓他的心中在滴血。　　恭弘=叶 恭弘皇感覺到軒轅身上的殺意越來越濃，似有一團烈火在軒轅體內涌動。　　柔水身邊的幾名護衛也似被望月長老和庄戈的壯烈激得熱血上涌，望着逐漸追近的敖廣諸人，沉聲道：“公主先走，我們擋住他們！”　　柔水心中隱痛，她豈會不明白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根本就無法擺脫敖廣等人的追殺？若以恭弘=叶 恭弘皇的速度，不帶着受傷的軒轅，逃命並不是一件難事，可是他又怎能丟下軒轅而不顧呢？柔水的心在痛，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也在痛。而此時，恭弘=叶 恭弘皇陡覺手臂之上傳來一股大力，使他再也無法抱緊軒轅。　　軒轅的軀體落地，一個踉蹌，但又很快挺直，挺直之時，他已拄劍在手。　　“軒轅……”恭弘=叶 恭弘皇又怎會不明白剛才那股大力正是軒轅自身上傳來？此刻見軒轅的架式，分明是要負傷決戰阻敵，怎叫他不急？　　“走！”軒轅聲音極為肅然沉穩，讓人不容半分置疑。　　“要走大家一起走！”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一人抓住軒轅一條手臂，共工氏幾名護衛更擋在軒轅與追兵之間。　　“我讓你們走！聽到沒有？！”軒轅驀地身子一抖，怒道。　　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竟無法抗拒軒轅這一掙之力，被甩得跌出數步，不由相視愕然，也更為駭異。　　“還不快走？！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快走！”軒轅真的怒了，回頭對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吼道。　　柔水的眸子之中閃過一絲晶瑩，恭弘=叶 恭弘皇的鼻頭也有些酸，心中似乎憋着一股無法溢泄的情緒，但看軒轅身上的血跡和那堅定熱切的目光，他的心在滴血，又怎會不明白軒轅的拚死之心？又怎會不知軒轅是多麼希望他們能安全離開？　　“走呀……！”軒轅的額頭青筋滾動，那種焦灼之情讓人禁不住心酸。　　柔水的眼淚終於還是忍不住滑落下來，恭弘=叶 恭弘皇也流下了兩行清淚，他讀懂了軒轅的心，也讀懂了一切，是以，他一拉柔水，以一種悲傷而又平靜至極的語調道：“走！”　　柔水和恭弘=叶 恭弘皇再次回頭望了軒轅一眼，此時敖廣諸人距軒轅只不過六七丈遠。　　“你們也走！保護公主！”軒轅向擋在他身前的幾名共工氏高手沉聲道。　　“不行，你一個人怎能擋他們……”　　“加上你們就可以嗎？快走！”軒轅吼道。　　“可是……”　　“沒什麼可是，快，不要作無謂的犧牲，你們要記住公主的重要性！”軒轅打斷那名共工氏的高手叱道。　　那幾人相視望了一眼，眸子里湧出無限崇敬之色。　　“你保重！”共工氏的幾名高手望了軒轅一眼，語調竟有些哽咽地道。他們又怎會不知道留下來只有死路一條？但軒轅這種不顧自我、捨己為人的精神的確讓他們深深地感動了。　　“走！”軒轅沒有任何錶情，只是低聲吼道。　　“保重！”共工氏的幾名高手最後望了軒轅一眼，轉身而去，但軒轅給他們的最後印象卻成了其心中永恆的烙印。他們感覺到軒轅那沾滿血跡的背影竟是那麼雄偉巍峨，像是在萬里平原拔地而起的蒼山，又似孤海之中屹立的巨峰。　　軒轅的臉是那般年輕而剛毅，眼睛是那般堅決而深邃，便像那遙不可及的星空。　　共工氏高手們的心禁不住為之震撼，為之感動，但也烙上了深深的悲哀。　　軒轅的臉上泛起了一絲笑意，像是滿天的陰霾盡散，初露於人間的驕陽。沒有人能讀懂軒轅的笑意，也許，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是的，敖廣讀不懂軒轅的笑意，但他卻感覺到了軒轅那涌動膨脹的殺氣和生機。　　軒轅立着，靜靜地立着，卻像是一座大山，橫在遠去的恭弘=叶 恭弘皇和九黎追兵之間的大山，有着延綿千里無法逾越的氣勢。　　每個人都清晰地感應到了這一點。　　敖廣止步，風揚止步，神谷的高手止步，便連九黎族所有的戰士也都止步，與軒轅相距兩丈而立，每個人的眸子里都射出驚訝和駭異的神色。　　“要想過去，便自我的屍體上踏過！”軒轅的聲音是那般冰冷，竟像是一陣細碎的雪花白天空之中飄落。　　這是冬天，已經凋零的冬天，肅殺得鳥雀不敢棲近。有陽光，卻無法溫暖這片凋零的樹林。　　軒轅依然靜立，但他的劍已經平舉於空，整個身子犹如一團冰火在燃燒。　　那是一種感覺，世上是否存在着冰火？沒有人知道，冰與火本就是兩個極端，但在軒轅靜立舉劍的一剎那，九黎族眾人便不由自主地將這兩個極端扯到了一起。也許，只是殺氣，只是無形的氣機，但軒轅變了，這是不可否認的。　　軒轅變了，是相對於剛才的病夫！　　“軒轅真的受傷了嗎？軒轅的力量何來？軒轅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每個人的心中都存在着許許多多的疑問。　　現實與感覺與邏輯實在是有些矛盾，在這些矛盾交錯之中，軒轅竟挺拔如山，這算不算是個奇迹？　　風揚也為軒轅的氣勢吃驚，這一刻，他竟無法對軒轅生出恨意，只覺得這個對手真的是有點值得尊敬。　　風冷，風漸疾，軒轅緩緩地移了一步，他並不主動出擊，但他在移一步的過程之中，所有九黎戰士的心都繃緊了一些。在他們的感覺之中，如果他們當中誰撥一下弓弦的話，將會遭到暗中之敵的萬鈞強攻。　　是以，九黎族人雖多，卻沒有一人以弓箭對付軒轅，抑或他們認為以弓箭對付此刻的軒轅，那是對武道的不敬，是以，場中顯得如死般寂靜。　　敖廣的臉色有些難看，望着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遠去的背影，他們兩百餘人竟不敢越過軒轅獨成的防線，這簡直是一種恥辱，一種深重的恥辱，可是他竟沒有勇氣去正面迎對軒轅那斷天裂地的氣勢。　　――這便成了一個僵局！　　軒轅目光如寧靜的深潭，空洞深邃，卻讓人感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寒意，他目光所到之處，九黎戰士都忍不住心寒。　　沉悶的僵局，只維持了數息的時間，敖廣便已飛身而上，身為神谷的副總管，在帝十三死後，他也便成了九黎戰士的最高頭領，如果讓僵局持續下去，他的面子將往哪兒擱？是以，他必須出擊，無論軒轅多麼可怕。　　敖廣用劍，蓄足了勁氣的一劍，像是掛在虛空的虹彩，煞是好看，也威力十足。　　敖廣動，他身邊的神谷高手也一齊出手，他們自然感覺到了來自軒轅身上的威脅，對於敵人，他們並不在意是否是群攻，是否是不合理，只要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任何人或物，都會被無情地踢開，此刻軒轅正處於被踢開的行列。　　軒轅一聲狂吼，雙手握劍，竟以一個怪異莫名的姿式使出了讓他自己也驚異莫名的一劍――山裂！　　是青雲所創“驚煞三擊”之中的“山裂”。混沌之中，軒轅竟如有神助般領悟了這一劍的精義，匯合體內那莫名的力量使出了一式讓九黎戰士陷入了噩夢的一劍。　　枝碎、石飛、草折、風裂，虛空在剎那之間變得囂亂不堪，犹如風暴在凄號，每一寸空間都充盈着來自十萬個方向的力量，似欲撕毀每一片實物。　　慘號、驚呼，一切的聲音都顯得不夠真實，便連軒轅也感覺不到自己生命的存在，整個軀體似乎有十萬隻手在撕扯，使得每一寸肌膚都欲離體而去。　　“這是怎麼回事？這是什麼劍式？”軒轅自己也不知道是夢是醒，不明白為何會是這樣一種場面。不過，在身體幾欲分裂的一剎那，他又感到了一陣無可比擬的輕鬆和空虛，似是一個泄了氣的皮球。　　天地也在剎那間靜寂下來，軒轅有種想哭的衝動。他看清了一切，看清了敖廣、風揚和所有九黎族人那一張張駭異莫名卻又莫名其妙的臉，這群人便像是在看戲的傻子，一個個獃痴而沒有言語，地面上有幾隻斷臂殘劍，更有幾具屍體。遺憾的卻是軒轅力道無以為繼，便像是一條將死的野狗般趴在地上。　　軒轅知道，自已是完了，畢竟傷勢太重，剛才竟以體內那完全不受控制的力量催動了“山裂”，但在無法控制這霸烈的一劍的情況下，已耗盡了體內自身的力量。若非體質特異，只怕已被那發自體內的劍氣碎成殘肉，這種結果使得軒轅想哭一場。　　沒有人比軒轅更清楚自己的狀況，此刻即使是一個五歲的小孩也能輕易地擊殺他，因為他已是一個廢人，一個功力盡失的廢人。他不敢想象“山裂”劍式之中所蘊含的毀滅性的劍氣是如何的狂野，他已經死過一次。軒轅知道若非剛才剛好劍氣散盡，他定已看不到這一切了。　　死亡，是那麼真實，那麼近，一切的一切都似在死亡的路上埋下了伏筆。　　軒轅還沒有死，沒有被自己的劍氣分裂，但他卻知道等待他的，可能是比死亡更可怕的折磨，敖廣絕不會放過他，風揚也不會。九黎族的戰士誰又會放過他這個殺人兇手？　　地上碎裂的屍體散發出的濃重血腥味使得林間更為陰森，使得這個冬天的風更為凄烈――這一切，全都是軒轅的傑作。　　那驚天動地的一劍，的確震驚了所有人，敖廣也受了些微的小傷，因為他見機得快，是以，他退了回去。但他的心和靈魂似乎為那一劍所震懾，久久未能平復。　　有片刻的沉默和死寂的寧靜，似是為剛才那一劍哀悼。　　軒轅努力地以劍撐住了上半身，努力地要使自己的身體不像一條趴在地上的死狗，就算是死，也要挺立着死。在他體內，是那不屈的靈魂和崢嶸的傲骨。　　是以，他努力地撐起上半身，哪怕是以最痛苦為代價，他也在所不惜。　　“砰……”風揚最先出腳，他自驚愕之中恢復的最早，發現軒轅欲掙扎而起，更無半點氣勢，他也明白，軒轅再不可能有還手之力，是以，他出腿，毫不猶豫。　　“噗……”軒轅的身子如爛草把跌出，滾了兩滾，吐出一口鮮血。　　九黎族人再次沉寂，不知道為什麼，他們竟沒有一點高興，就像軒轅虛弱得像一條死狗，他們並沒有絲毫的驕傲和成就感，更沒有人幫風揚去耍毫無還手之力的軒轅。　　“起來呀，躺在地上裝死幹嘛？剛才的威風哪裡去了？”風揚步至軒轅的身邊，刻薄地道。　　軒轅“咳”了幾下，咳出一小口血液，望着風揚那停在他眼前的腳尖，只感到虛脫得每一根筋骨都已碎裂。但是他還是咬咬牙，以手撐地，努力地掙扎着支起上身。那笨拙的樣子像是背上背負着萬鈞重物，但他還是撐起了上身，並抬頭與風揚那鄙夷的目光相對視。　　軒轅笑了，一種解脫和不屑的笑，像是在嘲諷世俗的一切。　　風揚大惱，他似乎沒想到在這種時候軒轅還有心情笑，而且軒轅的舉動的確讓他感到一種深深的屈辱和刺傷，那鄙視一切的目光像是將他驕傲的自尊切割成無數的小塊，這怎叫風揚不惱？不怒？　　“砰……”軒轅再次被風揚踢得翻了兩個筋斗，嘴唇和下巴也被踢破。　　“居然敢小視本王子！”風揚惱恨地道。　　軒轅趴在地上，抽動了一下，然後又緩緩地挪動了雙手，將上半身撐起，依然以那種表情笑了。　　“我叫你笑！”“砰……”風揚又連踢兩腳，軒轅的軀體猛撞一根樹榦，隨即反彈而回，滾了幾滾，竟不動了。　　敖廣沒有作聲，九黎族的戰士全都靜默，林間頓時陷入了一片死寂，他們似乎沒有恨意，對於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人恨，那是浪費情緒，他們是戰士，是以他們尊重強者，嚮往強者。真正的戰士是不會與一個弱得根本不能作對手的人計較任何東西的，而軒轅由一個令人懼怕的強者突然變成了絕對的弱者，這是強者的悲哀，也是軒轅的悲哀。是以，九黎族的戰士們只有同情。因此，林間顯得極為安靜。

# 第六章 流放之王

　　軒轅並沒有死，許多人都以為軒轅已經死了，因為開始他動都未動一下。軒轅依然是掙扎着撐起身子，目光之中沒有悲哀，雖然神態極為凄厲，但那不屈的神彩並沒有散去，那堅決的眼神讓所有人覺得――軒轅可以站起來！依然可以頂天立地，哪怕是死，也是頂天立地。　　軒轅的視線被阻，是風揚的身體，然後風揚的腳重重地落在他撐起上身的右手背上。鑽心的劇痛幾乎麻痹了軒轅的整個身體，他不由自主地皺了皺眉頭，但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　　“怎麼樣？滋味如何？”風揚眼中儘是狠辣之色，更有一絲不屑，似乎看到別人痛苦，他才能夠從中獲是極大的快感。　　軒轅的右臂有些發抖，但卻依然沒有呻吟一聲，只是在看向風揚的眼神中更多了一絲憐憫和鄙夷，像是一個智者面對一個胡攪蠻纏的傻子。　　風揚大怒，腳下更用力，竟旋轉起來。軒轅的指骨發出“格格”的脆響，似乎很快便會碎裂。　　豆大的汗珠自軒轅的額頭滑下，極度的痛苦之中，軒轅竟還能以平靜的語氣說道：“你可以高高在上地跟……我說話，但……你的靈魂……永遠……都……都是……卑微……可憐的……”　　“砰……”軒轅的一句話還未說完，便已挨了一記重擊，跌了出去。　　“竟敢罵我！”　　軒轅像是永遠都打不倒的机械，很快又撐起身體，以一種鄙夷的目光投向風揚，凄厲地笑道：“你只是一堆包裹得很好的狗屎，枉有一副人樣，卻……”　　“砰……砰……”風揚怒不可遏地對軒轅一陣狂擊，只打得軒轅昏厥過去。　　“五王子，這個人還要交給大王處置，先不要殺了他！”敖廣上前攔住怒氣難平的風揚道。　　“他居然敢罵我，我定要殺了他！”風揚不依地道。　　“他之所以罵王子，就是想激怒王子，好讓王子痛快地殺了他，讓他少受點折磨，王子豈能上了他的當？”敖廣眼睛一轉，笑道。　　風揚一想也對，心中的怒意頓平，望瞭望地上的軒轅，再重重地補了一腳，陰狠地道：“你想我痛快地殺了你，我就偏要慢慢折磨你，看是你狠還是我狠！”　　“將他拖回去！”敖廣向身邊的人吩咐道，他的目光卻停留在那數具被劍氣割碎的殘屍上，心中還在暗自驚駭軒轅那一劍的可怕。　　“副總管，還要不要追擊恭弘=叶 恭弘皇他們？”　　“還能追得上嗎？”敖廣沒好氣地向那多嘴的屬下反問道。　　那人似知道敖廣心情並不好，不由得低首不敢再言語。　　※※※　　這個戰局是誰也沒想到的，九黎戰士只不過死傷二三十人，但帝十三卻死了。不僅如此，帝十也慘敗而走。這對於九黎族來說，的確是個極為沉重的打擊，而這一切，全都因為一個少年！　　軒轅的影響的確很大，整個九黎族都為之震動。　　畢竟，數百戰士和帝十三之死都不是小事。　　神穀穀主風騷見到軒轅，卻感到有些失望。因為他所見的只是一個功力盡失的廢人，不過，風騷沒作任何錶態，這件事情只能交由風絕親自處理。　　其實，風騷也很想看看風絕的尷尬樣子，當一個廢人將他手下的愛將殺死，更將他的戰士打得一敗塗地。他想象着風絕那種表情，便欲暗自偷笑。　　帝十三死了，帝十慘敗，風騷並無不快。其實，風騷和風絕兄弟之間的恩怨，稍明了一些的人都會清楚。　　風絕為了減少風騷對其王位的威脅，特意將之安排到神谷中，永遠都無法干涉九黎族內部的重大事情，這便像是一種流放。在九黎族中這已經不是什麼大秘密。　　風騷絕不是一個甘心寂寞的人，是以，在神谷中培養出了大量的高手，更聚居了許多奇人異士，逐漸壯大到風絕心神不安的地步。是以，風絕才要建立起―座神堡來牽制神谷的力量，風騷豈會不明白風絕之意？在沒有定下王位之前，他們兄弟之間便已在明爭暗鬥。自風絕當上了九黎王后，風騷也顯得低調，只是風絕沒有一刻忘掉這個隱患。　　這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風騷不免心驚，但對於他來說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不過，此刻見到如同廢人的軒轅，卻感到沒趣之極，他本想見識一下軒轅的能耐，在他的內心深處，倒希望能將這樣一個厲害人物納入自己的實力之中，說不定將來對他會大有幫助，不過此刻是一點興緻都沒有。　　於是，軒轅被押入了大牢之中，等候九黎本部之人送信過來或是將人帶走。　　※※※　　囚室，軒轅醒來，身上依然陣陣抽痛，那不堪重荷的手腳之上系著沉重的鐵鐐。　　四面陰暗、潮濕，清冷的巨石築起的牆壁還有一個細小的天窗滲進冬日特有的寒風。　　軒轅忍不住打了個��嗦，冷，的確是有些冷，這是往日軒轅所無法感知的，但此刻卻成了致命的感覺。　　他並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但卻知道自己仍未死，此刻是什麼時候？他又昏睡了多少天？對於這些軒轅並不知道。　　生與死，此刻已經不是很重要，落在了九黎族人的手中，想要活下去，那也許要等待奇迹，更不知道風揚將會如何想盡辦法折磨他。軒轅不願想得太多，一切該來的終究會來，即使想躲也躲不掉，若是細想，只會徒增煩惱，倒不如利用這難得的清閑好好休息一會兒。軒轅的確感到有些累，無論是心還是身體。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能夠安全離去，他已經沒有什麼好擔心的了，至於貳負和那群奴隸兄弟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也不是他所能管的。伍老大能夠救出風揚，當然也可以出賣貳負諸人的位置。不過，軒轅只願貳負能見機得早，在九黎追兵趕到之前撤走。　　當然，伍老大定是最先向帝十三報告軒轅諸人的位置，因為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都是極為重要的人物，而且也是對帝十進行偷襲，如果帝十三不是第一時間來攔截他們，絕不可能如此之快地便截住了他們的退路。因此，貳負和郎氏三兄弟諸人並不是沒有機會轉移目的地，而恭弘=叶 恭弘皇定會過去與之會合，那樣便可安全撤離，至於到底撤往哪裡，便不是軒轅所能猜到的，當然是越遠越好。　　“吱吖……”地牢之門被打開，風揚那帶着詭異笑容的臉映入了軒轅的眼中。　　“很好，你終於醒了！”風揚邪邪地笑了笑道。　　軒轅愛理不理地掃了風揚一眼，只是將目光落到風揚身邊一個容顏清瘦卻美麗絕倫的女子身上，心神大震，但他那滿是血污的臉上根本就找不出半點波動和異樣。　　軒轅沒有出聲，極力掩飾內心的波動，因為他發現風揚身邊的女子竟是聖女鳳妮的三個婢女中的“春韻”。　　春韻似乎發現了軒轅的目光，眼神變得複雜至極，也有一絲焦灼和關切，但這一切都是無聲的。　　風揚當然沒有發現這些，只是向身邊的春韻笑了笑，再向軒轅一指，不屑地道：“你看，就是這熊樣，再厲害的人到了本王子手中，也要讓他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春韻勉強地笑了笑，故作不屑地迎合著風揚的話語，嬌聲道：“我還以為是什麼三頭六臂的人物，原來也不過是個病夫而已嘛！”　　“說得好，說得好！”風揚說話間一腳踢在軒轅的下巴之上。　　看着軒轅慘哼着滾出，風揚不由得放聲狂笑起來。　　春韻心口一緊，但強忍着裝作若無其事之狀，嬌笑道：“王子何等身分，與此等病夫玩耍，實在是沒意思，倒不如去找點別的有趣之事做做。”　　“別的有趣之事？”風揚一聽，色心大起，一把抱緊春韻的纖腰，色迷迷地道：“好，咱們倆去做有趣的事，我的小美人，我都聽你的。”　　“嗯。”春韻欲擒故縱地推開風揚的手，媚聲道：“王子想到哪裡去了？”　　“哈哈哈，我想到哪裡去了？你身上哪兒最好玩，我就想到哪兒去了……”　　軒轅心中溢滿了一股悲愴之意，更多了許許多多的無奈，聽着風揚那不堪入耳的話，他真後悔當初沒有殺死這個花花公子。　　“啪……”一個細碎的響聲在軒轅耳邊響起，卻是自春韻袖問落下的一顆骨珠，軒轅沒有半點猶豫地拾起，風揚的心神全都被春韻所惑，根本就未曾注意到這細小問題。　　※※※　　風揚走了，冰冷的囚室之中僅剩下軒轅一人在面壁呻吟。　　軒轅打開了骨珠，裏面竟是一張布條，布條之上有一行小宇。　　“恭弘=叶 恭弘皇今晚子時相救。”　　布條之上只有這麼幾個字，但卻看得軒轅心驚肉跳。他不由暗問道：“這是哪裡？恭弘=叶 恭弘皇如何進來？為什麼春韻會出現在這裏？春韻又怎會與風揚在一起？現在又是什麼時候了？”許許多多的問題只讓軒轅腦中一片混亂，但他知道春韻說的是真的，恭弘=叶 恭弘皇定會在子時趕來。　　不管這個消息是真是假，軒轅必須振作精神應付一切，至少要給自己一些求生的慾望。　　身體依然有些虛脫，但軒轅卻明白，自己雖然功力盡失，卻並非一無所有，因為丹田之中仍有一個能量的寶庫，那是龍丹所蓄的功力。只要不死，他便有希望，這是外人所不知的秘密。因此，軒轅絕不會感到絕望。　　世間本無奇迹，奇迹只是一個出乎人意料的結果或事件，因此只要有本錢，完全可以製造出一個讓人驚訝的奇迹。　　※※※　　好像似乎並沒有很好的休息時間，風揚走後不久，敖廣居然也進來了。　　敖廣進來之時，軒轅感覺到精神稍好一些，畢竟，他的體質絕不同於常人，便是他的血液都有着別人所意想不到的功效。只不過，他並不想讓人知道他的這些隱秘，因為這將是他求生的本錢。　　敖廣緩步來到軒轅的身前兩尺之處立定，俯眼相看盤膝而坐的軒轅，似是上帝在俯視蒼生，那居高臨下的態勢生出極強的壓力。　　軒轅沒有抬頭上望，只是閉上眼睛完全當敖廣不存在。他實在是沒有必要以仰視的形式去看一個落井下石的小人。在他的眼裡，敖廣根本就不配他仰視。　　敖廣靜立了半晌，似乎明白了軒轅的心態，不由笑了笑，冷冷地問道：“果然有個性！”　　軒轅依然靜坐，他不覺得有任何回答的必要，那也許是在浪費口舌和精力，此刻他已經感到了極度的飢餓，也不知道多久未曾進食了。飢餓之時，最好的節能法，是不言不動。　　“你已經三天沒有吃東西了，本以為你會就此死去，卻沒想到你仍能夠活下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迹！”敖廣並不掩飾自己內心的驚訝，淡然道。　　軒轅也暗自吃了一驚，自己竟然在這囚室之中昏迷了三天，在沒人料理的情況之下自己醒來，這的確有些不可思議，不過軒轅知道這是因為自己特殊的體質所創下的奇迹。他自身便具有比普通人強許多倍的修復能力和生機，只要仍有一息尚存，便有活下去的希望。　　“啪啪……”敖廣輕輕地拍了拍手，囚室之門便被推開了。　　軒轅的身子動了一下，他嗅到了肉香，肚子之中也禁不住“咕……”地叫出聲來，的確已到飢腸轆轆的地步。　　“想來你是餓了，我特地為你準備了一頓豐盛的午餐，相信你會喜歡！”敖廣笑意盈盈地道。　　軒轅為敖廣的表現給弄糊塗了，卻不知其葫蘆里賣的究竟是什麼葯。不過，他卻知道這頓午餐絕沒有這麼簡單，不由冷哼道：“你想怎樣就說吧，別在這裏演戲！”　　“哦，我只是想讓你吃頓飯，又有何不可呢？”　　敖廣並不生氣，那侍者已將飯菜移到了軒轅的身前。　　“那我就不客氣了！”軒轅不想有太多��嗦。當然，他根本就不怕這飯菜中下了毒。對於他來說，早已是百毒不侵之軀，又何懼之有？　　“慢！”敖廣突然擋住軒轅的手，那侍者很自覺地退了出去。　　“怎麼，有毒？怕我死了？”軒轅並不意外，又輕輕地放下已拿到手上的山羊腿，漫不經心地回問道。　　敖廣不以為忤地笑了笑道：“你放心，我倒舍不得你死，今日來，我是來與你談個條件，對你我都有利的條件。”　　“哦，條件？我有那資格嗎？”軒轅自己也為之愕然，他不知道敖廣口中所謂的條件是什麼。　　“你有！只要你願意，我可以保證你平安離開神谷！”敖廣認真地道。　　“平安離開神谷？這裡是神谷？”軒轅吃了一驚，反問道。　　“不錯，在神谷之中，只有我才可以幫你。”敖廣有些誇大其詞地道。　　“那你的條件又是什麼？”軒轅冷冷地問道。　　“我要你教我最後所使的那式劍法！”敖廣神情一肅，沉聲道。　　軒轅一震，旋又大感好笑地望着敖廣，反問道：“你也想像我一樣功力散盡，成為一個廢人？”　　敖廣也震了一下，疑惑地問道：“你是說，是那一式劍法讓你功力盡失？”　　軒轅心頭一動，不由得淡然笑問道：“你可曾聽說劍宗之中有一式劍法名為同歸於盡？”　　“同歸於盡？這是什麼劍法？”敖廣大訝，他的確是從來都沒曾聽說過這樣一式劍法，但顧名思義卻知道這劍法的本意是與敵皆亡。　　“我餓了，吃飽了再說！”軒轅不答，伸手又拿起那隻山羊腿。　　“你必須先答！”　　“我可以胡編亂造，如果你想知道正確答案，必須我心情好！”軒轅漫不經心地道。　　敖廣倒真的是沒辦法，他可以不讓軒轅吃，但軒轅也同樣可以耍他。他本是一個習劍之人，但在見過軒轅那無與倫比的一劍之後，才發現自己的劍法是多麼庸俗，這便是他要想方設法學得軒轅那一劍的原因。　　※※※　　“你現在可以說了。”敖廣望着軒轅香噴噴地吃完這許多菜肴，冷冷地問道。　　“看來你並不壞，我就告訴你吧！”軒轅吁了口氣，悠然道，吃飽了的滋味的確很舒服，體內也似乎積下了許多的力氣。　　“同歸於盡即是與敵皆亡，這是一招在逼不得時才會使用的招式，從這招的創始人到現在，真正用過此招的人，大概只有我一人。因此，我無法將之發揮到最高的威力，也便成了功力盡失的廢人……”　　“我是要問這一招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原理，不是要知道這些��里��嗦的東西！”敖廣有些不耐煩地道。　　“這招的使法是將自己的精、氣、神和所有功力在剎那之間通過一種形式進發，散化成無堅不摧的劍氣，以給敵人最致命的一擊，而自己也將化為碎片隨劍氣而去，這就是這一招的原理和後果。”軒轅淡漠地道。　　敖廣心中生出一絲寒意，臉色極為難看，其實，只要軒轅稍稍提醒他就明白。　　軒轅自然知道敖廣相信這些，雖然他只是信口胡謅，但事實上這種理論是存在的。因此敖廣根本就沒有不信的理由，而且他自身也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當然軒轅並不是因為這莫須有“同歸於盡”才功力盡失，而是因為無法控制“山裂”的劍氣，加之重傷之軀，這才使得功力盡失，但這些敖廣並不知道。　　“這種劍式，劍氣是由體內進出，因此，是先傷已再傷人，如果無法下‘同歸於盡’的決心，那這一劍將會失去很多威力。你好好想想吧，其實這一劍並不難掌握，你想好了如何放我出去，我便在神谷外傳授你此招！”軒轅淡漠地道。　　敖廣的臉色數變，他在考慮為了習得這式差點將自己性命斷送的招式，而冒極大的危險放軒轅值不值得，但話既已說出口，又不好自打嘴巴，不由笑道：“好，明天我再來看你！”　　“不送？！”軒轅再次閉眸。

# 第七章 囚室春光

　　“副總管！”一個嬌稚而柔媚的聲音使軒轅再次睜開了眼睛。　　“桃紅姑娘，你怎麼到這裏來了？”敖廣似乎有點尷尬。　　軒轅大訝，卻不明白在神谷中還有能令敖廣感到尷尬的女人，那這桃紅究竟是什麼人呢？　　“聖姬讓我來看看這個軒轅究竟是個什麼人物，自然不能違命嘍！”桃紅的聲音似乎有一種勾魂懾魄的魔力，聽得讓入骨酥心搖。雖然軒轅仍未見到桃紅的容貌，卻有種想入非非的衝動。　　敖廣似乎是害怕與桃紅糾纏下去，有些慌亂地道：“沒想到連聖姬也給驚動了，既然聖姬有令，我就不相擾了，姑娘請進吧！”　　“看你，好像怕我吃人似的。”桃紅似乎有些微嗔地嗲聲道。　　敖廣發出一聲乾笑，卻迅速走遠，使得軒轅心頭大惑，不明白這桃紅和聖姬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不過，很快他便會明白，因為桃紅已走了進來。　　軒轅頓覺眼睛一亮，桃紅並不比褒弱或燕瓊諸女漂亮，但骨子里透出的那股妖冶的艷麗卻能讓任何男人都本能地升起原始的慾望，包括走路和揮手的姿態，無不充滿了挑逗性的誘惑。　　軒轅身體本有些虛弱，但仍禁不住為之咽了一口口水，這時，他更不明白為什麼敖廣會對這桃紅敬而遠之。“或許，只是敖廣怕忍不住侵犯了這個女人，而這個女人又是不能侵犯的；抑或，敖廣很怕老婆，怕回去挨老婆罵，或許……”軒轅這麼想着，桃紅已經如一團火焰般地來到了軒轅身前。　　桃紅一身紅衣，緊裹嬌軀使得曲線玲瓏之極，特別是胸前呼之欲出的雙峰似散發出逼人的熱浪，一張有若象牙般滑嫩光潤的臉上綻出一個讓人心神搖旌的笑顏。　　軒轅嗅到了一股淡而清新的香味，但這股香味幾乎使他腦子一片混亂。　　“你就叫軒轅？”桃紅緩緩地蹲下身子，與軒轅相隔不到兩尺，柔聲問道。那水汪汪的大眼睛平視着軒轅那刀削一般輪廓分明的臉，然後充滿挑逗性地逼視着軒轅的眼睛。　　軒轅只覺得口乾舌燥，神志模糊地點了點頭道：“我就是軒轅。”他竟生不出抗拒的念頭。　　桃紅似乎極為滿意地笑了笑，自懷中掏出一張白色的絲絹，極為溫柔地為軒轅擦去臉上已乾的血跡和塵土，像是為嬰兒洗澡的母親一般柔和。　　軒轅心中湧出一絲無法形容的情緒，甚至連他也會吃驚自己有這樣的念頭，他居然想到如果此刻桃紅要他自殺，他也會毫不猶豫地自殺。　　“嗯，原來你長得很帥！”桃紅輕笑道。　　“謝謝姑娘誇獎。”軒轅神志似有些迷糊。　　桃紅又笑了，竟主動在軒轅那已擦乾淨的臉上輕吻了一下，只使得軒轅魂飛魄散，不知今夕為何年。　　“你能走動嗎？”桃紅又問道。　　“能！”軒轅竟然站起身來，他根本就無法抗拒桃紅的魅力。桃紅的每一個動作都是那麼自然，那麼溫柔，但又似乎深入人的靈魂，將人的靈魂緊緊地攫住。　　桃紅望着站起來有些踉蹌的軒轅，不由得又笑了，笑得極為含蓄，卻讓人神魂顛倒。　　“你真美！”軒轅突然迸出這麼一句讓桃紅再次發笑的話。　　“是嗎？”桃紅充滿挑逗性地反問道，旋又看到軒轅那有氣無力的樣子，不禁有些失望，但仍伸手把住軒轅的脈。　　接觸到軒轅那充滿彈性的肌肉，桃紅雙眼一亮，但旋即又微皺眉，自語道：“奇怪，怎會這樣？”　　軒轅手足之上的鐵鏈一陣叮噹作響，但神色間有些茫然，自然不知道桃紅為什麼而奇怪了，只是任由桃紅把住他的脈門，絲毫不作反抗。　　桃紅鬆開了軒轅的脈門，深深地望了軒轅一眼，依然有些疑惑，半晌才問道：“你還能不能運力？”　　軒轅突然笑了起來，極為突然，也極意外地道：“如果要和你上床，我定可以運力！”　　桃紅臉色驟變，繼而又變得緋紅，駭異地退了兩步，像看怪物一般望着軒轅，半晌才笑道：“果然沒叫人失望，原來打一開始，你便在演戲！”　　軒轅再次盤膝而坐，目光絲毫不收斂地在桃紅身上來回遊弋，淡淡地道：“雖然我功力盡失，但還不至於被你這未成氣候的懾魂之術所控制，不過你的確很美麗，就算不用懾魂之術，我也情願向你屈服。正所謂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枕紅訝異地望着軒轅，笑嫣如花，沒有人不喜歡奉承，何況軒轅的奉承說得那般坦誠。　　“是嗎？那你為什麼還要騙我呢？”桃紅反問道。　　軒轅也笑道：“我只是想在你的腦子里留下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到時候就算我死了，至少還有一個大美人記得我！哪怕只記得一刻也好，所以，我才想與美人開個玩笑。”　　“哈，你說話還真有趣，但是你知不知道這樣表現對你一點好處也沒有？”桃紅依然不慍不火，妖嬈地道。　　“錯，至少有一點好處，那便是你對我的印象越來越深，能否認嗎？”軒轅反問道。　　桃紅大感有趣地笑了起來，半晌才問道：“讓我對你留下一個深的印象真的有這麼重要嗎？”　　“當然有！”軒轅似乎極為認真地道，旋又吸了口氣道：“反正遲早總是死，生與死又有什麼大不了？若是死的時候還讓人感到自己是個窩囊廢，那豈不是跟死只貓死只狗沒什麼區別？我是軒轅，因此，死也要像個人樣，而這個人樣更要烙在你的記憶之中！”　　桃紅也禁不住為軒轅這豪氣干雲的話給怔住了。　　的確，雖然軒轅是個功力盡失的廢人，但卻仍有一股不滅的氣勢和傲氣存在，那眸子之中堅定的神彩讓人絕不敢忽視他的存在。桃紅不由得對軒轅刮目相看，暗忖道：“如果谷主這個時候再見到軒轅，而不是在昏迷時見到他，肯定不會將軒轅忽視了。”　　“你可知道，此刻他們對你都有些忽視，就是因為當你是個廢人，這個忽視足可為你逃走提供便利，可是如果你仍擁有這一番表現，相信他們定會對你嚴加看守，那時候你恐怕即使插翅也難以飛出神谷了。你不覺得這樣很不划算嗎？”桃紅竟然不想對軒轅隱瞞太多，竟為軒轅指點利害關係起來，這是桃紅自己也沒想到的結果。　　不知道為什麼，桃紅竟對軒轅那透自骨子里的傲氣和氣勢所震撼，竟對這落難的敵人深具好感。　　軒轅不屑地笑了笑，道：“對我的輕忽是對我的污辱，我並不在乎他們加強守衛，因為我根本就不可能有機會逃走。能在死前讓我的敵人勞心費力，這當然是一件不錯的事。”　　桃紅無奈地笑了笑，似乎有些遺憾地道：“只可惜你是我的敵人，否則，我可能真的會喜歡上你。”　　“謝謝桃姑娘有此一言，如果還有來世，就讓我們再相約豈不是更好？”軒轅坦然一笑道。　　“如果還有來世？”桃紅自語地道，同時將美目再次投到軒轅的身上，迅速低頭在軒轅的臉上親吻了一下。　　這次軒轅竟似有備，以系著鐵鏈的手迅速勾住桃紅的脖子，桃紅正欲後退，軒轅的大嘴卻封住了她的櫻桃小口。　　“咦……唔……”枕紅吃了一驚，但被軒轅那粗重的男性氣息一衝，竟無力推開軒轅那重傷之軀，被軒轅一記長吻，吻得通不氣來。　　軒轅此刻竟似忘了身上的傷勢，這一吻極為粗野而狂放，更用盡了技巧。他豈會不知道眼前此女絕對不是一般的女人？也絕不會是第一次接觸男人。所以，他毫無顧忌。放肆地去痛吻一氣，雙手更極不老實地活動起來。　　桃紅的武功極好，如果她在親吻軒轅之時不是心中存有旖念，軒轅絕不可能輕易勾住她的脖子，更吻住她的小嘴。此刻似乎所有的武功都用不上，被吻得渾身發軟，更被軒轅壓倒在地，任軒轅那戴着鐵鏈的大手四處亂摸。　　軒轅的手似乎透着異樣的熱力，所過之處，桃紅身體泛起一種從未有過的快感，她根本無從抗拒軒轅的手，甚至有些迷失在那醉人的感覺之中，而忽視了一切。她根本沒去想軒轅手上的感覺為何與別的男人不同，沒去想聖姬只是讓她來看一看這個軒轅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包括此刻身處何地，她都不曾想過。　　她只覺得身體好空虛，好空虛，急需要找到填補這種空虛的東西，是以，她死命地摟緊軒轅，感受着那鐵板般的肌肉帶給她的壓迫感。她從來都沒有想到自己也會有動情的時候，而且是這般不可收拾。往日只有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可今日竟然……　　軒轅突然鬆開嘴，停止了一切活動，在桃紅的耳邊輕輕地道：“叫他們把好門！”　　桃紅滿是情慾的眼裡顯出一絲迷茫，那種被撫摸的感覺依然衝擊着她的每一根神經。軒轅一鬆手，她便像是整個世界都失落了一般，感到莫名的空虛，但僅有的一點神志卻記起了軒轅的吩咐。　　軒轅為她稍整衣襟，柔聲道：“去吧！”　　桃紅乖巧地起身行出囚室之外，沉聲吩咐道：“沒我的吩咐，不準靠近囚室，有誰來了，就喊一聲，可知？”　　那看守的人似乎極懼桃紅，忙不迭地點頭道：“是，是，小的知道！”他們其實很清楚聖姬身邊的每一個弟子平時所做的事情，是以見怪不怪，只是在暗自嘀咕：“這樣一個快死人能有用嗎？”　　※※※　　桃紅再回到囚室，外面已將門鎖了起來，冰涼的囚室並沒有減少一絲春情。　　軒轅心中暗贊恭弘=叶 恭弘皇所授的御女之法。當然，這也多虧軒轅當初專為對付地祭司而偷習了那迷心之術，此刻相結合起來運用，效果竟好極。他不知道這與他體內的龍丹更有關係，不過，他卻清楚陰陽相融能夠催發那積留在丹田之中的神龍之勁。是以，軒轅絕不會放過桃紅這個機會。　　桃紅幾乎是完全無法忍受來自軒轅的刺激，一入囚室便撲到軒轅的身邊，媚眼如絲地親吻起軒轅來，她本身就是個蕩女，一旦情慾高漲，竟比任何人都強烈都需要。　　軒轅怎會客氣？他丹田之中的氣勁在情慾的刺激下，竟逐漸活躍，甚至向那已空虛的四肢擴散，使他在剎那間擁有了強大的力量，毫不留情地對桃紅大加征伐，讓那自丹田湧向四肢百骸的生機更泛濫地涌動，使得身體所存在的傷痛在最短的時間內不葯而愈。　　桃紅也被軒轅體內涌動的生機衝擊得狂呼亂叫，快感如潮水般漫上全身的每一根神經，一次又一次地推上快樂之巔，而享受到了從來都未曾享受的快感，最後迷失在肉慾的歡悅之中。　　軒轅的心神卻與桃紅完全相反，他竟可以清楚地捕捉到守在門外那獄卒的粗重喘息之聲，顯然那獄卒在偷聽，更無法忍受囚室中狂涌的慾火才會發出這犹如野獸般的喘息。這一切軒轅都不在意，他只是靜心地調理體內四處遊走的真氣，以將之收歸已用，這樣便可以恢復功力。他不得不感謝這送上門來的尤物，是以，更加賣力地為桃紅送出永生難忘的快樂。　　桃紅似乎是永遠都不知累地熱烈奉迎着，如同一個久曠的少婦，乍逢甘霖便不知厭倦地索取。　　軒轅暗自慶幸居然沒有人打擾，當然不是指那守門的獄卒，抑或正如桃紅所說，除個別別有用心的人，余者皆對他這個功力盡失的廢人不感興趣，這才讓他有這難得的機會。呆會兒他自不會讓那獄卒活下去，他不能讓人知道他的功力盡復。而對於桃紅，軒轅有足夠的自信這個女人不會再背叛他，這對於軒轅來說絕對只會是件好事。　　當然，這裏的守衛稀鬆可能還與敖廣有關，因為敖廣為了方便自己的活動，是以故意放鬆這邊的警衛。對於軒轅這樣一個功力盡失的廢人實沒有什麼必要浪費太多的守衛，就是谷主風騷也可能有這種想法，而敖廣身為神谷的副總管，作此安排實是輕而易舉的事。　　軒轅的戰意依然高昂無比，他的體質絕不是普通人所能相比的，即使是桃紅這種修習過異術的美人也無法完全承受軒轅的恩澤。幸而軒轅只是適可而止，並不想要桃紅的命。　　軒轅罷戰之時，桃紅已經陷入了一種半昏迷的狀態，若非軒轅以真氣相度，至少會患一場大病。　　桃紅醒來時，發現四處狼藉一片，軒轅正龍精虎猛地坐在一邊溫柔地望着她，不由得一陣臉紅，也一陣駭然。　　“你為什麼不殺我？”桃紅有些怯怯地問道，此刻的她依然感到天地似在搖晃，仍無法自剛才使其痙攣的快感中完全走出來。的確，她品嘗到了女人所能品嘗的快樂極限，使得她竟有些害怕軒轅，怕往後再也見不到這惟一可以給她最幸福的男人，連說話都有些口軟。　　軒轅運氣把自己未泯的情慾逼退，將精元練化，這才輕輕地抱起坐在地上衣衫零亂的桃紅，在那表情複雜的臉上親了一口，柔聲道：“別傻了，我怎會殺你呢？你今後便是我軒轅的女人了，我會讓你享受到女人最高的幸福之境。待離開這裏之後，我要好好地愛你，知道嗎？你是我所見到過最動人的女人。”　　桃紅披軒轅的溫聲細語說得心頭一陣亂跳，一種幸福之感如潮水般漫上了心頭，禁不住依戀地摟住軒轅的脖子，小聲地問道：“你剛才還沒有盡性，是嗎？我還可以承受。”　　軒轅又親了她一口，笑着為她整好衣裳，小聲道：“沒關係，來日方長，下次你一定要補上，這裏不適合再來，你去讓門口那人忘掉剛才所看到的一切吧！”　　桃紅這才記起自己仍在囚室之中，想起剛才的荒唐，竟有一股久違的羞澀之意湧上心頭，但卻依軒轅之話轉身行到囚室門口，叱道：“給本姑娘開門！”　　“是，是……”囚室門口傳來一人有些慌亂的回答，然後便是鑰匙開鐵鐐之聲。　　桃紅大步行出，逼視着那不敢正眼看她的獄卒，冷殺地問道：“剛才你看見了什麼？”　　“我，我……我什麼都沒有看見！”　　“很好，本姑娘獎你一顆神丹。”桃紅說完以極快的速度不由分說地將一顆藥丸喂入那獄卒的口中，再一捏喉嚨，藥丸直滑腹中。　　那獄卒根本就沒有一點反抗的機會，桃紅出手的速度快極。　　“姑奶奶饒命，姑奶奶饒命……”　　“這不是立刻就會死人的藥丸，只要你乖乖地聽本姑娘的話，三天之後去聖殿找我，到時候不僅會給你解藥，還會給你些意想不到的好處，你也不必一直呆在這種地方看門了。”桃紅淡漠地道。　　那獄卒一聽，心下稍安地問道：“姑奶奶要我怎麼做，我都願意聽，保證不敢有違！”　　“很好，我要你將剛才所聽到、所看到的全部忘掉，三天之內若有第四人知道這些，你就等着受死吧！”桃紅狠狠地道。　　“是，是，剛才根本就沒有發生什麼事，姑奶奶來了一會兒，在副總管走後便走了，這裏一點變化也沒有……”　　桃紅一聽，露出一絲笑意，旋即又問道：“那個軒轅呢？”　　“還是老樣子，要死不活。”　　“很好，就這樣說，待會兒換崗之後可去雅樓找一個你喜歡的婢女或女奴輕鬆一下，我會為你通知一聲的。”　　“謝謝姑奶奶，謝謝姑奶奶……”那獄卒大喜，似乎沒有想到今日竟能交上桃花好運，他自然相信桃紅的話，只要是聖姬身邊的人，在神谷中都有特殊的地位。而雅樓更是聖殿中的人掌管，只要桃紅開了口，自然不會有問題。　　※※※　　“你做得很好，來，獎你一個吻。”軒轅笑了笑道。　　桃紅主動湊上去又與軒轅纏綿一番，半晌方訝異地道：“你的功力竟然可以自動恢復，而且這麼快便能如此充沛，真是難以想象。”　　“這全都是美人的功勞，也是你救了我，所以，我要好好地愛你，加倍的愛你，但我要你以後從一而終，你願意嗎？”軒轅愛戀地撫摸着桃紅那健美而深具彈性的肌膚，認真地道。　　“嗯！”桃紅有些羞澀地點了點頭，緊纏着軒轅道：“我以後專心地伺候你，只要有你疼我，其他的男人全都是狗屎！”　　軒轅知道，自己無論是在肉體上還是心靈上，都征服了這個風騷的美人。對於桃紅來說，心靈上簡直是一片荒蕪，像她這種女人，根本就未曾擁有過感情。因此，只要在肉慾之上給她以滿足，更讓她生出好感和新鮮的刺激，同時也勾起她的好奇，那便足以征服她荒蕪的心靈。軒轅對女人的了解雖談不上深，但卻對人性的了解很深刻。　　“軒轅決定什麼時候離開這裏？可一定要帶上我啊！”桃紅有些擔心地道。　　“會的，我怎麼會捨得丟下你呢？不過，我需要你給我找一份神谷的地圖，這樣我才能決定如何出去，而且越快越好。”　　“可以，我立刻就去為你準備。”桃紅說做便做，立身就要去準備。　　“小心一些，要知道，如果沒有你一同離開，我活着便會失去光彩。”軒轅小心地叮囑道。　　桃紅心中一陣溫暖，即使軒轅此刻讓她去死，她也不會有絲毫的猶豫，那真切的話語足夠感動任何動情女人的心。雖然她曾經不知聽過多少讚美的話，但所有的加起來都似沒有軒轅這一句話有分量，禁不住又與軒轅纏綿一番，才依依離去。　　望着桃紅離去，軒轅心中湧起了無比的自信，雖然他並不是真的喜歡蕩女，但卻不介意以花言巧語去征服她。這個世界里惟有不擇手段方能夠真正地生存下去。為了生存，任何可以利用的機會和人，他絕不會錯過，這也是他從小養成的慣例。不過，此刻他需要用心去靜靜地想一想即將可能面對的問題。

# 第八章 爾奸吾詐

　　事情的進展有些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但一切都顯得極為順利。桃紅十分賣力，似乎是為了能讓軒轅選出神谷而傾其所能。　　地圖很快就送到了軒轅手中，然後也不打擾，便退了出去。剩下的時間便是軒轅獨自一人在偷偷地研究着神谷的地形和逃走路線，此刻軒轅更是充滿了信心。　　“這小子死了沒有？”風揚的聲音傳了進來，使軒轅心神一緊，迅速將地圖揉成粉末撒入一旁的亂草堆中，那是他的床。他抬頭向天窗外望去之時，天已近黑。　　風揚推門而入，軒轅已裝出了一副有氣無力的樣子，像是大病未愈之狀。　　“嘿，你小子還沒死，可真不簡單。小子，你可看見一根玉釵？”風揚沒好氣地問道。　　軒轅的目光微掃了一下，發現春韻也跟在風揚的身後，正向他使眼色，不由裝作有氣無力地道：“什麼玉釵，我看見了十根！”　　“死到臨頭還嘴硬！”風揚怎會不知軒轅只是在戲謔他？不由得大怒，飛身向軒轅踢去。　　“在這裏，我找到了。”春韻突然出聲輕呼道。　　風揚的身子立刻打住，狠狠地瞪了軒轅一眼，回頭像是一隻搖尾乞歡的小狗，對着春韻假歡喜地道：“果然在這裏。”　　“當然在這裏了，我還會說謊嗎？”春韻一邊自雜草之中拾起一根晶瑩的玉釵，一邊嬌嗔道。　　“是，是，是我說錯了。”風揚似乎生怕得罪了春韻，附和道。　　軒轅卻大感驚訝，他知道，這一定是春韻故意演的戲，因為剛才他清楚地看到，那雜草叢中並沒有任何玉釵的痕迹，此刻憑空多出一根玉釵，自是春韻一手設下的局。　　“還好，沒有丟在別的地方！”春韻以手拂了一下玉釵上的灰塵，然後幽怨地瞥了風揚一眼，嗲聲道：“都是你，走吧，這裏的味道難聞極了。”　　風揚有些誠惶誠恐之感，他往日所見的女子並不少，但卻從來沒有人能似春韻這般深深地吸引他，更吊足了他的胃口，使他心癢卻又無法咽下這燙口的美味。雖然春韻是關在女奴群中，卻是聖姬看中的人，因此，她也絕不是一般的女子。風揚一到神谷，便禁不住為春韻那別具一格的風姿所吸引，所以，他才斗膽向聖姬將之要過來。可是對於這個女人，他並不想霸王硬上弓，他要享受細嚼慢咽的味道。但當他與春韻接觸越多，就越是被春韻的內在氣質所吸引，甚至連心神都禁不住為之所牽，變得百依百順。　　“好，那就走吧！”風揚對春韻的話的確是百依百頗，只是在臨走之時向軒轅狠狠地瞪了一眼。　　軒轅只是裝作什麼也沒有看到，但是他卻發現春韻所留下的東西――又一顆骨珠。　　捏碎骨珠，字條上的字卻讓軒轅心頭髮涼―小心桃紅，她是恭弘=叶 恭弘帝的女人！　　軒轅的心的確在發冷，也有些糊塗。桃紅的表現讓他根本就起不了絲毫的懷疑之心，一切都是那麼自然，那麼痴迷，如果說之中會有什麼陰謀，那實在讓人難以想象。但是，桃紅又有什麼圖謀呢？她有必要如此嗎？究竟是春韻的錯還是桃紅的錯呢？　　“春韻是如何認識風揚的？又是如何留在神谷中？她在神谷中是什麼身分？而桃紅又是什麼身分呢？恭弘=叶 恭弘皇怎會知道我被囚在神谷中呢？他又是怎樣與春韻聯繫在一起的呢？而秋杏和冬寧呢？她們去了哪裡？獵豹和花猛他們呢？恭弘=叶 恭弘皇會不會連獵豹和花猛也一起救呢？……”軒轅腦子里一片混沌，太多的問題糾纏得他本來明朗的心情再一次沉重起來。　　軒轅只感到心情異常的沉重，究竟誰對誰錯？究竟誰是誰非？聖女鳳妮已經騙過自己一次，難道春韻也會騙自己……？　　軒轅的腦子之中再次映出桃紅那痴戀狂熱的表情和那美麗妖冶的容顏及那熱切而真誠的目光……然後，又浮出那張神谷的地圖。哪裡是聖殿，哪裡是谷主殿，哪裡是供奉殿，哪裡是雅樓，哪裡是奴隸營……還有幾個沒有標上名字的地方，這一切應該不是近日之作，倒是那上面所標寫的名稱是今日才塗上去的。難道地圖也有假？可是這怎麼可能？　　軒轅不明白的卻是，如果春韻沒有說謊，桃紅真是有圖謀的話，究竟圖謀什麼？若說要殺他，桃紅至少有一千次機會，若說其他，軒轅可謂一無所有。而軒轅離開神谷對桃紅又有什麼好處呢？惟一讓軒轅舒服一點的便是：“就算桃紅是恭弘=叶 恭弘帝的女人，此刻也已經被征服了，且春韻並不知道自己功力已經恢復，應該不會有相害之心。”但不管如何，軒轅內心作出了另一個決定，他不能等待，被動之人將會處處挨打，他不能被動地在這裏等待，要靠自己的力量爭回絕對的主動。此刻他功力已復，絕不是沒有一搏的本錢。　　當然，神谷中的高手太多，想硬闖只會是死路一條，因此，一切只能從長計議。　　※※※　　“你他娘的要死也別這般鬼哭似的，再吼老子割斷你的舌頭！”獄卒終於忍受不住軒轅在囚室之中鬼哭一般的慘嚎，怒罵道。　　軒轅似乎對獄卒之話無動於衷，反而慘嚎之聲更烈，之中夾雜着似乎無法忍受的痛苦之呻吟，似一個垂死的野豬在掙扎嚎叫，只讓人心寒。　　“你他娘的要死，就死快點……”獄卒不停地詛罵著，他也被軒轅的叫聲弄得毛骨悚然。　　軒轅在囚室之中的慘嚎越來越高，半晌之後又轉低，到最後竟沒有絲毫的聲息，陷入了一片死寂之中。　　獄卒在外聽了半天，依然沒有一點動靜，不由得探頭在那天窗之處向囚室之中望去。在囚室內微弱的燈光下，軒轅仆在冰涼的地上一動也不動，像是一具了無生機的屍體早已僵硬。　　獄卒仔細地看了片刻，軒轅的軀體依然沒有絲毫動靜，不由吃了一驚，詛罵道：“他娘的，真的死了！”說完忙拿出鑰匙打在囚室大門的鐵鏈行了進去。　　軒轅的呼吸已經完全停止，獄卒仍未到軒轅的身邊便知道，但他還是忍不住伸手探了一下軒轅的鼻息。　　“他娘的，下午還好好的，怎麼這會兒……啊……”獄卒一句話還未說完，一隻手已經鉗住了他的脖子，然後他便看到了軒轅那冷厲而充滿殺意的目光。　　“你叫什麼名字？”軒轅立身面起，幾乎將獄卒提了起來，冷冷地問道。　　“阿……鐵……”　　“只好對不起了！”軒轅手上一用力，獄卒的脖子便如火柴棒一般碎裂。　　※※※　　“站住，阿鐵，還沒到換班時間你竟敢擅離崗位！”一個冷冷的聲音自黑暗之中傳了過來，同時兩串腳步聲也逼了過來。　　“我……”　　“我什麼我？還不回去站崗……呀……你不是阿鐵……”那兩人一句話猶來講完，便已挨了重重的兩擊，他們根本就沒有反擊的機會便被鉗住了脖子。　　“你說對了，我不是阿鐵！”　　“你是……軒……軒轅……”那兩人自快要斷氣的喉間擠出一句讓他們自己也為之驚駭的話。　　“你們也認識我，那很好！”出手者正是軒轅。　　說完他不再給這兩名獄卒任何說話的機會。　　軒轅感激敖廣為他創造了這麼好的機會，這裏的守衛的確是很稀鬆，或許真的已把他當作了一個功力盡失的廢人。是以，對他根本就沒有在意，而這也正好為軒轅越獄而出提供了方便。　　軒轅功力盡復的確是敖廣所未能想到的，他本想為自己製造方便，好自軒轅手上學得那絕世劍招，可是他太低估了軒轅，也許並不是他低估了軒轅，只是因為，軒轅的存在本就像是一個奇迹。　　軒轅將其中一人頭頂的帽子摘下戴在自己的頭上，再將取自阿鐵身上的衣服緊了緊，手持兵刃便向黑暗之中行去。　　阿鐵的衣服並不合身，短了一些，穿在軒轅身上似乎很緊，但暫時也只能將就一下。　　黑暗中，似乎沒有什麼可以進出軒轅的目光，包括那來回巡邏的神谷高手。在夜間，似乎是軒轅的天下，他可以不必任何燈火就能夠看清一切，而使他從容地避開各路哨卡。　　神谷中的建築的確是美倫美奐，假山、小橋、流水、松林、修竹、花卉成簇，軒轅不能不暗贊這些人會享受。不過這些房子都是以木石為料構築而起，樸素大方，大石柱之上雕刻着各種圖案，使軒轅想到神堡之中的那群奴隸兄弟。這樣的一個建築群，需要花多少人力和時間方能竣工，的確有些難以想象。　　避過幾路巡邏的九黎戰士，軒轅並沒有任何欣喜，因為這一切都是在他的意料之中，而且他更知道真正難以逾越的只是聖母橋。　　聖母橋是走出神谷的必經之路，除非能自水面踏水而過，否則這八丈聖母橋一定要踏過。當然，可能有人會想到自橋下水中游過，但那樣只會是死路一條。因為聖母橋下的水域之中養了成千上萬的食人魚，只要有另類入水，包管會屍骨無存。這是桃紅告訴軒轅的，事實是否真的如此，那就不是軒轅所能知道的。　　欲自聖母橋上走過，想不驚動守在橋兩邊的神谷高手，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是以，此刻軒轅沒有半點欣喜――他看到了聖母橋。　　橋身以長木橫連，以巨石為礅，看上去古樸而簡陋，橋上有欄杆，而欄杆之上點燃了十數支火把，幾乎把橋面上的一切都照得絲毫不漏，此刻別說是一個大活人，就是一隻老鼠走上橋面都不可能逃過守衛的目光。　　橋兩端各靜立着四名佩劍之人，只看那靜立的架式，讓人一眼便知這幾人都是用劍的好手。　　其實，神谷與谷外相通並不難，但這裏的地形似乎極為特別，一條條河道將這廣闊的谷地割分為一塊塊，而這些河道更是相通。因此，想離開這裏的任何一個區域到另一個區域都必須過橋。　　這種特殊的地域使得神谷中每―個區域與區域之間涇渭分明，除一些身分特殊的人可以暢通無阻外，其他的包括九黎戰士，想離開這片區域都得向這塊區域的總管請示，因此，神谷便顯得分外神秘。有些人在谷中呆上一輩子都不可能每一個區域都行到。　　軒轅自地圖上得知自己所在的區域乃是神谷中囚室區域，而在這個區域由總管帝恨所轄，面積也是所有區域中最小的，而想出神谷，卻要經過元老殿和客卿殿。因此，軒轅至少需要經過兩座橋才能夠抵達客卿殿，再闖出谷外，這的確是一件讓他心中生寒的途徑，也使他懷疑恭弘=叶 恭弘皇如何能進入神谷救他。不過，此刻軒轅根本就不欲多想，事情發展到了這一步，他惟有繼續闖下去，絕不能坐等恭弘=叶 恭弘皇。只有佔主動的人方能夠從容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問題。　　來到水邊，軒轅輕輕地扔了塊木片入水，水面之上立刻有幾張大口咬住了木片，但很快又吐了出來。　　黑暗之中，軒轅依然可見到那一群長着青鱗利齒的怪魚，心中不禁泛出了一絲寒意。　　那群食人魚反應竟如此之快，使軒轅心存的那一絲僥倖完全碎滅。想過這片水域便只能自聖母橋上踏過，而這樣也必定會引起那群守橋劍手無情的進攻。　　軒轅心中暗自躊躇之時，突然發現黑暗的水邊似有一根飄浮的木料，不由得大喜過望，走近仔細一看，那的確是一根足以渡人的粗木料，只是不知道究竟是誰留在這裏。當然，軒轅也不管是誰留的，只要能用就行，但仍小心地以手向水下按了按，木料浮力很大，若用來渡過七八丈寬的水面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在這片水域之中並沒有小船和木筏，由於這片囚室區是在神谷的內部，因此，在河的兩岸並沒有什麼哨口設立。因為任何進入或出去的人都要經過另外一道關口，這便為軒轅渡水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軒轅水性極好，對驅舟之術也絕不俗。他將木料打橫，足下一用力，便犹如順風之舟直駛對岸，一切都顯得十分順利，連水中的魚兒都未曾驚起。　　元老殿，雖是如此叫法，但並不是一個殿，而是一大建築群，依然是總管帝恨所轄，只是裏面住着一群元老級的高手，這群人只是在元老殿里養尊處優，根本不用管事，也只有谷主才能管他們，帝恨雖尊為總管，也得對這群人極為客氣。當然，在特殊情況下，帝恨依然是這群人的頭領。　　元老殿中的建築比起囚室來說，又要好上許多，此刻四處仍有燈火未熄，甚至自有的窗子里會透出一些讓人熱血沸騰的淫聲浪語。　　軒轅不敢仔細去想這裏究竟是個什麼樣的地方，也沒有這個心思去想，他必須儘快離開這裏，而且一切都必須很小心很謹慎，否則的話，只可能葬身於此，絕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軒轅當然不想死，是以他行事顯得十分小心。　　“嗚嗚嗚……”一陣號角之聲劃破夜空，也嚇了軒轅一跳。　　“誰？”一聲冷哼自一扇遣光的窗子中傳了出來。　　軒轅心中暗叫糟糕，身形以極速向一座假山之後滾去，落地輕若靈貓。　　“呼……”窗子一張一合之下，一條人影如夜鷹般衝出。　　軒轅發現對方是一個赤着上身的老者，而且渾身散發著無法掩飾的殺意。　　軒轅忙移開目光，因為那老者似乎對別人投向他的目光極為敏感，竟朝假山――軒轅的藏身之處小心地行來。　　“有敵人入侵，七號和十號被高手所殺！”囚室方向傳來了一陣呼聲，很快傳到元老殿。　　那老者聽到這一陣呼聲，不由得一怔，扭頭向囚室方向望去，只見河的對岸迅速亮起了近百支火把，如一條火龍般四處遊走，顯然是在追尋兇手。而聖母橋上依然沒有任何動靜。　　“哼，居然敢偷看老子玩女人，滾出來！”那老者並沒有意識到軒轅是自囚室之中選出的兇手，因為聖母橋上沒有一點動靜。　　軒轅心中微急，他沒料到這老者竟如此機警，他只是稍微弄出一點聲響，就被對方發現，而且對方正是在情慾高漲之際仍有此聽力，可見神谷中的確是藏龍卧虎。　　當然，軒轅並不想就此被發現，如果這樣被發現的話，那他只能作困獸之鬥了。到時候，他實在不敢相象憑他一人之力如何能夠殺出重圍。不過，他在屏息凝神的同時，也準備了給對方致命一擊，這自然是最迫不得已之時才不得不出的下策，因為他根本就沒有把握能夠對這老頭一擊致命。　　“還不出來，要老子動手，你會死得很慘的！”　　那老者緩緩地向軒轅藏身之處逼來，口中冷冷地道。　　軒轅握刀的手心滲出了一絲冷汗，他也不知道這老者是不是發現了他藏身的位置，但他可以感覺到這老者的氣機不斷逼近，那濃郁的殺氣犹如散漫在虛空中的寒露讓人心冷。　　值得慶幸的是在這個院落之中，並沒有誰喜歡多管閑事，因為其他人並不知道軒轅的存在，或者是見怪不怪，抑或是人情冷漠，都在忙自己的事情去了，而懶得管這些小事。當然，不管結果如何，沒有其他人來參預對軒轅只會有百利而無一害。

# 第九章 神谷元老

　　元老殿巡邏之人並不如囚室那邊那麼多，皆因這裏所住的都是一流高手，他們根本就不需要人去保護，而且高手的脾氣也有些怪，並不想有人打擾他們的生活，因此就算有巡邏之人也全都是在遠離這群高手的住處，因此，並沒有人趕來相助老者。　　老者再逼近了幾步，只要他繞過一道彎便可發現軒轅的存在，但他突然停步，似乎鬆了口氣。因為到此地步仍未見動靜，如果有人的話又怎能沉得住氣？　　再加上那老者本就不敢肯定那聲音是否是人為的，在號角之聲的干擾之下，使他的間斷準確性打了折扣。　　其實他並不知道軒轅已經準備出刀，只要他再上一步，軒轅便會毫不猶豫地出刀。　　軒轅聽到那老者的房間里傳來了低低的抽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便見那老者又轉身向自己的房間望去，口中卻咒罵道：“臭娘們，遇上老子還敢哭……”　　“兇手可能已經進入了元老殿，河邊發現了木料……”敖廣的呼聲打斷了那老者的罵聲。　　軒轅心道“要糟”之時，那老者已陡然轉身向軒轅藏身的地方撲來。　　那老者可謂是老成了精，只聽敖廣那一句話，又勾起了他的懷疑，是以這才陡然轉身要看個究竟，但很遺憾的卻是軒轅比他更快一步地發起了攻襲。　　軒轅想到要糟之時，便已料到老者絕對會重新轉身。其實，這之間的時間差距配合得大巧，如果敖廣再遲一些示警，老者便很可能已經回了屋子，但他偏偏不遲不早地在這種要命的時候撲上，使得軒轅的身形無所遁跡，這也逼得軒轅不得不出刀。　　那老者身形剛近假山之時，刀風便已將其緊罩。　　軒轅這是不遺餘力的一刀，也是決定自己生死的一刀，他絕不敢有絲毫怠慢。　　那老者也吃了一驚，軒轅的刀式和這一刀所夾的強大氣勢讓他不能不驚，而在這時他才意識到自己只是空手，以空手對利刃。　　“叮叮……”這下子輪到軒轅驚訝了，老者的手指犹如花朵一般在虛空之中綻放出千萬指影，竟然點擊在刀背之上，而破去這要命的一刀。　　“砰……”軒轅絕對不會給老者絲毫的喘息機會，在刀勢一頓之時便已沉沉地踢出一腳，老者本來是沖撲之勢，雖然發現軒轅刀勢極狂，卻來不及後撤，在勉強擋開軒轅刀鋒之時，卻無法擋開軒轅緊接踢來的一腳。　　中招后的老者冷哼着倒退，但他卻沒有絲毫喘息的機會，因為軒轅的刀已劃過一道美麗的弧線，緊追而上。　　軒轅的每一個動作都充盈着爆炸性的力道，老者在挨了一腳之後居然仍能夠不倒，這的確有些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不過，他早知道神谷高手如雲，這老者中招不倒並不值得驚奇。如果不是搶先一步佔著先機，且以利刃之便在完全出乎老者意料之外的情況之下，能不能夠佔到絲毫的便宜還是一個問號。不過，軒轅根本就沒有太多的機會去想，在生與死之間的抉擇，也許就只是這幾招之間，他不能拖，更不能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　　聖母橋上的燈火更亮，也有嘈雜的人聲傳來。敖廣諸人絕不是混飯吃的草包，極為果斷地判斷出兇手是進入了元老殿。　　敖廣作為副總管，他有權力任意通過每一座橋抵達每一個地方，也有權力調集人馬進行搜索。是以，在通報了自己的懷疑之後便立刻率人進入元老殿。　　這一切看在軒轅的眼裡，但卻不能使他慌亂，相反，他更為平靜，心如止水。不過，他的刀更狠更辣。　　毫無花巧，平平淡淡的一刀，但卻凝聚了天地間最為霸烈而肅殺的氣旋破空狂劈而下。　　那老者臉色很難看，但刀氣沉重得使他無法出言呼喊，而且小腹中了軒轅那沉重至極的一腿，內腑犹如翻江倒海一般絞痛，根本就沒有機會呼喊，他惟一可做的便是擋。此時老者有些後悔自己的大意，也後悔自己剛才不該轉身之後再回頭出擊，如果他沒有轉身面對自己的房間去詛罵房中的女人，他也不會被軒轅那一腳暗算。　　老者驀地出掌，雙掌同出，他避無可避，但，他卻以雙掌夾住了軒轅那狂劈而下的刀鋒，這是他惟一可做的事，這是他惟一可以扳回先機的機會，那便是憑自己的功力取勝。　　當然，每一個人的算盤都是如意的，但事實是否是這樣卻沒有誰知道。　　軒轅的刀鋒的確難有寸進，老者的功力極為強霸，不過，在老者受傷在先的情況下，並不能佔到多少便宜。　　軒轅的眸子里閃過一絲狠辣的殺機，出腳！　　“砰砰……”老者顯出一絲獰笑，這次他絕不上當，軒轅出腳他也出腳，兩隻腳在虛空之中以極快的速度連擊十數下，但依然爭持不下，不過老者獰笑也只是持續了那麼一瞬間，因為他已經死了！　　“呀……”慘嚎之聲驚動了元老殿，到死之時，那老者方始看清軒轅的面目。他不該忽視了一件東西，一件致命的東西――劍！　　是軒轅的劍！老者擋住了軒轅的刀，擋住了軒轅的腿，但卻忘了軒轅比他多一隻空閑的手。　　這一切全都在軒轅的意料之中，沒有絲毫的意外和偏差。不過，卻用盡了軒轅所能用的所有殺招，而且是在出其不意地擊傷了對手的情況下才能夠使這一劍致命。　　軒轅知道，如果兩人是在正常情況下決鬥，鹿死誰手還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砰……”軒轅又補一腳，將老者的屍體踢入黑暗的角落，他必須快速離開這裏，老者的慘叫已經驚動了所有人，此刻的他便犹如過街的老鼠，惟一讓他感到慶幸的――這是個夜晚。　　※※※　　當敖廣趕到慘叫之聲處時，卻只見到那老者的屍體和地上的一灘血跡。　　“是劍傷，透穿心臟！”一名漢子迅速向敖廣彙報情況。　　敖廣的臉色變得極為難看，目光向黑暗處掃了一眼，卻只黑乎乎的一片，並無兇手的蹤影。　　“給我搜，大家小心些，能殺死費老的人絕不簡單！”敖廣的護衛吩咐道。　　“加緊兩邊橋頭的守衛，絕對不能放過兇手！”　　敖廣冷冷地吩咐道。　　“呀……”敖廣的話音剛落，遠處又傳來一聲慘叫，使得所有人臉色都變了。　　“是曲和橋！”有人驚呼。　　敖廣身形已如夜鳥般向客卿殿方向的曲和橋掠去，他身邊的護衛也極速隨行，他們絕對不能放過兇手！殺死費老，這絕不是一件小事，無論是小事還是大事，讓兇手潛入神谷，這本就是一種極大的失誤。　　※※※　　“軒轅！”敖廣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那的確是軒轅，已經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軒轅。　　敖廣曾去囚室外望了軒轅一眼，隱約間，他依然見到軒轅捲縮在地上，只是看門的阿鐵不見了。是以他並沒有想到兇手會是那功力盡失、形同廢人的軒轅。在他的心中，功力盡失的人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恢復，今日中午他還見過軒轅，那絕對是一個功力盡失之人的模樣。是以，他根本就不會在意軒轅這個廢人，也便沒有打開囚室看清楚。他當然想不到軒轅已經殺了阿鐵，並與阿鐵換上了衣服，將阿鐵的屍體反鎖在囚室之中。阿鐵的個頭本比軒轅小，敖廣見了，模糊之中自然以為是軒轅怕冷而蜷縮着身體。他做夢也想不到軒轅會借桃紅而恢復功力，且越獄而逃。　　此刻，敖廣吃驚，認識軒轅的人都感到吃驚，這的的確確是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軒轅已經擊殺了守在橋頭的八名劍手，他在這種時候已經沒有任何考慮的時間，必須在敖廣未下達封橋命令之時闖橋，否則他連一分活命的機會都沒有。　　軒轅自然不想這樣，是以，他不顧一切地闖橋。　　軒轅看見了追來的敖廣，他笑了，終是比敖廣早一步，雖然前途莫測，但他終是多了一分活命的希望。　　“呼……呼……嘩……嘩……”軒轅在穿過曲和橋之時，竟將橋板踢入河中，只留下幾個空橋礅立在水中央。　　“殺……”軒轅根本沒有鬆氣的機會，在這一條河邊，每隔一段都有哨口。是以，軒轅一開始向曲和橋進攻之時，行蹤便被發現，只是那些人相信曲和橋上守衛的劍手的力量，並沒有多大的騷動，但是當軒轅殺開血路闖上曲和橋中間時，那些哨口的守衛便開始意識到這是一個絕不簡單的敵人。　　的確，軒轅絕不是一個簡單的敵人。八名劍手有三人被擠入河中，五人死於軒轅的刀下，雖然軒轅也受了傷，但相較起來卻是輕微之極的小傷。　　軒轅一聲悶哼，刀鋒化為千萬道虛影，犹如一隻全身長滿刀鋒的刺蝟，撞進湧來的神谷戰士之中。　　“殺”是軒轅惟一的選擇，也是他惟一的出路，就算死，他也要盡可能地多找一些人陪葬。生與死在這個時候顯得極為不重要。　　“叮叮……呀……”兵刃撞擊聲、慘叫聲在那搖曳不定的火把光亮映襯下，一切都顯得那般慘烈和殘酷。　　軒轅也不知道自己中了多少劍多少刀多少槍，但他知道自己已是渾身浴血，有自己的，有敵人的。　　一路走一路殺，軒轅也不知道自己怎會身具如此強大的耐力和鬥志，像是一隻根本不知道痛的怪物，更殺紅了眼睛。　　敖廣也為瘋狂的軒轅而驚駭，但他知道軒轅還有最可怕的劍法沒有使出來，如果軒轅真的領悟了那招“同歸於盡”，那將會是怎樣的一種結果呢？他不敢想象，甚至心中生有一絲懼意。　　不僅僅是敖廣自己有這種想法，他身邊的護衛也全都心中充滿了陰影，以至於見到軒轅這種瘋狂的搏殺而忘記了追襲。　　“阻我者死！”軒轅一步一揮刀，刀勢如奔雷，簡單明了，毫無花巧，但卻生出了犹如千軍萬馬廝殺的慘烈氣勢，擋者披靡！而軒轅對於斬向自己的兵刃竟似不聞不問，不過，真正能攻入軒轅刀勢的人並不多。　　“殺……殺……殺……”軒轅狂吼三聲，三刀犹如疾電破空，殺開身前的最後兩名擋路者，身形如鬼魅般湧進一片松林之中。　　敖廣這時才醒悟，大吼道：“追……”他身邊的追兵只有幾人有能力躍過斷橋，借立在水中的石礅過橋。　　※※※　　跌跌撞撞中，軒轅的腦子里依稀記得桃紅的那張地圖，可是眼下他卻糊塗了，他已經奔行了好久，竟仍然未見到地圖上所標的出口，反而似乎只是在原地打轉。　　越想越不對勁，軒轅那殺得發熱的腦子遙漸變得清楚。此刻並沒有人追來，這絕對不合常理。　　難道敖廣願意這樣放過自己？難道這裏便已經擺脫了九黎族人的追蹤？那這裡是哪裡？軒轅心中很明白自己絕對還是在神谷中，絕對沒有擺脫神谷中高手的追捕，只是為什麼沒有人來追自己呢？軒轅越想越心寒。　　軒轅仔細打量着周圍的一切，他依稀記得這是他剛開始走入的地方，一路的血跡告訴了他這一點。也就是說，他這一路的奔跑全是白費，只是在原地打轉。　　這是為什麼？　　四周靜得能聽見自己的心跳，呼吸顯得極為粗重，空氣之中似乎壓力越來越重，軒轅手心滲出絲絲冷汗，他握緊了刀把，卻閉目凝神傾聽，但傳入他耳中的卻是北風的呼嘯之聲，沒有一點人聲，犹如漠外的風沙奔涌的聲息使他的思緒有些混亂。　　這是什麼鬼地方？軒轅努力地在腦中回憶着自己此刻存身之處在那副地圖上的位置。突然問，他腦中一亮，記起了這片地方在地圖之上根本就沒有標名字。地圖之上有幾塊空白，桃紅並未為其標上名字，而他此刻所在的方位正是那幾塊未標名字中的其中一塊。　　軒轅心頭髮涼，桃紅為什麼不為這塊地方標上名字呢？這又是什麼地方呢？這之中究竟有什麼玄奧之處？軒轅一邊為自己止血，一邊小心翼翼地向林子深處行去，走了約摸一盞茶時間，他發現自己竟又回到了起點，於是再試，可無論是橫走豎走，都只是同樣的結果。軒轅禁不住有些沮喪，他從來都沒有折滅過的信心，這時候竟然大打折扣，一陣疲憊也隨之襲上了他的心頭。　　軒轅的目光落到自己身上的傷口上，血跡殷殷，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受了多少傷，流了多少血，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沒有一處傷口是致命的。　　值得慶幸的是在客卿殿中並沒有多少高手出擊，如果剛才自己仍滯留在元老殿中，只怕那裡的眾多高手早就將他撕成碎片了。　　軒轅露出一絲苦笑，雖然僥倖闖過了元老殿，卻被困在這片林子之中，遲早總不免一死，結果都是死亡，根本就沒有任何分別。　　刀鋒似乎已經變鈍，更生出許多缺口，如果再戰，這柄刀也不知道還能夠承受多少擊，刀鋒之上血跡斑斑，軒轅以衣袖輕輕地將之拭凈，靜靜盤膝而坐。在無法走出樹林之際，他必須以最快的速度恢復功力。　　大概一炷香之後，軒轅感覺自己恢復了一些體力，於是繼續前行。忽然，軒轅腦中靈光一閃，眼睛掃過一路走來的林間小道，心中大喜。　　地上並沒有血跡，不錯，地上沒有血跡，雖然這裏和最初的景物一模一樣，但是卻少了血跡，這地方並不是剛才所坐之地。這一路之所以沒有血跡，是因為軒轅已經止住了身上的流血，也就是說自己並未走重複的路。只是最開始時由於頭腦昏沉才會慌不擇路地亂竄走了許多重複的路，抑或，那也不是重複的路……想到這裏，軒轅不由得信心大增，選好方向，也不依樹林之中所設的小路，直接自林間橫插而過，這次軒轅學了乖，以刀在樹於上留下記號，遇到荊棘便自樹榦之上翻越而過。　　走不多時，又出現了一條同樣的小路，所有景物一模一樣，如果不是軒轅留下了那個記號，他還真以為自己又回到了原地。不過他知道，這是新的一條一模一樣的路，只是一種迷惑人的方式，使人形成一種走來走去又走回來了的假象。明白此點后，軒轅信心倍增，又同樣地在樹榦上留下一個記號，再以同樣的方向徑直前走。　　這片林子並不如軒轅想象中的那麼大，行不多時便找到了邊界。因為軒轅已經聽到了人聲，他不得不佩服布設此陣之人的智慧，這種陣式是以一種環環相扣的雙復環的形式，使得行入陣中之人形成一種永遠也走不出陣式的錯覺，而使精神陷入崩潰的邊緣，甚至崩潰，然後再任其宰割。　　設陣之人對人性的理解絕對是極為深刻的，軒轅雖然已走到了陣式的邊緣，但仍有些心有餘悸之感，想到其他幾個未標名字的地方是不是也設有同樣的陣式，或者是更為可怕的陣式呢？這些當然不是軒轅所能知道的，但他也不想知道，經此一劫，他再也不想去探這勞什子陣。　　“你很聰明，居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看破這座松林大陣，難怪連帝十和白虎也會栽在你的手中了！”一個冷冷的聲音似乎響在軒轅的耳邊，使得軒轅差點沒嚇一跳。　　軒轅手心微緊，抓緊手中的刀柄，他發現了自黑暗中走出的人。　　殺氣使得林間氣壓陡增，空氣變得沉悶至極。軒轅只感到來者犹如一堵偉岸的高崖，氣勢之強，讓人有種無法攀越之感。　　軒轅的手心滲出了絲絲冷汗，並非全因為黑暗中走來的人，而是因為他竟不知道是如何暴露了自己的行藏。軒轅並不害怕高手，雖然他很年輕，但並非未見過高手。神龍潭邊，神奇乎至歧富和鬼三，以及“青雲劍宗”的青雲，都是不可一世的絕世高手，眼前之人的氣勢雖烈，但並不會比青雲和鬼三之流更厲害。軒轅只是不明白為何對方會這般清楚自己在黑暗中的位置。　　“不過，就算你能闖過松林大陣，也逃不過我的手心，你只好認命吧！”那人與軒轅相距兩丈而立，聲音極冷。　　“你，你是什麼人？”軒轅有些疑惑，但他卻知道，這將是他在神谷所遇到的最為可怕的對手。　　“你便叫我帝恨好了，我不怕你死後去地府中告我的狀，說吧，你想怎樣一個死法？”自黑暗中走來的人冷漠地道，口氣狂傲得緊。

# 第十章 以命搏命

　　軒轅心頭卻大為震撼，他當然知道此刻所面對的正是神谷中有數的幾位厲害人物之――總管帝恨。　　帝恨可算是帝十叔父輩的人物，但卻比帝十小五歲，乃是帝十祖父的小妾所生，其武功造詣之高，比之帝十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都是自伍老大的口中所知，也應該是可信的，如果真是這樣的話，軒轅幾乎沒有希望勝過帝恨，何況他此時已是疲兵。　　想到伍老大，軒轅還真有些弄不懂這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在答應降服之時，不遺餘力地向軒轅訴述九黎族內的情況，但轉眼又立刻翻臉，使人真有些弄不懂他究竟是扮演的一個什麼角色。　　“你就是神谷總管帝恨？”軒轅淡淡地問道。　　“不錯，你應該知道自己是沒有任何希望了。”　　帝恨充滿狠辣的殺意，冷酷地道。　　“不見得，聽說你是你娘的私生子，你爹並沒有把絕招教給你，所以你也不―定能贏我！”軒轅無中生有地戲謔道。　　帝恨的臉色霎時犹如充了血一般難看，殺機驟濃，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軒轅一開口竟是這樣一種陰損至極的話。　　軒轅心中暗笑，他自然知道帝恨心中有多麼憤怒，而他就是要帝恨發怒。只有在對方狂怒之時，他才會有機可乘，才會有更多的機會。　　軒轅曾與帝十交過手，深知帝十的可怕，但是帝恨究竟是比帝十更可怕還是不如帝十呢？這是他所無法得知的。當然，車到山前必有路，該要面對的，躲也躲不掉，不該面對的，也不會來。到了此刻，軒轅根本就沒有任何好考慮的，惟一可做的，便是孤注一擲，要死便死！　　“你生氣了？哎喲，我是不該揭你的短，真是不好意思，我不告訴別人就……”　　“去死吧！”帝恨不等軒轅那調侃之語說完，便已怒不可遏地出手了。　　軒轅一聲低笑，雖然他也覺得自己的話太過陰損了一些，但卻是迫不得已的手段，在這隻有孤身一人作戰的情況下，如果依然古古板板，那便只會死得更快。　　帝恨怒，是因為軒轅出語污辱了他的先人。從來都沒有人敢以這樣的語氣調侃他，也從來沒有人會這般地污辱他，軒轅是第一個，而且語氣和語調是那般讓人無可接受。他身為神谷的總管，在九黎族中可謂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何來受過如此之氣？是以，他忍無可忍才會憤怒出手。　　“轟……”軒轅未接第一擊，帝恨的長矛卻劈斷了一棵大樹，聲勢驚人至極。　　軒轅也為之暗駭，不過他早有準備，是以能夠從容避過。另外，他佔著絕對優勢的是這松樹林極密，帝恨的長兵刃絕不如他的刀劍靈活，而且受到這些松樹榦的限制，使得矛勢的許多威力都發揮不出來。　　軒轅借松樹榦左右橫移走避，的確是對付帝恨的最好方法。　　“轟轟……”帝恨接連三擊全被軒轅躲開，也擊斷了三棵松樹。　　軒轅之所以不與帝恨短兵相接，是因為一個人在盛怒之下，其動力比平時更猛，雖然他會出現破綻和漏洞，但這些並不是根快便能出現的，軒轅只是想一泄帝恨的銳氣鋒芒，然後再尋機反撲。　　帝恨似乎看穿了軒轅的心思，竟很快冷靜下來，矛勢一改，長矛如同靈蛇一般，竟可自由彎曲繞樹而去，身子更如穿花蝴蝶，隨着矛勢穿插進襲。　　軒轅沒估到帝恨說變就變，而且竟能從剛才那剛猛無匹的矛法變得如此陰柔纏綿，一時之間竟被長矛挑出一道血槽，更是險象環生。　　“讓你見識一下，什麼才是真正的矛法！”帝恨冷冷地道。　　軒轅心中的驚駭的確是無與倫比的，帝恨的矛法竟完全不受這密密的松林所限制，反而能在樹榦之上借反彈之力，使矛速加快，便如同叢林之中的眼鏡蛇般靈活而快捷。　　“當……”軒轅不得不出刀，但他卻無法像對付帝十那樣找到矛頭的破點，因為帝恨的矛法全是合乎松林的一切布置，像是完全融入了這片松林之中，他根本就找不到破點所在，但他的刀還是斬在矛身之上。　　“呼……”刀的確是斬在矛身之上，但矛頭竟又曲回直刺軒轅的手臂。　　軒轅一聲冷哼，身子不退反進向帝恨撞去，根本就不理那回頭反噬的長矛。　　帝恨的眼裡閃過一絲訝異，卻發現了軒轅的劍。　　軒轅出劍，他根本就不在乎自己的生與死，便是長矛刺死了他，也只會有一個同歸於盡的結果。　　帝恨吃了一驚，他無論如何也看不出軒轅這以命搏命招式中的破綻，他當然不會傻得與軒轅同歸於盡？“噗……”帝恨手一抖，矛身再次挺直，一股強勁的力道自矛桿傳入軒轅的刀上，竟將軒轅的身子震得橫移一尺，長劍刺空。　　“好！”軒轅叫了一聲好，為帝恨的矛法喝彩。　　不可否認，帝恨的矛法比帝十和帝十三都要更精湛，已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軒轅沒有退，他也不能再退，帝恨的矛法太可怕，若是再退的話，帝恨的長矛將無可竭制地揮灑，更深切地融入這四周的大自然之中，那股氣勢也會越來越烈。那時，軒轅將不可能有扳回先機的可能，因此，他絕對不能再退。　　軒轅明白，帝恨絕對不屑與自己以命搏命，這便是軒轅可以依仗的本錢。同時，他也明白了為什麼帝恨以長兵刃也敢走入這絕不利於長兵刃發揮的戰場來與自己相對，那是因為帝恨有足夠的自信。　　帝恨確是有足夠的自信，不過，他對軒轅並不了解，而軒轅卻對他帝家的矛法有一定的了解。至少，軒轅曾跟帝十交過手，不可否認，帝家的矛法的確可算是一絕。　　“叮叮叮……”帝恨寸步未退，全憑矛桿左右的震動而擋開了軒轅的三十六記快刀。　　軒轅根本就無法得以寸進，帝恨的防守犹如銅牆鐵壁，沒有絲毫的縫隙，使得他心神有些微急，雖然這些日子他的武功大進，但與帝恨相比，仍有一段距離。　　帝恨對軒轅的兇悍也不由得刮目相看，這時候他才深切地體會到這個年輕人的不簡單。當然，他依然無法得知軒轅是如何讓帝十幾乎全軍覆滅的，但他相信這個年輕人有能力與帝十一戰，有能力鬧翻神堡。　　至於白虎神將和恭弘=叶 恭弘帝都曾在軒轅手中吃過虧，也並不是一件令人覺得很奇怪的事情，帝恨相信這一點。　　軒轅從來都沒有絕望過，遇強越強，此刻雖然心中很急，但鬥志卻更為高昂，這是他第二次接觸帝氏矛法，對帝恨的每一個動作也更為留意，同時亦將自己所創的刀法發揮至極限，犹如迎風而動的恭弘=叶 恭弘片，鋒口不停地震動攻擊，進退之間也如披風之亂物，似毫無章法，但卻有着絕對超乎人意料之外的威力，便連帝恨也不能輕忽。　　帝恨竟沒有狠下殺手，而是在研究軒轅手中的刀和腳下的步法，因為軒續的刀法是他往日從未見過，但卻精奇之極的殺招。是以，帝恨竟未痛下殺手加強攻擊。　　“總管，將這小子交給我吧！”一聲低語傳入帝恨和軒轅的耳中，接着便是一道冷厲的幽風以快絕無倫的速度截入軒轅和帝恨之間。　　是一柄劍，好快好絕的一劍，軒轅禁不住疾退四步方穩住身形，而一條人影犹如青鴻般悄然落在他與帝恨之間。　　“恭弘=叶 恭弘帝！”軒轅忍不住輕呼。　　“巡察使！”帝恨也有些意外，但旋又補充道：“巡察使小心了，這小子很詭……”不過帝恨立刻想到恭弘=叶 恭弘帝曾經與軒轅交過手，根本就不用他提醒。　　“軒轅，我們又見面了！”恭弘=叶 恭弘帝緩緩抬了抬劍尖，捏了一個奇怪的劍訣，斜指向軒轅的眉心。　　軒轅眼中閃過一縷複雜難明的神彩，但很快又恢復了平靜，深深吸了口氣，悠然揮刀不屑地道：“少廢話，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有必要這麼��嗦嗎？”　　“好，快人快語，今日我便讓你痛痛快快地死去好了……”　　恭弘=叶 恭弘帝猶未說完，軒轅便已一刀劃出，平實而拙劣的一刀斜斜划落。　　帝恨的眸子里閃過一絲訝異，忍不住叫道：“好！”　　恭弘=叶 恭弘帝也有些驚訝，他可以清晰感覺到這一刀中那一往無回霸烈之極的氣勢，更在這平實的一刀之中內扣着千萬記后招，這些后招也儘是攻擊的連環式。當然，這是一種感覺。　　這種感覺很清晰，感覺清晰地告訴恭弘=叶 恭弘帝，若是讓軒轅這一刀盡情發揮，那麼他將會迎來犹如長江大河一般狂野而凌厲的連環攻擊。因此，他可以知道在軒轅這一刀之中藏有無限的后招。　　帝恨回憶着軒轅剛才狂猛的數十刀之間竟似沒有絲毫間隙，可以想象軒轅的刀法本質便是在於此。不過，越是樸實的刀法，便越讓人難以揣度。因為，那隻能去體會其精巧的內涵而不能觀摹其絕妙的刀招，這也是一種境界，反樸歸真的境界。　　恭弘=叶 恭弘帝不能不攻，他絕不能讓軒轅的這一刀盡情發揮，否則他只可能處在一種被挨打的絕對不利的境況之中，是以，他出劍了。　　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好快，便連帝恨也極欣賞恭弘=叶 恭弘帝的快劍，這也許便是恭弘=叶 恭弘帝能夠以非本族人的身份成為九黎族巡察使的原因之一。　　恭弘=叶 恭弘帝的劍不僅快，而且准，準確無比地擊在軒轅的刀鋒之上，但是恭弘=叶 恭弘帝竟禁不住倒退二步方立穩身形。　　快、准，對於劍術來說的確很重要，但軒轅的刀卻沉重至極，那犹如山洪暴發般的力道絕不是恭弘=叶 恭弘帝隨便所能阻擋的。　　在力道方面，恭弘=叶 恭弘帝本就比軒轅遜色，他錯在不該跟軒轅硬拼，但他卻沒有恭弘=叶 恭弘皇那詭異而飄忽的身法，無法以身法配合他的快劍。　　“嘶，嘶……”軒轅的刀勢一頓，疾若披風地劃出，絕不給恭弘=叶 恭弘帝任何喘息的機會。　　“叮叮叮……”恭弘=叶 恭弘帝這才真正地領略到軒轅刀法的可怕。雖然每記他都能夠以極快的速度擋開軒轅的刀，但卻無法抗拒地被震退，兩人之間的交手倒像是一個陪練，一個練刀。　　帝恨眉頭微皺，他對軒轅的這一輪猛攻很熟悉，因為他剛才也同樣地遭遇了這樣的一輪攻擊。只是，他的功力比恭弘=叶 恭弘帝高出甚多，並未被軒轅迫退，但也感到有些窮於應付。此刻軒轅故技重施，他作為一個旁觀者，依然找不到刀法之中的規律。　　軒轅的每一刀都似乎是任意而為，犹如天馬行空，無跡可尋，但他的刀每每會出現在最具威脅性的地方，這就使得普通的一刀變得威力絕倫。　　軒轅鼻翼間發出一絲極輕的冷哼，似乎是對恭弘=叶 恭弘帝的不屑，也似乎是在向帝恨挑戰。而在一陣猛攻之下，軒轅幾乎已將恭弘=叶 恭弘帝逼到帝恨的身邊，這本就是對帝恨的一種挑釁。　　軒轅的武功的確精進了許多，在受到青雲的指點后，更將青雲所創劍招的精華領悟一些，這就使他犹如脫胎換骨一般。這些日子來不斷地在生與死之間掙扎，在眾多高手之中周旋，更激發了他體內的潛能。　　是以，恭弘=叶 恭弘帝竟不再是軒轅的對手，這的確有些出乎恭弘=叶 恭弘帝的意料之外，不過，也同時可以看出軒轅的確是潛力無限。　　帝恨本想在軒轅的招式之中發現一些問題，但是到目前為止竟仍無所獲，他並不想讓軒轅再鬧下去，因此，他確有準備出手的意圖。因為神谷的眾高手都在松林之外，敖廣更在封死其他幾處路口，所以，他只好親自來對付這頑強的高手了。　　“帝恨，還是你來吧！”軒轅竟然根本就不將恭弘=叶 恭弘帝放在眼裡，竟棄恭弘=叶 恭弘帝而飛撲向帝恨。此刻恭弘=叶 恭弘帝幾乎與帝恨並肩而立，是以，軒轅刀鋒轉換的角度絲毫不費力，更沒有半絲破綻和間隙。　　“哼，不知天高地厚！”帝恨不屑地冷哼一聲，拄在地上的長矛犹如一條雷雨中奮起的靈蛇，標射而出，更在虛空之中扭曲成一種古怪的幻痕。　　“叮叮叮……”軒轅大驚，他竟用了五刀方擋開帝恨這似乎早已蓄勢的一擊，但卻倒退了三步。　　“嘯……”軒轅不得不再次換招，他的刀似乎無法阻擋帝恨的長矛，剛才那連成一氣犹如長江大河般的攻擊迅速瓦解。　　帝恨也似乎有些意外，他發現軒轅刀上的力道大減，與第一次與他交手時的力道相去甚遠。不過，帝恨並不懷疑有他，軒轅這一氣狂攻若說功力沒有損耗，誰會相信呢？此刻的軒轅仍能夠堅持戰下去，的確已是不易了。當然，對待敵人帝恨從來都不會客氣，既然軒轅已是強弩之末，那麼，他便要乘機落井下石，對軒轅迎頭痛擊。　　軒轅退，帝恨進，一切都在極短的時間內變換着。　　帝恨的矛法狠辣至極，但軒轅竟止刀不迎，只是目光緊緊地盯着帝恨的矛鋒。　　軒轅的表現連帝恨也感到一陣驚訝，但帝恨卻在心中暗忖：“不知死活！”他絕不相信軒轅能夠看出什麼，在他這般攻勢之下，妄圖看出其中的破綻，那幾乎是痴人說夢。　　“呀！”軒轅一聲低吼，手中的刀竟以暗器的形式射了出去，這之間的速度絕對比任何人出刀的速度更快。　　帝恨大驚，軒轅竟棄刀而戰，全力射出利刀，的確可以在長矛刺入其咽喉之前首先傷敵。軒轅竟看出了帝恨所行走的弧跡，而這一刀所射的方位正是對方攻擊所必須經過的地方，這怎讓帝恨不驚？　　帝恨本以為軒轅絕不可能能在他的矛法之中看出破綻，但軒轅卻在他的身法與矛法配合之中找到規律。　　帝恨自不願意因為要殺軒轅而讓自己撞上刀鋒，是以，他身子微側，矛鋒再放，而便在這時，軒轅出劍了。　　軒轅不僅僅有刀，還有劍。　　軒轅劍出，空氣竟似乎在剎那間如炸開的松針般沸騰亂舞，砂石橫飛，氣破枝碎……天地之間涌動着的竟似乎不是劍，而是九幽奮起的怨氣所凝成撕毀萬物的手……　　帝恨驚，這是什麼劍法？他怎麼也想不到到了這種時候軒轅仍能使出如此驚天地、泣鬼神的劍招，他不由得想起了那群帝十三的護衛們所描述的一劍，也便是軒轅以一人之力擋住所有追襲恭弘=叶 恭弘皇追兵的那式劍法。當時帝恨絕不相信軒轅能夠使出如此驚世的劍招，但此刻卻不容他不信，因為已有來自千萬個方向的氣流衝擊着他的每一寸肌膚，幾欲將他撕成碎片，這還是軒轅剛剛出劍，劍招並未全出所展現的威力，如果……　　帝恨不敢想，生命比一切都重要，他不能不退，也不敢不退，他以比之進攻速度更快的速度飛退，但當他正以為已脫出軒轅劍勢範圍之時，卻感到背部一陣冰涼，同時背上連遭數記沉重的敲擊。　　帝恨做夢也沒有想到，殺機竟是來自身後。　　劍氣盡斂，軒轅拄劍而跪，喘着粗重的氣息，像是一個重病之人，但他的臉上卻露出了一個得意而歡悅的笑容，悠然道：“帝恨，你中計了！”　　帝恨無話可說，背後的劍只是刺入他體內三分，但卻無法動彈，是因為那幾記重擊正準確地制住了他的穴位和經絡，哪怕是動一根手指的能力也沒有。原來出手的人竟是恭弘=叶 恭弘帝！　　在帝恨的身後也只有恭弘=叶 恭弘帝，恭弘=叶 恭弘帝的武功絕不差，軒轅為他製造了那麼好的機會，他又怎肯錯過？不過，若沒有軒轅為他創造的機會，他想制住帝恨，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便是出其不意地暗算，也只可能擊殺帝恨，而無法活捉帝恨，但這一刻，他卻活捉了帝恨。　　帝恨後悔，後悔剛才沒敢正面面對軒轅的那式劍法，因為軒轅根本就沒有能力將那一劍發出，所能做到的只是揮出一個架式嚇唬人。這時候，他又想起了帝十三那群護衛的描述，軒轅那一式劍招發揮至一半時，自己便成了一個功力盡失的廢人。現在想起這一重要的細節，帝恨惟有苦笑，比哭還難看的苦笑。的確，他中計了，中了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帝的詭計，但他有些怒，因為恭弘=叶 恭弘帝的背叛。　　“恭弘=叶 恭弘帝，你可知道這麼做會有怎樣的後果嗎？”　　帝恨仍想挽回機會，因為軒轅此刻幾乎虛脫，真正掌握主動的人只是恭弘=叶 恭弘帝，他希望能用自己的話打動恭弘=叶 恭弘帝。　　“一切後果便讓恭弘=叶 恭弘帝去承擔吧，因為我根本就不是他！”帝恨愕然，他幾乎給蒙住了，幾乎當恭弘=叶 恭弘帝是不是病了，於是又怒又氣地問道：“你不是恭弘=叶 恭弘帝？那你是誰？”　　“恭弘=叶 恭弘皇！”　　“你就是恭弘=叶 恭弘皇？”帝恨終於想起了這個與恭弘=叶 恭弘帝長得一模一樣的孿生兄弟，他的心幾乎陷入了一個無底的深淵，所有的一切只是恭弘=叶 恭弘皇與軒轅合唱的雙簧戲。　　其實，打一開始他便有一些疑惑，因為這個“恭弘=叶 恭弘帝”出現得實在太突然，也很及時。不過，他並沒有太多的在意，因為以恭弘=叶 恭弘帝那如鬼魅般的身法，三天時間足以讓他來回。

# 第十一章 脫困而出

　　恭弘=叶 恭弘帝是两天前派去向九黎本部彙報情況，如果是在今天晚上趕回來，絕不值得懷疑，因此帝恨在這假恭弘=叶 恭弘帝突然出現之時，並沒想得太多，而且劍式也幾乎相同，加之軒轅的一些造勢，使得帝恨一時給蒙住了。不過，此時他後悔已經遲了一些。　　“你一開始便知道他是恭弘=叶 恭弘皇？”帝恨不相信軒轅能夠在如此黑暗的林間這麼準確地分辨出恭弘=叶 恭弘帝和恭弘=叶 恭弘皇，是以才有此一問。　　軒轅深深地吸了幾口氣，立起了身子，還劍入鞘，笑道：“你忘記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開始的那個起手劍式，那是恭弘=叶 恭弘帝絕對不會的！”　　帝恨經此一說，幾乎氣昏過去，但到了這一刻，他還能說什麼呢？　　“你們到底想怎樣？”帝恨似乎一下子蒼老了很多，有些落寞地問道。恭弘=叶 恭弘皇將劍向他脖子上一橫，道：“當然是要你為我們開道嘍！”　　“你以恭弘=叶 恭弘帝的身份本就可以進出自如，還需要我干什麼？”帝恨怒恨地道。　　“但軒轅卻不可以，是以，我只好讓你陪我們走一遭，也好防個萬一！”恭弘=叶 恭弘皇淡然一笑道。　　帝恨不語，此刻他穴道和經絡盡封，根本就沒有反抗的餘地，自然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軒轅拾起拋出的利刀，卻發現卷口卷得更厲害，幾乎都快成為一塊頑鐵，不由得搖頭苦笑。　　“走吧！”軒轅深吸了一口冬夜的涼氣，淡然道。　　※※※　　“軒轅！總管……”守在林外的九黎族人不由得全都驚呼，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連總管帝恨也不是軒轅的對手，反成了軒轅的階下之囚，這的確有些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如果你們希望帝恨快快死去的話，便進攻吧。”軒轅橫劍於帝恨的脖子上，充滿無限殺意地道。　　“不要亂來，不要傷了總管……”恭弘=叶 恭弘皇裝作惶急的樣子在一邊向那群弓箭上弦的神谷眾人吩咐道，儼然又成了九黎族巡察使的身份。　　九黎族人並不知道這乃是冒牌的巡察使，全都聽“恭弘=叶 恭弘帝”的話不敢亂動。　　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是和軒轅站在一起，反而是握劍在側面作出一副伺機進攻軒轅的樣子，這般演戲法差點將帝恨氣昏過去，但軒轅的劍抵住了他的脖子，他只能強忍心中的怒意，不敢做出任何反擊。　　“讓開，誰敢阻攔我，我就殺了他！看你們誰能夠擔負起這個責任！”軒轅威脅道。　　“聽他的，不要傷了總管……”恭弘=叶 恭弘皇吩咐道。他和軒轅一唱一和竟有着極好的效果，那群擋路者全都不自覺地分開，讓出一條道來。不過，也的確沒有人敢為帝恨的死負責，除非風騷親自出面，但谷主殿與客卿殿相隔極遠，而且沒人敢去驚動谷主。嚴時便是各殿鬧得再凶，風騷都不會輕易出面，皆由各殿之主解決，或由帝恨與敖廣去解決。是以，如果重大事故不是發生在谷主殿的話，風騷一般是不會親臨的。因為整個神谷的面积極大，便像是幾座串聯而起的小島，每一島中都有負責人，都有作主之人和高手，根本就不必每一件事讓谷主出手。　　當然，帝恨成了人質，除了風騷可以作主之外，只怕不會再有任何人敢胡亂髮言了。　　敖廣聞風而至，但他也只得為軒轅讓路，他有些不明白，以軒轅的武功怎會制住神谷的總管帝恨？如果說連帝恨都不是軒轅的對手，只怕惟有谷主風騷或是四大供奉出手才能夠勝過軒轅了。但他想到軒轅所說的那式“同歸於盡”，心中便禁不住發寒。是以，他並不敢緊逼軒轅，如果激得軒轅使出了那式“同歸於盡”，第一個吃虧的人可能就是他。“雖然在囚室中軒轅說他並未完全領悟那可怕的一招，但此刻誰又能保證軒轅沒有領悟呢？否則軒轅怎能勝過帝恨？不過也好，這樣自己可將所有責任全都推到帝恨的頭上，說不定還可以扳倒這個對頭！”敖廣心中這麼想着，反而积極地為軒轅開路，何況又有“恭弘=叶 恭弘帝”附和。敖廣自不知道眼前之人是恭弘=叶 恭弘皇而非恭弘=叶 恭弘帝，心中還在暗自奇怪今天恭弘=叶 恭弘帝怎會這般配合？　　恭弘=叶 恭弘皇也知道敖廣諸人早已將他當成了恭弘=叶 恭弘帝，包括那一群九黎族人，只看這群笨蛋的架式，他便想大笑一場。其實軒轅也想笑，但是卻必須忍住，至少，在這一刻他還不能笑。　　※※※　　客卿殿直接通向谷外，是以面积極大。軒轅很快便衝到了谷口，神谷的谷口卻是一條窄小的狹谷，險峻異常，當然這並不是惟一的出口，至少谷中的那些河流之中的水會有一個方向通出去。而那個方嚮應該有入谷的通道，哪怕是一條河床，只是軒轅並沒有時間去想這些問題，他必須儘快離開這個鬼地方。　　“慢！”敖廣突然停身，阻住狹谷口。　　“你想怎樣？”軒轅冷冷地逼問道。　　“你要什麼時候才會放下我們的總管？”恭弘=叶 恭弘皇卻搶先一步向軒轅質問道。　　軒轅暗贊恭弘=叶 恭弘皇的機智，但卻冷冷地道：“這很好說，只要我安全了，自然會放了他！”　　“哼，誰知道你說話算不算數？”敖廣不屑地道。　　“這很好說，你們立刻為我在谷口準備幾隻戰鹿，我上了鹿背自然便會放他。”軒轅記起帝十的那一群經過訓練可以負人的戰鹿。　　敖廣眼珠一轉，打個哈哈笑道：“好，我便在谷口為你準備幾隻戰鹿，但你如果到時候不守信諾，我也只好寧為玉碎不求瓦全了。”　　“如果你們在鹿身上耍什麼詭計的話，到時候別怪我手下無情！”軒轅冷殺地道。　　敖廣的臉色微微一變，道：“你放心！”說完立刻吩咐人去準備。　　軒轅向恭弘=叶 恭弘皇使了個眼色，叱道：“你在前面給我開路，我不希望發生一點點的不愉快！”　　恭弘=叶 恭弘皇對這條狹谷似乎極熟，但仍裝作極為不忿地冷哼一聲，這才領頭向狹谷中行去。　　狹谷之外，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和凋零的樹木，這裏的確深具冬季蕭殺的氣息。　　軒轅忍不住深深地吸了幾口涼爽的氣息，一種逃出生天的感覺的確讓他心神為之大暢。　　此時仍是深夜，天上的星星極為稀朗，在狹谷之中卻是神谷中舉着火把趕出的人。　　火把的光亮將遠處林間的黑暗照映得更陰森可怕，便如同森羅地獄一般。　　遠處，偶有虎嘯狼嚎及梟啼，使得這片起伏的丘陵顯得更為靜謐幽森。　　讓軒轅感到意外的卻是當他們走出狹谷之時，十多隻戰鹿已經準備妥當，證明軒轅所猜並沒有錯，神谷通向谷外，絕對不只這一條通道。　　“很好！”軒轅向敖廣投去讚賞的目光，然後對着恭弘=叶 恭弘皇道：“你帶一人將這群戰鹿牽遠些，我不想在這裏爬上鹿背，這裏還在你們箭矢的射程之內！”　　敖廣臉色微變，軒轅精得犹如一隻狐狸，竟連一點機會也不給他們，但帝恨的命捏在軒轅的手中，使他投鼠忌器，毫無辦法可想。　　恭弘=叶 恭弘皇自然明白軒轅的意思，是以很自然地遵從軒轅的話意將那十多隻梅花鹿遠遠地牽開。　　“再遠些！”軒轅道。　　敖廣的心中不由得有些急，那群戰鹿越遠對他們的局式越不利，是以，敖廣心中有些急。　　“你們不許跟來，至於帝恨便由他們帶回來好了。”　　“不行……嗚……”帝恨一直保持沉默，這時他又怎能再咸默？這本來就是一件極為丟臉的事，他之所以一直不出聲，是希望事情有所轉機，可是此刻見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將這群人要得像一堆傻子，再被耍下去，可能依然是沒有轉機，結果可能仍只是死路一條。是以，他不得不出聲，但軒轅早料到他會說話，才說出了兩個字，便被一掌擊昏過去。　　“你想干什麼？”敖廣和眾神穀人以及九黎戰士怒問道。　　“放心，他死不了，只是不想聽他一張臭嘴說話而已，而且他是我的俘虜，根本就沒有資格說話！”　　軒轅冷冷地道。　　敖廣雖然有些怒，但卻又無可奈何，惟有寄希望於“恭弘=叶 恭弘帝”的身上，如果此刻他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並不是恭弘=叶 恭弘帝，而是恭弘=叶 恭弘皇時，不知道心中會是怎樣一個想法？　　軒轅露出了一個高深莫測的笑意，夾着帝恨便向恭弘=叶 恭弘皇走去。　　恭弘=叶 恭弘皇搓嘴一聲尖嘯，只讓所有人都覺莫名其妙，敖廣更是不明所以。　　軒轅嘴角間的笑意不斷擴大，他想到了桃紅和春韻，心中又多了一絲歉意，但是他又能如何？他能夠殺出重圍已是一種僥倖，又如何能帶桃紅一起出逃呢？當然軒轅心中生出的歉意並不是因為未能與桃紅一起衝出神谷，而是對桃紅的懷疑和不信任。　　軒轅心中始終存在着一團陰影，而這團陰影卻是因為春韻的字條，所以他不敢完全相信桃紅。這也是軒轅為什麼不告訴桃紅他什麼時候越獄的原因，否則的話，桃紅此刻應該可以與他在這裏相會了。　　軒轅來到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邊，竟對那與恭弘=叶 恭弘皇一起牽鹿的漢子吩咐道：“殺鹿，只留兩隻！”　　那漢子不由得呆住了，他沒有想到軒轅的第一個吩咐竟是如此。不過，他也明白軒轅的目的。　　“殺！”恭弘=叶 恭弘皇也道。　　那人見恭弘=叶 恭弘皇開了口，也就不再猶豫，揮劍便向鹿頭斬去。　　敖廣在那邊看得大驚，竟欲阻止，但軒轅卻高呼道：“如果你們不聽話，我只好不客氣了！”　　敖廣和眾神谷高手也便只好看着那漢子屠鹿了，只看得敖廣心痛，不僅心痛，而且不安。而在此時，敖廣在恭弘=叶 恭弘皇所舉的火把光亮之中，發現了兩道極為高大的身影疾掠而至，陡然間，恭弘=叶 恭弘皇手中的火光一滅，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立刻被黑暗吞沒。　　“呀……”一聲凄厲的慘嚎劃破夜空，只讓敖廣眾人心頭髮寒。　　敖廣十分惱怒，隱約之中，他知道已經發生了什麼事情，不由大吼一聲：“追！”同時也發出一聲尖嘯。　　軒轅已經不見了，包括帝恨和恭弘=叶 恭弘皇，地上十二隻鹿屍和那屠鹿者的屍體靜靜地躺在血泊之中。　　屠鹿者的火把已熄滅，滑落在地，致命處是后心一劍，透穿胸膛。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是乘鹿而去。敖廣提供的十二隻戰鹿全部被屠殺，是以敖廣剛開始那聲喚鹿的尖嘯根本就沒有起到作用。　　敖廣愣愣地有些發獃，他最終還是失算了，他本以為軒轅會乘鹿而去，如果對方是乘鹿而去，這些經他一手所馴出的戰鹿便是他對付軒轅致命的殺手鐧，可是他低估了軒轅的智慧，反而被軒轅愚弄了。　　打一開始，軒轅所做的一切都是有計劃的。他之所以提出要戰鹿，似欲乘鹿而去，只是給人一種假象，以麻痹敖廣的注意力，使敖廣還自以為一切都在其控制之內，實則一切都在軒轅的算計中。　　讓敖廣不解和氣惱的卻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失蹤。當然，在他的意識里自然認為恭弘=叶 恭弘皇是恭弘=叶 恭弘帝，直到這一刻猶未曾醒悟，如果讓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知道這一點，定會笑掉大牙。　　“給我搜！一定要找回總管！”敖廣有些氣急敗壞地吼道。其實他心中何嘗不明白？要找回軒轅和帝恨的希望大渺茫，因為剛才他看到，了兩個高大的身影向軒轅處掠至，那是兩隻巨大的猿人，也就是說，那是接應軒轅的。此刻，敖廣意識到了，問題一定是出在那個“恭弘=叶 恭弘帝”身上，但他卻無法得知究竟是什麼問題。　　※※※　　天色漸亮，軒轅只感到從未有過的輕鬆，兩隻猿人奔行的速度極快，此刻也不知道離神谷有多遠了，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已是過眼之雲煙，不再現實。　　貳負的大部隊人馬早已等在黃河之畔，見到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趕回，簡直是大喜過望，整個營地都為之沸騰了起來。　　重回這群兄弟之中，軒轅確有一種再世為人的感覺。　　“見過大首領……”所有奴隸兄弟盡皆歡呼，像是對待最值得尊敬的英雄一般行跪拜之禮。　　“起來，起來！”軒轅一時之間竟有些難以適應，但心中的歡慰卻是無與倫比的。　　“今天，是我們的新生，上蒼可憐我們，才能保佑大首領平安歸來，是黃河之神眷顧了我們。兄弟們，讓我們來感激黃河之神吧！”貳負聲音激昂地呼道，說話間，便率先面向黃河，對着奔涌的河水虔誠地跪下。　　數百奴隸兄弟也為貳負的話所感，全都面向黃河虔誠的跪拜。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也被這數百人的激情所感，也快行數步，與貳負並排跪在最前面。軒轅忍不住高聲道：“來，讓我們祈禱，為我們的族人，為我們的妻兒，為我們的父母兄弟，也為我們自己和美好的將來，祈求仁慈的河神降福吧！”　　“河神呀，大自然之神呀……”一時之間數百人各以自己族中的語言虔誠地祈禱起來，兩隻猿人全都傻愣愣地，只知道緊緊地抓住手中的帝恨，莫名其妙地望着這數百人祈福，它們並不懂得人類的思想和情緒。　　半響，軒轅和貳負諸人全都起身，剎那間胸中充滿了萬丈豪情。軒轅只感疲憊已一掃而空，仰天一聲長嘯，聲裂雲霄，經久不絕，只讓眾奴隸兄弟心神搖曳。　　“兄弟們，從今日起，我們便得以新生，有幸能得黃河之神的眷戀，就讓我們一同沐浴在河神的懷抱中接受新生的洗禮吧！”軒轅說話間，大步來到黃河之畔，望着清澈的河水，撒起一棒送入口中，然後再淋到自己的臉上。　　“哦……哦……”眾奴隸兄弟歡呼不已，激情飛揚，每人都學着軒轅的樣子，也不管冬日的河水那刺骨的冰涼，棒起便澆到自己的臉上頭上。　　恭弘=叶 恭弘皇和貳負也大感興奮，為這熱烈的氣氛所感，情不自禁地融入到眾人的行列。　　軒轅意興未足，竟揮去身上已破爛不堪的衣衫，露出一身刻滿傷痕，如鐵一般的肌肉，雙手平貼在胸前，閉目虔誠地吟道：“大自然之神和仁慈的河神呀，接受你的孩子吧！”說完竟如一隻入水之蛙般縱入黃河之中。　　“大首領……”有人忍不住驚呼，就要下水撈人，卻被恭弘=叶 恭弘皇喝止。　　貳負有些擔心，黃河水流如此湍急，河水如此冰寒，軒轅那傷疲之軀如何能夠承受得了？　　“嘩……”軒轅如一條歡快地鯉魚般躍出水面，然後又整個身子鑽入了河水之中，如此反覆三次，只看得岸上的奴隸兄弟目瞪口呆，但很快就爆出了一陣洶湧的喝彩之聲。“嘩……”軒轅再一次衝出水面，身子已距岸邊五六丈之遠，不過這次不是全身破水彈起，而是上半身直立在水面之上，便如同水底有塊平台托住他一般，穩健無比，甚至不隨波濤搖晃。　　“看哪，水神之子，是水神在保佑着大首領，庇護着我們……”有人呼道，然後呼聲越來越高，便連恭弘=叶 恭弘皇也被眾人的情緒感染得激動起來。　　軒轅感受着河水徹骨的冰寒，感受着眾奴隸兄弟的激情，只覺得體內的熱流自丹田升起，遊走，所有的冷意全消，感覺舒泰無比，他不由得感激腹中的龍丹，憶起龍丹，便不自覺地記起往昔的歲月和人物，竟在剎那間感動得熱淚盈眶。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由那條巨龍改變的，軒續的這一生也因那條龍而複雜起來。而此刻巨龍的軀體也不知是否已經在那地下河中腐爛，憶及此處，他不由得高呼：“兄弟們，我們都是黃河的子孫，是神龍賦予了我們好運，自今天起，我們信奉黃河之神，信奉大自然的神龍，我們是龍族的兒子，龍族的戰士……”　　“龍族戰士，龍族戰士，龍族戰士……”幾近瘋狂的人們不住地呼喊着這個激動人心的稱號。每一個人都變得衝動。　　※※※　　激昂的情緒似乎激發了每一個龍族戰士的鬥志，每一個人便像是脫胎換骨似的神采奕奕，這是貳負怎麼也想不到的結果，不過貳負卻需要與軒轅商量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軒轅並沒有休息，他的精神似乎比任何人都好，很難想象他昨晚是經過了極為慘烈的廝殺而逃得性命的人。不過，他身上的劍痕刀疤卻清楚地告訴了人們一個殘酷的事實。　　此刻軒轅正身披着一件虎皮靜思着，恭弘=叶 恭弘皇閉眸養神，卻可以看出他並無心思靜坐。　　“你來得正好！”軒轅見貳負行來，不由開口道。　　貳負並不感到意外，只是安靜地坐在軒轅的對面，他知道有事情困惑着軒轅。　　“他們還沒有回來嗎？”軒轅問道。　　“沒有！”貳負輕輕地搖了搖頭，因為他知道軒轅所問的是何人，但他也沒辦法。　　“會不會是他們尚不知道大首領和恭弘=叶 恭弘兄弟已經回來了呢？”貳負惑然問道。　　“不會，我在臨走之時，發出的那聲長嘯便是暗號，他們也應和了，絕對不會不知道我們已安然離開了神谷。”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睜開眼睛道。

# 第十二章 龍族戰士

　　軒轅抬頭望瞭望帳外的天空，時已近正午，此地距神谷只不過十多里路，昨晚前去接應的人馬應早就回來了，可是到現在依然沒有人影，不僅僅是恭弘=叶 恭弘皇急，軒轅也急，如果柔水真的出了什麼事的話，他們都無法向共工交代。儘管軒轅並不需要向共工交代，但心中也絕無法安穩。　　“我看，還是先將兄弟們安頓好吧，如果九黎凶人追了上來，我們之中有許多病弱的兄弟只怕很難相抗！”貳負提議道。　　“嗯，這的確是個問題。不過，就按照我們剛才所商量的辦法去辦，願意回到自己部落中的兄弟自行離去，而部落比較近的兄弟可以先回各自的部落，我們暫時只需要留下一百五十名體質好、經驗豐富的人加以訓練就行了。”軒轅道。　　“可是，願留下來的兄弟還多了近百人，他們都願意跟隨大首領成為龍族戰士！”貳負有些無奈地道。　　軒轅不由訝然，但心中卻很歡喜。畢竟有人願意留下來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也正是他所需要的。　　“那好，你將兄弟們集合起來，大家一起商討一下吧！”軒轅也顧不上柔水的事，必須先將眼下的事情解決再說。　　※※※　　“我們必須保證自己身分的隱秘性，在各自的族人面前，不要提及龍族戰士這個字眼，只要我們心中明白就行。另外，既然大家相信我，便希望大家能夠保證行動的統一性和靈活性，能聚能散，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作出最快的決定！”軒轅向團坐在周圍的數百名奴隸兄弟認真地道。　　頓了一頓，軒轅又激昂地道：“這並不是我刻意要讓大家分散，我之所以要大家分散，是為了能將我們龍族壯大，將我龍族戰士變為一支更靈活更強大的隊伍。你們分散了，回到了各自的族中，並不等於從此解脫了，而是你們的任務更重了，你們需要為龍族的壯大去努力地強大自己，強大自己的族人，團結自己的鄰族。當有一天，你們各自都強大起來了，我們所有的龍族戰士再次組合，在你們的支持和團結之下，我們龍族便等於擁有了千千萬萬的戰士，有了千千萬萬的兄弟姐妹，有了千千萬萬的父母兒女。到那時候，我們的血脈便像黃河一樣奔騰不息，我們的實力便像黃河洪流一樣無物可阻，到時候別說是九黎族，便是東夷族，我們也不會有絲毫的懼怕！”　　所有人都不自覺地鼓起掌來，臉上更充滿了嚮往和希翼的神彩，似乎每個人都已經看到了那美好的未來。　　“大自然之神給了我們智慧，是神龍賦予了我們的靈魂，我們仁慈的黃河之神希望人類能有永遠的和平和幸福，作為龍族的每一個戰士，都應該用自己的熱血和生命去維護和平，與邪惡作鬥爭。我們要讓世間不再有奴役，不再有不平。因此，我們必須壯大，壯大至可以壓倒一切的邪惡，一切的不平，這才是最後的結果。但在我們沒有可與邪惡勢力作抗爭的能力時，我們要忍，要學會保護自己，這便是我要你們不要暴露自己身分的原因，也是你們強化自身、強化族人、團結鄰族、共抗強敵的原因！”軒轅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接道：“但，我們絕不能置身於抗爭之外，我們絕不能眼睜睜地看着邪惡勢力壯大，我們需要暗自地去與邪惡相鬥。不過，我們必須講究方法和策略，這便是為什麼要統一指揮，反應快速的原因。”　　“今天，我會挑選一百五十名兄弟留下，其他人都要各回自己的部落，但每個人都有任務，更要隨時準備接受我們龍族的號召。至於具體怎麼安排，我將會另行通知。現在，請十四位隊長配合二首領去安排事宜，待會兒我另有吩咐。”軒轅說完立身而起，向貳負望了一眼。　　貳負敬服地向軒轅伸出大拇指，然後走入人圈之中。　　※※※　　“春韻怎麼知道你會在子時前往神谷救我？”軒轅有些疑惑向恭弘=叶 恭弘皇問道，神色有些嚴肅。　　“是她來找我的。你一被帶入神谷，她便在神谷外四處留下暗記，而我也苦於沒辦法入谷，在谷外發現了以前我們所約定的暗記，大感奇怪之下，我找到了她。我本以為是花猛或獵豹他們留下的暗記。”恭弘=叶 恭弘皇神色有些黯然地道。　　想到花猛和獵豹，軒轅的一顆心也情不自禁地揪緊了。　　“她見到我后，便告訴我你囚禁在哪裡，而且似乎功力盡失。我看她那焦急的樣子，應該不會說假話，她還跟我說了這些日子她在神谷中所受的遭遇。　　不過，她讓我不要對你說。”恭弘=叶 恭弘皇語氣之中有些傷感，也有些悲憤地道。　　“為什麼？”軒轅不由問道，但心中卻浮起一絲陰影。　　“嗨……”恭弘=叶 恭弘皇長長地嘆了一口氣，眼中隱隱泛出一絲淚花，道：“她怕你看輕她，怕你鄙視她！”　　軒轅的心隱隱作痛，恭弘=叶 恭弘皇不說，他也知道那是怎樣一種遭遇，想到往日故作冷傲的春韻，軒轅心中不由得湧起了無限的愧疚，他沒能好好地保護她們！當然，這不是他的錯，可是他心中仍有一絲難安。　　“秋杏和冬寧已永遠地離開我們，不堪折辱而自盡，不過，她們死的時候咬破了敖霸和敖江的鼻子，春韻活了下來，她說她要報仇，要為兩位妹妹報仇，她也說了對不起你。其實，她們早就知道伏朗的事情，只是一直都沒有說，是聖女不讓她們說的。她還說，只要我能救出你，她便無憾了，可以安安心心地報仇。我看得出來，她愛你，只是一直都不敢說出口。”恭弘=叶 恭弘皇聽到軒轅指骨的爆響，但其表情卻平靜得駭人。　　“我本不該說這些的，因為她不讓我告訴你，但如果我不告訴你，對她大不公平。我也相信你絕不會看輕她，更不會鄙視她……”　　“別說了！你放心，我絕對不會放過任何欺辱過她的人，你應該知道我的為人，無論是什麼時候，我都會尊重她！”軒轅堅決地打斷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道。　　“很好，如果春韻聽到你說出的這番話，她一定放心了。”恭弘=叶 恭弘皇微有些欣慰地道。　　“待這裏事了后，我便去找她，我要讓她離開神谷……”　　“不，她不希望你去找她，她相信你無論是有武功或沒有武功，都能夠崛起。是以，她很早就跟我說了，如果你真的想為她報仇的話，便讓她在神谷給你做內應。她會好好珍惜自己的生命，更會學着保護自己。她希望你尊重她的意願。”恭弘=叶 恭弘皇打斷軒轅的話道。　　軒轅又呆住了，鼻頭竟有些微酸的感覺，一顆心好痛，但他還能說些什麼呢？只是有些獃痴地注視着遠處的山麓。　　“其實，你不必為她難過，事情已經過去，只要她仍活着，只要你能理解她，相信她是幸福的，因為總有一天她會走出黑暗！”恭弘=叶 恭弘皇安慰道。　　軒轅苦澀地笑了笑，問道：“那你怎會決定子時行動？”　　恭弘=叶 恭弘皇笑了笑道：“說來也巧，剛好風騷讓恭弘=叶 恭弘帝去九黎族本部通報你的事情，而春韻自風揚口中探得這一消息，於是便與我商量了這個移花接木的計劃。而為了安全起見，我將恭弘=叶 恭弘帝囚禁了，他的一行人，我也盡數殺了，然後我決定以恭弘=叶 恭弘帝的身份去賭一把，沒想到你竟神通廣大地殺了出來。”　　“哦。”軒轅也不由得暗自慶幸，因為他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即使能夠成功地巧扮成恭弘=叶 恭弘帝，如果在自己功力盡失的情況下，也不可能救得出，反而會連累人。　　“我們本來安排柔水和郎氏三兄弟他們在外接應，卻不想這個時候他們仍沒有回來。”恭弘=叶 恭弘皇又表示出自己的擔心。　　軒轅的心頭也泛起了一絲陰影，而此時，貳負已領着十多人走了進來。　　“已經分配好了！”貳負道。　　“好，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是如何將這分散的眾人訓練成一流的戰士，而且讓他們成為各自族中的領頭人，帶動着自己的部落強大起來！”軒轅立刻出言道。　　貳負和那十多人一呆，但很快坐定，他們的心中仍在咀嚼着軒轅的這句話。　　恭弘=叶 恭弘皇也對軒轅這隨口提出的問題感到有些難以應對，不過，他相信軒轅定然已經想好了方案，有了確切的方案，那才是真正的軒轅。　　貳負似也有些了解軒轅，這也是他佩服軒轅之處。於是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集中在軒轅的身上，等待着他的說話。　　“我們作為龍族最先起步的人，應該毫無私心地幫助他們，教化他們，我要你們當中有能力者駐入他們部落之中承擔起訓練他們及其族人的義務。同時，你們也要隔一段時間來接受我的訓練，然後再將所學傳授給他們，這隻是我的基本意思，以達到無論是聚中訓練的龍族戰士還是分散於各地者都能夠共同進步的目的。”軒轅認真地道。　　貳負微微頷首，表示讚許，軒轅的辦法的確可行，而且聽起來，應該是很有效的。　　“你們的任務很重，你們是龍族戰士的領頭人，是以，不僅要自己首先強壯起來，還要為龍族的強大出謀划策。因此，你們不僅僅要起到教化他們的作用，還要從他們之中發現人才，從他們族人之中發現人才。你們每個月都可帶上幾個你們認為有潛力的年輕人來接受我和二首領的訓練，力爭使我們龍族在一兩年之中變成一支強大的勁旅。那時候，我們便有能力、有資本與九黎族周旋了。同時，我們還要確立自己的本營，這將是你們每月接受訓練的地方，也是我們龍族暫時的棲身之所。當然，這一切必須另行安排。”軒轅分析道。　　“大首領，我知道一處絕秘之地可作為我們暫時的容身之所。”一名漢子立身而起道。　　“哦，跛雲所說的容身之所有多大？”軒轅仍記得這漢子是一個極為優秀的獵手，也是一個很有頭腦的人物，不過卻是這群奴隸兄弟中惟一一個跬踵族的人。　　“我想，那裡應該可以容納三百餘人居住，只是那裡進出都不是很方便。”那個名為跛雲的漢子道。　　“可容納三百人居住，夠了，我們先只是將之作為一個容身之所，其他的日後再說吧。不知那裡距此地有多遠？”軒轅問道。　　“那是高我族不遠的一個地方，距這裏大概有近兩百里的路程！”跛雲有些擔心路程太遠而使軒轅拒絕，但卻沒想到軒轅一口認定。　　“好，這個距離正好，也夠我們休生養息一段時日了，而跛踵族所在的位置正好可與各部落的兄弟逼相呼應，如果出了什麼事情，也可以在两天之內聚齊所有的兄弟，這個位置最理想不過了……”　　“大首領，大首領……”　　“什麼事？不是已經吩咐過不得來打擾嗎？”貳負向那個小跑而來，打斷軒轅說話的漢子叱道。　　那人為貳負的氣勢所逼，不由得一怔，有些怯怯地道：“有個女人要找大首領，我們都擋不住她，公主也在她的手上……”　　“什麼？她們來了多少人？”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同時立身而起，神色變得極為難看。　　“就一個人，還是個很美很美的女人……”　　“一個人？女人？”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相視愕然，這的確是有些意外。　　“滿蒼夷！”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想起了這個可怕的女人，不由臉色變得很難看地道。　　“不，不可能！滿蒼夷怎會是很美很美的女人呢？而且她已不再是以前的她了。”軒轅肯定地道。　　“公主怎麼樣了？郎大他們呢？”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有些急切地問道。　　“公主似乎昏迷不醒，但並沒見到郎老大他們，也不知……”　　“那女人現在哪裡？”　　“不用急，我來了！”一個嬌脆而柔媚的聲音傳了進來。　　軒轅只覺得腦子“嗡”地一聲響，犹如遭到雷擊一般，神情古怪至極。　　“大首領，你怎麼了……”跛雲和貳負為軒轅這突如其來的表情嚇了一跳，不由得驚問道。　　軒轅不答，快步奪門而出，只覺眼前一亮，但表情顯得更為古怪地叫了一聲：“桃紅，是你？”　　恭弘=叶 恭弘皇也跟着趕出，卻見柔水靜靜地倒在一個極為美麗妖冶的女人懷中，的確已不省人事，他正欲出聲，軒轅卻已伸手制止了。　　“你將她怎樣了？”軒轅有些疑惑地問道，他怎麼也想不到這個不速之客竟是昨日與他極盡纏綿的桃紅，這在他心中不由多了許多疑惑。　　桃紅似乎不敢正視軒轅的目光，只是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道：“她很好，我只是讓她暫時不省人事罷了。”　　軒轅逼近一步，欲伸手去握桃紅的手，但桃紅卻退了一步，有些軟弱地道：“你先別動！”語調之中顯然包含着許許多多的無奈和酸楚，更似乎有些懇求之意。　　恭弘=叶 恭弘皇心頭松下了一口氣，直覺告訴他，軒轅與這個女人之間有着一種別人無法明了的特殊關係。因此，柔水絕對是安全的。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怎麼會找到這裏？有什麼事情你說出來呀？”軒轅連連發問道，臉上敢顯出了一絲關切之色。　　“你別問了好不好？讓我說。”桃紅被軒轅這一陣逼問竟似乎有些混亂。　　“你們都退下，各就各位，小心敵人偷襲！”軒轅沉聲向四下的龍族戰士吩咐道。　　貳負也似乎明白了這之間涉及到個人私事，很知趣地退了出去，並領着十四名隊長积極地在四周設伏，更伐木造筏。　　“我們進去說吧！”軒轅吸了口氣，極力使自己的聲調放得平緩一些。　　桃紅猶豫了一下，又望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咬咬牙夾着柔水跟在軒轅的身後走入了這臨時搭起的木棚之中。　　“放下公主，有什麼事情我們好好地談，如果是我可以辦到的，絕對會幫你處理好。沒有什麼是我們不可以說的，對嗎？”軒轅目光之中多了無限溫柔地道。　　枕紅又猶豫了一下，但還是放下了柔水，出言道：“還有幾個人昏迷在對面的那山崗頂上。”　　恭弘=叶 恭弘皇忙接過柔水，聞聽此言，不由得愕然，他自然知道那定是郎氏三兄弟和幾位共工氏的護衛了。　　“你去讓貳負派人將他們找回來！”軒轅吸了口氣，向恭弘=叶 恭弘皇吩咐道。　　“只須用冷水就可潑醒她，不過，我將她交給你是有個條件的！”桃紅向恭弘=叶 恭弘皇淡淡地道。　　“什麼條件？”恭弘=叶 恭弘皇又愕然地問道。　　“條件可待會兒再說。”軒轅插言道。　　恭弘=叶 恭弘皇知道先去找回郎大等人重要，不然在這野獸出沒無常的山林中，會發生怎樣的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你順便告訴他們，敖廣已經朝這個方向搜尋，也許過不了多久，便會找到這裏來。”桃紅又補充道。　　“謝謝！”恭弘=叶 恭弘皇行出門外，仍不忘轉頭說聲謝謝。　　“你是怎麼會找到這裏的？又怎知道我在這裏呢？”軒轅有些惑然地問道。　　“因為你身上有一種特殊的氣味，所以我便找到了這裏。”桃紅淡淡地道，眸子之中閃動着智慧的神彩。　　“我身上有特殊的氣味？”軒轅不由得又好笑又荒謬。　　“你不要以為我是在開玩笑，你可記得聖母河邊的那根木料？”桃紅語出驚人地道。　　軒轅不由怔怔地望着桃紅，心頭湧起一種怪怪的感覺，有些驚訝地問道：“那塊木料是你放在那裡的？”　　桃紅神秘地一笑，不無驕傲地道：“不錯，我早知道你晚上會有所行動，但若要通過聖母橋，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便為你設下了那塊木料。當然，很僥倖的是沒有人在你之前發現它，否則的話一切都前功盡棄。”　　軒轅心中不免又多了一絲感激，桃紅的布設倒真是極為精心，也可看出她絕對是一個心思細密的人。　　當然，如果桃紅沒有些實力，敖廣又怎會對她如此敬畏？但他卻不明白那塊木料與氣味又有何關係？　　“也許你會問這又有什麼關係。其實，我早在那塊木料之上塗抹了一種粘末，而這種粉末一觸碰肌膚便會立刻被吸收，然後散發出一種特殊的氣味，這種氣味留在空氣中三天不散。而我算定你一定會以手去觸碰木料。因此，你身上便有了這種特殊的氣味，這也只有我才能夠嗅得出來。”桃紅自信地道。　　軒轅不由得心下駭然，桃紅的厲害之處的確有些超乎他的意料之外，但幸虧這不是敖廣所設下的陷阱，否則的話，只怕這一群龍族戰士將會全軍覆滅了。　　軒轅苦笑了笑道：“我還自以為是天助我也，運道十足，原來一切全都被你算計了。”　　桃紅嫵媚地笑了笑道：“的確，你乃得天之助，運道十足，你能夠殺出神谷確實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是第二個殺出神谷的人。但你卻是讓神谷損失最大的人，竟連帝恨也被你所擒，如果是在之前打死我都不會相信，是以，我不得不承認你運道十足，福大命大。”　　“可是如果你是我的敵人的話，此刻只怕我又要死上一百次了。”軒轅笑道。　　“可是我是嗎？”桃紅苦笑道，頓了一頓，又道：“其實，我也希望自己是你的敵人，在我最初的計劃中，我是準備將你們一網打盡，直到你真的衝出了神谷，我才發現，自己根本就狠不下心來。也許，主動接觸你，一開始便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也是在作繭自縛！”

# 第十三章 喚醒靈魂

　　軒轅心中暗叫僥倖，忍不住伸手將桃紅摟了過來，狠狠地痛吻了一陣，直讓桃紅喘不過氣來。　　“這是給你的教訓，你居然說接觸我是一個錯誤。”軒轅笑道。　　桃紅如喝醉了酒一般，但還是掙扎着推開軒轅，似乎費盡了所有的力氣，有些求饒地道：“放開我好不好？你知道我是沒有辦法抗拒你的，我今日來是有事相求。”　　軒轅不由大感得意，但仍很憐惜地道：“說吧，你要我幫你什麼？”　　桃紅的神色間有些蹙然地嘆了口氣道：“我想求你放掉一個人。”　　軒轅的眉頭一皺，沉聲問道：“帝恨？”　　桃紅有些迴避軒轅的目光，眸子里涌動着一絲深切的無奈，卻輕輕地搖了搖頭。　　軒轅鬆了口氣，有些不解地問道：“那是誰？”　　“其實，我本想用共工氏的那個女人和你的幾個弟兄與你交換的……”　　“所以，你制服了他們？”軒轅有些訝然地打斷桃紅的話問道。　　桃紅點了點頭，又道：“但是我知道這麼做實在是對不起你，可我又怕你在我提出這個要求后再也不理我，才會出此下策，可當我見到你后，我便知道，一切都已不是由我控制，因為我無法對你產生一點抗拒的心理。”　　“究竟是誰？”軒轅若有所思地問道。　　桃紅怯生生地望了軒轅一眼，猶豫了半晌，卻小心地道：“如果我說出來了，你不許生氣，也不要不理我，好嗎？”　　“好吧，你說。”軒轅認真地注視了桃紅半晌，心頭竟生出一絲失落感，他已隱隱猜到了桃紅將會說出口的名字。　　“他是恭弘=叶 恭弘帝！”桃紅咬了咬牙，終於低頭說了出來，但像是一個犯了錯誤的孩子，只是低頭把弄着自己的衣角，不敢正視軒轅的表情。　　“你怎麼知道他在我這裏？”軒轅頓了頓，極為平靜地道。　　“其實，自他失蹤后的幾個時辰，我便已經估到是恭弘=叶 恭弘皇出的手。我發現了與恭弘=叶 恭弘帝一起前往九黎本部那幾人的屍體，包括他們身上的劍痕，我都仔細研究過，其劍法與恭弘=叶 恭弘帝同出一轍，而我更在現場發現了恭弘=叶 恭弘帝的隨身之物，因此我可以判定這些人不是恭弘=叶 恭弘帝所殺，而且恭弘=叶 恭弘帝一定是遇伏了……”　　“你怎知他不是去了九黎本部呢？”軒轅質問道。　　“昨天上午我收到了九黎本部親信的彙報，恭弘=叶 恭弘帝並沒有去九黎本部，於是我便證實了自己的估計不會有錯。”　　“於是你便定下了自我身上入手的計劃？”軒轅淡淡地問道。　　桃紅不語，只是點了點頭。　　“那你為什麼不向帝恨或風騷彙報而要自我這個廢人身上着手呢？”軒轅有些不解地問道。　　“因為他們只求成敗，根本就不會在於別人的死活，不管怎麼說，恭弘=叶 恭弘帝只是九黎族的一個外人，雖然名為巡察使，卻是虛職，在關係到有些事情的時候，他們仍會毫不留情地犧牲他。因此，我不相信帝恨和風騷，只不過在遇到你之後，我的計劃竟然一改再改。”桃紅直言不諱地道。　　軒轅想到春韻所留的字條，心中的失落感更盛，似乎是受到沉重的傷害，半晌才有些慍怒地道：“你很愛他？”　　桃紅似乎是被軒轅的語氣給驚嚇了，如一隻受驚的兔子般望着軒轅，有些怯怯地小聲道：“我也不知道，也許是吧，你是不會明白如我們這種女人的心理的，在我幾乎沒有光澤靡爛的生活中，他是第一個走進我內心的男人。也許，那不是愛，是感激。”說到這裏，桃紅吁了口氣，露出一絲茫然而獃痴的笑，在伸手拂了一下額際幾縷髮絲之後，以一種與其年齡極不相稱的蒼涼語調落寞地道：“像我這種女人，還配擁有愛嗎？我不知道自已是否還有愛一個人的權利。”　　軒轅的心中一痛，他想到了春韻，春韻會不會也會和桃紅一般擁有這種想法呢？難道桃紅也像春韻一樣，只是一群被逼的可憐女子？想到這裏，不由問道：“難道你不是九黎族之人嗎？”　　“如果我是九黎族人，也許便不會有今天。”桃紅嘆了口氣道。　　軒轅又多了幾分憐惜，也多了幾分情地問道：“那你又是什麼族的人？你的父母呢？”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族的人，自小我便是在奴隸群中長大，直到父母死後被聖姬看中，於是也便開始了我這一生最黑暗的日子，而在黑暗中，恭弘=叶 恭弘帝走了進來，還有你……我已經深深地厭倦了那種生活，可我又如何能擺脫那種生活呢？別忘了我只是一介女流之輩。”桃紅凄然道。　　“我答應你，我會還你一個活生生的恭弘=叶 恭弘帝。”軒轅深深地吸了口氣，誠懇地道。　　“我很矛盾，我知道，也許我選擇錯了，但我已經實在無法再忍受那種虛偽而又荒唐的生活……”　　“我知道，當一個人在夢中驚醒，突然發現自己一無所有的時候，那種感覺的確很痛苦，也很無奈，願你們能夠幸福。”軒轅無可奈何地道。　　“我也許不會和他一起走……”　　“為什麼？”軒轅不由訝然問道。　　“我明白他的為人，絕不會甘於過一種平淡的生活，而他也絕不是真心愛我……”　　“那你為什麼還要救他？”軒轅不由得有些氣惱地問道。　　“人，有時候會做出許多連自己都不會明白的事情。也許，只是為了感激他喚醒了我那埋藏心底深處的靈魂，喚醒了我幾乎已經泯滅了的感情，讓我麻木的心又能重新看清楚人世的一切。所以，我要救他。”桃紅嘆了口氣，幽幽地道。　　軒轅呆了一呆，他不由得對桃紅刮目相看，他越來越發現這個女人的不簡單，但這一刻卻只有同情和憐惜。　　“如果我請求你留下來幫我一起建立我所組織的新部落，你願意嗎？”軒轅伸出一雙大手，緊緊地握住桃紅那有些冰涼，犹如玉雕般的小手，懇切而認真地道。　　桃紅沒有掙扎，但表現出了片刻的激動，很快又變得異常平靜地道：“我只是一朵已近凋零的花，根本就不配擁有這片沃土……”　　“不，你說錯了，就算你是一朵已近凋零的花，只要你的根仍植於這片沃土，它將會重新綻放！”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打斷桃紅的話，與柔水大步走了進來。貳負也在二人身後，表情莊重而又懇切。　　“我們歡迎你留下！”柔水歡快地趕上幾步，真誠地伸出雙手，似乎已經忘了昨夜被桃紅算計之事。　　桃紅不由望瞭望軒轅，卻發現軒轅一臉的期盼，再將目光轉向恭弘=叶 恭弘皇，恭弘=叶 恭弘皇也向她友善地點了點頭。　　“我們歡迎你留下！”貳負也誠懇地道。　　桃紅的目光再落到柔水那停在她面前的雙手之上，然後將目光移至柔水那雍容而美麗的臉上，對視着那坦誠而熱切的目光，桃紅禁不住眼睛濕潤起來。　　軒轅鬆開了桃紅的手，期盼地道：“大家都希望你能留下！”　　桃紅的手有些顫抖地移動着，終於塞到了柔水的手中，然後緊緊相握。　　“啪啪……”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及貳負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恭弘=叶 恭弘皇更想到當日在有邑族的野火會上軒轅拉起他的情景，禁不住又一陣感動，緩步行至柔水的身邊，讚許地將雙手搭在柔水的肩頭，而軒轅也不約而同地摟緊了桃紅。　　“哈哈哈……”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同時爆出一陣歡快的笑聲，柔水也笑了，貳負也撓着腦袋傻笑，只有桃紅忍不住激動地滑下兩行熱淚。　　※※※　　恭弘=叶 恭弘帝的表情有些憤怒，只是因為他竟被恭弘=叶 恭弘皇給伏擊了。雖然恭弘=叶 恭弘皇的武功最初是來自他，但在滿蒼夷三年的調教之下，使得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法比他的更詭異，而且這一路與軒轅并行的日子，恭弘=叶 恭弘皇更自青雲劍法和軒轅的劍法之中學得一些極好的東西，融會貫通之下，武功比恭弘=叶 恭弘帝更要勝出一籌，而且以有心算無心，恭弘=叶 恭弘帝竟成了階下囚，這讓恭弘=叶 恭弘帝有些憤怒。他三番五次地救恭弘=叶 恭弘皇，卻換來恭弘=叶 恭弘皇如此對待，他自然有些怒恨。“你是來殺我吧？你殺呀！”恭弘=叶 恭弘帝見恭弘=叶 恭弘皇行了過來，不由憤怒、鄙視地道。　　“你可以走了。”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心痛，他也不想讓他們兄弟間的關係弄成這個樣子，但天意如此，並非人力所能抗衡的。　　“哦，你終於良心發現了？你不怕我回去把軒轅剁成十截八段嗎？”恭弘=叶 恭弘帝沒好氣地譏諷道。　　“如果你還能回去的話，你便祈禱九黎人不要將你剁成十截八斷吧！”恭弘=叶 恭弘皇也不屑地道，說話間揮劍削斷恭弘=叶 恭弘帝手上的牛筋，更為他解開被制的穴道。　　恭弘=叶 恭弘帝一呆，不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說的是什麼意思，定定地盯着恭弘=叶 恭弘皇半晌才省悟，怒道：“你，你是不是以我的身份去神谷搗亂了？”恭弘=叶 恭弘皇露出一個得意的笑容，並不否認地點了點頭，只氣得恭弘=叶 恭弘帝眼裡直冒火。　　“你竟一點也不念兄弟情分，如此陷害我！”恭弘=叶 恭弘帝狂怒揮拳便向恭弘=叶 恭弘皇擊去。　　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還手，只是身形一晃，閃開一拳，淡淡地道：“你勝不了我，你也該醒悟了，天下這麼大，你有很多可做之事，根本就沒有必要為虎作倀！”說話間接連躲過恭弘=叶 恭弘帝氣勢洶洶的六拳。　　恭弘=叶 恭弘帝突然住手，怒吼道：“你知道個屁，你就知道一些假道義，一個勁兒地為我添亂子，什麼是為虎作倀？我只是在以我自己的方式創下自己的一片天地，你卻在這裏瞎搗亂，天下間哪有你這樣的兄弟！”　　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微酸，嘆了口氣道：“其實，以你的智慧並沒有必要寄身在九黎凶人的手下，完全可以以別的形式去開創天地，你為什麼要為九黎族去欺壓別人呢？”　　“你明白什麼？在這個世間，本來就充盈着弱肉強食的原則，我只是順應天命，順應自然而已，又有什麼不對？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你知道我這些年在做什麼嗎？你知道我這些年是怎樣活過來的嗎？我比你更知道弱肉強食的原則，這是大自然之神所定下的人世法則，你能改變嗎？……”　　“你不必說了！”恭弘=叶 恭弘皇打斷恭弘=叶 恭弘帝越來越激動的話，淡淡地道：“也許，我並沒有你懂得多，但我卻知道人人平等，每個人部有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權利，沒有人可以奴役他們，沒有人有權利去毀滅自己的同類。因此，我絕不能讓人去破壞這個世界的寧靜與和平。”　　“哼，你以為就憑你那單薄的力量就可以維持這個世界嗎？你以為就只你一人存有正義感嗎？你以為你是仁慈的神，是萬物的救世之主嗎？你憑什麼去消滅不平？你憑什麼去對付九黎族數以百計的高手和數千二級勇士？你憑什麼去面對沙漠大神的力量，去平服數以萬計的東夷子民？哼，不自量力！這個世界只有武力才能解決一切，只有強者才能生存，也只有依附強者才能夠壯大，你懂嗎？”恭弘=叶 恭弘帝似乎很激憤。　　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怔了怔，事實上也許恭弘=叶 恭弘帝說得對，讓他無法反駁。　　“沒話說了吧？我勸你還是不要痴心妄想依憑几個烏合之眾去救那半死不活的軒轅了，也許朋友的情義真的很重要，但沒有了生命，一切都是空泛無邊的。你是我的弟弟，你就聽我一句勸，有多遠便走多遠，帶上你的柔水公主，要麼回有邑族，要麼去共工氏也好，不要再與九黎人或神谷作對了。天下間已經沒有誰能夠與東夷勢力抗衡的，包括有熊、鬼方和三苗。因為太昊大神的身後還有一個足以毀滅天地的人物，我們與之相比，實在太渺小太渺了。”恭弘=叶 恭弘帝說出這番話時，語調誠懇至極，在他的心中，並沒有恨恭弘=叶 恭弘皇，仍然以一個兄長的身份關心着恭弘=叶 恭弘皇。也許，只有他才明白，這個世上就只有恭弘=叶 恭弘皇這麼一個最親最親的人了，雖然恭弘=叶 恭弘放也是同父兄弟，但卻並非同母所生，而且從小受盡欺辱使他心中已恨盡了世間所有人。而且作為一個兄長，他還帶着一分父親的情懷。　　恭弘=叶 恭弘皇也大為感動，不由長長地嘆了口氣，道：“人各有志，我知道你是為我好，但你也知道我的脾性，你走吧，不過，我要告訴你，軒轅已自神谷中殺了出來，而且帝恨已被我們擒住，你若是還要執意回神谷，我也不強加阻攔，只願你多多保重。”　　恭弘=叶 恭弘帝大吃一驚，臉色難看地道：“這怎麼可能？這怎麼可能？”　　“世上並沒有不可能的事，只是你想不到而已，另外桃紅姑娘讓你多保重，請你不要擔心她，她很好……”　　“什麼？她在哪裡？你們也抓了她？”恭弘=叶 恭弘呈一把抓住恭弘=叶 恭弘皇的衣襟，厲聲質問道。　　“她讓你不必去找她，她只想過一種新的生活，她相信自己的選擇，並還讓我告訴你，她不會忘記你，是你喚醒了她的生命。不過，此刻她已經找到了自己的歸宿，希望你多保重。”恭弘=叶 恭弘皇很平淡地道。　　恭弘=叶 恭弘帝如遭雷噬，愣了一會兒才緩緩地回過神來，卻發出一陣狂笑，只震得石洞“嗡嗡”直響。　　恭弘=叶 恭弘皇為之一陣心酸，暗自嘆了一口氣，他也不明白自己這麼做是對還是錯，但他卻可以感覺到恭弘=叶 恭弘帝的心已經深深地受了傷。可是，這也許就是命，是宿命，無可逆轉的宿命。　　恭弘=叶 恭弘帝笑了良久才平息心緒，冷冷地望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整個人似乎在剎那間改變了，變得陰鷙而冷厲，更不表露出絲毫的情緒。　　“很好，從現在開始，我便是一無所有了，也許今天就是我的新生，這個世界遺棄了我，我也會讓它嘗受我報復的滋味……哈哈……”恭弘=叶 恭弘帝充滿了煞氣地再次狂笑起來，身形迅速向洞外掠去，並拖起一路的狂笑遠去。　　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獃獃地靜立着，心頭湧上了千百種無法言喻的滋味。有痛苦，有失落，有傷感，有擔憂……　　……一切的一切，便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頭種下了深沉的陰影，他幾乎可以預感到將來的噩夢正在逼臨……　　※※※　　“或許，這便是宿命，而我們都是順應宿命而生的生命，自出生的那一天開始，便註定會是左右為難。”軒轅輕輕地嘆了口氣道。桃紅不語，只是靜靜地望着恭弘=叶 恭弘帝消失的方向，似乎是在憑悼什麼，又似乎是在祈禱，過了良久，才長長地嘆了口氣，有些淡漠而傷感地道：“也許正如你所說，我們自出生的那一天開始，便註定會是左右為難。也許，我已經一錯再錯……”　　“生活是沒有對與錯的，因為永遠都沒有人知道結果自己以另外一種方式去生存的話，就會擁有什麼結果。因此，生活只有現實而無對錯！”軒轅拍了拍桃紅的肩頭，慨嘆道。　　桃紅扭頭向軒轅投了苦澀的一笑，輕輕地將頭靠在軒轅的肩頭，在軒轅的手緊摟住她的肩頭之時，她的目光已悠悠地投向遙遠之處的遠山，兩人同時長長地吁了口氣，又再相視苦笑。　　而此時，恭弘=叶 恭弘皇已經落寞地自山頭緩緩行下，犹如一隻孤獨的離群之雁，讓人感到一陣清寒幽冷。　　柔水飛奔着迎了上去，恭弘=叶 恭弘皇卻只是伸手將其擁住，然後對着藍天白雲長長地吁了口氣，良久不語。　　※※※　　“不好了……”跛雲快步趕上山頭，有些慌亂地呼道。　　“發生了什麼事？”軒轅沉聲問道。　　“帝恨跑了，還殺了三名看守的兄弟！”跛雲臉色都變了，驚慌地道。　　這次輪到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色變了。　　“快讓二首領指揮眾兄弟渡河北上！”軒轅說著向恭弘=叶 恭弘皇望了一眼，接道：“他被我以透骨針鎖住了七成功力，不足為懼，我們追！”　　“你跟貳負他們一起渡河，在河對岸等我！”恭弘=叶 恭弘皇向柔水道。　　“不，我也要去……”　　“沒用的，我們必須馬上渡河，因為我來的時候，敖廣已經循着斷枝朝這個方向追來了，等我們追到只怕帝恨與敖廣早已會合，到時候只怕逃都逃不了。”桃紅肯定地道。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相視望了一眼，又將目光投在桃紅的身上。　　“跛雲快去，全力渡河！”軒轅再吩咐道。　　跛雲應了一聲，飛快地向黃河邊的營地跑去。此刻河中已經放入了近三十張大木筏，足夠一次渡過所有人。　　“不好！”軒轅低呼一聲。　　“他們來得好快！”恭弘=叶 恭弘皇順着軒轅的目光望去，卻見不遠處林鳥驚飛，有塵土揚起，顯然是有大批的敵人掩至。　　“怎麼辦？只怕渡河已經來不及了。”柔水急道，她知道，如果此刻渡河，只怕還未將木筏劃出箭矢射程之外，敵人便已趕到，那時候將會變成活靶子任敵人射殺。　　“你們走，快，我去引開他們！”軒轅急道。　　“我也去！”桃紅一挺身，堅決地道。　　“你們兩人都給我乖乖地渡河，讓我跟軒轅一起去！”恭弘=叶 恭弘皇果斷地道。　　“不，這回我一人去，你們根本就不熟悉水性……”　　“錯，我們共工氏的每個人都可以在黃河之中追鯉魚！皇，你和桃紅快去與貳負會合，讓庄夫他們來助我！”柔水果斷地道。　　“好，就依柔水！”軒轅想到柔水乃是共工氏的公主，天下有水的地方都可提供給她安全感，於是便欣然同意。　　恭弘=叶 恭弘皇和桃紅面面相覷，軒轅和柔水同時催道：“還不快去？”　　恭弘=叶 恭弘皇無奈，只得向山下飛掠，難得的是桃紅的身法也快得驚人。　　軒轅和柔水並沒有心情去評判桃紅的身法，只是急速地向塵土飛揚鳥雀驚飛之處掠去。成敗就繫於他們的身上，是以，他們根本就沒有時間去考慮太多。

# 第十四章 怒箭阻敵

　　“嗖……”一支怒箭驚碎了虛空，也驚醒了疾行的敖廣。不過，這一箭的目標只是敖廣身邊一棵大樹上的松鼠。　　好准好狠的一箭，透過松鼠的脖子一箭致命。　　沒有射人，但卻讓敖廣和疾行的九黎戰士吃了一驚，所有人的腳步不由得全都頓了頓。　　“軒轅……”有人驚呼，因為他們發現軒轅如一個幽靈般安穩地立在一根粗大的橫枝之上，肩負大弓，腰插利劍，神態極為悠閑。　　敖廣揮手喝停前行的九黎戰士，變得謹慎起來。　　面對軒轅這樣的一個對手，他不敢有絲毫的大意，因為白虎神將和帝十已有前車之鑒，任何小視軒轅的人只會以慘敗而告終。　　帝恨真的已經回到了敖廣的隊伍中，此時一見到軒轅那副散漫而得意的笑容，他便恨不昨將之碎屍萬段。　　軒轅的臉上掛滿了自信的笑容，向敖廣斜斜瞟了一眼，相隔不過百步遠，他竟悠閑地盤膝坐在那根粗大的枝桿之上，像是在看戲一般毫不在乎地道：“走啊，為什麼停下來？我的箭頭之上沒有淬毒，勞煩哪位幫我將獵物拾給我。”　　敖廣倒真被軒轅這種態度給鎮住了，他根本弄不清楚軒轅話中的意思，更無法猜透軒轅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竟不敢輕舉妄動。　　九攀戰士全都爆動起來，顯然是被軒轅的目中無人給激怒了，但他們卻知道軒轅是個極為可怕的人物，便連總管帝恨也被其所擄，這樣一個人自然是極為可怕的。　　帝恨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軒轅讓他丟盡了顏面，此刻他憋了一肚子火，憤怒之下，搭箭便射。　　軒轅“哈哈哈……”一陣大笑，漫不經心地伸手在空中一抓，竟然將帝恨射來的箭矢抓住。　　“啪……”帝恨的勁箭在軒轅的手中斷成四五截，散落而下。　　九黎戰士又是一陣嘩然，他們並不知道帝恨僅剩三成功力，是以，軒轅才能夠輕鬆抓箭，但軒轅如此輕鬆地抓住帝恨的箭矢，的確起了一個震懾作用。　　“帝恨，你可還真會跑啊，我的兄弟正四處追捕你這逃竄的奴隸，你卻這麼快便找來了庇護之人，我的那幾百兄弟大概全都是空手而歸了，這全是你這背叛的奴隸惹的禍，再抓到你定要重重地打你屁股！”　　軒轅吊兒郎當地調侃道。　　帝恨氣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差點鼻子沒給氣歪掉，軒轅是，那壺不開提哪壺。他身為神谷的總管，何曾受過如此折辱？狂吼一聲，便要撲向軒轅，但卻被敖廣拉住。　　“總管，冷靜一些，這小子詭計多端，就是想激怒我們，好讓我們進攻，我們豈能中計，走進他的圈套？”敖廣提醒道。帝恨的確領教過軒轅的詭計多端，他便被軒轅激怒過兩次，更中了軒轅的詭計，此刻隱痛猶未平，而且此刻勸力被封，他實在是對軒轅有些心有餘悸，也不敢太過衝動。　　“軒轅，你為何要一直與我們九黎族作對呢？”　　敖廣一邊問着這個連他自己也認為是廢話的話，一邊目光仔細地掃視着空寂的山林，他身後的九黎戰士也迅速散開，佔好最有利的位置，以防止遭遇突然的襲擊。　　“哈哈……”軒轅笑了笑，道：“這是我今年聽到的最狗屁最沒趣的話，真是只有什麼樣的人才說什麼樣的話呀！”敖廣臉色一紅，但心中卻暗呼僥倖，因為他發現了軒轅附近和遠處有許多處極為可疑的地方，那些可疑之處全是在樹榦之後和灌木叢中。　　敖廣發現了那是人的衣服的一角，有兩處是人的大弓的一角，還有幾處是露在外面的鞋尖和手肘。這些東西的漏出，是因為樹榦不夠粗，枝恭弘=叶 恭弘不夠密和灌木有些疏稀的原因，如果不仔細看絕對無法發現這麼多的破綻和疑點。是以，敖廣深深地慶幸自己並沒有被怒氣沖昏頭腦而貿然進攻，那樣還真會陷入軒轅所設的陷阱之中；而軒轅剛開始說自己的箭頭沒毒，但在對付帝十時，全都用的是毒箭。　　如果自己被伏擊，在毒箭的攻擊之下，實在沒有誰敢保證不被殺得傷亡慘重。　　意識到此點的敖廣更不在意軒轅調侃的辱罵，反而是跟軒轅對罵，同時，也小聲地吩咐身邊的人自側面包抄過去，更再三叮囑這些人要小心，不能驚動軒轅，更要小心中伏。　　軒轅似乎沒有注意到敖廣的這些舉動，只是坦然自若、毫無所懼地與敖廣、帝恨相互辱罵，偶爾也射出一兩箭表示在向敖廣和帝恨挑釁，而九黎族人也會放出幾輪勁箭，但這些舉動對軒轅根本就不起作用。　　敖廣為了拖延時間，以便讓自己的人從側面包抄，也就不進一步挑釁，而他派去包抄之人卻需按其叮囑繞遠一些，不要就近行動，若驚動軒轅都要受到嚴懲。　　而且這林間灌木荊棘極多，想自側面包圍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帝恨知道這裏已經快到了軒轅所居的營地，因為，他可隱約聽到黃河的浪濤之聲，如此接近軒轅的駐地，軒轅自然有可能埋下眾多的伏兵。是以，在敖廣的提醒下，他也暗自慶幸沒有因一時憤怒而誤入對方的圈套之中。　　雙方相持了約一盞茶的時間，但敖廣卻沒有前進一步，軒轅似乎有些耐不住性子了，罵聲更烈。　　敖廣心中暗喜，他也似乎感覺到軒轅耐不住性子，忖道：“果然是年輕人沒有耐性，哼，再等一會兒，老子讓你全軍覆滅！”　　“他娘的，那隻松鼠送給你們這些龜兒子吃好了，老子不跟你們這群沒膽量的龜兒子玩了，先去找口水來喝喝再對付你們！”軒轅罵著已有些不耐煩地自樹榦上躍下，拖着大弓大搖大擺地向林子深處走去。　　這一招大出敖廣的意料之外，敖廣大急，正要準備下令出擊，不讓軒轅走掉，軒轅卻又突然轉身，望着敖廣“嘻嘻”一笑，拍拍腦袋，故作記起了什麼似地道：“唉，想了想，還是沒有什麼比逗龜孫子更好玩的事情，你們他娘的全在那裡喝西北風都不跟進半步，真熊，怕我都怕成這樣了？”　　敖廣見軒轅又突然轉身回來，不由得心中鬆了口氣，忖道：“看來這小子還是在故意誘我們進攻，險些上了大當，被他這個假動作迷糊了。”　　帝恨與敖廣相視望了一眼，他和敖廣一樣暗叫僥倖，心中卻忖道：“這小子真狡猾，要是他遲一些轉身，我們還真上了當。”　　“好，老子便進，看你有什麼能耐！”敖廣手一揮，身後的九黎戰士全都借樹榦的遮掩進了數步，但旋即又停了下來，卻是敖廣的命令。　　“好，好，好，再進嘛，我又不吃人，你們那麼多人，還不敢再進這麼一段路，咱們一起敘敘舊多好？”軒轅拍手叫道。　　“要敘舊，你何不過來？”敖廣道。　　“那可不行，我還有事，先走一步了！”軒轅說著向敖廣揮了揮手，瀟洒地說聲“再見”，便大搖大擺地向林深處行去，似乎根本就不怕敖廣率人追擊。　　敖廣對軒轅再次做假動作不屑一顧，只是像看戲一般地等着軒轅轉身再走回來。　　“我真的走了哦？”軒轅再次回頭又道。　　“不送了！”敖廣對軒轅的這一番動作更是不屑，這似乎表明軒轅真的不想走。　　軒轅再也沒有回頭，只是悠閑地走人。　　當軒轅的身影完全沒入林子深處之時，敖廣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對勁，心頭更深深地植入了一層陰影。　　軒轅沒有回頭轉身，他的行動全都沒有在敖廣和帝恨意料之中。　　側翼的九黎戰士出現，敖廣立刻下令進攻，但他被所發現的結果氣蒙了。　　林間空寂沒有一個敵人的身影，倒是發現了幾張掛在樹杈上露出一角的破弓和幾塊被撕裂的衣衫，這便是敖廣最初所發現的可疑之處，只是那最初露出手肘的地方什麼也沒有，顯然那才是一個真正的大敵人，其他的地方全都是惑敵的雜物。　　“我們中計了，快追！”帝恨立刻明白，軒轅自始至終都只是在虛晃，根本就沒有設下伏兵。而軒轅故布疑陣只可能有一個目的，便是拖延時間！　　想到自己剛才還在自鳴得意看穿了軒轅的圈套，這一刻的結果只讓敖廣臉紅，更有些老羞成怒，他本來是極力不想讓自己落入軒轅的圈套，但偏偏還是被軒轅當傻子耍了，怎叫敖廣不氣？不怒？他狠狠地把那幾張惑敵的破弓拆成八截，吼道：“給我追，我要將這小子碎屍萬段！”　　※※※　　柔水只笑得花枝亂顫，想到敖廣在軒轅臨走之時仍然說上一句“不送了”，就使她無法保持淑女的模樣。　　庄夫是庄戈的兄長，此刻他若非要掌槳，只怕也會笑破肚皮。　　共工氏的幾名護衛一邊奮力划槳，一邊放聲歡笑，軒轅的這一手耍得的確太漂亮了，漂亮得無可挑剔。　　貳負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大木筏已經越過河心的激流，在另一邊望着軒轅和柔水在大木筏上笑得直打跌，他們有些不明所以，但見軒轅和柔水諸人安然無恙，心中不禁大為放心。　　當敖廣領人趕到黃河之畔時，卻見數十張大木筏已渡過河心，不由氣恨得差點昏了過去，貳負諸人的大木筏自是駛出了箭矢的射程之外，便是軒轅那張大木筏也快駛出了射程。　　“敖副總管，你無須客氣，不要送了，咱們後會有期！”軒轅向岸上搖手高呼，渾雄的聲音並未被浪濤所掩，清晰地傳入了敖廣的耳中。　　所有的神谷高手都變得沮喪，有些人舉箭射擊，但箭矢接近軒轅時便已無力地墜落，根本就無法對軒轅等人造成任何厲害，反而換來了軒轅的放聲大笑。　　“再見……”柔水和軒轅及大木筏上所有共工氏兄弟們一起向岸上的敖廣放聲高呼。　　帝恨氣恨交加之下竟然狂噴出一口鮮血，望着大仇人如此瀟洒而去，他幾乎快要發瘋了，但又無可奈何，誰也無法在一時之間備齊這麼多的大木筏，若等調來大木筏，只怕軒轅等人早已走得無影無蹤了，是以帝恨氣、怒、恨。　　“總管……”　　※※※　　帝恨返回神谷便大病了一場，加之本身有傷在身，功力被封，最後被風騷解除禁制，也元氣大傷，功力所剩不到六成。於是被迫返回九黎本部閉關修練，神谷的總管一職便由敖廣接替。　　恭弘=叶 恭弘帝沒有再返回神谷和九黎本部，沒有人知其下落，而桃紅的行蹤也成了神谷中的一個謎。　　軒轅和他的奴隸兄弟似乎已自這個世界中消失，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九黎族和神谷的高手都未曾探知軒轅和龍族戰士的行蹤，直到第二年春天，在一個冬天的沉默之後，九黎族人似已忘記了軒轅所賦予他們的慘痛，又開始了新的征伐。而這一切，只是因為另一個與聖女一樣重要的人。　　這個人便是聖女鳳妮的兄長――龍歌！　　※※※　　�踵族進入了緊張的備戰狀態，這或許是他們生存至今所遇到最大的一次危機，族中所有人都明白這一點。　　（注：《山海經》海外北經載：�踵國在拘纓國東，其為人大，兩足亦大，一旦（大）[反]踵。）拘纓族只在三天之中盡數降敵，這對�踵族不可否認是一個強大的打擊。少了拘纓族這塊強盾，使得�踵族人感到自己犹如赤身坦露在敵人的目光之中。　　這種感覺當然不好受，但誰又能改變這種局面？　　誰又是九黎族那群虎狼戰士之敵？　　�踵族族長�螞，今已是六十餘歲的長者，向來與世無爭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情況之下，卻不得不改變模式。　　�螞的眉頭皺得很緊，他明白九黎族的實力是何等的強大，拘纓族的降服，他並不怪纓廢，而這一次若不是纓廢向九黎族說情，只怕帝十連三天的考慮時間都不會給他。　　“畢竟，纓廢還念着昔日的情分。”�螞心中極為苦澀地自我安慰道。　　纓廢，拘纓族的族長。拘纓族與�踵族本是兄弟之族，有着很深的交情，但是，此刻這段交情全都變了，可能會成為的，只是敵人。　　�螞能理解纓廢，因為他此刻也處在這種艱難的抉擇之中。　　降，則全族四百餘口，盡數被人奴役；戰，全族人將會死絕。　　也許族人並不能理解他的心情，因為所有族人將思考的任務全都交給了他，而他的決定將左右着整個族人的命運。是以，這使他的心中很痛苦。　　�螞嘆了口氣，他是不在乎生與死的，畢竟他已是行將朽木的人了，生與死對他約束並不重要，但是他又不能不為其他人考慮。族中那麼多的年輕人，他們還正處在花一樣的年華，�螞又怎忍心將之推入戰火中灑盡熱血呢？可是……�螞又嘆了口氣，心忖道：“難道我要將他們的大好年華葬送在異族的奴役之中？”　　“爺爺，我和阿華他們都商量好了，寧死不降！”一個嬌脆而又有力的聲音打斷了�螞的思路。　　�螞抬頭，這是他最疼愛的七孫女�燕，這個春天過後，便是十八歲了。　　�燕之所以最受�螞的疼愛，是因為她最有個性，有着最能代表�踵族的性格和身材。高挑而勻稱，清秀而英氣逼人，嫵媚卻不讓人感到怯弱，那是一種溫和而又高不可攀的美麗。雖然，�燕才十七歲，但族中沒有人會不信服她的決定。　　不僅僅是因為她的美麗，更是因為她天生便具備讓人仰慕的氣質，使得族中的年輕人願意為她犧牲一切而無怨無悔。也不會有人敢奢望獲得美人的芳心，在族人的眼中，�燕根本就不應該屬於任何人的，而是天降之神，只有這個世上最優秀最偉大的英雄才能夠配得上她。是以，族人願意為她無條件的犧牲，更不敢有半點非分之想。　　�燕的目光之中顯出無比堅決之色，似乎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改變她的決定。　　�螞又嘆了口氣，他知道�燕口中所說的阿華是誰，那又是另一個年輕人的代表，是族中惟一一個長老�發的小兒子�華。　　�華是一個極聰明的小伙子，也是族中極優秀的獵手。當然，族中最優秀的措手是�燕，這很出入意表，但事實的確如此。�燕已無論是在機智還是武技上，在同輩年輕人當中，是沒有人可與之相提並論的，包括�華。不過，�華也是一個極不錯的年輕人，這一點�螞是知道的，他還知道�華一直在暗戀着�燕，但在�螞的眼中，族中的確沒有一個年輕人可以驅駕�燕的野性。看在�發的面子上，他本想促成�華和�燕的婚事，但�燕卻先一步向他坦白：說她將�華當好兄弟看，�華並不是她想要的男人。�螞也就只好作罷，他太理解這孫女了，也知道她有自己的打算，更傲氣得緊。　　“爺爺，你別太過操心，既然事情已經逼臨到頭上，我們就必須坦然面對，我們�踵族是高貴的一族，絕不接受別人的奴役，我們可以戰死，卻不可以受人污辱！”�燕斬釘截鐵地道。　　�螞的眸子里閃過一抹異樣的光彩，眉頭盡舒，驀然間發出一陣歡快的大笑。　　�燕似已知道�螞的意思，意氣風發地道：“我已將族中的一百多名可戰之人分成三組，正整裝待命，隨時可以對來敵攻襲。而婦孺老弱，我們已準備由後路將之送至范林中安全之地。”　　（注：據《山海經》記載：范林方圓三百里，在三桑東，洲環其下。三桑又在�踵國東，是以，范林應在�踵國東。）　　�螞有些訝異地望了�燕一眼，他沒有想到�燕竟已經將一切都準備好了。當然，先轉移族中婦孺這是極為必要的，只要這些人得以安全，便算全族勇士戰死，也不會絕後。　　“爺爺，請你出去發號施令！”�燕認真地道。　　�螞望着�燕背上那張黑木大弓和腰間的配劍，那消失了多年的豪氣重新湧起，不由得向�燕喝道：“去將爺爺的破山斧拿來！”　　�燕臉上綻出一縷比陽光更燦爛的笑意，不失頑皮地應了聲：“遵命！”

# 第十五章 九黎鹿騎

　　�踵族，人數並不多，但大多數人的身材極為高大，體態威猛，都是很優秀的獵人。　　青壯年一百四十七人，每人都備大弓長槍，也有使斧之人，十四歲以下皆不參与戰鬥，年老體邁的也不參与戰鬥。　　�螞與�燕並肩行至族中的廣場之上，一百四十七人分成三組，而全族的婦孺已牽着豬羊，背着口糧作遠行之備。　　�螞心中隱隱作痛，這塊居住了幾百年的沃土難道便要這般淪為九黎凶人的奴役之下？而他們又開始了背景離鄉的生活。　　�螞知道，如果全族人一齊走的話，可能根本就逃不過九黎鹿騎的追捕，只有自己留下來阻止鹿騎，才有可能讓族人安然地抵達范林。　　范林方圓三百里，林密洞多，在范林之中，九黎凶人極難找到潛居於其中的人。是以，范林是�踵族人惟一的希望。　　�螞曾去過范林，只不過是去狩獵，那裡並不是一片樂土，而是處處充滿了死亡的氣息。不過，他知道範林之中有一個極為安全的谷地，裏面生長有許多甘桫樹，猛獸嗅到樹恭弘=叶 恭弘的氣息便不敢入。因此，那裡並無毒蛇猛獸，倒是食草的小獸極多。這塊地被稱被為平丘。　　（甘桫：據《山海經》所載，甘桫是一種傳說中的樹木，枝幹都是紅色的，花是黃色的，恭弘=叶 恭弘子是白色的，果實是黑色的。）　　不過，進入平丘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當年因各族的戰爭，�踵族為給子孫後代找到這處避難之所，族中的四大長老因此損去其三，惟剩�發。但�發也因被毒蠍所蜇，左腿變成殘廢，這個代價也實在是太大了。　　此次去范林，最安全之處莫過於平丘，領隊之人便是�發。　　�發是族中惟一的長老，但卻是個殘廢，雖然自身的功夫不弱，可卻沒有發揮的餘地，此刻由他帶人去平丘是最合適不過的了。　　“族長好，燕子好！”族人見�螞和�燕並肩行出，不由同聲請安。　　“嗯！”�螞向眾人淡淡地點了點頭，表情極為肅然地來到廣場中心的一塊大石平台上，以一種極為沉重的語調道：“孩子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們所面臨的困境？”　　“知道……”數百人齊聲高呼，氣氛極為高昂。　　“知道就好，我們�踵氏是一個值得驕傲而神聖的一族，神賦予我們生命，便賦予了我們自由的權利，在我們尊貴的血液里，有着神賦予的不屈之靈魂。所以，孩子們啊，我決定要與所有的人入侵者決戰到底！”　　“好……決戰到底……決戰到底……”�螞的話還沒說完，便被一片激昂的呼聲給淹沒。　　�燕心中也升起了無窮的鬥志，她知道�螞的話已經激起了族中所有人捨身保族的鬥志。　　“孩子們啊……”�螞的聲音依然是那般悲天憐人，溫和而有力，雙手在虛空之中輕輕地按了按，作個“靜一靜”的手勢。　　眾族人立刻靜下聲來，而在此時，一個稚氣而急慮的聲音傳了過來。　　“燕子姐姐……不好？……”　　眾人的目光向聲音傳來之處望去，只見一個八九歲的男孩自荒草林之中跌跌撞撞地沖了出來。　　“童兒！”�螞和�燕一驚，低呼一聲，�燕忙躍下平台，快步奔過去，立刻有幾名壯漢跟着圍了過去，他們都認識這小男孩正是�螞的小孫子。　　“強哥哥跟……跟……”　　“慢慢說，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燕一把扶住踉蹌的�螞，極力緩和口氣道。　　“強哥哥跟一個姦細打起來了。”�童終於說清楚了一句話。　　“什麼？”所有的人全都大大地吃了一驚。　　“你說強兒跟姦細打起來了？”�燕和�螞都有些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他們當然明白�童口中所說的強哥哥是誰，那正是�螞的第十二個孫子�強，今年才不過十歲，一個如此小童怎麼可能跟姦細打起來？而姦細又是什麼人呢？　　“是真的，強哥哥叫我來告訴你們，他纏住了那個大鬍子姦細，我怕強哥哥打不過那個大人……”　　“在哪裡？快帶我去！”�燕見�童臉都急變了色，立刻明白事情的嚴重性，不由得急忙問道。　　“在西邊的亂石林中，快……”�童一手拉着�燕，拔腿便向西邊的亂石林方向奔去。眾人心中不由得升起了一層陰影，他們更無法想象一個才十歲的幼童如何能夠與一個大人相比？何況，能潛入�踵族做姦細的人又豈是普通易與之輩？　　※※※　　亂石林，如狼牙凸起，怪石林立，雜草橫生，並無大樹相掩，偶有蛇鼠竄行，倒不是個怎麼好的地方。不過，好地方也有，那是在穿過亂石林之後的飛瀑。　　越過亂石林六里之外的飛瀑谷便是巨瀑所在之地，那本是無名谷，但既有飛瀑流泉，也便被�踵族人稱之為飛瀑谷。　　飛瀑谷的溪水自亂石林流過，然後流入�踵族聚居之地，向南流四十里路便匯入黃河之中。　　亂石林，並不小，共有數十畝方圓，若沒有�童領路，�燕一時之間還真難找到�強的位置，值得慶幸的是，他們很快便聽到了�強的呼叫聲。　　那稚童的聲音，竟讓�燕和�螞有着莫名的激動，能聽到�強的聲音，也便說明他仍活着，只要他仍活着就行，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停住腳步。　　“強哥哥……”�童第一個發現�強，而�強像一個凱旋的將軍一般爬上了一堆亂石之頂，揮舞着手中不過尺許長的小刀正向�燕諸人叫喚着。　　�螞有些生氣，他竟被兩個小孩子給耍了，而這個時候所有的人都有這種感覺，他們被兩個小孩子給耍了，在這緊張備戰的時刻又多了這樣一個鬧劇，使得他們有種哭笑不得之感。　　�童似乎也有些訝異，�螞和�燕諸人減緩腳步之時，他敏感地覺察到這群大人心理的變化，不由得用圓滑溜鰍的眼睛望了眾人一眼，一臉委屈地道：“我說的是真的，真的有姦細，是個大鬍子……”　　“小孩子要誠實，你再這樣，姐姐要生氣了。”　　�燕停住腳步，低頭對�童認真地道。　　�童氣勢一窒，小臉漲得通紅地道：“我走的時候，還看見強哥哥拔出獵刀去砍那個人呢。”　　“童兒！”�童的父親也趕了上來，叱道。此刻眾人距�強所立的亂石堆只有二十多丈遠，已經可清楚地看到�強歡快的樣子，還有誰會相信�童所說的話呢？　　“爺爺，姐姐，我抓住了他，快來呀……”�強那得意萬分的聲音自亂石堆頂上飄過虛空，傳入�螞和�燕的耳中。　　“你聽，你聽，強哥哥抓住了那個姦細……”�童天真未泯，驚喜地道，似乎�強這一句話便可證明他沒有撒謊似的。　　�螞不由得搖頭苦笑了笑，並不責備，只是伸手摸了摸�童的腦袋，慈祥地道：“真是兩個頑皮的孩子。”　　“強兒，快下來，別再鬧了！”說話的是�強的叔父�平，也正是�童的父親。　　“好了，爺爺，我過去看一下，讓大家都回去吧！”�燕對這兩個淘氣的小弟弟也似乎沒折了，提議道。　　“這孩子，父母去得早，沒能好好管管他……唉，我這做爺爺……”　　“爺爺！”�燕打斷�螞充滿滄桑的話，她並不想�螞想太多過往的傷心事。“過去的事便讓它過去吧，何必去想那麼多呢？在今後再對強兒多教導一些不就行了嗎？”　　“姐姐，你快來呀，我把他打倒了……”　　“咦，不對，我看到強弟手中的獵刀上似乎有血光！”�華心思極為細密，相距雖有二十餘丈，但在驕陽的輝映下，他仍捕捉到了那柄獵刀之上些微的血光。　　“血光？”�燕也有些驚訝，仔細地望瞭望�強手中揮舞的獵刀上那若有若無的血光。　　“阿華，我們去看看！”�燕向�華吩咐了一聲，放開�童快速地向亂石林間縱躍而去。　　�強在�燕趕到時，歡喜之下竟自兩丈多高的石頭上飛躍而下，只驚得�燕和�華目瞪口呆，遠處的�螞和眾族人也都忍不住驚呼。　　“姐姐，我用藤條把他捆住了！”�強望着合不攏嘴的�燕，似乎有種說不出的得意，稚聲道。　　驚魂未定的�燕和�華望瞭望�強躍下那高達兩丈的亂石堆，又望瞭望若無其事的�強，終於發現了�強手中獵刀之上那仍在滴淌着的血跡，卻不明白究竟在�強身上發生了什麼變故。�燕實在想象不出�強才不過十歲，便是�華也不敢肯定能夠如�強那般瀟洒利落地自這般高度躍落。　　�燕和�華面面相覷地跟在�強的身後轉過兩堆亂石，卻發現地上血跡殷然，一片零亂，倒像是一個野獸的屠宰場。而此時，更有一陣呻吟之聲傳入了他們的耳中。　　“起來，別給我裝死，有膽做姦細就別這副熊樣！”�強那張稚氣的臉上竟布上了一層濃濃的殺意。　　�童並沒有撒謊，果然是個大鬍子，只不過此刻大鬍子的身上纏了一大堆藤條，那種笨拙的捆人手法相信是�強的傑作，因為實難讓人想象這樣的捆法也能捆住人。�燕想笑，不過她沒有笑出來，她實笑不出來，只因為大鬍子身上的刀痕。　　大鬍子沒有逃掉，並不是因為捆住他的藤條，而是因為身上的刀傷。　　刀痕都不深，更難致命，但�燕稍稍數一下，這大鬍子至少中了八十刀之多，一个中了八十多刀的人，再怎麼有力氣也大概跑不動了。　　�華望着滿身流血的大鬍子，心中禁不住多了一絲憐憫，這個人等於是被活剮了，所謂殺千刀，也不過如此。　　“是你乾的？”�燕有些不敢相信地問道。　　�強似乎對�燕的這個問法表示深深的不屑，極不服氣地道：“當然是我，我認識他，就是上次跟蹤廢族長一起來耀武插威的大鬍子，那次我就想殺他，今天遇到我，算他倒霉！”　　�燕和�華面面相覷，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事實。�螞和眾族人也趕了過來，因為他們剛才見�強自石堆頂躍下，由於不放心，只好全都趕了過來。然後所有人都將難以置信的目光投向了�強。　　“快給他止血！”�螞最先回過神來。　　“沒用的，他身上有八十九道刀傷，血早流得差不多了。”�燕仔細地數了一下，這大鬍子竟中了八十九刀之多，這是多麼驚人的一個数字，她不明白�強是怎樣殺傷這個人的。此刻她倒有些懷疑�強是在對方不還手之下出刀的，可是，這種推理是絕對不成立的。　　�螞再次呆了呆，口中喃喃地念道：“八十九刀，八十九刀！”目光充滿置疑地望向�強，但�強臉上竟顯出一縷與其年齡極不相稱的冷漠，給人一種高深莫測卻又極為怪異的感覺。　　※※※　　“童兒，你知道你強哥最近都幹了些什麼嗎？”　　�螞慈祥地問道。　　�童突然間變得警惕起來，像一條被草梗觸動了一下的蛇，縮了縮身子，有些怯怯地道：“不知道，我出去玩了。”說完就要走。　　�螞心中又升起了一團陰影，以他老成了精怪的人，又怎會被一個小孩騙過呢？不由認真地道：“如果你不回答，爺爺會生氣的。”　　�童又不得不一臉無奈地望着�螞，卻不出聲。　　“是你強哥哥不讓你說嗎？”�螞問道。　　�童更顯得有些驚慌，怯生生地望着�螞，小心地點了點頭。　　“你說，不要緊，爺爺不會告訴你強哥哥的，有什麼事也不會怪你和你強哥哥。”�螞盡量使口氣變得和緩一些，笑着道。　　“爺爺真的不告訴強哥哥？”�童小心翼翼地問道。　　“當然，爺爺什麼時候騙過你？”�螞認真地保證道。　　�童想了想，又望瞭望�螞，半晌才道：“強哥哥說，他很快便會成為族中最好的獵手，而且比燕姐姐還要厲害。我說不相信，他說今天帶我去一個地方，他天天去那裡，說我去了就會相信，但我卻不能跟任何人說！”　　“連爺爺也不能說？”�螞問道。　　“不能，他說跟爺爺說了，便一定會有很多人去打擾他練功，那他可能就會改換別的沒人知道的地方練功，如此一來強哥哥便找不到他了。”�童說話有些含糊，語意不清，只聽得�螞直皺眉頭，如果不是仔細聽還真難分辨出�童話中“他”的意思。　　“他是誰？”�螞出聲問道。　　“我不知道！”�童肯定地回答道，連半點猶豫都沒有。　　“那你強哥哥說的地方是哪裡呢？”�螞又問道。　　“好像是飛瀑谷，我還沒去，但我想強哥哥說的多半是真的，連那大鬍子他也殺得了。”�童眼裡充滿崇慕地道。　　�螞也立刻明白，�童所說練功之人，不是指�強，否則的話，�童怎會說不知道呢？但那個“他”究竟是什麼人呢？竟能讓一個十歲的童子擁有如此驚人的刀法，居然在一個一流獵手的身上留下了八十九刀這極為駭人的數目。　　�螞剛才問了�強，但�強什麼都不肯說，無論怎麼問都不開口，便只好自�童口中得到答案了，可是�童根本就不知道那個神秘的人物是誰。　　“爺爺，強兒不見了！”�燕臉色有些難看地跑進來道。　　“什麼？強兒不見了？”�螞一驚而起。　　“肯定是去飛瀑谷了！”�童肯定地道。　　“飛瀑谷？”�螞和�燕訝然地同聲反問道，然後又面面相覷起來。　　※※※　　飛瀑谷，猶未入其內便聞有若萬馬齊嘯的瀑布聲。　　有一股幽冷潮濕的風自谷中飄了出來，帶着花香和泥土的氣息，確有讓人心曠神怡之感。　　此際已是春天，紅花綠草沿溪流而生，並無參天古木，但林木依然極盛。　　一路上，�燕並無心情去欣賞這鳥語花香。其實，在這洪荒之時，每處的景色都是差不多的，見得多了自然膩了，正如一個吃蜜者，偶爾食之，味甜，頓頓食之則不過如此。　　不過，今次的飛瀑谷口令人感覺有些不同，憑獵人的直覺�燕感到這裏一定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血腥氣！”�華的鼻子觸動了一下，肯定地道。　　的確，�燕也嗅到了，在自谷中湧出潮濕的空氣中，不僅僅有花香，還有一種淡淡的血腥味。　　“小心一些！”�燕對身後的十多名族中獵手叮囑道，她並不是第一次來飛瀑谷，往年的夏天，每晚都有族人成群結隊地來這裏洗澡，只是冬天這裏便顯得很冷清，基本上沒人來。此刻春天已過了兩個多月，天氣漸熱，族人又開始注意飛瀑谷了，但在這個冬天，飛瀑谷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呢？沒人知道。　　或許有，但�燕卻不知道，�華也不知道。　　每一個人都很謹慎，他們皆是獵人，優秀的獵人，知道如何在危險的環境之中保護自己，當他們一個個小心翼翼地行入谷中之時，禁不住呆住了。　　�燕和眾獵手的震撼是無以復加的。　　他們看到了�強，如老僧入定一般盤坐於水潭旁邊的一塊青苔被颳去的平石之上，任水霧潤濕身上的衣衫，而在�強的身邊圍放着七顆人頭。另外有七具無頭的屍體靜靜地躺在�強兩丈遠的地上，鮮血流淌了一地。當�燕和�華自震撼中清醒過來時，都感到手心滲出了冷汗，像是置身於一種虛幻的夢境之中，一切都顯得那般不真實。　　�華等人慾向�強逼去，卻被�燕拉住，�燕作了一個“噤聲”的手勢，幾人便只好靜靜散在周圍看着�強靜坐，他們實難想象竟會在如此環境之中看到�強，而且是如此詭異的場面。　　�強的左掌豎於胸前，右掌平托着左掌手腕之處，一呼一吸都顯得極有節奏，絕不像是受了傷和斷了生機的模樣，是以�燕並不主張�華去打擾�強，她倒想看看�強在幹些什麼。　　“這些人都是剛死不久！”一名獵人伸手蘸了一點血跡，判斷道。　　“可以看得出來。”�燕小聲道，她發現�強身邊的頭顱仍在淌血，顯然這些人是剛剛被殺不久，但這又是誰殺的呢？這七個人又是什麼來歷呢？�燕心中禁不住多了幾許疑惑，如果說這七個人都是�強所殺，任誰都難以相信。畢竟，�強不過才十歲。　　這一等竟足足等了一炷香時間，�強才睜開眼來，長長地吁了口氣，見到�燕等人並不感到驚訝。　　�華有些生氣，不由質問道：“這是怎麼回事？這些人又是誰殺的？”　　�強自石頭上站了起來，笑了笑道：“是我師父，他們都是九黎凶人派來的姦細，於是師父便將他們殺了。”　　“九黎凶人？”�燕和眾獵手不由得全都吃了一驚。　　“那你為什麼將這些人的首級放在身邊？”�燕一本正經地問道。　　“師父知道你們會來，說要把這些送給你們作禮物，我怕它們丟了，只好放得近一些嘍。”�強仍童真未泯地笑道，似乎根本就不把殺人當一回事般，只聽得�燕直皺眉頭。　　�燕扭頭四處再打量了一遍，問道：“你師父呢？他是什麼人？現在哪裡？”　　“當然走嘍，至於什麼人嘛，我只跟燕子姐姐說，不知你要不要聽？”�強人小鬼大，居然懂得賣關子，頑皮地向�燕道。　　�燕又好氣又好笑，但又拿這小鬼頭無可奈何，只得依言湊上前去，道：“說吧。”　　�強自石頭上跨下，將小嘴湊到�燕耳邊，小聲地道：“別讓阿華哥聽到了，否則他會吃醋的。”　　“去你的小鬼頭，胡說什麼？”�燕哭笑不得地叱道。　　�華豎著耳朵卻沒聽到�強說些什麼，不由道：“說大聲點嘛。”　　“說大點才怪。”�燕沒好氣地道。　　“嘿，還是燕子姐姐好，我說��。”�強嬉笑道。　　“說吧，��里��唆！”�燕不耐煩地道。　　“師父說，只有你親自問他，他才告訴你他叫什麼。我覺得也應該如此，我看師父是喜歡姐姐了，嘻嘻……喲……”�強一句話還沒說完，便挨了一栗子，使得後面的笑聲發不出來了。　　�燕滿勝緋紅地笑罵道：“好大的狗膽，姐姐的玩笑也敢開？快說，你師父是誰？”

# 第十六章 星月殺機

　　�強一勝無辜地摸了摸挨了栗子的頭部，嘟着嘴道：“姐姐好凶呀，我其實也不知道師父叫什麼，但剛才那些說的是真的。只不過，師父說，很快你們便會見到他了，到時候他會告訴你他是誰的。”　　�華和眾獵手全都有些莫名其妙，也不知道這人小鬼大的�強在弄什麼玄虛。　　�燕本以為來到飛瀑谷，便能夠弄清真相，卻沒想到越來越糊塗，心中更隱隱覺得有些怪異，但知道想要自�強的口中獲得什麼很詳的情況，恐怕是不能夠了。她明白�強那倔強的性格，如果不是他願意說出來，誰逼他都沒用。只得沒好氣地白了�強一眼，佯裝憤然地道：“好了，不說便不說，回去吧！”　　�強也根本不在意�燕是否是真的生氣，向�華和幾位獵人道：“幾位叔叔、哥哥，麻煩你們把這些垃圾搬出谷外好嗎？我可搬不動。”然後湊到�燕的身邊，小聲地道：“你會喜歡他的。”　　�燕的臉難得地又紅了紅，連她自己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為什麼會因為�強這莫名其妙的一句話而臉紅呢？而�強只不過是個十歲的小孩，也許真的是童言無忌才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　　�螞仔細地審視着那七具屍體的脖子和斷頭之處，臉上的表情變幻不定，只看得一旁的�燕有些摸不着頭腦。　　“爺爺，你看出了一些什麼沒有？”�燕惑然問道。　　�螞茫然地搖了搖頭，口中喃喃道：“好快的刀，好沉的力道！”　　“好快的刀？好沉的力道？”�燕不解地問道。　　“你看，這些人的表情，不是一種痛苦的神色，而是一種驚訝和駭異的表情，這說明他們死的時候並沒有感受到痛苦，只是感覺到震驚和難以置信。可以想象殺他們的人一定有着一式極具震撼力的刀招，而且這人的刀快得讓他們斷了頭也感覺不到痛，這不正說明這人的刀快得讓人難以置信嗎？”頓了頓，�螞又道：“你再看這斷口，平滑而無淤痕，如果不是一刀而斷的話，肯定中間會有一些淤痕，但這沒有，說明這刀斷頭之時，從頭到尾的速度都沒有改變，中間無絲毫的停頓，這需要的力道絕對不小！”　　“爺爺怎知道他是用刀呢？”�燕不解地問道。　　“你仔細看他們的瞳孔，雖然他們死了，瞳孔放大了，但他們的眼睛仍留下了最後所看到的那點東西。據種種跡象推測，殺死他們的兵器是刀。如果是斧的話，他們的頸骨定會被震碎受損，但他們沒有，甚至沒有多大的震蕩，這自他們脖子間斷裂的血管可以看出。”�螞像是一個分析專家一般仔細地講解分析着，只聽得�燕欽服不已，她並不是欽佩這刀手，而是欽佩�螞的推斷，也難怪族人尊之為族長。　　“那爺爺說他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呢？”�燕有些疑惑地問道。　　“這個嘛，就很難說了，不過，看這些屍體的穿着打扮和身上的飾物，應該是九黎族人沒錯，而且這七人應該是二等勇士級別，如今他殺了九黎族的二等勇士，那麼他應該是與我們一道的，當然這也不能判斷對方是好是壞。”�螞分析道。　　“嗯，不過，只要他是九黎族的敵人便是我們的朋友，至少，他是強弟的師父，應該不會與我們為難。”�燕語意倒有些中肯地道。　　“但願如此，如果我們再加上這個敵人的話，只怕這次真的是凶多吉少了。”�螞深深地吸了口氣道。　　“爺爺認為這個人跟三哥上次發現的那一批神秘人物是否有關係呢？”�燕似乎想起了什麼，突然問道。　　“你是說那神秘的龍族戰士？”�螞也突然記起了數月前�達提到的一群神秘人物，頓了頓，又有些泄氣地接道：“或許是，或許也不是。”他從未見過那群神秘人物是什麼模樣，也不知道那群神秘人物在什麼地方，自然無法作出判斷。不過，兩者似乎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神秘，犹如神龍見首不見尾。　　也許，那群人正如他們的氏族之名――龍族。　　這是一個�螞往日從來都沒有聽說過的氏族，後來�燕和�螞特地尋找了半月有餘卻再也沒有發現那群神秘的龍族戰士，但據�達所說，那群龍族戰士攀岩上樹捷若靈猴，個個箭術超卓，武功極為了得，雖然告訴了�達他們的身份，卻並未讓�達知道他們所居之地，不免是美中不足的地方。　　“如果我們能找到那群龍族戰士，說不定便可以殺敗九黎凶人……”�燕說了一半卻又顯得有些頹喪，因為她記起自己曾花了很多的力氣去找那群神秘的人物，但是卻一無所獲，此時又去哪裡找龍族戰士呢？　　“吱吖……”木門被�強推了開來，然後�強又反手將門關上，便像一個經驗老練的獵人。　　�螞和�燕不由有些訝異地望瞭望這個變得有些高深莫測的童子，不知道他又會想出什麼花樣來。　　“我知道爹還活着。”�強以一種極為憤然的語氣沉重地道。　　�螞和�燕同時一震，�螞吃驚地道：“你聽誰說的？”　　“我知道爹還活着，他是因為犯了錯誤才被逐出族門的。我想知道，爹究竟是犯了什麼錯誤？”�強語意極為堅決，一張小臉更顯得激動起來，竟有着與他年齡極不相稱的成熟。　　“你是怎麼知道的？”�螞像是吃了只蒼蠅似地問道，此刻他感到所面對的不再是只有十歲的孫子，而是一個老辣的敵人。　　“我不說！不過，我也不問這些，我只是想問，如果現在爹再回來，你們還會不會趕他走？”�強眼裡的神采極為怪異，便連�燕看了也有些心寒。　　“強強，別胡說？……”　　“我沒胡說！我見過了爹，我知道他就是我……我不說！”�強畢竟是個小孩，一時說漏了嘴，立刻畫蛇添足地補上一句。　　�螞又驚又喜，一把抓住�強的肩頭，蹲下身來，喜道：“強兒，告訴爺爺，他在哪裡？”　　“你還沒回答我的話呢。”�強倔強地道。　　�螞一愣，心中又如打翻了五味瓶一般不是滋味。　　“爺爺，事情既然已經過去了這麼多年了，你又為何仍不能夠原諒他呢？何況五叔又不是故意的，他也不想這樣啊。”�燕也有些熱切地道。　　�螞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好吧，孩子，我答應你，不再追究你爹所犯的錯誤，你說吧！”　　�強大喜，竟在�螞的老臉上親了一口，道：“謝謝爺爺！”　　�燕實難想象這是一個才十歲的小孩應有的思維，或許，這是她一直都忽略了這個小孩的緣故。　　“你的武功是你爹教你的？”�燕突然想到一個問題，不由問道，心中卻暗自思忖五叔是自哪裡學得如此好的武功，竟能力殺九黎族的七名二級勇士。　　�強搖了搖頭，道：“不，我說過，我師父跟姐姐一樣年輕，怎會是我爹呢？”　　�燕和�螞吃了一驚，她本以為�強只是在敷衍她的問話，看來�跬強所說有些果然是真的。　　“你師父是男是女，是不是用刀？”�螞問道。　　“當然是男的。不過，他不讓我叫他師父，我倒不知道師父用什麼兵器。”�強有些遺憾地道，一副小大人的模樣。　　“難道你沒有見到他殺這七個人嗎？”�螞又問道。　　“見是見到了，但我哪看得清楚？只見亮光一閃，這些人的腦袋便斷了。”�強也有些迷茫地道。　　“那你爹現在哪裡？”�螞知道無法問出什麼，又轉個話題問道。　　“我也不知道，但他說要什麼將功折罪，去提九黎凶人的腦袋來見爺爺！”�強搖搖頭應道。　　“族長，族長……”三人正談着，門外突然傳來了一陣焦灼的呼喊之聲。　　“發生了什麼事？”�螞拉門而出，卻見幾人氣急敗壞地拖着一具屍體奔了過來。“族長，小恭弘=叶 恭弘被九攀魔鬼給害死了。”一位年長的獵手悲憤地道。　　�螞心中咯噔一下，他立刻意識到九黎族人已經在四面布下了一張大網，而危機也緊緊地逼到了他們族人的頭上。　　“他是在哪裡遇害的？”�螞吸了口氣，踏上幾步，問道。　　“我們在山坡下巡察，當發現小恭弘=叶 恭弘時，他便已經死了，凶人還留下這張字條！”　　“三天已近，只待明晨，再不答話，舉族殲盡！”這十六個字全是以鮮血書於衣衫之上，而小恭弘=叶 恭弘的致命傷只是咽喉一道劍痕。　　“吩咐族人，全神戒備，巡視不必遠走，更要結隊而行，以免被敵所乘！”�螞悲憤地吩咐道。　　※※※　　夜，靜得發澀，惟蟲啾鳥啼不絕於耳。　　�螞未眠，也無法成眠。明天，便得面對無情的殺戳，面對虎狼般的九黎族凶人。　　能勝嗎？能夠保住族人的安全嗎？只有“天”才知道。　　�螞已經感到危機四伏，至少小恭弘=叶 恭弘的死是一個提示，而那大鬍子姦細，七名九黎族的二級勇士都告訴他一件很重要的事，便是此刻在他們的周圍已經布滿了九黎族人的眼線，說不定自己所有的行動早已落在九黎族人的眼中，是以對方才會殺死小恭弘=叶 恭弘示威。　　�螞從沒有想到腦子會亂成這樣，所有的事情似乎在一天之中全都湊到一塊兒來了，以至於本來直接的事情變得複雜起來。　　驀然間，�螞似驚覺到了什麼。　　――窗子開了，月光透窗而入。窗子開得無聲無息。　　�螞想也沒想，身上的被子如暗雲一般掀出，同時整個身子向寬大的床后一縮。　　“嘶嘶……”被那掀出的被子竟絞成了碎片，“哚哚……”一串疾箭釘在�螞剛才身子所躺之處。　　�螞的大斧揮出，他的斧便在床后，在他縮身之時，就已將斧緊握在掌中。而此刻，他已經看清了房中的一切，更看清了那借月色掩進的蒙面人物和蒙面人手中絞碎被子的劍。　　刺殺！最明顯不過的刺殺。　　“當……”那蒙面人在絞碎獸皮被之時，便發現了那橫空而過的巨斧，更發現那一串袖箭也盡數落空。不過，他的劍擋住了�螞劈出的一斧。　　�螞並沒有半絲欣喜，因為他發現自己的斧頭竟無着力之處，而對方的劍上更帶着一股怪異的牽引力，使他施於巨斧上的力道卸至一邊。　　重兵刃並沒有佔到重兵刃的半絲優勢，而蒙面人的劍輕靈快捷若靈蛇一般自斧底滑過，直襲�螞的前胸。　　劍未至，銳利的劍氣已經透體，冰寒刺骨。　　�螞連呼喊的機會都沒有，他甚至不能有半點分神，否則他根本無法躲過蒙面人那犀利至極的劍招。　　蒙面人絕不會是�踵族之人，這一點�螞可以肯定。在�踵族中，根本就沒有如此可怕的劍手，那麼，這個人只可能是來自九黎族。　　九黎族終於行動了，而且一動便是擊打七寸。當然，對於九黎族人來說，任何手段都不會過分，只要能夠達到目的就行。　　“當……”蒙面人的劍切中�螞的左手，但卻發出一聲金鐵交鳴的聲音。　　�螞在百忙之中抬起左手相擋，自然不是倉促之舉，因為他的左腕之上有一柄短劍，而在他擋住那致命的劍時，左手乘勢劃出，劍尖便順着指尖直切向對方的咽喉，而右手的巨斧回撞，狂襲蒙面人的腰際。　　“砰……呀……”�螞仍忽視了一樣東西，那就是蒙面人的腳，蒙面人攻擊的不僅僅是手中的劍，更有底下的腳。是以，�螞的身子不由自主地倒跌而出，所有的攻勢不攻自破。　　蒙面人的身法絕快，根本就沒有半刻停頓，手中的劍再次劃出，追着�螞的咽喉直逼而上。　　�螞在小腹劇痛之下，仍然強自揮劍而擋，但他的擋勢顯得是那般脆弱。　　“呀……”�螞左腕被挑出一道血口，而蒙面人的劍毫無阻礙地逼入�螞的防護範圍之內。　　�螞退無可退，因為他的背後是牆，一堵厚實的牆。　　死！�螞確實沒有想到自己竟會是這樣一個死法。當然，他絕不怕死，生與死對於他來說並沒有多大的意義，只是他放心不下自己的族人。如果九黎凶人每個人都有眼前這殺手的一半厲害，那�螞族惟有滅族一途。自始至終，�螞都沒有還手的機會，甚至連呼救的機會也沒有，可見這蒙面殺手的攻勢是如何的緊密而凌厲。　　其實，這殺手能夠躲過所有的哨口來到這裏，便知他的功夫早已不是這群獵手所能及的。　　“嘩……”�螞正欲閉目受死之時，突感背後一陣巨震，隨後便聽到一聲大響。　　蒙面人驚退，放棄擊殺�螞的機會而驚退，這並不是他仁慈，而是因為�螞背後的厚牆傾塌，幾塊方岩以雷霆之勢向他撞到，是以蒙面人不得不退。　　正當�螞莫名其妙之時，突覺身子一緊，在他身後竟伸出了一隻手。　　那是一堵厚牆，可是這隻手便是自厚牆之間透過抓住了他。　　“嘩嘩……”整堵土木結構的厚牆在頃刻之間傾塌，土石飛揚，聲震四野。　　�螞發現自己已經置身屋外，夜風仍寒，他連衣服都來不及穿，只有薄薄的睡衣，此刻竟感到有些冷。不過，他尚來不及仔細打量四周的事物之時，便見一道暗影如一隻破空的夜鳥自傾塌的牆后暴射而出，凌厲的殺氣如水銀泄地一般密佈於每一寸空間。　　劍，依然不依不饒地直逼�螞的面門，�螞吃驚非小，這神秘的殺手實在是極可怕，竟如此快地便自塌牆之後攻出，而且攻勢更加凌厲。此刻他的巨斧已經丟失，手中的短劍也已丟失，赤手空拳如何能擋這樣的雷霆一擊呢？�螞是個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以，他退！　　�螞退，這才發現他的背後竟有一個壯實的軀體擋住了他的路，那是一種感覺，�螞感覺到他身後的人便像是一堵厚實的牆，一道巨大而陡峭的山粱，那鐵一般的肌肉讓他想起了剛才在黑暗中的那隻手――那隻將他自塌牆之下拉出的手。　　�螞相信，那堵厚牆之所以坍塌，是因為那隻手。　　劍，似乎不受空間的限制，�螞還來不及眨一下眼睛，便已逼至眉前一尺許。　　�螞依然沒有眨眼，但慶幸沒有眨眼，如果眨了眼的話，他便可能看不到那精彩絕倫的幻弧。　　那像是一顆燦爛的流星，在月光的映襯下，閃過一抹幽藍的光，一閃即逝！　　“叮……”那橫空撲至的蒙面人身子禁不住倒翻而出，在虛空之中連翻筋斗，這才落入塵土飛揚坍塌的廢墟之中。　　�螞像是做了一場夢，他竟發現一道刀鋒劈中對方的劍尖，在十萬分之一的偶遇之中，那一刀竟化偶然為必然，這種震撼確實讓�螞以為自己置身於夢中。而刀鋒與劍尖那一點的接觸竟能將蒙面人震退，這之間所需要的力道是�螞想都不敢想象的。　　�螞仍未看清他身後之人是什麼模樣，但卻發現了蒙面人眼中露出了驚駭莫名的神色。不過，那種神彩一閃即逝，然後�螞眼中便失去了蒙面人的身影。　　蒙面人消失了，突然得讓人心驚，但虛空之中卻多了一片塵霧，由沙石、磚塊、碎木所組成的塵霧，瀰漫了所有�螞能看到的空間。　　其實，�螞所能看到的空間很有限，因為他的眼神被那蒙面人和坍塌的廢墟所吸引，因此，他所視的範圍的確極為有限。　　“呼……”塵霧所過之處，響起一陣怪異的尖嘯，似是碎石碎木磨擦的聲響。　　有驚呼，是趕來的�螞族獵手，他們也聽到了牆壁坍塌的爆響，此時見到這般驚人的氣勢，他們也忍不住發出尖聲驚呼，甚至不知道這片塵霧之中掩藏着什麼妖魔鬼怪。　　火把的光亮全被這塵霧帶起的氣旋吹滅，天地依然一片黑暗，蒼涼、凄慘，但�螞卻看到了一些東西――腳影！　　腳影，不錯！那是一片織成一張密網的腳影，好狂好野，那片塵霧便是這一片腳影所攪起的。　　腳影，像是一場暴風驟雨般掩來，成千上萬，然後茫然一片，充盈着每一寸虛空。在�螞的眼下，是腳疊腳，影重影，那種壓力幾乎讓他生出一種窒息的痛苦。　　這是什麼武功？是夢還是醒？�螞禁不住住也想驚呼，但他發現自己連呼喊的力氣也沒有，因為他似乎已經自這一個空間抽走。他的面前腳影頓消，並非是因為那暴風驟雨般的攻勢已停，而是因為一個高大魁梧的身影擋住了他所有的視線。　　這背影正是將他自屋中拉出來之人的，�螞那獵人的直覺告訴了他這一點。　　�螞發現他面前的人也同樣出腳，但卻優雅而飄逸，像是在閑庭信步，不過，他感覺到了一種強大如大江東去的氣勢正自四面八方，湧向這優雅而飄逸的一腳。　　“轟……”滿天的塵土飛揚，碎石斷木如炸開的蜂窩般四處狂舞。　　驚魂未定中，�螞發現那漫天的腳影真的飄散了，無影無蹤，只有那蒙面人的身子如一隻夜鳥般投向遠方，還聽到了許多族人的驚呼。　　�燕也帶着一群人飛速趕來。　　“怎會是他？怎會這樣？”�螞驚魂未定中，聽到他身前那背影高大的人正喃喃自語，聲音卻極為清越而脆嫩，應是一個十分年輕的人。　　“他是誰？恩公又是誰？”�螞仍面對這位出手相救的神秘人的背部，訝異地問道。　　那神秘人物淡然轉身，卻也矇著面，但�螞卻為神秘人物那深邃如海的眼睛所震撼，雖是黑夜，但那雙眸子里竟閃爍着如星火一般神秘而清冷的神彩。

# 第十七章 獵殺死者

　　�螞想到了夜空，淡漠、空洞、幽藍的天幕，只有兩顆寒星點綴其上的夜空，似乎將人引入了一個極為深邃莫測的異度空間，便像是做了一場夢。　　�螞醒來，神秘人已經不見，像他來的時候一樣，毫無蹤影，眼前只有驚慌的族人，與坍塌的廢墟及飛揚的塵土。　　�燕見�螞沒事，心中暗自鬆了口氣，但看到那坍塌的厚牆，又禁不住心中升起了一絲寒意。　　“他走了，怎會走了呢？”�螞的思維竟有些混亂，喃喃自語道，隨即環望了四周的族人一眼，根本就找不到那神秘人的身影。　　“他是誰？誰走了？”�燕奇問道，旋又擔心地問道：“爺爺，你沒事吧？”　　“我沒事，你們沒有看到那剛才出手擊退蒙面人的人嗎？”�螞惑然地向周圍趕來的眾人問道。　　那群獵手顯然有些迷茫地搖了搖頭，剛才他們的火把被一股強風吹滅，更為蒙面殺手暴風驟雨般的一腳所震撼，根本就沒有發現那神秘的人物。　　“不是你擊退殺手的嗎？”�燕有些惑然不解地問道。　　�螞不由得苦笑着搖了搖頭，道：“你爺爺便是再練十年也不是那殺手的對手，怎麼會是我擊退他的呢？”　　眾獵手不由得全都愕然，更感到一陣莫名的心寒。　　“都是我們的疏忽，竟然讓賊人進來了還沒有發現！”�華有些自責地道。　　“不關你們的事，就算你們防守得再嚴密也擋不住這蒙面殺手的行動，大家只要不要分散就行了。”　　�螞感到有些頹喪，一個殺手便將�踵族鬧得雞犬不寧，要是整個九黎族大舉來犯，那還得了？可是他心中又在疑惑：“那神秘的相救者又是什麼人呢？怎會如此巧地出手相救？而相救者似認識蒙面殺手，但那殺手又是什麼人呢？”想到這裏，�螞禁不住感到頭大。　　�燕感到�螞的答話有些古怪，但卻又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當她聞聲趕來之時，剛好是那殺手抽身退走之際，而�螞的卧房已經損毀得一塌糊塗，根本就找不出什麼蛛絲馬跡，惟一值得慶幸的卻是�螞仍活着，只不過是手受了些傷而已。　　�螞還活着，這當然讓跤踵族人為之慶幸，因為在最初的火光之中，並不只一人看清了那有若驚濤駭浪般的塵霧，他們自然沒有當事人看得清楚，也便不知道這是因為殺手那驚世駭俗的一腳造成的。如果他們知道了這些，只怕更會驚得鬥志盡失。　　�螞驚魂甫定，立刻有人為他自廢墟之中尋回了巨斧和短劍，只是他竟望着手中的巨斧發獃發怔，他在巨斧之上再也找不到一點安全感。　　“爺爺，你怎麼了？”�燕見�螞這個樣子，不由有些急切地問道。　　“沒事，爺爺只是有些累了，先扶我去休息一會兒吧。”�螞心神有些恍惚地道。　　“阿華，這裏沒事了，讓所有弟兄把守好各關口，有任何異動，及時聯繫，無論敵友，凡覺可疑，則格殺勿論！”�燕語氣之中充滿了殺意，肅然道。　　�華一怔，但對於�燕的命令他從來都不會有半點違抗，迅速領着一群人返回進入寨子的各道路口。　　※※※　　敖廣臉色鐵青地步入裝飾極為考究的木製房屋，他已經知道這次任務的失敗。　　木屋之中，蒙面人卓立於廳中，對於敖廣的進入似乎絲毫未覺，這正是剛才刺殺�螞的蒙面人。　　“怎麼會這樣？”敖廣對蒙面人任務的失敗表示極度的不滿，不由得出言有責備之意。　　“因為我遇到了更厲害的高手！”那蒙面人直言不諱地道。　　“更厲害的高手是誰？”敖廣對蒙面人的這種答法更惱，冷漠地道。　　“這個人相信總管並不陌生！他就是軒轅！”蒙面人深深地吸了口氣道。　　“軒轅？！”敖廣的臉色更為難看，他怎麼也想不到，在這裏竟會再一次碰到軒轅。　　“怎會又是他？他怎會在�踵族呢？”敖廣自語道。　　“其實，總管應該感謝軒轅才對。”蒙面人“嘿嘿”一笑道。　　敖廣的勝上也顯出一絲高深莫測的笑意。是的，他應該感謝軒轅才對，如果不是軒轅那麼一鬧，他又如何能排擠神谷大總管帝恨而代之呢？如果不是因為軒轅那一役使得神谷損失過半高手，且又讓聖女鳳妮安然返回了有熊族，少昊絕不會在大怒之下撤掉神谷大總管帝恨的權力，而敖廣因風浪的關係竟乘機當上了大總管，圓了他多年的夢想，這不能不說軒轅幫了他很大的忙。　　那一役，九黎族的確損失慘重，奴隸走失不算，前後竟失去了六百多戰士，之中還包括一些高手，可算是九黎族有史以來敗得最慘的一次。而這些只是因為一群在他們眼裡比狗還賤的奴隸。一群烏合之眾殺敗他們五六百精英戰士，任誰都不服氣，而且最後還讓聖女鳳妮安然返回有熊族。對於心高氣傲的少昊來說，的確是無法接受的事實。因此，所有受到此事牽連的人全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處罰，包括帝十在內。不過，對於敖廣來說這反而是件喜事。　　敖廣並想再多一些節外生枝的事，雖然這次主攻之事全是交由帝十主持，但他也有配合帝十的義務。　　這是他派出的殺手第一次失手，但會不會還有第二次，或更多的次數呢？畢竟，軒轅絕對不是一個易與的角色，便連帝十也無法佔得絲毫便宜，他實在想不出神谷中有哪位殺手能夠勝過軒轅，除非……想到這裏，敖廣不由得苦笑了笑，他豈會不明白，神谷中的四大供奉怎會為一個小娃親自出手？只怕他這個總管也沒有能耐請得動四人中的任何一個。若是谷主或是少昊大神親自開口，那倒不是問題。但軒轅算什麼東西？怎麼可能驚動得了谷主或少昊大神呢？　　“這麼說來，那失蹤的七名二級勇士也是被軒轅所殺��？”敖廣問道。　　“很有可能！”蒙面人也不敢肯定地道。　　“你跟軒轅交過幾次手？”敖廣神情一肅，冷問道。　　“一次，便是今晚！”蒙面人淡淡地道。　　“但是你曾經見過他出手，難道不是嗎？”敖廣又反問道。　　“當然！”蒙面人並未否認。　　“你對他的武功有什麼看法？”敖廣在屋子里緩緩地踱了幾步，負着雙手思索地問道。　　“我只能說他每次與敵人交手之後，武功都在進步，今晚所見過的他與往日似乎根本不在同一個檔次，只怕在我們的隊伍之中，還沒有人能夠勝他！”　　蒙面人毫不避諱地道。　　“他真有這麼厲害？”敖廣悠然反問道。　　蒙面人並不為之所動，只是淡淡地道：“是不是如此，總管親自去見識一下就會知道。”　　“你是說我不敢與他交手？”敖廣一聽這話，不由得怒着反問道。　　“我沒有這個意思，總管何須懼怕任何敵人？何況，總管又何須自己親自出手？”蒙面人竟不俱敖廣那洶洶的氣勢。　　敖廣狠狠地瞪了蒙面人一跟，有時候，他恨不得殺死這群根本不把他這個總管放在眼裡的殺手。但是，他卻知道這群殺手還有很大的利用價值，而且又是谷主和狐姬供奉的寵物，他也不敢對這群殺手無故亂來，何況這群殺手的武功都極為驚人，也絕對不好對付，而立在他眼前的蒙面人，正是幾大最優秀的殺手之一――獵殺五號！　　這個名字聽起來有些怪，但谷主卻極喜歡這個名字，覺得這樣的名字很別具一格，也很有韻律。是以，在他精心挑選出來三十六大殺手后，便廢去他們原來的名字，然後以数字為他們編好序號。自獵殺一號至獵殺三十六號，這也成了神谷中的一道風景。　　三十六殺手可說全是狐姬供奉的面首，沒有男人會抗拒得了狐姬的魅力，但卻沒有男人希望被狐姬看中。這三十六大殺手可以說是一種幸運，也是不幸。　　幸運的是他們能成為狐姬的入幕之賓，不幸的是，他們全成了狐姬石榴裙下的奴隸。因為，凡嘗過狐姬滋味的男人，永遠都不想背叛狐姬，即使為狐姬去死，他們也心甘情願，這是無數的事實所證明出來幾乎等於真理的結論。　　沒有人明白這之間存在着什麼樣的原因，或許這個世上只有狐姬一個人才知道，但任何人都休想自她的口中得出什麼結論，就是少昊大神也不例外。這是一個連九黎王風絕也畏若蛇蠍的女人。是以，狐姬能成為四大供奉之首，這一點無人會爭議。試問，天下問，誰能擋得住狐姬一笑？　　敖廣身為神谷的總管，他只見過狐姬三次，每一次見到狐姬后，他都會食量大減五日，一個月不能成眠，即使懷中摟着嬌妻美妾，也覺得如同抱着一截朽木，讓他感到與這些女人交合毫無樂趣。這一個月中，他不能練功，因為一坐下來，滿腦子便會出現狐姬的一顰一笑，那勾魂攝魄的眼神，他知道，如果強行練功的話，一定會走火入魔。狐姬的美，充滿着張狂面邪異的魔力，絕不是人所應該有的。那是一種凝聚了世間所有可以讓人心醉的誘惑而成了精靈，是以，敖廣渴望見到狐姬，卻又害怕見到狐姬，他絕不想淪為一個女人的奴隸。可他知道，只要狐姬向他多拋一個媚眼，他便會無所抗拒地臣服，所以，他不敢有半點得罪狐姬，連想都不敢想。　　※※※　　“其實，�螞那老不死的殺不殺都無所謂，只憑他還弄不出什麼大的亂子，殺他便像是捏死一隻螞蟻一樣容易。”帝十悠然地道。　　“那長老的意思又是什麼呢？”敖廣自獵殺五號的房間里走出，並未休息，而是直接來到了帝十的營中。　　帝十這些日子很少休息，似乎是時間太過緊迫，使得他不得不花太多的精力去考慮事情的細節。　　“大神只是讓我們將有熊族以南的千里之地完全掌握，包括各小部族的人口和領地，而這一切又是為了什麼呢？”帝十向敖廣反問道。　　敖廣一怔，半晌才恍然道：“難道大神是想趕在七夕前阻止龍歌和聖女鳳妮會合？”“不錯，龍歌與聖女一旦會合，便可組成一分完整的河洛圖書，而找到開啟神門的鑰匙，如果神門一開，龍歌和聖女就能號令眾種族高手，那時，我們所有的優勢將化為烏有，後果不堪設想……”　　“為何我們不集中全力攻破有熊族？若由少昊大神親自出手，結合我東夷千族之力，豈會攻不下有熊這沒落的大族？”　　敖廣有些不解地打斷帝十的話道。　　“你說的倒容易，有熊族雖不足為懼，但它散落在各地的支系多得像蒲公英的種子，而這些支系之中又有多少高手豈是你所能想象到的？當初魔帝之役使得眾神分散，更受到天、地、神、魔四大帝的咒語所限，神力盡封，但武功卻依然存在。　　他們的後人自然也會存在着不少高手，雖然少昊大神在九陽玄冰中潛伏了二十年，躲過咒語一劫，但神力也因抵抗九陽玄冰的奇寒而損失了不少，因此，少昊成了世上僅有的一位保存神力的大神，涿鹿乃是咒語所凝之處，在咒語未解開之前，任何擁有神的力量之人神力都會大幅度減退，這便是有熊族得以倖存的原因。”　　帝十也有些遺憾地道。敖廣知道，帝十不僅僅是九黎族的紅人，亦是少昊極為寵信之人，更是少昊大神童子的後人，其所知所講之事都不會錯。其實，他當初也聽說過，“天地神魔”四大帝之爭，那次使得神族大變，有熊族也大變，便連北部鬼方亦散化成十族。可謂是自盤古氏聚結眾生后最大的一次變故，但具體關於咒語的傳說卻不是他所能知道的，而帝十卻是少昊的親信，對這段典故所知甚詳。　　敖廣當然不是外人，如果是外人的話，絕對難以掌握實權，是以，帝十並不戒意將這些密聞講給敖廣聽，因為他是絕對忠實少昊大神的人。　　“如果我們只是要在有熊族之外截住龍歌的話，根本就沒有必要如此大費周張地瓦解這些不堪一擊的小部落，只要找准龍歌的行蹤就行……”　　“難道總管忘了聖女鳳妮的教訓嗎？如果聖女鳳妮沒有失手的話，我們根本就不必大費周張，一個龍歌何足為懼？現在最不能發生的事情便是龍歌與鳳妮在涿鹿會合。我們不想再有任何失誤，任何失誤都可能導致一敗塗地的慘局。因此，我們必須封鎖千里，而且還要降服各部落，龍歌若想返回部落，那便會無所遁跡，在這千里之地中，有足夠的時間讓我們去安排一切。何況，降服各部落最大的好處是能壯大自己的實力，能夠有足夠的人力去完成一項項工程，我們也就有了取之不盡的財富和女人。現在我們的目標，不僅僅是這千里之地的所有小部落，而是天下每一個角落，每一寸土地都應該屬於我們偉大的東夷族，屬於我們九黎人的！”帝十說到後來，顯得無比激昂。　　敖廣也禁不住鬥志高漲起來。　　“現在，你應該知道，對於這小小的�踵族，我們實沒有必要去一刀一槍的對付，我們完全可以不需要這群人，如果他們真的頑固不化，也沒必要讓我們尊貴的九黎戰士去犧牲，我看過這裏的地形，只要將一些藥粉自他們飲食的溪水上游投下，不出两天，他們便會毫無抵抗之力，到時就是有軒轅這個禍害存在，也無濟於事……”　　敖廣眼睛一亮，他怎會還不明白帝十的意思？頓時眉頭大舒道：“我立刻派人去！”　　帝十露出一絲淡淡的笑意。　　※※※　　“如果爺爺有什麼不測，�踵族的命運就交給你了！”�螞感到一陣從沒有過的疲憊襲上心頭，禁不住極為沉重地道。　　“爺爺，不要說這些不吉利的話，你怎會有什麼不測呢？我已經命令十名獵手在你的房外守護，敵人再也不可能來突襲了。”�燕安慰道。　　�螞露出一絲苦笑，道：“與九黎凶人為敵，無疑是以卵擊石，也許這本身就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你是沒有見過那殺手的武功，爺爺竟不是他兩招之敵……”　　�燕臉色變得沉重至極，疑惑地問道：“不會有這麼嚴重吧？”　　“這是事實，如果不是那個神秘人物出手相救，爺爺即使有十條老命也已經丟了。”�螞覺得自己沒有再隱瞞的必要，因為天已快亮了。天亮了，他便要面對那一群如狼似虎的九黎戰士，隱瞞事實的真相實是一種罪過。　　�燕不語，她並沒有看過那個什麼神秘人，但她已經不只一次地聽說過那神秘人的存在。她不明白，神秘人為何要相救�螞呢？而且又如此神秘不與人相見呢？神秘人究竟是誰？　　“那神秘人是爺爺所見到的人中，力量最強的人，爺爺卧室的那堵磚木所築造的牆便是他的拳頭擊塌，在生死一線之際，他將我自坍塌的牆內拉出來，而解開了我的一劍之危……”　　“爺爺說那堵牆是被拳頭擊塌的？”�燕不可避免地吃？一驚，問道。　　“爺爺懷疑他就是教強兒武功的人。”�螞突然有所悟地斷言道。　　“強兒的師父！”�燕一驚，又問道：“爺爺怎麼能夠斷定呢？”　　“第一，他也是用刀的，而且他的刀法之精妙實達神乎其技；第二，他也很年輕，我敢斷言他只是在二十左右。這樣一個神秘人物與強兒師父的出現同樣神秘，而且有着許多的共同點，所以我才會有這般懷疑。”�螞淡然分析道。　　�燕立刻想起跬強在飛瀑谷所說的話，不禁臉上升起一片紅潤，心中卻在暗自揣測，這神秘人物究竟是個什麼模樣？　　“我相信他一定還會再出現的，既然他出手救了爺爺，就說明他也在關心着我們族中所發生的一切，因此，他絕不會對我們的事袖手旁觀！”�燕也斷言道。　　�螞苦笑道：“但以他一人之力，怎能抵抗得了九黎族數百勇士呢？而且，九黎族中高手如雲，這一點，爺爺是很清楚的，除非能夠找到那批龍族戰士，或許只有龍族戰士方能夠一挫九黎凶人的氣焰！”　　�燕也感到一陣莫名的沮喪，�踵族世代以狩獵為生，若說對付野獸，設陷阱機關，可以說是極有獨到之處，但是此刻所面對的敵人卻不是野獸，而是一群極擅於搏殺的九黎戰士，而在九黎族仍流傳着神族所創的武功。可是�踵族人在武技與搏殺之水上與九黎戰士要差上一截，這是絕對不可否認的事實。不過，此時�燕的心中湧出了一個連她自己也感到意外的念頭，似乎有些莫名其妙，但又極為具體，因此，她決定去做一件事。

# 第十八章 荒谷奇景

　　晨曦初露，鳥雀爭鳴，潮濕的空氣依然有着些微寒意的清爽。　　藉著天邊魚肚的白色，已經可以看清天地間一切自夢中蘇醒的生命。昨夜，露水甚重，樹枝花草之上都墜着點點晶瑩，像淚珠。或許，花草樹木的確曾哭泣過，在世人難測的靜夜作無聲的哭泣，為世人的愚昧，為這已經發生或即將發生的血腥而流淚。　　生命，本是一種痛心疾首的悲哀，如果說活着便是為了生活，或者活着便是為了死去，那全都只是一種深沉的無奈和痛苦。　　新的一天，有種莫名的悲愴駐留於�燕的心中，踏着露水，她在思索許多問題。她是一個習慣于思考的人，是因為她天生聰慧，越是喜歡思考的人，越容易為自己添許多煩惱。只有昏昏噩噩的人方能夠在麻木不仁、混沌無知中獲得滿足，而智者卻永遠都會發現自己和生活的缺陷，就像�燕，她便感覺到了生命的無奈。當然，只是這幾天感覺特彆強烈一些，抑或是已有着實質的值得思考的事情迷惑了她的思緒。　　此刻，�燕獨自一人離開了�踵寨，而此際她所到的地方顯然正是飛瀑谷。　　作為�踵族最為優秀的獵手，她自然知道如何去隱藏自身，她有信心可以避過九黎凶人所設下的眼線。當然，她的膽量也絕對是驚人至極，不過，�燕並不想自飛瀑谷口入谷，而是自山崖上攀上飛瀑側面的崖頂。這樣，就算谷中伏有九黎族的凶人，也不可能發現她的存在。　　爬上崖頂，天邊已有幾縷淡淡的霞彩，不過她耳中再也聽不到鳥雀的嗚叫，整個聽覺都被飛瀑的轟鳴聲給充斥。　　這是一道極有氣勢的飛瀑，它的水流乃是自一條地下河中而出，在山崖頂上積出一個似傾斜漏斗狀的水潭，而這水潭之中的水流再以萬鈞之勢傾入飛瀑谷，就形成了這起落近四丈、寬達三丈的巨大飛瀑。　　瀑布之底是一塊如龜背般的玄石，這使水流衝擊的聲音更加喧鬧。不過，那塊玄石只有知情人才知道方位，因為它全都隱沒在瀑布水流之中，惟冬季水緩之時方顯出一角。　　這裏，�燕不知來過多少次，不過，她今次來這裏卻只是因為心中存在着一絲僥倖。　　�燕有預感這次不會失望而歸，可是當她放眼谷中時，心中禁不住一緊，因為她發現了幾名九黎族之人。　　不錯，八個！這些人的着裝並非代表着是幾級勇士，而是在黑衣之上綉着一朵火焰形的花朵。　　�燕立刻想到爺爺所說的昨晚那名殺手，�螞在描述蒙面殺手時，便講到過蒙面殺手的衣服上綉着一朵火焰花。昨晚是一個，而此刻卻是八人之多，�燕自然心神為之大緊，如果爺爺所說是事實，連那殺手兩招都接不下，那此刻�燕根本就沒有半點與之交手的資格。當然，�燕也不會傻得去送死。至少，到目前為止，這幾人尚未發現她的存在，但是�燕感覺到了一股濃濃的殺意。　　殺意，與清晨這清爽的氣息似乎極不協調，但卻充斥了整個飛瀑谷。似乎每一寸空間里都存在着張狂的力量。　　這是一個春天，更是一個早晨，但在這生機應該是最為旺盛的時刻，竟充滿着死亡的殺意。　　�燕的心中泛出了些微寒意，雖然她從來都沒曾感受到這種場面，可是她也明白危機可能在任何一刻觸發。其實，此刻即使是傻子也會知道將有一場血腥的風暴降臨，但是受害者是那八名九黎族人，還是她呢？�燕不敢想。不過，她看出了那八名九黎族人臉上驚疑不定的神情，也即是說他們也感覺到有些莫名其妙。　　是人，都可以感覺得到這股殺氣的存在，但是空蕩蕩的山谷之中，惟有一串倒掛的瀑布和幾塊根本就不能藏人的大石及幾株古樹。　　九黎族的八人以最快的速度來回於幾棵古樹和大石之間，那種利落的身法，讓�燕為之咋舌，也更感到一陣心寒。她明白了爺爺的擔心並不無道理，只憑這八人的身手，在�踵族中根本就無人能及，更可以一敵十，若是九黎族人儘是如此，那�踵族的這一仗的確是以卵擊石。　　※※※　　“沒人！”　　“見鬼！”　　“不要管這麼多了，只要完成了總管所交代的任務就行！”一名漢子對着另外七個疑神疑鬼的同伴道。　　“這葯有效嗎？這可是活水，放下去便會被沖走，這鳥瀑布的水不斷地下沖，只怕這點藥力根本就沒有用。”　　“管他呢，我們只要按照總管的吩咐完成了任務就行，到時即使藥性不到位，也不關咱們八狼的事！”　　“是啊，這也只能算是長老和總管的失誤……”　　“咦，不對，老大，你看那瀑布！”一名漢子說著突然發現那道飛瀑有些異樣，忙道。　　“有什麼不對？”一個年長些的漢子不解地問道。　　“瀑布的水速似乎減慢了。”其中一人似乎看出了些端倪道。　　“也漲大了些……”另一人補充道，但眾人臉上都顯得有些迷茫，根本無法得知這是什麼原因所造成的。　　“怎麼會這樣？”那被稱之為老大的漢子茫然問道，但誰也無法回答他的問題。　　“殺氣，我感覺到了，殺氣是自瀑布之中傳來的……”那最先發現瀑布起了變化之人吃驚地自語道。　　“人狼，你沒感覺錯吧？”另外幾人全都驚疑不定地望着瀑布，齊聲問道。“沒錯，絕對沒錯！”被稱為人狼的漢子鼻子嗅了嗅，眼裡閃過一絲極為驚駭的光彩。　　“大家小心一些，這瀑布有些古怪！”那被喚作老大的人提醒道。　　“該不會是這瀑布也中了毒吧？”一個人異想天開地道。　　“別瞎說，這瀑布又不是活物，怎會中毒呢？……看，那是什麼東西？”人數說到一半，又發出一聲驚呼。　　瀑布竟似個病人一般顫悚起來，水線更向外疾速膨脹。　　“是人――不可能……”　　人狼的嘴巴張得好大，其他幾人也一樣驚訝，他們看到了人，一個人形已經越來越清晰。　　“有鬼！”人狼仍是最先驚呼，雖然他們身具極好的武功，但實在很難想象在瀑布如此強霸的衝擊力之下，居然還會有人影藏於其中，但他們肯定不是看“不，不會有鬼！”八狼的老大安慰眾人，但他的聲音也有些底氣不足。　　“拿，拿箭來！”此時竟有人的腦子轉過彎來，想到了用箭。　　“是，是，拿箭來……天，真是……”　　“轟……”瀑布的水一頓，竟捲起了一層洶湧如怒潮般的浪頭，向潭邊的八狼迎頭撲到，其勢更如同一頭髮狂的猛獸，氣勢張狂至極，強大無匹的殺意更使八狼驚退，他們一生之中大概還沒有見過比這更奇更讓他們驚駭的事，他們心中更布滿了無法抹去的陰影，“難道是水神發怒？難道這道瀑布真的有靈性？難道……”　　“嘩……”八狼的身形迴避得雖然快絕，但仍不免被這巨大的水流沖得東倒西歪，魂飛魄散，此時他們發現了一個人。　　絕對不是眼花，一個上身精赤的男人，渾身如鐵一般結實的肌肉在早晨第一縷朝霞的映襯下，閃爍着讓人呼吸困難的幽光。　　這絕對是一具最為完美的體形，就像是經大自然之手所成的鬼斧神工之作，如果誰能夠在這具軀體上挑出半點瑕疵，那肯定是一件很大的怪事。　　女人的軀體完美可以吸引男人的目光，但很難想象，一個男人的軀體竟也讓八狼驚羡。　　水珠自那如鐵一般的肌肉上滑落，使得那精赤着上身的男子更有一種自然而清新的魅力，每一寸肌膚都似蘊藏着無盡的生機和力量，每個毛孔都似散發出逼人的氣焰，生機與死氣兩種極為極端的氣息竟然濃縮於一身。　　人狼更清晰地感覺到殺氣的存在，面殺氣便是自這僅穿一條短褲之人的身上散發出來的，瀰漫了整個山谷。這赤身而立之人手中所握一柄似劍非劍、似刀非刀的兵刃，它清亮如一泓泉水，長三尺八分，厚脊彎背，寒芒四射。“你是什麼人？”八狼中的老大伸手抹了一下臉上的水珠，無比驚駭卻又驚疑不定地問道。他哪裡還會想不到眼前這年輕至極，但又詭異莫名的少年正是那自飛瀑中衝出的人，甚至是一直都在飛瀑之中。剛才他們之所以無法找到殺氣的來源，便是因為他們絕想不到瀑布之中竟會有人，但此刻已成事實，他們卻又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他們不敢相信，這很正常，在這力逾萬鈞的流水衝擊下，有誰還能夠在飛瀑之中呆如此之久呢？而且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飛瀑之下有塊如龜背般的玄石，若是常人當然無法承受那強大無比的水流衝擊力，就算有塊可以立足的玄石，誰又能在玄石之上立穩足呢？　　可跟前這年輕人分明便是自瀑布之中衝出，怎叫八狼不驚？　　“我是什麼人，你回去問帝十就清楚了。”那年輕人神情極為冷漠地道，身上的殺氣卻愈來意濃，那些水珠竟全在瞬間化為霧氣緊籠住他的身子，那張平靜而俊逸的臉若隱若現中，更泛起了一絲憐憫的神情。　　八狼再驚，驚的是這年輕人一口便道出帝十的名字來，而且如此直言不諱，更讓他們吃驚的是，這年輕人似乎肯定帝十對他極為了解一般，這確實有些讓八狼吃驚不小。　　“不過，你們是沒有機會全都回去了，你們說吧，誰自動斷去一臂，我可以放他一條生路，但只允許一個人回去帶口信！”那年輕人不等八狼反應過來，又接着淡漠而冷酷地道。八狼大怒，雖然他們在神谷中並不是地位很高，也不如獵殺三十六面首，但其武功上的造詣絕不落入庸俗之流，儘管他們明知眼前的年輕人武功有些高深莫測，但是他們何嘗被人如此輕視過？　　“哼，好大的口氣，你以為你是誰呀？少昊大神嗎？天帝嗎？小小年紀不學好，卻學人家不知羞恥說大話！”人狼最耐不住性子，搶先嗤笑道。　　那年輕人並不怒，只是笑了笑，極為詭秘地笑了笑，眸子里儘是不屑之色，然後輕輕地呼了口乳白色的熱氣，道：“既然你們定不下誰斷臂，那便讓我手中的刀來決定吧！誰能撐到最後，誰便可以活着離開飛瀑谷。不過，請不要忘了告訴帝十，如果他欲以武力強行使人降服的話，軒轅不介意再讓他嘗一遍‘血’的教訓！”　　“你是軒轅？！”人狼吃了一驚，八狼疑惑地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年輕人，他們實在想不出這個使神谷和神堡大亂且帝十鎩羽而歸的厲害人物竟是如此年輕。　　知道軒轅並不稀奇，神谷因之而易了總管，使帝恨含恨而去，更便宜了敖廣。那段時間，軒轅乃是九黎族重點追殺的對象，但是後來派去追尋軒轅的高手要麼是一去不復返，要麼是毫無所蹤，事隔數月，也只好作罷。而軒轅的名字卻烙入每一個九黎族人的心中，是以，此刻這年輕人說出了自己的名字讓八狼都禁不住心中震撼了一下。　　便在八狼驚問和心中震撼了一下的同時，軒轅的刀已經劃到了他們的面前。　　刀，快得如同本身就在八狼的鼻前從未動過一般，八狼根本就未看見軒轅自哪個角度出刀，甚至連自哪個方向揮來都不知道。反正當他們發現刀的時候，刀便已經在他們的眼前，而且亮起了一幕奇異的光彩。　　朝陽的第一縷光線竟奇迹般被刀身所捕捉，而幻出如夢一般璀璨的光彩。　　沒有絲毫刀風，更沒有半點破空之聲，倒似所有的空氣和風全被這一刀所吸納，而凝成重愈泰山的氣勢和壓力。　　八狼在有些氣喘的同時疾退，出劍，他們哪想到軒轅說打就打，竟無半點徵兆，而且快到如斯境界。　　軒轅一聲冷哼，八狼眼前的軒轅如一道虛影般消失，像是一場怪異而離奇的夢。　　八狼正驚愕之際，突覺背後的刀氣已如怒海狂潮，瘋狂地吞噬了他們，包括他們的靈魂，在驚駭若死的時刻，他們惟有驚呼。　　軒轅的刀竟自他們的身後攻了出來，而軒轅的身子便如同幽靈一般快得無法以普通思維去推理。　　“叮叮……”第一縷朝陽的光線卻使飛瀑谷亮起了一團凄艷的光球，而光球卻緊裹了軒轅和八狼，更製造了一連串的聲響，然後，光球在一剎那間崩潰化為點點瑩火之光，直到完全消失――軒轅的刀再次出現在他的手中。依然犹如一泓清泉般清亮，八狼依八個方位靜立如木雕。對於軒轅來說，似乎剛才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但在軒轅轉過身去的一剎那，突地人狼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嚎，他的右手竟突然墜落在地上，鮮血也在剎那間狂涌而出。　　“我的手，我的手哇……我……”人狼幾乎痛得昏死過去，在軒轅收刀的時候，他竟沒感覺到痛，甚至連手臂都未落，可是……他簡直要發瘋了，他實在無法想象世間竟會有如此快的刀，如此可怕的刀。　　“滾吧！把我的話帶給帝十，並帶上你的狗爪子！”軒轅的聲音冷得刺骨。　　人狼咬牙為自己封住血脈，以左手抓住此刻仍握着劍卻已斷裂的右臂，拚命地向斷臂口衍接，但卻無法完全阻止鮮血的流淌，倒是一不小心，碰了一下身邊的八狼老大。八狼的老大那高瘦的軀竟“轟”然仰天而倒，更恰巧倒在另外一狼的身上，除人狼之外的七具挺立的軀體竟在片刻間全都仰天而倒，此時，人狼才發現七人的咽喉，每人都有一道細小的血痕。　　“魔鬼，你是個……砰……”人狼還沒有來得及說完一句話，便被軒轅反背一腳踢得向谷口跌去。　　“滾吧，讓人來給他們收屍！”軒轅目光向飛瀑谷一旁的崖頂上投去，口中淡漠而無情地道。　　人狼比哭還難聽地慘嚎着爬起來，不停叫喊着“我的手呀”，竟然瘋了，但瘋了的人狼似乎對軒轅有着無比的驚恐，目光觸到軒轅的背影，竟狂呼着：“魔鬼……”向谷外直衝而去。　　※※※　　�燕心中的驚駐絕不遜於八狼，處於高處的她，將一切都看得極為清楚，包括軒轅自瀑布之中掠出的情景。是以，她的驚駭無法言喻。　　更讓她吃驚的卻是軒轅的目光，雖然此時二人相隔近二十丈遠，但軒轅的目光似乎可以洞穿一切，不受距離的限制。�燕知道，軒轅發現了她，這是一種直覺，因為她感覺到自己的目光與對方的目光已經在虛空中的某點相觸，雖不是直接，但她心中有種感覺――軒轅知道了她的所在。　　“姑娘何須如此鬼祟？”一個淡漠的聲音讓�燕着實嚇了一跳，整個人如同觸了電似的一彈而起，迅速拔劍以對，卻發現來人已在自己的五步之內，神態極為悠閑。　　“如果我要殺你的話，你即使有一百條命也不夠，因此，你無須這樣對我！”來人依然極為平靜地道。　　�燕心頭泛起了一絲寒意，這人竟走進她五步之內而仍無所覺，如果對方真的要殺她的話，那她的確即使有百條命也少了。她不由得仔細打量起眼前這個如同幽靈一般的神秘人物，卻無法看清其面目，因為這人的臉面有一大半被散披的長發所擋，剩下的半邊臉上泛着冷峻而傲然的神彩。　　“你是什麼人？”�燕仍然驚疑不定地問道。　　“你應該回去了，留在這裏對你沒有半點好處。”那神秘而至的人淡漠地道。　　“你知道我是誰？”�燕吃了一驚，訝然問道，不過她知道眼前之人應該不會對自己有惡意，是以也放心了不少。　　“當然知道，否則的話，此刻你已不能站着好好跟我說話了，不過我希望你今日當什麼都沒有看見！”　　�燕鬆了口氣，見對方沒有太多的舉動，也便顯得大膽起來，反問道：“為什麼？我已經看見了，難道這也怕人看見嗎？”說話間扭頭向飛瀑谷中望瞭望，軒轅的蹤影已經全失，只餘地上有一灘水跡在朝霞之中閃爍着如夢幻一般的光彩。　　“他走了？”�燕心中一陣失落，忙問道。　　“你也該走了，這裏不是一個安全之地……九黎族戰士！”那神秘人突然有所覺地一帶�燕，根本就不容�燕有任何掙扎反抗的機會，便把她拉至一叢灌木后。　　�燕發覺自己竟沒有半點抗拒的力量，甚至連想反抗的機會都沒有，那神秘人物的動作實在太快，不過，她很快便發現了神秘人所說的九黎族戰士，更在神秘人身形掠移之時，發現了那張極為俊逸的臉。　　那是一張散射出一種極為另類的俊臉，冷傲卻又有着高犀冰峰一般讓人難以攀越的感覺。　　“你叫什麼名字？”�燕禁不住問道。　　那神秘人物深深地望了�燕一眼，目光之中依然帶着無法抹去的冷漠，沒有絲毫感情地道：“恭弘=叶 恭弘皇！”他正是失蹤半年的恭弘=叶 恭弘皇。　　“恭弘=叶 恭弘皇？！”�燕重複着這個名字，但旋即又想起了什麼似地問道：“那他又叫什麼名字？”　　“你很想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淡漠地問道。　　“嗯！”�燕對恭弘=叶 恭弘皇那冷漠的態度並不害怕，只是點―了點頭，想到軒轅那清澈得似可洞穿一切的眼神和那完美得讓人驚嘆的體形，她禁不住心頭升起一絲異樣的感覺。　　“他叫軒轅，現在我該送你回去了。”恭弘=叶 恭弘皇淡淡地道了一聲。　　“軒轅？一定是他！”�燕目光忍不住又向那飛泄的瀑布望了一眼，自語道。　　恭弘=叶 恭弘皇見怪不怪地一把抓住�燕的手，道：“走吧！”�燕正凝神想着軒轅的事，突然被恭弘=叶 恭弘皇抓住了手，不由條件反射地驚呼一聲，但又立即捂住自己的口，因為谷中正準備收拾八狼屍體的九黎族戰士已經聽見了她的驚呼。　　“他們發現了我們，快走！”恭弘=叶 恭弘皇對�燕的反應有些徽惱，但卻並沒太過在意，因為這幾個人根本就不可能追得上他。

# 第十九章 脫胎換骨

　　�燕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上了，恭弘=叶 恭弘皇奔行的速度快得讓她有些窒息，而且縱高躍低便如同御風而行。　　這或許是她第一次遭遇的尷尬，不過，她卻很高興，甚至有些欣喜。至少，她知道有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這兩個武功非凡的高手幫她一起對付九黎族。雖然，多這兩個人並不一定能夠挽回多少局面，但有這兩人的存在，至少可以多一分力量，多一分機會。尤其軒轅那神鬼莫測的刀法，更使�燕信心大增，她第一次發現，那群不可一世的九黎凶人竟是這般的不堪一擊。　　可見想象，救下爺爺�螞的神秘人物定是軒轅，�燕對自己的猜測極有信心，正因為她對自己的猜測極有信心，這才會極早趕到飛瀑谷，而如此湊巧地發現了軒轅擊殺八狼。　　此刻�燕更可肯定軒轅便是傳授�強武功的人，這一切都與�強所說的極為相符，年輕、用刀、練功……“難道軒轅真的是在瀑布之中練功？”�燕禁不住充滿疑惑地自問道。　　陡然間，她發現恭弘=叶 恭弘皇停下了腳步，一股幾乎讓她窒息的殺氣緊裹住了她的軀體。　　“恭弘=叶 恭弘皇，我們又見面了！”一個冷冷的聲音讓�燕禁不住打了個冷顫。　　恭弘=叶 恭弘皇竟然笑了起來，極為悠然地笑了起來，而此刻，在他的四周站出了二十多名九黎族的二級勇士。　　�燕怎會不知道，此刻實已經墜入了九黎族人所設下的陷阱之中，她不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為什麼竟還有心情笑。　　箭矢幾乎指定了恭弘=叶 恭弘皇身上的每一個要害。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你叫龍奇，可對？”恭弘=叶 恭弘皇語調極為輕鬆地反問道。　　那人也笑了笑，道：“你的記性還真不錯，不過，今日便是恭弘=叶 恭弘帝想救你也不可能了，你只好認命吧！”　　恭弘=叶 恭弘皇環眼掃了四周那一張張冰冷而充滿殺機的臉龐，以及黑沉沉的箭頭，輕輕地嘆了口氣道：“我早該想到你們會在�踵寨外設下伏兵的。”　　“但你還是失誤了！”龍奇極為傲然而冷酷地道，他對恭弘=叶 恭弘皇可算是極恨。當日不僅讓白虎神將身受重傷，更使他們丟失了聖女鳳妮，以至被九黎王風絕重罰幾十大板，他將之視為畢生的奇恥大辱。因此，他對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的印象特別深刻，但在此時此刻與恭弘=叶 恭弘皇相遇，實為偶然。　　“是的，我的確失誤了，但我認為今日之舉其實對你並沒有什麼好處，你不覺得嗎？”恭弘=叶 恭弘皇很意外地道。　　龍奇的臉色微變，但很快又變得格外鎮定，向恭弘=叶 恭弘皇冷笑以對道：“我看不出對我有什麼壞處，如果你喜歡自以為是的話，我並不反對，因為今日你休想生離此地。”　　�燕聽着龍奇這充滿殺意的話，心頭禁不住生出一陣寒意，她實在不能想象恭弘=叶 恭弘皇如何能夠自這二十多名九黎族二級勇士的手中闖過去，這簡直是一個必殺之局。　　“如果我死了，九黎人當然更歡喜，不過，九黎王定會很遺憾，也會很生氣……”恭弘=叶 恭弘皇說到這裏，目光卻斜斜地瞟在龍奇的臉上，露出一個高深莫測的笑意。　　龍奇的臉色立時大變，像是喝醉了酒，臉部呈現充血的駭人模樣，渾身更散發出幾乎讓人窒息的殺氣，便是那群九黎族的勇士也都大大地吃了一驚，龍奇的殺氣之濃，氣勢之烈，似乎已成了另外一個人，一個讓人心寒冷血的殺手！　　恭弘=叶 恭弘皇也吃了一驚，但心中卻更喜，龍奇的殺氣之烈實有些超乎他的想象，但這證明龍奇也是驚怒之極，惟有驚怒，其思緒才會失去控制，將深藏不露的實力在不經意間暴露了出來。能讓龍奇失去控制的只有一個原因，那便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話擊中了其心病。　　其實，恭弘=叶 恭弘皇只是一種猜測，這數月之間，他們並不只是死守一隅，而是大量深入九黎族，並分析這強大部落的內部情況，再根據種種消息總結出一些並不能肯定的結論，而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證實了自己的猜測並沒有錯。不過，腦子之中卻在緊密地盤算着，該如何演完這齣戲。　　龍奇的殺意很快又收斂回去，恢復了平靜，冷冷地盯着恭弘=叶 恭弘皇，似是餓虎在注視着自己的獵物。　　恭弘=叶 恭弘皇卻只是保持着一種讓人迷惑的笑顏，在自然洒脫的背後，心弦卻綳得極緊，他當然知道，生命的危機存在於每一刻，雖然他隱隱地把握到一些什麼，但這並不能表示危險已經過去。　　突然，龍奇笑了。龍奇笑得有些怪異，但恭弘=叶 恭弘皇卻捕捉到龍奇笑聲中的勉強之意，他本不該笑，但他卻笑了。是以，這並不是發自內心的笑，只是在掩飾些什麼。　　但究竟是在掩飾什麼呢？不知道，只怕龍奇自己也不太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神鬆了松，他隱隱地感覺到自己的危機已經過去。　　果然，龍奇在笑過之後，冷冷地向身邊的勇士們叱道：“收箭！”　　那二十多名九黎勇士有些愕然，但龍奇在九黎族中的身份極高，他的命令也只得聽從，二十多支利箭迅速收斂。　　龍奇冰冷的目光如刀鋒一般掃過恭弘=叶 恭弘皇的身上，似欲以“眼刀”將恭弘=叶 恭弘皇刺個追體鱗傷，但他卻發現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也同樣冰冷無情。　　※※※　　�螞目中似乎要噴出火來，他悲憤，他恨，他怒！但他知道即使是自己親自上戰場也只會與族人一樣，毫無意義地死去。　　機關、陷阱、獸夾，面對這群比凶獸更凶，比魔鬼更厲的九黎殺手和戰士，顯得那般單薄，而�踵族的戰士們竟是如此不堪一擊。　　生命在戰爭之中犹如雞卵一般脆弱。　　毒箭，�踵族惟一能夠將戰局維持下來的，便只有毒箭，這也是惟一能夠對九攀凶人構成威脅的利器。若非如此，只怕�踵寨已經陷落，近身格鬥，�踵族的戰士們根本就不是九黎勇士的對手，為此，�踵族已經損失了三十多名戰士。　　這次九黎族督戰之人乃是帝十三之子帝弘，發動攻襲的卻只有一百五十名九黎族的二級勇士和殺手。　　對於�踵族來說，這已經是一支足以致命的力量。　　�螞並沒有估錯，天一亮便是九黎族大舉來犯之時，這也是九黎族的最後期限。他更明白，降服便成奴隸，是一種恥辱。他不怕死，族人也不怕死，至少死不辱節，戰死是一種高尚的死法。　　�踵寨並不大，能守之地僅有周長約一千米的護牆，而護牆之外已經輪為九黎的領地，敗亡只是或遲或早的事情。　　帝弘立於距�踵寨兩百多米外的一塊大石之上，神態極為悠閑，望着箭雨紛飛的戰局，眸子里升起一股狂熱的神彩，他像是在看一場極煽情的戲。　　“吩咐百戰，我要一個完整的�燕，誰也不可傷了我的大美人，知道嗎？”帝弘看着�踵族的族人一個個自寨頭翻倒，而九黎勇士也有二三十人傷亡，似乎想到了一些什麼，出言向身邊的護衛吩咐道。　　“屬下早就跟百戰說了，相信百戰一定會按照公子的話去做！”一名年歲稍長的中年漢子恭敬地道。　　帝弘望了中年漢子一眼，露出一個滿意的笑容。　　這是個極了解他的人，也是帝家一個極為忠心的臣子――九黎二級勇士教頭百戰的哥哥百變。　　帝十極為信任百變，因為百變似乎最明白他的心思，每每總會出些新鮮點子讓帝弘享受到異樣的刺激，是以，帝弘極喜歡這個善解人意的家臣。　　帝弘的目光再次落在不遠處指揮作戰的百戰身上，這是一個身材極為高大的漢子，有着黑熊般的力量，涌動着豹子般的生機，黑面龐，濃眉大目，擁有着絕對一流的武技，這是一個很受帝弘寵愛的人物。　　身為九黎族中二級勇士的教頭，這本身就是一個舉足輕重的頭銜，也是絕對有真材實料的人。　　此刻，百戰並沒有搶着進攻，他只是悠閑地張弓搭箭，然後射出，再便是�踵族人被射下寨頭。雖然�踵族人借寨頭上的木料作掩護，但百戰總能出奇不意地射中目標，雖不是百發百中，但也在這交戰一盞茶時間中射殺了十名�踵族人，比那些來自神谷的殺手更凶更狠，這也是帝弘滿意的原因。　　遍野紅花綠草，這是一個春天。山風清涼，清爽宜人。叢林間的�踵寨卻如深秋的最後一片黃恭弘=叶 恭弘，在這兩個極端的感覺當中，帝弘想長嘯、高呼。他喜歡殺戮，也喜歡看別人殺戮，飛濺的血水，比紅花綠草更美，哭嚎慘叫聲在他的耳中也是那般動聽。　　如果不是一聲驚呼驚動了帝弘的思緒，他一定會歡快到最後，但很遺憾，帝弘還是聽到了這聲驚呼。　　百變的驚呼，居然有令百變發出驚呼的事情。　　當然，對於帝弘來說，驚呼也很刺激，但這個驚呼卻不應該自百變口發出，所以，他歡快的心情一下子減至零，然後他發現了百變驚呼的原因，不由大怒！　　帝弘怒，是因為他發現了一個令他咬牙切齒、恨之入骨的人物――軒轅！　　百變驚呼並不是因為軒轅，而是一支暗箭，自暗處射出，以極速和準確無比的角度射向帝弘的背心。　　當然，這支箭並不能傷害帝弘，因為帝弘身邊立着八名護衛，這些人皆為族中的一級勇士，在勁箭逼近帝弘兩尺時便將之擊落了，箭斷成八截。但是，這卻無疑讓百變心神驚變，也是對帝弘的一種無言挑釁。　　帝弘怒，不僅僅是軒轅的出現，更因為那射向寨下強攻的九黎族勇士的滿天箭矢。　　箭矢來得突然，其勢比之九黎勇士射出的利箭更兇猛無比，那群正在搶攻�踵族的九黎勇士怎也沒想到竟會有如此的攻勢自背面而來，一時之間竟有數十人中箭。　　軒轅手持大弓，一襲素衣，凜若天神，連射四箭，竟無一落空。　　百戰的目光最先盯上軒轅，但讓他吃驚的是他射向軒轅的箭竟被對方當空射落，兩支勁箭在虛空之中擦出一溜火花，同時墜地。這是百戰從未經歷過的事，但他卻知道這個對手將是他所遇到的最頑強的敵人。　　軒轅的身形好快，當帝弘抖直長矛之時，軒轅已穿過了數十支勁箭所織的護網，逼至帝弘五丈之內。　　眉目依稀，帝弘並不覺得軒轅有什麼變化，惟一讓他覺得有些異樣的或許只是軒轅的眼神。　　帝弘仍記得當日軒轅與帝十那讓人心驚的一戰，但他不相信軒轅真的會有那麼強大。　　“殺！”帝弘一聲怒吼，百變和四名九黎族的一級勇士已經飛撲向軒轅。　　百變並不知道眼前之人便是讓帝十也吃了大虧的軒轅，但他知道這個年輕人絕對是一個難纏的對手，只憑那快若鬼魅的身法，就足以讓人心驚。　　軒轅一聲長嘯，那張大弓已經向百變的面門疾旋而至，拖起一陣尖銳凄厲的風響，似欲撕毀世間的一切。　　百變似乎沒有料到軒轅一上來便將大弓當暗器使，而大弓的來勢也讓他吃驚非小。　　“叮……”百變的長劍斬在大弓背上，而身形疾蹲而下，他想不出有比這更好的方法避過大弓的旋切，因為他根本就不可能阻止這張大弓的旋轉之勢，而那弓弦便會如刀鋒一般割喉斷身。　　百變蹲身確是很及時，不過，那旋轉的弓弦仍然削下了他的幾縷頭髮，驚得他冒出了一身冷汗。再抬頭時，只覺眼前一片蒼茫。　　軒轅的嘯聲依然未竭地自九幽飄然而下，但他整個人已經消失在一片茫然的刀光之中。　　殺意似沸騰的氣旋四散炸開，片刻間已使蒼茫的虛空生出一種異樣的寒意。　　帝弘也清晰地覺察到那股濃郁殺機的侵襲，冰寒、陰冷、霸烈。百變出劍，毫不猶豫地攻入那團燦爛的刀光之中，他身邊的四名一級勇士也沒有絲毫的猶豫，在他們心中根本就沒有畏怯這個詞，只是，他們撲空了。　　是的，百變撲空了，那四名一級勇士也同樣撲空了，他們攻入了那團燦爛的刀光，但那只是一片茫然的虛無。　　光只是光，而軒轅已不在。　　最先發現軒轅身影的是帝弘，因為他正是軒轅攻擊的目標，那團燦爛的刀芒只是軒轅製造出來的一個幌子，也只是為了吸引百變等人的注意力，他真正的目的卻是穿過所有的封鎖，對帝弘施行致命的一擊。　　是以，帝弘第一個發現了軒轅和軒轅的刀。　　軒轅的刀長三尺八寸，似劍非劍，單刃弧尖，清寒若一泓山泉，在霞光輝映之下，犹如一道長虹劃過天際。　　簡簡單單的一刀，沒有半點花巧，但卻幻出一道奇詭的弧跡，無可挑剔，甚至讓人有一種無可匹御的感覺。　　這種感覺很清晰，帝弘覺得自己無論自哪個角度都無法阻止這一刀的來勢，無法消去這一刀的破壞力。在他的目光之中，只能注視着軒轅的刀一寸寸地割碎空間，一寸寸地割近，卻顯得無力相阻。　　帝弘發現自己竟是這般脆弱，竟是這般孤單，天地之間，似乎除了軒轅那柄避無可避的刀外，便只剩下他這隻待宰的羔羊。　　“呀……”狂嚎是來自帝弘的身邊，也驚醒了帝弘。　　帝弘出矛，與他身邊的四名護衛一起，織成了一道密密的護牆。不過否認，軒轅的刀對他們已構成了極大的威脅。　　“噗……”“叮叮……”軒轅的刀依然長驅直入，刀身擦過那四名護衛織成網的劍身，身子犹如風中的柳絮，全不受力。　　“當……”帝弘身子大震，悶哼着自大石之上跌下，慶幸的是他擋住了軒轅要命的一刀，但軒轅刀上那犹如山洪暴發的力量使他根本就無法立穩足，若非他的矛桿也是鐵鑄，只怕此刻已經矛毀人亡了。　　軒轅一擊即退，退與進一樣，快若鬼魅，百變心中的驚駭無以復加，軒轅的可怕的確超出了他的想象，但他卻剛好阻住了軒轅後撤的退路。是以，他必須出招。　　“嗖……”一支勁箭呼嘯而過，直射百變的后心，這一點自然瞞不過百變。在進攻與保命的選擇之中，他自然不會選擇前者。是以，他必須回劍反切，而在此刻，他又後悔了。　　百變後悔，後悔不該回劍，因為軒轅的速度實在是太快，快得他不能有半點鬆懈。雖然軒轅是在後撤，但其攻擊力依然能夠任意發揮。在百變回劍之時，軒轅的腳已經趁虛而入。　　百變沒有機會享受後悔的苦果，因為軒轅的膝頭已經撞在了他的小腹之上。　　“砰……”百變的身子倒跌而出，並未能擋住自后射來的一箭，反而撞上了那支勁箭。不過，因為軒轅那一腳使得他身子歪倒一邊，那支勁箭也就偏開致命的方位刺入其肩頭。　　百變的慘叫只讓那群一級勇士大為色變，而軒轅並未乘機再攻，只是長嘯一聲，徑直朝�踵寨下的九黎族二級勇士群中攻去。　　與軒轅同來的正是數月前失蹤的奴隸兄弟，但此刻的他們，一個個犹如生龍活虎，戰意高昂，更兇狠異常，比之這群九黎族的二級勇士絕不遜色，而且每個人的身手和速度都極為利落快捷。　　立於寨頭的�螞見此情景大喜，整個�踵族人都禁不住歡呼。　　“龍族戰士……是龍族戰士……”不知是誰在寨頭之上帶頭高喊，將寨下的酷戰又推上了一個高潮。　　�踵族也為之沸騰，是的，他們所期盼的龍族戰士終於出現在他們最渴望得到幫助的時刻，而�螞更意外地發現昨晚神秘的恩人正縱躍在兇狠的九黎勇士群中。　　※※※　　“他們為什麼不殺你？”�燕几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地向恭弘=叶 恭弘皇問道，同時回過頭朝隱去的龍奇望了一眼。　　恭弘=叶 恭弘皇神秘地笑了笑，道：“世間並沒有這麼多的為什麼，即使告訴你，你也不會明白，最好是你不要知道！”　　�燕滿心疑惑，她不明白為什麼對方竟然不殺她和恭弘=叶 恭弘皇，還放過他們。以那二十多名九黎勇士和龍奇的實力，欲殺恭弘=叶 恭弘皇，那絕不是一件難事，但是……此時，�燕聽到了喊殺之聲，聲音傳自�踵寨，她不由得心神一緊，摧道：“快，快，他們已經攻寨了。”　　“你以為多你一人便可以阻止對方的進攻嗎？”　　恭弘=叶 恭弘皇反問道，說話時腳下卻依言加速。　　�燕心中如火燎原，但她也不得不承認恭弘=叶 恭弘皇所說的是事實。就算多她一個人也是無濟於事，又怎能抗拒如虎狼般的九黎凶人呢？但�燕很快便發現，那九黎凶人正在倉皇撤離……　　九黎族敗退，只是因為帝弘嚇破了膽。　　帝弘實在是再也提不起絲毫的鬥志，在乍見軒轅之時，他還有報仇雪恨的念頭，但軒轅竟然能夠在幾名高手相護之中對他施以重擊，其力量和刀法實已讓他心寒。　　雖然帝弘並沒有受傷，但作為享慣了安樂的他來說，根本就沒有拚死之心，一旦發現自己處於一種極為危險的境地，他最先想到的自然便是保命。　　經過數月艱苦的訓練，軒轅身邊的這群奴隸兄弟似乎脫胎換骨，無論是在體能還是在格鬥技巧方面不可同日而語，軒轅並沒有藏私，將神風訣的上半部和“青雲劍宗”的劍術前半部傳授給了這群奴隸兄弟。　　當然，在短期之中，受資質所限，這群人領悟也有限，而且“神風訣”和“青雲劍術”都是極為上乘的武學，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參悟的。不過，在一個大的環境和氛圍之下，這些人在搏擊技巧和力量運用方面都有了極大的長進，這是很正常的。也有些資質根骨好的，當然能參悟一些其中的奧妙，再加上貳負和軒轅所授的普通擊技，也練成了一身不俗的武功。　　此刻，這群奴隸兄弟再戰九黎勇士，昔日的仇恨和壓抑已久的戰意在驀然間進發，竟殺得九黎勇士人叫苦不迭，且在人數方面又佔著極大的優勢。因此，九黎族人只得倉皇而撤，當他們擺脫軒轅的追殺時，僅剩下數十人而已。

# 第二十章 舉族遷移

　　�螞心中的歡喜無與倫比，不僅僅是因為九黎族人的敗退，更因久別的兒子又重返族中。　　�雲，�強之父，當年因遺失了族中的重寶，而使得族中數大長老葬身范林，因此無顏返回�踵族，但在數年之後的今天又重返�踵族，而且解開了九黎族入侵之災，�螞當然高興。　　�強也是歡喜無限，幾乎是奔走相告，雖然�踵族這次也傷亡了數十人，但勝利的喜悅使得全族之人忘記了死亡的悲衰，而沉浸在一種極度的欣喜之中。　　�燕返回寨中，族人正在收拾戰利器，剛好趕上這場激戰的尾聲。其實，這場激戰從頭到尾都沒有花很多時間，畢竟，其規模並不龐大，人數也不多，是以來得快，去得也快。　　※※※　　“龍族勇士，龍族勇士……”�踵族人夾道歡迎軒轅與眾奴隸兄弟的返回。　　軒轅依然是一襲素衣，但渾身散發出一股無法掩飾的霸氣，似乎那掩於素衣之下的每一寸肌膚都充盈着張狂的生機。　　“師父……”�強蹦跳歡呼着自人群中衝出，向軒轅奔到。　　“強兒！”�雲以極快的速度竄出，一把帶住�強，而軒轅已大步向他身邊走來。　　“大首領，孩子不懂事……”�雲有些不好意思地向軒轅解釋道，旋又轉頭向�強斥道：“誰讓你叫師父的？”　　�強有些委屈地望了軒轅一眼，又望瞭望父親�雲，一臉的失望之色。　　“算了，他只是個孩子。”軒轅伸手拍了拍�雲的肩頭，淡淡地道。　　郎大和郎二各領數人環護軒轅而行，而眾奴隸兄弟全都駐紮於�踵寨之外，這是軒轅的命令，他不想讓�踵族人感到威脅。　　“你是強兒的師父？”�燕也排開眾人來到軒轅的身前，大膽而好奇地問道。　　“我並沒有讓他叫我師父，也不欲為人師，燕姑娘誤會了。”軒轅眼中一亮，哂然笑了笑道。　　“燕兒，還不快請恩公入內？”�螞早已認出了軒轅正是昨晚將他自死神手中救出的神秘刀客，此刻見對方又救了自己的族人，心中的感激真可謂是無與倫比的。　　�燕深深地望了軒轅一眼，身子向旁邊讓了讓，但卻對軒轅那大膽而野性的目光有些不自在，是以並不是很客氣地道：“請進！”　　軒轅毫不介意地笑了笑，�螞已大步迎了上來。　　“多謝恩公出手解開我族的滅頂之災，請恩公受小老兒一拜！”�螞驀地跪下。軒轅吃了一驚，�踵族人全都曲膝而跪，一時間數百人不論老少全都跪倒。　　“快快請起！快快請起！……”軒轅忙扶起�螞和身邊的幾位年長的獵人。�燕本不欲下跪，但眼見族人全都跪下了，她也只好跪下，不過她還沒有全跪下去之時，已被人扶了起來，這人正是恭弘=叶 恭弘皇。　　“何用行此大禮？”恭弘=叶 恭弘皇露出一個難得的笑意。　　�燕根本就沒有跪下去的意思，恭弘=叶 恭弘皇一扶，便自然立起，只是白了軒轅一眼，她對軒轅過去所做之事故作神秘的樣子有些不以為意。不過，內心深處似還有另一點疙瘩，那便是�強曾經說過的話：“你一定會喜歡他的……”似乎一直都回蕩在�燕的耳畔。所以，打一開始�燕對軒轅便有種排斥的心理，畢竟，她也是一個極為心高氣傲的人。雖然軒轅所表現出來的實力足以讓人心折，但她卻想賭氣。　　“要你管！”�燕推開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轉身高了開去。　　�螞被軒轅扶起身子，便見�燕轉身而去，隱約感覺到什麼，不由呼道：“燕兒，不得無禮，還不回來招呼恩公？”　　“他有爺爺和發伯招呼就行了，我去看看受傷的兄弟。”�燕並不停步，徑直離去，便連�螞和�發都為之愕然，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丫頭！”�螞自語道，但又想到軒轅，不由抱歉道：“這孩子不懂事，還望恩公勿怪！”　　“哈，燕姑娘心繫族中兄弟，乃一片善心，何怪之有？還望族中父老鄉親不要如此客氣，否則的話，我們也會心中不安！”軒轅淡然道。　　“哪裡，恩公為我族驅走了虎狼之九黎，解救了我所有族人的性命，可謂是我們�踵族再生之父母，受這點小禮又有何不可？”�發誠懇地道。　　“還沒請問恩公高姓大名？”�螞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族長便叫我軒轅好了。”　　恭弘=叶 恭弘皇迅速上前在軒轅的耳邊低語了幾句，軒轅的臉色微微變了變，向�螞道：“請族長立刻調集所有父老鄉親準備撤離此地，到一處安全之所，以免被九黎凶人再犯時所傷。”　　�螞的臉色也微微一變，惑然向恭弘=叶 恭弘皇望瞭望，不解地問道：“九黎族人還會來攻嗎？如果我們全力一拼……”　　“族長太小看九黎族了，便是我們的人再多十倍也不可能勝得了九黎凶人，雖然我們暫時擊退了他們，但當他們卷土重來之時，恐怕其結果會很難想象。而且，我們不宜與之正面相抗，因此，先應保全實力，爾後再思良策！”軒轅認真地道。　　�螞心中禁不住生出一股悲愴之意，他知道軒轅說的並不是假話，九黎族的數千精良戰士再加上各依附的氏族，可戰之人加起來愈萬，又豈是他這小小的�踵族所能抗衡的？即使軒轅身邊的戰士能以一敵十，又能如何？何況，龍族戰士並沒有以一敵十的能力。想到即將要背井離鄉，�螞又豈能不傷感？　　“阿華，立刻吩咐所有人準備好自己的東西，帶好一些必須品去范林！”�螞無可奈何地道。　　�華一呆，望了軒轅一眼，又望瞭望父親，只好轉身而去，他也是個極明智的年輕人，是以，知道眼下的決定關係到整個族人生死存亡的大事，絕不能有個人感情夾雜其中。　　說實在的，�華並不喜歡軒轅，不知道是為什麼，當他第一眼看到軒轅時，便感到一種潛在的威脅，那是來自感情上的。隱約之中，他明白軒轅很可能會奪走他最心愛的人，是以，他不喜歡軒轅。當然，此刻是關係到整個族人命運的大事，他並不敢去為兒女私情分神。　　“族長可能不能與眾父老鄉親一起走，我還有借重族長之處！”軒轅淡淡地笑了笑道。　　�螞一愣，軒轅卻向他身邊的木屋一指，道：“讓我們去裡屋再詳談如何？”　　�螞沒有出言反對，只是客氣地道：“恩公請！”　　軒轅老實不客氣地跟着走入木屋之中，恭弘=叶 恭弘皇緊緊相隨，而郎大和郎二則領着十多名兄弟駐守木屋。　　“恩公是說讓我們去君子國借兵？”�螞驚問道。　　“不錯，只有聯合各族之力，方可一阻九黎凶人的入侵，而君子國傳說有一千精兵，高手如雲，如果能夠得君子國之助，對九黎族定是一個極為沉重的打擊！”軒轅認真地道。　　（注：“君子國”據《山海經》上記載：君子國在奢比屍神之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華草，朝生夕死，在肝榆之屍北。）　　�螞的神色很嚴肅，靜靜地沉默了半晌，才吸了口氣道：“君子國之人從來都不會主動出擊，更脾性古怪，只怕很難請動他們，更何況，這去君子國的路途極為兇險，我們也許根本就到不了君子國便被花蟆凶人所殺……”說到這裏，�螞卻住口不言，目光落在軒轅的身上。　　軒轅扭過頭向窗外靜靜地望了一會兒，再深深地吸了口氣，目光再落到�螞身上，平靜地道：“聽說�踵族與君子國有着極深的淵源，是嗎？”　　�螞又呆了呆，並不否認，沉重地點了點，嘆了口氣道：“實不相瞞，�踵族與君子國的確有着極深的淵源，我們�踵族本是君子國的一支落難別系，這才流落到這裏，但經過多年之後，我們自成一支，已經與君子國失去了聯繫，他們根本就不承認我們與之是同一個祖先，只當我們是一群無知的乞丐。是以，我只怕也無能為力。”　　“難道就沒有辦法讓他們認你們？”軒轅對�螞的話並不感到有太多的驚訝，只是以極為平靜的語氣反問道。　　�螞又嘆了口氣，道：“有是有，但那已是不可能，除非能找到神器，只有以神器為信物，交由君子國四大法王驗收，他們才會承認我們的血統，但神器已經丟失了八年。”　　軒轅也呆住了，他知道�螞並不是在說謊，也沒有說謊的必要，但要想對付九黎族，如果無法爭取君子國之助，他們只怕連掙扎反抗的能力都沒有，除非能夠調來有熊族的大軍，但想到聖女鳳妮，他的心中又泛起一陣陣隱痛。　　軒轅不相信自己會喜歡上聖女鳳妮，但不知怎地，他無法抹去聖女鳳妮那超凡脫俗的絕世容顏。的確，那是一種任何人都無法抗拒的美麗，愛美之心人皆有之，軒轅也不能斷定自己是否沒有被聖女鳳妮的美麗所惑。　　軒轅對聖女並沒有恨意，反而是對那從未謀面的伏朗多了一絲憤然，或許是因為他真的受了聖女美麗的影響。　　軒轅知道，聖女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在那段時間中似十分依賴軒轅，但軒轅卻知道，聖女鳳妮是一個極有頭腦的女人，是以到後來軒轅心中隱隱感覺到有些不妥。不過，他發現得還是遲了。　　如果說此刻再讓軒轅去求有熊族，對於他來說，的確有些難釋胸懷，而且有熊族會幫他們嗎？雖然九黎族的力量也是針對有熊族而來，但有熊族自顧且不暇，又何來時間來管這些？這是一件極為矛盾的事情。　　“如果君子國能夠出手相助，我們是否有戰勝九黎族的希望呢？”�螞有些希翼地問道。　　軒轅眉頭皺了皺，搖了搖頭道：“不能，除非我們能讓濟水以北的百族聯合，方可能與九黎一戰！”　　�螞倒抽了一口涼氣，臉色煞白，軒轅所說的簡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誰能讓濟水以北的百族聯合呢？如此一來，也便表示，根本就沒有可能勝過九黎“當然，我們完全不必與九黎族正面決戰，我們所做的事只是牽制他們，與他們周旋，真正對付他們的人並不是咱們。”軒轅淡淡地道。　　“不是咱們？”�螞有些不明白。　　“對，不是咱們，而是有熊族和鬼方十族，如果鬼方十族出手的話，只怕九黎族雖強也不一定是其對手，到時候他們自顧都不暇，自然無法管咱們。因此，我們所要做的事不是要勝過九黎，而是要如何保命，保存實力，如何等到鬼方和有熊出手來對付九黎族，這也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軒轅坦誠地道。　　�螞有些疑惑，軒轅似乎對整個局面極為清楚，甚至連各族之間的厲害衝突都有極大的把握。是以，他更弄不清軒轅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就如那群龍族戰士一般，神秘而不可揣度，是敵是友？�螞甚至無法分清，但他隱隱地感覺到，眼前的年輕人絕不只是為了拯救�踵族這麼簡單。　　至少，�螞在軒轅的身上感覺到了那股不滅的鬥志和掩飾不住的雄心，擁有這般雄心之人，絕對不會甘於沉寂，不會甘於受人欺迫，“那軒轅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螞心中根本就無法得出答案。　　當然，得出結論那也是沒有必要，至少，到目前為止，軒轅仍是與自己站在同一條陣線上，仍是與自已並肩作戰的夥伴。軒轅似乎看出了�螞的心思，不由淡淡地笑了笑，道：“也許在這件事上，我真的懷有一點點私心，但這也是惟一的辦法。作為年輕人，作為龍族首領，我自是想名揚天下，不過，這也是因為我們龍族所有的戰士都曾是九黎族的奴隸，因此，我們恨九黎族，更要阻止他們再去奴役其他各族兄弟，這便是我們此次出手擊退九黎族的根本原因。如果族長不相信我，完全可以去問�雲兄！”　　�螞面對軒轅這麼坦誠的解釋，禁不住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乾笑道：“恩公誤會了，小老兒怎會不相信恩公呢？我們一族人的性命都是恩公所救，此刻命運更與龍族緊緊聯繫在一起，自然只有坦誠合作方能多一點生存的機會，小老兒自然明白！”　　軒轅再次露出了微笑，他知道�螞將會完全相信他，而這些也全都是必要的。軒轅對自己的未來充滿了信心，他要讓聖女鳳妮看看，一個被忽視的人那絕對的強大！　　當軒轅知道聖女一直在欺騙他時，他便已決定，一定要成為天下矚目之人，或許，這之中有賭氣的成分，但這也不能說不是一種極有效的動力，奮起的動力。　　“如果恩公真的要去君子國，小老兒願意帶路一試，但是否能夠讓他們派出高手相助，我也不敢肯定。”�螞吸了口氣道。　　“如此甚好，也許是無功而返，但我們卻不能連試都不試一下。至少，試一下會多一分希望，不是嗎？”軒轅肅然道。　　�螞有些澀然地點了點頭，露出一個苦笑，沒有誰比他更明白前去君子國的路途是多麼艱險，那一片死亡的沼澤地幾乎沒有人能夠活着走出來。當然，知道去君子國路徑的人也就更少了，而君子國只是一個傳說，他不明白軒轅為何能夠如此清楚�踵族與君子國之間的關係。不過，�螞也並不知道此刻的君子國究竟是什麼模樣，是否有了很大的變化。　　※※※　　“燕子姐姐，你看我師父是不是很帥？”�強不知道什麼時候擠到�燕的身邊，一拉�燕的手，嬉笑地問道。　　“去你的，人小鬼大！他是你師父嗎？”�燕沒好氣地甩開�強的手道。　　�強有些尷尬地笑了笑，道：“他總算教過我功夫，就算他不認我這個徒弟，我也會認他作師父。”　　“你呀，也不害羞，去去去，別在這裏礙手礙腳，防礙我為鄉親們治傷。”�燕沒好氣地道。　　“我看燕子姐姐是被我說中了心思，惱羞成怒了……”�強詭秘地笑了笑，嬉皮笑臉地道。　　�燕一呆，竟真的有些惱羞成怒的樣子，憤然道：“看來真得好好教訓你了，越來越不成體統，說話沒一點分寸！”　　�強倒嚇了一跳，似沒想到�燕反應這麼強烈，不由得吐了吐舌頭，轉身不等�燕出手便逸了出去。　　“師父……”�強剛欲出門，卻一下子撞到跨門而入的軒轅身上。　　“喲……”�強一句話未說完便遭�雲一栗子。　　“再三叮囑你還聽不進！”�雲也有些微惱。　　�強有些委屈，但卻不敢有違父親的旨意，怯怯地叫了聲：“大首領！”　　“雲兄何必責怪小孩子？”軒轅有些過意不去地責怨道，旋又扭頭對�強溫和地道：“這裏沒有你的事了，你出去吧，別跟你燕子姐姐胡鬧。”　　�強望了�雲一眼，嘟着小嘴扭頭便跑了出去。　　�燕埋頭為傷者敷藥，裝作根本就沒有發現軒轅進入的樣子。　　�雲的臉上有些尷尬的神色，倒是軒轅毫不在意地笑了笑，大方地走進屋中，也不去惹�燕，只是專心地為痛苦呻吟着的傷者把脈。　　“雲兄，我的銀針在哪裡？”軒轅向身後的�雲問道。　　“很痛嗎？”軒轅向炕上咬牙呻吟的漢子柔聲問道。　　那漢子虛弱地點了點頭。　　“別動，我來替你鎮痛！”軒轅接過�雲送來的幾枚細長的銀針，飛速在那漢子身上扎了數下，那漢子身體一震，眼中閃過一絲訝異而驚奇的神彩。　　“現在感覺怎麼樣？”軒轅問道。　　“不痛了，比剛才好多了，多謝大首領！”那漢子竟然能開口說話，而且真的是精神好多了。　　�雲眼中露出敬服之色，他也曾是九黎族的奴隸，但軒轅卻使他重獲了自由，更教他練成了一身功夫，成為龍族戰士的一名隊長。這對於他來說，的確是一種榮耀，是因為軒轅而驕傲。在他的眼裡，軒轅的的確確是一個最好的領導者，能與眾兄弟同甘共苦，更對眾兄弟推心置腹，對武技也不藏私，最難得的是能將數百奴隸兄弟編排得有條不紊，紀律嚴明。　　從軒轅的身上，他似乎看到了輝煌的未來，這使他為自己能成為龍族戰士的一名組長而自豪。　　軒轅以銀針替傷者鎮痛止血，似乎都有奇效，便連悶頭為傷者上藥的�燕也只是獃獃地望着軒轅一陣忙活，有種說不出的驚訝和欽佩。　　�燕當然認出了軒轅是自瀑布之中竄出的那用刀高手，在她的印象中，軒轅除了武功深不可測外，就是喜歡故作神秘，但她此刻對這神秘的男子更是有種高深莫測之感。　　片刻間，室內二十多名傷者幾乎都沒了呻吟之聲，氣氛變得很平靜，這是任何藥物都無法達到的效果，而軒轅卻只用了幾枚細長的銀針便做到了，這對於�踵族人來說，簡直是一個奇迹。　　“怎麼會這樣？”�燕不敢相信地惑然自語道。　　“這樣才合情理！”軒轅笑了笑，肯定地道。　　“你的針上有什麼葯？”�燕問道。　　“沒有任何葯，但我的針卻有靈性！”軒轅逼視着�燕，似笑非笑地道。　　�燕勝上泛起一陣紅潤，迅速放下手中的東西，大步自軒轅身邊擦過，溜出門外，只留下�雲在愕然色變。　　軒轅轉身望瞭望�燕消失的背影，心頭湧起了一絲古怪的情緒。再看看�雲，不由淡然道：“雲兄不必心存芥蒂，我這就去找她！”　　“大首領還望勿怪才是，她還小，不懂事……”　　“我怎會怪她呢？你認為我是這樣的人嗎？你去吩咐眾兄弟作好伏擊和撤退的準備，其他的事就不用多管了。”軒轅淡淡地吩咐道，同時也大步向�燕背影消失的方向行去。　　第六卷

# 第一章 正面抗衡

　　叢林中�燕驀地停下腳步，有些生氣地扭頭瞪視着隨後而來的軒轅，質問道：“你為什麼一直跟着我？”　　軒轅似沒想到�燕突然止步，而且回頭如此反問，不由得老臉一紅，大為尷尬，所幸周圍並沒有人，只是一片空寂的山崗，幾棵恭弘=叶 恭弘密枝繁的大樹更使這種場地顯得幽靜。顯然�燕也是對軒轅手下留情，否則的話，就不會選擇一個無人的地方讓軒轅難看了。　　軒轅本來想好的話在�燕那熠熠目光的逼視之下，竟然不知道該從何說起，而且�燕的質問使他大感無以應付。　　“如果我說之所以跟着燕姑娘是因為驚訝於燕姑娘的美麗，燕姑娘相信嗎？”軒轅突然一本正經地道，雙眼坦誠地與�燕的美目相對。　　�燕臉上井起一絲惱意，但卻並沒有生氣，只是平靜地道：“我為什麼不相信？但你不覺得這樣做實在有損你自己的身份嗎？”　　“燕姑娘如此說便錯了，遇美而獵之是為勇者，愛美之心人皆有之，何談有損身分？何況，我只是順其本性而行，乃自然之意，順乎天意，順乎人心，可算是至真至性之舉，這難道也有錯嗎？”軒轅平靜地反問道。　　�燕不由得愣了愣，她倒是有些無法應對軒轅似是而非的答話，心中又好氣又好笑，但神情已不如剛才那般冰冷了。　　“狡辯，按你的意思是說已將我當成獵物―了？”　　�燕斜眼冷問道，同時伸手將被風吹亂的秀髮向身後拂了拂，讓其披於肩頭。　　“燕姑娘似乎對我的成見頗深。”軒轅不答反問道。　　�燕淡漠一笑，道：“被人當作獵物看，試問這隻獵物還會對獵人叫好嗎？”　　“我並沒有將燕姑娘將獵物看呀，難道燕姑娘認為我此刻對你有什麼不公平的對待？”軒轅反問道。　　�燕不語，只是將目光投向那正在樹枝上棲留的雲雀。　　“不說話便是沒有，既然沒有任何不公平對待之處，那便是說在同等的條件下，你和我之間都平等以待，何談狩措與被獵？獵人對獵物是無所不用其極，為得獵物，不計手段，但我有嗎？我只驚於燕姑娘的氣質和雍容，欲以朋友相待，而燕姑娘卻拒人於千里之外。”軒轅頓了一頓，吸了口氣又道：“當然，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選擇的權利，也許我只是在做一廂情願的美夢，可我的心意是真誠的。我不能勉強燕姑娘苟同我的觀點，更不能強人所難，今日跟在燕姑娘身後，只是想對你說，你完全可以不必這樣迴避我，只要直說討厭我軒轅，讓我不要對你想入非非就可以了……”軒轅無奈苦澀地笑了笑，繼續道：“我本不該說這些，如果說錯了，燕姑娘便當我什麼都沒講好了，我就不打擾燕姑娘了。”軒轅說完真的轉身便向�燕的反方向行去。　　�燕呆了呆，望着軒轅偉岸的背影，頓時生出一絲歉意。　　“燕妹，你做得很對！”�華的聲音嚇了�燕一跳。　　�燕忙自軒轅消失的方向收回目光，扭頭驚訝地望着自身後行來的�華，訝問道：“你什麼時候在這裏的？”　　“我在這裏很久了。”�華嘿嘿笑道。　　“剛才你都看到了？”�燕心中有些不快，但語氣卻很平靜地問道。　　�華也許是心中極為痛快，是以竟沒有覺察到�燕語氣中的些微變化，點頭歡快地道：“我都看到了，燕妹做得很對，像他這樣的人，自以為有什麼了不起，根本就不把天下的女人看在眼裡，燕妹給他點教訓也好，讓他知道天下的女人並非都是容易得手的。”　　�燕聽得眉頭直皺，望着�華那一副興奮的樣子，她卻找不到半點成就感，反而覺得�華變得有些陌生。　　“你怎麼了？”�華髮現�燕的表情有些落寞，隱隱地感覺到了一些什麼，不由小心翼翼地問道。　　“沒什麼，我只是有些累，可能是因為昨晚沒有休息好，我想回去休息。”�燕淡淡地道。　　“我送你回去！”　　“不用了，我自己走。”�燕說完不再理會�華，轉身就走，只留�華呆愣愣地不知是哪裡做錯了。　　�華錯愕之時，心中竟升起了一絲莫名的恨意。　　※※※　　帝十的十指爆出一陣脆響，又是軒轅！只是他有些奇怪軒轅的那群龍族戰士是自哪裡來的，怎會如此神奇地躲過了他們的視線而對帝弘進行攻擊的？　　敖廣根本就不管這些事，神谷與帝十的屬下本就是兩個群體，雖然在某些事情上是相互合作的，但卻是各自為政，互不相干。是以，對於帝弘的慘敗他並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　　當然，帝弘今日的出擊只是試探性的攻擊，並沒有打算真的能夠攻下�踵寨，這隻是為了實行九黎族三天期限后的承諾，以便不讓外人小看了九黎族的承諾，更沒想到軒轅竟能帶人如此神出鬼沒地對帝弘施以無情的打擊，使得九黎族的戰士鎩羽而歸。　　帝弘不敢出聲，因為打了敗仗並不是一件光榮的事，而且，他是最先選擇逃命之人，是以，他不敢出聲。　　其實眾屬下並沒有反應帝弘最先逃命的醜事，事買上也只有帝弘的幾個親信才知道其首先逃離。　　“此人不除，始終會成為眼中之釘，也不知道這小子還會弄出什麼亂子來！”敖廣淡淡地道，頓了頓又道：“軒轅這小子絕不可小覷，聽說連刑天之弟刑月都栽在他的手中。當初將聖女鳳妮安全送到這裏，也全是這小子的功勞，可見這小子的確有點門道，居然每次都能在危急之中將人救出來。”　　帝十狠狠地瞪了帝弘一眼，冷冷地道：“你立刻給我收拾東西，滾回神堡，如果在神堡之中不規規矩矩地練功，別怪我不念父子之情！”　　帝弘噤若寒蟬，絲毫不敢有半點違拗。若說在這個世上還有帝弘心畏的人，那這個人便是帝十。　　帝十很了解帝弘的性情，自然明白今日之慘敗與帝弘不無關係，對於這個兒子，他的確很痛心，但畢竟是親生骨肉，趕帝弘回神堡也只是他所能做到的最強硬的方式。　　“還不滾？！”帝十叱道。　　“是，孩兒這就去收拾東西。”帝弘怯怯地道，說完頭也不敢抬地退了出去。　　帝十又掃了室內所有人一眼，殺機湧上天庭，堅決地道：“大舉進襲�踵寨，我倒要再去會一會那小子！”　　※※※　　“公子真的決定回去嗎？”百變雖然受傷不輕，但依然正色地向帝弘問道。　　“不回去又怎辦？難道讓我連爹的命令也要違抗嗎？”帝弘沒好氣地道。　　“我不是這個意思，只不過，公子這一回等於與�燕那美人永別了，難道公子捨得放棄這塊輕易便能到手的肥肉？”百變又道。　　帝弘臉色微微有些忿然，但旋即又嘆了口氣道：“軒轅那小子的武功你又不是沒有見過，除非是敖總管或爹親自出手，否則誰還能在他的手中將美人奪回來？”　　百變眉頭微皺，心中卻暗恨，想到軒轅的勇悍兇狠，他的確有些心悸，但軒轅那一腳之仇若是不報，他心中也有些難以釋懷，想到帝十，他又計上心頭，道：“長老他絕不會放過軒轅的，而且長老定是很快便會對軒轅和�踵族採取大的行動。這樣一來，我們並不是沒有可能自軒轅的手中奪到�燕。”　　帝弘的眸子之中也閃過一絲亮彩，深深地吸了口氣，惑然問道：“你是說讓我假走，然後潛回來伺機而動？”　　“公子真是聰明之極，一點就通。只要我們小心行事，長老是不會發現的，何況神堡方面只要我們小心安排一下，還不是輕而易舉之事？只要不是長老親自發現，這群兄弟們大概也只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何況，便是長老知道你沒走，也不會怎麼責怪你的。”百變說到這裏目光投到帝弘的臉上，似乎是在等待帝弘作出決定。　　帝弘的臉色陰晴不定，但很明顯有些鬆動，扭頭望瞭望窗外忙碌的九黎戰士，想到�燕那充滿傲意和靈氣的絕美，心中填塞着無限的惆悵和不舍，不過，他倒真的是有些懼怕帝十。　　半晌，帝弘才咬咬牙，狠狠地盯着百變，沉聲道：“一切都由你去安排，如果有失，拿你是問！”　　百變顯得極為鎮定，詭秘地笑了笑道：“屬下保證會做到萬無一失！”　　※※※　　�踵族婦孺的行裝其實早便已經收拾好，只是根本來不及走，此刻九黎族的攻勢一瓦解，便以極快的速度在�發的帶領下向范林進發。而�踵族的壯丁也依軒轅的意思輕裝而行，一邊撤走，一邊掩護這群婦孺，只在一個時辰之內，�踵寨像是完全變了個樣。　　�螞聽�雲講到這些年所發生的事，當然少不了在神堡之中發生的一切，使得�螞真正相信了軒轅的善意，因為他相信�雲。是以，他答應留下來帶軒轅前往君子國。　　※※※　　軒轅並不是第一次與帝十交手，他不懼帝十，但他卻無法抗衡神谷與九黎族的眾多高手。是以，他並不想與帝十正面交鋒，雖然他身邊的這群龍族戰士經過一個冬天的強化訓練，已經足以與九黎二級勇士相抗衡，但這群人他並不是用來犧牲的，而是用來為自己的將來作鋪墊。因此，這群龍族戰士的生命可算是極為珍貴的，絕不能隨意浪費。　　�螞的決定讓�踵族人全都有些錯愕，但�燕很快便知道是軒轅的原因。是以，她來找軒轅了。　　軒轅微有些驚訝地望了�燕一眼，放下手中由桃紅親繪的草擬地形圖，道：“請坐，燕姑娘有事要的我嗎？”　　“是你讓爺爺去死亡沼澤的嗎？”�燕氣勢洶洶地質問道。　　“應該是去君子國，也可以說是讓你們認祖歸宗！”軒轅立刻明白�燕所為何來，於是更正�燕的說法道。　　“這又有什麼分別？去君子國便一定要經過死亡沼澤，只怕你們還沒有到君子國便已死在了沼澤之中。”�燕對軒轅的回答並不滿意。　　“你為何如此肯定？”軒轅反問道。　　“你是不知道那片沼澤之中會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們�踵族卻是比任何外人都清楚其中的兇險，除非你穿過九黎族，再繞到君子國，否則的話，幾乎沒有人能夠自沼澤中走出！”　　“也許我們能夠安然走出呢？”　　“沒有也許，如果你們要賭的話，這一切都變得沒有意義了，我不以為去君子國搬回那麼幾個援手就值得拿自己的生命作賭注，辦法是人想出來的，人是活的，難道我們不能夠另想他法來應對眼前的危機？”�燕有些激憤地道。　　軒轅默默地望了�燕一會兒，有些無可奈何地笑了笑道：“也許你說得很對，辦法是人想出來的，人是活的，可是如果我告訴你，我之所以定要去君子國並非只是為了請來幾個高手，而是另有目的呢？”　　“如果是關係到你私人的問題，我覺得你讓我爺爺陪你去送死，這是一種自私；如果是為大家着想，何不將問題攤出來，由我們共同商討呢？”�燕依然與軒轅對面而立，氣勢逼人地道。　　軒轅倒有些招架不住�燕咄咄逼人的詞鋒，他這算是第二次領教了這個貌美如仙的美人的厲害，但�燕所說的也的確有道理，不由苦笑道：“我算是服了你，好吧，如果你能夠去給我弄一張前往君子國的線路圖，標出沼澤中的路途，我便不需要族長帶路。”　　�燕得意地一笑，旋又有些不好意思，略帶歉意地道：“你應該理解……”　　“你不用再跟我說這些廢話了，罵也被你罵了，你還是快點將功折罪地弄一張線路圖來吧……”　　“你真的要去君子國？”�燕禁不住又為軒轅擔心起來。　　“那還能有假？”軒轅反問道。　　“可是那沼澤之中處處都充滿了死亡危機，你又何必要冒這個險呢？”�燕勸道。　　“我這人最怕的只是女人嘮嘮叨叨和流眼淚，至於死嘛，我還沒有想過，何況我從不會改變自己決定的事。當然事有輕重緩急，那就要看時間的安排了。”軒轅沒好氣地悻悻道。　　�燕忍不住“撲哧”一聲笑了起來。　　“你笑起來可比板着臉好看多了，真不明白你為何老是喜歡板着臉。”軒轅調侃道。�燕忙又板起臉，毫不在意地道：“那要看是對誰了。”　　“哦，還怕我偷走你的笑容嗎？”　　�燕淡淡地瞟了軒轅一眼，道：“我去給你準備通過沼澤的路線圈，待你有命回來的時候再開這些並無意義的玩笑吧。”說完轉身便退了出去。　　“雲叔……”肢燕才走到門外，跤雲剛好快步行來。　　�雲有些意外地望了�燕一眼，道：“你怎麼還沒有準備走？”　　“我不走！”�燕道，但又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雲沒有回答，只是快步行入了軒轅的房中。　　“大首領，帝十和敖廣分為兩路已經逼近，大概再過一炷香時間他們便會發起進攻了。”�雲有些擔心地道。　　“有多少兄弟伏於路上？”軒轅問道。　　“只有百餘名兄弟伏擊，其他的兄弟依照大首領之意已經撤離與二首領會合。”�雲道。　　“很好，一切就依我最初的決定，今後好好地配合二首領，我將會把帝十他們引入沼澤之中。”軒轅沉聲道。　　“大首領真的要去找薰華草？”�雲擔心地問道。　　“不錯，桃紅說的沒錯，花猛他們的心志已被惑，成為了神谷中的殺手，惟一可以解除他們心靈禁制的便只有薰華草。因此，我必須親去君子國一趟。”軒轅堅決地道。　　“可是這沼澤……”　　“你什麼都不必說，我知道該怎麼做，他們都是我最好的兄弟，為兄弟去冒險沒有任何不值，你只需要好好地配合貳負將我們龍族戰士壯大起來就行。我相信自己一定會活着回來！”軒轅自信地道。　　�雲的眼裡再次露出崇慕之色，他的確為擁有這樣一個首領而自豪，雖然軒轅是那麼的年輕。也許正因為年輕才會使軒轅更具鬥志，更具活力，行事更堅決果斷。　　“好了，去將為我準備的所有東西全都拿來！”　　軒轅雙手合上攤在桌面的地圖，渾身充盈着無盡的鬥志道。　　※※※　　“我也跟你一起去！”桃紅沒有一絲緊張地拉住軒轅的手道。　　軒轅深深地望了桃紅一眼，露出一絲柔和而自信的笑容，淡漠地道：“你如果希望我分心，你就去。”　　“我完全可以照顧好自己……”　　“在一個凶吉未知的世界里，誰能夠稱得上完全可以照顧自己呢？”　　“但多一個人總會多一分力量！”　　“你又錯了，一隻螞蟻咬不死老虎，再加幾隻也同樣沒用，但如果螞蟻多了反而多少會被老虎踩死一二隻，你明白這個道理嗎？”軒轅拍了拍桃紅的肩頭，笑道。　　“可是你又怎能讓我放心？”　　“你要相信我，我並不是要去殺死這隻老虎，而是在這老虎的爪下保住性命，這絕對沒有可能。我的體質不同於常人，完全有一搏的可能，但是你卻不行。因此，你便安心地等我回來吧。”軒轅自信地道。　　桃紅的眼中無法掩飾那縷擔憂的神彩。這幾個月中，她能為成為軒轅的女人而自豪，一種新的生活使她感到了生命的充實，但是此刻又要分別，而且前途充滿了危機，一下子讓桃紅的心中種下了深沉的陰影。但她明白，軒轅決定了的事情是絕對不會改變的，只好為軒轅將一切需要準備的東西為軒轅披掛好。　　“鈎索、長槍和幾種大些的東西都在沼澤邊。”　　桃紅幽幽地道。　　軒轅坦然地一笑，在桃紅的俏臉上輕吻了一下，但桃紅卻反過來將他抱緊，主動送上一陣瘋狂的熱吻，像是把所有生命的激情全部爆發在這一陣狂烈的熱吻之中。　　軒轅毫不客氣地接受這送別的熱吻，卻被桃紅的熱情挑得慾火奔涌，若不是大戰在即，軒轅定會如昨夜一般瘋狂地纏綿一番，不過此刻一雙大手也極不老實地四處揩油，只讓桃紅渾身發燙，喘息不已。　　“好了，我該走了，你好好保重，等我回來，定會要你給我生個胖兒子！”軒轅推開桃紅，重重地在其豐臀上拍了一下，笑道。　　桃紅一臉紅潮，她永遠都無法抗拒軒轅的挑逗，此刻雖然是依戀之極，但現實卻使她不能不抑制春情。

# 第二章 先人遺迹

　　“這是我們族先人所留下的一張沼澤路線圖，我將它照原樣摹畫了一份，這是原樣，你要多多保重。”�燕說完將一張陳舊的羊皮交給軒轅，語氣難得緩和地道。　　軒轅笑了笑，接過地圖納入懷中，道：“你放心吧，大自然之神和神龍會眷顧我的，我一定會平安歸來。”　　“是我誤會了你，對不起！”�燕小聲地道。　　軒轅訝然不解地問道：“你怎這麼說？”　　“我聽了你和雲叔的對話，原來你是為了救朋友才去冒險的，你是個了不起的好人。”�燕低下頭，偷瞟了軒轅兩眼，幽幽地道。　　“哈，你抬舉我了，好人倒是真的，了不起卻不見得。好了，這裏已經不適合你再留下，帶着族長趕快隨你雲叔撤離此地吧。我要去見見九黎族的老朋友了！”軒轅坦然地拍了拍�燕的肩頭，洒然一笑道。　　�燕抬起頭來，軒轅已經轉身向�踵寨外行去，那高大而完美的背影像是一尊屹立的神。她第一次發現這個和她一般年輕的年輕人有着如此完美的體形，更第一次感受到來自異性身體的氣勢和自信，就像一團燃燒的烈火。　　軒轅消失在�燕的視線中，但�燕心中似乎仍隱約地晃動着一團火，充滿無限生機的烈火。當她回過神來的時候，竟有着說不出的惆悵和失落。　　※※※　　帝十十分小心地前進，“軒轅”留給他一段極難忘的記憶，也是他心中所感恥辱的一個印記。　　帝十無時無刻不在想着將此“烙印”洗去，但他卻明白軒轅絕不是個簡單的人物，神堡和神谷的教訓都是以血鑄成，數以百計的九黎戰士之死，還有帝十三、帝恨，軒轅可算是帝家的災星，從而使他成為了九黎族的頭號敵人。　　九黎族中欲把軒轅碎屍萬段的大有人在，敖廣也有此意。就是因為那日被軒轅痛耍了一記，讓他遭遇了從未有過的尷尬。但，敖廣也不能不佩服軒轅，比如此年齡，如此薄弱的實力能夠讓強大如九黎族的實打損兵折將，鎩羽而歸，那的確像是一個奇迹。　　在內心深處，敖廣對軒轅存在懼意，不僅僅是因為帝恨的失手，也是因為軒轅那式神鬼莫測的劍法，使得他內心永存一個解不開的結。他總在想象，軒轅那式“同歸於盡”是否已經練成？因此，這次的主攻，他交給了帝十，讓帝十去面對軒轅那驚天動地的殺招，他再隨後揀便宜。不過，軒轅也的確讓人有些高深莫測，敖廣至今仍然無法明了為何軒轅會突然恢復功力？正因為軒轅的身上透着許多神秘，才會使人更為擔心，更為害怕。　　帝十望着有些零亂的棄物，他肅立遠眺，卻並沒有發現倉皇而逃的�踵族人。　　“他們似是剛剛撤走！”帝放始終是帝十最忠心的戰將，望着眼下有些零亂的棄物道。　　“如果我們快速追擊的話，相信應可追上他們。”百戰也附和道。　　“軒轅不戰而退，你以為他會傻得留下這麼多一眼就可看穿的雜物嗎？而且，他身邊有數百可戰之人，為什麼要倉皇而退？即使是倉皇而退，他也會留下人馬來阻止我們的追襲。以他們的實力，如果正面迎戰會不足為慮，但若是暗中伏擊，你們認為我們會有多少成勝算？”帝十冷冷地分析道。　　百戰不語，對於軒轅的龍族戰士，他比帝放了解得更多一些。因為在這之前他與軒轅的戰士交過手，以軒轅身邊眾人的力量，若是在全力伏擊的情況下，帝十所領的五百戰士的確不會有大的勝算，這並非危言聳聽。　　帝放也不語，對於帝十的話，他從不表示懷疑。　　因為他也領教過軒轅伏擊的本領，那次也同樣是以弱勝強，使他嘗到了有史以來最為殘酷的一敗。　　“分成四組，百戰，領一百兄弟前行探路；阿放和阿才各領兵八十於翼側與百戰呼應，發現任何敵人皆殺無赦！”帝十眼裡充滿了殺機，沉聲道。　　※※※　　敖廣不想見到軒轅，卻偏偏遇到了軒轅，這似乎是命運故意與他開玩笑。　　敖廣一路上很小心，更派三十人一組的三組人馬在前開路，可是軒轅竟一舉將他的三組人馬射殺兩組，僅餘三十餘人，只得靜伏不動。　　一切都只是在剎那間發生，當他探路的三組人馬發現軒轅的存在之時，已經完全走入了對方的射程之中，而且每個箭手都已找准了一個九黎族人作目標。　　軒轅身後的五十人全都是最好的獵手，箭法之准絕對是第一流的。是以，待敖廣的那些人反應過來時，已經損失了五十多人。　　軒轅只是站在高高的石頂上向敖廣揮了揮手，然後與五十名箭手同時又消失在敖廣的視線之中。　　這裏的石頭太多，而且石頭都很大，只要對方弓着腰，便很難發現對手的蹤影。是以，才會有突如其來的偷襲。　　敖廣大怒，那群九黎人慾還擊卻已找不到目標。　　軒轅便像個幽靈一般，一擊之後立刻潛匿，根本就不給敖廣任何反擊的機會。　　敖廣記起了軒轅在當初渡過黃河的時候也是這麼揮手的，不由得怒從心起，大喝道：“追！”　　軒轅走了，五十一道身影以極快的速度向�踵寨的東北面奔去。　　敖廣怎肯放過軒轅？因為在東北面，帝十應該也是朝那個方向進攻，只要能夠及時追擊，說不定還能夠與帝十夾擊軒轅。　　“給我全力追，絕不能放過對方！”敖廣真是恨極軒轅，只是因為對方根本沒有將他放在眼裡，剛才那揮手的動作本就是對他的一種挑釁，更是對他的一種污辱。　　※※※　　敖廣身邊很多人都是神谷中的好手，每個人都有着不俗的身手，在盯緊了軒轅后，很快便越追越近。　　而此刻，軒轅又突然拐入了一片樹林之中，因氣候關係，這裏的春天已枝恭弘=叶 恭弘茂盛，竟只能看到隱約的影子。　　敖廣心中大急，他怎能讓軒轅就此逃逸？而此刻他似乎忘了逢林莫追的警語。　　這絕對是一個失誤，也是一個悲劇，或許是敖廣早先曾中過軒轅的“空林計”，被耍了一場，此刻根本就不去想大多，是以，他領人衝進了樹林。　　敖廣衝進樹林，並沒有發現軒轅，但卻發現了―件讓他驚駭至極的事情。　　樹林之中，竟蛛網似的牽繫着許許多多的繩索，看似毫無規律，但卻使敖廣的心中注滿了陰影。　　“快撤！”敖廣最先想到的便是這兩個字。　　“哈哈，遲了……”軒轅的笑聲來自林子深處，而在軒轅笑聲傳出的同時，一支勁箭已穿過密密的枝恭弘=叶 恭弘，射斷了一根橫在虛空中的長繩。　　“哧……”林間那如蛛網般四處纏繞的繩子似乎一下於失去了憑依，隨着斷繩滑散而下。　　“嘩嘩……呼呼……嗖嗖……哧……”　　整個林子在剎那間似乎全都沸騰起來，枝飛恭弘=叶 恭弘舞，似乎在林子里降下了一層密密的綠色雲彩，大網下撲，陷阱下塌，箭矢如簧，更有粗大的樹榦“轟”然倒下……一切都顯得那麼突然，那麼狂野和激烈，更是那般具有震撼力。敖廣和眾神谷高手一時之間根本就來不及退出，等他們作出反應時，那狂飛亂舞的枝恭弘=叶 恭弘和倒下的樹榦如羅網般將他們的陣形打得大亂，同時視線和聽覺幾乎全被這些枝恭弘=叶 恭弘擾亂，一個個都顯得手忙腳亂。　　“呀……啊……喲……”　　慘叫之聲不絕於耳，在這種情況下，敖廣所領之人雖然功夫不俗，但又如何擋得了這些偷襲的暗箭？　　其中更有恭弘=叶 恭弘皇所設計的強大竹弓，數十箭齊發殺傷力無比強大的竹箭。而且，在這林子的暗處，軒轅早已埋下了許多獸夾和鐵釘，在這種棍亂的場面下，這群已經亂了方寸的九黎勇士哪裡還能辨別獸夾和長釘？　　“軒轅，我要將你碎……喲……”敖廣犹如發瘋的野獸，一陣狂呼，但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便發出一聲痛呼，也不知道是踩上了什麼東西，或是被暗箭所傷。　　“哈哈哈，敖廣，你在這裏好好享受，等你出來后再討價還價吧！”軒轅忍不住大笑道，同時搭箭射向一名剛自狂舞的枝恭弘=叶 恭弘中掙扎而出的神谷好手。　　“呀……”那人本來就已經被擾得心神大亂，乍一鑽出枝恭弘=叶 恭弘大陣，還來不及分清東西南北，便已中箭而亡。　　軒轅的箭絕對沒有分毫的偏差，而他身邊的五十名龍族戰士也是專找逃出陷阱之人放箭。　　這群九黎人在這片茂林陷阱中已經亂套了，他們只能拚命地向外跑，拚命地分開頭臉上的枝恭弘=叶 恭弘，以及躲避倒下大樹的重擊，在這樣的情況下，根本就無法顧及到守候在一旁伺機而動的軒轅等人。　　軒轅意氣風發地連射十餘人，卻看到遠處的�雲領着另外數十名龍族戰士飛速奔來，於是向身後的人吩咐道：“準備撤！”　　“帝十的人馬已到，屬下只能傷他七十餘人！”　　�雲有些慚愧地趕到軒轅身邊，彙報道。　　“很好，我們只要給他們一個教訓就足夠了，相信他們永遠都忘不了我們！”軒轅望着遠處趕來的百戰諸人，不由得笑了笑道。　　�雲望着亂成一窩粥般的敖廣和眾神谷高手，不由對軒轅的布置佩服得五體投地。　　“你們快撒！”軒轅命令道。　　“大首領，難道你不與我們一起走嗎？”�雲疑問道。　　軒轅有些不高興地道：“我不是早已說過了嗎？你只須依計行事就行，沒有必要讓我重複許多遍。”　　“是，屬下明白！”�雲有些誠惶誠恐地道，隨即迅速領着龍族戰士向樹林深處擻去。　　軒轅依然像是在看戲一般地望着仍在陷阱中掙扎的九黎族眾人，更箭不虛發地對僥倖爬出枝恭弘=叶 恭弘埋伏的敵人予以痛擊，不過，他也為自己所布置的一切感到觸目驚心。　　那些最後僥倖自密恭弘=叶 恭弘間掙扎而出的神谷眾人，臉上、頭上像是生出一個個疙瘩似的爬滿了一隻只褐色的毒蠍，一個個都狂呼亂叫地慘嚎着，那絕望的神情讓人毛骨悚然。　　這些毒蠍全都是地蠍族的蠍王在這個冬天所培養出來的愛物，更是來自那片死亡沼澤的生命。蠍子在冬季都進入冬眠狀態，但地蠍族卻能夠違反這一規律培養出一群劇毒無比的蠍子，這也是地蠍族的絕秘本領。　　當百戰趕到這片林間時，那些本來潛伏在枝恭弘=叶 恭弘間的毒蠍全都落地，四處亂爬，整個林間到處都是，只讓那群九黎族的勇士們心驚不已。本來氣勢洶洶的架式，一下子變得縮手縮腳。敖廣顯然是一個比較狡猾的人，不過也被毒蠍蜇了幾口，但是卻很僥倖地逃出了這片死亡區域，或許是因為他的功力深厚，才能夠險死還生。　　軒轅一箭射中了敖廣的屁股，但卻被百戰和眾九黎勇士和箭矢逼得自樹榦上落下。　　“可愛的朋友們，再見了，我可沒有工夫陪你們瞎鬧。”軒轅向那群小心前進的九黎人漫不經心地調侃道，說完轉身向沼澤的方向掠去。　　帝十此刻也趕到了這片林子之中，眼見如此一片慘況，竟氣恨得不知道該如何說話。　　百戰和帝放各領近百名九黎勇士尾隨軒轅而追，如果這次仍讓軒轅逃之夭夭，那不僅僅是敖廣沒有臉面回去面見風騷，而帝十也沒臉回去向風絕交代。因此，他們一定要讓軒轅死……其實，百戰和帝放何嘗不知道，在這種環境中若想抓到軒轅，那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但，他們還是要硬着頭皮追，哪怕只是做個樣子給帝十看。　　※※※　　敖廣的臉面全都浮腫了起來，显示出這毒蠍的確劇毒無比，便連他這個總管此刻也顧不了身分地呻吟起來，那種痛苦是誰也無法承受的。帝十望着敖廣那副慘樣，且屁股上還插着一支羽箭，他是又心痛又好笑，更有些幸災樂禍之感。當然，他不能將之表現出來。　　能夠自陷阱中生還的人寥寥無幾，而且生還之人或多或少地受了些傷，但在樹林之中的慘嚎之聲卻是越演越烈，越來越讓人感到毛骨悚然。　　帝十也不例外。面對軒轅這樣一個對手，他的心中泛起了難以形容的寒意，他根本就不知道軒轅下一步將會以什麼樣的形式來對付他，他無法去揣測，但此刻見到那一群蠢蠢蠕動的毒蠍，竟不禁生出一陣噁心之感。　　他不明白軒轅怎會弄出這許許多多的毒物，如果軒轅具備駕馭這群毒物的能力，那實在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前途也會更添許多兇險。　　只此一劫，帝十和敖廣所領之人便死傷近兩百之眾，就連敖廣也在劫逃難。在這次交鋒中，人員的損傷的確是太快了，如果再像這樣的情況多出現幾次，那後果可能還真的很難說。帝十現在有些後悔親領九黎勇士前來與軒轅作戰，他完全可以由其他依附的小部落前來為他打這一仗，那樣九黎勇士也就不會損失這般慘重了。　　面對軒轅，他似乎註定是難有勝望，這也許就是一種宿命，難違的宿命。　　敖廣胡亂地在身上摸出一些鎮痛解毒的藥丸，一口氣服下了很多，但那腫脹的臉上湧起了比哭還難看的表情，這是他有史以來所受到最為狼狽的遭遇。面對帝十，他恨不得找個縫隙鑽下去。　　帝十望着敖廣滴血的屁股，和那一瘸一瘸走路的樣子，又是心寒又是好笑。　　“送總管回營休息！”帝十吩咐道。　　“長老，那陣中還有許多兄弟……”　　“你能夠躲過毒蠍的口嗎？”帝十狠下心來，反問道。　　那人立刻啞口無言，敖廣心中卻暗恨，知道帝十並不熱心救神谷中的人，但他也沒有辦法，此刻神谷中的高手已經另行出動，他只能忍一時之氣……

# 第三章 重戰故人

　　軒轅駐足，似乎是在等待着百戰和帝放的追來。　　但當百戰等人進入了百步之內，他便又起步而跑，完全是一副與百戰捉迷藏的架式。　　“就憑你們這樣一群膿包，上山爬猴子還差不多，想抓我，連門都沒有！”軒轅譏諷之聲不時地拋出，只讓百戰和帝放氣得牙痒痒，但又難奈軒轅何。　　他們的速度始終追不上軒轅，在這深林之間，軒轅便像其中的精靈，飄忽而無法揣測。此刻他們之所以仍然繼續追下去，只是為了爭一口氣，但內心也極度的惶恐。他們根本就不明白為什麼軒轅走走停停，似乎是在故意引他們深入。　　最先忍耐不住的是帝放，他不想為這沒有結局的結果帶着這群兄弟們冒險，這絕對不值！是以，他首先駐足。　　百戰也駐足，並不是他們不想追，而是他們認為已經沒有追的必要。　　軒轅也駐足，卻並非是為了引誘百戰和帝放，而是因為他不得不駐足。其實，這種變故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但又是情理之中。當然，這便成了一種矛盾，是以，軒轅有些自嘲地笑了笑，順手摺下一根嫩嫩的樹枝，有些無意識地在手指間繞了兩道，自語道：“該來的，終還是來？”　　“是的，該死的，不能讓他活下去！”一個冷冷的聲音接着軒轅的話繼續道。　　軒轅的目光有些苦澀，這幾人之中，至少有三個是他的舊識，竟是風大、風二和風八。他們曾是聖女鳳妮的護衛，也曾是軒轅的戰友，但此刻卻成了宿命的使者。　　軒轅早就聽桃紅說過，恭弘=叶 恭弘七和風大諸人全都已成了聖姬的面首，更成了神谷中的一流殺手。更叮囑過軒轅今後遇到這些人時，不要妄想對方會有絲毫的手下留情，因為在這些人的腦海之中，人性的一面已經完全被泯滅，被封存，所剩的只有一具野性的軀體和魔鬼一般的殺傷力……　　“風大，你忘了聖女鳳妮嗎？”軒轅心中仍有一絲僥倖存在，是以，出聲問道。　　“我只知道，你是一個該死的人！”風大的聲音極為冷絕。　　軒轅笑了，笑得有一種輕鬆感，雖然他所面對的殺手共有八人之多，但他仍然很輕鬆地笑了。　　沒有人明白軒轅在笑什麼，倒像是一個傻子在自導自演着一場鬧劇。　　軒轅笑，是因為他可以放手為之，絕不會再顧及曾經的情誼。他本就對伏羲氏來的人存有偏見，根本沒有半點好感，就因為那個伏朗。若非曾經與風大諸人有過一段並肩作戰的經歷，他甚至想都不想，便將其列入搏殺的對象之中。此刻既然風大說了這番話，軒轅自然不管對方是不是受了制約，他都可以毫無愧疚地攻擊。所以，他才會感到一陣輕鬆。　　“軒轅，你認命吧！”百戰和帝放心中的歡欣自是難以描述的，他們與軒轅的交鋒中終於第一次佔了絕對的上風。　　百戰心中十分清楚這群殺手的實力，這群殺手每個人都絕對不會比他遜色，這一點百戰很明白。軒轅雖然厲害，但要在八名高手的合擊之下佔到優勢，那是絕無可能的。　　軒轅出刀，驟然出刀，沒有半絲先兆，沒有半點猶豫，在軒轅的笑聲一停的當兒，刀已出！　　刀出，犹如霹靂電火，以一種玄乎其玄的角度，以一最野最狂的氣勢揮出。　　軒轅便像一片暗雲，一縷幽風，那種速度讓百戰心驚，讓帝放膽跳，惟有那八名殺手的表情依然冷淡如初，他們根本就不會將內心的情緒表現在臉上，這便是殺手冷酷的本性，也是殺手的可怕。他們是經過神谷特殊訓練才被選拔出來的拔尖人物，是以，他們能夠很好地控制情緒，直到軒轅的殺機和那強大如風暴的氣勢完全吞噬了他們。　　百戰第一件事想到的便是好可怕的一刀，他從未正面與軒轅交過手，雖然他見過軒轅縱橫於他所帶的九黎戰士之間，但那種實力不在同一個級別的情況下，根本就無法真正地看出軒轅的真實實力。惟有此刻，他才明白，為什麼帝十會將軒轅列為第一大敵人。　　帝放曾經參与過與帝十第一次和軒轅交手的戰鬥，是以，他對軒轅的刀法是從來都不敢輕視的。不過，此刻再見軒轅出刀，他仍然禁不住震撼，只為這一刀的速度，這一刀的氣勢。雖然他此刻距軒轅仍有近百步之遙，可他已經深深地感受到軒轅刀上所生出的霸殺之氣，那是一種君臨天下、睥睨眾生的霸氣。　　那是一種感覺，深入人心的感覺。　　雖然軒轅快若幻影，但他的形象卻似乎是永遠固定的，像一座不可搬移的大山，像一個巨淵……這當然是一種幻覺，只是因為軒轅太過快捷，太過詭異。　　“當……當……”風大、風二的劍並沒有抑止軒轅的攻勢，反而被震得連退四步，他們簡直不敢想象自軒轅臂間所爆發出來的力量有多麼的龐大而無可匹御。　　刀風之中，聽到了潮聲，聽到了濤聲，卻少了風聲――這是刀嗎？　　百戰的心中也存在着這種疑惑，此刻他距軒轅八十步，可是潮聲和濤聲竟是那麼的清晰，便如同他已經站到了黃河之畔，來到了巨瀑之旁。　　“轟……轟……轟……”一串暴響之後，軒轅如蒼鷹一般掠上一棵樹榦，在他剛掠上樹榦之時，發出了一聲輕微的悶哼。　　那八名殺手全都無一例外地被震退，他們在軒轅的刀下，根本就感不到人多的好處，每個人都感覺到只有自己在與軒轅對敵，更感到軒轅是在全力向自己進攻。一開始，軒轅的刀便已將他們完完全全地隔離，使他們無法成合圍之勢。是以，他們根本就不可能對軒轅造成任何傷害。　　對軒轅造成傷害的是百戰的勁箭，百戰的箭快若疾風，更抓住了最有效的時機對軒轅偷襲。　　在與八名殺手交手之後，軒轅后力已盡，根本就無法回防背後的暗箭，所幸因為他的速度太快，百戰根本就捕捉不到他的準確位置，只能射中他的后肩，但卻只是落在軒轅斜負於背上的刀鞘之上。　　“嗖嗖……”百箭齊發，目標全是軒轅棲身的大樹。　　“哚哚……”軒轅身子一縮，借樹榦掩護險險避過這要命的一輪疾箭，但他棲身樹榦的另一面已像刺蝟之背。　　“他娘的！”軒轅低罵一聲，哪還趕停留？迅速橫移上另一棵大樹，他豈能等死？如果百戰和帝放所領的近兩百九黎勇士趕到，他還不成為真正的刺蝟才怪。　　“想走？沒有那麼容易……”風大冷哼着帶頭向軒轅疾撲而至，他們絕不想看着軒轅逸走，因為他是九黎族的最大敵人。　　軒轅心中暗自叫苦，光只這八名殺手他倒也不懼，但卻有兩百九黎勇士趕來，他怎能被絆住，一旦被纏住，那將只有死路一條。可是風大八人來勢極凶，他又不能不戰！　　“嘩……”軒轅足下用勁，一根斷枝如利箭般射向風大，而他的身子則自風二和另外兩名殺手的頭頂疾掠而過。不過，他並沒有絲毫的歡喜之情，因為風八和另外四名殺手已經守在他將落足的地方。　　風八的眼中閃過一絲極為狠厲的殺機和冷笑，他根本就不相信軒轅能夠逃出他們八人的圍攻，儘管軒轅的功力高得超乎他們的想象，但是一人之力終究有限。　　軒轅的刀法的確詭異之極，也實在是很可怕。風八的目光隨着瞳孔的收縮，仍然能夠捕捉到軒轅的身形的刀跡，是以，他只是靜靜地等待，等待着最後一刻向對方施以最為致命的一擊。但他似乎有些失望，不僅僅失望，更有着許多的驚駭，驚駭是因為軒轅的一聲輕嘯。　　如龍吟鳳鳴的輕嘯，裂雲插天，聲韻扶搖直上九霄。　　裂雲插天，不僅是輕嘯，更有劍氣，軒轅竟在輕嘯之時，突然加速，而且棄刀換劍，一切都是那般突然，那般快捷，一時間劍氣奔騰，似山雨狂洪將泄。　　這的確是完全出乎風八諸人的意料之外，其實他們根本就想不到軒轅竟能夠在空中突然加速出擊，等他們反應過來之時，軒轅的劍已經逼臨面門。　　劍氣森寒之極，犹如又返回了萬物俱伏的嚴冬。　　風八首當其沖，與軒轅利劍相擊，卻只發出一聲極輕的脆響，然後便是兩聲慘嚎和一聲悶哼。　　軒轅已如一團光影般破開風八的圍截，只是他的背上多了一深一淺兩道劍痕。但風八的后臂竟齊肩而斷，另一名與風八並肩者卻成了四截，包括他與風八的劍。　　這個結果實在是太出乎風大意料之外了，他怎麼也想象不到四人的聯手一擊竟然以慘敗告終。　　風八慘嚎之聲，突憶起軒轅那柄削鐵如泥的含沙劍。　　的確，軒轅手中正是當初借給柔水的含沙劍，此刻卻又再一次回到了軒轅的手中。　　軒轅以神劍無堅不摧的神鋒和快若疾電的速度終於破開了風八的堵截，雖然如此，但仍然免不了受了兩劍。　　當然，任何事情的成功都必須付出代價，只是或大或小而已，至於這個結果，也是在軒轅的意料之中。　　在戰場中，若想完好無損便能獲得勝利，這是絕沒有可能的事情。不過，這也是給軒轅一個教訓，他實在不該故意去逗帝放和百戰，這才使他陷入被人圍獵之局，否則的話，仗着神劍之利，並非沒有一戰之力。　　當然，軒轅知道神谷並非只派出這幾個殺手，只是他並不知道另一批殺手存在於何處，或許會出現在最要命的時候，因此，他不敢再與這群人纏鬥下去。　　何況，帝十大概也趕來了，單隻帝十一人便足以對付他，是以，軒轅更沒有再行玩耍的理由。　　這數月來，軒轅對自己的武功進境很自信，包括功力的增長。他無時無刻不在摧逼自己練功，就是因為他想到帝十和帝恨就不能不給自己施加壓力，以他目前的武功或許還有可能與帝十一戰，但比之未受傷之前的帝恨仍要遜色一籌。更何況，在神谷中還有風騷和四大供奉，更有那從未謀面的風絕及帝氏兄弟。　　有人傳說帝大的武功比帝恨更可怕，乃是帝氏家族中的第一高手，比之風絕、風騷也不遜色，但那是個極為神秘的人物，並沒有什麼人見過帝大出手，至少軒轅熟識的人無法告訴他這一點。　　風大和風二清晰地感覺出此刻的軒轅已非當日的軒轅，無論是氣勢還是功力都似乎已脫胎換骨，變成了另外一人。他們根本不知道軒轅這數月間，每天都至少要在瀑布中練功半個時辰，無論是多冷的天，這對於許多人來說，簡直是一個奇迹。正因為是奇迹，才會創造出奇人奇事。便連恭弘=叶 恭弘帝都難以置信軒轅的這種練功方式。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卻再也不奇怪為何軒轅的軀體竟能比獵豹更能抗打，獵豹所修習的硬外功，一身銅筋鐵骨，而軒轅身上的肌肉不僅抗打，更能生出一股強大的反彈力。是以，他在第一次與軒轅決鬥之時，竟敗在軒轅的以拳換拳之下……　　軒轅沒有停頓，此刻他身上已有三處傷，雖無性命之憂，但痛楚卻不小，且仍在流血，是以，他絕不想糾纏下去，施展足力向沼澤方向掠去。　　這之中的變化只是在很短的時間內所發生，等百戰和帝放發現結果，一切都已遲了。　　“追……”百戰歇力喊道，此刻軒轅受傷，他更不想錯過這個機會再讓軒轅逍遙而去。　　軒轅雖傷，但卻並不大影響自己奔行的速度，而且他仍能夠在奔跑之時為自己肩頭止血。不過，由於刀傷在後背，受手臂所限，無法自行止血，使得一路留下了許多血跡。　　很快，軒轅便已奔到沼澤的邊緣。對於這裏，軒轅很熟悉，因為這是他曾經經常出沒之地，但一直都沒敢深入沼澤。　　沼澤確是一片死亡之地，但也藏着許多外面所無法找到的絕世奇物。其實，這片死亡的地獄也是一個天然的寶庫。　　沼澤的邊緣，是一片矮黃木，這裏的景色有些特異，那是因為這裏的樹木並不高大，而是盤根錯節，橫向鋪開生長，樹木的皮色略帶青黃，這便使得沼澤地區與其它地區有了一個明確的界線。　　軒轅找到了桃紅所留下的東西：幾筒羽箭、一雙長筒皮靴，顯然是特地為渡過沼澤用的，一長串細細的絲繩、一根鈎索、一桿短鐵管、一大包藥物和幾套換洗之衣以及手套。　　軒轅暗贊桃紅細心，特別是從那雙皮靴上可以看出其精巧之處。靴長兩尺，是以經過熬煮后再以藥物處理的整張鹿皮所制，絕不滲水，更具有極好的韌性，其底部更有以“羅羅”鱗片結成護肉。（注：羅羅，據《山海經》記載：北海內有一種青色的奇獸，形狀如老虎，名曰羅羅。）軒轅認識這幾片大鱗，當初他與恭弘=叶 恭弘皇獵得奇獸羅羅之時，便發現其臍部有數十片大鱗，刀劍難傷，惟含沙劍可將其切碎，卻沒想到桃紅竟將這十多片大鱗鑲在他的腳底，顯然是為防備有什麼東西捅穿了靴底而傷了腳掌。靴內設有兩個暗袋，一邊放有一柄半尺長的短刃，與軒轅懷中的小銀刀模樣很相似。其實，這雙靴子還有一個最大的優點，便是可讓一些小毒蟲不敢向上攀爬，甚至走避。那便是藥物泡製的效果，在龍族戰士之中，有與毒蟲打交道的高手，這點藥物處理根本就是小兒科，但對於在沼澤中生存卻又成了極有用的招數。　　那一串細細的絲繩卻是范林的玄蛋之絲，�雲花了數月時間才找到這許多玄蛋之絲，然後結成繩，這些繩子雖細，但卻足以承受千鈞之力，比之粗藤有過之而無不及。　　一切的配備比軒轅想象的都要精良，也使軒轅更充滿了信心，但在他欣賞這一件件小玩意之時，卻發現了一個本不該發現的人――�燕。　　“你……你怎會在這裏？”軒轅大驚地問道。　　“我來為你帶路，這條路若沒有人帶，你最終還是會迷失在沼澤之中，永遠也不可能走出去！”�燕極為平靜地道。　　“你快走，我不需要你帶路，他們很快就要追來了！”軒轅又氣又是感激，有些激動地道。　　“不，我不走，你救了我的族人，便是我的恩人。是以，我絕不能看着你一個人去送死。沒有人會明白這片沼澤有多麼可怕！”　　�燕大步走來，一身輕裝加上一個背包，腳上也穿着一雙長筒皮靴，只是靴底似乎特別寬大一些，靴尖更向上揚起，犹如木舟的形狀。　　“既然這是死亡沼澤，難道你不怕死嗎？”軒轅迅速將“家當”裝入一個背包中，包括一些乾糧，同時把鈎索向腰際一纏。　　“生與死在這個世間已經太過平淡，它無時無刻不充斥在我們的身邊，也無時無刻不存在我們的身邊，死亡已經不能對我造成任何的恐懼，我不怕！……啊，你受傷了？我為你包一下！”�燕態度似乎極為堅決，迅速自包中抽出一些布條，與一包膏狀的藥物，不由分說地為軒轅包紮起來。　　“謝謝！”軒轅目光向遠處投去，不由得露出一絲苦笑，道：“現在便是想將你送回去只怕都不行了。他娘的，這群龜兒子來得可真快！你現在後悔了嗎？要是你後悔了，我拼了老命，也要殺回去送你去見你爺爺！”　　�燕顯然也發現了迅速趕來的敵人，臉色微變，不答反問道：“你剛才便是從他們中間殺出來的？”　　“不錯，不過卻沒能多宰他幾個，算他們走運！”　　軒轅似乎不無遺憾地道。　　�燕有些不敢相信地望了軒轅一眼，想到那氣勢洶洶的數百九黎勇士，而軒轅只是孤身一人，這之間似乎毫不成比例，的確有些讓她難以想象。不過，她並不想去追究其中的過程。　　“西邊仍有一個缺口，如果自那個方向殺出去，以我的速度，仍有六成把握可帶你殺出重圍。現在給你最後一次機會，是決定跟我去送死，還是回到你族人中？”軒轅認真而肅然地道。　　�燕目光堅定地對視着軒轅，斬釘截鐵地道：“我從來都沒有為自己的決定後悔過，更不會作出出爾反爾的決定，如果你輕視我們女流之輩，又怕我成為累贅的話，你不妨一個人先走，看誰先到君子國！”　　軒轅被�燕的勇氣所震住，不由尷尬一笑，道：“大姐你何必說得如此絕？害得我找不到台階下，算是服了你了。便讓我們一起去死好了，大不了，黃泉路上多個伴，何況這又不虧……”　　“貧嘴！”�燕見軒轅那副表情，不由得也為之莞爾，倒似乎真的是對死亡毫不在乎。　　軒轅伸手摸了摸背上的傷處，贊道：“這葯的效果似乎很不錯，不能太浪費了！”說完將那個背包向肩上一搭，將短鐵管向腰間一別，又把目光投向已經順着血跡追至一百五十步之內的百戰和帝放諸人。笑了笑道：“讓我告訴他們我的位置！”說完肩頭的大弓便已落到手中，反手夾出四支勁箭，嫻熟之極地以手指縫操箭，在�燕轉身的當兒，箭已出！　　“嗖……呀呀……”三人應聲而倒。　　“好箭法！”�燕忍不住贊道，但又奇怪地問道：“為什麼第四支箭不射出去？”　　軒轅笑道：“怎能我一個人玩呢？現在是我們兩人並肩作戰，這支箭是留給你的！”　　�燕見軒轅在對方大軍壓境之時仍然能夠如此輕鬆洒脫，心中不由得大感敬服，本來的緊張也隨之而去，也便毫不猶豫地接過軒轅這張特別的厚背大弓，竟然將之拉個滿弦。　　“好！”軒轅也為�燕的力道大感叫好，要知道這張大弓若沒有三百五十斤休想將之拉開，而�燕能將這張大弓拉個滿弦，足足有四百五十餘斤力，對於一個纖纖女子來說，的確很難得。　　“嗖！”�燕松弦，箭矢如疾電般向九黎人掠去。　　“啪……”箭矢竟被風大一劍斬落。　　“啊”！�燕吃了一驚，她似乎是從沒想到這樣強力的一箭居然能被人輕易斬落，是以忍不住驚呼，但她心中也對軒轅剛才那流星趕月似的連珠三箭表示無比的驚嘆。　　“很好，難怪你能成為�踵族最年輕最優秀的獵手！”軒轅贊道。　　“可是他竟然斬落我的箭……”　　“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便是我射，也不會好到哪裡去，我只是想讓你知道，我們的敵人是多麼的強霸。因此，我們不能有絲毫的大意！”軒轅說到這裏時神情變得肅然。

# 第四章 深入沼澤

　　�燕似乎明白軒轅話中的意思，但立刻出言道：“他們來了，我們走吧！”　　軒轅笑了笑道：“不急，其實他們膽小如鼠。”　　說完他竟彈身而起，掠出一堆亂石的保護，而坐在石堆之頂。　　“小心！”�燕一驚，卻沒想到軒轅竟會來個如此不要命的舉動，不由低呼出來。　　“百戰，帝十來了沒有？軒轅在此，看你們誰有本領來這裏取我性命！”軒轅狂妄之極地對着小心翼翼逼近的百戰諸人高聲喝道。　　百戰和帝放想不到軒轅會突然如此大膽地掠上石頂，還在叫喚，不由被軒轅這一反常態的舉止給鎮住了，數百人也立刻止住身形。　　“軒轅，你是逃不了的，相信你的血已流得差不多了。”百戰高呼道。　　軒轅突然放聲大笑，只笑得那群人莫名其妙，心中更是布滿了疑雲，所有指向軒轅的箭矢一時不敢松弦。　　“小心戒備，這小子詭計多端！”帝放有過一次經歷，現在是對軒轅敬若鬼神，不由得小聲提醒道。　　“有什麼好笑的！”百戰怒叱道。　　“當你聽到一條被放進油鍋中的魚向漁夫說‘我要吃你時’時，你會不會笑？”軒轅依然爆笑道。　　�燕躲在石頭之後望着百戰和帝放以及那近百兩名九黎勇士都疑神疑鬼的臉色大變，不由得想笑。不過，也不由得佩服軒轅的平靜與鎮定。在軒轅的眼中，戰爭便像是一場小兒所玩的遊戲，竟全不當回事。　　九黎戰士迅速分散開來，各自依樹而立，似乎自己真的已經走入了對方的伏擊圈中一般。　　“給我放箭！”百戰高聲喝道。　　“嗖嗖……”滿天蝗雨全都聚中在軒轅一個人的身上。　　“哎……喲……”軒轅滑稽地一聲驚呼，倒栽下石頂。　　“哚哚……叮叮……”勁箭一時失去了目標，四處亂落，地上滿滿地一片。　　�燕本來聽到軒轅一聲驚呼，以為他受傷了，但看他落地時尚不忘扮一個鬼臉，才知道自己的擔心是多餘的，因為軒轅的身上除了在那林間陷阱中被百戰所射的那一箭留下了傷口之外，便再無箭傷。　　“我們慢慢走吧，他們這幾十步路會很小心地走過來，我們有足夠的時間走進死亡沼澤！”軒轅自信地向那灑落滿地的勁箭踢了一腳，把踢起的箭支收到手中，笑道。　　�燕也被軒轅的信心所感染，竟然在剎那間覺得這死亡沼澤並沒有什麼可怕的，不由大步向沼澤中走去。　　※※※　　“這裏要繞道而走，這是一片浮泥。”�燕忙喝止前面的軒轅道。　　“哦，不過，今天我一定要自這片浮泥上走過去！”軒轅回頭笑道。　　“不可能的，沒有人可以走過去！”�燕伸手摺下一根灌木枝，以腳尖探了一下遠近，便將灌木枝拋上前面生有一片苔蘚之地。　　灌木枝作了片刻的停留，很快便沒入苔蘚之中不見。　　“看見了嗎？你比這根樹枝更輕嗎？”�燕對軒轅那副漫不經心的樣子有些不以為然地道。　　軒轅坦然地笑了笑道：“的確，我比這枝條重多了，如果這樣過去肯定是死路一條，除非我能在浮泥底下打個洞爬過去。”　　“那也沒用，浮泥的流動性很強，根本就不可能打得了洞。而且，這浮泥的泥質之中含有一種可以腐蝕人皮膚的毒汁，陷入其中用不了一個時辰便會骨化形消！”�燕耐心地解釋道，倒是極盡一個嚮導之責。　　軒轅伸了一個懶腰，拍拍�燕的肩膀，肯定地道：“我還是有辦法讓我們一起過去！”　　“什麼辦法？”�燕見軒轅如此固執，不由不屑地問道。　　“你看見那棵黃皮樹沒有？”　　�燕順着軒轅的手指望去，發現了一棵盤根錯節的黃皮樹，樹榦極為粗壯，枝繁恭弘=叶 恭弘茂，其實她早就看到了。　　“那又怎樣？”�燕反問道。　　“如果我估計沒錯的話，這裏以前是一條很美麗的河流，但現在已經沒有水了，只剩下一片不知底的浮泥，而那棵黃皮樹應該就是河對岸，我們所處之地便是河的彼岸！”　　“就當你說的對，但那又怎樣？”�燕也有些固執地問道。　　軒轅啞然失笑道：“看來你比我更固執。”　　�燕也不由笑了起來，事實上軒轅也許說對了。　　“你應該知道，黃皮樹的那一片是一塊可以落足的實地！”軒轅道。　　“不錯，但我們必須繞過這已成了死亡之口的河床，才能到達那片實地！”�燕點頭道。　　“不，我們要利用這條死亡之口讓那群九黎族的龜兒子們吃上一驚。”軒轅自信地笑道。　　�燕有些不解地問道：“九黎族人還會跟到這裏來嗎？”　　軒轅神秘莫測地向身後的地上一指，道：“你看看那是什麼？”　　�燕回頭向地上一望，發現一淺一深兩隻腳印延伸向不知盡頭的遠方，而在腳印旁邊還發現一些血跡。　　“怎會這樣？你受傷了？”�燕發現那一淺一深的腳印的這一端正是在軒轅腳下，而那血跡也是自軒轅的手指間滴出，這一發現怎叫他不驚異莫名。　　軒轅神秘莫測地笑了笑，道：“現在你該知道他們為什麼一定會追到這裏來的原因了吧？”　　“你這人啊，怎不早說？快讓我看一下你的傷！”�燕大急道，她的心神似乎有些亂。　　軒轅笑了笑，道：“看就看吧！”說完張開那滴血的左手。　　“啊！”�燕一聲驚呼，又好氣又好笑地道：“你耍我！”她發現軒轅手上只是一個已經蹩了的血囊，但仍有血水自血囊中滴出來。　　“我哪敢耍你？我只是想耍耍那群笨蛋九黎人而已。”軒轅得意地笑了笑道。　　“可是你為什麼要留下這一淺一深的腳印呢？”　　�燕不解地問道。　　“我的腳受傷了，自然是無法跑遠嘍。”　　“哦，所以他們一定會追來！”�燕恍然大悟，但又驚疑地問道：“那你的腳？”　　軒轅神秘地一笑，不答話，卻以鬼魅般的速度回身飄向不遠處的一棵黃皮樹。　　�燕只聽得“啪”地一聲輕響，軒轅已如鬼魅般回到了原位，依然是踏在那一淺一深兩隻腳印之上。　　而�燕卻發現剛才他們走過時差點碰了頭的黃皮樹橫枝上出現了一個大大的血手印。　　“好了，我們該過去了。”軒轅向仍未回過神來的�燕頑皮地眨了眨眼睛道。　　�燕不由得不對軒轅這一切的計劃刮目相看，更為軒轅剛才那鬼魅般的身法所震撼，雖然她並非第一次看到軒轅出手，但還是第一次親身感受軒轅的身法。　　※※※　　“血印！”對於這一發現百戰感到極為興奮。　　“他應該就在不遠處，追追！”帝放似乎已感受到了軒轅的氣息，望着黃皮樹枝上的血手印道。　　“哼，他逃不了！這裏的氣候潮濕，他越向深處逃，腳印便會越清晰！”百戰冷酷地道。　　“他就在前面，看！”有幾名九黎族的戰士發現了他們緊追了很久的軒轅。　　軒轅似乎已發現了百戰和追來的九黎戰士。　　百戰嘴角浮出一絲難得的獰笑，他與軒轅的目光在虛空中相交，雖然軒轅依然帶着堅決而極為頑強之意，但在他的眼裡，對方已經是一隻傷疲不堪的老狼。　　沒有人流過這許多鮮血后仍會保持着旺盛的體力，而軒轅正倚着那棵黃皮樹喘着粗氣就是最好的證明，雖然軒轅在發現追兵趕來之時故意不喘，但是那最初的喘息已經被百戰和帝放清晰地捕捉到。　　軒轅沒有作出任何反應，只是用一塊剛撕下的布條狠命地在腿上打了一個結，轉身如折了腿的狼一般，一瘸一拐地快速向叢林深處跑去。　　“軒轅，你的末日到了！”幾名跟隨百戰一齊來的殺手們充滿殺機地吼道，身形與那群極速追擊的九黎戰士并行，起落間如叢林的猿猴。　　九黎戰士追蹤了這麼長時間，終於發現了傷疲的軒轅，一個個都精神大振，犹如一群發現了獵物的獵狗，散開陣形向軒轅行走的方向疾追。　　百戰並不知道軒轅具體為何而受傷，但自這一切的跡象表明，軒轅應該是右腿受了傷，或許是那百箭開發之時，軒轅中箭了。那當然不是沒有可能，所以，這一路上只能一瘸一拐地行走，連血都來不及止。而剛才軒轅以布帶紮緊右腿的動作證明了百戰的估計不錯。　　其實九黎族的戰士每個人都是很好的獵人，對於觀察獸路和野獸的足跡，都有一手。　　帝放心中極為興奮，他似乎已經可以預見軒轅被抓后在他面前的那副要死不活的樣子。的確，誰如果能夠抓住軒轅，的的確確是一件大功。　　百戰和帝放並肩而立，望着那呈扇形散開向軒轅圍抄過去的九黎戰士，兩人相視而笑。　　“啊――拉我……啊――不好……是浮泥……啊……救命……救命……”　　叢林間突然響起了一片絕望的驚呼和恐懼的呼嚎。　　百戰和帝放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放眼一望，只見那散開的人陣，前兩排的數十名戰士已經只剩下一個腦袋在那片並未長樹的苔蘚地面之上，而且很快向下沉沒。更有幾十人伸手亂抓，已有半身沉入泥中，那幾名殺手由於身形最快，而且縱躍的距離最大，是以衝到最前面，此刻已只剩下兩隻手仍在苔蘚上不斷地抓着。但越掙扎，所陷越快，片刻間便不見了蹤影。　　“快撤！”百戰和帝放駭異莫名地呼道，但他們的呼喚已經太遲了，至少已有八十多人陷入了浮泥之中，有十餘人極為僥倖地沒有深入那片苔蘚地，身子陷下一半，被人拉了起來。　　死里逃生的人狼狽之極地向後狂退，也有人為了拉同伴反把自己也陷了進去，於是鬼哭狼嚎響成一片，但很快又被淤泥所吞沒。　　望着那群陷入淤泥之中的九黎戰士無助而絕望地沉沒不見，又望着那苔蘚地很快恢復了最初的平靜，帝放和倖存的所有九黎戰士都像是做了一場惡夢一般，若非那些僥倖不死之人的滿身泥巴，百戰還真難以相信這是事實。　　“不可能，不可能，這裡有他的腳印，怎麼他便能安然行過去呢？”百戰望着那一淺一深的腳印，分明是自那苔蘚層上踩過去的，可是為什麼此刻卻成了過往者的葬身之地呢？　　“他是魔鬼！”帝放心中發寒地道，這一切對他來說的確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還未能與軒轅正面交鋒，便又損失了數十名九黎戰士，與幾名來自神谷的殺手，這不能說不是一種悲哀。　　“不可能，你們踩着他的腳印過去！”百戰似有所悟地望着那行一深一淺極為勻稱地印在苔蘚層上的腳印，命令道。　　那群九黎戰士對這片苔蘚地心有餘悸，都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沒有人敢先踏一步。　　“大家以兵刃相牽，小心些！”帝放看出了眾人的擔心，吩咐道。　　這時，有三人已經用手中的長矛拉着後面的人，小心地試探着以腳踩入軒轅留下的腳印之上。開始幾步並沒有什麼異樣，但隨着後面人的進入，前方之人整個身形便向下疾沉，犹如踩入了流水之中一般。　　“啊……”那人發出一聲驚呼，但幸虧早有防備，後面的人迅速以矛桿將其帶起，走在最前面的那人已嚇得臉色煞白。　　所有九黎族之人都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百戰望着軒轅剛才所倚的黃皮樹，不由百思不得其解。眼下明顯是一片浮泥，任何重物都會沉入其中，軒轅又憑什麼渡過去呢？　　正當百戰百思不得其解之時，突然聽到一陣歡快的嬌笑之聲，然後軒轅那自信而又爽朗的笑聲也傳了過來。　　“怎麼樣？我說這群人比豬還蠢，對吧？如果他們不中計才是一件怪事呢！”軒轅得意而又歡快地道。　　“算你厲害，但只能讓一群豬上當，也不能算你聰明，因為你也只比豬聰明一點點而已！”�燕美麗的身影自軒轅剛才所倚的黃皮樹上躍落，而軒轅卻又施施然走了回來，根本就沒有半絲腿部受傷的跡象。　　“笨豬們，不要想了，回去找根鈎索來，你就可以踩着浮泥飛過來了。不過，要根長一點的，還要輕功好……”　　“最好叫帝十或風騷親來，追我軒轅只有他們才可以！”軒轅打斷�燕的罵聲，嘲弄道。　　“嗖嗖……”十餘支勁箭標射而出。　　“呼……”軒轅一抱�燕，身子一旋，如鬼魅般旋到那株枝繁恭弘=叶 恭弘茂的黃皮樹后，笑道：“差一點兒，差一點兒……”只把百戰和帝放氣得想吐血，但又無可奈何。　　“軒轅，你不會有幾天好逍遙的！”百戰狠聲道。　　“沒關係，我是過了今天不想明天的人，以後你想怎麼著便怎麼著吧。”軒轅笑答道，同時低頭向懷中的�燕笑道：“不好意思，太危險，只佔了一點便宜，望莫怪！”　　�燕聽軒轅這麼一說，不由得又羞又急，一手肘擊在軒轅的胸膛上，口是心非地道：“誰要你管，還不鬆手！”　　軒轅故意“哎喲”一聲，鬆開手，叮囑道：“小心點，他們的弓箭手還有百餘之眾，可不是吃素的！”　　�燕心中微暖，對軒轅所耍的這一手不禁佩服之極。自一開始軒轅便表現得處處充滿了自信和機智，不僅僅擁有非凡的武功，更有着非凡的智慧，處處都有着出乎人意外的大膽作風，甚至每一举手投足無不表現出其獨特的魅力。這使得�燕將最初心中所定的壞印象慢慢有所好轉，而且越與軒轅接觸，越發現這個喜歡故作神秘又浸不經心的人實在是精明得可怕，也更讓人難以揣測。但正因為這樣才會更勾起人的好奇之心，是以，�燕竟不再對軒轅產生多大的排斥感。　　“好了，我們還是趕路吧，不要在這裏與這群無聊的笨蛋糾纏不清了。”軒轅提議道。　　“好吧！”�燕此刻對軒轅更是充滿了信心，或許是受了軒轅那強烈自信的感染，對那充滿死亡危機的前途，竟絲毫沒有懼意，她也不知道這個變化是從何時開始的。　　“軒轅，無論你躲到哪裡，都不會有好日子過的！”　　“你回去把嘴洗乾淨，你的嘴已經發出了屍臭味……”軒轅回頭向那邊罵喊的百戰回敬道。

# 第五章 危機重重

　　“長老，軒轅和一個女子已經向死亡沼澤中進發了，屬下無能中了他的詭計，害……”　　“不用說了，我早已知道！”帝十打斷百戰的話，冷冷地道。　　百戰一時噤若寒蟬，偷偷地瞟了帝十的表情一眼，又望瞭望臉上浮腫稍減，但仍有些猛然的敖廣，仍不知道帝十將作出什麼決定。　　敖廣無奈何奈地嘆了一口氣，道：“老夫征戰無數，從未敗過，沒想到竟栽在這毛頭小子的手上，如果不斬下這小子的腦袋，實在難泄我心頭之恨！”　　帝十背負雙手，來回地在石室之中踱步，心中似有無限的思緒，無法平靜，半晌才慨然道：“這小子已讓我們損失太多，他簡直不是人，我帝十從未受過如此敗辱！不過，如果能夠收服這小子歸為己用，那便是最好的結局了。”　　“但誰能夠抓住他呢？誰又能訓服他呢？這小子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才，只可惜一開始便是我們的敵人！”敖廣無可奈何地道。　　“看來，我們要請花蟆人出手了！”帝十想了半晌才嘆了口氣道。　　“你是說要在死亡沼澤中對付他？”敖廣驚問道。　　“那小子已深入沼澤，在那裡沒有比花蟆人更擅於生存的部族了。”帝十道。“那倒不見得，不過由花蟆人去對付那小子也好，省得我們為之頭疼。”敖廣對軒轅打內心裏便存在着一些懼意，如果能不由自己去對付軒轅自是最好。　　“這小子一日不除，便是我們的心頭大患！當然最好是能夠生擒他，讓聖姬以‘大無上法’訓服這小子！”帝十竟起了愛才之意。　　“嘿……”敖廣怪怪地笑了一聲，道：“長老似乎不知道因為這小子使我們這次損失了近五百人和不少高手，也使我們北擴之舉不得不到此為止了……”　　“我知道，但就算你殺了這小子又能如何？百戰，立刻飛鴿傳書給花蟆人，讓他們全力截殺軒轅，能活捉最好！”帝十吩咐道。　　敖廣不以為然地冷哼一聲，無論軒轅是戰是降，都極有可能成為他的眼中釘，因為在內心的氣勢上，他早輸給了軒轅，他絕不想有人壓在他的頭頂。因此，他很不歡迎軒轅。其實，到此刻為止，軒轅猶未曾與他正面真正地交手。　　※※※　　“天就快黑了，我看今天就到此為止，再向前走就已深入死亡之地，不如養足精神，明天好應付一些變故！”軒轅駐足道。　　�燕點了點頭，望瞭望夜然漸深的遠處，道：“這個地方還是比較安全，我曾和爺爺來過，但再往前我也不太清楚了。”　　“哦，還說給我帶路，連自己都不清楚，豈不是真的來陪我……”　　“不準說不吉利的話！”�燕似乎明白軒轅接下來所說之話，打斷道。　　“嘿，我是說來陪我游山玩水。”軒轅笑了笑，�燕也跟着笑了。　　“這一路之上似乎並沒有遇到什麼兇險。”軒轅環眼四顧道。　　“如果不是熟悉路徑，這段路我們只怕已死過數十次了，那毒瘴，那浮泥，那蠍地……你呀，只是幸運地碰到了我！”�燕不以為然地道。　　“嘿，那倒也是，真是幸運，竟然碰到了你，有美同行倒也不寂寞，幸虧你把你爺爺換下來。”軒轅有些誇張地道。　　“少貧嘴，後面的路還長着呢。這片沼澤地方圓三四百里，我們現在所走的才不到十分之一！”�燕仍有些憂心忡忡地道。　　“明天的事明天再考慮吧，先找個好位置安頓下來再說！”軒轅說話間向一棵很低卻極盤根錯節的黃皮樹走去。到了這裏倒是很難再見到那種高大的樹，因為這裏的土質太過鬆軟，濕度太重，倒是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蕨草和矮禾粗莖的草很多，到處都是高高密密的，犹如一片蘆葦盪。之間幾無路可找，若非�燕曾經走過這一段路，只怕真的很容易迷失方向。　　�燕緊跟着軒轅，軒轅卻拔出腰間的鐵管。　　“這是什麼東西？”�燕望着那僅有三尺長的鐵管，有些不解地問道。　　“好東西！”軒轅神神秘秘地笑了笑，伸手在鐵管底部一旋。　　“錚……”鐵管竟彈出一截兩尺長的鐵棒，軒轅不由得回頭向�燕望瞭望，道：“是個好東西吧？”　　“啊，太精巧了，怎會這樣？”�燕大感意外，但也為這巧妙的設計而驚嘆。　　“這還算不了什麼。”軒轅說話間手臂一抖。　　“錚”！那冒出的兩尺鐵棒之中再彈出一根八寸長、鋒利無比的槍頭，竟是一桿製作極為精巧的槍。　　這桿槍的槍桿和槍管正是由那神谷中紅眉老者的釣桿所改裝而成的，這之中的改裝乃是共工氏的巧匠根據望月長老那根絕命棍的原理所造。別看這桿槍的槍桿與槍管之間有部分是空的，但極堅硬之處比之白臘桿還有過之而無不及。軒轅本就是見紅眉老者那根釣桿極硬，因此這才撿來，一根連含沙神劍都不能輕易劈斷之物，自有其過人之處。　　“沒想到世間竟有人能做出如此精緻的槍，真是太神奇？”�燕忍不住贊道。　　“世間神奇的東西很多，便說這片沼澤地吧，不也很神奇嗎？人類的神奇比之大自然，真是太渺小了！”　　軒轅感嘆着把槍頭又頂回鐵棍之中，將鐵棒旋轉一下，又道：“我就用這桿槍來打草驚蛇，開出一條好道來！”　　�燕也知道，這樣的雜草叢之中，毒蟲是防不勝防的，也將衣袖紮緊，靴口紮好，再拔出隨身所攜的――柄兩尺半長的短刀在手。　　“用我的劍吧！”軒轅拔出含沙劍遞給�燕，笑道。　　�燕猶豫了一下，看着軒轅那似笑非笑的表情，也就接下了，只感含沙劍入手稍沉，冰寒透體，使人精神為之一振。　　“好劍！”�蒸雖不是使劍之人，但卻知道手中之劍絕對是一柄好劍。　　“小心點，很利的！”軒轅自包中取出那雙特製的皮手套，一邊分開着雜草，一邊前行。　　�燕也戴起手套，這是防止手掌被這些雜草割破，因為這之中有許多草都是含有極烈的毒素，一不小心割破了手，說不定便會引起中毒，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今天晚上看來要到這棵樹上搭個窩了！”軒轅幾乎找不到乾燥的地方，有些無可奈何地道。　　黃皮樹周圍的地面似乎結實了不少，並沒有踩下去冒水的情況。　　“小心，那是什麼聲音？”�燕一驚，提醒道。　　“如果我沒說錯的話，今晚有蛇肉可吃了。”軒轅說話雖然輕鬆，但整個人都變得小心起來，同時豎起耳朵捕捉那“噝噝……”之聲傳來的方向。　　“小心些，這傢伙大概是要與我爭地盤了！”軒轅淡淡地說了聲，腳步緩緩地向聲音傳來之處移去。　　“呼……”在軒轅拔開眼前一片擋住視線的雜草之時，一股強大的腥風迎面撲至。　　軒轅冷哼一聲，手中的短槍如箭般標出，在側身的同時，將撲來的大蛇頭撥向一邊。　　“小心！”�燕大駭，這條蛇足有水桶般粗細，這一撲之力的強大可想而知。　　軒轅並不是第一次與巨蛇相鬥，這條蛇雖然巨大，但比起有僑族龍潭之中的巨龍卻是小巫見大巫，根本就不成比例。　　當然，這條蛇所擁有的力量，當然也非人力所能承受。是以，打一開始，軒轅便以四兩撥千斤之式將巨蛇撥向一邊，而在�燕喊叫之時，他便已出刀。　　“噗……”大蛇一衝衝出三丈多遠，但巨大如鐵索般掃向軒轅的長尾卻被軒轅的刀斬中。　　軒轅被震得疾退，“躲開！”軒轅疾退的同時，疾呼道。　　“呼……”大蛇吃痛，整個身子一曲，三四丈長的軀體向中間翻卷，竟欲將軒轅絞碎。　　�燕在這種情況之下，絲毫不知該如何辦，因為她也是獵人，深知巨蛇這一卷之力，足以讓人腰折骨碎，可她也在被卷的範圍之中，正當她準備揮劍一拼的當兒，突覺身子一輕，軒轅已提着她掠上虛空。　　“嘩……”那些雜草樹桿竟摧枯拉朽般被絞碎，而大蛇的身子已盤成一個巨大的蛇餅。　　�燕驚魂未定之際，軒轅已落在黃皮樹的一根粗枝上。　　“哇，這裏該不會是個蛇窩吧？”軒轅剛落足樹桿，一條小蛇已自另一根枝頭飛射而來。　　“哧……”軒轅一手挾着�燕，一手揮刀斷蛇，動作流利之極。　　“啊，這樹上好多小蛇……”�燕驚呼道。　　“而且都有劇毒！”軒轅也暗暗叫苦。　　“呼……”“小心……”�燕再次驚呼。　　軒轅想也不想，一舉�燕，身子再次衝天而起，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因為那條巨蛇竟然衝天彈起，向他們落足之處攻到。　　�燕駭然驚呼，軒轅衝起的速度極快，但那巨蛇的上沖速度更快，望着那張血盆大口，那冷如疾電的蛇目，她不禁有些絕望地驚呼。　　“砰……”軒轅一聲冷哼，臨危不亂，以左腳踩在巨蛇的上齶，身子由上沖而借力斜掠。而那棵黃皮樹上也有數十條大大小小的蛇掠出，向軒轅追到，但都因力道用盡而自高空墜落地面。　　軒轅帶着�燕在空中連翻數翻，落在距黃皮樹的六丈之外。　　“轟……”那巨蛇的沖勢一盡，巨大的軀體重重地落下。　　�燕只感到頭昏眼花，軒轅在空中翻滾的速度極快，而且幾個動作之間騰挪縱躍無所不用，�燕在驚慌之下，竟有些受不了。　　“小心了，劍給我！”軒轅鬆開�燕，將手中的槍向地上一插，更還刀入鞘奪下�燕手中的含沙劍。　　�燕面對此種情況早已六神無主，只得一切都聽軒轅的。　　“後退！”軒轅的語氣極為堅決，同時雙手握劍向巨蛇落地的方向逼去。　　�燕大驚，她似沒有想到軒轅竟要主動向巨蛇進攻。　　“來吧，畜生！”軒轅的身子似乎在剎那間籠上了一層魔火，生出一種強大無匹的氣勢，髮結也隨之綳斷，那不短不長的頭髮竟然無風自飄起來，只是軒轅的身子在邁出兩步后犹如生了根一般立於地上。　　巨蛇似乎也感受到了來自軒轅身上的殺氣，那種氣息更充滿了挑釁的意味，一時間失去了目標的巨蛇豎起巨頭，竟達一大多高，那醜陋的三角形尖頭和冰冷而貪婪的眼睛讓人有種想嘔吐的衝動。　　�燕心頭髮寒，她還是第一次認真地打量這巨物，竟比自己想象的更為可怕。她知道一條蛇若能將豎起一丈多高，那這條蛇至少有近四丈長，加之蛇如此之粗，它本身的重量便足足有數百斤，這樣的蛇別說是人，即使連小牛也能吞下去。　　蛇信不住地伸縮着，巨大的蛇頭似乎是被風吹動的浮柳，左右搖晃着，更緩緩地向軒轅逼近，那閃爍着暗淡光彩的青鱗也變得極為清晰。　　�燕簡直不忍心再看這場力量懸殊的戰鬥，她是獵人，也明白這種蛇是如何難纏，她的族人見到這類蛇只會視之為魔鬼，走避惟恐不及，而眼下這條蛇不僅毒，而且渾身鱗堅皮厚，簡直可以刀槍不入。一條劇毒之蛇能長到如此之大，至少也有六七百年的時間，大概也只有這種沼澤之地才有這樣的毒物……　　軒轅的心靜若止水，反而充滿了無盡的鬥志，這是第三次與巨蛇交手，而這條巨蛇雖比不上龍潭之中那條，但比之地祭司洞中的那條，卻至少大了一倍，相信這是一個很頑強的對手，不過軒轅也不是當日的軒轅。　　“來吧，畜生，嘗嘗劍的滋味！”軒轅說話間，緩緩地將劍舉於胸間，劍尖斜指巨蛇的咽喉之處。　　“小心些！”�燕後退數丈，擔心地提醒道。心中卻在暗自為軒轅乞福，但這一刻她反而更平靜，如果軒轅殺不了這條巨蛇，他兩人都只會是死路一條。　　死亡，並沒有什麼好怕的。是以�燕反而平靜下來，只是仍忍不住關心軒轅。　　巨蛇似乎受到軒轅的氣勢所逼，竟在與軒轅相隔兩丈之處停住，那是一片草木被巨蛇紋碎的空地。　　巨蛇的紅信不住地試探着，身子也在微微地捲曲着。　　軒轅卻突然發出一聲爆吼！　　巨蛇陡驚，便連�燕也駭了一跳，她怎麼也沒有想到軒轅在這種時候居然會來這樣一聲狂吼。　　“呼……”大驚的巨蛇再也忍不住了，巨大的蛇頭如隕石一般向軒轅砸到，血盆大口呼出一陣滾熱的腥風，吹得軒轅頭髮和衣衫獵獵作響，但是軒轅沒有動。　　“小心……”�燕忍不住驚呼，但眼看軒轅就要被那血洞般的大口吞沒，她的眼下突然失去了軒轅的蹤影，只看到了那張血口中幾根雪亮鋒銳的短齒――呈倒鈎狀的短齒。　　“去死吧！”軒轅的身子竟出現在蛇背上，�燕根本就沒有看到軒轅是怎麼動作的，但軒轅已翻到了蛇背之上卻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噗……”軒轅雙手握劍狠命地刺入了巨蛇的背脊，這本是刺向巨蛇七寸的，但卻因蛇身的扭動，使得軒轅腳下打滑，這一劍竟刺偏了。　　“唬……”巨蛇吃痛，狂呼一口氣，腥臭至極，氣流破口而出，竟似狂嘯。　　“轟……”蛇尾倒抽而回，直擊向軒轅。　　軒轅此刻倒有些後悔不該穿上這雙底下有鱗片的皮靴，若不是羅羅的鱗片，與巨蛇背上的青鱗相滑，這一劍絕對可以是致命的一擊。不過，此刻他後悔也沒有用，只得帶劍一拖，在巨蛇之尾擊來之時飛速掉開。　　“轟……”草木四濺，泥土狂飛，巨蛇發瘋般扭動着受傷的軀體，它的背脊竟被軒轅劃開一道數尺長、近半尺深的傷口。　　血水四濺，軒轅身上也被腥臭的蛇血所沾，幾欲嘔吐。　　“小心……”�燕再次驚呼，這一切都是在電光石火之間發生，只看得她的心懸到了心口上了，但見巨蛇受傷攻勢更猛，不由再為軒轅捏了把汗。　　軒轅一聲輕嘯，此刻有神劍在手，根本就不在意巨蛇的攻擊，但他想錯了。　　“呼……”巨蛇張開大口竟噴出一團如煙似霧的氣體，比之巨蛇的氣味更腥更臭。　　“快退！”軒轅以最快的速度狂退，同時拔起插於地上的鐵槍，用力一抖，竟貫射入巨蛇之口，直釘在蛇喉之間。　　�燕哪會不明白？巨蛇在作垂死的反撲，連那最不輕易攻出的毒液也全部噴出，這是任何動物遇到最強敵人之時，才會作出的決定。可見巨蛇也感覺到軒轅足以威脅到它的生命，這才不惜大傷元氣噴出毒霧。　　�燕疾退，不用軒轅說她也明白這毒霧的可怕。　　巨蛇一陣翻騰，攪得泥草狂飛，如同颳起一陣龍捲風，而軒轅也在剎那間退出四丈，卻一下子半跪在地，以劍拄身，嘔吐起來。　　“你怎麼了？”�燕大驚，慌忙來扶。　　“別碰我！”軒轅驚呼道。　　“我戴了手套。”�燕忙道。　　軒轅這才鬆了口氣，又嘔出兩口臟物，才吩咐道：“退後！”　　�燕一呆，關心地問道：“你沒事吧？”　　“怎麼沒事？簡直快把我給臭死了！昨天吃的東西都吐出來了。”軒轅大驚小怪地道。　　�燕見軒轅這個時候還有心情開玩笑，正要出言相責，卻發現軒轅上衣竟化為碎片飛落。　　“怎會這樣？”�燕驚呼道。　　“因為我的上衣沾上了毒液，全給腐爛了！”軒轅也有些驚駭莫名地道。　　“你沒事吧？”�燕擔心地問道。　　“至少目前沒事，這蛇好毒！”軒轅的目光落在那毒霧所沾的草上，那些草竟似被火燒了一般，變得枯焦。　　“快走吧，我們快離開這裏！”�燕心中焦灼地道，望着那巨蛇發狂般扭動的軀體，她心頭泛起了一絲莫名的寒意，再想到那黃皮樹上掛滿的大大小小的蛇蟲，她便想嘔吐，更想儘快離開這個鬼地方。　　“我的短槍還在那畜生的喉中，讓我去取回來！”　　軒轅再次站起身來，那渾身如鐵般的肌肉泛着一縷淡淡的光澤，使得�燕的心禁不住抖了一下。　　“算了，生命比一桿短槍重要多了，何必去為它冒險呢？”�燕急道。　　軒轅轉身輕輕地拍了拍�燕的肩頭，自信地道：“你放心好了，我不會有事的，這畜生傷不了我，比它更大的蛇我都斗過，此刻我仍活得好好的，你就當它是一條蚯蚓好？”　　�燕不語，只是有些幽怨地望了軒轅一眼，眸子里竟有淚光，像是一個賢慧的妻子遇到了一個不爭氣又不聽話的丈夫一般，情緒有些救動，而又有些感傷。　　軒轅心中生出無限的憐惜，他知道�燕不僅僅是關心他，還心中害怕，害怕他遇到什麼不測，而她一介女流又如何能夠孤單地活着離開這充滿死亡氣息的沼澤地？　　“嘖……”軒轅忍不住在�燕那美麗的眼睛上吻了一下，伸出有力的手抓住�燕的手臂，柔聲道：“相信我，我們一定不會有事的！”　　�燕並沒有抗拒軒轅這突如其來的一吻，只是有些激動，顫聲道：“你一定要小心！”　　軒轅轉身面對那仍在翻騰的巨蛇，一時豪氣衝天，仰天一陣長嘯，聲震九霄，清亮激昂，宛轉不絕，似乎是要以一嘯而吐盡胸腔之中的悶氣。　　“不好，樹上的那些小蛇也全都下來了。”�燕突然驚呼道。　　軒轅眉頭一皺，道：“你等我一會兒！”說完身子急速地向巨蛇靠近。　　巨蛇在劇痛發狂之時，再見仇人，變得更狂，更暴躁。　　軒轅冷哼一聲，身子左穿右插，對巨蛇的鐵尾的攻擊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 第六章 搏命一擊

　　巨蛇的咽喉被刺穿，那根短槍卡在嘴裏進不能進，出不能出，使得巨蛇瘋狂地擺動着腦袋，但卻無論如何也甩不掉那桿利槍。　　軒轅本想結束巨蛇的生命，但見那一群小蛇全都自樹上下來，大大小小几有成千上萬條，他怕�燕心急，也便只是準確地抓住槍柄。　　巨蛇頭部猛甩之時，軒轅便藉機猛地一拔，帶起一蓬血雨，軒轅在虛空中倒翻幾個跟斗，輕巧地落地。　　巨蛇又發出一聲凄吼。　　“軒轅，那是什麼？”�燕驚呼道。　　軒轅忙掠到�燕身邊，順着�燕手指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見四面八方的雜草竟都出現了許許多多的草路，而這草路顯然在極速移動，便如一條條大蛇行過雜草叢，使得雜草向兩邊倒去。　　軒轅倒抽了一口涼氣，心頭直發寒，口中有些吃驚地道：“該不是又來了這麼多大蛇吧？快走！”　　�燕的臉色變得蒼白，此刻他們顯然已被自四面八方趕來之物所包圍，只看那一道迅速分開的草路，恐怕有成千上萬條大蛇。　　“不，不是蛇，是蜈蚣……”軒轅驚呼。　　“好大的蜈蚣！”�燕也忍不住尖叫出來。　　軒轅的額頭上滲出了汗珠，只看這蜈蚣竟有手腕那麼粗，長達兩尺，那黑紫色的殼竟像是一層厚厚的盔甲，而那兩隻尾鉗犹如兩柄利刃，觸鬚竟有拇指那麼粗，那在草面上划動的“腳”，所過之處，竟如刀一般把雜草連根割斷。　　“我的天啊！”軒轅也忍不住驚呼，很快周圍便出現了數十條大小不一的巨大蜈蚣。最小的也有尺余長，最大的竟達兩尺多，但這一些蜈蚣徑直向眾蛇爬去。　　“它們是聞到蛇血的腥味來的！”軒轅猜測道。　　�燕放眼一望，遠處還有不知道多少的蜈蚣趕來，在驚嚇之下，她竟不知道出聲說話。　　“快走，離開這個鬼地方！”軒轅猛地一腳踢飛爬到身前的一條巨大蜈蚣，一挾已嚇軟的�燕，奪路就逃。　　那些蜈蚣所走之地很明顯，是以軒轅專挑不與這些蜈蚣相遇的地方走，偶爾與之相對，便踏上它們的背直掠而過。軒轅的速度快極，那些蜈蚣根本就來不及反應，他便已躍開。而且軒轅那特別的皮靴筒長，也像是為腳上套了一層盔甲般。　　軒轅一口氣奔出敷十里，來到一片低矮的樹林中。　　樹林之中水氣極重，但難得地面極為結實，倒是不知道是多少年的落恭弘=叶 恭弘腐爛了之後在地上積成了臟兮兮的糞料。　　軒轅一邊放下�燕，一邊扶着一棵樹榦急促地喘息起來，口中道：“你可真重！”　　�燕臉上升起一抹紅霞，軒轅赤裸着上身，挾她行了數十里，這是她往日從未想過的事，雖然一切都是被形式所迫，可也讓她心中生出無限的遐思。她第一次與一個男人如此親密接觸，也感受到一種從未有過的刺激，特別是軒轅肌肉蠕動之時，與她身體的磨擦，還有那粗獷而又特別的男人氣息。　　“你怎麼了？嚇傻了嗎？”軒轅喘了幾口粗氣，脫下手套，拍拍�燕那發燙的俏臉，有些吃驚地問道。　　“呀，怎會這麼燙？你沒事吧？”軒轅這一路來不知道經歷了多少驚險，精神一直處在極度緊張之中，便連此刻仍心有餘悸，竟沒有意識到�燕的異常只是因為他。　　“沒……沒事！”�燕有些緊張地道，她似乎很怕自己的心事被軒轅看出來。　　“沒事就好，看你緊張成這樣，早知道就不要你陪我到這鬼地方來了，你卻不聽，現在知道怕了吧？”軒轅笑着道。　　“誰害怕了？”�燕立刻反駁道。　　“哦，沒怕沒怕，是我害怕了，給我找件衣服來，這鬼地方不穿件衣服，皮會刮破的！”軒轅揉了揉一處被荊刺劃破的傷口，漫不經心地道。　　�燕忍不住好笑，但順從地迅速自軒轅的包裹里掏出一件素布緊身衣，問道：“這件怎麼樣？”　　“將就着穿吧，反正是衣服總要穿的。”軒轅接過衣服，迅速套了上去。　　“現在怎麼辦，難道今晚在這裏休息？”�燕問道。　　“我看找不到更好的地方了，天黑得可真快。”　　軒轅望瞭望天空，已成了淡灰色，而沼澤中的水氣更將林子罩得很緊，天色顯得更暗。　　“啪……”軒轅在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將手中之物拿到身前一看，驚叫道：“哇……好大的蚊子，吃這麼多血！不行，不行，換件厚些的衣服，否則肯定會被這些吸血鬼抽干不可。”　　“這也是沒有辦法，沼澤中的蚊子又大又毒，且數量極多，現在才剛剛黑，待會兒會更多。”�燕嘆了口氣道。　　軒轅也禁不住苦笑道：“讓你也跟我一起來受苦，真是不好意思。”　　“也沒什麼，其實，我也很想去一趟君子國。”　　�燕澀然道。　　軒轅心中一陣感動，道：“你也不用這樣安慰。我，是我的錯便是我的錯，也沒必要為我辯護。”　　�燕淡然一笑，並不作解釋，只是向四周望瞭望，道：“我特意帶來了尋木灰，只要抹在身上，那些蚊子便不敢叮咬了，不過不能直接抹在皮膚上，若是抹在臉上，會使臉皮生出紅斑且奇癢無比。”　　“哦，尋木灰？這東西有用嗎？”軒轅奇問道。　　“自然有些作用，至少會讓你少受點痛苦。”�燕道。　　（注：據《山海經》記載：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　　“這倒是不錯。”軒轅向四周望了一眼，見有幾棵樹比較高，竟有三四丈之高，不由得喜道：“好了，我們可以架床了。”　　“怎麼架？”�燕奇問道。　　軒轅接過自己的包，將那一串細繩和大獸皮拿出，身形如鳥一般掠上樹榦，再左穿又插地將細繩橫在空中。　　�燕卻惑然不解，但看軒轅又折了一些樹枝，更斬落幾根粗枝幹一陣搭拼，竟很快在那高樹上架起了一個簡易的“巢”，便如巨大的鳥窩一般，但卻是橫在空中，並不與樹權和大樹榦接觸，而是像個搖籃鞦韆般地懸在那根細繩之上。　　軒轅將獸皮向那空中的巢上一鋪，身子輕巧地躺了上去，竟晃晃悠悠，穩穩噹噹。　　“怎麼樣？”軒轅向下面仰望的�燕問道。　　“你小心一些。”�燕叮囑道。　　“放心好了，這是我發明的空中搖籃，萬無一失，可是我獨一無二的手才能編織而成，別人絕對達不到這般效果。”軒轅自信地道。　　�燕見軒轅在上面翻來覆去，那個“巢”卻並沒有塌下，也稍稍放心下來，她也知道，只要不把那幾根大粗枝壓斷，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軒轅飛身而下，道：“這個‘巢’便給你了。”　　“那你呢？”�燕問道。　　“我也不知道你要來，便只準備了一根繩子。不過，我在樹杈上再搭個‘巢’也無所謂呀。”軒轅聳聳肩道。　　“這怎麼行？……”　　“少��嗦了，現在可是共患難哦，你若再推辭，明天我就一個人走了。”說話間軒轅不由分說地一把抱起�燕躍上樹杈，將�燕穩穩噹噹地放在“巢”中。　　�燕大羞，但卻又無法抗拒軒轅的大力，只得乖乖地坐入“巢”中。　　“好了，給我一些尋樹灰吧，我再找點枝恭弘=叶 恭弘為自己做個頭盔就行了。”軒轅笑道。　　�燕忙自包裹中掏出一個小瓶，遞給軒轅，軒轅在接過小瓶之時，一把拉過�燕那柔嫩的玉手，輕吻了一下，然後不等�燕反應，倒翻了一個跟斗，大笑着掠向另外一根樹杈。　　※※※　　這一夜，軒轅並未能真正地睡着，並非因為蚊子的騷擾，尋木灰還真效，竟然沒有一隻蚊子來叮咬。　　不過，軒轅也見識了沼澤之中蚊子的可怕場面，如果在白天看，定能看到黑壓壓的一片，那群體嗡嗡之聲像是古樂隊在奏樂，又雜亂無章，吵人之極。　　軒轅倒不怕被吵，只是在這荒野的沼澤之中，他不能不加以提防，而這夜他消滅了五條欲自樹上偷襲而至的毒蛇。他更發現林間在夜裡出沒着一種他以前見都未曾見過的怪物。六足如同蜘蛛，但卻頂着鼠頭，橫着四處爬行，卻是以蚊子為食，渾身長着慘綠色的毛，在夜裡倒也駭人。不過，這怪物並沒有來騷擾軒轅和�燕，但到了天將亮時，這怪物便迅速鑽入腐恭弘=叶 恭弘之中，顯然是生長在地底之下。　　林間也有一些如蜥蠍般的東西，但卻長着極尖極長的嘴，鋒利的尖齒在喉上閃着幽光，似鱷非鱷，似蛇非蛇，在頭頂長着一隻暗紅色的角，這種怪物似乎專門抓那蜘蛛般的怪物吃，而且吃蛇，曾在軒轅的樹下徘徊了一陣子，但卻無法上樹，這才悻悻而去。　　�燕似乎睡得很香，有軒轅在其身邊相護，她很放心，也很坦然，加上第一次睡在這空中之“床”，感覺極為舒服，竟然感覺不到這裡是蠻荒的死亡沼澤。而且，軒轅在設計這個“巢”之時，專門設了一些遮擋露水的頂棚，也不用擔心露水，自然是睡得極為香甜，抑或是因為白天又驚又累，這才能安然入睡。　　天仍未大亮，軒轅便摧醒了�燕，道：“快起來，瘴氣快來了，再不起來可就永遠都醒不了嘍！”　　�燕慌忙坐起，在微微泛青天光之下，也看到了遠處一層灰色的霧氣正向這邊移來。　　“來！”軒轅伸手拉着�燕自那“巢”中下到樹杈之上，道：“收拾東西，我來拆‘床’！”　　�燕揉揉眼，理了一下頭髮，依言收拾起行囊，軒轅卻將那繩子的幾個結解開，然後伸手一拉一抖，整個精巧的“巢”竟輕易瓦解，只讓�燕驚服不已。　　“咕咕……呱呱……咕……咕咕……呱……”一陣怪響竟是自�燕的包袱中傳出，只嚇得�燕忙驚呼着鬆開手中的包袱。　　包袱落地散開，裏面竟爬出一隻奇大的蛤蟆，這蛤蟆身體的顏色竟極雜，到處都是花斑，叫聲極響。　　“是一隻蛤蟆！”軒轅不由得好笑道。　　�燕的臉色有些蒼白，抓住軒轅的手，幾乎嵌入了肉中。　　“你怎麼了？”軒轅感受到了�燕內心的極度緊張，關心地問道。　　“七彩花蟆，這是花蟆凶人養的劇毒之物。”�蒸有些驚惶地道。　　“花蟆凶人？難道沼澤之中還有人居住嗎？”軒轅奇怪地問道，同時伏下身來將�燕的包袱從內向外整理了一遍，並沒有發現第二隻。　　“你說的不錯，花蟆凶人總是住在最為惡劣的地方，我並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住在這片沼澤中，但據我族的先人說，在這死亡沼澤之中至少住着三個氏族的人，這些人都神秘之極，比之這沼澤之中的毒蟲猛獸更為可怕。那位先祖說，他懷疑傳說中的妖魔渠瘦氏也是生活在這片死亡沼澤中。”�燕心神稍定地道。　　“妖魔渠瘦氏？”軒轅趕上幾步，一腳踏住那隻七彩花蟆，反問道。　　“我也不知道那是一群什麼人，但先祖說他們比花蟆凶人更可怕，與當今的魔帝蚩尤似有着極深的關係。”�燕解釋道。　　軒轅心中暗惑，他倒是並不知道這些，但他卻知道花蟆凶人與九黎族有着交往，如果這隻彩蟆真是花蟆凶人之物的話，很有可能是帝十讓花蟆人來沼澤之中追殺自己。不過，他並不害怕這些。　　“這的確是七彩花蟆，但怎麼會跑到我的包袱中來呢？”�燕奇道。　　“可能這隻七彩花蟆能爬樹，爬到你的包袱中也說不定，誰叫你將包袱掛在樹榦上？”軒轅道。　　“只怕花蟆凶人只怕已到了這附近。”�燕擔心地道。　　“這樣豈不更好？至少，我們這一路走過去便不會太寂寞，難道不是嗎？”軒轅笑道。　　“他們比九黎人更可怕……”　　“不必想他了，車到山前必有路。走吧，瘴氣就要來了。”軒轅將包袱溫柔地掛上�燕的肩頭，淡然道。　　�燕望了軒轅一眼，心中充滿了溫暖，道：“我知道前面有條小河，河水很乾凈，我們去那裡洗漱一下，吃點乾糧吧。”　　“哦，那是再好不過了。”軒轅微感興奮地道。　　※※※　　“難得，難得，這種地方居然會有這麼明凈的小河，真是難得！”軒轅不由得讚歎道。　　“若不是我曾和爺爺來過一次，也不敢相信這個地方會有這樣一條美麗的河流。”�燕忍不住踏入這條以卵石為底的小河。　　軒轅只感覺這裏的天空似乎也明朗了許多，忍不住長長地吁出一口悶氣，問道：“你跟你爺爺來這地方干什麼？”　　“別看這裡是一片死亡之地，但也有許許多多的奇珍異物，有許多別的地方根本就沒有的東西……”　　“就是為了找這些奇珍異物嗎？那也未免太冒險了吧？”軒轅不以為然地道。　　“你不也是在冒險嗎？”�燕伸手捧了一捧清涼的河水，笑了笑道。　　軒轅也不由得笑了笑。　　“其實，何為值？何為不值呢？生命無常，天意難測，誰能說庸碌一生，無風無浪的一生便是幸福呢？”�燕說完將手中清水送入口中。　　軒轅不由得對這位嬌滴滴的美人刮目相看，忍不住鼓掌贊道：“說得好，說得好，真是深得我心。”　　“哦，你也是這麼認為的嗎？……”�燕這一問才知道自己的話是多餘的，自軒轅的這一切表現都可看出他不是一個甘於平庸之人，旋又自顧地對着軒轅笑了笑，軒轅也笑了。　　軒轅脫下皮靴，也光着腳丫踏入淺淺的河床之中，狠狠地搓了一下臉上的血腥，那冰涼的清水一觸肌膚，頓時讓人只覺得神清氣爽。　　“真舒服！”軒轅猛地痛飲一氣，拍拍胸口，歡悅地道。　　“好好地享受這裏的清泉吧，以後的幾天中，只怕便沒有這麼舒服的地方可供我們休息了。”　　“昨晚為什麼不帶我來這裏？這也不是很遠嘛。”軒轅有些訝異地道。　　“晚上就沒有這麼寧靜了，晚上這裏也許是最為危險的地方，那個時候來，恐怕咱們都得喂入怪獸們的腹中了。”�燕煞有其事地道。　　“不會吧？”軒轅打量了四周一眼，並沒有發現特別的異常。　　“這條小河全長只有四里路，沒頭沒尾，河水自一個地下石縫中流出，然後再流入黑水潭。白天，這裏一片寧靜，但到了晚上，黑水潭中的怪物們便會沿着河岸爬上來，四處出沒，這裏最為通風，也是怪獸最喜歡的地方，你說我們晚上能來嗎？”�燕反問道。　　軒轅一愕，顯然�燕並不是在說謊。　　“如果不是這條河的水每一刻都在不停地流動的話，這裏的水根本就不能喝，甚至連洗臉都不能，只怕也會和其他的地方一樣滿是淤泥腐臭之味了。”�燕又補充道。　　“那倒是很有趣！”軒轅踏着水底卵石，竟生出一種懶洋洋的感覺。　　“感覺真好。”�燕洗漱完畢，忍不住道。　　“我的感覺也不錯。”軒轅兩眼絲毫不移地盯着�燕洗漱，似笑非笑地道。　　�燕俏臉微紅，佯嗔道：“你幹嘛賊眼兮兮地看着人家？”　　軒轅好笑道：“當你在窮山惡水之中發現一朵絕美的花，你會不會多留意幾眼？”　　“貧嘴！”�燕佯怒道。　　軒轅卻歡快地笑了起來，伸手拍了拍身邊一塊乾淨的石頭，坦然道：“來，先坐下來歇歇，想想在下一刻便要去面對那些窮山惡水，與死亡掙扎，我們也不能不在這裏多留戀一會兒，是嗎？”　　�燕猶豫了一會兒，旋又很坦然地坐到軒轅的身邊，笑道：“人的惰性便是這樣培養起來的，越坐越想坐，難道你不怕坐久了會後悔來到這片死亡之地嗎？”

# 第七章 七彩花蟆

　　軒轅不由得又笑了，扭頭神情專註地望着�燕，認真地問道：“你有沒有後悔來到這個地方？說真話！”　　“如果說沒有那是在騙人，但人的情緒絕非每一刻都是穩定的，偶爾會後悔，但大多數時間是無悔的，所以這是可以原諒的。”�燕坦誠地道。　　“哈哈，你也真夠老實的，不過坦白得可愛，我也跟你一樣，有時候後悔，在懷疑這次的決定是不是一個很大的失誤，但過後又覺得自己並沒有錯。人的一生能夠有多少時間去嘗試一些新鮮的事物呢？如果為一件事去後悔換得痛苦，倒不如為獲知一件新鮮事而歡喜。所以，無論這裏的風景多美，都不足以讓我駐足不前，頂多只能作一個短暫的品味。”軒轅笑道。　　�燕心神為之雀躍，興奮地道：“這次看來我是沒有選錯合作人！”說完竟主動地伸出手來。　　軒轅一怔，大感有趣地伸手相握。　　“我們一定能夠走出這片死亡沼澤！”�燕一時間似是充滿了無限的信心。　　軒轅訝然地望着�燕，不知道�燕為什麼會在突然之間變了個人似的，一時之間竟不知該怎麼說。　　“怎麼，不說話了？”�燕一時間變得極為主動，問道。　　軒轅乾笑道：“你的變化讓我吃驚，讓我懷疑你是不是喝多了撐壞了。”說到後來再也忍不住笑了起來。　　�燕先是一愕，旋即也歡笑起來，道：“我只想給你打打氣而已。”　　“你這樣一來只怕把我的銳氣都給奪了，把我的氣焰都壓下去了，哪裡是打氣哦，我懷疑你是故意整我……”　　“活該，誰叫你賊眼兮兮地老是不安好心？”�燕不打自招地打斷軒轅的話，笑罵道。　　“哈，你居然這般滑頭，你直說不就得了？何必這般壓人風頭，打擊我男性的自尊呢？”　　“有這麼嚴重嗎？誰能壓得住你的風頭？”�燕好笑地道。　　“難怪你們族中的年輕男子都對你敬而遠之，原來是你故意整他們。你的心計我算是服了，好好合作吧，有你這聰明而又富有心計的美女合作，肯定能順利過關！”軒轅笑道。　　“你不應該是個喜歡揭短之人，人家往日的表現只是想少一些糾纏，多點時間給自己而已，誰整了他們呢？是他們不夠自信而已。”　　“所以你就變得高不可攀，他們可望而不可及了！”　　“還提！”�燕有些不高興地道。　　“哦，好了，不說就不說，不過，以後我知道你的這一招，便可以想法破解嘍……”　　“誰怕你破解？不過，我還是事先告訴你一聲，別太自信了哦。”�燕頑皮地向軒轅眨了眨眼睛，充滿了挑戰的意味。　　“嘿，我還從來沒怕過……”軒轅說話間猛地將�燕向懷中一帶。　　�燕一驚，正欲驚呼，卻技軒轅封住了櫻唇，然後便無法控制地被軒轅奪去了初吻。　　軒轅毫不客氣地一氣痛吻，終於攻開了�燕的牙關，然後便是一陣如火如荼地長吻。正當軒轅志得意滿之時，驀地一聲痛呼，忙推開�燕。　　�燕也一掙而開，似笑非笑地望着軒轅得意地道：“這是給你這個小無賴的一點點教訓。”　　軒轅伸手在疼痛的唇間一摸，手上立刻留下一絲血跡，惱道：“你怎地咬這麼重？都出血了！”　　“哈，我還沒追究你強佔人家便宜的罪，你反倒責怪我這被欺負的弱女子的罪名來，我可不幹！你欺負了我，我咬了你，大家扯平，誰也不欠誰，如何？”�燕狡黠地一笑道。　　軒轅心中只好自嘆倒霉，氣鼓鼓地道：“誰叫你向我挑釁？”　　“嘻，我向你挑戰又不是要與你比力氣，而是看誰先向誰投降，而且是心服口服！”�燕絲毫沒有懼意地道。　　“我可沒答應接受，我退出，這麼凶的女人我可受不了……”　　“嘖……”這次�燕竟主動在軒轅的臉上親了一口，便哄小孩一般道：“哦，別生氣了，何必這麼小氣呢？大不了，我也讓你咬一下不就行了？”　　“真的，這可是你說的。”軒轅大喜道。　　�燕又一下子嬉笑着跑開，笑道：“相信才是傻瓜。”　　軒轅無可奈何地搖頭苦笑，不過此刻經這麼一鬧，心情似乎好多了，忖道：“女人就是這樣，愛上了一個人後，變化竟這麼大。”同時暗自慶幸一路上能有一個活潑的伴兒，那這一路也不會寂寞了。　　軒轅心裏哪會不明白�燕實已愛上了自己，只是她是一個很特別的女孩子，更是一個很懂得情調的女人，與桃紅的媚骨完全不同，更有異於蛟幽的清新純潔，也有異於雁菲菲的奔放善良，與褒弱的憂鬱含蓄也不相同，更不像燕瓊那般小鳥依人。不可否認，這也是一種極度讓人着迷的魅力。　　“好了，不鬧了，我們還是趕路吧，穿上你的鞋！”軒轅微微收拾心懷笑道。　　“還真有點舍不得走了。”�燕神情一肅，淡淡地道。　　“要堅信，前途還有更好的風景！”軒轅一邊穿鞋，一邊笑道。　　�燕也笑了，重複道：“前面有更美的風景，是啊，多好的希望！”　　軒轅一緊褲腿，抬頭望瞭望天空，豪氣萬丈地道：“人，只要希望不滅，前途永遠都是美麗的，這就是為什麼人每天都在進步的原因。只有擁有了希望，才會去追求、求索，也只有這樣，才能夠將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完美，只要我們有信心，有目標，這死亡沼澤又算得了什麼？”　　�燕眼裡閃過一絲異樣的光彩，但突然又露出驚駭之色，同時驚呼：“七彩花蟆！”　　軒轅也一驚，忙轉身望去，只見數百隻七彩斑瀾的蛤蟆緩緩爬來，那一對對鼓出的眼睛都注視着他們兩人。　　軒轅一挽背包，迅速在胸前打了個結，身子疾退，與驚惶的�燕並肩而立。　　“怎麼辦？定是花蟆凶人來了，否則怎會出現這麼多七彩花蟆？”�燕擔心道。　　“別怕，有我在，沒有誰能傷你！”軒轅肯定而堅決地道。　　“咕咕……呱呱……咕咕咕……呱……”數以百計的七彩花蟆似乎感受到了軒轅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殺氣，齊聲高叫了起來，倒也熱鬧至極。　　“這東西可以噴出毒液，我看我們還是快些離開這裏吧。”�燕提議道。　　軒轅笑了笑，道：“我們已經不能輕鬆地離開這裏了。”　　�燕若有所思地環顧四周一眼，除這河邊那窄窄的兩道亂石灘外，其餘的地方全都是一望無際的雜草，偶有一些矮樹，卻是了無生機地立着，天空之中除了兇猛的大鷹，便沒有其它鳥類敢逗留於這一方天空。　　有風吹過，更送來一陣陣腐泥的氣息，�燕沒有發現什麼。　　軒轅摘下�燕肩頭的大弓，搭上箭，竟對準天空中盤旋的大鷹。　　“你干什麼？”�燕大為不解地道。　　軒轅神秘一笑，驀地箭頭忽轉，只聽“嗖……”地一聲，利箭已沒入不遠處的一個土堆。　　“轟……”上堆突地炸開，一道暗影狂嚎着沖霄而起。　　“嗖嗖嗖……”軒轅沒有絲毫的猶豫，只是冷哼一聲，利箭銜尾而出，快捷無倫。　　“呱……”數百七彩花蟆中發瘋似的向軒轅撲到，躍起的速度和距離讓軒轅吃了一驚。　　軒轅驚而不亂，也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讓他慌亂，在三支勁箭連珠發出之時，大弓斜拖而下，幻起一幕弓影，疾掃那發狂撲來的七彩花蟆。　　“呀……”“噗噗……”　　一聲凄長的慘叫聲響起，軒轅的大弓已經將第一批攻來的七彩花蟆盡數掃開，中弓的蛤蟆無不骨碎肉裂。　　“下水！”軒轅一帶�燕，雙雙倒躍入河水之中。　　�燕也驚訝無比，因為她看到那土堆之中竟竄出了一個人，但這人卻無法躲過軒轅的連珠之箭，再自空中重跌而下。　　“咕……呱……咕……”軒轅一退入水中，那群七彩花蟆也迅速躍入水中。　　軒轅淡淡一笑，帶着�燕趟到河水的對岸。　　“花蟆凶人來人！”�燕極為驚惶地道。　　“膽敢向我挑釁者，殺無赦！”軒轅冷厲而又自信地道。　　“這些蛤蟆怎麼辦？他們會噴毒氣……”　　“放心，我們待它們一自水中躍起，便凌空將他們殺死，諒它們也沒有機會吐毒液，而且自水中躍出，彈跳力也大減……”“呼……”說話間軒轅竟一抖腰間的鈎索。　　索勢如龍，準確地抽在幾隻躍起的七彩花蟆身上。　　“咕呱……咕呱……”七彩花蟆似是面對前世的大敵一般，前撲後繼地向軒轅撲到，但卻沒有一隻能進入軒轅半尺範圍之內，而軒轅手中的鈎索來去如風地不停抽擊，幾乎是在身子周圍布下了天羅地網，而撞上索網的七彩花蟆，立刻被彈出，橫屍當場。　　“還不出來嗎？難道要我殺光了你們的寶貝才肯出來見人？”軒轅高聲喝道。　　�燕望着軒轅那犹如行雲流水一般的動作，竟能將一根鈎索也拿來變成厲害的武器，心中不禁又是驚羡又是歡喜，此刻她完全放心軒轅有能力保護她。　　“啪……”軒轅的鈎索沉重地抽在最後一隻七彩花蟆的背上，竟將這隻花蟆如碎了的雞蛋般擊成一灘碎肉。　　“呼呼……”軒轅將鈎索在河水中攪繞了幾下，這才利落地纏至腰間，鈎索幾乎如活蛇一般，富有靈性。　　“太棒了，你一定要教我！”�燕歡喜地拉着軒轅，驚羡地道。　　“只要你願意學，我也不會吝嗇的！”軒轅淡淡地笑了笑道。　　“我當然願意學！”�燕認真地道。　　“我們過去看看那隻大蛤蟆！”軒轅說著，拉起�燕趟過小河，向那土堆行去。來到土堆旁，軒轅和�燕不由得呆了呆。　　“人呢？怎會不見了？”�燕驚訝地道，剛才她明明看見那人中箭，而且是致命之處中箭。　　軒轅也沉默了，地上有一灘血跡，證明剛才的一切都是真實的，那麼人呢？他對自己的箭法極有信心，在他的印象之中，那人必死無疑，可是既是必死，為何看不見屍體呢？　　軒轅抬目四顧相望，卻只能看到草濤起伏。　　“屍體己被人帶走了！”軒轅肯定地道，同時他也可以肯定自己的感覺沒有錯，剛才他感覺到身邊至少有三個以上的敵人，只是他只能夠覺察其中一人的位置。而此刻他感覺之中的敵人消失，也證明這群人已經偷偷潛走，而且帶走了同伴的屍體。　　“他們怎會這麼快便消失了呢？又是自哪裡離去的？”�燕不解地問道。　　“我也不知道，這一切只能去詢問他們了。”軒轅有些無奈地笑了笑，心中也泛起一絲難釋的寒意。　　他竟然不知道對方是什麼時候潛入他跟前的，而這幾人又是如何離去的，這絕對是個失誤，也可能這會成為他的致命之處。　　也許，正如�燕所說，這便是花蟆人的神秘和可怕之處。　　“走吧，他們都已經離開了，相信不會很快便來纏我們。”軒轅安慰�燕道。　　望着那茫茫的荒林，�燕的心中湧起了一絲不安，但此刻她相信軒轅。　　※※※　　黑水潭，只是一個極大的沼澤湖，至少延綿方圓數十里，而且成一個狹長形。　　水潭的盡頭是一道高岸，小河之水飛落數丈之後注入黑水潭之中，這也許便是黑水潭中的魚為什麼不能爬入小河的原因。　　軒轅驚奇地發現，有幾隻極大如蛇卻長有四足的怪物正在飛瀉而下的河水下沖澡，相互嬉戲着。　　軒轅還是第一次見過這種東西，大感驚奇，那些怪物根本就不在意軒轅和�燕的到來，只顧着戲水嬉戲。　　軒轅還發現這些怪物的頭上長着一道長冠，似魚鰭而又不是鰭，體長至少有兩丈。　　“這是什麼東西？”軒轅疑惑地向�燕問道。　　“我也不知道，這種東西攻擊起來很兇猛，但只要不惹怒它，它不會主動攻擊人。”�燕解釋道。　　“嘩嘩……”軒轅正說話間，黑水潭犹如翻江倒海一般攪開了，巨大的浪頭衝天而起。　　“快躲開！”�燕吃驚地拉着軒轅躲在一塊大石頭之後。　　“怎會這樣？”軒轅望着翻騰的潭水，吃驚地問道，這種場面使他想起了那日巨蛇自龍潭之中衝出的場面。不過，今日的水柱並沒有那日高。　　“嘩……”一根如同巨大石柱般的大尾破水而出，又重重地拍打在潭水之上。　　“哇，是水怪巨龍！”�燕驚道。　　“它此時正被一群小怪物攻擊，你看它身上那紅殼的怪物。”軒轅一指水中拱出的巨大背脊之上的那一隻只有臉盆大的紅殼異物。　　那紅殼異物似乎根本就沒有頭，但卻有八隻如利刃一般的尖足，深深地刺入那拱起的脊背之中。便像是吸附在那巨大水怪身上的大螃蟹，但這東西的眼睛竟生在那紅殼的中間。　　“嘩……嘩……”這次水中那龐然大物的頭顱露出了水面，竟是一隻巨大烏龜的腦袋，但卻披着火紅的鬃毛。　　“嚎……”那怪物似乎是不堪痛苦，發出了驚天動地的狂嚎，那巨大的軀體竟達七八丈之長。　　“轟……”龜首怪物的長尾重擊在潭邊的一塊大石頭上，但見石屑亂飛，水花四濺。　　軒轅驚訝地發現，那紅殼怪物依然沒被甩下，雖然紅殼被砸破，但它吸附之緊只讓人驚嘆。　　那幾隻本來嬉戲的怪物似乎對這一切見怪不怪，根本就無動於衷，只是在極為悠閑地拍水，游弋。　　正當軒轅看得驚心動魄之時，突然覺得身子一緊，一隻柔軟滑膩的長臂無聲無息地捲住了他的腰際。　　“啊……”�燕一聲尖叫，一團綠色的怪物飛速自軒轅身邊滾過，而�燕正是被一條長長的綠臂所纏。　　“呼……”軒轅大驚，發現自己腰上所纏之物也是一條長滿綠色青苔的滑膩肉臂，那肉臂之上似乎充盈着強大無比的力量，帶着軒轅不由自主地滾出。　　“錚”！軒轅大驚地出劍。　　“哧……吱……”一聲清響，那綠色怪物發出一聲尖叫，如一團泥揉而成的球體，向黑水潭滾去。　　“救我……”�燕絕望地驚呼。　　軒轅身形飛射而出，他絕不能讓那怪物將�燕帶到水中去，入水只會是死路一條。　　“呼……”那纏住�燕的綠怪自那一團球似的身體之下又射出一條手臂，如鞭般向軒轅卷到。　　“來得好！”軒轅不驚反喜，低喝一聲，腰間的鐵鈎飛速劃出。　　“哧……”那怪物一聲尖叫，竟被鐵鈎刺入那條打橫的肉臂之中。　　“你給我回來！”軒轅身子猛地翻轉，鈎尾的長索以極速纏上數層，喝道。　　那怪物一掙，但無法脫開鐵鈎的制約。　　軒轅身子落地，差點被那怪物的巨力給拖了過去，但旋即又穩住了身子，猛地將綠怪拉了回來。　　那怪物“吱……”地又一聲慘叫，毛茸茸的軀體迅速向軒轅回撲，本來為一團的軀體竟散開成扁平的一張巨大的綠皮，而在綠皮邊扭曲着幾條腕口粗的手臂，�燕便在其中一條手臂之上，但看樣子已經昏迷過去。　　軒轅見這怪物如此異形，竟呆了一呆，也有種不知從何下手的感覺。　　“呼……”怪物如一張大網般向軒轅包抄過來，似乎要將軒轅完全包在這張長滿綠色苔蘚和茸毛的皮毛之中。

# 第八章 墨潭奇獸

　　怪物撲過五尺之中，軒轅才陡地驚醒，他本被這一張活生生的綠色肉皮給怔住，但在怪物進入他五尺之內時，他便發現了怪物那張開的小嘴――在綠色的肉皮之中露出了一對小小的紅色嘴唇，在兩面嘴唇之中卻有一根針狀的硬刺。　　這是一張絕對使人噁心的嘴，讓軒轅想到雞的屁眼，只是此刻這兩片細小的紅唇在輕輕地蠕動着，使得其形狀更為噁心。　　軒轅低吼一聲，利劍飛速劃出，他不能讓這怪物靠近，是以，他必須出劍！　　“哧……”軒轅的劍犀利無比地劃開怪物的軀體，但怪物似乎根本就沒有感到任何的痛楚，依舊撲上了軒轅的身子。　　軒轅大驚，他感覺這怪物的那張小嘴似乎可以移動，一劍竟未能夠斬中，只是在怪物的身子上劃開了一道近兩尺的創口，更沒有一點血跡。　　“噗……”軒轅的身子被怪物那鋪開后扁平的軀體包個正着，那幾有兩丈大小的一張肉皮包裹軒轅是足足有餘，但對軒轅威脅最大的還是怪物那張生有硬刺的嘴。　　“啪……”百忙之中，軒轅根本就來不及再出劍，只好伸手一把抓住那根堅硬，任由怪物包裹住自己的身體。　　怪物的肉皮一觸軒轅的身體便立刻緊縮，狠命地向中間緊裹，似乎要把軒轅揉碎。同時，也發出一種奇怪的尖叫。　　軒轅暗自慶幸他已在怪物的身上劃破了一道兩尺長的裂口，這個裂口剛好可以讓他的頭臉擠出去透氣，否則的話，即使不被擠死，也會被悶死在這怪物的皮肉之中，但軒轅沒有半絲歡喜，因為他感覺到這怪物一包緊他時，便分沁出了一種滑膩的液體，使他想大口的嘔吐，更使得他神經有些麻痹之感。　　“呀……”軒轅強提一口氣，放聲狂呼，他感覺到體內的真氣在強大無匹的外在壓力之下，已在經脈之中狂竄，而丹田之中更升起了一團犹如熔岩的熱流奔湧向四肢百脈，抵消了神經的麻痹之感。　　“轟……”軒轅將真氣催至巔峰，化成一股洪流自每一個毛孔爆發麵出，身子猛掙之下，那怪物竟不堪刺激地一聲尖叫，皮肉爆碎成一塊塊。　　軒轅發現自己的衣服竟全被腐蝕，而�燕的身體也滾落在地，只是那條肉臂竟仍是活的，開始蠕動，且以很快的速度向水中逃逸。　　軒轅駭異莫名，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這怪物被爆得四分五裂后，那肉臂居然還能獨成一體地活動，但是他怎容這條肉臂帶走�燕？迅速出刀斬落。肉臂斷落，分為兩截，�燕被軒轅抱起，那截肉臂卻飛速逸入潭水之中。　　軒轅解開纏住�燕腰肢的肉臂，竟發現�燕的腰際衣衫也已被腐蝕，本來滑嫩的皮膚竟起了一個個細小的水泡，不由得大為憐惜，也心痛不已，卻暗自慶幸自己那特異的體質。　　軒轅忙回頭找尋背包里的東西，但是另一異象更讓他驚駭莫名。那四分五裂的綠皮怪物竟然一塊塊地很快又生長在一起，緩緩地爬動起來。在軒轅轉身之時，那怪物似乎意識到了軒轅的可怕，迅速縮為一個大球，向潭水之中滾去，還有兩塊碎片竟然也不要了。　　軒轅獃獃地像是做了一場夢一般，他弄不清楚這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居然殺也殺不死，連碎屍都不怕，他不由得心頭髮寒地四顧一眼。剛才是他們的疏忽，也是這怪物掩護得極好。其實這很正常，那怪物只要縮成一團，不動一下，誰也只會將它當成一個長滿綠色雜草的土堆，誰又會想到它卻是一隻可以致命的怪物呢？　　所幸那背包是以獸皮所制，雖然腐蝕了些，但仍未全破。　　軒轅立刻找出一些藥膏，小心地為�燕傷口處抹上，更為�燕扎了幾針。他知道那怪物所分沁出的液體不僅可以腐蝕人體，還能夠將人麻醉，是以他才會為�燕扎幾針。�燕“嚶嚀”一聲醒來，卻忍不住呻吟了一聲，腰間的刺痛讓她吃了一驚，而當她看到有些狼狽的軒轅正在她身邊關切地注視着她時，不由得“哇”地一聲撲在軒轅的懷中哭了起來。　　軒轅緊緊地擁住�燕，輕輕地拍了拍她的後背，安慰道：“不用怕，沒事了，不會有事的……”　　在經歷過生死之後，�燕竟然表現得特別脆弱，但哭了一陣子后，似記起了這裏還是屬於死亡地帶，忙停止抽咽道：“走，我們離開這裏！”　　軒轅吸了口氣，道：“好的，現在沒事了，有在我，一切都會成為過去！”　　�燕輕輕地推開軒轅，俏臉之上依然掛着幾顆晶瑩的淚珠，但她的雙眼卻一眨不眨地注視着軒轅，半響，才凄然而惶恐地喃喃道：“親我，我怕！”　　軒轅心中一陣痛惜，他知道此刻�燕內心一定是充滿了恐懼，而這也是因為對方真的愛上了他。當一個無懼生死的人突然深愛上一個人的時候，他們再次面對生死之時，便會生出恐懼和害怕，他們並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害怕再也見不到深愛的人。是以，軒轅知道惟一可以消除�燕內心恐懼的辦法，就是要讓�燕感到他的存在，感到他也在深切地呵護和痛愛着她，惟有這些真實的感受方能夠驅散那虛無的恐懼。　　是以，軒轅溫柔地吻了上去，傾注自己所有的熱情和對�燕的痛惜，溫柔地、輕輕地吻向了那兩片櫻唇……　　�燕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瘋狂，犹如找尋到了生命的真正意義，也像一個溺水之人突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　　一切的一切都由溫柔變得狂野。　　※※※　　“我們回到小河邊去！”�燕在軒轅的耳邊輕輕地道。經過一番暴風驟雨般的狂吻后，使她體內蕩漾着無法抑制的春情。她腦海之中不再存在恐懼，而是存在着一種莫名的衝動和嚮往。　　“為什麼？”軒轅有些不解地柔聲問道。　　“我要在那裡把我的一切都獻給你，我願意被你所主宰，願意做你的女人！”�燕雙手緊勾着軒轅的脖子，眸子里閃爍着似火般的熱情，認真地道。　　軒轅一愣，心中湧起了一絲感動，輕輕地在�燕額頭吻了一下，道：“你現在受了傷，不易做這些，等你傷勢稍好，我一定會讓你好好地做一回真正的女人。”　　“我害怕會沒有明天！”�燕幽怨地道。　　“會有的，雖然生命在這裏顯得有些單薄、脆弱，但大自然之神會庇佑我們的，我相信自己可以把握這一切！對我有信心些，好嗎？”軒轅肯定地道。　　�燕咬了咬雙唇，再深深地看了軒轅一眼，主動地吻了一下軒轅的額頭，柔聲依戀地道：“我相信你！”　　軒轅悠然地笑了，重重地抱起�燕的身子，撕碎一件衣衫為她腰際纏好，才伸手搭着已站直的�燕的雙肩，深情地注視了她一眼，道：“我要你在沒有任何外在的壓力之下，心甘情願、心服口服地做我的女人！”　　�燕也笑了，有些羞澀，但也很快恢復了先前的洒脫，道：“我已給你一次機會了，是你自己推脫了，人家早巳心甘情願、心服口服地要做你的女人了。”旋又笑道：“算我沒有看錯人，你還算是一個不乘人之危的小人。”　　“哦，原來你是在故意試探我，好了，我要不顧一切地做一回小人。”軒轅故意道。　　“你並不是要做小人，而是要做死人！”一個冰冷無情的聲音自荒林之中傳了出來。　　軒轅和�燕同時一驚，目光向聲音傳來之處望去，卻見三名滿臉油彩的人分開雜草緩緩行出，就像是三隻巨大的七彩花蟆。　　軒轅和�燕在剎那閘明白了這些人的身份，因為這些都是極為易見的。　　“花蟆人！”軒轅冷冷地道了聲，同時回過頭來望瞭望黑水潭，卻發現那龜首異獸已經去遠，水潭之間也變得靜悄悄的，並沒有見到水怪嬉水之象。　　�燕心中微驚，她已清晰地捕捉到來自軒轅身上的殺機，濃郁得像有一層薄冰浮在虛空，但她卻感到與軒轅相接觸的身體有一股熱流傳來。　　“如果你肯束手就擒，我可以放你一條生路……”那三名漢子與軒轅相距五丈駐足，其中年長者以傲氣凌人之調道。　　“是帝十讓你們來的？”軒轅冷冷地問道。　　“可以這麼說！”那人道。　　“哼，九黎人會給我一條生路嗎？”軒轅感到有些好笑，反唇相譏道。　　沒想到那人並不以為恥，只是悠然地道：“如果你肯束手就擒，我以佘痴的名義擔保你不死！”　　“佘痴？倒是個有趣的名字，就是不知道值些什麼？不過我要遺憾地告訴你，我沒有必要期待別人去為我乞求生路，更不會向任何人屈服，也沒有誰有這個資格！”軒轅毫不客氣地道。　　“年輕人，這是我第一次以這樣的口氣跟人說話，是因為你的確是個人才，但如果你執意要與九黎族過不去，那樣對你半點好處都沒有！而你年輕的生命很可能會毀於……”　　“佘痴，族長並沒有讓我們說這麼多廢話！”佘痴身邊的高個子冷冷地道。　　“我辦事有自己的準則，不需要別人指點！”佘痴冷嶺地道。　　“你……”　　“塗炭，不要爭了，我們的任務是將這小子帶回去，無論死活，你們何必這樣？”另一名一直未出聲的漢子道。　　佘痴無可奈何地望了軒轅一眼，輕輕地嘆了口氣，竟然似對軒轅抱有極大的同情。　　軒轅心中微訝，對這佘痴不由得另眼相看，但他卻並不在意地道：“想帶我走？只怕沒有那麼容易！”　　“年輕人，那就別怪我們不客氣了！”佘痴說話間翻掌而出，勁氣四射。　　軒轅微驚，驚的是佘痴的掌力之渾厚，當然，軒轅從未怕過誰，便是在面對帝恨和青天，青雲那樣的人物都不曾害怕過，又怎會在意佘痴？不過，他對佘痴的善意微微有些好感，至少並不討厭這個人。是以，他並沒有出劍，也不曾出刀，只是冷眼相望佘痴那急速破空的手掌。　　“小心！”�燕關心地呼道。　　軒轅笑了笑，笑得極為自信，似乎這個世上根本就沒有值得他去擔心的事和物。　　佘痴眼裡閃過一絲驚異，似乎對軒轅的大膽和狂妄有些驚異，因為從沒有人敢如此輕忽他的掌力。不過，便在他驚異之時，軒轅出拳了。　　軒轅出拳，穩穩噹噹、不偏不移、毫無花巧地擊中佘痴的拳心，拳速之快，使得佘痴想變招都沒有任何的機會。　　“轟……”一聲沉悶的巨響，佘痴竟然立足不住地猛退四大步，而軒轅卻只是上身稍晃了一下，神情極為悠閑洒脫。　　塗炭的臉色微變，向另一人打了個眼色，兩人身形飛速向軒轅夾攻而至。　　軒轅冷哼一聲，對於這兩個人，他是半點好感都沒有，自然不會在意痛下狠手，但憑這幾個人的武功，他並不怎麼放在心上。雖然他感到這三人的武功不錯，但頂多也只是與風大那群殺手不過伯仲之間，對他來說並不是很有威脅性。是以，他並沒有出兵刃的意思，因為這幾人也沒有用兵器。　　塗炭的掌到中途，突化為爪，速度快極無比，而另一人的十指卻在一路攻來之時作出繁雜之極的動作，若非軒轅的眼力過人，只怕早已被那些混淆視線的動作弄得眼花繚亂，而不知該如何防守了。　　也的確，滿天滿眼儘是指掌交錯，確讓人有種眼花繚亂的感覺。不過，這兩人的速度比之恭弘=叶 恭弘皇和花猛卻要遜色一些，根本就逃不過軒轅的眼睛。　　軒轅出手，平平淡淡，但卻優雅之極，像是信手拈花，給人以極為曼妙而洒脫的輕鬆感。　　塗炭的眼中閃過一絲莫名的驚駭，他想變招，但他卻無法比軒轅的動作更快，便連撒手都來不及。軒轅的手已經搭在他的脈門，另外一人卻擊了個空，軒轅已縮身以手肘疾撞向塗炭的小腹。　　塗炭身子狂扭，欲抬膝相頂，但脈門湧入一股幾乎讓他神經為之麻痹的力量，使他身不由己地前傾，撞向軒轅那倒撞而出的手肘。　　另一人一擊擊空，卻舍軒轅而撲向�燕，他自然知道可以利用這個女人來對付軒轅，而且絕對是個好主意，但他卻忽視了軒轅的腳。　　軒轅在出手肘之時，底下也無聲無息地出足倒勾。　　“砰……哇……”塗炭受到軒轅的手肘一擊，五臟幾乎盡裂，控制不住地狂噴出一口鮮血，而他的同伴小腿骨受到重擊也一個踉蹌，抓向�燕的手抓空，但卻倒霉之極地剛好遇上�燕拔劍。　　�燕絕不會有絲毫留情，奮力狂刺，短劍幾乎毫無阻礙地推進對方的身體。　　佘痴驚得張大了嘴，這個結果太快了，但並不是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其實，他似乎早就已經知道會是這樣的結果。不過，他還是出手了，畢竟塗炭是他的同伴，總不能望着同伴去送死吧。　　佘痴出手，但卻只是伸出一半便再也沒有辦法推出這強勁的一掌了，因為軒轅的劍不知道什麼時候已抵至他的咽喉。　　佘痴沒有見到軒轅是如何出劍的，是以他的驚駭是無與倫比的，軒轅的劍實在太快，快得讓他頭皮發麻。　　軒轅並沒有殺他，只是淡淡地道：“你們根本就不是我的對手！”佘痴沒有說話，塗炭正在地上痛苦地呻吟，事實證明軒轅所說的並不是虛言痴語。　　軒轅緩緩收回利劍，冷眼與佘痴相對，悠然道：“帶着他回去向你們的族長說，我軒轅並不想與花蟆族為敵，但如果他執意要我軒轅的命，我會讓他後悔的！”　　佘痴有些慘然，但也很誠懇地道：“你斗不過他們的，在這沼澤之中，沒有人比他們更可怕！”　　軒轅一愕，冷然道：“斗不鬥得過那是我的事，如果再不走的話，也許我便會改變主意，你也會後悔的！”　　佘痴落寞地笑了笑，道：“我只想告訴你，我們並不是真正的花蟆族人，只是他們的蛙奴，這次他們只是想讓我們來試操一下你的真正底細，當他們自己出手的時候，將不會有絲毫人性的存在。話盡於此，祝你們好運！”　　軒轅又一呆，心忖道：“難怪世人說花蟆人兇殘成性，而眼前的三個人卻並不是人性全泯，原來根本就不是傳說中的花蟆人。”　　�燕聽說這三人並不是花蟆人，不由得為自己錯殺了人而不安起來。　　望着佘痴抱着塗炭蹣跚而去，軒轅心中不由湧起了一絲憂慮和不安。　　軒轅很少會不安的，但是在聽了佘痴的話后，他不由得擔心起來，或許並不是為自己，而是為�燕。　　對於他自己，軒轅自信有足夠的能力保護自己，但是如果�燕出了意外，難免會是對他極為沉重的打擊。　　“我們也該走了！”軒轅出言道。　　“呀……”軒轅正回頭之時，突然聽到塗炭和佘痴傳來一聲長長的慘叫。　　軒轅臉色為之一變，扭頭一看，卻見佘痴身形疾速掠起，似乎是地面上有咬人的蠍子，而塗炭的軀體並沒見到。　　軒轅一挾�燕，向佘痴掠起的方向趕去。　　“轟……”一堆泥土猛地炸開，一道灰色人影猛地掠向騰空而起的佘痴。　　佘痴大吼一聲，雙掌向掠至的人影猛擊，“砰……”一聲悶響，軒轅發現佘痴的雙掌竟被對方吸住，兩人的軀體同時從空中墜下。　　“救我――！”佘痴絕望地慘呼道。　　軒轅心頭有些發寒，抑或是因為佘痴那絕望而恐懼的慘呼。　　“嗖……”軒轅想也不想，那根短槍猛地貫射而出，以無堅不摧的氣勁逼向那破土而出的神秘人物。　　“轟……”那神秘人物的身法詭異之極，竟然在空中突然如陀螺般旋扭起來，然後如一個巨大的鑽子一般鑽入地下。

# 第九章 遁土而行

　　軒轅心中的驚駭是無法想象的，因為那神秘人物不僅僅躲開了他射出的一槍，更將佘痴拖入了地下。　　軒轅以極速掠至，卻發現地面之上有一道突起的土堆以極速向遠處移去，便如地底之下有一隻巨大的翻土鼠，以絕快的速度在土裡狂奔，而將它身上的泥土拱起。　　“嗖嗖……”軒轅揚起甩出一把勁箭，飛速地追射那突起極速移動的土堆，但他心中已經知道佘痴可能已經完蛋了。　　那突起的土堆移速極快，軒轅甩出去的勁箭顧着翻鬆的泥土釘出筆直的一排，卻都只是險險追上突起的土堆。　　�燕被眼前的奇景給驚呆了，但卻被軒轅挾在懷中不知道如何是好。軒轅掠行如風，他的速度自是比土中疾行的怪人快，但便在他快要追上之時，土面突然炸開，四射的泥土之中，一陣凄長的如鬼哭的怪笑響起，同時也有一道身影向軒轅和�燕射到。　　軒轅和�燕被陣刺耳的笑聲刺激得毛骨悚然，但軒轅仍不得不翻掌直襲那射來的身體。　　“佘痴！”軒轅很快發現那射來的軀體竟是佘痴，是以，他不得不改攻為拿。　　“啊……”�燕一看軒轅所拿住的佘痴的軀體，不由嚇得一聲尖叫。　　軒轅也感到一陣無比的心寒。佘痴死了，但似乎全身的精血全被吸幹了一般，變得枯萎，咽喉處尚有一血洞和幾個深深的牙印仍有絲絲的血跡。　　佘痴竟在瞬間之中被人吸幹了精血，這是多麼可怕而又不敢想象的事。　　“哈哈哈……”那怪人身形自空中落下，與軒轅已相距十餘丈，怪笑着回頭向軒轅看了一眼。　　軒轅再次升起一絲寒意，他看清了那人的面貌，本來白皙的臉上竟長着密密的長彩肉疙瘩，便是七彩花蟆的背皮一樣，不僅如此，一頭火一樣的紅髮，和兩根露出唇外的獠牙，幾與地獄中竄出的惡鬼沒有什麼兩樣。　　“軒轅，你們的下場也會和他一樣，哈哈哈……”那怪人惡狠狠地盯了軒轅一眼，更惡狠狠地道。　　“你是什麼人？”軒轅木然地放下佘痴的屍體，冷殺地問道。　　“老夫乃花蟆族的吸血鬼，你記好了，下次便輪到你和這小美人了，哈哈哈……”那紅髮怪人邪惡地狂笑道。　　“哼，那我今日就斬下你的蛤蟆頭！”軒轅冷哼一聲，放下�燕，如電火一般向吸血鬼攻去。　　劍氣狂嘯之中，吸血鬼眼中閃過一絲邪火，尖笑一聲，一頭扎入泥土之中，瞬間無影。　　軒轅大驚，身子在空中一個迴旋落到�燕的身邊，他不敢離�燕太遠，如果這吸血鬼趁機向�燕發難，他只怕會遺憾終生，便是殺光花蟆凶人都無濟於事。　　“他走了！”�燕指了指那在風中搖晃的雜草，有些驚駭地道。　　軒轅順着跬燕的手指望去，果然發現一排長長的雜草如波濤一般向遠方滾去，他心中卻湧起了一股莫名的寒意。　　軒轅的目光再次落在臉色慘白如霜的佘痴的屍體上，也感到了一種深深的噁心。　　的確，吸血鬼這一手很有威懾力，但也太過於殘塗炭也死了，死狀與佘痴一模一樣，顯然是最先被吸血鬼吸幹了精血。　　“他是魔鬼！”�燕忍不住抓緊了軒轅的手臂，但仍掩飾不了內心的恐懼，有些顫抖地道。　　軒轅苦笑了笑，他也不知道這是什麼魔功，不僅吸人精血，更能夠在泥土之中穿行，這種邪功幾乎是讓人防不勝防，比之沼澤之中的惡獸更要可怕多了。　　“不會有事的，只要有我在，他便絕不會有機會出手！”軒轅肯定地道，旋又安慰地拍了拍�燕的肩頭，接道：“不要想得太多，相信我，不過，從現在開始，我要一邊走一邊教你武功，為你打通全身的氣脈！”　　�燕心中並沒有太多的激動，因為她的心神仍然被吸血鬼那驚世駭俗的殘忍給鎮住了。　　※※※　　在沼澤之中的前進是驚險而又艱辛的，惟一讓軒轅感到欣慰的便是相伴而行的�燕。至少，為這一路增添了幾分歡悅和生機。　　�燕心中的恐懼也慢慢地淡化，軒轅一路上以金針為其打通全身的氣脈，使得她只覺整個人都輕盈無比，渾身充滿了生機與活力。軒轅更指點她往日從未接觸過的絕妙劍術。一個認真地教，一個細心地學，雖不能說一蹴而就，但對�燕的受益頗大。　　�燕並非沒有武功底子，在軒轅講授一些簡易而直接的攻擊法時，以她的聰慧，很輕易便掌握了其中的奧妙。　　軒轅並沒有任何的輕鬆感，事實上危機一直都未曾過去，而這與沼澤之中惡劣的環境並無關係。便是那詭異的食人草，也沒有讓軒轅驚慌。不過，軒轅此刻也不會再否認這的確是一片死亡之地，即使千軍萬馬進入這片地區，倖存者也不會有多少。　　大自然的威脅雖然防不勝防，但比人為的威脅來說，卻少了一分讓人心驚的壓力。　　吸血鬼一直都未曾出現，像是這片天地從來都沒有這個人的出現，這使得軒轅的心頭異常的沉重。　　對於吸血鬼那詭異難測的魔行，實讓軒轅想起來都有些毛骨悚然，若非他親眼所見，還真難相信這個世上會有人以吸人精血為生。　　“按地圖上所示，再向前二十里便到達了神秘的青丘國。”軒轅仔細地查看着羊皮地圖道。　　“我從來都沒有聽說過這個國名。”�燕微微皺眉道。　　“我也沒有聽說過，可是地圖上是這麼寫的。不過，在這沼澤之中誰又知道它的存在呢？我們不知道青丘國那很正常。”軒轅理解地道。　　“但願那群人不要像花蟆人一樣兇殘。”�燕有些擔心地道。　　“我們根本就沒有必要驚動青丘國的人。”軒轅也表示出了自己的擔心，若是青丘國真如花蟆凶人一般殘忍嗜殺，那他們此去真算是自投羅網了。　　對於花蟆凶人，軒轅絕不敢輕忽，以佘痴的身手，居然在那麼短短的片刻間便成了一具乾屍，這確實讓人心驚。　　“你還怕不怕？”軒轅扭頭向并行的�燕望了一眼，問道。　　“怕又有什麼用？該來的總會來，何不坦然地去面對一切呢？不過，有你在，我至少少擔心很多。”　　�燕洒然地笑了笑道。　　“說得好，現在我們便已經進入了青丘國的勢力範圍之中，就讓我們坦然一些去面對青丘人吧……”　　“你怎知道我們已經進入了青丘國的勢力範圍之中？”�燕奇問道。　　“你看那堆石頭。”軒轅伸手指了指不遠處的黃皮樹下的一堆石頭道。　　“是人壘起來的。”　　“不錯，這應該是一個禁止行入的標記，我見過很多部落都是以這種壘石頭的方式作標記。這個標記也似曾相識！”軒轅道。　　“會不會是花蟆凶人弄的鬼？”　　“應該不會，這堆石頭已經壘上去很長一段時間，都有青苔生長在上面了，壘這堆石頭之時，相信我們都不曾動身來沼澤，所以絕不會是花蟆凶人未卜先知所預設的。”軒轅分析道。　　�燕有些驚訝地望瞭望那幾有半人高的石堆，卻看不出有什麼端倪。　　“這裏距青丘國只不過一二十里的路程，他們在這裏設下路標是很正常的。”　　“那我們該怎麼辦？如果我們強行闖進，豈不是有犯青丘國？”�燕擔心地問道。　　“也許會，但過這片沼澤也只有這一條路！其他的地方全都是最為兇險之地，我們惟有橫穿青丘國了。”軒轅無可奈何地道。　　�燕不語，看了軒轅手中的地圖半晌，又望瞭望天空，才無可奈何地道：“天也快黑了，看來我們只好去青丘國借宿一晚了。”　　軒轅笑了笑道：“那我們走吧。”　　�燕毫不猶豫地跟隨。　　“轟……”　　“小心！”軒轅猛驚，就在�燕與他走過石堆之時，那棵黃皮樹樹榦竟炸了開來，一隻乾瘦的手猛地自樹榦之中飛出，直抓向�燕。　　樹榦碎裂成的木片如飛箭一般爆射向軒轅。　　�燕驚呼，這的確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也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　　“嘯……”軒轅對炸射而起的木片視若無睹，劍若驚鴻般地斬向那隻自樹榦之中探出的指爪，以及那神秘人。　　“轟……”軒轅的劍快絕，那隻手雖然很突然，那潛於樹榦之中的人雖然動作也不慢，但在他便要抓住�燕前，軒轅的劍已經追到，不過，那堆半人高的石塊也在驀然之間炸開，鋪頭蓋臉地向軒轅撞到。　　軒轅再驚，但他根本就來不及反應，那堆石頭，已經盡數撞到了他的胸膛、手臂。　　“嚎……”軒轅狂嚎一聲，在身子不由自主地倒跌而出之時，出刀！　　出刀，這是軒轅在最痛苦和擔憂下的無奈決定。　　�燕驚呼，軒轅的劍並沒有能救下她，是因為軒轅自己也遭了暗算，但在軒轅發出慘嚎之後卻不是她接着尖叫，儘管她也在尖叫，卻只叫出了第三聲。　　血光四濺，軒轅身子在重重墜地之時，發現了那自石堆之下彈出來的人，更看到了那人隨着石塊落地的手。　　這是軒轅的傑作，軒轅絕對不是省油的燈，他的反擊也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軒轅根本就沒有時間考慮，必須繼續出手，他看到了吸血鬼，一個絕不想多看幾眼的人。　　吸血鬼狂笑着挾起�燕向雜草叢生的沼澤中掠去。　　軒轅的身上極痛，那數十塊大石的傾力一撞若非他的筋骨如鐵，只怕早已慘死。　　“嗖……”軒轅以最快的速度甩出一箭，他絕對不能讓吸血鬼帶走�燕，那種後果不想可知。　　“嚎……”那被軒轅斬下一條手臂的偷襲者吼了一聲，再次向軒轅撲來，他竟像是感覺不到斷臂的痛苦。不過，這人似乎沒有料到軒轅竟然能有如此可怕的抗擊能力，不僅在受了重擊之後再出刀傷人，還能夠如此快地甩箭攻擊，是以，他絕不能讓軒轅再有任何的喘息之機。　　“轟……”那人擊空，軒轅的身子滾出五尺，足下在一塊大石之上輕點，躺於地面的身子竟向吸血鬼的背後直射過去，而那塊大石被軒轅推得倒撞向斷臂的花蟆殺手。　　“砰……”花蟆殺手傷勢本重，拼力再對軒轅作出傾力一擊已是很勉強，這一刻哪能避開這疾撞而來的大石？竟慘叫一聲，與大石塊一起跌出五步開外，再噴出一口鮮血，一時之間昏死過去。　　吸血鬼似乎也料不到軒轅如此頑強，但他並不懼，只是尖嘯一聲，身子旋轉着向泥土之中沉去。　　“救我……”�燕有些絕望地尖叫道。　　軒轅心痛，更憤怒得發狂，“呀……”軒轅怒叱道，整個身子帶着神劍直向地面上撞去。　　“轟……”軒轅身子撞至地面，所有的力道全部貫注於劍柄，含沙劍竟射入地面之下，犹如一條巨蛇般在泥土之下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穿行，地面之上翻鬆的泥土更显示了劍所行之處，而此時正是吸血鬼沒入泥土之中的那一刻。　　軒轅湧起了前所未有的殺機，身子借地面反彈之力彈上半空，出刀！　　出刀，一股肅殺狂暴的霸殺之氣霎時犹如一張大網般緊罩以軒轅為中心的五丈範圍。　　草木、泥石，也在剎那之間變得狂野，或許只是因為光線在突然間暗淡，抑或因為剎那間有狂風湧起。　　光線暗淡是因為軒轅的刀突然之間吸斂了射來的太陽之光，而在軒轅刀式破空之時，五丈的範圍之中更激起了風暴。　　“地陷――”軒轅豁盡一切地暴喊，而虛空也在這一剎那間被絞碎。　　每一寸虛空，每一點空氣，全被一股莫可匹御的氣旋給撕成粉碎，包括草、木、沙石。　　地陷，乃是青雲自創驚煞三擊之中的一式，軒轅從來都沒敢輕易嘗試這一招的效用。因為，他連“山裂”都無法駕馭，又怎能駕馭“地陷”呢？是以，軒轅一直都在迴避使用這一式，但此刻，他顧不了這麼多，他絕對不能夠讓吸血鬼傷害�燕！他刀使劍招，卻依然暗含劍氣。　　殺氣，劍氣，似乎自泥土的每一點間隙之中透入地底，更破壞着地面下的一切。　　“哈……轟……”一聲狂吼，地面炸裂而開，吸血鬼抱着�燕破土而出。　　吸血鬼從來都沒有遇到如此可怕的招式，便是他身在地面之下也無法逃過劍氣的封鎖，更被那犹如泰山般的重壓擠得喘不過氣來，使他在地面之下移動的速度極為緩慢，只是因為他不得不分力去對抗軒轅那無孔不入、無處不在的殺氣和劍氣，自然更沒有機會去吸�燕的血。　　破上而出的吸血鬼更驚，地面之上的壓力更強，而天地之間似乎只剩下軒轅那佈於虛空中每一寸的刀。　　軒轅的刀存於虛空中每一寸空間，更在以最快的速度抽干刀勢所籠範圍之中的空氣。　　這是什麼樣的刀法？這是什麼樣的世界？吸血鬼無法控制自己內心的驚駭，但他卻沒有慌亂，反而將手中的�燕向天空中刀芒最盛的地方拋去，而他的身子如影隨行般撲上。　　賭！吸血鬼以他無比豐富的攻擊經驗來一場生命的賭博，而他的籌碼便是�燕。　　軒轅再驚，驚的是�燕正飛向他的刀鋒，如果他不撤招，最先絞碎的便是�燕的軀體，他不能！之所以怒發此招便是因為�燕，他又怎能傷害�燕呢？但他卻明白，這是一場賭博，如果他猶豫的話，可能便是滿盤皆輸的結局。當然，如果他的目的只是殺死吸血鬼，抑或他是一個只求成敗而不顧一切的人，那這一刀便足以殺死吸血鬼，但�燕便是犧牲品。　　“轟……”軒轅收刀，瘋狂的刀氣逆回體內，讓他有爆裂的衝動。　　天空突然寧靜，軒轅也在這個時候以最強大的意志克制着自己要爆炸的痛苦，抓向�燕。這個結果是軒轅絕對沒有想到的，也太可怕了。　　軒轅暗嘆道：“吾命休矣！”他知道自己的軀體絕對無法抗拒這如驚濤駭浪般迴流的刀氣，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會爆成碎肉，只是他的思想卻清晰無比。　　光這股迴流的霸烈刀氣，也許軒轅還不用死，但是這股回洗的刀氣和動力在體內四處衝擊之下，竟然引發了那潛於丹田之中的龍丹之氣，兩股氣流在體內成為互不相融的抗體，使得軒轅體內成了一個無法想象的戰場。　　“嘶……”軒轅的手抓空，因為�燕又再一次被吸血鬼抓住。　　吸血鬼根本就想象不到戰果會如此好，他知道自己賭勝了，軒轅不僅撤刀，而且似乎也露出了許多空門，這是一個絕好的機會。　　吸血鬼絕不想讓軒轅活着，那是完全沒有理由的。如果讓軒轅活着的話，在軒轅下一次發刀之時便是他的死期。是以吸血鬼變掌為拳，直向軒轅的心口。　　吸血鬼要對軒轅一擊致命，絕不留情。　　“轟……”一聲強烈無比的巨震之下，吸血鬼慘嚎着狂跌而出，那擊向軒轅的拳頭結結實實地印在軒轅的胸口之上，但他卻發現軒轅體內有一股狂洪般的氣勁自他的拳頭暴泄而出。　　吸血鬼還沒有來得及作出任何反應之時，那條手臂在無法承受這突然而來的氣勁之下爆炸成碎肉，便連骨頭也成了渣子。　　這是吸血鬼絕對沒有想到的結果，他甚至不敢想象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印使對方全力一擊也不可能有這樣的效果，何況這隻是軒轅體內生出的反震之力？　　軒轅只感到一陣難以形容的輕鬆，但他卻感到體內一陣強烈的巨震，兩股異氣通過吸血鬼的手臂泄出一些后，竟“轟”然合二為一，那是因為吸血鬼有一股極陰之氣注入他體內，這股極陰之氣便成了他體內兩股氣勁的中和體，成為二勁合一的橋樑！　　兩股氣勁在軒轅的體內一融合，便向四肢百脈衝擊，軒轅的腦海也在剎那間“嗡”地一下變得一片模糊，在他的最後一點知覺中，聽到了吸血鬼另一聲絕望的慘嚎。　　吸血鬼死了，在他身子跌倒在地之時，被自地下穿出的含沙劍刺穿了胸膛，他便這樣被釘在地上。　　這是吸血鬼做夢也沒有想到的結局，也是軒轅沒有料到的，他竟然這樣讓這個可怕的對手死去，實在是一種僥倖。只不過，軒轅此時已經不知道所發生的一切，�燕也不知道，因為他們都昏死過去。　　吸血鬼並未完全斷氣，他想扭頭咬斷�燕的脖子，但是那柄劍已經將他與地面連在一起，如今他只有一隻手，根本就沒有能力移動�燕的軀體，甚至連移動一下頭部的能力都沒有。只是他的思想仍然很清醒，而這更是一種痛苦，他知道這次自己必死無疑。　　而在剎那間，吸血鬼感受到了死亡的可怕，當死亡逼臨之時，他也是脆弱的，他不由得鬆開緊抓�燕身體的手，摸了摸胸口那透穿的劍尖，摸了摸那流淌的熱血，然後再送入口中。　　吸血鬼笑了，比哭還難看的笑，在最後一刻，他竟發現自己的血和別人的血是一樣的味道，然後他死了，苦笑着死了，只是他永遠都不明白為什麼會這樣。包括為何軒轅體內生出的那股霸殺而可怕的力道，且這柄劍怎會自地下冒出？……他或許只能算是個糊塗鬼。

# 第十章 叢林奇族

　　軒轅醒來，四周無光，但他依然可以看清自己是在一間木屋之中，屋頂是以一種他從未見過的大恭弘=叶 恭弘子覆蓋著，而他所躺的地方是以柔軟的乾草所編織的草墊之上，感覺極為舒服，此刻已是黑夜，但對他卻並無影響。　　這不可能是囚室，軒轅第一反應便是這些，因為他的手足之上並無鐵鐐，而且這種房子根本就無法抗拒他的任何一擊。　　軒轅只感覺自己身上似乎充盈着無限的生機，有着永不枯竭的力氣，渾身舒秦之極。這種感覺的確極好，比之軒轅往日功力最充沛之時還要更具力量。　　屋子不是很大，但裏面除了軒轅之外，再沒有第二個人。　　“�燕在哪裡？兵刃又在哪裡？這裡是什麼地方？吸血鬼和他的同伴殺手又怎樣了？是什麼人將自己帶到這裏？”軒轅心中充滿了疑問，但他卻不擔心，因為他自信自己有能力應付這一切的變化。　　軒轅推開門，卻發現這間屋子是建在一棵大樹上，推門便是一根極大的樹杈，樹杈之上懸着一架軟梯，顯然是供人上下的。　　這並不是惟一的樹上木屋，在這屋子的周圍擁有許多相同的巨樹，而在每棵樹上都有着鳥巢式的建築。巨樹之底都生着一些奇怪的草，只有數條小徑盤曲於其中，卻給人一種極為幽森冷清的感覺。　　軒轅正感疑惑地掃視着周圍環境的當兒，忽聞“嗖……”地一聲輕響，忙轉身望去，卻見一個小孩如飛鳥般劃破虛空，自另一棵巨樹向他的這棵樹上投來。　　軒轅不由得吃了一驚，那棵巨樹離此至少有十多大遠，這小孩竟然能一飛而過，這幾乎使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很快他便明白過來，原來這兩棵巨樹之間斜搭着一根光滑如絲，更若透明的絲線，在這黑暗的掩護下，若非軒轅的眼力好到了極點，還真的無法發現這根絲線的存在。　　不過這根絲線設計得也極為巧妙，兩邊有一個高度差，只要以一件極滑的東西搭於絲線之上，便可以自高處輕鬆滑到低處，而且速度極快。　　那小孩輕巧如猴地落到一棵大樹杈之上，他似乎發現了軒轅，很快縱躍至軒轅的身邊，一臉疑惑地以一種奇怪的話說了一大堆。　　軒轅聽得一片模糊，不禁茫然地搖了搖頭，問道：“你說什麼？”　　那小孩也奇怪地望瞭望軒轅，對軒轅的話有些莫名其妙，也搖了搖手，表示聽不懂。　　軒轅不由得微急，如果照這小孩這般比劃，那還真是很麻煩。不過，至少有一點讓他放心，這裏存在的應該不是敵人，否則的話，對方怎會派一個小孩過來，而且還如此客氣？　　軒轅想了想，比劃了一大堆手勢，要是詢問�燕的下落，可是花了半盞茶時間還沒讓那小孩明白是怎麼回事，他不由得急了。　　小孩似乎也急了，一把拉住軒轅向另一棵大樹指了指，打了個“飛”的手勢。　　“你讓我飛過去？”軒轅一邊說一邊比劃着問道。　　那小孩點了點頭，軒轅卻大為犯難，那小孩又向頭頂指了指。　　軒轅抬頭看了一眼，卻發現更高的樹杈之上有許多根絲線系向遠方，與周圍的樹身相連，他立刻明白過來，原來這裏各樹之間都有捷徑，而這些絲繩便是各樹之間的捷徑。　　小孩很快便攀了上去，再向軒轅招了招手。軒轅會意地爬了上去，只見那些絲繩皆有拇指粗細，卻不知道是何質地，但估計不會比他的那報細細的絲繩差。而這絲繩上更有兩個鎖在一起、光滑之極的小環，似是用以讓手抓握的。　　小孩迅速解開鎖住的小環，雙手一抓，腿在巨樹上一蹬，小小身體“嗖”地一聲便投向了另一棵樹。　　軒轅一怔，也學着小孩的模樣，拉了拉手環，也不知是何質地，但極為光潤而堅硬，絲繩也極為堅韌，應該不會中途斷開。試過之後，軒轅才“蹭”地一下飛投向小孩所在的大樹，速度之快，之中的驚險和刺激大大地出乎了軒轅意料之外，真的像是長了翅膀一般。　　這手環與絲繩之間似乎沒有一絲阻塞，更令人驚奇的是，兩人用手環滑過絲繩時沒有絲毫的磨擦。　　小孩拉着軒轅迅速鑽進另外一間鳥巢式的屋子，還低叫了幾聲。　　“嗯，孩子，你醒了。”一個慈祥的聲音傳入了軒轅的耳中。　　軒轅心頭一松，終於有一個能夠交談的人，不過，他卻發現對方是一個老嫗，正就着一點微弱的火光搓着那光滑的絲繩。　　“阿婆好，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軒轅客氣地打了個招呼，問道。　　“這裡是青丘國，你已睡了四個時辰了。”那老嫗平和地道。　　“我的那位朋友呢？”軒轅並不驚訝自己睡了四個時辰，但他更關心的是�燕，不由得問道。　　“你說的是那位很美麗的女娃嗎？”老嫗反問道。　　“對，和我一起的那位。”軒轅比劃着道。　　“她很好，明天你就可以看到她了。”老嫗溫和地道。　　“她現在哪裡呢？”軒轅心頭鬆了口氣，但仍有些不放心地問道。　　“這個你先不要問，到時候你自會知道。”老嫗似乎不願意答覆軒轅的話。　　軒轅心中微微井起一絲陰影，他似乎感覺到這老嫗是在迴避什麼，所以才會言詞閃爍。不過，他仍很誠懇地道：“請婆婆告之我朋友的下落，不管她是生是死，是傷抑或遇到了其他的事情，我都希望你能告訴我，我不想讓她擔心，也不希望自己為她擔心。”　　老嫗笑了笑，道：“年輕人，我是不可以告訴你的，必須等到明天你親自去見她，否則的話，我將有違族規！”　　“如果婆婆真的不想告訴我的話，那我只好自己去尋找了。我不可以等到明天！”軒轅心中微有些惱怒，堅決地道。　　“年輕人，我希望你不要做傻事，若不是見你可能是花蟆族的敵人，我們根本就不會收留你。因此，請你不要無視我們的族規！”老嫗並不是很客氣地道。　　軒轅心頭微動，對於青丘國是花蟆凶人的敵人他感到很幸運，至少在對付蛤蟆的隊伍中又多了一分力量。　　（注：據《山海經》記載，青丘國在朝陽谷之北，其狐四足九尾。）　　“貴國救了在下，在下自然十分感激，但這與我尋找我的朋友並無關係，既然貴國之人救了我，何不再做一件美事，告訴我朋友的下落呢？而作為我的身份來說，絕不能置朋友於一邊而不顧，一刻未親見她是否安然，我便一刻不能安心。所以，我必須立刻去找她！”軒轅堅決而肯定地道。同時決定，如果老嫗再不說，他便一棵樹一棵樹地找，只要�燕在青丘國中，他便不信找不到人。　　“我不會告訴你的，年輕人，不過，我卻要勸你不要亂闖，這對你沒有任何好處。”老嫗扭過頭去，專心搓着自己的繩子，淡淡地道。　　“那好，就讓我自己去找，到時候願意向你們的首領請罪！”軒轅說完憤然轉身向門外跨出。　　“嗖……”一陣破空之聲自軒轅身邊響起。　　軒轅一驚，卻是一根絲繩向他腰際纏來，速度極快，更靈活犹如靈蛇。　　出手之人竟是那搓繩子的老嫗，這使軒轅感覺有些意外，他的確看不出這個老嫗竟也是個深藏不露的好手。　　軒轅身子一側，伸手向那絲繩抓去，他根本就不在乎老嫗這一式偷襲。　　老嫗冷哼一聲，絲繩如靈蛇一般縮着扭頭倒抽向軒轅的手背。　　軒轅微怒，冷冷地道：“那我就不客氣了！”伸手如刀般斜斬而出。　　那老嫗眼角閃過一絲不屑，軒轅竟欲以手斬斷她的絲繩，這便像是一個笑話，即使是利刀、利劍也對這軟不受力的繩子無可奈何，何況是手刀？　　“啪……”軒轅的手刀在與絲繩即將相接之時，以最快的速度化掌為爪。　　那老嫗還沒來得變招，絲繩便已經被軒轅抓個正着，旋即一股強大無比的勁氣將絲繩抖直如槍。　　老嫗大驚，剛要運勁相抗，絲繩的頭部竟掉頭回射而至。　　軒轅陡覺背後風聲再次響起，竟是那小孩一聲不響地拔出小刀向他刺到。　　“我不想傷害你們！”軒轅有些怒，但卻並無殺意，他並不想傷害這老嫗和小孩，不僅僅是因為對方根本就不值得自己傷害，也是因為他不想得罪青丘國的人，畢竟這也是花蟆族的敵人。　　“叮……”軒轅單指一點，準確無比地彈在小孩的刀鋒之上。　　小孩力道雖不小，但與軒轅相比較起來，相差不知道凡幾，小刀“哚”地一聲脫手飛出，釘在木板牆上，老嫗卻被那回頭的繩子給纏頭，一時之間竟解不脫。　　軒轅再不回頭，大步跨出小木屋，立刻找到了一根通向另外一棵樹的繩子，毫不猶豫地解開手環向另外一棵大樹上投去。　　當那小孩趕到絲繩旁之時，軒轅早已抵達那棵大樹之上，不由得大急，掏出一個牛角般的小號猛吹起來。　　“嗚……嗚……”　　夜空的寧靜似乎在剎那之間被打破。　　“吱吖……”軒轅所在巨樹之上木屋的門被打開，軒轅在那人猶未弄明白是怎麼回事之時已經擠了進去，月光已將木屋之中的東西一覽無餘，卻並沒有�燕的影子。　　那開門的人這才回過神來一掌向軒轅拍來，但很快發現自己竟然使不出半點力氣，因為另一隻手的脈門已被軒轅扣住。　　“得罪！”軒轅不作任何停留，立刻衝出木門，黑暗根本就不影響他的視線，很快便發現了絲繩的所在，只不過此刻四周的巨樹上幾乎都先後亮起了火把，把林間照得很亮。　　軒轅如夜鳥一般滑過絲繩，口中高聲呼道：“燕――你在哪裡――回答我！”　　軒轅相信�燕一定是在青丘國，而這裏便應是青丘國的集居地。當然，所謂的“國”，只不過是一個部落而已，抑或是同源的一個氏族。而青丘國絕對不會擁有太多的人，否則怎會外人無從聽過呢？所以，軒轅才會在深夜裡高喊。　　“嗖……”一支勁箭向虛空中滑過的軒轅射至，只不過因為軒轅的速度太快，箭矢根本就射不中。　　“嘩……”軒轅快要落到另一棵大樹時，那邊的人竟然要解開絲繩，軒轅失驚之下，身子凌空蕩了過去，犹如飛鳥投林般撞得樹恭弘=叶 恭弘紛紛飛散，同時心中也大怒，身子在樹杈上一盪，猛地直射向那木屋的小門。　　木門應聲而碎，但裏面卻只有一個小孩，被驚得哭了起來，一個婦人緊護着小孩。　　“呼……”軒轅在一愕之時，身後傳來鐵叉破空之聲。　　軒轅想也不想，反手輕鬆彈出兩指。　　“噹噹……”那破空而至的鐵又便停在空中。　　“得罪！”軒轅的身法犹如一陣風般，在那手持鐵又的漢子仍來回過神來之時已閃出了木屋。　　那手持鐵叉的漢子不由被這不速之客弄得莫名其妙，他搞不清楚為何對方如此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但他卻知道，對方若是想殺他，只是易如翻掌的事。　　軒轅學了一次乖，並不走絲繩，而自幾棵巨樹相連較近的枝杈飛躍而過，犹如靈猿一般，一縱數丈，在這些巨樹的密恭弘=叶 恭弘間飛掠奔竄。而很快他便發現了遠處有一片極為明亮的燈火，像是在一個高高的山丘之上，剛才是因為林子太過密集，使他無法透過密恭弘=叶 恭弘看到那片燈火，而此刻他在樹枝間竄行，自然不受密恭弘=叶 恭弘所限，而那群守候在樹杈上之人的箭矢不知向哪裡射。　　軒轅知道一間間小木屋地去找人也不是辦法，依他的估計，�燕應該是在那片燈火明亮的山丘之上，這是他腦海中一種無法說明的感應，而他的這種預感似乎從來都沒有發生過錯誤。是以，他只是自樹枝間飛速縱躍，而不去搜查那些小木屋了。　　※※※　　這裏才是青丘國的主力所在地青丘。這裡有着與那死亡沼澤絕然不同的生機，遍地生長着一種紫紅色的小花，散發著芬馥的芳香，只有數條幽徑通往山丘之頂燈火通明之處。　　喧鬧之聲自軒轅的身後傳來，顯然是有一大群人尾隨於他身後追了過來。　　軒轅並不在意這些，在他的眼中，山丘之上的建築已經越來越清晰了，那是一個以古木和土石所築成的城堡，依山而建，倒頗有幾分氣勢。不過，這座成堡並不是很大，因為這個山丘也不是很大。　　“來者止步！”城牆之上傳來了一陣低喝。　　軒轅一怔，不過他卻慶幸並不只那老嫗會懂他的語言，也或許只有那小孩才聽不懂他的話，其他的所有人都相差無幾。　　“我要見你們的首領！”軒轅並沒有駐足，依然快速向城堡之下掠去，口中高喊道。　　“有事明天再說，此刻首領不見外客，任何人不得打擾。”城牆之上的人回應道。　　“那請你們交出我的同伴也可！”軒轅轉瞬便已至城堡之下，沉聲道。　　“哦，是你，你請回吧！”城牆上的人在燈火的照耀下，終於看清了軒轅的面目，語氣竟變得客氣起來。　　“不行，我必須現在見她！”軒轅沉聲道。　　“今夜她正在陪我們首領，要見你明天再來，請回吧……”　　軒轅心頭髮寒，也感到一陣無法抑制的憤怒湧上心頭，那人的話如一把利劍般刺痛了他的心。　　“轟……”軒轅沒等那人說完，已經一拳重重地擊在那木質的大城門上，城門竟應拳而裂。　　城頭之上的人只見軒轅一閃之後，城門竟不堪一擊地碎裂，不由得大驚。　　“阻止他！”立刻有人向軒轅趕來。　　“燕――你在哪裡？”軒轅真的感到憤怒，他本對青丘國之人抱着很大的好感，可是此刻他的感覺全改了，這隻不過是一群乘人之危。行事毫無原則的野蠻人，他絕不能夠讓�燕受辱於青丘國，為了�燕，也為了他自己！　　“你們首領在哪裡？讓他出來見我！”軒轅怒吼着向迎着他奔來的青丘國戰士逼去。　　“如果你想亂來的話，休怪我們不客氣！”青丘國的一名戰士頭目以長矛對準軒轅，聲色俱厲地道。　　“哼，一群乘人之危的卑鄙小人，快將我的同伴交出來，否則我會讓青丘國雞犬不寧！”軒轅似乎根本就無視那斜指向他的長矛，依然大步逼去。　　那名小頭目禁不住為軒轅那漠視一切的氣勢所懾，道：“你若再逼我，我真的不客氣了！”　　“你們的首領在哪裡？”軒轅冷殺地問道。　　“給我殺！”那小頭目的額角居然滲出了細密的汗珠，軒轅每一步都似乎是自他的心坎上踏過，他幾乎有些不堪負荷之感，但又不敢退，只好下令攻擊了。　　“哼，烏合之眾！”軒轅根本就沒有將這群人放在眼裡，自他們進攻的角度上可以找出無數個破綻。

# 第十一章 霸意十足

　　軒轅身子犹如鬼魅一般，在那小頭目仍未反應過來時已抓住了他持着長矛的右手，那小頭目一聲驚呼，整個身軀竟然完全不受控制地打橫旋飛起來，他竟成了軒轅的“兵刃”。　　“砰砰……”一串疾響，那小頭目的軀體犹如巨錘般砸在四周攻來的青丘國眾人的身上。　　四周攻來之人立刻被撞得東倒西歪，亂成一團，也有的被撞飛而出。　　軒轅冷哼一聲，伸手扣住那已被轉得暈頭轉向的小頭目，大步向城中的高地走去。　　“快說，你們首領住在哪兒？”軒轅的聲音帶着一種無可抗拒的壓迫感，似乎一下於便侵入了那人的神經之中。　　“在，在山頂大殿！”那小頭目神志有些迷糊，剛才被軒轅當兵刃使，早已駭得魂飛魄散，此刻面對軒轅的尋問，幾乎不知道抗拒。　　軒轅抬頭向山頂那極明亮的大殿望去，甩手便將手中之人拋了出去，因為已有更多的人自他的四面湧來。　　背後是那居於樹上的居民，側面是本來守在城牆之上的戰士，下面是山頂聞聲趕來的戰士。　　軒轅心頭湧起從未有過的豪氣，不由得仰天一聲長嘯，身形如疾風般向山頂掠去。　　“阻我者滾開！”軒轅毫不畏懼地湧入自山上趕下的數十名阻路者的隊伍中，身若游魚一般在刀槍劍影之中滑動，拳、腳、肘。膝、肩，全身上下幾乎無一不是要命的武器，每一寸肌膚似乎都爆發著無與倫比的力量。　　“砰砰砰……”凡靠近軒轅者或被軒轅靠近都幾乎無一例外地飛跌而出，那些人的兵刃反而全成了礙手礙腳的東西，根本就起不了絲毫的作用。軒轅的身體便像是可以隨意伸縮一般，滑行於刀劍之中連衣衫都未曾有絲毫的損傷。　　“砰……”軒轅的最後一拳將那最頑強的對手擊出三丈開外，鮮血狂噴而不能起來了。　　軒轅正眼都未曾看一下倒在道路兩旁呻吟哀號的眾人，大踏步向山頂掠去。　　所有人都看得心頭髮寒，雖然在軒轅的身後聚集了百餘人，但竟沒有一人敢主動向軒轅攻擊，他們全被軒轅那近乎瘋狂的勇悍給震懾了，他們哪裡見過這般悍勇乃至瘋狂的打法？　　軒轅給他們的震懾並不全是因為那狂野粗猛的打法，也是因為軒轅那無可抗拒的氣勢，整個人如同一座燃燒的火山，似乎可以焚毀碾碎所有的攻擊者和擋路者。是以，他們竟不敢靠近軒轅，連行近對方兩丈範圍之內都不敢，那是因為他們無法承受那種巨大的心理壓力。　　軒轅步子極大極快，但每一步都是那般沉穩而有力，似乎使環伺在他身邊的人都可以感受到地面的震動，但軒轅的目光一動不動地盯着山頂大殿那扇黑色的大門，他甚至連守在大門兩旁的八名帶劍守衛也不曾注意。　　沒有人明白那扇大門為何會有如此的吸引力，竟讓軒轅如此專註地注視着。　　軒轅卻知道，大殿之中的人已經知道他來了，而他也感應到了對方的存在，同時更感應到了�燕的存在。　　一切的一切，並沒有因為一扇大門而阻隔，反而因一扇大門而實在。　　軒轅已與門內之人交手了！這一個外人根本無法明白的層次或是境界。　　“錚……錚……”大殿門口的八名護衛同時出劍，劍芒在燈火的輝映之下交織成了一幕似虛似幻的網，然後封住了軒轅前進的每一個方位，更透射出必殺的劍氣。　　軒轅沒有動，只是輕輕地低嘯，若龍吟，若鳳鳴，悠揚宛轉，直插虛空，良久不息。　　有人以為軒轅瘋了，有人以為軒轅傻了，居然不知道抵抗，競對這種致命的劍網視若無睹，更有人為軒轅略略感到悲哀或是惋惜。　　“轟……”劍網突然炸開，是軒轅的腳。　　正當所有人都以為軒轅必死之時，軒轅出腳了，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和刁鑽之極的角度踢出這讓人不得不驚嘆、驚訝、驚駭、驚奇、驚悚的一腳。　　劍網潰散，八名劍手的身子犹如遭受巨杵所擊般倒跌而出，那所布的陣形更是潰不成軍。　　“轟……”讓人吃驚的是軒轅的這一腳並未停止，而是帶着整個身子撞上了那扇黑色的大門。大門應聲而碎，根本就無法抗拒軒轅自足底爆散的瘋狂攻擊力。　　“轟……”軒轅衝進大門內的身子倒彈而回，只是因為一隻拳頭。　　軒轅倒彈而回的身子在地上打了個旋兒，以單足着地為中心，另一足卻掃開了身邊的兩名劍手，於是他看清楚了那隻拳頭，那準確無誤地擊在他腳底的拳頭。　　軒轅笑了，他看見那拳頭之後的手臂抽動了一下，那是因為痛。　　的確，他的對手並沒有想到在他的腳底之下竟鑲有比金鐵更堅硬的羅羅鱗片，所以那隻拳頭在沒有任何防護這定吃了虧。不過，軒轅仍不得不驚訝這一拳的力量。　　“吱吖……”那破碎的大門枝拉開了，軒轅發現了那擁有着古銅色臉膛，但面目陰鷙、身形高大的漢子。　　“首領！”所有跟在軒轅身後而來的青丘國人皆鞠躬行禮。　　那漢子沒有動，只是定定地與軒轅對視着，似乎這個世上除了軒轅便再無他人。　　軒轅的目光沒有絲毫的迴避，更沒有避讓的意思。在黑暗之中，他的目光更泛出一種幽藍的光彩，似乎一下子便要射入對方的心臟、大腦。　　那漢子的眸子里閃過一絲訝異，也閃過一絲忿怒，但他同時感覺到來自軒轅眸子之中那縷鄙夷和不屑的神彩，不由更怒！“你為何要不知好歹地來搗亂？”　　那漢子冷聲道。　　“很簡單，只要你交出我的同伴！”軒轅語氣絲毫不作迴避，冷然道。　　“哼，她是自願跟我的……”　　“你在放屁！何不讓她出來親自說說？”軒轅充滿怒意地打斷那漢子的話，冷然道。　　那漢子大怒，充滿殺機地冷笑道：“還從來都沒有人敢對我丘犍說這樣的話，我想是不讓你吃些苦頭還以為我們好惹！”　　“哈哈哈……”軒轅輕蔑而狂傲地大笑道：“跟你們這種卑鄙小人，我從來都是這種口氣！我軒轅也從來都不是嚇唬長大的。我現在再說一遍，如果今日不交出我的同伴，我會讓青丘國後悔一世！”　　所有人都為之大為忿憤，吼道：“殺了他，殺了他，殺了他……”一時間，青丘國上下群情激憤。　　丘犍大怒，軒轅的話，軒轅的藐視和辱罵的確是讓他忍無可忍，但其聲音仍然平靜之極地道：“就算我殺了你，燕妹也不能怪我了！”　　“乘人之危的卑鄙小人，你出手吧，就讓我軒轅看看你青丘國的絕技！”軒轅淡漠地道，此刻他實在是對青丘國中人再無好感。本來，他還存在一些感激之心，但是青丘國人竟然乘他昏睡而強奪�燕，這種行為確實讓軒轅對青丘國人大為鄙視。再加上�燕几乎已經算是軒轅的女人，如此強取豪奪，分明是根本不將軒轅放在眼裡，更是對軒轅的一種污辱，所以軒轅也不想再顧忌太多。　　�燕此時仍未曾有任何回應，顯然是被丘犍軟禁根本無法作出回應，是以軒轅也怒了，渾身散發出一股強大至極的殺機，使得方圓數丈之間的空氣犹如尊地被抽幹了一般，圍在四周的青丘國人紛紛向四周驚退。　　那八名劍手小心翼翼地戒備着，他們深明軒轅的可怕。是以，不敢有半點鬆懈，軒轅竟以一腳之力破開他們的劍網，更碎裂大門，以至於與丘犍硬拼一招，這一切無不显示着軒轅那深不可測的功力。面對這樣的一個對手，他們的確有些緊張。　　軒轅暗暗心喜，他知道自己的功力在與吸血鬼交手后又更大大地跨進了一步，與以前的他已是不可同日而語了，是以他對自己更充滿了信心。　　“首領，這小子根本就不必勞動你出手，就將他交給我們吧！”一陣蒼雄的聲音自大門內傳了出來。　　眾人的目光不由得再一次落到大門處。大門本就是敞開着，自門內魚貫行出三位面目蒼奇的老者。　　“長老！”　　眾青丘國人全都向那三名行出的老者恭敬地道。　　丘犍淡淡地道：“不必了，免得讓人說我青丘國以眾欺寡！”　　軒轅露出了一絲淡淡的笑容，道：“看來你也還是條漢子，不過，如果你們殺我滅口的話，誰又會知道你以眾欺寡呢？這裏全都是你青丘人，相信也沒有人泄露出去。”　　“呸――我青丘人講的是志氣，豈是你這外來人所能明白的！”　　一名漢子在人群中怒罵道。　　“你出手吧，只要你能贏我，我便將燕妹交給你，絕不強留你們！”　　“哦，那我便先行謝過了。”　　軒轅對丘犍的承諾有些意外，不過，他感到青丘人不會輕易地放過自己，他已經作好了最壞的打算。當然，如果能有更好的結局，他自然樂意接受。　　軒轅並不想客氣，丘犍也不是一個易與之輩，只自剛才那一拳便可以看出。　　“接招！”軒轅低喝一聲，一掌平平斬出，似刀似劍，氣勁迴旋之中拖起地上的塵埃雜草，沒頭沒腦地向丘犍極速移去。　　丘犍眼中爆出一抹奇光，毫不畏怯地搶步而上，揮掌直搗軒轅胸間，意態極豪，霸意十足，有種君臨天下的氣概。　　軒轅的確有些意外，丘犍竟然直搗中宮，拳勢更是一往無回，一上來便是想以硬碰硬。　　軒轅自是不怕以硬碰硬，但他卻不欲太耗自己的體力，他並不像丘犍一般沒有後顧之憂，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丘犍的話算不算數，他必須留些力氣對付可能會出現的危機。　　軒轅掌招再出一半，立刻在空中一陣攪動，那漫天飛濺的塵埃和斷草更是一片凄迷，而虛空之中更是出現了無數只掌影，連軒轅自己的身子也完全陷沒在掌印之中。　　“啪……”丘犍只覺得自己一拳擊得有些虛渺，雖然與軒轅掌勢相接，但勁道卻被軒轅卸向一旁，是以只發出了一聲輕響，丘犍吃驚的當兒，軒轅的另一掌已無聲地自腋底潛來。　　“砰……”丘犍似乎能夠把握住軒轅掌勢的動態，竟先一步橫截而到。　　軒轅溜滑如魚，一擊不成，立刻拖到丘犍身後，動作之快只讓人感到有些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丘犍不擋，而是向前跨出兩步，在軒轅掌勢如影隨行之時，倒踢出一腳。　　“轟……”軒轅身子微震，丘犍竟能夠清晰地捕捉到他的攻擊路線。　　丘犍並不好受，軒轅掌上的力道大得驚人，他根本就無法自控地再衝出數步才立穩足。　　軒轅並沒有乘機追擊，他不以為有這個必要，只是靜靜地等待着丘犍轉過身來。　　丘犍的臉色凝重，轉身定定地與軒轅對視，他已經與軒轅對換了一下位置，同時也讓他明白軒轅的可怕之處，可能是他所遇到的對手之中最為難纏的一個。　　不過，他並不氣餒，反而鬥志更為高昂。的確，他已經很長時間都未曾遇到真正的好對手了，雖然與花蟆人也交過手，但那些都沒有如眼前這般一對一地決勝負。　　“你用什麼兵刃？”軒轅淡淡地問道。　　“對付你根本就不需要用兵刃！”丘犍肯定地道。　　“拳腳的速度你根本就不可能勝的了我。”軒轅自信地道。　　“拳腳的勝負並不一定要看速度。”丘犍也毫不示弱地道。　　軒轅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　　“你以為很好笑嗎？”丘犍並沒有軒轅那麼輕鬆，淡漠而沉穩地道。　　“也許並不好笑，但你這樣一問就有些好笑了。”軒轅高深莫測地道。　　“為什麼？”丘犍也被軒轅這些模稜兩可的話說得摸不着頭腦。　　“你自問力道可以勝我？”軒轅不答反問。　　丘犍眉頭微皺，他的確沒有把握在力道上勝過軒轅，只自兩次硬接便可以試出軒轅的功力並不比自己弱，所以他沒有回答。　　丘犍未答便已算是有了答案。　　“那你輸定了，你無法勝我的速度，無法勝我的打量，更無法勝我的定力。　　因此，比拳腳你惟有敗北一途。”軒轅肯定地道。　　“你太自視甚高了吧，你怎知我定力無法勝你？”丘犍不置可否，也不屑地道。　　“這便是我笑的原因，當一個人很輕易地為他對手的表情所惑之時，就說明這個人的定力比他的對手絕對差一個級別。高手相爭，無視外相，自顧清明，獨守靈台，萬相皆為虛幻，受惑者自惑，自惑者心不純。由此可見，你的定力並不好！”軒轅淡然而自信地道。　　丘犍心頭禁不住駭然，臉色變了變，而便在此時，軒轅出手了。　　丘犍心神再亂，他幾乎已經料到了結果，但他仍然出掌了，這也許只是一種無謂的掙扎，可他必須出手。　　“啪……”丘犍的掌勢才出一半，軒轅的身形已轉到他的身後，丘犍根本就來不及回身反擊，軒轅的手掌已經拍在了他的命門穴上。　　軒轅一擊即退，身形犹如鬼魅一般又回到丘犍的身前，竟像是故意撞到丘犍的掌上。　　“轟……”丘犍身子猛退四步，軒轅也倒彈而出，落地之時，急邁一小步，這才是他們兩人面對面的第一次硬碰硬地交手。　　丘犍的臉色難看之極，他並沒有受傷，因為軒轅印在他背後的一掌根本就沒有用力。他自然明白這是軒轅故意給他留些面子。　　“在力道之上，你猶要勝我一籌，如果這樣比下去，只怕會是兩敗俱傷，誰也勝不了誰，不若首領好人做到底，既然已經救了我們，乾脆便成全我們，將我的同伴還給我好了。這樣我們會一輩子感激首領和青丘人的！”軒轅淡然道。　　丘犍心中豈會不明白，軒轅是給他一個台階下，其實他已經輸了，絕對輸了。　　在力道上，軒轅絕對比他更勝一籌，剛才只是軒轅故意撞上他的手掌之上，而且根本就沒有全力而發，這才顯得退得比自己更遠，事實根本就不是這麼回事。　　軒轅的動作的確是太快，真正能夠看清楚的只有在一邊的三位長老，而那八位劍手也隱約感覺到其中有些不妥，但他們卻根本就說不出個所以然來。但聽軒轅這麼一說，他們便隱約覺察到有些問題，當然，他們並無權去過問丘犍的決定。　　三位長老的目光落在丘犍身上，似在等待他的決定。　　正當一切都隱入沉寂之時，城外突地倉皇衝進十多人，且再次響起一陣長而急促的號角之聲。　　丘犍臉色一變，在場之人除軒轅外，所有人的臉色都變了。　　“報告首領！花蟆凶人來犯！”那自城外疾奔而至的十餘人有些急促地報告道。　　丘犍深深地望了軒轅一眼，冷冷地道：“你不用為我隱瞞，是我輸了，你現在可以將她帶走了。”　　丘犍的話讓軒轅大感意外，心頭也湧起一絲欣賞之意。　　三大長老也露出一絲讚許的表情。　　“佩服，佩服！那我也就不想作太多虛偽的表示了。”軒轅讚賞地道。　　“麻煩斗長老去將�姑娘帶出來。”丘犍有些憤然地道。　　軒轅倒是對丘犍的爽快大生好感，因為此刻丘犍已經改了對�燕的稱呼，那也就是說，丘犍已經否認了與�燕的關係。　　那最先行出的老者望了軒轅一眼，並沒有多言，只是很快地又行回大殿之中。　　軒轅望瞭望天空，已經是月上天中了，不知不覺之中，已三更天了。　　“首領，花蟆凶人……”　　“走，讓我去會會他們！”丘犍望了軒轅一眼，並沒有說什麼，領頭向山下行去。

# 第十二章 重情重義

　　�燕並沒有多大的驚訝，但卻有着太多的激動，一下子便撲到軒轅的懷中，犹如經歷了一次生離死別般。　　軒轅沒有說什麼，什麼也不想問，只是輕輕地拍了拍�燕那抽動的肩頭。　　“如果你們仍要留在這裏，就請去城外的飛巢之中，這裏無法留外客居住！”　　斗長老聲音平靜地道。　　“謝謝，這我知道。”軒轅平靜地道。　　“這裡是你們的兵刃。”斗長老說著，舉起軒轅的含沙劍，輕彈了一下，感嘆地道：“這確實是一柄難得的好劍，希望你能好好地利用它，不過，如果你是想去君子國的話，擁有這柄劍，你就要小心了！”　　“哦，多謝長老提醒，我會注意的。”軒轅伸手接過劍和刀，又記起了什麼似地道：“還請長老代我向貴族人表示歉意，剛才因為我情緒大過激動，而說錯了一些話，在此便向貴族所有人說聲對不起了。”　　“該走了，年輕人！”斗長老似乎並不喜歡說得太多，淡漠地道。　　軒轅帶着�燕，在八名劍手的環視下緩緩地行出城堡之外。這才扭頭向懷中的�燕道：“一切都已經過去，不必再有任何的情緒，現在我們應該感到慶幸，終於可以找到牽制花蟆凶人的對象！”　　“是我連累了你。”�燕有些幽凄地道。　　軒轅淡淡地一笑，心中似乎隱着一絲難以排遣的陰影，不過仍很坦然地道：　　“這種話根本就不應該說，事情已經到了這一步，我們惟有相依為命、共同面對苦難方是正理。因此，我不希望你以後再有同樣的話，難道你不承認是我的女人嗎？”　　�燕羞澀地一笑，並沒有答話，只是將頭向軒轅的懷中埋得更深。　　“好了，我們現在去為青丘人準備一些報恩的禮物吧。”軒轅望瞭望正上中天的明月，淡然而悠閑地道。　　“禮物？”�燕奇問道。　　“不錯，是禮物！”　　※※※　　花蟆人來勢很兇，但退勢也很怪，簡直讓青丘人弄不懂。　　花蟆人的七彩花蟆並不敢進入青丘國的範圍之中，就是因為青丘國中所種的那些密密的花草，使得毒蟲之類的東西根本不敢越雷池半步。　　這種花草乃是毒蟲的剋星，散發出一種讓毒蟲惟恐避之不及的氣味，這也是為何青丘國生在這死亡沼澤之中而不具毒蟲的原因。不過，青丘人也絕不敢在夜間追襲花蟆人，便是在白天也是謹而慎之。沒有人會比花蟆人更會在沼澤之中潛行匿跡，那會是極為致命的伏殺方式，是以青丘人一般不會追襲花蟆人，也不會主動攻擊花蟆人。當然，花蟆人想在青丘國占上多大的便宜那也是不可能的。　　這之間的對抗幾乎持續到天亮，雙方都有些傷亡，到最後，丘犍連花蟆人的來意都沒有弄清楚，只能猜測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吸血鬼的死和另一名殺手的死，這才使得花蟆人大動干戈。　　花蟆族與青丘國是兩大宿敵，兩族之間的鬥爭似乎持續了數十年，抑或更久，直到今日，這種局面依然存在着。　　軒轅和�燕走了，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是什麼時候離開青丘國的，丘犍有些遺憾的是竟雙手將美人兒送給了軒轅。�燕本來可以是他的人，因為�燕親口答允過他，甚至表示對他有極大的好感，而且只要丘犍答應送軒轅安全去君子國就可以，丘犍自然歡喜。　　的確，�燕有着足以讓青丘國所有男女傾倒的魅力，自第一眼看到�燕，丘犍便深深地為之震撼，也難得�燕竟表示對他有好感。雖然丘犍不否認地有些迫切得到�燕，而用了一點點手段，也許，這是有些卑鄙，可是也並沒有軒轅所想象的那般卑鄙。是以，他對軒轅的罵話難以釋懷，此刻�燕又回到軒轅的身邊，這是因為他沒有料到軒轅竟擁有如此可怕的武功，在青丘國中，根本就找不到對手。　　丘犍還有些不明白的，那便是為何�燕竟會以他將軒轅安全送到君子國為下嫁條件。以軒轅的武功，何需別人護送？他不去護送別人已經是很好了，是以丘犍有些不明白。　　此刻，丘楗早已自花蟆人的爭鬥之中回過神來，只是他又陷入了軒轅和�燕的記憶之中。他想到軒轅的武功招式，想到軒轅的每一舉一動。那玄奧而詭異的步法以及變幻莫測的手法，想到軒轅每一擊之中所隱含的氣勢……他不明白軒轅如此年輕怎會擁有如此可怕的功力？究竟是什麼人？�燕又是來自什麼部落呢？　　丘犍身子一震，他竟還忽視了�燕是來自哪一族哪一部落的，他居然忘了問這個很重要的問題。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失誤，或許軒轅說得很難，他的定力真的是不夠，至少在這一點上表現得很差。的確，丘犍很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敗並不是偶然，絕對不是偶然，他應該感謝軒轅為他指出了這個很可能是致命的缺點。　　“首領，軒轅說是為首領送上這分禮物。”五名劍手每人手中都提着幾顆血淋淋的人頭，這些人的頭上都有着一個共同點，那便是皆長着七彩的疙瘩。　　丘犍一驚而起，有些吃驚地望着那被提入大殿的十二顆人頭，他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半晌才問道：“他什麼時候送來的？”　　“剛送來不久，丘富說軒轅走的時候身上受了傷。”一名劍手道。　　“讓丘富進來。”丘犍道。　　丘富是一個極為精壯的漢子，是負責崗哨的一名小頭目，紫膛色的臉上，配着濃濃的鬍子茬，看上去極為粗擴。　　“軒轅將這些人頭交給你了？”丘犍問道。　　丘富望了那堆人頭一眼，道：“軒轅說這是獻給青丘國族人的禮物，也是代表他和他的數百龍族戰士向我們表示歉意和謝意。”　　“他還說了些什麼？”斗長老也問道。　　“對了，他說希望將來相見之時，能以朋友和戰友的身份出現去對付共同的敵人。”丘富想了想道。　　“他是不是走的時候受傷了？”丘犍望着那十二顆人頭，心中有些駭然地問道，他當然認識這十二人。在長期與花蟆人交手的過程之中，他對花蟆人的高手也知之甚多，只憑這十二人臉上的七彩疙瘩便可知這些人全是花蟆人的一流好手。　　這十二個人無一不是花蟆族的殺手精英，雖比不上吸血鬼，但也不會相差太遠。　　軒轅竟能以一已之力搏殺這十二名高手，實在是讓他有些心驚，何況當時在場的也許還不止這十二個人，抑或……丘犍無法想象那是怎樣一種場面。　　“是的，他走的時候，我看見他的背上仍在淌血，胸口處也有兩個掌印，我想他受的傷應該不輕。”丘富心中也生出深深的敬意，對這樣一個勇敢而強悍的對手生出敬意。　　丘犍剎那間對軒轅的恨意盡去，反而似乎有些了解軒轅這個人了。但他卻從來沒有聽說過龍族戰士這個名稱，也或許是新起的一股力量。不過，他不僅是對軒轅起了好感，而且對那群未曾謀面的龍族戰士也生出了好感。　　“首領，我們要不要派人去保護他們的安全？”　　一名劍手試探性地問道。　　“不必，他是一個很自信的人，我相信他也有能力應付沼澤之中一切可能出現的危險！”斗長老似乎對軒轅極為了解，肯定地道。　　眾人不由得全都為之訝然，似乎還是第一次認識斗長老一般。　　※※※　　軒轅傷得的確不輕，不過，對於沼澤之中的生存並沒有太大的影響，皆因少了花蟆人的追殺。　　花蟆人的損失更大，也許是真的嘗到了軒轅的可怕，也終為追殺軒轅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不僅僅是吸血鬼的死，而是因為軒轅竟在他們毫未覺察之時殺入了營地，於是花蟆營地之中憑添了十二具無頭之屍，更添了二十多條孤魂野鬼，他們終於知道了軒轅野性的一面。　　對於花蟆凶人，軒轅絕不會有半點憐惜，他只是不知道花蟆人的老巢在哪裡，否則他早就去找對方的晦氣了：對付殘忍的敵人，只有以更殘忍的手段去讓敵人為之顫慄。　　軒轅做到了這一點，他的形象幾乎已經深深地烙在花蟆凶人的心頭――霸殺、兇狠、無情、冷酷。　　這是一個反而的形象，的確，在這個充滿死亡殺機的世界中，生存的條件便是武力。　　這一役，花蟆人死傷了數十名好手，當然包括被青丘人所殺在內。這種傷亡使得花蟆人無力去追殺軒轅，因為他們所剩的高手只能用來對付青丘國人的進攻，惟一遺憾的卻是讓軒轅輕鬆地殺出重圍，還帶走了十二顆腦袋。　　此時花蟆人中已有人開始後悔不該去惹軒轅這個煞星，許多人都在懷疑惹來軒轅這樣的一個對手是對還是錯。不過，事到如今，已經沒有回頭的餘地，軒轅已成為花蟆人的頭號大敵！　　※※※　　軒轅的傷勢用了四天才恢復，這其實已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不過，能夠用四天的時間恢復過來也算是很值得慶幸了。若非軒轅的體質特異，只怕已經死了許多次了。　　軒轅第一次領略到花蟆人那歹毒掌勁的可怕，便是軒轅這百毒不侵的軀體，居然也爛下了一層皮。如果是其他人，軒轅還真不敢想象，也許正是因為花蟆人對自己的毒掌大過自信，才並沒有派人來追殺，否則以軒轅這四天的狀況，實在是無力作出大強烈的反抗，那麼後果將難以想象。　　沼澤其實也並沒有想象的那般可怖，只要處處小心，便會使危險減小到最低程度。軒轅手中的這份地圖所指示的路線顯然是經過前人摸索所得出的，在這一路上的自然危機並不多，就算有，這些危機的大概位置也標得很清楚。每到一個面臨危機出現的地方，兩人便打起一百二十分的精神，也就有驚無險地渡了過去。　　在沼澤中，軒轅發現了巨大的毒蜂和一片毒蠍生長的死亡之地，這裏的毒蠍之多之大更是超出了軒轅的想象之外，所幸軒轅那雙皮靴是經過地蠍族蠍王用特殊藥物浸泡，毒蠍聞到氣息便四散而開，並不敢糾纏。而這一路上，更是處處可見到白森森的骨頭，有人骨、有獸骨，也有鳥禽之骨，而這些骨頭便似乎是一種危險的路標。有白骨之處便有異常的危險存在。　　在許多白骨身邊，都有兵刃，也可看出這些人生前極可能是人，最讓軒轅稱奇的卻是發現一人一獸兩骨相對而坐。　　獸骨之巨大讓軒轅暗暗吃驚，但他卻看不出是什麼獸，在獸骨那近三丈的骨架里，有一柄利劍，而且有兩根骨頭斷裂的痕迹。而那人前胸肋骨有三根斷裂，很容易便讓人想象到當年人獸大戰的驚險場面，而後人獸同歸於盡的慘局。　　這四天之中，軒轅和�燕還發現了另一種讓人噁心的東西――螞蟥。　　那是一種極為特別的螞蟥，比之水蛭更粗，更長，漆黑的身子便像是淤泥一般，若非幾條吸飽了鳥血變得通體發紅、粗如拇指、長達半尺的螞蟥被軒轅發現，只怕軒轅和�燕也將成為這數不盡的“吸血鬼”的獵物。　　當兩人看到一條條粗大面而滑膩的螞蟥糾纏於一起，在淤泥之中蠕動的時候，軒轅和�燕全都吐了，而他們所吐出的殘渣也很快被這些螞蟥吸得一滴不剩。　　軒轅和�燕為此好些天心情都未曾好轉，雖然他們很及時地調整了路線，但兩人只怕永遠都無法忘掉那種噁心的場面。　　�燕對軒轅的傷勢照顧得很體貼入微，但似乎很理解軒轅這樣做的動機。　　兩人在這種沼澤中生存似乎也並不是很單調，至少互相有個伴，使得這一路的行程增色不少。　　軒轅離開青丘國的第五天，終於看到了遠處起伏的山嶺和蒼翠的森林。　　這種單調而驚險的旅程終於走到了盡頭，軒轅和�燕都禁不住感動得跪了下來，將頭深深地埋入雙手之間，貼上冰涼的地面，以表示內心的歡喜。　　“我們終於走到頭了！”�燕激動不已地道。　　“是的，我們走到盡頭了。”軒轅也無法掩飾內心的激動，一把抱緊�燕，將之甩了兩圈，才放下，歡喜地道。　　�燕竟落出了淚水，回頭望了一眼雜草叢生、一望無限的沼澤，仍有些心有餘悸。　　軒轅此刻才深切地明白，為何人們會對這片沼澤如此畏懼，為何會稱之為死亡之界，事實上也是這樣。雖然此刻他已經順利地走了過來，但顯一走出沼澤，那种放松的感覺，只讓他有種再世為人之感。他知道，能夠走出沼澤多少有一些幸運的成分夾雜其中，因為並非每個人都很幸運地擁有一張這樣的地圖。不僅僅如此，這一路之上也有許多險死還生的情節，若非幸運的話，只怕真的很難闖出這片死亡沼澤。　　任何人走過一次這樣的沼澤，自然是不想再去走第二遍，也許，這並不是死亡的負擔，而是沒有能夠承受如此大的心理壓力。這七天來，每一刻軒轅無不是繃緊神經，打起一百二十分精神去面對可能會發生的危險，連睡覺也不能安穩。　　沒有多少人能夠如此長時間地繃緊心神，幸虧有�燕相伴，否則只怕連軒轅也要崩潰了，這需要有着無上的意志和毅力。　　“前面走過去，應該便是君子國了！”�燕將已經很亂的頭髮向後拂了一下，有些激動地道。　　軒轅望了�燕那沾滿了泥漿的衣服，又望瞭望那臟兮兮的俏臉，不由得笑了起來。　　�燕也望着模樣差下多的軒轅笑了，笑得很真誠，這七日的苦難終於過去了。　　“走，我們去找河水，好好地洗他個鴛鴦浴。”　　軒轅一摟�燕的小蠻腰，不懷好意地道。　　�燕一怔，一時間羞得俏臉緋紅，掙開軒轅的“魔爪”，笑道：“我可沒有說要投降哦。”　　“你不是已經投降了嗎？”軒轅故作驚訝地反問道。　　“此一時彼一時也！”�燕不依不饒地道。　　“我不管了，哪有這麼多計較，今天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放過你，乖乖地過來吧，小寶貝！”軒轅似乎是已橫下了一條心，凶巴巴地道。　　�燕一聲嬌笑，並不依軒轅的話，轉身向那山嶺的方向奔去。　　“哈，還想跑，看誰快！”軒轅心懷大開，尾隨�燕身後緩步而追，有種說不出的輕鬆和愜意，像是在剎那間得到了新生，又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　　※※※　　“軒轅已到了君子國的邊境！”敖廣恭敬地向風騷道。　　“花蟆的飛鴿傳書？”風騷漫不經心地問道，配合著他面部所戴的鬼臉，有種說不出的陰森。　　敖廣最怕風騷以這種語氣說話，其實，他並沒有聽風騷說過太多的話，他甚至已不知道風騷長成了什麼模樣。的確，當一個人二十年未曾見過對方的面目時，的確很容易忘記那並不是很深刻的印象。風騷的這張臉譜戴了二十多年，從那一年他沒能成為九黎王時，便一直將面目遮於面具之中，除了他的女人之外，只怕連最近的親信都沒有再見過他的容顏。其實，並沒有誰能夠證實風騷的女人能見到風騷的面目，但敖廣絕不會懷疑風騷的身份。　　風騷的氣勢和每一個動作都絕對不是別人所能夠仿冒的，就是風騷不言不動，都會有一種別人難以描述的風度和氣勢。　　“不錯，花蟆人並沒有能夠殺掉他！”敖廣有些無可奈何，軒轅是他見過的最可怕的對手，也是他恨得咬牙切齒的對手。可是，他所寄希望的花蟆人卻沒能實現他的願望。　　“好，果然是個人物，配做本座的對手！”風騷並沒有感到太大的意外，只是很平淡地道。　　敖廣不由得愣了愣，試探性地道：“要不要請出渠瘦殺手？”　　“嗯！”風騷雙目之中閃過一絲銳利的神芒，冷望了敖廣一眼，卻沒有說話。　　敖廣心頭一涼，再也不敢喘口大氣，他知道風騷這個動作便是表示不快，可是他想到軒轅的可怕，心頭又有一絲寒意。　　“你只須用心去給我尋找龍歌的下落就行，我聽說最近有個叫神農的年輕人殺死了鬼方所派出的幾大高手，你不妨自這個年輕人身上去查查，或許能夠得龍歌的消息。不過，我警告你，這次絕不容有失！”風騷冷冷地道。　　“是！”敖廣心頭卻又多了一層陰影。　　※※※　　“你不高興？”軒轅望瞭望神情竟似乎有些憂鬱的�燕，不解地問道。　　“沒什麼。”�燕有些勉強地笑了笑道。　　“不要再騙我了，你的心神已經亂了，一走出沼澤，越接近君子國，你的心越亂，有什麼事情不可以跟我的嗎？”軒轅摟過�燕的小蠻腰，誠懇地道。　　�燕仍似有些迴避地道：“也許，是因為有些累吧。”　　軒轅不語，用力地扳過�燕的肩頭，認真地審視着�燕的表情，目光如電般地深深投入�燕的眸子深處。　　�燕似乎很畏懼軒轅的目光，低下了頭，不與軒轅對視。　　軒轅根本不容�燕的目光稍有逃避，伸手抬起她的尖俏小下巴，以一種極為沉穩而柔和的語調道：“看着我！”　　�燕竟然閉上美眸。　　“有什麼事情是不可能解決的？說出來，你會輕鬆一些。”軒轅低沉地道。

# 第十三章 自暴身分

　　�燕突然把頭緊緊地埋入軒轅的懷中，低低地抽咽起來，同時死命地抱緊軒轅雄偉的軀體。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連軒轅也弄得不知道該如何去解決了。　　半晌，軒轅才抬起�燕那掛滿淚珠的俏臉，輕輕地吻干她臉上的淚花，望瞭望遠山盡處的平原，那裡便是君子國的所在地，不知怎的，他竟有一種異常的沉重之感。　　“對不起，軒轅，其實我一直都在瞞着你。”�燕充滿無奈和苦澀地道。　　軒轅沒有說話，只是拉着�燕坐到那一片柔軟的青草上，任由身邊的�燕扭着自己的頭臉。　　�燕順從地坐到軒轅的身邊，輕輕地嘆了口氣，沉吟半響，才幽幽地道：　　“我並不只是為了陪你才會到君子國，而是我有着很重要的目的。”說到這裏，�燕不由得意將頭扭向軒轅，便見軒轅並沒言語。　　“這次我來到君子國，便很可能再也不回去了。”�燕似乎有着無盡的遺憾，道。　　“為什麼？”軒轅大感驚訝，�燕的話不能不讓他心生疑惑。　　“因為我本身就是君子國的聖女，一個並不屬於�踵族的人。”�燕語破天驚地道。　　“君子國的聖女？”軒轅吃驚地望着�燕，竟感到有些好笑，事情的變化也顯得有些離奇。　　“不錯，我本就是君子國的聖女。”　　“那你怎會自小生長在�踵族中？”軒轅的臉色變得有些古怪地反問道，一談到聖女，他便不由得記起鳳妮。　　“�踵族本是君子國的一個分支，這一點你應該知道。”�燕淡淡地道。　　“但�踵族脫離了君子國至少有五六十年的時間，而且君子國並沒有認�踵族……”　　“你所知的並不全面，君子國並不是不認�踵族，而是因為�踵族丟掉了聖器，無法回歸君子國，沒有聖器根本連沼澤也過不了。君子國當年遇到了危機，我娘便將我寄養於�踵族中，只是希望我爺爺能在我成年之後，再行送回族中，可是沒有聖器相護，根本就無法避過沼澤之中毒蟲的襲擊，是以一直都沒有機會將我送回君子國。”�燕似乎只是在轉述某一段典故。　　“這是�螞老族長告訴你的？”軒轅問道。　　“不錯，我的父母依然在世，但只是生活在君子國中。這便是他們留給我的信物！”�燕說著自脖子上取下軒轅曾經見過但並沒有留意的項鏈。　　軒轅無言地接過項鏈，入手微沉，卻不知是何質地，在鏈墜之上是兩柄交又的劍形圖案。一見這圖案，軒轅不由得為之一震，神色間的驚訝一閃即逝。　　�燕似也捕捉到了軒轅那一剎那間的震驚，但她卻並不明白為何軒轅會為此而如此震驚。　　“這是采自首山之金而煉製成的，天下間，只有這一條，本來爺爺不想讓我戴來，但為了能見生父生母一面，我也顧不了這麼多了，我要賭上一回，而你便是我的希望……”　　“那現在你成功了，也贏了，你應該感到高興才對！”軒轅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惆悵和失落，本來那滿腔的歡喜全都變得有些可笑了。　　“不，我失敗了！”�燕的話再一次讓軒轅驚訝，也感到不解。　　“難道還有什麼不妥？”　　“是的，我安全抵達了君子國，也定能夠順利地見到我的父母，可是從此我將可能失去所有的幸福！”�燕頓了一頓，有些痛苦地望了軒轅一眼，接着道：　　“在君子國中，聖女是不可以動情的，更不能愛上一個人，可我做不到，軒轅，我愛你！”　　軒轅呆若木雞之時，�燕已經再次撲入他的懷中哭泣起來，但軒轅的心中卻湧出了一絲無法理喻和明釋的無奈和酸楚。他知道�燕並不是在說謊，但他的頭腦也有些亂，一時之間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她。　　“你便是為這而痛苦？”軒轅深吸了一口氣，悠然地反問道。　　�燕沒有回答，只是在幽咽着，冰涼的淚水已經濕潤了軒轅的胸膛。　　“魚與熊掌如果註定不能兼得的話，你便必須作出一個選擇，也許，選擇是很痛苦的，可是這便是現實，也是生活，或許這隻有命運所開的一個玩笑。”　　軒轅有些無奈地繼續道。　　“你說我該如何選擇呢？”�燕心神無主地問道。　　“一切只能見機行事了，說不定到時候你既可作聖女，也不用守什麼規矩也說不定呢。”軒轅安慰道。　　“那是不可能的，這是君子國曆來不變的……”　　“如果你真的感到很痛苦，完全可以不表明身分，便當是一個普通的過客也同樣是可行的，如果你能夠和你爹娘商量一下，他們也不一定會真的就逼你做聖女。”軒轅淡淡地道。　　“你是不知道，如果我不以聖女的身份出現，只怕你永遠都沒有機會摘到薰華草。”�燕道。　　軒轅再震，反問道：“為什麼？”　　“你可知道君子國實是分自神族的一支，乃是專為鎮守薰華草而居於東山口。　　薰華草是絕不會讓外人所得的，這之中似乎關係到地帝女媧的秘密，我並無法得知。因此，如果外人慾得薰華草實在是難如登天！”�燕正色道。　　“難道薰華草不是在東山口隨處可見嗎？”軒轅訝然問道。　　“錯了，薰華草所生之處只是在東山口極熱之地，那是一個山口之中，每隔六十年才開一花，朝生夕死，根本就是極為稀罕的東西。是以，有些人窮盡一生都不可能守得一株薰華草。”�燕解釋道。　　“你是從哪裡聽說的？”　　“這是我們君子國中不是秘密的秘密，而在�踵族卻只有我爺爺和發伯才知道，而我是自爺爺的口中所得知，而且薰華草應該是在這幾日開花。”�燕道。　　軒轅不由得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但他並不是沉思於�燕所說的那個問題，而是突然間想起了“青雲劍宗”，想起了貳負。　　※※※　　貳負的眉頭微皺，柔水剛自共工氏趕來，帶來了數十名共工氏的好手，也帶來了一些最新的消息。　　共工氏全力支持龍族戰士，這是一件極為值得人欣慰之事，還有“青雲劍宗”。　　不過，以目前的實力，仍無法與九黎族一較長短，誰都知道，九黎族真正的實力並未真的動用，而那股實力足以給仍很脆弱的龍族戰士致命一擊。　　這並不是貳負所擔心的，貳負擔心的卻是那神秘的龍歌蹤跡初現，而此刻軒轅又不在，他很難下定論如何去加入這個戰局。　　其實，並沒有人真的能夠證實龍歌的具體行蹤，只是在太行山附近異軍突起了一位年輕的高手神農。　　這隻是一個傳聞，有人說並不是只有一位年輕的高手，而是兩位，也有人說是三位或更多，但是不管是多少，鬼方十族之中的土方十餘名高手在太行山附近全軍覆滅，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並沒有多少人知道神農的來歷，或許有人知道，但對貳負來說，這個人卻是極為陌生的，或許對於九黎人來說，這人也同樣是陌生的。是以，有人猜測，這群年輕人是龍歌的親近，是自西方返歸有熊族的龍歌前鋒高手。於是，這一路之上牽連出了許多變故。　　貳負不能不參与其中，與九黎族作對當然是需要的。不過，他得依軒轅所言，保存實力，休生養息，人員根本就不能浪費，這也是在這個世道之中生存的本錢。　　貳負自然曾深切地體會過人單力薄的滋味，因此，對此刻所擁有的力量自是分外的珍惜，但對於龍族戰士的訓練卻是極為嚴格的。讓貳負欣慰的是，戈族戰士的力量正在不斷地壯大之中，而龍族戰士在各自的部落中的地位也逗漸顯得重要而崇高，更引來了各自部落之中最優秀精良之人到龍族訓練營中接受訓練，使得龍族戰士多了許多的生力軍。　　在龍族之中，與貳負有着同等地位的人便是恭弘=叶 恭弘呈，恭弘=叶 恭弘皇便像是軒轅的影子，同時也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的武功。　　武功，本就是這個世道生存的本錢。此刻，龍族戰士之中的高手並不少，因此，對於龍族戰士的訓練更是得心應手，全面到位。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卻不得不為太行山所出現的那神農分出精力。　　恭弘=叶 恭弘皇自然是與柔水同行，經過數月的分別，柔水再也不願與恭弘=叶 恭弘皇分開，是以，便去做一對同飛的鴛鴦。雖然此行也許是極為兇險，但恭弘=叶 恭弘皇對柔水也極為信任，認為她應有能力應付一切的變故。　　※※※　　“快傳，便說是�踵族來人，送回聖女！”軒轅面對大步迎來的君子國劍手沉聲道，同時他也以最快的速度打量了一下君子城的建築形式。　　君子城城門高闊，皆以石為基，看上去氣勢磅礴，但又樸質大方。　　城門洞開，進出於城門內外的人皆配長劍，氣態雍容，倒真的有一些君子風範。軒轅和�燕兩人的衣着打扮很輕易地便可分辨出其為外來之人，是以城門口的守卒才上前盤問。　　軒轅並不看好這群佩劍的坤士，其實自這些人的步伐也可以看出其劍術基礎並不是真的很好，但作為一個普通的族人來說，能有這樣子也絕不算差。　　軒轅的話讓守城劍士愕然，驚疑不定地望着軒轅和�燕，半響才不屑地一笑，道：“胡說八道，我們的聖女才回來两天，又哪裡冒出個聖女來？你們休要到我君子國來胡鬧！”　　軒轅正愕然不知如何以對的當兒，另一名劍士淡淡地道：“朋友，在這半個月之中，我們不希望看到有任何人前來搗亂，你還是走吧，否則的話，就憑你剛才那一句話，我們就可以擒殺你！”　　“我是真的聖女，出了問題你們倆可敢負責？”　　�燕也被兩位劍士給說得亂了心神，辯道。　　“哈。小姑娘，你隨便找個人問一下，看他可否知道聖女回來的消息？”那人說到這裏頓了頓，又換了一種冷厲的口氣道：“如果你們仍要取鬧的話，休怪我們不客氣了！”　　�燕一時氣得臉色煞白，與軒轅相視望了一眼，卻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真的有這麼回事嗎？”軒轅也被這意外的消息給弄得頭大了，不由換了種口氣問道。　　“我為什麼要騙你？你們給我有多遠便走多遠，乘沒有別人知道你們倆的事時走遠一些，想騙人也不用新招！”那守城的劍士態度還算是極好，有些不耐煩地道。　　“你……”　　“我們還是走好了。”軒轅突然打斷�燕的話道。　　�燕一時間滿腹的委屈和憤然，但軒轅既然這麼說了，她自然便不能反對，只好憤然地跟着軒轅離去。　　“站住！”那守門的年長劍士突然喊道。　　“什麼事？”�燕忙轉過頭來，似乎是突然問又時來運轉，剛才只是那老劍士在說笑。　　“可憐的孩子，我這裡有兩個饅頭，想來你們是餓了，想弄點吃的，你們就先拿去吃吧，以後別去騙人了。”那老劍士自懷中掏出一個包着兩個饅頭的紙包走過來，將之遞給軒轅道。　　軒轅和�燕心中不由得大感好笑，這劍士也許是因為見他們的衣衫已經很破亂了，還以為他們只是為了騙飯吃，但他們也不想點破，只是接過饅頭，道了聲“謝謝”，也便轉身離去。　　※※※　　“怎麼辦，怎會這樣？”�燕不由得有些六神無主，又自哪裡冒出一個聖女來？　　這可就真的是有些奇怪了，而且這顯得也太突然，太出乎入意料之外了。那兩個守門的劍士並不是在說謊，軒轅自那些走出君子城中的君子國子民們的口中也得出了相同的結果，另外一個聖女已經先一步而到達了君子國。難道君子國會有兩個聖女？抑或是說其中有一個是假的？　　但誰真誰假呢？而她們扮演這場戲又是什麼目的呢？　　另外一個聖女又是誰呢？軒轅也不由得有些頭大，他弄不明白這之中究竟纏雜了些什麼。　　“看來你這個聖女是做不成了。”軒轅不由得笑了笑道。　　“那人肯定是假的。”�燕狠狠地瞪了軒轅一眼，似有些怪他幸災樂禍的態度，斷然道。　　“為何你如此肯定？”軒轅並沒有感到太多的煩惱，反問道。　　“當然了，因為我才是真正的君子國聖女！”�燕憤然道。　　“哦，是，是，你才是聖女，行了吧？也許，你娘生了兩個女兒也說不定呢。”　　軒轅猜測道。　　�燕不語，她明白軒轅所說的話並不是沒有可能，但是這卻是一個很難接受的事實，不甘怎樣，至少她要去見見生母生父，就算不當聖女也沒有什麼稀罕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怎麼去摘到薰華草？”�燕反問道。　　“只好是走一步算一步了，當然是不可以強搶硬奪，我看君子國中的那麼多劍手，雖然並沒見到真正厲害的，但每人的身手應不弱，憑我一人之力如何能勝數千之眾？”軒轅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道。　　“我們連城都進不了。”�燕沒好氣地道。　　軒轅自信地笑了笑道：“這很好說，進城根本就不是問題。”　　※※※　　的確，進入君子城的過程很順利，軒轅和�燕只不過弄來了兩套衣服，就很輕易地混入了城中，君子城之中並非全都只是君子國之人，還有一些外來交易的人，因此，城門口並非查得很緊，何況最初所遇到的兩個鎮守城門之人顯然已經換班。是以，軒轅和�燕進入君子城中甚是方便。　　君子城中很繁華，或許是因為君子國之中的眾子民好讓不爭，是以，交易者樂於來君子城。　　當然，像軒轅、�燕一般自沼澤之中走來的人卻是絕對沒有。　　這些人多是自沼澤的另一面行來，很多為九黎族的附屬之族，也有的卻是為了避九黎族之難，而安身於君子國。　　其實，君子城之中，單隻君子國人的交易量並不大，真正交易的卻是君子城附近各部落之間的交易，他們只是借君子城這個交易點而已。　　因為，這裏至少很安全，沒有人敢來君子國撒野，便是九黎族也不敢。　　當然，九黎族的實力比君子國要強大，但若想對付君子國，惟有傾其全力，打一場慘烈的仗，最後只能換來兩敗俱傷的戰局，即使是九黎族勝，但也絕對損失不起。　　是以，君子國與九黎族一直都相安無事，不過，君子國距東南方向的九黎族仍有三百餘里路，這段距離也是制約兩部發生衝突的原因之一。　　君子城中的貨品倒是極多，有許多軒轅往日見所未見的東西，倒是極美。有些極似河貝，但又不是，且大得多；有些形狀極怪，問了之後才知道叫海螺，是在東方大海里長出來的東西。甚至有很美很晶瑩圓潤的珠子，據說這是自一種海貝里長出來的東西，很難找到，那些人都叫它為珍珠。不過，這種大珠子很貴，竟等同於兩張虎皮的價格，讓軒轅望其興嘆。不過，看看這些玩意兒倒也長了不少見識，使得軒轅禁不住對大海生出一絲嚮往之意。　　軒轅最主要的卻是要在君子城中找到一個落腳點，君子城之中專門有一塊地方是供外來交易者住宿之用。當然，若想住入此地，自然必須向君子國交上一此物品，以作宿資。抑或各交易者在天黑之前出君子城，在野外宿營，這樣自然是不安全，因此，商旅們大多住在君子城中。　　軒轅和�燕因不敢直接去找君子國的女王和�燕的父親�通，只好也寄身於那些簡陋的竹木結構的房屋之中。不過，這樣至少已經算是安頓下來了，現在的問題卻是如何去找到那個新回來的聖女和�通，如何去弄到薰華草。　　這些當然都是有些棘手的問題，但軒轅卻不能不去面對這一切。　　※※※　　君子宮，位於君子城的正中心的位置。其實君子城的位置本就很奇特，這裏的地形乃是成丘陵之狀，而在城中心，便是東山。　　東山並不大，方圓才近二十里，君子城地勢奇險，他們只須緊守數道關隘便足以防止大批敵人入城。在天險之地，幾乎不怎麼設防，因此，君子城極大，方圓數百里，所有的君子國子國全都在城中。若是將數道城門緊閉，完全可以成為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國。　　城內分為許多小塊，包括農田、果園、居住等各個不同的板塊，這之中本就是一片水土豐饒的地方。　　軒轅的身形快若鬼魅，在夜幕的掩護下，幾乎毫無阻礙地便到了君子宮之外。　　他聽�燕說過，薰華草乃是長在極熱的火山口中，而這火山口正是東山的最頂部。　　所謂的東山口，也即是火山口之意。（注：《山海經》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君子宮並不在東山口，而是在上山的必經之路。　　軒轅今日前來，並非為了去看看薰華草，而是想看看那個聖女究竟是誰，更來探聽一下君子宮中的一些情況，這些將可能關係到他今後行事的難度。　　君子宮周圍的守衛似乎比較嚴密，抑或是因為聖女初回，這才加強戒備。宮外燃着幾堆篝火，使得宮牆外一片光明，若想無聲無息地靠近宮牆倒還的確有些難，因為宮牆之上，有來回巡走的劍士。　　軒轅不明白為何君子宮之中的守衛竟如此嚴密，一副如臨大敵的架式，倒讓他很是意外。心忖道：“難道君子國長年會有敵人入襲，而需要用這樣的陣容之？”　　隨即又忖道：“對了，肯定是薰華草這幾日便要開花了，是以君子宮之人怕外敵前來偷薰華草，這才守衛森嚴。”　　軒轅倒感到有些頭大，在這種情況下他如何能越過這十多丈的空闊之地，而不被守在官牆之上的劍士發現呢？他無法肯定這些劍士的武功，但以他的速度要越過這十丈之距也要一彈指的時間，而這時間足夠軒轅的身形在宮外溜了一圈，卻只發現一片絕崖可以翻入宮中，只要能將身子攀附在絕崖之上，再橫移十丈，便可以越過宮牆而入宮中，但這樣做是極為冒險的，誰也不知道在絕崖的另一頭守候着的會是什麼東西。不過軒轅已經決定一試，他並不是想自絕壁之上直入宮內，而是借絕壁避開那些人的視線而至宮牆之下。此時，他不由得有些羡慕花蟆凶人那遁土之術，如果能得那種奇術，直接自地下進入宮內豈不是更好？當然，他心中明白，此刻便是花蟆人也不會有辦法，因為這裏的地面全是石頭，絕不似沼澤之中那些爛泥。

# 第十四章 設伏獵帝

　　軒轅慶幸自己的鈎索和絲繩全都備好，不然的話，對着這懸崖，他也不知道該如何辦。　　鈎索的勾子緊緊勾在一棵古樹的粗根之上，軒轅再把鐵勾捏合，這樣子除非是以巨力撥開，否則定不會脫勾。繩子的另一頭則是系在自己的腰際，然後軒轅便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到崖下火光無法照到之處，借凸出的石頭，手腳並用地橫移，他根本不擔心會掉入懸崖，因為即使他鬆手，也有繩子吊著。因此，他很放心地向君子宮中橫掠。他的整個身子如一隻壁虎般貼在崖壁上，偶爾手指會攀在崖頂，但在黑暗之中，誰還會注意崖邊那移動的五指呢？是以，一切都顯得很順利。　　君子宮的建築並不是很規範，雖然對外面監視極嚴，但對宮內的動靜並不是很在意，軒轅將腰間的繩索卸下，繫於宮牆上一塊突出的石頭上，準備回來之時再用。　　軒轅在君子宮中小心翼翼地晃了一遍，但卻不知道這麼多房間，哪裡是屬於哪裡，也不敢貿然查看，因為他感到在君子宮之中的確潛藏着許多他惹不起的高手，那是存在於虛空之中的那一層無形的氣機告訴他的。　　而且，在君子宮之中還有來回巡邏的劍手，這使得軒轅不能不小心翼翼地行動。　　不過，這之中也得歸功於軒轅身法的快捷，滿蒼夷的“神風訣”果然不同凡響，雖然軒轅仍未能修到滿蒼夷的那種境界，但是此刻他的身法和速度已與當初不可同日而語。　　是以，在君子宮中，竟未被巡邏的劍士發現。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軒轅暗自思忖道：“得找個人帶路，方能找出聖女所在的位置，或�通所在的位置。”　　“喳……”一聲輕響驚斷了軒轅的思路，也吸引了軒轅的目光。軒轅微驚，卻發現一蒙面人自一扇窗子中躍出，謹慎地向四周打量了一眼，這才小心翼翼地關上窗子，向後宮奔去。　　軒轅大奇，卻不明白在君子宮中怎會出現這樣一個蒙面的神秘人，這人又是什麼身分？　　又為何故作如此神秘地蒙面行動呢？軒轅在驚愕之中，也不由得跟在蒙面人的身後追去。　　蒙面人似乎對君子宮中的情況比較熟悉，竟輕巧地避過了幾路崗哨，徑直出宮向後山頂奔去。　　在速度之上，蒙面人自要比軒轅遜色一籌，而且軒轅的眼力之犀，幾可洞穿黑夜。是以，在遙遙地相隨之下，那蒙面人並未發現可疑現象，但軒轅卻似有所發現。　　是的，軒轅覺得這個背影極為熟悉，但一時卻又想不起來在哪裡見過這道背影，而且，他敢肯定，這神秘的蒙面人功力極高，這是一種直覺的判斷。但同時軒轅又想到，在君子國之中，他不可能有熟識之人的存在，因此，懷疑也只能是懷疑，不能夠當真。　　行不多久，軒轅便感覺到了一陣陣熱浪，這是一種極為反常的現象，越向山頂竟越熱，這的確是極為反常，但軒轅卻聽�燕說過，這裏的氣候本就反常，這才是為何薰華草生長在此地的原因。氣溫的升高也就是說已經接近了薰華草生長的地方。　　蒙面人驟然停步，掩於一塊山石之後，軒轅也只得相隨而隱。　　“朋友，其實你並沒有必要隱藏，當你感覺到我的存在時，我也同樣知道了你的存在。”一個蒼老的聲音自山頭暗處飄來，悠閑而輕鬆，更有些慨嘆之意。　　軒轅一驚，這話自然不是那蒙面人向他說的，而是一個潛在暗處的老者對蒙面人所說的，只聽這聲音，便知道山頂之人絕對是一個極為可怕的高手。　　蒙面人也像軒轅一樣愕了一陣子，那蒼老的聲音明顯是針對他的，他似乎沒有料到在山頂之上還有如此厲害的高手。　　“朋友，如果你願意一直守着那方寸之地，我也不會反對。”那蒼老的聲音淡淡地道，似乎對一切都是那麼漫不經心。那種毫不在意的心態只讓軒轅和蒙面人心裏發寒，到目前為止，他們仍未曾發現對方的所在，因為那蒼老的聲音竟似是自四面八方傳來，根本讓人無法掌握其具體的方位。雖然明知道對方就在前後不遠，但這隻是一個大概的方位。　　蒙面人知道自己已經沒有必要再躲藏下去，但他並不是向那無法捕捉方向的高手迎去，而是緩緩地向後倒退。　　蒙面人竟要退走，抑或是故意要引出那神秘的人物，但這種結果的確有些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不過也使軒轅知道�燕所說的話並非全是沒有根據的，在薰華草的周圍的確守候着一群可怕的高手，如果按照�燕的說法，若是無法讓她成為君子國的聖女，那便無法順利取到薰華草，甚至根本就不可能奪到薰華草。　　“哈哈哈……”那蒼老的聲音變得空靈悠閑，似乎是自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傳來，依然讓人無法知道他身在何處。　　軒轅心中一陣驚駭，因為他發現自山頭上涌下一陣濃濃的霧氣，霧氣犹如巨獸之口，吞噬了軒轅視線所能及的景象，使得一切都變得模糊，變得難以辨清。　　蒙面人的身形快退數步，但那團濃霧卻犹如巨大的雪球，滾了下來，一直向蒙面人存身之處湧來。　　一股濃濃的劍意自霧氣之中升起，似乎成了那死寂霧氣中強大的生命主流，彷彿就是因為這一股強大的劍意才驅動了這團濃霧。　　蒙面人冷哼一聲，再退幾步，軒轅已經可以看清蒙面人的手指在顫動。　　那絕不是因為蒙面人害怕，而是在蓄聚自己的氣勢，準備給即將出現的對手致命的一擊。　　軒轅心中的驚駭是無與倫比的，蒙面人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氣勢太熟悉了，他差點想喊出來，但他卻知道這樣做絕對是不明智的。　　軒轅絕對不會去做蠢事，此刻正是他一探虛實的時候，他要看看鎮守在東山口的人究竟是什麼人，究竟有什麼了不起，這是關係到他能否奪到薰華草的關鍵。　　當然，軒轅更感受到了那股強大劍意的存在，作為一個劍手，他更願意在這個用劍高手的招式之下找到一些啟迪。　　霧氣到蒙面人身前兩丈之時，突然裂開，向兩邊激涌，一股洶湧的劍氣破霧而出。　　蒙面人冷哼一聲，身子一抖，手中竟似標出一條烏龍――長矛！　　是矛！的確是一根丈二長矛，軒轅對此並不陌生，但這根長矛擊出的速度似乎更快，更狠，也更詭異。　　軒轅沒有猜錯，絕對沒有猜錯，這神秘的蒙面人竟是數月前慘敗於他手中的帝恨！　　絕對是帝恨，軒轅可以肯定，但是此刻的帝恨似於比之數月前更為可怕，也更凶更悍，出手更快。不過，那根長矛的出處軒轅依然看得清楚，只是，軒轄很難想象帝恨怎會出現在這裏，而且那根長矛竟可如繩子一般繞在腰際。的確，帝恨的長矛出得很突然，無論是角度，還是速度都是那般精絕。　　“當……叮叮……”　　軒轅看清了那自濃霧之中破出的老者，白髮青須，一身素衣。劍式更快得驚人，竟在剎那之間擊出了一百多劍，幾可與恭弘=叶 恭弘帝的快劍相提並論。但老者的功力卻不知道比恭弘=叶 恭弘帝高出幾許，以帝恨的功力竟被迫得疾退數步。　　軒轅曾與帝恨交過手，知道帝恨的功力比自己高出甚多，而且武功更比自己高出兩籌，但是在這老者的一輪疾攻之下，竟相形見絀。可以想象這老者的劍術之可怕程度。不過，軒轅在老者的劍式之中似乎隱隱看到了一些路子，也找到了似曾相識之感。這一發現他卻沒有絲毫意外之感。　　軒轅並不意外那老者劍招的似曾相識，倒是為老者能驅霧而至感到駭異。他不知道白天會是怎樣的情況，難道白天山頭之上也會濃霧纏繞？但不管有霧還是無霧，若是在白天，軒轅的目光定可以看得更遠，他自信一定能夠看清山頭之上有什麼東西。　　帝恨似乎也被這老者凌厲之極的攻勢給驚住，但他卻沒有絲毫的畏怯，反而槍式一變，如同一條無可捉摸的軟蛇般更飄忽輕靈，一根長矛在他手中不可思議的竟可軟成繩子一般。　　這怪異的矛法果然讓那老者吃了一驚，也退了兩步，使得他身邊霧氣繞得更急。一時之間卻也無法找到破解帝恨矛法的招式。　　帝恨一聲怪嘯，突然抽身疾退，向山下疾掠，他知道自己要想戰勝眼前這個老者，只怕得千招以上，但他卻沒有時間，更不能與其糾纏，誰也不知道山頭之上是否只有這一個老者鎮守，如果再有高手加入的話，只怕他是敗定了。因此，他根本就無心戀戰。　　那老者也是一愣，沒想到帝恨在佔到上風之時突然抽身而退，一時之間竟來追趕。當帝恨奔出十多大之外時，才回過神來，淡淡地道：“想不到竟是矛宗的高手駕臨，恕老朽不遠送了！”　　軒轅不由得微有些訝然，暗自忖道：“難道帝恨也是神族後人？就是和劍宗、逸電宗齊名的矛宗之人？”旋即心中又暗暗擔心：“如果帝恨也在的話，那麼這場奪薰華革之戰只怕很是艱辛，甚至有可能無功而返。”　　軒轅根本來不及有太多的想象，因為他已經感覺到劍氣向他罩來。　　那老者竟然也發現了他的存在，這絕對是一個意外，大大地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　　軒轅沒有絲毫的猶豫，他必須走，立刻便走！他沒有勝這老者的把握，更何況，此刻他沒有絲毫出手的念頭，畢竟，這裡是君子國的重地，而他只有一人而已。　　老者依然驅霧而至，劍疾之極，這之間數丈的距離根本就沒有絲毫的阻隔作用。　　軒轅冷哼一聲，陡然出劍，他對青須老者的劍路似乎有些了解，一出手便是以最快的速度回擊。　　那老者似乎也吃了一驚，軒轅竟不是出矛，這與他的估計有些差別，他以為軒轅定是帝恨的同路人，但此刻他卻沒有這樣的疑惑，因為軒轅出擊的是劍，不僅僅是出劍，而且其勢之快比之帝恨的矛有過之而無不及。更讓他心驚的卻是軒轅竟似乎能夠把握他劍式的動態，一出手便使他的劍勢受阻。　　“叮……哧……”那老者吃驚的同時後撤三步，方擋住軒轅這一劍，但是他的劍竟被削去三寸的劍尖，這一下更是出乎那老者的意料之外。　　軒轅在那老者一怔之時，再不戀戰，輕嘯一聲，向帝恨消失的方向追去。　　那老者望着軒轅離去的身影，自語道：“想不到沒落的逸電宗竟也有如此人才……”　　※※※　　軒轅極速向君子宮逸去，所幸那老者並未追來，一路上更有兩具屍體，顯然都是帝恨的傑作，不過這樣也好，至少可使軒轅少一些麻煩。有帝恨這樣一個高手開路，實在不是一件壞事。　　東山口的高手也許全都是匯聚在山頭之上，所以這下山的路上並沒有遇到什麼阻礙。　　帝恨顯然並不知道其後仍有軒轅這個大仇人，或許是軒轅的動作大過迅捷，抑或帝恨根本就沒有想到居然會有人潛隨其後。當然，在返回君子宮之時，帝恨顯得極為謹慎，皆因此刻他的行蹤已經暴露，受到追蹤自是難免，因此，他顯得異常小心。　　軒轅早知道帝恨所住之處，也明白了帝恨的身份，是以他根本就不需尾隨帝恨之後，而是直接潛入帝恨所居之處。能讓自己的敵人睡不安枕，自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而軒轅則正有此意。　　帝恨的速度比軒轅要慢些，加之人他一路上小心謹慎，故意多繞彎路，更是比軒轅落後一大截。　　帝恨小心地推開自己的宙子，在開窗的剎那，飛速地掠入自己的房間。黑暗之中，只聽得一聲輕嘯，竟有一支利箭在帝恨開窗和掠入的同時射出。　　帝恨大吃一驚，身子疾沉，他怎麼也沒料到自己的房間中居然有人對他進行暗算，雖然他的功力高絕，但是在這等情況下，他竟然也無法避過來箭。　　帝恨忍住慘叫之聲，身子往地上滾去，而在他身子落地的剎那間，他才發現地面上竟釘滿了一層長長的利刺。那黑暗之中的敵人似乎早就料到了對方會有此一招，此刻帝恨才忍不住發出一聲慘哼，同時，他也對黑暗的屋於掃視了一遍，但卻並沒有發現敵人的存在。　　帝恨強忍身上的慘痛，將身子縮在窗角下，連大氣也不敢出，他做夢也沒有料到竟有人在他的房中布下陷阱，更是布置得如此精巧。　　帝恨仔細地傾聽半晌，發覺屋子之中並沒有任何敵人，而此時窗外卻傳來了腳步之聲，顯然是君子宮中的劍士聞到帝恨的慘哼聲趕了過來。　　帝恨不由暗暗叫苦不迭，但他迅速支起上身關好窗子，確定屋子之中並沒有敵人後，他心中稍安。　　“啪啪……駱長老……駱長老……”　　“什麼事呀？”帝恨聽到這幾下敲門聲，又有人呼叫，故意裝作被吵醒的狀態，有些不耐煩地問道。　　“你沒事吧？”門外的劍士擔心地問道。　　“我沒事呀，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聖女出事了？”　　此時軒轅潛於一個假山洞中，本來聽那些劍士在喊駱長老，心中一怔，但他一聽到屋內之人的答話，立刻可以肯定屋中的人正是帝恨，只是為什麼那些劍士喚帝恨為駱長老的原因卻不是軒轅所能知道的。不過，他對帝恨所吃的這個啞巴虧卻是感到極為滿意，也極有趣，他幾乎可以想象帝恨在慌里慌張地收拾殘局的那種狼狽之態。　　“你們快去看看聖女，我立刻就來！”房中的帝恨急道，那種語調，使得軒轅不能不覺得帝恨是個演戲天才。　　那些劍士見房中的確似乎沒有什麼動靜，也忙應道：“好，我們這就去！”　　軒轅卻有些惑然，不知道帝恨與聖女之間又是什麼關係？這些人為什麼如此相信帝恨的話？想到這裏，軒轅心頭陡地一動，心中微駭：“難道這個聖女是帝恨所帶來的？否則，帝恨怎會出現在這裏？而且這群劍士如此尊重帝恨，那麼，這個聖女又是什麼人呢？”　　※※※　　帝恨手忙腳亂地脫下一身黑衣，匆忙地將肩頭的箭傷包紮一下，這才點了油燈，但他駭然發現床上一片零亂，顯然是被人翻弄過。而在窗於下邊所鋪的那一層倒立的尖刺之上也有許多血跡，顯然是他身上所留。　　帝恨心中的驚惶更勝過憤怒，他不知道是誰闖進了他的房間，並布下這樣一個陷阱。他發現了那支利箭是因為一根系在窗子上的細繩所操控，只要窗於一推開，便會觸發那早已對準窗口的利箭。帝恨因一時失察，這才觸動了那支利箭，也便墜入了敵人所設的陷阱之中。　　傷，並不可怕，可怕的是這無形敵人所施的壓力。　　“難道有人發現了我的身份？那這個人究竟是誰呢？為什麼要翻我的房間？為什麼要布下這個陷阱？……”帝恨的腦海中一片混亂，剎那間，他感覺自己似乎陷入了危機四伏的險境，似乎君子宮處處都是敵人。　　在這種情況下，帝恨怎能不有所懷疑？怎能不有所擔心？他怎麼也想不到這正是軒轅所需要的，而且這一切全都是軒轅一手安排的。　　※※※　　軒轅發現帝恨走出房間時，臉色很難看，更有些疑神疑鬼的感覺。心中不由得大感好笑，也大感痛快。不過，他卻並沒有立刻離去的意思，他倒要看看那個聖女究竟是何許人物。　　帝恨並沒有化妝，看樣子他是根本就不害怕君子國之中有人能識破他的身份，也可看出他對自己身分的自信。軒轅卻不得不摸了摸蒙面的黑巾，此刻他卻成了一個不能夠暴光的陰影人物，除非他想死。在君子國中，大概比在神谷更兇險，因為這裏像帝恨這般的高手不知有多少，而且在君子國內，他們完全可以全民皆兵，對於軒轅來說，的確是死路一條。　　軒轅自然不想死，他已經作好了一個不行便溜之大吉的打算，這當然是萬不得已的打算。　　“聖女怎麼樣了？”帝恨發現那一群劍士又走了回來，不由得開口問道。　　“啊，是駱長老，沒事，一切都很正常！”一名劍士見到帝恨立刻恭敬地道，顯然帝恨的身份在這裏受到了極大的尊重。　　軒轅卻弄不明白帝恨憑什麼能夠在君子國中受到如此禮遇，不過，卻知道帝恨很可能也是為了那薰華草而來的。　　“聖女讓屬下叫長老過去一趟。”那名劍士又道。　　軒轅心頭一動，暗忖道：“看來帝恨真的與聖女之間有什麼關係，那聖女本身就有些古怪，如果與帝恨扯在一起，只怕真如�燕所說，是個假貨，而且這必定是一個陰謀了。”　　“好了，你們辛苦了。”帝恨淡淡地說了一聲，便向西廂行去。　　那群劍士便像什麼事都未曾發生過一樣，又繼續舉着火把巡邏。　　軒轅並不敢輕視這些劍士，只自這群人的步伐來看，比之守城和自城門口進出的劍手們更沉穩多了，至少功底很紮實，這些人都不可否認地是一群難纏的對手。　　等軒轅繞過這群劍士的巡邏時，帝恨已經消失不見。不過，軒轅並不擔心，至少他知道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帝恨不可能會走得很遠，那麼肯定會在附近的幾間房中。　　軒轅選中一間燈火明亮的屋子，小心地潛靠過去。他估計，如果聖女與帝恨是一路的話，那麼帝恨肯定會向聖女彙報今晚所發生的事情，那麼自然不能不亮燈。這裏畢竟是君子國之中，男女身分有別，雖然帝恨身為長老，但也不能不注意平時的言行舉止。　　因此，聖女的住房之中肯定亮着燈。

# 第十五章 族門聖器

　　“我看事情有些蹊蹺！”軒轅可以清楚地辨認出這是帝恨的聲音，不過帝恨將聲音壓得很低很低，若非他伏在屋頂之上，附耳傾聽，只怕還真難聽到。　　“長老是懷疑有人已經懷疑我們的身份了？”這是一個女人的聲音，顯然是那個所謂的聖女。軒轅的目光斜斜掃了一下，發現那些守護在聖女房子周圍暗處的幾個人犹如黑暗之中的石頭，顯然是聖女的心腹正在為之把風。軒轅不由暗自得意自己的精明和利落，竟能在這一群高手的環護之下爬上房頂，這大概也是帝恨所意料不及的。不過這也多虧了這間廂房的另一頭靠牆所生的那棵大樹，否則的話任軒轅有通天徹地的本領，也只能暗自叫苦，除非能如花蟆凶人那般遁地而行。　　帝恨沉默了良久，才有些無奈地道：“我想，他們並不敢懷疑你，只不過，我的身份可能會引起某些人的懷疑，更可慮的卻是，在暗處似乎有許多我們的敵人，這些人很可能會破壞我們此行的目的。”　　“哼，誰敢懷疑我這聖女的身份？！”　　“這是自然，這並不是說有人懷疑我們的身份，這之中很可能關係到王位的問題。”帝恨懷疑道。　　“你是說柳洪在搞鬼？”聖女的聲音充滿殺機地道。　　“這很有可能，在君子國向來都是女子繼承王位，如果沒有你這突然冒出來的聖女的話，這個王位順理成章便成了他的，他乃是女王柳靜和�通的親子，而柳靜讓柳洪姓柳本就有讓之繼位的打算。可是現在你突然出現，打亂了柳洪的計劃，他自然要找我們的麻煩，甚至恨不能除掉我們這兩顆眼中之釘。所以，他才會在我的房中設下這些陷阱……”　　“我看他沒有那麼大膽，就算他要對付我們，也絕不敢明目張膽地干！”聖女分析道。　　“嗯，那這會是誰乾的呢？不過，我今晚去山頂試探了一下，那裡果然存在着極為厲害的高手，只怕我也不能說可以穩勝，而且山頭之上的虛實我們仍然未能探清，這個問題可能也會很棘手。”帝恨擔心地道。　　頓了一頓，帝恨又接着道：“其實，我們早就應該想到，昔日劍宗的高手豈是易與之輩？若是在這裏與他們硬拼，我們只可能是死路一條。若非這裏存在着許多當年劍宗的高手，只怕少昊大神早就已經將此地掃平。不過，我們現在的目標並不是那些薰華草，而是即將到來的軒轅！”　　“按飛鴿傳書所示，這小子近幾日應該到了君子城，很可能還有另一個女子，我懷疑這隨之而來的女子就是�踵族的�燕，這個女人絕不能讓她活在世上，否則的話，很可能會破壞我們的好事！”君子國聖女冷殺地道，只聽得軒轅心頭髮毛。“我絕不會讓軒轅這小子逍遙地活着，如果落在我的手中，定要煎他的皮拆他的骨！”帝恨對軒轅的恨幾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聽說師妹的失蹤是跟這小子一起走了，我倒想看看這小子有什麼魅力，居然連桃紅也無法控制自己。”　　“聖女千萬要以大局為重，否則聖姬會……”　　“嘻嘻……”那聖女有些狐媚地笑了笑，道：“我只不過是說著玩的，你以為我真的如此不知輕重，師父要怪肯定是先怪我，還敢拿長老怎麼樣嗎？”　　“聖女知道就好，不過軒轅這小子極度狡猾，還是交給我去對付好了。”帝恨鬆了口氣道。　　“長老是怕我會敗在他的手下？”　　“我當然不是這個意思，聖姬的媚功天下無敵，而聖女又得到聖姬的真傳，自然不懼這小子。”帝恨悻悻地笑了笑道。　　屋頂之上的軒轅越聽越心驚，他怎麼也沒想到這所謂的聖女竟會是桃紅的師姐，此刻他幾乎可以肯定帝恨是為了薰華草而來，只是他卻無法明白帝恨是通過怎樣的手段使�通相信這個所謂的“聖女”便是他的親生女兒，而帝恨又怎會知道聖女這個秘密呢？這便像是一個謎。　　軒轅倒很想看看這神秘的聖女究竟是什麼樣子，這自是出於人類的好奇，軒轅也不例外。是以，他忍不住伸手掀開一片土瓦。　　這是軒轅往日從未見過的遮房子的東西，硬硬的呈一種弧狀，泛着淡淡的青灰色，顯然是經過火所燒烤才成形的。這不僅使軒轅感到新奇，也讓軒轅感到驚訝。　　君子宮給他的感覺很是不同，無論是氣派，還是這種莊嚴古樸的氛圍，都讓他意外。不過，軒轅仍是掀開了那片土瓦。　　“嘩……”軒轅掀開了一片，卻帶動了另一片瓦，這些瓦本就是片片相連，大有環環相扣之勢。　　“誰……”　　“什麼人……”　　軒轅吃了一驚，在瓦片一響之時，他便已知道可能不妙，匆匆地只是向屋內瞥了一眼，便立刻向那棵大樹上飛彈而起，這次腳下用力未曾刻意收斂，使得瓦面大響。　　“嘩……”帝恨如大鳥一般自窗口飛射而出，而另一道身影則自屋后的窗子射出，守在屋子四角的高手極速地翻上屋頂。但軒轅早就有備，等他們飛掠上屋頂之時，他已經以最快的速度投入了那棵大樹的密恭弘=叶 恭弘之中。　　“呼……”軒轅正欲潛去，但在密恭弘=叶 恭弘之中忽地多出一隻手掌來，掌勁極雄。　　軒轅吃了一驚，倉促之間只得揮掌相迎。　　“轟……”軒轅和那偷襲者同時一震，分別向兩個方向跌去。　　帝恨一聲低吼，長矛破空而至，他絕不允許有人竊聽到他的談話，否則只可能是死路一條。在這君子國中，他絕不能有失！　　軒轅暗暗叫苦，剛才與之對擊一掌之人的功力也極高，此刻幾乎是四面環敵，他哪敢與帝恨正面交手？只得反手甩出一箭，身子儘力向黑暗之中掠去。　　那聖女也一聲嬌叱，但卻並非撲向軒轅，而是向與軒轅交手的那偷襲者攻去。　　軒轅被弄得有些莫名其妙，顯然那偷襲者並不是與帝恨一路的，這當然是一件好事。　　帝恨不能不對軒轅甩出的那支凶利勁箭作出回應。　　這一箭的速度太快，而且更蘊含着爆炸性的力道，且幾乎正是迎着帝恨所追路線而發，使得帝恨不得不作出反應。　　“啪……”帝恨只能以矛頭將勁箭擊碎，但他也為這一箭所蘊之力感到驚訝，他想不擊碎這支勁箭都是不可能的，只因這支箭大具攻擊力。　　軒轅再不猶豫，迅速向黑暗之中掠去，而此時已有劍士自遠處迅速掠來。　　帝恨望着軒轅犹如鬼魅般消失在夜幕之中時，心中湧起了一絲古怪的念頭，而此時那偷襲軒轅的神秘人根本就不曾與聖女交手，只是迅速地融入黑暗之中。　　帝恨和聖女本來就要遲到一步，那幾名守在屋子四周的高手速度似平要慢了半拍，也無法追襲。　　君子宮內的地形似平極為複雜，而那神秘的偷襲者更似乎是極熟悉宮內的地形，是以，在帝恨和聖女追至之時，軒轅和那神秘人已經失去了蹤影。　　※※※　　�燕聽了軒轅的敘說，不由得為之目瞪口呆，她怎麼也沒有想到，這所謂的聖女竟是九黎族的陰謀，但是她卻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去做。　　“那現在我們該怎麼辦？”�燕六神無主地問道。　　“目前肯定不止帝恨他們這一群人來到君子國，但是眼下我們人單勢孤，根本就沒辦法與之硬拼，而且他們早有先入為主之利，就算我們貿然踏入君子宮，其結果只能以暴露身分而告終，反而要引來九黎殺手的瘋狂追殺。因此，我們不能莽撞。”軒轅提醒道。　　�燕几乎有些絕望，九黎人如此強的力量，連軒陵都敵不過帝恨，何況還有其他許多九黎族高手，甚至別的勢力……如此一來，只怕她想去認父母都不可能有機會了，這叫她如何會不急？　　“你也別灰心，雖然我們不能力敵，但可以智取，說不定會讓帝恨和那妖女飲恨收場。”　　軒轅自信地道，旋又道：“不過，我們現在不能暴露身分，否則的話，我們只會成為他們的靶子！如果我所猜沒錯的話，今天帝恨便會有所行動，此刻的形式對我們非常有利。”　　“我一切都聽你的。”�燕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做，只得服從地道。　　“這才是乖孩子。”軒轅不由得笑了笑道，然後伸了個懶腰道：“我要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我睡醒了再想辦法吧。”　　※※※　　君子城之中的氣氛似乎有了些改變，或許是因為昨夜君子宮中的確發生了一些變故。　　最讓軒轅和�燕驚訝的，卻是帝恨領着一干手下高手離開君子城，這種場景讓軒轅感到有些意外，不過卻並不吃驚，如果昨晚不是帝恨，而換了軒轅的話，今天或許也會作出同樣的決定。不過，�燕有些不解。　　“他不會真的離開君子城的！”軒轅肯定地道。　　“難道他還會返回來？”�燕問道。　　“他會由明轉暗，暗中來對付我們或是幫那妖女完成任務，也是為了給那妖女布置後路。”軒轅淡淡地道。　　“帝恨走了，我們豈不是更好去揭發那妖女的身份？”�燕喜道。　　“你錯了，他走了，我們更難揭發那妖女的身份，反而有人會說你誣陷。我在想，那妖女是如何能夠讓你爹和你娘相信她的身份的！”軒轅微微皺眉道。　　�燕愣了半響，突然道：“我知道了，幾年前我族所遺失的聖器，肯定是被九黎人給拾去了，惟有這妖女持有聖器才會不讓人懷疑。但是我族的聖器是在范林丟失的，又怎會落到九黎人的手中呢？他們又怎會知道這聖器的用途呢？”一時之間�燕也陷入了沉思之中。　　“便是�云為之而被逐出族門的聖器？”軒轅也吃了一驚，問道。　　“我想應該是吧，除了聖器之外，便只有我身上所帶的這件信物了。但這些秘密只有我族中的有限幾個人才知道的呀，九黎人又怎會知道呢？”　　“會不會是你們族中出了姦細……”說到這裏，軒轅又道：“我看先別談這個問題，你先在房間里等我，我倒要看看帝恨想耍什麼花樣。”　　“你要去追蹤他？”�燕嚇了一跳，拉住軒轅急問道。　　“不錯，我倒要看看他們有什麼布置，只有知己知彼，方能有更多的勝算。”　　軒轅肯定地道。他自然知道，此刻不僅僅是要奪薰華草，更要與帝恨這個凶人交手。若一個不好，就算奪得薰華草也會是死路一條。　　“那你小心一些！”�燕知道軒轅所說的是事實，只得叮囑道，此刻軒轅可謂是她惟一的寄託，但她又有些無能為力，似乎根本就幫不了心愛之人的忙。　　軒轅轉過身，輕摟着�燕的肩，自信地笑道：“你放心吧，我不會有事的！”　　�燕只得沉重地點了點頭。　　※※※　　才追出君子城不久，軒轅便感到有些不對頭，但究竟是哪裡出了毛病，他卻說不清楚。　　帝恨出城后的行蹤似乎突然銷聲匿跡，無從找起，這一點的確讓軒轅心中生出了一種不祥的預感。　　帝恨的速度自然沒有如此之快，軒轅追出君子城只是在帝恨走後不到一盞茶的時間，而在這一盞茶時間之中，帝恨又能夠行出多遠呢？以軒轅的腳程來計算，此刻絕不應該追丟了帝恨，但事實卻讓軒轅無法解釋。　　惟一的解釋，那便是帝恨根本就未曾走遠，一出城便潛伏在城郊的某處，而這是軒轅無法預知的。　　君子城外，有一片曠野，這裏或許是曾經經歷過一場大火，使得這方圓百里之內，沒有幾棵古老蒼桑的樹，而這片曠野之中也無甚大樹，樹林更是稀稀落落，無法將視線遮擋得很嚴密。　　軒轅不得不駐足，他根本就無法得知帝恨究竟是自哪條路走的，而此刻再前行便是一片濕地，濕地之上似乎並沒有腳印存在。因此，他可以肯定帝恨未自這個方向行走。　　軒轅只得轉身向來路行去，但是，在他轉身之時，卻感覺到一股濃烈的殺機，已經瀰漫了這片荒野。　　也許並不是瀰漫了整個荒野，而只是瀰漫在軒轅存身的這片空間，當然，這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殺氣本身的存在。　　軒轅駐足，但他卻無法找到這股氣息的來源，抑或可以說，在剎那之間，殺氣又全部收斂，像是這個世間從來椰未曾存在着這股氣息。但這短暫的一切根本就無法瞞過軒轅的觸覺。　　雖然軒轅並不知道對方究竟是誰，但那種充滿敵意和仇恨的氣息卻無法抹去軒轅心中的戒備之意。　　林間有風，枝恭弘=叶 恭弘輕搖，沙沙的枝恭弘=叶 恭弘擺動之聲使得林間顯得異常靜謐。　　這是一個春末，野花倒也燦爛，在這鳥語花香的靜謐林間，居然潛伏着致命的殺機，或許有些大煞風景。　　其實，軒轅並無意觀賞風景的雅緻，所謂的風景，只是人的一種心態，何為美景？何為丑景？當靈台一片空明之時，所有的景物全都變成虛幻，實實在在存在的只有體內奔涌的生機，只有大自然之中涌動的生機。　　每一株草所代表的不是一片景色，而是一種生命，一點生機，景色只是一種視覺上產生的土觀概念，真正讓人感動的並非景物，而是生機。正如有人為戈壁之中一株獨生的小草而感動得哭泣一般，讓他們震撼的並非外在的景象，而是這頑強不患的生命力，是這種可歌可泣的精神……　　軒轅便是在大自然懷抱之中成長的生命，在這原始的世界之中，美景已經麻木了人的視覺，他們也真正能夠深切地體會到生命的力量，生機的震撼。　　軒轅依然無法發現敵人身在何方，那暴露出殺機的敵人，似乎在陡然之間化成了這片林子的一部分，已經將生機融入了這片花草樹木之間，使人根本就無從分別。　　軒轅露出一絲冷笑，大步向來路上行去，似乎根本就不知道這些危機的存在，更在不經意間折下一根狗尾草，輕鬆地把玩着。　　他只走了五步，剛好五步，似乎經過精確的計算，然後彈出指間把玩的狗尾草。　　其實，隨在狗尾草之後彈出的並不只是狗尾草，更有一根細小的鐵刺。　　目標，只是一棵極不起眼的大樹樹榦。　　那棵樹並不是特別古老，灰褐色的皮質上長着一個個木疙瘩，密密的樹恭弘=叶 恭弘，如蓬頭垢面的瘋女。但軒轅並不在意那密密的枝恭弘=叶 恭弘，而是只注視了那根粗壯的樹榦。　　“轟……轟……轟……”　　那根樹榦爆裂而開，之間竟似是空心，空心之中卻藏匿着人。　　不僅如此，軒轅立身周圍的地面也在突然間爆裂而開。　　弧光閃爍，寒風大作，雪一般銀亮的刀光在虛空中交織成無結可解的羅網……　　軒轅立足之處竟然開出了一條美麗的大蓮花，在陽光的輝映下，閃爍着燦爛而讓人心悸的寒芒。　　其實，那並非真的蓮花，而是數十柄圓弧狀的彎刀所拼成的楔角。刀鋒半入上中，半在土外，每一柄刀上揚的角度都是那麼精緻，那般優雅，那麼有規則，便使得這一組合犹如破土而出的白蓮。　　花開之時，軒轅隱而不見，自然不是被這數十柄彎刀剖削成碎片，否則地面之上至少會出現一堆碎肉，但地面之上並沒有這些。因此，可以肯定軒轅沒有死。　　軒轅的消失讓所有自泥土或樹榦之中蹦出的殺手們一陣錯愕。　　便在這一陣錯愕之時，軒轅出現了，出現在這群殺手們最不希望對方出現的地方。　　軒轅的刀鋒如雪，在陽光之下，並不比那彎刀拼成的蓮花遜色，但在軒轅的刀氣中，更多了一股無法抗拒的霸殺之氣，犹如怒潮洶湧的海嘯。　　軒轅認出了其中兩個花蟆人，那兩人臉上的七彩花蟆便是最好的標誌。其實，他早就知道這之中有花蟆人，惟有花蟆人才能夠潛匿得如此深沉，使人根本就無法覺察到他們的存在。當然，軒轅是一個例外。　　其實，這群殺手並非只有花蟆人，還有一群黑衣人，那種黑色讓人聯想到黑夜的死神，那絕對不是一種舒服的感受。　　當然，死亡並不用去感受，但當一個人面對這群黑衣人之時定會心有所感，原來死亡是如此的接近……　　軒轅也聯想到了死亡，是自這群黑衣人的身上，這群黑衣人所代表的，似乎便是這個世界的陰暗一面，沒有任何陽光感，這與他們的兵刃存在着極不相稱的矛盾。　　讓軒轅吃驚的是這群黑衣人的目光，與之相視的那種感覺便像是陷入了一個無法自拔的黑洞中。那種邪異的感覺使得軒轅也無法不為之鬆弛了心神。

# 第十六章 奇招破敵

　　軒轅失神之際，刀光再閃，虛空之中似乎又瀰漫出一片蒼茫的雪花，那些插於地面之上的彎刀竟然反射而回，再次鎖定軒轅。　　黑衣人只有八個，但卻能夠同時驅動數十柄彎刀，這一點便足以讓人心驚。　　其實，軒轅根本就沒有心驚的機會，也沒有任何時間去吃驚和思索，彎刀已自四面八方向他包抄過來。對手似乎想在虛空之中，以彎刀為他做一個封閉的囚籠。　　軒轅低嘯，這是勉力而為的低嘯，他的思緒已經陷入了那群黑衣殺手的目光之中。是以，他必須以最強大的意志將自己自噩夢之中解脫出來，然後再揮刀。　　軒轅的速度雖然極快，但在他回過神來之時，仍然遲了一些，這不是他的錯，但這確確實實是一種無奈。“叮叮……”軒轅借彎刀的反擊之力，犹如飛鳥般向另一棵樹上躍去，但卻並不能完全擋開這些以弧形軌跡飛行的利器，是以衣衫盡裂，鮮血四濺，犹如鎩羽之鳥踉蹌地斜掠上一旁的樹身。　　“嘯……嘯……”那些彎刀竟然全都似富有靈性般盤旋追至，似乎不殺軒轅勢不罷休。　　數十柄飛旋的彎刀，便像是數十張極速滑動的銀盤，顯得格外絢爛，而且每柄彎刀所取的角度和方位都不相同，使一切變得更詭異，更讓人心悸。讓人心悸的，是那交相輝映的銀芒，使得天地之間一片蒼茫，根本無法辨清在銀芒之中潛藏着什麼樣的兇險。　　軒轅的眼睛也被迫眯得很小，在這種強光的刺激之下，的確會讓人產生許多錯覺，但任何錯覺都是足以致命的，這一點軒轅心中十分清楚。　　血，仍在流。第一個回合，軒轅便受了傷，這對於軒轅來說，不能不算是一個意外，一個讓他憤怒而又無奈的意外，他甚至不知道這群黑衣人是什麼來歷。　　不過，這群黑衣人與花蟆人有關係，那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說，這群黑衣人更有可能便是帝恨伏於城外的殺手。這對軒轅而言，的確是一件倒霉的事情。　　倒霉，但未曾倒下，只要未曾倒下，軒轅便必須出手，必須戰鬥，為生存而戰！其實，沒有誰會願意死。　　軒轅再次彈身而起，他所棲身的樹已經枝飛恭弘=叶 恭弘散，滿天滿眼竟是泛濫的綠影，還有銀色的光潤。　　軒轅終於發現，這數十柄彎刀全是被一些細繩所操控，因此才能夠隔空而動。　　其實，這之中有些像是魔術，這群黑衣人竟然能夠憑藉一根根絲繩以一雙手操控如此多的彎刀，更將這些彎刀使得出神入化，實在是讓人難以置信。　　這當然是不能不信的事實，軒轅在空中倒翻數個筋斗，雙足落於另一棵巨樹之上，那兩名花蟆殺手也自底下飛撲而至。　　軒轅並沒有駐足，而是將身子迅速彈起，在升上半空之時，還刀拔劍，更蓄氣一聲暴吼。　　劍出，在如雷鳴般的暴吼聲中，化成滿天絲雨。　　不，並非滿天絲雨，而是在剎那間抽幹了虛空中的空氣，凝成了神魔結界般的巨網，讓人窒息的殺氣在劍氣的銳嘯之中張狂地衝撞、喧囂、沸騰、擾動、打旋、撕扭、交纏……　　整個虛空似手在剎那之間扭曲、變形，軒轅的身子也消失，像是被風吹散的霧氣，像是被烈日融化的冰。其實，什麼也不是，消失便是消失，或許正是因為虛空的扭曲。　　虛空真的扭曲了嗎？　　不，那只是一種錯覺，致命的錯覺。其實，天地間本不存在任何實物的陡然消失，只是由一種形式變成了另外一種形式，但它依然存在。　　的確，軒轅依然存在，包括他的劍，他仍存於虛空中的每一寸，存在於每一個應該存在的空間里。其實，那群黑夜殺手聽到了軒轅的聲音。　　軒轅的聲音似乎來自於遙遠的九天之外，又像發自深遠的地府之中，抑或可以說那是一種被割碎的聲音，碎得有些模糊，但依然可以辨出是“天變”兩個字。　　天變，的確，天地已變。虛無空洞，了無生機，像沉睡了千萬年的死神倏然蘇醒，在呻吟中毀滅一切！　　八名黑衣殺手與那兩名花蟆凶人幾乎為這突然而起的變化給驚得呆住了，這是什麼劍法？這是夢還是現實？或許，這正是那飄渺之聲所陳述的兩個字――天變！　　除了天變，實無其他解釋。　　十名殺手退，他們幾無半點戰意，在這滅天毀地的氣勢之下，他們的神經幾乎已經麻痹，他們能夠做的便是掙扎，拚死掙扎！雖然每一寸肌膚都在忍受着犹如罡風刮削的痛苦，可求生的本能讓他們作出了最後一擊。　　“轟……”一聲巨爆，劍氣犹如怒潮般四散射涌而出，方圓十丈的花草樹木犹如摧枯拉朽般地翻倒。　　天空之中，揚滿無法揮去的塵土木屑，每一寸空間都變得囂亂混沌，所有的生命似乎也在一剎那之間瓦解崩潰……　　塵落已是那聲巨爆的半盞茶之後，灰暗中，僅有數根禿了枝恭弘=叶 恭弘、去了皮毛的木柱孤立在這毀滅的範圍之中，這裏便像是被泥石流衝擊了的廢墟。　　軒轅跪立於廢墟之中，像殘喘的病人。這是一個連他也未曾想象到的結局，他居然能夠使出驚煞三擊之中最具威力的“天變”，更沒想到的卻是“天變”竟有着如此狂野而又無法控制的殺傷力。　　軒轅輕輕地嘔出一口鮮血，與這灰色的塵土和絞碎的綠恭弘=叶 恭弘、紅花夾雜在一起，更有着一種異樣的凄慘。　　傷人傷已，看來他並不能完全驅駕這驚世駭俗的一招，所幸此刻他的功力比之當初與帝十三那一戰時已有不可同日而語之別，否則，只怕今天最先死去的人會是他。至少，那股回沖的勁氣會將他自己炸得粉碎。　　軒轅深深懂得，驚煞三擊之所以威力驚人，便在於它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凝聚體內和身體周圍所有的力量，然後在最巔峰之時突然爆發而出，在出擊之前絕不會外泄半點勁力。因此，施招之人能將自身的力道和借來的力道得到最有效的利用，而不會有任何的損耗和泄露。但這也必須要求發招之人自身的承受能力，如果自身的承受能力不行的話，只會讓自己先一步爆裂成碎片。　　當然，驚煞三擊最厲害之處，是可以借任何外力，甚至是虛空之中的陰陽兩極之氣。施招之人在擊出此招時，其身體便像是一個不知滿足的容器，無休止地吸納外力，從而擊出最狂最野的一擊。只有像青雲那般功力已達到巔峰的高手，方能夠收發由心，操控自如。　　軒轅與青雲之間存在着極大的距離，這是不可否認的，但軒轅並沒有死，只是受了傷，內傷。其實這一切也有吸血鬼的功勞，日前軒轅在與吸血鬼一戰之後，其功力幾乎激增了一倍，這才能夠擊出“天變”而不死。　　其實，使出“天變”，這是一個很冒險的舉措，但軒轅實已被十名殺手逼得急了，不得不使出這最為可怕的殺招。　　這十名殺手，實是他所遇殺手之中最可怕的，尤其是那八名黑衣殺手，武功詭異得讓他心悸，比之神谷的殺手和花蟆殺手幾乎是不可同日而語。最為可怕的並不是他們各自的武功，而是他們整體的配合，完全是一個天衣無縫的組合，要勝過他們，便必須以硬碰硬，絕對沒有半點餘地。是以，軒轅不得不冒險擊出驚天地、泣鬼神的絕殺之招“天變”！　　“咳咳……”軒轅輕輕地咳了幾聲，這被絞碎的塵末的確有些嗆人，但軒轅不想動，只是想以劍拄地靜靜地休息片刻。　　他的確有些累，那或許可以叫是一種虛脫的感覺。人都會有一個疲勞極限，軒轅自也不例外。所以，他只想靜立，根本就不想去多管其他的閑事。　　塵土漸落，陽光依然明媚柔和，這片廢墟的土地似乎更為光亮，因為再也沒有密恭弘=叶 恭弘相遮，那靜立的幾根光禿禿的樹杈，看上去極為怪異，也有些滑稽。　　地面之上，斷樹、斷枝，一片狼藉，但軒轅身子周圍方圓三丈之內沒有半根雜草，連泥土都被劍氣給震得細碎而柔軟。　　那數十柄彎刀似乎也變成了一塊塊晶亮的廢鐵，在陽光的輝映下，依然閃爍着銀色的光澤，依然讓人有種心悸的感覺。　　斷肢、殘臂被漸落的塵末給掩蓋，那噴洒於泥土之上的血跡依然斑駁蒼涼。　　之中的過程，並沒有幾人能夠明白清楚地說出來，亦不會有人能感受其細節的內涵，死亡便是死亡，毀滅便是毀滅，根本就沒有任何異議，有的，也許只是個人的情緒，只是一種蒼涼的氛圍。　　軒轅抹了一下嘴角的血跡，眼裡也有些茫然――這是自己一手製造的殺戮。　　當然，他絕不會後悔，也不會手軟，即使是歷史重演一次，他依然會選擇使出這最具殺傷力的殺招。　　“嘩……”一隻手突地破土而出，倒嚇了軒轅一跳。　　這是一隻血淋淋的手，依然有鮮血流淌而出，但這卻是一隻活生生能夠動的手。　　軒轅給呆住了，他看到了那幾乎已經沒有皮肉的五指在地面上吃力地伸縮了幾下，然後地面那已有些蓬鬆的泥土動了動。　　軒轅從來不相信鬼神，但這一刻他禁不住想起了鬼，自地獄之中竄出的惡鬼，他甚至懷疑自己剛才的那一劍是不是已打破了陰陽兩世的界限，而使陰世的厲鬼得以逃出。　　“嘩……”又是一隻流血的手破土而出，但與剛才不同的，這是一隻左手，而剛才是一隻右手。然後兩隻手間的泥土鬆動了一下，那兩隻手便在泥土鬆動之處吃力地抓動着，犹如兩隻破繭而出的蛾蟲，虛弱地動着。泥土再次鬆動了些，自泥土之中竟緩緩探出了一顆腦袋。　　這是一顆已經禿了頂，而且頭頂仍有交錯數道劍痕的腦袋，便像是一個雕了花的蛋殼，又是泥，又是血，倒讓人感到一陣毛骨悚然的寒意自心頭升起。　　軒轅心神一緊，手中更緊地握住劍柄，他並未見到這顆腦袋的臉，他甚至在猜想這會是怎樣的一張臉。　　這顆腦袋只距軒轅四丈而已，並且緩緩地扭頭四顧。　　“呀……”那顆腦袋在看到軒轅之時，突然發出一聲凄長的驚呼。軒轅一時未想到這顆腦袋叫聲如此凄長，竟嚇得連退三四步，而此時，他也看清了這顆腦袋的面目，那竟是花蟆凶人的頭顱。但此刻，這顆頭顱已經變得更難看，更噁心，讓人看了幾乎想吐。那花蟆凶人的雙手在地上一掙，如受驚的蛤蟆一般躍出土面，似乎有些瘋狂地背向軒轅狂奔而去。　　軒轅不由得呆住了，怔怔地望着那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花蟆凶人，他竟不知道追，只是緩步來到那花蟆凶人破土而出的地方，那是一個像曾經埋下一個巨大的蘿卡，但蘿卡又被拔走之後所留下的坑，而在坑邊的土壤里，還滲入了縷縷血絲。　　這是一個倖存者，這人居然在那充滿了毀滅氣息的一劍之下活着，這完全是一個意外。當然，這也不能不說明這的確是一個極為機警的人，竟能在危險逼臨之前借遁地之法潛入泥土之中，而躲開了軒轅絕殺的一劍，但他的手卻因護着頭頂而被割入泥土之中的劍氣削得皮肉盡裂，甚至連頭皮也被割開了數道劍痕。由此可見那一劍的殺傷力是如何的強大，連泥土之下的生命都無法免受傷害，不過，這人的頭髮一定是在潛入泥土之前被劍氣絞削乾淨。　　軒轅不由得笑了，笑得有些莫名其妙，也許，連他自己也讀不懂這笑容之中的涵義，只是在頓首蒼穹之時，驀地多出了無數的感慨，而這種感慨正是他笑的原因。　　笑，更因為他有一種說不出的輕鬆，解脫的輕鬆。畢竟，他這一劍殺死了九名敵人，更嚇退了剩下的一名敵人。那倖存的花蟆殺手驚叫時的表情，便像是見到了噩夢之中見過千百次的魔鬼，充滿絕望和瘋狂，顯然是軒轅那一劍已在他心目中種下了無法抹去的惡夢。　　軒轅笑了之後，緩緩地轉過身來，竟輕輕地嘆息一聲，臉上的表情也在剎那之間變得深沉冷漠，或許可以說是一種無奈，深沉的無奈。　　但他又能如何？也許，這就是命，不可逆轉的命，這一切，只是因為帝恨的出現。　　帝恨悄然出現在軒轅身後的七丈之遙，腳下正在輕撥着那雜亂的枝恭弘=叶 恭弘，每一步都是那麼沉緩，像是在敲擊喪鐘，將一切的基調置之於一種哀婉而鬱悶的情緒之中。　　帝恨出現於軒轅最不想他出現的時候，這也許正是帝恨的戰略，正是帝恨所想要的――殺人者，從來都是會把握機會的人。　　帝恨是一個殺人的高手，所以他比別人更會把握機會。因此，他此刻的出現，不是個意外，而是在意料之中，只是在這之前，軒轅着實讓帝恨吃了一驚，這一驚絕對不小！　　帝恨吃驚軒轅那驚天動地的一劍，驚訝軒轅居然能夠擊殺那九名一流殺手。其實，他在神谷的那片迷陣之中，便知道軒轅有一手極為可怕的劍招，正因為這可怕劍招的存在，所以帝恨才會受了那般折辱，也因此而恨透了軒轅，但那個時候，他知道軒轅根本就沒有力量使出這可怕的劍招。不過，軒轅此刻卻是毫無阻隔，而且將這可怕的一招發揮得超乎了他想象的可怕。如果剛才換了不是那十名一流殺手，而是他，他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避開這無與倫比的一擊。　　帝恨只是輕輕地踢開那些倒地亂七八糟的斷枝碎木，似乎只是計算軒轅剛才那一擊的可怕力量，而並未注意到軒轅的存在。但軒轅卻知道，接之而來的便是他所面臨最為嚴峻的考驗，而他此刻的狀態，根本就沒有可能再使出驚煞三擊。　　不僅如此，此刻的功力大概還不到正常狀態下的五成，而帝恨卻是生力之軍，他又如何能夠勝過對方？抑或是自帝恨的手下離去？　　軒轅迅速盤算，他該如何去面對這場戰鬥，更以最快的速度恢復功力。他絕不能死，但帝恨肯定不願讓他活。軒轅甚至明白，自他追出君子城之時，便一直墜入了帝恨的算計之中，這也是他為何一出君子城便有一種極為不祥之感的原因。　　只不過帝恨怎會知道他一定會跟着追出君子城？不過，他已經沒有心情再去考慮這些問題。當一個人面對生死之時，周遭所有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保命！惟擁有生命，才會思索更多的問題。　　“好霸烈的一劍，了不起，真是後生可畏呀……”帝恨不知道是在讚賞抑或是揶揄。　　當然，軒轅並不想計較這些多餘的廢話，不管帝恨此刻說什麼，下一刻照樣會有另外一個結局。　　“也許這隻是一個意外！”軒轅輕輕地笑了笑，望着緩步逼近，立定於三丈之外的帝恨，滿不在平地道。　　“也許，不過，你能夠殺死渠瘦八煞，已經是了不起的表現，你可以為之感到驕傲了。”帝恨意味深長地望了軒轅一眼，又掃視了那滿地狼藉的殘肢碎刃，淡淡地道。　　“渠瘦八煞？”軒轅也有些意外地問道，他這是第二次聽說渠瘦這個名稱，第一次是在沼澤之中聽�燕談到這個神秘的部落，當時他並沒怎麼在意，這一刻方知那八名黑衣殺手竟是最為神秘的渠瘦族人，這的確有些意外。　　“不錯，他們可以算得上是渠瘦殺手中的二流人物，你居然能夠將之一舉擊斃，的確有值得驕傲的本錢！”帝恨淡淡地道。　　軒轅再驚，剛才那八名殺手的聯擊猶讓他有些心有餘悸，卻沒想到這群人只是二流角色，那渠瘦的一流殺手該是怎樣的可怕呢？當然，這不是他此刻所要考慮的問題，他此刻所考慮的問題是，該如何應付眼前的帝恨。　　“其實我真的有些不忍心殺你，只可惜，你大惹人嫌了，更是我九黎人不可饒恕的罪人！”帝恨不無遺憾地道。　　軒轅笑了笑，不免有些得意，能夠讓九黎人受到那麼慘慘的損失，他的確有資格驕傲，他也對自己所做的一切很是滿意。雖然這也許並不是一件好事，但作為一個生存這弱肉強食的年代的一分子，這一切又是必不可免的，也是自然的法則。為了生存，便必須鬥爭，也許不僅僅只是為了生存，在軒轅的心中，或許還有其他別人無法明了的情緒。　　“笑吧，此刻不笑，以後就不會再有機會了！”　　帝恨無情且冷漠地道，在他的心中充滿了恨意，雖然軒轅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人才，可惜也是一個可怕的對手，但正是因為軒轅使得他失去了神谷總管之職，更顏面大失，而且花了幾個月時間才將自身的傷勢養好，功力恢復。是以，他對軒轅可謂是恨之入骨。　　“你未免也太自信了。”軒轅不置可否淡漠地反問道。　　“這不是自信，而是事實，我想不出今日你還有什麼繼續活下去的理由和能力！”帝恨自信地道。　　軒轅又是一笑，但眉宇之間透出一股強大的自信和鬥志。　　帝恨也感到了來自軒轅身上的氣勢，但他只是不屑地笑了笑，他根本就不相信軒轅還會有什麼戰鬥力，剛才所發生的一切，他在一旁看得清清楚楚，包括軒轅嘔血的場面，他都一絲不露地捕捉到了眼內。　　軒轅絕對不會向任何人屈服，對於帝恨則更不會。戰，是無條件的。廢墟上空再次起風，席捲着殺機的風，軒轅的破衣無風自動，像是一塊長滿水藻的石頭，在激流中存身。

# 第十七章 無畏之戰

　　帝恨沒有動，軒轅在蓄勢而擊，竟使帝恨找不到半點可以攻擊的契機，雖然軒轅可能有傷在身，但卻令對手找不到半點可以攻擊的破綻，使得帝恨一時之間也無從下手。他感到，自己無論自哪個方位攻擊，都只會引來對方最為無情的反擊，是以，帝恨沒有動。　　對峙，軒轅的目光和帝恨的目光似乎可在虛空之中擦出火花，雙方都沒有半絲迴避的念頭。　　軒轅無畏，早已置生死於腦後，在他的心中。眼裡，便只有敵人，只有帝恨。　　於是，帝恨的每一點細微表情、動作，都深深地鎖在軒轅那空靈的靈台之中。　　帝恨立如古松，意態輕鬆地弟望着軒轅，這曾經的大仇人此刻似乎真的有很多改變，無論是在氣質和儀錶上，都已經趨近成熟，趨近完美。那當然是一種感覺，帝恨的感覺，這也讓帝恨誅殺軒轅的決心更大。他絕不能讓軒轅繼續活下去，這樣一個頑強的對手實在太可怕了，而且在軒轅身上似乎有着無窮的潛力，其武功似乎每天都在飛躍式的進步，這樣一個對手對他來說，“存在”本身就是一個極大且不可改變的威脅。是以，帝恨絕不能讓軒轅再繼續逍遙而活。　　帝恨的腳步緩緩向軒轅逼去，他要打破這個對峙的僵局，首先，他便想打破距離的僵局。　　軒轅沒有動，只是十指不自覺地收緊，或許只是因為帝恨那緊束的氣機在收緊，但不可否認，軒轅已經準備了全力一擊。只是，此刻他仍需要機會，一個全力出手的機會。他知道帝恨的可怕，因此他絕不能貿然地將先機讓給帝恨，那幾乎是等於將自己推上死亡之路。軒轅不想死，所以他必須待機而出。　　帝恨終於出手了，軒轅也在同時發動進攻。但軒轅的速度似乎比帝恨更快、更絕。　　軒轅出招的速度讓帝恨有些吃驚，這種速度幾可與恭弘=叶 恭弘帝出劍的速度相提並論，快得讓人無法以肉眼去細察。　　軒轅並不與帝恨硬拼，反而只是一味地游斗，以快打快，甚至不與帝恨的長矛接觸，他自然明白，此刻他的功力根本就不能與帝恨硬拼，只好採取游斗方式。　　但這樣一來，他的體能消耗將比帝恨快多了，此刻的表現只不過是在飲鳩止渴。　　當軒轅力竭之時，也即是他的死期。　　帝恨自然明白軒轅這種打法的意圖和結果，是以，他並不急，只是穩守方寸之地，與對方乾耗。　　軒轅心中有苦難言，帝恨的防守幾乎是滴水不透，他一口氣攻出七百多劍，竟沒有一招可破入對方的矛影之中。他本想借“快”在短時間內取勝，但眼下看來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且此刻軒轅不敢有絲毫的鬆懈，只要他的速度一慢，帝恨的攻勢將會如同泄洪的潮水般破入他的劍網，那種結果不想可知。是以，軒轅此刻幾乎只能不停地攻擊，直到力竭。　　帝恨心中的得意之情卻漸冷，並不是因為軒轅的表現，而是因為他感到又有一股冷肅的殺意自身後傳來。　　不，並不只是一股，而是數股！帝恨的心神一直都保持着異常的警覺，是以，他清晰地捕捉到了那掩至的殺機。　　絕望中的軒轅眼中閃過一絲異樣的亮彩，有興奮，有欣慰，本來漸弱的鬥志竟在剎那間高昂起來。　　因為他看到了一個極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人，不！不只是一個，應該是四人。　　這的確是個意外，但正因為這個意外才讓軒轅拾回了一條命。　　救下軒轅的竟是青丘國的兩大長老和另外兩名高手。　　在五人的圍攻之下，帝恨只好含憤而去，他並不明白這是哪裡鑽出來的高手，雖然這些人單打獨斗沒有一個是他之敵，但是五人聯手，那力量卻又強橫得讓他吃不消。　　死里逃生的軒轅卻有些不解，為何竟能在這裏見到青丘國的長老們？不過，只要能先保住命就是萬幸。　　“謝謝幾位的救命之恩，若非幾位趕到，只怕軒轅惟有客死荒野了。”軒轅誠懇地道，他其實並不知道這幾人的姓名，但卻可以肯定是青丘國中的重要人物，尤其那兩位老者，正是青丘國三大長老中的其中之二。　　“如果你還感激我們的話，便將聖器金鈴交還給我們。”一名年長的長老冷冷地望了軒轅一眼，沉聲道。　　軒轅大愕，訝異地向那老者望了一眼，奇問道：“什麼聖器金鈴？”　　“你別裝傻了，盜走了我們青丘國的聖器，居然”　　“丘武！”一名長老低喝了一聲，打斷那正在說話的中年漢子。　　那漢子有些不服氣地道：“事實本就是這樣，定是他們所盜。”　　“我不知道你們所說的聖器金鈴是什麼東西，是不是你們弄錯了？”軒轅有些莫名其妙地望着這四名青丘國的高手，惑然道。　　“你……”那被喚作丘武的中年漢子似乎極為暴躁，見軒轅否認，便又要發作，但卻被他身邊的人給拉住了。　　“我的確沒有聽說過什麼聖器金鈴，也沒有見過這種東西……”　　“你的另一位同伴呢？”那年長的老者突然打斷軒轅的話，淡然冷問道。　　軒轅心頭微動，忖道：“又是一件聖器，難道真的跟�燕有關？”但他卻不得不道：“這裏不是說話之地，帝恨可能很快便會帶高手前來，因此我們還是先離開這裏再說吧。”　　“你逃不掉的！”　　“我為什麼要逃？”　　軒轅有些氣惱地反問道。　　“我們今次之來，主要是追查聖器金鈴的下落，只要你能夠交出聖器金鈴，我們依然是朋友，我們的首領還讓我謝謝你所送的禮物呢。”那最年長的老者淡淡地道。　　“敢問長老如何稱呼？”軒轅誠懇地問道。　　“老夫柳相生。”那年長的老者自我介紹后，又指着他身邊的老者道：“這是柳楊。”　　當他將手指指向一旁那個一直未曾開口、神情冷峻的漢子之時，那漢子冷硬地迸出兩個字：“斗鵬！”　　“這位便是丘武兄了，不管你們相不相信，我沒有見過聖器金鈴這是事實，如果我真的知道的話，絕對不會隱瞞各位，人生在世，敢作敢為，頂天立地方能無愧七尺之身。是我做的，我絕不會否認！作為同進退的朋友，如果你們相信我，我很願意為你們找回聖器金鈴。”軒轅激昂地道。　　“多好聽話，誰……”　　“丘武！”柳相生出言阻止丘武繼續說下去，目光定定地望着軒轅，半晌才“哈哈”一笑，道：“但願斗老大沒有看錯你，有你今日這番話，我相信你是一個守諾的君子，我希望你記住今日所說的話，回去問一下你的那位朋友。因為她可能是知情者，據我們的分析，那晚只有她才能夠輕易地自首領房中拿走聖器金鈴。”　　軒轅一怔，對柳相生的信任他倒有些感激，但他真的不知道聖器金鈴為何物，不過，看柳相生的表情，應該不會是在說謊，不由問道：“你們的聖器金鈴便是那晚失蹤的嗎？”　　“不錯，每天我們首領都會在黃昏之時檢查聖器，在你們入我青丘國那日的黃昏，金鈴依然在，但在第二天黃昏取出寶盒時，卻失去了金鈴的蹤跡。而在這段時間內，只有你的那位朋友深入了首領房中，所以我們都懷疑是你們拿走了聖器金鈴。”柳楊也道。　　“聖器金鈴對於我們青丘國有着神聖不取代的地位，因此，我們絕不能有失，希望軒轅公子能夠認真以對，因為我們已經將你當作了朋友！”柳相生說這話的同時坦誠地伸出手來。　　軒轅心頭一陣激動，這兩個青丘國的長老的確有着讓人感動的魅力，竟然在這種時候仍能夠保持着如此溫和而坦誠的態度，這讓任何虛偽之人臉紅。軒轅不自覺地伸出手與之相握在一起，沉重地點了點頭，道：“不錯，我們是朋友！”　　柳相生和柳楊都露出了一個坦然而真誠的笑容，他們自然知道軒轅這番話中的分量，也知道這句話的含義。其實，他們絕不想多軒轅這樣一個敵人，因為他們自花蟆人的口中，也隱隱聽到了軒轅在黃河之畔與九黎人相鬥的故事。　　是以，他們自然希望能有一個這樣的朋友，而非敵人。　　而且他們前來君子國之時，三大長老之首斗天鶴便一再叮囑要小心處理，更斷言軒轅會是一個很守信之人，只因為軒轅冒死殺入花蟆人的營中，為青丘國迭上禮物這一點，便可看出其存於骨子之中的豪氣和傲氣，而一個自傲的人絕對不會做出不要臉的事。　　在青丘國中，斗天鶴不僅武功是三大長老之首，更有着一雙別人所不能比擬的眼睛，看人看物都極准，是以，青丘國之人對聽他的話向來言聽意從。　　柳相生之所以相信軒轅，還是因為軒轅剛才那充滿豪氣的話，更感受到了那來自內心的坦誠，這才使他不得不賭上一把。兼且此刻他們根本就不知道�燕在何方，就算對付軒轅也是無濟於事。是以，他們倒不如做個好人。　　“我的那位朋友已經到了城中，那我們便一起入城吧。”軒轅誠懇地道。　　“哦，你怎會一個人來到這城外的荒野？”丘武似乎仍有些不領情地懷疑道。　　軒轅也不生氣，只是很平和地笑了笑道：“我只是追蹤帝恨而來，想看看他究竟要玩什麼花樣，誰知卻反被帝恨給算計了。若非你們及時趕到，只怕我今日還真是在劫難逃。不過，其中的細節一時也說不清楚。”　　“剛才那人便是帝恨？”柳楊問道。　　“不錯，他曾經是神谷的總管，現在似乎又是九黎族的長老了。”軒轅點頭道。　　“難怪武功如此可怕！”柳相生也不由得恍然，剛才雖然他們逼退了帝恨，但卻費了五人很大的力氣，之間的兇險也非三言兩語所能解釋。他知道，如果是單打獨斗的話，在青丘國中大概只有那麼一人或是兩人可以與之抗衡。是以，他又怎能不吃驚？　　“既然如此，那我們就先入城再說吧。”柳楊出言道。　　※※※　　軒轅實不敢在城外過多地逗留，誰也不知道帝恨在城外伏下了多少殺手，此刻的他，的確已經經不起對方的第二輪攻襲，他必須找一個安全的安身之所休養，以應付即將到來的威脅。　　他之所以與柳相生握手言和，也是出於一種戰術上的考慮。在君子國，軒轅可以說已經孤立無援，但如果能爭取青丘國的支持，至少便多了一分力量，也就會多一些機會。至於什麼聖器金鈴對他來說，卻根本就沒有任何用處，何況他本就知道有這勞什子的存在。因此，他並不介意去為其追查這件聖器，不過，他卻希望能夠在奪薰華草時，得到這些人的相助。　　柳相生和柳楊很識趣，竟不與軒轅一起去見�燕。當然，這是表現出對軒轅的一種信任，但也是出於其他各方面的考慮。也許，讓軒轅獨自去詢問�燕效果會更好一些。　　其實，柳相生也不知道自己憑什麼要相信軒轅，但他總感覺到這是一個可以相信的人，也許，只是因為軒轅本身所存在的氣質使他們生出一種連他們自己也無法明白的感情。　　在軒轅的身上，似乎有一股自骨子里透出的霸氣，正如軒轅所說，那也許便是頂天立地的男人氣，讓人不得不信服。是以，柳相生並不想將軒轅逼得太緊，不過，他不相信軒轅能夠逃過他們的追蹤。這當然是他們的神秘技能之一，外人根本無法明了。　　※※※　　�燕並不在客房中，這讓軒轅大感意外，不！說實在一些，其實應該是�燕失蹤了。　　是的，房中顯得有些零亂，卻並非是經過劇烈爭鬥的跡象。　　軒轅找到了�燕落於地上的髮髻，�燕本有兩個，很精緻，這一切只能說明一個結果――�燕被人擄走了。以�燕的武功，根本就不會有什麼抗拒力，是以，這裏並沒有很明顯的打鬥痕迹，但卻呈現出一片零亂。　　軒轅感到從未有過的心亂，這個結果實在讓他感到意外，也有些沮喪，此刻方感到人單力薄的痛苦，可是事已成如此之局，他又能夠說些什麼呢？　　�燕究竟是死是活？究竟誰是兇手？　　軒轅有些茫然地抓起地上的髮髻，竟半天未曾回過神來。當他回過神來時，卻又在盤算，究竟誰是兇手？　　“難道這一切也全是帝恨所安排的？”軒轅猜想，但如果真是如此的話，那帝恨則太可怕了，那也就是說，自己的任何舉動都未曾逃過帝恨的監控。可是帝恨也沒有必要再將我引出君子城呀，以他們的實力，如果能夠知道自己的準確位置，便足以將兩人置於死地，根本就沒有任何必要去做一些太麻煩太無聊的事情。　　當然，帝恨也可能是怕自己借這君子城之中複雜的地形和並不規範的房子逃生，而在城外完全可借花蟆人和渠瘦殺手幹掉他，更可以減少君子國之中的嫌疑，這樣做亦無不可。　　難道真的是帝恨所為？他又是如何知道自己的行蹤呢？這根本就不可能，如果說對方在他前往追蹤帝恨等人時才發現他的住處，這還說的過去，可事實上全不是這樣。　　也可能並不是帝恨所為，而是柳相生諸人帶來的青丘國高手所為，軒轅不能排除這個可能。　　雖然柳相生表現得那般大度，那般友善，但那或許只是為了掩蓋他們擄走�燕的事實，而讓軒轅不會懷疑到他們的頭上，否則為何柳相生不願與他一起到這裏來一觀？　　“可是，柳相生為何要救自己呢？他大可待帝恨殺死自己，然後一了百了，根本不用承擔擄走�燕的風險，又何樂而不為呢？”軒轅不由得頭腦有些發熱，他無法理清這之間的頭緒，或許是因為他本身受了傷，心中已亂的緣故。　　“或許，柳相生覺得自己還有可以利用的價值，這才救下自己，但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他們有擄走�燕的理由，就因為丘犍喜歡�燕。也可能正如他們所說，還有關於那聖器金鈴的事，是以，他們便擄走了�燕，如果就只是因為這些，他們便沒有必要救自己。”想到這裏，軒轅腦中靈光一閃：“是了，他們並沒有在�燕身上發現聖器金鈴，所以認為金鈴被我藏起來了，這才不想我死得太快！”　　“但是，這之間的時間也不夠呀，柳相生他們怎麼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得知�燕身上並無聖器金鈴？並且能夠如此迅速地追上自己，以解自己的生命之危呢？”軒轅不禁浮想聯翩。　　“抑或他們只是想雙管齊下，是以在自己遇到危險之時，他們不得不出手。　　而此刻他們之所以不前來見�燕，是因為他們早就知道�燕的失蹤。想必這時他們定是去與另一伙人匯合了，詢問聖器金鈴的下落，然後再定下計劃來對付自己，一定是這樣！”軒轅越想越怒，越想越心驚，但以此刻的狀態，根本就不可能勝得了青丘國的高手。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便是，不是帝恨乾的，也不是柳相生乾的，而是居住在附近的某些人發現了�燕的美麗，這才將之劫走。他們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目的和意圖，只是垂涎�燕的美色。如果是這樣的話，�燕的情況將會更加可慮，也更難以入手去查。軒轅心中很清楚，如果真是第三種可能的話，他所要調查的範圍也大大了，幾乎是在大海撈針，不僅如此，他還必須去面對柳相生，甚至不知道如何向柳相生解釋。一個不好，他可能還會與青丘國翻勝成仇，那時他在君子國可真是處處是敵，寸步難行了。但軒轅必須去面對一切！他也無法逃避自己的責任，無論是對自己還是對�燕，他都沒有任何理由逃避。當然，這之中會涉及到方式和手段的問題，怎樣去處理好這件事的確是一個頭大的問題。　　軒轅不怕死，到了這一刻，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身處險境，他已經沒有太多選擇的餘地。　　正當軒轅思忖之際，窗門突地無風自開，軒轅扭頭之時，卻發現一纖瘦的男子自窗口鑽了進來。　　軒轅想也不想，迅速出劍，這莫名其妙的來敵，讓他立刻聯想到擄走�燕之人。是以，他不想讓這人好活。　　“請住手！”那漢子面對軒轅的怒劍卻沒有半絲慌亂的表情，只是有些急促地呼道。　　軒轅的劍硬生生地頓在距這漢子咽喉的五寸處，只要他稍用力，便足以將對方置於死地。　　那漢子似乎也沒有到軒轅的劍竟如此之快，使得他竟沒有絲毫的反抗餘地，甚至連準備都沒有，不過，當軒轅的劍頓在他咽喉之外時，這才稍稍鬆了口氣。　　“你是什麼人？”軒轅殺意不減地冷問道。　　“你就是軒轅？”那漢子不答反問道，神情極為平靜自若，似乎根本就不知道軒轅只要稍一動手，便足以置他於死命一般。　　軒轅也對這漢子的鎮定感到微微驚訝，但他卻並沒有順其意而行，只是將劍尖斜斜一挑。　　“哧……呀……”那漢子一聲痛呼，軒轅竟然毫無徵兆地在他身上留下一道淺淺的劍痕。　　“這是對你居然膽敢不先回答我問題的懲罰！”　　軒轅冷酷地道，此刻他心中本就蘊有極大的怒火，而這漢子如此輕忽的樣子更激怒了他，所以一開始他就給了對方一個下馬威。　　那漢子的臉色果然變了，他感到胸前有血在流，而且軒轅劍上透過的那抹森寒劍氣似乎已經侵入了他的骨髓，也更為軒轅與生俱來的霸烈氣勢所懾，不由微微惶恐地道：“你敢傷我，一定會後悔的！”

# 第十八章 雙倍奉還

　　軒轅冷冷一笑，劍尖再挑，他眸子里閃過比狼還兇狠的神采。　　“呀……”那漢子又發出一聲慘叫，軒轅比他想象中還要狠辣和無情，竟然又在他的胸膛上交叉地劃了一道劍痕。　　“我最恨人威脅我，如果你會讓我後悔的話，我也樂意奉陪，這是給你的教訓！”軒轅冷殺地道。　　那漢子臉勝色都青了，但仍咬緊牙關不敢稍動，眼裡閃過一絲恐懼。　　“你會後悔的！”　　“哦，是嗎？”　　“除非你不要你同伴的命！”那漢子一聽軒轅這種語氣和那變得更為兇狠的目光，不由急呼道，他知道若再不說話，軒轅的劍又會有所動作。　　“你是什麼人？”軒轅其實早就明白�燕的失蹤一定與這人有關，但他卻不想讓對方看出他對�燕的“我叫尤響，即使你殺了我也沒用，因為我只是代人傳訊而已。”那漢子終於無法再逞強，在軒轅那冷酷的眼神和強大的氣勢壓迫下，幾近崩潰。　　“現在你可以說了，我的同伴在哪裡？”軒轅冷冷地問道。　　“你只要跟我走，就會知道的！”尤響有些懼意地望着軒轅，小心翼翼地道，他不知道如果惹惱了這個煞星那將會是怎樣一個後果，但他必須盡量不去惹惱軒轅。本來，他還以為自己一直掌握着先機，可是當與軒轅相見時，他卻發現自己一下子先機盡失，變得極為被動。　　“我憑什麼相信你？”軒轅冷漠地道。　　“你看了這個就知道了。”尤響小心翼翼地自袖中滑出一隻精緻的髮髻，似生怕軒轅懷疑他有不軌圖謀而狠下殺手一般。　　軒轅一震，這的確是�燕之物，與剛才他自地上拾起的那隻髮髻一模一樣，正是�燕一對髮髻之一。　　軒轅不再懷疑尤響所說的事實，�燕真的落在了他們的手中，但是這些人又是什麼來頭呢？為什麼要抓走�燕？而將自己也誘去，是不是有什麼陰謀呢？　　但�燕在對方的手中，就算有什麼陰謀，軒轅也不得不去。　　“是帝恨讓你來的？”軒轅突然問道。　　尤響一怔，一臉惑然地反問道：“帝恨？”　　軒轅仔細審查對方的表情，尤響倒像是真的從沒聽說過這個人，是以，在他問出這句話之時，尤響便顯得一片茫然。　　“你的主人是誰？”軒轅又問道，他總不能稀里糊塗地跟着尤響走，雖然此刻先機已全都捏在對方的手裡，但若能夠多了解對方一些，自然便會多一絲勝算。　　“你去了就知道。”尤響並不想太早地回答。　　“哼，你當我是傻瓜嗎？如果我數三聲你仍未答出來，別怪我劍不留情！”　　軒轅冷酷而不屑地道。　　尤響咬咬牙，軒轅卻已開始數數：“三……二……”　　“好，我說！”尤響的額頭上都滲出了汗珠，終於屈服了。他根本就無法捉摸軒轅的心態，更不敢拿自己的身體去做賭注。　　軒轅露出一絲淡淡的笑意，其意似有些殘酷，但也無法否認其中的得意成分。　　“是我們長老派我來的，其他的我就什麼都不知道了，長老只是讓我將你帶到東宮塔，其餘的事情就不關我的事了。”尤響驚惶地道。　　“東宮塔？在什麼地方？”軒轅不由得微愕，冷聲問道。　　“在城東七裡外。”　　“你敢騙我？！那裡根本就沒有塔！”軒轅對別的地方或許不是很清楚，但是城東七裡外卻是他曾去過的幾個地方之一，因此，他才有此一說。　　“我沒有騙你，沒……”尤響只覺軒轅劍尖一緊，似欲刺透他的咽喉，不由急得大叫道。　　“是，那裡是沒有塔，但在我們君子國，都將那高高的土丘叫做東宮塔，我真的沒有騙你。”尤響急忙分辯道。　　“就是那形狀極為奇怪的土丘？”軒轅又問道。　　“不錯，其他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長老只是吩咐我將你帶去，自然會有人接應的。”尤響道。　　“就是那與聖女一起來的駱長老嗎？”軒轅冷問道，心中卻在盤算着，如果真的是帝恨和那妖女所布下的圈套，那該怎麼辦？　　“不，不是他，是我們君子國中的尤長老。”尤響一怔，解釋道。　　“哦，到了那裡，你們怎麼聯繫？”軒轅又逼問道。　　“根本就不用聯繫，那裡本來就有人在……嗚……”尤響的話剛說到這裏，便被軒轅一拳砸暈過去。　　軒轅望了一眼軟倒在地的尤響，又掃了室內一眼，立刻將該準備的東西全都備齊。然後向遠處柳相生諸人存身之處望了一眼，卻不知道該不該向他們打個招呼。　　※※※　　東宮塔，正如尤響所說，只不過是一個形狀極奇的土丘。　　土丘狀如尖頭螺絲，又像是層層相疊的塔身，是以，君子國人都稱之為東宮塔。　　土丘不是很大，方圓不足一里，而且土丘之上並無什麼大樹，僅有的三棵只是長在土丘之頂，犹如三把巨大的綠傘將整個山頭都覆蓋住了。　　這土丘似是人為的傑作，像是由人工壘積的廢土堆，當然這隻是一種懷疑，事實並沒有人去考證。　　東宮塔極為靜謐，各種鳥雀在林間跳躍歡叫，倒也生機勃勃。　　軒轅一動不動地盤膝坐於土丘一角的一棵不是很粗大，但卻枝恭弘=叶 恭弘極密的樹杈之上，他自身便像是凝成了一根樹枝。　　軒轅已經在這裏靜坐了半個多時辰，土丘之上依然一片寧靜，甚至沒有一個人走上這土丘。這其實便是一件值得奇怪的事情，也是軒轅為什麼仍要堅持等下去的原因。　　安靜並無可厚非，但在大白天，寧靜得毫無人跡卻有些說不過去了，除非是因為在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軒轅體內的氣旋一口氣遊走了十多周天，他功力恢復的速度極為驚人，或許是因為他的體質本就極為特殊。而在他的體內更似有一個寶庫，那便是丹田之中龍丹之氣。此刻他體內所具備的勁氣正是與龍丹同出一轍，所以並不像最初那般兩股真氣相互排斥。此刻，他可以憑自己的功力慢慢地去煉化丹田之中的那股異氣，從而使自己的真氣迅速恢復。　　軒轅此刻惟一能夠憑藉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他並沒有告訴柳相生諸人他的行蹤，那是因為他並不想有太多的耽誤和麻煩，在這種情況之下，似乎一時很難解釋清楚。因此，他只好自另一個方位偷偷地甩開柳相生，等到事情有了結果之後，再去向柳相生請罪也並無不可。　　當尤響趕到東宮塔之時，軒轅在那棵樹上已經靜坐了近一個時辰。當然，這對於軒轅來說，根本就不算什麼。在有僑族之時，他一坐便是數天，早就養成了讓人難以想象的耐性，更有着超平常人的鎮定。　　尤響趕來東宮塔並不出於軒轅的意料之外，也估計出尤響應該是在這個時候趕來。他一拳擊暈尤響，並沒有用太大的力氣，因為尤響必須儘快醒來，以為他帶路。他在這裏等，也便是等尤響。　　其實，軒轅這之間還有“賭”的存分，他本應該守在自己的房外，然後跟蹤醒來的尤響。他估計尤響的任務失敗肯定會找聯繫之人，所以，他要自尤響身上下手，但他又不能不顧及柳相生，是以，他只好放棄在屋外守候尤響的打算，而選擇了這裏。但此刻，他賭贏了。　　尤七出現在土丘之頂，立刻低低地吹了聲口哨，自那三棵古樹之上立刻躍下三人。　　這三人的行蹤隱藏極為緊密，盤坐了半個時辰的軒轅並未發現他們的存在，不過，這三人的出現並沒有讓軒轅感到什麼意外。　　“人呢？”　　“我被那小子耍了，他還沒有出現嗎？”尤響恨恨地道。　　那三人望瞭望尤響胸前的血跡，不由同時間道：“他傷了你？”　　“那小子簡直不是人！長老在嗎？”尤響想到軒轅那冷酷的眼神，仍然心有餘悸。　　“我不相信這小子會不出來，他肯定已經到了這裏。我們分頭去找！”一個漢子提議道。　　“不必了！”一个中年漢子緩緩地自樹後走了出來，漫不經心地道，而他的身後正是似仍昏睡來醒的�燕，只不過是在另一人的相挾之下。　　“軒轅，我知道你已經來了，如果你再不出來，別怪我對你的女人不客氣了！”　　那中年漢子揚聲道。　　軒轅心頭一緊，他也猜到這群人可能會有這麼一招，但他偏偏無法解開這一招，在這種情況下，他又怎能不現身呢？就算明知這是陷阱，他也必須跳進去。　　“軒轅，如果你的忍耐力夠強，你的心夠狠的話，那你就躲在一邊看戲吧……”那中年漢子說到這裏，禁不住將目光向軒轅存身之處投去。在這一剎那之間，他竟然捕捉到了一股強霸無比的殺意，空間似乎一下於全都失去了限制的作用。　　“哈哈哈……你果然已經來了，何不現身一敘？！”那中年漢子神情一松，露出一絲歡快的笑意道。　　尤響卻大吃了一驚，軒轅存身之處離他所在之地至少有十丈之遠，可是，他竟能夠清晰地感應到自那棵樹上傳來的殺氣。　　濃烈，冰寒的殺氣在林間瀰漫開來，似乎此刻已經不再是春天，而是蕭索的晚秋。　　軒轅的身子輕若鴻般落地，但卻給人以重若泰山的沉穩，這是一種矛盾的概念，但卻又真真切切地存在着。　　那中年漢子顯出一絲訝異的神情，他看軒轅，便像是在欣賞一柄古樸而鋒芒四射的寶劍，這種感覺很動人，也很讓人感到意外。　　軒轅給人的感覺的確像是一柄劍，但又顯得那般虛渺而無法揣測。　　“你終於肯現身了，果然是人中之龍，少年英雄。”那中年漢子並沒有為軒轅的氣勢所逼，很從容地笑了笑，有一種說不出的雍容和洒脫。　　軒轅絕不敢小看眼前這个中年人，但他卻對對方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這是一種直覺，除這之外，那中年漢子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覺察到他的存在，足以說明其功力之高絕並不下於自己。　　“為何要拿我的朋友作威脅？這難道便是你們君子國的禮遇嗎？”軒轅逼近那中年漢子三丈之外站定，冷冷地道。他可以肯定這群人便是君子國之人，只自這群人的氣質和風度及腰間所配之劍，他便不會懷疑這群人的身份。　　“事非得已，如果不這樣的話，我還真怕請不來閣下。”那中年漢子並無尷尬地坦然笑道。　　“哦，似乎我們之間並沒有任何瓜葛，我不明白你們有何必要請我來這裏？”軒轅沉聲道。　　“這個世上沒有什麼真正的瓜葛，有瓜便有葛，有葛也不一定有瓜。而我請你來這裏或許可以說是我們所得之瓜，但在我們之間並無葛可言。”那中年漢子淡然一笑道。　　“你說話倒很有趣。”軒轅冷眼相望，不無揶諭地道。　　“我叫尤揚！”那中年漢子對軒轅的話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道。　　“說吧，要我來此有何目的，不必說太多的廢話。”軒轅淡漠地道。　　“其實也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只是想自你的口中知道一些我想知道的東西。”說到這裏，尤揚把目光一揚，坦然地注視着軒轅，沉聲接道：“我想知道你昨日在聖女屋頂聽到了些什麼，我相信你應不會拒絕告訴我吧？”　　軒轅掩飾不住心頭的震駭，但他卻只是冷冷地笑了笑，道：“真是笑話，我不明白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會明白的，只是你不想承認，也許你會認為自己所做的事情神不知鬼不覺，但卻無法瞞過我的眼睛。不過，我的確很佩服你，居然能夠出入君子宮如入無人之境。”尤揚嘿嘿一笑，頓了頓，又道：“我並沒有敵意，相反，我倒很希望我們能夠好好地合作。”　　“合作？你認為我們可以合作？”軒轅反問道。　　“我想應該是這樣。”尤揚並不否認。　　“你身為君子國的長老，而又認為我是擅闖君子宮的人，難道你便不想為君子宮效力？”軒轅反問道。　　“我可以這麼做，但我認為這並不是應該強調的重點，我相信你明白自已的處境。不過，我更希望你能告訴我駱長風為什麼這麼快便匆匆地離開君子城，昨夜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究竟聽到了什麼？”尤揚正色道。　　軒轅心頭一動，自然知道尤揚口中所說的駱長風正是指與假聖女一起來的帝恨，但他卻不明白尤揚怎會知道昨晚他闖入君子宮，而且還偷聽到了帝恨和假聖女的談話，也就是說他昨晚的行蹤很可能完全被尤揚所掌握，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不過，尤揚知道他入君子宮了，這是不爭的事實，這也讓軒轅心中多了一絲疑惑。　　“我想知道你為何如此肯定我昨晚入了君子宮，而且知道了駱長風的秘密。”軒轅忍不住問道。　　尤揚神秘地一笑，不語，卻緩緩地抬掌以一個很古怪的角度憑空推出。　　軒轅一震，失聲道：“你就是昨晚躲在樹上的神秘人？”　　尤揚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道：“現在你應該明白為什麼我會如此肯定了吧？”　　軒轅一眼便看出尤揚剛才那古怪的一掌正與昨晚突然偷襲的神秘人那一掌如出一轍，也難怪，一開始見到尤揚，軒轅便有一種似曾相識之感，這證明他的直覺並沒有錯。只是他仍有些不明白，皆因他昨晚也是蒙面而行，而且在他返回住處之時，根本就未曾發現有人跟蹤，就算昨晚的神秘人的是尤揚，但他又是如何知道自己的住處？如何知道自己的身份呢？這的確有些邪乎，更讓人有些不解。　　“也許你在驚訝為什麼我會知道你的身份，其實這很簡單，昨晚之所以要與你對一掌，並不是相阻留你，而只是想在你的身上留下線索……”　　“你在手掌上做了手腳？”軒轅打斷尤揚的話，同時抬起昨晚與尤揚交手的手掌，驚疑地問道。　　“不錯，但這‘手腳’只是在你的手掌之上留下了一種特殊的氣味，並不能對你有任何損傷。”尤揚並不否認地道。　　軒轅此刻才恍然，也暗忖尤揚陰險，不過，他不得不承認對方的老謀深算，自己的確已輸了一籌，還自認為無人知道自己的行蹤，其實一切早就落入別人的計算之中，這讓軒轅有些汗顏。　　“你是在替柳洪辦事？”軒轅突然反問道。　　尤揚的臉色微變，淡淡地道：“我有能力為自己，辦事，如果你認為我是為主子辦事亦無不可。”　　“如果你真是替柳洪辦事的話，我們或許還有合作的可能，否則的話，只怕難說。”軒轅淡漠地道。　　“別忘了，你的女人仍在我的手中。”尤揚反而笑了笑道。　　“如果我向你說的是假話，騙了你，你會知道嗎？”軒轅悠然反問道。　　“我自然會加以查證。不過，我相信你會合作的，因為你與柳長風之間似乎有着一段外人不明的恩怨，而我卻是你的朋友。”尤揚毫不迴避地道。　　“哦，這樣倒還有得考慮，但你必須先放了我的女人，我不習慣被人威脅着合作。”軒轅冷然道。　　“這很簡單！”尤揚大方地一笑，向身後之人吩咐道：“放掉這位姑娘。”　　軒轅不由得大愕，尤揚的爽快簡直讓他懷疑是不是有何種陰謀。不過，事到如今，惟有走一步算一步了。其實，他並不介意將昨晚所聽到的說出去，如果尤揚便是昨晚那神秘人的話，他相信尤揚不會是完全站在帝恨那邊，甚至可以說尤揚其實便是在攪亂子，所以他根本就不在乎對尤揚說說話。　　※※※　　軒轅有種說不出的輕鬆，雖然此刻他依然是孤立無援，但是他卻已使得形勢再非最初那般全是對自己不利。　　尤揚的出現和反應對軒轅來說，是一個意外，也是一個轉折。至少，已經為帝恨增添了無盡的麻煩，能讓帝恨頭大，當然便對自已有利，形勢越亂越好，不過，軒轅並不敢暴露�燕的身份，這樣只會讓自己也多出許多麻煩，這是軒轅所不想的。當然，軒轅將自己隨在帝恨之後追上了東山口的事隱去未講，他自然不想讓對方知道自己的意圖。　　對於尤揚來說，軒轅的話幾乎等同於一個炸彈，他本只是想知道聖女的秘密，卻沒想到得知這個聖女竟是妖女所扮，而被喚作駱長風的長老竟是九黎族的凶人。　　一時之間，他無法回過神來，他甚至不敢亂說，甚至懷疑軒轅說錯了。因此，他根本就不表態，當然更不敢在未獲得證據之前便去揭穿陰謀。不過，他真的是鬆了口氣，這比他想要的結果更好，這對柳洪來說，也便更加有利。　　當然，尤揚並不能肯定軒轅沒有在說謊，但軒轅所說的一切都有條有理，毫無破綻，讓人不能不信。　　不過，他明白，如果真的要對付軒轅，又不能夠把事情鬧大，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並不敢賭一把，若是引起了女王柳靜或聖女的注意，可能會弄巧成拙。而昨晚他與軒轅對過一掌，知道軒轅的功力高絕，絕不下於他，在沒有十足把握取勝之下，他不想太過得罪軒轅。何況，能讓帝恨多個敵人，他又何樂而不為呢？　　尤揚也有些擔心，因為按照軒轅的說法，相助帝恨，不僅僅是九黎族的高手，更有花蟆凶人，甚至連魔族的渠瘦人也參与了其中，這對於君子國不能不說是一個威脅。作為君子國的長老，尤揚自然不能不為君子國操心。

# 第十九章 聖器金鈴

　　軒轅本以為離開了尤揚便可以松一口氣，但是他錯了。　　軒轅錯在低估了柳相生，在他走出東宮塔之時，去路便被柳相生所阻。　　柳相生的臉色很難看，因為軒轅騙了他，他並不知道軒轅和�燕所發生的事，但在他的印象之中，軒轅的確是騙了他，這讓他有種受辱之感。　　“我就知道他絕對不可靠！”丘武怒氣沖沖地道。　　“你讓我很失望！”柳相生也有些憤怒地道。　　“我想你們是誤會了……”軒轅一見到柳相生的出現，便知道事情要糟，他也沒想到柳相生諸人竟如此快便找到了他。　　“你不用說了，出招！”柳楊打斷了軒轅的話，憤然拔劍道。　　�燕自然也認出了這幾人正是青丘國的高手，她不由得也怔住了，卻不知道這幾人怎麼會趕到這裏來。　　“你們能不能聽我解釋？”軒轅急道。　　“除非你交出聖器金鈴，否則休想再騙我們。”　　柳楊也失去了最初的溫和。　　�燕的臉色微變，身子向軒轅緊緊地靠了靠，而這個細小的動作並沒有瞞過柳相生。　　“�姑娘，我希望你能夠將聖器金鈴還給我們，我並不想與你們為難。”柳相生極力使自己的語氣變得平靜地道。　　“我不知道什麼是聖器金鈴，我也根本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燕臉色有些難看地道。　　“你這妖女，除了你還會有誰偷我們的聖器？你以為我們不知道你的身份嗎？　　今日你若不交出聖器金鈴，休想活着離開此地！”丘武神情激憤地吼道。　　�燕氣得臉色泛白，但卻不知道如何回應。　　“丘兄，我希望有話能好好說，有些事情並不是無法解決的，只是你不願意好好對待而已……”“與你這不講信用的人有什麼好談的？哼，說的話倒是很漂亮，若不是我們早料到事情會這樣，還不知道要去哪裡找你了。”丘武不屑地道。　　柳楊的劍緩緩嚴舉，神色極為冷峻，他似乎不想再聽什麼解釋，更有些惱恨軒轅辜負了他的期望。　　“我再重複一遍，除非你們能夠交出聖器金鈴，否則的話，我不想聽任何解釋！”柳相生聲音也顯得很冷漠地道。　　“你們在冤枉人，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聖器金鈴，又如何能夠交給你們？！”　　�燕依然堅持道。　　“好，那就別怪我們不客氣了！”柳相生吸了口氣，冷厲地道。　　軒轅輕輕地嘆了口氣，丘武的劍已經化成一道寒芒直划向�燕，出手極為狠辣，他似乎極為厭惡�燕，是以出手根本就沒有絲毫的憐香惜玉。　　軒轅心中暗怒，丘武對�燕出手竟如此狠辣，也使他潛伏的烈性給激發了出來，但是他卻知道自己實不能傷了這幾人。　　“走！”軒轅一手拉着�燕，同時之間，他竟抓住了丘武的劍，只用了兩根指頭，其準確性讓人吃驚。　　柳楊的劍劃出之時，丘武竟如一隻大鎚撞向柳楊。丘武根本就想象不到軒轅力道的強猛程度，竟然無法控制住自己的腳步而被軒轅扯動。　　“鏘……”柳楊的劍才揮出一半，便被擋住了，是丘武的劍，但丘武也是身不由己，軒轅所用的力道的確太過詭異，也大過巧妙。　　柳楊對軒轅的打法的確感到極為意外，但軒轅的打法確實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丘武那碩大的身軀使得柳楊不得不放棄下一招的攻出，而要阻止丘武的撞擊之勢。　　“小心！”�燕驚呼，出手者是那沉默寡言的斗鵬。　　軒轅從來都不曾忽略這個人，自與帝恨交手見到這個人之後，他就不曾小看過斗鵬，這是一個不動則已，一動驚人的對手，就像是一條伺機而動的毒蛇，攻擊往往都是致命的。　　俗話說“會叫的狗不咬人，咬人的狗不叫”，當然，斗鵬不是狗，但卻是個致命的對手。　　柳相生微微嘆了口氣，他似乎並不希望看到軒轅死去，但是他並不知道軒轅能不能在斗鵬這一劍之下繼續活着。　　斗鵬的這一劍的確是精準到位，更有着一往無回的氣概。　　軒轅有些無奈，他並不想這樣，但事情卻逼得他不得不去面對所發生的一切。　　“叮……”丘武的劍斷成兩截，一截在軒轅的手中，一截仍在丘武的手中。　　丘武心驚不已，並不只是因為軒轅以兩指截斷他的劍，更是因為軒轅竟以兩根手指驅使那隻剩下八寸的劍尖。　　“鏘……”斗鵬並未能殺死軒轅，他的劍鋒在將要切在軒轅肌膚上之時，軒轅已經將那八寸長的劍尖切入了斗鵬之劍與自己的皮膚之間。　　斗鵬幾乎不敢相信軒轅的速度，但事實卻是如此。　　“哧……”軒轅的八寸劍鋒順着斗鵬的劍身滑過，直切向斗鵬握劍的手。　　軒轅手指之間的力道大得驚人，整條手臂也靈活得驚人，便像是玩魔術一般。　　斗鵬飛退，他感到襲來的不僅僅是那八寸劍鋒，更似乎是無數柄無堅不摧的利劍。　　柳相生駭然出手，軒轅的可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竟能在指斷丘武之劍后使那寸劍鋒散發出千絲萬縷的劍氣，而且逼退了斗鵬。相隔才兩個時辰的軒轅似乎已經變了一個人，在與帝恨交手之時，軒轅雖然劍快如疾電，但並看不出有什麼很可怕的地方。可是此刻，無論功力和招式都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斗鵬退得極為及時，包括丘武也在退，因為軒轅的那八寸劍鋒不僅僅散發出千萬縷劍氣，更化成數十片白光，四散射出。　　軒轅退，他指間的八寸劍鋒已經消失，所以他退。退，只是因為不想再與這幾個人糾纏下去，此刻路邊竟有兩名君子國的百姓正在仔細地觀看着這精彩的一幕，甚至有人在叫好。　　的確應該叫好，柳相生也在為軒轅的這一手叫好，竟然能以兩指之力將八寸劍鋒震成碎片，再隨迸散的劍氣射出，這份功力，這種應變能力實已經達到了普通人難以想象的境界，但柳相生依然毫不猶豫地出掌了。　　軒轅一手拉住�燕，根本就沒有機會出手相杭柳相生的這一掌，是以，只能抬肘硬擋。　　“轟……”　　軒轅拖着�燕的身子橫飛而出，他無法抗拒柳相生那狂野無倫的衝擊力量，不過，他並未受傷，只是及時地將那湧入體內的勁氣轉化，更藉機橫移。　　天空中飄落幾片破碎的布料，卻是軒轅肘端的衣衫被強勁的勁氣給擊得碎裂而飛。　　布料犹如旋舞的蝴蝶，在狂旋的氣流之中翩翩起舞。　　軒轅雙腳剛落地，柳楊的劍便已經攻到，劍式之快，使得軒轅不得不甩開�燕。　　�燕在驚呼之中被軒轅甩出四丈，但卻並沒有受到任何損傷，當她扭頭之時，軒轅已經出刀了。　　刀鋒，劍鋒，激起一溜火花，火花閃過處，柳楊進退兩步。　　軒轅不僅出刀，更同時出指，兩指直戳柳楊的雙目。　　讓柳楊不解的是，軒轅的手似乎完全不受距離所限，更似乎在突然之間暴長，使得柳楊不得不退。　　軒轅一聲輕嘯，在柳相生趕到之前，犹如出巢的飛鳥，一掠之下緊挾着�燕向遠處的丘地奔去。　　“別走！”丘武自軒轅那快絕的打法之中回過神來，怒呼道，但軒轅根本就不理他的呼喚。　　“軒轅，你是跑不掉的！”柳相生也氣惱地呼道。軒轅的頑強的確遠遠超出他們的想象，竟似乎比帝恨更可怕。而且這之間只相隔了兩個時辰，軒轅幾乎似脫胎換骨了一般。此刻，柳相生倒有些後悔給了軒轅兩個時辰的休養機會，沒有及時制服他。　　軒轅不語，此刻他帶着�燕自是不如獨自一人，若是再分神說話，只怕柳相生真的會很快追上來，到時事情就難辦了。當然，他並不懼柳相生四人的聯手攻擊，只是他不願得罪青丘國人，更不想讓帝恨揀了便宜，誰知道此刻有沒有九黎族的人在附近？是以，他必須走。　　※※※　　�燕的神情之中多了許多關切之色，她發現軒轅的手肘之處，竟似被火燒了一般變得焦黑。　　“你沒事吧？”�燕關心地問道。　　軒轅皺了皺眉，雖然感到手肘之處犹如有千萬枚小針在刺扎，但依然搖了搖頭，道：“沒事，只是一點皮外傷而已。”　　此地似乎極靜，風景也不錯，一條小河緩洗而去，河水之中的石頭上生有一層青苔，還有些小蝦在石頭邊時動時靜地潛游着，看上去悠閑之極。　　軒轅喘了幾口粗氣，剛才一陣急奔倒也耗了不少力氣。不過，總算暫時甩開了柳相生諸人的追蹤，但他並不敢肯定柳相生便不會追到這裏來。　　“燕，你是不是拿了青丘國的聖器金鈴？”軒轅向河畔一塊石頭上一坐，抬頭突然問道。　　“你懷疑我？”�燕臉色一變，反問道。　　“我並不想懷疑你，但你能告訴我為什麼那日在青丘國之時，你會突然答應丘犍的要求，作出那個決定的原因嗎？”軒轅不答又問道。　　�燕低頭不語，只是以指尖擺弄着自己的衣角。　　“我之所以一直都不想問這之中的原因，是因為我相信你會坦然告訴我的，你有什麼打算我並不想過問，但我希望你知道眼下的形勢，我們每一步都必須慎之又慎，否則的話，只可能落個戰死異地的下場。”軒轅吁了口長氣，淡淡地道。　　“其實你早就在懷疑我。”�燕有些幽怨地道。　　“也許可以用懷疑，但在我們之間根本就不用出現這個詞。我只是覺得你那日的所為很異常，不應該是你所作出的決定。因此，我想你定是有什麼苦衷。”　　軒轅依然語調很平靜，但卻有着一種讓人無法抗拒的力度。　　“不錯，聖器金鈴是我拿的。”�燕突然一抬頭，肯定地道。　　軒轅露出了一絲笑意，他並不對�燕的回答感到意外，反而伸手將�燕拉到自己身邊坐下，淡淡地問道：“你要金鈴有用嗎？”　　“我沒用，但對你卻有用。”�燕並不迴避軒轅的目光，沉聲道。　　“對我有用？”軒轅愕然反問道。　　“不錯，如果你想入東山口那極熱之地取薰華草，沒有聖器，你根本就無法辦到。本來，如果我�踵族的聖器未丟的話，倒可以一用，但可惜……”　　“所以你便拿了青丘國的聖器金鈴。”軒轅未等�燕說完便反問道。　　“是的。”　　“你怎會知道青丘國會存在着聖器金鈴？”軒轅有些不解地問道。　　“因為青丘國與我們�踵族同出一源，而在我們祖先傳下來的有四件聖器。　　君子國一件，�踵族一件，青丘國一件，神族一件。青丘國的聖器對於我來說，其實並沒有什麼秘密可言。我知道你欲求薰華草恢復你兄弟的神志，所以我便只好去將聖器金鈴拿來了。”�燕認真地道。　　軒轅不由得微微一呆，他似乎沒有想到這之中竟會有如此多的曲折，而�燕只是為了他而已。此刻軒轅倒不知道該如何去處理這件事情了，如果聖器金鈴真的是取得薰華草所必須的東西，他還能將之交給柳相生嗎？如果將聖器金鈴交給了柳相生，那獵豹、花猛、恭弘=叶 恭弘七他們又該怎麼辦？難道就讓他們一輩子成為聖姬的面首，成為迷失本性的殺手嗎？　　軒轅心中有些取捨不定，事實上，他能夠去奪得薰華草嗎？能夠趕在薰華草花開之前擺脫這麼多敵人的糾纏，突破君子宮抵達東山口嗎？　　軒轅往日的信心，這一刻竟然很難找到，甚至對奪取薰華草之事一點把握也沒有，他從來都沒有這一刻這般沒有信心。一想到帝恨，想到渠瘦殺手，想到東山口那神秘的老者，抑或是在東山口潛藏未出的高手，軒轅就有些無可奈何，甚至沮喪。他能夠突破這麼多人的重圍，從而順利地奪取薰華草嗎？就算奪得了薰華草，可是能否殺出重圍，保住性命嗎？這一切的一切，使得軒轅心中一動底都沒有。不過，如果此刻不將聖器金鈴還給柳相生的話，那麼與青丘國翻臉成仇只是眼下的事，那他將更是難以擺脫眼前的困境了。　　“我要將金鈴還給他們。”軒轅突然認真地道。　　�燕嚇了一跳，反問道：“難道你便不想奪薰華草了？”　　“我想，但眼下的形勢已經不允許我們做一些傻事，就算失去了聖器金鈴，我們也絕對不會吃虧，因為我們將多幾個戰友。現在阻礙我們的還不是東山口的熾熱，而是那些潛伏在暗處的殺手和守護東山口的高手，包括帝恨及君子國之人，就算我們擁有了青丘國的聖器金鈴，如果我們無法一一突破這重重阻礙，就是拿着聖器也一無是處。”軒轅認真地道。　　“可是當你突破了一切阻礙想擁有聖器時，你卻已找不到它了。那豈不是一切都等於白費？”�燕質問道。　　軒轅輕輕地拍了拍�燕的肩頭，笑了笑道：“別小孩子氣了，我知道你是為我好，可是你想過沒有，如果我們能夠突破重重阻礙，還不能自那妖女的手中得到聖器嗎？帝恨那裡肯定有一件，而君子國也有一件，說不定到時候這聖器金鈴也仍在君子國，那時只要我們有着足夠的機警，再奪回聖器也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燕愣愣地望着軒轅，心中充滿了委屈，但她卻並不想違拗軒轅的意志。是以，她並沒有說話。　　“一切，我們都可以從長計議，請你相信我，我一定不會讓你這次的出手等於白費，事有輕重緩急，我們只要能夠把持住這個‘度’，便足以應付眼前的一切，保證會讓帝恨再栽一個跟斗。”軒轅自信地道。　　“那好吧，一切我都聽你的就是。”�燕無可奈何地道，不過，她也覺得軒轅的話極為有理。　　軒轅暗自鬆了口氣，笑了笑，輕拍了�燕一下，道：“好吧，就讓我們去面對柳相生他們吧！”　　※※※　　“咦，奇怪，他的氣味越來越淡，竟然消失了。”柳楊吸了吸鼻子，不解地道。　　“不可能，難道他已經知道我們在他身上做了手腳？”丘武不敢相信地道。　　“他是我所見過的最可怕的敵人，但很可惜，我們仍要去面對他……”　　“我們必須找回聖器金鈴。”柳相生打斷柳楊的話道。　　“我就知道這小子狡猾如狐，不能夠相信的。如果我們一開始就出手，諒他也逃不了。”丘武有些埋怨地道。　　“現在不是說這些的時候。”斗鵬冷不丁地道。　　丘武望了斗鵬一眼，也就不說了，他對斗鵬倒還有幾分敬畏，因為他知道這是一個從不輕易說話的人，一旦說話，便有着極大的分量，因此他只好不語了。　　“定是他已經發現了我們所做的手腳。”柳相生吸了口氣，目光四處掃了一眼，肯定地道。　　“那我們該怎麼辦？君子國這麼大，我們一時之間又到哪裡去找那小子？或是耽誤了薰華草的花期，那可怎麼辦？”柳楊心中似乎很急切，擔心地道。　　柳相生不語，此刻他倒是真的有些後悔沒有在軒轅最虛弱的時候制服他，而釀成了這個後果。　　“軒轅！”斗鵬突然住足，一聲低低地驚呼打亂？所有人的思緒。　　柳相生和柳插諸人的目光也在同時之間鎖定了緩緩行出密林之人的身上。　　是軒轅，沒錯，一切都如故的軒轅。　　丘武就要逼上去，但卻被柳相生制止。他們並不知道軒轅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是以，惟有以不變應萬變。　　斗鵬和柳相生也都停步不前，四雙目光皆鎖定在軒轅的身上，每個人的手都已經搭在了腰間的兵刃上，他們心裏都很清楚，軒轅絕對不是普通人物，哪怕他們只有一點點的鬆懈都有可能遭到致命的打擊。　　軒轅的神情似乎極為輕鬆愜意，更有若在閑庭信步，讓人摸不清其本意為何。　　數十丈的距離，對於柳相生來說，似乎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其實，這隻是內心生出的一種壓力，壓力不是來自軒轅，也不是來自大自然，或許可以說只是由於等待和對未知的茫然才會生出的無法排遣的壓力。丘武感到手心已經滲出了細微的汗珠，他的劍已經斷去了一截，這是軒轅給他的教訓，也是植於他內心深處的壓力。　　軒轅停步，距柳相生兩丈，望着幾人坦誠地笑了笑。　　“你還敢回來？”丘武充滿敵意地反問道。　　“我為什麼不回來？我早說過，這之間有一些誤會，我不希望你們依然這般誤會下去。”軒轅悠閑地道，同時自懷中掏出一樣東西。　　“聖器金鈴！”柳相生首先忍不住低呼出來。　　丘武和柳楊諸人全都面面相覷，他們自然認識軒轅手中所握的東西，那正是他們所要追回的聖器金鈴，只是這一刻如此突然地自軒轅手中拿出來，的確有些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 第二十章 重失聖物

　　聖器金鈴的樣子並不大，非金非鐵，讓人看不出是什麼質地，黝黑無光，但卻可讓人感到寒意逼人。　　“這便是你們的聖器金鈴吧？拿去看一下，是否是真的。”軒轅輕鬆地將金鈴一拋。　　柳相生忙一把抓過金鈴，他幾乎看也不看便可以判斷這正是他們所要追回的聖物，不過，他仍然小心仔細地檢查了一遍。　　“我們真的是誤會公子了。”柳楊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我丘武魯莽之處，還請公子勿怪。”丘武似乎沒有料到事情會如此發展，此刻倒真的有些誠惶誠恐。他是個直人，對就是對，錯就是錯，倒也磊落。　　“一切都已經過去了，難道不是嗎？我們依然是朋友。”軒轅坦然笑了笑，行至丘武的面前，伸出手道。　　丘武“嘿嘿”一笑，不好意思地伸出手來，與之相握，道：“是的，我們還是朋友，如果有用得上我丘武的地方，丘武定會不遺餘力地出手。”　　軒轅笑了笑，道：“如果真有這樣的事情，我自然不會忘記你。”　　“果然是聖器金鈴！”柳相生顯出歡喜之色，這個結果來得很輕易，簡直是很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是以，他掩飾不住內心的喜悅，將聖器金鈴放到柳楊的手中。　　柳楊自然一眼便看出聖器金鈴的真偽，這是外人所無法偽造的，這奇異的質地根本就極為罕見，正因為如此，才會稱之為聖器。要是別人能以同樣的質地偽造出來，那他也沒有必要分別是原來的還是新的，兩件都可以算是真的。　　“老夫先在這裏代表我青丘國謝過公子了，你永遠都是我們青丘國的朋友。”　　柳相生伸手與軒轅相握，真誠地道。　　“我很榮幸，不過，這也是我應該做的，作為共同的夥伴，我們擁有共同的敵人，自然會是朋友。”　　軒轅洒然道。　　“如果公子經過青丘之時，勿忘了我們歡迎公子再次光臨。”柳相生道。　　“一定！”軒轅也笑了。　　斗鵬一直都不語，但卻可以看出，他對軒轅的看法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至少多了幾分熱情和友善。　　“哦，我的朋友仍在前面，我不宜久留此地，先行告辭了。”軒轅扭頭向遠處�燕所在的方位望了一眼，道。　　柳楊和丘武一呆，但旋即明白，識趣地道：“如果公子有事，我們也就不打擾你了。”　　“後會有期！”軒轅道了一聲，便轉身向來的方向行去。　　軒轅才走出不到四丈遠，突覺警兆一現，不由扭頭向一棵大樹上喝道：“什麼人？！”同時身子如飛鳥般向那棵大樹上撲去。　　“呵呵……”一聲尖厲的低笑聲驀地破空而起，那棵大樹上也同樣飛掠出一縷暗影，速度比軒轅更快。　　軒轅吃了一驚，柳相生和柳楊也吃了一驚。　　“呼……”軒轅一掌擊空，那道身影便像一縷善變的幽風，化成一道弧光自軒轅的身邊錯開，讓人根本就看不清其面目。　　柳相生出掌，他已經感覺到這神秘的高手是衝著他們而來的，而這神秘的高手也的確是有如此意圖。　　柳相生的掌擊空，不僅如此，他更成了神秘高手的惜力點，神秘高手如風一般地自他身邊吹過，而後柳相生便覺自己的肩膀被人踏過，再就聽到柳楊一聲悶哼。　　“呀……”丘武狂喝，斗鵬出劍，在劍光交織之中，柳楊幾乎是毫無抗拒之力地被踢飛，也不知道是中了對方三腳還是五腳。　　“滿蒼夷！”軒轅身子落地，忍不住驚呼。那笑聲太熟悉，那身法太熟悉，那詭異的攻擊方式天下間只有滿蒼夷才能夠做到。　　柳楊做夢也沒有想到，天下間竟有如此快的速度，如此詭異的攻擊方式，他在根本就來不及完全擊出一招之時便已中招，更要命的是對方穩穩地抓住他手中的聖器金鈴。　　“金鈴……”柳楊在身子着地之時終於呼出。　　“叮叮……”滿蒼夷的腳下犹如蜻蜒點水一般踏在斗鵬和丘武的劍鋒上，便如同完全不受力的輕風。　　不僅如此，她的身子更盤旋飛舞而起，形同一道弧影，根本就看不到真正的實地。　　“滿蒼夷，你別走！”軒轅剛才一擊擊空，立刻回撲，如果滿蒼夷拿走了聖器金鈴，只怕他這輩子都休想追到手。天下間幾乎沒有人在速度上能夠與滿蒼夷相比擬。只是軒轅有些不明白，滿蒼夷怎會出現在這裏？她不是已經到崆峒山找歧富去了嗎？又為何突然出現在君子國？而且自滿蒼夷眼下的身法來看，比之數月前又精進了許多……當然，軒轅已經不管這許多，他要阻止滿蒼夷奪走聖器金鈴，事實上，他根本就不知道滿蒼夷是不是又恢復了往日那種不正常的心理狀態。　　軒轅的速度不謂不快，但是滿蒼夷的速度更快。　　滿蒼夷那飄然旋起的身子斜掠而過，竟可以在虛空中作橫向移動。不僅如此，而且速度快得驚人，便是柳相生也禁不住為之震驚和駭異。　　“小子，你的速度還差得遠呢，回去好好練練吧！”滿蒼夷的身子斜掠上一棵大樹，這才留下一串不屑的譏嘲之聲。　　軒轅追到那棵大樹，滿蒼夷已經拿着金鈴在八丈之外，依然犹如一陣輕風，一片虛影，轉瞬即失，虛空之中仍有滿蒼夷那尖厲的笑聲在回蕩。　　軒轅不由得呆住了，愣愣地望着滿蒼夷消失的方向，竟不知道該做些什麼。　　柳楊並沒有受傷，顯然是滿蒼夷的腳下留情，而滿蒼夷的目標只是聖器金鈴，所以在一奪到聖器金鈴之後便不再糾纏，立刻飄然而去。　　丘武和斗鵬諸人也全都呆住了，他們從來都未曾想過世上竟會有這種可怕的身法，竟有如此快的速度，自對方的出現到對方的消失，這之間沒有一刻的停留，滿蒼夷都是以極速運動，使得外人根本就看不清她的面目，只覺得那是一團模糊的幻影，是一片虛無的空氣，根本就不受力的影響……　　軒轅臉色陰沉地轉過身來，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柳相生諸人似乎依然沉浸在剛才那短短一瞬的震駭之中。可以說，他們四人剛才連滿蒼夷的衣角都未曾沾到，甚至若非自聲音中聽出對方是個女人，還不知道對方是男是女，這的確是一種悲哀，也是一種無奈。　　“她已經走遠了。”軒轅無可奈何地道。　　柳相生首先回過神來，望着自己肩頭那一點點靴印，便像是爛出的一塊瘡斑。　　柳楊胸部也有幾個腳印，包括腕部也有一處紅印，那是所受之力最為沉重的一處，正因為那一擊，才使得柳楊無法把握住聖器金鈴。　　斗鵬以一種極為疑惑地的眼光望着軒轅，這件事情發生得似乎有些巧合，但他並不是就認定此事是軒轅所耍的詭計，因為以滿蒼夷那犹如鬼魅般的攻擊方式，再加上軒轅的武功，足以將他們在最短的時間里置於死地，他們甚至沒有還手之力。因此，軒轅沒有大大的必要布下這個局，但是他卻不能不懷疑軒轅。　　當然，這隻是無法找到泄出怨氣的地方才生出這種感覺。　　“你認識那個女人？”丘武心情大壞，語氣也便有些不太自然了。　　柳相生和柳楊也將目光投到軒轅的身上，因為軒轅剛才喊出了那女人的名字，而且那女人最後一句話似乎便是針對軒轅所說的。　　“不錯，我的確認識她，而且還曾與她交過三次手，也曾差點死在她的手中……”說到這裏，軒轅深深地吸了口氣，接道：“她便是神族逸電宗惟一存活的高手滿蒼夷！”　　“神族逸電宗？”柳相生和柳楊同時驚呼道。　　丘武和斗鵬似乎不明白兩位長老為何會如此吃驚。　　“我也不知道她怎會出現在這裏，不過，如果她也插手這件事的話，只怕一切都會很難辦了！”軒轅似在向柳相生說些什麼，也像是自言自語。但柳相生和柳楊似乎並沒有聽到，只是在望着滿蒼夷消失的方向發獃。　　“兩位長老也曾聽說過神族逸電宗？”軒轅見柳楊和柳相生如此表情，不由問道。　　“不錯！”柳相生半晌才反應過來道。　　“想不到逸電宗居然還會有人活着，竟也來攪這趟混水，看來我們只好從長計議了。”柳楊嘆了口氣道。　　軒轅也對柳楊的話感到莫名其妙，不過他卻猜到柳相生此次前來君子國，定也是有着別的目的，否則的話，怎會有此語氣，又何必從長計議？當然，軒轅並不想過問太多的事情。此刻，他倒要從長計議了，而且他覺得眼下的情況愈來意有趣了，也愈來愈亂了。　　“如果長老有什麼需要用得着我軒轅的地方，便請吩咐一聲好了。”軒轅坦然道。　　柳相生望了軒轅一眼，半晌才苦笑道：“聖器已被那瘋女人搶走，還有什麼好說的？就算我們聯手也不可能追得上她，天下間能夠與逸電宗比速度的人的確太少了。”　　“難道我們就不去想辦法奪回聖器金鈴嗎？”丘武有些激動地問道。　　“我們只能見機行事，你立刻給我去通知族長和斗長老，請求他們定奪！”　　柳楊向丘武吩咐道，他自然知道滿蒼夷的可怕，如果剛才滿蒼夷要殺他，他根本就不可能有機會再站在這裏說話了。而神族逸電宗對於他這個年齡的人來說，並不是很陌生。　　“軒轅……救……”　　軒轅的臉色大變，這是�燕的聲音，他想也不想便向聲音傳來之處奔去。　　柳相生和柳楊自然也明白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全都收拾情懷，緊跟軒轅之後向聲音傳來之處奔去，畢竟此刻軒轅已經不能算是他們的敵人。　　※※※　　�燕所在之處已經不再有人影，只有一片狼藉的腳印。　　青青的野草被踏得亂七八糟。　　“燕……”軒轅一邊高呼，一邊四處掠動，柳相生諸人也為之四下分頭尋找。　　這裏自然是沒有打鬥的痕迹，如果所來之人是高手的話，�燕根本就可能有任何的反擊能力。　　軒轅的速度極快，他絕不相信有人會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劫走�燕，更在他的眼皮底下溜走，除非是如滿蒼夷這般高手。　　“哧……”弦響箭動，穿林破空，以一種莫可匹御的強勁直追軒轅的身側。　　軒轅吃了一驚，身子如鎩羽之鳥疾墜而下，“噗……哚……”那支勁箭自軒轅的頭頂掠過，竟射穿了一棵大樹的樹榦，釘在與這棵大樹在一條直線的另一棵樹榦上。　　軒轅不僅僅是吃驚，更為之駭然，這是什麼箭？　　這是何種力道？竟能以一箭貫射兩棵樹身，這幾乎是神乎其技。　　軒轅身子剛落，便感到另一股銳風再次追襲而至。此刻他已經有備，身子貼地一滾，再次險險地避過一箭，但那支勁箭竟盡數沒入了地面的泥草之下，再不見蹤影。　　軒轅身子再次彈起，不是向遠方掠走，而是向那利箭射來之處狂撲。他不能讓對方再有任何機會出箭，這個箭手太可怕了，任何人都很難在短時間內走出他箭矢的射程之外。而且如此強勁的力道，誰能抵抗？軒轅沒有把握，也不想將自己處在一種完全挨打的局面，所以他不是選擇逃避，而是選擇面對。　　�燕的失蹤，軒轅已經沒有心思去考慮，他並不是不關心�燕的安危，而是無法關心，今日的局面他並沒有細想，其實也沒有必要細想。　　“嗖……”軒轅在虛空之中幾個極為快速的輕旋，以無比瀟洒利落而優雅的身法躲過第三支破空面至的勁箭。　　這箭的速度快得讓人無法想象，若非軒轅這數月來對“神風訣”的精奧深入地研習，只怕面對如此勁箭時一支也避不了。　　事實本來就是如此，力量與速度是成正比的，弩箭猶是如此，力道越是霸烈，速度就更快得讓人心驚。避開這三支勁箭，軒轅卻沒有一點輕鬆的感覺，他感覺自己似乎進入了一個昏昏噩噩的氣場，每一寸肌膚都承受着來自各個不同方向的壓力，那是一種霸烈得近乎有形的殺氣。　　軒轅落地，拔劍，但他卻在剎那間凝定不動了。　　軒轅不是不想動，而是不能動，不敢動，只是因為一支箭！　　一支蘊含着天地霸殺之氣的箭，也就是對方的第四支箭。　　箭在弦上，將發未發。箭身烏黑，弦絲金黃，弓背晶瑩，弓背延伸的兩彎角呈碧綠之色，美是美極，也許，這不僅僅是一種美，更是一種誘惑――死亡的誘惑。　　軒轅不敢動，不僅僅是因為箭頭精確無比地對準了他，更是因為那無與倫比的霸殺之氣緊緊地鎖住了他的每一個方位，只要他稍有半點異動，保證立刻會被這蘊含毀滅力量的利箭爆成一蓬血雨，化為碎片，任他鐵打的軀體也無濟於事。　　軒轅絕對不會懷疑這一箭的力量，在這片寬闊的氣場中，他無法分清哪裡是箭意所指，他看見了對手，一個面呈古銅色精瘦的中年男子。一身黑衣緊貼在鐵一般的肌肉之上，將那彪悍的野性完全表露無遺。　　其實，軒轅並不能肯定對方的年齡，他從未有這一刻般如此迷茫，在對方的眼神之中，他似乎發現了千百年的滄桑，但在對方的臉上，卻找不到歲月刻下的印痕。不過，這人給軒轅的直覺卻是，至少已是四十多歲以上的中年人，或許更大，是一個老者。　　軒轅並不能感受到對手生機的存在，但他卻感覺到對手的箭似乎是帶有生命的靈物，它已經包容了一切，包括那中年人的精、氣、神，甚至生命和靈魂。　　天、地、人。箭，在那一張具有死亡誘惑力的大弓作為媒介之下，完美地結合為一個整體，而軒轅卻是這個整體之中的異物，或叫另類，或叫累贅。因此，所有能夠結合的力量全都鎖定在軒轅的身上。　　軒轅雙手握劍，心中極力壓下所有的驚駭和雜念。他知道，他所面對的已經不是箭，而是生與死，只要他有半刻的分神，必將會死無葬身之地。　　這是渠瘦殺手，這是軒轅心中的感覺。因為這人的一切裝扮與那已死的渠瘦人絲毫無異，有異的只是這人眸子里不再是那種昏暗的深沉，也沒有那讓人着魔的力量，只是多了使人根本就無法理解的滄桑。而且這人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殺機也絕不是那八名殺手所能夠相比的，至少，此刻軒轅根本就沒有任何機會使出驚煞三擊。　　對方也絕不會給他任何機會，因為那箭手亦在尋找機會，對軒轅一擊致命的機會。是以，他遲遲未曾鬆手，是因為他無法在軒轅那隨意的架式之中找到任何的破綻。　　不可否認，軒轅避過了前三支勁箭，對這箭手的壓力極大，至少使得這箭手再也不能太過輕視軒轅。　　事實上，這箭手在最初三箭之上的確對軒轅有些輕忽，但是這一刻他絕對不會再有絲毫的大意，如果他一擊不成的話，所換來的將是軒轅最為沉重的攻擊，這個代價他絕對不想擁有。　　對峙，相視的兩人幾乎已經完全忽略了時間和空間，五丈之距，卻成一擊致命之地，只是究竟是誰死？誰生？沒有人知道未知的結果，彼此就如此對峙着，軒轅甚至不明白對峙什麼，這便像是一個無聲的鬧市。　　虛空之中的空氣也顯得沉重起來，沉重悶濕，讓人無法明了這究竟是在人世還是在另一個空間中。　　時間似乎過得極快，軒轅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的雙眼只是緊緊地注視着那犹如生根於虛空之中一動不動的利箭。而對方也似乎只是在注視着軒轅的劍。　　軒轅的劍同樣是一動不動，但他卻感到有些疲憊，有種心力交瘁之感。這是來自心頭的虛弱，或許只是一種感覺，或許也是因為將精神和意念強行凝集於某一個頂點，神經在絲毫沒有放鬆機會之下，使得身體的整個機體達到一種疲勞極限。　　當然，軒轅並沒有達到疲勞極限，但他卻感到有些疲憊，卻仍得打起所有精神去抗衡對方的壓力。因為他知道，他的對手也同樣感到了累，他看到了對方額角那晶瑩的汗珠，細密的汗珠在陽光的照射下反射出一種油光。　　的確，這不僅僅是一場武力的較量，更是一場耐力。意志和精神的較量，其中的兇險絕不是常人所能想象和理解的，這也是最為殘酷的爭鬥。　　那中年箭手的步子緩緩地移動起來，這似乎是惟一打破僵局的辦法。　　軒轅知道對方的箭就要射出了，因為對方不能不射，在精力與勁力的消耗下，對方已經知道了自己的劣勢。　　那箭手自然知道，自己無時無刻都要將弓弦拉滿，這樣才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射出這一箭，而拉滿弓弦所耗的力氣絕對比軒轅僅是雙手握劍要多得多。因此，如果長時間耗下去，他只可能早一步敗下陣來。　　此刻他有些後悔與軒轅對峙了如此長的時間，如果一開始便射出此箭，也許效果會好得多。當然，這隻能怪他錯估了軒轅的功力和意志。　　軒轅沒有猜錯，那箭手鬆弦之時，是在橫移第三步之時。箭出，所有的空間似乎在一剎那之間塌陷，包括那充斥於虛空的殺氣，全都被這一箭所吸斂。　　第七卷

# 第一章 極樂神箭

　　箭至，軒轅的靈覺已經清晰地捕捉到這一箭的方位，此時的目光似乎根本就起不到應有的作用。他已無法以目光捕捉到箭的存在。　　速度太快，快得幾乎完全不存在，快得如同突破了這個空間，又自另一個空間突然穿出，抑或，箭已化為另一種形式存在，如同意念，如同虛空，變得抽象虛無，卻又實實在在地存在着。所以，軒轅根本就無法以眼睛捕捉到箭的蹤跡。　　“嘯……”軒轅的劍瘋狂地揮出，凝聚了自己所能凝聚的全部功力，以作這最後也是最為野性的一擊。生與死，成與敗，也全都牽繫於這滅天絕地的一劍之上。　　“轟……”箭、劍相擊，準確得駭人，便如兩顆靈魂的碰撞。軒轅終於在最後一刻找到箭頭的所在，他知道自己不可能避得過這一箭，世間沒有任何速度能夠在如此短的距離中快過這毀滅性的一箭，軒轅不能，只怕連滿蒼夷也不可能。因此，惟一可以保命的方式便是硬擋！　　軒轅無法控制住自己的身子，“蹬蹬蹬……”連退五步，在他退至第二步之時，那被含沙神劍剖成兩半的箭身同時釘在他的兩隻肩膀上，入肉三寸，至骨而止。　　軒轅發出一聲低低的悶哼，身子倒撞在一棵大樹樹榦上，這才立定，但手心已經麻木得幾乎無法握住劍身。畢竟他破了對方絕殺的一莆，儘管無法躲過受傷的命運。　　這個結果讓軒轅感到有些意外，這一箭比他所想象的更為可怕，也讓他為之絕望。因為，他僅僅只是擋下一箭而已，此刻他的攻擊力幾乎已等於零，他又如何能夠再去抵擋對方接下來的攻擊呢？　　如何能夠再去抵擋對方接下來的攻擊呢？　　對手並沒有像軒轅所想象的那樣繼續攻擊，只是將大弓輕負於肩頭，冷冷地望了軒轅一眼，眼裡的表情複雜無比。有憐惜、有欣賞、有讚許，也有驚訝……　　……但這之間卻沒有了殺機，那種布滿滄桑的眼神更顯出一絲蒼涼的老態。　　軒轅有些驚訝於對方的表情，更感到意外，他不明白對方為什麼不繼續出手，只要再補一箭，便足以置他於死命。可是對手卻停下不攻，這讓軒轅有些不解。　　“你可以走了。”中年箭手的語氣低沉而冷漠，但卻有一種無法抗拒的氣勢。　　“你為什麼不再補上一箭？”軒轅也冷冷地反問道。　　“我從來都不會對同一個人射出第五箭，因此你可以走了。”那中年箭手的神態傲然，語氣之中有種說不出的自負。　　“從不對同一個人射出第五箭？”軒轅不由得好笑起來，他不明白這是怎樣一種規矩，但這個規矩卻很有意思，對他也更是有利。　　“不錯，能在我極樂弓射出的極樂神箭下而不死的人，你應該引以為傲了。縱然放眼整個洪荒，也不會有多少人。”那中年箭手似乎又是在緬懷什麼，輕輕地吸了口氣道。　　“極樂弓？極樂神箭？你是什麼人？”軒轅不由問道。　　“你能毀去我一支極樂神箭，想來你手中之物也是神族十大神器之一了，我也該告訴你我的名字。好了，年輕人，我叫樂極七代。如果你想找我報仇的話，可去渠瘦族向我挑戰！”中年箭手淡淡地瞟了軒轅手中的劍一眼，悠然道。　　“樂極七代？”軒轅更感好笑，不由問道：“這也是名字嗎？”　　“名字只不過是一個代稱，你可以說這是我的名字，也可以說這是我的代號。或許，我根本就沒有名字。”樂極七代淡漠地道。　　對於樂極七代的解釋，軒轅不由得大感有意思。　　不過，此刻他沒有了生命之憂，又記掛起�燕來，不禁冷冷地問道：“你們把我的朋友帶到哪裡去了？”　　“這個問題我不會回答你的。”樂極七代毫無表情地道。　　軒轅的臉上閃過一絲怒意，此刻，他的手上幾乎已經沒有了力道，那支剖成兩半的兩片利箭幾乎將他的兩條臂膀暫時給廢掉了，如果那一箭的力道再大一些，只怕這兩隻手臂永遠都休想再握兵刃了，但他並沒有就此放棄的意思。　　“如果我一定要讓你回答呢？”軒轅聲音比樂極七代更冷更絕，而在此同時，他以左手重重地拔出插在右肩入內三寸的箭頭。　　樂極七代望着那仍帶着一塊血肉的箭頭和軒轅漠無表情的臉，心中也升起一絲訝異的感覺。　　軒轅的眉頭都不曾稍眨一下，然後右手的劍緩緩地插入劍鞘，目光陰冷地望着樂極七代。　　“那要看你有沒有這個能耐，雖然我不會向同一個人射出第五箭，但我並不是只會用箭！”樂極七代顯出一絲不屑地道。　　軒轅緩緩地抬起手掌，雙掌虎口也都滲出了血水，甚至有些發漲，這是他從來都不曾有過的事情，由此可見極樂神箭的威力是如何的強霸。　　“哧……”軒轅伸出右手猛地一下又拔出左肩的箭頭，連皮帶肉地拉了出來，但他連眼睛都未曾眨半下。　　“那好，我就要試試你除了箭之外還會有什麼厲害之處！”軒轅用牙齒及左右手互換，竟然以布條將左臂纏緊，使得血液減緩外流。不過，自那手上笨拙的樣子，任誰都可以看出軒轅的手已經不可能再威脅到任何人，至少，暫時不可能威脅到任何人。　　樂極七代並不是小看軒轅，他絕對不會小看能夠硬擋他極樂神箭的人，只是此刻，他根本就不相信軒轅這麼一個基本上雙手殘廢的人會耍出什麼樣的花招。當然，對於軒轅的狠勁和精神他也不由得不暗自佩服。於是很難得地以一種憐惜的口吻問道：“你的雙手已經廢了，根本就不可能是我的對手。”　　軒轅不由不屑地笑了笑，望向樂極七代的目光之中竟有些輕蔑之意，道：“你錯了，一個真正能殺人的人，並不一定得用手。雖然我的雙手給廢了，至少，我還有雙腳！”　　“雙腳？”樂極七代不由得也笑了，目光不禁移向軒轅那雙依然穿着長靴的腳。　　“軒轅，把他交給我好了！”斗鵬突然出現在軒轅身後的不遠處，其實他早就來了，當然看到了樂極七代與軒續那驚天動地的比拼，更曾久久地震撼於其勢之下。斗鵬也親眼看着軒轅拔出傷處的利箭，再望着軒轅欲以腳去面對強敵，他不由被軒轅那份豪氣和對朋友的關愛激起了內心的俠義，這才不顧一切地現身。　　樂極七代的眼角閃過一絲殺機，軒轅心中叫糟，不由扭頭冷冷地對斗鵬道：“請你不要管我的閑事，我的事情自己會處理。”　　“可是你的手……”　　“哪怕我只剩下一口氣，都會為我的原則而戰，如果你認為我必輸的話，那便請去為我挖個坑穴，到時再將我的屍骨埋了，但這裏沒你的事！”軒轅厲聲道。　　樂極七代和斗鵬全都一呆，軒轅卻已扭頭向樂極七代冷冷地道：“任何小看我軒轅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我相信，你也不會例外！”　　樂極七代和斗鵬回過神來之時，軒轅似乎已經換了一個人，甚至不能叫人，只是似一團燃燒着無形之火的堅石。　　軒轅的雙手負到了背後，褲腿更無風自動，像一層層波浪般流向皮靴之中。　　樂極七代立刻打起精神，他知道軒轅並不是說假話，任何小看軒轅的人，都可能不會有好下場。此刻軒轅身上那奔涌的氣勢正是要向他證明這一切。　　“我再問一遍，我的同伴究竟被你們帶到了什麼地方？”軒轅的話不僅冷，更讓樂極七代和斗鵬感覺到心中有些冷。　　的確，軒轅那種說話的語氣和那藐視一切的氣概，使他與身俱來的霸氣更為突出，比之樂極七代更讓人心顫。　　“我絕對不會說的，除非你勝了我！”樂極七代神情冷漠地道。　　“好，很好……”說到第二個“好”之時，軒轅已如幽靈般晃到了樂極七代的正前方。　　樂極七代微訝，軒轅只踢出一隻腳，但這隻腳似乎封閉了整片天空，堵塞了一面空間，使得他眼前光亮盡黯。是以他出刀，一柄狀如新月銀亮的彎刀。　　軒轅認識，這正是渠瘦殺手們所用的兵刃，只是此刻換到了樂極七代的手上。　　“當……”彎刀斬中軒轅擊出的那隻腳底，竟發出一聲金鐵交鳴聲，這讓樂極七代吃了一驚，但他在吃驚的同時，發現了一片白光閃過，軒轅的另一隻腳也以無可挑剔的速度踢至，無論是角度還是力度，都拿捏得讓人吃驚。　　樂極七代不得不退，但在他一退之時，方發現軒轅攻擊的用意並不是他的身子，而是他的兵刃。　　“砰……”軒轅的腳掌重重地砸在地面之上，一塊青石裂成八塊，然後軒轅便如擎天之柱般挺立在與樂極七代相距五丈之地。　　樂極七代並沒有退遠，並非他不想，而是因為他突然發現新月彎刀竟被軒轅踏在地上。　　斗鵬也感到無比的驚訝，他在突然間才發現新月彎刀之下竟有一根細而透明的絲線。絲線的一端自軒轅腳下的新月彎刀上延伸而出，另一頭卻纏在樂極七代的手腕。　　樂極七代的臉色變了，軒轅卻笑了，一切都沒有逃出他的意料之外。　　“你是如何知道這個秘密的？”樂極七代臉色陰冷地問道。　　“世上之事，並沒有絕對的秘密，你忘了曾經有八名渠瘦殺手死在我的手下！”軒轅神色間湧起一陣冷冷的殺意，事實上也正是如此，若是軒轅不曾與那八名渠瘦殺手交手的話，他絕不會在一時半刻發現彎刀的秘密所在。而眼下軒轅的一切便是專為彎刀而設下的攻擊步驟，樂極七代果然中計。　　樂極七代的功力並不是軒轅想象的那般已達絕頂之境，就算高也不會高出軒轅多少，剛才極樂神箭的超霸威力，大概是因為極樂弓的原因。軒轅真難想象世上竟有這般絕世好弓，或許正如樂極七代所說，是神器。但神族十大神器又是怎麼回事？其它的神器又是什麼東西呢？神器有何神妙之處？軒轅並沒有心思去細想這些，因為樂極七代已經運功拉扯那根絲線，竟欲重新奪回新月彎刀。　　軒轅露出一絲詭異的笑容，如果說樂極七代欲從他的腳下奪加新月彎刀，那幾乎是不可能的。軒轅相信，就算功力比他高出兩倍的敵人，也休想在這種情況下奪回新月彎刀。只要這些人想到軒轅的武功是自瀑布之中練出來的，他們便不會奇怪這之間的原因了。想象瀑布的衝擊力何等強大，但依然無法將軒轅衝動半分，可見軒轅下盤之穩確已達到了天下武人罕見的地步，下盤力道之強更是超乎普通人的想象之外。　　“別白費心機了！”軒轅一聲輕嘯，右腳踏緊新月彎刀，左腳勾出，竟將那絲繩纏在足踝的皮靴上。　　樂極七代心中微驚之時，軒轅的身子已如一陣風般，借對方強拉之力，直撞向其面門。　　虛空中一時之間被腿影布得密密麻麻，強霸的勁風犹如奔雷疾雨一般破空。　　樂極七代似乎沒有想到軒轅如此狡猾，更如此刁鑽。在軒轅腳下一緊一松的同時，他幾乎一時之間站不穩腳，而此時軒轅的腳已鋪天蓋地席捲而至，他無法可想，惟有出拳。　　“砰砰砰……”樂極七代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擊出了多少拳，但在軒轅腳影消散的當兒，他突然覺得自己胸口一涼，然後他與軒轅同時被震得向兩個方向墜落。　　“噗噗……”軒轅也連退兩步方始立穩足，但依然與樂極七代相距五丈，因為他腳上仍纏着那柄新月彎刀。　　樂極七代的臉色難看之極，他的胸口竟出現一道長約四寸的刀口，鮮血湍湍外流，使得他幾疑置身於夢中。這是他自己的刀傷了自己，只憾到臉上一陣火辣辣的發燙。他的確有些慚愧，竟然輸了軒轅一招，輸給了一個雙手都被廢了的對手。　　當然，這不能全然算輸，但對於樂極七代這樣一個極度自負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恥辱，雖然他最精擅的是弓箭，但身為極樂弓與極樂神箭的主人，便使他不能再丟這個臉了。　　“如果你告訴我，我的同伴究竟被帶到了哪裡，你還有機會。”軒捷充滿壓迫氣勢地道。　　“哼，你以為這就已經勝了我嗎？未免也太小看我了。”樂極七代冷哼道。　　“哦，如果真是這樣，這是你的悲哀，就算你想擺弄弓箭也不會有機會了。”軒轅自信無比，不屑地道，目光之中更透出冷厲之極的殺機，渾身升起的殺氣更濃，使人似乎可以感覺到那股無形之火燃燒得更旺、更凶、更猛、更熾烈。　　斗鵬的眸子里閃過了一絲難得的尊敬和崇慕，他無法想象，像軒轅這樣一個雙手被廢的人，還會擁有如此強霸的鬥志，仍會擁有如此讓人心寒的自信。他真的有些看不懂軒轅這個人了，或許這個人天生便是戰神，或許正如軒轅所說，殺人者用任何東西都可以殺人，何須用手？只是讓人難以想象，軒轅竟能夠將腳也練至如此無可挑剔的境界。如此一個人，又有什麼理由不讓人害怕，不讓人心驚呢？　　斗鵬是一個戰士，戰士欣賞的便是勇武無畏，欣賞的便是一往無回的鬥志，欣賞的便是那種戰死不降的豪氣。所以，他欣賞軒轅，崇慕軒轅，而在此刻，他也有了自己新的目標，新的認知，不過這一刻，他仍只是好好地觀看兩大高手別開生面的交手，這將是他畢生難忘的一戰。　　樂極七代竟然松下纏在腕間的絲繩，他不想再受軒轅腳上所纏的新月彎刀之牽絆，只有在自由的空間里，他才能夠盡情地發揮出他的武功。　　軒轅並沒有阻止樂極七代的行動，只是冷冷地望着樂極七代，臉上閃過一絲極為悠然的神彩。或許，他根本就不在意樂極七代是否改變戰略。　　“很好，既然你不要這柄刀，我也便廢了它！”　　軒轅腳下一運力，新月彎刀竟碎裂成數十塊大小不等、形狀不一的碎片。　　樂極七代的臉色微變之際，那數十塊碎片竟如光雨一般灑了過來，沒頭沒腦地封住了他身前所有的方位。　　軒轅的腳並不比手遜色多少，在他左腳斜抹而出之時，他的身子犹如踏在一陣幽風之上，向樂極七代旋飛而至。　　樂極七代冷哼一聲，雙掌狂出，洶湧如潮的勁氣激得那飛的刀片四處亂舞。畢竟，他也是一代高手。　　樂極七代掃飛了刀片，但他卻無法掃開軒轅的腿。　　軒轅的腿影重重，竟是花猛最為拿手的攻擊招式。在有邑族中，對於腿法，要數花猛最為精絕，便連軒轅也不得不佩服，而此刻軒轅的腿法正是得自花猛招式間的明悟。　　“砰……”樂極七代躲過軒轅如狂風般踢至的三十六腿，但在第三十七腿之時，他不得不揮拳相擋，他已經不可能再能躲得開軒轅第三十七腿的攻勢。　　“呀……”樂極七代一聲慘哼，他再次飛退，也不得不退。　　軒轅立穩身子，並沒有追擊，以單足點地，成一個極為瀟洒利落的金雞獨立式，半帶揶揄地望着樂極七代。　　“你卑鄙！”樂極七代怒吼道，臉色氣得鐵青。　　不過，他的指頭在滴血。他的確沒有想到軒轅竟會如此奸滑，居然在靴底暗藏了一片刀鋒，在他不得不出拳阻止軒轅瘋狂的攻勢之時，便剛好墜入了軒轅的詭計之中。是以，樂極七代的手指險些被刀鋒割斷，怎叫他不怒？　　“這個世上並沒有卑鄙不卑鄙的概念，我的目的，只是要將你擊倒，至於其他的一切只是在這個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步驟。生死交鋒本就是無所不用其極，何況，我只是用你的刀傷你，你有何話可說？”　　“你！”樂極七代的確不知道該再說些什麼，事實上也正如軒轅所說，此刻他們之間已經不再只是單純的比斗，而是生死相見，在生與死之間，卑鄙又是什麼東西？所有的目的只是為了生存，所有的一切都是為達到目的，的確是已經沒有必要強調該用何種手段了。　　在武功招式上，樂極七代的確比軒轅欠缺了許多，他所專長的只是箭招，但軒轅卻是博百家之長，無論是拳、腳還是各種兵刃，他都有着極深的了解，甚至能將之融會貫通，而獨成一派，也使得他的攻擊顯得詭變百出，讓人無從捉摸。樂極七代也顯得莫可耐何，不僅僅是因為的招式大過詭異，更因為其速度快得讓人心驚。

# 第二章 實戰經驗

　　軒轅抖了抖腳踝，那片被吸在腳底的刀片悠然墜落在地上，然後才淡淡地笑了笑道：“我說過，殺人並不需要用手，手只是殺人工具中的一種。任何對付我軒轅的人，都要付出代價。我希望你還是老實地講出我的同伴在哪裡吧。”　　樂極七代已經沒有了最初的悠閑和傲氣，而是變得激怒，甚至有些失去控制，像是一頭受傷了的野獸，不可理喻地吼道：“你休想，就算你能勝過我，依然逃不過一死！”　　“就算是這樣，那也只是將來，而在未知的時間里，誰能夠主宰將來還得憑實力，你的話只能權當笑料！”軒轅說到最後，神色變得冷厲異常，殺機再起。　　樂極七代動了一下，他想取弓，但軒轅的速度更快，更絕。　　他們之間的距離並不是很遠，軒轅絕對不會留給樂極七代太多的自由空間。一切，都在軒轅能夠控制的距離之中。軒轅保持了一種隨時都可以發起進攻的勢態，便是樂極七代也奈他不何。因為軒轅的速度實在太快，這便是神風訣帶給軒轅的最大好處。　　雖然軒轅的神風訣猶未能夠達到滿蒼夷或者恭弘=叶 恭弘皇的境界，便在速度的比拼之上，絕不會比樂極七代遜色。　　樂極七代沒有辦法，只得揮拳相迎，他便是想摘下肩頭極樂弓的機會都沒有。這對於他來說，的確是一種悲哀，本來，他在功力之上仍佔有優勢，可是他卻敗在自己的兵刃之下，也就一而再地受傷，但他卻不得不佩服軒轅的詭變，這其實也是一種經驗，交手的經驗。只有在實戰之中，才能夠使人對任何環境的適應，才能夠讓人的反應速度提升到更高的境界，而軒轅已經做到了將外界的所有事物加以利用，這正是一種實戰經驗達到純熟圓通的表現。　　當然，這一切也與天賦有關，一個人的天賦也會決定一件事物的發展，軒轅不可否認是天賦極高的人。　　讓樂極七代心驚的還有軒轅靴底那硬鱗般的東西，那正是堅逾金鋼的羅羅獸鱗，而此刻卻也成了一種攻擊的利器。　　“哧……”軒轅這次竟然也估計失誤，樂極七代伸手去拿肩上的大弓只是一種誘敵之計，他根本就是作為一種虛掩的架式，真正的意圖卻是袖間的一支短箭。　　軒轅慘哼一聲倒翻而出，他沒能躲開這支自他兩腿之間全憑腕勁發出的袖箭，竟然射入了他的胸膛。　　斗鵬反應過來之時，軒轅已經沉重地墜在地上。　　樂極七代根本就不讓軒轅有半點喘息的機會，他本就不相信軒轅仍能有什麼反抗之力，但對於這樣一個頑強而可怕的對手，他必須做到趕盡殺絕，是以他揮弓向軒轅猛撲而下。　　極樂弓背伸出的碧綠彎角本就是鋒利之極的利刃，樂極七代並不會再射出第五支勁箭，但卻並不介意以極樂弓送人登上極樂世界。　　斗鵬想阻止都已是不可能，他根本就來不及，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他甚至還沒有看清軒轅是如何受傷，又是如何跌倒在地。他不敢想象，一個沒有任何輔助的人，是如何自地上彈起再避過樂極七代這絕命的一擊。　　軒轅在慘哼之聲剛息之時，又突地發出一聲悶吼，胸口被射中的短箭竟自動彈出，帶着一蓬血雨，然後，樂極七代發現自己的沉重一擊落空。　　的確，樂極七代的極樂弓刺空，而在此時，他卻發現了軒轅的一隻腳準確無比地穿入了弓背與弓弦之間。　　樂極七代出腳，但軒轅整個身子已經彈起，全憑肩頭撐地。　　“砰砰……”軒轅和樂極七代同時中招。　　軒轅的腳踢在樂極七代的下頜，而樂極七代的腳踢在軒轅的背部，兩人同時噴洒出一口鮮血，更同時向相反的方向跌出。　　軒轅重重落地，但他卻將樂極七代手中的極樂弓給絆了過來，這一切的代價雖然慘重了一些，但卻也並非不值，至少樂極七代也同樣受到沉重的一擊。　　樂極七代的下巴幾乎被一腳給踢碎，沉重的打擊，使得他的頭腦一片昏沉，舌尖更被牙齒咬破。軒轅居然這樣出腳，的確是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一時之間竟然被軒轅惜力將極樂弓給奪走了。　　軒轅那一腳之所以穿過弓箭，便是想纏住極樂弓，使得樂極七代再失利器。不過，他也低估了樂極七代的狡猾，居然在袖間再藏短箭，把他殺得個措手不及。但軒轅也以極快的速度後退，以減少與袖箭接觸之時的壓力，也幸虧他見機得早，意識果斷，否則只怕結果難以預料，很可能就會出現一擊喪命的悲慘局面。　　軒轅勉強撐起身子，一個踉蹌，但卻又堅定地立穩。　　“軒轅，你怎麼樣了？”斗鵬忙趕上來相扶。　　軒轅也不想去擦拭嘴角的血絲，只是冷峻而苦澀地笑了笑，道：“我沒事，請你不要插手我與他之間的事！”　　“可是……”　　“這張弓就先放在你這裏了。”軒轅打斷了斗鵬的話，遞過極樂弓，淡漠地道。　　斗鵬一呆，望瞭望接在手中的那張不知是何質地製成的極樂弓，心中湧出一種莫名的感觸。　　樂極七代滿口是血，在他伸手一抹之際，滿臉也都塗上了血污。雖然並沒有受到很嚴重的內傷，但形象看上去比軒轅還要狼狽不堪，而且鬥志也幾乎在剎那間變得極為薄弱。　　軒轅卻與樂極七代剛剛相反，越傷鬥志越高昂，倒像是一個打不死打不怕的戰神，遇強越強，渾身依然散發著犹如烈焰一般的殺氣，更緩步向樂極七代無畏地逼去。每一步與地面相觸之時，都發出一種扣人心弦的異響，便像是自心間踏過，而且讓人心跳無法不應着軒轅腳步的節拍顫動。　　這簡直便像是一陣魔音，與那雄渾冷烈的殺氣相輔相成，產生了一種不真實但卻讓人感到沉鬱的壓力。　　樂極七代的眸子之中閃過一絲深沉的懼意，面對軒轅那有些瘋狂的戰意，他竟有種不寒而栗之感，也忍不住向後退了幾步，或許是無法抗拒軒轅身上所散發出來的霸殺之氣，此刻他似乎已經忘了自己也曾不可一世過，只是，他的目光不住地掃視着斗鵬手中的極樂神弓，似乎丟掉極樂弓對他極為心有不甘。但此刻，他卻沒有勇氣再去面對軒轅將要發出的攻擊。　　“我會記得今日的一切，你等着吧，我很快便會回來！”樂極七代說話間，身子向後飛退。　　“想走？”斗鵬橫掠而追。　　“轟……”樂極七代袖間一抖，竟有一顆雞蛋大小的黑球在地面之上爆開，立刻散發出一幕黑霧，而他便消失在這一片黑霧之中。　　軒轅沒有動，他並沒有追，只是靜靜地立着，望着那擴散的黑霧，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咳，咳……”斗鵬被嗆得一陣咳嗽，慌忙退了回來，但卻發現軒轅半跪在地，臉色蒼白之極。　　“軒轅，你怎麼了？”斗鵬驚呼道。　　“走，快離開這裏！”軒轅有些虛弱地道。　　“好，你要去哪裡？我帶你去！”斗鵬將極樂弓向肩頭一掛，關心而急切地問道。　　軒轅不由得苦苦一笑，澀然道：“我不知道，哪裡都行。”　　斗鵬一愣，立刻明白軒轅話中的意思，也禁不住一陣心酸。　　※※※　　斗鵬並沒有等到長老柳相生諸人回來，他也不知道柳相生諸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因為他不敢離開軒轅太遠。　　軒轅的傷勢比想象的還要嚴重，樂極七代那一腳幾乎將他的脊骨給踢碎，而且使得內俯受了極重的創傷，支持軒轅的只是一股不息的鬥志。如果樂極七代不是已經在氣勢上和鬥志上徹底地輸了，只怕這次軒轅和斗鵬都是在劫難逃了。　　樂極七代的功力之高確實要比軒轅稍勝半籌，只是一開始他便被軒轅的身法和速度給震住了，而不得不大耗心神地射出極樂神箭，而在射出極樂神箭之前的對峙使得樂極七代比軒轅所耗的功力更甚，以至於到最後的交手之時，他的功力根本就占不到任何的優勢，而在後來交手之時，一開始便輕視了軒轅的攻擊力，這便使得樂極七代連連失招，銳氣盡失。　　正如軒轅所說，任何小視他的人，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樂極七代便是樂極生悲的例子。不過，軒轅雖然是受了重傷，但還是讓樂極七代損失了神器極樂弓，也算是傷得不虧。如果樂極七代沒了極樂弓，也便像是老虎沒了爪與牙。如此一張神弓的威力的確是驚人之極，以普通的箭羽射出也可洞牆穿樹，的確是讓人心驚。　　樂極七代射出的四支勁箭只有最後一支是極樂神箭，如果一開始便是極樂神箭的話，軒轅只怕已經不能活着離開了，這一點讓軒轅深深地感受到渠瘦殺手們的可怕，使他完全無法知道對方的深淺。單以樂極七代的可怕便不會比帝十和帝恨諸人遜色，還不知道渠瘦族究竟有多少像樂極七代這樣的高手。　　斗鵬依然未曾等到柳相生諸人的迴轉，已經過去了兩個多時辰，天也快黑了。不過，他並沒有等空，只是他等到的卻是一個最不願意在這個時候看到的人――帝恨！　　帝恨竟在突然之間出現在斗鵬的視線之中，更悠閑而沉穩地向斗鵬走來，濃烈的殺機已經穿越兩人之間的空間鎖住了斗鵬。　　斗鵬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似乎已經嗅到了殺意的冰寒和濃烈，甚至已嗅到了血腥的味道。　　是的，那是血腥的味道。斗鵬的目光不由落在帝恨手中的一個濕涅的布包之上，他認出了那布包是以衣服裹成的，而且是丘武的衣服，那濃濃的血腥味正是自衣服之中傳來。　　斗鵬心頭在發涼，在悲痛，在燃燒，那是一團洶湧的怒火，是一股無名的感觸牽動了他全身的每一個細胞，他已經猜到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仍希望自已猜錯了，這是人性的矛盾所在。其實斗鵬也不是一個習慣正視悲哀的人，當然，他絕不會忽視帝恨，絕對不會忘了軒轅的存在。是以，他做出了今生之中惟一的一次有違戰士精神的決定――撤走！帶着軒轅撤走！　　帝恨當然是早已經發現了斗鵬，也發現了斗鵬快速縮回去的腳步。只是，他依然緩步而行，不急不躁，悠閑得犹如閑庭信步。　　“嗖……”帝恨倏地停步、閃身！一支勁箭以讓他吃驚的速度擦過他的身邊，連箭尾一起沒入土築的厚牆之中。　　帝恨的臉色微變，如此霸烈而強猛的一箭的確足以讓任何人心驚，帝恨沒有再向軒轅所在的那間屋於逼近，他知道軒轅就在其中，而且斗鵬也在其中，可是這一箭是誰射出的？怎會有如此可怕的力道？　　帝恨無法看清屋內的境況，但卻知道這支勁箭是來自那間小屋，他不相信斗鵬有這般深厚的功力。難道是軒轅的傷勢已恢復？而自這支箭沒入牆中的深度來看，此人的功力比之軒轅甚至也有過之而無不及。　　“嗖……”這一箭更快，帝恨幾乎來不及射閃，只得傾力出矛。　　“噗……”箭爆成碎末，只有幾分羽毛猶未散盡，帝恨竟然被震得倒退了一步，手心有些發麻。　　帝恨再驚，這次他倒是真的嘗到這箭勢的霸道，一時之間他竟疑神疑鬼起來。　　的確，帝恨之來，便是要擊殺軒轅，若是此刻屋內有一個比軒轅更可怕的高手，那他今次只怕難以完成任務了。不僅如此，甚至會再次受挫。事實上，他今天早晨在郊外所受的傷並沒有完全恢復，此刻他實不想再拿自己的生命去賭。　　“吁……噓……”帝恨嗟嘴輕嘯，自四面的小路上迅速出現了一群黑衣人，為數竟多達十二人。　　斗鵬心頭髮涼，這張極樂弓的威力雖然強霸無比，但他卻並不能將之運用自如。以他的力量也不能夠連續拉滿這張沉重而奇異的大弓，剛才勉力將極樂弓拉滿兩次，手臂仍有些顫抖，他此刻也明白了樂極七代方才只發四箭，那是因為使用這張神弓實在是太耗勁力。每一拉弦，至少也要千斤之力，豈是每個人都能夠靈活使用的？　　斗鵬本見帝恨臉色數變，不敢再隨便踏前，還以為被嚇住了，誰知道卻喚來這麼多渠瘦殺手，這群根本就不畏生死的魔族之人的兇殘之處讓人心驚，他在沒有極樂弓相助之下，豈能阻止這群人的入內？而軒轅此刻根本就不能行動。　　當然，如果軒轅此刻不是在運功的緊要關頭，斗鵬根本就不用死守在這小屋之中，而是帶着軒轅趕快離開此地了。不過，如果是那樣的話，他可能會很快遭遇渠瘦殺手。　　“我不希望看到他們活着離開此地！”帝恨那冷漠無情的聲音清晰地傳入斗鵬的耳中。　　“我們明白！”那群渠瘦殺手沉聲應道。　　斗鵬一咬牙，再次拼力拉滿弓弦。　　“嗖……”那群渠瘦殺手剛準備散開，這一箭便已瘋狂而至。　　“當……”其中一名殺手在來不及躲閃的情況下出刀，準確無比地斬中了那支勁箭。　　“呀……”那人還沒來得及歡喜，手中的圓月彎刀已經碎裂，不僅如此，這一箭更釘入他的胸膛，衝力未竭之下將這名殺手的軀體撞得倒跌出丈多遠，最終撞到另一名殺手的身上。　　鮮血狂濺之下，那名中箭的殺手很快便斷氣身亡。　　渠瘦殺手們也給震住了，幾乎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　　帝恨似乎早就知道屋內藏着這樣一招，但是他自身所感的與眼下所造成的震撼又有些不可同日而語，這一箭碎刀、殺人，的確是神力驚人，便是他這身經百戰的高手也不免心寒。帝恨自然不知道，這一箭幾乎讓斗鵬為之虛脫。　　斗鵬如果知道極樂弓的來歷，他應該為自己能夠拉滿三下而深感榮幸了。　　相傳這張弓便是當年天魔用以射穿天空的神弓，最後害得女媧氏鍊石補天。天下曾因這張弓而發生過一次大災，後來天魔被驅逐，這張神弓便一直存在神族聖殿之中，由盤古氏和女媧氏監管。直到後來神族分裂，在各種勢力爭鬥之下，聖殿毀於一旦，神族的十大神器便遍落天下，不知所蹤。沒有人知道極樂弓是以什麼質地所制，但其中似乎充盈着一種異樣的能量，能將普通的箭矢威力增強十倍以上。是以一向被傳為神話，列入神族十大神器第五位。　　當然，有神弓在手又能如何？斗鵬有些苦澀，此刻只怕是惟有死路一條，而且是與軒轅一起戰死。　　斗鵬並不畏死，但是他覺得如果軒轅就這樣死去了的話，那便太可惜了。當然，如果命運真要作出這種決定的話，他自是無力回天。但，他卻希望出現一個奇迹，可是能有奇迹出現嗎？這隻有“天”才知道。　　那群渠瘦殺手沒有被嚇住，他們只是存在看片刻的震駭，很快便又恢復了他們一慣的狠厲，只不過，他們更小心，分散成數路，極為小心地向小屋掩殺而至。　　斗鵬知道，隨着死神的接近，一切的一切就要開始了。

# 第三章 渠瘦殺手

　　“轟轟……轟轟……”　　帝恨眼裡閃過一絲讚賞的神彩，這群渠瘦殺手們行事手段的確夠狠，竟然將這整座土木結構的房子給擊倒，如此一來，屋內的人便再也憑藉，不得不顯形而出。　　帝恨的確是想看看到底是什麼人擁有如此功力，竟能夠射出如此霸烈的一箭。　　小屋在頃刻間坍塌，茅草四濺而飛，塵土揚起老高。　　十多名渠瘦殺手分立坍塌的廢墟周圍，心神極為緊張，這自然是剛才那神乎一箭給他們所製造的壓力，若說他們不害怕藏在這間屋子里的神秘高手，那是騙鬼。而且，軒轅的可怕他們自然不是沒有聽說過，如果這間屋於里藏着兩大高手的話，他們便不得不小心，這也是他們為何會推倒這座小屋的原因。事實上，他們誰也不敢冒這個險沖入屋內。　　廢墟之中沒有一點動靜，除了那飛揚的塵土外，就是如死一般的寂靜。其實，在他們推倒這小屋之際，便未曾聽到小屋內有何動靜，使得這一刻他們有些懷疑小屋之中是不是真的存在着人？　　等了半晌，帝恨也有些心急起來，望着那一堆雜亂不堪的土木和茅草，他又不禁後悔讓這群人這般做。當然，他絕對不是因為仁慈，而是因為如此一來，他們又要在這廢墟之中找屍骨，但也無法得知屋中之人是否早已撤走，這本是為了減少麻煩才出此下策，但是這下子反而變得更為麻煩，因為事實並沒有如帝恨所想象的那般，有高手自屋中竄出。　　“難道他們已經走了？”其中一名渠瘦殺手驚疑不定地自語道。　　“這似乎不可能。”　　“該不會就這樣被壓死在裏面吧？”　　“我們點火燒，燒掉這些草，我倒要看看這些弄神弄鬼的人還如何遁跡！”有人提議道。　　“但是這樣一來會引來君子國的人。”有人立刻提醒道。　　“給我仔細地搜查，少昊大神曾說過，這小子絕不能留在世上！”帝恨沉聲吩咐道。　　那群渠瘦殺手們相互望瞭望，雖然帝恨的命令他們可以不聽，但是少昊的命令卻是高於一切的，他們也不得不遵從。　　“嘩……”茅草之下驀地伸出一隻粗壯的手，一聲野性的怒吼暴起。　　那群渠瘦殺手們大驚，回眸之時，斗鵬形如厲鬼般破上而出，一手正抓在那個搜尋他存身之處的殺手檔部。　　那名殺手慘嚎一聲，竟被斗鵬就這樣給廢了。　　“嘩……”碎木斷磚橫飛四濺，使得人眼花繚亂。　　驀地刀光如雪，那群殺手立刻回過神來出刀。　　數十柄圓月彎刀激射而起，自不同的角度向斗鵬切到，幾欲將斗鵬切成碎片。　　這其實應是殺手們早已預料的危機，如果廢墟之下仍有敵人的話，很可能成為致命的襲擊，因此他們也在隨時準備着應付任何一擊。是以，他們能夠以最快的速度攻擊斗鵬，只是，他們擊出的這致命一擊卻落空了。　　並不是因為斗鵬有擋開這數十刀的能力，更非因為這群殺手的手下留情，而是因為刀失去了準確度。　　刀鋒失去了準頭，所有的刀鋒，因為這群殺手腳下似乎全都踏空，使得刀道失衡，自然便使得這橫飛的刀鋒變得混亂。　　帝恨吃驚，吃驚的原因並非斗鵬的出現，而是那坍塌的廢墟竟然活了過來，像是具有頑強的生命力一般收縮並向上聳起。　　“轟……”那收縮聳起的廢墟驀地炸開，一股強勁的氣流自地下衝起，犹如噴自火山口的熔岩，把踩在廢墟之上的所有人，包括斗鵬，全都拋了起來。那盤旋在虛空的彎刀，便像是在暴風雨之中迷途的蝴蝶，不知該向哪裡飛竄。更可怕的，卻是這些刀根本就不認敵友，碰上就傷，一時之間，竟讓這片廢墟沸騰了起來。　　帝恨吃驚，他感受到了來自廢墟的殺機，強大到莫可匹御的殺札他知道，廢墟之中的高手在蘇醒，在奮起，但這位高手是誰？　　不管這位高手是誰，他知道，此刻是他出手之時了，他絕不能夠讓軒轅活着離開此地，否則的話，他再也找不到更有利的機會。　　廢墟之中破塵而出的是一道虛幻朦朧的影子，融於塵土中，犹如一片茫然的霧氣。　　“鏘鏘……”一串清脆而混亂的爆響之中，夾雜着一片凄厲的慘叫，有一團鴻蒙青影在霧氣中流動、穿行，更若游過的神龍。　　帝恨強攻而上，卻也被那四射而出的塵土、雜草、斷木給弄得眼下一片迷糊。　　斗鵬同樣心驚，他甚至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他自然也與那群殺手們一樣，身不由己地飛跌而出，更感到一股凜烈的劍氣在他的身邊呼嘯而過。　　“砰砰砰……”一陣重物墜地之聲后，那道虛幻朦朧的影子竟與帝恨錯身而過，穿出了這紛亂沸騰的狂亂空間。　　是軒轅，拖着斗鵬，他有些虛脫地拄劍而跪，距那廢墟約五丈開外。　　他不能不出手，但出手之後又是另一種殘酷，現實或許更殘酷，不過，至少他殺了個夠本。　　渠瘦殺手們紛紛自廢墟之上掠出，但卻只剩下六個活人，加上帝恨一共七人。　　斗鵬深深地明白軒轅此舉的無奈，但他還能說什麼呢？其實軒轅可以不這麼快出來，那樣說不定再等片刻他便可獨自脫險，但是這一刻，軒轅卻在根本就未曾養好傷的情況之下出手，斗鵬自然知道是因對方不想他就此命喪。　　“你走！”軒轅的語氣之中有着一股不可違抗的氣勢，雖然此刻沒有人知道軒轅具體傷勢如何，但肯定是受傷不輕。　　斗鵬一怔，雖然他聽出了軒轅話中斬釘截鐵、不可違抗的意思，但是，他能夠一走了之嗎？他能夠獨活於世嗎？他做不到！　　也許，軒轅說此話的確有他的道理，與其兩人白白死去，倒不如留下一個活着，何必要讓生命去浪費呢？斗鵬不是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事實之上，道理誰都懂，只是真正地做起來，卻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走啊！”軒轅催促道，但他的目光只是冷冷地與帝恨對視，更斜掃向那僅存的六名渠瘦殺手，表情僵硬如鐵，眼神之中更不透露任何感情。　　斗鵬猶豫了一下，但很堅決地道：“要死大家一起死！”“你們誰也別想活着離開，想不到一個小小的青丘國也敢跟我們作對，我誓要將整個青丘國夷為平地！”帝恨殺機如狂地道。　　帝恨的殺心很堅決，他絕不想再錯過誅殺軒轅的機會，這個對手太過可怕，總會有着出人意料的表現，一出手竟能擊殺五名渠瘦殺手，單憑這份驚世駭俗的殺傷力，便不能不讓人心驚。　　只要軒轅活着，對他的對手而言就永遠是一個強大的威脅，這個威脅讓帝恨感到越來越清晰。數月前，軒轅的武功根本就不能對帝恨構成威脅，雖然那次帝恨中了軒轅的詭計而大受折辱，卻沒有挫傷帝恨的信心。因為他自信如果有下一次的話，他絕對不會再給軒轅任何機會。可是，數月不見，軒轅似乎已變了一個人似的，使他再也無法捉摸，無法猜透，無法不感到深深的威脅。　　此刻的軒轅已經不需要憑藉詭計，他自身就是一種深沉的威脅，帝恨很難想象，一個人在短短的幾個月間，竟能夠有着如此大的變化，有着如此可怕的長進。而且，事情還不僅於此，軒轅似乎每天都在進步。所以，帝恨沒有理由不早一點殺死軒轅。　　帝恨當然也接收到九黎族中的傳信，若是能夠將軒轅生擒，那是最好。而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帝恨壓根兒就未曾考慮這些。這不僅是因軒轅是個絕不屈服的人，單隻帝恨對軒轅的仇恨，也會讓帝恨絲毫不去考慮活捉軒轅的打算。　　軒轅並沒有再說什麼，他知道再說什麼話都是多餘的，斗鵬是絕對不會棄他而去的。是以，他也不想出聲，死，並不可怕，就怕死得沒有半點氣節，死了還要受人辱罵。其實，背負着良心上的不安而活反而比死亡更難受，這並不是虛妄之言。是以，軒轅不再作任何錶示，他只是在靜靜地等待最後一擊，哪怕是死，他也要讓對方多受一些損失，這是他一慣的原則――誰想傷我，我便要讓之付出代價，對任何人都是一樣！　　“哼，想作困獸之斗？不過，我告訴你，你沒有機會的！”帝恨看出了軒轅的意圖，不由得冷然道，同時也撤下背後的小弩。　　軒轅的臉色微變，他似乎沒有想到帝恨如此奸詐，竟然不給他近身相搏的機會。這樣一來，軒轅便等於根本就不可能再發什麼威了。　　斗鵬橫身擋在軒轅的身前，掩護着軒轅緩緩後退。　　六名渠瘦殺手也各自掏出了如弓弩一般的東西，全都裝上八寸長短的小矢，矢頭閃着藍汪汪的幽光，顯然是淬有劇毒。　　“你居然能夠殺死我如此多的兄弟，也應該感到驕傲了，亦該死而瞑目了！”一名渠瘦殺手陰狠地道，他對軒轅也存在着極大的畏怯心理，既然帝恨如此做，他們又何樂而不為呢？　　軒轅心中暗嘆，在這麼近的距離中，以己一副受傷之軀，又如何能擋住強弩的攻擊呢？其實，他並不知道這小小的弓弩威力究竟如何，他也還是第一次見到這八寸長的箭矢之物，就像他曾經用的吹管一般。　　不過，他的直覺告訴自己，這東西的威力絕對是驚人之極，否則的話，像帝恨這般高手，絕不會帶一件無聊的東西。看來，他惟有死路一條了。　　斗鵬的心揪得極緊，手心滲出了汗水，因為帝恨諸人已經將那小弩抬平，箭頭正對準了他和軒轅。只要鬆開后弦便可以讓箭矢射出，而這自然只是頃刻間的事。所以斗鵬的心越綳越緊。　　帝恨露出一絲殘酷陰冷的笑，但他卻在陡然之間，發現軒轅的眸子里閃過一絲奇異的神彩，他猶未能明白是怎麼回事之時，便聽得四周一陣疾弦的囂響。　　“嗖嗖……”之聲中，滿天箭雨破空而至。　　“呀……”那六名渠瘦殺手剛剛回過神來，便已被數十支利箭射成刺蝟。　　帝恨大驚之下，射出了手中的弩箭，同時身子翻滾而出。　　“當……”斗鵬費盡全力終於斬落了這支在帝恨忙亂之中射出的羽箭，他也被眼前的變故弄得糊塗了。　　“駱長老，軒轅乃是聖王所需要的人，從今以後，任何在君子國想殺他的人，都是君子國的敵人！”帝恨剛剛回過神來，便聽到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他不由得愣住了。　　“不得對駱長老無禮！”一個威嚴但卻輕快的聲音傳了過來。　　帝恨的臉色極為難看，他自然認出了來者是何人。　　軒轅也忍不住心喜，他知道至少此刻他的大難已經過去。來者竟是剛別過不久的尤揚，在尤揚的身邊，竟有五六十名弓箭手，每人的箭尖都對準帝恨，大有一觸即發，要將帝恨射成刺蝟之舉。　　帝恨不敢動，他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不明白尤揚怎會突然出現還幫助軒轅，但他卻清晰地感應到如果他敢亂來的話，尤揚將不惜殺死他。是以，他不敢動。　　“你們這是干什麼？”帝恨臉色鐵青地道。　　“渠瘦人從來都是我君子國之敵，如果駱長老也不明白的話，我就來仔細地解釋一下。”尤揚身邊的一位老者憤然道。　　帝恨啞然，他知道這老者乃是尤揚手下兩大戰將之一的尤冷，當然也明白渠瘦人與君子國的敵對關係。如果此刻尤揚要殺他，然後隨便加個罪名並不是件難事。是以，他只能啞然以對。　　斗鵬緊張的心情稍松，至少，君子國之中的人現身便使這之間的氣氛得到了緩衝，而且，君子國人一出手便為他消除了六名對手，這對於他來說，不能說不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　　尤揚向軒轅望了一眼，見軒轅已經喘息着站了起來，但神情似乎極為狼狽，甚至嘴角邊猶掛着一絲血水，兩肩之上也被血染紅。　　軒轅的肩頭本就被極樂神箭所傷，剛才勉強用力，又再次使傷口迸裂開來，雖然他的體質特異，卻也難以承受這般的折騰，他的確已是傷疲不堪。　　“對了，駱長老不是要出城回去嗎？怎麼仍在城裡？是不是身邊的護衛不夠？那我便讓一干兄弟送駱長老回去好了。”尤揚突然道。　　“有勞尤長老費心了，我只是突然覺得有一點小事猶未能辦妥，這才返回城中，此刻既然尤長老代我處理了，我也就可以安心地回去了。”帝恨並不敢有太多的情緒，乾笑了一聲道。　　“如此甚好，那就恕我不送了。”尤揚淡然一笑，又向身邊之人吩咐道：“去將軒轅公子扶過來，我們也該走了。”　　帝恨心中恨極，但他卻無能為力，這是在君子國的地盤，而且只要他稍有動作，便立刻會成為數十支勁箭的攻擊目標。此刻他又不是與軒轅站在同一條陣線上，否則的話，他或多或少還有點依憑。只是帝恨卻很難明白軒轅怎會如此神通廣大，連尤揚也幫着他，帝恨更不明白，何時軒轅已與君子國連成一氣？　　但眼前的事讓他不得不認栽，是以，他狠狠地瞪了軒轅一眼，但卻發現軒轅似笑非笑地望着他，眼神之中，更有一絲揶揄之色。　　“長老，下次再見！”軒轅輕輕地抹去嘴角的血跡，向帝恨意味深長地道了一聲，然後才在斗鵬的扶持下向尤揚行去。　　“謝謝長老及時相救！”軒轅感激地道。　　“你先不要謝得這麼快，也許，我並不是真的救了你，只是將你從一個火坑拉到了另外一個火坑中而已。”尤揚淡然道。　　“哦。”軒轅微感意外地反問道：“在我們之間似乎並無甚利益衝突吧？”　　“或許沒有，或許有，但你能告訴我你來君子國不是為了即將開花的薰華草嗎？”尤揚淡淡地不帶任何感情地反問道。　　軒轅一呆，不由自顧自地笑了笑，道：“你認為我有這個能力奪得薰華草嗎？”　　“任何小看你的人，都會吃虧上當的，我不想去做這樣的估計，但我卻知道絕對不能對你松神！”說到這裏，尤揚也不由得笑了，軒轅亦坦然地笑了笑，有些不置可否之感。　　“謝謝你這麼看得起我，但願我能照你說的那麼有能耐……”　　“也許，你比我想象的更有能耐，竟然能夠擊敗樂極七代那大魔頭，甚至讓渠瘦殺手們也鎩羽而歸。　　以你的武功，在我們君子國之中也不多見。是以，任何小看你的人都會吃虧的，這隻是實話實說而已。”尤揚打斷軒轅的話，淡淡地道。　　“你都看到了？”軒轅一驚，若是尤揚未看到他與樂極七代交手，又怎知自己打敗了樂極七代？　　“在君子國之中，並沒有多少事情可以真正地瞞過我們的耳目，何況這正是草木皆兵的時期。”尤揚自信地道。　　軒轅不由得啞然，半晌才問道：“那你要帶我去哪裡？”　　“養傷！”尤揚並不含糊地道。　　斗鵬心頭再松一口氣，但此刻尤揚卻下令道：“請你們帶這位朋友去別院休息！”　　軒轅微感意外，卻也無可奈何，此刻只能是聽憑尤揚的安排了。　　※※※　　軒轅居然是住在君子宮之中，一個偏僻的角落。　　不過，軒轅絕沒有半絲欣喜之意，正如尤揚所說，他可能只是由一個火坑跳到另一個火坑，因為在他的住處之外，竟被按下了幾處哨口，名為保護，實為監視。　　軒轅不明白尤揚為什麼要這樣做，不過，他暫時沒有必要去想大多，因為他的傷仍很嚴重，就算是有什麼打算，也只能等到傷勢全好之後才能真的有所行動。　　當然，軒轅不急，至少，尤揚為他準備了極為豐盛的晚餐，甚至還有美酒。這讓他並不是很鬱悶，惟一的擔心便是�燕的下落，他根本就不知道�燕被渠瘦人帶到哪裡去了。不過，他絕對不敢輕忽渠瘦人的存在，他也不知道渠瘦族中究竟有多少如同樂極七代這般的高手，或者更可怕的人物。不過，他卻明白，在君子國之中處處藏着兇險，包括九黎族的高手。到目前為止，九黎族的厲害人物尚只出現了一個帝恨而已。他隱隱感覺到，在君子國中，九黎族高手除帝恨之外，定有更厲害的人物存在。否則的話，帝恨也不敢如此大膽地撤出君子國，獨留那妖女一人在君子宮中。　　此刻已過子夜，軒轅並沒有睡太久，也許只是打個盹便醒了過來。不過，自夜空之中的月亮來看，應該是已過了子夜，四周空寂，似乎有些百無聊賴。　　軒轅很享受這種靜寂，似乎又回到了從前獨自坐於姬水河畔，坐於神山天台之上，或是在神潭邊看那數股飛泉，那種感覺是多麼的清幽。　　望着天空那閃爍的繁星和皓月，軒轅從來都沒有這一刻如此想念自己的親人、族人，包括姬水河畔的一草一木，一切的一切都是那麼熟悉，那麼讓人留戀。　　“黑豆他們還好嗎？啞叔和朱嬸呢？雁菲菲呢？他們也在想我嗎？也會懷念我嗎？他們是否都當我已經死了呢……”軒轅雙目痴痴地盯着天空中半圓之月，嗅着那淡淡的香草味，心神一下子飛越到數千里之外的家鄉去了。　　是啊，家鄉的一切都是那麼美，他此刻竟不再想跟蛟龍鬥氣了，也不再惱恨蛟夢，對蛟幽亦多了一絲歉疚之意。是的，如果不是他刻意要安排陷害地祭司的計劃，蛟幽也就不會死了。可是蛟幽畢竟是死了，這是他心中永遠的痛！

# 第四章 聖王初現

　　生命，總如過眼雲煙，一晃便是一年了，又接近姬水河神的天祭日了，真快！一切便像是發生在昨天，這個世界真奇妙。　　細想這一年之中所發生的一切，便恍如做了一場難醒的夢。抑或，一年前的自己真的已經死了，此刻只是得到了一次重生而已，這就是那不可捉摸的命運。如果說，每顆星星代表着一個生命逝后的靈魂，那自己又究竟是哪顆星辰？究竟要如何定位自己呢？　　軒轅靜思間，突然眼角暗影微閃，顯然是有人快速地掠走，而且速度驚人之極，以軒轅的目力，竟然未能看清掠過之人的身形。雖然，軒轅只是在靜思，但也不能不說明這夜行人的速度之快。　　軒轅當然不會心生出去一探的想法，此刻他身受別人的監視，已不是自由之身。何況，他的傷勢並沒有完全恢復，最多也不過恢復了六七成而已。所以，還必須擁有一段時間的休整，否則他別想再去面對帝恨這般的對手。當然，如果軒轅沒有在那坍塌小屋之處強行發招的話，此刻也不會恢復得如此慢，就因為那一下子，使他傷上加傷。　　“哚哚……”幾下急促的敲門之聲再次打斷了軒轅的思路。　　“軒轅公子，軒轅公子……”是守在屋外的劍士在叫。　　“進來吧，我沒閂門。”軒轅淡淡地道。　　那劍士推開門踏入房中，見軒轅立在窗邊眺望着天空，不由得鬆了口氣。　　“有什麼事嗎？”軒轅見對方的表情，其實也猜到了些什麼。　　那劍士鬆了口氣道：“待會兒可能會發生一些事情，請軒轅公子不要理會，只管好好休息就是。”　　“發生什麼事？”軒轅心知肚明，不過口中仍不經意地問道。同時，他也明白這群人定將懷疑那夜行人就是他。　　“至於會發生什麼事情，我也不大清楚，我是說可能。這幾夜，宮裡都不太安寧，誰也不知道究竟會發生什麼樣的意外事情。”那劍士似乎並不願意說得太多。　　“你放心吧，我為什麼不好好地睡覺，要去管那麼多閑事呢？只要從商和個把好大門就行。”軒轅揶揄道。　　那劍士臉微紅，乾笑道：“公子明白就好，我先出去了，不打擾公子休息。”　　軒轅不再答話，仍然將目光投向夜空。　　※※※　　一夜無事，翌日清晨，軒轅只感精神大振。昨夜並未如他所想，會發生一些意外，或許是已經發生了，只是在他的視線無法達到的地方。　　當然，這一切與軒轅不會有大大的干係，他所在意的，只是能夠及時恢復功力，以應付一切可能突然發生的變故。　　吃過早餐，尤揚竟親臨軒轅的住處，說要帶他去一個好地方。此刻的軒轅傷勢已經好得七七八八，恢復速度之快實在是超出常人的十倍，使得軒轅不得不感激那顆龍丹改變了他的體質，甚至，那顆龍丹也是他重生的資本。　　尤揚並沒有蒙住軒轅的眼睛，但軒轅也沒有四處張望，因為這對他的意義並不大。他其實根本就不需要仔細看就能夠記清一路走過的地貌。　　這是君子宮的一角，一路之上，樹木成蔭，立於小道兩邊，實讓人生出一種幽深而蒼奇的感覺。不過，這個世間大概已經沒有什麼地方會讓軒轅畏怯。　　尤揚並不知道軒轅的傷勢已經好得差不多了，軒轅也並不想讓對方知道，所以，這一路上，他依然顯得有點委糜不堪的樣子。　　尤揚並不奇怪軒轅的表現，一個受傷如此之重的人，如果能夠如此迅速地恢復體力，那才是一件怪事。雖然尤揚知道軒轅了得，但卻仍低估了軒轅那異於世人的體質。　　“不知長老要帶我去哪裡呢？”軒轅漫不經心地問道。　　“就快到了，我只是想帶你去欣賞一點東西而已。”尤揚神色淡漠地道。　　軒轅知道尤揚的口風極緊，若是他不想早早地說出來，便是你逼他也沒用，也就沒有再加詢問。不過，他竟聽到了劍嘯之聲。　　劍嘯之聲並不是自很遠傳來，軒轅清晰地感覺出那劍嘯之聲來自一間極大的院子。厚厚的院門呈深褐色，蒼桑感十足，而且尤揚正是帶着他向那大院走去。　　走入大院，軒轅才發現院內已經有了許多人，更是劍氣森森，寒光閃爍。　　“好，好劍法！”有人鼓掌贊道。　　軒轅心中吃了一驚，他竟發現了那假冒的聖女也在西邊的一排人之中，而鼓掌讚賞的人正端坐於聖女身邊的一位老者。　　的確，舞劍之人的劍法的確是不錯，軒轅也是個用劍的高手，自然能夠看出這名劍手的劍法不俗。不過，卻只是在一個人表演。　　尤揚領着軒轅在東側坐下，斜對着聖女的那一排坐位。場中的所有人似乎都只是集中在那舞劍之人的身上，並沒有誰在意軒轅和尤揚的到來。　　軒轅倒暗暗鬆了口氣，當然，他心中仍有些志忑不安，他不知道假聖女身邊的人是否來自九黎族，或許便是九黎族的高手，這樣的話，對方應該已認出了他。他有些不明白尤揚如此做的意圖，不過，他隱隱地感覺到，那鼓掌的老者似乎偷偷地打量了他一眼，這是一種直覺，很實在的直覺，而且他可以肯定，那老者一定很在意他的到來，甚至有些意外或情緒的波動。如果軒轅的感覺沒錯的話，這老者一定是認識他，只是軒轅無法想起這老者究竟是什麼身分，或者，壓根他就從未見過對方。　　軒轅猜不透尤揚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但卻注意到另外一个中年男子，正坐在與他相鄰的看台之上，而那是院子大堂的正門方向。　　這个中年男子神色冷靜得讓人心驚，沉穩如山地坐着，劍眉虎目，挺直的鼻粱犹如筆架峰一般高聳。　　青須白面，在威嚴之中透着幾分儒雅的神韻，此人衣着華貴，手指白皙修長，骨感十足。　　軒轅可以肯定，這中年漢子是個用劍高手，只從他那雙手便可以清晰辨別出來。一雙慣用於劍的手，絕對與眾不同。擅用劍者，更擅保養自己的手，手便是他第二生命的主宰。是以，這些人對手的愛惜絕不下於對眼睛的愛惜。　　劍手的手不僅要保養好，更要具備強勁的力道，具有極其為敏銳的觸覺。而這中年漢子的手白皙光滑，且修長結實，完全具備一個劍手所應有的條件。　　不僅如此，就自他身上的氣勢來看，這人也絕對是一個極為可怕的劍手。　　其實，在這個院子之中，並不只那中年漢子是個可怕的劍手，便是分別立在中年漢子身邊的兩個面目和善的漢子也是了不起的劍手。只看他們挺立的架式，便若一柄插天而起的利劍，使人絕不會懷疑他們的劍術。　　當然，在君子國之中，會使劍的高手很多，這並不值得驚訝和奇怪，君子國的每個人都能夠耍幾手劍招，包括八歲小孩，何況此刻還是在君子宮之中？　　“對面的那個老頭便是護送聖女回國的兩位長老之一童旦！”尤揚小聲地介紹道，但他卻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場中舞劍的漢子。　　“另一個是帝恨。”軒轅吃了一驚，旋即又肯定地道，也如尤揚一樣，不動聲色。　　“我不知道那人是不是帝恨，但你沒有說錯，童旦的手下還有幾個極為厲害的人物，而他自己的武功也難以揣測，往後相遇小心些就是。”尤揚道。　　“這個我明白。”軒轅並無感激，因為，他卻明白尤揚此舉的用意並非是為了他好，而是為了柳洪，尤揚只是想讓自己成為柳洪奪得王位而獻身的犧牲品。　　軒轅當然不傻，自然明白此次見面乃是尤揚故意安排的，因為他與九黎族有仇在先，假聖女一發現自己，自然便要想方設法除掉自己，那時候自己不得不去應付九黎人一波又一波的暗殺，而尤揚則可趁此機會大揀便宜。不過，雖然軒轅很明白這一點，但他此刻已是身不由己，必須如此走下去。　　“那正堂門口的人是我們的聖王，立在他左邊的是左護法思過，右邊的右護法�恩。聖王身後的四名劍手，乃是神劍四衛，自左至右依次是白，黑、紫、青四劍，舞劍者乃是八煞之一的虎煞！”尤揚迅速將院子之中的諸人介紹了一遍。　　軒轅將之一一記在心裏，不過，對那聖王倒是多打量了幾眼，因為這個人很可能就是�燕的父親�通。同時，軒轅對�通那非凡的氣勢倒有幾分讚許。　　虎煞驟然停劍，轉身向聖王行了一禮，又抱劍向聖女行了一禮，再向尤揚所在的方向行了抱劍之禮，這才不聲不響地退下。　　童旦開口贊道：“君子國之中真是人才濟濟，虎煞的劍法已達爐火純青之境，難得的是他如此年輕。”　　虎煞並不為之所動，表情冷漠如故，似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讓他為主心動，或是讓他情緒有所波動，更似乎童旦的稱讚並非針對他而發的。　　“童長老過獎了。”聖王淡淡地回應了一句，卻將目光移向與尤揚一起進入大院的軒轅身上。　　尤揚立身而起，拉起軒轅走至場中，與聖王�通相距兩丈。　　尤揚首先行了一禮，道：“我為聖王介紹一位年輕俊傑。”　　�通微訝，不過，他平時對尤揚倒是極為信任，此刻見尤揚如此舉動隆重地介紹一位陌生年輕人，倒也沒有太多意外。　　“軒轅見過聖王！”軒轅快步上前恭敬地道。　　“這位便是力殺八名渠瘦殺手，再大敗樂極七代的軒轅公子！”尤揚向軒轅指了指道。　　�通見軒轅如此有禮，再聽尤揚介紹，不由得吃了一驚，問道：“你就是擊敗樂極七代的軒轅？”　　“晚輩能擊敗樂極七代純屬僥倖所至。”軒轅似乎沒有想到�通也知道他擊敗樂極七代的事。　　這次不僅�通驚訝，便連其左右護法和神劍四衛也有些驚訝，假聖女與童旦的臉色更是有些難看。　　尤揚的目光一絲不漏地捕捉到了所有人的表情，不過，他並沒有半點表示，只是繼續補充道：“據我所知，軒轅公子不僅僅只有這些軼事，他還曾鬧得九黎族損兵折將，元氣大傷，便是花蟆凶人中的吸血鬼也是死在軒轅公子的手下。”　　�通定定地注視着軒轅，似乎意欲看穿他的思想和靈魂，但卻發現軒轅的內心鎖得很緊，根本就無法堪透其內心的秘密。　　思過和�恩卻同時讚賞地笑了笑道：“想不到軒轅公子如此年輕，卻能夠讓這許多的高手鎩羽而歸，真是難得。”　　�恩繼續道：“這便是年輕有為，看來，我們這幫人都老了。”　　“護法何用如此說？這個世界便像是一個大舞台，總需要人去演，我只能充當我的角色，而護法的角色永遠都不可能有人代替。對於人世間的爭鬥來說，我們永遠都不可能言老，只能說護法已經看得更透，明白得更多一些。”軒轅坦然而無忌地道，他並不介意自己的語調是否有些傲氣。　　“好，說得好！”�通帶頭鼓掌贊道，�恩和思過也大感受用，對軒轅的印象也更有改觀。　　“沒想到軒轅公子的武功超卓，連說話也迥異於宛俗，真讓老夫佩服，真想找個機會向公子請教請教。”童旦突然插口道。　　“童長老言重了，晚輩可擔當不起，事實上，我所有的言論只是總結了先人的經驗，而我自身的經驗中有九成是自如前輩一般的智者身上學得的。僅有一成是我自己在這有生的十多年中所得。因此，如果童長老如此說我，實是在譏諷晚輩了。”軒轅雖然明知對方沒安好心，但仍裝作若無其事地答道。　　“能而不驕，謙而不恭，年輕，有個性！”�通贊道。　　“謝謝聖王的誇獎！”軒轅又鞠一躬道。　　“你是自死亡沼澤之中來的？”思過突然問道。　　“是的。”軒轅並沒有否認。　　�通也有些訝異，淡然問道：“能告訴我，你來自哪個部落嗎？”　　“當然可以，我來自龍族！”軒轅爽快地道。　　“龍族？”眾人不由得全都為之惑然，因為他們以前從沒有聽說過有這樣一個部落的存在。當然，世界如此之大，也並不是每個部落都有人聽說過，是以，並沒有多少人追問。　　軒轅感覺到有道爍熱的目光在注視着他，雖然他背對着那道目光，但是卻可以肯定，這道目光是來自假聖女。軒轅並沒有感到意外，因為這才是合乎常理的，他自然也不會在意，事實上，他也很想與這個假聖女鬥鬥法。當然，這個想法既具誘惑力，也是極具危險的，因為眼下的局面讓他感到有些棘手，這種演變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而且，一切都變得被動起來，這一切自然是因為尤揚的出現，但他能怪尤揚嗎？　　軒轅咱是對尤揚這個人深具戒心，這的確是個難纏的人物，竟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將他的一切打聽得如此清楚。在君子國之中，除了�燕外，便只有九黎族的極少數人知道這些，可是尤揚卻在一天之間，查得了這許多消息，更一下子將他推到了矛盾的尖端。只從這一點，就不難看出尤揚的可怕。是以，雖然此時尤揚與他並肩而立，但誰也不知道，尤揚心裏想着什麼鬼點子。因此，軒轅絕不會小看尤揚，當然，他也絕對不會錯過尤揚給他所創造的機會。　　軒轅天生便有對機會判斷的敏銳直覺，是以，他總能夠準確地把握機會。　　尤揚並沒有說錯，軒轅很可能是由一個火坑之中跳到另一個火坑之中。當然，對於軒轅來說，活着總有希望，只要生命猶在，便會有轉敗為勝的機會。是以，軒轅對尤揚自箭口上救回了自己多少仍有一絲絲的感激。　　“這倒是一個沒有聽說過的部落，以軒轅公子的能耐，想必龍族之中定是高手如雲了。”假聖女愣了半響才笑了笑問道。　　“那倒不一定，如果真是高手如雲，又怎會無人聽說呢？”軒轅似笑非笑地反問道。　　“我倒真想見識一下來自龍族的武學，只不知軒轅公子可肯賞臉給聖王和大家露上兩手呢？”童旦意味深長地問道。　　“只怕會讓童長老失望了，因為這裏並沒有我的敵人，而我從來都只對敵人出手。因此，還請童長老見諒。”軒轅淡然回絕道。　　“武學本是拿來切磋的，就如人在練武時一樣，沒有敵人和對手也同樣能夠出招。你這分明是在推辭嘛！”假聖女似乎故意給軒轅製造亂子，毫不客氣地指責道。　　軒轅並不慌亂，只是悠然笑了笑，道：“聖女有所不知，武學之中所說的‘武’有兩種類別，而這兩種類別是不能夠混為一談的。”　　“哦，武學可分為哪兩種類別呢？”這下子便連�通的興趣也調了上來。　　思過和�恩及院中所有的人都將目光聚於軒轅的身上，皆等待着軒轅說出一些驚人之語，這使得大院之內變得寧靜了起來。　　“武學確有兩種類別，其實諸位也知道，說出來便會顯得很簡單。一，那是一種由一招一式或是某些連貫如行雲流水般的動作所組成的正統武學，這是一種儒雅，賞心悅目而絕不失風度的武學，正如剛才虎煞所演練的劍法。這類武學正大而溫和，殺性不重，招式之間雜有仁念。而另一種形式卻是無招無式，應手而生，應心而出，沒有任何規律可尋，這是一種只求目的，不求美觀的攻擊方式。說它是武學，是因為它與武學有淵源，說它不是武學，你可只當它是屠雞殺狗式。因為它只注重殺生，出手必殺，不求花巧。　　當然，這是一種只求實效的搏擊方式，沒有任何欣賞的價值。而這類武學的練習方式也不同於前一類，這隻能在殘酷的搏殺之中總結經驗，從而得出實用之招。而我，所練正是第二種武學。因此，無法如虎煞一般與大家切磋，忘勿怪。”軒轅似是而非地解釋道。其實，他也不清楚該如何將這些解釋清楚，只好信口胡謅，只要別人找不出太大的破綻和漏洞就行。　　事實上，軒轅所說的也並非全沒道理，只是往日從沒有人想過而已。今日突然自軒轅口中道來，倒的確有些讓人震撼，包括�通都在深思。　　“一種自實戰之中所得到的經驗？”思過自語了一遍，欣賞地望着軒轅道：“將這種經驗也稱之為武功的，你還是第一個。”　　“經驗便是經驗，並不是武功，軒轅公子此語之中其實有錯。其實，武功之中不能缺少經驗，但若是將經驗與武學混為一談的話，那實是說不過去的。沒有武功作為基礎，再好的經驗都沒有辦法得到靈活的運用，這是不爭的事實。正如一個人明知道自己的拳速再快一點便可擊死對手，可是他功力不夠，根本就無法使拳速再快一點。因此，我認為軒轅公子不能如此辯解。”童旦想了想，出言相辯道。　　軒轅暗呼厲害，但卻並不慌亂。　　“長老所言極是有理。”假聖女附和道。　　思過和�通諸人不語，只是再將目光投到軒轅的身上。顯然，他們也認同了童旦的觀點。不過，他們見軒轅沒有半絲慌亂之意，知道其定是胸有成竹，也就不出言相問。　　“童長老此言極是，長老對武學的見解自是比晚輩要高，但晚輩並沒有說這經驗之中不雜有一些武學的基本功。只不過，這些基本功已經被我們完全簡化，甚至是取其極端。如此一來，也便迥異於平常正統的習練法則。”軒轅淡然道。　　“哦，我倒想知道軒轅公子是如何將武學的基本功簡化的。”童旦有些揶揄地道，因為他算定軒轅是在胡謅。

# 第五章 刃下無情

　　軒轅毫不在意地環視了周圍的眾人一眼，自信地道：“眾所周之，武學之道萬變不離其宗，其根本就在於快、冷、狠。只有這三者都達到了極端的話，其武功才具有最強的殺傷力。有人在這三字根本之上或許再多加了一些變數，比如奇、詭、巧。不過，這加上去的東西只是起到一個迷惑人的作用，其最終還是回到了快、冷、狠的根本上去。因此，我們練功也只是在意快、准，狠，將之與經驗相結合，然後便會成為只求達到以殺人為目的的招式。因此，如果童長老真的要我演試的話，我也只能站站樁、瞪瞪眼、伸伸手、跑跑步而已。因為反樸歸真之後，這些才是最為基礎的。”　　尤揚和思過諸人不由得笑了起來，�通也為之莞爾，事實上，軒轅所說也是順理成章的，根本就無從反駁。　　童旦臉有些紅，顯然軒轅最後的那幾句對他嘲諷的話，使之惱怒，不過他乃是人老成精，自然不會發作。　　“我能知道軒轅公子的這一身絕世武功是如何練成的嗎？”假聖女突然嬌聲問道，那聲音柔媚得犹如夏日的涼風，直叫入骨酥肉癢。　　軒轅其實早就心驚於這假聖女的美麗，雖然沒有鳳妮那種的超凡脫俗，但其美也犹如暗夜的明月，讓人感到有一種寧靜而而又幽遠的神韻，與其語調中的柔媚相結合，簡直是一種魔異的誘惑，那絕無半點瑕疵。如白玉雕琢的俏臉之上，每一顰一笑都生動得如一副絕美的畫卷，而且表情的嫵媚與寧靜幽遠、高不可攀的氣質幾成一種矛盾的對立，更使得人為之神魂顛倒。不過，軒轅並不會受其誘惑。　　軒轅的心神自一走進這間大院后，便鎖得很緊，此刻的他，也是一個控制情緒的高手。聞聽假聖女之言，軒轅只是笑了笑，道：“這是我練功的秘密，我並不想將之公開，如果聖女真的想知道的話，有機會便去我龍族看一下就全明白了。”　　尤揚也為之愕然，事實上，他也很想知道軒轅究竟是如何修練的，不過，軒轅卻已經拒絕了回答，倒讓他感到有些失望。當然，他也並不想軒轅的底細暴露於童旦諸人面前，那對他來說，絕對沒有絲毫好處。　　“聽軒轅公子這麼一說，在下倒是手癢之極，真想向軒轅公子討教幾招，請聖王和聖女批准。”聖女身後一名劍士突然上前，向�通和假聖女行了一禮道。　　“哦，既然這樣，那大家可要點到為止。實不相瞞，我也真想看看軒轅公子那驚世駭俗的武功。”假聖女搶先道。　　尤揚的臉色微變，他知道軒轅有傷在身，不宜搏鬥，正要出言阻止，�通也開口道：“如此甚好，不過，還請軒轅公子多多留情哦。”　　�通一開口，尤揚便無法再說下去了，只好無可奈何地望了軒轅一眼，事情發展得也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過，仍不忘提醒軒轅道：“這劍士是與童旦一起護送聖女前來的護衛，並非我君子國中人。”　　尤揚的聲音極小，只有軒轅才能勉強聽清，不過他並不在意，只是表情有些冷硬地道：“對不起，若非敵人，我不會出兵刃的，因為出兵刃定會見血，我的兵刃只會用來殺人，而非用來表演的。”　　軒轅此話一出，四下皆訝，那挑戰的劍士似乎有些不屑地道：“你大可將我當成敵人。”　　“那樣對你並沒有任何好處，我會控制不住自己的刀，若是傷了你，我無法向聖王和聖女交代。因此，我不想比試。”軒轅肯定而自信地道。　　眾人的臉色再變，軒轅的語氣之中傲意凜然，似乎並沒有將那名劍士放在心上。是以，這讓除尤揚之外的所有人都有些不滿。　　“刀劍相對，受傷總是難免，如果是誰有所損傷，那隻能怪他學藝不精！”　　那劍士沉聲道，軒轅的話簡直是對他的藐視。作為一個武人，他自然會發怒。　　軒轅淡淡一笑，道：“在這裏，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刀光劍影，而是一種歡快的氛圍，我想誰受了傷都不會是件好事，我看閣下還請三思為佳。”　　“請不要推辭！”那劍士向軒轅逼上五步，與軒轅相對五丈而立，沉聲道。　　軒轅將目光投向假聖女，那假聖女如花般地笑了笑道：“公子就接受他的要求吧，便當是一次挑戰好了，就算你傷了他，也是他學藝不精，絕不怪你！”　　軒轅心中暗笑，他知道這假聖女定是認為自己重傷猶未好，因此才想藉機除掉他這個棘手的對頭，不過他仍將頭扭向�通，似平在詢問該如何做。　　�通望了軒轅一眼，又望瞭望那劍士，再看了看假聖女，這才悠然笑道：　　“我看他是鐵定了心，公子也便滿足他一次願望吧。萬一傷了他，也不能怪公子，不過，我希望公子能盡量手下留情。”　　“如此，軒轅便只好出手了！”軒轅自語道。　　那劍士露出一絲異樣的笑容，淡漠地道：“我叫帝野！”　　“帝野？很好，那我就記住你吧，如果你真的有什麼不測的話，我會為你墳上添一把土的。”軒轅淡漠而悠閑地道，語調之中帶着幾分冷酷。　　軒轅此語一出，四下嘩然，他的表現大狂了，便連�通也為之皺眉。尤揚卻不明白為什麼軒轅要表現得這樣張狂，他不覺得這樣會對軒轅有什麼好處。　　帝野不禁怒笑起來，道：“好，果然有個性，與眾不同！”　　“如果你這樣想，那你就錯了，你此刻是我的對手，不管是真是假，我都會當你是我的敵人。而對於敵人，我只有一個目的，那便是擊倒對方，不管用什麼方法什麼手段。因此，我的話語之中也會有故意激怒你的成分存在，如果你被擊怒了，那麼你就要小心了！”軒轅意味深長地提醒道。　　眾人再次嘩然，軒轅的表現的確讓人大感意外，一言一行都使人有種高深莫測之感。不過，眾人也明白軒轅剛才那張狂的話只是一種對敵的手段，並非真的那麼狂，也就釋然。而軒轅又將自己的意圖告訴對手，這種行為的確讓人感到有趣之極。　　“公子真是個有趣的人。”假聖女不由對軒轅的表現贊了一句。　　“謝聖女的誇獎！”軒轅淡淡地回應了一聲，這才扭頭正對着帝野笑道：　　“你應該當我是你的大仇人，甚至不共戴天。這樣，你才能將殺氣凝於巔峰，才能將戰意凝於巔峰。恨，便是一種力量，而你此刻所做的仍不夠，如果你以這種狀態與我交手，定然沒有一點生存的希望！”　　四下再驚，軒轅的話平淡無奇，卻有一種足以讓人震撼的力量，那平實的語調之中更似孕育着血腥的狂野。　　“恨就是力量，好！這是我聽過最好的一句話！果然是後生可畏！”�通忍不住再一次咀嚼軒轅的話，忍不住贊道。　　思過和�恩及那神劍四衛也顯得極為入神，似是在思索軒轅剛才那一句話中的道理。　　“公子果然非常人，帝野受教了！”帝野表情有些古怪，心中升起一種連他自己也無法明白的情緒，但語調卻顯得極為誠懇。　　“明白就好，其實，你心中已經有殺我之意，何不將它再次提升？這樣一來，你的氣勢也就會暴漲！”軒轅便像是老師教徒弟一樣，語調極為平靜，但又有着一種無法抗拒的氣勢。　　帝野神色再變，眸子里凶芒暴閃，似乎軒轅完全看穿了他的心思，這種感覺讓他驚惶，也讓他瘋狂。　　童旦和假聖女也為軒轅的語氣所驚，雖然他們並沒有感到軒轅任何氣勢的存在，但是那種漫不經心的鎮定實已完全壓倒了帝野，便像無浪的深海，寧靜而深邃，讓人無可揣測。那是一種無形的氣勢，一種讓任何人都無法壓仰的氣勢。　　帝野的殺機狂熾，似一頭蓄勢的狂禽，而軒轅正是他的獵物。　　軒轅沒有動，依然寧靜如深海，甚至面部仍帶着一種讓人心驚的微笑。　　微笑竟讓人心驚，的確，當一個人面對着死亡之時，仍能夠笑，那麼，這種感覺的確是應該讓人心驚了。　　帝野的手搭在腰間的劍柄上，竟良久未敢動一根手指，雖然他的氣勢已蓄足，可是，他卻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虛弱，似是面對着一座高山，一片汪洋。他無法找到一個可以攻擊之點，便如同對着一群正在蠕動的蜂蟲，只要他一動，便可能招來最為殘酷而狂野的攻擊。又像是在面對一個將要決堤的大壩，只要他一出手，大壩便會決堤，到時他更會被洪水完全吞沒。是以，他不敢動，靜立如一尊石雕。　　不過，他並沒有軒轅那麼輕鬆，打一開始，他的心神便已被軒轅所鉗制，一直處於一種極度緊張的狀態。或許，是由於軒轅表現得太過輕鬆，或許是因軒轅身上本就存在着那種讓人無法捉摸而又確實存在的氣勢。　　那是霸氣，不！是王者之氣，透自骨子里的坦然和洒脫使得那種氣質更為實在，更為沉重，而這，便是帝野打心底慌惶的原因。　　這種局面很有意思，但是任誰都可以看得出誰優誰劣。或許，這便是一種經驗，對敵的經驗。不可否認，軒轅在對敵的表現上，是那麼自若、洒脫，絕對沒有半絲驚惶和不安。對敵，便像喝茶、飲酒，那殺人呢？會不會像是炒菜吃飯？　　沒有人知道，在未知的結局中，誰也不願意妄下判斷。　　尤揚很驚訝軒轅的表現，只有他知道昨天軒轅傷得有多重，也許帝恨也知道，或許假聖女亦已知道了這些，但軒轅此刻所表現出來的卻是那麼沉着，那麼悠閑。　　難道，軒轅其實一點都未曾受傷？這是不可能的！那軒轅又是憑什麼如此有信心地戰勝眼前的帝野呢？也許，只有軒轅自己才知道。　　軒轅輕輕一笑，似乎在笑帝野有些怯懦，也似在笑這個局面的有趣，或者是在笑帝野那古怪的表情。　　不可否認，軒轅笑得是那麼輕鬆，那麼洒脫，便像是在指點江山，觀雲賞月。　　面此時，軒轅緩緩地向前跨了一步，直逼帝野。這一步，便如一個弈者下定一步棋子一般，果斷而沉重，但也有種說不出的儒雅。　　軒轅竟然先行挑釁，這是一個意外，何況軒轅還是含笑逼進，那種氣勢，那種洒脫，那種坦然，不能不讓人驚嘆。　　軒轅這一步並沒有打破僵局，帝野竟然退了一步，與軒轅那一步相反，帝野退一步的表現極為生硬，甚至額頭都滲出了細密的汗珠，而軒轅的目光依然穩穩地罩定在他的身上。　　這種情況不僅僅令童旦和假聖女感到驚駭莫名，便是�通和尤揚諸人也大為驚訝，神劍四衛更是看得心神俱震。這種另開生面的比試的確讓他們有種無法言喻的興奮，也似乎對他們有一種莫大的鼓舞。　　是的，軒轅根本就未曾出手，根本就沒有觸過兵刃，可是他卻能將對手逼退，這是一種怎樣的意境？　　這又是怎樣的一種比斗？是軒轅的氣勢大強？抑或……　　……沒有人知道。　　一直以來，軒轅都保持着一種異常的平靜，根本就沒有任何對人緊逼的舉措，可是此刻的表現，實在令人有些不可思議。　　軒轅再逼上一步，帝野再退，搭住劍柄的手竟有青筋暴起，但是他卻不敢出劍，甚至不敢攻擊。　　軒轅一聲輕笑，以比風還快的速度倒退五丈。　　帝野幾乎立不穩足，向前小邁一步，這才定下身來，這一切只看得四周眾人目瞪口呆。　　“你敗了！”軒轅依然悠閑自若，似乎一切都沒有發生過，只是淡漠地道。　　帝野愣愣地呆立着，便像是做了一場難醒的夢，臉上顯出一絲慚愧之色。是的，他的確是輸了，在別人的眼裡，也許他輸得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他卻深深地明白，軒轅有一百零一次殺他的機會，至少有十次對方可以毫不受損地誅殺他，但是軒轅沒有那樣做。　　帝野並不是一個沒有自知之明的人，是以，他深知自己絕不是軒轅的對手。　　當然，軒轅能夠輕鬆殺他這是一種直覺，作為一個劍手來說，判斷能力等於生命。　　何況軒轅的目光和氣機已經指出了他的致命之處，這一點帝野心裏十分明白。　　“多謝手下留情！”帝野不能不這麼說，當然，這也是他的真心話。　　“精彩，精彩，這是我所見最有趣的一場比斗。”�通忍不住贊道，同時，他對軒轅的看法再也不是最初那般輕忽了。　　帝野黯然地退到假聖女身邊，表情很是古怪。　　尤揚對軒轅不得不重新估計，軒轅這般交手法正好避免了傷勢的影響，他不能不為軒轅叫好。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確是出人意料之外。　　大院之中的君子國人無不對軒轅刮目相看，更多了許多尊敬。在這個年代，沒有人會不尊敬強者，尊重英雄，而軒轅的表現，無論是言語還是剛才的交手，都表現出了一種讓人心服的氣度和雍容，何況君子國中的人本就謙讓有禮，軒轅這種不戰而服人的戰術確是讓人叫絕。　　“實在遺憾，我們仍未能見到軒轅公子出手，如果軒轅公子出手，那將會是怎樣一種場面呢？”童旦故作遺憾地道。　　“是啊，我覺得軒轅公子贏得有些莫名其妙，我真想看看軒轅公子出手。”　　假聖女意味十足地望着軒轅款款地道。　　“我看公子又配刀又配劍，不知公子是擅用刀呢還是擅用劍？”童旦突然改變語鋒問道。　　“看了剛才公子與帝野之戰，在下也斗膽向軒轅公子討教幾招，剛才我實在是看不明白，還請這回公子真刀真劍地出手。”童旦身後的一名中年漢子也搶步而出，語氣毫不客氣地道。　　眾人微愕，這人語氣之中明顯懷疑軒轅剛才取勝的真實性，更暗示軒轅是使了什麼手段。　　軒轅也有些好笑和驚訝，淡漠地望了那人一眼，冷笑道：“你可知道我出刀必見血？”　　“自然知道，其實我也有與公子同樣的規矩。”　　那漢子竟針鋒相對地道。　　“哦，看來我是找到知音了，只是不知道，聖王允不允許我們流血相見？”　　軒轅高深莫測地笑了笑道。　　“我剛才根本就沒有看到你出手，你便贏了，這似乎一點意思也沒有。既然人家向你挑戰，你也應該出招才對呀，剛才那一場不算，現在再來！”假聖女嬌聲不依地道。　　�通見自己的“女兒”都這樣說了，也就點頭笑道：“軒轅公子就露兩手讓大家看看吧，否則他們會不死心的。”　　“軒轅公子，既然聖王都這麼說了，這回你可別依然一招都不出哦。”童旦彷彿是在提醒什麼似地道。　　軒轅坦然一笑，道：“那隻好恭敬不如從命了。”說完扭頭向面對自己兩丈而立的漢子笑道：“別留情哦，在我的兵刃下，你絕對不要有半絲僥倖之心。”　　“你放心好了，我童寬也從不是靠僥倖生存之人，如果我有個三長兩短，只能怨自己學藝不精！”　　那漢子狠聲道，言語之中充滿了火藥味。　　“不錯，你已經將我當成了敵人，相信你不會讓大家失望！”軒轅漫不經心地笑了笑道。　　童寬不置可否地冷哼一聲，他似乎並不願與軒轅有過多的言語，因為軒轅的話會讓他在不知不覺之中墜入由軒轅所控制的局勢當中，以至會被磨消銳氣。　　在童寬的理解之中，帝野之所以敗，是因為帝野一開始便陷入了軒轅言語的圈套之中。　　軒轅並沒有任何不快的表情，依然是極為悠閑地望着童寬，笑道：“你該出手了。”　　“那我就不客氣了！”童寬的話音未落，劍已經攻到了軒轅的面門之處，速度快極，招式也狠辣之極。　　一旁的人不由得暗為軒轅捏了一把汗，不過，也對這童寬刮目相看，單隻這一劍便足以讓人心驚叫好了。　　不過，童寬的劍刺空了，軒轅的頭便像是風中的弱柳，搖晃成一片虛影，所以童寬的劍落空。　　“嘯……”童寬的劍再次劃過一道詭異的弧跡，斜掠而下，他不相信軒轅身子的每一部分都有這樣的能力。　　“砰……”童寬的劍斜掠而下之時，陡覺手腕處傳來一股重勁，卻是軒轅的左手以比他劍式更快的速度擊出，阻止了童寬變招，不僅如此，軒轅的右掌更如巨刀一般橫劈而下。　　軒轅的腳步奇詭之極，更快得難以想象，是以，在閃過童寬的劍招之後，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搶入作近身相搏。　　童寬駭然而退，劍斜帶，軒轅的靈活和速度及運招之奇確實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也沒有想到軒續竟棄兵刃不用而作近身肉搏，這樣一來，使得他的劍招大打折扣。　　軒轅一聲冷笑，在童寬回劍之際，斬空的右掌之上竟驀然間多了一柄刀。　　沒有人看清軒轅的刀是自哪裡來的，這簡直是在變戲法一般。

# 第六章 論武風雲

　　這柄刀出現之突然，便是童寬做夢也想不到的。　　而這柄刀並非軒轅肩頭所背之物，他肩頭的刀依然在肩頭，便是劍也沒動，但這柄刀卻是確實存在的，當然這是一柄短刀。　　是刀便行，無論長刀短刀，能夠殺人的刀就是好刀。是的，軒轅的刀是殺人的刀，在童寬猶未能明白刀是自何處而出之時，這柄短刀已經割斷了他的咽喉。　　童寬沒有慘叫，只是瞪大的眼睛把最後的恐懼以誇張的手法表現出來，在瞳孔的擴大之中，生命也離他遠去。　　軒轅靜立，手中的短刀閃爍着森寒的光彩，那是一柄銀質的小刀，沒有沾半點血漬，但誰都知道，正是它殺死了童寬。　　“我說過，出刀必見血，你不能怪我！”軒轅似乎有些憐憫地道。　　場中所有人都呆住了，他們為軒轅那輕巧奇詭的殺人方式所震撼。的確，軒轅殺人真的像是炒菜吃飯，那般瀟洒利落，沒有任何多餘的花巧，一切都是那麼樸質而有效，也許，這便是軒轅所說的經驗。　　在君子國之中，的確很少有人見到這種殺人的方法，在安逸的環境中，永遠都無法磨礪出頂尖的殺手。君子國人雖人人練武，但真正的實戰經驗卻並不是很多，在招式的狠辣和簡潔上，絕對不能與軒轅相比。因此，見到軒轅如此霸烈的殺招，他們不由得全給鎮住了。　　童寬的軀體在一陣風下“轟”然而倒，像是一截枯朽的木頭。　　“你殺了他？”童旦的臉都變綠了，聲音冰冷之極地問道。　　軒轅緩緩地將那八寸刀鋒的短刀插入靴中，淡淡地道：“是的，我殺了他，我說過，出刀必見血，我也無法控制此刀的招數。”　　“可是你卻並非用背上的刀劍！”童旦氣勢洶洶地逼問道。　　“殺人者，無所不用其極，根本就沒有任何章法規律可講，能殺人，便是最大的成功。我說過，對敵人，我沒有辦法手下留情，他是挑戰者，那我只能將他當作敵人看待。既然大家想欣賞殺人的招法，我也便只好遵命而為。”軒轅淡漠地道。　　童旦無言以對，他們或許是太低估軒轅了，而軒轅所做的一切，的確是很狡猾，便連尤揚也不能不承認這一點。事實上，以軒轅的武功，本不能在如此短的時間之中殺死童寬，但一開始，軒轅便讓童寬的注意力放在他背上的刀、劍之上，從而忽視了軒轅的其它兵刃，這也是軒轅為何能夠以短刀奇襲成功的主要原因。　　當然，這並不能說軒轅便是投機取巧，也許正如軒轅所說，殺人者，只求目的，不擇手段。只要能殺人，其它的自是可以無所不用其極，殺人並不是只能憑藉蠻力，更重要的是用腦子。　　其實，軒轅這幾個動作並不能代表他的真正實力，只能使得他的實力更顯神秘莫測。這一切所表現的，只是一個側面，一個強者的側面。　　“軒轅失手，真的是讓大家掃興，若是聖王要責隆的話，我也無話可說！”　　軒轅不再搭理童旦，只是將目光轉向�通，誠懇地道。　　“這並不能怪你，刀劍相見，難免有所損傷，你們在出手之前便已說好。因此，你並沒有什麼過錯。”�通對眼下的軒轅似乎更是看好，語氣之中稍有袒護之意。　　帝野的臉色一直都很難看，他在慶幸自己剛才沒有搶先出手，否則的話，他只可能與童寬一樣的下場。其實，他知道便是他不出手，軒轅都擁有足夠的力量殺他，可是軒轅並沒有這麼做。他不明白這是為什麼，自軒轅的言語之中，並不似不明白他們的敵對關係。可是，軒轅卻放過了他。這是意外？或許是軒轅有意放他一馬？就算軒轅剛才殺了他，他也無話可說，別人也無話可說……帝野的心比臉色更為複雜，只怕他也不知道那是怎樣的一種心情，他不知道是否應該再仇恨軒轅，不知道是否應該還是應該以其它的形式面對軒轅。　　尤揚不禁佩服起軒轅來，至少，在此刻軒轅是他的代表。事實上，他已經有些相信軒轅的話了，因為帝恨竟與渠瘦人攪合在一起，這使得他對軒轅的話多了幾分信任，而帝恨欲置軒轅於死地，定不是沒有原因的。結合軒轅所說的一切，尤揚更相信軒轅的話。　　是以，他對軒轅的佩服也是由衷的。　　軒轅巧妙地以小巧的打法避免與敵硬擊而迸裂肩頭的傷口，而且把一切都掩飾得天衣無縫，這種聰慧和機敏實讓人不得不服，這之中並不需要花太大的力氣。　　事實上，這也是一種極為明智的保存實力和隱藏實力的做法。　　童寬的屍體很快便被人拖走，童旦的臉色很難看，假聖女的臉色同樣難看，但是這裏並不是他們作主，而是�通，否則的話，他們定要將軒轅撕成碎片。不過，在他們的心中有些疑惑，因為他們根本就找不到軒轅受傷的痕迹，甚至無法揣測軒轅真正的實力。　　“軒轅公子的表演真是精彩，實在是讓人耳目一新。”尤揚帶頭贊道。　　思過和�恩也有同感，不過，卻有些不以為然地道：“只是以這樣的方式殺人的確是太過狠辣了一些。”　　“軒轅公子便是以這些殺死吸血鬼的？”�通奇問道。　　“像這樣的招式還不足以殺死吸血鬼。事實上，我所有的招式並不能稱之為招，我心中本無招，一切的一切只是順自然應運而生的攻擊方式。有招的武功反而落入下乘，因為天下間沒有不能破解的招式。但心中無招，則敵人萬無能破之理。我殺死吸血鬼其實只是以無招勝之有招。”軒轅淡然道。　　“心中無招，萬無能破之理！好，好個無招勝之有招！聽公子一席話，倒讓我�通大感汗顏，雖我痴長數十歲，卻仍趕不上公子的覺悟，真是英雄出少年！”　　�通懇切地道。　　“聖王過獎了，軒轅只是就事論事而已。”軒轅謙虛地道。　　“今日算是遇到高人了，好了，現在我們可以領大家去看一點東西，好讓眾位為我解除一些疑慮。”　　�通長身而起，表情一肅，深深地吸了口氣道。　　場中除尤揚和兩大護法之外，餘人全都一呆，對�通的語意無法明了，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通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不過，卻沒有人開口詢問，誰都知道，不該自己問的東西少問為好，反正很快便會知道。　　※※※　　屍體。　　�通帶軒轅諸人所來的地方，竟是陳列屍體的地方，而�通讓軒轅看的，也正是屍體。　　屍體新死，面目如生，惟神情怪異，顯然死前都存在着一些外人所無法想象的變故。　　“聖王讓我們看的便是這些。”軒轅不由有些疑惑地問道。　　“不錯，我要你們看的正是這些。”�通的語氣有些沉重。　　虎煞的臉色極為陰沉，表情之中似乎有許多的憤忿和悲蹙。　　“父王讓我們看這些屍體干什麼？”假聖女有些不解地問道。　　“這些屍體應該是昨夜死亡，從皮肉僵硬和色澤來看，應該是在三更之後才死亡的。”軒轅伸手摸了一下屍體那冰涼的手，淡淡地道。　　“公子的判斷果然精準無比，犹如親見，實讓人佩服。”�通訝然，但語氣卻顯得很誠懇。　　思過和�恩也輕輕地點了點頭，證明軒轅的估計並沒有錯。　　軒轅繞着八具屍體走了一圈，眉頭微皺，有些驚訝地道：“這八人應該是死於兩個不同人之手。”說著軒轅指着右邊的四具屍體道：“這四具屍體全為眉心一點劍傷，只餘一線微紅，而且每個人的眉心中劍部位一模一樣，由此可見，四人可能死於同一人之手。而這人的劍術實已達到了極高的境界，可是自四人死前的表情來看，卻很平靜，由此可推知，敵人殺死他們之時有兩種可能！”　　“哪兩種可能？”尤揚問道。　　“第一，敵人是偷襲，他們根本就沒有作出反應便已經死去，甚至是連表情也來不及變化；第二，死者是在熟睡中被殺，而當敵人殺死他們的一剎那，他們睜開了眼。但自他們身上仍配着兵刃、衣着整齊來看，第一種可能性比較大。”　　軒轅分析道。　　“如果當時這四人是在一起巡邏呢？”思過突然問道。　　“一起巡邏？”軒轅駭然，半晌才道：“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個敵人的劍法之快已達到了難以想象的地步！”說到這裏，軒轅倏地想到了滿蒼夷，如果以滿蒼夷的速度和劍式，想來若要做到這一點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是的，這個敵人的劍法的確已經快到了無可想象的地步，如果是面對這樣的敵人，不知道公子可有什麼樣的經驗以對？”�通吸了一口氣，詢問道，顯然這是一個連他自己也無法解決的問題。　　軒轅不由苦笑了笑道：“如果對於一個速度快至如斯的人，我惟一的一個辦法那就是裝死！”　　“裝死？”所有人都禁不住同時驚問，更覺得好笑。　　�通愣了半晌，獃獃地望着軒轅，似乎對軒轅竟然說出這樣一個結果感到惑然。　　“是的，若是我，便只好裝死以對。我實在是無法去抵抗那神出鬼沒的速度，最好牽制他的方法便是以靜制動。當你躺在地上之時，你所受攻擊的面積和方位就已達到最低限度了。因此，我們可以更專註地去面對敵人，限制敵人攻擊的方位。如果這樣還是擋不住對方的攻擊，便只好真的死一回了。”軒轅無可奈何地道。　　所有的人都表示沉默，並非因為軒轅所說的沒有道理，事實上，軒轅並沒有講錯。眾人都思忖着，如果是自己面對這樣一個敵人之時又該如何去應付，難道也要倒地而戰？對於軒轅來說，這或許並不能算什麼，但是對於講究風度的君子國來說，卻顯得有些大失身分了。　　“裝死，只是無賴才做的事情，我輩豈屑為之？”童旦譏諷道，對於軒轅，他的確是恨得牙痒痒，但在這種情況下，他卻不能夠作出實質的行動，只得在言語之中加以攻擊。　　軒轅並不動怒，甚至連反駁的意思也沒有，只是不屑地笑了笑，以显示對童旦的最大輕蔑，使得童旦的臉色都氣綠了。　　“不知道童長老又有什麼樣的高見呢？”�通扭頭吸了口氣，向童旦詢問道。　　童旦一時啞然，半晌才道：“在根本就沒有與敵人見過面之時，我想任何的推斷都是不符合實際的。　　如果這個敵人的速度真的快到了極致，那我們根本就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現，會在什麼方位出現，作出怎樣的攻擊。因此，我們這一刻所研究的對策可能會到時候全都用不上，這很有可能。”　　“長老說的也對。但誰能知道，這個敵人是什麼身分呢？”�通問道。　　眾人再次陷入了沉默之中，�通的真正目的也許就是想找出這個兇手的真正來歷，不用說也知道，這樣一個隱藏在暗處的神秘敵人的確會讓君子國中人心難安。　　“難道昨夜便沒有人發現這個兇手的蹤跡？”軒轅問道。　　“或許有，或許也沒有，因為昨夜潛入君子宮的並不只一批人，因此，我們也不知道所見之人是否就是真正的兇手。”�通沉聲道。　　“而那四名死去的兄弟之中，有兩名的劍術可距虎煞相媲美，也是屬於八煞中人，但是他們也在同一時間幾乎沒有作大大的掙扎，便死於敵人之手！”思過指了一下左邊的四具屍體，聲音有些沉鬱地道。　　“他們也是八煞中人？”眾人頗着思過所指的方向望去，都掩飾不住內心的驚駭，剛才虎煞的武功他們是親見的，如果說兩個如同虎煞一般的高手，也在片刻間為敵所殺，那這個敵人實在是大可怕了。　　“難道他們致命之處便是眉心那火焰的印記？”　　軒轅卻找不到這四人身上的傷痕，但發現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眉心有一道火焰的印記，是以開口問道。　　“是的，他們全身都找不到致命傷，甚至找不到半點傷痕，只是眉間有一道火焰的印記，我發現他們的腦中似乎受到了巨烈的震蕩，這也是他們致命的原因。”　　�通淡漠地道。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這種手段應該是火神祝融氏的傑作。”童旦突然道。　　�通似乎並沒有感到很意外，軒轅卻吃了一驚。　　如果祝融氏也來了這裏，不可否認也定是為了奪取薰華草，那樣一來，這裏的局面就會變得更亂了，也似乎更有趣。同時，軒轅仍有些不明白，為何�通要帶他們來看這些屍體？　　難道就只是為了讓人知道有高人入侵君子國嗎？　　君子國有強敵來犯，告訴外人，這又有什麼好處？這確實是讓人費解之事。　　軒轅並不想為這些事情想得太多，那似乎完全沒有必要。在這一刻，他並不是自由之身，根本就不必為這些事分心。　　※※※　　在寄存屍體的地方，軒轅並沒有停頓多久，讓軒轅感到意外的卻是假聖女竟然要與他切磋武功。　　軒轅自然知道，假聖女的所謂切磋只是說給�通聽的，軒轅相信她不是傻子。　　尤揚也為之色變，但�通卻同意了，他也有些無可奈何。不過，他仍抬出了柳洪，聲稱柳洪極想見到軒轅，遺憾的卻是�通又一次為假聖女說話。不過，這也為軒轅做了一點好事，那便是在與假聖女切磋后還要去柳洪那裡，這樣至少是為軒轅多加了一個借口。　　軒轅也就只好向尤揚無可奈何地笑了笑，在這個地方，他並沒有太多自主的權力，便像是陷入了籠子之中的鳥雀。　　思過和�恩對軒轅的印象很好，至少軒轅的強幹使他們生出欣賞之意。君子國之中，存在妒才心理的人很少，這裏的每一個人不僅僅都修習武功，更在品行的修養上有很深厚的功底。是以，絕不會妒才，這也是君子國好讓的原因所在。　　此刻假聖女要留軒轅指點武技，他們自然也好意地贊同了。　　尤揚雖然心中奧惱，但卻又不得不裝出笑臉同意，道：“你安心地去吧，下午我讓人來接你。”　　“那就有勞長老了，另外，我朋友的事情還望長老多出力氣。”軒轅心中已有主意，淡淡地應了一聲，這才轉頭向假聖女道：“我們走吧。”　　假聖女嫣然一笑，反問道：“你還有朋友在君子國嗎？”　　“自然是有。”軒轅並不否認。　　尤揚自然知道軒轅指的是�燕，但這的確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渠瘦人竟然出動樂極七代綁架�燕，可見他們對軒轅和�燕是多麼的重視，自己也不能肯定就可以救回�燕，不由苦笑道：“我會儘力的。”　　軒轅豈會不知道這件事情的難度？尤揚如此說反比肯定的回答讓他心安，他也明白這件事情的難度，尤揚說他沒有把握反而是一種真誠的說法。

# 第七章 聖女施媚

　　“知道為何我要將你留下嗎？”假聖女漫不經心地問道。　　“聖女難道不是要與軒轅切磋武功嗎？”軒轅緊跟在童旦之後，故作不解地問道。　　“你真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假聖女“撲哧”地笑出聲來道。　　“其實，我只是一個笨人。”軒轅仍裝作不知其意地道。　　“哦，不會呀，我倒覺得你比狐狸還精。”童旦也嘿然笑道，語意之中多了幾分憤忿和揶揄。　　“那是長老過獎了，如果我真有這麼精明的話，也不會弄成眼下這番模樣了。”　　軒轅絲毫不在意地道。　　“長老便留在外面吧，我想跟軒轅公子單獨談談。”假聖女突然說出一句讓軒轅和童旦都感驚訝的話。　　“聖女！”童旦大感意外，欲說什麼，卻被假聖女伸手制止。　　軒轅悠然一笑，信步隨假聖女行入一光線極為明亮的青磚瓦房，這是軒轅在君子國之中所見的最多的模式，他有些不明白這些磚和瓦是怎樣煉製出來的，不過這種房子很整潔利落，整體之上極為美觀。事實上，他在神谷中，也見到過這種類似的房子結構。　　屋子之中的結構也是極為整潔清雅，幾張木幾和木椅有序地陳列着，屋子中央的木幾之上擺放着一個由虎骨拼搭的圖型，看不出像什麼，也並非很美，但卻有着一種莊嚴、沉穩、霸烈的氣勢，與這屋子之中的布置有一種難得的協調感。　　由此可見，布置此屋之人，倒是極為獨具匠心。　　“坐吧！”假聖女淡淡地道。　　軒轅洒脫地坐在距假聖女不遠之處的虎皮大椅上，他倒想看看這個美麗的女人想玩什麼花樣。　　“你今天的表現的確很礙眼。”假聖女淡漠地道。　　“不應該用‘礙眼’這個詞吧？你應該說今天我表現很搶眼……”　　“這又有何不同？”“對於你來說，當然沒什麼不同，而對於我來說卻有些區別。”軒轅聳聳肩道。　　“那是為何？”　　“因為我們的立場並不一樣，甚至可以說，你與其他人的立場也都不一樣，所以也就有了區別。”軒轅並不避諱地道。　　假聖女的臉色微變，冷然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因為死的是你的護衛，而不是本身就生在君子國中的人，這就是區別。”　　軒轅一時之間並不想點破。　　假聖女的臉色稍好，眼神古怪地對視着軒轅，淡漠地道：“你似乎說錯了，他們自進入君子國后，便屬於君子國的子民，這之間是不存在區別的。”　　“那只是你說的，事實上誰心裏都明白。”軒轅一時間也摸不清對方在想什麼，不過，他只覺得在對方的眼裡存在着一種勾魂攝魄的力量。當然，軒轅並不在意，他對對方的媚術並不是一無所知。至少，在桃紅那裡得到了許多的經驗，甚至他也已經懂得媚術的基本特徵。因此，他根本就不在乎假聖女的媚眼，何況，假聖女並沒有施展出真正的媚術。　　“其實你根本沒有必要這樣的，你這般做法只會讓人對你更加註意。我想，這樣對你絕沒有好處。”　　假聖女淡然道。　　“那聖女認為怎樣才對我有好處呢？”軒轅反問道。　　“我想你來君子國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出風頭吧？”　　“何以見得？”軒轅反問道。　　假聖女故作神秘地笑了笑，道：“其實在我來君子國之前便已聽說過你的大名。”　　“這並不值得奇怪，我猜想聖女大概是自九黎族人的口中所探得的，不知我的猜測可對？”軒轅似笑非笑地望着假聖女，緩緩地道。　　假聖女神色大變，犹如一隻伺機欲動的猛獸，冷冷地與軒轅對視着。　　軒轅不作絲毫相讓，意態瀟洒地與假聖女相對視。　　半晌，假聖女才突然道：“你果然比我想象的還要難纏！”　　“也不見得，我只是運氣較好而已，每次都是將死未死，只不過，比起你們來說，我就要差多了。”　　軒轅冷笑道。　　“你都已知道……”說到這裏，假聖女突然一頓，似乎恍然地笑了笑道：　　“我倒忘了即使我可以瞞得了任何人，卻瞞不過你們。”　　“其實你早應該知道，�燕是不是你們派人擄走的？”軒轅冷然問道。　　“就算告訴你也沒有用，這件事情根本就不與我相干。不過，如果你真的很愛她的話，倒有一個方法可以讓她重獲自由。”假聖女笑顏如花地道。　　“什麼方法？”軒轅冷冷地逼視着對方問道。　　“你成為我們的一員，在我們種族之中，也絕對不會虧待你這樣的人才。我可以擔保，沒有人再會追究你過去對我們所造成的損失。”假聖女斷然道。　　“如果我不呢？”軒轅冷然反問道。　　“你相不相信我完全可找個理由在君子宮中殺了你……”　　“你相不相信我也有能力讓你們身在君子宮中的人全軍覆滅？包括童旦和你！”　　軒轅打斷假聖女的話，狠絕地反問道。　　假聖女一時給呆住了，軒轅的話讓她很是驚訝和震驚，她不知道軒轅為何會如此肯定，如此自信，面對着軒轅那灼灼逼人的目光，她竟有些勢弱之感。　　“你以為你說話這裡會有人相信嗎？”假聖女反問道。　　“至少柳洪不會放過任何機會。”軒轅淡然自若地笑道。　　假聖女啞然，事實上，尤揚與軒轅同時出現之時，假聖女便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是以，當軒轅此刻提出，她又不能不細思其中的可能性。　　她不明白，軒轅是怎麼和尤揚走到一起的，他們之間是如何認識的？雖然她在君子國之中只呆了那麼幾天時間，可是她卻明白尤揚和柳洪的關係，也明白尤揚是君子國之中舉足輕重的人物。有時候，她又不得不佩服軒轅的能耐，竟然可以做到這麼快便在君子國之中有所行動。　　“你知道這樣做對你絕對沒有好處……”　　“可我知道不這麼做的話，同樣對我沒有好處。”軒轅打斷假聖女的話，冷然道。　　“你們想達到的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此刻她根本就不可能回到你的身邊，你也根本沒有談條件的權力！”假聖女冷笑道，旋又道：“其實你的本意根本就不是送�燕回君子國做聖女，而是為了薰華草，我可有說錯？”　　軒轅的神色並沒有任何變化，假聖女知道這一點他並不感到很意外，因為自他知道桃紅乃是假聖女的師妹之後，桃紅所知道的她自然也會知道。是以，軒轅並不覺得意外，只是低低地笑了笑道：“你既然明白，那是再好不過了，我絕不會放過我可能會得到的利益。”　　“哼，就算你得到了薰華草，就能解開你那些朋友的禁制嗎？真是笑話，何況，在這眾多高手之中，你根本就不可能有機會得到薰華草！”假聖女不屑地道。　　“那是我的事，除非你們能夠解除我那群兄弟的禁制，恢復他們的神志，否則的話，我們只能在未來的路上拼個你死我活！”軒轅冷然而堅決地道。　　假聖女輕輕地搖了搖頭，有些憐憫似地笑了笑，道：“我發現你很天真，就憑你這點力量，根本就不可能與我們相抗衡，便是傾你龍族所有力量，也不過只是薄弱得可憐。你可知道，你所面對的將不僅僅是九黎族的人，而是整個東夷族數以十萬記的子民。而且，這之中的高手，你只是見識了其中最低層的人物，還有比你所見到更厲害十倍，甚至數十倍的可怕人物，你這樣做，只是無謂的送死！”　　軒轅雖然心頭微驚，但嘴巴之上卻絕不肯示弱，道：“生與死這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只不過是遲早問題，既然上天生我，我便不能浪費自己的生命，與其慢慢老死，何不選擇轟轟烈烈地戰死？軒轅從來只認自己的理，也不想去計較太多，這樣才可能活得更有意義，難道你不這樣認為嗎？”　　“如果我可以答應你的條件，你可否與我們合作呢？”假聖女語調突然一改，媚眼如絲地輕語道。　　“你肯放掉�燕和花猛他們？”軒轅微有些意外地問道。　　“但你必須保證助我們奪得薰華草。”假聖女補充道。　　“可誰又能保證你說的話能算數呢？”軒轅冷然反問道。　　“至少，我可以在你助我之前兌現一半的承諾。”假聖女極為肯定地道。　　“哦。”軒轅感到有些驚訝，但又問道：“你是說只是放了�燕而已？”　　“這僅是一半之中的一部分。”假聖女道。　　“那你的這一半又是指什麼？”　　“我先不想說出來，只是想知道你是否是有誠意合作，如果你真的有誠意合作的話，一切都好說。”　　假聖女露出一絲得意的神情道。　　軒轅冷冷地逼視着假聖女，驀地發出一聲輕笑，道：“你認為我怎樣合作才算是真正的合作？”　　“這很簡單，你，領着你的那一群戰士臣服於九黎，這一切便很輕易地可以解決，而眼下，你的任務便是與我們一起聯手對付火神祝融氏和那群神秘的高手。”　　假聖女淡淡地陳述道。　　軒轅不由得打了個冷戰，要他去對付火神祝融氏，那的確是一件很艱難的事情，同時他也明白假聖女的意圖，在眼下九黎族的高手之中，應該沒有誰是火神祝融的對手，抑或，他們並沒有對付火神祝融和那神秘劍手的把握。　　軒轅當然知道那神秘的劍手很有可能是滿蒼夷，不過，他自問敵不過滿蒼夷，更別說祝融氏，眼下假聖女之所以與他談和，只是想利用他去對付強敵而已。　　“好了，我不想再在這個問題上與你多談，沒事的話，我想走了。”軒轅語氣一轉，顯得極為冷漠地道。　　軒轅的突然轉變使得假聖女為之一呆，有些吃驚地望着軒轅，驀地站起身來，冷冷地道：“我從來都不會去勉強一個人做他不願意做的事情，你請吧！”　　軒轅洒脫一笑，立身便頭也不回地向屋外行去，他實在不想再在這裏浪費太多的時間，所有的時間都是非常寶貴的。同時，他也明白，對方並不敢真的殺死�燕，因為，他仍是九黎人或渠瘦人所要對付的大敵，而�燕正是這群人身上的一個籌碼。就算不是如此，軒轅也絕對不會向九黎族人屈服，他更不能讓他的龍族兄弟也跟着自己屈服於九黎族，是以，他寧可拒絕。　　門突然大開。　　那曾是被假聖女緊閉的大門，在軒轅便要步至大門口之時突然大開。　　風聲突起，軒轅沒有回頭，他已知道在他與假聖女之間已經多出了四名高手，這些人來自哪裡，他並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是依舊以一種雍容之極的步子向敞開的大門逼去。　　大門口，步入的是兩名光頭之人，光光的頭皮閃爍着一種油質的光彩，就如那黑亮的眸子之中冷厲而鋒銳的目光。　　軒轅冷冷地笑了笑，他自然知道這是怎麼回事。　　是以，在他快要與對方接觸之時，倏地後退。　　軒轅的倏然後退，的確讓人意外，至少那兩名自門口步入的光頭很意外，他們本會估計軒轅會直闖門口。　　軒轅動，光頭自然跟着動，他們是飛撲而上，在他們撲身之時，軒轅發現了兩柄古怪的兵刃，似劍非劍，似刀非刀，這使軒轅想起了白虎神將的古怪兵刃。　　這兩件兵刃有共同之處，卻並非相同的兵刃，皆因這兩柄兵刃不長，而且在刃身之上更有着數個棱形的方孔，刃背上還有幾根齒狀之物，便像是鱷魚的半張帶齒之嘴。　　“你怪不得我，是你逼我這麼做的！”假聖女的聲音之中顯出了幾分無奈和冷漠。　　軒轅根本就不屑聽她的廢話，只是冷哼了一聲，在身後的四件兵刃同時攻上來之時，他後退的身子突然以幾乎以不可能的方式逆沖向自門口逼近的光頭。　　軒轅的這一突然改變幾乎是完全沒有規則，甚至是有些不合情理的，但是他的確做到了由空中轉向，而且是那麼自然，那麼輕鬆利落。　　每個攻擊軒轅的人都驚訝地發現，軒轅在一退一進之際，根本就未曾在虛空中有任何落足，也就是說，這一退一進本就是一個完整的動作，而這完全是一種違反常規的表現。但此刻沒有人會去計較這些，所計較的只是如何擋開軒轅的回擊。　　光頭的兩件怪兵刃在軒轅的眼裡似乎有很大的空隙。　　事實上，這兩件兵刃之間的確存在着極大的空隙，而這正是軒轅的策略，如果軒轅不先退引得這兩人全力進攻的話，那麼這兩個光頭定會全神貫注地防備軒轅闖門。那樣，這兩個人的防守幾乎不會存在着任何空隙和破綻，但軒轅一退再進，立刻使得兩個光頭陣腳大亂，不顧防守地搶攻，這樣在兩人攻擊的招式之中就難免會存在着破綻。因為他們根本就想不到軒轅是以退為進，而且在進退之間達到如此玄妙之境。是以，他們在攻擊之時便難免會生出破綻，但當他們發現這一點時，已經有些遲了。　　是的，的確有些遲了，軒轅的速度快得駭人，在他算準的一切程序之中，他絕對不會給對方任何機會。　　“砰……砰……”軒轅並未撤出刀劍，只是出拳，從兩個玄奧刁鑽之極的角度出拳，在那兩件怪刃將要合併之時，重重地擊在兩個光頭的胸口。　　“呀……”光頭碩大的身軀根本就身不由己地向門外狂跌而出。　　軒轅低嘯一聲，腳尖一點，速度再增，犹如射出的怒箭一般掠過兩個光頭的軀體，向大門外投去。　　門外的空氣沉悶得駭人，那是一種如死般沉寂的壓力，又像是深植入人心的大山。　　當然，那是一種感覺，心被大山壓伏着的感覺，而這一切，只是因為一隻拳頭。　　是的，一隻拳頭，一隻戴着一顆藍色寶石的拳頭。寶石的光彩便若地獄中陰森的幽光，有着無與倫比的詭異。　　在軒轅破門而出的一剎那，那隻拳頭由小變大，然後幾乎塞滿了軒轅所有的視線。　　軒轅着實吃了一驚，自一出大門，他的精神便為這守候在門外的一拳給封鎖了，這是他自刑月的獨龍拳之後見過的最為可怕的一拳。　　這其實是一個早就設計的殺局，軒轅心中怒極，這群人竟然要不顧一切地擊殺他，而且敢在君子宮之中下手，這的確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過，他也明白，假聖女最後不得不孤注一擲。只是因為他的威脅性太大，而此刻他更明白，他所代表的已不只是自己的命運，�燕的命運也是與他緊密相聯，只要他一死，�燕的利用價值也便沒有了。而假聖女完全可以編出一堆要殺他的理由，到時候雖會引起柳洪和尤揚的攻擊，但是那時的威脅比起軒轅活着的威脅要小多了。而且，誰擁有軒轅這樣一個敵人都不會睡得安穩，沒有人會未卜先知軒轅下一刻會有什麼樣的計劃來對付他們。　　九黎族與軒轅交手並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雖然他們在人力物力上都佔了絕對的優勢，可是每每在軒轅的手中鎩羽而歸，這並不是說軒轅的武功多麼可怕，而是軒轅這個人的腦子實在不是一般人可以揣度的。　　是以，童旦和假聖女決心要殺掉軒轅。　　一直以來，幸運之神似乎一直都伴隨着軒轅，每每讓軒轅得以死里逃生，這是一種運道。當然，對於軒轅的敵人來說，這也是一種壓力――宿命的壓力。　　這也成了他們不能不殺軒轅的理由。　　出手的人是童旦，居然勞動童旦親自出手，可見這群人是多麼看得起軒轅。　　軒轅此時才真正見識了童旦的可怕，這是一個比帝恨更為可怕的老頭，只看這一拳便可知道，帝恨與童旦之間的差距。　　一拳必殺，這裏畢竟不是九黎人的地盤，是以童旦這一拳便成了必殺的一拳，不管是不是他小看了軒轅抑或是其它的原因，他都想以最短的時間置軒轅於死地。　　“鏘……”軒轅刀未拔而自動破鞘而出，像是被一隻無形的大手所操縱，幻出千萬道光影，然後軒轅出手了。

# 第八章 刀擁靈魂

　　軒轅出手，只是緊握住刀柄，渾身便如吸血的水蛭般漲大起來，刀芒更盛。　　四下皆暗，只因軒轅一刀在手，刀奪天光，日月無華，只有一道流彩自軒轅那膨脹的身體之中湧出，游過刀身，才使得刀身透出紅色，發出熾熱的氣焰之時，他已撞向了那隻遮掩了天空的拳頭。　　這是軒轅自己也未曾想象到的一刀，更脫出了他往日對刀的想象之外，他只感到在對方那讓人窒息的壓力之下，體內似乎有某種難以言喻的東西在復活，在奔涌，在騷動，然後他背上的刀便因此而飛了出來。　　這是從來都未曾有過的事，他感到自己的刀似乎在剎那間擁有了生命，擁有了靈魂，而且似乎明白主人的心意脫鞘而出。　　這種感覺舒暢之極，就像是一個劇烈運動之後的人在接受全身按摩，而這種感覺，軒轅在面對刑月那一拳之時也曾有過。只是，這一刻比那一次要強烈多了，而且他的承受能力比那一次更強。是以，不再有那一次略微痛苦的感覺，反而有種難以敘說的舒暢。　　軒轅的刀，讓所有人都心驚，但心驚並不能阻礙這一刀的攻擊力。　　“轟……”軒轅犹如觸了電般地倒撞而回，犹如怒潮般的氣勁在刀鋒上爆開，他幾乎無法把持自己手中的刀，等他反應過來時，身子已經撞塌了一堵青磚所築的厚牆，再一次退回了大屋之中。　　最吃驚的卻是童旦，他竟也無法控制地跌退八步之多，在拳背之上竟出現了幾顆細微的血珠，這是他從未曾發生過的事情，他感受到了來自刀鋒上那充滿爆炸性的衝力力，幾乎要將他的身體撕裂。　　如果說這股力量是來自軒轅的身上，那這個人實在是太可怕了。童旦來不及細想，便聽到一陣掌聲自院外傳來。　　“好，好精彩的一擊，簡直是妙到毫巔！世上居然有如此好的刀式，還有如此好的拳法，真叫我尤揚大開眼界了！”尤揚的身體不知何時已經出現在院牆之上，與之並排的還有一位神色冷峻的年輕人，神態倨傲，一雙閃爍着幽光的眸子在童旦身上掃了一眼，又落在迅速自那破牆洞中行出的軒轅身上，神色間卻變得緩和與欣慰。　　“小王子！”童旦和那幾名護衛一見那年輕人，忙恭敬地呼了一聲。　　來者正是尤揚和柳洪，只是眾人沒有想到他們竟然不走正門，而選擇翻牆而入。　　軒轅心頭微松，冷冷地向身邊小心戒備的四名高手瞪了一眼，漠然道：“演練結束，你們好好地保護聖女吧！”　　假聖女這時也自屋中款款地行了出來，風情無限地望了柳洪一眼，很溫和地叫了聲：“洪弟，怎地親自過來呢？”　　“我是過來給姐姐請安，當然也是想來請軒轅公子過去指點我幾招武功，因此，我自然得親自來了。”柳洪說話間自院牆上飄落，並不再看假聖女，反而徑直行到軒轅的身前，在童旦和假聖女大感尷尬之時，笑着道：“軒轅公子果然名不虛傳，世間竟有如此好的刀招，真是難得，你可一定不能藏私哦。”　　軒轅望了童旦一眼，悠然一笑道：“童長老，我們今天只好到此為止了，下一次我們再好好地切磋切磋！”　　童旦居然臉也不紅一下，很自然地笑了笑道：“歡迎歡迎。”　　軒轅也不得不佩服童旦的臉皮厚和鎮定，在這種情況下，居然能夠不動聲色。　　當然，那假聖女的表情也是若無其事，可見這個女人也是個極不簡單的人物。不過，至少暫時軒轅不用去面對這幾個陰狠的敵人，不由暗贊尤揚來得及時，同時伸手在這初次見面的柳洪肩頭輕拍了一下。他對這個年齡與自己相差無、英俊飄逸的年輕人倒是多了許多好感，至少，在這一刻，這個年輕人表現得很好。　　“好吧，我們可以走了。”尤揚目光輕蔑地掃過那兩個嘔着血水自地上爬起來的光頭一眼，淡淡地道。　　“不送了！”假聖女淡漠地道，她卻發現童旦的拳頭再一次握緊。　　軒轅傲然一笑，與柳洪並肩向院子的大門之外行去，連眼角也沒有瞟一眼童旦。　　“我等會兒再讓工匠來為聖女將這破洞修補好。”尤揚淡然說了聲，扭頭也跟在軒轅之後行了出去。　　院子之外有許多聞聲趕來的君子國劍手，或許是因軒轅和童旦剛才那一擊的爆炸力道太強，是以驚動了許多人。不過，此刻全被柳洪和尤揚給喝止了。在片刻之間，這裏又由熱鬧化為寂靜，僅留下童旦和假聖女諸人在愣着發獃，也沒有人能夠感受到他們心中的沮喪。　　※※※　　“你的朋友有了下落。”尤揚突然道。　　軒轅一喜，道：“這幺快，在哪裡？”　　“我們一發現渠瘦和花蟆人，就已經派人封住了那裡的所有路口。”尤揚道。　　“太好了！”軒轅也感到有些意外，尤揚辦事的效率的確很高，這讓軒轅不能不感激，由此可見，尤揚並不是在自己讓他去幫忙之時才行動，而是在很早的時候就已開始查探�燕的行蹤。這是一個有心人，是以，軒續對尤揚的印象稍有改觀。　　“那妖女沒敢拿你怎樣吧？”柳洪突然問道。　　軒轅一愕，他聽出了柳洪語氣之中的殺機和冷漠，顯然尤揚已經將一切都跟柳洪說了。而柳洪在那院子之中竟然表現得如此冷靜，由此可見柳洪的心思也是個極為深沉之人。對眼下的這個年輕人，軒轅真的收起了輕視之心，道：“她想對付我，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畢竟這裏乃是君子宮。”　　“你要小心童旦這個人，這老頭的武功一直都深藏不露，功力之高絕便是聖王都不敢輕忽。”尤揚提醒道。　　“但我知道，剛才那一拳，他盡了全力！”柳洪肯定地道。　　“不錯，他應該是盡了全力，我能夠不死只是靠一些僥倖所至。”軒轅由衷地道。　　“可是你卻與他硬拼了一招！”尤揚似對軒轅極有信心。　　軒轅不由得微微苦笑，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每一次出刀都能夠激發出體內的潛力。那是一件很難說清的事，而他在這近年之中，也只是偶爾能夠激發出自己體內潛在的力量，那必須是在一種密閉強大的壓力或是強霸的氣勢下，方能夠完全激發出體內潛在的能量，抑或是局部的能量。但今日這一招，軒轅根本就沒有佔到半絲便宜，甚至被震得氣血翻湧，難以把持，而童旦只是以空拳對刀鋒，這之間的差距顯而易見。那日軒轅與刑月交手，還可將刑月震得吐血而去，相比之下，童旦比刑月不知道厲害多少，可是這童旦究竟是什麼人呢？　　“不錯，軒轅公子的那一刀的確是驚天地，泣鬼神，沒想到天下間居然能有人將刀法練到這種境界！”柳洪由衷地道。　　“只是仍然比童老兒遜色一籌，別忘了，他並沒有動用任何兵刃！”軒轅嘆了一口氣，提醒道。　　尤揚此刻才似乎想起了這樣一個大問題，憑軒轅剛才那幾乎無堅不摧的一刀，竟然被童旦以肉拳擋了下來，這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而這個問題也的確很難說。　　那麼，童旦如果出兵刃呢，那他的兵刃又是什麼？　　“也許，他根本就不會動用其它的兵刃也說不定了。”柳洪猜測道。　　軒轅苦笑道：“但願如王子所猜，那樣我們又多了幾分勝算！”　　尤揚和柳洪也為之啞然，事實上，誰都知道，猜測永遠都只是猜測，不可能是最後的結果。　　“不知尤長老是如何發現我朋友下落的？”軒轅轉換話題問道。“你忘了樂極七代的極樂神弓嗎？”尤揚反問道。　　“啊，那張奇弓現在哪裡？”軒轅也陡地想起那張可怕的弓來，如果那張弓再回到樂極七代的手中，只怕他再戰樂極七代之時便有難了。不過，如果自己得到這張神弓之助的話，也會省去許多的力氣，是以他才會有此一問。　　尤揚苦笑道：“我也不知道那張弓現在落於誰的手中，不過，我知道自己和樂極七代一樣，被一個神秘的對手給耍了。”　　“我記起來了，極樂神弓應該是在那廢墟之下。”軒轅記得昨日自己自那屋子之下爬出來之時，並沒有帶出那張弓。　　“我早就知道，但是卻被人捷足先登了。”尤揚苦笑道。　　“被人捷足先登了？”軒轅惑然問道，他記得昨日尤揚帶他和斗鵬離開之時，還留下了一批人在廢墟中，難道這群人不是在廢墟中發崛神弓？只是，他並沒有把這個疑惑說出來而已。　　“說起來也慚愧，當時，我的確是派人去翻開廢墟，可是卻根本找不到神弓的影子。”尤揚無可奈何地道，他知道軒轅有些懷疑他所說的話。　　“哦。”軒轅依然不信。　　“因為早有人自地底下取走了神弓，當我們發現廢墟之下並無神弓之時，卻發現了一個地洞。因此，我猜想定是有人借地洞取走了神弓。”尤揚道。　　“借地洞取走了神弓？”軒轅沒有理由不相信尤揚的話，尤揚話語和表情都絕不可懷疑之處，但他卻在猜測這究竟是什麼人所為，誰又能夠將地洞挖得這麼准呢？除非是吸血鬼再生，可是這可能嗎？軒轅不由得也有些迷茫。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地道，像是一隻巨大的爬行蟲自地底下爬過。地道不僅不明顯，更顯得有些淤塞，真的很難想象有什麼人從中爬來爬去。”尤揚搖頭道。　　軒轅不由得更驚，連他也有些懷疑是吸血鬼所為，但青丘人卻說吸血鬼被自己殺死，難道真的是這樣？那這個拿走極樂神弓之人又會是誰呢？　　“會不會是花蟆凶人乾的？”軒轅問道。　　“我想應該不會，花蟆人中除了吸血鬼有這個本領外，其餘的人應當沒有這個能耐，而且，就算吸血鬼也不可能做到讓我們毫無所覺，因為這之中的時間很短。”尤揚肯定地道。　　“哦，可是，我發現幾乎所有花蟆人都能夠做到借土而遁，這又是怎麼回事？”　　軒轅不由得惑然問道。“這群人只不過是能夠借土而伏而已，並不是真的能借土而遁。”尤揚解釋道。　　“我看不出這之中的區別。”軒轅道。　　“區別自然是有的，吸血鬼可以自地面之下迅速遠遁，而其他人卻沒有這個能耐。”柳洪道。　　“哦，可是，這個世上有誰還會身具這種異能呢？”軒轅惑然不解。　　“是以，我們都被這個人給耍了。”尤揚無可奈何地苦笑道。　　“不過，渠瘦人也因此而暴露了行蹤，我們是跟蹤那幾個尋找神弓之人才發現他們的所在。”柳洪道。　　“哦。”軒轅這才恍然，不過，他也並不想花太多的時間去細想這之中的許多問題。畢竟，此刻君子國中南來北往的高人大多，他已經沒有閑暇去深思極樂神弓的事了，目前最為重要的仍是�燕的下落。　　雖然，有些時候這個小女人也很有用處，可惜此刻這個小女人卻成了極大的累贅，當然，軒轅決不會這麼想。否則，他也便不叫軒轅了。　　※※※　　老宅，君子國中人口最為密集的地方。選擇這樣一個據點，讓軒轅有些惑然和不解，但他自不會懷疑尤揚。　　至少，在他仍有極大利用價值之時，尤揚不會害他。　　今日的天氣似乎特別熱，這有些異常，當然天氣並不影響人的心情，更不會影響一件事情的本質。　　老宅，依然是不清靜，這裏也是各商販叫賣的好場所，就因為這裏人口密集，便像是一個集市。這裏比之共工集似乎都有過之而無不及，其實，這裏的交易很簡單，也很直接，總有那麼一群人來來往往，各得所需而去。　　軒轅自是不敢輕視這群交易者，甚至很警惕這群人，事實上，在君子國之中，除了�燕他不用提防外，其他的任何人都很有可能置他於死地，包括這裏的交易者。　　誰也不能保證，這群人之中沒有渠瘦殺手，沒有花蟆殺手，沒有九黎殺手，因此，不由得軒轅不提防、不小心。　　尤揚和柳洪似乎早就想好了這些因素，因為他們也不能夠肯定這許多交易的人中沒有渠瘦人或是九黎人。所以，他們一開始便準備了幾頂深沿寬邊的帽子，將其面容的一大半給掩在帽子之中。　　老宅周圍的道路並不是很寬闊，特別是被交易者添塞之後，這一刻更是如此，因為此刻正有兩個人橫在道路之間爭吵。　　“我一定要退貨，這張虎皮都破了五個洞，卻還要我那塊美玉交換。你現在把玉還給我，我不交易了。”　　“嘿，誰叫你當時沒有看清楚？當時我就叫你選好，現在又跑回來退貨，沒這回事，誰知這幾個洞是不是你弄破的？”　　“你放屁，這幾個破洞邊的虎毛都有些微焦，明顯是被火燒破的，誰都可以看得出不是新痕。”　　“你敢罵人？”　　“罵人又怎樣？”　　“簡直是找死，竟敢罵我！”兩人竟推扭起來。　　“怎麼，你打人了，你敢打人……”此刻一旁交易的人群之中立刻站出了十多人，顯然那個以美玉交換虎皮之人的同伴。此刻同伴有事，他們自然全都來幫忙。　　“你們想以多欺少，兄弟，你別怕……”立刻又有一幫人沖了出來，這些人有的手中拿着木棍、扁擔，也有的拿着鐵器。　　片刻之間便結成了對立的兩伙人，更是將道路堵塞得水泄不通。　　軒轅不由得向尤揚望了一眼，柳洪也感到意外。　　不過，這種場面並不是很意外，以前也曾發生過，只是很少有這麼兩伙人鬧起來。　　“他娘的，這群人竟然敢在君子國中鬧事！”尤揚氣憤地低罵道。　　“我去叫護衛來……”　　“不要，我們不能驚動敵人！”尤揚阻止柳洪道。　　“就讓我去分開他們好了。”軒轅眉頭一揚，沉聲道。　　“你去分開他們？”尤揚反問了一句。　　“那樣我們還不是會暴露身分？我看我們還是繞道過去吧。”柳洪道。　　軒轅正要回答，那兩群纏鬥的人全都遊動起來，向他們立身之處移動。　　“看來是不制止他們不行了。”尤揚也為之大惱。　　軒轅有些想笑，場面越鬧越亂，這群人打架很快便殃及其他做交易的人，使得眾人紛紛收拾東西迴避，有的來不及收拾，物品被踩，被砸得一塌糊塗，於是這人一怒之下，也加入了打架的行列了。　　軒轅三人還來不及抽身而退，這群毆鬥的人流便已如漫漲的潮水般卷了過來。　　軒轅和尤揚三人當然有能力躲開，但是他們卻不想太過暴露自己的武功，是以，他們並不作出什麼快速的反應。　　“打死你這賊種……竟踩了我的東西！”　　“呀，他娘的……打老子腰……他娘的，不要打老子臉……”　　這條不寬的街道頓時亂作一團，棍棒夾擊，一片混亂，叫嚷聲、打罵聲、痛呼聲、棍棒交擊聲、貨物翻倒聲、夾亂的腳步聲……雜在一起組成了一陣讓人汗毛直豎的喧囂。　　“砰……”一根沒頭沒腦的大棍橫向飛往軒轅，這群人全都打紅了眼，竟然根本不顧被打的目標是誰。　　木棍在軒轅的手腕上震成了三截，那人一愕之際，軒轅已在他的肚皮上捅了一腳。　　“呀……”那漢子來不及反應，碩大的身軀倒跌而出，竟一連撞倒了三名大漢，更撞斷了一根扁擔。

# 第九章 無火自燃

　　那漢子身邊的另一人一驚，扭頭髮現軒轅正在拍着手腕上的灰塵，不由怒吼道：“他娘的，敢下這樣的重手打我兄弟，老子送你上西天！”說話間手中的扁擔沒頭沒腦地向軒轅腦袋上砸到。　　“裂……”一聲碎響，那漢子倏然間發現自己手中的粗竹扁擔被軒轅抓個正着，而且又突然裂開，像是兩條活蛇一般向兩頭劈分而開。　　那漢子正在大驚之時，他所握之處突地彈開，一股強大力道使得分開的扁擔頭犹如兩隻竹鞭便命地抽在那漢子的手掌上。　　“喲……”那漢子犹如被毒蛇咬了一般，驚得匆忙倒退，而在此同時，他的肩頭也挨了一記悶棍。　　尤揚和柳洪的眉頭大皺，他們自然也遭到了同樣的尷尬。不過，他們出手比軒轅就要狠多了，但卻沒有軒轅的那份利落和直接。　　軒轅的身子犹如一根無堅不摧的鑽子，一邊自人群中橫穿而過，一邊將身邊不分是非的傢伙狠狠拋開，根本就沒有人可以擋得住他的一招半式。不過，軒轅並沒有下狠手，畢竟這些人跟他無仇無恨，只是此刻擋路之舉有些討厭而已。　　走出這群人堆，軒轅已經擊斷了八根粗木棍，四根扁擔，當他再回頭之時，卻發現來路之上的人群倒下了一大片，尤揚和柳洪也跟在軒轅之後沖了出來。　　“他娘的……”有人禁不住大罵，揮舞着手中的斷棍，竟帶着二三十人向軒轅、尤揚和柳洪追來。　　此刻本來相互交戰的雙方竟全停了下來，更似乎找到了共同的敵人，一致向軒轅三人看齊。本來零亂不堪的交戰場面突然靜了下來，所有人全都揮舞着兵器，向軒轅三人飛撲而來。　　這一變故倒是讓軒轅有些意外，不過他很快想到，可能是因為剛才自己見人就打，把雙方都給得罪了，從而使得兩伙人同仇敵愾攻擊他們。　　尤揚和柳洪大惱，“鏘”地出劍，殺機頓時使得大道上氣氛頓時繃緊，強大的氣勢也使準備來攻的人流頓住了腳步。畢竟這群人不是傻子，自然也知道危險，知道形勢不對頭。　　軒轅伸手拍了拍尤揚和柳洪的肩頭，轉身向老宅深處走去。　　尤揚和柳洪也知道不宜張揚，也便還劍入鞘，與軒轅一起大步而去。　　那群相鬥之人望瞭望軒轅三人的背影，又面面相覷，然後不知道誰最先爆出一句：“打……”霎時，這群人又一次亂打起來。　　※※※　　守在老宅的劍士老遠便迎了上來，軒轅看到了他們額角的汗珠。這似乎有些意外。作為一名劍士，以他們的修為應該不會因為今日的悶熱而汗顯額頭。　　天氣的確很悶熱，但太陽的照射並不很惡毒，甚至有些溫和，可就是這樣的天氣卻悶得讓人難以忍受。這股熱氣似乎是自地底蒸騰而起，犹如在地面之上燃起了一團火焰。　　“裏面竟然沒有一點動靜。”一名劍士竟抹了一下額角的汗珠道，臉上更顯出一絲茫然。　　尤揚也感到有些異樣，扭頭向不遠處的一座木樓望去，緊接緩步向那邊移去。　　軒轅又看到了另外幾人的存在，或許只是封鎖這一條路的劍士。很意外，軒轅發現他們的額頭都有汗跡。　　越靠近木樓，似乎越熱，這種感覺很清晰，便是軒轅和尤揚都清晰地感覺到了。　　這種情況只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這裏本身就比別的地方更熱，另一種可能便是在這片刻之間溫度又升高了。不過，軒轅倒覺得今天有點邪門。此際雖已近六月，但在這北方的天氣中，卻如此異常的悶熱，這讓他有些不適。　　軒轅自是不懼寒熱，可是這種悶熱對人的心情會有許多影響。　　“一直都沒有人出入，甚至感覺不到有人存在？”一名劍士惑然報告道。　　“你們一直都守在這裏嗎？”尤揚冷然問道。　　“不錯，我們還去問了其他幾組兄弟，他們也說沒有發現任何情況。”那劍士答道。　　“不，裏面有人，一定有！”軒轅突然肯定地道。　　那劍士訝異地望了軒轅一眼，不明白軒轅為何如此肯定，甚至對軒轅這個人也很陌生。　　“你怎能這樣肯定？”柳洪驚訝地問道。　　尤揚也奇怪地望着軒轅，似乎在等待軒轅的答覆。　　軒轅彎腰摸了摸地面，那帶沙質的地面很熾熱，然後抬頭向那木樓望瞭望，道：“我感應到了那高手的存在，也許，這將是我們所遇見的敵人中最可怕的一個！”　　那立在一旁的幾名劍士訝然地望瞭望軒轅，自柳洪對軒轅的語氣之中，他們知道眼前的這個年輕人很不簡單。但是，他們覺得軒轅的話有些危言聳聽。　　“哦，你感覺到了他？”尤揚有些心驚地望瞭望軒轅，他對軒轅所說的高手竟沒有一點感應，而軒轅說話的那種神態和語調絕不是在做作，因此他有些詫異。　　柳洪也有些不相信軒轅所說的話，對於軒轅的了解，他比尤揚可就要少多了。　　“有沒有覺得這個地方比別處更熱？”軒轅反問道。　　“嗯，是的，這裏的確要熱多了，難道這與木樓有什麼關係？”尤揚點頭道。　　柳洪立身於一個暗角之處，望了木樓一眼，他感覺不出這之間有什麼聯繫，除非是將木樓點燃，那樣大火烤起來可能真的會使溫度升高，可是此刻小樓一點變化也沒有，但他卻認為軒轅所說的定有道理。　　“我懷疑這正是那樓中高人弄的鬼！”軒轅猜測道。　　“這怎麼可能？”一名劍士插口道。　　“那樓中究竟有多少人呢？”尤揚並不是不相信軒轅，可是軒轅所說的確很玄乎，讓他也有些不敢相信。　　“或許我們都受騙了，我的那位朋友不會在這座木樓之中，而且這木樓之中應該不會超過兩人。”軒轅肯定地道。　　“這更不可能！因為我們親眼見到五人入樓，卻一直都未曾出來！”一名劍士急道。　　“軒轅公子可以肯定其中不會超過兩人？”尤揚再次充滿疑惑地問道。　　“也許我的感覺並不是很準確，不過，我相信裏面絕不會是你們所講的四五個人，要麼他們已經變成了死人，但我可以肯定，我的朋友不會在木樓之中！”　　軒轅吸了口氣，堅定地道。　　眾人變得沉默，不僅僅是對這難解的僵局表示沉默，也是對軒轅的猜斷表示沉默，便連尤揚也懷疑軒轅是不是在說傻話，抑或軒轅想耍什麼樣的花招。　　軒轅突然嘆了一口氣，道：“那人已經感覺到了我在試探他。”　　“他發現了我們的存在？”尤揚反問道。　　“他早就已經知道我們的存在，只是他以為我們無法覺察到他的存在，因此一直沒有動靜。”軒轅肯定地道。　　此話一出，眾人着實吃了一驚，若非尤揚和柳洪知道軒轅絕對不是瘋子，還真會當軒轅是在說傻話。　　夢話，不過，如果軒轅所說之話是真的，那麼存於樓中的人也實在是太可怕了，這怎叫眾人不驚？　　“快看，那木樓竟在冒煙！”一名劍士突然指着不遠處的木樓低呼道。　　“天哪，這是怎麼回事？那木樓的樓柱竟無火而着！”另一名劍士驚駭地道。　　尤揚和柳洪全都為眼前的變故吃了一驚，便是軒轅也不例外。因為那木樓並不是因為裏面燒火才燃起來，而是那些外層的木板和木柱自然冒起了青煙，似乎是被陽光烤着一般，而且青煙越來越濃，到最後竟然有一層小火苗竄起。　　“怎麼會這樣？”尤揚和柳洪也目瞪口呆。　　“不知道，但我想定與樓中人有關係，他一定是感覺到我們發現了他。”軒轅道。　　“可是，他難道會引火自焚嗎？”柳洪不以為然地反問道。　　“也許會有這種可能，但他一定不會死！”軒轅肯定地道。　　“你真的認為樓中有人？”尤揚再次問道。　　“很快便會有結果！”軒轅似乎並不想回答尤揚的話，是以，他只是很平靜地道。　　尤揚和柳洪都不明白軒轅為何會如此有信心，但如果連軒轅也不着急自己的同伴，他們便自然沒有理由不靜觀其變。　　“起火了！”有人看到了那木板和木柱閃起了幽藍色的火苗，而整個木樓也全都被一層青色的煙霧所籠罩，四周的氣溫仍在升高。　　“會不會是地火？”柳洪突然想起了什麼似地驚問道。　　尤揚的臉色也為之大變，“地火”，這的確是一個讓他心驚的名詞。聽到柳洪這麼一問，忙伸手摸了一下地面略帶沙質的泥土，心頭微鬆了一口氣，道：　　“應該不會是地火。”　　此刻監守在另外幾條路口的劍士紛紛向這邊趕來，顯然他們也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給弄慌了手腳，不知道該如何行動，是以全都派人過來請示。　　木樓附近的居民也紛紛自屋中探頭外望，有的甚至自家中擔水出來準備滅火。　　但尤揚立刻吩咐屬下的劍士封鎖各路口，不允許閑雜之人進入，那些自家裡趕出來的居民又被叫回屋中。為了不讓火勢蔓延，尤揚當然要吩咐人去最近的河中運水來，這裏畢竟是人口比較密集之地，所幸這座木樓與周圍的建築尚有數丈的距離，只要稍加控制，便不怕火勢會殃及其他住戶。不過，也有些人在擔心，但是他們自不能不聽尤揚的話。在君子國中，尤揚的名字本就具備權威，更受到君子國子民的尊敬。　　木樓之中竟仍沒有半點動靜，真的像是沒有生命存在。木樓四面都起了火，卻仍沒見有人自樓中逃出，這使得尤揚和眾劍士的手心都在冒汗。　　事實上，樓上或許真如軒轅所說，不會超過兩個活人，或許是樓中的人早已死亡，或許是……柳洪和尤揚心中不停地猜測着，可是他們找不到任何理由證明一個活人面對着無情的大火而不退避，除非他們沒有行動能力，沒有生命，是真的想死抑或早就死了。　　但至少，只要有人還活着，置身於如此大火之中，他們也會慘叫，也會在烈火的焚燒之下掙扎，可如今這木樓已經全部着火了，卻仍然無法令人感覺到樓中生機的存在。　　尤揚和柳洪的目光禁不住又投向了軒轅，此刻他們希望這個似乎在說傻話的人再說出一段讓他們滿意的傻話。　　軒轅的臉色比任何一刻都凝重，連尤揚也吃了一驚，他沒有發現軒轅的臉色是何時改變的，但軒轅的臉色着實改變了很多……　　“怎麼了？”柳洪也發現了軒轅的變化，不由得問道。　　“真奇怪。”軒轅自語地道，目光卻定定地盯着那燃燒的木樓。　　“有什麼奇怪？”尤揚也問道。　　“我感覺到了他，樓中只有一個活人，但他竟然無懼這大火的焚燒，一點動靜也沒有。”　　“會不會是他動不了，抑或是個瘸子什麼的？”　　柳洪聽軒轅一說，有些想當然地問道。　　“不，我們絕不能小看這個人。也許，這真的是我見過的最強的敵人。他不動只是因為他不想動，如果他真的想走的話，大概此刻我們根本就擋不住他！”　　軒轅驚疑地道。　　“你怎會知道？”尤揚不解地問道。　　“氣機，一個高手的氣機，他們擁有比常人強大十倍甚至百倍的生命磁場，那是一種看不見的東西，便像是精神和靈魂一樣，存在又可說是不存在的。而我正是感受到了他那存在於這每一寸空間的氣機，這是我往日從未有過的感覺。”　　軒轅煞有其事地道。　　尤揚似乎明白，但又有些不明白。　　“你看這火，因為火的存在，所以他周圍有一圈無火的虛空中也生出了熾熱之感，而人的生命便如這一堆燃燒的火焰，但他們的生機卻並不是以熱來表現的。那是一個連我也無法解釋清楚的境界！”軒轅知道尤揚不明白自己所說的話，是以，他加以解釋，但他的目光依然注視着那燃起的木樓。　　尤揚頓時明白了，柳洪也明白了，如果軒轅這般解釋他們還不明白的話，那真是蠢物。不過，聽到軒轅如此解釋，他們竟有些驚羡軒轅起來，羡慕軒轅的特異，軒轅能夠感受到對方的存在而自己卻無法感覺到，相比之下，自然是輸了一籌。對於比自己更厲害的人，人們總會多少懷着一些驚羡和嫉妒之情，尤揚和柳洪也不例外。只是那些劍士們深感自己沒有嫉妒的資格，所以他們心中只有驚羡和訝異，訝異軒轅竟能擁有如此異能。　　當然，事實是否如軒轅所說，還存在一些爭議。　　那是因為說這裏沒有人能夠阻攔木樓之中的神秘人物，這不免使得尤揚和柳洪有些不服氣，雖然他們好讓不爭，但絕對不會承認自己的能力比別人差。　　烈火依舊，而且越來越旺，遠處站立的人也都感覺到了那種烈焰的熱力，或許今天的天氣本就極熱，在這樣一個太熱天里又圍着一個大火堆，自然不是一件好事，而此刻提水的人紛紛回來。　　“看，那是怎麼回事？”一名劍士驚呼道。　　軒轅的臉色變得更為凝重，柳洪發現軒轅的手已經搭在了他幾乎不怎麼用的刀的柄上。　　這的確是個異數，對於軒轅來說，是一個異數，對於所有人來說，都顯得有些莫名其妙。　　尤揚也發現了軒轅手搭刀柄的動作，他從來沒有想到軒轅也會有緊張的時刻。　　在他眼裡，軒轅總顯得有些高深莫測，可是這一刻，他竟發現軒轅與常人並沒有什麼區別，同樣有這樣或那樣的情緒。　　尤揚其實心中也驚駭無比，他很理解軒轅的那種緊張，抑或，他根本就不了解軒轅的緊張，根本就無法感受軒轅此刻的情緒，因為他根本就無法進入軒轅的那種精神層次，無法感覺到木樓之中那神秘高手的存在。　　木樓燃起的烈焰竟似乎活了過來，一張一吸，犹如一隻巨大的火獸在呼吸着空氣，又像是在木樓之中存放着一個巨大的風箱，在風箱的一張一馳之中，那熊熊的烈焰便橫向在虛空之中狂舞。　　“呼呼……”之聲不絕於耳，那火苗一時被吸進木樓之內，一時又被噴射而出，張馳之間竟達數丈的差距，這怎能讓人不驚？　　那燃燒的木樓似乎在剎那之間活了過來，化成了張狂囂亂的異獸，只讓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尤揚的手心竟滲出了汗珠，冷冷的汗珠，或許是因為空氣的熾熱，或許是由於心情的激動，抑或只是因為別的某些事情。但他的手心滲出了汗珠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不僅僅是他的手心，連額角也不例外。　　其實，也不僅僅是尤揚如此，柳洪也同樣如此，還有那些劍士，他們的目光全被這怪異的現象所迷惑，半天回不過神來，有些人提着水都忘了要潑灑出去。　　“怎麼會這樣？”尤揚喃喃自語道。　　“小心保護王子！”軒轅冷靜之極地提醒道，這一刻他仍保持着絕對的清醒，使得尤揚心神稍安了一些。　　尤揚扭頭望瞭望額角滲出汗珠的柳洪，又望瞭望神色冷靜之極、目光始終盯着木樓的軒轅，只在這一點之間，他看出了差距，但他慶幸有這個差距。　　“保護王子！”尤揚低喝聲中，那群劍士才回過神來，迅速組織起一道人牆，將柳洪與那燃起的木樓隔開。他們也隱隱地感覺到事情可能已經發生了異變，在那烈焰的張狂之中，他們似乎敏感地嗅到了一種危險。　　這一切全都來自那莫名其妙古怪的木樓，來自這場無名的大火……　　空氣不僅僅是熱，更有些壓抑，像是暴風雨欲來一般，使得每個人的喘息都變得壓迫和急促，甚至有些沉重。由於火焰的伸縮使得火熱更烈，燃燒更旺，木樓燃燒得更快，飛濺的火星隱有附上附近房屋之勢。　　木頭被燒得發出一陣陣“噼剝”之聲，但是除此之外，四周竟顯得異常的安靜，所有人都不出聲，只是靜靜地望着這一場燒得莫名其妙的怪火，竟有些迷茫。　　尤揚的心神已經完全清醒過來，可是他同樣感到茫然，不知道怎會這樣。事實上，這木樓起火本就顯得有些莫名其妙，而此刻木樓的火焰更是怪異莫名，他不由得將目光有些求助般地投向軒轅，或許只有軒轅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當然，如果說這陣怪火是人為的，而且說這個人還在已面目全非的木樓之中，那實在是讓人難以相信，可是又有什麼更好的解釋呢？　　事實或許有些荒謬，但這個世間荒謬的事情並不少，再多一件也無所謂。

# 第十章 御火無敵

　　軒轅的臉並沒有對着尤揚，尤揚看到的幾乎只是軒轅的後腦勺，但軒轅似乎知道尤揚在注視着他，甚至知道尤揚想問他什麼。不過，軒轅依然沒有回頭，只是道：“他就要出現了。”說到這裏，軒轅竟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自語道：“世間大概只有他才能做到這些了。”　　“誰？難道木樓之中真的還有東西？”尤揚不敢肯定木樓之中是個什麼東西，但他絕不敢想象在樓中是個人。因此，他最大限度地把那東西想成一個自死亡沼澤中逃出的怪物或是怪獸。　　軒轅吸了口氣道：“不是什麼東西，應當說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與我們沒有分別的人。”　　“人？你怎會知道……”問到這裏，柳洪突然頓住，他知道自己所問的完全是廢話，不由得頓了頓又道：“你說的那個人是誰？”　　“是呀，這樣的大火里怎會還有人呢？”尤揚也有些不敢相信地問道。　　“我感覺到他的氣機在不斷地膨脹，他的精神力也在不斷地壯大，他簡直已與烈火融為一體了。”軒轅自語地道。　　“他與火融為一體了？”柳洪和尤揚同時低聲又驚問道：“他究竟是誰？”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他便是火神――祝融。”軒轅聲音沉緩地道。　　“火神祝融？！”所有人都為之大驚。　　“轟……”軒轅和尤揚諸人的話音剛落，那燃燒的木樓便傳來了一聲巨響。　　“呼……哈哈……”一個巨大的火球帶着一陣尖厲的狂笑破空劃過，直向軒轅和尤揚的方向飛來。　　天空之中，火屑四射，那燃起的木樓犹如炸開的巨大火山，在坍塌之餘帶着濃烈的火舌向虛空中卷舒而舞，而那飛射而出的巨大火球更似乎暴漲着一股強大的生命力，夾着火焰、青煙，似有無堅不摧的氣勢。　　尤揚大驚，柳洪大驚，事實上這也確實是一件值得震驚的事。　　那一字排開的君子國劍手同時出劍，他們也感覺到了來自大火球的威脅，是以同時出劍迎向飛射而來的大火球。他們似乎毫不畏怯。　　柳洪對這群君子國的劍士們很欣賞，欣賞他們的忠心，欣賞他們的勇敢，這群人心中的原則便是為保護君子國的利益勇於獻身一切，包括生命。　　十多柄利劍在虛空中織成密密的劍網，劍氣如棱，映着太陽的光輝犹如一層無法解開的雲彩。　　“哈哈……”火球之中的笑聲更狂，犹如海潮撞擊礁石一般鏗鏘而爆烈，又像是萬馬齊嘯，只讓人氣血翻湧，心神搖曳，聞者無不色變心搖。　　火球竟似乎無視虛空之中密布的劍網，犹如一隻盤旋的火鳥，又似燃燒的隕石自天外墜來直撞向那一層密織的劍網。　　尤揚出劍，直覺告訴他，這十多名劍士的劍網並不能阻止這火球的進襲。此刻，他已不再懷疑這火球乃是一個活物，甚至正如軒轅所說，是火神祝融。不過，他已經沒有時間去細想軒轅剛才一席話的對錯，也來不及佩服軒轅的猜測。如果這火球真的便是火神祝融氏的話，那麼尤揚的出手並沒有錯。至少，君子宮內的四名劍士很可能便是死在火神祝融氏的手中，而那四名劍士之中包括已算一流好手的八煞之二。因此可以說，火神祝融氏就是君子國的敵人，何況祝融此刻已經向他們逼來，他又怎能不迎擊而上？　　軒轅第一次看尤揚出劍，事實上，尤揚出劍的攻擊方式很絕，也很玄奇，不過，軒轅並沒有心情去欣賞尤揚那精絕奇奧的一劍，他知道，這裏沒有任何人能夠擋得住火神祝融氏，包括他在內。　　事實上，軒轅完全可以袖手旁觀，因為這個人只是君子國的敵人，他根本就犯不着要與火神祝融氏作對。不過，此刻的形式似乎有些不同，他必須利用柳洪來對付假聖女，對付童旦和帝恨。在這種情況下，他已經與尤楊柳洪站在同一條陣線上，所以他又不能不出手。他自是不能將雙方好不容易甚至可以說是僥倖才建立起來的合作關係就此中斷。　　軒轅並沒有見過火神祝融氏出手，但是他看見過那四具屍體。他完全可以感受到祝融氏攻擊的狂野和霸烈，一個不損人外形卻將對手震得五臟俱傷、腦內破裂的對手，的確是讓人不能不心驚。　　“轟……”巨大的火球撞上了劍網，一道道烈焰如巨蛇之舌四處濺射而出，那十多名劍手連劍一起竟被巨大的火球給吞沒。　　“轟……”那十多名劍手的身形又陡地自巨大火球之中彈出，但每個人都似成了一道火舌，自火球之中噴出，根本就辨不出入形來。他們手中的劍竟全都化成了廢鐵殘片自火球之中灑落，成了一陣火雨。　　驚呼、慘叫、怒吼和那驚心動魄的狂笑聲在虛空中交織成一片。　　尤揚心中的驚駭是無與倫比的，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十多名劍手在這火球的面前竟如此不堪一擊，甚至有些沮喪，但他卻知道絕對不能有半點猶豫。事實上，尤揚比誰都清楚此刻的境況，那幡爍得讓人心驚的火球已經向他的面門撲到，那在火球之中涌動的生機犹如一隻飢餓的巨獸要吞噬所有的生命，而他便是將要被吞噬的食物。　　尤揚的劍沒有太多的花巧，直接而利落，他便是要刺穿這巨大的火球，於是他的身子和劍一起化成了一支怒射的勁箭沒入火球之中。　　尤揚自然知道如此做的危險，但他此刻已經相信軒轅的話，這裏沒有人能夠阻止火神祝融氏。因此，他將避無可避，躲無可躲，只能孤注一擲。　　這自然是一種無奈，其實，這個世上又有多少事情是可任意而為的？　　“不要……”柳洪似乎已經明白尤揚要做什麼，不由得驚呼，同時他也按捺不住地出劍了。不過，在他出劍的一剎那，他突然發現一道亮麗而奇瑰的光弧破空而落，頓使天空大亮。　　天空之中狂風突起，似乎是伴着這道光弧而舞，又似是為這場奇特而詭異的戰場增添了幾分凄慘的韻調。不過，這一陣狂風更為這亮麗而奇瑰的光弧增添了幾分慘烈和野性。　　出手的人是軒轅，柳洪知道。雖然此刻軒轅的身形已經被吞沒在那亮麗的光弧之中面生出開天劈地的霸殺之氣，但直覺告訴柳洪，這道光弧便是軒轅的傑作。　　而且，這應該是刀弧，只有刀才能夠生出如此霸烈的氣勢。　　軒轅一出手便鎮住了所有在一旁着急的人，因為刀勢的霸烈，也因為刀勢的狂野和奇瑰，更因為那開天劈地、一往無回的強大氣勢。　　“轟……”尤揚連人帶劍平射入了那巨大的火球，洶湧的劍氣激得火舌四射，那巨大的火球突然之間竟生出一個大大的漩渦，以尤揚的劍為中心內縮，幾欲將尤揚完全吞入其中。　　“看刀！”軒轅犹如雷鳴一般地狂喝道，雙手持着一柄已化為巨大光弧的刀，刀鋒直向火球斬去。　　“啊……”一旁有人在驚叫，在驚嘆，軒轅的刀竟然顯得那般巨大而修長，甚至拖着近丈長的尾芒，整個刀身和手掌全都化成了一片鴻蒙的霧氣。　　風嘯，驚呼、火躍之間，尤揚的身子陡地倒彈而回，那青衫之上布滿了點點火星，鬚髮焦糊，神情極為狼狽，而那顆巨大的火球改橫掠為上沖，直撞向軒轅及軒轅的刀鋒。　　尤揚雖然在退，但是他卻並沒有忽視身邊的場面，他看見了軒轅和軒轅的刀，更明白，若非軒轅分散了祝融氏的注意力，此刻他也可能如那十多名劍士一樣化為一團烈火。他沒有死，甚至沒有受傷，這隻是因為軒轅的氣機和氣勢完全併入了祝融氏的氣機中，使得祝融氏感覺到了來自軒轅的威脅。因此，祝融氏不想為傷尤揚而冒險讓自己付出代價。　　尤揚知道自己的武功比起火神祝融氏來，着實相差甚遠，他被彈了出來，幾乎是身不由己的，而自己的全力一擊竟然不能夠將火神祝融氏相阻片刻，還讓祝融氏改變方向迎向軒轅。　　“轟……”　　沒有人能夠想象這一擊的瑰麗和霸烈，虛空之中似乎每一寸空間都有烈火在舞動，火星犹如雨一般灑落，燦爛得犹如有一片晚霞橫臨頭頂，而狂風和刀氣卻將這一片晚霞撕成無數的碎片，使之散飄於每一寸空間，混淆了所有人的視線。　　天空囂亂得如有成千上萬的火鴉在舞、在叫、在落……　　那巨大的火球竟一分為二，而軒轅的身子也化為一團烈火射出，他手中的刀亦化成了千萬點火星飄散而出。　　火球一分為二，自其中卻飛掠出一道火紅的影子，直撲向驚愕呆立的柳洪。　　速度之快，如一道幻影破空，根本就沒有人能夠看清楚其真面目。　　“小心！”尤揚驚呼之聲提醒了柳洪，但這一切似乎都無濟於事，事實上便是柳洪全神戒備也不可能躲得開這神秘人的攻擊。　　尤揚欲救不及，那群劍士們也被天上狂飛四射的火焰給逼得陣腳大亂，而軒轅此刻已化成了一團烈火，更是無能為力，這一切，便只能靠柳洪自己如何施為了。　　此刻，尤揚和柳洪才真的相信了軒轅的猜測，這裏根本就沒有人能夠阻攔火神祝融氏，更沒有人是火神祝融氏的對手。不過，此刻他們知道了這一點似乎有些遲了些。　　祝融氏一聲怪笑，柳洪的劍在他的眼裡便跟兒戲一般，根本就不堪一擊。　　柳洪甚至感覺到了一絲絕望，但在此刻祝融氏突地一聲怪叫，身子驀地倒飛而出，柳洪的劍在他的手下化成了碎片，但他卻並沒有傷害柳洪。　　“嘯……”兩縷幽芒自柳洪的身邊擦過，卻是兩柄泛着異彩的短劍。　　“噗……”化成一團烈火的軒轅此刻在虛空之中突然炸開，那團烈火便如潰散的鱗片四射而去，而軒轅的軀體重重地墜落地上，皮膚焦黑，面目焦黑，頭皮也是黑色，他的衣衫已化為了灰燼，但軒轅並沒有死。　　軒轅沒死，他竟發出了一聲驚呼：“御劍術！”　　這的確是軒轅的聲音，只是沒有人能夠看出軒轅的表情，因為他的身上每一寸肌膚都似沾上了一層灰末，所以沒有人能夠看清他的表情是驚訝還是什麼……　　……不過，他的聲音之中充滿了驚訝的韻調。　　注意軒轅的人並不多，因為所有的目光全都系在火神祝融氏和那在虛空之中以任意角度邀翔且緊緊迫襲祝融氏的劍身之上。　　那是兩柄很奇特也很美麗的劍，卻又像是兩隻活着的精靈，翩翩而舞，翩翩而動。　　祝融氏依然是一團紅色的幻影，那是因為他身上穿着一件火紅的大袍，連頭髮也是棕紅之色。他也隨着那兩柄緊追的劍而舞，舞成一團無熱的火焰。四周地面上仍有火星在燒，那木樓的火併未滅去，四下一片狼藉。　　“娘！”柳洪神魂未定，終於叫了一聲。　　祝融氏在擊出幾掌並未阻住那飛旋的短劍后，怪嘯一聲，轉身投入那木樓的大火之中，那兩柄短劍也隨後射入烈焰中，但祝融氏卻帶着一團烈火自另一條通道飛速逸去，那緊迫的兩柄短劍無力地折返而回。　　“參見女王……”四周的劍士全都跪下，恭敬地喚道，便連尤揚也不例外。　　軒轅依然怪模怪樣地立着，但他已及時地自一名劍士的身上剝下一件衣衫系在腰間，以免春光大泄。　　柳洪有些慚愧地低下頭來，叫了聲：“娘！”　　軒轅有點不自在，就是因為自己赤着身子，當然，若不是在面對着陌生的美女，他也不會有不自在之感。　　那兩柄劍的主人正是君子國的女王柳靜，據估計柳靜至少已是四十上下的婦人，可是看上去卻不過二十左右的少婦而已，那美艷得讓人心顫的臉上嵌着兩隻閃着冷厲寒芒的鳳眼，髮髻高束，步搖墜金，一襲輕紗似的拖地白裙，讓人幾疑不是人間凡物。　　軒轅並沒有看到剛才那兩柄劍，但他卻深感散自這女人身上的劍氣。　　柳靜的身後相伴着兩名絕色俏婢，也同樣為一襲長裙，這種打扮讓人懷疑她們怎能夠出手對敵。不地，剛才驚走火神祝融氏那是不爭的事實。何況單憑君子國女王這一身分便足以讓世間所有人收拾起小覷之心。　　軒轅心驚的是這個女人的駐顏之術，因為他很難想象這個女人與柳洪是母子關係，若不知情的人定以為他們是姐弟。　　柳靜緩步向軒轅行來，卻只是向跪於地上的劍士們揮揮手，示意他們免禮，甚至連柳洪也未曾答理。　　軒轅眼見這美艷之極的女王向自己走來，不由得心神微震，也被柳靜那冷艷高貴的氣質所懾，不自覺地鞠躬道：“軒轅見過女王！”　　“你沒有受傷嗎？”柳靜竟難得地以溫和的語氣問道。　　此刻，軒轅才感覺到皮膚有股火爍之感，五臟皆不適，氣息也不順。不過，他並沒有感到什麼太大的痛苦，或許，他是受了一些傷，但卻沒有想象的那麼重，不由答道：“謝謝女王關心，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柳靜凝視着渾身焦黑的軒轅，眸子里閃過一絲慈母般的溫柔，她也深深地感到眼前這個年輕人的不簡單。雖然她剛才在對付火神祝融氏，但也注意到了軒轅以真氣震散罩於身體上的火焰，從而自己解救了自己，單憑這份功力和能耐，便已遠超出他年齡的限制。　　“你就是軒轅嗎？”柳靜問得很溫柔也很慈和，她身後的兩名俏婢各捧一柄古樸的連鞘劍，也以一種似笑非笑的眼神打量着軒轅。　　尤揚回過神來，立刻指揮救火，而柳洪則也趕到柳靜的身邊靜立，臉現慚愧之色，也有些沮喪。不過，他不敢說話，在這個看上去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母親面前，他從來都是顯得很拘謹，一言一行都極有分寸。　　軒轅想不到這女王所問的竟是這樣一個多此一舉的問題，不由笑了笑道：　　“當然是！”　　“嗯，很好。”柳靜輕輕點頭贊了一句，不知何時手中多了一顆透明而瑩潤的藥丸，伸手遞給軒轅道：“這是本王親自釀製的冰晶丸，可以清除體內的火毒，你服下吧。”　　軒轅望了那顆透明的藥丸一眼，笑道：“多謝女王的好意，軒轅並無大礙，我看還是將之給需要用它的兄弟吧。”　　“軒轅公子，女王給你的你就收下吧。”尤揚在一旁打眼色道。　　“你怕這是毒藥？”柳靜並不生氣，淡笑着反問道。　　軒轅坦然笑道：“我從來都沒有怕過毒物，我只是覺得浪費如此聖物實在可惜。”說話間，軒轅毫不猶豫地接過藥丸納入口中，頓時只覺得一股清涼之意自心底井起，再傳達四肢百脈，使得身體的火爍之痛大減。　　眾人望着軒轅毫不猶豫地服下那顆藥丸，不由得露出稍許的笑意。不過，軒轅的樣子極怪，這副形狀確有些不雅，當然，誰都為軒轅慶幸，居然能與火神祝融氏硬拼一記而未死，這已是一處傲人的成就。　　那十多名最先阻住火神祝融氏的劍手全都面目全非，死狀極慘，這些人首先活生生被震死，然後再受火燒，事實上，也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被震死的還是被燒死的，但屍體已經面目全非這是不爭的事實。　　“百合，帶軒轅公子去沐浴更衣！”柳靜向身邊的一個婢女吩咐道，事實上，軒轅此刻最想做的事情便是這些。　　軒轅感覺到有些累，火神祝融氏的確太可怕了，剛才若非祝融氏的目標是柳洪而選擇繼續追擊的話，軒轅必死無疑，抑或若軒轅不是體質特異的話，也同樣已經命喪九泉，祝融氏的確是個可怕之極的敵人，在軒轅見到的所有高手之中，大概只有歧富、鬼三和青雲可以與之相比，其他人都要差一籌或是許多。　　當然，軒轅也驚於柳靜的御劍之術，這隻是在傳說中才會出現的神秘莫測的劍道修為，此刻卻出現在軒轅的眼裡，的確讓軒轅震驚，何況柳靜看上去如此年輕。　　柳靜的話里似乎有種無未能抗拒的氣勢，她的態度總是那麼自然，但又是那麼堅決，自有一種讓人無法反抗的壓力。　　軒轅並沒有想到要反抗柳靜的吩咐，是以他跟在那個名為“百合”的絕色美婢之後行去，在行過尤揚身邊時，尤揚向他說了聲：“謝謝你出手相救。”不過，這似乎不再重要，至少軒轅不覺得這很重要。此刻，他只想洗個澡，然後舒舒服服地休息一陣子，雖然他只與祝融氏交手一招，可是他卻感到犹如打了一場仗般勞累。

# 第十一章 御劍之術

　　君子國之中全體加強戒備，所有人都進入了一種緊張的狀態。　　這不僅僅是因為有火神祝融氏這樣的高手存在，更因為今日的天氣異常怪異。　　是的，在君子國，已經有好多年沒有出現過如此反常的天氣了，這種高熱的確很反常，竟有許多樹枯死，甚至連河水中的魚也受不了高溫而死亡。如果說這是因為火神祝融氏，那自然是說不過去，因為沒有任何人力能夠達到這種境界。　　君子國居民們有的顯得有些慌亂，幾乎沒有人想出門走動，田地間的禾苗在一天之中，竟變得乾枯，如此實例，着實很多。這使得人心更是惶惶不安，許多人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於是各種猜測都存在。所幸，君子國的子民們都是自幼練功，每個人的抗熱能力極好，因此並來出現大的問題。不過，如果天氣這樣持久下去，只怕也終會有人受不了。　　軒轅也感覺到了水的熱力，不過，這卻是一種藥水，專為軒轅而熬制的藥水，雖然軒轅的體質特異，但也逃不過被爍傷的命運。　　火神祝融氏的武功的確很詭異，功力之深實已達到了不可揣度的地步，不過，軒轅卻知道，事實上火神祝融氏的傷勢並未全好。　　軒轅曾聽柔水說過，火神祝融氏練功走火入魔，需要得到水神真訣或是練過水神真訣的元陰之體方能修復，而此際祝融氏自然無法獲得柔水的元陰之體，而想自水神手中得到“水神真訣”，那更不可能。即使火神未曾走火入魔，他的武功也只能與水神在伯仲之間，何況此際他走火入魔，功力大打折扣？　　火神祝融氏的功力大打折扣仍是如此可怕，如果讓其功力恢復，那又將是何種境界呢？軒轅在這一刻才深深感到自己武功的不足。　　的確，自童旦、火神、滿蒼夷，還有柳靜、青雲、青天等人的出現，軒轅已經深感自身武功的不足，而往日他所感到的是人單勢孤，但有了龍族戰士之後，他更不敢忽視自身的提高。在這個世界上生存，在許多時候仍得憑藉自己的實力去把握一切，沒有任何人可以幫你。　　當然，集體的力量與自身的強大同樣重要，在這個弱肉強食的時代，正如當年神族幾乎吞沒了整個大江南北，就是因為它的強大，但最終因盤古氏的衰落使得神族四分五裂，而這個世間的相互吞併並未曾中止。部落、種族之間的仇恨衝突，使得這個世界每天都會有許多人在戰爭中死去，每天都有部落的消失和部落的壯大，而這一切只因為各部落強弱有別。　　也是因為如此，部落聯盟，氏族組合，地域的聯合……這一切便在這個時代越來越成為主調，因為誰都知道，集體的實力是多麼的重要。經過數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歷程，早已讓各部落和氏族嘗到了勢力單薄的苦處，於是氏族與部落相互通婚，這便在無形之中慢慢改變了這個世界的格局。　　軒轅從小便看慣了這種弱肉強食的掠奪和戰爭，也看慣了部落的聯盟和氏族的沒落。這絕對不是某一個人的力量可以改變的，但某一個人的力量卻能夠支配這種格局的形成。而軒轅自小便有“左右格局”的志向，是以，他更懂得要奮鬥，要充實自己。只有在逆流中不斷進步，方有可能達成自己的願望，此刻再次回想起來，有僑族那姬水河畔那塊地方是多麼狹小，在那種環境之中永遠都難知道生命的意義，永遠都不能深刻地體會到人心的險惡。　　自從殺死木艾的那一刻起，軒轅便隱隱感覺到自己的命運將要改變。其實，他殺死木艾，決定對付地祭司之時，他的命運便已在無形中改變了，他甚至想到了死，因為不成功很可能就會死，就算不死，他也打算從此遠走高飛。只是後來結局的發展很出乎他的意料之外，這是一種僥倖，但也是一種不幸。不過，他的命運的確從此改變。　　軒轅有時候真的很深切地思念自己的親人、愛人和朋友。　　雁菲菲不知怎樣了，是否嫁給了蛟龍呢？而黑豆和啞叔又怎樣了呢？還有朱嬸和木青夫婦，甚至還有蛟夢，如果有一天自己能夠重回姬水河畔，那又會是怎樣一種情形呢？他又想到了蛟幽，想到了死去的母親，那可憐的母親卻一直都不肯告訴自己的生父是誰。又快到為母親上墳的時節了，也快到姬水河神的“祭天”　　了，今年不知是祭誰？　　恍然之中，軒轅想了很多很多，在這溫熱的藥水之中，他感到一陣舒暢，一陣輕鬆，半醒半夢之中，往日的一切犹如流水般在他的腦際湧現，讓他感慨，讓他心酸，也讓他心憂。　　也不知道過了多長時間，軒轅覺得自己的疲憊盡去，再睜開眼之時，發現浴桶中的藥水已經變成了黑色，不由得一笑之下躍入另外一桶早已準備好的清水之中。洗去身上的葯末，本來焦黑的皮膚竟再一次變成嫩紅色，而且所有毛孔都已張開，吸收着清水的冰涼，渾身舒泰之極。　　百合拿衣進來之時，也吃了一驚，因為此刻的軒續與剛才如黑炭一般的軒轅完全不一樣，身上的肌膚犹如初生嬰兒一般粉嫩，整個人犹如蛻了一層黑殼般。　　“你是誰？”百合第一句話竟然這麼問，倒讓軒轅有些哭笑不得。　　“當然是軒轅了，你以為我是誰？”軒轅沉入水中，很享受這種沐浴的滋味，好笑地答道。　　“你是軒轅？”百合也感到好笑地望瞭望軒轅那光禿禿的腦袋，仍有些疑惑地問道。　　“自然是！”軒轅摸了一下那頭髮全被火燒掉的光頭，懶散地道。　　百合的眸子里閃過一絲驚訝和異樣的神彩，將衣衫放下道：“這是為你準備的袁衫，你先換上！”說完深深地打量了軒轅一眼，轉身娉婷地行了出去。　　軒轅獃獃地望着這美人兒行出去，心中湧起一種極為荒唐的感覺。　　※※※　　軒轅整整沐浴了近兩個時辰，不過，一出浴室，便被百合帶着穿堂越室地趕到了君子宮的聖心殿。　　聖心殿乃是女王柳靜的休養之處，更是君子宮的重地，非絕對有身分之人絕對不能夠進入，而聖心殿的守衛也極多。　　軒轅當然不知道聖心殿的重要性，不過自這群守衛們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此殿的重要。　　柳靜正坐在堂上沉思，犹如一尊冰雕玉琢栩栩如生的神女像，讓人忍不住想頂禮膜拜。　　殿中在柳靜的身後有她的另一位絕色婢女，除此之外便再無他人。寧靜之中，整個聖心殿顯得很空曠。　　百合沒敢驚擾柳靜的沉思，只是示意軒轅在一旁立着。　　軒轅竟沒有絲毫反感，對於柳靜，他有一種莫名的尊敬，這個女人便像是一個智者，冰冷而沉靜，犹如不可揣測的深海，寧靜得讓人舒坦，也讓人心寒。　　那高不可攀的氣質犹如懸於晴朗夜空中的皓月，無時無刻不透着一種清冷的優雅。　　面對着柳靜，軒轅心中顯得極為平靜。她那冰雕玉琢美麗得讓人心顫的臉龐像是能將軒轅引入一片深邃而寧靜的天地，讓他的心不自覺地平靜下來。　　沒有人知道柳靜在想什麼，也沒有人敢問。　　半晌，柳靜才幽幽地吸了一口氣，道：“請坐！”　　軒轅知道對方是叫他，不過，柳靜對他如此客氣倒讓他有些受寵若驚之感，他不明白為何柳靜似乎對他極為看重。不過，他不想故作矯情，是以很平靜地坐了下來，但卻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因為柳靜似乎又陷入了另一種沉思之中。　　“青山可還好？”柳靜突然莫名其妙地問道。　　軒轅一怔，不由得有些莫名其妙，因為他知道柳靜是在問他，可是他……驀地，他記起了青雲所說的關於“神山鬼劍”的傳說，而青雲的二弟不就是青山嗎？　　而且自己手中的含沙劍正是青山留給木孟的，再由木孟傳給木青，難道說柳靜所問的便是他？　　“為何不回答我？”柳靜聲音恬靜之中帶着一種莫可抗拒的壓力。　　“我不知道女王所問的是否正是我所知道的那人。”軒轅想了想，回答道。　　“難道他沒有跟你說起過一些往事嗎？”柳靜吸了口氣，淡然問道。　　“在晚輩稍懂事之時，青山前輩便已去世，是以，我所知之事也不過是別人口中的一些閑雜之語，不過，晚輩有一疑問。”　　柳靜面上的表情顯得有些複雜難明，但仍是以很平靜的語調道：“你問吧。”　　“不知前輩與神族劍宗有何關係？”軒轅試探着問道。　　“沒有關係！”柳靜很直接也很平靜地答道。　　“沒有關係？”軒轅愕然，起先他猜測君子國大概與神族的劍宗極有淵源，是以柳靜才詢問青山，而且劍術已達到通神之境，可是卻沒想到柳靜居然一口否認，這使得他一時不知該從何問起了。　　“你手中的劍是誰傳給你的？”柳靜悠然問道。　　“自然是得自青山前輩。”軒轅也不想作過多的解釋，於是省去其中的許多解釋環節。　　“很好！”柳靜突然坐正身形，雙眉微張之際，雙臂輕振。　　軒轅正不解之際，驀見兩樓絢麗的光芒向他襲來，這次他完全看清了兩劍的色調，一紅一綠。　　“御劍術！”軒轅大驚之中，身子倒翻而出，但他忽略了這兩柄劍的速度。　　“哧……”紅劍在軒轅的頭皮上劃下了一點血跡，而綠劍卻斬下了軒轅的一幅袖子。　　軒轅根本就沒有時間去細想怎麼回事，那一紅一綠兩劍已如催命之鬼般折射而回，交錯穿插犹如一對相纏的虺蛇，速度快絕且角度刁鑽之極。　　軒轅旋步疾退，身子連連轉換了三十六個方位，但這兩柄劍猶似有靈性一般，緊追不舍，以比軒轅速度更快的速度進襲。　　軒轅驚怒之極，他怎麼也沒有想到柳靜說打就打，一起徵兆也沒有，而且下手如此之狠，一擊手便是要置他於死地。而此刻身在君子宮禁地，他惟有聽憑宰殺，除非他能殺出去。只是到目前為止，他仍有些糊塗，不知道這一切是為什麼。　　“呀……”軒轅一聲暴喝，他終於憤怒出劍了。　　劍出，帶着一陣龍吟之聲，也牽着澎湃的氣勁瘋狂地劃出。　　簡簡單單地一劍，卻是含憤而出，在虛空之中幻出一道亮麗而奇詭的弧跡，直斬向那一紅一綠兩柄短劍。　　軒轅也明白，自己的速度不可能比這兩柄要命的劍更快，在面對這劍術之中最具神話色彩的御劍術之前，便是滿蒼夷的速度也會為之黯然，而這一次卻是軒轅第一次正面面對這神話般的御劍術。　　“叮……”軒轅的劍準確地斬在綠劍之上，他的身子禁不住狂震，而紅劍此刻已乘隙而入。　　“當……”紅劍準確地刺在軒轅的胸口，但卻犹如擊在金鐵之上。　　紅劍一擊即退，而綠劍被激飛之後又再次調頭襲來，竟不依不饒地糾纏着軒轅。　　百合發現軒轅左手之中多了一柄銀質的短刀――這正是殺死童寬的兇器，而此刻卻救了軒轅一命，但軒轅卻驚出了一身冷汗。　　的確，這一紅一綠兩柄劍不僅詭異快速，同時這兩柄劍上更似乎充盈着莫可匹御的強霸勁道，與柳靜親手握劍並無二至，只是比以手握更快捷更詭異更靈活。　　軒轅突地不動，犹如一尊木雕般凝立，雙目死死地盯着那一紅一綠兩柄劍，他在剎那間恢復了絕對的鎮定。他知道，如果此時他再有半點慌亂的話，那麼，他所能獲得的東西便只有死亡。　　軒轅不想死，他知道與敵交手需要什麼，在千百次與敵交手中，他已經學會了在生死之間捕捉那半絲鎮定，而這一刻猶是如此。　　軒轅感謝百合給了他兩個時辰的沐浴之機，在那藥水和涼水的浸泡下，軒轅已經盡去所有的疲憊，精力已經達到了巔峰。是以，當他靈台一片清明之時，竟能夠看清那一紅一綠兩柄短劍行走的軌跡，甚至他感到了兩柄劍的速度並不是那麼快絕，並非配合得那麼完美。　　兩丈、一丈、五尺……軒轅出劍扭身，以一種新的方式踏出神風訣中的捕風步，而奇迹便在這一剎那之間出現。　　軒轅躲過了紅劍的襲擊，以一個極為瀟洒的動作和角度出劍，準確之極地刺在綠劍的劍鍔之上。　　含沙劍犹如浪中弱草，幻出一串波浪形的弧跡，竟然讓綠色短劍頓在空中，並調過頭去，而軒轅的左手飛速地抓向劍柄。　　“好！”柳靜一聲輕呼，綠劍驀地脫開含沙劍的束縛，快速沖開，而軒轅左手也抓空。　　紅劍和綠劍迅速在空中會合，在軒轅的頭頂盤旋了幾圈，又飛回了柳靜的袖間。　　軒轅驀地轉身，怒視柳靜，冷冷地問道：“女王這是什麼意思？”　　柳靜悠然坐下，神情極為安詳，只是對軒轅淡淡地笑了笑道：“公子的劍術果然高絕，只不過，你仍不能將神山鬼劍發揮至極至，否則的話，你便不會出現任何驚險了。”　　“如果只是拿我的命來試探這一些的話，難道你不覺得很過分嗎？”軒轅絲毫沒有半點畏怯地質問道。　　“放肆……”柳靜身後的另一名婢女怒叱道。　　“哼！”軒轅不屑地叱嗤之以鼻，漠然道：“大丈夫行事，是就是，言由心生，何為放肆？雖然此刻我軒轅身在虎穴，但卻也非階下之囚，人說君子王國好讓不爭，而我此刻所見卻是草菅人命，難道這便是君子國的待客之道嗎？”　　軒轅的確很怒，剛才若非他仍有那柄小刀的后招，此刻他已經不能夠站着說話了。生死是那麼接近，這讓他怎能不怒？怎會不氣？而在這個時候他也顧不了這麼多。其實他也不明白，為什麼對柳靜剛才的試探那般生氣，若是以他往日的性格，絕不會表現得如此衝動。　　百合似乎想說些什麼，但卻被柳靜制止，柳靜深深地望了軒轅那冰冷的臉龐一眼，優雅地道：“罵得好，也許，對於別人來說，我的試探是過分了一些。　　但，對於你來說，我相信還難不倒你，天下間，如果能有在一招之間便置你於死地的人，那一定不是我！　　除非神族八聖抑或五帝重生，否則天下間根本就找不到能在一招間殺你的人！”　　軒轅鎮住了，柳靜說得這麼絕對和肯定，那是對他的信任，可是同時也告訴了他，這個世間竟能有在一招之間將他殺死的高手，這是多麼不可思議。柳靜的劍道已可與青雲媲美，已至深不可測之境，可是她卻坦然承認自己的武功最多在這個世間只能排在第十四位，或許，與柳靜在伯仲之間的人也多不勝數。那樣看來，這個世上的高手實在是多得讓人心寒。　　一時之間，軒轅竟不知道該說什麼，他本以為天下間也就如此，雖然他比不上火神祝融氏，比不上柳靜，比不上青雲，甚至連童旦也要稍勝他一籌，可是當今天下間的高手他幾於全都會過，他仍有追趕的機會……可是此刻看來，他的武功實在是低得可憐。　　或許“低得可憐”這個詞說得過分了一些，但軒轅的武功只能算是一等一的高手，可是還有超級高手，絕世高手，單隻這一群未知的人，足夠讓所有武人追趕一輩子，這使得軒轅也有些心灰意冷。　　事實上，比柳靜和青雲更厲害的高手軒轅並不是沒有見過，至少，歧富和鬼三兩人那驚天、泣鬼神的武功便不會比柳靜、青雲遜色，可是軒轅卻自柔水口中探得，歧富只不過是一個叫廣成子之人的僕人，僅得廣成子三四成真傳而已，抑或更少，那這個廣成子豈不是天下無敵？　　軒轅愕了半晌，才道：“你也太抬舉我了。”　　“我從來都不會抬舉任何人，你能與火神祝融氏硬拼一招而不死，就有資格化解我的一記殺招，而能在火神烈火神功全力一擊中受損傷的人中，你是最年輕的一個！所以，我相信你有方法化解我這一招！”　　柳靜肯定地道。　　軒轅再次不語，他也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　　“你所學很雜，不過，你很聰明，竟能將如此博雜的武功靈活運用，可見你慧根極深，將來的前途定會超越本王，如果你不氣餒的話，便是神族八聖也不是不可能逾越的！”柳靜淡然道，語調變得意和而優雅。　　軒轅心中稍稍釋懷，他知道，能讓柳靜如此說，已經很不容易了。此刻他也知道，柳靜剛才實不是有意要殺他，但是他卻對那從未見過面的神族八聖生出極大的興趣。　　百合也感到有些驚訝，她很少見到女王柳靜以如此態度對待一名男子，竟然有如此的耐心，就是對柳洪，對�通都很少有這樣的表現。在君子國中，女王是至高無上的，絕對的擁有生殺大權。當然，這也是因為女王也同樣擁有君子國中最為可怕的劍術。在這個崇尚武力和英雄的年代，任何人沒有理由不信服柳靜，不服從強者。因此，此刻柳靜這異常的態度是百合從未見過的。　　君子國之中更有女子為尊的風氣，而軒轅只不過是個外來男子而已。　　“女王讓軒轅來此，應不為了只是此事吧？若有什麼吩咐，便請直說好了。”　　軒轅強壓住心頭想詢問神族八聖的衝動，語氣放得很平緩地道。　　“很好！”柳靜緩緩地立身而起，自那大椅上踱步而下。在背對軒轅時突然問道：“你來君子國可是為了薰華草？”　　這次輪到軒轅吃驚了，他微一思忖，坦然點頭道：“不錯，我的確是想奪得一株薰華草。”　　“你知道薰華草有什麼功用嗎？”柳靜對軒轅坦然的回答並不感到驚訝，反而極為平靜地反問道。　　“不是很清楚，我惟一知道的便是它能夠使人恢復神志，找回本性！”　　“哦，它能使人恢復神志找回本性我倒沒聽說過，不過，我卻可以給你一株薰華草！”柳靜認真地道。　　“給我一株薰華草？”軒轅做夢也沒有想到柳靜如此回答，如此慷慨，但他又覺得事情絕對不會如此簡單，不由得又不語，他知道柳靜一定會有下文。　　“但是你也需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果然如軒轅所料，這絕對不會是一件很便宜的事情。　　“不知道女王的條件是什麼？”軒轅問道。　　“我要你成為君子國的新一代聖王！”　　“我？！”軒轅一驚，事情竟變得有些荒謬起來，他怎麼也沒有想到柳靜的條件竟是如此一件事情，是以，他感到很有趣，更有些荒唐。　　“這個條件你滿意嗎？”柳靜鳳眼微眯，淡淡地問道。　　“我不是不滿意，事實上任何人都不會拒絕權力。但是，我卻不明白女王怎會看得起我，更不明白這件事情對君子國有什麼好處？”軒轅聳聳肩，有些好笑地道。　　百合和另外一名婢女也都有些驚訝，柳靜所說的話的確很出人意料，甚至有些高深莫測之感。　　“我可以先不說這些，但這便是我的條件，你可以選擇不答應！”柳靜淡然道。

# 第十二章 地火聖蓮

　　軒轅沉吟了一下，事實讓他感到很是荒唐，但這個條件卻是不虧，至於當了聖王之後又要受到哪些約束他卻不知道，若只權宜之計那倒是人財兩得的美事，可是這件事情有這麼簡單嗎？　　“是了！”軒轅心中打了個突，倏地想到了那假聖女，這定是那假聖女的詭計。如果他成了新一代聖王之後，便是名正言順的聖女之夫。他自然得毫無保留地相助聖女，那樣一來，就等於自己迎頭與柳洪對干，成為柳洪的大敵。而假聖女這惡毒的女人自然可以兵不血刃地破壞他與柳洪之間的和諧關係，還將自己置於了不義之地，到時候便成了兩頭難做人。　　當然，如果這個聖女不是假的，抑或不是九黎族的姦細，不是狐姬的弟子，那他並不在意夾入這權力之爭中，問題關鍵在於這聖女是假的，而且他與假聖女之間更存在着極大的矛盾甚至是仇恨，這並不是真的要讓他成為新聖王，而是要陷他進入一個圈套之中。想到這裏，軒轅不由得暗驚。　　“我想知道這是你個人的意見，還是聖女的意見？”軒轅依然問道。　　“我的意見便是她的意見，這沒有什麼分別。”　　柳靜肯定地道。　　“她的意見卻不是你的意見。”軒轅笑道。　　“當然。”　　“那你怎知她是如何想的？如果她根本就不喜歡我，而勉強讓兩個毫無感情的人生活在一起，恐怕這世上是沒有比這更痛苦的事情了。”軒轅道。　　“感情是慢慢培養起來的，這個不是問題。”柳靜似乎有些專橫地道。　　“那就是說聖女完全不知道這回事了？”柳靜問道。　　“不錯，我並沒有跟她說，但這卻是由不得她的。”柳靜道。　　軒轅更糊塗，如此說來，並不是那假聖女的主意了，可是這些仍顯得有些荒謬。　　“我真不明白，如此好事，女王竟會選擇了我這樣一個外人，一個完全陌生的人，若是君子國民眾有知，真不知道他們會怎樣想。”軒轅有些敷衍地道。　　“這個不應該是你想的問題。”　　“可是，我已經有了女人，這對你是不公平的。”軒轅突然道。　　“拋棄她們，離開她們，如果你做不到，我可以讓人去殺了她們！”柳靜果斷而冷酷地道。　　軒轅竟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顫，臉色變得極為難看地注視着柳靜，聲音更是變得冷漠地道：“難道你不覺得這麼做太殘忍，也太自私了吧？”　　“這個時代本就是弱肉強食，強存劣汰的世界，而且‘愛’本身就是自私的，一切的一切都合乎情理，順乎自然，何為殘忍？何為自私？人活着若是太注重細節的話，豈不是太累了嗎？”柳靜冷冷地逼視着軒轅，淡漠地道，同是身子又優雅地轉回自己的大椅上。　　“說得好，但如果活在這個世上連一點人性和感情也不要的話，那這個人與獸又有何異？如果如女王所說，那軒轅選擇不答應你的條件。”　　“你不考慮一下？”　　“根本就沒有考慮的必要。”軒轅斷然道。　　“如果你成為新一代聖王的話，便有機會攀上劍道的另一高峰，更能修習御劍之術……”　　“任何好處都不會對我有效，一個人若到了絕情絕義之境，他永遠都不會明白生命的意義，更不可能真正地達到武學的巍峰領悟最高深的境界！”軒轅肯定地道。　　“呵……”柳靜不由笑了起來，像看一個極有趣的小丑一般望着軒轅，淡然道：“你根本就不明白何為武道，根本就無法觸摸武道的最高境界，竟敢大言不慚地妄下斷言，若非知道你是個聰明人，定還當你是個瘋子在說痴話、傻話。而你在我面前妄談生命的意義，更是笑話，試問生命的意義是什麼？”頓了一頓，柳靜又接道：“生命的意義是對無知和未知的事物無休止地追求，是對自身價值的一個開發和發揮的過程，我比你更清楚這些。我吃過的鹽比你吃過的飯還多，在我面前談生命的意義，你還是第一個以這種口吻教訓我的人！”　　“我是沒有觸摸到武道的最高境界，也許我真的不明武道的真諦，但我卻知道，一切順乎自然，若是逆天而行，人永遠都無法真正地在這個世界勝天勝地。　　天意仁義，自然之神更是博愛無邊，這才衍生萬物，演化真知，使這個世界生機盎然。所謂的‘武’本是自自然之中演化而來廣若是去其根本，變其性質，就算你武功再高深莫測，終會不得天助而自取敗亡之道。真正的武學最高境界雖不是我所能觸摸的，但我卻知道，那是一種順乎天心，得助自然的武學，只有將我們自己完全融入天地、自然，納天地之浩然正氣，取天地日月之精華，生奪天工造化之力，那時，我即是天地，天地即是我，試問誰可勝天？因此，只有順乎天意成之仁義方能得天之道，晉入武學最高之境！”軒轅正氣凜然地辯道，稍頓一會兒，又出言繼續道：“你所說生命的意義的確有理，但對無知和未知事物的追求並不是目的，也如你所說，這種追求本身就是對自己價值的開發和發揮，既然你知道重在過程，那麼，我們便必須享受這個過程。如果不去享受，人生何樂可言？　　正如一群觀風賞景之人，他們去某山，有人一路匆匆行走，趕到某山卻大嘆風景不過如此，唏噓此行有虛；但有人一路走來一路欣賞，還未到某山便已感不虛此行，再上某山，亦無悔矣。生命亦是如此，一個無情無義之人只是生命的過客，生命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這一生只是在孤獨和寂寞中求索，當他終於找到終點之時，卻發現自己其實錯過了很多很多！”　　軒轅的一席話只讓所有人都聽得目瞪口呆，但他的話中的確存在着一些難以辯駁的道理，而且很值得人深思。　　“誰說天地有情？誰說自然博愛？你看那洪水猛獸，你看那弱肉強食無休無止的戰爭，天災、人禍，這個世界上處處充滿了險惡，處處充滿了死亡，這是天地的仁義，這是自然的博愛嗎？武學之道，由心而定，絕情絕義方能專其心志，不為世情所牽，不為俗事所絆，這才是武道之上更上一層樓的最好方式。真是無知小輩！”柳靜冷笑道。　　軒轅突然冷冷地笑了笑道：“我不覺得這之中有爭論的必要，因為我已經放棄了獲得女王贈送薰華草的機會！”　　“你不後悔？”柳靜又問道。　　“我從不覺得有後悔的必要！”軒轅堅決地道。　　“可是你想過拒絕的後果沒有？”　　“生死有命，該來的總會來，我又何不坦然以對？但如果讓軒轅拿自己的靈魂和良心去換得苟且偷生，這做不到！”軒轅斷然道。　　“很好，你過關了！”柳靜突然說出一句莫名其妙的話來，使得軒轅愕驚得半天沒有回過神來。　　“這不謝謝女王，你已順利地成為了新一代聖王！”柳靜身後的那名婢女突然提醒道。　　這一句話更讓軒轅給蒙住了，而柳靜似笑非笑地望着他，證明那婢女所說的並非虛言。可是剛才明明柳靜極為反對他的意見，而此刻又突然轉為，實叫人摸不着頭腦。不過，軒轅畢竟是聰明人，立刻明白剛才柳靜不過是在考驗他而已，而剛才他的答話讓柳靜很是滿意，但這個結果確實使他有些手足無措，一時無法適應。　　“你放心，沒有任何人敢反對你成為君子國的聖王。”柳靜肯定地道。　　“眼下君子國正是多事之伙，女王豈能為這點小事而分神？何況，軒轅仍有一位朋友落入渠瘦人的手中，我必須救出她之後才能夠答覆女王的決定。”軒轅委婉地推拒道，他可不想因此事而失去柳洪這個強有力的支持。雖然，他若是答應柳靜的要求，便能夠得到柳靜的支持，但那時他將被夾在假聖女、柳洪之間難以做人，甚至還可能得罪�通，在這三股實力之中任何一股都不好惹。而在君子國之中，這三股實力幾乎便代表了所有君子國的實力。而此刻柳靜定會因外敵而忙得焦頭爛額，根本就沒有時間去理他的瑣事。因此，他不想一開始便將自己送入一片絕地之中。　　柳靜突然嘆了一口氣，抬頭向窗外定定地望了一眼，淡淡地道：“君子國不僅僅處於多事之秋，更是處於一種前所未有的惡劣環境中，甚至已經頻臨絕境。”　　“還不至於這麼嚴重吧？”軒轅駭然反問道，那兩個婢女卻只是靜靜地聽着。　　柳靜一時未答，只是發出一聲淡淡的苦笑，而這一縷苦澀的笑意自然是無法逃過軒轅的眼睛。　　“我不認為這些外敵能夠動搖君子國的根本，以女王的武功加上君子國的高手，便是九黎族或是渠瘦人全部出動都不可能佔到便宜，女王何必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呢？”軒轅對柳靜誇大其詞的說法並不贊同。　　柳靜神色間又露出了一絲傲意，悠然道：“對於這些人，我還根本未將之放在心上，但正如你剛才所說，人無法勝天，自然無常，天要我君子國毀於一旦，這是天意。”　　“女王何以如此說？”軒轅自然聽出了柳靜語氣之中的無奈，不由奇問道。　　“今天的天氣顯得異常悶熱，相信你也清楚地感覺到了，這是東山口將要毀滅的前兆。”柳靜深深地吸了口氣，無可奈何地道。　　“怎會這樣？”　　“明天會更熱，河水將會幹涸，樹木將會枯死，地面將會裂開，這一切已經不遠了，等到薰華草開花之時，這裏就是一片荒涼酷熱的死域，此乃不可違逆的命運，也是天意！”柳靜神情略帶一絲病態的傷感，使得那冷艷的容頗更多了幾分楚楚動人的溫柔。　　軒轅不由得呆住了，他不明白這又與薰華草有何關係，的確，他也深切地感受到這天氣的炎熱。不過，他對炎熱並不是很在意，連火神祝融氏的烈火神功都未能對他造成損傷，何況是這天氣的變化？　　“現在只不過是已經到了夏天而已，天氣熱起來是很正常的，女王何須如此擔心？也許過两天，溫度便會降下去……”　　“這並不是天氣的原因，這股熱力是來自地下。　　東山口本是一座火山，而薰華草便只是在火山噴發的前一天才會開花，因為薰華草乃是天下至陰之物，它的存在將可以鎮壓火山的爆發，將那無與倫比的熱力中和，但當熱力超過它們的負荷時，它們便會開花，然後朝生夕死。在地火噴發之時，它們便化為灰燼，只余種子無法毀去。在地火過去之後，它們就會再次重生。而且每一次地火的破壞力與薰華草所開的花成正比。四百八十多年前，薰華草曾開過八朵花，也是那一年，君子城夷為平地，神族眾高手死傷無數，方圓百里人畜皆亡，植木化為焦炭。而後每次薰華草開花都只有一兩朵而已，所以這這四百多年來，雖然君子國每隔六十年有一次災難，但都不足以造成太大的損失，而這一次大概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災難。”柳靜傷感且憂心忡忡地道。　　“這一次薰華草開花或許也只有一兩朵也說不定呢。”軒轅安慰道。“據初步估計，這次薰華草至少不會比四百八十年前少，甚至會是十朵以上，因為已經有了九個花谷朵，也就是說，至少會開上九朵花。”柳靜深深地吸了口氣。　　軒轅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涼氣，好半響說不出話來。也就是說，到時東山口方圓百餘里將變成一片焦土，人畜皆亡，這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而這君子城則首當其沖，變成一片死域，這的確是一件極度可怕的事情。　　“那你們為何要選擇這一片地方居住？何不遷徙到一個水草豐茂之地？那樣，以君子國的力量足以開闢出一片天地，休生養息之後，絕對可以盛極一方。”軒轅不解地問道。　　“這是命運，是宿命的安排，君子國只為薰華草而存在，我們傾盡所有的力量便是為了守護這幾株聖草不為邪靈所獲，也是為了不讓這座火山造成更大的危害。”柳靜嘆了口氣道。　　“那你們也不必這樣死守着這片危險之地呀，只待薰華草快開花之時再派人前來守護不就行了嗎？”　　軒轅不解地問道。　　“你說的方法我們也曾試過，但就是那一次留下一個禍患，薰華之花竟被人偷走了一朵，以至使得天下間釀起了一場大禍。從此有熊族一分為二，四散而去，我們後悔已是不及，更感有愧女媧娘娘所託。從此，我們便定居於東山口。”柳靜不勝唏噓地道。　　軒轅終於明白，君子國之所以苦守東山口乃是奉了女媧娘娘之命，但事關有熊氏的大事，他不由問道：“那朵薰華花究竟是被什麼人盜去了呢？”　　“魔帝蚩尤！”柳靜無可奈何地道。　　“魔帝蚩尤？”軒轅吃了一驚。　　“不錯，蚩尤食下七瓣花恭弘=叶 恭弘，便不敢吞食花蕊，而花心卻被鬼方十族的葷育王給搶去服食，從此東夷自有熊分裂而出，葷育部成為鬼方十族之首，也就因此掀起了種族的眾神之戰，天下高手從此沒落！”柳靜慨然道。　　“薰華之花竟有如此之神妙？”軒轅感到難以置信地道。　　“薰華之花又叫地火聖蓮，吸納天地陰陽兩氣而開花，集天下至熱與至寒於一身，乃是任何武人夢寐以求的瑰寶，自是擁有無法想象的功效，這才是為何眾多高手全都聚集東山口的原因。有這麼多敵人來犯並不是第一次，但他們是不會得逞的！”柳靜極有信心地道。　　“可是我卻不明白為何你要我成為君子國的聖王，這又是有何目的？有何意義呢？這樣不是會將君子國的實力鬧得四分五裂嗎？”軒轅越發不解，如果君子國真如柳靜所說，將面臨前所未有的災難，那他這個半路殺出的聖王更不該存在，而且柳靜根本沒有理由鍾情於他這樣一個外族之人。　　“自然有目的，自明天開始，君子國的子民便要遷徙而出，而你，便是最好的帶路人。”柳靜有些語破天驚地道。　　“我？”軒轅已經不止一次地驚訝和感到荒唐，不由得又補充道：“而我只不過是一個外人。”　　“不錯，你是個外人，可是你卻是神族的傳人，更是屬於女媧娘娘一支，對於整個君子國來說，你已經不是外人，而你手中的劍就是最好的證明！”柳靜一本正經地道。　　“我還是不明白，君子國中有如此多高手，任何人帶路都可以，比如由女王自己，或由聖王、尤長老，抑或兩位護法，甚至連王子帶路都可以……”　　“一切到時你自會明白的，我不想解釋太多，因為這不單單是一個遷徙的問題，而是關係到神魔之間的爭鬥，也許在君子國之中有許多人都能勝任遷徙，但卻沒有人能夠擔起除魔衛道的重任。你的事，我聽說過，我相信，除魔衛道的重任只有你挑得起來。因此，我要你成為新一代聖王！”柳靜斷然道。　　軒轅一時競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只是有些悻悻地笑了笑，如果事實真是如此，那的確是一件難得的好事，這隻會比他預期的結果更好。他並不是一個甘於寂寞的人，若得到整個君子國力量的相助，他並不是沒有與九黎族一拼之力，那時候，龍族戰士便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當然，軒轅也知道，君子國的力量並不是很容易與龍族戰士融合，因為他對君子國的力量根本就不熟悉，包括一些人或事。　　正當軒轅想得入神之時，外面突然傳來一陣腳步聲，又是一名美艷的婢女走了進來，恭聲道：“稟報女王，聖女在外求見。”　　“傳她進來！”柳靜微微有些訝異，但很平靜地道。　　軒轅卻感到有些尷尬，在這種場合之下見到假聖女的確是有些不知該如何應付。不過，就在他還沒來得及想到應對之策時，假聖女便已經步入了聖心殿之中。　　“雅倩參見母親！”假聖女並沒有多看軒轅一眼，只是大步來到柳靜座前，恭敬地道。　　“嗯！”柳靜似乎地這個女兒很滿意，慈和地點了點頭，道：“倩兒有何事要跟我說呢？”　　軒轅心中暗忖道：“原來這妖女叫雅倩，倒不知是姓柳還是姓�。”　　雅倩扭頭向軒轅望了一眼，目光之中有些狠意，道：“母親，這個人殺死了女兒的一名護衛，他來我們君子國是沒安好心的。”　　軒轅不由冷然一笑，心中忖道：“你這妖女想說我壞話，只怕你做夢也想不到我將成為你的夫婿吧？到時候我看你這妖女能怎樣！”不過，他對雅倩的話保持沉默，因為他知道這些事情根本就不用他開口。　　“哦。”柳靜只是很淡然地應了一聲，顯然並不是很在意她這個女兒的話，不過仍向軒轅問了聲：“是嗎？”　　“是的！”軒轅並沒有否認，只是又補充道：“當時聖王和兩位護法及尤長老都在場，聖女也同意她的護衛向我挑戰，死傷不論！”　　“倩兒，有這回事嗎？”柳靜又扭頭向雅倩問道。

# 第十三章 聖王軒轅

　　假聖女一時無語，只好點了點頭，恨恨地瞪了軒轅一眼，顯出她對軒轅的仇視心態。　　軒轅則是投以高深莫測的一笑。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就算了，倩兒還有其他的事情嗎？”柳靜道。　　雅倩也已經聽出了柳靜的口氣，只聽這些話，便知道柳靜是不會責怪軒轅的，甚至她已感受到柳靜對軒轅深具好感，才會心生袒護之意。她有些驚異軒轅的能力，居然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不僅與柳洪結成一派，更能得到柳靜的袒護，單憑這一點就足以讓人心驚，她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來自軒轅的威脅。　　※※※　　軒轅竟會成為君子國的新一代聖王，這在君子國之中的確是個轟動，也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君子國居然選擇一個外人作為聖王，這本就是一件十分轟動的大事。當然，只要是女王柳靜宣布的事情，便會成為現實。在君子國中，女王柳靜身具無上的權力。　　君子國有四大護法，兩男兩女，八大長老也有四席是女人，而這些長老和護法絕對聽從柳靜的話，也是柳靜最為忠實的支持者。　　在君子國中，聖王�通的權力是無法與柳靜相匹的，雖然他也是一人之下千人之上，但女王柳靜決定的事情便連他也沒有反駁的權力。　　君子國，依然保持着母系氏族的作風，在所有人眼裡，這一切都是那麼順理成章。　　軒轅在君子國之中只不過是數天時間，但他卻在最短的時間內名聲鵲起。當軒轅與柳相生諸人交手之時，便已被君子國的子民所見，於是他那幾式利落奇詭的武功便被人傳開了。然而，當軒轅大戰樂極七代時，仍未曾瞞過君子國子民的耳目，再到軒轅在君子宮中的表現，在老宅的表現，足以將他的形象刻入君子國子民的心中。　　當然，這之中不能不感激尤揚，如果不是尤揚的話，這些傳聞絕對無法傳播得如此快，更不可能讓君子國的子民們對軒轅近日的事情了解得這麼多，這麼詳細，而尤揚的這個做法自不是想為軒轅成為聖王作鋪墊，而是想把軒轅的形象豎立起來，最後將之拿去做渠瘦與九黎及花蟆人的擋箭牌，他要讓軒轅吸引大部分渠瘦和九黎殺手的注意力。當軒轅成為眾矢之敵時，作為君子國的角度來講，自然是會輕鬆許多。　　尤揚是一個十分厲害的人物，他不會錯過任何一顆有用的棋子，而軒轅便是他最好的棋子。當他將軒轅的名氣抬到最高之時，那他對假聖女所施加的壓力也將會達到最高點，軒轅與童旦之間存着矛盾，這很顯而易見。尤揚並不在意聖女是真是假，但他卻知道，任何人都不希望自己的對手和敵人強大起來。因此，他極力捧軒轅，極力為軒轅造勢，這便使得童旦他們有些坐立不安了，事實上似乎也是這樣的。　　在尤揚看來，童旦和聖女已有些亂了陣腳，於是派人挑戰軒轅，甚至要親自出手殺掉軒轅，這種感覺的確很有意思，這也更增添了尤揚抬棒軒轅的熱情。　　是以，軒轅能在短短的時間內成為君子國的一個外來風雲人物。只是尤揚怎麼也沒有想到，這種造勢競對軒轅成為新一代聖王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作用，如果尤揚早知結果，他肯定不會選擇這種方式對敵。　　現在尤揚有些後悔，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柳靜會看中這個外來之人作為君子國的新一代聖王。這對尤揚來說，有種搬石頭砸自己腳的感覺。不過，他已經沒有後悔的機會，柳靜開口的事沒有人能夠改變，也沒有誰敢改變，尤揚也不例外。　　不過，尤揚始終是尤揚，他對軒轅成為聖王卻極力贊成，他贊成的聲勢連柳洪也有些疑惑不解。若非柳洪清楚尤揚是真的忠心於他，他還當尤揚發瘋了。　　在護法長老會上，幾乎沒有什麼人反對，柳洪本想反對，卻為尤揚的眼色所阻。�通面無表情，他也沒有反對，但卻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抑或他什麼也沒有想。　　�通一向都顯得很深沉，不過，在軒轅殺死童寬的那一場較量上，他對這個年輕人很有好感。當然，那個時候軒轅與他之間沒有什麼利益之爭，更沒有任何衝突。但此刻，軒轅卻將接替他的位置，雖然他的地位在君子國中仍然會十分尊崇，但他的權力卻將分出一些。是以，沒有人知道他內心怎麼想，或許他樂意，或許他不樂意。不過，他沒有出言反對，也就是說他出讓權力將成為事實。　　新一代聖王的產生，是需要通過長老和護法的贊同的，這雖是表面的形式，但護法長老們的意見的確能在眾國民中取到一定的作用。　　軒轅對自己能夠順利通過也感到極為驚訝，不過，他並沒有感到很高興，因為面對他的，將是一些更難的問題，他自然明白尤揚為什麼在發獃一會兒后又極力贊成他為新聖王。軒轅是個極為聰明的人，如果與尤揚易身而處，他也同樣會極力贊同這件事情。　　因為他與假聖女之間本身就存在着矛盾和仇恨，當一對充滿仇恨和矛盾的人強行結合之時，究竟會發生什麼樣的變故誰也無法預料，這簡直像是一個鬧劇。　　事實上，軒轅也不知道該如何去對付童旦諸人的詭計，當他成為聖王后，他將時刻面對最親近之人的暗算，這會是一種怎樣的折磨？尤揚也就是看透了這一點，當軒轅與聖女鬧得不可開交之時，柳洪自是能輕易再得君子國的控制權。　　尤揚只是忠於自小在君子國長大的柳洪，這是毫無疑問的，對於半道上回來的聖女和軒轅這個外族聖王，他並不會有太多的忠心。不過，尤揚卻明白軒轅的可怕，不僅僅是在武功上，更重要的是時刻充滿生機活力的年輕人的生存和適應能力。他始終無法看透軒轅的潛力，甚至感到迷惑。軒轅的傷勢恢復得讓人心驚，這個人的存在，簡直就像是一個奇迹。　　有軒轅與聖女抗衡，尤揚的確會省去很多心事，當然，他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盤。　　軒轅的身份也讓人心驚，他竟是神族的傳人，而且是出自女媧娘娘一系，這使得那些長老和護法們心頭振奮。這話是出自柳靜之口，自然不會有人懷疑，何況軒轅還有神族十神器之一的含沙劍為證，自然更沒有人懷疑。　　軒轅也無可奈何，他只能將錯就錯，只有他才知道，自己根本就不屬於神族之人，只是因為一些機緣巧合而已。不過，他還是得暗自感激木青，若非木青將這柄神劍給他，他絕不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神族後人的照顧，更不可能自青雲那裡習得如此高深的劍道。　　軒轅當然不想放過任何機會，眼下雖然可能會遇到極大的險阻，但卻不能不承認這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是以，軒轅便是硬着頭皮也要將這個聖王做下去，大不了一發現形勢不對，便溜之大吉。當然，軒轅心頭也有牽挂，那便是�燕。　　他心中暗忖道：“如果這個聖女是�燕而不是九黎妖女，那可就太妙了。”　　事實當然不似人想象的那麼簡單，他此刻根本就不知道�燕在什麼地方，是生是死抑或是受到了什麼迫害，這的確是一件揪心的事情，可事實上，他無暇分身去做這些，渠瘦人、九黎人、花蟆人，無不要置他於死地，而且對方高手如雲，以他單薄的力量根本就沒有可能順利地救出�燕，徒逞匹夫之勇於事無補，就算救出了�燕，若不將之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下次照樣會失蹤。因為在這種環境中，軒轅無力分身去保護�燕。　　君子國的勢態完全超出軒轅的想象，也讓他感到意外和無奈，他根本沒有料到竟會有如此之多的高手彙集於此，如此多的力量交匯，他也是身不由己地被潮頭推動，即使不想這樣做都不行。　　此刻，也只是孤注一擲，軒轅必須賭一把，這或許是他惟一的轉機，惟有借君子國的力量來使自己充實起來，他方有可能在這場絕對劣勢的鬥爭中取得勝利。　　也許，君子國之中也存在着殺機，但相對於所能獲得的幫助來說，這點危機，又算得了什麼？是以，軒轅決定在這一條路上繼續走下去。　　※※※　　軒轅真正成為君子國的新一代聖王是在晚上的全民野火會上。　　這個野火會，女王柳靜和聖王�通及四大護法全都出席了。　　君子國之中已經有很多年未曾有這麼熱鬧的野火會，只不過，晚上的天氣也很熱，這使得氣氛遜色了很多。當然，當數以千計的人熱熱鬧鬧地聚集在一起歡笑時，那種感覺又是好極，更何況能夠一睹女王和聖王的風姿也讓人感到十分快慰。當軒轅和聖女雙雙出場時，在場的所有人全都眼睛一亮，那些女人們更是驚羡不已，特別是對軒轅那發亮的光頭，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印象。　　軒轅那高大而完美的體型在君子國中實難找出，更讓人驚嘆的是那軀體所散發出來的活力，犹如柔和的月光灑過，举手投足間無不流露出一種不滅的氣勢。　　君子國的民眾早已聞聽了軒轅的軼事，是以，此刻對這個外來人更是神往。　　在這個尊重英雄的時代，人們並不會太過介意你的出身。　　野火會很晚才告一段落，這晚君子宮的戒備並不是很森嚴，但卻並沒有發生意外。　　事實上，對於那些來去自如的絕世高手，這些戒備全都是無濟於事的，正如火神祝融氏這類的高手，普通人物根本就不可能發現得了他的蹤跡，而能成為火神祝融氏對手的人絕對不多。　　在野火會上，柳靜更宣布了另一件讓人心驚的大事，那便是君子國準備向外遷徙，而且時間便是明天。這對在東山口居住了數十年的君子國子民不能說不是一個沉重的打擊。但誰都明白，這也是迫不得已的做法，誰也不想在地火噴發之時成為焦炭，遷徙只是為了更好地生存。這是君子國數百年來難逃的劫難，也是無法迴避的命運。是以，君子國的於民們雖然沸然，但卻沒有人抱怨。　　※※※　　新聖王宮是一間極為考究的青磚房，整個房間都鋪上了一層厚厚的石板，那是經過精心雕琢打磨的青石板，這使得王宮中更顯得古樸清雅。　　軒轅感到事情演變到這個程度的確是有些荒唐，也很好笑，當然，他並沒忘記之中存在的兇險。不過，該面對的終還需面對，逃避並不是最好的辦法。　　聖女已成了他的女人，抑或是他已成了聖女的男人。當然，以正常情況下，這並無分別，但在君子國中卻有着極大的分別。因為男人只是女人的附庸，也許這種說法有些過分，但事實上，在君子國中，女人是佔主導地位的。當然，軒轅根本就不會在意這些，在他的眼裡或心中，自有一套衡量的法則，他絕對不想也不會成為別人的附庸，他骨子里的那股傲氣也絕不允許他成為別人的附庸。　　軒轅揮退四名婢女，事情的發展的確超乎他的意料之外，但卻並不是想象的那麼壞。這一刻，他卻只是單獨面對這個敵對的女人，好笑的卻是，這個女人竟成為了自己的妻子，一對敵對的夫妻。　　柳靜和�通絕對想不到軒轅和聖女之間竟會存在着這些矛盾，這簡直便是一個好笑的鬧劇。　　此刻大概只有尤揚在笑，柳洪大概也在笑，但是，他們都不會將這個笑話告訴別人。　　聖女坐在榻上，鳳眼之中卻是似笑非笑的眼神。　　靜靜的房間，惟軒轅與之相對，燈火的光亮使得房中的一切似乎更顯神秘。　　新房的布置極富情調，不過，軒轅卻想笑，大笑一場。　　當然，軒轅沒有這麼做，他是一個極有自制力的人，更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情緒。那是他自十年復讎計劃中所學到的最大優點之一，知道如何隱忍，知道如何思考，更具有別人所難以想象的耐心。　　軒轅並沒有除掉自己身上的劍，柳靜更為他準備了一柄刀。　　軒轅的刀被火神祝融氏給擊毀，所以柳靜便為軒轅再準備了一柄刀，這自然显示出了柳靜對軒轅的關懷和愛惜。　　其實，軒轅已隱約感覺到柳靜對他的關懷有些過分，這使得軒轅甚至懷疑當年青山與柳靜之間是不是有某種難明的關係，這才使得柳靜對他特別關愛。當然，青山已死，如果柳靜不說的話，並沒有人能明白其中的原因，而軒轅也不想去過問長輩之間的事。他只是驚訝於柳靜的駐顏有術，對於一個已經超過至少四五十歲的女人來說，這的確是很難得。也許，可以用奇迹來解釋這件事。　　軒轅緩步來到榻畔，與雅倩只距四尺而蹲，目光與之正對而視。　　四目相對，兩人皆久久不語，似乎是兩隻正在相鬥的雄雞，凝視，便成為這房內的永恆。　　“你的懾魂術對我是沒有用處的。”半晌，軒轅才似笑非笑地說了一句話，然後以極為清澈的眼神與之相視。　　聖女突然笑了起來，犹如春天里百花突然一起綻放，竟有一種炫目的魅力。　　“我根本就沒有用過懾魂術！”　　“你騙不了我。”軒轅傲然而自信地道，語調之中有一種難以掩飾的自負。　　“我為什麼要騙你？你現在是我的丈夫！”聖女悠然止住笑聲，幽幽地反問道。　　軒轅並不為所動，只是淡淡地笑了笑道：“但是，你所代表的並不是聖女的身份，你所想到的只是九黎族的利益，而我卻是九黎族的頭號大敵，你自然有一千個一萬個理由騙我！”　　“那你為什麼要做我的丈夫？”聖女神情變得有些冷漠，更似乎有些生氣地質問道。　　“是因為你的美麗。”軒轅笑了笑道。　　聖女不由得也笑了起來，反問道：“是嗎？”但是她對軒轅的答話不置可否。　　“那你認為我為什麼要這麼做？”軒轅也反問道。　　“我不得不佩服你的神通廣大，竟然連女王也被你打動了，還答應你這種無禮的要求。”聖女吸了口氣道。　　“是嗎？不過，你猜錯了，這並不是我的要求，而是女王的要求，我也是受害者。”軒轅聳聳肩，無可奈何地道。　　“是女王的要求？”聖女吃了一驚，她一直以為是軒轅在弄鬼，還一直在猜測軒轅怎會有如此能耐，但卻沒想到這個提議卻是柳靜親口提出來的。　　“你知道事情為什麼會這樣嗎？”軒轅淡漠地反問道。　　“為什麼？”聖女的臉色很難看，問道，她心中的確生出一絲陰影，雖然柳靜在聖心殿向她解說了一些，但只是很少的一些。作為女王的威儀，對女兒也不例外，這使得聖女心中雖充滿疑惑不滿，卻不敢說出來。而且，一直以來，她以為都是軒轅弄得鬼，可此刻意義卻不同了。　　“因為女王知道我是為了地火聖蓮而來！”軒轅回答得似乎有些詞不答意，但卻又給人許多想象的空間，更容易讓人產生錯覺。　　軒轅當然是想達到這樣的效果，與這個女人之間，其實也是一場戰爭，也許比戰爭更殘酷。　　聖女臉色再變，軒轅沒有直接回答，但卻又有意無意地警告了她。不過，她仍鎮定地道：“可這又關我什麼事？這兩件事完全無法拉到一塊兒。”　　“你錯了，別忘了，仍有一個尤揚存在，尤揚是一個知道你的底細，也知道我的底細的人物，這個人在君子國更是舉足輕重，只要他存在，這兩件事便能湊到一塊兒。”軒轅高深莫測地笑了笑道。　　軒轅的話並不是無稽之談，事實上也有這個可能，聖女也見到尤揚在長老會上極力贊同，而且軒轅與尤揚曾並肩作戰過，關係很親密，尤揚自然已自軒轅口中得知童旦和帝恨諸人的身份，但是卻不敢肯定，因此想出這個讓軒轅與雅倩相互牽制的辦法也不無可能。　　“哼，你休想嚇唬我！”聖女冷冷地道。　　“不錯，我是想嚇唬你，但我說的並不是沒有可能，在這件事情上，我也覺得荒唐，覺得好笑，更感到有些無聊，可是這竟然是現實，一個荒謬而可笑的現實。反正，我已是孑然一身，性索我也就不拒絕你那所謂‘母親’的要求，反正我們已是敵人，何不坦然面對？既然總得面對現實，我想，還是讓我勇敢一些好了。”軒轅坦然道。　　“那你將準備如何面對？”　　“在君子國中，你是我的妻子，當然你得聽我的。”軒轅似笑非笑地道。　　“這裡是女尊男卑，你只能聽我的。”　　“你忘了，我並沒有必要遵守君子國的規定。”　　軒轅道。　　“但你也別忘了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　　“我更知道，這是一個充滿武力的世界，強者為尊！”　　“哼，你敢對我用強？”聖女冷笑着反問道。　　“為什麼不敢？如果童旦敢來管我的閑事，我立刻可讓人重罰他，此刻我們之間的事情已經不是外人能夠插手的，除非你們能讓君子國消失！”說完軒轅猛地站起身來，渾身散發出一種強大的霸氣。　　聖女的身子微縮，她感受到了來自軒轅身上的壓力。　　軒轅所說的沒錯，這個時候，一切的事情都變成了家事，連童旦和護衛們都變成了外人，這個變故的確很絕，也讓軒轅大感痛快。終於在這個出人意料之外的結果中，他佔到了明顯的上風。不過，他隱約覺得事情可能不會像他所想象的那麼簡單，因為在今晚的野火會上，他竟沒有見到童旦。

# 第十四章 口舌之戰

　　童旦究竟去了哪裡？為什麼在這樣的場合之下而不出場，而且竟沒有人注意到這個重要人物的行蹤？　　這本就是一種反常的現象。這個人絕對不簡單，也定是有什麼更重要的事或是陰謀在醞釀。　　“你想怎樣？”聖女神態依然是很冷靜地問道。　　“當然是要你履行妻子的義務了。”軒轅竟解下背上的刀和腰間的劍，身形再逼近一些。　　“你以為你能夠得逞嗎？”聖女似笑非笑地反問道。　　“別忘了，這是戰爭，勝者為王，你認為你有能力可以勝我？”軒轅自信地反問道，說話間再踏上一步，幾已到聖女的身邊。　　“那可不一定！”話完，聖女的手指已經化成漫天的虛影直印向軒轅的胸腹。　　軒轅早已有備，一聲輕嘯橫掌一擋，以一種極為瀟洒利落的姿式準確地截向聖女的手腕。　　聖女處變不驚，竟然不變招，而是露出一絲難以覺察的笑意。　　“噗……”軒轅一掌斬在聖女的腕間，但他頓覺有物破衣而入。　　聖女慘哼一聲，身子歪向一旁，但卻迅速掠起，反而是軒轅在剎那間轟然倒下。　　倒下的是軒轅，他的胸腹之間露出幾尾小如牛毛的細針尾。　　這自然是聖女的傑作，她在出手之時，早在指縫間夾着了細小的牛毛針。她真正攻擊的武器不是手，而是針，這幾乎是無影無形的細針。是以，軒轅也上了當。不過這個女人也的確夠狠，竟敢用一隻手來換取這個機會，全然不在意軒轅那一擊足以廢掉她的右手。　　軒轅的眼裡閃過一絲駭異和訝然，但卻見聖女笑顏如花地行了過來，右腕起了一道淤青的腫痕。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廢了我的手！”　　“你好陰險！”軒轅冷冷地道。“對付你，我能不陰險一些嗎？除非我是傻子，才會和你硬拼！”聖女嫵媚地笑了笑，隨即輕輕地蹲在軒轅的身邊，伸手似乎極為愛惜地摸了摸軒轅那光光的禿頭，又摸了摸那刀削一般剛毅而俊朗的臉龐，道：“你也許不知道，你表現得是如何可怕，真難想象，世間竟有你這樣一個惹人憐愛的人才，我不能不說，你的話着是一個奇迹！”　　“可是我還是栽在你的手裡了！”軒轅不為所動地反問道。　　“這沒關係，因為我是你的妻子！”聖女似乎在剎那間變得柔順而體貼，那雙柔若無骨的手似帶着一種銷魂蝕骨的魔力來回地撫摸着軒轅的臉龐。　　“既然你也承認是我的妻子，為何仍要這樣對我？還不拔下我身上的毒針？”　　軒轅揶揄地道。　　“親愛的，你別太急，我會拔下來的，但是此刻的你太危險，當我馴服了你之後，我一定會拔下它們，然後好好地愛你。也許，我還要為你生個兒子呢。”　　聖女媚眼如絲地以紅唇在軒轅的臉上輕吻了一口，吐氣如蘭地軟語道。頓了頓，又道：“我們一定要生一個像你一樣聰明、俊朗，而且有男人氣的小孩，那他將來一定會迷死許多美人。說實在的，本來我視天下男人都如糞土，可是我卻不能控制自己的心裏對你生出的好感，你的確是一個很迷人的男人，你那強壯得讓人心悸的體魄，如果能和你上床一定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所以，你別擔心，我不會傷害你的，還會要你做我的好丈夫。”　　“難得你居然不臉紅。”軒轅“嘖噴”地諷刺道。　　“我為什麼要臉紅？你本來就是我的丈夫，自然必須履行丈夫的義務，我在我的男人面前說這些又有什麼不對？別忘了，此刻是屬於我們兩個人的世界，誰也不能插進來。在兩個人的世界里，我們不應該彼此之間存在着隔閡，夫妻之間沒有什麼話是不可以說的，難道你不這麼認為嗎？一個好的妻子，在床上，應該是丈夫的蕩婦，這才叫有情調。”聖女輕聲細語地在軒轅耳畔道，那種神態和語調確有讓入骨化神消的魔力。若非軒轅此刻不能有絲毫的動作，只怕早已翻身而起，將聖女壓倒在地了。　　“與娘子說話倒是很有趣，這也是狐姬所傳的絕招之一嗎？”軒轅臉色有些發紅地笑問道。　　聖女一驚，定定地望了軒轅半晌，突然笑道：“原來那晚偷聽，的神秘人竟是你，真是了不起，我們還一直都小看了你！”說完聖女竟在軒轅臉上親了一口，以腿搭住軒轅的腳，香軀半伏在軒轅胸膛，滿腔歡快地道：“我為有你這麼能幹的丈夫而感到驕傲。”　　軒轅給弄得哭笑不得，這個鬼女人明明是將他制住的敵人，偏偏又說得如此自然而多情，若不是處在敵對的位置，有這樣一個妻於倒真的是妙趣橫生，只不過軒轅此刻卻沒有這個心情。不過，他仍不得不由衷地誇道：“你真是一個動人的尤物！”　　“謝謝夫君誇獎。”　　“你想拿我怎樣？”軒轅突然轉換話題問道。　　“不啊，我會拿你怎樣？”聖女故作驚訝地反問道，那神態掩飾得似乎天衣無縫，讓人不能不心服。　　“哼，童旦去了哪裡？不就是為了對付我嗎？現在你們如願以償了，怎麼處置，你說吧！”軒轅冷然道。　　聖女再次笑了笑，拍了拍軒轅的臉，甚至再拋給軒轅幾個媚眼，道：“你觀察得真仔細，也真夠細心的，居然留意到了長老，也難怪他們屢屢對付你都是徒勞，我現在發現自己越來越喜歡你的聰明了，有你這樣一個可人兒，今後也不會寂寞了。”　　“哼，那是因為他們太笨，笨得可憐，不過，我也有些笨。”　　“那是因為你遇到了我。”聖女嬌笑道。　　“或許！”軒轅說著突然又問道：“童旦是不是去了東山口？”　　聖女一呆，淡淡地望了軒轅一眼，道：“你這人真不簡單，一猜便被你猜中。　　不過，幸虧你只是個階下之囚，否則我們的計劃全都給泡湯了。”　　“帝恨也溜進了君子宮？”軒轅又問道。　　聖女不語，只是愣愣地望着軒轅，半晌才冷笑道：“你似乎沒有必要問這麼多，就算我將計劃全都告訴你，你知道也是白搭，今天可是我們倆的大喜日子，你不覺得談論這些很無聊的話題很無趣嗎？”　　“是嗎？這真是一個難忘的新婚之夜！”軒轅自嘲地道。聖女也被逗笑了，伏上軒轅的胸膛，將臉貼在其胸脯之上，道：“這隻是開始，一切會好的，我會讓你成為世上最幸福的男人。”　　軒轅大感荒唐，此刻似乎有些本末倒置之感。不過，這也是一種另類的刺激，他禁不住跟着胡鬧道：“一開始就讓我如此狼狽，再下去還得了？小心我會把你休掉，還不將針給我拔出來？”　　“請夫君息怒，再等一盞茶時間就可以把它們拔出來了，先別急，大不了待會兒任由夫君處罰好了。”聖女裝出一副楚楚可憐的惶恐樣，表情生動得讓人叫絕。若非軒轅早知她的底細，只怕也會懷疑自己真的怪錯了人。　　“如果你是我的好嬌妻，那請告訴我你們的計劃，告訴我童旦是不是去了東山口抑或帝恨是不是混入了君子宮？”軒轅開玩笑地道。　　“再請夫君息怒，好嬌妻並不是對夫君百依百順，夫妻間允許有些小秘密存在，這樣才會顯得更有情調和樂趣嘛。如果我們之間沒有這一點點空間的存在，很容易便失去神秘感，就會少了許多刺激，也就是少了許多情調，不是嗎？”聖女似乎是在撒嬌地道，口風之中，不透露半點訊息。　　“我是無法息怒的，如果你不老實交待，為夫只好……”說到這裏軒轅突然頓住。　　“只好怎樣？”聖女嬌笑如花地湊近軒轅反問道、但那她笑容只是持續了半刻便立刻僵住，因為她感到胸口一痛，全身竟然無法動彈。　　“只好這樣了！”軒轅說這話時悠然將聖女自身上翻開，然後坐了起來。　　“你……怎麼會這樣？”聖女驚駭得連臉色都變“那要怎樣？”軒轅輕笑着自胸腹之間拔出那十多支細如牛毛的小針，反問道。　　“你根本就未曾受制？”聖女由驚駭變為無奈，更有些驚訝，她很難相信，在如此短的距離之中她會失手，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當然，事實是不容辯駁的，軒轅沒有受制，這是不爭的事實。　　“你說呢？”軒轅將這些小針以兩指捏在一起，對着鼻間，吹了口氣道，聖女這才發現這些針尖之上沒有一點血跡。　　“哇，好鋒利的傢伙，不知道刺入體內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不過，這針尖之上似乎只是忘魂草汁，並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毒性。”軒轅自語道，同時將細針向聖女身體上靠近。　　聖女臉色變得極為難看，這一刻她才真的發現，自己實在是低估了軒轅，這是一個嚴重的失誤，抑或不是自己的失誤，只是對手太精，太聰明或是太狡猾。　　她更驚的卻是軒轅竟一眼便看出針尖所塗的是忘魂草汁，可見他也是此道高手。　　她自然明白軒轅此刻以針對付她的意圖，但她卻沒有作聲，她知道，此刻說什麼也沒有用。　　軒轅制住了聖女的穴道，對於軒轅來說，人體的經絡並不陌生，更是他的所長。是以，他能夠準確地制住對方的穴道，鎖住對方的經絡。由於他功力在不斷地增長，武功在不斷地提升，這門絕技更能夠靈活地運用。　　“娘子，我勸你還是實話實說吧，否則，休怪為夫用刑了。”軒轅翻身半壓着聖女，半真半假地道。　　“你將人家的手弄成這樣還不夠嗎？”聖女吸了口氣，竟也以一種微嗔的語調道。　　軒轅定定地望着聖女那嫵媚動人之極的俏臉，也學剛才聖女親他一樣，在那臉龐上親了一口，道：“你不是個乖孩子。”說話間又連續點出數指，再次封住聖女數處穴道。　　“你想干什麼？”聖女心中再驚。　　“我想先失陪一會兒，待會兒再和你玩耍，你放心，有這麼漂亮的嬌妻，我是舍不得扔下的。”軒轅拍了拍聖女的俏臉，一抓放在一邊的刀和劍，大步向外行去。　　聖女望着軒轅行出去的背影，竟湧上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對於軒轅，她所感受到的不再是威脅，而是實實在在的驚懼。她知道此刻自己已經敗了，而且有可能會敗得徹徹底底，這是一種很難以解釋的預感。　　這個預感清晰之極，像是即將發生，或許只是因為軒轅太過高深莫測，也可以說軒轅身上有一種外人永遠都無法捉摸的本質。　　※※※　　“我認為今晚肯定有變！”軒轅很肯定地道。　　“你認為‘變’自何來？”�通反問道。　　“我也贊同軒轅公子的看法，今晚或許是敵人動手的一個很好時機，因為女王已經提起遷徙之事，國內的人心未穩，甚至君子宮之內也會出現一些不安。因此，今晚的確是多事之秋。”尤揚也出言道。　　“你不去陪倩兒，就只是為了這些？”柳靜淡淡地問道。　　“我還有個問題仍然無法得到解答，我想詢問一下娘親。”軒轅平靜地道，在此刻，他已經不再稱柳靜為女王了，因為柳靜已經成了他的岳母，在檯面上，他也只好叫其為娘親，何況能有這樣一個美麗而且武功高絕的娘親自是不虧。不過，在�通存在的時候，許多人還是習慣於稱軒轅為公子，而不是聖王。　　“有什麼問題，你就問吧。”柳靜慈和地道。　　“如果沒有薰華草吸收極熱，那會不會讓地火提前爆發？”軒轅問道。　　柳靜和�通面面相覷，還有幾大護法也被軒轅的話給問住了。　　柳靜和�通的臉色有些難看，軒轅的問話問到點子上了。　　是的，如果沒有薰華草吸收極熱，地火會不會提前爆發呢？這個問題以前並沒有人想到過，卻一直都存在着。　　“如果是在地火活躍欲發之時，或許會因為少了薰華草使得地火提前爆發，如果在平常應該不會！”　　�通代柳靜回答了這個問題。　　“可現在應該是地火最為活躍的時期，甚至已經表現在地面之上了。”軒轅提醒道。　　“你是說有人可能會毀去薰華草？”尤揚聽到這裏，哪裡還會不明白軒轅的話意？那些護法長老們也有着這般的想法，只是尤揚搶先問了而已。　　“不，他們不是毀去薰華草，而是想提早得到地火聖蓮！”軒轅肯定地道。　　“他們想提早得到地火聖蓮，這怎麼可能？”　　“是啊，薰華草只會在……”眾人七嘴八舌地議論起來了。　　柳靜揮了揮手，壓住眾人的爭論，目光之中有些訝異地望着軒轅，問道：　　“軒轅何有這個猜測？”　　“這個猜測並不是沒有可能，因為，如果在這個時候，毀去一些薰華草，只剩下幾株薰華草要去吸收本來由眾多薰華草吸收的熱力，豈不是會使這幾株薰華草在最短的時間結出地火聖蓮？這是一個摧熟的方法，因此，如果有敵人在這個時候潛入東山口的話，那他們很有可能會以這種方式去提早奪取聖蓮，因為誰也沒有想到他們會在此時出手，從而使他們容易得手。但這樣必定會害了全城的百姓，我們實在不能不防！”軒轅也有些急了，急切地道。　　軒轅的話的確極具震懾力，讓所有的人都意識到了這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如果地火提前爆發，君子國的災難便不只是家園，還是數千子民，雖然這眾多的高手根本就不懼地火，以他們的速度和功力逃生是絕對不成問題的。但是，他們能眼睜睜地望着滿城的子民灰飛煙滅嗎？　　不能，也許，在這些人心中也存在着一些權力的勾心斗角，但作為一個生活了數十年的故土，和自己的鄉親父老們仍有着一分真誠的情感。　　“東山口有四老相守，應該不會有問題。”�通見眾人的面色都很難看，不由得出言安慰道。　　“我們仍須小心為上，因為這次所來的敵人也絕非弱者，僅火神祝融氏一人便已夠我們頭大，甚至還有神族逸電宗的高手！”軒轅冷靜地道。　　“神族逸電宗的高手？”眾人微驚，尤揚脫口問道。　　“是的，這人的身法快若鬼魅，幾若幽靈，我曾經數次險死其手。”軒轅補充道。　　在場的人中，幾乎都見過軒轅的武功，他們自然知道軒轅的武功實已達到一流高手之境，也沒有幾人有把握勝過軒轅。但如果說逸電宗的高手幾次險置軒轅於死地，足可見這個對手的可怕，簡直有些驚天地、泣鬼神，的確不能有半點小覷的心理。當然，他們並不知道軒轅的武功在這數月之間已經突飛猛進了不知幾許，此刻的滿蒼夷雖然在身法上也比數月前精進了許多，但卻並不一定就能在軒轅的手底下佔到什麼便宜。　　軒轅也分不清滿蒼夷是敵是友，數月前滿蒼夷明顯已經與他談和，可此刻突然出現奪走聖器金鈴，當然，她此舉並不一定是衝著軒轅而來，可也容易讓軒轅產生誤會。而在涉及到地火聖蓮的問題上，滿蒼夷無疑是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也許滿蒼夷的武功不是最高，但她的速度絕不輸給任何人。因此，她很有可能會在任何時刻出現，而且是在君子國最不希望她出現的地方。　　“夫君帶着四大護法立刻上山查看一下，尤長老便去組織一下各位父老儘快準備遷徙，不必作任何遲疑，可以讓他們分數批而行，在百裡外等我們！”柳靜起身吩咐道。　　※※※　　“我感到地底之下似乎有些震動！”軒轅突然停下腳步道。　　百合訝異地望了軒轅一眼，但很快地，她也感受到了來自地底之下的震蕩。　　“肯定是火地快要爆發了！”說話者是柳靜的另一絕色俏婢丁香。　　“該不會是因為山頂之上有什麼變故吧？”百合猜測道。　　“女王為什麼叫我們先上山，而她卻隨後再來呢？”軒轅惑然問道。　　“這個我們也不知道。”丁香無可奈何地道，柳靜的安排的確有些玄虛，但作為女王這個身分來說，卻沒有人敢去多問什麼，連軒轅也只得聽命行事。　　“山上果然出事了！”軒轅目光四下一掃，竟在黑暗之中發現了幾具屍體。　　百合和丁香跟着來到屍體的旁邊，發現這幾具屍體全都是被一種鋒利的兵刃給挑死。　　“是帝恨的矛！”軒轅肯定地道。　　百合和丁香並不反對軒轅的意見，她們也感覺到眼前這個年輕人有種讓人高深莫測之感。事實上，軒轅竟在三十丈外發現了這存於黑暗中的屍體，而且，此刻已是深夜，雖有幾顆稀疏的星星，但目力能看清三十丈外暗處的東西，這不能不說是一件讓人震驚的事。　　“那我們快上山吧！”百合道。　　“轟……”一陣隱若雷鳴的聲音又自地底傳來，整個東山口都似乎在震動。　　遠處傳來了驚悚和喧鬧之聲，顯然是這一記強烈的震動驚醒了許多睡夢中的人，事實上，今晚並沒有多少人真正地睡着，幾乎所有人都在為明天的遷徙而忙碌。　　夜，並沒有幾許涼意，東山口的地面就像是個高燒的病人，又像是一個內里燃着雄雄烈焰的爐壁，散發著讓人心驚的熱力。　　這是一種病態的熱力，也許所有人都感到了災難的氣息，因此，有人連夜出城遠去。

# 第十五章 高手雲集

　　君子國城門口，許出不許進，這是在災難來臨之前，柳靜下達的命令，而以最快速度離城的人，多是在君子國內交易的商人，也只有這種行裝簡便的人，進出才方便。在災難逼臨之時，他們自然快速撤離。　　事實上，在這高熱的天氣里，也沒有多少人還想着交易之類的，便連君子國田間的禾苗、樹木，有些都已枯死，流水也在急劇減少，全被這高熱給蒸發。若是仍留在君子城中，說不定還真的會熱死。所以，在柳靜仍未舉行野火會之時，天一擦黑，便有商人乘天黑稍涼就上路了，而君子國的子民此刻也已陸陸續續聚於城門口，將一些體弱的婦孺先一步送走，以免到時候發生了急變，這群弱質者成了最早的犧牲品。　　君子城今夜未眠，四處燈火通明，並非因為今夜是聖女的大喜之夜，而是因為逼臨的災難喚醒了君子城。　　軒轅和百合及丁香也為這強烈的一震變了臉色。　　越向山上靠近，熱氣越逼得人喘不過氣來，如果不是軒轅的功力高絕，只怕沒上得山頂便已脫水，而百合和丁香乃是柳靜身邊的婢女，武功得自柳靜親傳。　　是以，無論功力還是武技，都已經達到一流之境，絕對不會比族中的八大長老遜色。她們的身份甚至比八大長老的身份更讓人尊崇，就因為她們是柳靜的貼身侍女，她們的意願甚至有時候會代表柳靜的意願。　　軒轅也深切地感受到了百合和丁香二女的不簡單，自這一路上山的速度就可以看出這一點。　　一路也遇到了幾組哨口，這些劍手仍然無礙，但他們卻驚悚於山上的高熱，不敢上山，甚至緩緩地向山下移去，因為山頭的溫度仍在上升，在山口的天頂，竟有一塊霞狀的紅斑，像熟了的柿子。　　軒轅感到山口是一片異樣的死寂，最先映入他眼中的是屍體，一具具怪模怪樣的屍體正在漸漸地失去水分，變干。那一件件本來正合適的衣袍，也顯得寬鬆了起來，甚至有的開始逐漸變焦，可見這些屍體已經不止躺了一刻。　　軒轅並不懼怕這種高熱，他的體質本就極為奇特，似乎在這種環境之中能夠自動關閉毛孔，不出半點汗水，體內的水分更不會被蒸發而去。甚至他的呼吸也變得越來越舒緩，若有若無，像是可以完全脫離這個世界，而單獨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再觀百合和丁香，兩女已經香汗細細，呼吸微微有些急促，在這高熱的環境之下，空氣也變得有些稀薄。　　“這裏仍不是真正的山口！”百合微微喘息着道。　　“那山口是在……”軒轅說到這裏的時候，頓時才覺得自己問得是如此多此一舉，因為只要他抬頭看便可以發現。　　真正的山口在對面那座與此相距有近兩百丈的地方，在夜裡可以將它看得很清楚。此刻山頭之上根本就沒有煙霧為障，高熱使得霧氣全都變輕井空，是以，山頭乾燥之極，連樹木都已經枯焦敗死，對面的山口有一抹血紅的光亮在閃爍，天空中的那塊紅斑也就是那抹血紅光亮的傑作。　　而所有的熱量，似乎都是自那抹血紅的光亮處散射出來，在這無形卻具有毀滅性的能量面前，生命似乎顯得極為渺小。　　軒轅無法看清那抹血光究竟是什麼東西，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但像是已經感到冥冥之中有一張無形的大口在瘋狂地吸納四面八方的生機。此刻，軒轅竟也生出了一絲難以解釋的懼意，對未知命運的懼意，或許是驚於那大自然之力的野性。　　“那便是山口！”丁香指了指那相對的山頭道。　　軒轅發現了繫於兩山之間的鐵索，他簡直無法理解，在這兩山之間居然能夠系出如此長的鐵索，更讓人驚訝的卻是，這麼長的鐵索是如何製造出來的？他做夢也不會想到世間會有如此好的製造之術。不過，君子國之中神秘的事物本就極多，再多這一件並不是不可能。或許，這跟含沙劍一樣，是來自曾經強大無比的神族，也只有神族才有可能創造出入世間最難想象的奇迹。　　“只有這道鐵索可以過去嗎？”軒轅惑然問道。　　“不，自這山窪也可以過去，只是在這山窪之間存在着許多毒蟲毒草，這是為了對付那些想偷上山口的人而設，只有這條鐵索才是最直接也最快捷。此刻想來那些毒蟲和毒草也已經被烤死，不過，這些蟲屍草骸會在死時化成毒瘴，因此，此刻山窪之間應該存在着許多毒氣！”百合解釋道。　　軒轅心中暗驚，沒想到這裏竟有這許多玄虛。不過，這也的確是一種很好的防護方式，如果哪個人想自鐵索上過去，那可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因為在鐵索的這頭和那頭一定都有高手把守，想自鐵索上飛渡自是難比登天。　　對面山口之上並沒有看到人，似乎只有一片死寂的紅芒，這讓軒轅感到有些不解。那個晚上與他交過手的老頭呢？還有�通與四大護法諸人又去了哪裡？　　難道是被紅芒盡數吞噬了？抑或是他們根本就沒有來過這裏？可是這引起又是誰殺的呢？　　自這些屍體的裝束來看，這群人應是來自渠瘦、九黎和花蟆，也有君子國劍手的屍體，在這裏至少存在着數十具。也就是說，在不久前，這裏曾經歷過一場非常激烈的廝殺，可是此刻卻沒見到一個活人影，而這場激戰竟未驚動君子宮，這也讓人有些不解。　　當然，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爬上這山頭，也證明這些人絕對不簡單，也絕非庸手。　　“我們還是等女王來了之後，再一起過去吧！”　　丁香望瞭望那閃爍着血光的山口有些畏懼地道。　　“以你們的功力過去恐怕沒有什麼幫助，這裏的溫度仍在上升之中，你們過去會很危險的。”軒轅望着二女額角所淌的汗珠，認真地道。　　“不要緊，待會兒我們可以服一顆冰晶丸，便可以抵抗山口的熱力了。”百合自信地道。　　“冰晶丸？”軒轅想起了柳靜給他服下的那顆透明的藥丸，正想着，突然之間似有所覺。　　“鏘”！軒轅的刀又一次自背上自動躍出，他感到一股強大的氣機犹如暴風雨一般掩過，體內自動生出了與之相杭的氣機，背上的刀，竟然自己脫鞘而出。　　軒轅抬手握刀轉身，動作利落自然得犹如行雲流水。　　百合和丁香也大驚，但等她們驚覺之時，已有一道人影帶着一聲輕嘯自她們的頭頂如飛鳥般掠過。　　軒轅未動，他看清了自他們頭頂掠過主人的面目，更看清了那醒目之極的紅袍。這個人似乎根本就沒有將他們放在眼裡，或許壓根兒就不在乎這三個小輩。　　軒轅再轉身之時，那紅影已經在鐵索之上渡過了數十丈，那股犹如暴風雨般的氣機也跟着而去，犹如烏雲被狂風吹散，讓軒轅和丁香三人長長地吁了一口悶氣。　　丁香和百合面面相覷，她們的武功自是不弱，也絕對不會不識貨，是以她們對剛才掠飛而過的高手生出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恐懼。她們無法想象那人的可怕之處，因為當那人自她們頭頂掠過之時，使她們感到一股寒意涌遍了全身，更像是墜入了無底黑暗的深淵中，讓人想發狂發瘋，那是一種無法解釋，也沒有解釋的感覺。她倆並未看清那人的面目，對方的速度太快，但她們卻看見了那血紅的衣袍，不由驚疑地問道：“難道是火神祝融氏？”　　軒轅有些無奈地苦笑了笑，他也希望剛才掠過之人便是火神祝融氏。至少，他與火神祝融氏交過手，也並非可怕得難以想象，可事實上，這個人並不是火神祝融氏。　　“真的是火神祝融氏？”百合看了看軒轅的表情，驚駭地問道，她也感覺到了這個似比火神祝融氏更可怕，若真是火神祝融氏的話，那惟一的解釋便是火神祝融氏在一個下午間功力大進。　　“不，他不是火神祝融氏！”軒轅緩緩地將刀還入鞘中，搖頭道。　　“不是？那他是什麼人？”丁香問道，在她的眼裡，有些不敢相信潛入君子國的人中，還有比火神祝融氏更可怕的身穿紅衣的高手。　　“我只知道他叫鬼三，至於他究竟是哪裡人，我也不太清楚。但這個人的武功之高卻已達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他是我見到的所有高手中絕對可以排在前三位！”　　軒轅深深吸了一口氣，苦笑道。　　“鬼三？這是什麼名字！”百合有些好笑地道。　　軒轅卻沒有半點笑的心情，他曾與鬼三照過面，那次就是這個怪人喚出神龍，而改變了他這一生。但那次有歧富出場，他所見過的高手中，大概只有歧富和青雲可以勝過鬼三，而柳靜或許能與這人戰平，但這個結果很難說，他也不敢對柳靜抱有太大的希望。　　關鍵是鬼三的武功實在大過可怕，簡直便像是天外飛仙。　　“連女王在內？”百合驚駭地問道。　　“或許可以這麼說，或許女王能夠勝他，但也只能是五五之數！”軒轅苦笑道。　　“他究竟是什麼人？”丁香有些不服氣地道。　　“我也不知道，但願他不是和九黎人一路的！”　　軒轅心中暗自祈禱，他怎麼也沒有想到，在一年之後他竟會在遠離家鄉數千里的異地再次重逢這個怪人。　　而這次歧富會不會再一次出現幫他呢？他有些想笑，歧富又不是神仙，怎會知道他在這裏？又怎會知道鬼三在這裏呢？而且歧富上次與鬼三之戰究竟是誰勝誰負？會不會歧富已經被鬼三殺了或是擊成重傷了呢？　　想到這裏，軒轅不由得想到了滿蒼夷，心頭更驚，思忖道：“是了，可能歧富真的被鬼三給殺了，所以滿蒼夷去崆峒山跑了個空，因此才會又恨起了自己，恨自己騙了她，所以來找我算賬了。如此一來，事情可就更加糟糕了，也更加不妙了！”　　鬼三的身影一落到對面山口，便向那血紅的光芒奔去，似乎感覺不到那股足以讓人窒息的高熱。　　軒轅心頭在為驚訝，但很快鬼三便向那紅芒之中躍去，然後便消失不見了。　　鬼三自然不會去自尋死路，軒轅看着鬼三的一切動作，心下恍然，那山頭之所以沒有入，是因為人都如鬼三一般沒入了那紅芒之中，或是躍進了山口之中。　　只不過，他感到有些吃驚，這裏已是如此之熱，那山口之下的紅芒之中豈不更是熱得讓人無法承受？　　“你們先在這裏等女王，我先過去！”軒轅轉頭向百合和丁香吩咐道。　　“那裡可能會很危險！”百合突然情緒有些激動地拉住軒轅，急道。　　“我知道啊，那裡當然會有危險，所以我要你們在這裏等女王前來。”軒轅坦然道。　　百合好像發現自己的失態，忙鬆開手，俏臉紅得發燙，目光不敢正視軒轅。　　軒轅心下似乎明白了什麼，他並不是一個不解風情之人，反而是位花叢老手，豈會不明白百合這種表情的深意？不由得心情太好，數日來的悶氣似乎在徒然間盡數消失，豪氣上沖，伸手輕輕地拍了拍百合那消瘦圓潤的肩頭，柔聲安慰道：　　“放心好了，不會有事的，龍神會保佑我，我一向福大命大！”　　“但那邊可能會有很多敵人高手！”百合終於咬咬牙道，她實在是對這次之行不抱希望，因為她對東山口的了解比軒轅更多，對君子國的了解也比軒轅多，因此她深深地知道這之中的兇險如何的可怕，不僅僅如此，對於君子國的許多人來說，進入東山口其實有一種殉道的準備。是以，她才會為軒轅擔心。　　“放心吧，我一定會活着回來，我怎會捨得丟棄這個美麗的世界而死去呢？　　何況這個世上有太多的事情我要去做，有太多的東西我未曾去享用，沒有人比我更能體會生命是如何的重要。來，讓我親一口，以壯行色！”軒轅豪氣干雲地道，說到後來又不免童心大起。　　丁香不由得也對軒轅的話和舉動大感有趣，但她卻沒有笑。　　百合沒有想到軒轅最後竟補上這樣一句話，不由得一愕，但瞬即又羞得俏臉更紅，頭也低了下去，竟露出一副難得的小女兒之態，以手指捻動着自己的裙角。　　軒轅望着這絕色俏婢，也的確色心大起，伸手一抬百合的下巴，飛快地湊上大嘴親了一口，難得百合竟也不拒絕。　　親罷，軒轅見丁香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不由笑道：“難道你不給我壯壯行色嗎？”說著就向丁香逼去。　　丁香嬌笑着彈開，卻不給軒轅機會，百合看着丁香的目光，不由得大羞。　　軒轅在一陣爽朗的歡笑聲中飄然踏上那根橫貫兩山頭間的鐵索。　　※※※　　東山口，竟是一個深達百丈的深洞，血紅的光芒正是自深洞之中透射而出。　　那是深洞中一灘翻滾如沸粥一般的漿狀物，火紅火紅的，散發出讓人難以忍受的高熱。　　軒轅看到了人，並不少，那是在距山口約有二十餘丈處的一個平台，半月形的平台，像是這圓形山口的舌頭，又像是月偏食的陰影一般。　　這圓形的山口極大，直徑也達數百丈之寬，自上而下，犹如一隻巨鍋，又像是張吞天的巨口。　　軒轅感覺到腳下的石頭極熱，甚至在開始碎裂、鬆散。　　�通在那平台之上，身旁那四人勢力是四大護法了，平台上除他們之外，還有帝恨、童旦及火神祝融氏，樂極七代居然也出現在那平台之上，另有一些軒轅並不認識的人，但可自打扮上認出對方是渠瘦人和九黎人，還有一些身分神秘，又辨不出是哪一夥的人。　　鬼三此刻所面對的竟是三方高手，包括童旦和火神祝融氏，還有�通，那晚與軒轅交手一劍的老者也在。　　空氣中有股淡淡的香味飄蕩上來，軒轅知道這定是薰華草的花朵所散發出來的異香。　　軒轅不想在此刻下去，此刻那平台之上正成膠織狀態，他下去的話很可能會讓形勢再變，倒不如就在一旁先看這群人交手，讓他們亂一會兒，待會兒再看準時機下去鬧一鬧，說不定那時候火神祝融氏與鬼三已經弄個兩敗俱傷。那樣，他就不用顧忌了，雖然童旦也極為厲害，但比起火神祝融氏和鬼三來說，卻也相差極多，即使單挑童旦，軒轅也並非全無取勝的機會，這之中便只有童旦、火神祝融氏、鬼三等幾位高手可以讓軒轅感到威脅，至於樂極七代和帝恨，他並不畏怯，他與這兩人都交過手，卻並無敗績，此刻更不會畏懼這兩人，至於其他的九黎高手和渠瘦高手就很難說了，但應該沒什麼特別難纏之人。　　※※※　　�通的神情微顯狼狽，鬚髮微微有些焦糊，那是因為這裏的溫度高得很難想象，雖然他的功力高絕，但也無法長時間地護住鬚髮，何況剛才與火神祝融氏交手近百招，功力消耗極巨。　　四大護法神情狼狽，也同樣是因為這高熱的存在，他們的功力雖不錯，但要在與敵交手時運功抗熱也不易，幸虧他們預先服下了柳靜的冰晶丸，因此只是鬚髮受損，身體根本無礙。他們的衣裳也是特製的，可耐高溫。　　數百年來，君子國一直與這地火相鬥，自然極懂得如何抗熱。所以，當他們準備進入這個山口之時，便迅速換上了特製的衣服。　　那些九黎族和渠瘦族的高手就沒有這麼幸運了，不僅鬚髮有被燒焦的痕迹，衣衫也因為受高熱而縮了起來，穿在身上皺巴巴的，而且此刻甚至有幾個功力較弱者已汗流浹背，顯然是無法繼續長期苦撐下去，否則的話，只會脫水而亡。　　如果此時有人在地面上放下一個雞蛋，保證很快便會熟透，那股透自地心的熱力似乎想燒穿虛空。　　薰華草便在靠近那深淵邊緣的石隙間生長着，那是最靠近高熱之處，地底所升起的熱量最先衝擊的便是薰華草，這些生命竟然顯得無比的嬌嫩，淡藍色的莖似乎呈半透明的色澤，可以看到莖內流動着一股雲霧般的液汁，讓人產生一種如夢幻般的感覺。那花蕾呈紫紅色，高傲地立着，有幾根淡黃的蕊自花蕾尖端伸出，似存在着奇異的動感。　　此刻四股勢力呈稜角而立，誰也不敢靠近薰華草，因為誰也不想成為攻擊的對象。顯然剛才經過了一番很艱辛的戰鬥，惟有鬼三來得稍遲，但鬼三飛向薰華草的身勢卻被火神祝融氏、童旦和�通這三大高手所阻。　　鬼三似乎吃了點虧，事實上，天下間能接這三大高手合力一擊的人幾乎是找不出來，鬼三應慶幸這幾大高手事先已拼得大傷元氣。　　火神祝融氏吃虧在只有孤身一人，鬼三也似乎吃了這方面的虧。不過，鬼三的確夠凶夠狠，他自恃功力高絕，並不怕這群已經斗得似乎筋疲力盡的傷殘之人。　　“火神老兒，不如我們聯手吧，反正這裏的地火聖蓮多，咱們一人一株足夠，便是一人兩株也夠分，何必要斗得兩敗俱傷呢？”鬼三與火神祝融氏可算是日識。　　火神祝融氏自然已認出了鬼三，這是數十年前的故人，兩人雖然談不上交情，但卻也有數面之緣，當年也曾交過手。因此，此刻再次與鬼三交手之後，立刻記起了這個數十年都未曾露面江湖的對手。　　鬼三在姬水河畔的神山苦候神龍近三十年，這三十年之中一直都未曾出現過江湖，若非火神祝融氏這樣老一輩的頂級高手，絕難知道鬼三的身份。　　“你老兒也太貪得無厭了，當年葷育王羅修絕已經偷吃了聖蓮，居然還派你來再奪聖蓮，這也說不過去吧？”火神祝融氏明白鬼三的身份，是以，他並不想與鬼三聯手。他也曾是神族的一員，而鬼三卻是神族大敵鬼方十族中的高手，神族之人與鬼方始終存在着芥蒂。

# 第十六章 各自為利

　　火神祝融氏雖然脾性古怪，但是對於神族仍是十分的眷戀，更忠於神族。是以，他並不與九黎和東夷合作，在他的眼裡，那是神族的敗類。因此，他對鬼三並沒有什麼好感。　　“好的東西總不會有人嫌多，其實在有些時候變通一下並不會是一件壞事。”　　鬼三不以為然地道。　　“原來你是鬼方的魔頭！”�通此刻才明白鬼三的身份，葷育王羅修絕吞服聖蓮之蕊一事，�通自然知道，而且君子國也同樣屬於神族一支。對於長期與神族交戰的鬼方來說，所有神族的後裔都可能成為他們的大敵，這是一種世仇，雖然鬼方也分裂成十族，但仍然被神族後人認為是大敵，而神族的分裂，不能說與鬼方沒有關係。　　九黎與渠瘦對鬼三也不由得另眼相看，誰都知道，葷育王羅修絕的武功已經高到可直追當年魔帝蚩尤的境界，在人世之間幾已找不到敵手的地步，也難怪鬼三的武功如此可怕。　　知道當初魔帝蚩尤服食了聖蓮的人很少，在神族中，也只有那麼有限的數十人，在君子國中也僅幾人而已，因為誰也不想將這件事情傳出去，否則的話，君子國早就被人給踏平了，這絕不是誇誇其談。　　試想，誰不想自己的武功直追當年的魔帝蚩尤？　　誰不想成為天下人人敬仰的神話，如盤古，如女媧，如王母太虛，如伏羲，如蚩尤，擁有着無可比擬的力量？　　羅修絕也是因食了聖蓮之蕊，使本來就已經達到絕頂的武功再突飛猛進，成為魔帝蚩尤之外的另一大魔人，神族之人曾稱之為天魔。　　沒有人知道羅修絕活了多少年，正如有人說魔帝蚩尤仍然活着一樣。也許，他們活着的方式是另一種類型，不過，如果羅修絕仍未死的話，至少已有兩百歲以上，這是一個沒有人敢想象的極限，似乎完全超越了人類生死病死的規律。　　當然，有人能活兩百多歲並不是很值得吃驚，伏羲大神和女媧大神便活了數百歲，而且容顏始終能保持着青春不變，這已是一種完全超脫了肉身限制的生命形式，他們以強大的精神力超脫了這種物質的介層，而吸納了天地間的靈氣，這才使得肉體得以永生。　　當然，這之中有的是傳說，有人傳說盤古氏便活了一萬多歲，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只是當人們尊崇他之時，惟有以一種超乎正常的形式吹捧他。也許，在神族之中，盤古氏的強大精神力真的保存了一萬多年，但這已不是以內體的形式存在，而是將自身的能力轉接給其後代，然後在這個過程中使得盤古始祖的神力仍能在下代盤古氏身上存活了一萬多歲。事實上，盤古氏統治神族也不過千餘年而已，而在神族前，盤古氏也的確存在，但這之中卻經歷了十數代盤古氏的統治者。　　因此，盤古氏的生命也不過百餘年而已。　　火神祝融氏也不知道有多少年來曾與鬼三相見了，但他卻知道至少有四十餘年，那時候鬼三便已經是現在這個樣子，可是數十年過去了，鬼三依然沒有什麼變化，可見這個對手的功力實在已經增強了許多。事實上，從剛才那一擊之中便可看出來。　　鬼三也明白，在這數大高手的環伺之下，他並不能佔到多大的便宜，而此刻火神祝融氏倒似乎反與君子國站在了同一條戰線上，這讓他有些惱怒。　　不過，自平台到薰華草生長之地尚有二十餘丈的距離，這些人卻在此處糾纏，所幸薰華草並不會立刻就開花，待明日的第一縷陽光射入東山口之時，便是地火聖蓮開花之際。或許，只有那個時候，眾人才會真的有機會去奪得聖蓮。　　鬼三自然是個聰明人，知道就算此刻能夠擊潰�通和帝十也是於事無濟，至少他仍得等上一個多時辰才能夠奪得地火聖蓮，而在這一個多時辰之中又會發生怎樣的變故呢？這是誰也無法預料的，若是待會兒再有高手趕來，那他只怕也會落得飲恨收場。因此，他索性不出手，在眾目睽睽之下盤膝坐了下來。　　火神祝融氏和�通諸人面面相覷，但瞬即明白了鬼三的意圖，那便是等到花開的一剎那出手，這的確是很明智的舉措。是以，火神祝融氏也呈犄角地與童旦、鬼三相對而坐。　　�通和那群君子國高手則置身於童旦與薰華草之間，他們只會捨身護住聖蓮，而不會打聖蓮的主意。　　是以，火神祝融氏並不在意他們佔了這一點距離上的優勢。　　�通並不想此刻出手刻意對付某一方，他知道，此刻他若是向某一方攻擊的話，另外兩方定會坐山觀虎鬥，這樣反而便宜了他們，這絕不划算。因此，他不想出手，就讓呆會兒這幾路人多一些相互牽制反而對君子國的勢力有利些。更何況，他們此刻的確是需要坐下來調整一下狀態，以圖能儘快將功力恢復。　　童旦也無可奈何，�通的武功在他之上，雖然他殺入了山口之中，但卻被自后趕來的火神祝融氏插上一足，又來了一個�通，他的優勢盡去。他感到火神祝融氏簡直是一個狂人，一個瘋子，一上來便是一氣亂殺，這使得他不能不對付祝融氏。因此，使九黎和渠瘦高手也死傷極多，是以，這一刻他也不敢輕舉妄動。　　※※※　　軒轅似乎明白了他們在等什麼，其實，他何嘗不是在等？在等待着一個時機。　　不過，如果這樣耗下去，他的等待也將是徒勞，因為一切都得在朝陽升起的那一刻開始，這便像是遊戲的規則。　　軒轅抬頭望瞭望東方的天空，啟明星已升起，是的，天快亮了，那朝陽也快出來了。那顆亮晶晶的啟明星在火紅的天空中，似乎失去了一些顏色。在山口的深淵之下，那火紅的熔岩在躍動，在沸騰，帶着魔幻的異彩，但卻並沒有升騰而起。　　軒轅知道，這隻是地火出現的徵兆，只看那岩漿所散發出來的高熱便知道，沒有任何軀體可以抵觸它，更沒有任何生命能夠不被地火毀滅。他從來都未曾見到過地火噴發的景象，但看這岩漿的血紅將這巨大深陷的山口映成如此色調，就可以想象將要到來的會是何種災難。　　軒轅並不想思慮太多，他知道，此刻君子國之中應該在作着全體撤離的準備，如果再過幾個時辰，這群人便可以走出險境。畢竟，君子國的子民們都是體質強健的習武之人，因此走路極快，而在這個年代，也沒有什麼很重很累贅的東西，所要帶的便是兵刃及少量的家禽與不多的種子，但這些東西有大車運送，行動起來也不會礙事，只要不是向沼澤方向而去。　　軒轅感覺到仍有高手向這邊趕來，對面山頭的百合和丁香顯然已經退出了這片奇熱的死域，她們其實並沒有靠近的必要，能夠抵達這裏的人絕對是功力高絕之輩，常人絕對無法抵抗這要命的高熱，以百合和丁香的武功，就算能勉強度過鐵索來到這裏，也並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柳靜仍沒有出現，但軒轅卻知道柳靜一定會出現，而且會出現在最該出現的時候，最該出現的地方，這是他的直覺。軒轅從來都極相信自已的直覺，不過，他此刻卻只想靜一靜，平靜地等待那最為瘋狂一刻的到來。　　這是一片十分奇異之地，充盈着無與倫比的熱力，在如死亡一般的沉寂之中，又似乎涌動着另類的生機，而這生機便是來自那沸騰的岩漿。　　許多生命在沸騰澎湃的生機之中死亡、凋零，但這來自大自然深處的生機卻是如此的張狂。　　軒轅靜靜地感受着這種無形但卻無處不在的生機，心竟變得無比恬靜，甚至感到一種渾然忘我之意，他不再感到這酷熱的存在，反倒有一種解脫的輕鬆。　　在他的體內，似乎也有一股同樣神秘的生機在涌動，這是軒轅往日從未曾感覺到的，但這一刻卻是清晰無比。這是一種根本就不需要催發的生機，甚至完全不由軒轅自身所控制。　　軒轅不想動，他很享受這股涌動的，神秘莫測的生機給他肌體帶來的輕鬆，他只是靜坐冥思，將心神緊鎖於靈台的那片清明之中。事實上，他是在等待，等待第一縷朝陽射來。而此刻的無所是事正好可以深入地體會一下體內那陌生的生機，他似乎有些明白為什麼自己一直都不能完全駕馭龍丹的那股力量，因為龍丹自身有一股屬於它自己的生機，而這股生機一直潛藏在軒轅的體內，他完全無法發現它的位置，真正主宰龍丹的正是這股陌生的生機。　　軒轅心中有一分狂喜，他終於找到了龍丹真正的秘密所在，他之所以一直都只能吸收少量的龍丹氣勁，只是因為他自身生命的生機無法與龍丹的生機相結合，惟有兩股生機化為一個整體，方能夠完全地駕馭龍丹的力量。是以，軒轅更加小心地去體會這股不受自己驅控的生機，更潛意識地引導它，使它在體內作有序地循環。　　生機在涌動，在澎湃，外在的，是來自大自然那狂暴甚至帶來毀滅力量的生機，內在的，卻是龍丹的生機。　　龍丹本是受日月之精華所成，乃是經歷了數千年甚至上萬年的沉積方能才形，才具備天生再造之能，如今在這來自大自然最原始火熱的生機誘發之下，竟然在軒轅的體內復活了。　　的確是復活了，軒轅甚至已經感覺到體內的生機在擴張，在吸納外在的生機和熱力，抑或可以說是與那來自地心的生機相融合，也使得他體內的生機越來越強大。　　軒轅有些吃驚，事實上，他的確應該吃驚，他感到這種生機如果繼續吸收外在的精華，將會再次達到他無法控制的程度，那樣一來，他的身體將會被這無法控制的生機毀滅，便像這來自地心的生機毀滅了所有的花草樹木，甚至人類的生命一樣。這個後果軒轅有些不敢想象，是以，他驟然驚醒過來。　　熱氣蒸騰，軒轅竟驚訝地發現自己所坐的地面凹陷了三寸。　　這是堅硬之極的花崗岩地面，可是此刻卻陷入三寸，這的確讓軒轅吃驚不小，更讓軒轅駭異的卻是自己周圍的石面似乎比別的地方要暗一些，似乎自己所坐之處剛剛經過了一場強烈的大火焚燒。　　的確，他身下的花崗岩是被高熱所爍而碎裂，然後化成了沙粒。軒轅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但眼下又的的確確存在着這樣一個讓人驚訝的事實。　　雖然，此刻這座山頭的花崗岩石都有些鬆動，在這無情的高熱之中，石質在變脆，再也沒有最初的堅硬，但是如這般讓岩石化為沙泣，這需要怎樣的熱力啊？　　軒轅不敢相象。　　方圓三尺，這個跡象讓軒轅很清楚地知道這是自己的傑作，而這個傑作可能就是在自己剛才不知不覺之間發生的，也許就是因為體內的那股生機在瘋狂地吸納地心的熱力，而使四周的高熱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凝聚，也便使得這裏的熱力高得無法想象，連石頭也都化成了粉末。可是為什麼自己的軀體竟然絲毫無損呢？　　甚至連身上的衣服也絲毫無損？這是什麼原因呢？難道說是自己的身體和衣服比石頭更耐熱、更堅硬？　　陡然間，軒轅想起了火神祝融氏。昨日白天，火神祝融氏所居的木樓不是莫名其妙地起火了嗎？而且越靠近木樓便越熱，而後來木樓的大火是一張一馳的呼吸狀態，不正是如此刻自己一樣嗎？想到這裏，軒轅立刻明白那是火神祝融氏以身體在吸納周遭的熱力，而使四周的熱力瘋狂地凝聚，後來木樓終於受不了那股高溫而燃燒起來。此刻軒轅有着親身體驗，所以他立刻明白了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只是，他仍不明白為何自己的軀體和衣服沒有受損？　　軒轅哪裡會明白，一個盛着冰塊的容器，放在乾柴上燒，即使這個容器很易着火，也不會在這冰塊未曾融化之前燒起來，反觀那些柴火，卻是最先受損之物。　　而此刻石頭正是那散熱的柴火，軒轅的身體便是這盛冰的容器，龍丹卻是冰。　　當然，這隻是一個比喻，龍丹的生機當然不是冰，而且是至陽之物，只是因為它的力量被軒轅吸納了很多，才使得軒轅的體質和功力不斷改變，但作為龍丹自身能量的儲存卻已所剩不多，而這次再遇到這來自地心的至陽之氣，便不自覺地吸納起來，以補充龍丹自身的能量，是以才會出現這種現象。　　軒轅並不知道這之中所蘊含的道理，但他想到火神祝融氏可以以這種方式吸收熱力，那自己也應該不用懼怕。說不定還能使自己的功力大增，再一次改變自己的體質，在這種極具誘惑的想法驅使之下，軒轅再次閉目進入禪定狀態，他要重新驅動體內的生機，甚至要想辦法將兩股生機合二為一，這樣他便可以完全駕馭龍丹的力量，到時候或許還有與鬼三一戰之力也說不定。是以，軒轅決定一試！　　※※※　　啟明星似乎閃爍着一種邪異的光彩，東方已泛起了魚肚白。　　童旦有些坐不住了，聖蓮的香味越來越濃，顯然已經到即將開花之時。其實，聖蓮已經是半開之狀，嫩黃色的花蕊，在紫紅色的外瓣之內，竟是五色之花瓣，看上去美麗誘人之極。　　這裏似乎是越來越熱，但是每個人仍是靜靜地盤坐於地面上，卻掩飾不住內心的緊張。　　並沒有外人再加入這種對峙的陣仗之中，但並不代表奪取地火聖蓮的人就只有這些人，而只是表明這些人傻，過早地作一些無益的爭奪。　　事實上，童旦的想法正如軒轅所分析的，想借毀去其它的薰華草而提前獲得其中一兩株，但他們仍低估了君子國的實力，更因為火神祝融氏的出現打亂了他們的計劃。早知道這樣，童旦絕對不會這麼早便出手。但是此刻他卻是陷入了僵局之中，已經身不由己了。不過，他對奪取聖蓮的決心仍未曾消減，甚至是志在必得。　　為了地火聖蓮，九黎族、渠瘦族已經付出了太多的代價，不為別的，就為這些已付出的代價，童旦也要將地火聖蓮奪到手。　　鬼三似乎已經沉沉睡去，但是任何人都可以清晰地感應到來自他身上的壓力，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氣勢，似乎生自九幽之間，可又清晰得如束身之繩。　　火神祝融氏最為詭異，渾身竟似閃爍着火焰，似有一股青紅色的火焰在他的身上跳動，那棕紅色的頭髮如千萬條細蛇在扭動，使得他整個身體都變得邪異莫名。　　所有的人都在戒備之中，包括�通和他身後的七大高手，四位護法和三位老者，本是四老，但卻已有一人戰死，最為緊張的，自然是他們八人。因為他們的任務是護住聖蓮，如果聖蓮被摘，地火將不受控制地提前爆發，到時候可能會引發的災難也許比他們想象的更為可怕，為了那些正在遷徙的君子國子民，他們便不能不拼盡最後一口氣。　　柳靜依然未曾出現，那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但她為什麼沒有出現呢？沒有人知道，�通和四大護法都不會問，他們堅信，柳靜會在最需要她出現的時候出現，正如那些在暗處環伺的敵人，他們都有可能出現在對方最不想他們出現的時候。　　※※※　　整個山頭在突然之間震動起來，卻是因為一種古怪之極的“噗噗……”之聲。　　那古，隆聲音的頻率似乎完全符合心脈跳躍的頻率，像是整座山擁有了自己的脈博，擁了自己的心臟，那種感覺的確是怪異之極。　　軒轅發出一聲呻吟，又是這古怪的聲音，熟悉而又讓自己痛苦。他知道，這是鬼三進攻的徵兆，可也正是他的災難降臨的時刻。因為這種古怪的頻率似乎一下子鑽入了他靜思的心靈深處，喚起了他對過去的記憶，又像是靈魂自幽暗之中蘇醒……這並不是很可怕，但要命的卻是此刻軒轅體內兩股生機正處於交融的最緊要關頭。　　軒轅終於已將龍丹的生機牽引得與自己的生機融合，而龍丹正把吸自外界的巨大能量運送到軒轅體內，就因為這古怪的聲音突然響起，而使得兩股生機倏地混沖，巨大的能量立刻化為強撼的衝擊力，毫無規律地湧向軒轅的四肢百骸，無可忍耐的熱流立刻包裹了軒轅的全身，使得軒轅不由自土地呻吟了一聲，痛苦而絕望的呻吟。　　※※※　　第一縷陽光終於灑落了山口，破開那層灰白的雲，破開那沉鬱的黑暗，像由金子結成的綵帶，美麗而燦爛……而殘酷的戰局也在這一刻拉開序幕。　　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同時起身，同時飛出，而且是朝同一個方向。因為有一朵地火聖蓮已經綻開，散發出五彩的光潤，犹如有一道霓虹掛在花朵之上，美得保證讓人這一輩子也無法忘懷。　　只一朵！但誰也想首先得到這第一朵聖蓮，然後迅速離開這個鬼地方。是的，這個地方實在是很“鬼”，誰也不知道那地火會在採摘第幾株聖蓮之時升起，誰也不想去與那大自然最可怕的力量相抗衡，便是火神祝融氏這不畏烈火的怪物也不敢冒岩漿淋身的危險。因為那根本不是人類所能夠忍受的熱力，更何況，地火上升之時，並不是如這岩漿般鼓涌而出，而是帶着強大的氣流衝天而起，那可以將任何軀體分解、氣化，連渣沫都不會留下。所以，沒有人想等待下一朵聖蓮的開放，何況在等待聖蓮開放的過程中，還不知道會來多少高手爭奪。是以，誰都想拿到這第一朵立刻走人。這是人之常情，所以，誰也不想禮讓。　　鬼三的速度最快，但他距聖蓮最遠，童旦似乎早已分派好，他們並不首先攔截鬼三和火神祝融氏，而是全力向聖蓮撲去。

# 第十七章 無量神尺

　　童旦並非起身直撲聖蓮，而是雙足向帝恨踏去，帝恨倏出雙掌，重重地擊在童旦的腳底，於是童旦便如箭矢一般，速度比鬼三還快地越過�通諸人直射聖蓮。　　�通也沒有估到童旦竟如此狡猾，欲起身相阻，但卻已來不及了，而且此時火神祝融氏和鬼三也相繼掠身而過。　　�通竟不阻攔，他反而選擇了避身讓過，而他身後的四大護法和三老也立刻明白了�通的意思，相繼讓開，而是迎向樂極七代諸人。　　童旦志得意滿，他的計謀即將得逞，自然歡喜。　　不過，他不敢有絲毫的大意，畢竟他身後的火神祝融氏和鬼三無一不是超級高手，如果他稍有大意的話，可能便會死無葬身之地了，這兩大高手的任何人一招他都無法承受。　　地火聖蓮的香味極為淡雅，但卻能夠飄遠，這一刻，童旦似乎已經不再懼怕那要命的熱力，但他卻不能不為鬼三那要命的一擊而心驚。　　這是在童旦的手距地火聖蓮五尺之時，鬼三的攻擊便已到來。　　在這千鈞一發之際，童旦所面臨的只有一個選擇，那便是要命還是要花。若是選擇了後者的話，童旦便得準備硬受鬼三這要命的一擊。　　天下大概還沒有人敢硬受鬼三的全力一擊，何況童旦的武功本身就要比鬼三遜上兩三籌，甚至更多，他絕對沒有這個勇氣承受鬼三的重擊。　　只得避，這是童旦惟一的選擇，鬼三的速度實在太快，快得超出了童旦的想象。　　童旦不甘心，他在翻身之時便自懷中彈出了一根亮晶晶的長尺。　　鬼三吃驚地低呼了一聲：“無量尺！”　　鬼三的目的只是逼開童旦而取地火聖蓮，可是童旦的反應也的確很快，竟然在被對方逼開之際再出招回攻，成功地阻止了鬼三奪得聖蓮，而鬼三更認出了那件兵刃竟極像神族十大神器之中的“無量尺”！　　鬼三絕不敢小看無量尺，更何況出手之人是童旦，雖然童旦的武功或許比他遜色，但是相差也是極為有限，再加上神族的十大神器之一的無量尺，他更不敢小覷。是以，他的身子不由得緩了一緩。　　在鬼三緩身之際，火神祝融氏全身卻燃起一團烈焰自一旁撲向聖蓮。　　“轟……轟……”鬼三同出雙掌，竟分左右地擊向童旦和火神祝融氏。　　鬼三一聲悶哼，猛地后挫數步，童旦和火神祝融氏也好不到哪裡去，都相繼飛退。　　石屑亂飛之中，地火聖蓮竟傲然不動，像是被雕琢出來的工藝品，堅挺之極。　　童旦和火神祝融氏都吃了一驚，鬼三竟然能以一敵二，硬拼之下絲毫不吃虧。　　單憑這一點也可知道在地火聖蓮並未開花前的較量鬼三並未豁盡全力，而這一刻，火神祝融氏和童旦是功力盡復的強勢之軀。　　鬼三剛欲再進，卻感身後一縷尖銳之極的風聲傳來，此刻他的新舊內息未曾完全調勻，一時之間竟然無法回手反擊。剛才與童旦和火神祝融氏的那一擊，看上去似沒什麼，但兩個人的武功迥異，童旦內勁極為陰寒，而火神祝融氏的烈火神功又是極陽之功，一寒一熱使得鬼三內息幾乎混亂，只是外人根本就看不出來。　　事實上，單打獨斗，鬼三比童旦和內傷初愈的火神祝融氏都要強，可是若是以一敵二，在童旦和火神祝融氏經過這一個多時辰的休息和調整后，鬼三實難應付，畢竟火神祝融氏與他曾經是平起平坐的高手。　　若非火神祝融氏因練功走火入魔，使得功力大打折扣，單隻他一人便能讓鬼三難以應付。　　鬼三也只得橫移，但那縷銳風竟緊追不舍。　　是帝恨的矛，帝恨也不是一個好纏的角色，雖然比之鬼三在功力上相差了很多，但他的矛法卻是不折不扣的驚世之作。　　鬼三也有些驚訝帝恨的長矛之快、之利、之猛、之狠，他已經辨出這正是當初神族矛宗的成名矛法。　　鬼三當年與神族的許多高手交過手，也看見過神族各族的武學，因此，帝恨的矛法使出來之後，他便已經認出。　　鬼三有些驚怒，但對於帝恨的利矛，他並不驚惶，畢竟他的功力比帝恨高出甚多。　　“噗……”鬼三出指，輕彈在帝恨的矛桿之上。　　帝恨的矛頭竟一軟，如毒蛇般繞回急噬鬼三的手腕。　　“好！”鬼三也不由得為之叫好，帝恨手中竟是一桿軟矛，能夠將軟矛使到這個程度的確是應該叫好。　　鬼三縮手錯步，他必須先擺脫帝恨的糾纏，他實在不認為有與帝恨糾纏的必要。　　帝恨知道自己與鬼三的武功差距極遠，但是鬼三的武功比他想象中仍要驚人一些，他竟然不知道對方是如何攻到他面前的。　　是的，當帝恨清晰地捕捉到鬼三的身形之時，卻是鬼三那有若鬼爪的手已伸到他的咽喉之處。　　帝恨沒有來得及驚悚，一旁便已出現了另一桿長矛，這桿矛所帶起的霸殺之氣與帝恨的陰柔似走了兩個極端，但是卻絕對比帝恨那一矛更讓人心驚，更具殺傷力。　　鬼三再吃驚，帝恨卻鬆了口氣，這個出矛之人乃是他的二侄帝二，在帝姓家族之中，帝二武功僅次於帝大，是個比帝恨更可怕的人物。　　其實，在帝姓家族中比帝恨武功好的大有人在，至少帝大和帝二的武功便不是帝恨所能比擬的，這一點帝恨有自知之明。而帝四也同樣是帝家的奇才，只是這次參与行動的只有帝二和帝恨。　　火神祝融氏已與童旦連擊了數招，但雙方竟然誰也沒有佔到便宜，童旦有神器在手，並不會比火神祝融氏差上多少。而兩個人都想奪得這第一朵地火聖蓮，但這樣一來，誰也別想有機會奪得地火聖蓮。　　樂極七代欲穿過�通的防線，但卻被跌通給截住。�通若要阻住鬼三可能有些困難，但是要對付樂極七代這些人卻並不是一件難事，事實上這也是一種勻衡的策略，若想截住所有的人，光靠君子國這幾個人是遠遠不夠的，但是如果讓雙方的幾位最難纏的高手相互糾纏，這樣�通並不是沒有拖住戰機的機會。　　那朵地火聖蓮依然是傲立着，沒有人能抽出空閑來搭理它，它也就只好靜靜地傲立，這或許是一種悲哀。　　抑或也不是悲哀，也許上天早已安排好了所有的命運，只等着人們順着這個意願走下去，這隻能說是上天安排了一個殘酷的現實。　　戰局依然在持續，石屑四濺中，驀地有一道暗影自高空飛掠而過，這卻是自山口之頂飛掠而下的人。　　山口距這塊平台至少有二十丈，而山口之頂距地火聖蓮的直線距離至少也有三十丈，而這道暗影竟然飛掠了這三十丈的距離。　　暗影的披風漆黑，張開犹如巨大的蝙蝠之翅，飛投之准，飛投之巧，完全不受人體重量和地心引力的影響。　　火神祝融氏大驚，他怎能允許有人如此揀便宜？　　但是這次童旦竟意外地不與他合作去對付那自高空飛投而來的人，反而攻得更緊更急，簡直是在拚命。　　鬼三也驚怒不已，但帝恨和帝二像發了瘋一樣，竟使出同歸於盡的招式纏住他，這使他更是殺意若狂。　　“風絕！”�通則驚叫出聲，來者的這種聲勢除了九黎王風絕絕無他人，而那蝙蝠般的黑披風也正是九黎王風絕的獨門標誌。�通對風絕並不陌生，畢竟，風絕是個極具野心的人物，也是一個不甘於寂寞的人。何況，君子國與九黎本部只相隔三百多里路而已。　　火神祝融氏也怒，這才明白為什麼童旦竟然在此刻不僅不與他共阻強敵，反而攻得更緊了，但他也無可奈何。何況，他知道以他此刻的武功並不是風絕的對手。在場之人，大概只有鬼三可以成為風絕的威脅，可是鬼三也無暇分身。　　風絕落地一個瀟洒地滾動，犹如一團縮攏的肉球，使得自那麼高之處落下來的衝擊之力盡消，身子更毫不猶豫地投向那開得正艷的地火聖蓮。　　風絕大笑之中伸手，竟沒有人來阻他，或許是沒有一個人來得及阻止他，因為這個變故實在大突然了。　　其實也沒有人想到，風絕竟然親自來奪地火聖蓮，可見整個九黎族對地火聖蓮如何的看重。　　風絕的得意之情並未持續多久，因為一支充滿了無盡殺機和毀滅力量的箭破壞了他的好心情。　　風絕驚怒，但他又無可奈何，也許，他的身軀已經不畏刀槍，可是他卻無法不對這支箭有所顧忌，甚至可以說是害怕。　　“極樂神箭！”風絕驚怒之中，身子連翻而退，口中更呼出了一個讓人心驚的名字。　　“轟……”那支利箭沒有射中風絕，因為風絕的速度太快，但它卻似乎具有鎖定目標的魔力。　　極樂神箭射入堅硬的花崗岩，但卻像沒入散沙中一樣，自石頭之下穿射，更帶起一股石屑再向退開的風絕逼去。　　風絕一聲輕嘯，身形如大鳥般升起，披風再次鼓起，像是兩張大翼。　　“轟……”極樂神箭再次破石而出，自地下射向升空的風絕。　　樂極七代簡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居然有人能將極樂神箭使得如此具有靈性和霸烈，他做夢也沒有想到，也更深感慚愧，慚愧自己居然是極樂神弓的主人，這是多麼好笑的一件事情。　　事實上並沒有什麼值得好笑，自他的極樂神弓被軒轅所奪后，緊接極樂神箭竟也被人所偷，他便覺得自己已經不配成為極樂神弓的主人了。而這個射出極樂神箭之人或許才真正配成為極樂神弓的主人。　　其實，樂極七代不僅僅驚於這個射出極樂神箭之人，更驚於風絕的武功。　　風絕避開了極樂神箭那致命的一擊，更以血肉之手抓住了那追上天空的極樂神箭，所以樂極七代吃驚，數百年來，風絕尚是第一個以手破去極樂神箭的人，怎叫樂極七代不驚？　　鬼三終於甩開了帝恨和帝二的糾纏，向地火聖蓮撲去，他已經深深地感到來自風絕的威脅，是以他必須先一步奪得地火聖蓮。　　風絕一聲輕哼，極樂神箭便成了他最為犀利的武器，事實上極樂神箭乃是神族十大神器之中的利器，任誰都敬懼三分，再加上風絕這個絕世高手，其威力幾乎讓鬼三叫苦。不過，鬼三絕對不是一個弱者，更不會任人欺負。是以，他出手了，在他出手之時，十指似乎突然多出一些閃光的東西。　　“叮叮……”風絕的身子犹如一縷輕風根本就不曾着地連擊出七十多箭，但卻被鬼三一一化解，而且鬼三更在瞬間回擊了六十多招。　　鬼三的十指之上套着一些奇異的金屬，竟然能抗拒極樂神箭的攻襲。　　風絕並沒有討到半點好處，他並不是不了解鬼三，鬼三當年成名之時，也曾轟動天下，成為風雲一時的人物，而那時候風絕卻是初生之犢。風絕曾參詳過天下大部分高手的絕學，鬼三自也不例外，自然知道鬼三除身負“神厄寡煞魔功”　　外，更有修羅鬼手，而此刻鬼三所使的也即是修羅鬼手。　　鬼三也是有苦自知，他所修習了數十年就快練成的“神厄寡煞魔功”在與歧富一戰之中竟前功盡棄，付之東流，他恨歧富，但又無可奈何，因為歧富是他所遇到的最可怕的對手，如果不是那一戰廢了“神厄寡煞魔功”，此刻風絕只怕會有難了。　　事實上，鬼三這一年來，猶未能完全養好與歧富那一戰所受的傷，否則的話，今天絕不會如此狼狽。　　帝二和帝恨自然不會閑着，迅速撲向地火聖蓮，他們今天是志在必得，連風絕都出動了，他們根本沒有理由再失手，那將對不起死去的族人。　　“這聖蓮是我的……哈哈……”一道人影突地自地底升了起來，更抖手劃出一道晶瑩的光彩，在光彩之中更有一絲碧綠的光潤。　　“極樂神弓！”帝恨也認出了這晶瑩的光彩那奇詭的本質。　　不錯，這自地底冒出的人正是剛才射出極樂神箭的人！　　這是一個極不對稱的人，與極樂神弓不對稱。因為這人之矮不過四尺，竟是個瘦瘦的侏儒，但他信手揮出的這麼一弓竟似挾着排山倒海的力量。　　帝二和帝恨吃了一驚，同時出矛。　　“轟……”帝恨退了一步，帝二的身子微微一晃，那侏儒也退了一步，但很快第二弓又再次攻出。　　帝二簡直不敢相信這個侏儒竟會有如此高絕的功力，他們吃驚的不僅僅是這一點，更因為這個侏儒竟是自石頭之下鑽出來的！　　“地神土計！”火神祝融氏驚呼道。　　帝二再驚，他們自然聽說過地神土計這個人物，這是惟一一個不是來自神族的神，而是鬼方十族中土方部的首領，以一身奇詭的地行之術和一身高深莫測的功力驚絕天下。曾經不知為鬼方立下多少汗馬功勞，更曾是神族要對付的頭號大敵。而這個人刺探機密的本領更可謂是天下無雙，因為誰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就在你腳下的地面下偷聽你們的說話。因此，神族曾派出大量的高手對付他，可是屢次被他逃脫，卻沒想到今次竟會在這裏出現。　　�通也吃了一驚，就因為前來之人竟是地神土計這個難纏的人物！不過，他知道地神土計早就已經潛伏在這裏，只是沒有人發現他的行蹤而已，若非早就潛伏在這裏，絕對不可能會在這平台之下打出一條長長的石頭地道。　　也許，對於常人來說在這樣一片岩石地面之下挖出一條這麼長的地道，簡直難比登天，但對於地神土計來說卻只須十數天時間就可，這是一個外人永遠也無法明白的問題。當然，無論誰的地行之術再好，也不可能穿透岩面。所以，�通猜測地神土計一定是早在這裏挖好了一條不大的地道。　　帝二再出矛，他知道，土計的功力比他們高，只看剛才土計以一敵二的那種氣概也可知道。　　土計其實是與鬼三齊名的高手之一，曾是鬼方八傑之一，而這八人剛好與種族八聖相對立。當然，這多少有一些挑釁的味道，事實上，鬼方八傑與神族八聖的武功尚有些差距，因為鬼方八傑已有其五死於神族八聖的手下，當然，神族八聖也所剩無幾，那是當年神魔大戰，五帝大下咒語之後的事。　　就因為當初那一戰，而使得天下高手凋零，局勢變得紛亂。　　“轟……”帝恨因無法及時出招，土計這一擊全由帝二接下。帝二踉蹌而退，手中的長矛竟被擊得彎曲，不過土計的身形也飄退，皆因帝恨的矛已緊逼而上，綿密如長河泄水，滔滔不絕。　　土計因與帝二硬拼一記，竟一時先機盡失，抑或可以說，帝恨與帝二的配合的確很精妙很默契。　　不過，土計終歸是技高一籌，在退至第五步之時，便已逼開帝恨，身子反投向地火聖蓮，他此來並不是為了殺人，而是地火聖蓮，此刻不摘何時摘？　　“休想！”火神祝融氏和童旦此刻卻又連成一氣，同時出手相阻土計。　　土計“嘿嘿”一笑，矮小的身子驀地加速，他意圖在火神祝融氏和童旦聯手攻到之前，先摘下聖蓮再說，反正他這裡有條地道作為退路，比起別人來說，方便多了。　　童旦又豈會不知道土計的心意，又怎能容忍土計陰謀得逞？本來與火神祝融氏相持不下，可此刻卻是相互合作，這看起來確實有些意思。　　土計無奈，童旦的功力雖不如他，可是他豈敢以身體硬抗無量尺的一記重擊呢？在這一刻，他總覺得這塊地方的人太擠了，擠得有些難受。　　“當……”無量尺和極樂神弓相撞，土計終於放棄了摘這誘人的地火聖蓮的打算，硬接了童旦的這一擊，他此刻真有些恨，為什麼不多有两天時間，只要再多給他两天時間，他便可以將這條地道挖到地火聖蓮的腳下，那樣一出地面便可奪得聖蓮，誰也不能阻止他。其實，時間是夠的，但是在地面之下，地道的方向卻很難把握，他把地道挖偏了一些，所以才種下了這個遺憾，但這能夠怪誰呢？　　事實上，他能夠在這種岩石之下挖出一條地道，已經是一個了不起的奇迹了，這個世上除了土計之外，大概不會再有人知道是什麼用工具和方法挖出來的。當然，如果沒有絕頂的功力，一切也都是徒勞。　　火神祝融氏本來攻向土計的一招突地改向，朝地火聖蓮撲去，他豈會傻得與人糾纏？他出手之時故意放慢一些，知道童旦絕對不會讓土計得逞，而在土計與童旦交手之時，他便可乘機而上，奪下聖蓮。　　火神祝融氏改變方向讓童旦和土計都大為驚怒，但他們根本就沒有能力阻止，只能在心中暗罵火神祝融氏狡猾。　　鬼三和風絕正戰得難解難分，一時也無暇去顧及火神祝融氏，這兩太高手誰也不敢先住手，因為誰先住手的話，若是對方不領情，保準會慘遭暗算。是以，他們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火神祝融氏摘下地火聖蓮。　　火神祝融氏得到聖蓮，並不敢立刻服食，也沒有任何人敢想象那究竟會發生什麼樣的後果。他自然明白任何神物都得有一個吸收和消化的過程，一個不好，身體無法承受，將會物極必反。不過，他仍以最快的速度咬下一片花瓣，而此刻帝二和帝恨的長矛已經強攻而至。　　帝二和帝恨絕不想讓火神祝融氏有任何喘息的機會，便是奪得了聖蓮也將是無濟於事，在這眾多高手的環伺之下，若想安然闖過，那簡直是痴人說夢。　　若是在一天前，火神祝融氏或許還有信心拿走地火聖蓮，但是這一刻，他卻是連百分之三十的把握也沒有。在他的身邊，無一不是頂級高手，甚至有的比他更厲害，是以，他心中感到有些無奈，但他卻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去賭。事實上，他若想一人服下這樣一株聖蓮，而且是在這種環境下，那幾乎是自尋死路。　　火神祝融氏本是神族之人，更是以火為名，自然聽說過地火聖蓮的藥力。當年連蚩尤都不敢將整株聖蓮服下，而且在吞食花瓣之後的一段時間中幾乎處於休克狀態，以至於被葷育王羅修絕將花蕊給搶走了。連蚩尤這般功力之人都無法抗衡這朵地火聖蓮的力量，他火神祝融氏又算得了什麼？是以，火神祝融氏根本就不敢將這株地火聖蓮服下。不過，他卻不能不面對帝二和帝恨的攻擊。

# 第十八章 功虧一簣

　　其實火神祝融氏所面對的不僅僅是帝恨和帝二的攻擊，還有童旦和地神土計的攻擊。　　這些人所有的目標全都是聚集在火神祝融氏身上，這一剎那間，火神祝融氏反成了眾人的公敵，就因為他手中的地火聖蓮。　　沒有人不眼紅這神物，畢竟關於它的傳說太神奇了。　　火神祝融氏怪叫一聲，手中的地火聖蓮竟然拋向虛空，同時身子倒滾，犹如一團火球一般。　　火神祝融氏棄掉地火聖蓮這一舉動，的確很出乎眾人的意料之外。　　帝恨和帝二兩人齊心，他們的武功已達到了收發由心的地步，一見地火聖蓮拋起，立刻改變矛頭向空中的地火聖蓮挑去。在他們的眼中，最重要的便是地火聖蓮，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他們絕不想讓地火聖蓮落到外人的手中，是以，他們想以兩根長矛夾住聖蓮。　　童旦和土計也立刻改變方向，向空中的聖蓮撲去，這一刻，火神祝融氏的生死已經不再重要，在他們的眼裡只有地火聖蓮。　　帝恨和帝二在抬矛刺向空中之時，便立刻後悔了，他們之所以後悔，是因為小看了火神祝融氏的狡猾和狠辣，但他們後悔也沒有用，因為火神祝融氏的兩隻似乎帶着烈火青焰的拳頭已經出現在他們的胸前。　　其速如電，快得連帝恨和帝二根本來不及後悔變招，事實上火神祝融氏的倒地滾開只是一個假象，他真正的動機卻是借腳下一撐之力快速進攻。　　以退為進，火神祝融氏本身對帝二和帝恨有恨意，恨這兩個討厭的傢伙破壞了他的好事，逼得他拋卻地火聖蓮。　　這本是一個悲劇，無可奈何的悲劇，其實火神祝融氏比誰都清楚惟有這般做方能夠保得生命的完整。　　這一刻，他的確是有些人單勢孤了，雖然祝融部族中也有高手，但卻無法與這些人相比，其實他也大低估了此行的危險性，可是此刻他已別無選擇。當然，他更是心有不甘，不甘心丟棄地火聖蓮，於是他只好將怨氣全都發在帝二和帝恨的身上。　　“轟……轟……”火神祝融氏那犹如排山倒海的力量奔湧入帝二和帝恨的胸膛。　　帝二和帝恨同時慘嚎着倒飛而出，也同時噴出一大口鮮血。　　火神祝融氏身子不再停留，化成一團烈焰破空而去，他竟不再爭奪地火聖蓮，只是帶着“桀桀”之怪笑而去。　　帝二和帝恨如隕石般落地，卻遭遇到君子國的劍手。　　君子國的高手並不參与爭奪聖蓮的鬥爭中，甚至到後來對樂極七代也放鬆了攻擊。不過，他們對這次參与奪取地火聖蓮而慘遭不幸的敵人絕不會留情。　　帝二和帝恨幾乎沒有什麼反抗之力了，火神祝融氏那含憤的一拳幾乎已將他們的五臟六腑全都擊碎，那股無可抗拒的火熱真氣比之身外的熱力更強上十倍。　　他們只好眼睜睜地看着思過和�恩兩人的劍落向他們的咽喉。　　注意到了帝恨和帝二的人只有樂極七代諸人，但樂極七代也是無能為力，此刻他也已是頻臨絕境。　　沒有人阻止火神祝融氏的離去，對於一個空手而走的人，沒有誰會在意，也沒有誰想去招惹這個完全沒有必要的麻煩。事實上，誰想要留下火神祝融氏都必須花上許多的代價。當一個人花了沉重的代價卻沒有任何回報之時，當然沒有人會傻得去做那樣的傻事。　　火神祝融氏退出這場爭奪的確是個意外，極度的意外。不過，這裏發生的意外事情還少嗎？　　的確，這裏發生的意外事情很多，至少，到目前為止，君子國的女王柳靜未曾出現便是一個意外。　　這個女人究竟去了哪裡？這個女人為何還不出現？難道她會眼睜睜看着這些地火聖蓮被人奪走嗎？　　這是沒有人能夠回答的問題，或許有人不想回答，事實上，回答了也沒有什麼意思。　　帝恨和帝二一去，九黎和渠瘦的實力似乎削弱了不少。　　首先是童旦感到了壓力，他與土計同時墜落在地，問題是誰也不想讓誰得到地火聖蓮，於是兩人便成了膠織狀態。　　鬼三和風絕也同時改變方向，向地火聖蓮抓到。　　風絕的身法似乎比鬼三快上半拍，他先一步抓到地火聖蓮的花梗，但他的快也僅是半拍而已，鬼三在他仍未來得及高興之時，一掌拍在風絕抓住花梗的肩頭。　　風絕慘哼着出腳，他手中的地火聖蓮不由自主地向深淵投去。　　“轟……”鬼三也沒有佔到什麼便宜，身子中招重重墜落。　　風絕和鬼三竟拼個兩敗俱傷，但都不是傷得大重，讓他們心驚的卻是地火聖蓮竟被投入那散發出高熱的深淵之中。　　“聖蓮……”土計和童旦同時發出一聲呻吟似的輕哼，他們辛辛苦苦所爭奪的聖蓮竟然被投入了深淵。　　正當眾人齊聲驚呼，均感絕望時，驀地從那散發出高熱的深淵之中射出一道虛幻的影子，犹如一支破空之箭，緊迫那已經離開平台近三丈的地火聖蓮。　　此刻包括鬼三在內的所有立在平台之上的人都沒有能力在這種距離之中挽救那朵珍貴的地火聖蓮，可是這個自深淵中射出的人影卻是那般讓人震驚，那般讓人感到意外。　　那道身影的速度快得難以想象，便連風絕和鬼三這般速度之人也為之驚嘆和訝異。　　童旦甚至都無法看清這人的面目，只感覺到對方的面目是一片虛影，極為模糊，一身素衣竟在空中劃過一道光弧。　　“聖蓮！”土計首先歡呼，那人抓住了聖蓮，更在空中一折腰，犹如一支投林之鳥射上平台。那種在虛空中自由轉彎的身法只讓所有人都為之驚嘆。　　“神風訣！逸電宗的人！”風絕驚呼，土計也跟着驚呼。　　對於神族的逸電宗，土計的感觸是最為深刻的，當初追殺他的眾多高手中，惟有逸電宗的人每一次都讓他狼狽不堪。他的遁地之術雖然極精，但是逸電宗那鬼魅般的速度，幾乎每一次在他還來不及遁地而走之時便已中招，數次都是險死還生。他從未見過有比逸電宗的速度更快的對手，而神族八聖中便有兩位來自逸電宗。　　當年劍宗和逸電宗乃是神族各宗中最具威信的兩宗，各出兩位聖者，但逸電宗的結局卻比劍宗慘多了，幾乎滅絕。這一刻突然在此冒出一個逸電宗的高手，着實讓人大為驚訝。　　那自深淵中衝出的人正是滿蒼夷，她早就已經來到了這奇熱的死地，她選擇了那最熱的深淵邊一塊突出的岩石隱身。由於她有聖器金鈴，根本就不受這酷熱的影響，所以眾人根本就沒有想到那裡竟仍有人。　　手棒地火聖蓮，滿蒼夷竟然露出了一絲難以形容的笑，但她的笑卻比哭還難看。　　“呵呵……”滿蒼夷的笑聲犹如梟啼鬼哭，刺耳之極，惟一可辨的便是她是個女人，可是沒有人不為她那猙獰的面容給震駭了一下，但瞬息間，鬼三和風絕動了，土計和童旦也動了。　　四大高手的目標一致，全都是那形若厲鬼一般的滿蒼夷。　　滿蒼夷那雙仍具人形的眼裡閃過一絲怪異的神彩，有些不屑，也有些淡漠，似乎她根本就沒曾在意生死，抑或根本就不將這群人的攻擊放在心上。　　五丈、四丈、三丈……當強大的氣勢已如天羅地網一般將滿蒼夷罩住之時，滿蒼夷動了。　　滿蒼夷動的時候，帶着一聲長長的尖嘯，身如一隻衝天雲雀直拔虛空。　　滿蒼夷的速度讓所有人都感到慚愧，四大高手的攻擊並不能封死滿蒼夷的速度。畢竟，他們距滿蒼夷仍有一段距離，只憑這一段距離便足夠讓滿蒼夷有撤離的空間。　　鬼三和風絕的輕功當然也很高絕，只見他們在空中一改方向朝高空之中的滿蒼夷追去。若是讓一個女人給耍了，他們實在是毫無面子。　　風絕其實也是以身法稱着，他那件披風本就是標誌，這使得他的身體可以如鳥一般滑翔出數十丈之遠，這本就是超越人體極限的身法。不過，說到快絕，輕功身法，卻要數逸電宗的“神風訣”為最了。　　不過，風絕絕對不相信滿蒼夷可以直升上天，更不會相信滿蒼夷會不換氣地飛上山口之頂，除非對方是一隻鳥。　　滿蒼夷當然不是鳥，不過，她的身法的確驚人之極，這一衝之勢將竭之時，兩隻腳面交替互踏，再借力如登梯一般拔起，竟達十數丈之高。　　風絕實在是無法望其項背，若是說到一個起落的遠近，風絕或許不輸給任何人，但是論到躍起的高度，卻絕對無法與滿蒼夷相提並論。　　事實上，滿蒼夷仍在上升，似乎她有意攀上天頂，單隻這分驚世駭俗的高度便足以讓人心驚。　　鬼三和風絕已不分先後的腳踏實地，童旦和土計卻早些落入地上，此刻正密切地注視着滿蒼夷，他們都不相信滿蒼夷會升天，只要滿蒼夷還是人，便會力竭而落。　　數十雙眼睛望着天空之中犹如厲鬼般的滿蒼夷，等待着她下落的一刻，發出致命的攻襲。　　土計不敢射出極樂神箭，因為如果滿蒼夷死在空中的話，很可能會墜入那無底的深淵，那樣一來，那株地火聖蓮也將化為烏有，是以，他不敢出箭。　　事實上，其他高手也絕不會讓他出箭，誰都不想毀掉那株地火聖蓮。就算滿蒼夷不墜入那無底的深淵，墜下來之時，那沉重的軀體也很有可能將地火聖蓮砸得稀巴爛，那樣真的會得不償失。　　滿蒼夷不是飛鳥，但她卻絕不是傻子，她自然知道人力有限，在正常情況下總有枯竭的一刻，最終滿蒼夷還是免不了墜落地上成為眾人攻擊的目標。但是，她的身形依然在上升，難道她不知道人體與自然界的規律嗎？抑或她知道將會有異變或奇迹發生？　　的確，異變發生了，只是發生在瞬間。異變的發生是因為一支箭，自山口之頂破空而出的勁箭。　　箭頭所指的方向正是懸於虛空之中正在上升的滿蒼夷。　　有人驚呼，有人在猜測着滿蒼夷會以怎樣一種姿勢如斷翅之雁般墜落，眾人當然不會關心滿蒼夷的生與死，他們所關心的只是滿蒼夷手中的地火聖蓮，那朵結自薰華草的聖物。　　在如此高空，滿蒼夷能夠避過這橫空快速無比射來的一箭嗎？那個射出這支利箭的人又是誰？　　這兩個問題其實都很快便有了答案，只不過，眾人喜歡以自己的方式去猜測，那樣似乎很有一些情調，抑或是很有些意思。　　鬼三和風絕的目光很好，在那金色的陽光之中，他們竟發現了一根橫於虛空中的長繩，這根長繩一端繫於山中的頂端，一端竟系在那射向滿蒼夷的箭上。　　土計也發現了，雖然他比鬼三兩人後發現這一點，但卻最先喊道：“不好！”　　事情的確不好，風絕也感覺到了不妙，便這個感覺似乎有些遲了些。　　是的，這個感覺有些遲了，那支利箭並沒有射中滿蒼夷，而是準確無比地自滿蒼夷的身邊射過。　　“不好！”鬼三意識到不好之時，滿蒼夷竟已抓住了那根橫空的長繩，也就是那系在利箭之後的長繩。　　滿蒼夷居然抓住了那根繩子，是那麼準確，那麼利落，在十五六丈的高空，極端瀟洒地抓住了那根繩子，一切的一切，像是在上演一場已經演練了許多遍，熟得不能再熟的戲。　　是的，這是一場有預謀的戲，一切早已安排得極為妥當，而這一切卻是滿蒼夷所安排的。　　滿蒼夷犹如一支投林的大鳥，而那破空的利箭在空中突地一頓，然後隨着那根橫於虛空數十丈的長繩向山頭急縮而回，而滿蒼夷也是附在這根繩子之上橫掠向山崖之頂。到此刻為止，幾乎所有人都已經明白了為何土計、鬼三喊出“不好”　　的原因了，他們的希望完全落空，滿蒼夷絕對不會再自虛空中跌落。其實打一開始，事情的發展便全在滿蒼夷的算計之中，面平台上那些斗得你死我活的人卻全是被耍的傻子。　　是的，他們是被耍的傻子，但又能怎樣？滿蒼夷身在十數丈的高空，更以飛鳥的速度掠升，或許比飛鳥更快，誰又能奈其何？就是土計的極樂神箭也是來不及射出，這真是一種諷刺，一種可笑的諷刺。　　躊躇滿志的風絕不僅受了些傷，而且是徒勞無功。　　鬼三欲追，但滿蒼夷已經上了山口之頂，消失在山頂的岩石之後，沒有人看到接應滿蒼夷的是誰，不過，誰也猜得到，那定是一個了不起的高手，否則的話怎能與滿蒼夷配合得如此默契？　　鬼三沒有追擊，是因為第二朵地火聖蓮已經綻放，與第一朵一樣嬌艷動人，散發出魔異的誘惑力，這是所有人都無法抗拒的誘惑力。　　所有欲追滿蒼夷的人立刻又將目標鎖定在這新開的地火聖蓮之上，誰也不想為滿蒼夷分神。因為沒有幾人自認為自己的速度能夠穗勝滿蒼夷，也沒有幾人不知道神族逸電宗的可怕，與其去追擊滿蒼夷，倒不如全力奪取眼前這朵地火聖蓮來得現實一些。雖然所有人都不甘心讓滿蒼夷不費力氣地搶走第一朵地火聖蓮，但這些人也只好聽之任之了。　　這或許是滿蒼夷的幸運，抑或是滿蒼夷的悲哀，不過，那已經不再重要了。　　“轟……”地底似乎傳來了一陣極為沉鬱的悶響，似有雷滾過，地面也為之震蕩起來。　　“嘩嘩……”有巨大的岩石自山口之頂上滾落下來，也有自岩壁間鬆脫的巨石，以萬鈞之力猛砸而落。　　平台之上的人都吃了一驚，他們明白，這是地火爆發的前兆，而更為瘋狂的還在後面。不過，誰也不想去理會這些，他們的眼裡只有地火聖蓮，他們必須儘快奪到聖蓮，然後離開這個險地。也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保全自己的安全。沒有人想嘗試地火的威力，更沒有人敢去面對地火的威力。　　其實，一切的變化只不過是在一瞬間而已，而在這一瞬間之中，所有人都已調整好了心態，奪取聖蓮。　　意外的事情總有太多，當眾人飛撲向那二朵地火聖蓮之時，在地火聖蓮周圍的石塊突然炸開，化成無數碎片，帶着銳利且無堅不摧的劍氣射向飛撲而來的所有人。　　是劍氣，絕對沒錯！而且這無數股劍氣是那般實在而又霸烈，連鬼三和風絕也吃了一驚。　　土計和童旦驚退，因為一紅一綠兩柄短劍犹如彩色的虹芒破空而至，那種氣勢足以開天闢地，森殺的劍氣幾乎充斥了每一寸空間，更紋碎了每一寸空間。　　這是兩柄邪異的劍，帶着毀滅性的殺機，自炸開的地面青石之下射出！　　“御劍術！”童旦驚呼出聲。　　“女王！”思過和�恩大喜地歡呼道，柳靜終於出現了。是的，這兩柄劍正是柳靜射出的，而在君子回中，能掌握御劍術的人，也僅有柳靜而已。柳靜的出手太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了，雙劍竟自地底之下射出。　　鬼三和風絕不能不逼開那如飛蝗般帶着劍氣的碎石，虛空霎時變得一片囂亂，甚至連人的視線也都模糊不清了，惟有一紅一綠兩柄短劍捷若矯龍般在虛空中盤旋、出擊。　　※※※　　柳靜的身形自始至終沒有出現，而那兩柄劍也在塵埃漸散之時斂去。那是一個地道，一條通向第二條盛開聖蓮的地道。　　聖蓮呢？　　地火聖蓮竟然失蹤！　　是的，那剛剛盛開的地火聖蓮竟然在塵埃漸散之時失蹤。　　所有人都大怒，所有人都大驚，這一朵聖蓮竟也被人莫名其妙地奪走，他們甚至連對方的面目都未曾見到，想到剛才那狼狽的樣子，每個人都不由得又是惱怒又是慚愧，而這些人全都曾被天下人所稱道，更有三四人曾是不可一世的絕世高手，可是眼下卻接二連三地被耍。　　土計有些哭笑不得，居然有人以牙還牙這麼快便將他的招式學去了，而他竟然被對方逼得狼狽而退。　　對方似乎知道他的遁地之術已達登峰造極的地步，所以那兩柄劍故意逼退他。　　不過，他知道這定是君子國人所為，除了君子國人，誰能夠在沒有土計這般奇術之下而挖出一條如此全面的地道？也只有土計才明白，挖這樣一條地道是多麼的艱苦和困難。不過，土計還真不敢追入地道之中，想到對方的御劍之術，他便已經迫不及待地打了消了自己追蹤的念頭。　　事實上的確很有諷刺意味，滿蒼夷和柳靜兩人，一個走天上，一個走地下，但都是那麼順利地奪走了地火聖蓮，而且兩人都是女流之輩。　　這是一種巧合，也是天意，或許是上天已經註定了這場遊戲的結果，註定了這場遊戲的規則。　　不過，所幸眾人沒來得及去感嘆和懊喪，第三朵地火聖蓮也開放了。　　第三朵聖蓮盛開的顏色似乎略為暗淡，更多了幾許妖異，像是被過早摧熟的桔子，並不是那般飽滿，但它的美麗仍是不可否認的。　　“轟……”地面又開始晃動，那雷鳴般的聲響更是十分清晰。山崖之頂的巨大岩石鬆脫崖壁，以浩然的氣勢滾落，也有自平台邊緣鬆脫的巨大岩石墜入深淵之底的岩漿之中，而這些石頭仍未落到底部便已分解化散成為沙粒。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承受得了那種無情的高溫。

# 第十九章 地火焚天

　　這一次的震動似乎強烈多了，每個人都感覺到山壁在晃動，甚至連腳下這巨大的平台也在顫抖，在傾覆，誰也不知道這個子台會不會在頃刻間坍塌，墜入那死亡的深淵。　　“不能再采這朵聖蓮！”�通有些近乎絕望地呼喊道，他已經看到了這之間的危機，更感覺到了離毀滅時刻已經不遠。　　這裏沒有人比�通和那群君子國的元老們更清楚這座火山的脾性，這都是一代代血的教訓給他們留下的最為寶貴的經驗。可是，在這種時候，根本沒有人聽�通的話，也不會有人聽�通的話，在他們的眼中，只有那嬌艷欲滴的地火聖蓮。　　沒有人會放棄即將到手的利益，何況，地火聖蓮是多麼誘人，就算覆滅很快便會到來，他們也管不了這許多了。　　如今已連失兩朵地火聖蓮，對於鬼三和風絕來說，的確是一種譏諷，他們絕不能再讓第三朵聖蓮再有任何損失。　　�通再也不能望着別人奪走第三朵聖蓮，那樣將會使得地火無法竭制地爆發出來，那幾次強烈的震蕩便已經告之了他一切的危險。　　九朵地火聖蓮，已去其二，若是再去第三朵的話，地火很可能就會立刻爆發，那剩下的六朵地火聖蓮可能會剛一開放便化為灰燼，那是因為它們根本就無法承受那來自地心的至陽至剛之熱。　　大自然本來是協調的，不僅有着晝夜之分，而且隨着日升月沉，一切都安置的很合理。便正如這裏生有九朵地火聖蓮，由它們均衡地分擔來自地心的熱力。　　可是，這種協調一旦破壞，一切的平衡都將被打破，大自然也會變得瘋狂。　　�通八人出手了，他們不再選擇坐山觀虎鬥，而是要阻止這些人瘋狂的行動。　　八柄劍，同時改變方向，選擇鬼三、風絕、童旦和土計，他們此刻便如同君子國的死士，要阻止這一切瘋狂的毀滅行動，沒有人能夠肯定君子國的子民能夠在地火破壞之前離開君子國，但如果能為他們多保存一點時間，哪怕只是一刻鐘而已，也許就在這一刻中能夠拯救更多的生命。　　守護地火聖蓮是他們的使命，雖然他們有些不明白為何柳靜會摘走第二朵地火聖蓮，但他們不想去懷疑女王柳靜的行為，那是一種褻瀆，女王在君子國之中便是地火聖蓮的象徵。　　鬼三和風絕並不甚和睦，他們是敵人，童旦和土計也同樣不和睦，他們也是敵人，這四大高手代表着兩個方面的力量，那便是鬼方和九黎，他們自然不希望被對方奪走了地火聖蓮。　　在這四大高手相互拖扯之下，�通終於趕了上來，他越過所有人，然後舉劍而立，像是成了地火聖蓮與眾高手之間的分水嶺。　　鬼三和風絕大怒，這群不知好歹的君子國劍手對他們來說也的確是個極大的阻礙，他們絕對不會對任何試圖阻止他們奪得地火聖蓮之人客氣，此刻已經沒有任何人可以阻礙他們的意志。　　※※※　　君子國的子民撤離得七七八八，昨夜的變故誰也不會不知道，是以所有人都幾乎沒有什麼考慮，背起簡單的行囊結隊遠走，大部分是在有組織的情況之下進行，之中更有君子國的高手護行。　　八大長老都沒有半點空閑，他們所忙的不僅僅是君子國子民的撤離，更有君子宮的財物之類的東西，所幸，君子國的人力尚夠，而且子民的集體素質極高，行動起來十分利落，也極為快捷。　　此刻君子城已經像是一片死域，河床乾涸，已經很難找到水流，樹木枯死，花草盡凋，甚至可以在乾涸的河床之上撿到熟透了的魚，野獸們早已遠逃，它們對災難的敏感度似乎遠勝於人。是以，它們都以最快的速度先一步撤離。　　有風，風是極熱的風，像是自灶堂之中湧出的熱氣，一幢幢極別緻的房子犹如年老遲暮的生命佝僂地立着，有些慘淡。　　一些木質的建築正在升騰着青煙，這已經被炸幹了汁水的木頭似乎要再經過一次劫難。　　地底下的“轟”鳴聲不時傳來，隱隱有若雷動。　　其實，地面也在搖晃，在顫慄，似乎是一隻游戈於巨浪之下不堪負荷老化的破船，讓人們想到傾覆的命運只是在下一刻，只是在不遠的一剎那間。　　聖女雅倩也已經被婢女抬了出來，她受制的穴道仍未被解開，這些婢女雖然也是高手，可是對於軒轅封穴的手法卻是無法破解，抑或是因為她們對穴位和經絡的了解並不是很深刻，這就使得她們對聖女也無能為力了。　　其實，她們心中暗暗奇怪，新聖王怎會這樣對待聖女？而且整夜來回。當然，她們也知道軒轅去見了女王柳靜，而且還差柳洪派高手來重點保護聖女的安全，不允許外人踏入一步，否則格殺勿論，這個意外的變故實在讓人有些摸不着頭腦。　　聖女自是又羞又怒，她依然無法動彈，軒轅這麼久都不曾回來為她解開穴道，她也曾試圖以功力沖開被封鎖的穴道，但卻只是徒勞而已，因為她並不知道軒轅所用的是何種手法。　　柳洪也來看過她兩次，但卻推說無法解穴，並不為聖女解開禁制，反倒有一種監視的意思，這使得聖女知道自己已經被人監視了，這讓她感到沮喪。最終她還是斗不過軒轅，甚至可以說，她已經徹頭徹尾地敗給軒轅了，整個君子國都似乎已經站在了軒轅那一方，而她這一個聖女反而成了外人。　　這的確是一種有力的諷刺，不過，聖女惟一的希望就是，童旦他們能夠奪得地火聖蓮，那她的失敗也就並非全部了。　　※※※　　君子國人不怕死，面對死亡他們是那般嚴靜，那般從容，便是鬼三也為之震撼。　　是的，君子國的八名高手已再去其五，只剩下受傷的�通、思過和一名守護聖蓮的老者，他們自然絲毫無懼眼前壓倒性優勢的敵人。　　他們是那麼從容，那麼優雅，自始至終他們的劍招便以一種大無畏和一往無回的氣魄和氣度擊出。　　死亡，在他們的身上似是一種解脫。　　童旦受了重傷，是�恩臨死前的最後一次強霸的反擊所造成的。　　鬼三也受了傷，他殺死了兩名劍手，但是卻被�通所創，�通的劍式絕對不能忽視，便是鬼三也受不了。　　風絕也受了不輕的傷，但他的傷卻是被土計的極樂弓背所砸，這使得他對這個侏儒恨之入骨，恨這個侏儒的陰險。　　當然，在這場混戰中，不擇手段並不是什麼不可饒恕的過錯，正如樂極七代也偷襲土計一般。誰不想在爭奪聖蓮的過程中少去一個大強敵呢？這裏的每個人似乎都是敵人，抑或每個人都是朋友，本來就是相互利用，相互排斥的。畢竟，這個世上沒有私心的人太少，何況在這充滿強大誘惑的目標面前？　　由於此刻敵我分為三方，卻並沒有人能夠奪得地火聖蓮。　　“轟……”又是一陣巨響滾過地底，整個山口都在震動，巨大的岩石自山口之頂，自崖壁之上傾飛而下，平台在震顫，而且也有巨石脫開平台向深淵之中墜去。　　而這時正是風絕被�通激得暴怒之時，他已準備對這個死纏亂打的絆腳石施以最強猛的一擊。　　鬼三卻為另一件事而心驚，他本想去對童旦補上一記狠招，抑或是將思過一舉擊斃，但是他發現一股強大犹如泰山壓頂之勢的氣機正向他們撲來，他甚至已經感受到了這股氣機之中正包容着一個無限激漲的生機。　　這種生機便如同來自深淵中的融岩，可以讓任何弱小生命化為烏有的強大生機。　　土計也感覺到了，他與鬼三同時抬頭，卻發現了一個巨大的火球自山口之頂飛射而至，犹如自大氣層之外穿落地球的巨大隕石。　　“火神祝融氏！”樂極七代最先驚呼，他對火神祝融氏的身化火球之法極為熟悉，而此刻再看這個碩大如鵬的火球，還以為是火神祝融氏去而復返了。　　所有人都為之吃驚和震撼，誰也沒有料到火神祝融氏去而復返，而且那股強大的生機幾乎比之在火神祝融氏離開這裏時強大了不知多少倍。　　每個人都感覺到了來自火球的威脅，那是一種極為實在又清晰的威脅，因為散自火球的強大氣勢似乎罩定了平台的每一個角落，就像是散自地心的熱力，遍罩虛空之中的每一點。　　鬼三出手了，風絕出手了，土計出手了，童旦也勉力出手了，他們絕不想受到任何威脅，此刻這裏的對手已經夠亂的，如果再來一個如此強大的對手，只怕地火聖蓮根本就不會有他們的份了，何況他們此刻都是傷痕累累，是以，在這一刻四人竟不約而同地共同對付這個神秘的大敵。　　“這個火球真的是火神祝融氏嗎？”�通的心中也生出了一絲疑惑，但是這一刻他也實在是很疲憊了，如果他們最終還是無力保護這些地火聖蓮的話，那他們惟有採用最後一招，那便是毀掉所有的地火聖蓮，不讓任何心地邪惡者得到它。　　事實上，如果世間突然又多出了幾個形同蚩尤或羅修絕一樣的大魔頭，那這個世道還能夠太平嗎？那實在是沒有人敢想象的事情。　　火球突地拉長，呈一個橢圓體，犹如一隻巨大的烈火蠶繭，而火球的尖端便是對着四大高手聯手攻出的那股力量。　　“轟……”火球爆散，童旦因本身傷勢過重竟無法抗拒那無與倫比的反震之力而被彈飛而出，向那底下儘是岩漿的深淵墜落，虛空之中灑過一蓬血雨，但血很快化為氣體散化，根本就未曾落到地面之上，而地面之上，石屑四射。　　土計、鬼三和風絕也同時踉蹌而退，眼中儘是驚駭和難以置信的神色。　　“供奉！”一名來自九黎族的高手望着童旦犹如斷線的風箏般墜入深淵，不由得驚呼出聲。　　�通諸人也皆被那強大而熾熱的氣流逼退，那散射的石屑更如同利箭一樣刮體生痛。　　樂極七代諸人也被強大氣流激得四散，陣腳大亂。　　“軒轅公子！”思過忍不住驚呼。　　�通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剛才與這四大超級高手硬拼一招且震飛童旦的人竟然是軒轅――君子國新一代聖王軒轅！　　這簡直是個夢，是個神話，當世之中有人能夠硬接風絕等四大超級高手的聯手一擊已是個奇迹了，而這個人居然是軒轅，則更是奇迹中的奇迹。　　那火球化為萬道火舌四散，軒轅如同喝醉了酒一般，踉踉蹌蹌倒退五丈，方立穩身子，但他身上仍隱隱透出有若火苗一樣的氣旋。　　“是你！”鬼三的吃驚更勝於任何人，他終於認出了眼前的年輕人是誰，所以他的驚駭超過任何人。　　“你居然還沒有死？！”鬼三的臉色變得很是難看，便連土計和風絕也感到有些驚訝。　　土計心中的驚駭也是無與倫比的，剛才他以極樂神弓硬拼一記，只感到一股火熱的勁氣犹如地下蘇醒的地火一般竄入他的體內，幾乎使他的真氣變得潰散，手心更是如同被火所烙，便是火神祝融氏的烈火神功也不可能達到這樣的效果，這便是他驚悚的原因，而他更驚訝於鬼三竟認識這個年輕的娃娃。　　軒轅沒有回答，只是閉目而立，像是一尊自地獄之中衝出的魔物，沉默得讓人心頭犹如壓了一塊鉛，那是一種無形的壓力，或許是因為他體內涌動的生機大過強大，而使得周圍的生命體顯得那般弱小可憐。　　軒轅雖然不言不動，任由身體上那犹如火苗一般的氣旋吞吐閃爍，寧靜得犹如完全與這個世界脫節，但他又實實在在地存在着，這是一種極為矛盾的感覺，正因為矛盾才會生出壓力。軒轅對在場的每一個人來說都是一種強大無倫的壓力，只要他存在，你便像是呼吸不暢，心緒難寧。　　鬼三對軒轅居然不回答他的話顯得又驚又怒，而風絕卻已經忍不住出手了，他認為此刻的軒轅正在抓緊時間調整內息，定是剛才那沉重的一擊使得軒轅已經身受重傷了，所以他絕不想讓軒轅回過氣來，因為這個敵人實在是太可怕了！　　“三哥，你認識此人？”土計有些驚駭地向鬼三問道。　　鬼三有些沉重地點了點頭，道：“就是他，可能他真的已經煉化了神龍內丹！”　　“啊！”土計也為之驚呼。　　“小心！”�通尖叫出聲；他在提醒軒轅，因為軒轅對風絕的攻擊竟是不聞不問，這簡直是自尋死路。　　思過簡直不忍再看，事實上，他與風絕的猜測是一樣的，此刻軒轅定是受了極重的內傷，才會閉目療傷，而風絕竟不顧身分趁機偷襲。　　“轟……”風絕的雙掌沉沉地印在軒轅的胸口。　　軒轅竟沒有發出半點響聲，只見其胸膛犹如充了氣的皮球，陡地膨脹，然後他也飛速抬掌直劈風絕。　　風絕的雙掌一落到軒轅的胸膛便吃了一驚，他感到軒轅體內有股四處亂撞犹如咆哮的洪水卻找不到出口的力量，而他的掌力一注入軒轅體內，便被這股瘋狂的力量給吞沒，而軒轅的身體幾乎不像是肉體，犹如一塊特殊的皮囊，所以他吃驚，不過他也來不及吃驚，因為軒轅的掌已經以他根本無法躲避的速度擊在了他的胸膛上。　　“呀……”風絕一聲慘嚎，那碩壯的軀體飛跌出三丈開外。　　“首領……”九黎族的高手幾乎為眼前的這一幕給驚呆了，他們做夢也想不到風絕竟如此不堪一擊。　　軒轅竟然沒有後退一步，這將當場眾人給深深的震撼了。只不過，軒轅身上那犹如火苗一樣伸縮閃爍的氣旋已經消失，臉上由赤紅逐漸轉化為淡淡的紅潤，在鬼三和土計目瞪口呆的表情注視下，犹如自夢中緩緩醒來。　　“呵……”軒轅長長地呼出一道灼熱的氣流，鼻翼間緩緩滑出兩行紫黑色的血液，嘴角和耳孔之中都不例外地滑出了紫黑色的血液，惟有眸子之中的目光逐漸變得清澈深邃，讓人完全無法揣測。　　�通和思過的驚喜之情可想而知，誰也沒有想到軒轅竟如此厲害，一出手，這裏的四大高手之中便有一死一傷，這的確是出乎任何人的意料之外。　　鬼三半天才回過神來，樂極七代和九黎族的那群人幾乎都嚇破了膽，哪裡還想到什麼地火聖蓮，背起風絕那重傷的軀體如飛一般逃出了這個鬼地方。　　這個結果只怕連軒轅也沒有想到，他有種虛脫的感覺。不過，他不能不感謝這四大高手的存在，感謝風絕那狠命的一擊，否則他惟有死路一條。　　原來，軒轅剛才的確已經到生死的邊緣打了個轉。　　由於鬼三那古怪的聲音擾亂了他體內的真氣，而使得內息失調，體內的那股力量在無休止地自體外吸納火熱的外力，而這些熱力全是自身體之下的石面所傳而出，使得軒轅的身體犹如一個熔爐，而他體內的龍丹卻是借他這個熔爐不斷地補充自己，不斷地壯大，更對他體內的經脈作着無情的衝擊，惟一值得慶幸的是，軒轅身上所有的功力都是取自龍丹之中，與龍丹同出一源，他自身的功力早已被龍丹的真氣擠出體外。那次被囚於神谷之中，武功盡廢，也因此使他得到了新生。　　由於他體內的真氣與龍丹氣勁同出一源，所以對龍丹氣勁並不發生抵觸，否則的話，只怕軒轅早就爆成碎片了。不過，軒轅卻完全無法控制體內的氣勁，只能忍受着強熱的煎熬，等待着龍丹飽和之後與他的身體同歸於盡化為飛灰。　　或許是天不絕軒轅，就在軒轅感到無未能負荷之時，他身下的石崖塌裂，他也就跟着飛墜而下，身子也不由自主地脫離了地面的接觸，在這一刻他的心中仍保持着清醒，更忍受着極大的痛苦使自己的身子改變方向，朝鬼三這個方向投來，而此刻他體內的巨熱透過毛孔，竟在體外結出一個碩大的火球，將他自己完全罩於其中。　　這是軒轅想到惟一可以解救自己的辦法，他記得上次也發生了這種情況，只是沒有這一次來得爆烈，而後是吸血鬼那一記重擊救了他。當初與刑月交手之時，也是刑月救了他，將他體內四處亂沖的勁氣疏導而出。是以，軒轅此刻也同樣想借這個辦法疏導自己體內的勁力。　　事實果然沒讓軒轅失望，這裏竟由四大超級高手聯手為他解憂，後來風絕再補上那一掌更是恰到好處。　　事實上，擊敗風絕的並不是軒轅，而是那股在軒轅體內聚集的莫名力量，這股莫名力量一大半是來自地心散出的陽剛之氣，另一部分則是龍丹氣勁，還有一部分是風絕自己注入軒轅體內的氣勁。就這樣，風絕敗得莫名其妙，軒轅也勝得稀里糊塗。　　不過，軒轅此刻體內的真氣在這數股外來力量的引導下完全歸位，甚至蟄伏，可留給軒轅的卻是虛脫，他幾乎已經耗盡了自己的心力。　　“鬼三，我們又見面了！”軒轅靜立如山，以極為洒脫的動作拭去鼻翼和嘴角的血漬，淡然含笑道。　　“了不起，年輕人，才一年不見，想不到你的進步竟然這麼大！”鬼三乾笑道。　　�通有些為軒轅擔心，軒轅耳、鼻、口都流出紫血，這便不能不讓他為之擔心，不過，誰也不知道軒轅究竟有多大的潛力，更沒有任何人敢小視軒轅！　　事實上，能夠硬受風絕一掌，再還風絕一掌，相比之下，軒轅比風絕不知道要強多少，當然這是在別人不明情由的判斷下，若是眾人知道其中的事實，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鬼三知道自己的武功與風絕也是不相上下，要是與軒轅相較起來，只怕他也相差甚遠。剛才軒轅以一人之力硬拼他四大高手的聯手一擊，猶佔了上風，可見這個年輕人是如何的可怕。此刻，不僅僅是鬼三不敢出手相攻，連土計也為之心膽俱寒，雖然他們猜測軒轅可能受了重傷，但是剛才軒轅的樣子不也一樣像是受了重傷嗎？結果風絕被擊得生死未卜，他們極為珍惜自己的生命，是以，誰也不敢輕易犯險。　　“這還得要多謝前輩，如果不是前輩喚出神龍，我也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　　軒轅極力保持着鎮定，極力讓自己的疲憊和虛弱掩藏在深處，他知道一旦對方看出了他的狀態，那一刻可能就是他的死期。當然，另一方面他又在努力地調勻自己的氣勁，極力以最快的速度恢復狀態，以便應付任何可能會發生的危機。　　“你果然已馴服了龍丹！”鬼三的眸子里閃過一絲嫉妒和無奈，想到自己苦守了近三十年的獵物卻被一個毛頭小子無意獲得，這的確讓鬼三心裏有些不舒服。　　事實上，任何處在鬼三這個位置的人也都會不舒服，為他人作嫁裳的滋味的確沒有多少人願意品嘗。

# 第二十章 舉國遷移

　　軒轅神情自若地笑了笑，他也是有苦自知。他心中自問道：“我真的已經馴服了龍丹嗎？”不過，他覺得鬼三口中的“馴服”這個詞用得極為貼切。或許打一開始鬼三便知道龍丹真有自己的生命。　　也許，那不能叫生命，而是一種不肯屈服的生機。軒轅已深深地感受到這股生機的強大和執拗。至少，此刻他仍未曾馴化這不肯屈服的生機，或許，如果不是鬼三那怪異的聲音干擾，他已經馴化了這股生機也說不定，可是此刻，他確未曾馴化它。　　“轟……”地面的震動更為狂野，平台的石坪竟也裂開了一道道縫隙。　　巨大的岩石自山崖上滑落，在崖壁上激得石屑飛濺，犹如下了一場石雨一般。　　“呼呼，咕咕……”深淵之下的岩漿竟也在上漲，同時發出可怕的聲音，犹如在吞咽堅硬的食物。　　軒轅的身子一個踉蹌，在這強大的震力之下，他再也無法掩飾自身的虛弱。　　鬼三和土計相互望了一眼，驀地爆出一陣長嘯，同時身形向地火聖蓮飛撲而去。他們再也不想遲疑，誰也不敢肯定下一刻這平台會不會就此坍塌，他們甚至沒有興緻去理會軒轅。在權衡輕重之下，他們並不覺得軒轅比地火聖蓮更重要。　　�通幾乎無力阻止鬼三和土計的行動，他們所受的傷的確是太重了，但是他們卻能夠做最後所能做的事，那便是毀掉地火聖蓮。　　他們絕對不想讓人奪去地火聖蓮，尤其是鬼方十族的人。鬼方已經有一個羅修絕，豈能再多出兩個如羅修絕一般的魔人？那樣一來，天下豈有寧日？　　事實上，今日他們在安排上錯漏了許多，居然有兩朵聖蓮被奪走，這是君子國的恥辱。當然，其中一朵可能是女王柳靜的傑作，如果真是落在柳靜的手中，那並不可怕，總比落在別人手中要好。可是，這一刻，他們卻無法忍受再讓這朵聖蓮落入鬼三或是土計手中，也許，並不止這一朵，還有剩下的數朵。　　已經沒有人再接近這片絕地了，不僅僅是因為這裏足以將人體烘乾的灼熱，更是因為這裏四周已經成了被毀滅的災難區。　　鬼三和土計也都受了輕重不同的傷，剛才與風絕一戰，他們並沒有佔到什麼便宜，如果不是軒轅的出現打發了童旦和風絕，此刻只怕他們仍在糾纏不清，這對於他們來說當然是沒有一點好處。　　而對於�通、思過和那個守護聖蓮的老者，鬼三根本就不將之放在眼裡。這三個人所受的傷的確不輕，也許和此刻的軒轅一般，已無再戰之力。　　鬼三此刻終於鬆了一口氣，對聖蓮，他已是志在必得，因為根本沒有人可以阻止他，至少，在這平台之上沒有。　　土計卻突然感覺到有些不對勁，他的眼睛很機敏，在他掠過�通的頭頂之時，他看到了一雙眼睛。　　清寒如水，明若晨星的眼睛，那是生在一張美麗得讓人心悸的臉上，而擁有這張臉孔的主人卻是那麼沉穩地坐在那裡。　　土計驚駭不已，因為他已認出了那張美麗之極的俏臉的主人正是君子國的女王柳靜，而此刻柳靜所在的位置正是剛才她奪走地火聖蓮的地道口。　　這絕對是一個意外的發現，亦是一個讓人心驚的發現。也是在這一封，土計知道此事的幸運可能會到此為止。　　“嘯……嘯……”一紅一綠兩道電芒破空，分取土計和鬼三，柳靜終於出手了。　　柳靜再次出手，思過幾乎喜極而泣，他早就知道，女王絕不會棄他們而不顧的，只是他怎麼也沒有想到柳靜的出現卻是在這個時候，最為緊要的時候。　　鬼三吃驚，那紅劍來勢之奇，來勢之猛，在虛空劃過一個幾乎無可挑剔的弧度便出現在了他的面前，而且是在他與地火聖蓮之間。　　“當……”鬼三硬擋一擊，他的身子禁不住被震得倒翻而出。此刻的他，其實也沒剩下多少戰鬥力了，畢竟他一連與數大高手硬拼了近千招，受傷不可避免，哪是柳靜這新生力量的對手？　　土計稍好一些，他手中的極樂弓將那綠劍擋了開去，身子卻重重地落到地面。　　紅綠兩劍一錯，綠劍在被擊飛的當兒，卻是直取鬼三，紅劍已自土計身後繞至，速度快得難以想象。　　鬼三和土計大驚，柳靜的御劍之術確已達到了登峰造極之境，若是鬼三狀態在最好的時候，或許與柳靜有得一戰，可惜此刻他的功力連平時的五成都不到。　　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之中的確太耗心力和功力了，何況這高熱的環境下使得他傷口的鮮血幾乎無法止住，而且自傷口處迅速流失許多水分，功力也隨着血液和水分的流失而散去。　　土計被這變幻多端的飛劍弄得有些手忙腳亂，不過，他比鬼三要幸運多了，首先，他的傷勢較輕，另外，他的體力消耗也不如鬼三那麼嚴重。　　鬼三一聲悶哼，肩頭竟被綠劍劃開了一道血槽，看來他的行動已經不夠利落了。　　土計再次躲開一擊，但身形已經很是狼狽，他幾乎可以想象得到，柳靜對他的攻擊將是沒完沒了的。　　“三哥，撤！”土計以最無奈的聲音向鬼三呼了一聲，他們已經作出了最為無奈的打算。　　土計並不是一個笨人，這數十年的經驗，早就讓他明白了人世間許許多多的道理，他能夠活到現在，就是因為他最懂得審時度勢，此刻也不例外。　　鬼三自然也知道此刻形勢的不妙之處，如果再戰下去，說不定會死在柳靜之手。劍宗的絕學，他的確領教過，對於劍宗，他本就存在着一絲心悸。　　鬼三退，無可奈何地退，土計也退，他也退得有些苦澀，苦戰了如此長的時間，花費了如此多的精力，最終卻被一個女人給破壞了他們的美夢。事實上，今晚的一切都被幾個女人給耍了，地火聖蓮也是被女人奪走，這使得他們心有不甘，又慚愧之極。　　柳靜身若彩鳳般飄然降落於地火聖蓮之前，兩柄飛劍落入她背後的兩隻精巧的劍鞘之中，一切都是那麼自然利落。　　柳靜並未追擊鬼三和土計，而鬼三和土計繞開軒轅而去，他們並不敢確定軒轅是不是真的受了重傷，是不是真的沒有了再戰之力，是以，他們只好撤走。　　“女王！”思過長長地鬆了一口氣，有些歡喜地呼道。　　“劍奴參見女王！”那老者跪下叩首道。　　“劍奴請起！”柳靜一拂袖，竟隔空將那老者托起，語調之中有些感傷。　　“唉，都怪我顧忌太多，未能及時出手，使得他們都……”　　“這不能怪女王，我相信他們在九泉之下也能夠理解女王，只要女王能全力阻止火神復出，我們縱是死上百次也是無怨無悔。”劍奴愴然而堅決地道。　　柳靜神色有些黯然，似是極為愧疚，但又有幾許無奈。　　“難道時隔六十年火神還沒有死？”�通驚呀道。　　“沒有，他的生命力之強盛不能以常理論之，這六十年來，也許他已經變得更為可怕了。”柳靜嘆了口氣道。　　“劍奴深有同感，我已經不止一次地感受到了他精神存在的形式，甚至感受到了他那被積壓的仇恨，他已經不再是六十年前的火神祝融氏！”劍奴深深地吸了口氣道。　　“火神祝融氏還會來這裏嗎？”此刻軒轅也已蹣跚而至，驚訝地問道。　　“不，火神祝融氏不是會再來這裏，而是他已在這裏呆了整整六十年，從來都沒曾離開這封神台半步！”劍奴悠悠地道。　　“那……那剛走的那個人不是火神祝融氏嗎？”　　軒轅也給弄得糊塗了，驚訝地問道。　　“不，那只是火神祝融氏身邊的神將火烈！”柳靜淡然道。　　軒轅不由得也呆了呆，他弄不明白這之中有什麼差別，或是這之中又隱含着什麼秘密。　　�通的神色有些黯然，思過的表情也極為不好看，他似乎已經預感到了一些什麼，因為他心頭升起了一股很不祥的預兆。　　“這次還得多謝軒轅公子為我除去了數名大敵！”柳靜語氣竟無比客氣地道，客氣得讓軒轅感覺到意外。　　事實上，柳靜絕不應該對軒轅如此客氣，至少，軒轅此刻乃是君子國的新一代聖王，也是柳靜的女婿，柳靜根本就沒有必要對他如此客氣，而且還稱他為公子，這是一種極為生疏的稱呼。　　軒轅怔了怔，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因為柳靜此刻怎會不知道所謂的聖女根本就不是她的親生之女？那樣一來軒轅自然一下子又變成了外人。是以，他坦然地笑了笑道：“全是僥倖所至，而且，他們也同樣是我的大敵！”　　“不管如何，公子還是幫了我君子國的大忙，我答應過公子，要留一朵地火聖蓮給你，這一朵便是你的。”柳靜向那第三朵地火聖蓮指了指道。　　“啊……”思過和劍奴及�通也都呆住了。　　“這怎麼行？如果這朵聖蓮一摘，地火將很快衝出，那時候……”　　“你不用說，我知道該怎麼做。”柳靜打斷�通的話，吸了口氣道。　　“拿了地火聖蓮，你們立刻離開這裏，走得越遠越好。”柳靜又道。　　“不，我不走，我還要留下來陪你！”�通沉聲道。　　“沒用的，你留下來只是多一個人送死而已。”　　柳靜冷靜地道。　　“就算死我們也要死在一起，何況，這是我生活了五十年的家鄉，要是能死在家鄉的土地上，能與所愛的人死在一塊，死有何憾？”�通斷然道。　　柳靜神色微有些黯然，苦澀地道：“可是，你應該知道，這些年來我的心始終沒有歸屬於你……”　　“那不重要，青山已死，我不在意，不管怎樣，你都是我的妻子！”�通的額角青筋湧起，此刻他已掩飾不住內心的激憤和傷感。　　劍奴也黯然神傷，他自然明白這對夫妻之間的無奈，因為他正是當初伴隨柳靜去神族學劍的劍奴，也明白柳靜這麼多年來感情的寄託始終在那劍神青山的身上。可是，這卻是一個悲劇，一個無可奈何的悲劇，因為青山居然愛上了女媧娘娘的另一個神將，但他們卻是不允許有感情存在的，於是便註定了這個悲劇的性質。　　青山與所愛的神將逃出神族，但卻沒能逃出神族高手的追殺，此役之中，劍宗和逸電宗幾乎就此絕跡，神族的力量也大為削弱，可是，柳靜卻始終暗戀着那個比她大二十多歲的青山，這又是一個悲劇的延續。　　柳靜和劍奴同時嘆了口氣，為命運的弄人，抑或他們只是在嘆息生命的渺小。　　是的，與大自然相比，生命渺小得可憐。　　“劍奴，思過，從今往後你們兩人便跟隨軒轅公子，而軒轅公於則是君子國的真正聖王！”�通自懷中掏出一面金牌塞到軒轅的手中，沉聲道。　　“這……這怎麼可以？那個聖女是假的……”　　“我知道，我相信君子國將來有你的照顧，一定能夠重振雄風，笑傲天下！”　　柳靜飄然來到軒轅的身邊，伸手輕輕拍了拍軒轅的肩頭，慈祥地道。　　“我？”軒轅反問道。　　“是的，我相信你有這個能力，君子國在洪兒的帶領下，若與你龍族戰士結盟，足以盛極一方。另外，你的那位朋友現在很安全，你離開這裏后，可以去找百合和丁香，她們會帶你去見你的那位朋友！”　　柳靜認真地道。　　“她是……”　　“你不用說，我知道。”柳靜伸手阻止了軒轅的話，露出一絲異樣的神彩道。　　軒轅不由得呆住了，他在想：“柳靜究竟是知道了什麼？為什麼要阻止自己說出事實的真相？難道在�通面前還不可以講出�燕的身份嗎？難道不能讓�通知道他女兒真實的存在嗎？”軒轅真的不明白柳靜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但他卻不想問，事實上也沒有必要問，如果柳靜不想說，再怎麼問也是毫無用處。　　“其實，我早就知道你和那所謂‘雅倩’的身份，讓你成為聖王，也只是我安排由你們相互牽制的計劃。不過，你的表現的確很好，我可以放心地將你的朋友交給你了，她是個好女孩，你一定要好好地照顧她！”柳靜誠懇地道。　　軒轅一怔，事實上，他也猜到了柳靜可能是在利用他牽制九黎族人，不過他卻很意外�燕竟在柳靜的手中，而且看樣子，柳靜已經明白�燕是她的女兒，他不由沉重地點了點頭道：“我會好好照顧她的！”　　“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了！”柳靜旋身摘下那第三朵地火聖蓮，扯下兩片花瓣送到軒轅面前道：“先把這兩片花瓣服食了，這對你體內的傷勢會很有幫助的，其它的你就留着去救你的朋友吧。”　　軒轅望瞭望地火聖蓮，又望瞭望那兩片花瓣，終於依從地吞下那兩片花瓣，然後鄭重地接過聖蓮。　　“轟……”又一陣山搖地動的震蕩。　　“快走！”柳靜一手挾起軒轅，一手拉過思過，迅速向石如雨下的山崖上衝去，劍奴不能勉力跟上，惟有�通靜立於顫慄的平台之上，竟顯得無比平靜。　　天地似乎並不安分，一切都變得瘋狂……　　地火上涌，岩漿鼓動，地火聖蓮一朵接一朵地開放，六朵，不多不少，六朵，五光十色，變幻不停，使得人彷彿置身於一個夢境，一個無法醒來的夢境。　　岩石飛舞，那無與倫比的高熱讓�通感受到了生命的弱小，在動蕩的天地之中，地火聖蓮是那麼寧靜，與之相連的薰華草藤也逐漸由青轉白。　　�通愴然苦笑，仰天浩嘆，嘆天地何其不公，嘆天地何其無情，一切的一切都將隨着這一場即將消失的夢灰飛煙滅，他恨！他恨天地，恨世人，可是，誰又能夠改變上天早已註定的命運呢？　　愛一個人是那般痛苦，是那般傷感，他的這一生就因為一個“情”字，或許，他本不應該這樣，他也有壯志雄心，他也有豪情萬丈的年代，可是他愛上了一個不該愛上的人，於是，他的命運便註定了，這能怪誰？　　�通的目光落在那六朵地火聖蓮上，笑容變得苦澀，終其一生又是為了什麼？　　又得到了什麼？　　�通的目光之中又多了幾許悲哀，是的，那是悲哀。　　生命不過如過眼雲煙，乍綻即凋，不過如這地火聖蓮，美麗的時光總是那麼短暫，朝生夕死，而人的生命又有幾多日夜呢？或許這些花根本就等不到黃昏便已凋凌，那是因為天地人心難測，自然天威難犯，正如不是每個人都能壽終正寢一般。　　想到這裏，�通心頭升起了一個他從來都不敢想的念頭，同時他舉步向地火聖蓮行去。　　※※※　　柳靜再次返回那已經接近坍塌的平台之時，很遠的時候便聽到了一陣充滿怨憤的長笑，她的心中湧上了一絲不祥的預感。　　平台之上，不見�通，地火聖蓮已經不剩半株，但卻多了一個篷頭垢面、形如厲鬼的怪人。　　怪人渾身赤裸，骨瘦皮堅，犹如一串鐵架子立在那顫慄動蕩的平台之上，渾不覺災難便要降臨。　　“火神祝融！”柳靜發現自己的聲音之中有些悲切之意，她竟第一次動了殺機，第一次恨一個人。　　�通不在了，柳靜第一次為這個自己並不愛的男人而去仇恨另一個人。她發現，自己並不是真的不愛這個痴心的男人，只是她一直都不願意去想這個問題而已。可是這一刻，她才深深地感到自己心中充滿了悔恨，充滿了愧疚，充滿了殺機和溫情。　　這一刻，她才發現自己是多麼的冷酷，多麼的絕情，竟在這個男人死前的最後一句話中仍深深地刺傷了這個痴心男人的心。　　“你是誰？！”那篷頭垢面赤裸的怪人以一種極為兇惡的眼光打量了柳靜一眼，不耐煩地問道。　　柳靜摸了一下懷中那捲成一筒的畫卷，心中再次湧起了無限的傷感，她的心頭在滴血，這是她自己所描的丹青，她本欲描畫劍神青山，但是她無法把握那模糊的印象，畢竟那是幾十年前的往事，後來她完成了這幅畫，可是她卻發現自己所畫的劍神青山的畫像卻與�通是那麼的相似，當畫卷完工之時，連她自己都震驚了，甚至有些害怕，她不明白為什麼自己所畫的劍神青山卻在不知不覺之中變成了�通，她甚至不敢想象自己感情會發生偏移。於是，她一直將這幅畫放在自己的密室之中，那是一個只有她一人可以進入的密室，這一放，便是五年之久。　　若非今日她已經沒有準備活着離開君子國，她仍不會將這幅畫卷帶在身上。　　是的，她本準備將這幅畫卷給�通看，然後讓這幅畫與他們一起化為灰燼，可是此刻她永遠都沒有機會將這幅畫給�通看了，所留下的只有深深的悲哀，而悲哀在此時卻化成了濃烈無比的殺機。　　第八卷

# 第一章 破封而出

　　封神台。　　女王柳靜心中充滿了殺機，是的，她要殺的人便是這上天註定的宿敵，真正的火神祝融！　　“我便是君子國的這一代女王柳靜！”柳靜的聲音極冷。　　“哦。”火神祝融有些驚異，驚異來自柳靜身上的殺意，他深深地覺察出了柳靜語氣中的恨意，可是他卻不明白柳靜為什麼會恨他，就算他六十年前犯了什麼大錯，可時隔了六十年；為什麼還有這麼大的恨意呢？　　“六十年呀，真是不短！六十年，這一去便是六十年，這個世界多麼可愛，這火焰，這天空，這雲啊！”火神祝融在一愣神之後竟大發感慨起來了。　　“六十年啊，人事全非，沒想到柳搖紅竟去的那麼早，我這故人出關，也不能來迎接，唉！”說到最後火神祝融竟嘆了一口氣，又扭頭問道：“柳搖紅是你什麼人？”　　“我的娘親！”柳靜冷冷地道。　　火神祝融神色間又變得沉鬱，似乎回到了那個遙遠的年代，半晌才愴然大笑，有種說不出的凄涼怨憤之意。　　“魔頭，我是絕對不會容許你再出去害人的，你就受死吧！”柳靜輕叱道。　　“六十年啊，就是這鬼域般的地方讓我耗廢了六十年的大好時光，上天是多麼殘忍啊！難道這些真的是我種下的錯嗎？”火神祝融如厲鬼哭一般低嚎，但很快瘋狂地道：“不是！不是！不是我的錯，而是那些自認無所不能、無所不知的老不死的錯，什麼女媧，什麼伏羲，什麼太昊，什麼少昊、蚩尤，全都是他娘的狗屁，我要去殺了他們，誰敢阻止我去殺他們，我就殺誰！”　　“那好吧，你便先殺了我！”柳靜雙袖一拂，背上的雙劍電射而出。　　※※※　　軒轅仍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可怕的天象，那毀滅性的地火自東山口噴出，在百里之外猶可清晰地看到那火舌，那遮天的煙霧，那難熬的高熱。　　在百里之外，有許多房子被強烈的震動給震塌，地面也有裂開的跡象，像是一張張饑渴的巨嘴無助地對天張開。　　許許多多的人仍在繼續撤離，熟知這種大自然災難的人，他們知道，在這地火過後將有一層殘灰飄來，那時這裏也將成為一片廢墟。不僅如此，這裏所有的水源將會含有毒素，甚至會帶來一場災難性的瘟疫，這是沒有人可以改變的命運，就因為沒有任何人可以與天地大自然作對。　　正如柳靜所說，大自然並不只是仁慈博愛，它同樣殘忍和暴桀，它所代表的是生，也是滅，沒有人能夠猜透它的心意，除非你真的已經與它融為一體，與天地合一，但那又是多麼遙遠的夢？　　當然，許多人都會在幻想，那將會是怎樣的一種境界，將會出現怎樣一種局面。　　軒轅與百合諸人並沒有如其他人一樣遠離君子國，他們只是守候在百里之外的一個山頭上，一個可以逃眺的山頭上觀望着遠處的君子城。　　雖然，他們並不能看到君子城，但他們卻可看到遠處那衝上高空，映紅天幕的地火，與那濃濃的黑煙。　　白天，他們望那濃煙，晚上他們望那火焰，他們在期盼，期盼一個奇迹的出現，那便是柳靜和�通能夠雙雙而返。　　就為了這樣一個願望，他們在這座山頭上呆了五天五夜，而那一場地火已整整燒了四天四夜。很明顯，軒轅等人所住的山頭上的樹木也全都枯死，於是，軒轅諸人不得不遠走，他們也是無可奈何。　　沒有人能夠抗拒大自然的威力，他惟有期盼奇迹的存在，惟有在心中為柳靜和�通祈禱。　　※※※　　�燕居然病倒了，也不知是因為那些含有毒素的灰燼所引起的，還是其它的問題所引起的，不過，她不願意吃藥。　　軒轅雖然為她擔心，但卻也沒有辦法，他明白，很可能是因為心裏的傷痛使得�燕病倒了。　　在這幾天中，�燕並不想談到柳靜的問題，只說出是柳靜將她自九黎賊人手中救出來的，然後的事便閉口不談，或許只是因為怕提起這些事情而傷感，軒轅也盡量迴避這些問題。不過，這幾天中，軒轅的功力突飛猛進倒是一件值得欣喜之事。　　思過和劍奴的傷勢也全都好了，軒轅的傷勢更是早已痊癒，百合和丁香二女也一直都郁郁不肯多言，所有人都似乎沉浸在一種深沉的悲哀之中。　　事實上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當一個人的家園被毀，曾經熟悉的故土在一夕之間化為廢墟，那種感覺絕對不好受，畢竟，人是有感情的生命體，所以這一點軒轅完全可以理解。　　跟隨軒轅的有數十名君子國劍士，他們都是留守在最後才離開君子國的勇士，他們的責任本是護送受傷的軒轅、思過和劍奴，不過，此刻他們已不想再回到大部隊中，而且願與思過、劍奴一起效力於軒轅。　　這幾十名君子國的劍士本就是守護東山口的倖存者，他們平時便負責東山口與君子宮之間的守衛，他們也可算是君子國劍士之中極為優秀的一群人。　　軒轅並沒有立刻追趕柳洪的隊伍，如果單隻就他而論，他並不想再去與他們會合，他來君子國的目的已經達到，或者可以說，事情的發展比他想象的還要順利。此刻的軒轅比任何時刻都更自信能夠應付任何突然的變故，更有信心面對九黎族的挑戰。　　不過，軒轅接受了柳靜的囑託，更得柳靜慨然贈送地火聖蓮，而他本身又成了君子國的新聖王，對君子國，他不能沒有一分責任。何況，他還要將那假聖女帶回去，那將會是他一個有力的籌碼。　　當然，如果君子國能夠與龍族戰士結合，那當然是最為理想的結局。那時候，軒轅自信可憑手中的實力稱雄一方，再也不用讓龍族戰士們躲躲藏藏。　　是啊，這一直是軒轅的夢，在很小的時候，軒轅便在夢想有一天能夠成為萬人敬仰的大人物。自小到大，幾乎沒有多少人看得起他，在有僑族中，更因為他的身份特殊而不為人所欣賞，這便在他幼小的靈心中埋下了一顆意欲出人頭地的種子。他從來都不會自暴自棄，只要想到他的爺爺曾是有僑族之長，他便不能自暴自棄。於是，他學會了深思，學會了隱藏內心的想法，而在沉默中，他內心的夢越來越強烈，越來越清晰，他知道有一天他會實現夢想的，只要他付出比別人更多的心力。　　此刻，軒轅看到了曙光，看到了希望，他自信能左右自己的命運。不過，他知道自己仍有許多不足，至少，他知道在這個世上仍有許多人武功比他更強，他的對手多得數都數不清。　　未來的路實在是太長太長，前途的險阻也絕對不少。　　軒轅眼下最迫切的卻是想了解火神祝融的情況，最讓他弄不明白的，也就是火神祝融為何會在封神台囚禁了六十年之久。他知道，這之中絕對關係到某個典故。也許，這個世間只有劍奴知道得最為清楚。　　劍奴的輩分比思過更高，甚至比女王柳靜還高，因為他本是前代君子國女王柳搖紅的劍童，柳搖紅仙逝后，他便成了柳靜的劍奴，並駐守封神台。因此，他知道整個故事的始末。而火神祝融仍然活着這也是不用置疑的，劍奴絕對敢保證自己的判斷沒有失誤。　　這六十年來，劍奴有五十年是在封神台渡過的，沒有人比他更清楚封神台的結構。所以，他能夠清晰地感應到火神祝融在這次地火來臨之前蘇醒了。　　這數十年，火神祝融犹如蟄伏的動物進入一種休眠的狀態，甚至連生機也都完全收斂，也只有這樣，他才能夠將有限的生命活得更長久。不過，火神祝融能夠活到今天，這也不能說不是一個奇迹。　　火神祝融因當年促成蚩尤奪走了地火聖蓮而釀成了神族大亂，有熊分裂，於是神族眾高手四處追殺火神祝融。也就因為這樣，祝融部變得極為神秘，但是後來火神祝融仍被種族眾高手擒住，其中以水神共工出力最大。　　以火神祝融之罪本應處死，但最後決定將它密封於君子國的封神台下，讓他死在聖蓮綻放之處，但卻沒有人想到，六十年後，火神祝融依然未死，反而借地火爆發之時碎裂了封神台而重獲自由。但君子國有看守火神祝融的重責，因此柳靜只好面對火神祝融了。　　火神祝融一被擒，祝融氏部落立刻由神將火烈掌管，火烈以為火神已死，於是四處找當初為擒火神出過力的部落的麻煩。比如共工氏，他們數十年來都是宿敵。只不過，火烈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水神共工的對手，是以，一切的行動只能暗中進行，更不敢明目張膽地去對敵。也正因此，火神祝融部落便被人認為乃邪魔外道。　　軒轅有些心驚火神祝融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單是他的神將火烈便足以成為超級高手，那其本人的武功又會高到什麼境界呢？這六十年的蟄伏究竟讓他有什麼變化呢？如果柳靜和�通真的死在火神祝融的手中，那麼，他相信，總有一天自己會和火神祝融交手，會去面對這個可怕的高手。　　軒轅知道，火神祝融是神族八聖之一，與水神共工齊名，而另外六聖則是木神苟芒（注：據《山海經》所載，東方的木神苟芒，長着鳥的身子，人的臉，駕着兩條龍）、風神禺疆（注：據《山海經》海外北經所載，禺疆為北方的風神，他的形狀是：長着人的臉，鳥的身子，耳朵上懸挂着兩條青蛇，腳下踩着兩條青蛇）、劍神青山、電神應龍、金神蓐收（注：據《山海經》海外西經所載，蓐收：神話傳說中的金神，樣子是人面孔，虎爪子，白毛髮，手執鉞斧，他的左耳中伸出一條小蛇，乘兩條龍而行）、山神石聰。　　（注：《山海經》所述眾神之貌實不足為憑，是經過數千年的以訛傳訛，這才將眾神的形象描述得似是而非。所謂“神”其實也是人，只是由於他們在當時的時代中具有超人的智慧，超然的地位，所以他們被人們當作神去崇拜，去渲染，甚至將他們的能力誇大到無所不能，無所不知。其實，他們只不過是一個個具有超凡脫俗武功的絕世高手而已。因此望讀者別為《山海經》之中眾神形象所感，說不定某神的形象跟你現在的模樣相同也說不準呢。）　　八聖之中，山神石聰、劍神青山、金神蓐收、風神禺疆都已早死，惟木神苟芒生死未卜。八聖倖存者也已僅寥寥數人而已。　　※※※　　地火之後，君子國方圓百里竟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　　地面深深地塌陷，成鍋狀凹下去，許多河流改向，四面八方的水流全都注入了這片陷落的死亡之地中。　　只在數日之間，這裏便化成了一個巨大的湖泊，那些曾經的高山有的仍屹立在湖泊之間，成了一個個孤立的島嶼，一切的生命全都淹沒在深深的水域之中。　　君子城從此便再不復存在，甚至讓人難以想象那裡曾是武人嚮往的東山口。　　那本是一塊平原，並無太多高山，有的基本只是一片起伏的丘陵。此刻陷落，也沒有多少山頭露在水面上。　　這裏地面的陷落，便是在千里之外都有很強烈的感應，這是一場真真切切的巨大災難，強烈的震動使得九黎族的許多房合倒塌，山體滑動，也死傷了許多人，損失極大。　　由於地面的陷落，使得憑空生出一股強大的風暴。風暴肆掠之下，又造成了不小的破壞，在這種大自然的力量面前，人力顯然無比的弱小，簡直是不堪一擊。　　而這種大自然之力給人的震撼那的確是無與倫比的，便是軒轅也不能不為這一切的一切驚得目瞪口呆。　　※※※　　軒轅並不想再自死亡沼澤返回�踵族，那種經歷實在讓人有些不寒而栗。或許，他有能力安然返回，但是他此刻並不只是自己一人，他不希望這許多人都跟着自己去冒險。何況，他還要追趕尤揚和柳洪，追趕君子國的大部隊。　　君子國人並不是聚成一隊而行，而是有些零散，有些人是自己拖兒帶女地獨自而走，也有些三五成群結隊而行，抑有數十人一隊，百多人一隊的，而且所有人所行的方向也不盡相同，也有些人在路上結聚，然後犹如蒲公英的種子一般隨地落戶紮根。　　軒轅這才明白什麼�踵國和青丘國竟以這種形式存在，而又與君子國有着這些關係。事實上，�踵國也可能是上一次災難時遷移而出，然後紮根在死亡沼澤的另一端。　　柳洪所領的人顯然是向西北方向行走，因為東南面是九黎與東夷諸族的勢力。　　東夷諸族對君子國無不是虎視眈眈，如果柳洪領人向東南撤走，只可能走入東夷諸族的陷阱之中。而西面則是死亡沼澤，自然不能領着整族人去冒險穿越。何況在死亡沼澤之中有渠瘦和花蟆人的存在，若是貿然進去，只怕會死得很難看。沒有人能在沼澤之中比花蟆人和渠瘦人更可怕，而渠瘦與君子國更是宿敵，入沼澤正好等於是送入虎口之中。而向北面，為有熊與東夷敵對的勢力範圍之中，柳洪並不想趟有熊族的渾水，最主要的是柳洪不肯放棄君子國的利益。如果他向北去，只有一個可能，那便是與有熊勢力結合，他當然不敢奢望比他們強大十倍的有熊會聽他指揮。事實上，有熊族乃是神族的分支，但又與三苗有所不同。　　三苗雖也屬神族分支，但他們卻是由神族分裂而來，但有熊卻是經過數百年的演化而形成了一個獨立的體制，雖是神族的分支，但卻並不隸屬於神族。因為它在盤古大帝之時便已形成，而盤古大帝卻為神族眾異類所害，因此，有熊與後來所說的神族只能算是姐妹關係。在神族中，沒有人會不重視有熊族。　　有熊族的存在對南方神族的安定起到了極為有效的作用，那便是它擋住了北方鬼方十族的力量，使得鬼方的實力無法南擴，這不可否認是有熊族的一大貢獻。　　正因為柳洪知道有熊族的影響力，他才不想將自己的族人帶到阪泉，他選擇西北方而行也確是一種明智之舉。不過，他這一路向西北行走也都留下了暗記，以便柳靜和�通諸人趕來。當然，君子國中最後發生了什麼事他並不知道。　　當然，這些暗號也正為軒轅提供了追尋的方便。　　軒轅一行人便是追隨着柳洪所留下的暗記向西北方向追尋。　　行程近半日，眾人的心情似乎輕鬆了少許，或許是已經漸漸遠離災難發生之地，所有的人心情都稍稍輕鬆一些。　　�燕的病情也有所好轉，百合和丁香二女的情緒也好了很多。畢竟，事情已過去了七八天，有這麼長的時間，應該也能夠調整好心情。　　“這次追上族人，護法有何打算？”軒轅突然向思過問道。　　思過淡淡地露出一絲苦笑道：“我一切都聽聖王的，女王吩咐過我們。不過，我想，君子國的安逸生活大概從此就要打破了，我以為應跟隨聖王，聖王到哪裡，我也去，那裡。”　　“不，我希望護法能夠留在君子國之中，那裡還有很多事情有待你去主持，而我卻另有要事待辦！”　　說到這裏，軒轅不由得摸了摸懷中那特製的皮囊，皮囊之中便是地火聖蓮，禁不住悠悠地嘆了口氣，他不知道獵豹、花猛和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現在怎麼樣了，而對能否讓這幾人恢複本性更是沒有多大的把握。　　“難道聖王不準備留在君子國？”劍奴奇問道。　　“不，君子國應該由柳洪去主持，否則君子國只會更亂，我始終只是一個外人！”軒轅認真地道。　　“但你卻是君子國的聖王，又怎算是外人呢？”　　思過不服氣地道。　　“事實就是如此，對於柳洪來說，我仍只能算是外人，君子國只能有一主，而我龍族兄弟仍在等我回去主持大局。所以君子國只能由柳洪去作主，也只有這樣，龍族戰士方能夠與君子國結盟為共同的戰友！”軒轅道。　　“不管怎樣，劍奴都會跟隨着聖王，我已是一把老骨頭了，便是留在君子國之中也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倒不如隨聖王征戰天下來得痛快！”劍奴說到這裏突地嘆了一口氣，接道：“想我如今也沒多少年好活，而我這一生竟是如此單調貧乏，真是慚愧。”　　“君子國沒有人會忘記你的，這些年來，你為君子國默默奉獻，你的生命是給了族人！”百合突然插口道。　　“哈……”劍奴聽了老懷大慰。　　“百合和丁香何去何從呢？”軒轅又問道。　　“當然是追隨聖王了！”百合毫不猶豫地道。　　軒轅突然停步，同時喝住前行的幾名君子國劍手，道：“你們找找，這附近的血腥味很濃！”　　那幾名劍士一愕，卻沒有嗅到血腥味，但軒轅既然這麼說，只好四下去找了。　　對於軒轅，他們總有一種高深莫測之感，似乎在這個人身上總會有許多難以想象的事情發生。　　“是我們的兄弟！”一名劍士在左邊二十丈處的土丘之後高喊道。　　軒轅諸人微驚，迅速趕了過去，卻發現一堆血肉模糊的屍體，但自這堆屍體的衣着打扮來看，猶可辨出是君子國的兄弟。在這高熱的天氣里，這些屍體竟沒有發臭。

# 第二章 忠僕劍奴

　　思過有些發愣，這一堆屍體共十四具，應該死後不會超過半天。否則的話便不應該有那麼濃的血腥之味，讓軒轅在二十丈外就嗅到了。而且，在這高熱的天氣之中並沒有腐化的跡象。　　“究竟是什麼人乾的？”百合的俏臉籠上了一層嚴霜，語意之中充滿殺機地自語道。　　“這些人似乎是死在一種極重的手法之下。”軒轅望着有兩具屍體那凹陷的面部及另外幾具屍體碎裂的頭骨深深地吸了口氣道。　　劍奴未語，只是心中有一些莫名的蒼涼之感，望着族人的死去，誰的心裏都不好受。這數十年來，他的心中一直都極為平靜，可是這些日子來，竟連連破殺戒，更深切地感受到生高死別的痛苦，使得他平靜了數十年的心湧起了無法抑制的殺機。　　“再去找找，看看可有其他發現！”思過突然吩咐道。　　“派十名兄弟來把這些死去的兄弟葬了！”軒轅微有些感觸地道，同時也感到一股無形的壓力正在向他逼近。當然，這並不是說有高手逼近，而是感覺到又一次風暴可能就要降臨，而這風暴便等候在前途的路上。　　或許，這是宿命早定下的考驗，總似乎有一隻無形的大手在把握着所有的生命。　　軒轅有些心寒，並不是因為隱在暗處對手的可怕，而是他感覺到擊斃這群君子國人的敵人有一種極為熟悉之感。冥冥之中似乎告訴他，兇手定是與他有着極大的關係，或許是因為這種霸道的拳勁讓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一個人，那便是獵豹。　　軒轅希望這個兇手不是獵豹，但這隻是希望，事實還得去證實。　　“這裏也有屍體！”又有人驚呼道。　　※※※　　到目前為止，一共已發現了二十四具屍體，除那十四具是以重手法擊死之外，另外十人卻是死在弩箭之下，屍體東一具西一具，顯然也經過反抗，但卻沒有絲毫作用。　　兇手顯然不只一人，而是一隊人或許是一個有組織的殺戮，只是兇手究竟是誰？　　是九黎人還是鬼方人？抑或是渠瘦人或花蟆人？　　柳洪的大隊人馬究竟如何？是否也同樣受到了強猛的攻擊呢？　　軒轅諸人沒敢停歇，一路上疾趕，他們定要找到柳洪。而這一路上，他們又發現了許多屍體，有的已經發臭，有的才死不久，但並非全是君子國人，也有自君子國逃出來的交易者，甚至還有住在附近的獵戶，死狀不一，死因也不盡相同，甚至連婦人和小孩也慘遭了毒手。總之，這一路上充滿了死亡的氣息，而這些死亡似乎並不是一路人馬所造成的。　　不過，在發現第一堆屍體的后一天，軒轅隱隱感覺到這一路上似乎總有一雙眼睛在關注他，但是他始終無法查覺這雙眼睛是在哪個角落，這為他心中種上了一絲陰影。憑他的直覺來判斷，一定是有人在跟蹤他們，而且這個人絕對是個可怕的高手。　　是夜，軒轅選擇了一條不甚小的河流邊紮下營帳。　　河寬近十丈，水草倒也豐茂。而軒轅所扎之處乃一個斜斜的山坡之頂，距河邊僅數丈之遙。　　河風括面極為涼爽，只是蚊子太多，不過，對於軒轅這慣於露宿之人來說並不算什麼，何況還有�燕這個驅蚊能手在，隨便在山上采些山藥和樹枝點燃，便讓蚊子遠遠地避開。　　軒轅似乎已經好久都未曾入水暢遊了，今夜似乎興緻好極，竟下河抓上了幾條大魚，水性之精純讓人張口結舌。　　君子國的眾劍士也一時心癢，紛紛躍入水中嬉戲。事實上，在這種極熱的天氣中，能夠在河中暢遊，那的確是一件極為痛快的事情。雖然這些人的水性不是很好，但有軒轅這超級水手的存在，他們所有的擔心都是多餘的。　　河水在入夜之後極為清涼，不過河水似乎不淺。　　這群劍士並不敢向河心游去，那裡的水流很急，而且至少有丈許兩丈深，自然不敢接近，因此只是在河邊淺水處嬉戲。　　�燕和百合諸女並無羞澀之意地坐在河邊不遠處看這幾十個男人在河水之中發瘋，看着那些鬧劇，也不時地露出了一些歡笑之聲。　　“天氣這麼熱，三位姑娘不想到這涼水裡來泡個澡嗎？”軒轅揚聲向岸上笑道。　　“是呀，河水裡可舒服了。”說話的乃是這群君子國劍手的隊長柳庄。眾手們見軒轅帶着調笑，一時之間也都起鬨附和。　　“如果柳庄你能在河裡抓條魚來，我們就下水！”丁香並不害羞，出言道。　　柳庄不由得尷尬一笑，他豈會不明白丁香是故意刁難他？以他這種水性，別說抓魚，便是往深一點的地方都不敢去。若說他能抓到魚，丁香才下水，那等於是毫無指望。　　“老莊，你就爭一口氣，抓吧……”　　“是呀，別被看扁了！”　　“這可就要看你的了，兄弟們都支持你……”眾人七嘴八舌起鬨硬生生將柳庄向水深的地方推去。　　“不要，不要，你們想害死我呀……”柳庄見水都淹到脖子處來了，不由急得大叫道。　　三女在岸上看到這種場面，不由全都笑得花枝亂顫。　　“魚……魚……”柳庄突然尖叫道，那群嬉鬧的劍士們也在歡呼，此時竟有一條魚躍出水面，向柳庄射來。　　“嘩……”柳庄顧不了水的深淺，伸手便向那躍出水面的魚抓去。　　“噗……”柳庄兩手抓住那條足有三斤多重的大鯉魚，驚呼着沉入水中。　　“噗……”柳庄手中的大鯉魚在他尖叫聲和驚呼聲中又躍開了，而柳庄卻喝了口涼水給嗆得七葷八素，而且身子已到了深水處。　　眾人見柳庄那狼狽的樣子不由起鬨地大笑，�燕她們更是笑得肚皮發痛。　　“啊，救命……”柳庄像塊石頭似地沉入水中，又衝出水面撲騰如落水的雞，慌亂得找不到東西南北，哪裡還有一點劍手的風範。　　“死不了人！”軒轅沒好氣地自柳庄身後鑽出水面，將柳庄托起扔到淺水處。　　“嘩……”柳庄在空中翻了個筋斗，落入淺水中，濺得水花四射。　　“哈哈……”所有人都在那裡笑得直打跌，眾人哪裡還不明白剛才那條大鯉魚主動躍出水面只是軒轅弄的鬼，只可惜柳庄未能配合好，竟讓到手的魚給跑了。　　岸上三女笑得快喘不過氣來，�燕對着軒轅笑罵道：“你居然暗中搗鬼，剛才說的不算，你這個大壞蛋……”話還沒有說完便又笑了起來。　　柳庄愣了愣神，自水裡爬起來，苦笑道：“只差一點兒，下次准不會誤事！”　　眾人不由得又再一次大笑起來。　　“你還是乖乖地學游水吧！”軒轅沒好氣地道。　　“老底，太讓我們失望了，快，上去把丁香姐給拉下來……”　　“是呀，大家全看你的了……”　　柳庄不由大窘道：“你們饒了我吧，我可打不過她……”　　眾人又是一陣鬨笑。　　“嗖……”一聲弦響。　　軒轅身子驀地自水裡拔起，然後飄然落地，手指間已夾住了一支羽箭，在箭尾竟有一塊布片。　　軒轅訝異地抬頭四顧，劍奴已飛身掠到弦響之處，但那裡除了風吹樹恭弘=叶 恭弘的聲音外，再無其他。　　這裏的氣氛一下子全都涼了下去，誰都知道危機正在逼近。　　軒轅抖開那布片，卻發現上面有一行娟秀的字跡，但觸目驚心的是以血所寫。　　“鬼方高手刑天、鬼三都在附近，小心聖蓮。”　　軒轅心中大大地吃了一驚，立刻喝止那些準備四處搜索的劍士，沉聲道：“不要找了，他已經走了！”　　眾人有些莫名其妙地望了軒轅一眼，但卻對軒轅的吩咐極為服從。　　“是什麼人乾的？”�燕也湊了過來，擔心地問道。　　軒轅將布片遞給�燕。　　�燕一看也變得沉默了起來。　　敵蹤終於露出了這麼一點點痕迹，可是，這射來羽箭之人是敵還是友呢？　　若是友，為何不顯身一見？若是敵人，為何要提醒自己？　　軒轅有些無法把握這之中的關係，不過，這布片上的警告卻讓軒轅感到心驚。　　是的，這些天來，他一直忽視了土計和鬼三這兩大高手的存在，而這西北的方向也是鬼方前往君子國的路途，他怎麼能夠忽視這兩個足以讓任何人都心驚膽顫的敵人呢？而這報信之人又怎會知道自己身懷地火聖蓮呢？事實上這些本就像是一個迷。　　其實，這些還不能讓軒轅心驚，讓軒轅心驚的卻是竟連刑天來了，這個代表鬼方第二號人物的絕世高手若是親自趕來，誰堪與其敵？誰能夠抗拒刑天的殺戮？　　所以軒轅心驚。　　刑天部乃是鬼方十族之中除葷育部外最為強大的一族，而刑天本身就是除羅修絕之外的最為可怕的殺手。　　劍奴所知道關於刑天的傳說要多一些，這是當年神族八聖也無法殺死的高手，比之土計更要高一個等級。據傳此人乃天神據比的傳人，所以其武功只能用深不可測來形容，也可以說刑天乃是天魔羅修絕最為欣賞的人。而這個人卻出現在這荒野之中，究竟有何意圖呢？是為了地火聖蓮，抑或是為了對付有熊族？　　想到有熊族，軒轅心中微痛，因為他很難讓自己不去想鳳妮。不過，他對鳳妮卻是提不起恨意，倒是很想在這個時候去與那太皋之子伏朗斗一場。　　當然，這是一個很誘人的想法。滿蒼夷曾說過伏朗的武功絕不會比她差，甚至已到了高深莫測之境，但軒轅不相信以自己現在的武功會比伏朗遜色。經過這段時間，他的確已不是吳下的阿蒙了，他的功力也至少成倍地遞增，武功招式更為精純而圓通自如，他自信便是鬼三親來，也有一戰之力。他從來都沒像這一刻般充滿自信。　　不過，自信是一回事，實力又是一回事，軒轅十分明白這一點。這一刻他不能冒險，也並不想去有熊族看個究竟。那是根本就沒有必要的，至少這一刻軒轅不覺得有必要。或許此刻上門只是自取其辱，難道他還能夠與有熊族反目成仇？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畢竟有熊族乃是有邑族和有僑族的母族，而他也是出自有僑，可以說，與有熊族同出一源。是以，他自不能與有熊族反目成仇。　　此地距有熊族只有一百多里路，只要向東北方向行走一天便可抵達。當然，如果是想避難，去有熊族還真是正題。　　“滅掉火堆！”軒轅立刻吩咐，他不能暴露目標，若是引來了刑天，今日只怕沒有幾個人能逃生。　　當然他可以借水而遁，可是這群劍士呢？自然不行。　　如果刑天願下水與軒轅交手，那刑天並不一定能佔到便宜。可以說，論水性，軒轅可自認天下無敵，大概只有水神共工有可能勝過他，其他人軒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不過，水神共工應不會與他交戰，因為他與共工氏本就是朋友。　　“刑天會不會是來對付王子他們？”思過有些擔心地問道。　　“雖說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要排除這個可能。對於刑天來說，有熊族才是最大的目標。此地距有熊族不遠，他很有可能是去對付有熊族。另外一個可能便是奪地火聖蓮，但這個可能性也不是很大，誰不知道地火聖蓮朝生夕死，此刻已過花期七天了，就算聖蓮未曾枯萎也已經到了別人腹中。因此，奪聖蓮的可能性也不大。不過，小心些為妙，暫時我們仍惹不起這個魔頭！”軒轅分析道。　　劍奴自然知道軒轅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不過，誰又能肯定這布片之上的消息是確有其事呢？當然，這樣的提醒並不是威脅，事實上，這之中包含着許多好意的成分在其中。　　“這裏便先交給劍奴前輩和護法了，我去附近看看！”軒轅沉聲道，同時眼望那幽暗的夜空，只有稀稀落落的星辰點綴其間，沒有月亮，是因為此際是六月初，弦月也會在深夜之時才出現在天空之上。不過，光線並不暗淡，那深藍色的天空，給人以無限的悠遠，便若一面巨大無比而又別緻的鏡子。　　思過望了軒轅一眼，有些擔心地道：“我們並不知道他們在哪個角落呀。”　　軒轅不由得笑了，道：“如果我們知道他們在哪個角落那根本就不用去尋找了，我相信如果連刑天也來了的話，他們便絕不止一兩個高手，而是有大批大批的鬼方人來到了這裏，並在這裏一定留下了一些蛛絲馬跡，我不相信他們能夠真正完全不露痕迹！”　　劍奴沒有提出反對意見，只是淡淡地道：“你小心一些，對刑天絕對不能大意，這裏便交給我和護法及百合諸人好了！”　　軒轅自然知道，以劍奴和思過再加百合及丁香諸人，便是如鬼三這般的高手親來也討不了好處，何況還有柳庄這群一流的劍手，是以，他很放心。　　※※※　　篝火，映亮了山谷間的空地，一條小溪的溪水閃爍着魚鱗般的光彩。　　山谷很幽靜，或許是因為該睡的已經睡了，醒着的卻沒有言語。　　軒轅距那點亮篝火的山谷很遠便駐足，因為他在突然間知道，那山谷一定是空的，沒有一個人存在，或許還存在着陷阱。　　真正的人可能便駐紮在篝火附近陰暗的角落，如果有任何探營者走入篝火照亮的範圍，都有可能成為黑暗中伏兵的目標。　　這是軒轅的直覺，他一向都很相信自己的直覺。　　包括這一次，雖然在篝火不遠處有幾頂牛皮帳，可軒轅根本就感覺不到牛皮帳中生機的存在。　　或許可以說這是個陷阱，但這個陷阱又是為誰而設呢？　　當然，軒轅知道這絕對不是為了自己，因為這群人根本就不可能算得到自己的到來。而且，這裏距自己所駐紮的營地至少有十多里路，何況，就算這個陷阱是針對自己而設，又怎用得了這樣的架式，難道對方真有如此看重自己？　　牛皮帳所显示出的正是鬼方的標誌，也就是說鬼方人住駐紮在這附近，至於在哪裡卻得慢慢搜索。　　不過，軒轅仍沒有想好該如何搜索，便感到有人向這邊靠近。他立刻掠身以極快的速度上得身邊的一棵大樹。　　“哧……”一柄長槍破空而出，卻是來自密恭弘=叶 恭弘之間。　　軒轅無語出手，對於這偷襲的長槍他根本就不在意，其實他早就感到樹上有人存在。　　事實也的確如此，軒轅身在空中稍扭身形，長槍與之擦身而過，而軒轅的手也扣住了這偷襲者的咽喉。

# 第三章 虎王華虎

　　一切都在無聲無息之中進行，也快得讓人感到不可思議。那一聲輕微的長槍破空之聲也被風吹樹恭弘=叶 恭弘的“沙沙”聲給掩蓋。　　這棵樹上只棲着一人，軒轅將這槍手的屍體小心地放平，盡量不弄出聲響，然後才悠閑地坐在密恭弘=叶 恭弘間等待着可能發生的變故。他幾乎可以斷定，這偷偷潛來的人定是鬼方的敵人。　　軒轅對自己剛才的表現還算滿意，至少，他並沒有驚動其他的任何人，就是他潛入這片林中也沒有人發現。那是因為他的身法實在是太快，而且借夜色和密林的掩護，幾乎不可能被人發現身形，他感覺自己又向滿蒼夷追近了一步。能夠在身法和速度上讓軒轅嘆為觀止的，便只有滿蒼夷一人，那是因為他的神風訣本就得自滿蒼夷。　　正因為滿蒼夷的身法奇詭，所以能夠在鬼三、土計和風絕這等超級高手的手底下從容奪走地火聖蓮。當然，這之中也有一些巧合和機會，問題是滿蒼夷先奪走了聖器金鈴，也便能夠抵抗那來自地心的強熱，事先誰也不會想到滿蒼夷竟會藏在那至熱之處。當然，這與滿蒼夷那驚世駭俗的輕功是分不開關係的。　　“喳……”有人踏斷了一根枯枝，軒轅卻已清楚地看清了來者的打扮。　　悄悄潛近的人數至少在百餘人之間，分成三組，移動的速度極快，看樣子都是一些好手。　　這群人顯然也發現了山谷之中那堆燃於空曠處的篝火與搭起的帳篷，立刻呈散開的狀態向山谷包圍過去。　　軒轅不由得暗嘆，因為這群人的警惕性並不高，若是以這樣的狀態下去，很可能只有全軍覆滅的命運。　　對於鬼方，軒轅絕對沒有好感，甚至有着刻骨的仇恨。因為曾經的有僑族地祭司便是鬼方的姦細，更是害死自己母親的兇手。因此，他絕對不肯原諒鬼方，何況，鬼方千百年來一直是南方諸族諸部落的大敵，一直對南方諸族進行侵略、掠奪。因此，軒轅不想眼睜睜地看着這群人就這樣糊里糊塗地送死，他只好出手了。　　“嗖……”軒轅選准身邊的另一棵樹，就將那槍手的槍飛擲過去。　　在黑夜裡，對於軒轅來說並沒有什麼兩樣，但對於鬼方的人來說卻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呀……”一聲凄長的慘叫夾着一聲“轟”然重物落地之聲，那伏於樹上的鬼方人根本就無法抗拒軒轅這一擲的霸道力量，不僅被長槍貫胸，更將碩大的軀體衝出三丈，自樹枝上墜落。　　林間潛來的人皆大驚，哪裡還會不知道自己已暴露了目標？都以最快的速度靠往最近的樹榦。　　“嗖……呀……”一陣囂亂的箭雨飛過，加上一陣慘叫，走避不及的偷襲之人紛紛中箭而倒，但也有一些人以最快的速度掠上了樹榦。　　箭雨大多來自靠山谷的邊緣，而軒轅所在的地方屬於後方，因此伏下的箭手並不多。皆因鬼方諸人只是想引這群人深入山谷之中，然後再成合圍之勢，因為在密林間即使是合圍也無法讓弩箭大施所長。只不過他們沒想到這個欲瓮中捉鱉的計劃被軒轅給破壞了，便只好提前發動攻擊了。　　“殺……”　　軒轅也趁機無聲無息地解決了九名鬼方的伏兵，身形立刻向外圍退去。他並不想趟這趟渾水，那對他並沒有好處，何況他還不知道刑天和鬼三在不在這裏，如果是遇到了刑天，那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但軒轅卻未能如願以償。　　軒轅不得不停步，那是因為他的退路已經被人所截。　　軒轅望瞭望那兩個呈犄角而立的老者，又望瞭望老者身後呈半圓形將他退路包圍的漢子，不由得有些好笑，這些人的打扮與潛入林中之人竟然相同。　　那兩個老者一見軒轅似乎也是微微一驚，但瞬即表情變得極為冷漠無情。　　“你是什麼人？”一名老者冷然出言問道。　　“你們又是什麼人？”軒轅反問道。　　那兩個老者殺機上涌，顯然是對軒轅那毫不在意的態度給激惱了。　　“這小子肯定也是鬼方的妖人，看那妖里妖氣的光頭就知道。”老者身後的一名漢子出言道。　　軒轅不由好笑地摸了摸自己的光頭，道：“這位仁兄出生之時可否是帶着頭髮的？”　　“廢話，當然沒有！”　　“看來仁兄一出生便註定是妖里妖氣了！因為你們也是我的同類啊。”軒轅毫不在乎地道。　　“廢話少說，出招吧！”一名老者冷厲地道。　　“我不想跟你交手！”軒轅氣定神閑地道。　　“那你便等着受死吧！鏘……”　　“如果你們要逼我的話，我也只好奉陪了！”軒轅心中微微生出一絲怒意，事實上，他並不想與這群人胡攪蠻纏，他甚至不知道這群人是什麼來路。不過，他只要知道這群人是鬼方的敵人，便沒興趣與這群人交手。　　林間的殺喊聲漸響，而軒轅這裏也是劍拔弩張之勢。　　“嗖……”最先出手的是與軒轅靠得最近的老者，然後才是那與軒轅鬥口的漢子。　　軒轅因怒輕嘯，背上的刀“錚”地一聲披他身上散發出來的殺氣逼得脫鞘而出。而後，火把的光亮之中多了一道炫目的弧跡，而軒轅自身便是這道光弧的中心。　　“叮叮……”一陣脆響，軒轅擊開那老者攻來的長劍，一口氣劈出七十餘刀，濃濃的殺氣和霸烈的氣勢，生出一股幾乎讓人窒息的壓力。　　“住手！”一聲高喝自黑暗之中響起。　　軒轅趁機微退，當眾人自他那瘋狂野性的攻勢之中回過神來時，軒轅的刀早已歸還於鞘中，且正意態瀟洒地掃視着他們。　　那老者微感一陣臉紅，他這一群人竟被軒轅這一輪如山洪江濤般的攻勢給逼得退了六尺，這的確是一件很丟臉之事。　　“法師……”有幾名漢子不忿地喊了聲。　　“施妙法師，別來無恙啊！”軒轅也已經看清了那高喊住口之人的面容，一時之間面冷如鐵，因為來者正是當初與聖女鳳妮一起不辭而別的施妙法師，他卻沒想到竟在這種場面中見到了對方，心中的惱恨又再一次涌了起來。　　“都是自己人！”施妙法師快步趕來，行到軒轅身前兩丈處，有些尷尬地望了軒轅一眼，有些慚愧地道：“真沒想到竟在這裡能見到軒轅公子。”　　軒轅冷然打量了施妙法師一眼，想到那群被其捨棄不顧的兄弟們，心中的不忿更甚，冷哼一聲，不答反問道：“看來法師近來似乎是春風得意呀，竟似乎年輕了不少。”　　一旁的人哪裡還聽不出軒轅話中的譏諷之意，不由怒叱道：“敢對法師無理……”　　“寅龍！”施妙法師向那怒叱的老者喝道，更阻止這群極為不忿的人，望了軒轅一眼，有些無可奈何地道：“當初我們也是情非得已，其實事後，聖女和我都在後悔！”　　“哼，過後的話誰都好解釋，我只是為那群正在受苦的兄弟不值，也只能怪我們當初瞎了眼！我軒轅無話好說！”軒轅冷然道。　　施妙法師似乎一下子蒼老了很多，望着軒轅，有些無可奈何地問道：“軒轅公子怎會出現在這裏呢？”　　“你放心好了，我並不是來向有熊族，也不是來向鳳妮和你討公道的！”軒轅說完不屑地轉身向側邊行去。　　施妙法師一呆，急問道：“軒轅公子想去哪裡？”　　“自然是去該去的地方！”軒轅頭也不回地答道，他心中很是痛恨聖女鳳妮和施妙法師他們而去，不僅如此，還與伏朗一起出賣了他。這之中的恨意的確難平，如果不是念在往日的交情，抑或對方是有熊族之人，軒轅只怕會出手教訓他們了。不過，此刻他並不想出手教訓對方，但也不想跟這種卑鄙的人說太多的話。　　“軒轅公子，你能不能聽老朽解釋……”施妙法師有些急切，也有些傷感地沉聲道，語態很是誠懇。　　“有什麼好解釋的？就算你向我解釋了，你又如何向那些生死未卜，或死去的兄弟解釋？就算我能原諒你，那些死去的也難以原諒你們所做的一切，難道你們的良心就能得以安生嗎？”軒轅住足，並不轉身，有些憤然地質問道。　　“我知道這是我們的錯，我也知道為此你們忍受了許多折磨，有很多兄弟為之死去，可是，這是有原因的！”施妙法師語調有些傷感地道，在這裏遇到軒轅，真的是一個意外，一個很大的意外，以至於他都不知道該說一些什麼樣的話來向軒轅解釋，或許是這些日子來心中的愧疚越積越深之故，一時之間竟不知道從何說起。　　寅龍諸人都看得有些莫名其妙，更弄不明白軒轅究竟是什麼身分。在他們的眼中，施妙法師的身份和地位尊崇，而此刻竟對軒轅如此委曲求全，甚至對軒轅那無禮的態度視而不見，甚至還牽涉到聖女，“你們入林助戰！”施妙法師向那些呆愣愣的眾人吩咐道。　　“我不想聽你的解釋，不過我要告訴你一點，迅速將你的人撤出這裏，因為刑天和鬼三可能也在這附近，你們之中沒有一個人可做他們的對手！”軒轅依然沒有轉身，只是聲音極為平靜地道。　　“刑天也來了？！”施妙法師果然大驚。　　軒轅不再言語，見到這一群人，他竟感到心有些累。是以，他更迫切地要離開這裏，不僅僅是因為可能會遇到刑天。　　“軒轅，聖女很想見你，有空請去有熊一趟！”　　施妙法師見軒轅執意要走，只得呼道。　　軒轅的腳步微頓，但又義無反顧地走入黑暗之中，他不想再與施妙法師多談，或許是因他心中仍未消氣，甚至連他也有些不明白為何生氣。　　※※※　　“入侵者死！既然來了，又何必要走呢？”一個冷冷的聲音傳入軒轅的耳中，使得軒轅本來有些混亂的思緒立刻平靜了下來。　　軒轅緩緩地扭頭向聲音傳來之處望了一眼，心中頓時湧起了一種荒謬的感覺。　　一切都像是在做夢，做了一場好笑的夢，因為軒轅發現這立在暗處的人是他絕對意想不到的人。　　“虎王華虎！”軒轅驚訝地道，他的確是沒有想到，竟在這個地方看到了山虎盟的人，這裏不僅僅有山虎盟的虎王華虎，更連其座下十豹騎也有八人是熟識。　　的確，軒轅還以為是在做夢，這裏與太華集相隔不知有多遠，而他竟然能在這異地他鄉發現這熟識的故人。他並不知道山虎盟早已被蛟夢和虎恭弘=叶 恭弘給瓦解。　　華虎似乎也吃了一驚，居然有人叫出了他過去曾用過的名號，而且在這距太華集數千里的地方，怎叫華虎不吃驚？　　“是你？”華虎和十豹騎中的人此刻也認出了軒轅，不由得全都驚愕莫名。　　在有僑族時，軒轅當然到過太華集，到過太華集的人自然知道山虎盟的存在，而軒轅乃是有僑族的另類，至少在有僑族年輕一輩中地位並不低，而有僑族乃是太華集附近的一個大部落，山虎盟的人自不敢怠慢，是以軒轅曾不止一次地見過虎王華虎和十豹騎，對五虎將和黑白二虎也都比較熟悉。　　華虎自然對軒轅也不是很陌生，打一開始，他便在留意有僑部和少典部中的發展，因為他一開始就已把這兩部作為假想敵。是以，他認識軒轅，但在這裏見到軒轅，對他來說的的確確是個意外。不過，他立刻又想到有僑族實是有熊的一個分支，他也就不再感到奇怪。因為打一開始，他便知道這一點。　　“哼，想不到有僑族竟這麼快便來依附有熊，不過今日我就要讓蛟夢為當日所做付出代價！小子，今日算你倒霉了！”華虎陰狠地道。　　軒轅一愣，他不明白華虎為什麼要說這些，在他的印象中，山虎盟與有僑族的關係不錯，可是為什麼華虎對蛟夢卻是咬牙切齒的恨？他當然不知道山虎盟瓦解之事。　　華虎也並不知道軒轅根本就不知道山虎盟瓦解之事，還當軒轅是有僑部派來相助有熊族的，同時更不知道此刻的軒轅並非昔日的軒轅，是以，他才會有此一說。　　軒轅在一愣之後有些好笑地望瞭望華虎，這時他怎會不知道華虎與有僑族可能已經發生了強烈的衝突，所以華虎才會出現在這裏。同時，他更懷疑華虎與鬼方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否則的話怎會出現在這片林之中，而且彷彿是故意埋伏在此地一般？　　“你是鬼方的人？”軒轅淡漠地問道。　　“小子，你沒有必要知道這些，因為即使知道了也同樣難免一死！”說話之人是軒轅不認識的，但看樣子也是十豹騎中的一人。　　“嗚……嗷……”華虎座下的大虎似乎已經感受到了來自主人身上的殺氣，一直無聲的沉默立刻被打破，山林之中立刻變得喧鬧。　　軒轅並非第一次見到華虎的坐騎，他也知道華虎是一個極為厲害的對手。不過，今日的他並不將這十一個人放在心上，於是悠然一笑道：“如此說來你們定是鬼方一支，那我也便不再念及故人之情，放心超渡你們好了！”　　“大言不慚！我倒要看看這一年來你小於有什麼改變！”　　軒轅記得這說話之人曾是與他一起喝過酒的興浪，乃是疤面虎的弟弟，在十豹騎之中還有些地位。　　他不由得笑了笑道：“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興浪排開眾人，大步向軒轅逼來，冷叱道：“拔你的劍！”　　“對付你，我不覺得有此必要。不過，我勸你們還是一齊上，否則，你們根本就不可能有機會！”軒轅不屑地道。　　“找死！”興浪的鐵劍破空而至。　　軒轅連眼都不眨一下，在所有人都認為軒轅必死的時候，軒轅突然消失，興浪的劍斬空。　　興浪的劍斬空之際，華虎卻發現軒轅已與興浪重疊在一起。　　是的，軒轅的身子與興浪的身子重疊在一起，只是軒轅的左膝緊貼興浪的小腹。　　“呀……”興浪噴血而退，像是紙鳶般飄入十豹騎的隊伍之中。　　軒轅迎風而立，如挺拔的松柏，氣定神閑，自有一種悠然自得的洒脫。　　興浪在嘔血，他沒有死，並不是因為他厲害，而是因為軒轅腳下留情，否則的話，只怕腰都已經折了。　　軒轅手下留情只是因為曾與他一起喝過酒，已經很久很久未曾見到家鄉的人了，而此刻突然間遇到這群要殺他的故人，雖然心中微惱，但卻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親切之感。所以，他並沒有痛下殺手。　　華虎幾乎呆住了，軒轅的那一擊之利落簡直讓他難以置信。的確，只不過一年時間未見，軒轅竟能在一招之下擊敗一年前與之不相上下的對手，這確實令人有些不可思議。　　事實也是如此，一年前，軒轅的武功只是與十豹騎在伯仲之間，便是能占些優勢，但這個優勢卻並不大。可今天，軒轅在一招之間擊敗興浪竟是那般輕鬆利落而洒脫乾脆，便若拈花拂塵。　　“念在我們曾經有過一段交情的份上，我今日並不想開殺戒，請讓路！”軒轅淡然地逼視着華虎，似乎剛才一點事情都沒有發生。　　華虎感到心頭有些微微發毛，他發現軒轅的目光竟是那般冷厲而鋒銳，似乎要剖開他的一切皮殼透入其內心。他感到自己在軒轅的目光之下變得赤裸棵，沒有一絲情緒可以逃脫軒轅的眼睛。　　十豹騎的戰士人人震駭，人人憤怒，人人驚懼，他們沒有出手，是因為華虎未曾說話。在這一刻，他們似乎感覺到來自軒轅身上的那股壓力和威脅。不過，此刻他們的目光集中在那騎坐於大虎背之上的華虎。　　“嗷……嗚……”大虎低吼，似乎感覺到了什麼，顯得有些不安，或許是因軒轅的目光太過犀利。　　“哼，想走？還得先放倒我們！”華虎知道已到了不能不說話的時候。不過，他此刻的話已經沒有了剛才那逼人的氣焰，或許是因為他已經深深地感覺到了來自軒轅身上的威脅。他自己也是一個高手，高手都有高手的眼力，但他卻根本就無法看透軒轅，無法看出軒轅的深淺。他如果在鬼三的口中聽說過軒轅的事迹，此刻定會為自己這個決定後悔。只不過，他並沒有聽到鬼三或是土計對軒轅的評論，也便註定了他倒霉的命運。　　“如此說來，我只好得罪了！”軒轅無可奈何地道，他雖然明知這些人可能會是鬼方的人，但這一年來，他還是第一次見到過去與自己有交情的人，所以感到分外的珍惜，並不想與華虎諸人交手。不過，此刻既然華虎要咄咄相逼，他也就只好出手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十豹騎所剩的九人立刻呈扇形散開，包圍着軒轅，他們知道，已經不可能憑一己之力對付軒轅。對於敵人，他們並沒有任何的顧忌，因為打一開始他們便將軒轅當作敵人，當作獵物。　　軒轅搖了搖頭，露出一絲無可奈何的苦笑，向那扇形的中心踏上一步，剎那之間，所有的人都感到軒轅變了。　　軒轅變了，犹如高山大河，立如五嶽，靜似遙遠深邃的夜空，夜也似乎變了，變得沉重而鬱悶，連空氣都顯得那般沉重。

# 第四章 神力屠虎

　　軒轅不再是軒轅，而像一柄新出爐的古刀，古樸而憂鬱，鋒銳而雄渾，便連吹過來的風都變得鋒銳而清冽。　　華虎的心為之顫了一下，就因為軒轅那輕輕的跨步，那輕輕的一步幾乎改變了整個天地，改變了所有的感觀，似乎此刻並非盛夏，而是秋末。　　軒轅的笑容有些苦澀，但卻不知道是為何而苦，不知是為誰而苦。不過，他的神態卻有一種讓華虎心塞的從容和優雅。　　“給我殺！”華虎低吼，他的坐騎也在低吼，事實上便是他不出聲，這些人也知道出手。因為他們已經無法抗拒來自軒轅身上的氣勢，那是一種讓人窒息的壓力，讓人心驚的威脅，所以他們必須先出手。　　九件兵刃，九個方位卻有着千萬個角度，頓時，虛空似乎陷入了一片迷亂之中。　　迷亂的光影吞沒了十豹騎的九名戰士，然後也吞沒了軒轅自己。　　華虎卻並沒有半點高興的心情，因為他突然發現軒轅竟出現在了他的面前，而且神態從容。　　是的，軒轅居然如同鬼魅一般出現在華虎的眼前，沒有人看清軒轅是怎麼自那光影中穿出的，沒有人知道軒轅為何如此從容。　　這便像是一個夢，讓人吃驚的夢，可又是事實。　　華虎狂吼一聲，他出招了，他的兵刃是刀，一柄長刀。　　華虎不得不出刀，軒轅實在是大可怕了，竟能在九人聯手的攻擊下莫名其妙地走出合圍之陣，而華虎更感覺到了軒轅對他的威脅和壓力，所以他不能不出刀。　　十豹騎陡然間也發覺軒轅已經脫離了包圍，可是他們卻根本就無法弄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或許是軒轅的速度太快，或許是軒轅的身法太詭異。　　“嗷……嗚……”大虎在華虎撲出的身形之後向軒轅撲到。　　軒轅的身子拔起，右手在虛空之中劃過一個有若大極的圓弧，直向華虎迎去。　　華虎並沒有本該存在的欣喜，軒轅不出劍，可是他卻覺得軒轅身上無處不是劍，不僅僅如此，軒轅右手所划的那道圓弧竟生出一股強烈的旋吸之力，似乎將他的刀氣和功力完全吸扯過去。甚至連他的刀，他的身體都有些無法自控地向軒轅的右手撞去。　　這是什麼武功？這是什麼招式？華虎根本就來不及細想，軒轅便已抓住了他的刀背，而軒轅的左腳也在此時勁踢而出。　　“砰……”一聲沉悶的爆響，那頭大虎在虛空之中倒翻幾個筋斗，跌回地面，它無法抗拒軒轅這要命的一腳。　　軒轅和華虎也雙雙墜落地面，但軒轅所抓住的已經不是華虎的刀，而是他的脈門。　　華虎面若死灰，這之中的變故實在是太快，他幾乎沒有任何反抗之力，更無法想象軒轅的武功竟進步如斯之快。以他的武功，竟會在一招之間受制，這對他的自信心印上了一個難以磨滅的烙印。可是他又不能不正視現實，而此刻他也想起了軒轅剛才右手的那一招有些像是木青神山鬼劍的招式，卻比木青的招式可怕不知多少倍。　　大虎身形落地，吃痛之下野性被完全激發，竟再一次撲了上來。　　“畜生找死！”軒轅冷哼，伸手將華虎甩向十豹騎。事實之上，對華虎他猶未起殺心，至少在今日他不想殺這讓自己倍感親切的人。　　華虎身不由己地打橫飛出，直撞向攻來的十豹騎。　　十豹騎全都大驚失色，皆因軒轅竟能如此輕描淡寫地制服華虎。而此刻華虎的身體又如一件巨大的兵刃擋住了他們所有進攻的路線，可見軒轅手勁之巧實已到了登峰造極之境。　　軒轅未動，似乎視那重達數百斤的大虎如無物。　　“嗷……”在大虎的血盆大口張開欲噬人之時，軒轅徒然出拳。　　左拳，似乎帶着一溜火光準確無比地擊在大虎的額頭那有王字的絨毛間。　　“嗚……”大虎發出最後一聲凄叫，身子飛跌出四丈，腦袋爆成碎肉，合著鮮血的腦漿灑得滿地都是。　　軒轅依然靜立，身子連晃都不曾晃一下，只是左手在衣衫之上輕輕地拂了一下，似乎是想擦去上面的塵土。　　所有人都呆住了，為軒轅這一拳，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種驚悚之感，為之顫慄，只覺眼前的軒轅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今天，我並不想殺你們，如果下一次依然相見是敵的話，我便不再客氣了！”　　軒轅很淡漠地道，他依然選擇背對着眾人。　　華虎沒有出聲，他已不知道該如何說話，或許已經沒有任何話好說。事實上，他根本就不可能是軒轅的對手，就算他再作任何掙扎都是徒勞，他的戰虎被斃，除了心痛之外，竟找不到一點仇恨。　　十豹騎也未曾出手，他們也為軒轅的氣勢所懾。　　軒轅的氣勢清楚地讓他們感受到，就算他們九人聯手也根本不可能阻攔得了軒轅的去勢。　　軒轅走了，在他們的目光之下頭也不回地飄然而去，犹如暗夜裡的幽靈，又似乎讓華虎諸人做了一場無法醒來的夢，而林間的殺機依然在瀰漫，憊釀愈濃。　　※※※　　軒轅並沒有直接回到營地，而是以極快的速度在林間繞圈子。　　不明所以的人定會以為軒轅有毛病，但軒轅卻知道，自己並沒有甩開敵人的跟蹤。　　這是一種感覺，超出人心思考的範圍，只是一種超乎感觀的直覺。或許，這也是一種來自大自然的力量，無法禪釋，無法捉摸。　　軒轅知道，自己無法躲避，也不可能迴避，於是他選擇了面對。　　是的，面對那始終隱伏在暗處的敵人，軒轅感覺到對方始終以一股不即不離的氣機牽繞着他，但他卻無法判斷這股氣機來自哪裡，似乎這林間的每一棵樹，每一株草，每寸泥土都與這無處不在的氣機緊密相聯，也彷彿就是這無形氣機的源泉。　　軒轅默然轉身，他一離開華虎諸人便發現這股氣機的存在，所以他一直都想甩掉這隱形的敵人。　　“做人何必藏頭露尾呢？我想能夠跟蹤我這麼久，也不是無能之輩，難道你不覺得這樣很失身分嗎？何不出來一敘？”軒轅目光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四周的環境，冷然道。　　山林空寂，無人應聲，只有軒轅自己的話隨晚風而散。　　風在吹，樹恭弘=叶 恭弘以一種很單調的“沙沙”聲相伴，犹如昆蟲在咀嚼桑恭弘=叶 恭弘，又如流沙在移動。　　黑暗之中，並沒有什麼能夠瞞過軒轅的眼睛，但他除了看見樹恭弘=叶 恭弘在搖動，小草在擺動之外，竟也沒有發現任何異樣。　　軒轅盤膝而坐，突然之間，他似乎想到了什麼，陡然之間身子倒立而起，也就在這時，他發現了一絲異樣――一株草在動。　　一株草在動，並不是草桿在動，而是草在做着微微起伏的運動，犹如是飄浮在波浪之上，又如同是一恭弘=叶 恭弘隨波逐流的小舟。　　這隻是一點極為細微的異常，但軒轅卻捕捉到了，因為此刻他的眼睛幾乎與地面相平，所以只要地面之上有一點點的異常，哪怕是一隻蚯蚓在翻土，他也能夠清晰地發現。　　軒轅一聲低嘯，身子橫落，幾與地面成水平而躺，背上的劍“錚”地一聲脫鞘射出。他已經找到了以自身的氣勁驅策兵刃的方式，竟可以本身的殺機激出鞘中之劍，幾乎已等於賦予了兵刃本身以生命。或許可以說，軒轅已經找到御劍之術的基本要領，當然，這與他體內沛然無匹的內力是分不開的。如果沒有不世的功力作後盾，絕對不可能順利驅劍。　　“哧……”軒轅的手重重拍在劍柄上，含沙劍犹如一隻地鼠般直射入地面之下，更以快若疾電的速度在地面之下穿過，使得地面上迅速凸起一層土埂。　　“轟……”地面突然炸開，一個細小的身形在飛灑的泥土和草屑之中向軒轅飛撲而至，同時帶着若驚濤駭浪般的氣旋攪得林中每一寸空間都沸騰了起來。　　“土計！”軒轅低呼，他並不意外，因為在他準備盤膝而坐的那一刻，便已經猜到跟蹤者可能便是這個侏儒怪人。也只有這個怪人，才有可能讓軒轅無法發現行蹤，皆因他可以遁土而走，完全超過了視察的範圍，兼且此人功力高絕之極，幾與鬼三是一個級別的人物，要想跟蹤軒轅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不過，土計仍沒能夠瞞過軒轅的靈覺。　　是的，土計不得不現身，而且是被軒轅逼出來的，這是土計所沒有料到的，他也不得不佩服軒轅的精明。　　軒轅當然是個聰明人，若是在軒轅未曾與花蟆人和吸血鬼交手之前，也許，他還真的永遠都難以發現和逼出土計，但軒轅早有與吸血鬼多次交手，以與花蟆人多次交手的經驗，他找到了發現這些潛伏在地面之下敵人的最好辦法，那便是以倒立的身體去察看地面的動靜。因為當人直立之時，由於眼睛與地面的夾角太大，很難發現整個地面的細微變化，但當人倒立之時，目光幾乎與地面相平，那麼地面之上的任何細小變化都難逃目光的掃視。　　土計的遁地之術的確已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但他始終是個人，始終會在地面之下佔一些體積，這就不能不讓地面發生一些細微的變化。也許，當人直立之時，無法發現這細微的泥土的運動，可倒立之時，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軒轅露出一絲凝重的笑意，對於土計的攻擊，他感到了壓力，但對於能夠逼出土計，他又感到欣慰，所以他的表情凝重間也帶着一絲笑意。　　“錚……”刀，已到了軒轅的手中，毫無花巧，甚至顯得有些笨拙的一刀，卻使得虛空像是在剎那間撕裂了一般。　　軒轅感覺到體內的血液有種滾燙的感覺，而沸騰的熱力透過七經八脈直傳至手臂之間，然後流至刀身。　　剎那間，刀身亮了起來，犹如一條明亮的火龍，拖着一道凄美而慘烈的光弧，破空、迎擊。　　山林間的空氣也在驟然間沸騰，森森的殺氣充斥了每一寸空間，樹恭弘=叶 恭弘似乎是被蟲蛀了或是被什麼侵蝕了一般，以一種奇妙而輕悠的勢態灑落。然後，在觸及土計拳風之時再以洪流般的勢態凝聚，最後，迎上了軒轅的刀。　　就在這一刻，一切都在這一刻爆發，炸裂，以一種無可匹御的方式“轟”然而去。　　軒轅疾退，土計疾退，而那被刀氣拳風絞碎的枝恭弘=叶 恭弘犹如黑色的雪花在虛空中亂舞、放縱、奔涌、打旋“哧……”土計再退，因為軒轅那自地面之下襲來的含沙劍在這一刻才真正發揮了它的作用。　　軒轅大喜，他竟能在一刀之間與土計戰個平手，他感到手臂有些發麻，但是上計卻是一退再退，相形之下，他並未輸給土計。至少，他並不是沒有一戰之力。　　土計欲奪劍，但軒轅絕不讓他有這個機會，軒轅的刀又一次逼上，在進攻的時候，軒轅的速度的確是快極，這是神風訣的好處。雖然他並不能在腳力上甩開土計，但在短距離中卻能使出讓人心寒的速度。　　土計並不意外軒轅能擊退他，因為他看到的軒轅曾在封神台之上以一人之力硬接他和鬼三，風絕及重旦四大超級高手的一擊，而後又在一招間重創風絕，這一刻他之所以敢與軒轅硬拼，其實是在睹軒轅的傷勢未好。不過，此刻他心中認為自己的猜測並沒有錯。是以，他也有些歡喜。　　本來，土計絕不想現身與軒轅一戰，皆因軒轅在他腦子之中留下的印象太過深刻，他不敢輕易言戰。　　是以，一直都只是在暗中跟蹤，但此刻卻被軒轅給逼了出來，也只好與之一戰了，這對土計來說，是情非得已的一戰。　　“叮叮……”土計矮小的身子極為靈活，一雙短而胖的手竟將軒轅的刀勢完全封住。　　軒轅左手迅速抓住劍柄後撤，與土計相距三丈而立，渾身散發出強大的戰意，整個人犹如燃燒起一團魔焰，那紛落的枝恭弘=叶 恭弘碎屑在軒轅頭頂丈許便紛紛向四周飄落。　　“想不到地神竟有如此雅興來跟蹤我，真叫我大感榮幸！”軒轅淡漠地道。　　“哼，我是來向你討命的！”　　“討命？”軒轅微訝，反問道：“我欠了你的命嗎？”　　“哼，我的徒兒吸血鬼不是被你所害嗎？”土計狠狠地道。　　軒轅恍然，忖道：“難怪吸血鬼身具那麼好的遁地之術，原來是土計的弟子！”　　“如此說來，我倒真的欠了你一條命，不過，只怕我的命沒這麼容易取吧？”　　軒轅淡然笑道。　　土計的表情很冷峻，也很古怪，他那不夠四尺的侏儒身體本就透着一絲古怪，配合著那付表情，的確有些意思。　　“哼，我會讓你付出代價的！”土計雙手平平地推出，胖胖的手心突地凹陷下去。　　軒轅做微不解之時，陡覺一股強大的吸力牽扯而至，虛空之中彷彿突然多了兩個巨大的黑洞，要將周圍的一切全都吞噬一般。　　斷枝敗恭弘=叶 恭弘再一次如同着了魔般舞動、飛旋，然後犹如不可阻攔的洪流向上計匯聚而去。　　林木的枝恭弘=叶 恭弘狂擺，似乎在陡然間有狂風乍起。　　“好！”軒轅低贊了一聲，腳下微擺出丁字步，如山嶽一般穩立，但衣衫卻已獵獵作響，不知是因為乍起的狂風抑或是來自軒轅內在的氣勢。　　土計不矮，此刻的土計任誰看上去都不會說他矮，因為他給人的感覺，似乎需要仰視，更給人以壯偉壓迫的感覺。　　軒轅棄刀用劍，劍微揚，遙指向天邊犹如小船的彎月。　　此時月已出，但月色卻極為朦朧單薄，使得深夜再添了幾分寒意。　　或許，寒意並非來自彎月，而是來自軒轅的劍。　　劍氣森寒，劍身犹如一塊正在散射着極寒的玄冰，那種寒意犹如無形的潮水一般漫過每一寸空間。　　土計也為之心驚，軒轅的劍上竟能散射出如此的寒意，而軒轅所使的刀卻有着一股極熱的氣旋。這兩股截然不同的力量竟然全出在軒轅的身上，的確讓他有些心驚，但他依然義無反顧地進攻。此時他的雙掌似乎托着兩個巨大的球體，以敗恭弘=叶 恭弘殘枝和無形的氣旋所凝聚而成的球體。　　土計一動，軒轅便動了，劍嘯犹如龍吟，而軒轅的身子是向上沒入暗夜，然而風暴便在此時降落。　　“山裂――”軒轅輕吟一聲，聲音犹如無數細小的銀針無孔不入，無所不至，而劍氣更鋪張成山洪狂泄之勢白天空傾覆而下，犹如自九天銀河落下的瀑布，在月色之下，泛起一道匹練般的光華，吞沒了軒轅，吞沒了月色，吞沒了山林，更吞沒了土計。　　那莫可匹御的氣勢以無堅不摧的劍氣舒展開來，每一寸空間都被劍氣絞碎，甚至連每一縷風都化成了劍氣，所有的力量被這一劍吸納，再轉化，在無休無止的演化之中，劍勢也在無休無止地增強。　　“轟……”土石四射而飛，碎恭弘=叶 恭弘敗枝化為盡灰。　　“嘩……”軒轅的身子踉蹌而落，再踉蹌地退出十數步，撞斷一根樹榦。

# 第五章 地神土計

　　土計竟然消失不見，在他們剛才交手之地，留下了一道長兩丈、寬五尺、深達三尺的劍坑，劍坑的中心最深，兩邊漸淺，呈一個弧形，劍坑邊的幾棵大樹盡被摧折，橫七豎八、零亂不堪地躺着，在樹榦之上更刻着數也數不清的劍痕，那是劍氣所留的殘痕。　　土計不見了，這是事實，地上有一灘血跡，清晰地灑在那倒地的樹枝之上，斑斑點點犹如幾朵凋零的小紅花。　　軒轅大口地喘了幾口氣，努力地平復體內浮動的氣血。與土計那一擊，反擊的力量着實太強，若非這數日來他的功力連番數倍地增長，只怕此刻他已不能夠立着了。他感到腰脊有些微微的痛，那是剛才撞斷大樹的地方，不過，這對於他來說，根本就不算什麼。　　哪一個部位。在混亂之中，連軒轅自己也無法控制自己那激涌的氣血，也便使得他的頭腦並不是極度的清醒。不過，他沒有必要去理會究竟傷了土計的哪個部位，只要能讓對方受傷，他便已經勝了一籌，儘管他知道這次能夠取勝是因為他佔著神劍之利，以神劍搏土計赤手空拳，自然是大佔優勢，這是不可否認的。　　軒轅心中極為暢快，他終於能夠順利駕馭驚煞三擊，雖然仍未能夠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但他已經感到很滿意。驅駕驚煞三擊是他這一段時間的夢想，自他第一次動用這絕世劍招之後，每次都在進步，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惟有今日這一次使得竟是那般流暢，那般自然，惟一美中不足的，便是他仍不能控制住劍招的攻擊方向。他無法將這絕世劍招收放自如，不過，這已不是主要的問題。　　含沙劍上有一顆血珠，竟然有一顆血珠，這讓軒轅微感意外。　　軒轅伸手輕抹，才發現這顆血珠結成了冰粒，犹如在劍身之上鉗了一顆紅寶石。　　劍身依然極寒，這讓軒轅自己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他還是第一次發現自己所催發出來的劍氣竟是如此冰寒，這與他最初使刀之時的火熱之勁完全相反，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真的與那兩片地火聖蓮的花瓣有關？　　軒轅稍稍平復了心中的思緒，目光四處掃了一眼，知道是該回營的時候了。　　他的確應抽點時間好好去想一些問題了，而這些問題可能是他以前從未想過的。　　他知道，土計不可能再跟蹤他。　　回到營地，一切都很平靜，竟沒有人來驚擾這群歇在河邊的人。　　思過所布下的哨卡極好，便是軒轅也不得不稱讚。　　�燕她們似乎早已熟睡，惟軒轅稍感疲憊地來到河邊，一時興起，竟再次躍入水中。　　河水冰涼，那流水的沖刷，犹如一雙巨大而溫柔的手在按摩着他那有些疲勞的肌肉，那種感覺實在很舒服。　　河邊也有哨卡，但放哨的劍士並不想驚擾軒轅的思緒。是以，在河水之中只有軒轅一人在暢遊，在休憩。　　水，是生命的源泉。每當沒入水中，軒轅便感受到了生命力的狂野，便感受到了自身的生機，那是一種很曼妙的感覺，特別是在服食了龍丹之後，他對水似乎有一種特別的感情。　　那是一種連軒轅也不明白的感情，沒入水中，他像是躺入了母親的懷抱，似乎整個身心都得到了放鬆，與大自然更緊密地吻合在一起，似乎可以聽到大自然脈搏的跳動，感受到天地的浩瀚，及存在於天地之間的靈氣和無形的力量。　　軒轅把整個身子全都沒入水中，閉住呼吸，就像是魚一樣靜伏於水底的一塊石頭上，任由流水衝擊着自己的身體，任由那冰涼的寒意鑽入自己的肌膚。他仍不停地冥視着自己的內心。　　軒轅的內心並不平靜，抑或可以說他的內心無法平靜，那許許多多的問題，許許多多的往事都在這一刻湧上了心頭。　　生活，貌像是在一場夢中，生命便像一個美麗的童話，顯得那麼不真實，那麼虛妄，甚至有些虛渺，命運的安排似乎也是一個鬧劇，一切的一切都像是在身不由己之中被推上了高高的浪頭，然後又墜入浪谷。在生與死的循環往返之中，他有些迷失。　　是的，軒轅自己都感覺到有些迷失，活着究竟是為了什麼？發展究竟是為了什麼？強大又是為了什麼？生命的意義究竟在於何處？這是一個亘古以來都讓人頭大的問題，沒有誰能夠真正地回答正確。　　也許，活着只是為了活着；也許，發展只是為了發展；也許，強大也只是為了強大。生命的存在是不需要理由的，生命的演變也不需要理由。或許，這隻是自然規律所演化的真理一一活着就是為了活着。　　他從來沒有這一刻這般認真地去想這些問題，在很久以前，他很喜歡靜靜地思索，只是那個時候思索的問題與此刻所思索的問題稍有差距，而且此刻他對這些問題感觸更深刻一些。　　這個世界是弱肉強食的世界，真理只有在武力的扶持之下才能建立起來，軒轅也感到了自己逐漸地強大起來，可是他卻更感受到了一種深沉的責任，一種無法排除的壓力。　　活着，他發現並不只是為自己而活着，他之所以要堅強地活下去，只是因為仍有許多人期盼他活着，如果這個世上沒有那些如同自己一般活着的人，而只剩自己一人的話，這個世界將多麼單調，將多麼枯燥和無奈，那樣活在孤獨和寂寞之中，還不如痛苦地死去。正因為如此，軒轅似乎在剎那之間找到了生存的原因。　　既然自己不是為自己而活，那便得將有限的生命發揮到極至。只有為別人而活的生命才是多姿多彩的，因為，在生命的旅程之中將不會再感到孤獨，不會再感到無依和盲目，這是生命的至理。　　一個人若是為自已而活，那麼這個人可以找到一萬個絕望的理由，往往這種人總會在痛苦之中生存，而一個人若是為別人而活，他找不到絕望的理由，就算痛苦，也定是短暫的。因為這個世上有太多的東西讓他去珍惜，有太多的事物等待他去發掘，有太多的歡樂等待他去享受，因為他的生命是屬於大家的，只有聚眾人之力才能夠營造一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也只有在豐富多彩的世界中生存，方能找到自身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想着想着，軒轅的內心再一次變得寧靜，便像這水底的水一般寧靜，因為他已經找到了自己混亂思想的頭緒。當一個人想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時，他就會有一種難得的舒坦之感，而軒轅此刻便是如此。　　寧靜之中，軒轅的思緒犹如八爪魚一般延伸而出，他竟能夠清晰地捕捉到自身邊遊走魚兒的動態。　　一切都是那般生動，那般美好，他甚至可以捕捉到岸上劍士的呼吸聲，包括那腳步的移動聲，甚至連樹恭弘=叶 恭弘的搖動，小草的拂動都清晰地在靈台之上反映出來，犹如一幅幅清晰的畫面，動感十足。方圓數十丈的風吹草動根本就無法逃過他的靈覺。　　軒轅收斂思緒，冥視內心，以一種極其緩和的方式摧動體內的功力，然後緩緩地引導着體內真氣的運行，他要尋找體內那股陰寒真氣的來源。丹田，一直是軒轅不敢觸碰的禁區，他的功力儲存方式極為特別，分佈在四軀百脈，上聚於膻中，而丹田卻被龍丹氣勁所佔駐，一不小心，便會引出禍亂，這一點軒轅是有很深的體會。因為此刻他仍無法驅駕龍丹的聖力，也無法同化那單獨存於體內的生機。若是到達君子國之前，他或許敢去觸發丹田的功力，但此刻丹田吸納了來自地心的熱力，又充盈着豐滿的生機和無窮的力量，若是一旦觸發，可能將引起難以收拾的災難。是以，軒轅儘力不去觸發丹田真氣。不過，他也知道這樣下去絕不是辦法，畢竟，丹田屬於身體的一部分，如果他永遠都不去觸碰的話，那龍丹的真氣對他來說又有什麼用？更是爆殄天物，如果不去化解這種危機，一旦在某一刻突然爆發出來，將更是無法控制。　　此刻難得有這般靜謐的環境，軒轅並不想做一個畏首畏尾的人，是以，他小心翼翼地調聚功力，向丹田中試探。　　“轟……”軒轅只覺得體內一陣翻江倒海的震蕩，丹田之中的真氣傾涌而出，犹如一個巨大的泉眼，而軒轅的四肢百骸和七經八脈便成了泉水流泄的通道。　　軒轅只感到體內兩股真氣相斥，但在某些地方又似乎相融，之間的排斥並不是非常激烈，軒轅心中大喜，他知道是因為自己的功力本身就是得自龍丹，其中也有一些得自地火聖蓮，而地火聖蓮所吸納的地心真熱與龍丹的氣勁本就極為相似，惟一相排斥的可能只是地火聖蓮本身的極寒至陰之氣。　　這當然是因為地火聖蓮乃是薰華草之花，當然，地火聖蓮的至陰之氣與薰華草的至陰之氣並不是完全相同，因為地火聖蓮的至陰之氣本身就接受了地火的至陽至剛之熱的改造，使得這至陰之氣變得極為柔和，雖然不容易被相隔，但卻可以像是潤滑劑一般作為中和之效用。　　軒轅感到胸腹間極為難受，卻不是不能承受，這並不是一種痛苦，卻是一種煎熬。他知道，如果自己不能堅持下去的話，那他永遠都不可能再在武學上跨進一步，永遠都無法驅駕龍丹。事實上，他更清楚，這股存在於膻中穴的陰柔之氣是他驅駕龍丹的惟一本錢，因為他體內的真氣本是來自龍丹，如果他欲以本身薄弱的純陽真氣驅駕龍丹的話，其真氣只可能被龍丹所吸納，甚至受到龍丹生機的控制。那時候究竟會發生怎樣的變化，只怕軒轅自己也不知道。　　事實上，龍丹始終有如一個生命體，在軒轅的體內獨成一體，擁有自己的生機和力量。軒轅在東山口之時也感受到了這股生機的頑強，它的頑強不僅表現在它不屈服，更表現在它強大的包容力。它可以對大自然的生機進行吸納，對外在的力量進行吞併，甚至想吞併軒轅的生機，吞併軒轅加於它身上的力量。可以說，龍丹是一個強大的敵人，一個強大的對手，它的威脅只是對人心靈的威脅，對人心志和靈魂的威脅。因為，它蘊含着野獸的血液和瘋狂。　　而此刻，地火聖蓮的至陰之氣是龍丹所不能融化和吸納的，因此，若想完全驅駕這股頑強的生機，就必須以地火聖蓮的至陰至柔的真氣去引導那至剛至陽的真氣。　　※※※　　朝陽的光彩映在河面上，只讓所有的人都愣立着不知道如何是好。　　河面之上聳起一根粗大的水柱，在水柱的周圍卻是一個巨大的漩渦，水柱高出河面近兩丈，其粗幾有五人合抱之巨，而那巨大的漩渦幾乎佔了整個河面的一半。　　漩渦以巨大的水柱為中心，不停地旋動，包括那根水柱在內，也是一突一突地旋轉，朝陽射在漩渦之上，光彩由漩渦反射到水柱上，那根水柱竟透出五彩的色澤，讓人無法不為之驚嘆。　　�燕心中有些激動，注視着河心的奇景，卻不知是喜是憂。　　“怎麼會這樣？”百合也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定是聖王在水中！”丁香猜測道。　　“大概也只有聖王才能有這個能耐！”柳庄想了想道。　　劍奴和思過不語，只是緊緊地盯着那旋轉的水柱，緊緊盯着那巨大的漩渦，他們似乎在思索着什麼，又似乎是在仔細查看着什麼。　　“聖王入水幾有三個時辰了，一直都未曾露出水面，會不會……”　　“別瞎說，聖王功力絕世，怎會有事？”一名劍士打斷昨夜在河邊放哨的那劍士的話道。　　“�姑娘，你在干什麼？”柳庄不經意間扭頭之時，竟發現�燕在手舞足蹈。　　“不要打擾她！”劍奴低叱，目光也移向了�燕，但他更陷入了深思之中。　　思過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望着�燕那手舞足蹈的樣子，臉色陰晴不定。　　�燕似乎根本沒有注意到旁人的目光和話語，竟顧自獨舞，但也不時停下來，似是在思索，而她的目光卻總不離那水柱和巨大的漩渦。　　劍奴的目光再次投向那巨大的水柱，注視着水柱變幻不定的五彩之芒，掌指間也在比劃着什麼，似乎他自這漩渦和水柱之間領悟到了一些極為重要的東西。　　柳庄更驚，他似乎沒有想到連劍奴也發起呆來。　　“我好像看到了人影！”百合也似有所悟地道。　　“我也是！”丁香凝神而看，竟發現那水柱之中似乎有一個個人影在晃動、在飛躍、在舞蹈，而這舞蹈正如�燕的舞姿，但又有些不同。　　思過神情變得激動，他定定地注視着那旋舞的巨大水柱，似乎也感受到了什麼。　　這巨大的漩渦，這巨大的水柱，似乎有一股無法形容的魔力，它不僅有讓人心顫的力量，更似散發著無窮無盡的生機，感染着每一個人的內心，使人有一種欲頂禮膜拜的衝動。　　柳庄專註地注視着�燕，因為�燕的確美麗絕倫，與百合和丁香二女幾乎難相上下。此刻�燕舞蹈着，身姿更是曼妙無比，優雅脫俗之極，犹如九天神女下凡，每一個手式每一個步伐都似乎扣人心弦，包含着至理。這讓柳庄感到驚訝，感到不可思議。不僅僅如此，�燕的舞步竟是那般輕靈，似乎不驚起半點塵土，甚至連她腳下的小草都不曾踏壞……這的確讓他感到有些迷芒。　　“她是在練劍！”一名劍士突然低低地驚呼，他也一直注意着�燕，而在突然之間有所悟，這才忍不住驚呼出聲。　　柳庄突然驚醒，他感到一陣臉發燙、發燒，剛才他竟沒有發現�燕所舞的姿勢和舞步實乃一種極為上乘的劍法，只是注意到了�燕的美麗，是以，他感到汗顏。　　是的，�燕所舞的正是一種極為上乘的劍法，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劍法，但作為練劍之人，直覺告訴他們，這舞步之間的劍意十足，如果真正揮將出來，可能會驚世駭俗。　　劍奴在舞，但他真的是在舞劍，劍氣犹如織於虛空之中無形的蠶絲，草木四射，在劍影縱橫之下生出了逼人的霸氣。他所舞的劍招與�燕完全是兩種不同的路子，但他卻和�燕一樣，目光始終未離那飛旋的水柱，似乎一切的秘密都藏在那之中。　　“天下竟有如此劍道？”思過自語道。　　百合和丁香在發獃，她們的心似是被引入了一個深邃而遙遠的空間，她們的思緒更似隨着這飛旋的水柱在旋轉，靈魂也飄遠了。　　“轟……”水柱突然炸開，水珠犹如無數利箭向四面八方狂射，一道如蛟龍般的身影帶着一縷亮彩破水而出，在虛空中似風影一般幻出一片五彩的雲。　　“錚……”一聲猶若龍吟的輕響之聲中，軒轅帶着一陣歡快而爽朗的笑聲自虛空中冉冉而降。　　“聖王……”岸上的眾劍手激動得歡呼，他們被軒轅剛才那瞬間的氣勢所感染，更為軒轅那驚天地、泣鬼神的劍式給震撼了。　　沒有一滴水珠衝上岸，因為軒轅剛才那一劍，那犹如風影神龍般的劍式，竟趕在射出的水珠之前擋住了所有的水珠，這是何等的速度？這是何等的劍式？　　這是何等的驚人……　　河中那巨大的漩渦化成巨大浪頭，然後在奔涌的流水中傾沒，一切歸於平靜。　　“恭喜聖王！”思過和劍奴歡笑着向軒轅行禮道。　　“恭喜聖王！”百合和丁香也趕了過來，她們自然知道，軒轅的武功在這一夜之間又大大地躍進了一層。　　“軒轅！”�燕歡喜地撲入軒轅的懷中，似乎是感動，也似乎是傾泄滿心的熱戀。　　軒轅犹如變了一個人，整個身心都似在散發著一股奇異的熱力，每一寸肌膚都散射着強大的生機，目光犹如兩縷陽光一樣明媚而生動，似乎洋溢着無盡的活力。　　“讓你們久等了，我們也該起程了！”軒轅望瞭望那已經升起老高的太陽，悠然道。　　眾人先是一愣，但很快便知道軒轅不欲提起剛才的事，不過，此時的確是該起程了。

# 第六章 設伏殲敵

　　“血跡！”柳庄突然伸手指着一棵樹上的一個血手印低聲驚呼道。　　“猶未乾！”另一名劍士伸手摸了一下血漬，補充道。　　思過的目光穆向軒轅，似乎在徵詢軒轅的意見，看是管這件事，還是不管這件事。　　“這個血手印竟是蓋在我們的暗記之上，不知是什麼意思？”百合有些驚訝不解地道。　　“這或許是一種巧合！”劍奴分析道。　　“既然被我們遇上了，那就只好去看一看了！”　　軒轅想了想道。　　柳庄諸人迅速分頭尋找血跡的去向，而此時，軒轅卻聽到了呻吟之聲，極小極小的呻吟之聲，但是絕對瞞不過軒轅的耳朵。　　軒轅撥開距他剛才立身之處十多大外的一叢雜草，映入眼瞼的赫然竟是施妙法師。　　“法師！”軒轅輕喚，但施妙法師並沒有回答，只是在低低地呻吟，呼吸顯得極為虛弱。　　“法師！”軒轅再呼了一遍，但依然只換來同樣的結果，他心中不由得湧起一種矛盾的情緒，這是個曾經出賣過他的人，也曾經是自己的戰友與夥伴，更被自己搭救了數次，但最後卻為自身的安危而出賣自己。　　軒轅有些恨他，有些恨鳳妮，甚至恨有熊族。對於有熊族，其實他並沒有多大的好感，雖然那是他的母族，但卻與他沒有半點感情瓜葛，而他對有熊族的印象全被有僑族中的三大祭司給破壞了。因為，祭司們都是由母族有熊族訓練出來的人物。他恨祭司，自然也就恨起了有熊族，他恨有熊族訓練出這群披着人皮的狼。而後來，他再被有熊的聖女給出賣，是以，他對有熊族的好感已經磨滅得差不多。可是此刻，施妙法師卻倒在他的身前。　　施妙法師身上仍在流血，真正的傷是背上一個腥紅的手印，像是以烙鐵烙上去的一般。如果不及時施救的話，施妙法師惟有死路一條。　　軒轅望着這捲縮在草叢之中的施妙法師，竟再提不起半點恨意，不由得輕嘆了一聲。　　“有人來了，劍奴，這些人就交給你了！”軒轅耳朵似乎動了一下，當他說這句話之時，劍奴才聽到遠處有一陣極輕的腳步聲傳來，他不由得對軒轅佩服之極。　　思過也站在他的身邊，聽軒轅這麼一說，立刻打了個手勢，柳庄諸人極為配合地各自搭上弩機，各倚一樹，準備對來敵痛下殺手。　　他們似乎並不想理會來者是敵是友，只要是軒轅的吩咐，他們就照做，根本不必作任何考慮。　　“是鬼方的妖人！”劍奴的眼利，立刻分辨出這些人的服色，低聲道。　　“那就殺無赦！”軒轅冷然道。　　“是！”劍奴自然知道，對於鬼方的人，他並不想太過仁慈，那完全沒有必要。無論作為君子國或是神族的立場來說，鬼方始終都是他們的敵人，單憑鬼三和土計殺了他們的數位好兄弟，劍奴等人就不想饒恕這群魔鬼般的人物。　　腳步之聲越來越清晰，竟有十餘人以極快的速度順着血跡趕來，這群人似乎並不知道死神已經向他們靠近。　　“放箭！”思過一聲令下，數十支弩箭如飛蝗般破空。　　“呀……”立刻有數人中箭而倒，但也有數人的功夫了得，竟然在弦響的一剎那，借樹榦之便躲過了這要命的襲殺。　　“嘯……”這幾人並沒來得及作出反應，所有的兵刃都已經逼來。　　君子國的劍手們絕不留情，雖然殺這麼幾個人根本就不需他們全力以赴，但是他們卻動用了所有人聯手出擊。　　對於鬼方的高手來說，這是一種悲哀，若是單打獨斗，他們很可能會與這群劍士中的某些人戰成平手，事實上，這群劍士每一個人都不會比這幾名鬼方高手遜色，而此刻卻動用了二十幾名強手對付幾個弱者，這根本就不成比例。所以這幾名僥倖未曾中箭的鬼方高手也只能在慘叫聲中被大卸八塊。　　“在那邊！”遠處似乎有人在喊，顯然是聽到了慘叫之聲的鬼方人馬。　　君子國的劍士以最快的速度拔回射入這些屍體上的弩箭，再各自掠上樹頂靜候送上門來的食物。　　軒轅卻無暇理會其他的事情，迅速以自備的銀針刺遍施妙法師背部的穴位和經絡，更在那腥紅的手印邊刺出幾排血孔。他幾乎可以肯定，這個手中乃是鬼三的傑作。事實上，從這種特殊的手印上並不難辨出是誰下的手，不過，軒轅卻有些驚訝施妙法師竟能自鬼三的手上逃得一命。　　其實到目前為止，軒轅仍不能完全知道施妙法師的武功深淺，這是一個極擅於隱藏實力的人。不過，軒轅一直知道，這個人絕不簡單，只看他在有熊族的地位便不難發現他的不簡單。　　施妙法師的五臟六腑都受了極大的震傷，更在背部積集了許多淤血，這對他傷勢的恢復極為不利。其實，對於施妙法師的傷，軒轅也只有五成把握，因為他不僅受了嚴重的內傷，更失血過多。　　當然，軒轅想盡一點心意，畢竟兩人曾經在一起戰鬥過、患難過，他不能在對方危難之時棄之不顧。　　直到此時，軒轅發現自己的脾性改了許多。若是他剛離開有僑族時，面對這種情況，他會毫不猶豫地捨棄施妙法師，就算這樣，也絕沒有人說他錯。因為施妙法師已經出賣過他一次，可是此刻的軒轅真的變了，無論是思想上還是武學修為上，他都已不再是往日那個以牙還牙的軒轅，他可以容忍一些事物，包容許多東西，這說明他在成長。　　這種變化，是受了周圍人群的影響。軒轅影響了身邊的人，身邊的人也同樣影響了軒轅。當一個人處在滿是愛心和情誼的世界里，那這個人也會變得充滿愛心，也會變得更為感性。　　此刻的軒轅，受着那麼多兄弟的尊敬和愛護，也使他心中不知不覺中生出對朋友對兄弟的維護和關心，那是一種由愛衍生的責任。軒轅懂得了責任，所以他會珍惜每一個朋友，其實，他在昨夜已經覺悟，人活着，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別人！因此，他準備出手救施妙法師。　　軒轅知道，如鬼三和刑天這樣的高手，絕對不會親自出手來追殺如施妙法師這般重傷的人物，他很自信，只要鬼三和刑天不出手，以劍奴和百合諸人的武功，足以應付來者的攻襲。畢竟，劍奴數十年練劍，功力極為高絕，雖然比�通要差上一級，但比思過諸人卻是有過之，甚至較之帝恨都要厲害。　　鬼方的追兵似乎意識到了什麼，因為剛才那幾聲慘叫已經提醒了他們，除非他們是傻子才會不知道周圍存在着危險。　　每個人都顯得小心翼翼地行進，藉著樹木的遮掩向軒轅存身的方向緩緩逼近，那是血跡所遺的方向。　　林間，一時氣氛極為緊張，數十名鬼方戰士人人持弓執箭，以這樣的裝備足夠對任何突變作出最快速的反應，而在他們正緊張兮兮的時候，卻發現了一個人。　　劍奴靜立於林間，犹如一棵枯燥的老樹，立成一種不朽的姿態。那蒼老的面容，犹如刀刻劍鑿的皺紋凝着鐵一般堅不可摧的氣勢。　　鬼方的追兵有些愣住了，他們對劍奴的存在似乎有一種莫名的驚嘆，對劍奴的靜立姿式犹如感受一個奇迹一般。　　劍奴未語，但那種氣勢已經告訴了所有人他想要說的話。是的，無聲的言語有時比有聲的言語更具有懾服力。　　有人看見劍奴劍鋒上的血漬，在森寒的劍芒之中，那一點殷紅的血跡顯得極度的鮮艷奪目。　　屍體，鬼方追兵的屍體，在地上顯得有些零亂，但那些聞聲而來的追兵並未發現。他們所發現的，僅僅是一地的血漬，但他們完全可以猜得出，這些血漬來自他們的同伴。　　“你究竟是什麼人？”所有追兵的目光幾乎全都集中在劍奴的身上，事實上，他們之間仍有五六丈的距離。　　劍奴依然未答，只是淡漠地抬起頭來，目光極為深沉地掃了這群有些茫然的追兵一眼，露出一個悲天憫人的笑容。　　在劍奴笑容泛起之時，鬼方追兵已經感覺到了有些不對勁。　　“放箭！”鬼方追兵中有人呼喝，他們已深深地感受到劍奴的笑有些邪異，是以，他們不想再等待。　　劍奴消失，消失在箭雨之中，他完全有能力借樹榦避開一層層箭雨的攻擊。　　“嗖……”當這群追兵脫離樹榦的掩護拉開大弓之時，林間又響起了一陣破空之聲，目標卻是這群脫離了樹榦的掩護者。　　鬼方追兵此刻才知道自己上當了，劍奴的出現只是想誘他們脫離樹榦的掩護。　　如果他們想拉開大弓射殺劍奴的話，就必定會有半個身子露在樹榦外，而這也是最快射出箭矢的動作。可惜的是他們一脫離樹榦的掩護，在以別人為目標的同時，自己也成了別人的目標。　　“呀……”林間的慘叫之聲迅速傳開，而劍奴的身子再次出現在鬼方追兵的眼前，但這次卻是劍奴主動攻擊。　　君子國的劍士們紛紛自樹枝的密恭弘=叶 恭弘間破空而落，犹如一隻只捕食的金錢豹，帶着無比兇猛的氣勢向鬼方追兵攻去。　　鬼方追兵也不過數十人而已，雖然剛開始在人數上佔了極大的優勢，但一上來，便損失了十餘人，此刻在人數上沒有佔到太大的優勢，氣勢已經弱了很多，連鬥志也顯得薄弱起來，那是一開始他們便被劍奴的氣勢所懾。　　這群鬼方追兵也是一群極為優秀的戰士，但是卻無法與劍奴、思過及百合、丁香這等高手相比。是以，一交手，便呈現陣腳大亂之局。　　君子國的劍手，人人爭先，既然軒轅有格殺勿論的命令，也就沒有什麼好考慮的。何況，對於鬼方的凶人，他們早已恨之入骨。　　鬼方追兵一開始便看出了形勢不對，鬥志也便更弱。　　這一場廝殺，只讓君子國的劍手們大感痛快，雖然已方也傷了幾人，但卻在這片刻間宰了鬼方近四十人，這對於他們來說，自然是一件歡快之事，只不過仍有兩名鬼方追兵乘亂見機而逃，但劍奴和思過並不在意。　　“你們迅速去追柳洪，與他們會合。”軒轅起身向思過諸人吩咐道。　　“那聖王呢？”思過聽出了軒轅語調中的意思，不由得訝問道。　　“我看來是要先去有熊族走一趟了。”軒轅望了施妙法師一眼，果斷地道。　　“聖王認識他嗎？”百合訝異地問道。　　軒轅點了點頭，道：“他曾經與我是朋友。”　　“我也跟你去！”�燕堅定地道。　　“不，你跟護法一起去柳洪那裡等我！”軒轅斷然道。　　“就讓大家陪你一起去有熊族好了。”丁香也提議道。　　“不行，你們先去在與柳洪會合，我很快就會追來。你們告訴柳洪，小心刑天和鬼方之人！”軒轅道。　　“就讓劍奴跟聖王一起去有熊族好了，或許劍奴能夠對聖王有所幫助！”劍奴語意誠懇地道。　　軒轅望了劍奴一眼，點點頭道：“好吧，就讓劍奴與我同去，其他人迅速去追趕柳洪！”　　�燕一臉的不樂意，但看軒轅那堅決而果斷的眼神，卻不知道該說什麼，她知道就算自己再說什麼，也不可能改變軒轅的決定。　　※※※　　望着有熊族那巨大而雄偉的城門，軒轅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滋味。　　他終於看到了有熊族的城牆，就像是石山似的城牆，給人以古樸壯闊雄偉的感覺。城牆全以巨石堆砌而成，而所有的石縫皆以木頭釘實，使得整個牆面平整而又清潔。　　在城下一站，軒轅只覺得一人之力是那麼的單薄，人又是如此的渺小，這座屬於有熊族的巨城，犹如蟄伏的巨獸，靜靜地吞吐着天地之間的靈氣，也由此變得沉鬱。　　有熊族有十大聯城，在十大聯城之外更有許許多多的寨頭，這些寨頭也是通向十大聯城的要塞之地。　　十大聯城地域分佈達方圓兩百餘里，呈遙相呼應之勢守衛有熊族的主城一一熊城！　　熊城位於十大聯城所圍之地的正中心，也是到目前為止修建得最為壯偉而氣派的城堡，便連南方神族的戰堡都沒有如此規模。　　當然，神族的戰堡早已毀於一旦，化成廢墟，並沒有太大比較的價值。事實上，那個年代眾神大戰之時，被毀的建築不知道有多少。因此，神族實沒有留下太多讓人瞻仰的建築。反觀北方有熊的十大聯城，卻成了天下眾建築的象徵，這也是各股勢力意欲爭奪此地的原因之一。事實上，誰若能夠完全主宰有熊族，誰就至少已得到了三分之一的天下，誰就有資格號令那散落在各地的千萬個小部落。　　這之中，還有個傳說，那便是在熊城之中存在着一扇神門，誰能夠打開神門，誰便能獲得開天闢地的能量，那此人就可號令眾神。　　誰不知道，如果能夠號令神族眾神，天下誰還能與之爭鋒？誰都知道，神族眾神都擁有常人根本無法想象的力量，每個人都是超級高手。試想，當一個人擁有如此多的超級高手，這之間的仗還用打嗎？　　當然，這僅僅是個傳說，傳說並不是事實，也有人在想，如果真有其事，為何有熊族會沒落？為何有熊族人自己不打開神門號令神族眾神？這本就是一件極為矛盾的事情，誰也無法真的解釋清楚。所以，只能說那是一個以訛傳訛的傳說，而非事實。　　有熊族最外層的寨頭許多都是空的，只有不多的寨頭有前來依附有熊族的各族駐紮，成為有熊族最外層的哨口。其他的寨頭因人手不夠，只好讓其荒置。　　而有熊族所有的人都退到十大聯城之中居住，這樣也便縮小了敵人攻擊的面積和範圍，也好作防守和攻擊的安排。　　東夷各族的人馬都極有組織性，這是一群極度窺視熊城之人，而鬼方更想清除這一宿敵大仇，因此有熊族不時有來自各個方向的攻擊。不過，在這片有熊族人生活了五六百年的土地上，沒有人比他們更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事實上也是如此。至少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人能夠攻陷其中的任何一座城池，這便是最好的證明。　　當然，這也是因為在有熊族中高手如雲的緣故，便連羅修絕這般高手都不敢輕入熊城。　　太陽身死，有熊族的新一代太陽猶未能選出，因為上代太陽之子龍歌未返回熊城。所以，如今熊城的權力象徵便掌握在創世大祭司和聖女的手中，而上代太陽之弟蒙絡也掌握了熊城的部分權力。　　創世大祭司傳說是除上代太陽之外熊城第一高手，而所有有熊支系的祭司都是由他一手訓練，然後遣送至各部落之中擔任重職。因此，創世大祭司乃是有熊族所有祭司的最高總管，有熊族中除太陽之外最有權力之人。太陽一死，太陽自身的權力則一分為二，一為聖女鳳妮所掌握，一為王子龍歌所掌握，當龍歌與聖女鳳妮的兩塊令符一合併，則可以完全代表太陽行使權力，而得到兩塊令符之人則將成為有熊族的新一代太陽。　　當然，太陽之位在合法繼承人中產生，也即是龍歌和聖女鳳妮，而蒙絡也可算是一個繼承人，因為他也是王族中人。不過，他的年事已高，自然無意再去掌管有熊族的權力了。而在產生新一代太陽的過程之中，可能會有許多事情發生，但那只是熊城中有限的幾人才有權過問之事。是以，外人根本就不知道。　　軒轅所立之處，乃是十大聯城的西南面的大城。　　十大聯城以地支命名，分別以甲、乙、丙、丁、庚、辛、壬、癸、戊、己為名。　　西南面為癸城，與之相呼應的則是乙城和壬城，三城相隔不過數十里，若是相互出兵，一個時辰之內便可趕到支援。　　十大聯城就是熊城之外牢不可破的堡壘，若想大舉進攻熊城，首先必須突破十大聯城，也難怪有熊族能夠力阻鬼方數百年，而且拖垮了鬼方，使之分散成十族，這的確也是有熊族的驕傲。　　“快開城門！”劍奴對着城樓之上的哨兵高喊道，此刻已是黃昏，十大聯城的城門皆已關閉。　　“你們是什麼人？有事明天再來，今日已不再開門！”城樓上的哨兵沒好氣地應道。　　“如果你們想施妙法師早點死的話，就將城門關着好了！”軒轅冷漠的聲音也送了出去。　　城樓上的哨兵一愣，他們自然聽清了軒轅的話，不由得面面相覷，一時之間城樓之上人頭晃動，顯然是有人前去請示了。　　“你們可有令牌信物？”一名哨兵語氣立改，問道。　　“沒有！”軒轅的回答既果斷又乾脆。　　城樓上的哨兵又一陣騷動，不過，軒轅感覺到至少已有二十支利箭瞄準了他和劍奴。當然，這些根本就不會放在他的心上，就連樂極七代的極樂神弓都沒能傷他，那這些人的弓箭又算得了什麼？　　想到樂極七代的極樂弓，軒轅突然思及昨晚與土計交手之時，土計身上並沒有極樂神弓和極樂神箭，那極樂神弓和極樂神箭又在哪裡呢？　　“你們究竟是什麼人？”一名身穿素白祭司服的漢於走上城頭，向軒轅高聲問道。　　“在下軒轅！”　　“啊……”城頭上的那人低低驚呼一聲，眾哨兵又是一陣騷動。　　“開城門！”那身穿祭司服的漢子高聲喝道，不僅僅是因為他聽到了軒轅的名頭，也因為他看到了軒轅懷中的施妙法師。

# 第七章 天浪祭司

　　軒轅飲了一口茶，他沒有喝過茶，根本不懂得這個門道，平時所喝的多是水，可是這一刻在這開水裡放幾片樹恭弘=叶 恭弘子一樣的東西倒是別有一番滋味。　　事實上，天下間懂得喝茶的人，大概只有神族的貴族或是極有身分的人。　　有熊族乃是神族的貴族之後，也極有身分、地位，因此他們知道如何製作茶恭弘=叶 恭弘，但這是一種基本上不流通的藝術，因為以當時的工具，若想制出上好的茶恭弘=叶 恭弘，的確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而那些野茶恭弘=叶 恭弘的茶質不好，所以在有熊族之中也並不是有很多優質的茶恭弘=叶 恭弘。　　軒轅能喝上一杯茶，的確是一種榮幸，也說明有熊族人當他是貴賓。　　雖然軒轅是第一次喝這玩意兒，但覺得味道挺好，清香陣陣，味甘而濃……　　劍奴也感覺到有些自豪，有熊族人將他也當作了貴賓。只不過，他所喝的是花茶，那是一片乾花瓣，味道極香，使得茶質也顯出碧黃之色。劍奴往昔從未喝過茶，但卻知道有熊族的這種待遇是對他的重視。　　客廳中很靜，癸城極大，是依山勢天險所建，呈星宿式的梯形建築，內長大概兩里多，寬則十餘里。　　事實上，這座城並不是十分規則，但城內的建築卻是劃分得極為整齊。不過，癸城之中的住戶並不多，人口只在於人左右。　　許多房子是空置的老房子，由這裏的布局可以看出城中往昔的繁華盛況，或許真如恭弘=叶 恭弘放當初所說，有熊族最鼎盛之時，人丁是如今的十倍還不止。　　軒轅和劍奴所坐的客廳極為寬敞，那叫天浪祭司的漢子還特為他們安排了一個倒茶水的小婢，小婢不過十二三歲左右，看上去極為乖巧機靈。　　除小婢之外，似乎便再沒有人來伺候。或者可以說，並沒有人來打擾軒轅和劍奴兩人。其他的人或是守在客廳之外，或是守在施妙法師的身邊及病房外。　　施妙法師所受的無論是內傷還是外傷都很重，他之所以能夠活着回到癸城，全賴軒轅那渾厚之極的功力及銀針刺穴之術，但真正的用藥卻必須到癸城，因為軒轅一時也找不到如許之多的藥品。不過，軒轅相信有熊族之中定有醫道高明者，更會具備許多珍貴的藥材。因此，惟一拯救施妙法師的途徑便是以最快的速度趕到有熊本部。　　讓軒轅感到意外的是，癸城中的守衛似乎全都聽說過他的名字，包括天浪祭司都對軒轅特別尊敬，這種意外讓軒轅有些不解。不過，並沒有人告訴他這是因為什麼。　　“軒轅公子，祭司請你去一下！”一個極有精神的小伙子走進客廳，恭敬地道。　　軒轅知道定是有關施妙法師的事情，不由得長身而起，大步跟在那小伙子身後行去。　　“小的牧野，早就聞得公子大名，更知公子與九黎人大戰數場的英雄事迹，我們的兄弟對公子很是嚮往，希望公子有空能指點指點我們這群兄弟的武功……”那小伙子一邊領路，一邊扭頭與軒轅說話。　　“哦？”軒轅感到有些意外地笑了笑，對牧野不由得大生好感，當然，沒有誰會不喜歡聽奉承話，何況牧野的話說得那麼真誠，那麼坦然而自然，這更讓軒轅好感大增。　　“你的兄弟們都是些什麼人？”軒轅好奇地問道。　　“是這城中的……”　　“軒轅公子來了！”橫里走出一個年長的老者打斷了牧野的話，向軒轅客氣地點頭道。　　“啊，這位是我們癸城總管蒙赤武！”牧野忙搶先介紹道。　　“蒙總管好！”軒轅微感意外，想不到堂堂癸城總管竟對他也如此客氣。　　“公子請進，天浪祭司正在等候着公子！”蒙赤武道，說話的同時身子向一旁讓了讓。　　軒轅也不客氣，走入一間光線微顯暗淡的小屋，卻見在施妙法師的病塌之旁立着四五個人，每個人的表情都很肅穆，天浪祭司見軒轅來了，忙抬頭有些勉強地投以一個微笑，並點點頭，算是跟軒轅打了招呼。　　軒轅不理眾人，徑直來到施妙法師的病榻邊，低聲問道：“未曾醒過來嗎？”　　天浪祭司搖搖頭，無可奈何地回答道：“沒有，在他的胸間似聚有淤血，如果無法排出的話，只怕難過今夜！”　　“何不以功力強行逼出？”軒轅奇問道。　　“沒用的，他的體內會生出抗力，其內腑本已受傷，若是再有兩股力量相衝擊的話，只怕會傷上加傷，無以為治了！”一旁的另一名老者深深地吸了口氣，苦笑道。　　“哦。”軒轅也愣住了。　　“這之中或許還有一個辦法！”天浪祭司吸了口氣，將目光移向軒轅道。　　“什麼辦法？”軒轅倒覺得這群人故意跟他賣關子，而且都顯得有些吞吞吐吐不爽快，倒是那年輕的牧野顯得可親多了。　　“我見公於最初以銀針刺穴之法為法師鎮住了傷勢，不知道公子能不能以銀針刺穴之術舒散開他掏腹之間的淤血？”　　“那能嗎？”軒轅不由微愕，反問道，事實上，他對銀針刺穴之術並不是很精通，只是通過自已平時揣摹所得的一些皮毛。畢竟，他跟歧富的時日太短。　　“公子可曾試過將功力通過銀針直接扎入法師體內？”天浪祭司試探着問道。　　軒轅眼睛一亮，想了想道：“讓我試試，可是我仍沒有把握，只怕事情會弄巧成絀。”　　眾人一陣沉默，最後還是剛才那說話的老者開口道：“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我們必須試一下。針灸之道乃西北崆峒山的秘術，如果能有崆峒仙派的人來施法，那定能奏效，不過，那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只能姑且試一試！”　　“高長老說得對，公子就試試，一切只好聽天由命了，我們之中沒有人對針灸之道有所了解，只能看公子的了。”副總管蒙赤武有些患得患失地道。　　“是啊，軒轅公子就不要推辭了，如果上天註定要法師難逃此劫，那我們凡俗之人也無法挽回，公子下針吧！”天浪祭司咬咬牙道。　　軒轅也知道這是一個冒有很大風險的任務，但他必須試一試。當然，這也是一種全新的嘗試，如果成功的話，他將會在針灸之道上跨出大大的一步，但如果不能成功，施妙法師就很可能提前死去。　　生命本就是脆弱的，生活卻是殘酷的，軒轅必須作出選擇，必須面對一切。　　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凝注在軒轅的身上，似乎是在等待他作出最後的決定，但所有的人皆知道這個決定背後所隱藏的東西，這是一個殘酷的挑戰，向生命挑戰。　　“好吧，我試試！”軒轅終主動點點頭，咬牙道。　　所有的人心情更為緊張，並沒有因為軒轅的答覆而放鬆。　　※※※　　晚宴很豐盛，或許是因為施妙法師醒了過來之故。這對於癸城來說，應該是一個喜訊，對於軒轅來說，當然也是一件喜事。他竟找到了在銀針上注入內勁的感覺，雖然救醒施妙法師耗去了他極大的心力，但這些卻是值得的。至少，讓他嘗試到了過去所未嘗試到的東西。　　軒轅的確感到有些累，因此，他沒有打算連夜趕路去追趕思過他們，而是選擇在癸城暫住一晚。　　這是他第一次來有熊族，但所做的卻是這樣一檔子事，這與當初軒轅的想象極為兩樣，也讓他感到有些好笑。　　癸城城主並不是王族之人，而是依附有熊族的一個強大部落首領伯夷父。　　（注：伯夷父，相傳是帝顴頊的師父，據《山海經》海內經載，伯夷父的後代名叫西嶽，西嶽生了先龍，先龍的後裔名叫氐羌，氐羌姓乞。）　　伯夷父看上去就知道是一個極為精明之人，四十餘歲，便有一種仙風道骨之感。美髯青衫，毫無城主的架子，走到哪裡犹如給人帶去一陣清風，不夾雜半點壓迫之感。　　癸城中的人對軒轅似乎都極為客氣，卻不知是因為軒轅救了施妙法師，還是因為別的原因。不過，軒轅並不想計較太多，最多也不過只住一晚而已。　　有熊族茶酒似乎極為盛行，不僅茶行，酒質也極佳，便連軒轅這往日並不怎麼喝酒的人，也幾乎喝昏了頭。他也記不清自己在晚宴上究竟喝了多少杯，但後來卻記得是劍奴和天浪祭司扶他去休息的。　　軒轅本不欲喝這麼多酒，但盛情難卻，而天浪祭司等人又以他遠來是客抬出許許多多的理由，使得軒轅不能不喝，也就迷糊之間醉倒了。　　※※※　　夜，癸城極靜。　　但熊城並不靜，在黑暗之中，似乎醞釀着一場無法抗拒的風暴。　　事實上熊城中的每一個人都預感到風暴的來臨，只是，人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在風暴來臨前的等待，等待那一刻自天上到地下的爆發過程。　　風暴猶未至，可是所有人已愈來愈清晰地嗅到了風暴的氣息，這場風暴醞釀的時間大久了。　　一年的時間，足以發生許許多多事情，足夠發生許許多多的變故。可是，這場風暴竟醞釀了年余猶未能爆發，這讓所有等待風暴來臨之人的心已經麻木了。　　不過，此刻每個人都知道，風暴已經近了，而這場風暴可能在龍歌返回之際，就是爆發之期。　　鳳宮，乃聖女棲身的重地，守衛極為森嚴，在熊城之中，有着極高的地位。　　是夜，有人行色匆匆直奔鳳宮大門。　　“什麼人，止步！”鳳宮大門口的守衛“鏘”地一聲拔出佩劍，低喝道。　　在深夜之中，禁止一些未經允許的人直進鳳宮，就連創世大祭司也不例外，除非有聖女親自召見的口諭。而這個口諭則會通知鳳宮的每一個守衛，讓其放行，但今夜並無聖女口諭，卻有人私闖風宮，自然觸怒了守衛們。　　“癸城快騎，有急事要稟聖女！”來人急奔至鳳宮大門外，迅速止步回應道，作為有熊族的每一個成員，都應該知道鳳宮的規矩，更應知道鳳宮劍士的厲害，是以，他不能不止步。　　“令諭！”一名劍士還劍入鞘，踏步上前，沉聲道。當然，如果是有急事的話，對於鳳宮來說卻有些例外，但把關依然極為嚴格。　　那來者迅速掏出一塊以黃金打造的令牌遞了過去。那守門的劍士仔細看了看，又將之遞給癸城快騎，問道：“傳誰之訊？”　　“伯夷父！”癸城快騎有些氣喘地答道。　　“好，你先在這裏稍候，我去稟告聖女！”那劍士的語氣緩和了許多，只是因為他聽到了伯夷父這個名字。　　癸城快騎無奈地點了點頭，他知道，這是必須通過的“手續”，誰也改變不了，就是伯夷父親來也不會例外。不過他仍希望這劍士的速度快一些，不由得提醒道：“是有關於軒轅和施妙法師的消息！”　　眾守門的劍士皆為之動容，那去傳訊的劍士一怔，腳步立刻加快。　　※※※　　“開城門！”鳳妮喝道，此際她一身戎裝，勾勒出凸凹有致又絕美無瑕的嬌軀，淺綠色的衣衫在暗夜燈火的光亮之中似散發出一種幽幽的光彩。　　“聖女，創世大祭司吩……”　　“難道你敢違抗聖女的命令？！”聖女鳳妮身前的四名劍士一齊拔劍怒叱，打斷了那駐守城門的小頭目之話。　　那駐守城門的小頭目乃是創世大祭司的親信方岩，在有熊族之中掌管西南城門之職，平時也挺風光，但這一刻他卻知道絕對不能與聖女鳳妮過不去，否則的話，單憑聖女身邊的八大金穗劍士中的任何一人都足以取他性命。在有熊族中，若是有人不知道金穗劍士的可怕，那這個人定是傻子。其實，即使有熊族中的幾個傻子見了金穗劍士，也會嚇得慌忙躲避。　　“小的不敢，只是擔心如此深夜，聖女出城會不甚安全，不如請大祭司多抽調一些高手保護聖女……”　　“少��嗦，開城門！”一名金穗劍士冷冷地叱道。　　方岩有些微怒，但在這群金穗劍士面前卻是只能忍而不發，只得向守在城門邊的守衛喝道：“還不開城門？！”　　“吱……呀……”一聲巨大的轟響，城門犹如飢餓的巨獸之口緩緩張開，數十人同時出力推動着這巨大而沉重的城門。　　城門之外，一片黑暗，惟城門口處有些做光，在明亮與黑暗的對比下，城外一個世界，城內一個世界。　　聖女的坐騎是一頭巨鹿，金穗劍士們所乘的是一群巨鹿，陣容倒極為浩蕩，在聖女的前後左右還圍着三十二名銀穗劍手，這代表着有熊族中兩種頂級劍手的超強組合。　　“等等！”一個極為洪亮的聲音傳了過來。　　所有人的目光奏都轉向聲音傳來之處，聖女鳳妮不由得臉色有些不自然。　　“伏朗公子！”八名金穗劍手神情立刻變得恭敬起來。　　“師妹如此深夜要去哪裡？”伏朗急步趕了上來，語意之中微有些責備。在有熊族中，大概也只有伏朗可以以這種語氣跟聖女鳳妮說話，就因為伏朗是聖女鳳妮的師兄，不僅僅如此，伏朗還是伏羲族的新一代接班人，不憑別人，就憑其父太皋的名號，天下間便沒有幾個人敢惹他。何況伏朗與鳳妮的關係更有一層外人所無法明了的東西，因此，在有熊族中，伏朗以這樣的語氣跟聖女鳳妮說話並沒有任何人以為不可以，或是提出反對意見。　　“師兄這麼晚還不曾休息嗎？”聖女鳳妮並不先回答伏朗的話，反問道。　　“聞聽師妹深夜要出城，我就只好起身了！”伏朗說話間已來到了聖女的座前。　　“驚擾了師兄休息，實有不該，不過師兄你請回吧，我要去癸城辦一些事情。”　　聖女鳳妮語氣極為客氣地道。　　伏朗的臉色微微一變，但旋即又道：“此際外面四處漆黑，而又是處在非常時期，有什麼事情何不留得明天再辦？這樣出城，路途之上可能會有危險。”　　“不勞師兄掛心，以我身邊的這群高手足夠有能力保護我，何況，誰若小看我，我定不會讓他好看！”聖女鳳妮自信地道。　　“這樣吧，如果師妹定要去癸城，就讓我陪你走一趟吧，一切還是小心一些為好！”伏朗淡淡地笑了笑道。　　鳳妮微呆，目光在伏朗臉上掃了一下，知道推辭不了，只得點頭道：“好吧！”　　“備鹿！”伏朗向身後一招手呼道。　　人群中，立刻有人牽出一匹戰鹿，伏朗以一個極為優美的翻身掠上了鹿背。　　那些金穗劍士看了也不由得心中暗贊，伏朗就是那種連男人看了都覺得瀟洒帥氣的人，那高大而完美的體型，在這群金穗劍士的眼裡也覺得與聖女鳳妮的絕美的確是上天安排的絕配。不過，他們發現，今晚聖女鳳妮對伏朗的態度似乎並不好，當然，這並不影響大局，他們依然照樣趕自己的路。　　※※※　　癸城，夜晚卻是極靜，皆因城中的人數本就不是太多，一入夜，就顯得寂寥難耐，城中的平民並不喜歡夜晚出來走動，就算有也只有那麼幾個老人聚在屋外乘涼，一切仍是那麼靜寂。　　在靜寂中，當然也醞釀着殺戮，這幾日的夜晚，城外老是發現魅影幢幢，顯然有敵人在外窺探，但卻沒有人能夠探得究竟是哪路敵人。　　當然，這些是沒有必要去探查清楚的，只要敵人不準備攻城，就不必搭理。　　事實上，有誰能夠攻下這憑藉天險而築的雄城呢？除非對方以全高手的陣容越城而過，否則的話，想攻下這座雄城至少得花上二十倍的兵力。當然，若對方以數萬人且以極為先進的攻城工具攻城，那自另當別論，只是這樣的陣容幾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東夷族傾巢來犯，抑或是鬼方諸部傾力來犯。　　但不管情況怎樣，癸城仍不能不加以防範。

# 第八章 城中風雲

　　劍奴所住之處與軒轅相去不遠，他似乎並沒有睡覺的習慣，或許是因這幾十年來都以打坐代替了睡覺之故，犹如一個苦行者，但對自身的一切要求卻極為嚴格。在他的心中，只有兩樣東西，那就是忠和劍！　　忠是忠於主人，忠於自己的責任，另外便是等同於自己第二生命的劍。他的生命早已與劍融合，就是睡覺之時，也照樣抱劍而眠；打坐之時，橫劍於膝。　　劍已與他建立了血脈相聯的關係。　　今夜，他也喝了不少酒，但他知道自己仍是清醒的，而他能清晰地聽到軒轅住處的幾聲輕響便是最好的證明。　　響聲響起之時，月牙已偏西，將墜未墜之時，劍奴對別的或許不敏感，但是對軒轅那邊發生的事情卻是極為敏感。　　事實，軒轅住處的幾聲輕響驚動的不僅僅是劍奴，就連守在不遠處的護衛們也全都驚動了。不過，劍奴最先趕到軒轅的住處。　　本來為軒轅守衛的兩名癸城戰士身首異處，血染地面。　　所有人都湧入了軒轅的房間，劍奴是自窗子而入的，但是進入軒轅的房間眾人又呆住了。　　在軒轅的床邊，呈半圓形躺着八具屍體，屍體的樣子極為協調，好像是有人故意將這八具屍體仔細地擺放一般，所呈的弧度沒有半點挑剔。　　軒轅不見了，軒轅的床邊有其嘔吐的垢物，可是軒轅卻並不在床上。　　劍奴的臉色變了，那群趕來的戰士臉色也變了，要知道軒轅乃是癸城的貴賓，而此刻在軒轅的房裡竟出現這八具屍體，不問可知，這八個人是私闖軒轅房間，欲乘軒轅酒醉殺人，可是卻不知道被什麼人給殺了。　　每具屍體上只有一道傷口，這道傷口就在咽喉上，一抹殷紅。每個人的傷口竟奇迹般地相似，長度一樣，深度似也相同。　　一招殺敵，而且是在一招之間殺死這八人，出手之人究竟是誰？誰有如此快的動作，誰有如此玄妙詭異的招式？　　死者傷口極窄，也極淺，真正致命的只是滲入皮膚中的氣勁，這使得眾人無法分清這是刀傷抑或是劍傷。　　當然，對於死者，並沒有太多研究的必要，重要的是軒轅的下落。　　軒轅究竟去了哪裡？是被擄還是自己走了？可是看軒轅所嘔吐的垢物，按理軒轅已經醉得很厲害。　　“那童僕呢？”劍奴突然想起晚上伺候軒轅的童僕，而此刻，這童僕的屍體不在，人也不在，那這童僕只可能與軒轅一起消失了。　　“給我立刻去查！”蒙赤武也聞訊趕了過來，他的酒意似乎仍未全醒，昨晚他向軒轅勸的酒最多了，但這時候他也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不由得急忙吩咐道。　　劍奴未語，躍上軒轅所睡的床上，床面微溫，可見軒轅才消失不久，他想不到究竟誰有這麼快的速度能夠擄走軒轅而不被他發現。　　軒轅的刀劍皆已不在，房間之中所有關於軒轅的東西就只有一件外套長衫，長衫掛在床頭上，顯然沒有人動。　　軒轅鞋子睡前未脫，或許是因為醉酒的原因，軒轅不讓別人脫鞋，劍奴也便只得依言。　　“立刻通知封鎖所有路口，加強城門的防守，任何人不得出城！”蒙赤武的酒意大醒，或許是被血腥所沖之故，向一旁的人吼道。　　其實此刻守衛們早已四處出動，尋找任何蛛絲馬跡。　　“總管認識這八個人？”劍奴目光移向蒙赤武，冷冷地問道，此刻的他難得仍保持一份特有的冷靜，數十年的修養並沒有白白浪費。　　蒙赤武的臉色有些難看，無可奈何地道：“這之中有兩人我認識，而其餘的六人我並不知道他們的身份，看樣子是來自城外的人！”說到這裏，蒙赤武反向身邊的護衛吩咐道：“立刻讓斧營隊長古奇來見我！”　　“我去！”說話的竟是牧野。　　劍奴的臉色極為難看，雖然他不相信以軒轅的武功如此輕易便被對方制服，但是此刻發生的事情讓人不得不產生許多聯想，正所謂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而且此刻軒轅醉酒，醉得又十分厲害，誰敢保證軒轅能夠安然地避過敵人的偷襲呢？　　“我想親自去斧營一趟，還請總管別讓這裏的屍體被人移動了，至少到天明前不要被人移動！”劍奴沉聲道。　　此刻劍奴心中有氣，整個人都顯得霸道威猛。他本是一個極為厲害的高手，那種高手的氣質不經意間便流露了出來，讓人絕不敢小視。　　蒙赤武也絕不敢小看這個老頭，作為一個高手，他清楚地感覺這個老者體內涌動着的是與其年齡極不相稱的生機，那種勃發的氣勢使人不寒而凜，讓人感覺到若是誰激怒了劍奴，所換來的將是最無情的攻擊。當然，蒙赤武絕不怕劍奴的攻擊，但是劍奴是軒轅的朋友，也便是癸城的客人和貴賓，此刻軒轅更在癸城出事，他心中有愧，自然對劍奴十分客氣，也自不會計較劍奴語氣上的不恭。　　“好，我陪你一起去！”蒙赤武道了一聲，然後吩咐一些人守住現場，不能讓任何人移動屍體或其它東西。　　※※※　　當伯夷父和天浪祭司趕來之時，劍奴和蒙赤武正向斧營匆匆趕去。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伯夷父擋住蒙赤武問道。　　“軒轅公子失蹤了！”蒙赤武簡要地將突變作了一個禪述，伯夷父和天浪祭司的臉色都變了，於是一行人全都向斧營方向行去。　　劍奴也有些驚訝，癸城中的人竟對軒轅如此重視，他並不明白其中的原因，但他卻為軒轅感到自豪，能在有熊族中得人重視和尊敬，這的確是一件很值得慶幸之事，可是在這慶幸的背後，卻隱藏着極大的危機，正如此際軒轅的失蹤。　　想到這裏，劍奴沒有半點高興，誰敢肯定癸城之人對軒轅的“好”不是在掩蓋某個陰謀？難道說，將軒轅灌醉就是陰謀的一部分？劍奴心中極端沉重，對癸城竟產生了一種異樣的戒心。事實上，如果軒轅真的出了什麼事的話，癸城和有熊族絕對脫不了干係，他也絕不會與癸城善罷甘休，那時候的局勢只怕會極僵。　　斧營，在癸城的東北角，有熊族戰士分七大營和熊城軍，七大營分別是斧營、劍營、刀營、盾營、弓營、槍營和土木營，而熊城軍則由一些親衛和金、銀、銅三級劍手所組成，另外再加上一些由創世大祭司親訓出來的死士及蒙絡所擁的親軍組成，這就是有熊族戰士的規劃。　　有熊本部本有三千餘勇士，再加上一些依附於有熊族的大小各族，可戰之勇士達一萬以上。若是算上一些年長的高手，足以達到一萬五千餘人。而這之中的高手難以計數，還有許許多多星羅棋佈於各地的有熊族分支，若是將這些實力組合起來，最精銳的戰士可以達到兩萬以上。　　當然，有熊族的婦孺和一些閑雜人員加起來足以達到十萬有餘，這之中當然包括各依附的部落。　　事實上，在這個年代，就是婦人也能作戰，生活在這個時代之中，每天都必須面對生與死的挑戰，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保命方法，女人能夠騎射這很正常。　　不過，這些女人們必須帶養小孩和照顧長者，有些更安排其紡紗織布。　　當然，所有的有熊族戰士也都得參加勞動，包括種地打獵，雖然有許多奴隸們在開荒種地，但那些人並不足以支撐這麼多人的日常生活。有熊族之所以能夠強大，能夠經久不衰，就是因為他們自給自足，自己養活自己，更自強不息地自我強大，自我完善。　　劍奴對有熊族的一切並不是沒有聽說過，他也知道有熊族的斧營有着超強的戰鬥力，之中高手如雲，但此刻他很快就要與斧營打交道了。　　※※※　　古奇瘋了，也死了！　　古奇瘋了，他揮斧砍死了兩名傳喚他的戰士，然後自殺了，死的時候還如野獸一般“呵呵……”怪叫，像一頭髮了狂的公牛，所有見過他瘋狀的人，都在心有餘悸地抽涼氣。　　牧野的臉色有些蒼白，他在古奇的胸部刺了一劍，而古奇的斧頭差點劈下了他的膀子，他受了傷，卻仍心有餘悸。發瘋了的古奇功力竟比平常高出許多，平時古奇的武功與他不過是在伯仲之間，可是剛才古奇明顯佔了優勢。只不過，在他刺了古奇一劍后，古奇突然揮斧自殺，這是他所沒有料到的。　　斧營的眾兄弟都沒有料到這場變故，他們本想助牧野將古奇制住，卻沒想到尚未出手古奇便已身首異處。　　古奇為什麼會這樣？難道他真的瘋了？可是為什麼要自殺？為什麼要殺傳喚他的戰士？為什麼一有人來傳喚他，他就會發狂發瘋，更要殺人？　　所有的人都有些迷惑，所有人都在發獃，就像是做了一場古怪而又荒唐的夢。　　劍奴諸人趕來，卻又只是看到幾具屍體，看到一群驚愕不已的人，這群人還未自剛才的震驚中恢復過來。　　古奇一向都是一個溫柔而極為豪爽的人，人緣不錯，又是斧營的癸城分隊隊長，能夠處在這個位置本身就值得驕傲，而且他又如此年輕，可以說是前途不可限量，但就是這樣一個人卻在突然之間改變了過去眾人所熟悉的一面，變得瘋狂，然後死去。在眾人的心中，對這場變故一時之間還很難接受。不過，他們必須接受這個事實。　　現實往往都是殘酷的，而又沒有誰能夠擺脫現實的束縛。　　古奇的死，留給蒙赤武的只是更為揪心的痛，是不是古奇已經意識到了什麼？　　是不是有人向古奇下了毒？抑或這本就是一個精心策劃的殺局，此刻只是為了殺人滅口？　　已有人將剛才的變故極為詳細地講給蒙赤武和伯夷父聽了，但是所有人的臉色都極為難看地保持沉默，抑或只是在思索，在考慮着某些問題。　　劍奴的臉上木無表情，不過，他卻知道，這件事情並不只是針對他和軒轅，甚至是針對有熊族。可是這又是什麼人所為呢？古奇的死，是殺人滅口嗎？為何對方要選擇這種方式殺人滅口？但照剛才這麼多人所說的，古奇只是自殺的，與他殺並沒有關係，就是牧野的那一劍根本就不是致命的傷，真正致命的傷乃是古奇自己以斧斷喉之創。　　這一切很明顯是屬於自殺，但如果要說有人滅口的話，惟一可追究的便是為什麼古奇會發瘋？　　事實上，敵人為何要殺人滅口？難道就是因為有兩位死者是斧營中的人嗎？　　這又能說明什麼？難道古奇真的知道內情？抑或古奇身上有一些很容易被察覺的秘密？可是，如果真是敵人殺人滅口的話，那這個敵人行動的速度實在是快得驚人，所得的消息準確得驚人，而其手段之狠辣更是讓人無法想象。　　牧野被人扶去包紮傷口了，但這裏的事情絕沒有完，至少斧營的隊長由誰來擔任？後事如何處理……　　這必須及時解決。　　劍奴不想再說什麼，因為再說也是多餘的，事情已經越來越複雜，連他也有些不知所以。　　※※※　　癸城之中變得亂鬨哄的，所有能夠出動的人都行動了起來。很久以來，癸城都不曾有這般亂過，也未曾有這般大規模動員，就像是已經兵臨城下，大戰在即一般，而這一切只是因為軒轅的失蹤。　　事實上，軒轅的失蹤並沒有必要如此大張旗鼓，當然那只是指在平常，但這一刻伯夷父卻不能不大張旗鼓，那是因為他早已派人通知了身在熊城的聖女，如果聖女趕來癸城，而軒轅又失蹤了，他還真不知道該如何向聖女交代，這些卻是外人所不能了解的苦衷。　　而此刻，聖女鳳妮的確已是在趕來癸城的途中。　　一行數十騎乘夜趕路，聖女這般急切的心情讓許多人都不解，更讓伏朗不是味兒。　　伏朗豈會不知道鳳妮此來癸城只是因為軒轅？事實上，在他的眼裡，軒轅根本不算個人物。不可否認，他看不起軒轅，藐視軒轅，但他也容不下軒轅。　　這是一種很矛盾的心態，就連伏朗自己也覺得驚訝，他居然為一個他所藐視的人動了排擠之心。　　在神堡之時，他竟然對這個人起了殺念，總想讓人幹掉這個人，也就在那時，他已經不知不覺中將軒轅當作了一個對手，一個無論身分和武功都不配成為他對手的人，居然在那一刻被他視為有威脅的對手。　　抑或伏朗並沒有將軒轅當成一個對手，因為他覺得軒轅不夠資格，只是他覺得這個年輕人很討厭，對於一個他所討厭的人，他並不想對方活得開心。　　後來，他知道軒轅不僅沒有死，還讓九黎人鬧得灰頭土臉，他首先感到有些吃驚，然後只當軒轅只是憑几分運道而已，仍沒有將這個人列為自己的對手。　　可是他卻發現往日對他百依百順的聖女鳳妮起了變化。伏朗是一個很敏感的人，也是一個很高傲的人，他自小所生活的環境塑造了他的性格，他覺得這個世上沒有哪個同齡人比他更優秀，沒有人能夠超越他。　　無論是容貌、才華、武功、智慧，他絕不容許有人搶佔了他的風頭。　　事實上，伏朗的容貌、才華、武功和智慧的確是人中之龍，而且他有個好父親，因此他有驕傲的資本，有自信輕狂的能力。也正因此，他絕不容許他所喜歡的女人對他有一點點的不恭順，更不能愛上別人。雖然此刻聖女鳳妮並不是他的女人，但是他的師妹，是他所喜歡的女人，更曾有過一段不平常的情愫。可是當軒轅出現之時，聖女鳳妮竟開始變了，也許，就是因為聖女鳳妮的變，才會使得伏朗討厭軒轅，他認為軒轅只是夾在龍鳳之間的一條臭蟲。軒轅的出現玷污了他與鳳妮的感情，所以他想軒轅從世上消失。　　滿蒼夷失手了，後來九黎族竟也吃了大虧，這時候伏朗才發現，軒轅並不只是一隻玷污他與鳳妮感情的臭蟲，而是分奪鳳妮感情的敵人。　　事實證明了這一點，鳳妮競真的對軒轅有情，而且知道伏朗出賣了軒轅。於是，鳳妮在對軒轅有情的同時又多了幾分愧疚，更對伏朗多了幾分冷落，這很出乎伏朗的意料之外。　　伏朗有些惱怒，但他不敢對鳳妮發脾氣，因為他的確愛上了這個美得無與倫比的師妹。可他就是不明白，軒轅憑什麼跟他爭女人？軒轅憑什麼能獲得鳳妮的歡心？他總覺得軒轅根本就不配不上鳳妮，無論是家世、武功、容貌，抑或智慧……　　而鳳妮並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那是因為她從小就離開父母，在一個看別人臉色的環境中長大，雖然她與伏朗同樣身分尊貴，可是環境卻大有差異，她想到軒轅這一路上捨生忘死地相救，所費的心力不僅沒有得到回報，反而卻差點被自己害得陷入了萬劫不復之境，因此她一直想對軒轅作一些補償。不可否認，作為一個女人的眼光來看，軒轅身上的確有股讓人無法抗拒的魅力，而那含而不露的智慧似乎沒有什麼事情是他無法解決的，總會想到一些奇謀秘計斗敗敵人，救出她和一干兄弟。當然，這之中不可否認地存在着許多幸運的成分，但是以軒轅當時的人力和武功，能夠出現這樣的結果已經非常不錯了。而且在軒轅的身上還有一股在伏朗身上找不到的豪氣，那麼干實卻又顯得那麼傲然，似乎睥睨眾生卻又融入眾生，就是這種豪氣和特殊的氣質才會有着讓人無法抗拒的魅力。而伏朗卻只有那一股傲氣，似乎根本就沒有人配與他相提並論，那種高傲卻是盲目而脫離實際的，像是高這個世界極遠的夢境，讓人無法靠近，更找不到那種隨和寫意的洒脫。　　軒轅驕傲，但卻讓人可以接受，他的“傲”可以感染別人，可以讓與他一起的人也變得更自信更傲然，驕傲得親切而溫和；伏朗的驕傲只會讓人心冷，讓人遠避，這便是人性的差別。當然，伏朗絕不是一個會反省的人，他從不會認為自己會做錯某件事情，從來都不會！

# 第九章 神魔俱損

　　有熊族許多人都知道軒轅，最初只是聽說這個人曾讓九黎人連吃數大敗仗，損失近千士卒，更無力擴張實力。後來自鳳宮傳出消息，說這個軒轅便是曾經數次拚死救護聖女的功臣，接着有關軒轅的事迹便越傳越多，有自鳳宮中傳出的，也有自外界傳來的消息，包括軒轅在君子國之中所做的事和在君子國中所流傳的故事。　　以有熊族的實力，如君子國中所發生的事絕對無法瞞過有熊族的耳目，因此，有熊族守衛在最外圍的十大聯城中的年輕士卒們都喜歡拿這個與自己一般年輕的人作話題。當然，這些人選擇軒轅作話題，還是因為軒轅與聖女鳳妮和有熊族的特殊關係。在這群年輕人的眼中，他們其實並沒有把軒轅當作外人。　　有熊族中，了解軒轅最多的當然是鳳宮之人，因為聖女鳳妮每天都在關注着軒轅的消息，更曾向親信下令，有軒轅消息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回報。　　有熊族的年輕勇士們最尊敬聖女，也許是因為聖女鳳妮的絕美，但不管因為什麼，他們已在自己心中將聖女幾乎定位於神的位置，而軒轅卻是聖女鳳妮所關注的人。是以，軒轅自然會成為有熊族的貴賓了。　　這之中，最恨軒轅的人便是伏朗，可是這一刻他卻要去面對軒轅。事實上，他要讓聖女看看，他絕對比軒轅強，只有他才配得上聖女鳳妮的絕世姿容，他也想乘機讓軒轅死心，若有可能，他可讓軒轅變成殘廢。　　伏朗不介意殺人，他根本就不認為軒轅這種人的命值多少錢，他也不會在意在聖女鳳妮面前殺人。事實上，他是一個不習慣讓環境約束的人，他也不是一個喜歡想後果的人。在這個世上，只有他自己的利益最重要，這個世界也必須以自己為中心。是以，任何妨礙他利益的人，他絕不會顧忌，就算殺了軒轅，聖女也不敢拿他怎樣。　　這一路上伏朗都在不斷地盤算着，若不是一聲驚呼打擾了他的思路，只怕他還會盤算下去。　　一聲驚呼之後，又是幾聲驚呼，幾隻戰鹿前蹄跪，倒，包括伏朗所騎的戰鹿在內。　　伏朗身子極為輕盈地掠上樹榦，卻發現地上幾根老藤在樹林之間相互絆繞，正是這些東西使得戰鹿絆倒。　　聖女鳳妮也差點步上了後塵，但是她身邊的金穗劍士拉住了她所乘巨鹿的韁繩。　　幾名銀穗劍士落地滾了一滾，又立刻彈了起來，另有兩名金穗劍士很平穩地落地，巨鹿已經損失了六匹，不過卻並沒有死去。　　“大家小心！”聖女鳳妮低喝道，所有的劍士立刻將聖女團團護住，似乎是在防備敵人的偷襲。　　火把全部熄滅，因為他們若不想成為敵人攻擊的目標，就必須面對黑暗，這是沒有辦法的事。　　伏朗大感沒面子，知道是剛才自己沒有聚中精神這才中伏，如果自己稍稍注意了一些，絕不會發生如此變故。可是既然事情已經發生了，他也無法挽回，只好冷哼一聲，自枝頭疾掠，他想找到敵人的所在，然後挽回一點顏面。　　黑暗的林間靜無聲患，像是陷入了一片死域之中。　　每個人都極力保持自己的警覺性，每個人都極力將功力散於身體的每一個部位，準備作出最快也最強烈的反擊。　　這粗藤絕對是人為所設，在如此暗夜之中，對這群乘鹿而至的人來說，的確是個極大的威脅，而此刻的形勢也證明了這一點。　　問題是此刻天色太暗，根本就無法發現敵人的所在，他們一開始便將自己陷入了極為不利的局面。　　此地距癸城不過只有十數里而已，雖是晚上，但是奔鹿的速度的確極快，對於負重后不耐長力的戰鹿來說，短距離地奔跑確是極快。　　當然，若是在白天，只須一個時辰便足以趕到癸城，但晚上戰鹿不敢撒蹄狂奔，這便使得速度大打折扣。　　銀穗劍士迅速回散搜尋，此刻只要有任何一點可疑之物都將成為他們攻擊的對象，絕對不會有半點留情。在他們的眼裡，聖女的生命高於一切。不過，所幸的是林間似沒有其它的機關，否則就算這群人是高手也難免會吃虧上當了。　　“火光！”有人低聲驚呼，那群搜尋敵人的銀穗劍士發現遠處似有一堆火光。　　事實上並不只一人發現，而是有許多人都發現了。　　在這荒嶺之中，有一堆古怪的篝火的確是個意外，而且這很容易地便與絆倒巨鹿的粗藤聯繫在一起。　　“大家小心一些！”聖女諸人早已越過粗藤，她身在高處，自然比別人看得更遠。　　金穗劍士和銀穗劍士迅速向那篝火燃起的地方移去，他們倒想看看對方究竟是何方神聖。　　“那會不會是一個陷阱？”一名金穗劍士擔心地問道。　　“或許！”這個時候的確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但任何人都不會放過這條線索。　　是以，明知是陷阱依然要踩進去，這是沒法改變的事實。　　※※※　　篝火“噼剝”作響，不時有陣陣肉香散出，竟有人有如此雅興在這裏燒烤野味。　　一切都似乎顯得極為沉寂，有一人以竹笠掩住了頭臉，背對着趕來的諸人在撥弄着篝火，神情專註得讓人吃驚，他似乎並不知道此刻是夏日，似乎感覺不到絲毫的炎熱，居然有如此興緻在“烤火”。　　伏朗靜立在這神秘怪人身後五丈之處，神情極為冷漠，更似涌動着強烈的殺機。他也知道，那粗藤也許不是這人所設，但這人總脫不了嫌疑，只要有嫌疑，他就不想對這神秘人客氣。　　銀穗劍士也已呈半月形將這塊地方包圍了。　　“各位既至，何不來共事美味？荒山野嶺獨品清泉倒也不勝寂寞，請了！”　　神秘人頭也不回，依然撥弄着在篝火上燒着的一隻獐子，淡然道。　　神秘人此語一出，眾人皆驚，更感這人神秘不可揣度。在如此深夜，如此怪人，如此隨意的話，的確能夠形成一種無形的壓力。　　“那路障是不是你所設？”伏朗並沒有耐心與這人閑扯，出口便問道，他已從對方的聲音中聽出，對方應是個年齡不大的人。　　“不錯，是我所設！”神秘人竟直言不諱，這讓伏朗和所有銀穗劍士都感有些訝異。　　伏朗似也被對方的回答弄得不知道該立刻出手還是該如何，不過，他很難得地耐住性子，冷冷地質問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想你們陪我吃這隻味道極美的獐子！”神秘人的回答更是荒唐，甚至讓人覺得好笑和憤怒。　　誰都沒想到神秘人竟是這種回答方式，直接而又略帶一些譏諷之意，對於伏朗等人來說，的確有些諷刺。　　伏朗怒極反笑，大步向神秘人走去，口中陰冷地道：“我倒是想試試將你烤熟的味道如何！”　　“我皮粗肉糙，吃起來儘是渣渣！”神秘人似乎根本沒有意識到伏朗動了殺機，回答得仍是那麼坦然自若，甚至連身子都不轉過來。　　聖女鳳妮也驅鹿行了過來，自然聽到了神秘人和伏朗的對話，但她的臉色竟然變了變。　　伏朗行至神秘人背後三丈之時，驀地加速，出手！掌風挾帶風雷之聲，犹如天空之中到處都是閃電霹靂。　　“呼……”那堆燃燒得正旺的篝火突然極速膨脹，犹如一隻充了氣的巨大火球向四面八方伸展，而那神秘人竟然被這巨大的火球整個吞沒。　　四周的金穗劍士皆大驚大奇，他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般古怪的攻擊方式。他們自然知道，這並不是因為伏朗的攻擊，事實很快便證明了這一點。　　那巨大的火球驀地爆射出一道強烈的火舌，越過近兩丈空間，直向伏朗迎去。　　“轟……”伏朗的身子微震，那道火舌四散成千萬點火星，濺得夜空一片零亂。火舌一散，伏朗再進，依然是招式不改地向那巨大的火球攻去。　　火球竟在突然間離地而起，以萬鈞之勢向伏朗撞去。　　每個人都感覺到了來自火球之中那張狂而野性的氣機，那個火球便像是蘊含了毀滅一切的強大氣勢，在那直徑丈余的體積內似乎存在着整個天地的活力，讓人不由自主地會想到，若是稍一觸碰，便將會引發無窮無盡的災難。　　“轟……”一聲強烈之極的爆響，犹如兩個炸雷在虛空中交擊。　　伏朗被火球吞沒，但他又自火球的背面穿了出來。火球卻拉長成一個橢圓的形狀，更有無數的火星濺射而出。　　伏朗頭上沾了幾點火星，使得他的形象有些狼狽。　　任何人都知道，伏朗並沒有佔到便宜，那些金穗劍士不由得大為驚疑，他們真想不到這神秘人物究竟是什麼人，竟連伏朗也不能佔到絲毫便宜。　　聖女鳳妮的眉頭皺得更緊，她發現剛才那堆篝火之處連一根柴棒也沒有，看來神秘人不僅僅是身子融入篝火之中，更連那一堆柴禾亦一起卷了起來，也即是說神秘人是背着一堆柴禾與伏朗交手的，而且是正在燃燒散發出高熱的柴禾，這人實在太可怕了！　　伏朗身子落地，那團火球也落在空地之上，立刻又恢復了渾圓的球狀。　　伏朗欲出手再攻，卻發現自火球之中再射出一道火舌，火舌似乎帶着萬鈞的力道衝出。　　火球開始旋動，生出一股灼熱的氣流，四周的灌木竟自燃起來，聲勢驚人之極。　　伏朗閃開一道火舌，若游魚般向火球滑去，但是火球似乎四處都是眼睛，更有着強大無倫的攻擊力。　　“呼呼……”數十道火舌同時噴出，在虛空之中交織成一道火網，火網之間更有許多帶着強猛勁氣的火棒穿插，完完全全封死了伏朗的進攻路線。　　“嚎……”伏朗一聲低吼，身子驀地騰空，一道暗影自他的衣底射出，強大無匹的氣旋頓時之間犹如一張大網將火舌壓了下去。　　“損魔鞭！”金穗劍士中一人驚羡地低喚了一聲，他認識伏朗手中的兵刃正是神族十大神器中的“損魔鞭”。　　金穗劍士們極少見過伏朗動用過兵刃，但這一刻他卻被對方逼得非出鞭不可，或許這是一種悲哀。　　“嘶……”那飛射的火舌被如龍捲風的鞭影絞得化為無數火星，而火棒更是被絞碎。　　“嘩……”火球驀地擴張開來，由圓變橢圓，橢圓變成一張巨大的火盾，那神秘人終於現身，火球卻成了他身前一張巨盾，又若一個巨大的殼。　　構成篝火群的柴禾成了這張大盾的龍骨，支撐着這灼熱的大盾迎向伏朗。　　“住手！”聖女鳳妮忍不住驚呼，她終於發現了這神秘人物的面容，竟是她一直挂念着的軒轅！因此，她禁不住張口大呼。她絕不想軒轅和伏朗兩個人中的任何一人受傷。　　“呼……”軒轅手中的那張火盾竟擲了出去，在擲出的剎那，所有燃起的柴禾犹如一支支注滿“氣”　　的飛劍，自絕不相同的方位和角度瘋狂地射向伏朗。　　金穗劍士和銀穗劍士看了都禁不住為之震撼，這種控劍方式的確已達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事實上，當軒轅與那團火焰脫離，將之化為火盾時，所有人都在驚呼。沒有人明白這是什麼功夫，但卻沒有人會不知道如此操控火球需要何等功力，更何況軒轅身上沒有半點燒傷的痕迹，這簡直就是一個奇迹！　　世間本就沒有人所不能創造的奇迹，不過，有些奇迹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創造的。　　火盾之中夾着軒轅的真氣，事實上，火盾本就是被軒轅以強大功力將火球展開托起。而此刻，火盾衝天而起，幾乎把伏朗完全淹於其中。　　“轟……”天空之中一片囂亂，無數的火星四射濺開，犹如成千上萬隻火鴉四處飛逸，更帶着驚心動魄的銳響尖嘯。　　軒轅的身影犹如精靈一般消失在火焰之中，消失在所有人的視線之中。　　火盾碎成千萬片，那如飛劍一般的火棒也被損魔鞭強大的勁氣給絞得粉碎。　　伏朗穿過火盾落於地上，神鞭依然如蛟龍般盤繞着整個身影，四周的火星和火焰觸及鞭風即滅。　　不過，誰都可以看到伏朗的樣子極為狼狽，髮髻有些焦糊，散發出一種異樣的臭味，那本來整潔的衣衫也被火星燙出幾個大洞，與他那完美的體型相配，顯得極為滑稽。　　“好鞭！好鞭法！”眾人此刻才發現軒轅已在一棵古樹的橫枝上翹着二郎腿，手中竟還拿着那隻烤得香氣誘人的獐子。　　那是距伏朗足有六丈的粗樹枝，眾人竟未曾發現軒轅是如何上了那棵樹的，正如癸城中沒有人知道軒轅是如何出城的一般。　　“軒轅公子！”驚呼的人是伯夷父派去熊城傳訊的幾名戰士，他們的身形暴露在火光之中，這時由低仰才發現那竹笠之下的面容，他們怎麼也想不到軒轅竟在這種荒山野嶺之中獨享燒烤的獵物，而不是在癸城睡大覺。　　那群與聖女鳳妮同來的劍士們又是驚又是好笑，弄了半天，這個神秘兮兮的人竟是聖女鳳妮所要找的軒轅，驚的是軒轅的武功竟然達到了如此驚人的地步，就連伏朗也無法佔到絲毫便宜，甚至落於下風。　　最為憤怒和尷尬的當然是伏朗，伏朗不僅怒，更驚！他一直想殺掉這個他根本瞧不起的人，卻沒想到一開始就被軒轅弄得灰頭上臉，而且這個面子是當著聖女鳳妮丟的，這怎叫他不惱？不怒？不恨？他吃驚的卻是此刻軒轅的武功，半年前見到軒轅之時，其武功根本就不足放在心上，可是才隔七八個月不見，軒轅的武功竟達到了深不可測的地步，這簡直是一個奇迹，可奇迹也是現實，一個他必須面對的事實。　　伏朗未等其他的人有任何反應，便已揮鞭向軒轅攻到。他從來都未曾受過如此的惡氣，也從未丟過如此大的面子，是以他忍無可忍，要在聖女鳳妮作出決定之前將這個對手毀於鞭下。他知道，自己並不一定能夠在頃刻之間勝過軒轅，但至少要讓軒轅損失一些什麼，或是大丟一次面子。因此，他使出了損魔鞭之中若非在迫不得已時絕不輕易施出的殺招一一“神魔俱損”！　　“小心！”聖女鳳妮大驚，她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伏朗竟會作出如此狠絕的決定，而且誅殺軒轅的心如此之堅決。但她卻無能為力，因為她根本就來不及出手阻止，而且就算她出手相阻，又怎麼阻止得了這絕世的殺招呢？　　“噼……嘩……”一道閃電破空而落，正與高揚的損魔鞭相接，在驚雷響起之時，伏朗形如厲鬼，頭髮根根如針般倒豎而起。　　“你去死吧！”伏朗狂喝聲中，飛沙走石，天地變色，枝斷恭弘=叶 恭弘飛，整片樹林剎那間似乎化成了森羅絕域。　　“保護聖女！”金穗劍士們大驚，他們何曾見過如此可怖的招式和威力？　　軒轅大驚，他早已感覺到伏朗殺他之心極堅，但卻沒想到伏朗竟會動用如此威力驚人的殺招。　　天地之間一時犹如被抽幹了空氣一般，以伏朗為中心似形成一個巨大的空間黑洞，將所有的生機所有的氣勁和存在於虛空中的空氣、塵土，以及一些看不見的物質全都向損魔鞭上吸扯。　　軒轅絕對不是一個傻子，他有着絕對的作戰經驗。當那道閃電划落之時，他就已經決定不接伏朗此招。是以在那重若泰山的重壓即將包裹他身體前的一剎那，他離開了所棲的那棵大樹，身子犹如雲雀一般衝天而起。　　軒轅見機的確是早一些，只那麼一線，那完全是因為軒轅覺得此時根本就沒有與伏朗拼個你死我活的必要，他今日出手，只是想教訓一下這個陰險狠辣的對手，稱稱對方的斤兩。但若說拼個你死我活則是完全沒有必要的，畢竟伏朗並不是自己的敵人，所以軒轅選擇了迴避這一擊。　　軒轅的身形一升五丈，同時將頭頂的竹笠也甩上虛空，此時他離地達七丈之高，卻依然清晰地感覺到來自地面的強大牽扯力。　　“咔嚓……”軒轅剛才存身的粗樹樹叉由於承受不了重壓而斷，而那棵大樹也攔腰折斷。伏朗的身形亦衝天而起，他絕不想放過這一擊的機會，只不過他沒有想到軒轅竟如此狡猾，在未接觸之時便逸走，這使得他氣勁的封鎖完全無效。　　事實上只要軒轅遲走一步，雙方就會成為不得不戰之局，那時就是想退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軒轅的對敵經驗確實是太豐富，竟能早一步感到危險破空而逸，置身高空，這也正是伏朗此招絕殺的弱處所在。

# 第十章 聖女鳳妮

　　軒轅的升勢將近剛好趕上那上升的竹笠時，腳步在竹笠邊沿一點，身形再次騰起三丈，改上升為橫掠。　　所有人的目光全都仰視着夜空中兩條追逐的人影，感受着那讓人窒息的壓力。　　他們不能不為軒轅的輕功喝彩，竟能以內身升空十餘丈，然後如流星般平滑而過，這是何等驚世駭俗的身法啊？　　伏朗根本就不可能達到這種高度，上升至六丈左右就開始下落，那驚天動地的一擊竟無處可擊，而在驚駭之中蓄足的氣勁又不能不泄，只得選中一棵巨大的古樹為目標將氣勁全都傾泄向大樹之上。　　伏朗的身法自不能與軒轅來自神風訣上的絕世身法相比，何況軒轅一開始起步便比伏朗要高上兩丈，自不是伏朗所能比的。　　“轟……”一聲驚天震地的巨響，被伏朗所選中的巨大古樹竟炸成四半，然後“轟”然倒下，樹根處的土地犹如遭到雷擊一般，一片焦黑。而此時軒轅那輕盈若鳥一般的身子滑落在密林的頂端，踏着枝恭弘=叶 恭弘滑翔而過，犹如天外飛仙，瀟洒利落之極。　　月色猶未盡沒，朗朗星空，稀落的星光輝映着軒轅白天而降的身影，所有人都為之驚嘆，反倒是伏朗那威力絕倫的一記空擊沒有完全吸引眾人的注意力。　　因為一開始眾人的目光便牽繫着軒轅犹如天馬行空般的身影，再未迴轉，那種美麗的弧跡本就是一種藝術，這剎那之間眾人甚至忘了剛才伏朗在朗明星空中引來雷電的驚嘆，忘了充斥在林間那奔涌的氣旋。　　軒轅自一樹頂冉冉飄落，那光禿禿的腦門在幽暗的星光下閃着一層神秘的幽光。　　“能活着再次見到聖女，真叫軒轅歡喜！”軒轅緩步來到聖女鳳妮身前兩丈遠處，不無揶揄地笑道。　　聖女鳳妮立刻自戰鹿背上躍下，滿懷歉意地道：“我也一樣，不過，我知道曾經做錯了一些事，但那只是曾經，難道不是嗎？”　　軒轅本來滿心的憤然，但是在與伏朗交手之後，竟完全消失，甚至有種說不出的輕鬆。此刻他對聖女的恨意也幾乎抹乾，見鳳妮如此一說，實在是與向他道歉毫無分別，自然也就不想再與之計較什麼，爽朗地笑了笑道：“對，那只是曾經！”　　火光亮起，所有的人這次是毫無阻礙地看清了軒轅的面容：光禿禿的腦門，如刀削一般剛毅而又不失溫柔的臉龐，若只是單論某一個部位，大概除了那雙眼睛足以讓任何人永生無法忘懷之外，其它部分倒顯得十分平常，但五官整體組合起來卻有一種讓人無法讀懂的內涵，更是協調到了無可挑剔的地步。整個人充盈着似可捕捉的勃勃生機，每一寸肌膚都給人以驚嘆性的活力。更難得的卻是他隨便一站都會生出讓人慾頂禮膜拜的氣勢，更天生似具備王者的霸氣，那種掛在臉上驕傲的笑容使得軒轅更具一種異樣的魅力，使得人們不自覺地想親近他，受他的保護……就連這群極度看好伏朗的金穗劍士們此刻也不得不承認，軒轅足以成為伏朗的強大競爭對手。當然，如果軒轅也有伏朗一樣的家世的話。　　伏朗的臉色鐵青，披頭散發地緩步走來，犹如剛自黑暗中行出的魔神，每一步都散發出逼人的邪氣，渾身籠罩着一層揮之不去的殺機。他不能說自己沒敗，在氣勢和形式上他敗了，敗給這個他曾經看不起的對手。雖然軒轅躲開了他剛才必殺的一招，但並沒有人會說軒轅會畏懼他，也不會有人覺得軒轅是失敗者。因為軒轅那驚世駭俗的輕功足以彌補這一點點聲譽的損失，何況，軒轅根本就沒有與他交手的必要。　　軒轅驀地轉身面對伏朗，露出一個極為瀟洒，也極為燦爛的笑容，不無譏諷地道：“滿蒼夷的確沒有說錯，伏朗公子的武功的確驚世駭俗，就只剛才那一擊，便足以讓天下所有高手拜服！”　　伏朗的殺氣再盛，他何嘗受過如此悶氣？軒轅剛才的話很明顯是在譏諷他。　　“師兄，都是自己人，何必這樣？”聖女鳳妮橫身擋在軒轅的身前，話語中微有責怪之意。她有些生氣伏朗對軒轅下如此殺手，如果不是軒轅輕功絕世，此刻的後果實難以想象，而且此刻伏朗再起殺機，也的確是沒將她這個師妹放在眼裡，是以她真的是有些生氣了。　　在旁人的眼裡，軒轅的確要比伏朗從容多了，那始終掛在嘴邊自信的笑容立刻將伏朗欲擇人而噬的形象給比了下去。　　伏朗大惱，此刻鳳妮明顯地是在維護軒轅而責怪他，怎叫他不惱怒？不過，他自是不能對聖女鳳妮動粗，頓時殺氣大斂，回鞭於腰間，淡淡地道：“師妹所言極是，師兄實在不該，今後再也不會了。”　　伏朗的突然改變只讓眾人皆感大訝，軒轅心中更是一凜，剛才他還是小看了這個對手。這人竟能夠如此快地改變態度，實是不簡單。只有軒轅明白，伏朗越是如此，殺他之心就越堅決，只是伏朗知道此刻根本就不可能有機會對付他，這才做戲給聖女看的。　　聖女鳳妮也感到有些意外，以伏朗平時那種性格，怎肯如此好說話？不過，既然伏朗這樣表態，她自然不能再說什麼。　　“伏朗一直對軒轅兄弟有一些歉意，當日未現身與軒轅兄弟相見，只是存在一些苦衷，相信軒轅兄弟定能夠諒解，對嗎？”伏朗大步行至聖女鳳妮前面，竟語意誠懇地伸出手來，意欲與軒轅握手言和。　　軒轅並不感到意外，如果他是伏朗的話，也會選擇這種方式向聖女鳳妮示好。　　正因為軒轅絕對不比伏朗笨，所以他完全看穿了伏朗的內心所想。當然，軒轅絕對不是一個好相與之入，從小他就學會了隱藏內心的情緒，這一刻碰到伏朗虛與委蛇的示好，也故作大度地伸手相握，道：“軒轅自然明白伏朗公子的苦衷，事實上我一直都不曾怪過任何人，否則，我也不會來癸城了！”　　軒轅的話比伏朗更直接，甚至根本沒有提及心中的不快，這更讓人感到其直爽和坦白，一邊的劍手們也都頷首讚許。　　聖女鳳妮更喜，軒轅這麼一說，自然是表示原諒了她，她心頭所籠罩的陰雲也盡散而去。　　“軒轅兄弟真是快人快語，你能諒解就好，其實我也是個宜人，有時候脾氣不好，得罪之處還望包涵哦。”伏朗絕口不提剛才的事，卻故示坦誠，這不得不讓軒轅暗叫厲害。　　若非軒轅知道伏朗確有殺他之意，肯定會被其誠意所感動。一旁的眾人如果知曉這握手的兩人心中所思所慮，只怕都會汗淋全身。　　“對了，軒轅公子怎會深夜一個人在這裏？”聖女鳳妮不解地問道。　　“就是為了等你們。”軒轅坦然自若地笑了笑，又道：“聖女還是叫我軒轅好了。”　　“等我們？”所有人都為之驚訝。　　“你怎會知道我們會在今晚趕來？”聖女鳳妮訝然問道。　　“我不僅知道你們今晚定會自這條路上趕來，還知道有人想害聖女。所以，我要在這裏等你們！”軒轅是語不驚人死不休，每句話都似乎出人意料之外。　　“什麼人想害鳳妮？”伏朗故意向軒轅表示他與聖女之間的親密，開口問道。　　聖女鳳妮眉頭微皺，但卻沒有表示什麼。　　軒轅卻心中暗喜，自伏朗這句話中，立刻便被他找到了弱點，那就是聖女鳳妮。聖女鳳妮將可能是伏朗致命的弱點，而致命的武器則是愛，伏朗對鳳妮的愛，這使得伏朗有時候不由自主地失去了冷靜。否則的話伏朗絕對不會在這種場合下向別人炫耀自己與鳳妮的關係。從另一個角度來考慮，伏朗對他軒轅是有所顧忌的，甚至是擔心他會奪走聖女鳳妮。窺得這些，軒轅心頭一陣輕鬆，他再不會覺得伏朗是那麼難以對付，至少他已經把握到了伏朗的一個弱點，而伏朗對他卻一無所知。　　當然，軒轅絕沒有漏掉聖女鳳妮的表情，在黑暗之中，沒有人比他的眼力更好，根本就不必火把，他也同樣可以清楚地分辨出聖女鳳妮的表情。不過，軒轅並不識破，只是很淡然地道：“是什麼人我則不知道，但我卻知道如果聖女和諸位行入了前面那片林子，就將再也難以出來！”　　“為什麼？”眾人全都臉色大變，聖女忍不住問道。　　“因為在那片林子周圍己被人灑上了一層‘地龍血’，只要一頭點火，整片林子則會立刻陷入火海之中，到時候只怕武功再好也難以飛越而出了，便會如我手中的獐子一般……”軒轅說著翻動了一下手中的樟子，像是在作一個極為形象的比較。　　“地龍血？！”伏朗也吃了一驚，他自然聽說過地龍血，那是產於極東北之地的一種油液。只要有一點火星便能夠將之全部點燃，而且只要火一燃着，就很難撲滅。如果說那片林子之中都已經灑滿了地龍血，的確是一個極為可怕的殺局。　　只要他們一入林子，火一點着，他們將會被烈焰四面包圍，那時候就算他們的武功再好，只怕也無法逃出烈焰的包圍了。　　聖女鳳妮的勝色變得極為難看，如果對方這個布局真的成功的話，那整個有熊族將會大亂，而癸城勢必最先難逃其罪。可是這個敵人是自哪裡弄來的如此多的地龍血呢？那隻能表示這是一個醞釀了很久的陰謀，而軒轅又是怎樣知道這個秘密的呢？　　軒轅並不知道地龍血究竟是什麼東西，但是有熊族中的每一個人都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以及這東西的威力如何。所以，軒轅此話一出，所有人的臉色都變“軒轅公子是如何知道這個消息的？”聖女鳳妮又問道。　　“叫我軒轅，我不習慣什麼公子之類的，還不如伏朗兄叫我軒轅兄弟來得親切。”軒轅糾正道。　　聖女鳳妮微有些臉熱，她知道軒轅並不會如最初那般對她恭敬有加，或許可以說，軒轅已不再是當初的軒轅，無論是整個人的氣勢抑或是心態都已經改變了許多，或許可以說，軒轅並沒有真正地原諒她。　　伏朗有些尷尬，軒轅竟打蛇隨棍上，與他稱兄道弟，他口中雖然說是，可心裏卻恨不得把軒轅大卸八塊。　　軒轅自然沒有漏掉聖女鳳妮臉紅的表情，心中一陣快意，道：“我們還是先去癸城再說吧，如果再不回去，只怕癸城會鬧翻天的！”　　“軒轅是從癸城出來的嗎？”聖女這次倒是遵從了軒轅的話。　　“是的，不過，我只為追趕幾個人才出城的！”　　軒轅並不否認。　　“那些人呢？”伏朗問道。　　“在前面的林子邊。”軒轅說著向前去癸城方向的那片林子指了指道。　　“我們去看看吧！”聖女鳳妮提議道。　　※※※　　林子極為平靜，幽暗之中透着幾分詭異，夜梟的尖啼與孤狼的凄號使得林間陰風慘慘。　　軒轅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道：“他們都死了！沒有一個活口，皆為服毒自盡。”　　說完他頹然地縮回捏住一名漢子下巴的手。　　“他們究竟是什麼人？”聖女鳳妮突然問道。　　“但願我能知道，因為我也是他們獵殺的對象！”軒轅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道。　　這群人的確死了，都是咬了含在舌底的毒囊而亡。　　伏朗也捏開一具屍體的嘴，那具屍體的嘴角立刻滑出兩行紫色的血液，看來的確已經死去多時。　　“這裏的確潑過地龍血，連那樹榦上都有！”一名銀穗劍士出言道，已經有數名劍士四處找尋線索。　　這一事實證明軒轅並不是在危言聳聽，可是這群兇手又是些什麼人呢？為何這群人會寧死也不成為俘虜呢？若這是敵人執行任務的一慣規律的話，那這群敵人也實在大可怕了，以這群敵人那種嚴密得近乎殘忍的控制下屬的手段，便足以讓人心寒。　　但這敵人如何能夠把握住聖女諸人的行走路線呢？又怎會將時間把握得如此准？那只有一個可能，就是這敵人乃是癸城中極有身分之人，是對方打入癸城的姦細，只有打一開始便知道聖女必來的人才能夠有如此充足的時間去布置這一切。　　而這人處心積慮了許久，也許就是等這麼一天，抑或，就算軒轅沒有來到癸城，這人也會製造機會。所幸的卻是軒轅來了，軒轅不僅來了，還再一次救了聖女諸人的性命。　　“這群人並不是來自有熊族！”一名金穗劍士肯定地道。　　“癸城之中一定有內奸！”聖女鳳妮肯定地道，她也對敵人的狠辣手段感到震驚了，此刻伏朗才知道軒轅之所以設下長藤絆倒戰鹿，是想引起他們的注意，而軒轅故意點起一堆篝火，也同樣是為了引起他們的注意，於是成功阻止了眾人進入密林中送死。不過，伏朗對軒轅絕沒有半點感激之情，反倒多添了幾許恨意。　　“這一些只好等我們回到癸城后再說了，這個地方蚊子太多！”軒轅漫不經心地道。　　“這片林子咋辦？”一名金穗劍士問道。　　“留在這兒，禁止人入內，說不定到時候還能夠拿它來對付敵人呢！”軒轅笑道。　　“也好，就讓他們給自己製造一座大墳墓好了！”聖女鳳妮附和道。　　“可這是我們前去癸城的必經之路，這樣下去只怕會對我們經后的行動帶來不便。”一名劍士有些擔心地道。　　“但如果這場大火燃燒起來，只怕很難滅掉，還會殃及周圍的大片樹林……”　　“這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我們先將之擱在一邊好了，暫回癸城，一切等天亮再說！”聖女鳳妮打斷所有人的話道。　　※※※　　癸城，的確有些亂套了，所有人都忙個不停，所有值得懷疑的外人都被查調，卻並沒有半點頭緒。　　只有幾個在外頭乘涼、睡在屋外的老頭說曾看見過虛空中有黑影晃動，當時他們還以為是妖魅。　　也有幾個守城的戰士說自己好像看到有人自城頭掠出，但是他們不敢肯定，因為城牆那麼高，何況這群人只防外不防內，對城外的注意比較多，但對城內的動靜卻是極少注意。因此，這群人並不敢肯定是不是真的有人出城了，或許是自己看花了眼。　　各種猜測都有，全城幾乎陷入了一片混亂中，若不是伯夷父真的有些魄力，只怕各營間真會亂套。　　更沒有人有睡意，也沒有心情睡，滿城的惶亂直到聖女鳳妮和軒轅雙雙趕到癸城東北大廳之時才逐漸平靜下來。　　軒轅竟與聖女鳳妮一起大搖大擺地來到癸城，這讓所有守城之人目瞪口呆。　　城內所有人為了軒轅差點將整座城池都鬧翻了天，可軒轅此刻卻悠閑地騎在戰鹿之上，這簡直是一種諷刺，對守城戰士的諷刺，對滿城高手的諷刺。但既然軒轅安然歸返，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何況又有聖女趕來，一城的凄惶頓時化成了歡喜。　　軒轅住房中的八具屍體依然未曾移動半分，這是劍奴的命令，因為這些屍體之中可能還隱含着線索。　　聖女鳳妮召來伯夷父和總管蒙赤武兩人說了這一路上發生的事，只驚得兩人額頭滲冷汗，對軒轅不由得又多了一份感激。若不是軒轅阻止了聖女諸人，那後果將不堪設想。他們也不能不佩服軒轅的厲害，昨晚醉得那麼厲害，竟能夠有如此作為，他們的確是再也不敢小視軒轅的實力了。　　軒轅房中的八具屍體自然是軒轅的傑作，那是軒轅的刀鋒所為。原來這群刺客以為軒轅大醉之下，必定神志不清，竟沒對軒轅太在意，但他們太低估了軒轅的實力，於是就種下了死因，這是誰也改變不了的現實，而這之中，那個童僕竟也是個高手，而且是內應，不過卻被軒轅斬殺在城外。當然，這童僕並非真正的“小”，這讓軒轅想起了土計。　　斧營之中出了內奸這是肯定的，但內奸真的就是古奇嗎？抑或可以說，內奸只有古奇一人嗎？　　這群敵人所做的真夠狠絕，竟沒有留下一個活口，他們為什麼害怕留下活口呢？依照推測，他們害怕留下活口的原因只是因為癸城之中仍有一群絕不能暴露身分的人，為了保護這群人，他們必須滅口。　　事實上，如果不是城內還有更重要的人，單憑斧營中一個小小的隊長根本就沒有資格得知聖女鳳妮的消息，更遑論童僕了，因為他們根本就不夠分量。不過，古奇和童僕一死，許多的線索都戛然而斷。　　不過，所幸的是沒有人因此受到傷害，只是死去了幾名戰士而已，但敵人付出的更多。　　施妙法師的傷勢已經穩定下來，但沒有一個月的時間休想復原。畢竟他所受之傷太重，此刻施妙法師的神志尚有些模糊，雖然已經醒轉，卻很快又睡着了。　　事實上，他的身體太過虛弱，失血甚多，臉色蒼白如紙，連軒轅都差點認不出來了。

# 第十一章 兩情相悅

　　軒轅覺得一身輕鬆，癸城的事他只是損失了一個晚上的睡覺而已，只要他沒有損傷，根本就不用去管其他的狗屁東西，那是伯夷父和聖女鳳妮的事情。此刻他只是癸城的貴賓，並不想自找麻煩。對於這類麻煩，在自有邑族出來之後，他已經受夠了，再也不想受這等閑氣。　　軒轅更不想做什麼有熊族的成員，也不想成為其中的一分子，看別人臉色行事始終不是他的性格所能承受的。否則當初他也不會以一種叛逆的心理去拒絕習練蛟夢的流雲劍道了。　　軒轅從來都不覺得自己的腦子比別人差，從來不覺得有什麼事情是別人能做到而自己不能做到的。此刻他所要想的問題並不是自己一個人的利益，而是整個龍族的利益，他已經不能夠再隨意行事，生命並不是只為某一個人而存在的，所以再不會如最初那般衝動。　　※※※　　癸城沸騰了一夜，天明之時方逐漸恢復平靜，但軒轅卻要走了。　　軒轅提出要離開癸城之時，所有的人都不解，也都大感驚訝。　　的確，聖女鳳妮專程趕來癸城，雖然說是來看施妙法師的傷勢，但事實上卻是因為軒轅。可軒轅竟似乎不領聖女鳳妮的情，提出要走，這的確讓伯夷父和蒙赤武諸人不解，也感有些驚訝。　　惟一高興的人或許只有伏朗，伏朗是極不喜歡這樣一個對手存在的，對他而言，軒轅最好是走得越快越好。他的確已經感覺到了來自軒轅的威脅，這自昨晚與軒轅交手之時，他便已經知道，軒轅有足夠的能力威脅到他與風妮之間的關係。　　雖然軒轅沒有顯赫的家世，但這個人卻有着讓人無法揣測的實力。伏朗自也聽說過軒轅的龍之旅，那個讓九黎頭大的龍之旅，因此，這一刻他對軒轅不得不重新估計。　　昨晚伏朗動用了致命殺招“神鬼俱損”，使自身的功力損耗不少，此刻他還真沒有信心能夠勝過軒轅，雖然他身為三苗伏羲部的年輕第一高手，可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很正常。伏朗雖然驕傲，卻非不明時勢之人，當然他也更堅定了要除去軒轅的決心。　　軒轅並沒有多少行李，而這一切都交由劍奴去打理，他根本就不用擔心。　　劍奴的忠心讓軒轅深感慶幸，能有這樣一個高手一路上相互照應，的確不是一件壞事。　　“軒轅公子真的要走嗎？”牧野帶傷趕來，有些不願地問道。　　“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自己的事要做，我也不例外，當然必須走了。”　　軒轅拍了拍牧野那未受傷的肩膀，淡然笑道。　　“我們劍營的兄弟本想請公子去指點指點幾招劍術，卻不想公子卻要走，不知我們今後還會見面嗎？”　　“當然會，我相信我們是有緣的，有緣者就定得天緣，相信再見之期不會遙遠！”軒轅肯定地道。　　“軒轅公子，聖女想請公子一敘！”癸城長老高應分開人群來到軒轅的身前，誠懇地道。　　軒轅對此並不感到驚訝，只是淡淡地向劍奴笑了笑，道：“等我回來！”　　劍奴微微頷首，他自然不會在軒轅沒有回來之前便行離開。　　※※※　　聖女鳳妮的眉頭皺得很緊，那種我見猶憐的深思狀，更使得她那超凡脫俗的美麗增添了幾分清雅。　　室中極靜，僅鳳妮一人以手支頜而思，身子微依於紅木大椅上，表情有些倦怠和疲憊，抑或是此刻她的心正陷於一個矛盾的抉擇之中。　　室外是一片花園，花園中綠草紅花，還有一條天然的小溪淌過，但此刻花園之中的人全都抽調出去。　　軒轅是被高應領入室中的，高應隨後便退了出去。　　軒轅自然知道這是在為他安排與聖女獨處的機會，因為整個花園之內，包括這座寬敞的房子之中，惟剩他和聖女風妮兩個人。　　這種大張旗鼓的安排的確有些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他也估到鳳妮一定會安排一個獨處的時間給他。　　可是卻沒想到竟抽調出一個花園和如此整套房子，這種做法分明是不想讓他們的談話被任何人聽到，也只有這樣安排才能防備別人偷聽。　　軒轅走入室內，才發現室內的地面全以厚厚古樸的大青石鋪就而成，而青石之間的縫隙經過特殊處理，使得地面平整而潔靜。　　軒轅不由得暗贊，這樣的房子只怕便是土計那種精於遁地之術的人也無法竊聽到任何東西，雖然軒轅心中這麼想，但卻不想說出來，不過他知道聖女鳳妮是有備而作。他隱隱覺得事情不會如此簡單。　　聖女鳳妮微微抬了抬頭，極為幽怨地望了軒轅一眼，但卻沒有說什麼。　　軒轅的心頭一顫，雖然他見過的美人不少，但是卻仍無法不為聖女鳳妮的眼神所動。那之中似乎包含了整個天整個地，更融入了一切人類所應有的感情。　　他知道，自己的心中並非全然不喜歡聖女鳳妮，並非全然不愛這擁有着無可比擬的美麗女人，只是他一直迴避這個問題而已。　　沒有男人可以拒絕鳳妮的美麗，沒有男人會不愛美女。當然，軒轅知道自己並不全是因為鳳妮的美麗才愛她，而是在內心深處確實對她的那種高不可攀的氣質有些傾倒。鳳妮的美是美在那種內涵，正因為軒轅內心深處有着這麼一分情愫，所以他很難釋懷鳳妮當初所作出的絕情決定。　　“聖女叫軒轅來不知有何吩咐？”軒轅凝立半晌才開口問道，他並不想讓沉默的僵局繼續保持下去。　　“你真的要走？”鳳妮突然輕輕地嘆了口氣，抬頭幽幽地問道。　　“不錯！”軒轅肯定地點了點頭道，這已是事實，他沒有必要否認。　　“你仍在生鳳妮的氣？”鳳妮伸手作了一個“請軒轅坐下”的姿勢，淡漠地問道。　　“但願我知道！”軒轅不想有太多的客氣，悠然坐下，但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回答聖女鳳妮的問話，只得苦笑道。　　聖女鳳妮專註地望了軒轅一會兒，突然開口又道：“如果我請你留下來幫我，你肯嗎？”　　軒轅一怔，有些訝異地望了聖女鳳妮一眼，半響才道：“如果聖女真的需要軒轅相助的話，我定傾力相助，但此刻我必須先離開癸城！”　　“為什麼？”鳳妮有些失望地問道。　　“每個人都有自己應該做的事，都有自已該走的路。其實，人活着並不只是為了自己，如果聖女定要讓我回答為什麼的話，我想那定是因為我的朋友兄弟們需要我！”軒轅淡然道。　　“鳳妮是不是真的很自私？”鳳妮聽軒轅這麼一說，竟有些誠惶誠恐之感，怯生生地問道。　　軒轅也覺得鳳妮的語氣有些異樣，她實在是完全沒有必要露出如此神態，她之所以顯得惶恐，定是因為她真的感受到了某種危機，已經使她失去了本應該有的鎮定。　　是的，鳳妮的神色有些憔悴，有些倦怠，這種神情讓軒轅有些心痛。他無法抗拒由內心生出的憐惜，不由起身緩步踱到鳳妮的身前，輕輕地蹲下來，憐惜地抓住鳳妮擺在膝頭的左手，仰望着風妮那讓他心痛的俏臉，柔聲問道：“告訴我，是不是有什麼煩惱讓你困擾難解？”　　鳳妮出奇地沒有抽開柔荑，任由軒轅雙手緊抓着她的手，並放在她的膝上，她知道軒轅此舉絕沒有半絲褻瀆之意，一切都是那麼坦然，那麼真誠。她的心中甚至有些感動，從來都沒有任何男人以這樣的形式向她問話，那細膩的動作，那溫柔的話語，以及自軒轅手心所傳來的熱力都讓她心顫。　　鳳妮輕輕地嘆了口氣，目光似乎有些害怕與軒轅那深邃的目光相對視。　　軒轅依然是半跪半蹲着，但他將鳳妮的手握得更緊，有些命令式地道：“看着我，告訴我你想要我為你做什麼？告訴我你究竟是為什麼煩惱？”　　鳳妮似乎無法抗拒軒轅的語氣，只得將目光再次移回，她發現軒轅的眸子之中如一泓清泉，平靜、幽遠、堅決，不合半點雜質，讓人不自覺地想到那深邃無法揣測的夜空及寧靜的深海，但又讓人感覺到在這平靜背後那涌動的熱烈感情。　　“謝謝！我知道我的要求很過分，每個人都應該有自己的生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可我卻自私地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要別人改變生活方式，我真的是太自私？！”鳳妮澀然道。　　軒轅笑了笑道：“你別傻了，這個世上沒有人能夠改變別人的生活，只有自己才能夠改變自己的生活。正如你所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思想，但生活又是什麼？又有誰能夠肯定地告訴自己，什麼樣的生活才是屬於自己的，鳳妮你能夠嗎？”　　聖女鳳妮一愣，旋而又有些茫然地搖了搖頭，道：“不能！”　　“這就是了，生活只是一個名字，沒有任何實質的約束，行乞是一種生活，稱王稱霸是一種生活，殺人放火是一種生活，濟世救人也同樣是生活的一部分……　　只不過是生活的方式不同，但這種方式並不是絕對的，如兵無常勝一般，生活都會隨着環境和時間的改變而改變。當然，這也與一個人所追求的目標和所面對的問題有着密切的關聯。因此，沒有誰能夠改變別人的生活方式，只有自己才能夠改變！”軒轅笑道。　　頓了頓，軒轅又道：“這個世上其實也沒有自私可言，說白了，也就是生活方式的不同。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適者生存，為了生存，沒有任何理由好講，甚至是不擇手段。問題只是因為人有思想，懂得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分析和取捨，這就是人與野獸的分別，這個分別便在於理智。鳳妮覺得自己自私，是因為你仍是一個善良的人，你的生活方式依然有些脫離現實的殘酷。”　　鳳妮靜靜地聽着，她並不是一個笨人，雖然她不能全然明白軒轅每一句話，但軒轅的話的確給她造成了強烈的震撼。　　“告訴我，你為何而煩？如果軒轅能夠幫忙的，絕不會吝嗇自己的微薄力量！”　　軒轅又輕柔地道。　　“有熊族將面臨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我感覺到自己完全無法把握眼下的局面，犹如一恭弘=叶 恭弘在救浪中掙扎的小舟，這種無法踏實的日子鳳妮實在是受夠了！受夠了！”鳳妮突然神情有些激動地道，似乎心中所積壓了許久許久的情緒終於找到了一個發泄的機會。　　軒轅望着鳳妮，半晌，依然姿式不改，但只是以手掌輕輕地磨擦着鳳妮的手背，柔聲道：“我知道鳳妮的心情，但我仍不覺得有熊族將會發生有史以來最大的變故。不過我可以告訴鳳妮，命運本就是無法揣度的海洋，而這個世界就是上天耍弄每個人命運的舞台。在這個世界中，處處存在危機，也處處存在生機。我們活在這個世上，就像是在怒海中操舟，沒有此岸也沒有彼岸。有時候，我們是身不由己地被推上浪頭，然後又身不由己地跌入浪谷。這就是命運，不可逆轉的命運。有時候，我也在想，人為什麼活着？　　人為什麼仍要作如此痛苦的掙扎？事實上，在我們的心中也明白，這種掙扎是永無止境的，直到小舟沉沒，生命的毀滅，除非我們能找到一座島嶼。是的，我們就因為為了找到這座島嶼而頑強地活着。人，絕不能輕言放棄，絕不能放棄信念和希望，只有存在着希望，我們才能夠坦然面對任何險惡的環境，冷靜地與風浪相搏，只要我們熬過去了，就定能找到那座島嶼的存在……”　　“可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幸運地找到那座救命的島嶼，也並不一定能撐到找到島嶼的那一刻。人是可以支撐，但我們所操的小舟若承受不起風浪，在未找到島嶼之前便支離破碎呢？你以為我只是在危言聳聽嗎？你以為我不想領着有熊族這隻陳舊的船去找到歇足的島嶼嗎？但是，你可知道，這已是一隻被蛀蟲咬得無法經受風浪的廢船……”鳳妮有些激動地打斷軒轅的話道。　　軒轅一呆，半晌未語。　　鳳妮望了軒轅一眼，有些歉意地道：“我不該向軒轅發脾氣，畢竟你有你的生活和想法，若是將你硬拉上這隻破船，對你也實在是不公平的。不過，鳳妮不知道將這番話向誰訴說才好，而我相信你是惟一理解我的人，你不會怪我的，是嗎？”　　軒轅苦笑道：“我當然不會怪鳳妮，反而應該感到高興，至少，鳳妮已經將我當成了朋友，只是我不明白為何鳳妮將有熊族的局勢想得如此糟糕，難道事情真的已經發展到了這種地步嗎？”　　鳳妮澀然苦笑道：“也許比我所說所想象的更為嚴重，這次有人慾置鳳妮於死地，軒轅是親眼所見的，而這些人可以用死士去稱呼他們。當然，我並不懼怕這群死士，也不會害怕他們明刀明槍地對付我，但軒轅應該知道，這群人是不擇手段。不講道義的，他們只為達到目的而不惜一切，這樣的人自不會明刀明槍地來殺我。其實，鳳妮並不害怕死亡，死亡其實不過是一個再生的過程，個人的命運又算得了什麼？　　可是有熊族千百年來積累的基業將隨着某一種平衡的打破而毀去。鳳妮之所以苦惱，是因為有熊族中幾乎沒有可以完全信任的人！這使我根本就看不到希望所在，看不到前途有何光明可言！”　　“怎會呢？不是仍有你王叔蒙絡和創世大祭司……”　　“正因為有他們的存在我才感覺自己是多麼的孤單，甚至連一個說話的人也沒有，現在我惟一信任的施妙法師也身受重傷，整個有熊族幾乎沒有人可以幫我了！”聖女鳳妮打斷軒轅的話，苦惱地道。　　“那伏朗呢？”軒轅提醒道。　　聖女鳳妮不屑地一笑，道：“我最了解他的為人，我更了解太皋的野心，伏朗也許會全力助我，但是他們父子所想的卻也是我有熊族的不世基業。伏朗故意出賣你們，看上去像是因為嫉妒，但事實上只是不想我建立起自己的力量，要讓我感到孤立無援，然後全心依賴他們父子倆。如果最後他們助我奪得了有熊族的實權之後，就會毫無顧忌地控制我，而我那時候根本就無力違抗他們的意願。”　　說到這裏頓了一頓，又接道：“我和我哥從小就離族習藝，因此，對族中的人事根本就不熟悉，我所知道的，只是我自伏羲部回來之後所了解的。事實上全族上下許許多多重要的位置都是創世大祭司的親信或是王叔的親信把持着。我懷疑這次計劃想害死我的人可能會是創世大祭司，當然王叔也脫離不了嫌疑，也只有他們才有能力在癸城中安排一個重要的人物。　　事實上，有熊派人將我接回族中之事極為隱秘，只有我父王和王叔蒙絡及創世大祭司三人知道，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而這群去接我返族的人都是父王的絕對親信。可是他們一路上中伏，甚至後來還惹來鬼方和東夷族在半途的截殺。因此，消息只可能從創世大祭司以及王叔兩人的口中透漏而出。事實上，我早就猜到有今日，是以，我一路上想去有熊各支系招攬一些沒有受熊城勢力干擾的力量，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去有邑族的原因。而這也是太皋父子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太皋也知道熊城的境況，所以他便派出神廟的高手及讓伏朗在暗中相護，就是為了防止我一路上發展自己的力量而影響了他們對我的控制力。而後來你和恭弘=叶 恭弘皇他們的表現太出色了，更引起了伏朗的不安。於是他也便想借九黎人之手除掉你們，可恨那時候我自己也是身不由己，知道伏朗這一作法還是後來回到熊城之時，可是那時候已經無法挽回局面了。因此，我只希望你們仍活着，有一天能再見到你們，然後向你們解釋道歉。事實上，我也不敢奢望你們能夠原諒我，因為一開始我就只是把你們視為將來可以用來對付別人的武器。但是軒轅，請你千萬不要認為鳳妮是一個喜耍手段的人，我此刻真的感到很孤獨、很渺茫，很害怕，我需要有一隻強有力的臂膀來支撐我，我需要在深夜夢中驚醒之時有一個理解我的人輕聲安慰我。　　軒轅，你明白嗎？”說到最後，鳳妮禁不住雙手將軒轅的手緊緊相握，像是怕軒轅突然之間飛走了一般。　　軒轅心中熱血浮涌，他從來都沒有想到自鳳妮的口中竟會說出這樣一番話來，如此坦誠，又如此直接，更是如此的凄惶。鳳妮的每一句話都似乎嵌入了他靈魂的深處，激起了他存於骨子之中的俠氣，土出誓要保護好她的動力。　　對於弱者，每個人天生就會生出一種呵護的心理，何況更是一個舉世無雙的美人？　　軒轅並不是一個容易衝動的人，雖然他正處在衝動的年齡階段，但他卻擁着他這個年齡之人所沒有的冷靜。　　不可否認，聖女鳳妮是個極為聰慧也極為厲害的女人，更知道如何去運用手段保護自己，只從她對眼下形勢的分析，對每個問題的剖析，便知道這個女人不僅聰明，更有野心。也許她本性是善良的，抑或她只是迫不得已才不能不學會保護自己，可是面對這種女人，如果一不小心，就會成為她的工具，被利用。　　但對於這種女人，你絕對騙不了她。

# 第十二章 以情設計

　　軒轅也覺得面對這種女人有些頭大，但卻不能說未被鳳妮的真誠所感動，特別她的最後幾句表白心跡的話，只要是男人就不會不為之所動。　　軒轅也覺得，聖女鳳妮是他見過的所有女人中最厲害的一個，但與這種女人交往卻絕對是一種享受，充滿刺激和玩火的享受。　　而若是能征服這種女人，將是男人的最大成就。　　當然，軒轅自不會如此說，他理了一下思緒，也不知道風妮的話中幾成為真，幾成為假。　　※※※　　“請公子稍等，聖女吩咐過，任何人都不能入內打擾！”蒙赤武客氣地阻住伏朗的來勢道。　　“難道我也不行嗎？”伏朗怒問道。　　“只能請公子稍等，因為這是聖女的吩咐，我只是按照吩咐辦事而已。聖女沒說公子可以進去，也沒說公子不可進去，我只好將公子視作任何人。”蒙赤武不卑不亢地道。　　伏朗大怒，但他自不會傻得與蒙赤武交手，雖然他自問武功勝過蒙赤武許多，但是這裏畢竟不是三苗，不是伏羲部，身在有熊族就得受到有熊族的約束。　　伏朗身邊的兩名親衛也有些怒，這兩人是後來才趕到癸城的，乃是伏羲神廟中的高手，此來就是擔當保護伏朗之責。　　“公子先在客廳休息一會兒吧，相信聖女很快就會出來的！”伯夷父也站了出來，溫和地勸阻道。　　伏朗雖然氣惱，但不能不給伯夷父面子，他絕不敢小看這個人，伯夷父能以一個外族人的身份擔起癸城城主之職，其實力絕對不能小視。事實上，他根本就不知道伯夷父的武功深淺，但他卻知道伯夷父曾經與鬼方第二高手交過手，至於結果雖然是伯夷父敗了，且重傷而逃，但能夠在刑天手中逃得生命，任誰都不能夠輕忽。　　伯夷父並不輕易出手，而且這個人的脾氣極好，兼為伯夷族的首領。因此，在有熊族中極受人尊重。　　此刻既然他開了口，伏朗只好含忿而退。　　※※※　　“鳳妮覺得我值得你如此信任嗎？”軒轅反問道，他的語氣顯得極為平靜，不過卻將鳳妮的手握得更緊。　　鳳妮神色間依然有些無法排開的憂鬱之情，似乎沒有什麼東西能夠讓她真的開懷一笑，整個人有一種病態的凄艷絕美。　　“我希望你能有我想象的那般值得信任。但每個人都會存在着許多幻想，每個人都有一廂情願的想法，我也不例外。所以我才會對軒轅說出這許多話，但最終的答案卻得由你來證實。”說到這裏，聖女鳳妮凄然一笑，又道：“也許是鳳妮太傻，或許是鳳妮已經受夠了這種套着虛假面具過日子的生活，抑或是因為鳳妮終只是個女人，始終無法擺脫世俗的束縛。　　一個人被孤立起來的感覺並不好受，高處不勝寒，當心靈被禁錮得久了之後，終會有一天爆發出來，只是看能否找到一個願意靜靜聽我訴說的人罷了。軒轅，你能告訴我，我看錯你了嗎？”　　軒轅也澀然一笑，道：“我實在是不想騙你，因為我也不知道你是否看錯了我。這個世上最不能了解的就是人的本身，此刻也許我會是真心向著你，但卻不能保證這一生都不會改變自己的思想，別忘了，最善變的便是人性。也許，正是因為環境的改變，人性也會隨之改變。不過，鳳妮請放心，軒轅絕不會將今日我們所說的話傳入第三入耳中！”　　“鳳妮先謝過了，其實不管怎樣，我始終都很感激你能靜心聽完鳳妮的心理話，不管今後怎麼發展，怎麼變化，至少我們曾經真誠過，對嗎？”聖女鳳妮幽幽一嘆道。　　軒轅頷首道：“其實軒轅一直都將鳳妮當作自己的紅頗知已，雖然當中發過一些不愉快，但我並沒有真的怪你，事實上，如果讓我恨你，我也做不到。當然，氣惱難免會在某一段時間里存在。”　　頓了一頓，軒轅突然露出一個狡黠的笑容，又道：“不過，現在軒轅懂了，請鳳妮放心，只要你不再耍我，軒轅永遠都會傾力支持你！”　　聖女鳳妮也露出了一個難得的真誠笑容，誠懇地道：“鳳妮絕不是口不對心的人，更不敢耍你！”　　軒轅已被鳳妮的笑給迷傻了，半晌方回過神來，傻笑道：“你笑起來這麼好看，為什麼要吝嗇幾個笑容呢？如果你向別人多笑幾次，保證所有人都……”　　說到這裏，軒轅突然打住話題，似乎意識到什麼，不好意思地笑道：“別聽我胡說，鳳妮豈是那種人……”　　鳳妮又笑了起來，道：“你就是說了又有何關係，難道鳳妮還不知道你只是在開玩笑嗎？”　　軒轅突地正色問道：“鳳妮認為自己身邊有多少人真的會聽從你的指揮調配呢？我指的是在任何危急情況下！”　　鳳妮知道軒轅是在說正事，立刻又恢復了冷靜，淡然道：“大概只有兩百人左右，這群人都是絕對忠於父王的太陽戰士，他們包括三十六名金穗劍士、七十二名銀穗劍士及一百零八名銅穗劍士，至於其他的實力如十大聯城之中生前受過父王大恩的人如伯夷父，他可能會幫得了我一些忙，但卻並不保險。這一年多來，十大聯城的勢力很多都傾向於創世大祭司，也有些完全成了王叔的實力，因此難保伯夷父會沒有投向這兩個人的傾向。事實上，族中事務，我涉足尚淺，根本就無法把持大局，大哥或許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不是先回熊城，而是先去聯絡散落於各地的支系。這樣一來，在他回到熊城之際，這群未曾受熊城力量干擾的實力大概可以算是一支力量，但願這支力量能夠與創世大祭司和王叔的力量相抗衡。不過，我懷疑創世大祭司和王叔已派人去對付大哥，阻止他返回熊城，或是消除他所聚集到的力量。所以，我便讓施妙法師帶人出城去接應大哥，卻沒想到法師竟遭遇了刑天諸人。”　　軒轅一驚，立刻記起前晚，刑天故意在山谷間擺下疑陣，明顯是早知有敵人過來。軒轅臉色變得有些難看地道：“不，是法師的隊伍中出了姦細，泄露了法師的行蹤，這才使法師遭遇刑天！”　　“你怎會這樣想？”鳳妮的臉色也變得很難看，聲音微變地問道。　　“因為我當時也探查過鬼方的營帳，發現他們全是虛帳以待，顯然是早知法師會去，因此可推知，是有人早將法師的行蹤泄露給了鬼方，才會有此一劫！”　　軒轅解釋道。　　鳳妮的臉色難看之極，如果事情真如軒轅所說的話，那局勢比她估計得還要糟糕。在有熊族中，她幾於是沒有機會有所動作，因為她的每一次行動都將被人所監視。　　軒轅看着鳳妮的臉色變化不定，不由得緩緩站起身來，轉到鳳妮的椅側，輕輕地拍了拍她的肩膀，安慰道：“到目前為止，他們仍不敢明目張膽地對付你，這是不爭的事實，鳳妮可知他們為何不敢明目張膽地對付你嗎？”　　“他們可能存在兩個顧忌。”鳳妮想了想道。　　“哪兩個顧忌？”軒轅來到與鳳妮相距最近的一張椅上坐下，問道。　　“第一，在族中仍有一群中立的長老，他們只忠於新一代太陽，同時他們也是公正的，如果誰敢明目張膽地對付我和大哥，那這人必將受到這群長老的攻擊。　　當然，在沒有正式成立新一代大陽之前，誰也無權指揮這群長老。因此，對我來說，這群力量是可望卻不可及的。第二，如果誰明目張膽地對付我，必將引起神族不滿，太皋絕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他定會高舉伸張正義的旗幟來分佔有熊的基業，這樣有熊必會內部大亂，此刻又有鬼方和東夷兩大敵人虎視眈眈，若是內部一亂，豈能應付外敵？所以，他們並不敢明目張膽地來對付我！”鳳妮分析道。　　軒轅又立身而起，緩步踱到一扇窗邊，抬頭望瞭望天空，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我想，應該還有第三個可能的存在。”　　“第三個可能？”鳳妮訝然問道。　　“對，第三個可能就是你王叔和創世大祭司手持勢力不相伯仲，誰都害怕先下手會讓對方抓住把柄，佔去便宜。因此，兩人相互較勁之下，才會使你活得依然自在。他們都不想給對方以除掉自己的借口，所以只要你小心從事，一日他們的實力不足以完全壓倒對方，就絕對沒有人敢動你。當然，暗中偷襲那是有可能的，但只要你事事注意的話，他們也沒有便宜可占。”軒轅分析道。　　“這個可能性很大。”鳳妮想了想，贊同道。　　“我猜想，他們也害怕你哥哥回到熊城，然後你與龍歌聯手，新一代太陽產生，那他們將會失勢，是以在龍歌回到熊城之前，他們會想盡辦法除掉你。因此，你只要熬到了龍歌返回熊城，就等於贏了一半！”說完軒轅轉過身來直面鳳妮，眸子里閃爍着智慧的光澤。　　鳳妮的臉色稍有些難看，她感到軒轅的分析的確有理，可是龍歌究竟什麼時候才能夠返回熊城呢？這一點誰也說不清楚。　　“這一段時間那我該怎麼辦？”鳳妮擔心地問道，她實在是已經不知道該如何做了。　　“等！只要他們不敢明目張膽地對付你就行，如果你足不出鳳宮，他們就會拿你毫無辦法，這期間他們可能會找種種借口要你出鳳宮，你完全可以推辭，而這之中的借口我相信你一定能夠找到。在熊城之中，你只要小心一些，他們也不會有機會，但請謹記，不可以走出熊城！”軒轅認真地道。　　“那要等多長時間呢？”鳳妮有些傻眼地問道。　　“這個沒人知道，但如果不等待的話，事情可能會變糟……”　　“如果你在我的身邊呢？”鳳妮打斷軒轅的話問道。　　“我必須先離開有熊一段時間，待我辦完一些事情才能夠重返有熊找你，那時候或許我們可以做出一些反擊了！”軒轅誠懇地道。　　“你還要離開有熊族？”鳳妮似乎有些失望地問道。　　“不錯，恭弘=叶 恭弘皇他們仍在與九黎人交鋒，還有我的那一群龍族戰士，我必須先妥善地安排好他們。其中，還有君子國的一些事情需要我去處理一下。對了，還忘了告訴你，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他們陷身九黎、甚至迷失了本性，我必須先救出他們，然後才能夠全力來助鳳妮。這些事情快則月余，慢則秋初，我定會趕回熊城找你，但在我返回熊城之前，你一定要設法保護好自己！”軒轅認真地道。　　鳳妮有些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她知道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否則的話，軒轅也就不是軒轅了。不過，她絕對相信軒轅的辦事能力，相信軒轅絕對能夠將這些事情一一處理好。事實上，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她會對軒轅這麼有信心，或許，是因為軒轅每一次都能在逆境之中作出讓人意想不到的舉動，以微薄的力量助她脫險。這使得她不自覺地對軒轅生出一種連她自己也無法明白的信任感。　　軒轅又一次來到鳳妮身前，再次握住她的柔荑，半蹲半跪道：“相信自己，一定能夠度過難關，只要有我在，任何膽敢傷害你的人，我都不會讓他有好下場！軒轅永遠都會支持你！”　　鳳妮心中大為感動，被軒轅所握的手都在輕輕顫抖，感激地望着軒轅，動情地問道：“你叫鳳妮如何感激你呢？”　　“別傻孩子氣了，如果你當軒轅是朋友的話，就不要說出這些見外的話，別忘了，軒轅一直都當你是我的紅頗知己。士為知己死，何言相報？”軒轅坦然地笑了笑，誠懇地道。　　鳳妮不語，她已不知道該如何去表達自己內心的情緒，只是專註地望着軒轅，眼裡流動着無法捉摸的情感。　　軒轅淡淡地笑了莢，他讀懂了鳳妮眼裡的語言，那是一種比任何語言更為精彩的表白。因此，他感到異常的欣慰，同時也感到一種深沉的責任感壓到了他的身上。　　是的，從此以後，他將又要擔起一份感情的債務，擔起一份感情的責任，或許，這真的是宿命的安排，軒轅也絕不會後悔！　　“我也該起程了！”軒轅與鳳妮凝視了良久，才開口道。　　鳳妮依依地起身，軒轅也起身，兩人四手相握，四目相對，鳳妮的眸子里閃過火一樣熱烈的神彩。　　軒轅的心神一顫，忍不住輕輕地親了鳳妮一口。　　鳳妮並不迴避，在身子忍不住輕抖一下之時，喃喃低語道：“抱緊我，我害怕不會再有明天！”　　軒轅心中湧起無盡的憐惜，張臂緊緊地將鳳妮擁入懷中，低聲道：“相信我，不會有事的，可還記得施妙法師和天河祭司都說我是龍騰之福相？有我在，任何想害你的人，都註定會慘敗而歸，這就是任誰也改變不了的天命！”　　鳳妮的確記起了施妙法師和天河祭司曾經如此說過，但誰又真的會相信這些虛妄的天命呢？當然，神鬼之說有時候卻可以稍稍安定人心。不過，以鳳妮此刻的處境，她又怎能夠相信？畢竟，她所面對的敵人實在太過強大。但她此刻倒在軒轅的懷中，一顆心似稍稍落實了二些。　　軒轅也很享受這種銷魂蝕骨的肉體交纏的感覺，特別是如鳳妮這般美人，那無可挑剔的身材，骨肉細膩而勻稱，高挑秀美而充滿動感。不過，此刻他卻絕對沒有半絲慾念的存在，有的，只是一種深沉的憐惜。他似欲通過雙臂，將勇氣和力量全部注入鳳妮的體內，讓這個美麗聰慧的女人從此堅強起來。同時軒轅也明白，這個可怕女人的心又向他靠近了一步。　　這很重要，軒轅當然不會是以征服女人為快樂的人，但如果真的能夠得一個美麗女人的愛，那的確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何況軒轅對鳳妮豈是無情？否則的話，他也就不會很難對鳳妮出賣他的事久久難以釋懷。　　“這個世間的事，都是人做出來的，人是最擅於製造奇迹的，也許此刻我的力量仍顯得單薄。不過，我相信這個天下終將在我們的手中改變，就算鳳妮真的無法在有熊族呆下去，我們也可以建立一個比有熊族更強大的王國。以我和你的智慧相加，一定是天下無故的組合！”軒轅充滿自信和豪情地道。　　鳳妮似受了軒轅豪氣的感染，輕輕地推開他壯偉的軀體，認真地點了點頭。　　她畢竟是一個極有自制之力的女人，自小所修習的便是心術，她的武功也是自心術修起，可以說其心已經達到了靜若止水、處變不驚的地步。起先是因為長期積壓在心中的壓力又加上對軒轅那似有似無的情意，及軒轅誠懇的態度所激，一時之間心神鬆懈，終將滿心的話語說了出來，心神也在此時放鬆，所以她才會感覺到脆弱無助，需要強有力的支持。但激動的情緒一旦過去，她又立刻恢復了心情的平靜和冷靜睿智的境界，雖然軒轅那充滿陽剛氣息的身體是一種極度的誘惑，但因為軒轅此刻是有情無欲，還並未讓鳳妮完全失去理智，她這才能夠鼓起最大的意志脫離軒轅的懷抱。　　軒轅眼中閃過一絲欣慰之色，他知道鳳妮又恢復了往常的冷靜，又開始思考了。他相信，只要這個女人保持一種冷靜如恆的思考方式，在未來的較量中絕對不會吃多大的虧。事實上，從她能夠分析出太皋和伏朗的陰謀及看清眼下的形勢，便足以證明她絕對不可能在這場殘酷的角逐之中輕易敗倒。　　一個富有野心的女人是可愛的，也是很可怕的，有野心的女人有着一種常人難及的氣質和魄力，那是學都學不來的魅力，這種魅力最能勾起男人的征服欲。　　“好了，鳳妮不必送我了，在出了這座院子的大門之後。我們要演一場戲給別人看！”　　“演一場戲給別人看？”鳳妮訝然問道。　　“不錯，既然所有人都想孤立你，讓你無計可施，那我們何不讓他們再得意一陣子，使他們覺得你真的已經沒有人可以相助呢？”軒轅狡黠地一笑，輕聲道。　　鳳妮的鳳眸之中閃過一道亮彩，道：“這樣一來他們對我們的打擊力度可能會減輕，甚至輕忽我們！”　　“對，當他們感覺到我們並不存在威脅之時，自然就會輕忽我們。到時候，我們再讓他們為這輕忽付出應該付出的代價！”軒轅認真地道，神情之中有種說不出的傲意。　　風妮覺得軒轅變了，無論是氣勢還是武功，都變得陌生卻又讓人不能不生出信賴之感，而其智慧卻是全然不可揣度。她不知道這七八個月中軒轅究竟經歷了一些什麼，但可以肯定，軒轅的成長簡直就是一個奇迹。一個人能在七八個月中有着如此天壤之別的變化，實在不能不讓人感到驚訝。　　其實，昨夜軒轅與伏朗交手之時，所露出的那超凡脫俗的不世武功，便讓鳳妮打心底驚訝，軒轅那從容不迫的氣度，那詭異奇奧的攻勢，竟是那般利落瀟洒。　　其實，任誰都可以看得出，軒轅並未傾盡全力，因為從頭到尾軒轅都不曾出過兵刃，而那插於背上的刀劍絕不應只是擺擺樣子的。　　那軒轅如果動用刀劍，其結果又將如何呢？那又會出現一種怎樣的場面？這本就讓人有太多的想象空間。　　只用了數月時間，軒轅便由一個普通的好手躍身為超級高手，這之間的飛躍確是一個奇迹。要知道，伏朗乃伏羲部年輕一輩中的第一高手，幾乎盡得太皋的真傳，所欠缺的只是火候問題，其武功足以躋身於頂級高手之列。否則，太皋也不會放心地讓其子擔當獨當一面的重任。　　雖然伏朗少年得志，但他擁有的一切絕不如軒轅一般，是憑靠自己的血汗一步步走出來的。因此軒轅對生命的了解和對人性的了解絕對比伏朗更為深刻，也更能夠承受得了挫折和打擊。無論是在氣勢還是在眼神之中都顯出一種飽經磨礪的從容，那種自信是透白骨子里的，在不經意間所流露出來的氣度。　　而軒轅的這種沉穩很自然地便會讓人生出強烈的依賴之感，同時也激發了旁人的自信，因為他們總會覺得與軒轅在一起絕對不會有做不成的事……

# 第十三章 刀幻雲彩

　　軒轅的臉色極為陰冷地走出花園的大門，陰冷得讓守在門外的蒙赤武感到不解和訝異。　　“公子，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聖女呢？”天浪祭司也意識到了什麼，奇問道。　　軒轅的眸子里閃過一絲恨意，冷厲的神采讓所有想知道答案的人心頭一緊。　　“嘩……嘩……”花園的靜室之中傳來一串杯盤的碎裂之聲，立刻又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天浪祭司和蒙赤武及伯夷父立刻向院子之中衝去。　　守在門外的幾名長老臉色大變，高應挺身而出，擋住軒轅的去路，懇然道：“公子先請留步！”　　那幾名長老立刻將軒轅呈弧形固住，在不知道院中聖女發生了什麼事之前，他們絕不想讓軒轅走開。　　因為他們自房內杯盤碎裂的聲音之中隱隱猜到剛才軒轅和聖女獨處的一段時間內，可能發生了一些極不平常的事情。　　“你想擋我？”軒轅冷漠地略帶殺機地向高應問道。　　“不敢，高應只是想請公子稍作留步，並無惡意。”高應不亢不阜地回答道，語氣仍是極為客氣，畢竟軒轅曾是有熊族的貴賓，又救了施妙法師和聖女諸人一命，在沒有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之前，他們絕不敢對軒轅動手。　　“讓開，我沒興趣再留在這兒……”　　“軒轅兄弟為何發這麼大的火呢？”伏朗強裝笑臉走過來問道，他自然看出了軒轅的臉色不善，也聽到了花園靜室中杯盤碎裂的聲音。　　軒轅望了伏朗一眼，神色沒有一點緩和，反而綳得更緊，絲毫不客氣地回應道：“你又何須問我？去問問你們那自以為是的聖女吧！”　　所有人都為之一愣，自軒轅的話中可以聽出他定是受了聖女的悶氣和委屈，這才憤然要走，且說話中多了幾分憤怒之情。　　“軒轅兄弟何用生這麼大的氣？也許這中間有些誤會……”　　“哼，誤會？說的倒輕巧，你們可知道我那群有邑族的兄弟仍在九黎受着非人的折磨，這是誰的錯？　　這是誤會嗎？我沒有閑情解釋，只是為兄弟感到不值！讓開！我還要回去救出我的兄弟！”軒轅打斷伏朗的話，冷笑着譏諷道，聲音極大，連遠在十餘丈外的人都聽到了，院子中的伯夷父諸人當然也聽到了。　　伏朗臉上一紅，他自然知道軒轅語意所指，這之中的情由他是明白的，不過他並不惱怒，反而暗自高興，這樣看來，軒轅與鳳妮已鬧得不歡而散，這便是他所希望看到的最好結局。　　“讓他走好了！”鳳妮冷冷的聲音自花園門口傳了出來，只見她一臉寒氣，冷峻得讓人心驚，誰都可以知道她也在生氣。　　伯夷父和天浪祭司諸人陪在風妮的身邊，一個個面色都顯得極為難看。　　高應和那群長老忙讓開身形，軒轅扭過頭來冷冷地望了鳳妮一眼，不屑地冷哼一聲，然後拂袖轉身，頭也不回地高去了。　　望着軒轅的背影消失在遠處的轉彎處，鳳妮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疲憊襲上心頭，但又覺得心中暖暖的。　　軒轅沒有再回頭，但他的腳步聲卻是那般沉穩，沉穩得連伯夷父心中也暗暗嘆息了一聲，他深深地為軒轅的離去而惋惜，因為他知道軒轅絕對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在這個充滿活力和生機的年輕人身上，他看到了很多很耀眼的東西，也想到了很多很多……　　但是，他又能如何？或許這隻是命運，命運要讓他與這個年輕人失之交臂。　　鳳妮望着軒轅消失的方向發了一會兒呆，伏朗急步行了過來，關心地問道：“師妹，你沒事吧？”　　鳳妮這才回過神來，神情疲憊地抬頭望着天空，輕輕地吁了口氣道：“我好累，想休息一會兒，希望你們不要來打擾我。”說完轉身便向花園的另一個方向走去。　　“師妹……”　　“師兄不必勸我了，我只想靜靜地一個人想些問題。”鳳妮背對着伏朗，於靜而落寞地打斷他的話道。　　伯夷父此刻竟似乎能夠深深地讀懂聖女鳳妮的心境，如果換成是他，大概也會如此。　　還有誰會不明白鳳妮不高興的原因，除非他是傻子。但每個人都在怪軒轅有些不識抬舉，不過，每個人都覺得，軒轅的確是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也絕對是一個難纏的人物。　　伏朗雖然被鳳妮的態度弄得有些不高興，但是能夠看到軒轅負氣而走，他的心情又立刻好了起來。對伏朗來說，這或許應該算是最好的收穫，若軒轅與鳳妮翻臉成仇，他當然更是求之不得。　　本來伏朗對軒轅懷有滿腔殺機，但此刻竟也消減了不少，而來自軒轅的威脅也降低到了最低限度。　　望着鳳妮在四個劍婢的相擁之下遠去，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伏朗看了一眼房中的碎杯碎盤，便心滿意足地退了出去，不過他有些驚訝。　　其實，伯夷父和蒙赤武歸初進去之時也大吃一驚。　　他們當然不會不明白這是聖女鳳妮的傑作，只是他們很難想象，以聖女鳳妮的克制力，竟也有摔盤砸杯的時候，可見當時她心中生氣到了什麼樣的程度。　　伏朗最清楚鳳妮的性格，她從來都是一個極為乖巧的女孩子，甚至從來都很少生氣，至於砸盤子之事更是不可能，但這次因為軒轅而氣得砸盤子，可見她的確是被軒轅激怒了。　　鳳妮放走軒轅，或許是因為這些年來的心靈修為，使她以最大的理智控制了自己的情緒。　　其實，伯夷父和蒙赤武走進花園靜室時，聖女只是愣坐在大椅上發獃，並沒有親眼見她摔東西。不過，他們似乎理解鳳妮此刻的心情。　　伏朗心中的疑慮盡去，整個人都顯得輕鬆之極，而這個時候，卻有劍營的兄弟來報。　　“公子，不好了，你的劍手被軒轅公子的屬下給打傷了！”　　“什麼？”伏朗望了那趕來報信的漢子一眼，驚問道。同時，他立刻想起了剛才讓他座下的劍手羅滿去挑釁劍奴的事情。　　“他們在哪裡？帶我去！”伏朗急問道，此刻他心中有些後悔，早知道軒轅和鳳妮鬧成這個結局，他又何必派羅滿去對付劍奴呢？他本想給軒轅一點教訓，卻沒想到軒轅屬下的劍奴竟如此厲害，連來自伏羲神廟的劍手也不是其對手。　　※※※　　羅滿傷勢並不是太重，但肩肋處竟被劃開近五寸長的血槽，幸虧不是要害部位，否則可有得他受了。　　軒轅滿臉陰雲，殺氣騰騰，渾身似乎燃起了一團魔焰，氣勢逼人。　　伏朗的座下幾名劍手神情竟顯得有些緊張。　　劍奴的肩頭也有點血跡，那是在他擊敗羅滿之時，被一名劍手偷襲留下的。　　是以，軒轅這才殺機大動。　　劍營中的弟子大為劍奴叫屈，若非劍營中的兄弟們對軒轅的印象極好，對劍奴也極維護，只怕劍奴勢必受到伏朗屬下的群攻。不過，劍營中的弟子不敢太過得罪伏朗，是以，也無法阻止這一場比斗。當然，軒轅回來得正是時候。　　劍奴也極怒，剛才對羅滿已經手下留情了，他並不明白軒轅跟伏朗之間的關係，也不敢亂傷人，但羅滿也是一個極為可怕的劍手，劍奴想留情也不能夠完全控制。　　劍營中的兄弟索性旁觀，對於伏朗手下這群目空一切的劍手，他們是沒有半點好感的，如果軒轅能夠教訓他們一頓自是好極。在他們眼裡，軒轅乃是聖女的貴賓，就算傷了伏朗的人，也沒有誰敢多說什麼，因為羅滿諸人惹事和不講道理在先，他們完全可以作證。同時，他們從未見過軒轅出手，但據說軒轅在君子國表現極好，而昨夜一招便擊斃八名敵人，更在那些銀穗劍士的口中得知軒轅的武功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之境，他們也想看看軒轅的武功究竟厲害到什麼程度。　　軒轅所代表的畢竟是年輕人的這個群體，而且這群劍營的戰士們對軒轅的一些事迹心儀已久。當然，並不是因為軒轅的武功高到什麼程度才受他們的敬仰，而是因軒轅的鬥志和智慧，以及那以弱戰強的豪情。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軒轅能一步步走出來，這之中的過程的確是值得每一個身處逆境的人所應該學習的。　　是以，如牧野這群人對軒轅好感極甚，或許，也是因為聖女鳳妮的原因，愛屋及烏。　　“如果你們不陪禮道歉，我就只好代伏朗教訓教訓你們了！”軒轅霸氣逼人地望着那四名來自伏羲神廟的劍手，冷然道。　　“你以為你是誰？是聖女的貴賓就有什麼了不起嗎？”羅滿不屑地道。　　“我給你十息時間考慮，否則別怪我不客氣！”　　軒轅殺氣聚濃，沉聲道。　　（注：一息時間，為一呼一吸的時間，十息則為作十個呼吸所需的時間。）　　“十、九、八、七……三、二……一！”　　“殺！”羅滿在軒轅數出最後一個字之時驀地暴喝道，如果叫他們陪禮道歉，他們自是不願意的。因此，他們只好選擇攻擊，其實他們也明白伏朗與軒轅的關係，就算真的出了事也有伏朗擔待，而他們根本就不相信以軒轅這樣的年齡能有什麼厲害。他們並未見到昨晚軒轅與伏朗交手的場面，因此他們只想借眼下的機會將軒轅順手解決掉，哪怕只是擊個殘廢。　　“鏘……”軒轅背上的刀自行脫鞘而出，化成一道虹芒迎向羅滿四人，速度快得讓人心悸目眩。　　牧野等劍營的戰士只看得心驚神搖，他們根本就沒有看到軒轅是怎麼出手的，但他們卻清楚地看見軒轅的利刀自行脫鞘而出，像是在玩魔法一般。　　當所有人聽清軒轅不屑的冷哼之時，軒轅的身影已經消失在一片刀芒之中。　　刀芒迅速擴張，殺意和刀氣使得虛空中的空氣像是被抽干，無可抗拒的壓力自每一個人的心底升起。　　羅滿諸人大驚，似乎沒有料到軒轅的攻勢，竟如此快捷而凌厲，后發先至。　　四柄利劍，在虛空中捲起千層劍浪，直迎向軒轅的那一幕刀光。　　“錚……”一聲龍吟般的輕響，刀光再亮、犹如，一團光霧，迅速將羅滿四人吞噬於其中，然後便不再發出金鐵交鳴之聲，只是刀芒一亮再亮，使得每人眼裡都是鴻蒙一片，根本就分不清幾條人影的去向，更是無法分辨是什麼招式。　　“住手！”伏朗的聲音遠遠傳來，顯得有些急切、伯夷父諸人的身形也迅速出現在牧野等劍營劍士的視線之中。　　“錚錚……”一串疾響過後，軒轅身子如歸巢之燕般倒掠兩丈，表情冷漠地靜立，但眼裡卻有一絲傲然不屑的神彩。　　羅滿諸人踉蹌而退，衣衫之上血跡斑斑，形狀極為狼狽不堪，尤其是羅滿，他本就已經受傷，此刻再與軒轅交手，身上又多添了幾道傷口。　　“還不向軒轅公子道歉？你們想在這裏干什麼？膽敢如此無禮！”伏朗飛身落入幾人之間，看也不看軒轅和劍奴便向羅滿諸人叱道。　　羅滿諸人大愕，不知道伏朗為何不但不幫他們說話，還要讓他們向軒轅道歉，一時全都以為自己聽錯了，不由忙解釋道：“他……”　　“難道你們沒有聽到我的話嗎？立刻向軒轅公子道歉！”伏朗打斷羅滿的解釋，似乎動了真怒地喝道。　　伏朗的態度之堅決就連伯夷父都覺得有些意外，以伏朗如此高傲的人，竟然不問情由地向軒轅低頭，這確實有些出乎眾人的意料之外，惟軒轅心中有數，卻淡然道：“道歉倒沒有必要，軒轅脾氣有些粗暴，已代伏朗兄教訓了他們，這喧賓奪主的行為實是對伏朗兄有些不敬，還望伏朗兄見諒！”　　伏朗微愕，對軒轅的話有些意外，軒轅的話意雖然貶低了羅滿諸人，卻抬高了伏朗，是以伏朗與羅滿聽起來，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味道。　　伯夷父此刻已自牧野口中得知詳情，對羅滿諸人也是極為鄙視，聽得軒轅如此一說，心中也在叫好，他更感到軒轅這個年輕人的確不簡單，只從說話的學問上就可以看出。而軒轅竟能以一人之力勝過羅滿等四位高手，這也不能不讓伯夷父吃驚。看軒轅的樣子，取勝顯得極為輕鬆，而且更似手下留情，未下殺手。　　其實，伯夷父注意到的不僅僅是軒轅，還有劍奴，這也是一個不可輕忽的高手。軒轅有這樣的高手相助，也難怪能夠名聲鵲起，便連鬼方和九黎族也都在他手中吃了大虧。　　“好說，軒轅兄弟教訓與我教訓並無分別，既然兄弟不怪，此事就此作罷！”　　伏朗大度地道，說完丈扭頭向羅滿諸人叱道：“還不謝謝軒轅公子的手下留情？！”　　羅滿諸人滿心的不情願，但是卻不敢有違伏朗的意思，只好忍氣吞聲地齊聲道：“謝謝公子手下留情！”　　軒轅淡漠地回應了一下，便向伯夷父客氣地道：“軒轅叨擾了城主，還得多謝城主這一晚的招待，他日若有機會，軒轅再來拜訪城主以表謝意！”　　“公子言重了，公子救了法師和聖女，我們猶未能一表謝意便要走了，作為一城之主，實覺得有些過意不去。如果有機會，我將熱烈歡迎公子的到訪。”　　伯夷父也客氣之極地道。　　軒轅笑了莢，道：“法師若是醒了，請代軒轅向其問奸。”　　“一定！”蒙赤武肯定地答道。　　“好了，我們也該起程了。”軒轅扭頭向劍奴淡淡地道。　　劍奴沒說什麼，只是拿起早已準備好的行囊，以及牧野諸人送給他們的一些東西，眼也不瞅一下羅滿等人就跟在軒轅身後排開眾人向西北城門行去。　　※※※　　軒轅離開癸城，聖女鳳妮便在當日下午在伯夷父調派的大量高手相護下返回熊城。　　聖女鳳妮沒有向任何人透露過一句有關她與軒轅在花園靜室中的對話，所有欲問她內情的人，都被她那倦怠而疲憊的神情給逼得將問話咽了回去。　　伏朗有些不死心地欲知詳情，卻被鳳妮以“我很累，只想好好地休息，靜靜地想一想”為由拒絕了。　　伏朗當然不敢在火上加油，他與鳳妮相處的時間極長，知道鳳妮如果不想回答某一個問題，任你如何問都不會有結果，那樣反而會引起鳳妮的反感。在有熊族中，他也不敢太過張揚。其實，便是在三苗，他也同樣拿鳳妮沒有辦法，雖然他們之間的關係本來很好，但伏朗卻始終看不透鳳妮，就是因為鳳妮的蘭心慧質。　　有些東西在含蓄之中才能夠展現出最強的魅力，而鳳妮正是這樣子。在伏朗的眼裡，鳳妮是可望而不可及，這是一種很矛盾也很要命的感覺。是以，伏朗也是不自覺地陷入了風妮的溫柔之中。　　在三苗族中，美女如雲，多不勝數，以伏朗的身份、地位，武功、才智，身邊的美女更是成群，而這種輕易獲得的美女反而無法勾起伏朗的興趣，但鳳妮卻絕不會如其他的美女那般，她表現得是那麼高不可攀，清麗脫俗，仿若不是紅塵中的人物，有着一種讓人不敢仰視的氣質，更對伏朗愛理不理，立刻將伏朗身邊的所有女人都給比了下去，這也是伏朗會在意鳳妮、害怕風妮的原因。　　關於鳳妮和軒轅的談話，在癸城和熊城之中有很多猜測。　　鳳妮一回到熊城便返回鳳宮閉門不出，就連許多本該她參加的會議，也很少參加。於是，所有人都認為聖女可能仍在生軒轅的氣，被軒轅氣病了，許多人也都在怪軒轅不識抬舉，居然連鳳妮也都不放在眼裡。　　也有人猜想，軒轅可能是怪鳳妮當初棄他們而不顧，因此奚落了聖女鳳妮一頓，兩人吵了一架，這才有軒轅憤然離去，聖女負氣不出的結果。　　還有猜測甚至認為聖女鳳妮愛上了軒轅，而軒轅卻毫不領情，聖女這才會因軒轅憤然離去傷心欲絕，但聖女鳳妮心高氣傲，又不願向軒轅低頭，這才使得軒轅憤然而去……　　總之，有關於聖女鳳妮與軒轅在那靜室中談話的內容有許許多多的猜測，但所有的猜測都只是以聖女鳳妮與軒轅的不歡而散為根本，而聖女鳳妮也沒有出面僻謠，任由各種謠言四處傳播。　　聖女與軒轅的不歡而散，有人歡喜有人憂。不過，軒轅在數日之間，成為有熊族話題的焦點那倒是不爭的事實。　　其實，在金穗劍士和銀穗劍士之中都傳誦着軒轅與伏朗交手的精彩場面，還有軒轅在癸城之中的事情，這使得軒轅的知名度大漲。　　由金穗劍士將軒轅的故事傳遍兩百多太陽劍士的耳中，又由兩百多太陽劍士將這些傳說傳到各部高手，最後連七大營的高手也在議論軒轅的武功。　　當然，七大營自是最先自劍營傳開。他們之所以喜歡樂道軒轅這個話題，那是因為這個話題之中牽涉到了有熊族有史以來最美麗的聖女鳳妮，同時也是因為軒轅與他們同樣年輕。當然，這群人的生活單調也應是其中的一個原因，單調枯燥的生活中得找一些調味劑，而這個時候莫過於有女人和武士的話題可以議論。　　於是，軒轅與聖女鳳妮及伏朗之間的關係被許多人說得越來越複雜，當然，這些人絕不敢公開議論聖女鳳妮的話題，都只是私下傳播。　　其實，這個時候並不是只有軒轅、聖女鳳妮及伏朗的三角關係和一些讓人充滿想象的事件，還有另外幾個讓人期待的消息。　　第一個消息，便是王子龍歌正在返族途中，而且帶了大批高手，這是僅次於軒轅和聖女鳳妮的話題，因為這個消息中沒有美女。　　第二個消息便是被喚作“龍族戰士”的神秘組織使得東夷諸族吃了幾次暗虧，更讓九黎族損失慘重。　　因為傳說九黎王風絕已在君子國一役中身受重傷，使得九黎族內部騷亂，而駐守神谷的谷主風騷欲乘機爭奪王位，因此被“龍族戰士”有機可乘。在九黎族大受創傷的同時，“龍族戰士”這個組織也迅速壯大，名聲迅速鵲起，使得許多飽受九黎欺壓的小族紛紛相附。更有傳說稱九黎王風絕是傷在新崛起的年輕高手軒轅的手下，當然，對於這一點有熊族的戰士自是不相信，不過在有熊族之外的各部落卻將這個傳說傳得似模似樣，甚至有人還說軒轅乃是神族的後人，而“龍族戰士”也是神族的戰士……等等。　　不過，這段日子以來，軒轅的名聲的確火了起來，在這個信息不通的年代，那些過往的商旅成了重要的傳播途徑，而關於軒轅的消息最主要的卻是君子國四處散落的子民口口相傳的功勞。　　君子國有數千子民，四分五裂，各奔東西，因此在短短的時日之中，哪裡出現了君子國的子民和君子國的商旅，哪裡就會有關於軒轅那神秘的傳說。

# 第十四章 洪荒傳說

　　於是，許許多多弱小的部落都嚮往着這個神秘的人物，都期待着這個神秘人物以及龍族戰士的保護，因為所有關於龍族戰士的傳說都聲稱龍族戰士是正義的，是天下弱者的保護傘。因此，它才會與兇惡殘暴的九黎族作戰。在人們的印象中，神族代表的始終是正義，所以龍族戰士自也成了正義之師。　　其實，這個時代並不如數百年前那麼閉塞，自從神族勢力大旺之後，便開闢了許多商道，產生了一種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更有一些浪人般的流動者，他們沒有故定的居所，靠着雙手打獵，一路走一路交易，就這樣堅強的活着，而這些人多是因自己的種族滅亡或沒落或被吞併的亡族之人。當然，這類人都絕對不是庸手，至少他們有能力保護自己。於是水路、陸路經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發展，逐漸成形，各地交流也漸多。同時帶動了各種先進事物的發展，比如刀耕火種，五穀的興起，家畜家禽馴養技術的流通，兵刃飾物的發展，各種來神族的文化風格逐漸影響各地，包括房屋宮殿的建造，漁業的發展，織布養蠶之道的發展，使得天下間逐漸變得活躍起來，也使得許多以前很難流通的消息變得天下皆知，或許這便是人類的進步了。　　這個世界變化其實很快，而這個快卻是因為戰爭所至。　　自從有了人類開始，便有了鬥爭，先是與自然與野獸鬥爭，後來人類竟與自己的同類發生了鬥爭，於是便有了盤古始族建立起自己的族別，建立起自己的王國，他也便被世人尊稱為最古老的大神，認為是他開闢了天地。　　當然，天地是自古就存在的，沒有人知道天地自什麼時候開始就存在的，就如沒有人知道人類的最初始祖是誰。其實，大家都明白，在盤古大神之前，這個世界也存在着許許多多的人，存在着各種各樣的家庭。而只是當大智慧的盤古氏始祖出現之後，人類也便改變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也使得人類的力量越來越強大，甚至逐漸成了這個世界的主宰，乃為百靈之長。　　沒有哪種生物有人類發展迅速，在發展過程中，武學的發展，氏族的成型，部落的成型，再到統一的大族。人類的智慧也在突飛猛進，不斷學習新的東西，不斷創造新的東西。而這個學習與創造的結果，卻是將戰爭推向更為殘酷的境地，便這是人類發展所必經之路，誰也無法逆轉。　　※※※　　軒轅追上君子國大部人馬是在離開癸城的第三天。　　君子國的大部人馬駐紮於常山腳下一片谷地，所有人都開始伐木築寨，壘土為城，看來柳洪有意讓族人遷居於此。其實，這裏離君子國最初的東口山並不是很遠，這些天來他們只不過是顧着那陷落的大湖泊周圍走了大半圈，然後找到這個定居之所。這裏距那大湖泊也不過只有百餘里而已。　　大批人馬遷徙的過程極為費事，最費事的卻是要找到一個好的遷居之地。這才使得柳洪的行程並不是很遠，儘管行走了許多天。　　軒轅和劍奴的回返，使得正在忙碌的君子國子民們大為歡呼，立刻有人去向柳洪諸人傳訊。　　此刻君子國的子民仍有千餘人，而這隻是往日君子國的一半―實力，抑或是一半都不到，可見有許多人先一步而行，分散到各地，或是自找地方另立門戶，便如�踵族和青丘國，他們都是君子國的支系，卻又能夠自立門戶獨成一體。　　聞說軒轅和劍奴歸來，尤揚和柳洪親自出迎，更帶了一幫君子國的重要劍手。　　“聖王終於回來了，我們可盼了好久！”尤揚歡笑着極為客氣地行來與軒轅把臂言歡。　　軒轅淡淡一笑，也說了幾句客氣話，但他心中隱隱感到有些不對勁，問道：“尤長老，護法和�燕沒來嗎？”　　“哦，他們不知道聖王今日回來，都到山上去採集了，我已派人上山找他們回來了，相信很快就能與聖王相見！”尤揚坦然一笑道。　　軒轅這才微微釋然，跟柳洪再閑聊了幾句，也便進入了臨時搭起的木屋之中。　　屋頂以茅草所蓋，這隻是作為暫時寄身之所，是以並沒有過多地修砌，而真正的住宅正在修建之中。　　這裡有許多君子國的巧手工匠，懂得如何燒磚制瓦，只要有一年的時間，這裏定能夠建立起一片美麗的莊園。　　坐於屋中，立刻有人為軒轅和劍奴諸人泡了花茶遞上。　　“聖王此次有熊族之行可有什麼收穫？”尤揚問道。　　軒轅一怔，心想：“可能思過已將他的消息全都說了，包括封神台發生的事，否則的話尤揚怎會不問關於柳靜和�通的消息呢？”不過軒轅很快便回過神來，端起香茶輕呷了一口，道：“很難說收穫如何，尤長老想問的究竟是哪個方面的收穫呢？”　　尤揚也一怔，不由一笑，倒是柳洪插口道：“聽說有熊族的聖女國色天香，不知軒轅可有緣相見？”　　軒轅不由得也笑了起來，道：“只是這個嗎？其實我在半年之前就已見到她了。”　　“哦！”　　“那她真的如人們所傳乃人間尤物嗎？”柳洪有些意外，好奇地問道。　　軒轅將杯中的茶一飲而盡，肯定地點點頭道：“這自是當然……”話說到這裏，劍奴突然垂着腦袋伏倒在桌上。　　軒轅大驚，立身而起，呼道：“劍奴……”此刻他也覺得一陣熱力上沖，腦子有些昏沉，同時他更捕捉到了尤揚和柳洪勝上露出的一絲詭異笑容，他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但卻只是說了一個“你……”便悠然倒下，身後的椅子也被衝到一邊去了。　　“想不到吧？任你奸滑如鬼也逃不過我尤揚的五指山！”尤揚此刻站起身來，冷酷地笑道。　　“現在該怎麼辦？”柳洪問道。　　“你們幹得很好，把他交給我好了，劍奴便拉去與那群廢物關在一起。”一個嬌脆的聲音傳了過來，走進門的赫然就是曾被軒轅所制交由柳洪看管的假聖女雅倩！　　“雅倩該怎麼謝我？”柳洪似是邀功一般邪異地笑道。　　“當然是一切由你所想��，只要我能做到的無不相依！”雅倩的語調充滿了無盡的誘惑，只聽得柳洪骨頭都酥掉了。　　尤揚的眸子里閃過一絲妒火，但很快便隱沒，神情變得恭敬地道：“我已替你們完成了任務，現在該給我解藥了吧？”　　“尤長老不用心急，雅倩說過的話一定算數，何況以尤長老這樣的人才，今後藉助之處仍多，我怎會對長老失信呢？雅倩甚至可以擔保長老能享盡榮華富貴……”　　“如果真是這樣，我希望能夠得到百合和丁香二女！”尤揚打斷雅倩的話道。　　“哦，這很好說，只要長老喜歡，儘管可以去享受。”雅倩大方地道。　　柳洪也閃過一絲妒色，但他的心神又立刻寄予眼前這風華絕代的妖女身上。　　尤揚深深地吸了口氣，道：“那我就先告辭了，希望你能守信。”他自然知道就算逼這妖女也不會有用處，此刻命已捏在對方的手中，惟一可做的便是馴服，是以他只得轉身離去。　　“長老玩得開心一些。”雅倩嬌笑着回應了一聲，輕邁蓮步來到倒地的軒轅身邊，望着軒轅那似熟睡的臉龐，露出了一個得意的笑容。　　“軒轅呀軒轅，你終究還是要落在我的手中，像你這樣的人才若是死去那可真是太可惜了，不過我別無選擇！”　　“讓我殺了他好了！”柳洪走過來意欲代勞地道。　　雅倩瞟了柳洪一眼，淡然道：“不，我要他慢慢地死去，如果在他無知無覺中殺了他，豈不是大便宜他了？”　　柳洪一愕，他對雅倩的話似乎是言聽計從，根本就不知道反駁，不過他有些擔心地道：“如果族中其他的人知道我把軒轅殺了，只怕後果很難預料。”　　“不必擔心，我會用這幾天時間將族中其他重要人物全都掌握在手中，就不會出什麼問題了，到時候我可以去見我師尊，至於你，愛怎麼享樂就怎麼享樂！”　　“我只要你！”柳洪道。　　“我當然是你的人了。”雅倩媚聲道，說話間伸手在軒轅胸腹之間摸了一下，眼中閃過一絲訝然。　　“嘶……”雅倩撕開了軒轅的胸衣，卻發現幾片閃着幽光的巨大鱗片平貼在軒轅那寬闊的胸腹之間。　　“這是什麼東西？”柳洪也有些訝異地拾起一塊鱗片，只覺入手輕巧，但卻異常堅硬。　　“他竟能弄到奇獸羅羅的鱗片。”雅倩大訝，暗忖道：“難怪那一天必殺的牛毛針竟無法讓軒轅中計，看來是因為軒轅早有防備，以羅羅鱗承受了那一簇牛毛針的攻擊。”到此刻，雅倩才恍然大悟，她一直想不通軒轅為什麼會不受制，此刻發現這個秘密，她不由得大感好笑。　　“我還以為你刀槍不入，原來卻是這個鬼把戲！”雅倩將羅羅鱗悠然地放在桌面之上。　　“這小子詭計多端，狡猾如狐，若不是倩兒的醉神丹，只怕還不能讓他中計，這無色無味的藥丸可真管用。”柳洪阿諛道。　　“那當然，不過這小子的功力也的確駭人，竟能夠比劍奴后倒下如此長的時間……啊……”雅倩的話剛說到這裏，突然發出一聲驚呼，只覺全身穴道被制。　　柳洪也在同時一驚，因為在他尚未能做出反應之時，一柄刀已架在了他的脖子上。　　刀是軒轅的刀，而雅倩連手指也無法動一根，只是駭然地望着自地上仲坐起來的軒轅，顫聲道：“你……你根本就沒有受制？”　　“你說對了，天下間已沒有什麼毒物可以讓我受到半點損傷！”軒轅傲然地伸手拉了一下胸衣，目光陰冷地落在柳洪的臉上，淡漠地向雅倩答道。　　“你想怎樣？”柳洪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軒轅的動作竟如此之快，他竟連兵刃的機會也沒有，抑或只是因為他太疏忽大意了，根本就不曾想到會有這樣一個意外出現，所以才會着了軒轅的道兒。　　事實上，以柳洪的武功，就是在全神貫注的情況下，大概也難擋軒轅三招。　　“你以為我想怎樣？你可知道她是我的女人？”　　軒轅冷漠得不帶半點感情地道。他當然不會是因為這個原因，但他卻氣惱柳洪竟如此不知自愛與這妖女勾搭，不僅如此，還出賣了他和思過諸人，就連百合和丁香也出賣了。剛才三人的對話他自然一絲不漏地聽到了，而且，更清楚此刻尤揚是去找百合和丁香的麻煩了，這讓他感到有些痛心，至少尤揚原本還算是個人物，或是個朋友，可是……　　柳洪和雅倩似乎並沒有想到軒轅竟是這般回答，柳洪不是沒曾想過這個問題，但是卻無法拒絕雅倩的魅力，這才成為其石榴裙下的俘虜。因此，他一直不去想象後果，同時也增添了對軒轅的殺機。　　雅倩屬於軒轅的女人，這是君子國許多人都知道的事情，更得女王柳靜和�通認可。其合法程度在君子國是不可更改的，雖然雅倩不是真正的聖女，但這個事實仍在，而此刻柳洪卻勾搭上了君子國新一代聖王軒轅的女人，軒轅的確有怪他的理由。　　軒轅當然明白，柳洪無法抗拒雅倩專門媚惑男人的魔氣，這在桃紅身上他深有體會，柳洪絕不像他那般有着豐富的經驗和堅強的意志力，在功力之上更是相差太遠，因此遇上了雅倩這種媚術高手亦為迷魂高手，還不是惟有举手投降的份兒？但若換成尤揚，只怕情況就會兩樣了。是以，這兩人竟以藥物控制尤揚，也是雅倩對自己媚術不是太有信心的表現，就如對軒轅也毫無用處一般。　　“思過護法被關在哪裡？”軒轅冷冷地逼問道。　　柳洪和雅倩對望了一眼，均顯出了彼此的驚駭，但他們卻拿軒轅沒有辦法。　　“噗……”軒轅還刀入鞘，一腳踹在柳洪的腹間，柳洪悶哼着頹然倒地，顯然也是被軒轅制住了穴道。　　軒轅在屋中找來了一些冷水，澆到劍奴的臉上。　　劍奴一驚而醒，驚訝地打量着眼前的一切，哪裡還會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　　禁不住大怒，不過，他並不知道這假聖女的身份，但卻明白自己剛才遭了暗算。　　“你這女人啊，我才幾天沒守着你，就去勾引別的男人，真是讓為夫不知該怎麼教訓你。”軒轅像是調笑一般屈身輕輕地拍了拍雅倩的俏勝，悠然道。　　雅倩自然知道軒轅絕對不會在意她，但他這麼說卻將她氣得夠嗆，若是換成別人或許她根本就不會生氣，但作為她這般對自己的容貌絕對自信的美人，一向心高氣傲，卻一再敗在軒轅的手上，而軒轅對她竟似乎毫不動心，怎叫她不心中大恨？　　“你想殺便殺，我斗不過你，但總有人會為我討回公道！”雅倩憤然道。　　“哈，這不應該是你的性格，居然也會生氣！”　　軒轅不怒反笑道，同時對劍奴吩咐道：“帶王子去放出思過護法和百合諸人，小心尤揚，誰敢亂來，殺無敖！”　　劍奴哪會不明白？雖然柳洪乃是君子國的王子，但他的命已由柳靜交給了聖王軒轅，軒轅才是他的主人。在柳洪犯了錯誤之時，他會毫不猶豫地執行軒轅的命令，而且，在他的心目之中，軒轅才是最合適掌管君子國的人。無論是武功還是智慧，絕對不是柳洪所能比擬的，只有讓軒轅領導君子國，君子國才有可能發展壯大，成為一大強族。　　劍奴提着柳洪行出，他自然知道該如何掩飾柳洪受制的樣子，柳洪更不敢呼叫，他了解劍奴的性格，知道劍奴絕對不會手下留情，而他更不想死，是以不能不配合劍奴。　　屋外的君子國護衛顯然是被調開了，尤揚並不想讓族人知道他們對付軒轅和劍奴的事，因為他們找不到向族人解釋的理由，何況軒轅的身份早被君子國的子民給接受了，雖然柳靜此刻生死未卜，但卻沒有人敢不尊重柳靜曾經的決定。就算尤揚要處死軒轅，他也惟有聲稱軒轅暴斃而亡，而不能讓族人知道其真相。　　雅倩為軒轅的話鎮住了，並不是因為軒轅讓劍奴提走柳洪，而是軒轅那漫不經心對她的回答。　　是的，她也發現自己面對軒轅時竟會如此輕易地動怒動氣，甚至懷上了深切的恨意，而這種恨並不是因為軒轅破壞了她的計劃，反而只是因為軒轅對她那絲毫不在意的態度，這的確是一個可怕的改變。　　軒轅望着雅倩那變幻莫測的臉色，閃過一絲悠然而冷峻的笑意，但又似乎有一種黯然的傷感，他只是輕輕地嘆了口氣。　　雅倩有些訝異，軒轅竟然也會嘆氣，這讓她對眼前這個她完全無法揣度的男人又多了一份好奇與不解。　　“你有什麼好嘆息的？贏了難道還不滿意？”雅倩冷然反問道。　　“贏又如何？輸又如何？人無常勝，世事難定，我為什麼要滿意現狀？你以為我贏了你便值得高興嗎？”軒轅淡然反問道。　　雅倩不語，軒轅的話並沒有說錯，不過她卻始終斗不過軒轅。　　“童旦死了，帝恨也死了，風絕受了重傷，至今生死未卜，你們的計劃已經全部破壞，難道你還想去將功折罪嗎？”軒轅嘆了口氣，反問道。　　“什麼？”雅倩大震。　　“不可能！”她還是第一次知道其中的內情，但她怎麼也不敢相信童旦、帝恨這樣的高手會如此輕易死去，何況軒轅所說的人中還包括風絕！　　“這個世上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只有人想不到的事！”軒轅蹲下身來與雅倩面面相對道。　　雅倩愣了半響，被軒轅那鋒銳的目光看得有些不自在，問道：“你向我說這些是什麼意思？”　　“我希望你能跟我合作！”軒轅直截了當地回答道。　　“跟你合作？”雅倩一愕，但隨即又冷笑着問道：“有這個可能嗎？”　　“自然有！我相信你是個很聰明的女人，我並不想殺你，所以只能尋求你與我合作。”軒轅語氣肯定地回答道。　　“哼，我聰明？我聰明就不會老是被你算計！”　　雅倩自嘲道。　　“那是因為我比你更聰明，所以你只有跟我合作才會有出路。”軒轅狡黠地笑了笑，自信地道。　　雅倩也不由得笑了，她是笑軒轅那有些誇張的自信，不過她也恢復了本應有的洒脫，淡然的語調中有些揶揄地成分：“你倒很自信。”　　“因為我有這個條件，有這個能力，也應該自信！”　　“與你合作又有什麼好處？”雅倩突然問道。　　“有，自然有好處，首先你不用去死，然後，你可以成為君子國的聖女，完全可以組成一隻與九黎相抗衡的力量，還有便是你可以脫離往日荒淫無道的生活圈，可以不做別人的附庸，開創自己的事業，甚至連狐姬也不可以拿你怎樣！”　　軒轅悠然道。　　“呵呵……”雅倩一陣輕笑，眼中閃過一絲不信的神色，冷問道：“哼，你以為我是小孩子嗎？你會將君子國送給我？你會讓我擁有強大的力量？那你呢？”　　“我是你的丈夫，你說我會幹什麼？”軒轅也笑了起來道。　　雅倩一呆，臉色一陣青紅，冷哼道：“說白了只不過讓我做一個傀儡而已，我早知道世間沒有這麼便宜的事！”　　“世間當然不會存在不勞而獲的便宜事，那如果我讓你去掌管神谷中的事呢？”　　“你以為你是什麼人？真是笑話！要殺便殺，何必對我像傻子一樣作出如此這般的盤問？你不覺得實在很沒趣嗎？如果你以為有很多時間可以浪費的話，我不在乎與你對話！”雅倩似乎真的被激怒了，但她卻沒有辦法反抗。　　“如果我此刻放你回去，你猜猜後果會如何？”　　軒轅冷漠地反問道。　　雅倩的臉上閃過一絲驚懼之色。是的，軒轅的話似乎正擊中了她的心病，如果事實真如軒轅所說，童旦死了，帝恨死了，就連風絕也身受重傷，無功而返，若她此刻又空手而回的話，那等待她的將是一群男人的魔爪，她再也不能夠保證自身的完整，甚至會像最初的桃紅與一些師妹一般成為一群有身分的客卿的玩物。　　她之所以能夠一直保證自身不受侵犯，是因為她將承擔起冒充君子國聖女的任務，而聖女絕不能有損處子之身。可如今她的任務失敗了，將再也不會存在任何理由，就是狐姬也不可能保證。何況，狐姬只是一個縱容她們亂來的女魔頭。

# 第十五章 霸意無限

　　軒轅自然明白其中的一些利害關係，因為他在桃紅口中的確得到了許多關於狐姬的傳聞。對於女人的心理他也並不陌生，除非這個女人天生淫賤，否則絕對不想自已淪為人盡可夫的玩物，而雅倩在神谷之中曾有過一段風光的經歷，又怎甘心成為別人的玩物？　　這簡直比要她的命更為殘酷。　　眼下的世界本就是殘酷的，何況在九黎這個男人當道的族系之中，女人只是附庸，若想生存，也便只有以自身的本錢去奮鬥，絕不會如君子國這般仍保留着一半母系氏族的傳統，女人的地位仍然極高，甚至超過男人，這對雅倩而言不能說不是一種誘惑。　　“你應該知道你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因為你的任務永遠都不可能完成。君子國已經陷入地下，那裡變成了一片汪洋，如果你不與我合作的話，等待着你的將是沒有任何尊嚴可講的糜亂生活。我相信你會愛惜自己的一切，當然，如果你能殺死我，能夠將君子國的力量引入九黎族的話，你可能會將功折罪。可是，就算你能成功，最多也只能如狐姬一樣，做一個放蕩淫邪的供奉，你根本就沒有屬於自己的生活，沒有屬於自己的天地！”軒轅淡然道，頓了一頓，又接道：“每個人都有自己生存的權力，雖不能如鳥兒一樣自由飛翔，可是上天賦予我們生命，我們就不能讓自己的生命禁錮在一片狹窄的天地中發霉變質，而要在廣闊的天空之下將自己生命的光輝自由自在地展放，這才不枉此生。你我皆很年輕，在這個已經陳俗腐舊的世界之中，你我完全可以去開創一個年輕而嶄新的世界。我不想殺你，是因為你有野心，而這個嶄新的世界必須是具有野心的人才敢才願意去嘗試。因此，我希望你能與我合作。”　　雅倩的秀眸瞪得極大極圓，聽到最開始她的臉色變幻不定，可軒轅說到後來，她的確有些動心了，但是說到最後，她卻有些愕然不知所措。　　軒轅的話的確讓她大感意外，軒轅只是因為她富有野心，這才與之合作，這簡直是從未聽過的謬論，但是她仔細一想，事實也確有些道理。　　雅倩冷冷地望着軒轅，半晌突地露出了一個甜甜的笑容，語氣極為緩和地疑問道：“你不覺得一個有野心的人留在你身邊，會是一件很危險的事嗎？”　　“如果不是一件危險的事那就沒趣了！”軒轅自信地笑了笑道，頓了頓又道：“不過話又說回來，有野心的女人必定是聰明的女人，聰明人當會分析形勢和利害關係，如果有我這麼好的合作夥伴，還要自斬臂膀的話，那種人根本就不配成就大事，我相信你絕不會傻得倒戈相向。”　　“你這麼自信？”　　“當然，我們不僅僅是利益的結合，更有感情的結合，舍我之外，你絕對找不到比我更好的合作夥伴，而且若想對付我，你將會付出很大的代價。你說如果我們結合，你還會對付我嗎？”軒轅悠然笑問道。　　“那你要我怎麼做？”雅倩神情變得冷漠地問道。　　“首先，我們要確立自己的敵人，那就是九黎人。當然，這樣我們的敵人就會是整個東夷。”軒轅也肅然道。　　“你以為你斗得過他們？”雅倩有些不屑地反問道。　　“這就要看我們的能力和智慧了，戰爭並不一定要硬拼，更多的時候還是要利用形勢和智慧！”軒轅眸子之中閃過無比的自信道。　　說完望了雅倩一眼，又認真地接道：“我的目的不只是九黎和東夷，而是要讓天下各族全都歸屬於我的統治！”　　“天下都歸屬於你的統治？”雅倩失聲地望着軒轅，像是在看一個不自量力的瘋子說痴話。　　“你或許當我是說瘋話，但我必須去努力嘗試，因為要阻止戰爭的最好方法就是建立起一個和睦協調統一的大族，只有讓那些相互爭鬥的部落成為兄弟，成為利益相結合的盟友，這才能夠阻止各部落之間血腥事件的發生，人們才能夠安心地耕作享受快樂。也只有那個時候，這個世界才是真正美好的，也就是我所說的一個嶄新的世界。眼下的世界處處充滿殺戮，處處充滿血腥，已經是一個殘暴不仁的舊世界。所以，我要破舊立新，讓男人和女人和平共處，相親相愛，那才是我最終的夢想。”軒轅神情肅穆，言語極為堅決和肯定。　　雅倩也禁不住獃獃地望着軒轅，她似乎還是第一次見到軒轅，但她可以肯定，以前她看錯了軒轅，這在她內心深處也激起了層層浪濤。其實她的本性並不壞，在她的夢想中或許也曾出現過這個美好的世界，但她從不敢去想，可是軒轅此刻卻激昂地將之說了出來，實在讓她深深地為之震撼，也對軒轅那偉大的理想心生嚮往。　　不自覺中，雅倩更對軒轅生出一種前所未有的敬意。　　“好，我願意與你合作，只要你說的是真話，我雅倩絕不會吝嗇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雅倩認真地道。　　軒轅欣慰地望了雅倩一眼，伸手解開她被制的穴道，道：“當然，首先我們要強大君子國，你就是君子國的女王！”“你真的要讓我成為君子國的女王？”　　雅倩驚訝：地問道。　　“不錯，我想當初九黎在陪養你這個人才時絕對花了很大的力氣，我不想再讓柳洪這個人掌握君子國的權力，否則君子國會在他的手中敗亡，這絕對不是虛妄之言！”軒轅肯定地道。　　雅倩自然知道軒轅所說的話的確如此，在她的眼裡，柳洪根本就不夠資格打理君子國的事務，而且太嫩了，更是經不起任何衝擊和誘惑。若非尤揚為柳洪罩着，只怕君子國會更亂。但尤揚也是一個極有野心的人，自想柳洪成為他的傀儡，卻沒料到雅倩先一步下手，控制了柳洪，再在尤揚毫無防備中下毒，進而控制了尤插，這才使得柳洪和尤揚不得不聽雅倩的話。但說到鬥智斗勇，雅倩惟在軒轅的手中顯得束手無策之外，其他人根本就不是她的對手。那或許是因為雅倩自小所受的調教便是如何控制君子國。　　“可是你不怕我當權后突然背你而去嗎？”雅倩突然反問道。　　“怕，我怕得要命，但我相信你不會，因為我知道你是一個有極強責任心且極富野心的女人，你不會願意讓別人控制你。而你若是主持君子國之事，並不受我所協，我們只是合作關係，是好朋友，除非你天生自甘下賤！”軒轅並不作隱瞞地道。　　頓了一頓，又接道：“當然，君子國也不會只有你一個人主事，別忘了我也是君子國的聖王，我還會安排一些人‘助’你。”　　“監視我吧？”　　“可以這麼說，當你向我證實你已真正與九黎和狐姬翻臉之後，君子國的權力才能夠交由你，在你沒有正式與九黎翻臉之前，我自然不能拿數千人的生命去做賭注！”軒轅並不否認，而且開出了條件。　　雅倩又為之沉默，她自然知道軒轅是有條件的。　　因此，她很平靜地道：“你直說，要我如何幫你？”　　“我要使我的兄弟們恢複本性，脫離狐姬的控制！”軒轅沉聲道。　　“啊？”雅倩一聲低低的驚呼。　　“有什麼不妥嗎？”軒轅冷問道。　　“你認為我有這個能力？”雅倩微有些澀然地問道。　　“只要有你的幫助，我想我會有辦法讓他們恢複本性。”軒轅想到了桃紅所說的一切。　　“獵殺三十六使將會在近些時候向這邊趕來，他們的目標卻是龍歌，同時也會有人來助我控制君子國的力量，這一切，你就看着安排吧。”雅倩輕輕地吁了一口氣道。　　“仍有三十六人嗎？不是已經被我殺了幾人嗎？”軒轅訝然問道。　　“你可以殺，他們自然也可以重新訓練，這有什麼好奇怪的？不過，你不要小看這三十六殺手，他們的身體得到藥物的摧逼，功力大增，與當初不可同日而語。”雅倩淡漠地道。　　軒轅不置可否，因為當初他擊殺那幾名殺手之時雖然有些艱難，但此刻他的功力與當時更是不可同日而語？是以，他根本就不會在意雅倩所說的話。　　雅倩當然不知道軒轅心中想些什麼，但她卻以為軒轅是在擔心那獵殺三十六使的實力難以對付，不由得心中有些不以為然。不過，此刻她竟對軒轅生不出恨意，因為她感到軒轅此刻是坦誠相待。對於她來說，或許真的只有軒轅才能夠改變她的命運，事實上，她也對軒轅所述的理想世界動心了。　　“如此一來，我要你先將這群來助你的九黎高手幹掉，至於那獵殺三十六使就交由我去辦好了！”軒轅自信地道。　　※※※　　對於劍奴的出現，尤揚的確感到很意外，意外之中又多了幾分惶恐，他自然知道劍奴的劍術比之四大護法更為可怕，那是因為劍奴曾親隨柳靜赴種族學劍，而且這數十年一直都在封神台練劍，其境界之高在君子國中除了柳靜之外，大概就只有�通有與之一戰主力，尤揚自問不是劍奴之敵。　　其實，劍奴出現，尤揚便已知道了事情不妙，那證明軒轅並未受制，受制的人只是柳洪而已。　　軒轅絕對是一個可怕的對手，尤揚比任何人都清楚這一點，所以他看到劍奴與柳洪雙雙出現時，就已感到事情糟了。　　這是一個山洞，洞中空間還算寬闊，也極為乾燥，在這夏日里，山洞中顯得特別陰涼。　　百合和丁香及思過諸人皆囚禁於此，柳庄與那一群劍士卻不知道是囚於何處。　　“劍奴！”百合諸人見劍奴趕來了，自然是驚喜異常。　　“聖王呢？”思過也鬥志大旺地問道。　　劍奴未答，只是將提在手中的柳洪拋到一邊，柳洪如一灘爛泥般癱在地上，也不知道劍奴用了什麼手法。　　“你將王子怎樣了？”思過吃了一驚，畢竟柳洪乃是君子國的王子，雖然此次犯了大錯，但如思過這般的元老仍不得不關心。他與劍奴不同，劍奴與柳洪之間僅見數面而己，根本就談不上什麼感情之類的，所以劍奴絕不會在意對柳洪下重手。　　“你敢傷王子？”尤揚怒吼道。　　“任何圖謀不軌對我君子國不利的人，我都殺，何況只是傷人而已！”劍奴的聲音很冷。　　思過和尤揚知道劍奴之語絕非虛言，劍奴本有四人，但已有三人戰死，這四人可以說是族中的最高元老，所代表的只是整個君子國的利益。在他們的眼中，絕沒有誰主誰仆之念，誰能讓君子國強大，他們就支持誰，但誰若有不利於君子國的行為，他們也絕不會留情。論輩分，劍奴比女王柳靜還高一輩，乃是上代女王柳搖紅的劍童。因此，在君子國之中地位超然，的確沒有什麼他們所不敢殺的人。　　“為他們打開牢籠，我尚可以放你一馬，否則休怪我劍下無情！”劍奴殺氣騰騰地對尤揚冷然道。　　尤揚心中極為矛盾，他知道以他的武功的確不是劍奴之敵，可是若他放出了思過諸人，哪還有機會立足於君子國？那他這麼多年的心血也就全都等於白費了。　　當然，他是一個很明智的人，知道此刻不宜與劍奴對着干，因為無論是引來了族人還是不引來族人，對他都不會有半點好處，族人絕對不允許他私押思過，若沒有招來族人，他更無法敵過劍奴手中的劍。　　是以，他只得打開囚籠之門，同時也跪下向劍奴認錯。　　劍奴乃是尤揚父輩之人，與尤揚之父也曾並肩作戰過，是以，尤揚明白硬來不行，只好軟求。　　※※※　　君子國，第一次召開全體子民大會，卻是由軒轅和雅倩主持。　　八大長老、四大護法已經只剩下四大長老一大護法。　　在這次子民大會前，軒轅首先便找到除尤揚之外的三大長老交談了一陣。軒轅身懷聖王之令，又得柳靜女王之令，數位長老豈能不聽話？何況，軒轅已得到了劍奴、思過和百合、丁香諸人的支持，連柳洪和尤揚也表示支持軒轅。　　當然，三大長老並不知道柳洪和尤揚是受於壓迫所制這才無條件地支持軒轅，因此，君子國的主要力量幾乎完全支持軒轅統領君子國。　　三大長老惟一的女性乃是思過之堂妹思雨，另兩位卻是忠於聖王�通的莫雷、魚發，他們對軒轅的聖王令確認無疑，自然願聽軒轅指揮。他們並不知道尤揚和柳洪在暗中曾做過一些手腳，此刻眾人之間並無芥蒂。　　軒轅立刻提出將君子國重組，並解釋用雅倩的意圖，同時將丁香插入長老的位置，百合則擔當護法之職，然後便將君子國的事務明細分工，眾長老各司一職，不能越權，各長老的職務中事，護法有權細查，重大事件則需提出，由長老會討論才得出結果。雅倩仍為聖女，因為除了軒轅和尤揚、柳洪之外並無人知道真相，柳靜和�通雖知，但他們如今生死未卜。思過和劍奴、丁香諸人也知，可他們絕對相信軒轅的安排。何況，軒轅如此安排等於將聖女的權力架空。聖女並無多大實權，只不過作為君子國的一個象徵而已。當然，聖女也有自己的特權，卻只是局限在某一範圍之內，柳洪的權力卻如聖女一樣，被架空。但他卻無可奈何，沒有尤揚的支持，他根本就無法斗過軒轅，何況此刻聖王令和女王令都在軒轅手中，眾長老皆歸服於軒轅，他大勢已去。　　尤揚值得慶幸，軒轅並不追究其責任，而且仍重用他，他不得不心存感激，是以，他只好對軒轅忠心了，何況他知道軒轅的名氣在下層劍士心中的地位很高。　　不可否認，軒轅已成為君子國子民們心中的英雄。這也不能怪別人，尤揚知道這隻能怪自己當初為了對付雅倩而在君子國中散出軒轅的事迹，甚至有些誇大，所以無形中幫軒轅在君子國中建立起了極高的聲譽，此刻想後悔也來不及了。何況，軒轅早被君子國的子民認同了，不僅僅是因為他是聖王及其深不可測的武功，更因為柳靜說軒轅是來自神族，更是劍神傳人。所以，君子國人都已認同軒轅，只要有這群長老們的支持，軒轅實際上已是君子國的真正首領。　　君子國子民大會之上，軒轅宣布了各長老分管的職責，同時他更將君子國的一千四百名子民分成十四組，每組百人，各選出正副組長三名，一正兩副，而且將君子國的劍士、婦孺、長老合理分配於十四組之中，以便於統一調配，統一安排，同時也便於執行各自的任務，明確分工。　　正組長一般取各組德高望重的人擔當，這些人直接與各長老和護法交流，受長老們的安排。兩位副組長，一位是自劍士中挑選，一位自婦女中挑選，劍士副組長專門負責組中劍士的調動分配、訓練之類的，而婦女則協助正組長安排組中的大小事務，但不負責劍士們的安排。然後各組再以家庭編戶，分配極為仔細。　　五大長老和兩大護法不得不承認，軒轅的出現將整個君子國的局面都扭轉了過來，本來零亂毫無鬥志的君子國子民，在一天之中變得有秩序、有目標，鬥志變得更為高昂，因為每個人都知道該干什麼，不該於什麼，再也不會亂了秩序而浪費許多沒有必要的精力。　　事實也確是如此，君子國經受這次大劫難后，眾人總免不了有許多頹喪之感，心神不定，而且這一千餘人又毫無規章可循，都只是有一搭沒一搭地做事，整個人都似乎失去了目標，又沒有具體的組織。因此，這一路上有許多人獨自去自謀生路，也有許多人到了常山後脫離大部隊獨自遠走，因為這群背井離鄉者看不到任何希望。　　此刻，軒轅大刀闊斧地改革，一下子使得每個人都注入了無窮的活力，希望似乎也在此同時產生。雖然他們悲於柳靜和�通的死去，但軒轅一席高昂的話激得每個人都熱血沸騰。　　軒轅有一個最大的優點，那就是能以自己的信心去帶動大家的信心，以自己的鬥志激活大家的鬥志，使君子國於民的熱情激昂到了最高點。　　效果很易見到，就連雅倩也不得不佩服軒轅的能耐，也難怪軒轅以區區數百奴隸兄弟讓強大的九黎損兵折將，而他的龍族戰士更能迅速崛起，這一切絕對不是偶然的。　　一連五天，軒轅與各大長老不停地在人群中打氣，也親自與大家一起幹活、訓練，君子國的子民都感到了每個人內心和精神上翻天覆地的變化，無人不對軒轅湧起了崇高的敬意。這一切，全都是軒轅所帶來的。　　但強族需強兵，軒轅以訓練龍族戰士的方式對君子國的劍士強化訓練，在體能各方面都以最高的要求去對待這群人，絕沒有半點情面可講，而這訓練的任務卻是交由莫雷負責。　　莫雷也不能不心驚軒轅的訓練方式，但是卻知道這種方式絕對可以訓練出超一流曲戰士，雖然有些殘酷，但絕對是為君子國的強大作根基。如果這群戰士真能達到軒轅的要求，那君子國絕對可以中興、強大。

# 第十六章 蹄下勇士

　　軒轅離開君子國於常山駐點是離開癸城的第十一天，與之一起的只有劍奴，�燕和柳庄，以及柳庄所帶的二十名一流劍手。百合本也欲跟軒轅同行，但卻被軒轅留在君子國中，此時此刻，君子國最重要的就是休生養息，恢復元氣。　　軒轅有自己的打算，他既知花猛諸人去對付龍歌了，那他也便正好順便去看看這熱鬧的聚會，不過，他只能根據傳說去找尋龍歌的行蹤……　　※※※　　太行山畔，陶唐氏也是一個極大的部落，陶唐氏本是神族一個強大的依附，與夏后氏、有虞氏、高陽氏和高辛氏並成為五虎族，但後來神族分裂，五虎族各成一支，分處不同地段。　　陶唐氏土地肥沃，人丁極旺，雖比不上有熊，但也絕不能輕視。此地水路並非十分方便，但陸路卻不差，更因地處南北太行山之間，是以一些西去採集之人和越過太行山的人多到陶唐氏所轄之地交易。　　陶唐與有熊及九黎，其實呈三角分佈，三族分處三點，但有熊所承受的壓力要比陶唐氏大得多，皆因有熊族有個讓人心動的傳說，那就是伏羲大神所留的河洛圖書中蘊藏的先天八卦密圖與大神所留下的通天之術。因此，有熊族便成了必爭之地，而陶唐卻偷得偏安。　　陶唐與有熊有交情，而且交情非同一般，其實五虎族與有熊的交情都極好，那是因為他們曾共屬種族之臣。　　恭弘=叶 恭弘皇到陶唐氏已經數日，但卻並沒有龍歌的消息，似乎龍歌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一個虛晃的影子，倒是聞聽了有關於一群年輕高手的傳說，抑或並不是一群年輕的高手。　　鬼方的血鬼部和林胡兩部曾在汾河河畔幾乎全軍覆滅，傷亡之慘重使得兩部幾乎是一厥不振，這使得龍歌名聲大震，但也有人說這並不是由龍歌所指揮的，而是由一隊自西邊來的高手所為。　　有人說這可能是來自西部昆崙山王母國的高手，要知道，王母太虛乃是與女媧、伏羲齊名的絕世高手，同出自神族。因此，自然不會有人懷疑鬼方會在這群高手手中吃虧了。當然，也有人說這並不是來自西部的高手，而是有熊族分散於各地的高手聚合，與三苗並無多大關係。不過，傳說始終是傳說，消息傳到陶唐氏極快，因為許多採集者和落腳之商在陶唐之地流動較大，所以這裏流傳有許多關於各地所發生的事，比如軒轅和龍族戰士的事，比如君子國之事，在陶唐之地早已大量流傳。　　恭弘=叶 恭弘皇等人也是以落腳商的身份出現於陶唐，不過，他們始終密切注視着九黎人的動作，如果不是共工氏傳來了重大的消息，恭弘=叶 恭弘皇定不想錯過陶唐氏這熱鬧的集會。　　共工氏傳來的消息非常緊急，那就是火神祝融復出，對共工氏的生存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和破壞，已經有數十名共工氏的高手死於火神祝融的手下，就連柔水的兄長也身受重傷。　　祝融氏與共工氏向來是宿敵，曾同為神族八聖的祝融和共工更是水火不融。　　只不過，誰也沒有想到一直龜縮了數十年的祝融氏在突然之間張狂起來，而且來勢如此之凶。　　水神共工終於準備出手，於是便與火神祝融約定了決鬥的時間。　　這的確是一件驚心動魄的事，當世兩大絕世高手相約決鬥，對於任何武者來說，都是值得嚮往之事，何況祝融和共工都曾是神族八聖中的人物，其武功之高早在數十年前便已名震天下。不過，此刻為了各自族人的利益，不得不再一次出手。　　水神共工幾乎已閉關六十年，柔水已將其當作神一般看待。在共工氏中，水神共工乃是族人的保護神，只要有他的存在，就可保族人長盛不衰。　　事實上，水神共工已經是一百多歲的高齡，在共工氏中，的確可算是老祖宗。　　從來沒有人會想到，在水神閉關六十年後，又要請出老祖宗。　　當然，對於共工這種絕世高手來說，活上一百多歲那的確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他們所差的便是悟透生死，如伏羲、女媧等大神一般破開虛空與天地同壽。　　不過，欲破開虛空與天地同壽，所需的不僅僅是武功，更需要擁有機緣，同時也要配以無上的智慧，方能悟透最後一層，破玄關而出。　　水神與火神之戰定在七月十五，這是天地間陰氣最盛的一天，地點卻是在歸山之頂。　　（注：據《山海經》所載，在北三經的群山中，最前端的部分就是太行山。　　太行山的最前端部分，稱為歸山，山上遍布金曠、美玉，山下有精美的碧玉。　　山中生長着一種奇異的獸，它的形狀與羚羊很相像，但頭部卻長着四隻角，尾巴像馬尾，它名叫騏，善於盤旋而舞，其叫聲與它的名同音。山中還生長着一種鳥，它的形狀與鵲相似，身上長着白色的羽毛，尾巴的羽翎是紅色的，共長着六隻腳，它的名字叫做鴣，這種鳥十分靈敏驚覺，它的叫聲像是叫自己的名字。）　　對於此事，給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的震撼的確很大，也使得柔水不得不返回共工氏主持大局。作為共工氏的公主，又是水神極為疼愛的晚輩，她實應該回去看看，恭弘=叶 恭弘皇本想仍留在陶唐氏，但是他不放心柔水和共工氏的事情，也只得將手中的事情交給郎氏三兄弟，同時也讓他們去與軒轅取得聯繫。　　陶唐氏與范林相去並不甚遠，最妙的就是，龍族戰士本就沒有一個真正固定的據點，這也可以說是一群流浪着的戰士，他們除了以最殘酷的形式訓練自己外，便是狩獵，同時也會進行交易，易回自己必須的東西，比如糧食、鹽巴與一些兵器之類的，以便壯大自己的同時也儲存足夠的財物。　　當然，龍族戰士依然是分散訓練，惟有貳負身邊有兩百名精選的戰士，這是常備的戰士，另外還有分佈於各族的戰士，那些人只是不定期地前來接受貳負的訓練，另外的時間都在各族之中。因此，並沒有多少人知道龍族戰士究竟有多少人，就是如哈莫、蠍王、猛禽這樣的內層人物都不是非常清楚龍族戰士究竟有多少人，但他們卻知道龍族戰士的力量每天都在壯大，每天都有許多的小族依附於他們所屬的小部落，於是龍族戰士每天都在不知不覺中壯大。　　真正清楚龍族戰士究竟有多少人的，大概只有貳負和恭弘=叶 恭弘皇等有限的幾人，因為每當龍族戰士增添一個新成員，都要由其所在地的首領向貳負彙報，然後統一安排訓練，這種方式卻是出自於軒轅的腦袋。事實上這種方式的效果是顯而易見的，這使得龍族在壯大的同時更保持着高度的神秘。　　貳負和所有龍族的核心人物無不對軒轅敬服，也只有軒轅的腦子才能夠想出這種絕妙的方式休生養息，而軒轅所用的訓練之法更是使每個龍族戰士以超乎常人想象的速度進步，無論是這群人的心智還是鬥志、體能都提高到一個讓人吃驚的層次，這才是龍族戰士真正可怕之處。而此際天下風起雲涌，龍族自然也便不甘寂寞。　　貳負終於決定伺機而動，他在等，等待軒轅的歸來。　　※※※　　時值盛夏，在森林密布的原野之中，有些悶熱，這裏的道路都極為曲折，因為森林之中太多荊棘，這些所謂的路只是在荊棘和灌木叢中開闢的窄小道路。　　自常山到陶唐氏的水路並不通暢，陸路只能以步行的方式通過，根本就無法通車。而在荊棘叢中更有很多毒蛇，毒蟲。　　離開君子國營地，軒轅走了两天方到陶唐氏，不過他並無意進入集市，讓他感興趣的，不僅僅是龍歌等一群高手的行蹤，還有另一種叫作馬的動物也讓他大感興趣。　　其實軒轅也並非第一次見到馬，在以前，他也見過多次，但卻因為野馬奔跑的速度極快，竟被它們給逃了。當然，就算軒續射殺了其中的一匹，但卻只是一具屍體而已，從來都沒有被軒轅弄到活的。　　軒轅這次卻發現了成百上千的野馬聚於山谷之中悠閑地啃草，那種感覺確有些驚心動魄。最為驚心動魄的卻是當千百匹野馬噴鼻嘶嘯，向谷口和山野中奔馳時，犹如潮水一般，長鬃后飄，蹄聲更是震得人心襟搖曳。　　軒轅更感興趣的卻是發現在群馬之中突然多出一個人來，三十開外，靈動犹如一匹奔騰的野馬。　　此人手中拿着一根長長的繩索，繩索的頂端似乎有一個套子，這群野馬便是被此人所驚動。　　�燕簡直不敢張眼去細看此人被群馬踏於蹄下的慘景，但此人在如潮水般的野馬群中竟穿插自如，縱躍如飛。　　“那人在干什麼？”柳庄驚訝地問道。　　“你們在這裏等我，我去去就來！”軒轅將大弓向背上一負，對身邊的劍奴諸人稍作叮囑，身子如一隻林鳥般向群馬追去。　　軒轅不僅對這群野馬感興趣，對這個人也同樣有着濃厚的興趣，因為他發現這個人的目的似乎是生擒其中的某匹野馬。　　馬群逐漸散開，原野也更顯得平闊，只有幾匹野馬依然奮蹄而馳，塵土高揚半空。　　軒轅狂追了十餘里，卻發現那人已經翻上了馬背，手中依然拿着那根繩套。　　不過，一頭已經套在馬脖子上，那人在馬背上顛簸犹如置身於驚濤駭浪中的一恭弘=叶 恭弘小舟，似乎隨時都有傾覆的危險，但那人依然死命地抓緊馬兒的鬃毛，以穩住自己的身子。　　軒轅掠走的速度比野馬的速度在短距離中要快，但他卻並不欲立刻現身，因為他想看看這人究竟意欲何為。　　“噗……”那人終於自馬背上翻落在地，野馬發起狂來再次加速，只見那人全身犹如裝有彈簧似的，一落地便迅速彈起，但野馬突然加速，使他的身子一個踉蹌橫撞上一棵樹榦之上。　　那人慘哼一聲，欲將繩索繞樹而纏，但野馬的速度太快，根本就不給他時間和機會，再次將他拖倒在地。　　那野馬腿長身高，神峻之極，不過此時也似發了怒，拖着那人飛奔。　　那人似乎絕不肯鬆手，雙手死拽着那根繩索，整小身軀在地上被拖得如紙鳶一般，偶爾以腳在某根樹榦上撐一下，似想阻止野馬的狂奔迅速，但卻無濟於事，反而身子被撞得四下狂跌。　　軒轅暗暗心驚，卻知道這人是想活抓這匹野馬，不過看來卻是難以成功，反把自己陷進去了。軒轅對這人那股狠勁給打動了，事實上這人奔跑的速度也能趕上野馬，否則這十餘里他也不會一直追着馬後狂奔。軒轅驀地加速，身子犹如飛鳥一般自樹枝之上狂掠。　　“畜牲！哪裡走？”軒轅大喝一聲，身形飛投至野馬的前頭，阻住野馬的去路。野馬似乎野性大發，哪裡會把軒轅放在眼裡？瘋狂地向軒轅沒頭沒腦地舉蹄便踏。軒轅一聲輕嘯，他怎會將一匹野馬放在心上？身子一偏，竟一下子抓住了拖着那漢子的繩套。野馬雙蹄落地，一聲長嘶，竟然硬生生地止步，因為它根本就無法拖動穩如山嶽的軒轅，軒轅手臂上的力量何止千鈞？那被拖了幾里路的漢子幾近昏迷，但仍死死地抓住繩套，不過此刻因繩套突住，身子不由得翻滾了兩下，呻吟聲中卻發現立如天神的軒轅。野馬見無法逃脫，扭頭便向軒轅衝來，那犹如銅鈴般的眼睛瞪得血紅，似乎要擇人而噬一般。軒轅想不到這畜牲如此凶，在那野馬再次舉蹄來踏之時，他雙手疾伸，竟將野馬的雙蹄抓住。　　野馬大概也不會想到自己這最有效的攻擊武器竟被對方輕易化解，這更激發了它的野性，張嘴便向軒轅咬來。　　軒轅也沒料到野馬會有此招，不由得心中又驚又好笑，雙臂一運力，竟將野馬掀翻在地。　　那被拖得遍體鱗傷的漢子此刻也爬了起來，卻為軒轅那驚人的神力給震住了，他還從來都沒有想過有這樣將野馬制住的方法。　　野馬一聲狂嘶，背脊着地。　　“不要這樣，它會死去的！”那漢子驚呼。　　軒轅可不管，他其實根本就不在意這匹野馬，因為以他的武功和功力，區區一匹或一群野馬根本就不算回事。　　“這位兄台不礙事吧？”軒轅扭過頭來，向那漢子問道。　　那漢子身子不高，短小精悍，只着一條短褲，身上肌肉如鐵，腿極粗卻是生滿濃密的黑毛。但這漢子並沒有理會軒轅，只是搶着將繩套一頭繫於身邊的一棵大樹之上，這才不理那野馬的掙扎，向軒轅感激地道：“謝謝公子相救之恩，在下並無大礙。”　　“你要抓這野馬乾嘛？如用弓弩豈不是快多了？也少受些苦。”軒轅不解地問道。　　“公子有所不知，我們正是需要活馬，我們是想馴服它們做座騎，以它們的體力和速度，比那群鹿之類的定會強上許多，更比牛的速度快得多，而野馬的力量更不會比牛差。因此，我們族人便想馴養這些畜牲，這才需要活捉它們。”那漢子並不隱瞞地道。　　“馴養它們？”軒轅有些驚訝地問道。　　“是的，我們族人已經花了十多年來觀察這群野馬，基本上已經熟悉了它們的習性，但始終無法捕捉到一匹活着的野馬。今日若不是公子出手相助，大概我仍只能是空手而歸了。”那漢子有些無可奈何地道。　　“不會吧，十多年都沒有抓到一匹活着的野馬？”軒轅難以置信地問道。　　“事實的確如此。”那漢子苦笑着回答道，同時扭頭向那匹野馬望去，又道：“它們總是成群出沒，我們已有數十名族中勇士死於它們的鐵蹄之下。雖然我們挖陷阱、設伏，但卻無濟於事，要麼便是弄斷了它們的腿，斷腿之馬自是等同於廢物。”　　軒轅想不到要抓一匹野馬也這麼難，不過想到剛才那成百上千的野馬瘋狂奔走的場景，心中也有些微微震撼。在那種情況下，的確心生有力難施之感，也難怪他的族人被野馬踏死。　　野馬在驚嘶，但卻無法掙脫繩套之縛，此刻野馬似乎也意識到了軒轅的可怕，竟不敢對軒轅發動攻襲，只是紅着銅鈴大眼瞪着軒轅，像是在戒備着。　　那漢子望着野馬心中又愛又恨，又望瞭望軒轅，不由開口道：“公子，這野馬對你極為畏懼，如果由公子馴服它大概會事半功倍，不如這馬兒就交給公子好了。”　　“我馴服它？怎麼馴？”軒轅大訝問道。　　“如果公子能以武力制服它，騎上它的背而不被其摔下，直到它不掙扎之時，就表示它已經服了你，甚至終生都會認你為主人。”那漢子似乎對馬性極為熟悉，無私地向軒轅講解道。　　“哦，會這麼簡單嗎？”軒轅有些不敢相信地又道：“讓我試試吧！”　　那漢子大喜，忙將繩索解開交給軒轅，道：“公子也不能對它太過粗暴，適時而止那才是最好的！”　　軒轅接過繩索，心中湧起了萬丈豪情，暗忖道：“如果連這匹野馬都馴服不了，還有勝去見人嗎？”　　野馬見繩索解開，立刻開始掙扎，軒轅卻一聲長嘯，飛身掠上了馬背。　　※※※　　�燕諸人正等得心焦之時，軒轅卻已騎着直喘粗氣的野馬緩緩踱來，馬旁卻跟着剛才套馬的漢子，只不過繩套此刻卻在軒轅手中。　　劍奴和柳庄諸人都瞪大了眼睛，弄不清楚怎麼回事。　　�燕更是歡呼着奔近軒轅，但是卻被那馬兒一個噴鼻嚇得倒退數步，只逗得眾人又是稀奇又是好笑。　　“來見識一下我收服的座騎！”軒轅歡笑着躍下馬背高聲道。那馬兒並不因軒轅落下馬背而焦躁，只是輕輕地噴着鼻息，溫馴地緊靠着軒轅。“這位是我新認識的朋友蓋危，他來自蓋山氏勇士！”軒轅拉過那立在馬旁有些怯生生的漢子道。（注：據《山海經》記載，有個蓋山國。該國有一種樹，樹枝樹於的皮都是紅色的，花是青的，名叫朱木。）蓋危有些拘束地向眾人點點頭，卻不說話。　　眾人最初都見蓋危那靈活的身法和奔走如疾馬的速度，都不敢小看這個瘦巧而精悍的漢子。　　“呀……”一名劍士突然慘哼一聲，竟自馬屁股之後跌了出去，顯然是被這馬兒重重地踢了一腳。　　“阿虎，怎麼了？”柳庄望瞭望那名齜牙咧嘴的劍士，奇問道。　　“這畜牲踢了我一腳。”那叫阿虎的劍士憤然道。　　“馬兒的屁股是不能摸的。”蓋危忙道。　　眾人這才知道阿虎是心中好奇時，伸手拍了一下馬屁股，這才挨了一腳，不由得哄然大笑。　　“它很兇啊！”�燕指着那高大的野馬皺眉道。　　“野性未除，當然凶嘍。”軒轅也笑了起來，然後便與眾人講起剛才馴野馬的經歷，只讓眾人聽得意興昂然。　　軒轅接受了蓋危的邀請，去見其族人。　　蓋危似乎極為激動興奮，因為他知道眼前的年輕人竟是名動君子國、威震九黎的軒轅，而眼前這群人更是來自君子國的高手，兼且蓋危還聽說過關於龍族戰士的傳聞，所以他顯得極為興奮。　　軒轅對這人也很有好感，只看蓋危那股狠勁和不屈的韌性，便知這個人是一個極有個性的人，而軒轅更感興趣的卻是蓋山氏對馬性的熟悉。

# 第十七章 弱肉強食

　　蓋危的態度讓軒轅知道蓋山氏對龍族極為嚮往，有依附龍族的意思，所以軒轅對蓋危自是歡迎。如果有蓋山氏為龍族戰士訓練出一批戰馬來，那時候只怕九黎和東夷的鹿騎營也不是對手。　　野馬比野鹿膘肥粗壯，更為高大，在馬背之上的空間比鹿背上的空間大，而且在縱躍和靈動性之上，戰鹿與戰馬相比卻要相去甚遠。同時，戰馬自身也具有攻擊力和衝擊力，這對敵人的威脅極大，而戰鹿卻絕無法達到這種效果。因為它的體型根本經不起衝擊，如果說單隻論速度，戰鹿或許可以與戰馬一較長短，但戰爭之中，速度只是取勝的一個條件，若在速度上再多一些因素，自然是勝算更大。　　想到那數以千計的野馬，軒轅的心便開始鵲躍，大自然真是神奇，這些野馬竟也如人類一般群聚而牧。對於這樣的馬群，便是虎狼也不敢輕迎其鋒，那鐵蹄之威便是軒轅都有些心驚。　　領路的蓋危突然停步輕嗅，神色間露出一絲緊張而又有些惶恐之色。　　“發生了什麼事？”軒轅也發現了蓋危的表情，不由奇問道。　　“剛才定是有�b曲人從這裏經過！”蓋危肯定地道。　　軒轅見蓋危的鼻翼在翕動，不由訝問道：“你嗅出了他們的味道？”　　劍奴神色也為之一緊，他自然也知道�b曲乃鬼方十族的一部，實力之強大幾可與九黎相比。在鬼方十族之中，只有葷育部、刑天部和山戎部比�b曲壯大，其他各部卻是相去甚遠。但是軒轅卻有些奇怪蓋危為什麼如此肯定剛才有�b曲人自這裏經過，而他卻沒有嗅出一點異味來。　　“我得趕快去通知族人小心，我想�b曲人定是又來找我們麻煩？！”蓋危擔心地道。軒轅一向自詡嗅覺靈敏，但也並未發現什麼特別異常的味道，不由問道：“你怎能肯定他們剛才自這裏經過？”　　“�b曲人無論老幼都喜食一種帶異香的草，而這卻是外人難以下咽的東西，但這種香味也很獨特，經常吞食這種草的人，他們身體會生出一種體氣，如果不是清楚內情之人絕難知道其中的玄秘，而我天生就對這氣味極為敏感，所以我可以肯定他們剛才自這裏經過！”蓋危解釋道，同時加快了腳步。　　軒轅諸人也是半懂不懂的，但卻大概明白了是什麼意思。　　軒轅心頭一動，�b曲人來到此地應當不會僅僅是為找蓋山人如此簡單，忖道：“如果鬼方真的來了大批人馬的話，那說明龍歌可能真的已經到了陶唐氏的地域，或許連刑天也來了，這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只不知道東夷族又來了多少高手？”　　“那你能不能根據氣息找到他們的所在？”軒轅突然開口問道。　　蓋危肯定地點點頭道：“正因為我能夠找到他們的行蹤，所以他們極欲除掉我和我的族人！”　　“那好，我就是想知道他們在哪裡！”軒轅喜道，旋即又道：“我相信他們這次前來定不是對付你的族人，而是對付有熊族的龍歌王子！”　　蓋危聽到軒轅這麼肯定的說法，不由得有些將信將疑，但他卻聽說過有熊族龍歌王子的傳聞，又對軒轅極為敬服，憑他的敏銳直覺，幾可斷定軒轅絕對是個深不可測的高手。既然有軒轅在旁，他也便減少了許多疑慮地點頭應吮。　　軒轅並不覺得馬兒好騎，不過他此刻已經掌握了騎馬的竅門，那種推浪式的波動正是一種規律。只要依照這個規律去相應運動，也便會輕鬆省力多了，以他這樣的武功若要掌握這一些技巧那的確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不過，對於馬首的方向依然不好控制，所以軒轅並不打算騎馬前去，那樣對於他來說更容易暴露行蹤。　　柳庄帶着�燕及十五名劍手由蓋危找一個極隱秘的山洞等侯，而軒轅則與劍奴及另五名劍手在蓋危的引領下迅速趕去。　　※※※　　那是一片河谷，其實也不能算是河谷，只因為此刻這裏只有一條小溪，大概是因為春天水漲，或在山洪暴發之時衝出的一片狹長的平坦之地，所以並不能算是河谷。　　這裏並無大樹，但卻有渾圓的石頭，怪石嶙峋，幾頂牛皮帳篷橫搭於山沿之下，依蓋危所說，這裏便應是�b曲人的駐點。　　軒轅仔細地打量着那河谷中的環境，此刻他所在的地點卻是河谷對面的山坡之上。他並不想太過靠近對方，因為他清楚地感覺到，在對方的營帳之中存在着極厲害的高手。目前他仍不想與對方發生正面衝突，那對他並沒有好處。　　“公子，你看，那裡似乎有人向河谷靠近！”蓋危突然指着對面山頭那片微有些晃動的茅草道。　　軒轅和劍奴舉目相望，果見對面茅草林中的動靜，若不是軒轅看到了隱隱的衣影，還真會認為只是野獸在潛行。　　“似乎並不止一人！”劍奴補充道。　　軒轅自然知道不止一人，他一向對自己的眼力頗為自負。是以，他也看到了十餘條人影悄悄地向那河谷中的營地靠去。　　“似乎是�b曲人的敵人，否則的話這群人不應該如此小心翼翼！”軒轅肯定地道。　　“�b曲人應該有數十人之多，這麼幾個人能有什麼大的作為？”劍奴顯然也發現了這群人的人數，不由不屑地道。　　“不要小看了這群人，如果這群人敢向�b曲人挑釁的話，應該有些實力，自不會有人傻得去送死。只看這群人行動之小心，就知道他們並不是不清楚�b曲人的實力！”軒轅認真地道。　　“公子教訓得是。”劍奴點了點頭，受教地道，他雖然劍術絕佳，但卻將一生的大部分時間留在了封神台那彈丸之地，根本就沒有什麼機會接觸戰爭，甚至更多的人。是以，對於武學之外的東西，他根本無法與軒轅相比，而軒轅的一切戰鬥經驗都是自實戰中得來的，自小便靠狩獵為生，豈是劍奴這靠別人獵食之人所能比擬的？事實上，劍奴對軒轅的智慧絕對信服，因為他的思想本身就比較單純。　　“如果他們與�b曲人打了起來，我們要不要去乘亂搗上一回亂？”阿虎出言道。　　“見機行事，我們此刻沒有必要與鬼方為敵，畢竟這與我們並不相干。”軒轅說完心中盤算着，他知道自己雖然與鬼方交過手，但那卻是迫於形勢，真正恨他的人可能只有土計和刑天，因為他殺了土計的弟子吸血鬼和刑天之弟刑月，但對於鬼方的其他人，與他卻沒有切身的利害關係。倒是東夷與他已形同水火，只憑他殺了童旦，傷了帝恨及數百九黎戰士，便已與東夷結下了不解之仇。而且，他又與渠瘦和花蟆人數度交手，更殺了對方不少高手，東夷人絕對也不會放過他。　　當然，軒轅並沒有想東夷人放過他，打一開始，他便在與東夷人周旋。在這強者生存的年代，他終會去面對更強大的敵人，這個世間的真理便是森林之法則――弱肉強食。其實，他也知道，終有一天會與鬼方開戰，但如果能夠將這個時間延續，待他真正強大之時，那自比此刻就去招惹這個大敵要強得多。事有先後輕重緩急，此時的龍族正在發展之中，實不易太多地豎敵。軒轅此刻做事自不能憑意氣用事，他所要考慮的卻是那群跟隨他的人的利益，生命並不只是他自己的。　　此刻的軒轅已不同於往日的軒轅，正因為他也隨着環境不斷成長，不斷地成熟。　　“果然是�b曲人！”蓋危指了指兩名在小河中取水的人低聲道，同時抬頭向軒轅望去，他卻發現軒轅只是獃獃地望着那微微晃動的灌木發獃，竟似乎沒有聽到他說話。　　“公子，你怎麼了？”蓋危順着軒轅的目光望去，卻見那灌木叢中一顆腦袋縮了進去，不由得奇問道。　　“怎麼會？怎麼會？”軒轅仍似乎未聽到蓋危的問話，只是在喃喃自語道。　　劍奴也發現了軒轅的異樣，不由得一拉軒轅，驚問道：“聖王，你怎麼了？”　　軒轅一驚而醒，望瞭望劍奴，又望瞭望蓋危，突然露出狂喜而激動的神色道：“我認識對面山頭那批神秘人！”　　劍奴諸人大愕，卻不明白為何軒轅如此激動，就算認識那些人又有什麼了不起，怎值得如此失態？當然，他們並不知道如何去說軒轅，只是感到不解和驚訝而已。　　“那我們要不要去幫他們？”阿虎試探着問道，他自軒轅的神態中似乎覺察到了一些什麼。　　“當然！”軒轅毫不猶豫地道。　　劍奴和蓋危諸人再次愕然，剛才軒轅還說見機行事，不宜招惹�b曲人，但此刻他好像突然忘記了剛才所說的話。　　“那群人是聖王的朋友嗎？”劍奴試探着問道。　　“他們不僅是我的朋友，更是我的好兄弟！”軒轅說話間，身子已經開始向對面山頭掠去，神色間的激動和歡欣之色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更加明顯。　　軒轅的反常只讓所有人都子解，但卻只得跟在軒轅身後向那邊山頭靠去。　　※※※　　軒轅心頭的激動是無與倫比的，剛才那張面孔他實在太熟悉了，甚至曾不知道多少次出現在他的夢中。　　雖然他距那邊山頭極遠，但他仍然看清了，那竟是白夜！已經有一年多未曾相見的有僑勇士白夜。　　軒轅絕對不會懷疑自己的眼睛，但卻有些懷疑這是夢中，否則的話怎會在這遠離故土數千里的地方再見到這群自小玩到大的夥伴？那日軒轅與巨蛇交戰之時，白夜便在他身邊，這個人雖然對蛟龍極好，但卻並不是一個討厭的人。此刻軒轅清醒地知道自己不是置身夢中，所以他才會激動，才會歡欣。　　軒轅心中鵲躍，白夜既然出現在這裏，那黑豆呢？竹山呢？還有蛟夢、木青……還有蛟龍，此刻他一點也不恨蛟龍，哪怕向蛟龍低頭，他也不會皺眉。　　只有在離開親人、離開故土之後，才知道親人和故鄉是多麼重要，是多麼親切。或許只是因為軒轅這一年多來都是在生與死的邊緣掙扎，尤其是落難之時，故鄉和親人的記憶更是親切。所以，他無法讓自己不激動，他甚至在想，這群人見到他會有什麼表情？想到這裏，另外一個問題也同樣出現在軒轅心中。　　“白夜為什麼會在這裏出現？他是來對付這些�b曲人的嗎？難道他也和自己一樣身不由己地離開了族人？但他又憑什麼去對付這群比他人數多的�b曲人呢？”　　軒轅心中迅速盤算着這些問題，但目光卻並沒有離開河谷和白夜所潛藏的地方。　　�b曲人顯然也設下了哨口，以便監視四周的動靜，不過這些人所立的位置卻是河谷的四角。他們之所以將營扎於此處，大概是因為取水方便，而且不用費太多的力氣去伐木找營地，比在別的地方紮營防敵更方便一些。　　※※※　　軒轅的確沒有看錯，那群神秘的人物正是白夜、姬成、姬山及竹山，其中還包括少典氏的四神將之一姜昆，蛟夢、蛟龍也在其中，一行十二人。這股實力的確應屬強大，這群人全都是精英高手。　　木青被�b曲人擄走，是因為木青為了掩護同伴這才被擄走，所以蛟夢絕對不會不救木青。　　木青被擄走之時，蛟夢並不在場，但木青乃是有僑族年輕一輩中最為傑出的人物，比之蛟龍都有過之而無不及，或許是因繼承了其父的遺傳天分，在劍道上的修為已經直追蛟夢。兼且，其人品極好，極具正義感，也很得族人喜歡，甚至於可以說是有僑族長的繼承人。這次掩護其他兄弟撤走的行為更讓族人深受感動，不過這之間的許多事還要自有僑和少典結盟之時談起。　　同為有熊分系的兩族結盟已經有八個月之久，而這一切卻是因為有僑族那神秘的來客，也就因為那神秘的來客，將有僑和少典引上了與鬼方諸族鬥爭的漩渦中。　　此刻，姜昆和竹山及蛟龍三人以神不知鬼不覺的仃動潛至那幾名哨兵的身後丈許，借樹榦相掩，而蛟夢卻已拉滿了弓，準確地對準那名離山腳稍遠的哨兵。　　在白夜諸人將要潛近那頂帳篷棚之時，蛟夢松弦，竹山、蛟龍和姜昆犹如出林之豹標射而出，在三名哨兵尚未來得及反應之時，便已勒住其脖子，稍一用力，那幾人的脖子立斷，連慘叫聲和驚呼聲也沒有來得及發出。　　蛟夢的箭準確得讓人吃驚，在那人慾驚叫之時，利箭已穿喉而過。那哨兵的聲音涌到喉間立刻變為沙啞的“呵呵”聲，但只是掙扎了一下，即刻斷氣。　　白夜和姬成諸人再不猶豫，身子疾滾出山林，借河谷中的石頭相掩向營地靠去。　　蛟夢疾步跟出，此刻，他心中湧出了無盡的戰意。對於�b曲人，他並不是十分在意，因為他自探子的口中得知，這次�b曲王曲妙和兩大護法曲終和曲靖並未親來。在�b曲人當中，蛟夢惟一擔心的便是曲妙，此人在鬼方高手排行榜中能列入第六位，比之鬼方八傑更要厲害，而兩大護法的武功應是跟蛟夢在伯仲之間。　　因此，只要這三人不在這裏，蛟夢就有足夠的信心對付這群人，雖然對方佔了人數的優勢，但兵貴在精而不是多。　　蛟夢在靠近營地之時突然感到有些不對勁，不對勁是在於他感到一股濃烈的殺氣犹如滾滾浪潮一般向他罩來。姜昆突地駐足，臉色顯得有些難看，他也清楚地感覺到這股濃烈的殺機。擁有如此殺機之人，絕對是一個不世高手，可探子不是說曲妙並未來嗎？那前來之人究竟是誰呢？　　“噗噗噗……”一陣劇烈犹如擂鼓的心跳之聲突然響起，犹如一面巨大的皮鼓置於水中，被人瘋狂地敲響，而蛟夢諸人則成了水中的魚兒。　　這不是心跳聲，但又確實是心跳聲。姜昆駭然地捂住胸口，卻無法壓住狂跳的心。這股震動似乎是來自靈魂深處，又或是內心深處的某個魔魂復活了過來，而使得心躁動起來。　　蛟龍的臉上血色盡退，惟蛟夢在深吸口氣后強以功力使心跳稍稍平復，但他卻駭然發現身邊諸人心臟部位的衣衫在躍動，一顆顆心臟幾乎是呼之欲出。　　白夜和竹山驚駭着倒退，這犹如惡魔般的震動其實早就已經在他們的心底烙上了深深的印象，他們到死也不會忘記。　　“是他，一定是他！”蛟龍捂住狂跳的心臟，驚駭地道。　　“是誰？”蛟夢也發現蛟龍表情的異樣，不由得問道，姜昆的表情也同樣有些驚訝。　　“就是那喚出神龍的魔頭！”蛟龍對當初那晚的怪異之聲記憶猶新，因為那的確是極為驚魂動魄的一晚。　　蛟夢臉色也變了，他自然知道蛟龍所說的是誰，正是那晚喚出神龍的鬼三，而那晚感觸最深者便是蛟龍、雁菲菲、白夜和竹山等幾人，而軒轅便是在那晚葬身於巨蛇之腹。卻沒想到在這個地方竟會再遇到那魔頭。　　蛟夢自也見過那晚鬼三驚世駭俗的武功，自知根本就不是其敵，心頭不由大急。　　白夜和竹山諸人自也清楚了此刻所面對的對手，所以他們立刻自營帳邊撤退。　　“想走嗎？”一聲長長的冷笑，一道紅影犹如閃電一般自營地之中掠出，直撲白夜和姬成諸人。　　蛟夢和蛟龍諸人對這道紅影並不陌生，正是去年引出神龍且與歧富交手的鬼三，無論是速度還是氣勢都有着讓人無法挑剔的精彩，但這種精彩卻是很要命的。　　“嗖……”蛟夢知道自己根本就來不及出手相助，但他卻知道以白夜和姬成幾人的武功絕難擋住鬼三這雷霆萬鈞的一擊，所以他射出了手中的箭。　　箭快，但鬼三的身形更不慢，箭對鬼三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威脅，因為當箭射來之時，鬼三的位置早已移開。　　蛟夢也為鬼三的速度所震撼，更沒想到自己的箭竟追不上鬼三的速度。不過，蛟夢旋即又有了另一次驚訝，同樣是一支利箭。　　這支利箭似隱帶風雷之聲，只是射在白夜和鬼三之間的虛空，更不存在任何目標，但鬼三卻一聲怪嘯，身子向側里斜翻。他必須這麼做，因為他若不改變身法和沖勢的話，就必定會撞上那支利箭，這支箭似乎已經算準了他的速度和他所起身的弧跡。因此，這看似沒有目標的箭才是最為可怕的殺招。　　蛟夢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高手，最開始並來意識到這支神秘之箭的精妙所在，但當鬼三突然翻身讓開之時，立刻意識到這不知來自何處的一箭是如何的絕妙，如何的神奇，更讓他吃驚的卻是這一箭之中似夾帶着開碑裂石的霸烈氣勢。　　白夜和姬成諸人迅速退開，他們也感覺到了鬼三給他們所造成的壓力突然之間一輕，若是此時不退，只怕再沒有機會了。他們並不是一群不識時務的人，對於如此強敵，他們絕不會貿然出擊，那種結果他們其實心中早就知道。他們不畏死，但若死得不明不白，卻並非他們所願。　　蛟夢和姜昆不再猶豫，以極速出招，他們心中很清楚，如果不纏住鬼三這強敵，以其神鬼莫測之速，只怕他們今日來的所有人將會盡成階下之囚。　　當然，若對方只是鬼三一人，他們並無所懼，問題是�b曲人仍有高手在，而且人數又佔著極大的優勢，怎叫他們不擔心？　　蛟夢知道今次可能是失算了，失算了這裏居然還存在着如此一個可怕的對手。

# 第十八章 不戰退敵

　　鬼三心中也驚，驚的是這射出暗箭之人竟然能夠算準他的行動，由此可見，這潛在暗處的敵人也絕對是一個可怕的高手，單憑這一箭的氣勢就可以知道。　　但蛟夢的劍，他避無可避。　　只因那一箭使得鬼三的身形停滯了瞬間，其實只要有瞬間的時間便足夠蛟夢做很多事情。　　“嗖……”那營地之間飛射出一陣亂箭，卻是向白夜、姬成諸人射到，顯然是�b曲人也知道有敵來犯，此刻哪會客氣？　　蛟龍的身子翻出，借河谷中的大石頭之利，在石隙中滾過，同時手中的玄竹劍輕而易舉地挑散了射來的利箭。　　“嗖……”“呀……”幾聲慘叫自營帳邊傳來，那群�b曲人注意的只是河谷中的敵人，卻沒有想到在山坡間仍有潛伏的敵人，竟被一陣來自山坡高處的勁箭射得陣腳大亂，傷亡了七八人。　　山坡之上樹林極密，再加上灌木和草叢，根本就無法分清敵人是潛藏於哪個地方，�b曲人只得根據敵箭射出的方向還擊，但這卻根本就無濟於事。　　白夜和竹山諸人一匯合，立刻就地向營地極速滾去，他們所尋求的是近身相搏，否則讓�b曲人佔了優勢，亂箭相纏，那的確是一件極為麻煩的事。何況，鬼方地處極北的高原，箭術極為驚人，雖然他們都是族中最優秀的戰士兼獵手，但也不一定便能比�b曲戰士的箭法更精明厲害。　　對於�b曲人來說，近身搏擊卻是弱項，因為他們所處之地多為廣闊的草原，根本就沒有什麼高山峻岭，也不存在洪荒的古森林。是以，白夜諸人無論是身法還是速度都要勝過�b曲人，而且對於騰挪縱躍的靈活度，更是�b曲人難以比擬的。　　皆因白夜諸人自小便在山林中與猿猴相戲，每天都須翻山越嶺，這使得其體能和動作的靈話度有着讓址曲人無法比擬的優勢。這大概也是鬼方人無法攻破有熊族的封鎖線，而不能控制河內各族的原因。　　不過，這些年來，鬼方人大概也意識到這方面的缺陷，所以在這些方面也加強了訓練，是以近年來鬼方也是高手輩出，此際更是蠢蠢欲動征服河內諸族。　　蛟夢的劍犹如一片浮動的雲彩，包括他自身也幻成了一抹白雲，浮過虛空，給人以美麗洒脫到了極點的震撼。　　劍，本就是一件藝術品，而好的劍法不僅僅會殺人，更能給人以美的享受。　　事實上，殺人也是一件藝術，有人殺人如屠夫宰豬，而有人殺人卻如美人拈花，這是兩種不同的境界，雖然目的和結果是相同的，但各自的修養絕對不同。而蛟夢本身的修養就已經達到了極高的境界，所以他使出的殺招也帶着夢幻和般的凄美。　　“好！”鬼三也忍不住叫了聲好，他並沒有必要吝嗇自己的讚美。不過，他並不在意蛟夢的劍，這是他的自信。　　鬼三一向都極為自信，是以他出手的招式是那麼悠閑，但其速度之快幾已達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　　蚊夢發現自己的劍並不能阻止鬼三的動作，他甚至清晰地感覺到，如果他仍要繼續使出這一招的話，鬼三的爪子會先一步掏空他的心窩。　　武學之道，沒有什麼真正的花巧，一切都只有一個目的，擊倒對方！而這之中最重要的便是快、准、狠，如果你永遠都能保證比別人快一步，那麼你就足以立於不敗之地。鬼三更是武學宗師級的人物，他自然看出了蛟夢劍法的玄奇精奧，若單論劍法，蛟夢的劍法確是無可挑剔，所以鬼三化繁雜為簡單，以直來直去的速度和功力制勝，這正是他的長處也是蛟夢的弱點。　　鬼三的修羅鬼手本就屬於極為陰狠的武功，此刻化繁雜為簡單，竟然惟剩殺招，而且招招奪命。　　蛟夢確實對鬼三的攻擊有些意外，雖然這一劍或許可以擊傷鬼三，但他所付出的代價將是生命。是以，蛟夢絕對不想做這樣的蠢事，他只得將劍招使出一半后回撤救護，而且身子倒踏兩步，與此同時，姜昆的巨斧已自他身邊破空而至。　　“轟……”鬼三竟硬生生地一拳擊在斧面上，一切的動作利落靈動之極，也準確得駭人。　　姜昆竟被震得倒跌出六步，手臂幾欲折斷，那巨斧險些脫手而出。　　鬼三未再繼續攻擊，而是撤步，如一團旋風般繞過蛟夢的劍，眨眼間已到了蛟夢的身後。　　蛟夢心中極驚，他自然知道鬼三已經到了身後，那幾縷風聲他自然能夠清楚地辨出。他並不欲轉身，但卻必須回劍，依然如行雲流水一般，飄逸輕靈之中蘊含着強大的殺機。鬼三的武功之怪確有些超乎他的意料之外，雖然他已經將鬼三看得夠厲害的，但雙方一旦交手，才發現自己原來仍低估了這個可怕的對手。　　“哧……”蛟夢發現自己的劍竟如同刺入了堅硬的岩石中，竟是被鬼三以那如殭屍一般的爪子所鉗住，而鬼三的腳也在此時踢了過來。　　蛟夢大驚，卻不肯鬆手，惟有出腳與鬼三相對。　　“轟……”蛟夢身子一陣狂搖，“蹬蹬蹬……”　　倒退出五步才穩住身子。　　鬼三也鬆脫了蛟夢的劍，禁不住退了一小步。畢竟他所抓住的劍鋒不好用力，所以在這狂震之下，只得讓蚊夢的劍鬆脫。　　“嗖……”蛟夢一聲慘哼，在他剛剎住身子欲再舉步攻擊之時，竟有一支暗箭射入他的肩頭，而鬼三此時得勢不饒人，飛身再攻，幻出漫天的爪影封鎖了蛟夢進退的所有方向。　　蛟夢大驚，姜昆也大驚，但他欲救不能，因為鬼三的速度實在太快，而且想救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蛟夢疾退，這是在作垂死掙扎，如果他的肩頭不受傷，倒並不擔心鬼三這一輪攻擊，但此刻他的肩頭卻受了傷，而鬼三又有了必殺他之心，他惟有暗嘆：“吾命休矣！”他根本就沒法與鬼三比速度，欲躲也不能。　　蛟龍諸人此刻已經靠近營帳，他們甚至沒時間注意蛟夢二人是否遇險了，在他們的心中，對蛟夢極有信心，何況還有姜昆與之相配合。不過，此刻就是蛟龍諸人知道蛟夢遇險了也是枉然，他們更是來不及回救。　　“呼……”一股強大無倫又熾熱無比的氣勁犹如風暴一般突然颳起，又像是突然趕至的一個巨大浪頭，直擠入蛟夢和鬼三之間的空間。　　蛟夢身形無法自制地被這洶湧的氣勁沖得飄向一旁，他本來疾退的身形而成了踉蹌橫移，而在他的感覺中，身前突然多了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焰，充滿狂野生機、霸烈而熾烈的烈焰。　　“轟……”鬼三所帶起的千萬爪影完全擊落於這團烈焰之上，四面八方犹如網羅的氣勁無法盡束烈焰之中燃燒的生機。　　火焰一縮變為一個火球，然後再暴然擴張，如長江大河般傾泄而出的力量毫無阻隔地衝擊在鬼三那虛實難測的爪影之間，那本來讓人眼花繚亂的爪影瞬間爆散成破碎的氣流逆沖而去。　　鬼三的身形也無法控制地倒射而出。　　火球震裂，火星在奔散的氣勁中、在瘋狂四射的沙石中犹如漫天的流螢，化出一片凄迷。　　鬼三飄退兩丈而立，便已看清火球后的身影，不由得駭然輕震，微微驚訝地低呼：“是你！”來者正是曾與鬼三有兩面之緣的軒轅。　　“是我，想不到我們又見面了！”軒轅靜立如岳，豪氣飛揚地淡然笑道，那偉岸的身軀在卓立間自然進射出一派王者之氣，霸烈而又傲然。　　鬼三臉色微變，他絕沒有想到會在這裏遇到軒轅，而且軒轅一出手就將他逼退，這讓他想起了在封神台之時，軒轅竟以一人之力硬拼四大絕世高手，反而將童旦震落絕崖深淵，又在一招間重創風絕，那是何等的功力和神勇，此刻再遇軒轅，鬼三打心底生出了懼意，對這個高深莫測的年輕人的畏懼。不過，他也知道軒轅正是來自蛟夢一族，軒轅的出手自是情理之中。　　蛟夢呆住了，眼睛瞪得如銅鈴，像是一個從來見過世面的傻子，定定地望着氣概不可一世的軒轅，幾疑此際置身夢中。姜昆並不認識軒轅是誰，但他對這個突然出現的年輕人有着與鬼三同樣的震駭、不僅僅是因為軒轅剛才那幾若鬼魅的身法，更因為軒轅那詭異而超霸的功力。若軒轅是一個四五十歲的中年人，擁有如此，他或許還能接受這一切，但軒轅卻是如此年輕！他心中驚駭的，還有自軒轅身上散露出來的王者霸殺之氣，使他有種不敢大聲喘氣的壓力。　　這是一股自然存在的壓力，或是來自內心的震撼，來自外在的氣場所引起的情緒波動。　　軒轅一襲灰衫，緊身而扎的腰褲並沒有半點火爍的痕迹，背上依然交叉插着一刀一劍。　　“軒轅，真的是你嗎？”蛟夢的聲音中多了一絲激動，多了一絲狂喜。　　“不錯，這裏就交給我好了，夢伯去幫助蛟龍他們吧！”軒轅心中不敢有絲毫的波動，因為他知道鬼三絕對不是一個好惹的角色，此刻他實不宜大過有情緒的波動，那隻會被鬼三有機可乘。　　蛟夢望瞭望已一年多未見且生死未卜的軒轅恍若隔世，他的確沒想到軒轅還活着，更沒想到軒轅會在他生死之分的最緊要關頭出現。　　軒轅的確已經長大了，無論是氣勢還是表情之中，多了一份往日所沒有的高度自信，更有着一種讓人心折的氣度。只簡單的幾句話，便有着讓人無法生出抗拒之心的力量。蛟夢發現軒轅真的變了，再不是一年多前有僑族的那個另類少年，再不是往日沉默寡言、落寞獨行的軒轅，但也變得更讓人無法揣度，無法揣摸，只看他那雙深邃得像是孕育着整個世界的眼睛，就知道軒轅比一年前不知道改變了多少。　　鬼三冷哼一聲后，竟在怪嘯之中如一團火影般向河谷的對面飛掠而去。　　鬼三竟選擇不戰，這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意外。不管是軒轅，還是蛟夢，都感到大為愕然，皆不明白為什麼鬼三竟然不戰而退。但軒轅卻不想追，一來是因為鬼三的速度太快，二來也因即使能夠追上，也不會佔到太大的優勢。因為他還需去面對�b曲人，如果鬼三就這樣離去，他更少了一個強敵，也好專心對付�b曲人，所以軒轅沒有追，儘管以他的身法自不會比鬼三慢。　　※※※　　劍奴諸人也全都加入了戰團，面對鬼方的人，他並不想客氣，畢竟他也曾代表神族的一員。而蓋危對�b曲人更是恨之入骨，阿虎那五名劍手對軒轅的吩咐是惟爭是從，既然�b曲人是軒轅朋友的敵人，那他們自然也殺得不亦樂乎。　　當然，�b曲人也並不是好惹的，不僅在人數上仍佔了些優勢，之中更有幾個極為厲害的高手，蛟龍也只有挨打的份，劍奴卻是應付有餘，以一敵二仍然絲毫不亂。　　蛟龍和白夜諸人都感到有些意外，不過卻大為感激，如果不是劍奴出現分去對方兩個最厲害的高手，只怕此刻他們的十人中已有幾人倒下。不過，此刻仍好不了多少，只有挨打的份，已有兩人受傷，連白夜和竹山也難倖免。　　蛟夢和軒轅知道此刻不是說話的時候，立刻加入戰團，軒轅更呼嘯着如一道風影一般掠過，背上的刀長吟一聲，自動彈出鞘外，化成一道虛幻的長虹劃破長空。　　蛟夢幾疑自己看花了眼，但這的確是軒轅的刀。　　其實，已經分不出軒轅和刀，刀便是軒轅，軒轅亦即是刀，人刀合一，全都化成一道長虹，一道輕風，而此刻這道長虹已沒入了營地之中。　　慘叫聲從這一刻起變得野性，狂烈、密集。　　是因為軒轅的刀，蛟夢可以說從未見過如此快的刀，如此快的身法，竟然沒有人能夠抗拒軒轅兩刀，沒有人能夠讓軒轅的身子稍頓半刻，這簡直是�b曲人的悲哀。　　軒轅所過之處，那群�b曲人全都受傷倒地，但卻沒有一人死在軒轅的刀下，這群人的傷或輕或重，有的被震傷，有的被砍傷，有的被封住了穴道。　　�b曲高手迅速自營地中衝出，但看到營外的景象不由得全都呆住了。鬼三不戰而走，僅留下他們，他們根本就不敢想象如何與軒轅抗衡。　　有幾人親眼見到鬼三不戰而走，鬥志早去，哪裡還敢與軒轅交手？也迅速逸去，軒轅所到之處，�b曲人紛紛走避，沒有人敢輕迎其鋒。軒轅整個人便像是一柄無堅不摧的利刃，強大的氣勢幾乎讓人喘不過氣來。　　“撤……”�b曲人終於知道大勢已去，只要有軒轅在，他們幾乎沒有可能出現勝望，雖然所有人的力量加起來比軒轅強大，可是誰能夠與軒轅比拼速度呢？　　只要軒轅沒有被纏住，那他們的末日就不是很遠，而鬼三又不戰而走，根本就沒有人可以成為軒轅的對手。　　鬼三並不想與軒轅交手，那是因為他始終記得在封神台上軒轅那有若天神般的表現，那是他切身所體會到的。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怕面對軒轅，試問，能在一招之間將風絕擊成重傷，這是何等的武功？而且能以一人之力擊敗四大絕世高手，單憑土計和風絕這兩人任何一人的力量都不會遜於他，而童旦也不會相去很遠，但軒轅卻能在一招之間，在這四大高手的聯擊之下將功力最弱的童旦擊飛於深淵中，這是何等的功力？是以，鬼三此刻單獨面對軒轅時，他確實沒有勇氣與之對抗，惟有選擇一走了之。鬼三當然不知道當日封神台上的軒轅與此時的軒轅實有着極大的差別，那是在一種特殊情況下才能夠發揮出如此驚人的功力。而現實之中，軒轅卻再難擁有那日的功力，除非他真能夠完全突破龍丹的障礙，與之合為一體。　　“轟……轟……”一陣驚天動地的巨響由遠而近，整個山谷都似乎在搖晃，在震動。　　這突然而來的聲音讓軒轅都為之變色，而這種聲音對於他來說，也並不陌生，不由得驚呼道：“快撤！”說話間迅速為劍奴接下那兩名高手的攻擊。　　劍奴並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但這種聲音卻讓他想起了君子國在地火發生前那毀滅性的震蕩，其實君子國的幾名劍手都聯想到了同樣一個問題，是以在軒轅這樣一呼之間都迅速向山坡上狂掠而去。　　蛟夢並沒有離開的意思，因為木青未曾救出，他怎能就此撤離？有僑族的兒郎們都沒有撤走的意思。　　軒轅卻已急了，吼道：“還不快走？！泥石流與山洪來了！”　　軒轅如此一吼，聲震五嶽，所有人聞言都不免吃了一驚，若說是泥石流和山洪來了，這怎麼可能？此刻是晴天，如果換了昨日說這話或許還有人相信，因為昨天曾下了一陣暴雨，此刻若說有泥石洪流湧來，實難讓人相信。　　“木青在他們的手中！”蛟夢也呼道。　　此刻有僑族的兒郎們才發現這個擋者披靡之人竟是在他們心中已經死去了的軒轅，所有人都禁不住震駭和吃驚，只看那群人呆若木雞的樣子，確實讓人發噱，但軒轅此刻卻沒有心情笑。　　“軒轅，你沒死？！”白夜和竹山齊聲歡呼，剛才因為軒轅的速度太快，他們竟未曾看清其面目，此刻一看清，怎叫他們不歡呼鵲躍？　　蛟龍的臉色陰沉，當他發現這擋者披靡的神秘高手竟是已經死去了一年多的冤家軒轅時，心中的感受實在是難以描述，而這種感覺卻是外人完全無法理解的。　　軒轅不僅僅是他的情敵，更影響了他的前途，就是因為軒轅而使得雁菲菲不嫁，也使他失去了有虢族繼承人的資格。如果說軒轅死了，他自不想再與一個死人計較，且軒轅死得壯烈，連他也不得不佩服。在他的心中，容下一個死人還是沒問題的。這一年多來，在沒有軒轅的日子里，他對軒轅的恨意已經逐漸磨滅，可是此刻突然知道軒轅沒有死，那種感覺可想而知。　　“你們先走！”軒轅向蛟夢諸人吼道，那群�b曲人也迅速向另一邊山坡上衝去，他們對軒轅已經生出了強烈的畏怯心理，而頭目又下了撤退的命令，他們巴不得早點離開這個鬼地方，離軒轅越遠越好。是以，他們顧不了已經受傷的同伴迅速撤離。　　軒轅再不理眾人，飛身投入營帳中，既然木青被這群人所擒，很有可能就在營帳之中，他自不能讓木青就這樣死去，否則他也會對不起青雲。是以，他以最快的速度破帳而入。　　蛟夢自然也跟在軒轅之後沖入那幾個營帳之中。　　“真的是山洪！”白夜和姜昆不由得驚呼，這裡是一個河谷，而它的上游卻是一個極陡的河道，當他們發現那洶湧的怒濤滾來之時，山洪只距他們十數丈遠。　　蛟龍諸人的臉色全都變了，包括那已經快到山坡的劍奴等人。　　劍奴等人自然不懼這山洪抑或是泥石流，因為他們所在的地方不會受到多大的衝擊，但是身在河谷之中的軒轅諸人又是另一回事。　　“快走！”蛟龍高呼，再也顧不了這許多，抽身便向劍奴諸人所在的方向衝去。此刻他們大概也知道了情況不妙，面對如此狂暴的山洪，人力的確顯得有些單薄，那高達數丈的浪頭卷着巨石和斷木挾着萬鈞力道洶湧而來，若是被這浪頭捲去，休想活命。　　蛟夢也大吃一驚，此時才知道軒轅的話並不是嚇唬人的，但他卻不明白這種天氣之下怎會有泥石流山洪暴發，即使要出現也應是昨日。雖然這件事情令人有些費解，但蛟夢卻沒有時間細想，向軒轅吼道：“快走！”他也知道若在這種情況下再去闖破其它幾個營帳，根本就不可能有時間，那樣只可能被巨大的浪頭捲走。　　“你先走！”軒轅不理蛟夢，如果蛟夢不曾告訴他木青可能在這些營帳之中，軒轅絕對會立刻抽身而退，但這一刻卻又是另一回事。他的這一切也可以說是木青所賜，木青是他的大恩人，而且他與木青的關係一向都極好，同時又答應了青雲，他怎能棄木青而不顧？當然，他自小便在瀑布山洪中練功，對山洪和泥石流的認識絕對比別人更為深刻，以他此時的功力，面對這山洪，也並不覺得很可怕。

# 第十九章 凌空虛度

　　蛟夢一看，山洪那巨大的浪頭犹如碩大如鵬的魔口，極速地吞噬河谷中的一切，距他也只有七八丈遠，他根本就沒有多餘的時間考慮，此刻他也顧不了軒轅或是木青，極速向山坡之上掠去。　　“聖王！”阿虎和劍奴也都大聲驚呼，在這種情況下，軒轅仍要不顧一切地去搜尋另外幾個營帳，可謂是不知輕重，不愛惜自己的生命。　　蓋危有些不忍目睹軒轅被巨濤吞噬的場景，卻為軒轅不顧生命危險去搜救夥伴的精神所感。　　有僑族的兒郎們沒命地向山坡上縱躍，對於這奇怪的山洪，他們想都不敢想被其吞沒會是怎樣的後果，也根本沒有機會回頭看看河谷中的一切。　　軒轅終於沖入最後一個營帳之中，裏面卻是空空如也，有的只是一些零亂的雜物，或者可以說這之中根本就沒有住人。　　此刻軒轅心中突然有所悟，以這幾十個�b曲人，根本就不需要這許多營帳，而此地的營帳竟有幾十個之多，顯然只是虛張聲勢，但他們為什麼要作此假象呢？　　軒轅沒有機會細想，巨大的浪頭已經吞沒了他所在的營帳。　　※※※　　蛟夢還未能趕到山坡邊，巨大的浪頭已經向他卷到。　　“接着！”蓋危突地一聲暴喝，那根套馬之繩已經極速拋出。　　蛟夢大喜，急忙抓住繩套，巨浪立刻將他捲起，但他卻覺得身子飛速向距有數丈遠的山坡射去。　　“嘩……”蛟夢發現自己已破開浪濤，身子凌空被提起，不由得一聲長嘯，翻落於山坡下安全之地。　　白夜和竹山諸人險些被巨浪捲走，但卻被劍奴和阿虎諸人拉住，這才險險避過一劫。不過，軒轅和那數十個營帳已經深深地淹沒於洪流中。那巨大的浪頭依然以雷霆之勢向河谷下游極速推進，而在巨浪之後的水面則稍微平靜一些。　　“軒轅……”“聖王……”白夜和劍奴諸人不由得慘呼，正在此時，那巨浪與第三層浪谷之間的水面突然“嘩”地一聲炸開，一道灰影犹如衝天雲雀破水而出。　　“聖王！”劍奴大喜呼道。　　“軒轅……”有僑族的兒郎們又驚又喜，但見這幾乎不可能的事情真的是軒轅所為，又不由得有些難以置信。　　姜昆也瞪大了眼睛，但他知道這破開水面犹如天神般的灰影正是軒轅，而且在軒轅的腋下似還夾着一個人。　　軒轅的身子拖起一蓬亮麗的水花，一升再升，竟犹如攀登天梯一般，在力竭欲墜之時，以左腳輕踏右腳腳面，身形再次升起，如此連續數次，竟距水面高達七八丈之高。　　所有人都為之震撼，或許只有劍奴顯得平靜一些，因為劍奴曾在封神台見過滿蒼夷的絕世身法，是以此刻軒轅雖然升上如此高空，卻並不是大過驚訝。　　若是自河谷底部算起，這浪頭之下的水面至少有丈多深，這般加起來，軒轅的高度應在十丈左右，而此刻他的腋下竟仍抱着一個人，這的確讓人有些匪夷所思，除劍奴之外，所有人都怔立當場。　　“聖王！”劍奴高喝一聲，順手摺下一根斷樹枝，甩手向軒轅射去，在軒轅身子欲落之際，斷樹枝剛好已到其腳下。　　軒轅一聲長嘯，足尖在那截橫穿近二十丈虛空的樹枝上輕輕一點，身子借那微薄之力再次向山坡斜掠。　　劍奴雙手連甩，樹枝如一支支勁箭般破空向軒轅射去，而且都準確地在軒轅力將盡時送至其腳下。　　蛟夢此刻驚醒，大喜之下，也學着劍奴甩手射出樹枝，以使軒轅在空中能有惜力之處。　　軒轅也確實十分了得，身子在虛空之中連踏樹枝，犹如飛鳥一般直向山坡上橫渡而過。　　當劍奴甩出第二十根樹枝，蛟夢甩出第十根樹枝之時，軒轅已稍顯狼狽地落腳於山坡上，腳步着地時，一個踉蹌，險些摔倒，他懷中的人也重重落於地上。　　“聖王！”劍奴竟比蛟夢快一步扶住直喘粗氣的軒轅。　　“軒轅，你沒事吧？”蛟夢很快趕了過來，關切地問道。　　軒轅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身上仍在滴水，顯然是剛才虛耗真氣過甚，半晌才回過神來，搖搖頭道：“沒事！”　　“不是木青大哥！”蛟龍諸人此時才發現那被軒轅挾上岸的人竟是�b曲人，不由得有些驚訝地叫了起來。　　蛟夢的臉色也微微變了，扭頭望了那正在呻吟之人一眼，驚問道：“這是怎麼回事？”　　阿虎等幾名君子國劍士護在軒轅身邊，他們對軒轅倒是極為忠心，雖然明知這群人是軒轅的朋友，但仍然要防一手。　　軒轅抹了一下臉上的水珠，臉色微有些蒼白，並未回答蛟夢的話，只是向四周機警地掃視一眼，沉聲道：“你們可能中了�b曲人的計，木青大哥根本就不在河谷的營帳中。如果我猜測沒錯的話，�b曲真正的高手可能現在正在某個暗處看着我們狼狽的樣子，這山洪也定是他們弄的鬼！”　　蛟夢的臉色剎那間變得極為難看，便連姜昆也不例外，白夜和竹山諸人更是立刻箭上弓弦，準備一戰，惟蛟龍冷哼着不置可否。　　“軒轅怎會有這個想法？”蛟夢深深地吸了口氣，他畢竟是一族之長，絕不是遇事便慌了手腳的人，此刻他甚至來不及詢問軒轅為什麼還活着，這一年究竟去了什麼地方，怎會擁有如此絕世的武學。因為他所關心的並不只是某一個人，而是所有人的安危，因此，他不能不放棄那極具誘惑力的問題而詢問軒轅正事。　　軒轅的話自有一種讓人不得不信的氣勢，或許是因為他那超凡脫俗的武功，或是那逐漸磨礪出的王者霸氣懾服了人心，所以，此刻軒轅的每一句話都顯得極有分量。　　“單憑河谷之中的那些人，根本就用不了這許多營帳，即使每人住一個帳篷也足夠，這種浪費力氣的事有必要做嗎？如果有必要，那定是疑兵之計。之所以疑兵，是因為他們算準你們定會前來救人，這才設下如此多帳篷。這樣既不便讓人搜索，也不利於我們找到目標。只要我們想盡搜所有帳篷，他們就有足夠的時間製造這山洪。在這種天氣製造山洪，定是他們在上游造了大堤，如果我估計沒錯，他們可能會以為你們會帶來大批人手，那樣，他們製造這場山洪暴發所花的力氣也就值得了。但他們想錯了，卻沒料到你們只來了這麼一些人。可能是因為我的出現，他們才不得不依計劃製造這山洪，而他們的人定在河谷附近準備對我們這群疲兵大舉攻擊，以達到一舉殲滅我們的目的！”軒轅悠然地坐下緩緩分析道。　　“那我們該怎麼辦？”白夜忍不住出言道。　　蛟夢臉色數變，點頭肯定地道：“軒轅說的沒錯，我們本來的確是準備大舉來戰，但後來有另外的事待辦，這才只有我們十二人前來。”　　“如此說來，在你們的隊伍中定有內奸！”軒轅肯定地道。　　“你的話只是在危言聳聽，想……”　　“蛟龍！”蛟夢臉色極為難看地打斷蛟龍的話，叱道。　　蛟龍卻不敢與蛟夢頂嘴，只得悻悻地瞪了軒轅一眼。　　“那我們此刻該怎麼辦？”蛟夢吸了口氣，向軒轅問道。　　“靜觀其變，修心養息，爭取最短的時間能恢復最多的戰鬥力，各人分守周圍重要的位置，對任何風吹草動都要仔細觀察，卻又要不露痕迹！”軒轅沉聲道。　　蛟夢抬頭四處望了一眼，只見四周都是密林，的確無法發現敵蹤，在這種環境之中如果處在被動狀態只怕惟有慘敗一途。軒轅的話正是化被動為主動的惟一辦法，只有引來敵人強攻，那便可化被動為主動了。　　“就依軒轅的吩咐，各司其職！”蛟夢沉聲吩咐道。　　“阿虎，你們也不要閑着，只要劍奴和蓋危留在我身邊就行了。”軒轅吩咐道，他知道，憑蛟夢還指揮不了阿虎諸人，這群劍士在君子國之中也都是精英之旅，人人心高氣傲，只服軒轅，自然並不太在意蛟夢和蛟龍這些人，只是因為這群人是軒轅的朋友，他們才會好言以對。　　蛟龍心中雖然懊惱不已，對軒轅是一百二十個不滿，但卻不敢在蛟夢的面前表露出來。而且，以軒轅那驚世駭俗的武功，更是他望塵莫及，即使是軒轅的這群手下也沒有一個不是高手，尤其是劍奴，只看那氣勢，便知這裏除軒轅之外，大概只有蛟夢可以做他的對手。由此可見，今日的軒轅己再非一年前有僑族的軒轅了，但這一年之中究竟是什麼使軒轅改變這麼多呢？蛟龍雖滿心的疑問，但卻無從問起。軒轅此刻已經閉目調息，似乎進入了半夢半醒之境。　　劍奴也在軒轅身邊抱劍而坐，惟蓋危為軒轅拿着大弓，表情極為沉着冷靜，他知道軒轅已經將他視為自己人，而能為軒轅辦事卻是他的驕傲。不過，此刻他身上也有一些小傷，這是被戰馬所拖。不過，幸虧他皮堅肉厚，肌膚如鐵，否則只怕早已傷痕累累了。　　當然，此刻蓋危身上的傷勢並無大礙。　　蛟夢和姜昆一把提起那名呻吟的�b曲人，移到一邊審問去了，留得軒轅在這裏清靜。而白夜和竹山等十餘名戰士的箭弩全都備好，分守在方圓三十丈內的各要點，只要一有動靜，就立刻可以相互呼應，迅速發出攻擊，同時也借各種外物掩護休息。此刻，每個人心中都充滿了鬥志。　　蛟龍則帶着幾名兄弟四處設下小巧的機關，對於他們這群慣於野外生存的人來說，哪怕只有一枚小針，也足以設成要命的機關。所以，蛟龍也絕不會浪費每一點人力和時機，這是作為一名優秀獵手最起碼的準則。　　蛟夢對這�b曲人的審問很快便有了結果，所得的答案果然與軒轅的推測基本相同，但當他得知�b曲人竟動用了近百好手來對付他們之時，心中便充滿了憂慮。　　此刻已方便是加上軒轅一起也只不過二十人，而�b曲人竟擁有五倍的人力，如果這場仗需要硬碰的話，蛟夢感覺不到一點希望的存在。就算他擁有軒轅這個不世高手，但�b曲人也同樣擁有鬼三這類的高手，而且此次的主使人正是�b曲族兩大護法之一的曲靖。　　曲靖，絕對可算得上是個極為可怕的高手，蛟夢沒有信心能勝過曲靖，這人乃是鬼方八傑之後的傑出高手。　　蛟夢知道軒轅所猜並沒有錯，�b曲人以為他們會大舉來犯，但卻沒想到此次來的只是十餘人而已。事實上，如果有僑族真是大舉來犯，此刻傷亡絕對會大得多。曲靖這一百多名好手本就是為了蛟夢那大批人馬所設，只不過他沒有料到此刻蛟夢所帶來的人少得可憐。　　此刻，蛟夢絕對相信軒轅的推斷，在他們之中出了姦細，這才會讓曲靖能夠清楚地掌握到他們的動態，而布下這個陷阱。　　事實上，如果不是軒轅突然出現，根本就不用那場山洪，就能讓蛟夢等人全軍覆滅，那是因為鬼三的存在，單憑鬼三這個可怕的高手就無人能敵。是以，軒轅的出現實是等同於救了蛟夢等十二條人命。而蚊夢此刻也明白，他所謂得到的有關於�b曲族的消息也應該是不真實的。同時，若不是軒轅預先提醒是山洪湧來，只怕此刻能夠逃過此劫的人也沒有幾個。　　軒轅自小便是瀑布和山洪之中練功，是以對這類聲音極為敏感，一聽到這聲音，就知道是山洪即將湧來，這才提醒了所有人。　　蛟夢和姜昆來到軒轅的身邊，望着正在凝神閉眸的軒轅，心中湧起一種莫名的感覺，尤其是蛟夢。因為他是看着軒轅長大的，可是一直以來，他卻始終無法看透軒轅，甚至有一段時間他認為這是一個墮落的人，可後來事實證明他錯了，軒轅不僅未曾墮落，更在暗中自強不息地苦練武學。無論武功和智慧，這個有些另類的年輕人都是有僑族中最好的。　　軒轅那光禿禿的腦袋之上仍有幾顆晶瑩的水珠，那種感覺讓人想笑，但卻沒有誰能夠笑得出來，誰都明白此刻事情的嚴重性。　　蛟夢輕輕地嘆息了一聲，軒轅的打扮依然有些另類，他自不知道軒轅的頭髮是被火神的“烈火神功”　　所燒，再加上地火的熱力，使得頭髮盡數脫落，而並非軒轅故意這樣裝扮。　　不過，就算軒轅是一副另類的打扮，但其周身散發出來的氣勢是不可否認的。即使靜坐，也有着穩如泰山般的氣勢，整個人靜若深海，讓人完全無法猜透其內心的任何情緒，只有一股無形的生氣在涌動，在膨脹，又像是在吸納虛空中那些虛無的流質。　　“他們來了，讓大家小心了！”軒轅突然間開口，倒讓蛟夢嚇了一跳，他剛才想問題，想得太入神了。　　軒轅突然睜開雙眸，眼中閃爍着深遭難測的精芒。　　劍奴先一步立起身來，他似已經感應到了軒轅心中所想。　　蓋危也同樣立起身來，因為他已經嗅到了那種奇怪的味道，而這正是�b曲人所獨有的。他知道大戰即將來臨。　　軒轅的目光卻是投向河谷，河谷之中的水流已經減緩，但河水卻比之最初要深了一些。如果想自河水中淌過，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軒轅心中卻有了定論，身形迅速向河谷之中掠去，手中卻拿着蓋危套馬的繩索。　　※※※　　林間，戰雲密布，蛟夢的神色冷硬如鐵，他已經感應到了那山雨欲來的壓力，但是他卻仍在等待，等待最佳的一刻到來。　　�b曲人果然已經等得不耐煩了，而此刻蛟夢諸人已經恢復了元氣。事實上，軒轅所布下的策略的確是最佳的。如果他們一開始便貿然撤退的話，此刻大概已經中了敵人的伏擊，甚至是全軍覆滅，至死都不會明白是怎麼回事。但此刻卻又是另一回事，他們只要穩守着這方寸之地，將敵人引出來，再打亂對方的陣腳，也不是沒有逃生的可能。　　當然，這將是極為艱苦的一戰，皆因�b曲人有着比他們多五倍的實力。這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一個很難承受的数字。　　蛟夢自然知道為什麼�b曲人會如此在意他們，為何會不惜代價來對付他們，皆因他們讓血鬼和林胡兩部吃了大虧，其中的另一個原因卻是因為他是有熊族的分系，更是龍歌的戰鬥力。　　是的，那能夠讓有僑氏和少典氏結合的人，正是龍歌，也只有龍歌才有這個分量和力量。此次來的並不只有少典氏和有僑氏的勇士，還自其他的幾部之中也抽調了一些高手，這一行人，組織成了一百五十多人的超強組合，然後一路東進。　　這支隊伍更不斷地壯大，而後這支人馬竟分三路向有熊進發，每一隊的實力都足以杭衡一個強部的攻擊。　　少典和有僑兩部所組合的精英更是這群戰士中的精英，也是最勇武的一隊。　　一路上，竟使鬼方鎩羽而歸，更讓東夷族也吃了幾次虧。　　由於這批人分成了三路，也使得鬼方和東夷摸不清龍歌究竟是跟隨在，那一路，只好將實力分散來對付每一路人馬，而他們最主要的目的也便是龍歌。　　而少典和有僑兩部所面臨的攻擊力便要大得多了，因為他們的鋒芒太露，幾乎引來了對方大部分的攻擊力，對方很多人都以為龍歌一定是由這一路人護送。　　所以，鬼方一路追到陶唐氏附近，務必要截下龍歌。陶唐氏距有熊族本就不遠，如果再錯過機會的話，只怕再也沒有機會對付龍歌了。而當初對付聖女鳳妮時，他們已經失招，那是因為聖女鳳妮所選的道路太過接近東夷諸族，鬼方几乎很難插手，而且也被九黎人給算計了，這才失去了俘獲聖女鳳妮的機會。　　這之中自然關係到一個傳說，抑或並不是傳說。　　在鬼方和東夷人的心中，他們並不當這是個傳說，那就是伏羲所留下來的河洛圖書及神門的鑰匙，這是誰都想得到的至寶，誰不想擁有至高無上的力量？誰不想成為繼伏羲之後成為通天入地的不死之神？就算是能夠得到關於先天八卦的一些皮毛，便足夠讓人享用不盡。這當然是一種誘惑，同時也是一種威脅。　　如果讓有熊開啟了神門，獲得伏羲那通天入地的武學，這個天下將會成為有熊族的，到時另外一個強大無匹的神族崛起並不是沒有可能。那時候，東夷、鬼方甚至三苗也都要臣服於有熊族。當然，三苗或可例外，因為他們本就是與有熊唇齒相依。所以，最不想河洛圖書合一的便是東夷和鬼方。是以，他們也必定會不惜一切的代價來毀掉龍歌，毀掉龍歌身上的洛圖。　　當然，如果能夠奪得河圖那是最好的結果，所以鬼方已經調動了極強大的實力來組織這一場阻擊戰。　　蛟夢曾是有熊族的後裔，又是一族之長，自然聽過這個傳說，所以他也意識到了這件事情惟有以血方能解決，除此之外再沒有另外一種更好的辦法。是以，他清楚�b曲人絕對不會放過他們。　　“哎唷……”有人落入了蛟龍所設的機關中。　　蛟龍匆忙中所設下的機關並不算太過繁雜，是以殺傷力也不是很大，但足夠讓一些人失去戰鬥力。　　“嗖嗖……”數十支勁箭自不同的方位和不同的角度射出，更借樹枝的掩護，立刻將那群茫然不知身在何處的�b曲人射得慘叫連天，前行的步子立刻緩了下來。　　每個人都依附着樹榦，小心地注視着四面的動靜。　　白夜諸人巧妙地借樹身樹枝的掩護放箭，那群人在根本就無法知道他們方位的情況下進入了射程依然懵然不覺，這才使得白夜諸人箭無虛發。　　“嘩嘩……”白夜諸人犹如松鼠一般自樹榦上躍到另一個樹枝，以極快的速度在身子移動中再次射出一輪勁箭。他們絕對是極優秀的措手，在移動之中由於方位和角度的改變，原來無法出現在視線中的敵人，在此時也全都暴露於箭矢之下。　　那群�b曲人似乎沒有想到有僑戰士竟如此勇悍，而且箭發如此了得，身子在空中移動時箭矢也准得駭人，立刻又有十餘人中箭而倒。

# 第二十章 強敵再現

　　白夜諸人在山林之中的活動，絕對不會輸給猴子，身子靈活得讓人嘆為觀止。　　在他們的身子躍到另一棵樹榦之時，雙腳極速勾住樹身上橫出的枝幹，如長尾猴一般身子由下劃過一道圓弧盪起。當身子盪上樹榦之上的最高點時，第三輪勁箭又射了出去。　　有僑族的兒郎們都似乎擁有着這般超乎尋常的戰鬥力，便是君子國那幾名劍手也為之大為驚嘆，他們絕對想不到世上會有如此靈動的箭術，如此機敏靈活的打法。不過，他們除了大弓之外還有弩箭，這補充了他們在身法上的不足，但他們的殺傷力比之有僑族的兒郎卻要遜色了許多。　　蛟夢的箭絕沒有一支虛發，四支連珠射出，便是四人倒下，那力道之猛也讓人心膽俱寒。　　�b曲人一上來便死了三四十人，卻連敵人都未曾遇到，這讓他們的心裏都有些慌亂。　　“嗖嗖……”�b曲人也立刻還以顏色，但卻已是遲了一些，蛟龍諸人連發三箭之後立刻估到對方還擊，所以在出其不備的情況下一擊立躲，同時也乘此時再扣箭上弦。　　林中箭雨亂飛，但落空居多，因為白夜諸人所選的位置都是經過精心計算易攻易守之位，哪是這群倉促來犯的�b曲戰士所能比的？　　而在這群�b曲戰士一碰上機關露出身形之時，立刻成為弩箭的活靶子。在山林之中，對於白夜諸人來說就像是在自己的家中一般輕鬆愜意，而對於�b曲人來說，卻有些縛手縛腳。不過，在�b曲人當中也有一些高手，又佔著人多的優勢，雖然有所死傷，但依然絲毫不停地向蛟夢諸人逼近。這群人當然知道，若雙方在林間進行暗殺，相互對峙，吃虧的絕對是自己。　　他們必須將人多的優勢發揮出來，那就得進行近身相搏。是以，他們借樹榦的掩護迅速向前逼近。　　所幸，鬼三似乎並不在這群�b曲人當中，如果鬼三在的話，只怕此刻早已突破了白夜諸人利箭的防線殺了過來。　　既然鬼三不在，蛟夢也稍稍鬆了口氣，他所懼怕的人，就是那武功深不可測的鬼三。當日連那神龍都難奈鬼三何，可見其武功達到何種地步，實非一般高手所能想象。　　本來是�b曲人慾伏擊蛟夢諸人，此刻卻變成了�b曲人遭受蛟夢諸人的伏擊，整個戰局似乎有點異樣，也顯得對蛟夢諸人更有利。當然，這個有利只是相對而言的，�b曲人仍有六七十可戰之人，至少也是蛟夢諸人的三倍多，蛟夢諸人又憑什麼戰勝這群實力強大的敵人呢？　　“撤！”軒轅突然出現在蚊夢的身邊。　　蛟夢一驚，有些愕然地問道：“如何撤？”　　“我已在河中繫上了一根繩子到對岸，只要我們渡至對岸，就可迅速逸去。此刻他們的力量已經基本上聚在這邊，對岸的十幾個伏兵我已經解決了！”軒轅自信地道。　　蛟夢大訝，但又不能不佩服軒轅的能耐，竟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將對岸的十幾名敵人全部解決，且留下退路，這的確是個最佳的策略，也難怪剛才沒見軒轅前來助戰。　　“撤！”蛟夢立刻向身邊的人密傳口令，調回人手，迅速向河谷處靠近。而軒轅則與之正好相反，拉起大弓直向�b曲人逼去。　　軒轅的腳步發出一種驚人心魄的悶響，在地面上犹如巨斧伐木一般，一步一聲“砰”的大響。而且腳步並非以直線踏出，竟似踩出花來，左移右晃，手中的箭矢以最快的速度連珠射出，幾乎沒有人可以擋得了他的箭。　　他的箭像是長了眼睛一般，只射對方要害，甚至透過樹榦，射殺躲在樹榦另一面的敵人，那種不可一世的威脅只讓人心膽俱寒。　　當軒轅連射出第四射之時，第一個敵人已經迎面而來。　　軒轅一聲長嘯，大弓脫手甩出，拖起一股強霸的旋風直向面前迎來的敵人撞去。　　那人也是一聲長嘯，手中的長槍化成漫天槍雨向軒轅灑落，他也是一開始便絲毫不留手，因為他感到面前這個禿着頭頂的年輕人確實是他所遇到的最為強悍的對手。不過，他卻沒有躲避的意思，事實上也沒有躲避的可能。　　“轟……”槍影散漫成星星點點的斑痕，軒轅的大弓也裂成三斷，連弦絲也在所難免。　　軒轅大吼一聲：“軒轅在此，誰敢不讓？！”大吼聲中，軒轅已身隨刀起，化成一道衝天長虹，瘋狂地向那使槍的漢子劈落。　　林間立刻陷入一片肅殺的寧靜之中，天地似乎因為軒轅那一聲狂吼而改變，也似乎因軒轅這一刀而靜止。　　聲未落刀已落。　　那使槍的高手在震碎軒轅的大弓之時，根本就沒有機會重整槍勢，整個人便已被軒轅刀鋒中所夾的殺氣緊裹其中。　　“轟……”那漢子雙手舉槍，硬架軒轅這一刀，但身子卻不由自主地“蹬蹬……”倒退五步，撞斷一棵小樹，再退一步，便隨着折斷的小樹轟然倒下，雙手各握一截槍身。　　軒轅犹如天神一般橫刀而立，雙眸之中閃過無限幽冷而肅殺的寒芒，渾身犹如罩上了一層無形的魔火，散射着逼人的氣勢。在他的身邊更似有一股無法停竭的旋風，將地上的小草，沙石吹得輕輕飛舞，而他的衣服也是在無風自動地飄揚着。　　所有人都為軒轅這一刀給震住了，天空中突地飄下無數被割碎的樹恭弘=叶 恭弘，犹如千萬隻綠色的蝴蝶，翩翩起舞，又像是一陣綠色的雨霧，使得每個人的視線全都變得模糊起來。　　沒有人會不知道這千萬片碎恭弘=叶 恭弘是軒轅剛才那一刀所散發出的刀氣所切，只是刀速太快，當一切靜止之時，那割碎的樹恭弘=叶 恭弘才開始飄落。　　“好刀法！”一聲若洪鐘般的聲音傳了過來，同時林間颳起了一陣強風，無論是樹枝還是灌木叢，全都狂舞起來，所有自空中飄落的碎恭弘=叶 恭弘竟突然旋成一條綠色的狂龍，向軒轅狂噬而至。　　軒轅微驚，真正的高手終於出現了。他知道真正的挑戰正在開始，而這將是拿生命去搏彩。不過，他心中卻很期待真有這麼一個高手的存在，也只有這樣的對手才會更有意義。　　軒轅陡地消失，消失在一片綠色的幻影中，化成了一陣風，一陣旋轉的風，那本來如狂龍的綠恭弘=叶 恭弘霎時炸成一片綠色的霧氣，在虛空中狂旋，而軒轅便是消失在這之中。　　不僅僅綠恭弘=叶 恭弘在隨着這團旋風狂旋，便是地上的沙石也同樣發生了連鎖反應。　　強大的氣勢使逼近三丈的�b曲戰士駭然走避，他們竟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身形，幾乎要被那狂野的旋風牽扯過去。　　一道狂風掠過那些驚退之人的頭頂，在所有枝恭弘=叶 恭弘都向兩邊讓道披分之時，這道狂風已經沖入了那綠色的恭弘=叶 恭弘霧之中，疾若驚鴻。　　“轟轟轟……”一串驚心動魄的爆響，夾着毀滅性的力道使綠霧周圍枝折恭弘=叶 恭弘飛，地面如被巨石撞擊一般，上石飛濺。　　“轟……”當最後也是最劇烈的一聲爆響之時，軒轅的身子倒跌而出，連續撞斷一根粗枝和一棵碗口粗的樹榦后，再退五步才立穩身形，而另一道人影也連續撞折兩棵大樹方止住身子。　　那是一個一襲白衣的老者，花白的鬍子，與那陰鷙的眼睛極不協調，不過他與軒轅一樣，正在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氣。　　�b曲戰士都驚呆了，有幾人禁不住關切地驚呼道：“首領，你沒事吧？”　　那老者驀地爆發出一陣歡笑，高聲道：“痛快，痛快，老夫很久未曾找到如此好的對手了，軒轅果然是軒轅，沒讓老夫失望！”　　軒轅深深地吁了一口氣，覺得胸口仍有些鬱悶，他心中的驚駭極大，以這老頭的武功比之鬼三似乎仍要稍勝一籌，今日自己只怕真的有難了。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此刻蛟夢諸人已經開始渡河了，只要他再拖上一刻半刻的，也便算是贏了。　　“你就是�b曲部首領曲妙？”軒轅冷然問道。這段時間以來，他曾努力地去了解關於東夷和鬼方的一些重要人物，更想將眼下的形勢掌握清楚，因此，他自然聽說過曲妙這個厲害人物。甚至有人傳說曲妙乃是刑天的師弟，當然傳聞並不一定是真，卻也非空穴來風。由此可見，曲妙絕對不是一個好惹之人，而剛才的那一團急攻已經清楚地表現了這一點。　　“不錯，正是老夫，卻不想竟在這裏與你相見，果然是英雄出少年。不過，老夫要很遺憾地告訴你，今日你惟有死路一條！”曲妙悠然地獎道，語意之中透着無比強大的自信，讓人覺得他確有必殺之招。　　“我看未必！”軒轅傲然橫刀而立，他雖然感覺到來自曲妙的威脅，但曲妙若想擊殺他，那卻是力有不怠，以他的身法，若打不過，逃走應該還沒有多大的問題。因為這裏除曲妙之外，其他人幾乎根本沒有出手的機會，對軒轅自是絲毫構不成威脅。當然，如果他要苦戰的話，那絕對會是死路一條。因為他與曲妙兩敗俱傷之時，便很有可能被一陣亂刀砍死，那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當然，軒轅既已意識到這些，自不會再與之苦戰，而是只要有機會便立刻開溜。　　“不是未必，而是你一定會死！”鬼三的聲音也在一旁響起，這下只讓軒轅暗自叫娘，心膽俱裂。　　如果鬼三和曲妙聯手來對付他一個人的話，軒轅的確只有死路一條，連逃走的機會也沒有了，這怎叫他不驚？但事到臨頭，已勢若騎虎，想不戰也不可能了。　　曲妙對着軒轅笑了，笑得有些詭異。　　“哼，真想不到鬼方的高手居然這麼厚顏無恥，來吧！就算你們兩人聯手我也照接不誤！”軒轅故作不屑地道。　　“你應該比誰都更清楚，成敗之道只在於不擇手段，如果你有何怨言的話，也只能怪你命不好！”曲妙並不受軒轅所激，顯然已與鬼三有了協議，定要不擇手段殺死軒轅，此刻也管不了什麼身分不身分的了。事實上，他們也很清楚，憑兩人中任何一人的力量都不足以取軒轅的命。一個不好，說不定讓軒轅揀了便宜，是以，他們絕不想給軒轅機會。　　�b曲人也有些訝異，他們從來都沒想到首領曲妙竟會與人聯手對付一個如此年輕的小子，而且這個人竟是鬼三，能勞動鬼三和曲妙聯手，這的確是一件很出人意料的事情。　　“你應該為自己感到驕傲，天下間能夠讓我們兩人聯手的人已經沒有幾個了，而你這麼年輕便能享受如此禮遇，實應值得驕傲。”鬼三淡漠地道。　　“你們去給我追回他們！”曲妙向身邊的人吩咐道。他自然也猜到情況可能有些不對，不過，他卻並沒想到蛟夢諸人此刻已經渡過河谷那幾近兩丈深的水流，抵達了對岸。因為他早防到了這一招，所以在河對岸伏下了十餘人，這些人的任務就是阻止蛟夢諸人渡河。這一切布置的確還算是完善，但他卻忽略了軒轅的能耐，更不知道軒轅已神不知鬼不覺地將對岸的�b曲人給於掉了。所以曲妙此刻並不在意蛟夢的潛退，還以為幾人慾逃呢，所以派人去追。　　軒轅橫刀而立，冷喝道：“想去還得先問問我手中的刀答不答應！”　　那群�b曲戰士一呆，竟被軒轅威猛無儔的氣勢所鎮住，不敢動身。　　“好，那我就先將你放倒好了！”曲妙微怒地冷殺道。　　軒轅故作淡淡地笑了笑道：“那是自然！若是有我在，只怕你�b曲部會寢食難安了。”　　“哼，你也太高估自己了！”鬼三不屑地道。　　軒轅扭頭面對鬼三，冷嘲熱諷道：“你是我見過的世上臉皮最厚的人，臨陣逃脫的人是你，厚顏無恥地與人聯手的也是你，你有什麼資格評論我？有種便與我單打獨斗，讓我看看你並不是一隻縮頭烏龜！”　　鬼三的臉差點沒氣成豬肝色，他哪曾被人如此罵過？當然，他並不怕人罵，以他的修養，本已達到了處變不驚的地步，但軒轅所說的卻是事實，正擊中了他心病的事實。面對軒轅，他的確有過不戰而走，而此刻他也沒有勇氣與軒轅單打獨斗，這使得他有些老羞成怒地吼道：“你以為區區數語就能激怒我嗎？不過，我會讓你死得很難看！”　　“哈，這不，還說不呢，你已經老羞成怒了，別在那裡自我安慰了，事實可以證明一切。”軒轅故意再次出言相激道。　　“你……”　　“你的末日到了！”曲妙打斷鬼三怒氣沖沖的話，率先出手了。　　鬼三再也不想給軒轅說話的機會，立刻跟在曲妙之後呈犄角封住了軒轅所有的退路，他絕不想讓軒轅溜掉，這是一個深具威脅的人物，更可怕的卻是軒轅仍如此年輕，只要再假以時日，只怕天下間已沒有人能夠制服他了。事實上，軒轅的確是個天縱奇才，無論是武學還是智慧，都已經鋒芒畢露，正是因為其鋒芒太露，所以才會讓別人感覺到威脅的存在，也是鬼三為何要立志殺死軒轅的原因。　　若要殺死軒轅，首先就必須不能讓其有逃走之機。以軒轅這般身手，只要稍有機會，就可能逃脫。　　是以，鬼三一出現便與曲妙呈犄角的位置封住了軒轅的退路。　　“嘯……”一陣極為尖厲的銳嘯破空響起，更有一股強大的殺意夾着如山洪暴發般的勁氣直投入林中。　　鬼三首先驚呼：“極樂神箭！”　　對於極樂神箭，鬼三絕對不會陌生，但當他發現這銳嘯來自極樂神箭之時，整個人已經被那來自極樂神箭上的強大氣勢緊鎖，這使得鬼三大駭而退。　　鬼三退的速度快絕，他知道極樂神箭之鋒絕不是肉體凡胎所能夠抗拒的，是以他不得不退。　　“轟……”極樂神箭在鬼三後退之時透入一棵大樹，大樹樹榦應箭而折，在樹榦“轟”然倒下中，極樂神箭去勢依然未竭，繼續直逼鬼三。　　鬼三自然知道，如此威力對於極樂神箭來說實屬正常，那日土計射出極樂神箭時，其威猛霸烈此刻依然深烙於鬼三的腦海中，這極樂神箭幾乎是無堅不摧的。　　鬼三一退再退，身形再以迴旋之勢扭動，但極樂神箭似乎自身有着強大的生機，如同活物一般，以一種極為奇奧的螺旋式運轉，竟然尾隨鬼三的軌跡而追。　　所有人無不為這毀天滅地的一箭而驚駭，看着鬼三如同鬼魅一般飛躲，每個人的心頭都有些發冷。　　軒轅一聲輕嘯，此時不走更特何時？　　曲妙本來還望鬼三封住軒轅的退路，但突然間冒出一支極樂神箭，使他們的計劃大亂。此刻連鬼三自己也是自身難保，更別說阻止軒轅的逃逸了。　　“轟……”軒轅與曲妙硬擊一記，借力身子倒射向山坡之下的河谷。　　“轟……”極樂神箭再洞穿一棵樹榦，鬼三竟順手抓起一名�b曲戰士擋在身前。　　“呀……”那名�b曲戰士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便已胸口洞穿，極樂神箭透背而出。　　鬼三狂吼一聲，運聚全身的功力向極樂神箭擊去。　　“轟……”一聲沉悶的金鐵交鳴之聲后，極樂神箭頹然墜地，的確已是勢竭，不過鬼三手中的鬼爪也給損壞了一根。　　所有人都呆住了，一旁的�b曲戰士望着那被極樂神箭洞穿的同伴，胸口竟是一個拳頭大的血洞，完全不像是被箭所傷，倒像是被怪獸的爪子掏空了心臟。　　每個人都不自覺地感到一陣噁心，更有一種想吐的衝動。當然，這群�b曲戰士為鬼三的自私而心寒。　　鬼三抬頭，目光中的殺機無比狂野，剛才那一箭的確激怒了他，但他卻不知道這一箭是什麼人所射，就像是土計不知道是什麼人偷了他的極樂神弓和極樂神箭一般。　　這究竟是個什麼人？竟能夠在土計手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偷走極樂神弓和極樂神箭，而此刻又故意助軒轅逃走。　　鬼三想到這裏，才發現軒轅和曲妙已經不見了，他不由得拾起那支非金非鐵，不知是什麼質地所鑄的極樂神箭，迅速向山坡下的河谷邊趕去。　　河谷已不再重現谷地，而成了水流湍急的小河。　　河面極寬，竟達七八丈之遠。當然，這並不能難住軒轅。不過，軒轅並沒有逸走，而是執刀而立，靜靜地站在河邊與曲妙對峙，而在軒轅的背後便是渾濁湍急的河流。　　對岸的蛟夢諸人全都到了山坡上，惟劍奴幾人不欲離開，他們怎能舍軒轅而獨去？不過此刻軒轅已經下令，他們必須離開。　　軒轅之所以留下，就是因為蚊夢諸人尚未走遠，若是以鬼三和曲妙兩人的武功，要渡過河面並不困難，所以他必須首先阻住這群追兵。　　蛟夢在剎那間似乎也明白了此際的局勢已到了非他們所能改變的地步，當他們看到曲妙竟也在對岸人群中，更與軒轅對峙之時，便知道留下來只是白白送死，對方不僅有曲妙這可怕的高手，更有一個鬼三，還擁有比自己多上三倍的人力，他們根本就不堪一擊。　　軒轅斬斷了橫在河兩岸的繩索，已經堅決地告訴了所有人，他那背水一戰的決心。這使得蛟夢等有僑族的戰士心中湧起了無限的敬意和傷感。　　蛟夢等人的確是怎麼也不曾想到軒轅仍活着，而且他們會在這種情況下相見，但老天像是開了個玩笑，雙方只是相見這麼一刻，許許多多的話還未來得及說，又將成為生離死別。這的確像是老天所開的玩笑，可是誰也無法改變這個命運。　　蛟夢禁不住眼圈有些濕潤，白夜諸人哪會不明白軒轅欲以一人之力斷後，給他們以更多的時間離開這個險地？他們望着軒轅橫刀於胸那不可一世的氣概，也禁不住心頭酸楚。這一刻，他們對軒轅的印象大為改觀。他們知道，軒轅再也不是有僑族中那個沉默寡言的另類，更不是不盡人情的懦夫，而是真正的英雄。至少，此刻烙入他們心中的形象是這樣的。他們沒有悲哀，而是自豪驕傲，為有僑族擁有軒轅而驕傲，為軒轅是他們自小一起長大的夥伴而自豪。　　這些人之中，惟一無法平靜的是蛟龍。他恨軒轅，恨軒轅蓋過了他的風頭，恨軒轅奪走了他喜歡的女人。他一直都瞧不起這個故作深沉的族中另類，可是後來的事實證明，軒轅勝了，無論是勇氣還是武功都不是他所能相比的，這也證明他內心對來自軒轅的威脅絕不是空穴來風，而此刻他更是嫉妒。不過，在他的心中仍存在着一些榮譽感。是以，他希望軒轅就此死去，也希望軒轅能活着，這便是他此刻內心的矛盾心理。但此刻他什麼也不想說，只是跟着蛟夢迅速離開這裏。　　這群有僑族的戰士們惟有在心中暗暗為軒轅祈禱。　　第九卷

# 第一章 背水一戰

　　望着軒轅身後洶湧的河水，曲妙露出一絲陰笑，雖然他見到蛟夢諸人逃逸，心中極為氣惱，但是如果能夠殺死軒轅，這一切便算是值得了。在他的眼裡，軒轅比蛟夢諸人加起來更為可怕。　　事實上，軒轅殺死了刑月，更讓刑天部的一些好手死於黃河附近，鬼方早已將軒轅列為大敵了。而軒轅更破壞了他們在君子國的大計，與鬼三更是對頭，如果存留這個人在世上，終究會成為大敵，不如乘早將之除去。此刻若軒轅與蛟夢走到一塊兒，也便很可能勾搭上龍歌，如果軒轅也成為龍歌的助手，那後果只怕更難想象。是以，曲妙欲乘機除掉軒轅，這也是代土計去做一件事情。　　鬼三也趕來了，�b曲戰士對着湍急的河水卻沒有辦法可想，只好呈半圓形將軒轅圍住。這河中的水卻只能怪他們自己，要想露出河床，大概要等到明天將上游的水流得差千多了才行，而此刻，河水剛好阻住了他們的去路。　　�b曲部沒有多少人水性好的，他們自小便生長在高原之上，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中生活，對河內的河流並不太適應，因此水性都極差。當軒轅割斷了連接兩岸的繩索后，他們自不敢貿然下水。　　“軒轅，你惟一的活命機會便是棄劍降服，只要你願意加入我鬼方，我可以保證你可任意享受生命的美好，我們也絕對不會虧待你！”曲妙突然開口道。　　鬼三有些憂慮地抬頭向對面的山坡望瞭望，他心中所記掛的卻是那掌握着極樂神箭的神秘敵人，這種潛伏在暗處的敵人方是最可慮的。不過，此刻軒轅後退無路，他並不擔心軒轅真能夠逃到哪裡去，以他和曲妙兩人聯手，在這種環境下，就算軒轅逃到對岸也是無濟於事，問題卻是他們不得不防那擁有極樂神箭的神秘人。如果此刻再有一支極樂神箭射來，只怕真的有些難以阻抗了。當然，能夠將極樂神箭發揮出如此威力的人，其本身功力絕對已經達到了絕頂的境界，因此鬼三在意的還不是軒轅。　　軒轅露出了一絲讓人高深莫測的笑容，冷冷地望着曲妙，道：“找從來都不習慣受人呼來喝去，降於鬼方還不是做羅修絕的一個奴才？我為何要降？”　　“哼，不識抬舉，如此說來，我也便只好送你入地獄了！”曲妙不屑地道。　　軒轅掃了四周那數十支瞄準他的勁箭一眼，目光又迅速回到鬼三和曲妙身上，竟在此時仰天發出一陣長笑。　　只笑得所有人都有些莫名其妙。　　“有什麼好笑的？”鬼三不知軒轅在故弄什麼玄虛，冷問道。　　“歧富，你還不出來嗎？”軒轅卻將目光突然投向遠處的山坡高聲道。　　鬼三和曲妙大驚，他們立刻想到了極樂神箭，也不自覺地扭頭望去。他們自然知道歧富這個人，更知道這是一個十分可怕的對手，對於這一點鬼三的感觸是最深的。　　鬼三和曲妙扭頭，卻根本沒有發現歧富的影子，但感到一股沛然莫可匹御的氣勁夾着強烈的呼嘯聲猛撲而來，他們哪裡還不知道這是軒轅的詭計？再回過頭來，面前卻是白茫茫的一片。　　那是一幕水牆，千萬點水珠如千萬支勁箭向四面枉射，水幕之間更有一塊突出的弧頂，如草帽之頂般，而這弧頂卻是氣機最強最霸之處。　　�b曲戰士大驚，哪還不知道是軒轅突然發動攻襲？因此，他們絲毫不敢擾豫，箭矢齊發，全都向水幕射擊。　　曲妙和鬼三同時出手，他們絕不會讓軒轅在他們的眼皮底下撒野。不過，因為這一幕水牆相隔，他們竟無法知道軒轅所處的真實位置。　　河水犹如被一股強大的吸力給抽起來一般，在河面上凝成一道旋轉的巨大水柱，沒頭沒腦地帶着強大的爆發力沖向岸上的眾�b曲戰士。　　“轟……”水幕四散，那一堵水牆化成億萬點晶瑩的水珠，自虛空中灑落，但卻並沒有軒轅的影子，那數十支勁箭也只是射空，落入河中，倒是虛空之中那巨大的水柱似旋轉之勢拖起一股強風直撞向鬼三。　　鬼三大怒，立刻知道這股巨大的水柱才是軒轅的真身所在。他沒料到軒轅竟如此狡猾，卻又不得不佩服軒轅的機智，竟能將地形運用得如此之好，連河水也不放過。他自然不知道軒轅的武功可以說基本上是在水中練成的，包括瀑布、山洪、河水，只有在那種充滿重壓的條件下，才能夠使自己體內的每一分力氣都得到最充分的發揮。如果一個刀手在水中出刀的速度能夠一息之間劈出十刀，那在岸上便一定可以劈出五十刀或是更多。而且在水流中修練武學，會使下盤功夫更為紮實。　　放眼整個天下，大概也沒有幾個人比軒轅更懂得利用水的力量了。而這些，也是軒轅此戰的籌碼。　　“轟……”鬼三的雙掌與水柱相交，那水柱被氣勁所逼，立刻四散而射，沒頭沒腦地蓋在鬼三的臉上。使其視線一片模糊。　　“小心！”曲妙大驚，他看到了軒轅的身影，軒轅在鬼三視線被阻之時出刀，以開天劈地之勢直擊鬼三的咽喉。而此刻鬼三猶懵然未覺，因為他的心神已被那股強大的水柱所奪，是以曲妙大驚。　　曲妙在心驚之時也同時出手，他絕不能讓軒轅有機可乘。　　曲妙出手，軒轅刀鋒立改，他知道曲妙一定可以阻止得了他的刀勢，所以他索性改攻曲妙，身後依然掀起一股強大的水柱。　　“叮……”曲妙終於出了兵刃，那是一柄以精鐵所鑄的短鉞，兩件兵刃在虛空中相擊，發出一聲清脆之極的震響。　　軒轅一聲低笑，呼道：“謝謝相送，後會有期！”他的身子竟借鐵鉞的反彈之力投射入河水之中。　　虛空中的巨大水柱“嘩”然而散，化成一幕晶瑩，使得所有人視線都一陣模糊。　　“撲通……”軒轅身子落入河心，立刻沉入水中不見。　　�b曲戰士這才慌忙搭箭對着軒轅墜入之處狂射，但已較軒轅的速度慢了一拍，順着水流，軒轅已在六丈之外露出頭來，然後再次沉入水中。　　鬼三一聲怪叫，迅速順河往下游趕去，�b曲戰士也沿河而下，箭都滿弦，只要軒轅再探出頭來，立刻將成為活靶子，被射成刺蝟。　　曲妙氣得臉色鐵青，他竟然這般被軒轅給耍了，也立刻向下游追去，可是當他們趕到下游近三十丈左右時，突然聽到軒轅在上游的對岸高聲呼喊：“嘿，別找了，我先走了，不陪你們玩了。”　　曲妙回頭，軒轅竟沒有順流向下游淌，反而逆流自水底闖到上游去了。此時軒轅上岸之處距躍落之地竟有十數丈遠，也就是說曲妙此刻與軒轅相距四五十丈，而且還隔了一條河。　　鬼三差點沒氣得吐血，沒想到這麼快又被軒轅給耍了一回，但徒呼奈何。　　軒轅大笑着如一道光影般掠上山坡，眨眼間便消失在密林深處，林間河谷中仍留着那不無得意的笑聲。　　曲妙獃獃地望着軒轅消失的方向，知道根本就不可能追得上。以軒轅的速度，只要沒被圍堵，就不可能被他們輕易留住。何況此刻軒轅距他們本身就有四五十丈遠，他們更不可能阻得了軒轅。直到這一刻，曲妙才知道，他們仍低估了軒轅。　　�b曲部的戰士人人臉色都顯得極為難看，這不僅使他們顏面大失，而且對他們的信心也是一個強烈的打擊。這個軒轅的確是太狡猾了，而其水性之好也讓人咋舌。他們惟有獃獃地望着河水，望着曲妙和鬼三不知道該幹些什麼，事實上便連鬼三和曲妙也不知道該幹些什麼。　　“走，他們一定會去救他們的同伴，我們就去那裡等着！”曲妙突然記起所囚的木青，信心又恢復了一些道。　　鬼三無奈，也只好贊同曲妙的做法，這次的顏面的確丟大了。　　※※※　　軒轅感到一陣輕鬆，不過，心神微有些疲憊，可心情很好，他竟又能夠見到故鄉的親人們，這的確是一件讓人激動的事情。　　往日，他對蛟龍總有一種鄙視的心態，看不慣蛟龍那驕傲不可一世的樣子，可是此刻再見蛟龍，那種感覺卻已經沒有了，雖然蛟龍對他的表情和態度依然沒有多大的改變，但正是這種感覺才覺得特別親切，彷彿又回到了從前。的確，再見親人恍若隔世，軒轅已是死過一次的人了，至少他覺得自己已經死過了一次，對生命分外的珍惜。他所珍惜的不僅僅是自己的生命，還有親人朋友的生命，這些讓他留戀的東西，讓他覺得人活着並不只是為了自己。　　這次他自鬼三和曲妙的手中逃過一劫，憑的是僥倖，不過軒轅卻在暗自思量，那支極樂神箭究竟是什麼人射出的呢？究竟是什麼人在暗中相助？而且擁有極樂神弓。而這極樂神弓不是曾在土計的手中嗎！若是土計當然不會助他對付鬼三，何況他上次與土汁交手之時，土計的手中並無極樂神弓，也就是說土計的極樂神弓很可能被人奪了去，而這個人又是自己的朋友。　　軒轅的眉頭不由得皺了起來，他想不起有哪幾個朋友能夠在上計的手中奪弓，當然這不可能是青雲，如果是青雲的話，他怎會不現身出來幫自己？除了青雲之外，他熟知的下是敵人的能勝過土計的便只有歧富和柳靜，而如今柳靜生死未卜，也不應該是她所為，如果是她，怎會不出來與劍奴相見？難道她還會顧忌什麼？　　可是，這個人會是歧富嗎？　　歧富的確是個神龍見首不見尾之人，若是他還說得過去，可是軒轅並不能肯定。事實上此刻的情況已經極為複雜了，這個局面有些混亂，他也不好把握其中的要點。　　不過，只要這擁有極樂神弓的人不是敵人，那就是萬幸了，這張弓的力量的確是驚人之極，而極樂神箭更幾乎是無堅不摧的，除非以神族十大神器相擋，否則絕對難以抗拒。是以，只要不是敵人得到這張極樂神弓，對軒轅而言就是一大幸事。　　不過，仔細回想起來，自東山口君子國離開以後，軒轅總覺得似乎有人在暗中跟蹤他，不過，他始終找不到很清晰的感覺，那似是若有若無，若遠若近，如果不仔細去體會，倒還真的難以找到什麼蛛絲馬跡。　　想到這裏，軒轅心中微微打了個突，難道真的有人一路跟蹤他們行了數百里，而他們仍懵然未覺呢？　　那這人究竟是誰？什麼人能夠瞞得了軒轅的靈覺？世間又有幾個人的速度能勝過他？除非對方如土計一般會遁地潛行之術，可是真有這個人嗎？　　許許多多的疑問充斥着軒轅的腦子，使得他也無法得出真正的結論。不過，目前最要緊的卻是追上蛟夢諸人，否則這群人還以為他已經死於鬼三和曲妙的手中了。　　事實上，軒轅能自鬼三和曲妙及那數十名�b曲戰士手中逃得一命，的確有些僥倖，若非他的狡計運用得當，只怕此刻即使沒死在鬼三和曲妙的聯手之擊中，也難逃那亂箭之厄。他若非引得�b曲戰士將拉滿弦的勁箭提前射出，那便算是他躍入河水之中也只會成為箭靶，可以說這種場面是險之又險，最幸運的是河水由此一陣山洪而變得渾濁不清，人根本就無法看清河水中的景象。否則，他也根本沒有可能借水而遁？　　軒轅想着想着，突然生出一絲警兆，他不由得忙將身子閃向一邊的亂石堆中，而在他剛藏好身之時，一陣細碎的腳步之聲迅速傳來。　　數道人影自亂石堆另一邊迅速掠過，這群人似乎是來去匆匆，根本就沒有半點稍停的意思。不過，軒轅已看清了這群人的打扮，都極為利落，葛衣麻服，腰別長劍，肩負大弓，腳上皆穿草鞋。　　軒轅倒是很少見到這樣着裝之人，不過他並沒有多大的閑情去理會，反正在這陶唐氏附近已是龍虎聚會，什麼樣的人物都有，還是不要去招惹或少惹為妙，免得又自找麻煩。現在軒轅最想做的事情便是去找到白夜諸人好好長談，更要得知雁菲菲的消息，還有黑豆和啞叔。當然，木青被�b曲人所俘，他自不能袖手旁觀，說什麼也得將木青救出來。是以，他對這群怪人並沒有多大的興緻。　　軒轅長身而起，卻發現了一堆擺得很奇怪的石頭，不經意間還以為是天然的，但落在軒轅的眼中不由得大震，迅速趕到石堆邊，仔細看了一眼，也迅速追在剛才幾人的身後趕去。　　軒轅對這石頭的意思自是清楚之極，因為這正是龍族戰士所留的，意思是有重大事件發生，而這石堆中更有一根樹枝，那是指明方向，這所指的方向正是那群怪人行走的方向。是以，軒轅不得不放下其他的心事而尾隨追去。　　追出兩里路，果然再見到一堆亂石，軒轅按樹枝方向迅速尋去，約再行了四五里路，便已到了一個長滿鮮花的山谷。　　山谷中的樹木並不是很多，但五顏六色的鮮花卻是讓人眼花繚亂，一群群蝴蝶，蜜蜂來來去去，那種感覺極為清雅，還有一群紅色、花色的蜻蜒漫無目的地飛翔着，時而停在空中，時而停在草桿花恭弘=叶 恭弘上，整個山谷彷彿只是為這些小動物而設的。　　山谷很幽靜，像是一個不為外人所知的世界桃源，初見此景，軒轅為之一愕，他也沒有想到，在這裡會有如此好的一個山谷，不過很明顯這個山谷並不是完全天然存在的。至少那些大樹便有被砍伐的痕迹。否則的話，一個花草如此繁茂的山谷，又怎會只有這麼幾棵大樹？當然，還有這些花草，也應該有人工培種的痕迹，如果是野生的話，不會有如此規則的排列。各種顏色的花所組成的竟是一幅幅精美的圖案，似無序卻有序，使得谷中更增添了幾許神秘的色彩。　　軒轅嗅着那醉人的花香，身邊的蜻蜒似乎根本就不畏人似地飛舞着，五顏六色的彩蝶也在翩翩起舞，使得他恍若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這是什麼地方？這裡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為何龍族戰士的暗記是指向這個方向？而又是哪幾個兄弟呢？而剛才那群劍士又是去了什麼地方？”軒轅心中不由得暗問。　　軒轅自是發現了那幾位劍士也是向這個方向趕來，但是那幾人到了這裏卻消失了，是以軒轅心中充滿了疑問。　　山谷，的確很美，但軒轅卻沒有入谷的打算。因為他看不透谷中的玄虛，決意靜觀其變。因此，他選擇一個最佳的位置靜坐下來，而這裏本身也是極隱秘之處。　　軒轅靜坐半晌，山谷依然靜悄悄沒有半點動靜，山谷周圍也是一片死寂，他不由得微微有些納悶，忖道：“難道這些記號只是一時巧合，而並非龍族戰士所留？否則，怎會沒有半點動靜？按暗記所示，這裏應該有重要事情發生，可是根本就沒有半點跡象。”　　軒轅正準備起身四處找尋――下時，突聞谷中傳來了一陣低沉的樂音。　　曲調極怪，倒像是將兩片竹恭弘=叶 恭弘夾在一起吹奏而出的，音質暗啞卻迴旋有力，並不是十分難聽。　　軒轅也曾試過以竹恭弘=叶 恭弘吹出聲音，那是小時候與黑豆諸人在姬水河畔的苦竹林嬉戲之時學會的。不過，他所吹奏出來的調子極為單調，而此刻這人所吐出來的音調多變而平穩，顯然是能夠將音符控製得極好。　　如果此刻再以長短竹杠輕敲，以配合這低啞的曲調，那樣感覺或許會更好。　　不過，軒轅卻沒有多大的興緻去為這樂音伴奏。可是，軒轅卻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情，那便是山谷內和周圍的蝴蝶、蜻蜒及蜜蜂全都向樂音傳出之處飛去。　　這群小昆蟲似乎是聽到了什麼召喚，而這召喚的聲音卻是來自這古怪的音調。　　軒轅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這個吹出樂音之人竟然能夠控制這許多小昆蟲，那這個人究竟是誰？抑或是人嗎？不過，軒轅可以肯定這個人定是此谷的主人，而這些花草全都是出自他的手。　　這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為何龍族戰士會認為這裏發生了重大的事情呢？難道他們也只是因為這裏的景物有些特異，才會讓大家來看嗎？軒轅心中有些不解，不過，他隱隱感到事情可能不會如此簡單。　　“在下乃九黎供奉偃金，特來求見忘憂先生！”　　一個洪亮的聲音突然響起，倒嚇了軒轅一跳。　　軒轅也的確有些意外，但卻知道來人正是神谷中的四大供奉之一偃金，與童旦齊名，這是桃紅口中所得的消息。神谷中的四大供奉以狐姬為首，另外便是奄仲、偃金和童旦，童旦已在君子國中喪生可以不論，而九黎的另外三大供奉也都是極為可怕的人物，武功之高並不會比風絕差多少，卻沒想到偃金竟出現於這個谷中，而且還對花谷之中的什麼忘憂先生極為客氣，只不知這忘憂先生又是什麼人？或許便是這神秘谷的主人。　　樂音驟止，一個空洞的聲音悠然飄了出來：“老夫已數十年不見外客，偃先生的心意老夫心領了，請回吧。”

# 第二章 洪荒八神

　　軒轅微訝，驚訝的是這聲音竟是自四面八方飄出，根本就無法掌握聲源傳來之處。事實上，這聲音本身更多的像是迴音，也可顯現出谷中之人確實是個高深莫測的高手。　　“如果先生不願見外客，偃金懇請先生能網開一面，放了我那幾個少不更事的下人，偃金則感激不盡也。”偃金又高聲道。　　“忘憂谷已立下閑人莫進之誓示，凡私入我忘憂谷者皆無回。你的下人更是傷我愛蟲，罪無可恕，請回吧！”忘憂先生聲音驟然變冷道。　　“若是先生不肯放我下人，只怕偃某回去不好交代……”　　“那是你的事，與我何干？”忘憂先生打斷偃金的話，不屑地道。　　軒轅知道偃金是個響噹噹的人物，定難忍下這口氣，了由得探頭向偃金所在的方向望去。　　果然，偃金的臉色極為難看，在其身邊所立的卻全都是九黎族的勇士，其中似有十餘名一級勇士，另外二十多人卻是族中的二級勇士。曾與軒轅交過手的百戰赫然便在其中。九黎戰士人人面含憤色，顯然偃金對谷中之人如此客氣卻遭到如此不客氣的回應，感到極大的不滿。　　“供奉，讓我們殺進去好了。”百戰似乎有些耐不住地道。　　偃金神色不動地道：“貿然入谷，有去無回！”　　“難道這谷中還會有什麼古怪？”百戰疑惑地反問道。　　“這谷中的花草乃是以奇門遁甲之術所植，看似無序，卻暗藏殺機，走入花叢之中若不懂陣法精奧，只會老死花叢中！”偃金深深地吸了口氣道，他的目光投向谷中那寥寥的八棵大樹，眸子里閃過一絲鋒銳的厲芒。　　百戰和眾九黎勇士全都大愕，望着那五顏六色的花蘋，竟沒來由地有些心寒。　　“那我們該怎麼辦？”百戰有些惑然地問道。　　偃金未語，仔細地打量着谷中的地形，再次開口到：“苟芒兄，難道你連故人的一個小小請求也不願意接受嗎？”　　“老夫早已不叫苟芒，此時號為忘憂先生，昨日之我已死，今日之我新生，無往亦無來，喜樂化塵埃，何為故人？何為請求？何為接受？老夫不懂，老夫只知道誰擾我清修，擅入谷者皆無回。”谷中再次傳來忘憂先生的聲音，這聲音似乎根本就不包含任何感情。　　軒轅心中卻大驚，因為他曾聽劍奴說過神族八聖中的木神便是苟芒，只見偃金如此客氣地與之說話，難道這谷中的神秘忘憂先生便是失蹤的神族八聖之一木神苟芒？是以軒轅禁不住心中暗自驚駭。　　“如果苟芒兄依然如此絕情，就別怪偃金不客氣了！”偃金顯然也發怒了，為忘憂先生如此不給面子，而老羞成怒。　　“天地間，何為情？情為何物？絕天滅地皆由情起，絕情也好，無情也好，薄情也罷，老夫早已厭倦紅塵世俗之虛情，這個世上惟一的真理便是弱肉強食，已無情可講，我並沒叫你對我客氣！”谷中的忘憂先生依然不慍不火地道。　　軒轅不由得暗中叫好，這忘憂先生所說的話似是而非，卻又無從辯駁，倒似乎真的有些道理。不過，軒轅之所以叫好，卻是因為偃金的大失顏面。　　他心中忖道：“不知道花猛等三十六殺手是不是也跟偃金一起來了？如果這群人也跟偃金一起來了，倒省了我許多手腳，免得還要去神谷救人，那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　　“我再問你一次，如果再無法談妥，找只好放火將你這狗屁忘憂谷化為灰燼了！”偃金顯然是動了真怒，冷喝道。　　“你這是在威脅我？”忘憂先生冷冷的聲音再次傳出來。　　“可以這麼說！”偃金毫不在意地道。　　忘憂先生再沒有說話，但是谷中卻響起了一陣怪異的樂音，與剛才所吹奏的樂音完全不同，尖厲而輕緩。　　“嘶嘶……”一陣異響自四面八方傳來。　　軒轅環眼一看，竟是無數條大小蛇蟲迅速游來，在花叢草地間滾爬，還有大大小小的蜈蚣、蠍子、癩蛤蟆之類的，讓人看了禁不住一陣噁心。　　“蛇……”百戰首先驚呼。　　軒轅此時發現在山谷四周的山頭上人影晃動，紛紛自遠方掠去，顯然在山谷周圍並不只偃金一批人，但此刻那群人卻被這些無處不在的毒蟲毒蛇逼得紛紛現身。　　偃金也微微吃了一驚，知道這些蛇蟲全都是受了苟芒樂音的召喚，也可以說這些蛇蟲毒物乃是護谷之物。　　“雕蟲小技！”偃金怒意不減，不過他知道面對這生機盎然的山谷，一時之間也無法引燃焚谷的大火，因為根本就找不到可以引火的乾柴。　　“苟芒，你記着，我偃金絕對不會善罷甘休的！”偃金恨恨地道，同時他也領着人迅速撤離。　　“哈哈哈……”谷中的苟芒終於爆出一陣朗笑，他似乎根本就不在意偃金那威脅的話。　　軒轅不由得好笑，不過，對他身邊越聚越多的蛇蟲也感到一陣噁心，他不想再在這裏過多的逗留。當然，此刻他也不會懷疑這裏將會很熱鬧，只是他卻沒有找到龍族戰士的行蹤，如果能夠找到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那便更妙了。　　驀然間，軒轅感到身邊似乎有些異樣，或許並不是身邊有些異樣，所謂的異樣只是一種精神上的感應。　　軒轅感到有一種熟悉的感覺自他的心頭升起，但很快又消失無蹤，仿若有一個極為熟悉的人自他身邊擦肩而過一般。　　身邊並無人影，只有幾棵疏散的樹木和一些花草，蜜蜂以及蝴蝶之類的似乎全都聚斂於谷中，地面上只有讓人噁心的蛇蟲在爬，但這些蛇蟲顯然畏怯於軒轅身上散發出的那股強大氣勢，不敢太過靠近。　　軒轅也以為是錯覺，但那種感覺卻是極為熟悉，他知道自己突然而來的感覺很少會出現錯誤，這是他能夠逃過許多劫難的原因，而他也從未懷疑過自己這超於尋常的靈覺。　　猛然間，他身子微震，他知道這錯覺所來的原因，立刻身子倒立，目光四處掃射。果然如他所料，在距他六丈外的泥土有些微微異樣，而這異樣正迅速向谷內移動。　　是土計，絕對是土計！軒轅可以肯定剛才自他身邊過去的人定是土計。因為只有土計的遁地之術才能夠達到這種境界，但土計顯然也知道他的存在，是以禁不住生出對他的敵意。軒轅正因為土計無法控制住心中對他的恨而無法逃過其靈覺，因為他們的氣機在某一個層面之上已經接觸了。是以，軒轅感覺到似乎是有人自他的身邊擦肩而過，事實上只是因為土計自他腳下附近的泥土之中穿行。　　軒轅心中鬆了口氣，他知道土計並不是來對付他，甚至不敢單獨與他面對，此刻他的武功絕對不會輸給土計，而土計更曾是敗將，兼且在君子國封神台上被軒轅那驚世駭的一擊寒了膽，自不敢單獨尋軒轅的晦氣。而此刻土計應也知道軒轅感覺到了他的存在，所以放棄了偷襲的打算。　　當然，作為一個絕世高手，他們已經到了純以精神去感應外景的地步，幾乎已經不存在偷襲的概念，他們絕對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作出最快最猛的反應。　　是以，土計放棄了攻擊軒轅的打算，而將目標鎖定忘憂谷。　　對於土計這種遁地高手來說，活動在地面上的蛇蟲根本難奈他何，而所謂的陣式也根本就無法發揮其作用。他的一切都活動在泥上之下，實讓人無法揣度。　　若非軒轅找到了以倒立之法對付土計的妙招，只怕此際根本就不可能找到土計的具體方位，更不能知道土計行走的方向，或是如果土計行入了那花圃之底，有那些莖恭弘=叶 恭弘擋住視線，他也根本就不可能發現得了土計的行動。　　此刻倒的確是有些熱鬧了，不僅九黎族來了一大供奉偃金和三十六殺手，鬼力更派來了鬼三、土計、曲妙這三大高手及�b曲族的人馬，說不定刑天也在這附近，的確有點風雲集會之感。　　“噗……”正在軒轅思忖之間，突自忘憂谷邊傳來了―聲地面炸裂的聲音。　　土計竟然破土而出，身上竟纏着幾根長長的樹根，每根樹根足有手腕粗細。　　土計身形在空中狼狽地倒翻，重重地落在花圃之外，只讓軒轅看得大為訝異，又有些不解，而此時，忘憂谷中那顯得有些蒼老的聲音有若迴音一般飄了出來。　　“想不到小小的忘憂谷竟頻頻有佳客趕來，真是難得，如果地神有意，何不進來敘敘舊？”　　土計伸手迅速拔下纏在身上的樹根，有些尷尬地回應道：“想不到木神終於種出了刀花陣，我土計只好望塵興嘆了，就此別過！”土計話音一落，立刻再次遁入土中。　　軒轅心中微驚，原來忘憂谷的忘憂先生真的就是神族木神苟芒，不由得肅然起敬，但對土計竟就如此而走，也有些驚訝，不過，讓軒轅驚訝的卻是這萬花大陣，竟連地面之下也全都封賭死了，以土計遁地之術如此絕妙天下者也無法穿透。　　顯然是土計被花木盤錯的根莖所纏，如果不是他功力絕高，只怕會被活生生埋在萬花之下了。軒轅不由得不佩服木神，連土計和偃金這樣的高手都末戰而退，如果由木神親自出手，那結果會如何呢？　　土計自然是發現了軒轅，這才侖皇而循，此刻他身形既露，又無法戰勝軒轅，也便只好走為上策了。　　軒轅不由得笑了笑，他也不想再留在這裏，還有許多事情等着他去做。當然，首先要做的事情便是與�燕會合，也許，蛟夢諸人已去了那裡，此刻軒轅耽誤了近個時辰，再也不能遲疑了。　　（注：木神苟芒，據《山海經》海外東經所載，東方的木神苟芒，長着鳥的身子，人的臉，駕着兩條龍。另外，據上古神話傳說，苟芒便是木神，至於其形其貌，自是以訛傳訛給神化了。現實中的苟芒與人並無分別，只是他擁有着普通人所沒有的武功，而又受了盤古大神和五帝所封，方得神位，也因所做之事確益於人類，因此被人尊為神氏。）　　※※※　　偃金並未走遠，但他卻並沒有發現軒轅的存在，因為軒轅比他們先來一步，而且所藏之處極為隱秘，以軒轅此時的武功，欲刻意地掩藏自己，實是很難讓人發現其存在。不過，離開時卻是另一回事。　　偃金似乎正守在他的歸路之上。　　“軒轅！”百戰最先呼出，他對軒轅的印象極深，因為他們曾經交過手，而且在軒轅的手上吃過虧。是以，對於軒轅的印象特別深刻，只是他卻沒有料到在這個地方遇上軒轅。　　偃金與那一群九黎戰士皆驚，軒轅也覺得有些意外，而此時，他又感到土計的存在。他哪裡還會不明白？偃金剛好出現在他的歸路之上，是因為土計搞的鬼。　　土計自然希望他與九黎人先拼個你死我活，而後坐收漁翁之利。土計自不會傻得率先與他交手，但要將偃金引來對付他卻並不是一件難事。因為此刻軒轅與九黎族已勢成水火，互不相容，只要偃金與他相見，一場惡戰自是無法避免。　　“你就是軒轅？”偃金的瞳孔在收縮，目光變得銳利若刀，聲音有些發冷。　　“不錯，軒轅正是我！”軒轅深深地吸了口氣，極力使自己的表情變得鎮定一些。他自是明白今日之局兇險異常，如果沒有土計在一旁虎視眈眈，或許這一戰會輕鬆多了，就算打不過，也可以溜。但此刻土計卻靜伏於他的身邊，只要一有機會，這個矮鬼便絕不會留情。是以，他想逃也是無能為力。看來今日之局，軒轅絕對討不了好，只憑偃金一人之力、也會讓他頭大，何況還有那十餘名一級勇士，這群人的實力幾乎都可達到一流高手的水準。而百戰本身更是九黎一級勇士中出類拔萃者，所以他能成為二級勇士的教頭。百戰的武功並不輸給蛟龍和白夜諸人，試想，軒轅不僅要面對一個不比自己遜色不了多少的偃金，還要應付那十餘名幾可等同於白夜的好手，以及二十餘名九黎二級勇士，更要提防一個超級高手土計，這一戰不打也知道是什麼結果了。　　偃金在軒轅回答后，神情變得肅穆，他似乎也意識到了他將面對的是一個可怕的高手，憑他對敵的經驗也知道軒轅的可怕。何況，他更知道風絕便是重創在軒轅的手中，童旦更是被軒轅震入深淵。在沒有見到軒轅之前，他絕不相信一個毛頭小子有多大的作為，可是此刻他與軒轅直面相對，這才深切地感受到來自軒轅的壓力。　　偃金絕不會小視軒轅，至少這一刻他絕不會小視軒轅，當然這並不表示他會放過對付軒轅的機會。他甚至有信心拿下這超強的故人，因為他此刻並不是人單勢孤，而軒轅卻恰恰相反，如果在這種條件之下，他們仍無法對付軒轅的話，只怕以後這種機會便不多。　　偃金今次自不是專為對付軒轅而來，他今次出手卻是另有其事，卻沒想到軒轅適逢其會，既是冤家路窄，也便順便解決某些問題好了。　　“童旦是你殺的？”偃金明知故問地道。　　“我想沒有否認的必要，他的確是因我而死！”　　軒轅攤了攤手，聳肩道。　　百戰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一個多月前，他曾與軒轅交手，但那時候的軒轅比他厲害不了多少，其武功頂多只能算是與帝十處於伯仲之間。可是這一刻，軒轅竟是擊殺童旦、重創風絕的兇手，這之間的飛躍簡直是個奇迹，是個讓人心驚又驚駭的奇迹，百戰仍有些難以相信這個事實。不過，他並沒有出聲，有偃金在，他幾乎沒有出聲的權力。偃金的身份在九黎族中是超然的，比之帝恨、帝十這群人更有身份，便是風絕和風騷都不能不對他們客客氣氣的，那是因為他們擁有超人的武功。四大供奉皆曾是魔門的戰將，所經歷過的事情比他們多得多，而且又是魔帝的親衛，雖然魔帝神靈被封鎖，但其親衛在東夷族中仍然不能被人所忽視，即使作為少昊之輩也一樣。　　“如此一來，我倒要見識一下了！”偃金深深地吸了口氣道。　　百戰及身後的九黎勇士立刻箭上弦，那閃爍着寒芒的箭頭全都對準了軒轅，只要偃金一聲令下，軒轅就會在頃刻之間成為一隻刺蝟。　　偃金身子微側，事實上他並沒有打算要親自與軒轅過招，他不覺得有那個必要去冒險。他無法肯定自己的武功能夠勝過風絕，連風絕都不是軒轅之敵，就算他出手也不會有多大的勝算。所以，他選擇以眾人之力來對付軒轅。　　軒轅心中叫苦不迭，是因為在附近還有一個如奸似鬼的土計潛伏着，這是一個可能隨時都會成為致命殺手的敵人，他有些後悔沒有在忘憂谷中擋住土計，如果在那裡解決了土計，現在也不會成為這等局面。　　“供奉似乎忘了此行的目的！”軒轅突然之間似乎想到了某個問題，開口大出眾人意料地道。　　偃金果然一呆，臉色微微變了變，軒轅卻又接着道：“供奉相不相信我有能夠讓你我兩敗俱傷的能力？”　　偃金目光再次變得敏銳，但他卻不能不相信軒轅的話，只憑透自其眸子深處那股強大的自信，就沒有任何人敢懷疑軒轅的話。何況軒轅在說話間，那股強大的氣勢逼得人喘不過氣來。當然，偃金並不意外，也不會害怕，如果不是這樣才會真的有些奇怪了，那樣軒轅也不配成為重創風絕的人。　　“其實今日我們的目的是一樣的，事有輕重緩急，如果我們兩敗俱傷的話，今次的目的都將會成為泡影，甚至會讓人坐收漁人之利，不如我們打個商量如何？”　　軒轅煞有其事地道，同時心中暗暗戒備，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偃全是什麼目的，如果偃金的目的並不重要或是他說錯了，那結果只會令偃金立刻翻臉動手，再無商量的餘地。當然，就算軒轅不作這些試探，偃金也絕對不會放過他，其結果仍需武力解決，是以，軒轅自是希望多一些機會為好，或是拖上一段時間也許便可想到解決之法。　　軒轅的目光緊緊地對視着偃金，似乎想自他的表情中猜測出剛才那試探的話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　　偃金的臉上微微閃過一絲狐疑之色，但旋即又變得陰沉，冷冷地逼視着軒轅，不屑地道：“你知道我有什麼目的？”　　軒轅心頭微微鬆了口氣，雖然偃金的語氣極冷，但可以看出其殺機鬆動了一些，也就是說軒轅的那番話並不是全沒有起到作用，至少讓偃侖無法猜透他的虛實。想到這裏，軒轅露出了一絲高深莫測的笑容、故作神秘地道：“我不僅知道你們的目的，事實上便連鬼方都派來了不世高手，也為同一個目的而來，只怕我們的競爭對手會很多呢。”

# 第三章 九黎供奉

　　偃金神色不變，依然不屑地道：“誰會不知道鬼方也派人來了？”　　“你知道鬼方來的人是誰嗎？”軒轅反問道。他知道如果將偃金的話題引開，在兩人之間談論得越久，對對方的目的也便可能猜得越准。因此，他故意將話題的主動性操控在自己手中。　　“是誰？”偃金自然不在意知道這麼一條消息，是以他不由得問道。　　“來的人包括土方部首領地神土計，�b曲部的高手及曲妙，還有另一個武功不輸給曲妙的鬼三，若我估計沒錯的話，刑天也領着高手在這附近！”軒轅這番話倒不是作偽。　　偃金吃了一驚，神色間變化了數次，這些人他當然聽說過，更知道這群人沒有一個是好惹的。如果連刑天也來了，那這場角逐立刻便顯得極為艱辛了。或許他們會一敗塗地。　　“你是怎麼知道的？”偃金問道。　　“因為我在兩個時辰前差點死於曲妙和鬼三的聯手之擊中，而剛才，我發現土計在忘憂谷出現，我之所以猜測刑天會來，是因為刑天曾出現在有熊族的癸城外。因此，他自是有可能來此。”軒轅並不掩飾地道。　　“你剛才與曲妙他們交過手？”　　“當然，這件事情我沒有必要說謊，被人打得四處逃竄並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所以，我想找個人合作，不僅僅是為了我們的目的，也想讓鬼方人看看，我軒轅並不是好欺負的！”軒轅淡然道。　　“你認為我們之間有合作的可能嗎？”偃金語調變冷道。　　“事在人為，雖然我曾是你們的大敵，但那是形勢所逼，為了求存自然不能留情。可是在一定的環境下相互合作也並不是沒有可能，至少這場角逐可以在我們排除了重重阻礙快接近目的時再進行，那無論是對你對我都多了一份希里，省了不少力氣，難道供奉不覺得嗎？”軒轅反問道。　　偃金一呆，軒轅之語所說成理，事實本就如此，如果此刻他們拼個兩敗俱傷的話，那麼的確有可能為鬼方所乘，讓對方揀了便宜，而且他們的目的也可能無法達到。但如果此刻能與軒轅聯手，先將鬼方這一強大競爭對手的力量削弱，然後再對付軒轅也容易多了，說不足還可以讓軒轅與鬼方拼個兩敗俱傷，那樣效果更為理想。　　當然，想法是美好的，可事實真能夠如此順利地按他心中所想去發展嗎？這自是偃金不敢放心的事。　　“我憑什麼相信你這些不花力氣的話？”偃金的確有些無法安心相信軒轅。　　“事實上，合作兩利，斗則兩害，如果你執意要對付我，我說什麼也沒有用，但我勸你還是三思而行。”　　“你是在要挾我？”偃金冷漠地問道。　　軒轅笑了笑道：“不如這樣吧，我先讓你看看某些正在虎視眈眈的人，你再作出決定吧！”　　“誰？”偃金逼問道。　　軒轅在眾目睽睽之下拔出身上所攜的銀質小刀，目光變得無比鋒銳，向偃金道：“希望供奉能夠與我配合一下！”　　偃金不知道軒轅弄什麼鬼，但為了表示不畏懼軒轅，他故作輕視軒轅手中的小刀。不過，他心中卻在小心戒備着，當然，他對軒轅手中這柄銀質小刀並不怎麼看好，卻想看看軒轅是在弄什麼玄虛。　　“土計，還不出來嗎？”軒轅一聲低喝，手中的銀質小刀化為一道電芒，直射入五丈外的泥土之中。　　偃金和百戰諸人皆駭然，但見五丈外的泥土之下立刻有一個土丘迅速拱起，向遠方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延伸，如同有一條奇異的蛇在上中極速飛馳。　　“轟……”十二丈外的泥土終於爆裂開來，在塵土四射之中，一道黑影衝天而起。“土計！”偃金吃了一驚，那自土中竄出之人果然是土計。　　“嗖……”百戰諸人的勁箭全都調頭對着虛空中的土計射去，此刻他們竟相信了軒轅的話，自偃金的語氣之中也可捉摸到偃金欲對付這個擁有神鬼莫測遁地之術的土計。　　土計在虛空中發出一陣“桀桀”怪笑，身子化成一團旋風，那四散的泥土竟似凝成了一面土牆，射向他身體的勁箭似被他身體所帶起的那股強風引向一邊，竟沒有一箭可以對他造成任何傷害。　　偃金沒有出手，但軒轅的身子卻如一道虛影般射向土計，瘋枉的殺機挾帶排山倒海的強大氣勢如潮水一般向土計涌去。　　偃金並不想阻攔軒轅攻擊土計，讓這兩個敵人交手，他自是樂得清閑。何況，他根本就沒有把握阻擋得了軒轅這瘋狂的一擊。　　土計一聲輕嘯，身子在虛空中一旋，避過那自泥上中追射而出的銀質小刀，如投林之鳥一般向山林間掠去。　　土計竟欲不戰而走，這大出偃金的意料之外，但更出乎偃金意料的卻是軒轅在抓過那銀質小刀后，也飛身投入山林之中。　　“對不起了，供奉大人，我先走一步，咱們後會有期！”軒轅遠逝的身影后只飄來這樣一句讓偃金氣得翻自眼的話。　　此刻偃金哪還會不明白，軒轅這所有的一切只是想找個機會溜走，事實上，軒轅根本就沒有興趣對付土計，甚至根本就不知道他們所謂的目的是何物，但此刻欲追也是來不及了。　　當然，偃金並沒有怎麼後悔，如果剛才土計一直在窺聽着他們的話，那當他與軒轅斗個兩敗俱傷之後，土計一定不會吝嗇痛下殺手，剷除他們之中剩下那已疲憊不堪的一個。因此，軒轅這一舉動實是對他們兩個人都有利。不過，在土計走後，偃金大可將軒轅留下，那時候他便可傾力對付這個可怕的對手而不用擔心其它，只可惜軒轅太精明了，這一點早就已經算到，所以在土計一現身之際，便立刻找機會逸走，誰也奈何不了他，畢竟其速太快。　　※※※　　軒轅所取的方向與土計完全相反，一來他不想土計陰魂不散地纏着他，事實上，他也找不到辦法殺死這個潛行匿蹤的高手，之所以能夠發現土計的所在還有些僥倖的成分。當然，他不會每次都有這麼幸運，如果真讓土計陰魂不散地纏着，那確實不好玩。二來，他仍要急着去見�燕，沒時間與土計糾纏，�燕所在的方向與土計所行的方向自是不同。　　土計的確是個可怕的敵人，軒轅知道這個對手必須清除，否則他沒有安生的日子，就算他不懼土計的暗殺，但是如�燕、柳庄諸人卻是無法抗拒土計的偷襲，抑或包括將來的恭弘=叶 恭弘皇、蛟夢，只要有土計存在的一天，這些人的生命就不可否認地受到極大威脅，是以軒轅覺得最首要的便是要讓土計永遠消失。可是，他卻想不到用什麼方法對付此人，否則，當年神族八聖早就將這個討厭的對手給宰了。　　軒轅知道此地有龍族戰士存在，心頭又禁不住活躍起來，他才到這裏不久，對這裏的情況了解不是很多，但如果能與自己的兄弟們取得聯繫，那時候便足夠了解清楚眼下的形勢了。只要了解了眼下的形勢，一切都可適當的安排，是以他也一路留下了只有龍族戰士才能識別的聯絡暗記。他可不想再瞎摸亂打，那時候說不定會真的栽在別人的手中也說不定。　　※※※�燕諸人竟未曾離開那個山洞，見到軒轅回來居然又是哭又是笑，�燕更是賴在軒轅懷中不起來，使得軒轅哭笑不得。　　劍奴已將軒轅的事與眾人說了，蛟夢諸人來過這裏立刻又走了。但�燕始終不相信軒轅會出事，堅持一定要在這裏等上两天，誰知道才不過兩個時辰軒轅便回來了。使得本來沉鬱的氣氛一下子活躍了起來，那悲凄的情調給沖得無影無蹤，最妙的卻是那匹馬兒也親熱地趕來，在軒轅的身邊磨蹭，逗得眾人禁不住大笑。　　蓋危對軒轅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硬要領着眾人前往不遠處的蓋山氏駐地，雖然軒轅想早點找到蛟夢諸人敘舊，但盛情難卻之下，只得跟蓋危一起前往蓋山氏，何況蓋危想讓蓋山氏也成為龍族的一份子，他自然樂意接受。能夠使龍族不斷壯大，這當然是一件讓人極為欣慰的事情。　　※※※　　蓋山部距陶唐部不遠，也是在太行山腳下，不過，蓋山部卻只有兩百餘人而已，確是屬於一個極為弱小的部落。　　部落依山落寨，整個寨頭顯得極為簡陋，以土木石稍作壘疊，與有熊族比較起來有着天壤雲泥之別。　　如果說這些防事對那群毫無智商的野獸有作用那還說得過去，但對於敵人的攻擊來說，這些東西實在是太過簡陋。　　當然，對於蓋山氏而言，他們幾乎每日都在作遷徙的準備，就因為他們太過弱小，很輕易被敵人吞併。是以，他們若並不想遭受滅族之厄或成為外族的俘虜和奴隸，就必須逃亡避難，不住地遷徙。所以，再好的防事對於他們來說，都不是很重要，他們所防的就是如虎狼之類的惡獸傷人，這才築起寨牆以杭。　　由於這是一個不住遷徙的部落，因此其結構便比較簡單，一般的老人並不多見，在一次次的遷徙和奔逃中，老人根本就無法承受那種苦楚，一些不願遷走，一些在路途死去，或由於行動過緩而被俘。對於一個不住遷徙的部族來說，年老體弱實是一種悲哀。　　對於小孩，在這種部落之間極為看重。一個種族只要有小孩，那這個種族便還有希望。在一個重視小孩的部落之中，女人也備受關懷，不過女人們的任務只是生兒育女，當然男女分工也不同，一個男人更可同時擁有幾個女人。　　蓋山部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視小孩的部落，雖然族中只有二百餘人，但有七成是婦孺。　　蓋危就有三個女人，五個兒子，這也是蓋危的驕傲。事實上，蓋危在人丁稀少的蓋山氏之中，地位極高，因為他是族中出名的勇士，能夠徒步追上野馬，又擁有超乎尋常的靈覺。因此，很受族人的擁戴。何況族中一共只有二十戶人家，年齡最長的也只有四十歲。　　蓋危的大兒子已經十五六歲，也是族中有名的獵手，二兒子也能夠上山獵獸，只有最小的三子仍然只是少不更事，而他仍有一個妻子已懷胎六月。如果算起來，蓋危已有十多個兒子，只是病死的病死，被野獸吃掉的也有。當然，這一切在這個時代極為普遍，但能夠生存下來的，都是生龍活虎、極具土命力之人，也或許是一種幸運。　　軒轅諸人的到來使得蓋山氏為之震動，倒似是蓋山氏有史以來最大的一件事。　　軒轅所帶來的那匹神駿異常的野馬當然也成了小孩戲耍的對象，而如軒轅與�燕這般俊男美女同樣讓蓋山氏的人嘆為觀止。　　蓋危的三個女人雖然在族中算是佼佼者，但與�燕一比，有着螢火皓月之別。　　蓋山氏的許多女人是自別的部落里搶過來的，但被搶過來的女人也都成了蓋山氏的一部分，而蓋山氏的背景正是整個時代的縮影。　　在這洪荒的時代中，一切都失去了法則，為了生存，所有的秩序都被打破。　　人與人之間，部落與部落之間，都變得赤裸裸，除了掠奪還是掠奪。　　軒轅諸人的到來，整個蓋山氏都大感振奮。　　對於軒轅和他的那一群戰士，蓋山氏以最大的熱情最隆重的形式歡迎，是因為龍族戰士的傳說早已飛遍了天下各地，而軒轅在君子國的大名更是紅極一時，當然，君子國的名聲極好，這是一个中立從不對外掠奪、愛好和平的強大部落。　　所以，那些弱小的部落都喜與他們交往，也絕對不會去惹他們。鑒於這些，蓋山氏便不得不以最盛大的禮節來對待軒轅諸人。　　蓋危更講出了軒轅相救的經歷，還有大破�b曲人等驚心動魄之事，聽得蓋山人只當軒轅是個活神仙，軒轅解釋都沒有用。　　柳庄諸人才來一會兒，便被蓋危的大兒子蓋石領着一群年輕的大娃娃給纏住了，然後族中的年輕人也都纏住柳庄這群來自君子國的劍手，要他們傳授劍法，指點武功，倒是因為劍奴年齡太大，那種深沉的樣子，大孩子們不敢惹，軒轅因身分特殊也沒人敢來胡纏，而�燕則被那群女人們給拉去。　　這種場面亂成一團糟，連蓋危諸人也沒辦法，只好聽主任之。軒轅也感到好笑，這種禮遇他還是首次遇到，不過，這卻是蓋山氏的一片盛情。　　軒轅倒是向族中諸人討教有關於馬的經驗，這群人經常去捕野馬，但很難尋到如軒轅所馴服的野馬這般狂野。　　蓋山氏中的長者們毫不藏私地向軒轅傳授捕馬的經驗，其中有許多深刻的要點。不過，蓋山氏中許多人都只有捕馬經驗，而未真正享受過騎馬的快樂。於是所有年長者都聚在寨外的平地上，欲試騎軒轅所捕之馬。　　蓋危諸人給馬兒套上韁繩，率先躍上馬背，風馳電掣般跑了一圈，只讓所有圍觀者大聲叫好。　　軒轅也沒想到繫上韁繩的野馬如此容易控制方向，當然，這也是因為蓋危的身子靈巧，方能在顛簸的馬背上坐穩。　　軒轅也騎了一圈，感覺不錯，就是覺得所坐之處有欠干穩，似乎少了點什麼。　　然後又有幾人試馬，但其中有兩人險些被摔下馬背，若非軒轅抓住馬韁，只怕會摔成重傷。如此看來，這馬兒也不是很好騎。　　蓋危也察覺到了騎在馬背上的弊端，如果只是騎馬，全部心神用在馬背上還好說，但事實往往不是這樣，一旦分神，可能就會有被摔下馬背之危。如何讓馬背之上少些顛簸，讓馬兒在跑動時，一切都顯得平衡，這就成了他們所想的問題。　　軒轅也知道，以這群蓋山氏長者十餘年對馬兒的經驗，比他更有發言權。雖然這群人並沒有真正騎馬作戰的經驗，但在與馬群的鬥爭之中，他們不知道多少次翻上馬背，又被馬兒摔下馬背。因此，他們對馬背上的運動規律掌握得比別人更為深刻，由他們去想辦法解決問題應是最佳的選擇。　　軒轅終還是個大孩子，在難得有片刻輕鬆下，也被蓋石那群不知天高地厚嬉鬧的大孩子給勾起了童心，這讓他想起了數年前的自己。事實上，軒轅也只是比蓋石大兩三歲而已，之間應無什麼隔閡，他已經很多年沒有找到這種感覺了，或許因為他是有僑族中的一個另類。　　作為另類，軒轅或許裝得夠像，夠冷酷，但在他冷酷的外殼之下，也同樣藏着一顆火熱的心，只是因為時勢所限，他不得不將孩提的童貞過早地掩藏，取而代之的是對生命的思索，對現實的反省。是以，當他徹悟之時，方明白若想讓這個世界變得清明、和睦、友愛，就必須讓這個世界在一個強權之下發展，便如偉大的盤古大神建立起強大的神族一樣，那時候整個天下在種族的掌控下，各部落間相互尊敬，團結友愛，各種族之間相互通婚，根本不存在戰爭，就算有戰爭，也不會如現在這般每個部落、每個氏族都人人自危，失去了一個制衡的標準和法則，處處充滿了血腥，充滿了殺戮，人類變得比野獸更可怕，更沒有人性。因此，這個世界所缺少的不是仇恨，不是物質，不是人丁，而是一種法則，一種規律，一種約束眾生的標準。　　軒轅深深地明白，這個世界缺少了一個強權的統治，以一顆仁愛的心去建立這強權的國度，將這些相互殺戮仇恨的部落規範起來，方是真正讓世界和平的最佳途徑。　　這個世界已經不相信仁義，不相信眼淚，在血腥的風雨中，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有些瘋狂，未瘋狂者遲早也會被逼得瘋狂起來。若想拯救整個世界，惟一的方式便是以暴制暴，再施之以威德。這或許是因為軒轅自小就厭惡那血腥的殺戮之故，對那些披着仁義皮毛的醜惡嘴臉更是深感憤恨，也使他立志要讓這個世界以他的意志去重整。而龍族戰士和所有已屬於他的力量，都是他重整天下的籌碼。　　其實，人活在這種無休無止的鬥爭之中的確很累，軒轅也不例外，是以他也想要輕鬆。眼下蓋石諸人正勾起了他的心思，於是他也加入到了這群年輕男孩之間。　　軒轅的加入讓其他人一時難以適應，但蓋石諸人也很快就適應過來，畢竟年輕人樂起來便有些忘乎所以，哪裡還管軒轅是什麼身分？　　蓋危諸人先是有些吃驚和擔心，後來見軒轅玩得不亦樂乎，也就釋然，倒是劍奴一個人靜靜地對着夕陽而坐，似睡似醒，抱劍之狀極為嚴肅。　　沒有人敢去打擾劍奴，像劍奴這般年長者，蓋山人很少見到，但每個蓋山人都知道劍奴也身懷不世武功。

# 第四章 五大虎族

　　晚餐極為豐盛，但卻也比較單調，多是一些肉食與山果之類，不過對於蓋山氏來說卻是非常難得了。　　軒轅難得有輕鬆的機會，今日算是玩得極為舒心愜意，多日來抑鬱的情緒也得以解脫，與蓋山人的關係也更為融恰。　　劍奴卻是着了魔似地練劍，似乎有源源不斷的啟示，使他有些廢寢忘食。整整一個下午都面對夕陽而坐，太陽落山便開始練劍。　　軒轅大為驚訝，因為劍奴的每一招每一式都顯得有些稀奇古怪，但又充滿了強大的殺傷力，更是將霸烈的氣勢演繹到極致，這劍法似曾相識卻又無法記起。　　另外一個注意劍奴之人卻是�燕，她對劍奴的關注似乎更勝於軒轅，對劍奴的每一招每一式都極為在意，神色間更有似喜似嗔的表情，只讓軒轅看得大為訝異。　　蓋山人除蓋危之外還是第一次見到劍奴使劍，人人皆為那神鬼莫測的劍勢所懾，但軒轅卻立刻吩咐眾人撤離，他不想有人打擾劍奴練劍，並讓柳庄選幾名劍手分守八方，除�燕、蓋危和蓋山氏其他幾名年輕人可以留下觀看之外，其餘人都需經過蓋危和軒轅的允許。　　※※※　　翌日，天未亮，蓋危便有些匆匆忙忙地來找軒轅，此時軒轅與�燕睡意未去。　　昨夜兩人極盡纏綿，是以睡得極晚。　　�燕早當自已是軒轅的女人，她對軒轅的痴戀實已到了無以復加之境。經過許許多多生生死死的變故，他們彼此都發現愛人的重要，在這靡亂的世界中，惟有在愛人的懷中，在與愛人的纏綿中，方可找到生命真實的存在。　　軒轅本多情，而他對�燕的感情絕不是作偽的，甚至比對燕瓊、褒弱來得更真，在生死患難之中，他們已經建立起了難以割捨的感情。　　軒轅起身，卻聽蓋危說在寨外有人要求見他，不由大訝，卻不明白這麼早究竟是誰來找他，只得叫蓋危在外面稍等，又轉身入屋對�燕說聲有事先出去一會，便迅速跟蓋危來到寨口。　　昏暗之中，只見那不甚高偉的寨牆外立着三個人，軒轅乍看之下不由大喜。　　“郎大，怎是你們？”軒轅忍不住喜呼，本來滿肚子的怨氣也消失得無影無蹤。　　“大首領！”郎大這才看清軒轅和蓋危的面目，幾人也禁不住大喜，利落地翻上寨牆。　　“真是大首領在此，我們發現大首領留下的暗記，也便一直找到了這裏！”　　郎二插口道。　　“我來介紹一位新朋友！”軒轅指着身邊的蓋危道：“蓋危，蓋山氏的勇士，也是龍族戰士的新成員！”說著又對蓋危將郎氏三兄弟介紹了一遍。　　蓋危沒想到眼前的三人便是龍族戰士的重要成員，不由得大喜，但見郎氏三兄弟人人全副武裝，行動犹如三隻出籠獵豹，充盈着無盡的動感，也使蓋危心生“果然不愧為龍族戰士”之感慨。　　“我們入內再談！”軒轅終於與龍族戰士取得了聯繫，心中極為歡悅，出言道。　　蓋危自是熱情之極，聽軒轅所說，他已經成為了龍族戰士，自然心中十分高興，何況能得以親見龍族戰士的精英，這機會自是難得，自是要盛情接待。　　郎氏三兄弟得知蓋山氏人全都依附龍族，心中當然高興，他們作為龍族戰士的元老，能夠看着自己的族眾越來越多，當然免不了有一種自豪感。至少，在龍族的建設上有他們的一分汗水，就像是一個母親看着自己的孩子長大成人逐漸有出息一般，那種欣喜絕千是裝出來的。不過，他們再次面對軒轅之時，只覺得此刻的軒轅比一個多月前的軒轅又變化了許多，無論是整個人的氣勢還是行動舉止，都變得更為高深莫測。　　對於郎氏三兄弟來說，軒轅的這種變化自是一件喜事，畢竟軒轅是龍族的大首領，軒轅的變化只能說明龍族將會在他的手中更壯大，更有前途。事實上，那一群龍族戰士無不以軒轅而驕傲。　　想軒轅以如此弱小的力量將強大的九黎弄得元氣大傷，損兵折將，而龍族戰士的傷亡卻是如此之微弱，這簡直是一個奇迹。而軒轅大戰花蟆凶人，擊殺渠瘦殺手之事，也已經傳到龍族戰士的耳中，而軒轅在君子國中的一番作為，也是龍族戰士所津津樂道的典故，這些傳聞不算，只看軒轅所議定的訓練計劃和準則，已將龍族戰士每個人都訓練得如獵豹一般，每個人都充盈着從未有過的高昂鬥志。　　每個經過半年訓練的人，都足以與九黎的一級勇士相抗衡，這當然與軒轅毫不藏私地將絕技傾囊傳授給每個人有關。這群本就是最優秀的獵手再在內功和身法上加以修練，更在體內和韌性得以大大地提高，便很輕面易舉地成為了一名好手。　　而龍族的迅速壯大，也讓每個龍族戰士對創始者軒轅湧起了無限的敬意。　　郎氏三兄弟也不例外，想當初他們不過是一群奴隸而已，若沒有軒轅，他們根本就不可能擁有新生。　　因此，他們對軒轅絕對是忠心不二。　　※※※　　火神祝融與水神共工決鬥的消息讓軒轅心中有若哽了一根刺。　　如果說返回祝融氏的是真正的火神，那便表示柳靜可能真的與東山口同葬水底。想到那冷艷的柳靜對他那般關切，犹如一個慈母般，雖然相處時日極短，但那種印象卻永遠烙在軒轅的心頭。何況，柳靜還是�燕的母親。　　在沒有得到這個消息之前，所有人都對柳靜抱着一絲希望，希望柳靜能夠倖存，可是當得知這個消息之後，所有的希望都隨之破滅。　　“恭弘=叶 恭弘皇說在決鬥之後便會立刻趕來與大首領會合！”郎三以為軒轅是因為未能見到恭弘=叶 恭弘皇這才心神不定。　　軒轅不由得收拾情懷，問道：“常山的情況如何？”　　郎大見軒轅回過神來，忙回答道：“此刻這裏的情況像是很複雜，陶唐氏似乎沒有一點動靜，倒是鬼方和東夷諸部非常活躍，我們一直都沒有探到龍歌的下落，只是聽說有一批追隨龍歌自西東來的高手在常山附近出現過。不過，他們的行蹤很難確定，都是一群極擅於掩飾行蹤的人物。我們幾次派兄弟查探，都被甩脫，還有幾位兄弟受了重傷。”郎大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他們設下的機關實在太厲害了，一路走過都是陷阱遍布，所有想跟蹤他們的人都吃了大虧，聽說鬼方的血鬼部和林胡部在他們手中差點全軍覆滅了。”　　郎二補充道。　　“這群人的行蹤以後不必去追查了，一切都交給我。難道這裏沒有別的異常嗎？”軒轅立刻明白，這群追隨龍歌的人物可能便是蛟夢一行人。也只有他才明白有僑族人所設計的機關之精巧，是以知道郎大和郎二所說並不是誇大其詞。　　“我們探得消息，似乎連太皋也派來了高手。也不知是真是假，因為據東夷族萊夷部的高手說，三苗也想得到龍歌手中的河圖。”郎大又道。　　（注：萊夷，乃東夷族少昊部的分支。）太皋派人對付龍歌的消息對軒轅來說並不意外。　　自他與聖女鳳妮一番對話之後，對於有熊族整個大局的形勢已經有所了解，這群人之間各耍手段，其目的卻是一樣――為了得到河洛圖書，開啟有熊族中的神門。　　“你既然知道與龍歌一起東來的那群高手的消息，難道就不能確定龍歌是否隱於其中嗎？”軒轅忍不住問道。　　“這次龍歌東歸時兵分三路，使得各方勢力弄不清楚龍歌究竟是隱在哪一路人馬之中。這行至常山的這一路人馬是三路人馬之中實力最強的，是以眾人都估計龍歌會與這一隊人馬一起行走，這是到目前為止最為確切的消息。”郎大嘆了口氣道。　　軒轅沒有問，郎二卻接着道：“有人說龍歌進入了忘憂谷，傳說龍歌的母親是忘憂先生的妹妹，是以龍歌來請忘憂先生出山護送他回熊城。”　　“忘憂先生？”軒轅吃了一驚，反問道。　　“我們也只是聽了傳說而已，事實是不是這樣，誰也說不清楚。”郎二解釋道。　　“不過，九黎族的一群殺手偷偷地潛入忘憂谷，但是一個人也沒有出來。我看鬼方和九黎人也圍着忘憂谷不肯走，甚至有人說三苗的高手也曾出現在忘憂谷外。我想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這種說法應不會是空穴來風。”郎三分析道。　　蓋危很知趣地早已離開了，但九黎殺手潛入忘憂谷的消息卻讓軒轅大吃了一驚，心想：“該不會獵豹、花猛諸人就是闖入忘憂谷之人吧？”不過他的心思卻在考慮另外一個問題。　　郎氏三兄弟見軒轅半晌不語，也都靜靜地望着軒轅。　　“我想忘憂先生是龍歌的舅父應該是真的。”軒轅半晌之後才肯定地道。　　郎氏三兄弟愕然，不明白軒轅愣了半晌就只是說了這個，而且如此肯定。　　“大首領怎會如此肯定呢？”郎大試探着問道。　　“因為這個消息一定是從熊城傳出來的，而傳出消息之人定是知道這件事情真相主人！”軒轅自信地道。此刻他已經把握到了這件事情的脈絡，他幾乎可以肯定這個消息一定是創世大祭司或蒙絡傳出來的，因為最不想龍歌返回熊城的就是他們，但他們自己又不便出手，自然想讓別人代其出手。因此，所有能夠對龍歌造成打擊的消息，他們便會毫不猶豫地傳出去。　　以偃金、土計這般精明似鬼的人，如果不是認為這個消息有很大的可靠性，他們絕對不會去得罪木神苟芒。要知道木神苟芒在神族八聖之中是僅排在火神祝融、水神共工和電神應龍之後的不世高手，誰想去得罪他都不得不承擔起極大的風險。偃金敢得罪木神定是認為這是事實，因此才會不惜一切代價對付木神苟芒。　　當然，軒轅知道其中內幕，但他不會說給郎大諸人聽，這之間涉及到他與聖女之間的秘密，只要他心中明白就可以了。　　郎氏三兄弟卻被軒轅的回答給愕住了，他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消息是自熊城傳出來的，他們自是不明白為什麼有熊族人要害龍歌。不過，他們知道如果軒轅不想說，就最好不要問。　　“今趟來了多少兄弟？”軒轅轉換話題漫不經心地問道。　　“有三十餘人，都是身手超群的最佳獵手。”郎大回答道。　　軒轅悠然地點了點頭，心中盤算着，有三十多名龍族戰士，再加上二十名君子國的高手，共有五十多名可用之兵，這些人應該都是以一敵十之輩，足夠與敵人周旋，何況還有蛟夢那一群尚未取得聯繫的高手，此地離常山並不遠，君子國的戰士只要一天一夜便可趕來，因此與之周旋確實已經夠了。只要他能夠讓獵豹和花猛諸人恢複本性，便可以全力相助聖女鳳妮，讓龍歌安然返回熊城。　　軒轅知道，靠自己眼下的力量仍不足與有熊、鬼方、東夷這種大族相抗衡，充其量也只不過如九黎族―般，或許已有抗衡五大虎族的力量，但這又能代表什麼？當他想到有熊族十大連城和主城熊城之時，相比之下，他的力量實在是太過單薄，若想讓天下太平，便只有藉助如有熊這般實力強大的大族。鬼方和東夷可以排除，三苗又太過遙遠，而且太過分散，所以也可以排除，那他惟一可以憑藉的便是有熊族，因為有熊族也可以說是他的祖族。　　當然，軒轅還得證實龍歌是否的確是塊能讓天下太平的料子，如果龍歌實不是這塊料子，他也絕對不會死守陳規。對於這一點，軒轅或許仍是那個另類。　　不過，從目前的形勢來看，龍歌的確是個極為聰明的人，將所有能夠動用的力量全都動用了。　　“我們的戰士和�踵族的兄弟們呢？”軒轅問道。　　“他們全都在范林，那裡的確是個非常好的地方，難得沒有猛獸，方圓數百里皆在大澗之中，東出便是黃河，島島相連，水土肥沃。不過，去范林之路確實是非常難走，若非是�螞老爺子熟識路徑，只怕根本沒人能找到那地方。”　　“是啊，去范林也要從死亡沼澤中經過，不過與大首領所行方向不同。而另外一邊通向黃河的路徑卻是溺水，連毛髮都無法浮起，舟筏入水即沉。因此，只有死亡沼澤一條路可通。”郎三接着郎二的話繼續道。　　“那些島上有河流，有瀑布和山峰，還有各種各樣的鳥，在那裡具備訓練所需的一切條件。二首領準備將一些生活極為困苦的部落轉移到范林去，另外一些已經壯大的部落就讓其為龍族招納人才。不過此刻大部分戰士都在范林訓練，每十天集體出獵一次，另外各部落還會送去一些物品，我們便在范林耕種足以自給自足。”郎大談到范林禁不住洋溢着歡悅之色。　　“范林現在有多少戰士？”軒轅也禁不住對范林嚮往起來。　　“現在在范林有一千多精銳戰士，加上婦孺有四千人左右。另外在其它各部落，如蠍王的部下大概有兩三百戰士，玉蛇族也有一百多精銳戰士，虎嘯的部下更多，他將附近的小部落全都招納過來，甚至是以武力征服。所以，他的手下有近四百精銳戰士，在他聲望大漲之下，相依附的野蠻人極多，連九黎人也奈他不何。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猛禽在半個月前傳來消息，他的族人勢力也在膨脹，此刻也有數百可戰之兵。哈莫在大首領離開�踵族后三天與禺夷部高手交戰戰死，他兒子哈諸成了赤龍族部首領，在這段時間與東夷部的禺夷部每戰皆捷，使得赤龍族聲望大振，更救出數百東夷族的奴隸。因此，赤龍族也有千餘子民，可戰之人想來亦有數百。因此，如果龍族戰士的力量加起來應差不多有三千人！”郎大如數家珍一般將各部的實力―一報了上來。　　軒轅聽得眉頭大展，心懷大暢，如此一來。加上君子國的戰士，自己最少有三千可戰之兵，如果再有如“青雲劍宗”、共工氏、有僑族這樣的兄弟部落相助，情況會大妙，雖比有熊族差上許多，但在兵力上比之九黎族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實沒想到在這幾個月的時間中會有如此大的變化，發展如此迅速，這確實是非常令人歡喜之事。如果這群戰士經過一兩年的嚴格訓練，必會成為橫掃天下的無敵大軍。而這一兩年之間，只要仍採取休生養息的方式，定能夠使得龍族在這戰亂洪荒中變得更為壯大。　　事實確是如此，當烽火四起之時，若有一個強大而又安穩的部落存在，一定會成為那些受難者依附的對象，只要這股力量保持中立，不僅僅會得以穩定，更能從中得到許多利益，到時候各種勢力元氣大傷之時，便是龍族開始騰飛之期。　　想到這裏，軒轅已有定計，他知道是該收斂實力的時候了，只有將自己的實力收斂於某處，一旦突然出襲之時，才能夠起到奇兵之效。在這段時間，他不想將自己的實力太多地動用。只有在機會來臨之時才會用得着這招奇兵。　　軒轅的眸子里射出自信而狂熱的光彩，盯着郎大充滿豪情地道：“你立刻派人去范林，讓二首領召回所有重要的頭領，我要為龍族的命運作一次決定性的安排，我要讓龍族成為繼神族之後最強大最偉大的種族！”　　郎氏三兄弟皆被軒轅的情緒所感染，不由怔怔地望着軒轅，半晌才知道激動地應命。他們此刻甚至相信世間沒有軒轅做不了的事，只看軒轅那充滿豪情的自信，便沒有人會懷疑軒轅所說的只是痴人夢話。

# 第五章 馴馬大計

　　與郎氏三兄弟長談完畢之後，天己大亮，於是軒轅便將柳庄等二十名劍手及劍奴介紹給郎氏三兄弟認識，早餐在蓋山人的盛情下愉快地用過。　　軒轅再與蓋危等人商量了一下將蓋山氏的婦孺遷往范林的細節，但軒轅卻希望能夠藉助蓋山氏對野馬的熟悉而去降服一群野馬，以作為將來龍族戰士征戰的座騎。不過，軒轅決定調集一百名龍族戰士專門來助蓋危馴服野馬。　　蓋山氏人皆大喜。他們總想有一天能夠將這些年所得到的經驗完全發揮出來，如果有軒轅所派的一百名龍族戰士相助，那時候對付馬群便不再是束手無策了。　　只要有足夠的人手，許多本來不能夠運用的套馬戰略便能輕易施行，他們自然是大為歡喜。　　當然，這一切必須等到范林遣人來之後才能施行。這些天，他們都極盡全力地熟悉馬性，軒轅所馴服的馬兒則是對象。他們更會儘力改進如何使自己在馬背上少受顛簸之苦。經過族中眾人一夜的細想，已經有了大概的輪廓。　　上午，軒轅領着劍奴和阿虎等五名劍手與郎氏三兄弟離寨而去，惟貿柳庄等十五名劍手和�燕在蓋山族中給那群好動的大孩子們傳授劍術。　　當然，對於蓋山氏的每一個人都要強化練習，使他們的身手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得到最大的提高，更固其所要對付的是野馬，因此更多的是練習身法和氣勁。　　雖然在短短的數月時間中根本就看不到成效，但方式和準則卻要先豎立起來，這樣對以後的訓練才會容易一些。　　蓋山氏主人對軒轅是奉若神明，既是軒轅所吩咐的，自然遵守，因此都極為努力地練習，此刻他們對龍族充滿了嚮往和希翼，有了強大的動力，每個人都極為自覺地嚴格要求自己。那群女人們也都纏着�燕授其武功，�燕盛情難卻之下，也只好授其一些基本的防身之術，整個蓋山部氣氛全面激活，從來都沒有這一刻般使得整個部落都洋溢着活力。　　※※※　　此次龍族戰士之來，並沒有想與什麼人交戰，只是欲在暗中出手，所以並沒有帶來許多人。　　范林距陶唐氏並不是很遠，只有三天多的路程，只是之中的一片死亡沼澤比較難行而已。　　軒轅所要前往的地方仍然是忘憂谷，雖然他心中也記掛着木青的安危，但是此刻卻很難得知蛟夢諸人的行蹤，如果他的猜測未錯，龍歌真的在忘憂谷中，蛟夢諸人定會在忘憂谷外出現。抑或，只要忘憂谷中的事真與龍歌有關，蛟夢諸人便應在忘比谷外出現，而據郎氏三兄弟所報，九黎族的殺手潛入谷中再也未出來，結合昨日偃金的表現，應確有其事，只是不知道這群殺手是否包括獵豹和花猛諸人在內。如果包括他們在內的話，只怕軒轅也必須入谷一趟了。　　當然，軒轅並不清楚那萬花大陣的威力，但看連偃金和土計也都畏避不已，應該不會差到哪裡去，而軒轅能闖過萬花大陣嗎？相信在此之前任誰也不敢下定論，包括軒轅自己。他曾經闖過神仙谷中的迷陣，但那並不能算是一種陣法，只能算是迷障而已，可眼下的忘憂谷卻是另一回事。　　三十多名龍族戰士便住在忘憂谷不遠之處，見到郎氏三兄弟竟與軒轅同回，皆大喜，這群兄弟與軒轅相見，雖然此刻軒轅為龍族之首，但仍免不了一陣寒喧，嘰嘰喳喳說了一陣子，使得眾人皆心懷大暢。　　眾龍族戰士正說得起勁之時，驟聞幾聲慘叫自遠引專來，諸人不由得皆訝，軒轅卻只是領着劍奴和郎大及阿虎急速躥出山洞，向慘叫聲傳來之處趕去。　　郎二和郎三也立即囑咐眾人小心戒備，在這種亂成一團糟的情況之下，誰也不知道某一刻會有危險發生，某一刻會遇到強敵來襲，實因這裏的敵人實在是太雜太亂！　　※※※　　地上有十多具屍體與一片零亂的箭跡，而這些人皆是因為中了亂箭而亡。讓軒轅感到意外的卻是這群死去的人竟皆為九黎戰士，其中還有兩名是一級勇士。　　地面之上一片零亂的腳印，顯然是有許多人自此地奔踏而過。　　竟有人在對付九黎人，這讓軒轅感到意外，也讓他的心情鵲躍，是不是蛟夢諸人所為呢？抑或是鬼方與東夷先來了一番狗咬狗之類的？抑或是……軒轅不原想得太多，身形如風般順着腳印疾追。以他的速度，若要追上這群剛經過不久的人並不是一件難事。　　才追不到半盞茶的時間，果然便又聽到了幾聲慘叫，讓他意外的卻是聽到了帝十的聲音。　　“我東夷與陶唐氏向來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們為什麼，要苦苦相逼？”　　這正是帝十說話，軒轅對帝十的印象極為深刻，畢竟兩人曾是老對手。不過，他沒有料到這次出手對付九黎的竟是陶唐氏，而聽帝十的口氣，竟似吃了虧還有苦難言。否則以帝十的性格，在這種時候絕難克制自己的脾氣。　　“非常抱歉，我也只是奉命行事，帝長老應該體諒唐德，首領之命不可違，任何膽敢騷擾聖谷和木神的人，皆是我陶唐氏的敵人，殺無赦！”一個粗獷而沉，冷的聲音傳了過來；聲音聽似無奈卻又包含着濃烈的殺機。　　“你們只不過是想獨得河圖而已，欲找借口也無須以此為名？”　　軒轅不用看也知道說話之人乃是老敵人帝放，身為帝十身邊的護衛長，他當然是如影相隨。如此看來，今次的確有許多熟識之人趕來。　　“不管你們怎麼說，我已經明白地告訴過你們，誰敢欲對聖谷和木神不利，皆是我陶唐氏的敵人，誰未經許可踏入聖谷範圍五里之內，皆殺無赦，便是少昊親來也不例外！”唐德的聲音再次變冷，殺意凜然地道。　　帝十也似動了真怒，唐德竟敢對少昊也出此狂百，的確讓他大怒，但此刻在人家的地盤上，又處於絕對的下風，他根本就沒有反抗的機會。要知道，陶唐氏曾為神族的五虎族之一，族中高手如雲，便連少昊這等絕世高手也不敢輕意去得罪。因為少昊所依仗的最大一股實力高辛氏在五虎族中排名甚至在陶唐氏之後。　　因此，一直以來，五虎族的地位在洪荒中仍有些超然。　　五虎族中除夏后氏依附太昊、高辛氏依附少昊外，高陽氏、有虞氏、陶唐氏仍保持獨立。不過，有虞氏的勢力有些沒落，高陽氏的實力也大不如從前。　　當然，高陽氏與有虞氏相距不過三百餘里，兩部依然有相呼應之勢，因此，尚沒有人敢小看這兩部的實力。　　“我會記住你今日所說之話，咱們後會有期！”　　帝十憤然道，便領着僅剩的九人轉身便走。　　“你是在威脅我？”唐德也是個極為高傲之人，聽到帝十此話也不由得怒問道。他身邊的五個余名陶唐戰士立刻箭上弦，他們也傷亡了一二十人，這五十餘名戰士中亦有一些人或多或少地受一些傷，但其鬥志依然高昂之極。　　帝十怒然回身，與唐德對視了半晌，冷笑道：“唐長老應該更明白我話中的意思，今日只要我帝十不死，他日定會加倍奉還於你！”　　“哈哈……”唐德不怒反笑了起來，有些憐憫地望了帝十一眼，悠然地吸了口氣，然後以極為平和的語氣道：“如果帝長老有此想法，那非常抱歉，我只能讓明年的今日成為你的忌日了！”　　帝十臉色一變，他身邊的九名戰士迅速向兩邊分開，各選一株樹榦作為掩護，但他們的身形才動，便已聽到唐德低喝一聲：“殺！”　　“嗖……”在陶唐戰士勁箭射出前的一剎那，虛空之中竟多了一簇簇如飛蝗般的利箭。　　利箭的目標卻是唐德和陶唐氏的戰士。　　這個突然的變化的確讓唐德吃了一驚，同時之間，陶唐氏戰士的箭也匆忙脫手，但卻失去了準頭，因為他們自己也需快速移步躲避這突然而至的要命之物。　　唐德竟不避射來之箭，手中大弓一揮，幻成一幕虛影，犹如一張巨盾，所有射向他的勁箭全部被絞落，當然，那群陶唐氏的戰士卻沒有這般幸運，立刻有十餘人中箭而亡。　　帝十大喜，整個身形隨矛已化作一道光影倒射唐德，他對唐德幾乎恨之入骨了，他身邊本有近四十名戰士，可卻被陶唐氏戰士射殺得僅剩九人，叫他如何不怒？當然，如果是正面對敵，他並不懼唐德，但是他們卻是中了唐德的埋伏，被殺得措手不及。而唐德的咄咄逼人和趕盡殺絕之行徑更是讓他心中被恨火煎熬，此刻既有人相助，不趁機報仇更待何時？　　但帝十的身形剛動，便有另一道身影以比他更快的速度撲向唐德。　　軒轅正在驚訝之時，卻已認出了此身影竟是偃金。　　偃金自是將剛才的一切看在了眼裡，此刻豈會對唐德客氣？　　“嗖……”九黎戰士新增生力之軍自是士氣高漲，箭雨紛飛，百戰領着那一群憤怒的九黎戰士狂涌而出。對於陶唐氏，雙方既然已撕破了臉，也便沒有任何客氣的必要，所存在的只能是血與血的債務。　　在這個年代，惟有強與弱之分，征服與被征服之分，所以非友即敵。　　偃金本也是個極為狂傲之人，怎肯眼看自己的同伴受氣？何況陶唐氏戰士絲毫不給九黎面子，竟然殺死他們數十名兄弟，這無形之中雙方便結下了不可解開的仇恨，是以他欲擊殺唐德。　　唐德一聲冷哼，絲毫不懼地迎上偃金，陶唐氏的戰士人人奮起相迎，這些人皆是極好的獵手，兼之平時無不好勇鬥狠，一旦真正出手，誰也不會手軟，遇敵便殺。雙方更是你見我紅眼，我見你紅眼，這番廝殺自是竭力而為。　　強悍的九黎戰士遇到兇悍的陶唐戰士，雙方確有一番拚鬥，但戰事的關鍵卻集於唐德和偃金的交手。　　偃金顯然已動了殺機，而旁邊的帝十自不欲與偃金聯手對付唐德，畢竟他在九黎也擁有長老的身份，對於武功與他只不過是在伯仲之間的唐德，自然沒興趣與偃金聯手，那也是對偃金的一種尊重。　　偃金乃九黎四大供奉之一，其武功自不是帝十所能比擬的，當然，之間的差距也非很大。而帝氏在九黎族中地位顯赫並非僥倖所得，單憑帝大的武功便可穩座九黎族的第三把交椅，僅次於風絕與風騷，也有人甚至傳說，帝大已得到了神族矛宗的絕秘武學，武功之高甚至已經超越了風絕和風騷。　　當然，傳說只是傳說，並非事實。不過，帝大這些年來從未出手那倒是真的，似乎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輪到他親自出手。在九黎族中，他的身份僅次於風絕，為九黎族總監。是以，在神秘的氣氛之中，他似乎顯得更為深不可測，這才有人懷疑他的武功比之風絕更厲害。　　帝二和帝恨戰死君子國之事對帝家兄弟的打擊很大，先是帝十三死於與軒轅的一戰中，再有這檔子事，使得帝家的聲譽也大受損失，但在東夷諸族之中，卻沒有任何人敢小看帝氏，包括四大供奉在內。　　想當年，矛宗在神族與逸電宗、劍宗並駕齊驅，只是後來比逸電宗、劍宗早一步衰退，更因拜倒在魔帝蚩尤的門下，而棄於神族正宗，這才使得神族八聖之中沒有矛宗的高手存在。事實上，矛宗當時也確實出了絕不遜於神族八聖的絕世高手，後來卻重創於有熊族的上代太陽之手，但有熊族的族長太陽也因此英年早逝。否則的話，哪輪到龍歌與聖女鳳妮如此年輕便肩負有熊族的重任？　　偃金的攻勢極為兇猛，所使的竟是一雙短鑿，看上去形狀極怪，但這雙短鑿施展出來，使得偃金如一個渾身長滿利刺的怪物，面對唐德的攻勢，他幾乎以橫衝直撞之勢去對待。　　唐德的功力也甚為了得，竟每記皆與偃金硬擊，不過幾乎每三招必退一大步，他那瘋狂的攻勢根本就無法探到偃金的實體，更不用說破開偃金的鑿網了。　　偃金是一個近身相搏的高手，每一擊都生出一股一往無回的氣勢，彷彿只有鮮血才是他今生所渴求的東西，主動權已經完全操控在他的手中。　　帝十殺機如狂，陶唐氏戰士雖然身手不弱，但哪是帝十的對手？幾乎沒有人可以在帝十那重矛之下接下五招。有帝十的加入，這群陶唐氏的戰士似乎註定只有慘敗一途。要知道帝十與偃金所代表的乃是九黎族的精銳組合，這兩大高手在一起，唐德當然只有認命一途。　　正當唐德鬥志盡失之時，陡地覺得打橫里生出一股強大的劍氣，幾乎將虛空裂成兩半，他在無條件之下駭然暴退。　　“當……”一聲清脆而沉長的金鐵交擊之聲響徹整個林間。　　唐德再看，卻發現偃金竟退了三步，而在他的面前事了一位須髯皆灰的老者。　　他只是自側面看到這老者臉上那一道犹如刀刻劍磨的皺紋散發出如溝壑縱橫的高原一般滄桑的氣息，而這股滄桑的氣息更表現在這老者的每一寸軀體之上，當這沉重的滄桑凝於劍鋒上成了一種足以撼天動地的鬥志和殺氣。　　這是一種另類的鬥志和殺氣，有異於霸厲陰冷的殺氣，更不是張狂而野性的那種，在這種殺氣之中包含着悲天憫人的博大情懷，犹如一個純樸的老農望着田中快要旱死的禾苗一般。　　唐德的心為之深深地震撼了一下，雖然老者不言不動，但他似乎已經讀懂了這老者內心的一切，包括那顆躍動的心，那深藏在靈魂深處的純樸而執着的信仰，而這種信仰的凝結卻是他手中的兵刃――劍！　　偃金也怔了怔，事實上，以這老者自身的功力還不足以震懾他，但從這老者周身散發出的那股異樣濃烈的氣勢卻已深深地震撼了他的心靈。所以，他不自覺地退出了第四步。　　“他交給我！”老者的聲音也是那般滄桑而低沉，像是在對着神佛祈禱，但卻有着一種讓人無法抗拒的力量，讓人不自覺地遵從他的話，便像一個小孩很順從地聽着他爺爺的訓斥和安慰一般。　　“你是什麼人？”偃金心底禁不住升起了一種怪異的感覺，訝然問道。　　“我沒有名字，如果你願意，就稱我為劍奴！”　　那老者的話語不緊不慢，顯然無比恬靜而輕鬆。　　“劍奴？！”偃金和唐德同時低念，他們心中的驚訝是相同的。　　唐德確實沒有想到會突然竄出這樣一個神秘的高手為他接下了偃金，但這人卻甘願以劍為主，實在是讓人有些驚訝。　　偃金卻是從來都未曾聽說過這樣一個人的存在，但以對方的年齡和武功，絕對應該是稱雄於江湖許多年，可是他的印象之中竟找不到這麼一個人的存在，是以他感到驚訝。　　“你是苟芒的僕人？”偃金突然若有所悟，驚問道。　　唐德心下恍然，他當然聽說過木神苟芒曾是出自劍宗，而眼前的老者自稱劍奴，自是苟芒的僕人了。　　否則的話，誰配擁有這般功力絕頂的高手為奴？　　“如果你願意這麼猜我並不反對，不過你會失望的！”劍奴竟然有些意味深長地笑了笑道。　　而此時唐德卻無暇搭理這些了，帝十根本無人可制，他的手下已經被殺得七零八落，死傷一片，而九黎戰士卻是愈戰愈勇，雖然也傷亡慘重，但相較而言，陶唐戰士的損失便大了。　　偃金雖然對突然而至的劍奴有些高深莫測之感，但他卻絕不是個輕言放棄之人，只不過，他竟無法在劍奴的氣勢之中找出一絲破綻，他覺得無論自哪個角度出擊都將承受劍奴無情的一擊。那種渾為一體，沒有半點瑕疵之感的氣勢實在讓人泄氣，不過，偃金仍是出手了。　　偃金出手，頓時四面八方千萬點鑿影如一張織得極密的巨網向劍奴罩去。　　劍奴卻在此時身退，一退兩丈，速度快極，而他的退，卻如長河泄水一般將偃金那狂野的氣勢拉長，甚至自一邊引開。　　偃金大驚，驚的是劍奴竟然一開始便以如此古怪的打法，將他蓄足的氣勢在剎那之間引開，使得他本來狂暴的一擊變得有些空落而毫不受力，怎叫他不驚？　　偃金驚，驚的還不是劍奴引開他氣勢的方式，而是劍奴在他最不想對方出劍的時候出劍了。　　劍奴的劍，犹如自魚背平剖而入的利刃，可以將肉和刺完整而利落地分開，而他所分開的是偃金的氣勢和招式。　　沒有氣勢的招式，如失去了靈魂的行屍走肉，空有軀殼卻無真正動感之處，而劍奴對這之間的縫隙把握得竟是如此精妙而準確。當他將偃金氣勢拉長引開的一剎那，偃金那強大的精神壓力立刻裂開了一點破綻，招式也將隨着心靈的破綻而出現真空之處。而劍奴卻能夠將這之間的破綻把握得如此準確，如此精妙，怎叫偃金不驚？　　偃金驚，惟有迅速變招，他知道，今次遇到了對手，真正可怕的對手。　　真正的高手只要在出手的第一招就可看出，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僅憑劍奴隨意一式便足以讓任何對手為之刮目相看。　　偃金變招，以圖掩飾這之間所生出的那一點破綻，他也在不可能的情況下硬生生地退了兩步。　　這的確是很有趣的事，雙方完全未能正面交手，便相互退避，這種場面就像小孩在嬉鬧，但真正的高手卻清楚，這之間的兇險僅在一線之間。　　劍奴一退一進，快若驚鴻閃電，劍身靈動得如無孔不入的電芒，在偃金退後第三步之時，已經攻到了其面門。　　偃金惟有硬接，他甚至感到有些無法抗拒劍奴這靈動得完全沒有定向的劍。　　“叮……”金鐵交鳴之聲極輕，那柄劍已若靈蛇一般滑入偃金的鑿網之中，竟是那般靈活。在劍鑿交擊的一剎那，劍奴的劍便有七十六種角度的變化，與五重力道的交換，使得這一劍擁有了無可比擬的威脅力。　　偃金身子一縮，不退反進，卻是自下盤搶進，欲趁劍奴的劍被封上盤而施行近身相搏之法。　　事實上，劍奴一開始便看準了偃金的意圖，因此一退便是兩丈，令偃金的如意算盤落空，使這個主攻型的人物反而先機盡失，落入了其算計之中。對此偃金當然也已早料到，可能是因為劍奴剛才在一旁觀看了他與唐德的相鬥，所以也便想出了與他相鬥之法。　　因此，他欲搶回先機，惟採取近身相搏一途，而別無他法。因為在功力上，劍奴並不輸於他，在劍術和氣勢上，劍奴也是無可挑剔的。是以，這是他別無選擇中的選擇。

# 第六章 劍鑿交鋒

　　偃金進，劍奴卻退，在步履之間針鋒相對，劍奴腳下的步法也極為玄奧，根本就不給偃金任何機會。　　劍奴腳步後撤之際，長劍下拖，然後以極速上挑，使得偃金不得不放棄自下盤搶攻的想法而抽身後撤。　　劍奴幾乎是偃金腹中的蛔蟲，似乎完全知道偃金所想，在偃金後撤之際，長劍已標射而上，劍尖似乎凝聚了萬鈞的力道，狂野而暴烈的殺機一時間取代了那滄桑而沉重的壓力。　　一進一退，一退一進，劍奴咬着偃金的尾巴窮追猛打，在策略上掌握得極為到位，根本就不會給偃金喘氣的機會。劍奴勝在速度、步法，加上劍法的輕靈飄逸、無跡可尋，竟使得首佔先機的偃金連連失利。　　偃金心中又氣又急，他的每一步似乎都在劍奴的計算之中。劍奴若即若離，陰魂不散的劍始終是在他的面門之前晃動，他欲擋欲擊都找不到方式。因為劍奴的劍可以在瞬息作干變萬化，可以在眨眼間作百餘個角度方位的變換，而且劍身的力道也是變化無常，根本就讓人無法捉摸。　　唐德與帝十交手，兩人倒戰得旗鼓相當，雖少了劍奴與偃金的那份驚險，但卻多了一些火爆和壯烈。　　兩人都是以硬碰硬，各受了一點小傷。不過，陶唐氏的戰士卻吃了虧，此刻的戰局似乎要在這群戰士身上分出勝負。因為雙方的主力高手都旗鼓相當，剩下的便是這群戰士的事了。　　因為陶唐氏戰士一開始便損失慘重，又被帝十殺得七零八落，自然會在這群如狼似虎的九黎戰士手中吃上大虧了。　　在這群戰士相鬥之中，已呈一面倒之勢，陶唐氏戰士惟有被屠宰的份，因為場中已是兩三個九黎戰士對付一個陶唐戰士。　　偃金被逼得有些心浮氣躁，雖然此刻雙方誰也奈何不了誰，但劍奴的劍總在他的面前晃動，那種壓力卻讓他心裏非常不舒服，如同心中卡着一根魚刺一般，那強大的殺機時時緊逼着他，讓他有些急着擺脫困境，欲在一時之間扳回先機，但他越是如此想，便越事與願違。　　劍奴的劍式雖然輕靈得讓人吃驚，但他的步伐和心態卻沉穩得讓人心驚，不急不躁，無喜無怒，似乎世間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吸引他的注意力，可以分他的心神，他的所有心神全部都在劍上，敵進我退，敵退我進，他只是跟着感覺和氣勢移動，似乎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對手是誰，也根本不在意他的對手是誰，這種心智的確讓人不能不驚。　　偃金越來越無法揣測劍奴的心態，但卻可以肯定劍奴的劍術已到了極頂之境，完全是一派宗師的風範，沒有絲毫的慌亂。在偃金數次心神急躁之時，險些中招，只嚇得偃金強壓下心神不敢亂想，正當他決定沉着應戰與劍奴耗下去之時，劍奴竟抽身再退。　　劍奴抽身再退，一時之間偃金為之錯愕，他已經吃過一次虧，竟然未敢及時追擊。而等他回過神來之時，劍奴已帶着如狂風暴雨般的劍勢撞向了帝十。　　“走！”同一時間，劍奴向唐德低喝道。　　帝十大驚，他正與唐德戰到酣處，哪想劍奴竟能抽身前來攻擊他？而且一擊之勢是如此的狂猛，他不得不急忙撤矛回擋。　　“當……”劍奴的劍重重擊在帝十的矛頭之上，強大的勁氣使得倉促回擋的帝十橫衝出六步方穩住身形。　　劍奴並未乘勢追擊，而是與唐德兩人撞入由百戰與帝放所組成的合圍圈子。　　他們必須走，否則的話，這群九黎戰士一旦加入戰團，便將是他們的末日。　　百戰和帝放哪敢直迎劍奴的劍鋒？在那洶湧如潮的氣勢逼來之時，皆駭然避開，他們根本就沒有膽子硬接劍奴一擊，連帝十也在劍奴一擊之下被震退，以他們的功力，豈有不死之理？是以他們皆駭然閃開。　　劍奴一聲長笑，與唐德飛速衝出包圍圈，竟比偃金快一步投入林間。　　偃金欲追，但虛空之中卻突地射來一支隱帶風雷之聲的利箭，只憑這速度和破空之聲、便可知道這一箭的力道之強勝過普通弓箭數倍，就連偃金也不敢小覷。　　“當……”偃金橫鑿一擋，勁箭竟爆成碎片，強大的衝擊力將偃金的身子阻了一阻，待他再欲追擊時，劍奴與唐德的身影已經消失不見，不由得又氣又恨，但一時間又沒有別的辦法。　　帝十早已撲向這支勁箭射出的地方，卻根本沒有找到人跡，似乎剛才那一箭是自另一空間射出來的。　　“不可能！”帝十有些驚駭地望瞭望四周一眼，卻沒有發現任何人跡，但剛才那一箭明明是自這裏射出的啊？　　“他已經走了，好快的身法！”偃金鐵青着臉來到帝十的身邊，語氣有些無奈卻又夾着恨意地道。　　“走了？”帝十重複着偃金的話，在他的眼中，也同樣覺得能在如此短的時間遠走，對方的身法實在是決得讓人不可思議，但事實又確是如此。　　“看來，今天前來的高手還真不少。”偃金自嘲地說了一句。　　“會不會是陶基？”帝十神色微變地問道。　　“一定不會是陶基，如果是陶基的話，我們還能夠站在這裏說話嗎？”偃金否決道。　　帝十不由感到好笑，心想也是，如果剛才那神秘之敵是陶唐氏之主陶基的話，豈會仍由他們在這裏說話？以陶基的武功，再加上劍奴和唐德，他們實沒有機會獲勝。是以，帝十不無僥倖地笑了起來。　　※※※　　剛才那一箭正是軒轅所射，他之所以讓劍奴出戰偃全，是因為此刻他並不想對付偃金和帝十。　　當然，如果剛才他也出手的話，偃金絕對不可能見到今夜的月色，這是絕對勿庸置疑的。但軒轅卻希望偃金好好地活着，因為偃金活着比讓他死去更有意義。　　在目前形勢未曾明朗之前，是越亂越好，惟有亂中取巧，渾水摸魚才可能讓龍族戰士減輕一些壓力。　　說不定，偃金還是對付鬼方和陶唐氏的一步好棋呢，所以軒轅舍不得讓偃金輕易死去。　　不過，軒轅對此也得承擔一些風險，因為偃金並不是一個好惹的人，雖然他並不懼偃金，但卻不會小看偃金的力量。而他極有可能會在某一刻再次面對偃金的攻擊，對此他已有了充分的準備，現在的問題卻是陶唐氏的關係有些模糊不清，根本就不知道他們究竟是在打什麼鬼算盤。以陶唐氏的實力，如果清理了偃金這群高手后，很可能會對龍族戰士有所威脅，所以軒轅留下偃金讓他們頭大自然不是壞事。同時之間，也等於一下子否決了讓鬼方人坐大的可能，是以軒轅的這一招應是極為明智之舉。　　軒轅正大感輕鬆地欲返回龍族戰士所居之地時，卻見郎大極速趕來。　　郎大已比軒轅早一步趕回駐地，是以軒轅才能以他的速度迅速遠離，這刻見郎大又極速折返，不由感到微訝。　　“大首領，陶唐氏的戰士已經與我們的兄弟交戰了，該怎麼辦？”郎大來到軒轅身前忙道，他顯然不清楚軒轅心中所想，是以這才回來請示，如果是往日，他自是毫不猶豫地與之交戰，但此刻軒轅既已派劍奴相助陶唐氏，他便有些弄不清楚之中的關係了。　　軒轅一怔，心中也感到一陣好笑，想不到自己在那頭相助陶唐人，而陶唐人卻在這頭攻打自己，簡直是以怨報德，而且還報得這麼快。　　“走，我們去看看！”軒轅一拉郎大，加快速度向駐地趕去。　　※※※　　龍族戰士在軒轅離開之時，便立刻在郎二的吩咐下布設防線，小心戒備。因此，此刻可謂佔著地利之便，人人駐守一些重要方位，陶唐氏的戰士根本就無法靠近，而且已經被射傷射殺了一二十人，而龍族戰士僅傷三四人而已。皆因他們所在的位置易守難攻，又呈斜坡之勢，自是佔盡便宜。　　兼之龍族戰士平日強化訓練之時，極重視集體配合，相互協作，所以此刻以群攻之勢而論，龍族戰士無論是前後呼應還是整體調防都達到了極為默契之境，而陶唐氏的戰士雖然勇武狂猛，但卻顯得無陣式可尋，都是各自為政，一味強攻。　　是以相較之下，龍族戰士已經立於了不敗之地，除非陶唐氏以數倍人力強攻，否則休想佔到半點便宜。　　當然，陶唐氏自不能調集數倍的人力，他們只是分成一組組人馬，每一組六七十人，雖然在人數方面也接近龍族戰士的兩倍，卻仍然顯得有些單薄。　　此時雙方皆以長攻為主，箭來箭往。郎二自然仍不清楚軒轅救了唐德一事，他只是秉承龍族戰士的宗旨，絕不示弱，誰想對付他們，他們也就毫不猶豫地還擊。是以，才會使得陶唐氏戰士傷亡慘重。　　面對龍族戰士的強力攻擊，陶唐氏的戰士幾乎是氣怒交加，在他們的地盤之上竟遇到這麼一群頑強的故人，但偏偏他們又奈何不了對方。　　由於龍族戰士居高臨下，活動起來極為方便，而陶唐氏戰士只要稍一移動身形就會暴露在利箭之下，成為祭品。　　若論箭術，這群龍族戰士乃是獵人精英中的精英，絕對是箭無虛發，而且行動利落之極，簡直如同一群游移於深山之中的幽靈，這讓陶唐戰士吃驚不小。　　單看這群人的整體素質，陶唐戰士便望塵莫及，因此這群陶唐戰士氣怒交加，他們必須除掉這群人，這是陶基的命令，若不能將這群人驅出忘憂谷五里之外，他們便算是任務失敗。　　當陶唐戰士組成第三次進攻之後，他們才發現，若想以他們的力量驅逐這群如幽靈般的敵人，那實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他們在傷亡近三十人之後不得不去請援兵。　　此處乃是陶唐氏所轄範圍之內，他們欲請援兵自然不是一件難事，但遺憾的是前去請求援兵的兩名陶唐戰士被人給提了回來。　　來者黑巾蒙面，卻只有三人而已，但給人的感覺卻犹如有千軍萬馬向他們逼近，是以陶唐戰士很快便發現了這逼近之人。　　走在最前面的那高大蒙面人，一手提着一名陶唐戰士，犹如抓着兩隻小雞一般。　　所有人都為這突然出現的神秘蒙面人而訝異，而在瞬息間，陶唐戰士的弩箭全都指向了自他們身後而來的蒙面人。　　“如果你們想讓他們兩人死的話，請立刻放箭！”那高大蒙面人將兩手之中如小雞般的陶唐戰士在身前一合，組成一道人牆，沙啞着聲音冷冷地道。　　“你們是什麼人？竟敢來我陶唐氏撒野！”一名陶唐戰士挺身而出怒叱道。　　居高臨下的龍族戰士卻並沒有乘機放箭，他們也不明白這三個蒙面人是何方神聖，自是也想知道結果。　　“老子還從未曾將陶唐氏放在眼裡，但我卻知道該殺人的時候絕不手軟！”　　那高大蒙面人冷哼聲中，他身邊的一個蒙面人打出一個奇怪的手勢。　　“嗖……”一輪勁箭自龍族戰士的陣營中標射而出，全取露出身形的陶唐戰士。　　“呀……呀……”陶唐戰士的陣形大亂，本來對着蒙面人的弩箭又改射向山坡之上的龍族戰士。　　那三個蒙面人一聲低嘯，雙臂一輪，兩個被抓的陶唐戰士向他們自己的陣營中撞去，同時之間，三條身影飛撲入陶唐戰士群中。　　有幾名準備放箭的陶唐戰士卻被飛來的兩名同伴的軀體撞向東倒西歪，更別說放箭了。　　此刻的陶唐戰士可謂雪上加霜，救兵未請到，卻只剩下三十餘人有可戰之力，但這三個蒙面人卻如虎入前群，見人就抓、就劈。所幸，還有一人並未出兵刃，但那對鐵拳比另外兩個蒙面人的刀劍更可怕，碰到不死即傷，根本就沒有人能夠稍擋半拳之力。　　“殺……”龍族戰士一聲低呼，數十名戰士如駕風一般自坡頂旋沖而下，人人如出林之虎，這一場仗根本就不用打已經知道結果了。　　最後只剩下三四個見機得快的陶唐戰士落荒而逃，余者非死即傷，而龍族戰士僅一兩人重傷，五六人輕傷而已。如此戰績實讓那群陶唐戰士咋舌，當然，這之中實因三個蒙面人的武功太過強悍，所過之處，所有陶唐戰士犹如被狂風颳倒的幼苗，毫無抗拒之力，橫七堅八地倒地不起。　　於是滿地的呻吟聲、哀號聲，而這群慘敗的陶唐戰士只好望着這群如幽靈猛獸般可怕的敵人自他們身上解下兵刃利箭，再跨過他們的軀體揚長而去。所幸這群人並不屠殺他們，也不對他們進行任何折磨，甚至不將他們當俘虜看，這是陶唐戰士惟一要感激這群敵人的地方。　　當陶唐氏的援兵趕到之時，龍族戰士已經撤了個精光。連半點痕迹也未留下，地上除了一群呻吟的傷兵之外，連一張大弓也沒有，甚至找幾支零亂的箭矢都不容易。那橫七豎八狼狽的樣子只讓陶唐援兵錯愕當場，所幸七十餘名戰士只有三十多人喪命，其餘之人全都被擊傷在地，沒有還手之力，連行動之力也沒有。他們當然看得出來是因為敵人手下留情，所傷之處極有分寸，都不是致命之處，力度和角度也拿捏得極為精準，這讓趕來的陶唐氏高手們極為驚訝和不解。　　他們的不解在於為何這群人只傷不殺，更故意手下留情呢？這群人到底是什麼人……等等一些問題確實讓陶唐高手為之頭大，但不否認，陶唐氏這一場仗是打得一塌糊塗，慘不忍睹，皆因他們將力量太過分散，這才給了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因此使得陶基不得不重新布局安排一切。　　※※※　　龍族戰士迅速撤出忘憂谷五里範圍之內，依目前的情況來看，實不宜再與陶唐氏發生任何衝突，雖然剛才那一戰打得不明不白的，但卻讓每位龍族戰士找到了迎接任何困難和挑戰困難的自信，不過與陶唐氏之間的梁子算是結下了。所幸，陶唐氏並不知道他們究竟屬於哪一路人馬，因此對大局並無多大影響，何況軒轅也無意與陶唐氏過多地打交道。　　當然，軒轅自不希望陶唐氏的戰士知道他曾出過手打得陶唐戰士七零八落，那樣對他經后的行動會大大的不利，所以剛才他以蒙面人的身份出擊，就是要掩飾自己的身份，他的這群龍族戰士可以不去忘憂谷，但他卻不能不去。　　忘憂谷附近處處充盈着血腥的味道，顯見陶唐氏確已不惜花血本來驅逐這群圍在忘憂谷周圍的人，隨處可見屍體橫七豎八地躺着，箭矢亂散得到處都是，而陶唐氏這一招也的確很有效，使得忘憂谷周圍清靜了不少。　　軒轅也不由得暗自驚訝陶唐氏的實力，此役至少抽調了五六百名戰士，如此大張旗鼓就只是為了守護忘憂谷，這也確實令人有些費解。　　忘憂谷中究竟有什麼東西值得陶唐氏如此不惜血本地去得罪東夷和鬼方的力量呢？難道真是因為龍歌在忘憂谷中嗎？陶唐氏肯為龍歌如此犧牲嗎？　　軒轅也覺得有些不可思議，但這件事情不經考證自是無法得知結論。　　※※※　　忘憂谷口，陶唐戰士嚴密把守着，倒假是一個軍事禁區，讓人感到一種山雨欲來、大戰在即的壓抑感。　　軒轅想笑，這群人也實在是太過張揚了，以木神苟芒的絕世武功，又怎需要這群人保護？只看這種陣仗，倒似乎這群人皆是為了保護木神苟芒一般，豈非好笑？

# 第七章 奇招挫敵

　　唐德竟也在谷口，但他的臉色有些不好看，此刻他正立在一名氣勢非凡的中年漢子身前，似乎是在接受訓斥，臉色不住地變化着，最後竟有些鐵青。　　劍奴在不遠處靜坐，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周圍發生了什麼事情，直到唐德步履有些沉重地來到他身前，才悠然睜開雙眼。　　“劍奴前輩，實在不好意思。”唐德面對劍奴，語意有些猶豫地道。　　“有什麼事不妨直說，老夫絕非不通情理之人！”劍奴淡然一笑，坦然道。　　劍奴如此一說，唐德的臉色更是難堪，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囁嚅道：“這裡是我陶唐氏的禁地，外人不能夠久留於此，我想請前輩去唐城先休息一下，待會兒，我再去向前輩表謝！”　　說完此話，唐德心虛地不敢看劍奴一眼，此話等於是將劍奴拒之門外，而劍奴剛才冒死救他，又是如此年高的長者。這使得唐德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不過由於拗不過上級的壓力，只好向劍奴說出如此對不起良心的話，這已經讓他感到愧疚難安，他唐德雖然是個高傲之人，卻非一個不知好歹的小人。　　劍奴怔了一下，反而輕鬆地笑了笑，立身而起，道：“我知道這不是你的意思，每一個人都有身不由己之時，好，我走便是！”　　“前輩！”唐德沒想到劍奴如此好說話，不禁大是感激，這使他心中更是愧疚。　　劍奴正欲舉步高去，卻見軒轅悠然踱步而來，神色立刻變得恭敬。　　唐德和那群陶唐戰士立刻小心戒備起來。　　“聖王！”劍奴快步迎上。　　唐德大訝，忙揮手阻止已方箭已上弦的戰士，他自不能太過薄情寡義，無論如何也不能在未弄清緣由之下對劍奴和他的朋友進行攻擊。　　“來者何人？”剛才與唐德交談的中年漢子聲若洪鐘地沉聲問道。　　唐德臉色再一次顯出不自然，他回頭望了那中年漢子一眼，眸子里閃過一絲怒色，但卻無語，畢竟他的身份不允許他發這一通脾氣。因為那中年漢子乃是陶唐氏的第三號人物陶宗，亦即陶基的親弟弟。　　雖然陶宗在陶唐氏中的人緣極壞，驕傲自大，蠻橫無禮，但他畢竟是陶基的親弟弟，沒有人敢真箇對他無禮。何況，陶宗的武功也的確可以稱得上是陶唐氏的第三號高手。因此，許多人雖然敢怒，卻不敢言。　　“在下君子國新任聖王軒轅、特來求見木神！”　　軒轅緩步自劍奴的身邊向忘憂谷口而來，劍奴立刻緊隨其後。　　“你就是軒轅？”唐德吃了一驚，訝然問道。　　那些陶唐戰士也在竊竊私語，似手沒有想到最近名聲鵲起的軒轅卻是如此年輕。　　“在下正是軒轅！”軒轅露出一個燦若陽光的笑容，坦然答道。　　“我不管你是誰，我不希望任何外人出入於禁區之中！”陶宗聲音極為冷漠地道。　　“他是陶基之弟陶宗。”劍奴輕聲在軒轅身後提醒道。　　“我想請問陶宗先生，你們這是在軟禁木神，還是在保護木神呢？”軒轅不慍不火地反問道。　　陶宗和眾人不由得全都一呆，陶宗有些訝異地望了軒轅一眼，冷然道：“當然是為了木神的安全！”　　軒轅突然笑了起來，笑得有些傲氣。　　“你笑什麼？”陶宗被軒轅笑得莫名其妙，不由得怒聲質問道。軒轅半晌才打住笑聲，吸了口氣道：“姑且不論木神那絕世無雙的武學是如何震撼人心，需不需要人保護想想便知道。另外，陶宗先生既無軟禁木神之意，又怎能剝奪木神會客的權力呢？如果我是木神想要會見的客人，而陶宗先生貿然把我趕走，豈不是會讓木神感到遺憾嗎？所以，我在笑！”　　陶宗神色微顯尷尬，軒轅的話句句成理，使其大掃顏面，因為這對他隱帶了一絲譏嘲之意，以他的狂做性格，怎能不暗地生怒？同時他也故作不屑地反擊道：“就憑你？”　　軒轅神色一冷，冷然對視着陶宗，充滿了無限自信地道：“如果連我都不夠資格，恐怕這個世上大概也沒有幾個人夠資格了！”　　軒轅此話一出，連劍奴都感到有些意外，他不明白軒轅為何會如此自信木神一定會見他，如果此刻把話說絕，待會兒只怕會與陶宗撕破臉皮。　　唐德和那群陶唐戰士也都被軒轅這番氣勢給震住，連陶宗都有些訝然，但他絕不相信軒轅真的是木神想見之人。一則，因為軒轅從未曾與木神有過交往，二則，軒轅太過年輕，木神隱退之時，軒轅還未出世，這兩個天南地北相距如此之遠的人會有什麼聯繫呢？雖然近來關於這個年輕高手的事已傳得如火如茶，但此刻親見軒轅如此年輕，他不由得又生出一種輕視之心，哪會相信軒轅如此年輕會有什麼大的作為？也許是憑運氣而已。　　“大言不慚，年紀輕輕卻不知天高地厚！”陶宗不屑地道。　　軒轅未怒，劍奴卻心中大怒，陶宗如此輕視軒轅比打他一巴掌還要難受，他不在意別人輕視他，但軒轅卻是君子國的聖王，又是他的主人，陶宗的戲謔之言怎叫他不怒？於是他搶在軒轅之前，冷殺地反唇相譏道：“如果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煩請告訴老夫一聲！”　　唐德臉色大變，暗叫不好。　　果然，陶宗聽到這話臉上立刻充滿了殺機，極為憤怒地笑道：“好，好，如果你想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就讓我來告訴你好了！”　　“哼，別人怕你陶宗，我劍奴卻根本不當你是個人物，狂妄自大，不知好歹，自以為了不起，比起陶基，哼，不知相差多遠！”劍奴說話間便欲挺身而出，他的確很想教訓一下這個無禮之輩，雖然明知陶宗的武功不會比他遜色，但為了出一口惡氣，自也不會放過打擊一下對方的機會。　　軒轅伸手在劍奴身前一擋，笑了笑道：“不如就讓軒轅來請教一下‘天高地厚’吧！如果陶宗先生不是像外面所傳的那般氣量狹小無容人之心的話，便指點指點一下軒轅好了。”　　唐德心中叫妙，軒轅這話擺明着仍是罵陶宗，但妙在軒轅這般輕描淡寫地借傳聞來罵陶宗，反而使人覺得陶宗氣量狹小，無容人之心天下皆知一般，這比劍奴那直接的罵法更具效果。他心中不由得對這軒轅多出了幾分好感，至少為他出了一口惡氣，因為軒轅罵出了他想要罵的話。　　陶唐氏今次派出了眾多高手，不過，有人聽了軒轅的話怒，有人聽了軒轅的話暗自竊笑，想來平時也是受了陶宗大多的氣。　　陶宗的確是大怒，但看軒轅那漫不經心的笑意，他恨不得將軒轅撕成碎片，但軒轅卻是擺明着向他挑戰，他又不能不接受，若不是劍奴是唐德的救命思人，他也可以讓人以亂箭射死軒轅，可是此刻他若再讓別人替他殺死軒轅，就等於是怕了軒轅。是以，無論如何他也要與軒轅一戰。　　當然，陶宗並不在意軒轅，他不相信以軒轅如此年紀能有什麼大的作為，即使武功再高也是有限。而軒轅請戰，他更欲乘機將其擊殺，讓人看看他陶宗可不是好惹的。　　“好，既然你有心，我又豈能讓你失望？”陶宗氣宇軒昂地大踏步向軒轅逼來。　　軒轅一聲輕笑，勝似閑庭信步似地跨過三丈的空間，與陶宗相對而立，道：“我不想傷了彼此的和氣，不如便與先生定個十招之數吧，如果在十招之內，先生能逼軒轅退一步或半步的話，那就算是軒轅輸了。”說完，軒轅在身後劃了一條界線。　　陶宗一愕，卻沒想到軒轅有如此提議，忖道：“如果十招之內不能將你逼退半步，那我這些年豈不是白活了？”不過，他也是心高氣傲之人，不由冷冷地道：“既然你有如此豪情，那我們不如限定一個範圍，十招之中，誰出了這個範圍，誰就算輸了，我也千想占你後生的便宜。”　　軒轅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道：“就依先生所言。”　　※※※　　在陡然之間，陶宗覺得自己實不應該再輕視軒轅，只是因為軒轅在不經意間一站便湧出了一股無法形容的霸殺之氣，犹如高山大海般，讓人無可揣度也無可攀援。　　軒轅含笑而立，與陶宗分立方圓一丈的圓圈內線兩端，意態瀟洒輕鬆，如在觀雲賞日。軒轅未出手，似乎也沒有出手的意思，但是陶宗的感受卻截然不同。　　陶宗知道，軒轅出手了，在踏入圓圈的那一刻，軒轅便已經出招了，但所出的形式卻是無形，那是一種無形卻有實的氣機。所以，在軒轅踏入圓圈的那一刻，他便知道自己實不應該再輕視軒轅，那樣結果可能惟有含恨收場。　　軒轅的自信就像是一種實質存在的壓力，那種睥睨一切的氣概，讓人想到君臨天下的絕代霸王，仿若世間沒有什麼事情是他無法辦到的，包括打敗陶宗在內。　　山野間的氣息突然之間變得沉悶，所有的旁觀者都感到了這種異常的變化。　　陶唐氏的戰士們自然發現了走入戰圈中的軒轅發生了讓人驚訝的變化，他們似乎自軒轅那高大偉岸的軀體上觸摸到一種無形又似有實的熱力，仿似軒轅的身體外層燃起了一層魔異的透明之火。　　戰意，在無聲無息中越釀越高，與軒轅對峙的陶宗似乎比軒轅更忍受不了這種沉悶的氣息，他終於串先出手了。　　一丈距離，實在太近，近得幾乎沒有轉身的餘地，空間中充斥的儘是陶宗的劍影，甚至連他自己也在這密密的劍影之中化成了碎片，化成了無形的風。　　刀，不知道何時已橫在虛空，如一道長長雪亮的海堤。只一刀，簡簡單單，瀟瀟洒灑的一刀，陶宗那有若驚濤駭浪的劍式化為了飛散的雪花，星星點點，散漫得細緻而優雅，依然是以一種曼妙絕倫的架式卷向軒轅，漫過軒轅那有若海堤一般牢不可摧的刀勢。　　入襲軒轅那靜立如淵的軀體。　　“叮……”刀影驟起，刀堤化成一片流雲，靈動中透着輕閑而優雅的內涵。　　陶宗的劍避無可避，竟被逼退。　　兩股強猛的功力如擦肩而過的氣流，捲起一股強烈的旋風，以軒轅和陶宗為中心向四面八方鼓涌而出。　　塵飛恭弘=叶 恭弘揚，石落沙走，山野間的鬱悶頓破，取而代之的是充滿毀滅氣息的生機。　　軒轅錯步而上，輕喝：“第二招！”　　第二招，毫無章法可尋，如娃娃信筆亂塗，只憑一時意興，使人看不出軒轅究竟欲攻向哪個方位，也不知道軒轅這一刀的軌跡走向。　　陶宗眼裡閃過一絲訝異和驚駭，他是當局者，惟當局者才會明白這一招中的兇險。事實上，他也無法看出軒轅的刀將落至何處，但他卻已感覺到了軒轅那無孔不入的刀意正以水漫城牆之勢透過每一寸虛空。　　他知道，軒轅欲將他擠出戰圈，才會施出這莫名其妙的一招。　　招雖是莫名其妙，但陶宗卻絕對不敢小視，一聲低嘯，劍如游龍般在身體周圍繞出一道亮麗的光弧，封鎖了所有接近他的空間。　　在刀劍相擊的一剎那間，軒轅突地刀身翻轉，竟以刀背重砸於陶宗的劍刃之上。　　陶宗身子一震，他的確沒有想到軒轅竟會使出如此怪招，那厚重的刀背重擊劍鋒，幾欲將利劍擊折。　　軒轅再次輕笑，呼道：“第三招。”同時身子一縮，如一個光球般撞向陶宗的下盤。　　陶宗大驚，軒轅的速度實在太快，無論是變招的速度還是搶攻的速度都大大地出乎陶宗的意料之外。　　陶宗的劍本已被盪刀，若想回收已是不及，只得整個身子躍起，而劍鋒下切，下身上抬，如倒立於樹榦的靈猿。　　“叮……”軒轅身子猛地蹬直，手中的刀插空而出，借整個身子曲伸之力將刀的氣勢和力道蓄到最為猛烈之時，便已斬到陶宗的劍上。　　陶宗受不住如此強大的上沖之力，竟被震得倒衝起三丈多高。　　四下一片驚呼，那群陶唐氏的高手都看得心神大震，皆對軒轅和陶宗那精采絕倫的比斗嘆為觀止。　　事實也確實如此，軒轅的招式之古怪，是他們見所未見的，刀招之快之犀利，勢若破竹，那種鋒芒便像是軒轅自身的氣勢，無法揣度，無可挑剔。　　陶宗心中暗自叫苦，軒轅無論是戰略還是武功，都大大地超出了他的想象，此刻他才知道自己實在是小看了軒轅。　　“第四招！”軒轅絕對不給陶宗喘息的機會，身形有若長虹經天般破空而起。　　劍奴知道軒轅贏定了，只要將陶宗逼上了虛空，勝券便已經操在軒轅的手中，在虛空之中，陶宗絕對難以抗拒軒轅那無敵的身法。事實上，劍奴只見過滿蒼夷的身法可穩勝軒轅，余者皆難以與軒轅匹敵。劍奴最近也修習了神風訣中的絕世輕功身法，是以他知道神風訣絕對是世上不可多得的曠世奇學。逸電宗成名之學，自是不同凡響。　　事實果不出劍奴所料，陶宗的身體再次被衝起，他根本就沒有機會落地，而且他的身體已經偏出了那丈許方圓的圈線之外，如果垂直下落的話，定會落於圈外。當然這不能算輸，因為在規定之時，並沒有談到虛空也需守這圓圈的約束。　　因此，只要陶宗的身子永遠不落地，就永遠都不算輸。　　軒轅身子落地，但迅速再次彈起，口中高喝：“接我第五招！”　　陶宗感到有些悲哀，除第一招是他主攻之外，其餘幾招全都是軒轅引領先機一輪搶攻，更是殺得他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但此刻已呈騎虎難下之勢，即使他不戰也不行了。　　軒轅的每一招都疾若奔雷，力道沉猛之極，雖然是自下而上狂攻，但絕對不會懼陶宗自上傾力下擊之勢。　　虛空中傳來陣陣金鐵交鳴之聲，軒轅在空中的身子如同一隻輕靈的蝙蝠，竟能在毫無借力的情況下變換十餘個方位和角度，只看得陶唐氏眾高手目瞪口呆。　　他們絕難想象，一個無翅的人竟能在虛空中擁有如此靈活的身法，幻化出如此變化多端的攻擊方式，但軒轅卻做到了，也難怪最近關於軒轅的傳說是如此的如火如茶，甚至比龍歌東回還讓人津津樂道，這一切全都不是僥倖所致。　　軒轅勢盡而落，陶宗的身子更已偏離戰圈三四丈之遙，同時也向下墜落。　　軒轅落地之際橫刀立於戰圈內線之邊，冷視着陶宗，長笑道：“第六招！”　　呼出第六招之時，他卻並不出招，只是凝視着緩緩自數丈高空飄落的陶宗。　　所有人都知道，這一招不出則已，一出便是必勝之招，此刻再也沒有人會懷疑軒轅會贏，因為這一場比斗，只要軒轅守住內線不讓陶宗毫無惜力的身子落入戰圈之中便算是勝了，所以自然不會有人懷疑軒轅會贏。　　陶宗當然知道自己處境的艱辛，他無論如何沒有料到，只是在五六招之間，他便已處在絕對的下風，對於高傲的他來說，這確是一個難以接受的打擊，而且對方是如此年輕。　　陶宗咬咬牙，他已經豁出去了，這一擊他絕不能敗，是以，惟有傾其全力作最後的困獸之斗。　　天地一片肅殺，因為陶宗的劍，也因為軒轅的刀，在刀劍的互動之中，虛空之中的氣流也變得枉野。　　其實也沒有想象中的那般炫目奪魄，一切都化繁為簡，全都憑刀與劍的力量解決一切。　　“當……”一聲清脆而強烈的金鐵交鳴之聲震徹山林，本來被認為會驚天動地的一擊，便以最為直接的方式解決了。　　軒轅禁不住“蹬蹬蹬……”連退三大步，在快要退出戰圈之際，上身後仰，整個身子曲成一張弓一般，但雙腳如生了根似於立於戰圍之中，那瘋狂而野性的力量立時被御於無形。　　陶宗的身子卻被彈得平射而出，離戰圈卻是越來越遠。　　“呀……”陶宗一聲怒吼，雙足竟橫點一株樹榦，倒射向正直立起腰身的軒轅。人與劍幾乎化為一體，以長虹貫日之勢使出這必殺的一擊。　　所有的人皆驚，陶宗輸了，但他卻仍要這般攻擊，簡直是有些耍賴，雖然身形並未落地，但足尖點落圈外的樹榦自也與落地無分別。但陶宗仍不顧一切地出擊軒轅，這讓劍奴怒，便是陶唐氏的高手也為之錯愕和不屑。　　軒轅的身子剛直立而起，陶宗的劍已經到了面門，速度快得讓他驚訝。　　軒轅大駭，但卻沒有絲毫慌亂，而是身子極速后躺，更如一條靈蛇般自地面平滑而過，竟欲自陶宗的腹底擦過。同時利刀平拖，但此刻軒轅卻猶豫了一下，他不能擊殺陶宗，如果他如此出刀，那麼陶宗的身體極可能會成為兩半，可是那時候他便無法避免地成為陶基的生死大敵，無論是對他將來的發展前途還是對龍族戰士而言，都是絕對不利的。　　軒轅的猶豫，幾乎所有高手都看清了，陶宗自也不例外。軒轅猶豫，使得陶宗大喜，利劍乘機下挑，他絕對不會心慈手軟，更恨不得將軒轅立斃劍下。　　軒轅大驚，他沒想到陶宗如此卑鄙，卻又不能擊殺陶宗，此時他惟有收刀橫滾。劍奴大驚，他不明白軒轅為什麼放過這個機會，只要軒轅出刀的話，陶宗不死也會重傷，但軒轅竟不出刀，反而收刀以避陶宗的利劍。　　“哧……”“砰……”軒轅身子側滾，陶宗的劍挑偏，卻也在軒轅的左肩劃過一道長長的血槽，而軒轅恨陶宗的卑鄙，倒踢出狠狠的一腳。　　陶宗一聲悶哼，軒轅的腳準確地倒勾在他的腹部，幾乎將其五臟踢裂，去勢再也無法控制，重重地墜落地面疾翻幾個筋斗，腿一軟竟跪倒在地。　　軒轅滾身而過，左肩血流如注，臉色微白，讓人看不出他心中的喜怒。刀，倒提於手中，整個身子卓立如山。

# 第八章 木神苟芒

　　“聖王！”劍奴疾奔入戰圈之中，迅速為軒轅止血。　　陶唐氏戰士人人肅立，面色極為難看，剛才的那一幕只要眼力稍好的人都可以看出是怎麼回事。這群戰士心中生出一股前所未有的屈辱之感，並不是因為陶宗之敗，而是因為軒轅的傷。除陶宗的親信之外，沒有人再看陶宗一眼，包括唐德和一群陶唐氏高手。　　相反，他們對軒轅卻湧起了一絲敬意，在那種危機之下，軒轅仍不出刀奪陶宗的命，這種包容的心理確實讓這群陶唐氏高手心生感激。　　“這裡是一些金創葯，你拿去用吧。”唐德最先舉步走向軒轅，掏出一瓷瓶葯遞了過來道。　　軒轅還刀入鞘，坦然地接過傷葯，竟仍露出一絲淡然的笑章，道：“謝謝！”　　說完毫不猶豫地將一些葯末倒在傷口上，似乎根本就不怕唐德那些葯未是有毒的。　　眾陶唐高手見軒轅如此豪氣干雲，與陶宗比起來確有天壤雲泥之別，不由得對他又多了幾分好感，連本來對軒轅印象不好的人也立刻改變了對他的看法。　　軒轅掃了眾陶唐戰士一眼，大步向陶宗行去。　　陶宗身邊的四名親信立刻心存戒備，便連陶宗也在小心戒備着，軒轅那一腳之力的確讓他戰鬥力消減了大半，但顯然軒轅已腳下留情，末用全力，否則的話只怕他已經吐血三升了。不過，這一刻軒轅走來，誰也不知其意圖。　　那群陶唐戰士心中也為之緊張，雖然陶宗理屈，值得憎恨，但卻畢竟是陶基之弟。　　“軒轅公子！”唐德急聲阻止道。　　劍奴也是殺意大盛，不管軒轅此刻做什麼，他都會全力支持，包括擊殺陶宗，大不了他今日大開殺戒。　　唐德嚇了一跳，他感受到了來自劍奴身上的殺意，似乎劍奴隨時都準備搏殺他一般。他當然知道劍奴劍術的可怕，怎敢輕迎其鋒？正當他不知如何是好時，軒轅卻已將未受傷的右手伸向陶宗。　　“與先生一戰，真叫軒轅畢生難忘。軒轅之所以施下重手也是迫不得已，還請先生見諒！”軒轅語氣極為誠懇地道。　　所有人都大感意外，包括劍奴和陶宗，誰也沒有想到軒轅不僅不記陶宗那卑鄙一劍之仇，還會如此大度地欲與之握手言和，這種氣魄和度量立刻折服了所有陶唐氏的高手，連陶宗的四名親信也不例外。　　唐德的眼中射出無限尊敬之色，對軒轅的尊敬是絕對出乎本意的。事實上，周圍所有陶唐氏的高手都露出了尊敬之色，即使軒轅是敵人，也是一個值得尊敬的敵人。　　在這個亂世，人人重視英雄，尤其是豪氣干雲的英雄，而像軒轅的這般表現立刻征服了所有人的心，相較之下，陶宗卻是如此猥瑣不堪。　　不過，軒轅的話落到陶宗的耳中卻又是另外一種感受、對他的自尊心是一記無情的打擊，他感到軒轅是在嘲諷他。而他心底更是有鬼，怎肯接受軒轅這刻意的示好？　　“哼，這一戰，我也會畢生難忘，你不必假惺惺地嬌揉做作，贏了便是贏了！”　　陶宗曲身而起，在兩名親信的攙扶之下，狠狠地說出了這番讓人驚愕的話。　　陶唐氏的戰士都感到一陣臉紅，為陶宗臉紅，更是感到一陣羞愧，他們怎麼也想不到，陶宗竟是這麼一個人。他們甚至開始鄙夷不屑這個人的人格，或許正如軒轅所說，氣量狹小，無容人之心……　　軒轅神色微變，但很自然地收回手，神情又變得冷淡，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不過，人人都以為軒轅是因為陶宗的話而生氣了。　　軒轅抬頭望瞭望天空，深深地吸了口氣，強壓住心頭的怒火，他知道做戲也做得差不多了，沒有必要再與這卑鄙的小人糾纏下去。於是淡淡地道：“那先生不阻止我去求見木神了��？”　　“如果木神真的願意見你，我為什麼要阻止？如果木神不想見你，那你便有多遠滾多遠，否則的話，我只會按格殺令執行……”　　“木神有請軒轅公子一敘！”一個稚嫩的聲音突然打斷陶宗的話道。　　眾人循聲望去，只見一小童自萬花叢中施施然行了出來，身邊還圍着許多蝴蝶和蜜蜂。　　小童的頭上紮起一對小辮子，辮上竟停着幾隻蝴蝶。　　“哪位是軒轅公子？”那小童在眾目睽睽之下行出，有些訝異地打量了一下所有人，有些稚氣地問道。　　陶宗不由得目瞪口呆，唐德和劍奴面面相覷，那群陶唐高手更是驚訝莫名，他們確沒想到，木神竟真的會見這個年輕的軒轅，而且似乎知道軒轅來了一般，不待軒轅稟報，便讓人來請，這實在是極為稀奇之事，這使得所有人對軒轅更多了一層高深莫測的神秘感。　　陶宗和唐德自然知道這小童正是木神苟芒身邊的童子，如果不是忘憂谷中人，又怎能如此輕易地走出萬花大陣？　　“我便是軒轅！”軒轅望了童子一眼，心中也微徽有些錯愕，暗忖道：“木神怎知自己來了？難道剛才發生的事他都看到了？”他本來對陶宗所說的狂言也沒多大把握，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木神苟芒是什麼人物，只知道與劍宗有極大的淵緣，但木神苟芒已幾十年不見外客，說不定不會答理他這個劍宗的傳人。　　但此刻木神主動來請，自然使他感到有些意外。　　“那請跟我來，木神只見你一人，其他人便只能在外等侯了。”那小童認真地道。　　軒轅淡淡一笑，跟在小童之後，不理眾人那錯愕的表情，坦然地行入忘憂谷的萬花大陣之中。　　※※※　　竹樓清雅，蜂蝶曼舞，更為別緻的卻是竹樓之頂也有花藤相牽，處處花團錦簇，幽香恰人。　　醉身其中，軒轅確有不知身處何地，似在仙境又若在人間。　　忘憂谷極大，穿過萬花大陣之後便是一條羊腸小徑，九曲迴環之下直通竹樓，惟到了竹樓方知此只是一個涼亭而已。古色古香的竹涼亭之中，有幾張石制的桌椅，表面打磨得極為干整，而石桌更如一個磨菇，下小上大，呈現出極為典雅的流線。石桌上刻着一張棋盤，線條清晰且勻稱，絕無斧鑿之痕。行過石桌邊時，軒轅不經意間伸指鉗入線條之中，駭然驚覺，這棋盤乃是以非凡的指力所刻。由此可見，刻此棋盤之人的指力之強實已達到了登峰造極之境，否則絕難如此流暢勻稱地刻出這張棋盤，而且深淺幾乎完全一致。這種功力絕非簡單的陽剛之力，而是至陰至柔之勁，才能使線條周圍的石屑不碎不裂。　　過了竹涼亭，又自一條小橋之上跨過一個狹長的池塘，此刻池塘之中的荷花竟相鬥艷，荷恭弘=叶 恭弘如綠傘般鬱郁蔥蔥，而此刻軒轅除了聽到蜜蜂的“嗡嗡”聲之外，竟還聽到了一陣“沙沙”的聲音。　　拐過幾簇花叢，軒轅只覺視線一開，卻已到了一個大院。大院以土木結構建成，屋檐正如軒轅在君子國所見的那種造型。想來，這是神族當年最為盛興的一種造屋模式。　　大院之中有四棵古樹，分守四角，倒似震守四方的神將，而那“沙沙”之聲卻是因為院子之中有一位佝僂的老翁拿着掃把在掃地時發出的。　　老翁掃得極慢，偌大一個大院，想掃完只怕要花上許多時間。　　“請公子在外稍等，我先去通報木神。”那小童突然停步對軒轅道。　　軒轅點點頭，靜立於那排房屋外，望着小童迅速消失在視線之中，心裏卻在盤算着待會兒見了木神該如何說。　　※※※　　軒轅怎麼也沒有想到，他在門外足足等了一個時辰也沒有等到那小童回返，更沒有木神的傳話，這使他心頭大感不快，但此刻既來之，則安之，反正自己已經到了門口，不愁木神不見。不過，若非尊重木神乃是武林前輩，可能與青山和青雲大有淵緣，他定會闖進去。但此刻出於禮節，他卻只能等，所幸，尚有那掃地的老翁仍在不停地打掃着地面，軒轅倒也不是太過寂寞。何況，軒轅的耐心之好絕對可算是超一流的。否則，當年他也不可能在姬水河畔一坐數日，此刻只不過是一個多時辰而己。　　又過了半個多時辰，依然未見那小童歸返，更不用說有木神的傳話了，倒是那佝樓的老翁已將整個大院掃了一遍，但奇怪的是老翁竟又從頭開始再掃起來。　　軒轅感到十分的驚訝，也大感奇怪，此刻地面已經夠乾淨了，為什麼還要如此仔細地掃呢？只看那老翁專註的樣子，似乎根本就不知道軒轅的存在，甚至忘記了時間，忘記了一切，整個眼裡心裏只有一把掃帚而已。　　再等半個時辰，軒轅覺得木神所為實在有些過分了，這兩個時辰，他不言不動地等待，卻沒有半點回應，對他簡直是一種羞辱，不過那老者的掃把已掃到了他的跟前。　　“前輩，這地面你已經打掃過一遍，夠乾淨了，為什麼還要掃呢？”軒轅終忍不住問道。　　“心未凈，地怎凈？”那老者頭也不抬，漫不經心地反問道。　　軒轅一呆，不由得仔細打量起這老者來，但見老者兩鬢斑白，滿臉刀刻般的皺紋，竟有着比劍奴更為滄桑的感覺。一身素布衣裳雖然打了幾個補丁，但卻整潔利落。手掌乾枯修長，步履平穩，雙目無神，看上去應是一個比較健朗的老僕。　　不過，軒轅卻在回味老者所說的那句“心未凈，地怎凈”的話。　　“心不凈，世事皆不凈，為何老伯卻獨掃地面而不去干一些別的事情呢？”　　軒轅想了想，感到有些好笑地反問道。　　“世事皆不凈，自有眾生管，老夫只是個掃地的，為何要干別的事情？”老翁依然沒有抬頭。　　軒轅心道：“這忘憂谷中儘是一些怪人，真不知道木神苟芒又是個什麼老怪物，居然擺出如此大的架子，讓我久候未至，既然如此，我也拿你的僕人尋尋開心了。”想到這裏，軒轅狡黠地一笑，道：“世事有眾生管，難道老伯不是眾生中人嗎？”　　“不是，老夫無名無姓無過去亦無將來，不能謂之‘生’，而是處於生死之間矣，是以老夫下屬於眾生之列。”　　“無名無姓無過去亦無將來，處於生死之間，便非眾生嗎？”軒轅又問道。　　“‘生’即為希望，希望謂之欲，眾生即眾人之欲，眾人之求，而老夫無過去亦無將來，便是無欲無求，生若死，死若生。因此，老夫非屬眾生之列。”　　老翁依然悠閑地揮舞着掃把，淡然道。　　“無欲無求，何來不凈之心？生即死，死若生，何來凡俗之念？老伯分明是在騙自己。”軒轅心中暗驚老者所答，事實上，老者所說的每句話之中都似乎包含着深刻的道理，但他豈是輕易放棄之人？　　“非也！非也！無欲無求並非人生全部。無欲無求卻有痴有嗔，有喜有怒，有情有義，心難如枯井，自有漣漪生。生若死而非死，死若生亦非死，凡俗之念仍在六根之中。”老翁突然稍稍直起腰桿，抬頭望了軒轅一眼，露出一絲悠然的笑意，淡然回答道。　　“生若死而非死，死若生亦非死！”軒轅心頭不由得微微震撼了一下，沉吟了一會兒，不由又問道：“敢問老伯痴嗔何來？喜怒何來？情義何來？既已無名無姓，無過去亦無將來，是謂徹悟，能徹悟到忘其自身者，何來世俗？無我則無法，則無天地，無世俗，萬念皆由心生，皆由己出，既無我，何來凡俗之分？何來凡俗之念？何來情義嗔痴怒？”　　那老翁身子陡震，身形竟直立如槍，眸子里閃過一團精芒，訝異地望着軒轅，像是看到了一個奇迹一般。　　軒轅在老者陡然挺直腰桿之時，立刻感到老者整個人都變了，變得威猛霸殺，犹如高山大海一般的氣勢只讓人心神俱震，而那本來昏花的雙眼竟清澈如水，深邃無可揣度。　　老者犹如一柄新出土的古劍，古樸而鋒銳，整個身體散發出一種難以形容的氣勢。　　軒轅哪裡還會不知道眼前的老者乃是一個絕頂高手，剛才的樣子只是故意裝出來的，而在此時卻被軒轅之話所驚，一時忘了掩飾自己的氣勢，不經意間泄了底。軒轅的心中湧起一種奇怪而荒謬的感覺，破口而出道：“你就是木神苟芒！”　　那老者一震，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那開懷的樣子讓軒轅再不懷疑自己的猜測。　　軒轅心中不由得暗叫僥倖，不過木神苟芒的確是個怪人，竟然會裝成這麼一個掃地老頭。　　軒轅想笑，事實上，一開始木神便在他的面前，只是他沒有想到罷了。如果不是此刻那老翁大笑，他還不敢肯定，因為他無論如何也料不到木神苟芒會掃地。　　“晚輩有眼不識泰山，剛才還在怨前輩架子擺得那麼高，此刻深感慚愧。”　　軒轅坦串地說道。　　木神先是一愕，眸子里再次閃過驚訝的神彩，似是對軒轅的坦率而驚訝。事實上，軒轅的確坦白的可以，竟當著木神的面怪他架子擺得高。當然，此刻自軒轅口中坦然自若地說出來，讓人又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感受。那是一種坦誠相待、毫不作偽、真情直性的氣度，這也是讓木神驚訝的原因。　　木神又笑了笑道：“果然沒有讓我失望，也難怪歧富對你如此另眼相看，可見這並不是僥倖，你是我第一個感興趣的年輕人。”　　軒轅一聽木神竟提到歧富，不由歡喜地道：“前輩見過與岐伯嗎？”　　“老傢伙，還不請他進來吃午餐嗎？害得我也陪着空等了兩個時辰，真是罪大惡極！”一個蒼老而歡悅的聲音自屋中飄了出來。　　“與岐伯！”軒轅大喜，這聲音他的確是太熟悉了，正是一別多年的歧富，他卻沒想到竟在這個地方遇到歧富，實在是太感意外了。　　“哈哈……”木神捋須歡笑道：“我們進去吧，勞你久候於此，實在不好意思。”　　“前輩何須這麼講！”軒轅不好意思地客氣道。　　兩人很快來到一個廳中，木神苟芒將掃帚小心翼翼地放在門后一個角落之中，廳內歧富和那童子早已在餐桌之旁。　　軒轅與歧富異地相逢，恍有隔世之感，一番歡喜自是難免，木神倒似乎被冷落到了一邊。　　“木頭，我說的沒錯吧？”歧富突然抽出話風向木神問道。　　軒轅不由得好笑，木神到歧富的口中竟變成了木頭。不過，他也知道這兩人肯定是相交了許多年，否則的話，說話怎會如此隨意？　　木神乾笑了一聲，道：“這次算你這老藥罐子贏了，我算是比較服了你。”　　“什麼比較服了我，事實上我看中的人還會有錯嗎？”歧富不依地道。　　“前輩如果再這麼說的話，只怕晚輩會嚇得溜之大吉了。”軒轅打斷兩人的對話道。　　歧富和木神相視望了一眼，同時會心地笑了起來。　　※※※　　再見歧富，軒轅頓時明白自己受人跟蹤的感覺並不是純屬虛無的，而跟蹤之人竟是那奪去了地火聖蓮的滿蒼夷，但滿蒼夷卻沒有壞心，只是在暗中相助。　　那日軒轅在癸城城西河邊紮營之時，發現刑天在附近的人正是滿蒼夷，是以以箭矢傳書，而在軒轅昨日被鬼三和曲妙所纏之時，那極樂神箭也是滿蒼夷所發，而滿蒼夷所做的一切，只是因為歧富的吩咐，因為滿蒼夷此刻已是歧富門下。　　知道這些，軒轅心中才恍然，天下間也只有滿蒼夷那鬼魅般的身法是他無法追及和堪比的。滿蒼夷與土計可以說是各有千秋，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但都詭秘難測。　　那日與滿蒼夷配合奪走那朵地火聖蓮的人正是歧富，也只有這兩大絕世高手聯合，才能夠在眾目睽睽之下從容而去，不過軒轅最為歡喜的事卻是歧富竟與木神一道擒下了九黎族的那群私入谷中的殺手，而獵豹、花猛及凡三諸人赫然便在其中。　　歧富似乎也知道這群殺手與軒轅的關係，大概是滿蒼夷告訴他的，這讓軒轅省去了許多心頭的顧忌。　　只要獵豹，花猛諸人能夠恢複本性，他心中便再無牽挂，完全可以去放手大幹一番了。

# 第九章 廣成仙派

　　軒轅也向歧富坦白了這一年多來的經歷，包括自龍腹中脫困遇青雲戰九黎及組織龍族戰士之事，到後來自己得到地火聖蓮諸事都毫不隱瞞地說了出來，只是隱去了龍族戰士的實力，以及與聖女鳳妮的約定，而對於一些荒唐之事自是不提。　　木神聽得心神大動，事實上，軒轅所經歷的事的確讓人難以想象，更讓木神心喜的卻是軒轅講出青雲和青天兄弟仍活在世上之事。他本身就出自劍宗，而青雲與他更有師兄弟之誼。他也深知青雲的劍術之高實比之青山和他更好，只是因為青雲乃神族劍宗之主，所以不能被列為神族八聖之一，但青雲的身份和地位比之八聖絕不低。此刻得知故人仍在，木神自是十分歡喜，只是想到劍神早死，讓他心中黯然。　　木神對君子國女王柳靜也似相識，不過對火神祝融與水神共工決鬥之事卻更是嚮往。　　“據說龍歌已到過前輩的忘憂谷，不知此事是否屬實？”軒轅悠然間便將話引入了正題。　　木神一怔，神情頓時稍顯平靜地反問道：“軒轅公子何以問及此事？”　　“因為此事可能會關係到整個天下的局勢，無論是三苗還是東夷抑或鬼方，無不在虎視眈眈，一個不好，天下紛爭將會四起，那時候只怕各部落都難有安生的日子。因此，我不能不問。”軒轅語態誠懇地道。　　“此際天下紛爭已起嗎？”木神反問道。　　軒轅一愕，立刻明白木神今日仍在借故相考，如果不能讓其心服的話，休想得到他全力相助，不由道：“紛爭確已四起，但卻只是在萌牙階段，相對而言，仍有一個平衡的標準，而這個平衡便是有熊族。　　如果這個平衡打破，天下必會立刻傾斜，到時戰爭便再不是只限於局部，而可能成為幾大強族之間的爭鬥！”　　“你認為可以避免這場交鋒嗎！”木神神色不動地問道。　　“或許無法避免，戰爭終究會發生，但卻要看怎樣終止這場戰爭，而終止這場戰爭后的結果卻也有得考究。一是繼續戰爭，二是再無戰爭。我們所在意的只是戰爭的損失……”　　“其實，你不必跟我解釋這麼多，只要告訴我，事實上你也想得到這個天下就行了。”木神的眼神突然之間變得鋒銳，神色有些古怪地望着軒轅，連歧富的臉色也變得有些難看。　　軒轅與木神對視了一會兒，突然笑了起來，道：“對，確實沒有比這更直接的回答了，我確有一統天下的心，惟有一統天下，方能夠使得部落與部落間、氏族與氏族間不再有界線，當天下為一家時，才是戰爭終止之時，我之所以關心有熊族，是因有熊族也將可能成為天下統一的一部分！”　　歧富瞪大了眼睛，但神色間卻緩和了不少，只是木神卻有些不以為然地反問道：“年輕人有些雄心壯志確屬可嘉，但是你憑什麼臣服各族？又憑什麼去臣服天下間那麼多的高手？你可想過這是一條不歸之路？今日之局，便是盤古大帝復生只怕也難以控制。　　盤古大帝之所以建立神族，只是因為那時人類未曾開化，智慧低下，更加之武器武功原始落後，方能獨成一幟，建立了神族。可此刻，天下智者如雲，高手如雲，無論戰士還是武器都是盤古大帝建族之時想都未曾想過的，而你又用什麼大戰天下呢？”　　軒轅和歧富都為之一呆，事實確如木神所說，此刻的天下，經過種族幾千餘年的演化，無論是人類的智慧還是戰爭方式及其他各方面，都得到了飛躍性的發展，光是戰爭的工具發展也讓人頭大，還有各種武學的發展，使得天下間能人無數，也正因為如此，神族才無法再繼續控制整個天下而四分五裂，試問誰還能自認有重新一統天下的力量呢？　　“成事在天，謀事在人，盤古大帝的偉大是在數千年前人類的背景之下，每個時代都會有傑出之人才的出現，先有女媧大神，再有伏羲大神、太虛王母、天帝據比……這群人的武功、智慧自不比盤古大帝遜色，甚至更高，那是因為愚民在發展，智者也在發展，這是同步的。我們自不能說智者於此時便已止步，我相信只要能夠把握時機，不斷進取，盤古大神的一統並不是一種虛妄之談。任何事情需靠機緣，靠時勢，在天時、地利、人和相助之下、沒有開創不了的奇迹！”　　軒轅自信地道。　　木神的眸子之中閃動着異樣的神彩，似乎被軒轅的侃侃而談打動了。　　“空口之語，無濟於事，這個世界相信的只是實力，相信的是事實！到最後，一切還得依憑武力來解決，難道不是嗎？”木神深深地吸了口氣道。　　“對，木神所說極是，但這需要一個過程，如果我現在擁有平定天下之力，何須坐於此地與木神相談？我大可揮軍南攻三苗，東並少昊，北征鬼方，西平各大小部落。是的，我此刻沒有這等實力，卻不代表我水遠沒有。雖然這個世上武力極為重要，但智慧更是必不可少，武者造亂，智者取亂，在四方皆亂的情況下，惟智者能游刃其間。何況，以武服人終非最佳途徑，若想天下太平，需武德兼備，缺一不可。我還年輕，但我卻必須從眼下的每一刻做起，不積蛙步，無以至千里，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耐心加信心。雖然此刻木神當我是痴言狂語，但卻不能不承認世事變幻，明日之事誰又能知？”軒轅絲毫不讓地道。　　歧富的神色間閃過一絲興奮之色，顯然對軒轅這一番話大感讚賞。　　木神神色也逐漸緩和，淡淡一笑道：“年輕人說得好，我相信你異日定會有所成就。不過，你卻要小心一點龍歌，那也是一個智慧超人的年輕人，終有一天，你們的相遇將會是一場艱難的大戰！”　　“龍歌？”軒轅訝然反問道，旋即又道：“木神見過龍歌？”　　“沒有！”木神立刻否認道。　　“那外面怎會傳說龍歌前來谷中見過前輩？而前輩又怎知龍歌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軒轅反問道。　　“正因為我沒有見過龍歌，才知道他絕不是一個簡單的人！”木神吸了口氣，認真地道。　　“哦？”軒轅微訝。　　“如果我所猜沒錯的話，龍歌此刻已經到了熊城！”木神語破天驚地道。　　“龍歌已經到了熊城？木神何以作出如此猜測？”軒轅不由得心神一震，他也隱隱感到這件事情的可能性。　　“因為外界傳聞龍歌來了我這裏及我與龍歌母親的關係都是龍歌親自讓人傳出去的，而他此刻兵分三路回熊城，其實全都是幌子，包括這次護送他回熊城的人都不知道龍歌的行蹤，皆在相互猜測龍歌的行蹤。由於三隊人馬都不能相互聯繫，也便沒有人知道龍歌在哪一隊人馬之中，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龍歌不在三隊人馬的任何一隊之中，而是已經化裝獨自行動，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這三路人馬所吸引，也就忽略了龍歌獨行的可能性！”木神分析道。　　軒轅不語，其實，他在與聖女談話之後再聽到龍歌兵分三路的消息，也隱隱地猜到有些不對勁，因為龍歌之所以召回這些分散在各地的高手，主要是想應對有熊族內部的亂子，而不是防備三苗和鬼方等高手。因此，他根本就沒有必要讓這些人護送。人多反而目標更大，會成為累贅。此刻木神如此一分析，的確是言之成理。　　“木神怎知道龍歌不在這三隊人馬之中？”軒轅不由奇問道。　　“這是我得到的消息，我在崆峒之時，龍歌自西崑崙王母國歸來，曾奉王母太虛之命拜見仙長，而後我便注意他了，只是我並未真正查知其行蹤！”歧富插口道。　　軒轅大訝，卻沒想到這件事情卻是歧富所查，倒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不過，他也更不會懷疑，因為歧富絕對不會騙他。　　“你心中一定覺得奇怪，我為什麼會提醒你龍歌的存在，因為他是我的侄兒，我卻絲毫不對他偏袒，是嗎？”木神似乎看出了軒轅心中的另一個疑問，反問道。　　軒轅一怔，坦然地點點頭道：“的確有這個意思。”　　木神不以為意地笑了笑，因為軒轅的話算是極為坦白。　　“自小事看人。事實上，老夫之所以歸隱於此，實不想再目睹這個紛亂的世界那種血腥而永無休止的場面。總想有一天能夠看到天下太平，如神族統治天下一般，繁榮昌盛地發展，可是一直以來，根本就沒人敢有這種一統天下的想法，更無人有這個魄力。時至今日，你是第一個敢在老夫面前如此侃侃而談的人。這些年來，我也很少聽到有人如你這般迅速地成名發展起來而引起各族的轟動，因此，老夫留意你也有數月之久。而今聽你如此侃侃而談，心中甚喜，但願你能如你所言，一統天下，保天下之太平。所以，我才會提醒你！”木神話至於此，稍頓了頓，又接着道：“或許龍歌也是塊一統天下的好材料，但他能否讓天下太平卻是另一回事，單憑他返回有熊族途中所做的一切，便可知他只是一個為達目的而不惜犧牲一切的人，包括我這個舅父在內，他也不肯放過。他為了自身的安危，更不惜置這三隊誠心相助他的人馬於險境。這種人就算能得天下，也不會長久地保持下去。事實上，他根本就不會相信任何外人，只相信自己，神族的四分五裂也是基於這種原因，上代盤古忌諱天帝據比，忌諱王母太虛，這才使得眾神叛離。　　我不希望這種悲劇重演，而你卻比龍歌要好多了。”　　軒轅不由得對木神肅然起敬，他沒想到木神竟有如此想法。　　“剛才你與陶宗交手的情形，我也看在眼中，在那種情況下，你寧可受傷也不殺他，這種胸襟絕不是任何人都有的，如果你殺了他，那麼結果可能會完全兩樣。在你的刀猶豫了一下之時，你心中定是想到了大局，一個如此時時以大局為重之人，必定是做大事的料子。而你在受傷之後仍主動言和，可見你確有容人之心，更是心懷坦蕩之輩。這段時日以來，你之所以奔走四方，也可以說是為了一群落在九黎人手中的兄弟。事實上，你完全可以放棄這些人，但你卻沒有，更四處盡心竭力地為他們恢復神志，足見你心懷仁厚，絕非薄情寡義之輩。而在生死關頭，選擇讓朋友兄弟先行，自己卻不顧生死地斷後，這種豪情和情義更是龍歌所不具備的。因此，我寧可天下被你所得，而不是龍歌，只有你的宅心仁厚方能夠讓統一的天下子民安居樂業，天下太平！”木神語調極為平靜且誠懇地道。　　“還不謝謝木神的另眼相看？”歧富忙提醒道。　　“軒轅謝謝木神前輩的另眼相看，真叫軒轅榮幸之極。”軒轅忙起身鞠了一躬道。　　“不，這是你應該得的，有因必有果。希望你能夠把握好每一個機會，得天下者，必以仁心服天下，仁者之天下方為長久之天下。”木神神情肅然道。　　“多謝前輩教導，軒轅定會牢記於心！”軒轅肅然道。　　“龍歌確實曾派人來過，但這個人卻是西方少典氏的少典神農。他奉龍歌之命請我出山相助，但卻被我推辭了，已於今晨送他出谷而去。這段時間老夫仍想在谷中多享些清靜，或許某一天，世界有些明朗了，我會出去走走，但願那時你已經擁有令老夫滿意的力量。不過，我還得提醒你，如果有一天神門被打開，你將要小心魔帝蚩尤。這人的魔魂一直被鎖於神門之中，神門開啟之日便是他重生之日。以你目前的武功，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而且，若魔帝蚩尤重生，東夷諸族便會立刻歸一，那時候他們的力量會倍增，既然你意欲爭奪天下，就不能不防！”　　木神再次提醒道。　　“魔帝蚩尤？！”軒轅並不止一次地聽說過這個名字。　　“事實上，魔帝蚩尤已經死了，活着的只是他的魔魂，那是一種並不實質存在的意念和精神力，當年女媧娘娘、伏羲大神、王母太虛、天帝據比及魔帝蚩尤大戰於涿鹿，天帝據比重創北逃，後來便有了強大的鬼方族出現，而魔帝蚩尤則被女媧娘娘、王母太虛及伏羲大神殺死，但其魔魂不滅終是人間禍患。因此，女媧、王母、伏羲便在熊城築下神門，將蚩尤魔魂深鎖於神門之中。然後又留下了河洛圖書作為神門之鑰匙，這便是外界的傳說，只是外人並不知神門之中會鎖住蚩尤魔魂而已。”木神侃侃而談道。　　軒轅也聽說過這個傳說，當年五帝大戰，天帝據比和魔帝蚩尤結盟，卻慘遭地帝女蝸、人帝王母太虛、神帝伏羲聯手誅殺。而伏羲、女媧、王母太虛正是神族分化之後的三苗始祖。　　當然，木神為神族之人，自然比外人更多一些地了解其中內情。　　“如果我們不開啟神門呢？”軒轅反問道。　　“就算你不開啟神門，總會有人開啟，這是早已註定了的宿命。”木神嘆道。　　“那你們為什麼還要留下河洛圖書作為鑰匙？”　　軒轅不解地問道。　　“這是一個無人知道的秘密，或許只能問神帝伏羲了。”木神無可奈何地道。　　軒轅不由得啞口無言。　　神門之中究竟是何秘密呢？軒轅神思飛越，突然道：“如果我將河圖或者是洛書毀掉其一，那豈不就再也無法開啟神門了？”　　木神和歧富皆一震，兩人面面相覷，半響才道：“我想神帝既然留下河洛圖書為匙，必有其深意，如果我們毀去其一，只怕是逆天而行。”　　“是啊，想伏羲神封上可卜天，下可卜地，他既留下河洛圖書，自有其深意，我們怎能逆天而行？”　　歧富也附和道，對於伏羲，所有的人都無話可說，河洛圖書既是伏羲故意留下的，自是代表天意。　　軒轅也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忖道：“看來自己將來真的必須面對蚩尤的魔魂了。”不過，他卻不相信，一個肉身已死的人，能夠有多大的能耐。事實上，軒轅甚至不相信有這個魔魂的存在。　　※※※　　歧富領軒轅去看了那神志漸復的獵豹、花猛諸人，使得軒轅心情大松，以歧富的妙手，根本就用不着地火聖蓮這奇葯。滿蒼夷所奪的地火聖蓮，除為她自己治療臉上傷痕用去兩片花瓣之外，還服食了三片花瓣，其餘的皆被歧富練製成療傷聖葯。　　軒轅也拿出懷中以特製的皮囊所裝的地火聖蓮，此刻他完全用不着這東西，只憑他體內龍丹那無法消融的力量便足以震驚天下。只要他能夠完全練化龍丹的陽剛烈性，他的功力便可高到不可思議之境。　　要知道，那巨蛇修練這顆內丹用了數千年甚至上萬年的時間，在這數千年間積下的精華是何等強大，其性之猛，絕對不會比地火聖蓮遜色。何況此刻龍丹之中也凝聚了來自地心的熱力，單是練化龍丹便將是一個極為漫長的過程，是以軒轅並不在意這地火聖蓮。　　歧富對軒轅這種毫無戒心的信任大感欣慰，也深慶沒有看錯人，要知道地火聖蓮乃武人夢寐以求的瑰寶，而軒轅卻如此毫不在意地將之交給他，那的確是非常信任他了。　　“如此更好，我可以多煉出數十顆靈丹，到時候，只要你的這群兄弟每人服一顆，你的身邊便可平添一群絕頂高手，那時對你而言或許更有幫助。”歧富欣慰地道。　　“那太好了，我所需要的便是一群高手，而非一個高手，若能多一批高手，我就可以多一分戰勝困難的把握！”軒轅大喜道。　　“放心吧，如果你真能讓天下太平，老夫便是你身邊跑腿的！”歧富笑道。　　軒轅不好意思地乾笑道：“與岐伯也在笑話軒轅了。”　　歧富不由得開懷一笑道：“其實，老夫也很想看到天下太平，仙長也曾嘆人世無情，妖孽橫行，恨無力回天，如果你能代仙長完成心愿，澄清人世，老夫為你出點力又算得了什麼？今後，我便讓滿蒼夷暗中助你，天下間大概沒有比她更好的探子了，所謂的地神土計只不過是一個偷雞摸狗之輩而已。”　　“謝謝與岐伯！”軒轅大喜，對於歧富，他實有種對父輩的敬意，雖然相處時日加起來不到半年時間，但那種感情卻深如爺孫。他知道歧富生性隨和，從小便對其無畏懼之心，此刻再次面對歧富時，他仍有點孩子般的靦腆。　　“與岐伯，什麼時候能帶我去見見廣成仙長？”軒轅突然問道。　　歧富卻不感到意外，笑道：“總有一天你會見到的，只要時機一到便成。”　　“何時為時機到了呢？”軒轅深吸了一口氣道。　　“那就要看天意了！”歧富笑道。　　軒轅無奈，不過，此刻他心情極好，也不在意這些。因為再過一天，獵豹等人便可以恢復神志，與他並肩作戰了。　　這時候，他們每個人的身上都插滿了銀針，根本沒有知覺，自然無法道盡相逢之喜悅，不過軒轅有的是耐心，所以他不急，既然已經等了如此長的時間，為何不能再多等一两天呢？　　“你此刻將鬼方和東夷兩股實力都得罪了，準備如何處理這件事？”歧富有些擔心地問道。“事實上，我並沒有準備放過東夷諸族，這個仇是根本就解不開的。至於鬼方，很早的時候便已與之結下了仇，因為我殺了刑天之弟刑月，而土計的弟子也是被我所殺。所以，這個仇也是免不了的，但亂世有亂世的好處，東夷和鬼方此刻正相互明爭暗鬥，只要我把握好尺寸，游刃於兩股勢力之間應該沒有問題，何況我並不想獨抗他們，別忘了還有有熊族這股強大的實力存在！”軒轅認真地道。　　“你認為有熊會幫你？”歧富肅然問道。　　“因為我跟聖女鳳妮有個約定，待這邊事情一完，我便全力助她，無論是對付有熊族內部還是外部的實力，因此，她必須無條件幫我。到時候，就由有熊族的戰士去應付困難好了。”軒轅自信地道。　　“可是你不應該忽略龍歌的存在。”歧富提醒道。　　“這麼個重要的人物我怎會忽略？我不會傻得去與他對立，更會把他推上鬥爭的巔峰。我只是幕前幕後的一個小兵，當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在龍歌身上之時，我就算是成功了一半。在這段時間中，我絕不會傻得拿自己的實力去拼殺。不僅如此，我還要保存和壯大自己的實力。只有這樣，才能夠在最後的時刻完全控制住局面！”軒轅不覺得對歧富有任何隱瞞的必要，他知道歧富絕對不會出賣他，這是他天生的直覺告訴自己的。而在他內心深處，已將歧富當作父輩的親人般看待，因此，他絕對相信歧富。　　歧富鬆了口氣，輕輕地拍了拍軒轅的肩頭，欣然道：“很好，有你這番話，我可以完全放心了。如有任何困難，我廣成仙派完全站在你這一方，就讓我們共同來澄清天下好了。”　　“廣成仙派？”軒轅微愕，反問道。　　“不錯，在神族之外仍存在着的一個連神族也無可奈何的流派，這便是我們的廣成仙派。”歧富的臉上綻出一絲傲然的神氣，認真地道。　　軒轅不由得微微發了一會兒呆。　　“我們的流派最先是一些流浪採集者的組合，後來這群人便寄居於深山之中自給自足，有若閑雲野鶴般四處飄蕩。而後，我們的一位聖者自大自然的變幻之中悟出了一種有異於神族武學的修習方式，那便是練氣術。練氣術的產生使得這群採集者人人都成了練氣士。這是一種如巨蛇修練內丹的修習方式，與伏羲的先天乾坤功有異曲同工之妙，謂之先天真氣。到後來，這群練氣士的武功越來越高，甚至有人達到永生不老之境，最終羽化登天。直到廣成子仙長出現之時，這群散落於各地的練氣士紛紛依附其門下，共同修習不死之法，共同參悟天道之秘，這便成了廣成仙派。”歧富悠然地向軒轅解釋道。

# 第十章 神廟主祭

　　軒轅恍然，知道了廣成仙派的來歷，但對於廣成仙派的內幕卻是仍不明白。　　不過，他知道歧富會跟他說。　　“廣成仙派的宗旨是降妖除魔，只求自身的修行而不在乎世俗之事，是以與神族並無衝突。由於我們專心於自身的修行，所以對於各種奇門異學，都能遠勝於常人，就如我的醫道。在廣成仙派之中也有許多不世高手，但卻無治世救世之才。近年來，廣成仙長眼見天下血腥處處，卻無法以一己之力相救，以他那顆慈悲濟世之心，一直無法安心修練，因此便派老夫下山尋一位真正心懷救世之念，又具治世之才者，而今天終於讓老夫尋着了。”歧富歡悅地道。　　軒轅不由得不好意思起來，道：“可是軒轅只是剛剛起步而已，怎知能不能行呢？”　　“從小事可看出一個人的本性，你能夠在這一段時間中表現得如此突出，足兄你智慧過人，更是上天助你。剛才聽你之言，使我確信自己絕對沒有看錯人，再加上沒有人比你更合我意，如果讓我找一個屬於神族的人，我寧可放棄，我要讓神族諸人看看，我廣成仙派照樣可以為天下蒼生謀一份幸福！”歧富坦然道。　　軒轅微愕，立刻明白這之中還涉及到仙派和神族的顏面問題，如此一來，他再不會懷疑廣成仙派欲助他的事實。　　“當年盤古氏曾譏嘲廣成仙長為山外野民，不值一哂，那段時日，神族和仙派氣氛極為緊張，若非廣成仙長不欲與人爭一日之長短，只怕兩部的高手早已大拼了一場。不過，盤古氏的那一句話始終是我們仙派的恥辱。因此，我只好將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你應該知道我為什麼會挑選你了吧？”歧富提起當年之事，仍有些憤然。　　軒轅唯唯喏喏地點頭應承，同時心中也感到一陣輕鬆，他沒想到事情會是如此一種發展形式，在剎那之間他又多了一群隱於世外的練氣高手支持，看來的確是老天相助。此刻他所缺的，並不是普通戰士，而是真正的高手，在這種情況下，惟有真正的高手才能作出最有力的幫助，而那群戰士只能在最後以征服者的姿態出現之時才能真正發揮作用。所以，他才會極力自那群龍族戰士之中挑選出一些精英中的精英，以便能夠在必要的時候獨擋一面。此刻如果有廣成仙派的高手相助，那實是非常妙的一件事。　　“如此一來，我更有把握與龍歌及那群心懷鬼胎的對手們周旋了！”軒轅剎那間鬥志變得高昂之極。　　“好，我可以在三天之後為你準備十二名一流高手，雖比不上你身邊的劍奴，但卻不比君子國的思過之輩遜色。”歧富欣慰地拍了一下軒轅的肩頭，意味深長地道。　　軒轅大喜，如果這十二名高手都能擁有思過那種身手，也便表明人人都可以與帝恨這等人物一戰。有這如許多的高手相助，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不要得意忘形，當你見過創世大祭司的那群死士之後，你便會知道這十幾個高手的力量實仍單薄得很！”歧富吸了口氣，提醒道。　　“與岐伯見過創世大祭司的死士？”軒轅吃驚地問道。　　“自然見過，這數十年來，我走遍了天下的名川大山，所見所聞絕非常人所能想象，幾乎沒有一股力量能逃過我的耳目。”歧富自豪地道。　　“但有這群高手總比沒有這群高手好，走一步算一步了。”軒轅漫不經心地道。　　“今晚你便住在這裏，明日再離谷吧，我順便教你一些小玩意兒。至於劍奴，我會讓他先到陶唐氏等你。”歧富道。　　“聽憑與岐伯吩咐！”　　※※※　　翌日，軒轅出現在唐城之外，陶唐戰士極為熱情地將之迎入城中。　　軒轅在陶唐氏中也成了名人，就因為其打敗陶宗而又被木神留宿於忘憂谷，這是數十年來從未有過的殊榮。只憑木神的關係，陶唐戰士便不能不對軒轅客氣。　　軒轅知道，當年陶基若非木神苟芒拚命相救，此刻早已化為白骨，而木神更教會了陶唐氏如何插種五穀、花木，使得陶唐氏的農業大大地發展了一個層次，幾可憑農業自給自足。再加上畜牧業和狩獵，使得陶唐氏成了個極為富裕的大部落，這也是陶唐氏為什麼在五虎族脫離了神族之後獨樹一幟的原因。而如高陽氏、有虞氏都逐漸沒落，夏后氏和高辛氏卻都依附於別人，只有陶唐氏更趨向強大，就是因為其在農業上的發展，使得整個部落繁榮昌盛地發展。所以，陶唐人尊重木神，就像尊重陶基一般尊重木神。　　人人都知道，沒有木神苟芒，便沒有陶唐氏今日之模樣。是以，連陶宗這般高傲的人也會對木神恭恭敬敬的。若說這個世上有兩個人罵他，他不敢頂嘴，那這兩個人便是陶基和木神。　　連木神都對軒轅這麼另眼相看，陶宗也只好壓下對軒轅的恨意，陶唐戰士也在私下里談起過昨日軒轅與陶宗之戰，單憑實力和氣度，軒轅便讓陶唐氏的高手摺服。　　唐城並不雄偉，與有熊癸城相比也要遜色許多，但唐城卻依憑天險而建，倒也是易守難攻。當然，這可能是因為唐城比癸城大多了。因為其中住着整個部落的人，更有農田之類的。所以，若說這是一座城池，倒不如說是一個巨大的村莊，域牆不高，但城牆之內卻是地域寬廣。　　唐城的確是一個極具規模的村莊，依山而建，地形複雜。　　劍奴首先迎上軒轅，卻發現軒轅左肩的劍傷在一夜之間竟奇迹般地結疤而愈，心中大感放心。　　“首領知道軒轅公子來了，特在祖祠設下了酒宴，還請軒轅公子賞光。”唐德也行過來，極為客氣地道，他對軒轅的確只有尊敬。　　“哦。”軒轅沒有想到陶基竟如此客氣，如此快便準備好了這一手，“如此，就請唐長老帶路。”　　※※※　　祖祠，在唐城的中心，也是最高點，那是一個平頂的山頭，山頭之上，有着一排排神廟般的房子，全部以石頭堆砌。　　山頭的平地極為寬闊，已有數十名陶唐戰士列隊相迎。　　軒轅大感風光無限，陶唐人竟如此隆重的迎接他，確有些意外，不過，既來之則安之，他也不想想得太多。　　“歡迎軒轅公子光臨我唐城。”一名面目古奇的老者龍行虎步地排開眾人，走到軒轅的身前，熱情地伸出手來。　　劍奴已經暗中告訴了軒轅此人的身份，乃是陶唐氏的第二號高手唐寬，有唐城總管之稱。　　“唐總管客氣了，如此一來，實讓軒轅受寵若驚！”軒轅伸手與之相握，客氣地道。　　“軒轅公子乃年輕豪傑，又身為君子國聖王，自當得起此禮！”唐寬毫不作偽地道。　　軒轅恍然，此刻他確是君子國聖王的身份，以這種身分當然可以擔得起這種禮節，不過總還得客氣一番。　　於是兩人在客氣中被眾人簇擁着步入了神廟的一個偏廳。　　這裏早已以獸皮為毯在地面之上鋪得整齊利落，整個廳中古色古香，倒也雅觀別緻。　　“請！”唐寬擺了擺手，讓軒轅坐於上席，軒轅推託不了，便只好與唐寬共坐上席，而劍奴則與唐德坐於右方首席，其餘的都是陶唐氏的幾位長者，不問可知，這群人皆是高手。　　“首領因另外有事無法分身，是以，望軒轅公子見諒。”　　席位之上早已擺好了果點，有些軒轅見所未見的珍品，無論是個頭還是色澤，都讓人胃口大開。　　“有大總管相陪，軒轅已深感榮幸了。”軒轅客氣地道。　　唐寬也不推辭地笑了笑，指着那些果點道：“這些都是木神老人家親手植下的幾株果樹上所結的果子，公子請了。”　　此刻，軒轅倒感到整件事太過貿然，太過簡單，從頭到尾都有種說不出的倉促和壓迫感，這是軒轅心中所想。　　自唐德和劍奴迎向他，然後直接前來神廟，之間除了由唐德介紹了一個地形之外，一切都顯得那麼倉促而不合邏輯。事實上，剛開始時，唐德說這是陶基所設之宴，但這刻陶基卻未至，而且這設宴的程序也實在是太快，他才在唐城外，難道有人一通知陶基或是唐寬，這兩個人便立刻想到在祖祠設宴嗎？在這樣兩個大人物的心中，除了吃便無其他嗎？　　這群陶唐氏的長者人似乎早就已經準備好了，都聚集於此，這有些讓人費解。　　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必要如此，就算唐寬知道自己來了，立刻召集眾人，又要吩咐擺宴，但自己在接到唐德的傳話時徑直上祖祠，這群人怎麼可能如此快地集於祖祠之上呢？除非這些人早在祖祠相候。可是這群人本是相候誰呢？當然不會是他，因為沒有人未卜先知地知道他會在這個時候前來，而且即使自己是君子國的聖王又如何？能夠值得這群人如此早地相候於此嗎？若是按常理絕對不會。若是君子國的女王柳靜還差不多，可他只不過是才任君子國聖王不久，即使是因為他武功高，但畢竟還年輕，身分和地位始終要低一籌，因此，軒轅此刻坐下來立刻便想到了這個問題。　　當然，陶唐氏應該不會害自己，就憑他與木神的關係便不會害他，但為什麼要擺下這古怪的宴席呢？　　軒轅雖然自信從不會看低自己，但他絕對不會盲目地自信，絕不會盲目於某一件事，即使他認為自己確實配做任何宴席的主角，但他絕不會忽略世人的目光，他會站在別人的角度去想同樣的問題。是以，這才能做到算無遺漏。畢竟，這個世上並不只他一人有主見，有思想，如果以一種盲目的態度去對待問題，其結果很可能會輸得一塌糊塗。　　“我們不等那位貴客嗎？”軒轅突然語出驚人地道。　　唐寬的神色微變，唐德的面上顯出一絲驚訝之色。　　“軒轅公子何出此言？”唐寬反問道。　　軒轅笑道：“如果我推測沒錯的話，這裏本來尚有一位貴客要來，因此，軒轅不想太過失禮。”　　所有人都錯愕了一下，有些人的眸了里閃過一絲驚訝之色，這當然瞞不了軒轅的目光。　　軒轅淡然一笑，他知道自己的猜測果然沒有錯，否則，這群人也不會表現得如此震驚，顯然是正說中了他們的心事。　　“如果真的不用等那個貴客，那我便不客氣了。”軒轅再次出言道。“哈哈……”唐寬乾笑一聲，道：“原來軒轅公子早就知道顓臾大主祭來到了陶唐，不過，此刻大主祭正由首領相陪，大概不會來了。”　　“顓臾大上祭？”軒轅愕然反問道，他從未聽說過這個名字，但卻驚訝此人竟有如此高的身份，還勞動陶基親自相陪，並在這祖祠親自設宴，可見此人絕非一般人物。　　“正是伏羲神廟的大主祭之一的顓臾！”唐德出言道。　　軒轅再吃了一驚，這下誤打誤撞讓他知道了太昊手下來了個重要人物，要知道伏羲神廟乃是太昊部高手訓練營，能成為伏羲神廟的大主祭之一，其地位自是超然，武功更不用說。不問可知，顓臾之來可能是因為龍歌，這更證實了太昊對龍歌實未安好心。　　“注：顓臾，據《中國通史》記載，顓臾實為太昊後裔分支之中最着名的一支，為部落名稱，其居地在今山東費縣。《左傳》昭公十七年雲：‘陳，太昊之虛也。’（指太昊遺虛在陳國，今河南淮陽），其後裔分支最着者：有任（今山東濟寧市）、宿（在今山東東平）、須句（在今東平縣境）、顓臾（在今山東費縣），大體上都分佈在濟水流域。在本書之中，顓臾、須句、宿、有任皆為人名，單指太昊部下重要人物，皆因故事所需，望讀者勿太過追究。”　　“想不到竟是伏羲神廟的大主祭親自前來，軒轅今日之來實是有幸了。”軒轅弄清了問題關鍵所在，整個人立刻輕鬆了起來。　　正當軒轅說話間，一名陶唐戰士匆匆忙忙行了進來，在一名長老的耳邊低語了幾句。　　那長老神色一變，在那戰士退去的時候立身而起向唐寬道：“大總管，首領和顓臾大主祭正在上山。”　　“啊！”唐寬也有些意外，立身而起，旋又望瞭望身邊的軒轅，客氣地道：“軒轅公子請先稍座，我出去相迎顓臾大主祭，馬上回來向公子陪酒。”　　“哈，大總管何須如此客氣？，不如我們一起去迎大主祭好了，也好讓我一睹伏羲神廟高手的風采！”軒轅也立身而起，爽朗地笑道。　　唐寬沒想到軒轅如此好說話，不由得大增幾分好感，也就不再客氣，與之並肩行出大廳，走向山頂的平台。

# 第十一章 虎族之王

　　陶基的身材極為高大威猛，年約五旬，甚至比軒轅還要高上少許，上身僅穿一件虎皮背心，渾身鼓起的肌肉泛着金屬的光澤，行動之間自然流露出睥睨天下的豪氣。　　陶基身邊是一個乾瘦陰鷙的老頭，與陶基形成一個極為鮮明的對比，甚至有種相應成趣之感。那高瘦的身材穿一套寬大的黑袍，如殭屍般陰森。山風輕拂黑袍，越顯其瘦。而這人正是伏羲神廟的幾大主祭之一顓臾！不過，很難讓人將之與不可一世的高手聯繫到一塊兒，倒是很容易讓人想到這是一個驅趕殭屍的術士。　　陶唐氏的長老們也有幾人為之錯愕，顯然他們也是第一次見到顓臾，與他們想象之中，的確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倒是唐寬極為熱情地相迎而上。　　顓臾顯然不是一個喜歡笑的人，時時刻刻都是拉長着臉，即使對着唐寬也只是淡淡地點了點頭，讓人感覺到他無論怎樣都無法熱情地投入到與人的交談之中。　　在唐寬為他介紹軒轅之時，他甚至只是稍看了一眼，似乎很輕蔑地就扭過頭去。　　倒是陶基極為熱情地與軒轅行握手之禮，還大大地對軒轅讚賞了一番，這一切都沒有任何做作的成分。　　軒轅自也不想與這目空一切的糟老頭說什麼，甚至他第一眼看到對方，就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既然顓臾不與他打招呼，自是皆大歡喜，如果要讓他去勉強應付，那確實更讓他難受。　　那群陶唐氏的長老們幾乎都被冷落了，顓臾對他們的招呼也只是冷漠以對，倒像是每個人都欠了他什麼似的，使得這群本來地位尊崇的長老們心裏極不是滋味。不過，與顴臾一起的另外四名來自伏羲氏的高手卻是極為客氣地應對各人，讓人心裏稍稍緩和了一些。　　大廳中的席次再做安排，卻是軒轅與陶基及顓臾並坐大堂上的主席，陶基坐於軒轅與顓臾之間，而唐寬卻坐於左方的首席，劍奴與唐寬對面而坐於軒轅的下手首席。劍奴之下，是唐德與一干陶唐氏長老，在唐寬的下手分別是與顓臾同來的伏羲氏四名高手，那四人的身份在伏羲氏的身份似乎也不低，乃為主祭護法。　　陶唐氏本是神族分支的一個大族，與三苗之間的關係本就不壞，此刻伏羲部派來大主祭，他們自然熱情招待了。何況，伏羲神廟的大主祭，可以算是太昊之下身分最為尊崇的人。是以，陶基也不敢總慢。　　酒宴再設，陶唐氏的酒宴可算是軒轅除有熊族外享受得最好的酒宴，無論是菜肴還是美酒，都是上住之選。尤其是五花八門的水果，更是軒轅往日從未吃過的，比起那些野果來，味道干冽而略帶清香，使得軒轅對木神更加嚮往，也更加信服。大概也只有木神才能夠種出如此質佳個大的鮮果，只是不知道是以什麼方法種出來的。　　當然，木神在忘憂谷中所種下的花海本已是個奇迹，竟能將如此多的花種、顏色不一的鮮花搭配得如此協調完美，那他再種出這些果樹也並不是很稀奇之事。　　顓臾大主祭似乎也對這些鮮果贊不絕口，不過，他似乎並不知道這是木神所種。　　酒過三杯，顓臾似乎想起了還有一個軒轅的存在，不由得表情微微有些陰冷地道：“近日來，有關公子之傳說甚多，都說公子乃是年輕一輩最為傑出的英才，卻不想能在此地相會，實是榮幸。”　　軒轅微有些意外，他對於伏羲氏或許是因為伏朗和聖女鳳妮的原因，並無好感，而顓臾那不近人情的樣子使他更不欲搭理，是以沒想到顓臾會主動向他舉杯，不禁淡然笑道：“軒轅只不過多憑一點僥倖再得朋友關愛而已，加之世人皆喜以訛傳訛，傳說之語實不足信，不過軒轅倒覺得貴王子伏朗才算是人中之龍，年輕英傑。”　　顓臾一怔，似乎還是首次仔細打量着軒轅，只因軒轅的話確讓人聽起來舒服，連他也不例外。聽得軒轅贊伏朗，他自是心中歡喜，不禁展顏露出難得的一笑，道：“公子見過敝王子嗎？”　　“自然見過，否則怎會說伏朗兄為人中之龍？”　　軒轅昧着良心贊道，心中卻在暗罵：“蛇鼠一窩，伏羲氏沒有一個好東西，伏朗是他媽的狗屁臭蟲一條！　　老子真懷疑他們那部祖上留下的河洛圖書是否真有傳說中傳的那般神奇，不然伏羲老祖為何會算不到自己的後代會豬狗不如呢？”　　顓臾打了個“哈哈”道：“既然公子與王子乃是故識，這杯酒算是喝得，老夫先干為敬了。”　　軒轅忙跟着喝了。　　“伏朗王子乃是人中之龍，軒轅公子也非池中之物，否則怎能與伏朗王子稱兄道弟？軒轅公子之語實在太過謙虛了。”陶基見兩人對飲一杯，那種尷尬的氣氛緩和了不少，不由笑道。　　“是啊，公子如此年輕，便可嚇退地神土計，耍得曲妙團團轉，更讓九黎人損兵折將，此等智勇確是讓我們這群老輩自嘆不如。”唐寬也出言附和道。　　軒轅暗驚，唐寬竟知道自己驚退土計，戲耍曲妙之事，看來陶唐氏早就在暗中注意着自己，至於戰九黎之事卻是早已傳遍了大江南北，他們知道不足為奇。　　“哦，公子竟和曲妙及土計那矮鬼交過手？”顓臾因軒轅語氣對伏朗大加褒揚，此刻對軒轅的態度竟和善多了，說話也顯得客氣了。　　軒轅知道辯解也沒用，不過，他也並不想隱瞞這些事，點點頭道：“軒轅確與他們交過手，只是驚走土計卻是因為巧借時勢，當時偃金也在，所以土計不敢戰，而後來我也是倉皇而逃，差點連小命都丟在偃金的手中，至於什麼戲耍曲妙，實是慚愧，結果仍是我落荒而逃，哪能算是耍人？不過幸好耍人和被人耍沒有大大的分別！”　　“哈哈哈……”聽得軒轅最後一句自嘲的話，所有人都禁不住笑了起來，連顓臾也不例外。那四名主祭護注也立刻對軒轅刮目相看，只憑軒轅這自然得體的談吐，也讓人不能不心生欣賞。　　顓臾也為之釋然，忖道：“憑軒轅如此年紀怎會是地神土計和曲妙這種絕頂高手的對手？想來所說的落荒而逃也是事實。”不過，顓臾並未因軒轅承認自己落荒而逃而小看了軒轅，能在這兩大高手的手中逃走之人絕對不簡單。而軒轅如此坦白，絲毫不以為忤的坦蕩自然，更讓人覺得他是條輸得起的硬漢。　　“軒轅公子真會說笑！”陶基止住笑聲歡悅道，對於這個年輕人，他也的確是好感倍增，只看軒轅举手投足、言談舉止無不將整個場面控製得恰如其分，更將別人的注意力不由自主地轉移到自己身上，那確是具有一種大將之風，說白了，那也是一種魅力。　　“老夫有種聞名不如見面之感，在聽到關於軒轅公了之事時，總不信有其事實，但此刻親見公子，才知傳聞仍不足以道足公子之優秀。真不知被公子贊為人中之龍的伏朗王子又會是如何傑出優秀的人物，哎，真恨不該早生四十年哪！”　　唐寬似感慨無限地道。　　顓臾先前聽他只贊軒轅，心中有些不快。但整句話聽完不由得也開懷大笑，廳內的氣氛一下子變得活躍起來，人人皆被唐寬的感嘆逗樂了，更對唐寬之語深有同感，不僅僅是對軒轅之事，也是對那感嘆之語。　　“聽說公子自組龍族，不知此事可是屬實？”說話者是追隨顓臾同來的風際，乃是四位護法之首。　　軒轅一時猜不透風際此話的用意，但他並不想否認，點點頭道：“可以算是事實，想來風護法應該聽過九黎人的傳聞。”　　“確實聽說過，還知道九紫人前後在公子及那群龍族戰士手中損失了近千戰士，而九黎人更是對公子恨之入骨！”風際毫不否認地道。　　這下子，連陶基也為之震驚，那群長老更是不例外，他們雖然知道九黎人在軒轅的手中吃了大虧，卻沒有想到竟損失了近千戰士，以九黎人的凶早，其戰士以善戰聞名，卻沒想到竟為軒轅損失了近千人之多，這確實讓人有些不可思議。　　“至於他們死傷了多少人，我並不知道，想來，他們恨我入骨不會有假，不過，天下恨九黎人入骨的也不在少數，誰能保證不被人恨呢？”軒轅淡淡地道。　　“公子說得對，這本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若想生存就不能不得罪人，誰能保證不被人忌恨呢？何況九黎人一向蠻橫好殺，能夠一挫他們的風頭，也是一件好事。”陶基道。　　“近來盛傳龍族戰士英勇善戰，並做出了幾件轟動之事，卻沒想到竟是公子所組，果然是強將手下無弱兵！”唐德由衷地道。　　“聽說軒轅公子與有熊聖女鳳妮關係很好，不知公子可去過熊城？”風際下席的另一護法風游也插口問道。　　軒轅心中一凜，他已經把握到了這幾人的意圖，這幾人是想試探一下龍族戰士是不是與聖女鳳妮有關。這群伏羲氏的高手其目的仍不過是有熊族的控制權，甚至是河洛圖書，如果他承認龍族戰士與聖女鳳妮有關，那很可能便會成為被打擊的對象。想到這一點，軒轅不由長笑道：“護法們的消息真是靈通，不過，在過去，我的確受有邑族之託護送聖女鳳妮回熊城，但很遺憾，當我們送聖女到九黎所轄範圍時，聖女卻舍我們獨去，我這才自奴隸營中逃出。想來護法應該聽說過，龍族戰士本是一群受苦受難的奴隸所組成的，所以我們恨九黎人，這才誓要讓九黎人償還血債。至於聖女鳳妮，既然她已回到熊城，便表明我的任務已完成，只有她欠我的，而無我欠她的，我也並不想再見到她。十多天前，我確自有熊來此，但我只是護送重傷的施妙法師入癸城，並沒有去什麼熊城。　　我能見到貴王子伏朗兄，也便是那次癸城相聚，難得一見投緣，這才不想對護法隱瞞，如果護法欲為鳳妮說話，我看最好別提。”　　風游和風際都為之一怔，軒轅這番有若連珠炮般的回答竟把他們所想的問題全都堵絕，這之中也挑不出什麼破綻，使得他們也不知軒轅與聖女鳳妮之間究竟發生了些什麼，而軒轅最後一句話更似表明與鳳妮之間有極深的誤會，更知道鳳妮是太昊的弟子，所以才對他們有此說法。　　“哦，公子與聖女之間竟發生了不愉快的誤會……”　　“望大主祭不要再提聖女鳳妮之事，我們今日還是聊些感興趣的事情吧。軒轅敬大主祭一杯！”軒轅端起了酒杯，打斷顓臾的話道。　　眾人見軒轅如此表態，也都舉杯相應，陶基也道：“是啊，今日談些有意義的事吧。”於是各人也都相附和。　　軒轅知道至少暫時這些伏羲氏的人不會為難自己，說不定還會故作親近。　　“據聞，公子已將君子國遷至常山，不知是否用得着我們陶唐氏的地方？我們這裡有最好的工匠，也有很好的種子，不如過兩日便送過去，也好讓公子的族人能安心在常山落地生根。”唐寬突然道。　　軒轅大喜，感激地道：“那真是太好了，若能得貴族之助，我想君子國上下都會感激不盡。”　　“這事簡單，明日我便選一百工匠運十車糧種去常山，君子國與我陶唐氏本為故交，此刻君子國有難，我們咱不能袖手旁觀。”陶基豪爽地道。　　“軒轅先在這裏代表君子國全體子民，也代表軒轅自己向首領、總管和全體陶唐族兄弟們致謝了！”　　軒轅說話間雙手端起剛被婢女倒滿的酒杯站起身來。　　“公子何用客氣？坐下喝好了。”陶基伸手將軒轅拉回座位上，笑道。　　廳中所有人都舉杯同飲，只是顓臾和那四個來自伏羲部的護法有些驚訝，他們是驚訝軒轅竟擁有如此幾股實力。這一刻，他們確實再也不敢小看軒轅了。　　事實上，他們怎會看不出軒轅之所以左右逢塬，實是有其獨特的魅力。只看在這酒席之間的談吐表現，就使人有種忍不住想去親近他的衝動。在軒轅的身上，天生便似乎有某種氣質，外人學都學不到。　　“不知今次大主祭北來可是前往熊城？”軒轅也明知故問地道。　　“哈，公子猜錯了，今次老夫北上只是專程來陶唐，並無意去熊城。”顓臾呵呵一笑道。　　軒轅微愕，一時之間，他卻想不到顓臾專門前來陶唐究竟所為何事，若說是專來陶唐，難道不是為了龍歌？當然，軒轅並不想太過逼問，只是微微“哦”　　了一聲。　　“今次大主祭北來，只是為小女的終身大事而來，並非欲去熊城！”陶基解釋道，神色之間並無多大歡喜之意。　　“哦。”軒轅自嘲似地微微一笑，這才恍然，他立刻猜到伏羲氏欲與陶唐氏聯姻，如此一來，陶唐氏便會站在伏羲氏一邊，到時候熊城若發生什麼事，有陶唐氏這個相助的跳板，便好控製得多。而且，若是陶唐氏也支持伏羲氏，那太昊的力量將會大增。說白了，這之間只是一種利益的互動而已。不過，這一招也的確厲害，只不知對方是太昊的什麼人，想來也不應身分卑微。　　“正是，我此次北上乃是代三王子伏傲來向首領求親的。伏傲王子乃是伏朗王子之弟。”顛臾向軒轅解釋道。　　軒轅暗驚，難怪太昊會讓身分如此尊崇的大主祭親來，原來是因為涉及到王子的終身大事，太昊自然重視，也難怪陶唐氏對其如此重視，實因這件婚事關係重大。　　“看來今日確是特別的日子，難怪喜慶重重，我看大家還要同飲一杯才是！”　　軒轅笑道。　　眾人立刻也都舉杯而起，正當大家欲飲之時，突聽門外傳來一陣急切地低呼：“二小姐，二小姐。”　　眾人還沒有明白是怎麼回事之時，一陣香風已自門外飄了進來，接着每個人眼前一亮，廳中已多了一個身着鵝黃長裙的絕色美女。只見其蛾眉輕皺，鳳目含怨，有若冰雕玉琢的俏臉之上似輕籠着一片愁雲，只看得人心痛。那高挺而動感的瑤鼻，似天生便包涵着不屈的靈氣，在小巧的紅唇邊，嘴角上挑出一股倔強不屈的傲氣，讓人感到其柔弱美麗的外表之中隱藏着內敦而堅強的靈魂。　　絕色美女快步輕移，動如流雲飄過，快速而不失優雅，輕靈而不失穩健，步履之間節奏明陝，似显示着其內心涌動着一種執着向上的精神，揮袖投足之間無不显示出過人的涵養。　　“爹爹，女兒不嫁！”美女一到陶基席前，便“撲通”一聲跪下，堅決地道，那含怨的美目中閃動着不屈而堅決的神彩，配合著那黯淡而美麗絕倫的容頗，更具有一種強烈的震撼力。　　廳中一片寂靜，落針可聞，幾名婢女追到廳門口卻不敢進來，望着廳內的一切，似乎都傻了眼，個個手足無措，不知進退。　　所有人都被這突如其來的變故鎮住了，這是一個意外，但卻是一個讓人感到有趣的意外。　　軒轅立刻知道此女便是顓臾所說的二小姐陶瑩，此女的確是國色天香，比燕瓊和桃紅都更勝一籌，相較之下，褒弱過於柔弱，�燕過於剛強，陶瑩之美雖比不上聖女鳳妮那般無法形容，但比之蛟幽和雁菲菲也不會有所遜色，與�燕、褒弱諸女是各有所長。想到這裏，他不由得將目光望向顓臾。　　顓臾臉色大變，也顯得有些不知所措，誰知他剛說出此事，陶瑩便來拒婚，實讓他大感難看。　　陶基的臉色也好不了多少，他也被陶瑩此舉弄得不知該如何是好，倒是劍奴神色極為平靜。　　“你怎麼跑到這裏來了？”陶基半晌才有些憤怒地大聲質問道。　　“女兒只是想來求爹爹，女兒的終身大事讓女兒自己作主，因為這關係到女兒一生的幸福！”陶瑩平靜地對視着陶基，絲毫不懼地答道。　　“難道你認為爹爹會不顧你的一生聿福嗎？用得着你來提醒嗎？還不給我退下！”陶基霍然站起身來，聲色俱厲地道。　　唐寬忙走下席位來到陶瑩的身邊，柔聲勸道：“瑩兒先起來，不要惹你爹生氣了，你爹知道該怎麼做，這一切也是為你好。”　　陶瑩依然不起身，仰視着陶基倔強地道：“如果爹爹要將女兒遠嫁伏羲氏，女兒寧死不嫁！”　　“胡鬧！簡直是胡鬧！還不來人將她給我帶出去？”陶基一時之間氣得手在發顫，大吼道。　　顓臾臉上雖有些掛不住，但卻仍拉住陶基，尷尬地道：“首領勿要動氣，小孩子一時衝動，只是氣話而已，讓她好好想想便會好的。”　　門口立刻行入幾名神色有些緊張的陶唐戰士，準備帶走陶瑩。　　唐寬立刻以目光阻止，只是好言相勸道：“瑩兒先起來，萬事好商量，又何必說出這些氣話？你爹也是為你好，你看這裏如此多客人，不適合說這些，你先出去，有事待會兒再商量，好嗎？”　　陶瑩似乎對唐寬的話還聽一些，真的站了起來，只是並無離開之意，對着陶基，突然變得有些怯生生地道：“爹，可容女兒再說一句話？”　　陶基望着陶瑩的模樣，一時也狠不下心來，但仍憤然道：“說！”　　陶瑩目光掃了周圍眾人一眼，在軒轅身上停留了一段時間，才落回陶基的身上，道：“女兒已經有了心上人，如果爹硬要逼女兒嫁一個毫無感情的人，那女兒真不知該怎麼活下去。”　　“你有了心上人？”陶基和顓臾同時一震，陶基的眼睛瞪得渾圓，驚問道。　　“是的，女兒已有了心上人！”陶瑩說話時，目光再次掃視了一下軒轅和顓臾。這兩個人都坐在陶基身邊，但兩人的表情和神態卻完全不同。　　顓臾面色鐵青，本來就夠陰鷙的臉，此刻更是陰沉得可怕，沒人知道此刻他心中想些什麼。　　軒轅的神色有些錯愕，顯然在思索某些問題，或許是在思索陶瑩剛才看他的眼神，或許在思索其他事情，但也同樣沒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在軒轅思索問題之時，整個人若一潭深不可測的深水，不過，軒轅絕不會忽略廳中每個人的表情。　　“原來瑩兒有心上人了，為何不早說呢？如果你有心上人的話，寬伯給你作主，你爹絕不會為難你，快告訴我們，你的心上人是誰？”唐寬顯然對這個侄女極為疼愛，是以鬆了口氣，慈愛地道。　　陶基也微微鬆了口氣，因為女兒若早有心上人的話，這件事倒是他的不對，女兒的主動也不算胡鬧。　　在他的心中，並沒有干涉女兒感情的打算，因為在這個時代並沒有婚姻交易的風氣，一向都是自己戀愛，男女的風氣比較開放，特別是在族內，只要相互有感情，便可結合。在陶唐氏中也有這種風氣，雖然陶基明白此次太昊派人前來聯婚的意圖和目的，但他並不是太過熱衷於這些。因此，只要陶瑩真的已有心上人，他也不會強加干涉。而他對太昊也有個交代，何況他對這個女兒也極為疼愛，在幾個女兒中只有陶瑩最有個性，最惹人憐愛。是以，他也不太願意將這個寶貝女兒遠嫁伏羲氏。　　“你為何不早些跟爹說？告訴爹，你的心上人是誰？如果確有其事，爹也不會幹涉你的事。”陶基口氣緩和了不少。　　陶瑩的臉色頓時微微有些發白，但神情卻顯得極為堅決。　　眾人的目光不由全都凝在陶瑩的身上，只等待他說出那個人的名字，不過陶唐族的客人卻只想看看這個人是誰。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陶唐氏部落之中有哪些優秀的年輕人，惟顓臾一言不發，他似乎沒有料到事情竟演變成如此局面。他作為太昊派來的特使自然有些面子掛不住。

# 第十二章 坦誠示愛

　　陶瑩的確是個難得的美人，更難得的確是她內在的氣質，這一點顓臾絕對滿意。但此刻卻是身在陶唐氏，有賓主之別，他總不能夠將陶瑩擄回伏羲氏。當然，如果陶瑩確有心上人的話，他也無法勉強，至少也好對太昊有個交代。不過，他會以另外的形式與陶唐修好。是以，他此刻也想看看陶瑩的心上人究竟是什麼人物。　　“孩兒不敢說。”陶瑩的目光梢稍斜了斜，在與軒轅目光相對時卻低下頭，有些怯生生地道。　　“唉，傻孩子，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此乃天經地義的事，有什麼不敢說的？　　說，寬伯為你作主，要不要寬伯去把他召來，我倒想看看是哪個小子這麼有福氣，竟能成為瑩兒的心上人。”唐寬喜笑顏開慈愛地拍拍陶瑩的肩頭道。　　“你說吧，難道爹爹會如此不明理地怪你嗎？”　　陶基口氣已經緩和了不少，或許是因為唐寬介入了其中的原因。他對唐寬這個兄長式的人物極為敬重，事實上唐寬乃是他的大舅子，因此，唐寬疼愛自己的外甥女那是極為平常之事。　　陶瑩咬了咬牙，驀地抬起頭來，神色有些古怪地掃了眾人一眼，目光最後又落在上席，在陶基的臉上停留了片刻，又在顓臾臉上掃了一下，最後竟落在軒轅的臉上。　　軒轅右手貼着酒杯，但他的目光卻清晰地發現蘊含於陶瑩眼中的情緒。恍惚間，他似乎明白了些什麼，杯中之酒竟自濺而出。　　所有人的目光都隨着陶瑩的目光望向軒轅，而軒轅杯中之酒自濺的情景也沒有逃過眾人的眼睛，每個人都感覺到了那種氣氛的異樣，似乎也隱約捕捉到了些什麼。　　軒轅正感有些不自在之時，陶瑩已語破天驚地指向他，堅決地道：“我的心上人便是他，軒轅！”　　軒轅的手禁不住顫了一下，他實在無法表述此刻心中的震撼，但神色卻平靜得讓人根本無法猜到他在想什麼。　　只有陶基發現了軒轅的手那一下顫動，是以他也傻眼了。　　整個大廳都鴉雀無聲，包括那群立在各席位之後倒酒的婢女，所有人皆被陶瑩的話給震住了，最傻眼的還是唐寬。他怎麼也沒有想到，陶瑩所說的心上人竟是軒轅，因為他清楚地明白，今日陶瑩與軒轅還是第一次相見，只怕在一個時辰之前，軒轅連陶瑩是誰都不知道，而陶瑩卻指定軒轅為心上人，這的確是個大笑話。　　唐寬的目光有些擔心地望向軒轅，他真擔心陶瑩如此冒昧之舉會讓軒轅生氣，那時，還會得罪顓臾。　　不過，軒轅表情的鎮定卻讓他有些驚訝。　　軒轅不僅表情鎮定自如，臉上還掛着一絲讓人高深莫測的微笑，似乎一切他早已成竹在胸，一切都是意料之中。　　軒轅的表情讓唐寬稍稍鬆了口氣，但那群陶唐氏的長老們卻個個傻眼了，因為他們一時之間也給弄糊塗了。　　陶唐氏之人自然了解陶瑩，也都知道陶瑩眼光極高，族中雖有不少優秀的青年狂熱地追求她，但都被她回絕。是以，族人都認為她並沒有心上人，而在今日陶瑩自報已有心上人，已經讓這群長老們奇怪了，因此都想看看陶瑩的心上人究竟是什麼樣子，可誰也沒有想到陶瑩所指的心上人竟是軒轅。　　這下所有陶唐人心中都亂了套，因為他們清楚，陶瑩在今日之前從未見過軒轅，而軒轅今日也是第一次前來陶唐氏，兩人之間怎麼可能產生感情呢？若說只是陶瑩一時之間找個可以推託顓臾的借口，那如何向軒轅交代呢？要知道，這件事可能使軒轅得罪伏羲氏，遭顓臾所恨。當然，如果軒轅與陶瑩之間真的有情，那的確也是一件美事。以軒轅的智慧和武功及他所擁有的龍族戰士和君子國戰士的實力，的確可以算得上是陶唐之福，可是問題卻是軒轅根本就不了解陶瑩，更談不上之間有什麼感情可言。軒轅會接受陶瑩嗎？這些問題讓所有知情的陶唐人頭大，包括陶基和唐寬。　　劍奴覺得一陣好笑，不過，他卻沒有笑出來，因為這種場合實不宜笑出來。　　當然，他也為軒轅感到自豪，無論在何地都可以成為人的焦點，連這未見面的女娃也公然表情，這確實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也有些荒唐，但他相信軒轅絕對可以處理好這件事。　　陶基只知道獃獃地站着，惡狠狠地盯着陶瑩，他心中真是怒極，這個女兒竟如此不知輕重地為他找亂子，而他還要收拾這個爛攤子，怎叫他不氣？所幸軒轅並未像他想象的那般拂袖而去，這使他心中稍安些。　　“你說的是真話？”陶基盡量拉緩語調，沉鬱地向陶瑩逼問道。　　“女兒說的是真話，請爹爹明鑒！”陶瑩不畏地對視了陶基一眼，有些凄然求助似地望向軒轅。　　軒轅心中也不知道是何種滋味，因為他明白這樣很可能會將眼下的關係弄得一團槽，事實上，他又怎麼忍心讓陶瑩失望？或許多情和對女人心軟是他最大的弱點。他明明知道陶瑩很可能只是拿他作個擋箭牌去對付顓臾，但他也無法狠心拆穿。事實上，他只是在一刻鐘前才知道陶唐氏有個陶瑩的存在，而這一刻鐘又怎麼可能產生什麼狗屁感情？這件事情確實來得太過突然了一些，儘管他的急變能力強，可也一時想不出什麼應對之策。　　所有的人目光都聚到了軒轅的身上，顓臾露出一個怪異的笑容，向軒轅道：“難怪公子如此及時地趕來此地，原來是二小姐有約，真是郎才女貌，老夫看來要說聲祝賀了。”　　陶基和唐寬的臉上現出不自然的尷尬神情，他們自然知道軒轅此來陶唐氏只是湊巧而已，被顓臾這麼一說，倒像軒轅是專程趕來與他作對一般，他們有些慚愧地望了軒轅一眼。　　軒轅卻坦然自若地笑了笑，從容不迫地道：“二小姐天生麗質，有若天人，能得其青睞，實是男人最大的驕傲，若是我不希望接受大主祭的祝賀，那就是太過虛偽了。”　　陶基豈會聽不出軒轅這避重就輕、模稜兩可的話意，軒轅故意將話說得模稜兩可，其意自是要為他掩飾尷尬。是以，陶基心中禁不住對軒轅又生出了幾分好感，事實上，只看軒轅在這種時候仍能從容以對，侃侃而談，其風度和修養實讓人折服，陶基此刻倒希望陶瑩之話是事實。　　顓臾雖然恨軒轅破壞了他的聯婚大計，但拿軒轅也沒辦法，只好乾笑兩聲。　　“首領，我想單獨跟二小姐談談，不知道可行否？”軒轅突然立身而起，轉向陶基客氣地道。　　陶基和唐寬皆一愕，但此刻他們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而軒轅這個借一步說話剛好為他們製造了一個緩衝氛圍，他們自然同意。　　陶瑩卻低下頭不敢對視眾人的目光，尤其是軒轅的目光，她只是以手指輕弄着自己的裙角。　　軒轅的目光並不會刻意去與陶瑩相交，此時，他倒是多注意周圍人的表情，他要從這些人的表情中去決定某些事情。事實上，他也想不出有什麼方式比讓他們暫時離開這裏更合適。他也知道，陶基也很需要這個緩衝時間。　　“如此一來，軒轅便先告退一會兒，如果有損各位雅興，只能先說聲抱歉，待會兒回來再接受罰酒好了。”軒轅意態從容地向眾人作了一揖，這才轉身向陶瑩淡然道：“我們走吧。”　　※※※　　山風拂面，其境清幽，於花叢草徑間，軒轅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就地坐於一塊岩石之上。　　陶唐氏的戰士都識趣地避得遠遠的。　　“你相不相信一見鍾情？”陶瑩突然開口問道。　　軒轅一怔，他尚未說話，陶瑩便先問出此等問題，實讓他感到有些突兀，一時之間甚至摸不清陶瑩的意思。而陶瑩的直接更使他本來想好的話，一時不知該如何表達出來。　　“如此說來，二小姐莫非……”說到這裏，軒轅停住話題，望着陶瑩。　　陶瑩也距軒轅不遠而坐，淡淡地道：“為什麼只說一半？難道你也是畏首畏尾之輩？”說著竟吁了口氣，又接着道：“其實我知道你想問什麼，是想問我在席間所說之話是真是假，對吧？”　　軒轅不禁大感尷尬，在這個美女面前，他似乎步步被對方佔了先機，已失去了往日的從容，但他還是點了點頭。　　陶瑩悠然一笑，以無限美好的姿式拂了一下被山風吹亂的秀髮，抬頭仰望天空，以深沉而優雅的語調輕柔地道：“小的時候，我覺得彩虹很美，於是非常嚮往，每個雨後必會等它的出現。不過，彩虹並不是每個雨後都有，它的出現總是那麼偶然，那麼不經意間。長大了些，我知道想一些問題了，對着彩虹想彩虹，這個時候，我明白了孤獨，彩虹永遠是孤獨的，因為它美麗，或許也不是，但我知道，美麗的東西註定會孤獨，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軒轅不由得大為愕然，在此時，陶瑩仍有閑情說這些，不過，他似有所悟，也知道陶瑩的思想極為特別，說出這番話自有其深意。而且，他禁不住對這個問題進行思索了，事實上，他也喜歡靜思這些問題，只是想問題的角度與陶瑩不同而已。　　“願聞其詳。”　　陶瑩又緩緩吁了口氣，才悠悠地道：“因為每個人都只是看到了它的美麗，而忽視了它的內心和它的精神靈魂。美麗的東西註定只是被人欣賞而不被人理解，所以它註定是孤獨的，之所以沒有人理解，是因為這個世界美麗的東西並不多。　　而美麗的生命也是那麼短暫，或許正因為它的短暫，才會越顯美麗。”　　“我不明白，這與今日之事有何聯繫？我也不明白為何二小姐要這麼做。我知道，或許你討厭這懷有目的的婚姻，但正如這樁聯婚的本質，有目的的婚姻是不再美麗的。我想與二小姐談談，只是想讓所有人都有一個思考的空間，每個人能重新看待這件事情的本質。事實上時間也有限，還望二小姐三思。”軒轅不能不承認陶瑩的剖析是有道理的，但他心中卻有些惱怒陶瑩拋開正事而談論這些不合時宜的問題，是以才有此一說。　　陶瑩似乎並不以為意，只是繼續道：“後來我嚮往流雲，為何要弧守美麗而定等到雨後才出現呢？其實，流雲也是另一種美，瀟脫、無拘無束，雖然有時候身不由己，但它絕對不會錯過每一個與另一片雲彩相融的機會。它們早就知道彼此的存在，只等起風的那一刻，它們便開始靠近，直到相擁。它們也不會在意結果，是那麼坦然。”　　說到這裏頓了頓，在軒轅正感哭笑不得之時又接着問道：“難道你不覺得做人應如流雲而不應如彩虹嗎？”　　“那又如何？”軒轅確實有些哭笑不得，說來說去陶瑩的思想中仍是這些稀奇古怪的東西，一切不切實際的想法。　　“如果我說你是我所熟知的那片流雲，而此刻正是起風的時候，你會怎麼想？”　　陶瑩突然問道。　　軒轅一震，整個人傻了，此刻如果他若還不明白陶瑩話中之意定是白痴，他也明白陶瑩之所以繞個大彎子，也只是想借之表達一種深深的情意。當然，如果要陶瑩直接赤裸裸地說出來，由於女孩子有些臉嫩，自是很困難，是以陶瑩這般含蓄地表示，也足以證明其蘭心意質。　　“二小姐不覺得這種想法有些虛渺嗎？”軒轅有些氣短地反問道。　　“我或許是一個跟着感覺而活的人，冥冥之中似乎有一隻無形的手在操縱着我們的命運，生命本身就是一個虛渺的東西，那麼由生命所演繹的東西又怎能不虛渺？而我，只是想在這虛渺之中抓住某點自認為不虛的東西，那便是感覺，難道公子認為陶瑩有錯嗎？”陶瑩的聲音有種說不出的憂鬱，讓軒轅聽了都覺有些心痛。　　“可是我們尚是初次相見，小姐不覺得這樣的決定是拿一生做賭博嗎？而且軒轅可算是已有妻室，無論怎麼說，對你都是不公平的，何況，你了解我嗎？”　　軒轅誠懇地道。　　“好男兒妻妾成群並不稀奇，我便有五位大娘，在族中此類事情並不少見。　　或許我們相見是在一刻鐘前，但我知道你的存在卻是在數月前。那時候，我便想你是怎樣的一片流雲，後來，關於你的消息也越來越多，這隻是我心中的秘密。　　事實上，今日我早早地便在大廳之後看你們飲酒，聽你們對話，只是你並未留意罷了。昨日聽說你打敗了二叔，又聽說木神請你入谷留宿一晚，我便想不顧一切地看看你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今日終於得見，我沒有失望，甚至比我想象的更好。因此，我沒有必要有任何顧忌，既然風將你吹向我，我便不能與你擦肩而過，至於你要怎麼決定，那是你的事，我勉強不得，但我相信，軒轅不是一個狠心的人！”陶瑩幽幽地道。　　軒轅不知道該喜還是該憂，這確實是飛來的艷福，可太過突然，突然得連他都有些適應不了，不由乾笑道：“你認為有男人會捨得拒絕嗎？可是你知道別人心中會怎麼想？”　　“你也會在意別人的眼光嗎？”陶瑩反問道。　　軒轅不由得苦笑，他還能說什麼？　　※※※　　軒轅和陶瑩行出大廳后，大廳中的氣氛一時變得極為尷尬，此刻大概誰也無心飲酒，每個人都各懷心事地敷衍着，只等軒轅和陶瑩返回。　　唐寬這個很能幹的人此刻似乎也沒有辦法扭轉乾坤，不過，他也明白此刻伏羲氏並不是真的在意這門親事，而是在意如何才能讓他陶唐氏全力相助。唐寬目前仍不想得罪伏羲氏，因此，也盡量想些補救之法。　　陶基也沒有料到事情會發展到這種境地，不過，在他的想法之中，如果陶瑩真的是喜歡軒轅，若能夠擁有這個潛力無限的年輕人作乘龍快婿，那也的確是一件美事。連木神都看好的人自然不會差，何況軒轅擊敗陶宗之事，已由唐德仔細回報了。無論是實力還是智慧都遠超出他的年齡，而在酒席之間的一番表現，更可見其天生擁有控制大局的能力，又如此年輕，的確可謂是前途無量。　　此刻，陶基反倒忽略了如何補救與顓臾之間的關係，畢竟，他對自己女兒的終身大事勝過對那些虛偽的交易，他所擔心的卻是如何與軒轅談及此事，不過幸好仍有唐寬在場。　　那群長老們也都各有想法，唐德更是歡喜，如果能與軒轅結親，他定是一百二十個願意。事實上，他對軒轅已是敬服之極，如果陶唐氏能得如此人才，自是前途無量，而大廳之中有大部分長老都覺得軒轅和陶瑩很相配。　　劍奴心中自是歡喜，如果軒轅能娶得陶瑩為妻，那時便可得到陶唐氏之助，若有陶唐氏相助的話，那對其日後的大業確是一樁大喜事。那天下間的各族再也不能小覷軒轅了，雖然此刻軒轅也擁有了數千可戰之軍，但因其為新生之士，故並不被一些大族放在眼裡。　　當然，軒轅自是希望此時不被人注意，只有在不被人注意的情況下，悄悄地壯大自己，方能在他日以奇兵出襲，殺敵人一個措手不及。　　軒轅何嘗不明白，此刻他所差的不是精銳戰士，而是真正可靠的高手。　　一個強族的力量之所以強大，並不僅僅是他們擁有英勇善戰的戰士，更是因為他們擁有以一擋百的高手，就如九黎族的絕世高手可以數出一大堆來，而如帝恨、帝十這類高手還不算數。但龍族戰士之中如帝十這般的高手卻也寥寥無幾，如郎氏三兄弟諸人也還不能夠與帝十相提並論。因此，看上去龍族的力量十分強大，但實際上仍很薄弱，這便是一個經歷了數百年下來的強族與一個新興起的勢力的本質差別。軒轅從不會低估敵人，也不會盲目地高估自己。是以，他要讓龍族戰士由明轉暗，絕不再與敵人正面交鋒，這方是保存實力迅速壯大的途徑。　　事實上，經歷的事情越多，軒轅越是能看清自己的不足，在龍族剛剛興起之時，他確實是有些盲目的自大，但後來這一路轉戰過來，才發現這個天下，高手實在太多，這大概是當初神族四分五裂后，所有的高手也散落各地，只有在直接面對過他們之後，才知道這群人的厲害，這也是軒轅要讓自己的力量退居二線的原因。　　軒轅和陶瑩再次行入大廳之時，又立刻成為眾人的焦點。　　軒轅依然是臉掛淡淡的微笑，讓人有種高深莫測之感，倒是陶瑩臉上也很意外地泛起甜甜的笑意，與剛才那種憂鬱的美相比，眾人的眼睛再次亮了起來。　　顓臾無法掩飾內心的妒恨，自目光之中清楚地表現出來，他並不像是一個會控制情緒的人，或許因為他的表情本來就已經夠陰冷了，所以更能刻畫出他心中的怨毒。　　軒轅卻裝作沒有看見，落落大方地向四面一揖，道：“軒轅累大家久等，實不好意思，但若大家意欲罰酒，當以三杯為限，否則只怕軒轅又要早早退場了。”　　眾人稍怔，陶唐氏的眾長老連唐寬在內，也都逗笑了，惟顓臾沒有太多的表情。　　“不知軒轅公子與二小姐剛才商量了些什麼？可否跟大家講講？”風際突然道。　　“是啊，我們很想聽聽公子與二小姐到底談了些什麼。”風游下座的顓中和顓策也惟恐天下不亂地附和道。　　軒轅哪還不明自這四位主祭護法是想探點口風？　　不由狡黠地笑了笑，道：“甜言蜜語大家當然想聽，也喜歡聽，不過，如果是由我向大家將剛才的話重複一遍，只怕在對象不對的情況下，就會變得肉麻了，所以幾位護法還是饒了我吧，或者我去找幾位美人來代我重複也可以，那諸位肯定覺得中聽。”　　眾人再愕，但隨即有人發出了笑聲，連陶基和唐寬也為之莞爾。誰還不明白，軒轅是在告訴大家，剛才兩人只是在說一些悄悄話，故全是甜言蜜語，如果由一個大男人向另一群男子講自然便成了肉麻的話了。　　陶瑩也不由得莞爾，軒轅的話當然是敷衍眾人，但以這種逗笑的方式講出來實能讓人無可反駁，也無從追問，更等於承認了與陶瑩的情人關係，使得陶瑩心中歡喜。

# 第十三章 龍虎結盟

　　軒轅自然知道若能娶了陶瑩的好處，何況以他多情的個性，說不喜歡這美麗且性格獨特的佳人那是騙人，既然如此，這從天而降的艷福豈能不好好把握？　　“爹爹，如果沒有其他的事，女兒想先退下去。”陶瑩與軒轅並肩而立，那高挑的身材犹如出水芙蓉，配以軒轅那偉岸而完美的體型，確讓人感到是一對絕配。　　陶基看了看軒轅，又看了看陶瑩，他也有些糊塗，他自然知道軒轅與陶瑩之間絕對不會是說一些甜言蜜語的悄悄話，因為他敢肯定，軒轅在今日之前從未曾來過陶唐氏的轄地，更別說是見過陶瑩了，那他們之間根本就無悄悄話可講。可是看此時軒轅與陶瑩之間的關係，的確有情侶的味道，這又是怎麼回事？　　以他過來人的眼光也看不懂兩人之間弄了什麼鬼。其買，何止陶基看不懂，事實上唐寬也同樣一塌糊塗，搞不懂兩個年輕人弄什麼鬼。不過他對軒轅還是比較放心，皆因軒轅是連他都信奉的神――木神所欣賞之人，而且拋開別的不說，軒轅還真的是一個非常優秀的年輕人。　　陶基見軒轅似乎沒有多大的意見，心下稍安，不管怎樣，至少此刻他可以有推託顓臾的理由，大不了若要聯婚的話，他大可以再商量，有軒轅在中間頂着，顓臾也不能太過追究。畢竟軒轅很可能與伏朗是好朋友，顓臾拿他也沒轍。　　“好吧，這裏沒你的事了，先退下去吧。”陶基緩和了口氣道。　　“謝謝爹！”陶瑩說完，瞥了軒轅一眼，悄聲道：“我先走了，什麼時候來看我？我等你。”　　軒轅一呆，旋又好笑地回望了她一眼，不置可否地聳了聳肩。　　陶瑩不由得白了他一眼，似乎有些威脅地道：“待會兒我來找你，可不許溜。”　　說完便一陣風般離開了，惟留下一臉苦笑的軒轅。　　軒轅回過神來，發現周圍的所有人都以一種怪異的目光瞪着他，包括劍奴在內，不由大感尷尬地“咳咳”兩聲，才反問道：“大家幹嘛這樣看着我？”　　眾人愕然，不少人發出哄然大笑。　　軒轅立刻明白，剛剛陶瑩說的那些悄悄話被這群人全都聽到了，適才大廳中那麼安靜，而且這群人無不是一流高手，耳目之靈，那種悄悄話豈能瞞過對方？　　不由也跟着傻笑起來，攤了攤手道：“沒辦法，想必大家年輕時也有過這類經歷。”　　眾人再愕，笑聲更響，便連那緊繃著勝的顓臾大主祭的神情也為之鬆動了，那四位護法亦為之莞爾，他們不得不承認，排開軒轅奪親之事不說，這個年輕人的確很逗人喜愛。此刻四位護法雖恨軒轅壞了他們的計劃，但恨意也消減了不少，笑聲最具感染力。　　陶基對軒轅這種輕鬆愜意的表達方式極表欣賞，也只有軒轅才能將廳中的僵局解開，使凝固的氣氛活躍起來。事實上，軒轅一走入大廳，便立刻控制了大廳中宴會的氣氛，這是一種外人都學不到的魅力。　　軒轅迅速返回座位，立刻端起酒杯向顓臾遙敬道：“都怪軒轅不好，累得大主祭千里迢迢空跑一趟，這杯酒就算是軒轅聊表歉意，如果大主祭能給軒轅一個補償的機會，別忘了跟軒轅說一聲，否則軒轅會心裏不安的。”　　顓臾只得跟着舉起杯來，軒轅一返回立刻如此表態，使得他欲怪不能，否則也顯得太過小氣，而軒轅如此一來更佔盡主動，他不由得暗暗對這個年輕人重新估計，實是因為他已經深感軒轅絕不簡單。　　“好說，好說，如果老夫早知公子與二小姐情投意合，也不會發生如此誤會。　　以公子之才智，能得如天仙般的二小姐青睞，實為天造地設，珠連璧合，老夫應該為這個結局感到高興才是。”顓臾稍稍緩和了語氣，臉色依然冷硬如故。　　軒轅與顓臾同飲而敬，正要說幾句客氣話，風際卻已舉杯向陶基道：“風際此杯卻是要敬首領，首領若能得軒轅公子如此乘龍快婿，他日定是如虎添翼，確讓人驚羡。”　　陶基不由得心中大慰，忙舉杯相應，風際正說中了他的心事，爽陝地道：“蒙軒轅公子能看得起小女，老夫也深感榮幸。”　　“唉，首領何出此言，兩情相悅，豈能用‘看得起’這個詞？這應是天命所定，緣分所歸，大家只須為之歡喜，何用為之客氣？”一直未出聲的劍奴也突然開口道。　　“好，好，劍奴兄此語正合我意，大家只須為之歡喜，何用為主客氣？來！這一杯應該大家同飲！”　　唐寬大聲叫好道。廳中諸人的氣氛再次被挑好，又達到了另一個高潮。　　宴會的主角本來是顓臾大主祭，但後來主角似乎全都轉移到了軒轅的身上，所有人皆為軒轅那揮灑自如的氣度和表現所折服，更是被軒轅那時不時的妙語逗得開懷大笑，本來嚴肅的場面，竟顯得無比融洽，後來連顓臾大主祭對軒轅的恨意也消於無形。　　這一轉變就連劍奴也感到有些驚訝，軒轅在一夜之間竟似乎變了個人似的，無論是氣度還是情緒，都變得更具魅力，收放自如。　　事實上，軒轅也感覺到了自己的變化，在再次見到歧富之後，無論是整個人的信心還是氣勢，都完全可以輕鬆地融入到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之中，這才能夠做到收放自如、輕鬆愜意地去面對一切。或許，當他知道自己並不再孤獨，而且擁有了足以克服困難的力量后，他對任何場面都更為投入，更有信心成為任何場面的主宰，抑或當他得知一千兄弟無恙時，那沉鬱的心情立刻卸下，在無比輕鬆的情況之下自然更能充分享受每一件事，也恢復了在離開有邑族之後那段日子的本性，與獵豹、花猛諸人嬉笑怒罵的自在。因此，他才能夠將其本性任意發揮，而且此刻的軒轅更非昔日軒轅所能比擬的，举手投足間無不显示出高手的風範，強者的氣勢，配合著那無拘無束隨和的性格，也便生出了一種讓人心折的魅力。　　軒轅知道自己從昨日見到歧富那一刻起，整個人復活了，無論是鬥志還是精神狀態，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巔峰，他有信心去面對任何困難，面對任何挑戰。　　※※※　　酒宴剛散，軒轅在唐寬和唐德諸人的相陪下行下山，陶基則因陪顴臾未能相倍軒轅，才下山一會兒，便被陶瑩給截住了。　　“我說過會來等你的，這裏不用寬伯和德叔了。”陶瑩有些狡黠地道。　　軒轅和唐寬諸人不由得面面相覷，哪想到陶瑩一上來就給他們來個下馬威，真叫他們哭笑不得，不過唐寬諸人早在席間聽到了陶瑩的悄悄話，對此也不是太過驚訝。　　“軒轅公子可是我的客人哦，你不能欺負他，知道嗎？”唐寬不由得打趣道。　　“我知道，我哪敢？要是他不理人家，人家才急呢。”陶瑩在這幾人面前似乎並不害羞，大膽直露地道。說完，一把拉住軒轅的衣袖，急道：“走，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軒轅大窘，唐寬大樂，唐德也大樂，惟劍奴愕然，也有些哭笑不得。　　“對了，寬伯和德叔請代我招待一下劍奴伯伯，待會兒我們再來找他。”陶瑩強拉着軒轅走了幾步，突然記起什麼似地忙扭頭向唐寬喊道。　　唐寬和唐德也為之一愕，幾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最後見軒轅那一臉的苦笑，終於忍不住爆笑起來，而軒轅很快便被陶瑩拉得走遠了。　　※※※　　“我的二小姐，沒有這麼急吧？你看，那些人都在看着我們笑呢。”軒轅很難得有在這種場面下臉紅的經歷，他確實沒有想到今日會有這種際遇。　　陶瑩突然止步，回頭望着軒轅，似笑非笑地道：“你會害怕這麼多人的眼光嗎？”　　軒轅乾笑道：“這不是怕不怕的問題，只是我覺得這樣會不太好吧？不知情的人還以為你是個急色鬼呢。”　　“你才是急色鬼呢。”陶瑩忍不住“撲哧”一笑，沒好氣地笑罵道，旋又定定地望着軒轅，神情專註之極。　　軒轅只被看得心裏發毛，他實在猜不透陶瑩這時動時靜究竟是弄什麼玄虛，不由問道：“你這麼看着我干什麼？”　　陶瑩又是一笑，悠然道：“真的，我現在覺得很開心，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再是孤獨的彩虹，而是自在的浮雲，可以隨心所欲地放開自己幽閉的心靈，為我的思想，為我的知音去坦露一切，剝去虛偽的外殼之後，心中有一種解脫和無比輕鬆的感覺。所以，我不怕任何人笑話我，不怕任何世俗的目光。活着，就是要讓自己快樂，世俗和畏怯只會使人變得虛偽和俗氣，你能理解我嗎？”　　軒轅一震，心中頓時湧起了無盡的感觸，他在此時，已經可以完全讀懂陶瑩的心情，更明白陶瑩為什麼會不顧一切地選擇他，只固為她對生命的明悟已遠超出任何世俗，正如她自己所說，她只想憑着感覺而活……　　陶瑩笑了，她看到了軒轅眼睛中的變化，也讀懂了軒轅眸子里的情緒，所以她笑了。　　軒轅也笑了，坦然而自在地笑了，伸手握住陶瑩的柔荑，淡然道：“走吧，無論見誰都行，當然，閻王除外。”　　陶瑩不由得“撲哧”一聲又被逗笑了，嬌媚無限地白了軒轅一眼，笑道：“你這人哪，盡逗笑，我是帶你去見我娘。”　　“不會吧？”軒轅這下又一次吃了一驚，一切都是來得這麼快。　　※※※　　軒轅簡直是被陶瑩弄得暈頭轉向，一口氣之下，強迫着被拉去展覽了五次，因為陶瑩有五位娘親。　　到後來，軒轅差點已經麻木了，只知道机械性地回答問題，不僅如此，還被陶瑩強拉着見過了她的三位兄長和三個弟弟，若非陶瑩的一個姐姐和四個妹妹不在陶唐氏中，只怕還有得軒轅頭大。　　經過這一折騰，竟到了黃昏時分，而軒轅卻已是欲走不能，如果可以選擇的話，他大概會選擇去大戰一場，也不願意做這勞什子認親之舉。倒是陶瑩意興高昂，歡喜之情溢於言表，皆因人人對愛郎大為滿意，甚至贊不絕口，她自是喜上眉梢。　　在軒轅實在不能不走之時，陶瑩的三娘還一再叮囑要讓軒轅和陶瑩一起去吃晚餐，只讓軒轅有些哭笑不得，而陶瑩一付大獲全勝的樣子更讓軒轅搖頭苦笑。　　“怎麼樣？”陶瑩拉着軒轅的手，狡黠地問道。　　“如果不是我意志夠堅定，只怕此刻已經昏倒在地了。”軒轅沒好氣地道。　　陶瑩不由得白了軒轅一眼，顯然也是拿軒轅沒辦法。　　軒轅大概也知道自己話語過分了一些，忙攬過陶瑩的肩頭，柔聲道：“軒轅語氣有些過重，瑩兒別怪，不過說真的，這樣的應酬的確是讓我一個頭兩個大，這麼多的好話讓我一時怎麼能夠消化得了呢？”　　陶瑩微感歡喜，歡悅地靠緊軒轅道：“你說的是實話，雖然沒假話好聽，但瑩兒喜歡聽，至少你不會作偽騙人！”　　軒轅搖頭苦笑道：“這一切便像是一場夢，還沒睡着便做了這場夢。”　　“還沒睡着所做的夢便不是夢，是現實！”陶瑩糾正道。　　“你爹大概也清楚這是一場有些荒謬的鬧劇了，他定明白我們往日從未見過面。你猜他現在心裏怎麼想？”軒轅故意提醒陶瑩這個現實的殘酷。　　“我猜爹爹先是驚訝，后是歡喜。”陶瑩自信地道。　　“我看不見得。”軒轅吸了口氣道。　　“你沒看見，他對你的印象的確是好極，他在我們入廳之後，那看你的目光之中多了許多我以前經常看到的神色，那是他讚賞我和弟弟們時所露出的神色，因此，我相信爹爹對你的印象非常好，絕不會反對瑩兒愛你！”陶瑩嬌憨地道。　　軒轅惟有再次苦笑，正在此時，卻見唐德已大步向他們所在之地行來。　　“首領請軒轅公子去一趟。”唐德一見軒轅便呼道。　　陶瑩霎時與軒轅面面相覷，都露出了一絲異樣的笑容。　　※※※　　陶基只是單獨面見軒轅，陶瑩也被擋在門外，其實，這一切正在軒轅的意料之中。　　“知道我找你前來的原因嗎？”陶基揮退身邊的所有親衛，僅與軒轅獨處一室。　　“首領當然是想知道我與二小姐之間究竟發生了些什麼，是嗎？”軒轅反問道。　　陶基點了點頭，對軒轅的直率和反應能力極為欣賞，與這樣的人談話用不着轉彎抹角，也算是一種痛快了。　　“其實，我也感到這像是一場夢，但我知道這不是夢。首領應該知道，在今日之前，我從未與二小姐見過面，甚至在今日才聽說過二小姐的芳名，可是這一切就這般意外地發生了，的確像是一場夢。”　　說到這裏軒轅頓了一頓，又繼續道：“本以為二小姐只是在為自己拒婚找一個理由，因為我根本就不相信二小姐所說是真的。儘管我對自己很自信，但是還不至於自信到盲目的地步，當時如果我說出事實的話，只怕場面會尷尬得無法收拾。因此，我只好讓二小姐借一步說話，我想問清楚二小姐心中究竟是怎麼想的，才能想出解決的辦法。我知道，在此事之上，若不解決好，會讓首領很為難。”　　陶基點了點頭，軒轅之語應算是極為直接了，也十分誠懇，想想當時的場面，若軒轅沒有這般將場面控制好的話，所引起的後果可能會很糟糕。是以，他同意軒轅的說法，只是他沒有發言，因為他知道定會繼續說下去。　　“我本以為二小姐只是一時任性，但我卻猜錯了，她告訴我，其實她並不是第一天知道我的存在……”軒轅後來將他與陶瑩的對話原原本本、絲毫不漏地跟陶基複述了一遍。　　說到後來，不由感嘆道：“軒轅從未試過會有當時的那般感觸，讓我覺得若是自己辜負了二小姐，便像是在摧殘一個熱愛生命的靈魂。　　軒轅知道，自己已經忍不住喜歡上了二小姐，一切便是這樣發生了。”　　陶基的臉色變得極為沉鬱，冷冷地盯着軒轅，淡漠地問道：“你不覺得你這樣下定論也很草率嗎？”　　“是的，但感情或許是這個世界上最難以捉摸的東西，沒有任何人敢言超脫。　　我只是說出了自己當時的感受罷了，至少，我開始喜歡上了二小姐，我不忍心傷害她，甚至不想讓她遠嫁伏羲氏。無論這是出於私心還是其他的原因，都是出於我內心的感受，這絕對不能否認。事實上，一日的相識相交，能建立起多麼深厚的感情呢？誰也不能肯定，但可以肯定的卻是，只要有開始，就會有所發展和結果，我相信首領能夠理解軒轅。要知道，以二小姐的美麗和聰慧，天下沒有男人是可以拒絕的，軒轅也是凡夫俗子，更不是一個善於作偽的人，若首領要怪，便怪軒轅好了，請不要為難二小姐。”軒轅語氣堅決，但又不失個性然地吁了口氣道。　　“那你準備怎樣處理這件事情？”陶基神色沒有絲毫緩和地道。　　“首先自然是必須徵求首領的意見，希望首領教教軒轅。雖然我不想失去這個天賜的際遇，但如果這樣會讓首領為難的話，軒轅可以立刻起程遠走。”軒轅望着陶基堅決地道。他便是要逼陶基表態，同時也表示對陶基的尊重。因為他明白，如果不這麼說的話，陶基甚至會認為他只是想靠近陶唐氏才做出這樣的決定，但這麼一說，軒轅便等於是以示清白，表示對陶瑩的感情是單純而沒有目的。當然，若說沒有一點目的，只怕惟有鬼才相信，這叫寧可讓人知，莫要讓人見。　　陶基果然再次打量着軒轅，審視了半晌，才吸了口氣道：“你們年輕人的事由你們年輕人去處理，我這個做父親的只要將她養大也便完成了責任，但如果你對瑩兒只是耍弄，就休怪我無情了！”　　軒轅大喜，迅速跪下，誠懇地發誓道：“若軒轅對二小姐心存耍弄之心，定讓軒轅遭受五雷轟頂，不得好死！”　　陶基沒想到軒轅竟以此發誓，但他也禁不住心中大喜，忙扶起軒轅，語氣立刻變得客氣多了，道：“公子何必這樣？”　　“若不如此，軒轅又怎能有感首領和二小姐對我的相惜之恩？”軒轅認真地道。　　“很好，有你這番話，我可以放心地將瑩兒交給你了，不過，男兒當以大業為重，不能太過耽誤在兒女情長之上，希望你能好好地把握分寸！”陶基拍拍軒轅的肩膀，肅然道。　　“謝謝首領提醒，軒轅明白！”軒轅自然明白，欲取得陶基的信任，便要從這一刻起，只要此刻過去了，就可以爭取到陶唐氏的支持。　　“你有一群朋友自忘憂谷而來，我已經將他們安頓在偏廳中休息，你現在要不要去見見他們？”陶基問道。　　軒轅大喜而起，立刻明白是獵豹等人恢復了神志，被歧富派人送來此地找他，他心裏自是大喜，更有些迫不及待之感。

# 第十四章 重逢族人

　　獵豹諸人再見軒轅，皆若再世為人，人人都清晰地感覺到軒轅熱情依舊，而整個人的氣勢卻全變了，但所有人還是緊緊地相擁在一起，似乎也不怕天氣的炎熱。　　凡三最是激動，如一個小孩子似地，但卻沒有人說話，所有人只是在最開始之時一聲歡呼后，便似乎有默契般相互不語，八雙大手緊緊地堆疊在一起，便連一旁的陶基和陶瑩也為這種場面深深地震撼了。　　似乎沒有任何言語可以表達此刻眾人的心情，沒有任何言語可以陳述這種生死戰友的感情。　　凡三、燕五、花戰的年齡最小，甚至思不住激動得雙目含淚，事實上，每個人都是雙目含淚，在經歷了生與死的洗禮之後，每個人都變得堅強，而此刻大概便是堅強之中的最後一次脆弱。　　陶基確實被眼前的一切給震撼了，呆立了半晌才道：“我為眾位安排了晚宴，大家便痛痛快快地醉一場。”　　“對，是該好好的醉一場，明日我們便再獲重生，放開手腳大幹一場！”軒轅激動地道。　　眾人立刻又逐漸自情緒之中回過神來，盡露歡顏。　　※※※　　次日，傳來發現龍歌部屬的消息，而且據傳這群人與鬼方高手曾交過手，而後雙方各有傷亡。　　軒轅便已顧不得陶基的挽留，一大早就與劍奴及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出發，一行九人迅速追逐着龍歌部屬的方向趕去。　　陶唐氏本欲遣高手相伴，但軒轅卻拒絕了。陶瑩定要隨軒轅而去，卻被其母勸下，而且軒轅也覺得路途艱險，不欲讓陶瑩共同赴險，何況他也不好讓�燕與陶瑩相見。　　龍歌部屬與鬼方高手交手之地是在唐城東二十里處的一片谷地，那裡有被大火灼過的痕迹，仍有些余煙升起。　　顯然兩方人馬早已離開此地，不過，軒轅極為迅速地聯絡上郎氏三兄弟，這群優秀的戰士見軒轅安然返回自是高興，同時也向獵豹諸人表示歡迎。　　這群人並不是不做事的，在這裏的一場決鬥，他們看得極為明白，也知道了龍歌的部屬全向熊城方向撤離，已有人去跟蹤這群人了。是以，軒轅一問，他們便立刻知道該怎麼辦，於是郎大領着十餘名戰士前往蓋山氏，讓柳庄諸人趕來，他們在那裡與前來接應的龍族戰士會合，將蓋山氏遷走。而軒轅也必須抽出時間去范林一趟，然後才能夠再赴熊城。　　※※※　　山林間欲追尋大量的敵蹤並不是一件難事，只須仔細判斷那些折斷的樹枝，辨清對方所行的方向，便不容易失去對方的下落。　　畢竟這個洪荒的年代，無處不是森林，無處不是雜草叢生，便是被人們刀耕火種弄出的那些小面積的地方也極有限，惟一無法留下痕迹的方式便是走水路，但自唐城到熊城，水路更是不暢。因此，惟有走山道一途，所幸，這裏的山嶺都不高，多為坡野之地，不很險峻。　　軒轅諸人以極速前進，他們都可謂是最佳的獵人，在此山野之中追尋敵蹤只是輕而易舉的事情，何況龍歌的部屬還存在着一批傷員，無論是速度還是隱避性，都大打折扣，路旁被踩斷的草莖極為明顯，顯然這群人也與軒轅一樣，以步行的方式趕路。　　急追了三十餘里，軒轅才發現這群人棄用的營地，但顯然只是剛棄之不久，應該才走不過一盞茶的時間。　　軒轅只想早點見到蛟夢諸人，以探知有僑族中的情況，他最想知道的自是雁菲菲和黑豆幾人，至於其他的人，他並不在意，在這經歷了無數次生死的一年之中，他一刻也不曾忘記那善良奔放的雁菲菲，她的善良已深深地在軒轅心中烙上了永不磨滅的痕迹，就因為這與自己有一夕之緣的美女那偉大的情操激勵着軒轅更堅強地活着，讓軒轅在面對每一次生死之時都懷着必勝的信念，因為他仍想活着去見雁菲菲。　　在姬水河畔，軒轅知道自己有愧兩個人，這兩個人便是曾青梅竹馬相互深愛的蛟幽，另外一人便是有虢的嬌女雁菲菲，只可惜蛟幽永遠地失蹤了，或許是死了，所以軒轅要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愛護雁菲菲，這是為蛟幽，也是為自己。　　“大家別放箭……”突然一聲清喝自雜草叢中傳來，驚醒了急匆匆趕路的軒轅諸人。　　“軒轅，是軒轅！……”雜草叢中突地人影竄動，還有幾棵路邊的大樹之上，人影如猿般疾墜而下。　　軒轅先是一驚，再是大喜，竟是姜昆和白夜諸人，另外還有一二十位有僑族的勇士及另外一群竟是來自少典的戰士。　　軒轅曾與少典戰士交過幾次手，故能記得其中幾個印象極為深刻的人。　　“怎會是你們？”軒轅同時歡喜地沖了過去。　　“軒轅，你沒死就好了……”白夜歡天喜地將大弓向背上一掛，笑得可是甜極。　　“大家還為你傷心了好久了。”另有兩名曾與軒轅一起大戰�b曲人的不知名戰士也歡喜地圍了過來。　　“軒轅，你他奶奶的這一年死到哪裡去了？怎連個屁也不放一個……”　　“他娘的，這小子比那時候更精神了……”　　“噗”！一個年輕人走過來當胸便給了軒轅一拳，笑罵道：“你他娘的春風得意了，忘了我們這群兄弟了是不是？這一拳是我白極的，另外我還要代黑豆打你一拳，你忍着點……”　　劍奴和獵豹諸人在一旁見着這等場面卻是半點也幫不上忙，只看這群人七嘴八舌你一拳我掌的樣子，只差點沒把軒轅給拆開來吃了。　　“嘿，你小子害得人家菲菲小姐為你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淚，看你回去不被有虢人給煎皮拆骨才解恨……”　　“菲菲怎樣了？”軒轅終於找到機會，冒出一句話來，他實在是連半句插嘴的機會也沒有，這群兄弟便像是餓得慌的劫匪突然遇到了一個腰纏萬貫的富商，場面亂成了一團糟。　　“小子，你真行，現在有人叫你為爹了。”不知道誰在一旁喊了一句。　　“什麼？”軒轅渾身一震。　　“哈，原來你這先斬後奏的小子還不知道哇，菲菲小姐為你生了一個大胖小子，可把雁虎那老頭子氣壞了……”　　“是呀，那模樣兒像頭老虎，嘿嘿，不過他還是斗不過菲菲小姐……”　　“是呀，要不是菲菲小姐以死相脅，你這兒子可就玩完了……”　　“大家靜靜！”白夜竟被一群人給擠到外邊去了，軒轅反被這群久違的兄弟們給圍得密不透風。　　白夜這一聲大吼還真有效，眾人頓時稍稍靜了下來。　　“你們怎像是一群麻雀似的，嘰嘰喳喳個沒完？你們也不一個個地說，亂七八糟的……”白夜說到這裏頓覺周圍氣氛有些不對勁，所有人的目光全都盯在他的身上，每個人都是瞪大着一雙眼睛，像欲擇人而噬的餓狼。　　“你……你們這麼瞪着我干什麼？”白夜一陣心虛地退了兩步，吃驚地問道。　　“你說錯了，我們是老鷹，不是麻雀，給我扁他……”圍着軒轅的眾人齊聲回答道。　　“啊，不要……”白夜這才意識到不妙，正轉身欲逃，但為時已晚，那群人已如一窩蜂般圍了上來，幾十雙手全都直抓過來，目標卻是白夜紮起的頭髮。　　“別弄亂了我的頭髮……”白夜一聲慘哼，雙手抱頭蹲在地上毫無反抗之力，他的聲音也全都被笑聲淹沒。　　眾人目瞪口呆之際，這群自稱老鷹的人全都散開，只見白夜的頭髮亂得像個狗窩似的，有的竟被打出一個小結來，一蓬蓬的頭髮襯着白夜那哭喪着的臉，周圍之人禁不鬨笑起來。　　“你們也太沒同情心了吧！”白夜哭喪看臉哀怨地道，同時伸手掩住那亂得不能再亂的頭髮，向軒轅求救道：“軒轅，你武功好，替我報仇吧！”　　軒轅不由得伸手摸了一下自己光禿禿的頭頂，“嘿嘿”苦笑道：“這個嘛，我，我也是無能為力，不過，要是你想剃個我這樣的發形，我可以幫忙。”　　“天哪，這是什麼世道啊，那寸草不土之地也可稱為發形？”白夜故意一聲長泣，頓時場中又是一片歡聲。　　獵豹諸人不由得只覺好笑，又是羡慕，這種相見，才真的是人生一大樂事，連劍奴和那群龍族戰士也感嘆不已，這種無拘無束的活法實為一種洒脫，誰能夠擁有這樣的一群兄弟實是一種幸運。　　姜昆和那群少典戰士也在那裡笑得前仰后合，這一路上與有僑族戰士接觸多了，他們才發現，這群人其實都非常有趣，也很好交往。往日處在敵對的位置，那也是形勢所逼，不過此刻讎隙盡去，自可享受其共同的樂趣。　　“族長在哪裡？我想見他。”軒轅待眾人稍足之後，一正神色道。　　眾人忙都神色一肅，道：“族長領着傷者前行，我們這群兄弟因感覺有追兵，便留下斷後，卻沒想到是你們。”　　“走，我這就領着你去見族長，保證可把他嚇一跳……”　　“廢話，喜一跳才是真的！”立刻有人打斷前者所言。　　“對，對，是喜一跳，嘿嘿……還不都一樣，一跳就行……”　　※※※　　軒轅的到來，整個隊伍都轟動了，皆因誰都知道軒轅出自有僑氏，卻能以一己之力獨拒曲妙和鬼三這兩大高手，更在數十名�b曲高手環伺之下成功而逃，這等英雄事迹實讓有僑人的臉上大增光彩。　　軒轅也便成了有僑的英雄，成了這支隊伍的生力之軍，他數度大難不死，這本就是一個謎。許多人都想知道有關軒轅在這一年多之中所發生的事，就像軒轅想知道家鄉這一年之中所發生的事一樣，但眾人皆大喜則是必定的。　　軒轅身邊的二十多名好手中高手幾佔一半，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因在失去本性后，接受改造，功力都激增逾倍，其本身的武功本就不俗，如此一來，便足以躋身高手之林，當日若非被木神萬花大陣所困，這群人也不能夠全部成擒，再加上劍奴這個頂級劍手，使得軒轅身邊高手雲集，這讓蛟夢和虎恭弘=叶 恭弘諸人都感到驚喜和驚訝。　　蛟夢卻知道，軒轅身邊至少還有二十名使劍的高手未至，而軒轅能使如此眾多的高手相依附，其本身就是一個傳奇色彩極濃的故事，自然會引起外人慾求答案。　　軒轅卻是關心雁菲菲之事，關心雁虎和有虢部及黑豆之事，因此，也是有些迫不及待地要問，但是這些年來，他已經學會了讓自己如何鎮定，更不會急躁。　　是以雖心情急切，但一切應付得還是井井有條，盡顯他確已成熟的氣度，同時更將自己這一年多來所發生的事情簡要地述說了一遍，但關係到某些重要的環節，卻是一筆帶過，甚至忽略不提。因為他並不希望別人盡知他的秘密，當然，這一切都做得極為自然，根本就沒有人會懷疑。　　不過，像龍族戰士、君子國這等眾所周知之事，他自不能相瞞，但在人數方面和龍族戰士的內部情況及君子國的情況卻是隻字不提或少提。　　半晌過後，雙方都大概了解了這一年多來彼此間所發生的事。　　原來，有虢氏並不屬於有熊分支，又由於雁虎那段時間心情極度不好，是以並不願意派族中好手相助龍歌。　　有僑也並非舉族而來，只是將族中的好手調來了大半，剩下之人仍得留守族中，啞叔和黑豆便不欲遠行，而留守族中。　　雁菲菲因懷了軒轅的孩子，以死相脅才保住其子，使得雁虎氣得不再理她，與蛟龍的親事自是休提，雖然許多人仍願意娶雁菲菲，甚至願意做孩子之父，但雁菲菲堅決不嫁，要為軒轅守一輩子寡。在雁虎不理她后，她便讓人在姬水河畔搭建一座草棚獨住，隔河守望龍潭和建起的神廟，靜待孩子出生。　　由於啞叔一家子對軒轅特好，是以每天朱嬸必去照顧雁菲菲，木青之妻青月及有僑族中的婦女們也都對雁菲菲極好，因為軒轅當日在祭壇所說的一番話，與斗龍的傳說，使兩族人心中認為軒轅乃是姬水之神身邊的靈童，因此雁菲菲所生既然是靈童之子，自是有人願意照顧，雁菲菲的日子也不是非常難過。　　時至今日，雁菲菲應該已經將孩子生下了，只是蛟夢說到這裏，所有的人心情都稍稍有些沉重，軒轅更是恨不能插翅飛回姬水之畔，可是他卻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現實也不允許他這麼做，此刻他要做的事情實在大多，這或許便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　　想到“江湖”，軒轅心中不由得有些苦澀，如果是在江中或者湖中，他可能還會輕鬆許多，但在這人世的莽莽“江湖”之中，求存卻是那麼艱難。　　“如果菲兒知道你仍活着，一定會非常高興！”　　蛟夢感嘆地道。　　“我想讓木青兄代我返回姬水一趟。”軒轅突然道。　　“讓木青替你返回姬水？”蛟龍有些生氣地插口反問道。　　“不錯，如果可以的話，我想讓他將菲菲和孩子接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居住。”　　軒轅道。　　“你幹嘛不回去？”蛟龍沒好氣地質問道。　　軒轅神色間閃過一絲莫名的傷感，道：“我會回去的，但是這時候我卻不能分身，還必須將幾件事情辦妥！”　　“難道老婆與兒子還不如你這些事情重要嗎？”　　“龍兒！”蛟夢喝叱道。　　蛟龍沒有再出聲，但顯然他對軒轅的成見極深，或許是因為他一向與軒轅不太和睦的原因吧，當然，他可不敢與蛟夢頂嘴。　　“木青此刻傷勢不輕，只怕……”　　“沒事，如果軒轅要讓我回去一趟，我就回去一趟吧。”木青那渾厚的聲音自屋外傳了進來。　　眾人不由一愕，卻見木青在白夜的攙扶之下踱了進來。　　“木青兄！”軒轅再見木青，激動得立刻上前相扶。　　木青的確是條硬漢，他悠然一笑，右手搭住軒轅的肩膀，歡顏道：“見到兄弟你能有今日的成就，為兄心中極為痛快！我知道兄弟不能回去定有苦衷，因此，只要為兄傷勢一好，立刻回返有僑。”　　“可是，龍歌說等木大哥到了熊城，便為你……”　　“唉……那名與利又算得了什麼？能為自己的兄弟出力，那才是心安理得的歡喜，你可告訴王子，他的好意我心領了，若在機會，我或許會再來熊城！”　　木青打斷蛟龍的話，堅決地道。　　“好漢子！”與軒轅同入客廳，靜立於軒轅之後的劍奴出言贊道。　　“這位是……”木青惑然問道。　　“他便是與軒轅一起出手相阻曲妙的劍奴先生。”蛟夢客氣地介紹道，他知道這個老頭的劍術之高只怕還在他之上，是以，雖然劍奴是軒轅的手下，但仍很尊敬。　　“哦，木青見過先生！”木青欲要行禮，卻被軒轅扶住。　　“你有傷在身，應好好休養，待傷勢一好，我便讓劍奴領一百名好手隨你去將菲菲和孩子接過來。至於其他的事，以後再說。”軒轅心情也有些急切地道。　　“讓他領百名好手？”木青驚訝地反問道。　　“不錯，如果人手不夠，我可以多給你一些。”　　軒轅想到未見面的孩子和受苦的雁菲菲，心神就顯得有些亂了。　　軒轅此話一出，連蛟夢也為之變色了，他們本來驚訝，軒轅竟能輕易調動百名好手，是以木青懷疑軒轅是否說錯了，才有此一問，誰知軒轅誤解其意，竟要再多調人馬，一下子讓人弄不清軒轅怎會有如此強的力量。　　“哈，不是太少了，而是我覺得太多了，我們此去又不是打仗，要這麼多人幹嘛？”木青好笑地問道。　　軒轅一愣，也有些好笑地搔了一下光光的頭皮，自語道：“我也亂了套，不過，不管木青兄要多少人，你可以親自逃選，我希望一路上能夠保證菲菲和孩子的平安，因為你們很可能也會遭遇鬼方人馬和東夷人馬，更要提防其他部落的偷襲。因此，我想讓你最少挑選一百名最精英的戰士！”　　“聖王放心，我立刻可以從族中調派一百名精英劍手，讓他們連夜趕來，明日黃昏定可趕到。”劍奴自信地道。　　“不，就讓他們在常山將我君子城建好好了，此時人心未穩，不易太過調遷，就讓我在龍族戰士之中選一批高手吧。”軒轅剎那間似乎又變回了睥睨三軍的強者。　　蛟夢此刻立即想到了軒轅所領君子國的那一干高手，還有被天下人認為最神秘的戰士――龍族戰士，這兩股不知深淺的實力，實是任何人都絕不能輕視的。　　水青也聽說過有關軒轅的一些傳說，但是見軒轅這般似乎隨意可調聚數百高手的氣勢也不由得心驚，要知道，便是整個有僑族，也不過那麼一百多名好手，再加上一些年齡大點的，能戰主力也不過三百人左右，可與軒轅一比，立即黯然失色。　　“天祭司到！”門外的戰士喊道。

# 第十五章 破開死結

　　軒轅眉頭微皺之時，天祭司便已跨人了營中。　　“祭司好！”軒轅仍打了個招呼道。　　“能得見軒轅有所成就，為我有僑族增光，本祭司實是非常歡喜！”天祭司大笑道。　　“皆靠往日眾位教導有功。”軒轅淡然一笑，便拍了一下木青的肩膀道：“木青大哥先去休息，待會兒我為你療傷。”　　“你？”木青奇問道。　　“對，我知道破開死結之法，往後你就可放手而為了！”軒轅自信地道。　　木青大喜，他自然知道軒轅口中所說的“死結”　　是指什麼，那便是他父親一直無法突破的大限，也是“神山鬼劍”的死門，一不小心便會走火入魔。如果軒轅可為他解開死結，那他的神山鬼劍便可大成。　　到時，其武功將一下子飛躍，甚至在極快的時間內超過蛟夢，破開死結一直是他的夢，此刻被軒轅這樣隨意說出來，怎叫他不喜？　　天祭司和蛟夢也大感驚訝，他們自也知道“死結”的意思，當年木孟練劍之事，族中長者皆清楚，是以他們對軒轅之語都大感驚訝。不過，此刻的軒轅，身上似乎透着一種無盡的神秘之感，處處總有驚人之舉，他們也無法猜透軒轅下一步舉措會是什麼。　　木青在白夜的相扶之下退了出去。　　“近日相傳軒轅大展神威，不知此事可是真的……”　　“唉，當然應是真的，難道你還不相信軒轅嗎？”蛟夢打斷天祭司的話道。　　“雖然這些傳聞並不全假，但這些傳聞總會有些誇大其辭，實不足為憑。”　　軒轅淡然道。　　“昨日收到龍歌王子的信，說如果軒轅能去有熊助他，他定熱情相待，更可讓你在熊城之中擔任要職。”天祭司試探着望向軒轅，同時自懷中掏出一個小竹筒，竹筒之中露出一塊羊皮的一角。　　蛟龍心中忍不住升起一股妒火，他沒有想到龍歌也這麼看重軒轅，還特意送來密信。　　軒轅卻並不接那信筒，只是淡淡地笑道：“熊城我是一定要去的，這信我不用看，麻煩祭司告訴龍歌，軒轅與聖女有約，熊城的事便是我的事。”　　眾人一陣驚訝，天祭司最為驚訝，蛟夢和蛟龍諸人剛剛聽過軒轅的經歷，對此還稍好一些，但卻沒想到軒轅竟與聖女鳳妮真的有約。　　“我想與夢伯單獨談談。”軒轅突然道。　　包括蛟夢在內，所有人都微微有些錯愕，但蛟夢並沒有反對。　　※※※　　“龍歌此刻應該已經到了熊城！”軒轅認真而肅然道。　　蛟夢一震，道：“你怎麼知道？”　　“我有確切的消息證明他根本就不在你們這三隊人馬中的任何一隊，而從另外的分析也可以知道，他單獨行動實比與你們同行安全多了，只要仔細想想，龍歌怎會如此不知道輕重？他之所以兵分三路，只是惑敵之計，使得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們身上，他也便更能自由地獨行！以他的武功，要在敵人未曾防備的情況下回到熊城可說是易如反掌，而我更懷疑，這三隊人馬的行蹤是龍歌故意暴露給敵人的，以便自己更易脫身。”軒轅肯定而悠然地道。　　蛟夢的臉色變得有些難看，因為軒轅所分析的並不是沒有道理。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你的消息又是自哪裡得到的？”蛟夢問道。　　“他自然是想自己更安全地抵達熊城。如果不暴露你們這群人，便無法轉移敵人的注意力，在敵人無法找到他的行蹤之時，就定會圍守在熊城附近，那時候他便會危險多了。因此，只要暴露你們的行蹤，就可將熊城之外的敵人抽離挑開，這自是一種戰術的需要。至於我的消息來源暫時先賣個關子，但消息絕對準確！”　　軒轅自信地道。　　“難道就為了讓自己稍稍安全一些便置我們兄弟的生死於不顧嗎？”蛟夢憤然道。　　“龍歌確是一個足智多謀之人，不過每個人都會有自私的一面，這也不能怪他。但是，你們必須要小心在熊城之外的埋伏，敵人很可能會派大量的高手聚於熊城之外，在他們沒有發現龍歌行蹤時，定會對你們施以辣手，就我所知，鬼方第二高手刑天也在癸城之外出現過，以刑天的武功，我們之中沒有一人是他的對手，而且就鬼方而言，尚有地神土計、鬼三、曲妙，這幾人無一不是絕世高手，以你們的實力根本就不可能自這群人的手中闖過。何況還有東夷諸族的高手，到時候說不定連少昊也會親自出手，那樣一來，試問誰還能故？傳說少昊比刑天的武功還要勝過一籌，與葷育王羅修絕屬於同一級別之人，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勝過他。”軒轅擔心地道。　　“如果龍歌是如此自私之人，我們還不如返回姬水過着我們平靜的日子，為了他，我們已經損失了三十幾名好兒郎。”蛟夢也意識到了前途的危險，不由有些灰心意冷地道。　　“當然，返回有僑族不失為一個辦法，但這件事說易行難，首先難以說服眾人，比如虎恭弘=叶 恭弘和那少典神農。若就這樣回去，也會讓兄弟們的鬥志大弱，被人笑話……”　　“反正就算我們到了熊城，仍要派人回去，接眾鄉親過來，我們就以此為名，誰又能說什麼呢？”蛟夢吸了口氣道。　　“問題的關鍵是，我們現在仍不能證實龍歌確已回到了熊城，不過，我有一計，應該可行。”軒轅道。　　“什麼計？”蛟夢喜問道。　　“與夢伯一樣的法子，但夢伯是先行，我們則是後行。我們卻仍可以安全抵達熊城，我曾到過癸城，見過聖女鳳妮，對於熊城內部的情況也了解一些。因此，我明白熊城內部的鬥爭實比外敵更可怕，一不小心便可能會傾覆於其中。所以，我們對待任何事情都必須謹慎，而這後行的好處便是可以看清熊城之內的動靜，然後才在有準備之下進入熊城，而不至於一入熊城便如無頭蒼蠅一般找不到感覺。”　　軒轅狡黠地道。　　“此法怎行？”蛟夢有些迫不及待地問道。　　“說出來，其實很簡單！”軒轅胸有成竹地道。　　※※※　　軒轅獨見木青，便將青雲所留劍譜的複製品交給了木青，由於原本軒轅已毀，此乃這兩晚所趕製而出的。以軒轅此時的功力，要替木青破開死結那是極輕易之事，他強大的真氣幾乎將木青體內的經絡全部通洗了一遍，使他所有的內傷霍然而愈，所剩的便只是皮外之傷。　　木青對軒轅那沛然無可匹御的強大真氣感到莫名的驚訝，但此刻他已經沒有什麼心思去細想其他問題，惟靜心斂神催發體內的真氣，以使自己的功力再攀上一個新的高峰，但他心中明白，今日之後，他將會成為一個新的自己。　　“聖王！”劍奴的聲音在營外傳來。　　軒轅並不再打擾木青，走出營帳，卻見營外人聲俱寂，惟劍奴立於營邊。　　“像是鬼方的人追趕了過來。”劍奴小聲地道。　　“哦，族長他們呢？”軒轅問道。　　“他們去設伏了，但恐怕這次不行，鬼方似乎來了極多高手。”劍奴擔心地道。　　“那便讓他們按計劃撤離好了！”軒轅道。　　“虎恭弘=叶 恭弘主戰，蛟夢似乎勸阻不了。”劍奴搖搖頭道。　　“好，你讓郎二去將木筏全都準備好，我去看看！”軒轅眉頭一皺，吩咐道。　　※※※　　山林空寂得可怕，有僑族與少典族的戰士散伏於山道路口，人人靜若待食之豹，借草叢綠恭弘=叶 恭弘相掩，讓人看不出一絲痕迹。　　軒轅心中卻湧起了一絲憂慮，如果以這群人來對忖那些鬼方的戰士，或許確可將對方殺得大敗而歸，但此刻鬼方所來的卻是一些可怕的高手，這些伏擊的招式根本就不起作用，以那些人的警覺，豈會不能感覺到這裏存在的伏兵？因此，此刻看似隱秘的埋伏，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作用。　　軒轅極速來到蛟夢的身邊，低聲道：“希望族長先退為妙，若是與鬼方硬拼，吃虧的只是我們，他們的高手，我們根本就無法抗衡！”　　蛟夢惑然問道：“你知道他們來了多少高手？”　　“如果我估計未錯，此刻他們知道你們離開陶唐氏，必傾其全力而追。因此，至少會有地神土計、鬼三和曲妙，或許另外還會有高手，當然，追兵之中可能會有東夷的高手及其他的敵人，如果被鬼方纏住，接踵而來的可能會有東夷高手，一波接一波，到時候根本就沒有機會撤走。”軒轅也稍稍有些焦慮地分析道。　　蛟夢眉頭大皺，他也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一帶軒轅，拖着他迅速趕到虎恭弘=叶 恭弘所坐的地方。　　那是幾塊巨石的縫隙之間。　　“夢兄是否仍是主張撤走一事？”虎恭弘=叶 恭弘見軒轅和蛟夢聯袂而來，似乎已經知道其所欲講之事，開口問道。　　蛟夢向虎恭弘=叶 恭弘身邊一坐，點頭道：“不錯，我認為此刻與他們不宜力敵。”　　“事實上，我們絕不能拿自己兄弟的生命開玩笑，若要戰他們，等我們到了熊城之後，再與之決戰不遲……”　　“你的話，夢兄已經告訴我了，但我卻不相信龍歌王子會置我們於死地。因此，我要證實一下你的話。”虎恭弘=叶 恭弘打斷軒轅的話道。　　軒轅心中擔憂，反問道：“族長想要怎樣證實？”　　“如果龍歌王子真的已經到了熊城，那這群人定然不會聞不到一點風聲，正如你所說，在熊城之外定會有許多敵人設伏，難道說這些人連龍歌入城也不會得到一點風聲？我不相信在熊城之中會沒有鬼方或東夷的姦細，正如貴族曾出了地祭司這個姦細一般。因此，若是龍歌王子仍在熊城之外，我們便必須阻一阻這些追兵，為龍歌王子爭取一些時間；如果龍歌王子已入熊城，則這群人定心無鬥志，急着趕去熊城外會合同伴，我們在此伏擊，定會讓他們大栽跟斗，也可為我們死去的兄弟報仇！”虎恭弘=叶 恭弘目光之中樂機閃爍地道。　　軒轅冷冷一笑道：“如果我是龍歌，就算到了熊城也不會這麼早露面，而定會等到你們這三股人馬趕到了熊城時才露面，因為這樣既可以讓你們以為我是與你們同步，並未出賣你們。同時，也可以對城中的局勢多一些了解。等你們入城之時，也好從容安排一切事宜。誰都知道，熊城內部並不是想象的那樣平靜，如果我一入城便顯身的話，很多精彩和真實的東西就會被別人故意掩藏起來，更如籠子里的鳥雀，根本就無法領略籠子之外的空間。”　　虎恭弘=叶 恭弘一呆，顯然軒轅的話並非沒有說服力，那他以這種方式試探龍歌是否已到了熊城，實是莽撞之舉。　　“就算你欲伏擊鬼方追兵，但也不能不為自己留後路，更不需全體伏擊，讓人感覺似是想決一死戰，我們何不分批撤走，也好過到時候匆忙而逃，被對方追得無喘息之機。我們可以安排一半的人馬先撤，以怍接應之用，這樣豈不勝過孤注一擲？”軒轅對虎恭弘=叶 恭弘這莽撞的做法有些惱火，是以說話之間語氣稍重了一些。　　虎恭弘=叶 恭弘神色微變，他畢竟也是身分地位極高的人物，哪輪到軒轅如此說？正欲發火，卻被蛟夢搶先叱道：“你怎可對虎恭弘=叶 恭弘王如此無禮？！”　　虎恭弘=叶 恭弘見蛟夢如此叱責軒轅，也不好太過計較，他自是個聰明人，雖然軒轅語氣有些不客氣，但卻是非常有道理的。是以，他吸了口氣道：“軒轅說的也不無道理，好！我們便先撤走大部分人手，留下一部分好手，一擊即退！”　　軒轅正欲松一口氣之時，驀地一種極不舒服的感覺湧上心頭。　　“轟……”在十餘丈外一名有僑戰士身邊的地面驀地被炸開。　　“哈哈哈哈……”一陣怪笑劃破了林間的寂靜。　　“呀……”一聲慘叫，一陣驚呼。　　“不好！”軒轅臉色大變，在他身子彈射而起之時，只見土計抓着那名戰士沒入了土中。　　“嗖……”勁箭全部落空，對於土計來說，這些利箭根本就不起作用。　　虎恭弘=叶 恭弘和蛟夢也大驚、對這個竟可遁地而行的侏儒，他們顯然也被震住了。　　“快，夢伯組織兄弟撤離，我來會會他！”軒轅仍不忘向蛟夢叮囑道。　　“轟……”十五丈外的泥土再次被炸開，一道身影衝上天空。　　“嗖嗖……”又騍一輪勁箭。　　箭矢盡中目標，眾人卻發現那只是剛才被土計所抓的有僑戰士的屍體。　　“哈哈……”土計如瘋子一般桀桀怪笑，在他附近的兩名少典戰士還沒有弄清是怎麼回事時已被捏斷了喉嚨，皆因土計自地下突然而出，根本就沒有半點徵兆。　　“一群烏合之眾也敢跟我斗？哈哈哈……全都給我去死吧！”土計大開殺戒，這群少典、有僑的戰士雖然武功不俗，但卻沒有人可硬拒土計一擊，便是功力稍高的白夜，也只抵抗了四個四合，便被擊飛而出。　　“土計休狂，讓軒轅來會會你！”軒轅心中殺機狂涌，對上計如此狠下殺手，他實是痛心之極，這群曾與自己土死相隨的戰士卻是如此地輕易死去，當然激怒了軒轅。　　土計厚掌一揮，強大洶湧如潮的功力將其周圍十餘人掃得東倒西歪，其功力是何等深厚可想而知，這群優秀的戰士對付虎狼還可以，但與真正的高手對敵，卻顯得太過薄弱了一些。　　虎恭弘=叶 恭弘也是大怒，提刀飛撲而至。　　土計一聽軒轅大喊，也嚇了一跳，他似乎並沒有料到軒轅會出現在這裏，在他愣神之際，有僑戰士和少典戰士紛紛攻至。　　“不知死活！”土計大怒，雙手再掃，震開數十件兵刃，卻怪笑一聲遁地而走。　　軒轅飛撲而至卻撲了個空，不由得大急，知道土計不欲與他正面交鋒，但在這裏，土計隨時可取人性命，這可如何是好？　　虎恭弘=叶 恭弘再驚，他也看出了土計不欲與軒轅正面交手，是以這才遁走，可是他卻知道，土計絕不會就此罷手，因為鬼方高手將陸續而至，軒轅說的沒錯。　　蛟夢此刻哪還懷疑軒轅之說？知道此刻已經顧不了太多，惟有讓人先撤。　　“轟……”虎恭弘=叶 恭弘一怔之際，他身前的地面炸開，無數的土塊犹如雨點般帶着強勁的衝擊力向他撲面而至。　　虎恭弘=叶 恭弘雖然處在警惕狀態，但對這突發之變故仍然有些措手不及，這才明白為什麼剛才那幾名戰士會在毫無反抗之力下被擊殺，皆因這一切是如此的突然，也是如此的狂暴，便連虎恭弘=叶 恭弘也不得不驚退，再出刀！　　刀如拔雲見日之霓虹，帶起一陣摧人心寒的銳嘯，只是憑着感覺劃出。　　土計一聲怪笑，矮小的身子直逼而入，對虎恭弘=叶 恭弘的刀似乎絲毫不在意，因為虎恭弘=叶 恭弘忘記了他的高度。　　“矮鬼，別忘了還有我少典神農！”　　土計雙掌直取虎恭弘=叶 恭弘腹部之時，一柄利刀自一側直逼而來，刀風尖厲，似乎來勢不弱，而且所取的時間和方位也極准，使得土計也不敢小視。不過，這裏除了軒轅是他所懼主人外，其他的人，他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小鬼找死！”土計抽回一隻手，以極為詭異的弧度竟一下子抓住了神農的刀鋒，正欲運功震開神農之時，虎恭弘=叶 恭弘的刀鋒翻轉已直切他的頸項，刀勢之快之猛之霸烈，讓土計也大吃一驚，他這才意識到在這群人中實不止軒轅一個高手，至少虎恭弘=叶 恭弘的武功也可以威脅到他。　　“好樣的！”土計一抖手，身子倒翻而出。　　虎恭弘=叶 恭弘刀鋒貼地劃過，但土計已再次沒入土中無影，少典神農禁不住倒退數步。　　“你逃不了的！”軒轅見土計根本就不與他正面相對，不由大恨，但對於這樣一個潛蹤匿跡的高手來說，他也莫可奈何。　　“撤！”軒轅向虎恭弘=叶 恭弘低喝一聲，身子竟貼地倒立起來，在此同時，他立刻以最敏銳的目光察覺四丈之外泥土的異樣。　　虎恭弘=叶 恭弘正對軒轅的舉動感到莫名驚訝之時，軒轅已如雲雀一般衝天而起，但卻是頭下腳上，更拂手射出一道銀芒。　　“轟……”銀芒剛入土中，地面便炸裂開來，土計竟被那道銀芒給逼出了地面。　　軒轅一聲長嘯，背上之刀脫鞘射出，而他的身子也化為一縷刀形幻影直逼土計。　　土計無可奈何，他再一次被軒轅逼得正面相對，也是第三次。　　有僑族和少典族的戰士們皆為軒轅這一刀所懾，全都屏息觀之。　　“小子休狂！”土計袖間竟滑出一根短棒，直迎軒轅的刀鋒。　　軒轅此刻殺機已經狂升，更知若無法傷土計，只會被他再次逃逸，是以這一刀已傾其全力而為。　　土計只感軒轅無論是氣勢還是壓力都似比上次更強了一些，不過他並不疑惑，皆因軒轅在封神台所表現出來的那驚世駭俗的武功比此刻不知高明多少，是以，他仍懷疑軒轅此刻未盡全力。

# 第十六章 重創地神

　　軒轅追上那柄飛射而出的刀，竟在虛空中加快了三次速度，然後帶着全身的重量以天打雷劈之勢全在一刀之間爆發出來。　　“轟……”一聲瘋狂的爆炸之聲后，泥土和碎枝、斷草夾雜着強大的氣流四散衝出，仿若有千萬道無形之刀氣以軒轅和土計為中心四散輻射開來。　　那種足以讓人永生難忘的人巨響幾乎使整個山谷都在回應。　　同時，軒轅和土計全都消失在這混亂的泥土碎物之中。　　驀地，在四濺亂飛的雜物之中，軒轅如林鳥一般疾射而出。　　土計已走，軒轅在混亂之中，一時也無法找到土計的蹤跡。是以，他只得衝出那片被勁氣衝擊成廢墟的地方。　　眾人見軒轅無恙，全都鬆了口氣，但見軒轅四處探望，便知道仍讓那矮鬼逃走了。　　“快撤，這裏不是久留之地！”軒轅急了。　　虎恭弘=叶 恭弘和蛟夢此刻哪還會懷疑？率眾有僑戰士和少典戰士迅速向營地擻去。　　“聖王，木筏已備好！”郎二迅速奔來稟告道。　　蛟夢這才知道軒轅早有準備，不由得大為折服，面對這個眼看着其長大的軒轅，他心中卻湧起了許多莫名的感觸，再次目光移向虎恭弘=叶 恭弘，心中更是酸澀，他似欲說點什麼，但卻終於忍住了。　　“很好，立刻撤離，包括你們！”軒轅沉聲道，他已不想這群人留下來，雖然龍族戰士英勇擅戰，但與鬼三這等高手交手卻是毫無用處，是以他不想作無謂的犧牲。　　虎恭弘=叶 恭弘身子卻立在軒轅與土計剛才交手的土坑邊，仔細地打量着那丈許方圓陷落近尺的土坑，及坑地蓬鬆的泥土，心中禁不住一陣駭異。他只是駭異土計竟能在這種情況下仍能遁上而逸，這的確是一個極為可怕的高手，也就是說，根本就沒有人可以殺得了土計。只要他不戰而逃，誰還能相阻？　　虎恭弘=叶 恭弘是第一次與土計交手，此時才知道天下的奇人異士確是多不勝數，單隻軒轅此時的功力，便要勝過他數籌。　　“他們來了！”軒轅深深地吸了口氣，望着迅速撤離的有僑戰士和少典戰士，突然道。　　虎恭弘=叶 恭弘自然知道軒轅此語所指，不由神色肅然。　　“族王不走嗎？”軒轅向虎恭弘=叶 恭弘反問道。　　“我為什麼要走？要走大家一起走！”虎恭弘=叶 恭弘豪氣上沖，斷然道。　　軒轅沒有再說什麼，劍奴卻已經悄然來到他身邊，還有獵豹、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倒是郎二及那群龍族戰士已經撤走，抑或可以說是在後方接應。　　虎恭弘=叶 恭弘身後卻立着少典氏的十餘名高手，蛟夢則領着眾人先行撤離了。　　“就讓我們來會會這群人！”獵豹能再次與軒轅並肩作戰，其情緒的確很高昂，鬥志和殺機似乎已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境界。　　“哈哈哈……”軒轅驀地暴出一陣長笑，半晌才高聲向那似乎毫無動靜的來路之上高喝道：“曲妙，我知道你們已經來了，快快現身吧，我們等你多時了！”　　軒轅這一高喝，確讓虎恭弘=叶 恭弘微微吃了一驚，他並沒有感應到曲妙的存在，但軒轅竟如此肯定曲妙已經到了。　　遠處道路上樹恭弘=叶 恭弘一陣晃動，似乎有一陣激烈的山風吹過，肅殺的氣息頓時瀰漫了整個山谷，仿若秋日早臨一般。　　鬼方的戰士迅速出現在山路之上，人人手執大弓，滿弦而備，似有欲射穿軒轅諸人之意，這群人竟有兩百之眾。　　曲妙和鬼三那高大的身影頓時也出現在山路之間，惟獨沒有見土計。　　“哈哈，該來的都來了，倒省了不少事。”軒轅剎那間已似成竹在胸，擁有了絕對對付曲妙和鬼三的把握，豪情大發地道，連虎恭弘=叶 恭弘都有些驚訝。　　虎恭弘=叶 恭弘的確有些驚訝，他不明白軒轅憑什麼能夠與曲妙和鬼三相抗衡，而且此刻�b曲氏似乎已經調集了極多的戰士，之中自不少是極厲害的高手，僅憑自己眼下的這二十餘人又怎能與之相抗衡？　　獵豹諸人並不知道鬼三和曲妙的厲害，但見兩百多支利箭全都指向自己，心中也打了個突，單從這群人遙遙散發出來的氣勢便可知道，這群人之中有着極為可怕的高手。不過，再次與軒轅並肩作戰，竟有破開一切困難的動力，似乎根本就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壓抑自己那瘋漲的鬥志。　　劍奴不語，他知道眼前這群敵人的可怕，且在暗處仍潛伏着地神土計，這個人隨時都可能會給少典高手致命的一擊，而曲妙和鬼三更要比偃金之輩勝出兩籌。　　劍奴雖然與偃金交過手，但卻明白偃金的武功只是與童旦處於伯仲之間，較之鬼三仍有一些差距，這在封神台上劍奴便領教過。若論武功，鬼三甚至比土計還要略勝一籌，但土計的厲害之處，便是在其詭異莫測的遁地之術，這使得他成了這群高手之中最難纏的角色。事實上，如果不是因為土計如此難纏的話，恐怕他早死了數十年，哪裡還會活到今日？　　軒轅的存在讓曲妙和鬼三有些稍感意外，不過也沒有太多的驚訝。　　“小子，想不到你也湊合在這裏，我正想找你，你卻自己送上門來了，那就讓本座今日一併送你下地獄吧！”曲妙語氣極為冷酷地道。　　“哈哈……”軒轅故作不屑地笑了笑，道：“那就要看你有沒有這個能耐了！”　　那群�b曲戰士竟止步不前，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知道軒轅身邊有沒有人埋伏，只看軒轅那成竹在胸的樣子，使人不自覺地生出一絲高深莫測之感，好像事情並不簡單。而且，他們只見到這二十餘人無畏無懼地立於山坡之上，誰知山坡之後會是什麼？竟使得�b曲人不敢輕舉妄動。　　虎恭弘=叶 恭弘自是欲將�b曲追兵拖上一拖，這樣蛟夢等人才有更多的時間順利撤走，到後來只剩下他這些人也便容易撤走多了，此刻�b曲人不搶攻可謂正中其下懷。　　“放箭！”曲妙身後的一名老者一揮手，低喝道。　　眾�b曲戰士等的就是這句話，哪裡還會有絲毫的猶豫？兩百餘支勁箭頓時如雨般灑落虛空。　　獵豹諸人早在戒備這群�b曲戰士手中之箭，這玩意兒可不認人，是以在弦響之際，眾人身子迅速躍至早就看好的障礙物之後，同時揮動着手中的兵刃挑落射向自己的勁箭，這一簇簇勁箭對於這群身手極為利落的好手來說根本就不算回事。　　軒轅、劍奴和虎恭弘=叶 恭弘沒有作絲毫移動，軒轅甚至連眼皮也未曾眨一下，彷彿根本就未曾見到這奪命的勁箭似的，但劍奴的劍與虎恭弘=叶 恭弘的刀卻輕鬆地為軒轅撥開了所有的勁箭。　　劍奴與虎恭弘=叶 恭弘一左一右，而軒轅則穩如泰山地立於中間，目光越過虛空與曲妙相融。　　曲妙和軒轅同時一震，皆感到了來自對方心中必勝的信念和決戰的決心。　　畢竟曲妙沒有如土計和鬼三那般在封神台上領教過軒轅那驚世駭俗的異力，感受軒轅重創風絕時的那種強烈的震撼，是以曲妙雖然明白軒轅很可怕，卻絕不會如鬼三和土計那般見了他便毫無鬥志地欲一走了之。因此，軒轅此刻最大的對手便是曲妙，如果由曲妙挑起了鬼三和土計的鬥志，那形勢就很可能非常不妙了。　　“哈哈，如此小兒之作何必拿來丟人現眼？鬼三、曲妙，你們一齊出手吧，就讓我看看你們鬼方的絕妙之學有何妙處！”軒轅絲毫不以為意地對剛才那一簇勁箭加以鄙視，擺出一副有恃無孔之狀。　　曲妙大怒，倒是鬼三沉得住氣，或許是因為他對軒轅本身就存在着深深的懼意，是以，他對軒轅這種輕蔑的口氣反而並沒有多大的反應，可曲妙何嘗受過如此怨氣？早因軒轅三天前在他和鬼三合圍之下輕鬆逃逸，並戲耍了他們一通，因此對軒轅簡直是恨之入骨。此刻再遭軒轅譏嘲，他自然是受不了。　　“無知小子，就讓我曲終來掂量掂量你有多少斤兩吧！”曲妙身後那位剛才指揮放箭的老者比曲妙更無法忍受軒轅的輕枉。　　“噗……”一聲輕響自軒轅身後千遠之處傳來，接着便是姜昆一聲驚呼和一聲慘叫。　　“曲老弟，攻吧，這小子虛張聲勢！”土計一聲怪笑，竟然再次破土而出，一出手便傷了姜昆，更殺了一名少典好手。　　“矮鬼，去死吧！”獵豹和花猛兩人行動一致得驚人，雙雙以最快的速度狂襲土計。　　土計“嘿嘿”一聲隆笑，雙掌一擺，直迎獵豹那一往無回的鐵拳。　　花猛卻已踢出了漫天腿影，封住了土計所有攻擊的方向。　　土計微微有些驚訝，獵豹和花猛這一剛一柔的配合竟然無比的默契，且威力絕不能小覷。　　“轟……”獵豹鐵掌重重地擊中土計那厚厚的肉掌，那狂野的勁力競若泥牛入海一般消失無形，更有一股強大的反衝之力將他震得疾退三步，但土計根本就沒有機會傷他，因為花猛那無處不在的腿影也讓土計頭痛，使之不得不分出一半的功力來對付花猛。是以，土計只能以五成功力將獵豹震退。　　花猛的腿法快絕無倫，這乃是他的拿手絕技，便連土計也不敢稍有小視之心。　　不過，花猛卻突然發現自己的腿似乎如同踢入了爛泥漩渦中一般，根本就無着力之處，他的眼角餘光卻瞥見土計的左手在虛空中圈出一道虛弧，那漩渦之力正是來自這虛弧之中，他心中不禁大驚，欲抽身已是不及。　　“哼，不知天高地厚！”土計手掌順着花猛的左腿呈弧形滑進。　　花猛猛地再出右腿，他知道，如果讓土計如此出手，他的左腿便會廢掉，是以，他已不再去解救左腿，而是在廢腿之際給土計一記重擊，只怕只是讓對方受一點點小傷。　　土計怎會不知花猛的用意？他的戰鬥經驗何等豐富，不過，他卻不得不對花猛的狠勁感到一絲驚訝，但就在他心中稍有驚訝之時，驀覺眼前一縷白光閃地，准狠無比地扎向他的心窩。　　這一切的發生快若電閃，事實上獵豹的敗退與剛才所述的一切都是同時進行的，只不過是眨眼間的功夫。　　土計吃了一驚，扎向他心窩的是一柄刀，快若疾電的飛刀。　　飛刀，是凡三的，沒有人比他們更精擅於相互配合，無論是長攻還是短攻，及角度速度之間的配合，獵豹、花猛和凡三都配合得親密無間。　　土計顧不了傷花猛，只得迅速回身挑開那柄飛刀。　　“砰……”花猛的右腿卻毫不留情地踢在土計的身上。　　土計身子一震，卻沒有退後半步，竟這樣硬生生抗下了花猛的狂力一擊，但他也在此同時挑開了凡三的飛刀。　　花猛竟被土計的護體真氣震退，但凡三的飛刀又自動旋了回去，因為凡三的刀後有一根細繩相系，所以能夠靈活自如地操控。　　軒轅和虎恭弘=叶 恭弘扭頭之時清楚地看到了這一幕，兩人心頭不由得大喜。凡三、獵豹、花猛三人的聯手一擊竟能夠讓土計也吃點小虧，這確實讓他們感到意外，但也極為高興。　　虎恭弘=叶 恭弘知道土計的厲害，無論是功力還是招式，都絕對可稱得上是超級高手，卻被眼下這三個年輕人的聯手攻擊打得連連失利，使得他不得不對軒轅身邊的這群年輕人另作估計，同時對軒轅也不得不另作估計。　　軒轅知道，這段時間以來，花猛和獵豹及凡三諸人的功力確有很大的進步，否則以他們以前的功力若想威脅到土計，那根本就不可能。但此刻三人那無間的配合本就显示着他們在武學修為上更進了一步，不過，軒轅更明白，以花猛和凡三的功力仍不能損傷土計。若剛才花猛的那一腳換作是獵豹的一拳，那可就有得土計受了。　　土計大怒，他竟被花猛佔了一腳便宜，這一腳雖然沒有對他造成什麼傷害，但是卻讓他的顏面大損。　　在這群人中，他惟一忌諱的人便是軒轅，但卻沒想到，在這群年輕人聯手之下，他也有些應接不暇，抑或是因為太大意了，不過他卻怒了。　　土計怒也沒用，因為攻擊一波接着一波，如怒潮江濤一般絲毫不給他喘息的機會，那是恭弘=叶 恭弘七的劍。　　恭弘=叶 恭弘七的功力比之花猛和凡三便要更勝一籌，完全可與獵豹的神力相媲美，雖無獵豹之神勇，但他手中卻有劍！　　恭弘=叶 恭弘七的眼光犀利之極，所選準的時機也極為精準，攻其必救，攻其無救。所選角度十分刁鑽，使得土計幾乎避無可避，甚至沒有避走的機會。　　土計暗忖，令日真是遇到鬼了，恭弘=叶 恭弘七、獵豹、花錳和凡三的配合竟像是一個可怕的陣式，配合不僅親密無間，而且殺機似乎綿綿不絕，讓人彷彿陷入了一個連環的殺局之中，而且這四人的武功都絕不弱，比之那群有僑族的戰士和少典氏的戰士難纏多了。當然，恭弘=叶 恭弘七的劍自是傷不了土計，但卻可以讓土計脫身不得，而土計絕不想被人纏住。　　土計不想被人纏住是欲避開軒轅和劍奴這群高手的攻擊，只要他不被纏住，這群高手也拿他沒有辦法。　　“叮……”土計伸指彈開恭弘=叶 恭弘七的劍，卻又換來了燕絕和花戰的劍，這些人似乎全都沒完沒了地搶攻，而且獵豹的攻勢又再一次重組而上，如果場面這樣發展下去的話，連土計都不敢相信自己不會飲恨收場。　　畢竟他只有雙手雙腳，總會有失誤的時候，而這幾人似乎不讓他有半點喘息之機，但獵豹、花猛諸人卻可輕鬆休歇。　　土計確實是被這群死纏爛打的人纏得有些心亂，皆因一開始他便想到了軒轅的威脅，此刻禁不住一聲狂喝，再次顯出他的兵刃，一根模樣古怪的鐵棒。　　“叮叮……”燕絕和花戰的劍尖竟被鐵棒擊斷，駭得兩人迅速驚退。　　“今日是你的死期！”軒轅連人帶劍已撞向土計的懷中，快得像是一道電光。　　土計魂飛魄散，他所擔心的軒轅終於還是殺來了，而且一來竟是如此狂野，事實上，有獵豹諸人纏住他這麼一陣子，足夠軒轅組織好一記凶報的殺招，而軒轅確實沒有讓他失望。　　“叮……”土計匆忙回棒橫截，身子借軒轅劍身的震力疾射而退，他已是騎虎難下了，軒轅根本就不可能再給他一次遁土的機會。此刻，軒轅似乎也明白了如果與土計硬拼的話，定會給土計喘息之機，只要土計有喘息之機，便會遁地而走，那時候誰也奈何不了他。因此軒轅一開始便是以快打快，以細密綿長的劍招務必要重創土計。　　“殺呀……”�b曲人哪裡還會猶豫？這群人一旦知道對方這裏沒有伏兵，就不會再有任何懼意。　　“嗖……”幾輪勁箭疾速劃破虛空，直射�b曲戰士。這群少典的好手豈會讓�b曲人輕易得償所願，是以全以利箭相阻。　　近二十人連珠箭齊射，每人至少射出了四箭之多。　　“撤！”虎恭弘=叶 恭弘只得低吼一聲，他自然知道，憑他這麼一些人，絕對阻止不了這群�b曲戰士的進攻，與其白白戰死，倒不如儘快撤離。而此時，�b曲戰士與山坡僅隔十餘丈，不過，卻被這一陣亂箭放倒了三十餘人，當然，如果不是鬼三和曲妙及曲終為這群人撥散了大部分勁箭，只怕傷亡會更為慘重。　　事實上，這群少典戰士似乎知道鬼三和曲妙的厲害，所以他們的勁箭並不以這幾人為目標，反盡量避開這幾人射殺�b曲的普通戰士。　　虎恭弘=叶 恭弘喊出這個命令之時，身形已與劍奴一起分別射向鬼三和曲妙。此時，這兩大高手已經趕到了他們的近前，虎恭弘=叶 恭弘自然不能讓這兩人妨礙少典戰士的撤離，若是讓這兩大高手出手相阻，只怕今日沒有一人可以安然離此而去，這是誰都明白的事實。　　曲終卻直取軒轅，他似乎已經看出了土計那極不樂觀的戰況。　　土計幾乎沒有還手之力，軒轅的劍招並不是異常霸烈，但卻快得不可思議，犹如無孔不入的氣體，自千千萬萬個角度欲將他分解成千百塊，而且軒轅的身法之奇詭更是無可挑剔，幾乎不讓土計有半點喘息的機會。　　在地面之上，土計欲與軒轅比速度，那實在是一件可憐的事，當然土計的功力高絕，若非遇上了軒轅這個功力比他更勝一籌、速度更比他快得多的高手，那反擊和獲得逃生的機會則大得多，但很不幸的是他遇上了軒轅。　　曲終手中所持折竟是一個形狀古怪的扁頭錘，一開始，便欲狠砸軒轅的腦袋，但遺憾的卻是換來了燕五的截擊。　　燕五的功力自然要比曲終遜色兩籌，但是他的劍式也極快，極為靈巧，他能成為有邑族最精銳的戰士並不是僥倖所至。不過曲終乃是鬼方一等一的高手，年齡足可做燕五的爺爺，其功力自不是燕五所能比擬的。　　“哧……”燕五的劍選擇了與曲終同歸於盡的打法，自扁頭錘底部直挑向曲終的心臟，而曲終的扁頭錘正無情地奔砸燕五的腦袋。　　這當然不會成為最後的結局，曲終怎願與燕五同歸於盡、兩敗俱傷？其實他大為惱怒，燕五一上來便使出這等同歸於盡的打法，實在是讓他大感意外，這簡直像是在耍無賴。他還從未見人一上來便拚命的，但他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最有效的戰術。　　曲終當然不欲與燕五同歸於盡，只得止住身子錘端下壓，同時迅速踢出一腳。　　“老鬼，你上當了！”燕五一聲輕嘯，劍如靈蛇一般輕翻而上，竟脫出曲終的錘勢，左手更滑出一柄尺余長的短劍，上下齊攻曲終。　　曲終大驚，燕五似乎早就在等他這一招，長劍斜挑曲終下頜，短劍斜切曲終大腿，雙手分攻竟絲毫不亂其方寸。　　曲終駭然而退，他進也快，退亦快，但仍然被燕五挑破了衣衫。在他來不及驚怒之時，倏覺背後風聲大作，卻是獵豹的鐵拳轟至。

# 第十七章 神鬼之戰

　　劍奴並不是第一次與鬼三交手，在功力上，他知道自己比鬼三尚要遜色許多，但劍奴的劍法之靈動和玄奇，卻是不容任何人小覷的。　　鬼三自不會將這個手下敗將放在眼裡，但劍奴這老頭也不是他三下兩下便可以打發的，若要擊殺這老鬼他也的確要花上一番周折。　　虎恭弘=叶 恭弘當然也非曲妙的對手，但虎恭弘=叶 恭弘亦是個極為厲害的角色，曲妙也無法在短短數招之間放倒虎恭弘=叶 恭弘，反觀土計，形勢卻已危矣。　　鬼三一聲低嘯，一招逼退劍奴之時，便迅速撲向軒轅，他已經知道土計再難保十招不失。實因為軒轅的劍式太過詭異了，而且快得駭人。　　軒轅也一聲低吼，手中之劍竟一改綿密之勢為充滿霸殺之氣的狂烈劍式。　　“叮……”土計再擋一劍之時，駐然發現手中古怪的鐵棒竟攔腰被軒轅手中之劍斬斷，皆因軒轅手中之物乃神族十大神兵之一，鋒利無倫，這一輪疾攻，儘管土計皆能夠擋開，但是每擋一劍，他手中的兵刃便受到一點損傷，而到了這一刻，軒轅故意凝勁而擊，便是早已知道土計的兵刃此刻根本就不堪一擊。　　而軒轅更知道鬼三已自一旁攻來，那強大的氣勢已經觸動了他敏感的神經。　　是以，如果他再不對土計作出最後一擊的話，恐怕就沒有機會了。甚至，他將很可能死於這兩人的聯手一擊中。　　“呀……”土計一聲低嚎，身形暴退，帶着一蓬血雨，整個肩頭幾乎被軒轅這一劍的劍氣給割裂。　　是鬼三救了土計，如果不是鬼三的攻勢突然加速，軒轅絕對可以在剩下的一劍之中奪去土計的命，但因為鬼三的攻勢，軒轅不能不撤回攻勢。　　少典戰士迅速後撤，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也不例外，以他們這單薄的力量欲抗擊這一百多鬼方戰士，絕對惟有敗亡一途。　　“走！”劍奴分開燕五與獵豹，向曲終強攻數劍道。　　獵豹和燕五雙戰也無法在曲終手下佔到任何便宜，只好跟着撤走。他們本還想向重傷的土計出手，但是土計已經退到了鬼方戰士之中，他們再也沒有這個機會，也便放棄了這個極為誘人的想法。　　“殺……”鬼方戰士蜂擁而至，他們也似乎都殺紅了眼，見少典戰士欲撤走，怎肯善罷甘休？　　軒轅在眨眼間與鬼三連連交手十數招，全部是以快打快。　　鬼三的速度比之土計似乎快多了，與軒轅相比也不會有多大的差距，而且鬼三的功力比土計更高一籌，這般猛殺猛打，也讓軒轅頭痛，而且此刻，鬼方戰士已將他團團圍住。當然，根本沒有任何外人能夠插入到他們的戰鬥之中，只憑那四射的劍氣和飛揚的塵石已讓人退避不已，那強大的殺機使得方圓三丈之內的空間布滿了死亡的氣息。　　軒轅卻不想這樣，他也知道絕對不能這樣耗下去，否則用不了多久，曲妙便會擊殺虎恭弘=叶 恭弘，那時候兩大絕世高手左右夾擊，只怕他想逃也逃不了。　　事實上，豈只是軒轅看出了這一點？虎恭弘=叶 恭弘也同樣看清了這一點，當他真正與曲妙交手之時，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這可怕的敵人被譽為鬼方第六高手並不是浪得虛名。平時他雖然十分自負，但是也明白戰爭所憑的只是實力，沒有半點僥倖。　　“你們先走，別管我！”虎恭弘=叶 恭弘低吼道，他明白，在軒轅和劍奴兩人此刻稍佔優勢的情況下，尚能夠逃脫，但對於他而言，走，只能是一種奢望。　　劍奴此際也並不好受，與曲終交手，他可以佔得了少許優勢，但是他們交手卻沒有如軒轅與鬼三那般存在着強大的氣場。是以，鬼方的另外一群好手也可以偶爾對他進行一輪攻擊，使之處於劣勢，反而要受到四周鬼方好手的圍擊。　　“聖王，別管我們，你先走！”劍奴也在大呼，劍鋒狂轉，他已大開殺戒，雖然也受了點傷，卻亦讓對方損失了三名好手。　　軒轅恨火中燒，望着四下面目猙獰的鬼方戰士，他的心中湧出了從未有過的戰意。對於鬼方之人，他並沒有什麼真正的深仇大恨，畢竟他並未在鬼方人手中吃過什麼虧，沒有切身地感受到深仇大恨，但此刻見兩名同伴陷入戰局之中無法抽身，心中便禁不住大急。　　鬼三也感受到了軒轅心中的焦急，軒轅的焦急似乎已經完全表露在外，那是一股灼熱而強烈的氣息。　　熱力，以軒轅為中心向四面擴散，軒轅自身便像是一堆巨大的火炭，這種異常的表現確實讓人吃驚，連鬼三也不例外。　　軒轅的劍鋒之上也散出犹如烈火一般的熱力，劍氣更是熾烈無比。　　鬼三並不敢與軒轅的劍鋒硬接，因為他根本就難以抵觸軒轅神劍的鋒刃，因此，只是以極為靈巧的手法絞住軒轅的劍式，而其絕技“修羅鬼手”本就以詭異靈巧見長，以近身相搏而讓人膽寒。事實上，鬼三對劍道的了解也絕不少，只是此刻對手卻是軒轅這個用劍的高手，他便只好棄巧用拙，近身相搏以抗軒轅神劍之鋒。當然，這還得歸功於鬼三指頭之上以金屬打造的鬼爪。　　軒轅也感到身體在不斷地升溫，體內似乎有股灼熱的氣流在涌動、擴散，他禁不住狂吼一聲，身上似乎縱出了一層幽幽的火焰，那強大的氣勢再次瘋漲。　　他的身體也似被高漲的熱力浮了起來，一聲大嘯之下，身形扶搖直上。　　鬼三豈會給軒轅機會？也同樣身形騰空，直逼軒轅，化出漫天的爪影，幾乎封鎖了軒轅進退的所有方位。　　“山裂――”軒轅憑空一聲枉喝，犹如炸雷般震得所有鬼方戰士心搖神顫。　　在軒轅的狂喝聲中，鬼三驀地發現軒轅的身體似乎化成了一團火球，而億萬道火舌耀着刺眼的火光瀰漫了整個天幕，方圓五丈之內的空間似乎在剎那間塌陷，枝折、恭弘=叶 恭弘飛、土揚，石灑……一切都變得混亂不堪，但在這種瘋狂的無序之中似乎又包涵着有序的規律――這便是軒轅那無處不在的氣機，是軒轅那霸烈而瘋狂的劍風。　　天地時明時暗，所有旁觀者在這刺眼的光亮之中都似無法忍受地閉上了眼睛，而且驚呼着疾退。　　任何人都想離軒轅越遠越好，那似乎來自四面八方的無數道氣流灼熱地撕扯着五丈之內所有人的肌膚，幾欲讓人肢體破裂……　　鬼三驚駭之極，這便是軒轅的劍招，絕對充滿殺意和霸烈的劍招，如此之招，如此之劍，如此之氣勢，誰可抗衡？誰能阻攔？鬼三也被軒轅的氣勢所懾，但他畢竟是一個了不起的不世高手，一生之中也不知道見過多少足以震驚當世的高手，所以在這個時候，他反倒冷靜了下來。　　“我就讓你見識見識我的神厄寡煞手吧！”鬼三夷然不懼地冷喝道，同時身子一縮，猩紅的血袍一抖，整個身子犹如一團烈焰，但卻散發出一股青紫色的氣霧。　　“轟……”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響，天空似乎在陡然之間被撕裂成無數碎片，本來明亮之極的虛空頓時陷入了一片無情的昏暗，只有由氣勁激起的陰冷氣流四散衝擊。　　軒轅被彈上了虛空，鬼三如一塊隕石般墜落，手中卻多了一支箭。箭身烏黑，非金非鐵，赫然竟是極樂神箭。　　鬼三到最後終不能不用那一支他極盡辛勞以命換來的極樂神箭，否則，他根本就無法抵禦軒轅利劍的神鋒，他是個聰明人，自然明白土計之敗是在兵刃上吃了大虧，他怎會再上這個當？是以在全力硬接軒轅這一擊之時，立刻撤出了極樂神箭，要知道這也是神族十大神兵之一，比之普通兵刃不知堅韌了多少倍。　　是以，鬼三這才能硬擋軒轅“驚煞三擊”的第一式。　　不過，軒轅那強大的劍氣幾乎割散了鬼三的護體真氣，這使得鬼三驚駭莫名。　　軒轅也是大驚，這是第一次有人硬生生擋開他的“山裂”而絲毫無傷。以前他兩次與土計交手，土計都遁土而逃，並未真箇全部硬受軒轅這要命的一擊。　　不過軒轅卻不放過這個機會，在他被鬼三的氣勁反衝上虛空之時，扭身橫掠向曲妙，俯衝直下。他從這個方位攻擊曲妙是最有利的方位，實則虎恭弘=叶 恭弘的形勢已危在旦夕，他不能袖手旁觀。　　曲妙大驚，軒轅的身形犹如經天長虹般向他瘋狂地撲至。　　場上除鬼三外，根本沒有人能夠阻止軒轅的行動，但此時鬼三卻因被軒轅重壓逼落地面，稍頓才緩過氣來，但他想阻止已是不及。　　“曲妙，受死吧！”軒轅一聲長喝，劍已逼入曲妙的攻勢範圍之內，根本就沒有半點阻隔。曲妙一聲冷哼，不得不放棄虎恭弘=叶 恭弘，提鉞上擋時更錯步后移，他也不敢硬接軒轅這俯衝的一擊，何況他並無把握能夠承受得住軒轅手中的神劍之鋒。　　虎恭弘=叶 恭弘心神稍松，對軒轅更生出了無限的感激，在這種，情況下，軒轅仍來救他，而此刻那群鬼方戰士皆被軒轅和鬼三交手時的氣勁衝擊波給沖得陣腳大亂，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虎恭弘=叶 恭弘一退，卻撞入了身後劍奴和曲終的戰圈中，他根本想都沒想就揮刀而斬。　　曲終身邊之人都是鬼方族中的一群好手，武功並不差，甚至可算得上是高手。　　這群人又怎千知形勢？　　他們根本就不想讓虎恭弘=叶 恭弘和劍奴逃走。　　劍奴見虎恭弘=叶 恭弘來助，精神大振，身子疾退，撞入自身後攻來之人的懷中，那人只是哼了一聲便已內腑盡碎，在曲終攻來之時，這具屍體竟自劍奴的肩頭翻了過來，攔住了曲終的攻擊路線。　　劍奴曲身掃斷一人的腿骨，肩頭卻又中了一劍。　　“走！”劍奴低吼一聲，他欲與虎恭弘=叶 恭弘靠攏，此刻他實不能再戰，否則的話只可能深陷此地死無全屍，這群如狼似虎的鬼方戰士的確是極為難纏，此刻惟有殺出一條血路再無他法。　　虎恭弘=叶 恭弘也明白這時候是突圍的關鍵，而難得這群鬼方戰士也是陣腳大亂，他不由得回頭高喊：“軒轅！”　　“叮叮叮……”軒轅俯衝直下，借身子凌空之力疾出三十餘劍，這才落地，竟將曲妙逼退八大步，然後剛好聽到虎恭弘=叶 恭弘的叫喊，一聲長笑之下，身形如疾風般倒撤而回，向虎恭弘=叶 恭弘靠攏。　　鬼三此時也如利箭般橫截上來，他怎能眼睜睜望着軒轅如此撤走？　　而軒轅又怎會讓鬼三有截住他的機會？身形一扭，以古怪奇詭的步法與之擦肩而過，但自四面卻標射來十餘桿長槍，以及四柄利劍、一把尖刀，十多件兵刃幾乎如綻開的花瓣一般將軒轅的退路全部封死。　　“去死吧！”軒轅以劍護身，身子如一隻陀螺般帶起一股旋風竟自槍隙之間滑了過去，槍頭受軒轅所帶起的旋風勁氣滑向一邊。　　四下的鬼方戰士皆驚呼，但他們根本就來不及反應，便已被軒轅撞飛。　　鬼三如影隨形，在軒轅正欲闖過之時，竟然趕上，手中的極樂神箭飛速劃出。　　軒轅再也不能回身耽誤，哪怕只有半秒鐘，否則他便永遠只會被堵死在這群鬼方戰士之中，因為曲妙也隨後而來，那時候他所面對的將是兩大絕世高手。　　因此，他一咬牙，不再回頭答理鬼三劃出的一箭，而是驀地再次加速。　　“哧……”鬼三的極樂神箭劃開了軒轅的衣衫，在肩頭留下一道深深的血糟，卻因軒轅的驀然加速，而未能對其造成更大的傷害。　　軒轅哼都未哼一聲，身子已撞出了這一重包圍圈，但他卻仍沒有走出這群鬼方戰士的範圍。　　“殺……”軒轅暴喝道，背上的刀化出一片凄迷的光影橫划而出，在這種人群之中，刀比劍更具殺傷力，他的肩頭受傷，已經嚴重地影響了用劍的靈活度，只好用刀。刀身可借全身的力量使出，而劍卻不能，是以軒轅只能棄劍用刀。　　“呀呀……”根本就沒有人可以擋得了軒轅的刀鋒，此刻軒轅狀若瘋虎，見人就殺，腳下卻一刻也不停留，縱躍之間，血光一片。　　虎恭弘=叶 恭弘和劍奴大喜，兩人會合后也向外狂殺，惟曲終的糾纏使得他們壓力重重。　　“曲終，拿命來！”軒轅幾乎是踏着鬼方戰士的屍體和頭顱撲向曲終。　　曲終也被軒轅的氣勢所懾，竟然在軒轅趕到之時駭然驚退，他根本就沒有膽量與軒轅正面相對。　　鬼方戰士也為軒轅那狀伏瘋狂的氣勢給震懾，紛紛走避，即使有幾個不怕死的人攻上，也只是在頃刻之間慘死當場，根本就沒有第二種結果。　　曲終駭然飛退，軒轅自是不追，他也實在不想去追擊，更沒有心情去追擊，在這緊要時刻，逃命當然更重要。　　軒轅長嘯聲中，與劍奴會合一處，卻聞虎恭弘=叶 恭弘一聲慘哼，背上中了一箭，這支箭竟不知自何方射來，或許是因為場面太亂，抑或是因為虎恭弘=叶 恭弘實在太過疲憊。　　“你們快走！別管我！”虎恭弘=叶 恭弘有些悲壯地吼道，這一箭幾乎讓他逃走的信心全部擊碎。　　“要走，大家一起走！”劍奴連連挑死兩名攻向虎恭弘=叶 恭弘的鬼方戰士，正欲拉住虎恭弘=叶 恭弘時，他自己卻挨了一槍。　　軒轅一聲怒吼，一腳將那槍手踢得倒飛而出，竟撞倒七八個圍攻而上的鬼方戰士，此時他卻發現鬼三和曲妙已經追了上來。　　“聖王，你先走！”劍奴也一聲悲呼。　　“不行！”軒轅那受傷的手一拉劍奴，斜撞向攻向虎恭弘=叶 恭弘的四名鬼方好手。　　虎恭弘=叶 恭弘大吼一聲，也劈死兩人，但他已實在疲憊不堪，與曲妙交手本就幾乎使之力竭，此刻再經這番巨戰，更是欲走也力不從心，軒轅和劍奴也都傷勢不輕，他知道如果還要靠這兩人相助的話，只會拖累他們。想到這裏，他竟立足不走，橫刀回頭而殺。　　“砰……”軒轅橫撞之力竟讓那四人跌成一團，有兩人腰肋盡折，但軒轅卻發現虎恭弘=叶 恭弘向回而殺，不由得大驚，更是悲從心來。　　“族王！”軒轅悲呼道。　　“走！”虎恭弘=叶 恭弘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吼道。同時，依然出刀如風，那種王者的霸氣和傲氣依然顯露無遺。　　劍奴一聲悲呼，也欲向回殺去，但卻被軒轅拉住，喝道：“走！”劍奴這才清醒，迅速出劍狂殺。　　鬼三見軒轅欲走，大急之下飛身掠起。　　“先過我這一關！”虎恭弘=叶 恭弘奮不顧身地起身飛迎而上，他已經根本就不在意自己的生死，只要能護着軒轅離開，他便已經滿足了。　　鬼三大怒，雙手幻出無數血影，低吼道：“去死吧！”　　虎恭弘=叶 恭弘那疲憊不堪的刀勢哪能對鬼三構成絲毫威脅？無數血影使他的刀勢立刻土崩瓦解，更直取他的咽喉。這下子，他知道自己死定了，但其心境竟無比的平靜。死亡，其實也並不是怎麼可怕，也是在這一刻，昔日美好的記憶全都復活於腦中，他想到了那苦命的姬夢，那可憐的愛人……　　鬼三竟發現虎恭弘=叶 恭弘嘴角邊露出了一絲笑意，詭異而恬靜的笑意，正當他手指欲插入虎恭弘=叶 恭弘心臟之時，橫過來伸出一隻手竟帶走了虎恭弘=叶 恭弘的軀體。　　“手下留情！”抓走虎恭弘=叶 恭弘的是曲妙。　　“這人還有利用價值！”曲妙隨即解釋道。　　鬼三這才記起虎恭弘=叶 恭弘為少典王的身份，剛才他差點一時衝動殺了這顆極有價值的棋子。　　虎恭弘=叶 恭弘心中暗嘆，正欲自盡時，卻被曲妙擊昏。　　軒轅和劍奴自然目睹了這一變故，但他們卻無能為力。而正在此時，軒轅赫然發現剛才撤走的十餘名少典氏的好手又殺了回來，這些人似乎知道虎恭弘=叶 恭弘處境危險，竟不顧一切地殺了回來。　　“走！”軒轅又氣又急，大吼道，他急的是這群人竟如此不知死活、不自量力地殺了回來。　　“嗖嗖……”這十餘人射出的勁箭極為有力，將軒轅身邊的鬼方戰士射得人仰馬翻，使得軒轅和劍奴的壓力大減。　　“公子先走，我們誓與大王共存亡！”姜昆不聽軒轅的話，堅決而悲壯地道。　　同時也射出了最後一箭，再將大弓運勁甩入了那群追兵之中，領着十餘名少典好手沖入鬼方戰士之中一氣拚命似地大殺，人人不顧自己的死活，全以同歸於盡的打法對敵。　　軒轅一聲嘆息，他知道即使自己殺回去也是無濟於事，早知這樣，便將有僑戰士和少典戰士全都留下，那樣或許還有一戰之力。儘管那樣硬拼之下實不划算，但總比這群人白白送死要強，可現實往往便是這麼殘酷，或許這就是命運，沒有誰能夠改變。　　劍奴心中也在嘆息，這時他與軒轅的功力消耗實在是太巨了，能否逃得過這群人亡命的追擊還是另外一回事，此刻他知道虎恭弘=叶 恭弘未死自不會傻得調頭殺回去，就算虎恭弘=叶 恭弘死了，他也不可能調頭殺回去，俗話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軒轅的功力消耗的確很大，此刻惟有勉強逃命之力，如果再次被這群人追上的話，他恐怕也實在是不可能有什麼機會活命了。　　“不能讓他跑了！”曲終吼道，立刻有許多鬼方戰士騰出身來追襲軒轅，至於姜昆那十餘名少典高手並不能對這眾多的鬼方戰士製造多大的威脅。何況曲妙親自出手，這群少典高手沒有人能硬接下曲妙三招，鬼三也順便宰掉一個，便由他帶着曲終對軒轅猛追。　　此刻鬼方仍有一百餘名可戰之士，其中也有數十名是好手，他們至少分出了八十人對軒轅追擊。　　在鬼方人的眼中，軒轅已經成了一個極大的威脅，這個年輕人的力量讓人心駭，竟能使土計受傷，更在這麼多人的圍攻之下負傷而逃。如果此刻仍不能殺了他的話，日後要殺他只怕會難上加難了，而且誰也不知道日後會不會有比這更好的機會。所以，這群人絕不放過受傷的軒轅和劍奴。　　“嗖……”一支勁箭竟射中劍奴的腿。　　劍奴身子一軟，滾倒在地，軒轅忙扶起劍奴，仍拖着他跑。

# 第十八章 痛失族王

　　劍奴實在是疲憊至極，耗力過巨，所以這一箭竟未能避過，若是在平時，他根本就不會在意這樣一支小小的利箭，可是此刻卻是無能為力。　　“聖王，你快走，為我報仇就行！”劍奴一下子甩開軒轅的手，也湧出一股悲壯而滄桑的情感道。　　“走！這是命令！”軒轅一把帶起劍奴，勉強提一口真氣，拉着劍奴就逃，而此刻他也感到一陣極度的口乾，甚至頭部有些發暈，因為肩頭失血實在太多。　　以他強壯如虎的軀體也有些承受不了，這一口氣疾奔了兩三里路才清晰地感覺到這種昏眩是難以抗拒的。不過，在軒轅心中卻有着無盡的期望，那便是快到那河畔了，他們在那裡預留了木筏，還有蛟夢這支救兵。　　劍奴無奈，心中又是感動又是焦急，但卻因不能拖累軒轅，只得一拐一瘸地奔逃，他也是失血過多。　　“他們快不行了……”那群鬼方追兵歡呼着。　　“誰能割下軒轅的頭顱，獎他十個女奴五頭大牛！”鬼三高喝道。　　眾鬼方戰士立刻鬥志大盛，人人皆加快速度猛追，如此豐厚的獎賞，試問誰不為之心動？　　軒轅心中暗暗叫苦，事實上，以他們此刻的速度，若是鬼三全力追擊的話，也會很快追及，鬼三之所以如此發話，只是因為想看看他落難的慘狀，抑或是因為鬼三剛才與軒轅的那一輪強攻，硬接那一式“山裂”，也已大耗功力。但不管怎樣，軒轅惟有咬牙狂奔，此刻乃生死存亡之時，而這裏距河流仍有兩里多路，這就像是一段死亡的距離。　　如果此刻換了是曲妙來追，而不是鬼三，只怕軒轅兩人連半點逃生的機會也沒有。鬼三心中也急，剛才他使出神厄寡煞手之時，幾乎耗去了大部分心力，所以此刻他也感到心神極為疲憊，使得追趕的速度大打折扣，禁不住恨起歧富來，若非去年與歧富一戰使得他苦練了二十幾年的神厄寡煞魔功在快要大功告成之際被毀了，此刻軒轅休想如此輕鬆逃脫。那一戰確是鬼三最為艱苦的一戰，也使得鬼三的功力大打折扣，幾乎是永久性地無法修復。而今日的功力最多只能達到昔日功力的七成，這可算是他心中的一大痛。　　當然，鬼三卻又沒有尋找歧富復讎的念頭，對於那個死對頭，他心中甚至有些畏懼。事實上，便是他的師父天魔羅修絕也不敢輕易招惹廣成仙派的人物，這個世間或許也只有廣成子是修羅絕畏懼的人，是以，鬼三吃了歧富的虧，也就只好忍氣吞聲。　　不過，鬼三知道，按眼下的速度，軒轅拖着劍奴，連鬼方戰士也跑不過，因為那群戰士中的確不乏好手，雙方很快便將二十多丈的距離拉近為十丈。而且軒轅和劍奴的速度還在減慢，渾身已被鮮血染紅，他們根本就沒有轉身止血的機會，對於他們而言，這的確是一種悲哀。　　“嗖嗖……”這群鬼方戰士一邊追襲一邊放箭，使得軒轅和劍奴幾乎有些絕望，只得借樹木的掩護奔逃，但軒轅仍是中了一箭。　　“軒轅，今日是你的死期到了，你逃不了的！”　　鬼三桀桀怪笑道，想到能夠除此心頭大患，他便禁不住心頭一陣興奮。他確實對軒轅有種打心底升起的寒意，單憑土計也在軒轅的手中重創便可知這樣一個年輕人定是潛力無限。若是讓軒轅繼續話着，還不知道會造成多大的威脅，是以，今日他必殺軒轅！　　正當鬼三想得得意之時，陡聞一陣慘叫聲傳了過來。　　慘叫聲卻是鬼方戰士所發，只見一排排竹箭自林內四處橫射亂飛，樹頂之上網落箭射，還有一些粗大的樹木以泰山壓頂之勢倒下，甚至地面之上陷開了一個個大洞，那群一心注意軒轅的鬼方戰士便如此不明不白地陷了進去，而陷阱之中卻是一支支削尖的長竹，落入裏面幾乎沒有活命的機會。　　林中竟布滿了陷阱，立時將這群興奮的鬼方戰士拉回了現實。　　軒轅和劍奴仍是一拐一瘸地奪逃，但他們卻沒有觸動一處機關。　　鬼三大怒，也大驚，一不小心之下，競又損失了二十餘名戰士，真可算是出師未捷身先死，但他怎能讓軒轅如此眼睜睜地逃脫？呼喝余兵，傾力而追。　　“別讓他們跑了，跟着他們身後走！”鬼三喝道，他立刻醒悟，這陷阱定是有僑人所設，所以軒轅一眼便可看出哪裡安全，哪裡危險。　　這群鬼方戰士自也不是笨人，哪還不明白循着軒轅行過的腳步疾追？　　軒轅此時卻跌了一跤，心叫：“完了！”他與劍奴翻滾到兩處，心中卻在暗恨蛟夢竟如此不識大體，不知道在這裏安排人接應，還枉自己奮然為其斷後。　　那群鬼方追兵見軒轅和劍奴跌倒，不由大喜，迅速迫近。　　“聖王，你走，不要管我！”劍奴挺身艱難站起，欲拼着餘力殺回去，卻聽軒轅一聲輕喝：“趴下！”　　劍奴一呆，陡覺一陣弦響，他忙順勢趴下，箭雨自他頭頂平掠而過。　　“呀……”那群鬼方追兵樂極生悲，竟被一輪迎面射來的勁箭射得東倒西歪。　　鬼三和鬼方戰士皆大驚，紛紛倚樹而立。　　軒轅這才迅速爬起，拉着劍奴踉蹌前爬。“軒轅……”獵豹和花猛諸人迅速掠來相扶，白夜與蛟夢也親自趕來。　　那群鬼方戰士欲舉箭相射，但卻被幾輪瘋狂的箭雨射得他們根本就探不住頭來。　　軒轅一見這群人終於來了，心頭一松，竟再次摔倒。　　蛟夢和花猛掩護着獵豹與白夜背起軒轅、劍奴迅速撤離。　　鬼三心中大急，眼看就要手到擒來的獵物，就這樣被人奪走了，怎叫他不怒不急？禁不住“哇呀呀”　　怪叫不迭，但他知道，以他此刻的狀況，也絕對難在這群人手上佔到任何便宜，即使是在土計全力以赴之時，也被軒轅的那群屬下殺得左支右絀，何況此刻還有一個武功不遜於虎恭弘=叶 恭弘的蛟夢？兼且這批有僑戰士又是生力軍，根本就沒有可能自其手中奪下軒轅，除非曲妙立刻趕來，但曲妙也不是說來便能來的。　　“追！”鬼三有些不舍，仍命令這群鬼方戰士對撤離的有僑戰士追殺。　　這當然是沒有任何效果的，他們才追了一里多路便看到了一條水流湍急的大河，而郎二所領的那群龍族戰士及一群有僑戰士已守候在大木筏之上。　　“走！”蛟夢喝道。　　獵豹迅速為軒轅和劍奴止血。　　鬼方戰士根本就無法靠近河邊，因為河邊尚有一群由蛟夢親自指揮的劍手。　　載着軒轅的大木筏迅速遠去，河兩岸儘是密林和荊棘，根本就不可能自兩岸追上，因為沒有人能夠來得及開路追擊。　　鬼三諸人想自河邊追趕也是枉然，若是在他精神最佳、功力絲毫未損之時，或許還可以做到這一點，但此刻他的確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望着軒轅遠去，蛟夢一聲輕笑也躍上剩下的兩張大木筏。　　木筏之上有一排矮木擋板，可以防止岸上射來的勁箭。是以，鬼方戰士根本就不可能追及蛟夢。當曲妙趕來之時，也只能目送蛟夢等人悠然遠去。這一役，鬼方竟損失了近百戰士，但卻無可奈何。當然，他們抓到了虎恭弘=叶 恭弘，也還不算是全無收穫。他們自然知道，少典王虎恭弘=叶 恭弘可稱得上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人物。　　※※※　　軒轅的傷勢並不是太重，只是失血過多，劍奴所受之傷也儘是外傷，他們的疲憊是因體力透支，真正致命的傷卻並不存在。　　失血過多，使得軒轅感到疲憊不堪，倒在大木筏上竟沉沉睡去了，四周的龍族戰士為兩人圍成了一堵人牆。他們擔心有人自河面上偷襲，不過，此時誰都知道虎恭弘=叶 恭弘和那群少典氏的好手已全都凶多吉少了，眾人思忖着該如何向少典神農及那群少典戰士交代。　　軒轅再次醒來，是被一陣喧鬧雜亂的聲音所驚醒，劍奴似乎傷勢比軒轅重一些，或許是因他失血更多，此刻仍在沉睡之中。　　“首領，你醒了？”郎二見軒轅醒來，驚喜地低問道。　　“發生了什麼事？”軒轅感到口中十分乾渴，頭腦仍有些昏沉，但體力似乎恢復了不少，望瞭望河水，奇問道。因為大木筏竟已經停在了一片蘆葦叢中。　　“我想，應該是前面的兄弟們遇上了敵人，我已讓人去查看了。”郎二道。　　“這是哪裡？”軒轅稍稍移動了一下身子，問道。　　“這是距幾路人馬會合之地尚有幾百米之處，我們見前面發生了事情，也便沒有上前與少典神農他們會合，將木筏撐到蘆葦盪里來了。”郎三也解釋道。　　軒轅心中稍安，他自然明白在未明前方情況之下，郎氏兄弟當然不敢將已經傷疲不堪的他送入險境，是以，這才避入蘆葦盪。　　軒轅也知道，以他此刻的狀況，別說是應付高手，便是應付普通戰士也有些困難，沒有一两天的休息時間，他就不可能完全恢復到最佳狀態。畢竟失血太多，這可是人動力的來源，若非他身體極為強壯，只怕此刻仍沒有蘇醒過來。　　“首領先好好休息，這裏面沒人會找來。”一旁的郎二安慰道。　　獵豹也自另一張木筏上躍了過來，他們的三張木筏全都駛進了蘆葦盪，蛟夢似乎也明白了前面所發生的事情，領人迅速將木筏駛入蘆葦盪。　　“軒轅沒事嗎？”蛟夢關心地問道。　　“沒什麼大礙，休息一段時間就會好。”郎二淡淡地應了聲。　　“前面發生了什麼事？”蛟夢又問道。　　“我想應是遇上了敵人，已派人去查看了。”郎三回答道。　　蛟夢微有些着急，但他知道此刻不宜驅筏去助，倒是應儘快上岸，自岸上對對方施以襲擊。　　“嘩……”水聲響起，一顆腦袋自水中冒起，卻是一名龍族戰士。　　“前面發生了什麼事？”郎二問道，此人正是被派去探消息的三人之一。　　“是東夷族的戰士在河道上設下了陷阱，並把我們的人給包圍了。”那名龍族戰士忙道。　　“東夷族的戰士？多少人？”蛟夢神色一變，急問道。　　“應該有兩百餘人，岸上和水中都有他們的人，少典神農似乎是被困在那河谷之中，仍在堅持死守着。”　　蛟夢抽了口涼氣，竟又是兩百餘人，這股實力比他們的總和加起來還多。如此看來，東夷和鬼方兩部實在是有些急了，才會將人馬越調越多。　　“我們便從陸路偷襲他們，趁其不備，殺他個落花流水！”竹山出言提議道。　　郎二望瞭望自己的這群熟知水性的龍族戰士，道：“水中的敵人就交由我們好了，而獵豹兄弟便與眾位有邑族兄弟保護好首領和劍奴。”　　獵豹和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並不反對。　　※※※　　一切都顯得有些殘酷，軒轅所推測的沒錯，東夷部的人終於還是追了上來，只是沒想到竟是在這個地方被追上。　　如果軒轅不是有傷在身，定叫這群東夷人吃足苦頭，沒有人比他更熟悉水中生存的方式。若是入了水，別說鬼三、曲妙，就是刑天，軒轅也有足夠的信心擊敗他，但是此刻軒轅卻無法下水搏殺這群東夷的敵人。　　當然，軒轅相信他的這群龍族戰士在水中也絕對不弱，因為他們的訓練根本就不曾離開過水，也便使得這群龍族戰士足以成為水中的無敵奇兵。在岸上，他們或許無法與高手相鬥，但在水中卻是另外一回事，就算你是個了不起的高手，在水中也根本施展不開手腳，惟有任人宰割的份兒。　　河谷，所謂的河谷，只是在兩道山峽之間，有兩塊不大的平地，河水自峽谷之中流過，地勢極為險要。　　山峽兩壁極陡，或許是因為河水退了些的原因，在山峽與河水之間有道狹長之地，狹長之地的一邊靠山壁，一邊靠水，而少典神農和蛟龍所領的近百戰士便被困守於此，河中被東夷人設了河障，使得大木筏撞壞了幾張，幾名不會水性的戰士被河水沖走。少典神農只得急忙將後面跟來的大木筏向兩岸靠，但兩岸之上卻有東夷的伏兵，只好被逼到這個河谷中死守方寸之地。　　至於東夷人怎會知道他們自這條河道經過，那便是外人所不知道的。或許是因為姦細，抑或是因為東夷人早就跟蹤了他們。　　東夷人的大木筏漸漸向河谷逼近，而岸上的戰士也欲自山頂來攻，少典神農的處境確實是極為不妙，因為現在少典神農是欲走不能，在下游駐守着九黎族的數張大木筏，顯然是欲將之封死在其中。　　有僑族和少典族的大木筏都在河邊，但卻只是停在河邊而已。倏地，少典神農發現自上游飄來許多蘆葦花，在水面上浮着如同一片棉絮，而且這些蘆葦花越來越多。　　東夷戰士也發現了這一異狀，他們不僅發現了這些，更發現了幾張以皮帛蓋得高高的幾張大木筏悠然自上游飄淌而下。　　那幾張木筏全都以皮帛蓋着，在木筏之上似乎堆積着一堆堆東西，但由於皮帛遮住了眾人的目光，讓人無法得知木筏之上究竟是堆積着一些什麼。　　東夷戰士都感到極為古怪，不明白這些木筏之上究竟是什麼東西，但卻是沒有半點反應，那幾大木筏仍然悠哉閑哉地向下流淌。　　“截住它們！”有人下令，要擋住這幾張大木筏，實沒有人知道這幾張木筏之上是什麼玩意兒，會不會對他們構成威脅。　　立刻有幾張大木筏向那順流淌下的木筏靠去。　　少典神農自然也發現了這一異狀，立刻暗打手勢，因為他已經認出了那幾張順流淌下的大木筏上那蓋着木筏的皮帛，正是他們曾用來作帳篷的獸皮。　　眾東夷戰士小心翼翼地靠近順流而下的木筏，並以竹篙將之向自己的木筏帶近。　　六七張東夷的木筏迅速圍成一圈，將幾張淌來的木筏圍在中間，人人小心戒備，似乎是怕在皮帛之中藏着敵人。　　幾張木筏在緩緩地靠近，每個東夷戰士的心都綳得極緊，他們對谷河之中的少典神農似乎並不在意，似乎已當神農典神農乃是瓮中之鱉，根本就攪不起什麼大浪。　　有人用竹篙挑起那皮帛，但皮帛似乎被扎在木筏的木頭之上，竟挑不開，於是只好由幾人跳上那四張大木筏，以利劍極速劃破皮帛，但他們全都驚愕了。　　原來在皮帛之下竟是一堆堆蘆葦花和乾柴，不僅如此，乾柴還在冒煙。　　“火……”有人驚呼，皮帛一裂開，青煙便成了火苗，一下子竄了起來。　　是的，火，那四張大木筏之上盛裝的竟全都是引火之物，皮帛未被劃開之時已經在燃燒，這一切似乎都是經過精心計算的。　　“有酒氣！”還有人驚呼，其實酒的氣味在皮帛被劃開之時已經極度明顯了。　　“呼……”那四張大木筏上的火苗在瞬息間竄升而起，像是被巨大的風箱鼓動了，發起狂來。　　那躍上四張大木筏的幾人驚呼着跳回自己的木筏，但是便在他們躍起的當兒，那四張大木筏一陣劇烈的震動。　　那些帶着烈酒的引火之物“呼”地飛了起來，強勁的火勢鋪天蓋地般射向附近的幾張大木筏。　　這絕對不是偶然，也不可能是偶然，如果說這是偶然，誰也不會相信，任誰都看得出有人在操縱着這四堆火和四張着火的大木筏。　　東夷族的木筏之上都有以枝恭弘=叶 恭弘搭起的頂棚，這是用來遮擋太陽的，也是為了減少攻擊面，更是為阻攔敵人以石頭攻擊的可能，但這一刻卻成了極為有效的火種。　　沾上酒精的木筏頂棚迅速着火，而那火星四濺，更使得大木筏之上的東夷戰士全都陣腳大亂。　　“嘩……呀……木筏散了……”　　“水底有人！”有人驚呼。　　是的，那六七張圍在起初四張着火的木筏周圍的木筏竟然全部散裂而開，有人在水底割斷了這些木筏綳扎的藤繩，甚至將這些木筏之上的木栓也全都切斷。　　所以眾東夷戰士在慌亂之下，竟然將一根根木頭踩裂開來。

# 第十九章 御水屠敵

　　圓木本就極滑，是以，木筏之上的人在驚呼聲中也全都墜入河水之中，只有少數幾個武功了得之人竟能控制兩根木頭，將自己撐在水面之上。　　“呀……呀……”落水的東夷戰士還沒有弄清怎麼回事之時，便紛紛慘叫起來。　　“大家小心……”　　河水之中立刻被鮮血染紅。　　“殺！”少典神農和蛟龍大喜，他們哪裡還會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更不會再作任何等待，率眾便向河水下游衝殺，這順流而下，佔著速度的優勢。　　下游的那群東夷戰士也遇到了同樣的噩運，他們的木筏也在同時之間解體，幾乎是潰不成軍。　　此時他們哪裡還不知道，這一層如白雲般的蘆葦花只是一種掩護，惟有在這一層白雲般的蘆葦花的掩護下，才能使潛入水中之人的身體不在這清澈的河水中暴露出來。　　而將那些木筏完全破壞之人便是潛在這些蘆葦花下靠近那些木筏的，否則，如此清澈的河水中，便是小魚也可以看得清楚，何況是一群大活人？但是，這群東夷人卻忽略了這致命的蘆葦花。　　下手者正是郎二和郎三所帶的那為數不多的一群龍族戰士，這群人不僅接受了共工氏的水性訓練，更接受了軒轅的水中強化訓練，是以，在水中全都可算是數一數二的高手，利落若游魚，靈活得讓人吃驚。　　這群落水的東夷戰士想都沒想到會出現這種場面，雖然他們也並非不會水性，但是在乍一落水之時，全都慌亂之極，立刻被早就伏在水中伺機而動的龍族戰士殺死，待他們反應過來時，已經有二十餘人喪命。　　在下游，少典神農、蛟龍等人一出手，對手也同樣是死傷了二十餘人，眾東夷戰士的強弩硬弓根本就派不上用處。　　“殺呀！”少典神農驅筏毫不留情地向下游衝殺，以亂箭對那群落水的東夷人一氣狂射，那群人若是在岸上或許可以躲避，但在水中又怎能以比利箭更快的速度躲開呢？幾平一接觸便死傷了七八成。　　登上山頭的東夷人見此情景，立知不好，但此刻少典神農等人皆已在木筏之上，入了河心，他們哪能奈何？惟有居高臨下施以亂箭，卻被高舉的藤盾給擋住了，雖然有僑和少典兩部的戰士也有死傷，但卻是極輕微的。　　“槍矛手準備！”神農低喝，他們已經逼近了這群仍在水中掙扎的東夷人，此刻要以長兵刃如殺魚一般刺殺他們，勢必將這群人盡數消滅在河水之中。　　戰爭沒有任何仁慈可講，不是你死便是我亡，這一切都是殘忍的，也是任何人都改變不了的命運。一切都發生得這麼突然，使得東夷人陣腳大亂，他們僅剩兩張可戰之大木筏，但這兩張木筏卻顯得那麼單薄，怎能再阻止得了少典神農的十張大木筏逼近？　　東夷人本欲以木筏之利阻截有僑和少典兩部戰士，但此刻那一道木筏陣竟在頃刻間土崩瓦解，怎叫他們不陣腳大亂？　　先前少典神農之所以不敢下沖，是因為在那一排攔截的大木筏之上架起了一排排強弓勁弩，若硬闖只可能是全軍覆沒的結局，惟有以逸待勞，等別人來攻，他們或許才能夠占回一點先機。是以，他便讓所有人都滯留在峽谷之中，但此刻那群人落入水中，強弓勁弩根本就沒有半點用處和威脅，他自然不再客氣了。　　偃金終於出現了，但他出現根本沒有多大的用處，因為少典神農和那些人全都在水中，在木筏之上，河面寬達二十餘丈，他根本就沒有辦法阻攔少典神農，若是在岸上，他或許誰也不懼，可是他實沒有把握在水中能將這群人怎麼辦，因為他的水性並不好。　　河水太清，若遣水手自水中攻擊，恐怕還未接近那些木筏便會被射死水中，這根本就是行不通的，但若讓偃金眼睜睜望着這群人自眼皮底下溜走，那是無論如何也不甘心的。　　郎二領着這群龍族戰士在水中擊殺對手二三十人後，立刻及時撤走，他們的水性極好，但也有三名兄弟被對方殺死。事實上，東夷族中水性好的人也有，只是對方在猝不及防之時突然下手，這才使他們傷亡慘重，但一旦局面穩定下來，他們立刻便知道組織反擊，這也使得郎二不得不撤走。　　木筏之上，水底之下，這場大戰也比較激烈，但龍族戰士的人數畢竟太少，與東夷族人根本就不成比例，是以在水中交手之後，也便處於劣勢，不過在下游，因為少典神農那一陣亂箭，使得東夷戰士剩下子到三四成的人馬，郎三諸人仍能應付。不過，他們也迅速靠上蛟龍的木筏，然後便輪到有僑戰士與少典戰士對水中的東夷戰士進行屠戮了。　　一切都是殘忍的，更是無情的，血水使河面一片殷紅，根本就沒有人能接近這些大木筏，先是亂箭，再是長槍，若仍有少數東夷戰士搶到木筏之邊，就會遭到刀斧手一刀斬斷雙手，或腦袋，有人慾潛入水中破壞筏身，卻被幾名龍族戰士迅速下水搏殺。在筏邊，惟在龍族戰士是安全的，因為他們所面對的敵人少之又少，當然能夠很輕易地將對手斬殺。　　郎二也迅速趕來與蛟龍匯合，他們在被東夷族水中好手追殺下又損失了兩名龍族戰士，連郎二自身也受了傷，但卻也讓對方傷亡慘重。郎二諸人上了木筏，那群東夷水中好手自不敢欺來。　　那兩張東夷族的大木筏尾隨追來，但在一陣亂箭的交鋒之下卻根本占不到便宜。　　行入峽谷，河畔是一片蘆葦盪，顯然兩邊是沼澤之地，偃金自然不可能自岸上追來，只是氣得直跺腳，但又有什麼用？這一切不能不說是郎二的戰術運用恰當，一上來便將對手的木筏全部毀壞，使之根本就沒有追擊的本錢。　　事實上，軒轅挑選走水路並非無因，在水路之中不容易被伏擊，尤其是如這般寬闊的河面，就算是被伏擊了，但有他們這群水中高手，也定能很輕易地便破開伏擊，這絕對不是他盲目自大。如果此刻軒轅未曾受傷，由他在水中出手的話，那這群下水的東夷人只怕沒有一個可以活着爬上岸。　　如果說天空是屬於滿蒼夷的，大地之下是屬於地神土計，那麼水域就絕對是屬於他軒轅的，這是軒轅的自信。他覺得在水中比在岸上更自由、更自在，也更輕鬆，當他入水之時，就覺得整個生命都已與水流融合一起了。水便是他，他便是水，一切都是那麼協調，那麼默契，他甚至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水中的每一點運動規律。他知道，與水的結合，是拜龍丹所賜。　　不過，軒轅此刻卻只能輕輕地躺在蘆葦盪中的大木筏上，枕着軟軟的獸皮。　　當然，此刻軒轅知道他們已經順利過關了，看到那火光，看到那群忙碌的東夷人，他便想笑。不過，他此刻沒有笑的心情，只想好好地調息一番，養足精力以準備迎接新的挑戰……　　※※※　　當軒轅再次醒過來之時，蚊夢又回到了他身邊，但已是黑夜，而且眾人已抵達岸上。　　軒轅吃驚自己竟疲憊到了這種地步，被人抬離了大木筏居然也不知道，不過，幸虧是自己人，否則只怕他已死了一萬次了。　　軒轅是因為一陣誘入之極的香味才醒過來的，是的，他實在太餓了，但也感到體力已經逐漸在恢復，在凝聚。　　劍奴也醒了，他也足足睡了四個時辰，精神仍有點委頓。畢竟他的年齡已不少了，恢復的速度自沒有軒轅快，何況他的傷勢比軒轅要重一些，能夠在四個時辰之後醒來，足見他平時的功底極為深厚。　　“軒轅，這是你的！”獵豹見軒轅醒來，不由得大為歡喜，將一隻粗壯的獐腿送到他的面前，並順手托起其頭部。　　“我自己來，我可不是你的傷員。”軒轅一笑，倔強地坐了起來，卻牽動了肩部幾乎快結疤的傷口，不由得一陣齜牙咧嘴，但卻沒有發出一聲慘哼，只是抓過那條粗壯的獐腿，忍不住大嚼起來。　　蛟夢也迅速遞了一塊鹿脯給劍奴，劍奴也勉力坐了起來，卻由白夜扶着，其實白夜也受了一些震傷，在與土計交手之時，只不過才抵抗了三招便被震跌出去，使得他的內腑受了一些輕傷。不過，那並不礙事。　　軒轅似乎從來都未曾吃過這麼好吃的東西，可能是因為失血過多，肚子大餓之故吧，一口氣竟至少吃了兩斤多香噴噴的肉，滿嘴油膩之下還意擾未盡。　　“我們有沒有和神農他們取得聯繫？”軒轅抹了一下嘴角的油膩，問道。　　“沒有，他們順流而下，我們未能追上，相信他們應該會在前面等我們，事實上我們也沒法與他們取得聯繫。”蛟夢吸了口氣道。　　事實也確是如此，如果他們能夠聯繫上的話，只怕偃金也可以順利追上神農了。　　軒轅嘆了口氣，知道蛟夢說的是事實，但是，他想到被擒的虎恭弘=叶 恭弘，心頭便有些不舒服。　　“虎恭弘=叶 恭弘族長被曲妙給擒住了。”軒轅吸了口氣道。　　“他沒有戰死嗎？”蛟夢驚訝地反問道。　　軒轅心中有些氣，蛟夢竟這樣反問他，似乎對虎恭弘=叶 恭弘一點都不關心一般，想到蛟夢遲遲不去接應，害得他差點死於非命，就禁不住有些惱火，反問道：“難道族長希望他戰死嗎？”　　蛟夢老臉一紅，乾笑道：“我自不是這個意思，我以為他已經……”　　“我想問族長，你為什麼不阻止姜昆和那群少典戰士，讓他們白白去送死？”　　軒轅語氣有些不客氣地問道。　　“如果我能阻止得了他們，自然會阻止，可是他們根本就不聽我勸告。”蛟夢答道，此刻他並不想在這件事情上與軒轅過不去。　　“如果你願意阻止的話，一定可以阻止，問題是你不肯去阻止！”軒轅有些惱火地道。　　“你是在說我故意讓他們去送死了？”蛟夢也是一族之長，而且是軒轅的長輩，此刻卻被軒轅一而再、再而三地責問，也有些惱火了。　　“族長，軒轅，大家先冷靜冷靜，此刻不是為這件事情爭吵的時候，我們應該想想辦法怎麼去將少典王救出來！”竹山吸了口氣，打斷兩人的爭論道。　　軒轅也吸了口氣，知道自己剛才的確是動氣了，不管怎麼說，蛟夢都是自己的長輩，自己再怎麼著也不該這般與他說話。何況這件事情本來就有些複雜，沒有誰說得清。　　“不錯，虎恭弘=叶 恭弘族長我們是一定要救的！”軒轅吁了口氣，堅決地道。　　“但是他們有曲妙、土計、鬼三這三大高手，我們能從他們手中奪回虎恭弘=叶 恭弘族長嗎？”恭弘=叶 恭弘七吸了口氣，有些擔心地問道。　　“我們也只能儘力而為，因為鬼方來的很可能並不止這三大高手，若只是這三人，還好對付，我就怕刑天也來了，那時候我們實在是連一戰之力也沒有了。”　　軒轅吸了口氣道。　　“那我們該如何去做？”竹山發問道。　　“成事在天，謀事在人，只要我們從長計議，總會想出辦法的。就算是刑天在，我們也得出手，遲早我們總會與刑天直面相對的，這是沒有人可以改變的命運！”軒轅沉聲道，心中卻在暗忖：“這個被譽為鬼方第二高手的人究竟會可怕到一種怎樣的程度呢？”　　“我認為若只是逞匹夫之勇不足為取，我們不能因為虎恭弘=叶 恭弘一個人而累了大家。”　　蛟夢道。　　“族長這話就不對了，虎恭弘=叶 恭弘之所以被擒，還不是為了大家？我們為他去冒險也是情理之中，怎能說是累了大家呢？”劍奴出言相駁道。　　“是啊，人總是要死的，為義而死也是我們的驕傲，這不能算是逞匹夫之勇。”　　恭弘=叶 恭弘七也附和道。　　軒轅不語，白夜和竹山對蛟夢的話也有些驚訝，他們不明白蛟夢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作為一起同生共死的戰士，雖然虎恭弘=叶 恭弘曾經是有僑族的大敵，但如今兩族既已結盟，而且又共同相處了這麼長一段時間，有僑族的戰士們也都接受了虎恭弘=叶 恭弘，可蛟夢說這話卻有些見外了。　　蛟夢被劍奴和恭弘=叶 恭弘七兩人一說，臉上神色有些不太自然，但仍解釋道：“我只是說，我們應該想一個萬全之策，這樣方能夠行動。”　　“在面對刑天這樣的高手之時，沒有什麼策略是萬全的，族長說得對，如果能救則救，不能救則只好作罷。不過，我相信他們擒去虎恭弘=叶 恭弘族長而不殺定會有目的，也一定會來找我們，或是找到熊城，只要鬼方人有目的，我們便並不是全沒希望。”軒轅分析道。　　“嗯，軒轅說得有道理。”蛟夢贊道。　　“不如我們便借有熊族的力量去救少典王好了！”姬成出言道。　　“若真是能夠如此的話，我並不在意借有熊族之力。”軒轅坦然道。　　“如果他們一路上無法追及我們，那他們一定會將少典王帶到熊城之下。他們絕對不會浪費這顆棋子，因此只要在未與我們攤牌之前，他們是不會傷害少典王的。”花猛分析道。　　“但願如此。”白夜道。　　“這個問題等到我們與神農和龍兒會合了之後再說吧，現在最要緊的是軒轅將傷養好。”蛟夢打斷眾人的話道。　　軒轅不再說話，不過吃飽了之後，整個人的精神顯得旺盛了許多，或許是因為他的體質勝過常人百倍之故，因此恢復起來的確是神速。就算此刻是曲終這樣的高手前來，他也有把握輕易逃離，而且他背上的箭傷已迅速結疤。他知道，今晚過去之後，這些疤痕會完全消失。事實上，在君子國中與樂極七代交手之後又與帝恨交手，那次的傷勢更為嚴重，但也只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便好了個七七八八。此刻他已經過四個多時辰的休息，自然也快痊癒了。問題只是因為失血過多，體力沒有以前充沛而已，但這並不存在多大的影響。　　“我想，我們應該連夜趕路，只有在晚上，河道才無法被東夷人或鬼方人封鎖！”軒轅道。　　“可是晚上河道會很危險的。”蛟夢有些擔心地道。　　“這河道極為寬闊，不會有問題，以木筏下飄，水流又不是太急，我們根本就不用有這般擔心。”軒轅沉聲道。　　“好吧，那就連夜趕路。”蛟夢道。　　軒轅又突然不語，神情有些古怪地望了蛟夢一眼，又掃了所有人一眼，驀然道“我看是走不成了！”　　“怎麼走不成了？”　　“鏗……”軒轅背上的劍驀地自己彈出，向蛟夢標射而至。　　“軒轅！”白夜、竹山諸人驚呼。　　蛟夢也大驚，同時身形倒翻而出，軒轅的舉動實在是太突然了，突然得讓所有人都沒有回過神來。事實上，誰也沒有料到傷重的軒轅竟然能夠以如此快的速度出劍。　　蛟夢的身法不謂不快，而且在他翻身而退之時，也同時出劍反挑軒轅。　　軒轅本來平坐在地上的身子竟然仍保持着干坐的姿式平平射出，動的只是他的劍，他的手，自他出劍出手，完全不需要任何轉折，自然、利落、愜意、輕鬆、洒脫，卻有着無與倫比的氣勢。　　“叮……”蛟夢的劍只刺出一半，軒轅的劍已自他的劍鋒之下滑過，更將蛟夢的劍彈了開去。　　一切都在剎那之間靜止下來，所有的人才回過神來，白夜和竹山的呼叫之聲此時剛落下，但是軒轅的劍已經輕輕地頂在蛟夢的咽喉處。　　“軒轅，你瘋了嗎？”竹山和白夜的臉色都變了。　　“你想干什麼？”姬成和那一千有僑族的戰士也是神色大變，這個變化實在是太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一個是他們尊敬的族長，一個是他們親密的戰友，更是他們傾心信任的兄弟。可是這一切便發生在這樣兩個人的身上，他們連出手的機會都沒有，更沒有料到蛟夢竟在一招不到之下便被軒轅制住。　　蛟夢在有僑族可謂是最優秀的劍手，這是絕對勿庸置疑的，但卻無法避開軒轅這要命的一擊，何況軒轅此時是有傷在身。　　事實上，正因為軒轅是有傷在身，才會被蛟夢所忽視，這才會在一招不到之下就被軒轅制住。　　“軒轅，這是為何？”獵豹和花猛諸人也大為不解，但如果在選擇軒轅和蛟夢的情況下，他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軒轅，哪怕立刻與有僑族翻臉。無論軒轅是對是錯，他們都如劍奴一般，絕對支持軒轅。只不過，他們對軒轅的做法有些微微的不解。　　劍奴也是有些不解，但他卻相信，軒轅這樣做一定有其理由，是以他並沒有言語。　　蛟夢和軒轅的神情都極為冰冷。　　“軒轅，你千萬不要亂來啊！”有僑戰士擔心地道，他們哪還看不出軒轅的劍若再深入一點，蛟夢也便完了，這絕對不是嚇唬人的。　　“你想殺我？”蛟夢的語氣極為冰冷地問道，顯然他已經對軒轅這一作法怒到了極點，也只有到了這種程度，方能夠以如此平靜的語氣說話。　　“你認為呢？”軒轅的話語之中有些殘忍的意味，這告訴眾人，擊殺蛟夢並不是沒有可能。　　蛟夢不語，但他的目光卻定定地盯着軒轅，似乎想在軒轅的眼中印證某件事情。　　“你們立刻給我小心戒備，已有敵人潛來！”軒轅沉聲吩咐道。　　“軒轅，你快放開族長！”白夜有些怒意地道。　　軒轅笑了笑，目光變得深邃而無可揣度，更沒有人能夠明白他這一笑中的含義，但是蛟夢心頭竟有些發寒了。　　“噗……”軒轅突然一掌拍在蛟夢的胸間。　　蛟夢一聲悶哼，軟倒在地，似乎昏了過去。　　“軒轅，你太過分了！”白夜和竹山諸人皆憤怒地拔出了利劍。　　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諸人忙將軒轅護在中心，與有僑戰士形成對峙之局。　　“我只是擊昏了他，並沒有殺他，東夷的敵人已經來了，還不滅火！”軒轅冷聲道。　　“你是在為自己找借口！”白夜憤然道。　　軒轅看着旁邊一個盛水的皮囊，忙拿來在眾人不及反應之時盡數傾在蛟夢的臉上，同時道：“我沒有時間跟你們解釋，他根本就不是族長！”　　“你……”眾有僑戰士的話才說一半便咽住了，因為他們發現軒轅自蛟夢的臉上撕下了一張皮膜，那本是蛟夢容顏的臉一下子變成了另外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族長他……”眾人不由得張口結舌，不知該如何說話，這之間的震駭確是無與倫比的，這個一直跟着他們的人竟不是族長蛟夢，而是另外一個陌生人，那蛟夢呢？　　“小心！”軒轅一聲低喝，身子帶着劍奴向旁邊一滾，此時一蓬箭雨漫天灑下。　　這群有僑戰士不愧為極優秀的獵人，更是身手不凡的好手，在這般震驚之下，仍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對軒轅的呼喝作出極為快捷的反應。　　獵豹諸人自是早有防備，他們從頭到尾都沒有懷疑過軒轅的話，是以，他們不僅以最快的速度避開了亂箭，更對之施以還擊。　　“呀……”有兩名有僑戰士躲避不及，中箭而倒，但卻只是受了輕傷。　　“退回木筏之上！”軒轅低喝道，同時掀起一張作帳篷的皮帛，“呼”地一聲將那整個火堆蓋住了。　　山林間陡然間一片漆黑，只聽一陣“哧哧”的輕響，當皮帛也被燃着，火光再次亮起之時，火堆邊已經沒有人影了，軒轅和獵豹諸人皆已融入了黑暗，包括那假蛟夢也一同消失了。

# 第二十章 玉女救郎

　　軒轅的反應速度的確是超一流的，竟能夠在短短的剎那之間作出如此反應，連敵人也有些意外。　　“哚哚……”但軒轅很快便發現，其實他們已經陷入了包圍之中，暗箭似乎無處不在，只要他們稍稍發出聲響，便立刻會引來一陣疾箭。　　軒轅身形悠然頓住，與劍奴共同倚在一棵粗壯的大樹之下。劍奴的體力根本就未曾恢復，雖然此刻有些行動能力，但若要與敵交手，那是不可能的，軒轅卻不能將之拋下。　　“軒轅，你根本就逃不了……”　　“嗖……”那人聲音說到一半卻被一支利箭給逼了回去，就因為其聲暴露了他的行蹤。在這黑暗的林間，除軒轅的眼睛擁有絕對的優勢之外，余者皆只能聽風而動。這種遊戲對於所有的人來說，都是又驚險又刺激，更沒有人能夠自認為了不起。　　置身這裏的都是最為優秀的獵人，誰都能夠根據風聲而動。因此，無論是敵我雙方都不敢太過急躁地弄出聲響。　　軒轅的目光能夠洞穿黑夜，這是他最大的優勢。　　事實上，此刻林間仍燃着那堆篝火，也並不是暗無光亮，只是誰也不敢在那片光亮之中成為眾矢之的，眾人都隱在絕對黑暗的角落。　　放下劍奴，軒轅極為小心翼翼地移動着，他也拿了一張強弓，這是黑暗之中周旋的本錢。不過，他也明白，這些東夷族人是有備而來，其力量絕對不好對付，何況還有假蛟夢這個姦細。　　也難怪為何東夷人能夠輕易得知他們會從這條河道行走，將少典神農堵死於河谷之中，原來一切的一切，只因為出了這個姦細。　　真正的蛟夢很可能已經落入了東夷人手中，若換了不是這人假扮蛟夢，而是別人的話，只怕軒轅早就揭穿了，但蛟夢的身份特殊，誰敢懷疑，那便是對整個有僑族的不敬。是以，軒轅也從未想到過懷疑蛟夢，但今晚蛟夢的言語與今日所發生的一切卻不能不使軒轅生疑，事實上，也只有軒轅方有能力和膽量去這麼做。　　可是這又能怎樣呢？此刻他們已經陷入了對方的包圍圈之中，若是軒轅不曾受傷的話，倒可以殺出重圍，但此刻他卻是有傷在身，單憑偃金的武功，他們之中便無人可敵，又何談突出重圍呢？　　眼下的形勢其實極為無奈，如果此刻是天明的話，只怕東夷人早就大舉圍擊了，但在黑暗之中，他們不敢冒這個險，他們確沒料到軒轅的警覺性竟如此之高，在他們剛剛接近之時便已覺察，並制住假蛟夢。否則，東夷族的包圍網一縮小，到時候，軒轅諸人將不可能再存在任何抵抗之力，更不可能藉助黑暗和地勢之便相反抗。　　“嗖……”軒轅的目光可將二十丈內的景物明查秋毫，對於那些借樹榦隱藏的敵人更是看得清楚之極。　　“呀……”軒轅的箭絕無虛發。　　“嗖嗖嗖嗖……”軒轅再連發四箭，立刻又有四人慘死於箭下，發出四聲凄長的慘叫，只讓所有的人都毛骨悚然。　　但在軒轅射出最後一箭時，有人已經估到了他的方位，向他存身的地方疾撲過來。　　軒轅看清了來人正是偃金，也只有偃金才能根據箭風如此清楚地判斷出他的位置，並予以瘋狂的攻擊。　　軒轅吃了一驚，獵豹諸人自然也聽出了偃金行動的聲音，箭矢齊飛，但卻被偃金盡數擊落。　　偃金如此張狂，顯然是已經知道軒轅身受重傷，這才毫無顧忌地出手，隨在偃金之後的也掠來一群高手，只憑那利落的動作便可知這群人絕對不好惹的。　　軒轅忙錯步輕靈地轉換到另一個方位，借樹木相掩，同時甩出一截樹枝擊在遠處一棵樹榦上。　　偃金的速度快，但軒轅的速度也不慢，何況軒轅在黑暗之中目光如炬，偃金的目力所及只不過數丈而已，如何能夠真箇看清軒轅移動的方位？當他撲到軒轅剛才的位置時，卻未發現軒轅，只是聽到不遠處那樹枝撞及樹榦的聲音，還以為軒轅又躲到了那裡，便迅速向那裡撲去。　　軒轅心中暗笑，說到身法，他雖然比不上滿蒼夷，但隨着功力的狂增，其身法也已達到了一種常人無法想象的境界。儘管此刻受了傷，但身法卻仍然比偃金更勝一籌。　　“嗖……”軒轅此刻學乖了，放一箭換一個位置，更將偃金引離獵豹諸人的身邊，如果沒有偃金這樣的高手存在，他相信獵豹等人定能夠應付其他人，包括帝十在內，因為此際獵豹諸人的武功也今非昔比，即使與帝十相遇，也並非沒有一戰之力。　　偃金髮現自己上當，不由得大恨，但他絕不氣餒，只是一個個東夷戰士在軒轅那神出鬼沒的暗箭之下死去，使他有些心痛。　　東夷戰士也為之心膽俱寒，在如此黑暗之中，他們的形蹤卻似乎完全無法遁跡，竟在片刻之間被射殺了十餘人，這確實讓他們心慌，仿若是赤裸着身子立在敵人的屠刀之下，他們竟毫無辦法，甚至根本就找不到敵蹤所在，這叫他們怎麼不恐慌？　　偃金心中也大為惱火，他竟然屢屢撲空，還連被軒轅耍了幾記，怎不叫他惱火？他甚至連軒轅的蹤影都沒有見到。　　當然，這隻能怪他的目力與軒轅相比，實差上一個級別，若是他能擁有軒轅那般犀利的目力，定可發現軒轅移動的身影。　　事實上，軒轅一直與偃金保持着一定的距離，而這個距離正是偃金目力的盲區，這也難怪偃金大為惱火，但惱火又有什麼作用呢？軒轅在黑暗之中犹如鬼魅一般，根本就沒有人能夠捕捉到他的身影，何況林子如此密，就算有人距軒轅不遠，也被軒轅迅速避開，根本不與人照面。　　“嗚……嗚……”號角聲響起，顯然東夷人已經不願意再這般盲摸瞎打，更不願如眼下一般處於絕對的劣勢，開始組織縮小包圍圈，大舉進攻了。　　軒轅心中輕嘆，他知道自己一切的優勢可能就要化為烏有，東夷人寧可多犧牲一些人，也要抓住先機，不等天亮，只怕除他之外，其他人的處境便極為不妙了。　　當然，如果只是一個人突圍的話，憑軒轅的身法和目力，那只是輕而易舉的事，但是他怎能捨棄眾兄弟獨生呢？　　軒轅猜的沒錯，東夷諸族的戰士開始收攏合圍之勢，到此刻他們惟有拚死一戰，是因為東夷戰士至少是己方之人十倍以上的人力，這種比例之外，他們實沒有多大的僥倖可存，也可見東夷諸族之人對他的確是非常重視。　　軒轅不知道是應該悲哀還是應該驕傲。　　“嗖嗖……”林間的箭矢變得密集起來，雙方都聽着聲音發箭，視線模糊之中都在浪費着自己的箭矢，僅有一兩箭中敵，皆因這群人都知道以樹木的掩護逼近，使得勁箭根本就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偃金似乎找到了攻擊的目標，但此刻雙方亂箭交加，他也不好出手，若夾在中間反而是作了軒轅諸人的掩護，但此時，他突然似聽到了一些什麼。　　是的，軒轅也聽到了，那是一陣急促的蹄聲，蹄聲越來越密集。　　驟然，一道火光劃破天空，竟是一支火箭落入林中。　　火光相照之下，立刻暴露了一群東夷人的行蹤，黑暗似乎一下子被打破。　　獵豹諸人怎肯放過這個機會？利箭狂射，那身形暴露的幾名東夷戰士無人能夠倖免遇難，這當然也因他們被突然而來的火光給驚了一下。　　“嗖……”又一道火光落在暗處，軒轅卻發現幾頭身披藤甲的青牛發狂似地沖入林中，而火箭正是自牛背之上射出。　　在火光一閃的同時，軒轅發現跑在最前面的那頭牛背上所坐之人竟是與他分別一日之久的陶瑩。　　竟是陶瑩在這要命的時刻趕來了，而陶瑩的身後全都是身披藤甲的陶唐戰士，這隻是火光一閃的剎那之間軒轅所見，然後天地又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惟有蹄聲而不知道來敵多少。　　軒轅大喜，哪還猶豫？向獵豹諸人低喝一聲：“跟我來！”　　“呀呀……”火光亮處，東夷戰士紛紛中箭而倒，這群人來不及倒戈相向，那幾頭披着藤甲的青牛已經闖入了他們的包圍圃之中。　　火光之下，陶瑩一身戎裝，身披青色藤甲，英姿勃發，一桿長槍左挑右刺，竟然沒有人能夠阻住她的攻勢。　　軒轅大訝，他沒有想到陶瑩竟然擁有如此好的槍法，那群東夷戰士竟無人能擋上三個回合。青牛疾奔，在陶瑩的嬌叱聲中向軒轅所在之處靠近，陶瑩身後的幾頭青牛之上的陶唐戰士也是人人兇悍異常，長戟拖、刺、挑……使得東夷戰士的防線迅速潰不成軍。　　東夷族的人當然不是好惹的，立刻有人自樹枝之上橫掠狂攻，他們也看出了來者不善，而且是個美人兒。　　陶唐氏的戰士似乎人數不少，跟在青牛之後仍有飛奔而至的好手。　　偃金也看出了這是來自陶唐氏的戰士，不由得大怒，吼道：“截住他們！”　　同時身子向陶瑩飛撲而上。　　陶瑩一聲嬌笑，揮槍挑開自頭頂撲來的東夷高手，夷然不懼地迎向偃金，她竟不將偃金放在眼裡。　　軒轅大驚，喝道：“瑩瑩，小心偃老鬼！”同時向偃金飛掠。　　獵豹諸人哪裡還會不知道是救命人來了？趁東夷人陣腳大亂之時，瘋狂殺出，若此時無法突圍的話，只怕真是再沒有機會了。　　“砰……砰……”獵豹的猛拳幾乎沒有幾人能夠抗拒，他那一身硬功，便是普通兵刃也難有損傷，更不用說那些棍鞭之類的。他直接以鐵拳硬擋劈來的刀劍，然後一拳擊對方的腦袋，毫無花巧，直接得讓人心寒，一切的一切都以最簡單最直接的形式發展，包括殺人和被殺。　　花猛的速度更是驚心動魄，只有腿影不見人影，幾乎無可抗拒，他更不作絲毫的停留，同時也避開那些高手的糾纏，一路衝殺。　　偃金的身形不得不在空中頓住下沉，陶瑩的槍組成了一道密不透風的槍網，封鎖了他所有攻擊的方位。　　陶瑩的槍影在虛空中抖起一朵朵美麗的花，綻放之間無不顯現出她動作的優美。　　“上牛！”陶瑩向軒轅輕喝道。　　軒轅大喜，哪還遲疑，身子猛踏過一名東夷戰士的頭顱，如大鳥般與另一名自樹頂撲下的東夷好手錯身而過，安然降落牛背。　　“砰……”那與軒轅錯身而過的東夷高手竟墜地而亡，竟是軒轅在錯身的瞬間割破了他的咽喉。　　軒轅一落牛背，便迎來了自側面飛身來攻的十餘名東夷好手，這群人全都是以軒轅為目標，也可以說，整個東夷族都對軒轅恨之入骨，更將軒轅列為頭號大敵。　　陶瑩槍影如織，竟似在方圓丈許之間劃上了一個大球形護罩，那些人根本就無法近身。　　軒轅還沒見過比陶瑩更精彩和可怕的槍法，便連帝恨那種矛法比之只怕也要遜色一籌。　　“瑩瑩，好樣的！”軒轅大為歡快，立在牛背之上如怒濤中的小舟飄搖不定。　　陶瑩大為歡喜，能得愛郎誇獎自是搏殺更為有力，她身後的陶唐好手也個個身手驚人。　　獵豹諸人迅速與陶瑩這邊的人會合，劍奴和那假蛟夢全給送上了牛背之上，白夜諸人也領頭向一個方向衝殺，此刻東夷人的陣腳已經亂了，惟有趁他們還沒有來得及重整之前才有機會殺出重圍。　　偃金身子一頓，便已被陶瑩和軒轅甩遠了，待自後面疾追上來之時，軒轅卻離開牛背向他撲到。　　軒轅的身法靈活得讓人吃驚，也快得讓人心寒，而且他手中的神劍是普通兵刃無法比擬的，擋之立斷，根本就沒有絲毫還手之力。不過，軒轅卻不想被糾纏，他之所以起身相擋偃金，只是因為他不欲讓偃金追及陶瑩。　　陶瑩的槍法雖然厲害，但在功力之上，仍與偃金相差一截，這是事實。　　偃金是第一次與軒轅交手，但也為軒轅的速度感到驚訝，而在他驚訝之時，軒轅的劍已經刺到了他的面門，無論是角度、力道還是速度，都達到了無可挑剔的地步，使得他不得不全力相迎。但是，在他的兵刃即將與軒轅的神劍相接之時，軒轅的身子奇迹般地在虛空中一扭，竟如一隻掠過的飛燕，以同樣快絕的速度挑破旁邊一名東夷戰士的咽喉，而後腳尖在樹上一點，悠然回掠，竟又自偃金的身後攻來。　　偃金驚怒不已，驚的是軒轅身法靈動如斯，怒的是軒轅竟能夠在他的眼下輕易殺人，這使他顏面大失，但對於軒轅的劍，他卻不能不擋。　　軒轅身形如同在浪谷之中浮遊，身體和劍身似乎毫無定向，讓人根本就無法猜透他究竟欲自哪個方向進攻。　　偃金當然也絕非易與之輩，他並不選擇退，而是趨步而上，似乎完全無視軒轅的劍，直撞向軒轅。他知道，無論劍式多虛，但人總會是真實的，而且，他明白軒轅定是傷勢未愈，這才不敢與他硬拼，這也便是他欲取勝的優勢。何況，這裏的東夷實力仍佔著絕對的優勢，只要陣腳一穩住，便足以將敵人全部放倒。因此，他只要纏住軒轅，便會有足夠的時間讓這群戰士們再成合圍之勢。　　陶瑩終於與帝十短兵相接，兩人都是用槍高手，這一戰似乎有點看頭，但帝十卻是身在地上，陶瑩乘騎牛背。　　陶瑩的槍快捷無倫，不似帝十之矛那般大開大豁，但陶瑩的槍法在快中綿綿如織，如山間溪流源源不絕，雖然無磅礴之氣勢，但卻擁有無與倫比的靈性，更是無孔不入，便連帝十也惟有退避三合。　　陶瑩迅速衝殺過去，很快又衝殺回來，騎着青牛竟然縱橫林間無人可阻，這確實讓獵豹、偃金諸人大為驚訝，也更感興奮，那群亂了陣腳的東夷人再也無法封住每個方位。　　軒轅對這一切自然都盡數看在眼裡，他無心戀戰，偃金趨步逼上之時，他的劍只劃了半道弧跡便立刻收斂。　　偃金也為軒轅突地收劍而感到大訝，而在這時一道刀芒卻自斜側向他無聲划至。　　軒轅棄劍用刀，整個身子再次在空中轉換角度。　　偃金估不到軒轅如此狡猾，他當然明白軒轅改劍出刀仍只是為了迅速撤退，但仍不能不放棄近身糾纏軒轅的打算，因為他並不想成為軒轅刀下的祭品。　　的確，軒轅是想退，他若不改用刀的話，偃金絕對不會放棄趨近相搏的打算。　　事實上，偃金打一開始便有糾纏軒轅的念頭，所以才會趨身近搏，定要使軒轅脫身不得，但軒轅也不是傻子，若是他被牽制住了，陶瑩和獵豹諸人絕不會走，那時便是等於害了所有人，他豈會讓偃金近身？　　其實，他改劍用刀，刀招並無多大的實際攻擊力，但作為防守之招卻是綽綽有餘，如果偃金硬要逼近的話，定會自動送上刀鋒，因此，軒轅不擔心偃金不退。　　偃金一退，軒轅一聲低嘯，身子沖空彈起，在幾根樹枝之上一陣疾點，如大鳥一般飛追向陶瑩。　　帝十的身子縱空橫截，但軒轅若是刻意不與他相對，帝十也只得徒呼奈何，因為他根本就無法在速度和身法上與軒轅相比，想攔截軒轅自是枉然。　　陶瑩見軒轅已甩開偃金和帝十的糾纏，不由得大喜，再無顧忌，驅牛向包圍圈外衝去。　　林間亂箭橫飛，但由於枝恭弘=叶 恭弘太密，箭矢大多失去了準頭，而且這青牛皮粗肉厚，又有藤甲披身，即使中了一兩箭也不影響其速度，甚至更會激起它的狂性。　　陶瑩領路，在獵豹、花猛、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的相護之下殺開一條血路，陶唐氏的另外幾頭青牛之上的戰士斷後，對追來的東夷戰士施以無情的殺戮，但陶唐戰士也死傷極重，有僑戰士亦遭到同樣的噩運。　　軒轅以快如鬼魁的身法在林間穿梭，避開那些足以纏住他的高手，專挑東夷戰士擊殺，這也為白夜諸人減少了許多後顧之憂。　　偃金和帝十諸人狂追，卻被軒轅若即若離地拖住。　　軒轅是一擊便走，根本就不與偃金正面相對，只氣得偃金幾欲吐血，但是以他的功力和武功，還不足讓軒轅陷入必戰的境地，而帝十也並不能阻住陶瑩。　　是以，眾人雖很快便殺出了包圍圈，卻仍被東夷戰士窮追猛打。　　這自是難免，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東夷戰士卻越追越遠，最後只剩下一些高手相追，在人數方面和力量聲勢之上都大弱從前，也不可能再對有僑戰士和獵豹諸人造成什麼傷害，追到最後，這群人也知道無望阻住對方，只得含恨止步。　　軒轅諸入一口氣再疾趕了十數里，一點人數，有僑戰士損失了二十四人，白夜、竹山、姬成等人也是負傷累累，疲勞不堪。陶唐戰士也損失了十餘名好手，只剩下七八個人隨陶瑩之後逃了出來。獵豹、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都不能避免地受了一些大傷小傷，但此刻也全都殺得脫力了，便是軒轅也有些疲憊。　　陶瑩帶住坐騎，只剩下僅有的三頭青牛，也受了幾處箭傷，而劍奴就坐在其中一頭青牛上。　　她躍下牛背，在黑暗之中點亮火把，再輕鬆愜意地摘下頭上的藤盔，一頭青絲如瀑布般灑下，有種說不出的優雅，那俊俏無瑕的俏臉上泛出一絲微顯得意和驕傲的神氣。　　軒轅心中頓時充滿了歡悅的激情，也顧不了血染青衫，走過去一把攬過陶瑩的腰肢，感激地問道：“瑩瑩怎會出現得這麼及時？”　　陶瑩毫子羞怯地白了軒轅一眼，無限風情地輕笑道：“因為本姑娘一直都跟在你的身後，剛好得知東夷人設下詭計對付你，所以也就來了。”說到這裏又嫵媚地一笑，邀功似地接道：“怎樣，我的武功不賴吧？”　　“二小姐的武功不只是不賴，簡直是讓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花猛不待軒轅開口，便搶着說道。　　陶瑩只是淡淡一笑，仍逼着軒轅問道：“你認為呢？”　　軒轅不由好笑地道：“當然是好得很，連偃金那賊老頭都拿你沒辦法。”　　陶瑩這才歡喜地在軒轅額頭上主動親了一口，突然煞有其事地問道：“那有沒有資格做你陣前的小兵？”　　軒轅和周圍的諸人不由得全都愣住了，旋而獵豹和花猛諸人大聲鼓起掌來，都為陶瑩毫不避嫌的大膽舉措而歡呼。　　第十卷

# 第一章 真假蛟夢

　　陶瑩直爽的表現讓軒轅大吃一驚，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被親的額頭，整個人似乎也都輕鬆了起來，心中自是暗自歡喜，有陶瑩這個美人高手助陣自是一件好事，他怎會不樂意？不過，他有些猶豫地道：“你出來，你爹可知道？”　　“沒關係，他其實是知道的，只是故意裝作不知道而已。”陶瑩嬌嗔道。　　“那太好了，我就收瑩瑩這個小兵，不過要是一個聽話的小兵！”軒轅歡欣道。　　“當然是聽話的小兵了！”陶瑩旋即神色一整，認真地道，但很快又為自己的表情笑出聲來。　　白夜和竹山諸人皆在大口地喘氣，雖然此刻已經殺出重圍，但他們卻不能不為死去的兄弟致哀。　　軒轅放下陶瑩，所有人的表情都一絲不露地收集在腦中，其實，他心中也有些難過，看着自己的兄弟們戰死卻無能為力，這種感覺的確很不舒服。　　陶瑩望瞭望自己剛才逃出來的地方，淡淡地道：“你們為死去的兄弟們行個禮吧，沒有他們的犧牲，便沒有我們活着的幸福，我們定不會讓他們白白死去的！”　　“是的，我們絕不會讓他們的血白流！”白夜和竹山咬牙道。　　軒轅表情肅然，所有人的表情皆肅然，陶瑩的提議被每個人都接受了，不管是重傷的，還是輕傷的，相互攙扶着向他們突圍而出的方向深深鞠了三躬。　　這一切的變故都有些出乎人意料之外，蛟夢究竟去了哪裡？而這個假蛟夢又是什麼人？白夜諸人一時之間失去了主意，他們從未懷疑蛟夢會是冒牌貨，或是他們從來都不敢懷疑，若非軒轅，他們大概仍蒙在鼓裡。　　假蛟夢竟能將蛟夢的聲音和舉止氣勢模仿得如此像，任誰都會感到有些不可思議，如果說這人不是與蛟夢接觸得極多的人，確讓人有些難以相信，但卻沒有人認識假蛟夢。　　軒轅目前所要做的自然是以嚴刑對假蛟夢拷問，這呈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事實上，他對這些事情也有些頭大，如果這人冒充的不是蛟夢而是別人的話，事實可能會好辦一些。他不明白，以蛟夢的能耐，怎會輕易被調包呢？如果說此人早就居心叵測，那他們的目的又是什麼呢？難道說便只是為了殺自己？若是如此，在自己昏睡之時下手豈不是輕而易舉之事？　　軒轅旋又明白，如果那時候下手的話，那這個假蛟夢必死無疑，因為那時他根本就逃不出獵豹和郎二諸人的殺戮。因此，他便只好等上了岸之後與東夷人一起出手，那樣便可以穩操勝券，但是他卻沒有估到軒轅的傷勢和功力恢復得如此之快，而且半道上又殺出一個陶瑩來，這使得他的計劃全都泡湯了。但誰也不能否認，若在正常情況下，假蛟夢的計劃確實是能夠順利實行的，遺憾的是一切都不依常規發展，這便註定了假蛟夢的計劃會失敗。　　而軒轅能夠發現假蛟夢是經過易容的也並非偶然，若是在幾天之前，他或許還真的無法發現這個秘密，但那晚在忘憂谷逗留了一夜之時，歧富所授的小巧之技中便有此一項。因此，他才敢大膽地懷疑蛟夢。不過，替假蛟夢易容之人的易容術顯然極為精練。　　軒轅的隊伍經過了幾個時辰的休整，已是第二天，眾人元氣恢復了不少，但整個隊伍所剩卻只有二十餘人，損失了一大半，不過能夠活着的人都是精英。　　一太早，恭弘=叶 恭弘七便來告訴軒轅，那假蛟夢竟咬毒自殺了，而且沒有從這個人的口中得到一點消息，倒是在他的胸前發現了一個刺青圖案，圖案是一隻怪烏。　　軒轅一下子也愣住了，他也沒有估到這人竟然有如此狠勁，居然咬毒自殺，確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也更讓他增加了一分憂心，若是這人咬毒自殺是他們組織訓練的結果，那可想而知這假蛟夢所在的組織將是如何的可怕，但事到如今，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不過，只憑這假蛟夢能夠如此輕易聯繫上東夷族的人，估計應該與東夷脫不了關係，蛟夢很可能是被東夷人給擄去。　　“去將白夜和姬成叫來。”軒轅沉吟了半晌，才吸了口氣道。　　“我們已經來了，軒轅有什麼事？”白夜諸人顯然已經知道了假蛟夢咬毒自殺的事情，全都趕到軒轅這裏來了。　　“來得正好！”軒轅往營間的地席上一坐，示意眾人也坐下。　　白夜諸人的神情有些憂慮，但卻仍能夠保持平靜，顯然是假蛟夢的死，線索一斷，使他們心中生出擔心的，隋緒，自是擔心蛟夢的安危。　　“我要你們立刻去追上蚊龍和少典神農，要他們暫時不要前往熊城，也不要去常山君子國，因為我們的計劃很可能已經被東夷人所知。因此，你們先叮囑他們隨郎氏兩兄弟去黃恭弘=叶 恭弘族暫住，待看清形勢再動。”軒轅吩咐道。　　“黃恭弘=叶 恭弘族？”白夜奇問道。　　“對，我待會兒寫封信讓你帶給郎二，不過，你們必須小心一個人。”軒轅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　　“誰？”姬成問道。　　“天祭司！你告訴木青大哥，便說我讓他注意天祭司，如果真的出了什麼問題的話，寧可錯殺也不能任由事態發展下去！”軒轅神情肅然地道。　　白夜和竹山諸人一陣錯愕，他們根本沒有料到所要注意的人竟是天祭司，但此刻他們只相信軒轅，對於其他人甚至是有些不敢相信了。當然，天祭司一直是有僑族所尊重之人，一時之間他們仍無法接受監視天祭司的事實。　　“為什麼？”姬成問道。　　“如果我可以告訴你為什麼的話，就會讓你們去對付他了，我只是有一種很不好的預感，不過，你們不能對蛟龍說出我的懷疑，只須對木青兄說就行了。”軒轅沉聲道。　　“那你們呢？”竹山問道。　　“我可能要去范林一趟，然後再往熊城，至於今後我們便由龍族戰士為我們聯繫。”軒轅道。　　眾人一陣沉默。　　軒轅在向陶唐氏方向行走之時，競與柳庄等二十名趕來會合的君子國劍手相遇。顯然是因為這群人未能迫及軒轅的隊伍，也不曾與鬼方的高手相遇，但他們見軒轅和劍奴皆受傷不輕，不由得都吃了一驚，於是一行人返回蓋山氏。　　跛燕與陶瑩相見，似心中有所不喜，軒轅只好安慰幾句，但很快便被興高采烈的蓋危給拉了過去，惟留下兩女相對。　　軒轅卻不明白蓋危為何如此歡喜，奇問道：“是何事讓你如此高興？”　　“首領來看這馬兒，我們想了好幾天，終於造出了一個可以橫放在馬背上固定的東西，這樣騎起來，馬兒奔跑得再快也平穩如舟，再也不用擔心被它摔下來了。”蓋危興高采烈地比劃着，軒轅卻不明白他比劃的是什麼，只好被他拉着一路疾走。　　“好，好，讓我也來試試……”還未走到外面的坡地上，便聽得一陣陣喝彩之聲響起。　　軒轅趕到一看，卻是蓋危的大兒子蓋石在馬背上做了幾個極為驚險的動作。　　蓋石這小於似乎由於父親的遺傳，動作輕靈之極，乾脆利落，倒的確是個可造的人才，軒轅不由得想到了恭弘=叶 恭弘皇和花猛，他覺得蓋石和花猛倒挺搭配的，今後有必要讓花猛好好調教調教這小子，若是能學好神風訣，那定會更妙。　　幾個年輕的小伙子競相上馬，那馬兒通體騮青，腰腿粗壯，異常神駿，軒轅似還是首次仔細打量馬兒。不過，此際馬背之上架起了一個古怪的東西，像是馬蹄的形狀，呈一定的弧度，前後兩端凸起，左右是中間高兩頭順馬背塌下，極為吻合馬背的曲線，這古怪的玩意兒以皮革緊裹，更以兩條長帶扎於馬腹之下，想來是為了將主幹衡在馬背上。而在兩條長帶之上似還系著兩個踏腳的東西，直讓軒轅看得一頭霧水。　　“首領！”眾蓋山氏的人與幾名龍族戰士見軒轅來到，不由得忙呼道。蓋山氏的人也都叫軒轅為首領，顯然已將自己當作龍族戰士的一份子了。　　軒轅向眾人點了點頭，馬背上的蓋石一個漂亮地翻身落下馬來，牽着那青騮馬來到軒轅身邊，興高采烈地道：“首領，看我們為馬兒弄的裝備。”說著伸手拍了拍馬背之上那古怪的玩意兒，又接道：“這東西可還真管用。”　　“是嗎？這是什麼東西？”軒轅伸手摸了摸那以皮革相裹的怪東西，問道。　　那青騮馬見到軒轅，也似手極為歡喜，親熱地以馬頭與軒轅磨擦，還伸出大舌頭舔着軒轅的勝，眾人不由得都笑了起來。　　“還沒起名字呢，不過，這是以唐山軟木雕成的，且用了一層厚厚的皮帛和棉團包了起來，否則若是跑起來定將馬背全都磨破，而包有皮棉，也使人感到更平穩一些。我們正等首領將之起個名字呢。”蓋危微有些自豪地介紹道。　　軒轅用手拉了拉，因兩根長帶子的原因，那怪玩意兒竟貼得極緊，便像是生於馬背之上的怪物，“這帶子是什麼東西做成的？”軒轅望瞭望那非絲非帛的帶子，有些奇怪地問道。　　“這是礱璐皮所製成的，堅韌無比，便是普通刀劍都難斷它，別看這樣兩條帶子，卻足可承受千斤重物。因此，有它綁着這玩意兒，定不會掉下來。”蓋危介紹道。　　注：礱璐，據《山海經》東山經鳧麗山所載，再往山南五百里，叫做鳧麗山。山上多產金礦和玉石，山下多產可以用來針砭的箴石。山上有一種野獸，形狀像狐狸，卻長着九條尾巴，九個腦袋，老虎的爪子，名字叫礱璐，嗚叫的聲音如同嬰兒啼哭，會吃人。　　軒轅似乎有些驚訝地拉了一下那兩根帶子，似乎仍有些彈性，比之牛筋還要堅韌許多。軒轅用腳踏了一下那鐵蹬，整個身子的重量都放上去，但那鐵蹬竟沒有半點變形，可見其穩定性和平衡性的確已經很好。　　“希聿聿……”青騮馬引頸一聲長嘶，聲裂雲霄，高昂之極，眾人皆為此聲馬嘶激得熱血上涌。　　“好！”軒轅一聲長笑，踏蹬而上，一帶韁繩，坐上那古怪的東西，頓覺如坐於虎皮椅上，感覺極為輕鬆。　　青騮馬一感軒轅上背，立刻再次長嘶，撒腿便跑。　　蓋危倒嚇了一跳，青騮馬已自他頭頂一躍而過，如一縷青煙般，瞬間消失在所有人的視線之中，惟留這群人望着軒轅消失的方向靜靜發獃，似乎誰也沒有料到，這青騮馬竟有如此速度，顯然剛才那麼多人騎它之時，只是小跑一陣，根本就沒有顯出其真正的實力。　　“好快的速度！”蓋危有些驚愕地贊道。　　“太好了，真是大好了，如果我們能將那滿山谷的野馬全部抓來，一人一匹，那豈不是可以漫山遍野地跑而無人能夠迫及？那時候，什麼狗屁戰鹿、戰牛，全都要靠邊站了！”蓋石一聲怪叫，歡喜地呼道。　　眾人不由得莞爾，但事實確實如此，以青騮馬的速度，那些戰鹿和戰牛在負人的情況下如何能比？而剛才青騮馬一聲長嘯，連他們都心神搖曳，何況是別的動物？　　蓋危禁不住對未來也充滿了幢憬。　　約摸盞茶時間，眾人又聽到一聲長長的馬嘯，遠處的山坡上出現了一個很小的黑點，很快那黑點又出現在另一個山坡之上，然後越來越大，迅速地出現在眾人的身前，青騮馬與軒轅同時長嘯，馬兒人立而起，兩隻前蹄在空中連踏數踏，氣勢逼人，軒轅更自空中飄落，狀若天神。　　“好！痛快！”軒轅一落地便忍不住歡喜地贊道。　　青騮馬立刻被蓋石牽住，眾人是越看越愛，越愛越看。　　軒轅也愛憐地伸手一拍馬背，喜道：“得此神物，天下誰還能抗衡？我要讓龍族戰士每個人都擁有一匹如這樣的戰馬，那時候縱橫天下誰可匹敵？”　　“恭喜首領能得如此好馬！”眾人見戰馬神駿之狀，不由得都過來道賀。　　“首領給這東西起個名字吧。”蓋危指了指馬背之上的玩意兒，歡悅地問道。　　“橫於馬背安於泰山，它就叫馬鞍吧，而這個踏腳之物自是馬蹬。”軒轅也是興緻勃勃，雄心壯志地道。　　“馬鞍？馬鞍？”眾人低念了幾遍，都欣然地接受了這個新詞。　　“蓋危兄，我要你用它為我帶回千千萬萬頭戰馬，那時候別說址曲，就是整個鬼方我們也可以用馬蹄踏平！”軒轅重拍蓋危的肩頭，語重心長且豪氣干雲地道。　　“首領放心，蓋危定竭盡全力為龍族獵獲到最好的野馬！”蓋危也被軒轅之語澈得熱血上涌，慨然道。　　此時，跬燕和陶瑩竟相攜而來，兩位人比天仙的絕色美女使軒轅和所有人都看呆了，讓軒轅發獃的是跬燕和陶瑩竟似親若姐妹般，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一點芥蒂。　　“你們？”軒轅有些驚訝地問出一半，卻被跬燕打斷了反問道：“我們怎麼了？”　　軒轅望瞭望哇燕那嬌憨之狀，又望瞭望陶瑩似有得色的樣子，卻不明白陶瑩是用了什麼手法使得跬燕如此快地接受了她，但他心中卻極為歡悅地道：“你們還不快過來給我抱抱？”　　跬燕和陶瑩哪想到軒轅所說的竟是這戲謔之言，而且當著這麼多人的面，陶瑩還好一些，但跬燕臉嫩，便有些吃不消了，正要嬌嗔出口，卻被陶瑩一拉。　　“過來就過來，還怕你這暴君不成！”陶瑩毫不在意地道，一拉跬燕，便向軒轅靠來。　　跬燕似乎是因為陶瑩的原因，競也無羞怯地走了過來。　　軒轅自然是大方地將兩女攬入懷中，道：“來試試我的好坐騎。”　　陶瑩當然見過這種神駿之極的野馬，只是她從未想過這東西能成為座騎，不由得為之鵲躍。而跤燕雖然早就試過馬背上的滋味，卻並未試過這般裝備的戰馬，見軒轅興緻如此高昂，也是心動之極。　　“燕姐，你先上！”陶瑩推了跛燕一下，笑道。　　“還是你先吧，我早就試過，我想這頭馬兒與你的青牛定會更有另一番滋味。”跬燕竟客氣地推讓起來。　　“那小妹便不客氣了。”陶瑩說完喜滋滋地接過韁繩，一躍便即上馬背，身形之優雅，只讓眾龍族戰士大聲叫好。　　陶瑩縱韁躍馬而去，惟留下一片塵埃讓眾人觀瞻。　　“燕妹想不想回范林？”軒轅突然問道。　　“當然想，我們什麼時候回去？”跬燕一聽有機會回范林，哪還會不大喜過望？似有些迫不及待地問道。　　“看把你急得，我們明日便啟程。”軒轅打趣道。　　“太好了！”跛燕歡呼鵲躍之中奔向帶馬回馳的陶瑩，讓軒轅大感好笑。　　“太好了，我也要你去給我弄一匹，我那寶貝牛兒送給別人好了！”陶瑩一陣歡呼着自馬背上躍下，急步跑到軒轅身邊，有些撒嬌似地道。　　跬燕卻接過馬韁乘騎而去，也不管陶瑩與軒轅那汞熱的樣子。　　“是嗎？”軒轅向陶瑩好笑地問道。　　“當然，我從來沒見過比它更快更平穩的坐騎，而且這馬兒比我那青牛靈活多了，無論是彈跳還是奔走，絕對是最好的，若是在馬背之上配以長槍，那敵人根本就來不及阻擋便會被挑到一片，長槍配以高速的馬兒，這一擊的力道即使是功力高你一籌的對手，只怕也會吃不消了。”陶瑩贊不絕口地道，在牛背之上，她是一個揮灑自如的高手，若能將牛換成馬，那無論是速度、韌勁，抑或平穩方面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令騎者更將如魚得水。陶瑩是一個慣於乘騎出手的高手，自然會自戰鬥方面去考慮坐騎的用途。　　軒轅和蓋山氏諸人禁不住眼睛大亮，他們還從未想到這馬兒與戰爭的實際聯繫，還未想到將馬兒本身最大的優勢發揮到戰場上去，經陶瑩一提醒，頓時若拔雲見日般一陣明悟。　　“好，乖瑩瑩，你這個想法太好了，我這匹馬兒就送給你，而你便教我的兄弟們在馬上使槍殺敵，如何？”軒轅激動得雙手搭住陶瑩的香肩，歡喜地問道。　　陶瑩一呆，有些不敢相信似地問道：“真的就將馬兒給我了？”　　“當然，你知道你剛才的話有多麼重要嗎？就因你這一句話，我可以訓練出一支天下無敵的大軍，區區一匹馬兒又算什麼？”軒轅仍忍不住激動地道。　　“那你呢？”陶瑩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我可以再去抓幾匹野馬將之馴服，將來我們還會擁有千萬匹戰馬呢！”軒轅雄心壯志地道。　　“不，我還是等你抓回馬兒后再要吧，否則對燕姐可不好交待。”陶瑩狡黠地一笑道。　　軒轅也一呆，旋與陶瑩相視而笑，半晌笑罷，方向周圍的人大聲道：“大家準備一下，我們立刻去獵捕野馬！”　　眾人一聽，不禁一陣歡呼，迅速向城內跑去。　　陶瑩也大喜。

# 第二章 嬌女戲龍

　　由於此番高手眾多，又有青騮馬，因此獵馬行動竟出奇的順利。　　事實上蓋山氏的兄弟們每天都在監視着馬群的動向，軒轅的這番獵馬提議的確正合眾人的心意，是以所有人都極為賣力。　　行動結束，竟了獵回了十餘匹極為神駿的野馬，最妙的卻是青騮馬竟帶回了一匹烏炭似的母馬，此馬全身烏黑髮亮，沒有一撮雜毛，只讓跛燕和陶瑩諸女大喜過望。　　這是蓋山氏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收穫，雖然有兩名兄弟被野馬踏傷，但卻無法掩飾眾人內心的喜悅。　　事實上，眾人久久未曾自與萬馬同奔的壯烈氣勢中回過神來，那確實是一個難忘的記憶。陶瑩和跬燕從來都沒有想過會有這麼一天這麼一場奇遇，眾龍族戰士也大叫不虛此行。　　白天便在這歡喜的氛圍之中迅速過去，軒轅卻決定翌日一早便回范林一趟，他必須將龍族戰士的問題先解決，至於虎恭弘=叶 恭弘和蚊夢的事情也只能先放到一邊。　　以他目前的力量，仍不足以單獨與鬼方或東夷抗衡。　　陶瑩自然不願與軒轅分開，何況她自陶唐氏私自跑出來已得了陶基的默許，更是沒有任何顧忌。　　軒轅此刻的傷勢已經痊癒，劍奴的傷勢也已好了個七七八八，沒有什麼大礙。　　晚上的狂歡進行到二更便已接近尾聲，跬燕似於是想到明日便可以回家見親人，因此極乖，早早地便睡了，倒是陶瑩和軒轅諸人沒有多大的睡意。　　軒轅曾聽說陶瑩有早睡的習慣，今夜竟快近三更了仍不休息，不由奇怪地湊過去問道：“瑩瑩，你怎麼還不休息？你不是習慣早睡嗎？”　　陶瑩卻白了軒轅一眼，沒好氣地道：“燕姐將你交給我了，你不睡我敢睡嗎？”　　軒轅一聽可真樂了，厚着臉皮小聲問道：“那便是說瑩瑩今天會伺候我睡覺噦？”　　“去你的吧！”陶瑩終於臉紅了，旋又“撲哧”　　一笑道：“難道我還會怕你不成？”　　軒轅心頭大動，一把摟過陶瑩，笑道：“好，這可是你說的，那咱們現在就去睡覺好了。”　　陶瑩大窘，欲推開軒轅的怪手，但卻無能為力，半晌，才急促地喘息道：“給我留點面子好嗎？”　　軒轅大感好笑，改牽陶瑩的柔荑，問道：“這樣行了吧？”　　陶瑩溫馴地點了點頭，只好迅速自混亂的場面中抽身退出，心中卻充滿了異樣的刺激。　　跛燕果然並不在軒轅的房間中，而是在她自己那個單間里，這是蓋山氏為軒轅所獨設的一個小院，本來劍奴也住在這個小院中，但今日劍奴也知趣地退出了，如今這個院子中，大概只剩下軒轅及鄰間的跬燕。　　院子並不大，但卻有一道上牆相隔，院子之間植奇四棵大樹，地處蓋山氏住戶的正中心，也算是極為清幽了。　　房間早有人為之點亮了火把，蓋山氏的人對軒轅的照料極為細心，這一點是勿庸置疑的。每天都會將房間打掃得十分乾淨，那石木結構的牆壁和屋頂也清理得很潔凈，床上更是鋪得軟綿之極，這本就是蓋山氏最好的房子。　　屋子之中惟剩下軒轅與陶瑩相對。　　“好瑩瑩，他們已經準備好了沐浴之水，你要不要一起來？”軒轅一把摟住俏臉通紅的陶瑩，柔聲問道。　　“不，不，不！”陶瑩忙推開軒轅，有些慌亂地道：“你去洗吧，我在這裏等你好了。”她似乎已經意識到了什麼。　　軒轅不由得歡笑着獨自行入浴室，他知道陶瑩仍然臉嫩，不宜太過相逼。　　軒轅自浴室中出來，陶瑩卻已經不在房中，門卻是開着的，他不由得微訝，而此時卻聽得跬燕的房間里傳來了一陣低語之聲，他哪還不明白陶瑩去向跛燕求助去了？不由得暗笑，只穿了一襲短褲便出門推開？跋燕的房門。　　“誰？”跬燕和陶瑩似乎都嚇了一跳。　　“還會有誰呢？你們倆今晚誰陪我？”軒轅反問道。　　“當然是瑩妹了。”跬燕擁着薄被坐起，露出無限嬌好的上身，春光入目只讓軒轅慾火大騰。　　陶瑩乍見軒轅赤身而進，臉兒更燙，竟不知道該說什麼。　　“瑩瑩還不快過來？”軒轅快步走過去一把拉住陶瑩的手，跬燕卻“咯咯”笑了起來，道：“看我們這麼急色的夫君啊，瑩妹，今晚他就交給你了。”　　“誰說的？今晚你也不能少。”軒轅真的做出了副色急之狀，將陶瑩橫抱而起，卻放到跬燕的軟榻之上，而他更不客氣地爬上了大榻。　　“不，不，不行……”陶瑩慌忙坐起。　　跬燕卻一下子把陶瑩摟住拉倒在床，笑道：“好夫君，快對瑩妹使壞！”　　陶瑩大窘，羞急地抗議道：“門……門還沒關上呢……”　　跬燕和軒轅不由得大感好笑。　　軒轅並沒有真箇睡着，雖然剛才抵死纏綿，但他並沒有半絲疲勞之感，反而更覺得心神飛躍。他想到了雁菲菲和那已出世卻未曾見過面的孩子，心中便有一絲說不出的歉意。他在異鄉風流快活，惟雁菲菲獨守姬水凄苦無依，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飛回姬水河畔，將之摟在懷中抵死纏綿。可是，現實卻不允許他這樣做，而且也是不可能的，自此地回姬水沒有一個月的時間絕無法抵達，或許有了青騮馬之後，可將時間縮短半個月，可是半個月的時間確會發生許許多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惟望木青能替自己跑一趟。　　他決定日後一定要加倍補償她母子倆。　　陶瑩和跬燕皆如八爪魚似地將軒轅纏着，都睡得極沉。想到兩女剛才在身下狂呼亂叫的俏模樣，軒轅不由得再次涌動起一股強烈的慾望，忖道：“若菲菲能在這裏便好了，或是瓊兒和褒弱。是啊，燕瓊和褒弱現在怎樣了呢？她們會不會跟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他們一起去范林呢？還有桃紅。桃紅最善解人意了，而蛟幽何嘗不善解人意呢？”想到蚊幽，軒轅心中一陣隱痛。　　“唔……”跬燕翻動了一下身，似乎是被軒轅再次升起慾望時的生理反應給驚醒了，但卻故意閉眼裝作未醒之狀。　　軒轅怎會不知跛燕已醒？只憑她那逐漸發燙的胴體便可清晰地感覺到，但跬燕既裝沒醒，他也故意作夢囈狀逼道：“燕妹，我要你……你……”說話間，一隻手不經意間搭上薄被之下跛燕那豐腴而堅挺的乳房之上。　　跛燕的身子忍不住顫了一下，顯然以為軒轅只是在做夢，說夢話，但仍忍不住被激得情慾奔放，渾身發燙。一對玉手禁不住在軒轅那剛鐵般結實凸起的肌肉上輕輕移動，想着剛才所帶來的快樂，更是慾火無壇自控。　　當跬燕的手摸到軒轅下體那根堅挺之物時，軒轅也再也無法裝傻了，身子輕翻，在跬燕未來得及驚訝之時，便已堅挺地進入其火熱的體內。　　“唔……”軒轅的動作實讓跤燕有些意外，但卻只有欣喜，輕哼一聲，便反將軒轅抱得更緊。　　軒轅想到那可憐的雁菲菲，禁不住對身下跛燕的動作更為猛烈。　　狂風暴雨中，跬燕再也控制不住地狂呼亂叫起來，如身墜雲端霧裡，只知道拚命地迎合著。　　軒轅卻有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感受，他竟感到體內那股並不屬於他的生機再一次活了過來，並隨着身體運動和精神的刺激變得狂野，卻並不對身體有任何的衝擊，而腦子似乎更為清晰，甚至似感應到一個遙遠的地方有人在呼喚他、思念他，心神彷彿飛越到了另外一層空間之中，寧靜、平和、空蕩而又虛渺。　　周圍的一切都變得更為清晰，每一寸肌膚都似乎可以捕捉到來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思感更已越出這春意盎然的屋子，向四面八方延伸。院子外的東西也似乎變得實在起來，包括鄰院中熟睡之人的呼吸聲，蟲蟻的爬動聲，數十丈之外馬兒的鼾聲，風聲……。一切的一切都顯得那麼清晰。　　軒轅更知道，陶瑩醒了，不僅醒了，更似乎也再次春情勃發起來，在跬燕銷魂蝕骨的聲音刺激之下，若再不醒來且不動情，那實是騙人。　　軒轅在跬燕狂哼一聲之時，以最快的速度翻上陶瑩動人的胴體之上。　　“不要！”陶瑩象徵性地伸手擋了一下，軒轅已再一次進入了她狹窄而火熱的體內。　　陶瑩早已春，隋勃發，哪堪如此刺激？也不知天高地厚地迎合著，似乎忘了自已是剛經人道的處子之身。　　兩人火熱的激情以最狂野的形式演繹出來，響起了急促的喘息聲、呼哼聲，若院子中還有人，一定能夠聽得一清二楚。　　軒轅從未找到過今日這般感覺，心神竟可以完全與慾望分開，去感受另外一片天地。雖然往日在歡好之時靈覺會強上許多，但卻從沒有像這次一般似已超脫時空，對遙遙存在的精神異力也似乎可以感覺到，；可以說他的整個在此時已分成了三個部分――精神、思感和肉體。這一切都分得如此清晰，像是完全脫離了三個不同的個體，但又以他為中心緊密結合起來。　　突然，軒轅身子一震，陶瑩已陷入了一種瘋狂的興奮中，幾到半昏迷之狀，自然感覺不到軒轅的異常反應，只是仍瘋狂地迎合著。　　軒轅驀地加劇動作幅度，陶瑩叫得更響，但很快如一灘爛泥般軟倒在榻上，四肢卻仍死死地纏住軒轅。　　“寶貝，好好休息，我先出去一會，立刻回來。”軒轅拉開陶瑩相纏的玉臂，親了香汗淋漓的陶瑩―口，柔聲道。　　陶瑩乖乖地點了點頭，此刻她連動一根手指的慾望都沒有了。而跬燕也是疲憊之極，竟已沉沉睡着了，陶瑩那麼粗重的喘息和呼叫竟也沒有喚醒她，可見這幾場大戰確讓她夠累的。　　軒轅順手摸了跬燕几把，披衣而出。　　他的思感一直在延伸，竟可以在情慾之外仍可保持這般高度的靈覺，實讓他感到極為歡喜，不過，他的感覺一直緊鎖着二十丈外的一棵古樹。　　月色昏黃，軒轅腳步加快，當他身形出現在院外之時，那古樹之上一道黑影卻向山下電射而去。　　軒轅無法看清那人的面目，或許是因為一開始這個人便未曾與他照面，但這個人能夠感應到軒轅發現了他，單憑這一點，便可知此人絕不簡單。　　軒轅並無意追趕，他只是擔心跛燕和陶瑩的安危，若在平時，陶瑩自保應沒有任何問題，但現在卻不行，只怕被人抬走了也不知道，所以他駐足沒有追擊。　　那黑影才掠出十餘丈，也突然停住身形，他似乎感覺到軒轅無意相追。不過，他的停身卻並不是因為這些，而是因為他的前方靜靜地立着一道人影。　　強大的殺氣讓他不得不駐足。　　“朋友何必如此來也匆匆去也匆匆呢？不如入內一敘吧？”那擋住神秘人去路的人正是劍奴。　　事實上，幾乎沒有多少人比劍奴擁有更好的警覺性，當初軒轅和帝恨偷上東山口之時，在劍奴面前似乎根本無法遁跡。　　而劍奴那超凡的警覺性正是留守東山口的必備條件，此刻他能警覺這神秘人的存在並不意外。　　軒轅悠然吁了一口氣，有劍奴出手，他會省去許多心思。　　那神秘人對劍奴攔截在他的前方似乎感到極為意外，但他卻知道，以他一人之力，若是繼續呆在這裏必會是死路一條。若引來了其他高手圍擊，他哪還有命在？何況尚有一直立於坡頂的軒轅虎視眈眈。想到這裏，他不由低吼一聲：“好意心領！”便夾着一股強風向劍奴撲到。　　劍奴冷哼出劍，雖然他感到眼前的對手絕非一個好對付的角色，但這更激起了他的鬥志，而且他似乎完全明白這神秘敵人的心思。因此，他絕不會讓其達成走脫的願望。　　軒轅的身子禁不住一陣輕震，腦子之中竟湧起一股熱血，是因為那神秘人的聲音太熟悉了，哪怕對方便是化成灰，他也不能忘記這聲音，但他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不由一聲悲嘯，殺機狂涌地冷喝道：“想不到你居然還沒有死，今日我就讓你這惡魔永不得超生。”　　“叮……”劍奴與那神秘人抗擊了十餘招，雙方都奈何不了對方，但那神秘人自是不可能逃脫了。　　“讓開！”軒轅如風影一般插入劍奴和那神秘人之間，向劍奴低喝道。　　那人竟猛然倒退三步，是因為來自軒轅身上那股濃烈如酒的殺意，使夏末的夜晚變得涼意逼人。　　神秘人蒙面的黑巾無風自動，倒像他的鼻翼間是一個風箱。　　“地祭司，摘下這些沒用的掩飾受死吧！”軒轅的聲音犹如自千年冰窯中傳出。　　那神秘入的眼裡閃過一絲懼意和驚訝，雖是在黑暗之中，但卻無法瞞過軒轅的目光。　　軒轅未語，目光卻投上了深邃而無法揣度的天空，像是陷入了一個遙遠的空間之中。　　月光昏黃而朦朧，那半圓的實體如一塊咬碎的銀盤，淺色的雲，深色的天，幾點星光寒寒地閃爍着，使得夜幕更加深沉。　　殺機，如一道寒流，浸過每一寸虛空，軒轅昔日心頭的每一點記憶都化成涌動的思潮，沉重地漫過每一個細胞成為無法抹去的仇恨。　　這一切，就只因為一個人――那就是眼前的神秘人地祭司！　　軒轅絕對可以肯定眼前之人便是有僑族曾經的地祭司，也即他為之隱忍了十年的大仇人，只是他完全沒有料到會在這裏遇到這個大仇人，而且身中劇毒“沸靈子汁”，居然沒死。　　這或許是天意，軒轅的目光自天空中緩緩回落至地祭司的身上。　　神秘人一陣怪笑，伸手揭下自己的蒙面黑巾，露出一張蒼白的臉龐，正如軒轅所猜，此人正是有僑族的地祭司，只是比之一年前已經消瘦了很多，而且面目更為陰沉。　　軒轅笑了，是殘酷而冷厲的笑，此刻他再非昔日的軒轅，要殺地祭司只是輕而易舉的事，但他卻要讓地祭司慢慢地死去。十年的仇恨，若是讓對手痛快地死去，那實是太過便宜他了，是以軒轅的笑容很殘酷，也讓人心寒。　　“小子，今日老夫之來並不是與你搏命的。”地祭目突然淡淡地道。　　“但今日我卻定要取你狗命。”軒轅不屑地道。　　“哼！”地祭司悠然放鬆，竟似乎完全不在意軒轅會對他發起強大的攻勢，進行一舉將之擊斃，事實上，軒轅也有這個能力。　　軒轅心中微感訝異，但仇恨在他心中已根深蒂固，無論地祭司怎麼表現都不會消除他心中的恨意。　　不過，他並沒有立即出手，他倒要看看對方能夠弄出什麼花樣來。　　“我想與你進行一場交易。”地祭司一副不怕軒轅不上鈎的樣子，悠然道。　　“你認為你有與我談交易的資格嗎？”軒轅冷然反問道。　　“交易是不講資格的，只要有足夠的條件。”地祭司似乎明白自己的武功與軒轅有一段差距，是以他的態度表現得極為溫和，沒有絲毫的慌張，讓人覺得他的確有恃無恐。

# 第三章 鬼方祭司

　　軒轅眉頭一掀，眼中厲芒暴射，冷笑道：“看到你，任何交易我都提不起興趣，無論你的條件如何，我只須送你下地獄，自會有人再來找我談，所以你就受死吧！”　　地祭司大駭，軒轅說打便打，而且竟不讓他將話說完便已出招，在刀光亮起之時，他禁不住大喝一聲：“且慢！”　　軒轅的刀頓住，卻只距地祭司咽喉三寸許，若是軒轅稍一用力，地祭司便立即身首異處了。　　軒轅目光冰冷得不含半點感情地瞪着地祭司，殺機不減地道：“我可以讓你在死前說兩句話！”　　“難道你不想聽聽是什麼交易？”地祭司身上滲出一陣陣冷汗，急問道，剛才他竟沒有出手，事實上他在心神鬆弛的狀態下根本就來不及出手相阻軒轅這一刀，因為刀速實在太快，而且全無徵兆，話音一落，便已至他面門，他如何能躲？　　“一句！”軒轅聲音冷得刺骨。　　地祭司臉色頓時更加蒼白，他明白軒轅殺他之心是如何堅決，幾乎沒有任何人可以改變。他禁不住深深吸了口涼氣，感受着刀鋒散發出的寒意，道：“我知道蛟幽在哪裡！”　　軒轅渾身一震，殺意銳減，難以置信地盯着地祭司，鋒銳的目光幾乎深深地透入了地祭司的靈魂中。　　地祭司幾乎無法承受軒轅目光帶來的壓力，那深邃鋒銳的眼神像是撕裂了現實的宇宙，將他引入了一個讓他驚懼的世界，犹如赤身立在洪荒大漠之中，那種孤獨使他感到一陣陣絕望。　　地祭司實難相信這是人的目光，禁不住合上眸子，不敢與軒轅對視，但卻隱隱感到軒轅的目光如一柄冰刀般劃在他的臉上，但利刀卻並未割開他的咽喉。　　當然，地祭司絕不會傻得以為軒轅肯放過他，只不過是軒轅被他的話給鎮住了，這隻是暫時的。　　“她在哪裡？”軒轅冷然問道，聲調沒有半點緩和。　　“我可以告訴你，甚至可以將她送到你的身邊，但這隻是交易的一部分，如果你不答應我的交易，我絕不會告訴你！不過，我也不防將我的籌碼說出來，那便是你的親生父親和你最愛的人蛟幽！”地祭司此刻是有恃無恐了，自軒轅的話語中不難聽出，他對蛟幽仍是情深意切。　　軒轅再次掩飾不住內心的震動，目射奇光，半晌才微微於息內心的震蕩，問道：“我父親是誰？”　　軒轅的語氣平靜得讓地祭司有些驚訝。　　“如果我以這兩個條件交換，你認為這筆交易可做否？”地祭司不答反問道。　　“說吧，你想向我交換何物？”軒轅收回利刀，吁了口氣，淡然問道。　　“河洛圖書！”地祭司目光之中閃過一絲神彩，悠然道。　　軒轅並不吃驚，只是冷冷地回答道：“我並沒有什麼河洛圖書。”　　“但是你一定可以拿到它。”地祭司肯定地道。　　“哼，你也太高估我軒轅了。”軒轅有些不以為然地道。　　“如果連你也得不到河洛圖書的話，只怕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外人可以得到它了。”地祭司也對軒轅的話不以為然。　　“別忘了尚有東夷和三苗在虎視眈眈，且不說你鬼方，你又憑什麼認為我可以獨得河洛圖書？何況你們也太小看龍歌和聖女鳳妮了。”軒轅漠然道，“我自然不會忘記他們，更不會小看龍歌和聖女鳳妮，但是我不相信他們能夠斗過你。事實上，我沒有必要與你在這個問題上爭執，我要的是河洛圖書，你要的是完好無損的蛟幽和生父，我不管你用什麼手段，只要能奪得河洛圖書，他們便會重歸你的身邊！”地祭司冷然道。　　“我想知道我的生父是誰？我怎麼知道你不會只是在耍花招？”軒轅殺機再起，冷然問道。　　“我可以告訴你的生父是誰，但你不要枉想可以救出他。其實，這在有僑族中並不是什麼大秘密，稍稍年長之人都清楚。你的生父乃是少典王虎恭弘=叶 恭弘，而少典神農乃是你同父異母的兄弟！”地祭司淡淡地道。　　“什麼？！”軒轅不敢置信地愕然驚問道。　　“正因為你的父親是有僑族的世敵虎恭弘=叶 恭弘，所以你爺爺才會被氣死，甚至不再理會你母親，族人也緘口不提此事。而蚊夢更是對虎恭弘=叶 恭弘恨意深種，因為他也曾喜歡你的母親，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問蛟夢。假如我沒有猜錯的話，木青那小於應該也是知情者，至於其他的毛頭小於便如你一般不得而知了。”地祭司吸了口氣悠然道。　　軒轅感到一陣難以適應，虎恭弘=叶 恭弘竟是他的生父，少典神農竟是他的親哥哥，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啊，這一切來得竟是如此突然，幾乎讓他一時之間無法接受。這十餘年來，他無時不在期盼着得知生父的消息，但一旦突然得知，卻又有些無法適從。　　地祭引艮想殺死這個可怕的對手，但是他卻不敢動手，儘管此刻軒轅有些魂不守舍，可是他根本就不敢冒這個險，一個不好，可能真會將自己的命給陪進去。因為旁邊尚有劍奴虎視眈眈，剛才他試過劍奴的武功，應在他之上。　　劍奴只是因為傷勢未愈，否則以地祭司的武功實不是劍奴之敵。　　當然，軒轅此際雖然心神已亂，但並不代表他沒有反擊之力，地祭司早知道軒轅的傳聞，便連鬼三和曲妙、土計這般絕世高手也在軒轅手中吃了虧，他哪還敢去冒險？　　“你究竟是什麼人？”軒轅突然問道，神情又恢復了極度的冷漠。　　地祭司不由得一怔，但旋即明白軒轅所指，不由笑道：“我乃血鬼部二首領，鬼三的大師侄是也。當初正是我師叔鬼三救了蛟幽，更是由我將蚊幽帶回鬼方，我也沒有隱瞞你的任何必要。蛟幽此刻便在葷育宮，只要你一得河洛圖書，我們便可一手交人、一十交貨，這可算是公平交易，就算你獲得其中之一，也可與我交換其中一人，這想來已是夠對得起你了。”　　“好，你滾吧，今日便饒你一命，但我也絕不會放過你的！”軒轅沉聲道。　　“哈哈……”地祭司笑了笑道：“在交易完之後，我們便是生死大敵，那時候我也不會放過你，而我更非一個有仇不報之人！”　　“休要羅嗦！若是我得到河洛圖書會讓人與你聯繫的，在這期間你們如找上門來，我也照殺不誤。若蛟幽和少典王有個三長兩短，我發誓定將鬼方趕盡殺絕！”軒轅冷冷地道。　　地祭司不屑地一笑，他自不相信軒轅的話，事買上軒轅還沒有這個能力。不過，他不屑爭辯，轉身便向山下掠去。　　“聖王！”劍奴有些擔憂地叫了一聲。　　“回去休息吧。”軒轅吸了口氣道，此時蓋山氏的許多人也都被驚醒了，但見軒轅和劍奴回來，也都不明所以地再去休息。　　次日，范林那邊竟調派了百餘名戰士前來蓋山氏，想來是收到軒轅手諭，便立刻派人來了。軒轅留下一半人，而他自己則領着另一半剛來自范林的龍族戰士及郎大這群戰士和柳庄、劍奴諸人護着蓋山氏的老小婦孺前往范林，也有些婦人並不願意離開，這自然由她們自己決定。　　軒轅同時派出十名君子國劍手帶着他的手諭前往常山，讓百合、丁香和思過諸人配合陶唐氏的百名工匠興建大奉營，加強防範。當然，保護好常山的根據地自然也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那亦是他將來征戰天下的本錢之一。　　軒轅在回范林途中還帶着陶瑩去了一趟忘憂谷，請求木神說親，而後也順道去陶唐氏向陶基和唐寬及陶瑩眾娘親問好，陶瑩也只好跟着相陪。　　陶唐氏眾人自是歡喜，幾乎已經認定了軒轅這個乘龍快婿。事實上，軒轅近來的影響的確很大，使得陶唐氏這群不甘寂寞的人也看到了一些曙光，便連三苗的顛臾大土祭都對軒轅另眼相看，可見軒轅確有過人的魅力。何況陶唐氏的一些長者們早已暗地里接受了軒轅，只憑軒轅當日在酒席間所表現出來的風度就讓他們為之折服，且又有木神在背後撐台，如此人物，實當得陶唐快婿。　　當然，陶瑩私隨軒轅而去讓人有些驚訝，這個平時嬌弱的二小姐竟有如此決斷，且毫無嬌女之弱質，實讓眾長者感到欣慰。　　陶基似乎對陶瑩極為放任，便是陶瑩欲隨軒轅去范林也不相阻，反而遣數名高手護送，實讓軒轅感到有些意外。　　不過，軒轅心中大喜，這等於得到了陶唐氏的公然支持，自是一件大喜事。　　陶瑩更帶着軒轅來向陶宗陪禮道歉，當日軒轅在忘憂谷外與陶宗比武勝出自是得罪了這個驕蠻的人物，但陶宗卻是陶瑩的親叔叔，軒轅這個未來的嬌婿怎能不來陪禮道歉？儘管當時他並沒有錯。　　陶宗對軒轅確是有些恨意，但被他寵壞的侄女拉着軒轅來道歉陪禮，他自是沒法拒絕，且軒轅一副孺子可教的樣子也讓他心間之氣消了不少，再加上陶瑩在旁邊一個勁地撒嬌逗笑，很快便將兩人之間的不快給化解了，到後來，幾人都像沒事人一般。　　軒轅很感激陶瑩如此做法，這使他在陶唐氏再無後顧之憂，他也越來越發現陶瑩心思極為細密，聰慧異常，更能將情理與大事結合得極好，能得如此一位嬌妻，軒轅的確是應值得慶賀。　　眾人在陶唐氏呆了一日，便直取范林，一隊人馬聲勢不小，所幸洪荒中無處不是叢林，在這地廣人稀之地，這兩百餘人的隊伍也不是很張揚。　　軒轅此刻有絕對的信心應付路上可能發生的變故，因為真正的高手和幾大部族的真正實力全聚集在有熊族的十大聯城外，還有誰會派大量人馬前來對付他們呢？更不會有人有太多的閑情來與他糾纏。龍歌在這關鍵的時刻已成了焦點，有熊族內外都在關注着這位一直都未曾露面的王子。　　而此刻，軒轅與鬼方似乎勉強達成了一個協議，雖然地祭司的話不能全信，但也不能不信。因為這是極可能的，鬼方此刻只想全力對付有熊族，可以說是無暇分神對付軒轅。如果能夠將軒轅穩住或是拉攏他來助己方成事，自是最理想的結果。否則，有軒轅在中間橫插一手，會讓鬼方大傷腦筋。　　地祭司知道軒轅在蓋山氏，很可能是在址曲人那裡得到的消息，因為蓋危曾是址曲人所獵殺的對象，而上次蓋危卻與軒轅一起對付址曲人，這讓址曲人猜到軒轅可能與蓋山氏的關係。　　事實上，地祭司的表現不似作偽，若是仔細一推敲，地祭司所說的可能是事實，當日蛟幽從劍鋒墜入神潭，那個角度和方位正是鬼三自山壁間飛出與歧富交手的角度，而以鬼三的武功要接住飛墜而下的蚊幽也並非不可能。鬼三在神潭邊苦苦守候了神龍二三十年，而地祭司則一直潛伏於有僑族中，兩人同屬鬼方部，若說沒有聯繫那才是怪事。如果事情真如地祭司所說，兩人是同門關係，那就更合情理了。因此，地祭司所說蚊幽仍存於世上，這是一件很有可能的事情。　　虎恭弘=叶 恭弘竟是他的生父，這讓軒轅有些難以接受，或許是與自己想象中生父的形象差距太大，這才使軒轅感到有些難以接受，但他可以向有僑族人證實是否屬實。　　當軒轅得知自己與虎恭弘=叶 恭弘的關係，不禁對被擒的虎恭弘=叶 恭弘多了幾分關心，畢竟血濃於水。當然，此刻一切都得從長計議。　　龍歌果真早已回到了熊城、那是在軒轅回到范林十日之後所得的消息。當然，自熊城將消息傳到范林本需數日時間，因此可知龍歌在熊城公開露面是在軒轅離開陶唐氏六七天之後。　　所有守候在有熊十大聯城之外的人都守候落空，氣得各方高手與有熊族大戰了幾場，因各方高手雲集，有熊族連連戰敗，損失了近千戰士，嚇得有熊族人緊守城門，不與鬼方、東夷高手應戰。　　護送龍歌回熊城的三路人馬除少典神農那一路似乎突然失蹤了一般，其他的兩路人馬幾乎全軍覆滅，各自只剩下十餘傷疲不堪之人被接入十大聯城，實力大弱，這對龍歌的打擊的確不小。　　鬼方和東夷兩部高手在十大聯城之外聚集了數千戰士，一些分散在路途的高手也陸續匯聚而至，更難得的是鬼方和東夷竟聯合相互呼應，這使熊城處於了威脅之中。不過，由於十大聯城依憑天險，易守難攻，鬼方和東夷兩部的高手也難奈其何。　　只要十大聯城堅守不失，真正能夠起到作用的，或許只有鬼方和東夷的少數高手而已，因為絕大部分的戰士根本就不可能進得了十大聯城，即使能自十大聯城之間的間隙地域趕到熊城之下，也將遭到兩頭夾擊的後果，這將是誰也不想見到的，也沒有人會料到出現什麼樣的結果。是以，一切的力量都是聚中在十太聯城之外。　　也因龍歌出現在熊城之中，使護送尤歌回熊城的幾路人馬成了鬼方和東夷泄憤的對象，因此，他們的死傷便不可避免地加重。　　軒轅安排好了龍族戰士的整體格局，提出了整個發展的規劃。他要龍族戰士在穩定保持實力的基礎上，分頭髮展實力，但一切都以隱忍為主，盡量避免太露風頭，正所謂戒急用忍。　　同時軒轅又告誡眾頭領，在這紛亂四起的情況下，多施柔懷手段，以威德服人，採取與各大小部落聯盟或吞併的方式，才能得到穩步的發展。　　貳負的確是個很好的助手，在桃紅相助之下，竟將范林打點得有聲有色，氣象萬新。又挑選出各依附部落中的人才，集體出謀划策，其成就的確是不同凡響。　　來到范林，軒轅才真的完全放下了一顆心，貳負已將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條，再加上從各部落依附的玄計、苦心、滅靈這三個智囊相助，他幾乎可以使范林穩如泰山。　　當然，范林中的好手還得防備渠瘦高手和花蟆凶人的侵襲，這些人在沼澤中比任何強族都具威脅。　　軒轅更調派數人去青丘國，欲與丘犍聯合，只有將沼澤地帶中的花蟆人和渠瘦人全部清理掉，才能確保他們在沼澤之中行動的安全。　　在范林之中，軒轅只呆了一個月的時間，相比外面那紛亂的局勢而言，這當然是一個不短的時間。　　這一個月之中，軒轅調集了散落各地的部落首領和主要頭目，商議了許多大的決策問題，同時也無私地將一些殺傷力強、簡單易學的武功授於眾龍族戰士，他更受獵豹、凡三和花猛幾人那密切的配合所影響，創出了幾種聯手合擊之法，這可以使武功高於已方數倍的敵人也占不到半點便宜。當然，在武器方面，自也借用了凡三的飛刀。　　凡三自是樂意做師傅去教這群好學的弟子，更是為自己的絕技得意非凡。　　事實上，這種合擊的方式很有效，便連土計也吃了大虧，應付得手忙腳亂。而且這些龍族戰士都練習過神風訣上的絕學，雖只通皮毛，但在行動之利落方面並不輸給許多高手。正所謂“招無不破，惟快不可破”，只要速度跟上來了，威脅也便會大增，這是絕對不可否認的。　　龍族戰士有兩大優勢，一是在水中可謂是所向披糜，二是整體的行動速度快如疾風，所以這群人可成為來去如風的奇兵，在必要的時候給敵人最意外的一擊。而且這群人的體力在每天的強化訓練之下，都可以達到超一流的水準。無論天晴下雨，都會毫不例外去做抵抗急流的練習，從而使每個人的身體抗衝擊力都絕對可算是一流的。　　木神是個陣法大家，軒轅在忘憂谷雖只呆了一個晚上，但也學到了幾個簡單的布陣方式。所以，他能夠將獵豹諸人所給的啟示立刻用到陣法上，而創出眾人合擊的陣式。　　這些陣式可以任意變通組合，可大至百人，小至三四人，這使得龍族戰士的整體協調性更緊促，也更靈活。　　當然，這些自不是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之中便可以完全掌握好的，但這一個月的時間足夠讓他們掌握竅門，以後有的是時間練習。　　而這一個月之間，眾多的高手都聚於范林，將自已的武學心得相互交流切磋，使得眾人啟發不斷，更凈自己的弱點進行改良，甚至合創出一些新的武功，可謂是花樣層出。　　事實上，人類的進步便是以這種相互交流、相互改進和一種開拓創新的精神為主體的，特別是數十上百的武學高手聚在一起，各抒己見，若能聚合其中幾個人的優點也能夠開創出一派驚人的武學。因此，這一個月的時間，對於尤族的每一個人而言，是一個精彩的轉折點，更是一段不能抹去的深刻記憶。

# 第四章 強存弱亡

　　當軒轅再次回到常山君子國之時，已是離開癸域兩月之後。　　此次回君子國，軒轅帶了六十餘名高手，包括柳庄這二十名優秀的一流劍手，獵豹、花猛、恭弘=叶 恭弘七等七人，另外還有劍奴、桃紅、陶瑩及幾位陶唐氏的高手，再則就是龍族的近三十名好手。　　跬燕因舍不得跬螞和眾族人，是以決定留在范林等侯軒轅。　　軒轅身邊的這六十餘名高手的實力足以讓鬼方和東夷重視，眾戰士無一不是以一敵百的精銳好手。　　君子國此刻是一派欣欣向榮之狀，經過近兩個月的修建，已經初具規模，而陶唐氏的工匠們更是建出了一些美崙美奐的行宮，大寨雖無東口山原來的君子國氣勢雄偉，但也是十分不俗。　　在常山，木石全不缺，人力也不少，依山而建，實不是一件什麼難事，而且每位君子國子民都充滿着鬥志，能得陶唐氏之助，又因軒轅的改革，使得每個人頹意盡去，更有許多曾走散的君子國子民重返族中，還有附近的一些獵戶和小氏族依附，其規模和人員也增了不少。　　依軒轅所囑，那群來助雅倩的東夷高手個個盡被誅殺。那群人到死也沒有想到，雅倩竟調轉槍頭來對付他們。因此，對付那群人根本就未曾費什麼力氣。　　桃紅和雅倩本為同門，誰也沒想到竟都因為軒轅而背叛了狐姬，她們再次相見確實是極為歡喜，相立之間也更為坦誠。不過，她們心中很清楚，狐姬絕不肯輕易放過她們，當然，她們並不害怕。　　君子國中的高手極多，是以，這段日子雖然熊城之外高手雲集，卻沒有多少人願意前來招惹君子國，那並不是害怕君子國，而是因為不願作無謂的衝突，而給有熊族或對手揀了便宜，且陶唐氏擺明支持君子國，就算有人願得罪君子國，也不敢得罪陶唐氏那數千精兵。是以，這段日子來君子國倒未曾受到外在的影響。　　不過，君子國對有熊族十大聯城之外的消息卻得知了不少，這裏到十大聯城只有两天路程，是以獲得消息並不難。　　軒轅此次帶來的好手中有來自韓雁和始鳩兩部之人。　　注：始鳩，據《山海經》海內東經記載，始鳩生於海中，在轅厲國的南邊。　　另注：韓雁和始鳩，難以斷定是國名或是鳥名，如果是國名，則應在海中的島嶼之上。不過，本書所說韓雁和始鳩兩部卻是在渤海之畔，詳細地址則無從考察，或與鳥夷所住相近，也可能與萊夷或禺夷兩部相鄰，讀者也不必深究。　　韓雁和始鳩兩部之人極檀養鳥，更擅養傳信之鳥。韓雁部的那名戰士身邊便帶了幾隻訓練有素的鴻雁，緊急之時可以鴻雁傳書告怠。始鳩部的戰士也具有同樣的能耐，更是刺探情報的高手。只是因為這兩部的實力單薄，受盡了東夷的欺壓，更被東寅收為鳥奴，後龍族戰士大破禺夷部，於是也就讓韓雁和始鳩兩部解放出來，而這兩部也立刻依附了龍族，此刻剛好為軒轅出力。　　與此同時，軒轅已讓郎大派人自蓋山氏送幾匹戰馬來，同時也準備讓君子國派兩百名好手去將新近由蓋山氏捕獲的百餘匹野馬運到常山，皆因蓋山氏的力量實在太過薄弱，若是有敵人去搶馬，他們實沒有能力保護好這麼多的馬匹。不過，此刻那群龍族戰士一個個都能熟練地掌握控馬之術，他們更像是一群來去如風的野馬，甚至連蓋山氏的老巢也不回，只是在野外紮營，逐着野馬群而棲。　　乘着戰馬捕野馬的速度顯然快多了，他們的馬群迅速漲大，而如何訓練這些野馬適應戰爭也並不是一件難事。　　軒轅到常山君子國的第五天之時，蓋石便送來了三十多匹膘健的戰馬，這讓君子國的於民大開眼界。　　不過，此時的三十多匹戰馬都配有精製的馬鞍，軒轅的那匹青騮馬也不例外，聲勢極為不同。　　蓋石解釋這便是訓練后的戰馬，遇亂也不會驚嘶。　　此刻，蓋危在百名龍族戰士的幫助下，已經獵捕了兩百多匹野馬，現在正為如何處理這群野馬而煩惱，有的決定將多餘的戰馬送去范林，也有的說找個水草豐茂的山谷放養。既然軒轅讓他們將多餘的戰馬送到常山來，自是再好不過。　　軒轅也知道這件事情事關重大，如果東夷和鬼方知道他有這樣一群座騎，一定會派人來搶。因此，他必須將這批戰馬秘密安排在某處最為保險的地方馴養，以便必要時使用，而且更需要隨時都能夠輕鬆調配，也就是說，不能離常山太遠。同時也要讓范林的龍族戰士也備一批隨時能調派的戰馬。　　當晚，軒轅與自蓋山氏趕來的郎大和君子國的幾位重要人物商量了許久，且綜合這兩個月來君子國子民四處探查的地形結果，終於決定在距君子國新據地向陶唐氏去的五十里處那個秘谷中建立一個養馬基地。同時，軒轅更自各處專門抽調五百精銳戰士作為基地的防守。當然，這些必須在暗中進行。　　而最先所要做的事情便是收服秘谷附近的所有獵戶和幾個小的氏族部落，根據那秘谷的地形，在方圓二十里之中建立起一個大的哨網，及布設一些隱蔽措施，然後再從地蠍族、玉蛇族及虎頭族等部落和范林之中調來五百戰士和一兩百養馬的勞動力，當然包括一些婦女。　　蓋石一聽說要建立這樣一個馴養戰馬的秘密基地，禁不住大為興奮，看軒轅那重視之狀，實是對他蓋山氏最大的獎勵。　　而此時歧富傳來消息，說木神已經代軒轅向陶基提親，陶基爽快答應了，讓軒轅和陶瑩擇日返回陶唐氏完婚，這使得陶瑩喜上眉梢。　　軒轅更是心情太快，要是得到陶唐氏支持自己興建這樣一個秘密養馬基地，豈不是更為安全？不過，他知道這個想法雖然誘人，但陶唐氏並不一定沒有野心，若事到臨頭，以其強勢喧兵奪主，那便有些不妙了。至少，在目前軒轅還不能完全控制局面時不能將一切都對陶唐氏全盤托出，可以讓他們知道一些，但重要的仍要隱瞞。　　軒轅在君子國做的另外一件事情便是將柳洪借故調到范林去，這個人到最後說不定會因不服氣而影響大局，畢竟他是君子國的王子，也很得君子國子民的支持。因此，將之調至范林訓練戰士會更可靠一些。　　柳洪自是千不肯萬不肯，但他又怎能拗過軒轅的決定？軒轅在君子國的威望已經遠遠超過了他，同時他更明白軒轅調開他的原因，也就只好忍氣吞聲。　　軒轅又豈會不明白柳洪的為人和心性？在這近兩個月他不在常山的時間中，柳洪無時無刻不想重掌君子國大權，但幾位長老和護法都成了軒轅的心腹，連尤揚也不願助他。而這一切軒轅一回到常山，百合和丁香及雅倩、莫雷諸人就向他反應了，而君子國的十大隊長和副隊長對軒轅更是心悅誠服，柳洪根本翻不起大浪。　　柳洪在柳庄和郎大調來二十多名高手的陪同下無奈地去了范林，不過，軒轅讓柳洪去范林也給了他一個很高的虛銜，只是沒有什麼實權，即使是有那麼一點實權也翻不起大浪。當然，柳洪在范林一定會受到禮遇。　　軒轅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有半點心軟的，雖然他讓柳洪去受禮遇，但如果柳洪心存不軌，他也會暗地里讓貳負除掉這個人，因為柳洪知道了太多君子國的秘密，他的命運是註定會這樣的，誰也無法改變。　　若他能安分守己，當然能好好地活着，否則如死在范林，君子國子民恐怕沒有人會知道。　　安排好了一切，軒轅帶着連蓋石諸人一起的五十多名高手去了陶唐氏，這次所有人都是騎馬而行，而與軒轅一起自范林同來的一些高手則留在了常山，只帶了恭弘=叶 恭弘七、獵豹、燕絕、花猛、劍奴及十名龍族高手、十名君子國高手，加上陶瑩和幾名陶唐高手及二十多名送馬來君子國的蓋山氏兄弟，一共組成了五十多騎。　　眾人一路上熟悉馬性，一邊練習騎術和在馬上格殺，而在馬上格殺以陶瑩的長槍和軒轅的大刀最為便利和兇猛。因此，軒轅決定讓所有馬上的騎士在練習其它兵刃的同時，主攻長槍和砍刀及一些長而重的兵刃，而劍在馬背上反而受了些約束。　　桃紅、花戰。燕五和凡三則留在君子國中教眾君子國戰士合擊之術，使眾戰士的作戰能力大大加強，並將軒轅所創之陣法細心指點眾人，以使他日能派上用場，這是軒轅的計劃。　　洪荒之中欲求生存求發展，就必須先強大自身，然後才有能力征服別人。軒轅對自己的將來更具信心，比以往任何一刻更明白自己該如何去做，該如何做好這一切。同時，他也知道未來形勢的艱險，若想不被一切困難所阻擾，就必須讓自己不斷強大，這是毫無規則的洪荒之中必須信奉的真理，因為這本是一個弱肉強食、強存弱亡的世界！　　軒轅的婚事其實很簡單，或許是因為有熊正鬧得不可開交，而陶瑩又是太昊所相中的兒媳，若是婚事弄得太大，那對太昊的面子打擊可能就比較大了。　　（注：據中國史記稱，太吳又為太皋。）　　而木神也按軒轅所陳述的問題，勸陶基不必將婚事弄得太大。　　陶基和唐寬都是極為聰明之人，他們之所以選中軒轅，是想軒轅能創出一番大事業，他們當然想到了若是將婚事辦得太過熱鬧，對軒轅往後的發展大為不利，也會將形勢弄得太過複雜。因此，他們接受了木神的意見，只是將陶唐氏的族人、蓋山氏的一群龍族戰士及君子國一些送禮之人和陶唐氏盟族的主要人物請來，由木神和陶基主婚。　　雖然這次婚禮並未對外宣稱，但也是熱鬧非凡，皆因單憑陶唐氏戰士就有數千人，再加上老少幾達萬餘眾，這群實力的確能夠把氣氛椎上巔峰。而龍族戰士和君子國戰士加起來也有百餘人，其他盟族祝賀者亦有百餘人，這比之陶唐氏的人數來說根本算不了什麼，但是這些人全都佔了主席，因此宴會的席間氣氛也極為熱烈。　　軒轅下的聘禮也不少，竟抽出二十匹戰馬。百張虎皮，美玉黃金近車，人蔘靈芝也達十數斤……這些當然不用軒轅親自動手，他的部下擁有如此多的好手，若想獵取百張虎皮那是很輕而易舉的事，寶石、美玉、黃金君子國有的是，人蔘、靈芝也都是族人所采，一切根本就不用他費半點心思。　　君子國和龍族戰士的主要核心人物又豈會不知此次婚姻的意義重大？就算軒轅不說，他們也知道該如何去做，只是那二十匹戰馬是順手之作，但卻最受陶唐氏喜愛。　　軒轅的這些重禮也向陶唐氏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實力之雄厚，其架式絕不會輸給任何人。事實上，軒轅此刻的實力足以稱雄一方，但他的目的並非只想稱雄一方。　　有僑族的幾名兄弟也從黃恭弘=叶 恭弘族趕來陶唐祝賀，這讓軒轅更是歡喜。　　軒轅在這次婚禮上不僅僅展示了他的資本，也讓陶唐氏清楚地看到了他能夠名聲鵲起的實力，身為數千龍族戰士的首領，而龍族更是幾大部落的主體，也可以說軒轅已是數大部落的總首領，且又是君子國的聖王。憑他的實力，已經絕不遜於陶唐氏的數百年基業，而軒轅卻只是用了一年的時間便如此迅速的崛起，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奇迹，同時這更是軒轅的神奇所在。　　陶唐氏得軒轅重禮，又得軒轅如此乘龍快婿，實是人人歡慶，陶基更是老懷大慰，人人無不對軒轅青眼相看。何況，軒轅竟能夠請動木神出忘憂谷主婚，這本就是軒轅應感驕傲之處，要知道木神數十年不出忘憂谷半步，而為軒轅兩出忘憂谷，這不能不讓陶唐人對軒轅另眼相看。　　虎頭族、赤龍族、地蠍族、玉蛇族、黃恭弘=叶 恭弘族及一些依附於龍族的小族也都紛紛派人前來向軒轅表示祝賀，這更讓陶唐氏感到軒轅的實力有些高深莫測，弄不清軒轅究竟有多少實力。　　婚宴擺了三天，到第五天才將那種氣氛稍壓下來，軒轅這幾天雖在喜慶中度過，但卻並沒有閑着，而是與陶基和唐寬商量屯馬谷之事。軒轅也知道陶基和唐寬絕不是甘於沉寂一輩子的人，於是他也將自己欲去有熊之事與兩人簡略地說了一些。當然，他只是說自己與聖女鳳妮有約，必須前往相助鳳妮，且特有僑與有熊的關係講了出來，他當然不會傻得告訴陶基他去有熊乃是欲借有熊之勢力奪得天下。　　雖然陶基是軒轅的岳丈，但在有些大事之上，說不定陶基會放下私人感情也說不定，因此，軒轅只能半真半假地對陶基如此說，以博得陶唐氏之助。當然，若到了一定的時候，他也會對陶基和盤托出，但絕非現在。一直以來，軒轅都不會做一個衝動的人，每做一件事情，每一個問題，他都會深思熟慮，這也是他為什麼能夠迅速將勢力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　　儘管軒轅年輕，但說到手段，他絕對不會害怕任何人。　　陶基和唐寬對軒轅前來請示他們，以及與他們商討之舉感到非常欣慰，對這個知情識趣的佳婿更是喜愛，哪裡還會反對？更答應全力相助，甚至可調出八百名陶唐精銳戰士任軒轅驅遣。　　軒轅自是萬分高興，但這次他入熊城卻並不想帶太多的人馬，更不欲引起太多人的注意。不過，卻讓陶唐氏相護蓋山氏和在這一帶的龍族戰士離開。　　取得了陶基的支持，軒轅才打算起身前往熊城，想來聖女鳳妮也已盼望很久了。經過兩個多月的時間，熊城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誰也不知道，這是君子國探子所無法得知的。事實上，只怕連熊城中的百姓對這些事情也不太了解，因為這隻是有熊內部幾個高層次人物之間的爭鬥。　　陶基本欲留軒轅在陶唐氏多住幾日，但軒轅執意要去，也不好相阻，他自知男兒應以大事為重，於是親自調了二十名一流高手由軒轅指揮，以便應急之用。　　軒轅本欲推脫，但陶基盛情難卻，也便只好收下這二十名陶唐氏的一流高手，而軒轅身邊本就有三十名高手，還有君子國中的那些人還沒算進去。因此，此時軒轅至少可以隨意調動百餘名高手，這對他來說確實是一件好事。不過，他並不想將這些人全部帶到熊城中，但他卻會讓這群人能夠擁有最快的應援速度和最強的攻擊力，若有這百餘名高手相助，便是曲妙、鬼三、土計聯手而來，也保證可讓他們有來無回，即使是刑天親臨，又有何懼？　　軒轅首先是讓身邊的這包括陶唐氏眾人在內的五十名高手熟悉騎射之術，也只有以戰馬的極速才能使這群人擁有讓人無法想象的應變速度，才能做到來去如風，縱橫無敵。當然，這隻是指在平原曠野中，若是要攻十大聯城這類堅城卻是戰馬也無用武之地。　　軒轅確是要好好地感激蓋危，若不是蓋危，他哪能擁有這樣一隊神出鬼沒可長途奔襲的超級戰士？若是到時候將所有龍族戰士都裝備起來，那便可如洪水一般淹沒大江南北，縱橫天下了，什麼東夷，什麼鬼方，又有何懼？　　正當軒轅想得入神之時，有人來報，說木神在忘憂谷等他，囑他去一趟忘憂谷。　　軒轅也正想見見這位老前輩，能得陶唐氏的支持與木神實是有着分不開的關係，而且，他也猜到了木神找他的原因。　　忘憂谷依然是萬花竟相鬥艷，萬花大陣已不能阻止軒轅的腳步。　　木神也並沒有想阻軒轅之意，因此，軒轅是少數知道萬花大陣走法的幾個人之一。　　忘憂谷外仍有陶唐戰士相護，不過，這些戰士對軒轅卻是尊敬之極，誰還會不知道軒轅是木神看好的人？更是陶唐氏的嬌客，每個人見到軒轅都恭敬地行禮。事實上，只憑軒轅與陶宗一戰，已足以讓這群陶唐戰士敬服了。　　事實果如軒轅所料，歧富已來到了忘憂谷，當然，若是歧富欲入忘憂谷，守在谷外的那群陶唐戰士根本就不可能發現得了。

# 第五章 洪荒散仙

　　木神見軒轅來了，便與歧富放下手中對奕之子，歧富招了招手，道：“坐！”　　那小童極為乖巧地為軒轅泡上了一杯香茶，這些茶恭弘=叶 恭弘乃是木神親手培植出來的，味道可謂是極品。不過，軒轅可就分不出極品和非極品有何不同，反正就是香，微苦而已。　　“軒轅此來有向木神告辭之意，不知木神和與岐伯還有何吩咐？”軒轅移了移茶杯，淡淡地道。　　“我知道，你意欲親去有熊，是嗎？”木神悠然笑問道，同時揮手讓那小童將亭桌上的棋子全都裝在以藤編起的瓮中。　　小童裝好黑白子，便又端出一些鮮果來，可謂是服務極為周到。　　軒轅點了點頭，並沒有否認。　　“此行極為兇險，你必須早作心理準備。”歧富叮囑道。　　“我早就已經準備好了，該面對的事情終究會面對，熊城已是勢在必行了。”軒轅充滿信心地道。　　“我為你準備了三十多名高手，我想，他們定可助你一臂之力。”歧富喝了口香茗，淡淡地道。　　“哦，那可真是太好了，如此一來，我便擁有足夠的力量去做任何事情了。”軒轅一聽大喜道。　　“你不要太過大意，據我所知，創世這老小於親手訓練出來的死士無一不是高手，這便是少吳也不敢正面與有能為敵的原因。而且，那群死士毫不畏死，若入熊城，這個人你必須小心！”歧富叮囑道。　　“這個我明白，據我所知，眼下熊城內部形勢複雜，只怕創世大祭司也有他頭大的事情，而我這次入熊城，並不想帶太多的高手入城，當真正需要用得着他們之時，才會召他們入城！”軒轅吸了口氣，神情變得肅穆地道。　　“這三十八名高手中，也有十人曾是與獵豹一起的九黎殺手，但此刻他們願意助你，另外二十八人則是我這一個月中所聯繫上的高手，忠心方面絕不會有問題。”歧富拍了拍手道。　　掌聲響起之時，一陣輕風過處，一隊衣袍寬鬆、裝束古怪的漢子行了過來。這群人有老有少，不過年齡最小也有二十五六，年齡最大者卻有六旬左右。眾人步履輕盈而快捷，若踏風而來，竟沒有腳步之聲傳出。　　“屬下蘭成見過軒轅公子！”那名年齡最長的老者對軒轅恭敬地道。　　“屬下鐵易、鐵風見過軒轅公子。”兩個相貌極為神似的中年漢子同聲道。　　“屬下已記不起自己的名字，公子便叫我無名好了。”一名老者沙啞着嗓音道。　　這群人皆一一報出了自己的姓名，其中有幾個年長的竟都忘了自己的名字，於是軒轅只好以無名一，無名二和無名三、無名四來稱呼這四個忘了自己名字的人。這二十八人不用說都是廣成仙派分散於各地的高手，以軒轅的眼力，自然可知這群人的武功絕對都可以稱得上是一流的，應該都不會比帝恨遜色，有幾人比劍奴大概也不會相差多少。當然，這之中並沒有鬼三和曲妙這類的絕世高手，但軒轅已心滿意足了，一下子獲得二十八位這樣的高手相助，怎叫他心中不喜？　　“有眾位相助，何事能不成？”軒轅歡快地立身而起道。　　“今次，我以茶相敬，感激諸位對軒轅的信賴，也希望往後大家能同心協力，以澄清天下，共創和平！”軒轅倒滿一杯茶，輕喝一口，然後遞給鐵風，鐵風也輕吮一口，便再遞給鐵易，於是一杯茶二十八人每人吮一小口，最後仍剩一小半杯又傳到軒轅的手中。　　軒轅心下激動，豪情萬丈地雙手舉杯向天，高聲道：“我敢向蒼天保證，我軒轅絕不會有負眾望，終有一天，天下會一片清和！”說完竟將杯中的香茶輕灑於地面之上。　　眾人禁不住一陣歡悅，都鼓起掌來，歧富和木神對軒轅這種以茶相敬的方式倒感到大為訝異，不僅新鮮，而且更具意義，也即代表着願與眾人共同分享一切。如此一來，這群人哪還會不對軒轅死心塌地？　　歧富暗贊，忖道：“自己果然未曾挑錯人。”　　木神也心懷大慰，他心中只是想着天下的和平，而不會計較其它，以他悲天憫人的情懷，軒轅的出現正合了他的心意，這也是他不選擇龍歌而選軒轅的原因。與天下太平相比，他與龍歌那舅甥之情又算得了什麼？是以軒轅有如此豪情，他自是高興。　　“另外十人在谷外，你入熊城可有什麼計劃？”　　歧富又道。　　“我想，若入熊城，不宜先暴露身分，當找到聖女鳳妮之後再說，也說不定會在熊城之中大鬧一場，實是，因為熊城許多事情我都不太清楚，只能夠隨機應變了。不過，我想若眾位能以各種身分打入蒙絡和創世大祭司的實力中，可能會更妙一些。”軒轅想了想道。　　“這個容易，創世曾讓人來請屬下去做他的客卿，若是公子要我去的話，創世定不會懷疑有他。”　　蘭成淡淡地道。　　“我們這群人與各個部落都不沾邊，可謂是閑雲野鶴，誰也不會懷疑我們的身份，因為他們知道我們平時絕不會依附任何勢力，熊城之中也有不少人知道我們的存在，很多人都曾想招攬我們，只是被我們拒絕了而已。因此，如果公子讓我們成為蒙絡或創世屬下的人，確非難事。”無名一自豪地道。　　軒轅大喜道：“如果是這樣那便太好了，但你們也不必全都打入蒙絡和創世的實力之中，如果有人能打入東夷或是鬼方的實力之中也是非常妙的一件事，那對我們將來的行事更加方便多了。”　　“好，這個便讓我安排吧。”蘭成毛遂自薦地道。　　“那就有勞蘭前輩了。”軒轅此時是心中充滿了無窮的鬥志，拉住蘭成的手，歡喜地道。　　“公子何出此言？蘭成甘願為公子效力，往後公子便宜呼蘭成好了。”蘭成對軒轅的客氣有些不適應。　　“這件事由蘭成去安排再好不過了。”歧富也歡笑道。　　“哈哈哈，老夫落後了，歧富你能作出如此努力，而老夫卻只知享受安逸，慚愧啊！軒轅，老夫無以為贈，便將我畢生所學交給你，你去為老夫找一個好的傳人吧！”木神笑了笑，自懷中掏出一卷羊皮遞給軒轅，悠然道。　　軒轅一怔。　　“還不快謝過木神！”歧富忙喝道。　　軒轅大喜，雙手接過羊皮卷，道：“謝謝木神，晚輩定不負所託，將木神的武學發揚光大！”　　木神“哈哈”一笑，道：“你可以任意挑選傳人，但此人必須心術正派，非姦邪小人之輩，知否？”　　“晚輩明白！”軒轅忙道。　　“好吧，現在你們可以啟程了。”歧富出言催道。　　軒轅並不想讓太多的人知道蘭成諸人的存在，那樣對他們便會多一分危險。因此，他讓蘭成自己安排，避免與守在谷外的眾人相會，而他只是與蘭成諸人商量了聯絡的方式及某些必要的細節而已。　　蘭成也是極為聰明的人，在軒轅的眼裡，蘭成便像是謀士，分析某些問題和提出的某些建議都極為精到，這讓軒轅更是歡喜，擁有這樣一個智者相助，確是一件值得高興和慶幸的事。　　軒轅出得忘憂谷，在歧富的指引之下，接收了那十名九黎殺手，然後便領着守在谷外的五十餘名高手及陶瑩趕去蓋山氏，因為他們所備的戰馬在蓋山氏，所以他決定到達蓋山氏后乘戰馬奔往君子國，然後再去熊城。至於屯馬谷之事，郎大已回范林，自會有貳負他們去辦。何況此際范林中人才濟濟，龍族戰士也是人才濟濟，對這點小事應不會難辦，再加之有君子國和陶唐氏相助，何事不能達成？　　軒轅經由蓋山氏而過，對蓋山氏的戰士和龍族戰士大加褒獎，送了一些美酒之物，然後領着多餘的近百匹戰馬直奔君子國。單憑這些戰馬，軒轅便可組織成一隊百餘人的精騎，作戰威力驚人之極。　　當軒轅領人趕到常山時，已是他離開癸城近三個月之時，此刻接近冬初，軒轅命人在這些戰馬的側邊安置了一個放置長槍的套於。而每個人身上背着大弓勁箭，除自己本身所用的兵刃外，更有擅於劈砍的利刃，及長距離攻擊的重兵刃，這最先所裝備的百騎戰士，人人都是以一擋十的高手，而這群人正是軒轅在有熊族行動的本錢。　　陶瑩被留守於君子國，軒轅所帶的只有三十餘名高手前往熊城，另外有數十名好手改扮成各種身分混入熊城，並不與軒轅一道，而這百名精銳騎手有七十餘人全部留守君子國，聽候調令，準備隨時增援。　　軒轅領着劍奴、恭弘=叶 恭弘七等高手共三十騎前往黃恭弘=叶 恭弘族與少典神農會合。他必須先去見這個親哥哥，而且還得向木青問清楚與虎恭弘=叶 恭弘是否真是父子關係，再與這群人同時進入熊城。　　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猛禽是個極有頭腦的人物，近年來，自他回黃恭弘=叶 恭弘族后，便迅速讓黃恭弘=叶 恭弘族壯大起來，繼而東征西戰，連連克敵，其實力確是不小。　　猛禽得知軒轅親來，竟率全族人相迎十里，黃恭弘=叶 恭弘族人更是對軒轅這個大首領熱情之極，無論男女老少，都意欲一睹軒轅風采，倒使得軒轅有些不好意思起來。雖然他知道這群人已全都是他的子民，可是這份熱情實在太過激烈。　　少典神農諸人並非被安排於黃恭弘=叶 恭弘族內，而是在距黃恭弘=叶 恭弘族五裡外的一個山谷中，在那裡組建了一個臨時大營，百餘名有僑族和少典族的戰士都駐於谷中，平時出去狩獵，另外自黃恭弘=叶 恭弘族那裡獲取糧食以維持生計，等待軒轅的到來。　　此刻軒轅親來，立刻使得在這裏憋了近兩個月的有僑和少典兒郎們哄然而起。　　軒轅的分析一點也沒有錯，龍歌早就回到了熊城，三路護送龍歌回熊城的人馬也都成了鬼方和東夷的發泄對象，看着其他兩路人馬的悲慘結局，少典神農和蛟龍諸人暗暗慶幸聽信了軒轅的話，沒有貿然進入熊城。否則，只怕他們也不會有幾人能活着入城。　　當然，掛在眾人心頭的卻是蛟夢和虎恭弘=叶 恭弘的下落，蛟龍事實上早就等不住了，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父親蛟夢究竟落在誰的手中，是以他一直都不敢輕舉妄動。事實上，就算他知道父親在誰的手中又能如何？　　經歷過這麼多事情之後，他才發現自己的武功實在是與真正的高手相差太遠，即使是少典神農的武功也不比他遜色，而軒轅的武功更不用說，這使他有些泄氣，本來存在的銳氣在這段時間中磨消了許多。　　少典神農卻是極為冷靜，冷靜得讓人有些吃驚，那群少典戰士都感到有些意外。不過，他們都明白，少典神農確實長大了，在對待許多問題上不會再有任何衝動，包括父親虎恭弘=叶 恭弘被鬼方所擒。　　猛禽陪伴着軒轅及劍奴等十一人前來，立刻被有僑戰士圍了起來，軒轅只帶了十名高手前來，其餘二十人都在黃恭弘=叶 恭弘族休息。　　最先迎上來的當然是白夜、竹山和木青等人，少典神農也來了，郎二和郎三亦歡喜而至。　　軒轅一路上向眾兄弟點頭相應，很快便被木青等人擁入帳中，軒轅所帶的十名高手除劍奴外，全都守在帳外，而帳中也只有少典神農、木青、蛟龍、白夜、竹山、姬成等十人，少典族連神農在內一共只有三個重要人物參加帳中集會。　　“軒轅，你為何要讓木青殺天祭司？”蛟龍首先氣鼓鼓地發問道。　　“殺了嗎？”軒轅漫不經心地反問道。　　蛟龍大惱，軒轅竟如此漫不經心地對待他的質問。　　“沒有，我只是先將他囚禁了起來，等你來處理！”木青斜瞟了蛟龍一眼，淡淡地道。　　軒轅哪裡還會不明白是因為蛟龍的阻擾，木青不好下手，只好留着等他來處理了。畢竟天祭司在有僑族中的地位已根深蒂固，便是木青也不敢犯眾怒擊殺這個堂堂的大祭司，雖有白夜、竹山和姬成等兄弟支持，可蛟龍的阻力卻絕不小，因為木青也不能出其詳細的證明，只是按照軒轅的推斷去辦事而已。　　少典神農並無意見，這是有僑族的內部事情，而天祭司也確有可疑行為，他當然絕不會輕易放過。因此，他支持木青，所以天祭司才會被關押起來，否則只怕蛟龍早就將之放了。軒轅點點頭，淡淡地道：“木大哥請告訴我究竟是怎麼回事。”　　“我當日奉你之命后就對天祭司極為小心地觀察，他的一舉一動我都了若指掌，但一路上卻無比毫越軌行為，這也使我心中更加不安，畢竟我是他從址曲人手中救出的。直至我們來到了黃恭弘=叶 恭弘族后，我便發現天祭司偷偷地潛出營地，在不遠處的一棵樹榦上留下了一種特別的標記。再後來，天祭司每天都去那裡看一次，第三天之時，便有人潛入黃恭弘=叶 恭弘族，而且在旁邊的一棵樹上留下了與天祭司一樣的標記，當晚天祭司潛到那裡，便以怪聲喚出了那神秘人，兩人低語了些什麼我沒有聽到，但兩人鬼祟的交談已證明天祭司一直都與某一些神秘人保持聯繫。於是在他們分開之後，我便逮住了那人，那人功夫也極為了得，更狠的卻是隻字不透，最後竟咬毒自殺，直至此刻，我才知他為何在途中無異舉的原因，因為他要在我們到達目的地時才好實行他的陰謀。因此，我搔照你的意思擒住了他！”說到這裏，木青的目光斜瞟向蛟龍。　　“那究竟是怎樣一種標記？”軒轅眼睛一亮，問道。　　“那是一個鳥形標記。”木青不解地回答道。　　竹山和白夜也同時一震，似乎突然間想到了什麼，忙問道：“那人的屍體呢？”　　“腐爛成一灘水，我從未見過如此可怕的毒物。”木青抽了口冷氣道。　　“那麼，這人的屍體上可有什麼異樣的標記？”　　軒轅淡然問道。　　“好像有一個鳥形刺青圖案，其他的便沒有了。”木青想了想道。　　“是的，一定是！”竹山和白夜同時低呼道，只讓蛟龍和少典族三人莫名其妙。　　軒轅長長地吸了口氣，嘆道：“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木大哥做得很好，我們現在便去見見我們的大祭司吧！”　　蛟龍感到自己在軒轅面前實在是無法佔到半點先機，似平不得不跟着軒轅的思路走，皆因為所有的人都聽軒轅的話。　　“好哇。現在你翅膀硬了，就要來報復我了，我有僑族出了你這樣一個人物，居然連我們這幫老骨頭都容不下，老夫還真是傻的可憐，冒死救出木青這以怨報德的畜生！”天祭司見木青、軒轅和蛟龍一齊出現，不由得冷冷地譏諷道。　　“祭司……”蛟龍也有些憤憤不平地欲開口，卻被軒轅一手擋住了。　　“木青，還不為祭司鬆綁？謝救命之恩。”軒轅出人意料地道。　　所有人都有些愕然，白夜和竹山欲言又止，卻不明白軒轅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　　天祭司也有些意外，狠狠地瞪了為他鬆綁的木青一眼，正欲說話，軒轅卻又搶先道：“這實是一場誤會，軒轅正是自熊城而來，早先剛與創世大祭司分別，是以自此刻起我們之間的誤會不存在了。”　　所有人再愕，天祭司疑惑地望了軒轅一眼，有些難以置信。　　軒轅遂侃侃而談了一些有關創世大祭司的事情和他身邊的人，只一會兒天祭司便已深信不疑，因為軒轅所說的每一點都毫無破綻，特別是創世大祭司身邊某些重要人物的特點，軒轅如數家珍一般，天祭司自是不知道這些資料都是軒轅自聖女鳳妮和歧富兩人的口中所知，事實上軒轅根本就不曾見過什麼勞什子創世大祭司。　　蛟龍也聽得目瞪口呆，剛才軒轅還贊木青做得好，可此刻卻如此跟天祭司說，豈不是睜眼說瞎話？　　不過他並不敢大過違拗軒轅的意思，他也越來越覺得軒轅身上那種王者的霸氣更加明顯，自有一種讓人無法抗拒的威儀。是以，他只好在一旁不出聲。　　“那你為何又要離開熊城呢？”天祭司顯然已經相信了軒轅的話。　　“去擺酒宴！”軒轅向一旁的猛禽吩咐道，然後才向天祭司道：“只因我有一件心事未了，因此想先回姬水一趟，待辦好了這件事之後，便會再來見創世大祭司，事實上，創世大祭司對我還有授技之思呢，否則軒轅的武功如何能夠進步這麼快？”　　“原來如此。”天祭司恍然，便連蛟龍諸人也都恍然，誰不知道創世大祭司乃是有熊族除上代太陽之外的第二高手？其武功甚至比蒙絡也要高上一籌，足可與刑天相抗衡，如果軒轅是得他指點，那武功進境如此神速也就並不值得驚訝了。　　“軒轅此次回去可是為了雁菲菲和兒子？”天祭司問道。　　軒轅與天祭司並肩外行，淡然笑道：“那只是一個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卻是我的身世，到目前為止，我仍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娘親死得早，也沒有告訴我這些，所以我這次回去主要是想清楚我的身世，我相信啞叔定會知道。”　　“哦，那個問題我也可以解決，現在既然少典和有僑兩族都和好了，我也不必再擔心告訴你。據我所知，你娘姬夢自少典回來之時便已身懷六甲，而這個孩子生下來便是你，至於你父親是誰，只要去少典族查探一下應該便會有結果……”　　“你說什麼？”少典神農募地臉色蒼白地打斷天祭司的話道。　　眾人不由得大愕，少典神農的表現似乎有點近乎神經質，竟如此大聲插話。

# 第六章 兄弟相認

　　軒轅心中湧出一股激流，但他卻抑制住了自己的情緒，與天祭司同時扭頭望了少典神農一眼。　　“你剛才說什麼？”少典神農臉色駭人地望着天祭司質問道。　　天祭司也被少典神農的氣勢所逼，一時竟未答上來。　　軒轅插口平靜地道：“他剛才告訴我，我娘姬夢自少典氏回來之後便已懷了我，難道神農兄知道我父親是誰？”　　“是的，你娘回到有僑之前在少典住了三年之久，少典氏年長一些的人應該都知道有關你娘的事。”天祭司補充道。　　少典神農卻如同被雷擊了一般，獃獃地望着軒轅，只讓所有人都看傻了，神農身旁的兩位少典氏高手也全都獃獃地望着軒轅。　　“你……你……你竟是二王子？”突然有一人結結巴巴地道。　　虎恭弘=叶 恭弘的四大神將之一少典奇驀地“撲通”一聲跪倒在地，激動地道：“少典奇見過二王子！”　　在場除軒轅和劍奴之外，所有人都大驚，少典神農卻依然顯得有些獃痴，低低地念道：“你，你竟是我弟弟？”半晌過後，在眾人驚愕之中兩顆淚水自神農眼角滑落，上前一把抱住軒轅的雙肩，沉聲道：“姬夢正是我的娘親！”　　軒轅再也無法控制住自己的情緒，激動得熱淚盈眶而出，將少典神農緊緊相擁，大呼一聲：“大哥！”　　少典神農與軒轅竟是親兄弟，這的確出乎許多人的意料之外，但這絕對是一件喜事，兄弟相認的場面實是極為感人，從不輕易流淚的軒轅竟流淚了。　　無論是少典戰士還是有僑戰士，及黃恭弘=叶 恭弘族戰士，都為軒轅感到高興。　　少典戰士高興的是軒轅竟是他們的二王子，這樣一個英雄了得的人物成為他們的二王子實是他們的驕傲。　　有僑族和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之所以高興，是因為軒轅終於可以認祖歸宗了，而場中最不是滋味的人卻是蛟龍，他也不知道為什麼心中會這般不是滋味，或許是因為軒轅一直是他的對頭吧。　　猛禽早巳備好了宴席，準備讓所有的族人都樂上一次，因此他選擇的場地為大寨中心。　　但宴會剛開始時，軒轅便向劍奴丁了個眼色。　　劍奴立刻心領神會地倏然出手，在天祭司尚未弄清是怎麼回事的時候便已經被制住了。　　“你要干什麼？”天祭司被突如其來的變故給驚住了，有些氣急敗壞地吼道。　　篝火已經點燃，雖然此刻仍是下午，但為了將幾隻剛串的野豬和山羊等獵物烤熟，也便點起了幾大堆篝火，架着大鍋和幾根大杈，以便將數百斤重的大野豬放在粗杠上燒熟。場面以五堆篝火為中心，近千人呈綻開的花瓣形圍坐着，而所有人又以軒轅這一組為中心，每一組與另一組相交匯之處都留下一個通道口，整個寬闊的廣場上可謂熱鬧非凡，氣勢磅礴，那種氣氛之熱烈實是讓人畢生難忘，比之君子國那日宣布軒轅為聖王時的場面更為壯觀。不過，所有人都被天祭司這聲驚怒的大喝給鎮住了。　　劍奴一陣“哈哈”大笑，提起天祭司如抓小雞一般，更重重地將之拋到眾人圍坐的大火囤中心的空地上，冷冷地道：“難道干什麼你還不知道嗎？”　　有僑族戰士神色皆變，有人勃然而起，似乎是有些惱怒劍奴如此做，但他們旋又想到劍奴乃是軒轅的忠僕，又不敢亂動。　　軒轅伸手向有僑族的戰士虛按了一下，那群戰士只得又坐了下去。　　“軒轅，你這是什麼意思？”天祭司怒問道。　　少典神農和蛟龍諸人沒想到軒轅這麼快便跟天祭司翻臉，實在是讓人很難捉摸軒轅心中究竟有什麼想法，少典神農越來越覺得這個弟弟有些高深莫測。不過，他慶幸軒轅是他的弟弟。　　蛟龍本想質問，但見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竟不敢開口，似乎他一開口，很可能會引來所有人的攻擊一般。他越來越感到軒轅很可怕，真有些天威難測之感，想到剛才與天祭司還有說有笑，但說翻臉便立刻動手對付，他確實被軒轅的“喜怒無常”震住了。　　“其實意思很簡單，只要你交出蛟夢族長，我便可以讓你安然離開，再不計較你過去犯下的錯誤；如果你執迷不悟，我便只好以你的血祭奠死去兄弟的在天之靈！”軒轅淡然一笑，冷漠地道。　　“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如果你要殺我，何不痛痛快快地給我一刀？又為何要找這麼多借口？”天祭司神色陰冷地道，他在一年多前絕沒想到會有今日的場面，往日總是他掌握着別人的生殺大權，在有僑族中更是神聖不可侵犯，但是眼下在軒轅的面前，竟然反了過來，他感到軒轅要殺他犹如踩死一隻螞蟻那麼簡單，同時也立時明白軒轅剛才的一些話都是在騙他，而騙他的目的只是想讓他證明其生身之父是誰。　　他自然不知道地祭司曾跟軒轅說過，這才使軒轅欲求證其結果。　　“哼，創世大祭司的那群死士我都可以讓他說出真相，你又憑什麼頑固？”軒轅望着天祭司不屑地道。　　“不可能，他們……”天祭司說到這裏突然意識到了什麼，驀地抬頭道：“軒轅，要殺便殺，少羅嗦，我是不會上當的。”　　“哈哈哈……”軒轅一陣得意的大笑，半晌才喝道：“他們果然是創世大祭司派來的死士，不知你的牙間是不是也含有一個毒囊呢？你自己咬吧，我倒想看你化成一灘膿水的樣子。”說到後來，軒轅的語氣變得無比冷厲。　　天祭司忍不住打了個寒顫，顯然他知道軒轅所說不假，想到化成一灘膿水的死法，實是讓人心頭髮毛，但他仍硬着頭皮道：“別以為你可以嚇唬得了我！”　　有僑族的兒郎們怎會還會不明白軒轅如此做的目的？白天祭司剛才的話意中，幾已承認了自己與那群死士的關係，而白夜和竹山將假蚊夢的審問結果早已向神農和蛟龍講了，這群有僑戰士自也知道，此刻已可推斷出那假蛟夢與天祭司之間定有某種關係。　　“我何須嚇唬你？生命是可貴的，如果你不自珍自愛的話，只是你自己在嚇唬自己，自己在摧殘自己，與我何干？”軒轅冷漠地道。　　天祭司一陣沉默，軒轅的話正中他的心思，而他也明白自己大小看軒轅的手段和智慧了，只是一年的時間未見，軒轅便已變得可怕至斯。事實上，軒轅在姬水河畔之時就已是一個讓人高深莫測的人，族中幾乎沒有人能夠看透他。而此刻軒轅的鋒芒畢露，是因為他已用不着再去掩飾什麼。　　“你是不是已經將族長送去熊城了？”軒轅冷聲質問道。　　“廢話，我為什麼要這樣做？”天祭司仍不想承認。　　“哼，因為你只是創世的走狗，創世卻不希望龍歌有任何外援。因此，你便想方設法阻止我們去熊城，甚至不惜將我們全部誅殺，而這一路上我們之所以處處受到追殺，是因為你故意引鬼方和東夷的敵人來攻，以消耗龍歌的外援力量。所以，你有一萬個理由要對付族長，如果你以為我會不知道創世的狼子野心，那你便大錯特錯了！”軒轅不屑地道。　　眾人不由得呆住了，便是天祭司也呆了呆，因為軒轅的話實在是已經夠明確了，也是事實，所以他無法否認。　　“天祭司，想不到你竟是這種人！快交出我爹來！”蛟龍此刻才明白軒轅為何要如此對待天祭司了，此刻他對軒轅的恨意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對天祭司的怒！　　“軒轅，這種敗類，殺了他，為死去的兄弟們報仇！”一時間，群情激憤，有僑族的戰士和少典戰士都嚷了起來。　　天祭司的臉色變得更為難看了，臉上更閃出從未有過的驚懼之色。　　軒轅卻伸手制止了眾人的呼叫，對着天祭司冷聲道：“如果你想活着離開這裏的話，最好別冥頑不化！”　　“如果我告訴你蛟夢的下落，你能不能保證讓我安全離開此地？”天祭司咬咬牙沉聲問道。　　“如果你的話屬實，我並不想為難你！”軒轅吁了口氣，淡然道。　　“好，我可以告訴你，如今蛟夢已在熊城，而且在創世大祭司的手中。至於路途的一切，我只是依照創世大祭司的吩咐辦事。”天祭司吸了口氣道。　　“你們對族長的陰謀由來已久，我還想知道，在我們的族中還有哪些姦細？”軒轅又問道。　　“沒有，我的行動只是由外人來聯絡，而假蛟夢只是我的隨身護衛，他在神山中也居住了二十年，只是你們並不知道而已。”天祭司的話讓眾人恍然。　　也難怪那假蛟夢竟能將蛟夢的舉止和聲音模仿得毫無分別，這是因為他對蛟夢的觀察由來已久。　　“該說的我都已說了。”天祭司道。　　眾人哪還不知天祭司話中的意思便是想立刻走人，不由得皆神色憤然，但卻得聽軒轅的意思。　　“那蛟夢族長究竟被創世大祭司關在了哪裡？”　　軒轅又問道。　　“我並不清楚熊城之中發生的事，平時只是按命令辦事而已。”天祭司道。　　“好，你已經說完了，不過還得委屈你在這裏呆上一些日子，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你說的話是真是假，還有族長此刻是否安全。因此，當我證實了一切之後，自會放你。”軒轅悠然道。　　“軒轅，你不守信用！”天祭司臉色大變，急怒攻心地吼道。　　軒轅勝色一沉，冷冷地問道：“你如果能立刻向我證明剛才所說的一切不是謊言，且族長的安全得到了保障，我立刻可以放你走！”　　“這，這……”天祭司一時啞口無言，他如何能夠證明？因為就算他說得再真，軒轅都會加以否認，說也是白說。想到這裏，他不由得老羞成怒，向軒轅直撲而去，並吼道：“我跟你拼了！”　　軒轅苦笑着搖搖頭，但卻端坐如磐石，似乎根本就沒有將天祭司這來勢洶洶的一擊放在心上，便連劍奴也不屑出手，猛禽亦袖手旁觀。　　少典神農和蛟龍意欲出手，但兩道身影已搶在他們的前面擊出，速度快如奔雷。　　“砰……砰……”兩聲悶響，天祭司“蹬蹬蹬……”連退五步方立穗身子，而阻在他身前的兩名龍族戰士只是微微退了一小步。　　蛟龍和少典神農心下駭然，他們自是知道天祭司的武功不會比蛟夢和虎恭弘=叶 恭弘遜色多少，在有僑族中也可算是第一流的高手，若是換了他們同時出手也不可能將天祭司一舉震退五步，而這兩名龍族戰士一副若無其事之狀，可見其功力之高實不會比天祭司相差多少，甚至足以單獨抗衡天祭司，這怎不讓蛟龍和少典神農心驚？　　天祭司臉色一陣青一陣白，他竟連軒轅的身前都靠近不了，何談與之拚命？這簡直是一個笑話，一個鬧劇。　　軒轅的左邊是劍奴，右邊是少典神農，劍奴的左邊依次是猛禽、恭弘=叶 恭弘七等龍族戰士，少典神農的右邊是蛟龍、木青，再過去依次是黃恭弘=叶 恭弘、有僑、少典三部的重要人物，這些人無一不是好手，而阻擊天祭司的兩名龍族戰士卻是自燕絕的下手竄出來的，這群人似乎都有默契。　　眾人此刻也明白了軒轅搖頭苦笑的原因，因為天祭司之舉實是太不自量力了，隨軒轅而來的三十名精銳戰士，無一不是高手，這群人中隨便挑一個出來都可抗衡天祭司，而天祭司依然懵然不覺，實為悲哀。　　那兩名龍族戰士緩步向天祭司逼去，他們對這曾不可一世的大祭司毫不放在心上。　　天祭司如受傷的野獸一般，目光之中竟閃過一陣血紅的光彩，那齜牙之狀讓人想到啃骨頭的狼。　　那兩名龍族戰士一呆，天祭司再次飛撲而上。　　“巫法！”木青低呼，他倏然想起這群祭司們都具有巫法，若是在平時，更要小心天祭司身上的毒藥，因為祭司之所以地位尊崇，不僅僅是因為他們武功好，更因為他們練有讓人心寒的巫術和使毒之法。　　不過，上次木青突然制住天祭司之時，已搜出了他所有可用的毒藥，但卻忽略了天祭司那可怕的巫術。　　兩名龍族戰士似乎忘了還手，如同木頭一般愣立不動。　　“旁門歪道，也敢逞能！”一聲輕喝響起，花猛那漫天的腿影已經封鎖了天祭司所有進攻的空間。　　篝火似被狂風攪動，竟爆出一串火花，火苗更直衝起兩丈多高，蔚為奇觀。　　“砰砰砰……”一連疾如風雷的暴響之後，天祭司悶哼着暴退。　　漫天腿影消散，花猛在虛空中倒翻兩個筋斗，飄然落地，空中更有兩片碎布如花蝶般翩然而落。　　“好快的腿法！”蛟龍和少典神農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涼氣。　　天祭司竟然輸了一招，雖然他撕下了花猛兩片衣角，但卻中了花猛一腿，實因花猛的腿法太快，快得連天祭司有些應接不暇，如果他有兵刃在手或許會好一些，但此刻卻是赤手對空拳，只能硬拼。　　那兩名龍族戰士驀地機伶伶一下清醒過來，哪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不由勃然大怒，正欲衝上去將天祭司撕成碎片，卻被花猛揮退，他們只好雙雙退下。　　“你小心了！”花猛露出殘忍的一笑，他知道就算殺死了天祭司，也沒人說什麼，因為這個人本就不能讓其活着。否則，他們去熊城便可能有難了，這也是軒轅為何定要囚禁天祭司的原因。　　天祭司雖然腹部中了一腿，但猶要作困獸之斗，大吼一聲，掌指化成千萬道虛影向花猛襲到。　　此刻的花猛已今非昔比，無論是在勸力上，還是在武技上都有着不可同日而語的突破，而在范林的一個月中，幾乎讓他再造了一次，無論是身心還是對武學的認識都有了一個新的起點。　　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男女老少們也都圍了過來，他們也是想看看這熱鬧的場面，畢竟看熱鬧是每個人都樂意的。　　花猛冷哼一聲，身子一縮，如一團肉球般向天祭司腳下滾去。　　天祭司指影向下罩落之時，花猛的身子猛地撐直，以單掌着地，雙腿攀天而擊，如同一面巨大的腿盾，完全封住了天祭司的攻勢。對於近身搏擊，花猛和獵豹可謂是有着讓人心寒的實力，而赤手攻擊對天祭司來說，卻非其所長，哪裡見過花猛如此古怪的腿法？　　“翻雲腿！”花猛一聲低喝，雙掌在地上一拍，整個身子竟打橫疾旋而起，如同一團強勁的旋風直破入天祭司的攻勢中。　　天祭司大駭，花猛的腿勢如破山之錐般擠開了他的防守直逼前胸，他不得不退，也不敢不退。　　天祭司疾退，花猛卻一步不讓地緊逼，而且腿勢越踢越快，幾乎是一片迷霧，讓人不知道哪是花猛的腿，哪是天祭司的手，更沒有人知道花猛踢出了多少腳。　　“呼……呀……砰……”天祭司一聲驚呼，竟倒踏入火堆中，在他一驚之時，花猛的腳不偏不倚地重擊在他的胸口，於是那欣長的身體無法自控地飛墜入篝火中，更在虛空中狂噴出一大口鮮血。　　“啊……啊……”天祭司狂呼着帶着滿身的火焰自火堆中疾竄而出，絕望的呼嚎只讓所有人都毛骨悚然。　　“嘶……”一道灰影自君子國的一名劍手中射出，劍嘯之時，一道白光已破入火光中，直釘入天祭司的心臟。

# 第七章 龍駒殲敵

　　天祭司嚎叫一聲，仰天倒下，身上着的火競被壓滅，一名劍手輕輕拭去劍身上的血跡，然後將帶血的帛片拋入篝火中。　　圍觀的大部分人都陷入了一種極大的震驚之中，為這群動若脫兔的高手而震驚，也為天祭司的死而震驚，事實讓，每個人心頭都湧上了一種極不舒服的感覺。　　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突地鼓起掌來，這群久經沙場的戰士與圍觀的婦孺們的感覺完全不同，對他們而言，戰場上的生與死已經看得太淡了，血腥或許只是一種刺激。不過，在他們內心深處，還是希望天祭司是這種死法，那名劍手讓天祭司痛快地死去，應該算是一種仁慈的做法。是以，他們為劍手鼓掌，更有兩名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走上來拖走了天祭司的屍體。　　蛟龍和少典神農及有僑、少典兩部的戰士都為之抽了一口涼氣，隻眼下這四個對天祭司出過手的人，無一不是百里挑一的高手，而且軒轅的身邊仍有那麼一大群人端坐不動，仿若未見到所發生之事一般，這群人也都是不可否認的高手，以軒轅如此實力，實讓兩部人震驚。　　如果有僑族或是少典族任何一方擁有這麼多高手，都足以稱雄一方，而軒轅身邊所擁有的高手還不僅於此，可想而知此刻軒轅的實力已深不可測，這還不包括軒轅自身的武功。　　蛟龍心中再無嫉妒，惟有震撼，為軒轅的威勢所震撼，雖然軒轅未動一根指頭，但給他的震撼是無可比擬的，這讓他知道任何與軒轅作對的人，都只可能如天祭司一樣的下場，再沒有第二種結果。而他蛟龍比之天祭司，還要差一個檔次，若是還要與軒轅相鬥，根本就是自不量力，但他只怕永遠都無法明白軒轅為何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成長起來，這絕對是一個奇迹，一個讓人心驚的奇迹。相較起來，蚊龍感到有些自慚形穢，他憑什麼跟軒轅相比？他有的只是一種盲目的自大和無知，有的只是一種狹隘的心胸，甚至連思想也狹隘得可憐。　　木青也感到大為驚訝，不明白軒轅自哪裡找來如此多的高手相助，且每個人都稱得上是一流好手，而且黃恭弘=叶 恭弘族對軒轅也是如此敬服，實讓他有些無法釋懷。　　“諸位身手果然超凡脫俗，我代表龍族戰士的一員，也代表黃恭弘=叶 恭弘族上下敬幾位一杯！”猛禽哈哈大笑着站起身來，舉碗便向花猛和那兩名出手的龍族戰士及君子國劍手道。　　花猛也忙舉碗相迎，場中眾人亦全都端碗相迎。　　猛禽在龍族戰士之中的身份也極高，乃是龍族戰士的十多名重要元老之一，更是軒轅和貳負座下的十五大頭領之一，與郎氏三兄弟子起平座，甚至比郎氏三兄弟掌握了更多的實權，那便是整個黃恭弘=叶 恭弘族。　　軒轅淡淡地笑了笑，待眾人放下碗後向眾人道：“各位繼續喝自己的酒，怎麼開心怎麼逗樂！”　　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子民全都哄然應諾，更有幾個小孩子不知從哪裡采來了許多鮮花，奔過來送給軒轅，害得軒轅都快被鮮花埋住了，逗得住人大笑不止。　　篝火中的野獸也燒得香氣四溢，專門有幾位兄弟在滿頭大汗地翻動被燒的野味，以免被燒焦。了，然後皆以銀刀切成大塊大塊地分送到軒轅諸人的面前。　　當宴會舉行得正酣之時，天空中驀地飛過一支響箭，直奔軒轅而來。　　興高采烈的眾人沒有來得及反應，劍奴已縱身而起。　　“叮……”那支響箭竟被劍奴的劍封住，並伸手接過了箭矢。　　猛禽大驚，木青和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也大驚而起，並立刻有二十餘名高手向響箭飛來之處狂撲而去。　　響箭之上竟有一片帛書。　　劍奴看了一眼遞給軒轅，軒轅看后臉色微沉，低喝道：“不必去追了”　　那二十餘名高手剛掠出十數丈又不得不停下身形，有些愕然地望了軒轅一眼。　　“是自己人！”軒轅淡淡地道。　　“是自己人？”少典神農和蛟龍及猛禽都為之錯愕，是自己人為什麼要用這種危險的方式對待軒轅？　　若響箭所射的對象不是軒轅和劍奴，只怕有人會被暗箭給射傷在地。　　“首領，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郎二驚疑不定地問道。　　“有大批敵人向這裏潛來，我們準備去痛痛快快地殺他一場吧！”軒轅立身而起，突地冷酷地道。　　“約有三百東夷戰士以快鹿掩殺而至！”猛禽乍看帛書倒嚇了一跳。　　“是東夷的快鹿營，該怎麼辦？”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長老黃沁憂心忡忡地問道。　　要知道決鹿騎乃是東夷的精銳戰旅，以速度快捷稱著，來如電去如風，實行偷襲更有神鬼莫測之機。　　這快鹿騎由帝家兄弟所訓練，攻擊力之強實讓附近各族心寒，往往是在對手還沒弄清敵人自哪裡來之時，整個部落便已經在快鹿騎的衝擊下崩潰。　　猛禽沒想到東夷對他們竟如此重視，居然派出快鹿騎來對付自己的黃恭弘=叶 恭弘族，顯然東夷人已有耳聞黃恭弘=叶 恭弘族與龍族之間的關係，否則的話也便不會調來近三百快鹿騎了。　　“我要讓他們來得去不得！”猛禽一聲低喝，數百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立刻進入了備戰狀態，有僑戰士和少典戰士也加入了備戰的行列。　　“請首領指示我們該如何做？”猛禽向軒轅詢問道。　　軒轅淡淡一笑道：“就讓他們有來無回吧，我要讓東夷人看看，他們的快鹿騎實不堪一擊！”　　眾龍族戰士和隨軒轅自君子國來的高手頓時明白了軒轅的意思，人人都摩拳擦掌，因為他們也想知道究竟是他們的戰馬營厲害還是對方的快鹿騎厲害。　　猛禽也充滿了信心，快鹿騎的可怕是在於它們神出鬼沒，突然而至，現在既已先得知快鹿來襲，也便可以將對方殺個措手不及。不過，他知道快鹿騎的速度快，若想仔細布置肯定是不行。因此，棄繁用簡，在各道路口以繩藤相絆，設下一個個暗障，若是快鹿騎在渾然不知的情況下定會吃虧。　　另外在寨門之內，以粗木巨石相搭，以便在退入寨中之後阻止戰鹿的強烈衝擊。　　事實上，這種寨牆並不能阻止快鹿騎的入襲，只有另外設伏才行，不過，此刻有軒轅相助，人人鬥志高昂，只怕快鹿騎不來。　　快鹿騎的確會挑時間，在黃昏之時進襲，這個時候正是人們疲憊了一天，欲回族中休息之時，整個人都是在最為放鬆的時刻，如果在這個時候偷襲，確實能夠殺得對手措手不及。　　當然，如果是在正常情況下，黃恭弘=叶 恭弘族人這次只怕是難逃噩運了，就算是他們比快鹿騎多十倍的人力，在這平原之上交戰，而變故又是如此突然，也會被殺得毫無還手主力。何況黃恭弘=叶 恭弘族並沒有十倍於快鹿騎的兵力，如果把附近依附的小部落的人力會合起來，倒有六七百可戰之士，但此刻根本就沒有時間去召集。　　不過，今日快鹿騎註定要一敗塗地。　　“塔塔……”首先一隊百餘人的戰鹿騎迅速掩來，如潮水般向黃恭弘=叶 恭弘寨撲到，他們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躍過寨牆的防線，進入寨中燒殺。這次，他們來的目的就是要將黃恭弘=叶 恭弘族這個眼中釘拔掉，因為猛禽所領的黃恭弘=叶 恭弘族已經威脅到了東夷向西北方向的發展，而且又處處與東夷作對，且勢力不斷膨脹，這才讓東夷要下狠心清理掉這顆毒瘤。　　“噗……噗……”衝到最前面的戰鹿突然全都跌倒，鹿背上的騎士盡數被拋了下來。　　那本來悄無聲息的騎士們皆發出驚呼，正當他們感到不妙之時，箭雨紛飛而至，百餘騎快鹿未戰先損失了一半，更有數十名騎士中箭而亡。　　“殺！”快鹿騎之上的一人揮刀低喝，很快衝破絆索的防線，直向寨下伏擊的戰士掩殺而至，但他的身後已只剩五十多匹戰鹿了。　　“嗖嗖……”草林之間、樹梢之上的箭勢更為密集，那群戰鹿的速度雖快，但也是一匹接着一匹地倒下，待衝到寨門口十餘丈時，僅剩十多騎，而這十多騎皆因騎士本身的武功十分高絕，左撥又擋，竟將亂箭挑開，方得以倖存。但此刻雙方相距才十多丈，人雖可擋箭，而戰鹿卻躲不過箭雨的襲擊。　　“殺……殺……”自兩側再次衝出兩隊百餘騎的戰鹿，敵人的，陝鹿騎竟是分三路殺至。　　“殺呀……―”林間寨前一片混亂，那兩百多騎快鹿騎士悍不畏死地迅速衝殺而前。　　亂箭的殺傷力的確不小，但快鹿騎的速度也實在太快，一排排衝來的戰鹿倒下之後，後面的快鹿騎便已沖前了近十丈，這使得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根本就來不及上箭。　　這山野之中僅有少數山地，余者皆為坡地，因此，每個方位都是可能攻擊的目標，而對方有第一隊戰騎失利的經驗，這群人知道先揮刀斬斷絆路的藤索，也便使得快鹿騎能暢通無阻。　　這群東夷的快鹿騎顯然是沒有估計到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人竟先有準備，不過他們也明白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準備並不充分，否則攔路的便不只是藤索了，更有陷阱之類的。　　此刻這群人並不打算撤退，在他們的眼裡，便是死傷一些人，哪怕只剩下百騎，以極速衝殺也可將黃恭弘=叶 恭弘族趕盡殺絕，何況他們已經損失不小，絕不肯就此而去，那將會成為天下人的笑柄。　　黃恭弘=叶 恭弘族人何嘗不知，如果讓對方剩餘的百餘快鹿騎沖入他們的陣形之中，那樣便會形成另一次逆轉性的屠殺，這是騎兵與步兵的分別，或許可以是兩敗俱傷，但那絕不值。　　“撤……”猛禽低喝一聲，他知道必須以最快的速度返回寨中，僅憑所設的路障絕難抗阻這群快鹿騎的衝擊。　　而猛禽也早已安排好了退路，是以眾人很快絲毫不亂地退入寨中。　　在寨門關上的一剎那，百餘騎戰鹿已經衝到了寨牆之下。　　“嘩……轟……”寨頭之上一陣亂石狂飛而下，使得那百餘騎的沖勢被阻竭，以至無法來得及衝擊寨門，便被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以巨石粗木頂住了厚實的寨門。　　這群快鹿騎也是勁箭連發，但很快便發現寨牆上的人全都撤走。　　陝鹿騎上的東夷戰士人人勇武之極，而行動極為迅速，面對此境，很快便自一角拐入寨中。他們絕不會放棄這次攻敵的計劃！　　更有數十名身手極好，但是戰鹿被射死的東夷戰士也自寨牆上攻入了寨中，只是他入寨之後卻愣住？　　猛禽仰天一陣長笑，在他們的周圍是一堆堆石木壘起的路障，戰鹿根本就無法橫衝直撞，這路障之中甚至有整棵連枝帶恭弘=叶 恭弘被砍倒的樹，地上更擺滿了大小不一的大石塊，大到數百斤、千餘斤，小到數十斤，都是一些極不規則的石頭。　　整個場地全是這種跡象，而猛禽和族人便是在這片地域之中執箭而立。　　在這種場地之中，戰鹿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若是讓戰鹿馳入這片地域，不折斷足才怪。　　“帝五，今日你的死期到了，我要你知道有來無回的滋味！”猛禽大喝一聲，顯然他認出了對方的為首之人帝五。　　“帝五必死，帝五必死……”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婦孺皆躲於石后避箭高呼，聲震四野。　　“給我射！”猛禽一揮手，亂石堆中箭雨狂灑而出。　　鹿背之上的東夷戰士暗叫不好，但此刻惟有硬着頭皮策鹿在亂石堆周圍繞着射擊。　　“殺……”一聲若驚雷的暴喝自寨內的兩個暗角響起。　　“希聿聿……”數十匹戰馬一聲長嘶，如疾風般殺出，而且直衝向快鹿騎。　　帝五大驚之中，還沒有弄清楚這群突然衝來的怪物是什麼東西，數十騎已經如旋風般捲入了他們快鹿騎中。　　“呀呀……”戰馬橫衝直撞，與那些單薄的戰鹿相比，那些戰鹿根本就經不起鐵蹄一踏，而馬背之上的精銳龍族戰士與君子國的高手刀槍並用，遇人就殺，相較之下，那群戰鹿竟不堪一擊，快鹿騎一衝就亂，鹿馬相遇，有些被掀翻，有些被戰馬踢死。　　這群馬背之上的人個個都是高手，又是人馬齊戰，怎會不大顯神威？　　帝五幾乎心膽俱寒，卻不明白怎會突然殺出這樣一撥人馬來，只看對方的坐騎，健碩高大，神威逼人，與他們所乘之所謂的肥鹿相比，幾乎是不可同日而語。　　“軒轅在此，東夷小賊拿命來！”軒轅的青騮馬快若疾電，一衝便到了盡頭，然後帶韁再次殺回，根本就無人可擋。　　“殺呀……”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頓時戰意高昂之極，也自亂石陣中對陣形己亂的快鹿騎毫不留情地衝殺。　　劍奴諸人卻自相反的方向衝殺而出，幾乎將快鹿騎切成了幾個部分，而且每個部分首尾不能兼顧，加上亂石堆中的亂箭，這場仗即使不打也知道是什麼結果了。　　帝五立刻意識到最後的結局已經不是他所能夠控制的，此刻快鹿騎的頹勢已是不可逆轉，而軒轅的出現更使他心神大亂，讓他更不解的卻是為何他們如此快捷秘密的行動，而黃恭弘=叶 恭弘族卻似乎事先有所準備呢？　　難道對方擁有未卜先知之能？　　剩下的三四十騎快鹿戰士已經不用任何人吩咐全都倉皇自入寨路口疾逃，任何無謂的犧牲都是無益的，生命的可貴每個人都知道。明知不可為而為之，豈非是瘋傻之輩所做之事？　　帝五也無法可想，亦跟着向寨外撤離，在他的身後只有那麼七八騎，余者能跑已經先跑了，沒有坐騎者自寨牆向外翻出，但真正能夠逃出寨外的只有二十多騎和十餘名身手極好卻沒有坐騎的人，若非這群人見機得早，只怕也惟有全都葬身城中了。黃恭弘=叶 恭弘族戰士的攻擊力實在是太猛了，而且此刻人力多於快鹿騎十數倍，他們即使身手再好也是無濟於事，何況軒轅的出現使他們連一丁點兒獲勝的希望都沒有了。　　猛禽諸人迅速打開寨門，由寨口追出，軒轅的快騎隨之向快鹿騎之後狂追，戰馬的速度絕對不比戰鹿慢，在短距離之中，鹿馬的速度可能會不相上下，但若距離一長，或是在長時間的奔馳之下，兩者的差距就很明顯了。因為野馬本身比野鹿的負重量要強，同樣載着人，野鹿便會比野馬易疲得多，這是不可否認的。而此刻，東夷的，陝鹿騎是經過長途奔襲之後的疲兵，而軒轅的戰馬則是經過修整后的新銳之騎，其優劣立判。　　強弓勁弩在這種追襲戰中起到的作用便極大了。　　帝五衝出寨子，才領着眾騎奔走數百步，便聽到一聲斷喝。　　“賊子們，今天是你們的末日！給我殺！”　　少典神農和蛟龍等近百有僑、少典兩部的戰士早伏在帝五諸人的歸路之上，似平事先已料到帝五會自這個方向逃走。　　百餘支怒箭一齊進發，幾乎讓帝五心膽俱寒，還沒來得及作出任何反應，他們身下的戰鹿已經一一中箭而倒。但帝五諸人終究是高手，迅速翻身落地，只是被跌得七暈八葷，卻知道此刻逃命要緊，可是當他們前後一望時，才絕望地發現自己已經無路可逃了。　　前有少典神農、木青諸人所領的百餘名有僑、少典兩部的戰士，人人殺氣騰騰，強弩硬箭更是讓人心寒，況且這群人中也不乏高手。後方卻是軒轅高踞馬上，數十騎戰馬在寨邊伺機而動，每位騎士皆是一等一的好手，相較之下，帝五這邊僅剩的二三十人根本就沒有任何還手的機會。　　“降者不殺！”軒轅在馬背上將大刀一揮，威風不可一世地高聲喝道。　　帝五身邊的眾東夷好手皆面面相覷，誰會不知道若再戰的話，惟有死路一條？軒轅的武功他們早有耳聞，便連九黎王風絕都被其重創，試問他們之中誰能與之匹敵呢？何況軒轅身邊尚有這麼多的高手，此刻只要軒轅一聲吩咐，他們恐怕連半點戲都沒得唱就會死於亂箭之下。　　不遠處，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將受傷而翻牆逃亡的東夷戰士及沒受傷者全給擒住了，還有幾頭受到驚嚇沒有主人的戰鹿也給一併逮住了，數百之眾正浩浩蕩盪、殺氣騰騰地朝這邊趕來。　　帝五知道已方大勢已去，不由一聲長嘆，竟率先拋下武器，那二十多名東夷戰士也都跟着相繼拋去兵刃，不再作過多無益的掙扎。　　眾有僑和少典戰士及眾黃恭弘=叶 恭弘族戰士禁不住歡呼起來，這是有史以來黃恭弘=叶 恭弘族獲得最大的一次勝利，竟讓東夷三百快鹿騎全軍覆滅，這是多麼驚人的戰跡啊。　　要知道，東夷的快鹿騎從來都是充當無敵的角色，根本沒有遇過什麼挫折，便是有熊族的戰士也不敢輕迎其鋒，若非有熊族有十大聯城這般的堅城硬壘，恐怕早已被東夷的快鹿騎殺得一塌糊塗了。在平原上作戰，連鬼方都害怕東夷，就是因為東夷擁有數千快鹿騎，這群來去如風的大軍，往往會如一柄利劍般一下子刺入對手的心臟，但今日卻敗得如此之慘，這對於黃恭弘=叶 恭弘族來說，確實是傲人的戰績。

# 第八章 以人易物

　　今次黃恭弘=叶 恭弘族大勝，俘獲包括帝五在內有四十餘人，包括傷者，另外還有十餘頭戰鹿。而黃恭弘=叶 恭弘族犧牲了三名戰士，有二十餘人受了箭傷，這幾乎是個奇迹，即使對死者的悲痛也無法掩飾勝利的喜悅。　　在這個時代，死亡已經讓人們有些麻木了，那像是一個過程，並沒有太大的悲哀，為部落的利益戰死，這是無上光榮的事，隋。是以這三名死者以族中最崇高的禮節下葬，其家人將由整個部落眷養。事實上，這個時代本就是過着集體的生活，不分彼此。　　而這群俘虜將會向東夷族交換回一筆豐富的財物，僅帝五一人便可讓黃恭弘=叶 恭弘族張開大口與東夷人談條件，放肆地索要貨物。在這個年代，被俘的戰利品包括人在內，可當作貨物與其所在部落實行人貨交換，便是如東夷和鬼方這種大部落也得接受這個不成文的遊戲規則。除非交易雙方有一方不接受或不願意交換時，那樣可對戰俘任意處置，抑或有一方根本無力交換也一樣。這時，戰俘便會淪為奴隸，用勞動為勝者創造財富。　　當然，沒有人可以否認軒轅的騎兵之神威，那數十匹戰馬在拼殺之時蹄嘴並用的樣子只讓每一個東夷俘虜仍心有餘悸，那群戰鹿在它們的鐵蹄下犹如草扎，一踏一咬便使那些戰鹿東倒西歪，而馬背之上騎士的表現也異常精彩。不過，可以看出這些人與馬兒的配合仍有些不能完全協調，除十餘人有一段騎馬的經驗之外，其他人仍無法在馬背上放開手腳，否則絕不可能讓帝五有機會逃出黃恭弘=叶 恭弘寨，只是軒轅對此並不擔心，因為他們有的是時間去與馬兒協調。戰馬畢竟是新興的坐騎，總有一個過程適應。但今日他卻知道，戰馬絕對比戰鹿優勝，這是勿庸置疑的。　　軒轅並不想在黃恭弘=叶 恭弘族有太多的耽擱，他必須快些趕去熊城。於是，他對黃恭弘=叶 恭弘族作了一些安排，以便隨時聽候調令，並讓其與君子國相聯絡，甚至遷合，然後他才領着帶來的高手們及有僑、少典的戰士奔赴熊城。　　熊城之外，鬼方和東夷兩部大軍的封鎖已少了很多，想來雙方經過兩個多月的僵持，結果卻不得不撤離。　　事實上，鬼方和東夷終究是勞師遠征之旅，而有熊族卻可固守堅城，養精薔銳；後援和補給充足，若雙方長期相持下去，吃虧的定是鬼方和東夷。因此，鬼方和東夷不得不撤師而去。　　軒轅卻知道，鬼方和東夷絕不肯善罷甘休，抑或早已派高手潛入了熊城或是十大聯城，面對這樣的堅城，若想從外部瓦解，那實是不可能，惟一的辦法就是讓其自內部崩潰。更何況，鬼方和東夷絕不能坐視河洛圖書合壁，那時神門一旦開啟，其後果究竟會怎樣，沒有人可以預料到。因此，所有鬥爭可能會由明轉暗。　　此際熊城之中的形勢之惡劣確是從未有過的，內憂外患，亂成一團，表面上的平靜無法掩飾其內在的風起雲涌。一個不好，熊城真的會自內部崩潰。　　軒轅知道此行極為兇險，目前最要緊的便是將自己身邊的實力壯大起來，這就可使他應付困難時容易一些。　　對於此行，其實他早已讓人密報於熊城中的聖女鳳妮，是以當他再入癸城之時，竟受到熱烈的歡迎。　　伯夷父、蒙赤武諸人親自出城相迎，龍歌竟也派來了親信禿奎和雲英加入歡迎的隊伍之中，以显示他對有僑和少典兩部戰士的歡迎，亦為了表示對軒轅的尊敬。　　若是在往日，蛟龍和神農或許會感動，但是此刻他們對龍歌已心淡了，這個自私的人實讓他們無法苟同，何況此刻已有了軒轅這個大靠山。其實在這群人之中，軒轅已成了不可替代的首領，無論是有僑戰士還是少典戰士，他們都為軒轅的武功和無私所折服，包括蛟龍在內。　　蛟龍對軒轅確是再無怨言，因為軒轅眼中並沒有因為神農是其親兄長而特殊對待，而是將木神的絕世武學同時交給他和少典神農練習，如此世人夢寐以求的絕世武學，軒轅竟然毫不藏私地傳授給他們，可想而知這是對他們多大的信任。而軒轅更找了蛟龍長談了一夜，使得蛟龍又是慚愧又是汗顏，對軒轅幾乎已是死心塌地的尊敬。　　軒轅對有僑和少典兩部的每一位戰士都一視同仁，皆認真指點其武功，更對白夜、竹山等精英授之自己最拿手的武技，讓其與花猛、獵豹住在一起，由這幾人去強化訓練白夜、竹山諸人，包括神風訣及青雲的劍法甚至還有木神的武功。事實上，軒轅確是想造就出一批精銳高手，到時候便是真箇要面對魔帝蚩尤，也不怕人單勢孤。當然，他並不相信魔帝蚩尤能抗拒百名高手聯手的攻擊，而對付這種人，人海戰術是極為有效的。面對真正的強敵，軒轅根本不在乎以什麼方式取勝。　　對於身邊的重要人物，軒轅將青雲所創的絕世劍法中的山裂相投，若遇強敵，這一招也足以保命，即使是土計對此招也是無可抗拒地選擇逃走。而這之中學全了此招的除軒轅外惟有木青，因為這是青雲的願望，希望木青能夠繼承他的武學，以此減輕他對劍神的歉疚。　　木青本就是劍神的嫡傳一脈，只是一直都無法突破神山鬼劍的死結，因此劍道難至大成之境，但其武功根底卻是深厚之極，並非蛟龍和神農所能比擬的，是以在木青死結一破之後，競能力擒天祭司，實非幸致。因此，他在得青雲的武學之後，真是一日千里，武功進境極為神速，雖不能與劍奴那深厚的功力相比，但其劍法也相去不遠。當然，因為劍奴這段日子以來也在不斷地接受新武學，亦修習過青雲的劍術，其武功也有大的進步。　　劍奴本是一個專志於武道之人，是以能很快掌握劍道精髓，使本身的武功一再提高，而且軒轅給他的啟示極大，使之對武學感悟頗多。　　軒轅這次所領的一百名戰士，人人精神狀態都似達到了巔峰，鬥志高昂，每個人都似自骨子里透出煥然一新的氣勢，便連伯夷父這類見慣了場面的人也禁不住對這隊人馬另眼相看。　　事實上，是軒轅為這隊人馬注入了新的活力，讓這群人擁有了自信，對未來更充滿了憧憬。　　軒轅與伯夷父客氣了一番，兩人這才並肩步入癸城，軒轅所乘的青騮馬被一名龍族戰士牽着。這次惟有五匹戰馬入城，余者盡留在黃恭弘=叶 恭弘族，因為軒轅不想讓太多的人知道自己擁有這些秘密武器，自黃恭弘=叶 恭弘族到熊城，若乘馬則僅須半日之行程，陝得讓人咋舌。　　這些戰馬倒真像是可日行千里，一個時辰便可奔跑近兩百里路，而黃恭弘=叶 恭弘族至癸城只有兩百餘里，急速奔跑，一個多時辰便可趕到。因此，黃恭弘=叶 恭弘族中的騎兵可算是一招奇兵，在必要之時會以最快的速度出現。　　君子國中更有七八十騎，也同樣可在兩個多時辰中趕到癸城。因此，只要以飛鳥傳書，半日之內，就可召集到百餘騎高手前來相助，這種速度實會出乎所有敵人的意料之外。因此，軒轅的這些安排可謂是上上之策。不過沒到必要之時，他不會真正動用自己的實力。　　此刻有熊族正處於動蕩不安之時，如果軒轅將自己的人力全部投入其中的話，很可能會牽連得全軍覆滅，這種傻事，他可不願意做，除非熊城的界線已經劃清，能夠分得清誰敵誰友，他才會全力對付某一些人。否則，以軒轅現在的實力，仍不足以對付有熊族，因為有熊族的實力一點都不會比鬼方或東夷任何一部遜色。　　伯夷父特地為軒轅等人安排了一片房合，並將軒轅和眾有僑、少典兩部的戰士安排在一起，眾人受到了貴賓的禮遇。　　不過癸城中有許多人都覺有些奇怪，因為上次盛傳軒轅與聖女鳳妮之間鬧了極大的矛盾，但這次為何軒轅會再來癸城呢？而且這次前來的人數竟達一百餘眾。當然，有人猜測這是為龍歌而來的，只是龍歌此刻身在熊城而不得脫身，未能親來癸城相迎罷了，因此軒轅諸人也便只能在熊城方能夠與龍歌相見。　　伯夷父當然已自聖女的吩咐中看出事情定非那麼簡單，不過他自然知道什麼事情該問，什麼事情不該問，以他的閱歷，豈會不明白此刻有熊族內的一些情況？而且他的身份、地位極高，受人重視那是難免。　　翌日天未亮，便有人傳達聖女鳳妮到了癸城，但這次傳訊之人卻是伯夷父的親信伯雄。　　軒轅被聖女鳳妮密召至那日與聖女相別的密室之中。　　軒轅叮囑了劍奴一聲，也便跟伯雄之後而去，他對聖女如此早早地駕臨癸城並不奇怪，或者可以說在他的意料之中。　　秘院之中的守衛森嚴，但都是聖女鳳妮身邊的太陽戰士中的金穗劍士，可見聖女此次前來定是帶了大量的高手，事實上有上次的教訓之後，聖女鳳妮實小心多了。　　金穗劍士顯然因軒轅與聖女鳳妮的關係密切，對軒轅也極為客氣，見面行禮，伯雄到院子門口便知趣地退了開去，他知道這裏已經沒有他的事了，他也不敢與太陽戰士爭利。　　軒轅再次踏入院子之中，便禁不住湧起一種親切而又陌生的感覺，院子之中繁花依舊，綠蔭蔥蔥，那紅瓦青磚的房子依然有着一種無法抹煞的清雅，他禁不住快步踏入客廳。　　廳中只有聖女一人端坐在當日所坐的大椅上，不過她又穿起了軒轅在有邑族初見之時的衣衫，一身水綠的緊身衣勾勒出無限嬌美的胴體，然緊裹於一襲黑披風之下，頭帶嵌珠，高冠相束，足蹬鹿皮短靴，只是此刻的鳳妮顯得有些憔悴。　　鳳妮乍見軒轅步入客廳，眸於中閃出一絲驚喜之色，忙起身相迎。　　軒轅心中也有種說不出的感覺，昔日在有邑族乍見聖女鳳妮如此裝束，那驚為天人的感覺似仍有腦子中縈繞不去，一切便仿若發生在昨天，但是今日相見變化卻是如此之大，單看鳳妮的憔悴便讓他心中酸疼。　　“這段日子你受苦了！”軒轅的雙手毫不避嫌地緊搭住鳳妮的雙肩，有些憐惜地道。　　鳳妮似乎也是感觸頗多，雙手輕搭在軒轅的雙肘上，仔細地將軒轅打量了一番，久久不知道該說什麼。　　軒轅用力地將鳳妮拉入懷中，心內似激起了滔天巨浪，儘是對這美女的歉意和憐愛。不可否認，他喜歡鳳妮，這段日子以來，他從沒有一刻忘記過懷中的美女，對鳳妮，他更有一種深深的責任感，彷彿自己呵護她乃是天經地義之事。　　“從今天開始，你不再只是一人作戰！”軒轅深深地吸了口氣道。　　聖女鳳妮也緊擁着軒轅的軀體，像是害怕在突然之間軒轅會自她眼皮底下消失一般，口中低低地泣語道：“如果你再不來的話，鳳妮只怕會崩潰，這種日子我實在是受不了。”　　軒轅輕輕地撫摸着鳳妮那散下的幾縷香發，但他卻不知道該怎麼安慰。　　鳳妮突地自軒轅懷中抬起頭來望着他，半響才舒了一口悶氣，露出了久違的笑容，有些嬌憨地道：“我以為你再也不理鳳妮了，可你終於還是來了。”　　“傻鳳妮，我怎會不理你呢？只是一些事情沒有處理好，貿然來助你，心中會無法安穩踏實，所以才拖到今日，否則我早就趕來了。想到抱着鳳妮的感覺是如此的舒服，我便禁不住恨未生雙翅……”　　鳳妮大窘，俏臉刷地紅了，微掙了一下，卻無法掙脫軒轅的懷抱，不由得白了軒轅一眼，無奈地道：“人家都急死了，你還有心情開玩笑。”　　“急有用嗎？兵來將擋，水來土淹，只要我們仍活着，就沒有什麼可以難倒我們的！”軒轅自信地道。　　“你真好，知道你來了，我的心也似安穩了不少，現在我什麼也不怕，就算大哥執意要去依附皇叔，我也不會人單勢孤，至少還有你是真心助我的。”鳳妮媚了軒轅一眼，吁了口氣道。　　軒轅不由得看呆了，鳳妮從不會以媚眼相對，今日突地拋了個媚眼，實讓他心中漣漪頓起。　　“你發什麼呆？”鳳妮訝問道。　　“好鳳妮，再給我來一個媚眼，我喜歡看。”軒轅一回過神來，禁不住笑道。　　鳳妮大羞，一下於竟掙開了軒轅的懷抱，微嗔道：“人家想將近來所發生的一些大事跟你商量，你卻盡使壞，占人家便宜，鳳妮可要生氣了。”　　軒轅神，隋一肅，忙道：“是軒轅不對，鳳妮快跟我說一說，究竟發生了什麼大事？”　　鳳妮目光向窗外望瞭望，似乎是在整理自己的思緒，半晌才悠然地坐回自己的大椅之上，與她一席之隔也並放着一張鋪有巨大虎皮的大椅。　　軒轅便絲毫不客氣地坐上相鄰的大椅。　　“你定之後，我依你所囑守於鳳宮之中，開始他們確是沒來打擾我，但我哥歸期越近，創世大祭司和皇叔便頻頻來探。其實，我知道他們是想知道洛書的下落，而且我還知道他們已在我鳳宮之中收買了一些姦細。因此，即使在風宮，亦非安全之所在，那些姦細也會千方百計地查探洛書的下落，而伏朗更是勸我將洛書交給他保管。哼，真是笑話，我豈會不明白他父子兩人的陰謀，因此故意製造出讓我形單勢孤的局面？而我回到鳳宮之後再也不出半步，他們也便陣腳大亂，不過他們還沒有想到是你定下的妙計。”鳳妮說到這裏不由得輕笑着向軒轅拋了一個讓人神魂顛倒的媚眼。　　軒轅心中一熱，但卻故作若無其事地道：“這段日子是不是悶得特慌，盡練拋媚眼的功夫？我都快要被你媚得魂不守舍了。”　　鳳妮不由得忍禁不住笑了起來，笑罵道：“你這人啊，近來是不是大亂來，往日的自制力跑到哪裡去了？”　　軒轅不以為忤，倒覺得跟這這美人打情罵俏實也是一種享受，若對外人說鳳妮也會有打情罵俏、媚眼橫飛的時候，大概打死伯夷父之輩也不相信，便是軒轅，若非親身體驗，哪會相信平時冷若冰霜、沉穩端莊若月里嫦娥般的鳳妮會有今日？　　“若不是我知道你定會來助，只怕我真的在逼於無奈之下會接受他們父子兩人的條件了。因為我懷疑父王是被創世大祭司給害死的，只要能將這奸賊除掉，我寧可讓太吳父子佔去便宜……”　　“什麼？太陽是被創世大祭司給害死的？”軒轅大驚問道。　　“據我多方面的調查，這個可能不是不存在，而且有百分之七十可以肯定。”鳳妮眸中閃過一絲殺機地道。　　軒轅怔了怔，淡淡地道：“如果真是如此，我定會為鳳妮討個公道。”　　“我就知道沒有看錯人！”　　軒轅不由得好笑道：“你別拿這帽子扣在我的頭上，若不是我們第一次相見時你便在勾引我，我哪會中計來幫你？”　　鳳妮一愕，隨即道：“我可沒有。”　　“還說沒有，誰叫那時的你美成那樣，只讓我看了一眼，魂也飛了，魄也散了，於是也只好死心塌地地愛上了你，想我現在不幫你也不行了。”軒轅一臉無辜的樣子道。　　鳳妮“撲哧”一聲笑了出來，以怪怪的眼神盯着軒轅，半晌才淡笑問道：“原來你也只是看中美色才來助我，如果有個比我更美的女子來求你對付我，那你是否也同意呢？”　　軒轅神色一肅，起身來到鳳妮的身前，單膝而跪，牽起鳳妮的玉手道：“軒轅對鳳妮是出自真心的，或許這個世上真有比鳳妮更美的女子，但鳳妮絕對是我心中最好的一個！或許軒轅是多情，但鳳妮應該相信軒轅行事有自己的原則，不可能會傷害你的。　　如果鳳妮不相信，軒轅指天為誓，黃天在上……”　　“唔。”　　鳳妮竟伸手捂住了軒轅的嘴，幽然道：“我相信。”　　軒轅心中大是感動，知道這美人此刻已經全身心地寄望於他了。　　“我知道你是個偉丈夫，或許你對有熊族也同樣有野心，但我明白，你與其他人不同，你的一切絕不只是為了一己的私慾，更不會去傷害無辜的百姓，就算你有野心，你也會是為了天下的和平……”　　“鳳妮！”軒轅激動得失聲低呼，禁不住將鳳妮的雙手抓得更緊，他也沒想到鳳妮竟是如此相信他，竟對他如此理解，實是讓他無言以對。

# 第九章 天賜聖物

　　鳳妮似有些傷感地笑了笑道：“你什麼也不用說，我全都明白。”　　此刻軒轅只覺得即使鳳妮要他肝腦塗地，他也絕不會皺眉半下，這叫士為知己死。而鳳妮的聰慧竟達如斯之境。　　“軒轅因鳳妮而汗顏，得此知已此生足矣！”軒轅毫不掩飾，真誠地道。　　鳳妮優雅地笑了笑，抽回被握的玉手，立身而起，在軒轅的注視下，緩步踱至窗前，修長的身軀在透窗而入的驕陽照耀下被拉得很長。　　立於窗邊，鳳妮深深地吸了口涼爽的空氣，才負手背對着軒轅道：“我大哥要依附王叔蒙絡，但我卻知道王叔是個難成大事之人，在族中驕奢無度，貪於酒色，可偏偏又野心勃勃，驕蠻自大，確實可笑。若是讓他得到了有熊族，想來族人也將難逃悲慘的命運。或許創世大祭司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只是此人大過陰險毒辣殘忍，只自他所訓練出來的那群死士便知其人心性如何，我真為大哥擔心。”　　軒轅悄然行至鳳妮的身邊，與其並肩而立，淡然道：“龍歌只是想借你王叔之力對付創世大祭司，如果此刻沒有這樣的依靠，想來你們的處境便危險了，你是個極為聰明的人，知道如何造勢，使兩方達到一種千衡。”　　“我當然知道，但問題是王叔也絕對不是個傻子，他雖然驕奢無度，但卻是個工於心計之人，他豈會不知道大哥的意圖？因此，他開出了讓我們將河洛圖書交給他作為條件，如果我們將河洛圖書交給了他，便等於把有熊族塞到了他的手中，這如何能行？　　而大哥卻來向我要洛書，唉，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鳳妮嘆了口氣道。　　軒轅也怔了怔，半晌才道：“這或許是龍歌的失策之處，也可能是龍歌的精明之處。”　　“此話怎講？”鳳妮有些不解地問道。　　“這便要看你王叔精明到什麼程度了，因為龍歌這樣做，創世大祭司豈會不知道？如果龍歌如此熱衷地將河洛圖書交給你王叔的話，只能夠催他儘快下手來對付你王叔。可想而知，河洛圖書如此關係重大之物，創世大祭司絕不會允許被你王叔得去，在你們都傾向於蒙絡之時，他只好不擇手段以得其物了。”軒轅分析道。　　聖女鳳妮怔了怔，臉色微微有些難看，盯着軒轅反問道：“那怎會說是大哥的高明之處呢？”她心中明白軒轅所說的話不無道理，在熊城之中無處不是創世大祭司的耳目，甚至在蒙絡身邊也可能存在姦細。　　因此，龍歌的這番作為對於創世大祭司來說，幾乎沒有任何秘密可言。　　“所以，龍歌是福是禍就要看你王叔蒙絡了。如果創世大祭司為此而對龍歌施以毒手的話，就等於向蒙絡宣戰，這樣就使得你王叔和創世大祭司兩人的關係公開決裂，進而互相爭鬥，蒙絡豈會看着龍歌被殺而不管？豈會看着快要到手的河洛圖書被人奪走？因此可以說龍歌如此做法是間接地挑起這兩大勢力潛伏的鬥爭。當然，如果龍歌能以最快的速度將河洛圖書交給蒙絡，這之間可能就會讓他成為犧牲品，若龍哥不這樣表態，蒙絡也不會助他，但龍歌明知不可能讓河洛圖書很快交給蒙絡，所以他才會這般表態。他很清楚你不可能會把洛書交給他而後送給蒙絡，因此將蒙絡的目標轉移到你的身上，而你也便成了熊城之中最容易受攻擊的人。”　　“就算如此，我也不可能會將洛書交給王叔，我寧可毀掉它，讓世人永遠都找不到神門的所在！”鳳妮斷然道。　　“我知道鳳妮會這麼做，不過，龍歌可能低估了蒙絡，蒙絡甚至可以借創世大祭司的攻擊來向龍歌施壓，而非是主動與創世大祭司對立，到龍歌走投無路時，便不得不拿出他的河圖以求苟安，而那時他的價值很可能就已到了盡頭，若蒙絡也是個心狠手辣之人，他甚至不會讓世上存在着另一個知道河圖秘密的人。抑或你們一開始便看錯了蒙絡和創世大祭司之間的關係，他們之間相互勾結也不是沒有可能。仔細想想，以蒙絡這個王叔的身份，他大可名正言顱地站出來支持你們，然後將你們操控於股掌間，但他沒有這樣做。而在熊城的局勢之上也有很多可疑之處，既然你王叔是個聰明人，怎會做出如此不明事理之事？惟一的解釋，就是他或許有把柄落在創世大祭司的手中，或是已與創世大祭司連成一氣。”軒轅心情沉重地分析道。　　聖女鳳妮倒抽了一口涼氣，細想熊城之中所發生的一切，自金穗劍士前往伏羲氏接自己回來，到眼下熊城之中的境況，蒙絡與創世大祭司之間的關係極可能與軒轅所說的相合，只是軒轅這個旁觀者比她這當局者更清楚而已。　　“當然，這隻是一個猜測，事實或許沒有我猜測的這麼嚴重，不過龍歌此招也有失策之處，因為他可能忽視了東夷和鬼方潛伏在熊城之中的高手，還有太吳座下的高手，如果龍歌要作出這種決定，那很可能便會逼得這群人不擇手段以對，到時就很可能會弄巧成拙。”軒轅吸了口氣道。　　頓了一頓，軒轅又接道：“不過，眼下熊城早已是風雲集會，一切該來的遲早會來，誰也無法避免。”　　“可是我們又該如何去面對呢？神門終究要打開，可是我們連河洛圖書合一的機會都沒有。”鳳妮嘆了口氣道。　　“不是沒有機會，而是你對龍歌都有些不放心了。”軒轅微微一笑道。　　鳳妮也禁不住啞然失笑，軒轅正道中了她的心思，佯怒道：“你是否故意在離間我們兄妹間的感情？”　　軒轅瀟洒地聳了聳肩，將鳳妮向懷中一攬，反問道：“如果真是在離間，鳳妮將怎樣看我？”　　鳳妮斜眼望了軒轅一眼，淡淡地道：“如果軒轅是這種人，只怪鳳妮看走了眼，從此以後再也不理你。”　　“鳳妮捨得嗎？”軒轅又笑道。　　鳳妮搖了搖頭，苦笑道：“我不知道！現在還沒想過，也不敢想，但我知道你不會是這種人！”　　軒轅無限憐惜地將鳳妮擁緊了一些，認真而深沉地道：“有鳳妮今日一席話，即使軒轅為你戰死，也絕不會皺半下眉頭！”　　“不，我不要你提‘死’一字，我要你活着，我們都好好地活着，在沒有看到天下太平之前，死，只會懷着無限的遺憾。你明白我的心思嗎？”鳳妮認真地道。　　軒轅沉重地點了點頭，在今日之前，他也沒有想到鳳妮竟有如此偉大的情操，區區一介弱女子，竟也有如此博大的胸懷，為天下萬民着想，實讓鬚眉者汗顏，更難得的卻是她竟能大義滅親，明辨十非，不為汞情而改變自己的觀點，甚至不去為龍歌而來傾向軒轅，這不能說鳳妮不是一個聰慧明理至極的奇女子。　　至少，她能夠客觀地看清事實背後的真偽和大義，擁有一雙讓人難以想象的慧眼，就連軒轅也不能不為其深深地折服。　　“我最嚮往的人是女媧祖師，以一婦人之力而建不世功績，為天下萬民傾其一生，這是何等悲天憫人的情懷？這是何等的博大胸襟？雖然我無祖師之能，但我卻非不分是非輕重之人，如今天下戰亂紛起，人人勾心斗角，我豈能獨善其身？雖是區區弱女子，卻希望能為天下安寧盡一點綿薄之力，也不負父王賜我洛書了。鳳妮雖然年輕，但自問看人不差，縱觀眾生，惟軒轅能讓鳳妮信賴，所以鳳妮不會介意軒轅野心的存在，也希望軒轅能不負鳳妮所望，平定所有戰亂，恢復昔日神族之繁貌，也不枉鳳妮一番苦心了。”鳳妮幽幽地嘆了口氣，悠然道。　　軒轅心神大震，鬆手頂禮竟向鳳妮拜了下去。　　“使不得！”鳳妮忙還禮拜下，軒轅也慌了，只好雙雙攜手而起，誠惶誠恐地道：“蒙鳳妮如此看得起軒轅，軒轅便是肝腦塗地也要為天下萬民做出一番事來！”　　“我相信軒轅定可做到！”鳳妮那充滿智慧的眸子里閃過一絲亮光，肯定地道。　　軒轅搖頭苦澀地道：“軒轅真不知該如何感激鳳妮的知遇之恩。”　　“那便以行動來證明一切吧，鳳妮不用軒轅感激，就當是為萬民請命。而從此鳳妮便是軒轅最好的知己，更是軒轅座前的一個小卒！”鳳妮嬌聲道。　　軒轅禁不住將鳳妮緊緊擁入懷中，心情激動得久久無法子復。　　鳳妮也擁緊軒轅，兩顆年輕的心便這般緊緊相貼，但卻絕沒有半絲情慾的成分，有的只是相知相惜最為誠摯的感情，一種遠遠超脫情慾的高尚純潔的境界。　　兩人不語，久久相擁。　　“這次鳳妮來此，龍歌和伏朗可知道？”軒轅突然輕聲問道。　　鳳妮立刻又回到現實之中，淡淡地道：“此刻想來他們定已知道了，但我可以肯定離開熊城時就是連創世大祭司和蒙絡也不知道，因為他們皆以為我和你關係極僵，我想他們作夢也不會想到我來見你。”　　“鳳妮不用擔心，就算他們全知道了又能怎樣？　　此次入熊城之後，我便會公開支持你。若是不行，我們大可離開有熊族去開創自己的天地，照樣可以改變天下的命運。”軒轅自信地道。　　“哦，軒轅何以會如此自信？”鳳妮也微訝，反問道。　　軒轅一笑道：“軒轅此刻再非昔日孤家寡人，便是東夷傾力來戰，我也有一拼之力，是以軒轅才會有如此一說。在兩日前，我便已讓東夷三百快鹿騎全軍覆滅，讓他們嘗到了第一個苦果！”　　鳳妮大訝，她怎會不知東夷族快鹿騎的厲害，有熊戰士便在快鹿騎的衝擊之下打了幾個敗仗，雖然有熊族也有鹿騎營，但與訓練有素的東夷快鹿騎相比仍然欠缺很多，所以當軒轅說出這個消息時，她便禁不住不驚訝了。　　“這次你帶了多少人前來癸城？”鳳妮禁不住問道。　　軒轅不由得淡淡一笑，道：“僅一百二十多名好手，憑這些實力自然不足以讓快鹿騎全軍覆滅，不過，自保應該沒問題，這次獵豹和花猛他們也都來了。”　　“他們也來了？”聖女鳳妮微微有些不自然，但卻似是很欣喜地問道。　　“鳳妮不必介懷，事情既然已經過去，便不必再想大多，何況當初並非鳳妮之錯。”軒轅似乎明白鳳妮心中所想。　　鳳妮稍稍釋懷，吁了口氣道：“我定要向他們親自道歉陪禮，事情終是由我而起，卻讓他們受了如此多的苦。”說話間鳳妮自袍袖間掏出一物，又道：“這就是人人慾得之的洛書，現在就請軒轅代鳳妮保管好了。”　　軒轅大驚，望了油布包一眼，駭然道：“這怎麼使得？”　　“為何使不得？天賜聖物，有德者居之，當日‘神’賜伏羲祖師神物，便是要讓伏羲祖師為天下萬民建立不世偉業，后伏羲祖師果然未負所託，擊敗魔帝蚩尤，使天下得以寧和。你要知道，得此聖物者不是幸運，而是責任。雖然洛書輕輕，但它的本質卻重若泰山，我已被其壓得喘不過氣來，今交給你只是想你能為我分擔此等重責。或許，這是一件禍事也非聿事。”鳳妮有些語重心長地道。　　軒轅想了想，心頭一陣慚愧，他曾想拿河洛圖書去交換蛟幽和虎恭弘=叶 恭弘，還在思量如何得到運河洛圖書，可是此刻聽了鳳妮這番話之後，他實感到汗顏，禁不住鄭重其事地伸出雙手去接。　　鳳妮也露出了一絲微笑，似乎是一種解脫，也像是心頭終於落下了一塊石頭。　　“轟……”碎石斷磚狂飛，如雨點般向軒轅和風妮罩來，整個窗子在突然之間炸裂四濺。　　軒轅和鳳妮大驚。　　嘯！兩柄彎刀幻成兩道亮麗的弧跡直切向鳳妮。　　鳳妮驚呼飛退，但一切都太過突然，便是軒轅也估不到這突然而來的攻擊竟是如此兇猛，如此狂烈。　　巨大的衝力使得鳳妮手中的洛書包裹彈射而飛，軒轅在心神一震之際，竟未能及時接過洛書，但他卻迎來了狂野的攻擊。　　整個廳堂都在顫抖，軒轅心中卻是怒不可遏，他居然沒有覺察出異象，原來在這窗外的地面之下競伏有人。　　軒轅沒有時間去想這群人究竟是來自唧里，究竟是些什麼人。在他的面前，一雙拳頭無休止地擴大，像是很快便會充斥所有的空間。　　拳頭當然不會無休止地擴大，擴大的只是那霸烈而狂猛的氣勢，也就是說，這一拳已不只是一拳，而是一個精神體，奪人心魄的精神體。　　“獨龍拳！”軒轅低低地驚呼，他終於記起了這一拳與當初刑月的拳法一樣，只是此刻拳手的功力比之當初刑月至少要高出兩籌。　　軒轅只覺得體內有一股洪流奔涌而出，在那白千萬毛孔侵襲入體的拳勁相逼之下，竟然欲破體而出，於是軒轅想也不想，揮拳擊出。　　“轟……”兩股強大無匹的氣勁絞在一起，犹如龍捲風一般衝天而起，大廳的屋頂竟被沖開一個巨大的天窗。　　陽光灑下之際，軒轅的身子飛射而出，刀破長空直襲那撲向洛書的兩名漢子。　　塵土、碎瓦、斷磚、泥土、敗木……瀰漫了整個空間，鳳妮悠然出劍。　　鳳妮的劍如同疾電般繞出，閃過一縷絢麗有若朝霞的亮彩，破入那彎刀的虛影中。　　與軒轅交手的是一個白須老者，但卻被軒轅震得倒退四步，他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但他在身子一頓之時，又義無反顧地向軒轅撲到。洛書，是他的最終目的！　　軒轅的速度好快，但他的刀更快，似乎完全不受空間的限制，一出刀便已斬入了那兩名搶奪洛書大漢的中間。　　“去死吧！”軒轅低吼道，他實已動了殺機。　　“叮叮……”匆忙間，那兩名漢子竟能回刀而出，居然擋住了軒轅這要命的一擊，只是軒轅的力道太過霸烈，他們不由自主地被震退三步。　　軒轅欲伸手抓向洛書之時，那老者的獨龍拳再次攻到，這次似乎是已經豁盡了全力，欲與軒轅拚死一擊。　　軒轅大怒，面對這瘋狂的一擊，他實無法抽身去奪洛書。暴怒之中，大吼一聲，身子如陀螺般飛旋而起，竟在廳中帶起一股旋動的氣流，四周飛散的碎物全以軒轅為中心凝集起來。　　“地陷――”　　刀未出，屋於的頂部竟全被一股強大的氣流扯得爆裂變形，瓦面似乎全都擠向一塊，因此有起有伏。　　沒有人會想到這一刀竟會擁有如此霸烈的氣勢，也可見軒轅對這老者已經真的動了殺機，也表示軒轅急了。　　天地俱暗，朝陽無色，整個廳堂陷入了一種寂滅般的寂靜中，似乎所有的聲音都被這一刀所生出的氣勢給吸斂，便如同虛空中倏然多了一個黑洞，一切的物質都被其分解，皆向黑洞中流失、陷落。　　“轟……轟……”兩聲巨響，幾聲凄長的慘號聲中，地面上所鋪的大青石如被烈性炸藥炸開了一般，一連串地一直炸出廳內。　　大廳摧枯拉朽般“轟”然倒塌。　　鳳妮大驚之時，陡聽軒轅怒吼道：“土計，你休走！”　　鳳妮衝破屋頂，軒轅已如一顆流星般向院外劃去，而那與軒轅交手的老者一臂被齊肩斬落，此刻正被兩名金穗劍士截殺，另外幾名重傷的刺客一出倒塌的大廳便被趕來的金穗劍士截殺或擒住。　　“聖女，沒事吧？”一名金穗劍士忙趕到鳳妮身邊。　　鳳妮看也沒看他一眼，高喝道：“軒轅……”說著便向院外追去。　　“轟……”鳳妮才到院外，便聽一聲急弦響過，然後地面竟爆裂開來，一道人影自地面之下疾掠而起，在人影之後，竟有一道烏影竄出直逼土計。　　軒轅大笑着旋刀而出，喝道：“土計，今日是你的末日！”　　自地下竄出來的身影顯然便是那精擅遁地之術的土計，鳳妮這才看清追在土計身後的竟是一支箭，一支將土計自地下逼出來更追着他不放的箭。　　鳳妮禁不住心中大訝，她身邊的金穗劍士也看得目瞪口呆，世上竟會有如此神奇的箭，如此力道，如此霸烈，如此靈動，犹如具有生命和靈性的活物。

# 第十章 魔神刑天

　　土計大駭地在虛空中連連變換了十八個方位，但仍沒有躲過那一箭之威。不過，箭只是在土計的腰際擦破一塊皮肉而已，若非土計的身材太過矮小，那一箭定會深沒其體內。　　土計雖然未被勁箭重創，但卻無法再躲軒轅這要命的一刀，因為他在空中連連變換方位，幾已耗完這一口真氣，而軒轅卻沒給他任何換氣的機會。　　虛空中驀地又多了一道夢幻般的白色虛影，沒有人看清這道虛影來自何處，但卻清楚地看到了這道白色虛影是抓向那逼射土計的那支勁箭，想來這人便是勁箭的主人，但這等身法卻讓所有人都感驚駭莫名。　　土計諸人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院中，那是情有可原，誰能夠阻止這人在地底下行走呢？但這神秘的白衣人又是如何潛入的呢？　　鳳妮猜想剛才那一批人定是自地下而至，否則，以這些金穗劍士的武功，怎會沒有覺察到一絲異象？　　但此刻，她卻心急洛書，那絕不可以被鬼方得去。　　土計一聲低吼，手中竟將一物向遠處擲射而去，同時身子迎向軒轅。　　“洛書！”鳳妮一驚，她看出了上計拋出的正是被奪的洛書，不由得向遠射的洛書疾撲而去。　　那仍在虛空中的白影也是一聲輕嘯，在毫無可能的情況下折身轉向洛書飛投而去，速度之快，是聖女鳳妮所不能比擬的。　　軒轅怒極反笑，刀勢竟化出一道烈火般的色彩，如一輪升起的旭日，耀得天地變色。　　土計本就非軒轅的對手，此刻更是一口真氣無法逆轉，竟被軒轅一刀劈得旋飛五丈，落地之時猛吐出一口鮮血，但軒轅已如影隨形般再次攻來，但卻是漫天的腳影，如密織的羅網，不給土計半絲喘息的機會。　　土計一聲狂喝，欲拼力相抗，但在負傷之下，如何能抗軒轅這驚世駭欲的一擊？在連續擋開軒轅第一百零七腳之時，再也無法控制地倒跌而出，又噴出一口鮮血，待要立起，軒轅的刀已橫在他的脖子上。　　幾名金穗劍士忙趕上來，上計無可奈何地束手就擒。　　軒轅扭頭再向洛書方向望去，卻發現有三道身影相錯而過。　　三道身影，軒轅心頭一驚，但見聖女鳳妮和那白影迅速飛跌而退，洛書已落在另一道不知自哪裡竄出的人影手中。　　那人也不戀戰，一聲長嘯，如鬼魅般消失在幾間瓦房的拐角處，於是一陣慘號不間斷地傳來。　　“鳳妮！”軒轅提刀迅速追上，但那神秘的奪取洛書之人已杏無蹤影，只有遙遠的地方傳來驚呼和慘叫聲。　　鳳妮臉色有些火紅，手中尚拿着包裹洛書的油布，但洛書已經不在。　　那白影也墜落於地，顯然也是受了些傷。　　軒轅一把扶住鳳妮，這才扭頭向白影望去，低喚了一聲：“滿蒼夷！”　　那白衣人的確是滿蒼夷，一頭長發，臉色微顯蒼白，但頗為清秀姣好，那些可怕的傷痕已經消失了。　　滿蒼夷捂住自己的左肩，苦澀地笑了笑道：“我無法阻攔他，他是刑天！”　　“什麼？”軒轅和鳳妮同時失聲驚呼。　　金穗劍士此刻也趕來將滿蒼夷圍住。　　“退下，她是自己人！”軒轅喝道，此刻他雖驚駭，但也大為惱火。　　滿蒼夷掃了那群金穗劍士一眼，抖了一下手中的一塊皮帛，道：“刑天雖然搶去洛書，但並不完整，至少我們手中仍有這麼一塊！”　　軒轅和鳳妮大喜，忙接過那半塊皮帛，哪還不知剛才滿蒼夷便是為了搶奪這半塊皮帛而受傷的，但從速度上，刑天顯然也難奈滿蒼夷何，而讓她奪到了洛書的一角。　　鳳妮拿到洛書的一角，不由得臉色大變。　　滿蒼夷和軒轅微愕，頓感一股不祥的預感升起，不由驚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真洛書被人調包了，這是假的！”鳳妮失聲道。　　軒轅和滿蒼夷不由得都傻愣住了，陡然間想起一件事，忙喝道：“土計！”　　“我想土計還沒有這麼快的手腳！”滿蒼夷吸了口氣道。　　“走，我們去看看！”鳳妮急了，說完又扭頭對金穗劍士道：“你們立刻封鎖方圓百丈現場，除城土和總管，誰也不能隨便出入，同時監聽地下！”　　金穗劍士忙點頭應諾，也知道事情的嚴重性，於是分頭而出。　　癸城戰士也圍聚過來，皆因這裏巨爆的聲音太響，幾乎驚動了全城所有的人。　　蒙赤武也有些氣急敗壞地趕來，但見聖女鳳妮只是受了些小傷，才安下一顆心，但看到那被毀得一塌糊塗的院子，又禁不住驚呆了。　　廳房完全毀壞，自塌陷的廢墟之中延伸出一道寬闊深達兩尺的溝槽，如被巨犁犁出的一般，這正是軒轅的刀痕所致。而這溝槽卻是自一面破裂成兩半的牆間衝出，顯而易見，這堵牆欲裂成兩半也與這溝槽有關。蒙赤武也是高手，自然明白這是被無倫的氣勁所劈而成的。　　伯夷父遲了幾步才趕來，他趕來之時還有些氣喘。　　軒轅乍見伯夷父，問道：“剛才城主可是與刑天交過手？”　　“公子怎知？”伯夷父訝然問道，卻也證明軒轅的猜測沒有錯。　　“能夠讓城主遲來的人大概也只有剛才搶走洛書的刑天了。”軒轅無奈地吸了口氣道。　　“刑天搶走了洛書？”伯夷父再次大驚。　　“是的！他剛才便是自這裏離開的。”鳳妮補充道。　　“都是屬下不好，竟讓這魔頭給潛了進來！”伯夷父慌忙請罪道。　　“剛才屬下是怕聖女有失，才匆忙趕來，若早知如此，屬下便是拚死也要將他截住，但畢竟有失，望聖女降罪！”伯夷父跪倒在地道。　　“不關城主的事，試問誰能夠阻止這魔頭的行動呢？根本就沒有人是他的對手，而且此次還不止他一人潛來，還有地神土計和另外六名鬼方高手！”軒轅無可奈何地道。　　鳳妮扶起伯夷父，親切地道：“既然事已至此，自責也沒有用處，幸好軒轅將土計擒了下來，另外還生擒了兩名鬼方高手，城主為我找個安全之所，我要親自審問他們。”　　伯夷父被聖女如此安慰，心中大為感動，但聽軒轅竟擒下上計，也驚訝不已，對軒轅的武功也禁不住得重新估計了。不過，既然聖女不追究他，也便忙謝恩而退，這次他可不敢再有任何閃失，否則真是無法交差了。　　審問土計，卻毫無結果，土計竟似乎也不知道洛書真假一事，倒是讓軒轅諸人知道了土計如何會出現在這裏的來龍去脈。　　事實上，土計諸人一直跟隨在聖女鳳妮之後入城，而那群殺手儘是鬼方部的高手，皆擅地行之術，他們比軒轅都先一步進入那個院子，也便是在伯雄去叫軒轅之時潛在幾扇窗子旁的地下，由於室內的地面上鋪有厚厚的青石，只有土計能深入室中地底。等到軒轅來了之後，這群人便極為小心，他們也知道軒轅的靈覺超絕，避過聖女鳳妮和那群金穗劍士的耳目還可以，但想避過軒轅的靈覺卻有些難了。但當聖女鳳妮拿出洛書的時候，他們便再也不必潛伏，欲奪之就走，但卻沒想到軒轅實在太厲害，不過在室中地下潛伏的土計終還是找到了機會，那便是在軒轅以刀使出地陷此招之後，有一點空隙，而土計便順手奪書而走，只是他根本沒有料到，半途又殺出了一個滿蒼夷。　　滿蒼夷的出現，惟軒轅不感意外，其他的人都感到無比的震驚，震驚滿蒼夷那驚世駭俗的速度，還有那驚天地、泣鬼神的箭勢。軒轅自然知道這是極樂神弓和極樂神箭的功勞，但不可否認與滿蒼夷的功力有關。　　此刻滿蒼夷的功力比之在君子國時似乎已是兩個檔次，若非她硬接刑天一拳，鳳妮只怕不會只受一點輕傷了，而滿蒼夷明知對方是刑天，卻仍敢上前奪下假洛書一角，雖不免受傷，但其勇氣和武功卻絕不能否認，至於刑天，他本身就在癸城潛伏，並負責接應土計。但後來刑天顯然是遇到滿蒼夷這般絕世好手，又有軒轅這個後起之秀，竟不敢上前救土計，他自己也沒有絲毫把握，況且若是伯夷父這等高手趕來，幾太高手聯手，只怕他自己也會成為網底游魚。既得洛書，他也不敢再耽誤，否則，以軒轅和滿蒼夷的速度完全可以纏着他，那可夠他頭大的，再說這裏畢竟是他的對頭伯夷父的地盤。　　“如果土計所說的是謊話，那他只可能將洛書藏於自屋中到院外的那段地下，只要找人來將地面翻動一遍，便可知其真偽！”軒轅淡淡地道。　　“我估計，土計不可能有時間在這段時間里調包，第一，他並不知道聖女會在此地將洛書交給公子，對於他來說只想聽到關於洛書的秘密，而洛書乍現應是個意外，他不可能事先準備了這麼一個包裹；”其二，他並不知道我會出現，若是沒有我這個意外，我相信他有能力逃過公於的追蹤，只要他在地下借房舍作掩護，公於便無法發現其行蹤。因此，他沒有必要把洛書調包；第三，以公子自院中追出的速度，或以上計在地下穿行的速度來計算，他根本就沒有任何在中途停歇的可能。　　因此，問惠可能還是出在聖女來此之前。”滿蒼夷仔細地分析道，目光有些質疑地望着聖女鳳妮。　　軒轅知道，滿蒼夷是懷疑聖女鳳妮在耍手段。滿蒼夷可不像他那般信任鳳妮，事實上，滿蒼夷一開始便對鳳妮沒多好的印象，因為鳳妮曾經出賣過軒轅，是以滿蒼夷的懷疑也不是沒有道理，既有第一次，難道便不會有第二次嗎？　　對於滿蒼夷來說，他只是忠於軒轅，對於其他人，都會以平常眼光來看，絕不會如軒轅看鳳妮一般含雜着私情，話語也顯得更客觀公證。要知道，如果軒轅得了這部假洛書而懵然不覺，對他來說打擊會有多大？首先，軒轅便不能不懷疑是鳳妮在設計陷害他，那時精神上的打擊可能會比物質上的打擊更為可怕。　　鳳妮啞然呆愣，她是個聰明人，怎會聽不出滿蒼夷話中有話？可是她能怎樣辯解呢？事實上滿蒼夷的分析是極有道理和根據的，她無法反駁。　　“我知道，我們都被人耍了，不關鳳妮的事。此刻，鳳妮應仔細想想還有哪幾個人可能會知道洛書的存放之地？有哪幾個你身邊最親近的人常問及洛書的事？我相信定是鳳宮中出了姦細，而這姦細還是鳳妮身邊最為親近的人！”軒轅擁過鳳妮，柔聲安慰道。　　鳳妮澀然道：“我真的不知道事情會發展成這個樣子，讓我好好想想。”　　軒轅立刻出去傳來蒙赤武，讓他帶領五十名城中子民，將土計所行之處翻挖一遍，而且要讓伯夷父和蒙赤武親自監督，不能有失。畢竟洛書之事關係重大，便是蒙赤武也不敢有絲毫的怠慢。　　劍奴諸人也聽到了這邊的聲響，也與恭弘=叶 恭弘七及十名君子國的高手結伴而至，但見軒轅無事，也便守在軒轅所在的院外。　　伯夷父和蒙赤武自然知道劍奴也絕不是等閑之輩，就憑其獨戰伏羲神廟的四名高手，就足以證明他的實力。以伯夷父的眼力，當知劍奴身邊的十餘人個個都是高手，也就放心地讓其守在屋外。　　滿蒼夷並不習慣與太多人共處，皆因其平時獨來獨往慣了，而她獨來獨往也有其好處，那便是可充當一名奇兵，給敵人一個絕對的意外。那次黃恭弘=叶 恭弘族之戰，若非滿蒼夷以其比戰鹿更快的身法告急，又怎麼可能讓東夷的三百快鹿騎全軍覆滅呢？說不定反會被帝五諸人殺個措手不及。因此，滿蒼夷獨來獨往確是極為有利。試問天下間又有幾人能夠在速度上與滿蒼夷一較長短呢？所以，有人若要對付滿蒼夷，那簡直比對付千軍萬馬還難，若是滿蒼夷一逸了之，誰也奈她不何，包括刑天在內，這一點軒轅深有感觸。不過，軒轅深感慶幸的卻是，滿蒼夷成了他的朋友，若擁有這樣一個敵人，實夠頭痛的。以前那段不堪回守的日子，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差點沒被逼死。　　軒轅走進屋中，鳳妮仍在沉思，眉頭緊鎖，不由得心中大感憐惜，過去攬住她的肩頭，安慰道：“如果一時想不起來，慢慢再想，如果這人能夠在你身邊神不知鬼不覺地換走洛書，也便證明此人心計十分深沉，留下把柄的可能性不大，或者這人一切都做得極為隱秘，豈是你隨便一想便能想到的？”　　鳳妮感到一陣從未有過的疲憊，輕輕地靠入軒轅的懷中，幽幽嘆了口氣，道：“鳳妮好累，真想好好休息一陣於，奈何腦子之中總有許多無法排解的思緒。”　　“如果鳳妮真的感到很累，那便好好地休息一下，我已經想到了一個方式可以試探出誰的嫌疑最大，待鳳妮養足了精神再告訴你。”軒轅輕聲安慰道。　　鳳妮精神一振，忙道：“我要你現在就告訴我，否則鳳妮如何能夠真箇休息好呢？”　　軒轅一笑道：“我就知道你會如此，不過，你暫時可以放心，就算那人偷走了洛書，但沒有河圖也是枉然，龍歌的河圖豈能易得？因此，此人偷走洛書也無什作為，你大可先放心地休息。”　　“不，我要你現在便告訴我如何去找到這個人。”鳳妮似有些軟弱地雙手抱住軒轅的粗腰，仰頭認真地審視着軒嫂的眸子道。　　滿蒼夷知趣地退了出去，此種場面只會勾起她的傷心事，不看也罷。　　軒轅在鳳妮的額頭輕吻了一下，淡淡地道：“剛才我已囑咐了那四名知道洛書有假的金穗劍士，不得將洛書被調包之事傳給任何人聽，而要一口咬定刑天搶去的便是洛書。想想，如果那將洛書調包者得知假洛書被刑天搶去，而我們根本就不知道被搶之洛書真假時，他會有什麼表現？”　　鳳妮眼睛一亮，欣喜地道：“還是你腦子靈光，鳳妮都快急昏頭了。”說完主動吻了軒轅一下，只讓軒轅魂為之銷。　　“要是每天都能被鳳妮吻一下該有多好。”軒轅又故態萌發道。　　鳳妮不由得好笑地望了軒轅一眼，笑罵道：“你有時候冷靜精明得讓人害怕，有時候卻是個十足的痞子混蛋，得寸還想進尺。”　　“這叫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啊，也不知道是否能有個滿足的時候，若是每天能得鳳妮一個吻，或許我又會想每天能多要幾個……嘿嘿……”說到這裏軒轅自己也笑了起來。　　鳳妮也笑了笑，旋又神情一肅，問道：“如果鳳妮滿足了你的願望，那軒轅會不會有着其他更無禮的要求，或是另覓新歡呢？”　　軒轅心神一震，忙正顏望着鳳妮，吸了口氣認真地道：“如鳳妮肯垂青軒轅，軒轅必誠心以待，願以我的一生給鳳妮一生之幸福，哪怕是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旋又嘆了口氣，接道：“但軒轅卻無法保證不為形勢所迫在往後未知的歲月中做出一些與情理相違的事情，因為對於自身無法操控之事，軒轅也不敢妄下斷言。”　　鳳妮對視了軒轅半晌，才吁了口氣道：“我知道你此話的意思，你不妄下斷言也可見你並非是個口是心非的偽君子，鳳妮明白。好了，不談這些了，我們今日啟程回熊城，也好讓你看看城中的局勢。”　　軒轅心中似有些失落，澀然一笑道：“我想請鳳妮將土計交給我處理，因為我要拿他去與鬼方交換一個人。”　　“誰？”鳳妮微訝，問道。　　“少典王虎恭弘=叶 恭弘！”

# 第十一章 威揚熊城

　　癸城迅速傳開，洛書為刑天所奪，那一場大比拼更是被描繪得有聲有色，什麼軒轅三招擒土計，大戰魔王刑天之類的那可是越描越神，彷彿人人親見一般。　　軒轅和鳳妮自不在意這些消息的傳揚，也可以說這是他們故意讓消息傳出，以讓那真正得益者聽到這個消息。　　伯夷父和蒙赤武也無法阻止這些消息的傳播，他們總不能堵住所有人的口呀，當然，只要軒轅和鳳妮沒怪罪，他們便沒有必要太過追究責任，讓消息繼續傳下去，而鳳妮沒找他們責任已算是萬幸了。　　洛書在癸城被刑天搶去，這是何等大事，對於伯夷父和蒙赤武而言可算是丟足了臉面，但他們又能說什麼？因為事實確是如此。　　鳳妮和軒轅吃過早餐便領着兩百多人前往熊城。　　鳳妮身邊當然沒有這麼多人馬，除了軒轅一百多人之外，還有癸城相派的護送高手，加上鳳妮的太陽戰士，一起浩浩蕩盪幾近三百人，倒真不怕遭到敵人的襲擊，即使是刑天也沒有膽量攔截。這近三百人之中有一半是高手，余者皆是以一敵十的精銳戰士，即使是東夷和鬼方的伏兵，也無所謂懼。鬼方和東夷總不可能派出大部隊潛過十大聯城，而讓人無法覺察吧？　　一路上眾人的前進都極為小心，皆有人在前方開路，這任務當然是癸城的高手，聖女鳳妮在癸城已經出過了一些事，如果再在路途遇襲的話，只怕伯夷父再也無臉當癸城之主了，也沒辦法在有熊族混下去了。　　事實上，伯夷父作為伯夷族之人，卻坐上癸城城主之位也是個異數，若非上代太陽惟才是用，只怕伯夷父永遠都不可能當上城土。太陽一死，蒙絡和創世大祭司便對癸城這個外人當家作主的地方有些看不顧眼，甚至想找人代替，只不過一直都沒有借口，而且伯夷父也確不是個好惹的角色，無論是武功還是才智，都是極為了得之人，是以這才能夠得到太陽的信任。　　十大聯城之主的地位，僅在太陽和創世大祭司及蒙絡之下，與有熊族中的六太長老平起子座，但卻比長老們擁有更多的實權，也能參加族中的一些重大決議。此刻太陽英年早逝，族中便是創世大祭司和蒙絡地位最高，族中的大小事務，兩人分管，幾成兩派，而各有私心，若是癸城有缺，誰都會提自己的心腹為接任人選，正因為兩人明白誰也不想相讓，這便使得伯夷父仍能穩坐癸城之主，關於這點伯夷父也明白。　　鳳妮自然也知道這一點，所以她對伯夷父極為關照。她明白，若能夠將這位城土拉攏來，她的實力便會增加不少，因為伯夷父只忠於太陽。當然，鳳妮不能對此人推心置腹，因為有些事情很難說，在某些情況下，人也會改變，除非局勢已經非常明朗。伯夷父雖然忠於太陽，但卻不能不為其千餘名族人着想，若一旦有什麼棘手的事情，他怎肯用千餘名族人之命來為鳳妮賣命呢？這也是鳳妮苦惱的原因，她根本就沒有足夠的力量造出一種聲威，贏得別人的看好，雖然有許多人忠於太陽，但對創世大祭司和蒙絡也是敢怒不敢言，沒有人會不愛惜自己的生命，還有家人的生命。　　有軒轅相助，鳳妮便打算孤注一擲，至少，此刻的軒轅已非昔日人單勢孤的軒轅，其後有君子國的千名精銳戰士。要知道，君子國人人尚武，皆是用劍的好手，其國人強悍是出了名的，更是高手眾多。因此，便是東夷也不敢輕易去招惹他們。是以，他們能夠穗守東山口數百年而不衰，這絕非偶然。不過，君子國在柳搖紅死了之後，也慢慢衰落，不再聲威如昔，當年便是神族八聖也不敢去君子國張狂，皆因其國內高手太多，而女王柳搖紅更是劍宗的大師姐，武功比劍宗宗主更可怕。若是柳搖紅仍在世，鬼三諸人也不敢輕上東山口。不過，君子國雖一再沒落，但其根基仍不會差，也遠勝於其他部落，皆因其無論是婦孺還是老頭，皆是用劍的好手，而自君子國中走出的每一個人都絕不能小視。　　鳳妮也驚訝軒轅的變化，這不能不算是個奇迹，軒轅自身的武功可怕至如斯之境，那驚天動地的一刀確讓她震驚了許久，對付土計竟如此利落，與昔日之軒轅相比實有天壤之別。而軒轅身邊的高手也使鳳妮心驚，單隻滿蒼夷一人便足可稱得上絕世高手，那驚天地、泣鬼神的身法令鳳妮無法想象，竟與刑天硬拼數招而無懼意，相信比之伯夷父也不會絲毫遜色。而劍奴、木青、恭弘=叶 恭弘七無一不是高手，當然，她也看出了此刻的恭弘=叶 恭弘七與昔日的恭弘=叶 恭弘七有着根本上的變化，那便是從氣勢上，恭弘=叶 恭弘七已經具備了一派高手的風範，而獵豹。花猛諸人無不是如此，還有那些來自君子國的劍手，而軒轅的真正實力龍族戰士對外人來說卻像是個謎。　　鳳妮也不知道軒轅究竟有多強大的實力，不過，她絕想不到她所猜的實力遠遠沒有軒轅的真實實力強大。　　軒轅自不會向鳳妮解釋，這件事情越隱秘越好，只有這樣，在關鍵對敵時才能真正起到以奇制勝的效果，讓所有人都輕忽他絕對是一件好事，這樣才更方便、更有利他經后的發展。　　距熊城尚有五十里左右時，前方有快騎來報，是伏朗親自來接聖女。　　軒轅和鳳妮聽了微微皺起了眉頭，不過卻並沒有太感意外。　　“他對你纏得可夠緊的，看來他已經知道你去癸城是為了見我。”軒轅笑道。　　“如果他還不知道，定是個傻子。”鳳妮也笑了笑道。　　“我看他可能是急了，這也都怪我，出爾反爾，如果他知道我們上次只是演戲給他看，不知道他會有什麼反應。”軒轅每想到這個問題時，便充滿了一種報復的快意，對伏朗這種人，他實是沒有什麼好感，同時更恨若非伏朗出賣他，便不會犧牲幾位好兄弟了。　　“當然要再跟你打一場。”鳳妮也笑了。　　軒轅不由得聳聳肩笑了笑，一帶馬韁，道：“我們上前迎接吧。”　　劍奴和木青也策馬相隨，而鳳妮卻乘鹿而行，身邊相護着金穗劍士，兩人鹿馬相映成趣，倒也氣派不凡。　　少典神農與蚊龍也雙雙乘馬，這五匹戰馬便是這麼分的，至於龍族戰士和君子國戰士，卻是走路，恭弘=叶 恭弘七與獵豹諸人及有僑族和少典族的幾個重要人物乘戰鹿，余者皆步行。　　伏朗身後也隨着近二十名好手，上次那幾名伏羲神廟的高手也在，其中，軒轅竟意外地發現了幾個人，那便是顓臾大主祭身邊四大護法之二風際和風游，還有一人軒轅事前怎麼也沒有料到，這人竟是當初神堡之中管理奴隸的總管伍老大。　　伍老大竟是伏朗的人，這確實太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了，同時他也明白伍老大之所以出賣了他們，害得帝十三能準確截住他們，使之兩百多奴隸兄弟死傷大半，只是受了伏朗的指使，這也是伏朗安下的毒計，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消除聖女鳳妮的外援。想到這裏，軒轅對伏朗的恨意不由得陡地加深了許多。　　“咱們又見面了，伏朗兄！”軒轅故意不瞧伍老大，裝作一副極為客氣的樣子拱手道。　　伏朗竟然還能夠勉強笑出來還了一禮，風際和風游卻同時拱手行禮道：“真是有緣，何處不相逢，陶唐氏一別，我們竟再會熊城外，真是幸會呀！”　　“軒轅也有同感，兩位護法未隨大主祭南返神廟嗎？”軒轅淡然反問道。　　“哈，因我們尚有事待辦，故來回神廟，否則如何能得再見公於呢？”風際打個“哈哈”道。　　“聽說公子已成了陶唐氏的乘龍快婿，還未能討杯喜酒喝喝，公子可一定要補上哦。”風游故意望了鳳妮一眼，有些不懷好意地道。　　軒轅心中暗怒，風游此語正是在離間他和鳳妮，故意挑起鳳妮的醋意，他禁不住扭頭望了鳳妮一眼，但見鳳妮若無其事地保持着淡笑，卻沒看他，心中不由得微微鬆了口氣，道：“是護法走得大過匆忙，補頓喜酒簡單，不過護法可得補禮哦，俗話說‘天下無白吃之宴席’。”　　眾人一愣，不由得大笑，風游也被軒轅的直接逗笑了，大聲道：“應該，應該。”　　“鳳妮是否也準備送這份禮呢？”伏朗故意道。　　鳳妮淡然自若地笑了笑道：“事實上我早就已經準備好了彩禮，只是一直沒有機會送出去而已，待回到熊城，立刻便自鳳宮中搬出來獻上。”　　“哦。”伏朗臉色一變，訝然問道：“難道鳳妮早已知道了這事？”　　“當然，事實上這個世間我不知道的事情並不多。”鳳妮傲然道，同時扭頭向軒轅露齒一笑。　　軒轅頓時心胸開闊，一身輕鬆，但伏朗卻妒火狂熾，一張臉幾乎漲得通紅。他哪曾料到鳳妮竟會如此回答，而她對軒轅的表情更是讓伏朗無法壓抑心頭的怒火。　　鳳際忙打了個“哈哈”插口道：“如此說來，軒轅公子到了熊城可得再大擺宴席了。”　　鳳際的話使得場中氣氛稍稍緩和了一些，軒轅這才扭頭向伍老大望去，悠然道：“伍者大近來可愜意？”　　伍老大也於笑一聲道：“托公子的福，伍某近來還不算壞。”　　軒轅冷哼一聲，他對這個卑鄙的小人動了殺機。　　仔細一想，當初自己之所以可以入神堡成為奴隸，然後借擒風揚反出神堡並統領奴隸兄弟，很可能都是這個卑鄙小人一手所安排的。換而言之，那一切也都在伏朗的計算之中。　　抑或打一開始，伏朗便處處算計着軒轅，故意讓軒轅的行動去完全吸引九黎族的注意力，而他好在暗中行動。自始至終軒轅都成了他的一顆棋子，只不過，伏朗卻沒有估計到陰錯陽差地造就了龍族這股潛藏着的強大勢力。　　軒轅也不能不對伏朗的頭腦重新估計，這人實在很不簡單。不過，看來洛書並不像是他所得，否則他也不會如此着緊鳳妮。當然，伏朗也沒有這個機會，因為鳳妮對他始終存在着極大的戒心，自然不會讓伏朗有任何機會。太昊惟一的失誤，大概便是不該派來伏朗，因為伏朗真的愛上了鳳妮，因此在某些事情上仍有些感情用事，就免不了露出許多馬腳。更在某些決策上帶着些許情緒化，自然難以成事。若換了不是伏朗深愛鳳妮，以伏朗的才智，只怕早就已經得逞了。另外便是鳳妮太了解伏朗了，因此，伏朗的心思又如何能瞞得了聰慧的鳳妮？所以太吳的這個安排可以算是失誤，或許是他們小看了鳳妮。　　伏朗和眾人都聽出了軒轅對伍老大的語氣不善，劍奴諸入也仔細打量了此人幾眼。這段日子來，劍奴已漸漸明白軒轅的心態，也知道伍老大是軒轅所要殺的人。　　“伍先生與軒轅可是舊識嗎？”鳳妮微訝問道。　　軒轅笑了笑，道：“何止舊識。”　　“軒轅兄到了癸城，怎麼不派人通知我一聲？也好讓我親自來迎接呀。”伏朗忙轉過話道。　　“哦，伏朗兄的好意我心領了，此刻你遠迎五十里，此等盛情已讓軒轅感激不盡了。”軒轅淡然道。　　“傳聞鳳妮與軒轅兄之間存在着少許誤會，我便知這是訛傳。”伏朗又道。　　“伏朗兄看事可真是透徹，我與鳳妮之間又怎會存在誤會呢？即使有誤會，也已在上次解開了，此次軒轅前來便是要歸順鳳妮的。此來之人皆是有熊族的後裔，可謂是認祖歸宗來了。”軒轅不想再跟伏朗再作任何虛偽的應酬，他自然明白，這次他來熊城，與伏朗之間總會見個真間，與其笑着玩陰招，倒不如光明正大的攤牌。此刻便是伏朗欲與他作對，軒轅也不會害怕。因為伏羲氏總部設在黃河以南，與熊城相隔了千餘里，不可能調集大量人手前來熊城對付他，但他卻可以隨時召來大批好手，甚至是幾旅勁騎。因此，與伏朗相拼，軒轅絕對佔著優勢。不過，軒轅自不會傻得與伏朗交手，那樣的話，只會讓蒙絡或創世大祭司得利。　　“路上不宜談話，我看還是先回到城中再說吧。”鳳妮打斷兩人的話道。　　軒轅輕輕一笑，策馬與鳳妮并行，似乎根本就不去注意伏朗那嫉妒得快要發狂的目光，眾有僑戰士與少典戰士一聲歡呼，緊隨軒轅和鳳妮之後，甚至差點將伏朗擠到一邊涼快去了。伏羲氏的高手人人色變，伏朗甚至預感到自己的危機已經逼近了，而這種危機則來自於軒轅。　　是的，鳳妮對軒轅的態度似乎極為親密，竟與軒轅並肩而馳也毫不為意，而這可是伏朗昔日所享受的待遇，卻橫里殺出一個軒轅來。當日他對軒轅所產生的感覺並沒有錯，軒轅確確實實是他的勁敵，只是在九黎沒有殺軒轅這確實是失策，而他也失去了擊殺軒轅的最好時機。　　任何人慾對付此刻的軒轅，都必須付出慘重的代價，這是絕對不用置疑的。但伏朗絕不會甘心，這點軒轅自也是心知肚明。　　得知軒轅與有僑戰士及少典戰士的到來，龍歌和六大長老也齊齊迎出城外。　　在熊城之中，六太長老仍是代表着太陽的支持者，雖然長老中也有人傾向蒙絡和創世大祭司，但卻不會公開表示。在平時的許多事情上，他們仍會擺出一種超然的姿態。　　有僑族和少典族乃是有熊兩個失散外遷的支系，今日重返熊城，可謂是認祖歸宗。雖然其實力並不強大，但其意義卻是不可小看。何況少典氏的人丁也極旺，有千餘眾。當然，此次回歸熊城的只是精銳的少數人。同時，這群人也算是護送龍歌返往熊城的功臣，受到熱烈歡迎自是難免。不過，蒙絡與創世大祭司似乎並沒有對他們怎麼在意，更不會親自來迎接。　　事實上，以蒙絡和創世大祭司的身份，怎會親迎這些後生小輩？何況蒙絡本就是一個極為傲慢之人。　　熊城確是一座極為雄偉的大城，依山而建，但卻幾平將整座山都包括在其中。並利用天然成形的岩壁為牆，峽谷為開闊的城門。另有幾面加以人工修砌而成的高牆堅壁，比之癸城至少要大三四倍。　　熊城之外是一片沃野，分佈着大大小小的村落，還有幾條河流，河水的源頭似是在熊城之內。　　熊城其實更像是一座聖山，成為方圓數百里沃野平原上的權力中心，有種高高在上的皇權象徵。　　居住於熊城之人皆為有熊貴族及戰士，也有居於熊城的百姓，但並不是很多。熊城雖大，但居所並不是很多，主要的戰士都集中在熊城周圍十數里的八大寨口之中，也算是熊城的對外防線了。　　當然，若有人想進攻熊城，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便得經過十大聯城的防線，然後必須破八寨，這才能夠正面與熊城大戰。但以這種強大的堅城，只要城中糧草儲備充足的話，自外向內攻確是難比登天。而若欲斷熊城之中的水源，也是枉想，因為這幾條河流的源頭便在熊城內的熊山上，自是不可能自外斷其水源。　　熊城之中的糧食卻必須自外運進城中，那便是來自城外的一片沃土，還有在有熊族周圍相依附的小部落。至於十大聯城，則皆為自給自足，他們擁有自己的領土，擁有自己的管轄權，但在重要的時候卻必須聽從熊城的吩咐安排。　　以有熊族的實力本可以向南或向東北方向擴充自己的勢力，但是偏偏遇上兩大宿敵，鬼方與東夷，熊城夾在兩大勢力之間以至於無法發展。　　鬼方聯盟了北方諸族，東夷聯盟了東南諸族，而後以海為邊向北部擴展，這樣便等於將有熊東、南、北三面給封死了。有熊族能夠突破的只有西面，但西面過去，又有太行山脈相阻，這大概也是有熊族的痛苦。　　由於地勢所限，加之鬼方和東夷皆對有熊這塊沃土虎視眈眈，使得有熊族終年陷入一種戰爭的狀態。　　是以，人丁絕難興旺，孤兒寡婦也極多，也便再無力西進。何況西面的陶唐氏也極為強大，能夠與陶唐氏修好已算是有熊之幸了。不過，有熊本部仍有數萬子民，可戰之兵也在萬餘眾，其強大是不可否認的。若非東夷和鬼方都組成了強大的聯盟，即使強若九黎族、葷育部也不能獨抗有熊之實力，但鬼方十部聯盟，再征服了一干寄於北方的小部落後，其戰士也是以萬相計，足以與有熊相抗衡，何況有熊族兵員之中有三分之一是女子。　　東夷的地源最廣，幾可與南方的三苗相比，其地也多為沃土。是以，東夷的強大絕不遜於鬼方和有熊，其實，在三股強大的勢力中，數有熊的力量單薄一些，但有熊族卻有堅城相守，便是鬼方和東夷聯手，也不能佔到多大的便宜。否則的話，有熊族只怕早就被鬼方和東夷給吞併瓜分了。　　然而，有熊卻是禍不單行，族王太陽暴死，族中內部不和，局面未穩，出現了從未有過的危機。只是熊城之中的兵眾似乎全然沒有看到這個危機，創世大祭司與六太長老又遲遲不肯推舉出新的太陽，便連合法的繼承人鳳妮和龍歌也遭到排擠和否定。　　龍歌和鳳妮自是無可奈何，熊城之中雖有人支持他們，但卻又怎拗得過蒙絡與創世大祭司的權勢？有些人也是敢怒不敢言。當然，站在創世大祭司一邊的人更多，一旦否決起來，立刻有大半人響應創世大祭司的話。於是，龍歌和鳳妮也只能有氣無處出。蒙絡雖身為他們的王叔，卻亦不出面發言，只是在暗中拉攏人手為己用，使得龍歌與鳳妮孤掌難鳴。　　或許，當初太陽送龍歌與鳳妮遠離熊城去三苗學藝便是一個錯誤的安排，當然，這是一個無法追究責任的問題。　　熊城之中駐紮着近千餘名戰士，另外便是蒙絡的親衛有百餘人，創世大祭司所訓的死士營有兩百餘人，六太長老所掌管的宗廟有兩百多名戰士，再加上三百多名太陽戰士，熊城之中共有兩千精銳的戰士，但其居民卻達到四千餘眾。因此，在整個熊城之中有六千餘人。　　擁有六千餘人的大城在當時來說確應算是超級大城了，但熊城之中僅居有熊族六分之一的實力，余者皆在十大聯城和八大寨口之中。另外，在原野上分佈的一些村落中居住了有熊族四分之一的子民，這也是有熊族的主要勞動力，這些人不僅僅種植五穀，同時也以狩獵為生。　　事實上，蒙絡在熊城之外尚建有自己的別城。當然，那座城池的規模和氣勢與十大聯城沒法比，那是在山谷建造的行館，也算是一處別居。太陽在位之時，蒙絡便住在行館中，並不經常去熊城。因為太陽看不慣蒙絡那種架式，而蒙絡也不想常看太陽的臉色，所以他便搬出熊城另建行館。但太陽一死，他又立刻回到熊城的王府之中，他絕對不會讓熊城的局面由別人掌管。　　龍歌一步入熊城之中，便有人疾步前來快報。　　“不好了，王子！”那人沖開圍觀的民眾，慌張地奔至龍歌的座前道。

# 第十二章 火焚龍宮

　　龍歌和鳳妮臉色微變，六太長老的神色也不好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六大長老中的元貞急忙問道。　　“卧龍宮起火！”那漢子急促地喘息道。　　“什麼？”龍歌勝色大變，卧龍宮正是他的居所，與鳳妮的鳳宮同為熊城的重地，此刻競突然起火，怎叫他不驚？而他剛才出來之時還是好好的……　　軒轅與鳳妮禁不住相視望了一眼，都看出了彼此心中的震駭，這一切的確是大巧合了，是以，他們隱隱感到一絲不安。或者可以說他們已不約而同地想到了一件事，那便是河圖！　　龍歌除了將河圖放在卧龍宮外，似乎並沒有其他地方好放，當然，龍歌絕不會將河圖放在一個顯眼的地方。因此，兇手也並不一定能尋到河圖，但帶無絕對，萬一……　　軒轅諸人便交由鳳妮與無咎長老接待，龍歌和另五位長老全都急速趕去卧龍宮。既然卧龍宮發生了如此大事，龍歌自然不能再陪軒轅，而軒轅這等外人當然也不能隨龍歌去卧龍宮一看究竟。　　鳳妮雖急，但事已至此，她也不欲去看，因為既然事情已經發生，她即使趕過去也是沒有絲毫的用處。　　熊城的於民倒是極為熱烈地歡迎這群返回祖族認祖歸宗的人，在大道的兩邊夾道歡迎，使得有熊和少典的戰士人人精神振奮，大感風光無限。　　鳳妮也禁不住心中甚喜，想想另兩批自東夷、鬼方陣線中來到熊城的戰士，一個個都顯得極為狼狽，哪有軒轅此次前來這般氣宇軒昂？而這一切也正显示出了軒轅的與眾不同之處。　　事實上，鳳妮早就為軒轅準備好了住處，那便是距鳳宮只有三百餘步時幾間大院落。這也是她刻意安排的，因此徑直將軒轅諸人帶向鳳宮的方向。　　“聖女，大祭司已經為軒轅公子安排好了南側的斗霞居，我們這就將公子和諸兄弟領去……”　　“不勞大祭司操心，我已為軒轅公子準備好了落星閣，他和他的兄弟便住在那裡好了。”鳳妮冷冷地打斷無咎長老的話道。　　“落星閣是靠近鳳宮的重地，怎麼能隨便讓外人住呢？”伏朗一聽，立刻明白鳳妮的意圖，不由妒火狂燃，憤然道。　　無咎長老一聽，臉色微變，也附和道：“是啊，落星閣乃是有熊族的重地，怎能讓外人居住呢？”　　“長老此言差矣，軒轅和他的兄弟們體內所流的乃是有熊族的熱血，雖曾是遠離故土的遊子，但事實上卻是有熊族的後代，血濃於水，怎能說他們是外人呢？”鳳妮冷冷一笑，淡然反駁道。　　無咎長老一愕之際，軒轅搶着發出一陣爽朗的豪笑道：“如果長老對我們的身份有所懷疑，那我們可以立刻打馬出城，返回姬水河畔，永遠成為一個獨立的群體！”　　無咎心中暗怒，但他怎敢反駁？因為許多曾遷居遠處的有熊族後裔就是等着這句話，那樣他們便可以再也不用聽祖族的號令，驅走族中的祭司，完完全全成為獨立的群體，如此也便等於斷了有熊強大的外援。即使是創世大祭司也不敢不承認有僑族和少典族在有熊的合法地位，否則，他也不會派三位祭司去有僑族了，由此可見創世大祭司對有僑族的重視。　　鳳妮忙打圓場給無咎一個下台的機會，道：“軒轅別誤會，長者絕不是這個意思。”　　無咎心中大恨，但他卻絕不能否認。鳳妮此話雖是為他找了個台階下，可也使他再不能提出任何反對意見了。事實上，鳳妮和軒轅一唱一和，便是要把他拖入一個死局之中。　　伏朗心中雖爐，卻也無可奈何，算起來，他還是一個外人，如果無咎不說話，那他更無說話的權利。　　“可是，可是……”無咎有些欲言又止地說了兩個“可是”。　　“可是什麼？”鳳妮斜眼望了無咎一眼，又道：“難道長老還有什麼意見嗎？”　　無咎突然發現鳳妮的語氣竟比往日強硬鋒利多了，讓人有些難以招架。伏朗其實也有同感，平時一向低調的鳳妮在突然之間似乎變了一個人。他當然知道，這可能與軒轅有關，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卻不是他所能知道的。　　“落星閣已經有人住了。”無咎終於說了出來。　　鳳妮嬌軀一震，臉色一沉，鳳眸之中泛出一縷冷厲之極的寒芒，沉聲問道：“誰？”　　“是齊護法和杜護法。”無咎小心翼翼地道，目光卻偷偷地觀察鳳妮的反應。他已經感到鳳妮動了怒，不過想到齊威和杜聖乃是創世大祭司身邊的四大護法之二，其身分地位也極高，想來鳳妮也不敢拿他們怎樣。　　“他們什麼時候住進去的？我怎會不知道？”鳳妮似乎口氣緩和了一些，問道。　　“聖女昨日離城之時，他們才搬進去，是以還沒有來得及通知聖女，所以……”　　“是誰讓他們搬進去的？”鳳妮大為氣惱地質問道。　　“是大祭司的安排，他讓齊威和杜聖兩位護法自斗霞居搬出來便是為了給軒轅公子安排住處。”無咎似乎感覺到鳳妮有些脆弱，自然不會忘了繼續搬出創世大祭司這頂帽子。　　鳳妮果然有些勢弱，因為齊威和杜聖乃創世大祭司身邊兩位極紅的大護法，其身分地位極高，她怎能將兩人逼走？但又很明白，這是創世大祭司所安排的詭計。打一開始，創世大祭司便已看清了她的意圖，這才會棋高一着，事先安排兩個心腹住到鳳宮附近，以便更好地監視鳳宮的動靜。　　鳳妮扭頭向軒轅望了一眼，兩大護法的身份使她拿不定主意了，而這時軒轅正向她打了個眼色，示意她不要退縮。　　伏朗此刻不僅不為鳳妮擔心，反有一種聿災樂禍之感，他倒要看看軒轅能耍出什麼花招。他對熊城局勢的了解自然比軒轅多得多，當然明白杜聖和齊威兩人絕對不是好惹的角色，他不信軒轅能對這兩人怎麼樣。　　鳳妮見軒轅神情堅決，心中稍定，毅然道：“長老先去落星閣通知兩位護法，讓他們立刻給我搬回斗霞居。沒有我的命令，私自遷入落星閣已違我有熊施規，若不想受族法處置，便快些讓出！”　　無咎一驚，也有些驚訝地望了軒轅一眼，他自然明白此刻鳳妮之所以突然變得強硬，就是因為軒轅的存在，只自剛才軒轅和鳳妮交換眼神的神態任誰都可以看出。此刻他知道再沒什麼好說的，忙驅鹿向落星閣馳去。　　軒轅一行人聲勢浩蕩地行近落星閣，落星閣前已經站滿了人，為首者正是無咎長老和齊威、杜聖兩位護法。三人大步向聖女迎來，余者皆肅立落星閣前，看那架式大有大幹一場的氣勢。　　“齊威住進落星閣，未來得及稟明聖女，還請聖女見諒。”齊威年約四旬，面如重棗，高大魁梧，行如虎進，極有氣勢。　　“杜聖也特向聖女請罪！”杜聖臉色則顯得有些蒼白，身如竹竿，走路飄搖不定，像是欲被風吹走，聲音尖細，極為刺耳。　　軒轅卻不敢輕視杜聖，雖然此人走路飄搖，但其步履之間似含某種玄機，並不是因身子瘦虛所致，應是修習了某種異功奇學才有此種表現。軒轅可以肯定，杜聖的身法絕對極為可怕，至於功力，齊威和杜聖都顯得有些深不可測。　　“既知罪，何不立刻給我搬出落星閣？我可以不治你們之罪。”鳳妮冷冷地質問道。　　“聖女有所不知……”　　“我不知什麼？難道不知有熊曆法？不知族規？若還有些什麼不知的，你倒給我說說！”鳳妮大發雌威打斷齊威的話，質問道。　　齊威和杜聖相視望了一眼，若是說到有熊族規，他們確是有些理虧，這西宮本乃屬於鳳妮所轄範圍之內，那西官之中的住宅當然全由鳳宮之主鳳妮安排，尤其她更將鳳宮列為禁地。他人若是想住進西宮，便得要鳳妮首肯，即使是創世大祭司也不能全權決定。　　在鳳妮回到熊城之後，原本一些住在西宮的人基本上已搬出，當然，創世大祭司仍以某些借口讓一部分人住在西宮之中，但卻都不是靠近鳳宮之地。而落星閣和伏朗所居的摘星殿乃是鳳宮邊的重地，鳳妮自不允許外人居住，便是創世大祭司也不能強住於此。因此齊威和杜聖的說法有些理虧。　　“是這樣的，大祭司是擔心聖女的安全，而軒轅公子等人剛自姬水東來，尚不熟悉熊城的規矩，以防某些事情上衝撞了聖女，這才會將他們安排到斗霞居，由大祭司親自教他們有熊曆法和族規。等他們熟知了這些，聖女要安排他們住到哪裡便由聖女安排好了。”杜聖尖聲尖氣地解釋道。　　齊威和無咎禁不住都向杜聖投以讚許的目光，杜聖確是有些機智，而且此番話也說得合情合理。　　鳳妮一陣淡然冷笑道：“大祭司日理萬機，實不敢有勞他老人家費心費力，鳳妮有能力安排好這一切。至於有熊曆法和族規便由鳳妮親自教給他們好了，反正我有的是時間。煩請你們將我這番話告訴大祭司，而你們也立刻給我搬離西宮！”　　“鳳妮，男女有別，你怎能親自教他們呢？我看還是讓大祭司選人教吧。”伏朗突然出言道。　　杜聖和齊威大訝，他們似乎沒有想到這個伏朗此刻竟會倒戈於聖女，但旋即明白這是伏朗在爭風吃醋。但不管怎樣，伏朗此話確實是幫了他們不小的忙，不由忙附和道：“是啊，伏朗公子說得對，我看聖女還是專心練功，其餘的事情還是由大祭司安排好了。”　　“師兄和兩位護法此言差矣，師兄好像忘了自己也是個男的，當初有熊曆法不也是我教的嗎？師兄說此話豈不奇怪？是的，我得專心練功，但勞逸結合方為上佳之練功法，這似乎與教人曆法並不矛盾。何況，太陽戰士中，知曆法者不少，當有人可做軒轅之師。因此，兩位護法閑話休說，立刻給我搬出西宮，否則休怪我無情！”鳳妮冷冷地望了伏朗一眼，心中更多了幾分鄙夷，不屑地道。　　杜聖和齊威相視望了一眼，似乎沒有想到鳳妮如此強硬，詞鋒如此之利，使他們毫無反駁之機，甚至不給時間他們考慮。　　“聖女息怒，大祭司在我們搬入之時便下了命令，說沒他的命令，我們不能再隨便搬遷。如果聖女實在要屬下搬走，不如等大祭司自卧龍宮回來再作決定如何？”齊威見不能以理，只好搬出創世大祭司來。　　軒轅此刻才真正知道創世大祭司在有熊族的威望，不過，他並不擔心今日之事，既然他來到了熊城，總得做點事情。因此，他不怕鬧事。　　聖女鳳妮怒極反笑道：“這是我的西宮，何時輪到別人作出決定？我是西宮之主，我說的話便是命令！誰敢不服就是有違族規曆法，當處重罰！我再說一遍，你們立刻給我撤出西宮，否則休怪我無情！”，無咎、杜聖、齊威三人臉色同時大變，他們知道聖女鳳妮動了真怒，但是他們卻不相信鳳妮能將他們怎麼樣。　　眾金穗劍士見杜聖和齊威仍無動於衷，都“鏘”　　地一聲拔劍出鞘，顯然只要鳳妮一聲令下，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飛撲而上，將兩人加以正法。　　金穗劍士只是一群絕對忠於王族正統的劍手，乃是太陽親手訓練出來的戰士，便連創世大祭司和蒙絡都無權指揮。　　杜聖和齊威臉色再變，此刻在西宮若是與鳳妮鬧起來，他們確是理虧。對於太陽戰士他們倒也不懼，因為此次他們是有備而來，似乎早就預料到可能會發生衝突。因此，身邊也帶了許多高手。　　“還望聖女三思！”無咎見如此劍拔弩張的氣勢，不由得也有些微急，提醒道。　　“長老也覺得是本聖女錯了嗎？”鳳妮鳳目泛出兩縷陰冷的光彩，柳眉倒豎，冷問道。　　“不敢，聖女自是沒錯，但場中都是自家人，何必如此呢？我看還是請大祭司來對兩位護法作一下安排好了，也用不？……”　　“長老的意思仍是聖女不能在西宮作主嗎？如果連西宮聖女都無法作主，聖女之威信何在？顏面何在？你身為長老當知依曆法所定，誰對則擁護誰，這點難道長老也做不到嗎？既然如長老所言，都是自家人，為何長老不勸勸兩位只聽祭司之話而不守族規的護法呢？”軒轅打斷無咎的話，冷聲質問道。　　無咎一時啞口無言，雖然他對軒轅懷恨在心，但卻也不敢出言頂撞，他知道鳳妮對軒轅極為倚重，他可不敢真箇公開得罪聖女鳳妮。　　“你又是什麼人？這裏哪輪到你說話的份！”齊威見軒轅此語，不由得暗怒，不屑地道。　　劍奴一聽齊威此話，不由憤然“鏘”地一聲也將利劍拔出了半尺許，但卻被軒轅作勢阻住了。　　軒轅淡漠地一笑，也對齊威輕蔑地望了一眼，冷冷地道：“我是什麼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若以下犯上對聖女不恭都將成為我的敵人。如果你們識趣的話，立刻依照聖女的吩咐撤離西官，否則休怪我不客氣！”　　“小子，好丈的口氣，我倒要看看你有什麼能耐！”齊威似乎找到了一個出氣的對象。這群人之中，只有聖女是他不敢冒犯的，其他人哪還放在他的眼中？而且，他又有創世大祭司撐腰，便是聖女鳳妮也不能拿他怎樣。因此，以他不可一世的傲氣，怎能容忍被軒轅這般怒訴一番所受的窩囊氣？是以，他竟然目空一切地欲向軒轅出手。　　“大膽！”聖女一聲怒喝，正欲阻擋，軒轅身邊一縷亮光閃過，劍奴已化為一道亮虹帶着奔涌的劍氣直撲齊威。　　無咎和齊威都吃了一驚，杜聖也吃了一驚，皆因劍奴這一劍之威確是讓人心驚不已。　　金穗劍士見齊威如此藐視聖女鳳妮的存在，也紛紛出劍撲至，他們並不會講什麼規矩，只是要將齊威擒下。　　齊威雖是創世大祭司的四大護法之一，地位尊崇，但是卻不能與鳳妮相比，便是創世大祭司表現上也會尊重聖女鳳妮，何況是他們？　　杜聖見事情鬧到這種地步，他也不得不出手了。　　若是他不出手，今日齊威是敗定了，只憑齊威與劍奴連連硬拼兩招便可以看出，單是一個劍奴已讓齊威難以消受了，若是再加上這群金穗劍士之威，如何能敵？是以，他必須阻止這群金穗劍士攻擊齊威。　　無咎卻是不知該不該出手，出手便是與鳳妮撕破臉皮，表明他已依附創世大祭司，那將在長老會中使他尊嚴盡失，而且只看一邊好整以暇的軒轅及其身後的那群木無表情的高手，他又不敢出手。何況那劍奴的劍術竟能與齊威拼個不相伯仲，狠厲而奇詭，使齊威有些縛手縛腳，顧此失彼。無咎深知齊威的武功實不比自己遜色，已是熊城之中的有數高手之一，在創世大祭司的手下除死士教頭吳回，大護法杜修及二護法齊充外的最厲害的人物，與杜聖可謂是最佳的搭檔，但與軒轅身邊的這個老頭相比，竟占不到絲毫便宜。可見這個軒轅也絕非等閑之輩，而且在聖女的另一邊還有個伏朗及伏羲神廟的高手。　　落星閣門口所列的一千高手見杜聖和齊威遭人攻擊，立刻奔襲而至，他們並不會講究誰的身份高低，只會在意主帥的安危，而數十人皆是高手，縱躍如飛。　　“嗖……”一陣亂箭如雨點般插滿一地，箭矢所落之處正是齊威那群屬下欲經之地，但卻沒有傷及任何一個人。　　“誰敢越箭而過，立殺無赦！”軒轅殺機無限地沉聲道，眾有僑戰士與少典戰士及軒轅身後的諸般高手人人手執利弩，箭矢之精芒閃爍，隨時都可以施以亂箭。　　那群欲趕前增援的高手竟被軒轅的氣勢震住了，還真不敢越雷池半步。在這種距離之間，他們的人都擠到了一塊兒，欲躲過對方近兩百支弩箭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若是硬闖到他們參戰之地，大概已有大半人失去了戰鬥力，試問他們又怎敢輕迎其鋒？　　無咎的臉色大變，不由望向鳳妮，但鳳妮連眼角都不瞅他一下，顯然已經默認了軒轅此舉正合她意。　　伏朗心中卻極不是滋味，軒轅一來，立刻便先聲奪人，大刀闊斧地表現自己，而他卻從未想過敢如此作法。相較之下，他知道自己實輸了軒轅一大截。在氣勢上，他更不如軒轅，軒轅的光芒讓他黯然失色，是以，他心中極為嫉妒。　　杜聖和齊威也沒有想到軒轅會來這麼一手，事實上，壓根兒他們就沒弄明白軒轅是何人，也沒將這個軒轅放在眼裡，但這一刻他們已經明白誰是軒轅，更知道軒轅是個絕對不能輕視的對手。任何輕視軒轅的人都可能會吃虧上當，此刻杜聖和齊威便上當了。　　其實，便是無咎也沒有估到，以軒轅這支剛入熊城還不明白城內局勢的勢力敢有什麼動靜，是以創世大祭司欲給他們來個下馬威，卻沒有料到軒轅竟如此敢作敢為，在還沒有了解城中局勢的情況下，竟公然出手對付創世大祭司屬下的兩個大紅人，這確實讓人意外。而且軒轅還似乎有恃無恐，似乎不怕創世大祭司的報復，那樣子倒讓人有些高深莫測之感。　　鳳妮對軒轅的表現着實打心底感激，與伏朗相比，後者簡直像個附庸，只知道孤立自己向自己施壓，遇到這類事情卻是畏首畏尾。但軒轅一來就立刻佔據主動，讓她揚眉吐氣。若是今是能擒下杜聖和齊威，定可使她聲威大震。她以前一直心憂的是，自己身邊根本沒有像齊威和杜聖這般的高手。此刻軒轅一來，局勢頓顯不同，只憑軒轅身邊的劍奴便可以戰平齊威，這使她信心倍增，而軒轅身邊的另一群高手尚未出手，使其真正的實力無從估計，她如何會不高興呢？　　軒轅自是不能讓熊城之中的人小看了自己，雖然自己初來乍到，但若能藉此立威，說不定往後的事情還好辦一些。反之，創世大祭司的人將會千般刁難，使他在熊城之中寸步難行，那就不如索性大鬧一場，置之死地而後生，反會將局面打開。

# 第十三章 護法祭司

　　軒轅自然知道這般做的利害關係，但好就好在熊城不是創世大祭司一個人當家作主，也不是他一個人說了算。表面上至少還有龍歌和聖女這兩人的存在，而具體實力還有一個蒙絡可與創世大祭司抗衡。如果軒轅估計不錯，蒙絡絕不會讓創世大祭司為所欲為，若有個人能代他挫挫創世大祭司的風頭，他絕對會支持和暗自高興。只要不讓蒙絡正面出來與創世大祭司唱對台戲，其它只要能拖住創世大祭司的事，他都會於。因此，軒轅不愁蒙絡不出面主持公道。除非他今日被杜聖和齊威打得一敗塗地，那時蒙絡定會閉口不語，但那種局面是不可能出現的。這是軒轅的自信。　　杜聖似乎有些急了，四名金穗劍士讓他有些左支右絀，而其屬下又不能前來相助，這使他不能不急。　　一旁還有四名金穗劍士在虎視眈眈，隨時準備出手，只要那四人一出手，他根本就不可能抗拒。這群金穗劍士得到了太陽的真傳，人人武功了得，可謂是熊城戰士之中最為精銳的，也是地位高最的戰士，便連創世大祭司都無權指揮他們，只有長老會和王子、聖女才能夠調配他們。大陽戰士都屬於王室親衛，所以不會負責對外作戰，卻負責對王宮的保衛之責。因此，其武功如何並不為外人所知，或是知之不多。當然，對於有熊族的一些主要人物來說，絕不會不清楚太陽劍士的實力。　　“對這兩個目無曆法之輩，不必大過客氣，還是儘快拿下為好。”軒轅向聖女鳳妮淡淡一笑道。　　聖女鳳妮哪還不知軒轅要她藉此立威，自然不再客氣，淡淡地道：“將兩個狂徒給我拿下！”　　那四名待機而動的金穗劍士立刻應命而出，木青也在軒轅的眼色下迅速攻向齊威，與劍奴聯手出擊。　　齊威和杜聖大驚也大怒，但他們連呼喊喝罵的功夫也沒有，只幾個回合便被雙雙拿下。　　八名金穗劍士的力量之強，使得杜聖根本沒有還手之力便被擊倒，不過八人並沒有傷杜聖。而齊威所面對的對手乃是兩個頂尖高手的合擊，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只抗拒了四招，便失手遭擒，旁邊的無咎長老看得暗自出了一身冷汗。　　無咎的確出了一身冷汗，木青和劍奴兩人的劍術組合所產生的威力讓他乍舌，而木青和劍奴各自的劍道修為也讓他心驚不已。他也暗自慶幸自己剛才沒有出手，否則，此刻他也絕不例外地被擒，而軒轅屬下的高手似乎極多。他心中暗忖道：“難怪這年輕人能在如此短的時間中名震天下，實不是僥倖所至，只不知軒轅本身的武功又如何。”　　齊威和杜聖屬下的那群高手也只能眼睜睜望着兩位護法被擒，竟一點忙也幫不上。同時，他們也對劍奴和木青如此輕易擒住齊威大為錯愕，一時之間竟真的被軒轅的氣勢所鎮，不敢有絲毫的妄動。　　鳳妮大感揚眉吐氣，這在平時不可一世的兩大護法此刻竟如此不堪一擊，實是讓她大感痛快。她望了齊威和杜聖一眼，向那群站在落星閣前的人喝道：“你們立刻遷出落星閣，不得有半點耽誤！”說完又向軒轅道：“我們進去。”　　那群落星閣前的高手相視望了一眼，只好迅速遷離去向創世大祭司報信。　　而有僑戰士和少典戰士則歡聲大呼，人人揚眉吐氣，鬥志高昂，皆為軒轅這種強硬的舉措而歡呼。　　無咎心頭卻是十五隻水桶打水，七上八下的，事情鬧到這個份上了，他還有何話可說？便是面對創世人祭司也不好交待，而軒轅這個後生小子的大膽作為更是使得他心神大亂。當然，他自是好漢不吃眼前虧，不會與軒轅計較。　　有百餘名有僑戰士與少典戰士，欲收拾這裏的東西還不是一件輕鬆之事，何況這裏的東西，齊威和杜聖已讓人收拾過，因此幾乎沒作什麼修整。　　鳳妮心中也頗為不安，畢竟杜聖和齊威的身份非同小可，將他兩人擒下，等於是打了創世大祭司一個耳光，創世大祭司豈會善罷甘休？如果創世大祭司要對付他們，只須一聲令下，她和軒轅的這些人手根本無反抗的實力，雖然軒轅身邊的高手極多，但創世大祭司屬下的能人異士豈會少？因此，鳳妮不能不擔心。　　軒轅自然知道鳳妮的心思，而伏朗更是一個動地在旁邊說這種做法不合適，已讓鳳妮的心神有些亂了。這當然是因為鳳妮一直以來都被創世大祭司的威勢所逼，若在突然之間去對付創世大祭司，自然有些心怯。但這是很正常的，這也需要一個適應的過程，若要適應這個過程，就必須具有強大的自信，而鳳妮的自信便需要由軒轅來建立。　　“我們現在該怎麼做？”鳳妮有些憂心地向軒轅詢問道，只看得伏朗恨不能將軒轅生吞活剮。　　“你讓無咎長老立刻去攔住前來的創世大祭司，若我估計沒錯的話，大祭司定在前來西宮的路上，便讓無咎長老告訴他，我們會在你王叔的府中等他，至於杜聖和齊威，自然也會一併帶去！”軒轅輕鬆一笑道，他對一切似乎早已胸有成竹。　　鳳妮一聽，茅塞頓開，自是心領神會。在熊城之中，惟有蒙絡才能對抗創世大祭司，以蒙絡的狂傲，絕不可能讓創世大祭司當著他的面大發淫威。這樣一來，不僅可以殺殺創世大祭司的銳氣，還能夠挑起蒙絡與創世大祭司之間的磨擦，只要能獲得蒙絡的支持，便可與創世一斗。這之中妙就妙在杜聖和齊威所冒犯的是王族特權，再怎麼說蒙絡所代表的仍是王權。　　鳳妮立刻按軒轅的吩咐讓無咎長老前去轉告創世大祭司，而她則帶着兩名金穗劍士和軒轅、劍奴及恭弘=叶 恭弘七、獵豹諸人，一行十餘人押着齊威和杜聖前往蒙王府。她留下了幾十名太陽劍士，以阻止任何人來打擾落星閣之人的休息，除龍歌之外。而落星閣便由木青、神農和蛟龍主持大局，一切安排得極為妥當。　　鳳妮諸人趕到蒙王府時，立刻有人通知蒙絡，由於卧龍官神秘起火，蒙絡也親臨視看。當然，他所重視的是龍歌的河圖，而不是什麼勞什子卧龍宮，沒有利益的事情他是絕對不會幹的。　　卧龍宮起火確實是一件大事情，要知道卧龍宮中有太陽劍士把守，卻莫名其妙地着火了，這當然是一件大事情，連創世大祭司也不能不親臨現場。　　如今卧龍宮的火勢已經基本穩定，但卻有人發現有幾名太陽戰士被人所殺，一切的跡象表明，有人潛入卧龍宮縱火殺人，這背後的目的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猜到。　　果不出人意料，這殺人放火者是為了河圖，而且河圖也被人所偷。龍歌的密室和箱櫃被人翻得滿地狼藉，幾乎所有的人都傻了。龍歌傻了，蒙絡傻了，即使創世大祭司也怔了半天。　　這究竟是誰所為？這人怎會對卧龍宮的布置如此清楚？連密室也似乎了若指掌，這個結果實在讓人難以接受，龍歌幾乎想大哭一場，所有的努力似乎就在此刻泡湯了，他所有的計劃也因此全部被打亂，甚至已經失去了爭雄的最大本錢。　　蒙絡氣得大發雷霆，將幾名守衛密室的太陽戰士推出去斬了。他幾乎已經喪失了理智，他恨龍歌末早點將河圖交給他，而在這時有人氣極敗壞地來找創世大祭司，告之軒轅和聖女擒住了杜聖和齊威。　　創世大祭司本來在極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緒，此刻也禁不住勃然大怒，這軒轅也實在欺人太甚，竟敢擒他的人。而且也猖狂得可以，才入城未站穩腳就開始向他宣戰，怎會叫他不怒？　　蒙絡此時反而冷靜下來，是的，龍歌的河圖雖然被偷，但是鳳妮的洛書應該還在。他自不知道癸城中發生的事情，而他也根本沒有時間細聽癸城的彙報，是以才這樣認為。　　在此同時，蒙絡還想到了一個問題，那便是河圖究竟是誰偷的？為何如此了解卧龍宮的環境？他最先想到的可疑之人自然是創世大祭司，因為這是極有可能的事。　　蒙絡乃是個極為聰明的人，在清醒下來之後，便立刻知道如何去分析所發生的事情。創世大祭司自是對卧龍宮極為熟悉，而且有一百個理由去偷河圖。因為龍歌意欲將河圖交給他，創世大祭司自是不允，這才會在他之前下手。想到這裏，蒙絡連創世大祭司也一起恨上了，他恨創世大祭司的手段太過卑鄙。當然，他並不能證實定是創世大祭司所為，但這本就是―個不能以證據解決的問題。　　龍歌也說出了自己的懷疑，他懷疑是創世大祭司所為，請蒙絡給他作主。　　蒙絡自不能怪龍歌，但他很心痛。經龍歌的猜測之後，他更肯定了自己的判斷。而此時也有人怠速來報，說是鳳妮和軒轅諸人在蒙王府之中，請求他快回。　　蒙絡一聽這個消息，立刻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哪還會不急忙趕回蒙王府？此次，他對創世大祭司大恨，自然決定要出面處理此事，也暗稱鳳妮諸人做的真是時候。　　蒙絡回到府中，軒轅和鳳妮、伏朗已經端坐於客廳中，而兩名金穗劍士及軒轅身邊的高手與齊威、杜聖也擠在眾人之中，不過齊威二人已受到挾制。　　蒙絡初見軒轅，心中不由暗贊，只看那端坐的氣勢，軒轅立刻便把伏朗給比下去了，兩人所生出的是兩種絕然不同的氣勢。軒轅沉穩如山嶽，靜如巨淵，雙眸深遭難測，像是蘊含着無限的玄機。蒙絡發現軒轅在見到他時眼睛亮了一下，但旋即又淡了下去。　　“鳳妮見過王叔。”　　“軒轅久聞蒙王大名，今日一見，果然有蓋世豪情，真叫軒轅好生敬仰！”軒轅快行幾步，搶在伏朗和鳳妮之前向走近的蒙絡深施一禮，極為誠懇地道。　　蒙絡心中大感歡悅，從來都沒有人這般誇他，軒轅的態度如此誠懇，讓人絕不會懷疑他是刻意奉承。　　蒙絡禁不住對軒轅又多了幾分好感，但口中卻故意謙虛地道：“哪裡哪裡，長江後浪推前浪，如今乃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了。”同時虎臂輕伸，極為客氣地扶起軒轅。　　“蒙王爺正值風華正茂之時，何說此話？我輩年輕人雖也想學長江後浪推前浪，但今日一見王爺，往後再不敢作此想了，只望能仰仗王爺多多指點和教導才是！”軒轅像是遇到了老熟人一般，與蒙絡毫不見外地相互客氣，一改對杜聖和齊威的強硬作風，盡說好聽之話。　　蒙絡更是大喜，軒轅也直接得可以，先褒揚自己，然後再借自己抬高蒙絡，而且話意婉轉誠懇，不着絲毫拍馬屁之痕迹，世上不喜歡別人拍馬屁的人幾乎已快絕種，而軒轅拍得到位，只讓蒙絡飄飄然，本來滿心的不快也頓時化為烏有，更是極為親切地挽住軒轅的手臂像是遇到了知音一般，連向鳳妮和伏朗還禮都忘了。　　鳳妮不由得大感好笑，但對軒轅的手段也不由佩服得五體投地，說這些話居然連臉都不紅一下，只憑這幾句話便使蒙絡忘乎所以地將其視為知己，大概也只有軒轅能做到。　　伏朗也瞪大眼睛看着軒轅演戲，心中又妒又恨，似於無論到哪裡，軒轅都搶盡了風頭，他總是處在角落之中。這幾乎使他對軒轅恨之入骨，但又能怎樣呢？這畢竟不是三苗的地盤，更不是伏羲氏的地盤。　　自然，蒙絡之所以會為軒轅的話得意，是因為他當軒轅是個人物，自第一眼看到軒轅、便沒有輕視之心。而聲望如日中天的軒轅說出這番話，自是有些分量，所以他才會高興。　　事買也證明軒轅的確是個人物，一入熊城便敢力撥虎牙，擒住杜聖和齊威這兩個在熊城之中舉足輕重的人物，足以證明軒轅絕非泛泛之輩，更擁有着驚人的實力。因此，能得軒轅如此稱讚蒙絡實應高興。　　劍奴對軒轅的表現並不意外，他已經漸漸了解軒轅了。作為一個需要求得發展的人來說，必須擁有應付任何人的能力，只有這樣才能夠左右逢源，一步步地發展。成大事者需有與眾不同的手段，更不能拘於小節，而軒轅便是這種人。　　“王叔，今日前來，是想請王叔為鳳妮主持公道的。”鳳妮提醒道。　　立刻有人為蒙絡準備了一張大椅，並極為知趣地將軒轅的椅子向蒙絡身邊移了移。　　蒙絡和軒轅雙雙坐定，這才問及原因。鳳妮和軒轅於是將所發生的事情複述了一遍，蒙絡一邊聽一邊點頭，心中更在盤算着如何去對付創世大祭司。而這時有人快傳而入道：“大祭司到！”　　蒙絡眸子里閃過一絲殺機，卻沒有逃過軒轅的目光，軒轅心中暗喜。雖然他不明白蒙絡與創世大祭司之間發生了什麼事，但他卻明白蒙絡絕對不會放過對付創世大祭司的任何機會。　　蒙絡和軒轅、鳳妮皆起身出門相迎，創世大祭司可不是普通人，親自光臨蒙王府，怎麼也得客氣一番。　　創世大祭司其人顯得極為高瘦，比軒轅都要高出半個頭，整個人看上去如同是由精鐵紮起的架子。此刻他的臉色陰沉得駭人，而其身後則跟着杜修和齊充兩大護法，外加四名神情冷峻的劍手。　　“大祭司，何事如此急促地趕來敝府呢？”蒙絡明知故問地笑問道。　　創世大祭司心中更怒，他哪還會聽不出蒙絡那揶揄的口氣？卻無話可說，只是對軒轅和鳳妮恨意更加深重。　　“蒙王應該知道我的來意，如還不知，聖女定會告訴你，因為我也是聖女召來的。”創世大祭司淡淡地道。　　“軒轅見過大祭司！”軒轅微檄施了一禮道。　　創世大祭司一看軒轅，心中雖怒，但在蒙絡面前不好發作，否則的話，他絕對不會對軒轅客氣。可此刻仍忍不住心火直冒，冷哼一聲道：“年輕人，你了不起，一入熊城便先給老夫一個下馬威，看來真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我老了！”　　“這不關他的事！”聖女鳳妮插口道：“如果大祭司要怪便怪鳳妮吧。”　　“我怎敢怪聖女？”創世大祭司憤然道。　　蒙絡忙打圓場道：“想來這之間定有誤會，大祭司先坐下來再慢慢談吧。”　　創世大祭司自不能再與軒轅糾纏，只得大步跨入客廳中。杜修和齊充兩道目光銳如利刀一般投向軒轅，更飽含了強烈的殺機。　　軒轅冷冷一笑，絲毫不讓地與杜修、齊充對視了一眼，神情泰然自若，在杜修和齊充跟隨創世大祭司走入廳中之時，這才與聖女、伏朗返回客廳之中。　　創世大祭司一眼便看到了擠在劍奴身邊的齊威和杜聖，心中更是怒火狂熾，他怎會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不由怒叱道：“還不放開他們？！”　　劍奴和恭弘=叶 恭弘七不由得向軒轅和鳳妮望了一眼，等待兩人的回答。　　軒轅和鳳妮相視望了一眼，心中微有些怒意，這個創世大祭司也確實太猖狂，竟然不問情由便要他們放人。就是蒙絡臉上也有些掛不住，因為他也知道這件事情的前因後果。　　軒轅知道此刻尚不能與創世大祭司相對抗，就向劍奴打了個眼色。　　劍奴和恭弘=叶 恭弘七也便依言解開了齊咸和杜聖的穴道，讓兩人離開。　　鳳妮知道，戲已演到這裏，效果已經達到了，她所要的是立威，若說真的要將齊威和杜聖怎麼樣，她也不能，畢竟齊威和杜聖的身份地位也非泛泛之輩，因此倒不如藉機下台。　　創世大祭司扭頭向軒轅怒視了一眼，毫不掩飾地進發出了殺機。　　鳳妮和蒙絡大怒，軒轅卻絲毫不迴避，反而露出了一絲高深莫測的笑容，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只讓創世大祭司恨得緊咬牙根。　　創世大祭司越氣越恨，蒙絡便越高興，他也不得不佩服軒轅的膽量和魄力，也使他對軒轅再多添幾分好感，甚至有招攬之意。如此年輕有為之人，若真能收歸旗下，定會使他如虎添翼。　　齊威和杜聖怨毒的目光也全都射向軒轅，如果眼光能殺人的話，軒轅已不知輪迴幾次了。但軒轅仍然鎮定自若，不為所動，似乎天下間已經沒有什麼事情可以讓他有絲毫的驚詫。　　“大祭司應該知道今日所發生的事。”鳳妮對創世大祭司的那種目光極怒，是以語氣極不客氣地質問道。　　“正如蒙王所說，可能是一個誤會。”創世大祭司突然笑了笑，淡然道。　　鳳妮的臉色一變，憤然道：“如此目無法紀之人，豈能以誤會解釋？”　　“這件事情是我安排的，如果聖女認為有錯的話，這個責任應該由我來承擔。”創世大祭司來到座位之前卻未坐下，扭頭應道。　　“誰人犯的錯便由誰承擔，此事怎能由大祭司包攬呢？我們不如讓無咎長老來作個證明如何？”蒙絡接過話題道。　　“哦，蒙王也知道事情的原委嗎？”創世大祭司反問道。　　蒙絡微顯尷尬地道：“剛才我聽人說了西宮中所發生的事。今日東西兩宮都發生了如此讓人不愉快的事，實非偶然所致，也可看出，在熊城之中確存在着許多隱患，而這些隱患使有熊曆法不能夠完全施行。　　有些人目無法紀，隨意懶散而玩忽職守，小而言之，這些事情只是做不足道的毛病，大而言之，卻可以釀成大禍，有着亡族之危，實是可慮呀！因此，我們必須將一切從根本抓起，所以，這件事情我不能不過問。”　　創世大祭司臉色微變，知道蒙絡這次來真的了，不由悠然一笑道：“此事確是我管教無方，對聖女有冒犯之罪，還請降罪。至於杜聖和齊威兩人，我回去會好好教訓他們，以其面壁思過三天。如果聖女和蒙王還不滿意，就將他們交給你們處理好了。”　　鳳妮和軒轅微微有些錯愕，創世大祭司竟如此好說話，如此輕易地承認錯誤，這確實讓他們大感意外。

# 第十四章 創世祭司

　　蒙絡也微有些錯愕，因為他並不是第一天認識創世大祭司，這絕不是創世大祭司的性格。　　“還不向聖女陪禮道歉！”創世大祭司向齊威和杜聖喝道。　　齊威和杜聖不敢看創世大祭司的目光，但卻怨毒地望了軒轅一眼，這才來到聖女身前，恭恭敬敬地陪禮道歉。　　鳳妮自不好再強行追究，不過，這還是她回熊城以來第一次讓創世大祭司落入下風，但她心中卻又有別的擔心，總覺得創世大祭司的這般做法太出人意料之外了，似乎其中包藏着什麼陰謀。　　齊威和杜聖陪禮之後都回到創世大祭司的身後靜立。　　創世大祭司卻突地問道：“聽說此次聖女癸城之行受到了刑天的襲擊、不知可有傷亡？”　　鳳妮不由得暗驚創世大祭司的消息之靈通，但她並千想否認，道：“癸城之中倒是有戰士傷亡，大祭司的消息好快！”　　“聽說聖女的洛書也被刑天搶走了，此事可真？”創世大祭司又問道。　　蒙絡臉色驀地再次大變，這個消息實在太意外了，竟連鳳妮手中的洛書也被人所奪，那豈不是說神門與他無緣了？他的目光不由緊盯着鳳妮，多麼希望鳳妮的答案是否定的，但遺憾的是鳳妮的回答讓他失望了。　　“是的，當時鬼方出動了地神土計和土方、刑天兩部的高手，而刑天又親自出手，才會意外地被他們搶走了洛書。”鳳妮嘆了口氣，有些無可奈何地道。　　創世大祭司和蒙絡皆為之動容，卻沒有料到鬼方竟動用了地神土計這個極度危險的人物，若說是土計出手，確是讓人防不勝防，而這人也是出名的難纏角色。且刑天竟親自出手，洛書被搶應不算太意外，在座的沒有一個人有信心能獨勝刑天，包括創世大祭司和蒙絡。　　此時自客廳後門行入一人，來到蒙絡耳邊低語一陣，蒙絡的勝上稍顯驚疑不定，轉而即平靜下來，那入耳語完立刻又自後門退下。　　蒙絡這才有些恨恨地道：“原來鳳妮所說果有其事，刑天這斯也實在是狂妄胡為！”　　眾人立刻明白，剛才那人一陣耳語，大概是癸城有信息傳來。　　“刑天能得以如此來去自如，對有熊是一個莫大的污辱，而聖女是在癸城丟了洛書，伯夷父這個城主豈會沒有責任？如此玩忽職守之人實應重罰，方能振我有熊綱紀！不知蒙王意下如何呢？”創世大祭司向蒙絡提議道。　　軒轅和鳳妮暗叫不好，大感創世大祭司陰險，同時也明白了為何創世大祭司如此輕易地承認錯誤，更如此乾脆地答應懲罰齊威和杜聖，實應他也要借法紀來對付伯夷父，而使別人對他的處理無話可說。這招還真狠，既然鳳妮利用有熊法紀來對付他，那他也可借法紀來報復鳳妮。　　蒙絡也明白了為什麼創世大祭司今日竟如此好說話，原來早已將一切算計好了。但創世大祭司如此說他也無法反對，何況他也正欲尋機將伯夷父這個外人排擠開。眼下當然是個好機會，不過，他也怕若是擠開伯夷父而讓創世大祭司佔了便宜那就糟了。　　“話也不能如此說，伯夷父身為城主自是有其責任，但他需主管整個癸城的安危，為刑天所乘並非他的過錯。試問，若是刑天欲隻身潛入熊城，誰可阻擋？又由誰承擔責任呢？難道那時候怪大祭司或是王叔，或是六位長老，抑或是龍歌和鳳妮玩忽職守嗎？　　有些問題不能一概而論。以刑天的武功，癸城中無人能是其敵手，他欲逞凶，誰能奈何？我看，若說錯，我們熊城也有錯，我們為何不防患於未然，多調派高手以助癸域？若刑天是一路自城門口殺進去搶走了洛書，那我們追究伯夷父的責任還有道理，但怎能憑此事而罪責伯夷父呢？”鳳妮立身而起，鳳目含威，義正辭嚴地道。　　蒙絡本欲說話，但聽鳳妮發出如此一番長論，也便只好將話憋回了腹中。　　創世大祭司臉一陣青一陣白，鳳妮那針鋒相對的話實讓他顏面大損。　　“洛書丟失乃是何等大事，就算不是伯夷父之過，但其罪難脫，至少也得責令他找回洛書將功折罪，否則如何能正我有熊曆法？”創世大祭司退而求其次道。　　鳳妮此刻也不知道該如何再為伯夷父辯駁，軒轅當然更是無法插口，因為他根本就不知道有熊曆法為何物，哪有發言的權利？　　蒙絡對創世大祭司的意見似乎很贊同，這對他也有利。在伯夷父追查洛書的這段時間中，足夠他做很多事，而後有了準備便可再去除掉伯夷父爭奪癸城之主。是以他也贊同道：“是啊，我們便讓伯夷父將功折罪，限他在一個月內追回洛書，也便不再追究他的任何過失！”　　“一個月？我看時間太長，在這一個月內，足夠讓刑天描摹出一本副本來，那時候即使追回洛書豈不也太遲了嗎？因此，最好只能給他十日時間！”創世大祭司不依地道。　　“十天時間如何夠？以刑天之能，怎能在十日之內為伯夷父所擒呢……”　　“我只要他奪回洛書，又沒說要讓他擒住刑天，聖女莫弄錯了。”創世大祭司打斷鳳妮的話，冷笑道。　　鳳妮確無法再說什麼，但她很明白創世大祭司乃是故找機會對付伯夷父。要知道，刑天乃何等人物，豈會在十天之中讓伯夷父奪回洛書？何況刑天根本就沒有得到真正的洛書，這便成了一個根本沒有可能完成的任務。當然，她自不可以告訴創世大祭司和蒙絡，刑天所奪之洛書是假的。　　鳳妮和軒轅諸人回到鳳宮，人人心頭都有些沉重，皆因伯夷父之事。誰都知道刑天乃是鬼方的第二太高手，伯夷父諸人如何能在十日之內有所回應呢？　　軒轅不由得暗贊創世大祭司厲害，不愧為玩弄手段的高手。不過，他卻無能為力，對於有熊族內部的許多東西他都不太清楚，這也正是他的弱點。因此，在有熊族中他沒有發言權。蒙絡雖然看重他，但蒙絡終究是個功利主義者，只看有利可圖便怎麼做，絕不會為軒轅而放棄自己的利益。不過，軒轅知道蒙絡對他已有了好感，絕對會支持他與創世大祭司斗一場。　　因為，這也是一件不花本錢便得利之事。　　創世大祭司絕不會就此罷休，軒轅心中十分明白，即使創世大祭司不敢對付鳳妮，但卻不怕對付他。畢竟在有熊族中，軒轅並無什麼地位，儘管名氣早已轟動了天下，可一旦身入熊城，卻是無濟於事。　　“王叔為我們安排的宗廟晚會，我們去嗎？”鳳妮支開伏朗，試探着向軒轅問道。　　軒轅笑了笑道：“自然去！”　　“可是我擔心創世大祭司會藉機對付你。”鳳妮擔心地道。　　“即使我不去，他也會設法對付我，倒不如利用今晚的宗廟晚會挫一挫他的風頭！”軒轅自信地道。　　“你可不能小視創世大祭司，四大護法中，齊威和杜聖排在末位，還有齊充和杜修兩人，這兩人的武功比齊威和杜聖都要勝出一籌，絕對不好惹。而且還有為大祭司訓練死士的教頭吳回，據說此人的武功已達到了神鬼莫測的地步，只怕比大祭司也不會差多少，連王叔對這個人也極為忌憚。且此人的行蹤一向極為詭異，從不公開露面，熊城之中見過他的人不多，被人稱為大祭司手下最詭異也最可怕的人。更有傳說此人與火神祝融有極大的關係，你可千萬要小心。”鳳妮叮囑道。　　“我倒不擔心這個，我擔心伏朗會弄出一些事情來，對外人或可防範，但對內部令人防不勝防。”軒轅眉頭微皺道。　　鳳妮的眉頭也微微皺了起來，她是個聰明人，也為伏朗之事苦惱。畢竟伏朗是她師兄，而且是太昊之子，她也不能夠太過得罪。對於伏羲氏的人，他確是沒辦法可想，不由向軒轅詢問道：“我們該怎樣處理他呢？”　　“我知道鳳妮很為難，但有些事情不能只憑感情用事。如果由我本來所想，將伏朗遣得越遠越好，但此刻的形勢似乎不允許，我們尚有許多地方要藉助伏羲氏。因此，我們必須用一種方法先穩住伏朗，穩住伏羲氏的人！”軒轅吸了口氣道。　　鳳妮美目眨了眨，卻不知道軒轅究竟有什麼主意，不由輕聲問道：“軒轅有什麼話便直說，對鳳妮何須隱瞞什麼呢？”　　軒轅不由苦笑道：“雖然我有一計，但是對鳳妮來說卻是極為不公平的。不僅如此，於道德情理也有些不合，是以，我看還是算了。”　　鳳妮冰雪聰明，立刻明白了軒轅話中之話，對其計劃也似乎猜到了一些。不由愣神半晌，吸了口氣問道：“軒轅何不說出來讓我們共同參考參考？如果實在行不通或有違道義情理，我們也可棄之不用，這並沒什麼。”　　軒轅望了鳳妮一眼，沉聲道：“能夠穩住伏朗的只有鳳妮自己！只要鳳妮略施手段便可以讓伏朗全力相助。當然，他之所以助你仍是為了太昊的大業，也是為了你！此刻，他知道得洛書無望，便惟有獲得熊城的大權。因此，只要鳳妮向他加以詞色，定能奏效。”　　鳳妮不語，目光緊緊地盯着軒轅，突然問道：“你是要我去與他虛與委蛇？”　　“是的，如果你向他表示只是在利用我，這才對我示好，而真正喜歡的人是他。當然，你也可以不說，但卻故意與他推心置腹，伏朗絕對會退而求其次傾力助你，此人嫉妒心極強，卻對鳳妮是真心的。”　　軒轅也緊緊對視着鳳妮，半晌卻又嘆了口氣道：“我知道鳳妮不欲欺騙別人的感情，但形勢所迫，有時候我們不能不作出一些違背道義之事，因為一切只是為了大局着想。”　　屋內頓時靜了下來，鳳妮不語，軒轅也不好再說什麼，這間房子之中只剩兩人在沉思。　　軒轅輕握鳳妮的雙手，他知道鳳妮的心中十分矛盾。　　“沒有別的方式了嗎？”鳳妮有些軟弱地問道，目光之中似乎有些不忍。　　軒轅苦笑着搖了搖頭，拉過鳳妮坐在自己的身邊，吁了口氣道：“鳳妮應了解伏朗的為人，除此之外，大概沒有更好的方式能解決這一切。嫉妒有些時候會使一個人失去理智，但感情卻可以讓一個人迷糊。事實上鳳妮太善良了，伏朗和太吳既是在利用鳳妮，我們同樣也可以反利用他們的弱點，這便是弱者的生存之道。”　　鳳妮深深地望了軒轅一眼，軒轅的話本就存在着不可否認的真理。弱者若想生存，就要利用強者的弱點，而這個世界的鬥爭就是這般殘酷。正當她正思忖之間，倏覺一股熱氣；中入鼻中。軒轅輕輕地在鳳妮的朱唇上吻了一下，而後又無限愛憐地望着她。　　鳳妮只覺得一陣軟弱襲上心頭，禁不住輕輕地畏入軒轅的懷中，在這個勾心斗角的世界中，她確實需要一隻強有力的臂膀作為支柱。　　軒轅輕輕地摟着鳳妮，不作任何言語，便讓時間這般靜靜地過去，或是他也不忍心破壞這寧靜的氛圍。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鳳妮有些慵懶地自軒轅懷中坐起來道：“好，我便依你的吩咐去做！”　　“如果鳳妮決定了的話，最好能儘快找他談談，至於分寸就由鳳妮自己把握，我相信鳳妮一定可以處理好這件事情！”軒轅認真地道。　　鳳妮白了軒轅一眼，沒好氣地怨道：“也不用這麼急着趕人家走嘛，我還想再靠一會兒。”　　軒轅不由得微感輕鬆，知道鳳妮想通了，不過他對這美女也確實是打心底愛惜。伸手輕攜其香肩，誠懇地道：“若天下間還有一個我舍不得離開的人，那這個人就一定是鳳妮！”　　鳳妮不由得“撲哧”一聲嬌莢起來，道：“看你認真的樣子，真是有趣。人家只是和你開個玩笑而已，我當然明白你的心意。好了，我要去找師兄了。”　　軒轅點點頭，微笑着送走了鳳妮，心中卻有了一絲失落之感。　　宗廟，乃是熊城最高之地，依熊山之頂而建，氣勢宏偉壯闊，山下有四條石階大道通向宗廟之巔太陽坪。　　太陽坪是被宗廟所圍的一大塊谷地，如同在熊山之巔挖下一個巨大的平底深池，大有君子國東口山下封神台的模式，只是比封神台大多了。　　走入太陽坪，如同走進了一個巨大的天井，天空如一個彎蓋環罩住太陽坪的上空。閃爍的星星似伸手可摘，那靜謐宇宙透着無盡的神秘。而熊山之巔似乎是深深嵌入夜空中的神跡，那種震撼，便若一人獨立於寬闊無盡頭的大草原上，抑或是獨立於黃沙萬里的大漠，使人類竟顯得那般渺小而脆弱。　　太陽坪，巨大的篝火台高達兩丈，數十堆燃燒的篝火將整個太陽坪映得亮如白晝。除了篝火台之外，地面上也有大小數十堆篝火，高處與低處的火光相互輝映，卻有種絢爛而瑰麗的氣勢。　　當軒轅與鳳妮諸人帶着眾有僑戰士與少典戰士來到太陽坪之時，坪中早已聚集了數以千計的熊城於民。此時熊城之中仍顯一片安詳，因此，這裏的有熊子民在勞作之餘都極為享受各種休閑和遊戲，對於像今晚這般的晚會自然也不會放過。是以，眾人老早便趕到了太陽坪。　　當然，這些人也是有感有僑和少典認祖歸宗，都想來看看這群回家遊子的風彩，而更多的人則對軒轅的傳言都有所耳聞，且軒轅一入熊城便擒住齊威和杜聖兩大護法的消息也不脛而走。因此，許多人都想一睹軒轅的風彩，儘管今日也發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並不影響眾人的心情。　　熊城的戰士則分散在各路口，護衛着整個熊城的安全。因此，大都沒有機會參加這種聚會。當然，這些人中也會抽出一些代表參与。另外，如西宮這類重要之地都有各自的親衛相守。　　軒轅和鳳妮諸人自西邊的階道上經由小峽谷步入太陽坪，立刻受到眾熊城子民的熱烈歡迎。　　有僑戰士和少典戰士也為這壯闊的場面給鎮住了，這樣的聚會，他們確是第一次參加，不禁都大感興奮。　　六太長老早已到了現場，這場面本就是由六太長老命人所布置，龍歌此刻正與六太長老一起坐在南面的前席，見軒轅和鳳妮到來，迅速起身過來相迎，客氣之極。　　龍歌似乎極為看重軒轅，他當然聽說了有關軒轅力挫齊威和杜聖的事，立刻對軒轅大大的刮目相看，與之手把手並肩而行，親若兄弟。　　而與鳳妮並肩而行的伏朗見此卻不是滋味，他很清楚地感覺到，龍歌對他的應酬只是出於禮貌，而對軒轅的客氣則是全心投入。說白了，在龍歌眼裡，軒轅比他這個太昊世子重要多了。　　事實上，這也不能怪龍歌偏心，伏朗雖貴為伏羲氏大世子，但來熊城已近一年，卻毫無建樹，更未能翻起什麼大浪。反觀軒轅，身入熊城第一件事便是讓創世大祭司吃了個啞巴虧，大殺創世大祭司及其座下四大護法的威風，甚至讓創世大祭司道歉，這可是連蒙絡都不曾想到的。經此一舉，熊城之中確有許多人對軒轅都刮目相看，軒轅也便立刻轟動了全城。　　熊城雖比癸城大多了，但相對而言，仍不過是彈丸之地，消息傳播的速度自然很快。即使是東城放個屁，西城不用多久就會聞到臭味，何況是創世大祭司道歉和齊威、杜聖兩大護法被擒如此大事？　　能讓創世大祭司丟臉的消息，蒙絡怎會放過？他們在熊城暗中爭鬥已並非一日二日了，何況這傳播消息又非正面交手，他自是樂意為之。是以，軒轅擒拿杜聖和齊威的事在整個熊城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這件事對創世大祭司而言確實是個恥辱，大失他的顏面，但他也沒有辦法，因為他無法堵住每個人的嘴，更不能公然對軒轅怎麼樣，畢竟軒轅所代表的是有熊族的歸家遊子。若他公然對付軒轅而沒有理由的話，那隻會傷了許多寄居外地有熊後裔的心，到時候那群人都寒了心，也便會斷了有熊強有力的外援。當然，如果給創世大祭司一個機會，他絕對不會放過軒轅。　　軒轅踏入太陽坪，從人群中立刻走出許多人問好，軒轅皆以鳳妮所交待的禮節與對方擊掌，還有一些大膽的姑娘們亂拋媚眼，若非龍歌在旁，只怕都要擠上前來評頭論足了。　　更有許多長者都向鳳妮和龍歌問安，有些人在族中也是極有身分的。　　長老尚九迅速過來為軒轅身後的有僑戰士與少典戰士安排坐席，卻是在鳳妮和龍歌的坐席之後和兩旁的空地上，與一群太陽戰士坐在一起。至於軒轅、少典神農和蛟龍，則被安排與鳳妮、龍歌同席，他們當之無愧地坐於東面。　　說是坐席，其實便是以獸皮和皮帛所鋪的地席，所有的人都是盤膝坐於地上，然後身前放一張長長的以木板釘成的所謂的餐桌，其高不過兩尺，桌面鋪了一張獸皮。　　坐席分四方，龍歌和鳳妮代表一方，六大長老和宗廟的成員代表一方，蒙絡和創世大祭司各代表一方。此刻創世大祭司那一席依然空着，倒是蒙絡已與他的親隨高手在北面的峽谷口出現了。　　蒙絡的出現也引起了一些騷動，但比起軒轅來時卻要安靜了許多。　　龍歌、鳳妮、軒轅和伏朗都遙遙向蒙絡拱手施禮。　　蒙絡也極為高興地向龍歌諸人揮了揮手，便坐入了他們的北席。一切都極有秩序，在蒙絡坐穩之時，自他身邊立起一人，徑直向龍歌這邊行來。

# 第十五章 舉族同慶

　　龍歌和軒轅諸人見蒙絡剛才似平說了句什麼，這人便起身而來，都不知道是弄什麼鬼。　　那人徑直來到龍歌面前，客氣地道：“蒙祈見過王子和聖女及兩位公子，我奉蒙王之命，請軒轅公於去蒙王席間與之共飲，還望王子和聖女准許，軒轅公子賞臉！”　　龍歌不由錯愕地向鳳妮望了一眼，又望瞭望軒轅，隨即笑了笑道：“既是王叔所請，我自不相阻，便由軒轅公子作決定好了。”　　鳳妮也高深莫測地望了軒轅一眼，軒轅微微一笑，向蒙祈道：“請回去告訴蒙王，蒙王盛意軒轅心中感激不盡，奈何今日已先答應陪王子共飲。因此，還望蒙王原諒，待會兒軒轅自罰三杯，以感蒙王的知遇之思，他日有空定會親上王府請罪！”　　蒙祈一愕，似乎沒有料到軒轅竟推辭，不過軒轅說得極為誠懇和客氣，倒也沒讓他難看。不由笑了笑道：“公子既已先應王子之邀，我便如實告之王爺，願軒轅公子今晚盡興而歸，莫負如此良宵。”　　“多謝先生諒解！”軒轅客氣地道。　　蒙祈再向幾人施了一禮，便回到了蒙絡身邊。蒙絡也微感錯愕，抬頭向軒轅這方望來，卻見軒轅立刻站起，遙遙拱手，揚起手中之杯連干三杯。　　蒙絡不由釋然，擺手歡笑，軒轅也笑了起來，因為蒙絡是表示已知他的誠意，並讓他坐下。　　“王叔很少會看得起一個人，軒轅一來便受王叔如此青睞，實是罕見。只不知軒轅何以竟辭而不去呢？”龍歌有些惑然問道，同時他對蒙絡對軒轅的另眼相看也有些驚訝。　　鳳妮心頭並沒有多大的驚訝，她甚至覺得這很正常。不過，她對軒轅也更有信心了，這個人總會有着與眾不同的魅力。　　軒轅淡淡一笑道：“軒轅是該感激蒙王的知逼之思，但王子對我有僑和少典的知遇之思也重比泰山。　　軒轅當日遺憾未能在族中一睹王子之風采，今日卻要與王子好好親近親近，這是代表軒轅自己，也是代表族人。是以，蒙王盛情只有他日再說了。”　　龍歌一聽，欣然大笑，舉杯道：“好，今日我們就好好親近親近，來！我敬你一杯！”　　軒轅也欣然舉杯。　　“這杯酒應是我兄妹共敬。”鳳妮也端起酒杯笑道。　　“這是為何？”龍歌不解其故，問道。　　“想軒轅領着族人千里而返，長途跋涉何其勞苦，我們怎能不感激兩部兄弟對我有熊的支持和厚愛呢？”　　“對，對，鳳妮說得對！”龍歌舉杯大笑道。　　“那我們這杯就與眾兄弟同飲吧！”軒轅豪爽地道。　　軒轅身後的眾人哄然應好，倒把伏朗給冷落了。　　“大祭司到――”有人在南面的峽谷口高呼，聲音頓時壓下全場的噪音。　　軒轅諸人也便放下了酒杯，事實上，在創世大祭司還沒來之前便自顧獨飲就是對其的一種不敬，不過軒轅對此自是全不在意。　　對於某些入，軒轅或許會在意，但如果一旦確定對方為敵人之時，就沒有必要再為難自己去注意那些繁文縟節了。是以他毫不顧忌地飲酒，既然創世大祭司可以擺架子，他便可擺狂。　　太陽坪上寂靜了一會兒，便聽到了蒙絡的大笑聲。　　“大祭司來遲了，該罰酒三杯！”　　“王爺可未定下時間哦，怎可說我來遲了呢？”　　創世大祭司笑應道。　　在場之人，大概也只有蒙絡可以跟創世大祭司這般說話。　　創世大祭司的位置似乎是特定的，根本就不需要安排，便直接行到南邊的坐席之上。　　創世大祭司一到，人員便基本上到齊，於是大鼓之聲突地響起，只嚇了軒轅一跳。他抬頭一看，只見數十名赤身壯漢，腰系紅綢，腰下是以各種樹恭弘=叶 恭弘、羽毛紮起圍裙之狀的異服，自西北角蹦跳而出。四人一組，每組要麼抬着重逾斤千的大活牛，要麼抬着少說也有三百多斤的大肥豬。　　軒轅暗暗驚訝，這群人的力量可真不小，抬着這麼重的東西居然能夠蹦跳一致，行走如飛，在鼓聲之中載歌載舞而出。　　大活牛有四頭，肥豬八頭。這群人迅速奔到篝火照亮的中心，那是一個陷下去約有四尺的平坑，坑的面積有七八丈見方，看來也可算是個表演場。　　“他們要干什麼？”軒轅有些不解地問道。　　“當然是為我們準備晚餐夜宵了。”龍歌笑道。　　“他們是準備殺牛宰豬？”蛟龍問道。　　“對！”龍歌答道。　　“嘩嘩……”這群人來到場中立刻迎來了一陣掌聲，因為他們的神力和出場的那種怪舞，立即博得了眾人的驚嘆。　　軒轅也不能否認，這些壯漢的舞跳得很好，特別有一種陽剛之美，似乎展示了無窮的活力。　　“這叫戲牛舞！”龍歌介紹道。　　那抬豬的八組壯漢迅速分開，眾人都放下手中的豬牛。　　那四頭大牛一落地，像是發了狂似地直追那群扎着紅綢的壯漢，於是這些壯漢便在表演場中跑開了。　　四十八名壯漢四處穿插，擺出各種姿勢，翻滾騰挪，更藉著發狂的牛表演各種驚險之極的動作，贏得場邊男女們一陣陣尖叫。每個人的步法極為特別，也極為悅目，再加上那八頭被狂牛趕得驚慌四竄但又盲目的肥豬，只讓人時而捧腹大笑，而時放聲尖叫，在鼓聲的相應之下，使得場面一片歡騰，十分喧鬧。　　軒轅也是大開眼界，這群人總是在牛角之下險象環生卻又安然無恙，有時幾頭牛將其中一人擠在中間，只見這人一陣手忙腳亂，但當眾人以為他必死時，他卻又自牛胯下逃了出來，還故意做出一個個怪怪的動作。有時候，牛在後面追，一人騎在肥豬背上在前逃，一邊逃，一邊驚惶失措地回頭后望，只讓人捧腹不已。　　由於觀者太多，場面有些眼花繚亂，總有一些不知危險的年輕人在場邊一邊舞一邊怪叫，像是有些聿災樂禍，一個個表情豐富之極，滑稽異常。　　“這就是戲牛舞嗎？”軒轅笑着問道。　　“嗯。”龍歌點頭道。　　“確是別具一格，有趣！”軒轅贊道。　　“這是誰想出來的？把這些白白肥肥的豬也放進去。”神農也大感新鮮，好笑地問道。　　“至於是誰想出來的我也不知道，無從考證。”　　龍歌也笑了起來。　　“將這幾頭肥豬放下去，確實使場面有趣多了！人和畜牲合演的這一台戲的確是別開生面，從此也可看出創出此舞之人的智慧實非同小可！”軒轅道。　　“是啊，每一次觀看這戲牛舞都似乎有着不同的感受，！”伏朗也出言附和，看來他對軒轅的敵意已經消去了不少。　　軒轅不由得向鳳妮望了一眼，鳳妮朝他神秘地笑了笑，軒轅也會心地笑了笑，知道定是鳳妮的招術奏效了，否則伏朗絕不會附和軒轅的話。　　伏朗終究是個聰明人，當鳳妮向他說明只是在利用軒轅后，他自然會放棄對軒轅的成見。如令他知道得洛書無望，便只盼能得鳳妮之心，借鳳妮而得有熊族的實力。因此，他也不能不利用軒轅這個角色。是以，他再也不必對軒轅作任何排擠。　　戲牛舞進行了兩盞茶的時間，風格再變，由戲牛變成了鬥牛，這些壯漢們直接與狂牛赤手相搏，抓住枉牛的利角便欲將之摔倒在地，一切都變得更為驚險刺激，也更為狂野。　　“他們最後會將這些牛摔死，然後便成了我們今晚的點心。”龍歌解釋道。　　“好，好……”叫好聲響成一片，原來有一名壯漢竟將其中一頭疲憊的狂牛摔倒在地。　　那狂牛迅速站起，但另一名壯漢又跟了上來……　　一陣陣叫好之聲響過之後，這群牛不知道摔倒了多少次，最後似筋疲力竭，無法動彈，表演場四周響起了一陣歡呼之聲，四十八名壯漢也在搖頭向四面歡呼，似在慶賀自己的壯舉。　　戲牛者迅速退下，並再次將豬牛抬開，想來定是到後方去屠串了。　　鼓聲盡息，六大長老卻登上了場中，在眾人一片肅穆聲中對此次軒轅帶來的有僑戰士和少典戰士作了一番褒揚，更表示對軒轅諸人的熱烈歡迎，於是四下呼聲大起，都表示對軒轅及有僑戰士和少典戰士的歡迎，所有民眾全都向東面看台囂叫……　　元貞長老雙手四下虛按，制住四下的呼聲，這才肅清嗓音高聲道：“在這裏，我代表宗廟，代表有熊族向回歸的游於們表示感激，就讓我們請出有熊族優秀的兒郎軒轅來與大家相見吧！”　　龍歌與鳳妮大為興奮，元貞長老為有熊六太長老之首，竟然對軒轅如此重視，實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　　“軒轅，該你上場了。”龍歌笑着催道。　　“不會吧，何必這麼麻煩？”軒轅也有些吃不消這數千人的盛情。　　“軒轅，軒轅……”四下的有熊族子民們齊聲呼叫軒轅的名字，使得氣氛熱烈之極。　　軒轅見所有八的目光都投向了他，連六太長老的目光也變得熱烈，只好站起身來。他一站起身來，呼叫聲更響，龍歌伸手就將他向外椎了出去。　　軒轅只好硬着頭皮來到六太長老的身邊向四下作揖，以示還禮，不過四面的呼聲很快靜止了下來，因為元貞長老搖手制止了。　　元貞長老上前抓住軒轅的雙肩，仔細打量了一番，這才拉着軒轅的手，面向人最多的一方舉起軒轅的手，高聲道：“這就是我們有熊族優秀的兒郎軒轅！他憑着薄弱之力力挫九黎大軍，使九黎傷亡近千，就是他勇護聖女斬殺刑天之弟刑月，在危機四伏中讓聖女得以安返熊城。也是他大戰渠瘦妖人，更殺得鬼方高手聞名喪膽。而後領着有僑和少典的勇士們大破池曲人，讓東夷人損失慘重，使得王子能夠安返熊城。五招內生擒上方部首領地神土計的人，也是他！”元貞長老說到這裏頓了頓，四下環顧，全場鴉鵲無聲，人人肅穆，顯然對元貞長老所說的每一句話都神往不已。　　那群有熊族子民人人眸子里皆閃出崇慕和敬佩的神彩，彷彿都親眼看着軒轅正在戰場上一刀一槍與敵人交手般。　　“我在剛不久，還收到了一個最讓人激動的消息，那便是東夷族的三百快鹿騎全軍覆滅，主帥帝五被人活捉生擒。有誰知道這是誰乾的嗎？”元貞長老突然有些激動地道。　　四下俱驚，誰會不知道東夷的快鹿戰士幾乎縱橫無故？共有兩千餘精騎，由帝家兄弟所領。另外雖有一些也是以鹿為騎，但卻極雜，不能算是正統軍。如果是由帝氏所領的快鹿騎，那定是精銳中的精銳，有誰能夠讓這樣一群精銳的快鹿騎全軍覆滅呢？實在沒有人知道，便是創世大祭司和蒙絡也感愕然。　　創世大祭司和蒙絡可算是領教過帝家快鹿騎的可怕，來去如風，根本無從捉摸，被擊殺得落花流水還不知是怎麼回事，更別論將之全軍覆滅了，他們想都沒有想過。是以，元貞長老說出這個消息，確是讓兩人也感大訝。　　元貞長老見四下都在低聲議論，不由高聲呼道：“讓東夷三百快鹿騎全軍覆滅的人，就是我們有熊族優秀的兒郎軒轅及他的一群兄弟！”　　四下先是一靜，然後再次響起了熱烈的呼聲，讓人熱血沸騰。　　事實上，有熊族也被東夷的快鹿騎給打怕了，在於原上作戰，快鹿騎如幽靈一般神出鬼沒，當你發現它們時，已經註定會是敗局。因此，有熊戰士最怕與快鹿騎交戰，不過，幸好在熊城之外有堅不可摧的十大聯城，這使得在熊城方圓兩百里之內仍不會被快鹿騎侵襲。但這隻是一種不得已才會選擇的龜縮之法，誰都不想守，而想攻，打敗那不敗的快鹿騎。而軒轅大勝快鹿騎的消息，不亞於讓眾有熊戰士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當然，不單是有熊害怕快鹿騎，鬼方也一樣。　　呼聲漸歇，元貞長老這才壓住眾人的呼聲，高聲道：“在這裏，我代表有熊族，代表宗廟，向軒轅表示崇高的敬意！”說話間，元貞長老轉身將尚九長老手中的木盒打開，自裏面取出一條天藍色的長巾，雙手輕棒，正欲為軒轅繫上，驀地自人叢之中傳來一聲高喝：“慢！”　　眾人的目光不由全都轉向聲音傳來之處。　　聲音是自創世大祭司身後的人群中傳出的。　　元貞長老也扭過頭來，神色微變，向那自創世大祭司身後走出來的人問道：“原來是齊充護法，不知護法有何話說？”　　軒轅被弄得有些莫名其妙，不知道元貞長老搞什麼鬼，拿條藍巾出來干什麼？不過這條藍巾倒是挺好看的，但用得着這麼隆重的嗎？他更驚的是元貞長老對他的事似乎知道得子少，連擊殺刑月這件事也知道，確實不簡單。而齊充又為何要阻止元貞長老的行動呢？　　“這條藍巾乃是太陽聖袍上的聖帶，只有有熊族的真正英雄才配佩帶上它，長老將之授於這初來乍到的軒轅公子，只怕有些不妥吧？”齊充大步行來，質問道。　　元貞淡然反問道：“軒轅難道不是有熊族的人嗎？”　　“當然是，雖其身不在熊城，其根卻在，是以這才返回熊城以求落恭弘=叶 恭弘歸根！”軒轅卻大聲道。　　“好，好……”四下眾人聽軒轅此語，不由得都大聲叫好起來。　　齊充漠無表情地道：“就算軒轅說得對，但是否配擁有這聖帶卻是另外一回事。”　　“護法所說的條件只要是有熊族真正的英雄才配擁有聖帶，是嗎？”元貞不為所動地再次反問道。　　“不錯！”齊充肯定地道。　　元貞淡淡一笑，向四下高聲問道：“兄弟們，兒郎們，你們說，能夠憑一己之力為有熊建下如此多奇功之人，算不算是真正的英雄？”　　“算，算……英雄，英雄……”四下立刻響成一片，人人高呼。　　元貞這才讓尚九諸人鎮住四下眾人，然後向齊充道：“護法已經聽到了熊城兄弟們的意見，既然如此多的人贊同，護法還有什麼異議嗎？”　　齊充狠狠地瞪了軒轅一眼，冷笑道：“當然，如果事實真如長老所說，軒轅公子建下如此多奇功的話，的確可稱英雄，配得擁有聖帶，但他的功績卻只是長老一面之詞，實難讓人相信。”　　“護法如果不信，我可以拿出證據！”元貞依然不為所動地安然一笑道。　　“就依長老所說，軒轅公子在五招之內擒下地神上計，讓鬼方高手聞名喪膽實有言過其實，我就不信以軒轅公於如此年華，會是土計之敵。因此，我建議讓軒轅公於演示給眾兄弟們看看，也好證實長老並未言過其實。”齊充冷冷一笑道。　　元貞臉色微變，不由向軒轅望了一眼，此時四下有人喊道：“是啊，讓他露兩手！”　　“讓他跟護法比武，看看他有什麼本領。”　　“如果他不敢比就是假的。”　　“是啊，軒轅公子露些絕技讓大家看看！”　　軒轅哪會不明白，創世大祭司是欲藉此機會對付自己，故意讓齊充來打岔。　　元貞長老和龍歌諸人也立刻明白了齊充的用意，不由都皺起了眉頭。軒轅畢竟太年輕，能是齊充這熊城中少有的高手之敵嗎？元貞不由有些後悔剛才把軒轅說得大好，將傳聞不加整理地用了上來。他本是欲將軒轅捧高對付創世大祭司，卻沒料到被創世大祭司找了個機會對付軒轅。　　元貞身為有熊長老，見創世大祭司如此專權，對聖女和王子也十分囂張，作為維護王族正統的長老，自然想找個方式殺殺創世大祭司的威風，而扶起聖女或是王子，推出新一代太陽。因此，他才準備將聖帶授給軒轅，是希望軒轅能忠於王族，忠於太陽，但如果就這樣害了軒轅，他確有些不忍。　　鳳妮似乎早就料到了創世大祭司絕對不會放過任何對付軒轅的機會，只看創世大祭司身後之人的叫囂之狀，就是要促成軒轅與齊充的決鬥，好讓齊充能擊殺軒轅或將之打成殘廢或重傷，而這也是英雄頭銜之爭，誰也不能怪誰。不過對於軒轅，鳳妮絕對有信心。　　鳳妮曾親眼見識過軒轅與伏朗交手的武功，更見識過在癸城之中大戰土計時那驚世駭俗的刀法及功力，若是此刻決戰齊充，並非沒有致勝的把握，是以她並不擔心。　　四周的叫囂聲越來越烈，這群有熊的子民們確是想知道這位一入熊城就大挫創世大祭司威風的軒轅究竟有什麼能耐，高手相爭始終會是一件激動人心的事情，而像齊充這般高手難得會出手一次，眾人自不想錯過一飽眼福的機會。　　軒轅四顧環望眾人了一眼，除東面龍歌方向默無聲息之外，其他幾面的觀眾都叫得極響，便是蒙絡也是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軒轅豈會不明白蒙絡只是想見識一下自己的實力？所以，蒙絡絕不會阻止這場比斗。如果軒轅勝了，便證明其確有利用的本錢，那時候就可得到蒙絡真正的青睞和籠絡，但如果軒轅敗了，蒙絡就絕不會在他身上下注。自始至終，蒙絡都只是一個自私自利的人，只論成敗面不講情面。　　元貞有些擔心地望了軒轅一眼，軒轅卻在此時向他微微一笑，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輕鬆地向四面叫囂之人作了個禁聲的手勢。　　四面聲音漸息，都知道軒轅有話要說，或者是軒轅有了重要的決定。　　“既然大家如此看得起我軒轅，軒轅怎能讓大家失望呢？”軒轅充滿豪情地向四周作了一揖，高聲道，旋又頓了頓，扭頭向齊充道：“齊護法請了，軒轅便你與一戰，雖然軒轅在五招內擒下地神土計有些誇大其詞，但想來軒轅也不會讓護法和眾弟兄們失望！”

# 第十六章 太陽聖士

　　齊充勝上殺機一閃，軒轅此話之意他怎會不知？　　那便是表示軒轅說自己贏定了。　　齊充也大笑道：“軒轅公於果然豪氣逼人，如果軒轅公子真能勝過齊某，這聖帶你就可當之無愧了。”說話間犹如御風般飄落至軒轅身前兩丈許靜立。　　軒轅不為所動，反向四周此刻鴉雀無聲的有熊民眾們高聲笑道：“眾老鄉親兄弟姐妹們，給我加一些氣氛和掌聲吧！”　　眾人先是一怔，旋即全都轟然叫好，為軒轅這份輕鬆自如而叫好。在這種情況下，軒轅竟仍能夠如此愜意。　　元貞也被軒轅那強大的信心所感染，含笑退了下去，同時向北角一揮手，霎時鼓聲再次震天響了起來。整個太陽坪都似乎在震動，四周陡壁的迴音之聲將場中的氣氛推上了一個高潮。　　蒙絡舒了一下眉頭，嘴角邊挑起一絲微笑，他也感受到了來自軒轅身上的自信及那股強大的氣勢。此時他確實感到軒轅這個人極不簡單。　　元貞及其他幾位長老全都退到一邊，場中便只剩下軒轅與齊充兩人對峙。　　除鼓聲外，場上所有人的聲音都凝滯下來，像是被那種山雨欲來的氣氛所感染。每個人的呼吸都有些粗重，他們感受到的不是場中的軒轅和齊充，而是兩座山嶽，高不可攀的山嶽。　　軒轅露齒一笑，犹如春風輕拂，有種說不出的愜意和輕鬆。不過，給齊充的感覺卻完全不同。　　齊充的目光緊緊地盯着軒轅的眸子，但是他卻發現軒轅的眼睛像一個無比深邃的涵洞，將他的目光全都吸了進去，犹如在看那深不可測的夜空，又如在觀摹兩顆寄於凄風之中的寒星。可是，他卻清楚地知道，這是軒轅的眼睛。他從沒有想過，世間會有這麼一雙眼睛。　　軒轅的眼神深邃得可怕，至少齊充是這麼認為的。因為軒轅的眼睛，使齊充覺得天地間一切都不大真實，一切都是那麼遙遠而不可觸摸，就在他強行將目光自軒轅的眸子之中移開之時，軒轅便已出手了。　　刀，劃破兩丈空間，已到了齊充的面前。　　空間似平並不存在，軒轅已完全不受距離所限，像是突然自另一層虛空中輕躍而出。　　沒有人看見軒轅是如何出刀的，似乎亘古以來，軒轅的手中便握着刀，也似乎是亘古以來，軒轅的刀便在齊克的面前。　　這絕對不是錯覺，更非虛幻，一切都是真真實實存在的，包括那涌動的殺機和高昂的鬥志。　　篝火躍動着，使場中的一切都顯得極為詭異，包括那刀，還有突然而起的風。　　軒轅一出刀，四下俱驚，每個人的心都牽了起來，或是被軒轅這一刀的氣勢所懾。　　齊充也吃了一驚，軒轅的刀實在太快，快得讓他難以回過神來，而且這一刀所把握的時機也正是他松神之際。他無法可想，惟有退！　　齊充退時出劍，欲阻軒轅這一刀，但他在暴退四丈，連連變換了一百四十七種手法和角度時，才找到軒轅這一刀所切出的弧跡。　　“叮……”軒轅一斬印退，刀鋒如同蜻蜓點水般彈起，身子和刀同時扭曲成一團，如螺旋的曲線般倏然到了齊充的身後。　　齊充根本就無法摸清軒轅運動的規律，更無法捕捉軒轅的真身所在。他能感覺到的，便是軒轅對其無處不在的威脅，似乎軒轅能在任何時候自他所意料不到的任意角度攻出，施以致命的一擊。　　事實上，軒轅的身法確實很詭異，竟可以螺旋的形式隨刀鋒突破，彷彿可以自由任意地改變空間和方位。　　齊充簡直頭大得要命，先機一失竟然處處受制，被軒轅這一輪輪搶攻攻得窮於應付。不過，他也確實了得，在這種情況下，仍能夠冷靜以對，將自己周身封鎖得滴水不漏，雖然險象環生，但軒轅的刀―時仍攻下進他的劍勢之中。　　軒轅越攻越快，時左時右，時前時后，時上時下，每招都出入意表，每個角度都讓人為齊充捏了把汗，到後來根本就沒有幾個人看得清人影，只能看到一團光華在流竄在移動，已分不清誰是軒轅，誰是齊充，只有像創世大祭司、齊威、龍歌這般的高手，才能夠看到場中兩人的移動和攻守之勢。　　鼓聲也停了，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投到場中的比斗之上，那些鼓手也看得痴了，忘了敲鼓。四下的眾人也看得痴了，忘了夜空之中已少了鼓聲，除了密集的金鐵交鳴之聲外，似乎萬賴俱寂，即使每個人的呼吸聲都顯得異常粗重。　　創世大祭司的臉色有些難看，他身邊看不清軒轅和齊充交手的人似乎從創世大祭司的臉上看出了點什麼，而齊威、杜修。杜聖三位護法也是越看越心驚，他們從沒想到世間竟會有如此詭異的刀法，如此詭異的身法。　　蒙絡那方的高手則目射異彩，蒙絡是越看越愛。　　他當然對場中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軒轅一直都佔著主動，施以綿綿不絕的狂攻，更似擁有無盡無期的後勁，永不知疲倦，越戰越勇，越戰越快，越戰越靈活，像是在軒轅的體內正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緩緩釋放。　　正當眾人有喜有憂之時，場中變化再起，只聽軒轅一聲低吼。　　齊充悶哼一聲，兩道人影迅速分開，齊充踉蹌而退。　　軒轅狀若天神，大刀高舉過頂，快步而上，低吼着以最為簡潔的方式直劈而下。　　刀未落，那森殺的氣勢使得太陽坪似成了屍橫遍野的戰場，軒轅的每一步犹如在敲擊着那面沉重的戰鼓，讓所有人的心禁不住揪了起來。　　“當……”一聲清脆而響亮的金鐵交鳴聲震驚全場，齊充再次被震得倒退五步。　　軒轅一聲長嘯，刀鋒再起，大步逼進，強大無匹的氣勢如一層層天羅地網般將齊充緊裹其中，根本無可逃避。　　齊充根本就沒有思考的機會，等他稍稍回過氣來，軒轅的刀又以泰山壓頂之勢直截了當地重劈而下，毫無花巧，與剛才那詭異莫測的刀勢競形成了兩個絕然不同的極端。　　“當……”齊充再次被震退六步，此時四下呼聲一片，沒有人會不知道一切全都在軒轅的控制之中。　　軒轅依然是直來直去的一刀重劈，那刀鋒的弧跡犹如流星破空，其步似緩實快，刀勢更是疾若流星。　　每一個人都能夠清楚地看到軒轅移步，但每個人都不明白為何軒轅那麼慢的腳步卻能夠如此快地越過這麼長的空間，而與疾若奔雷的刀勢配合得如此親密無間，這矛盾對立的情形簡直像是一個奇迹。　　創世大祭司和蒙絡的眼中閃過同樣的驚訝，他們同樣看不懂軒轅怎會使出這般神跡般的刀法，大巧若拙，快極如緩，舉重若輕。那刀鋒劃過的軌跡，像是絕美的藝術，讓人心靈禁不住為之震撼。他們也是絕世高手，只有他們方可欣賞出軒轅刀法之中的境界，那包括在每個細節之中的內涵，犹如欣賞一具軀體背後的生命本質。　　“當……”軒轅在劈出第四刀時，齊充的劍竟裂成了一塊塊細小的碎鐵，而當他的身子在不能自控地退出八步之時，軒轅的刀已經抵在他的額頭之上。　　四下呼聲俱滅，所有的人連大氣都不敢喘。　　“住手！”創世大祭司這才自軒轅的刀法中回過神來，駭然驚呼。　　軒轅緩緩地撤回刀鋒，倒退五步，還刀入鞘。　　“英雄，英雄，英雄……”一陣熱烈至極的狂呼聲四下響起，對軒轅爆以最熱烈的喝彩。　　沒有人會不知道這場決鬥是軒轅勝了，以壓倒性的優勢勝了齊充，而給所有人印象最為深刻的卻是軒轅最後那勢若君臨天下的四刀，犹如一個生命的烙印深深刻在所有人的心中。　　齊充敗了，敗得一片茫然，一塌糊塗，靜立於場中犹如一株凋零枯朽的樹木，半響他才木然地抬頭望了軒轅一眼，露出一絲苦澀的笑容，語調滄桑地道：“我敗得心服口服！”說完竟軟坐於地。　　“大哥！”齊威急忙衝上前來，一把扶住齊充，怒視着軒轅，正要破口大罵，卻被齊充制止了。　　“我沒事，他已手下留情了。我很累，休息一會兒便沒事了。”　　齊威大愕，有些古怪地望了軒轅一眼，隨即為齊充把了一下脈相，知道齊充所說沒錯，只是一時脫力這才坐倒。　　元貞長老和另外幾位長老歡喜地圍了上來，一把拉住軒轅的手，激動地道：“你果然未讓老夫失望，真是我有熊族最優秀的兒郎！”　　元貞再次送上天藍色的聖帶為軒轅帶上，鄭重地道：“藍色代表天，你便是蒼天的兒子，是有熊族的英雄！”　　四下的數千民眾也同時歡呼：“英雄，英雄，英雄……”氣氛熱烈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再也沒有人注意到敗將齊充是如何下場的，所有人的目光全都投到了軒轅的身上。　　無咎長老更端上了一碗烈酒送至軒轅的面前。　　“喝下它吧，喝下它，你就是有熊族真正的英雄！”元貞長老如慈父一般祥和地道。　　軒轅心中湧出一種莫名的感觸，他幾經磨難，終於進入了熊城，卻沒想到一入熊城便會有如此變故，事情的發展總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也不知道這是好還是壞。心中一陣感慨之下，端起了那碗烈酒一飲而盡。　　“好啊……英雄……”四下又是一陣熱烈的呼聲，一些大膽熱情的少女們居然捧着鮮花送了過來，一時之間軒轅竟抱了一大堆，甚至有的人還會在他的臉上強行索吻，弄得他這個向來臉皮厚的人也臉紅起來，而四下眾人卻大笑起來。　　元貞和幾位長老也都袖手旁觀，熊城的少女們竟然都大膽熱辣異常，倒也讓人大感刺激。　　注：後世流行的英雄巾實與軒轅今日的際遇分不開，藍色代表天，英雄則是天之驕子，所以後人所系英雄巾多為藍色。　　軒轅在龍歌和鳳妮諸人的簇擁之下離開了太陽坪。　　軒轅只喝得有些頭重腳輕，一來他今日高興，二來諸人的勸酒使他不能不喝。有熊族的民眾的確極為熱情，而且蒙絡頻頻舉杯相敬，使得軒轅也有些不勝酒力。　　晚會之上表演了許許多多的節目，確讓軒轅大開眼界。有熊族的少女們也讓初來乍到者受不了，那極盡誘惑的舞姿，綻放着勾魂懾魄的魔力。野性而美麗的火熱嬌軀一扭一動無不讓人想入非非，便連獵豹諸人也都食指大動。　　最妙的是最後千人共舞，那場面之壯觀，若非軒轅親自經歷，只怕想破腦袋也想不到會如此妙趣橫生。一群男女們無拘無束地旋動，踩着奇妙的拍子，在那堆堆篝火邊穿插遊走，大膽的女人們媚眼亂拋，甚至主動靠來樓着你的脖子舞幾圈后迅速又離開。若是真的被這些少女看中了，她們絕不會吝嗇獻上香吻，這害得花猛和凡三這群沒有見過世面的菜鳥只覺頭腦昏昏沉沉，差點沒叫娘。　　下山之時，凡三和花猛還在大費口水地爭論着剛才香艷的場面，及某某美人的約會，簡直是鬧得雞犬不寧。連不喜多爭論的獵豹也眉飛色舞地談起了他的美妹妹萍兒，燕五和燕絕也好不了多少，只有恭弘=叶 恭弘七一臉苦相，因為沒有美人兒與他約會。　　劍奴對恭弘=叶 恭弘七的表現也感到大為好笑，道：“老弟，我看見也有兩個姑娘親了你，為何還這般不高興？”　　“光親親嘴有何用？你看這群小於，唉，真恨不能晚生二十年！”恭弘=叶 恭弘七無可奈何地道。　　“嘿，七叔，是不是美人兒嫌你的鬍子扎痛了她們的嘴，才不與你約會啊？”花猛沒大沒小地道。　　獵豹和燕絕也一陣起鬨歡笑。　　凡三卻道：“這麼著吧，七叔，你若把鬍子剃了，我給你介紹幾個，反正我是消受不了，什麼小齊、小覆、小燕、小英的，這一大堆我可不知怎麼應付……喲――你別打人哪？”　　恭弘=叶 恭弘七給了凡三一腳，笑罵道：“你這小於沒大沒小，不打你，還當我是你兄弟呢！”　　軒轅也不由得好笑起來，鳳妮諸人亦隱約聽到恭弘=叶 恭弘七等人的對話，也禁不住有些莞爾。　　太陽戰士們已經和他們打成一片，與有僑戰士和少典戰士們也嘰嘰喳喳說個沒完，惟伏朗和他的伏羲氏之人沒有過多的言語。當然，伏朗因為鳳妮的原因，而不敢走下舞池，與鳳妮、龍歌三人都靜坐於看台之上，只有軒轅和他的一幫兄弟皆踏入了舞池。　　伏朗心中卻暗暗得意，因為鳳妮要他陪着坐在席間，而沒有要軒轅相陪，這說明鳳妮在意他，他自是不會再稀罕別的女人。而軒轅玩得極了盡興，似乎與鳳妮之間真的沒有什麼感情的糾葛，這讓伏朗心頭舒適了不少。不過，伏朗向來妒才，心胸狹隘，今日軒轅成為有熊族的英雄，對他也同樣是一個打擊。他在熊城已有近一年了，但卻沒有多少人大過在意他，而軒轅一入熊城便大得人心，成為英雄，實讓他有些不服氣。不過，對於軒轅那驚世駭俗的刀法，他也有些心驚。　　今日的軒轅似乎比三個月前與自己交手時的軒轅更為可怕，在武功上，似乎又有了無法估量的精進。　　伏朗知道，即使自己此刻與軒轅交手，敗陣的多半是他。三個月前，他便不能在軒轅的手上佔到半點便宜，甚至被弄得狼狽不堪，三個月後豈非更是如此？　　當然，自鳳妮與他獨談之後，伏朗對軒轅的態度改觀了許多，那並非說伏朗對軒轅冰釋前嫌了，而是說伏朗不再妒火中燒，知道考慮以大局為重，而去籠絡軒轅，利用軒轅。　　不過，軒轅卻對伏朗越來越不屑，那是因為伏朗心胸狹窄到不能容物之境。雖然伏朗並不笨，有時候甚至精明的駭人，一步步算得讓別人毫無還手之力，正如當初軒轅遭遇帝十一般，那種精明確實讓人心寒。但兩人深入接觸后，軒轅才知道伏朗的弱點也大得驚人，這使得他縱有驚人之智，也難逃失敗的命運。　　軒轅此刻可謂是對伏朗的弱點洞察秋毫，因此，伏朗已沒有資格成為他的對手，他有信心將伏朗玩弄於股掌之間，正像鳳妮能夠輕易地得到伏朗心中的秘密一般。　　太昊派伏朗前來有熊族，實是一個錯誤，他忽略了感情的力量。　　龍歌也陪同軒轅來到西宮，今晚對他來說是個不眠之夜，因為這一天之中所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　　西宮之中，太陽劍士把守得極為嚴密，也有有僑戰士加入守護的行列。　　有僑和少典的一百多名戰士佔了西宮人數的三分之一，自然要擔當一些守護的責任。而落星閣則由恭弘=叶 恭弘七親自挑選高手把守，至少在忠誠方面，有僑戰士和少典戰士極為可靠。　　落星閣只是幾進套房，惟有軒轅、蛟龍和少典神農、劍奴等人住在其中，其餘的戰士自是安排在落星閣周圍的房舍之中，不過落星閣中也住了三十餘人，這三十餘人無不是以一擋十的高手。　　龍歌和軒轅及伏朗三人隨鳳妮在鳳宮之中商討了很長時間，在某些立場上，他們仍站在同一條陣線上。當然，龍歌也不會說出什麼特別重要的事情，只是向軒轅道賀，並對軒轅講了一些有關“有熊英雄”　　享有什麼待遇之類的。　　軒轅聽罷，確實大為歡喜，原來作為有熊族的英雄，有權參加宗廟大會，並且有發言和投票權，其身分與長老平級，但卻不用去管宗廟的一些瑣事，可以自由地決定是否參加有些會議。還可以有權領導宗廟的義務戰士，甚至是指揮宗廟的衛隊。　　軒轅倒沒想到這根藍帶子竟有這麼多好處，不過他也覺得有些僥倖，似乎他這個英雄當起來有些牽強，因為數年來，他是除了上代太陽之外有熊最年輕的英雄，連創世大祭司也是在三十多年前才成為有熊族的英雄。這幾十年來，有熊族便再末出現過眾望所歸的英雄，而軒轅此刻卻揀了個便宜，但他豈會不知元貞長老諸人也是孤注一擲，在他身上所下的重注？　　他們之所以推出他這個勞什子英雄，還不是為了伏下一顆對付創世大祭司的棋子？只有軒轅一躍成為英雄之後，方能夠在創世大祭司那裡爭得民心，進而起到牽制創世大祭司的作用。　　軒轅今日一來便大挫創世大祭司的威風，這確實是一招好棋，如果不是如此，六太長老絕不敢在他身上下注，而他再次大敗齊充也便使六太長老更有信心。或許因軒轅的橫空出世，使得那群本來遊離在一旁見風使舵的人不得不重新估計太陽之正統龍歌和風妮的勢力。而那些本來對創世大祭司敢怒而不敢言之人，也都看到了希望，對軒轅另眼相看，甚至是支持，宗廟的人猶是如此。　　宗廟可以說是除創世大祭司和蒙絡之外的第三股力量，不過，這股力量比起創世大祭司和蒙絡的力量卻薄弱很多。但也有它的優勢，那便是極得民心，是有熊正統權力的代表。因此，宗廟大會也有指揮太陽戰士的權利。當然，宗廟也有自己的衛隊，不過只有數百戰士，但宗廟可以向民眾召集許多義務戰士。因此，這也是一股不可小覷的力量，也是創世大祭司一直都不敢明目張膽對付鳳妮和龍歌的主要原因。否則，只怕鳳妮早已不能安坐西宮了。無論是蒙絡還是創世，都有意除掉這兩個正統的威脅。　　軒轅對熊城內部的情況了解得越多，心中便越是輕鬆，他已經基本上可以把握到事情發展的方向。不過，他對創世大祭司也越來越感到高深莫測，這個人的確很難捉摸，對其了解得越多，反而越迷糊，使得軒轅不能不把他例入最難對付的人物。

# 第十七章 河洛圖書

　　龍歌欲與軒轅抵足而眠，是以同返落星閣，伏朗則回他的摘星閣。　　當軒轅和龍歌回到落星閣時，聖女鳳妮竟出現在軒轅的客房門口，只讓軒轅和龍歌吃了一驚。　　“你是從哪裡來的？”軒轅訝然問道，他們剛才自鳳宮中分別，而鳳妮竟先一步趕到他的落星閣，怎叫他不驚訝？　　龍歌雖然驚訝，但卻明白鳳宮底下定有許多秘道。不過，他卻不明白鳳妮為何要如此神秘兮兮地自秘道內潛來，難道有什麼事情不能在風宮之中說明嗎？　　“當然是自地下而來！”鳳妮笑答之時，已優雅地推開了軒轅客房之門。　　“快進來吧，我有重要的事，隋要與你們商量。”　　龍歌望了軒轅一眼，剎那間似乎明白了一些什麼，又似平更為糊塗了。軒轅輕輕一笑，拉着龍歌行入客房之中，房內燈火立刻亮起，這裏所點的是浸了地龍血的火把，因此光線特別亮。　　鳳妮已經穩穩噹噹地坐在一張大椅之上。　　“妮妹弄什麼鬼？”龍歌有些不解地問道。　　“我們必須快點找出神門所在，否則定會被人捷足先登！”鳳妮突然道。　　龍歌勝色一陰，有些懊惱地道：“河圖已被人偷去，如何能再找到神門？”　　鳳妮望了龍歌一眼，高深莫測地笑了笑道：“我相信哥哥定留下了副本殘篇！”頓了頓又道：“實不相瞞，我的洛書也被人調包了，刑天所搶去的只是一部假貨。”　　“什麼？”龍歌不由得失聲低呼。　　“怎麼會這樣？這是怎麼回事？”龍歌怔了半晌才問道。　　“但願我知道。在鳳宮之中出了姦細，而且這個姦細對我的行動了若指掌，這才能神不知鬼不覺地將洛書調包。不過，這部書應是在前天晚上至昨天才被調包的，因為前晚睡前我尚翻看了洛書。”鳳妮吸了口氣道。　　“你為什麼不早說呢？”龍歌有些懊惱地問道。　　“早跟誰說？”鳳妮反問道。　　龍歌啞口無言。　　“對了，鳳妮，施妙法師難道不在熊城嗎？找他問問或許便能知道鳳宮之中誰值得懷疑了，因為他是個極為細心之人。”軒轅提醒道。　　鳳妮一震，臉色忽地大變。　　軒轅也尊地身軀輕震，鳳妮的臉色讓他意識到了某個極為嚴重的問題。　　“難道這個姦細會是法師？”軒轅臉色沉了下去，試探着問道。　　鳳妮臉上血色盡褪，澀然一笑道：“如果不是軒轅提醒了我，鳳妮還真不敢相信會是他，但事實上可能被軒轅猜中了。”　　“法師現在哪裡？”軒轅問道。　　“但願我知道，前日他說要回高陽氏請高手來助我，我見你已到了熊城，想想有你相助，也可讓他休息一陣子，於是答應了。後來他便獨自走了，但我肯定他仍在熊城之中！”鳳妮苦笑道。　　軒轅和龍歌沒有說話。　　“他太了解我了，對鳳宮的一切也了若指掌，都怪戲平時太過信任他，連地道密室也告訴了他，如果有人能神不知鬼不覺地盜走洛書，他絕對是其中之一！”鳳妮嘆了口氣又道。　　“那卧龍宮的火也可能便是他放的！”龍歌似想起了什麼，殺機上涌地道。　　“確有可能！”鳳妮並不否認。　　“那就是說，高陽氏可能已派來了高手。”軒轅肯定地道。　　“這老賊好狠！”龍歌一舉捶在几上，只將木幾擊得四分五裂，而他仍懵然未覺，可見此時龍歌心中確實是極端憤怒？　　“這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若天意如此，我也只好認了。不過幸好，我早已將洛書盡記腦中，只要哥哥能再想法弄一分河圖來，我們便能很快可找到神門，希望不要比他慢！”鳳妮苦笑道。　　“好，我連夜將河圖畫出來，這些東西我也已深記於腦中！”龍歌爽，陝地道。　　“那我便來充當二位的護法好了。”軒轅說完轉身便向外行去。　　“不，你就在房中護法，讓劍奴和木青諸人守在門外便行了。”鳳妮吩咐道。　　軒轅一想也對，立刻便着手安排，更在房子四周布下了十六名高手，劍奴和木青一個守住院門，一個守住房門，連屋頂之上也派出花猛和凡三把守，可謂是穩如鐵桶。軒轅這才放心地為鳳妮和龍歌抱來了大捆羊皮和油墨，而他自己則盤膝於一扇窗邊。　　龍歌望了軒轅一眼，見鳳妮對軒轅毫不見外，他也不好意思懷疑軒轅，只好放下心事專心作圖。　　鳳妮微微乙笑，對於軒轅，她絕對信任，甚至比信任龍歌更信任軒轅，或許只是因為軒轅能給她一種極度的安全感吧。　　這是一個不眠的夜晚，卻並沒有出什麼大的意外，或許是因防範實在太過嚴密吧。　　龍歌和鳳妮不休不眠地根據自己的記憶終於將河洛圖書給描繪出來了。兩人已有些精疲力竭，在日上三竿之時，兩人終大功告成，“他們已經準備好了早點，你們也該好好地休息―下了。”軒轅微笑道。　　龍歌和鳳妮對望了一眼，看着滿地的羊皮卻露出了一絲苦笑。　　“怎麼了？難道還有什麼不妥嗎？”軒轅問道，他也看出了龍歇和鳳妮的表情有些不對勁。　　“就算是我們有了這些，也頂多只能找到神門所在，但卻絕不能啟開神門！”鳳妮無可奈何地道。　　“這又是為何？”軒轅奇問道。　　“河洛圖書是絕不可能仿摩的，當年伏羲祖師之河圖乃是以羊皮自靈龜背上翻印下來的。因此，河圖之上有許多彎曲的天然龜紋，而這些龜紋是我們根本就不可能憑空想象的。而洛書因銜於靈龜之口，也有龜涎所浸，留下了一些神奇的印跡。這看似偶然，卻是上天所註定的必然，真正的秘密正是藏於龜紋和龜涎的印跡之內。不知情者即使得到河洛圖書，也難以悟出其中的真義。”龍歌嘆了口氣，解釋道。　　軒轅不由得傻了，他哪裡想到會有這樣的內情？　　同時也立刻明白為何鳳妮一眼便看出了刑天所搶去的只是假洛書，因為上面並無龜涎之印跡。　　“只要我們能夠找到神門所在，我相信那位得到真正河洛圖書之人定會在那裡出現，到時我們再從他手中奪回河洛圖書不就可以了？”軒轅提醒道。　　龍歌和鳳妮眼睛同時亮了起來，軒轅所說的確不失為一個極好的辦法，也是最簡潔的方法。那人既得河洛圖書，定不會放棄去開啟神門的機會，他們便可守株待兔。　　“如此甚好，還是軒轅兄弟思維敏捷。”龍歌忍不住拍了拍軒轅的肩膀，贊道。　　“那是因為你們已經夠疲憊了，使得腦子也不太好使了。”軒轅笑道。　　“好吧，我們一齊去用早點吧。”鳳妮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他們至少還擁有奪回河洛圖書的希望。　　“我想，如果把這個消息告訴蒙王會更妙。”軒轅一邊收拾羊皮，一邊道。　　“告訴王叔？”鳳妮和龍歌的目光全都投向軒轅。　　“不錯，我們必須取得他的幫助，才能夠在熊城活動自如，更不用擔心某些不必要的問題。”軒轅道。　　龍歌面有難色地道：“讓我想想。”　　“當然，這件事情是該從長計議，好好想想。”　　軒轅笑了笑，將羊皮交給龍歌道。　　龍歌也笑了。　　“軒轅認為有告訴王叔的必要嗎？”待龍歌返回東宮之時，鳳妮突然拉住軒轅問道。　　軒轅笑着望了鳳妮一眼，欣然道：“我的好鳳妮果然心細如發，不錯，這是非常有必要的！”　　鳳妮微感嬌羞地白了軒轅一眼，問道：“為什麼？如果這樣的話，我們豈不是多了一個競爭對手嗎？”　　“錯了，如果這樣，我們便少了一個競爭對手，多了一個朋友！”軒轅肯定地道，頓了頓，又接道：“首先，我們根本就不可能在熊城之中來去自如而不受人監視，除非神門便在西官。當然，監視之人可能會是創世大祭司和蒙絡。因此，我們若是找到了神門，他們自會跟蹤而至，到時候我們就會面對兩大內敵，而外敵且不說。當然，如果給我們足夠的時間，或者我們可以製造出一個讓人無法跟蹤的局面，甚至讓創世大祭司和蒙絡無抽身之機，但我們沒有時間可等，必須儘快行動，哪怕只有半點耽誤，我們都可能錯失先機。是以，我們必須與創世大祭司或蒙絡中的一方合作，才能夠以最快的速度進行尋找神門的事情。”　　鳳妮微然頷首，因為軒轅所說確實是實情，熊城之中無處不是蒙絡和創世大祭司所布的眼線，要想在熊城之中快速找到神門而不被發現，那是絕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倒不如交由蒙絡主持，明目張膽地干。　　“另外，如果我們把這件事情跟蒙絡說了，由蒙絡去主持，更可挫一挫創世大祭司的氣焰，使蒙絡不自覺地捲入與創世大祭司公開對乾的漩渦，到時蒙絡和創世大祭司的注意力定可自我們身上移開，甚至在找到神門之後，能夠齊心協力地去對付外敵，這豈不妙哉？若時機一到，我們便以有熊正統的身份接手熊城大權。別忘了，我們所需要的是時機，是有熊族將來的真正發展，而不是什麼神門之內的東西！”軒轅道。　　“嗯，你說得也對，只要王叔支持我們，我們便可惜機在城中加以布置。”鳳妮也恍然。　　“至於龍歌的工作，便由你去做，我可仍是個外人哦。”軒轅笑了笑道。　　軒轅、龍歌、鳳妮三人來到蒙王府，將有關河洛圖書之事稟明，蒙絡丈喜，對軒轅可還真是立刻月眼相看，盛情款待。　　顯然，鳳妮已跟龍歌談過軒轅的打算和計劃，已得到了龍歌的同意。當然，有些問題鳳妮仍沒有完全告訴龍歌，也不會！　　自始至終，蒙絡對軒轅的印象都極好，而軒轅也是處處讓蒙絡感到舒服。　　軒轅對創世大祭司的那種態度與對蒙絡的態度完全截然不同，好像蒙絡是活神仙，而創世大祭司便是惡魔一般，這種反差蒙絡自也看在眼裡，甜在心裏。　　也正因為這個反差，使得蒙絡感到軒轅的作為皆是明智之舉，讓他更有面子。　　蒙絡便是這種人，愛的是面子，狂傲之極，而軒轅正投其所好，這當然也因為軒轅自身的身份不同，才使得他每一句巷維更有力，更讓人覺得難能可貴。　　昨夜軒轅一戰，可算在熊城之中豎立起了自己強大的形象，更被元貞長老一陣造勢，使得軒轅聲威一下子植入了全城民眾的心中。這使得眼高於頂的蒙絡也欲將軒轅招為己用，因此才對軒轅倍加客氣，甚至連龍歌都沒享受到軒轅這麼好的待遇。　　席間，蒙絡突然問道：“我雖與軒轅一見投緣，但軒轅為何像是極看得起本王而對創世大祭司有些成見呢？”　　鳳妮一驚，哪想到蒙絡如此直接發問，連龍歌也都有些意外，為之色變。　　軒轅淡然自若地笑道：“軒轅乃是熊後裔，所忠的只是有熊正統，而王爺體內流淌的乃是王族血液，若軒轅連王爺都不看好，又何必千里迢迢前來認祖歸宗呢？至於與大祭司之間，其實也並不算是什麼成見，只是可能因為有些傳聞在軒轅心中梗着揮之不去，且經歷的某些事也讓軒轅心有不快。軒轅可是個直人，誰對我好，我定會加倍奉還，誰若在背地里對我使壞，我也不會客氣，有些事情軒轅不便直說，還請王爺原諒才是。”　　蒙絡一聽，頓時展顏歡笑，舉杯道：“軒轅這番話本王愛聽，難得軒轅這麼坦白，本王先敬你一杯！”　　“謝王爺！”軒轅客氣地舉杯相迎。　　龍歌和鳳妮臉上也泛出了笑容，禁不住都暗贊軒轅的應變能力，鳳妮更是為軒轅叫絕。　　“軒轅身為有熊族的英雄，卻身無職務，不知軒轅可有意操些俗務呢？”蒙絡飲罷望着軒轅悠然問道。　　“聽憑王爺吩咐，值此四方動亂之際，軒轅自不能獨善其身，願為族人盡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軒轅心中大喜，知道剛才那番話已打動了蒙絡，使蒙絡正式欲籠絡自己，更視為自己人了，這才會提出要讓他去掌管某些職務。不過，他卻不能將歡喜寫在臉上，只是裝出一副極為誠懇的樣子道。　　蒙絡對軒轅的回答極為滿意，捋須欣然道：“軒轅的事情包在我身上，如你這般人才，絕不能閑着。　　近日，我們被東夷快鹿騎大敗了幾場，目前我們正準備組建一隊專門對付快鹿騎和鬼方風魔騎的戰士，我想，沒有人比你更合適擔此重任了。”　　“軒轅惟王爺之命是從！”軒轅裝出一副誠然受教之狀，心中卻暗呼：“太好了！”事實上，軒轅還真怕蒙絡將他安排其它的職務，他也不知道那些職務的手下有多少蒙絡和創世大祭司的親信，辦起事來縛手縛腳，但如果是新組起來的戰士，則可以挑選和整合，那種風險便要小多了。“王叔，我看咱們還是先來仔細研究一下河洛圖書，這些事是一點也不能耽誤的，否則若被人捷足先登，就遲了！”龍歌心中所急的只是神門之事，至於軒轅的職務那還是其次。　　“這件事可以分頭進行，我可派幾名熟悉有熊族地理的人與你們共同研究，更會派高手保護你們的安全，你們只須全心全意去參悟河洛圖書的秘密就行了，這自不必我親自參研！”蒙絡淡然一笑道。　　“這倒也是，而一時之間也不可能完全悟透河洛圖書之秘，我們必須一邊研悟，一邊正事照做，才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軒轅也附和道。　　“嗯，王叔和軒轅所說甚是，那我們吃完飯便進行。”鳳妮道。　　“好，我會讓人安排好一切。待會兒我要與軒轅去一趟宗廟，這支初定名為山海戰士的隊伍也要儘快組建起來了。”蒙絡淡然笑了笑道。　　“我有一個最合適的人選，可以擔當此任！”蒙絡打斷元貞長老和創世大祭司的辯駁道。　　元貞和創世大祭司有些訝然地望了蒙絡一眼，元貞所代表的長老一方勢力，絕不想山海戰士統領一職由創世大祭司和蒙絡佔去，現在龍歌和鳳妮都回來了，他不能不為龍歌着想，也因此，使得山海戰士統領一職遲遲不能確定人選。　　創世大祭司在這件事上大為惱火，長老會一步也不肯讓，可是沒有長老會的投票決定，確實不能夠得到最後的決定，至少也得拖長兩個月。而這次蒙絡那一票也不投到創世大祭司一邊，往日只要有蒙絡那一票，便可以二對一佔穩局，長老會也對此莫可奈何。　　可這段時間蒙絡彷彿變了一個人似的，此刻突地發言，眾人也不知道他將要說些什麼。　　“山海戰士統領乃是一件大事，不知蒙王所薦人選是誰？說出來讓大家參考參考，再作定奪吧！”元貞微有些謹慎地道。　　蒙絡清了清嗓子，打量了創世大祭司一眼，創世大祭司也有些疑惑地望着蒙絡，不知其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不過，今日提出開會討論這個問題的人正是蒙絡，相信他定是早有準備。　　“除此人之外，只怕再沒有更合適的人選了！”　　蒙絡故意賣個關子道。　　“蒙王何以欲言又止？”創世大祭司微有些不耐道。　　蒙絡悠然一笑道：“此人正是讓三百東夷快鹿騎全軍覆滅的大英雄軒轅！”　　“蒙王此語正和我意，除軒轅之外除無更合適的人選！”元貞長老大喜，忙附和道。　　創世大祭司怒視蒙絡，他沒想到蒙絡竟是提出這麼一個他最不歡迎的人。他很了解蒙絡，正因為他了解蒙絡，才會沒有料到蒙絡會提拔這個剛認識才一天的軒轅做山海戰士統領，而非其親信。　　“軒轅確是最好的人選，就憑他能夠讓三百快鹿騎全軍覆滅，生擒帝五便足以勝任山海戰士統領之職了。而其武功也是眾所親見，更是無話可說。”尚九長老也附和道。　　無咎望瞭望蒙絡，再望瞭望創世大祭司，忙收回目光低頭誰也不看。　　創世大祭司心中大為不快，他本想無咎說點什麼，看來無咎定是不再言語了。不由冷冷一笑道：“只怕軒轅的經驗尚淺，對於組建新戰士一途會有些陌生，而且真正帶人上陣交鋒與訓練戰士並不是一回事……”　　“大祭司此言差矣，想來大祭司不會忘了是軒轅領着有僑和少典兩部的兄弟大破址曲人，更讓東夷損兵折將。而護送王子的三路人馬也只有軒轅這一路損傷最少，且軒轅在黃河之邊，以一群奴隸如此弱旅大敗帝十，誅殺帝十三，損失九黎近千戰士。而在跛踵族也是以少勝多使帝十和敖廣無力西征，這些難道還不能證明軒轅能夠訓練出一支強兵嗎？”元貞長老大舉事實道。

# 第十八章 軍事天才

　　創世大祭司一時間竟然無法反駁，軒轅這些戰績實是驕人之極，他又能說什麼呢？　　蒙絡得意地笑了笑，意味深長地望了創世大祭司一眼，悠然道：“其實大祭司應該知道軒轅實是個軍事天才，而大祭司也絕對不會沒有聽說過龍族戰士這支神秘的隊伍。不怕大祭司笑話，到現在為止，我已派出了八十四名一流的密探，都無法得知這支隊伍究竟有多強的實力，也不清楚他們以一種什麼方式組合，以一種什麼樣的手段管理，甚至連他們具體的訓練方式都無法獲悉，所知道的只是明白他們大概存在的位置和其最高首領，其他一無所知，只是能夠肯定這群龍族戰士將會是最可怕的戰士！”　　創世大祭司的臉色也微變，對蒙絡的坦白沒有半點幸災樂禍，相反似深有同感地道：“原來蒙王對這群人也有調查。”　　元貞望了兩人一眼，自然知道創世大祭司可能與蒙絡一樣，對龍族戰士知之不詳，才會沒有幸災樂禍的表情。　　“龍族戰士的首領是一個叫貳負的人，而真正的大首領卻不是貳負！”蒙絡點頭道。　　“貳負？”元貞長老吃驚地叫了出來。　　“不錯，難道長老認識這個人？”蒙絡奇問道。　　“十多年前我曾與一個叫貳負的年輕人切磋過武功，那人乃是伯夷父的至交好友。聽說他後來不知因為什麼原因挑戰刑天，再後來有人傳說他死了，伯夷父曾四下派人打聽，卻沒有半點消息，也就因此才與刑天交手，至使重傷而返。只不知這個貳負是否就是伯夷父的那個至交貳負。”元貞長老有些困惑地道。　　“哦，那長老在十多年前覺得那貳負的武功如何？”創世大祭司禁不住問道。　　“十多年前的貳負已算是個了不起的高手，應不在老夫之下，若此人正是當年我所遇的貳負，只怕如今其武功應在老夫之上了。”元貞淡淡地道。　　“長老客氣了，十年前長老的鎖元神功尚未練成，今日長老可非昔日可比，怎能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呢？”創世大祭司笑了笑道。　　元貞不答，扭頭向蒙絡問道：“不知龍族戰士真正的大首領又是何人呢？”　　蒙絡扭頭望向創世大祭司，神秘地一笑道：“關於這個，我想大祭司應比我更清楚。”　　“你的意思說可能便是軒轅？”創世大祭司反問道。　　“難道大祭司的探子回來后不是這樣稟報的？”　　蒙絡也反問道，頓了一頓，又接遭：“其實，這也並不是什麼秘密，天下有許多人都知道，軒轅才是龍族戰士的大首領，而軒轅更是東夷的頭號大敵！東夷人害怕的並不是我有熙，而是害怕軒轅所領的龍族戰士！”　　“哦！”元貞長老和眾長老都長吁了一口氣，因為他們都曾聽說過，龍族戰士專門與東夷諸族過不去，甚至與鬼方也有過交戰。他們便曾將這神秘的龍族戰士引為自己的兄弟戰士，甚至擁有共同的敵人，只是他們從不輕易離開熊城，這才未曾聽說軒轅竟是龍族戰士的大首領。　　“蒙王相信這個嗎？”創世大祭司不屑地問道。　　“我確實有些不信，畢竟軒轅太年輕了，而且一個人若想在如此短的時間內組成這樣一支軍旅，確實是個奇迹。而軒轅這段日子總是東奔西走，居無定所，怎會是龍族戰士的大首領？也有消息傳說，軒轅當初是隻身去君子國，若他是龍族首領，怎會單身前往？這顯然不合情理。還有更重要的一點，軒轅乃貨真價實的有僑人，自不是什麼龍族之人！”蒙絡肯定地道。　　“蒙王像是忘了他曾出現在有邑族中！”創世大祭司提醒道。　　“那大祭司相信了？”蒙絡反問道。　　創世大祭司不語。　　“不過，軒轅乃是君子國的聖王，這卻是不爭的事實，這也同樣說明軒轅足夠勝任山海戰士統領一職！”蒙絡道。　　“如果大祭司無異議，我們便決定了！”元貞問道。　　創世大祭司不由得心頭大恨，但他知道元貞雖這麼問，實際上結局早定，他自不能再反對，只好無奈地點了點頭。　　“傳軒轅公子入殿！”元貞喝道。　　“軒轅早已恭候多時！”元貞話音剛落，軒轅已快步踏入宗廟大堂。　　眾人不由得微愕，便看到軒轅后，元貞長老和蒙絡諸人的眼中都閃過一絲異彩。　　“軒轅見過蒙王、大祭司及各位長老！”軒轅肅立堂中，不卑不亢地拱手拖禮道。　　“坐！”元貞擺手吩咐道，以軒轅現在的身份，在宗廟之中佔有一席之地。　　“剛才我們在商量想讓軒轅擔任山海戰士的統領，不知軒轅意下如何？”元貞試探着問道。　　“軒轅剛才已聽到了蒙王與各位長老及大祭司的對話，軒轅願當此職。值此族中多事之秋，軒轅豈能獨善其身？能為族人獻上自己一份綿薄之力是軒轅的光榮！”軒轅誠懇地道。　　“說得好！”蒙絡帶頭贊道。　　“軒轅可知道這支軍旅尚未成形，一切都要從頭開始，可能會存在極大的困難？”創世大祭司試着欲打消軒轅的念頭道。　　“軒轅從未害怕過艱難險阻，世上只有想不到的事，沒有辦不成的事，只要眾位能給軒轅一個自由發展的空間，軒轅定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組建成一支強旅！”軒轅自信地道。　　“最短的時間又是多長時間？”創世大祭司故意刁難道。　　“少則三月，長則半年！”軒轅斷然道。　　“哦，軒轅能夠在半年時間中訓練出一批對付得了東夷快鹿騎的戰士？”蒙絡訝然問道，他實難想象，一個支組合的戰士隊伍能在半年中對抗縱橫無敵的快鹿騎。　　創世大祭司也有些不敢相信，他知道訓練出一批精銳戰士沒有兩三年時間休想，而無論是作戰經驗還是武技都必須達到高水平才能算是精銳，但軒轅表明只需半年時間，能夠讓其作戰經驗和武技達到高水平嗎？他也不敢相信。　　“軒轅是否準備自其它營中抽調人手？”元貞也有些奇問道。　　“那是當然。不過不會超過兩成，余者皆自新丁之中選拔，只不知山海戰士能夠擁有多少兵力？”軒轅毫不掩飾地道。　　“山海戰士可以擁有一千人，若在必要時仍可以徵調人手！”蒙絡淡淡地道。　　軒轅心中暗想：“這才是道理。”便是蒙絡也不可能讓軒轅擁有太強的兵力，否則對他來說同樣是一種威脅。若山海戰士只擁有一千兵力，這還是在他的控制範圍之內。因此，蒙絡才敢推薦軒轅。　　軒轅當然明白，這一千兵力也是一個絕對不容小覷的數目，是以蒙絡絕不想讓創世大祭司再獲得這一千兵力的控制權。否則創世大祭司的實力必會膨脹，到時立刻會打破熊城內勢力的平衡。　　事實上，創世大祭司的力量本就比蒙絡強大一些，他之所以懼怕蒙絡，是因為熊城之中仍有長老會這股力量的存在。如果創世大祭司欲對付長老會或蒙絡任何一股實力，則會促成長老會和蒙絡的聯手。若長老會與蒙絡聯手，創世大祭司並無多大的勝望，是以創世大祭司並不敢輕舉妄動。　　其實蒙絡也有自己的難處，他與長老會之間並不很融洽，如果他不推舉軒轅的話，長老會也不可能同意。與其拖着讓創世大祭司佔便宜，倒不如向長老會和軒轅賣個好，為創世大祭司再添一股頭大的勢力。　　這種籠絡人的方式既可以討好長老會，又能夠為自己增添一股力量，他自是樂意為之。　　軒轅乃是聰明至極的人，這之中的形勢豈能逃過他的眼睛？他心中暗笑，蒙絡絕對不會料到，打一開始軒轅便對他沒安好心，只是支持鳳妮，甚至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大業。如果說一年前的軒轅或許會感激蒙絡，但眼下的軒轅已非昔日的軒轅，他明白一切都是極為現實的，利益與利益之間只有結合和衝突兩種結果，人與人之間也儘是虛詐的相互利用，沒有別的道理可講。他愛鳳妮，但幸運的是鳳妮也傾情於他，而鳳妮更有一種博大仁愛的情懷，願意助軒轅實現大業，於是他們之間的兩種利益便結合在一起了，這是一種幸運。否則，他們之間也逃不脫相互利用的命運，那時候的感情也就會顯得蒼白無力了。　　“那我便要自各營中選拔出兩百名精銳戰士，再在新丁之中挑選八百人，相信有半年時間就足夠了！”軒轅肯定地道，同時忖道：“我不僅要讓這一千戰士成為最精銳的，還要成為最忠於我軒轅的戰士！只要有這一千人，便已足夠自保了。若再加上宗廟衛隊及太陽戰士，就足以組成一支強旅，甚至在某些時候起到決定性的作用。”　　“既然軒轅有這份信心，那就太好了，我可以立刻以宗廟的名義向城內城外徵集新丁！”元貞似乎有些迫不及待地道。　　“既然山海戰士有了大統領，總得找幾個熟悉有熊環境和了解城中現情之人作助手。否則，軒轅對熊城附近地理不熟，人情也不熟，恐怕會行動不便！”　　創世大祭司見大局已定，只好退而求其次道。　　軒轅早就料到創世大祭司不會眼睜睜看着這塊肥肉被自己給吃了，定會派人牽制他，不由一笑道：“大祭司所說甚是，因此，我才會自各營中挑選出兩百名精銳戰士，他們都是經過特別訓練的，相信對熊城附近的地理環境十分熟悉，而對各自的訓練方法也定極為熟練。我召集他們，就是要集各營之所長，訓練出一批最優秀的山海戰士。至於副統領，我便會在他們之中產生。另外我還要在有邑戰士中找兩個助手，望各位長老、大祭司和蒙王能讓軒轅放開手腳去組軍。只有全權交給我，這才能按照我的方式在最短的時間內培養出讓各位滿意的山海戰士！”　　“既然軒轅如此說，而你已是山海戰士大統領，那一切便由你安排好了！”蒙絡見創世大祭司似要說什麼，忙搶着道。　　創世大祭司心中大恨，雖然他所培植出的實力在有熊族是最強大的，但可恨的是決定此事時他沒有佔到任何優勢，問題是他不能將十大聯城的城主召回來，共同決定這件事。因為組建山海戰士之事只是熊城內部所決定的，並不需通過十大聯城的表決。因此，創世大祭司惟有無奈地忍一口氣。　　“既然蒙王如此說，那就依軒轅所說吧，不知大祭司可有什麼異議？”元貞代表長老會作出決定問道，但實際上已經決定了，說些無聊的問題反而使創世大祭司更是大恨。　　“既然蒙王和長老會已經決定了，何必再問我？”創世大祭司憤然道，頓了頓，轉向軒轅淡漠地問道：“對了，我曾讓有僑族的天祭司隨有僑戰士一起來熊城報到，怎會不見他與你們一起來呢？”　　軒轅神色平靜地道：“哦，原來大祭司是讓天祭司隨行來報到，那實在是無奈，因為天祭司在與東夷快鹿騎交戰時不幸犧牲了，我們按照族中的慣例將之遺體火化？”　　創世大祭司冷哼一聲，再無他語，既然軒轅這麼說，他也沒辦法。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證據，就算有證據，也會牽出他的陰謀，因此最為明智的做法，也便只好罷休。　　蒙絡自是不知其中玄虛，因為戰場上的生死太子常了，誰也無法知道誰能在下場戰爭中死去或是仍活着，所以他對此也沒有深思。　　“若是軒轅有空的話，下午我們便去各營中挑選精銳戰士！”蒙絡淡淡一笑道。　　“軒轅近日沒什麼事情可做，若有蒙王相陪則是再好不過了。”軒轅道。　　“那好，自明日起，軒轅便是山海戰士的大統領，至於大印和令牌明日就可正式交子軒轅！”元貞道。　　軒轅隨着蒙絡去各營選人，也順便熟悉一下有熊七大營的情況。　　七大營的戰士對軒轅極為恭敬，因為昨夜一戰他已名聲大噪。不過，各營的大統領對軒轅的態度卻各不一樣，有些屬於創世大祭司一系，對軒轅極為冷淡，甚至態度極不友善。如果不是蒙絡在場，可能還會弄出一些亂子來。而屬於蒙絡一系的入，便顯得熱情洋溢，對軒轅之事極為配合，更不斷地推薦人選。　　軒轅自有一套選人的方法，對於這些人所推薦的反而並不怎麼在意，不過蒙絡向他親自推薦的兩個副手，他欣然接受了其中一個，使得蒙絡也大感滿意。　　軒轅雖只是接受其中之一，但也算是給足了他的面子。在蒙絡看來，只要能在山海戰士之中安插一個重要人物便已足夠。　　軒轅當然不能得罪蒙絡，其實這一切早在他的計算之中，如果蒙絡不向他推薦人選，那才是咄咄怪事呢。因此，他早就想好該如何安排這個插入的人物。　　但對於下屬的戰士，他要求卻是絕對嚴格，不能加入太多創世大祭司和蒙絡的人。所以，他親下軍營與這些戰士親談親見，而確定正式的人選。　　讓蒙絡感到驚訝的是，營中許多被統領們視為害群之馬、不受歡迎的人卻被軒轅大加青睞，而另外一些則是少言寡語者，還有一些非常活躍之人，總之軒轅所選的全都是走上極端之人。但蒙絡想到軒轅能夠這麼，陝崛起江湖，定有其不為人知的厲害之處。　　軒轅最初在各營中挑選了四百餘人，而實際所需只要兩百人，因此還要自這群人中篩去一半。因這既是宗廟所下之令，又有創世大祭司和蒙絡之令，這群人都絕無任何情緒，惟有聽憑軒轅調派挑選。　　七大營中，劍營和刀營的人對軒轅最為友善。刀營中的戰士對軒轅的蓋世刀法佩服得五體投地，竟能將齊充這般的高手打得毫無還手之力。而劍營的戰士因癸城諸人的關係，這才對軒轅極為友善。刀營的統領還主動邀請軒轅為其訓練戰士的刀法，軒轅本想留在營中給那些戰士講解刀法的精義，但因此刻有事分身不得，只好作罷。　　熊城有七大營，但每營中也只有八百可戰之士，人數加起來也不過六千。另外便是熊城的護城軍，人數在兩千左右。八大寨中各自擁有一百餘名精銳之士，再加上附以各營之中的戰士，每寨之中約有三百可戰之士。另外的兵力分佈在十大聯城，每城各自擁有的兵力，包括從各依附的部族中所抽調的人手，每城各自擁有五百戰士。其餘便是太陽戰士、宗廟衛隊。死士和蒙絡的衛隊，共有一千五百人，是以有熊族的總兵力為一萬六千多人。　　當然，真正屬於熊城的精銳勇士卻只有三四千人，余者多為依附的諸族戰士及補充的兵員，由於近年來形勢越來越緊張，有熊族不斷增加兵員，以保持熊城的真正安全。正因為有熊族有七成以上不是精銳之士，一旦遇上東夷這群訓練有素的兇悍勁旅，惟有敗陣一途。此刻軒轅能夠讓山海戰士擴充到一千人，已達到了極限，比之七大營中任何一營的人數都多，也可見熊城之人對這支將來對抗，陝鹿騎的精銳戰士的期待有多大。　　翌日，經過熊城高層人士開會，包括七營的正統領和八座寨口的寨土。由創世大祭司親自為軒轅發了令牌與印信，軒轅也便正式成為了山海戰士的大統領，全權負責組建這支軍旅，而余者皆要協作軒轅的行動。　　龍歌與鳳妮也參加了此次會議，皆歡喜異常。　　徵集新丁的告示已於昨日貼出，更向外宣布山海戰士將由軒轅統領，立刻在熊城內外引起強烈的轟動，皆因熊城內外早已對軒轅這個大英雄是敬服不已，軒轅幾成了年輕人心中的偶像。因此，年輕人爭相報名，人滿為患，甚至連女人也前來報名，欲參加山海戰士這個組織以親近軒轅，只讓那些負責面試的人哭笑不得。　　當然，在有熊族中，男女是平等的，但山海戰士卻不能有女兵，這是軒轅的吩咐，也是為了便於管理。　　花猛和獵豹諸人可就忙得不得了，不過幸虧有蒙祈、雲英及宗廟所派來的人相助，否則只怕花猛諸人會忙不過來。　　花猛和獵豹諸人嚴格把關，對每一個前來報名面試者親自考核，蒙祈和雲英則負責登記，宗廟的人負責核對每個人的出生背影及所在案的資料。一切程度都嚴格已極，也顯得有些繁瑣。不過，這既是軒轅的命令，則每個人都會盡心儘力。　　花猛和獵豹諸人也都很痛快，他們沒有想到，到了熊城竟會這般風光，有風頭可出，他們自是非常樂意。　　軒轅也根本沒有閑情，他不僅要忙着調查被他自七大營中挑選出的四百戰士的出生背影及資料，以確定選用二百精銳，還要去堪查熊城附近的地形，以便確定將來練兵之地。　　熊城周圍方圓兩百里的廣闊之地都極為肥沃，雖比之范林小一些，但其環境並不比范林差。　　范林之外憑的是大自然之險，而有熊憑的卻是十大聯城人為的天險，使外來之敵望而卻步。　　熊城方圓兩百里內，有山有水，河湖極多，森林茂密，濕地沼澤也有不少。北出壬城有雄奇的釜山，東距阪泉五十里則是一沼澤大湖，傳說其湖水乃是自大海中滲入，水質略帶鹹味。　　在熊城周圍多為平原之地，偶有溝澗洞谷，卻很集中。　　軒轅足足忙了五天，青騮馬也跟着累了五天。不過，也只有這樣才能夠看出青騮馬的體力遠勝於那些戰鹿，在長途奔走之下，只有這被馴服的野馬才能佔到最大的優勢。最後軒轅終於暫定三處為訓練之地。　　一處為熊城西面靠近癸城的最為寬闊的平原之地；一處為熊城以北那山谷溝澗密布的山地；另一處便是阪泉以東五十里的沼澤太湖。當然，軒轅絕不會將自己選好的訓練之地告訴外人，這需要保證絕對的秘密。他不想讓創世大祭司諸人知道他的訓練程序，反正宗廟已讓他全權負責山海戰士的組訓工作，他有權作出這樣的處理，便是創世大祭司也不能說什麼。　　而在五天中，那兩百名哉士也已經選定了，更在數千名應徵者中精心挑選出了八百人。這群人共同的特點便是年輕，年齡在十五歲至二十八歲之間。　　每個人都由軒轅親自驗證，而且這些人大部分都不是直屬有熊族，而是依附有熊族的一些大小部落。

# 第十九章 神門初現

　　鳳妮和龍歌終於傳出消息，似乎已經找到了神門的位置所在，這確實是一個讓人振奮的消息。是以，這两天蒙絡並沒有陪軒轅，而是留守王府之中等待這最後結果的出現。　　這個神門對於有熊族來說就像是一個謎，便連上代太陽都不知道神門的秘密，而在有熊沒有發生什麼重大的變故之時，太陽會謹遵祖訓，絕不會隨便開啟神門。太陽暴死使得神門又成了一個熱門話題，更引來了許多風波，只不知一切是否是天意所定？　　軒轅並不擔心神門之事，因為鳳妮絕對不會漏掉他。此刻對軒轅而言，首當其沖的事情便是整合山海戰士，將之變成一支具有超強戰鬥力的戰士。當然，這絕不是一蹴而就之事，但他必須將訓練的計劃及對戰士的編排之事作出一些安排。　　軒轅選人的嚴格幾乎讓創世大祭司和蒙絡也有些目瞪口呆，而且所選之人都極，隆，往往那些沒多大希望入選的人反被選中了，且對每個人出身後所做過什麼事情，參加過什麼組織，打過哪些戰鬥也要查問得清清楚楚，連其親屬族人亦要查明白，這在有熊族征丁史上還從未有過。而創世大祭司和蒙絡要想讓自己的人打入這支隊伍中，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是不可能。　　千人之旅分為十隊，與君子國和龍族戰士的分配基本相同，但在人員安排上，軒轅卻花費了大量的心血，因為他要組成一支絕對聽從自己的命令而完全不受蒙絡和創世大祭司影響的軍旅。因此，軒轅將把身分仍值得懷疑的所有人分到一隊之中。然後再將每隊分為十組，十人為一組，每組設立一個小頭目，每隊設立一個隊長，一位副隊長。每個小組長必須對組中隊員的訓練情況作出記錄，每半個月上報一次隊長。　　在山海戰士之中再設兩個副統領，每個副統領分管四隊，另外便是由軒轅指定幾個專門組織強化訓練的教頭，與那由兩百精銳戰士所組成的兩支大隊專門對其它八隊新丁進行各項技能的訓練，將這些人在七大營中所學的東西全部教出來。而這些自七大營中所選出來的兩百戰士則由軒轅親自負責，只是這兩隊的隊長卻是分別由花猛和獵豹擔任。當然，這兩隊戰士也要接受軒轅和獵豹、花猛諸人的強化訓練。新丁隊長全都是由龍族戰士之中的高手擔任，而蛟龍和蒙絡所推薦的蒙英便是軒轅的副手，任副統領。少典神農和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則成了教頭。　　軒轅自然會在山海戰士之中大量培植親信，也只有這樣才能將山海戰士的控制權牢牢抓在手上。　　事實上，副統領並不能管多大的事，真正管事的還是隊長和統領，副統領只是個虛銜，尤其是蒙英所掌管的那四隊，隊長全都是軒轅的親信龍族戰士，蒙英根本就管不了。當然，一時之間蒙英仍不會發現手中的權力是空的。當蒙英和蒙絡發現軒轅完全不受他們控制之時，軒轅早已將實力穩固了下來。當然，那時候大概也是蒙絡翻臉的時候。　　蒙絡自不是好惹的主兒，軒轅很清楚這一點，如果蒙絡發現軒轅自始至終都在耍他、利用他，不恨得要扒掉軒轅的皮才怪。不過，這一切到最後終是無法避免的。　　軒轅對每一件事情都想得極為周密，這十隊山海戰士分三個地點加強訓練，所有的訓練都是絕對機密的，不準任何不同組別的人相互交談，而且每隊中各組所訓練的項目都絕不相同，地點也不相同。因此，每組人都只知道自己一組人接受了哪些訓練，對其他組別的人如何訓練則一無所知，只有正副隊長清楚，連副領統也不明白當天每隊都進行了些什麼訓練，這就是軒轅想出來的絕對保密訓練法。但每個月都有十天時間是各隊集體合作訓練項目，只有在這時，各小組人才能夠在一起交流，但僅限於合作訓練的項目。　　蒙英、少典神農、蛟龍及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不得不承認軒轅是個真正的軍事天才。　　山海戰士的軍規極為嚴厲，但這群人的待遇也極好，因為這是宗廟所特訓的精銳戰士，因此在生活上比普通戰士好得多，甚至可與宗廟衛隊相比。而且這群戰士自己所獵的獵物可以獨享，不必交公。因此，每個山海戰士都為自己能進入這個組織而驕傲自豪，何況這些人大多都是依附有熊族的各部落子民，一向身分不如正統有熊子民，但在加入這個組織后，身分大大地提高了，甚至連其家人都受到他人的尊敬。就因為領導山海戰士的是有熊族英雄軒轅，且山海戰士也是有熊族未來的希望。因此，每個戰士都鬥志極為高昂，訓練的熱情極高。何況軒轅還隔三差五地便到每隊之中激勵士氣，親自指點表現好的戰士武功，以示獎勵，有時對表現突出者還獎子一斤熟牛肉和一壺酒，使得戰士之中人人爭先進，人人慾表現得更優異。　　軒轅還施行每隊與每隊之間作整體的比賽，在相同的項目上，小組與小組也有比賽，拔尖者整體有獎。他所制定的一些獎罰分明的制度使得山海戰士的整體充滿了無盡的活力和鬥志，如果讓創世大祭司和蒙絡親見，定會驚訝非凡，更不會懷疑軒轅的豪言壯語。但蒙絡和創世大祭引艮難知道其具體情況，在新丁訓練之時，便是副統領也無權干涉和過問，這是軒轅親自下的命令，由此可見副統領的權力極有限。因此，軒轅並不怕蒙英深知山海戰士的秘密，何況便是身為副統領也不能將內部秘密外漏，否則同樣以軍法處置。　　這些日子，軒轅自不會忘了與外界聯繫，他身邊有韓雁和始鳩兩人，以飛鳥與外界通書，方便快捷之極。韓雁擅養雁鷹、鴻雁，雁鷹乃極為兇猛的飛禽，可在海中叨得大魚為食，便是大鯊魚也敢攻擊。若是有一群雁鷹飛臨，便是大鯊魚也會害怕。此鷹體大翅闊，幾可與始鳩所養靈鳩相比。以雁鷹傳信，安全之極，因為一般鳥雀見了都駭然走避。不過，雁鷹沒有鴻雁那般富有靈性，它只會記得某一條或幾條路線，但鴻雁則可以很快熟知主人所在環境。因此，除了像范林和各固定部落才會用到雁鷹，其它諸如蓋山氏和君子國則以鴻雁傳書。而靈鳩則能分敵我雙方，就能清晰地認出主人來。因此靈鳩可專針對某一人送信，極為安全方便。　　軒轅有韓雁和始鳩兩人相助，雖身在熊城，卻能對各地的情況了若指掌。　　黃恭弘=叶 恭弘族向北遷了些，距常山僅五十里而居，與君子國相互呼應，更以帝五和那幾十名被俘的快鹿騎換回了數百被東夷收服的奴隸。　　帝五一人的身價便是一百個健壯奴隸和二十匹戰鹿及兩車糧食、二十張羊皮，另外每名快鹿騎戰士以十個健壯奴隸和五十張羊皮、一張虎皮為代價，向東夷交換。　　帝五的身份何等重要，東夷的帝氏兄弟無論如何也要把帝五換回，別說是一百個奴隸，在帝大的眼中，就是一千奴隸都沒有帝五重要。因此，這筆交易很快達成協議，而快鹿騎的每個戰士都是精銳，以十個奴隸的身價，東夷自是願意交換。　　猛禽一下於換來了四百多個健壯的奴隸，心中大喜，依軒轅的整頓策略，便是讓這些奴隸重新得到自由，更吸收為新的戰士加以訓練。只要假以時日，這群人便又能成為一支強悍的龍族戰士。　　軒轅的方法確實有效，這樣一來，龍族實力若不迅速擴張才怪。　　如果猛禽抓住了帝五和那群快鹿騎，不殺也不放的話，一個不好反會弄出大亂子來。這種人若讓其成為奴隸，他們絕對會找機會反抗，若讓其歸降也是很難，倒不如將他們拿去交換一群聽話的奴隸，這便是一種將手中籌碼合理利用的方式。讓這群換來的奴隸們回歸自由，這群奴隸們不捨命相報才怪。因此，以帝五等人去交換奴隸實是最妙的方式。　　有了這四百奴隸戰士，黃恭弘=叶 恭弘族一下子聲勢大震，於是又遣數百人去范林受訓。這也是軒轅的策略，必須使每一個人都成為擁有超強鬥志和戰鬥力的戰士。　　只有經過了強化訓練才能將人的體能全面開發，只有經過組織的訓練，才能更靈活協調，更具紀律性。一個擁有強大凝聚力的組織，便會擁有強大的攻擊力，而龍族戰士便是如此。　　伯夷父已經與鬼方達成了以土計換虎恭弘=叶 恭弘的交易程序，儘管鬼方欲以虎恭弘=叶 恭弘威脅軒轅，但是地神土計在鬼方中也是舉足輕重的人，不由得鬼方不換人。　　軒轅現在關心的卻是蛟幽的下落，是否真如地祭司所說，蛟幽現在置身於鬼方呢？那這一年多來，蛟幽又做了些什麼呢？蛟幽又受到了什麼樣的待遇呢？　　軒轅想到這些心便有些痛，恨不得能隻身深入鬼方一探究竟，然後帶回蛟幽。不可否認，在軒轅的所有女人之中，蛟幽與他的感情最深，那是因為自小便青梅竹馬，那些年的感情也是最為真摯的。不過，軒轅知道此刻不能意氣用事，熊城之中風雲涌動，說不定下一刻便會形勢大改，那時就悔之晚矣。　　軒轅心中極為遺憾，不過對於姬水河畔的雁菲菲，他便讓白夜和竹山領着五十名龍族戰士及十數有僑兒郎去接。他可不欲讓雁菲菲在姬水河畔以淚洗面，他要好好地補償雁菲菲的“損失”。這一刻，軒轅絕對有信心保護好自己心愛的女人。　　這日，軒轅正在親訓那自七大營中抽調出的戰士之時，恭弘=叶 恭弘七匆匆來報。　　“木青受傷了！”　　“什麼？”軒轅吃了一驚，放下手中的事問道。　　“木青與伏朗交手之時，受了傷。”恭弘=叶 恭弘七吸了口氣，有些憤然地道。　　“怎會這樣？好你個伏朗，我沒找你麻煩，算你祖宗積德，還敢來找我麻煩！”軒轅心中勃然大怒。　　“這是因為那個伍老大故意挑起事端，花戰踢了他一腳，而後伏朗便突然出現，欲置花戰於死地時，木青也便與伏朗交手了，這才受了傷。”恭弘=叶 恭弘七簡要地將事情說了一遍。　　“我看這是伏朗故意安排的！”恭弘=叶 恭弘七見軒轅鐵青着勝，不由猜疑道。　　“一定是，這小子不甘心受人冷落，嫉妒發狂了，這才故意搬弄是非。我倒要去看看他有什麼了不起，讓他滾回去好了！本不想讓這小於難看，現在是給臉不要臉！”軒轅眸子里閃過一縷殺機，吩咐獵豹和花猛對這兩隊戰士繼續訓練，自己便與恭弘=叶 恭弘七匆匆趕往熊城。　　西官摘星閣內人人憤然，見軒轅回來，立刻七嘴八舌地將剛才發生的事情說了一遍，軒轅心中也有底了。　　木青的傷勢並不重，事實上，他的武功已與伏朗相差無幾，但伏朗的身份特殊，沒有軒轅的吩咐，他不敢對伏朗怎麼樣，這才一直處於下風，不過幸虧劍奴出手相助。　　劍奴出手，伏朗只好悻悻收手，他沒有把握勝過劍奴。他自然知道劍奴的厲害，便是齊威也不能在劍奴的手中佔到半點便宜。　　花戰最恨，恨自己沒一劍把那個伍老大解決掉，不過伍老大的功夫也不弱，花戰想殺他也不太容易。　　軒轅返回熊城的消息很快便傳到了蒙絡的耳中，蒙祈迅速來請軒轅進入王府。　　來到蒙王府後，蒙絡立刻將軒轅請入戒備森嚴的密室中。　　密室中，鳳妮乍見軒轅忽來，不由大為歡喜。　　“軒轅快來看這幅地圖！”龍歌對軒轅也是親熱之極，更掩飾不住內心的欣喜。　　軒轅打量了室內眾人一眼，見除龍歌和鳳妮之外，其餘全都是蒙絡手下的得力幹將及謀士。　　這幾人軒轅都認識，其中學識最淵博的應數段賦，這是一個極有學問的老者。對天文曆法似也很精通，便是元貞諸長老也會對段賦極為客氣。另外一人是段賦的弟弟段藝，這人最擅長繪畫，對山河地理興緻濃厚。宗廟的大石上，有很多畫都是他所作，後由工匠雕刻而出。因此，這兄弟兩人雖然不會武功，但卻受到蒙絡的重用。還有一個是蘭彪，這人武功高絕，心智過人，可算是蒙絡手下最得力的戰將，更是蒙絡的女婿。不過，此刻蒙絡的第一謀士賈曉並不在密室之中。　　軒轅擠過去望瞭望段藝畫於羊皮上的一張地圖，圖中山水極為清晰，頗有幾分立體感，一個個紅箭頭標得地圖之上到處都是，倒把軒轅給愣住了。　　“這便是這些天來我們所得的成果！”蒙絡也有些喜不自禁地道。　　“神門所在地？”軒轅立刻醒悟，驚問道。　　“不錯，正是神門所在地！”蘭彪也笑道。　　“我們終於在河洛圖書之中找到了這些暗示，這些紅色的標記則是一個個暗示，只有找出這些暗示，我們才能夠確定一個方位，確定一個坐標，然後以某點為中心去尋找神門所在之地！”段賦分析道。　　“軒轅可有發現這地圖所指是什麼地方？”鳳妮詢問道，顯然此刻眾人都無法從這張地圖上看出所畫之地。　　軒轅端詳了一會兒，突然若有所悟，脫口道：“這好像便是迷湖！”　　“迷湖？”蘭彪和蒙絡同時目射奇光。　　“經統領這麼一提，我倒似也覺得有些印象！”　　段藝附和道。　　“哈哈哈，這些天軒轅果然沒有浪費，我就知道軒轅足跡已踏遍了熊城方圓兩百里之地，一定可以記得某塊地形與此相似。事實果不出我所料，真是太好了！”蒙絡興奮地一拍軒轅的肩頭，大笑道。　　“這些日子軒轅在查看熊城周圍的地形嗎？”龍歌有些訝異地問道。　　“不錯，為了尋找最佳的練兵之地，我不得不踏遍方圓兩百里！”軒轅也不否認。　　“這叫天助我們！”段藝興奮地道。　　“任何偶然的巧合都有其必然的所在！”段賦也道。　　“段大先生說得是，軒轅可算是上天派來助我之人，一切安排得如此巧合！”　　“這也是父王福德無雙呀！”蘭彪笑道。　　蒙絡更是展頗歡笑起來。　　軒轅也覺得此事確是巧合，這些日子他為了找一個好的練兵場地，跑遍了有熊周圍方圓兩百里地，便連迷湖那沼澤之地也沒有漏掉。當然，這也是因為軒轅對沼澤和湖泊有着比常人更為濃厚的興趣，這才將迷湖和它周圍的沼澤地仔細堪查了一遍，卻沒想到竟無意間為找到神門所在地而立下了大功。　　軒轅絕不介意在沼澤中練兵，只有在最惡劣的環境之中，才能磨勵出最精銳的戰士。何況這裏的沼澤比之死亡沼澤又算得了什麼？這片沼澤才不過方圓四十餘里而已。　　“為了慶祝此次的收穫，我們便出去痛痛快快地輕鬆一下吧。事不宜遲，我們下午便立刻起程前往！”蒙絡有些迫不及待地道。　　“我不相信那群賊子會比我們先到一步！”蘭彪狠狠地道。　　“我們的行動尤其要保密！”龍歌提醒道。　　“這點我知道！”蒙絡自信地道。　　“近日，軒轅所做的一切已讓人感到耳目一新，看來軒轅還真是個治軍奇才！”蒙絡舉杯贊道。　　“這當是靠蒙王的提拔，軒轅只想為族人儘力而已。”軒轅客氣地道。　　“今後有時間，我們多親近親近。只看軒轅在選拔人才上的特別之處和那嚴格的要求，就知軒轅是我輩的楷模，蘭彪定要向軒轅多多學習才是。”　　“蘭兄客氣了。”　　“軒轅是我所見過的最了不起的年輕人之一，你知道近日熊城內怎麼猜測你和你的山海戰士嗎？”蒙絡突地笑了笑道。　　“哦，怎麼猜測呢？”軒轅也似乎極有興趣地詢問道。　　“眾人都在猜測將來你的山海戰士都會與你一般神秘莫測！”蒙絡笑道。　　軒轅也不由得笑了起來，鳳妮和龍歌亦為之莞爾。　　“沒有這麼誇張吧？”軒轅搖頭苦笑，同時也夾上一筷萊。　　“前些日子你的山海戰士還沸沸揚揚的，但一旦組成了一支軍旅，便立刻變得神秘莫測，外人根本就無法得知一點有關山海戰士的內部消息，甚至連訓練的情況也僅知一點皮毛，似乎山海戰士不是一千人，而只是兩三千人一般。能夠將如此一派人安排得如此了無痕迹，哪能不讓人胡猜亂想？有人還說，山海戰士比那群由吳回親訓的死士還要神秘，我看也確實如此。”蒙絡似乎有些意味深長地道。　　“這隻是一種練兵手段，東夷的快鹿騎之所以百戰百勝，只是在於一個‘奇’字與‘快’字，它們會出現在我們意想不到的地方，這才能在剎那間殺得我們手忙腳亂，那怎會有不敗之理？而我所訓練的山海戰士便是要對付東夷的快鹿騎。雖然我仍無法與其比速度，但卻不能輸在‘奇’字之上，惟有以奇制奇，才有可能與東夷快鹿騎一搏。但若要真正做到‘奇’，那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就是隊伍自身要保持最為神秘的狀態，讓對方完全無法摸透虛實，這才可起到攻其不備、出奇制勝的效果。因此，山海戰士從上到下都必須保證高度的秘密。”軒轅淡淡地道。　　“可是軒轅為何對自己人也要如此神秘呢？”龍歌有些不解地道。

# 第二十章 山海戰士

　　軒轅不由得悠然一笑，道：“若是對蒙王、聖女和王子及在座的各位自不必如此神秘，因為各位絕對會維護族人的利益，不會拖山海戰士的後腿。但軒轅卻不敢保證熊城之中每一個人都會這樣，誰敢說熊城之中沒有鬼方和東夷的姦細呢？秘密對外和對內並無分別，軒轅如此做只是為了使我們的山海戰士更具出奇制勝的資本。同時，如果能將山海戰士保持一種高度的神秘感，會對敵人造成一種強大的心理壓力。敵人在與我軍交戰之時也會時常擔心山海戰士突然出現，那會使他們的鬥志大減。要知道，事物的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只是對事物一無所知時所引出的猜測和想象！”　　“好！好一個事物的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只是對事物一無所知時所引起的猜測和想象！軒轅公子對人性的了解竟是如此深刻，更讓老朽佩服！”段賦忍不住讚賞道。　　“確實是深刻之極，一語道盡了兵家虛實的精義。有熊得此人才，中興有望了！來，本王敬軒轅一杯！”蒙絡也拍案叫好道。　　鳳妮更是目泛奇光。　　“謝蒙王賞識，軒轅實當之有愧，有熊有蒙王這等雄才大略之人，就必定會中興，軒轅只是為族人再添一片瓦礫而已。”軒轅忙舉杯相迎。　　蒙絡更是開懷。　　蘭彪卻似乎是在深思些什麼，並無過多地言語，半晌才突然問道：“蘭彪想請教軒轅兄弟，若想使己軍變得神秘，那該要如何去做呢？”　　軒轅微微訝然地望了蘭彪一眼，頓覺此人實不可輕視，竟能夠如此客氣地相問，定是一個極為好學之人。不由悠然一笑道：“若欲使自己的隊伍變得神秘，首先就必須要有可依的紀律，嚴格約束，使得軍中形成一種氛圍，以便使每位戰士都能嚴守軍中秘密。另外便是盡量不在大眾場合之下露面，越少人知道戰士們的活動規律越好。只要能夠做到這些，外人自然會將這隊戰士越猜越神秘，越想越想不透，也便會逐漸在他們心中建立起神秘莫測的印象。”　　“哈哈，聽軒轅這麼說起來，似乎很簡單，可是為何自古到今，也沒有多少人可以組成這樣一支神秘的軍旅呢？可想這之中定是有許多細節問題很繁雜，是嗎？”蒙絡也笑問道。　　“蒙王所說沒錯，說易行難，怎樣把握這之間的‘庹’很重要。”軒轅毫不否認地道。　　“說得我都心動了，真想也成為軒轅手下的一卒，去看看軒轅是怎樣練兵的！”段藝笑道。　　眾人也都笑了起來，而此刻軒轅只覺得身體似乎有些沉重，眼皮也有些重。　　“我想來是已喝醉了，頭有些暈。”龍歌突然道。　　“我大概也是，有些想睡。”鳳妮坐在軒轅的身邊輕晃了一下。　　“那我扶你去休息吧！”軒轅倏地站起，但忽覺腿下一軟，身子竟滑落至桌子底下，龍歌和鳳妮也“砰砰”兩聲，相繼倒於桌上。　　“父王如此一來豈不是留下了後患？”蘭彪有些擔心地問道。　　“暫時還不能殺他，這小於是元貞那些老傢伙所看好的，而且與鳳妮似乎關係暖昧，如果殺了他的話，只怕會讓創世大祭司那老鬼揀了便宜，乘機與元貞扳倒我。因此，只能先讓他睡上五天！”蒙絡望瞭望地上的軒轅，冷酷地道。　　“王爺如此做，我實有些不明白。”段賦皺了皺眉，擔心地道。　　“是啊，我們不是決定要讓這小於來對付創世大祭司那老鬼嗎？說不定去了迷湖還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蒙絡打斷段藝的話道：“段二先生有所不知，這小於奸滑詭詐得很，別以為他真的是對我好，事實上這小於很可能對誰都留有一手。就憑他身為龍族戰士的大首領，又是君子國的聖王，就可知道這小子怎肯甘於受制於人？他或許是迷戀鳳妮的美色，這才對鳳妮好，但他很可能才是我們最大的敵人！只憑這一點，就不能讓他參与神門之爭，那等於引狼入室。說不定這小子還會在迷湖周圍布下大批神秘莫測的龍族戰士，那豈非要壞我的大事？”　　“這小於真是龍族戰士的大首領嗎？”段賦也有些驚愕地問道。　　“據賈曉查得情報，這小於就算不是龍族戰士的大首領，也會是其首領之一。而此次他來熊城卻只帶了有僑和少典兩部的戰士，其中定然有詐，也許這小於只想將熊城弄成一團糟。對此這小子或可以瞞過別人，但卻絕對瞞不過我！哼，想跟我斗，還嫩了點！”蒙絡傲然道。　　“王爺英明神武，屬下等望塵莫及！”段藝敬服地道。　　“不過，這小於的確是個了不起的人才，如果真能夠讓他成為創世大祭司的敵人，那確實夠老鬼頭大。只可惜這小子竟想跟我要手段！”蒙絡仍忍不住對軒轅贊？一句。　　“這小於再厲害也不是父王的對手，他怎麼可能逃得出父王的五指山？不過，孩兒以為還是應將他除去，以絕後患。否則，他一旦醒來與山海戰士會合，對我們可就大大地不利了。就算創世大祭司和元貞追究起來，以父王的地位應不會有什麼影響。”蘭彪提議道。　　“彪兒說錯了，本王雖然自負，卻絕不盲目，創世大祭司是個極富心計的人，早就想對付我，只是一直沒有借口而已。另外又因元貞處處助我，這才使得創世大祭司雖勢大，卻也不敢輕舉妄動。但若本王此刻殺了軒轅，那情況就不同了。首先，元貞絕不會助我，以我的實力仍要比創世大祭司遜一籌，只有等我取得神門之內的神物后，到時即使創世大祭司與元貞聯手我也不懼，那時再殺這小子也不遲。別忘了，這小子是有熊族的英雄，更是山海戰士的大統領！”蒙絡分析道。　　“父王說得是！”蘭彪恭敬地道。　　“就算要殺這小子也不能讓外人知道，若是能假手於人就更好。否則的話，這小子的身後實力也實在可慮，那神秘莫測的龍族戰士，還有高手眾多的君子國，都會讓人頭痛的。當然，若是他死得莫名其妙，定不會有人懷疑本王，因為誰都當本王和這小子之間關係不錯！”蒙絡道。　　“王爺，你所要的人馬已經準備好了，只待王爺傳令！”賈曉此時行了進來，恭敬地道，他對廳中所發生的一切毫不意外，似乎一切都在其意料之中。　　“很好，我們就立刻啟程前往迷湖，越快越好！”頓了頓，蒙絡突然又道：“賈先生可以肯定藥力能夠持續五天嗎？”　　“這個請王爺放心，他們至少要到五天之後才能醒來，此葯百試不爽！”賈曉自信地道。　　“如此便好，他們三人及王府里的一切都交給先生主持了！”蒙絡說完仍不忘望了軒轅一眼，眼角閃過一縷幽冷的殺機。　　“賈曉明白該怎麼做！”　　“這小子睡得好沉！”　　“沒看到這小於精壯得像頭牛嗎？他媽的，老於要是有他身上的一半肉，也可以去那些娘們面前賣弄賣弄了。”　　“哎，我說韋權啊，前些日子我還看見這小子與蒙王挺親熱的，怎地今日蒙王卻要將他和聖女等人關入密室中呢？”　　“誰知道？反正這密室中環境不錯，大概王爺要他們好好休息幾天吧。”　　“哎，我說韋權，咱們打個商量怎樣？”　　“商量什麼？說吧。”　　“你看聖女美不美？”說話的是那個形容極為猥瑣的漢子。　　韋權眼神滴溜溜一轉，他立刻會意，不由小聲道：“孟達，這可是要殺頭的！”　　“反正她是昏迷着的，事後咱們替其把衣服穿好，保證她醒過來不知發土了什麼事，此事惟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絕不會有第三人知道。我看柳護衛長也沒安好心，只是沒膽，只要咱們讓他先上，他定會同意的。想想，要是能摟着聖女睡覺，那滋味多好，比你去玩那些騷婆娘不知刺激多少倍。”那被喚作孟達的漢子色膽包天地道。　　韋權大大地吞了口口水，望向聖女鳳妮，眼珠子差點沒掉下來，口中卻有些含糊地道：“好吧，一切就聽你的。哎呀，她的身材真好，那胸，那臀，要是光着身子……喲，幹嘛打我？”　　“柳護衛長！”孟達低低驚呼了一聲。　　“啊，小的該死！小的該死！”韋權一聽來者是柳護衛長，不由嚇得魂飛魄散，差點沒軟倒在地。　　“你們出去給老子把風，待會兒才輪到你們！”　　柳護衛長輕喝道。　　韋權和孟達初時一怔，隨即喜形於色，忙應聲道：“是，是。”　　柳護衛長立時如一隻發情的公狗般迫不及待地脫下自己的衣服。　　韋權和孟達回頭溜了一眼，大感放心，忙走出密室之外為其把風，只聽得密室中傳來了一陣輕響。　　“老子等這個機會等了好久好久，你這高傲的美人兒就先讓老子試試槍，看看是否還是原裝貨！”柳護衛長發出一陣低低的淫邪的笑聲，向躺在床上昏迷未醒的鳳妮撲去。而在此時，他突地吃了一驚，因為他發現了一雙眼睛。　　一雙似乎可以放電的眼睛，亮得讓人心寒，或許因為目光本身就冷得讓人血液僵化。　　是龍歌。　　柳護衛長頓時欲焰全消，如有一桶冰水自頭上淋下，駭然落地時，龍歌已彈身而起，一縷幽芒劃過，柳護衛長連叫都沒來得及叫一聲便已命喪黃泉。　　“哼，不知死活的狗奴才！”龍歌回頭掃了軒轅和鳳妮一眼，快步來到密室之外。　　韋權和孟達此時正側耳傾聽密室中的動靜，乍見龍歌無聲無息地出現面前，幾乎一下子嚇破了膽。　　“去死吧！”龍歌對這兩個色膽包天的傢伙殺機狂熾，在這兩人還沒有來得及回過神來之時，已重重地捏斷了韋權和孟達的脖子。　　龍歌這才返回密室中，望着軒轅冷哼一聲，淡淡自語道：“連你也一起帶走好了，就讓你去頂這個罪！哼、蒙絡雖然奸詐似鬼，但怎是我龍歌的對手？可笑你軒轅自以為聰明，卻連蒙絡也算計不過。”龍歌說完一手挾着軒轅，一手挾着鳳妮，便行出密室。　　對於蒙王府，龍歌絕不陌生，甚至連通向府外的地道也知之甚詳。如果蒙絡看到龍歌如此熟悉其府第的話，定會大吃一驚。　　龍歌挾着鳳妮和軒轅迅速遁出蒙王府，卻並不行往西宮或東宮，反而向城郊的密林之中奔去。　　半晌，龍歌掠入一個山洞之中，放下軒轅和風妮。他似乎對這裏的一切都極為熟悉，一路上竟沒有半點猶豫。　　“就讓你們兩人先在這裏呆一會兒，等我辦完一件事情再回來安排你們！”龍歌望着昏迷似沉睡的鳳妮和軒轅自語道，說完緩緩退出山洞，向城南方向掠當龍歌再返回山洞時，洞中竟空空如也，鳳妮和軒轅已經不見？蹤影。　　“怎麼會這樣？”龍歌大驚，迅速轉身而出，在林中四處查找，卻似乎沒有任何痕迹留下。　　是誰帶走了軒轅和鳳妮？是誰在這段時間來了此地？抑或是軒轅醒了還是鳳妮醒了？難道賈曉的迷藥並不能管用五天？　　龍歌望着山洞的空空四壁，竟獃獃愣神，這裏不可能有食人的猛獸，因為此地屬於熊城之內，而熊城之內絕不允許存在豺狼虎豹之類的惡獸。當然，如果是這類惡獸的傑作的話，地上定會存在血跡，但是此刻地上卻乾淨得似乎沒有任何變化，更沒有腳印。　　龍歌發了一會兒呆，心頭泛起了一絲陰影，咬咬牙，掠身離去。　　蒙王府也亂了套，蒙絡已經領着大批高手離去，賈曉雖足智多謀，但是此刻卻也亂了手腳。　　軒轅、龍歌和鳳妮三人居然不知所蹤，負責將三人送入地下密室的護衛長和兩名護衛竟全部身死，自那重手法看來，可見出手之人定是極為厲害的高手，但這個人究竟是誰呢？難道是蒙王府中出現了姦細？　　難道有高手混入了蒙王中？抑或是龍歌、軒轅和鳳妮三人中有人醒了過來？這使得賈曉慌了手腳。他對自已的藥物極為自信，如果三人真的飲入了下藥的酒，定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醒來，可是三人的失蹤卻讓他無法解釋。　　探子回來稟報，西官方面沒有軒轅和鳳妮返回的消息，東宮也沒有龍歌返回的消息，而且三人也未曾去過宗廟，倒是探得伏朗與軒轅手下的高手有衝突，可是軒轅和鳳妮及龍歌去了哪裡呢？　　賈曉只好無可奈何地派出鹿騎將這件事情通知蒙絡。憑他估計，軒轅、龍歌和鳳妮可能會趕去迷湖，因為三人都知道神門便在那個傳說通向大海的湖泊附近，所以他必須派人通知蒙絡所發生的一切。　　熊城之內的一切，仍是風平浪靜，只是劍奴領着數十名好手親上宗廟，向元貞請求出城協同軒轅去訓練山海戰士引起了小小的震蕩。不過，因為劍奴的手中執有軒轅親筆所寫的調令，宗廟自然安然放行。　　宗廟對軒轅在最初能夠將山海戰士訓練得如此有聲有色而感到非常滿意。　　元貞是最支持軒轅的一人，軒轅竟將山海戰士所有的計劃盡數跟這個長者說了，包括自己所制定的制度也不隱瞞。元貞在得知軒轅這一系列的安排和計劃后，禁不住大為歡喜。從這一些制度和訓練管理的方式中，元貞看到了軒轅那深不可測的智慧，甚至為軒轅的能力所折服。　　軒轅對元貞幾於是不加懷疑地相信，也使得元貞大為感動，更對軒轅關心備至，簡直像是將軒轅當親子一般看待。當然，他們之間暗通關係並沒有太多的人知道。而元貞聽從了軒轅的叮囑，僅向最可信的尚九和陽爻兩位長老透露了一些情況，余者對山海戰士也是一片茫然。正因為如此，元貞對軒轅也是不遺餘力地信任和支持。　　軒轅當然是個極富心計，而且看事情也極準的人，他知道元貞只會忠心於正統，忠於有熊族的利益，絕對不會做有損有熊利益的事情。在熊城之中，軒轅惟覺此老最可信，加上元貞對他本身所存在的好感，他絕對可以徵得元貞長老的全力支持，這樣便等於獲得了長老會的支持。　　當然，軒轅總不能將山海戰士的情況瞞住熊城中所有的人，否則，他可能完全失去熊城的支持。因此，他才會選擇元貞長老作為知情者，由長老會來支持他。　　元貞自然知道劍奴的劍術高絕，竟能與齊威難分上下，若由他去訓練山海戰士自是一件好事。而有着如此多的高手去訓練這一千戰士，自然可讓每個戰士身手不凡，他也就批准了。　　劍奴等高手出城當然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首先是伏朗，他傷了木青，聽說軒轅趕了回來，卻沒有去找他的晦氣，反而讓劍奴等人出城，這自會引起他的懷疑。另外便是賈曉，劍奴出城的時間似乎有些巧合，使他不得不注意。　　風際和風游暗中追着劍奴諸人趕出城外，伏朗並不是一個傻子，若到此刻還會不明白鳳妮和軒轅已經要了他一手，那才是怪事。　　伏朗懷疑鳳妮和軒轅諸人已經找到了神門的所在，皆因鳳妮這段時間太過神秘，而且似乎天天與龍歌一起商議着什麼，這中間還加了一個蒙絡。而軒轅與蒙絡之間更似乎有着某種默契，只有伏朗才被所有人排擠在門外。因此，伏朗恨、怒、氣、怨，卻也無可奈何，因為這裡是有熊族的地盤，而非伏羲氏的領地，他所做的事情也只能暗中進行，誰叫他的目的也是欲得神門內的神物呢？　　神門內究竟有什麼東西呢？　　這是一個謎，沒有人知道，正因為沒有人知道，才會以訛傳訛將神門之中的一切都說得無限美好，連大吳也為之心動了。　　軒轅返回熊城，這群人卻匆匆離開熊城，使得伏朗不能不懷疑是因為軒轅已經找到了神門所在，這才將高手調出城外。伏朗自然會派出高手跟蹤。　　劍奴諸人行得極快，他們大部分人都乘着健鹿，不過三十餘人，所揚起的塵土也不高，因此並不難跟蹤。　　不過，風際和風游仍然發生了一些意外。　　意外的是，竟有兩騎自劍奴的隊伍中突然回返。　　風游和風際只得迅速躲入暗處。　　“吁……”兩名折返之人所乘的卻是戰馬，來到風游和風際藏身的不遠處，其中一人高喝道：“請你們速速回返熊城，我們不希望你們如跟屁蟲般追尾巴，若是仍要繼續跟蹤，便休怪我們不客氣了！”　　兩人說完便一帶馬韁，又追向劍奴而去。　　風際和風游不禁面面相覷，他們怎會不知這些話實際上是針對他們所說的？因為他們發現那兩人的目光向其藏身的地方瞟了一眼。　　他們相距這麼遠跟蹤竟然會被察覺，這使得風際和風游心中大為驚駭。他們正在猶豫該不該返回熊城之時，倏地聽到對面的樹叢之中躍出五個人來。　　風際和風游一看，這五人竟是蒙王府的高手方際、方隱、余丙、余期和庄義。　　這五人風際和風游都認識，因為他們對蒙王府並不陌生，最初入城時，蒙絡還曾款待過他們。因此，對蒙絡手下的一些知名高手都能叫出名字。而這五個人，可算是蒙王府的客卿身分，皆因他們本身並不是有熊族的人，而如庄義之輩原本是一個流浪的採集者，後來被蒙絡看中，邀為府上客卿。其武功極為可怕，箭術更是了得。　　“他們發現了我們，還要不要繼續跟蹤？”風際問出了風游想問的問題。　　庄義望瞭望已經遠去的劍奴諸人，咬咬牙，有些驚異地道：“他們怎麼可能會發現咱們跟蹤呢？”　　“那個老頭的功力高絕，說不定便是他所發現的。”方隱猜測道。　　“不可能，那老頭子走在最前面，距我們少說也有四百步，怎麼可能有這般覺察力？”余丙否認道。　　“他們會不會只是故意試探我們，或是根本就沒有發現有人跟蹤，如此做只是作為一種手段？”余期惑然問道。　　“嗯，這個很有可能，這些人跟軒轅那小子一樣狡猾，確有可能玩這種花樣。”庄義附和道。　　“那我們還是繼續跟蹤吧，或許真能夠找到軒轅和龍歌的下落呢。”方際道。　　“不過，要小心一些，軒轅和龍歌可不是好惹的主兒，連王爺都被他們給要了。”余丙提醒道。　　“或許不是，只是有高手將他們救走了也有可能！”方隱猜測道。　　“應該不可能，便是劍奴那老鬼帶着這一群高手也不能將軒轅三人自王府中神不知、鬼不覺地帶走。何況，軒轅在熊城中並無其它高手相隨，因此大有可能是府內出了姦細，或是三人中其中一人醒了……”　　“不用說太多，追吧！”庄義打斷余期的話道。　　風際與風游對望了一眼，彼此也都笑了笑，迅速追了上去。只不過，他們是追在庄義諸人之後，並沒與之一起。　　庄義諸人追出七八里，突然打住，因為他們在掠過一個山坡轉角之處時，竟發現那不寬的道路中間一字排開橫列着五匹神駿之極的戰馬。　　第十一卷

# 第一章 鬼劍神威

　　戰馬寂無聲息，馬背之上靜坐着五人，神情肅穆之極，那全副武裝的樣子使得每個人都散發出一股逼人的氣勢，大有不可一世的凜然之意。　　“我警告過你們！”說話者是木青，那個在伏朗手下受了些輕傷的木青。不過，此刻根本就看不出其絲毫受傷的樣子。　　庄義和方隱相對望了一眼，都無法掩飾其內心的驚駭。此刻他們怎會不明白剛才這些人的確發現了他們，而並不是故弄玄虛。　　木青的左邊是柳庄、姬成，右邊是燕絕和花戰，每個人的神情都極為冷峻。　　“是的，但是我們還是跟來了！”余丙見已經避無可避，且對方也僅只有五人，他心裏根本就不慌。　　以他們的武功，甚至不會將這五個人放在眼裡，雖然知道軒轅的手下高手極多，但並未見過這群人出手，因此他們並不會將對方五人放在眼裡。若說有些在意的，大概僅只劍奴而已。　　庄義也明白余丙的意思，雙方既然已經撕破臉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就與這五個人干一場，反正蒙王也對軒轅下過手。再說他們怎會在意木青這五人？不由显示出不屑之意。　　“既然無法勸阻你們，便只好讓你們得到應有的結果了，你們出手吧！”木青語氣中充盈着無法揮去的殺機。　　“哼，就憑你們幾人？”方隱不屑地笑了笑道。　　“希聿聿……”戰馬一聲長嘶，聲裂雲霄，然後如離弦之箭般直向方際諸入射去。　　庄義吃了一驚，戰馬的速度的確是快得可以，他們還沒有來得及調整好心態，五桿長槍已如出海蛟龍般逼至了他們的面門。　　“當……當……”五聲巨爆，庄義諸人全都控制不住身子向後連退數步，木青諸人夾着戰馬的沖勢，其力量幾乎暴增一倍，而且全是雙手操槍，庄義諸人倉促迎敵，又怎能抗拒？　　“噗……”木青一聲低嘯，在方際還沒有來得及自剛才那一擊中回過神來之時，長槍再次貫出，準確無誤地扎入其心臟深處。　　方際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慘嚎，在木青的戰馬自余丙身邊擦過之時，他的身子已被木青的長槍甩上了半空。　　“二弟！”方隱撕心裂肺般怒嚎一聲，急怒攻心之下，竟一把抓住了花戰的槍頭。　　“哼，去死吧！”在花戰的冷哼之中一聲機括輕響，方隱也狂嚎一聲跌了出去，花戰的馬蹄毫不留情地踐踏在方隱的胸膛之上，使方隱發出了死前最後一聲慘嚎，他怎麼也沒有想到死亡竟是如此簡單。　　花戰一帶馬韁，收起那小弩，舉槍又衝殺而回。　　他之所以能一舉擊殺方隱，只是因為方隱心神大亂，為他藏於暗處的小弩所乘，這才死得不明不白，而木青則不同。　　木青殺人是因其功力占絕對的優勢，第一次交鋒，借馬兒的力量震得方際雙臂麻木，暴退十步，而戰馬配以木青的快槍，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擊殺方際。　　這當然有馬兒的功勞，乘在馬上，無論是氣勢還是力道，都增強了許多。而方際和方隱這些人還從未見過乘在馬背之上交手的對手，更無法估到這戰馬竟如此厲害。他們甚至被戰馬的那一聲長嘶也給驚了一下，這才未來得及全力阻擋木青諸人的長槍。　　另一方面，庄義、余丙諸人沒想到木青五人竟會下手如此狠辣，一出手便奪命。依他們心中所想，軒轅與蒙絡至少還有些交情，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木青五人應該知道他們就是蒙王府之人，卻仍下如此重手，實是狠辣之極，便是蒙絡也不會對軒轅做得這樣絕。那只有一個可能，便是木青諸人已經知道了蒙王對軒轅施了手腳，所以這才會對蒙王府的人絲毫不留情面，甚至趕盡殺絕。事實上，在交手之前，庄義與余丙仍在猶豫是否該將木青五人幹掉，抑或只是給他們一些教訓，誰知木青五人的出擊比他們心中所想狠辣了許多，這才一出手便上了大當。　　庄義不得不承認，木青五人的功力並不比他們遜色，而且乘着戰馬強攻更有萬夫莫擋之勢。一交手，在氣勢上他們便輸了一截。　　不過，方氏兄弟在他們之中是最弱的，庄義和余期的功力最高，竟立刻穩住陣腳。不過，方際和方隱之死對他們的影響也很大，對他們心靈的震撼是強烈無比的，尤其木青那似乎無堅不摧的槍勢。　　木青一帶馬回頭直衝余丙，槍尖帶起一股強大無匹的旋風，以最為簡單直接而有效的方式刺出。　　余丙發現木青的槍勢和勁道比他想象的不知道要高出多少，槍來至，那森寒的殺意與強大的氣勢已如一道網羅般緊緊裹住了他，使之欲避無從，欲走無能，竟讓他陷入了一個非戰不可的死局。　　余丙低吼一聲，擋開姬成錯身而過的長槍，雙手揮斧，直斬向木青的長槍，他已別無選擇。　　庄義只感木青如一陣龍捲風般自他的身邊擦過，擦身而過的氣勢幾乎讓他窒息。他心中的震駭已達到了無以復加之境，剎那間似乎捕捉到了木青體內那沸騰噴發的生機，如同火山熔岩般的熱流不可自制地散發至木青所經過的每一寸空間，而使得別人禁不住為之顫慄。　　“當……”槍斧交擊，余丙如被巨雷劈中一般，東倒西歪地踉蹌而退，他竟然無法抗拒木青的一槍之力。　　木青一聲長嘯，長槍如閃電般在錯馬自余丙身邊擦過之時扎入了余丙的心窩。　　余丙再次步上了方際兄弟的後塵，竟不能擋木青兩槍，這是何等讓人心驚之事？　　庄義幾乎懷疑自己的眼睛，他無論如何也無法相信木青會有這般可怕的力量，但這卻是絕對的事實。　　若說木青能夠如此輕易地殺死方際那還可以解釋，可當是個偶然或是方際的失誤，但木青再接着擊殺余丙，那就絕不再是偶然和巧合了，所能解釋的，便只有實力，但木青有這樣的實力嗎？要知道余丙和方際諸人都是數一數二的高手，即使齊威等人也不絕不敢小覷。可是在木青的手中竟不能走上兩個回合，這讓人是何等的震驚。　　一開始交手，只在一個衝擊之中庄義一方便連損三位高手，這幾乎使仍活着的兩人心膽俱寒。　　余期更是心神大亂，余丙乃是他的親兄長。　　木青一聲低嘯，並未再回頭殺來，面是單槍匹馬向坡頂飛馳而去，剩下的庄義和余期則成了花戰、燕絕、柳庄和姬成合圍陣式之中的獵物，余期和柳庄只得作困獸之斗。　　於是，馬嘶聲，怒吼聲響成一片，花戰、燕絕諸人的長槍織成了一張大網，以居高臨下、快速移動的形式圍着庄義和余期團團轉殺，讓兩人幾無還手之力。　　木青策馬馳上坡頂，可嚇壞了另外兩人，那就是風際和風游。　　風際和風游對木青剛才那瘋狂而霸烈的攻勢看得心頭大駭，他們何嘗不知道方際和余丙的武功？也同樣看過木青與伏朗交手時的狀態，而且那時木青似乎還受了些傷，所以他們實難以想象木青竟能夠如此利落地擊殺方際和余丙，便是伏朗親來也不敢保證是這兩人聯手之敵，更別想在兩招不到的情況下取對方之命。　　是木青一直都深藏不露，還是因為木青所乘坐的戰馬引起了功不可沒的作用呢？這使得風際和風游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更讓他們吃驚的是木青的戰馬已經飛馳到了他們面前。　　“希聿聿……”木青一帶馬韁，戰馬長嘶一聲，人立而起，雙蹄在空中疾踏數下，才悠然着地。木青悠然坐於馬鞍之上，橫槍身前，犹如天神一般，透着無盡的傲意。　　人和馬合為一體，犹如籠罩於一團無形的魔焰之中，凜冽得讓風際和風游不自覺地打了個寒顫。　　木青的目光之中略帶一點嘲諷和憐憫的意味，神情冷峻。　　風際和風游卻驀地覺得木青的眼神有些像另外一個人，是那般深不可測，仿如沒有盡頭的夜空，永遠都無法找到彼岸究竟在何方。　　“你們實在是不該不聽勸阻，固執地追上來！”　　木青的話語之中有太多的憐憫，像是在對一個將死之人作臨終的告慰。　　風際和風游相互望了一眼，都看出了彼此的驚駭，他們剛才便伏於這山坡之上，但這山坡似乎根本就無法阻擋木青的視線而被其發現行蹤，這確實讓他們吃驚。到目前為止，他們仍不明白木青是怎樣發現其行蹤的，不過，他們卻知道木青已動了殺機，更不會放他們活着回到熊城。因為他們親見木青殺死方際和余丙，為此，木青也絕對會殺他們滅口。　　“你以為憑你就可以對付我們嗎？”風際和風游冷冷地反問道，如果單看木青與伏朗交手的情景，木青與他們的武功只是處於伯仲之間，即使再厲害一些，也極為限。但此刻木青要以一己之力對付他們兩人，風際和風游不相信會不能取勝。當然，若按木青剛才誅殺余丙和方際的那種架式，只怕他們也是凶多古少了，因此他們不敢有絲毫大意。　　“今天就是伏朗親來也不會改變你們的命運，惟有死路一條！”　　木青說話間雙腳一夾馬腹，長槍已如奔月般刺了出去。　　頓時，天地一片肅殺，秋風若染霜一般凄寒，恭弘=叶 恭弘落枝殘馬蹄疾，三丈空間只在一眨眼間便被突破。　　風際一聲冷哼，他早有準備，在健馬稍動之時便已撤劍在手，更不欲將主動讓給木青。不過，在他猶未搶先攻上之時，木青的長槍已刺到了。　　風游身子如影子一般側飄，他也有備，不過，他發現自己側飄的身子依然是對着木青的馬頭，彷彿木青已完全操控了空間。　　“叮，叮，砰……”木青的長槍點開風際的劍，卻掃在風游的七節鞭上。巨大的力量使風游不由自主地橫跌。“嗖……”戰馬自風游和風際的中間一躍而過。　　風游和風際剛穩心神，木青帶馬又殺了回來，那轉身衝刺的速度只讓風際和風游吃驚無比，他們從未想過世間會有如此可怕的座騎，看上去比戰鹿更大，比之青牛也毫不遜色，但卻如此靈活，如此快捷，短途的衝刺犹如離弦之箭，四蹄翻如駕雲而飛，無不透着一往無回的強大氣勢。　　木青一聲長嘯，竟自馬背上飛射而出，借衝刺的馬速，身子竟比馬兒更要快上一倍，如虛影殷刺向風際。　　風游和風際同時大驚，他們本來已算好馬兒的速度，準備好了攻擊的方式，但是此刻木青突地舍馬而攻，使速度再提升了一倍，頓時完全打亂了他們的初始計劃，甚至無法對木青那快得無可形容的速度和攻擊作出反應。　　風際大吼一聲，只得以最簡單最直接的方式硬擋。　　木青這一擊奇在速度，但長槍所攻擊的弧跡卻很單一，因此風際並不擔心木青會弄出太多的花巧，只怕木青也不能夠。因為，木青這一擊憑藉的是馬兒的慣性和自身功力的結合，若他改招，由於速度太快，反會大大削若攻擊力道。　　當然，殺人並不一定需要花巧，木青深深明白這一點。　　“當……”風際的劍根本就無法承受木青這融合了馬兒和自身速度的衝擊。　　要知道，速度和力道是成正比的。　　風際駭然而退，風游瘋狂出鞭，他怎會不知道木青這一擊已成必殺之勢？是以，他不能不救風際。　　風際退，但是木青的速度豈是他所能走避得及的？　　“噗……”木青的長槍以無堅不摧的氣勢直扎入風際的肩胛。　　風際一聲狂嚎，拖起一蓬血雨，被木青挑出兩丈，整個左肩胛骨碎成無數塊。　　木青這一槍的力道實在大得讓他如同置身噩夢之中，不過，能夠避過要害而不死已算是幸運了。　　“砰……”木青槍頭回挑，與風游的七節鞭撞上。　　風游簡直殺紅了眼，鞭勢一翻，竟纏住了槍頭向回猛帶，身子卻朝木青撞去。　　他要近身與木青相鬥，因為木青的長槍實在太可怕了。若是在如此長距離中纏戰，只怕自己連怎麼死都不知道。雖然他的七節鞭也是長距離攻擊的兵刃，卻可卸成一截截而近身搏殺。因此，他在纏住槍頭之時便欲搶身進攻。　　木青一聲冷笑，竟將手中的長槍脫手射出，與此同時，只聽“鏘……”地一聲輕響，木青的手中竟多了一把刀。是的，是刀而非劍！　　風游也看到了，看到了這柄刀如同着了魔般自木青的背上自動彈出，而後便到了木青的手中。但此刻他的身子卻被那射出的長槍拖得身形一歪。　　也便是在這一歪的時候，風游倏覺脖子一涼，腦袋已飛滾而出。　　“老三……”風際在地上掙扎了一下，忍不住發出了一聲嘶啞而絕望的低嚎。　　木青橫刀而退，避過自風游脖項之間噴出的熱血，神情木然地望着風際。他誅殺風游時依然是那麼簡練利落，如同遊戲，但這之中無不包含着超人的智慧，每一個細節都是那麼嚴密而精到。　　風際掙扎着站了起來，他的左手完全被廢了，但此刻充斥其心腔的除了憤怒之外，還有驚駭。　　“你不是木青！”風際聲音嘶啞。　　“你說對了！”木青露出一絲冷酷而淡漠的笑容，但此刻他臉上的表情卻極為古怪，那是因為這本不是他的真面目。“你是軒轅！”　　風際又道，他自剛才那一刀之中已經想到了這個可能，除軒轅之外，又有誰的刀法能夠達到這種可怕的境界？若非眼前之人就是軒轅，怎麼可能如此輕鬆地殺死方際和余丙呢？以木青的武功，若要擊殺風游沒有百招以上休想辦到，何況木青與伏朗交手之時已經受了傷，只怕此刻想殺風游都不可能辦得到。但眼前之人卻如此可怕，若不是軒轅又是誰？　　“你又說對了，但你還得死！”軒轅再也不掩飾自己的聲音，但語氣中卻透着無盡的殺機。　　“你殺了我，太昊大神不會放過你的！”風際一旦得知此人正是軒轅之時，立刻泄氣了，甚至有些絕望，但他不甘心就此死去。直到這一刻他才明白，軒轅比他想象的更為狠辣。　　“要怪就怪伏朗太不識大體，你就認命吧！即使太昊親來也救不了你！”軒轅說話間再次出刀。　　※※※　　軒轅持槍策馬再回到山坡之下，余期和庄義已經傷痕累累地被花戰諸人活捉了，哪裡還有最開始的那種傲氣和豪情？　　“木青，你要將我們怎麼樣？”余期悲憤地喝問道。　　“好說，我會讓你們成為我們兄弟練功的活靶子！”軒轅笑答道。　　“你這麼做，蒙王不會放過你的！”庄義聲色俱厲地道。　　“哼，遲早我會找蒙絡算賬，難道你沒聽說過蒙絡卑鄙的行徑嗎？”　　軒轅冷殺地道。　　“你是軒轅！”余期立刻辨認出這是軒轅的聲音，駭然驚問道。　　“你知道就好，既然蒙絡說我懷有異心，那我就讓他嘗嘗我懷有異心的滋味！”　　軒轅不再掩飾自己的聲音。　　庄義一時也呆住了，他根本沒有想到眼前之人竟不是木青，而是他一直要找的軒轅，更沒有料到軒轅的易容之術竟也如此精妙。　　“庄義，如果你願意降我軒轅，看你仍是一條漢子的份上，今日我不殺你，更會以禮相待，若是你執意要忠於蒙絡，也別怪軒轅不講情面！”軒轅望了庄義一眼，淡淡地道。　　庄義不由遲疑了一下，軒轅的威勢他是親眼所見的，面且此人更是才智過人，這使他不得不有些怦然心動。　　“給我鬆開庄先生！”軒轅淡淡地吩咐了一聲。　　花戰和燕絕立刻收回長槍，目光靜靜地望着庄義。　　“若想背叛蒙王，你會死得很難看的！”余期見庄義心神似有些鬆動，不由怒喝道。　　庄義一震，扭頭望了余期一眼，長長地嘆了口氣道：“我服了，願意聽從公子的差遣！”　　軒轅不由歡聲大笑，伸手向庄義道：“有庄先生這句話，從此以後庄先生便與軒轅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來！就讓我與庄先生共乘一騎吧！”　　庄義一呆，不由得有些受寵若驚地道：“這，這怎麼行？”　　“有何不可？大丈夫行事何需扭捏作勢？若是敵人，我軒轅絕不留情，若是朋友，便不用客套！上馬吧！”軒轅“哈哈”一笑，豪爽地道。　　“庄義，你這賣主求榮的傢伙……”　　“識時務者為俊傑，你給我閉嘴！”姬成一爪將余期揪上馬背，在余期仍想叫喚之時將其擊昏過去。　　庄義猶豫了一下，被軒轅拉上馬背，擠在大鞍之上緊貼軒轅那厚實的肩背，不禁思緒萬千。　　“坐穩啦，庄先生！”軒轅一聲長笑，毫無戒備之心地一抖馬韁，向遠處的劍奴諸人追去。

# 第二章 龍歌之秘

　　原來，軒轅並沒有真的被蒙絡的迷藥給毒倒，他的體質早已百毒不侵，甚至是萬邪不傷，這點迷藥又算得了什麼？不過，他卻想知道蒙絡究竟欲弄什麼玄虛，這才故作昏迷狀。　　蒙絡自然不知軒轅那奇異的體質，如果換成鬼三，他就絕不會以毒物對付軒轅了。　　軒轅故作昏迷，卻聽到了蒙絡的那一席話，不由暗稱好險，同時更對蒙絡的陰險和狠毒動了殺機。當然，他知道如果此時醒來只會死路一條，他怎麼可能是整個蒙王府高手之敵呢？只好讓別人將他抬進地下室。而就在他裝昏迷之時，清楚地感應到龍歌也是清醒的，那是在蒙絡說到他與龍族戰士的關係和對他的懷疑之時，他自龍歌思緒的波動和心神的震動推斷出來的。因此，他並未在一入地下室便立刻醒來，反而想知道龍歌為何要如此做。當柳護衛長欲姦汙鳳妮之時，他再也忍不住了，可就在他即將出手時，誰知龍歌卻快了一步，於是他樂得被龍歌帶出。　　軒轅自龍歌自言自語之中聽出了一點異樣，那便是龍歌有很多事情都瞞着他，甚至有一個針對他和蒙絡的計劃。他不由得大為好奇，欲一探究竟，這才一直裝作昏迷不醒。　　而軒轅對龍歌的心性知之甚多，以龍歌的自私自利和狡猾，這段日子表現得如此乖巧及對蒙絡如此聽話，本就是一個意外。因此，龍歌定是在暗中另有陰謀。　　對於龍歌這個重要人物，任何一點陰謀都有可能導致局面大變，更有可能會使得軒轅滿盤皆輸。因此，軒轅絕對不會放過查清龍歌陰謀的機會。　　至於龍歌為何不懼迷藥之事，軒轅卻無從得知了，或許龍歌也是體質特異，不懼任何藥物吧。　　龍歌離開山洞之後，軒轅立刻挾起聖女尾隨而追，更召來一直跟在暗處的滿蒼夷，將鳳妮交給她，而他自己則跟蹤龍歌向南城追去。　　但讓軒轅感到意外的卻是，龍歌竟是跑向大祭司府。　　軒轅的心頓時寒透，也因此，他探到了一個讓他難以置信卻駭異莫名的秘密。　　龍歌自後門直入大祭司府，對一切似乎輕車熟路，而且很快找到一條秘道。　　軒轅也暗自慶幸龍歌走的是秘道，否則以大祭司府那如雲的高手，只怕要進去會大費一番手腳。　　龍歌當然沒有估到軒轅會跟蹤而來，而軒轅此刻的輕功也已達到了巔峰造極的地步，神風訣雖不能達到滿蒼夷的境界，但天下間也少有人能比。加上軒轅的功力比龍歌只高不低，一路小心，龍歌自無法發現，就像龍歌不曾發現被滿蒼夷跟蹤一般。　　軒轅並不知道秘道會通向何處，但是他的思感和靈覺卻提升到了最高的境界，龍歌絕對無法選出他的思感之外。而他的靈覺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二十丈之內的任何異動，使之能夠及時避開可能遇上的敵人。　　這種感覺軒轅並不是第一次擁有，當日在蓋山氏與陶瑩二女歡好之時能發覺地祭司的存在，便證明他已將思感和靈覺完全挖掘出來，這或許是來自龍丹的異力，使他對自身周圍的一切都敏感異常。因此，軒轅絕不害怕跟着龍歌進入地道中。　　龍歌顯然不欲讓人發現其行蹤，自秘道中出去后，又躍入另一個秘道，但第二個秘道卻已是在大祭司府內。　　軒轅十分驚訝龍歌對大祭司府內秘道的了解，倒似乎龍歌對這些都有極深的研究，而他對蒙王府的秘道也同樣極為熟悉。　　龍歌最後出現的地方是軒轅萬萬沒有料到的，那竟是一個丹房。　　第二條秘道的出口竟是創世大祭司的丹房，軒轅可不敢出地道，因為丹房之中有創世大祭司的高手死士。　　龍歌以三長兩短的指法敲了幾下地道出口的門，這才躍入丹房，轉身關上地道之門。　　“是王子嗎？”　　“不錯，快去叫義父來，我有重要的大事要告訴他！”龍歌一開口就急忙吩咐道。　　那丹童似乎對龍歌之來已習以為常，迅速出門而去，但軒轅卻滿心疑惑，不明白誰是龍歌的義父。面龍歌的義父又怎會在大祭司府中呢？想到這裏，軒轅出了一身冷汗，忖道：“難道創世大祭司會是龍歌的義父？可除了他還會有誰？”　　龍歌在丹房內似受到另外幾名丹童的款待，半晌過後，創世大祭司果然來了。　　軒轅也大為緊張，極力將自己的呼吸減弱，處於禪定狀態，他不想讓這個被稱為有熊族第二高手的人發覺自己的存在。此刻，熊城之中大概也只有創世大祭司最為可怕了，軒轅自不敢與其正面交鋒。　　“龍兒，有什麼重要消息急急傳來？”創世大祭司的聲音軒轅做夢也辨得出來。　　“義父，孩兒找到神門所在了。”龍歌興奮地道。　　軒轅的心一直往下沉，他果然沒有猜錯，創世大祭司居然成了龍歌的義父，這確實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若非親耳所聽，打死他也不敢相信龍歌會認賊做父，但這卻是事實。他不由得暗自慶幸這次誤打誤撞得到的收穫，否則，到時候他只怕連自己怎麼死都不知道了。　　軒轅不得不佩服龍歌的演技，平時與創世大祭司裝出一副有着深仇大恨的樣子，還與自己稱兄道弟，背地里竟與創世大祭司串通一氣。　　這使軒轅不得不對龍歌的自私和心計作重新估計，而這也確實是個只求成功而不擇手段的人。　　“哦，龍兒快說，神門究竟在何處？”創世大祭司一聽龍歌此話立刻動容。　　“神門當在迷湖附近，孩兒險些被蒙絡那奸賊給算計了。”龍歇說完便將在蒙王府中的經過簡要複述了一遍，更說明蒙絡已派人去迷湖尋找神門了。　　創世大祭司一聽，不由得意地大笑，狠聲道：“蒙絡呀蒙絡，你大概怎麼也沒有料到會栽在老夫的手中，老夫要你有去無回！”旋又對龍歌慈祥地道：“龍兒辦得好，幸虧是天助我，否則被蒙絡那奸賊給搶了先！龍兒放心，為父絕不會虧待你，只要你好好為我辦事，有熊遲早會是你的，說不定整個天下千萬部族也都是你的。要知道，老夫無子，你就像是老夫親子一般，我的也便是你的！”　　“孩兒明白！”龍歌極為恭敬地點頭應了聲。　　軒轅頓時明白，龍歌是在外援無效之下，不得不在蒙絡和創世大祭可之間尋求一股力量作為依靠，否則他這徒有虛名的王子遲早會完蛋，而蒙絡有子更有女兒女婿，若讓蒙絡坐上了太陽之位，扳着指頭也輪不到龍歇。作為長遠來看，依附創世大祭司這無子之人反而更接近太陽之位，一來創世大祭司已年長，二來無子，若再不妙，龍歌將來也可自創世大祭司手中繼承太陽之位，因此龍歌自然傾向創世大祭司一方了。　　龍歌絕不會對蒙絡講什麼情義，在他的眼中只有權力。他所做的一切的一切也都只是從實際出發，創世大祭司大概也明白此點，這才放心地讓龍歌去接近蒙絡，更在蒙絡面前演了一曲絕妙的戲。　　由此可見蒙絡和創世大祭司甚至是龍歌，沒有一個是簡單的人，大概只有鳳妮乃一介女流，不適合依附蒙絡和創世大祭司，這才在熊城中獨豎一幟，維護着太陽的正統。當然，鳳妮也不是一個簡單的人，只不過她愛軒轅，因此成了軒轅的助手。事實上軒轅若不是運道好，只怕會在有熊族之中被人耍得團團轉還不明白是怎麼回事，軒轅一向還自認聰明，可是此刻才發現天下除自己之外還有許多聰明人，面創世大祭司之所以不立刻對付他，甚至不很強烈地反對他為山海戰士的大統領，只是因為有龍歌這着棋，因為創世大祭司以為軒轅是忠於龍歌的，只要軒轅是忠於龍歌，那麼這山海戰士等於間接地控制在他的手中。因此，他自是絲毫不慌。或者說他反對軒轅只是做個樣子給蒙絡看，讓蒙絡自以為是地以為擁有了軒轅的支持，到後來連怎麼死都不知道。　　當然，如果創世大祭司要堅決反對軒轅為山海戰士統領，他完全有這能力，因為只要他召集十大聯城的城主開個族人大會。以十大聯城可以投票的特權，完全有機會否決軒轅，因為軒轅與十大聯城的城主並不熟絡，若想得到這些人的支持，那確實很難。而事實上創世大祭司並沒有這麼做，軒轅現在才明白這之中的道理。　　“義父準備動用死士嗎？”龍歌試探着問道。　　“不錯，蒙絡將會為他的這一次失誤付出代價。迷湖就是他的歸宿！”創世大祭司狠狠地道。　　“蒙絡身邊的高手也不少，而且他本身也是個不世高手，只怕惟有義父才能夠勝過他。”龍歌有些擔心地道。　　“這個不用你操心，我自會安排！”創世大祭司高深莫測地笑了笑道。　　“對了，義父，我們要不要先處理了軒轅這小子呢？”龍歌突然問道。　　“不必，正如蒙絡所說，誰要是幹掉了這小子，就會召來龍族戰士和君子國高手無窮無盡的糾纏，雖然我不怕什麼龍族戰士，但卻沒有必要去惹這個麻煩。何況龍族戰士乃是東夷族的冤家對頭，也可算是我們的盟友。因此先不要動他，這次如軒轅不死，最為頭大的人應該是蒙絡，你只要好好地穩住他便行了。”創世大祭司悠然道。　　“龍兒明白！”　　“很好，我立刻便啟程去迷湖！”創世大祭司似乎對去尋找神門有些迫不及待之心。　　“那龍歌就先行告退了！”龍歌怔了怔道。　　“嗯……”　　軒轅聽到這裏，知道也該退下了，否則可能會與龍歌在秘道中相遇，那可就不太妙了。　　※※※　　軒轅有驚無險地退出祭司府，立刻便回到西宮，此刻鳳妮已經醒轉。　　賈曉的迷藥雖然厲害，但歧富所研製的解毒靈丹卻更靈驗。　　鳳妮幾乎氣得恨不得殺入蒙王府。她沒想到蒙絡這麼卑鄙，做如此過河拆橋之事，在為其找到神門所在之後竟立刻調轉矛頭相對。若非軒轅，只怕她死了都不知道是怎麼死的。此刻她對蒙絡完全失去了信任，甚至是恨，比恨創世大祭司更恨！　　軒轅回來使鳳妮心中多少有了些安慰，在熊城之中，大概只有軒轅可以使她信任，那是因為她對軒轅只有支持而無反對。　　軒轅並沒有將龍歌的事情告訴鳳妮，他怕鳳妮受不了這個打擊，但卻將創世大祭司知道神門在迷湖的事跟鳳妮說了，而且將創世大祭司可能會派大量死士前去對付蒙絡之事也筒要地距鳳妮說了一遍。　　鳳妮大聲叫好，她確實希望創世大祭司與蒙絡拼個你死我活，那樣她也就不用受氣了。　　“我要鳳妮先去癸城住一段時間！”軒轅打斷鳳妮歡喜的情緒道。　　“為什麼？”鳳妮一愣，有些不解地問道，旋又道：“蒙絡和創世大祭司都離開了熊城，我正好可以改變熊城內部的局勢，為何要離開熊城呢？”　　“正因為蒙絡和創世大祭司都離開了熊城，我們才不會傻得再呆在熊城之中，而應利用這不受監視的時間去熊城之外尋求援助！熊城之中早已被蒙絡和創世大祭司的勢力瓜分了，在這裏，可用的只是宗廟的力量，其它勢力我們根本就無法插手，一個不好反弄巧成拙。如果有機會的話，元貞長老他會知道該怎麼辦，因為他比我們更清楚熊城的局勢。因此，我們的目光應放在熊城之外！”軒轅認真地道。　　鳳妮一聽，也頻頻點頭。　　軒轅又道：“此刻，若我們神不知鬼不覺地離開熊城，蒙絡和創世大祭司在熊城的勢力必會大亂陣腳。蒙絡的人更會疑神疑鬼，絕不會想到我們已出了城。而對於十大聯城來說，蒙絡和創世大祭司並不能完全控制。畢竟十大聯城城主的身份不同，並不會真箇服誰，只要我們利用伯夷父的影響力，知道哪幾個城主仍未依附蒙絡和創世大祭司，就可以自外下手聯合眾城主之力一舉奪回優勢。至於熊城內的事，便交給元貞長老去做了。”　　“嗯，為何什麼事情到了軒轅手中，都似乎變得輕鬆簡單了呢？”　　鳳妮大喜，滿目柔情地望了軒轅一眼，欽服地道。　　“那是因為鳳妮在熊城之中呆得大久了！”軒轅悠然一笑，伸手輕輕地將鳳妮摟入懷中，這才向一邊似乎目不睹物的劍奴及花戰道：“你們去讓眾兄弟們準備一下，我們立刻前往宗廟！”　　鳳妮嬌羞不已，但又不欲掙脫，一時俏臉紅得不知往哪兒藏。　　滿蒼夷不由得掩口欲笑。　　軒轅也不禁好笑道：“滿前輩還是先出去為好，鳳妮可是沒見過世面的人，臉嫩得緊。”　　鳳妮更羞，不依地掙開軒轅的臂膀，卻發現室內只剩下她和軒轅兩人了，不由嬌嗔道：“你這人怎也不講場合，這樣子叫我今後怎麼見人嘛？”　　軒轅愛憐地望着鳳妮，溫柔地笑了笑，抓緊她的柔荑，誠摯地道：“男女相愛乃天經地義之事，又有何不可見人之處？何況軒轅心中只有對鳳妮的愛，並無半點褻瀆之意，自是更不會有人笑。我不僅要讓這些人知道我是如何愛鳳妮，還要讓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軒轅要用一生來換取鳳妮的幸福！”頓了頓，軒轅專註地對視着鳳妮有些迴避的目光，柔聲問道：“鳳妮同意嗎？”　　“你不覺一生的代價會很沉重嗎？”鳳妮意味深長地望了軒轅一眼，問道。　　“不，軒轅只覺得這一生的時間太短，如果有來世，我仍會一如既往地愛鳳妮，如果有永恆，軒轅定會攜鳳妮走到無的盡頭。愛一個人不是一種負擔，而是一種寄託，是生命演繹幸福的一種方式。只有愛才能使世間充滿溫暖，使人生命充滿活力。正因為我想到鳳妮時，便想到自己一定要再加努力，一定要自強不息，方能對得起鳳妮對軒轅的信寵之恩！”軒轅懇切而肅然地道。　　鳳妮優雅地笑了笑，似有些淡漠地道：“看你說的，不過，有軒轅這些話，鳳妮也足夠了，只要軒轅不忘天下萬民，鳳妮何憾！”　　“那鳳妮呢？”軒轅心神一震，問道。　　鳳妮避過軒轅那熾熱的目光，深深地吸了口氣，幽然道：“我當然會伴隨在你的身邊，為萬民奉上我這份綿薄之力！”　　軒轅大喜，動情地摟過鳳妮，緊擁着她那略顯纖弱的嬌軀，道：“上天對軒轅是何其厚愛，竟賜鳳妮於我，若我軒轅不感天之德，救萬民於水火，怎對得起蒼天，怎對得起鳳妮？”　　鳳妮也禁不住微顯激動地緊緊摟着軒轅的脖子，貼臉而偎，目光卻投向窗外的遠山，有着說不出的凄然和無奈。　　軒轅自是無法看到鳳妮的眼神，他更無法看見鳳妮眼角滑落的兩顆晶瑩的淚水。　　※※※　　鳳妮驚訝於軒轅的易容之術，她在銅鏡中都認不出自己是誰了，而軒轅竟成了木青的樣子，無論是神態還是動作、語調，都惟妙惟肖。　　木青差點沒驚得合不攏嘴，余者盡皆大笑，事實上木青那驚訝的表情也確實有些好笑。　　“怎麼樣？”軒轅得意非凡地問道。　　“當然是巧奪天工，無跡可尋噦，如果你此刻去將伏朗殺個大敗，他保證以為自己是在做夢！”花戰笑道。　　“別胡說！”軒轅叱道，同時扭頭向鳳妮望去，卻見鳳妮手執銅鏡，此刻正對着她自己的面容左瞧右看，一副不勝稀奇的模樣，根本就未聽到花戰的話，不由得笑了起來。　　鳳妮聽眾人大笑，便好奇地扭頭相望，見眾人都看着她，不由也跟着笑了起來。　　“哇，好俊的小兄弟，你是哪裡人氏呀？”軒轅望着鳳妮打趣地問道。　　“小生乃姬水河畔有僑人氏軒轅是也！敢問大哥有何見教？”鳳妮捏着聲音應道。　　眾人不由得哄然大笑，都被風妮那怪聲怪調和煞有其事的樣子給逗樂了，軒轅更是笑得肚子直發痛。　　“蒙王府派人來了！”一名有僑戰士急忙進來報告道。　　軒轅和鳳妮望了一眼，知道賈曉已懷疑他們回到了西宮，更發現了屍體。　　“劍奴和姬成去打發他們！”軒轅吩咐了一聲，他絕不會擔心蒙王府的人知道他們回來了。因為他們回到落星閣時，即使金穗劍士也不知道，只有一部分絕對忠心的有僑和少典兄弟及君子國高手知道，這些人自不會透露任何消息給外人。　　“我們還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救出蛟夢族長！只有乘創世大祭司不在府中，我們才會擁有更多的機會！”軒轅沉聲道。　　“但是別忘了祭司府中還有另外一個可怕的人物吳回，若是由吳回鎮守祭司府的話，我們也不會擁有多大的勝算。而且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族長被囚在哪兒，抑或是否真的就在祭司府中，我們如此做也許要耽誤許多時間，使此刻已趕去迷湖的人捷足先登。”　　鳳妮提醒道。　　“這件事情就交給滿蒼夷前輩，我想沒有人比滿前輩更適合做這件事。至於我們，則要出熊城與蒙絡和創世大祭司大幹一場，還有鬼方和東夷人！”軒轅認真地道。　　“軒轅放心，我知道該如何去做，定會安然還你一個蚊夢！”　　有僑族的兒郎們皆大喜，鳳妮也大感放心，她心中也很清楚滿蒼夷的厲害。以滿蒼夷那幾乎已是無人能及的速度，出入祭司府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就算打不過，選總不會有問題。鳳妮深深慶幸有滿蒼夷這個神秘的高手相助。

# 第三章 諸女相聚

　　鳳妮欲找龍歌同出熊城去聯絡各城，但卻被軒轅阻止了。軒轅並沒有向鳳妮解釋太多，鳳妮知道軒轅這樣做定有他的理由，也就沒有相詢。不過她心中始終有些疑問，皆因軒轅相阻之時的神情極為古怪。　　作為一個極為聰慧的女人，她自然發現了軒轅這一異樣，只是她並不會去問一些不該問的事情。若能告訴她，軒轅定會告訴她的。　　於是軒轅讓鳳妮夾在數十名兄弟之中一起上得宗廟辭別，而幾大長老根本就未曾認出軒轅和鳳妮來。　　可見軒轅的易容之術確是極精，抑或是六大長老對這群人並沒有看得太仔細。不過，軒轅卻主動找元貞長老細談，甚至連與蒙絡之間的關係也說了出來，包括創世大祭司和神門之事。　　當元貞長老知道這個木青竟是軒轅時，那種驚訝確實不小，而他聽到有關神門的消息則更驚。不過對軒轅讓他乘此機會穩固熊城之事他卻大表贊同，更答應內外相應的策略。因為，他根本就想不到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辦法。　　軒轅這才領着宗廟的手諭，帶着眾兄弟們從西門而出，至於風際和風游及蒙王府眾高手的跟蹤他早就知道。那些人雖然遠遠相跟，卻根本就無法瞞過軒轅。　　因為他放出了始鳩的靈鳩，任何尾隨在他們身後的人都無法瞞過靈鳩的眼睛。軒轅只要看看天上靈鳩飛行的姿勢，便可知道是否有人跟蹤，或是前方是否有敵人。而風際、風游諸人仍懵然不覺，便連死也死得稀里糊塗。　　※※※　　軒轅以最快的速度趕回山海戰士營，立刻命人控制並代替蒙英，將山海戰士中的最後一顆廢棋給清理了。　　蒙英的位置由宗廟元貞長老的親信代替，以保持山海戰士與宗廟的聯絡。　　軒轅知道此刻的山海戰士已經完全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雖然這股力量尚未趨向成熟，但經過十餘天的強化訓練，所有的一切都已經走上了軌道。對於換下蒙英根本就不會影響山海戰士諸人的任何情緒，他們之中許多人甚至還不知道。　　山海戰士之中，大概就只有那兩百來自七大營中的戰士具備超強的戰鬥力，其他人只能與普通戰士相差無幾。當然，這群人在未成為山海戰士之前，便已是極為優秀的獵手了，因此若說到要與普通敵人作戰，也不會遜色多少。　　軒轅此刻的目的乃是迷湖，因此根本就不用着這些人。他要的是那群經過特殊訓練的龍族戰士，只有他的龍族戰士方能夠在水域或沼澤中發揮出常人難以想象的作用。軒轅始終相信，能夠在最為惡劣的環境之中生存並戰鬥的戰士，在任何環境里都會是最好的戰士。只有經受過最艱苦環境磨礪的戰士，才會具備最鋒銳的戰鬥力，最強大的鬥志。生與死的考驗可以激發一個人的潛能，使人擁有平時完全無法想象的力量。軒轅深明此點，所以，他最懂得練兵之法。　　軒轅那群留在君子國的高手們以最快的速度趕來會合，因為軒轅在熊城之中決定與蒙絡、創世大祭司大幹一場之時，就已傳書君子國和范林，甚至是忘憂谷。　　陶瑩與桃紅親自領隊而來，另有玄計與尤揚及陶唐氏的幾名高手，余者乃是來自龍族戰士和君子國的劍手，還有一群是曾經被木神所擒的神谷殺手。這群人所組成的陣容絕對是精銳中的精銳，無一不是一等一的好手，而且這群人皆是乘騎而至，讓山海戰士第一次看到如此整齊劃一、氣勢非凡、以戰馬為座騎的騎兵隊伍。　　那群有僑和少典戰士也是第一次看到這百餘騎渾身裝備精良的騎兵，比起軒轅在黃恭弘=叶 恭弘族大戰快鹿騎的三十餘騎多了數倍，更讓人難以想象的是自君子國到此竟只用了兩個多時辰。　　鳳妮這才知道為何軒轅能夠讓三百快鹿騎全軍覆滅了，那是因為軒轅擁有了這群比快鹿騎更可怕的野馬戰士。她在最初見到軒轅騎馬之時，並沒有太多的驚訝，事實上單隻一兩匹野馬被馴服並不是一件特別稀奇之事，可是此刻卻是百餘騎，自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陶瑩、桃紅與鳳妮諸女相聚卻並無半點不歡，桃紅絕不會因軒轅擁有別的女人而吃醋，而陶瑩則因鳳妮的美麗及身分，加之她自身的豁達開朗，很輕易地便接受了鳳妮。　　軒轅見三女親若姐妹，心下甚喜，但卻並未忘正事。　　與鳳妮同出熊城的還有兩名金穗劍士，但軒轅仍有些不放心鳳妮的行動安全，竟派劍奴相助，更另派二十五名高手相護，讓她能夠安全抵達各大聯城，但第一站卻是癸城。　　鳳妮依依與軒轅道別，她是個絕對明理的人，自然明白此刻乃是極為重要的時刻，絕不能有半點閃失。　　因此，她也便依計去癸城，而軒轅讓劍奴與之相隨，可見他對她是何等重視。不過，她在癸城之行后也可能去迷湖相助軒轅，因為她可將許多事情交給伯夷父處理。　　軒轅收拾情懷領着百餘名高手向迷湖極速挺進，由於對迷湖地形極為熟悉，軒轅有信心在迷湖之中與強敵周旋。　　或許是因為迷湖的地形極為複雜，又被軒轅選為山海戰士的訓練基地之一，所以軒轅對那一帶的地形和地勢深入地查看調研了一番，只是他並未發現什麼勞什子神門。但他自信對那人跡罕至的迷湖了解不少，至少，他擁有足夠在沼澤和水域之中生存的本錢，而其屬下有大部分人都是常年在水域和沼澤中強化訓練的高手。是以，在水域和沼澤之中，他們絕對可以以一敵十，即使是創世大祭司的死士只怕也只能在他們的手底下自嘆弗如了。　　當然，軒轅無意在一開始便與蒙絡、創世大祭司正面衝突，他要等創世大祭司和蒙絡先對上手，而在這之中，庄義卻是一着極妙的棋。　　蒙絡絕不會知道庄義已經依附了軒轅，以蒙絡對庄義的重視，定會對庄義的話信以為真，軒轅便是要利用此點。　　※※※　　蒙絡心神微微有些亂了，他沒有料到軒轅、龍歌和鳳妮會自他的府中失蹤。這件事讓他頭大，先不說龍歌和鳳妮的身份，單隻軒轅這個人的實力就讓他頭大。　　一開始，蒙絡便沒敢小看軒轅，他是個驕傲之人，但卻有驕傲的資本。同時，他更不會輕視一些被他看上的人。　　自第一眼見到軒轅，他就似乎已經看到了軒轅潛在的力量，是個絕對不能忽視的人。而軒轅擊敗齊充那驚世駭俗的刀法，更讓他震驚。　　於是他便暗下決心，如果不能將軒轅收為己用，就絕不能留其存於世間。　　蒙絡清晰地感受到來自軒轅的威脅，因為軒轅在那種情況之下，仍懂得隱藏實力，由此可見，軒轅的心思是如何的深沉。　　齊充敗給軒轅一點也不冤，因為軒轅尚未盡全力，創世大祭司大概也看出了此點：這個年輕人的武功只能用深不可測來形容。　　蒙絡心中也不能不具備戒心，而後軒轅治軍之法和對山海戰士那種嚴密監管的方式，也讓蒙絡心中多了一絲陰影。雖然那時軒轅是向著他，但他的內心深處對軒轅不自覺地生出一絲懼意。正因為如此，他絕對不想軒轅隨他一起前往迷湖尋找神門，他害怕到時候無法控制這個可怕的年輕人。是以，他想在這之前阻止軒轅，當然，這還因為軒轅與龍族戰士的關係，使得蒙絡不能不下定決心先處理軒轅，可又顧忌聖女和龍歌，只好將鳳妮和龍歌全都迷倒。但此刻軒轅、鳳妮、龍歌全都自蒙王府失蹤，怎叫蒙絡不頭大？　　若依蒙絡平時的脾氣，真想返回熊城將賈曉狠狠地訓一頓，再斬殺失職的護衛。可是此刻卻有重要的事要做，使得他只好放棄返回熊城的打算。　　剛到迷湖邊上不久，庄義便以快鹿騎趕上了蒙絡的隊伍。　　蒙絡實有些大訝，不明白庄義何以會如此快地趕來。但對這個人，他卻是極為客氣，雖然他並不在乎庄義的武功，但此人比起許多人來說，還確是個人才，甚至不會比齊威之輩差多少。因此蒙絡對這些客卿還是極為著好的，也便召了庄義入見。　　“蒙王，大事不妙！”庄義大步行入，身上的傷痕清晰可見。　　蒙絡一見大驚，伸手相扶，急忙問道：“何人將庄先生弄至如此模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是創世的死士！”庄義似對蒙絡的關心極為感動地道。　　“創世的死士？這是怎麼回事？來人，為庄先生備座！”旋即又對庄義道：“先生細細講來。”　　“我奉賈總管之命，與方氏兄弟、余氏兄弟前去追蹤軒轅和龍歌那小子的行蹤時，卻發現軒轅、聖女和龍歌竟然跟創世這老賊在一起，還有說有笑。創世老賊幾次表示要為龍歌、聖女和軒轅討還公道，且還大罵王爺。我們幾人聽不過去，誰知一動便被創世這老賊發覺，被他派出的死士追殺，最後只有屬下一人逃了出來。因為不敢返回熊城，便只好來找王爺了。”　　庄義將編好的故事一股腦兒搬了出來。　　“啪……”蒙絡一掌擊碎了一根木柱，勃然大怒而起，狠狠地道：“創世老兒竟敢對我的屬下施出如此毒手，我怎也要替你們討回公道！”　　“王爺，屬下估計創世老賊定會前來迷湖，很可能還會派出死士對付王爺呢。因此，王爺不能不防！”　　庄義提醒道。　　蒙絡眉頭一皺，他也知道創世大祭司的那批死士確實難纏。而此時創世大祭司也趕來了迷湖，只怕他更難獲取神門內的東西了。他對庄義的話是半點也不懷疑，因為他也曾經如此設想過，若是龍歌和鳳妮及軒轅脫田，去找創世大祭司的可能性極大。因為這正是創世大祭司扳倒他的最好借口，所以創世大祭司支持軒轅和龍歌是再正常也不過了。若龍歌與軒轅不去找創世大祭司，那才奇怪了。當然，其中的情形蒙絡自是不清楚。　　“很好，這次真的有勞庄先生了。庄先生先去好好養傷，我自有辦法對付創世老兒的死士，勢必讓他們有來無回！”蒙絡拍拍庄義的肩膀道。他確實是感謝庄義為他提供了這個情報，否則，他還真會被創世大祭司殺得措手不及，而此刻他一直懸着的心也放鬆下來了。只要知道軒轅和龍歌的下落就好說，因為萬事總有個解決的辦法。但如果軒轅和龍歌全都失蹤，他還會疑神疑鬼，無法全副精神地投入戰鬥。　　“謝王爺！”庄義被人領到設在迷湖邊一個極為舒適的帳篷中。　　蒙絡並不敢將眾高手駐紮到沼澤區，他選擇的這一邊，地面還是比較乾燥，是個紮營的好地方。　　庄義一離開，蒙絡立刻吩咐高手四面查探，設下幾處暗哨，更對遠處進行觀察。他絕不能讓創世大祭司的死士潛入他的營地，他甚至想主動攻擊那群死士。　　不過，他知道這群死士的可怕！他們對自身的生命根本就不重視，個個都以與敵同歸於盡為榮，這便使得他們的敵人不能不為之心寒了。　　※※※　　蒙絡正在與幾名親信在研究那份由河圖洛書上所得的地圖之時，便有人匆忙趕來相報。　　“王爺，發現有不明身分的人正在向我們這裏靠近！”　　“哦，來得倒真快！”蒙絡一抬頭自語道。　　蘭彪抬頭向遠處望去，低聲道：“我想他們一定不會傻得這個時候接近我們，而定會等到天黑才會動手！”　　“彪兒說得對！”蒙絡微表讚賞，同時又向那前來彙報的漢子道：“嚴密監視這群人的動靜，同時也要小心一些其他接近營地之人，目前不要去驚動他們。”　　“是！”　　蒙絡望着那人出去，扭頭轉向蒙祈諸人。　　“這群人也許並不是創世大祭司的死士，說不定也是那真正得到河田洛書的人！”段賦猜測道。　　“嗯，不排除這個可能。但不管對方是什麼人，都將會是我們的敵人！”蒙絡狠聲道。　　“如果真是知道神門位置的人，我看王爺還是先不要對付他們，因為我們即使找到了神門也無法打開，也許還得他們將我們引入神門之中呢。”段藝道。　　“如果我估計沒錯的話，這群人絕不是獲得河圖洛書之人！”　　“彪兒何以有此認為？”蒙絡微訝。　　“因為這群人所接近的是我們的營地，雖然我們帶來了數十名高手，但是選所之營地卻是極為隱避的，又有這麼多的掩體相護，如果對方能發現，便表示對方是有心之人。若他們是得到河圖洛書之人，又怎會有閑情跟蹤我們的足跡尋找我們的營地呢？”蘭彪分析道。　　“嗯，蘭公子的分析的確有道理。”段賦和段藝頻頻點頭附和道。　　“如此一來，我們就讓其有來無回！既然他們欲晚上來襲營，那我們也給他們一個驚喜好了！”蒙絡深吸了口氣道。　　蘭彪也悠然一笑，他知道蒙絡定是已有了定計。　　※※※　　“靈鳩在西南方不斷地盤旋，想必那裡定有着大批敵人！”始鳩推斷道。　　“嗯，如果我估計沒錯的話，應該是創世大祭司所領的大批高手，蒙絡此刻大概早已到了迷湖之畔！”　　軒轅道。　　“要不要派人查探一下？”花戰試探着詢問道。　　“沒必要，我們目前只須靜待事情的發展和變化，然後再獲漁利。因此，此刻不必去惹他們，到時候他們自會找上我們的！”軒轅笑了笑道。　　“那我們現在去哪裡？”燕絕問道。　　“我們去那有沼澤的湖畔邊紮營，我相信這些人不會選擇沼澤那塊死地休息！”軒轅向北面望瞭望，悠然道。　　“那裡的蚊子和毒蟲太多，恐怕馬兒會受不了。”　　尤揚有些擔心地道。　　“何用為區區小事擔心？軒轅自有辦法！”陶瑩插口道，她對軒轅極有信心。　　“我們有專門在沼澤中使用的草藥，毒蟲、蚊子根本就不敢近身，保證大家可以睡個安穩覺！”桃紅也笑了笑道。　　尤揚自不敢再多言，陶瑩和桃紅乃是軒轅的兩位夫人，他可不敢得罪。　　“我們還有一些兄弟正在那片沼澤之中接受訓練呢，連他們都可以熬過來，我們又怎會怕？”軒轅笑了笑，反問道。　　“獵豹和花猛他們都在這附近嗎？”燕五問道。　　“七叔也在，我必須先去給他定下一些新的任務！”　　軒轅吁了口氣道。　　※※※　　軒轅諸人把營地扎在一個坡谷之中，然後攜着桃紅和陶瑩在附近信步慢走。　　其實這裏的風景也挺不錯，時值深秋，頗有幾分蕭瑟之意。遠處碧波萬頃，晚霞通紅，如在天邊燃起了一團烈焰。淺淺的草地，雖踩上去有些鬆軟，但看起來也青綠一片，令人賞心悅目。　　桃紅和陶瑩確很難得有這樣的機會陪軒轅散步，今日能陪愛郎觀賞落日美景，她們心中實感欣慰和歡欣。　　軒轅也感到無限的溫馨，此刻他確實感覺到生命太美好了，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讓它不去珍惜眼下所擁有的一切。不過，軒轅卻很難得有什麼空閑，包括現在。　　尤揚來報，獵豹和恭弘=叶 恭弘七已來，有急事相稟。使得軒轅只好無可奈何地抽身返回營地，惟留下兩女坐在山坡上欣賞着夕陽的絢麗。

# 第四章 逆陰敗陽

　　“這幾天接二連三地有人失蹤，雖然我們監管得極為嚴密，可仍然控制不住他們的失蹤。”獵豹的臉色很難看地回報道。　　軒轅也臉色微變，問道：“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已經有四天了，每天都會失蹤兩人，開始我以為是訓練太過艱苦，這些戰士私自逃了。於是我們加強防守，可是還是同樣每天少兩人，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離開大營的。這太奇怪了，而且失蹤的人數這般有規律，真是奇怪！”恭弘=叶 恭弘七也補充道。　　“為什麼不早告訴我？”軒轅有些生氣地道。　　“剛開始我們以為這很正常，只要加強管理就沒事了，因此也就沒有將此事告訴你。”獵豹有些擔心地望了軒轅一眼道。　　“你們這樣做本身就是錯誤的，事後第二天你們就應該向我反應這一情況。有戰士失蹤，不管是一個還是兩個，都是一件極為重大的事情，一個不好會影響整營戰士的軍心和鬥志。如果連這一點都無法做好的話，就是嚴重的失職，永遠都無法訓練出最精良的戰士。而且你們這樣做也是對戰士們的一種不負責任的表現，是對他們的漠不關心。若是他們出了事，你們也瞞而不報，這種隊長還有人會信任嗎？你們還憑什麼去調派他們？”軒轅不由得生氣之極地叱責道。　　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背心冷汗直冒，更被軒轅的氣勢所懾，竟低頭不敢言語。他們從未見軒轅發這麼大的火，也沒想到軒轅對這件事如此認真。　　“其實這件事也不能完全怪他們，或許是因這些日子以來聖王的事情大忙，他們只是不想太過麻煩聖王而已！”尤揚插言相護道。　　軒轅火氣稍減，也覺得剛才的脾氣有些過火，不由吸了口氣道：“立刻仔細盤查所知情者，在這附近找找是否有可疑的線索，我絕不想看到再有同樣的事情發生！另外去查查這幾人的家屬，看看可有其下落。”　　“我們明白，軒轅你放心！”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認真地道。　　“軒轅！”桃紅臉色極為蒼白地奔入營中呼了一聲，陶瑩也跟在她身後追了進來。　　“發生了什麼事？”軒轅訝然問道，從桃紅的臉色上他隱隱覺察到了一些什麼。　　“我師尊在這附近出現過！”桃紅有些氣喘地道。　　“狐姬在這附近出現過？”軒轅一驚，立身而起問道。　　“不錯，那裡有幾具脫陽而死的屍體，正是我師尊‘逆陰敗陽’大法的傑作。放眼整個天下，也惟有她一人能夠將‘逆陰敗陽’大法修練成功！”桃紅的臉色極為難看。　　陶瑩的神色也同樣有些難看。　　“我們去看看！”軒轅對逆陰敗陽大法早有耳聞，桃紅曾沒有絲毫隱瞞地向他說了許多關於狐姬這個神秘女人的故事。　　傳說狐姬比風絕和風騷更為可怕，其武功僅次於少昊，但少昊卻不敢惹她。是以，其地位在九黎族極高，東夷人都稱她為聖姬。　　獵豹和恭弘=叶 恭弘七聽說狐姬之名，都禁不住臉色蒼白，或許是這個女人給他們的印象太過深刻。　　※※※　　數具被吸幹了精血的屍體赤着下身躺在草叢之間，一片狼藉的下身竟還爬附着許多蟲蟻，看了讓人作嘔。也難怪以陶瑩的膽子也會臉色蒼白，實是因為這幾具屍體太過慘不忍睹。　　“他們……他們穿的是山海戰士的衣服！”獵豹發現自己的聲音有些發顫。　　每一個望着屍體的人都禁不住心頭髮寒，他們從未想過會有這種死法。這群人都是刀尖舔血之輩，即使利刀將他們劈成兩半，也絕不會皺半下眉頭，可是想到被人吸干精血而死，那種感覺卻是不敢想象。　　“他們可能便是失蹤的山海戰士，埋了吧！”軒轅抽了口涼氣，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悲憤，但語氣仍顯得極為平和。　　眾人全都肅然，默默地動手，迅速將四具屍體埋入泥土中。　　“大家結隊，二十人一組向四面找找，看看可有其他同伴的屍體，記住，見到可疑者皆格殺勿論！”　　軒轅冷然吩咐道。　　獵豹和恭弘=叶 恭弘七相對望了一眼，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憂色。他們曾經嘗過狐姬的手段，因此而失去了本性淪為殺人的工具，是以兩人對狐姬有種打心底的畏懼，那是一種難以解釋的感覺。　　軒轅望瞭望緊靠在他身邊的桃紅，顯然她是極為害怕。　　“師尊定是來抓我的！”桃紅驚懼地道。　　“不會的，狐姬根本就不知道你會來這裏，這一切只不過是一種巧合而已。事實上在昨天我還沒有想到會讓你來此，而狐姬顯然已來了好幾天，又怎會是針對你呢？”軒轅將枕紅摟得更緊了些，安慰道。　　“軒轅說的沒錯，你師父來這裏的目的可能也是因為神門！”陶瑩恢復了鎮定，附和道。　　桃紅這才稍稍安心，但仍擔心地問道：“可是在這裏我終究會與師尊相見的，那可怎麼辦？”　　“別忘了，還有為夫我。任何人想傷害你都得過我這一關，即使少昊親來又如何？我們這裏如此多的高手可不是吃閑飯的，如果狐姬來侵，我定要她吃不了兜着走！”軒轅自信且充滿豪氣地道。　　“是啊，我們這麼多高手，豈會害怕區區一人？”尤揚也附和道。　　“你們根本就無法明白師尊的厲害，幾乎沒有男人可以對她產生抗拒心理，更沒有男人會狠得下心來向她出手，其可怕程度已經超越了武功的範疇！”桃紅搖頭苦笑道。　　獵豹和恭弘=叶 恭弘七也不由得相視澀然一笑，只有他們才明白，桃紅所說是多麼實在，沒有半點浮夸之意。　　“也許你說的是事實，但她想對付我們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我們的人中並非只有男人，別小看了我們的瑩瑩，也不要小看了你自己！”軒轅依然極度自信地道。　　桃紅心下稍安，軒轅所說確實沒錯，即使無法對狐姬進行攻擊，但自保卻是沒問題。此刻軒轅的身邊這許多高手，狐姬再厲害也不可能勝得了這麼多人，何況軒轅的武功也達到了登峰造極之境。　　“如果狐姬來了，很可能偃金也來了，或者還有奄仲與風絕！”　　軒轅肯定地道。　　“這確有可能，師尊數十年都未曾出過神谷，今日突然至此，定不會簡單！”桃紅附和道。　　“那我們要不要將營地換個地方駐紮？”陶瑩微微有些擔心地提議道。　　“這個就沒有必要了，因為我們根本就不知道狐姬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她會出沒於哪裡。因此，沒有什麼地方能夠算是真正的安全，而且這是關係到鬥志的問題，我們自不能聞狐姬之名便嚇得亂了方寸，這會極為影響兄弟們的鬥志，說不定還會被風騷或是風絕算計呢！”　　軒轅否決道。　　※※※　　花戰諸人又找到了另外四具屍體，死狀與被埋的四人一模一樣。　　而這八具屍體確實便是自七大營中抽調而出的精銳山海戰士。　　軒轅的臉色也有些沉鬱，確實，如果是狐姬親自出手，獵豹諸人的防範是很難達到效果的，抑或這幾名戰士根本就無法抗拒狐姬的誘惑而私自逃出營地。　　不過這八人已經死了，那就沒有必要再去追究他們的責任，而這一切都應該由狐姬來承擔。　　“我們是不是要把這些戰士們遷出沼澤區？”獵豹有些憂心忡，沖地問道。　　“嗯，不過，卻不是今日，如果我估計沒錯的話，狐姬今晚一定會再次光顧軍營。因為她根本就不知道我們能猜出這是她的傑作，也不知道山海戰士與我之間有着太過密切的關係，這淫婦絕不會才嘗甜頭便罷手！”軒轅斷然道。　　“要是滿蒼夷前輩在這裏就好了！”花戰有些可惜地道。　　軒轅悠然一笑，他知道花戰的意思，面對這個任何男人都不敢下手的妖姬，只有以滿蒼夷這種女性的身份出手，方才有效。而以滿蒼夷的武功，確實能夠讓狐姬吃些苦頭，但遺憾的是此刻滿蒼夷卻不在。　　不過，軒轅卻湧起了無限的鬥志，自信地道：“就讓我今晚去會會她吧！”　　“軒轅千萬不能大意，這個女人有着無可比擬的魅力，任何看了她的男人都會心神無法自製，甚至是鬥志全消，只想與其歡好。你雖然功力深厚，但也要小心中了這妖婦的暗算！”恭弘=叶 恭弘七提醒道。　　軒轅知道恭弘=叶 恭弘七和花猛、獵豹諸人曾經嘗過狐姬的厲害，如果不是因為狐姬想讓他們成為殺人工具，只怕他們也會像這八具乾屍一般被吸干精血。因此，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的憂心比他人更甚。　　“我知道該怎麼做，你們放心好了！”軒轅自信地道。　　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相視望了一眼，感到一陣無奈，他們知道軒轅若決定了一件事，誰也不可能改變得了，而這也正是軒轅獨特的魅力所在。　　“大家先將這裏的營地守護好，作好互相呼應的準備。我要在天黑之前趕到山海戰士營！”軒轅沉聲吩咐道。　　※※※　　夜幕剛剛降臨，營地便陷入了一片死寂般的黑暗之中。　　山海戰士營，乃是沼澤之中的一片乾地，地勢較高，也可以算是一道矮小的山粱。不過，營地並非扎在山粱之巔，而是距山粱有些距離的凹地，這也便使營地更具隱蔽性。　　山樑上設有哨口，監視着各方的動靜。自沼澤之中常會升起一些瘴氣，有時也是水氣。所以，這裏天未黑便已先被霧氣斷了天光，只有營地之中的幾堆篝火在閃爍跳躍。　　這片地域本就是有熊族的地盤，因此並不怕有大批敵人來犯，何況沼澤之中幾乎沒有人跡，誰也不會在意這些篝火。而軒轅也就不會禁止夜間點起大堆大堆的篝火了。　　山樑被篝火照得很亮，在營地的四周都點起了大大小小的火把，若有人慾進入山樑，首先便無法逃過火光的照射，根本就無法遁跡。　　當然，軒轅早就讓人將山樑上的雜草大樹幾乎全部清理，惟留下幾棵戰略性的大樹給放哨的戰士棲身。這樣一來，便減少了毒蟲傷人的機率，更可以防範敵人的火攻。　　山樑之上有山泉湧出，這便是眾人飲食的水源。　　這自也是極為重要的地方，每天都會有十餘名精銳戰士把守，絕不能讓水源受到污染。　　此刻軒轅便坐在山粱上，像一堆朽木，夜風極寒，但是對於他來說，一切都似乎只是身外之物，根本就無法走入他的感觀之中。或者可以說山粱之上存在的只是他的軀殼，而他的靈魂和精神早巳融入了這夜風之中，融入了這虛渺的太虛之內。　　營地之中所有的燈火俱已熄滅，只有幾堆躍動的篝火照亮了營帳的所在，而在軒轅的身邊也燃着兩堆篝火，軒轅便在這兩堆篝火之間。　　他知道，狐姬一定會來，一定會！　　狐姬絕不會放過軒轅，這並不是因為軒轅是他們的敵人，而是因為軒轅本身就是一種誘惑，對狐姬這個淫婦更是如此。軒轅很自信這一點。　　當然，這也是因為軒轅對人性的了解並不膚淺，他的一切表現，包括擊敗風絕，殺童旦，敗偃金，對狐姬這絕代妖姬來說無不是一種誘惑，對任何高手也都是一種誘惑。狐姬乃是九黎四大供奉之首，她更不會放過軒轅。因此，只要軒轅願意麵對她，她絕對不會迴避，否則那將會讓她顏面盡失。這種事狐姬絕不會幹，因為這個女人一向是以征服男人為樂，自然不會放過征服軒轅的機會。　　軒轅的做法有些絕，他在幾個路口上掛了數面旗幟，而旗幟上則寫着：“軒轅在此，妖婦快滾”八個字。　　這是對狐姬的一種挑戰，以狐姬這種身分崇高的人怎麼可能就此退去？　　是的，軒轅知道他的激將之法已起到了作用，因為狐姬已經來了。　　他雖未親見，但靈覺已經告訴了他，狐姬來了。他的思感已經籠罩了這山樑的每一個角落，任何進入他思感範圍中的人都不可能逃得過他的觸覺。因此，他知道狐姬來了。　　※※※　　蒙絡的營帳起火，殺入蒙絡營帳之中的正是創世大祭司的死士們，但是這群人卻沒有料到營帳會突然起火。　　一切都來得太過突然，這群死士們本是有計劃的行動，可是結果大出他們的意料之外。　　“快撤！”有人低呼，因為他們發現營帳之中是空的，只有一些乾草枯枝，而這些干革枯枝之上甚至還有地龍血。因此，火勢一起便不可收拾。　　這群死士們知道中計了，甚至是闖入了一個由蒙絡布置的死局之中。　　“殺！”蒙絡的聲音自黑暗的林間傳來，飛舞的火箭換成了毒箭。　　箭矢如雨般直灑向那群倉皇而退的死士，只殺得這群死士陣腳大亂，儘管這群人個個武功高絕，可事出突然，一時之間措手不及之下竟被亂箭射得毫無還手之力。　　蒙絡得意地大笑，因為他竟發現齊威也在其中。　　“齊威，你死定了！”蘭彪也自黑暗之中走了出來，那群死士中箭即死，他們根本無法抗拒這淬有毒液的箭矢，在還沒有正式交手之時便已死了一半。　　更因死士們的身形完全暴露於火光之下，無可遁跡，只好做活的劍靶。　　“殺！”齊威一看立刻知道大事不妙，奮身欲突圍殺出，這些死士也確是悍不畏死之士，一個個都撥開亂箭，直向蒙絡的伏兵殺去。　　一時之間，湖邊林內殺聲大起。　　※※※　　“你終於來了！”軒轅眼睛仍微合著，感受着身邊兩堆篝火的熱量，語氣竟平和得讓人有些意外。　　回答軒轅的是一陣極為美妙而且極具魔力的笑聲。　　軒轅閉着眼，並沒有看到聲音主人的樣子，但是他卻聽到了，那聲音犹如一層層波浪般沖入他的耳孔，傳至他的腦內。頓時他仿若置身萬花叢中，飄於雲端享受輕風驕陽之沐浴……　　軒轅心中吃了一驚，他從未聽過如此好聽的笑聲，也未聽過具有如此魔力的聲音。這聲音似乎具有一種強烈的磁性將人拉入一個神秘而奇妙的世界。　　一笑之下，頓如春風拂面，春水蕩漾，萬花齊綻，雲霞翻轉……　　軒轅不敢想象，若是睜開眼睛去看這聲音的主人，又會是何等的震撼，何等的驚艷。　　難道這便是狐姬的聲音？難道這便是狐姬的魅力？讓人心頭生出無盡無期的遐想，就連軒轅也不例外。但這笑聲之中絕無半點淫蕩妖冶之意，反讓人感到其聖潔清雅如和煦之春風。　　“你為何不敢睜眼看我？”那聲音又飄了過來，空靈飄渺卻又實實在在，有種說不出的嫵媚。　　“既然我睜開眼睛，所看到的只是一個虛假的皮殼，我又何必要看呢？”軒轅淡淡地道。　　“你是在為自己找借口，因為你根本就沒有膽量看我！”　　“你錯了，看人並不需用眼睛，世間萬物皆乃空幻，眼睛往往會被一些東西所迷惑，而真正能看清事物本質的惟有心，是以我已經看見了你！”軒轅心中在盤算着，他甚至也沒有信心面對這絕代妖姬。　　在沒有聽到其聲音之前，他確實想看看這絕代妖姬究竟是何模樣，可是此刻他竟害怕自己也無法抗拒狐姬的魔異魅力，無法抗拒那無可比擬的媚功，這才不得不作違心之說。“我還以為軒轅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原來也不過只是一介懦夫，一個不敢正視現實的俗人！”那女人說完竟不屑地笑了起來。　　軒轅心中並無半絲怒意，但卻緩緩地睜開了眼睛，如果他不敢正視對方，在心理上，他永遠都輸了一籌。因此，他再也不想迴避。　　入目的容顏，使軒轅禁不住心頭狂震。

# 第五章 魅女狐姬

　　軒轅無法自制地心頭狂震，更無法以任何言語來表達眼前這個女人所散發出來的魁力和誘惑，也無法形容內心震撼的程度。他幾乎不敢相信世間會有如此身具魅力的女人。　　這個女人便是邪惡至極的狐姬？這個女人便是被東夷人喚作聖姬橫行了數十近百年的大魔頭？軒轅不相信，因為眼前的女人看樣子最多只有二十餘歲，與桃紅相仿。　　那女人笑了，笑得無限優雅，如春風般直入心頭，讓人有種說不出的溫馨，也使人心底不自覺地生出一絲旖旎的幻想，生出一種無幾從抗拒的衝動和慾望。　　軒轅感到自己的心跳加快，臉有些發燙，這是他往日從未有過的經歷，他一向對自己的自制力有着絕對的信心，但是這一刻他竟懷疑起自己來。不過，他知道對方已經向他出招了，只是這是一種無形的招式，一種無可形容的變數……　　“你便是狐姬？”軒轅以最大的意志克制着內心的慾望和衝動，問道。　　“是桃紅告訴你的？”那女人不答反問，她每一個動作，每一個眼神，包括面部的每一個表情都似散發出一種無可比擬的魔力，雖然絕對看不出輕浮而庸俗的感覺，卻無不是極盡挑逗……　　軒轅深深地吸了口氣，他發現吸入的氣體也是熱的。不過，他知道眼前這個女人確實是狐姬，此刻他才明白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的話是多麼誠懇，桃紅的話是多麼真實。其實他們的形容仍不能夠完全表達出狐姬的誘惑力及危險程度。　　“如果你真的是狐姬，今日就不該來此！”軒轅深深地吸了口氣，淡然道。　　“是嗎？難道你會殺我？難道你不喜歡看到我？”狐姬似乎有些驚訝地反問道。　　“正因為我喜歡看到你，所以我才會殺你，如果你對我沒有威脅，我為何要殺你？”軒轅低下頭，不再看狐姬，斷然道。　　軒轅確實不敢再看狐姬，他害怕自己無法抗拒狐姬的挑逗。當然，對於肉體上的歡悅，他絕不會介意，但是像狐姬這樣的妖姬他卻不敢嘗試。因此，他避開了狐姬的目光。　　狐姬又笑了起來，似乎對軒轅的反應比較滿意，半晌才道：“難道你會對一個於你全沒有敵意的人下殺手嗎？”　　“但你是我的敵人，除非你能證明自己對我沒有惡意，證明你與東夷沒有關係！不過，你別忘了，我們已有八位戰士死在你的手中！”　　軒轅緩緩地再次閉上眸子道。　　“那只是他們願意，並非我相逼……”　　“但你不覺得手段太過毒辣嗎？也大沒有人道嗎？既然你不欲證明，我只好對你不客氣了！”軒轅霍地立身而起道。　　“我倒很想看看你是如何對付我的。”狐姬也有些訝然地笑了笑道。　　※※※　　齊威確實沒有想到，蒙絡竟早有準備，他絕未料到軒轅早已洞悉創世大祭司的陰謀，故意挑起雙方的殺戮，這才使得蒙絡有所準備。　　不僅如此，蒙絡還對齊威的行蹤了解得極為清楚，這才導致了齊威的敗亡。　　齊威死了，死在蒙絡的手中並不冤，他的武功與蒙絡仍有一段距離，那近百名偷襲的死士也僅有幾個漏網之魚，余者盡死於毒箭之下或刀劍相加之下。　　蒙絡的損失是幾個大帳篷，也有十餘名高手死於與死士交手之中。　　這些死士人人都是以命搏命，雖是在絕對劣勢的情況下，卻仍兇悍無倫，而且人人身手不凡，竟也極為難纏。　　對於眼下的戰果，蒙絡並不甚滿意，在他的估計之中，己方應該不會有任何損失，也不會被這些可怕的死士溜掉，但是他卻估計錯了，這使得他不能不對創世大祭司的實力重新估計。　　死士，在熊城之中，只聽從創世大祭司一人，那是因為他是負責訓練的人。這群人本屬於有熊族的秘密戰士，可是太陽暴死，也便使這群人給私有化了，連蒙絡對此亦無可奈何。　　蒙絡後悔當初自己怎地不也搞一批人來訓練，說不定這一刻能與這群死士大戰一回，那他對創世大祭司又有何懼？　　殺了齊威，蒙絡知道與創世大祭司之間再無迴轉的餘地，事實上，創世大祭司讓齊威來偷襲蒙絡也沒有打算就此罷休，更表示了定要置蒙絡於死地的決心。　　面對創世大祭司這樣的對手，蒙絡心中並不輕鬆，何況在迷湖附近還存在着別的敵人，且他此來迷湖的目的又是神門。因此，他心中此刻充滿了一種憂慮。　　所幸，蘭彪也是個極有主見的年輕人，倒為他出了不少好點子，於是蒙絡領着眾高手向沼澤方向靠去。不過，他並不想深入沼澤，因為他也知道沼澤之中很可能是山海戰士的訓練基地，在那裡，他擔心軒轅，這刻他倒有些後悔在對待軒轅的舉措之上大過貿然了。當然，後悔也沒有用，他還必須正視軒轅，就如軒轅此刻必須正視狐姬一般。　　※※※　　軒轅身後不遠的地方，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對山粱之上所發生的一切都看得極為清楚，但他們卻不敢現身，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勇氣去正面面對狐姬。他們害怕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無法控制自己的慾望和衝動。　　他們太清楚那股讓人瘋狂的魔力的可怕。　　狐姬確有讓人瘋狂的魔力，軒轅也深有此感。若非他的功力深厚和自小養成的冷靜，只怕此刻早已成？狐姬的裙下之臣，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看清了一切，包括軒轅輕緩地解開自己的上衣，露出精赤如鐵的上身。　　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駭然，他們相視望了一眼，都看出了彼此的驚懼，因而再無法沉默下去了。　　“軒轅，不能這樣！”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兩人齊聲高喝，他們想以此驚醒軒轅。遣憾的是，軒轅頭也不曾迴轉，彷彿根本就未聽到這呼聲一般，依然悠閑地脫下長褲，露出以短褲緊裹着的剛毅而完美的體型。　　“軒轅！”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一聲絕望的低呼，這個結果實讓他們措手不及。軒轅竟如此着了狐姬的道兒，他們欲救已是不及。不過，他們已經不顧一切地向山樑撲去。　　狐姬神色間微顯錯愕，但旋即又顯出一絲甜甜的笑意，眼神之中多了一絲不屑，或許是多了一絲欣賞。　　對於軒轅那完美體型的欣賞，那精壯堅實的肌肉在火光之中閃動着一種犹如金屬般的光澤，生機似乎變成了有形的色彩，泛動於那健美的皮膚之上。這種體型確實能夠讓任何女人心動，何況，軒轅還擁有一張俊朗而極富個性的臉龐。　　狐姬在欣賞之餘，卻感到一絲訝異，那種訝異的根源是來自軒轅。　　軒轅靜得如同深沉的黑夜，沒有急促的喘息，沒有慾火中燒的表情，甚至連那雙眼睛也平靜得如同夜空，寧靜之中不失幽深。　　這讓狐姬感到意外，他不明白軒轅為什麼要如此暴露自己的身體，因為軒轅絕對不會是急色之人，更不是已到了慾火中燒無法自製的地步。剛開始，狐姬以為軒轅是受不住挑逗，所以有些不屑，可是這一刻她卻知道自己錯了，她也不得不重新估計軒轅。　　軒轅的靜有些怪，但那種寧靜卻感染了四周所有的人，便是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也清楚地感受到了軒轅內心的子靜，是以他們駐足！　　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駐足，在六丈之外關注着軒轅，發現軒轅竟在衣服之上撕下一道布條，極為悠閑地綁住自己的眼睛。　　狐姬不由得笑了，此刻她也明白了軒轅的意思。　　軒轅是要蒙眼與她一戰，這確實是種有趣的作風，同時也感到軒轅是個很有趣的年輕人，甚至是有些幼稚。　　是的，在狐姬的眼中，軒轅確實有些幼稚，要知道，她的成名並非全靠那無可抗拒的媚功，也因為她那神鬼莫測的武功，而軒轅竟以為矇著眼睛便可以對付她，這豈不是有些好笑？　　“我再說一遍，如果你願意棄邪歸正，不再為東夷助戰，我可以看在桃紅和雅倩的份上與你以及你的族人結盟，共同澄清天下！”軒轅淡然道。　　“何為正？何為邪？都只是利益之爭，孰對孰錯誰又能分清？年輕人，雖然你是個了不起的人才，但是與東夷相比，你仍是螳臂擋車，不堪一擊。我勸你還是依附了東夷，我保證可以讓你享受到人間所能享受到的最大的快樂，那豈不強過你掙扎於各大力量之間惶惶不可終日？”狐姬似動了愛才之心，悠然勸道。　　軒轅淡漠地一笑，道：“或許你說得對，一切的一切都只是利益之爭而無誰對誰錯，只不過，軒轅卻是個不甘屈於人下之人，任何快樂和幸福，只有靠自己的雙手去爭取來，才會是最有意義的，我從不稀罕別人的施捨！”　　“年輕人確有志氣，也難怪兩個逆徒會為你背叛我。不過，有些時候，人還是要活得實在一些好，擁有遠大的抱負固然是好事，但太過盲目卻是有害無益。若你還要執迷不悟，終會後悔的！你好好地考慮我的話吧。”狐姬竟然對軒轅極為客氣，也極為誠懇，這連她自己也感到有些驚訝。　　犯姬對自己的言詞的確有些訝異，或許是真的動了惜才之念，也可能是對軒轅另眼相看。但不可否認，軒轅這初生之犢確有過人的魅力，對狐姬來說，不能說不是一種誘惑。　　人與人之間本身就是相互吸引的，便是狐姬也不例外。她閱人無數，但像軒轅這般擁有如此豪情和體魄之人卻不多，而像軒轅那種白骨子里透出傲氣和霸意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她自也有些為之心動。　　對於軒轅來說，狐姬的魅力確是不可抗拒的，是以他選擇迴避，掩目以對。而狐姬卻是正視軒轅，感受着軒轅那充盈着生機的軀體所散發出來的濃烈霸氣。　　倏然之間，狐姬收起了對軒轅的小覷之心，她清晰地感受到軒轅的鬥志在瘋漲。　　“你以為掩住眼睛就能夠不受影響嗎？”狐姬的聲音再一次充滿了磁性，讓人心生旖旎幻想。　　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在六丈之外，也禁不住心神恍惚，彷彿墜入了一個夢境之中，他們對狐姬的魅力和誘惑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不過所幸的是此刻雙方距離尚遠，又是在夜色之下，因此靈台仍保持着一絲清明，在駭然之下忙退回營地之中。　　軒轅心中並不驚詫，狐姬能夠將媚術和魔功運用到聲音上，這很正常。當然，當他面對這殺人於無形的魔功之時，卻也有些吃不消，他惟一值得慶幸的是在姬水河畔之時，為了對付地祭司，他曾借血如意來練習精神對抗之法。因此，一時之間他仍不置於心神失守。　　“若是你想以聲音來對付我也同樣是徒勞，我並不需要用耳朵和眼睛！”軒轅說話之間，兩手在雙耳的耳廊之後輕點了一下。　　“你封住了聽覺神經？”狐姬大為驚愕地問道，但突然之間她發現軒轅再也聽不到她所說的話，更不會看到她在說話。　　軒轅蒙住了眼睛，還封住了聽覺神經，這場架還能夠打嗎？　　狐姬也感到好笑，笑軒轅的犟，笑軒轅的傻，她下相信一個不能看也不能聽的人會具有攻擊力，這比盲人騎馬更讓人感到悲哀。不過，她已不再說話，因為軒轅根本就聽不到，除非軒轅解開禁制，但他會嗎？　　狐姬不知道，軒轅是第一個讓她的媚功無處可施之人，因為軒轅此刻如同一個又聾又瞎的殘廢，任何美麗的外表與任何甜美的聲音都不會對他具有誘惑力。　　夜風凜凜，篝火躍動中，山粱之上的一切都顯得那般詭異。　　“出手吧！”軒轅的聲音如夜風一樣冰冷。　　狐姬沒有出手，或許她覺得出手對付這樣一個不能看也不能聽的人是一種屈辱，這樣一個等同於殘廢的人根本就不值得她出手。她是何等身分，何等地位，不過她卻沒有說什麼，因為說什麼也是多餘的，軒轅根本就聽不到。　　“聖姬，就將這小子交給我吧！既然這小子不自量力，我們也不用對他客氣！”偃金自黑暗之中走了出來，淡然道。　　狐姬對偃金的出現並不驚訝，事實上，她豈會不知偃金的存在？　　“好吧，既然如此，就將他交給你吧！”狐姬樂得清閑，她實不想向這個等同於廢人的人出手。　　“想不到你還帶了幫手，好吧，就一齊上吧！嗯，你是偃金，你身上的狐臭味是一點也沒減！”軒轅吸了一下鼻子，突然道。　　狐姬和偃僉大訝，自偃金身後走出的人也同樣吃了一驚，但聽到軒轅後面一句話，偃金勃然大怒。　　狐姬不禁好笑，道：“你的鼻子看來也與眼睛一樣好使！”但很快記起軒轅是聽不到她說話的，不由意興索然。　　“小子，老夫本還有些惜才之心，但你竟如此不識抬舉，老夫就廢了你吧！”偃金說著就要出手。　　“軒轅小心！”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見對方又來了高手，不由得大驚，那群山海戰士都未出現，那是軒轅的安排，在面對狐姬這樣的絕代妖姬，這群人出來只會使局面更亂。因此軒轅下了禁令，若不是他召喚絕不可以出營參戰，連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也不例外。可是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極度關心軒轅，又不得不出聲，只是他們並不知道軒轅已經聽不到任何聲音。　　“供奉，殺雞蔫用牛刀？讓敖江來生擒這小子好了！”偃金身後一名老者挺身而出道。　　偃金望了敖江一眼，雖然平時他並不怎麼在意這個在神谷中吃閑飯的元老，但卻知道敖江確實可算是個高手，比之帝十也不會遜色，不禁點點頭道：“小心一些，這小子有些門道！”　　敖江望向綁目封耳的軒轅冷冷一笑，忖道：“如果我連你這個殘廢也對付不了，豈還有臉面在東夷族中混？”　　“小子，去死吧！”敖江旋身出擊，手中亮出一根尖利之極的鐵刺，直向軒轅扎去，速度快極，而角度也刁鑽之極。　　軒轅如同一截木頭一般，似乎並未察覺到已命懸一線。　　狐姬不禁搖了搖頭，對軒轅似乎有些惋惜，一個好好的年輕人竟這般死去，確實有些遺憾。不可否認，軒轅那凸起的肌肉和那完美的體型對她是一種誘惑。　　對於淫蕩成性的狐姬而言，擁有軒轅這種體魄的壯男乃是難得的享樂極品，更難得的是軒轅如此年輕，且功力深厚之極。　　偃金眼中閃過一絲不屑，敖江的刺只差五寸便要釘入軒轅的身體了，他不信軒轅還能躲過。對於一個不能看也不能聽的人來說，與敵人交手完全是一種悲哀。若是在正常情況下，便是三個敖江只怕也難是軒轅之敵，可是此刻……　　偃金的臉色驀地變了，敖江的利刺竟刺了個空。　　“去死吧！”軒轅一聲低吼，拳頭以無可比擬的速度自敖江的側面擊出，在敖扛幾乎沒有反應過來之時，便已擊實。　　“哇……啊……”敖江一聲慘嚎，龐大的身子飛彈而出，腦袋竟然碎得如一個爛南瓜，腦漿和鮮血塗滿了一地。　　軒轅一動未動，精赤的身子在篝火的映襯下，閃動着詭異的光彩，彷彿一切都是極為不真實的。　　狐姬和偃金的臉色都大變，他們似乎根本就不曾料到軒轅的攻擊竟是如此兇猛而詭異，使得敖江根本沒有半點反抗之力。　　當然，這也怪敖江太輕視軒轅了，這才被軒轅一擊而中，可是軒轅剛才那瘋狂的一事也絕對足以令偃金震駭。　　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見軒轅大展神威，一拳斃敵，不由得大感放心。　　“好霸道的功力！”狐姬暗暗咋舌，但她有些難以想象，軒轅既不能視也不能聽，又是如何知道敖江的出擊方位？又是如何避開那利刺的一擊呢？這使她的心中充滿了疑問。

# 第六章 烈焰刀氣

　　偃金也在驚訝，軒轅那一拳角度之刁鑽之精確，彷彿是親眼所見，再經過精心計算才得出的結果。可是軒轅明明目不能視、耳不能聽，那他憑什麼分辨敵我呢？又憑什麼如此清楚地辨出敖江的精確位置呢？　　這像是一個謎。　　“偃金，不必讓你的屬下來送死了，他們根本就不是我的對手，儘管我不視不聽！”軒轅自信地道。　　“哼！”偃金殺意頓起。　　“好，你的殺機升起來了，但還不夠強烈，如果你就只是這種狀態的話，今日你同樣惟有死路一條！”軒轅淡漠地道。　　偃金大驚，軒轅的感觀之敏銳幾乎已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甚至連他內心的情緒也給捕捉到了，這怎能不令偃金吃驚？　　“想不到他已經可以做到以肢體的感覺去觸摸周圍的環境，我們確實有些小看了他！”狐姬大訝，不無讚賞地道。　　“偃金，你心裏有恐懼的情緒，作為一個高手，你使我深感失望！”　　軒轅搖搖頭，悠然地道。　　偃金心神再震，軒轅果然已經捕捉到了他內心的情緒，此刻他明白了為何軒轅能夠如此清楚地把握住敖江的動靜，那是因為軒轅是以心去看周圍的一切，以生命的機能化為一種精神的力量去觸摸周圍的環境，甚至在他身體周圍布下了一片思感的力場，任何進入力場的人都不可能瞞過軒轅的觸覺。而軒轅之所以脫下衣衫，便是為了讓身體的每一寸肌膚更好地感應到身體周圍氣流的變化和風向的變化，更以此感應到對手的攻勢。　　狐姬也看出了這一點，此刻她也知道，軒轅即使是蒙上眼睛和封住聽覺也不會有多大不妥，對其功力的影響也是有限。她確實有些難以想象，以軒轅的年齡，功力竟可達到如斯境界。　　偃金心驚之時，軒轅已一聲輕笑，雙手憑空一抓，身旁的兩堆篝火射出兩道火舌，竟在軒轅雙臂一合之時化為一個巨大的火璩向偃金撞去。　　偃金心下駭然，此刻的軒轅與當日在忘憂谷外的軒轅似是兩個絕然不同的人，此刻軒轅深沉得犹如黑暗的夜空，那種氣勢含而不露卻又深不可測，無形無影又無處不在，他甚至感到軒轅的氣勢已向他的內心攻至。　　“轟……”偃金雙臂一揮，將那團火球擊成星星點點的火光，四散而飛。　　“接我此招！”軒轅雙臂再伸，兩堆篝火竟向中間一合，將軒轅吞沒其中，而後便有一團巨大的火球再次撞向偃金。　　“好強的火勁！”狐姬大訝，但她並未出手，她自是不能出手，那將是對偃金的不敬重。事實上，她也不屑與偃金聯手，而她的身份更不允許她這樣做。　　畢竟，她乃東夷族的四大供奉之首。　　偃金大吼一聲，揮手擊出自己的銅棍，凝聚了全身的功力欲與軒轅來個以硬碰硬。　　“不要！”狐姬也吃了一驚，她甚至感到偃金有些失策。　　“轟……”巨大的火球連偃金和銅棍也一併吞沒了，然後爆出一聲巨響，偃金和軒轅各自分開。　　偃金的衣衫竟着了火，軒轅身上依然似燃燒着一層烈焰。　　“偃金，你的修為退步了！”軒轅怪笑着洒然揮掌斬出。　　“哧……”一道刀形的烈焰劃破兩丈虛空，向尚未立穩身形的偃金劈到。　　“以氣化刀，好猛的陽剛之勁！”狐姬駭然低呼。　　偃金正欲再組織攻擊，便感一股強大的刀氣破空而來，只得再回身而擊。　　“砰……”那刀形烈焰斬在銅棍之上，竟震得偃金退了一步。　　“好小子，真是太小看你了！”狐姬再也不能忍受，偃金根本就不是軒轅的對手，儘管軒轅目不能視、耳不能聽。　　“好，兩人一起上，省得我麻煩！”軒轅大笑，雙手連揮。　　夜空頓時一片光亮，在軒轅揮掌之時，必有一柄火刀劈出，更似乎滿天都瀰漫著無盡的火光，瀰漫著霸烈的刀氣。而軒轅卻犹如融入了黑暗的怪物，虛無飄渺，攻勢卻快得讓人吃驚。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狐姬冷哼道，自她袖間射出一段長長的綢帶，剎那之間，綢帶如同虛空之中狂舞的靈蛇，不停地纏繞、迴旋……　　軒轅雖目不能視、耳不能聽，但其感觀卻是靈敏之極。狐姬一出手，他頓感似乎處處受阻，處處存在着絆腳的綢帶，一不小心便被其纏住，使得他活動的自由大受限制。而有時候他劈出的火刀被這綢帶連刀帶氣反彈而回攻向自己，這使他驚駭不已。　　偃金形態極為狼狽，剛才與軒轅硬拼，被烈火燒得鬚髮皆焦，他發現自己的功力竟與軒轅相差一截，這的確讓他有些駭然，幸好狐姬代他擋住了軒轅的攻擊，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無法想象，在三個月問，軒轅的武功竟精進如斯。　　“軒轅，今日是你的死期！”偃金揮動兵刃，更配合著狐姬，以二打一的攻勢向軒轅展開瘋狂的攻擊。　　軒轅冷哼幾聲，卻並非因為偃金的話，而是他對外的感觀被狐姬那似乎無處不在的綢帶所攪起的風聲給混淆了，再無法保持絕對的敏感。　　狐姬似乎已經看出了軒轅的弱點，這才來干擾軒轅皮膚對外界的感覺，然後對軒轅進行攻擊。　　軒轅有些無奈，他不敢摘下綁着眼睛的布帶，因為他不敢正視狐姬的面容，也不敢解開耳朵的禁制。　　剛才在火焰之中，他還刻意護住那布帶不讓其燒毀，這便是為了防止正視狐姬。這個女人確實很可怕。　　“這大概就是你的天魔舞吧？果然厲害！”軒轅說話之間，身形疾退。　　狐姬微訝，這時候軒轅居然還有能力說話，確實讓她有些驚異。　　軒轅一退，剛好迎上偃金的銅棍，他竟然絲毫不避偃金這力逾千鈞的一擊。　　“去死吧！”偃金大喝之時，銅棍已重重地砸在軒轅的背上。銅棍與軒轅的背部竟然沒有發出半點聲音，讓偃金驚駭欲絕的卻是那銅棍彷彿是擊在虛空中，根本就不受力，不僅僅如此，他的力道更是自銅棍之上疾傳入軒轅的身體之中。　　軒轅一聲長嘯，化掌如刀，以迅雷之勢直撲狐姬。　　狐姬也吃了一驚，她感到軒轅一時之間功力暴增，那銳利的刀氣以無堅不摧的氣勢直取她而來，招式直截了當，毫無花巧。軒轅竟要與她以硬碰硬！　　讓狐姬吃驚的是她發現自己竟避無可避，軒轅的氣勢將她整個人死死地罩在一個強大的氣場之中，使其不得不面對軒轅的攻擊。　　“嘶……裂……”軒轅的掌刀過處，那欲阻軒轅攻勢的綢帶盡數綳斷，化為碎片漫天飛舞，而軒轅的身子便像一柄橫空而過的巨刀，破空劈風而過。　　狐姬欲避無從，惟輕揮玉臂倒迎而上。　　軒轅的嘴角閃過一絲淡漠的笑意，身子驟地加速，便像是在玩魔法一般。　　“轟……”狐姬計算失誤，悶哼之下暴退五步。　　軒轅的身子也倒翻而出，刀氣四射之下，地面的泥石亂飛，篝火在兩股巨大的氣旋相激下，火苗暴升三丈，更增添了幾分慘烈之勢。　　迷茫之中，偃金破開亂飛的泥石，直取軒轅。他絕不能讓軒轅活着，這個年輕人實在大過可怕，他的驚懼是絕對有理由的。對於東夷諸族來說，軒轅乃是頭號欲除掉的敵人，皆因軒轅與東夷九黎結怨大深，根本就沒有緩解的可能性。　　驀地，偃金在昏暗之中發現了一雙雪亮深邃且不可揣度的眼睛。　　這是一雙似蘊含着奇異力量的眼睛，特人內心的一切全都看得清晰明白，似乎一切的秘密和情緒皆毫無保留地坦露在這雙眼睛之下，偃金髮現這雙眼睛之時，頓覺自己赤身裸體地立在秋風之中讓千萬人觀賞，那種感覺讓他心悸。　　這是誰的眼睛？　　是軒轅！在與狐姬硬拼之下，刀氣四射竟割開了那蒙眼的布條，讓軒轅的眼睛再次暴露在夜風之中。　　黑暗，不可能阻止得了軒轅的目光，他也無法想象自己眼睛的穿透力。但軒轅卻發現自己看到了偃金內心的驚懼，看到了偃金那駭異的表情和眼神的驚詫。　　軒轅笑了，為偃金的驚懼而笑，他似乎沒有思慮自己能夠以眼睛看清別人內心的想法是一種不現實的矛盾，但這個矛盾卻真實存在着。　　世界因為矛盾才會存在，生命因為矛盾才變得真實。矛盾往往是構成一種事物特徵的基架。　　軒轅出手了，在他的目光透入偃金的心底之時，他發現了偃金招式的破綻，發現偃金的動作是那麼遲緩而生硬，所以他出手了。　　偃金髮現軒轅的手掌竟是那般靈活，那般巧妙，那般快捷，劃過虛空便像一尾游於水中的魚兒，流線像神透一般的優美、生動、奇妙。　　當他再仔細看時，軒轅的手掌已如一柄刀般破入了他的攻勢，而那裡正是他招式的破綻所在。　　偃金大駭，驚退，他發現自己無論怎樣攻擊都不可能阻止軒轅這要命的手。因此，他惟有選擇疾退，但是他卻絕望地發現，在他後退之時連連變換了七十九種手法都不能封住軒轅這奪命的一擊。　　狐姬也發現了軒轅這一招之間的殺機，更發現了偃金的無奈，但等她剛趕上來之時，軒轅的手掌已經擊實。　　偃金聽到了骨裂的聲音，也彷彿聽到了臟腑爆裂的聲音，但他已經無法以言語表達，最後的動作只有一個，那便是飛跌而出。最後的聲音也只有一個，是絕望的狂嚎，所有的語言都被由口鼻問噴出的血漿所代替。　　這個結果是偃金做夢也沒有想到的，他竟會就這樣敗在軒轅手中，而且這一敗卻是如此慘烈。如果他還有一點思想，定會想起死去的童旦，以及那幾乎成了殘廢的風絕。　　軒轅仰天一聲低嘯，像是在宣洩心頭的鬱悶，又像是在表達蓋世的豪情。　　狐姬的攻勢竟頓在半途之中，她也發現了軒轅的眼睛，亮得讓她心頭髮寒的眼睛。同時她更給軒轅那驚人的一擊給鎮住了，此刻的軒轅仿若變了一個人。　　軒轅確實像變了一個人，渾身散發出一種讓人心寒的霸殺之氣，彷彿是攀天立地的高山，但軒轅的眼睛與身體所散發出來的氣勢卻形成了極為相反的對比。他的眼睛是那般沉鬱深邃，彷彿是一個無底的深淵，又像是無邊的夜幕，罩在軒轅的目光之中，彷彿赤身立於無邊無際的曠野上，擁有的只是孤獨和寂寞。　　狐姬竟忘了施展自己的媚術，忘了自己天生擁有的本錢，忘了軒轅是她的敵人，惟有無盡的震撼。　　“你走吧，桃紅和雅倩曾求我不要為難你，但我希望你不要再干那些傷天害理的事！”軒轅沉鬱地道，同時雙手在耳畔輕揉，解開聽覺的限制。　　狐姬露出一絲訝異，她知道，剛才軒轅絕對可在她怔神之間重創她，但軒轅卻沒有這樣做，而且語氣極為誠懇，絕無半點做作。狐姬更驚訝的卻是軒轅竟能夠將其精神力透過眼睛來影響她的情緒和鬥志，但這絕對不是巫術。　　“你可知道剛才錯失了殺我的機會，往後你將面臨着更可怕的攻擊？”　　軒轅淡然一笑，望瞭望犯姬，有種說不出的洒脫，道：“我知道，就算沒有桃紅和雅倩的叮囑，我也絕難對你下手。不可否認，我無法抗拒你的魅力，更難狠下手來殺你。因此，我選擇不出手，只是希望能有一天我們可以不是敵人。當然，我的希望破滅的可能性會是九成九，但我仍想賭那剩下的一點點人性！”　　狐姬眼中閃過一絲異彩，仔細地望了軒轅一眼，突然問道：“你是否可以告訴我，剛才你影響我心神和鬥志的是什麼功夫嗎？”　　軒轅也微微一怔，淡漠地道：“這應該說是受了你的啟發，至於什麼功夫，還沒有名字，如果你想叫，便稱之為‘破心訣’好了。以心破心，以神制神，心破則無招不破！”　　“破心訣？很好，你是我見過的人中，資質最高的年輕人！但很可惜，少昊不久也將來此，憑你的武功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你好自為之了！”狐姬說完扭頭望了已經氣絕的偃金一眼，提了其屍體便迅速沒入黑暗之中。　　“軒轅！”恭弘=叶 恭弘七和獵豹歡喜無限地自營中衝上山坡，那群山海戰士也都歡喜而至。他們對軒轅大展神威之舉盡數看在眼裡，哪還會不興緻高昂？　　軒轅沒有動，只是舉目望着狐姬消失的方向，如一棵枯樹般一動不動。　　“軒轅，你怎讓我妖婦走掉？”恭弘=叶 恭弘七有些不解地問道。　　軒轅依然不語，只是嘴角邊挑起一絲苦笑，一縷血水自桃起的嘴角邊緩緩滑下，“你受傷了？”獵豹吃了一驚，忙扶住軒轅，關切地問道。　　“統領！”山海戰士也極為震駭。　　“大家快回營！”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七手八腳地將軒轅扶回營中，留下一些兄弟監視四面的動靜。　　獵豹迅速去為軒轅弄了大碗人蔘湯為他灌下去，此時軒轅才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那妖婦的功力果然可怕！”軒轅搖頭苦笑道。　　原來，軒轅在迫不得已之時欲借偃金之力，然後對狐姬施以全力一擊，一舉擊傷狐姬后再來對付偃金。因此不惜以身子硬撼偃金全力一擊，但誰知狐姬的功力之深竟然完全承受了軒轅那兩太高手力量的一記重擊，完全超出了軒轅的估計。而軒轅弄巧成拙，自己反受了傷。　　事實上，任誰硬撼偃金這般高手的全力一擊，都不可能完好無損。　　後來軒轅在恍然之間如有神助般將自桃紅和雅倩那裡所得來的媚功融入到自身的武功之中，在猝不及防之下讓偃金着了道兒，而軒轅也便乘機擊殺偃金。　　當然，這些還來自狐姬給他的啟示，否則他絕對不可能臨陣悟出這什麼勞什子“破心訣”。　　如此一來，便連狐姬也給鎮住了，軒轅不是不想殺死狐姬，而是心有餘而力不足，這才只好舍而求其次。　　狐姬卻不知道軒轅已經身受重傷，若是別人，她定不會相信挨了偃金一記重擊而不受傷，但她曾聽說過軒轅將風絕擊成殘廢的那絕命一擊便是與風絕以掌換掌，硬抗風絕一擊。因此，她以為偃金一下子無法擊傷軒轅那很正常。而軒轅新悟出來的“破心訣”確實有着極強的震懾力，使她一時之間也不敢輕舉妄動，且軒轅表現得也是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讓人無法看透虛實。若是軒轅擁有殺死偃金的力量，再戰下去，狐姬覺得自己占不到任何便宜，兼之軒轅最後的一番話也頗能打動人，使她對軒轅的敵意大消。當然，如果說軒轅對她沒有誘惑力，那是騙人的。因此，在內心深處，她並不希望軒轅死去，這才轉身而去。軒轅心中惟有暗自慶幸，如果狐姬再出手，他只怕是死定了。這個女人的武功比之偃金、鬼三之流至少高出兩籌，恐怕不會比蒙絡或是創世大祭司遜色，難怪能夠坐上九黎四大供奉首席的位置。　　如果少昊的武功比狐姬更可怕，那軒轅確實惟有逃命的份兒了。　　不過，軒轅慶幸那日在忘憂谷中借歧富和木神兩大絕世高手的功力將龍丹的生機練化，否則今日後果將不堪設想。

# 第七章 怒氣無敵

　　軒轅的傷勢並不是很重，只是一時回不過氣來，以他的體質，當很快便可以恢復。事實上，能夠在狐姬的面前殺死偃金，他應感到驕傲了。　　要知道，狐姬乃是與刑天這般高手齊名的人物，雖然她在武功上的修為比不過刑天，但其聲名在老一輩高手之中卻是響噹噹的，甚至可以直追當年的種族八聖。在東夷族中，也可算是數一數二的絕世高手，比之風絕和風騷更可怕，因此軒轅確應感到慶幸。　　翌日，軒轅的傷勢基本上已經完全康復，於是領着獵豹和花猛趕去桃紅諸人的營地，由恭弘=叶 恭弘七主持山海戰士的訓練。同時，他要將這批人轉移到沼澤之外，隨時聽候調遣。這群人或許在某些時候還大有用處。　　沼澤之中的地形極為複雜，不過這片沼澤比之死亡沼澤來說根本就不算什麼，更沒有死亡沼澤之中的那麼多怪物，或是因為這片沼澤太小，周圍又存在着許多有熊族的獵人之故。在有熊族統治的數百年中，這片沼澤之中的異獸大概也死傷得差不多，所剩無幾了。而其地質也在慢慢改變，本來鬆軟的地面日漸變硬，終有一日這片地面也會成為實地。　　桃紅所在地與這裡有二三十里，這並不是一個很遠的距離，但也並非一個很安全的距離。　　軒轅此刻便已清晰地感應到危機的存在，那是一種超乎尋常的感應，他一直都對危險特別敏感。而此刻在這片沼澤之中實聚集了許多敵人，來自各個不同組織的力量都聚在迷湖附近。　　讓軒轅不明白的是，這群人怎會全聚於迷湖附近呢？難道他們也知道神門的秘密？那他們又是自哪裡知道這一點呢？難道河圖瘩書是被東夷人得去了？否則狐姬和偃金為何早早地來到了迷湖，還說少昊也要來這裏？這確實讓人有些費解。　　當然，這一切已經不重要，該來的終究會來，這便像是宿命早定下的程序，而軒轅在意的卻是這危險的來源。　　花猛和獵豹也同樣覺察到了危機的存在，只是他們比軒轅遲一些發覺危機所來的方向。但他們終還是看到了危機的所在，那是曲妙和鬼三及許多鬼方的好手。　　鬼方的人也聚到了沼澤之中，這裏確實是越來越熱鬧了。看來這些人也都知道神門的秘密，既然這麼多人知道，那神門的存在也就不再是什麼秘密了，這確實讓人有些意外。但這個消息究竟是誰傳出去的呢？究竟是誰告訴這些人有關神門的秘密呢？　　軒轅不由得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這些人也來找麻煩，看來今日可真是禍不單行。不過，依軒轅的估計，這群人應該追了他有一段路程，或許是從他走出山海戰士營外就開始追蹤了。這群人自不敢在山海戰士營中現身，那樣單憑那兩百精銳戰士也可以殺死他們。因此，曲妙和鬼三跟蹤到了此地。　　“軒轅，我們又見面了！”鬼三神色有些詭異地笑了笑道，似乎在向軒轅表示揶揄。　　“是的，很不幸，我們又見面了！”軒轅聳了聳肩道。　　曲妙和鬼三成犄角而立，擋住了軒轅三人的去路，而在周圍更有八名�b曲部的高手，包括曲終在內。　　這股實力似乎足夠對付軒轅和獵豹、花猛三人。　　獵豹後悔沒有多帶些高手在身邊，此刻竟被曲妙和鬼三給困住。　　當然，後悔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他們必須面對這一切。　　軒轅不欲交戰，並不是因為他害怕曲妙和鬼三，而是因為他感到在這附近仍然潛藏着某種危機，而這種潛在的危機若有若無，卻非來自曲妙和鬼三。若非軒轅擁有超凡的靈覺，絕難覺察到這一點。不過，此刻他不想交手大概也是不行了，因為鬼三和曲妙絕對不會放過他。　　“其實，我也是在到處找你們！”軒轅突然道。　　鬼三和曲妙諸人一陣錯愕，曲妙旋即陰陰一笑，淡漠地道：“那你現在已經找到我們了！”　　“是的，在我們交手之前不知道是否可以先向兩位請教幾個問題？”　　軒轅吸了口氣道。　　“哦，你還挺有雅興。”鬼三訝然一笑道。　　“首領，這小子詭計多端，可能是在故意拖延時間，我看還是速戰速決好了！”曲終提醒道。　　“你太看得起我了，我只想向鬼三問問，去年的五月二十六你可是在姬水神潭附近救走了一個叫蛟幽的女孩子？”軒轅淡然問道。　　鬼三的眼中閃過一絲亮彩，並不否認地點頭道：“不錯！”　　“那請問她現在哪裡？”軒轅心神禁不住微微緊縮，問道。　　“她現在好得很，榮華富貴等一切她都有了，更是最得天魔寵愛的妃子之一，你小子可以死心了！”　　鬼三不無揶擒地笑了笑道。　　軒轅身子一震，臉色頓時變得蒼白：“你說什麼？”　　“哈哈哈……”鬼三一陣大笑，緩緩地道：“小子，你也不用如此，能夠成為天魔的女人是她的福氣，你應該為她感到高興才對。”　　“你們不是曾說過只要我找到河圖洛書，你就可以將她交還給我嗎？難道這一切都只是謊話？”軒轅身上的骨節一陣“噼剝”暴響，聲音冷得如同浮在水面冰塊相撞擊的響聲。　　“但是現在我們已經不需要河圖洛書了，當然，如果你能拿河圖洛書來換，天魔又豈會在乎一個女人？我保證若你換了她絕不會後悔，能夠伺候天魔的女人，沒有一個床上功夫會讓人失望……”　　“你們死定了！”軒轅自牙縫之間驀地進出這五個字，冷得讓人心頭髮顫。　　鬼三和曲妙也禁不住微感心寒，但卻相視而笑，他們的目的便是要軒轅發怒。　　軒轅緩緩地收回投向遠處的目光，自那不知邊際的虛空中回落到鬼三和曲妙兩人的勝上，犹如兩柄寒刃。他心中只有悲憤，只有痛楚，莫名的痛楚，犹如心與五臟全都扭翻在一起，心間更有種酸澀的味道。　　軒轅沒想到得到的竟是這樣一個消息，他寧可聽到蛟幽的死訊，因為他已經傷心了一次。可是當他想到自己心愛的女人被壓在別的男人身下……那種感覺讓他心在滴血。是的，他這一刻才發現，自己愛蚊幽是如此之深，那是一種自小就培養起來最真最純的感情，與燕瓊、衰弱、桃紅的那種情感是不可同日面語的。這並非軒轅偏心，事實上，情和愛並不能劃上一個等號。　　軒轅心痛，他想殺人，從來都沒有這一刻如此想殺人。殺所有與天魔有關的人，殺所有讓他生氣的人，殺所有可能污辱過、欺負過蛟幽的人。他需要發泄，發泄那無可言喻的悲痛，殺人，是一種發泄的方式。　　獵豹和花猛感覺到軒轅似乎在燃燒，自軒轅身上散發出來的氣息是那般熾熱，熾熱得讓人窒息，讓生命枯萎。　　這是什麼氣勢？這是怎麼回事？　　鬼三和曲妙也感受到了異樣，他們所感受到的卻是無盡的生機都向軒轅奔去，彷彿軒轅成了一個巨大的吞噬生命力的怪物。　　軒轅身邊的樹木、雜草竟然在片刻之間枯萎，彷彿失去了所有的生機，而這枯萎的範圍正在向外擴展，以軒轅為中心向外擴展。　　“你們死定了！”軒轅又進出了這樣一句話，但他的眼睛卻變得空洞而深邃。那彷彿是兩個黑洞，沒有任何光能夠透射而入，沒有人能夠自那雙眸子之中看到任何情緒，而那雙眸子之中彷彿有着一種無法解釋的磁力，牽引着每個注視它的人進入另一個虛渺之極的空間。　　鬼三和曲妙禁不住心寒了，就因為軒轅這句重複了一遍的話。剛開始軒轅說這句話之時，他們未曾在意，只是悠然地笑了笑，但軒轅再次將之說出來之時，卻彷彿有一種不可逆轉的力量，彷彿是一柄無形的枷鎖緊束住他們的心神。　　方圓三丈之內，樹木草皮全部枯死，包括幾棵小樹，而四面八方的生機仍似乎不斷地被軒轅吸納。　　“這是什麼魔功？”鬼三和曲妙駭然，但他們已經不能夠再有片刻的猶豫，更不能再讓軒轅的氣勢無休上地擴大。雖然他們不相信軒轅能勝過他們的聯手之擊，但他們卻也害怕奇迹出現，因為軒轅的表現的確太過詭異。　　“小心！”獵豹和花猛喝道，欲助軒轅而出手，但卻發現他們竟無法突破軒轅周身所籠的一層無形氣場。　　在軒轅的身體周圍竟然布下了一道強霸熾熱的氣場，這讓獵豹和花猛吃驚，他們不知道軒轅何時擁有了如此可怕的功力，但他們並不懷疑軒轅的能力，因為軒轅從來都是那麼高深莫測。自一開始到最後都沒有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大的潛力。　　軒轅沒有動，對曲妙和鬼三兩大高手聯手的攻擊竟似乎視若無睹，是那麼冷靜而沉穩，冷靜得讓人害怕，讓人心寒……　　“轟……轟……”曲妙和鬼三的攻勢竟自軒轅身邊滑開，並來擊中軒轅。　　軒轅如同幽靈一般自鬼三和曲妙之間滑了過去，是那般詭異，那般迅捷利落，彷彿只是一陣風，一縷氣，熾熱燙手的氣流。　　當鬼三和曲妙一擊落空的時候，軒轅竟出現在曲終的面前，突兀得彷彿軒轅亘古以來就是立在曲終的面前。　　曲終狂嚎一聲出手，他竟來不及拔出兵刃。軒轅的速度太快，而且那股熾熱的氣流讓他湧起了一股絕望。那種壓力彷彿有無數道灼熱的風自他的七竅猛地灌向內腑，而生機也便被擠壓而出……　　這是什麼武功？曲終的絕望幾乎充斥了整個思想，惟一的一點清醒便是想知道這是什麼武功，這是什麼氣勢……但是他能知道嗎？　　軒轅的眸子里閃過一絲冷厲而殘酷的殺機，仿若利刃般刺透了曲終最後的思想。　　曲終發現自己的拳頭已經握在軒轅的手上，同時還有一陣骨碎肉裂的聲音，然後腦袋一陣劇痛，一切便變得虛無，連他自己的慘叫之聲也未聽到。　　曲終死了，以最簡單而快捷的方式死了，軒轅的拳頭擊爆了他的腦袋。此時的軒轅更如噬血的瘋獸，在擊爆曲終腦袋之時反手切出，一道有形有色的刀氣竟將自側面攻來的�b曲戰士劈成兩半。而後，軒轅便倒撞向鬼三和曲妙的攻勢之中。　　曲終竟如此輕易地死了，就像做了一場夢，一場無法醒來的夢，而這個噩夢卻是�b曲人的。　　獵豹和花猛也被軒轅的瘋狂給鎮住了，他們從沒見過軒轅以如此瘋狂的打法殺人。他們怎會不知道曲終的可怕？那是個幾可與虎恭弘=叶 恭弘平級的高手，可是竟未能在軒轅手上走一招。在軒轅的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發生了什麼變故？是什麼讓軒轅擁有這神鬼莫測的功力？　　鬼三和曲妙怒嚎，他們也沒有料到軒轅最先對付的人竟是曲終，而且如此利落，但卻不能否認軒轅的可怕。他們也深深地感到，此刻的軒轅已非數月前的軒轅。　　軒轅雙臂以一種極為詭異的角度分划而出。　　鬼三和曲妙忍不住駭然驚呼：“氣刀！”　　不！不僅僅是氣刀，更有氣劍，軒轅的右手之上彷彿長出一柄丈許長的巨大氣刀，色澤鮮紅如火入擻是發著熾熱的氣焰。而左手卻延伸出一柄丈余長的氣劍，鋒銳的劍氣刀風激得已經枯萎的草木旋舞亂飛，那幾棵枯萎的小樹更被絞得粉碎。　　鬼三和曲妙幾乎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這卻是事實。　　“你們死定了！”軒轅低嚎一聲，雙手一合，刀與劍轟然而合，更驀地暴長，合為一柄幾達兩丈長四尺闊的異刃，自上而下疾劈。　　“轟……”曲妙和鬼三如兩隻狼狽逃竄的林鳥，分向兩個不同的方向疾射，這一刀便在兩人之間劈下。　　地裂四丈，泥土和雜草隨着強大的刀氣如颶風般摧枯拉朽地向四面沖開。　　獵豹和花猛也如風中弱草一般無法承受那種強烈的衝擊，踉蹌而退。　　�b曲高手更是狼狽，甚至有人被刀氣所傷，個個灰頭土臉而退，哪裡還想到誰敵誰友，簡直像是到了世界的末日。　　“不可能，不可能，龍丹豈是人力可以煉化的？”鬼三心有餘悸地倚在六丈之外的一棵被他撞折的大樹上，駭然自語道。　　曲妙“哇……”地吐出一口沙泥，他的髮結被刀氣割開，衣衫碎裂，比鬼三狼狽多了，那是因為他的速度沒有鬼三快。他做夢也沒想到，軒轅的武功竟如此可怕。　　“你說對了，龍丹雖非人力可以煉化，但卻並非不能煉化之物，所以今日你死定了！”說話間，軒轅已逼入鬼三兩丈之內。　　鬼三如同見到了鬼一般，一彈而起，但他的速度卻比軒轅要慢上半拍，待他驚覺之時，虛空之中已滿是色如烈焰形如刀的氣勁。　　每一刀都是發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位，但卻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鬼三！　　曲妙大驚，立時飛身向軒轅撲到。若是讓軒轅各個擊破，那他也難逃厄運，惟有他與鬼三聯手或可與軒轅一搏。因此，他不能不出手相救鬼三。　　※※※　　軒轅體內的龍丹實早已被摧活，與他本身的功力融為一體。　　這一切正如鬼三所說，單憑人力確不可能將之摧化。龍丹的力量是來自大自然，而人與自然相比，是何等的渺小？龍丹的生機本就可納自然之生機為已用，若以人力強行相逼，只會遭到龍丹的反噬，輕則全身功力俱廢，使像軒轅在阻止敖廣追殺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時一般，龍丹生機逆沖無法控制，而使得軒轅一時之間功力盡失，成為廢人。若非桃紅在機緣巧合之下引發軒轅體內龍丹，只怕軒轅早就死在神谷中了。　　如果人力指引不當，更有可能使軒轅火勁焚身，筋脈俱裂而亡。在君子國東山口之時，軒轅便差點難逃此劫，所幸山崖被震塌，而那足以讓軒轅筋脈俱焚的火勁全都讓鬼三、土計、童旦和風絕這四大高手給消受了，使得軒轅逃得一命。但童旦卻糊里糊塗地死了，到死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而後風絕也被這龍丹的氣勁稀里糊塗地擊成殘廢，若風絕知道是怎麼回事，不後悔死才怪。軒轅反而是因禍得福，倖免遇難，也解了君子國的劣局。　　因此，軒轅可不敢再造次去誘發龍丹的生機，沒有絕對安全的辦法，他寧可一點一點地開發龍丹的潛力。因此，軒轅一直都極為小心地去避開體內龍丹的力量，直到再次遇到歧富。　　歧富深通醫理，對龍丹陽剛之性知之甚深，在軒轅第一次入忘憂谷之時，便開始構思化開龍丹之法，終於與木神共同想出了以大自然之力化開龍丹之生機。而這種方法便是借忘憂谷之中的萬花大陣為引子，將萬花的生機引入軒轅的體內，進而摧化龍丹的生機，借大地之氣和地火聖蓮的純陰之氣中和龍丹的陽剛之氣，再附以歧富和木神的絕世功力，在軒轅自身的誘導之下，終於將龍丹的生機與軒轅自身的生機融為一體。　　那個過程雖然簡單，但是其變化之複雜實是常人難以想象。若非軒轅體質早被龍丹改造，而且其體內早已擁有龍丹真氣以及地火聖蓮的真氣，只怕軒轅仍難逃一死。　　軒轅沒死，他熬了過來，這就使他註定會成為一個絕頂高手。經歷了這次相融之後，他竟可以用自己的生機吸納大自然的生機以壯大自身的氣勢，這個結果是歧富和木神也沒有想到的，應歸功於萬花大陣。　　萬花大陣之中的那股生機是無可比擬的，使軒轅的心神更為貼近自然，能夠更深切地感受到自然力量的存在。是以，他可以將自己的思感通過心來化為一種實質的精神力。不過，軒轅並不想將自己的真正實力表露於外，更不想讓蒙絡和創世大祭司知道自己的真正實力，這才會在與齊充交手之時沒有用全力。若是對付齊充之時全力而攻，齊充豈能擋得了軒轅如此多的重招？但這一刻，軒轅真的怒了。　　軒轅怒，不僅怒，心頭更有着無盡的悲憤，因為愛，才會恨，才會痛苦！　　愛的力量可以創造天地，恨的力量卻可以毀滅天地，在不知不覺間軒轅竟然使他身邊的草木全部枯死，這是因為恨。　　他恨鬼三，恨天魔羅修絕，恨鬼方所有人，甚至恨他自己！如果不是他當初出的主意，蛟幽如何會被逼下天台？如何會被鬼三所救？　　如何會在鬼方受辱……　　……所以他恨，恨天，恨地，恨自己！也因此心內充滿了殺機，無窮無盡的殺機。　　“轟……”鬼三衝破了刀氣所罩的氣場，但他卻不可避免地受了傷。　　軒轅的刀勁很狂，很野，很密集，使得鬼三身上海一道刀痕都皮焦肉爛，那無形的刀氣更衝撞得鬼三經脈混亂。　　鬼三鬚髮皆焦，衣衫破爛，面色砣紅如同喝多了酒一般，軒轅在一剎那之間竟劈出了三百多道刀氣，而他卻只能擋開兩百多道。雖然他有護體真氣，但是在軒轅那瘋狂的攻擊之下，幾乎是氣絕力竭而亡，此刻五臟犹如被烈焰燒焚，那種痛苦確實莫可名狀。　　曲妙的攻勢也如暴風驟雨，那鐵鉞織成了一道道密密的氣牆，如倒扣而下的大鍋，死死地籠住軒轅的每一個進攻方位。他絕不能留手，面對此刻的軒轅，他必須全力以赴，這個年輕人確實太可怕了。　　曲妙其實有些後悔，後悔沒在昨晚軒轅受傷之時出手。那時候就算是面對兩百山海戰士，也會比此刻面對傷勢痊癒的軒轅強。　　事實上，曲妙昨夜就發現了軒轅的下落，那是軒轅在擊斃偃金時的一聲低嘯驚動了他。曲妙和鬼三聞聲而至，這才發現了軒轅。但是他們不敢正面與兩百山海戰士交手，他們雖然功力高絕，可面對兩百精銳戰士，也不敢輕舉妄動。因此，他們在路上設伏欲殺軒轅於路途之中，但是他們卻太低估了軒轅的實力，反把自己陷入了一種絕境之中，這確是一種諷刺，而此刻他們卻又不能不面對軒轅。　　鬼三踉蹌而退，卻不能不感激曲妙相救及時，否則軒轅只要再出手，他蔫有命在？但曲妙這一式強攻，使得軒轅只好回頭對付曲妙。　　軒轅沒有半點慌亂，只是低低一聲輕嘯，十指如風般彈出，動作之優雅自若犹如品茶賞月，但曲妙那瘋狂的攻勢卻不自覺地頓住。　　便在這時，軒轅整個人都化成了一柄巨劍，衝天而起，更帶着耀眼的火光，直撞向曲妙的鋮影之中。　　“裂……”一聲尖銳的磨擦之聲響過，那如鐵鍋倒扣之勢的鉞影竟被剖成兩半，軒轅的身子絲毫無阻地衝天而起。　　“山裂！”軒轅那衝天而起的身子在虛空之中驀地倒旋而起，頭下腳上，俯衝而落，身如巨劍，化為萬刃，如一層層劍潮般鋪天蓋地斬下。　　獵豹和花猛都看得心神俱醉，招式依然是“山裂”，但此刻在軒轅的手中施展出來卻再不是往日那霸道無回的殺招，而是化成了陰柔之勁，以另外一種形式攻下。　　巨雷可裂石劈山，但長江之水卻更能鑿山裂壁，滴水穿石，惟有水流才能讓山勢巧奪天工裂開峽谷。　　軒轅一改往日的霸殺之氣，以一種新的意境來闡述山裂之勢，若是青雲親見，也會大加讚賞。　　曲妙大驚，他的攻勢本就被軒轅沖得潰不成軍，卻沒想到軒轅的攻勢如此快又回來了，而且氣勢是如此之強，如此之奇詭。那密集的劍氣彷彿將每一寸虛空都絞碎，更欲將他的肉體千刀萬剮一般，那種感覺實讓他心頭髮寒，強大的壓力幾乎使他無法喘過氣來。　　鬼三的臉色變得犹如死灰，此刻他幾乎是渾身乏力，更別說出手救曲妙了，剛才軒轅的攻擊幾乎將他的信心完全擊潰了。此刻的軒轅便像是東山口時的軒轅，是一隻渾身燃着魔焰的怪物。鬼三沒有想到要向軒轅攻擊，他所想到的竟只有一個字――逃！　　逃，逃得越遠越好，最好永遠都不要再與軒轅交手。

# 第八章 花蟆之王

　　鬼三竟然不戰而逸，不僅丟下了曲妙，也丟下了�b曲族的眾高手。　　鬼三確實是個自私的人，生命始終是可貴的，明知留下來只有死路一條，他哪還會做這樣的傻事？　　獵豹和花猛手下也毫不容情地與�b曲的另七名好手戰成一團，這群�b曲高手哪裡有心思戀戰，鬼三逃了，曲終死了，曲妙自身難保，哪會有鬥志？這便使得獵豹和花猛揀了個便宜。否則，以他們兩人之力如何能敵這七名�b曲高手？　　曲妙心中恨，恨鬼三，恨自己，更多的是憤怒。　　鬼三竟在這個時候逃走，還虧自己剛才捨命救他。雖然曲妙知道即使鬼三出手也是無濟於事，但這種被出賣的感覺卻是極不好受。　　死並不可怕，但心傷的感覺很可怕。曲妙心痛，心痛之餘也救起了其潛在的凶性，畢竟，他也曾是一代高手，也曾是風光無限的王者，即使是死，也要死得轟轟烈烈。因此，他決定豁盡全力與軒轅一拼。　　天地在剎那之間暗了下來，所有的聲音，所有的空間都被一股虛無卻又霸烈凄厲的氣息給充斥了。　　是劍氣，是殺氣，也是怨氣，天怒人怨。　　“嘩……”一個巨大的霹靂驚碎了虛空，一道亮麗的閃電自高遠的天頂直劈而下，擦亮了暗淡的林間，擦亮了眾人的視線，但一切全都被定格於一種永恆的凄慘之中。　　血跡，自曲妙的額角滑下，也不知是被閃電所劈還是被那如銀河倒瀉的氣劍所傷，這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黑暗遠離之時，曲妙的額頭有一道血痕。　　軒轅背對曲妙而立，如山嶽，如巨淵，或更像是一棵參天古樹，一動不動，定格成一道永恆的風景。　　曲妙的眼中沒有憤怒，沒有仇恨，沒有怨氣，只有一絲淡淡的憂鬱，一絲無奈的蒼涼和落寞，像是一個被遺棄的孤兒。自曲妙的表情中看不到痛苦，只是他的嘴唇翕動了一下，但是什麼也沒能說出來，在一陣風之後悠然倒下，如枯朽的敗木，如傾倒的廢墟，而他的生命也在這一刻遠逝而去。　　曲妙死了，沒有人知道剛才那一陣突然的黑暗究竟發生了什麼，或許軒轅知道，但他不說；或許曲妙知道，但他已不能說。這是個謎，就像是曲妙究竟是被閃電劈死還是被軒轅劈死這個問題一樣，讓人難以解釋。不過，閃電來得很湊巧，也可以說是一種默契。　　或許，那道閃電才是軒轅殺人的利刃。　　所有人都鎮住了，也許軒轅是惟一的例外。但軒轅沒有動，此刻他靜立在有些涼意的秋風中，若不知情的人，還會以為他已經枯朽了。　　獵豹和花猛回過神來，發現那幾名�b曲高手已走得一個不剩。他們全都溜了，如鬼三一般，全都悄然而遁，連他們的首領和護法的屍體也不要了，可想而知，他們逃的是如何狼狽。　　獵豹和花猛不由得望瞭望軒轅，他們不明白軒轅為何要讓這些人選走，以軒轅的武功，難道還不能將這幾個人留下？　　花猛和獵豹上前欲問，但在他們剛靠近軒轅之時，軒轅突地迎風緩緩而倒。　　“軒轅……”花猛和獵豹大驚，一個箭步上前，急忙將軒轅給扶住。　　軒轅勝色蒼白如紙，竟已昏迷過去。　　“怎麼會這樣？快，扶軒轅去湖邊！”獵豹大急，他怎也沒有料到會是這樣一個結果。事實上，剛才那一陣黑暗，外人根本就無法看清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自然也便不知道軒轅因何而受傷，更不清楚軒轅傷勢如何，這怎叫措豹和花猛不急？　　事實上，軒轅受傷是很有可能的，要知道曲妙是鬼方第六大高手，以他的武功在臨死前的反擊是何等的具有威力，軒轅受傷豈非正常之極？也難怪軒轅不出手阻止那七名�b曲高手的逃走了。　　花猛背起軒轅，便欲向桃紅諸人的營地奔去，卻被獵豹一把拉住。　　同時獵豹暴出一聲低吼，一曲身，背上的皮衣如一片雲彩般抖出。　　“嘯嘯……”虛空之中突地交插着飛來數十柄雪亮的彎刀，而獵豹的皮衣正是罩向這些彎刀。　　花猛背着軒轅一陣閃晃，飛速避開幾支自暗處射來的箭矢，心中大驚，也大惱，卻不明白這又是自哪裡殺出的一群敵人。　　枝恭弘=叶 恭弘爆碎，泥土亂飛。彎刀，不僅僅是自四面而至，更有自地下破土而出。　　敵人，來自地下！　　獵豹和花猛都吃了一驚，措豹的皮衣一拖一抖之間，消弱了彎刀的攻勢，腳下猛旋，掃起一片泥土，直撞向地下飛出的彎刀。　　“快撤！”獵豹低喝，花猛豈會不知道？他本是以腿法稱着的，身法之快自是沒話可說，在發現彎刀竟破土而出時，他背着軒轅便已移形換位，欲向後退。　　“沒有用的，今日就是你們的死期！”一聲冷哼自花猛的身後響起。　　花猛有些泄氣地落下，不用想也知道，此刻他們落入了一個無路可退的陷阱之中。　　獵豹一退再退，卻擺脫了彎刀的攻擊，與花猛靠背而立，神情肅穆至極。　　“放下軒轅可放你們一條生路！”一個陰冷的聲音傳來。　　獵豹不屑地望瞭望那滿臉花斑，看上去活像一隻毒蛤蟆的漢子，冷冷地問道：“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本座乃是花蟆之王！如果你們識趣的話，乖乖聽話，否則惟有死路一條！”那滿臉花斑的漢子冷冷地回答道。　　“哦，原來你們就是花蟆妖人，難怪一個個都像是癩蛤蟆！”花猛毫不在意地打趣道。　　“哼，死到臨頭，還逞口舌之利，真是兩個無知小兒！”一名手執大弓的漢子冷叱道，這人赫然便是樂極七代。　　樂極七代的身邊全都是一群身着黑衣、手執彎刀的渠瘦殺手，這群人只待花蟆王或是樂極七代一聲令下，就要對花猛和獵豹兩人行分屍之刑。　　樂極七代手中的弓極沉，他的極樂神弓被人所奪，惟有再換上一張普通的弓，如此不免使得他的箭法大打折扣。事實上，在對付軒轅的行動之中，他似乎次次失利，也使他在渠瘦族中的聲望大跌，不再得渠瘦王的寵信。因此，他對軒轅可謂是恨之入骨。　　若非軒轅，他將不會失去極樂神弓，也不會造成童旦身死，風絕殘廢，而使他受到牽累。可是他也拿軒轅沒辦法，這個年輕人確實很可怕，無論是武功還是智計，樂極七代都不是軒轅的對手。因此，他一直都不敢與軒轅正面交手，但此刻的情形卻不同。　　此刻的不同是因為軒轅已經身受重傷，樂極七代和花蟆王都在等，等這個機會，而他們也終是如願以償。　　如果不是軒轅重傷而倒，他們或許不敢現身，皆因軒轅的武功太可怕了，幾乎讓他們寒了膽，曲終也算是位一等一的高手，但在他面前卻如此不堪一擊，便連曲妙也在其手中慘死。樂極七代雖然自負，但修為也不過與曲終在伯仲之間，如果他手中有極樂神箭，那又是另一回事，但是他沒有。所以，他在面對軒轅時根本就沒有半分勝算把握，儘管有花蟆王和這群渠瘦殺手，但是以鬼三和曲妙的武功，任何一人都不可能比花蟆王遜色，而軒轅擊殺曲終如探囊取物。　　樂極七代實應慶幸，慶幸軒轅重傷而倒，雖然他並不明白軒轅為何而受傷，但在他的估計之中，軒轅應是昨夜的舊傷複發。　　樂極七代也與鬼三一樣，昨夜便已發現了軒轅的存在，但由於力量薄弱，而不敢對軒轅發動攻襲。憑他的眼光，豈會不知道那兩百有熊戰士沒有一個好惹？因此，他也與鬼三一般放棄了襲營殺軒轅的誘人想法，而靜待軒轅離營而出。　　花蟆戰士和渠瘦殺手成環狀將花猛和獵豹圍在中間，便像是眾獵人在捕獸一般，每個人神色都微微有些緊張。　　花蟆王要殺軒轅的心與樂極七代一樣，軒轅當初擊殺花蟆頂級殺手吸血鬼，后又為青丘人大殺他的十幾位戰將，使得花蟆部元氣大傷，更無力入侵青丘國，因此花蟆王不得不與渠瘦族聯手來對付他們共同的敵人軒轅。　　當然，花蟆凶人與九黎族之間關係密切，渠瘦族更與東夷有着牽扯不斷的聯繫，兩股實力自是一拍即合。而此次前來有熊，這兩部也是身先士卒趕來。　　軒轅乃是東夷的大敵，昨夜，偃金之死與敖江之死對花蟆王的震撼很大，使得他也不敢對軒轅輕舉妄動，如果連狐姬也不能勝軒轅，他更是沒有可能取勝。因此，他一直潛於泥土之下等待着機會，而此刻正是最好的機會。　　“大王，何必跟這兩個小於��嗦，把他們一併砍鹹肉醬就是了！”　　一名花蟆漢子道。　　“殺！”花猛驀地一聲暴喝，他們絕不能這樣乾耗，必須殺出一條血路突出包圍，否則他們今日是死定了，沒有誰可以救得了他們，一切只能夠靠自己！　　獵豹和花猛心意相通，知道憑自己兩人之力又要保護軒轅，不可能戰勝殺光這麼多人，而且這些敵人之中也有許多高手，惟一的生機便是佔住先機殺出重圍逃命，否則只會是死路一條。　　花猛身形快極，如同踏着一陣幽風。　　“嘯嘯……”彎刀如雪，盡皆飛射而出，但是花猛和獵豹不怕，不僅不怕，反而將身形撞入彎刀的攻勢之中。　　花猛的腳出如電，準確無比也快捷無比，像是在虛空之中織下了一張大網，將所有的彎刀全都封阻。　　獵豹一聲怒吼，鐵拳帶着風雷之聲擊入那被花猛腳下封住的刀網之中。　　這些彎刀還未能夠完全發揮出絕對的優勢，正在延伸之際便被花猛壓制住，使其長攻遠打的優勢盡失，力道頓減。而此時措豹的重拳如巨錘般砸入其中，竟使彎刀倒射而回。　　那群渠瘦殺手大驚，獵豹和花猛的雷霆攻勢幾乎將他們的陣腳打亂。　　“哼，想走，沒那麼容易！”花蟆王冷哼一聲，兩隻腫漲的手幻起五頗六色的光影，直向花猛抓到。　　花蟆王的目標是花猛，因為軒轅在花猛的背上，而花猛的速度對他的屬下也是一個嚴重的威脅，當然，他挑中花猛攻擊是因為花猛背着一個人，行動多少要打些折扣。　　“錚……”樂極七代的銅弓鋼弦拉響了。　　獵豹還想向前沖，但是卻不能不避樂極七代的箭。　　“噗……”獵豹皮衣一抖，帶着一股強勁的真氣撞向那自側方射來的勁箭，箭與皮衣一觸，兩股氣勁立刻爆開，獵豹的皮衣炸成碎片，而那支勁箭依然射向獵豹的面門，不過，在力度和速度上打了個折扣。　　措豹心中暗驚樂極七代這一箭之力，但他仍然極速扭身，伸手輕撥。　　“呀……”樂極七代的箭被獵豹撥歪，恰巧射入一名花蟆人的胸膛。　　樂極七代一看，氣得差點要將大弓扔出去，自認為得意的一箭居然落空，反而傷了自己人，他只得棄箭不用揮弓便攻。　　獵豹卻不搭理他，錯身向花蟆王撞去，護住花猛，他絕不能讓人將花猛絆住。　　“轟……”獵豹毫無花巧地與花蟆王對擊了一拳，他的身形不由自主地倒退四大步，撞到花猛背上的軒轅軀體上。　　花蟆王也被震得倒退一小步，晃了一晃卻又穩住了身形，不由得暗駭獵豹的拳勁之猛，幾乎擊得他掌心發麻。　　花猛見獵豹相護，也不客氣，背負軒轅，腿出如風，那種速度幾乎讓眾花蟆戰士眼花繚亂。不過難纏的卻是那群渠瘦殺手，這群人的彎刀可長攻可短打，變幻莫測，且那弧度攻擊的路線儘是曲線，讓人防不勝防。花猛又要護住軒轅，根本就無法突破那層層刀網，還在一不留神之下挨了兩刀。不過這些彎刀是橫拖，而非直劈，也幸虧如此，否則不劈得花猛腿骨斷折才怪。　　花蟆王一步不讓，更不給獵豹任何喘息換氣的機會，腫漲的肉掌再次劈出，掌心彩芒更盛，甚至伴隨着一陣惡臭之氣。　　獵豹心中暗驚，他怎會不知花蟆王的掌中含有劇毒？剛才與之硬撼一記，拳面仍有點麻癢之感，顯是毒素入侵了皮膚，如果再接這一掌豈會好受？但他卻不能不接，而正在此時，突覺一股火熱如山洪般的狂流自背部湧入體內。　　獵豹還未曾明白是怎麼回事時，手臂被這股狂流一衝，竟不由自主地狂轟而出。　　“砰……啪……”悶響之下，花蟆王的手臂竟在獵豹猛拳的轟擊下爆碎，那清脆的骨折之聲只讓獵豹目瞪口呆。　　花蟆王如中了邪般暴退八步，在他不可思議之時，頓覺與獵豹硬拼的右臂已經沒有了知覺，而一陣劇痛更鑽入了心頭。　　“我的臂，我的手！”花蟆王如撞到鬼一般以左手抓住那已經完全不聽使喚、扭曲腫漲的右臂，幾近哭泣地怪嚎起來。　　獵豹不敢相信地望瞭望自己的拳頭，頓時明白，這是剛才那股突然傳入體內如山洪般的氣勁在作怪，而他的身後是花猛。　　不，不僅是花猛，還有花猛背上的軒轅，對！一定是軒轅，剛才注入自己體內的功力是軒轅的，也就是說剛才那一拳事實上是軒轅擊出的，而軒轅也並沒有受傷。　　這是為什麼？為什麼軒轅不直接出手？為什麼軒轅要故作傷重？　　獵豹心中湧起了萬丈的豪情，知道軒轅只是故作傷狀之後，他一顆懸着的心全給放下了。　　樂極七代也被獵豹那一拳給鎮住了，揮出一半的銅弓竟停在半空之中。　　花蟆人更是心膽俱寒，連他們的頭領也被獵豹一拳擊成重傷，怎叫他們不心寒？　　“砍掉我的手！快，快砍掉我的手！”花蟆王幾近哭嚎地呼道。　　獵豹那一拳將毒氣倒逼而回，充斥於他的右臂之中，更有逆向心髒的跡象。因此，這條被廢了的手臂不僅腫漲，更是要命之物，但是要花蟆王親自砍掉自己的右臂，卻又沒有這份勇氣，只好請別人幫忙。

# 第九章 速腿破箭

　　花猛也是突然之間神威大展，似覺得有着使不完的力氣，渾身若置於一個巨大的氣爐之中，飄逸輕靈更勝未負人之時，每一腳蹋出不僅力道驚人，更能帶起一股強風讓那些攻來的兵刃方向大亂。而在他的周身更似有一個旋動的氣場，巨大的引力使得攻來的敵人縛手縛腳。　　“哧……”一柄彎刀劃過花蟆王的右肩，那隻腫漲的手臂齊肩而落，掉到地上之時竟如摔爛的冬瓜，自皮肉中湧出的不是血，而是膿水，更散發出一陣陣惡臭。　　樂極七代看得心寒不已，花蟆王差點痛昏過去，幾名花蟆戰士忙將之扶到一邊。　　“替我殺了他！”花蟆王如狼嚎鬼哭一般指着獵豹吼道。　　樂極七代也不再猶豫，銅弓一揮，直取獵豹。　　“哼，不知死活，我就讓你死個痛快吧！”花猛背着軒轅，如幽靈一般截在獵豹之前，冷哼着腿如狂潮般向樂極七代踢去。　　樂極七代大驚，軒轅曾以雙腿打敗他的往事記憶猶新，而眼前花猛的腿法比之當日的軒轅卻更為可怕，怎叫他不心驚？不過他曾在事後對軒轅的腿法仔細研究了一遍，因此對腿法並不陌生。只是花猛的腿法確實太快，快得讓樂極七代防不勝防，甚至找不到哪裡才是花猛腳的所在，抑或每一道腳影都是真實的。　　獵豹對花猛的突變沒有一點驚訝，一切彷彿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心中的鬥志更盛，竟使那些渠瘦殺手有些膽寒。　　“砰……”樂極七代的銅弓竟被花猛一腳給踢彎，而樂極七代的身子更是不由自主地滑退七尺，雙腳在地上拖起了一道深深的痕迹，如同被木犁犁過一般。　　樂極七代的手臂變得麻木不仁，他幾乎無法想象花猛腳下的力道有多麼強大，那通過弓背所傳達的震力只差點沒讓他的肋骨斷折。　　花猛根本沒給樂極七代任何喘息的機會，樂極七代在尚未緩過氣來之時，便已再中花猛一腳。　　這一腳可算是把樂極七代給廢了，至少踢折他五根肋骨，內臟還不知道有多少處受傷。樂極七代的軀體如騰雲駕霧般射出四丈，“叭噠”一聲摔在一處泥沼之上，猛吐出幾口鮮血，那銅弓也變形得不成模樣。　　兩個主帥都身受重傷，這群花蟆戰士和渠瘦殺手哪裡還有心情再戰？一個個狼狽而逃。　　花猛和獵豹也並不想再追，事實上，他們也受了些皮肉之傷，更不想在這路上耽誤太多時間，務必要趕回湖邊與眾人會合。　　花蟆王和樂極七代也在最短的時間內被人帶走，在花猛的估計中，樂極七代活命的機會不大，花蟆王也算是廢了。因此，他沒有必要趕盡殺絕。而軒轅為何要詐受重傷呢？這之中定有原因，說不定在一旁尚有強敵環伺，因此花猛和獵豹更是不敢追。　　“啪啪啪……”一陣清脆的掌聲倏然在林間響起，顯得極為突兀。　　花猛和獵豹正欲離開，但這掌聲像是有股魔力一股使他們不得不駐足而望。　　一望之下，花猛和獵豹不由得微感錯愕，他們看到了一個人，一個戴着鬼臉面具的人。　　這人的面具閃耀着金燦燦的色澤，顯然是以黃金打造而成的。更奇的是這人身上的衣衫，也是金光閃爍，像是一片片巨鱗鑲嵌而成，足蹬金靴，一切都是以金片所制，使人眼睛為之一亮。　　這人極為高大，緩步而行之間自有一股王者霸氣，呼吸間有着說不出的坦然自若，但卻生出使人不敢正視的威儀。那巨大的披風也閃爍着金屬的光澤，不經意間還會露出脖項間的一串紅寶石項鏈。　　項鏈閃爍着妖異的紅芒，輝映着金衣金面具，構成了一種獨特的震懾力。　　花猛和獵豹倏然間似乎發現自己的呼吸是那麼沉重，像是心在收縮，氣不夠喘。他們從未有過這般異狀發生，今日還是頭一遭。可是，這是因為恐懼嗎？　　或者這是因為來自於對方的壓力。他們不知道，不明白，甚至已經缺少了思考的餘地。在他們內心深處，只有這個打扮怪異莫名的人物，而無自己的思想。　　“你是什麼人？”獵豹神情有些茫然，但他已回過神來，知道必須問清楚對方的身份，不過，他發現自己的聲音有些緊張。　　“強將手下無弱兵，你們兩人的身手很好！”那金衣怪人答非所問地望了獵豹和花猛一眼，悠然道。　　花猛心頭一寒，那透過黃金面具的兩道目光犹如黑暗中的電火一般，直通入他的心底，像是將他心中的思想一覽無餘。面對此人，他竟生不出一點鬥志。　　“年輕人，你背上的人就是軒轅嗎？”那金衣怪人的聲音有種說不出的緩和，但卻有着無可抗拒的力量，使得花猛生不出半點抗拒的心理。　　那便像是心甘情願地被一個強者征服的感覺，願意無條件地回答對方的問話，花猛此刻便是如此，所以他點了點頭。　　“你是什麼人？”獵豹深深地吸了口氣，竟然一下子護在花猛的身前，與那金衣怪人對視。　　花猛身子一震，似清醒了過來，怒道：“你剛才幹了什麼？”　　金衣怪人“哈哈”一笑，不屑地望瞭望獵豹和花猛一眼，不答反向花猛背上的軒轅道：“年輕人，何須再裝？你不是一直在等我出現嗎？我既已出現，你也該醒了！”　　花猛和獵豹一驚之時，軒轅也悠然一笑，輕輕落地，緩步移至獵豹之前，道：“閣下好眼力，只不知閣下是何人？”　　“鳳妮難道不曾向你講過老夫嗎？”金衣怪人悠然反問道。　　“鳳妮？”軒轅微一皺眉，頓時色變，失聲道：“你是太昊大神？”　　“太昊大神”四個字使得獵豹和花猛也為之駭然。　　軒轅笑了，今日的事情似乎很有意思，迷湖今日還真是熱鬧極了，就連幾有天下第一高手之稱的太昊也親來湊熱鬧了。　　若說天下最令人崇拜與神往的高手，本應是四人，一為南方太昊，一為東方少昊，一為北方天魔，另一人則是中駐熊城的太陽，但是太陽暴死，天下高手便僅有三位。就連神族八聖與太昊相比，也低上兩級。要知道，太昊、少昊、天魔乃是由盤古氏所冊封，其地位和身分僅次於女媧、伏羲，而太昊更是伏羲的接班人，可想而知其身份是何其崇高。　　沒有人知道太昊的武功究竟有多高，也沒有人知道太昊、少昊、天魔三者之間誰的武功更高，但由於太昊將繼承伏羲之位，因此人們便習慣性地讓太昊座大，成為天下第一。　　軒轅絕沒想到會在這種情況下見到這傳奇般的人物，獵豹和花猛心下釋然，也難怪一開始他們便被對方的氣勢所懾。這並不一件丟臉的事。　　“晚輩不知是大神駕到，有失禮之處，還望海涵！”軒轅笑容滿面地行禮道。他並不知道太昊來意如何，但是他從未想過自己能夠是太昊的對手。因此，他沒有想象自己會與太昊交手，也不敢正面去惹這個他絕對惹不起的人物。儘管他已經殺了風際和風游，決定對伏朗不客氣，所幸，這些太昊應該不會知道。　　“今日一見，果然不簡單，我道是什麼人能敗我兒伏朗，更讓陶基看中。年輕人，你應該感到驕傲。”太昊望着軒轅，聲音依然平緩之極地道。　　“晚輩不敢，晚輩所憑僅是一時之僥倖，比之大神，晚輩犹如皓月之畔的星辰，仍需加倍努力！”軒轅似是有些誠惶誠恐地道。　　“哦，你想與我比？”太昊微訝，但那聲音讓人不知其喜怒，更不可能看清其表情。　　“大神乃是軒轅的偶像，我畢生所願便是欲如大神一般攀登武學的極峰，哪怕只有大神的一半能耐也不枉自己此生了！”軒轅坦然之中不無拍馬屁的成分。太昊“哈哈”一笑，顯然是對軒轅的話極感滿意，事實上確沒有人不喜歡被別人吹捧，何況如太昊這種心高氣傲、不可一世的人物？而軒轅拍馬屁的話不露痕迹，又別具一格，雖然太昊平時奉承話聽得多了，但再聽軒轅之語也大感受用。　　“顓臾說的沒錯，你果然能說會道，有熊有你這般人才，實是大幸。只要你能不懈努力，到老夫這個年齡或許也會攀上武學的極峰，你這一生的成就說不定還會超過老夫呢。”太昊悠然道。　　“多謝大神誇獎，軒轅定會更加努力，但願能不負大神今日之語！”　　軒轅心頭大為放心，知道太昊仍不知道他殺了風際和風游，說不定還沒有入熊城見伏朗呢。因此，太昊對他所知可能僅限於顓臾大主祭所說的一些，以及伏朗昔日傳書所講的一些。若是這樣的話，太昊會以為自己與伏朗是合作的夥伴，當然不會對自己動手了。在迷湖的境內，軒轅實不想多出這樣一個可怕的敵人，那時只怕他傾所有的力量都難以對付太昊。而如果在這種環境之下，或可以得到太昊的幫助，如果是這樣的話，自己的實力便可大增。　　太昊瞟了一眼那被軒轅擊出的巨大刀坑，悠然一笑，道：“鳳妮和伏朗不曾與你同來嗎？”　　“不曾，聖女和令郎都另有要事待辦，所以未能同來。”軒轅半真半假地道，頓了頓，又奇問道：“大神也知道神門在此的消息嗎？”　　太昊見軒轅如此開門見山，便點了點頭。　　“不知大神可去過熊城？要不要晚輩讓人通知聖女和令郎前來見大神呢？”軒轅試探着問道。　　“老夫尚未入城，你也不必去叫他們，既然都有要事，就讓他們自己去好了！老夫之來，一是為了神門，二是為了看看你軒轅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竟能得顓臾如此看好。今日一見，果未讓老夫失望！”　　太昊悠然道。　　“只大神一人獨來嗎？若是如此，不如請大神與晚輩同去扎於迷湖畔的營地吧！”軒轅極為客氣地問道。　　“不必了，老夫喜歡一個人清靜，不過老夫有一物要軒轅代我交給鳳妮，因為老夫或許暫時不能去熊城！”太昊說話之間自懷中掏出一個奇古的木匣，木匣古樸而典雅，約有半尺見方。　　“哦。”軒轅望瞭望那奇古的木匣，有些不明白何以太昊過門而不入。不過，對於這樣的神奇人物，往往會有意想不到的行徑。軒轅對此也不是太過奇怪，只是伸出雙手欲接過木匣。　　“未見鳳妮不要輕易打開此匣，便是伏朗也不必讓他知道。軒轅先答應我，可否能夠辦到？”太昊突然收住木匣，肅然道。　　軒轅一怔，不解地問道：“這是為何？難道連令郎也不能夠看嗎？”　　“至於原因此刻先不告訴你，等鳳妮看了匣中之物后，你再問她，她定會告訴你滿意的答案！”太昊似是在故弄玄虛地道。不過，軒轅不會懷疑，天下間臉戴金色面具、身着金衣金靴的只有一個人，那就是太昊！正如少昊是銀衣銀靴銀面具一樣，這便是招牌，獨一無二的招牌。　　沒有人敢說太昊是故作神秘，沒有人會認為太昊是在故弄玄虛，因為天下間還沒有誰有這個資格。　　太昊自己本就像是一個謎，他是代表三苗實力最強一部至高無上的首領，更是天下間奉為大神的數幾個人之一，如木神、水神、火神、青雲之類還只是太昊的晚輩。傳說太昊是百歲后娶妻生子，此時至少也有一百數十歲了，沒有人能想象這是怎樣一個人物，能夠想到的大概也只有一個稱呼――神，活着的神。　　因此，太昊有驕傲的資本。　　軒轅目前仍不能與太昊翻臉，也不敢！既然太昊親自來到有熊，他回去之後也不能不好好地調整一下對伏朗的策略了，至少目前有太昊這個幫手會好得多。至於以後如何對付這個可怕的人物是另外一回事，或者與歧富、木神、劍奴諸人聯手與太昊一搏，應該不成問題，何況還有滿蒼夷。　　若事情真發展到了那無可迴避的一步，該打也還是要打的，以他身邊的這些高手，歧富、木神、滿蒼夷、劍奴，還有虎恭弘=叶 恭弘，加上他自己，六名高手聯手，會戰不下一個太昊？那是軒轅不相信的事，但這一刻他卻絕對不敵太昊，不管他如何自信，都不敢放手一搏。　　“軒轅明白，定不會有負大神所託！”軒轅扮相極為恭敬，他也覺得自己是塊演戲的好料子，雖然他並不想演戲，但也不反對自己偶爾逢場作戲。這是生存的根本，也是發展的根本，他不覺得自己偉大，也不會故裝偉大，卻知道該如何去偉大。偉大隻是結果，而不是經過，一切的手段只是為一個偉大的結果。因此，他沒有必要在這個過程中刻意掩飾自己，那隻會使本不複雜的事情變得複雜。　　“很好！”太昊再次送出木匣。　　軒轅心中卻在暗自猜想這木匣子之中究竟存放着什麼東西，值得太昊如此慎而重之，而太昊為何對自己如此信任呢？恍惚間，軒轅已雙手搭於木匣之上，也就在此時，他心裏一陣緊縮，手感告訴他，木匣並非木質，而另一種直覺也告訴他，事情絕非這麼簡單。　　“咔……嚓……”軒轅的直覺並未能逆轉突然生出的變故，那木匣竟在突然間炸開，犹如一把枷鎖般扣住了軒轅的雙腕，更巧妙地鎖在一起。　　木匣並非木匣，而是一把奇妙的大鎖。木匣更非木質，這是一種甚至比金鐵更沉重的怪金屬，經過巧妙的機關設計，只等送出雙手。　　軒轅也為這突起的變故驚住了，他的直覺仍遲了一步，這純粹是一個陷阱，等着他陷入的陷阱。而此時，太昊出手了。　　太昊出手了，動作快得如電光石火，而且那金屬披風如同張開的利刃，切向軒轅的腹部，指掌間更罩住了軒轅正面所有的要穴。　　軒轅驚怒，他的反應速度不謂不快，但是卻快不過太昊以有心算無心，更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那匣子鎖后竟系著一根金屬鏈，金屬鏈的一端牽在太昊的手中，軒轅是欲退不能。　　“噗噗噗……”軒轅連中三十四指，太昊封住了他的三十四處大穴，使之根本就沒有機會反抗。　　獵豹和花猛都傻了，他們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會突起如此變故，更沒有想到以太吳今時的地位身分會如此不要勝地對軒轅施以暗襲。　　待他們明白過來之時已經遲了，軒轅的生命己握在了別人的手上。　　軒轅恨、惱、氣，如果不是雙手被鎖住，他有一百種方式可以阻住太昊擊在他身上的這三十四指，事實上，太昊的指法也不是絕對的高明，更不像他想象的那麼可怕。但如今軒轅雙手被鎖，不僅如此，還受制於別人，因此他連一種擋開太昊手法的方式也無法施展，只得受制於人。　　軒轅絕對沒有想到太昊竟是如此卑鄙，竟如此不顧身分地對他施以暗算，可是他又能如何？事實上，都怪他太高估了太昊的人格，太高估了太昊的武功，誰能想象到一個幾乎被稱為至尊的天下第一高手、不可一世的大神會對一個後生晚輩施以暗算？如果這傳出去只會笑掉所有人的大牙。兩人之間相差一百餘歲，可事實上……　　軒轅惟有苦笑，除了苦笑之外，他不知道以什麼樣的表情來表達他此際的心情。或許他該大笑，狂笑，可是他沒有這種閑情，也沒有這種雅意，因為此刻他只是個階下之囚。軒轅的確沒有料到，自己會是以這樣的方式成為階下之囚。　　當然，如果向外人說，軒轅是栽在太昊的手上，保證不會有人笑他，保證不會有人譏諷他，更不會有人說他不該。但是如果以這種方法失手，軒轅心中的確不服！　　“你這是什麼意思？”花猛和獵豹怒問道。　　“哈哈……”太昊似乎有些得意地笑了笑，淡淡地斜瞟了花猛和措豹一眼，冷然道：“如果你們連這點意思都不明白，我可以稱你們為傻子！”　　“你……”獵豹大怒，但卻無可奈何。　　“我真為你感到羞恥，如果你還是個人物的話，就真刀真槍憑真功夫與軒轅一決高下，耍這等陰謀詭計，你就不怕丟伏羲氏的臉嗎？”　　花猛怒叱道。　　“取勝之道本就是無所不用其極，只有愚人才爭一氣之長。娃娃，你們應該好好學學！”太昊悠然道。　　花猛和獵豹對望了一眼，把心一橫，怒吼道：“我們跟你拼了！”　　說話間兩人一左一右直向太昊撲來，他們似乎根本就沒有想到太昊是何等人物，又豈是他們所能敵的？　　“不要！”軒轅驚呼，他不願看着花猛和獵豹慘死，更沒有想過花猛和獵豹會是太昊的對手，儘管剛才太昊封住他穴道的指法並不甚高明，但人的名樹的影，誰也不敢小看太昊的力量。

# 第十章 真假太昊

　　太昊冷哼一聲，他竟不與花猛和獵豹相對，而是一帶軒轅，抽身而退。　　“放下軒轅！”獵豹大急，不顧一切地撲前，而此時他突然發現打橫里伸出的一隻手。　　“砰……”獵豹的身子不受控制地倒退八尺，雙腿在地上拖出兩道長長的坑痕，若非他的下盤穩重如山，大概少說也要翻上三五個筋斗。但饒是如此，他仍感氣血翻湧，五臟隱隱作痛，不禁暗駭對方強橫的功力。　　花猛也如獵豹一般，發現自己所有的腳影全都踢在一堵牆上，不！　　應是一件鼓起的巨大披風上，那件披風之內似乎充盈着無窮的氣勁，將花猛所有的力道全都反彈而回，讓他自己承受了自己擊出的勁力。　　花猛無法自制地倒翻出三丈，雙足落地差點一個踉蹌，但他很快立穩了身形，卻發現在太昊的身前縮着一人。　　此人半蹲半立，面對太昊，背對花猛，那件巨大的黑披風仍在無風自鼓。那人緩緩地立直身子，再悠然轉身，露出一張俊逸而微帶滄桑的臉，一雙眸子之中似總帶着一絲深沉的憂鬱，年齡在四十至五十之間。　　那人輕輕地拂了拂披風之上所沾的塵土，動作有種說不出的優雅，那黑色的緊身衣褲、黑色的皮靴與太吳金光燦燦的打扮相比，確實有些相映成趣。花猛和獵豹無法否認這個人的儒雅俊逸，若再年輕二十歲，保證可以迷倒天下間許多女子。　　剛才就是此人在電光石火間擋住獵豹的拳，阻止花猛的腿，所有的動作是如此利落，如此洒脫，像是在演一場戲。　　“風絕！”軒轅也看清了來人的面目，不由得驚呼。眼前之人像極了風絕，只是這一身打扮與風絕稍有些異同，那雙眼神也微微有些差別，其餘的乍一看與風絕竟無二致。也難怪軒轅脫口喊出了“風絕”　　這個名字。　　獵豹和花猛大驚，單一個太昊，他們已沒敢往好的地方想，如今再來一個風絕，他們豈有活路？要知道風絕乃九黎族的族王，是一個絕頂高手，以他們的武功根本就不足以為敵，也難怪剛才對方輕鬆一招便將自己兩人擊退，這確實形成了一個有死無生的局面，何況軒轅此刻也命懸敵手。　　“娃娃，你叫錯了，本王不是風絕，而是風騷，也便是新一代九黎之王！”那黑衣人悠然嘆了口氣道。　　“風騷！”軒轅一怔，這才恍然，難怪此人與風絕如此神似，原來是兄弟兩人。看來當日自己確實已將風絕給廢了，否則風騷也不可能成為九黎之王了。　　軒轅沒想到風騷竟會在這個地方。這個時候出現，而且與太昊在一起，這確實有些不可思議。恍惚間，軒轅頓悟，向太昊冷然問道：“你究竟是誰？你絕不是太昊！”　　“哈哈……”那人一陣長笑，半晌才悠然自得地搖了搖頭道：“你發現的太晚了，老夫確實不是太昊！”　　“什麼？”花猛和獵豹大恨，他們竟被此人給耍了。不過，他們知道，即使此人不是太昊，其武功也絕對可以列入頂級高手之列，否則絕不可能擁有這般強霸的氣勢。　　“你就是九黎四大供奉之中的奄仲！”軒轅聲音有些苦澀地道。　　“軒轅果然是軒轅，一點就通，難怪帝恨、童旦，偃金都先後敗死在你的手下，這一切都並非偶然！”風騷淡然贊道。　　軒轅不禁苦笑，自己終日打雁反被雁啄，但他卻不能不承認風騷和奄仲的高明，竟將他的心理完全利用了。　　在奄仲言談舉止中，使得軒轅不自覺間走入了陷阱，而事實上這之間並非沒有破綻，只是軒轅一開始便被太昊這個名頭給鎮住了，而忽略了某些細節。更巧的卻是軒轅也是心懷鬼胎，想着如何利用太昊，害怕太昊看出了他的心思，因此故示出一種坦然而誠懇之態，不敢仔細深入地問太昊某些問題，從而使得奄仲輕易地充當了這個假角色。　　事實上，一開始奄仲便在算計着軒轅，以奄仲和風騷這兩大高手的實力，也不敢正面與軒轅交鋒。鬼三和曲妙的結果使他們不能不慎重，而狐姬和偃金的結果更讓他們心寒，本以為軒轅已受重傷，因此他們只讓樂極七代和花蟆王出手，自己靜觀其變，誰知道樂極七代和花蟆王敗得這麼快，使他們根本來不及出手。不過，他們也因此而懷疑軒轅並未受傷，這才施行他們的太昊計劃。　　軒轅再細想起來，確實是漏洞百出，可是此刻後悔也沒有用，他已經成了階下之囚，還能夠說些什麼？他只能表示冤，這一場交手敗得冤，也真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世間或許真的只有金衣金面金靴這一套行頭是太昊的招牌，但正因為太昊常將自己的面目掩飾在那金面具之中，而使人扮之更加容易。　　因為天下的金銀多的是，太昊能造金衣金靴金面具，別人也同樣能造，也許所造的行頭並不盡相同，但對於從未見過太吳的人來說，這是很容易矇混過關的事。奄仲便是利用這一點詐騙軒轅，而軒轅竟輕易地相信了，這確實是種悲哀。　　當然，由此也可見東夷人不僅在熊城之中有姦細，在陶唐氏之中也存在着耳目，否則怎會知道顓臾大主祭和軒轅之間的事及軒轅與陶基之間的關係？　　不過，軒轅對此已經沒有辦法深究了。　　“沒想到嗎？”奄仲揭下面具，露出一張尖瘦而白皙的臉，只是臉上爬滿了皺紋。　　“確實沒想到，我終是棋差一着，你比童旦和偃金的確強多了，若他們有你一半的狡猾，只怕我早就已經完了！”軒轅悠然道。　　奄仲不無自得地笑了笑。　　“你也應該感到驕傲了，能夠勞動我們如此大動干戈之人，你是數十年惟一的一個！”風騷神情冷漠地道。　　“但這也是一種悲哀！”軒轅掀了掀眉頭，苦笑着道。　　“我想，沒有必要再多說什麼，那兩個小子就交給族王了！”奄仲冷酷地道。　　軒轅瞪了花猛和獵豹一眼，喝道：“還不速去報信……嗚……”　　軒轅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便被奄仲制住了啞穴，只把軒轅氣得干瞪眼，但又無可奈何，奄仲對人體穴道和經絡的認識似乎並不下於他。　　這或許也叫十年風水輪流轉，當日軒轅總是拿這一招來對付別人，可今日別人也拿此招來對付他。　　花猛和獵豹怎會不知道眼下情況的糟糕程度有多大？憑他兩人之力別說奄仲和風騷這兩大高手，便是單對風騷一人，他們也只有等死的份，這是絕無逆轉的境況。軒轅這麼一喊，他們絲毫不猶豫地向兩個方向逸去。　　花猛和獵豹兩人心中都明白，如果他們選擇同一個方向的話，兩人都得死，他們絕對無法闖過風騷那一關。如果兩人分開來逃走，或許還有一人可以活着，他們欺風騷分身乏術，才會如此選擇。兩人心中早有默契，逃得一個是一個，回營告訴桃紅和陶瑩諸人，再想法救軒轅或為其報仇，否則他們三人死了也是白死。　　“想走？沒那麼容易！”風騷冷哼一聲，披風陡漲，如一張巨翼扇動，他那龐大的軀體竟然如鳥一般飛起，以極速撞向花猛。　　花猛本以為自己的速度夠快，但風騷的速度比他更快。不僅如此，風騷更似算準了他逃逸的路線。　　花猛一時間剎不住腳步，竟向風騷撞去，倉促間低吼一聲：“翻雲腿！”整個身子扭成一團強勁的旋風，千萬條腿影犹如巨錐一般直破入風騷的氣場。　　“雕蟲小技！”風騷不屑地冷哼了一聲，雙手在身前劃了一個形如太極的圓圈，緩推而出，雙臂之間更如同在攪和着一個漩渦般划動。　　“嘯……”空氣似乎在倏然之間被撕裂，發出一陣刺耳的銳響。　　花猛發現自己的身子不由自主地陷了進去，彷彿是墜入了一個巨大的漩渦，又像是一個讓人窒息的涵洞，腿法已經不攻自亂。或許並非是亂，而是根本就踢不出去，彷彿兩條腿被一件什麼東西給粘在了一起，重愈千鈞。　　花猛駭然，但抽身而退已是不可能，也沒有這個能力，他便像一隻被人抓在手心的小雞。風騷的功力和武功根本就不是他所能想象的，他們之間的差距也確實很大。　　軒轅瞪着眼干著急，但卻無能為力。奄仲封住了他三十多處穴道，便是想沖一時也沖不開這麼多，叫他怎能不急？花猛和獵豹這對戰友與他之間可算是親如兄弟，他又怎能眼睜睜看着兩人葬身於風騷的手中呢？　　“咔嚷……”花猛一聲慘嚎，他忽然聞覺得雙腿的直骨竟被風騷擊斷，而他的身子也如斷線風箏般飛跌而出。　　風騷冷哼一聲，看也不看花猛一眼，一抖披風，再次如大鳥般飛起。　　不，應該說風騷更像一隻巨大的蝙蝠。　　軒轅肝膽俱裂，他恨，從未有過這一刻般去恨一個人，便是在聽到蛟幽已成為別人的女人之時，他都不曾有這一刻的恨意深重。　　花猛知道自己完了，一雙腿完了。他練了十數年的雙腿，但卻如此輕易地被人毀了，這或許便是命運的殘酷，命運與他開了一個玩笑，一個讓他傷心欲絕的玩笑。　　花猛寧願死，或者死了會比這一刻好過，風騷廢了他的雙腿，讓他腿上的直骨完全碎裂，這是一個絕不可能修復的創傷。　　曾經，他為擁有這樣一雙腳而感到驕傲，他也為能自創出這樣的腿法而自豪。是的，他擁有這樣一雙腳，是多麼的與眾不同，可是這一切都將成為過去，都將如夢一般醒來，如雲一般散去，留下來的只有水遠都抹之不去的傷痛。從今以後，他能做的便只有讓別人抬着……　　……花猛沒有流淚，但在哭泣，哭泣的聲音在心中，同時心頭更在滴血！　　他恨，恨世道無情，恨蒼天無義，恨……他也不知道該恨誰。在他的腦中似乎是一片空白，一片混淆，但是他掙扎着以雙手撐起了上肢。　　痛，如萬箭穿心一般噬蝕着花猛的每一根神經，但，他麻木了，像是靈魂已經死去，像是生命已經遠逝，留下的，只有麻木殘缺的肉體和永無休止的痛。　　他的目光空洞得可怕，而唇間滑出了血水，是牙齒咬的。不過，他沒有感覺到，肉體的痛算什麼？心痛才是真正的痛！　　軒轅的心在抽搐，他閉上了眼睛，似乎聽到了自己的呻吟。他不想看花猛的表情，可是卻不能制止自己的思緒。　　欲哭無淚，花猛是他的好兄弟，他知道，花猛完了，同時更知道廢了花猛的雙腿等於是要了花猛的命。　　軒轅知道，花猛曾多麼驕傲自己有這樣一雙好腿，他曾看見花猛花一個時辰去修剪腳趾甲，還知道花猛每天必會以熱水將雙腳浸洗近半個時辰，直至水涼……他是這樣愛惜着自己的雙腿，便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般。可是此刻，他再也無法為雙腿驕傲了，他甚至無法憑雙腳走路……所以，軒轅心中恨、怒、痛，一個多好的兄弟，一個多好的朋友，就這樣被毀了，而且是在他的眼下，在他的目光之下……　　軒轅只覺得心中有一團火，一團無法發泄的火，在燃燒，在膨脹，這使他的心更痛！他知道這是仇恨，這是殺機，這是怒，這也是痛！　　而此時，他聽到了獵豹的怒嚎和悲呼，那像是一頭髮瘋的狼在嚎叫，像是一隻喪偶的虎在悲嘯。　　軒轅的心再一次抽搐，那團火更猛更烈，燒得他也想嚎叫，也想放聲悲嘯，也想喊得聲嘶力竭。可是他不能，他喊不出來，他叫不出聲，就算他憋上再大的勁也是徒勞，而他卻可以聽。　　軒轅又聽到了一聲重物落地的聲音，而後是獵豹的呻吟和花猛的悲嘯，但這陣悲嘯的聲音很低，如同垂死的雄獅，在呼出最後一陣沉重的氣息……軒轅知道，獵豹也完了。　　“看看吧！這很精彩，你最好的兄弟就是這樣一個死法！”奄仲笑得很殘忍，聲音更多的是冷酷。　　軒轅想一頭撞死這個老不死的，但是他做不到，甚至連動一根指頭的力量都沒有。他深深地吸了口氣，以最大的勇氣睜開了眼，於是他心碎了。　　獵豹的手沒了，雙臂齊肩而下，竟被硬生生地撕下，鮮血如泉般涌了出來，他便跌落在花猛的身邊，顯然已痛得昏了過去。　　花猛在悲嘯，但他以最堅韌的意志為獵豹封住了雙肩上所有的穴道，阻止血流，更撕下衣衫艱難地為獵豹包紮傷口，而他自己的身子仍在忍受着無可比擬的絞痛。　　軒轅流淚了，清澈的淚水自眼角滑下。他從未想過自己會有流淚的一天，他無法出聲，但生命仍在，感知存在，情義仍在，人性仍在。　　怒、痛、恨、殺機再加上情和義，他倏然覺得自己的肉身已經不再存在，剩下的只有一團火，一團不受任何因素制約的火，無盡地燃燒着、膨脹着，在剎那之間，便只剩下靈魂，只剩下怒、恨、痛、殺機和情義，在絕不可能的情況下，軒轅可以動了！肉體無法制約他生命的機能，更不可能制約他的靈魂！　　軒轅閉上了眼睛，陷入了一個完全虛幻的世界，那個世界漆黑一片，但他卻看到了一團火，燃燒於黑暗中的火，那便是他自己！　　軒轅知道，那團火就是自己的生機所在，是生命的本源……　　奄仲似發現了軒轅的變化，等他注意之時，軒轅周身傳出一陣連珠般的暴響，如有一股強烈的氣流衝破層層相阻的紙面，是那般驚心動魄。不僅如此，奄仲發現手中所握的鐵鏈突然之間如同燒紅的烙鐵般熾手。　　“丁叮叮叮……”在奄仲未曾反應過來之時，那條鐵鏈竟熔成廢鐵散落了一地。　　“去死吧！”軒轅閉着的眼睛突然睜開，更暴出了一聲驚天動地的巨喝，如山崩地裂，天地傾陷，萬馬齊嘶。沒有人可以想象那是怎樣一種威勢，怎樣一種氣魄。　　奄仲的心神幾乎被這突如其來的大吼驚得碎亂無序，但他畢竟是高手，在這種情況下仍知道出手相擊。　　軒轅能動的不僅僅是思想，更有肉體，因為怒，因為痛，因為恨，因為殺機和情義，在完全沒有可能的情況下，他一下子衝破了三十五處穴道，在精神和肉體的爭鬥中，精神引領了一切，任何肉體的限制都無法阻擋精神的突破。當一個人的精神衝破一切禁止之時，已經沒有什麼事情是他不能夠辦到的了，奇迹也便會在這種情況下產生。　　軒轅出手了，夾着無盡無期的怒、恨，痛和殺機出手了。　　這不能叫招，但卻也不能說不是招，在軒轅被鎖的雙手間籠罩着一層如同烈火般的氣焰，那奇妙而古怪的鎖如同一個張牙舞爪的怪物，拖着軒轅整個身子直撞向奄仲那閃爍着金光的軀體。　　對於奄仲的攻擊，軒轅沒有絲毫迴避的意思，不僅不避，反而更加快了自己的速度，他的整個身軀如同一頭着火的魔龍，以無可比擬的速度襲入奄仲的攻勢之中。　　“砰……”奄仲一掌正斬中軒轅的肩頭，但卻無法阻止軒轅的整個身體撞入他的懷中，然後他聽到了骨折的聲音，是自己的。　　“哇……”奄仲整個身形如斷線的風箏般飛跌出七丈開外，更連續撞斷了五棵比碗口還粗的大樹，然後才重重地墜落。　　天空之中的血雨在透過林隙的陽光照射之下，煞是凄艷。　　軒轅默然轉身，雙眸之中儘是血色，那充血的瞳孔犹如兩顆紅寶石，一頭半尺長的黑髮根根倒豎，渾身更如同燃燒着一層黑火魔焰。　　風騷駭然，竟被軒轅的神情給鎮住了，雖然他經歷過的大小陣仗無數，但像軒轅這般的對手也還是頭一遭遇到。那逼人的氣焰似乎覆蓋十多丈的空間，緊緊地罩住了他。　　花猛也呆了，似乎忘記了自己的痛楚，忘了獵豹，忘了一切，眼中只有那駭人的軒轅。他感受到了軒轅心中的悲憤、殺機和那濃濃的情義。　　生命本是一種升華，是一種精神和靈魂的升華，而精神和靈魂卻是以感情為基礎，只有至情至性之人才能將生命的能量升華到最炙烈的境界。而悲、怒、恨便是軒轅不自覺地燃燒生命的支柱。

# 第十一章 勇者無懼

　　軒轅的肩頭衣衫盡裂，更有一道如同火灼的痕迹，那是剛才奄仲一擊的傑作，但是奄仲這一擊的力道根本就無法讓軒轅倒下。因為此刻支持軒轅的已不是肉體，而是精神和靈魂，這是絕不可能以武力能損傷的，因此奄仲倒下了，軒轅卻沒有。　　風騷駭然發現，軒轅落腳之處，草木迅速枯死，如同被抽幹了水分一般沒有半點生機。　　這是什麼武功？風騷心頭髮寒，這是他從未見過的事，但是當他看見軒轅的眼睛之時，便禁不住心頭不發寒。　　“風騷，你拿命來吧！”軒轅一字一頓，有一種說不出的魔異力量，彷彿有一把利劍將這些語氣狠心地剖開，或是將這些字一個一個地劃成碎片，然後狠狠地扎入風騷的心中……　　那怪異的鎖依然緊緊扣在軒轅的雙手之上，而軒轅的雙手同握一拳，橫落於身前，與腰同高，微微下垂，配合著微微叉開的雙腿，使人感到軒轅的重心落點是如此的勻衡而無可挑剔。　　風騷冷冷地望着軒轅，這個突然的變故確是他不曾料到的。軒轅以精神之力沖開封閉的穴道而擊倒奄仲，若非他親見，絕不會相信，但這卻是事實。　　獵豹似乎自劇痛之中醒了過來，那被生生撕下的兩隻斷手正在風騷的腳邊，但他沒有半點力氣，心神更是迷亂恍惚，或可說他此刻正處於半夢半醒的狀態。　　看來他所受之傷確實太重了。　　“蹬蹬蹬……”軒轅一步一步地向風騷逼近，而那濃烈之極的魔焰也在不斷地提升，強大無匹的氣勢，使軒轅像是來自地獄的怪物，殺意張狂，一重重死亡的氣息如浪濤一般以無形的方式衝擊着風騷。　　風騷驚訝、駭異，此刻軒轅確實有了極大的變化，他竟在氣勢和心理上弱於對方，被沉重的壓力壓得有些呼吸急促。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不能再等軒轅蓄積氣勢，當軒轅氣勢蓄到巔峰之時，便將是他敗亡之時，因此他搶攻而出了。　　風騷的披風確實有些怪異，張開之時，如兩隻薄翼，滑翔而起，使其速度大增，不僅如此，這披風似乎還有抵消勁力的作用。風騷的攻勢總是由上而下，如蒼鷹搏兔般飛撲而下。　　軒轅駐足，依然是最初而立的姿勢，但在風騷撲至頭頂丈許範圍之內時，雙手猛地上揚，如同轟天之炮般直向風騷撞去，毫無花巧。　　“轟……”軒轅的身子微挫，風騷卻被反衝上虛空。　　“蹭蹭……”軒轅趕上幾步，如同等待天上掉下肥肉的狼，保持着姿勢的不變，但雙眼卻死死地盯着虛空中的風騷。　　風騷沒讓軒轅失望，落地之處，正是軒轅守候之地。於是風騷再次催運全身的功力，自高而下直襲軒轅。　　歷史似乎在重演，軒轅絲毫不讓地硬撼風騷一擊，然後趕上幾步。　　他似乎完全算準了風騷的落足之處，不依不饒地與之以硬碰硬，像是一個不怕挨打的樹樁。　　風騷竟沒有再落地的機會，雙方連連硬拼了十擊，幾乎使他欲吐血，同時整個身形更犹如一個球般被軒轅拋來拋去。而每一次軒轅都準確地守在他下落的位置，使之不能不全力相搏。他也曾試圖在空中移動位置，可落下來之時，軒轅依然在那裡等侯着，這幾乎讓他快要發瘋。　　軒轅似乎有意要將風騷震死於虛空之中，每一擊都是那麼瘋狂，看不出有半絲力竭之狀。　　風騷不明白軒轅如何會擁有如此可怕的功力，更擁有如此精確的眼力，這使他後悔沒在一開始便殺死軒轅，後悔想以軒轅去威脅龍族戰士，可是此刻他惟有無奈。　　軒轅的每一擊都是以逸代勞，所以雖然雙手被鎖，卻一點不影響其發揮，反而使攻擊力更為集中。　　在第二十八擊之時，風騷終於受不了那無休無止的衝擊力而噴出了一口鮮血。但軒轅像是擁有水遠也使不完的力氣，不殺風騷誓不罷休。　　“軒轅……”花猛的驚呼似使軒轅清醒了一些。　　軒轅扭頭，卻發現奄仲竟又爬了起來，只是已是滿面血污，金衣之上的鱗片散落一地，神情凄慘之極。　　此刻他步履艱難地舉着一柄自渠瘦殺手屍體上拾起的彎刀，緩緩向花猛和獵豹逼去，彷彿只要有一陣強風便可將之吹倒，而此時卻偏偏沒有強風吹過。　　奄仲竟還沒有死，這倒有些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　　是的，奄仲沒有死，這是那身金衣的功勞，那金衣本就是一件護體的寶物，普通刀劍難損，不幸的是他遇上了軒轅這全憑功力取勝的人，以強大的勁氣摧毀了金衣之內包裹的軀體和內臟。不過，金衣也卸去了一部分功力，所以奄仲還沒有死，但其傷勢之重也已是強弩之末，不堪一擊了。只是，對於花猛和獵豹來說，奄仲絕對有殺死他們的力氣。　　軒轅吃了一驚，身形疾旋而回，以雷霆之勢雙手向奄仲狂砸而下。　　“呀……”奄仲只有半聲慘叫，腦袋便在那把怪鎖之下被砸得稀巴爛，更別想再對花猛和獵豹行兇了。　　風騷哪還敢再戰？拖着傷軀迅速沒入遠處的雜草之中，連奄仲的屍體也不管了。　　軒轅一看獵豹已奄奄一息，心中大痛，哪還有心思再追風騷？雙手向下一操，抱起獵豹，實際上與捧差不多。　　“抱住我的脖子，你們一定要堅持住！”軒轅蹲下對花猛道。　　花猛忍着劇痛，抓緊軒轅的肩膀，由着軒轅一背一抱地飛奔回營地之中。那種姿勢確實不雅，但軒轅雙手被鎖，只能做到這個樣子。　　※※※　　獵豹的生命懸於一線，失血太多，傷勢大重，雖然有歧富的靈丹妙藥，但也只能暫時延續其生命，再由軒轅以金針護住其心脈。　　花猛的雙腿雖然被廢，卻沒有失太多的血，生命自是無礙，但傷勢也絕對不輕。　　軒轅回來之時幾乎嚇壞了所有人，只見他身上滿是鮮血，有自己的，有獵豹的，有花猛的，還有奄仲和風騷的，而且雙手被一隻古怪的鎖給鎖住，怎會不讓人吃驚？　　若救獵豹和花猛，惟一的希望只有歧富，但卻沒有人知道獵豹能不能等到歧富趕來的那一天。風騷的確是太過殘忍了，竟然將獵豹的雙臂生生地撕下。　　軒轅已經說了十四次要殺風騷的話，但是很多人都失去了主見，像是全沒有了辦法一般。　　遇到了這種變故，確是讓許多人失去了方寸。不過，有人拾回了獵豹的雙手，抬回了奄仲的屍體和曲妙的屍體。那出事之地距桃紅、陶瑩所在的營地其實也並不遠，只有十餘里而已。不過讓人無奈的是奄仲身上並沒有開鎖的鑰匙，而那柄含沙神劍軒轅又還給了木青，而此刻木青卻留守於熊城，這便像是賊老天與軒轅開了個玩笑。誰也不知道這怪鎖究竟是什麼金屬，以軒轅的功力也無法將之震開或是熔開。不過，那條鎖鏈卻早已被軒轅體內的火勁熔斷，卻不能對這把鎖造成任何損傷。可見，這確實是把質地特殊的玩意兒。　　軒轅能夠回來確實有些僥倖，所有人聽了事情的經過都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誰能夠想象，在十多個時辰之間，軒轅連連會過如此眾多的不世高手，更讓這些人鎩羽而歸！軒轅實應該感到驕傲了，如果這些消息傳揚出去，軒轅的聲威只怕會從此名揚天下了，但此刻的軒轅並不快樂。　　軒轅不快樂，他並非不歡喜名揚天下，而是因為他從此將失去兩個並肩作戰的好兄弟。不僅僅如此，還有許多的事情讓他頭大，讓他困惑。　　為何鬼方和東夷的人都鬼使神差地聚於迷湖之伴？　　為何神門的消息會傳得這麼快？那盜走河圖洛書的人究竟是誰？神門究竟是在哪個方位？是否已經被打開了呢？還有一些什麼人也來到了迷湖？神門之中究竟藏有什麼秘密？　　許許多多的問題都擠到了一塊兒，使軒轅的思緒有些亂，或者是因為他的心情並不好，身上也負有傷的緣故，眾人都讓他自己靜靜地想，沒人敢來打擾。　　便連陶瑩和桃紅也沒來打擾他，只是命人將奄仲、曲妙的屍體運去熊城。　　軒轅翻動着手中的枷鎖，竟找不出一點痕迹，製作之精巧實已達到了巧奪天下之境，而且沒有人認出這是何種質地。或許，它與聖器金鈴之類的東西相似，非金非木，質重而堅，刀劍難傷。卻沒人敢用斧頭劈，以防將軒轅的手腕震傷。　　在這個強者生存的亂世之中，雙手帶着一把枷鎖，確實是一個累贅。　　※※※　　這一日間，蒙絡又與創世大祭司所訓的死士交鋒一場，只是這一次蒙絡嘗到了苦頭，身邊的高手幾乎死傷一半。　　或許是因為蒙絡殺死了齊威，因此創世大祭司也殺機大起，利用蒙絡孤軍在外的這個機會大肆追殺，這使蒙絡後悔沒有多帶高手前來。　　由於他想保證行蹤的隱秘，所以並沒有帶多少人，誰知行蹤仍然落在別人的掌握之中，這使他只有挨打的份兒。　　創世大祭司也夠狠，似存心不讓蒙絡有機會返回熊城，而妙就妙在蒙絡也絕不想離開迷湖這塊地方。　　同時，鳳妮也傳書來說，伯夷父答應助她遊說各城主相助，對於身為蒙絡和創世大祭司親信的城主，則另行對待，這讓軒轅的心稍安了一些。　　另外，范林傳來消息，已經將部分實力北轉，以便能及時地協助軒轅在熊城的行動。而且屯馬谷在陶唐氏的支持下建成，將屯馬谷方圓數十里內的獵戶盡數收服，大批龍族戰士調入其中，更另有大批待馴的野馬也遷入了其中。此刻他們的任務不僅僅是抓野馬，更要養馬、馴馬，給馬配種。當然，這些還處於最初的實驗階段，最主要的是能夠迅速組成一支強大的騎兵。　　軒轅確有信心控制整個有熊族的力量，只要能取得聖女鳳妮、宗廟和伯夷父的支持，他至少已擁有了有熊族三分之一的力量，再在熊城內外製造一些聲勢的話，將來只要他威信一確立，就是蒙絡和創世大祭司的末日。對於軒轅來說，他絕不介意不擇手段，只要能夠一統天下，任何的犧牲都是難免的。　　第一步他已經走出來了，第二步便是要控制有熊族的力量。只有取得了這個強族的支持，他才有遙鹿天下的本錢，到時候西聯陶唐，南合自己的龍族戰士，立刻可以將東夷和鬼方分開，甚至可將東夷的力量切成幾塊。　　當然，軒轅絕不會輕忽某些問題，比如鬼方擁有魔神刑天這樣的高手，還有許多比曲妙、鬼三更厲害的角色尚未出現呢，至少曲妙只能排在第六。而東夷像風騷這般的高手又有多少？至少還有狐姬、帝大，還有一個更為可怕的高手少昊，只是軒轅對其人從未見過罷了。　　傳說這是一個同太昊一樣可怕的高手，而太昊又到底可怕到怎樣一種程度呢？　　一切的一切，只能等着慢慢解決，走一步算一步，誰也不知道前途會出現什麼樣的阻力，誰也不知道前方會發生什麼樣的變故，世界的本身就是要在摸索中求發展。如果說強大的神族是一個榜樣，但也可以說是一個阻力。正因為神族的殘餘力量太多，太強大，為後來的統一者增添了無限的困難。　　在最初，軒轅或許認為越到後來越容易，誰知道越到後來越複雜，也越艱難。不過此刻軒轅也不再幻想一切都變得簡單，因為他已經深深地知道，他肩上的責任是何等的沉重，未來的路途是何等艱險。當然，他無懼！　　“花猛他不吃也不喝，你去勸勸他吧。”桃紅不知什麼時候來到軒轅的身後，輕輕地嘆了口氣道。　　軒轅自沉思之中回過神來，扭頭望瞭望桃紅，心中也暗自嘆息一聲。花猛是脆弱的，至少他的心靈很脆弱。軒轅似乎明白花猛此刻的心境，因為他們是好兄弟。　　“他連葯也不肯喝嗎？”軒轅輕輕地問道。　　桃紅苦笑着點了點頭，眼中儘是憂色。　　軒轅終嘆了口氣，風騷做的確實很絕，花猛驕傲的是一雙腳，他便廢了花猛的雙腿，使之從今往後再也不能用腳。獵豹引以為傲的是一對鐵拳，他便卸下獵豹的雙臂，可見此人的心性是如何的陰暗，是如何的狠毒。但事已至此，軒轅又能怎樣？他只能讓風騷以命相償，可是……　　是啊，這對花猛和獵豹的打擊太大了，便等於是要了他們的命，或許比要了他們的命還要殘酷。若是死了倒一了百了，再也不會為自己過去的驕傲而痛苦，再也不會去想往日的幸福，今日的凄慘。活着，像是一種負擔，沉重的負擔。相對於花猛來說，生命已經似是毫無意義，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樂趣和生機。多麼年輕的生命，可是從此便註定會枯萎，註定要凋零。　　腿，是花猛精神的支柱，一個生命沒有精神的支柱，就會崩塌，崩塌成毫無意義的生命殘渣。如果換了是軒轅自己，他會堅強地活下去嗎？他會看着自己在病榻之上一輩子受人照顧嗎？　　軒轅不知道，他也不敢想，如果生命真的要以那種形式演變的話，他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堅強地活下去，能不能正視那剩餘的殘塵。因此，他心痛，為花猛心痛，為獵豹心痛。但既然還活着，總得要活下去，總得讓生命擁有一點光彩，哪怕就只有一點點。　　恍惚間，軒轅似有所感，也似有所悟，立身而起道：“走吧，我們去看看！”　　※※※　　陶瑩正在苦勸花猛喝下湯藥，在榻邊還放有鮮果和粟飯，但這些一點都沒有動。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天，但是花猛連半口水和飯也沒有進，這一天時間中，眾人紛紛去採藥，及與各方聯絡，甚至去熊城讓木青送來含沙神劍，以切開那怪鎖，想必此時木青也應快到了。　　軒轅走入屋子之中，似也感受到了那種愁雲慘淡的氛圍。　　陶瑩扭頭望了軒轅一眼，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神情微有些憔悴。　　屋中之人皆不語，人人面上都有憤然之色，軒轅知道這是針對風騷的。　　軒轅來到花猛的床邊，花猛的眼神空洞得讓他心痛。兩個眼圈也陷了進去，在一日之間竟似乎蒼老了二十歲。　　花猛未語，彷彿並未見到軒轅的到來，眼睛直直地望着帳頂，似乎可以透過皮帳望透天幕，看到一個異度空間。　　“花猛！”軒轅叫了一聲，但花猛並沒有任何反應。　　“花老大！”軒轅又叫了一聲，花猛還是沒有絲毫反應。　　花戰的眼淚便出來了，一把伏在榻邊抓住花猛的手，喚道：“大哥，軒轅在叫你呢！”　　花猛這才似回過神來，緩緩地扭過頭，目光依然有些獃痴地望着軒轅，臉上露出一絲比哭還難看的笑容，但卻沒有說話。　　“來，把這碗葯喝了，我要你看個把戲！”軒轅接過陶瑩手中的葯碗，在花猛的身邊柔聲道。　　“我不想喝。”花猛有些吃力地道。　　“不，你一定要喝，你還要親手殺死風騷，不僅你，還有獵豹，風騷的命是你們兩人的！”軒轅肯定地道，語氣之中有種不容質疑的感情。　　花猛笑了，嘴角微微地牽動了一下，但眉頭又皺了起來，因為痛！　　每個人的心都為花猛的笑而抽搐，所有人都以為軒轅只是在安慰花猛，事實上花猛也是這麼想的，所以他笑了，並非因為他真能殺死風騷，而是因為他有軒轅這樣的兄弟，這樣的朋友。　　“來，喝下去！”軒轅拿起一個湯匙，把碗交給了陶瑩，親自動手相喂，花猛竟沒有再拒絕。眾人的心頭似乎放下了一顆石頭，但是仍然無法輕鬆。事實上，誰能夠真正的輕鬆呢？看軒轅那鎖在一塊兒的手笨拙地拿着湯匙，每個人的心依然很沉重。　　軒轅雙手帶鎖喂湯藥，本是一件好笑的事情，兩手抓湯匙，動作極為生硬……可是沒有人有心情笑，不過總算是讓花猛喝下了這碗湯藥。　　“花戰、燕五，你們抬花老大出去！”軒轅放下湯匙吩咐道。　　眾人一時之間有些不明所以，但既然軒轅這麼說了，他們也便只好照做。於是眾人小心翼翼地將花猛連榻帶人一起抬了出去。　　“花老大，從今天起，你是新的花猛，你要忘記過去，重新開始！只要你有勇氣，風騷一定是你的！”軒轅來到花猛的身前誠然道。　　眾人不知軒轅要弄什麼把戲，不過知道軒轅定有事要做。花猛澀然一笑，沒有任何言語。　　“燕絕，你準備好了沒有？”軒轅突然問道。　　“準備好了！”說話間立刻有兩人抬出一付擔架。　　桃紅微訝，難道剛才軒轅在來看花猛之時對燕絕吩咐的就是這些呀？她有些不解，眾人都有些不解。　　軒轅悠然坐上擔架，雙腿相盤，正當眾人不解之時，他驀地一聲輕嘯，雙手在擔架上一撐，身形如箭般竄起，那被鎖的雙手在空中幻出千萬道虛影，配合著腰身的扭動，直撞向一棵大樹。　　“轟……”那棵大樹應手而折，軒轅的雙腿相盤如故，卻借樹身的反彈之力倒扭射向一塊突出的大石。　　“啪……”軒轅的雙手在石頭上輕輕一按，又倒彈而回，以無比優雅的動作坐回擔架之上，自始至終雙腿都未曾有絲毫動作。　　眾人正在驚嘆和不明其意之時，軒轅低喝道：“燕絕！”

# 第十二章 奇功異技

　　燕絕雙手一抄，橫到軒轅的面前，軒轅彈身坐上燕絕的肩頭，又如剛才一般，雙手一振，整個人迅速彈起，在虛空中疾攻數招又迅速彈起，燕絕極為配合地遊走。軒轅每次都準確地落坐在燕絕的肩頭，雙腿根本就未曾着地，也不曾有絲毫的移動和攻擊，所有的攻擊全都依靠手、頭、肩，每一個動作都流暢之極，劈，擅、頂、御、抓……有些動作因軒轅雙手無法分開而不能完成，便就只是這些簡單的動作也使眾人目瞪口呆。　　花猛的眼睛也亮了起來，所有人都明白了軒轅此舉的意思，不由得大喜。事實上，軒轅是向眾人證明，不需要用腳也照樣可以將武功發揮至極致，照樣可以戰鬥，可以殺人，只是形式和方式不同而已。　　軒轅悠然落地，向花猛望了一眼，沉聲道：“你應該知道，你是可以殺死風騷的，只要你有信心！”　　花猛眼中閃爍着淚花，他點了點頭。　　“燕絕！”軒轅再次低喝道。　　燕絕旋身而起，落坐在軒轅的肩頭，軒轅雙手合抄，整個身子彈起，帶着燕絕疾奔一圈，而後低喝一聲，燕絕身子掠出，如軒轅剛才示範的一般，但是軒轅也在同時間出腿！　　軒轅的腿犹如風輪一般推進，踢得滴水不漏，更上下翻騰，好似蛟龍攪海，但是雙臂始終反鎖於背後不動一下。　　燕絕倒彈而回之時，軒轅輕鬆接應，仍不忘出腿疾攻。於是燕絕自上攻，軒轅自下而攻，兩人一用腳一用手，竟然打得天昏地暗，氣勢磅礴浩大，且時分時合，相互配合。雖然稍欠默契，而且軒轅和燕絕武功相去甚遠，但卻也還足以驚心動魄，讓人心神震蕩不已。　　半晌，軒轅才載着燕絕來到眾人面前，豪情無限地道：“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只要我們有足夠的勇氣面對現實，創出奇迹也非難事！因此，請花老大相信，風騷終會落到你的手中！”　　燕絕翻身落地，喜不自禁，他也為花猛傷心過，此刻見軒轅想出如此妙法，來個相互合作，竟也有如此威力，他彷彿可以預見花猛重整雄風的樣子，只要能夠讓他這位兄弟振作起來，他什麼都願干。　　“謝謝！”花猛雙眼有些濕潤，雙唇顫了半晌，終於道出了兩個字。　　花戰不由得一陣歡呼。　　“還不去為花老大準備鮮湯？”軒轅也欣然地喝道。　　眾人大喜，立刻各自去為花猛準備食物、補品，人人精神大振。　　※※※　　“大概只有軒轅才能想出這樣奇妙的組合！”陶瑩有些激動地偎着軒轅道。　　軒轅澀然一笑，道：“我能做的也只有這些了，我不想看着他消沉下去，不想他如此消積地鬱郁而終，但願我不需要再去想這樣的組合。”　　陶瑩聽出了軒轅語氣中的無奈，不由得安慰道：“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生與死總是難免，軒轅也不必深深慨嘆。只要人活着，總會有希望，事情既然已經發生了，又何不去面對呢？”　　“是啊，瑩妹說得對，我們盡了自己的力便問心無愧了，雖然心中有苦，但這或許便是命運吧。”桃紅也附和道。　　“命運是什麼？生命價值何在？意義何在？活着，到底為了什麼呢？或許這也是一場夢吧！”軒轅輕輕地嘆了口氣道。　　“或許吧，若只是一場夢還好，至少有醒的時候！”　　桃紅似也有頗多感慨。　　“命運就像這一湖秋水，沒有風時，或許會平靜得看不見它的流動，但有風之時，卻浪濤洶湧，會使筏翻舟沉。而風何在？那就要看天意如何了。生命的價值大概也便是在天意的夾縫中偷生吧。”陶瑩插手將一顆石子甩入湖水之中，慨然道。　　軒轅和桃紅不由得聽呆了，陶瑩的陳述確實貼切之極。　　“軒轅第一次聽到這麼精彩的比喻，瑩瑩看待事情真是透徹之極！”軒轅由衷地道。　　“僅是心有所感而已。不過，瑩瑩應該慶幸能得軒轅賞識才對。”陶瑩白了軒轅一眼道。　　“為夫應該慶幸得到瑩瑩的賞識才對呀。”軒轅快意地道。　　“是啊，有瑩妹相助，何愁不成大事？”桃紅也附和道。　　“紅姐也取笑我……”　　“報首領，有個自稱黑豆的年輕人要求見你！”　　一名龍族戰士急步而來稟報道。　　“什麼？！”軒轅蹭地一下站起身來，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　　軒轅幾乎是奔回營地，他的心快要沸騰了，弄得陶瑩和桃紅有些莫名其妙，但只好跟着軒轅回營。　　黑豆所在的營外戒備森嚴，顯然因這裏並無有僑戰士，因此沒有人認識黑豆，這才人人小心戒備，以防黑豆乃是外來的探子。軒轅幾乎是衝進營中，營中光線微暗，但他依然看見一個極為魁梧的背影。　　“黑子！”軒轅歡呼道。　　那魁梧的背影一震，轉過身來，驀地發現立在門口的竟是軒轅，不由歡呼一聲，快步趕上，當胸便給軒轅一拳。　　軒續不閃不避，喜不自禁地也給了黑豆一拳：“你都長這麼高了！”　　“我就知道你沒死，否則怎會不託個夢給我？”　　“咦，你怎這樣？犯了什麼罪嗎？”此人正是軒轅一別年余的黑豆，但此刻黑豆見軒轅雙手被枷鎖鎖住，不由大訝。　　“嘿，這些慢慢再說，咱們先去喝個大醉再說！”　　軒轅確是喜得無法控制，黑豆可謂真是他親如手足的好兄弟，最為親密的朋友，往日他心中不知道念了多少回，沒想到故人今日突然至此，怎不讓他大喜過望？　　“你先別光顧着自己樂呵，你這樣子，雙手還能端酒杯嗎？”　　“嘿……才多長時間沒見，你怎會把我看得扁成這樣子？”　　“對了，先別忙，今日並不只我一人前來。”黑豆突然神秘兮兮地道。　　陶瑩和桃紅這時也鑽進了帳中。　　“快，來見過我這位最好的兄弟，黑子！”軒轅忙雙手拉起黑豆的手，向陶瑩和桃紅介紹道。隨即又向黑豆介紹了陶瑩和桃紅。　　“黑子見過二位嫂子。”黑豆倒是很懂禮貌。　　陶瑩和桃紅也趕忙還禮。　　“哈，都是自家人，何須這麼客氣？黑子，還有誰跟你一起來，怎沒在這裏？”軒轅訝然問道。　　黑豆望了陶瑩和枕紅一眼，吸了口氣，正容道：“菲菲也來了。”　　“什麼？她在哪裡？快帶我去！”軒轅渾身一震，霧時心神大亂地扯住黑豆道。　　“她不想跟我一起來見你，是以我先獨個兒來了。”　　說完黑豆掃了陶瑩和桃紅一眼。　　陶瑩和桃紅相視一眼，她們都是蘭心意質，哪裡還會不知道是什麼情況？不由得一推軒轅，齊聲道：“夫君，你快與黑子兄弟去把菲菲妹妹接來吧，我們在這裏準備喜宴，快去！”　　軒轅一呆，也似乎有點清醒，黑豆也微訝，有些感激地望了桃紅和陶瑩一眼，道：“軒轅，我們去吧！”　　“好！”軒轅扭頭又向陶瑩道：“瑩瑩，你通知所有兄弟準備相迎！”　　陶瑩大方一笑，道：“瑩瑩明白，若你不把菲菲帶回來，我們罰你三天不準吃飯！”　　黑豆也不由得笑了。　　※※※　　軒轅從未有這一刻心情急切，但心裏又頗有些忐忑不安。　　為什麼菲菲不與黑豆同來相見？當然，肯定是因為菲菲知道他在此地擁有嬌妻美妾而心生忿怨。　　事實上這也是軒轅心中不安的理由，他欠雁菲菲的太多了，這是一筆無法計算的債務。但軒轅能說什麼呢？一時之間似乎不知道該從何想起，從何談起……　　……他是否無情？是否薄情？軒轅只能下定決心誠心請罪。若能以一種方式償還這段債務，他可以不惜任何代價去做。　　黑豆一路上無語，這使軒轅的心似乎更顯沉重，黑豆似乎不想太多提及這之中的事情。　　軒轅與黑豆並肩行了一段路，他發現黑豆的功力似乎比昔日不知精進了多少，行路之際，頗有一派高手風範，步履輕快寫意，這使他有些驚訝。　　“黑子，你的武功似乎比往日進步多了。”軒轅似乎不想再問下去，打破沉默問道。　　“你的沉穩和寡言的性格不是也改變很多了嗎？”　　黑豆答非所問，卻讓軒轅無話可說。　　“你怎麼了，怎就一直閉口不語呢？”　　“我剛才不是回答了你的話嗎？”黑豆回應道。　　軒轅覺得黑豆的言行確實有些怪，似乎與往日大有差別，不由問道：“是不是我哪裡得罪了你，惹你生氣了？”　　黑豆沒好氣地望了軒轅一眼，恨恨地道：“我恨不得把你毒打一頓，要不是看在菲菲的面子上，我定要讓你這花心的傢伙好看！沒想到才一年不見，你竟變了這麼多，左擁右抱，還虧菲菲為你整日以淚洗面，受盡冷落和譏嘲。如果你還有一點良心，就應該感到臉紅，應該感到羞愧！”　　軒轅倏然停下腳步，臉上一陣青一陣白一陣紅，愣愣地望着黑豆竟不知言語。　　黑豆也停下腳步，無畏地對視着軒轅，冷冷地道：“怎麼？我說錯了嗎？你不高興了？那打我呀？你不是連曲妙、奄仲都有能力擊殺嗎？要贏我黑豆還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軒轅愣愣地望着這個兒時最知心的朋友，心頭湧起百般滋味，他不知道黑豆對他了解如此之多，連這剛發生的事情竟也知道，同時他也明白黑豆之所以在離開了營地后才這樣，那是想為他留些面子。　　“哼，沒話說了吧？”黑豆見軒轅半天未語，怨氣未消地冷哼道。　　軒轅不禁低頭嘆了口氣，道：“你說得對，我對不起菲菲，我欠她太多太多，請你告訴我，我該如何做才能夠補償這一切呢？”　　“這是你們之間的事，如何做你比我更清楚。但不管你怎麼做，也永遠不可能彌補得了這一切。你知道嗎？菲菲知道你未死，於是立刻便帶着孩子滿天下尋找你，一個女人呀！這是多麼不容易，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多大的毅力呀！而你，而你……”黑豆說到這裏已氣不打一處出，說不下去了。　　“是的，我做了很多錯事！是的，我也做了許多對不起菲菲的事！可是，我真的不是有心的，你以為我有一刻忘記過她嗎？你以為我這一年活過來簡單嗎？　　是的，我多情，可這也是為了生存。我愛菲菲，但是那又能如何？每天都在死亡邊緣掙扎，每天都像獵物般被人追殺，我需要刺激，我需要溫情，我害怕生命就這樣枯萎！”軒轅語氣也變得激動起來，他瞪視着黑豆，頓了頓又道：“我知道，這樣做對不起菲菲。　　可是你可曾知道，我心裏也痛，也苦，我害怕去想她，我害怕想到她成為蛟龍新娘的結局，而我只是一個淪落天涯的浪子，一個過客。每個夜深人靜之時，我都想放棄一切返回那個生我養我的姬水河畔，去找她，然後便在傷心的龍潭邊築個小家與蛟幽的在天之靈作伴。可是我害怕她已為人妻，而我回去只會擾亂她平靜的生活。更不想讓族人以一種嘲弄的眼光看我，看她，於是我立誓，如果我軒轅不能夠出人頭地，絕不再回姬水！我不怕流血，也不怕別人說我不擇手段，我可以去殺人，可以去做很多往日都未曾做過的事。　　可是我沒有想到菲菲竟在等我，竟在為一個死人守節，我本想今生便在爭鬥中死去，可是再見木青之時，我才知道，我欠了她太多，太多！”　　黑豆被軒轅這一陣話給說愣了，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從何說起，只是對着軒轅干瞪眼。　　“當我知道菲菲仍在等我之時，也恨不得身插雙翅飛回姬水，但我不能，若是昔日，我定會不顧一切，什麼義氣，什麼責任，我通通地不管了。可是此刻是根本不可能放下的，因為我不能讓數千名兄弟失望，更不能拋棄他們，他們愛戴我，信任我，我怎能有負於他們？我怎能舍他們而去，進而將他們推入火坑？　　這些日子以來，我想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是的，我可以不擇手段，可以耍陰謀詭計，但卻不會忘記責任，不會忘記情和義。如果我不顧一切撒手前去姬水，我想便是菲菲也無法原諒我這不仁不義之舉。　　我並沒有捨棄她，我愛她，所以才要活出個人樣來，才會更認真地去對待每一件事情。於是我讓白夜、竹山帶人去接她母子倆，我要在這剩餘的大半生中加倍償還欠她母於的情和愛！”　　說完軒轅再頓了頓，接着又道：“也許，我確實不太專情，我身邊有多個女人，或有情或無情，我實無話可說，因為我對不起菲菲！若她真無法原諒我的過錯，或許這就是命吧！”說完軒轅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半晌，黑豆仍有些憤憤不平地道：“你說的倒是很輕鬆，但誰會相信你？”　　“你先不要質問這些好不好？告訴我，菲菲現在哪裡？”軒轅微微有些氣惱地道。　　“即使告訴了你，她也未必肯見你。”黑豆吸了口氣道。　　“如果她實在不想見我，我也要知道她在哪裡，我必須向她說清楚，若是她仍不肯原諒我，就當天意如此！”軒轅極為果決地道。　　黑豆深深地望了軒轅一眼，也不由得吁了口氣，道：“好，我告訴你，但願你表現好點，千萬別與她頂嘴，打你也別還手，否則我也幫不了你！”　　“你今天怎麼這麼多廢話？”軒轅也有些氣惱，“還不快帶我……”說到這裏，軒轅突然一怔，兩眼有些發直地望着黑豆背後的林子。　　林中密恭弘=叶 恭弘一分一合之際，一個窈窕的身影自林中緩緩行出，白裙飄飄，秀髮如瀑，恍若凌波輕舞的仙子，只是神色間夾雜着少許幽怨。　　“菲菲……”軒轅半天才獃獃地擠出兩個字，人卻如木釘釘住了一般，一動也不能動。　　雁菲菲似乎比昔日更高挑了一些，也更清瘦了一些，臉兒清白依然如水中清玉，雖美得不可方物，卻多少有點清冷。一雙風眸亮如天上的寒星，卻深邃得無可捉摸。　　軒轅怔住了，雁菲菲變了，變得他再也不熟悉，在多了幾分少婦的成熟后，更有一種無可捉摸的魅力，這種魅力竟似絲毫不遜於鳳妮，不遜於曾經的君子國女王柳靜，或許還可以與那妖異的狐姬相比。　　“你，你……”軒轅一直張口結舌，竟直到雁菲菲行到他的身前仍末說出一句完整的話，他從未想過自己也有結巴的時候。　　黑豆踢了軒轅一腳，軒轅這才回過神來，道：“你變了！”　　雁菲菲悠然行至軒轅身前，眸子中的神彩竟如流動的煙霞般，瞬息萬變，显示着她內心的變化是何等的激烈。　　“你也變了！”雁菲菲幽幽地道。　　軒轅神色一黯，充滿歉意地道：“我對不起你，菲菲要怎麼責罰軒轅都可以！”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活着便好！”雁菲菲嘆了口氣道。　　軒轅大喜，激動地抓起雁菲菲一隻玉手，歡喜地道：“菲菲肯原諒軒轅了？”　　雁菲菲澀然一笑，道：“如果我不肯原諒你，痛苦的人是我們兩人，這又何苦？或許這就是命運的安排。這些日子都已經過來了，又有什麼不可以原諒的呢？”　　“太好了！”軒轅激動之下，竟抓起雁菲菲的柔荑，便在手背上親了一口，簡直是有些忘形。　　黑豆不由得大感好笑，軒轅那雙手被鎖在一起，又那般手舞足蹈的樣子活像只大馬猴。　　雁菲菲也笑了，像雲霞盡去，現出明靜湛藍的天空，有着無限的清雅和明媚，更有着讓人心醉的風情和魅力。　　軒轅不由得看呆了，雁菲菲確實變了，無論是內在情緒還是外在表情，都變了，再不是那種小女兒之態。举手投足之間，都顯露出其聖潔不可侵犯的氣質。　　那善良的本質鑄就了她無可比擬的內涵，這是一種神之於內、形之於外的美。　　是什麼改造了雁菲菲？是什麼鑄就了雁菲菲？不過雁菲菲的確清瘦了，因為清瘦所以才顯得更為高挑。　　“菲菲，你瘦了！”軒轅吸了口氣，微微有些心疼地道。　　“或許吧，你的手怎會這樣？”雁菲菲換了話題問道，同時也很自然地與軒轅靠在一起。　　“咳咳――我去雲娘那裡看看悠遠，你們先聊！”　　黑豆乾咳兩聲道。　　軒轅心神一動，問道：“悠遠便是我們的孩子嗎？”　　雁菲菲點了點頭，道：“他和雲娘在林中，我們也去吧。”　　軒轅大喜，欲拉雁菲菲，但雙手被鎖，極為不便，不由心中大恨已死的奄仲，竟然想出如此損人的招式，這叫有手不能用，个中滋味大概只有軒轅才知道，否則軒轅早就將雁菲菲摟在懷中大加憐愛了。可是此刻卻只有干瞪眼，干著急，簡直比挨刀子還難受。

# 第十三章 絕世神鎖

　　雁菲菲一看軒轅的表情便知其是如何無奈，不由笑了笑道：“此人真有先見之明，竟然弄出了這樣一把巧鎖鎖住你這最不規矩的手，使你無法作惡使壞。”　　“嗨……你還笑！”軒轅可真急了。　　雁菲菲再笑，道：“我試試，看能不能將它拉開。”說著一雙柔荑輕搭於大鎖之上。　　“沒用的，我試過好多次，若是可以我早就拉開了！”軒轅搖頭苦笑道，但旋即他神色間顯出無限的驚訝。　　只見雁菲菲的十指如勾般搭在枷鎖之上，指尖竟升起縷縷青煙。　　軒轅確實驚訝不已，雁菲菲的功力之深竟已達到了頂級高手之境，只怕劍奴和偃金之輩也難望其項背了，這怎不叫軒轅吃驚？不過，軒轅知道雁菲菲絕不可能憑一己之力拉開大枷鎖，不由道：“我們一起來吧。”　　雁菲菲倏覺雙手所握之枷鎖傳出了讓人心驚的熱力，一股強大無倫的勁氣由內向外無休無止地擴張，彷彿欲漲裂枷鎖脫困而出，這股強大的勁氣與她的陰柔勁氣相斥又似相融，兩股氣勁竟以枷鎖為中心疾旋而起，犹如颶風般向四面輻射，掀得兩人衣裙飄揚。　　雁菲菲吃驚也絕不小，她吃驚於軒轅的功力之強竟達到了深不可測之境，更浩瀚至似乎無窮無盡、澎湃汪洋大海。　　枷鎖變得通紅，如同熔爐之中的熟鐵，但是卻並沒有任何變形的跡象。　　枷鎖由紅逐漸變得藍色，這時才稍有些鬆動，但卻只是伸長向兩邊緩緩延伸，並無半絲欲斷裂的痕迹。　　雁菲菲有些氣喘了，額頭竟滲出了點點汗珠。　　“算了吧，硬拉是拉不開的！”軒轅突然開口道。　　雁菲菲大訝，軒轅在這個時候仍能夠開口說話，確讓她有些驚訝。不過，她知道軒轅沒有說錯，硬拉是拉不開的，這枷鎖不知是什麼質地做成，竟然能夠有如此好的韌性，她也只好放棄。　　“讓我的劍試試！”雁菲菲說話之間，一拂衣袖，一道亮彩如閃電般劈落在那枷鎖之間，而此刻枷鎖仍然通紅。　　“叮……”一聲清脆之極的聲音響過，軒轅和雁菲菲不由得都有些泄氣了，枷鎖之上只是留下了一道劍痕，余者什麼都沒有，更別說開裂了。　　雁菲菲插起劍來，看了看雪亮的劍刃，劍刃並沒有任何損傷。　　“這是什麼做的？”雁菲菲駭然問道，顯然對這個枷鎖之堅韌大感驚訝。　　軒轅苦笑道：“但願我知道，我已經想了一天一夜的辦法，都未能讓它損傷一點，而你這一劍至少還在上面留下了痕迹，看來此劍絕非凡品。”　　“不錯，此劍名曰昆吾，乃是神族十大神兵排名第三的利器！”雁菲菲道。　　“什麼？”軒轅臉色煞白，駭然呼道。　　“你怎麼了？”雁菲菲不解地問道。　　軒轅澀然自語道：“完了，這下可真完了。”　　“什麼完了？”雁菲菲訝然問道。　　“連你這昆吾劍都斬不斷，那含沙劍拿來了也是徒勞，看來這輩子我只得帶着這鬼玩意兒活着了！”　　軒轅幾近哭喪地道。　　雁菲菲一呆，也明白了軒轅此話的意思，半晌才安慰道：“也不一定呀，或許我們可以找到這把鎖的鑰匙，那不就可以打開了嗎？”　　軒轅苦笑道：“但願能夠如此！”心情卻變得沉重之極，他根本就不知道這勞什子怪鎖是否真有鑰匙，但就算有，也在東夷人手中，東夷族這麼多人，那鑰匙又會在誰手中呢？若是在少吳手中，他又怎麼可能奪得了呢？想到這些，軒轅幾乎恨不得再去對奄仲鞭屍三百，這人也確實夠絕夠狠，竟身邊不帶鑰匙，看來他只好去問風騷了。　　“算了，先別管這些，去看看我兒悠遠吧！”軒轅怔了怔道。　　雁菲菲的眼睛也亮了起來，洋溢着一層幸福的光彩。母愛的偉大，可使每個女人更美麗，雁菲菲便是如此。　　※※※　　雲娘，是个中年婦人，眉目清秀，看上去應是個極為精明的女人。　　軒轅的目光卻並未停留在雲娘的身上，而是落在一個他絕想不到之人的身上。　　“鬼三！”軒轅確實沒有想到鬼三竟然會出現在此地，不僅如此，鬼三更似根本就無法動彈，只有眼神之中存在着驚懼之色，望向軒轅之時，目光極為怪異。　　“我要告訴軒轅一個好消息！”雁菲菲望了軒轅一眼，神色之間有些興奮和歡喜地道。　　軒轅望了雁菲菲一眼，似乎明白了什麼，不過他並沒有出聲。　　“幽姐並沒有死，而是被他給救走了，因此他一定知道幽姐現在哪裡。而碰巧我在路上遇到他，便順手擒下了。果然，幽姐已在鬼方。”雁菲菲欣然道。　　軒轅心中一痛，他豈會不知道蚊幽現在鬼方？而且還知道蛟幽此刻已是天魔羅修絕的女人，以羅修絕的絕世武技，別說是一個軒轅，就是兩個軒轅大概也無能為力了，而且就算是找到了蛟幽又能如何？她會再回來嗎？她是否已經變了呢？雖然相隔只是一年的時間，但在這一年的時間中所發生的變故實在是太大了。軒轅知道，許多東西都是極為現實的，現實得哪怕只有一點作偽也會是個悲劇。　　“你怎麼了？”雁菲菲似乎看出了軒轅的神情不太對勁，不由問道。　　“是的，那太好了！”軒轅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似有點魂不守舍地道。　　“你到底怎麼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是不是幽姐有什麼不妥？”雁菲菲思維極為敏捷，立刻想到了問題的所在。　　軒轅嘆了一口氣，道：“昨天，我也知道了這個消息。”　　“那又怎麼不高興？”　　“蛟幽此刻可能已是天魔羅修絕的女人，若要救出蛟幽，就必須殺了羅修絕！”軒轅吁了口氣，悠然道。　　雁菲菲也一呆，她似乎也聽過天魔羅修絕的名字和傳奇，同時她也為軒轅的話給激得一時回不過神來。　　軒轅心中卻有着一個疑惑，何以雁菲菲的武功竟能達到如斯之境？雖然昨日鬼三受傷而逃，但以鬼三的武功卻絕不是易與之輩，可是雁菲菲卻能輕易手到擒來。不僅如此，雁菲菲一身功力也步入了當今高手之列，這不能不讓軒轅感到驚訝。他是在這一年多時間中經歷了無數的奇遇，又有龍丹和地火聖蓮之助，才達到今日的成就，難道雁菲菲也有着類似的奇遇？　　這雲娘又是什麼人？怎麼在有僑和有虢兩族之中從未見過此人？而雁菲菲又是如何得到了昆吾劍的呢？　　“這些我們回去再商量吧，來，先讓我抱一抱兒子。”軒轅突然道。　　“雲娘見過公子！”雲娘懷中以錦哀棉袍相裹着一個熟睡的嬰兒，向軒轅施了一禮，同時將小孩交到軒轅屈起的臂彎中。她也有些驚異何以軒轅雙手被這枷鎖緊鎖。　　“不用客氣。”軒轅小心翼翼地抱緊小悠遠，道了聲，目光卻緊盯着小悠遠紅僕僕的小勝蛋，心頭湧起了無盡的愛意，忍不住在那小小的臉蛋上親了一口。　　雁菲菲也湊了上來，伸手輕掀了一下小悠遠勝旁的錦衣，似又恢復了小女兒家之態，緊依着軒轅，柔聲愛戀地道：“看他多像你！”　　“嗯，睡得可真香，這鼻子，可有點像菲菲了。”說到這裏，軒轅又輕聲喚道：“好兒子，快叫爹……”　　黑豆和雲娘相視一笑，提起鬼三便識趣地退到一旁。　　※※※　　軒轅和雁菲菲返回營地，傾營而出的龍族戰士夾道相迎，桃紅和陶瑩更是賣力，且熱情洋溢，似乎與雁菲菲是早就熟識的姐妹一般。而小悠遠被驚醒后更是眾人的焦點，桃紅和陶瑩猶是無限憐愛，一個個都興奮異常，這種場面倒讓軒轅和雁菲菲好笑不已，雲娘和黑豆則干瞪着眼。　　花戰、燕絕這幾個小子也在其中攪得不可開交，所幸小悠遠不認生，見到這麼多人反而樂得小臉紅紅的，一雙烏溜溜的小眼睛瞪得大極了，像是看到了許多稀奇古怪的玩意兒，一雙小手也四處亂抓，不時咧嘴一笑，確實是人見人愛。　　“木青已在獵豹養息的營中等侯軒轅！”柳庄稟報道。　　“好，對了，你派一人去山海戰士營把姬成和姬山叫回來。”軒轅似乎記起了什麼似地吩咐了一聲，這才排開眾人，帶着黑豆走向獵豹的營中。雁菲菲則被桃紅和陶瑩拉着去說女人之間的話去了，那群野性未滅的龍族戰士則圍着小悠遠轉來轉去。　　同木青一起來的有幾名有僑戰士和少典戰士，還有一名金穗劍士及宗廟派來的兩名高手。　　“見過統領！”金穗劍士和宗廟高手極為恭敬地向軒轅點頭施禮。　　軒轅淡淡領首，木青也自仍處於昏迷狀態的獵豹身邊站了起來，正準備向軒掛施禮，卻發現了黑豆，不由大訝，問道：“黑子，你怎麼來了？”說著大步走到黑豆的身邊。　　“當然是找來的，還有菲菲也來了！”黑豆笑了笑道。　　“什麼？”木青一呆，又看看軒轅，突地大笑道：“那太好了，難怪你一臉喜色，是不是白夜和竹山他們也回來了？”　　“不，是黑子和菲菲獨自來的，他們在路上根本就沒有會着面。”軒轅笑着搖搖頭道。　　木青似乎有些難以置信，但又怪異地打量了軒轅一眼，目光卻落在那把怪鎖上。　　“我把含沙劍帶來了，不過你絕想不到我還帶來了什麼！”木青突然有些神秘兮兮地道。　　軒轅微愕，反問道：“還有什麼東西可帶？”　　“歧富前輩去過熊城，在你走後不久，他竟送來了一副太虛神甲及一柄尊神刀！”　　木青一把拉開衣衫，竟露出一件泛着幽光的軟甲衣。　　“這就是太虛神甲？”　　軒轅伸手摸了摸，只感質地光滑之極，更像是一層氣流在其表面遊動，沒有半點受力的感覺。　　“打一掌試試！”木青一挺胸道。　　“我？”軒轅訝然問道。　　“當然是你，不過可不能全力以赴哦。”木青提醒道。　　“嘿！”軒轅笑了笑，運起半成功力出了一掌。　　“啪……”木青只是外表揚了插，笑道：“別這麼含不得力氣，搔癢也不是你這麼輕！”“那你注意了！”軒轅提醒道，於是以三成功力揮出一掌。　　“哧……”木青的外衣裂成碎片而飛，但軒轅心下卻是駭然，因為他擊在那護甲表面上的勁氣似乎全自一旁溜滑開了，木青的身子似乎根本就不受力。　　木青的身形晃了晃，他身後五尺外的兩張木椅卻“嘩……”地裂成碎木。　　軒轅驚訝地望瞭望手掌，又望瞭望那太虛神甲，不由得湧起一股莫名的詫異。　　“這神甲的優點是其自身便像是一個高手般可以自動卸開敵人的攻擊力，十成功力至少有五成被卸開。因此，它不僅可以避刀劍，更可抗打擊，確是不可思議的神物！”木青笑道。　　“的確不同凡響！”軒轅以手指勾起大虛神甲一角，運力一拉，太虛神甲竟似有着無限彈性一般，被拉長三尺，卻絲毫無損。　　“哇……”黑豆也禁不住大為驚嘆。　　“這能叫甲嗎？我看跟衣衫沒有多大的區別，怎會這麼柔軟呢？”軒轅驚訝地道。　　“誰知道，神族當年的強大豈是僥倖？擁有這些神物還不正常？”木青道。　　“嗯，這太虛神甲就給你穿上好了，到時候讓那些賊子嘗點‘甜’頭！”軒轅笑道。　　“這個我可不敢要，乃是歧富前輩給你的，你可是關係重大的人物，不怕萬一就怕一萬，要是某天遇上了刑天那樣的高手，也好與他大戰一場，所以這東西一定要由你穿！”木青認真地道。　　軒轅苦笑道：“我能穿上它嗎？瞧我身上衣服，想脫都難脫下來，這鎖一日不打開，我就一日不可能穿上這勞什子護甲。”　　“這還不簡單？我帶了含沙劍，甚至還有尊神刀，這把破鎖還不是一劈就開？”木青興緻勃勃地道。　　軒轅無可奈何地笑了笑，道：“沒用的，如果含沙劍和尊神刀能夠劈開這把鎖的話，我此刻已經不用再戴着它了。”　　“哦，難道軒轅試過？”木青訝然問道。　　黑豆似有所悟，望瞭望軒轅手上的怪鎖，似乎發現鎖稍稍變長了一些，軒轅的雙手也稍稍分開了一些。　　“是的，連昆吾神劍都不能對這把鎖有什麼損傷，含沙劍和尊神刀也只是徒勞。”軒轅道。　　木青這會兒也呆住了，他擁有含沙神劍，自然對昆吾劍的聲名有所耳聞。同時更知道昆吾劍乃萬劍之首，是神族十大神兵之中排為第三的利器，比尊神刀只高不低，而含沙比之昆吾則還差上一個檔次。　　事實上，神族最初並未列出十大神兵，而只列出八大神兵，分別由上一代神族八聖掌管。後來族中發生了變故，神兵收回由神族聖殿保管。於是天下間另有兩件兵刃在八大聖器之外崛起，這便是含沙劍和辟邪劍，沒有八大聖器相匹，它們便是最具聲名的兵刃，當然也因其主人擁有超凡絕世的武學。再後來神族大亂，聖器失蹤了兩件，這才將含沙劍和辟邪劍也列入種族聖器神兵之中，卻只能勉強入列，僅排末尾兩位。於是神族便有了十大聖器神兵之說了，也使得十大聖器神兵中有三件是劍。　　木青不由得怔了半晌，又道：“先讓我試試！”　　軒轅笑着伸手而出，淡然道：“試吧！”　　※※※　　含沙劍和尊神刀似乎也並不是眾人想象的那麼鋒利，竟贊盡了木青的全身力氣也沒能劈開這怪異的枷鎖，軒轅也累得夠嗆，手腕差點磨出血來。若非他的功力絕世，恐怕一雙手已斷了千百次，骨頭也會碎得不成模樣。所幸，軒轅的筋骨非同常人，咬咬牙就挺過來了。但劍、刀與怪鎖交擊的“叮叮噹當”脆響聲卻傳出老遠，犹如鐵匠鋪里打鐵似的，引來了許多人。　　眾人見如此結果都禁不住心沉似鐵，若是連這神劍，神刀也無法將這怪鎖破開，那軒轅豈不是要一輩於戴着這隻怪鎖度日了？先不說其日常生活是如何的不便，即使武功也將會因此大打折扣。這對剛剛興盛起來的龍族來說，確實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這些人實難想象，一雙手被禁錮之後還能夠有何作為？軒轅的蓋世刀法沒有這一雙手，還能存在嗎？　　他的絕世劍法沒有這一雙手，又能有何作為？是以，所有人的心都變得極為沉重。　　陶瑩和桃紅更是花客慘淡，愁容滿面，本來由雁菲菲到來的歡悅也都散去，反倒是軒轅毫無沮喪之意，朗聲笑道：“大家何必如此？就算是神器無法切開此鎖，它也會有鑰匙存在，只要找到鑰匙不就可以輕鬆打開此鎖嗎？而風騷一定知道鑰匙在哪裡！”　　眾人一聽，覺得軒轅此言也有道理，心中又稍緩了一口氣，充滿了希望。以這裏的眾多高手，想要擒住風騷並不是一件難事，那個鬼三不也被雁菲菲給擒來了嗎？　　鬼三和風騷的武功可以說處於伯仲之間，既然能擒下鬼三，便有辦法擒住風騷。於是眾人的心又活躍了起來，陶瑩和桃紅二女雙雙將目光投向了雁菲菲，她們實難想象雁菲菲竟可擒下鬼三。不過，雁菲菲碗實是美得有些另類，那種氣質大概只有鳳妮可以與之相比。　　軒轅洒然一笑，又道：“退一萬步講，沒有雙手的人照樣可以活得很好，照樣可以創業殺人。人，最重要的不是肢體，而是思想，是精神和鬥志。只要我們擁有足夠的信心，擁有一往無回的鬥志，誰能夠阻止我們前進發展的道路？真正的高手，真正的武者，他們絕不會因為手足的禁錮而消減鬥志或實力！對於他們來說，身體的任何一個部分都是足以取敵之命的武器！”軒轅說話之間，十指微曲，輕彈而出。　　“噗噗噗……”一串輕響，數丈外幾根樹枝應聲而斷，一截截如同劍削。　　眾人一看，鬥志立刻再度升起，歡呼一聲，龍族戰士皆向軒轅鞠躬行禮，似乎全為首領的這番表現所感。　　木青和雁菲菲諸人眼中也閃過一絲訝色，軒轅的指勁竟可隔空斷枝，那指風明明如劍氣一般犀利，難道說……　　“軒轅已修成了禪劍？”木青駭然問道。　　軒轅高深莫測地笑了笑，道：“天下武學，一理相通，一通印百通。所謂禪劍，亦為心劍。刀、劍只是一種形式，真正的武學是一種意志，一種境界，一種精神，更融天地之氣為己用，這才是無堅不摧之刀劍。或許，這就是禪，也是劍！”　　眾人皆心神大震，而木青諸人猶感震撼，軒轅的分析犹如黑暗中的一道閃光，使他們彷彿看清了遙遠而未知的武學之路。

# 第十四章 昆吾神劍

　　軒轅和雁菲菲似乎有着說不完的話，相別一年的相思和苦楚便如同潮水一般淹沒了他們所有的思緒。　　愛，是這個世上最偉大的力量；情，是這個世上最為莫測的東西。愛與情相結合，便足以創造和改變一切的生命。　　軒轅果然沒有猜錯，雁菲菲確有離奇的遭遇，但這卻是外人所不知的。於是軒轅第一次聽說了九天玄女門這個神秘的組織，更讓軒轅無法想象確是九天玄女門竟然便在姬水之畔的神山之中，而九天玄女門之土九天玄女正是有僑族所供奉的姬水之神！　　這像是夢一般，讓軒轅驚訝，而使軒轅更為驚訝的還是雁菲菲此刻已是九天玄女門的新一代掌門人，新一代九天玄女，而昆吾劍正是九天玄女的身份象徵。軒轅同時還了解到九天玄女門的來歷。也只有此時，他才明白，這個世界是何其的遼闊，是何其的神秘，竟有那麼多他從未曾聽說過的事。此時，他才知道自己實是極為無知的。　　那時候王母、女媧同屬一門，乃是母系氏族最巔峰的時刻，直到伏羲和天神據比的崛起強大，后又有魔帝蚩尤的崛起，使母系氏族逐漸沒落，其力量甚至被父系氏族給同化。而九天玄女便是在母系氏族最為沒落之時才出現的，她也加入了王母和女蝸一門。在強大的神族四分五裂之後，她也便同女媧、王母分離開來，由於王母和女媧系擁有根深蒂固的力量，她們各自組成了三苗中的兩大強部。而九天玄女卻因沒有人擁戴而獨行天下，如散仙般游遍天下名山大川，后終定居於姬水河畔。陪伴她的，只有神劍昆吾及幾名婢女。　　後來，有熊力量西遷出數千里來到姬水多少也受了九天玄女的影響，因為九天玄女與太陽乃是至交，在有熊子民遷至姬水后，她們便深居神山，神山也便成了禁地，九天玄女更成了眾人供奉的對象。只是時日太久之後，人們反而忘了九天玄女之名，稱其為姬水之神，甚至後來人們都當姬水之神是一個傳說，事實上真有這樣的人存在。　　每代九天玄女都生性淡薄，人人自小修行，所以稟性極純，不會去沾惹是非和濫殺無辜，她們見鬼三並無傷害有僑和有虢兩部族人之舉，也便與之相安無事。　　九天玄女門中人人皆是高手，但並非每個人的資質都可以繼承掌門之位。要知九天玄女可算是王母和女媧的師妹，其武功之高絕不可想象，豈是凡夫俗子之流可以盡得真傳的？不過，一代代相傳下來，九天玄女門也顯得勢弱，每一代掌門雖資質不凡，卻也有限。所以，九天玄女門也漸漸勢弱，但九天玄女的武功仍然能在天下有數高手中立穩腳跟。當然，因其一向與世無爭，所以天下沒有多少人知道還有這樣一群高手的存在，就像軒轅往昔還不知道廣成子的存在一般。　　當日蛟幽自天台上下墜之時，九天玄女便欲出手相救，但鬼三卻快了一步，於是也就作罷。後來又見雁菲菲在姬水河畔以淚洗面，她自然對个中情形也有所了解，便破例收下了雁菲菲這名懷有身孕的女弟子。一是因為雁菲菲的善良，二也是因為雁菲菲那千里挑一的資質正是繼承九天玄女門門主的最佳人選，三是因為雁菲菲的痴情。　　當年九天玄女愛上了伏羲，但後來伏羲棄情而求天道，使得九天玄女心灰意冷之下遠走姬水。因此，九天玄女所找來的弟子要麼是孤兒，要麼是有一段傷心經歷，但每個人都知道祖師和伏羲大神的那一段情緣。因此，上代九天玄女對雁菲菲格外同情，這才毅然招雁菲菲為入門弟子。　　雁菲菲習武是極為神秘的，族人根本就不知道，倒是啞叔和黑豆諸人因天天去照料雁菲菲的生活，因此他們隱約知道一些，但他們也只為雁菲菲感到高興，根本不會外傳。所以，族中很少有人知道雁菲菲今日會擁有如此不世的武學。　　雁菲菲確實沒讓九天玄女失望，雖然這一年多時間來，她懷胎十月，但武功精進仍是一日千里，加上九天玄女為其洗脈通筋，以各種方式提升她的功力，在一年多時間中，雁菲菲似脫胎換骨般完完全全變了一個人。　　雁菲菲並未正式接任九天玄女之位，但卻已被定為其繼承人，由於她急欲尋夫，所以九天玄女之位仍由其師所掌，而昆吾劍卻在雁菲菲手上。　　雁菲菲確實沒有想過軒轅還有可能活在世上，一直都以為他就這樣葬身蛇腹，可是後來竟傳說有一個叫軒轅的年輕人名動天下，她像是心靈有感一股，便欲看看這個軒轅是否便是那個讓她傷心魂斷的軒轅，於是稟明師父欲遠行。　　黑豆與雁菲菲的關係特好，便像親姐弟一般，因此黑豆知道雁菲菲習武之事，而九天玄女也不時指點黑豆的武功，使得黑豆這些日子來武功也一日千里，進步快速異常。是以，今日軒轅再見黑豆之時，頓覺他有着一派高手的風範。　　雁菲菲要尋軒轅，自會與黑豆商量，於是黑豆便與之一起離開姬水，向東尋找那個軒轅的行蹤。雲娘乃是九天玄女門的人，可算是一路照顧雁菲菲的生活，更充作小悠遠的奶娘。畢竟，帶着一個小孩滿天下的跑並不是一件容易之事。黑豆一路上以打獵為生，供雲娘和雁菲菲兩人的食住。　　一路之上，關於軒轅的消息似乎是滿天飛，像是軒轅身上有演不完的故事，但軒轅所在的具體地址卻無人能真正說清。黑豆幾人只好一個個地方跑，後來終於有準確的消息說軒轅到了熊城，於是他們也便迅速趕到熊城附近。恰巧一路上遇到眾多高手趕來迷湖，他們猜軒轅也應會來此，於是也隨之趕到了迷湖，卻沒想到竟真的在此找到了軒轅。　　雁菲菲找到了軒轅，但卻也發現了軒轅身邊的女人，滿心的歡喜霎時全都涼了。若非黑豆苦勸，只怕她早已轉身返回姬水之畔了。　　雁菲菲對軒轅大戰鬼三，曲妙看得很清楚，因此她擒下了鬼三，因為她去擒鬼三，便對後來發生在軒轅身上的事不太清楚了。直到有人將奄仲的屍體運走，這才知道軒轅還殺了奄仲，卻不知道何以軒轅雙手被鎖。　　雁菲菲認識鬼三，當日鬼三與歧富大戰，而軒轅被吞於蛇腹，所以她一眼就能認出鬼三來，也便知道此人就是救走蛟幽的人，這才讓她心生欲擒鬼三之念。不過，如果她沒有去抓鬼三，或許花猛和獵豹就不會受如此重創，說不定也能抓住風騷而獲得鑰匙。　　當然，世事總不是想怎樣就怎樣，那些只是假設而已。　　軒轅的經歷也讓雁菲菲心神震顫不已，在那些險惡的環境之中，軒轅能堅強地活下來的確不容易，雁菲菲也便釋懷軒轅何以來回姬水見她了。　　※※※　　“軒轅，蒙絡的人已經遷入了這沼澤之中，我們要不要給他來一手？”花戰稟報道。　　“不必，可有創世大祭司的動靜？”軒轅問道。　　“那老傢伙很鬼，不知道他會否親自出手。到目前為止僅發現一群神秘人對蒙絡窮追不舍，倒似是與蒙絡有深仇大恨似的，卻不知道這是一群什麼人物。”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他們應該是創世大祭司的死士，有沒有鬼方和東夷人的行蹤呢？”軒轅又問道。　　“首領，木青求見！”帳外一名龍族戰士稟報了一聲。　　“請進！”軒轅回應道，花戰扭頭向帳門口望了一眼。　　木青與柳庄同時跨入帳中。　　“木大哥有事嗎？”軒轅訝然問道，他已吩咐木青帶着花猛和獵豹去熊城治傷，卻沒想到木青這時又到這裏了。　　“我有一件事忘了說，總覺得其中有頗多可疑之處，是以才回來跟軒轅說一聲！”木青想了想道。　　“哦，何事？”　　“我在前來迷湖的路上，發現了龍歌，我本以為他也定會趕來迷湖，但我卻發現他竟是向壬城方向而去，似乎要出十大聯城似的。他的身邊只有禿奎、雲英及十幾名隨他自西來的高手，行蹤極為神秘！”木青稟道。　　“他向壬城方向而去？”軒轅眉頭大皺。　　“他想干什麼？難道說他會舍神門而不顧？”花戰也有些訝異道。　　“我也是這麼認為，所以我覺得這之中似乎有很多古怪和可疑之處，以龍歌的性格，怎肯將神門之秘拱手讓人呢？”木青思量着道。　　“嗯，確實有些古怪。難道他也想學風妮一樣，遊說各城主來對付創世大祭司和蒙絡？”軒轅猜測道。　　“的確有這個可能，否則他去壬城干什麼？”花戰附和道。　　“誰說他的目的便是壬城？也許是別的地方也有可能。或是城外，或是城內。”軒轅又否定道。　　“城外城內又有什麼地方好去？”花戰惑然道。　　“先不用管他，木大哥帶花猛和獵豹回熊城時一路上要小心，這裏風雲聚會，說不定會遇上東夷或鬼方的高手。”軒轅提醒道。　　“木青知道該怎麼做，不會有問題的！”木青自信地道。同時又望瞭望軒轅的雙手，道：“我倒是擔心軒轅手上的這東西。”　　“別沒事瞎操心，你先去吧！”軒轅沒好氣地道。　　望着木青兩人行出，花戰道：“要不要我們全體出去去尋找風騷的下落？”　　軒轅苦笑着搖搖頭道：“沒用的，如果我所猜沒錯，他應該與狐姬在一起，試問你們誰能夠對付得了狐姬？”　　花戰笑容盡去，愁容又來。的確，對於狐姬，他可是聞之色變，那個女人實在太可怕了，或許只有軒轅才能夠選出其魔掌。如果風騷真的與狐姬在一起的話，他們只怕是有去無回了，沒有男人可以抗拒得了狐姬的魅力，而他們當中又儘是男人，又有誰能夠在狐姬的手下對付風騷呢？何況風騷是何等人物，乃是東夷有數的幾太高手之一，能成為九黎之王，自有其過人之處。除非軒轅親自出手，否則只怕沒有人能是其敵。　　“那我們該怎麼辦？”花戰望瞭望軒轅，頓了頓又道：“我們已四處布下了眼線，別說神門，就是連可疑的地方都沒有找出幾個，難道我們真要在此等下去嗎？”　　軒轅的眉頭也皺了起來，確實，迷湖雖然有方圓數十里大小，包括沼澤面積約有近百里寬廣，可是這裏還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而他們的手中又沒有地圖，要想找到神門的所在簡直難比登天，除非他能夠在蒙絡的手中奪得河圖洛書所譯出來的地圖。否則，他們只能跟在蒙絡屁股後面跑，而且就算到時候找到了神門所在地，能不能打開還是另外一回事。而他卻將如此多的高手屯留在此豈不是一種浪費之舉？且人多容易暴露目標，對己方是極為不利的，這豈會不是失策之舉？　　“我看這樣下去也不是長久之計，不如我們乾脆就將人馬屯在沼澤之外，只留下一些人在此監視各方的動靜。反正我們有戰馬相助，若是流動起來也快捷異常，到時更不用擔心有人跟蹤，而且有什麼急事也能夠迅速趕到！”花戰提議道。　　“嗯，這也是一個辦法。不過，我想我們一些實力可以留在迷湖之上，建一些大木筏，以備急需之用，這樣雙管齊下可能會更好一些。”軒轅想了想道。　　“這樣更好，反正他們的水性足以應付任何突變，讓一些人留在水上也好！”花戰附和道。　　※※※　　雁菲菲親審鬼三，她審鬼三隻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想知道蛟幽的下落，而鬼三是絕對的知情者。僅以他在鬼方的身份，就有資格知道鬼方的一切。因為他是天魔羅修絕的第三大弟子，雖然並未掌權，卻絕沒有人敢小視。即使是曲妙和土計這一部之主也有許多時候要看鬼三的眼色行事，皆因天魔羅修絕在鬼方是至高無上的，鬼方之中惟一敢與羅修絕正視的人就只有魔神刑天，而刑天卻是羅修絕最信任的人。　　在鬼方之中，惟一可以繼承天魔羅修絕之位的人也只有刑天，雖然羅修絕座下幾大弟子的武功也都高絕無倫，但無論是智慧、武功和聲望，仍要比刑天差上一籌。　　這次鬼方確實出動了許多高手，羅修絕的三大弟子，鬼魅、鬼虎、鬼三全都出動了，就連刑天也親自出手，另有�b曲族的曲妙、土方部的土計，幾乎是傾巢而出，甚至連羅修絕的八妃也出動了其三。　　這個消息讓軒轅驚愕莫名，為何羅修絕如此不惜人力？他究竟想千什麼？是什麼讓他如此重視？難道說就只是為了神門？　　神門之中究竟有什麼東西？有什麼力量？是讓羅修絕嚮往還是驚懼？這才會派出如此多的高手？要知道，天魔羅修絕的武功幾乎登入仙境，名與利及手中所掌握的權力幾乎已是無人能及。除少昊所掌管的東夷族可與之相抗衡外，便是太昊部下的力量也要比他遜色許多。一個擁有如此力量的人，為何還要對神門如此重視呢？　　或者可以說，他們對神門的在乎並不是有什麼東西誘惑他們，而是有什麼東西讓他們害怕。因為他們害怕，所以他們才會傾出眾多高手，甚至是少昊親來！　　如果事情真如軒轅所猜，那麼木神曾說的神門之秘或是真的，只有像羅修絕和少昊這樣的梟雄才真正明白神門之中會出現什麼――那就是魔帝蚩尤！　　只有魔帝蚩尤才會讓天魔羅修絕擔心，讓少昊擔憂，他們才會傾力而出，也可以說這次所要對付的乃是魔帝蚩尤。若是蚩尤一旦重生的話，羅修絕、少昊，甚至是太昊都難輕迎其鋒，甚至要再受蚩尤的統治。　　所謂的天魔羅修絕、魔神刑天都只是魔界一員，而蚩尤才是真正的魔中之王，因此天魔羅修絕絕不想蚩尤的重生威脅到他的地位，這才派出如此眾多的高手前來迷湖。　　讓軒轅疑惑的還有另一個問題，也便是為何鬼方和東夷會對神門在迷湖的秘密知道得如此清楚，而且似乎比他自己這些人還清楚？狐姬早一步來到迷湖，其實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要知道軒轅諸人乃是一知道這個秘密就動身而來，且距迷湖如此之近，這之間究竟是出了什麼差錯？　　難道說河圖洛書有另外的摹本？若真是如此，這些摹本又是自哪裡來的呢？自龍歌和聖女鳳妮？這似乎有些不太可能。　　如果東夷和鬼方之人能夠摹出河圖洛書的副本，何以不盜走真品？他們還會害怕什麼嗎？這當然不可能。因此，若有副本也絕不會是鬼方和東夷人或姦細所摹。若說是人誤傳，那也不可能如此巧合，而且東夷和鬼方之人先到一步。　　退一步講，如果是施妙法師盜走了真正的河田洛書，他也絕不會想讓太多的人知道神門的秘密，這樣對他也會少一分危險和威脅。真正知道神門秘密之人，自然不會告訴別人神門真實的地址，那麼這個秘密的地址是誰傳揚出去的呢？還會有誰知道？　　龍歌，鳳妮、蒙絡、創世這些人也是两天前才知道神門所在地，他們身邊的人亦是如此，而他們是絕對不會將之傳出去的……　　那麼，將有關神門的消息傳揚出去的人只可能是熊城以外的人了，可事實真的如此嗎？　　軒轅的思緒有些混亂，許多問題都似乎找不到確切的答案。想到這裏，軒轅心中也禁不住自問道：“迷湖真的是神門秘址所在嗎？他們真的就能根據記憶中的河圖洛書找到神門準確的地址嗎？而這記憶中的河圖洛書就一定精準嗎？”想到這裏，軒轅心頭不由大震。

# 第十五章 群邪齊現

　　一天一章。　　“快傳始鳩來見我！”軒轅大步向自己的營中行去，對立於兩邊放哨的龍族戰士吩咐道。　　其中一名戰士見軒轅神色不善，忙應聲而去。　　軒轅大步進營，陶瑩和雁菲菲正在逗着小悠遠。　　“瑩瑩快去備齊所有的戰馬，我們馬上要啟程！”軒轅沉聲道。　　陶瑩訝異地望着軒轅，被他這突然的決定弄得似乎摸不着頭腦，愣愣地問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何以又要立刻離開這裏呢？難道軒轅不準備去查神門嗎？”　　雁菲菲也有些不解地望着軒轅，她並不清楚這裏的事，對於軒轅的生活和這些事情中間的厲害關係也是一無所知。因此，她選擇不說話。　　“我們可能被人耍了！”軒轅臉色有些難看地道。　　陶瑩又望了軒轅一眼，見軒轅不欲再多作解釋，也便乖巧地立身而起道：“你陪菲妹和悠遠，我立刻去辦！”　　軒轅露出一絲笑意，陶瑩確實是個極為難得的好幫手，更是個賢慧能幹的好妻子。任何事情從不會問多餘的話，也不會說太多的廢話，辦事乾脆而穩健，也難怪在陶基眾多子女之中，陶瑩最受他喜歡了。　　軒轅望着陶瑩迅速出營，這才轉身來到雁菲菲身邊，曲起雙臂對小悠遠笑道：“來，讓爹爹抱你！”　　雁菲菲也笑了笑，將小悠遠放到軒轅的臂彎中，這才柔聲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要這麼急？”　　軒轅親了小悠遠一口，才道：“迷湖可能根本就不是神門所在地，我們被人騙了！”　　“哦？”雁菲菲也未再多語，她知道，軒轅此來迷湖便是為了神門秘址，如果這裏不是神門所在地，確不應再呆於此等險地了。　　“哦，你還抓我，小爪子還……”　　“進來！”軒轅將小悠遠交給雁菲菲，回頭道。　　“不知首領找我有何吩咐？”始鳩大步行入，恭敬地道。　　“立刻給我傳信鳳妮和壬城外的山海戰士，讓他們密切監視龍歌的行蹤，並隨時向我彙報！”軒轅沉聲吩咐道。　　“是，屬下立刻去辦！”始鳩應了一聲，便要轉身而出。　　“慢，另外通知熊城的兄弟，要他們向壬城和辛城附近移動，隨時聽候調遣！”軒轅又補充道。　　“明白！”　　※※※　　“難道軒轅不準備讓一些人留在迷湖附近？”花戰惑然問道。　　“是啊，或者神門真的在迷湖呢？”尤揚也附和道。　　“就算神門在迷湖附近，我們也絕對沒有便宜可揀，無論是哪一路人馬，都會讓我們頭疼，或者到時候會成混戰之局，還不知道是誰得利呢。因此，無論迷湖是神門秘址所在的說法對與不對，我們都有離開這險地的必要，這是不容忽視的問題！”軒轅斷然道。“那首領準備讓誰留下來呢？”韓雁也插口問道。　　“這個我自有安排！”軒轅淡淡地道。　　“軒轅，難道我們不去找風騷嗎？”陶瑩也有些忍不住地問了一句。　　軒轅眉頭微皺，這確實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他手上的枷鎖無法打開，做任何事情都不方便。雖然他說這沒什麼影響，但實際上已使他的武功無法正常發揮，功力大打折扣。他之所以要那樣說，只是想穩住眾人的情緒。　　若是以軒轅此時真實的功力，便是面對刑天也不會有絲毫的畏懼，自從龍丹的生機與之相融之後，他自身的功力幾乎暴漲一倍。因為此刻他所兼并的不僅有龍丹本身的力量，更擁有龍丹自火山熔岩之中吸納的力量，甚至還有地火聖蓮的力量。這些力量一旦融合，所產生的力量是無可估量的。而在通過萬花大陣化開龍丹生機之時，軒轅更學會了利用龍丹的生機去吸納身邊的生機而強化自身。因此，即使讓他去面對刑天，他也不會有半點畏懼。可是此刻他雙手被鎖，如何能夠去面對刑天這般高手呢？這使他也有些苦惱。但是想擒風騷也非一時之事，何況風騷身邊有着眾多的高手。　　“風騷的事我們可以稍等，龍歌之事我們卻刻不容緩，大家出發吧！”軒轅咬咬牙道。　　※※※　　鳳妮在軒轅諸人趕到壬城之時，也趕到了壬城外山海戰士的營地。　　山海戰士雖是新立之師，但在蒙絡和宗廟的關照下，頗受看重。壬城城主蘭慶乃是蒙絡的親信，但他並不知道軒轅與蒙絡之間已經發生了許多矛盾，因此對山海戰士仍很關照。而且，蒙絡與宗廟之間並無不愉快的經歷，甚至有相依的成分，山海戰士乃是宗廟的人，壬城城主也不能將之如何。　　再說，有山海戰士在城外不遠處的山谷之間訓練，至少也算得上是一支速援之軍，無論是對外敵還是對城內的民心都有所控制。使外敵入侵之時，不能不考慮到這支人馬的存在，對民心又有一種穩定的作用。　　當然，山海戰士與壬城之間並無多大的聯繫，他們有自己的體系。同時也是為了保證能讓山海戰士的內部保持極度的機密。　　鳳妮收到靈鳩傳書之時，身在壬城不遠，又有快馬，自然是極為快捷地趕到了壬城之外與軒轅會合。　　以鳳妮的聰慧，自然從軒轅的話意之中察覺出了一些什麼東西。因此，她不能不親自來問一聲，這才快馬趕來。　　鳳妮乍見軒轅的樣子，不由得也給愣住了，直到軒轅講出這些日子以來所發生的事情，這才有些恍然，但也不由得有些憂心。　　“各城城主都對軒轅的印象改觀了許多，軒轅居然殺死了曲妙，奄仲和偃金這三大高手，便是熊城之中的創世大祭司和王叔的高手也都被你的氣勢給鎮住了。七大營八大寨中有一部分本來在創世大祭司和王叔之間拿不定主意的人現在都忙着向宗廟示好，表示忠於宗廟。而那些戰士們更不用說對軒轅是如何的崇拜了，便是十大聯城中的人也全都拿軒轅作話題。我看軒轅若乘勢壓下創世大祭司和王叔的氣焰，並不是一件難事。”鳳妮像是彙報一般道。　　“那十大聯城和七營八寨究竟有多少人願意支持鳳妮呢？伯夷父究竟有多大的把握勸服其他各城城主呢？”軒轅吸了口氣，並無得意之情，認真地詢問道。　　“這個似乎在一两天之中很難尋求答案，因為並沒有人敢肯定軒轅的影響力會對王叔和大祭司根深蒂固的影響造成多大的衝擊力。但卻可以肯定十大聯城至少有一大半不會依附我們，八大寨也應是這樣，至於七大營就很難說了。或許憑你的影響，能夠爭取到三大營或更多，至少，你可以影響七大營中的戰士！”鳳妮想了想道。　　“軒轅認為神門之中真會是蚩尤魔魂？”鳳妮不由抽了口涼氣，問道。　　“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應該是如此，木神曾向我提起過這些，但我卻不相信一個人的肉身被毀后，元神還能封存百年不散。可是自鬼方派出刑天、鬼魅，鬼虎、鬼三及天魔三妃、土計，曲妙等高手來看，應該可以斷定蚩尤魔魂仍在的可能性。要知道，天魔羅修絕與蚩尤有着極為密切的關係，他定可感應到某些異常，這才會派出如此多的高手前來。他們的目的也可能不是開啟神門，而是毀滅蚩尤魔魂，但我有一個很不祥的預感，那就是蚩尤魔魂定不會那麼容易便被毀滅，甚至他們會弄出大亂子來！”軒轅說話時眉頭皺得極緊。　　鳳妮的神色也很難看，她自然知道魔帝蚩尤的可怕。傳說之中，蚩尤之勇比之伏羲都要勝上一籌，若非女媧、伏羲甚至是王母聯手，還無法毀滅其肉身封死其元神，可見這魔人是多麼可怕。昔日之天魔羅修絕和魔神刑天都是蚩尤所統魔族一員，而東夷更是蚩尤的本部，由於在眾神與群魔大戰之時，天魔羅修絕和魔神刑天突然棄蚩尤而去，這才使魔族大敗，群魔盡滅。而天魔羅修絕和魔神刑天卻統治鬼方諸部，成為鬼方之主，使鬼方的實力大增。眾神也因此一戰，死傷無數，再無力滅天魔羅修絕和魔神刑天。因此，如果蚩尤重生的話，很有可能會使鬼方和東夷合併，那樣一束，熊城豈不是危矣？何況，誰能是蚩尤之敵？即使是太昊和少昊出手，也不可能獨勝蚩尤，而少昊所統之東夷諸部本是蚩尤舊部，情況如何發展實很難說。因此，她也明白了眼下形勢之嚴峻。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鳳妮吸了口氣問道。　　“首先清理熊城之內的憂患，穩住熊城大局，同時我們也要阻止蚩尤重生！”軒轅斷然道。　　鳳妮不語，她知道軒轅定還有話要說，否則的話，這個簡單的問題誰都知道，還用得着軒轅說嗎？　　果然，軒轅只是頓了頓，身子向虎皮椅上靠了靠，充滿殺意地道：“我們要好好地利用這個非常時期，最先做的就是要清理創世和蒙絡的羽翼，對於不願與鳳妮配合的頑固之輩，我們只有讓他永遠地消失，不管是十大聯城城主還是七大營八大寨中的頭目，絕不能心慈手軟！”　　“軒轅是說要殺了他們？”鳳妮吃了一驚問道。　　軒轅望着鳳妮，淡淡一笑道：“鳳妮說得正是，只有放手而為方能得到最終的勝利！”　　鳳妮沉吟了一會兒，定定地望了軒轅半晌，才道：“軒轅認為可以輕易殺死這些人嗎？要知道，這些人無一不是族中最頂級的高手，而且他們身邊都有親衛，要殺他們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個不好反弄巧成拙，那豈不是得不償失？”　　軒轅也微微皺眉，鳳妮沒有說錯，十大聯城城主以伯夷父的武功最高，他是憑真正實力坐上城主之位，余者雖多少靠些關係，但是每個人的武功在熊城之中也是首屈一指，至少也是齊充這個級別的人物，除非軒轅親自出手，否則誰能夠將他們暗殺？何況這些人身邊都有親衛高手，豈是好相與的？而此刻軒轅雙手被鎖，即使親自出手也不一定能夠成功，那又有什麼人能夠擔當此任呢？　　龍族戰士之中自是找不到這樣的人選，如果貳負出手，或許可能有幾成希望。當然，那是不可能的，龍族戰士的一切事務還得由貳負親自打理，如果貳負出了差錯，那軒轅豈非要遺憾終生？而軒轅身邊的高手雖然有劍奴、木青，但這些人仍不足以擔此重任，惟一可擔此重任的可能只有滿蒼夷了。　　想到滿蒼夷，軒轅心中鬆了口氣，道：“如果讓滿蒼夷擔此重任，你看能不能行通？”　　鳳妮眼中閃過一絲異樣的神彩，她可是親眼見過滿蒼夷修為的人，自然知道滿蒼夷的厲害，最厲害的還是滿蒼夷那神出鬼沒的速度，如果由她充當殺手，確是最為合適的人選。何況她還有極樂神箭在手，更是如虎添翼。　　軒轅見鳳妮點了點頭，便道：“那我就將這個任務交給滿蒼夷，現在你給我開出一些名單來，我就讓這些人永遠消失！”　　“可是，如果他們齊心對付我們，只憑我們的實力能行嗎？而且到時候恐怕連宗廟也難為我們開脫了。”鳳妮有些擔心地道。　　軒轅自信地笑了笑道：“這正是我所說的非常時期，我們的行動叫混水摸魚，此刻蒙絡和創世正斗得不可開交，創世所派的死士殺得蒙絡在迷湖邊四處逃竄，而蒙絡更已經殺死了齊威，兩人的鬥爭已經發展到了白熱化的地步。如果此刻十大城主之中有幾人有什麼損傷的話，他們的腦子里定會聯想很多，甚至都懷疑是對方下的毒手，而根本不會懷疑到我們的頭上。一來，他們根本就沒見過滿蒼夷，更不知道我們會有滿蒼夷這一着棋；二來，他們根本就不會料到我們敢鋌而走險，就算是滿蒼夷露出了一些破綻，他們也不能肯定是我們所為。何況此刻熊城內外風雲聚會，有這麼多的高手出沒，甚至會有人想到是鬼方高手或是東夷高手乾的呢。”　　鳳妮一想，事實或許真是這個樣子。　　“這樣做只是將傷亡減少到最低程度。而我們也要準備好這群人的合適接替人選，絕不能再讓這些城主之位落到創世或蒙絡的手中。這些必須與宗廟達成一個默契的配合，方能夠乘蒙絡和創世不在熊城的時候，將十大聯城的力量穩固下來。到時候蒙絡和創世即使抽身回熊城也是無回天之術，我們再也不怕蒙絡和創世能弄出什麼大亂了。因為只要佔着一個‘理’字，他們就不可能煽動得了城民。而幾股主要實力又控制在我們手中，他們也不可能造得了反！”軒轅又補充道。　　“一切都由軒轅安排好了。”鳳妮吸了口氣道。　　“鳳妮不用擔心，這樣做絕對不會損傷有熊的根本。這次迷湖之行，蒙絡和創世都不想對方返回熊城，而且神門對他們的誘惑極大，他們也絕不會輕易放手。因此，他們兩人定會將自己的實力大部分集中在迷湖一帶。兩大勢力這一輪拼殺下來，損失的都只會是他們的親衛和親信，反而有利於熊城內部的控制。若是創世和蒙絡到時候想反，我們乾脆就先下手為強，將他們全部制住。到時，由宗廟和十大聯城城主及七大營出面，所有的紛亂必會迎刃而解！”軒轅似乎看出了鳳妮的擔心，不由安慰道。　　鳳妮笑了笑，軒轅說的確實有些輕鬆，而且條理清晰，不過她知道這之間定然存在着許多兇險，許多問題，一個不好就可能滿盤皆輸。畢竟創世和蒙絡在有熊族的實力已根深蒂固，軒轅才入熊城不久，雖名聲大噪，卻無法與創世、蒙絡的聲望相提並論。　　當然，人生就在於一個“賭”字，生命的魅力也在於一個“賭”字。鳳妮不能不賭，除非她願意坐視有熊一天天沒落，除非她願意看着這種自相殘殺、勾心斗角的場面永遠延續下去，而有熊族所面臨的外敵威脅更是讓她不能不賭。是以，她支持軒轅，她也知道軒轅明白這“賭”的意義和必要所在。她相信軒轅，相信軒轅絕不會做太多多餘的事，絕不會是個盲目的賭徒……　　而軒轅又何嘗不知道這樣做的危險性？如果他還有選擇的餘地，就絕對不會這樣做了。蒙絡和創世都不是好惹的人，一個不小心，反會被這兩人給算計。　　但除了這個機會，他不可能製造得了更好的機會。時機稍縱即逝，一統有熊是刻不容緩之事。若等到鬼方和東夷的注意力全由神門轉移到有熊事務之上時，他就不會再有任何機會，甚至會被外部勢力所乘。因此，他此時必須乘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於神門之上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清理有熊內部矛盾。當然，他也做好了最壞的打算，是以他將龍族戰士的實力北移，在必要時，他不惜以武力讓龍族戰士參戰，在伯夷父和宗廟的配合下，將蒙絡和創世的餘黨全部剿滅，甚至請陶唐氏派高手相助。即使最後滿盤皆輸，也不會出現不能自保的問題，大不了由他領着人去范林或常山。因此，這場賭博若贏便是王者，但輸也不會輸得很慘，在一個不怕輸的賭局之中，誰也敢下大注，軒轅就是這麼想的。　　成功固然好，但即使不成也不會虧！當然，軒轅也絕不能不對有熊族負責，就因為鳳妮，他就不能放任，不能不對每一步小心謹慎地去考慮。　　有熊是塊大肥肉，誰能吞下它，誰就能夠有一統天下的資本。對此，軒轅是必爭！　　“我找鳳妮來，還有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證實。”軒轅頓了頓道。　　“是不是我王兄的事？”鳳妮很敏感地問道。　　軒轅點了點頭，道：“不錯，正是龍歌之事，同時也是有關於河圖洛書之事。”　　“河圖洛書？”鳳妮也有些訝異地反問道。　　“難道鳳妮不覺得河圖和洛書被盜都有些古怪嗎？”軒轅反問道。　　軒轅心中也有些欣慰，與鳳妮說話似乎不用費什麼力氣，說了第一句，鳳妮便知道了第二句，看來其思緒的確很敏捷。　　“龍歌並沒有去迷湖，而是率着自己的親信直奔壬城方向而來，鳳妮覺得這之間可有疑點？另外，鬼方和東夷的高手似乎比我們還要先一步知道迷湖是神門秘址，在我們趕到迷湖之前他們便早已抵達迷湖，這些又說明了些什麼？”軒轅淡淡地道。　　鳳妮的眉頭微微皺起，神色間不無思索之意。　　“如果神門秘址真在迷湖的話，那個盜走河圖洛書的人絕對不會將之傳揚出去，就算此人盜書之後被殺，那河圖洛書也不會被東夷和鬼方同時得到。至於我們更不可能將這個秘密外傳，事實上，也來不及外傳。因此，鬼方和東夷先我們而知神門秘址，這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議也非常矛盾的事情。”　　“會不會是有人先一步摹寫了河圖洛書？”鳳妮一提出這個問題，立刻又自己給否定了，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摹寫河圖洛書必須用正本，如果這些人有機會接觸正本，那還會不盜走？　　“可這能說明什麼？”鳳妮又問道。　　“這個問題可大了，因為這隻能代表兩個結果。　　要麼，迷湖真是神門秘址所在地，而鬼方和東夷各得了一份河圖洛書或者是摹本，且他們先我們而破譯了河圖洛書的一切；要麼，迷湖是神門秘址所在地本身就是一個錯誤虛渺的說法，而且是有人故意引導我們認為迷湖便是神門秘址所在地，更向鬼方和東夷傳出謠言，將鬼方和東夷的注意力全引向迷湖，而真正得到河圖洛書的人便可以輕鬆地去獨得神門之秘。除了這兩種可能之外，再難找到第三種說法。”軒轅認真地分析道。頓了一頓，又接道：“可以想象，如果鬼方和東夷都獲得一份河圖洛書的摹本，這是不現實的，幾乎不可能。對於一個從未見過河圖洛書的人來說，想如此精確地摹畫出河圖洛書最少也需要六天時間，而按摹本之上的圖樣找出迷湖，沒有幾天時間也是不可能的，而東丸和鬼方更不可能共着一個真本同摹兩份。因此，前後沒有二十天時間絕無法讓東夷和鬼方集於迷湖，二十天是最少的估計，但是龍歌的河圖失蹤至今仍不到二十天。可想第一種假設是不成立的，那麼東夷和鬼方只可能是自別處聽到的謠傳，也就是說第二種可能性是完全能夠成立的！”　　“那這又與我王兄有何關係？難道說王兄會與施妙法師合謀，但是這又怎麼可能？王兄與我們一同研究河圖洛書，而那地圖乃是由段賦和段藝兄弟兩人所畫，那地形經你證實是迷湖，難道這會有假嗎？”鳳妮仔細一想，又覺不對，不由訝然道。　　“鳳妮說得是，但是如果仔細深思，這之間也有許多漏洞存在。”軒轅提醒道。　　“漏洞何在？”事關龍歌，鳳妮也不能不將事情弄清楚，雖然她對軒轅不抱任何懷疑，但血畢竟濃於水，她只有這個哥哥，世上也只有這惟一的一個親人，她自然不希望龍歌出現任何差錯。　　“漏洞所在，一是，誰也不知道你的洛書是誰調了包，龍歌的河圖究竟是誰偷的，面對鳳宮和卧龍宮最熟悉的人想來還不能將施妙法師算進去。如果真是施妙法師所盜，他欲出城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當時你和你身邊的人正受蒙絡和創世的監視，所以他想出入熊城不被人發現確實很難。要知道，你入熊城之後，所有你身邊的人的活動都受到了限制，因此即使施妙法師有心想去查探卧龍宮的秘道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況他又怎知龍歌能回來？如果想探查卧龍宮定會在龍歌回返之後，可是這段時間龍歌實早已回到了熊城，豈會不對自己所住之處在意？當然，這不必細說。我說的漏洞，是在找神門之時的漏洞。第一，誰能夠肯定河圖是完全真實的？”

# 第十六章 神門真跡

　　軒轅說到這裏頓了一頓，望了鳳妮一眼，微帶歉意地接道：“或許我不該如此猜測，但事實卻不能不讓我特許多事情聯想到一起，如果我的猜測沒有錯的話，龍歌在繪出河圖之時，定將最重要的一部分稍改了一下，因此使所有人的目標都聚集於迷湖附近，而我們和蒙絡甚至還有創世都被這更改的結果給迷惑了。而龍歌甚至在決定這件事情之前就已經想好了以迷湖作為幌子，因為真正得到河圖洛書的人正是他！”　　鳳妮臉色大變，她自不會去反駁軒轅的這些話，但是軒轅這番猜測讓她有些難受，也不知是因為龍歌還是因為軒轅。　　“鳳妮或許不知，龍歌其實至少是在雲英諸人進入熊城前的一個月便回到了熊城，而這一個月時間，足夠他將一些秘道和地形了解透徹。是以，他能夠帶着我們如此嫻熟地進出蒙王府的秘道。其實還有些問題，我仍未對鳳妮說，那就是龍歌在出了蒙王府之後，就去了創世的祭司府，神門秘址在迷湖便是他告訴創世大祭司的，而且他與創世之間的關係更非同一般，他去祭司府所走的便是絕對機密的秘道。當然，你應該知道龍歌是絕對不會輕易依附蒙絡和創世的……”　　“我知道，但我們也不能憑這一點就斷定王兄便是那個得到河圖洛書之人呀？”鳳妮打斷軒轅的話道。　　“或許我的話是有些武斷。不過，龍歌此刻不往迷湖而去了釜山，這是我剛在路上收到的鴻雁傳書，此刻已有人距去了釜山。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神門秘址應該在釜山附近，因為龍歌絕不會白入釜山。當然，我也可能猜錯，不過，鳳妮此刻的心情我十分理解，我也不想事情變成這樣。其實，就算我說的變成了事實，這也不能代表什麼，龍歌如此做法也是為了有熊族的強盛，在這種局勢之中，他根本就沒有選擇！”軒轅淡淡地道。　　“王兄真的去了釜山？”鳳妮吃了一驚，問道。　　“自然不假，我早已下令壬城方向的所有兄弟注意龍歌的行蹤，這絕對假不了。這也是我為何要將人馬全體調出迷湖沼澤的真正原因！”軒轅肯定地道。　　鳳妮沉吟了半晌，她終是聰慧之人，有些事情一旦冷靜下來深思一番，便立刻會洞察秋毫。她也清楚龍歌的性格和手段，如果龍歌真的是遠離迷湖面去釜山的話，這之間還確存在問題，也難怪軒轅有些懷疑，而結合前後所發生的事，龍歌確實無法擺脫嫌疑。　　誰也不知道卧龍宮失火是不是龍歌自導自演的一曲戲，面故意挑起蒙絡和創世之間的嫌隙，讓他們之間相互猜疑，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　　龍歌絕對是個聰明人，在沒有外援的情況下，他只能巧妙地利用創世和蒙路之間的一些問題為自己的行動作掩飾。或許一直以來，眾人都低估了龍歌這個人的智慧。　　說到用詭計耍手段，伏朗比之龍歌似乎還差了許多，雖然伏朗也很聰明，但他的心眼太小，目光更沒有龍歌那般高遠；說到心狠手辣，龍歌則更勝一籌，只是龍歌平時頗有大將風度，待人接物比伏朗更是厲害多了，更不會感情用事。　　龍歌是自私的，這一路之上，便可清楚地看出，他確實是個極為自私的人。為了不讓自己多受一點威脅，他寧可多犧牲那群尊敬他的各部戰士，更背着鳳妮認賊做父。實則，在他的心中只有自己而不會容納他人，為成就自己的事業，不惜犧牲任何人，更會不擇手段。對於這一點，軒轅也不能不承認龍歌確有過人之處。　　軒轅雖也有些不擇手段，但比之龍歌而論，仍有些差距，至少他沒有龍歌狠，更不會犧牲自己無辜的兄弟。　　鳳妮豈會不知道，龍歌怎麼可能放棄對神門的尋找？如果神門真在迷湖，龍歌絕對不可能不去迷湖而往釜山。而在迷湖竟出現鬼方、東夷各部的高手，這很明顯是有人故意安排的一切，他是希望這些人藉此機會相互大殺一通，而這些人的實力大減對他來說，確實是一件極好的事，最好是幾路人馬全都元氣大傷。　　軒轅所有的分析都極為有理，雖然沒有太多的證據，但在這種環境中，許多事情本來就不可能存在太多的證據，也不可能去講求什麼證據之類的東西。因此，這個世界是智者和勇者的天下，只有身具大智慧方能看透一切，身具大勇者才能控制一切。　　所以，這個時代，崇拜英雄！　　英雄就像神一般受人所尊重！　　※※※　　熊城近些日子來發生了幾件大事情，首先是祭司府出現了神秘高手，竟然破了祭司府的大牢，放走了其中的許多重要嫌疑犯，這使得杜修諸人的臉面大失，甚至連向來神秘的死士教頭吳回也發了一通脾氣。當然，關於吳回的消息只是傳聞，誰也不會真箇當真。不過，杜修、齊充大發雷霆倒是真的。　　沒有人知道在祭司府中關着什麼重要的人物，也沒有人知道這神秘的高手究竟是哪路神仙，竟能在祭司府中進出自如。也因此許多人都知道創世大祭司已不在熊城之中了，至於上了哪兒，沒人敢問。　　另外一件大事卻是蒙王府中的幾位客卿高手竟在城外暴屍，其屍體是八寨之中巡視的戰士發現的。同時發現的還有伏朗身邊的兩大高手風際和風游，這可確實不是一件小事情。　　伏朗幾乎恨得牙痛，他隱隱揣度着究竟是什麼人乾的，但是他又能怎樣？根本就無法找到證據。何況鳳妮、軒轅、龍歌似乎在突然之間消失，而且這件事與蒙絡大有關係。聽說軒轅和鳳妮是在蒙王府內失蹤的，這使他也產生了許多的疑惑。在倏然之間，伏朗發現自己竟然是極度的孤立，根本就沒有外援，他所有的計劃因為軒轅的出現，鳳妮的失蹤而玩完。　　伏朗恨，恨軒轅，也後悔當初沒有一下子結束軒轅的命，而種下了今日的後患。可是此刻他後悔也已來不及了，因為他根本就不是軒轅的對手，對於這一點他還有自知之明。而且此刻軒轅屬下高手如雲，他卻人單勢孤，只要鳳妮不再向著他，熊城已不再是他久留之地了。　　伏朗要走，他知道自己永遠地失去了鳳妮，可是這能怪誰？怪鳳妮？怪軒轅？還是怪他自己？只有老天才知道。但不可否認，伏朗絕不甘心，絕對不甘心！他居然會敗給軒轅，以他的心高氣傲，自不會甘心。　　伏朗帶着自己的親信要離開正值多事之秋的熊城，這也是一件大事。不過，熊城之中已沒有多少人對他有太多的好感，或許軒轅的光芒在一夜之間已使得伏朗黯淡了，更使人遺忘了伏朗的存在。因此，伏胡走時，幾大長老只是稍稍客氣了一番，便任由他走了，走時竟連相送的人也沒有，這確實是一種悲衰。　　伏朗是個聰明人，他也想等鳳妮回來之後再辭行，但卻知道那樣會更難看，他可不想再與軒轅並肩由人去評論。　　熊城的另一件大事卻是由軒轅所創下的，東夷的不世高手奄仲、鬼方的第六高手曲妙兩人的屍體被運回熊城，使得熊城內外軍心和民心大振，軒轅的名氣蒸蒸直上，在軍民心中“英雄”的地位更是牢不可破，也是第一次讓人親見他真才實料的本領。熊械之中對東夷、鬼方的有數幾大高手都聽說過，卻沒有料到軒轅一出手便幹掉了兩人，還有一個偃金。一時使得熊城許多原本對軒轅不屑的人，也不得不對其刮目相看。　　蒙王府和祭司府的高手更是心下駭然，他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軒轅所殺之人的分量。更何況，還盛傳軒轅重創風騷，生擒鬼三的消息，若事實真是這樣，只怕連蒙絡和創世也給比下去了。　　宗廟之人和太陽戰士更是對軒轅萬分推崇，皆因軒轅就像是熊城的救星，儘管熊城仍來到岌岌可危的地步，但也已是風雨飄搖，難以長久了。面軒轅的到來如夏天的習習涼風，給他們服了一顆定心丸。在鬼方、東夷與有熊交戰的漫長日子中，有熊何曾主動攻擊過？何曾能夠讓鬼方和東夷同時損失這如此多的不世高手？這實是有熊族多年來從未有過的勝利。　　七大營八大寨的戰士也無不欣喜，當然也有人憂心忡忡。　　宗廟迅速將消息傳遍十大聯城，元貞長老自然明白，這正是為軒轅大造聲勢的最好時機，只有軒轅的聲勢越高，才有更大的本錢助宗廟取得有熊的控制權。軒轅的山海戰士實是一着奇兵，也是對許多人的一種有力威脅。　　元貞也明白，此時正是宣揚軒轅的最好時機，而軒轅將幾具屍體送回熊城也便是這個意思。此時蒙絡和創世都已離開熊城，宗廟辦起事來根本沒人可阻，這一點元貞和軒轅心裏都明白。而且此刻六大長老都對軒轅極為看好，包括無咎長老在內，都極為賣力地為軒轅宣揚。　　※※※　　軒轅知道這次的煩惱來了。恭弘=叶 恭弘七負傷而至，竟告訴他，兩百山海精銳戰士竟被一個瘋子殺了八十餘人，剩下的一百餘殘兵也傷勢輕重不一，全都趕到了壬城外蛟龍的營地之中。　　一個瘋子在殺了八十多名好手之後又插長而去，就連恭弘=叶 恭弘七也受了傷，這到底是什麼人？　　軒轅和鳳妮心中都禁不住大為驚駭，究竟是鬼方的高手還是東夷的高手？誰有如此可怕的修為？　　山海戰士的這兩百精銳戰士乃是自七大營中抽調出來的，以兩百人戰一人仍無法取勝，可想而知那人的武功是何等可怕，連軒轅的頭也大了。　　“如果這個人不是瘋瘋癲癲，在我們敗亡之時不加追殺，只怕我們這些人能夠趕來見你的沒有幾個了。”恭弘=叶 恭弘七苦笑着道。　　軒轅倒抽了一口涼氣，他帶着人來巡視剩下的一百多名拖傷帶血的殘軍，只見人人面如土色，顯然是被那個瘋子給嚇破了膽。　　“這瘋子用的是什麼兵刃？”軒轅不由得問道。　　“赤手空拳！”恭弘=叶 恭弘七無奈地道。　　“赤手空拳？”軒轅身邊的人都忍不住驚呼出聲。　　“不僅是赤手空拳，而且我們的兵刃根本就近不了他的身。我的劍刺入距他身體三寸之時，就再也刺不進去了。這人的功力之高几已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恭弘=叶 恭弘七吸了口涼氣，搖頭苦笑道。　　“這瘋子簡直不是人，而是個魔鬼！”一名倖存的山海戰士臉色極為難看地道。　　“的確是個魔鬼！我們從未見過那樣的眼神！”　　幾名山海戰士也響應道。　　軒轅的眉頭皺了起來，這個神秘的瘋子究竟是誰？當世之中擁有這般功力的人，除了太昊、少昊、羅修絕之外，還有誰？只怕刑天也無法讓恭弘=叶 恭弘七的全力一劍無法近身吧，這是何等的功力？　　如果說這人是敵人，為何不對山海戰士繼續追殺，如果說這人不是敵人，為何又要對山海戰士大開殺戒？難道這人真是瘋子嗎？當世之中又有哪個瘋子身具這般可怕的力量？又有哪個瘋子能夠做到這一點？對於這些常識，軒轅也覺得自己極為欠缺。天下的高手大多，而他所知極為有限，如果有歧富在此，或許會知道這個瘋子是什麼人了。　　“我還得親自去一趟迷湖！”軒轅吸了口氣道。　　“首領要去找那個瘋子？”有人擔心地問道。　　“那瘋子自然要找，但迷湖的動靜必須要監視！”　　“我們也去！”陶瑩和桃紅道。　　“不，瑩瑩要助鳳妮去釜山看看，那裡的事情更重要。”軒轅斷然道。　　“就讓菲菲陪夫君同去吧。”雁菲菲突然出言道。　　軒轅望瞭望眾人，神色間微微露出了一絲溫柔，點點頭道：“有菲菲相助，定會順利很多。這次返回迷湖的人數不能過多，只須十餘人便足夠，多了反易暴露目標，不便行事！”　　“報，外面有個自稱蛟夢的人求見！”一名山海戰士前來稟道。　　“哦，快請！”軒轅大喜，看來定是滿蒼夷未負所託，面此刻軒轅正盼着滿蒼夷的到來。　　“是夢伯父！”雁菲菲也有一種他鄉見親人的感覺。　　“通知蛟龍。”軒轅向身邊的花戰吩咐道，同時領着大隊人一起出營相迎蛟夢。　　蛟夢瘦了很多，看來這些日子確實吃了不少苦頭。當蛟夢再次看到軒轅之時，仿若隔世，而當他發現軒轅身邊立着的英姿颯爽的雁菲菲之時，更是驚訝不已，而雁菲菲及黑豆諸人立刻上前施禮。　　軒轅帶頭施禮之下，眾人自然全都施禮。　　“你們怎麼也在這兒？”蛟夢一把扶住雁菲菲，望瞭望黑豆，奇問道。　　蛟夢效開雁菲菲大步來到軒轅的身邊，重重地拍了拍軒轅的肩頭，感慨地嘆了口氣道：“你真的已經長大了，能見到你有今日的成就，我死也無憾了。”　　“夢伯何須說這話？今後大家都會好好地活着！”軒轅心情也微微有些激動，畢竟蛟夢仍是他不折不扣的長者，而此刻蛟夢似乎老了很多，兩鬢都有些花白了。　　“爹！”蛟龍聞聲快步奔跑而至，大聲呼道。　　“龍兒！”蛟夢放開軒轅，扭頭望向蛟龍。　　“爹！”蛟龍在來到人群中時剎住跑勢，大步而行，眼中竟歡喜得閃動着淚花。　　蛟夢乍見蛟龍，心中不禁微微有些震動，蛟龍變了，無論是氣勢還是脾氣都似乎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從那自信而穩健的步子之間，他可以感到蛟龍再非昔日輕浮躁進的蛟龍，而已成長為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了。　　“爹，你回來了就好！孩兒無時無刻不在挂念爹爹！”蛟龍緊攫着蛟夢的雙手，激動地道，那一片赤子之情絲毫不作任何掩飾。　　蛟夢乍見親兒，這些日子來的感慨一時之間竟塞到一塊兒，說不出話來了，只是緊緊地擁著兒子那寬厚的肩膀，眼中閃爍着淚花。是的，他重生了，自由了，可是這幾個月之中，一切都改變得那般快，他身邊的每個人都似乎在改變，而且改變極大，甚至包括他自己。如今他也老了，這個天下已完全屬於年輕人的了，不過他能看着這一輩的年輕人成長起來，這也便成了一種享受。　　父子二人相擁半晌，蛟龍才推開蛟夢來到軒轅身前，深施一禮，誠懇地道：“謝謝軒轅！”　　“我們之間的任何話都是多餘的，難道不是嗎？”軒轅扶住蛟龍意味深長地反問道。　　蛟龍望了軒轅一眼，不由得笑了起來，軒轅也與之相視而笑。黑豆此刻一下子插到兩人中間，一手攬一個，笑道：“我們進帳吧！”　　蛟夢老懷大慰，蛟龍確實變了，但他知道，這是因為軒轅。能看着這對曾經的冤家和好，大概是他重獲自由的最好禮物。於是他便在眾人的簇擁之下入了大帳，而軒轅似一句也沒提起他如何被創世收押之事，他也知道軒轅不欲在這種情況下提起，也就閉口不談。　　得知近日來所發生的一切，蛟夢不由得感嘆不已，對雁菲菲所作的一切更是大感欣慰。而他所聽到的消息幾乎都是高興的事，雖然驚險不已，但卻皆無不利之處。更感欣慰的卻是軒轅竟能將族人帶着度過難關，在熊城之中能佔一席之地。　　由於蛟夢的身份特殊，所以在這裏極受尊重，不過許多人並不知道他便是從祭司府中所逃出的人之一，這之中的情由只有少數人明白。當然，所有人都知道蛟夢就是有僑族的族長。

# 第十七章 痴者無敵

　　原來，當日蛟夢與天祭司率一干好手去救木青，他們相救木青也是想在速度上快一籌，趕在鬼三、曲妙等人之前出手，因為他們並沒有把握能在鬼三和曲妙的手中救出木青。也因此所帶之人並不多，余者去牽制鬼三和曲妙。　　蛟夢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但腦門的昏眩和身上的痛楚卻讓他明白這是事實。他還掙扎着以僅有的清醒，憤然問道：“祭司，你為何要如此做？”　　天祭司也有些吃驚，這一記重擊竟未能讓蛟夢昏死過去，不過此刻他並不害怕，因為蛟夢根本就無再戰之力，只能受他擺布，這裏又是安全之地，便是鬼三和曲妙追來也不會追到這裏。　　“這就只能怪你自己了，誰叫你要主張相助龍歌？而任何相助龍歌的人都只有這個下場，你也不會例外！”天祭司冷酷地道。　　“你……你不是代表有熊的力量嗎？”蛟夢更驚。　　天祭司不由得大笑道：“不錯，我代表的是有熊的力量，但我只忠於創世大祭司，而龍歌這小子回到熊城將會威脅到大祭司。因此，只要是相助他的人都難逃一死，不僅你，便是虎恭弘=叶 恭弘和神農之輩也全都不會有好下場，你就認命吧！”說完再給了蛟夢重重一擊。　　當蛟夢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已經在一個地牢之中，其餘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後來知道這個地牢乃是在熊城之中，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怎會被糊里糊塗地送到熊城中來，所幸在地牢之中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折磨，只是心繫木青、蛟龍諸人的安危，使他日漸心力憔悴。在吃喝方面，也不算大壞，能夠有資格被關進地牢之中的人都不是身分簡單的人，否則的話，創世大祭司何必要花這麼多冤枉糧食供養，一殺了之不就得了？　　蛟夢在地牢之中幾乎是度日如年，他也不敢想象這幾個月的時間是如何度過來的。本以為永遠都只會呆在那陰暗的囚室之中，但此刻竟然有人可以在祭司府中將他救出來，這簡直是個奇迹。　　滿蒼夷的輕功確實已達到了超凡入聖的地步，而蛟夢也深感滿蒼夷的武功根本不是他所能比擬的，他本來還在猜想，這個女人要把他帶到哪裡去？卻沒有料到，滿蒼夷竟是奉了軒轅之命專來救他，這確實讓他激動。　　此刻得知一千人等都安然無事，而天祭司已被軒轅誅殺了，蛟夢自是大為歡喜。后又得知天祭司竟然找個人來冒充他，他恨不得再將天祭司的屍體捅幾刀。　　蛟夢得知一切皆是軒轅作出的安排，而且他已是此地的主帥后，便主動請命願意接受軒轅的調配，他曾親見軒轅獨拒鬼三和曲妙，明白今日的軒轅再非昔日之軒轅，能為自己的親人出點力，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安慰。軒轅見蛟夢是誠心請命，不好意思拂他之意，只好讓其助鳳妮去釜山，而他則領着劍奴、雁菲菲，黑豆及花戰諸人前往迷湖。小悠遠由桃紅和雲娘帶着留在壬城外的大營之中。　　桃紅最愛小悠遠，是以也樂得留於此地，此刻山海戰士營中有五百餘人，自保足足有餘，何況還有壬城相護，根本就不可能有大批敵人來襲。　　軒轅聯繫上不願多見人的滿蒼夷，將鳳妮所列出的名單交給她，他相信只有滿蒼夷才能完成得了任務。　　滿蒼夷根本就不說二話，軒轅更將太虛神甲交給滿蒼夷，卻被滿蒼夷給拒絕了。她從不習慣憑藉這些東西，她自信憑自己的身法不可能有人能夠攔住她。　　何況她還有極樂神弓，雖然極樂神箭只留下幾支，但用其它的鵰翎箭也同樣能夠發揮出別人無法想象的威力。因此，對於做一個殺手，沒有人比她更合適。　　在軒轅的仔細叮囑下，滿蒼夷迅速離去。軒轅知道，熊城的權力之戰，這一刻真正拉開了序幕，他與創世、蒙絡三者之間，只有一個人能夠主宰有熊，絕不會容下第二個人。軒轅對自己是絕對有信心，甚至包括擊敗龍歌。這個世界本就是殘酷的，如果龍歌不能夠與自己好好合作，他也不會顧忌鳳妮的情面。雖然不至於殺了龍歌，但也會讓龍歌無力與他爭奪，到時或是流放、軟禁之類的。　　想到軟禁，軒轅不由得又想起了君子國王子柳洪。這個世界只要有鬥爭，就總會有人為之犧牲，為之流血，這是不可能避免的。　　※※※　　迷湖似乎仍是那般平靜，但軒轅卻知道，這一切都只是外在的現象，在迷湖周圍每一處都幾乎是暗藏殺機，一不小心都有可能步進死亡的陷阱之中，而此刻他絕不能有失。　　當然，軒轅並非想來找那個瘋子，他來此的目的主要是尋找風騷，只有找到風騷，他才有可能找到枷鎖的鑰匙，此事刻不容緩。他本欲讓恭弘=叶 恭弘七的那群精銳山海戰士密切監視着迷湖和沼澤之中的動靜，伺機對東夷人進行捕獲，但是山海戰士卻被一個瘋子打得稀里糊塗，使他不得不親自出手擒拿風騷。只有將手中的枷鎖打開才能夠放手大幹，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危險，無論他是一個多麼自信的人，但是此刻他也無法真正的提起自信，未來的困難誰會知道究竟有多少呢？　　讓軒轅感到欣慰的是，在始鳩靈鳩的相助之下，他們很快便找到了鬼方好手的居住地和東夷戰士的居地。　　鬼方和東夷人絕對沒有想到，他們的行蹤會被一隻飛鳥所暴露。　　軒轅自然不欲先驚動鬼方的人，在他的雙手未獲自由之前，他還不想去與鬼方人正面為敵。想到刑天，他就有些頭痛，而鬼方的高手還不知道有多少在營中。但軒轅必須要找東夷人算賬。　　東夷人的營地距鬼方之營不過十餘里，當然，在這荒無人煙的沼澤之中，十餘里已是一段不小的距離。東夷營地旁倚一條小河，小河之水直通迷湖，不過此刻已是汛期早過的日子，河水並不湍急，河面也不甚寬闊。　　軒轅極為小心，以其超乎尋常的靈覺，小心地探索周圍的一切，但讓他奇怪的卻是，東夷營中一片死寂，像是根本就沒有人住一般。　　“有些不對勁！”軒轅小聲道。　　“我嗅到了血腥味！”黑豆的鼻子翕動了一下，神色凝重地道。　　“血腥味？”軒轅微微有些訝然地反問道。　　黑豆幾個悄然起落，來到一叢草邊，驚聲低呼道：“這兩個東夷人被殺了，看來已有人先我們一步來到了此地。”　　軒轅也悄然趕來，一看兩具屍體，不禁駭然。這兩人的死狀甚為可怖，竟是頭頂之上各有五個指洞，顯然是被人一手一個，以犀利的爪法抓破了頭顱。只看那五個血洞之勻稱，便可以想象此人的指力是如何的可怕，功力是何等高絕。　　“好狠的手法！”軒轅不由得低聲道。　　“啊……”一名趕上前來的龍族戰士一聲低呼，臉色“刷”地變得蒼白，像是從未見過死人一般。　　眾人都不由得將目光全都投向了他，訝然問道：“你怎麼了？”　　“瘋子，就是那個瘋子，那個瘋子殺人的手法就是這樣，專抓人腦殼！”那名龍族戰士神色極為怪異地道，他正是那兩百山海戰士之中僅存的幾個龍族戰士之一。軒轅此次將之帶來，也是想讓他們來辨出那個瘋子，卻沒想到在這裏，這麼快便會遇到此人。　　“你可以肯定？”軒轅也有些驚疑不定地問道。　　“我不知道，但這太像了，太像是那瘋子殺人的手法，他便像是一個怪物。”那龍族戰士心有餘悸地道。　　“有我在此，你何用懼怕？如果你害怕，立刻給我滾回范林！”軒轅見那人之狀，不由得有些不高興地叱道。　　“是，屬下再也不敢如此了！”那人一驚，忙跪下請罪道。　　“生死有何懼？大不了便是一死！龍族戰士只有無畏戰死的，絕沒有怕死的！你要好好地反省一下自，已！”軒轅語氣極為嚴厲。　　“是，屬下知罪，請首領處罪！”　　“知錯能改就好，下不為例。否則，休怪我不客氣！”軒轅望瞭望數十丈外的東夷營地，低低地冷喝道。　　“謝謝首領教誨！”　　“那裡的血腥味更濃，想來也定是發生了什麼大的變故！”黑豆指了指遠處的營地，突然又道。　　“走，我們過去看看吧！”雁菲菲有些不忍心見到這些屍體，提議道。　　“大家小心一點！”軒轅提醒了一聲，領着眾人向營地之中靠去。　　黑豆沒有說錯，東夷的大營之中四處都是屍體，這些人的死狀都權慘，要麼是腦門開洞，要麼是胸前開洞，內臟灑得滿地都是。　　軒轅對此也大為錯愕，營內營外都是屍體，不知是什麼人下手如此之狠？　　“是不是與那瘋子的手法有些相似？”軒轅扭頭向那名龍族戰士問道。　　“不只是相似，簡直是一模一樣！”那名龍族戰士環顧了一眼，神色仍有些不自然地道。　　軒轅皺了皺眉，伸手拈了一點鮮血，血液似乎尚熱，事實上那些傷口仍在流血也足以證明這些人是剛剛經過一場大屠殺的。如此看來，這個所謂的瘋子應該不會是東夷的人，那麼這人很可能是鬼方的神秘高手，這才會只選擇攻擊山海戰士和東夷人，但他究竟是什麼人呢？　　“那邊有聲音，我們過去看看，不過千萬要小心，這人是個絕世高手！”軒轅側耳細聽，似乎聽到遙遠的地方有些聲音傳來，不由道。　　眾人自是不反對，軒轅的決定就是他們的決定。　　聲音越來越清晰，是一陣陣怪異的笑聲，其中還夾雜着驚怒的驚呼之聲，那驚呼聲竟是個女人。　　“就是那個瘋子的笑聲！”那龍族戰士吃了一驚道。　　“是狐姬，想不到這妖姬也會遇到麻煩！”軒轅不由得笑了。　　“那我們還要不要去看看？”花戰疑問道。　　“當然要去，我倒要看看這瘋子究竟是什麼人，如果風騷在這裏，那便更好，省得我們四處亂找！”　　軒轅肯定地道，說話之時，他已領頭向聲音傳來的方向奔去。　　當軒轅趕到一看，他不由得呆住了。　　不錯，正是狐姬在苦苦掙扎，她的身邊還有幾名東夷族的高手，地下更有許多屍體。不過，並未見到風騷，顯然風騷並不在這個營地之中。　　花戰認識，這些正在狐姬身邊的高手都是神谷中地位尊崇的元老們，平時養尊處優，這一刻動起手來，便像是別人手中的玩物一般，一個個如同沒有腦袋的蒼蠅。此刻他們像是被一股強大的氣流牽扯得到處亂撞，只有狐姬仍咬牙苦戰，但已花容失色，失去了昔日那雍容華貴，讓人心顫的魅力，而她的對手只有一個人。　　是的，只有一個人，一個將東夷這如此多的高手殺得橫屍遍地狼狽不堪的人，雖然此人身上也掛了彩，但自其瘋狂的狀態之中，可以看出他似乎仍有着無窮無盡的力量。狐姬諸人戰死是不可倖免的，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眾人所過之處，每一寸草都被化為飛灰，地面似乎變成焦土，樹木花草無一倖存，可見這幾大高手交手是如何激烈霸道。　　花戰諸人不由得看呆了，但軒轅卻並非因此而呆，他呆是因為那個瘋子，大笑而瘋狂的瘋子。　　劍奴的雙唇翕動了一下，半晌才自抖動的唇間進出兩個字――“聖王”！　　軒轅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的，劍奴並非在叫他，而是呼喚那個瘋子。因為那個衣衫檻樓可怕的瘋子竟是君子國的上一代聖王�通。　　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情，�通的武功竟然變得這般可怕，那是因為什麼？在這幾個月中，在他身上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既然�通在此，那麼柳靜呢？　　他不是與柳靜一起留下對付出世的火神祝融嗎？為何他會如此瘋癲，而且出現在這裏？　　軒轅知道自己並不是在做夢，而是事實，即使�通化成灰他也認識。他可以肯定眼前之人正是�通，雖然那一頭亂髮和亂糟糟的鬍子似乎數月未剪，但那身形，那舉止，那聲音仍然絲毫未變，這個人就是�通！　　�通何以不去常山找他們？何以會來迷湖？為何大殺山海戰士？若說是殺東夷人倒可以講得過去，因為東夷人對君子國的毀滅也要承擔一點責任。　　“呀……”又有一人被�通一抓擊殺，狐姬似乎也有些瘋狂，那綵帶舞動之間更是風雷隱隱，仿若行雲布電一般，但是�通穿插其間似乎根本就不受羈絆，殺得狐姬岌岌可危。　　軒轅雖然自信，但卻不敢想象自己在對付狐姬時能像�通一樣揮灑自如，他知道自己和瘋狂的�通仍有一個差距。　　“聖王，我來助你！”劍奴乍見�通，不禁大喜，仗劍向狐姬飛射而去。此刻他的功力也非比尋常，足以列入超級高手之列，這一聲暴喝，也驚動了場中的所有人。　　�通似乎身子震了一下，扭過頭來，兩眼之中神色一片凄迷，似乎根本就不認識劍奴。　　“砰……”�通被狐姬重重擊了一掌，一個踉蹌之後，竟未倒下，倒是凶性大發，目光犹如是瘋了的惡龍一般，見人慾噬。　　“劍奴，小心！”軒轅大驚，他感到�通已經不認識劍奴，甚至要對劍奴進行攻擊，忙呼道。　　劍奴再見�通，心神大喜，正欲仗劍直擊狐姬，誰知�通打橫而至，怪笑着張開沾滿鮮血的十指直朝他的心臟插來。　　劍奴大驚，呼道：“聖王！”　　“砰……”劍奴橫劍一擋，身子如中巨杵般踉蹌着暴退八步方立穩身子，手中之劍不停嗡鳴，幾欲折斷，但總算是擋開了�通這要命的一抓。　　“劍奴，小心，他已經認不出我們！”軒轅說話之時，身子橫插而入，雙掌疾推，硬阻�通抓向劍奴的第二爪。　　“轟……”軒轅被震得倒翻出三丈才踉蹌立穩腳跟，�通的身子也被震得退後三步。　　“咦……”�通似乎有些驚訝，以渾濁的眼神和混沌不清的神志打量了軒轅一眼，再大吼一聲，向軒轅撲到。　　狐姬沒想到正在這要命的時候，軒轅竟來插手救了自己一命，不由得對軒轅多望了幾眼，正欲退去之時，卻倏然發現退路已被一女娃所封住。　　此人正是雁菲菲，雁菲菲淡然以對，她知道眼前這個女人是東夷族的重要人物，或許在其身上可以找到那把怪鎖的鑰匙，她又怎麼可能會讓對方安然而去？而�通的瘋癲對場中打擊最大的人莫過於劍奴，同時更是吃驚非小，只見他大聲喝道：“聖王，是自己人！”但是�通根本就不聽他的呼叫，帶着勢如怒潮的氣勁直襲軒轅。　　軒轅無暇多想，但他也不想與�通以硬碰硬，他知道，在功力上�通要勝上一籌，這還是在�通已經戰得疲憊之時，若是平時，�通的功力只怕更為駭人。他不明白，�通如何會具備如此霸道的功力，在這幾個月之中的進境比他更猛更強。　　�通沒有死，這本就是一個意外，而此刻�通卻似乎根本就不認識他們，是不是受了某種刺激？難道是因為柳靜死了，他悲傷過度才會這樣？這沒有人知道。　　“轟……轟……轟……”�通連續三記重擊都被軒轅躲開了，此刻軒轅的身法已不會比滿蒼夷遜色多少。他不欲與�通正面交鋒，何況此刻他的雙手被鎖，根本就不能靈活地發揮，若是被�通傷了，那確實不划算。而他若傷了�通，也不好，因此他只好選擇避讓。　　�通無法擊中軒轅，不由得更是大怒，暴跳連連，如同張牙舞爪的魔鬼，但卻找不準軒轅變幻莫測的身形。　　劍奴也是觸目驚心，兩代聖王交起手來，他夾在中間也不知如何是好，不過他也明白�通已經失去了理智，要幫，自會幫軒轅。　　軒轅此刻似乎並不需要幫助，如果突然多了一個劍奴夾在其中，只怕會礙手礙腳，劍奴心中正是這麼想的。但他這個想法剛剛生出，便聽�通一聲狂吼，雙臂自外向內一抱，一股有形有色的氣流竟然自四面八方擁入他的懷中。　　軒轅吃了一驚，他倏然發現自己的身形似乎被一股強大的氣旋給吸扯住，綿綿不絕的氣流自四面八方向他衝擊而來，他竟然不知該往哪個方向走避。　　�通怪笑連連，那有形有色的氣流在他懷抱之中翻騰激涌，竟然凝成了五彩的花形，如同幾株竟相綻放的蓮花……　　“地火聖蓮！”劍奴忍不住驚呼，軒轅也同樣在驚呼。　　那有形有色的氣流竟在�通的懷抱之中凝成了三朵五彩繽紛的地火聖蓮狀，他們是親眼見過聖蓮的美麗，正是眼前的五彩之色，但是這以氣流自然凝成的聖蓮體比真實的地火聖蓮更大。　　四面八方的生機似乎無休無止地湧向那聖蓮狀的氣團，使得地火聖蓮不住地漲大。　　“桀桀……嘿嘿……”�通似乎陷入了無限的瘋狂之中，刺耳的怪笑只讓場中每一個人心神大顫。　　雁菲菲和狐姬的心神也被這怪笑所震，目光同時凝於那綻放漲大的聖蓮氣團之上。　　“軒轅快退開！”狐姬竟然最先開口呼道，她竟然也關心軒轅。　　雁菲菲微訝，也為�通的瘋狂之態給驚住了。　　軒轅不由得苦笑，此刻他想退開也是不可能了。　　就是因為他的閃避激怒了這個瘋子，使得�通凝聚了全身的功力將軒轅罩在其中，只要軒轅稍一移動，將會受到無比瘋狂的一擊，而這一擊絕對是致命的。

# 第十八章 與狐交易

　　憑軒轅的感覺可以知道，此刻�通的功力足以摧毀他，而�通的功力可能便是來自地火聖蓮。而且，�通很可能並不止服食了一朵，至少也是三朵，而以�通的身體根本就承受不了這三朵地火聖蓮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以至於神志被沖得一片混亂，甚或是神經錯亂，這才陷入了瘋狂的狀態，而其身體內的力量無法排泄出來，這才引起了無限的殺戮。只有在戰鬥中一點點散去體內衝擊的力量，才能使自己的身體少受一點折磨，這種感覺軒轅也有過。那是在東山口吸納了地底真火后的感受，他當時也陷入了昏迷狀態，硬對鬼三、土計、風絕和童旦四大高手的聯手一擊，這才揀回一命。是以，軒轅立刻明白�通為何會這樣，但是知道又能如何？他根本就沒有辦法避開�通這瘋狂的一擊。　　“要想軒轅活着，我們必須聯手，否則的話，我們都難逃一死！”狐姬扭頭對雁菲菲沉聲道。　　雁菲菲望了狐姬一眼，眼中閃過一絲訝異，但她仍堅定地點了點頭。　　“出手吧！”狐姬低喝聲中，身形在空中一個倒折，綢帶如同無數柄利劍帶着風雷之聲向�通攻去。　　雁菲菲絕不甘落後，昆吾劍化成一道經天之長虹直撲�通。　　劍奴也看出了險情，哪敢怠慢？也全力撲向�通。　　他深深地感到�通這必殺的一招並不是軒轅所能夠承受的。　　花戰和眾高手自也不想閑着，十餘名高手同時聯手出擊。　　軒轅也一聲長嘯，被鎖的雙手猛地舉起。　　“錚……”一聲犹如金鐵交擊的清響聲中，軒轅的雙手之間竟多了一柄長約丈五，寬達半尺的巨型氣劍！　　劍身閃爍火焰一般的紅芒，流竄着奪目的華光，竟與那三朵聖蓮氣團爭奪虛空中流動的生機。　　軒轅巨劍自上而下，以無與艙比的氣勢狂劈而下，火熱的氣勁彷彿將虛空扭曲、塌陷，而氣流則盡被巨劍扯動，以奔雷之勢迎向�通。　　“嘶，哧……”虛空雜亂一片，電光頓閃，天頂之上雲飛風走，日月無光，惟呼嘯而過的勁氣發出刺耳的嗚叫。　　所有人在剎那之間都彷彿陷入了另一個無法理解的空間，在無邊的黑暗中掙扎，作無休無止的反抗，已經找不對手所在，分不清敵我，但卻不能不傾盡全力出招。若不如此，只可能在這場無情的風暴氣場中被撕成粉碎。　　沒有人能夠想象，這究竟是怎樣一種場面，或許是因為每個人都已置身其中，根本就無法觸摸事物的真實所在。　　“轟……”似乎天地在一剎那之間崩裂，天塌地陷，每個人都感到自己的身體在飛墜，無休無止地飛墜，像是永遠都無法着地。但黑暗卻逐漸散去，天上的厚雲竟一裂為二，如同被一柄巨劍給從中切開，陽光自切開的雲隙之間透射而出，剎那間照亮了視線混淆的林間廢墟之地，也讓所有人的視線再次清晰起來。　　花戰和燕絕諸人衣衫盡裂，口角溢血，他們剛才根本就未能夠接近�通，便被一股強大無倫膨脹的氣團震飛，那股氣團便如同一個重劈炸彈爆炸之時所散發出來的衝擊波，也具有着無與倫比的毀滅力量。所以，花戰和燕絕諸人或多或少地受了傷。　　軒轅、雁菲菲、劍奴、狐姬的樣子也極為狼狽，衣衫不整，鬚髮零亂，一道道眼神之中儘是驚駭之色，而且都在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彷彿是自深深的礦井中爬出地面，快要窒息的奴隸苦力。　　�通，依然靜立，靜立如一堆被風化了的岩石，那本來破爛的衣衫此刻更是無法掩住那雄壯的身體。　　但在�通的表情之中，此刻也只有錯愕，而沒有瘋狂的病態表情。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通，不知道下一刻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也不知道這個瘋子是傷還是未傷。不過，在這些不世高手聯手的攻擊之下，�通仍能夠屹立不倒，這確實有些駐人聽聞，簡直是不可能！即使是刑天、少昊之輩也不敢硬接這四大高手聯手的一擊，而�通卻是照單全收了，這是何等驚世駭俗，簡直不可思議，所以眾人的目光不能不投向�通。　　軒轅長長地吁了一口氣，以雙手拄地，撐起身子，迎風而立，在他的身前是一個巨大的坑，幾有五尺之深，五丈見方，面他與�通，雁菲菲、狐姬，劍奴五人都圍立在深坑的邊緣。這顯然是剛才幾人勁氣所激的緣故，這裏的泥質鬆軟，根本就無法承受那驚天動地的破壞力。　　�通的腦袋扭了扭，目光仍有些驚愕地望了軒轅諸人一眼，彷彿是一個做夢未醒的人，目光有些空洞，卻沒有了最初那張狂的殺氣。　　劍奴以劍拄地，他也沒什麼話好說，或者是說什麼也沒有用。　　雁菲菲關心地望了軒轅一眼，見軒轅並沒有事，也就放心了。剛才軒轅一人承擔了�通的主要攻擊力，幾乎是一人承受了一半的力道，以讓雁菲菲得以安全，這使雁菲菲便成了四人之中受傷最輕的一個。　　�通突地轉身，一言不發地向遠處荒草林中走去，如一個夢遊之人，只讓在場所有人心頭髮寒。　　誰也不知道�通是否已經受傷了，更不清楚�通究竟欲做什麼，所有的人都已被跌通剛才那一擊給鎮住了，便連軒轅也不敢再去招惹這個人。　　事實上，軒轅並不想擋下�通，擋下�通又如何？難道要他殺了�通？就算能殺得了�通，此刻他也不能下手，至少�通曾是君子國的一代聖王，對他有恩情。何況，他根本就沒有把握能夠留下�通，�通的功力實在是太可怕了，這些大概便是地火聖蓮的作用。　　當日地火聖蓮共有九朵，滿蒼夷搶去一朵，柳靜拿去的一朵下落不明，軒轅得了一朵，仍剩下六朵地火聖蓮，後來封神台上只有柳靜和�通，想來，�通是拿了最後的幾朵地火聖蓮，這才使自身的功力暴漲。　　而事實也確實如此，當日柳靜送軒轅諸人離開封神台後，僅�通一人留在封神台上，在經過一番心理掙扎之後，�通盡摘剩下的聖蓮而去。到柳靜返回封神台之時，�通已經不見了蹤影，包括那些地火聖蓮。倒是火神祝融出現於封神台，柳靜當時只以為是火神殺了�通，毀了聖蓮，這才心生與火神祝融拚死的決心。但柳靜萬沒想到，�通並不是被火神所殺，而是在火神出現之前便已離去，而且逃過了火山爆發的劫難，潛伏了數月之久，這是外人所沒有料到的，軒轅更是不知道。　　雁菲菲和軒轅對望了一眼，見軒轅無意相追，也就只好望着�通遠去。劍奴是沒有力氣再追了，他不敢想象如果�通再來這麼一擊的話，後果不知道會是如何。�通變了，變得他完全不認識了，但是他又能說什麼呢？　　花戰諸人掙扎着站起身來，他們還沒有這麼狼狽過，竟連對方的身都沒有靠近就受了傷，若是在這之前，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會相信。可是此刻，他們不能不信，對於�通這個怪人，他們連一點點攔截的勇氣也沒有了。一天一章。　　狐姬回過神來，悄然欲轉身而去，但是軒轅察覺到了。　　“請留步！”軒轅悠然輕喝道。　　狐姬住足，扭頭悠然一笑，伸手一拂額角那微顯零亂的秀髮，充滿無限風情地反問道：“你想留下我？”　　“還沒謝過你出手相助之恩！”軒轅緩步逼上，淡然一笑道。　　“你救了我一命，我出手再還你一次，也算是我們之間互不相欠了。”狐姬吸了口氣，淡然道。　　“如此甚好，既然我們之間已經互不相欠了，那我也就不必心有不安，即使要出手對付你也不必落個恩將仇報之名了。”軒轅狡黠地笑了笑道。　　狐姬一呆，旋又無限風情地笑了起來，便連劍奴也看呆了，幸好此刻狐姬是神情微有憔悴，甚至說有些凄慘。否則的話，只怕這裏所有的男人都有些受不了。　　軒轅犹如鐵石心腸般，一點也不為所動，彷彿什麼都沒有看見。　　“你會對付我嗎？”狐姬反問道，神態之間沒有一點低級媚俗的味道，反有一種說不出的楚楚可憐之狀，讓人見了忍不住心疼，包括雁菲菲在內都覺得如果對付狐姬會是一種罪過，不過雁菲菲並不知道狐姬的身份。　　軒轅也不能不承認這個尤物的魅力幾乎是不可抗拒的，不過，他惟有強咬牙根狠下心來，以最為平靜的聲音道：“如果你肯與我合作的話，我自然不會對付你，但如果雙方談不妥的話，說不得，我只能對不起了！”　　“哦。”狐姬緩緩地轉身直面軒轅，目光在軒轅身上掃視了一眼，嫵媚地一笑，她雖然明白軒轅的意思，但仍不緊不慢地道：“要我合作其實很簡單，但這對我有什麼好處？”　　軒轅一怔，這一點他倒是沒有想到，一時之間他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半晌才淡淡地問道：“你想要什麼好處？”　　狐姬似乎是故作神秘狀，打量了軒轅一眼，又掃視了雁菲菲一眼，吸了口氣道：“其實我要的好處很簡單，一不違道義，二不犯天理，而且對大家都有好處，但不知軒轅能不能出得起？”　　軒轅一怔，忖道：“這妖姬究竟弄什麼鬼？在這裏故弄玄虛！”但卻不能示弱，洒然一笑道：“你何不說出來聽聽？”　　“你先說能不能答應？”狐姬一副有恃無恐地道。　　“我不知道你是何條件，又如何答應？”軒轅也有些氣惱地問道。　　“我的條件你一定可以做到，而且是很輕鬆便可以做到，更不會對別人有所傷害。不過，究竟要怎麼表示，我還得仔細想想，下次才能告訴你。”狐姬高深莫測地笑了笑道。　　雁菲菲也被弄得莫名其妙，不過，她對狐姬也是大有好感，一開始便是兩女聯手相助軒轅。因此，她對狐姬並無惡意，而狐姬又美艷絕倫，那天下無雙的媚功不管是對男人還是女人，都有着極為強烈的感觀刺激，而且那“我見猶憐”的動人之狀使雁菲菲也起了惻隱之心。　　“那你可知道我要你如何跟我合作？”軒轅反問道。　　“我想應該不難猜出。”狐姬自信地笑了笑道。　　“那你是願意與我合作了？”軒轅又問道。　　“那要在你承諾答應我的條件之後。”狐姬寸步不讓地道。　　軒轅想了想道：“如果你的條件真是我輕易能夠做到的，又不違道義天理，不害別人，我又有何不可答應的？”　　狐姬笑了，道：“一言為定！”　　“一言為定！”軒轅肯定地道。　　“好，你所要的合作可是一把鑰匙？”狐姬反問道。　　“不錯，打開這把枷鎖的鑰匙。”軒轅插手道。　　“五日內，我將鑰匙交給你，但請別忘了，你答應我的話！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這把鎖天下間只有兩件東西可以打開，一是神匙，二是神族十大神兵之一，盤古大神的開天斧！只是此斧如今在刑天的手中，因此你也別指望了！”狐姬並不隱諱，悠然道。　　“開天斧？”軒轅一怔，他自然知道傳說中盤古始祖以此神斧劈開天地，清氣上升化為天，濁氣下沉便為地，清濁二氣之間的陰陽之氣則化出天地萬物。　　因此，開天斧乃是神族十大神兵之中排列第二的神物，僅在太虛神甲之後。　　太虛神甲的傳說則是被開天斧所劈開的天地最初相聯的物質，融陰陽之氣化成一種極為柔韌的物質，乃是天地之間最為精華之物。　　“話盡於此，下次再會！”狐姬說完悠然而去。　　“軒轅相信這妖婦的話？”花戰走上前來，有些擔心地問道。　　軒轅苦笑道：“我只有相信她！”　　眾人一陣默然，誰能夠對狐姬下得了手呢？除非像�通那樣，神志不清、思維混亂的人，而且狐姬的表現也讓眾人感然，似乎今日的狐姬特別溫馴，所謂伸手不打笑臉人，軒轅確實難以下手。　　花戰和燕絕也從未見過狐姬對人如此客氣過，她居然主動相助軒轅，這不能讓他們不驚訝，而且狐姬竟留下了一個讓人猜不透的條件，也不知道其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　　軒轅並不擔心這個問題，他也感到狐姬沒有敵意。當然，以狐姬那天下無雙的媚術，就是想殺你也會讓你死得稀里糊塗，不明不白，又怎會讓你感到她的殺機和敵意？　　雁菲菲對狐姬的印象極為不錯，不過她並不怎麼言語。畢竟，她對敵的經驗不夠豐富，而且心地也比較單純，雖聰慧過人，但也難以平常之心去度人心之詭詐。因此，她選擇不說話，反正這裏的事情由軒轅做主。　　“這女人確實是個難纏的主兒，誰還真箇捨得與她動手呢？”黑豆插口道。　　軒轅不由得笑了笑，他知道黑豆仍不知道狐姬的真正底細，還將狐姬當成了普通女子。不過，這也不能怪黑豆，任誰看了狐姬也不會懷疑她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　　此時，眾人都聚於那巨坑之旁，禁不住全都觸目驚心，由此可以想象剛才那一擊是多麼瘋狂。　　燕五和燕絕抖抖手臂，剛才的氣勁衝擊差點沒撞折他們的手臂。不過，直到這一刻，胸腹之處仍有些發悶，他們知道，那是因受了一些震傷。　　“真是太可怕了，只怕這瘋子比太昊還要厲害！”花戰嘀咕道。　　軒轅神情也有些澀然，道：“但願太昊和少昊不會比他更厲害，否則我們真的是不夠打了！”　　雁菲菲也有些心有餘悸，道：“此人的功力比我師父都高，真想不到世上竟會有這麼可怕的人。”　　“怎麼會這樣？難道他吃下了那剩下的幾朵聖蓮？”劍奴自語道。　　“我想應該是這樣的，否則他的功力如何能夠增長這麼快？而且其功力之中含有聖蓮那至陰至柔之氣，這才會將這些泥土旋起，而他的氣勁已經表明了這一點。只不過，不知道他一口氣吞食了幾朵地火聖蓮！”軒轅吸了口氣道。　　“如果他真的將剩下的聖蓮全吞服了，天下問誰還能夠制服他呢？要是他四處亂殺，只怕沒有人能阻止得了！”劍奴擔心地道。　　“先不要為這件事心煩，這得慢慢想辦法，我們必須先離開這裏，如我估計沒錯的話，剛才的交手一定驚動了周圍駐紮的高手，很快就會有人趕來此地的！”軒轅說著便欲領着眾人離開，但在他轉身之時，卻呆住了。　　雁菲菲十指微張，她也感到了一股濃烈的殺機如潮水般地漫涌而來。出於一個劍手的本能，她曲指成抓劍之勢。“刑天！”軒轅的口中輕輕地進出兩個字，心神在倏然之間變得平靜。　　來者正是魔神刑天，軒轅雖然僅在癸城驚鴻一瞥，但他在匆忙之間已經記下了刑天的模樣，是以此刻一眼就認出了這個出現得極不是時候的對手。　　軒轅沒有想到刑天竟如此快趕到了這裏，這是他此刻最不想遇到的人之一，但命運卻總喜歡與人開玩笑，現實也往往事與願違。　　“你就是軒轅？”刑天緩緩開口，一襲閃爍着幽光的青衫無風自動，如同水中的巨蛇在扭動，那是一種刺眼而陰冷的光澤。就像刑天那瘦長的馬臉，冷峻而白皙，高聳的鼻子如鷂鷹之喙，大耳聞嘴，卻有一雙比鷹更亮的眸子，斜挑的雙眉如同展翅欲飛的蒼鷹，更添了幾分冷厲的氣勢。看上去，他似乎只有四旬上下。　　刑天的身後緊跟着一胖一瘦兩個面容古怪的漢子，每人背上背着一個鼓鼓的包袱，硬硬的稜角分明，卻不知究竟是何物。而刑天的身邊還並排立着兩位白髮老者，只看那氣勢便可知沒有一個不是頂級高手。事實上，能與刑天並肩而立的人，其身分地位在鬼方絕對不低，至少也是一部之首。　　軒轅明白，眼前的形勢註定只有一戰，刑天絕對不會放他安然離去，這是可以肯定的，不僅僅是因為當日他殺了刑月。儘管刑月並不是一個爭氣的人，更無法擁有刑天一般超凡入聖的武功，但血濃於水，刑月畢竟是刑天的弟弟。　　刑天也非常疼愛刑月，因為刑月自小受了極大的刺激，而使其武功永遠無法攀上高峰。因此，刑天自幼便對刑月特別照顧，二人雖為兄弟，卻像父子一般。同時，軒轅更因殺了曲妙，甚至鬼三也失蹤，這使得刑天絕不可能放過他。　　既然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軒轅也決定豁出去了，只聽他長笑一聲，朗聲回答道：“不錯，本公子正是軒轅，想來你就是鬼方第二高手刑天了！”　　刑天突然也暴出一陣長笑，笑聲之中飽含着無盡的殺機，顯然他對軒轅可謂是恨之入骨。此刻倏遇軒轅，禁不住有種得來全不費功夫的感覺。　　刑天長笑良久，只讓花戰諸人耳鼓發麻，那笑聲如根根鋼針扎耳，一個勁兒地往腦子里鑽。　　軒轅也長嘯而起，聲音形成聲波與刑天的笑聲相抵，他知道如果刑天這樣笑下去，那他身邊功力較弱且剛才又受了輕傷的花戰諸人會受不了，不由得出口相擾。　　花戰諸人果覺壓力一輕，但卻也神色為之大變，刑天這殺人於無形的功力確實是驚人之極，魔神刑天果然名不虛傳！

# 第十九章 魔神刑天

　　刑天剎住笑聲，目光如破空之箭直射軒轅，似欣賞，也似怨毒地道：“軒轅果然名不虛傳，也難怪能如此之快便名噪天下，便連曲妙、土計也會栽在你的手中，年輕人實有驕傲的資本！”　　“魔神也果是名不虛傳，功力絕世，竟可以音殺人，讓軒轅大開眼界了。”軒轅不為所動，不過此時他感到了雁菲菲的不安。　　雁菲菲不能不但心，她不是第一次面對刑天這般高手，雖然剛才的�通也是個無與倫比的高手，但畢竟是個瘋子，而且在名氣之上無法與刑天相比。當然，雁菲菲並沒有害怕，也沒有害怕的必要。至少，還有軒轅能夠成為她的依託，能與軒轅在一起又有什麼可怕的？　　“我找了你很長一段時日，卻沒想到竟會如此巧的遇上，不知這是你的幸運，還是你的不幸！”刑天意味深長地道。　　“何幸之有？我不覺得遇見你有何幸運之處和不幸之處！”軒轅淡笑着若無其事地回應道。　　花戰、燕五諸人全都向軒轅身邊靠攏，只待一旦有變就立刻出手，儘管刑天的名頭足以震懾天下的大部分人，但是他們不怕死，不怕死又何懼刑天？　　刑天對軒轅的表現並不意外，換了是別人，只要拿出刑天的名頭，便足以讓其折服，但軒轅卻只相信實力。　　軒轅只相信實力，即使是面對太昊或少昊也不例外，他已經被奄仲和風騷算計了一招，若非他把太昊看得太神，奄仲如何能夠鎖得住他的雙手？他又如何會受這等窩囊氣？若非如此，他自信與刑天有一戰之力。不過，此刻他卻不敢有此自信，雙手被鎖，根本就無法自由地發揮，頂多也只能發揮出七成的攻勢，這對其他人或許還可以一戰，但他此刻的對手是刑天，一個魔神級的人物，當世僅有的幾位超級高手之一。　　“如果你願意歸降於我，這就會是你的幸運，我可以不計較你過去所做過的一切，但如果‘不’的話，這將會是你的不幸，因為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祭日！”刑天的話竟直截了當，更帶着一股強大的自信，彷彿軒轅已是他囊中之物。　　軒轅冷笑一聲，傲然道：“軒轅只相信自己，從不會臣服於別人，任何想降服我的人，都必須拿出足夠的力量，雖然魔神刑天名震天下，但我卻不認為每個名聲在外的人都有着與名聲相匹配的力量。或許，長江後浪推前浪，已是一代新人換舊人了，若軒轅沒有記錯，魔神如今也有一百八十餘歲了……”說到這裏，軒轅只是眯起暇來瞪着刑天。　　刑天不怒反笑，軒轅的話正是欲激怒他，但他是何等人物，怎會輕易上當？以他的修為，早已達到心靜如止水的地步，雖然他對軒轅起了殺心，卻不是因為心中有怒。　　“不錯，本座今年已度過了一百四十七個春秋，可算得上是一把老骨頭了，已經好多年都沒有遇到一個如此有膽色的年輕人，希望你的功夫與你的豪氣一般，不要讓本座失望！”刑天淡然自若地道。　　軒轅與眾人皆大吃一驚，誰也看不出刑天已有一百四十七歲，那樣子便像是一個只有四十七歲的中年人，頭髮依然青黑，臉上皺紋只是依稀可見，卻有一百四十七歲，若非親見誰會相信？　　軒轅知道，刑天說自己有一百四十七歲絕對不假，這幾大魔神都乃當年神族存在時的厲害人物，這種人能活一兩百歲實屬正常。而女媧娘娘和伏羲大神及魔帝蚩尤都曾活到三四百歲才登天而去，相對來說，刑天才多大？這些人的武功已得天地造化之功，得以駐頗有術，甚至是納天地日月之精華可得道飛升。　　世上之事的確無奇不有，洪荒之中一切的奇事都可能發生。不過，軒轅卻知道，他將會迎來最艱難的一戰，對手卻是比神族八聖更為可怕的魔界第二人，是以，他不語。　　軒轅沉默以對，他已經感覺到了刑天的氣勢如同潮水般自地面和虛空之中向他涌到，刑天真的動了殺機，而且已經準備出手了，對軒轅出手！　　花戰倏然發現自己的手心不知何時滲出了汗水，像是有一股無形的重壓壓得他喘不過氣來，他的心沒來由地跳得厲害。　　“嘩，啪……”軒轅身上的關節竟自動暴出了一串脆響，身上更似在徒然之間籠上了一層淡淡的火焰，隨着哀衫無風自動，犹如煉獄中飛出的巨大火鳥，但他的目光卻變得無限幽遠，彷彿進入了另一個空間之中。刑天絲毫不為所動，緩步向軒轅逼來。　　“魔神且慢！”刑天右邊的老者突然出言道。　　刑天微訝，駐足回望，卻未出聲。　　“如此黃毛孺子，何須魔神親自出手？就讓我鬼魅來代勞好了！”那老者說話間搶步而出。　　刑天望了鬼魅一眼，淡漠地一笑，並不阻攔，但身上的殺意卻消減了不少。　　劍奴微微吃了一驚，他可以猜到另一位老頭定是鬼虎，這兩人乃是鬼三的師兄，其武功之高自然在鬼三和曲妙之上，絕不好對付。而且此刻軒轅功力消耗甚巨，能不能應付得了這般高手實在很難說。　　“出手吧！”鬼魅與軒轅相距三丈而立，白須白髮無風自動，一襲淡黃的長衫拂動之伺，如秋風中的黃恭弘=叶 恭弘，使人感覺不到一丁點兒來自鬼魅身上的氣勢，彷彿此人只是一件虛物。　　軒轅微訝，他絕對不敢輕忽此人，直覺告訴他，此人並不比刑天差多少。　　“對付你何用我夫君親自動手，就讓本夫人送你一程好了！”雁菲菲跨步至軒轅身前，傲然道。　　“哦？”鬼魅微感訝異，同時也大感興趣。　　軒轅也微驚，低喚了聲：“菲菲！”　　“夫君放心，我不會做傻事的！”雁菲菲回頭向軒轅嫣然一笑。　　軒轅想不同意也不行，在這種情況下，一戰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卻很不放心雁菲菲獨戰鬼魅，不由得小聲傳音道：“一有機會立刻離開此地！”　　雁菲菲又是一笑，這才轉身面對鬼魅，“鏘”地一聲拔出昆吾劍，對着驕陽反射出一道耀眼的亮彩，氣勢如虹地插聲道：“出手吧！”　　鬼魅微驚，在雁菲菲出劍之時，他已經感到一股森殺的劍氣直逼他而來，這讓他不能不對雁菲菲重新估量。　　“娃娃手中可是神兵昆吾？”鬼魅淡淡地道。　　“算老鬼還有一點見識！”雁菲菲毫不在乎地道。　　“今天之後，此劍便是老夫的了！”鬼魅冷笑一聲，快步面上，急跨三步之後竟似一股氣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鬼魅消失之際，雁菲菲的面前倏現一片凄迷的爪影，疾如風雨。　　雁菲菲腳下不動，神劍斜挑，在虛空之中合著身體抖出一道完美得炫目的弧跡，直划向疾如風雨的爪影。　　昆吾劍也在倏然之間亮起，陽光凝於劍身，形成一道長達三丈的匹練，以劍邊的弧度作曲線繞動，犹如飛舞的綵帶，繞成一圈圈，蔚為奇觀。　　“好劍法！”劍奴思不住呼道，便是立在八丈之外的刑天也禁不住輕贊。　　確實是好劍法，軒轅也為這等炫麗奪目的劍法喝彩，這讓人實難想象，一個人居然能將陽光如此完美地利用起來。　　事實上，那炷面如綵帶的劍芒並不只是陽光反射的結果，更有着強大的殺傷力，所過之處，樹木盡被絞得粉碎，摧枯拉朽地將周遭的樹木全都切斷，竟也似昆吾劍一般無堅不摧。　　漫天的爪影頓時被切成一塊塊，但這一塊塊的爪影竟也不停竭地向雁菲菲抓到，使人根本就分不清哪是真哪是假，虛實難測間擋無可擋。　　雁菲菲一聲輕笑，身子一扭，竟不管空中漫天的無數爪影，橫劍下切，直刺地面。　　雁菲菲的怪異動作讓花戰諸人大吃一驚，誰也沒有想到雁菲菲竟然不擋，反而做出這種毫無意義的動作。　　“轟……”一支怪手破土而出，竟正迎向雁菲菲的劍鋒。　　鬼魅的身形破土衝出，虛空中的爪影盡消失無影。　　“叮叮……”鬼魅駐然暴退，雁菲菲竟然找到了他這一擊的真實所在，而且先一步切斷了他的所有攻勢。　　雁菲菲如影隨形地直逼飛退的鬼魅。　　花戰諸人大訝，他們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鬼魅竟也如土計一般自地下攻出，空中的爪影全都是惑敵之舉。而鬼魅那種人至地下，地面上的爪影卻仍在攻擊這也不能不算是奇技。但雁菲菲竟然能夠看破鬼魁的攻擊，這使得眾人大感放心。　　軒轅也微感放心，他知道為何鬼魅選擇這種攻擊方式，那是因為鬼魅忌憚雁菲菲手中無堅不摧的昆吾神劍，根本就不敢與之硬接，只好欲以詭異的戰術先奪下昆吾劍，卻沒想到雁菲菲也精明得可以，竟識破了其企圖。　　鬼魅留了許多年的珍貴指甲被削得一點不剩，這叫偷雞不成反蝕把米。昆吾劍的犀利，使鬼魅的護身真氣根本就沒有半點用處，完全無法阻擋神劍的鋒芒。　　鬼魅一時之間畏手畏腳，由於有些忌憚昆吾神鋒，自然難以盡展所長了，反被雁菲菲殺得團團轉，在劍芒之中穿插而無法接近雁菲菲。　　刑天看得大為皺眉，但他也知道昆吾劍乃是劍中之母，豈是鬼魅血肉之軀所能相抗的？不由得向身後那瘦漢使了一個眼色。　　那瘦漢似乎立刻會意，取下背包交到刑天的手中。　　刑天提手一抖，竟露出兩根棒形摺疊的怪兵刃，刃尖烏黑，犹如一支大筆卻又非筆，似槍而非槍，在尖端又有一個似環扣形的暗槽。　　“鬼魅，先借你一用！”刑天一抖手，那根鐵棒飛射而出。　　鬼魅一見大喜，倒射而回欲抓棒槍之時，倏覺身邊人影一閃，一隻手槍在他之前抓到，竟是軒轅。　　“小子好狂！”刑天一聲冷哼，身形已經出現在那棒槍之旁，橫掌一切。　　“轟……”一聲巨響，軒轅竟被震得倒翻而回，鬼魅這才抓緊棒槍，與此同時也被劍氣削下肩頭一塊皮肉。　　刑天的身子微晃，他見軒轅已動手，哪會再客氣？逼攻而至。　　“當……”昆吾劍與那怪棒相接，擦出一溜火花，雁菲菲竟被震得倒翻而出，昆吾劍竟斬不斷那怪棒。　　鬼魅嘿嘿一陣怪笑，雙手一輪，將摺疊之處抖直成一根長達八尺的長棍。　　“娃娃，讓你嘗嘗震天棍曲厲害！”鬼魅精神大震，鬥志狂漲，宴時整個人如同年輕了二十歲。　　“轟……”鬼魅手中的震天棍向地面一記重砸，地面如同被一串密集的炸彈炸開了一般，泥土四射，帶着瘋狂的氣勁一直奔襲向雁菲菲的腳下，甚至連雁菲菲腳下的地面也炸開了，威勢之猛似山崩地裂。　　※※※　　軒轅後退的身形尚未穩住，刑天的攻勢已鋪天而來，彷彿四面八方的氣流迴流，自千萬個方位擠壓軒轅的身體，甚至將攻勢之中的空氣也擠了出去，那是一種窒息的壓力。　　軒轅退無可退，避無可避，如被封在一個四面以鋼板夾起的囚籠之中，他只得再次出手，傾力出擊！　　“轟……”軒轅的雙臂幾乎被震得發麻，身子再次倒跌而出，刑天的功力之高至少要勝他兩籌，而且他剛才在與�通交手之際已經耗去了不少功力，此刻更是有些不濟。痛苦的是，他的雙手根本就無法分開，因而使不出靈活的招式將刑天的氣勁引向一邊，所能做的便是雙手並出，以硬碰硬。但這對他來說卻是一件絕對不利的事，這也是他極不想在這種情況下遇上刑天這類高手的原因。可遺憾的是，越害怕的事往往越會發生。　　刑天的攻擊幾乎是沒有一點瑕隙，他似乎也明白軒轅此刻的狀態，竟也以硬碰硬，看來是欲將軒轅震死方才甘心。　　“老魔休狂！”劍奴身子橫插而過，他也明白，軒轅與刑天之間仍然差上了一截，自不能再讓刑天對軒轅施以殺招了，這才傾力而出。　　刑天眼角閃過一絲不屑之色，儘管劍奴的劍法和功力高絕，但在他的眼中依然是不堪一擊。　　面對如此陣仗，黑豆諸人自不欲再閑着，也沒有必要閑着，在這種時刻，惟有一拼！他們共有八名好手，就不相信會對付不了對方剩下的三人，只要軒轅和劍奴及雁菲菲撐上一段時間，他們或許便可以將那三人幹掉也說不定。　　當然，任何人的想象總會是美好的，但事實總喜與人作對。　　當黑豆八人與對方交上了手才發現，那本來與刑天並肩而立的老頭厲害得可怕，絕不會比鬼魅差，而那一胖一瘦兩人也都是極為可怕的高手。　　黑豆諸人的確有些小看了對方這三人，那一胖一瘦二人乃是跟隨了刑天多年的左右神將，武功得刑天親傳，其一身修為自然是極為驚人，而那老頭正是鬼虎。這一戰，幾乎讓黑豆諸人叫苦不迭，皆因他們在此戰之前，或多或少也都受了點震傷，武功發揮起來要打些折扣，所幸他們之間相互配合還是非常緊密，若非依賴陣式，只怕個個都已挂彩了。但如果這樣繼續下去的話，也不能支撐多久，更別說去解軒轅之圍了。　　“錚……”劍奴倏然發現，自己的劍竟似在刑天的指縫間生了根，倒像是插入了一個鐵板的縫隙之中。　　“叮……”劍奴手中之劍突然崩折，刑天身子一矮，手肘如疾雷般直撞向劍奴小腹。　　劍奴大駭，側身暴退，他怎也沒有想到自己竟在一招之間敗退，看來刑天的功力之高實是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嘣……”軒轅的速度也是快絕，雙手一插，以手中的枷鎖擋開刑天這要命的一肘，同時出腳，化出漫天腳影，四處聲涌如風雷貫耳，使得這一片空間的氛圍極為慘烈。　　刑天悶哼一聲，他雖功力絕世，但是手肘乍遇那堅硬之極的枷鎖，也被震得幾乎麻木，這枷鎖不知是何種質地，彷彿可以反彈擊在上面的功力，這也是刑天吃虧的原因。　　刑天根本沒有任何思慮的餘地，軒轅的腳已經直奔他的胸間。事實上，像刑天這樣的高手，根本就不會作任何思索，出招收招便如同呼吸一般自若無忌，沒有任何人可以相阻半刻。刑天的手，似乎無處不在，無處不到，一剎那前，在攻擊劍奴，一剎那后，又封擋軒轅的腳，靈活得像是他並不只是兩隻手，而是千千萬萬隻手。　　“噗……”軒轅的腳踢在了刑天的手掌之上，不僅如此，刑天還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緊扣住了軒轅的腳踝。　　軒轅的腳快，快如疾電，如石火，但他卻無法快過刑天那變幻莫測的手，彷彿亘古以來，刑天的手便在等待着軒轅踢來的腳，等待着在瞬間張合下緊攫軒轅自以為不能再快的腳。　　軒轅的目光如炬，事實上，他也看清了刑天的動作，看清了刑天手動的弧跡，那種感覺便像是看水流，看瀑瀉，似緩似沉，卻又避無可避，躲無可躲。　　刑天的武功已經完全突破了人類思維的模式，以另一種矛盾而詭異的形式存在着，這或許是軒轅的悲哀，是武者的幸運。　　刑天在抓住軒轅的一隻腳時，軒轅的另一隻腳已到了他的面門，僅隔五寸，這種速度足以驚世駐俗。　　但刑天沒有驚，世間已經沒有任何事物可以讓他心驚，事實上，五寸的距離足夠插入一隻手掌。　　是的，五寸距離足夠插入一隻手掌，此刻刑天的手掌便在這時以不可思議的角度和速度插入了軒轅的腳與他的臉之間，掌背貼臉，掌心對着軒轅的腳，兩人便像是在演戲一般。　　“轟……”軒轅和刑天同時一震，軒轅的身子突地曲了起來，像彎起的龍蝦，上身向兩腳之間以疾速相靠，雙手劃過一道絕美的弧跡，狂吼一聲：“天變――”

# 第二十章 天人交合

　　“天象大變，雲集北面，依屬下之見應是神門初現才會引起天變！”段賦神情有些激動地指着北方天空那處被烏雲緊壓，電閃雷鳴的地方，興奮地道。　　蒙絡和眾人都看得神色驚疑不定，因為他們觀看已不止一時，天空之中的烏雲一分一合地變換了數次，而且那一團烏雲確實也極怪，只限於那麼幾里見方，四周是陽光燦爛，甚至連烏雲之頂的天空也呈青烏之色，而在烏雲之中電光閃爍，雷聲之響數十里之外也清晰可聞。　　那團烏雲更是翻滾不定，如濤涌浪翻，又如潮漲潮落，更似是自火山口噴出的暗雲，有時電火自四面而落，將烏雲自身也包裹在其中，像是一隻碩大無比帶電的異獸。或是有時電火集束，如一道巨大的光柱，張牙舞爪，電光的尖端錯雜相纏，如古樹之根，但色彩之明亮足以讓人心顫神搖。　　不用段藝說，所有的人也都已經看見了這一點。　　那是一道奇異的幻光，如一抹凄艷的霞光，閃爍着火焰一般的光彩，竟在那層涌動的雲團中劃開了一道裂隙，彷彿是一柄奇異的刀將雲團切成兩半，而這兩塊雲團之間射下了一道金色的陽光。自遠處觀望，那種景色之瑰麗實是難以形容，眾人從未想過，竟會有這樣奇異的天象出現。　　“那是哪裡？”蒙絡驚問道。　　“那是沼澤深處！”蘭彪因為神門的事，對沼澤和迷湖周圍仔細堪查了一遍，甚至還找了許多出入在迷湖附近的獵人漁夫詢問，連湖中的小島也絕不疏忽。　　“那會是神門秘址所在地嗎？”蒙絡吸了口氣問道。　　“如果不是神門秘址所在地，怎會有如此天象奇觀？天顯異象之地必出奇物，想那神門乃是伏羲大神借五行八卦，融陰陽憑天地之威所設，只有神門才有可能引發如此天象。蒙王何必再遲疑？”段賦對天象極有研究，可是對於此刻的天象奇觀，他卻無法理解，但立刻便想到了神門秘址，此刻見蒙絡仍有遲疑，不由得有些急了。　　蒙絡眉頭微微皺了皺，淡淡地望了蘭彪一眼，問道：“彪兒對那異象有什麼看法？”　　蘭彪微訝，他不明白蒙絡此話是什麼意思，仔細望瞭望那雷電交加的北面天空，半晌才道：“確實是太奇怪了，段大先生所言很有道理。”　　蒙絡卻高深莫測地笑了笑，對着天空吁了一口氣，道：“難道你沒有感覺到來自那片天空的殺氣嗎？”　　“殺氣？”眾人皆驚，便是蘭彪也有些訝然。　　“好重的殺氣，竟可傳出數十里之外，如果這真是神門所在之地，想來，定會有凶物出世！”蒙絡望瞭望遠處暗淡的天空道。　　“蒙王是說那裡傳來了殺氣？”蒙祈也吃了一驚，問道。　　“我從未見過如此重的殺氣，而且這股殺氣的形式卻像是由一股吞噬生命的力量所形成，彷彿要將周圍所有的生機全部吞噬，那是一種代表死亡的生機。”蒙絡悠然道。　　段賦和段藝不由得面面相覷，他們雖然智慧過人，但在武功之上，卻是十分平常，自然不明白這之間的道理，更感受不到什麼殺氣的存在。倒是感覺到那股怪異的天象給他們的心理造成了一種異樣的壓力，但他們並不知道何為殺氣。　　“父王是說這異樣可能……”說到這裏，蘭彪勝色大變，驚道：“難道傳說中，神門之中藏着蚩尤的魔魂是真的？”　　“蒙王，我們已經發現了創世的所在！”庄義悠然來稟道。　　“先不必去管他，你立刻給我將準備在沼澤之外的兩百親衛召來，今日之舉定會有許多兇險，絕不能有失！”蒙絡沉聲命令道。　　庄義應聲而去。　　※※※　　此刻創世也與蒙絡的心態一樣，這天象所出現的時間似乎有點巧合，且極為讓人驚訝，使人不能不聯想翩翩。　　事實上在這局勢極為特殊的時候，任何一點事物都可能會影響人的疑心和猜測。　　創世身邊的高手眾多，感受到了殺氣的人至少有兩個，但是他們也為這天象的奇觀而感到驚訝、震撼，而那群戰士更是議論紛紛。　　“究竟是什麼人能夠擁有這麼強大的力量？”創世似乎在自言自語，他自身便是一個不世高手，對於他來說，所見的事情太多太多了，其中許多事情並不值得奇怪。　　“大祭司，我們要不要去看看？”出言的是另一位幾乎與創世同樣年長的老者。　　“吳回兄可是覺察到了什麼？”創世淡然一笑，反問道。　　創世的態度極為客氣，竟與那老者稱兄道弟，而在熊城之中，僅有一人能夠享有此等榮耀，這個人就是死士總教頭吳回。　　熊城之中最為神秘的人便是吳回，此人的武功之高傳說已可直追創世，只是從未有人親見其出過手，或是見其出手的人都已死得差不多了。更有人傳說此人乃是火神祝融的親弟弟，當年因火神祝融被囚封神台，吳回則神秘失蹤面逃過了種族和君子國高手的截捕，卻沒想到他會潛居於熊城之中。對於這樣一個重要的人物，創世怎能不重視？怎能不客氣？　　“天人交感，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那裡定有絕世高手相搏，當年太陽大戰羅修絕時，便有此天人交感之像。聽說伏羲與蚩尤神魔大戰之時，颶風驚起百里，天地五日不明，塵埃三月不絕。而如今這異常之天象定也是高手相搏的結果，我看這些高手的一身修為應皆不在你我之下，真想不到會是誰與誰在相搏。”吳回淡然道。　　“真想不到，在這小小的迷湖，竟聚有如此眾多的高手，如此精彩的相鬥，我們怎能錯過？”創世大祭司悠然一笑道。　　“如果我估計沒錯的話，蒙絡也一定不會漏過這場好戲，到時候我們也便可以見機行事了！”吳回淡然道。　　※※※　　軒轅與劍奴雙戰刑天，確是驚天地，泣鬼神，但軒轅知道，他和劍奴是不可能勝得了刑天，他幾乎將所有的招式都用盡了，天變、地陷、山裂，但幾乎全被刑天所破。　　當然這是因為軒轅雙手被鎖，根本就無法發揮出全部的威力之故。不過，這也夠刑天受的了，軒轅功力渾厚至極，內力悠長，刑天本想以疾攻快打將之擊成重傷，但是中間卻夾雜了一個也足可成為頂級高手的劍奴，總使得他不能一氣疾攻，讓軒轅得到了緩氣的機會。而最讓他驚訝的卻是，軒轅的武功層出不窮，各式各樣，雜七雜八，一時是劍宗武功，一時又是自創的絕世刀法，一時又成了逸電宗的殺招，更不時有木神苟芒的武功，還有一些不知名的流派的武功，比如軒轅學自歧富的不世武功，還有什麼流雲劍道和學自陶瑩的槍法也在其中。　　軒轅的功力足以以氣化兵刃，這些武功無一不是絕妙一時，而且各人有各人的特點，比如青雲的無上劍道和青山的神山鬼劍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境界，軒轅使將出來卻又融入了自己的見解，因此每一式都奇奧絕倫。　　刑天也禁不住驚訝軒轅的天分，更驚訝軒轅的體能和功力，竟似乎可以吸納身邊周圍的生機面提升自己的鬥志。更讓刑天驚訝的是，軒轅中了他三掌，竟像是不受影響似的，雖然這三掌未曾擊實，但也絕非人體所能承受的，而軒轅彷彿渾然未覺，這使他禁不住暗怒。　　劍奴和軒轅兩人根本就占不到先機，處處是挨打的局面，兩人只是你解我之圍，我解你之圍，總在最險之時化開了刑天必殺的一招，幾乎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幸虧軒轅和劍奴都習練過“神風訣”，在速度上能夠互補，否則只怕早已落敗，但處境也好不到哪兒去。劍奴的功力可不像刑天和軒轅那般深厚，更不可能無窮無盡，交手近百招，已經累得夠嗆，這都怪刑天追着他們打。　　這還不說，雁菲菲也披鬼魅殺得香汗淋漓，險象環生，她失去了神劍的優勢，在功力和體力上要遜鬼魅一籌，自然被殺得險象環生。　　而黑豆諸人已是挂彩多處，他們也是苦不堪言，但不得不強撐着，還要抗拒那來自刑天和軒轅諸大高手交手的強大氣勢壓力。若非其意志堅韌至極，只怕早已倒下。但若如此繼續下去，敗亡，終究是免不了。　　軒轅心裏有苦難言，此刻是欲罷不能，欲攻難成，真有些後悔不該出手救狐姬，而與�通交手，這是一個最大的失算。因為他根本沒有料到會遇到刑天這個煞星，同時也後悔自己沒多帶些人來，可是此刻後悔又能如何？為了不驚動東夷高手，他將戰馬全都藏了起來，否則在一開始見到刑天之時馳馬便逃，即使刑天追來也不會落得這般苦戰的僵局，但是此刻再多的後悔也沒有用。　　事實也的確如此，除非他會捨棄劍奴、雁菲菲，黑豆諸人獨自逃生，那樣他或可憑藉身上所穿的太虛神甲逃走，但他能這麼做嗎？他做得到嗎？這答案是肯定的，他絕對辦不到，即使是死，他也要死在雁菲菲身邊。　　死亡當然並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軒轅覺得自己彷彿有許多事情都沒有去做，就這樣死去確實有些不甘心。　　“呀……”最先崩潰的還是龍族戰士的防線，他們實在已經支持不住，雙方交手的時間過長，在一直處於劣勢之下，終難免有失手的時候，而在這種精疲力竭之時，一旦失手所付出的便是生命。　　一人殞命，立刻換來了全線崩潰，花戰，黑豆紛紛中招。　　鬼虎的攻勢之狂確實是風雨不透，哪怕只有一點點的鬆懈，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不是花戰、燕絕、黑豆諸人的武功今非昔比，只怕早已死了一百次。　　鬼虎的武功比之鬼三似乎還不止勝上一籌，而事實上，在鬼方之中，鬼魅和鬼虎的武功排名為第四和第五，在鬼三和曲妙之上，其實力自然不容懷疑。　　黑豆與花戰諸人之間並不能靠陣式聯合，幾人畢竟相處的時間太短，不能達到長久的配合，一旦失去了聯手的威力，所憑的便是各人的硬功夫，所幸黑豆的武功不俗，比之花戰、燕五和燕絕幾人都要強，但是在長時間的交手之下，也是受不了那暴風鼻雨般的衝擊。　　“砰……砰……”又有兩名龍族戰士倒下，這兩人乃是為了給花戰和黑豆擋招，受挫於刑天的兩大神將。　　“無知小輩，去死吧！”鬼虎已經十分驚怒了，以他的身份，竟被這幾個無名的小娃娃給纏了近百招，怎叫他不怒？不驚？此刻，他全身已是殺機如潮。　　事實上，此刻所有人的殺機已經都融合在一起，包括軒轅、劍奴、雁菲菲、刑天和鬼魅，這許多高手的殺機全都糾集在一起，這才使得天怒地怨，帶着死亡氣息的殺機遠傳數十里之外，更帶動天變，形成天人交合的異常天象。　　軒轅心中暗叫自己這回真是要完了，他想救黑豆諸人已是無能為力，刑天絕對不會給他任何機會。若黑豆諸人一去，鬼虎抽身來對付他，那自己更是凶多吉少了。這一分神，刑天已一掌擊在他的腹間。　　軒轅幾乎無可抗拒地飛跌而出，雖然有太虛神甲護體，但這一掌擊實，也差點讓他的五內俱裂。　　“夫君！”雁菲菲一驚之下，也挨了鬼魅一擊，這老鬼也真夠狠的，對女人亦絲毫不留情。但所幸雁菲菲避得快，但也是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小子去死吧！”刑天斜步插過劍奴，曲指便向軒轅眉心點到，他也感到軒轅身上有些古怪。因此，出手便直攻軒轅的眉心。　　軒轅的五臟翻騰，哪想刑天的動作如此之快？不由暗呼：“吾命休矣！”但他絕對不會束手待斃，運足全身的功力猛然向刑天重擊而去，便是死也不會讓刑天好受，至少也要讓對方受點小傷。　　劍奴大驚，揮劍欲擋，已是不及，何況他手中之劍已只剩下半截了，根本就無濟於事。此刻他已是疲憊不堪，功力大退之下，速度也難以跟上步伐，想救軒轅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夫君！”雁菲菲不顧一切地回頭就撲向刑天，連鬼魅對她的攻擊也不理了，她絕不能看着軒轅就此死在刑天的手中，哪怕用她的生命相換，也在所不惜。　　“菲菲小心！”軒轅大驚，他沒有料到雁菲菲竟這般玩命，不顧自己的性命來救他，這怎不叫他心膽俱裂？　　鬼魅心中暗自高興，忖道：“老夫絕不會介意這般殺你，就讓你們做對同命鴛鴦好了！”　　軒轅奮身而起，不知是哪裡來的力量，整個人如同巨大的熔爐爆炸開來一般，雙手疾推而出。　　刑天冷哼一聲，軒轅雖作垂死的掙扎，但在他的眼中與將死之人並無區別，反是雁菲菲側揮過來的昆吾神劍使他不能不有所忌憚。如果只是普通利劍根本就不放在他的眼裡，但這柄劍乃是劍中之祖，昆吾神鋒，即使是他的身體也不敢硬抗。於是，刑天不得不放棄誅殺軒轅的機會，改攻雁菲菲。　　雁菲菲似手根本就不知道身後鬼魅那致命的一擊已經隨之而來，她便如一頭殺紅了眼的母獅，絕不允許刑天傷害軒轅。她愛軒轅，儘管她為軒轅受了那麼多的苦，儘管軒轅身邊有許多女人，但是她愛軒轅，那生高死別的日子使她比任何人都深刻地明白什麼叫作刻骨銘心，什麼叫作柔腸寸斷，什麼叫作痛不欲生。　　她再也不能失去軒轅，再也不想與軒轅分開，哪怕是死也要與軒轅死在一起。因為她知道軒轅也同樣愛着她，也同樣愛得那麼深。在她善良的本質之中，愛，代表着一切，代表着等同於生命價值的最高境界。因此，她的眼中，她的心裏，只有軒轅，甚至忽略了自己。　　“叮……”刑天退了兩步，但他也避開了昆吾劍的鋒芒。不過，卻放過了軒轅。　　“軒轅……”雁菲菲一聲凄呼，鬼魅的震天棍重重地砸在她的脊背之上，令她狂噴出一口鮮血后，嬌軀如敗革般倒下。　　“菲菲……”軒轅一聲絕望的長呼，雙手帶着沉重的枷鎖竟以絲毫不防守的姿勢直砸向鬼魅。　　鬼魅吃了一驚，身形疾退。　　“轟……”軒轅一擊砸空，瘋狂的氣勁使得地面炸開一個巨坑。　　“菲菲……”黑豆也凄呼。　　軒轅一擊不中，悲呼着撲向雁菲菲的軀體，一把抱住奄奄一息的雁菲菲，幾近哭嚎地喊道：“菲菲，你振作一些！菲菲……”　　“小子，就讓老夫成全你們這對同命鴛鴦吧！”　　刑天的攻勢再至。　　“我跟你拼了――”劍奴也殺紅了眼，霧時之間不顧一切地出擊，完全是一副同歸於盡的打法。　　“哼，你還不夠資格！”刑天曲掌一掃，竟將劍奴的攻勢引向一旁，身形依然毫無阻礙地滑向軒轅。　　此刻軒轅像是忘了所有的危險，曲起雙臂抱緊雁菲菲的軀體，淚水不能自控地滾落下來，哪裡還記得回手抵抗刑天的攻擊？刑天也知道此刻是擊殺軒轅的最好時機，如果不乘軒轅大悲若死之時擊殺他，只怕待會兒還要多廢一番手腳。刑天實不想將戰局拖下去了，他怎會不知道，此刻天象大變，豈能不驚動這片沼澤中的其他各方高手？那些人定會趕來看個究竟，遲則生變。是以，他必須速戰速決，他可不想在穩操勝券之時生出意外，以至前功盡棄。要知道，軒轅對他不能說不是一種威脅，此刻的軒轅便厲害如斯，若再假以時日，那還了得？只怕到時候鬼方是人人不得安寧了。是以，他必須殺死軒轅，至於其他人則並不是太重要。　　“菲菲，你不能死……菲菲，你不能死……”軒轅像是瘋了一般，只顧低頭自語，更不住地親吻雁菲菲仍淌着血水的櫻唇，像是這樣，雁菲菲就可以不死一般。　　“軒轅――”花戰悲呼。　　幾乎所有人都在驚呼。　　“休傷我兄！”一個急慮而渾厚的聲音倏然劃破虛空。　　刑天陡覺頭頂風聲一緊，他雙指僅距軒轅半尺，卻不得不抽手上擊。　　好強的氣勢，刑天心中暗驚，那股氣勢如同地心之火一般灼熱難當，又似是在地底潛伏了千萬載，一朝爆發的火山，使得刑天不得不回頭上擊。他絕不想以自己的生命換取軒轅的小命，哪怕只是受重傷他也不幹。　　“轟……”刑天身子一震，竟然破天荒地被震退三步。　　“呼……”一道黑影自虛空中倒射而出，正是與刑天對擊一記之人，他也身不由己地被震退。　　那黑影一退即進，再進之時，竟化成一團熊熊的烈焰，使天地霎時一片光明，火影如千萬條巨舌，上接烏雲引發雷電，下觸地面化成一片焦土，以無與倫比之勢撞向刑天。　　“烈火神功！”刑天吃了一驚，低呼道。　　“火神祝融……”鬼魅也驚呼，天下間除了真正的火神祝融，誰還能夠將烈火神功修練到如此接天觸地的境界？　　來者竟是火神祝融，神族八聖之首的火神祝融！　　這怎叫刑天不驚？怎叫鬼魅不驚？　　刑天不懼，事實上，便是種族八聖也都比刑天小一輩，是以他無所畏懼。　　“老鬼，你是我的！”一聲低吼，另一團烈火也破空而至，卻是撞向鬼魅。　　鬼魅吃了一驚，這攻向他的人在氣勢上雖然不如火神祝融，但也浩然無匹，那沛然的火勁，未至已經灼面生痛，想來也是火神祝融身邊的不世高手。　　“轟……”刑天再退一步，而火神祝融身上的火焰大弱，竟滑退兩丈。　　“你不是火神祝融！”刑天訝然出言道，若對方是火神祝融，其功力絕不止於此。而對方的烈火神功雖然在氣勢上已達到了接天觸地之境，卻並不純熟。　　但刑天還未來得及細想，已有一股白茫茫的水氣迎面而至，如九江之水盡傾而下，來勢狂野而無盡無期。　　“水神真訣――共工！”刑天又吃了一驚，這次自側面攻來的人竟是水神共工的武功，而且那氣勢也已達到了水神真訣的最高境界――九江盡瀉的地步。　　黑豆諸人也料定自己必死，鬼虎和那兩名神將傾力攻來，但此時卻突地殺出兩個美艷之極的女子和一名白須白眉的老者。　　“瓊妹――燕瓊……”燕五和燕絕差點沒喜板而泣，來人竟是那一直在“青雲劍宗”習武的燕瓊和褒弱及“青雲劍宗”之主青天！　　第十二卷

# 第一章 情深義重

　　望着雁菲菲那失去神彩的勝，軒轅低聲呼道：“菲菲……你不能死，不要離我而去……”軒轅淚水不住地滑落在雁菲菲那白凈卻略顯蒼白的臉上。　　雁菲菲竟奇迹般地醒了過來，“咳咳……”竟又咳出幾口血來，那微顯惺忪的眼睛，已經失去了那奪目而亮麗的神彩，但乍見自己是躺在軒轅的懷中，禁不住又閃出了一絲亮彩。　　“我……我還沒有死嗎？”雁菲菲的語氣極為虛弱。　　軒轅心如刀割，拚命地搖頭，虎目含淚道：“不，不，菲菲不會死的，你的傷不重，會好的，我這就帶你去找與岐伯，天下沒有他治不好的傷……”　　“你哭了……咳咳……”雁菲菲似乎無限心疼地低語，眸子里儘是柔情，更掙扎着抬起無力的手，輕輕地拭了拭軒轅眼角的淚水。　　“不，我沒哭……”　　“你不要騙我，人總……總是要死的，我知道，我的傷很……很重，你不必為我傷心……”　　“不，菲菲，你不會有事的，岐伯會治好你的，他一定會治好你的！”　　“那你……為何要哭？”　　“因為我高興，你醒過來了，你沒事了，所以我高興，我高興就流淚了……”　　雁菲菲的嘴角泛出一絲苦澀的笑容，有種說不出的凄婉和無奈。　　“答應我……好好照顧悠遠！”雁菲菲輕撫着軒轅的臉，虛弱而又熱切地道。　　“嗯！”軒轅拚命地點頭，極力地控制不讓淚水湧出來。　　“我會的！我一定會的！我還要與菲菲一起看看遠兒娶妻生子，還要……”　　“別傻了……”雁菲菲澀然笑了笑，打斷軒轅的話道：“我知道自己不行了，我已感到……生命漸漸遠去，我希望，最後你能……能答應我……一件事。”　　“我答應，什麼事我都答應！只要你不要離開我！”軒轅心在滴血，他痛，他恨，他悲！直到這一刻他才發現，自己愛雁菲菲是如此之深。　　“好好愛惜……幽姐，你答應我！”　　“我答應，我一定會找回幽兒，好好愛她！”　　雁非菲臉上又浮出一絲笑容，但笑容有些痛苦，似乎是牽動了身上的傷，半晌才悠然如置身夢境般地道：“你知道嗎？第一次見到你時，我就覺得，你是那麼特別，冷靜、沉思，我感到，你是那麼孤獨，又那麼富有。”　　“孤獨似無一個朋友，富有至擁有整個天地。那時，我就想走進你的世界，走進你那封閉的世界，於是幽姐成了我最好的朋友。後來才知，那時我便愛上了你……”　　“菲菲――”軒轅如同呻吟一般地呼喚，他似乎忘了整個天，忘了整個地，忘了周圍的一切，忘了生與死，忘了那激烈的廝鬥……在他的心中只有痛，只有雁菲菲，只有那揪心的情。他吻着雁菲菲的臉，那有些冰涼的臉，他多想再給雁菲菲一絲力量，可是他能嗎？他只能以自己的真氣保住雁菲菲那已微弱的一口真元。　　哪怕只要能讓雁菲菲多留一會兒、他也願意付出哪怕是所有的代價。　　雁菲菲的傷實在太重了，鬼魅那一記重擊，不僅砸斷了她的椎骨，更破壞了她的五臟，此刻能說出這麼多話全賴軒轅的真氣相濟。　　“愛你……我不後悔！真的……我從來都……都沒有後悔過……”雁菲菲幽幽地道。　　“是我對不起你……”　　“軒轅……你能……能告訴我，生命是……什麼嗎？”雁菲菲突然問道。　　軒轅一呆，心中更痛，禁不住自語道：“生命，生命是什麼，生命是什麼？”　　“是呀，生命……究竟是……是什麼呢？”　　“如果我是軀體，那你就是靈魂，生命……生命便是軀體和靈魂結合才存在的東西。菲菲，你明白嗎？所以，你一定要挺住，一定要堅強地活看，如果我沒有了你，生命將會是殘缺的。你明白嗎？……”　　軒轅突然激動地道，同時眸子中充滿了無盡的希翼和柔情。　　雁菲菲的眸子里也閃過一縷奇光，低低地念叨着軒轅那句話，有些激動地道：“菲菲……好高興……咳咳……”　　“菲菲……”軒轅一急，忙將功力更多地輸入雁菲菲的體內，將她的軀體抱得更緊。　　雁菲菲的氣息稍稍平復，但呼吸有些急促，“如果有……來世，你……還會……會愛我嗎？”　　“會的！無論是多少輪迴，我都會愛你，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愛你……”　　雁菲菲笑了，笑得氣息有些急促，臉上更泛出了一絲潮紅。　　“如果有來世……我還願在……美麗的姬水，那裡好美……”　　“是的，那裡好美，像我的菲菲一樣美！”軒轅點頭應稱道。　　雁菲菲又笑了，伸手抹了一下軒轅吻她留在嘴角的血跡，似乎是嘆了口氣，目光悠悠地仰望着那透過烏雲的一縷陽光，微微笑道：“其實，殘缺……何嘗不是……一種……美？看啊……多美的……陽光……”　　軒轅心頭一顫，也抬頭望瞭望那一縷陽光，卻在此時，他感到雁菲菲的手無力地自他的臉龐滑下，輕輕地垂落於他的手臂間。　　“菲菲――”軒轅一聲凄呼，絕望而悲切的聲音如利刃般衝破烏雲直上九霄……　　“菲菲……”軒轅痛哭失聲，只知不住地親吻雁菲菲那已經冰涼的臉，而在此時他倏然發現雁菲菲手中的劍。　　劍，被那一縷透過烏雲的陽光照亮了，反射出刺目的光彩映入軒轅的眸子之中，這才將軒轅自那似乎不真實的噩夢中驚醒。　　軒轅怔住了，他突然之間不再哭泣，只是怔怔地望着那柄劍，像是在一剎那之間忘記了雁菲菲，忘記了周圍的一切，在他的靈魂之中只有那柄劍、他甚至忘記了自己，忘記了……　　軒轅緩緩地、輕輕地放下雁菲菲已經變冷的軀體，再以最溫柔、最小心的動作輕輕地在雁菲菲的額角吻了一下，像是害怕驚碎了雁菲菲的美夢，溫柔得讓人心碎，而此時軒轅的眼神空洞得可怕。　　軒轅再輕輕地將雁菲菲雙手搭放在他胸間，以衣袖溫柔地拭去她嘴角的鮮血，然後靜靜地注視了雁菲菲半晌。　　“菲菲，你安息吧，我一定會完成你的心愿！”　　軒轅望着雁菲菲自語道，說話間再吻了一下雁菲菲的額角、同時抓緊了昆吾劍，緩緩地站直跪着的身軀。　　軒轅默視良久，才緩緩地抬起頭，印入眼帘的竟是黑豆那掛滿淚水的臉，還有花戰、燕絕、劍奴、燕五與一名龍族戰士，每個人的眼角都掛着淚水，每個人的神情都是那麼肅穆和感傷。　　“她睡了，不要驚動她！”軒轅語氣竟顯得無比平靜，黑豆的淚水卻忍不住“嘩嘩”流得更歡了。　　軒轅眼中再次閃過一縷晶瑩的亮光，但他很快轉過身去，目光投向那正在與烈火神將火烈交手的鬼魅。　　烈火神將的功力更勝當初在君子國奪地火聖蓮之時，顯然那次他奪了兩片地火聖蓮的花瓣起了不少作用。　　那日滿蒼夷搶走的地火聖蓮少了兩瓣，而這兩瓣正是被火烈所奪。他並不是一個貪得無厭之人，或許可算是識時務者，明知無法奪得，便退而求其次，搶了兩瓣聖蓮就走，自然沒有人攔他。但兩片聖蓮的作用也頗大，這不能說火烈不聰明。　　火烈是什麼時候出現的，軒轅根本就不知道，場中的局面是何時改變的，他也不知道。但他認識火烈，這個人曾與他交過手，但為何如今火烈會幫他，他不知道，但也不想知道。不過，這加入戰局之人，他都認識，竟是久別的燕瓊、褒弱、青天，而與刑天交手之人竟是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　　是的，軒轅沒有看錯，雖然恭弘=叶 恭弘皇被籠在一層火焰之中，柔水被罩於一層水氣之中，但卻無法阻擋軒轅的目光，這兩人正是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此刻他兩人聯手竟可讓刑天占不到絲毫便宜，甚至先機盡失。　　是什麼改變了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是什麼讓他們變化如此之大？軒轅不想細想，不想知道得太清楚，也不想去思索太多的問題。此刻在他心中和腦子之中只盤旋着一個念頭，那就是――殺！　　軒轅恨、悲、心痛，所以他想殺，要殺，而第一個要殺的人就是兇手鬼魅！　　是的，軒轅要殺鬼魅！就是他奪走了雁菲菲的生命，就是他造成了軒轅永遠的遺憾，讓軒轅的生命從此殘缺。　　“殘缺也是一種美麗。”這是雁菲菲生命里的最後一句話，但是，事實真是這樣嗎？殘缺真是一種美嗎？　　不知道，軒轅不知道，他只有痛苦，卻不想去思索痛苦的源泉，他只有恨，但卻會把限變成殺機。　　這殺機好野，好濃，如烈酒一般瀰漫流淌在虛空之中。刑天感覺到了，劍奴感覺到了，柔水和恭弘=叶 恭弘皇也感覺到了，鬼虎、青天、燕瓊、褒弱以及這裏的每一個人都感覺到了，而感受最為深刻的人卻是鬼魅。因為他感覺到這股殺機正是衝著他而來的。　　“霹靂……”一道亮閃的電光如同銀蛇一般擊落在軒轅的身上，跟着便是一個炸雷。　　黑豆發現軒轅連眼皮也沒有眨一下，那張臉犹如鐵鑄，深沉如枯井，沒有半點表情，只有一塵不變的冷漠。　　軒轅踏前兩步，每一步都是那麼緩慢而沉重，但每一步都似乎夾着扣人心弦的震懾力，更似有一個無聲的聲音，應和着他的腳步響在每一個人的心頭，是那麼沉重，那麼悠揚。　　火烈彷彿在突然之間明白了什麼，竟停住攻擊。　　鬼魅也在剎那之間明白了什麼，他也不再出擊，而是變得小心，變得凝重，因為他已經感覺到了有生以來最為強大的威脅，而這個威脅卻是來自軒轅。　　“他是我的！”軒轅說話了，語氣出人意料的平靜，但在平靜中透着一種不容置疑、不容辯駁的力量，平靜得讓人有些心寒。　　火烈望了軒轅一眼，身上的火焰盡滅，他竟沒有多說一個手，似乎明白了軒轅所有的意思和心情，這連他自己也覺得有些驚訝。　　事實上，任何人都可以自軒轅的眼中讀懂許多東西，甚至是一切。這種情緒是不用隱瞞，也不用遮掩的，就像初生的嬰兒一般赤裸得純真、坦然而實在。　　鬼魅竟沒來由地緊張起來，這簡直有些像一個笑話，他竟會對着一個比他小七八十歲的娃娃緊張，這是多麼滑稽的事情。要知道，他是何等身分，鬼方排名第四的高手……但事實終歸是事實，是不容置疑、不容掩飾的，他緊張了！因為軒轅！　　※※※　　青天的武功似乎要比鬼虎稍遜一籌，雖然他身為“青雲劍宗”之主，但武學修為在他三兄弟之中卻是最低的，或因其資質有限，對於劍道的禪悟仍不夠。　　燕瓊和褒弱的武功確實已是讓人刮目相看，雖然單論兩人的劍術並不是十分精奇，但兩女聯手，其氣勢竟暴漲，仿若有數十人聯手一般。兩人劍路相反，互補互助，相交相融，從而使其殺傷力大增，更彌補了兩人功力上的不足，對付刑天的兩名神將也不露絲毫敗象。　　刑天的兩名神將根本無法破除燕瓊和褒弱的聯手主攻，事實上，若是以一對一，只怕燕瓊和褒弱都不是兩神將的對手，畢竟她們習武時日尚淺，在招式上或可勝敵，但在功力之上，卻仍有很大的欠缺。　　而此時的劍奴再也不想愣住，鬼魅不用他出手，刑天也不用他出手，在喘了口氣之後，他的鬥志又重新找回，挺劍便與青天呈合圍之勢雙戰鬼虎。　　黑豆幾人都受了或輕或重的傷，雖然心中悲憤，但戰鬥力卻極弱，只能守在雁菲菲的屍體旁，極力恢復功力。　　刑天的境況也並不好，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一剛一柔，一陽一陰，水火相濟相融，竟能產生出讓他無法想象的威力，使得他第一次嘗到被人欺的滋味。不過，他幾乎已是水火不侵之軀，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永也不能對他造成傷害，只是在氣勢上暫時將他壓倒而已。　　※※※　　“鬼魅，你死定了！”軒轅話意冷極，並向前輕跨了一小步，手中的昆吾劍竟自暴出一團璀燦耀眼的光亮，甚至將軒轅的整條手臂都罩在了其中。　　鬼魅冷哼一聲，神色卻有些微變，在軒轅放下雁菲菲屍體之時，他便感覺到軒轅變了，變成了另一個更為可怕的人，這種可怕並不是如刑天一般給人一種外在的壓力，而是來自內心的恐慌。　　只是軒轅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氣，息便讓人恐慌，那像是死神的召喚，又像是使人面對着無知的死亡沼澤。　　或者可以說，這種恐慌是沒有任何原因的，就像是人們面對未知可怕的事物所生出的幻想一般。　　這種恐慌是來自意識，來自靈魂深處的顫慄，而恐慌的源泉便是來自軒轅。　　愛，可以拯救一個人，也可以毀滅一個人，可以讓一個人變得可愛，也同樣可以使一個人變得可怕。　　火烈緩退，他也有些窒息之感，他在驚訝，何以軒轅周身竟然也擁有如此高熱，像是一個巨大的熔爐，同時更閃爍出一層似乎帶着藍色的火光。　　天仍然很暗，但在這暗淡的天空之下，卻有幾團奇異的光彩，而軒轅是最為搶眼的一個。那藍色的火光與昆吾劍的亮彩與整個天地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　　“三昧真火！”火烈幾乎是驚叫，他終於想起來了，這閃爍在軒轅身上的異樣火光，正是他這一生所夢寐以求的極致――三昧真火！　　這是一種燃燒自靈魂和精神的不滅之火，乃是一種將精神和意志發揮至極致的表現，便像是星球爆炸一般，由內核向外輻射，因阻力、磨擦，到了星球表面則表現為火光，然後再無休止地向外爆炸……而三昧真火也正是這個原理，精神和靈魂意志便是內核，而將這無形抽象的東西突破人體的限制則轉化為能量，這種能量便是所謂的三昧真火。　　這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功力，更需要內在的精神為依憑，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能夠將這潛伏在人體內最為強大的東西――精神力轉化為能量。　　宇宙實非指一物，宇宙也並非只有一個形式，甚或是多重的宇宙。　　就生命而言，一個宇宙是外在的，便如廣闊無垠的天際，包括所有的星體、虛空與所有的生命。而另一個宇宙則是單個生命的自身，對於人自身來說，外在的宇宙是視覺上的宇宙，而生命的自身是思感上的宇宙，兩個宇宙同樣是無限的。　　生命的無限，便在於內在宇宙的無限，而精神力則是源自內在宇宙的最為神秘的力量。只有智者方能開啟內在宇宙之門，甚至進入內在宇宙無限的空間，那便是――登入天道，與天地同生！　　伏羲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智者，得河圖洛書而通天地萬象，打開內在宇宙之門，終使自身之軀成為內外宇宙融合的交點，而登入天道與天地同生。　　后雖有智者，卻無人能夠盡窺內在宇宙之秘，總在天道大門之外徘徊。事實上，每個人自身都是一個宇宙，都是天道之門，只是如何開啟，因人而異。因此，這才需要講究每個人的資質，每個人自身的修養和智慧。　　軒轅竟可以散發出如此強烈的三昧真火，這怎能不讓火烈吃驚和驚訝？　　火烈這一輩子都在練烈火神功，在火勁之上不斷地提升，卻遠未達到三昧真火的境界。能將烈火神功修至以三昧真火擊出的，僅火神祝融一人而已。　　“但是軒轅竟然也擁有如此火勁，難道他也練過烈火神功？”火烈心中暗想，他並不知道軒轅借龍丹的生機在東山口曾吸納過地心熔岩的熱力，而龍丹又是至陽之物，因此其功力之中含有天地至熱之氣，這是極為正常的。要知道，地心熔岩乃是世間至熱，來自那之間的靈氣，又怎會比烈火神功遜色？　　軒轅出手，自上而下，雙手輪劍，那耀眼的劍芒直破長空，裂雲破日，再引下雷電，直取鬼魅！　　鬼魅的眼睛都瞪大了，不僅他的眼睛瞪大了，便是火烈和黑豆諸人的眼睛也瞪大了，這是什麼劍法，這是什麼攻擊方式？

# 第二章 怒借天威

　　劍不像劍，刀不像刀，昆吾劍的芒尾仍作電火暴閃之狀，與軒轅手臂相連竟長達數十丈，厚寬若門板，這哪裡是兵刃？分明像是一片閃亮而巨大的霓虹，但卻擁有着無堅不摧、無物不毀的無倫劍氣。　　鬼魅幾乎是傻了，天下哪有這般的攻擊方式？哪有這般的兵刃？就像看到有人搬着泰山作兵刃一般，如此兵刃，如何能擋？如何能拒？　　軒轅怒！恨！怒借天威，恨意沖霄，那無邊的殺機竟使昆吾劍活了過來，那沾有雁菲菲鮮血的劍竟然有了靈性……　　“當……”鬼魅舉起那根震天棍，整個雙腿竟一下子被擊得陷入了泥土之中，沒至膝蓋。　　“去死吧！”軒轅再次舉起那柄閃着無盡光華的昆吾劍自上而下重劈下來。　　“當……”鬼魅猶未回過神來，只好再次舉起震天棍相擋，他的身體便像是被釘入了木板的釘子，再陷一截，泥土已經沒入了他的大腿。　　“嚎……”鬼魅一聲狂嚎，他一生之中何曾遇到過這種打法？知道若是再如此下去，非被軒轅擊入土下不可！雖、然他也會些遁地之術的皮毛，但絕對無法在昆吾劍強大的劍氣之下保命，他又豈能再任由軒轅如此強攻？不過，他不能不承認，暴怒之中的軒轅功力比他更為深厚。而軒轅選擇這種毫無花巧的方式攻擊，更是因為他雙手被鎖，若是說到靈活性，軒轅肯定不若鬼魅，這才棄巧取拙，正如那日他擊逃風騷一般，選擇的便是以硬碰硬的打法，完全以氣勢和功力壓倒對方。此時鬼魅已看出了軒轅的戰術，是以破土而出，主動搶攻。　　軒轅之所以能施此戰術，是故意製造了一些先聲奪人的氣勢，讓劍氣劈開雲層，引下雷電，再暴擊鬼魅，而形成了無與倫比的氣勢，使鬼魅心神在一剎那之間被鎮住。當鬼魅回過神來之時，便不能不尋求以硬碰硬、棄繁用簡的打法了，不過他仍有點小看了軒轅。此時的軒轅雖然狂怒攻心，如豹似虎，但他的心神仍然處在極度的清醒之中。　　就算痛苦，他也是清醒地痛苦着。　　鬼魅搶攻，惟一扳回先機的方式，就是要逼得軒轅反攻為守，否則的話，他永遠都不可能在軒轅的快攻之中找回先機。而惟以逼軒轅反攻為守的方式便是賭命，賭軒轅不會與他同歸於盡，那樣軒轅自會回劍反守，那時他便可再奪回先機，施展最為靈活而有效的戰術。　　軒轅的眸子里閃過一絲詭異的笑意，他竟然完全不在乎鬼魅與他同歸於盡的打法，像是不知道在他殺死鬼魅的那一刻，鬼魅也同樣可以殺死他一般。他依然繼續出劍，繼續以開天劈地之勢直取鬼魅的頭顱。　　鬼魅驚駭欲死，軒轅居然要與他同歸於盡，竟不理他同歸於盡的攻勢。他不想死，雖然他已經活了這麼大一把年紀，但是仍然留戀生命的美好，可他卻無法改變自己的攻勢，那隻會讓他死得更快。此刻他有些後悔選擇同歸於盡的攻勢了，真的有些後悔，他忘記了軒轅此時正處在喪妻之痛的悲憤中，思想自然不能以常理論之。不過，事已無法挽回，只能向不歸路的盡頭走去。相較來說，鬼魅並不覺得以己之命換軒轅之命有虧。　　“噗……”鬼魅駭然，他發現震天棍所擊中之處犹如敗革，毫不受力，而且軒轅的胸前似乎漲起了一個大球，剛好阻住震天棍的攻勢。　　事實上，軒轅整個人都像是充氣的大球一般膨脹了起來，不過，其面目依舊，目光深邃得如有穿透時空之力。　　“你上當了！”軒轅輕哼一聲，昆吾劍已帶着電火一閃而過。　　“哧……”鬼魅還沒有來得弄清是怎麼回事之時，腦袋已經應劍而飛，那電火仍停留在鬼魅的屍體之上，躍動着一層藍色的火焰，瞬間便將鬼魅的屍體燒成焦炭。　　刑天大驚，鬼魅竟然就這樣死在軒轅的手中，這着實有些冤。他是知道軒轅身上藏有異物的，這才能夠御開他硬擊的四掌而絲毫無損，但鬼魅並不知道這一點。　　事實上，能不被震天棍擊穿的東西很少，這一點刑天也很自信，但是軒轅卻是個例外，一個例外便足以構成鬼魅的死因，高手之爭往往便只須那麼一點意外。　　鬼魅的死，註定了刑天今日的敗局，軒轅身邊如此多的高手，強如他這等武功通神的絕頂高手也難以消受。　　此刻刑天才明白，何以軒轅竟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之中一躍成為天下間一大流派之主，成為天下最耀眼的新星，只憑軒轅身邊的這如許之多的高手便足以震懾天下。　　“砰……鏗……”兩聲金鐵交鳴之聲隨着刑天之吼響起，音量之巨，連雷聲也掩蓋住了。　　“啪……”那胖神將背上的包袱驀地炸開，一道強光自裏面射出！不僅如此，本來握在鬼魅手中的震天棍也離地而飛，速度快得連軒轅也暗暗咋舌，根本沒法相阻。　　恭弘=叶 恭弘皇欲阻，但卻遲了一步。　　“錚……”震天棍與那自胖神將背上包袱中飛出的白光結合在一起，竟泛起一層五彩的霓潤，光華奪目，將刑天緊罩於其中，仿若出世之神魔，那睥睨天下的氣勢足有氣吞河嶽的風姿，讓所有人都怔了一怔――那是一柄巨斧！　　雲開日出，萬道金芒自天頂射下，卻凝於刑天手中的那柄巨斧上。　　斧名開天，顯然是十大神兵之中攻擊力最強的絕世霸兵――開天斧！　　“開天劈地――”刑天大吼一聲，雙臂微輪，開天斧夾着萬道金芒如一輪驕陽般向地面劈至。　　“快退……”恭弘=叶 恭弘皇大驚，一拉柔水身形疾退。　　“錚……”一聲龍吟般的輕嘯，軒轅手中的昆吾劍脫手而飛，如同一條光龍般直射向那輪金芒之中。　　“以氣御劍，御劍術！”青天大為驚訝，但他根本就來不及細想，一股強大至無堅不摧的殺氣已向他衝來，他幾乎是在無可抗拒之下駭然驚退。　　劍奴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彷彿天地間所有的能量全都聚中在開天斧之上，他與恭弘=叶 恭弘皇等人皆被這股強大的殺氣逼開！　　“嘩……”電光自朗朗晴空之中投下，像是來自太陽，又似不是，但絕非自烏雲中而來。而且電火凝而不散，歷久不絕，如數條緊纏於一起的接天銀龍，在天與地之間不斷地交錯、纏繞、顫抖……　　天地不再是陷入黑暗之中，而是一片讓人心悸的光明，幾乎沒有人可以在這片光明之中睜開眼睛，又像是天與地在一剎那之間崩潰、飛散，化為虛無。整個世界彷彿都不真實起來，眾人恍如進入了一個難以醒轉的夢境之中。　　混沌之中，只有無盡的強大氣流朝四面激散、輻射，尚夾着碎石泥木，每一個人都迷失於其中。　　迷失之際，尚有清脆悠揚、驚心動魄的金鐵交鳴之聲，卻彷彿是來自遙遠的天際，或是冥府地獄，有種說不出的詭異。　　“鏗……”最後一聲巨響卻再一次破開天地的混沌，那白茫茫的光彩如被巨船破開浪濤的湖面，自中而分，向兩邊迅速涌去。　　白茫茫的光彩分開之處，地面如埋有千萬顆炸彈一般，土石進裂四射而飛，被一股無可匹御的氣流轟開近里長的長坑，聲勢之烈足以驚天地、泣鬼神！　　天地間，驕陽下，白雲中，一道光影犹如戲雲之銀龍，在虛空中劃過一道完美得讓人慾頂禮膜拜的弧跡，射向已自天空中降下的刑天。　　開天斧勢稍竭，正是一里之外那棵古樹被當中劈成兩半之時，那自雲中射出的光影已經逼近刑天。　　是軒轅，如同天外飛仙的軒轅。刑天那開天劈地的一擊並未能重創軒轅，但卻斬開了他手腕上那奇異的枷鎖，這是刑天所未曾料到的。　　軒轅險死還生，如非身上的太虛神甲，今日恐怕他已經死了十次，但事實上他仍活着，頑強地活着！　　而他的心彷彿已死，他痛、他恨，他有着無盡無期的悲憤和傷感。如果生命可以交換的話，他願意用自己的生命去交換雁菲菲，他寧願這太虛神甲不是在他的身上，而是在雁菲菲的身上，但是，一切都成了現實，殘酷而無法迴轉的事實。　　刑天吃了一驚，吃驚軒轅的身法，竟如同飛鳥一般靈活，更似乎可以在虛空之中以任意角度翱翔，快得不可思議，無法形容。不僅如此，另一道暗影也以同樣的速度自數十丈之外飛射而來，刑天認出了對方，正是剛才與柔水聯手攻擊他的恭弘=叶 恭弘皇！同時他更駭然發現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中有一根異尺。　　恭弘=叶 恭弘皇與軒轅的速度都快絕無倫。　　刑天認出了，這正是逸電宗所賴以成名的神風訣，而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兩人皆已達到了大成的境界。　　刑天長笑，身形疾退，他絕不想再被軒轅諸人給纏上。他知道，如果此刻不走的話，當軒轅與恭弘=叶 恭弘皇聯手之時，他就是想走也是不可能了！這兩個年輕人的武學和功力都已達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雖然若單獨交手，沒有一個是他的對手，但如這幾人聯手，他便只有挨打的份了。是以，刑天倒退。　　“錚……”軒轅的身子本身就像是無堅不摧的巨劍，所過之處，那斧芒立即潰散。不過，那斧芒也帶着強大的殺傷力，使得軒轅的身形受阻，恭弘=叶 恭弘皇也同樣如此。　　鬼虎逃逸得最快，在刑天的殺氣將他自劍奴和青天的攻勢中解放出來之時，便立刻逃逸，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個局勢的糟糕，他們幾乎是不存在任何勝望，軒轅身邊的高手實在是太多，即使是刑天的開天神斧也不可能救得了他。是以，他第一個想到了逃。　　那兩名神將則對刑天的力量過於相信，當他們發現刑天竟連軒轅也殺不了之時，便知道了不好，可是他們想走已是來不及了，火烈和柔水已經封死了他們的退路，他們根本就不可能自柔水和火烈的手中逃出，而刑天更不可能救得了他們，因為刑天自己也是倉皇而去……　　※※※　　不僅僅是蒙絡駭然心驚，他身邊的每一個人此時都是瞠目結舌。在此地，已經可以隱約看清遠處大戰之景。　　刑天那開天劈地的威勢，讓每一個人都為之咋舌，如此之招，何人能敵？何人能抗？但令蒙絡倒抽一口涼氣的卻並非因為刑天那一斧之威，而是那自雲間射出的軒轅！　　是軒轅，蒙絡看得很清楚，那與刑天交手的人竟是軒轅！而軒轅那驚世駭俗的身法和劍術使得蒙絡深感自己做錯了一件事。　　是的，蘭彪也覺得蒙絡做錯了一件事，他們實在不該讓軒轅成為自己的敵人，這是一個無比可怕的人物，可怕的不僅僅是軒轅，更有軒轅身邊的那許多絕世高手，連刑天都惟有敗退的高手，這是何等的實力，何等的讓人心驚！　　蒙絡從未想過自己可以勝過刑天，而他身邊雖然高手眾多，但是若與刑天對壘，這些人仍不夠資格，可是軒轅……　　軒轅何以擁有如此可怕的力量呢？何以擁有這麼多的高手呢？這些人又是什麼人？難道是龍族戰士？　　但不論這些人是誰，只要軒轅出現在這裏，對於蒙絡來說，都不會是一件好事。何況，還有刑天這魔神在此，那神門之內的東西豈會被自己獨得？　　段賦兄弟禁不住心在顫慄，那濃如烈酒的殺氣歷久不散，他們的武功本就不好，如何能受得住這強大殺氣的逼壓？　　“是軒轅那小子，我們要不要乘機去幹掉他？”　　蒙祈提議道。　　蒙絡沒好氣地望了蒙祈一眼，吸了口冷氣，有些譏嘲地道：“你能夠對付得了他的劍嗎？”　　蒙祈頓時語塞，臉有些紅，他哪裡敢接軒轅的劍？只看那橫貫長空的氣勢便已經讓他膽寒了，就算沒有見過軒轅與刑天交手，他也不敢與軒轅對敵！只憑軒轅當日勝齊充那神鬼莫測的刀法，他便不敢興念嘗試。　　“軒轅此時與刑天交手時間頗長，想來他已到了筋疲力竭之境，如果我們此刻出手，或許可坐收漁翁之利，將他們一舉除去也說不定，何況……”　　“哼，你沒有感受到這股殺氣嗎？如果本王沒猜錯的話，軒轅此刻定是心存怨憤。一個人在痛苦的時候，其力量豈是能以常理衡量的？即使是疲兵，也不是我們所能對付的，除非能將沼澤外的兩百親衛調來。但是，這沼澤之中又豈只有我們的存在？創世老兒或許也在伺機而動，我們豈能讓他揀了便宜？”蒙絡打斷他身邊的一名高手之話，冷然截入道。　　“蒙王所言極是！”段藝忙附和道。　　“如此天象大變，即使在數十裡外也可明見，怎會不引來各方豪強高手？若我們貿然出擊，確易讓別人揀了便宜，何不靜觀其變，以作最終的定奪呢？”　　段賦也附和道。　　“嗯，段先生所言甚是。”蒙絡點點頭道。　　“這裏看來也並不是神門秘址所在，真讓人難以置信，刑天居然會捨棄身邊的兩個神將而去……咦，軒轅懷中抱的是什麼人？”蘭彪正說著，突然有些驚訝地問道。　　“是個女人！”蒙絡看了幾眼，又道：“定是軒轅的親人，看來她已死了，因為這個人才使得軒轅滿懷怨憤，殺氣沖霄！”　　“該不會是聖女吧？”段藝驚道。　　“嗯。”蒙絡也點頭相應。　　“可是沒見過軒轅帶家眷前來呀……”　　“看，那兩個美人似也與軒轅極為親熱！”蒙祈指着道。　　“咦，難道這兩個女娃也會是軒轅的女人？看來這小子的艷福不淺！”蒙絡一捋短髯道。　　“這兩個美人的武功還真不賴，竟然能夠戰平刑天座下的兩大神將，不簡單！”蘭彪也忍不住出口贊道。　　“有高手來了！”蒙絡低低喝了一聲。　　眾人一聽忙將身子向下壓了壓，讓長長的雜草遮住自己的身影。　　“是伏朗！”蘭彪輕輕“咦”了一聲。　　“小心，那瘦老者乃是伏羲神廟四大主祭之一的風須句！”蒙絡也吃了一驚道。　　“他怎麼會來？又是什麼時候來的呢？”庄義也有些吃驚。　　庄義認識風須句，當年他的足跡踏遍大江南北，對於一個成名已久的人物，他怎會不識得？而蒙絡對太昊手下的一群高手知之甚詳，因此，他也一眼便認出了風須句。　　※※※　　來人果然是伏朗，他身後尚跟着七八名高手，加上風須句，一共有十人，但這些人都是絕不能輕視的硬手，即使是蒙絡也不想去惹這個麻煩，雖然他不怕對方，但雙方如果拚鬥起來，至少也會讓他元氣大傷。何況，如果子是迫不得已，犯不着去惹太昊這個可怕的人物。　　“怎會是他？”伏朗一眼便認出了遠處的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微感驚愕，此刻戰鬥似乎已經停止，刑天的兩個神將幾乎被打成殘廢，被花戰諸人縛住根本就沒有半點反抗之力。　　“他是誰？”風須句不解地問道。　　蒙絡諸人將幾人的話也聽得清清楚楚，這才知道那幾可與軒轅媲美的年輕高手叫恭弘=叶 恭弘皇。他們極為小心，風須句也是一個不世高手，若不小心，哪怕是弄出一點聲響也會驚動對方，到時候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　　“這小子便是軒轅，好重的殺氣，難道剛才是他在與人交手？”風須句微微皺了皺眉頭，自語道。　　“我想，這小子還沒有使天生異象的能耐，應是另有其人……”伏朗說到這兒不由得頓住了，因為他發現軒轅身邊有人帶傷，這證明剛才他們確實經過了一場惡戰。　　“王子，我們要不要去除掉他？”伏朗的一名親衛瞪着軒轅道。　　“風際和風游兩位護法之死可能便是這小子下的手，我們去為他們報仇！”另一名親衛高手道。　　“我們出手也不會佔到便宜，這小子身邊的那幾人都是很可怕的對手，還是先靜觀其變吧！”風須句淡淡地道。　　伏朗對伏羲神廟的四大主祭還是極為客氣，既然風須句如此說，他便不再多言。

# 第三章 神門之秘

　　軒轅似乎並不知道在周圍有着許多高手環伺，抑或他根本就不用去想太多，此時他的心神完完全全地沉浸在一種深深的悲哀之中。　　軒轅欠她太多，太多！但這卻是一個無法償還的情債，若說紅頗多薄命，那便是蒼天含有一種變態的心理。　　無論怪誰都沒有用，軒轅的腦子之中彷彿是一片空白。自與雁菲菲相愛，到分別，到相聚，再到陰陽相隔，這之間竟是這般短暫，這對雁菲菲是何其的不公，何其的殘忍，軒轅沒有一天使她快樂過……而雁菲菲卻是如此地對他一往情深，至死不渝……　　軒轅心痛，雁菲菲幾乎承受了他對蛟幽所有的愛，這或許是一種愛的轉移。到後來，連他都不明白是愛雁菲菲多一些還是愛蛟幽多一些。可是此刻雁菲菲為他而死，軒轅才發現，雁菲菲在他心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不可替代，甚至已完全佔據了蛟幽曾在他心中的位置。　　雁菲菲之死，使軒轅變得沉默了，與褒弱、燕瓊重逢的喜悅無法掩飾其內心的凄然和酸楚，不為別的，日後他如何向小悠遠交代？如何向九天玄女交代？或者說，雁菲菲自身已經是九天玄女了，那昆吾劍便是見證。　　黑豆無語，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無語，所有人都默然無語，在為雁菲菲默哀，似乎所有人都能夠深切地感受到軒轅心中的傷痛。　　“走吧！”恭弘=叶 恭弘皇在軒轅的耳畔輕輕地喚了一聲，卻傷感地嘆了口氣。他並不認識雁菲菲，但他卻知道軒轅愛雁菲菲有多深。　　燕瓊和褒弱也出奇地安靜，她們沒有半絲嫉妒和不滿，一個甘心為軒轅犧牲生命的女人，如果還不值得軒轅去愛，那這個世界便不會有真情存在。是以，她們安靜得出奇，只是心中黯然，為軒轅而黯然。　　“人死不能復生，軒郎，節哀順變！”燕瓊也依附上來，柔聲安慰道，但她本是一個多愁善感之人，也禁不住雙目噙淚。　　軒轅有些茫然地抬起頭來，望瞭望燕瓊和褒弱，露出一絲苦澀的表情，淡淡地道：“對不起，讓你們擔心了，我知道該如何做！”　　褒弱露出一絲欣慰之色，理解地道：“我明白軒郎此刻的心情，我們相信你！”　　軒轅點了點頭，但笑容比哭還難看。　　“走吧，這裏不是久留之地，如果我沒估錯的話，此刻四面定已有許多高手趕來，我已感到有人在窺視我們！”恭弘=叶 恭弘皇輕聲道。　　軒轅目光又回到雁菲菲那蒼白而安詳的臉上，雙目緊緊一閉，滑出兩顆豆大的淚珠，晶瑩閃亮，正滴落在雁菲菲的臉上。半晌，軒轅才像是鼓足了勇氣般睜開了眼睛，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走吧！至少有三路高手圍在我們周圍，現在我不想殺人，只想好好地靜一靜，不想菲菲再受任何驚擾！”　　※※※　　“這小子竟然備有如此坐騎！”伏朗氣惱地一揮手，擊斷一棵小樹，極為惱怒，望着軒轅諸人絕塵而去的方向，知道追已來不及了。　　“難道這小子不是為了神門之秘而來？怎地就這麼快走了呢？”伏朗身後的一名親衛有些訝異不解地道。　　“或者他是因為別的原因，既然無法追及，我們還是回去看看吧。”風須句道。　　“只好如此了。”伏朗無奈地道，他沒有料到軒轅竟在沼澤邊備有十數匹戰馬，一到這裏便躍馬而去。　　他本想追着軒轅找到鳳妮，但是他不敢追得太近，尤其是在那過河之時，而當他再追來之時，已追趕不及。　　軒轅顯然無意多留，此刻他手上的枷鎖已被開天斧劈開，自不用再待狐姬的承諾。眼下的事情便是完成雁菲菲的心愿，找回蛟幽，但這卻又是軒轅一件心痛的事。　　軒轅知道，他與鬼方之間的恩怨已是不可能善了，因為雁菲菲的死，他必須讓鬼方以血償還！　　世界本就是殘忍的，強存弱亡，武力代替了真理，誰的實力強，誰便能夠活得更好。　　※※※　　“這應該不是刑天的傑作，即使是刑天，大概也沒有這樣的功力！”蘭彪駭然指着那五丈見方深達五尺的巨坑道。　　地面之上劍痕錯綜複雜，坑坑窪窪之類的多不勝數。這些皆是剛才軒轅諸人與敵交手時所留下來的痕迹。　　蒙絡仔細地看了看刑天那開天劈地一擊所留下的長達一里的斧痕，心中駭然，那些人的武功都已達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無論是功力還是其它，都足以讓任何人心驚。　　“真想不到迷湖之畔會有如此之多的高手，看來今次欲奪神門之秘還真有些困難了。”蒙絡心忖道，他的目光仍停留在那大坑之上。這大坑的深淺並不一致，但最淺也超過四尺，最深處達六七尺之深，連人都可以埋下去不見影，而這明顯是被勁氣衝擊后形成的大坑。　　過了半晌，蒙絡道：“走吧，此地不宜久留！”　　※※※　　“大祭司何以不乘機除掉他呢？”杜聖望着蒙絡等人迅速離去的背影，訝然問道。　　創世大祭司搖了搖頭道：“我們太小看軒轅這小子了，就因為軒轅，我才不能對付蒙絡！”　　“軒轅那小子雖然厲害，但我們只要能控制熊城，軒轅又何足道哉？”杜聖不屑地道。　　創世大祭司望了杜聖那樣子，不由得笑了，道：“你說得也太簡單了，事實上絕不會如此簡單，即使是我們殺了蒙絡，也不能一下子清除他的勢力，如果讓其勢力與軒轅結合，那將後患無窮也！再說控制熊城也並非說成便成的事，至少還有元貞那老匹夫和鳳妮在中間作梗，如果我們貿然殺蒙絡，很可能會被元貞老匹夫所乘，給他一個很好的借口，聯合外敵對付我們，那便得不償失了。何況，如果留着蒙絡，一個軒轅便會讓他頭大，到時他必會與我們一起對付軒轅！”“有龍歌在，難道軒轅還會翻出什麼大浪來？”　　說話的是創世大祭司另外一名親信方忠。　　“哼，我們都小看了軒轅這小子，便是龍歌只怕也被他給耍了。如果他真心相助龍歌的話，豈會不告訴龍歌他擁有如此之多的可怕高手？何須行事如此神秘兮兮？那只有一個可能，便是龍歌根本就是受其愚弄！”創世大祭司淡然道。　　“以龍歌的性格，如果他擁有這許多高手的支持，絕對不會依附蒙絡或大祭司，而軒轅這小子在與齊充交手之時都能夠隱藏實力，可見其居心實在是有點難測，只怕他是誰也不幫，只是為他自己而已。”　　吳回一開口，杜聖便不再相詢，他尊重吳回，便像是尊重創世大祭司一樣，事實上，在整個有熊，吳回有着與創世大祭司一樣的威信。　　“任何低估軒轅的人，都可能會一敗塗地，照這般看來，軒轅乃是龍族戰士首領的傳聞並非空穴來風。如果這小子真是龍族戰士的首領的話，只怕會很難對付了。誰也不知道這個神秘的組織究竟有多少人，一旦動起手來，敵暗我明，吃虧可就大了。”創世大祭司有些擔心地道。　　“如果這小子是龍族戰士的首領，定會有大批龍族戰士到了十大聯城之外的某處，甚至有可能已越過十大聯城到了熊城之外，只要我們派出探子去打探一番便知虛實，那時再想辦法對付他們也不遲。”杜聖提議道。　　“嗯，十大聯城的防範實在是不怎麼樣，否則這些人也難以潛進來了。”方忠不屑地道。　　“這些人潛過十大聯城的防線很正常，而天下間又有多少地方能夠阻得住他們？何況十大聯城之間的距離不短，若是少量的人潛入，那誰也不能阻止。但如果有大量的人越過的話，則難以避過他們的耳目了。因此，若說有大批人手潛至熊城附近的可能性不大。當然，如果有軒轅這樣的人作掩護又另當別論，因此杜聖的提議不錯。”創世大祭司肯定地道。　　“以我想來，這小子對神門定很感興趣，如果他真的很想得到神門內之物的話，那他定會將龍族戰士屯留在沼澤或迷湖周圍。因此，我們只須查找一下迷湖周圍是否有大批不明身分的人就行了。”吳回吸了口氣道。　　“嗯，吳兄說得對！”杜聖附和道。　　“如此一來，我們總會與他相會的！”創世大祭司一想也有道理，既然軒轅是為神門之秘而來，自然會在以後相遇時碰上，也便沒有必要刻意花人力去找尋軒轅部屬的下落。　　※※※　　“與岐伯來了正好，你快去勸勸軒轅，他已經两天沒有進粒米滴水了。”花戰對木青與歧富的到來大喜，所有的人又充滿了希望。　　燕瓊、褒弱和桃紅已急紅了眼，也不知哭過了幾次。　　歧富大吃一驚，問明緣由，也禁不住心痛不已，木青更是神色大變，虎目含悲，他怎也沒料到才見雁菲菲一面，雁菲菲便長辭而去。他跟黑豆一樣，比任何人都能理解軒轅此刻的心情，但是軒轅兩日來不進粒米滴水，這也讓他難受。　　“他在哪裡？帶我去見他！”歧富忙道。　　“請隨我來。”花戰搶步引路，他對軒轅的關心似更勝他人，事實上，由於軒轅的消沉，營中人人愁眉不展，都不知如何是好。　　※※※　　“我不是說過，這三天之中不想任何人來打擾我嗎？出去！”軒轅身子端坐於蒲團之上，面對着躺在花床之上雁菲菲的屍體淡淡地道，語氣之中卻有種不容反駁的威勢。　　“是我！”歧富淡淡地回應了一聲。　　軒轅依然沒有轉過身來，連頭也沒回，只是“哦”了一聲，吁口氣黯然道：“原來是與岐伯，好吧，其他人都給我出去，我不會有事的！”歧富心頭微微鬆了口氣，聽軒轅的語氣，根本就不像两天兩夜粒米滴水未進的人，不由轉向其他人揮了揮手，幾人走後，歧富這才緩步走到軒轅的身邊，目光卻投向花床之上雁菲菲那栩栩如生的屍體，心頭禁不住一震，脫口道：“九天玄女！”　　歧富深深地吸了口氣，目光仔細地打量了一下橫在花床之上的昆吾神劍，他似於明白了一些什麼。　　“聽說你已两天兩夜粒米滴水未進？”　　軒轅澀然一笑，不答反問道：“生命可有輪迴？”　　“輪迴？”歧富一怔，思索了半晌道：“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夠回答，但生命有永生。或許，存在人身上的不僅僅只有生命，更有靈魂，那是永遠都不可能死去的東西。如果說輪迴，靈魂或許可以輪迴！”　　“靈魂和生命有何區別？”軒轅又問道。　　歧富眉頭微皺，他明白軒轅這两天並非消沉，而是在思索，思索一些世人都忽略或認為沒有答案的問題。　　“靈魂和生命的區別在哪裡，或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如果要我回答，恐怕只能讓你失望了。”歧富並不隱瞞，是的，他也無法回答軒轅的這個問題。　　軒轅又沉吟了一會兒，默默地注視着雁菲菲那似睡熟了的面容，半晌才道：“死亡和入夢的區別僅在一息之間，那生命會不會是一場夢呢？而死亡則是夢醒之時呢？”　　歧富真的愣了，軒轅的腦子之中竟儘是這些奇怪而又讓人不着邊際的想法，從來都沒有人想過這樣的問題。死亡和入夢只是在一息之間，沒有了呼吸，便是死亡了，但死亡與夢醒又有什麼區別呢？誰能證實人活着不是在一個夢裡呢？死亡等於夢醒，這是何等大膽的想法，難道生活真的是一場夢？　　夢又是一種怎樣的概念呢？任何事情都是相對的，對於清醒着的人，睡着之後所見，所感、所經歷的一切都是夢境；但對死亡之人來說，活的時候所見所聞所經歷的一切是不是也是一個夢呢？那夢醒之後又是怎樣呢？死亡之後會不會是另一個世界呢？　　“如果死亡也是一次夢醒，那麼輪迴便會存在，就像現實中的人醒了又睡，睡了又會醒一樣。只是有的夢長，有的夢短，有的人能夠連續數次做同一個夢，而有些人則不能，這可能便是所謂靈魂的原因。”軒轅依然不急不徐地道。　　“你的想法真的很特別，但並非不可能，事實上沒有人能夠證明你的話是錯還是對，正如一個清醒着的人無法告訴昨夜夢裡的人是怎麼回事一般。因為這將存在於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或是兩種不同的生命體。”歧富心中的震驚是無與倫比的，軒轅那石破天驚的話，似乎可以觸摸到生命最深處的秘密。　　軒轅笑了，雖然仍有些苦澀，但是總算是有了表情，因為歧富的話。　　“是的，這是兩個世界，有人叫作陰陽兩界，天下間，誰能突破陰陽兩界而達到生命的永生呢？”軒轅道。　　“古之大神，惟伏羲能上至九霄，下至九幽，走陰陽兩界，破虛空之秘，達到道成飛升之境，我聞廣成於仙長也是修仙求道，不知可有通陰陽之法？”　　“這個……這個……我也不知道，如果你欲見仙長，我可引你西去崆峒，如果仙長聽了你剛才一番話，定能大受啟示，說不定仙長真有通陰陽之法也不為奇！”歧富也不知該如何回答軒轅的話，他感到軒轅變了，變成了另外一個似乎極為陌生的人。但他知道，這是成長，這是一種思想的飛躍，他從未見過敢像軒轅這樣想問題的人。直覺告訴他，軒轅此次的變化將改變其一生的目標，不過，他不知這是好還是壞。　　“我正有此意，這两天來，我一直在想，修仙之道，其目的並非生命的永生，而是靈魂的永恆。生命，只是夢裡的產物，最無常而又最神秘的便是靈魂，生命是主宰肉身機能的東西，而靈魂卻是生命的主宰，是可以超脫肉身存在的東西。所謂修仙之道，即是能夠以生命感受靈魂，能夠自己主宰靈魂的動向，甚至是維持生命的水生。是以，蚩尤才有可能魔魂被封存了數百年仍可重生。那是因為他已將生命深深融入魔魂之中，因此才不受肉身所限，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得道。世人若想毀滅蚩尤，必須懂得他之所以能永生的秘密，否則殺死一個蚩尤，還會有另一個蚩尤出現！”軒轅吸了口氣道。　　歧富倒抽了一口涼氣，駭然道：“這一點我還真沒有想到，如果蚩尤真能保魔魂數百年不散，那天下間誰人能夠殺死他？原來軒轅竟是為了這個問題深思！”　　“不，也不全是為了這個問題，更是因為我妻雁菲菲。我知道，只有通陰陽破生死才能夠以另一種形式與之相聚，我欠她太多大多，卻無法償還！當然，蚩尤也是一個潛在的威脅，我有預感，他將會重生，但這卻是一個必須除去的魔王，否則天下永無寧日！”軒轅說話間突然站了起來。　　歧富靜靜地望着軒轅，他不能不自心中重新看待軒轅。軒轅真的變了，變得深不可測，便是他見到此刻的軒轅，也有種天威難測的感覺，有種讓人拜服的威勢。他無法自軒轅的面容中看出軒轅是两天兩夜未吃未喝的人，相反，軒轅的精力似乎有着超常的旺盛。　　“軒轅何以有這樣的預感？”歧富奇問道。　　“不，它不虛幻，只不過，他並不在迷湖，而應在釜山！”軒轅轉過身來肯定地道。　　“你何以這般肯定？”歧富訝問道。　　“因為龍歌，他是知情者，而且，如今他已經趕到了釜山！”　　“因此，我想見仙長，或許可在仙長那裡找到對付蚩尤的辦法！”軒轅斷然道。　　“我們何不阻止他們開啟神門？”歧富失聲道。　　“沒用的，世人之貪念是與生俱來的，蚩尤魔魂終究會重生，與其防守不如進攻，只有擊散蚩尤魔魂方能使世間永久安寧。因此，蚩尤欲重生便重生吧，我要等他重生之後再將其元神徹底毀滅！”軒轅認真地道。

# 第四章 七竅聖鎖

　　歧富像看傻子一般驚訝地望着軒轅，何以才幾日不見，軒轅竟有如此瘋狂的想法？蚩尤是何等人物，連當年的伏羲大神都無法獨勝其人，而軒轅竟如此口出狂言，這怎不叫歧富吃驚？　　“你想過後果沒有？”歧富愣愣地問道。　　軒轅淡然吁了口氣，道：“我想過，是的，天下間或許沒有人能是蚩尤的對手，我也不例外。但蚩尤出世，他所面對的不只是我，還有很多很多人。首先，少昊和羅修絕絕不會希望他出世，更不想蚩尤威脅到他們的地位，因此，阻止蚩尤的重生應該最先在他們之間出現，而我們完全可以不去理會，只須專心鞏固自己的力量。也只有蚩尤才能夠幫我們統一天下，當東夷、鬼方四分五裂，內部大亂之時，便是我們統一天下之時。最後，我們才會面對蚩尤，那時，我們完全可以以眾戰寡，勝負大概是五五之數。因此，我必須賭這一注！”　　頓了頓，軒轅又接道：“試問，以我們的力量，何以能夠在鬼方和東夷兩大勢力之間奪天下？論武功，論人力，我們與少昊以及天魔羅修絕都有些差距，如果我們不能讓少昊和羅修絕轉移注意力的話，他們聯合攻擊我們，只怕到時候也會像有熊族一樣，死守着這彈丸之地而無寸功了。因此，我們欲得天下，惟有使蚩尤復出，讓魔族大亂，說不定少昊還會與羅修絕聯手對付蚩尤，那樣就更妙了。”　　歧富露出了深思狀，是的，軒轅的話極有道理，若論實力，想以軒轅這支新生之軍對付羅修絕和少昊兩部大軍，勝望實在是很渺茫。如果蚩尤出現這麼一攪和，羅修絕和少昊必會設法除掉這很可能左右魔族內部的人物，那樣便會引起東夷、鬼方的各部力量分裂、混亂，軒轅也只有此時才有機會實行統一天下的大業。當然，這之中賭的成分比較大，但事態卻至少有六成把握會按他的推斷髮展，因此確實值得一賭。　　“不知與岐伯認為此法可行否？”軒轅淡然問道。　　“這便是你這三天之中何以不趕去釜山的原因？”歧富不答反問道。　　“可以這麼說，如果我趕去釜山確有可能阻止龍歌開啟神門，但若是那樣，我們便永無寧日，欲開啟神門的人將一波又一波地攻擊我們，而我們根本就不想將人力和物力及時間浪費在守護神門之上。所以，我放棄了這個想法，該來的終究會來。或許伏羲大神在數百，年前早就已經算好了這一切，若天命如此，我們何以能逆？”軒轅認真地道，旋又嘆了口氣，接道：“我不去釜山，其實也是因為亡妻雁菲菲，我希望能在此多陪她幾日。我欠她太多，今生無以為報，實是一件憾事……”　　“人死不能復生，活着的人仍需活着，太多的悲傷也無濟於事……”　　“與岐伯可有方法讓肉軀永不腐化？”軒轅突然打斷歧富的話問道。　　歧富一怔，隨即道：“這並不難，神族十大神兵都有讓肉身永遠不腐化的功效。另外，君子國的三大聖器也有此等功效。不過，最好將肉身置於極寒之處。”　　“何用神兵，其實你那斷鎖就是君子國三大聖器之一的七竅聖鎖，用它便可鎮住萬邪！”歧富道。　　“七竅聖鎖？”軒轅恍然道：“難怪連昆吾劍也無法斬斷！”　　“軒轅若想保證玄女屍身不化，仍需找一座冰窖，惟有在冰窖之中才能保證體內水分不會消失。”　　歧富道。　　“與岐伯周遊天下，應知道何處可覓。”軒轅淡淡地道。　　“嗯，這件事你便交給我處理好了，如果可能，我可在熊城建出一處地窖！”歧富道。　　“那最好，若有時間，我想送菲菲回姬水河畔，她最喜歡的地方便是那裡……唉！”　　歧富不語，軒轅的嘆息沉重得讓他也為之心酸。　　“那軒轅準備何時西去崆峒呢？”歧富問道。　　“穩固熊城后，則西去崆峒，現在我的任務不是阻止蚩尤出世，而是要利用這段時間，以極速控制熊城全局。只有控制了熊城，我們才有可能立足，繼而再轉戰天下！”軒轅沉聲道。　　歧富露出了一絲欣慰的笑意，軒轅確實沒有令他失望，無論是決斷還是思想都非常人所能及，對大局的把握他更是精準到位，絕不會浮躁冒進，也絕不會盲目自大，驕傲自滿，始終能夠看清前途的艱險，不輕視任何敵人。這是伏朗和龍歌之輩絕不會擁有的，當然，這與軒轅自小所生長的背景是令不開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生活的艱辛，奮鬥的苦處。生活在最低層的他已經習慣思考，習慣與困境相搏，而龍歌和伏朗之輩，自小便被人寵着，不懂得去體貼和關心他人，受人照顧的生活使他們養成了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性格，這樣的人永遠都難以真正地得到人們的信賴。　　一個在最低層生活的年輕人，能胸懷天下，有統一天下之大志且實實在在的人太少太少了，歧富選中軒轅，實是一種僥倖。　　“眼下熊城之中蒙絡和創世的實力極大，若想控制熊城只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軒轅可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歧富問道。　　“與岐伯可曾見過花猛和獵豹？”軒轅吸了口氣問道。　　“我此來便是要告訴你此事，獵豹生命已經無憂，只是往後再也不能用手了；花猛的腿骨碎裂多處，雖然我為其接上，但這兩條腿不能受太多的力道，痊癒后或可走上一段距離，但卻不能跑，甚至不能長距離行走。若有一個月時間，他們的傷勢會有好轉的！”　　軒轅鬆了口氣道：“沒事就好，既然一切都已經發生了，便需要面對現實，我相信他們一定會振作起來，重現昔日雄風！”　　“花猛的氣色很好，他竟在苦練其雙臂，看來用不了多久，他又可以另闢蹊徑。我將火蓮聖丹給了他兩顆，這會使他傷勢恢復更快，功力也會再次提升。而獵豹只要能像花猛一樣，也定能重新振作！”歧富道。　　“我會讓蒙絡和創世回到熊城之時，突然發現他們所有的主力外援已經全部被換掉，便是各城的主要人物也都突然死去！那時他們在熊城已沒有容身之處，卻已無力回天了。”軒轅自信地道。　　“你準備硬來？”歧富吃了一驚，問道。　　“不錯，但他們絕不會找到證據，只能胡亂猜測，甚至連宗廟也不知道是我下手的。”軒轅悠然道。　　歧富突然想到了一個可能，脫口問道：“刺殺！”　　※※※　　“……不用再阻止龍歌！”鳳妮拿着鴻雁傳書，不由得大為訝異，她不明白軒轅何以又突然改變主意，難道神門之秘真的在迷湖？　　既然不阻止龍歌，軒轅又何以讓她關注龍歌的行蹤呢？這之間是不是有點矛盾？　　鳳妮有些不解，但她相信軒轅的決策。軒轅估計得沒錯，龍歌確實已到了釜山，他的一舉一動全被軒轅所掌握，而他卻懵然未覺，試問他的行蹤又怎麼可能逃過靈鳩的眼睛？　　釜山的面積並不是很大，也並不高，但與之相連的卻有一片大山。不過，釜山與相連的眾山分離了開來，也彷彿是群山之首，亦似群山之尾。　　“注：按古地圖所示，釜山應在今北京燕山附近，抑或是屬燕山一隅。不過，讀者不必詳細考證。古地圖所示，此地南為涿鹿，北為葷育，在今長城腳下。”　　“報聖女！”一名銀穗劍士神色有些古怪地行了進來道。　　“何事？”鳳妮淡然問道。　　“我們在山腳下發現了施妙法師的屍體！”那名銀穗劍士稟道。　　“什麼？”鳳妮一驚而起，“在哪裡？快帶我去！”　　“眾兄弟已經將屍體抬了回來，便在營外！”那名銀穗劍士道。　　陶瑩也領着一干高手自另一營中而出。　　“他死於劍傷，一劍致命！”蛟夢見鳳妮和陶瑩來了，淡淡地道。　　“他怎會到這裏來呢？”鳳妮娥眉輕皺，自語般道。　　“有一種可能，便是他知道神門秘址所在，或是他自己想得到神門內之物，或是被別人挾制而來，而從這裏去高陽氏顯然不合情理。”恭弘=叶 恭弘七分析道。　　鳳妮怔了怔，恭弘=叶 恭弘七所分析的確實有理，如果說施妙法師只是想回高陽氏，自然不會南轅北轍，來到這釜山之地。如果依軒轅猜測，神門秘址在釜山的話，那施妙法師很可能真的是偷走河圖洛書的人，但又是誰殺了施妙法師呢？難道是龍歌？　　鳳妮和陶瑩也不由得大為敬服，沒想到蛟夢只根據一道劍傷就可以推斷出這麼多的東西來，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也不能不佩服蛟夢的經驗，這些絕對不是輕易看得出來的，而是經過無數次生死的教訓才總結而出的經驗。　　鳳妮不禁大感惑然，難道兇手真的是龍歌？除此之外誰與施妙法師熟識呢？誰能夠讓施妙法師信任呢？誰會是施妙法師的同謀呢？對方為什麼要殺死施妙法師？為什麼要在這裏殺死他？　　“夢伯可知他死去多長時間了？”陶瑩詢問道。　　“估計已有兩日了！”蛟夢道。　　“兩日？”鳳妮鬆了口氣，如果是兩日的話，應該不是龍歌所為，但又是誰乾的呢？如果說施妙法師兩日之前便已斃命，那麼他真的極有可能便是盜走河圖洛書的人，而神門秘址便在釜山之中，甚至可以說，龍歌連她也騙了，在繪河圖之時隱瞞了一些最重要的東西，使得神門秘址由釜山變成了迷湖，從而也愚弄了眾人，而這是因為龍歌欲獨得其秘的原因。　　“咦，法師的寒玉指環大家可有發現？”鳳妮倏然發現施妙法師那從不高身的綠色寒玉指環竟不在其手上。　　“沒有，我們發現法師之時便是這個樣子。”兩名龍族戰士同聲道。　　鳳妮略略思索了半晌，卻並不能理出一點頭緒來，望了陶瑩一眼，問道：“軒轅讓我們不要阻止龍歌諸人，這是怎麼回事？我們現在該怎麼辦才好？”　　“軒轅也未曾叫我們撤離此地，我看只須讓靈鳩跟蹤龍歌即可，而我們乾脆便守在山下的要道之上好了，因為他們總會下山的。”陶瑩提議道。　　鳳妮有些放心不下龍歌，但是龍歌既然偷入釜山定有他的準備，她擔心也沒用。若是貿然前往相見相反會壞事，她也只好接受陶瑩的提議，並下令安葬了施妙法師。　　此刻鳳妮和陶瑩身邊共有八十餘名好手快騎，足以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大不了上馬揚塵而去，即使遇上鬼方的大隊戰士也足以殺出重圍。欲以步兵對騎兵，那簡直是捕風捉影，何況鳳妮身邊之人無一不是好手，都是以一擋百之人。　　※※※　　熊城捷報所傳儘是一些驚人的消息，幾乎全城皆震。甲、乙、丙、丁四城之王在兩日之間盡數被刺而死，一時之間熊城內外風雨飄搖，人人心寒，彷彿是大禍臨頭，十大聯城戰雲密布，其他六位城主人人自危。　　刺客是誰？竟沒有一人知道。　　這幾位城主有些死於冷劍之下，有些則死於利刃之下，只有一人是暴斃而亡，不知何因，這下可把眾人給鎮住了。　　宗廟聽到這個消息也大震，熊城之中各種猜測議論沸沸揚揚。　　蒙絡不在熊城，創世不在熊城，一切的大事只好由宗廟一手代辦。而在這時候，聖女鳳妮卻帶着數十名高手風風火火地趕回了熊城。她似乎是聽到了消息這才趕回，於是許多大事便由聖女鳳妮和宗廟共同處理，包括選定暫時的城主代理人，對甲、乙、丙、丁四城的安撫諸事。　　追查兇手也成了一大難題，不過這個難題便交給了祭司府的齊充，他領着死士和一些高手追查兇手，這也是齊充自己要求的。因為甲、乙、丙、丁四城之中有三位城主是依附創世大祭司的，如今這三人一死，使得創世大祭司外援力量大減，如果不追查到兇手，他又如何向創世大祭司交待？　　鳳妮和元貞也極樂意將追查兇手的事交給齊充，同時，以蒙王府的幾名高手為輔。　　事買上，齊充懷疑這件事乃是蒙絡所為，因此為防宗廟在此事上包庇蒙絡，這才決定聲稱自己親自追查此事，以好向創世大祭司交待。而丁城城主乃是蒙絡的親信，他之死也使蒙王府之人懷疑是創世派人所為，因此也派了高手調查。而在熊城之中，眾人多是猜測為東夷或鬼方派人乾的，這兩股勢力在十大聯城外窺視已久，奈何因十大聯城相阻，無法奔襲熊城，這才選擇刺殺之計。因此，整個熊城之內，可謂人心惶惶。　　軒轅派人送來了鬼魅的屍體，像是一場及時雨。　　是的，熊城子民似乎一下子安心了不少，他們還有一個軒轅，眾人心目中的大英雄軒轅！殺偃金，除曲妙，斬奄仲，擒鬼三，現在再誅鬼魅，甚至連刑天的兩大神將也被其擊成重傷而擒。試問誰能夠像軒轅一樣，在短短的時日之中建下如此多的奇功？　　鬼魅、曲妙、鬼三、偃金、奄仲以及刑天的兩大神將，這些人都是何等人物，竟全然在軒轅手中折翅，怎不叫熊城內外為之振奮？怎不讓人歡悅鼓舞？　　更有消息稱，軒轅重創了風騷擊退了刑天，一個個讓人振奮的消息如同雪片般飄來，在這人心惶惶的時刻，這些消息如同使人吃了一顆定心丸，幾乎讓熊城所有人都將軒轅當成了救世之主，似乎惟有軒轅才能夠幫他們渡過一切的難關。　　在短短的幾日之中，軒轅的聲望一升再升，人們再也不會懷疑軒轅在有熊的重要性。　　軒轅之妻雁菲菲在與刑天一戰中死去，這個消息也傳到了熊城，因為軒轅已讓劍奴諸人陪着歧富送來了雁菲菲的靈棺，更通知了宗廟元貞諸長老。　　對於軒轅之妻雁菲菲眾人都感到陌生，但是卻是舉城皆哀，英雄之妻戰死，為表示對軒轅的尊重，對死者的敬意，舉城之人皆匯於城門口夾道相迎，人人肅立，這比四大城主的死更隆重。許多人都來爭睹雁菲菲遺容，而後吁聲一片，甚至有人為之低泣。　　軒轅沒有親來，這讓熊城子民皆為之感動，都在想，軒續為保熊城子民之安，而隻身在外苦苦拼搏，連為自己的妻子送靈回城的時間也給剝奪了，這是何等的感人？軒轅雖來熊城不久，但所作所為，卻是那麼驚世駭俗，這些戰績是可以看見的，而軒轅的犧牲也是可以看見的。先是兩位好兄弟變成廢人，再是嬌妻身死……而這一切，只是為了有熊族的強大，為了讓有熊子民安定，軒轅作出如此之多的犧牲而無半點怨言，這是何等的無私？　　軒轅的到來，立刻使熊城煥發出一片生機，熊城之中似乎一下子發生了許多年都沒有發生過的變化。　　所有的人都願意見到這種現象，內部的勾心斗角已讓人們生出了厭倦，蒙絡和創世這些年來都毫無作為，更未見到對東夷和鬼方有什麼行動，每次與東夷或鬼方交鋒，都是鎩羽而歸，靠十大聯城保命。這讓有熊人心中憋了一口悶氣，感到有些窩囊。可是因為軒轅的出現，這種局面立改，先讓東夷所向無敵的快鹿騎全軍覆滅，再讓東夷和鬼方的着名高手和重要人物一個個折翅有熊，這種變被動為主動的局勢一下子激活了有能人那顆壓抑已久的心，使每人都感覺到，做人便應該如軒轅那般，轟轟烈烈，痛痛快快，大刀闊斧地大幹一場。不知不覺之中，軒轅不僅僅激起了有熊族每一個人的鬥志，更成了有熊族絕大部分人心中的榜樣和偶像，特別是年輕人和那些普通戰士。

# 第五章 威揚有熊

　　有熊人還從未如此愛戴和推崇一個人，如果此刻軒轅登高一呼，說要組成一支軍隊，定能讓有熊人全民皆兵地總動員，這並不誇張。一時之間，軒轅在有熊子民心中的地位遠遠蓋過了創世和蒙絡，只有少數人對軒轅的崛起感到擔憂，那就是蒙絡和創世的心腹死黨。如果照此下去，軒轅終有一天會代表蒙絡和創世在有熊族的地位。　　鳳妮雖然為軒轅心痛雁菲菲的去世，但卻不得不佩服軒轅的安排，一切都配合得如此巧妙，居然造成了如此聲勢，大概也只有軒轅能夠將一切安排得如此妥貼。她自然心知肚明那幾大城主之死是怎麼回事，不過她絕不會告訴任何人，包括元貞長老！她明白軒轅的計劃已經逐漸實現，而她所要做的便是全力配合軒轅的計劃。軒轅之所以將她自釜山腳下調回，便是這個意思。　　如今蒙絡和創世都不在熊城，真正可以作主的便只有宗廟和鳳妮，因此她可以作出許多臨時性的決定，等蒙絡和創世欲改變這些臨時性的決定之時，為時已晚，抑或是大局已被鳳妮所掌握，到時不怕蒙絡和創世不就範。　　軒轅所選的時機的確絕妙，這種機會簡直是千載難逢，想必蒙絡和創世做夢也不會料到軒轅會偷偷地來上這麼一手。　　十大聯城的氣氛極為緊張，可緊接着是八大寨的寨主出了事，一夜之間，便有三大寨主死得不明不白，這個消息便像一顆炸彈般讓人難以接受。　　這兇手也太狂了，不僅對付十大聯城的高手，更連八大寨也不放過，而且一口氣連連刺殺了七名高手，而且這些人都是有熊族的重要人物，如此一來怎不讓人心頭髮毛？　　當蒙絡和創世得到消息之時，已是三大寨主身死的第三天，他們已在釜山腳下。他們終於明白自己上了別人的當，更明白了神門秘址並不在迷湖。　　他們的消息是得自龍歌的親信，抑或是因為發現軒轅的異常，才使他們產生了懷疑。　　當日軒轅離開迷湖竟選擇壬城方向而行，便讓他們感到惑然，於是他們派人跟蹤軒轅，居然發現軒轅率眾直奔釜山，通過密探，自軒轅內部人員口中探得消息，神門秘址竟在釜山之中，更探得是龍歌耍了他們一手。　　蒙絡和創世大祭司得知這個消息差點沒氣昏過去，蒙絡是沒想到龍歌來上這麼一手，創世是沒想到龍歌居然一直在利用他騙他！於是他們派高手探查龍歌的下落，果然發現龍歌在釜山，不僅在釜山，還自龍歌親信的口中證實了自軒轅處聽得的消息千真萬確，神門秘址的確在釜山！於是蒙絡和創世也便抽身前往釜山，這才使他們沒有及時得到熊城內部的消息。等他們得知消息之時，又不能及時抽身，因為誰也不想放棄即將尋獲的神門秘址。因此，只好派出重要高手返回熊城，不過他們此時已經不能全心關注神門之事了。　　※※※　　“我們現在可以撤離了！”軒轅聽着探子來報蒙絡和創世的行蹤，對身邊的陶瑩笑了笑道。　　“撤退？”陶瑩訝然反問，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也有些不解。　　“我不想對龍歌下手，但我想，蒙絡和創世一定不會放過龍歌。因此，根本就不需要我們出手，留在這裏反而讓蒙絡和創世有所顧忌，不敢出手對付龍歌！”軒轅淡然解釋道。　　“軒轅想要對付龍歌？”柔水有些訝異地問道。　　“一山不容二虎，若想真正地控制好有熊，龍歌就必須退出二線！他始終是有熊正統，有他一天，我便不能明正言順地融合有熊族和龍族，這是不可逆轉的命運。而龍歌的為人陰險、狡猾、自私，更不會屈於人下，終會成為我們的阻礙。我們若想一統諸族，首先必須逼走龍歌！”軒轅對這幾人並不想隱瞞什麼，事實上也沒有什麼好隱瞞的。陶瑩、恭弘=叶 恭弘皇、柔水對軒轅是絕對忠心，這一點軒轅比誰都明白。　　“但如果神門被龍歌開啟了呢？”陶瑩擔心地問道。　　“即使他開啟了神門，也得不到任何好處，甚至可能成為他致命之因。神門，絕對不是一個好地方……”軒轅說到這裏，突然有些驚異地望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他發現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倏地發青，而且青得可怕。　　“你怎麼了？”軒轅吃了一驚，問道。　　陶瑩和柔水也立刻注意到軒轅的異樣，但當她們發現之時，恭弘=叶 恭弘皇已雙手抱頭痛苦地蹲下了身子。　　“你怎麼了？”軒轅忙一伸手，扣住恭弘=叶 恭弘皇的雙腕。　　“嗷……”恭弘=叶 恭弘皇如野獸一般發出一聲低吼，抖手竟甩開軒轅緊扣的手腕，痛苦地嚎叫起來，彷彿有千萬根鋼針在扎着他的腦袋。　　“恭弘=叶 恭弘皇……”柔水的手也被恭弘=叶 恭弘皇甩開了，恭弘=叶 恭弘皇力道大得驚人。　　“是不是火神傳功時出了問題？”軒轅急問的同時，雙手連出，直取恭弘=叶 恭弘皇胸前大穴，他看恭弘=叶 恭弘皇的樣子似欲發狂，看來是必須強行制住才能夠檢測原因。　　“不知道！”柔水也慌了手腳，如果是火神祝融傳輸功力給恭弘=叶 恭弘皇時出了問題，那她也不知該如何是好，只好與軒轅一樣，出手先制住恭弘=叶 恭弘皇再說。　　原來，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當日趕回共工氏，等待水神共工與火神祝融七月十五的決戰，卻是另有一番際遇。　　水神破了數十年來的先例，見了恭弘=叶 恭弘皇這個外人，而他所見的人是三個，柔水、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之兄共工氏。　　水神彷彿已知道自己的大限已至，竟將水神真訣傳給恭弘=叶 恭弘皇、柔水和共工氏，而後才領着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同去赴戰火神祝融。　　火神與水神這一戰足足戰了四天四夜，猶是不分勝負，但卻似乎在同時之間大徹大悟，罷戰不打。　　當時觀戰者尚有青雲，於是三人相視大笑，火神與水神這兩大宿敵最後握手言和。火神與水神皆知大限已至，在大徹大悟之後，便想將自己的一身武功留於後人以造福萬民。火神深感罪孽深重，渴望有人能代他向世人還一點心債，而恭弘=叶 恭弘皇的資質正合他意，不僅將成名絕學火神真訣傳給了恭弘=叶 恭弘皇，更將畢生功力也傳給了恭弘=叶 恭弘皇。這才使得恭弘=叶 恭弘皇在一夜之間成了神族八聖之級的高手。　　水神共工見火神如此徹悟，於是也將畢生功力傳給了柔水，而後與火神握手大笑而逝。卻使其武學在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身上得以重生，而恭弘=叶 恭弘皇也便成了祝融氏的新主，可代火神號令整個祝融氏。　　軒轅自然聽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講過這件事，是以他才會有此懷疑。　　柔水和軒轅同時出手，恭弘=叶 恭弘皇自然沒有反抗的機會，倒將陶瑩嚇了一跳。　　軒轅為恭弘=叶 恭弘皇把脈之時，青天和火烈也聞聲趕了過來，對眼前的事不由有些莫名其妙。　　柔水見軒轅眉頭微皺又稍舒，禁不住問道：“怎麼樣？”　　“奇怪，經脈很順暢，無半點阻滯之象！”軒轅道。　　恭弘=叶 恭弘皇像是泄了氣的皮球一般，倚在椅子上閉着眼大口大口地喘息着，像是感到極為痛苦，但很快又恢復正常。　　“我沒事了！”恭弘=叶 恭弘皇開口道，語氣之中有些疲憊，但卻已變得十分平靜。　　“那剛才怎會這樣？”柔水訝然問道。　　軒轅解開恭弘=叶 恭弘皇的穴道，卻有些小心地注視着恭弘=叶 恭弘皇，似乎害怕恭弘=叶 恭弘皇又突然發作起來。　　恭弘=叶 恭弘皇再次閉上眼，深深地吸了口氣道：“但願我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不過，我知道一定有事情發生，而且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我感受到了恭弘=叶 恭弘帝的痛苦、驚恐和絕望，這件可怕的事情一定是發生在他的身上。”　　“啊……”眾人無不驚愕。　　軒轅和柔水雖然驚愕，但卻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是在說慌。　　恭弘=叶 恭弘皇和恭弘=叶 恭弘帝之間有着一種極為奇妙的心靈聯繫，這是一種外人完全無法明白的感應。當一方遇上災難之時，另一人便可以感應到對方的存在，這也是當初何以恭弘=叶 恭弘帝極力要保護恭弘=叶 恭弘皇的原因之一。　　恭弘=叶 恭弘帝和恭弘=叶 恭弘皇是一對奇異的孿生兄弟，軒轅和柔水是見識過的，而其他諸如花戰、燕瓊、燕絕等人也明白，是以並不奇怪。　　柔水和軒轅算是鬆了一口氣，如果恭弘=叶 恭弘皇是因為這才痛苦，那便並無大礙，至少不用擔心他會出問題。　　“恭弘=叶 恭弘帝也在釜山附近！”恭弘=叶 恭弘皇睜開眼淡淡地道。　　“哦，那我們要不要去找他，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軒轅問道。　　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光微掃了一下桃紅，見桃紅的神情有些不自然，不由道：“不用了，他的脾氣我最清楚，若貿然找到他，只會引起誤會！”　　“他怎會到釜山來呢？難道他也是為了神門之秘？”柔水有些不解地問道。　　“蚩尤已經重生！”恭弘=叶 恭弘皇也臉色微變，脫，呼道。　　“你也有此預感？”軒轅駭然問道。　　“啊……”眾人一聽，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竟然同時擁有了同一個預感，這確實讓人驚訝，但蚩尤重生的論斷更讓人心神大震。　　恭弘=叶 恭弘皇神色凝重地點點頭道：“如果我估計沒錯的話，開啟神門秘址的人便是恭弘=叶 恭弘帝，而釋放了蚩尤魔魂的人也是恭弘=叶 恭弘帝！”　　“是他？這怎麼可能？難道是他盜走了河圖洛書？這怎麼會呢？”陶瑩難以置信地道。　　“蚩尤是沒有肉身的，他只有魔魂，如果他要重生的話，那便必須借一個軀體肉身，這才能夠重臨人世。如果真是如此，那豈不是說……”說到這裏軒轅突然打住，目光投向恭弘=叶 恭弘皇。　　恭弘=叶 恭弘皇苦笑道：“軒轅說的沒錯，這很可能已經成為現實，我剛才便已想到了這一點，我感到有一股異常的精神力侵蝕着他的腦域，那種痛苦，我也同樣感受到了！”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柔水也有些擔心地問道：“如果恭弘=叶 恭弘帝真的成了蚩尤，我們會對付他嗎？”　　“這是宿命的安排，沒有人可以逆轉，任何凶邪之徒都只會有一個結局，那便是死亡！如果恭弘=叶 恭弘帝真的變成了蚩尤而為害天下，我們豈能縱容兇徒？”恭弘=叶 恭弘皇斬釘截鐵地道。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陶瑩想了想問道。　　“當然是在這裏看看戲了，不過我們不要與任何一方發生衝突，只要能保證所有人安然而返，便是最大的勝利！”軒轅笑道。　　正在這時，“報――”一名龍族戰士迅速趕入帳中呼道。　　“報――”又一名龍族戰士迅速奔入帳中，稟道：“蒙絡和創世已經調集大量高手奔往西山，目的不明！”　　“報――”在前兩人之後再趕入一人，大聲稟道：“報告首領，釜山西首傳出異嘯，有大批鬼方高手趕去，似乎仍有另幾批神秘的高手也趕了過去。”　　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諸人不由得面面相覷，軒轅所設下的探報速度確實快極，竟將整個釜山的動靜全部掌握不漏。　　眾人不由得將目光全都投向軒轅，似乎等待他作出決定。　　“既然有如此多的高手都彙集在釜山，我們若是再插上一腳，只怕場面會更亂成一團糟，看來我們已經沒有必要去趟這趟渾水。不過，我卻不介意對這些可能鎩羽而歸的人再來個雪上加霜！”軒轅悠然道。　　“對，正是此意。不過，我們怎能不去看看那熱鬧而精彩的場面呢？”軒轅向恭弘=叶 恭弘皇笑了笑道。　　“七叔，山下諸事便由你和尤長老安排；瑩瑩、瓊兒和褒弱及桃紅就留守下方。而恭弘=叶 恭弘皇、柔水和青天、火烈兩位前輩與我一道上山去看看！”軒轅迅速安排道。　　※※※　　釜山，確實靈氣逼人，與群山相連，似是有熊族北面的一道屏障。山勢並不十分陡峭，但卻草木豐茂，在這臨冬的季節，山上的色彩鮮艷之極，紅、黃、綠、白、灰……這些色彩夾雜一起，確實令人賞心悅目。　　紅的為楓之恭弘=叶 恭弘，黃的為枳、棘之恭弘=叶 恭弘，綠為松柏，白為樺之桿，灰為藤之莖，還有各色四季不謝之小花，香色俱全，再伴以小溪流水，怪石鳥鳴，幽澗奇洞，便連軒轅也不能不為之驚嘆。　　果如探報所說，釜山之上，各路高手眾多，軒轅有靈鳩引路，憑其超常的靈覺，盡量與上山的眾高手錯開。不過，他並沒有聽到探子回報的異嘯，或許那聲音已經停竭，但軒轅所預感的事情可能真的已經發生了。　　釜山西首，是一個巨大的山谷，谷中有幾道溪流所匯成的小河，河水卻不知是流向了何方，難得的是谷中儘是松柏，鬱郁蔥蔥。　　正因為松柏鬱郁蔥蔥，才使視線無法盡覽谷中之景，隱隱約約之間，彷彿有人穿行。　　“哈哈哈……”一陣怪異的笑聲彷彿是自地底而出，震得整個山體“嗡嗡”作響。　　軒轅不由得停下腳步，與青天諸人駭然相視。　　青天諸人的表情也有些古怪，他們豈是不識貨主人，一聽這笑聲便知此人功力已達通神之境。　　“轟……隆……”山體彷彿是空的，巨大的迴音竟是來自山腹之中，如有千萬噸巨石在山腹中滾動、撞擊所發出的聲音。　　“他們在山腹之中！”火烈吃驚地道。　　“難道這些人已在山腹中打起來了？”青天訝異地自語道。　　“看來的確如此，此地真是神門秘址，蚩尤魂魄大概便是一直被囚於山腹之中了。”軒轅悠然道。　　“山腹之中究竟是些什麼人呢？會有些什麼東西呢？”恭弘=叶 恭弘皇似有些神往。　　“我們要不要進去看一下？”柔水提議道。　　“不！”軒轅搖了搖頭，道：“如果照這樣下去，山體只怕會支撐不住，傾塌下去，如果我們貿然進去，恐怕會得不償失！”　　軒轅禁不住想起了在君子國之時東山口封神台上的一戰，結果卻是整個君子國沉陷入地下。因此，此刻遇到這種情況，他也有了一種不安的預感。　　好奇之心人人都有，便是軒轅也不例外，誰不想去看看那神秘莫測的神門之中究竟有些什麼東西呢？　　對於神秘的事物，世人總會禁不住嚮往，就算明知這對生命有威脅，有些人仍禁受不住好奇心的驅使，總想去嘗試，即使是如青天之輩也有去看看的衝動。　　神門乃是數百年來最為神秘的傳說，也是最為神秘的去處。　　傳說誰能打開神門便能夠統領眾神，擁有上通天地、下赴九幽的絕世武學，但事實是否真是如此呢？　　很快就會出現答案。又傳說神門乃是眾神復活之門，當年神魔五帝大戰，施以毒咒，咒封天地眾神，納眾神之元神於神門之內，這才使神族舊部一蹶不振，盤古氏子孫幾乎滅絕，本來列強分駐之勢分化為千萬小部落林立於洪荒之間。　　想當年，神族的諸神多達千餘眾，盤古氏一死，立刻擁立各地自成一系，將神族弄得四分五裂，使魔族得以迅速膨脹滋長，這才觸怒了五帝，天下滅神咒現世，引來神族最大的劫難――萬神劫！　　後有傳言，打開神門便可解開滅神咒，使眾神復上當然，這隻是傳說，事實是否真是如此？　　軒轅回頭望瞭望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幾人，不由得笑了笑，問道：“你們是不是很想看看神門內究竟是何玩意兒？”　　恭弘=叶 恭弘皇不否認地笑應道：“如果沒有這一點好奇心，只怕也枉為人了，但想歸想，現實總與想象有極大的差距！”　　“看――”火烈突然指向山谷的對面一處山壁之間道。

# 第六章 天崩地裂

　　“是龍歌！”軒轅大訝，他居然發現龍歌自那山壁之間的一道裂縫中飛速倉皇而出。　　“蒙絡、創世……”軒轅大訝，自那道裂縫之中，竟一連飛竄出個數位高手，這些人全都是軒轅認識的，居然包括刑天、鬼虎、風騷諸人，這怎不叫軒轅吃驚？也便是說，這些人全都已經進入了神門，但這些人何以都如此狼狽倉皇而出呢？究竟神門之中有何可怕之事？何以這些人都已找到了神門的秘址？不過，軒轅仔細一想，也覺得並無什麼不可以理解，這裏的異常情況，只要找到這山谷，自然能找到神門秘址。　　“轟……隆……”一陣沉悶的巨響自山腹之中隱約傳出。　　“轟……隆……”整個釜山全都搖晃起來，軒轅諸人所立之地也似於即將塌陷。　　“不好！”青天低叫了一聲。　　“呼……”眾人眼睛一亮，又一暗，只覺一股強烈的熱浪撲面衝到。　　軒轅諸人也被這強烈的氣浪沖得差點立足不穩，冉回過神來時，山谷之下已是一片火海。那些松柏、草木竟在一剎那間同時燃燒起來，更夾着飛濺的碎石，使得虛空一片混亂。　　火舌是自神門裂縫之間噴出，那整面山壁似乎在一瞬間變得千瘡百孔，面目全非。剛才那強光幾乎灼傷了眾人的眼睛，使青天的眼前仍似有一片朦朧的白花在閃爍。　　山谷之下的龍歌諸人皆驚呼，全力向四面而逃，刑天以其絕世的功力在火海之中劈開一條道路竟沖了出來，雲英諸人因沖在最後，離神門太近，竟然化為飛灰，或是零星的火塊，自空中落下。　　神門裂縫之中，仍有燃燒的屍體噴射而出，如着火的石塊一般，自空中墜落，成了火炭。　　鬼虎和蒙絡等高手，也有些人被灼熱的氣流沖得飛出數丈，但這些人離出口已遠，又因功力深厚，僥倖逃得一死，但卻狼狽不堪，甚至身受重傷。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禁不住面面相覷，他們怎也沒有料到，神門秘址之中竟具有如此可怕的毀滅性力量，潛藏了如此恐怖的殺機。如果龍歌諸人不是先逃出來，只怕也會成為一堆堆火炭，死無葬身之地了，這也難怪龍歌諸人逃得如此倉皇而狼狽。　　“我們去幹掉風騷和刑天，如何？”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說出一個極為大膽的提議。若以他們的實力，擊殺刑天和風騷應該不成問題，因為風騷此刻已受了不輕的傷，而刑天也因要劈開火海虛耗不少。因此，對付刑天和風騷此刻是最好的時機。　　風騷只須交給火烈就行，而以軒轅、恭弘=叶 恭弘皇、柔水和青天四人之力合戰刑天，絕對是穩操勝券，便是面對羅修絕和太昊、少昊也有一戰之力，此際的柔水和恭弘=叶 恭弘皇已遠非昔比。　　“好，這的確是個太好機會！”軒轅也大為贊同。　　“那風騷便交給我好了！”火烈很自覺地接受任務，當日他人單勢孤在東山口被風絕和童旦給戲要了，今日也想在風騷身上找回面子。　　“如此正好！”軒轅點了點頭。　　“看！”柔水突然低聲驚呼，指向山壁間的裂縫。　　“恭弘=叶 恭弘帝！”恭弘=叶 恭弘皇剎那之間呆住了，他看見了恭弘=叶 恭弘帝，一個活生生完整的恭弘=叶 恭弘帝，不僅僅是恭弘=叶 恭弘帝，在他的身邊還有兩個身穿怪異鎧甲的人物，犹如兩隻鐵鑄的異獸。　　火舌竟然自動分開，給恭弘=叶 恭弘帝和那兩個鎧甲怪人讓開一條大道。　　恭弘=叶 恭弘帝行入山谷之中，便悠悠轉身，信手一揮，一道亮彩直撞向神門秘址的裂縫。　　“轟……”又是一陣山搖地動般的巨響，那整個山壁頓時四分五裂，化成千萬塊巨大的岩石潰塌而下。在山壁潰塌的同時，千萬道五彩的豪光自石頭裂隙之間射上天空，隨着石塊的進裂，五彩豪光更亮更耀眼，異象也同時出現在五彩豪光所照射的天頂。　　五彩豪光竟在天頂凝出了一個巨大耀眼的先天八卦圖，卦圖幾乎遮掩了整個釜山之頂。　　恭弘=叶 恭弘帝竟在坍塌的崖壁之前一動不動，所有砸向他頭頂的巨石全都化成了碎末四散而去，居然沒有一絲塵土沾上他的身，而那燃燒的強烈火焰也被亂石壓滅許多。　　軒轅諸人只看得呆住了，哪還記得去對付刑天和風騷？他們不僅僅驚於這狂野暴烈的氣勢，也為這異象給鎮住了。　　那傾塌的山壁之下五彩豪光成柱，彷彿是來自深不可測的地底，光柱牽連着天空那浮動變幻的先天八卦圖，如同一隻怪異而碩大無比的蘑茹。　　“滋滋……”五彩卦象每一條卦線都閃爍着電火，彷彿要將整個釜山包裹於其中。　　“不好，我們要趕快離開這裏！”軒轅一看那先天八卦圖，駭然道。　　“轟……”卦象中的一道電火直擊向遠處的一座山頭，那山頭竟應電火而炸裂，石木全都化為火光亂飛。　　恭弘=叶 恭弘皇和青天諸人的臉色也變了，這電火的威力竟是如此強大。要是擊在他們這裏，那他們是否能夠抗拒呢？　　“快走！”軒轅想也未想，他似乎已經預感到可能會出現什麼後果。　　“伏羲小兒，來吧！我要向你證明，天地萬物只有我蚩尤才配主罕……哈哈哈哈……呵……”一陣刺耳的怪笑竟自恭弘=叶 恭弘帝的口中傳出。　　恭弘=叶 恭弘帝便像一個喪心病狂的魔物，雙手齊張，竟射出兩道暗黑色的氣旋，直撞向懸於天頂的先天八卦圖。　　“轟……轟――滋……滋……”先天卦象一陣浮動，無數的電芒直射向恭弘=叶 恭弘帝，也有一些散落於附近的山頭之上。　　天地一下子變得無比混亂，火頭四起，石木狂濺，山崩地裂。　　電火擊在恭弘=叶 恭弘帝身邊，他竟如同沒事人一般放聲狂笑，同時推出兩道烏色光柱，撞向天空中卦象與地面相接的五彩光柱。　　“轟……轟……”電火如雨點一般落下。　　軒轅諸人狼狽逃竄，他們所立的谷頂已經是千瘡百孔，崩塌傾陷，若非他們見機得早，只怕會墜入谷中。所幸大部分電火是集中在恭弘=叶 恭弘帝的身邊，但恭弘=叶 恭弘帝身邊的兩名鎧甲怪人揮舞着一對奇異的兵刃，竟將電火全部接納、擊散，這確實令軒轅諸人驚駭不已。　　恭弘=叶 恭弘帝果然已與蚩尤魔魂融為一體，這是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最不想發生的事情，但事實卻不可逆違地發生了。　　恭弘=叶 恭弘帝已不再是昔日的恭弘=叶 恭弘帝，他已經擁有了無可比擬的力量，這或許便是有關於神門最大的秘密。開啟神門者，將可統領眾神！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當一個人擁有了魔帝蚩尤的力量后，他自然擁有統領眾神的力量。這是絲毫不用置疑的。　　龍歌眾人之所以倉皇而逃，是因為他們也發現自己來遲了，恭弘=叶 恭弘帝已早一步捷足先登，使其願望落空。　　而蚩尤重生，怨氣積壓了數百年自然是大開殺戒，這群自認是超級高手的人，在蚩尤的面前根本就不堪一擊。抑或是因為神門之中本身就蘊藏着外人無法明了的力量，當蚩尤重生后，或是因誰觸動了其中的機關，使得神門秘境之中釋放出了一股毀滅性的力量，這才讓刑天諸人倉皇逃出。　　以刑天的武功，自然不應該比蚩尤相差太多，但蚩尤在神門秘境之中伏藏了數百年，對其中的一切自是熟悉不過，豈是刑天可比……當然，這隻是一種猜測，沒有誰能夠真正地證實這個推斷的正確性。　　軒轅更是不會知道，因為他根本就沒有進過神門秘境，甚至連裏面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或許，這是一種幸運，也是一種悲哀。當然，這一切已經不再重要，因為神門秘址已毀，這將永遠成為過去。　　事買上，還有許多事情是外人所難以明白的，比如，恭弘=叶 恭弘帝是如何找到神門秘址的？恭弘=叶 恭弘帝又是如何開啟神門的？沒有河圖洛書的幫助，不可能有人能開啟得了神門，因為河圖洛書才是真正開啟神門的鑰匙，如果是這樣，那恭弘=叶 恭弘帝又是如何得到河圖洛書的呢？　　若說恭弘=叶 恭弘帝能夠自鳳宮之中偷出洛書，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以昔日恭弘=叶 恭弘帝的武功，充其量不過與一個金穗劍士相若而已，甚至還不如一個金穗劍士，別說是入宮調換東西，就是進入西宮大門都沒有可能。而且，能夠將洛書繪出摹本的人，絕對是鳳妮身邊的人，且對鳳妮極為熟悉和了解，更能得鳳妮的信任，恭弘=叶 恭弘帝自是不可能成為這個人。何況，開啟神門所需要的不僅僅是鳳妮的洛書，更有龍歌的河圖。因此，恭弘=叶 恭弘帝絕不可能是同得河圖洛書之人。惟一的解釋那便是他在那盜走河圖洛書之人的手中奪得了河圖洛書。　　“轟……轟……”恭弘=叶 恭弘帝彷彿是發了瘋一般，狂擊那五彩光柱，雖然有強大的反擊力和威力無匹的雷電不停地衝擊着他的身體，但是他並沒有半點退卻之意。　　五彩光柱在恭弘=叶 恭弘帝揮出的烏色氣柱的衝擊之下，色彩漸暗，也漸弱，而恭弘=叶 恭弘帝的身子也被電火擊中數下，他身邊兩個鎧甲怪人似乎有些吃不住電火的力量，疲弱下來。　　恭弘=叶 恭弘帝所揮出的烏色氣柱也不如最初那般強猛霸烈，但那毀滅破壞的氣勢卻是有增無減。整個釜山之頂幾乎已經被削平，到處崖塌坡崩，林木火起，野獸四處奔竄，死傷無數，倉皇逃命的野獸竟全都互不相侵，兔子與豺狼共奔，虎與鹿並肩而逃，彷彿這些猛獸已經戒葷吃素了，這種場景只讓人看得目瞪口呆。　　當然，山上的人已經沒有任何心情去看這些情況，也都只顧着向山下逃命，包括龍歌這樣的高手，只有少數幾人站在遠處的山頭正觀望着那新生的魔帝蚩尤與天大戰。　　誰都沒有料到這魔君竟然擁有如此可怕的力量，而這些，也同樣證明了伏羲八卦那接天毀地的殺傷力。　　此刻蚩尤所戰的僅是伏羲所布下的一個奇陣所蘊含的一種怪異力量而已，並非伏羲親自出手。只由此可以想象，當年伏羲和蚩尤交戰是何等的驚天動地，也難怪傳說蚩尤與伏羲大戰，蒼天五日不明，周圍一百里化為廢墟，天降沙塵三月未絕，單看今日便可猜知當年。　　不過，今日的蚩尤也非昔日之蚩尤，只不過是被蚩尤魔魂附身不久，得了一部分來自蚩尤神秘力量的恭弘=叶 恭弘帝，雖然他代表了蚩尤，但是卻絕不能與當年的蚩尤相比。或許在不久的將來，蚩尤魔魂與恭弘=叶 恭弘帝完全融合之後，那才是蚩尤真正重生之日了。那時，天下誰能成為蚩尤之敵？實是沒有人可以料到！　　※※※　　“我們要不要乘蚩尤力竭時將之除去？”青天望瞭望天頂那色澤逐漸暗淡的卦象，倒抽了一口涼氣，問道。　　軒轅心中也有些發寒，沒想到恭弘=叶 恭弘帝擁有了蚩尤的力量之後竟然如此可怕，如果假以時日，蚩尤魔魂與恭弘=叶 恭弘帝完全結合，他哪還會是蚩尤的對手？原以為蚩尤再厲害，他可以聚集眾高手合戰攻之，那自然有極大的勝算，但是此刻看來，那只是他一廂情願的想法。　　“是不是要現在就除掉蚩尤呢？”軒轅心中也有些為難，如果現在除掉蚩尤的話，那他所設計好的計劃將不得不作更改，未來的局面勢必會是在東夷和鬼方兩大勢力之間掙扎，會被少昊、羅修絕等逼得喘不過氣來。但如果此時不除蚩尤，他們將來能否勝得了這魔君呢？能否制約這魔君的瘋狂呢？面對蚩尤眼下的力量，軒轅竟然第一次對自己失去了信心。於是，他禁不住扭頭望瞭望恭弘=叶 恭弘皇，卻見恭弘=叶 恭弘皇的眉頭緊鎖，不知在想些什麼問題。　　軒轅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與恭弘=叶 恭弘皇之間的感情非同一般，雖然恭弘=叶 恭弘帝已經不再只是恭弘=叶 恭弘帝，但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眼中，卻並沒有什麼分別，兄弟之情依然存在。　　這個世間惟一一個恭弘=叶 恭弘帝不會傷害的人，那便是恭弘=叶 恭弘皇。當初，恭弘=叶 恭弘帝在那種環境之下猶不肯傷害恭弘=叶 恭弘皇，可見恭弘=叶 恭弘帝確實對他這個最親的兄弟十分照顧。而恭弘=叶 恭弘皇也是重感情之人，如果要他去殺這最親的兄長，他怎忍心下手？　　軒轅想到這裏不由得嘆了一口氣，道：“不必，根本就不需要我們動手，有人比我們更擔心蚩尤的存在，因此他們會比我們更着緊！”　　青天一想也是，刑天諸人之所以倉皇而去，必然是因蚩尤之故。因此，他們怎會善罷甘休？定不會放過蚩尤此刻功力大耗的絕佳機會。只是青天有些不明白，何以蚩尤會對這已經對他不起約束作用的卦象大動干戈，而不惜大耗如此多的功力？難道蚩尤會不知道有眾多的高手環伺在他的周圍，如一群圍獵猛獸的獵手，只待猛獸一疏忽，便將以最強的攻擊捕獲或除掉他？　　當然，讓人弄不懂的事情實在太多，這也便是人類為何要不斷尋求發展的原因，只有擁有懸念，才會精彩。這便是世界，這便是人性。　　“我蚩尤才是天地間至高無上的真主！我要得到我應得的一切……”蚩尤瘋狂地高呼着，聲音幾乎響徹了釜山的每一個角落，便連已退至山腳之下的軒轅諸人也聽得清清楚楚。　　天頂五彩的卦象終於化散而開，化成漫天的雲彩懸浮於釜山的上空，煞是凄艷。但這卻是代表着一個讓人悲哀的結局――天地間將會再一次遭受無邊的魔劫！　　誰是始作蛹者？是蚩尤，還是伏羲？為何伏羲要留下河圍洛書給後人開啟神門呢？如果河圖洛書早早地毀去，那神門不是永遠都無法開啟嗎？蚩尤豈不是可以永遠封存在釜山之腹？　　也許，這是一種天命！也許，這隻是一場噩夢！　　但許許多多的問題卻需要在這個噩夢之中解決。　　軒轅心中有些無奈，有些興奮，又有些患得患失。蚩尤的重生是他計劃之中的事，蚩尤的可怕卻又是他意料之外的事。是以，連他也不知道自己該擁有一種怎樣的心態。當然，他並不是一個迴避現實的人，該面對的，總得要面對。　　蚩尤重生，將會出現一個怎樣的局面呢？誰能預料？誰能知道？只怕即使是伏羲重生也無法估到將出現怎樣的結果。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軒轅所要做的事便是及時作好防範，絕不能在一開始便成為蚩尤的攻擊對象，否則他的所有計劃將全盤打亂，而最好的辦法就是將有熊內部的矛盾速戰速決，那樣才有更多的精力來全力對付蚩尤，以及將面臨的重重危機。回到營中，所有的龍族戰士都顯得極度驚愕和不解，甚至有些駭然，皆因百獸竟傾山而出，不僅如此，天空之中的巨大卦象，即使百里之外也能清晰可見，山崩地裂之聲也傳出數十里，這種聲勢自然會讓人驚愕和駭然，不明究竟的龍族戰士怎會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撤回熊城！”軒轅所下的第一個命令便是如此，他不覺得還有必要讓這群人死守在釜山之下，這隻會浪費人力，他應該讓更多的人投入到清理熊城內部的紛爭之中。當然，他自身尚有點小事待辦，那便是龍歌的行蹤，他必須先解決龍歌的事。而此刻，他早已定下了計劃。　　軒轅是個絕對沉穩的人，每一件事情都是有計劃而動，絕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情。對於龍歌和伏朗之流，他自信可以玩弄於股掌之間，但絕不會輕視對手，他知道輕視任何一個對手，都將是致命的，甚至會導致失敗。

# 第七章 無處藏身

　　最讓龍歌心痛的卻是禿奎之死。　　禿奎是一個僥倖自神門秘境中生還之人，但是他逃過了神門電火之劫，卻逃不過蒙絡的殺戮。　　蒙絡和蘭彪殺死了禿奎。他們對龍歌實是恨之入骨，龍歌陰險狡詐，竟然將河圖篡改，引他們前往迷湖，更挑起創世相攻，這使蒙絡非但未能及時開啟神門，更痛失數十名親衛高手，幾乎全軍覆滅，怎不叫他怒恨交織？是以蒙絡殺了禿奎，幸虧龍歌見機得快，這才倖免遇難，負傷而逃。　　事實上，龍歌本就身已受傷，在神門秘境之中，眾高手之混戰，他已受傷不輕，後來被那氣流一衝，火熱一熏，更是傷上加傷，因此只能眼看着禿奎死於蒙絡之手。讓他氣恨的卻是，當時創世大祭司和吳回便在一旁觀看，根本就不出手幫他。龍歌知道，他大勢已去，創世怎會不知道他所耍的毒計，蔫能饒他？而他也清楚地捕捉到創世對他的殺意。　　創世比蒙絡更恨龍歌，龍歌的陰險之處遠不止蒙絡想象的那麼簡單，如果蒙絡知道龍歌早是創世的乾兒子，而且這次將創世也狠狠地耍了一手，定會大笑一場。　　創世確實很恨龍歌，更對這種幾乎是無信無義之徒多了許多鄙視之心，如果不是蒙絡先出手，他也定會擊殺龍歌。但是蒙絡既已出手，他自不會再出手，即使是讓龍歌逃走了，他也沒有必要截殺龍歌。　　龍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逃得性命，自然是狼狽不堪，甚至是有點絕望。此刻，他根本就沒有資本在熊城之中立足，所有的親信皆在釜山死去，只剩下他孑然一人，而且又已身受重傷，如何能夠躲過創世和蒙絡兩人的殺戮呢？　　創世和蒙絡絕對不會放過龍歌，就算他回到熊城，也只能卑躬屈膝，在兩人的陰影下生活，甚至連出熊城都難。　　當然，龍歌想到了鳳妮，想到了軒轅，想到了宗廟，只要他能夠回到熊城，宗廟自然會暫時保護他，軒轅和鳳妮也會幫他，但是軒轅和鳳妮現在哪裡呢？　　想到軒轅，龍歌心中忖道：“這小子倒是對鳳妮很忠心，也是個能幹的人物，如果能夠將之爭取為已用，倒也還有機會掌握有熊的權力。”正思忖間，龍歌忽聞有蹄聲傳來，一驚之下，忙伏身竄入一叢草林之間，忖道：“媽的，蒙絡竟用鹿騎來追殺我，看來真是存心要我回不了熊城！”　　“吁……”三匹健馬便在龍歌不遠處帶住馬韁。　　龍歌一看，立時心中大喜，立刻認出這幾人乃是軒轅身邊的龍族戰士，只看這健馬便知道。他當然明白這幾名龍族戰士的武功極為高明，比之金穗劍士也不會有絲毫遜色。他正要出去與之相認時，突聽其中一人道：“你說龍歌那小子會不會就在這附近？”　　龍歌一驚，心中大為不快，這幾人口中對他似乎絲毫不敬，因此一下子打消了立刻現身的想法，他倒想聽聽這幾人說些什麼。　　龍歌再次大驚，他心涼半截，這幾人竟是來抓他的，也就是說，軒轅也想抓他，不禁暗想：“難道軒轅也依附了創世？”　　“你說首領為何要抓龍歌這小子？他們之間不是挺好的嗎？”　　“似乎是聖女被下了一種什麼蠱毒，首領要拿龍歌這小子去向蒙絡換取解藥。”　　“咱首領可是真喜歡聖女，蒙絡說要龍歌的人頭，可首領卻因聖女不許我們殺龍歌，要活着交給蒙絡。”一人笑道。　　“那當然，聖女可是我們見過最美的人，只有咱首領才配得上。只要能保聖女平安，別說龍歌首級，就是創世和元貞的首級也照砍不誤……唉，你們倆等我一下，我去方便方便。”一名龍族戰士說著便翻身下馬，徑直向龍歌伏身的地方行來。　　龍歌心中大驚，手心都冒汗了，此刻別說是這三個高手，就是其中任何一人也足以取他的命。即使是平時，他若想勝過這三名高手也有些困難，何況此刻已是重傷之軀？如果這人發現了他的行蹤，那可是死定了。　　龍歌確沒想到鳳妮竟中了蒙絡的蠱毒，而且要軒轅拿他的人頭去換解藥，如果真是如此，那他這次可真完了。龍歌知道，軒轅非常愛鳳妮，如果鳳妮真中了蠱毒，軒轅絕對會不惜以他之命換鳳妮之命，而為了鳳妮的安全，軒轅甚至連想也不會仔細想，畢竟他與軒轅之間並無多大關係。　　雖然龍歌覺得軒轅就這麼輕易答應蒙絡的條件似乎有些不妥，但人一旦被愛沖昏了頭腦，什麼事情都有可能做得出來，什麼事情都是有可能的。因此，龍歌不能不相信這幾人說的話，所以當這名龍族戰士向他走來時，他禁不住心跳加快起來，一旦此人發現了他，他定來個先發制人，能多殺一個是一個。不過，這人距他三丈便停了下來，側身開始撒尿。　　騎於馬上的兩人嘿嘿一笑道：“咱們首領豈是好欺之人？這種蠱毒在創世那裡也有一顆解藥。既然蒙絡和咱們玩陰的，乾脆我們便將便宜讓給創世好了，讓蒙絡知道咱們的手段。創世答應只要將龍歌交給他，便可把解藥給聖女，而且絕不告訴聖女是首領將龍歌交給他的，而首領則答應創世向宗廟證實，龍歌是蒙絡所殺，那時……嘿嘿，就有蒙絡好看了。”　　“創世會殺龍歌嗎？據首領提過，這小子是創世的義子，如果是這樣，那創世怎會殺他？”拉尿的漢子又問道。　　龍歌聽得脊背冒汗，這幾人的話竟將他的秘密全說了出來，連與創世的關係也都瞞不過對方，這怎麼不叫他心驚？　　“什麼狗屁義子，創世知道龍歌這小子騙了他，還倒耍他一招，恨不得扒了龍歌的皮。這小子自私自利，陰險狡詐，更陰狠過人，首領就是知道這小子竟背着他與聖女做創世義子，還出賣了咱們，這才答應創世的提議。這種陰險小人，不殺實是對不起自己！”馬上的兩名龍族戰士憤然道。　　“那倒也是！”那拉尿的漢子附和着翻上自己的馬背道。　　“好了，走吧，這小子一定還在附近，再找找，十大聯城的方向就不用去了，那裡已有首領設下的伏兵，這小子向那裡去只是自投羅網。我們現在朝熊城萬向搜尋，不要讓蒙絡的伏兵先我們一步逮住了龍歌這小子，那我們可就要挨罰了！”　　“對，蒙絡在前往熊城的路上一共設了十四道伏兵，龍歌這小子大有可能已回熊城，我們快走，駕……”　　龍歌的臉色難看之極，他完全相信了這三人所說的話，如果軒轅知道他與創世的關係，便是沒有鳳妮的原因，也不會放過他的，何況可以向創世換取解藥？如果軒轅將他送到了創世的手中，他哪裡還會有命在？這三人的對話幾乎讓龍歌有些絕望。　　是的，此刻熊城不能回，他如何能闖過蒙絡所設的十四道伏兵呢？即使是回了熊城，又有誰能助他？　　蒙絡、創世都要將他殺之而後快，而軒轅也絕不會相助於他，鳳妮卻幫不了，宗廟之中的幾位長老對軒轅極好，很可能因軒轅搗亂，使宗廟也疏遠了他，那他再回熊城豈不是自投羅網？若去十大聯城，向十大聯城請求支援，但十大聯城大部分是創世和蒙絡的人，就算有幾路人願意幫他，又有什麼用？而且軒轅更在各處設下了伏兵，仔細想想，他也夠可憐的，連一個本屬外人的軒轅都比他的人手多，他這個王子做得真是悲哀，簡直是窮途末路，無處可去。　　龍歌有些後悔，後悔不該向創世投誠，以至於與軒轅關係弄成這個樣子，更不該故意用自己的三路外援之兵引開敵人的注意力，使得外援之軍幾乎盡皆傷亡，惟剩軒轅那一股。此時他又傷重在身，該何去何從呢？　　龍歌心有不甘，他確是心有不甘，他乃是名正言順的有熊族王子，太陽的繼承人，但此刻卻是有家不能歸，眾叛親離，但他絕不想就此失去一切，無論如何他也要回熊城看一看！他的心情從來都沒有此刻這般糟糕過，向來他都自認為聰明過人，包括這次他故意將河圖最後一部分錯繪出來，而使得神門秘址由釜山變成了迷湖，同時更放出消息引來東夷和鬼方各路高手至迷湖，讓這群人去為純屬虛無的神門秘址斗個你死我活，而自己卻趕往釜山，尋求真正的神門秘址。　　這個計劃確實是很嚴密，他在蒙王府中與鳳妮諸人仔細研究河圖洛書，只是對前一部分感興趣，研究到後來，他便在心中默默繪下正確的地形圖，於是他知道了釜山，更巧妙地戲弄了蒙絡，甚至將創世也推向了爭鬥的潮頭。　　龍歌對那形式分析得極為到位，如果這各路高手都匯於迷湖，不自相殘殺才怪，誰也不想自己在爭鬥神門秘址之時多一個敵人。而他卻可輕鬆地在釜山守候那真正盜走河圖洛書之人，只需要對付這一組敵人。龍歌對自己極有信心，而且他早已知道盜走河圖洛書的人是誰，甚至比鳳妮更清楚地知道這個人便是施妙法師。因為他知道當日鳳妮與施妙法師同出城門后，鳳妮趕去癸城，而施妙法師說他回高陽氏，實際上他又折返了回來。而且是與雲英一起返城，由於是晚上，他夾在眾人之中，沒人注意，但龍歌卻注意到了。　　當時，龍歌並沒想到施妙法師會回頭來盜洛書，後來他的河圖被盜，直到聖女提出這個可疑的人物之後，再綜合一些細節，他完全可推斷施妙法師便是兇手，因為施妙法師曾數次參看過他的卧龍宮，對如何進入卧龍宮應早已瞭然於胸。而施妙法師回城后，鳳宮護衛都說未見施妙法師返回西宮，如果施妙法師回城，不返西宮，他又去了哪裡？一個可能便是自秘道直接入鳳宮，外人不知；另一個可能便是潛在卧龍宮秘道之中，伺機盜取河圖。既知兇手是施妙法師，龍歌自然擁有足夠的信心對付他，單憑雲英與禿奎中的任何一人都足以與施妙法師戰上千招，何況他還有其餘的親信高手。但是最終，龍歌還是失算了。　　龍歌太低估軒轅了，低估了軒轅的智慧和實力，或者說龍歌做錯了一件不算錯誤的錯事，他實不該將東夷和鬼方兩股勢力引來，這才引起了軒轅的懷疑。　　當然，如果換了不是軒轅而是別人，絕對不可能在這個疑點中識破龍歌。但遺憾的是，軒轅對龍歌看得太透，而且湊巧知道了龍歌所有的秘密，而且擁有足以監控龍歌行蹤和控制全局的力量，這才讓龍歌的計劃無法施展。　　龍歌出賣了軒轅，軒轅也將龍歌出賣了一次，他故意引蒙絡和創世去釜山，故意引導蒙絡和創世識破龍歌的陰謀。　　龍歌絕沒想到軒轅在有些方面比他更狠、更絕，而且正欲通過蒙絡和創世將他逼上絕路。是以，軒轅故意布下這個讓龍歌為之頭痛的死局，只要蒙絡和創世同時識破了龍歌的叵測居心，龍歌絕對只會一敗塗地。　　這隻是龍歌沒有想到的其中一點，他更沒想到的是竟有人比他更先一步進入神門，根本就不等他作出反應，而更讓他意外的卻是神門之中竟然擁有如此可怕的毀滅力量，不僅讓他美夢破滅，更讓他鎩羽而歸，幾乎全軍覆滅，這確是一種無奈，也是一種悲哀。　　是的，一切都只是差一步，僅一步而已，只要早一步，他便可以取代恭弘=叶 恭弘帝擁有蚩尤那無可比擬的力量，只要算好一步，他便會在蒙絡與創世之間左右逢源……可是，這一切都只是如果，而並非現實。　　龍敢想哭，也想笑，但是卻久久未曾發出一點聲音，只是望着茫茫的原野發獃。　　原野茫茫，儘是蒼涼的色調，此刻已是入冬時分了，再過一段日子就會變冷，就會不便行走，其實現在便已經夠冷了。北方的天氣，冬天總是早早地到來，寒流也來得特別快。今年的天氣已經算是比較暖和了，如果是往年，只怕此時已下了幾場小雪，河水早就結冰了。　　龍歌感到內腑隱隱作痛，知道在洞中與那鎧甲怪人交手之時受了傷。一想到那兩個鎧甲怪人，他便禁不住有些泄氣，他竟然連其中一人的十招也接不下，這是何等的屈辱？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會如此不濟。這對自視甚高的龍歌來說，是一個嚴重的打擊。不過，想到那兩人的來歷，他也稍稍好受一些，因為這兩人竟是盤古氏的後裔，鎮守神門秘址的人物。不過兩人都是弱智者。並不聰明，這一點龍歌感受到了。兩人一個叫盤古智高，一個叫盤古智健，是一對孿生兄弟，這是龍歌自他們的對話中套出來的。如果不是兩人弱智，龍歌只怕有百條命也完了。在盤古兄弟要殺他之時，被他用言語給騙住了，這才讓他進入了神門秘境，可是這又有何用？　　龍歌苦笑，像西天的夕陽一般苦澀。驀然間，他又想起了遠在西崑崙的王母國，自己歷盡千辛萬苦返回熊城，卻落得如此結果，確實讓他有些喪氣，如果師父及師兄妹們知道的話，又會怎麼看他？　　西崑崙，那確實是個好地方，有遼闊無垠的大草原，有高聳入雲的大雪山，還有荒涼的戈壁，一切都是那麼美好，包括那裡的人和物，都讓人有着無限的嚮往，可是此地與之相距不下萬里，何以能達？　　※※※　　熊城，龍歌惟有取道熊城。一路上倒也避過了幾路龍族戰士的追蹤，他微微感到有些得意，但很快便之有些絕望，他該如何混入城中呢？　　蒙絡和創世絕對會在熊城口設下關卡嚴查，他總得入城，那時他將無所遁跡，豈不是仍會自投羅網？　　即使是回到熊城，誰又能夠幫得了他？除非他終日躲在卧龍宮之中，否則遭了暗算誰也沒法查找，此刻的他可不像當日那般有所依憑，當日蒙絡和創世對他客氣是因為他手中有河圖，現在就是有河圖也無法阻止這兩人的殺機，因為河圖已經失去了它應有的作用，何況他根本就沒有河圖。　　龍歌正望着熊城方向，稍有些出神之時，哭聽身後一聲呼叫，條件反射似地轉身拔劍，他已經聽出那正是軒轅的聲音。　　“哦，王子怎麼了？是我。”軒轅似乎是一臉春風，笑意之中又多出了一點錯愕之色。　　軒轅的身後是花戰、燕絕等人，這使龍歌倒抽了一口涼氣，便是軒轅一人就足以對付他，即使是在他狀態最佳之時，也不敢肯定能勝過軒轅。何況此刻他身上有傷，就更不可能是軒轅的對手了。而燕絕、花戰無一不是強手，看來今日他確實是插翅難逃了。　　軒轅諸人躍落馬背，龍歌幾乎已經放棄了反抗的念頭，只是冷冷地望着軒轅諸人向他行來。　　“軒轅聽聞有人慾對付王子，才特領人來接王子回熊城的，請王子跟我們走吧！”　　“是嗎？”龍歌心中暗罵道：“想不到你這小子竟如此會演戲，陰險姦猾！”軒轅有些高深莫測地笑了笑，卻不回答，只是道：“王子請吧，我已為王子準備了一匹馬！”　　龍歌一看這形勢，便知自己絕不可能逃得了，一聽軒轅為他準備了一匹馬，不禁心神又活躍起來，如果真有一匹馬兒，那說不定到時還真能擺脫軒轅諸人呢。有戰馬代步，又省力又快捷，一個不好便可迅速遠揚而去。想到這裏，龍歌的心神禁不住又活躍開來，於是並不反抗。　　軒轅為龍歌準備的馬兒倒是讓龍歌很喜歡，膘壯、高大，看上去氣勢不凡。龍歌並非第一次騎戰馬，在軒轅初入熊城之時，他便嘗試過騎軒轅所乘的戰馬，因此知道如何控馬。昔日在王母國多騎戰牛，因為牛不僅耐力好，而且擅攻擊好馴服，這才以牛為座騎，雖然草原上也有馬群，卻從沒有人嘗試着馴服作為座騎。　　龍歌上馬之後，稍鬆了一口氣，此時天色已經暗了下來，晚上便是他逃走的時候了。有了這匹戰馬，即使趕到西崑崙也不過一個月時間，如果實在沒地方去，先回西崑崙向師父王母求助，到時再返熊城也不遲。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　　蒙絡殺了禿奎並不解恨，與創世相見也是冤家路窄，不過因為彼此都見過軒轅出手，所以並未相互爭鬥。他們似乎同時意識到，對他們的威脅並不是來自對方，而是來自那高深莫測的軒轅。　　事實上，蒙絡此刻並不敢與創世交手，因為創世身邊還有一個絕世高手吳回，加上杜聖，只這三人便是他所吃不消的。如今這裏只剩他與蘭彪了，庄義和段賦所領的高手並未上釜山，而他身邊的親信高手，除蘭彪外，盡死於神門秘址之中，他哪裡還敢再找創世的麻煩？只要創世不找他的麻煩已是萬幸了。　　創世並未找蒙絡麻煩，他與蒙絡所想一樣，最大的威脅不是來自對方，而是來自神秘莫測的軒轅，還有那重生的蚩尤。　　創世比誰都清楚，蚩尤對他們的威脅。有熊族本身就肩負着阻止蚩尤重生的重任，而此刻蚩尤重生，即使是他統治了有熊，只怕也終將在蚩尤的手中被毀於一旦。因此，他要殺蚩尤，乘蚩尤這新生之際元氣大傷之時除年這個混世魔王，於是與蒙絡聯手是不可逆轉的。蚩尤不僅僅是創世和蒙絡欲除的對象，更是東夷和鬼萬欲除的對象，他幾乎成了所有人的公敵，沒有人希望這個魔王活着，每個人都感受到了來自蚩尤的威脅，這是因為沒有人願意放棄手中已得到的權力。　　殺蚩尤者，首推刑天，刑天曾在許多年前拖了蚩尤的後腿而做了魔族的逃兵，此刻蚩尤重生絕不會輕易放過他，所以他要先下手為強，擊殺蚩尤。　　其次欲殺蚩尤者為東夷的少昊，東夷諸族中大部分為蚩尤舊部，如今蚩尤重生，少昊與蚩尤的爭鬥是不可避免的。少昊豈會是甘居蚩尤之下的人？因此，欲殺蚩尤者，比比皆是，而眼下蚩尤元氣大傷，正是最好的擊殺機會，試問誰會放過？

# 第八章 鬼方魔騎

　　熊城的消息是最讓蒙絡和創世頭痛的事情，雖然他們欲除掉蚩尤，但是卻不能不保護老巢。　　四大城主遇刺，三大寨主身死，使他們的計劃大亂。可是他們又知道此刻是惟一除掉蚩尤的最好機會，在自己的利益和大眾利益的抉擇之下，蒙絡選擇了回護自己的利益，先一步返回熊城。　　創世留下了吳回伺機對蚩尤下手，而他則帶着杜聖也迅速趕返熊城。他自信只要他坐鎮熊城，就絕對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事情。對於蚩尤，有吳回和那群死士，應該也不是沒有一戰之力，何況又不只是他一人想除掉蚩尤。　　蒙絡趕下釜山之後，卻沒有發現庄義和段賦諸人，他那兩百親衛也並未在預定的地點等侯，這使他感到有些詫異，也有些生氣，不知道這些人究竟弄什麼鬼，居然膽敢不聽從命令！　　“我們找找吧，可能是出了點什麼變故，否則的話這些人怎會不在這裏？”蘭彪倒是對庄義諸人有了一些體諒，同時這也是對蒙絡的一種安慰。　　在這種情況下，在這種環境中，蘭彪的話絕對不是沒有可能。　　此際釜山腳下風雲際會，確是什麼情況都有可能發生，而且這裏距葷育部又很近，誰敢保證不會引來瑩育部的戰旅呢？因為這裏並不是有熊族所轄勢力範圍。　　蒙絡只好與蘭彪分頭尋找，才走出數十丈，蘭彪便駭然低呼：“他們遇襲了！”　　“什麼？”蒙絡如觸電似地，向蘭彪方向趕去，但他卻只看到了地上狼藉的屍體和蹄印。　　“風魔騎！是鬼方的風魔騎！”蒙絡以手指大概量了一下地上的一個蹄印，心頭震動無比地道。他對鬼方的風魔騎極為熟悉，這群煞星雖沒有東夷快鹿騎那般快捷，神秘莫測，但也來去如風，速度不及卻兇狠有餘，皆因這些人所乘座騎是一頭頭兇狠的戰牛。　　牛首尖角利如刀刃，對敵人和敵騎都是一個極為可怕的威脅，再加上牛背之上的戰士一個個皆以斧鉞為兵器，所到之處，如一陣黑旋風一般，攻擊敵人之時更是長驅直入，直接切入敵人的心臟，這一點比快鹿騎更可怕。　　快鹿騎因鹿身輕巧，衝擊力不大，主要靠戰士的發揮，因此厲害之處在於偷襲，一擊即退，但風魔騎則是對壘的奇兵，幾乎是無人能擋其鋒銳，而葷育部的鐵牛大陣更是讓人聞名喪膽。　　此刻來襲者竟是鬼方的風魔騎，怎不叫蒙絡心驚？　　地上的屍體個個破皮爛肉，有的開膛破肚，有的缺手斷腳，正是風魔騎肆掠后的現象，所過之處，屍無完屍，成了一片人間地獄。　　“他們是向東西撤退了！”蘭彪在地上看了看，斷定庄義諸人的去向，並沒有在風魔騎的鐵蹄之下死去。　　“我們快追！”蒙絡輕喝，單自這地面上屍身的熱血，他便可以斷定風魔騎只是剛剛從此經過。　　其實這一路上很好追趕，相隔不遠便有人屍、牛屍。屍體有鬼方人，也有蒙絡的親衛，這使蒙絡微感欣慰。風魔騎在他的親衛高手面前並沒有佔到太多的優勢，畢竟他的這群親衛高手都是精銳中的精銳，人人都是好手，一開始可能是被敵攻了個措手不及，後來也逐漸穩下了心來展開反擊，更是邊退邊反擊。　　風魔騎雖然厲害，但終也是人。　　庄義諸人也是極有經驗的高手，他們選擇向山上退去，山上可不比在平地平原之間，這群戰牛也會受到限制。而且山上樹木藤條極密，更不利於大排場的戰鬥，使風魔騎衝擊的威力大減，反是這群沒有坐騎的蒙王親衛更靈活一些。　　越向山上退，風魔騎留下的屍體越多，牛屍也越多，反而蒙王親衛的屍體和傷亡人數慢慢減少。　　“嗷……昂……”一陣陣牛嘶告訴蒙絡，風魔騎已經在不遠處了。　　風魔騎一字排開，在山腰處不再追襲，顯然他們也知道在山上追襲對他們極為不利，也便不再窮追不舍。　　“昂……昂……”戰牛的嗚叫響徹整個山谷，風魔騎不僅不再追擊，反而開始後退，緩緩後退，他們此刻倒害怕山上之人追來。若是在平原之上，他們隨時都可調頭回擊，但在山上卻不同，地面不平，有的地方陡峭，藤蔓眾多，一不小心，反而會折了牛蹄。　　蒙絡一看風魔騎仍有百餘戰士，不由得冷笑，忖道：“你們想安然而去？門都沒有！”　　蘭彪似乎明白蒙絡的心意，此刻夜幕已漸降，林中光色暗淡，他豈會讓風魔騎就這樣去呢？於是大吼一聲：“殺呀……”　　蒙絡一聲長嘯，聲若龍吟虎嘯，群牛頓驚，那群騎在牛背上的戰士還沒有弄清是怎麼回事之時，蒙絡已捲起颶風般狂野強烈的攻勢逼到了近前。　　山上的庄義一聽是蒙絡的嘯聲，大喜，重整殘餘精銳，大吼一聲：“殺……”又自山上沖了下來。　　“昂……轟轟……”蒙絡的攻勢如秋風掃落恭弘=叶 恭弘一般，遇牛斃牛，遇人斃人，那一身身藤甲根本就無濟於事，仿似破竹一般，切開風魔騎，無人能擋其兩招。　　“撤……”一道人影自另一方的牛背上踏枝而過，直迎向蒙絡，同時低喝一聲。　　風魔騎本有退意，鬥志已大減，此刻被蒙絡一陣衝擊，更是去意更甚，自然如潮水一般向山下撤去。“砰……”蒙絡再踢翻一頭戰牛，倏覺頭頂風聲大起，強大的氣勢如水銀泄地般罩來，不由得低喝一聲：“好！”腳步微錯，側身挑劍而起。　　“轟……”強大的氣流自地面回激而起，沖斷了蒙絡身邊的幾棵大樹。那人一招擊空，也借氣流反彈而起，正迎向蒙絡的劍。　　“叮叮叮……”蒙絡一輪疾攻，使對方身形在空中疾退，連連踏斷近百根枝桿，但卻沒有半點鬆懈。　　此時庄義諸人自山頂殺下，追着風魔騎的尾后猛殺，如猛虎下山。那群倉皇而退的風魔騎一片混亂，加之山路不平，可謂上山容易下山難。有的牛蹄折斷，有的收勢不住，滾滾跌跌，死傷更是慘重。　　蘭彪也加入對風魔騎的屠戮之中，昏暗的林間頓成了風魔騎的地獄，牛鳴人叫如鬼哭狼嚎一般。　　或許，風魔騎追人上山本就是一個極為錯誤的決策。　　蒙絡與那風魔騎的高手相戰，竟然戰之不下，他立刻明白此人正是羅修絕的魔奴，也便是鬼方的第三高手。蒙絡自然難佔到任何便宜，何況蒙絡本就功力虛耗不少。　　魔奴乃是繼刑天之後鬼方最為可怕的高手，而其更是風魔騎的訓練者，在鬼方的地位絕不下於蒙絡在有熊的地位。此刻，魔奴是無心戀戰，他一時攻不下蒙絡，自然心念自己的風魔騎，因此邊戰邊退。若非如此，蒙絡只怕今日要吃敗仗了。　　蒙絡在神門秘址之中戰盤古智高功力虛耗不少，也讓他吃驚不小，他竟然無法戰勝盤古智高，若非蒙祈聯手加上蘭彪，只怕他還要敗在那個怪物的手中。　　這一刻，他再戰魔奴，也便有點力不從心，不過魔奴並沒有覺察到。　　蒙絡與魔奴戰了近三百招，仍然僵持不下，魔奴一聲低嘯，卻是不戰而退，向山下疾退。　　蒙絡早就想罷戰，但是苦於不敢露底，只好強撐着打下去，此刻魔奴一去，他也不追。　　蒙絡趕下山與庄義諸人匯合，他兩百多親衛好手如今只剩下八十餘人，不過風魔騎也只剩下三四十騎倉皇而退，敗得更慘。當然，蒙絡沒有半點興奮，這兩百多親衛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此刻損失卻是難以彌補的，他仍然心痛不已。　　“蒙王，現在該怎麼辦？”庄義問道，段藝和段賦在眾好手的保護下竟然沒有受傷，那是幾匹戰鹿的功勞，戰鹿速度比戰牛更快，不過上山之時，戰鹿失蹄將兩人狠狠地摔了一跤。　　“這群風魔騎突然而至，我們還沒能反應過來便已殺到了，都是屬下大意的結果，請蒙王治罰！”親衛首領蒙霸跪倒請罪道。　　“起來吧，今日之事就此算了，下次絕不許犯同樣的毛病，否則拿你的頭來見我！”蒙絡心中氣惱，但知道此刻是用人之際，也只好就此作罷。　　“謝蒙王不殺之思，蒙霸定銘記於心！”　　“回熊城！連夜趕路！”蒙絡沉聲道。　　※※※　　蒙絡不走運，創世的運道似乎也並不好，他竟遇到了東夷的伏擊，而且正是一揚千里的快鹿騎，他身邊的汞隨僅杜聖帶傷殺出重圍。　　創世也好不到哪裡去，被追殺得狼狽不堪。讓他氣恨的是，這次對方居然是由那神秘莫測的矛宗宗主帝大親自出擊，這才讓創世狼狽而逃。　　以創世的武功本不懼帝大，但創世在神門秘境之中耗去了不少真元，這次與帝大交手竟然占不到一點便宜，而他身邊的親衛在快鹿騎的衝擊下一個個倒下，這不能說沒有影響他的鬥志，因此他只好狼狽而逃。　　帝大追殺二十里，杜聖的命也險些丟了，若非創世極力相護的話。不過，杜聖的傷勢也極重，只怕已經不能連夜趕路了，他們的座騎已被帝大射殺，所搶來的是快鹿騎的戰鹿，這才藉著夜色甩開了帝大的追蹤。月色凄迷，星星更是稀疏，荒野里寒風瑟瑟，虎嘯狼嚎，梟啼鬼哭，倒是極為陰森。創世沒有辦法，只好停下來休息，找個山洞生火暫避。　　創世沒有想到自己老了也會有今日，這種日子只是在年輕之時才有過，沒想到現在權勢大盛，卻仍要受這等窩囊氣，他實有些氣惱，但也必須面對現實。　　他的敵人確實太強大了，而此地又非有熊的勢力範圍。　　在十大聯城之外，自是有東夷和鬼方的戰旅在活動，這是極為正常的。鬼方和東夷一刻也沒有放棄侵佔有熊的念頭，只要一有機會，自然會大大出手。如果能夠除掉創世，那將為征服有熊邁開了最有力的一步，至少目前他們是這麼認為的，是以一見創世的出現，立刻施以閃電般的狂襲。　　※※※　　龍歌未眠，他哪裡還能睡得着？明日便能抵達熊城，到時候軒轅就會將他交給創世，那時他哪還有命在？　　上半夜，花戰和燕五在他的營帳巡迴了幾趟，像是在加強防務，實際上是害怕他跑了，這一點龍歌怎會不清楚？這當然更增添了他心頭的擔心，同時也使他去意更堅。既然熊城是回不去了，如果回去了恐怕更糟糕，倒不如去王母國搬來救兵，再返回熊城。假如蒙絡和創世得不到他的人頭，說不定不給解藥軒轅，到時軒轅勢必會與創世、蒙絡大戰一場，那樣他就可名正言順地回來清亂而坐上太陽寶座，那時鳳妮也定已因蠱毒不治而亡。想到鳳妮會因蠱毒不治而亡，龍歌心中微微有些惋惜，畢竟自己只有這麼一個妹妹，不過他自己的性命當然更重要一些。　　龍歌並不覺得應該為鳳妮可能會死而擔憂，那是因為他們自小便分開在兩地，並沒有太深的兄妹情。　　而龍歌更是一個自私自利之人，只要能夠保證自己的安全，其他的人都無所謂，包括鳳妮在內，這個世間最重要的便是他自己。是以，龍歌決定走。　　事實上，對於蠱毒龍歌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如果說是其它的毒，他或許還有幾分把握解除，但蠱毒乃是活物，只怕連王母也有些棘手。　　夜好靜，雖然狐嚎梟啼時起時落，但這更憑添了夜色的寂靜。　　龍歌並未再聽到帳外有任何聲響，他靜聽了良久，肯定帳外再無動靜后，迅速起身。經過幾個時辰的調息，他的傷勢已經稍有好轉，是以行動極為利落。　　軒轅的營帳與龍歌的營帳有八丈之遙，而龍歌的營帳與拴馬之處極近，此時他白天所乘的那匹馬正在不遠處甩着尾巴，四周並無人監視。　　龍歌大喜，此刻不走更待何時？急忙搶步帶馬，他本欲將軒轅所有的馬匹都殺掉，但卻聽得有響聲自別的帳中響起，嚇得他只得立刻上馬向黑暗之中逃去。　　軒轅披衣而起，花戰諸人已經匯聚在戰馬之旁，眾人相視一笑，並不加以追趕。不過，他們知道，軒轅的目的已經達到，龍歌再也不會返回熊城。至少，在近幾個月之中不會返回熊城，只要有幾個月的時間，就足夠軒轅做好許多事情。　　龍歌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切都是軒轅一手安排的，包括那三名龍族戰士的對話。　　龍歌怎知軒轅因靈鳩而早已偵察到了他的行蹤？　　且故意安排那三人虛張聲勢地一陣對話？當然，如果不是因為鳳妮，軒轅根本就沒有必要這麼做，只須除掉龍歌就行。但畢竟龍歌是鳳妮的兄長，若殺了龍歌，他如何能向鳳妮交待？最好的辦法就是不用對龍歌造成任何傷害便逼走龍歌。因此，軒轅就布下了這個疑陣，讓龍歌感到只要留在有熊之地便會有生命危險。以龍歌那自私自利的性格，他自然不敢輕易冒險，惟有離開有熊而去。　　軒轅幾乎是看透了龍歌，這才將龍歌玩弄於股掌之間。　　當然，這不能怪龍歌，只能怪這個世道的殘酷，利益與利益的爭奪是永無休止的，而關係到權力、利益的爭奪更是如此，總會有人會敗得一無所有，這就要看各自的手段了。　　龍歌敗給軒轅，並不是一種偶然，這也是在於一種資本的積累，軒轅擁有的實力是龍歌所不能比擬的，而軒轅之所以擁有這般實力，是因為擁有龍歌所沒有的機緣和智慧及人格魅力。　　事實上，軒轅的崛起，可以用一個詞來表達，那便是――奇迹！　　軒轅以奇迹般的速度崛起，又以奇迹般的速度發展壯大，再以奇迹般的力量去戰勝一個又一個的敵人，這才擁有了今日不可動搖的地位。　　可以說他的發展是一個奇迹，而他的人性則是一個另類，絕不附庸於世俗的另類。因此，他擁有了別人所沒有的智慧，他比別人更知道如何去對待一切，思索一切別人從未想過的問題。　　另類，本就是一種思想和行動超越凡人所思所做的一個群體，軒轅的另類則是他擁有了遠超凡人的思想和智慧，有着超凡的洞察力，這也是軒轅能夠成功的資本。　　軒轅多情，但絕不優柔寡斷；軒轅講原則，但絕不會心慈手軟；軒轅講仁義道德，但絕不會古董得不要陰謀詭計。是以，軒轅能夠不斷壯大和發展，能夠在洪荒萬國之中傲然崛起。　　這一切都不是僥倖，不是偶然，若說偶然和僥倖，那不是指軒轅的智慧和人性，而是他的際遇。　　軒轅的際遇確實很僥倖，自被吞入蛇腹之後，幸運之神便一直眷顧着他，雖然總是險死還生，但一切都是有驚無險。當然，換作不是軒轅或是軒轅沒有擁有無人能及的智慧，他也早死過不知多少次了。但是軒轅仍活着，而且活得很茁壯，這是因為他確實擁有活着的本錢。　　軒轅知道這一切都是來之不易，因此他分外珍惜這一切，更懂得如何去保護這一切。所以，任何阻礙他發展的人都會被他無情地踢開。或許這個世界是最適合軒轅生存和發展的世界，他也為此感到幸運。　　“可以起程了，我們早點去與七叔諸人匯合吧！”軒轅淡然道。

# 第九章 矛宗之主

　　恭弘=叶 恭弘七諸人早已將鬼三準備好了，軒轅要以鬼三向羅修絕交換蛟幽。　　若說要戰羅修絕，軒轅確實沒有絲毫把握，便是面對刑天，他也無法取勝，何況羅修絕呢？　　天魔身為鬼方第一人，其武功究竟會高到何種境界那確實很難說，但自刑天的表現不難看出羅修絕的一身修為應已達到了神鬼莫測的地步，只怕不會比蚩尤遜色多少。因此，軒轅不敢直接去鬼方搶人，他必須以鬼三之命去換蛟幽的命。　　這是雁菲菲的遺願，想到雁菲菲，軒轅的心便隱隱發痛，一個人取得的成就再高，如果沒有自己心愛的女人一起分享的話，那這種成就也就沒有什麼值得慶幸的，那或許是一種遺憾，抑或是一種悲哀。　　下書人早已向葷育部送去了請求換人的要求。　　羅修絕終於對軒轅這個人重視起來，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軒轅竟兩次向鬼方換人。先是以土計換虎恭弘=叶 恭弘，如今又以鬼三換蛟幽，這怎能不驚動羅修絕？　　天魔同意以蛟幽交換鬼三，畢竟，鬼三是跟隨了他近百年的弟子，便像是他的兒子一般，他怎會不願意以鬼三之命來換蛟幽呢？是以信使來報說天魔要他們不可以虐待鬼三，並約好立冬之日在涿鹿交換人質。　　立冬之日，正是十日之後，但前提是必須由軒轅親自去調換人質。　　事實上，就算羅修絕不說，軒轅也會親自趕去。　　他已經好長時間都未曾見到蛟幽，而且這又是雁菲菲的遺願，無論如何他也應該親自去一趟才放心。　　當然，他也明白此刻的形式與交換虎恭弘=叶 恭弘時的形式不同，鬼方對他已經另眼相看了，甚至感受到了來自軒轅的威脅。因此，鬼方很可能會藉機對付他，甚至是除掉他。　　魅之後，他們之間的仇恨已經是不可能化解的，只能夠各耍手段，各玩奇謀，至於誰是最後的勝利者，那就要看誰更會玩手段一些。　　十日時間，足夠軒轅做很多事情，也足夠將熊城鎮住。此刻他已有了足夠對付創世和蒙絡的力量，可以說，他現在完全有資格和資本發動一次政變，甚至可以不讓創世和蒙絡返回熊城！這的確一點也沒有誇張，而是事實。此刻蒙絡和創世的行蹤完完全全在軒轅的掌握之中。　　可以說，蒙絡和創世都小看了軒轅，小看了軒轅的實力，也小看了軒轅的野心和手段。　　其實，軒轅也沒有想到會以這樣一種手段去處理創世和蒙絡，最主要還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及火烈的出現。他在突然之間擁有了這麼多的絕世高手，這使他立刻改變了原來的計劃，也敢做以前許多他不敢做的事情了，那便是以強硬的手段快速處理創世和蒙絡的事情，而且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覺。　　蒙絡和創世雙雙離開熊城而往迷湖，這本身或許就是一個錯誤，這是龍歌讓他們犯的錯誤，但卻被軒轅利用了，而且神門秘境的複雜也是蒙絡和創世所沒有料到的，更是讓他們遭受敗績的原因。只不過，創世和蒙絡絕對想象不到，敗果會是由軒轅將之引向萬劫不復的深淵，而他們卻還茫然不覺。　　也許，這正是軒轅的高明和可怕之處。　　※※※　　創世的心情有些沮喪，早知道他就不讓吳回留在釜山附近對付蚩尤了，如果有吳回和那數十名死士在他身邊，應該不會落得如此凄慘的地步，說不定還能固守，甚至大敗帝大的快鹿騎。　　當然，想歸想，即使是多了吳回及那數十名高手，難道就真的可以戰勝帝大的快鹿騎嗎？不一定！　　帝大的那數百快鹿騎佔著人數和速度的優勢，除非對手全都像吳回那種高手，即使是死士們拚命，恐怕也只能成為快鹿騎的箭靶子。　　此刻，創世確實有些疲憊了，而天也快亮了，經過一路的逃命及一連數番苦戰，儘管他的武功絕世，但終究是人而非神，且年歲已高，雖然功力在不斷地增長，但體內和筋骨已不如從前了。因此，他也感到有些累，但正在他昏昏欲睡之時，驀地洞穴之中的篝火一跳，火焰竟漲起丈余高。　　這不是夢，創世睜開眼來，這是確確實實存在的，火苗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火球，如同火焰中心充入了強烈的氣體。　　杜聖也驚醒了，驚醒的同時他發現了洞口已如幽靈般多出了一道人影，而使火焰漲成巨大火球的，正是來自此人身上的殺氣。　　“蚩尤……”杜聖忍不住驚呼，同時一彈而起，但又踉蹌地退到一旁，依附着石洞之壁。　　創世大祭司也呆了，來人竟是蚩尤！他做夢也沒有想到蚩尤會如此快地便追到這裏來，而且是主動找他，這怎叫他不驚？不駭？　　“本祭司沒去找你，你反而來找本祭司了！好哇，倒省了老夫不少麻煩，就讓本祭司再將你禁閉永生好了！”創世雖然的語氣有些發顫，但是他畢竟是一代強者，明知此刻只有平時功力的五成，根本不可能是蚩尤的對手，但還是搶先出手了。　　“呼……”火苗再次升騰而起，竟形成了一道火簾，隔斷了創世欲撲出的通路。　　火簾突張，如一巨鍋，鍋底帶着風雷之聲直撞創世。　　“轟……”創世雙臂震得發酸，內腑微微有些翻騰，不過蚩尤也被震得退出洞外，但另一道白影如電芒般一閃而入，杜聖根本就來不及作出反抗便已被制住，事實上杜聖根本就沒有反抗之力，他所受的傷實在是太重了。　　火光微斂，創世才驚訝地發現一名絕美的少婦已將杜聖提起，與蚩尤並肩而立，他立刻恍然，怒道：“你不是蚩尤，你是誰？！”　　那少婦笑了笑，嫵媚之極地望了她身邊的人一眼，這才向創世悠然道：“你說對了，他不是蚩尤，他叫恭弘=叶 恭弘皇，是奉軒轅之命前來擒你！希望你乖乖地合作！”這兩人正是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　　“放屁，軒轅是什麼東西，竟敢犯上作亂，待老夫收拾了你們，定將他斃了！”創世大怒，雙掌一分，便向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攻到。　　“冥頑不化！”柔水低哼一聲。　　恭弘=叶 恭弘皇不屑地道：“此刻你根本就不是我們的對手，你氣數已盡，就任命吧！”說話間，洞中的篝火再次暴起，自創世身後襲至。　　創世一驚，柔水也在同時出手。　　此刻的創世確實已是威風盡失，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跟蹤了他許久，帝大的快鹿騎之所以與創世相遇得如此之巧，正是恭弘=叶 恭弘皇弄的鬼，故意引帝大朝創世諸人的方向正面奔來。　　這一招確實很有效，創世一時再疲於奔命，狼狽逃竄。經過連串的惡戰，創世雖然殺出重圍，擺脫了快鹿騎的追蹤，但已快筋疲力竭。而恭弘=叶 恭弘皇正希望看到創世如此，這也便是他出手的最好時機。到了這種地步，創世的困獸之斗，也只好認命了，他根本就不能與恭弘=叶 恭弘皇比速度。在功力上，更不能勝過柔水和恭弘=叶 恭弘皇兩人的聯手攻擊，這個結局一開始便註定創世要以飲恨收場。　　與此同時，在另一方，連夜趕路的蒙絡也遇上了同樣的悲劇，他竟然瞎打亂摸地走進了東夷快鹿騎的營地，當他發現前方出現不知道具體數目的快鹿騎時，欲退已是不能。　　快鹿騎已經發現了蒙絡和他的一干屬下。　　蒙絡知道惟一最佳的戰術便是極速殺入敵營，讓這些快鹿騎的戰士根本就來不及上鹿背。那樣，他們便有可能保存更多的實力。　　夜色，本就是一種極好的掩護，使得快鹿騎沒有早一點發現蒙絡諸人，當他們發現之時，蒙絡等人與之已相距只有數十丈了。　　“殺呀！”蒙絡大喝一聲，他已算準這些人只是紮營於此，並不是刻意埋伏在這裏，只要他上前一陣衝殺，定可打亂這些人的陣腳。　　快鹿騎也大驚，黑夜之中，雙方都不曾點亮燈火，都不知道對方有多少人，他們還以為是有人刻意來襲營，皆驚醒，等他們手提兵刃披衣而出時，蒙絡已沖入了營中。　　蒙絡哪還客氣？見人就殺，見帳就挑，一時之間把這群快鹿騎的戰士給殺懵了，還以為已方已被敵人四面包圍了。有的剛睜開睡眼就被斬殺，有的衣服剛穿一半便被擊殺，有的提了兵刃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時，就做了冤死鬼，只有一些機警的人在稍稍一怔之後，立刻迎戰，但哪是蒙絡之敵？再則他們也不知對方是何來歷，人有多少，一時心裏慌亂，有的便光着腳丫提了衣服就跑，卻不知該向哪裡去。　　快鹿騎向來以偷襲和快速着稱，但是此刻，蒙絡卻是悄然殺至，使他們連爬上鹿背的機會也沒有。在地面上，他們比起蒙絡身邊的親衛高手當然要差上一籌，因此幾乎無力反抗。　　蒙絡的親衛們不僅挑營，還放火，燒斷鹿韁，使得數百戰鹿亂跳亂竄，嘶叫連連，大部分受驚之後，四處亂踏，甚至向荒野跑去。而蒙絡的親衛們則躍上鹿背橫衝直撞，確確實實享受了一番大刀闊斧殺一通的快感。　　蒙絡也沒有料到這意外的奇襲竟有如此效果。　　快鹿騎的戰士毫無鬥志可言，四處亂竄，混亂之極。　　帝大此時已自中營中衝出，他也弄不清究竟來了多少敵人，又是何方敵人，但他見了敵人就殺。片刻之間，連挑周圍十數名好手，蘭彪也只走了六招，差點成了帝大矛下之鬼。幸好庄義趕到救了他一命，兩人雙戰帝大，卻也只有防守之力而無進攻之機，被對方如暴風驟雨般的狂攻殺得喘不過氣來，帝大還不時矛挑身邊的蒙絡親衛。　　蘭彪沒有料到自己竟會如此狼狽，他自信連龍歌和伏朗也只能與他處於伯仲之間，但此刻遇上了帝大，似乎武功一點都不好使。　　“原來是帝大先生在此，那倒也好！”蒙絡一看帝大氣得臉都青了，不由得大樂。　　帝大確實很氣，只見快鹿騎的戰士全亂了套，鬥志全無，甚至四處逃散，在蒙絡親衛的劍下如斬瓜切萊般死去，連反抗的鬥志也沒有，只知逃命。這數百人竟被蒙絡區區數十人殺成這個樣子，怎不叫帝大氣惱？但兵敗如山倒，他也無回天之力，何況此刻他被蘭彪和庄義給纏住了。　　“彪兒退下！”蒙絡一聲輕喝，揮劍便直取帝大。　　蘭彪果然退下，迅速指揮那群越戰越勇的戰士四處殺戳。　　戰局確實呈現一面倒的局勢，蘭彪根本不給對方聚集的機會，哪面敵人慾聚集，他便向哪邊殺，只殺得東夷戰士七零八落，如無頭蒼蠅般亂竄，乘黑逃走了近半。剩下的東夷戰士更是被蘭彪和蒙絡給殺懵了，要麼不知如何是好，要麼死於對方劍下，不過也有一些人清醒過來，向帝大身邊聚攏反抗，但大勢已去。　　帝大也知大勢已去，他實在有些不甘心，這一場仗幾乎是輸得不明不白，何以蒙絡悄然而至？何以蒙絡知道自己在這裏呢？他自然想不到這種偶然的巧合。　　事實上，這也不能怪東夷那些哨兵失職。蒙絡這些人連夜趕路，又是輕裝而行，連座騎也沒有，試問在這暗夜裡有誰會大老遠發現他們呢？這群人都是訓練有素的精銳之師，連走路也悄無聲息，待哨兵發現時，蒙絡諸人已經來到了近前，他們根本就來不及作準備。以蒙絡為首的一干精銳，在哨兵發現他們時，他們自然也會發現哨兵，又豈會讓哨兵發出信號？因此，蒙絡率人竟無意間奇襲了快鹿騎，讓快鹿騎也嘗試了被人偷襲的苦果。　　帝大帶着人殺開一條血路，也向黑暗中狼狽逃去。蒙絡根本就阻不住他，因為蒙絡自身也是疲憊之極，這一路上一戰再戰，哪還有力氣追殺帝大？不過，如此戰果確實讓蒙絡滿意。　　快鹿騎死傷至少在兩百以上，而蒙絡的親衛卻只死去了二十餘人，傷了三十餘人，這個結果讓蒙絡不能不說是僥倖。　　蒙絡不僅殺得快鹿騎大敗而去，更奪得了許多戰鹿，那返回熊城也便不用步行了。而他並不欲先回熊城，而是選擇壬城。壬城城主蘭慶乃是蘭彪之父，是蒙絡最忠實的親信，只要去了壬城，一切都好辦了。　　以蘭慶的武功和才智，定可幫他度過難關。　　蒙絡也實在應該感到慶幸，一天之中連遭風魔騎和快鹿騎，他只有百餘人卻讓風魔騎和快鹿騎大敗而走。當然，這個結果是慘烈的，他的部屬也只剩下五十餘人，還有一大半帶傷，更且他的許多親信高手也死於神門秘境之中，這是無可挽回和彌補的損失。　　段藝在亂戰之中被殺，段賦也受傷不輕，蘭彪亦受了傷，庄義還好，可能是因為他並未經過神門秘境的劫難之故。蒙絡慶幸沒讓庄義一同去神門秘境中，否則只怕連這位好助手也會損失掉。這一刻，他真的感受到了庄義的重要，否則的話，他一人只怕會在帝大手下出醜了。皆因他實在太疲憊，身邊的戰士們也個個疲憊不堪，沒有一個人農衫完整，或多或少都受了些傷，有些是在與風魔騎相鬥時受的傷，有些是剛才受的傷，但不管怎麼說，這些戰士再也經不起多大的折騰了，因為他們實在是太累了。　　不過，蒙絡還是要趕路，不管怎麼樣，此刻有戰鹿代步，在巳時左右應該可以趕到壬城，那時再痛痛快快地休息一番也不遲。如果在這裏休息，誰也不知道下一刻將會發生什麼事情。　　※※※　　天微亮，軒轅便已醒來，這是一種條件反射。平時他並沒有這麼早起的習慣，事實上，此刻他也並沒有打算起來，或者說他並未真的睡下，只是在盤膝調息，進入了一種連他自己也無法理解的神秘而奇異的天地之間，但是他卻突然醒了過來。　　軒轅睜開眼，便發現灰濛濛的光亮透入帳中。當然，並非因此他才醒來，讓他醒來的是其它原因。　　“貴客既來，何不進帳一敘？”軒轅淡淡地道。　　帳簾無風開啟，一道修長而完美得讓人心顫的身影如輕風般飄入帳中。　　“聖姬不請自來，使軒轅未能遠迎，還請海涵！”黑暗中，軒轅依然清楚地看清了來人正是狐姬。　　狐姬“咯咯”一笑，優雅地來到軒轅身前盤膝對座，輕啟朱唇笑道：“軒轅口不對心了。”　　“何以口不對心？”軒轅不知哪裡出錯。　　“軒轅心中在罵我，口中卻叫我聖姬，難道軒轅心中也認為我是聖姬？”狐姬悠然反問道。　　狐姬不惱反笑道：“軒轅坦白得可愛，或許這就是任何女人都不能不對你動心的原因之一吧。”　　“我不覺得這是一個優點，如果你這麼認為的話，我自不能否認。不過，我心中並沒有罵你，因為至少你比許多人講信義多了。五日之約，你沒有失信，更如此坦然地與我相對，若軒轅再罵你，只怕天下眾生也會取笑我軒轅無容人之量了。”軒轅神情自若地道。　　“可是軒轅難道不怕我們如此對面而座是想對你不利嗎？難道軒轅不知道我能在談笑間殺人，且有讓人下地獄的絕世媚功嗎？”　　“軒轅知道，但軒轅的直覺告訴自己，你來此並無惡意。如果軒轅被自己的直覺所騙，那也只好認命了，誰叫我是憑直覺而活的人呢？”軒轅悠然一笑道。　　軒轅不由得微呆，狐姬的笑確實是無可抗拒的，雖然他一個勁地警惕自己，但仍然無法自制地為狐姬的魅力所震撼。　　“我還以為軒轅是鐵石心腸，對美色無動於衷呢，看來軒轅的自制力並不是我想象中的那麼好。”　　“如果天下間有不為狐姬笑容而心動的男人，那這個人一定不是正常人。何況軒轅從未表示自制力非常好，更不是一個坐懷不亂的君子。對了，不知狐姬此來可是為了七竅聖鎖的鑰匙？”軒轅問道。　　狐姬望瞭望軒轅輕搭在雙膝上的雙手，反問道：“你還需要它嗎？”　　軒轅搖了搖頭，卻沒有言語。　　狐姬望了軒轅一眼，深深地吸了口氣道：“那我就不是為了七竅聖鎖的鑰匙而來，而是為另外一件事。當然，如果軒轅需要這把鑰匙的話，我可以立刻交給你。”　　軒轅“哦”了一聲，又搖搖頭道：“我不想要這把鑰匙，因為我不想為一把毫無用處的鑰匙而換取你對我的一個要求。”　　“咯咯……”狐姬忍不住笑了起來，半晌才道：“你還真是一個不肯上半點當的人，難道你便不想知道我所提出的要求是什麼嗎？”　　軒轅吸了口氣，鎮住有些心馳搖蕩的心神，淡淡地道：“我的確很想知道狐姬究竟是什麼要求，但我卻不想去實現這個要求。”　　“我的煩心事已經夠多的了，不想再為別的事情頭痛，當然即使是對我很有利，我也應知道便宜莫貪之語。因此，我不想去理會狐姬的要求。”軒轅搖了搖頭道。　　“便宜莫貪？”狐姬不屑地笑了笑，道：“天下又有多少人將這話記在心上呢？”　　“但不是沒有，我想，還是請狐姬說出來意吧，天也快亮了。”軒轅轉過話題道。　　軒轅微訝，狐姬似乎有些一反常態，並不對他施任何媚術，反而在責怨他。不過不管如何，這總是一件好事，至少狐姬對他沒有什麼敵意，少一個敵人總比多一個敵人好。如果要讓他時刻面對狐姬的挑戰，只怕他會受不了。　　“狐姬誤會了，軒轅怎會有此意？事實上能與狐姬如此傾談乃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只是軒轅天亮之後仍要趕路，所以才會口出此言，還請狐姬勿多想。”軒轅解釋道。

# 第十章 四大魔將

　　狐姬這才轉怨為笑，道：“這還差不多。”旋又一正色，深深地吸了口氣道：“我今日之來，是為了蚩尤重生之事而來的。”　　軒轅立刻為之動容，反問道：“狐姬也入過神門秘境？”　　“沒有，但我比任何人都更能感受到蚩尤的存在，因為我們之間有着外人所無法明了的關係！”狐姬語氣微有些失落地道。　　“哦？”軒轅大訝，道：“願聞其詳。”　　“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我師祖乃是魔帝座前最得寵的親信，與天魔羅修絕齊名一時。後來，魔帝大戰伏羲，我師祖僥倖活了下來，但答應魔帝，在他重生之時必定相迎。於是魔帝在魔魂被封存前的一剎那，便與師祖建立起了一種超乎尋常的精神聯繫。而師祖去世之際，又將這精神聯繫轉移給我師父，而我師父臨終前又將之嫁接入我的腦海中。因此天下間只有兩個人可以感應到魔帝蚩尤的存在。在有人破開神門的那一刻起，我便感應到了他的位置。”狐姬淡然道。　　“兩個人？那另一個人會是誰？”軒轅也大訝問道，同時也感到這之間確很玄乎。如果說兩個人之間的精神聯繫，能做到一百多年仍不間斷，不僅如此，還能轉移，這豈不是天方夜談嗎？　　當然，世上許多事都不能以正常的論調去對待，也確是無奇不有，軒轅倒不懷疑狐姬所言的真實性。　　“另外一人便是連神族也認為神秘莫測的渠瘦族老祖宗破風。這老妖休眠了百年，相信蚩尤重生定已喚醒了他。此人乃蚩尤座前最有名的魔將之一，當年蚩尤四大魔將，首推天魔羅修絕，次之為瑤台狐姬，第三是黑暗之神破風，第四位則死於女媧娘娘的手下，便連刑天也只能排在破風之後。如果將來你見到此人，定要小心！”狐姬竟似極為關心軒轅，提醒道。　　軒轅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涼氣，如果說這個破風竟比刑天更為可怕，那這個人確實難纏。更讓軒轅心驚的卻是羅修絕竟然會是蚩尤的魔將之首，那豈不是說蚩尤的武功比羅修絕更要可怕得多了？那樣他怎能戰勝蚩尤？　　對於渠瘦族，軒轅起始並未在意，因為他曾數度與渠瘦人交手，知道渠瘦人雖然神秘，但真正的高手卻並不是太多。而今聽狐姬如此一說，他才知道，自己當初實是太小看了渠瘦族，居然還有一個休眠了百多年的老魔破風。一個人居然可以休眠百餘年，這是何等不可思議的事？無論是對於這個人的身體機能，還是對於此人的生命力來說都是極為不可思議的，誰的肉體能夠在休眠百年之後仍完好無損？……如果破風仍能醒來，那隻能說，這是一個奇迹。　　也難怪渠瘦族這百多年都沒有傑出的高手，只是因為老祖宗休眠了百多年，使得足以威震天下的武功沒能流傳下來，經過百多年的荒廢，渠瘦人的這一代自然不再有昔日之勇。　　“或者你會很奇怪，一個人居然能休眠百多年再蘇醒過來。其實，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有一個特別的環境，加上休眠者本身的絕世功力，這是完全有可能的。而這個特殊的環境正是在死亡沼澤之中，那裡有一種叫做雲泥息壤的奇異物質，只要人沉睡於雲泥息壤所在的池中，他的機體永遠都不會死去。除非他生機已斷，而無法接受來自雲泥息壤中的養分。破風正是靠雲泥息壤中的養分保持着肉身的不死，更能吸收身體存活所必須的物質。因此，他可以下吃不喝，沉睡一百多年。但沉睡一百多年後，他的體格也會完全改變，甚至不再像一個人，而像個怪物。”　　“那是為何？”軒轅心中微有些明白，但狐姬後面的話又讓他有些不解。　　“皆因息壤是一種極為神奇的泥土，之中含有極多的奇異物質，有着金鐵的光澤，相同的體積，比鑄打過的金鐵更重。它雖然能供給人體許多養分，但也會破壞人體的肌膚，使肌肉和骨骼發生變形，這也是我師祖為何寧願老死，也不願在雲泥息壤中休眠的原因。”　　“原來如此，何以狐姬要告訴軒轅這些？”軒轅有些不解地問道。　　“很簡單，因為我相信軒轅一定會對付蚩尤！”　　狐姬意味深長地望着軒轅笑了笑道。　　“難道狐姬希望我對付蚩尤？”軒轅做訝，問道。　　狐姬表情有些異樣地點了點頭，道：“不錯，除了老妖破風，天下沒有幾個人希望蚩尤重生，包括我在內。”　　“哦，你所代表的應是少昊的意思，對嗎？”軒轅似有所悟地反問道。　　“可以這麼說，也可以不這麼說，少昊確實是最想除掉蚩尤的人之一，但我所為的並不是這個原因。”　　“我不明白狐姬還有除掉蚩尤的更好理由！”軒轅道。　　“事實上，要想找一個理由很簡單，我要除蚩尤，是不想成為他的玩偶，不想被任何男人驅駕，你認為這個理由怎樣？”狐姬突然道。　　軒轅一呆，又問道：“你以為這種情況會發生在你和蚩尤的身上？”　　“不是可能，而是一定！我接受那種精神的嫁接之時，便已經註定了這個命運，這也是師祖瑤台狐姬當年的命運，而我不想！現在你應該知道為什麼了吧？”狐姬微微有些激動地道。　　軒轅愣愣地望着狐姬半晌，才長長地吸了口氣，反問道：“你以為我可以對付得了蚩尤？”　　“你可以！或許天下間只有你才能辦到！”狐姬肯定地道。　　軒轅不由得呆住了，他不明白何以狐姬會如此肯定。　　※※※　　壬城在望，蒙絡也着實鬆了口氣，此時天色已經放亮，東方的天空呈現出一層昏白的光潤，啟明星如黑暗中的精靈，讓人感到極度的親切。　　露水極重，地上都打了一層薄霜，眾人已趕了一夜的路，經過數戰，此刻都微微放下了一顆懸着的心，至少壬城已在望。　　當然，有句俗話叫看山跑死馬，此刻蒙絡等人距壬城也仍有很長一段距離，他們只是立於山坡之上遠眺，實距壬城至少仍有二三十里，因為山道盤曲非直線可行。　　蒙絡也感到有些冷，眉頭上都滴下水珠了，頭髮也全被霜露打濕。不過，由於跑動的原因，他們身上並沒有結霜。　　蒙絡回頭望了一下身後的親衛戰士，有人已凍得唇間發紫。夜晚的山風特別涼，加之他們身上的衣衫已被沾濕，更顯得異常陰冷。何況，他們已經十來個時辰未曾進食，又連番苦戰，不僅有傷在身，更是疲憊不堪，自然是受不了這寒風之苦。　　蘭彪的樣子也狼狽之極，身上血跡斑斑，衣衫也碎裂了許多處，鬚髮零亂。不過，所幸他的體質極佳，比之那群親衛戰士，他的精神尚要好一些。　　便快到“家”了，蘭彪心頭也是一陣輕鬆，彷彿苦難已經熬過去了。而神門之事彷彿是一場噩夢，如今這場噩夢終在清晨來臨之時醒了過來。　　晚上天黑，眾人都不敢驅鹿快走，僅能緩步而行，害怕戰鹿失蹄，那便會得不償失了。現在天亮了，二三十里路不過半個多時辰便可抵達，這自然讓人有些歡欣。　　眾親衛一陣歡呼，也向山下衝去，終於可以放開韁繩衝上一陣子了。　　人是容易激動的生命，容易滿意，卻不容易滿足。當他們激動時，就會疏忽許多東西。　　此刻的蒙絡就有些疏忽了，因為見到壬城的所在，他再也不用將心神綳得緊緊的，因而他有些大意，余者更是這樣。　　其實，蒙絡的大意也並不能算是大意，即使他不大意，以他疲憊的精神，也不一定會注意到此時的另一個山頭上，那霧色中的戰馬和剛剛出巢盤旋於天頂的鷂鷹。　　這一帶的路並不太好走，坑坑窪窪，彎彎拐拐，本來直行僅一里之遙的地方，要彎上四五里才能夠到達，如果有人擁有翅膀倒省事多了。當然，那只是夢。　　蒙絡沒有翅膀，也不可能飛過山窪坡谷直到壬城，其實就算他有翅膀的話，仍會有人要將他射下來。　　是的，蒙絡絕不能返回壬城，只是蒙絡自己仍懵然未覺，此刻他更是藉著山坡的沖勢疾沖而下。　　驀地，蒙絡只覺座下的鹿腿一軟，整個身子給甩了出去。　　“啊……”蒙絡落地之時，險些一個踉蹌，他也實在是很疲憊，鹿失前蹄，那疾沖而下的慣性何等強猛？若在於時，絕不在蒙絡話下，但眼下的情況卻大大不同。　　蒙絡沒有用劍，但他身後的那些親衛戰士一個個如滾地葫蘆一般被摔了個半死。　　後面的幾騎見機得快，帶緩了戰鹿的速度，雖然戰鹿摔倒，但他們已經能夠在這種速度之下穩住身子。　　慘叫聲四起，蒙絡回頭一看，昏暗的晨曦中，他們所過之處，遍地都是橫七豎八的老藤，也難怪會成為這些戰鹿的死亡之地。因為光線太暗，他們根本就無法辨出地上的老藤，才會有此一失。　　蒙絡正要說不好之時，四面的勁箭如雨點般灑下，那些掙扎着爬起的蒙絡親衛，又一個個慘嚎而倒。這群人幾乎已是沒有任何戰鬥之力。　　這山坡下到處都是堅硬的石頭，他們以那麼沉重的方式摔下，有的早巳斷了胳膊或大腿，也有的腦袋撞到堅石之上，一命嗚呼。五六十人，本來就個個帶傷，又是疲軍，哪裡還經得起這般摔跌？　　蒙絡揮劍撥開射向他的箭，但卻無力救身邊的親衛，此刻他哪還不明白，自己走進了別人的埋伏圈中，此時他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殺出重圍！　　蘭彪也狼狽地擋開幾支勁箭，但他的腿也摔了，手腳已沒有最初的靈活，竟連中數箭。他本以為這次自己死定了，但卻倏然發現這些箭矢都是沒有鋒刃的，只會讓人感到一陣劇痛而無法取人之命，不由得大為錯愕，在一錯愕之際，一支無刃之箭正中他的額頭，只擊得他仰面而倒，頭昏眼花，差點沒暈過去。　　“彪兒！”蒙絡一驚，也中了兩箭，但卻發現自己並沒有被穿插，也為之大愕。　　那群蒙絡的親衛一個個都倒在地上，抱頭呻吟，有的是抱膝呻吟，竟沒有一個人能站起來，抑或是這些人已經不敢站起來，因為站起來的人必定會受到勁箭的攻擊。　　“父王，你決定吧！”蘭彪痛呼，這種時候，他仍很清醒，對方之所以不以利箭相射，很可能是想抓活的，而以他們眼下的情況，根本就不堪一擊，若是蒙絡不走，只怕真的會全軍覆滅了。　　蒙絡一聽蘭彪沒事，稍感放心，也明白眼下的形勢險峻，他必須走，否則只會成為別人的囊中之物。　　於是他也顧不了蘭彪諸人，起身便向外沖。　　“王爺，我們殺吧！”庄義不知何時也站了起來。　　蒙絡一看，心中稍喜，多一人總比少一人好，但是再一看前方，不由得呆住了。　　“如果亂動，別怪這毒箭無情。蒙絡，我看你還是放棄反抗吧，你根本就逃不了，即使過了這一關，也過不了下一關！”一道修長的暗影自草叢之中立起，四周同時出現了近百名弓箭手，人人張弓搭箭，自不同的方位和角度齊指蒙絡和庄義。　　這絕不是無刃的木杆，只看那箭頭的幽光在晨曦中那般陰沉便知這箭頭是淬了毒的。　　若是在平時，蒙絡絕不會在意，但是眼下，他功力虛耗實在太多，連番與魔奴與帝大等高手交手，兼之在神門秘境之中戰盤古智高，便是鐵打的也有些受不了。因此，他沒有把握避開這近距離的百支毒箭。　　當然，威脅並不只是來自這百餘支利箭，更是來自與他面對的那高大身影，僅憑對方的氣勢就可以看出此人絕對是個難纏的人物，他能夠闖過對方所布下的殺局呢？蒙絡絕對沒有把握。　　那高大的身影緩步踱至蒙絡的身前，相距兩丈而立。　　“老夫虎恭弘=叶 恭弘！”那人凝望着蒙絡悠然道。　　蒙絡微愕，他似是在哪裡聽說過這個名字，但一時又想不起來。　　“年輕人的記性還真好，不錯，正是老夫！”虎恭弘=叶 恭弘悠然道。　　“是軒轅讓你來的？”蒙絡也吃了一驚，立刻意識到了什麼似地。　　虎恭弘=叶 恭弘沒有回答，只是淡淡一笑道：“我們並無意為難蒙王，只是想請蒙王與我們好好合作而已！”　　虎恭弘=叶 恭弘說話的同時立刻有數人大步逼向蘭彪，他們顯然首先要挾制蘭彪。　　蒙絡一驚，欲動手，他明白這群人想干什麼，但虎恭弘=叶 恭弘卻冷冷一笑道：“蒙王還是稍安勿躁為好！”　　蒙絡從未想過有遭一日自己會這般窩囊，此刻他的親衛幾乎沒有一人還有再戰之力，僅他一人如何能夠敵得過對方一百餘眾？他現在有些後悔不該貪神門之秘，這叫虎落平川被犬欺。他蒙絡平時日何等威風，可眼下卻只能遭人欺負，反被小小的弓箭給威脅了。　　蘭彪低吼一聲，憤然出招，但他此刻所剩不到平時的兩成功力，才兩招之間便被制服。　　“我跟你拼了！”蒙絡怒吼一聲，向虎恭弘=叶 恭弘撲去，但剛一動身，便倏覺腰間一痛，渾身的功力盡泄，軟倒於地。　　出手的人竟是庄義，蒙絡幾乎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庄義居然會出手對付他！　　“對不起了，蒙王！”庄義淡然一笑道。　　“庄義，你……”蒙絡還未說完，便已暈迷過去。　　“所有人都給我帶走！”虎恭弘=叶 恭弘一揮手吩咐道，旋又向庄義一拱手道：“庄先生辛苦了。”　　“少典王何用客氣？這裏便交由你處置了，我希望不要過多地傷及無辜。”庄義誠懇地道。　　“這正是我之本意，願合作者，我會讓他們享受跟過去一樣的待遇！”虎恭弘=叶 恭弘認真地道。　　“如此甚好！”庄義放下心來，他對軒轅的安排確實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也只有軒轅才能夠如此好地把握住分寸和時機，調動一切可能調動的力量，將每一個人的力量都用在了實處，而不損一兵一卒的擒住蒙絡這樣的不世高手。也只有軒轅才有如此魄力，大刀闊斧地干，連蒙絡和創世也全不放在眼裡，這對於一個新崛起的年輕人來說，需要的是膽量和智慧，才能夠完全把握住整個大局的發展和動向，而不失時機地取得勝利。　　庄義覺得自己選擇跟隨軒轅是一種明智的舉措，而他也逐漸清楚了軒轅的實力確實雄厚得勝過創世和蒙絡。講到玩手段，只怕蒙絡和創世都不是軒轅的對手。

# 第十一章 誅魔大陣

　　軒轅實在想不出自己有什麼條件戰勝蚩尤。　　若軒轅沒有親見蚩尤的魔威，他還真的有可能相信自己能戰勝蚩尤，可是此刻他對自己都沒有信心了，不僅僅因為蚩尤，還有那僅聞其名未見其人的破風。他更不相信他會比少昊、太昊和羅修絕諸人更有資格對付蚩尤，至少在武功上，他與前三者之間都有着極大的差距。　　狐姬似乎也看出了軒轅的疑惑，事實上，她也不知為何對軒轅有着如此的信心，但她卻知道蚩尤的致命弱點。　　“聖姬請指教，軒轅不明何以能戰勝蚩尤，蚩尤之勇，便是當年伏羲大神也僅能將其魔魂封存，而不能除去。軒轅之力與伏羲大神相比，更有着天差地別，軒轅想不出一丁點兒戰勝蚩尤的理由！”軒轅苦笑着道。　　“或許此刻你無法戰勝蚩尤，但並不代表日後，天下間只有你才具備這個條件！蚩尤雖勇，但已非當年的蚩尤，當年蚩尤擁有水火不侵。金剛不壞之軀，今日他雖然重生了，卻不再擁有當年的軀體，因此，他並不是無法擊敗的！”　　“但即使是攻破了他的軀體，其魔神依然無法消滅，他照樣可以再重生，試問誰能阻得了他呢？”軒轅仍然心中無底地道。　　“非也，蚩尤的魔魂並不是無物可克。天地之間，知道這個秘密的人大概已經只剩下我了，只要能聚合神族十大神兵，布下神刃誅魔大陣便會在蚩尤魔魂離開軀體之時，將之永遠毀滅！”　　軒轅大喜道：“這個消息太重要了，是聖姬師祖所說的嗎？”　　“不錯，我師祖是蚩尤最寵愛的女人，因此知道了許多羅修絕都無法知道的秘密。因為蚩尤當年受了盤古大帝的詛咒，十大神兵便是他最大的破綻和致命的弱點。當年伏羲大神並未能聚集十大神兵，這才使蚩尤逃過一劫。因為神族四分五裂，十大神兵也不知落於何方，伏羲大神只好以先天八卦聚天地精華將蚩尤封存。後來，伏羲大神未找齊十大神兵便已登天而去。據我所知，如今軒轅已經聚齊了數件神兵，因此只有你才最有資格毀去蚩尤以及他的魔魂！”　　狐姬頓了頓又繼續道：“蚩尤重生，所借之軀乃是恭弘=叶 恭弘帝，這也將是蚩尤致命的弱點之一。當他與恭弘=叶 恭弘帝身軀完全結合，思想也完全結合之時，他所代表的再不只是蚩尤，而是恭弘=叶 恭弘帝，他的腦海里或多或少會存在恭弘=叶 恭弘帝的感情。只要恭弘=叶 恭弘帝存在感情，那他惟一的親人恭弘=叶 恭弘皇將成為他心靈最大的破綻，甚至會成為他致命之處，因為我聽說恭弘=叶 恭弘皇和恭弘=叶 恭弘帝之間有着一種奇妙的聯繫，這就是最有力的武器！”　　軒轅的眸子之中閃過一絲奇光，他似乎在一剎那間也看到了希望。　　的確，如果狐姬所說是事實的話，那他確實是最有資格對付蚩尤的人。神族十大神兵他已經擁有了五件，不！應該說是六件。恭弘=叶 恭弘皇手中的無量尺；木青手中的含沙劍；他自己手中的昆吾、太虛：歧富手中的尊神刀；滿蒼夷手中的極樂神箭。現在差的只是在花猛手中失落的辟邪劍，那應是失落在九黎族中。另外便是伏朗手中的魔損鞭；刑天手中的開天斧，至於驚夜槍又是在誰的手中，軒轅便不清楚了。　　軒轅暗自慶幸恭弘=叶 恭弘皇得到了無量尺，當日誰都以為無量尺會隨童旦墜入地底熔岩之中，但卻為正被埋在封神台下的火神祝融所得，而火神又將無量尺交給了恭弘=叶 恭弘皇，這或許就是天意吧。　　童旦當然已經身死，但此尺卻不錯。軒轅若是想去奪伏朗的魔損鞭，也並不是一件難事，只是如何搶到刑天的開天斧卻是一個難題。　　刑天的武功實在是太可怕了，如果他主動逃走，只怕沒有人能擋得住他，更別說搶奪其開天斧了。而如何找到驚夜槍也是個問題，不過既然只差這麼一件神兵了，應該不會令人太過頭痛，如果時間允許的話，應不會有什麼問題，只是尚有許多問題並不是如人所想。　　正如，即使是能夠有毀滅蚩尤魔魂的方法，但是又有誰能夠破壞蚩尤的肉身呢？誰能成為蚩尤的對手呢？只要想到蚩尤那戰天之時的威武，軒轅的心頭便有些發寒。不過，辦法總是人想出來的。無論如何，軒轅總有面對蚩尤的一天，因為刑天和風騷等人註定殺不死蚩尤，如果沒有人能夠毀去蚩尤的魔魂，那他的元神仍可借體再生。因此，軒轅與蚩尤相對，這是宿命。　　軒轅對狐姬的坦誠相待也微感有些疑惑，他對狐姬的作為並不是不知道，自桃紅和雅倩的口中也聽到過許多。是以，狐姬如此對他，他實有些意外，也不知道狐姬究竟是安的何種心機。不過，軒轅不介意知道一些關於蚩尤的破綻，那對於他來說，應該不是一種害處。“我可不可以向軒轅問一個問題？”狐姬突然問道。軒轅一怔，他不明白何以狐姬又突然多出這樣一件事來，一時間他自不敢應下，只是道：“聖姬何不說來聽聽？”　　狐姬望瞭望軒轅，道：“如果桃紅騙了你，你會不會原諒她？”　　“桃紅騙我？”軒轅大為錯愕，旋又冷冷地望着狐姬，冷然反問道：“你是在挑撥我們之間的感情？”　　狐姬並不驚慌，依然很平靜地問道：“我只是說如果，我希望你能夠確切地告訴我。”　　“如果真的會這樣，那就要看她在什麼事情上騙我了。如果是在關係到大事之上騙了我，那就算我可以原諒她，別人也不會原諒她。但若只是關係到我個人的事，我相信並不是不可以原諒的。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自己的秘密，擁有自己的思想。”軒轅認真地道。　　頓了頓，軒轅又反問道：“你為何要這樣問？”　　狐姬高深莫測地笑了笑，道：“總有一天你會明白的。”　　“如果你以為這樣故作高深狀就可以挑撥我與她之間的信任和感情，那你就錯了！”軒轅微微有些生氣，狐姬這樣發問和這樣的回答確容易讓人心中生出誤會，但軒轅確實很欣賞桃紅，也很相信她，更對這個痛惡過去的美人多了許多的憐惜和愛護。　　“看到你生氣，我真為桃紅感到高興，說明她確實是沒有選錯人，我這做師父的確應歡喜才是。”狐姬欣然道。　　“但願你這些話是真心的。”軒轅對狐姬的話有些戒心，實是狐姬剛才幾句莫名其妙的問話確極具挑撥性，彷彿讓他不能不相信桃紅真的是有什麼事情在騙他似的。　　“當然是真心的，我有個請求，希望將采無論你與桃紅之間發生了什麼事，你都要好好地愛惜她，呵護她，你能答應嗎？”狐姬神情一肅，認真地道。　　狐姬笑了，道：“但願你記住今日答應的話！”　　“軒轅自不會忘懷！”軒轅道。　　“如此，那我便先告辭了。”狐姬立身而起道。　　軒轅本欲起身相送，但稍動一下，又坐了下來，淡淡地道：“聖姬請了，軒轅不遠送了。”　　狐姬微微訝異地注視了軒轅一眼，似乎對軒轅不起身相送有些意外。半晌，才有些幽然地問道：“軒轅認為我們可以成為朋友嗎？”　　軒轅也不由得微微一笑道：“如果都如今日這般，我相信，我們已經是朋友了。”　　“我會記住軒轅今日所有話的！”狐姬說完，嫵媚一笑，轉身掀開帳簾便飄了出去。　　“她是我的客人，不必相阻！”軒轅揚聲道。　　帳外立刻傳來了狐姬的笑聲和一陣輕微的腳步聲。　　“軒轅手下果然是高手如雲，咱們後會有期！”　　狐姬的聲音漸去漸遠，而青天和恭弘=叶 恭弘七則出現軒轅的帳外。狐姬的行動並未瞞過他們的耳目。　　“我們也該起程了！”軒轅立身而起，悠然伸了個懶腰道。　　※※※　　軒轅返回熊城，受到了空前熱烈的歡迎，便連住在附近村落的所有子民都於熊城之外夾道歡迎，為他們這個心目中的英雄獻上自己的歡呼，人人以爭睹軒轅的風採為榮。　　軒轅彷彿便是他們的救星，殺曲妙，殺鬼三，殺偃金和奄仲，創風騷，更大戰刑天，這是有熊數百年來最讓人振奮的事。在這危機四伏，人人緊張的日子里，軒轅的出現，軒轅的勇武和威儀，彷彿是透過烏雲的陽光。　　熊城守城之卒也高聲歡呼，人人振奮，老人小孩相互扶攜來為這位有熊族的英雄獻上熱切的祝福，甚至有些老人拉着軒轅的手熱淚盈眶，因為這些老人都在年輕時深受過曲妙、鬼魅、偃金和奄仲的苦頭。因此，他們深深地感激軒轅為他們出了口氣，更為有熊族出此人物而感到自豪和歡欣。　　全場的士卒也都為此種場面所感動，不過為了不阻軒轅的行路，他們仍然出面阻止了許多婦人、少女那蜂擁而上的態勢，極力為軒轅分開一條通道。　　元貞長老與鳳妮迎出五里，以最熱烈的形式歡迎軒轅的歸返。　　只是仍有許多人為之擔憂，那便是創世和蒙絡的人，他們已經深深感到了來自軒轅的壓力，那種氣氛使他們不能不憂心，即使是創世和蒙絡也絕對無法如此得人心。當人心全都偏向軒轅之時，那便是創世和蒙絡的危機。　　事實也正是如此，至少，到目前為止，創世和蒙絡猶未能返回熊城，這使得蒙絡和創世的人更感到擔心。熊城之中，沒有創世和蒙絡親自主持大局，誰能夠斗得過軒轅？誰能夠與宗廟的意見相駁？誰能不服聖女鳳妮的調遣？　　聖女鳳妮身邊的高手似乎突然之間多了起來，再也不只是那群金穗劍士和銀穗劍士，卻成了劍奴、木青這類的高手，還有一群熊城之人並不熟悉的人，沒有人見過這些人出手，但明跟人一見就知這群人無一是好惹的。　　賈曉是干著急，雖然他是蒙絡身邊的第一智囊，但對於有熊族內部的事宜卻是沒權出言，可是他深切地感受到，蒙絡不在熊城的這些日子，鳳妮的聲威和氣勢是一日千里，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了往日從未有過的地步，彷彿是將積壓了一年多的悶氣在幾日之間給爆發出來。　　齊充和杜修也深有同感，但他們又能對鳳妮怎樣？何況鳳妮此刻身邊已是高手如雲，他們根本就是無所作為，只好忍氣吞聲等創世回熊城了。　　※※※　　軒轅默默地在為雁菲菲所建的冰窖之中呆了半天，親手在那冰床的周圍布滿了五頗六色的鮮花，一切都是那麼仔細，那麼認真，彷彿怕驚醒了雁菲菲熟睡的美夢。　　鳳妮、陶瑩、燕瓊、桃紅諸女全都在一旁靜靜地立着，也全都止不住地滑下幾行淚水。　　冰窖中的軒轅與在外叱吒風雲的軒轅似乎完全變了一個人似的，他不言，只是一切都那麼小心，那麼認真，那麼專註，包括為雁菲菲擦去臉上的一滴水珠。　　軒轅是堅強的，他的堅強，讓他撐起了有熊人的希望，讓他成為叱吒風雲的人物，使鬼方、東夷諸族為之震驚……但軒轅也是脆弱的，脆弱之處卻是不為外人所知。他親吻雁菲菲那冰涼的嘴唇，他戀愛憐惜而悲傷地輕撫雁菲菲的臉龐。他哭了，無聲地哭泣。　　淚水，一滴兩滴……如一串珍珠般落到雁菲菲那蒼白而冰涼的臉上，因此軒轅是脆弱的。　　不過，軒轅的脆弱只有少數人知道。　　男兒有淚不輕彈，但絕沒有人會說軒轅什麼，英雄並非不脆弱，英雄並非不留淚，只是他們不會讓人知道。何況，軒轅並不覺得自己是個英雄，他只是男人，是個至情至性的男人，有自己的感情，也有自己的思想。　　冰窖之中不僅有鮮花，還擺有野果，清靜而幽寧，潔凈而冰寒，但這卻使得雁菲菲栩栩如生，那長長的睫毛彷彿“刷”地一下就要張開，臉上彷彿仍掛着甜甜的笑。　　軒轅便在冰床的邊上，默默地注視着雁菲菲的笑容，痴痴地，不知冷，不知餓，彷彿靈魂已到了另外一個世界。　　歧富辦事確實很周到，而這一舉措更得到了宗廟的全力支持，竟以寒晶鎮住冰窖，使冰窖之冰能夠永遠不化。　　有熊族中的重要人物，除蒙絡和創世兩派人之外，余者皆來為雁菲菲送上一束鮮花，以表示對死者的敬意和哀悼。　　是的，雁菲菲是因與刑天交手而仙逝，應是有熊的驕傲，也是有熊的悲哀。冰窖便建在熊城之頂，這裏正是宗廟的中心，也由此可見，有熊人對軒轅是何等的重視。　　鳳妮確應感激軒轅，如果沒有軒轅，有熊族的子民們和戰士們怎會擁有如此高昂的熱情？怎能如此輕鬆地站在宗廟之中？有些時候，她不能不佩服軒轅的手段；有些時候，她也覺得軒轅的確有些深邃難測。　　但此時，她卻覺得軒轅是那麼實在，那麼真切，實在真切得讓她心酸。或許，她只是因雁菲菲的死而傷感。不過，她也為雁菲菲慶幸，慶幸雁菲菲能使軒轅傷心。　　※※※　　軒轅宣布了幾個極具震撼的消息，一時之間，幾乎讓所有有資格參加宗廟會議的人呆住了。　　――創世大祭司在與東夷快鹿騎的高手交手時被害；蒙絡卻是死於蚩尤之手；龍歌王子因蚩尤的重生返回西崑崙請師尊王母出山，也離開有熊而去。這三個消息如一個個重磅炸彈般炸得所有人暈頭轉向，便連宗廟的幾位長老也張口結舌，只有元貞長者和鳳妮還能夠保持平靜。余者甚至有人放聲大哭，有人驚慌失措，彷彿天將塌，地欲陷，眾人一時之間如何能夠接受這等事實？彷彿有熊族頃刻間就要四分五裂一般。事實也確實如此，有熊一向都是以創世和蒙絡為兩根台柱，雖分為兩派而立，但至少讓有熊族有個主心骨，讓人心中稍稍安穩。如今一旦失去了這兩根台柱，有熊人一時之間很難接受，那是極為正常的事。　　庄義是證明蒙絡死於蚩尤之手的人，而杜聖則證明了創世大祭司與帝大交手在敵人合圍之下重傷而亡，而吳回因留在釜山對付蚩尤，因此這才中了敵人各個擊破之計。　　軒轅宣布這一消息是在他回城后的第三天，沒有人會懷疑創世大祭司的死，但是蒙王府內卻大亂，賈曉率人竟乘機逸出熊城跑向蒙王所設的別城，甚至揚言蒙王是被軒轅等人給害死的。　　探子跑到宗廟來報此消息之時，宗廟所有人都大為震驚，哪裡還會不知道賈曉的意思？便是連創世的人也大感憤然。　　創世的幾大重臣，杜修、齊充、杜聖雖然忠於創世，但也不是不愛惜有熊的人。人是有感情的，雖然齊充不能算是有熊之人，但在熊城居住了數十年，早已將有熊當成了自己的家，而且因為蒙絡殺死了他的弟弟齊威，這使他對蒙絡的勢力有着無法抹殺的仇恨。此時見賈曉如此，他便禁不住大罵。　　對於創世的死，杜修和齊充絕不懷疑，因為他們絕對相信杜聖。杜修怎能不相信自己弟弟的話？在他們眼中，既然創世已死，而且軒轅也對他們極為客氣，宗廟更許以他們仍可成為新任祭司護法，他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更沒必要去反對什麼。　　“讓我去把賈曉那匹夫給擒回來！”齊充挺身而出，憤然道。　　鳳妮不由得向軒轅望瞭望，她對齊充主動請戰有些不放心，甚至不知道該如何處理與這幾人之間的關係。她自然知道創世和蒙絡究竟是怎麼回事，自然明白這是軒轅所用的戰略，因此他想請軒轅發話。　　軒轅此刻的身份已大不相同，乃是太陽聖士，頭系藍色英雄巾，其地位已可與長老相提並論，不由一笑道：“齊護法不用為此等小人煩心，用不了多久，自有人會縛他來見！不過，軒轅倒是想請齊護法和杜聖護法去辦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哦，聖士有何吩咐？杜聖願為有熊盡上自己的一份綿薄之力！”杜聖竟然對軒轅的話極為順從。　　杜修大愕，他明白杜聖曾被軒轅擒過，視為奇恥大辱，怎地今日似乎對軒轅極為友好？不過他並沒有想太多。　　軒轅挺身道：“眼下，乃是我有熊大難之際，我希望大家能夠齊心協力，共扶我有熊大局，拋開私人成見，應以對付外敵為重，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那八名寨主，有幾位立時大聲應是，但也有幾人是創世和蒙絡的人。創世的人則看着杜修和齊充，蒙絡的人則低頭不語。七大營的幾位頭目雖然在部分是蒙絡和創世兩派的，但他們都是有熊族的子民，此刻蒙絡和創世一死，為了有熊的利益，他們自然不會與宗廟作對。若是在創世，蒙絡未死之時，那兩人也是代表有熊的力量，叫他們選擇，他們定會支持創世和蒙絡。可是此刻他們沒有選擇，雖然有幾人對軒轅並不是很服氣，也只能應是。　　杜聖則是顯得對軒轅極為支持，庄義因為是見證蒙絡身死的人，因此也便留在宗廟之中，附和軒轅的意見。　　齊充雖是軒轅的手下敗將，但是敗得心服口服，對軒轅當日的手下留情也很有些好感。因此，他也誠懇地點了點頭，道：“聖士所說的極是，眼下我們確應齊心協力為抗外敵放下私怨，若是讓有熊偌大一族敗在我們的手上，那我們也無臉再見先人了。”　　齊充一開口，杜修也跟着點頭，他是因為杜聖和齊充的關係，不能自己一個人堅持。　　創世的那一股支持者見齊充和杜修也開口了，自然應和。　　“有了大家的表態，軒轅真的很高興，為自己，也為我們有熊族高興，雖然我們痛失大祭司和蒙王這兩大支柱，但我們有熊絕不能就此垮下，否則我如何對得起仙逝的太陽？如何對得起死去的大祭司和蒙王？因此，我們應該化悲痛為力量，應當對我們的族人，對我們的兄弟姐妹傾注更多的熱力和愛心，更要為創世大祭司和蒙王報仇！”軒轅頓了頓，又道：“如果此時有人想要自毀家門，分裂我們有熊的力量，置我們族人的安危於不顧，逞其私利，那隻會成為我們有熊的千古罪人！對於這樣的人，我們絕不能輕恕！”　　眾人愣了半晌，每個人的臉上表情都不一樣，但顯然皆被軒轅這一番激昂的話說動了心。他們也都是體內流着有熊的血，自然不能對軒轅的話無動於衷了。“對，如果此刻誰想自毀家門，分裂我有熊實力，動搖我們的軍心，都只是方便了我們的敵人，這樣的人，也便是我們的敵人，絕不能輕恕！”元貞也高聲附和道。　　那三位臨時代理的寨主也高聲附和。

# 第十二章 熊城風雲

　　軒轅望瞭望眾人，吸了口氣，感情深重地道：“軒轅雖然生在遙遠的姬水，雖然只是回到祖城月余，但我明白，自己體內所流的乃是有熊的熱血，是一種高貴而值得驕傲的熱血。我為自己的祖族而驕傲，為我們勇敢而強壯的戰士而驕傲，為我們那純樸而善良的兄弟姐妹、父母鄉親而驕傲，我相信在這裏的每一位都會有我同樣的心情，也相信與我一樣熱愛着這裏的每一寸土，每一位父老鄉親。所以，我們絕不可以在此刻族人危難之時低頭、頹喪，應該讓我們高貴的血液燃燒起來，在危難之中能夠屹立不倒，能夠強大中興，這才是我們有熊人真正的驕傲！”　　軒轅神情激昂，語氣懇切而悠揚，頓挫之中只使每一個人都完全陷入了軒轅語氣所營造的氛圍之中，便連那群蒙絡和創世的親信也個個抬起了頭，神情激昂，彷彿完全變了一個人，剛才因得知創世和蒙絡死因的頹喪與恐慌也一掃而光。　　“我們有熊人是絕對不會屈服的，也絕對不會敗的，哪怕只剩下最後一個人，我們也是高貴而值得驕傲的！因為那人一定會是戰鬥到最後，奮爭到最後仍然傲立的！沒有什麼可以打擊我們的信心，沒有什麼可以阻止我們前進壯大，任何阻止和妨礙我們前進和壯大的阻力，都必須徹底清除。因此，誰想分裂我們，誰想動搖我們，都將是我們的敵人！不管是東夷、鬼方、蚩尤，還是我們內部的人，諸如賈曉之輩，更是我們所要清理之人！”軒轅說到最後，殺機大起。　　宗廟大廳之中，每個人都被軒轅的殺氣激得眼都有些紅了，軒轅每一句話都彷彿是一股無形的力量注入他們的思想之中。　　“為大祭司報仇，誰欲分裂我們都得死！”有人禁不住喝了出來。　　“好！說得好！”軒轅望了那位曾極忠於創世的寨主高聲道。　　“願聽聖士指揮！”那三名臨時代理的寨主高聲道。　　劍營和刀營的兩位統領也高喝：“願聽聖士調遣，誓與鬼方、東夷一戰到底！”　　“願聽聖士指揮調遣……”大廳之中一時呼喝聲四起，每個人都被軒轅那一番激昂的話給激得熱血沸騰，在他們的心中哪裡還會存在什麼忠於創世抑或是忠於蒙絡的？此時他們的心中惟有忠於有熊，忠於有熊數萬於民，而軒轅的話更使他們的鬥志和信心倍增，無不為軒轅那一番剖析而感動，皆暗忖道：“果不愧為有熊的戰士，英雄！”因此這些人無不信服軒轅，加之軒轅近日的所作所為，為有熊的貢獻是可圈可點的，甚至比創世和蒙絡更要有魄力，這也成了他們信服的原因之一。　　鳳妮的眸了之中含着淚花，她確實很激動，並不是因為軒轅得人心，而是因為軒轅的那一番話使她激動，也讓她感動。她也深深地感受到族人情深，甚至為有熊驕傲。　　軒轅的話讓鳳妮想了許多未曾想過的，甚至沒有料到軒轅竟有如此多為有熊驕傲的理由。　　元貞和幾位長老也全都激動異常，從來都沒有人說過如此生動而富有感情又激昂亢奮的話語，這會使每一個聽過此話的人都生出一種由衷的自豪感，便是這幾位久經世事滄桑的長老也不例外。　　或許，這些人的確很熱愛自己的族人，也的確為有熊驕傲過，但是他們從來都沒有仔細去思索自己何以如此熱愛自己的族人，何以會為自己身為有熊族的人而驕傲，更不會如軒轅這般如此透徹而又清晰完整地表達出來。是以，他們激動，他們一掃頹喪之氣。　　齊充和杜修諸人禁不住熱血上涌，他們雖然對軒轅並不是很有好感，但卻因為軒轅的這一席話使他們完全改變了，這使他們認識到軒轅的另一面，也使他們體會和分亨到來自有熊族的驕傲。　　是的，杜修和杜聖也是有熊人，體內流着有熊的熱血，因此，他們也為自己自豪、驕傲，也對有熊的未來更多了一份嚮往和熱情。或許，這隻是瞬間的感動，但這是在昔日創世那裡所找不到的。　　創世能給他們的只是私利，只是一種抑鬱的鬥爭，哪裡可以找到軒轅這種高昂又無私的論調？彷彿在突然之間，將杜修、齊充諸人本來狹隘的天空引入了一個博大無垠的巨大空間，將個人的慾望一下子轉變成了千萬人共同的利益，這確實是讓人感動和振奮的事，使得他們也願意聽軒轅的話，願意接受軒轅的思想。也或許，軒轅天生便像是有一種讓人親和信賴的魅力。　　軒轅的內心或許並不是真的這麼偉大，或許在他的內心深處也藏着私慾和個人利益，但是他卻可以將這種私慾深深地埋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可以讓一件偉大的外衣包容一切陰暗的東西。他了解人性，更了解鬥爭和人心，而對於說話，如何去表達一種思想，他則是最能捕捉別人的心理，這或許是與他平時喜歡思索有着很大的關係。　　正因為軒轅能夠做到這些，他才會成為另類，一個思想超前的另類，不會受到別人的蒙蔽，但卻蒙蔽別人，能夠說出這個時代最為感人且最富哲理的話。　　那是因為他擁有令人無法趨及的思想。所以他註定會成為這個時代的主宰，成為一代聖人和史無前例的偉人。　　※※※　　軒轅沒有說錯，才一個多時辰，便有人將捆綁了的賈曉和二十多名蒙王府的高手帶來了宗廟。　　這些人的神情狼狽，衣衫不整，有的傷口仍在流血，顯然是經過了一番苦戰，然後遭擒。擒拿賈曉之人正是少典神農及一干山海戰士的精銳之師，另外還有木青等幾人。　　“軒轅，你這狼心賊子……嗚――”賈曉一見軒轅便破口大罵，卻遭杜聖一腳，踢得他口中冒血，舌尖差點沒咬斷。“哼，不知死活，膽敢如此無禮！”杜聖怒叱道。　　“此人實是該殺，犯上作亂還敢口出臟言！”一名寨主道。　　“賈曉，你可知罪？”元貞大喝道。　　“呸……”賈曉吐了一口鮮血，狠瞪了軒轅和元貞一眼，含糊地罵道：“你這老匹夫，縱容軒轅賊子害死蒙王，還有臉來問我可否知罪，真是笑話！”　　“賈曉，你不用血口噴人，蒙王乃是死於蚩尤手下的盤古智高手中，你怎能污陷聖士？！”庄義也大喝道。　　“我呸，庄義你這個叛徒，我主何許人也，盤古智高又是哪裡來的無名小兒，怎麼可能傷我主？分明是一派胡言！”賈曉也是一條極硬的漢子，反罵道。　　“你這井底之蛙，天下能人何其之多，蒙王雖勇，卻也非天下無敵，盤古智高乃是盤古大帝的後人，其武功便是刑天也占不了便宜，你還不相信嗎？”庄義也反罵道。　　賈曉一怔，顯然不知盤古智高乃是盤古大帝的後人，如果真是如此，那盤古智高擁有可怕的武功並不是沒有可能，要知道盤古大帝是何許人，誰還敢懷疑？　　“你沒話可說了吧？”庄義冷笑道。　　“呸，誰知道你庄義是不是嫁禍於盤古智高，與軒轅沆壑一氣來矇騙眾人？”賈曉仍不退步地道。　　“好個無賴！此種小人，何用跟他多��嗦？殺之了事！”齊充怒吼一聲道。　　元貞也大怒，賈曉也實在是冥頑不化，大喝道：“給我推出去斬了！余者全都打入監牢，聽候發落！”　　齊充一聽，一把提過賈曉，大步而出。　　軒轅卻阻止了那些正欲帶走蒙王府眾高手的山海戰士，淡淡地道：“懇請宗廟寬恕這些人，因為此次主謀乃是賈曉，他們也是被其煽動的受害者，我們不該降罪於他們。”　　那群蒙王府的高手本來個個垂頭喪氣，一聽軒轅這麼說，不由得全都將目光投向軒轅，又是感激又是期盼。他們自然知道監牢中的滋味，尤其是這苦寒之天，他們又都身上有傷，若在監牢中又凍又餓，又蔫有命在，因此都希望軒轅的求情能夠給他們緩解一些。“哦，既然聖士如此說，不知聖女意下如何呢？”元貞將目光投向了鳳妮。　　鳳妮一笑道：“聖士確實言之有理，那就饒了這些人吧。”　　“軒轅代他們謝過長老和聖女！”軒轅搶前道，旋又轉身對那群人道：“還不快謝聖女和長老？”　　“謝謝長老和聖女不罰之恩！”那群人大喜，能夠少受折磨，他們自然願意，何況他們本來就不太願意造反，他們可不像賈曉那般認為蒙王是被人害死的，加之軒轅的威勢，他們自然是對軒轅極為感激。　　“帶他們去西宮好好養傷。”軒轅吩咐了一聲。　　“謝謝聖士！”這群蒙王府的高手由衷地道。　　“從今以後好好為族人出力就是！”軒轅淡淡地道。　　“我們定不會辜負聖士所望！”那群人謝過之後，便立刻被帶走，而此時齊充也大步而回，手上還提着賈曉的腦袋。　　廳中諸人對軒轅剛才義釋蒙王府眾高手都心中暗贊，以前忠於蒙絡的人此刻對軒轅更是另眼相看，更為信服。　　“各位，軒轅在這裡有個提議！”軒轅雙手一拱，向四下肅然道。　　“聖士請講！”元貞客氣地道。　　“我有熊新喪大祭司和蒙王實讓族人心神難安，而且我族太陽仙逝已有年余，太陽未立，軒轅想，若是能在此時立下新一代太陽定能重振我族人之銳氣，揚我戰士之鬥志，不知眾位意下如何？”軒轅淡淡地道。　　眾人一時四下議論起來，確實，立太陽之事乃是整個有熊族的大事，不過軒轅所說的也確實有理，否則似乎沒有辦法安慰族人之心。　　“對，我們應立刻推舉出新一代太陽即位，這樣才能讓族人歸心！穩定軍心！”　　“是啊，太陽之位已空年余，這才使族人頹喪，外敵干擾，推舉太陽之事已是刻不容緩！”　　大家你一言我一言，一時之間都議論開了，但卻沒有人反對。　　“可是，太陽即位，需得十大城主參議，我們怎能私作主張呢？”杜修有些擔心地道。　　“時勢不同，可以特殊對待，我們可以先定下太陽之位，然後再通告十位城主也不遲。人心宜早定，遲則可能生變。那時，只怕是十位城主也難以控制局面了，何況此刻王族中只剩聖女一人，即使十位城主到此，難道還會有別的人選？”軒轅悠然道。　　“嗯，聖士說得有理！”　　“聖女回熊城已一年多了，我們是應該早立為上！”　　“以聖女之智慧確是新一代大陽最好的人選！”　　於是廳中又一陣議論，只有無咎和尚九尚有些猶豫地道：“十位城主若是相責起來，只怕是有些不妥吧？”　　“長老放心好了，我們可以先讓聖女暫代太陽之位，待十位城主來了之後再作決定不遲，只要太陽之位有繼承人，也可以稍稍安定一下民心，這也是個權宜之計呀！”軒轅自信地道。　　“嗯，軒轅所說甚是，事到如今，我們也只好這麼辦了。”元貞道。　　軒轅環顧了一下眾人，見人人沒有反對，於是大喜道：“那就設壇讓聖女即位吧！”說完他回頭轉看鳳妮，此時鳳妮已是熱淚盈眶。　　※※※　　聖女拜壇登上了太陽的寶座，雖然只是暫時的，但這與永久性的並無區別，試問誰還能夠趕得下鳳妮呢？　　沒有！眼下鳳妮有宗廟和軒轅支持，而軒轅又有七大營、八大寨和熊城守軍支持，因此有熊實力已經基本上掌握在鳳妮的手中，這是毫無疑問的。　　十大聯城實際上至少有五座已經完全在鳳妮的控制之下，剩下的五座至少有兩座也可以支持鳳妮，其他的三座雖然難說，但就只有三座城池又能翻得了多大的浪頭？　　熊城以最快的速度飛報十大聯城城主回熊城議事，而軒轅更令齊充和杜聖前往蒙絡所設的別城，將蒙絡的家眷和家將全都接到熊城之內的蒙王府，而別城則另派人去打理。　　軒轅此招不謂不狽，只要將別城的蒙王之人置於熊城之內，那樣便可以完全控制，若是這些人居於別城作亂，那反而不妙。當然，軒轅已強令齊充，不願者，除婦孺之外皆縛來熊城，絕無情面可講。　　鳳妮並不反對軒轅的做法，現實本身就是殘酷的，總會有人在鬥爭之中犧牲，這是千古不變的至理。同時她也明白，軒轅所為的並非殺人，而是為了更高遠的目標。　　這幾日，軒轅也確實極忙、極辛苦，城內城外許多事情都需要布置，整個熊城的人員安排和一些創世、蒙絡舊部的安排極為煩瑣，雖然宗廟不遺餘力地支持，可是這些事情仍需要軒轅去行動和策劃。　　軒轅並不能將事情的真相完全透露給宗廟的人得知，因為這件事關係大大，可能會影響鳳妮太陽之位，甚至會使熊城內部大亂。因此，軒轅在許多問題之上都動用了自己的人馬，並不去動用熊城的兵衛和山海戰士。這也是軒轅的資本，有着別人所沒有的人力，更是將一切都做是神秘莫測，不露半點痕迹。　　軒轅確實是不遺餘力地整治有熊的實力，在他準備除掉創世和蒙絡之時，便已想好了該如何去安排這一切，而這一切也正按照他的計劃發展着，甚至比他想象的還要順利一些。或許因為這些人也全都是希望有熊族繁榮晶盛，所以才容易接受軒轅的思想吧，這使軒轅很慶幸。若是這些人頑固不化，那隻可能以血腥場面收場。　　當然，如果能夠不流血解決一切問題，自然是最佳的結果，而且也可以為有熊保留更多的實力。不過，軒轅知道，不會每―座城池都會如此容易解決，蒙絡的人與創世的人並不相同，至少壬城的蘭慶就很難說話，蘭彪與蒙絡的失蹤，定會激惱此人，若一個沒有應付好的話，很可能就會發生兵變。　　鳳妮和元貞更是四處去激勵民心，軒轅則奔走於各營寨之間。　　※※※　　釜山有消息傳來，蚩尤重創而走，刑天也因此受了傷，東夷諸部亦損失不小，這確是一個非常好的消息。不過，蚩尤的遁走，總會讓人的心中有些不安。　　吳回返回熊城，與他同回的竟還有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這使得恭弘=叶 恭弘七、花戰諸極為錯愕，但軒轅和鳳妮卻是在意料之中。　　吳回乃是創世身邊的第一人，這個人說話的分量很重，一個不好，甚至有可能傾覆創世一系的所有人，所以軒轅讓恭弘=叶 恭弘皇和火烈親自前往釜山面見吳回。　　吳回乃是火神祝融之弟，而恭弘=叶 恭弘皇乃是火神的傳人，更已是祝融氏的首領，火烈又是祝融的神將，有這幾人做吳回的工作，自然會取到讓人意想不到的結果。當然，如果吳回不接受要求的話，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便要聯合取其性命，寧可除掉此人，也不能讓他在熊城釀出大亂。　　軒轅、鳳妮、元貞長老諸人領着一千人等迎接吳回返回熊城，難得吳回竟向軒轅點頭打招呼，這讓齊充和杜修諸人大為錯愕，一切都似乎變得有些怪異。　　不過，絕沒有人會懷疑吳回什麼。　　※※※　　十位城主陸續齊聚熊城，這似乎是一個決定命運的時刻。　　決定有熊命運，因此這可算是一個極大的盛會。　　這一天，也準備給創世和蒙絡奔喪，是以鳳妮早早地便守候在宗廟的始殿。因為今天這個日子，她昨夜未曾休息好。　　軒轅昨晚並不在熊城，而是安排他的山海戰士居於蒙絡所設的別城之中。蒙絡的家眷和別城之中的所有人全都遷入了熊城的蒙王府，沒有人敢作出反抗，那隻會換來無情的殺戮，只齊充那架式，竟領了五百戰士前去別城，別城之中本就只有兩百多人，除了一半是婦孺，哪還敢與齊充和杜聖兩大高手作對？　　齊充和杜聖的心似乎在一剎那之間全都傾向了軒轅，因為軒轅給了他們權力，給了他們自由和信任。　　齊充雖然身為祭司護法，但是卻並無權領兵，可軒轅卻讓他領兵，這對齊充來說是一種肯定，也是一種抬舉。所以齊充對軒轅不再存在任何芥蒂，何況軒轅的武功也確實讓他心服。　　熊城內外，軒轅都布下了重兵，以保證可以應付任何可能的突發變故，其中也包括來自龍族的兩百名精銳戰士。他已經沒有必要再去隱瞞自己的身份，甚至已經想好了與有熊結合的最佳方式，那便是結盟。　　龍族戰士已經大批北遷，雖仍在范林的大本營之中駐紮着一大部分人手，但是北上的人數也確實不少。　　同時之間，軒轅更向陶唐氏送出消息，提出自己結盟的構想。　　軒轅與鳳妮仔細研究了許多日，包括六大長老及龍族戰士的幾位首腦人物，只是因為貳負駐於范林未來，但軒轅已派人前往范林向貳負解釋他的整個構想。只有這樣，他才有可能和平地停止天下間的紛爭，同時更是為了對抗強大的鬼方，東夷甚惑還有蚩尤等人。在軒轅的目標之中，遠不止有熊族和陶唐氏，更有曾經的五虎族夏后氏、有邑氏、高陽氏和高辛氏。　　當然，高辛氏依附了少昊，可以減少一個目標。夏后氏則是依附了太昊，如果可以爭取過來自然是好，最好連伏羲氏也一起爭取過來。　　當然，讓伏羲氏加入聯盟的話，只怕很難，因為太昊居於南方，而且此人野心極大，怎肯乖乖地恪守盟約呢？擁有這樣的一個盟友，只可能使得人人自危，甚至是讓盟約變質。　　軒轅並不想與狼為伍，何況與伏朗之間，他們大概已經沒有什麼好說的，等待他們的或許只有戰爭，伏朗的胸心確實太過狹隘。不過，許多事情並不能一概而論，或許到時候會有些意想不到的變故也不是不可能。　　當務之急則是穩定有熊，加快大小部落的結盟和相互之間的支持。

# 第十三章 一統有熊

　　軒轅雖然昨夜未在熊城之內，但卻是最早趕上宗廟始殿，他知道鳳妮此刻的心情。當一個人面對新事物之時，總難免會有些不安，而且鳳妮這幾天因許多事情也是極為疲倦。　　鳳妮見軒轅大步而來，心情彷彿一下子輕鬆了許多，軒轅似乎成了她的主心之骨。在她眼裡，沒有軒轅做不成的事，但在沒有軒轅給她出主意的日子，尤其是即將面對她渴盼已久的大事之時，心中總有些不踏實。此刻軒轅返回，她的底氣也要足一些。　　“辦好了嗎？”鳳妮迎上前悠然問道。　　“當然已經辦好了，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改變或影響到我們的布局及我們的將來！”軒轅自信地道。　　鳳妮笑了，她知道軒轅的答案不會讓她失望。　　“今日，一切都按計劃進行便是，不要有任何的顧忌！”軒轅望了鳳妮一眼，突地又笑了笑，問道：“你是不是有些緊張？”　　鳳妮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並不否認地道：“我等的這個日子終於來臨了，心中自然有些激動。”　　鳳妮也覺得是應該如此了，十大聯城城主來熊城，便是為了近日所發生的大事，沒她主事自然不成，何況她此刻已是有熊族的新一代太陽，雖然只是暫時的，但也不否認地成為了眾人的焦點。　　鳳妮和軒轅並肩行出始殿，走向大廳，而此時突聞有護衛高喊：“壬城城主蘭慶駕到！”　　軒轅和鳳妮微訝，可能是蘭慶剛才去了一趟蒙王府這才趕來，正思忖之間，蘭慶已在四名親衛的相擁之下大步行來。　　此人外罩一襲披風，裏面一身暗褐色的緊身衣，頭戴金紮緊束髮髻，腰配寶劍，皮靴高束着褲腿，腳下居然扎有綁帶，顯得極為威猛迅捷，彷彿踏看一陣輕風。而其修長的身材，以及白皙略顯粗獷的臉型，頗有幾分瀟洒和霸氣。　　軒轅也禁不住為此人喝彩，也難怪此人能在十大城主之中獨領風騷，聲望更勝伯夷父，也難怪蒙絡能看中他，與其結為親家，實是因為此人確有一種讓人心折的風度的氣勢。　　蘭慶遠遠地便看見了軒轅和鳳妮，他的眼中亮起了一團如火一般的光芒，但卻有些陰冷肅殺。　　鳳妮禁不住停下了腳步，她也不知為何會停下腳步。　　蘭慶大步來到軒轅和鳳妮的身邊，狠狠地瞪了軒轅一眼，這才將目光轉向鳳妮，道：“蘭慶久未向聖女請安，還望聖女勿怪！”說著又向軒轅極為冷淡地道：“想來這位便是軒轅聖士了，果然是英雄出少年，一表人才，真是難得！”　　軒轅乾笑一聲，他哪裡聽不出蘭慶話語之中的敵意？不由道：“哪裡哪裡，有熊能保得住千年基業，憑靠的就是蘭城主這樣的能人戰將，我輩僅是向城土你們學習而已！”　　蘭慶冷哼了兩聲，不再搭理軒轅，向鳳妮道：“聖女請了！”　　“城主請了！”鳳妮也沒有客氣，一是因為蘭慶對軒轅的不客氣惹惱了她，另是蘭慶太狂。鳳妮此刻雖是代理太陽，但總也算是太陽，蘭慶居然還稱之為聖女，這本就是對她的一種不敬和藐視，言語間自然有些冷淡了。　　蘭慶傲然一笑，大步向大廳行去，竟不再理會鳳妮，意態之狂，讓軒轅也心中大怒。　　鳳妮與軒轅面面相覷，但他們又能說什麼？該面對的，終究要面對。　　軒轅卻並不在意地笑了笑道：“我們進去吧。”　　鳳妮乍見軒轅胸有成竹的樣子，不由得也稍感安心，旋即與軒轅並肩行入大廳。　　軒轅目光掃了十大城主，伯夷父與那四名臨時暫替的城主自然施禮，另外五人，有兩人只是欠了欠身，表情並不是很熱情，蘭慶則是高昂着頭並不行禮，另外兩位城上則是見眾人都行禮，也便行了禮。　　鳳妮將一切都看在眼裡，心中暗暗欣慰，因為廳中大部分人都已經承認了她太陽的地位，雖然還有蘭慶和另外兩位城主反對，但她卻並不擔心。　　“眾位久等了！”鳳妮款款一笑，徑直行到太陽的寶座之上，而軒轅的坐席則在六大長老的下首。軒轅的下手則是七大營，他們處在鳳妮的左列，右列則為十大城主、八大寨主，一共十八人，首位為蘭慶，次之方牧，此人也是蒙絡的親信，自小與蒙絡一起長大，與蘭慶、蒙絡三人為知交。再次之便是伯夷父，依次排完十大城主便是八位寨主，每個人的席位分得極為清楚。　　軒轅的左列在他之下便是吳回，吳回之後是七大營的統領，再後面則為齊充、杜修、杜聖，剛好一邊十八人。整個大廳之中加上鳳妮及四名列於鳳妮左右的金穗劍士，只有四十一人。　　廳中一時靜寂異常，在大廳之外有兩列八名金穗劍士相守，使得這大廳的氣氛極為庄肅。　　“今次召眾位回熊城議事，實是因為我有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希望大家能齊心協力，為我族度過此難關出上一分力量！”鳳妮微微移了移身子道。　　元貞也上前補充道：“召集大家聚於此，首先要解決的事便是我們一直懸而未解的太陽之位，希望在今日有個落實，好向我有熊子民有個交代！”　　“長老不是已經選出了新一代太陽嗎？何用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們的意見難道還會有用嗎？”蘭慶冷笑着譏諷道。　　元貞神色一嘯，回應道：“蘭城主此言差矣，我們推舉聖女為太陽乃是順當時之眾人的心意，也是權宜之計，以穩定民心。此刻召眾城主回來，也便是想再徵求眾位城主的意見。當然，如果蘭城主認為我們再推舉是多此一舉的話，那便正式確認聖女為我有熊族第十一代太陽也無不可呀！”　　方牧打了個哈哈道：“元貞長老何用動氣？蘭城主只是認為推選太陽事大，我們應該從長計議……”　　“方城主此言則更差矣，從長計議，議至何時？　　第十代太陽仙逝已有近兩年，我們群龍無首已經很長時間了，如果我們如此一拖再拖，將要拖至何年何月？那我們有熊一萬餘子民、一萬餘戰士，以及十城八寨七官由誰來統一指揮？若是再不推選出太陽，只怕東夷、鬼方破入我熊城為時不遠了！”陽爻長老悠然出聲，字字擲地有聲，只讓方牧一時也無話可說。　　“陽爻長老所說甚是，推舉太陽之事是刻不容緩，應當立刻進行！”伯夷父沉聲道。　　蘭慶和方牧相視望了一眼，心中暗怒，但此刻他們感到有些力單勢薄，竟彷彿被孤立了起來，他們不由得將目光投向另外幾位城主，那幾人在觸及蘭慶和方牧的目光之後，竟緩緩地低下了頭，只有戊城城主蒙傑欲言又止。　　蘭慶和方牧心中更火，但是沒有其他人的支持，只他們兩人自然難以怍出什麼反駁。蘭慶不由得退而求其次地道：“既然大家覺得榮立新一代太陽之事真是刻不容緩的話，那這件事也確應該慎重而行。正如陽爻和元貞長老所說，眼下形勢非同一般，就算推選太陽，也要是德高望重、能左右全局、足以服眾的人，這樣才有可能號召全族之人共同抵抗外敵！”　　“蘭城主所說極是，若德望不足以服眾，那政令則難施行，如何抵抗外敵？因此，太陽之位，應推選出一個德高望重、足以服眾的人選才是！”方牧附和道。　　“不知道兩位城主心目之中，德高望重、足以服眾的人選又是誰呢？”軒轅淡淡地反問道。　　蘭慶和方牧兩人不由得一愣，軒轅的這個問題實在是厲害，簡直是個燙手的山芋，但他們是說還是不說呢？蘭慶和方牧的心中人選自然是指自己，此刻蒙絡和創世一死，他們很自信可以成為有熊頂尖人物，但是軒轅這麼一問，他們怎能厚顏地說出自己就是這德高望重的人選呢？　　蘭慶和方牧相互望了一眼，心忖道：“這問題可有些棘手，說是自己也不好，不說自己也不好，若提出另外合適的人選卻又舍不得，而且那樣更會得罪許多的人。”　　軒轅悠然一笑，道：“怎麼？兩位城主也沒有合適的人選嗎？那豈不是說我們這個太陽之位仍要繼續空下去？”　　“這……”蘭慶和方牧同時說了一個字，卻不知道該如何反駁，他們都希望由對方的口中提出自己來，可是蘭慶和方牧心中各有私心，都不願意主動將太陽之位推給對方，一時只好乾瞪眼，生悶氣。　　“太陽繼承者何用德高望重？難道說第十代太陽十四歲即位之時就已經很德高望重了嗎？第八代、第九代太陽也都是二十餘歲繼位，其德望雖高，但在當時的有熊來說，德望更高者難道會少？因此，我認為，繼承太陽者，不一定非要德高望重之人，而應沿襲舊俗，以王族正統為先，這樣方能讓族人心安，讓眾望所歸。所以，再也沒有比聖女更合適的人選，若是他人，我伯夷父第一個不服！”伯夷父聲若洪鐘地道。　　蘭慶和方牧不由得面面相覷，沒想到一向低調的伯夷父今日卻一反常態，措詞如此激烈。　　“伯夷父所說甚是，除聖女之外，余者我甲城諸子民也不會心服！”　　甲、乙、丙、丁四城城土紛紛附和表態，七大營八大寨的大部分人也紛紛表態支持聖女鳳妮，更表示若是其他人繼任太陽之位，他們首先不服，這幾乎讓蘭慶和方牧氣得吐血。但眾人這麼一鬧起來，他們也沒有辦法，眾怒難犯，便是此刻提出自己是繼任太陽的合適人選，恐怕也只會遭到眾人的嘲諷，更不可能有結果。　　蘭慶和方牧哪裡想到鳳妮竟有如此強大的號召力？更似是眾望所歸，便連那曾經忠於蒙絡的人也調過頭來幫鳳妮，至於創世的人，大部分已改為支持鳳妮了，這使蘭慶、方牧兩人又怒又氣。如今全場只有六大長老、軒轅和吳回沒有發表自己的意見，但他們根本就不必發言，那麼多人都已經為他們開口了。　　軒轅的嘴角邊挑起一絲高深莫測的笑意，讓人根本就弄不清深淺。鳳妮心情反倒平靜了下來，感激地望了軒轅一眼，這一切，若不是軒轅一手操辦，怎麼可能會有如此結果呢？竟能使眾人歸心，全力支持她，這是她往日從未想過的事情，即使往日想過，也沒有料到居然能夠得到這麼多人的支持。她慶幸有軒轅的存在，慶幸自己棄伏朗而選擇了軒轅，如此此刻換作是伏朗而非軒轅，那絕不可能出現這樣的結果。　　是的，軒轅可以讓她輕鬆地坐上太陽寶座，而伏朗則只是希望她控制有熊族，但是在力量上卻不肯全力相助，甚至是在未滿足其某些條件下，根本就只是拖後腿。可軒轅卻是不遺餘力，以其超人的智慧和膽量，破開了一層層障礙，這才為鳳妮打下了坐上大陽寶座的基礎。　　軒轅處理事情的手段，確實很高明，也很大膽，除他之外，誰敢置之死地而後生地除掉創世和蒙絡呢？而且是同時對付這兩個有熊族的支柱人物！可想而知這所需要的魄力勇氣是何等之大。但軒轅居然大敢地這麼做，而且做得好。　　鳳妮慶幸軒轅不是敵人，而是愛人，如果擁有這樣一個敵人，確會讓人寢食難安。創世和蒙絡都太過小看了軒轅，這也便成了他們致命的原因。　　事實上，這還有蒙絡的失策，他不該搶先出手對付軒轅，而使軒轅動了殺機。可以說，軒轅便是那一刻決定要除掉蒙絡的。至於創世，軒轅或是打一開始就要對付那還沒什麼可說的。而軒轅最妙的便是在處理齊充、杜修和吳回這樣一群人時，竟能以特殊的手段使這些人歸順他，而在對付蒙絡手下之時思威並施，也一下子爭取了一群蒙絡的勢力，這才使得他的力量大大地被鞏固。　　鳳妮不能不承認軒轅簡直是一個處理政治和爭奪權力的天才，抑或，這隻是因為軒轅太過幸運。　　蘭慶和方牧根本就尋求不到支持者，蒙傑本來還有點話想說，但是在眾人如此一呼之下，他那點想法也全沒了，只好裝作沒有看見蘭慶和方牧投向他的求助目光。他也不想再犯眾怒，畢竟蘭慶與蒙絡大勢已去，形勢無法挽回。事實上，創世和蒙絡的死訊傳得太過倉促，而且選定太陽的時間也倉促得他們根本就來不及商議和聯絡一群支持者。如果給他們一两天的時間，他們也就可以與往日蒙絡、創世的舊部聯絡，商議一個合理的計劃來推倒鳳妮的地位。只可惜軒轅早算好了這一點，根本就不給他們任何機會，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們也惟有承認鳳妮繼承太陽之位了。　　在有熊族歷代太陽之中，也有幾位女性的先例，因為這本是延續母系氏族的舊傳，男女是完全平等的。　　“既然大家如此擁戴聖女，那我們立刻行太陽正式入登寶座大禮！”元貞長老大聲喝道。　　※※※　　任吳回為有熊族大祭司，杜修為甲城城主，原暫代甲城城主的伯欣則為甲城總管，原總管則調回熊城成為吳回的祭司護法。　　齊充則被任命為熊城死士的總教頭，杜聖為原蒙絡別城的城主，原暫代乙、丙、丁三城的城主為正式城主，庄義則成為八寨主之一。　　軒轅則成為熊城護衛的大統領兼山海戰士的大統領及有熊軍事大總管之職，其地位只在鳳妮之下，以前大祭司的許多職權全都由軒轅代理。而宗廟的六大長老則掌管有熊的政務。吳回主管有熊祭神祭天併為各支族培養祭司的職權。　　一些曾是蒙絡和創世的舊部也都受到了封賞，只有蘭慶和方牧兩人的賞賜最少，余者皆大歡喜。　　這些人中，只有軒轅升遷最快，也最為引人矚目，不僅是山海戰士的大統領，更是熊城軍的大統領。也便是說，軒轅一人手中至少掌握了有熊族的三千精銳兵力。更何況，軒轅更成了有熊族軍事大總管，掌管一切的軍事調派，也等於成了有熊對內對外的軍事總指揮，這會擁有多大的權力？比之往昔創世大祭司所擁的權力更大、更實在。往昔至少還有一個蒙絡與創世對抗，但現在卻只有太陽可以左右軒轅，余者皆惟有聽命的份兒。　　軒轅所統屬的，包括十城、八寨、七營及山海戰士與護衛軍，甚至還包括了宗廟衛隊。　　當然，十大城、八大寨、七大營的統領都有調動各自兵力的權力，但是在大的決策中，則必須服從軒轅的安排，軒轅甚至掌握着有熊極大的生殺大權。　　宗廟則把握着有熊的政治，協助太陽處理各種日常事務、軍糧和財物及民眾的農作之類，與軒轅的分工極為明確，也極為合理，使得熊城一切都明朗之極，不再會因為職責的人不明而出現治理上的混亂。　　鳳妮則掌管有熊族的一切，包括軍政，她的權力在有熊族是至高無上的，這是沿襲了神族的體制。　　木青則被提升為熊城軍的副統領，協助軒轅，蛟龍、少典神農則成為山海戰士的兩大副統領。　　如此一來，所有實在的力量全都在鳳妮的控制之下，即使是有人想造反也是完全不可能了。除非軒轅要推翻她，但那是不可能的。　　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火烈及青天諸人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是共工氏、祝融氏和“青雲劍宗”的使者，更代表着友好。　　鳳妮按軒轅的計劃，趁登位之際便提出了結盟大小諸友族共抗東夷和鬼方兩大勢力的號召，準備在諸族諸部之間形成一個和平統一而協調的共同體。　　鳳妮的提議立刻使依附有熊的各部高度稱頌，這對於他們來說，等於是提高了他們的地位，同時也明白這是一個非常好也非常有效的措施，問題只是如何能夠建立起這樣一個部落共同體的聯盟，達到相互和平共處，相互協作的目的。　　當然，這個提議的本身是無可挑剔的，問題是施行比較困難。這個共同體之間有族大族小之分，如何去分配和組合卻讓人頭大，因此這還需要一個具體的方案。　　有熊族的各路統領也都極為贊同此等做法，要知道，有熊數十年來只能隅守一角無法寸進，便是因為形勢太過孤立。雖然有熊族的強大是不可否認的，但是沒有外部的援助只能夠在狹小的範圍之中強大，這使得每一個人都感到很無奈。而此刻鳳妮一登位，便立刻提出與外界結盟共對大敵的提議立刻便被眾人所接受，也使這些人看到了未來的希望。　　有熊族的子民雖因創世和蒙絡死而沮喪，但是因第十一代太陽即位，使得這些人又恢復了鬥志。至少，他們有了信奉的支持，而且他們心目中的英雄一躍成為了有熊族的軍事總統帥，也起到了一種安定民心的作用，彷彿只有軒轅才能夠讓有熊人有戰勝東夷和鬼方的信心。就因為軒轅一系列驚人的戰績，包括殺鬼魅、殺曲妙、殺偃、殺奄仲，傷風騷，甚至還讓東夷三百快鹿騎全軍覆滅，使九黎損兵折將近千……　　這一些戰跡足以在有熊人心目中種下軒轅無故的形象。

# 第十四章 異毒無形

　　軒轅坐上軍事大總管之位，確有人反對，反對最烈的便是蘭慶、方牧。蒙傑似乎比較狡猾，雖然有反對之意，卻讓蘭慶和方牧打頭陣。至於七大營、八大寨，基本上沒有什麼反對，因為這些人基本上已經接受了軒轅，甚至是欽慕佩服軒轅，認為軒轅坐這一位置是理所當然。其他的幾大城主並沒有多大的意見，因為伯夷父支持軒轅，宗廟也支持，甚至連吳回。齊充和杜修也支持軒轅，他們又何必去與鳳妮過不去呢？誰不知道軒轅乃是風妮最寵的人？軒轅與鳳妮戀人的關係早已不是秘密，只有可憐的伏朗卻換不得半點同情。而且，軒轅的才智武功是有目共睹的，不僅是君子國的重要人物，更與龍族戰士、陶唐氏有着極為友好而親密的關係，可以說，軒轅乃是目前天下最為炙手可熱的人物，只有蚩尤的重生才可以與之相媲美。有熊能擁有這樣一個武功和智慧都無可挑剔的人才做軍事大總管，這當然是有熊萬民之幸。　　當然，軍事大總管一職是往昔有熊族並不存在的頭銜，但任何事情總會有一個開始，而鳳妮一上任便大有改革的意向，這讓已經對陣舊厭倦了的有熊人來說，像是突地注入了一股新鮮的血液，而且這些改革並不是空洞的，而是可以讓人看到希望的東西。因此，有熊人對這位新太陽更是信任。　　為創世和蒙絡奔完了喪，各人都返回了自己的居所，但軒轅卻開始秘密地調動戰士，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眼下的形勢和即將可能發生的情況。　　事實上，在軒轅返回熊城的路上便已經在籌劃着如何布局，如何調派兵力，如何去應付可能和將要發生的事情。　　現在軒轅所要做的事情便是如何換回蛟幽，甚至還要隨時面對蘭慶和方牧的變故。　　當然，軒轅更不會忽視另外一些問題，那便是伏朗和�通的行蹤。　　庄義和杜聖都提到過伏朗並未回伏羲氏，而且還與四大主祭之風須句在一起，而在鳳妮登上太陽之位時，伏朗和風須句居然沒有出現在熊城，甚至連來問候一聲都沒有。由此可見，這兩人一定是包藏禍心，或是正在暗中操作着什麼。因此，這不能不讓軒轅擔心。　　如果只是伏朗一人，那並不足為懼，問題是風須句可不是一般的人，此人乃是伏羲神廟的大主祭之一，絕不簡單，如果要是忽略了此人，很可能便會生出不測之禍。　　伏朗對熊城的地形並不陌生，如果此人要在熊城中搗亂子，又是在暗地里，確實能夠弄出一些意外來。軒轅很清楚伏朗那狹隘的心性，定然不會就此甘心，而以伏羲氏對有熊的野心，誰能料到他們會做出一些什麼事情來呢？　　而最讓軒轅擔心的卻是鳳妮自身的安全，若是他在鳳妮的身邊，那還好，至少他的身邊有劍奴、木青、青天、陶瑩這一群高手，但若他一旦離開鳳妮，那鳳妮的安全確實有些可慮。就比如三日後於涿鹿交換蛟幽之時，他就不可能照顧着鳳妮，而且身邊的高手肯定要基本上帶走，鳳妮周圍幾乎空虛，單靠那些金穗劍士絕對不夠用，這也是一個漏洞。　　鳳妮再也不是昔日的鳳妮，而是一族之主，她身邊的親衛力量仍不夠。昔日的太陽自己本都是超級高手，幾達無敵之境，而今日之鳳妮雖然武功不弱，但是僅與伏朗之流相比，與風須句以鬼魅相比仍有些差距，更別說刑天之流了。因此，她身邊的護衛必須重組。　　�通也是個極度危險的人物，不過此人神志失常，雖然武功已驚世駭俗，但是總不會想出什麼詭計對付人，因此不是很可怕。可是此人乃是君子國舊聖王，又可能是�燕的父親，軒轅自不能坐視不理。何況，若是能將�通收歸己用，那豈不是太妙了？那時，即使是太昊、羅修絕又何足懼哉？以此刻�通的武功，確有與羅修絕、太昊之輩一戰之力，甚至是比他們更可怕，這是軒轅親自領教過的。當然，軒轅並未與羅修絕等人交過手，並不知道其武功究竟可怕到什麼樣的程度。　　熊城之外，偵騎四齣，各營戰士都在秘密調動，各堡之人也都在秘調，軒轅確實準備要在涿鹿狠狠地大戰一場。當然，這也是以防萬一之舉。　　這幾日，花戰、黑豆諸人也都未曾停歇過，在涿鹿方圓百里，仔細地盤查了一番，將那裡的地形繪成圖樣，河、谷、山、坡也都標了起來，單隻這一件事就用了兩百多名山海戰士。這些人徒步而行，花了數天時間堪查地形地貌，再整理每個人手中的資料，送到軒轅的手中，自然便成了一份完整的地圖。　　軒轅自釜山回熊城之時，自涿鹿走了一趟，因此知道涿鹿的一些基本地形，卻並不十分知全。因此，他必須要一份涿鹿的地形圖。　　地形圖分為四份，一份是高山鳥瞰所繪的涿鹿全圖，這是選幾座高山，各繪出從這座山頭上所看到的局部地形，而後拼湊；一份則是兩百名山海戰士所總結的局面特徵極為詳細但整體有些模糊的地圖；還有一份是涿鹿略圖，簡明地標出谷口、道路、森林、河流、高山、沼澤、湖泊的地圖；再一份就是涿鹿周圍的部落、城池的分布圖。　　軒轅對這幾分地圖極為滿意，也可見這些人辦事確實是很細緻，不愧為一群優秀的獵手，而圖略之上，還標出了虎恭弘=叶 恭弘、蛟夢、恭弘=叶 恭弘七三人所領的戰士埋伏之地。　　軒轅與虎恭弘=叶 恭弘父子相認乃是在釜山腳下，當時虎恭弘=叶 恭弘聞訊，也自癸城趕到了釜山，於是父子抱頭痛哭了一場之後，虎恭弘=叶 恭弘也便立刻接受了軒轅的命令。但虎恭弘=叶 恭弘卻並未入熊城，一直是停留在涿鹿附近，還有蛟夢和恭弘=叶 恭弘七，這些人很早便在為立冬之日交換人質作準備。　　虎恭弘=叶 恭弘、蛟夢以及恭弘=叶 恭弘七，無一不是身經百戰的人物，而虎恭弘=叶 恭弘和蛟夢更曾稱雄一方，只要給他們一隊人手指揮，絕對會是一個絕佳的將領，這一點軒轅很自信。　　虎恭弘=叶 恭弘和蛟夢各領兩百戰士，卻是來自君子國的戰士和龍族戰士，這些人無一不是精銳優秀的好手，更經過了一系列的強化訓練，在整體協作之上，比之恭弘=叶 恭弘七所領的兩百山海戰士有過之而無不及。畢竟山海戰士受訓的時日尚短，不能相提並論。　　軒轅甚至自屯馬谷再次調來兩百五十騎裝備齊全的精銳騎兵偷偷地潛到涿鹿附近，再配合軒轅身邊陶瑩所領的一百多精騎，足可組成一支三百多人的精銳快速支援的戰旅。　　蓋危並沒有負軒轅所託，數月之間，在一百名龍族戰士的協作之下，竟然逮住了數百匹健馬。當然，這數百匹健馬相對於滿山滿谷的野馬來說只是一小部分，而以這種騎馬套馬的方式捕獲野馬，確實是每次收穫極大，現在的問題是要花大部分人力去馴養。當然，龍族戰士的大量北遷，使得蓋危不再擔心無人養馬了。　　屯馬谷的修建，也成了龍族戰士新的軍事基地，裏面已經屯放了四百多騎健馬，有的已馴服，有的野性未除，這對於軒轅來說確實是一件極大的喜事。如今他已至少可以組成一支五六百人的精銳騎兵，這些人足以在沙場上縱橫無敵，比之東夷快鹿騎和鬼方的風魔騎更具殺傷力，這也是軒轅將來轉戰天下的資本。不過，軒轅並不欲讓人過早地知道他擁有這樣一支勁旅，若敵人早知，只怕都會相互效仿，那時你也捕馬，我也捕馬，到時只怕蓋危等人若再想在幾個月內捕捉到數百匹野馬就沒那麼容易了，而且敵人也會想出對付勁騎之策，便如軒轅想出對付快鹿騎和風魔騎的辦法一樣。　　軒轅確是想出了對付快鹿騎和風魔騎的辦法，那就是每人手中一手持堅盾，一手持鋒利的長鈎，只要一勾鹿腿，戰鹿那瘦腿不斷才怪。而對於風魔騎，則以重刀軟盾，因為牛足極粗，一勾之下不一定能勾斷，反而會激起牛的狂性，因此用重刀斬牛足。　　對於這勾法和刀法，是軒轅綜合了七大營的攻擊特長而作。他本是刀法大家，專創出一套滾地刀法，以近身搏擊為目的，不僅刀是武器，而且盾也是武器。刀盾結合，確可使戰鬥力大大地提升，而且這種新的作戰方式是任何一部人所沒有的，這也是軒轅統領了山海戰士之後才想出來的。這些日子以來，山海戰士便苦練這種作戰方式。當然，這種作戰方式在龍族戰士之中也很快傳了開來。對於戰士，軒轅的要求是越強越好。　　事實上，這刀盾戰士也可以是對付他戰馬的奇兵。因此，刀盾結合的打法，必須是絕對的機密，不能有半點外傳，否則只會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軒轅這一次着實費了很大的苦心，他必須在這一次打一場漂亮的仗，否則的話，有熊族民剛剛興起的鬥志只怕會在這一戰之後全部崩潰。因為鳳妮新登位，軒轅初為軍事大總管，族民對他們的希望有些盲目，只是趨於新事物的嚮往而已。如果軒轅這一場仗大敗，不僅他自己無顏再坐這有熊第二把交椅，只怕還會影響鳳妮以及他以後所有的決策。因此，軒轅對於交換人質的這一場仗，只許勝而不能敗，這是他不能擺脫也不可能擺脫得了的命運和責任！　　※※※　　“你是不是有些擔心？”鳳妮悄然行至軒轅的身後，柔聲問道。　　軒轅倒嚇了一跳，他想得太入神了，以至於鳳妮來到他依然毫無所覺。　　鳳妮見軒轅嚇了一跳的樣子，不由得心中大為憐惜，她知道，這之中至少有一半是為了她。　　“不知太陽什麼時候進來的？”軒轅微微有些錯愕，臉上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我在你身後站了很久，看你想得這麼入神。對了，沒人的時候叫我鳳妮！”鳳妮為軒轅緊了緊已有些松落的披風，溫柔得像個小嬌妻。　　軒轅一笑，一摟鳳妮的小蠻腰，讓其坐於自己的膝上，微微有些感動地道：“對，你永遠都是我的好鳳妮，不管你如何改變！”　　鳳妮歡悅地攬住軒轅的脖子，在他的臉上親吻了一口，笑意盈盈地道：“軒轅剛才所說的，是鳳妮最喜歡聽的話，我很害怕自己成了大陽之後，軒轅便會疏遠我，不理我！”　　軒轅不禁好笑地雙手輕捧着鳳妮那美得無可挑剔的臉龐，笑道：“傻瓜，怎麼會呢？如果有人勸我不要理鳳妮，我定會毫不猶豫地揍他一頓。因為，如果軒轅今生若沒有鳳妮相伴，定會是一個很大的遺憾！”說到這裏，軒轅的眼中又閃出了一絲傷感的神情。　　“想菲菲了？”鳳妮似乎明白軒轅的心思，也不由得有些心痛地問道。　　軒轅苦笑着點了點頭，長長地嘆了口氣，再次輕摟着鳳妮的小蠻腰，目光有些空洞地望着前方的窗外，傷感地道：“那是我今生最大的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因此，軒轅絕不允許再有另外一個遺憾的存在！”　　鳳妮眼圈微微有些濕潤，她明白軒轅的心思，明白軒轅的感情。對於軒轅來說，雁菲菲在他生命里的分量極重，但究竟有多重，只怕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楚。　　軒轅甚至會懷疑，如果當初沒有雁菲菲給他的那種無私、高尚的愛，他還會不會在逆境中掙扎求存？　　還會不會有勇氣面對每一次次生命的挑戰？就是因為雁菲菲，使他堅定了自己生存的信念，使他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也是雁菲菲那高尚無私的愛讓他懂得了如何去愛惜別人，為那些弱者送去溫暖，更使他決心要改變這血腥而冷酷的世界，將愛與和平撒向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可以說，軒轅的這一生之中，改變他的只有四個人。地祭司讓他知道了仇恨、冷酷，讓他對邪惡和虛偽充滿了憎恨，而同時也學會了虛偽；歧富讓他找到了奮起的目標，塑成了他的志向。而另一個人則是雁菲菲，雁菲菲讓他明白了仇恨之外、虛偽之外和冷酷之外一切美好的東西，這使他感激世界賜子他的愛，使他思想也有了一個大的轉折。正因為這個轉折，他才會在日後的日子受到那麼多人的擁戴。想當初，若非他寬容地對待恭弘=叶 恭弘皇，又如何能受到有邑人的尊重？若非他熱情地融入奴隸們的生活，又如何能夠得到龍族戰士的擁戴？昔日的他，冷酷、另類，甚至有些不近人情，不會對生活充滿多少熱情，更不喜歡融入大眾的生活，我行我素。但是雁菲菲的如火熱情和無私高尚的情懷重塑了他，於是得以新生的軒轅充滿了人情味。　　而最後對軒轅有深遠影響的人則是鳳妮。　　若沒有鳳妮的出現，軒轅或者還有可能會呆在有邑族中，抑或會返回姬水，但是絕對沒有今日之成就。　　因此，軒轅內心深處無比地熱愛着雁菲菲，反倒是蛟幽不那麼重要了，而他最感激的人則是歧富和鳳妮，同時他也不否認自己深愛着鳳妮。所以，在面對鳳妮之時，他也便想起了雁菲菲。　　“不談這些了，來！我們來仔細看看這幾份地圖！”軒轅似乎自回憶中清醒過來，摟着鳳妮指向桌面上鋪開的幾張羊皮地囤道。　　“咳咳……”兩聲輕咳使軒轅和鳳妮一驚，抬頭一看，卻是燕瓊和褒弱似笑非笑地行了進來，而且手中還端着一碗熱參湯。　　鳳妮俏臉微紅，習慣性地欲離開軒轅的膝頭，但卻被軒轅帶住了。　　鳳妮也便不再掙扎，軒轅卻笑道：“瓊兒和弱兒來得正好，我這裏還有一邊膝蓋，不知你們誰來坐？”　　燕瓊將一大碗參湯往桌上一放，與褒弱同時笑了起來，道：“我們都想坐，夫君不是要我倆為一個膝頭而爭鬥一番吧？”　　軒轅和鳳妮相視望了一眼，也都忍禁不住地笑了起來。　　“看來我們荒誕的大總管要多生幾條腿了。”鳳妮打趣道。　　“不要緊，鳳妮坐我的膝頭，你們倆再坐她的膝頭，這樣不就可以解決問題了嗎？”軒轅故作聰明地道。　　“啊……”三女一怔，隨即不由得都為之笑了起來。　　“好夫君，別逗了，還是將參湯乘熱喝了吧。”　　燕瓊最是着緊軒轅的身子。軒轅看看那麼大一碗參湯，不由得皺了皺眉頭，道：“這麼多，我怎麼可能一人喝完？我看還是大家來與我一起喝吧！”　　“不，這幾日也夠你累的了，你是應該好好地補一補了。”鳳妮認真地道。　　“是啊，妮姐說得很對，這幾天你東奔西跑，腦子整日不停地想問題，連覺也睡不好，自然得你一人喝？！”褒弱附和道。　　“這、這參湯味道極苦！”軒轅皺眉道。　　三女相視一望，不由得也都笑了起來，軒轅竟還有這孩子腔。　　“夫君天不怕地不怕，難道還會怕苦嗎？”褒弱也倚？過來，輕笑着問道。　　“能不吃苦就不吃苦嘛，非得要吃那是沒辦法，只是你們幹嘛要本夫君自找苦吃？”軒轅一邊解釋一邊打趣道。“這可是瓊兒的一片心意哦。”鳳妮一邊提醒道。　　“看來，這苦是非吃不可嘍。”軒轅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捧起碗一口氣便將參湯喝了下去。　　“既然夫君為瓊兒吃了苦，那瓊兒這便還夫君一個公道好了！”說著竟主動自軒轅身後探頭送上一個吻，只讓衰弱和鳳妮也都笑了。　　“報大總管，伯夷父求見！”一名金穗劍士在門外稟報道。　　軒轅輕“哦”了一聲，鳳妮也迅速立起。　　“快請！”軒轅向外揚聲道。褒弱和燕瓊收拾了桌上的湯碗正要退出去，軒轅卻道：“叫人把碗送回去，你們便留下好？！”　　燕瓊和褒弱歡喜地應了一聲，雀躍地留在軒轅身邊。　　此時伯夷父走了進來，一見屋中的架式，先是微微一錯愕，但很快又釋然而笑，對於眼下的一切他並不怎麼見怪。　　“伯夷父見過太陽和大總管！”伯夷父極為客氣地見禮道。　　“都是自己人，不用這麼客氣，來！我正有事想找你商量呢。”軒轅爽聲道。　　“哦，我也有重要消息要稟報！”伯夷父認真地道，同時扭頭望瞭望桌面上所鋪開的羊皮地圖，似有些錯愕。　　“何事？”軒轅問道。　　“我得密探相報，蘭慶和方牧兩人離開熊城之後密議了一番，然後竟派親衛前去鬼方！不過，此人被我截了下來！”伯夷父沉聲道。　　鳳妮臉色大變，急問道：“他們想勾結鬼方？”　　軒轅卻神色不變，“哦”了一聲，問道：“可自此人口中審出一些什麼？”　　“這是蘭慶和方牧給羅修絕的密涵。”說著伯夷父自懷中掏出一個以竹筒封存的皮帛遞給了鳳妮。　　鳳妮掏出竹筒中的皮帛一看，臉色大變，同時也殺機大起，惱罵道：“好個賊子！”　　軒轅接過皮帛仔細看了一遍，冷笑道：“果不出我所意料，我要讓他們知道，他們的所作所為，是何等的錯誤！”　　“哦，大總管早就知道他們有謀反之心？”伯夷父問道。　　“難道你會看不出？”軒轅笑着反問道。　　伯夷父一聽，不由得也笑了，因為他確實早就察覺到了蘭慶和方牧的不軌之心，這叫英雄所見略同。　　“這該怎麼辦？我們是否立刻派人去將這兩個逆賊給拿下？”鳳妮憤然道。　　“鳳妮別急，既然我早料到了這件事，自是早有安排。不出兩日，他們兩人就會暴病而亡，無葯可救！”軒轅洒然一笑，冷酷而淡漠地道。　　伯夷父和風妮皆是一愕，有些不解地望着軒轅，不知道軒轅何以如此肯定。　　“難道大總管對他們下了毒？”伯夷父若有所思地問道。　　軒轅高深莫測地笑了笑道：“不錯，我早料到這兩人不會善罷甘休，定會在這幾日中尋機謀反。因此，我在辛、壬兩城布下了許多暗哨，只要這些暗哨接到命令，蘭慶和方牧必死無疑！”　　“我還是不明白，如果你是下了毒，又何必用這些暗哨？”鳳妮有些不解地問道。　　軒轅笑了笑道：“我所下的並不是毒，只是一種奇怪的藥物，它對人的身體並無任何害處，但只要服用了這種藥物的人在七日之內嗅到另一種香味，這潛於其體內的藥物就會立刻轉變成為毒物，使人頃刻間死亡！”　　“天下竟有如此神奇的藥物？”伯夷父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要是七天之後呢？”鳳妮奇問道。“七天之後那藥物自然會失效，即使是聞香也無礙。”軒轅悠然地答道。“大總管真是奇才，居然能夠研製出如此奇葯。”伯夷父忍不住贊道。　　軒轅搖搖頭道：“我可沒有這個本領，天下間能研出這種奇葯的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那人是誰？”鳳妮奇問道。　　“歧富！”軒轅並不隱瞞地道。　　伯夷父恍然，歧富之名他自然聽說過，知道歧富醫道舉世無雙，若這奇葯是歧富所研究出來的，那便不足為奇了。　　“原來是他！”　　“那真是太好了！”鳳妮吁了口氣道。　　“那大總管何時準備對付這兩人？”伯夷父問道。　　“很快就可以，另外那個蒙傑我們也要注意一下，此人的心機比蘭慶更深沉！”軒轅吸了口氣道。　　“我知道！”伯夷父點了點頭，他贊同軒續的看法，而事實也確是如此。　　“來，我們一起來研究一下這幾份地圖，我們要與鬼方痛痛快快地大戰一場！”軒轅一改話題道。　　燕瓊和褒弱很乖巧地將地圖攤開。　　伯夷父也便不再客氣……

# 第十五章 引狼入伏

　　“目前我所擔心的尚是熊城內部的安全！”軒轅淡淡地道。　　“熊城內部會有什麼可擔心的？”鳳妮訝然問道。　　伯夷父也有些不解，熊城的兵力是最強的，而且政令嚴明，氣氛正新，軒轅怎會說最擔心之處就是熊城呢？　　“我所擔心的是鳳妮的安全。是的，如果此刻有萬千萬馬前來攻打熊城，我們都不足為懼，但怕就怕有人暗中出手對付鳳妮，眼下鳳妮身邊的保衛最為鬆懈，根本就不夠力度！”軒轅吸了口氣道。　　鳳妮望着軒轅，她不明白軒轅何以會說出此話，不由問道：“軒轅是不是想到了些什麼？”　　軒轅望瞭望鳳妮，又望瞭望伯夷父，道：“伏朗並未返回伏羲氏，而且風須句也帶來不少高手，我擔心這幾人會乘我前往涿鹿之時偷入熊城對鳳妮不利。　　要知道，只要鳳妮有什麼閃失，有熊也便算完了！”　　“哦，總管原來是擔心這件事，不過風須句的確不能小視，此人向來以詭計出名，若是他也來了熊城，而又這麼長時間未曾現身，那定有問題。”伯夷父肯定地道。　　“是的，我也是這麼認為的。伏朗此人的性格，鳳妮定比我更清楚，如此離開熊城，他肯定會不甘心。而他對熊城內部又極為熟悉，如果他真的執意要去做一些什麼事情的話，可能還真不是很難！”軒轅分析道。　　鳳妮眉頭微皺，她知道軒轅所說的事情確有可能性。而眼下，若軒轅去了涿鹿，她身邊便只有一些金穗劍士，如果這些人是與敵人明刀明槍地斗，或許還有效，但是在這敵暗我明的情況下，金穗劍士的警覺性確實還不夠。而伏朗在熊城之內呆了年余，對熊城之中的地理，甚至是暗道都極為熟悉。因此，這件事情確實讓人有些頭大。　　事實上，洛書和河圖的失竊，便已經證明了這些太陽戰士並不能對那些熟知熊城內部環境的人起到什麼作用，而且在防衛諸方面尚有着許多的漏洞，這不能不讓人心憂。　　“到時，我們可以多調派些高手對太陽進行保護，即使風須句再厲害也不可能有多大作為，就怕想不到，如今想到了還怕什麼？”伯夷父信心十足地道。　　鳳妮笑了，伯夷父所說的極是，就怕想不到，如果想到了自然不會再有所懼，對症下藥，他們又能怎樣？　　“我們可以讓與岐伯和吳回大祭司這些高手守衛着妮姐，誰還能夠對她構成威脅？”燕瓊語帶天真地道。　　軒轅笑了笑道：“一味防守始終會處於下風，這樣反而會增長對手的銳氣，我們做的不只是守護，而且還要攻擊，要揪出風須句這老烏龜的尾巴！”　　燕瓊和褒弱不由得被逗笑了，鳳妮在莞爾之餘不由精神一振，她明白，每每軒轅說得這般輕鬆之時，便表示軒轅已經成竹在胸，定是有了計劃。　　“哦，總管可有何妙策？”伯夷父也徽有些訝然地問道。“我要引蛇出洞，只有將風須句和伏朗引到明處，就不怕他們能攪出多大的浪了！”　　“如何引蛇出洞？”鳳妮也對軒轅的計劃大感興趣，因為軒轅的計策的確很新鮮。　　軒轅高深莫測地笑了笑，道：“我要鳳妮跟我一起去參加涿鹿一戰！”　　“什麼？”伯夷父失聲問道。　　鳳妮和燕瓊諸人也大為不解，鳳妮疑惑地道：“如果我去了涿鹿，風須句會出來嗎？”　　“當然不會出來！”軒轅的話更讓人有些莫名其妙。　　“那如何引蛇出洞？”鳳妮奇問道。　　伯夷父和鳳妮立刻會意，因為鳳妮已經有過一次經歷，只是上次並沒有弄出一依假鳳妮來，若這次真是這樣，確可引出伏朗和風須句。　　“不過，我要鳳妮這兩日假裝生了病，否則的話，沒有哪個巧手能夠再易容出一個鳳妮來。當然，要將鳳妮變成別人倒是簡單！”軒轅認真地道。　　“沒問題，一切都聽你的安排！”鳳妮得知能與軒轅同去涿鹿，不由得心情雀躍，滿口應承。　　軒轅笑了，是的，有些問題是必須解決的，他絕對不能拖泥帶水，如果伏朗真的要在暗中對付鳳妮和有熊的話，他絕不會再顧忌伏朗是不是鳳妮的師兄，是不是太昊之子。在這個年代，只有利益之爭，而牽涉到整族的利益之時，個人的感情也只有放在一邊了。鳳妮從來不是一個沉溺於感情的人，因為她心中所裝的是整個天下的和平與安寧。　　鳳妮與軒轅應該是同一類型的人，而雁菲菲則是另外一種類型的人，所以鳳妮絕不會因為伏朗是自己―的師兄便忘了其敵對的身份。甚至鳳妮寧可棄龍歌而保軒轅，那便是因為她心懷天下，個人的感情又算得了什麼？　　事實上，軒轅並沒有隱瞞處理龍歌的方式，甚至是原原本本地告訴也鳳妮，但鳳妮並不感到很意外。　　相反，如果軒轅不能這樣做的話，也便不是軒轅了，也便沒有其值得人欣賞的手段。正因為如此，軒轅才能如此快地擁有眼下的成就。　　軒轅更擁有敏銳的覺察力，看人用人方面精到而準確，他能夠清楚地分辨出誰對他有威脅，誰將是可用之人。任何對他有威脅的人都將被他排斥，而每一個能被其運用的人，都能夠用到實處，這就是軒轅最厲害之處。當然，軒轅的聰明也是不可否認的。　　※※※　　這幾日，軒轅很忙，居然抽不出時間去看小悠遠。不過，有雲娘帶着小悠遠且有陶瑩、桃紅諸女寵着他，這小傢伙也不是十分想念雁菲菲。或許是因為還太小，根本就不懂得什麼。也許，這樣會更好，若是小悠遠懂事了，再見親娘死去，必定會吵得很兇。　　雲娘對雁菲菲的死極為痛心，但卻很無奈，生老病死，這是誰也難以避免的，只是她實不知如何向上代九天玄女交代，雁菲菲還沒有正式成為九天玄女的繼承人。　　軒轅來見見小悠遠，是因為他要出征了，要趕赴涿鹿，所以他想來見見這血脈相連的兒子。　　軒轅心中很清楚，何以雁菲菲會給他們的骨肉取名為悠遠，“悠遠”之弦音即為“幽轅”，小悠遠之名本就是她為懷念蛟幽和軒轅所取。因此，軒轅最是疼愛小悠遠。這次來看兒子，也是為了告誡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地救回蛟幽，而完成雁菲菲的遺憾。　　看到小悠遠，軒轅心中便痛，雁菲菲為了懷念蛟幽和他而取了此名，但是造化弄人，蛟幽和軒轅都好好地活着，而雁菲菲自己卻已撒手塵世，這怎叫軒轅心中不傷感？或許，這便是生活的本質所在。　　軒轅最後所到之地，仍是冰窖，他就要去完成雁菲菲的遺願了，自然要來向雁菲菲告別。　　※※※　　蘭慶和方牧暴病而亡，再次震動了熊城，但很快宗廟宣讀了蘭慶和方牧寫給天魔羅修絕的信涵，宣布蘭慶與方牧乃是通敵奸賊，於是有熊再一次嘩然。　　所有的人都在猜測蘭慶和方牧之死乃是軒轅所為，但對於兩人的死，人人稱快，這也是投敵賣族略下場。　　蘭慶和方牧的死，給有熊每人都是一個警告，蘭慶和方牧是何等武功，但是卻無可抗拒地死去，誰還敢有背叛有熊之心？　　當然，現在有熊諸路首領戰士已然統一陣線，各依附的部落更是人人振奮，因為鳳妮所提出的聯盟方案正在擬立，而更讓人振奮的是，已經有數大部落願意與有熊結盟，強部如五虎族之首的陶唐，小部如青雲劍宗，甚至還有盛極一時的龍族，包括君子國。若是這些力量一結合，那有熊族再也不會局限於阪泉一帶了，而會走向更遠之地。西可結君子國與陶唐氏，完全可以組成一道堅固的防線，擋住北部鬼方諸部；南可通共工氏和祝融氏，這樣將可劈地千里，聲勢大壯。因此，有熊族的每個人都充滿了希望。　　蘭慶和方牧的死，對有熊不僅不是一種打擊，相反還是一種激勵，讓人看到了熊城統治者的手段，看到了新任太陽的手段和大總管軒轅的手段，只有他們才能使諸如蘭慶和方牧這等謀反的絕世高手死於無聲無息。這也表明鳳妮和軒轅有能力應付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沒有任何可以對有熊族不忠，同時也更表明了軒轅和鳳妮對鞏固有能力量的決心，如蘭慶和方牧這樣的有熊重臣也毫不猶豫地除掉，這一切自然是足以振奮軍心，穩定民心。　　壬城和辛城兩大城主的位置立刻由蘭慶和方牧兩人的副手接任，兩城中的軍心也迅速被穩定。蘭慶和方牧的家人全都解返熊城，交由宗廟處理。　　有熊曆法是無情的，對待叛徒從不會輕恕，鳳妮卻在這兩日抱病，有人懷疑是因為蘭慶和方牧的事氣病了鳳妮，有人也認為太陽是心疼兩位重臣的去世才會抱病，總之各種說法皆不一致。不過，第十一代太陽鳳妮病了卻是不爭的事實。許多本該她主持的大事，都由元貞長老和大祭司吳回主持，卻並未見到大總管軒轅現身。吳回隨創世多年，對於族中主祭之事並不陌生，事實上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選擔這一職位，一切都處理得井井有條。雖然吳回與創世相比，權力減小了許多，但其地位也極為尊崇。　　也有人說大總管去訓練山海戰士了，知情者卻都明白，軒轅此次乃是去面對鬼方，將與鬼方交換人質，以鬼三交換一個女人，而以刑天的兩個神將交換大批的貨物，這是一筆很大的交易，或許還不僅於此，更會是一場征戰。　　沒有人會預估結果，也沒有人知道將可能發生什麼事情，但這一定會是一個讓人期待的典故，它或許會平淡而過，抑或驚天動地。每個人都會期待着，祝福着，因為這將是發生在最讓人矚目的年輕英雄、有熊族軍事大總管軒轅身上的一場風暴。　　※※※　　東方的太陽足有三竿之高，但那溫和的光芒卻似乎無法驅散晨霧，自霧色之中看去，太陽呈現出通虹的色澤，犹如一個燃燒的火盤。　　霧色在近午時之際才慢慢散去，但整個涿鹿如同掛着一層輕紗，給若隱若現的森林和坡地倒也平添了幾分朦朧的美。　　驚碎涿鹿寧靜的是一串馬蹄之聲，涿鹿的地形並不是很複雜，但卻並不像有熊之地那般平整，而是由一堆堆丘陵所組成，再順一道河谷而形成的狹地。相對來說，地勢也還算平坦。　　“注：涿鹿，古時涿鹿座落在今日之河北宣化、沙城一帶，也可以說是在河北小五台山附近；有熊族則在今日的京郊，地靠西側，確切的地址已無從考證，讀者無須太過強調”　　鶴丘之頂，數十騎收緊馬韁，迎日而立，勢態昂揚，正是軒轅、花戰諸人，在軒轅馬隊之後仍有數十騎戰鹿，數十名驅車的戰士，整隊人馬一百五十餘眾，人人精神抖擻，目眺遠方。　　遠方，有一陣塵土高揚而至，蹄聲使地面有節奏地震蕩着，是鬼方的高手來臨。　　軒轅的嘴角邊逸出了一絲笑意，他知道，對方終於來了。他有些期待又有些心酸，不知是因為誰。　　或許是因為蛟幽，“她現在還好嗎？她是否已經改變了許多呢？”軒轅心中想着。事實上，他所想的並不只有這些，還有蛟幽昔日的一顰一笑……　　青天和火烈緊跟在軒轅的身後，柔水和劍奴則分立軒轅的左右。恭弘=叶 恭弘皇沒來，或者是因為他根本就不必來吧。　　軒轅表面看上去似乎有些疲憊，或許是因為他這幾日所想的問題實在太多的緣故吧。　　軒轅的身前有兩名金穗劍士和兩名君子國的劍手一字排開。　　每一個人都是全副武裝，長槍、大弓、重刀、堅盾。當然，這一些並非全都背在身上，長槍在馬背或鹿背的橫鈎之上，大弓則在肩上，重刀插於腰間，堅盾在手中。人人小腿之處更扎有兩柄小刀，右手持長劍。每個人的裝備都像是一支軍隊。　　當然，如軒轅、火烈這樣的人並不需要堅盾，但他們並不介意其它的裝備。　　兩輛戰車，五十名車卒，當然這並不是用來作戰的，而是用來運送貨物的。這些步豐也是人人肩負大弓，重刀軟盾，車上之人也是手持長槍利鈎，軍容肅整。由此可見，這些戰士無一不是百里挑一的精銳之師。　　戰車為五牛齊拉，奔馳起來也是迅速之極，只是不甚靈活，但以這一百五十人足以應付許許多多的危機，以此也可看出軒轅對鬼方的重視。當然，天魔羅修絕親自趕來也是軒轅如此舉而隆重的原因之一。　　天魔羅修絕是什麼樣的人物？誰敢小視？誰能小視？任何的疏忽都有可能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　　與鶴丘相對的乃是虎丘，正是軒轅與天魔羅修絕相約之地。　　鶴丘與虎丘乃是涿鹿的兩處頗有特色之處，在起伏的丘陵之中，這兩處山丘相對峙，相距數十丈，中間為一道狹長的谷地，而在四面又多為小坡、平川。　　因此，在這種地方交換人質，雙方都難耍什麼大的陰謀。當羅修絕立於虎丘之頂時，霧已散盡，但肅殺之意更甚。肅殺之意自是來自這位昔日曾是蚩尤四大戰將之首的天魔。據傳此人叛離蚩尤之後北入鬼方，更得了天神據比的不世武技，已達到永保青春長生不死的境界。當然，世上哪會真有長生不死之人？即使當年的女媧娘娘也僅活了五百多年，在軀體老化之後登天而去。生命雖然是無止境的，但肉體的機能卻是有限的，這是任何人也難以改變的事實。當肉體的機能腐朽敗化之時，生命便只能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當然，生命能不能以另一種形式存在還得看修行者的修為。　　傳說之中，天地並非只有一層空間，據傳盤古始族便是因一斧劈開了這層空間封閉的大門，才會繁衍出這樣一個花花世界。但是這花花世界卻只是眾多空間中的一個，若想求得永生，就要像伏羲大神一般悟通天地，找到各層空間的破口，這才能帶着肉身進入永生的另一個世界。　　不過傳說始終是傳說，事實是否真的便是如此呢？誰也不無說出一個肯定的回答。因為活在這一層空間里的人永遠都不會明白另一層空間的生存形式，永遠都無法明了那究竟是如何的一個世界，正如夏蟲不知梅花是何種形狀一樣。但，若當一個人超脫之後，他也無法再向世人禪述其中的境界，如夏蟲永遠不知冰為何物一般，但等它見到冰，便已死去多時了。這是一種無奈，是一個矛盾的對立體。　　世界因為矛盾才存在，社會因為矛盾才發展，生命因為矛盾才會更豐富多彩。矛盾，本就是構成一切所不可缺少的激素。　　此時的天魔一身青鱗甲，頭頂更戴着怪異的角盔，如同一隻麒麟神獸，散發出凜烈的氣勢。坐下的奇獸犀渠更是凄號厲叫，更使得天地之間寒意森森。　　“注：犀渠，據《山海經》中山經所載，其形狀很像牛，黑色的軀體，叫聲如同嬰兒的啼哭，這種野獸兇狠殘暴，能吃人。”　　天魔羅修絕高居犀渠背上，身邊是鬼虎和一個體型高挑美艷得有些妖冶的少婦，他們各騎一頭青牛。　　而在三人之後則是一百餘葷育部的精銳戰士，青一色的胯坐戰牛，陣容肅整，氣勢非凡。　　“那女人乃是天魔八妃之一血魔妃子，統領着血鬼部！”軒轅身邊的一名金穗劍士低聲介紹道。　　“哦。”軒轅輕輕點了點頭，可以感受得到，那個妖異的美人應該是一個難纏的高手。　　“對面可是軒轅小兒？”天魔羅修絕揚聲冷哼着問道，聲音犹如金石相擊，錚然作響。　　“對面可是羅修絕老鬼？”軒轅也應聲高呼。　　青天和火烈大叫痛快，而對面的羅修絕卻是臉色大變，他身邊的那些高手更是人人“鏘”然拔劍，誰也沒想到軒轅會如此不客氣地針鋒相對。　　“好，年輕人果然狂妄不俗，竟敢如此稱呼本天魔的，你是第一人！”天魔羅修絕不怒反笑起來。　　“天下已非昔日之天下，新舊交替在所難免，軒轅只是第一個，但還不是最後一個！”軒轅也傲然而笑道。　　“哦，本天魔就是喜歡狂妄而又有本事的年輕人，今日本天魔來此也就是欲一睹軒轅乃何許人也。聽憑寥寥數語，可知軒轅確非凡俗之流。”天魔依然不怒，淡然道。　　“多謝誇獎，不過我不覺得需要太多俗套客氣之語。請問天魔，蛟幽可曾帶到？”軒轅一揮手高聲問道，同時立刻有人將鬼三和刑天的兩位神將推了出來。

# 第十六章 初涉涿鹿

　　鬼虎一揮手，只見自後面的牛陣之中推出一個長發披肩，一襲素白長裙在冷風中微微發抖的女人。　　那不是蛟幽還是誰？軒轅的心不由抽搐了一下，湧出不知是怎樣的一種滋味。遠遠望去，蛟幽的半張俏臉被掩於長發之下，長發在冷風之中飄舞，如一道黑簾一般似有意實無意地擋住了軒轅欲窺全貌的視線。　　此時蛟幽所穿的衣裙依然是失蹤那天身穿的衣裙，樸素簡潔的線條，無論是以何種姿勢立着，都像是一道絕美的風景，只是此刻這道風景多少有些凄涼之意。　　“蛟幽，是你嗎？”軒轅高聲喚了一聲。　　那被推出的白裙女子揚了揚臉，撲面的冷風將散漫於臉龐的秀髮拂於耳後，還有幾縷便緊貼在面龐，卻再也無法遮掩其清冷的眸子，雪白的肌膚犹如一尊活了的白玉神女雕像。樸素而清冷，似不沾半點人間煙火，卻又給人一種如這個冬天一般蕭瑟而慘淡的意境。這是蛟幽嗎？這便是昔日那個如驕陽、如春風、如山間精靈一般的蛟幽嗎？這便是昔日那個清純聖潔而又天真浪漫的蛟幽嗎？昔日清新何在？　　軒轅的心好痛！是的，此女正是蛟幽，確確實實便是蛟幽，可是他感到蛟幽變了，變得讓人心痛，但這不是蛟幽的錯，絕對不是！　　錯的是誰？　　是天魔羅修絕？是鬼三？這是軒轅自己？抑或是將蛟幽逼下天台的神農？抑或是……錯的到底是誰？　　誰又能知道？　　蛟幽沒有回答，她看見了軒轅，眸子之中閃過的只是一種哀傷，只是一種慘淡的凄楚。軒轅的出現和存在竟已經不能夠使她激動和歡欣，這確實是一個悲哀的結局。　　“人在此，如何交換？”鬼虎高聲喝問道。　　“好，先將我們所要的貨物推下山谷！”軒轅收拾情懷道。　　鬼虎揮了揮手，將兩大車貨物緩緩地放下山坡，而軒轅身邊則由二十餘人押着胖瘦兩位神將行下山坡，同時也是接回那兩車貨物。　　虎丘和鶴丘雖只相隔數十丈遠，但如果從坡谷下經過的話，便有百餘丈遠。　　對於人貨的交換十分順利，並無什麼波折，因為真正重要的只是鬼三和蛟幽的交換，所以雙方誰也不會在這無關輕重的問題上大做手腳，誰都不想讓自己的人質慘遭毒手。　　那兩車貨物在被二十名有熊戰士稍作翻撿清點之後便拉了回來，而且是迅速將兩車貨物拉離鶴丘，這是事先約好的，否則若戰鬥起來，一個不好貨物還會被對方搶走。　　雙方對視了半晌，軒轅扭頭見那兩車貨物在兩輛戰車的戰士護送下已走出了百餘丈，這才喝道：“可以進行人質交換了！”　　花戰和木青同時躍下馬背，兩人一左一右挾住雙手被縛的鬼三向山谷下行去。　　鬼三不僅僅是雙手被縛，而且全身的功力也全都給封住了。　　鬼虎欲送蛟幽，卻被軒轅喝止，只能由他身後牛群之中的普通戰士送出人質。軒轅也不能不防一手，以鬼虎的武功，說不定在交換人質之時耍什麼花樣那可就不妙了。以花戰和木青此刻的武功雖然並不懼怕鬼虎，但卻頂多只能守住鬼虎的攻勢而無絲毫還手之力。若鬼虎解開了鬼三身上的禁制，那豈不是大事不妙？是以，軒轅不許鬼虎出手。　　鬼虎也無可奈何，要知道，鬼三與他可算是親若兄弟，若是出了一點什麼差錯，他心中也會不忍，更何況羅修絕極為疼愛鬼三，自不想鬼三出現一點意外，雖然蛟幽對軒轅也很重要，卻沒有必要拿鬼三的命去賭。何況鬼三對鬼方來說，較之蛟幽對鬼方的用途大多了。羅修絕雖也愛女色，但經歷了一百多年，女色對他來說已經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反而是一些實質的東西。因此，軒轅提出以鬼三換蛟幽，他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蛟幽的步履沉緩，彷彿是感到極度的疲憊。或許，她的心已經很累了。生命本就是一種負擔，如果再讓生命背負着責任，那麼再輕鬆的心也會感到疲憊。　　木青的心中也有些痛，望着蛟幽一步步地走近，心中更多的是憐惜。這個曾被視為姬水之神的蛟幽，美麗如昔，只是在其目光之中多了一些讓他感到陌生的傷感、凄楚和冷漠。木青讀不懂蛟幽眸子里的感情，也讀不懂那彷彿很空洞的眼神的含義，他能夠感受到的，便只有蛟幽的陌生和一種陰冷的意味。　　那兩個押送蛟幽而來的戰士與木青對視了一眼，都顯得敵意十足。木青只是冷笑了一聲，並沒有將這兩人放在眼裡。　　花戰往昔並未見過蛟幽，但他此刻也驚於蛟幽那得天獨厚的麗質，雖然沉默得有些冷漠，但卻更有另一種無法解釋的韻味。　　蛟幽望了木青一眼，露出了一絲澀然之意。　　“快回隊！”木青一帶蛟幽迅速向鶴丘之頂奔去，花戰卻是面對虎丘倒退而回，以防敵人偷放冷箭。　　蛟幽比鬼三先一步回到自己的隊伍之中，因為木青的速度遠勝於鬼方那兩名押送人質的戰士。　　鬼虎對木青的身法吸了口冷氣，他們差點被軒轅給算計了。以木青的身法，足以列入頂級高手之流，若是在途中對鬼三出手，他們的兩名鬼方戰士定然難以抗拒，說不定還會將鬼三當場擊殺，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所幸木青沒有如此做。　　“幽妹！”軒轅激動之下竟自馬背上翻下，走上幾步，一把搭住蛟幽的肩頭，居然歡喜得連眼圈都紅了。　　蛟幽身子也彷彿激動得顫抖起來，卻一句話也沒有說出來。“你終於又回來？……”　　“小心！”木青大驚，低喝了一聲。　　“呀……”軒轅一聲滲哼，蛟幽的袖間竟然滑出一柄藍汪汪的短刃，直刺入軒轅的小腹。　　“砰……”木青一掌擊實蛟幽的手腕，再一橫勾，以快捷之極的手法擊中蛟幽的肩頭。　　蛟幽也一聲悶哼，翻倒在地，那柄短刃僅刺入軒轅腹中三寸許。　　花戰大驚之下一把扶住軒轅，倒被眼前發生的變故給驚呆了。　　火烈飛身而下一把抱起軒轅，一看傷口留下的是黑血，不由得駭然：“這是一柄淬毒的毒刃！”　　青天卻已飛身抓起蛟幽，一看之下，不由有些氣急敗壞地道：“她中了巫術！”　　“啊……”木青也大驚，更是憤然，這才恍然蛟幽何以會出手殺軒轅。　　“哈哈哈……”天魔羅修絕放聲大笑，鶴丘之上的忙亂之狀，一切都看在他的眼中，怎叫他不笑？　　“軒轅，任你奸詐似鬼也料不到本天魔有這一招吧？”　　“不要臉的老渾蛋，卑鄙！無恥！下流！”木青和柔水氣得大罵。　　“死到臨頭，就讓你們多逞一下口舌之利吧！”　　“嗚……嗚……嗚……”一陣號角之聲劃破長空，那犀渠凶獸也發出如嬰兒一般的怪叫，附和着那一陣號角之聲。　　“殺！”鬼虎高呼一聲，迅速挑斷鬼三的束縛，並解開了鬼三被封的穴道。　　“撤！”柔水一聲低喝，木青諸人迅速上馬，一百餘騎如潮水般迅速退下鶴丘。而此時，虎丘后三裡外的林子之中蹄聲大作，鬼方大軍如旋風般湧出。　　火烈迅速將青天遞來的解毒丹喂入軒轅的口中，一邊策馬飛奔，一邊以火勁直逼入傷口，竟硬生生將那一道傷口的血管燒焦，那毒血化為青煙帶着腥臭逸出了傷口。　　“哼，小小的毒傷怎能難得住我？”火烈不屑地道，軒轅卻差點痛昏了過去。　　“風魔騎欲合圍我們！”柔水低呼了一聲。　　眾人一看，果見近千的風魔騎分成兩路，如大剪刀一般向他們的退路合圍而至，而在他們的身後，羅修絕跨着犀渠奇獸也追了過來，不過相距近百丈之遙，畢竟他們在越過兩座山丘花了一些時間。　　風魔騎早就設好了埋伏圈，不過，柔水諸人的戰馬快極，等他們還沒有完全合攏之時便已經殺到。　　“殺！”劍奴連射兩箭，便已沖入了風魔騎的牛陣之中。　　這群有熊族的戰士，人人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箭術高超，幾乎每一個人都將軒轅所授的作戰方式掌握得極為精到。遠處箭攻，近處槍攻，地下刀盾相攻，一切都是攻擊的方式，因此眾人在一下鶴丘之時便已搭箭在手，對任何可能存在攔截之勢的敵人以快箭先下手為強。因此，風魔騎還未曾合圍便已有數十人死於亂箭之下，那戰牛也有數十頭倒地，將那些風魔騎士摔死數人，有的甚至死於牛蹄之下。有熊戰士在前進了三四十步之時，所有人整齊劃一地掛弓摘槍，以勇不可擋之勢直殺入風魔騎的隊伍之中。　　“殺！殺……”風魔騎迅速會合，但是有劍奴、柔水、青天、火烈諸人在前方開路，遇人便挑，擋者披糜，而且風魔騎與這群快騎呈十字交叉狀錯過，自然是無法阻住青天諸人。　　“殺！殺……”有熊戰士氣勢如虹，那五十騎鹿營戰士衝擊力不大，但夾在馬群之中也頗具殺傷力，首先自風魔騎的缺口殺出。　　沖在最前的是青天、劍奴諸高手，留在最後的也是這些高手。　　火烈早已將軒轅和蛟幽交給那群鹿營戰士。　　鹿營雖然正面攻擊力不如風魔騎和這些戰馬，但是在短距離中衝刺逃走卻是要優勝一些。因此，這些鹿營戰士發揮其長處，保住軒轅和蛟幽能安全突圍，而由五十匹戰馬為其斷後。　　有熊戰士殺出重圍，幾乎沒有什麼阻礙，因為對方的風魔騎本身合圍之勢就有缺口，不過也有五匹戰馬和十餘匹戰鹿死去，大多都是中了敵箭，也有的是被敵方高手擊殺。但是鬼方的風魔騎一上來便損失了一百多騎，幾是有熊戰士損失的十倍，因為有熊這一百人之中高手太多，風魔騎哪是對手？有些失去了主人的戰牛開始亂奔狂竄。　　天魔羅修絕也沒有想到軒轅的隊伍之中竟有這麼多的高手，等他們趕上來之時，軒轅諸人已遠在四五十丈開外了。　　“轟……”四下蹄聲大起，塵土飛揚，埋伏在虎丘後方的風魔騎和鬼方的鹿騎也迅速掩了上來，更有許多步卒緊隨其後。當然，這些步卒為後勤。　　天魔竟動用了數千鬼方戰士，可見他對軒轅是何等的重視。　　當然，天魔此舉絕對不單隻是對軒轅的重視，他更知道軒轅乃有熊族的軍事大總管，如果此戰大捷，可以一直追殺軒轅直逼熊城。　　要知道，軒轅此戰若敗北，有熊必會在蒙絡、創世新喪之下人人自危，鬥志盡失，那時他們攻克十大聯城定然容易多了，以其強大的威勢甚至可以讓十大聯城的城主獻城而降。要不，也可一路直殺至熊城，十大聯城自會出兵來救，他們便可勢如破竹而下，取得堅城。因此，天魔這才親率數千大軍而來。　　天魔可謂人老成精了，知道此刻乃是攻打有熊千載難逢的絕佳機會，其政局不穩，民心未定，新舊交替，而在熊城之中仍殘餘着蒙絡和創世的舊勢力，這些人必對軒轅和鳳妮不滿，此刻若錯失機會，待軒轅和鳳妮政局穩定下來再戰之時，恐怕就要付出不止一倍的力量了。而且，眼下軒轅遠出琢鹿，更受了傷，可謂是機不可失，精明的天魔當然是傾力而為了。　　僅剩的四十騎鹿營戰士率先鑽入一片樹林，而四十餘騎戰馬也隨後飛速竄入林中，再還以一輪疾箭，阻住那群風魔騎的疾追之勢。　　這片林子並不大，僅里余寬，根本就阻不住風魔騎的追勢。但遇到林子，這群風魔騎便很自然地緩了一緩，等他們再追入之時，與軒轅的騎隊距離又拉長了數十丈，此刻雙方相距有百餘丈了。　　天魔微怒，他領頭沖入林子，鬼三、鬼虎和血魔妃子隨後跟上，直馳入林中，他們追到林邊，卻並未遇到林中有何埋伏，眾風魔騎不禁大為放心。　　“哼，這小子根本就沒有料到有今日，怎麼可能未卜先知在這裏設下埋伏呢？”鬼虎輕蔑地道。　　“哈，快看，那兩車貨物仍在前面！”血魔妃子老遠看見了已與青天諸人會合的兩輛拖着貨物的牛車，只是並沒有見到那護送的兩輛青牛戰車。　　“殺！”風魔騎戰士一陣歡呼，便向林中衝去。　　“嘩……嘩……呀……”正當諸人就要衝出林子之時，四周的大樹彷彿如着了魔般地傾倒下來，橫七豎八地砸落，林中的地面之上更塌陷出一個個陷阱。　　於是風魔騎不可自制地亂了起來，已有數十騎翻落陷坑，人仰牛翻，更有些戰牛被大樹砸倒，風魔騎戰士就更別說了，被粗枝掃得東倒西歪，有的更是翻落牛背。　　天魔的犀渠凶獸一聲大吼，竟然竄至林外的一處荒坡上，接着便是許多風魔騎狼狽地竄出林外，損傷雖然只不過三四十騎，卻延阻了他們的追擊。再看前面，青天諸騎已經消失在另一處山坡之頂。　　“追，本天魔倒要看看你們往哪裡逃！”天魔羅修絕狠聲道。　　可他領着五百餘風魔騎追了一盞茶時間，竟然沒有見到青天諸人的蹤影，不由心中大為疑惑，他們就算追不到青天諸人，但也會發現那兩輛拖貨物的牛車呀？可是眼下連那拖貨物的牛車也沒有看到，這就有些奇怪了。　　天魔羅修絕帶韁衝上了一個高坡之頂，四處眺望，雖然他見到了軒轅那隻剩下數十人的殘餘隊伍，但卻更發現了另一件讓他心驚不已的事。在他的後方，塵土飛揚，顯然是正在大戰。　　天魔這才恍然，為何此時後方魔奴所領的風魔騎仍未跟上來，想必定是遇到了襲擊。不過他並不擔心，因為魔奴所領的是大部隊，有足夠的應付能力。　　一聲長嘯，天魔依然領人向軒轅逸走的方向追去。　　※※※　　魔奴所領的風魔騎只須翻過一座山坡便可與天魔會合了，可他們剛奔出剛才天魔諸騎中伏的林子，來到荒坡之時，忽聞一聲厲吼，自側方的坡頭閃電般衝出一輪勁騎，以快捷無倫的速度將魔奴的隊伍截成兩段，自中間殺過。為首之人正是恭弘=叶 恭弘皇和陶瑩，這支一百人的快騎全都是戰馬重槍，橫衝而過，簡直像是一柄無堅不摧的利刃。風魔騎一時首尾難顧，被殺了個措手不及，等魔奴調頭欲攔截之時，恭弘=叶 恭弘皇和陶瑩諸人已領着眾騎兵如風一般地衝上了另一座坡頂，根本就不作絲毫停留。　　魔奴幾乎氣得吐血，這群人就像是跟他們捉迷藏一般，一觸即退，但是卻將風魔騎隊形打亂，而且還損失了近百騎。魔奴根本就無法想象，對方那支快騎竟然有如此的殺傷力，有些人手持重槍，有些人手持輕盾快刀，一擋一劈，幾乎是摧枯拉朽一般，而且這些人的配合精準到位，陣形如破山之錐，一進一出絲毫不亂，竟視他所領的一千風魔騎如無物，這怎叫魔奴不怒？　　魔奴整隊分出五百騎尾隨恭弘=叶 恭弘皇之後疾追，而另五五百騎則去與天魔會合。　　※※※　　鬼方此次兵分數路，風魔騎為主力，但在虎丘和鶴丘附近的五百騎由天魔自親統帥，另一路則是由魔奴所率的一千風魔騎為後應，還有一路則也是鹿營戰士，以小路直達壬城和辛城之外，與早已伏於那裡的步卒會合。此次鬼方一共動用了四千多兵力，幾乎是有史以來，鬼方動用人手最多的一次。　　天魔其實也是很無奈，如果他不如此做的話，再過一段時間，待蚩尤傷好之後，他幾乎沒有機會再兵伐有熊，光蚩尤就會讓他頭大。而眼下卻是攻克有熊的最好時機，若不賭上一把，今後便再無機會了，是以他啟用了百年來調動人馬最多的一次，同時更在葷育準備了兩千兵將作為後勤，幾乎是傾出了鬼方一半的兵力，而且還是親征，所出的一半兵力都是最精銳的，若如此還戰不下有熊，那往後就休想了。　　事實上，如果能夠征服有熊，他便傾其鬼方的全部力量也在所不惜。　　北方凄冷，特別是一到冬天，風沙瀰漫，大雪紛飛，草枯恭弘=叶 恭弘凋，牛羊也都不得不南移。皆因北方苦寒，剛一入冬便已經冷得人受不了。如果能得有熊之地，便可借西北諸山擋住自北吹來的寒風，而且再向南便是土地肥沃、水草豐茂之地，與鬼方那窮荒僻野的地方相比，簡直有着天壤之別。而且有熊地勢險要，有十大聯城相環，城堅貨豐，若能得有熊，他便可將自己的勢力大大擴張，直接與東夷接壤。到時候，即使是蚩尤傷愈，他也可以聯合東夷合力決戰蚩尤，相信少昊也不會拒絕。　　當然，天魔羅修絕也知道，要奪有熊何其之難，否則鬼方也不用數百年來都受盡風雪之苦了。不過，眼下有熊的重要人物相繼而死，新太陽即位仍不足以懾服人心，確實攻克有熊的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有熊本是高手如雲，比之鬼方更為可怕，至第十代太陽，再接着大祭司創世、蒙王蒙絡、死士教頭吳回、宗廟的六大長老、十大城主、八大寨主和七大營的大統領，甚至包括創世的四大護法和蒙王府的高手，加起來不下數十人之多，尤其以創世、蒙絡、吳回、六大長老和城主蘭慶、方牧及伯夷父，無人不是絕世高手。若非有東夷牽制着不讓有熊座大，只怕第十代太陽之時，已經把鬼方給滅了。便是當初天神據比在世之時也被有熊打得七零八落，若非蚩尤，有熊只怕比三苗更為可怕了。眼下，蒙絡、創世、蘭慶、方牧，有熊第十代太陽在位時座下最可怕的幾大高手都相繼死了，羅修絕豈肯放過這個進攻有熊的大好機會？

# 第十七章 犀渠凶獸

　　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的速度快極，片刻之間馳出十數里，魔奴卻窮追不舍。不過，他們越追越近，似乎戰馬的速度比不上這群狂奔的戰牛。　　百丈――七十丈――六十丈……風魔騎開始兩翼散開。在這片沒有高山，只有坡地丘陵的地方，包圍戰是極為有效的。魔奴不相信，以已方數倍的兵力會無法對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進行包圍。　　恭弘=叶 恭弘皇的隊伍像一條長蛇一般，在山坡谷地之間婉蜒，而風魔騎則漫成扇形疾追。此地距虎丘近二十里，眼看就要將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合圍在一片谷地之中，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竟一下子竄上了一側的山丘。　　魔奴追襲恭弘=叶 恭弘皇是怎麼近怎麼走，恭弘=叶 恭弘皇卻只走谷地，而不往高丘頂，所以風魔騎幾乎快要將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給堵住了，卻沒想到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彷彿是慌不擇路般向山丘上跑去，而且馬速快得讓魔奴也有些驚訝。他本以為這些戰馬之類的東西不方便爬坡，所以恭弘=叶 恭弘皇這才盡繞山谷走，而他們的戰牛是遇坡過坡，遇谷過谷，好不容易形成合圍之勢，這些戰馬竟然又會爬坡了，而且還非常快捷。魔奴也有些急了，風魔騎自山坡上潮水般地衝下，尾隨着恭弘=叶 恭弘皇的騎隊又向他們所去的山丘上漫去。　　魔奴也不得不佩服恭弘=叶 恭弘皇所領的那些騎兵，雖然似乎慌不擇路，但始終如一條長蛇般一條線地奔行上山，然後又下山，絲毫未改變陣形，這也可見這一百餘騎是訓練有素的精騎。　　恭弘=叶 恭弘皇諸騎剛消失在一個山丘之頂，驀地風魔騎的隊伍之中傳來了一陣驚呼、慘叫，那如潮水般湧上山丘的風魔騎行在前面的都“嘩啦……”地落入了陷阱之中。這山丘之上似乎處處都是陷阱，東落一騎，西陷一騎，而此時背部山丘之上卻傳來一聲大吼：“殺！”　　箭雨亂飛，一時之間天空彷彿都黑了下來，到處都是箭矢，那群風魔騎本來都心驚於這些陷阱，頃刻間竟被這陣亂箭身得人仰牛翻。此時山丘之頂三步立一人，人人手執大弓，竟然拉長近一里，把整個丘頂全部封鎖。　　魔奴大駭，他沒想到此地竟布下了這麼多的伏兵。不過，他也是身經百戰之人，一眼便看出這裏雖似是滿山都是人，實際上也只是在兩百餘眾左右，比之他的兵力仍然要少了許多。不過，他卻忽略了此刻風魔騎所傷亡的人數。　　“給我殺！”魔奴大吼一聲，一人當先，撥開射向他及其座騎的箭矢，人牛合一便向丘頂衝去。　　那群風魔騎雖然被射得焦頭爛額，但見首領如此奮勇，也都精神大振，鬥志狂升。　　“殺……殺……”一時之間喊殺聲震天，風魔騎狂呼着毫無畏怯地向丘頂狂沖，一波倒下又上前一波，他們好像忘了對手這要命的功箭。　　陷阱、亂箭，根本就阻擋不了風魔騎的進攻，不過風魔騎也死傷慘重，當他們快衝上丘頂之時，幾乎折損了一半。不過，此刻山丘之上的伏兵再也不放箭了，而是扔掉大弓，彎身操起藤盾重刀。　　“殺！殺……”山丘之頂的伏兵立刻自丘頂向兩邊一分，張開一個巨大的缺口。恭弘=叶 恭弘皇和陶瑩領着那支鐵騎倒殺而回，直迎魔奴。　　“殺……”虎恭弘=叶 恭弘此時也出現在坡頂，一手握盾，一手持刀，向山下的風魔騎無畏地狂撲而下。　　“殺……殺……殺……”一時之間，殺氣沖霄，人叫馬嘶，牛嗥弦響，只殺得天地色變，塵土避日。　　※※※　　軒轅的那數十騎飛速地馳入一道山谷，但卻在山谷的另一邊時突然停住，全都勒住馬首。　　天魔羅修絕吃了一驚，在剛要入谷之時猛地打住，他身後的五百風魔騎也全都煞住勢子。　　鬼虎的心裏在發毛，這個山谷地勢奇險，兩山夾一溝，若是軒轅在這裏設有埋伏，只怕他們會討不了好。這道山谷正是涿鹿有名的三溝連環峽之一的望風溝，乃是三溝連環峽第二險地，僅次於鐵門峽。　　“師尊，恐怕此地有詐！”鬼虎擔心地道。　　這哪用鬼虎說？只看軒轅屬下那群人的架式也會讓人覺得氣氛不對勁，天魔自是不怕埋伏，但是他身邊的這些人害怕，他可不能讓風魔騎輕易折損。　　“你與我同去查探一番！”天魔冷哼一聲，向鬼虎吩咐道。他自然不想被這什麼三溝連環峽給嚇着，因為他還要一口氣殺到壬城和辛城之下，去與屯於那裡的戰士會合。如果是平時，他或許會在此地不再追逐，但此刻不同，不過面臨這種險地，他卻不能不小心行事。　　鬼虎明白天魔的意思，一帶韁繩，便向一邊的山頭奔去，以他的武功，即使有埋伏，全身而退是絕沒有問題的，而且此地雖然名為三溝連環峽，卻並無險山峻岭，只是高高的丘陵夾出的山谷，包括後面的虎躍谷和鐵門峽。　　天魔座下的犀渠凶獸一聲尖泣，如飛一般地衝上了一邊的山丘之頂，但是根本沒有任何埋伏，再扭頭之時，軒轅的那一群屬下已經跑出老遠了。　　天魔大惱，他又被人耍了一招，對方根本就沒有設什麼埋伏，只是故意虛晃了一招，讓他疑神疑鬼，這樣才能爭取更多的時間逃命。否則的話，只怕一出這幾道險地就會被追上，而天魔和鬼虎奔上丘頂，這一上一下足夠讓軒轅諸人跑上幾里路。　　“追！”天魔在丘頂一揮手，心中有種說不出的窩囊，竟然被一個年紀輕輕的軒轅給耍了。　　※※※　　“鐵門峽是三溝連環峽的第二道關，也是最為險要的一道。若是軒轅要布下伏兵，定會選擇最為險要的鐵門峽。”鬼虎提醒道。　　天魔點點頭，如果是他，第一道望風溝未布下伏兵，但一定會選擇這最險的鐵門峽，這樣才算是合情合理，殺得敵人連回頭都難。　　天魔想到了這一點，自然不能不防，但他登上峽頂一望之時，發現軒轅的人馬幾乎已到了虎躍谷。他們根本就沒有在這裏稍作停留，這峽谷的兩邊別說是伏兵，便是一隻野獸也沒有。　　天魔又好氣又好笑，自己竟然被這樣一個毛頭小子給嚇着了，還以為軒轅有什麼了不起，連這樣的要地也沒有設下伏兵，真是叫他大失所望，心中忖道：“看來這小子還真沒有準備跟我交戰，只想固守熊城，否則怎麼連這樣的兩處險地都不設伏兵？”　　鬼虎也一臉疑惑地下了崖頂，他看到的與天魔所見一般無二，不由道：“師尊，我看這小子定是沒有準備在這裏與我們交戰，所以根本就沒有設下伏兵，此刻他又受了傷，只顧着倉皇而逃。我看這小子定是想回有熊死守堅城了！”　　鬼虎的想法竟與天魔一樣，天魔不由得點了點頭，道：“想來也是這樣。”　　“我就知道，這小子雖然厲害，但是怎敢與天魔對敵？看來這小子打一開始就只打算堅守有熊，隅守一方，這才是最聰明的戰略！”血魔妃子附和道。　　天魔微微頷首，事實上對於這個新崛起的年輕人，他並沒有非常在意。在他心裏想來，天下間現在只有少昊、太昊和蚩尤可以作他的對手，軒轅算什麼？只是一個順時而生的黃毛小子而已，自不配成為他的對手。　　當然，軒轅死守堅城，對於一個弱者來說，確實是最佳的辦法。憑堅城而守，即使是強如天魔羅修絕之輩，也難以破城而入。而軒轅此刻若真是死守堅城，撐上一段日子，其地位和熊城政局自然便會穩定下來，那可算是一個最好的保存實力的策略。如果是與天魔決戰涿鹿，軒轅自不是天魔的對手，那樣反而會輸得更慘，甚至會讓鬼方勢力長驅直入，到時軒轅和鳳妮的地位自然難保，因此他們又怎敢決戰於涿鹿呢？　　想到這裏，天魔暗罵自己糊塗，暗罵自己太高估了軒轅，心忖：“這小子還真不傻，知道以己之長對敵之短，以堅城死守，實會使本天魔難以施展手腳。”　　“師尊，這小子此刻受了傷，此時不追還待何時？徒兒定要食其肉、寢其皮，方解我心頭之恨！”　　鬼三在旁插口道。“三弟的聲音怎麼了？”鬼虎突然有些訝然問道。　　“都是那小子害的，我已餓了两天，又受了風寒，聲音自然有變。”鬼三恨恨地道。　　鬼虎和血魔妃子恍然，天魔也不以為意，不過他對鬼三的話很贊同。此刻軒轅受了傷，要追擊乃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只要路上不耽誤，追上軒轅應該沒有問題。　　“追！今日定要生擒此子，不能讓他返回熊城！”天魔斷然下令道。他知道，如果軒轅返回了熊城，自然會閉門不戰，死守堅城，那時他們很可能錯失千載難逢的機會。　　※※※　　天魔領着五百風魔騎，幾乎是毫不猶豫地衝進了虎躍谷，他不能讓軒轅逃回熊城。　　虎躍谷比起前兩道峽口，要平緩許多了許多，兩邊的山丘雖陡，但不是很高，呈一個“ｖ”字形的開口，但是要比前兩道谷口稍長一些。　　風魔騎與天魔剛沖入谷中，便聽兩邊的丘頂一陣大吼，巨大的石頭和粗木自丘頂翻滾而下，揚起漫天的塵土。　　天魔大驚，他怎麼也沒想到軒轅會在三道峽谷中最不險要的峽谷設下埋伏，這幾乎是沒有理由的。　　“呼……呼……”天空中不僅落下石頭粗木，更落下一團團烈火，這些全都是浸有地龍血的柴禾、木料，一時之間虎躍谷中煙火瀰漫，箭雨紛飛，慘叫聲、驚嘶聲響成一片。　　天魔怒吼着向外沖，欲殺出山谷。正在此時，他倏覺身邊一道幽風掠起，駭然之下稍一側身，一道亮弧自他的腰際抹過，那是一柄劍。　　天魔狂嚎一聲，腰間的青鱗甲竟然無法阻止劍勢的穿透，竟直沒入五寸。　　“你這逆徒！”天魔的武功何其霸道，竟在生死之間，探手夾住了那刺入肉中的利劍，他立刻認出此劍乃是劍中之祖昆吾，而出手偷襲他的人竟是被他換回的鬼三。　　鬼三眼裡閃過一絲陰冷的笑意，但是他還沒有來得及做出下一個動作，天魔的魔爪已經印到了他的胸口。　　鬼三低吼一聲，右手疾揮，竟不擋天魔攻來的那隻魔手，反而化出一道有形有色有質的火一般的刀氣，直劈天魔的脖子。　　“砰……轟……”天魔和鬼三同時狂嚎一聲，各噴出一口鮮血來。　　鬼三拖着昆吾神劍，帶着一篷血雨倒飛出十丈之遠才“轟”然落地。　　天魔的腰間血涌如泉，口中又咳出兩口鮮血，身子在犀渠奇獸上晃了兩晃，竟然又坐穩了。　　“師尊！”鬼虎和血魔妃子大驚，這一切發生得大快，快得他們根本就沒有反應過來。他們只覺得一道亮光一閃，接着便是鬼三那左手閃動着火一樣色彩巨大的氣刀斬在天魔的脖子上，而且正是那盔與甲的縫隙之間，然後鬼三的身子便飛了出去。　　天魔像是老半天沒有回過神來，一手捂着腰間的傷口，一手緩緩上移，輕捂住脖子間被那氣刀所劈中的地方，低低嚎了兩聲，如同瞎了眼的老虎。　　“師尊，你沒事吧？”　　“魔尊！”鬼虎和血魔妃子驚呼道。　　“好強的刀氣，好強的功力，這不是我教的武功，他不是小三兒！”天魔彷彿是在自言自語地呻吟着，但卻也開始恢復了神志。　　“師尊……”鬼虎心頭害怕了，同時也迅速撥打着射來的亂箭和火團，他感到師尊天魔似乎處在一種從未有過的虛弱狀態。自師尊天魔已成金剛不壞之軀后，何曾流過血？何曾吐過血？何曾有人能夠讓他受傷？倏然之間，他想到了一個人，剛才鬼三那神秘莫測又威猛無儔的一刀彷彿又一次在他眼前晃過。鬼虎禁不住脫口呼道：“他不是三弟，他是軒轅！”　　“軒轅？他是軒轅？哈……咳咳……”天魔又咳出了兩口鮮血，卻笑了起來，笑得有些凄厲，有些歡悅，軒轅果然沒讓他失望。　　是的，軒轅沒有讓天魔失望，果然是一個無可挑剔甚至是可怕之極的年輕人，居然連天魔竟也着了他的道兒。所以，天魔笑了，已經有一百年了，一百多年沒有人讓他感到死亡的威脅，他覺得生命是那麼的孤單，那樣的寂寞。一百多年了，沒有人能做他的對手，可是如今軒轅的出現，讓他不再寂寞，讓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威脅。原來，受傷的滋味竟是這樣不好受。　　天魔知道，這次他真的敗了，敗在一個後生小輩的手中，可是他不明白何以鬼三竟成了軒轅？不過，他知道此人絕不是鬼三，無論是功力還是眼神，以及這無與倫比的刀法都不是鬼三所能擁有的，只是打一開始他便忽略了仔細打量鬼三，因為一開始他便只注意到那邊的軒轅是否中了他的計策，是否被蛟幽刺死。蛟幽沒讓他失望，但也使他全心欲追殺那個被刺的軒轅，沒時間仔細打量身邊的鬼三。而剛才鬼虎說鬼三聲音變了，仍沒有引起他的注意。此刻真相大白起來，他確實是疏忽大意了，但是他實在沒有想到竟會有人在鬼三身上作假，且有如此高明的易容之術。　　“撤！”天魔急喘了幾口氣，低喝道，他知道自己受的傷有多重，他也不能不佩服軒轅的功力，以他金剛不壞之身，竟仍然無法抗衡軒轅這可怕的一刀。　　虎躍谷中幾乎像是世界的末日亂成一團糟，風魔騎幾乎成了相互踐踏之勢，有的倒退，有的前進，都擠成一堆了。此刻，居然有人重創了天魔，更讓這群風魔騎鬥志大失，哪裡還敢前進？全都倒退。　　鬼虎心中卻記着那飛落至十丈外的軒轅，在瀰漫的煙霧之中，他飛掠而過，趕到軒轅剛才摔落的地方，但那裡只有一灘血跡，而軒轅的屍體卻是不知去了哪裡。　　“不可能，不可能！”鬼虎嘮念了幾句，他不敢相信軒轅中了天魔那樣一擊居然還能夠活着，這簡直不可能，如果軒轅死了，那麼屍體呢？難道是有人將他帶走了？　　“鬼虎！”血魔妃子一人護着天魔快騎趕到鬼虎的身邊呼道。　　“軒轅的屍體不見了。”鬼虎呼了一聲，說著躍身上牛，他的身前身後立刻再集合了數十名天魔的親衛高手。　　“看，那裡！”血魔妃子突地一指山腰之上，呼道。　　鬼虎抬頭一望，果見鬼三手持昆吾劍艱難地向山丘之頂爬去，那不是軒轅是誰？雁菲菲死了，昆吾劍落在了軒轅的手裡，這人一定便是軒轅，所有人都驚駭不已，包括天魔在內。　　軒轅居然沒有死，天魔含憤一擊是何等威力，軒轅居然還能夠爬上半山腰，這段距離至少有三十丈，這確實讓他們吃驚。　　“我去殺了這小子，此子不除，我們豈有安寧之日？”鬼虎咬咬牙，他深深地感受到來自軒轅的威脅。　　天魔點了點頭，深表鬼虎的話正確。他雖然重傷在身，儘管敗了，但他卻不想軒轅活着，這個年輕人實在太可怕？鬼虎一聲輕嘯，如蒼鷹般向軒轅掠去，血魔妃子領着一群親衛高手向來路殺去。　　“殺呀……殺……”山頭之上湧出了數百名一手持盾，一手持刀的有熊戰士，更有幾道身影閃電般掠向半山腰的軒轅。　　“殺……殺……”青天、柔水等一干高手領着近百名騎兵倒殺回虎躍谷中，真是擋者披糜，只殺得風魔騎狼狽逃竄。　　風魔騎哪裡還有鬥志？全都向來路飛逃而去。　　鬼虎眼看便要追上軒轅，但是卻自橫殺出三人，其中兩人將他截住，另一人抱起咳血的軒轅迅速退走。　　鬼虎知道眼前的鬼三果然是軒轅，自那紅衣女子口中的呼喚便可以聽出，而截住他的兩女正是當日與刑天胖瘦神將交手的燕瓊和褒弱。不過，迅速又有幾名好手加入戰團，卻是少典神農與恭弘=叶 恭弘七等人。　　鬼虎如何還敢再戰？乘這些人尚未將他纏住之時，一聲長嘯，撤身而退，但退得也很狼狽。　　“殺……殺……”　　鬼虎是最後一人衝出虎躍谷，身上已拖出了幾道傷口，燕瓊、褒弱、少典神農、恭弘=叶 恭弘七，這些人的劍法無一不是犀利異常，而柔水、火烈、青天這些高手的一身修為更是高深莫測，如果他不是有先見之明，逃得快的話，定會命喪虎躍谷。　　衝出虎躍谷，鬼虎才發現包括天魔在內，己方只剩下那麼五六十騎甩開了伏兵的追兵。不過，柔水諸人卻是緊咬不放，一直瘋狂追殺。　　鐵門峽，幾乎是塊死地，過來的時候不覺得，但返回之時才發現這裏的道路竟是如此狹窄，地形竟是如此險要。　　鬼虎和十多名天魔親衛高手斷後，倒也能在這狹窄之地阻住柔水等人片刻。　　柔水和火烈諸人的武功雖好，人數雖多，但在這峽谷之中，也難以施展開來，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而且，天魔身邊的親衛高手都是受天魔親自指點，人人乃頂級高手，也十分棘手不好對付。　　鬼虎諸人且戰且退，也暗自慶幸這鐵門峽的險要。　　“殺……殺……”正當鬼虎慶幸之時，鐵門峽頂響起了一陣大喝，只見峽頂突地出現了百餘道人影，人人推動巨石便向峽中砸，而且自崖頂亂箭齊發，只射得血魔妃子和那群拚命奔逃的鬼方戰士叫苦不迭，誰知此處來時沒有伏兵，回去之時便有了伏兵，這可真是屋漏又遭連夜雨。

# 第十八章 以智謀戰

　　鬼虎心中禁不住詛咒起軒轅來，詛咒軒轅做得太狠，竟要趕盡殺絕，一切都安排得如此巧妙，但他們必須殺出鐵門峽。可是，殺出了鐵門峽之後又如何呢？還有望風溝，軒轅會不會也在望風溝再設下伏兵呢？鬼虎現在只盼魔奴的救兵快到，只有魔奴的救兵或可解此圍。而看眼下的形勢，他們能不能夠活着見魔奴仍是一個極大的問題。　　天魔身邊的親衛高手也受不了這番亂石亂箭的攻擊，即使身形保護好了，但坐騎也有問題，人數正一個個地減少着……當鬼虎再與天魔會合之時，一共只剩下三十餘人了。　　鬼虎簡直想大哭一場，五百多名風魔騎竟然傷亡得如此之慘，而且這三十餘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帶了傷，所幸這些倖存者無一不是頂級高手，是天魔的親衛，是以一時還能撐下去。　　當他們殺出鐵門峽，又損失了幾人，只剩下二十餘騎，在柔水諸人的追擊之下，倉皇逃命。　　柔水、青天、火烈、木青、劍奴及一干金穗劍士和花戰諸人，人人都是高手，殺傷力之強幾乎讓天魔的人感到絕望。不過，這群剩下的倖存者人人都有些至少等同於花戰之類的身手，只不過他們被火燒、石砸、箭射之後，銳氣大挫，又帶傷在身，更敵不過對方的人多，因此只有挨打被殺的份兒。可是這群天魔身邊的高手心中明白，他們的劫難並未因為出了鐵門峽而完結，因為還有一道望風溝在等待着他們，那之中究竟藏有什麼殺機，大概只有軒轅才知道。　　※※※　　魔奴簡直氣瘋了，他竟被一個黃毛小子給纏住，身邊的風魔騎士死傷大半，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狂攻和虎恭弘=叶 恭弘那些使刀執盾戰士的狂攻下，風魔騎竟是半點優勢也沒有。　　一頭頭戰牛慘嗚着斷足而倒，雖然也讓虎恭弘=叶 恭弘的人死傷慘重，但風魔騎傷亡更慘，只剩下百餘騎了。　　“撤！”魔奴心有不甘，但卻知道大勢已去，因為他發現遠方有一隊鹿騎正向他們這一方飛馳而來，所打的卻是有熊的旗幟，如果他不想全軍覆滅的話，便只好撤退了。　　恭弘=叶 恭弘皇身邊的鐵騎也只剩下六十餘人，而虎恭弘=叶 恭弘所領的兩百精銳龍族戰士卻折損了一半，若非因一開始的陷阱和亂箭對風魔騎造成了無可彌補的損失，只怕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的這些騎兵和龍族戰士也差不多快完蛋大吉了。不過此刻龍族戰士還是鬥志昂揚，悍不畏死。　　這場廝殺之慘烈確實是難以形容，人與獸斗，人與人斗，獸與獸斗，此刻各方損失慘重之下，幾乎是勢均力敵。若不是遠方有熊的援兵到了，魔奴定然咽不下這口氣，會死拼到底，最後鹿死誰手還很難說。　　不過，魔奴知道，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下占不到多大的便宜，而且這些戰馬比他們的戰牛靈活多了，衝刺的速度也比戰牛快捷、穩健、有力。若只是在座騎的比拼上，他們定會輸，因此他絕沒有把握除掉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　　恭弘=叶 恭弘皇的武功比魔奴並不會遜色多少，而且在戰馬穿插的過程中，陶瑩與恭弘=叶 恭弘皇雙戰魔奴，卻是魔奴吃不消的。　　地面上，虎恭弘=叶 恭弘的刀盾幾乎是威猛無儔，而且動作靈活之極，他一人便劈死了十餘頭戰牛，更力殺三十多名風魔騎的戰士，血染襟袍，手中之刀正是鋒利無比的尊神刀。而他本身就是一個使刀的好手，得此神刀自然是威力倍增。　　那些龍族戰士的身形也都靈活之極，在戰牛之中穿梭自如，如輕風一般，皆因他們的武功是以“神風訣”為基礎，所以在身法之上靈動之極。時而縱躍，時而低身橫穿牛腹，幾乎是這群風魔騎的剋星。　　當然，風魔騎也都是強化訓練出來的勁旅，人人不管是在地面還是在牛背之上，都是難得的好手，因此儘管龍族戰士神勇無比，也死傷不少。　　風魔騎也被殺得有些膽寒了，乍聽魔奴一呼“撤……”便都如旋風一般撤下山丘。不過，此時他們明白了何以恭弘=叶 恭弘皇那百餘騎在上山時以一字長蛇陣排開，那只是為了避開陷阱，而他們上山之時，是想呈包圍之勢，誰知道，就因此而中了埋伏，損兵折將。　　虎恭弘=叶 恭弘等人追殺至山下，便只由恭弘=叶 恭弘皇領着六十餘騎尾隨魔奴身後疾追。　　虎恭弘=叶 恭弘重整戰士，兩百人卻只剩下八十餘人了，戰況之慘烈，確實讓人心有餘悸。這剩下的八十餘人帶傷的也不少，不過都無甚大礙，還有些傷重的在山丘之頂。　　“清理戰場！”虎恭弘=叶 恭弘一聲令下，八十餘人迅速返回山丘，扶傷者，拾撿風魔騎所留下的兵刃、甲胄，以及一些活着的戰牛。當然，這些戰牛的屍體若是能拉得動的話，他們也會毫不客氣地拉走，這可是極好的美味。戰死的兄弟，就地掩埋，至少，此刻他們已經完成了任務。　　此刻，增援的鹿營戰士也已趕到，這些鹿營戰士都是自七大營中挑選出來的援兵，立刻分出所帶來無人乘座的戰鹿給虎恭弘=叶 恭弘諸人。他們也是來接應的，雖然只有百餘人，但卻帶了兩百餘騎戰鹿。　　虎恭弘=叶 恭弘迅速將兵刃甲胄之類的交給一些人，讓其就地掩埋，待回頭再來取。而他則揚鞭向恭弘=叶 恭弘皇追襲的方向趕去。他知道，真正的戰鬥才剛剛開始，隨之而來的，可能會更殘酷。不過，自軒轅將尊神刀交給他的那一刻起，他便覺得自己有義務堅持到最後。　　虎恭弘=叶 恭弘也沒想到，他會多個兒子，而且已經長大成人，更成了一代英傑，叱吒風雲，這是一個突如其來的消息，也讓他感謝上蒼，那本來已經沉鬱的心，一下子又沸騰起來，洋溢着無限的鬥志。他知道，自己欠了軒轅太多的父愛，欠了軒轅及其母姬夢太多，他有些愧對軒轅，但是軒轅卻是那麼真摯，這使虎恭弘=叶 恭弘覺得應以自己的餘生去償還欠了軒轅的父愛。　　虎恭弘=叶 恭弘自己昔日也是雄心勃勃，但歲月使他壯志漸斂，也知道天地之大，他一人之力是何等的渺小。而現在軒轅竟然能夠名震天下，擁有他昔日連想都沒有想到過的力量，這使他暗下決心，自己昔日無法完成的願望，就由他的兒子軒轅去完成。因此，他將不遺餘力地去為軒轅之事拚命。或許，在他的心中，這樣才會找到父親的尊嚴。正因為這樣，他與軒轅父子相見之後，立刻便要軒轅給他一件事去做，他認為這是一種償還父愛的形式，這與虎恭弘=叶 恭弘的性格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　　※※※　　那數十名龍族戰士也在疾追的同時，搭箭而射。　　風魔騎一邊逃竄，一邊左閃右躲，狼狽不堪。此刻他們鬥志已失，這般逃命之下，豈有不成箭靶子之理？　　魔奴被射得心頭火起，知道想甩掉恭弘=叶 恭弘皇的追襲確實很難。不過，所幸涿鹿之地山丘極多，雖然林子不大，但也能夠避開一些自后射來的暗箭。　　當然，涿鹿的山丘大部分是長長的蒿草，有的則是只有一些長及膝頭的矮草，連一棵大樹也沒有。　　這是一片特殊的地帶，當年有熊建城之時，伐盡了涿鹿之樹，而在有熊與鬼方作戰之時，曾經許多次將涿鹿的草木燒絕，有時又有天火自然，因此使得涿鹿之地大樹少了很多，加之北方的寒風吹來，使得這片地方背風的一面草木密些，而迎風的一面樹木稀稀朗朗，甚至是連草也長不高。因此，這裏便成了最好的天然戰場。　　這群戰馬，在追襲的時候便可以看出其體型的優勢，比之戰牛奔襲的速度快捷許多。其腿長而有力，流線輕爽，哪是戰牛所能夠相比的？　　魔奴知道，一開始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之所以逃逸之時不全力以赴，只是想故意引他們入伏，而他們卻懵然未覺，還以為戰馬不如戰牛呢。　　當然，這也不能夠怪魔奴，因為他從來沒有應付過這樣的一支新鮮的騎兵，對戰馬的所知極為有限。　　如今突然之間遇到這樣一支勁騎，自然是有些忙亂，甚至判斷失誤。　　軒轅之所以用這支騎兵，正是起到奇兵的效果。　　否則的話，他憑什麼敢與鬼方的風魔騎抗衡？以風魔騎的衝擊力，在涿鹿這種乒陵之地，最具衝擊力和破壞力，要想在涿鹿決戰鬼方，沒有能夠與風魔騎相抗衡的力量怎能取勝？　　魔奴吃虧之處便在於此，他對軒轅的騎兵一無所知，而軒轅對他的風魔騎卻有着深入的研究，這個差距足以讓魔奴慘敗。　　魔奴的風魔騎中突地分出三十餘騎倒殺而回，他們知道，要甩脫恭弘=叶 恭弘皇的追襲是不可能的，若是這樣不即不離地被其窮追，那後果只會有一個，等有熊的援兵一到，他們全部完蛋。因此，魔奴不得不分出一批人來阻止恭弘=叶 恭弘皇的追擊，纏住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以掩護主將及另一批人的逃走。　　恭弘=叶 恭弘皇也只不過數十騎，這三十餘風魔騎調頭殺回來，倒還真的能夠將他們給纏住。　　恭弘=叶 恭弘皇大惱，但卻也沒有辦法，這三十餘風魔騎是抱着決一死戰的決心，兇猛異常，不能不讓他們全力以赴。而恭弘=叶 恭弘皇這僅余的五六十人更不能分開，若是分開，魔奴再殺回來，只怕在援兵未趕到之時便已經將他們各個擊破了。因此，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只好眼望着魔奴帶着六七十騎絕塵而去，惟有對這群斷後的風魔騎痛下殺手了。　　對於魔奴來說，此敗已經是慘不忍睹了，五百風魔騎竟然被恭弘=叶 恭弘皇以少勝多殺得如此慘敗，他的臉面可謂丟盡了。不過，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為他太輕敵了，大意之下而中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埋伏。如此有下次，他定不會輕敵。　　魔奴確實有些輕敵了，有熊族的創世，蒙絡、蘭慶和方牧一死，誰還會放在他的眼裡？除非伯夷父或是六大長老，而恭弘=叶 恭弘皇這個年紀輕輕的年輕人居然也敢在他面前搗亂，怎叫他不惱？同時也更沒有將恭弘=叶 恭弘皇放在心上。誰知，蒙絡、創世、蘭慶、方牧死了，有熊還會有這麼多的高手。當他發現上當之時，已經後悔莫及了。　　※※※　　望風溝，確是一片死地。　　但天魔畢竟是天魔，乃當今罕有的絕世高手，儘管受了軒轅如此致命的一擊，居然還能夠奮起神威，在最緊要的關頭殺得有熊伏兵東倒西歪。　　望風溝的伏兵正是蛟夢所領，鬼虎一衝入望風溝之時，便發現望風溝竟已被堵住，四面全是有熊的人，雖然只有兩百餘眾，但卻是鬼虎身邊人數的近十倍，何況他們屁股後面的柔水等人已經殺死了那幾名斷後鐵門峽的戰士，很快要追襲上來了。若是他們不能儘快殺出望風溝，那隻會被堵死在望風溝之中，結局惟有一個，那便是死亡！或者是被生擒活捉，連天魔也不能例外。　　“此路不通，退出去繞道而行！”鬼虎低吼一聲，他知道，若想硬闖過望風溝，那幾乎是不可能，蛟夢身邊的人個個都身手不俗，而且這些人似乎極精聯擊之術，相互之間配合極為默契。長短兵刃不一，彷彿是布下了一個個奇陣。儘管血魔妃子諸人苦戰，但卻只不過前進了數丈而已，而二十餘騎又損失了四五騎，如今只剩下十九人了，若再要硬往前闖，只怕根本就殺不出去，即使能夠僥倖殺出，誰知道出去之後還會不會有伏兵？　　“不，一定要殺出去！”天魔似乎精神一振，低吼道，他伸手奪過一件長兵刃，左挑右刺，竟然也不理那些攻到自己身上的敵刃。　　“叮，當……”天魔身上所穿的青鱗甲是普通兵刃根本無法破入的，事實上，若在平時，他金剛不壞之軀何懼這些破銅爛鐵？但是他很不幸遇上了狡猾的軒轅，遇上了劍中之祖的昆吾，即使是金剛不壞之軀，也不能抵擋昆吾的神鋒，何況這還是軒轅全力偷襲的一劍？事實上，天下間能在如此近的距離，在全無防備之下，躲過軒轅全力偷襲一劍的人，確實是不多，恐怕也惟有天魔、太昊、少昊之輩才能夠有此能力了。　　但遺憾的是，天魔躲過了一劍，卻無法躲開軒轅的瘋狂一刀。　　軒轅的武功確實奇詭，刀劍合施本就是他的特長，在劍式被破之時，及時出以掌刀！角度精準，又是傾力而為、同歸於盡的打法，天魔雖然武功蓋世，也只好自認倒霉了。幸虧軒轅是掌刀而非尊神刀，否則只怕天魔已經身首異處了。　　軒轅怎也沒有想到自己這全力而發的掌刀只能重創天魔，而無法斷其頭顱，要知道他這掌刀與真刀實無二致，甚至更霸烈千萬倍。他確沒想到天魔的軀體己達到了金剛不壞之境，這一刀雖然霸烈，卻只能摧毀天魔皮層之下的經脈，而無法讓天魔身首分離。不過，天魔的脖子之上留下了一道火烙一般的痕迹。　　“攻擊這魔頭的傷口……”君子國的精銳戰士們也看出了天魔的弱點，大呼道，天魔渾身刀槍不入，只好找其傷口攻擊。　　天魔座下的犀渠凶獸狂叫亂撞，見人就以利角相攻，倒也難以對付。　　天魔連挑二十餘人，禁不住伏於犀渠背上大口喘息，他已經失血太多，而且在這過度用力之下，他感到一陣頭眼發昏，這都是因為軒轅那一掌所斬之處太過陰損。　　鬼虎大吼連連，左沖右突，而奮力護着天魔的血魔妃子也是渾身浴血，那本來有些妖異的俏臉此時更為妖異，但卻已經不再俏麗，如蓬頭之鬼。她手中是一柄怪異的叉，卻被蛟夢給纏上了，她想奮力殺出重圍，但君子國的戰士太多，到處都是，根本就不可能殺得出去，倒是她已漸感力竭，其座下的青牛也負傷累累。　　“鬼虎，天魔交給你了！”血魔妃子對天魔倒是忠心耿耿，此刻知道難以倖免，索性不走，纏住蛟夢與一群高手。　　“昂……”血魔妃子的座騎慘倒於地，血魔妃子勉力躍起，但是天空中有旋舞的飛刀，還有飛過的流矢，一時之間血魔妃子連中數擊，慘嚎着墜落，而且迅速被亂刀所劈。　　射中血魔妃子的箭矢，是劍奴的！劍奴諸人終於除掉了那幾名為天魔斷後的高手，追了上來。他們可是不會對敵人客氣，也不管對方是男是女，既然你們能殺害雁菲菲，那我們也自然可以殺天魔的女人。　　戰爭本身就是殘酷的，人人都殺紅了眼，血魔妃子殺了不下二十餘人，其武功不在鬼虎之下，誰還敢對她客氣？何況對敵人的客氣，便是對自己的殘忍。　　“血魔！”天魔低嚎，但是他卻不能停，如今他身邊已經只剩下十人了，可是望風溝還有八十餘丈才能夠走完。而且，他身邊的人個個都已經受傷不輕，所以能夠堅持的，只是因為一個信念。　　血魔妃子的死，彷彿深深地刺激了天魔的心，他一振之下，竟如同瘋獸一般，彷彿一時之間已沒有了傷痛，殺得君子國戰士、有熊戰士和龍族戰士紛紛走避，竟無人能夠擋其兩招。　　柳庄和尤揚自不同的方位抽身截向天魔，他們不能放天魔衝出這望風溝，因為鬼方與天魔會合的四百餘風魔騎已經趕向這裏，如果讓天魔與之會合的話，那所有的布局也都白費了。　　鬼虎也精神一振，尾隨着天魔身後狂殺，他身邊的十騎戰士一個個地倒下，八人、七人、六人，五人……殺到最後竟只剩下天魔、鬼虎與另外一名天魔親衛，但是望風溝外的陽光已經十分接近了。　　望風溝外的陽光是多麼的誘人，便像是天堂中的光輝，不僅如此，鬼虎更看到了遠處高揚的塵土。　　是的，那是與之會合的風魔騎趕來了，他們就要解脫了。　　那些風魔騎可能是並不清楚天魔向哪個方向追，但是他們後來發現了虎躍谷上空的煙霧，這才調頭向這裏趕來。　　鬼虎此刻才明白，何以天魔堅持要自己從這裏殺出，因為這裏一定會有自己的救兵，而如果繞道而行的話，他們在軒轅兵力的猛追之下，別想有一個人生還。而且天魔知道自己傷口的鮮血仍在外流，若舍近取遠的話，光流血也會讓他死去，雖然他有刀槍不入的本領，但是卻不能不靠血肉而活。所以，他必須以最快的速度與魔奴會合。他此刻身受重傷之下，想運功止血也是不可能了，而這一路奮力廝殺，更是血流不止。但天魔知道，只要他再堅持片刻，一切的危難便會過去。　　“呀……昂……”天魔的最後一名親衛和他的戰牛一起倒下，鬼虎的肩頭又多中了一箭，但是他們終於還是衝出瞭望風溝。　　鬼虎幾乎痛昏過去，他的傷勢已經太重了，若不是想到魔奴接應的人就要到了，只怕他已自牛背上栽了下來。但此刻他惟有緊抱着牛脖子，伏於牛背之上，根本就無力再戰，只任由胯下的青牛飛速奔逃。　　天魔終於鬆了一口氣，外面的陽光真好，在鬆氣的剎那，他幾乎摔下犀渠凶獸的背部。這時，他才感覺眼前一片金星亂濺，傷處更是鑽心的劇痛，脖子和胸內如同有一股烈焰在燃燒，那正是軒轅刀氣所侵的結果。　　天魔知道，這股刀氣之中包含有三昧真火的熱力，這才能夠使他也有些無法消受。在剛才大戰之時還不怎麼覺得，但是精神一旦鬆懈下來，自然被這傷勢的痛苦襲得難以支撐。　　犀渠凶獸似乎能夠理解主人的狀態，迅速加速，如風般向塵土高揚的地方奔去。　　天魔和鬼虎只覺得身後蹄聲大作，呼喝之聲此起彼伏，而且箭矢自身邊不住地滑過，都只是差那麼一點點就足以致命。　　天魔當然不懼箭矢，所以依然強撐着昂首而馳，勉強吸氣壓下胸中逆涌的氣血。他知道，此刻只要一個普通高手手握利器也能置他於死地。不過，他心中也湧起了無限的希望，因為他看到了遠處的山坡上急速奔來的正是自己的風魔騎，他甚至已經感覺到蹄聲那驚心動魄的力量讓大地在顫慄。

# 第十九章 神弓射魔

　　鬼虎的精神也振作起來了，還有三里路……兩里半……兩里……好驚心動魄，柔水的騎兵卻只剩五六十丈的距離就要追上了。但鬼虎知道，柔水諸人要超越這五六十丈的距離實在是不容易，而他此刻與自己的戰士只剩下一里半地了。　　天魔的眼中也放出了光彩，他從來沒有這一刻這般深刻地體會到生命的可愛，從來沒有這一刻這般深刻地體會到死亡的可怕，求生的慾望和生的希望讓他振奮，讓他欣喜，讓他快慰。只有經歷了死亡掙扎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到生的快樂。　　“轟……得得……”突地蹄聲更烈，彷彿天地一剎那之間搖晃起來，四面八方都是震耳欲聾的蹄聲。　　天魔和鬼虎的臉色都變了，變得如死灰一般難看。眼看風魔騎就要接近之時，突地自山丘的兩旁各殺出一隊速如閃電一般的騎兵，直迎向風魔騎。那如虹的氣勢在高揚的塵土映襯之下，竟有讓天地色變的威勢。　　是軒轅的騎兵！是有熊族的鹿騎！這些人竟然截斷了天魔與風魔騎會合的道路。　　天魔如妖獸一般，痛苦地低吼了一聲，他心痛，眼看着自己心愛的徒兒死去，他心中有種說不出的悲憤，但卻知道，此時他根本就不可能有時間去為之傷悲，因為保命要緊！不過，也就在此時，他感到一股強大的氣勢緊緊地鎖住了他。　　天魔吃了一驚，抬頭向側望去，只見一騎駿馬背上迎風而立着一衣裙飄舞的女子，而強大的氣勢正是自此女的身上散發而出。　　天魔吃驚的不是這個立於馬背之上的女人，而是這個女人手中的一張極為奇異，彷彿注滿魔力的大弓。　　弓背晶瑩，彎角碧綠，弦絲金黃，弦上之箭烏黑髮亮，所有的氣勢和殺機全都凝集於此箭之上。　　“嘯……”那女人一鬆手，烏黑的箭矢化成一道虛光，彷彿將整個天地撕裂了一般，發出尖銳刺耳之極的弦響。　　在聽到聲音之時，天魔只感到胸前如被巨雷劈中一般，一股無可抗拒的力量透過青鱗甲，直入體內，而後他身不由己地被這股力道帶離了犀渠凶獸的背部。　　“魔尊……”一聲凄厲的嘶吼和震天的蹄聲是天魔在人世間最後所聽到所感到的信息。然後，他便失去了所有的知覺。　　一代魔尊便如此不明不白地含恨而去，結束了他一生的正是神族十大神兵的極樂神箭！而那足踏馬背、迎風而立的女子正是極樂神箭的新主人――滿蒼夷！　　天下間，也只有極樂神箭才能夠有此威力，穿透天魔的軀體。　　天魔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竟會就這樣慘敗於一個後生小輩之手，而且還敗掉了自己的生命。　　天魔敗了，不是敗在武功上，更非敗在兵力之上，他敗只是敗於軒轅的智慧，敗在他的輕敵和大意，這便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僅一時的糊塗而敗掉了全部。　　羅修絕並不了解軒轅的性格，事實上，軒轅絕對不會是一個喜歡死守之人。只會進攻！因為他明白，進攻才是最好的防守。在軒轅所有的記錄之中，基本上都是主動進攻，佔著主動。所以，他絕對不會像蒙絡和創世之流那般死守陣地，只是他會巧妙地給人製造錯覺。　　只要是正常人，便定會以為要設伏兵定是在最險要之地，包括天魔也這麼認為。三溝連環峽之中，軒轅卻偏偏選擇最不危險的一道虎躍谷伏擊，這讓所有人都感到極度的意外。事實上，在軒轅這樣安排伏兵之時，連伯夷父和鳳妮都不贊同，認為最好的伏擊之地是鐵門峽，但軒轅卻定要將伏兵設於虎躍谷，而且還高深莫測地不予解釋。　　事實證明，軒轅的布置是如此的絕妙，簡直是無可挑剔，而天魔正是因為軒轅這種反常的布置而嘗到了有史以來最慘的敗跡。　　天魔之死，那群風魔騎全都看在眼裡，所有的人在剎那之間都幾乎呆住了。天魔在他們的心目中幾乎等同於神，但是這個不死的神居然在他們的眼下死去，可想而知，這對他們的打擊是何等的巨大？　　這兩組橫殺而出的騎兵正是軒轅自屯馬谷所調來的兩百五十騎中的兩百騎，由�雲和郎大各領一百騎，自兩個方向截殺而出。而這兩組騎兵之後，各夾有熊的一百鹿營戰士，兵合一處，足有四百騎。而此時柔水諸人的數十騎也自望風溝中殺出，一時之間，氣勢如虹！而風魔騎則因目睹天魔和鬼虎身死，人人銳氣盡精，鬥志大減，哪裡還有戀戰之心，竟被殺得七零八落。　　有熊族也有所謂的鹿營，但只是專門馴鹿的營地，若要組軍的話，卻還需自各營中抽調人手。　　有熊族因有堅城死守，反而不如東夷和鬼方那般重視騎兵。因此，有熊最怕的便是與東夷的快鹿騎和鬼方的風魔騎在平川丘陵上作戰，而有熊的騎兵也無法發展，所馴的戰鹿倒是有一千餘騎。這一次軒轅自各營中抽調了總數在五百人的兵力充實鹿營聽候調動，這些人雖然比之鬼方的風魔騎和東夷的快鹿騎差，但是在緊要時刻卻可成為速援之師，而且能夠助漲騎兵的威勢。因此，軒轅此次也動用了這基本上不怎麼重視的有熊騎兵。　　事實上，這些騎兵也起到了許多的作用，讓其跟在戰馬之後廝殺，竟然也勇悍無比。　　風魔騎在郎大和�雲的鐵騎衝擊之下，陣腳大亂，而有熊鹿騎則乘亂摸魚，大殺特殺。最為讓風魔騎心驚的是柔水等高手可怕的殺戮，幾乎是沒有人能夠與這些高手相抗衡，雖然這些風魔騎中也有高手，但卻沒有軒轅一方多。而滿蒼夷是一個根本就不需藉助戰馬的人，簡直如幽靈般，自這頭戰牛背上落到那頭戰牛背上，她所到之處，根本無人能阻。　　風魔騎被殺得大敗而退，被柔水諸人苦苦追殺了三十餘里，最後僅剩數十騎狼狽而逃，剛好與魔奴那幾十騎會合，加起來不到一百騎敗逃回鬼方。　　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兩路人馬會合，合兵五百餘騎，戰馬共損失了近百騎，戰鹿卻損失了兩百餘騎，但騎士的傷亡僅兩百餘人，可謂是大戰告捷。　　“立刻撤兵返回熊城！”滿蒼夷抖出軒轅的大令，阻止眾騎繼續狂追魔奴諸殘兵。　　軍令不可違，雖然眾人鬥志高昂，更欲長驅直入，但卻不能不尊軒轅的號令，此戰士帥仍是軒轅！　　“靈鳩！”此時突然有人低呼了一聲，同時一聲尖嘯。　　一聲鳩鳴，黑影自天空疾落而下，一隻巨鳩落於一人肩頭，此人正是始鳩部的一人。　　“有首領的急令！”那漢子忙解下靈鳩腳上所系的帛布，躍下馬便遞予了恭弘=叶 恭弘皇和滿蒼夷。在龍族戰士的眼裡，滿蒼夷和恭弘=叶 恭弘皇才是首領，而有熊族的人是附庸。　　事實上，這次戰鬥的主帥是軒轅，但各組的統領卻是分由恭弘=叶 恭弘皇、柔水、陶瑩、虎恭弘=叶 恭弘、蛟夢、恭弘=叶 恭弘七與另外一名有熊刀營的統領李季擔當。不過，軒轅在事先已經定下密令，騎兵會合后，軒轅不在，恭弘=叶 恭弘皇可代理一切。而滿蒼夷則是特殊命令傳達人，若有特急命令，則以靈鳩傳信。　　恭弘=叶 恭弘皇一看帛布上所書，立刻下令道：“陶瑩、劍奴、恭弘=叶 恭弘七聽令！”　　陶瑩、劍奴和恭弘=叶 恭弘七神色一肅，齊應道：“在！”　　“你們三入速領兩百騎自南面繞過三溝連環峽，伏於熊嶺南側的小道附近，若見鬼方敗兵，立即封堵，不得有誤！”陶瑩、劍奴和恭弘=叶 恭弘七三人對視了一眼，都看出了彼此的喜色，然後大應一聲：“明白！”立刻領着人馬而去。　　“虎恭弘=叶 恭弘、火烈聽令，你二人領人馬一百，伏於熊嶺北側，遇到鬼方敗兵立即衝殺！”恭弘=叶 恭弘皇吩咐道。　　虎恭弘=叶 恭弘並不會擺任何姿態，事實上，他對軒轅的一切安排幾乎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無論是哪一道算計都是那麼精準有效，一切的結果彷彿早在軒轅的意料之中，這怎不讓他佩服？更為有這樣的兒子深感驕傲和自豪。作為父親，能夠鞍前馬後地為兒子出力，那也是一種幸福，是以他欣然領命而去。　　“蒼夷領五十騎，伏於公羊溝，只要能襲殺對方的主帥，便立刻撤回熊嶺！”恭弘=叶 恭弘皇又扭頭吩咐道。　　滿蒼夷其實也過目了那帛布之上的命令，因此知道這是軒轅所設下的幾路伏兵，只是主將則由恭弘=叶 恭弘皇親自安排，她自不會再有任何異議。　　事實上，此刻無論是有熊戰士，還是龍族戰士和君子國戰士，都似已融為一體，都對軒轅的安排敬若神明，絲毫不加懷疑。試想，除軒轅之外，誰能夠以至少比鬼方少一倍的兵力打敗鬼方的風魔騎？而且軒轅所布下的是步騎相雜的戰士，而鬼方全都是精銳的風魔騎。能以這種良莠不齊、東拼西湊的兵力幾乎讓兩倍於已的風魔騎全軍覆滅，而己方卻傷亡如此之輕微，這不能說不是一個奇迹。更何況，便連與太昊、少昊並稱三大無故高手不死神話之一的天魔也慘死於此戰之中，如此驕人戰績足以驚天動地，名震洪荒！　　是以，每個人對軒轅所發布的命令敬若神明，更是鬥志昂揚。　　※※※　　熊城之中的氣氛非常緊張，誰都在擔心涿鹿此戰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事實上，有熊族之中，所有的人都不敢真的相信只憑軒轅就能夠戰勝天魔羅修絕。　　熊城之中雖然對軒轅抱着極大的期望，但他們比誰都清楚天魔羅修絕的可怕，這個不死的魔頭簡直是一個神話。近百年來，他已很少親自出手，但今日卻親自出手，這怎不讓人擔心？　　是的，儘管軒轅也是個極優秀極勇敢而極機智的高手，但沒有人會相信，軒轅的武功可以與天魔相提並論，就算軒轅真的能夠擊殺鬼魅，戰刑天，殺奄仲和偃金，但是天魔羅修絕怎是鬼魅、奄仲之流所能相比的？當今之世，只有太昊、少昊、蚩尤堪成其敵，余者皆如何能比？何況軒轅只是應時而起的後生小輩。　　即使是蒙絡、創世在世之時也不敢與天魔正面交鋒，而軒轅此次調動的人手不過三千，他能夠與天魔抗衡嗎？　　想到天魔大敗軒轅，而後長驅直入熊城，便不能不讓人心寒。要知道，天魔對有熊的威脅是百餘年來未變的，軒轅所帶來的鬥志卻只是一時的。在許多人冷靜下來之後，便不能不思索軒轅與天魔之間的差距。　　其實，不僅僅是熊城之中的人擔心，便是熊城之外的有熊子民何嘗不在擔心？雖然這些人熱愛自己的英雄，但是卻是無能為力，只能在家裡祈禱，甚至有些人已準備好了行囊，準備在一聽到壞消息之後，立刻攜帶妻小遠去。與其在此等待兇殘的鬼方人來掠殺，倒不如早早離開，他們對十大聯城也都沒有了信心。　　七大營、八大寨中所有戰士何嘗不心急？不擔心？但是他們早受過軒轅的嚴令，不能擅自離職，不僅如此，還要對任何出入熊城路口的人嚴加盤查。七大營雖然各被軒續調走了三百人，每個寨也調走了五十人，但是七大營仍然有着強大的力量。軒轅交給他們的命令是，任何企圖不走八寨而越寨至熊城的人，都要予以逮捕，反抗者格殺，非有熊子民者格殺。　　軒轅給他們所下的兩道格殺令，使得七大營明白了事情的嚴重性。在這種大戰前夕，他們確實不敢有絲毫的懈怠，那可不是開玩笑的。　　軒轅基本未調動能城護衛軍，只是自當中抽調出兩百人用於城外巡邏，協助七大營加強熊城的防守。　　熊城之內的一切都依舊，但人人都知道，這隻不過是一種外在的假象，人人內心緊張是免不了的。不過，熊城之中有六大長老和大祭司吳回等人坐鎮，也能稍安人心。要知道，即使軒轅失手，熊城憑其堅城也可以守住，加上各方的人手，熊城之中至少還有三千可戰的精銳戰士。可以說，精銳全都在這座重城裡，還算是能夠安定人心。　　不過，太陽生病卻是熊城之人的一大心病，在這種要命的時候，太陽鳳妮居然生了病，自然讓人有些着急。儘管宗廟解釋，太陽只是因為累了，稍染風寒，休息一两天就沒事，卻仍不能讓人釋懷。　　十大聯城並沒有動靜，但並不是表示一點也不擔心。　　十大聯城中的各路人物都心懸得極緊，所以他們在等待結果，等待軒轅戰捷的消息。　　伯夷父雖然是一個極為穩重的人，但他此刻也有些不安了。他在等待軒轅的消息，這是他與軒轅所約定的，也是軒轅再三叮囑的。無論軒轅傳回的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他都必須遵行。　　事實上，最擔心的人仍是伯夷父，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軒轅此刻身邊的力量。熊城內還以為軒轅的身邊會有三千人左右，但伯夷父卻十分明白，軒轅真正調出城外的人手僅一千五百人，而真正與天魔交手的人數卻是千人不到。或許加上一些來自龍族的戰士，君子國的戰士等外援，十大聯城之外的總兵力也僅在兩千左右。此刻，有熊真正的人手卻掌握在伯夷父的手中。　　整個有熊，最清楚軒轅一切布置的只有四個人，一個是軒轅自己，一個是太陽鳳妮，一個是伯夷父，另一人卻是恭弘=叶 恭弘皇。　　伯夷父身為有熊軍事副總管，自然清楚軒轅在熊城外所布下的每一支屬於有熊族的戰士力量，他惟一不十分清楚的便是來自龍族戰士和君子國的戰士，因此他比別人更多了許多的擔心。　　伯夷父深知天魔的可怕，更知道鬼方風魔騎是如何的兇悍，而且此刻鬼方所動用的兵力數量，他也知道了一個大概，幾乎是傾其精英，這情況得自鬼方內部的密探所報，鬼方至少是動用了五六千人手，其中僅風魔騎就出動了一大半，足足出動了一千七百餘騎，僅有一千騎尚留守在鬼方。另外，鬼方鹿騎增援隊也出動了六七百騎，步卒更是三千以上，可見鬼方確實是準備大舉進襲有熊，而且是下了狠心，以軒轅這千餘戰士又如何能在涿鹿之地與天魔抗衡呢？論武功，有熊沒人是天魔的對手；論實力兵力，軒轅更不足以與天魔抗衡。雖然軒轅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但伯夷父知道軒轅自己心頭的苦處。　　鳳妮也很明白軒轅心頭的苦處，但軒轅卻是不能不賭上這一把，而且伯夷父和鳳妮也難以相助。他們明白軒轅之所以不全領當千多戰士，而留下伯夷父屯兵兩千於壬、辛兩城之間，聽命而動的意圖。　　軒轅絕對不是一個好戰而無謀的娃娃，更不會忽略任何可能存在的危險，這自軒轅對伯夷父和鳳妮的叮囑可以看出來。　　在軒轅出征之前，便再三叮囑伯夷父和鳳妮，如果他有什麼不測，則留守的二千戰士只能堅守不出，絕不可以分一兵一卒相救和支援，同時立刻下令堅守十城，小心防範東夷和鬼方的進攻偷襲，甚至包括太昊的三苗軍，只有死守堅城這才能夠暫時穩住有熊。　　同時再立刻派人聯盟陶唐氏，結盟君子國，合兵龍族戰士，以解有熊之圍，更要極力穩定軍心和民心。　　當然，如果在軒轅僥倖獲捷的情況下，則讓伯夷父傾所有兵力，結辛、壬兩城與甲城三城的兵力，全力出擊駐於辛、壬兩城城外的鬼方戰士，與軒轅預伏於辛城外西北十五里處的八百戰士分四面夾擊悄悄潛伏在辛、壬兩外之外的鬼方步兵。　　鬼方的兵力調動自然無法瞞過軒轅，要想探得鬼方兵力的分佈，只要以靈鳩去探便可，而且很快就會得到精準的答案。因此，鬼方雖是秘密行事，但是仍然在軒轅的算計之中。而且，鬼方內部已經被成功地按插了軒轅的人手，一些重要的情報早就已經送到了軒轅的手中。　　伯夷父怎會不知道軒轅所分析的問題呢？若是軒轅有失，東夷定也會乘此機會來偷襲有熊，至少也會是與鬼方平分有熊，那時熊城人心大亂，軍心動搖，伯夷父若不及時安排的話，有熊很可能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被瓜分。若那時伯夷父領兵而出的話，或許能夠將鬼方駐於辛壬兩城外的軍團擊敗，但那時候恐怕也來不及安排後事了。　　這也是軒轅為何會抽調七營八寨的兵力而不動十大聯城的原因。軒轅不動十大聯城的實力，是怕東夷偷襲，不動熊城護衛軍，是想在萬一的情況下，熊城仍有穩守的力量。在這種四面危機的情況下，根本就不能夠作大的調動，更不能顧頭不顧尾。這就使得軒轅若想痛快地打一仗，卻不能調動太多的兵力；不痛快打一仗，又無法完成雁菲菲的遺願，這便是軒轅的苦處。　　伯夷父和鳳妮都明白軒轅的這些無奈，但是他們也無法改變這種局面。因此他們只有企盼，併為軒轅祈禱，也是為有熊族祈禱。他們害怕聽到壞消息。如果把軒轅此刻兵力分佈情況告訴宗廟的六大長老，那熊城只怕會翻了天。所以，軒轅只讓有限的四人知道了他這次兵力的布置，這也是一種保密的手段。　　“靈鳩傳信到！”　　伯夷父如觸了電一般彈了起來，而其身邊的另一人比他更緊張。　　“快，拿給我看一下！”伯夷父身邊那名打扮成衛士模樣的人急不可奈地叫道。　　伯夷父望了他一眼，不由得苦笑着搖了搖頭。　　那衝進來報信的人正是龍族戰士韓雁，他訝異地看了一眼伯夷父，又看了看那護衛模樣的人，手中的竹筒不知道給誰，因為伯夷父沒說，而那衛士也有些奇怪。　　“先給他好了！”伯夷父道。　　韓雁訝異地打量了那衛士一眼，有些不服氣地將信筒遞了過去。　　那衛士接過竹筒，迫不及待地抽出竹筒中的布帛抖手一看，霎時興奮得幾乎是歡呼道：“是軒轅的字，沒錯，是軒轅寫的！”　　伯夷父和韓雁頓時傻了，像是在夢裡一般，只剩下那衛士有些激動地將帛書送到伯夷父的面前，重複着“是軒轅寫的，這是真的”這句話。　　半晌，伯夷父方捋須放聲大笑起來，像是突然如獲至寶一般。　　韓雁一時也興奮雀躍，但他卻有些駭然地望着那衛士，疑惑地問道：“你是聖女？不，不，你是太陽！”　　伯夷父和那衛士突然相視望了一眼，原來鳳妮高興之下，竟忘了掩飾聲音。半晌，兩人才再次開懷大笑。　　“傳我命令，點煙為號，立刻出擊！”伯夷父大喝一聲。

# 第二十章 大獲全勝

　　辛壬兩城城門大開，兩城各分出一半兵力合而自西側翼進襲。甲城只留下伯欣以一百人留守城中，而杜修則率四百早已安排好的戰士自東側翼而出。於是，伯夷父領兵兩千，全力衝殺而出。　　狼煙升起，自數十里之外也看得清清楚楚，鬼方的步卒也自然都看清了，同時更明白有熊有變，也禁不住都緊張起來了，他們不清楚有熊究竟在弄什麼鬼，但是卻在小心戒備着。　　鬼方戰士確實估對了，片刻之間他們便已看到壬城和辛城方向塵土飛揚，顯然是有大批人馬殺來。正當他們準備應戰之時，驀地，在他們營地的後方響起了一陣驚天動地的喊殺聲，同時更是蹄聲四起。兩路快騎如旋風般地殺了出來，一路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快馬回襲，另一路則是軒轅早已安排好的那八百戰士之中的二百騎快鹿。他們與恭弘=叶 恭弘皇自兩個不同的角度，如一把剪刀般直入鬼方戰士的營地。　　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犹如猛虎出閘，見人就殺，見營就挑，不作絲毫的停留，只讓鬼方兵卒措手不及。他們雖然也在營地周圍布下了警哨，但等警哨將消息傳出之時，恭弘=叶 恭弘皇的勁騎與有熊鹿騎已經殺到。　　原來，恭弘=叶 恭弘皇在下令安置好一切后，立刻領着一百五十騎飛速趕回，路上並沒有半點停歇。而此時，剛好看到壬城之外燃起的狼煙，也便再不猶豫揮軍殺到。　　鬼方雖然在十大聯城外駐紮了兩千餘步卒和五百鹿騎戰士，但是他們根本就未曾料封自己的背後竟會殺出這兩路奇兵，而且速度如此快捷，等鬼方那五百鹿騎戰士反應過來時，恭弘=叶 恭弘皇和另一組有熊鹿騎已經殺入了鬼方戰士的陣營之中。　　鬼方五百鹿騎大驚，迅速追截恭弘=叶 恭弘皇和有熊鹿騎，他們不追還好，這一追截，立刻更將鬼方戰士的陣營攪得大亂。　　恭弘=叶 恭弘皇一看，哪還不樂？於是一帶馬首，領着一百五十騎在鬼方戰士的營陣之中橫衝直撞。這些鬼方戰士哪裡能擋？恭弘=叶 恭弘皇所到之處，敵人紛紛走避，本來這些鬼方戰士還在防備有熊方面的襲擊，此刻幾乎是亂了套，雖然仍然對有熊方面防守着，但已人心大亂。　　“殺殺殺……”伯夷父跨乘青牛首先殺到，跟在他身後的是五十名伯夷族的勇士，人人跨乘青牛，見人就殺，如同凶神。“殺……啊……”四面八方全是有熊戰士，有熊的戰士如潮水般湧來，鬼方已亂了陣腳的陣形哪裡經得起這四面八方強烈的衝擊？一時之間不知究竟是應付哪一方好，在氣勢之上頓時蔫了一半，人人不知如何是好。幾路主帥一時之間也調整不過來，雖然他們極力想呼喝鬼方的戰士鎮定，但是，哪一方剛鎮定，恭弘=叶 恭弘皇的勁騎便沖向哪一方，幾乎讓那幾路統帥氣得鼻子冒煙。而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的聯手之擊，根本沒有人能夠相阻，如同摧枯拉朽一般直來直去。　　“天魔已死，降者不殺！天魔已死，降者不殺……”一陣巨吼再次自鬼方營地的後方響起，一隊百人左右的騎兵再衝過來，為首之人竟高舉着一根大竹竿，竹竿上再橫綁一個竹杈。　　鬼方戰士不看則已，一看全都魂飛魄散，只見竹竿之上所挑的不是天魔羅修絕的袍甲又是什麼？包括天魔那頂形似麟角的頭盔，這怎不叫鬼方戰士魂飛魄散？他們怎麼也沒有料到，被他們敬為神明的天魔竟然也死了，若不是死了的話，怎麼會被別人取去盔甲？　　再次殺來的人正是少典神農，他們所乘的座騎全都是繳自風魔騎的戰牛，只看這聲勢，這架式，純粹便是欲惑亂鬼方的軍心。　　“天魔已死……天魔已死……天魔已死……”　　呼喊之人不再只是少典神農那一百騎，恭弘=叶 恭弘皇諸人立刻明白少典神農這一手的用意，也不由得跟着高呼起來，一邊高喝一邊衝殺。　　有熊戰士無不精神大振，鬥志狂升，人人喊着相同的口號，悍不畏死地狂殺。相反，再看鬼方戰士，所有人的鬥志幾乎已經消減子大半，連天魔都被人給殺了，他們哪還有心思再戰？有些人立刻不戰而逃！　　而且，有熊的兵力比他們強大，人數比他們多，他們哪還有心戀戰？　　那幾路鬼方的統帥也一個個心涼了半截，這次他們之所以來此埋伏，便是等侯天魔調遣的。可是此刻對手連天魔也殺了，那他們還在這裏獃著干什麼？當然，他們知道如果這樣敗下去，只怕很難逃過被追殺的命運，於是他們大呼讓屬下鎮定，穩住陣腳，但此刻隊形已被恭弘=叶 恭弘皇所領的勁騎沖得七零八落，哪裡還能夠再穩住陣腳？這些鬼方戰士自顧着逃命去了，甚至有些鬼方戰士也驚慌地呼叫：“天魔死了，天魔死了……”彷彿天魔死了便是世界的末日一般。　　兵敗如山倒，哪裡還能夠挽回？這些鬼方統帥也只好暗嘆一口氣，領着自己部落的人逃命為上了。也有些人便索性棄械投降，反正天魔一死，鬼方已算是完了一半，何必再苦守那苦寒的塞北呢？　　伯夷父領着人馬一路追殺二十里，鬼方戰士不死即降，那些步卒根本就難以逃逸，自然大多數降服，只有少數脫離了大部分散而逃。　　而鬼方那些鹿騎戰士因速度快，他們逃在最前面，後面又有步卒斷後，因此一口氣跑了四十餘里，奔到了公羊溝。正當他們剛要松一口氣時，突然自溝中殺出一隊人馬，一陣亂箭之後竟不戰而退。　　鬼方的鹿營戰士大驚，已成驚弓之鳥的他們，哪還敢自公羊溝逃走？而三溝連環峽似仍有狼煙，他們更沒有膽量自那裡逃，於是只好帶着兩百餘殘兵向熊嶺方向奔逃，而此刻鬼方也只有這條路可逃了，他們別無選擇。　　但是，這些人剛到熊嶺腳下，自側旁又竄出百餘輕騎，狂殺而至，只殺得他們又是措手不及。雖然對方只有一百餘輕騎，但是人人氣勢如虹，尤其是那些戰馬更是橫衝無忌，正是虎恭弘=叶 恭弘和火烈的一百戰士。　　鬼方鹿騎不僅是疲兵，更是鬥志全消，哪敢交戰？雙方一觸之下，便立刻敗走，此刻他們只想快點逃離這個鬼地方趕回葷育部。　　但火烈和虎恭弘=叶 恭弘又怎會放過這些人呢？尾隨急迫，一路殺到熊嶺，這群鹿騎只餘一百五六十人。而正在此時，又是一陣高呼，在熊嶺前往葷育的必經之路口橫立十餘騎，而在路兩側的山坡之上有近兩百餘騎人人手持大弓瞄準了正狼狽逃來的一百餘名鬼力鹿騎。　　道路之上，一老一少正是劍奴和陶瑩，二人立馬橫槍，意態大有不可一世之狀。在他們身邊各立了五名手持大弓的龍族戰士，人人箭已上弦，不僅如此，人人皆作好了連珠出箭的架式，每個人的手上至少夾住了三支利箭。　　一時之間，熊嶺上殺氣衝天。　　“踏踏……”那些倉皇逃命的鬼方鹿營戰士皆帶住韁繩，事實發展到這份上了，他們哪裡還會不明白已到了絕境？對方早就在這裏等着他們呢，也早就算好了他們會自此經過。　　“來者下鹿，降者不殺，反抗者格殺勿論！”　　“希聿聿……”一陣馬嘶自鬼方鹿騎後面響起，正是虎恭弘=叶 恭弘的那些追兵。鬼方戰士不由得放眼四望，根本就不可能再有退路了，已被有熊戰士四面包圍，而且自劍奴和陶瑩身上所散發出來的殺氣也可以知道這些人全都是高手，如果不降的話，這一陣亂箭將會讓他們變成刺蝟，不由皆相視苦笑。　　“我降！”不知是誰最先躍下鹿背高呼道。　　“降者扔下兵刃走到一邊去！”劍奴輕喝，聲若洪鐘。　　“嘩，叮，當……”立刻有數十人響應，皆棄兵刃，下得鹿背投降。　　“誰降，我殺了誰！”其中一人怒吼一聲，揮刀便將身邊那降卒斬死。　　“嗖嗖……”“呀……”那人正欲再斬第二人，便已如同刺蝟一般被射落鹿背。而這些人箭一出，第二支箭又上弦，上弦的速度之快，確實是驚人之極。　　鬼方戰士更是駭然，哪裡還敢再反抗？盡皆下鹿背而降。　　※※※　　伯夷父與蛟夢合兵一處，完全把欲逃返葷育的鬼方步卒給包圍了，蛟夢所領的人正是三溝連環峽中伏擊天魔的步兵，這些人雖然傷亡極大，但仍有三百餘可戰之人，而且這些人全都是嚴格訓練的精銳戰士，對包圍這些鬼方殘兵敗將還是綽綽有餘的。何況，鬼方戰士到了這份上哪裡還有多少人？哪裡還有多少戰鬥力？在性命受到威脅之時，他們只好乖乖地投降了。而後陶瑩等人與蛟夢會合，方知軒轅受傷不輕，根本就不能親自來參戰，而是被人抬着發號施令督戰。　　※※※　　軒轅諸人迅速返回有熊，不再乘勝追擊直搗鬼方，這讓許多人都有些失望和不解，如此好的機會，如果全力出擊，說不定真的能夠一舉奪下鬼方的葷育，從而降服鬼方諸部，但軒轅何以不如此呢？許多人都極為不解。　　軒轅返回熊城，天魔的屍體也運往了熊城，這可不得了！熊城內外的子民和戰士都幾乎快要高興得發瘋了，所有的人心都穩定下來，取而代之的是熱烈的歡迎。有熊所有的子民，無論是老人還是小孩都走出家門，奔向相告，到處高聲呼喊着鳳妮和軒轅的名字，有些人則高呼萬歲，所有人都似陷入了竭嘶底里的歡喜和興奮之中。　　街頭，有些人甚至是伏地大哭，旋而又立身大笑，再忽兒與一個陌生人相擁再放聲大哭，再相視大笑，那種場面只讓人感到又好笑又感動，人人都在發瘋。　　有些人脫下外衣不住地拋着，男女們牽手高歌，甚至有些人來到熊山之頂的天台上跪着向太陽之神叩首、頌讚……一切的一切，無不是表示着有能人的狂喜，城裡城外全都是沸騰一片，那種場面是無可形容的。所幸的是軒轅諸人返回熊城的時候，這些子民沒有得到消息，否則只怕軒轅根本就進不了熊城，會被有熊族多情的女郎們吻死。　　事實上，有熊數百年來，都沒有這樣大的勝利，都沒有這般讓人欣喜若狂的時刻。這個結果是誰也沒有想到的，便是宗廟的長老們也都一個個忘形興奮不已，那種歡喜是無法自製的。　　軒轅竟能將完全不可能的事變成可能，而且還殺了天魔羅修絕，每個人都認為，如果軒轅能夠戰勝已是一個奇迹，而軒轅不僅僅是戰敗了羅修絕，還殺了對方，這更是奇迹之中的奇迹。每一個人都在呼喚軒轅的名字，只有軒轅才能夠給他們製造出這種奇迹中的奇迹，只有軒轅才能為他們帶來一波又一波激動人心的事迹，只有軒轅才能夠給他們帶來好運，只有軒轅才能將現實變得如夢一般完美……每個人都在為他們心目中的英雄、心目中的神祝福和歡呼。　　軒轅此戰不僅大敗鬼方，殺天魔，殺鬼虎，更使一千七百餘風魔騎全軍覆滅，而那些在熊城外準備伺機而動的鬼方戰士，除少數幾十人漏網之外，盡皆覆滅，降者近千，這是何等的戰績？　　有熊此戰共折損了六百餘人，軒轅所調來的龍族戰士和君子國戰士也折損了兩百餘人，但這點傷亡又算得了什麼？比起鬼方的傷亡，這已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戰爭本身就是殘酷的，而此戰有熊收穫之大，絕對難以想象。單是牛屍就有餘百餘頭，活着的戰牛也有數百頭之多，獲戰鹿兩百餘騎，刀箭器械之類更是多不勝數，更有許多糧草戰車。　　八百餘頭牛屍能殺多少肉，這是無法想象的，不過死者的家屬可以每人分得半頭牛肉，另外有熊族再加一些物品，以作為精神上的撫慰。而為自己的族人獻身，這是一件光榮而值得驕傲的事，親人雖然悲痛，但他們生活在這種大集體之中，不會擔心老了無人眷養，人人也深明大義，不會悲怨，生與死，那是太平常不過的事。各城的兵力依然是各回各城，軒轅已下嚴令，各城之中只能小慶，不能大慶，同時在小慶之時更要加強城內城外的防護。　　山海戰士依然駐於熊城之外，但卻建立了如別城一般的小城。山海戰士此役折損人數最多，竟有三百餘人戰死，這些人與龍族戰士及君子國戰士所出的力最大，主要是對付鬼方的風魔騎，與之近身相搏而戰死。因此，山海戰士的獎勵最豐，死者家眷的撫慰也更多一些。　　死者的家眷反而不是太過悲蹙，因為他們的兒子是與軒轅並肩作戰，而且是與天魔的騎隊直面拼殺而死，這是何等值得驕傲的事？即使是死，也不冤。　　降兵則分散在各處等待處理，但這卻要等侯軒轅發落。不過，軒轅已經說過，不能虐待降卒，要以普通人的態度去對待他們。此時，這些人已交由七大營看管。這次所有的參戰戰士也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歡迎，各寨的戰士人人都羡慕這些能參与戰鬥的戰士，都羡慕這些人能與軒轅一起作戰。　　於是軒轅如何神機妙算巧安排，如何設計殺天魔，全都成了眾人議論的話題，更被有熊人說得神乎其神，彷彿軒轅像活神仙一般，能算通天地，算到天魔的死期……一時之間，有熊族上到八十老頭，下至剛懂事的小孩，人人都將軒轅敬若神明。若是軒轅此刻叫他們去死，他們很可能還都樂呵呵地就去自殺了。軍中的戰士和十城八寨七營的頭領也無不對軒轅敬若神明，宗廟和祭司府的人亦同樣如此。一些本來對軒轅不看好和不滿的人，此刻全都拜服，只要軒轅一聲令下，他們絕對都會毫不猶豫地為之拼完最後一滴血！　　※※※　　軒轅的傷勢頗重，天魔那一掌之猛確實讓他吃不消，即使有太虛神甲也不太管用。　　當然，如果不是太虛神甲護體，此刻軒轅只怕早已命喪虎躍谷了。　　這次軒轅出征能夠獲勝，的確有些僥倖的成分，同時也不能不說，這是軒轅孤擲一注的結果。如果軒轅不是以命搏命，對天魔那擊來的一掌些毫不避，反而果斷地以全身功力去斬天魔的脖子的話，只怕此戰的結果便很難說了。　　軒轅也沒有想到，自認為幾乎是無堅不摧的一掌，竟然無法將天魔擊下犀渠凶獸之背，更沒有一舉擊斃天魔，這簡直讓他有些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不過，天魔最終還是死了。　　軒轅知道，幸虧有個滿蒼夷，惟有以滿蒼夷的速度才能夠追到天魔的前方，惟有神族十大神兵才能對天魔構成威脅。因此，軒轅獲勝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滿蒼夷下令，定要襲殺已經重傷的天魔！　　軒轅此次的行動實有些冒險，但他卻不能不賭，試問，誰能與天魔正面為敵呢？若是正面交手，只怕三個軒轅，四個軒轅也難以擊殺天魔。是以，軒轅將自己化裝成鬼三，而再找來熟知他，也熟知蛟幽的蛟龍代替他，於是便上演了一曲真假軒轅的好戲，確實夠絕。　　蛟龍再見蛟幽，自然不會比軒轅見蛟幽時鎮定。　　因此，便連有熊戰士都以為蛟龍是真正的軒轅。當然，柔水、青天諸人自悉內情，而且都是極為配合軒轅的計劃。　　天魔果然上當，他甚至還來不及對鬼三辨別真偽就開始對軒轅進行追襲，而這，正是軒轅所要賭的結果。　　軒轅贏了！也便大獲全勝。　　蛟龍所受的傷並不十分重，當然，如果不是火烈當即將毒素逼了出來，蛟龍只怕也已經死了，他可沒有軒轅那萬毒不侵的體質。而木青那及時的一掌也救了蛟龍，否則日後蛟幽即使蘇醒過來，也將會終身遺憾。　　軒轅此刻只是居於西宮之中不想出去，他也走不了，只怕沒有十天半月，傷勢休想痊癒，即使有歧富這樣的聖手在一旁也不可能令他極快的康復。　　天魔的修羅鬼手和神厄寡煞魔功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的絕頂之境，可不是鬼三諸人所能相比的。雖然這一擊被太虛神甲御去了一大半功力，但是卻仍對軒轅的內腑造成了一時難以修復的損傷。否則，以軒轅的體質，有什麼傷能夠讓他躺上十天半月？要知當時刑天的全力一擊，在太虛神甲相護之下，軒轅根本就沒有受傷。　　脫下太虛神甲，軒轅驚駭地發現，自己的胸膛之上竟有一隻烏黑髮亮的爪印，而且爪印更腫漲了起來，如同一隻烏黑髮亮的鬼手搭在他的胸膛之上。　　“啊……”一邊的燕瓊和褒弱諸女全都駭然驚呼。　　軒轅的臉色也變了，這種結果似乎比他想象的還要嚴重。　　歧富亦倒抽了一口涼氣，低喝道：“快去準備熱水和金針！”　　“歧前輩，這不會有事吧？”陶瑩花容失色地驚問道。　　“死不了，我軒轅的命大着呢！”軒轅毫不在乎地道。　　歧富皺了皺眉頭道：“以軒轅的體質而論，絕無生命之憂，但恐怕不是一時所能痊癒的。”　　“那會不會有什麼損傷，或是……”桃紅也擔心地問道。　　歧富望了桃紅一眼，吁了口氣道：“恐怕會對他的功力有所影響，即使是傷愈之後，可能只能發揮出平時功力的五六成。”　　軒轅望了眾人一眼，反問道：“你們都這麼望着我干什麼？又死不了，即使只剩下一半功力，我也照樣能對付得了你們幾個。”說到這裏，他不由笑了起來，但似乎牽動了傷處，痛得嘴角都裂到一塊兒了。　　“看你，還有心情開這種玩笑。”陶瑩責怨道，同時找了一件衣衫為軒轅披起來，立刻將他當成了一個病人看待。　　軒轅伸手攬住桃紅和陶瑩的小蠻腰，深深地吸了口氣道：“何不開開心心的呢？這個世上，要想活得好，並不是全靠武功，最重要的還是要看腦子。還有一點便是運氣，而我的運氣已經夠好了，居然受了天魔一擊仍然能夠好樣地活着，這若傳揚出去，足夠我們驕傲大半輩子，我們應該感到知足了。試問現在天下誰敢小視我們？即使是我功力全失，也足以憑今日之威勢穩住所有不懷好意之人的心思！”　　“可是……”桃紅說著嘆了口氣，她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不過她覺得軒轅的話也有道理，戰勝敵人並不一定全靠武功，最重要的還是腦子。若說到武功，有熊族誰能是天魔之敵？論及兵力，有熊族並不比鬼方強，但結果是天魔卻獲此慘敗，這確實是一個值得人去思索的問題。　　歧富接過金針，卻以一塊帛布沾上熱水，輕輕地縛在那黑爪印之上。　　“你要忍着點，我要封脈切皮！”歧富叮囑軒轅道。　　眾女都大為緊張，不知道這會是什麼樣的場景。　　第十三卷

# 第一章 智高一籌

　　鳳妮憂心沖忡地守在軒轅的床邊，如今軒轅已經小睡了近兩個時辰，而鳳妮竟末叫醒他。　　“妮姐，還是叫醒他吧。”陶瑩低聲道。　　“不，讓他休息一會兒吧，他實在是大累了。”　　鳳妮堅決地搖了搖頭道。　　陶瑩過來摟住鳳妮的肩頭，笑了笑道：“看你，自己也累成這樣了，還要守在這裏，不如你也在這裏躺一會兒，便與夫郎同眠一床吧。”　　鳳妮俏臉一紅，不敢看陶瑩那怪怪的目光，有些微微責怨地道：“他此刻有傷在身，不能太瘋。”　　陶瑩不由得掩口笑了，窮追不台地問道：“那等夫君傷好了之後，妮姐可不能再推辭哦。”　　鳳妮大羞，但卻也沒有辦法，重重地擰了陶瑩一下，沒好氣地道：“瑩妹老是不放過找，我可不依。”　　陶瑩吃痛，忙避開，臉部表情有些異樣地笑了笑道：“這麼凶，我可要勸夫君好好注意點。”　　“你……”鳳妮又好氣又好笑，不由站起身來，卻又坐了下去，似想追陶瑩，可又怕軒轅突然醒來。　　陶瑩大樂，大笑道：“夫君，你還不醒來嗎？”　　鳳妮一驚之時，倏見軒轅已悠然睜開眼來，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好哇，你們居然合夥來取笑我！”鳳妮大羞。　　“我可不敢！”軒轅一笑，卻伸手抓住了鳳妮的手。　　“讓鳳妮久等了，軒轅真是有罪！來，為了補償鳳妮的苦候，獎你一個熱吻。”軒轅說著便要抬起頭來，但卻又一聲呻吟地躺了下去，原來是牽動了傷口。　　“看你、還油嘴滑舌，好好躺着！”鳳妮伸手按住軒轅的額頭，像是一個溫柔賢慧的妻子責怪一個不爭氣的丈夫一般。　　軒轅無可奈何地苦笑了笑，嘆口氣道：“天魔那老小子的爪子可真夠狠的！”　　“你現在才知道哇？”鳳妮白了軒轅一眼。　　“來，親我一口再說正事。”軒轅一本正經，有些期待地道。　　鳳妮搖頭苦笑了笑，此刻的軒轅竟有些像個沒長大的孩子，但她卻很依順地溫柔地吻了一下軒轅的額頭。　　陶瑩也不由得笑了起來。　　“可有伏朗和風須句的消息？”軒轅果然神情一肅，像變了一個人似地認真地問道。　　“我正是為這件事來找你的。”鳳妮點頭道，頓了頓又道：“他們已經被大祭司和元貞長老所擒。事實果然如你所料，他們偷入我的寢宮將扮作我的婢女擒住，而被大祭司布下的高手察覺。於是將之拿下。”　　軒轅笑了笑，淡然而自信地道：“就憑他們，還不會放在我的心上，跟我斗謀？哼！”旋又笑道：“他們在發現那人並不是鳳妮時，表情一定會很有意思。”　　鳳妮彷彿也看到了伏朗當時的表情，不由得也笑了起來，卻有些感慨地道：“你這人呀，一件很可怕很棘手的事情在你手裡卻變得這般輕鬆，真不知道你是什麼腦子。”　　“這正是我們夫君的魅力所在！”陶瑩忙笑道。　　“嗯。”鳳妮也贊同地點了點頭，突又驚道：“他可不是我夫君。”　　陶瑩和軒轅不由得都笑了，陶瑩又道：“遲早總會是……”　　“不說這個了。”軒轅打斷陶瑩的話道。　　鳳妮感激地望了軒轅一眼，卻無羞澀之意。充滿情意地道：“瑩妹沒說錯，你遲早總會是我夫君。軒轅呀，快些娶我吧，我也要像瑩妹一樣伺候你，成為你的好嬌妻。”　　很快，鳳妮轉換話題正色問道：“軒轅，該如何處理伏朗他們？”　　“不知鳳妮想怎麼處理他們呢？”軒轅反問道。　　“鳳妮也有些為難，雖然他是我師兄，可是我怎麼能夠因此而輕饒他呢？何況此刻他明顯是要對付我，我只能將他當敵人看了！”鳳妮實活實說道，同時也彷彿是在向軒轅表示：她與伏朗已劃清界線。　　軒轅笑了笑，點了點頭道：“確實如此，如果不是我們早有防備，那結果恐怕就不一樣了。”　　“那軒轅認為怎樣處置他們才好呢？我此刻已經將他們關入了大牢，只要軒轅同意，我不會反對任何形式的處置！”鳳妮認真地道。　　軒轅哪還會不明白鳳妮此話的意思？只要他開口，鳳妮甚至可以殺了風須句和伏朗。在鳳妮的心中，此刻只忠於軒轅一人。　　軒轅不由得抓緊鳳妮的柔荑，不無感激地道：“鳳妮的信任讓軒轅覺得世間再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難得了我！不過鳳妮根本就不必為難，你可以放走伏朗和風須句，不僅放他們走，還要親自將他們送到太昊的手中！”　　“送到太昊的手中？”鳳妮大訝，不解地反問道。　　“不錯，我要你將他們親自送到太昊的手中，更要向太昊陳明厲害，告訴太昊，有熊永遠都不會與他為敵。你甚至可以寫一封信交給太昊，告訴他，你很感念思師，而我們與伏羲部最大的故人乃是蚩尤，希望能與伏羲氏如昔日一般成為兄弟部落，共抗大敵，甚至可以多說一些好話，只要能穩住太昊的心就行了。”軒轅神秘地笑了笑道。　　鳳妮一聽，面上立顯喜色，道：“我明白了軒轅的意思。”但旋又有些擔心地問道：“這有效嗎？”　　軒轅自信地道：“當然有效，太昊是一個極明事理的人，雖然野心勃勃，但是卻知道事有輕重緩急，而且此人很是驕傲，只要你信中說好一些，他定會相信我們是真的怕他。而且，他一時之間根本就不可能對我們有熊作出什麼威脅，自然樂得找個台階下，甚至是以為你念師恩，而改以懷柔手段來與我們和好呢。”　　“你好像對我師父特別了解似的。”風妮訝然問道。　　軒轅笑了笑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我這些日子可不是白混的！”旋又認真地道：“我們不能表現得太過軟弱，更要表現出一些手段，以使太吳不得不接受我們和好的條件。只要太吳欲與我們和好，即使是伏朗和風須句受了再多的氣，也只能暫時忍受，即使將來翻臉，那也是將來的事。所以，我們今次一定要讓人將伏朗和風須句押到太昊的面前，以表示你對他們的表現很是生氣，卻又為了顧全大局和師徒情面，才饒了他們，這樣自然可以立威！”　　“可是，我們怎能押送千里？”鳳妮擔心地問道。“不，太吳其實早就已經北來，而且早有大批高手屯在太行山北，他們窺視有熊已不是一日兩日的事，只是伏朗太讓他們失望，才使得那批高手一直無甲太之地而已，這也是我為何急於回兵熊城而不敢長驅直八襲擊鬼方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們將他們倆直擂送到大行山北，等於了告訴大昊，我們早明他意回。只是礙於師徒情面，沒去對付他們而已。保證大昊在大吃一驚后，再也不興念來對付有熊，何況他自司也不比天魔厲害多少。”軒轅悠然道。　　風妮一時呆了，軒轅竟然對所有的形勢了解得如此清楚，可是軤轅所擁有的時間卻是極少，這之前日日在不斷操勞。鳳妮確實沒有想到軒轅竟然還會如此密切地關注着太昊的動靜。風妮更敬服的卻是軒轅心思的細密和廣遠，事無粗細，彷彿全都篡軒轅的意料之中和掌握之下，包括遠在千里。近在身邊的諸事。她真有些不明白軒轅究竟是什麼腦子。“看着我幹嘛？”軒轅被風妮那逼視的目光望得有些心虛，不由得問道。鳳妮嫣然一笑，道：“我在想，如果這個世上沒有軒轅這個人，我的生命會不會感到索然無趣？”　　“呵，妮姐居然能夠說出如此動聽的情話，這會讓我們夫君驕傲的。”陶瑩打趣道。　　鳳妮並不介意，反而主動獻上一吻，再認真地道：“事實便是這樣，此刻，我才真正的相信，一個人的智慧比武功更重要，才明白夫君戰無不勝確非僥倖……”“別人這麼說是可以的，但鳳妮可不能這麼說，否則我只怕會真的得意忘形了，那時鳳妮便會後悔莫及引”軒轅打斷鳳妮的話，笑了笑道。“我知道你絕對不會忘形！”鳳妮無限深情地道，彷彿一個多情的妻子相信丈夫的忠貞不渝一般。　　軒轅和陶瑩也都禁不住笑了。　　“元貞長老到！”院外的護衛高呼道。　　“有請！”陶瑩喚了一聲。　　稍瞬，元貞和陽爻兩位長老雙雙而入，見鳳妮也在，忙施禮。　　“長老何用客氣？請座！”鳳妮擺了擺手道。　　“軒轅有傷在身，未能相迎，還望二位長老海涵！”軒轅笑了笑道。　　“哪裡的話，大總管因我有熊千年基業而受傷，我等未能及時來看，實是慚愧！”陽爻長老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我剛才聽了歧富兄說起大總管的傷勢，不知這是不是真的？”元貞長老有些擔心地問道。　　軒轅坦然地笑了笑，道：“我想與岐伯是不會騙你們的，不過我希望長老不要再讓其他人知道我的情況，就說只是受了一些小傷。”　　元貞一愣，旋即明白地點了點頭，道：“元貞明白！”　　軒轅又笑了笑，道：“這件事情可大可小，若是不封鎖消息的話，一個不好，很可能會讓我有熊再次陷入絕境，這絕對不是危言聳聽！”　　陽爻長老的臉色也變得有些難看，問道：“那現在古多少人知道大總管的傷勢情況呢？”　　“人數不多，除我幾位夫人，與岐伯、恭弘=叶 恭弘皇夫婦和劍奴外，便是兩位長老了。”軒轅悠然道。　　元貞長老梢稍鬆了一口氣，頓了頓，問道：“不如道大總管會不會繼續對鬼方追擊呢？”　　“是啊，如果此刻我們乘勝追擊的話，定可以降服許多鬼方的部族！”陽爻長老充滿希望地道。　　軒轅含笑而千答，卻反問道：“不知元貞長者認為是出兵好呢？還是不出兵好？”　　元貞也一怔：“此刻大總管有傷在身，即使是出兵也無人領軍。若沒有大總管的指揮，只怕也難有多大的勝算。”　　陽爻長老則稍有些不以為然地道：“天魔新喪，鬼方諸族必然鬥志全消，只要我們舉軍而出，他們豈會不望風而降？”“鳳妮覺得呢？”軒轅扭頭向鳳妮問道。　　元貞和陽爻兩位長老見怪不怪，軒轅乃是鳳妮的情郎，這已經不是什麼秘密，而且在有熊族中，能直呼太陽之名的人，也僅軒轅一人而已，誰也不會說軒轅，元貞和陽爻早就知道鳳妮與軒轅之間的聯繫，只看鳳妮此刻坐在軒轅的床邊就可明白了。　　鳳妮稍作思索，想了想道：“如果我們貿然出兵，只怕必須得動用有熊兵力的七成，才能夠對鬼方起到威懾作用，但是我們若傾七成兵力，只剩三成兵力內防的話，以有熊這十城八寨之地，定會出現許多防守上的破綻，如果這時候東夷人乘虛而入，又該怎麼辦呢？”　　陽爻和元貞長老一呆，他們固這次巨大的勝利，差點忽略了東夷這個巨大的潛在威脅。　　“以鬼方的力量，我們何用傾七成兵力？我看四成兵力就夠了。其一，鬼方十部分散各地，我們只要各個擊破，對力哪會是我們的對手？他們也沒有如代有熊這般的堅城可憑，哪能有什麼作為？”陽爻長老不服氣地道。　　軒轅笑了笑，他知道陽爻長老平時只是管理族中的―些雜事，根本就不明白征戰之理，也就見怪不怪，只是淡然道：“可事實上並不是這樣。”　　“哦，大總管有何高見？”陽爻反問道，他要滅鬼力的心情十分急切，是以，他對出兵一事極為贊同，不過卻明白這還得軒轅或鳳妮下令。但是軒轅若不贊同，鳳妮也絕對不會贊同。他怎會不明白，軒轅和鳳妮之間完全是一條心，軒轅完全可代鳳妮發號施令。　　當然，軒轅代鳳妮發號施令並無人不滿，因為事實證明，軒轅所贊同之事和所施行之事，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以取得成效，這使得有熊人不能不心服口服。而且這些人明白，軒轅絕對忠心於鳳妮，也絕對不會做出對有熊族不利的事情，事事皆為有熊大局着想。因此，有能人都不會怪軒轅成為太陽的代言人。　　“行軍作戰，需講天時、地利、人和，三者缺一千呵，如果鬼方真如陽爻長老所說，或許我們的確能夠各個擊破，降服鬼方諸族。但，那必須是在長老所設想的情況下，而事實上長老所想的是不可能存在的。”　　“其一，此時已是冬天，或許再過幾日將大雪瀰漫，這種天氣征戰，士卒很容易生病，野外紮營難，糧草補給難。行軍作戰難，潛蹤匿跡難；”其二，鬼方雖無堅城，但在漠外平川作戰，靠的是來去如風的騎兵、以最大的衝擊力給對方造成強大的破壞。事實上，我有熊的騎兵是最弱的一環，因為長期以來，我們都是憑堅城而守，不用與鬼方或東夷的騎兵劉抗，因此我們在騎兵的訓練之上遠遠不如鬼方和東夷。若是我們以步卒前往漠外攻打鬼方，只怕反被他們，牛得七零八落。至少，他們仍有近千風魔騎，還有一些鹿騎戰士；其三，我們欲滅鬼方，鬼方自然也知道這一點，他們定會有所防備。若我們步兵奔襲，行動緩慢，他們完全可在路途伏擊，同時鬼方各部人眾更不會傻得分散於各地，我們只要上前一攻，他們必會整兵一處，正因為他們沒有我們這樣的堅城，所以也沒什麼可以留戀，說走，整個部落可在一夜間全部轉移，我們如何能各個擊破他們？　　其四，天魔新喪，葷育部必同仇敵愾，天魔諸妃和刑天，還有魔奴都是極為難纏的人物，在實力上和兵力上，他們甚至還佔優勢，我們長途跋涉，他們以逸代勞，相形這下，我們已落入下風；”其五，便是來自東夷的威脅，若是東夷不攻我諸城，反斷我遠征鬼萬戰士的後路，那熊城是救還是不救？若救，則正中東夷詭計，引我們在堅城之外與其作戰；若不救，則遠征隊伍全軍覆滅已成定局。試問，我們怎能如此貿然出兵？”　　軒轅一席話，句句實在，條理分明，字字珠璣，只讓一旁的人個個都呆然不語，陽爻長老更是慚愧，經由軒轅如此一分析，出兵之舉確實是想都不能想。　　元貞長老和鳳妮及陶瑩對軒轅更是佩服得五體投地，誰還能在這種巨大的勝利面前，如軒轅這般清醒地看清大局，看清形勢呢？勝利最容易沖昏一個人的頭腦，但軒轅卻是例外，他不僅將所有的形勢都看得清清楚楚，更能實實在在地把握住，這確實是非常人所能及。　　元貞長老雖然不明白軍事，但是卻不是不明事理之人，聽軒轅這麼一分析，立刻也意識到了其中的利害。鳳妮則深有感觸，她一向都相信軒轅擁有常人所無法企及的想法及見地，而軒轅此刻的表現也確實沒有讓她失望。　　元貞和陽爻也不能不暗贊鳳妮設立軒轅這個軍事大總管確實是一個極為明智的任命。　　“那大總管準備如何處理這群被俘的鬼方戰士呢？”元貞長者問道。　　“我正想跟諸位商量這件事。”軒轅笑了笑道。　　“哦！”　　“當然，在此之前我還要先粗略地將其它幾件事情向大家分析一下，然後再說出我對這群俘虜的處理意見，供大家參考一下。”軒轅吸了口氣，身子微微抬起了一些。鳳妮忙扶住軒轅，陶瑩則在軒轅的背後墊上一個高厚的軟枕。　　“大總管請講！”元貞客氣地道。　　軒轅也不客氣，悠然吸了口氣，道：“據我所派出的密報回報，事實上東夷已經屯兵於阪泉之東的三阿，具體的數目並不清楚，但初步估計，實力絕對不弱。少昊一刻也沒有忘記對付有熊之舉，這次他們只是估計失誤而已，本以為，我們會被天魔大敗，而在我們被天魔大敗之際乘虛而入，與鬼方分割我有熊之地。可是我們卻在一日間，以速戰之法大敗天魔后再固守熊城的戰略一下子打破了他們的全盤計劃，這使少昊欲以奇兵偷襲我們遠戰鬼方軍的戰士也沒有辦到。因此，若我估計沒錯的話，少昊近日定有新動靜！”　　“哦，大總管原來早就在密切注意東夷了。”元貞和陽爻恍然，同時對軒轅更多了幾分佩服。　　“在決定與天魔交戰之時，我便想到了這個人，而少昊對於我們的動靜也非常清楚，因此，他們早在許多天之前便已秘密調集兵力於三阿。所以，一開始我便只想與天魔速戰速決，絕不能拖延超過一天的時間。無論勝敗，便立刻退兵全力憑堅城而守，只是我們真的如所願僥倖大勝一局而已。”　　“難道軒轅一開始便認為，只須一天時間便可與鬼方分出勝負？”這回連鳳妮也有些驚訝地問道。　　“當然，有一天的時間足夠分出勝負，我之所以敢與天魔交戰，是因為我所布下的奇兵，而且我對天魔的布署很清楚，但天魔對我卻知道得太少。所謂奇兵，便是要出奇制勝，勝負往往就在於那一來一回之間，如果這一來一回的衝殺無注勝敵，而所設下的奇兵無法起到作用的話，那我們便只有敗沒有勝！”軒轅並不介意地向鳳妮解釋道。

# 第二章 理服眾老

　　鳳妮和陶瑩聽得頻頻點頭，元貞和陽爻並不太清芝兵戰之道，不禁暗暗吃驚兵戰之道竟然有這麼多的道理和這麼多的布署，那可真是一步走錯，便全盤皆輸了。他們雖然身兼有熊族的要職，但一直所管的是宗廟事務，從不涉及到戰事。而他們的成長，也是在安逸的后線，頂多為前線作一下支援。在有熊族，負責戰事之人很多，在職責之上輪不到他們，儘管他們武功極高，但只限於高手對決，對於領兵之道，元貞和陽爻還遠遠不如鳳妮和陶瑩。　　“少昊因怕我們有所警覺，因此沒敢把兵卒調得太近，當他們正準備來攻擊我們之時，我們已經大勝而歸，他們只好半路上改變主意，撤回了三阿。因此，我相信少昊絕不會甘心。”軒轅又補充道。　　“如果真是這樣，少昊定想前來挑戰了？”陽爻長老有些微惑地問道。　　軒轅笑而不答，半晌才道：“先不要猜測少昊究竟會不出什麼事來，我們再來分析一下伏朗和風須句，如果我估計沒錯的話，伏朗和風須句一干人絕不會只有這幾個被擒之人入了熊城，可能還有幾位，但被阻在八寨之外的伏羲部高手會更多。由於我在八寨之間布下了重兵，一刻不停地巡邏，這使得那些伏羲高手根本就沒有機會潛入熊城，這自七大營戰士和八寨戰士的彙報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在巡查時，發現了幾個神秘人物，卻被這些人給逃了。因此、我敢斷定這些人是伏朗的人，更是來接應伏朗此次行動的，可伏朗也不會料到自己會落入我們手中。雖然，我們暫時佔了先機，卻不能不防太昊的更多陰謀。”　　元貞和陽爻不由得偷偷看了鳳妮一眼，卻見鳳妮根本就沒在意軒轅如何說，也都點了點頭。但是元貞仍然有些惑然地問道：“軒轅何以肯定這些人是伏羲部的高手，而非其他部族的人呢？”　　“若要叫我找出證據，我又找不出來，那只是一種直覺，也可以說是一種猜測。但我相信，我的猜測不會出錯。對了，我有一事忘了告訴兩位長老，太昊其實已自半年多前便在太行山北首屯積了大量的高手，其目的何在我卻不知道了，而且太昊很可能已經親自北上。所以，有熊的危機仍不能算是過去了！”　　軒轅笑了笑，淡然地回應道。　　元貞長老和陽爻長老的臉色也變了，如果太昊真的已經親自北來的話，而他們卻又抓住了伏朗和風須句，這豈不是粱子結大了？要知道，有熊族與三苗的伏羲部本來應算是兄弟部落，雖然太昊野心極大，欲侵佔有熊，而且伏朗此次所做太過分了，但是若有熊真的與太昊撕破臉皮，那後果也不會好。所以元貞和陽爻兩位長老也都為之色變，想到太昊的武功，便不能不讓人擔心。一個少昊已經夠人頭大的，再加一個可怕的太昊，幾乎是難以想象。好不容易謝天謝地除掉了天魔羅修絕，如今卻又換了一個太昊，能讓人不擔心嗎？　　“那我們該怎麼辦？”元貞眉頭緊皺地問道。　　軒轅笑了笑道：“其實，正題應該先從這裏說起！”　　元貞和陽爻惑然不解，不明白軒轅此話何意，便是鳳妮也有些不解。　　“我們首先要杜絕太昊對付有熊的念頭，讓他不僅找不出理由來對付我們，更覺得有些愧對有熊。這樣的話，我們至少暫時不會與伏羲氏為故，更有可能整個局勢從此扭轉。當然，我們不奢望太昊會助我們對付少昊，卻可能會為我們一助聲勢！”軒轅道。　　“有這麼好的辦法嗎？”元貞長老訝然問道，陽爻也精神大振，如果事情真能如軒轅所說的那麼好的話，那確實是非常妙的一件事。　　“有，但這卻要委屈兩位長老一次。”軒轅肯定地道。　　“若真是有此妙法，別說是委屈我們一次，就是個次又如何？”元貞大義凜然地道。　　“好，有長老此話就好。我要兩位長老向伏朗和風須句道歉，並以上賓主禮對待伏朗和風須句！”　　“什麼？”陽爻失聲問道。　　元貞也有些惑然地望着軒轅，試探着問道：“這有用嗎？”　　軒轅高深莫測地道：“不過，兩位長老先要裝作惡人。”　　“惡人？”元貞似乎有點明白了，但卻不清楚軒轅究竟想讓他們干什麼。　　“這叫苦肉計，必須由你們與鳳妮一起合演，我保證有效。不過，可能要以犧牲一名兄弟的生命為代價！”軒轅吸了口氣道。　　鳳妮一驚，道：“需要這樣嗎？”　　“成大事者，必有小犧牲！”軒轅堅決地道。　　元貞咬咬牙道：“如果真要這樣，我們便在死士之中去挑選吧！”　　“如此甚好。”軒轅道。　　“大總管還沒有說我們該怎麼處理鬼方這批俘虜呢。”元貞又問道。　　“是啊，我們想不出這與處理鬼方俘虜會有什麼關係。”陽爻也疑惑地問道。　　“當太昊和少昊同時對鬼方進行掠奪之時，就是放這群俘虜回鬼方的時候了。不過，這一段時間就讓這群俘虜跟我們的子民一起勞動，一起吃住，更要好好地善待這群俘虜！”　　“當太昊和少昊同時對鬼方進行掠奪之時？”鳳妮和元貞長老及陽爻同時愕然，軒轅似乎時時都有驚人之語。　　“當然，而且不用等多久，只要我們將伏朗送至太昊的跟前，一切都會照我的估計去行事。太昊自不會空手而歸，定會乘此刻鬼方勢弱而奪之，甚至想征服鬼方諸族，便像當年蚩尤一樣。而太昊也絕對不會因為我們這一舉措，而完全放棄對有熊的野心，如果他能夠征服鬼方的話，將來再征服我有熊也會輕鬆很多，至少不用奔襲千里來戰。因此，太昊絕對不會放過這個征服鬼方的千載難逢的機會。”軒轅肯定地道。　　頓了頓，軒轅又接道：“事實上，太昊讓伏朗乘我們大戰鬼方時潛入熊城控制鳳妮，這是一個極為高明的招術，也是太昊間接控制有熊的一種手段。因為太昊也料定我會被天魔所敗，甚至是所殺，那時天魔兵臨城下，東夷虎視眈眈。如能控制鳳妮，有熊自然不能不依賴太昊的力量，若是想讓太昊去戰天魔，鳳妮自然不能不將有熊的兵權交給太昊。那時，有熊還不是在太昊的掌握之中？他可以兵不血刃地奪得有熊，只是他也太小看了我們。既然太昊不能奪下有熊，只好退而求其次，去控制鬼方，再慢慢來對付我們了。”　　“果然陰險，太昊此計果然厲害！”陽爻和元貞聽軒轅如此一分析，下由得大呼好險，差一點便真的被太昊陰謀得逞。　　“不過，他再厲害也厲害不過我們的大英雄軒轅呀！”鳳妮感激地瞥了軒轅一眼，不無驕傲地道。　　“確實如此，我們的大總管的智計更勝太昊數籌，看來太昊是註定了要敗在我們大總管的手中了。”陽爻一點不掩飾自己的想法，欣喜道。　　“若論鬥智，天下確沒有人可以跟我們大總管相比，只聽大總管如此一分析，便可知，天魔敗亡並非偶然。看來，我有熊振興有望了！”元貞長老也開懷贊道。　　軒轅不置可否地笑了笑，道：“我並不是智高一籌，而是因為我絕對不敢輕視對手，更不會小看自己。事實上，若人能夠隨時隨地都可以保持心緒的清晰，靈台的空明、去認真地分析形勢，那這樣一個人便可以不犯大過，或者可以說是戰無不勝，即使是比自己更強的對手也不例外！”　　頓了一頓，軒轅又接道：“人力是有限的，群力是無限的，若論高手決鬥，的確沒有人能勝太昊、天魔之輩，但戰爭非高手決鬥，而是群力群策，放眼大局，乃是千軍萬馬衝殺，任何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因此，一人之力再勇，也難敵千萬人，終難免一敗，而天魔對自己一人的力量太過自信，而忽略了整體的配合及部將力量的運用，因此他註定失敗，這是很正常的！”　　元貞和陽爻雖然不懂戰事，但是也聽得頻頻點頭，不覺有半點乏味，反覺得戰爭也有其外人無法知曉的樂趣，甚至可以說，戰爭也是一門藝術。只是在不同的人手中，藝術成就的高低各不相同而已。在軒轅的手中，戰爭便像呼吸吃飯一樣輕鬆自如，這也是對他身邊眾人的一種強有力的感染。事實上，這便是軒轅魅力體現的一種形式。　　“如果太昊出手對付鬼方，那麼東夷的少昊定不會讓伏羲氏獨得便宜，定也會乘機戰鬼方獲得更多的奴隸，或是降服更多的部落，可對？”鳳妮立有所悟地道。　　“鳳妮果然一點即通，少昊既已整兵，見我有熊沒有便宜可占，自然會挑那好佔便宜的鬼方去攻擊了，根本就不用等太昊先出手，或許再過两天便會有少昊攻擊鬼方的消息了。”軒轅肯定地道。　　元貞長老一愕，事實可能確實是這樣，但他又疑問道：“可是，我們放回這千餘名俘虜又有什麼用意嗎？難道大總管想讓他們回去與少昊、太昊拼個兩敗俱傷？”　　軒轅不由得笑了起來，反問道：“憑這一千人能與太昊，少昊拼個兩敗俱傷嗎？”　　“那軒轅又是何用意呢？”陶瑩和鳳妮也都被軒轅這神秘之態給勾起了好奇之心，禁不住問道。　　軒轅悠然一笑，道：“我要讓他們回去帶着族人來依附我有熊族！”“啊……”眾人皆驚，軒轅的話總有讓人意想不到之處，更會讓人難以置信，抑或是軒轅的思緒跳躍太快，余者都跟不上節奏，因此才會造成極大的驚愕。　　軒轅好整以暇地閉眸深深吸了口氣道：“恩威並施方是強者統治之道！”　　“恩威並施方是統治之道！多好的話！”鳳妮情不自禁地自語道，眸子里閃過了一幕異彩。　　元貞和陽爻也肅然動容，齊聲稱讚道：“大總管真乃神人也，這是我有熊的福星，我們服了！”　　“所以，夫君才要善待這些俘虜？”陶瑩眸子里閃出一種異彩，問道。　　軒轅點了點頭，道：“不錯，我要讓他們感受到我們的子民其實是非常友善，非常善良的，更要讓他們知道，在我們這個部落里是如何的幸福。使他們知道，我們所嚮往的不是戰爭，而是和平，不是掠奪，而是相互給予，相敬相親，讓他們覺得到我們是寬容的，會以一種博大的情懷接納他們，同時我更會親自去告訴他們，與天魔之戰是迫不得已，也是很無奈的。我們不去乘機侵掠他們，是因為我們部族偉大的精神所在，但我們不怕任何故人的侵略，願意庇護任何弱者！”“這樣真的可以讓他們領着族人來依附我們鳴？”陽爻長若仍有些疑惑地問道。　　軒轅自信地點了點頭，道：“在一般情況下，他們或許不會，但是如果在太昊和少昊兩大強敵的緊逼下，他們在無法抵擋的情況下，自然會想到我們。而且塞北苦寒，能夠不戰而平和地南遷，這本身就是一個誘惑，只要在這段時間里讓他們深刻地感受到我們對他們的好，他們便自然會前來投奔。”　　頓了頓，軒轅又接道：“其實，我的這個舉措並不是完全針對鬼方，還有其它的大小部落。那些本屬於東夷和其它的小部落，若是知道我們如此寬容，定會相繼前來依附，因為沒有多少人真正的希望戰爭，更沒有人不需要安定。再加之我們此次大敗鬼方的威勢，你們等着瞧吧，前來投靠我們的部落和人馬會有很多的！”　　“這種妙策大概惟有軒轅才想得到，我們定要更寬容地對待前來依附我有熊之人，將來有熊定能繼神族之後，再定天下！”鳳妮也激情萬分地道，旋又頓了頓，誠懇地道：“那時，鳳妮願意讓軒轅來掌管我們新的神族，由軒轅來治理萬世和平的天下，鳳妮即使做軒轅身邊的一個小兵也足以傲對世人了。”　　元貞和陽爻兩大長老愕然失色，哪想到鳳妮竟會說出這樣一番話來？　　軒轅也不由得神情一肅，道：“鳳妮何出此言？你永遠都是有熊之上，軒轅怎能讓鳳妮做我的小兵呢？”　　元貞和陽爻一聽，忙附和道：“是啊，你是我們的太陽，永遠都是有熊族的最高首領！”　　鳳妮哂然一笑道：“天下，有德者居之，有能者治之，有道者統之。鳳妮雖不會自甘匪薄，但卻知道，未來之天下，除軒轅之外，誰能治理好？德、才，以及治國之道，鳳妮與軒轅相差甚遠，是以鳳妮此話實不為過。智者為天下謀福，俗者為己謀福、能為天下人之利而合己身之小利，方為大智大善主人也！”　　元貞和陽爻不由得一呆，鳳妮的話實是無從反駁，若說到治軍治族，軒轅幾乎是無可挑剔的人選，其智其勇其胸襟其手段，實是無人可比。若能讓軒轅統領有熊族，自然是很好的人選，也一定可以讓有熊族中興，甚至成為繼神族之後最為強大的部族，但是軒轅畢竟不是有熊正統。當然，此刻的有熊族也幾乎是等於握在軒轅的手中，以軒轅此刻的威望，若登上太陽之位，誰會反對？只怕有熊十萬子民人人呼好。　　單從今日一早，便有上百成千的子民絡繹不絕地來到軒轅所居西宮門前參拜就可看出，有熊子民是如何愛戴軒轅，而且都在不住地呼軒轅萬歲，這是熊城百年來從未出現過的現象。當然，也有人去太陽宮外叩拜鳳妮。　　軒轅感激地望了鳳妮一眼，淡然笑道：“謝謝鳳妮如此看得起我，不過，軒轅最希望看到的便是鳳妮做有熊的太陽，以鳳妮那顆仁愛之心讓有熊擁有昔日神族所沒有的溫馨，而且將來天下的形式可能也不會與神族一樣，而是各部落同時存在，互敬互愛，互相尊重，相互支持，也只有這樣，才能夠使天下受最少的戰火焚燒，而得以和平統一，安定！”　　“這就是你曾構想的部落聯盟？”鳳妮和陶瑩兩女的眸子同時放光地同聲道。　　軒轅點點頭道：“只有這樣，部落與部落之間才不會因利益的爭奪而戰鬥，不會因為差異而不和，大部落呵護小部落，小部落支持大部落，相互融合，相互學習，終究會消除彼此的界線，成為一家人。大家共抗外敵，共同處理聯盟內部的問題，調解矛盾，這將會使天下變得更為美麗和溫馨！”　　元貞和陽爻兩位長老也不由得老目放光，情千自禁地鼓起掌來，同聲叫道：“好！好！如果真能見到那樣一個世界，我們也死而無憾了！”　　“一定會的！”軒轅肯定地道。　　“我相信那個世界一定是由軒轅所建立的！”鳳妮也堅信地道。　　“目前，我們便已與陶唐氏、君子國、龍族及一些小部落商量好了，他們已經派來了代表，商議這聯盟之事。而且我已經想好了這個聯盟的名字！”軒轅微有些興奮地道。　　“什麼名字？”鳳妮訝然問道。　　軒轅深深地吸了口氣，道：“華！”　　“華？”所有人都為之愕然，這是什麼意思？這又有何特指？　　“這是個什麼字？”眾人從未聽說過，不由得訝然問道。　　軒轅想了想，讓陶瑩拿來炭墨和羊皮，然後在上面畫了一個古怪的符號，似是三個同心圓，但在同心圓中又有一似躍動的龍形線條橫過三個同心圓。　　“這就是‘華’？”眾人大為錯愕，驚訝地望着這古里古怪，往日從未見過的圖案，竟有一種極為荒謬的感覺。不過他們卻知道，軒轅畫出這個圖案一定育他的用意。　　“這個圖案又是代表着什麼意思呢？”眾人不由得問道。　　“裏面那個圓是月亮，而中間那個圓是太陽，最外面的一個圓才是華！那是一種只會出現在太陽和月亮周圍美麗之極的彩色光環。我所畫的只是我們聯盟之後所綉於旗上的共同標誌！”軒轅頓了頓，又淡淡地接道：“太陽乃是代表我有熊氏，而日月同在，則代表天地，代表宇宙萬物，這環於日月之外的‘華’則是代表我們要共同創造一個美麗的天地，緊緊地圍繞在一起！”　　“那這中間的龍紋又代表什麼呢？”陶瑩指了指那龍紋道。　　“它是龍神，也是保護我們的大自然之神，只有它，才能夠把我們各部各族拉在一起，緊密聯繫起來，它象徵著日月與我們是―脈相承的！”軒轅無限嚮往地道。　　眾人眼裡無不大放異光，齊贊道：“好美的寓意，好美的象徵，好，華！就是華！”

# 第三章 洪荒聯盟

　　軒轅不禁笑了。是的，好美的寓意，那是他在十四歲那年所見到的一個奇象。那時，他幾乎被驚呆了，在太陽的周圍竟會泛起如此美麗的一圈七彩光環，無比亮麗而燦爛。後來他問了許多人，那些人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有些人對着那七彩光環膜拜，有些人則說是妖象，請祭司作法驅趕，但軒轅沒有動，只是靜靜地坐在姬水河畔獨自觀賞，直到那七彩光環褪去，可那種震撼卻在他幼小的心靈中逗留了很久。當軒轅再見那美麗的光環時，是在一個靜夜裡，那年他已十六歲，月亮好圓，就在那月上正空之時，月亮的周圍竟奇迹般泛起了這樣一圈美麗無比的光華，他的心靈再次被震撼，此時他仍在姬水之畔靜坐，卻有一種欲頂禮膜拜的衝動，但他已經不再是那年那月的小孩，他所思索的問題更多。是夜，他看到了一陣陣星星自天空墜落，竟有一些墜於他守前的姬水之中，彷彿冥冥之中向他宣告着一些什麼，讓他感覺到整個天地都屬於他，都在環護着他，月亮之神在輕撫着他，連星星也陪他逗樂。那時他感到，自己應該是整個大地的主宰。於是他發誓要出人頭地，也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地之上。數年來，他終於給那七彩的光環取了一個很美的名字，叫作――“華”！　　（注：華――最初為軒轅皇帝所創，乃是一個代表各部落聯盟的名字。後來，這個聯盟到了夏禹的手中，由部落聯盟而變成了一個階級國家，即我國最早的朝代――“夏朝”，因此後人被稱為華夏兒女，實是從此而來。而龍的傳人，也是自軒轅皇帝時代而起，後來夏朝仍然繼續信奉部落聯盟時所信奉的真神――龍。而“龍”也有人說是代表軒轅皇帝，因其首創之龍族乃是部落聯盟中極為重要的一支，又因其受過神龍之劫，因此人們認為“龍”所代表的就是軒轅皇帝。後來甲骨文將“華”字演為號一種寫法，再經數千年文化的轉變，當年軒轅皇帝所創的圖樣終演化為今日之“華”，但已不復當年之象徵意義了。）　　※※※　　伏朗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自己會落得今日這般下場，地牢之中寒意徹骨，如今他與風須句的功力被封，便連抗寒也難，雖然也有人給他們送飯來，但總是吃不飽，這對於他這個伏羲氏少主來說確實是一種極大的恥辱。　　這能怪誰？伏朗心中有些自艾自怨：“沒想到鳳妮竟然耍上這樣一手，看來這次自己真要冤死獄中了，軒轅那小子肯定不會放過自己！”　　當然，伏朗絕對沒有想到這是軒轅和鳳妮故意設下的一個圈套，他僅只是認為自己時運不佳而失手遭擒。　　“主祭，我們現在該怎麼辦？”伏朗第一次感到束手無策，他不知道外面情況如何，如果軒轅打了敗仗的話，回頭來肯定會拿他出氣。此刻有熊族全在軒轅手裡，鳳妮也與軒轅一個鼻孔出氣，自然不會再幫他，更何況，伏朗也覺得自己有愧於鳳妮。　　“只要鳳妮回來了，他們還不至於殺了咱們！”　　風須句神情也有些焦灼，此刻不知外面戰況如何，他們沒能完成太昊所交付的任務，若是錯失了時機，那可就後悔莫及了。不過，到此刻為止，太昊的計劃應該是已經泡湯了，根本就不可能再有機會向鳳妮下手了，只要有熊不與他們翻臉已經是夠幸運了。　　“可是我們此刻已經與她僵化了關係……―”　　“不管怎麼說，你仍是她的師兄，再有什麼過錯也不可能就因為這一次而殺掉我們。”風須句說到這裏，倏然聽到牢外爭吵的聲音。　　“誰擋我，我就廢了誰，今日我一定要殺了這兩個小人！”　　“副統領，他們可不是一般的人，而是……”　　“少廢話，給我開門！即使是狼子野心的太昊，我也照殺不誤！這兩人只不過是太昊身邊的兩條狗而已，居然敢趁火打劫，不殺他們難解我心頭之恨！”　　“可是……”　　“你若再��嗦，我就斃了你！我要讓太昊知道，我有熊是不懼任何人的，我要讓他為所做的一切付出代價！”　　風須句和伏朗臉色都變了，只聽“哐啷”一聲，獄門大開，一個大漢一身戊裝、滿面殺氣地沖了進來。“左副統領……”一名獄卒想拉住那大漢，卻被一拂袖間甩了出去。　　“滾到一邊去，沒你的事，一切責任我一人承擔！”那大漢說著一劍劈開伏朗和風須句所在的牢門，大步而入。　　那獄卒呻吟一聲，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你便是太昊的狼子伏朗？”那漢子目光陰冷地望着伏朗，木無表情。　　“你是什麼人？”風須句心頭髮毛地問道。　　“哈哈哈……”那漢子冷然大笑，道：“老子熊城護衛副統領左彪，今日特來取你兩個狗賊的腦袋！”　　“可我們並無怨仇呀？”伏朗心膽俱寒，有些氣弱地道，同時心中忖道：“難怪那獄卒不敢相阻，原來此人竟是熊城護衛副統領。”　　“哼，太昊欺人太甚，竟派你們兩個狗賊前來我有熊落井下石！對於你們這樣的小人，人人得而誅之，我左彪身為熊城副統領，讓你們兩個狗賊混入熊城，已是失職之極，怎麼也不能讓你們好過！”左彪義憤填膺，隨即又憤然指着伏朗大罵道：“尤其是你，跟太昊老賊一樣，沒心沒肝，無情無義，本來老子敬你是太陽之師兄，誰知卻換來你這種卑鄙小人落井下石之舉。我有熊大難當前，太昊老賊不但不幫，反而為了自己的私利，對付自己的徒兒，對付自己的兄弟部落！伏朗小兒，難道你就不感到可恥嗎？難道太昊老賊就沒有一點羞恥之心？枉他身為天下第一人，找看其德性連一兄野狗也不如，野狗還能認親識友，而你們，卻是沒有一點人性……”　　“住口，不准你罵……”　　“砰……”“我呸！”左彪一腳踢在風須句的胸膛之上，吐了一口口水，使得風須句那句話還沒說完，便已跌倒在地。　　風須句何曾受過如此之辱？但此刻功力受制，又怎是左彪的對手？　　伏朗臉色“刷”地一下白了，他沒想到左彪竟真的敢出手！　　“不準老子罵，老子就偏要罵！”左彪冷笑道：“太昊老賊是副什麼德性，這種人也配做我太陽之師？只懂得在背後施放冷箭，而且是對付目己的弟子！若有本事，怎不去對付鬼方？怎不去對付東夷？　　這種事情只有太昊老賊才做得出來！若說第一，太昊老賊倒真是厚顏無恥第一，卑鄙陰險第一，可謂是天下小人之首，我左彪今日就要讓他看看，他將為此舉付出多大的代價！”　　“你！比之乃父更卑鄙無恥，更厚顏陰險！”左彪突地一聲低喝，手中之劍直指着伏朗的面門。　　伏朗只覺得寒意直竄入身體，思想差點麻木了，雖然他也想到過死，可是一旦面臨着死亡時，又完全是另一回事，不由得顫聲道：“不，不是！”　　“哼，不是嗎？當初為了控制我們的聖女，為了一己之私，你不惜將護送聖女回熊城的有邑戰士置入死地，甚至出賣他們以孤立聖女，更連你自己的兄弟也一起出賣，這不叫卑鄙陰險叫什麼？回到熊城后，你口中說全力助聖女登上太陽寶座，暗地里卻盡給聖女製造壓力和阻力，讓聖女孤立無援，而你所做的這一切則是為了能夠完全控制聖女而得我有熊，這不叫卑鄙、無恥，陰險又是叫什麼？聖女對你多好，對你父子多麼尊重，而你竟忍心一次又一次地做對不起她的事，還有臉邀功請賞，這不叫厚顏無恥、卑鄙陰險又叫什麼？不僅如此，你心胸狹隘，狂妄自大，除了有一張好臉蛋外，你還有什麼？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貪得無厭，索求無度！比比我們的大總管吧，那才叫男人，那才叫英雄，無所求，卻傾力相助，無所懼，而轉戰天下。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千萬人着想，才高而不驕，勇悍而不浮，心高而不露，一身傲骨卻無傲氣。你伏朗是什麼東西？你不覺得汗顏嗎？　　你不覺得臉紅嗎？你不為你父子的所作所為而心虛嗎？”左彪越說越氣。　　伏朗禁不住將頭低了下去，臉上火辣辣的，左彪的話一針見血，句句正中伏朗的心事，使他無法反駁。他平時還不覺得什麼，但此刻通過別人一一奚落，倒真覺得自己的所作所為太過分了。再與軒轅一比，更是無地自容。是啊，鳳妮對他多好，開始之時對他是言聽計從，可是自己處處自私自利，還不斷地暗中拖後腿，以鳳妮之聰明，豈會不知？可是鳳妮一如繼往地對他好，而他竟仍然暗中使壞……伏朗覺得左彪這一通罵實在是很到位。　　風須句也臉色一陣紅一陣白，雖然他不是親自對付鳳妮，可確實感到很難理直氣壯地反駁對方的質問。尤其是此刻他們是來暗中對付鳳妮，而成了階下之囚。　　“現在你死而無怨了吧？像你這種人世的敗類、殘渣，活在這個世上只會讓世人恥笑！”左彪冷然不屑地道。　　伏朗沒有抬頭，他已經沒有抬頭的勇氣，左彪的話使他充滿了悔意，仔細想想，如果當初自己全心全意地對待鳳妮，不要任何陰謀詭計，今日只怕早就已經與鳳妮確定了關係。而他卻耍一些小聰明，將鳳妮送給了軒轅，這叫聰明反被聰明誤，確實是悲哀之極。他落到今日這個下場，只是咎由自取，又能怪誰呢？　　“你還有何話可說？”左彪冷然道。　　伏朗黯然地抬起頭來，嘆了口氣道：“我沒什麼好說的，不過請代我告訴你們太陽，我仍是愛她的！只不過，我對不起她！”　　左彪眸子之中閃過一絲冷酷的神彩，道：“伏朗，在你死之前，我給你一個忠告，或許你來世用得着！愛一個人，便要無私地奉獻，公道自在人心，自以為聰明者，最後都會反被聰明所誤！”　　“住手――”一聲高喝自獄外傳來。　　眾人全都一怔。　　伏朗不由得神情，怪異，脫口低呼：“鳳妮！”　　鳳妮竟在這要命的時候來了，讓伏朗又喜又愧。　　左彪一驚，這一劍便不敢再刺下去了，忙收劍肅立一旁，他正要說話，便聽鳳妮一聲怒叱：“好大的膽子，竟敢對主祭和我師兄如此無禮！給我拖出去重責四十大板，再聽候發落！”　　“太陽……”左彪欲分辯，卻被兩名全穗劍士一左一右夾住。　　“算了，這不關他的事。”伏朗見到鳳妮如此一說，更是慚愧，不由得嘆了口氣道。　　兩名金穗劍士一聽，也就不再拖拉左彪。　　“你沒事吧？師兄，這幾日來鳳妮不在熊城，怎會弄出這些亂子來？也不知這群人是怎麼辦事的。”　　鳳妮一臉關切地問道。　　“我沒事！”伏朗低聲道，他仍在仔細品味着左彪最後給他的那句忠告。而左彪的那一席話彷彿倏然間將他自夢中驚醒了一般，鳳妮越是如此對他好，就越是讓他感到過意不去。　　“還不拿解藥來？”隨即鳳妮又憤然道：“傳兩位長老來見我，我倒要問問他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風須句也站了起來，狠狠地瞪了左彪一眼。　　※※※　　鳳妮大發雷霆，得知左彪居然敢大罵太昊之後，立意要斬左彪以問罪。但後來在伏朗開口和眾熊城長老的請求之下，死罪可免，活罪難逃，重責四十大棍，更示眾一日，連其副統領之職也取消了。　　誰也沒想到鳳妮處理此事會如此堅決，對太昊竟會如此尊重和敬愛。她下今整個有熊族子民，若有誰敢辱罵其師太昊者，定斬不恕，無論是誰！一時之間，人人心寒。　　風須句也對鳳妮的舉措大感意外，伏朗則更是慚愧，而鳳妮的決定還不止如此，更要讓擒下風須句和伏朗的元貞長老和陽爻長老向風須句、伏朗道歉。一時間，熊城嘩然，便連風須句也感到極度的不好意思。　　風須句自然知道有熊與鬼方一役大獲全勝，而且還殺了天魔。如此一來，有熊族的威勢何等浩大，根本就不會害怕伏羲氏，也就是說鳳妮根本就沒必要如此做，但事實上鳳妮卻如此做了。這樣一來，風須句絕不懷疑鳳妮心中對太昊仍是極度的尊敬，對這個師兄也仍是極為敬愛。當然，那已經不再存在男女之情了，這一點伏朗也明白。　　伏朗心中很是感動，更多的是愧疚，他甚至有些恨父親，為何要對付鳳妮？為何要奪得有熊？他從來沒有此刻這般清晰地感受到太昊人格上的缺陷，同時也覺得父親確實有些卑鄙和無恥。當然，他不會將之說出來，但在心中卻有恨。他之所以失去鳳妮，其父太昊不能說沒有任何責任。　　鳳妮欲留伏朗在熊城多住幾日，但此刻伏朗哪有心思再居熊城？更無頗面對鳳妮。人家鳳妮從戰場上剛剛返回熊城，便立刻將他們自獄中放了出來，還大責眾人，而他自己做的又是一些什麼事情？乘熊城緊張之際施展陰謀詭計，即使鳳妮原諒了他，他也無法原諒自己。這或許是被左彪罵一通之後才有所感吧。　　鳳妮也不再強留，便立刻寫了一封書信，更準備一份厚禮，派一隊隨從親自送給太昊，也算是一路上作伏朗的護衛。　　鳳妮登上了太陽寶座，自然要謝恩師，更是表示對恩師的一種感激之情。　　最讓伏朗吃驚的是，他自鳳妮口中探得，鳳妮其實早就知道太昊北上，在太行之北！這確實讓伏朗有些心驚，也使他更為心虛，他哪裡知道，這是軒轅早就已經想好的計劃，而鳳妮只是依照這個計劃去實行而已。　　伏朗出城，鳳妮送出十里，頗有相別依依之感，差點沒讓伏朗感動得哭出來。自始至終，他都沒有見到軒轅出場，他不知道是軒轅故意不出場，以避免彼此尷尬，還是軒轅還未回返熊城。但，沒有見到軒轅的出現，伏朗的心中稍稍舒服了―些。　　鳳妮的熱情，使得風須句都感到非常不好意思，覺得若太昊還要對付鳳妮的話，那確實是一種罪過。　　送走了伏朗，鳳妮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輕鬆，她可以預料到軒轅的苦肉計一定會成功，甚至會更好，不由得打心眼裡佩服軒轅。放眼整個天下，大概也只有軒轅才有這樣靈活的思路，如此多的智謀，對待任何事情都是那般輕鬆自如，談笑之間就可把一件令人頭大的事情完全擺平，這或許正是軒轅的魅力所在。　　而軒轅此刻卻在想着另外一件事情，那便是聯盟之事。當務之急，沒有什麼比聯盟更為重要，他始終沒有忘記另一個威脅，那就是潛伏的蚩尤！　　那日蚩尤和盤古智健兄弟倆受了重創之後，究竟去了哪裡？他們是不是在一個秘密之地與恭弘=叶 恭弘帝的元神融合呢？要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的心性本就極壞，與恭弘=叶 恭弘皇可以說是兩種完全相反的心性，若是他再與蚩尤的魔性融合，那將會出現一種怎樣的狀況呢？　　這是沒有人知道的結果，事實上，軒轅並不是太注意這一點，他只是知道，真正的浩劫可能正在醞釀，或者，只要他能夠把握好一切，那麼也可能浩劫不成浩劫。只是，他該如何去把握這個尺度呢？　　其實，令軒轅困擾的並不是蚩尤一個人的問題，還有�通。�通現在哪裡？要怎樣才能夠將其神志恢復呢？而那神出鬼沒的狐姬又是在弄什麼電？她會不會知道蚩尤的下落？她會不會是在弄什麼陰謀？　　軒轅還從未正面地去好好思慮狐姬的問題，這個女人不僅透着一股神秘，且其表現更讓人有些捉摸不透，是敵是友，很難解釋清楚。而她為何要說出有關桃紅的事呢？為何話說得如此模稜兩可？狐姬到底在弄什麼鬼？桃紅難道會有什麼不妥嗎？　　軒轅自不相信狐姬的話，他相信桃紅對他是真心的，他相信桃紅是不可能背叛他的。不過，有時間他倒要好好地與桃紅談談，與雅倩談談，這樣或許會對狐姬這個神秘的女人多一些了解。　　桃紅呢？軒轅突然發現這两天桃紅很少出現在他的面前，也不怎麼來看他了，是不是有什麼事情去忙了？　　嗯，蛟幽又怎樣了？蛟龍的傷勢好了嗎？怎地他也未來見自己？軒轅一時思緒滿潮……　　“瑩瑩！瑩瑩！”軒轅張口喊了兩聲。　　陶瑩急忙行了進來，剛才她正與雲娘、燕瓊諸女在逗小悠遠呢。　　“夫君醒了？”陶瑩問道。　　軒轅掀開被子，竟一下子走下了床，此時他的胸口居然已結了疤，看來傷勢好得極快。不過，他此刻卻無法靈活地運用自己的功力，或許可以說，功力暫時性地盡失。　　“你怎麼起來了？”陶瑩忙上前相扶，微微責怪地問道。　　“已經睡了两天，再不起來都要爛在床上了！”　　軒轅輕微地伸了個懶腰道。　　“你呀你！”陶瑩拿軒轅沒有辦法，忙找一件衣服拾他披上，關切地道：“小心着涼了。”　　“我的乖瑩瑩什麼時候變得婆婆媽媽了？”軒轅幸福地摟過陶瑩，笑問道。　　“若我再不變得婆婆媽媽些，你還不會將我當你女人看呢！”陶瑩白了軒轅一眼，沒好氣地道。　　“冤枉，實在冤枉，我怎會呢？瑩瑩可是我的心肝寶貝！”　　“呵，瞧你說得這麼肉麻兮兮的！”陶瑩甜甜地一笑，旋又道：“瓊妹她們在外面，外面陽光很好，去坐坐也好。”　　“對了，蛟龍的傷勢可有好轉？”軒轅問道。　　“有與岐伯為他療傷，應該不會有問題吧。”陶瑩想了想道。　　“我想去見見蛟幽。”軒轅正色道。

# 第四章 破開心結

　　陶瑩聞聽軒轅之言一怔，旋又道：“你是該見見她了，她一直都在蛟龍那裡，不敢來見你。”　　“為什麼？”軒轅一皺眉，心中微痛地問道。　　陶瑩望了軒轅一眼，搖了搖頭，道：“這個問題你應該親自去問她，我是無法回答的。”　　軒轅呆了一呆，道：“好吧，我這就去見她。”　　“可是你的傷勢？”陶瑩擔心地道。　　“沒事，支撐着走路是沒問題的，只是不能夠與敵人交手而己。”軒轅吁了口氣道。　　“要不要再休息两天再去見她？”陶瑩輕勸道。　　軒轅伸手輕輕拂了拂陶營額際的髮絲，嘆了口氣道：“瑩瑩應該明白軒轅的心情。”　　陶瑩幽怨地望了軒轅一眼，不再出聲，順從地點點頭道：“好吧，我去給你安排。不過，宮外還有很多人等着想參拜你呢！”　　軒轅不由得搖頭笑了笑，他知道陶瑩這是提醒他要小心，因為蛟幽曾對蛟龍偷襲過，而他此刻與普通人無異，是以陶瑩才會有此擔心。但，無論如何，軒轅總要去見蛟幽，不管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紅兒呢？”軒轅又問道。　　“紅姐與與岐伯他們去采草藥了。”陶瑩道。　　軒轅怔了一下，也便沒怎麼在意。　　※※※　　這段日子以來，蛟龍每天都在陽光下練功，其傷勢正處於恢復階段，但是他卻絕不肯閑着，而且比誰都更勤奮，每天苦練木神的武學，其武功進境極速，幾可與木青相提並論。　　此時的蛟龍已無昔日之浮躁，整個人都變得更為穩健和沉默，举手投足之間，都有一副高手的風範，便連蛟夢也老懷大慰。可以肯定，蛟龍的武功定比其父更強。便是此刻，只數月不見，蛟龍的武功已經直追其父，蛟夢也沒有絲毫把握能勝過其子。　　蛟龍似乎消瘦了一些，正半閉其目對着太陽靜坐呢。　　軒轅的腳步聲驚醒了蛟龍，但蛟龍是在聽到有人呼喊“大總管”之時才睜開眼睛。　　蛟龍收息而立，若是別人他根本就不會起身，但來人是軒轅。　　蛟龍感激軒轅，尊重軒轅，他已不再是昔日爭勇斗報的蛟龍，而軒轅也非昔日不近人情的軒轅，兩人拋開一切成見，可以算是最好的兄弟。蛟龍知道，自己有今日之成就，全拜軒轅所賜，事實上不僅僅是他需要感激軒轅，而且整個有僑族也都要感激軒轅。　　“聽說你受了傷？”蛟龍急步來到軒轅的身邊，打量了軒轅一眼，關切地問道。　　軒轅並不掩飾地點了點頭，吁了口氣，目光卻在別的地方打量了一下。　　蛟龍似乎立刻明白了其意，向裡屋努了努嘴，道：“在裡屋！”同時也嘆了口氣。　　“她……”軒轅欲言又止。　　蛟龍望瞭望軒轅身邊的劍奴、木青、花戰及凡三諸人，無可奈何地道：“或許只有你才可以解開她心頭的結，一切就拜託你了！”　　軒轅雙手輕輕搭在蛟龍的肩頭，沉重地點了點頭，嘆口氣道：“其實，我也應該為此負一些責任！”　　蛟龍澀然一笑，吁了口氣，道：“過去的事就讓它過去吧！”軒轅點了點頭，這才扭頭對劍奴諸人道：“你們在外面等着我。”　　劍奴眉頭微皺，但卻並未太多言語，只是點了點頭。　　蛟龍也有些訝異，今日軒轅身邊的高手似乎比往日多，可能是因為軒轅真的傷勢頗重，這才增加了許多護衛。　　軒轅走到門前，輕輕敲了敲，屋內卻毫無動靜。　　當軒轅敲了第三遍門時，他再也忍不住，徑直推開了木門。　　門沒有上閂，屋子之中的光線並不暗淡。　　西宮之中的房子都極為寬敞，而且透光性很好。　　軒轅的目光巡視了一遍，廳中並沒有人，雙目不由投向了廂房，而他心頭也微感一陣疼痛，猶豫了一下，舉步便向廂房之中行去。　　他依然選擇不敲門而直入。　　軒轅微微怔了一下，他看見了蚊幽。此時蛟幽正對着一面青銅鏡而坐，靜靜地，如泥塑一般，背對着軒轅，茫然不知軒轅的到來，抑或她已經知道了，只是不想作聲，不想作任何反應。　　“幽！”軒轅輕輕地喚了一聲，蛟幽仍是沒有任何反應。　　軒轅嘆了口氣，輕輕地掩上門，緩步來到蛟幽的背後，卻發現鏡中蛟幽的目光空洞如死，直直的眼神彷彿已經完全失去了靈魂，只剩下一尊美麗的軀殼。　　“幽！”軒轅吃了一驚，雙手禁不住緊擁住蛟幽的雙肩、低呼道。　　蛟幽似乎倏然吃了一驚，身子輕輕地顫抖了一下，目光稍稍地有神了一些，但卻仍然沒有扭身說話，只是眼裡緩緩滑下兩行清澈的淚水，緩緩地滑下，卻沒有擦拭的意思。　　軒轅也不語，心中一陣絞痛，他輕柔地將蛟幽緊緊摟在懷中，雙手緊緊地握住她那冰涼的柔荑，就這樣蹲在蛟幽的身邊。　　良久，蛟幽開始輕輕地抽泣……　　“哭吧！”軒轅嘆了口氣，道：“哭過了之後，一切都重新開始，再沒有任何人可以傷害你，我要用一生來疼你，愛你！”　　蛟幽抽泣得更厲害，如一隻受驚的小描，在軒轅的懷中輕輕地抖動着。　　※※※　　當軒轅輕擁着蛟幽行出屋子之時，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　　蛟幽的眼圈有些微微發紅，誰都知道她剛才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場。不過，自不會再有人提這些不開心的事了。　　眾人剛要簇擁上來之時，卻聽得有急促的腳步聲傳來。　　眾人扭頭一望，只見兩名金穗劍士急步而來，一到軒轅身前，立刻躬身道：“太陽請大總管去宗廟議事，范林已有人來我熊城！”　　“哦。”軒轅一聽，大喜，道：“好，就說我立刻來到！”　　那兩名僉穗劍士很快退了出去。　　軒轅望瞭望懷中的蛟幽，柔聲道：“我有事先去一下，待會兒再回來陪你。”　　蛟幽依順地點了點頭。　　“蛟龍，這裏就交給你了！”軒轅說完放開蛟幽，在劍奴諸人的簇擁下，浩浩蕩盪地直奔宗廟而去。　　※※※　　宗廟的戒備森嚴，這段時間以來，雖然熊城內外喜氣洋洋，但沒有一個人忘了身邊的危險。因此，戒備都極為嚴密，以防止有人乘亂而動。　　軒轅才出現在山道之上，一路上的護衛皆恭敬地行大禮，人人露出了崇慕之極的神彩，幾乎無人不敬服。他們皆為有熊擁有這個用兵如神的大總管而驕傲。　　一路上的熊城子民都大呼萬歲，人人竟相行禮，追在後面欲一睹軒轅風采。不過，卻被軒轅周圍的一干高手相阻，近身不得，否則定會把道路堵個水泄不通。　　“大總管到――”軒轅一上得熊山之頂，便有宗廟衛士高呼，於是聲音―直傳到大殿之中。　　自大殿內立刻行出一群人，為首音正是頭帶高冠、姿色絕美的鳳妮，她的身後則是六大長老和大祭司吳回，而旁還有久違了地�燕，玄計、苦心。　　“軒轅！”�燕乍見軒轅，歡喜不已，如投林之乳燕般疾奔而至。　　軒轅也大喜，伸出雙臂，一把摟住�燕，卻忘了自己功力已受到禁制，差點被沖得一個踉蹌，所幸劍奴及時地在後面撐了一下，這才沒有使軒轅出醜。　　“你受傷了？”�燕豈會感覺不到異樣？急問道。　　“是你變重了，用這麼大力撞我。”軒轅笑道。　　�燕一聽又羞又喜，哪還不知情郎是在與她開玩笑？但仍像個小女孩一般，依戀地挽着軒轅的手，道：“我才不管呢，這麼長的日子以來，你都不想我，只撞了你一下，沒揍你已是夠客氣了！”　　眾人一聽不由得盡皆大笑，便連吳回和元貞也為之莞爾。　　鳳妮與�燕早在癸城見過，自然知道他們的關係，是以並不為怪，而且兩女也極為親密。　　劍奴對�燕也是極為疼愛，皆因當日柳靜提到過�燕，而他也明白，�燕才是真正的君子國聖女，又曾與軒轅的關係極好，因此見到�燕自然高興。　　玄計諸人見了軒轅忙都施以大禮，雖然軒轅是有熊大總管。但卻是名符其實的龍族大首領，龍族戰士無不心服。　　“陶唐氏的陶基大首領也己到了城外，瑩妹已與眾人去迎接了。”鳳妮道。　　“什麼？”軒轅一聽驚問道，旋即回過神來道：“怎不早說？我要親自去迎接！”　　鳳妮一聽，笑道：“我們準備一齊相迎，是以，馬匹已經備好，只等你來了。”　　“好，大家一齊去！”軒轅興奮地道。要知道，陶基不僅是陶唐之主，更是軒轅的岳父，其身分、地位之高可與有熊上代太陽並肩而座，自然比鳳妮都要高一輩，是以眾人齊出迎接並不為過。　　六大長老和吳回早就聽說了陶基這個人的名字，而陶唐氏乃是當年神族五虎族之首，族中高手如雲，人丁興旺，雖不及有熊十萬子民，但也是洪荒中有數的大部落，整個部落緊靠太行，甚至已經控制了北太行，無人敢小視。　　※※※　　軒轅諸人迎出了城外五里，才見遠處一隊人馬施入然而來，兩旁更有庄義的親兵相護。　　八大寨早就接到命令，作好迎接陶基的準備。　　陶瑩卻是迎出了熊城近三十里，她的那一群高手正行在前頭。　　軒轅忙策馬過去，見陶基果然被眾人棒在最中間，陶瑩正在嘰嘰喳喳地與父親講個不停呢，瞧她那興奮的樣子，不說也知道有多高興了。　　“小婿相迎來遲，還望岳父大人勿隆！”軒轅來到隊前忙翻身下馬，跪在陶基馬前高聲道。　　“轅兒何用行如此大禮？你我翁婿應坦誠相對才是。”陶基忙下馬相扶，搭住軒轅的雙臂，笑意滿面地歡悅道，同時仔細地將軒轅上下打量了一番。　　“岳父大人為何不早些通知小婿？”　　“轅兒受傷了？”陶基吃了一驚，有些惑然地問道。　　“岳父明鑒，小婿確實有傷在身，一切容我稍後細稟。”說著軒轅一讓身，指着躍下馬來的鳳妮道：“這位便是有熊第十一代太陽！”　　“鳳妮見過陶伯父。”　　“哈哈哈……”陶基歡聲大笑，道：“見故人之女英姿颯爽，實是老懷大慰！果然虎父無弱女，看來有熊中興定是指日可待了！”　　“謝謝陶伯父之誇，請伯父上馬，回熊城再說吧。”　　陶基又與元貞和吳回諸人相繼見禮之後才翻身上馬，於是，陶基、鳳妮、軒轅和陶瑩四人並騎於前，余者皆尾后相隨，同返熊城。那聲勢之浩大，不亞於軒轅當日自釜山歸返，萬民相涌，夾道歡迎……　　為歡迎陶基和龍族代表的友好到來，更是為了共商結盟大計，熊城舉行了規模極大的盛宴。這確實是一個它前的盛舉，而在此間，君子國的代表也快馬前來。　　這正是早已商議好的，四部落率先議定一種新型和平的形式，那便是部落聯盟。各部落商議了許多共同進退的方案，相互支援、補給，以共同締造一個太平安寧的天下為核心目標；互助互利，共對大敵，同時有義務保護聯盟範圍內的各小部落。　　後來大家一致推舉讓軒轅作為各部落之間的整體協調之人，也便是遇到危機之時的總指揮，而陶基則成為聯盟的總監督。　　軒轅擔任總指揮自然不會有人反對，僅憑軒轅轉戰天下、大敗天魔的聲勢就可以當之無愧。而且陶基也清楚他這個乘龍快婿的分量，且對軒轅的智慧極為看重，又有木神支持，他自然不會反對。君子國、龍族和有熊基本上都由軒轅統領，自然更不會有人反對。本來軒轅是要讓陶基做這個聯盟總指揮的，但是陶基以自己年齡漸高，不想太過操勞為由，而讓位於軒轅。　　軒轅自然知道，陶基受木神影響深重，而且對他又極喜愛，這才讓位於他。事實上，讓陶基做這個聯盟的總指揮也是當之無愧，不過他們都是一家人，也便沒有太大的必要去爭執什麼。　　陶唐氏的高手們也人人心服，他們的新姑爺可是殺死天魔、大敗鬼方的大英雄，更是在各部落之中有着極為崇高的地位。　　※※※　　讓鳳妮意想不到的是，結盟消息傳出不到四天，便有十餘個大大小小的部落聞風而至，小到一個部落數百人，大到一個部落兩三千人，都派人來表示願意加盟，有些人則是乾脆依附有熊，可謂是喜事重重。　　這些方圓近千里的各部，都聽說了軒轅的威名，才慕名而來。有的甚至曾依附過東夷和鬼方，但在有熊聲勢大振之下，皆聞風而至，只讓有熊人興奮不已，也讓陶基諸人心懷大暢。　　這幾天來天天議事，天天制定出一些規章和相關聯盟的事宜，倒也是忙得他們不亦樂乎。　　這幾日來，軒轅的傷勢也淅好，歧富天天採藥，不過，歧富終於想出了完全治癒軒轅之傷的方法，那便是要去崆峒見廣成子仙長，求得開經破脈之法。　　軒轅本就極想見廣成子仙長，自然不會反對。不過，那要稍待一些時日才行，此刻熊城事務使他脫不開身，而且聯盟諸事又極為煩瑣、還要制定出一些相關條文，讓各部落共同遵守，共同合作，因此極為麻煩。不過，能夠使事情有個着落，麻煩一些又算得了什麼？　　軒轅近日來確實感到極為欣慰，熊城內外，一片繁榮，氣象萬新，彷彿是全民皆兵地為族中出力，有熊族從未有今日這般如此強大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對於軒轅和鳳妮的命令，這些人是百聽計從，不打半點折扣。　　熊城內外各依附的部落也都齊心協力，不僅將熊城內治理得井井有條，便是十城八寨七大營也同樣井井有條，每位戰士訓練起來更有精神。　　不過，有熊的戰鬥力不再呈限於有熊範圍之內，因為此際有熊擴展騎兵那是非常必要的，重點也是訓練騎兵。在步兵方面，熊城已足以逞一時之強、惟騎兵是其弱項。　　於是，四處尋求戰牛、戰鹿和戰馬也便成了有熊急切所面臨的問題。

# 第五章 治族之道

　　軒轅並不欲藏私，已自蓋山氏調來二十餘位已經非常熟知馬性的龍族戰士，包括兩名蓋山氏的戰士，領着有熊戰士去捕捉野馬。另外則是強化訓練鹿騎。　　事實上，熊城附近的野馬極多，只是以前並沒有多少人去了解它而已。此時全民行動，又有數百戰士相助，一起捕捉野馬，這個行動可算是極為浩大了，當然收穫也頗奉。　　軒轅己讓人趕製了一些令牌和旗幟，以代表“華”聯盟的象徵。軒轅為聯盟所取的名字已經得到了大家的認同，雖然大家也是第一次聽到“華”這個字眼，但呈那種象徵意義卻是極得人心。　　軒轅不僅要制定出條文和―些規矩，更要在各族之中選出一二個身分地位極高的人物代表聯盟前來熊城議事。大族大部落則有兩至三人，小部落也有一人，這些人代表聯盟也代表各部落的利益，直接作聯繫和各部落之間的樞紐，在各部落間施行聯盟的制度和命令，也可以為各自部落向聯盟提出困難，直接向聯盟中尋求共同的解決方法。　　軒轅則是聯盟的總指揮，也可以說是首領，而陶基則是整個部落聯盟的監督人，也可以說是大總管整個聯盟的機構由軒轅和眾部落的首領連續商量了兩日，終於定下來了。以飛鳥作為各部落傳書的重要工具，另外，若有大事發生則以快騎相聚。到第五日之時，聯盟的一切細則終於敲定，以後苦還有加盟者，必須依此細則行事。　　事實上，軒轅對聯盟的各部落也作了一番審查，他不希望這些部落之中夾有東夷、鬼方或是太昊的姦細，那樣只會非常不利於聯盟的發展，尤其在這種緊要的時到。而前來聯盟的諸部對外也是個秘密，只有少數人知道，甚至連熊城之中也不知道哪些部落加盟了。只有四人部落，有熊族、陶唐氏、龍族、君子國是眾所共知的，其它的部落則是一個秘密。　　軒轅不想泄露這些加盟部落的秘密，以免會在一個特殊的時間內遭到聯盟敵人的突然襲擊，這一點很得各部落的贊同，知道哪些部落在聯盟範圍里的人，除有熊、君子國，龍族和陶唐氏之外，其它的諸郡諸族只有族中最高的兩個首領才清楚，因為只要這些人能夠左右全局就行。　　讓軒轅高興的另外一個消息則是，東夷果然自東北出兵攻擊鬼方，還大敗鬼方兩陣，而太昊也回復鳳妮一封信，贊鳳妮是個好弟子，是個好首領，其言下之意，頗有些慚愧，更欲與有熊族休好。　　太昊的表現並沒出乎軒轅和鳳妮的意料之外，因為打一開始，軒轅便已料定會有這種情況出現，這隻不過是軒轅的計劃達到了預期的目的而已。而且，太昊也沒讓軒轅失望，率眾自西南攻擊鬼方。　　太昊和少昊都欲征服實力已大弱的鬼方，乘天魔新喪而動，而且鬼方沒有像有熊這般的堅城作依憑，易攻，所以太昊和少昊絕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鬼方的大首領天魔已死，刑天也受了傷，而且鬼方的高手幾乎在軒轅手上折損得差不多了，雖然有十大部的兵力，卻無少昊和太昊這樣的不世高手，自然難是其敵。　　軒轅對這場戰爭可是關注得極為密切，因為他也欲施行自己的計劃。　　鬼方是一塊很吸引入的肥肉，無論是對哪一方來說，都是一種誘惑，軒轅自然不會放過。這幾日之中，軒轅曾親自去視察過那群俘兵，更以懷柔手段極為客氣地對待這些俘兵。　　事實上，這些俘兵所受的待遇極好，與有熊子民同食，連菜也無二致。這千餘人分作數十個地點，夾在一群有熊子民之中，而有熊子民活動的範圍又是在七營八寨戰士的保護之下。這些人對待俘兵便像是對待自己的家人那般，坦然友好。　　有熊戰士並沒有太過限制鬼方俘兵的自由，甚至可以讓他們自由走動，不過必須有人帶路，這使得鬼方戰士很懷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已是俘虜了，因為這種生活比他們在鬼方還輕鬆。剛開始，他們還擔心會如鬼方的那些奴隸們一般，繫上鐐銬千活，但是數日之後，他們發現自己只是與有熊子民一樣幹活，一起收工，一點不像奴隸那般苦幹，而且活兒很輕鬆，吃喝也很好，人人都對他們客客氣氣、親親熱熱的、這使他，們心裏踏實了許多。他們也不自覺地與有能人熟絡起來，幹活也特別賣力。而這期間，有熊的重要人物還經常來看看他們，傷病者更是得到了特別的治療，這哪裡像戰俘的生活？這種日子簡直比在鬼方那苦寒之地的生活更舒適。　　軒轅親自來看望這些戰俘們，還為他們送來了冬衣、皮襖和被褥，甚至與他們一同幹活，那種系切，便連肯熊的子民們都有些受寵若驚。這些戰俘更是人人心服，心甘情願地為軒轅賣命，而軒轅更向這些戰俘講了許多關於希望各部落和平共處，有熊願意接納任何外來部落的事，更解釋了與天魔之戰實是不得已而為之……　　軒轅的話更是向這些戰俘發出和平的信號，使得這群戰俘心神大動，本來心中的憂慮和恨意幾乎全都消除。　　要知道，軒轅是何等身分，其名聲之響，可謂是時無兩，殺鬼魅、殺鬼虎，殺曲妙、擒鬼三和土計，更戰刑天，現又在涿鹿大敗鬼方，連天魔羅修絕也在此戰之中身亡。試問誰還能夠比軒轅更有聲望？　　在鬼方人心目中，軒轅幾乎是鬼方的煞星，與軒轅交手彷彿是沒有可能取勝，但正是這個不可一世的煞星，此刻對他們這群戰俘卻如此客氣，如此關懷，這確實是大出人意料之外了，更讓這些俘虜心中感慨，感激無比。如此人物，能為其效力，實是一種榮耀。　　鬼方的戰士哪能沒聽過軒轅的大名和事迹？不僅僅是軒轅對鬼方的事迹頗多，對東夷也是讓人心驚，東夷高手在軒轅手下也死傷極重，更曾在軒轅的手中損兵折將。無論是屬於哪一方，都不會對軒轅的名字陌生。因此，能得軒轅親自來噓寒問暖，確實讓這群鬼方俘虜人人感動。　　※※※　　近日，有熊各村落、各寨之人都將太昊和少昊如何進攻鬼方描繪得有聲有色，這些自然也在鬼方俘兵中傳開了，於是許多俘兵的心神不定，有時候發獃，有時候嘆氣……　　軒轅自然知道了這個消息，戰俘們的反應沒有一點逃過他的掌握，而軒轅也知道時機已到，他實沒有必要再去等待。　　於是他立即下令，召集所有的鬼方戰俘，將之領入熊山之頂的平台聚合。　　軒轅的命令傳達下去，很快就把近千鬼方戰士集合在―起。　　這些鬼方戰士有些疑神疑鬼，不知道熊城之中的人究竟想干什麼。不過這還是他們第一次進入熊城，而熊城的子民和戰士也沒有對他們有任何的歧視。　　軒轅井未對鬼方戰俘如何，他只是依照自己最初的計劃，釋放這群鬼方戰士返回自己的部落。當然，這些人中願意留在有熊的，自可留下，若想回部落接家人和族人同來的，有熊族也表示歡迎，更願對這些人予以保護。不僅如此，每個回部落的戰俘還可以得到有熊族贈送的乾糧和武器。　　所有的戰俘都未曾想到軒轅竟如此好說話，而且如此體諒和理解他們的心情，禁不住盡皆三跪九叩地感謝大恩，更發誓要與有熊和子共處。這些人算是真正地服了軒轅，服了有熊。　　有許多人對軒轅的做法有些不解，但卻無人反對。對於軒轅的決定，有熊族的子民和各城戰士都絕對不會懷疑其重要的意義。至少，到目前為止，軒轅的任何決策都沒有讓人失望，取到的成效是眾所共睹的。因此，就算有人不解軒轅的做法，也會予以強烈的支持。　　事實上，軒轅的思路比許多人至少快上幾條街，他所意識到的東西若不經反覆提示，別人很難理解。　　因此，表面看上去，軒轅似乎是東晃―招，西晃一招、毫無章法可循，但是等眾人明白過來之時，他所辦的事情已經有了很好的效果。因此，在熊城中的人，總是頻頻看到軒轅所取得的成績，而忽視了軒轅在很早之前便埋下的伏筆。也因此，軒轅也便在所有人眼中顯得更為高深莫測。　　所謂的聖人，便是一個思想遠遠超前的先導，擁有着別人所沒有的智慧和先見，而軒轅便是有熊的聖人。　　或許，軒轅的武功不足以蓋世，更無法與許多人相比，但是生存在這個世界，正如軒轅所說，並不僅僅需要武力，更要智慧和運籌帷幄的能力。在許多時候，集體的力量才能夠發揮出外人所難以想象的作用。　　洪荒之中，諸族散落如星綴天幕，無論是與大自然相搏還是部落之爭，所需要的都是集體的力量，只有當集體的力量強大到無人可比的情況之下，那才是真正的強大。正如雄獅雖勇，雖然強大，但是卻無法逃過獵人之劫，這便是集體力量與個人力量的區別。　　軒轅對洪荒的法則掌握之透徹，遠遠超過了他的年齡，他深刻地了解如何才能夠讓自己生存得更好。　　這群鬼方的俘兵竟有兩百餘人願意留在有熊不再返回鬼方，另外願意回到鬼方的，軒轅便送給他們一些乾糧和刀箭之類的兵刃，基本上是這群人最初作戰時的裝備，只是多了些乾糧。於是這近八百人的鬼方戰士在許多有能人的相送之下離開了熊城，更有百餘名戰士為其開道，準備將之送出十大聯城。　　戰俘們臨出熊城之時，再向軒轅和鳳妮跪下行了大禮，這才與那些和他們相處了近十日的有熊子民揮手道別，倒是頗有一種背井離鄉的味道。　　軒轅將之看在眼裡，卻喜在心頭，因為他知道這件事的影響一定會加速各部落的依附，甚至爭取鬼方諸部最有力的支持。到時候就算少昊和太昊征服了鬼方，他們也會驚訝地發現，其實鬼方已有大部分實力全都投向了有熊，他們只是做了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只要想到那種結果，軒轅便想大笑一場。　　※※※　　軒轅致書高陽氏和有虞氏，希望能得這兩大部落的加盟，如果能夠爭取到這兩個大部落加盟的話，那麼這個部落聯盟將會吏穩固和強大。　　軒轅並不會與夏后氏、高辛氏勾通，因為這兩個部落都已分屬太昊和少昊，如果他再橫插一腳的話，與太昊之間肯定會很快翻臉，而且夏后氏和高辛氏也絕准同意聯盟主事。　　軒轅派出有熊和陶唐氏兩名極有身分的長者尚九長老和陶庸長老親自前往，更帶了二十餘名親隨高手。高陽氏與有熊乃是早就相好的兄弟部落，施妙法師便是高陽氏的人。只不過，施妙法師卻身死有熊，又有偷河圖洛書之嫌，使兩部落之間加了一層陰影。　　不過，如今有熊主動前去稍加勾通，應該不難和好。　　而有虞氏與高陽氏早已聯合，能說服高陽氏自可說服有虞氏。　　至於事實上有熊是否真能說服高陽氏和有虞氏的加盟，軒轅不敢抱大大希望，但是拉攏高陽氏和有虞氏卻是勢在必行的，無論是採取何種手段，如果無法讓高陽氏和有虞氏加盟的話，有熊和部落聯盟則很難再向南方推移，否則勢必與高陽氏、有虞氏的利益發生衝突。在那樣的情況之下，又難免要發生戰爭了，而這是軒轅所不希望看到的。　　當然，戰爭總是難以避免，但是能夠盡量少發生戰爭那自是很好。因此，軒轅仍會極力與高陽氏，有虞氏交好，這也是對抗東夷的一種戰略布置。若能爭取高陽氏和有虞氏，則能夠對東夷的整個西北面進行環繞封鎖，若再自阪泉出擊三阿，完全可以把東夷隅封一角，切斷其與北面的聯繫，再逐步吞食東夷。　　如果有熊能得到高陽氏和有虞氏的加盟，則南抵東夷、側控濟水，與夏后氏隔濟水相對，再加上有共工氏相輔，有熊聯盟完全可以隱固西部防線。而有虞氏與共工氏隔太行相輔，可對軒轅的部落聯盟控制各方諸部落大有好處。因此，高陽氏和有虞氏實是有着極為重要的戰略價值。　　※※※　　“我覺得此刻我們應該乘少昊傾力爭奪鬼方之時，向他的後防出手，讓他首尾難以兼顧！”鳳妮認真地道。　　“太陽此話有理，此刻我們有熊已經與外界結盟，已無後顧之憂，應該是傾力去對付東夷的時候了！”元貞長老點頭贊同道。　　“以我們的兵力，快速征服東夷的一些小部落應該是手到擒來，我們便與他們速戰速決，即使是少昊即返，但一些事情已成定局，他也無可奈何。不知軒轅的意下如何？”鳳妮向軒轅詢問道。　　軒轅含笑點頭道：“我也正有此想法，昨天我還與伯夷父商量了這個問題，我打算分出兩路戰士出擊，再以一路接應，外合龍族戰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去對付東夷諸部！”　　“哦，大總管真是有熊之福，竟早就想好了策略。”元貞由衷地敬服道。　　八寨之主也不禁大為敬服，不過七大營顯然早已知道軒轅的決定，因為對外之戰，主要作戰的兵力乃是來自七大營和山海戰士，軒轅欲對外動武，首先就得與七大營商量。不過，七大營的幾位統領對這位有熊軍事大總管那可是心悅誠服，沒有一點異議。　　此刻的有熊名震天下，比之百餘年前的聲威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至少當時仍有神族搶了有熊的風光，而且有熊只能算是神族的一個附屬。但是，今日的有熊卻絕不相同，神族四分五裂，瓦解成大大小小成千上萬的部落、氏族，已無再可與有熊聲勢相比的部落了。但是在幾個月前，有熊族卻只是處處受制，低凋得讓人有些泄氣，一切的鬥爭彷彿都只是在內部發生，一旦對外，立刻大敗，這幾乎讓這個大族的子民失望頹喪之極。但是當軒轅一出現在熊城之時，每天都似乎有激動人心的事情發生。　　軒轅一入熊城，便力擒杜聖、齊威兩大高手，讓熊城內外子民耳目一新，更為死寂的熊城平添了許多的激情，而後大戰齊充，成為有熊英雄、太陽聖士，再便新成立山海戰士，這也吸引了有熊所有人的注意力，後來，殺偃金、殺奄仲、傷風騷、殺曲妙、擒鬼三、殺鬼魅、擒刑天的胖瘦兩神將、戰刑天……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如此激動人心，而最讓所有人激動和振奮的卻是軒轅以少量的兵力大破風魔騎，誅殺天魔羅修絕，讓鬼方步卒全軍覆滅，這便定下了軒轅在有熊不可動搖的地位。有熊人從未有此刻這般激情四溢、鬥志昂揚過，無論老少婦孺，彷彿只要一聲高呼，便可以拿起刀劍衝鋒殺敵一般。不過，此刻有熊的武風極盛，人人習練騎射搏殺之技，彷彿他們便要走上戰場與敵人大戰一般。　　這種欣欣向榮的景象讓每一個人都大為歡喜。　　有熊子民們白天勞作，晚上和早晨操練，兩不相關，這好像成了一種流行的風氣，這是因為有熊子民服從了軒轅的話：“強族先強民！”只有每一位子民都自強起來，這個部落和民族便會自然強大。　　如果一個部落的每個子民都能上陣作戰，而且英勇無比，試問哪個外族能不畏之三分？哪個外族能輕其鋒？如果每―個人兼且擅於勞作，那這個部落又沒有不富有之理？　　七大營的戰士和八大寨的戰士每日都有半天勞作之時，這是軒轅的規定。使戰士與群眾相結合，半天操練半天勞作，這樣甚至不用宗廟分派糧食，他們自己也能夠自給自足。　　熊城護衛卻是分成兩組，兩組輪流守城。不守城的一組則出城開荒、種地，而且也與七營八寨的戰士一樣，勞作半天訓練半天。只有十大聯城的戰士的勞作時間短一些，因為他們要防禦外敵。　　軒轅的這番安排，確是一種極為大膽的改革，但這也使得戰士子民之間聯繫得更緊，相處得更融洽，也同時使宗廟的負擔減輕了至少一倍。　　當然，這些戰士隨時都可以調集起來對付任何突發之變，皆因這些人勞作和操練都是同時進行的，只要將每一營之人分成兩組就行。若在非常時期，甚至可以分為三組，時時刻刻都會有至少是有熊總兵力五分之三的人在緊張防備着，余者皆在勞作，亦或是休息。　　軒轅有時候以身作則，過去與戰士們共同勞作，這更激勵了戰士們的勞作熱情，在軒轅的帶動之下，熊城中的一些重要人物，比如像長老、大祭司之類的也偶爾會與戰士們同作同息，惟一是鳳妮的身份不同，不會去勞作外，余者皆會偶爾出巡一次。而在熊城之中，由齊充為首所訓練的死士是根本不用勞作的，他們甚至都不必與外人想見，只有有熊幾個重要人物才有權對死士進行檢閱。但能夠支配死士的卻只有四個人，他們是鳳妮、軒轅、伯夷父和齊充。而元貞長老和吳回都無權直接支配死士，必須經過鳳妮的同意方可讓齊充調人。　　這批死士是直接由鳳妮和軒轅支配的，而在熊城中不用勞作的還有宗廟衛隊和太陽戰士，這些人時時刻刻都得保護城池安全，因此便有了他們的特權。　　此刻，軒轅卻是要分出三路作戰人手，有熊又立刻處於特殊狀態。　　“那軒轅準備調用多少人手呢？”鳳妮問道。　　“三千！每組一千精兵，各配四百騎兵！”軒轅說道。　　“我們的騎兵屬於弱項，這樣能行嗎？”鳳妮有些擔心地問道，她是有自知之明的，說到鹿騎，有熊是比之東夷和鬼方就要遜色許多。　　“鳳妮不必心，雖然我們的鹿騎相對比較薄弱，但是我們有新得來的戰馬。這些戰士昔日有騎鹿的經驗，對新得的戰馬掌握速度極快，儘管尚不熟練，比龍族戰士有着極大的差距，但是若對抗車夷的快鹿騎，絕對有過之。因此，在前攻的兩路人手的騎兵之中，我準備各布下一百騎戰馬，五十騎戰牛，余者皆以鹿騎相應。而後方接應的則配以一百騎戰牛，五十騎戰馬，余者皆以鹿騎輔之。外有龍族戰士的騎兵接應，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何況，東夷的快鹿騎大部分已調至塞外追殺鬼方了，應不會有多少快鹿騎留下。就算有，又如何是我們這一千餘騎的對手？怕就怕他們不出動，只要一出動，我們就可讓其全軍覆滅！”軒轅自信地道。　　每個人都絕不會懷疑軒轅所說，他們最厲害之處便是有龍族戰士這一支神出鬼沒的戰士相助，這可是一支比東夷快鹿騎更可怕的精銳之師。

# 第六章 魔帝蚩尤

　　龍族戰士的諸部落逐漸相互集中，這正是軒轅數月之前在范林召集諸部首領所定下的計劃。　　龍族戰士只有相對集中一些，才能夠相互之間迅速地援助。而這幾個月之中，龍族強調的並不是對東夷的進攻，而是對外的滲透和擴展。　　對外的滲透包括打入各部落的內部以探其內部情報，對外的擴展包括遊說各小部落成為盟友，永遠支持龍族。若是好說不行的話，則以武力去征服對方，二是以暗殺的手段除掉對方的反對人物，再扶持一個支持龍族的人成為其部落首領。　　當然，這一切龍族都做得乾淨利落，不留半點痕迹，否則效果可能會適得其反。而在鬥爭之中，有時候不擇手段那是很正常的。同時，也有一些部落通過和龍族聯姻的關係被拉攏過來，不過這都是些不太大的部落，對於大部落，龍族則實行以其部落重要人物換奴隸的方式來爭取其部落中的奴隸，而後在自己強大之時再去一舉征服其部落。當然，能和平達成聯盟則更好。　　事實上，此刻的龍旅早已組成了一個聯盟的形式，但那是叫龍族聯盟。整個聯盟中有大小部落三十餘個，光是范林便有了三千餘名龍族戰士和一萬六千多名婦孺老者。另外在范林之外大小二十餘個部落中可以組織出五千餘名精銳戰士。可以說，龍族此刻的實力比之陶唐氏有過之而無不及，雖不及有熊，但其實力之強也是洪荒諸國中少有的。　　龍族的發展確實是個奇迹，但這個奇迹卻是軒轅所創造的，軒轅所用的策略和方式卻是無話可說，更是無可挑剔。雖然這一切全都是由貳負和玄計、苦心諸人代為施行，但整體的抉擇卻是軒轅所提出的，而貳負也確是一個非常好的協作者。　　其實，貳負本身也是個極為聰明和勇武的人。對於軒轅，他心中惟有感激和尊重。他知道，如果沒有軒轅，他就絕不會有今天；如果沒有軒轅，就不可能有龍族戰士，甚至他們此刻已經死在神堡之中，或仍然是神堡中賣苦力的奴隸，但現在他卻不是，不僅不是，還是名動天下的龍族戰士的二首領，擁有了他昔日連做夢都想不到的力量。因此，他格外珍昔這一切，格外明白今日的一切實得來不易。儘管這一切是在一個很短的時間之中成長起來，但絕非僥倖，而是靠人一步一步地走出來的。　　此刻，龍族的實力基本上已經擴展得差不多了，若再往南方和西部發展，便要接觸高陽氏和共工氏。　　共工氏也是“華”部落聯盟中的一員，這是由柔水所決定的，共工自然樂意如此，能與這些強大的部落保持和平協議，對於共工氏今後的發展是極為有利的，而“青雲劍宗”也成了“華”部落聯盟的一部分，包括祝融氏。　　在這種各方勢力相觸之時，龍族戰士的擴張也只能趨緩，同時也要致力於內部的治理，致力於力量的強化，這是絕對有必要的。而與周邊的各部落達成和平的協議，正是給自己提供了足夠的休整空間和時間，否則的話，龍族定很難安下心來對內部作整頓，對諸依附和加盟的部落進行調整。　　龍族戰士之中有許多人才，在軒轅的要求下，成立了一個由軒轅和貳負親自控制的直系智囊團，為龍族的前途出謀划策。　　如今龍族已有近兩千兵力北調，屯於有熊附近和常山附近，還有近千人在屯馬谷附近。這些人都全力支持有熊的穩定和擴張，支持君子國的重建及組織一支強大的騎兵戰旅。　　君子國在常山重建，聲勢也大盛，昔日走失分散的舊部紛紛歸返，君子國彷彿又恢復了昔日的風貌和繁榮，只是重建的規模沒有昔日君子城那般雄偉壯闊而已，但每個人的斗忘卻是更為高昂。此刻君子國也有兩千餘人，由於君子國人人善戰，包括婦女都習慣練劍，因此如今的君子國雖然只有兩千餘人，但精擅作戰的人卻佔了一半多。這些人比之龍族戰士更厲害，人人都是劍道好手。　　當然，君子國、龍族戰士，這全都是真正意義上歸屬於軒轅的實力，因為軒轅便是它們的最高統領。　　可以說，此刻天下已經沒有人比軒轅擁有更強的兵力，君子國的千餘戰士、龍族的七八千戰士，再加上有熊的一萬餘名戰士，軒轅幾乎已經擁有了兩萬多可戰的精銳戰士，這些人都可由軒轅直接指揮，而且還沒包括“華”聯盟諸部落的戰士。這是繼神族之後，從未有人所擁有的力量。　　軒轅卻知道，僅這些力量仍然不夠，他的目標是統治整個洪荒，要像昔日神族一樣，建立一個和平而且強大得無與倫比的部族。所以，他必須清除他強大的對手。　　這個世間，只有三個人可以威脅到軒轅所擁有的這一切，那便是太昊，少昊和蚩尤。　　少昊和太昊各自擁有自己強大的力量，各自統領着數千里的土地，雖然在人力之上比之軒轅要差一些，但他們有自己的優勢，那便是其根深蒂固的基業和各自部落中的高手。對軒轅來說，這兩人自身也是一個極強的威脅。在武技之上，軒轅根本就不能夠與其相比。　　而蚩尤的可怕便在於其不死之魂、無故之身，試可當今天下誰能勝過蚩尤？誰能讓蚩尤真正的死去？　　即使以昔日伏羲大神的那般智慧，也難以破滅蚩尤的魔魂，而只能將之封存在神門之內。但是蚩尤卻在百餘年後再重生於世，其魔威有誰能拒？有誰還能布出個先天八卦大陣接天地之威，再次封存蚩尤？而誰又知道，先天八卦大陣是否還能封得住蚩尤魔魂？這是一個無人可以得知的問題。　　事實上，不僅僅蚩尤令人聞風喪膽，擋者披靡，還有他身邊的盤古智健和盤古智高兩兄弟，聽吳回說，盤古智健和盤古智高乃是刑天級的高手，若真是如此，單盤古智高和盤古智健便是有熊族中無人能敵的人物，除非眾人聯手，可對方還有一個渠瘦老祖破風！　　渠瘦老祖乃是與天魔羅修絕同一等級的絕世人物，更是讓人頭大，只憑這幾個無敵的高手，蚩尤便足以縱橫天下，無人可抗了。因此，蚩尤才是軒轅真正的心病。　　思及此處，軒轅突地一震，他想到了蚩尤在哪裡。　　“在死亡沼澤，他定是在死亡沼澤！”軒轅脫口大呼道。　　“誰？誰在死亡沼澤？”一旁的陶瑩和桃紅嚇了一跳，不由得驚問道，蛟幽也訝異地望着軒轅。　　“魔帝蚩尤！”軒轅肯定地道。　　陶瑩不由得微微失色，她本見軒轅在那裡閉目養神，誰知軒轅竟是在想問題，而且是在想蚩尤的問題。　　“夫君怎知蚩尤會在死亡沼澤之之中！”桃紅訝異地問道。　　軒轅搖了搖頭，他自沒有將狐姬告訴他關於渠瘦老祖的事告訴桃紅諸女。　　“只是憑直覺，我估計他定是在死亡沼澤中！”　　軒轅淡淡地道。　　桃紅見軒轅的樣子，豈會不知軒轅有事不欲說出？她對軒轅的一舉一動極為了解，是以並沒多問。　　如果軒轅願意說，自會說出來；如果軒轅不想講的話，她從不多問。而軒轅也最喜歡她的善解人意。　　“那夫君有何打算？”桃紅善解人意地問道。　　軒轅讚許地望了桃紅一眼，吸了口氣道：“我想，我是該去一趟崆峒山了。”　　“夫君要去見廣成子仙長？”陶瑩訝然問道。　　“不錯，眼下我雖是兵多將廣，但我自己卻根本就不是太昊、少昊的對手，此刻功力也僅只有五成，若不快點恢復功力，只怕很難應付日後的局面了。因此，我必須去嘗試廣成子仙長的開經破脈之法，以恢復自己的功力！”軒轅認真地道。　　“我們與夫君一起去！”陶瑩和�燕同時呼道。　　“我也要去！”蛟幽也插口道。　　軒轅見此情形，不由得頭也大了，苦笑道：“如此一來，我身邊豈不是多了一支女兒軍團了？只你們幾個，便已經是興師動眾了！”　　“我們可以做夫君的親衛，保護夫君的安全！”　　桃紅露齒一笑道。　　“你們？”軒轅不由得瞪大眼反問道。　　“怎麼？難道夫君覺得我們不行嗎？別忘了，我們這兒個個都是高手，便是刑天來了也要好好思量思量！”�燕嬌憨地道，說完卻發現軒轅的臉色有些難看，不由得愕然，此時桃紅卻輕扯了一下她的衣角。　　�燕立刻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提出刑天來，使軒轅觸景生情想到了被害的雁菲菲，不禁小心翼翼地道：“對不起，燕兒是無心的。”　　軒轅心中一痛，澀然笑了笑道：“這不能怪你，逝者已逝，何須再為故人而心傷呢？是軒轅放不開而已。”　　“軒轅！”蛟幽輕輕地自後面擁住軒轅的脖子，低低地喚了一聲，她心中確實又勾起了對雁菲菲的思念。這可是她一生之中最親密的姐妹，雁菲菲之死也是她心中一道無法彌補的創傷。　　屋中的氣氛一時之間竟變得尷尬起來，人人部顯得肅然，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燕更是後悔不該說出剛才一番話。　　此時，一陣腳步聲傳了進來，軒轅諸人扭頭一望，卻是恭弘=叶 恭弘皇與柔水夫婦雙雙而來。　　軒轅不由得起身相迎。　　“在熊城之南四十里處發現了�通的蹤跡，但是他似乎不再有那種瘋態，而在那裡靜坐，他似乎覺察到我的存在，竟很快消失不見！”恭弘=叶 恭弘皇也有些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道。　　“連你也無法跟蹤他？”軒轅大訝，問道。　　“我本欲繞過山石，可是當我繞近之時，他已經不見了，我四下里找了一陣子，卻沒有發現其蹤跡。”恭弘=叶 恭弘皇解釋道。“那可能是他有意躲避人。”軒轅皺了皺眉，自語道。　　�通的問題確實讓人有些頭大，如果他依然是那種瘋狂狀態的話，對有熊戰士的確是一個極大的威脅，而軒轅又怎能對付他？何況以�通此刻的武功，只怕比少昊和太昊也不會有絲毫的遜色，試問軒轅又如何能敵？軒轅當然不能群起而攻，抑或要陰使詐誅殺�通，因為無論如何說，�通也是君子國的昔日聖王，更有可能是�燕的生父，這可就有些讓人頭大。　　�燕的神色有些不自然，她也聽說過�通的事，這個人與她確實有着極大的關係，她自不能不關心“如果他知道走避，且不出來攻擊我們的話，這證明他很可能已經恢復了神志。如果�通恢復了神志，那一切就好說了。”恭弘=叶 恭弘皇清測道。　　軒轅點了點頭，恭弘=叶 恭弘皇所說，確實是有可能，若是�通真的恢復了神志，對他絕對是有利無害。雖然他將柳洪調去了范林，但君子國卻仍在，而且打理得井井有條，�通自然不會與君子國為敵，若能得�通這個超級高手相助，那樣太昊和少昊又有何懼？這使得軒轅心中禁不住充滿了希望。　　恭弘=叶 恭弘皇突地自懷中掏出一卷布帛道：“這是火神臨終前交給我的，說這是君子國女王柳靜交給他的。”　　“這是什麼？”軒轅接過，不由一邊打開一邊問道。　　“是一幅畫！”恭弘=叶 恭弘皇悠然道。　　“是�通！”軒轅吃驚地叫了一聲，因為這幅畫像竟如真人一般大小，無論是神態還是表情都躍躍欲飛，栩栩如生，怎叫軒轅不吃驚？　　畫卷上的�通作沉思狀，目視遠方。但一雙眸子之中卻飽含憂鬱卸傷感；衣袍飄搖，彷彿就在那裡不停地動着，這種丹青手法確實達到了神乎其神的地步，軒轅從未想過，世間竟有如此妙手，畫出如此神似的畫捲來，其層次分明，明暗有度，便連�通背後也彷彿顯得得那般實在。　　“哇……”屋中的人才無不驚嘆，惟�燕雙目含淚，忽他失聲哭了起來。　　軒轅立刻明白�燕的心思，不過他的心神仍然處在深深的震撼中，自此畫可看出，柳靜實對�通愛之極深。只是她一生好強，不喜將情感表現於臉上而已，他也實在沒有想到，在這粗鄙的洪荒之中，竟有如此精細的丹青。不過，細看這丹色，可知這並不是一氣呵成之作，而是繪繪停停，這才使畫中的顏色新舊不一。軒轅甚至可猜測到，這幅畫至少是花了數年時間才繪成。　　恭弘=叶 恭弘皇有些訝異地望瞭望�燕，他不知道�燕為何會突然哭泣起來。　　柔水也有些不解地問道：“燕妹妹這是為何？”　　柔水不問還好，這一問，�燕哭得更為厲害。　　軒轅收起畫卷，交於一旁的陶瑩，輕樓着�燕的頭安慰道：“燕兒節哀順變，若女王在天有靈，她定會保估我們找回�通聖王！”　　�燕伏在軒轅的懷中哭得更傷心，只讓一旁的人全都不知如何是好。　　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似乎明白了一些什麼，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補充道：“聽火神的口氣，似乎柳靜女王並沒有死，只是他並沒有告訴我柳靜女王究竟在什麼地方。”　　“什麼？”軒轅和�燕同時大喜。　　“真的？是真的嗎？”�燕驚喜地拉着恭弘=叶 恭弘皇的衣袖，激動地問道。　　“是的，火神確實這麼說過！”柔水也肯定地道。　　“聽到了嗎？你可不能瞎哭鬧哦。”軒轅也欣慰異常地拍着�燕的肩頭，歡喜地道。　　�燕拚命地點了點頭，但仍是禁不住淚水流下，但這卻是歡喜的眼淚，眾人哪還會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不由都替�燕高興。　　“軒轅派人去攻打東夷了嗎？”恭弘=叶 恭弘皇問道。　　軒轅點了點頭，道：“不錯！”　　“我想向軒轅討一支令箭！”恭弘=叶 恭弘皇堅決地道，“哦？”軒轅望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有些不解，不知道這位好兄弟所言是什麼意思。　　“我要去廢掉風騷！”恭弘=叶 恭弘皇充滿殺機地冷然道。　　軒轅的心頭一痛，他立刻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為何要討令箭，那便是因為花猛和獵豹。　　是的，花猛、獵豹、恭弘=叶 恭弘皇、軒轅之間的感情便像是親兄弟―般，而風騷竟然下此毒手廢了花猛和獵豹，怎叫恭弘=叶 恭弘皇不怒？是以，恭弘=叶 恭弘皇定要親刃這個大敵，為花猛和措豹報仇！而軒轅的心中何嘗不是有着同樣的想法呢？只不過他根本就無暇分身。　　“好，我給你―千五百龍族戰士，五百有熊戰士，其中可帶三百戰馬，三百鹿騎，一百戰牛，由你與柔水親征九黎！”軒轅深深地吸了口氣，堅決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一聽，終露出了一絲笑意，伸手沉重地搭在軒轅的肩頭，道：“謝謝！”　　軒轅反手搭在恭弘=叶 恭弘皇的雙手之上，有些澀然地道：“我們都是兄弟，只要你能夠將風騷的人頭提來見我，算是不負我所望了！”　　“我會的！”恭弘=叶 恭弘皇自信地道。他知道，軒轅能撥給他兩千人馬，已經是非常不容易了。軒轅在大戰天魔之時，身邊也只帶了千餘人，而此刻竟給了他兩千精兵，其中還有七百騎兵，這是何等的兵力，對付九黎一族實是足夠。因為此刻九黎的大部分兵力已被少昊調走，而當初軒轅在黃河河畔時也讓九黎戰士折損不少，使得九黎的聲勢大跌，其總兵力也只有兩千左右，但這次被少昊調去了近半兵力，因此如今九黎一部大概只有千餘可戰之兵。而恭弘=叶 恭弘皇所擁有的不僅是軒轅所給的兩千戰士，他還有共工氏和祝融氏的後援，對付九黎自然應該不是問題。

# 第七章 出征九黎

　　今日的恭弘=叶 恭弘皇可不是昔日的恭弘=叶 恭弘皇，幾乎已是脫胎換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　　“這五百有熊戰士，我會安排他們與杜聖的那一千人馬一齊出發，等到了九黎附近，你便可立即調歸己用，而一千五百龍族戰士，我直接自范林抽調一千，再在九黎附近組織五百人，然後迅速與你在九黎附近會合。你必須以奇兵出襲，殺九黎一個措手不及，方有勝望，否則的話形勢對我們可能會很不利！”　　軒轅認真地道。　　恭弘=叶 恭弘呈眼裡閃過一縷奇光，贊道：“好，如此甚好，一切都聽軒轅的安排！”　　柔水也不由得暗贊軒轅調遣得無可挑剔，如此一來，杜聖領着一千五百人逼至東夷，吸引住了敵人的目光，但恭弘=叶 恭弘皇卻是暗中的統領，只要時機一到，立刻就可將屬於他的五百人神不知鬼不覺地撤走。東夷人跟本就難以覺察到杜聖兵力的這些細微變化，只要到時候杜聖作一下修飾便可以騙住東夷人。而來自范林的戰士與九黎極近，另外五百人便自九黎周圍的諸部落之中徵調，一切都是在不動聲色地進行。若以飛鳥傳書范林，等恭弘=叶 恭弘皇趕到南方，那些人已暗中徵調好了，只要恭弘=叶 恭弘皇一聲令下，便可以大舉進攻九黎，說不定到時連九黎的情報也準備好了等恭弘=叶 恭弘皇去審查呢。而當東夷發現杜聖的兵力有詐時，恭弘=叶 恭弘皇已經到了九黎附近，以奇兵突擊，根本就不會給九黎準備的時間。　　軒轅這樣一來，甚至連有熊族的許多人都不知其中的安排，便是東夷有姦細在有熊之中，也不會想到軒轅會安排恭弘=叶 恭弘皇這一支奇兵去進襲九黎。　　恭弘=叶 恭弘皇正欲說話，突然聞得門外傳來兩聲沉鬱而哄亮的聲音：“要算我們一份！”　　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不由得扭頭外望，同時驚呼：“花猛！獵豹！”　　開門進來的正是花猛和獵豹兩人！但是花猛卻是坐在獵豹的肩頭，兩人形同一體。獵豹無臂，花猛的腿軟軟地墜落獵豹的胸前。　　陶瑩諸女不由得全都愣住了，獵豹和花猛竟然也在這個時候來了。　　“你們怎麼來了？”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問道。　　“我們也是來向軒轅討取令箭的！”花猛雙手一道。　　“你們也來討令？”軒轅心中也微驚。　　“是的，恭弘=叶 恭弘皇去殺九黎人，我們豈能閑着？我們要親自去摘下風騷的狗頭！”獵豹沉聲道。　　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以求助的目光望瞭望軒轅。若說花猛和獵豹要去九黎，他怎能放心？只看他兩人的樣子，哪能與人交手？　　軒轅“哦”了一聲，他心中也有些犯難了，以花猛和獵豹此時的狀態，如何能出戰？雖然他知道花猛和獵豹這段時間正在苦練合擊之術，而且兩人互補互學。獵豹在腿法之上尋求大的突破，而花猛卻在手上尋求突破，但兩人的合擊之術練習時日尚短，怎能去與敵對陣呢？而且，花猛和獵豹之間互補互學究竟到了什麼樣的程度，實是很難說。如果是一年兩年之後，軒轅絕不會懷疑花猛和獵豹的能力，可花猛和獵豹兩人練習合擊之術卻只有二十餘日，這能行嗎？但是軒轅明白，獵豹和恭弘=叶 恭弘皇報仇心切，只怕很難勸阻，若說得不好，反會傷了兩人的自尊心。因此，軒轅也禁不住微微有些頭大。　　花猛和獵豹似乎看出了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思，他們哪裡會不知道這兩位兄弟只是為他們好？為他們擔心？但他們又怎能放過這個機會？　　“我們會保護好自己的，對付九黎小兒，根本就不必費力！”花猛淡然道。　　“對付東夷的一群殘卒，何用勞動你們？只要我去就行了，到時候，我可以將風騷擒回來，兩位兄弟也可親報此仇，豈不是更好？”恭弘=叶 恭弘皇不知道該怎麼說好，他覺得怎麼說怎麼不對，還真怕傷了花猛和獵豹的心。　　獵豹自若地一笑，道：“我知道你和軒轅是為我們擔心，但我請你們放心，此刻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有信心應付任何困難，包括再次面對風騷！”　　“如果軒轅不信的話，可讓一個人來試試我倆這套新創的合擊之術。若兩位覺得可以的話，我們就去；若認為我倆自保不足的話，那我們便只好再苦練了！”花猛附和道。　　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不由得面面相覷。　　※※※　　獵豹和花猛的對手是木青。　　木青受了軒轅的命令，如果獵豹和花猛能夠戰平木青則可以出征，否則的話，便只發留在熊城繼續苦練了。　　獵豹和花猛怎會不知道木青的武功？木青的武功幾是伏朗一級的人物，比之杜聖也不會遜色多少。在熊城之內，能勝木青的人可以數得出來，而且又是熊城護衛軍的副統領，其武功之高確可算是一個強勁之極的對手。花猛兩人若要戰勝木青那簡直是有些不可能，即使在他們沒有受傷之前，兩人聯手大概也只可與此刻的木青戰平了，但是此刻他們能夠戰平木青嗎？　　但不管如何，獵豹和花猛一定要戰，一是為了此次能夠出征，同時，此刻也是向他人證實自己實力的時候！若戰不勝木青，又何能戰勝風騷？因此，這種挑戰是不可能避免的。　　木青自然知道軒轅的意思，如果他故意相讓的話，那只是害了花猛和獵豹。他尊重花猛和獵豹，就像他尊重軒轅一樣，因為花猛、獵豹與軒轅曾是患難與共的兄弟。若沒有花猛和獵豹，軒轅或許就不會有今日。因此，木青尊重花猛和獵豹，也正因為如此，他今日必須全力以赴。　　此時，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也稍定，他不覺得獵豹和花猛能戰平木青。他對木青的武功並不陌生，此人已深得“青雲劍宗”青雲的真傳，更是劍神青山的後輩，其劍道之精絕非同一般，比之青天也不遑多讓。此刻軒轅派出木青，那花猛和獵豹前往九黎的機會不大。恭弘=叶 恭弘皇自可放心許多了。　　恭弘=叶 恭弘皇實不想花猛和獵豹去冒險，雖然此刻九黎的大部分兵力已調到北方，但是九黎族中也是好手眾多，即使神谷之中也有不少高手，此戰的結果實難料到會發生何種變故。因此，他很反對花猛和獵豹前去，但他知道獵豹和花猛的脾氣，如果他們認定了的事，就一定會去做，而且會做好！在這些人中，他們平時只聽軒轅的話，但是此刻軒轅所說的話他兩人也聽不進去，那便只好讓木青來考驗一下他們了。　　木青卓立，如古柏青松，傲然之態頗有一番肅殺蕭瑟之感，未出劍，卻如古劍破土而立，鋒芒內斂卻很實在。　　這確實是一個劍道高手的氣勢，不可否認，這些日子以來，木青的劍道進境之快已經遠遠超出了往昔的任何時候。此刻他身邊的高手眾多，又新得青雲劍笈，在眾多高手的共同啟發下，進境怎能不快？而且軒轅為他解開了神山鬼劍的死結，其功力也跟着大增，劍道修為已經超越了蛟夢。　　事實上，水青也確實是個資質極佳的劍手，在有僑族中，也算是數―數二的。　　花猛依然騎坐在獵豹的肩頭，兩人渾為一體，氣勢相融，只是臉色皆有些蒼白，距木青兩丈而立。獵豹這些日子雖然每天都在大補，但那日確是失血太多。能夠活下來本就是一種僥倖。若非吞服了歧富以地火聖蓮煉成的靈丹，他只怕是難逃此劫。因此，獵豹能不能劇烈地交手仍是另外一回事，畢竟任何武功必須要好的身體為基礎。以天魔的強橫，也經受不起失血過多的威脅，沒有血液的支撐，任何武功都不可能發揮作用，這是不可抗拒的真理。　　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也感覺到了來自花猛兩人周身的戰意，那強烈的鬥志彷彿是燃燒的烈火。　　花猛和獵豹的功力竟然發生了質的飛躍，彷彿今非昔比，只憑那氣勢就可以感受到這兩人功力確實增長了許多，只怕已是成倍地增長。　　軒轅知道，這是地火聖蓮的功效，只有地火聖蓮才能使他們身體的潛能全面激發，更催發了其生命力和鬥志。如今的花猛和獵豹已非昔日的花猛、獵豹，作為身體來說，這是一種悲哀，但作為武功來說，這或許是一種幸運。當然，悲哀要多一些，誰願意用自己身體的殘缺換取武功的提升呢？或許有，但那種人要麼是瘋子，要麼已被什麼東西沖暈了頭腦，喪失了正常的理智，抑或是迫於絕對的無奈。　　木青不敢大意，他也感到了來自花猛和獵豹的壓力，那是一種無形的壓力。而花猛和獵豹如此融為一體，其本身就是一種壓力。因為打一開始，花猛便騎在獵豹身上，比之木青至少要高出兩個腦袋，這自然也便成了一種壓力。當然，木青不怕壓力。　　對於劍手來說，壓力只是一種虛幻的東西，真正要緊的卻是內心的寧靜與平和。只有內心保持着絕對的平靜與寧和，一切外在的東西才不可能影響自己的發揮，才能使劍道發揮至極致。　　獵豹踏上兩步、每步皆如巨錘擊地，雖無聲，但是那沉重的震蕩卻已經深深地撞擊着場中每一個人的心坎。　　木青依然沒有動，犹如一座孤岩屹立於平原之上，但是每個人都深深地感受到了散發自他身上的劍氣。　　濃烈的劍氣與來自花猛、獵豹身上的氣勢相激蕩，使院中的氣氛更是慘烈――一種讓人心悸的慘烈。　　獵豹再跨一步，小心翼翼地一步，木青卻倏然出手了！　　木青手中是一柄木劍，與花猛、獵豹交手，他自然不能夠以含沙神劍對敵，若萬一傷了花猛和獵豹，他可就要後悔一輩子了。　　木青劍出，花猛的身子卻突地自獵豹肩頭彈起，在空中翻過兩道極為優美的弧跡，自上擊向木青，手中是兩把極短的木質小刀。他習慣於近身搏擊，所以便選用這短兵刃攻擊。　　獵豹也在同時動了，一縮身，身子幾乎是打橫貼着地面沖入木青的劍影之中。　　獵豹腿上所着之靴，底面乃是鑲有奇獸羅羅的鱗片，刀劍難傷，正是軒轅當初走過死亡沼澤之時所留下的羅羅鱗。　　木青不驚，儘管花猛和獵豹一上一下，氣勢霸烈，但他卻如同視若無睹，依然我行我素地旋動了一下劍把，木劍呈螺旋之狀攪出。一時之間，虛空中像是多了一個巨大的涵洞，氣勢吞吐，將花猛和獵豹所發出的氣勁悉數吸納了。　　花猛和獵豹的身形一滯，竟然似是無法抗拒木青劍上所散發出來的強大引力，而向木青的劍鋒上撞去。　　“噗……”花猛撞上了木青的劍鋒，他的兩柄小刀竟鎖住了木青木劍的上挑之勢，強力壓下。　　“呼……”獵豹的腿此時已破至木青的面門，其速之快，彷彿盡得神風訣之精髓，讓眾人嘆為觀止。　　花猛那看似無奈、實是有心的一擊，竟然封住了木青的劍勢。　　木青處變不驚，事實上，這點小小的變化根本就不算什麼。　　他撤步疾退，同時木劍斜拖而下，劃過一道美麗的弧跡，“轟”然之間正好擋住了獵豹的腿。　　獵豹不得不退，雖然他的功力激增了許多，但也只與木青在伯仲之間，但此時木青的劍上不僅僅存在着木青本身的功力，更將花猛的力道也借了過來，這一擊之下幾乎是等於木青與花猛兩人合力而出，獵豹如何能夠抗拒？　　獵豹一退，花猛也因失去支撐落地。　　木青輕嘯一聲，木劍再次劃出，隱有風雷之聲，這是他不欲全力而為，畢竟這不是生死相搏，更不希望有流血的現象出現。　　花猛落地，剛好是獵豹所退之路，似偶然卻又必然地形成一種配合。　　花猛雙掌輕出，托住了獵豹後退的身子，一抖之間。獵豹如一顆炮彈般騰空而起，雙腿在虛空中幻出―幕虛影，如暴風驟雨般鋪頭蓋臉地迎向木青。　　與此同時，花猛在送出獵豹后，雙手在地上一按，如一陀螺般旋轉着自下方攻向木青，與獵豹相呼相應，配合極為默契。　　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不由得微微頷首，花猛和獵豹兩人這段時間確實下了很大的苦功，否則武功不會有如此進展。事實上，若是常人，這段時間能不能夠養好傷還是一個問題。他們的傷勢本就極重，自死神的口中揀回了一條命，已經很不錯了。因此，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對花猛兩人的這份狠勁不得不佩服。　　當然，花猛和獵豹之所以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配合得如此默契，也是因為昔日他們患難與共，早已心意相近，彼此知之甚深的緣故。是以，花猛和獵豹學習彼此的絕招也比別人容易多了，這才能在短時間內取得讓人驚訝的成績。　　不過，軒轅很清楚，即使是如此，花猛和獵豹要想戰勝木青仍不是一時之事，至少這次他們是沒有勝望了。畢竟兩人之間的配合時日尚短，對於這新創的聯擊之術仍然不很熟練，但木青卻已是劍法圓通，而且對花猛和獵豹的“神風訣”有所了解，自然佔盡優勢。　　木青瞬間已與花猛、獵豹交手十數招，花猛和獵豹根本就無法破開木青的劍網，反被木青連連逼退。　　而木青似乎未盡全力，這使得花猛和獵豹禁不住有些氣餒，但是，他們必須繼續戰，絕不能退！　　“住手！”軒轅大喝道。　　花猛和獵豹錯愕而退，木青也連退兩丈，拄劍而立。　　“我們還沒分出勝負，軒轅何以叫停？”花猛憤然道。　　“以你們現在的狀態，根本就不宜劇斗。獵豹，難道你不這麼認為嗎？”軒轅認真地道。　　獵豹偏過頭，不與軒轅的目光相對，但也沒有出言反駁。　　“你怎麼了？”花猛望着獵豹問道，顯然他有些急了。　　“獵豹肩頭的傷口已經進裂了，來人！快扶他去上藥！”軒轅向花猛說了聲，又轉向院中的幾名金穗劍士道。　　“啊……”花猛一驚，頓時也似乎嗅到了一點血腥味，仔細一看，果見獵豹那空蕩的長袖肩頭部位有些濕印。　　“你怎不早說？”花猛也有些責怪地望着獵豹，極為心疼地問道，看來他對獵豹的關心不下於對他自己。　　“你們倆先在此好好養傷，待完全康復之後，還有更多的事情等着你們去做呢！”軒轅認真地道。　　花猛和獵豹無可奈何地在幾名金穗劍士的環護之下退去，他們也知道，此時傷勢初愈，若遇到高手的話，傷勢複發、傷口迸裂的可能性極大，同時也明白軒轅這也是為他們好，因此只好退下了。　　※※※　　“你要去崆峒？”鳳妮吃了一驚，問道。　　軒轅點了點頭，道：“我必須去一趟，這可能會是決定我們日後命運的一次旅程！”　　“那我怎麼辦？我也要跟你一起去！”鳳妮急道。　　軒轅不由好笑地把鳳妮摟入懷中，道：“熊城怎麼能少了鳳妮呢？別孩子氣了，我只是去療傷，待傷好之後就會立刻趕回。平時我的乖乖鳳妮不是精明能幹嗎？怎麼這次又犯傻了呢？”　　鳳妮反把軒轅摟緊，神色有些凄然地道：“沒有你在我身邊，鳳妮無法感到安全，如此多的大事，鳳妮一人怎能主持？”　　“傻鳳妮。”軒轅輕吻了一下風妮，憐愛地道：“你一定可以將有熊的事情處理好的，別忘了，你可是有熊之主哦。”　　“若是在以前，鳳妮或許還會，但是軒轅可知道，若鳳妮一日未見到你，便無法安心處理族中的事情，鳳妮只想跟在軒轅身邊，其它的一切都不重要……”　　軒轅苦笑着搖了搖頭，道：“我又何嘗願意離開鳳妮？但是有些事情必須去做，這也是為了我們將來能夠更快樂地相守呀，如果無今日之別，他日少昊、太昊、蚩尤回過頭來對付我們，那時我們的後半輩了只怕惟有痛苦了。鳳妮聰慧過人，豈全不明白這些道理？”　　“道理我懂，可是……”鳳妮一句話未說完，櫻唇已被封住。　　軒轅輕柔地吻了鳳妮一下，才柔聲道：“其實，分別何嘗不是一種享受？這樣才能夠更深刻地體會到彼此的重要，難道不是嗎？”　　鳳妮喘息有些急促，無力地偎在軒轅懷中，她不能否認軒轅所說的話，的確，只有分別才能使人更深刻地體會到彼此的重要。　　“難道不能請仙長親來我有熊作客嗎？”鳳妮有些微怨地道。　　“人家可是世外高人，不問世事已有多年，我們怎可勞動仙長親來？這豈非太不尊重仙長了嗎？即使仙長願來，我們也不能太過失禮。鳳妮應該明白，這次我此去長則半載，短則三月，應該不會逗留太長的時間。”　　鳳妮不語，卻輕輕地抽泣起來。　　軒轅心中也酸酸的，他也不想離開此地，離開這美人，但有些時候，他必須作出一些兩難的決定，這就是命運，沒有誰可以改變。至於軒轅此去是禍是福，也同樣沒有人知道。　　“今晚，由鳳妮陪你，好嗎？”鳳妮突然收住抽泣，認真地道。　　“鳳妮！”軒轅禁不住失聲低呼，心中湧出無限的感澈，同時將鳳妮擁得更緊。

# 第八章 西行崆峒

　　有熊族的軍事調動並不是很大，主要是自七大營和山海戰士之中徵調，另外在八寨和十城之中各調了五十人，湊足三千五百戰士，主帥卻是杜修、杜聖和有悔長老。　　杜修的身邊以蛟夢為輔將，配以恭弘=叶 恭弘七；有悔長老的身邊則以虎恭弘=叶 恭弘為輔將，再加少典神農。兩人各領兵一千、騎兵四百為主攻，同時每人身邊都輔有數十位高手。　　有熊族的高手極多，當初鳳妮說有熊只有三千勇士，萬餘婦孺，實是她自己也弄錯了，光是熊城之內便有這麼多人。當然，有熊近幾年人丁興旺起來，也有許多小部落相依附，使其兵力擴充到一萬餘人。而當時鳳妮在有邑族之時，根本就不知道有熊內部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因此她所說的數據有錯那並不為過。　　此時有熊的子民至少有數萬之眾，當然，這包括了各依附的部落，若僅只有熊本族的子民，大概也只有兩三萬餘眾。不過，此刻各部落之間通婚，沒有誰能夠說出自己沒有有熊的血統，而這些也都不再重要。　　杜聖領着一千五百人作後衛接應，準備以最快的速度支援杜修和有悔長老，他的助手卻是庄義與蒙赤武。　　杜修和杜聖兄弟二人對軒轅的忠心確已死心塌地，而軒轅給他們的待遇，比創世給他們的好多了，且軒轅對他們的信任根本不加半點懷疑，數次讓他們兄弟二人領兵出征。這在往昔只有有熊本族才有領兵的資格，但軒轅卻絲毫不加懷疑地讓他們手握重兵，而且還封他們城主之位，可想而知，這是何等榮耀。　　杜修和杜聖兄弟不僅感激軒轅，更敬重軒轅，對軒轅的手段和智慧極為信服，而軒轅的每一個決定都顯得那般理智。　　軒轅不會盛氣凌人，有些事總會說出讓人信服的道理，包括這次出兵，軒轅便找來了他們，與伯夷父一起共同商量、推敲而得出一套可行的戰略之後，這才正式出兵。　　對於軒轅，現在杜修兄弟是心服口服了，為其賣命，絕不會有半點怨言。何況，他們能夠自軒轅手中得別最好的回報。　　冬天出征，並不影響行動，有熊族此時的呼聲極高，能夠出兵對付百年來的宿故，確實使人歡快，每位戰士比任何時候都有信心。　　而在此時，軒轅召開宗廟大會，召集各路主要人物，安排一些事務，將有熊內外重新布置了一番，然後才宣告自己要去崆峒山走一遭，軍事大權交由鳳妮和伯夷父打理，而後便領着一干親衛悄然出城。　　軒轅並不想太過張揚，此刻他也不能太張揚，因為一路上麻煩越少越好。　　鳳妮親自送他出城，昨夜與軒轅抵死纏綿，終於使她成了一個真正的女人，把一切的一切都給了軒轅，留下的，卻只是牽腸掛肚。　　與軒轅同行的有歧富、劍奴、木青、黑豆、花戰、燕絕、燕五、陶瑩諸女，而青天和火烈則留在鳳妮的身邊，成為鳳妮的親隨高手。與軒轅同去的還有五名金穗劍士，十名龍族高手，以及十名君子國的高手，同時暗中還有滿蒼夷。　　雲娘則帶着小悠遠留在熊城。　　軒轅覺得身邊擁有這些高手，足夠應付任何困難，而這一行近四十人，全都是快馬加鞭。　　只有快馬飛馳，才能以最快的速度抵達崆峒，再快速返回。　　若說速度，戰馬的速度確實夠快，此地雖距崆峒數千里，但戰馬一日奔行五百里應該沒有問題，而且馬兒耐力極強，連續趕路根本就不成問題。如此一來，只要半個月時間就足可趕到崆峒山了。　　有歧富這樣的人帶路，不會走岔路，因此這一路上應該不會耽誤行程。　　軒轅不想在這一路上太過張揚，此際局勢非同往昔，而軒轅的身份也非同往昔。如果太昊、少昊、刑天諸人知道他此時若只剩下五成功力，那這一路上，只怕會禍事不斷，生出意外並不是沒有可能。　　軒轅並不希望發生任何意外，這並不是說他沒有應付意外的能力，而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有等他自崆峒回來后，那時，他便可以放下所有的心思，全身心地投入到對付強故之中。但此刻他身上所牽繫的，不僅僅是個人利益，更有整個有熊，整個“華”　　聯盟。因此，他絕對不可以有半點閃失。　　是的，此刻的軒轅已非昔日的軒轅，昔日的軒轅是個無關輕重的小卒，但是此刻他卻是關係著天下大局的關鍵人物，破鬼方、殺天魔，軒轅已經是可以威脅到太昊和少昊的人物，試問太昊和少昊怎肯放過他？　　即使是太昊會放過軒轅，那少昊呢？還有一個神秘莫測的蚩尤！　　軒轅廢了花蟆王，廢了樂極七代，廢了風絕，試想九黎、花蟆和渠瘦殺手會放過他嗎？　　對於九黎人和花蟆人，軒轅根本就不會擔心，只要有陶瑩、劍奴諸人就可讓其鎩羽而歸，但是軒轅所擔心的卻是渠瘦殺手以及渠瘦老祖破風。　　破風，一個沉睡了一百餘年的老魔頭，這一百多年來，此魔究竟變得如何可怕，有誰能知曉？　　破風百年前乃是與天魔羅修絕同一級數的人物，邪百年之後呢？　　軒轅不敢想，他知道，自己能夠殺死羅修絕實是很僥倖，若非偷襲成功，讓天魔流血太多的話，只怕無人可敵天魔了。而當時他全力一掌竟連天魔的項骨也無法斬碎。　　天魔羅修絕已練就了刀槍不入、金剛不壞之身，若非軒轅手中乃是神兵昆吾，根本就不可能殺得了天魔。　　天魔其實死得很冤，他的特長根本就沒有發揮的機會，這對他來說，確實很殘忍，他那絕世的武功根本就沒能出手，就重創於軒轅的手下。　　軒轅卻明白天魔的武功已經達到了何種程度，因為他領教過刑天的武學。當初面對刑天的全力一擊，軒轅在太虛神甲相護之下根本就沒有受傷，只是被震飛，但是天魔這一掌卻幾乎將他廢了，而且還是天魔受傷的情況下。如果天魔不是有傷在身，只怕這一掌真要將他給廢了。與天魔的武學修為相比，軒轅知道，即使自己在身體最佳的狀態下，也相去很遠，只怕是三個軒轅也不可能威脅到天魔。因此，軒轅並沒有信心真正地直面挑戰太昊和少昊，而對那個神秘的渠瘦老祖，他同樣沒有任何把握，即使此時他身邊有歧富和滿蒼夷這等絕世高手也不例外，因為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若是破風那老魔暗中下手，只怕有歧富在也沒有用。而且軒轅的身邊還有陶瑩諸女，他可不希望這些人有任何閃失。如今他已經失去了一個雁菲菲，再也不想失去桃紅，抑或是陶瑩幾人中的任何一個，那將是他致命的遺憾。　　因此，軒轅選擇不張揚地離城而出，在整個熊城之中，也沒有多少人知道軒轅去了崆峒。　　這一路上，軒轅在擔憂的同時，讓他掛心的事也並不是沒有，那便是�通，君子國的上代聖王，這個人乃是服食了地火聖蓮之人，功力增長不知道到了何種程度。　　當然，如果是在一般的情況下，這乃是一件好事，但問題是此刻�通失去了理智，思維不清晰，成了見人就殺的魔頭。軒轅不希望�通死，那至少對�燕是一種安慰，只是他不明白，柳靜何以在最後仍不認�燕是她的女兒？這令軒轅有些費解，難道�燕並不是她的女兒？抑或這之中還有別的隱情？　　恭弘=叶 恭弘皇說，柳靜沒有死，這究竟是真是假呢？若是火神所說，那這還真有可能，軒轅從不懷疑恭弘=叶 恭弘皇。他知道，自有了柔水之後，恭弘=叶 恭弘皇的性格也變了很多，變得更沉穩、更細心。對軒轅來說，這確實是一個極好的助手，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的聰明，精明而又心地純正，絕不像恭弘=叶 恭弘帝一樣，這是個極重情義的漢子。當初，軒轅便沒有看錯人，這也歸功於他當時並不知曉恭弘=叶 恭弘皇的過去，也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所犯下的罪行，所以他接納了恭弘=叶 恭弘皇，而恭弘=叶 恭弘皇正是那種身受滴水之恩，定當湧泉相報的人，事實亡，恭弘=叶 恭弘皇也是無辜的，他本不該背負這些罪名。但是他為了救恭弘=叶 恭弘帝，成全兄弟之義手足之情，便默默地忍受了。也正因為如此，恭弘=叶 恭弘帝處處對恭弘=叶 恭弘皇手下留情，無論恭弘=叶 恭弘帝如何毒辣，他卻對這個弟弟極為關愛，這或許便是恭弘=叶 恭弘帝一生中最大也是最為致命的弱點。　　軒轅第一站是落足於君子國中，於是他在君子國之中調出了思雨、莫雷、丁香去熊城助尤揚尋找�通，一定要喚回�通的神志，當然也再三叮囑這幾人要極度小心，因為�通此刻是個十分危險的人物，一個不好，這些人只怕全都要死在其手中。莫雷、思雨、丁香和尤揚雖然都是高手，但比之此刻的�通來說，根本就沒有一戰之力。要知道，當初軒轅是集合了劍奴、雁菲菲、狐姬四人之力，才得以逼退�通，而黑豆諸人根本就近不了�通的身。因此，軒轅再三叮囑丁香，只能智取而不能武鬥。　　很快，軒轅諸人便離開了君子國，繼續趕路，而這一路上的行程也十分順利。可以說，自有熊本部一直到大行山腳下，都是“華”聯盟的勢力，因此軒轅根本就不擔心。而此刻少昊、太昊正與鬼方戰得如火如茶，根本就無暇理會其它，這也是軒轅何以選擇這個時機西去的原因。　　只有在這個時候，有熊才能夠正常按照他的計劃去運作，而不會有多大的外在壓力和危機。　　軒轅確實有些擔心鳳妮無法承受來自太昊和少昊的壓力，但是這一刻，他並不用擔心，只要不是太昊、少昊或是蚩尤親自出手的話，以鳳妮的能力應該可以輕鬆地應付任何危機。至少，還有元貞和伯夷父這兩個人主持着大局，無論是政事還是軍事之上，都不會讓鳳妮操太多的心。因此，軒轅對鳳妮的擔心只是多餘的。何況，在外還有君子國、陶唐氏和龍族支援有熊，這便使得有熊的局勢可以得到全面的穩固。　　這樣，軒轅才能夠安心地離開熊城而去。否則的話，軒轅怎肯讓好不容易建起的局面處於險境而不管呢？　　歧富親自為軒轅引路，這確實難得。他本不欲讓軒轅領着這樣一群高手前往崆峒，但考慮到一路上可能會遇到的風險和困難，為了確保軒轅的安全，他不能不小心為上。現在軒轅的身份可大不相同，乃是他廣成仙派所尋找出的惟一光大者。這個天下，或許只有軒轅才會為廣成仙派去爭取，去統一，只有天下統一了，才能夠保千萬子民的安寧與和子，而這個人正是軒轅。　　能讓天下太平安寧，乃是廣成子的夙願。因此，便是廣成子這種世外高人也對軒轅極為重視，只不過廣成子不入塵世，只是靜守崆峒一心悟道，求破極限之法，故而一切的事情只能由歧富代理。若說有世人要見，大概廣成子也只會見軒轅，或是像太昊、少昊、蚩尤這樣百年難尋的絕世高手，否則余者皆不可能打動廣成子的心。　　廣成子不問世事已達百年之久，這也是歧富不欲讓人打擾廣成子清修的原因。說起來，廣成子應是與蚩尤同輩之人，幾乎可以趕上伏羲的輩分，當年盤古氏統領神族之時，對廣成子這不受統治的散仙也極為尊重。只要是神族的老一輩人，都聽說過廣成子的大名，只是沒有人知道廣成子的來歷，這個人便像他的武功一樣，神秘莫測。　　※※※　　太昊自太行山北大舉進攻鬼方，直逼吉方部。　　吉方部大敗而走，敗退西北，在與嚴允部會合之後對太昊的兵力實行了一次偷襲，使太昊損失了百餘名戰士，數十名高手。　　太昊大怒之下，直殺入嚴允部所在的允城，嚴允部大敗，皆因沒有人是太昊的對手，嚴允部首領戰死，允城內外幾乎是屍橫遍野。太昊大殺一通，搶掠一番后，允城幾乎成了廢墟，吉方部與嚴允部的殘兵只剩下兩三百人逃到昆夷。　　昆夷部向刑天部和葷育部求援，但刑天部和葷育部的形勢也吃緊，根本就無法分兵相援。　　而少昊比太昊所遇的阻力大多了，他所遇的乃是鬼方最強的兩部，葷育部和刑天部，這兩族之中高手如雲，雖然天魔已死，但是天魔八妃尚有七位，還有魔奴、刑天，這些人無一不是高手。天魔新喪，反使葷育和刑天兩部的族人更加勇悍，在強敵苦苦相逼之下，反而化悲痛為力量，與少昊苦戰數場，雙方都沒能討到什麼好處，便是所向無故的快鹿騎也無法在那剩餘的近千快鹿騎下佔到半點便宜。　　不過，魔奴卻在少昊的手中受了傷，因為刑天傷勢沒有痊癒，他只能自己強撐。不過，所幸的是，天魔七妃人人武功高絕，便是帝大也占不了多大便宜，這讓少昊十分懊惱。　　所幸，天魔的大部分親衛軍全都在涿鹿一役中戰死，否則的話，少昊可就更頭大了。　　要知道，那些親衛至少跟了天魔數十年，人人都得天魔親自指點，武功都極為精絕，人人都是了不起的高手，其殺傷力絕對不容小視。　　少昊身邊的高手自然不少，只是他並沒敢將東夷的所有高手都調來，那樣的話，若有熊乘虛而入，他反而處在絕對的被動。因此，他必須留下一群高手以確保東夷的安全，這才能夠安心對付鬼方，但是鬼方卻不同。　　鬼方是被侵的一方，因此他們會傾盡高手對敵，這就使得少昊一時之間很難佔到優勢，惟一可以佔優的，便是他自己，沒有人可以阻擋他，就連魔奴和刑天也不例外，何況刑天還舊傷未愈。　　那日與蚩尤一戰，刑天確實戰得很苦，但也在各路高手聯合之下，重創了蚩尤。當然，這還是因為蚩尤力戰“先天八卦”而大傷元氣的緣故。　　土方、�b曲全都合兵一處，與刑天部並肩作戰，他們仍能集合數千兵力，這可不是一個好對付的數目。　　少昊極為焦灼，他豈會不知道太昊從太行北出兵攻打鬼方？他怕太昊比他先一步奪得鬼方的控制權，這樣對他的霸業極為不利。而他之所以急着要控制鬼方，那是因為他感到了來自蚩尤的威脅，東夷族中許多部落曾是屬於蚩尤的，根本就很難靠得住，但鬼方卻不同，鬼方的兵力根本就不屬於蚩尤，而是屬於天神據比一方的，如果他能控制鬼方，就算到時候東夷的一些部落背他而投了蚩尤，他仍可依憑鬼方和真正屬於他的力量來保住大局。所以，他必須以最快的速度征服鬼方，才會有足夠的時間來安排如何對付蚩尤，如何對付有熊。　　少昊並不可惜這些犧牲的戰士，因為這些人都是自與蚩尤極為親近的部落中所挑選出來的，所以這些人的犧牲，也可以說是對將來蚩尤力量的一種抵消。　　因此，少昊依然堅持以強攻的策略，事實上，他的親信部落都在二線和後防之上。　　所有的戰俘都將成為奴隸，所有鬼方的子民也都將成為少昊的奴隸。戰爭便一個征服與被征服的過程，被征服者就必須付出自由的代價，這便是洪荒的原則。　　在人們的思想中，獵物和被獵的概念已是根深蒂固，所有被打敗者都是可以自由支配的獵物，這在少昊的思想中也同樣如此，是以，奴隸在每一個部落之中都是極普遍存在的，他們就像貨物、就像牛羊一般沒有自主，只能聽命行事。　　軒轅的崛起，其實就是這個世界反其道而行的例子，別人抓獲奴隸、他卻釋放奴隸，將奴隸以另一種形式支配。因此，他得以快速發展，這不是偶然，而是軒轅在思想和認知上的一個巨大進步，這或許便是他得以成為洪荒中一個奇迹的原因之一吧。　　而少昊卻寧可多一些奴隸，也不願意接受這群可能背叛的人物。　　少昊要殺蚩尤，並不是沒有理由的，但遺憾的卻是讓蚩尤走脫了，逃匿無蹤，否則他一定會親自出手除掉蚩尤這魔頭，那便可一了百了。　　事實上，此刻東夷諸部知道蚩尤重生的人並不是很多，皆因今日的蚩尤已非當年的蚩尤，而是借了別人的軀體得以重生。因此，並沒有多少人知道蚩尤是誰，在蚩尤沒有正式露面之時，東夷諸族至少還是齊心的，因為眾部都懾於少昊的淫威，自然不敢稍有背叛，但卻並沒有多少人知道少昊此次攻打鬼方的真正用意。

# 第九章 仁者無敵

　　鬼方昆夷部在太昊的強勢緊逼之下，並不敢與之正面相抗。　　事實上，太昊此次北調的人手並不是很多，僅一千令人，但卻儘是精銳，高手如雲，又有太昊親自督戰，而鬼方的精神支柱天魔新喪，吉方、昆夷諸部可不像刑天部和葷育部仍有支柱高手，因此人心惶惶，那裡還能與太昊為故？不過，鬼方一族好戰，對太昊這樣的絕世高手，也絕不屈服，仍在各方聯絡救兵。　　昆夷首領聯合了林胡、血鬼兩部，仍要與太昊決死戰，或許是因為他們也知道，太昊這次所帶來的人並不多，因此可以利用塞外的苦寒與太昊乾耗下。　　太昊雖然強悍，其部卒也個個極為勇悍，但這些人多生長在黃河之南不甚寒冷的地方，而此刻卻是入冬之後的塞外，風雪連天，實不宜久戰，所以昆夷和吉方決定苦苦支撐。　　太昊卻是想速戰速決，他之所以選擇自太行之北出擊，事實上也是想避開刑天和葷育兩大部的力量，若是他這樣長途出征，在人手和資源無法補給的情況下，與刑天和葷肓兩部交手，說不定真會鎩羽而歸。　　儘管葷育部的高手在涿鹿一役中死傷慘重，連天魔也死了，但是這兩部之中依然高手如雲，而且人數極眾，自不是太昊所能夠輕易征服的。如果沒有少昊率先出手攻打刑天部和葷育部，那太昊也許連吉方也不會去攻，因為他根本就不認為自己有足夠的把握征服鬼方，令他頭大的問題仍是兵源不足。當然，如果傾伏羲氏的力量，那自另當別論，但那是不可能的，首先，伏羲氏距這裏路途遙遠，而且中間隔着許多的部落，如果他舉族北征，別的部落會怎麼看？陶唐氏就會讓他頭大，因為他無法讓別人不懷疑他是想征服諸如陶唐氏這類存於北方的部落。　　太昊攻打鬼方是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進行的，他本來的目標乃是有熊，計劃是乘亂奪下有熊的控制權，但誰知半路上卻殺出了一個軒轅，在短短的一個多月時間中，使得有熊氣象一新，不僅使有熊政局穩定，更將他惟一的籌碼鳳妮也爭取了過去。以詭計使他所有的計劃付之東流，而有熊的發展勢頭更是讓人心驚。　　對外，有熊與眾強部結盟；對內，軍權統一，民心依順，眾望所歸，這使得此時的有熊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穩定，幾乎是無懈可擊。　　若要攻打有熊，首先必須對付有熊外圍的那些強悍力量，而這些聯盟部落之間相互呼應，根本就無懈可擊，且這些部落本身也無不是強橫一時的。因此，太昊只好打消對有熊的奢望。　　太昊畢竟是一個明智的人，有可為也有不可為之處，這一百多年的歲月使他懂得了很多，再不會為爭一時之氣而去做傻事。何況，鳳妮對他這個恩師仍是那般尊敬，那般客氣，這也讓他心中稍感安慰。即使他明知鳳妮信中的話有很多虛掩之辭，但鳳妮能做到這樣，他已無話可說了。　　太昊甚至可以猜得出來，這是軒轅弄出的鬼主意，但他不得不佩服軒轅的腦子，深深地感覺到這個年輕人的智慧對他實是一種威脅，他也不再懷疑何以伏朗不是軒轅的對手。　　只看軒轅在與天魔涿鹿一役之時所布下的埋伏，便足見這個年輕人不僅勇悍無比，更有過人的謀略，這才能大敗鬼方，誅殺天魔。而軒轅為鳳妮所出的這個主意，立刻使得太昊變為被動，絕對的被動！　　正因為處在絕對的被動，太昊才不能不打消對付有熊的計劃，如果他再借鳳妮爭奪有熊之權，那他首先就會被世人唾罵為不仁不義。儘管鳳妮所做的是表面功夫，但在外人眼裡，鳳妮卻是站在“理”字之上，而且更會成為被同情的對象。太昊若再有染指有能之心，只會遭到所有有熊子民和內部之人的鄙視，因此他根本就不能再暗中去奪取有熊的權力。而軒轅之所以直接派人護送伏朗、風須句等人回到太行山北太昊的大營之中，這實際上也是在暗中示威，表示他其實早就明白了太昊的意思和用心，只是不予揭破而已。　　太昊對於軒轅這個人不能不心驚，竟然知道他屯兵於太行山北，連風須句也遭擒，這確實是一個可怕的人物，軒轅彷彿是對他極為了解，但是他卻對軒轅並不太了解，若是雙方一旦交手，他很可能將赴天魔的後塵，因此，他必須除掉軒轅這個人。　　只要有軒轅在有熊中保護鳳妮，那他便休想佔到便宜。當然，此刻他的大故卻是蚩尤。　　蚩尤的威脅比軒轅來得更直接，因為蚩尤那幾乎無可抗拒的武功。畢竟，這是一個強者生存的世界。　　※※※　　十月十八日，正是小雪之時，少昊後方的戰營竟被一股來自後方不明身分的人偷襲成功。　　這群偷襲者約有數百人之眾，一時之間使得少昊後防亂了陣腳。這群不速之客燒殺一陣子后迅速逸去，將少昊所準備的糧草也燒了不少。　　少昊欲回頭相救，但卻被刑天自葷育城中殺出纏住了，只好讓這數百偷襲者揚長而去。　　這群偷襲者正是軒轅所放回的鬼方戰俘，他們偷偷地潛近少昊的后營，乘黑奪取戰鹿衝殺而出，使得少昊的人馬手足失措。事實上，他們也沒有想到會有這麼一群人的出現，他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葷育部，這才有所失誤。　　葷育部與刑天部大喜，這一戰他們竟然小勝一場，不由對這群趕回來的戰俘大加歡迎。　　戰俘們也是異常激動，當這些人談到在有熊族所受到的待遇之時，人人愕然，有些人更是不勝唏噓，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有熊竟會如此對待戰俘。這些戰俘之中也有許多是林胡、昆夷、嚴允諸部所調來的，此刻聽說自己的族人戰況吃緊，也有許多急忙趕去自己的部落支援。　　這群戰俘在諸部之中影響極大，人人對有熊的態度大為改觀，許多人都對軒轅的這種做法不解，也有許多人對有熊感激不盡，那些人自是這些戰俘的親人，還有人對有熊嚮往不已。　　鬼方人對有熊的嚮往並不是一時而起的，打一開始便嚮往有熊那肥沃的土地和堅城，此刻聽說有熊人如此大度，如此客氣地對待外來人，這群飽受了戰爭之苦的鬼方人，試問誰不嚮往有熊？　　有熊的強大也正是強有力的支柱和依靠，如果依附了有熊，便不會受如此多的戰爭之苦了。　　因此，依附鬼方的一些小部落，其意志也開始動搖了，而這些小部落之中由熊城回來的戰俘更是他們的希望，因此這群戰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歡迎。　　當然，也有部落並不為之所動，那便是刑天部與葷育部的許多人。　　因為天魔的死，葷育部與軒轅已勢成水火，儘管葷育部最初也是被天魔羅修絕所征服，但經過一百多年的時間，已經由羅修絕培養出了許多的親信，這些人掌握着葷育部的大部分實力，幾乎是主宰着整個葷育部的命脈。　　因此，葷育部除少數人外，余者皆對軒轅充滿了敵意。　　刑天之所以與軒轅勢不兩立，卻是因為刑月的死，還有其兩大神將被廢，這使得刑天與軒轅絕難通融。　　其它的部落倒還好說，除�b曲部的曲妙死於軒轅之手外，余者彷彿與軒轅之間並無深仇大恨，但這生與死並不能怪人，只能怪戰爭。因為戰爭才使得鬼方死傷慘重，而軒轅也是為了生存，他本不是一個嗜殺之人！且軒轅放戰俘而不殺，此等仁義之舉反深得鬼方諸小部落之心，雖然在涿鹿大戰之中，各部都有死傷，但在這種弱肉強食的年代，仇恨或許重要，但生存卻是更為重要。　　軒轅的威勢已經震懾天下，破鬼方，殺天魔，誰能與之相比？鬼方諸部依附葷育和刑天兩部同樣是為了生存，但此刻天魔已死，鬼方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災難，而來自軒轅的卻是極度的和平誘惑。因此，這群自有熊回返的戰俘們，在鬼方人心底掀起了濤天巨浪，那或許是一種新的希望，而這種希望的根源，卻是來自太昊和少昊的壓力。　　不能說這些部落見異思遷，現實是很殘酷的，北方苦寒，而此刻正是天寒地凍之季，試問誰願意呆在這苦寒之地呢？依附有熊，不只是為自己着想，也是為子孫後代着想。這百多年來的戰爭是為了些什麼事？還不是為了能夠讓自己的族人離開這苦寒之地，去同享塞內的肥沃土地？只是想讓自己的子孫後代少受些罪，但是此刻不用打仗了，人家願意與自己共享繁榮，又為何不去？因此鬼方許多人心中都在不斷地思量。　　那群戰俘果然沒有負軒轅所望，將在有熊的生活如實地在鬼方戰士和子民之中傳開了，甚至到後來許多人以訛傳訛，說軒轅如何如何愛惜子民，如何如何與子民同甘共苦，甚至有人已將這些戰俘在有熊的經歷說成了享受上賓的待遇。如此，許多人都嚮往成為有熊的戰俘，而不是成為東夷的戰俘。　　作為戰俘，居然可以不做奴隸，反而享受了平等的待遇，在這個時代確是異數，於是人人想着南方有熊那平等而友善的待遇。　　鬼方的境況很苦，這種戰爭使他們本就不多的糧食消耗得幾乎差不多了。他們生存的環境可不像少昊與太昊所在的地方，水土肥沃，糧草充足。他們只能跟着水草走，但是到了冬天，北方的草本植物幾乎死絕，而且此刻危機四伏，他們所存的乾草只能餵養少數的牛羊，再說糧草不足，所以只能宰羊而食，以裹戰士之腹。但鬼方的子民卻在挨餓，不僅挨餓，而且還受凍，他們之所以繼續作戰，只不過是憑着一股拚死的信念，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才如此。可是這群戰俘的歸返，卻使鬼方的子民都對有熊的善待動了心，至少有熊為每一個戰士發了皮襖冬衣，這就是很誘惑人的地方。　　於是許多的鬼方子民在實在忍受不了飢餓寒凍的情況下，偷偷地帶着家人越過少昊的防線去投靠有熊，有的甚至是整個氏族去了有熊，而這些人定找自己部落之中自有熊城返回的戰俘作嚮導。這些戰俘也是非常樂意，他們歸返也便是想帶自己的家人與族人去投有熊。在他們的心中，軒轅確實是大仁大義之人，對他們更是友好。他們也實在嚮往有熊族那和睦而繁榮的生活，那種生活與眼下受苦受罪的日子相比，簡直是天差地別。何況，此刻人人還得擔心某日被少昊或太昊所俘去做奴隸。鬼方人心惶惶之下，有熊族的強大與繁榮自是最好的依靠對象。　　如今天魔一死，鬼方諸部對刑天部與葷育部也沒有信心了，自然會找更強的依附者，而有熊的熱情正彷彿是向他們敞開胸懷的母親，他們怎會不投入“母親”的溫暖懷抱？　　※※※　　當軒轅到達太行山腳下時，已是離開熊城的第四天。　　當然，並不是因為軒轅的行速太慢，而是因為軒轅這一路來要安排許多事情。在君子國留了一晚，在屯馬谷留了一日，在陶唐氏也留了一日，他必須將一些事情交待妥當，因為事情的變故很難以常理推斷，說不定他不在之時，會發生突然的變故，比如太昊、少昊或是蚩尤，誰會保證不會發生突然的變故呢？　　軒轅知道，越是在這種非常的時刻，就越要小心謹慎，步步為營，強敵未去，絕不能有半點鬆懈。　　事實上，陶唐氏與有熊聯盟，使其聲勢也大壯，太行山附近的眾多小部落也紛紛依附陶唐，或是加入“華”聯盟。這種新興起的結盟方式似乎很受許多大小部落的歡迎、能夠與強大的部落結盟，成為兄弟部落，那他們便可以減少許多威脅，至少不再擔心受那些大部落的入侵。　　當然，也有許多人抱着觀望的態度去對待一切，因為他們不敢相信這種部落聯盟會真的有這麼好，害怕這隻是一個謊言，所以他們不能不慎重考慮。　　軒轅這一路之上，也有遊說之意，那便是遊說有些觀望的部落加入聯盟之中，若是以陶基的想法，根本不用去遊說這些人，但軒轅卻認為，只有再一次壯大部落聯盟對外的影響，才會在將來更多一份力量去對付少昊和太昊，甚或是蚩尤，反正他也是順道。因此，這一路之上，他用了四天多時間才到太行山腳之下。　　太行山脈延綿千里，如一道屏障截斷東西之路。　　欲西行，就得穿過太行山脈，而後才能快速至汾水，此處距崆峒山確實是遠極，若非歧富這個熟識路徑主人帶路，軒轅也不知道需要多少時日才能到達。　　太行山，陶唐氏的人最為熟悉，此番軒轅至陶唐氏，同時也是為了找一個嚮導，以便順利翻過太行。　　這冬日里，翻山越嶺確實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地面僵凍，而且看這天氣，似乎要下雪了，如果不快點翻過太行山，只怕會在山中誤了行程，那可就不好了。　　當然，若只是論行程，往返熊城和崆峒，有個半月的時間足夠，但軒轅此去並非只是為了跑兩趟路，而是為了治傷，也可以說是為了求道，求得廣成仙術，抑或是對付蚩尤之法。　　正如軒轅所想，懂得蚩尤不死之秘才能定下最好的策略相對，而這個世間大概便只有廣成子深知靈魂不死法，向他討教正是找對了人。只是廣成子不可能因為蚩尤而親自出手，他已經退隱崆峒近兩百年，這是何等漫長的歲月，便連歧富也不知道廣成子究竟活了多少年，只記得自他記事起，廣成子便是一個鬚髮皆白、仙風道骨的老者。可是在他活了百餘年後，廣成子依然是鬚髮皆白、仙風道骨，似乎這百餘年來，廣成子從來都未曾改變過。這確實是一個奇迹，也難怪廣成子會成為仙派之長，便連最初的種族眾神都得對他客客氣氣，看來這一切並非幸致。　　陶唐氏所居之地處在南北兩太行之間的地帶，而越過太行最近且最好走的路也便是在陶唐氏附近。　　“注：陶唐氏所居之地，按古地圖上來看，最初所居之地應該在今日的石家莊與河北唐縣之間的地方，向西去則為井徑，正是今日河北與山西相通最為便利之地，這也是日後，何以陶唐氏大部越太行而西遷山西的原因，不過那是在帝堯的時代。今作者所着此書，不便盡用古地名，為了更方便大家理解，便在書中某些具體的地方應用現在的地名，還望讀者勿要深究其地名的不實。”　　慈峪，距陶唐本部已有一百餘里地，由於山路極不好走，便是以戰馬的神速，這一百餘里地也走了半日，所幸有陶唐氏的嚮導引路，否則四面儘是高山，還真不知道該往哪個方向行走。　　也難為這些戰馬，若是換作戰鹿，只怕行過這段山路至少要折損十餘匹，這使眾人不能不對馬兒的能耐重新估計。　　到了慈峪，路便要稍好走一些，不過仍是林密道窄，荊棘叢生，猛獸出沒無常。當然，這些人自是不害怕猛獸，倒是天公不作美，當眾騎過了慈峪再欲向太行深去行時，天空竟然開始下起了蒙蒙細雨。　　這種時候下起小雨，立刻使得氣溫驟降，冷風瑟瑟，眾人不得不牽馬找尋山洞躲雨。雖然每個人都自陶唐氏帶來了牛皮竹笠，可以避雨，但這雨天，山路極滑，眾人惟恐戰馬撐不住，而且若是戰馬被這寒雨所淋，生起病來，那可就壞事了。這一路之上還有數千里路，若沒有戰馬，那將要走到何年何月？並不是每個人都有滿蒼夷那麼快的速度。　　※※※　　“我看這雨也不知道要下到什麼時候，如果我們一直在這山洞中等待也不是辦法。”木青微有些焦躁地道，他們已經在這山洞里呆了一夜，可是雨依然未見停下來，是以他也有些急了。　　幸好，這個山洞極大，而且距此不遠處還有另外一個洞，但住下這四十多騎和四十多人也有些擁擠了，可是沒辦法，這荒山野嶺的哪能講什麼條件？有山洞落腳已經很不錯了。　　“我看這雨下了之後還會有場雪呢，那時候可就更不妙了。”花戰也有些擔心地道。　　“你少烏鴉嘴！就不能說點好聽的嗎？”燕絕沒好氣地道。　　花戰齜了齜牙，扮了個鬼臉，道：“沒事干，尋點開心不行啊？”　　“就你嘰吼歪歪，難道安心坐下就要死人不成？一點耐心也沒有！”燕五也出聲道。　　“你學學人家黑子兄弟不行嗎？安如泰山！”燕絕附和道。　　“兩個對付我一個，這不公平，木青，你也說吧，我們兩人聯手，看是他們厲害還是我們厲害！”　　花戰一把拉過木青道。　　木青苦笑道：“我可不敢得罪這兩位仁兄。”　　“你也是個滑頭，兄弟有難也不助，真不夠義氣！”花戰氣哼哼地道，旋又扭頭向燕五和燕絕道：“你們不要再說話了，我要學黑子兄弟安如泰山！”　　燕五和燕絕及木青也禁不住都笑了起來，而花戰果然不再言語，也不動彈。　　“我們總呆在此地也確實不是個辦法，這山裡的天氣很難說，我看這雨下得並不是很大，不如我們牽着馬兒走好了。若是真等到下雪，只怕步行都困難了！”說話的正是陶唐氏派來的嚮導之一陶強，這是一個對太行山地形極為熟悉的中年獵手。　　“看來也只有這樣了，若要等這雨停下還真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看這天空，昏昏黃黃的，說不定真會下一場大雪，我看大家還是起來趕路吧，已經休息了一個晚上！”軒轅也起身道。　　“那就趕路吧。”歧富附和道。

# 第十章 孤獨高手

　　“滿蒼夷！”軒轅輕輕地低呼了一聲，禁不住停下腳步，他身後的眾人也全都停下了腳步。　　戰馬低低地打着響鼻，在眾人的拉扯下還算比較鎮定。不過馬背之上都用皮帳和一種長青樹的枝恭弘=叶 恭弘所蓋，只有頭部和尾巴仍在雨中，這也是沒辦法的事，聿好戰馬們能夠受得住。　　滿蒼夷一人一馬，靜靜地坐在一堵山崖之下，頂部崖石斜斜伸出，使得崖底得以未被雨淋濕，也算是一個避雨的好場所。但是崖底的風卻犹如刀割一般，讓人難以承受，而滿蒼夷便靜靜地倚在這堵崖下，在戰馬的旁邊似醒似眠。　　凄風冷雨，孤人獨馬，滿蒼夷依然身穿那件極為樸素卻洗得十分潔白的粗麻衣，彷彿無法覺察到這冬日的寒冷。　　軒轅的心頭禁不住微微有些酸楚，他們昨夜都忘了還有滿蒼夷的存在。在眾人相聚歡娛的當兒，又有誰記起了這樣一個孤苦而又落寞的高手呢？　　所有人都怔住了，每個人的心中皆湧出了一種異樣的感覺，望着滿蒼夷面前那一堆已經成了灰燼的篝火，無不愧疚於心。　　每個人都明白了，滿蒼夷昨夜便是獨自一人在這弧崖之下度過，只有一匹無知的戰馬相伴。在他們歡笑嬉鬧之時，滿蒼夷卻在獨品凄風冷雨。　　是的，天氣極寒，北方的冬天本就極冷，何況是這深山之中？　　軒轅排開眾人，緩步極為輕巧地靠近滿蒼夷，並輕輕地解下身上的虎皮大衣，正要為滿蒼夷披上之時，突地發現滿蒼夷的臉頰之上有兩道已經乾涸的淚痕，禁不住心頭一顫。　　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無聲地望着軒轅一步步走過去，看着那似乎極為疲倦、靜依山石而眠的滿蒼夷，心情都是那般沉重，包括那向來吊兒郎當的花戰和燕絕。　　燕瓊甚至眼睛都有些濕潤了，歧富卻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他似乎了解滿蒼夷，似乎明白這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就像軒轅一樣讀懂了滿蒼夷內心的凄苦。　　歧富明白，軒轅一定洞悉了滿蒼夷內心的一切，本來他準備過去，但是軒轅卻先一步出列，只憑這一點，他知道軒轅與他一樣，讀懂了滿蒼夷的內心，但這卻是一種悲哀。　　每個人都認識滿蒼夷，但卻並不是每個人都了解滿蒼夷。　　對滿蒼夷知道最多的，是龍族戰士，因為他們所學的神風訣正是來自滿蒼夷，而其他的許多人只知道滿蒼夷是一個默默為大家出力的功臣。　　真正殺天魔的人是滿蒼夷，更許多次為軒轅解圍、報信，使得軒轅每每化險為夷，戰戰獲捷，還有許許多多的事，外人不知，但是軒轅卻是記在心裏的。而直到此時，滿蒼夷仍然是默默無聞，沒有多少外人可知，她彷彿是心甘情願這樣默默地奉獻，無所奢求，而且總是獨來獨往，有若失群的孤雁。即使是在昨晚，她也寧願自己在這孤崖之下忍受寒冷，而不與大冢同住……　　軒轅心中也禁不住嘆了一口氣，他知道這是自己也無能為力的事情。他明白，昨夜滿蒼夷哭了，不僅如此，更是徹夜未眠，這才使得此時睡得如此之沉。　　沒有人比軒轅更了解滿蒼夷，連恭弘=叶 恭弘皇也沒有。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能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透視自己和透視滿蒼夷，但軒轅卻可以清楚地了解恭弘=叶 恭弘皇，也便因此，他了解了滿蒼夷，這之間並不矛盾，對於恭弘=叶 恭弘皇和滿蒼夷之間的事，他知道得太多了。有時候恭弘=叶 恭弘皇在迴避着許多事情，而他卻根本就不必迴避，因此他比恭弘=叶 恭弘皇更為了解滿蒼夷。　　此刻的滿蒼夷再也不是昔日的滿蒼夷，再無昔日的暴戾之氣，卻更明白生活和生命的初衷，所以她註定會痛苦，註定會孤獨，但她卻無法改變自己內心的某些東西，這也便成了一個無法解開的悲劇。　　這個世界，悲劇本就源自感情，只要這個世上還存在着感情，那就一定會有悲劇的產生，這是永恆的真理。　　軒轅緩緩地將虎皮大衣披在滿蒼夷的肩頭，滿蒼夷卻突地驚醒，並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出掌！　　“砰……”滿蒼夷出掌又收掌，同樣快捷，但仍然在軒轅的腹部擊實了。　　“軒轅！”滿蒼夷大驚地追上倒跌而出的軒轅，當她出掌之後才發現對方竟是軒轅，於是她忙回收掌勢，但氣勁仍然擊實了軒轅的身子，不過只有三成力道。　　“你沒事吧？”滿蒼夷確沒想到來人竟是軒轅，扶住軒轅急切地問道。　　軒轅吸了口氣，搖了搖頭，道：“沒事，你怎麼一個人在這裏？”　　“真的沒事嗎？”滿蒼夷望了軒轅腹部飛落的一片衣巾，仍不放心地問道。“自然是真的，我穿着太虛神甲！”軒轅見滿蒼夷尚有些不放心，不禁笑了笑道。　　滿蒼夷這才放心，卻見眾人都在望着她，而身後的戰馬也在低嘶，不由得不好意思起來。這時才記起剛才軒轅好像是在她的身上搭了一件什麼東西，不禁回頭望了一眼，卻發現那虎皮大衣已經掉落在地上，頓時明白了一切，不禁心中大為感動。　　“謝謝！”滿蒼夷輕輕地吁了口氣，淡淡地道；彷彿有種說不出的落寞。　　軒轅心中也是一陣無奈，但卻也知道該如何勸說或安慰滿蒼夷，因為滿蒼夷確實是一個堅強的女人，正因為她堅強且飽經風霜，所以她比任何人都明白該如何去做，該如何去對待生活，但是她卻無法戰勝自己的內心情感。　　滿蒼夷是個高手，一個地地道道的高手，但這個世上最可怕的敵人並不是外人，而是自身。她是高手。是相對於別人來說，但作為她自身而言，卻又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弱者，可這卻是外人所不能夠相助的。　　因此，軒轅心中只是暗暗嘆了口氣，表面卻很平靜地道：“無論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生命都是可貴的，你要好好地保重自己的身體，因為這個世上還有許許多多的朋友關心着你！”　　滿蒼夷不敢正視軒轅的目光，只是在眾人的臉上輕掃了一下后，將頭扭向一邊，望着罩在蒙蒙寒雨中的遠山，長長地嘆了口氣，道：“謝謝，我知道該怎麼做，你應該明白的，或許這便是每個人獨特的生活方式，若改變了，那便不再是我，不再是滿蒼夷了！”　　軒轅一呆，歧富和陶瑩諸人大步而來，將滿蒼夷圍住，陶瑩拾起那件虎皮大衣自後面為滿蒼夷披上。　　“蒼夷便與我們同行吧。”歧富開口道。　　“是啊，大家一起走，也好相互之間有個照應啊！”燕瓊附和道。　　滿蒼夷感激地望了眾人一眼，悠然地露出一個澀澀笑意，道：“大家的心意我明白，但蒼夷的性格可能有些執拗，我覺得還是我一人為大家在前面開路好了。”　　“這怎好？”�燕也道。　　“大家不必為我擔心。”滿蒼夷解下虎皮大衣交還給軒轅道。　　軒轅用手一擋，沉聲道：“若蒼夷還當軒轅是朋友的話，這件衣服你就穿在身上！”　　滿蒼夷深深地望了軒轅一眼，笑了笑道：“好吧，蒼夷恭敬不如從命，那我先走了！”　　“你……”桃紅也覺得滿蒼夷有些不近情理，但卻被軒轅阻住了她要說的話。　　“好吧，一切小心，若有情況立刻與我們聯繫。”軒轅阻住桃紅的話，悠然笑了笑道。　　滿蒼夷也笑了，點了點頭道：“我會的。”　　歧富也不語，似乎沒有看到陶瑩遞給他的眼色。　　蛟幽與褒弱也急了，但是軒轅既然這麼說了，她們也沒辦法，只是她們不明白何以軒轅不讓滿蒼夷與自己等人同行。　　滿蒼夷笑了笑，向眾人一拱手，這才拉了一下馬背上的極樂神弓，躍身上馬，道：“我先行一步了。”說完打馬向雨霧中遠去。　　眾人望着滿蒼夷那蒼涼的背影，禁不住心中一陣酸楚，尤其是軒轅和熟知滿蒼夷的諸人。　　“你為何不勸她與我們同行？”蛟幽責怨地問道。　　“每個人都有自己生存的方式，我若強要她改變這個方式，或許反而會讓她更不快樂。”軒轅望着滿蒼夷的背影嘆了口氣道。　　“可是她一個人……”　　“由她去吧。”歧富打斷蛟幽的話道。　　一時間，所有人皆默然，不明白滿蒼夷的人，皆以為此人確實有些不近人情。　　此刻雨點漸小，轉而有雪花飄落，天依然是灰濛濛的一片。每個人心中都有些沉重，也許是因為這糟糕的天氣，也許是因為這茫茫的群山和羊腸小道，抑或只是因為滿蒼夷的遠去。　　※※※　　熊城的探子對鬼方、少昊，太昊的戰勢注意得極為密切，對於鬼方的邊境也是密切監視。　　鬼方的戰俘們終於起到了應有的作用，當第一批六十餘人越過少昊的防線之時，便被有熊的探子知道，並飛報熊城。這六十餘人乃是依附鬼方的小部落，他們再也不想為那兵疲將傷的鬼方去拚命，終忍受不住有熊的誘惑，決定投奔有熊。　　有熊的騎兵截住了少昊的追殺之旅，順利地接納了這第一批來投的鬼方降卒。　　而這一切，熊城方面早想好了安排之法，這隻是他們意料之中的事情。　　軒轅所安排的一切，終於慢慢地收到了成效。不僅如此，這些天來，前來依附有熊的大小部落極多，都是懾於有熊的聲威，同時也是被有熊義釋戰俘的仁義所拜服。而有熊的這種舉動，使許多小族排除了顧慮，要麼依附有熊，要麼加盟以有熊為首的部落聯盟。　　這些日子，熊城確實處在一種極度歡欣的氛圍之中，好事不斷，整個部族在無形地擴張，雖然十大聯城都在小心地戒備，可內部卻是極為活躍，上至鳳妮，下至每一個子民，都忙得不亦樂乎，因為一切都充滿了希望。　　※※※　　雪越下越大，山風也不小，牽着戰馬走也讓人覺得有些難受。山道確實不好走，這使他們終於知道了戰馬並不是什麼時候都好，有時候反而成了累贅，但這卻是沒有辦法的事情，他們總不能出了太行之後步行去崆峒，更不可能出了太行再去找野馬群馴服幾匹吧？因此，就算這些戰馬是個累贅，他們也要帶在身邊。　　戰馬的小腹以皮帛相裹，為防馬兒受凍生病。對於戰馬，軒轅諸人還是極為小心地呵護着，不過這一天眾人才走了幾十里山路，然後早早地找山洞休息，都盼着雪下小一些再走。　　雪的確夠大，而且不下則已，一下便是两天。這使得軒轅諸人不得不耽誤两天的行程，這麼大的雪，不可能還趕路，只好等雪停了之後再前行。　　當然，若是在平原曠野之中，自然沒有必要等雪停，但在這群山之中卻又是另一回事。第一是因為下雪，路太滑，溝澗太多不宜行走，第二卻是因為視線大過模糊，無法看見遠山，若是仍要行走的話，很可能迷路山中。　　在山野之中行走，最主要的是要找好幾個路標，有了準確的路標之後才能夠順利地走出群山，而這所謂準確的路標便是幾座有特點的山峰。因此，軒轅諸人必須等雪停了之後，視線開闊了才能夠行動。　　軒轅這群人無一不是野外生存的高手，其實生長在這個時代的人，有幾個會不是極好的獵手呢？生存，便離不開特獵，這點山間行走的常識還是有的，所以軒轅等人在山洞之中呆了两天。　　第三天，天大亮，大雪竟然奇迹般地停了，不僅如此，還出現了好些天都未見到的太陽。　　陽光明媚之極，在茫茫一片銀色的世界中，陽光顯得特別耀眼，天藍得像一塊巨大的藍寶石，讓人忍不住為之驚嘆。　　大地，一片銀色，積雪幾有兩尺之深，萬樹銀花，倒是極美，還有一根根長長的冰棱倒掛在樹枝之上，亮晶晶的，在陽光的輝映下，頗有幾分雅意。但不可避免的是，有些樹枝卻被這場大雪給壓斷了。　　這是今年的第一場大雪，卻是下得轟轟烈烈。　　軒轅與眾人都惟有苦笑，這麼深的積雪，趕路並不方便，但是卻必須要趕路。要是等雪完全化了也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這時候的雪雖深，卻並不打滑，但若是半化不化的，一些地方成了冰，那可就滑溜得很，更是不好走。因此，軒轅眾人必須趕路，他們用厚厚的皮、帛、棉之類的裹緊馬腳，以防馬腳凍壞，然後眾人策馬在山間緩行。　　馬腿極長，雖然雪深，但馬兒仍能夠安步而行，使人省了許多力氣。　　走在最前面的兩人乃是陶唐氏的嚮導，他們並未騎馬，而是牽馬而行，主要是看看道路是否安全，為眾人探路，免得後面騎在馬背的人滑入山澗或是遇上其它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煩。　　山間的林木依然是極為茂盛，只是太過寂靜，連鳥鳴之聲都沒有。這種大雪使得鳥兒連食物都找不到，也便只好遠去，抑或是因為太過寒冷，鳥兒都縮在巢中不想出來。偶有積雪自樹枝上滑落，發出斷斷續續的“噗噗……”聲。　　“這裡有一匹死馬！”陶強倏然掃開積雪，驚呼了一聲。　　軒轅諸人也都吃了一驚，一看之下，更是大驚：“這馬是滿蒼夷的！”　　“是的，她的馬怎會死在這裏？”木青也認出了這匹毛色純白的健馬，正是滿蒼夷所乘的坐騎。　　“呼呼……”陶強與木青三下兩下便掃開死馬身上的積雪，卻發現地上有一些早已凝固的血跡。　　“啊……”戰馬周圍的人禁不住都微微驚呼。　　“是箭傷，看來滿蒼夷定是遇到了麻煩！”劍奴也道。　　“以她的速度，應該不會出什麼事的。”花戰猜測道。　　“大家小心！”軒轅低低地吩咐了一聲，立刻便有數名龍族戰士將軒轅圍在中間，金穗劍士人人提高警惕。　　戰馬是死於亂箭之下，可見滿蒼夷確實是遇到了伏擊，只是不知道這群敵人是何方神聖。那滿蒼夷呢？她是不是中了伏？為何未曾調頭來向自己稟報？　　以滿蒼夷的武功，怎麼可能連一匹戰馬也保護不好呢？即使是這裡有許多敵人埋伏，應該也逃不過滿蒼夷的警覺才對，而其戰馬卻是被亂箭射殺的，這確實是有些令人不解。　　其實深知滿蒼夷武功的人不只是軒轅，還有歧富和劍奴，這幾人對滿蒼夷的身法和武功是無話可說的，自問即使是自己親自出手，也無法留下滿蒼夷，甚至不一定是滿蒼夷的對手，這是一件很現實的事情。放眼整個天下，試問又有幾人的速度能夠勝過滿蒼夷呢？　　“四下找找，可有別的痕迹？”陶瑩立刻向那幾名君子國的劍手呼道。　　其實，不用陶瑩吩咐，燕絕和燕五諸人已經迅速地向四面尋找開來了。　　“只怕這樣子行！”歧富吸了口氣道。　　軒轅也皺了皺眉，他當然知道這樣確實有些不行，因為這戰馬死去的時間應該是昨日，然後被大雪所覆，這才使馬屍了無痕迹，如果一切都已是昨天所發生的話，那今日再找其痕迹，只能在雪面之下找了，但如此深的積雪幾乎掩蓋了所有的痕迹，眾人自然是難以尋找，這也是為何歧富說這樣尋找恐怕不行的原因。　　“嗯，不過，這周圍的樹木之上或許會留下一些痕迹，說不定這樣可能會發現―些什麼。”軒轅吸了口氣道。　　歧富不語，他只是與軒轅並肩靜坐於馬背之上。　　“這裏應該不會有什麼埋伏，否則的話，那些人也不可能仍將馬屍留在這裏了。”�燕估計道。　　“嗯，似乎是這樣，他們留下這馬屍在路口，本就是對我們的一種提醒，若我們有所防範，他們的偷襲豈會成功？因此，這群敵人確實不應在這裏設下伏兵。”桃紅也附和道。

# 第十一章 雪原受伏

　　軒轅一聽，兩女所說的確實是有些道理，他們想到了這一點，敵人難道便沒有想到這一點？當然不可能。因此，若是敵人思維正常的話，應該不會在這裏布下埋伏。　　“燕兒的分析確實有理，不過我們可不能大意，在沒有弄清楚，隋況之前，確不宜輕視敵人。我們想到的東西，敵人也同樣可以想到，兵之道，虛者實之，實昔虛之，實虛有若陰陽，相生相濟，生出無窮之變，誰也不能斷然相信自己的估計，還是小心為妙。”軒轅望了�燕一眼，肅然道。　　“軒轅說得好，兵之道，虛者實之，實者虛之，有若陰陽，相生相濟而生無窮之變化，確實精僻！”　　歧富忍不住贊道。　　�燕和桃紅禁不住眼睛一亮，也為軒轅此語所驚。　　“難怪夫君能讓天魔慘死涿鹿，今日燕兒是受教了。”�燕唯得謙虛地道。　　“那是當然，咱們的聖王用兵如神，算無遺漏，別說只是一個天魔，便是兩個也沒有用！”阿虎插口道。　　“你小子別亂拍馬屁了！”軒轅不禁好笑道。　　劍奴也為主莞爾，阿虎乃是守護東山口的一群劍手精英中的精英，只是僅次於柳庄的高手，與軒轅及跛燕之間的關係極好，或是因為與他們共過患難吧，因此就像花戰諸人一般，與軒轅之間並不是太過拘謹的關係。　　阿虎吐了一下舌頭，卻沒有反駁什麼。　　“這裡有幾根斷枝！”花戰在左側的坡上低呼了一聲。　　木青聞聲趕了過去。　　“這是人為的，絕不會是積雪所壓而造成的。”　　花戰指着一根已經斷折，卻仍牽連在樹桿之上的枝條肯定地道。　　木青繞着這棵大樹轉了一圈，不能不暗贊花戰心細如發。　　“嗯，這應該是被人踩斷的。”木青點頭道。　　“我也這麼認為。”花戰思索了半晌，又道：“如果真的是被踩斷的，那麼定是有人藉此枝躍起，因此我們所要找的痕迹應該是在樹上才對。”　　木青不由得將目光投向那許多被壓得彎曲的樹枝。　　這些樹枝千奇百怪，但卻全都如結了一層厚厚的霜花，蓬鬆而潔白。那些枝恭弘=叶 恭弘多的大樹，便如頂着一層厚厚的白雲。　　在這種情況下，想在枝恭弘=叶 恭弘間找出一點痕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這很可能是敵人所伏之處！”木青猜想道。　　“嗯，如果這裏所伏的是一個弓箭手的話，那麼他箭矢的射程剛好是那戰馬死去之地，在這種範圍之內，大弓的威力是最強的！”花戰分析道。　　“以滿蒼夷的功力，這些箭矢根本就不可能傷得了她及其坐騎，因為那些箭皆是普通之物。”木青道。　　“這正是問題所在，很可能這些人中有一些極厲害的高手，使得滿蒼夷不得不離開馬背，戰馬便是在這種情況下被射死的。”花戰又分析道。　　木青頻頻點頭，這種可能性非常大，否則的話，單憑這些普通箭矢又怎麼可能逼得滿蒼夷下馬？　　“那裡是什麼？”突然燕五在另一邊驚呼道。　　眾人的目光不由得向燕五所指的另一個遠處的山頭望去，只見那山頭之上彷彿升起了一根巨大的雲柱。　　“旋風……”“風暴……”有人驚呼。　　※※※　　杜修的大軍所到之處，眾歸屬於東夷的小部落儘是不攻而降，其威勢不可擋。這些小部落本就是處在東夷與有熊的邊境，此刻大軍壓境，誰能抗衡？　　杜修身邊的數十名高手，任意挑選幾人，便足以帶領一批人馬擊潰這些小部落。何況還有杜修這個強勁的高手親自出手，即使是東夷諸如風絕、風騷這類的高手，也不一定便能勝過杜修。何況，在東夷族中，像風絕這樣的高手並不是大多，而且這些高手在軒轅的手中已經折損了不少，真正所留下的，便只是少昊身邊的一些絕世高手及少數部落的首領，另外便是帝氏眾兄弟，但此刻的情況卻不同。　　不同便在於少昊北征鬼方，帶走了大批高手和戰士，使得其後方的精兵並不是很多。　　少昊估計的是，軒轅很可能派人去攻擊他的後防，斷其歸路。因此，他在三阿之地屯下了一些後備兵力，但是他卻沒有料到軒轅會不攻三阿，而直接派軍深入，攻擊南面。　　東夷部族的領地極為廣闊，因此，少昊根本就不可能猜得到有熊會自哪個方向出擊。當然，在少昊看來，有熊攻擊三阿的可能性比較大，但遺憾的是，軒轅行事往往出人意料。　　軒轅的基本策略乃是避重就輕，從後面繞襲，而這之中也與軒轅義釋戰俘有着聯繫。　　東夷族的諸小部落紛紛改投有熊，對杜修的大軍幾乎生不出抗拒之意，這是因為他們知道有熊絕不會虐待他們。是以，他們在沒有顧忌和後顧之憂的情況個，自然不得不屈服於有熊族的武力之下。　　軒轅在這種時候派出征伐大軍，並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經過精心安排之後才作出的決定。也只有在這種時機之下，才能取到最好的戰績，而事實也正是如此。　　有悔長老所遇到的情況與杜修差不多，於是兩人迅速地向東夷邊界深入百餘里，其勢銳不可擋！　　※※※　　風暴，雪原之上的風暴。所有的人都吃了一驚，那山頭之上的雲柱很明顯是一股強勁的旋風所捲起的，不僅是旋風捲起了這些雲柱，而且這雲柱還在不斷地移動。　　雲柱並不是它物，而是雪花雜着其它的東西所凝而成。　　“不是風暴，是有高手在交手！”軒轅肯定地否認了眾人的話。他知道，在這種地方很少出現風暴，若說在這種天氣里，在太行山間出現風暴，那確是奇迹。　　即使是有強風吹來，也不會在那不甚高的山頭之上，而應出現在高峰之頂。　　因此，那被強風捲起的雲柱，應該是高手在交手。　　“會不會是滿蒼夷？”陶瑩出聲道。　　“很難說！”軒轅眉頭微皺，他也不知道究竟是不是，不過他隱隱感覺到這突然出現的高手應該與滿蒼夷有關，只是不知道對方究竟是哪一路高手。　　“我去看看！”歧富向軒轅打了個招呼，自馬背之上掠出，如一道輕煙般從雪面上飛過。　　“我們立刻選擇一個平坦的地方歇腳，不要耽誤在這小道之上！”軒轅吩咐道。　　眾人怎會不明白軒轅的意思？如果他們擠在這小道之上，那戰馬和人多的優勢就很難發揮出來了。因此，他們必須找一個利於攻防之處駐紮，這才有可能對付即將遇上的敵方高手。　　“我們要不要去助與岐伯？”陶瑩詢問道。　　“如果被攻擊者真是滿蒼夷的話，有與岐伯相助，即使遇上了絕世高手，逃逸應該沒有問題，就算真有危險，與岐伯也會發出信號的。”軒轅道。　　眾人想到滿蒼夷的武功和歧富的武功，不禁都點了點頭。　　“那裡有平坡，我們便在那裡等與岐伯好了！”軒轅指了一下不遠處，一個低於此地的平坡，只有不多的幾棵樹靜立着，其餘的一切盡皆掩埋在雪原之下，而且那裡正是歧富所經過之地。　　當軒轅諸人剛到那山坡之上時，便聽到了遠處山頭的歧富發出一聲長嘯。　　“不好！”軒轅暗叫一聲。　　“與岐伯定是遇到了強敵！”陶瑩也驚呼一聲。　　“讓我們去助他！”木青向軒轅請示道。　　“我們全都過去吧！”桃紅道。　　“若我們全都去的話，那這些戰馬必須繞道，會很浪費時間，這不行！木青，你帶十五名兄弟前去相助，一切要小心，遇強故則退！”軒轅沉聲道。　　“木青明白！”　　木青應了一聲，立刻帶着花戰等十五名高手棄馬飛速向那山頂奔去。　　“我們騎馬前去接應！”軒轅道，他心中隱隱感到有些不大妥當，卻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陶瑩眾女一個個都極為小心地戒備着，那五名金穗劍士和一干龍族戰士自然也是嚴陣以待，此刻軒轅身邊只有二十餘人，不過這些人的武功都極好，即使是如風騷這樣的高手，在這群劍手的聯擊之下，也絕對討不了任何便宜。　　這群戰士都是軒轅經過精心挑選所選出的精英，而且這些日子以來，軒轅每天都在親自訓練這群人，讓與岐伯以藥物改變這群人的體質，從而加強這群人的戰鬥力。　　原來，軒轅在發現鳳妮身邊的護衛高手的分量不夠之後，便立刻組織人去各營精心挑選，包括君子國和龍族戰士，終於挑選出了一批絕對的精英。這些人再經過強化訓練和組合訓練，使得這群人的武功完全可以與花戰、獵豹諸人相媲美，雖然不及木青，但相差也不會太遠，比之昔日的金穗劍士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且極擅合擊之術。　　這次軒轅遠行崆峒，身邊所有的戰士全都是這批精選的高手。　　鳳妮不想軒轅出半點差錯，在她的心中，軒轅的位置是處在最高的，若沒有軒轅，她便彷彿失去了一切，甚至沒有信心在少昊、太昊這群高手的壓力下主持大局。事實上，軒轅已經成了有熊族的精神支柱，那是不可否認的。只要有軒轅在，每個有熊戰士和子民無不充滿了鬥志和希望。　　彷彿只有軒轅才能夠領導着他們取得勝利，去創造不可能的奇迹。只要有軒轅在，任何困難都是可以克服的。因此，軒轅可謂是有熊任何人都不可替代的人物，也是最為重要的人物。而且，軒轅更是“華”　　聯盟的總指揮，其身分和地位之高，一時無兩，比之太昊和少昊的分量都要重。這便使得軒轅此行的安全成了重中之重，不只是鳳妮關心軒轅的安危，便連宗廟和諸部都在為軒轅的安危擔心。　　若是軒轅身上無傷的話，那自不用人擔心，但是此刻軒轅只能擁有五成功力，這便不能不讓人擔心只要是軒轅出了一點漏子，許多人都會為之而崩潰。而這個世上，想殺軒轅的人着實太多，而且想殺軒轅的人儘是一些絕世高手，任何一人都足以讓人心膽俱寒！　　此次軒轅遠赴崆峒，他本不欲帶這麼多人，但是鳳妮硬是不同意，軒轅便只好帶着這一大群人上路了。　　陶瑩、桃紅、燕瓊、裹弱無一不是高手，只是蛟幽和�燕的武功稍稍弱些。蛟幽在鬼方的日子里，也得過天魔的指點，武功當然大有長進，但是卻只能與花戰這些人相比，或許還要差一些。�燕則是在軒轅的指導下學了一些劍術，並沒有受過名師指點，其武功在軒轅的印象之中，自然是最弱的一個。不過，這六人合在一起，卻也是不得了，尤其是陶瑩，看上去似是弱不經風，卻是一個完全可以獨擋一面的高手，便是燕瓊和褒弱也只能自嘆弗如。至少，在以一對一的情況下，這兩人都不是陶瑩的對手。因此，軒轅的身邊可謂是高手如雲，只有這樣，鳳妮才勉強放心。　　軒轅諸人快馬疾馳，他們自坡下的路上向那山頂之上繞去，雖然不如木青這般直接而快捷，但也不會很慢。　　那山頂之上的雲柱越來越清晰，走近了，眾人才發現，那並不只是一片雲柱，而是一片厚實的雲朵，使得那整個山頭變得十分詭異。　　軒轅諸人迅速策馬馳到山腳之下，卻發現這座山並不是如他們所想的那麼低。　　“下馬上山！”軒轅自己領先下馬將馬韁向一根樹上拴去。　　眾人立刻效仿，軒轅吩咐三人留在此地看守戰馬，他自己便領着眾人迅速向山頂掠去。　　但軒轅才掠出二十餘丈，卻突地停住了腳步，正在他停下腳步的那一刻，在他身前兩丈處的雪層突地“嘩……”地一聲進飛而開，如同炸裂的雪蓮花般直向他罩至。　　軒轅止步之時，劍奴幾乎與軒轅之間有一種極微妙的感應，立刻橫劍於軒轅之前。雖然他沒有軒轅那超乎尋常的靈覺，但是他卻已與軒轅心靈相通，只要軒轅作出任何一個反應，他便可以立刻明白軒轅此舉的意圖，或是表示什麼意外的發生。　　軒轅身邊的人也全都吃了一驚，他們都沒有軒轅那樣的警覺，但是他們的嗅覺也如獵人一般的敏銳。　　軒轅一止步，他們便知道有事情即將發生，每個人都以最快的速度出劍，而此時正是那雪地爆開之時。　　“呀……啊……”那奔在最前面的兩名君子國劍手竟被強大的氣流震飛而出。　　地面上的雪層如同被鐵犁犁過一般，以快捷無倫的速度倒掀而起，如同一層厚重且無堅不摧的白色地毯，遇到相阻之人，立刻爆散，將人反震而出。　　三名金穗劍士低吼着和身直撲入那層雪毯之中，三柄長劍如同一幕雲彩。　　“嘩……”雪毯一分為六，三名金穗劍士竟被吞入其中，但雪毯卻絲毫未減其速直向軒轅蓋來。　　“轟……”黑子和阿虎自側面撲上，但卻被一股強大的旋動氣流震得倒跌而出，幾乎沒有人能夠阻擋這雪毯半刻。　　“來吧！”劍奴一改常態，竟以雙手握劍，劍尖居然挑起一團蒙潤的光彩，彷彿手中之劍倏然活了過來，芒尾暴射出三尺，而後劍奴整個人也沒入一片雪霧之中。　　軒轅大驚，來人的武功之高簡直讓他吃驚，那種速度，那旋動的氣勁，那翻江倒海、山崩地裂般的氣勢，竟是他平生僅見，他敢肯定，這將是他所面對的最強對手。　　“轟……”劍奴身上的雪霧炸成無數顆冰粒，如狂風暴雨一般，使得此間的氣勢更是驚人。　　雪毯在劍奴那蓄勢一擊之下炸成細霧，軒轅終於發現了雪毯之後的高手面目，也看到了那三名金穗劍士噴血而飛。　　軒轅看清那人時，差點沒嚇得跌倒，便是見了蚩尤他也不會有如此吃驚，但是眼前之人卻讓軒轅驚駭欲絕，同時失聲叫了出來：“天魔羅修絕！”　　吃驚的人並不只是軒轅，桃紅、燕瓊、褒弱諸人全都大大地吃了一驚，他們可是親眼見到過天魔羅修絕的人，因此對天魔羅修絕的印象深刻之極，當他們看清眼前突然襲來的高手竟是已被軒轅設計所殺的天魔羅修絕時，怎能不吃驚？怎能不驚駭欲絕？　　來人，頭戴麒麟角型頭盔，面目清秀，與天魔羅修絕一模一樣，只是一身黑鱗甲與天魔稍有差異。而那驚人的氣勢，絕不下於已死的天魔羅修絕！　　來者竟然是已死的天魔羅修絕，這怎能不讓軒轅吃驚？　　天魔羅修絕還沒有死？！　　這怎麼可能？軒轅是親見他的屍體，而且是親自出於對付他，連他身上的青鱗甲也剝下來了，可是此刻怎會又出現一個天魔羅修絕呢？　　軒轅根本就沒有來得及細想，劍奴已經悶哼一聲跌了出去，便是劍奴也沒有辦法阻住天魔羅修絕的攻勢，甚至是沒能夠稍阻天魔羅修絕半刻，這是何等驚人之事？　　天魔此次出手顯然是蓄勢已久，更準備全力一擊取下軒轅之命。因此，其攻擊力之強，其速度之快，其氣勢之猛，都已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軒轅退，他不能不退，此刻的他怎麼可能是天魔羅修絕的對手？即使是在他未曾受傷之前，也不可能是天魔之敵，何況他此刻只剩下五成功力？因此，他惟有退，同時心中也在暗自叫苦，此刻他身邊根本就沒有人能夠成為天魔之敵，他退，也不是辦法，但是，他不退又能怎樣？難道他還能夠抗拒得了天魔的攻擊？　　軒轅退，他身邊的龍族戰士皆悍不畏死地飛撲而上，以保護軒轅的安危，即使是死也無憾，這是這群親衛們的信仰！若有人想對付軒轅，便要踏着他們的屍體而過，無論對手多麼強大。　　“砰砰……叮叮……”劍折人飛，這群龍族戰士也都無法阻住天魔的來勢。　　軒轅倏然出刀，滅天絕地的一刀，他已經不能再退了，在他的身後，正是飛撲而上的陶瑩諸人，如果他再退的話，陶瑩、燕瓊和褒弱將會悍不畏死地代他抗故，但是他明白陶瑩和燕瓊及褒弱根本就不可能阻止得了天魔，因為天魔的武功太可怕了。　　那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可怕，軒轅絕不想讓陶瑩諸女代他去死。雁菲菲的傷痛仍深深地烙在他的心頭，他怎能再讓心愛的女人重蹈雁菲菲復轍？他今生已經有了一個不可彌補的傷痛，是以再也不想再添一點遺憾，即使是死，他也要與陶瑩諸女一起死！　　生命雖然可貴，但是有些東西比死去更痛苦。因此，軒轅不再選擇退避，他出刀了！　　軒轅出刀，正是尊神！這柄刀已只有他配用，也只有他的絕世刀法，才對得起這把神刀。　　其實，尊神並不能算是刀，而是刃，一種只有單鋒的利刃，其形似刀，卻也有些像劍。　　尊神劈出，似拖起一束火焰，殺氣森然直衝霄漢。軒轅豁出去了，這叫兔子急了也咬人，何況是人？是以，軒轅傾力而出，即使是死，也要死出個樣子來，死出他軒轅的風格來。　　天魔探爪，烏黑的爪子如同他那對墨黑的鬼眼一般詭異。他對軒轅的刀根本就沒有在意，或許，他對軒轅這個對手根本就沒有在意，儘管軒轅的刀殺氣驚人。

# 第十二章 渠瘦老祖

　　“嘶……”軒轅突然發覺有一股強大的牽引之力，將他的刀拉向一側，而他幾乎是無法自控地也被拖向那股牽引力的方向，他暗叫不好之時，倏覺胸口一陣發悶，整個身子便如同彈丸一般飛跌而出，也在同時聽到了陶瑩和燕瓊諸女的嬌喝驚呼聲。　　“噗……”軒轅的身子重重墜落在雪面之上，再如一塊滑板一般，在雪面上滑出―道長長的雪溝，一下子向山下滑出十餘丈才停下。　　軒轅只感到胸口一陣發悶，嘔出一口鮮血，之後反而氣息一暢，被一棵樹桿擋住下滑之勢。　　“軒轅……”蛟幽慘呼着向軒轅高一腳低一腳地奔來。　　軒轅一震之下，甩了甩腦袋，扶着樹桿竟然又站了起來，並未感到傷勢的嚴重，不禁暗自慶幸身上的太虛神甲的妙用無窮，更感謝老天下這麼一場好雪，此時地面積雪深達兩尺，這使得軒轅落地之時御去了不少來自天魔的力量。而這一路下滑，更是把那股震力消得七七八八，只是與那大樹一撞，被撞得頭昏眼花，實未受什麼傷。　　“軒轅，你沒事吧？”蛟幽飛撲而來，見軒轅又站了起來，不禁大喜。　　軒轅抬頭一看，不由大吃一驚，他發現天魔甩開陶瑩諸女和龍族戰士的糾纏，再次向他逼來。　　天魔見軒轅未死，自然是舍別人而取軒轅，他彷彿是與軒轅有着不能解開的仇恨。　　“他不是天魔羅修絕，他是渠瘦老祖破風！”桃紅突然張口大呼。　　“天魔”的身子一震，扭頭向桃紅望了一眼，眸子里泛出一縷異彩，但旋即又向軒轅逼到。　　軒轅再驚，也恍然大悟，看來這個酷似天魔的人乃是另一個與天魔齊名的魔頭破風無疑！但是這兩人長得太像了，只是這個魔頭一身黑鱗甲，黑色麒麟盔，而天魔則是一身青色的盔甲，如此看來，天魔與破風很可能也如恭弘=叶 恭弘皇和恭弘=叶 恭弘帝一般是孿生兄弟。　　軒轅甚至來不及細想桃紅是怎會知道此人不是天魔而是破風的，他也沒有考慮的時間，因為破風的速度太快，簡直可以與滿蒼夷一較高下。　　“幽，小心！”軒轅驚呼。　　破風“嘿嘿”一聲冷笑，鬼爪再探，卻是擊向蛟幽。　　“嘯……”一聲銳嘯破空而響，更有一道五彩的異芒突現在破風的背後。　　裂空之聲讓破風吃了一驚，那是劍嘯，但這劍嘯之烈使他也不能不為之大訝。　　“御劍術！”軒轅瞪大了一雙難以置信的眼睛，望着那五彩的異芒以超出肉眼所覺的速度射入破風的氣場之中，禁不住低呼道。　　破風不得不收回抓向蛟幽的爪，反手向身後那道異芒撥去。　　“嘯……”那道彩芒一變，竟突地升高，再變成了另一個角度向破風攻到。　　破風一爪撥空，便立刻知道情況有些不妙，身子迅速一旋。　　“哧……”那道彩芒竟然自破風肩頭掠過，一下子削去了破風身上的兩片黑鱗。　　破風嚇了一跳，心叫好險，他那刀槍不入的鱗甲，居然在這道彩芒之下，絲毫不能起到保護作用，可見此劍之鋒利，應該可比神族十大神兵了。　　蛟幽雖然未被破風擊中，但是破風出手時帶出的那股強大氣流，也將她推得跌了出去。　　軒轅忙扶起吃驚不小，也極為狼狽的蛟幽，心中又是痛惜又是憐愛，但他的目光卻是投向了另一方。　　那便是御劍之人！　　“噗……”蛟幽吐出啃了個滿口的雪，一把牽住軒轅，正要說話之時，卻見軒轅的目光怪異，不由得扭頭向軒轅所望的方向望去，不禁驚訝地呼道：“燕姐！”　　軒轅的心中不知道是一種什麼樣的滋味，御劍者竟是那個在他眼裡武功最弱的�燕！　　御劍者竟是�燕，不僅軒轅呆了，所有人都沒有想到。　　此刻的�燕彷彿變成了另外一個人，渾身彷彿罩在一團彩芒之中，髮髻飄散，悠然而舞，彷彿是立於孤崖之巔而迎風遠眺，但自其神情之中，卻可以讀出無盡的戰意和殺機。　　軒轅對這種彩芒並不陌生，當他第一次見到地火聖蓮之時，便有着這般的驚艷。但此刻的�燕，彷彿是一株巨大欲綻的地火聖蓮！而她所御之劍，也泛着與其身體氣芒一樣的色彩，似於有一種魔異奇幻的魅力。　　劍影罩定了破風的每一個方位，彷彿在破風的身外罩着一個巨大的劍籠，將破風緊鎖在劍籠之中。　　破風也吃驚非小，他自然知道眼前的女娃是怎麼回事，同時也知道地火聖蓮的傳說。　　一百二十多年前，蚩尤便是借地火聖蓮突破了生死的極限，達到輪迴的境界，而天魔因偷了蚩尤地火聖蓮的蓮蕊得以不死不老，更練成了金剛不壞之軀，從而被蚩尤所恨。　　天魔羅修絕也便是在那個時候與蚩尤決裂，依附了天神據比，加入鬼方。　　也因此，才害得祝融遭神族所棄，被追殺了數十年，而終被壓於封神台下。關於地火聖蓮的事，破風自然知道不少，因為他對蚩尤的了解，勝過任何人。　　當然，這並非說地火聖蓮便真的可以使人擁有無敵的武功，但地火聖蓮卻絕對可以使練武之人在無法再突破之時，再將自身的功力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是以，此刻破風一眼便看出�燕乃是地火聖蓮的所得者，也就是說這個女娃的潛力無限，因此此女比之軒轅更具威脅性。　　“軒轅，你沒事吧？”陶瑩和桃紅諸女自破風身邊繞掠而過，將軒轅團團護在中間，齊聲關切地問道。　　“我沒事，這老魔還傷不了我！”軒轅嘴巴倒是挺硬，但卻知道破風剛才一連過了近十位好手，又被劍奴御去了一部分功力，這才使他得以安然無損，否則的話，只怕軒轅仍會像上次被天魔擊中一般，即使這次不會傷得那麼重，但定不會好到哪裡去，這一點軒轅還是相信的。　　“我們一起來對付這老魔頭！”軒轅想也不想，提刀便向破風掠去。　　“轟……”劍影散漫，破風竟然將�燕所織的劍籠震開。　　�燕被震得幾乎是失去了控制似地打着橫飛跌而出，那彩芒也變得暗淡下來。　　�燕的身子一震，彷彿受了一記無形的悶棍，連連倒退七步，這才穩住身形。　　破風一陣低嘯，身形如電般向�燕撲去。他決意先除掉�燕，他絕不想這個世間再出現第三個服食了地火聖蓮的人，前兩人，一個是他的主人蚩尤，一個是他的兄弟羅修絕，這兩人的武功都已突破了人體所能達到的極限，超越了生死，但不管是哪一人，都要比他強。因此，他絕不希望這個世間還有一個人比他更強。所以，他要對�燕痛下殺手。　　劍奴扶住�燕，他心中湧起一絲莫名的驚訝和歡喜，因為�燕剛才所使的御劍之術，正是君子國不傳之秘，只有君子國女王柳靜才擁有的絕世劍法，但是此刻�燕竟然能夠如此圓通地揮灑出來，而且在氣勢上更勝昔日的女王柳靜，這怎不叫他歡喜和驚訝？那也便是說，�燕真的是柳靜的女兒，是君子國真正的聖女，他可以肯定，�燕這劍法是得自柳靜的真傳。　　對於這一切，劍奴彷彿在一剎那之間想通了，何以當初柳靜會搶走第二朵聖蓮，而後來這朵聖蓮卻並不在柳靜的手中，看來，�燕所食的聖蓮乃是柳靜所給，因為當時�燕正在柳靜的手中，受柳靜的看管，自後來柳靜那有些怪怪的話語之中，應該不難聽出柳靜已經知道�燕是她的女兒。因此，她讓�燕服食了那朵地火聖蓮，並將御劍術的劍譜交給了�燕，這並不是沒可能的事。而�燕有時候表現得也很古怪，只是平時沒有人去注意而已，就比如當時軒轅在河水中練功之時，�燕表現出來的非凡領悟力，那信步和信手的動怍，不正是這御劍術的招式和動作嗎？只是當時劍奴沒能好好注意，而他當時在蓋山氏舞劍之時，�燕似乎也有所悟，還有許許多多細碎的事情，只是眾人並沒有太過留意，而且有�燕不會武功先入為主的想法，對其某些異舉聯想不到絕世劍法上去。但是此刻�燕突然使出了讓人目瞪口呆的御劍之術，便使人一下子又回憶起她於時的一些異舉。　　�燕不能不出手，在這種危及的關頭，她怎能還繼續隱藏自己的武功呢？而也正是她救了蛟幽一命。　　劍奴的劍式一轉，剛才與破風硬拼一記，幾乎將他內腑也震傷了，此刻自不敢再與破風硬拼。而在場的所有人，沒有誰的功力可以與破風相抗衡，若是軒轅沒曾受傷，或許還可以與破風戰上一陣子，但是軒轅此刻卻只剩下五成功力，根本就不可能與破風交手，此刻軒轅的武功大概也只與劍奴不相上下。　　劍奴也是有苦難言，他根本就阻不住破風，但他卻絕不可以讓破風傷害�燕，不僅僅是因為�燕是軒轅的女人，更因為�燕可能是真正的君子國聖女，而他乃是君子國的元老，可以說已是三代元老了。在君子國，沒有人的輩分比他高，因此，他怎能讓人傷害�燕？　　�燕的劍被擊落在地，竟與�燕之間失去了聯繫，這使�燕大吃了一驚，她沒有料到破風竟然這麼可怕，但是，破風的攻勢已經逼近了她！　　黑豆諸人並未受傷，他們只是被破風身體周圍的真氣給震得滑跌而出，在破風的氣場之中為其氣勢所逼才倒地。真正受傷的是那三名金穗劍士，而那正面擋在破風前的兩名君子國劍手則已被破風擊斃，另外也有兩人受了輕傷，但是在�燕的身邊仍然立着六人，包括那受了輕傷的人。這些人自然明白，如果此刻不撐下去的話，最終很可能會死得很慘，便連軒轅也不能倖免。　　“噗……”黑豆的背後搭上了一隻手，以黑豆為首的六人，連成了一串，每個人的手掌搭在前一人的命門穴上，將功力注入前一人的體內，而後六人聯成一體，所有的攻擊力全都集於黑豆的身上，他們要孤擲一注，至少，要轟轟烈烈地賭一把。　　“裂……”黑豆的衣衫盡裂，渾身的肌肉竟射出―種異常的亮彩。　　“吟……”黑豆手中的劍竟響起了一陣龍吟之聲。　　“嘶……”劍奴的身形旋成一隻陀螺，以劍為中心，以身體的中線為軸，犹如一隻巨大的鑽子，直迎上破風拍來的手掌。　　�燕也一聲低喝，她手中無劍，卻自袖中滑出一支尺長的竹筒。　　竹筒便是劍，�燕毫不畏怯地直逼向破風。　　“噗……”破風的左手在虛空中一勾，五指憑空而抓，身形犹如疾風一般自劍奴身邊滑過。　　劍奴的劍身一震，一股強大的氣流逆向旋來，竟使他的身體在虛空中定住，未能有寸進。　　破風看來是無意傷劍奴，或許是沒有機會傷劍奴，因為�燕的竹“劍”已經攻到！　　“娃兒，去死吧！”破風陰冷地笑了笑，右手突然蒙上了一層黑氣。　　“老賊，拿命來！”黑豆如虎嘯獅吼一般，瘋狂地撲出，手中之劍，犹如一道疾風，引得四面積雪紛紛飛聚而來，在他的劍身之外凝成一柄巨大的冰劍，直劈破風！他身後的五人彷彿是粘在了一塊兒，與之同時移動，速度也絕快。　　破風也吃了一驚，這六人合力一擊倒確不容小視，比之�燕的那一擊猶有過之，即使是破風有刀槍不入的黑鱗甲護體，也不敢硬擋黑豆這瘋狂一擊！　　“啪……”破風的右掌準確無比地印在�燕那根竹筒的尖端。　　“裂……”竹筒一裂為二，�燕無法抗拒地飛跌而出，那強烈的氣旋卻自裂開的竹筒之中卷出一物，隨着上沖旋轉的氣流被絞上了半空。　　破風根本就沒有機會抽身對付�燕，因為黑豆的劍已經劈到！　　“嗖……”破風不戰而退，他不再硬接黑豆這一劍。　　當然，這並不是破風不敵黑豆這一擊，也不是害怕硬拼，而是他不想將自己的時間和力氣浪費在與黑豆的比拼之上，他要殺軒轅，雖然他也很想殺死�燕，但是此刻對付�燕並不是易事。因此，他退而求其次，只要能夠殺了軒轅便可以了，所以他抽身而退。　　“轟……”黑豆的一劍擊空，是因為破風的速度太快。　　軒轅幾乎已經估到破風會回頭來對付他，不過他並不懼，舉刀便劈，絲毫不加退避，甚至連防守也不防，竟是一副同歸於盡的架式。　　殺氣衝天，氣旋瘋狂地在這片山坡上舞動，揚起了漫天的雪花敗枝，使得天地一片昏暗，那可親可愛的陽光盡失神彩，這確實是一種悲哀。　　每個人的視線都很模糊，滿眼漫天都是雪花，而森冷的殺氣和涌動的氣勁，將這些亂舞的雪花變得更狂更野，但有一道光彩卻是極為奪目的。　　那是軒轅的刀，軒轅的刀化成一道凄厲的火芒，彷彿是一團燃燒的烈焰，所過之處，雪花盡化成水氣升空，且地面之上的雪也裂出一道長長的溝痕，雪下的地面化為焦黑。　　破風也吃了一驚，他也感受到了來自軒轅那種一往無回霸殺而誓死的氣勢，彷彿眼前的軒轅在突然之間已經不再留戀生命，百無聊賴到只求一死的地步。　　但這種意境卻完完全全地在刀勢之中讓人感應了出來，每一寸空間之中都彷彿飄浮着一股濃濃的死亡氣息。　　破風自然不想與軒轅同歸於盡，他甚至覺得不值，儘管軒轅的身份已是天下有數的重要人物之一，但破風沉睡了一百餘年，難道便是為了與軒轅同歸於盡？　　當然不是，破風對自己的生命從來都是看得極重，而以他的武功，怎願意與軒轅這個後生小輩同死呢？即使讓他受一些傷，他也不會願意，永遠不會有人嫌自己活得大長，除非那人變態。　　破風避開軒轅的第一擊，身子滑溜如魚般，飄到軒轅的左側，正欲出手，卻迎來了一桿槍，槍勢所至之處，風雷隱動，雪龍翻卷，卻是陶瑩自軒轅的左側出手了。　　破風伸指輕彈槍尖，再側步，卻是燕瓊和褒弱聯手攻到。　　燕瓊和褒弱分開雖然不成氣候，但是兩人聯手，便足可抵上一個如鬼虎這般的高手，因此其聲勢也不容小視。　　破風又氣又驚，軒轅身邊的這群女人可還都非常厲害，他竟一時之間也攻不下來。　　陶瑩被震得手臂發麻，虎口流血，但卻還是阻下了破風對軒轅的那一擊。　　“啪……”“錚……”燕瓊和褒弱的劍竟被雙雙震斷。　　燕瓊和褒弱嚇了一跳，駭然驚退，她們的劍法雖高，但是功力卻是不夠深厚，遇上了像破風這樣的高手，招式的巧妙已經無關痛癢了，而最為實在的卻是功力的對拼。　　破風怎願放這兩個女娃逃出他的掌握？他知道，要殺軒轅，不除掉軒轅身邊的這些人，那他休想成功。剛開始，他只是殺軒轅一個措手不及，在這群人還未能完全反應過來之時對軒轅一擊奏效，更連折軒轅身邊五名高手。但是此刻軒轅及其身邊的高手已經回過神來，更知道如何利用人多的優勢與敵纏鬥，這使破風再難取到最初偷襲的效果。因此，他要大開殺戒，但他仍是太低估了軒轅身邊的人。　　軒轅的身法和刀法快捷之極，雖然比破風稍遜半籌，但也得了神風訣的真傳，是以，他的刀速極快，更是全然只攻不守，一副拚命的架式。　　破風剛想致燕瓊和褒弱於死地，但軒轅的刀已自背後劈來！　　破風對軒轅的刀極為顧忌，他豈會認不出那刀是神族十大神兵之中的尊神？儘管他的黑鱗甲不畏普通刀劍，但是卻不敢直迎尊神之鋒，這也是他何以不願與軒轅以招換招的原因。　　如果軒轅所用的是普通刀劍，他自可與軒轅相搏，以他與軒轅此刻的功力相比，軒轅根本就劈不開他的黑鱗甲，但是此刻軒轅所用的乃是尊神刀，那種結果卻是絕對不同的。　　破風不攻反退，身形微躬，如捲縮的刺蝟一般倒襲向軒轅的下盤。　　軒轅冷哼一聲，身子一彈而起，如破空野鶴，直上雲霧之中，其動作也快捷利落異常。　　破風輕嘯，眼中閃過一絲不屑之色，忖道：“老夫一向以身法稱着，你一個毛頭小子想與我比身法，真是作繭自縛！”心想之間，破風也相隨軒轅之後上沖。而軒轅騰空正中他下懷，在地面之上，這群人的聯擊之勢彷彿是牢不可破，但是若是將軒轅逼上空中，那情況又將不同了。在虛空之中，想要聯手，那自是不行。　　與此同時，�燕身形跌出，見破風退向軒轅，心中不由得又急了，但在她擔心的同時，卻見一道犹如飛鳥橫渡的影子自一棵大樹上急速掠過，但這條身影並不是攻向某人，而是伸手抓向那自�燕竹筒中卷出之物。　　�燕吃了一驚，她突地想起了那竹筒乃是恭弘=叶 恭弘皇給她的畫卷，畫卷之上乃是柳靜親手所繪跛通的畫像。　　想到此處，她不由得急了，嬌喝一聲：“休拿我的畫！”不顧一切地向虛空中的那道人影撲去。　　那人冷哼一聲，在虛空中一旋身，左手抓住畫卷，右手袍袖向�燕一拂。　　“轟……”�燕整個身形竟被震得倒墜而下，而那人則如雪花―般冉冉而落，一襲灰衫，氣勢威霸無倫，只是一臉亂須，使其顏面模糊。　　�燕落地並未受傷，那人彷彿是手下留情，以力御力，並未還擊。她落地抬頭向那人一望，不由得失聲驚呼：“爹！”　　劍奴也呆住了，來人是他絕對沒有想到的，禁不住有些張口結舌地呼了聲：“聖王！”　　那接住畫卷的人正是瘋瘋癲癲的�通！

# 第十三章 大無上法

　　�通的目光有些訝異地望了�燕一眼，更多的卻是一種讓人無法捉摸透的情緒。半晌，他才將目光落在手中的畫卷之上，神情剎那之間變得有些獃痴，彷彿是一截風雨中的朽木般靜靜地立出一種蒼涼的姿態。　　劍奴先是吃了一驚，如果�通也來亂攪和，那這次可就頭大了。要知道�通服食了那麼多的地火聖蓮，其功力之高，武功之強，比之這個破風也絕不多讓，一個破風已經夠他們頭大了，若再加上一個�通，那便真的是不得了，那今日之局只怕惟有死戰一途了。但是此刻劍奴見跋通望着那畫捲髮呆，並不像上次所見之時那般瘋瘋癲癲狂傻了，應該是清醒了一些，至少不會亂殺一氣。不過，劍奴也沒有心情去理會�通，此刻軒轅已經遇到了許多麻煩，他自然是先保軒轅要緊。　　黑豆也吃了一驚，上次�通發瘋，是狐姬、雁菲菲、軒轅、劍奴四人聯手才將其逼退，此刻這個狂人再來，可是難纏得緊了。　　黑豆幾乎是心驚肉跳，但他卻不想主動去招惹這個狂人，因為在他的心中仍存着一絲僥倖，希望此次這個枉人不會如上次一般發瘋發狂。　　※※※　　破風的身形剛剛躍起，倏見漫天綵帶羅綢，彷彿是一片七彩的雲霞迎頭蓋下，本來模糊的天空突然之間變得清晰起來，色彩更是鮮明。　　破風吃了一驚，這漫天的羅綢似乎帶着一股邪異的粘力，將整個虛空扭曲成一個巨大的涵洞，把他的功力狂吸而去。　　“大無上法！”破風驚怒地呼了一聲，身子倒墜而下，他似乎明白了這片雲彩的可怕。　　雲彩倏然破開，裂出一片混沌的天空，軒轅狂吼着自上向下飛射而至！　　“天裂――”軒轅出刀，卻激起了地面的漫天雪花和泥土。　　遠處的碎枝，近處的積雪，以狂野的形式彙集，以軒轅為中心狂舞，飛旋，飄搖，磨擦出刺耳的尖叫，天空的陽光突地破雲裂霧，與軒轅的人，軒轅的刀交相輝映，閃爍出一種凄迷而燦爛的色彩，卻更添天地間瘋狂的氣勢。　　破風吃了一驚，他只覺身體的每一個部分都有一種力量在擠壓和撕扯，而他周圍的每一寸空間都被扭曲。　　天不再是天，地不再是地，只有一片混沌，一片死寂而狂野的虛空。　　破風着實吃了一驚，這是什麼刀法？這是什麼武功？也難怪軒轅能夠成為名動天下，風頭最旺的後起之秀。不過，破風並不害怕，天下之間已經沒有幾個人能夠讓他有所懼，沒有幾種武功可以讓他心驚。雖然軒轅這反擊的一招有着驚天動地、神鬼莫測的威力，但是他並無所懼。　　破風出手，天地更為混沌，虛空更囂亂狂野，頓時陷入了一片死寂的黑暗之中，有驚呼聲，有怒吼聲，但一切都被捕成粉碎，以一種破碎而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　　“轟……”天地由混沌變得更混沌，而後在雲色稍淡之時又褪回清明。　　軒轅的身子被拋起六丈余高，再斜斜地掠出。　　破風的身子卻在微微清明之時犹如一截朽木般靜立，雪霧在他身體的一丈範圍內凝成一片片冰花墜落。　　陶瑩、燕瓊、褒弱、蛟幽諸人都被強大的氣流給拋了出去，尤其是蛟幽，幾乎一下子被拋出了十餘丈，而方圓十丈之內積雪全融，地面一半焦黑，一半結成冰花，更裂出了無數條長長的錯綜複雜的刀痕。　　陶瑩拄槍而立，她腳下所踏的是堅冰，她也不能自已地被那強勁的氣旋逼退了三丈，當她抬頭相望之時，卻駭然發現桃紅肅然與破風相對而立，兩人的身上皆籠罩着一層黑氣，氣勢犹如兩座高山相對而峙。　　“你是瑤台狐姬的傳人？”破風神情冷厲地望着桃紅，悠然問道。　　桃紅的眸子之中閃過一絲異彩，並不否認地笑了笑，道：“你說對了！”　　陶瑩和眾人都有些呆住了，幾乎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桃紅竟然可以與破風這般相視對峙，而且擁有如此強大的氣勢。　　軒轅的身子翩然而落，今日是第一次有人破了他驚煞三擊中最強的一式，而且對方的反擊力度竟是那麼強。他知道，如果剛才不是桃紅也同時出手，使得破風不得不分出一半功力的話，那他只怕是已經受傷了。　　破風的武功真的是太可怕了，可怕得連軒轅也有些心寒，便是天魔羅修絕也不過如此。不過，讓軒轅吃驚的卻是桃紅竟然可以讓破風如此小心謹慎，更是如臨大故，這確實是一個導數。　　�燕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手，已經讓軒轅極為詫異了，而桃紅竟也是一個深藏不露的絕世高手，這怎不叫軒轅吃驚？要知道，軒轅與�燕共同生活的時日並不長，但與桃紅卻已是共同生活了一年多。作為他最親密的女人，竟然連他也瞞過了，這對軒轅的智慧簡直是一種諷刺。　　軒轅沒有半點高興的情緒，儘管他憑空多了兩位絕世高手相助，但那種被自己最親密的人所騙的感覺對是外人所無法形容的。　　沒有人比軒轅更清楚剛才所發生的一切，在那混沌的天地之中，軒轅彷彿是做了一次短暫的死亡之旅，而在生死的邊緣，桃紅救了他。他更知道，桃紅所用的正是其師抓姬的大無上法。　　那種武功的玄奇和精奧簡直讓軒轅吃驚！　　其實，不僅僅是軒轅吃驚，即使是破風也在吃驚。　　破風對大無上法了解得極為清楚，因為創出大無上法這門武學的乃是瑤台狐姬，而瑤台狐姬與他同為蚩尤四大戰將之一。因此，破風自然明白大無上法的可怕，只是他無法想出破解之法。　　當年蚩尤的四大戰將各有自己的絕活，即使是蚩尤也無法破解這四人的絕技。事實上，蚩尤的武功雖然霸絕，但還不至於高出其四大戰將太多，尤其是天魔羅修絕，其武功已步入了生死玄關的境界，所以他才敢與蚩尤分庭抗禮，與天神據比交好，對付蚩尤，蚩尤也沒有辦法。後來天神據比也在那場神寬大戰之中死去，而蚩尤被伏羲封於神門之後，天魔羅修絕這才成了鬼方至高無上的人物。當然，這之中的許多情況自不必細表，這涉及到刑天部和葷育部內部之事，外人無法得之，但是破風對瑤台狐姬的武功卻是極為熟悉。　　瑤台狐姬乃是當年最得蚩尤寵信的女人，可是事過百年，瑤台狐姬的後人竟與破風作對，這讓破風確實有些驚怒。　　破風忖道：“難怪這女娃一口便叫出了自己是破風而非天魔，老夫已有百餘年未現人世，知道自己存在的人，幾乎都已經死光了，惟有瑤台狐姬一門是清楚此事的。”破風心中再無懷疑，冷冷地道：“魔帝重生，你身為瑤台一門後人，怎與老夫作對？還不與老夫同去謁見魔帝？”　　“魔帝己成過柱之事，瑤台一門也非昔日情形，何用再見蚩尤？如果你執意與我夫君為難，休怪我不念當年師門之誼！”桃紅神情堅決地道。　　“好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娃娃，老夫是念在你師祖瑤台孤姬的面子之上，才會對你手下留情，如果你不識相的話，那老夫只好連你也一起殺了！”　　“老魔好狂的口氣，今日我還想留下你的狗命呢！”�燕也迅速趕了過來，冷哼道。她不想與�通之間再作任何糾纏，畢竟此刻是非常時刻，事情總有個輕重緩急。剛才那驚天動地的一擊之後，見軒轅被震退，她自然有些着急了。　　劍奴、黑豆與那幾名劍手也全都向破風身邊一圍，軒轅、陶瑩為一方，褒弱和燕瓊也並肩而至，趕到桃紅的身邊，一干高手將破風團團圍住。他們知道，此刻乃是非常時刻，對待這個曾與天寬羅修絕齊名，休眠了百餘年的老魔頭，自然不能按常理去做。　　此刻他們惟一的優勢，便是人多，集合眾高手的力量與破風決一死戰，除非破風能夠殺盡他們這些人，否則休想擊殺軒轅！　　破風的眼神中閃過一絲淡淡的黑火，面對這一群圍堵他的十數位高手，夷然不懼。不過，他也沒有料到自己初一出關，便遇上了這樣一群後生高手，而這些人絕不依常規，給他來一個群起而攻，他也不能不承認這群人確實有些難纏。不過，他有些不明白，何以他最初那一記狂襲竟沒能讓軒轅受傷？　　破風確實有些奇怪，一開始，他以偷襲的方式對軒轅一擊成功，本以為可以一舉擊殺軒轅，誰知道軒轅竟然絲毫未損，這使他的整個獵殺計劃全部被打亂。他當然不會知道軒轅身上穿着太虛神甲，否則的話，軒轅只怕是早死了。　　軒轅本就以能夠抗打而稱着，雖不像獵豹那般銅皮鐵骨，但是其肌理也具有無盡的生機，強勁的反彈之力，長期受着激流的衝擊，再加上龍丹早已改變了他的體質，其本身就比普通人抗擊力強上百倍，再加上太虛神甲的神奇作用，自然很僥倖地避過了破風那一擊之危。也就是說，破風已經失去了殺死軒轅的最好時機，他若仍想殺軒轅，那便會成為一僵局。　　破風正欲出手，倏覺一股強大無倫的殺氣自包圍圈外如潮水般侵來，一股火熱而焦躁的感覺驀地自他心頭升起。　　破風大吃一驚，目光所及之處，卻見一個蓬頭垢面，鬍子長須亂成一團的漢子緩步而至。　　那人一襲單薄的灰衫，正是剛才望着畫像發獃的�通。　　破風感到了深重的壓力，這種壓力是來自於他的內心深處，甚至比軒轅諸人相圍所造成的壓力更為沉重。　　破風有些驚訝，剛才他並未見到�通的到來，他一心只想除掉軒轅，無心去注意其它的一切。可是此刻倏然見到�通，他的心中禁不住泛起了一絲不祥的預感，是來自�通，似乎又不是來自�通，抑或只是一個高手的直覺。　　直覺告訴破風，�通可能會是他出關之後所遇到的一個最為可怕的對手，只憑那殺機，只憑那氣勢……　　破風想不起這個世上會有�通這樣一個人的存在，在�通的臉上，他無法知道對方的年齡。事實上，這個世上許多人已經不能以對方的容顏去分辨對方的年齡，就像他自己，比如太昊、少昊之輩，已經不受年齡的限制，雖然已是百齡已上，但看上去依然年壯，因此即使是�通沒有這滿臉的亂須，破風也不敢斷定�通的年齡。　　生命，不再是約束人類的繩索；人，並非不可以超越生命的限制，這才是萬靈之長，萬物之尊。　　軒轅也吃了一驚，他竟然在這個地方遇到了�通，他也感受到了來自�通身上的殺氣，以及逼人的氣勢。因此，他禁不住吃了一驚，如果此刻�通也來與他戰上一氣，再加上一個破風，只怕自引口使有兩條命也惟有一死了，這是很現實的。武功的高低在有些時候並不重要，但是在雙方正面交鋒之時，卻是絲毫馬虎不得，一招之失，相差千里。　　“將他交給我，你們可以走了！”�通突然開口道。　　眾人一愕，旋即大喜，只聽�通此語，便知他已經清醒，而且是已經認出了軒轅諸人，這怎不叫軒轅大喜？如果有�通這樣一個絕世高手相助，破風又有何懼？即使是太昊和少昊親來也不會讓軒轅擔心。　　�燕也大喜，而便在眾人心神一松之際，破風出招了！　　破風出招，犹如掀起一團黑火，直罩向軒轅，他死心不息，依然想將軒轅致於死地。　　桃紅和�燕同時一聲嬌叱，劍奴、褒弱諸人也同時出手，他們絕不會讓破風得逞，雖然他們因為�通的話而驚喜，但是在面對着破風這樣一個如魔鬼般的魔頭時，卻是半點也不敢鬆懈，惟恐一松神之時便為對方所乘。而且此時所有人的氣機幾乎是緊鎖在一起的，破風一動，這些人自然也會相隨而動。　　破風一聲冷笑，身子如一團疾旋的魔火，生出一道滑溜之極的氣場，整個人向軒轅懷中撞去。　　軒轅處變不驚，與陶瑩同步而退，而後再反手出招！　　他們的打法很聰明，借退步之機，將破風的氣機自包圍圈中泄出一些，而後再全力相擊，那便不會是直迎破風的鋒芒了。　　軒轅出刀，倏覺眼前儘是一片迷幻的彩芒，卻是�燕的劍幻出五彩神芒，以及桃紅那重重綵帶舞出的氣網。　　破風整個身形彷彿突地鼓漲，以一種誇張的形式暴裂開來，那一層黑火似的氣勁化為十萬隻鳥形的魔物漫天外竄，以超出肉眼所察的高速衝出桃紅所織的綵帶網及�燕的劍網。　　劍奴卻在此時倏然發現黑豆諸人的兵刃竟是攻向自己，而自己卻是不由自主地攻向褒弱和燕瓊，燕瓊和褒弱的劍卻轉向了黑豆……一切的一切彷彿是受一隻無形的大手在撥弄，都是不由自主，無法控制。　　桃紅和�燕也大驚，這是什麼怪異武功？這是什麼攻擊方式？　　當然，並不是破風真的暴散成了碎片，而是破風身上的氣勁，那一層魔火，在他的氣場之中無限擴張，而且以驚人的高速外沖，使人的眼睛生出一種錯覺，覺得破風彷彿是炸開暴散了一般。　　軒轅的眸子里閃過一縷奇異的光彩，他的目光在倏然之間彷彿洞穿了一切，破風的一切動作都沒有瞞過他，包括那氣勁外溢的軌跡。他彷彿清楚地看到了破風的氣勁沖潰�燕的劍網，撞擊在桃紅那旋舞的綵帶之上，更有許多氣勁逸出桃紅的封鎖，向他衝來。　　“裂……”桃紅的綵綢突然之間化為碎片，如漫天的蝴蝶彩鶯一般狂舞囂亂起來，所有在綵綢之中如黑鳥般的氣勁如潮水般向軒轅罩來，同來的還有破風的雙手。　　破風發出一陣尖厲的怪笑，他無法破除桃紅的大無上法，但是他卻有着功力上絕對的優勢，沒有人可以對他進行封鎖，而便在此刻，他突然發現了一雙眼睛，一雙讓他禁不住打了個冷顫的眼睛。　　那是一雙空洞得彷彿沒有邊際的眼睛，但在空洞之中又彷彿有一種鋒銳而沉鬱的殺機，這縷冰寒的殺機毫無阻隔地直透入破風的心底深處，而突破口便是破風的雙眸。　　天地之間彷彿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遮掩那目光的穿透，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抗拒這縷殺機的入侵。　　這似乎與功力毫無關係，只是一種來自精神上的奇異力量。　　破風驚奇地發現這道目光正是自軒轅的眼中射出，這使他更為驚駭異常。他不明白何以軒轅竟擁有如此可怕的目光，彷彿他心中的任何秘密都無法再作隱瞞，不僅如此，他心中的鬥志也消弱了不少，氣勢亦為之一滯，而在此時，軒轅倏然出刀了！　　軒轅的刀，劃過一道奇異的弧跡，毫無風雷之聲，但彷彿帶着一股未知的神秘力量，刀身顯得無比幽暗，所過之處，彷彿正是那暴散的氣勁空隙之間，無所阻隔，也無法迴避。而軒轅整個人，整個靈魂也彷彿都在這一刀之上凝結。　　這一刀，是以精神的精粹所發出的。　　精神，是功力之外的另一種神秘力量。真氣、功力是來自外在世界的奇異力量，而精神卻是來自內在世界的奇異力量，無論是外在的還是內在的，都有着各自的特點。而軒轅，正是欲以一種從未有人嘗試過的力量來抗拒眼前的強敵，但這將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卻是無人能夠預知的。　　運用精神力拒敵，並不是軒轅最先開始，那種巫術之類的便是以精神對敵。精神力在很久遠的時代，便被人們所發掘和運用，逐漸形成了巫術的雛形。但巫術只是以精神去控制別人的精神，可是軒轅此刻卻不是。　　破風並未作早點停留，儘管他心中稍稍遲疑了一下。　　“轟……”軒轅的刀竟然破開了破風的氣場，直襲上破風的雙掌。　　軒轅的身子立時如遭重擊一般，飛跌而出，同時張嘴狂噴出一口鮮血，手中的刀也飛了出去。　　破風渾身一震，如被電擊了一般，臉色在一剎那間變得火紅，雙眸神光混亂，不由自主地連連倒退了四步，表情之中露出了前所未有的驚駭。　　“轟……轟……”�燕和桃紅的雙掌重重地印在了破風的身上。　　破風竟然沒有半點阻抗，彷彿在剎那間思維一片空白，什麼也不知道了，直到�燕和桃紅的掌勁傳入他的體內之時，才似乎倏然回過神來，狂嚎一聲飛跌出去，也不由自主地吐出了一大口鮮血。在這兩大高手的聯擊之下，即使是以破風的功力也無法硬抗。　　“聖王！”劍奴和黑豆諸人都慌忙各自撤招，他們可不想相互傷了對方。他們也不知道破風究竟是用的什麼手法，將幾人的攻勢全都轉移了，但是卻知道絕不能這樣，可當他們同時撤回攻勢之時，軒轅和破風已經相繼飛跌而出。　　這個結果確實是眾人都沒有想到的，破風傷了軒轅，竟然不知道閃避身後的攻擊，這的確是一件讓人驚訝的事。　　以破風的武功，怎麼可能全不阻擋�燕和桃紅的攻擊呢？這是很不合邏輯的。難道說，是軒轅的反震之力傷了破風？但這可能嗎？　　破風一跌落地，便立刻一滾，竟向山下逃去。雖然他受傷不輕，可是以他自身的功力，承受這些打擊還不至於失去行動的能力。　　破風正欲逃走，卻倏然間發現在他的身前多了一道身影。　　此人正是�通！�通出手，十指如戈，以無堅不摧之勢直取破風的面門。　　破風暗呼：“吾命休矣！”�通那強大之極的氣勢如一個無形的囚籠般將他整個身體都緊裹於其中，使之每一寸肌膚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壓力。　　“轟……”破風出掌相迎。　　兩人掌爪相接，地面突地上沖炸裂開來，如地底之下有一條復活的巨龍，破開冰雪泥土衝天而去。驕陽下，一道紫藍色的電火以奇迹般的氣勢直擊在破風和�通掌爪相觸的虛空。

# 第十四章 盤氏雙痴

　　破風再次狂嚎一聲，倒跌而出，在虛空之中灑下一串鮮艷奪目的血漬。　　�通的身子也如雙腳踏着滑板一般在雪面之上倒滑出近兩丈，這才立穩身形。　　“老魔，去死吧！”�燕此刻已經拾起了自己的劍，正是雁菲菲曾用過的昆吾神劍！這次軒轅將昆吾劍交給了�燕，而此刻�燕剛好派上用場，也只有昆吾神鋒才能夠破開破風身上的黑鱗甲！　　破風肝膽俱裂，第一次出手便遇到這樣一群強敵，也不知道是一種悲哀還是一種痛苦，遇上軒轅那怪異的力道，已經夠他倒霉了，再被�燕和桃紅的聯手一擊已經是很不幸了，卻還要受�通這個強勁高手的打擊，但此刻破風即使後悔也沒有用，彷彿命運與他開了一個玩笑，一個很大的玩笑。不過，他有些不明白，何以軒轅剛才直截了當一擊有着如此怪異的力量呢？　　那種感覺彷彿是有一種強烈的意念自手心竄入他的腦海，於是他清楚地感受到了軒轅心中的殺機，胸中的悲憤，腦中的霸意。一剎那之間，他的靈魂彷彿完全被軒轅所侵佔，而他自己的思想反變得模糊混沌，甚至是一片空白。而此刻�燕和桃紅的重擊使他感覺到了痛，這才又靈魂歸竅。　　破風彷彿模糊的猜到，軒轅剛才那一刀之中所用的是一種異於先天真氣的怪異力量，也可能便是所謂的精神力。不過，他已經沒有心思細想其它，�燕的昆吾劍已化為一道電芒直襲他的后心而來！　　※※※　　軒轅沒有死，但也傷得不輕，破風那強大的氣勁如潮水一般，毫無阻隔地湧入他的體內，即使是他擁有太虛神甲，也沒有辦法抗拒這股力量，他的五臟六腑幾乎是已經被這般強大的真氣沖得亂七八糟，而他自身的真氣逆岔於各經脈之中，不山一下子昏了過去。　　劍奴卻大急，也大驚，一探軒轅的鼻息，仍有，而脈象卻是一片混亂，自然知道軒轅此刻傷勢不輕，忙伸手將自己的功力強貫入軒轅的體內，以護住軒轅的心脈。　　軒轅這才悠然醒來。　　“夫君，你不要丟下我們！”燕瓊見軒轅這個樣子，差點都急得哭了起來，一把拉住軒轅的手，悲泣地呼道。　　“你答應要好好照顧我的，軒轅，你可不是一個失信的人！”蛟幽也急得眼淚直流，慘然道。　　軒轅緩了口氣，見諸女這樣，不由得露出一個苦澀的笑容，有些虛弱地道：“我沒事的，還死不了！”　　諸女一下了破啼為笑，褒弱含着眼淚道：“我知道，你一定不會有事的，一定不會，因為你絕不會拋下我們獨自離去！”　　軒轅又笑了笑，道：“一群小傻瓜，這點傷算得了什麼？我還要你們為我生一大堆兒子呢。”　　燕瓊也被逗笑了，但心中仍然極為不安，皆因她明白軒轅的傷勢絕對不輕，此刻軒轅逗笑只是不想她們太過擔心。　　※※※　　鬼方那群自熊城而回的戰俘，也全部趕回了各自的部落，也有許多是來自嚴允部和昆夷部及舌方部，這些戰俘全部聚於昆城，並將刑天部和葷育部此刻吃緊，根本就沒有能力前來相助之事向昆夷諸部的首領細細彙報了，這使得昆夷和嚴允，舌方諸部大為泄氣，他們一直苦撐着與太昊耗下去，便是想等到刑天部與葷育部的救兵，可是此刻看來，一切全都只能靠自己了，但他們之中沒有任何一人是太昊的對手，若出城相戰，太昊手下全都是精銳好手，他們也不是其對手，這使得這幾部幾乎心灰意冷。　　北方苦寒，昆夷部本只準備了自己部落之人冬天的糧食，可是突然這間又多了舌方部、嚴允部、林胡部這些戰士吃喝，這使得糧食也極為吃緊。　　嚴允部在離開允城之時，將糧草燒盡，他也不想讓太昊得去。不過，太昊在太行之北儲下了大量的糧草，因為他本就有長時間靜候和作戰的準備。因此，相對而言，太昊的糧草比之鬼方的還要充足一些，只是天氣太冷，太昊的部下有些受不了。他們多是生長在南方，對於北方的冬天自然不怎麼適應。不過，這群人都是武學高手，抗寒能力要遠勝常人，這才能夠苦撐下來。　　昆夷諸部的情況更糟糕，冬天的冬衣不足，有些人只得緊裹着羊皮、牛皮之類的，在這種饑寒交迫的情況下，又如何能再堅持戰下去？而且這两天下着大雪，使天氣更冷，許多人已經沒有心思再戰下去了，還有些傷者竟被凍死了。但是他們卻絕不想投降，如果投降的話，將會成為太昊的奴隸，成為伏羲氏的奴僕，那將會承受更大的痛苦，這便使得諸部很難作出一個合理的抉擇。而這群自熊城回歸的戰俘卻使這些人看到了希望，他們的希望便是有熊的寬容，不僅可以保得溫暖，更可保得自由，這自然是他們的希望。　　雖然有熊氏與鬼方仍是宿故，但近百年來的戰爭已經使得許多人心生厭倦，而此刻天魔羅修絕身死，有熊族卻以大度相融，鬼方諸部在這種饑寒交迫、戰爭又朝不保夕的情況下，自然人人心生降服的傾向。　　這百多年來的戰爭都是所為何來？還不是想讓自己的族人過上安定而平和的生活？而此刻不用戰爭就能夠解決問題，這自是最為理想的結果，相形之下，太昊和少昊是如此的卑劣，乘人之危。　　當然，戰爭並沒有什麼乘人之危或不乘人之危的說法。戰爭本身就是殘忍的，便是掠奪和被掠奪，若誰想奢望公平的戰爭，那是不可能的。　　對於鬼方來說，攻擊他們，由有熊出兵這是無話可說，因為這場戰爭本身就是有熊與鬼方之間的事，而少昊所領的東夷本來還是鬼方的盟友，可是鬼方一失勢他便立刻調頭強攻，反而本來最應該出兵的有熊族卻客氣相待，只從這一點來看，便可知道有熊的領導者軒轅和鳳妮與少昊、太吳在人性上的優劣。軒轅和風妮的大度與東夷、伏羲兩族的狹隘簡直是一個鮮明的對比。這樣一來，自然是人人心歸有熊，只是有許多人仍在擔心有熊會不會收容他們，會不會對他們如所說的那樣寬容，這是一個很難解決也很難讓人放心的問題。　　畢竟，這件事關係到的不是一人兩人的問題，而是整個部落，數千數百人的一生，甚至其後代。因此，昆城之中許多人仍處在猶豫不決的狀態之下。事實上，這也是一個很艱準的抉擇。　　※※※　　太昊豈會不知道有熊釋放了鬼方的戰俘？不過，當他得到消息之時，這群戰俘早已返回了各自的部落。　　太昊也不能不佩服軒轅所耍的這一手，他也看出了軒轅這兵不血刃的一手正是針對他和少昊所使出的。可是事情已經發展到了這一步，除非他願意放下快到手的利益而撤兵，而事實上即使他願意撤兵，但少昊是否願意？這很難說。　　當然，太昊也絕對不會甘心就此撤兵，因為他所帶來的一千多名高手，已經折損了三百令人，損失可以說是極為慘重，若是這樣無功而返，他怎有顏面返回伏羲氏？　　軒轅卻正是看出了太昊這欲罷不能的狀況，所以才施了這一計，讓自己做個大好人，而迫使太昊和少昊去做大惡人，而他便在這之中盡揀便宜。　　這一刻，太昊才真正明白，軒轅的智計之深實遠非常人所能及。雖然他不覺得軒轅能在武功上威脅到他。但其詭計和陰謀卻是防不勝防，一下小心，便被軒轅棋高一着所乘，這讓太昊不得不重新將軒轅再次定位。　　事實上，太昊對軒轅的定位已經夠高了，這個年輕人似乎有扭轉乾坤之能，以一己之力耍得東夷、鬼方團團轉，連伏朗和風須句都栽在其手中，更將本來氣弱的有熊族重整雄風，平內安外，無不显示着其超人的智慧。而此刻有熊族上下一心，大破鬼方，斬殺天魔羅修絕，這一切的一切，全都是由軒轅一手創出的奇迹。因此，太昊將軒轅已經視為了一大勁敵，這也是他不敢妄對有熊出手的原因，可是這次軒轅義釋鬼方戰俘之舉卻使太昊感受到了來自軒轅的威脅。　　這種威脅雖無蚩尤的威脅那麼直接，但卻也很實在。太昊彷彿覺得他的一切行動全都在軒轅的算計之中，包括這次對鬼方的攻擊，自己是臨時才作出的決定，可是人家軒轅卻在很早就已經算準了，這怎不讓他心驚？讓他震駭？與這樣一個敵人交手，處處會落於下風，這自然不是一件好事，但這又能如何？只能說智不如人！不過，這更堅定了太昊要除掉軒轅的打算，只要一日不除軒轅和蚩尤，他便一日無法安枕。　　※※※　　破風的武功確實是高絕異常，這老魔在雲泥息壤之中沉睡了一百餘年，其功力不僅未減，反而更是激增不少，此刻的他完全可與天魔羅修絕相比。不過，他遇上了�通這個狂人，這或許便是命！　　而事實上對付他的不僅是�通，還有數位絕頂高手，相形之下，他失手在先，自然是只有挨打的份兒。　　�燕的劍鋒太快，破風雖然身法神速，但已是重傷在身，更是被�通震退。因此，面對�燕的攻擊，他只能稍稍偏一下身子。　　“叮……哧……”昆吾劍與黑鱗甲相觸之時發出一聲脆響，而後絲毫無阻地直刺入破風的肩頭。　　破風慘嚎一聲，反踢出一腳，猶作困獸之斗。　　�燕豈會讓其得逞？她早料到破風有此一招，一剌之下，側身避開，昆吾劍極速拔出。　　破風再慘嚎一聲，身子滾倒在地，鮮血如泉般噴出。　　“破風，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桃紅追上，掌勢如刀，直斬向破風的頸脖。她氣恨破風傷了軒轅，是以手下絕不留情！　　破風也暗呼：“吾余休矣！”他絕沒想到自己百年之後第一次出手，便如此鎩羽而歸，甚至連命也丟掉了，這確實是一種悲哀，而且還是死在一個女娃之子，他不甘心！但是，他不甘心又能如何？命運本身就是一個玩笑，生務是頑強的，但也是脆弱的，這就是命運所賦予人類一種悲哀的天賦。　　“砰……”桃紅的掌緣並未斬中破風，而是斬在一條手臂上，這也不像是一條手臂，因為這條手臂上束滿了一層重重的鎧甲。　　桃紅吃了一驚，身形被震得暴退了三步才站穩腳跟。抬眼一望，她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涼氣，只見身前倏然多出了兩個身着鎧甲的怪人，就像兩隻巨大的鐵鎧穿山甲。　　“轟……”�通的身形飛速撞了過來，那兩個怪人分出其一直迎而出，毫無花巧地與�通對擊了一拳。　　那鐵鎧怪人悶哼一聲暴退七尺，在雪地上拖出兩道深深的雪槽。　　�通竟然也被震得小退一步。　　“盤古智高、盤古智健！”劍奴忍不住驚呼了一聲，他突然記起了蚩尤身邊的那兩個鎧甲怪人。　　那兩個鎧甲怪人的目光向劍奴掃了一下，一把抓起破風便向山下飛掠。　　“想走？沒那麼容易！”�燕冷哼一聲，昆吾劍電射而出！盤古智高和盤古智健突然的出現，而且還救了破風，這怎不叫她驚怒交加？不過這兩個鎧甲怪人看似極為笨拙，但行動之快，卻讓人為之咋舌，便是其來勢，也使人難以想象，抑或是眾人剛才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軒轅和破風身上，而忽略了自山頂上衝下的盤古智健兄弟兩人。　　盤古智高冷哼一聲，手中那古怪的金叉倒挑而出，以一道極為玄奧的弧跡準確地截住�燕的昆吾劍。　　“叮……”一聲清脆之極的鳴響，�燕身形一震，如觸了電般倒退五尺才立穩腳跟，而此時盤古智健卻已夾着破風向一邊的山下逸去。　　�通欲阻，盤古智高的金叉已晃成了一片虛幻之極的叉影，重重阻擊�通的去路，強大無比的氣勢如―張封閉的網，以泰山壓境之勢衝擊�通。　　�通吃了一驚，盤古智高的功力與武功之高確實已達到了神鬼俱驚的地步，雖然並不能對他構成太大的威脅，但是卻使他不能不止步，且避無可避。　　“轟……”�通與盤古智高再次毫無花巧地碰拼一記。　　盤古智高悶哼一聲飛跌而出，身子如流星一般疾滑向山下。　　“叮……”盤古智高身子猶末着地，�燕的飛劍已經刺入了他的肩肋。　　�燕絕對不會錯過任何重創對手的機會！　　盤古智高剛與�通硬拼，根本就無力防守�燕那防不勝防的御劍之術，而他本認為自己的鎧甲已刀槍不入，也便沒太過在意，誰知�燕所用的是昆吾神鋒，竟可以直插入他的體內。因此，他慘嚎一聲落荒而逃。　　�燕收回昆吾劍，卻不敢遠追，她還不知道軒轅的傷勢如何。　　�通卻似乎心中極為氣怒，只他一人飛速向盤古兄弟倆追去。　　當�燕剛趕到軒轅身邊時，歧富和木青諸人已自山頂極速而下，相伴的還有滿蒼夷。　　滿蒼夷身上已被鮮血染紅，顯然是受傷不輕，但其速依然可與歧富齊驅並駕。花戰、燕絕諸人的樣子卻是有些狼狽，木青帶去十五名兄弟，卻只有十人回來。眾人哪裡還會不明白，剛才他們所遇的敵人正是盤古氏兄弟，也只有這兩個絕世凶人才能夠讓歧富、滿蒼夷、木青之輩如此狼狽。　　歧富的武功雖高，但是比起盤古智高來說，仍要差上一等。因此，他惟有與木青聯手才能夠與盤古智高抗衡。而滿蒼夷力戰盤古智健也是狼狽不堪，令她泄氣的是，盤古氏兄弟的速度之快並不比她遜色，因此她想逃也難。所幸，一開始盤古兄弟並不是同時出手對付她，而是一人與她交手，一人在旁觀戰，否則的話，即使滿蒼夷有十條命也已經沒了。　　歧富下山一看，見軒轅重傷而倒，不禁大驚，他沒有想到這麼短的時間內，軒轅竟然也遇到了強敵，而且還受了重傷。　　當然，剛才山下那濃烈的殺氣和強大的氣勢在山頂上也能夠清晰感應到，可是有誰能夠在眾多高手的環伺之下而重創軒轅呢？　　除非是太昊、少昊之流，但太昊和少昊怎會在這裏出現？即使在這裏出現，他們也一定會帶來大批高手，可是……歧富不解，問道：“是什麼人所為？”　　說話之間一把抓住軒轅的脈門。　　眾人見歧富來了，不由得都稍鬆了一口氣，歧富的醫道曠古凌今，看來軒轅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　　“是破風！”桃紅也有些急道。　　“破風？”歧富吃了一驚，眉頭皺了起來，他自然知道這個老魔頭的名字，只是從來未見過而已。因為破風成名之時，歧富還小，破風潛隱之後歧富才名成。因此，他從未見過這個人，但知道破風的武功絕對可怕，能夠成為蚩尤四大神將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超級高手，何況破風還是排行第二。這魔頭潛隱了一百餘年，可想而知，百年之後會可怕到什麼樣的程度。　　“與岐伯，軒轅沒事吧？”陶瑩擔心地問道。　　歧富肅然地吸了口氣道：“他傷得很重，生命雖無礙，只怕這一路上趕到崆峒他都不能再騎馬了，更不能出手。”　　“啊……”眾人不禁全都一驚。　　“軒轅的經脈俱損，我們必須儘快趕到崆峒。”　　歧富沉聲道。　　“那還能不能修復呢？”�燕也急了。　　歧富望了眾人一眼，見眾人全都一勝期待，不由得在心中暗嘆了一口氣，道：“會的，定可以修復！”　　眾人終於全都鬆了一口氣，只要歧富說了這句話，那眾人自然全都放心了，因為歧富是不會騙他們的。　　歧富此刻哪還會不明白，對方真正欲殺之人乃是軒轅而非滿蒼夷，而他們在此追殺滿蒼夷，遲遲不置滿蒼夷於死地，便是為了分散軒轅身邊的高手，而給破風以可乘之機。否則，以軒轅身邊的眾多高手，實可應付任何外敵的偷襲。事實上，破風諸人並不知道軒轅的功力只剩下五成，若早知這一點，他們絕不會這樣，而是直接進行阻殺了！在破風諸人的心中，對軒轅的武功也極為忌憚，所以破風才想以偷襲的方式對軒轅一擊致命。但是他們卻忽略了軒轅那超人的警覺性，早一步識破了破風的埋伏。　　“看來，蚩尤已經想來對付軒轅了！”滿蒼夷憂心地道。　　“確實如此。”歧富點了點頭，有些沉重地道。　　“我看事情應該不會這麼簡單，這三大高手只是先一步行動的，定然還有許多敵人伏在暗處！”陶瑩沉聲道。　　“瑩妹何以有此一說？”桃紅訝然問道。　　“你們沒見到蒼夷前輩的戰馬被射成那樣嗎？因此，定有一群人存在於暗處。”陶瑩提醒眾人道。　　“不錯，破風定還帶來了大批的戰士，伏擊我座騎的人應該是與破風一道的。”滿蒼夷肯定地道。　　“究竟是什麼人伏擊了蒼夷的戰馬呢？”歧富不禁惑然問道。　　“是風騷，另外一些人卻是渠瘦人！”滿蒼夷道。　　“他也來了？”軒轅喘息着道。　　“你不要說話，此刻你定要安靜地休息。”歧富一把按住軒轅，肅然道。　　軒轅努力地平息心中的殺機，他也知道自己此刻實是需要休息，畢竟他也是人，受了如此重的傷怎會不睏乏？而且還得忍受着痛苦休息。　　“如果我估計沒錯的話，風騷應該會在暗處隨時準備伏擊我們，是以，我們不能不加倍小心。”陶瑩沉聲道。　　“我就怕他不來，來了我就要讓他後悔此行！”　　花戰怨氣沖沖地道。　　想到花猛和獵豹的仇，眾人禁不住盡皆摩拳擦掌，誓要讓風騷折翼於自己的手中。　　“如果破風加上盤古氏兩兄弟，再加上一個風騷的話，只怕我們此行確實是兇險重重了。”歧富嘆了口氣，憂心沖忡地道。　　“歧富放心，只怕在這兩三個月之中，破風都不可能再出手了，如果他能夠不死已是萬幸。而盤古智高也身受重傷，我相信他們是不會再出手了。”�燕肯定地道。　　“哦。”歧富大喜，訝然叫了一聲，他確實沒有想到連剛才在山頂全身而退，且退得有些莫名其妙的盤古氏兄弟竟然也有一個身受重傷，這確實讓他感到意外。而軒轅這些人能夠重創破風本就有些出人意料之外。　　“希聿聿……”一陣戰馬的嘶鳴驚醒了眾人。　　“不好！”歧富和諸人心頭一震，暗叫一聲，劍奴一把抱起軒轅，在眾高手的相護之下迅速向山下飛奔。

# 第十五章 紅顏真容

　　有四匹戰馬脫韁而逃，卻被花戰諸人給拖住，其餘的戰馬全部被射殺，連那幾名陶唐氏的嚮導也死了，而敵人已經走得無影無蹤，地上只有一片零亂之極的腳印。　　眾人不由得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顯然為眼前發生的事給怔住？　　是什麼人乾的？　　“讓我去追！這群人一定走不多遠！”木青憤怒地道。　　“只怕你追去可能會中了他們的伏擊，他們故意留下這些腳印，應該不會怕我們追擊！”歧富吸了口氣道。　　“那我們該怎麼辦？”蛟幽不禁擔心地問道。　　“沒有戰馬，我們要走到崆峒豈不是要數月時間？”花戰有些沮喪地道。　　陶瑩望着滿地的馬屍，心中也一陣痛惜，這幾個陶唐兄弟也死了，確實是有些冤，但現實就是這麼殘酷。她強忍着心中的悲憤，吸了口氣道：“現在，我們最主要的還不是戰馬的問題，我們要的是，能夠儘快走出太行山，然後一切的事情再想辦法。”　　“嗯，瑩兒所說甚為有理。”歧富點頭附和道。　　劍奴心中也暗喜，在危急時刻，陶瑩確有一股不讓鬚眉的英氣，能夠臨危而不亂，主持大局。　　軒轅心中也大感安慰，雖然他沒有說話，可見陶瑩能夠在這種時候放棄私人的感情，清醒地分析眼前的局勢，可見陶瑩的確是個獨擋一面的好助手，能得妻如此，也確實讓軒轅心中寬慰了不少。而這一切或許與陶瑩所生長的環境也有很大的關係，在陶基耳濡目染之下，陶瑩也擁有了不讓鬚眉的將才。當然，這與陶瑩的聰慧及其獨立的性格也是不可分割的。　　�燕雖然剛毅，但是對於整體的指揮調度，卻要比陶瑩遜色許多。　　“那我們便先找路儘快走出太行吧。”滿蒼夷吸了口氣道。　　※※※　　杜聖的兵力屯於黃河之畔，北與君子國相距近兩百里，西北距陶唐氏僅百餘里，與之遙相呼應。　　杜聖兵力的駐地乃是“華”聯盟中的一個小氏族部落姒氏部。　　姒氏首領鯀禹乃陶基的好友，此人頗有才能，雖然傍依東夷，卻能夠在東夷人眼皮底下使族人得保安全，這確屬不易。　　“注：鯀禹乃是大禹之父，據《史記夏・本紀》所載：禹為姒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邑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　　鯀禹加入“華”聯盟，實也是受了陶基的影響，因為陶基是鯀禹最為敬重的長者，更是他的岳父，只憑這一層關係，鯀禹便無條件地加入了“華”聯盟。　　此刻有熊族征討東夷，姒氏自然不能袖手旁觀，鯀禹更是积極備戰，甚至已準備將族人遷往陶唐氏，使其免受戰火的干擾。　　杜聖的兵力主要是為杜修和有悔長老作援兵，為其補給一切資源，解其後顧之憂。　　這種冬日里突然出兵，就是要攻東夷人一個措手不及。　　冬天出兵本是一忌，因為天寒地凍，實不易征戰。但正因為許多人都這麼認為，才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而且有熊戰士都已經習慣了冬天作戰，他們極習慣應付嚴寒，所以在這種天氣里出征，並不會太過影響其作戰的鬥志和士氣。相對來說，有熊之地比之東夷之地還要冷一些。　　杜修和有悔長老進軍極為順利，幾乎是沒有遇上什麼強有力的抵抗，甚至是兵臨其部，那些人便降服於有熊，更為有熊軍對東夷人倒戈相向。　　當然，杜修和有悔長老只讓這些部落的一部分戰士留下與之並肩作戰，其部落的婦孺與部分人全都遣往熊城，由熊城安置，這同時也是對這些留下來作戰的東夷降兵的一種牽制。如果這些人敢不賣命的話，其妻兒父母便將慘死。因此，這些留下與有熊戰士並肩作戰的東夷降兵只得一心為有熊賣命了。　　當然，杜修和有悔長老的兩路人馬也遇到了一些阻力，但是其大軍人馬眾多，高手又多，一氣衝殺，那些反抗的人還未等到救兵，便已潰散。這些不降死戰的東夷人一旦被擒，便將充為有熊的奴隸，干最苦最累的活，更將受盡痛苦，有的是當場處死，一個不留。　　杜修和有悔長老絕不會心慈手軟，因為他們明白，這場戰爭與涿鹿之戰不同，如果不讓東夷人知道他們的威勢和狠辣，將無法起到威懾的作用。　　降與不降簡直是天堂地獄之別。降於有熊的部落都受到善待，甚至允許他們加入部落聯盟，成為一個自由且和平共處的合作夥伴；不降死戰的部落，將得到的是滅絕的後果。　　這一路上，杜修和有悔長老都是踏着屍體而過的。　　東夷的許多戰士皆調去了三阿攻打鬼方，是以杜修和有悔長老所遇到的阻力並不是很大。不過，他們卻知道，一切都只是剛剛開始，真正的艱險還在後面，因為少昊終究會回兵的，而且他們越是深入九攀之地，就越危險，到時候四面楚歌都是有可能的。　　這一開始是因為東夷人沒能及時反應過來，等其反應過來后，定會聯合起來與有熊軍對抗，那時候便將是有熊軍最為艱難之時。　　※※※　　九黎族，風騷依然沒有回返，不過風騷已經捎回了信息，讓九黎族安心等待他的歸返。而他不在之時，九黎族的事務全都交給風沙去打理。　　風沙乃風絕的大兒子，風騷的親侄兒，也是最得風騷看好的年輕人。皆因風沙的武功深得其父真傳，更受少昊的指點，也算是少昊的弟子之一，其武功之高並不會比風絕或風騷遜色。最難得的是這個年輕人不像他的幾個兄弟一般，驕橫狂妄，更不會少不更事，只知貪玩。因此，九黎族中，風沙隱隱成了風絕和風騷之後最具權威的人。　　事實上，得風絕寵的還是二王子風浪，但風浪與風沙比起來，在脾氣上要差多了，稟性也不甚好，儘管其武功直逼乃兄，卻不被風騷看好。　　風浪此時並不在九黎族中，被少昊調去了三阿，而且領走了三百九黎勇士。九黎族實實在在地由風沙主事了，這是沒有爭議的。　　風絕被軒轅那一擊廢去了武功，一直都未曾復元，看來也是沒有多大希望了。因此，他便將九黎王之位傳給了風騷，這也使他們兄弟之間的關係和睦了。　　風騷當年未座上九黎王之位而憤然以面具遮顏，更發誓不得王位，不摘面具。此刻他也終於如願以償，摘下了面具，卻是風絕念及了兄弟之情。事實上，風絕大可將王位直接傳給風沙，風騷也無話可說，也沒法可想，但風絕沒有這麼做，所以風騷心底暗暗感激他的這位兄長，這才更愛惜風沙。　　風沙確實是個人物，將九黎族管理得很有條理，西聯神谷，而他坐鎮神堡，使九黎族居地達方圓近三百里，在東夷族諸部之中，可算是最具權威的部族之一，只有高辛氏可與之相比。　　九黎地處黃河與濟水之間，土地肥沃，森林河湖密布，可謂是極其富饒之地。是以，少昊對九黎也極為看好。只是在與軒轅的多次交手之中，九黎損兵折將，聲勢弱了些，這才安分地守在自己的本部並不外侵，也可算是在休整元氣。　　在軒轅的手裡，九黎損失了近千名優秀的戰士，便是強如九黎，也難以承受，這幾乎是九黎戰士的三分之一了。　　九黎總兵力也只有三千餘人，加上一些依附的部落，兵力也僅四千左右，可是與軒轅大戰之後，又與龍族戰士屢屢交鋒損失不少，因此，九黎也需要休生養息，至少，外侵已是無力。　　作為一個強大的部落，九黎自有其過人主處。至少，少昊的強有力支持，使九黎建立了堅城神堡，這也象徵著九黎在東夷的重要地位。　　儘管石堡並未能竣工，但是其雄偉之處卻是無可否認的。　　軒轅當初便嘗試過神堡戰略的重要性，只是那時軒轅不敢在那石堡之中多呆，而匆匆地撤走。　　九黎並不會廢棄這樣一座堅堡，畢竟花了他們幾年的心血。當初建神堡之時，調動了一千多名奴隸，苦幹了數年，卻沒想到竟在半路上殺出一個軒轅，而弄得九黎一敗塗地。在損失了那那麼多奴隸的情況下，九黎只好將神堡的工程草蘋竣工，然後便派人駐入其中，與神谷遙相呼應。　　風沙收到了其它各部的告急，關於有熊族的入侵之事，這也確是一件令人有些頭痛的事。不過，若是能夠聯合諸部，也絕不會怕有熊。　　東夷之強並非浪得虛名，不過主要的力量卻偏向東部，如鳥夷、禺夷、萊夷、九夷，無不是勢強人眾，若是這幾部出力反擊，有熊族的戰士絕對占不到半點便宜。　　風沙自然不便親自出手，他只是讓敖廣極速去聯絡鳥夷、禺夷諸部。　　敖廣對有熊族是成見早深，那便是因為軒轅，在軒轅的手中，他一折再折，若說只是因為軒轅武功絕世還好說，可是事實卻並非這樣，他折在軒轅的手中時，軒轅的武功根本就不足為懼。是以，他將那視為平生的奇恥大辱，尤其是那日軒轅一箭射中了他的屁股，更被毒蠍叮得滿身是包，使之威信大夫，他恨不得食軒轅的肉、寢軒轅的皮，但是後來得知軒轅竟殺了童旦，廢了風絕，他心中便禁不住震駭不已。他也明白，這個羞辱之仇只怕永遠都沒有辦法報了，也只好遷怒於有熊族。因此，敖廣為此事極為賣力。　　※※※　　軒轅的心情極為不好，倒不是因為他自己的傷勢。　　對於傷病，他已經習慣了，他之所以心情不好，乃是因為�燕和桃紅。　　�燕還情有可原，但是桃紅卻一直瞞了他一年多。　　此刻，軒轅禁不住想起了狐姬的話，狐姬其實早就提醒過他，只是他並沒有在意而已。而桃紅將自己的武功掩飾得幾尹可算是天衣無縫，便連軒轅也沒有看出來，他不能不承認桃紅的厲害。　　只憑桃紅的功力，並不會比狐姬遜色多少，而且桃紅竟也會大無上法，若說桃紅是狐姬的弟子似乎有些說不過去，以狐姬的功力根本就不可能成為桃紅的師尊，那桃紅究竟是什麼身分呢？　　軒轅的心情很是惡劣，加之山洞中極寒，若非他的體質已是萬邪不侵，只怕早就病了。不過，這對他的傷勢絕對無益。　　腳步聲傳入了軒轅的耳中，燕瓊和蛟幽禁不住扭頭外望，進來之人正是桃紅。　　“桃紅姐姐！”燕瓊輕輕地喚了一聲，似乎是害怕吵醒軒轅的美夢，她們並未覺察到軒轅並未睡着。　　桃紅輕輕地點了點頭，也來到軒轅的身邊，俯首望了軒轅一眼，才淡淡地道：“兩位妹妹先去休息吧，讓我來照看夫君！”　　燕瓊和蛟幽也確實有些睏乏了，她們已在軒轅身邊靜守了幾個時辰，加之白天趕路，怎麼可能不睏乏呢？於是點點頭道：“這裏便交給姐姐了。”　　“放心吧。”桃紅點了點頭，望着蛟幽和燕瓊走出洞外后，不由得輕輕嘆了口氣，這才悠然轉身坐在軒轅的身邊。　　“我知道，你心裏一定在怪我，怪我一直都在騙你，是嗎？”桃紅突然問道。　　軒轅悠然睜開眼，冷冷地望着桃紅，半晌未語。　　桃紅並不驚訝，燕瓊和蛟幽與她的功力相差極遠，而且生活經驗更是相去甚遠，因此才無法分辨軒轅是睡是醒。但是她卻不同，人生的閱歷之深，自不是燕瓊和蛟幽所能夠相比的。　　桃紅又嘆了口氣，道：“這一切的確是我的錯，你就是怪我，我也無話可說。”說到這裏，又凄然一笑道：“但是請你相信，我真的是愛你的！”　　“你究竟是什麼身分？”軒轅依然表情冷冷地問道。　　“我便是桃紅，這沒有騙你，只是，我並非狐姬的弟子，而是她的師妹！”桃紅淡淡地道。　　“你是他的師妹？”軒轅雖然隱隱猜到一些，但是話自桃紅的口中親自說出來，卻仍讓他為之震撼。　　“是的，這是一個秘密，便連少昊也不知道的秘密，東夷諸部無人知道這個秘密！這乃是我師祖為瑤台一門而布下的一步棋，不過，最終我師祖仍然敗了。”　　“你師祖敗了？”軒轅被說得莫名其妙，敗什麼了？禁不住反問道。　　“是的，敗了，不是敗在少昊的手中，而是敗在你的手中。”桃紅語不驚人死不休地道。　　軒轅頓覺有些荒謬，瑤台狐姬竟是敗在他的手中，若不是看到桃紅神色平靜，他定以為桃紅神智已經不清了。他從來都沒有見過什麼瑤台狐姬，更別說與其交手了，那瑤台狐姬怎會是敗在他的手中呢？這不是荒謬是什麼？　　桃紅望着軒轅的表情，似乎看穿了軒轅的心事，淡淡地笑了笑道：“這其實很好理解，我們師姐妹兩人便是我師祖的延續，而我師姐妹二人全都敗給了你，所以也便是我師祖敗了。”　　“我不覺得你們敗了，或許敗的人是我！”軒轅心下微微恍然，但他已不敢再相信桃紅的話，不禁冷冷地回應道。　　“作為瑤台門人，是不可以動感情的，但是我們全都動了感情，而且更背叛了師祖的意願。只這些，便已是敗得一塌糊塗，而這些，只是因為你的出現。”桃紅澀然一笑道。　　軒轅不語，他實是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至於該不該相信桃紅的話，他也分不清，這個女人竟能夠在一年多時間內悄然不露聲色，可見其心機之深，實讓人心寒。相形之下，軒轅已經輸了一籌，在這許多同床共枕的日子之中，若桃紅要殺他，他便是有一百條命也不夠用。是以，他有些不明白桃紅究竟有何意圖，為什麼桃紅一直都如此眷戀自己？尤其是在那落魄神谷之時，那時自己一無可取之處，而桃紅至少已是一個了不起的高手，又為何要降尊屈貴跟自己走，且與自己共創什麼龍族大業呢？　　許許多多的事情都極為讓人費解，若說是現在的軒轅，桃紅來依附還可講得過去，因為現在的軒轅已是名動天下的人物，手中更掌握着數萬大軍，掌握着天下力量的三分之一，可以認為桃紅是因為趨於權勢。可是一年前的軒轅處在一種絕對的劣勢之下，若有人慾在那個軒轅身上得到些什麼，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為何要瞞我這麼久？”軒轅惆悵地吸了口氣，淡淡地問道。他的心微微有些痛，若說他對桃紅無情，那只是在騙人，所謂一日夫妻百日恩，而桃紅除了在武功和身分上稍有欺瞞之外，其它的一切都無話可說。而一直以來，桃紅也並未做出什麼對不起自己的事情，因此，軒轅也不可能狠下心來，一下子將桃紅全盤否定。　　“事實上，我想就這樣瞞到天荒地老，永遠都不讓你知道，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果然，我終於還是要面對這一天，只是沒想到這一天會來得如此快！”　　“你一開始便打算這麼瞞下去？”軒轅冷聲問道。　　“是的，只是那時候我瞞得心安理得。因為我只是想算計你，只是想利用你，但後來，我知道自己已經動搖了，更害怕去面對某些事情，於是內心多了許多恐慌，總在迴避着這些問題。現在也好，再也不用去為這些東西提心吊膽了。不過，除此之外，我不覺得有什麼地方對不起你。”　　“我不明白，一年前的軒轅有何可以利用之處？”軒轅吸了口氣道。　　桃紅望着軒轅悠然地笑了笑，道：“你是不會明白的，我師姐的智慧可以算是天下少有，即使與你相比，也不遑多讓。事實上她在一年前就看出了你的潛力，看出你絕非池中之物，只是你的聰明智慧和手段仍然遠遠地超出了她的估計，竟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內創出眼下這種奇迹！”　　軒轅訝然地望着桃紅，他自然知道桃紅在說狐姬，只是他不知桃紅說狐姬什麼。　　桃紅又淡淡地笑了笑，接道：“瑤台一門絕不是甘居人下的，儘管在東夷受到了少昊上賓的禮遇，但是我師祖無時元刻不在想擁有自己的力量，就像當年的女媧娘娘一樣，統領一方，成就霸業。不過，少昊也很清楚我師祖的心態，也一直都極為忌諱我師祖。所以，我師祖秘密再訓練出了我這個弟子，而我的身份也一直記在師姐的腳下，明是狐姬的弟子，暗中卻是狐姬的師妹。我之所以當初與你一起離開神谷，便是想建立自己的力量，從而擺脫少昊的控制！”頓了頓，桃紅又道：“對我，少昊並不在意，他所在意的只是我師姐。所以，即使是我背離神谷也不會引起多大的震蕩，而你那數百奴隸兄弟也正好是一支可塑的力量，且你本身也是一個潛力驚人的人才。因此，打一外始我便想利用你來為我建立這支新生力量！”

# 第十六章 速破神谷

　　軒轅仍在靜靜地聽着，他知道桃紅定會繼續說下去。是以，他並沒有打斷話頭，該發生的事已經發生了，要發生的事終會發生，他只是靜待事態的發展而已。　　“你知道為什麼龍族能在九黎的眼皮底下活動了半年而不被九黎發現的原因嗎？”桃紅突然問道。　　“難道是狐姬從中相護？”軒轅淡然反問道。　　桃紅笑了笑，道：“不錯，確實是我師姐在中間出力，這才能夠使龍族一直不被九黎所知。當然，這與你的治理有很大的關係，我也慶幸遇到你這樣一個治軍天才，這使我看到了希望。於是，我們想通過你去將自己的力量進一步壯大，因此我與師姐便安排讓你前去君子國一趟，更想方設法讓你能夠取得君子國的支持。同時，也想奪取一甲子才開―次花的地火聖蓮，這便是為何我從勇你前往君子國的原因。”　　“事實上，這隻是一個你們早已安排好的計劃，是嗎？”軒轅心中不禁也暗暗心驚，反問道。　　“是的，這隻是我們的一個計劃，只是，我們仍然太過低估你了，而一切彷彿也是在這之後發生了變化。其實，我們的計劃並不僅只此，爭取君子國只是其中的一步棋，而只有在你取得君子國的支持之後，方能一步步去實現。我們最初選中你的原因，還是因為你與聖女鳳妮之間的特殊關係，只要你擁有了足夠的力量之後，奪取有熊的權柄並不是沒有可能。事實證明，你確有這個能力，但是我卻敗了，包括我師姐狐姬！”桃紅說到此處竟嘆了口氣。　　“是嗎？但我仍不明白你敗在哪裡。”軒轅淡然反問道。　　“如果你明白了，那我也就不算敗。”桃紅吸了口氣，澀然道。然後深深地望了軒轅一眼，幽然接道：“事實上，我也不知道自己從什麼時候開始敗起，但是自你從君子國回來之後，我便發現自己的心亂了，再也不想欺騙你，甚至師姐多次催我向你施以大無上法，我都鼓不起勇氣。我知道，自己已經動心了，彷彿在數月的離別之後，我再也無法抗拒來自你身上的魅力，越是相聚越是如此。我明白，這樣只會越陷越深，可我已經舍不得退出，我也不明白問題究竟出在哪裡。你自君子國回來之後，彷彿完全變了一個人，不過那已不重要，被一個男人征服的感覺，其實也很好！”　　軒轅心中暗驚，忖道：“真是天幸，如果桃紅對自己施以大無上法。說不定自己真的會神智盡失，成為抓姬和桃紅的工具。”想到這裏，他心頭微微有些發寒。不過，他卻知道，自君子國之行后，自己之所以像是變了―個人，那是因為受地心之熱的引誘，使得龍丹的神力得以充分開發，便是他自己也覺得像是完全變了一個人，無論是功力還是氣勢。　　龍丹吸納了地心的生機，借聖蓮的相助，而揮散出的是一股浩然正氣，對桃紅這種自幼修習純陰邪功者，確實有種相剋相吸的作用，這或許便是桃紅無法抗拒軒轅的原因。一個練習媚術之人，一旦動了情，將一發不可收拾，更會死心塌地付出。桃紅便是自身修習的媚功反而害了己身，使她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我知道，自己已經不能沒有你，因為我愛你，可是我害怕你發現我最初騙了你，於是我暗下決心，永遠都不讓你知道我的真實身分，永遠都不露出自己的武功。但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總有―天，我會面對這一切，師姐是我最親的人，可她卻幫不了我，惟一可以讓我解脫的辦法，便是殺了你！於是她便先後派出偃金、奄仲，連她自己也出手了，可是她敗了，並不是因為她殺不了你，而是她下不了手，不知不覺中，她也對你動情了。”　　軒轅一震，失聲道：“這怎麼可能？”　　※※※　　敖廣差點氣昏過去，他派往九夷的快騎竟只半天就回來了，而且是此時半夜裡趕回，書信之類的也全都被劫走，這怎不叫他生氣？　　更讓敖廣生氣的卻是他的快騎竟然不知道對手是誰，連敵人的面目都不曾見到，這確實讓他差點氣昏過去。　　“拖出去斬了！”敖廣將皮裘拉緊了些，低吼道，他實在不想再與這一群蠢貨多廢口舌，也不理會那人的求饒聲，只在廳中來回地踱着步子。　　“總管，這會不會是有熊人乾的？”奇龍的臉色有些陰鬱地問道。　　敖廣望瞭望這個銅皮鐵骨的手下，心中稍感安慰，只不過他的眉頭皺了皺，道：“此刻有熊兵分三路，一路在黃河北岸，駐於姒氏之地，另兩路也並未越過黃河，只是正要渡河，而我所派出的人是南過濟水將至岱宗之時被人伏擊，應該與有熊兵力扯不上關係。”　　“可是，除了有熊，誰還會與我們作對呢？”奇龍有些惑然地問道。　　“會不會與窮桑有關？”敖廣突然道。　　“不會吧，窮桑與我們同屬東夷，怎會做出這種事？”奇龍否定地道。　　“我並不是指窮桑自身，而是指在窮桑出沒的神秘賊子。”敖廣糾正道。　　奇龍的眉頭也皺了皺，半晌才道：“據猜窮桑周圍的神秘賊子乃是龍族之人，如果真是他們所為，那龍族一定會有大的行動！”　　“可我卻聽說那神秘人是祝融氏的餘孽。”敖廣道。　　“祝融氏？”奇龍也不知道哪個答案正確，不過，他卻知道，出沒在窮桑一帶的神秘人物，乃是一群專門搶掠的各族賊子，這群人來去如風，蹤跡更是飄浮不定，少昊讓窮桑傾力搜捕，卻沒有結果。因為在岱宗、云云山、亭亭山和丸山一帶多是荒無人煙之地，這群人出沒在眾山之中，人數又不是太多，想在方圓數百里山野中找到這群人，無異是大海撈針，便是少昊也沒辦法。而窮桑一帶本就隱患重重，他們只好嚴加防守本部落之地，對於外來之客，他們便無法保護了。　　九黎的地方太大，人丁又比較稀少，不像有熊一樣，族人幾乎是全都圍繞在熊城周圍，這便使得族中權力相對集中，更相對來說好管理一些，而外敵想入侵也更難一些。但東夷卻是兩回事，若外敵來入侵的話，很可能是長驅直入，當所有人知道有敵人入侵之時，敵人往往已經深入了數百里，已經讓幾個部落降服。　　地域寬廣有地域寬廣的好處，但也有其壞處，許多事情都是在所難免的。而許多人便正是利用東夷地廣人稀的缺點與之周旋，即使是少昊也沒辦法，但這在有熊卻是不可能存在的。　　有熊部落乃是這個時代人口最為稠密的一個地方，因為其堅城極多，從而營造了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這才能夠讓子民們聚於熊城周圍安居樂業，也從而造就了有熊的富足。　　敖廣的臉色很難看，若那股神秘人真是祝融氏的餘孽，可能就很難對付了。祝融氏一向以神秘莫測的行蹤稱着，雖並不為各部所喜，但其高手也眾多，所幸火神祝融並不在世，否則的話，天下間只怕只有少昊之輩方有與火神祝融一戰之力。　　火神祝融與水神共工乃是神族八聖的長者，兩人的輩分比另外幾聖都要高，與蚩尤這些人是同一輩的。是以，他們成了眾聖之首，也便是眾神之首。火神的武功實已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是以若是火神祝融仍在世的話，即使是少昊也要退避三舍，無全勝的把握。其實，這些年來，少昊一直未曾將東夷族的勢力向西擴展，便是因為西邊有共工氏的存在。　　共工和祝融都是少昊不想惹，也惹不起的人物，即使以少昊的自負，也不敢認為自己定能勝過共工和祝融。當然，除共工和祝融之外的其餘眾神，都不放在少昊的眼裡，所以這次敖廣也有些頭痛。　　“我看總管還是別派高手前往，沒有九夷的支持，我們的實力會大打折扣的。”奇龍吸了口氣道。　　“我知道！”敖廣點了點頭道，隨即抬頭望瞭望天幕，已經是很晚了，或許可以說是天快亮了。　　“一切留待明天早晨再說吧，不知白虎神將在不在本部之中？”敖廣吸了口氣道。　　“總管想請白虎神將親自去了一趟九夷嗎？”奇龍訝然問道。　　“最好是這樣，以白虎神將的武功，應該可以順利完成任務。”敖廣道。　　“只是白虎神將要照顧風絕大王爺，他能抽身前去嗎？”奇龍有些疑惑地問道。　　“大王爺的傷勢早已穩定，現在只是在安心調養，根本就不用白虎神將這等高手浪費在其身邊，神將自然願意去。你立刻去請白虎神將過來，與我同商此事！”敖廣道。　　奇龍望了敖廣一眼，欲言又止，扭頭便自敖廣的客廳之中走了出去。　　敖廣望着奇龍消失的方向，心中也有些迷茫。正在此時，突地聽到奇龍的一聲慘叫自不遠處傳了過來，敖廣禁不住大吃一驚……　　※※※　　桃紅悠然一笑，道：“這並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我們雖然是兩個人，但卻是心心相通，我們的內心情緒可以相互感染對方，而我無法自拔地對你動心了，她自然不能不受我的影響。”　　“啊……”軒轅微微驚訝，雖然他並不知道世間會有這樣的事，但他並不懷疑桃紅所說之話的真實性。事實上，他也覺得狐姬對他確實有些異樣，那曾讓他不解。　　“那是因為我們是同時接受師祖的貫頂大法，在我們靈魂深處藏着共同的精神，那即是我師祖嫁傳給我們的力量。因此，我與師姐都可以感受到蚩尤魔魂的復蘇，也便是為何她會是我這個世上最親近的人之一！”桃紅並不作半點保留地道。　　軒轅心中有些矛盾，如果桃紅真的是狐姬的師妹，其媚術定已達到了登峰造極之境，騙人更是不在話下，那自己是不是應該相信她呢？即使桃紅所說的是真話，可是她是否便已經悔過自新，真的依從自己了呢？他確想相信桃紅的話，但是此刻關係到的事情可能不只他一個人的命運，甚至是整個天下的命運。　　首先是龍族，再是有熊，如果真如桃紅所說，她們真有那麼大的野心，留桃紅在自己的身邊豈不是養虎為患嗎？但是他又怎能狠心再責怨桃紅？　　“那狐姬是不是也來到了這裏？”軒轅突然意識到什麼似地問道。　　桃紅眉頭微微一皺，點點頭道：“我想，她應該在這附近。”　　軒轅吁了口氣，道：“那你認為她會不會與風騷在一起？”　　桃紅的臉色微變，吃驚地望着軒轅，道：“這個可能的確存在，但我想她應該不會這樣做。”　　“你這樣想是因為你愛我極深，但她卻害怕步上你的後塵，因此她只有讓別人來除掉我。惟有這樣，她才可以安心地去做她想要做的事情，這情況是很明顯的。”軒轅肅然道，眸子里又閃動着智慧的光彩，彷彿整個人的精神又活了過來。　　桃紅不語，顯然她對軒轅的分析有些相信了，雖然她能與狐姬心心相通，但是狐姬畢竟不是她，受軒轅的影響更不會像她這般直接和深重。在內心深處，狐姬依然可以抗拒來自軒轅的誘惑，也便因此，狐姬才會找人來除掉軒轅，只要除掉這個能夠讓她動心的男人，她便可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這個可能性極大，只是桃紅總是向好的地方想，而忽略了這一點。　　“狐姬可是能夠感應到你所在的方位？”軒轅問道。　　“那是不可能的，但她卻可以感應到我會向什麼方向而行。”桃紅眉頭皺了皺道。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知道她是向哪個方向行走？”軒轅質問道。　　“讓我試試！”桃紅說話間，竟在軒轅的身邊盤膝而座。　　※※※　　敖廣身形極速掠出院中，院外一片黑暗，但卻殺意森然。　　黑暗之中，敖廣仍然看清了奇龍所在之處。　　奇龍的軀體彷彿是俯在一株樹桿之上。　　“奇龍！”敖廣不禁大驚，更讓他吃驚的是，奇龍剛才那一聲慘叫竟然沒有護衛被驚動，此刻的院子之中，只有他與他身邊的幾個親衛，那些本來在院中暗處的哨卡和院外的護衛戰士竟然都似沒有聽到奇龍的慘叫聲。　　“點火！”敖廣吩咐了一聲，一名親衛已上前翻過奇龍的軀體。　　“他死了！”那名親衛也吃驚不小地道。　　火光亮起，敖廣也發現，奇龍已經變成了一具屍體，而他的身上，只有一個火灼的掌印，顯然那正是致命的傷痕。　　“什麼人？”一名親衛突然呼喝道。　　敖廣抬頭一望，頓時更是吃驚，脫口道：“恭弘=叶 恭弘帝！”同時，他更被對方那濃重的殺氣逼得連連倒退數步，那幾名親衛卻迅速擋在敖廣的前方。　　“你說錯了，我不是恭弘=叶 恭弘帝，而是恭弘=叶 恭弘皇！”那人自暗處緩緩步出，淡淡地道，語氣之中有着一種讓人心驚的霸意。　　敖廣對於“恭弘=叶 恭弘皇”這個名字並不陌生，而且還知道此人與軒轅的關係極為密切，更知道此人乃是恭弘=叶 恭弘帝的親兄弟。因為當初恭弘=叶 恭弘帝將恭弘=叶 恭弘皇自神谷放出去之時，敖廣是知道的。只是他沒有想到，此時的恭弘=叶 恭弘皇竟然會自己找上門來，而且是單獨至此。　　“他是你殺的？”敖廣稍稍鎮定了一些，雖然來自恭弘=叶 恭弘皇的壓力極大，但這裡是他的地盤，他也不用害怕。　　恭弘=叶 恭弘皇抬起右掌笑了笑道：“我以為他很抗打，誰知竟連一掌也受不了，所以他死了。”　　恭弘=叶 恭弘皇意態間瀟洒之極，他當日與奇龍也交過手，那時候為了救聖女鳳妮和施妙注師，他領着兩隻猿人與白虎神將、奇龍交手，後來軒轅趕來，這才救下聖女和施妙法師。他也知道奇龍的武功極為了得，不過今日的他更非昔日可比，對付奇龍、敖廣之輩，自是不在話下。　　敖廣也微有些呆了，奇龍以銅皮鐵骨稱着，一身硬功極為了得，但卻無法抗拒恭弘=叶 恭弘皇一掌，這豈不是說，恭弘=叶 恭弘皇的武功增長得已經不可思議了嗎？　　“風騷在哪裡？”恭弘=叶 恭弘皇氣勢逼人地冷然問道。　　“就憑你，也配問？”一名親衛不屑地吼道。　　“找死！”恭弘=叶 恭弘皇身形如電，話音剛落，那親衛便慘嚎一聲飛跌出去，敖廣甚至還沒有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　　“殺！”敖廣又驚又怒，驚的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武功，怒的是恭弘=叶 恭弘皇竟將他視若無物，這怎不叫他驚怒交加？　　那幾名親衛顯然也為恭弘=叶 恭弘皇的聲勢所震，但聽敖廣這一聲吼，身形皆紛紛撲上。　　恭弘=叶 恭弘皇不屑地冷哼一聲，一旋身，犹如一團熊熊烈焰爆燃。　　那幾名親衛皆大驚，但彷彿是收身不住，自那團烈焰中傳出了強勁的吸力，把他們身不由己地全都引入其中。　　“砰……砰……砰……”一串悶響，這些親衛一個個犹如火球般被恭弘=叶 恭弘皇彈開，且倒撞向敖廣。　　敖廣幾乎傻了眼，此刻的恭弘=叶 恭弘皇竟厲害如斯，那群親衛一個個慘哼着在地上滾滅身上的火焰，但一個個都已狼狽不堪。　　敖廣退，他知道自己絕對不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對手，可是才退出十數步，卻發現他的身後已經被人擋住了。　　擋住敖廣去路的人是蛟龍。　　蛟龍橫劍而立，其自身卻犹如一柄巨劍頂天立地，氣勢逼人，使得敖廣不得不止步。　　“你認命吧，如果識趣的話，立刻去讓所有的人停止反抗，否則神谷會化為一片廢墟！”恭弘=叶 恭弘皇冷冷地道。　　敖廣心中一陣沮喪，但他身為神谷的大總管，怎麼可能是束手就擒之人？大吼一聲，直向蛟龍撞去。　　蛟龍冷哼一聲，劍勢斜挑，以一道玄奧之極的軌跡，封死了敖廣的進路，若是敖廣仍要硬進，只可能自己撞上劍鋒。　　此刻蛟龍的武功絕對不比敖廣差，甚至可以與昔日的帝恨相比。比之帝恨，敖廣還要遜上一籌，相對來說，敖廣座上總管之位，仍是有點取巧之嫌。　　敖廣也倏然出劍，“叮……”一聲輕脆之極的響聲過後，敖廣竟不由自主地被震退兩步，蛟龍也退了兩小步，不過他依然是持劍傲立，似乎根本就不將敖廣放在眼裡。　　敖廣心中的驚駭是無以復加的，他怎麼也沒有料到，在他所居的寢宮中會突然出現這樣兩個神秘而要命的高手，而對方都是如此年輕便擁有如此高深莫測的武功。不過，他必須離開這裏，他知道，自己寢宮中的護衛定是已經被恭弘=叶 恭弘皇或這個年輕人幹掉了，所以才會沒有人趕來相助。　　敖廣再出劍，急攻蛟龍，可是當他搶步而上時，倏覺脖子之上一陣冰涼。　　是一柄劍，冰涼刺骨的劍，而且劍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　　恭弘=叶 恭弘皇的劍好快，快得連敖廣根本就不可能有反抗的機會。事實上，恭弘=叶 恭弘皇一向是以身法快捷稱着，這樣的速度並不為過，也不值得驚訝。　　“如果你不想死的話，便好好合作，就憑你，根本就不夠分量！”恭弘=叶 恭弘皇冷冷地道。　　敖廣哪裡還敢動彈？蛟龍趕前幾步，那幾名敖廣的親衛正欲爬起，卻被蛟龍手起劍落，盡數誅殺。　　敖廣心頭涼了，蛟龍那殺人不眨眼的氣勢，差點沒讓他昏倒。這彷彿在告訴他，如果他有半點異常的話，蛟龍便會毫不猶豫地殺了他，他哪裡還有反抗的勇氣？不禁顫聲問道：“你們要怎樣？”　　“我要你去打開那幾道閘口，並讓守護峽谷的九黎戰士放下武器！”恭弘=叶 恭弘皇冷冷地道。　　敖廣斜瞟了一臉殺氣的蛟龍一眼，只見蛟龍正以一人的屍體揩拭着劍身上的血跡，不禁大為沮喪。

# 第十七章 敗中求勝

　　桃紅睜開眼，肅然道：“師姐正在向我們這邊趕來，或許她真的是與風騷在一起！”　　軒轅淡淡地笑了笑，道：“如此甚好，我也不想怪你往日對我的欺瞞，只要你以後不再犯同樣的傻，你仍是我的好桃紅！”　　“真的？”桃紅驚喜地低呼道，有些激動地在軒轅額上吻了一口。　　“軒轅何時說話未算過數？現在我們要做的事便是切除身後的尾巴！”軒轅認真地道。　　“如果對方的人馬真是師姐帶來的，我想求軒轅不要傷害她。”桃紅有些擔心地乞求道。　　軒轅望着桃紅，半晌才道：“好，只要她不親自出手傷我的人，我可以放過她！”　　“謝謝，如果軒轅不介意，何不連師姐也征服過來，世上沒有誰能比她更懂得如何讓男人快樂了！”桃紅望着軒轅，試探着道。　　軒轅不禁有些好笑，吸了口氣道：“現在可不行，那隻能等我傷勢好了之後。”　　“有軒轅這句話，桃紅就放心了，其實師姐是個好女人，說來你也許不信，師姐一直都是守身如玉，到現在猶是處於之身……”　　“什麼，這怎麼可能？”軒轅驚訝地打斷桃紅的話道。　　“怎麼不可能？”桃紅也微訝，反問道。　　“她是習練逆陰敗陽大法之人，怎麼可能保持處子之身？”軒轅反駁道，心中更覺得荒謬，一個以淫蕩風騷出名的妖姬怎麼可能是處子之身？　　桃紅不由得笑了起來，道：“是你不明白逆陰敗陽大法而已，習練逆陰敗陽大法之人必須是處於之身，若是一破處子之身，那逆陰敗陽大法將會大打折扣，甚至是前功盡棄！”　　“這怎麼可能？”軒轅不信，但有些話他一時也說不出口。　　“也許你會問那吸人精血是怎麼回事。是的，逆陰敗陽大法必須以男人精血來補充自己的元神，但這卻是以一種嫁接的方法吸納別人的精氣，中間需要一個媒介。而這個媒介則是師姐專門訓練的一些人，真正與那些男人交合的便是這些人，然後師姐再自她們的體內吸納獲得的精血，這樣所得的精氣是經過其它陰體過濾后的純陽之氣。只有這種元氣才能夠補充自身的元神，而使逆陰敗陽大法得以練成。”桃紅似乎看穿了軒轅的心意，笑了笑道。　　軒轅恍然，他還從未聽說過有這樣練功的，也可見瑤台一門的功夫確實邪門，可他仍是難以相信狐姬居然會是處於之身，如果真是這樣，可真成了世間奇聞了，任誰也難以相信。不過，此刻桃紅說得這麼肯定，使他不得不信。　　“其實師姐的真名並非叫狐姬，只是幾乎沒有外人知道而已，她本叫螺祖，只是師祖臨終之時傳位給她，更將她更名為狐姬！”　　“哦。”軒轅心中忖道：“原來還有這麼多的名堂。”不過，他又道：“你去將與岐伯和瑩兒叫來，我要讓風騷吃不了兜着走！”　　桃紅這才發現天快亮了，而軒轅還有許多正事要辦，忙應聲向外洞行去。　　※※※　　敖廣下令大開閘門，峽谷口的駐軍撤後，而此刻敖廣才發現，在神谷外，伏有近千的龍族戰士，便在閘門大開之時，眾龍族戰士一涌而入，全都以最快的速度沖入了神谷之中。　　敖廣禁不住傻眼了，他無論如何也沒有料到，會有這麼多人神不知鬼不覺地潛至此地，對神谷進行偷襲。　　那群九黎戰士正退至谷中，突然見到這許多的龍族戰士沖入，不由得大驚，待要反抗，卻已被這如潮水般湧入的龍族戰士殺得潰散而敗。　　敖廣見此情況，也只能閉上眼睛聽天由命了，他不知道自己還能夠做些什麼，如今他自己的命也捏在別人的手中，哪裡還有心思去理會別人的死活？　　神谷之中突然火頭四起，一時之間四處都喧鬧之極。　　敖廣這才明白，並不只是恭弘=叶 恭弘皇和蛟龍兩人闖入神谷之中，而是有許多人早已潛伏在神谷內，只待大軍一到，立刻自內部打亂神谷的安靜。　　此刻已近五更，正是最好睡覺的時候，神谷內的所有人幾乎都在睡夢之中，這突然而起的喊殺聲已將他們的夢給驚碎了。　　恭弘=叶 恭弘皇選擇這個時候入侵神谷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龍族戰士長驅直入，幾乎是沒遇到什麼阻力。最亂的乃是神谷的兵營，大火―起，這些人睡眼惺忪地便往外跑，但一出來便被亂箭射得抱頭鼠竄，或是死於非命，也有些人渾身着火地向外奔竄，還有些人便在營中活活被燒死。　　客卿殿內並無多少客卿，這些人雖然武功不差，但是人數太少，當他們反應過來時已經陷入了包圍。　　而恭弘=叶 恭弘皇所過之處，幾乎是無兩合之敵，即使是這些客卿也不例外。　　恭弘=叶 恭弘皇兵分兩路，他自客卿殿直殺入元老殿，見人就殺，那些妄圖反抗的，幾乎無人能夠逃過弩箭之厄。成百上千支利箭，使這些剛從睡夢中醒來尚未弄清是怎麼回事的元老們盡皆成為箭下之魂。　　對於婦孺，恭弘=叶 恭弘皇倒是手下留情了些，柔水則自客卿殿殺入兵營，再自兵營殺入谷主殿。　　恭弘=叶 恭弘皇分出三百兵力衝殺入供奉殿，直通奴隸營，而他則自元老殿殺入谷主殿。　　神谷的兵營之中只有五百兵力，這些人被大火一燒，又是睡夢剛醒，哪還有鬥志？有的甚至被逼得跳入河中，一時竟忘了河水之中的食人魚；有些人身上着了火，撲不滅，也只好跳入河中。那五百兵力，僅用一盞茶還不到的時間便被沖得七零八落，更有些人索性棄械投降。　　谷主殿中的高手比較多，但由於風騷不在，且帶走了一些高手，因此殿中的人數也不是很多，合起來僅百餘人而已。這些人面對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各領着數百人兩頭夾擊，又有柔水和恭弘=叶 恭弘皇這兩大高手，根本就沒有反抗之力。　　其實，恭弘=叶 恭弘皇事先便在神谷中伏下了近百好手，這些人等時機一到，便立刻放火焚燒，在谷中製造亂子。　　這一切的安排自然不會沒有內應，這個內應正是當日留在神谷中鳳妮的四大俏婢之一春杏。　　春杏在神谷中苦等了軒轅一年，終於盼到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到來，而且此次恭弘=叶 恭弘皇竟領來了這許多的戰士，春杏自是大喜。這一年來，她無時無刻不在關注着軒轅和鳳妮的行蹤，得知鳳妮終於成了有熊的太陽，而且在軒轅相助之下，大破鬼方大軍，殺天魔羅修絕，而且軒轅的名聲更是響譽天下，她心中活下去的信念也更加堅定，同時也為軒轅和鳳妮高興。當她得知軒轅已經擁有了幾乎是天下三分之一的力量之時，她幾乎可以肯定軒轅定會來攻東夷，從而她也定會再次見到故人。因此，她一直在準備，並將神谷中的地形完完整整地繪畫出來，以便軒轅攻打神谷之用。只是春杏沒有想到，前來攻打神谷的人不是軒轅，而是恭弘=叶 恭弘皇。　　恭弘=叶 恭弘皇自然沒有忘記春杏的存在，當日他隨龍族戰士離開神谷之時，便與春杏相談了良久，他絕對相信春杏，就因為軒轅和鳳妮的關係，更知道春杏忍辱負重地便是為了這一天。是以，恭弘=叶 恭弘皇在兵力會合之初便已先聯繫上了春杏。　　杜聖掩護得確實很好，使得撥給恭弘=叶 恭弘皇的五百戰旅悄悄地渡過黃河根本就無人知道，而軒轅早以靈鳩傳書給貳負，貳負所調集的一千五百名戰士早已靜候恭弘=叶 恭弘皇的到來，而且他們已經潛至九黎的附近，只等恭弘=叶 恭弘皇到來，兩股力量會合后便立刻行動。　　恭弘=叶 恭弘皇雖然對神谷中的地形稍了解一二，但絕沒春杏所了解的詳細，春杏的地形圖幫了他很大的忙，無論是戰略上的布置還是其它方面，他都省事了不少，而且還直接找到了敖廣所居的寢宮，將谷中的大總管一舉成擒，這使得神谷中群龍無首，更容易對付。而春杏最大的相助，卻是偷偷地自秘道之中引進近百名龍族好手，這些人幾乎將神谷鬧翻了天，四處縱火，製造混亂。　　東夷在神谷之中駐有一千餘人，而恭弘=叶 恭弘皇卻是精心所組織的一千多名精兵，一個是有備，一個是無防，更加上里應外台之下，神谷各殿很快便相繼淪陷。　　谷主殿之中，風騷未回，神谷中的最高統領便是敖廣，可是敖廣卻最先被擒。另外便是供奉殿和聖殿及殺手營是神谷中最難攻下的。　　不過，供奉殿中的幾大供奉已經不在了，偃金、童旦、奄仲都已身死，供奉殿名存實亡，只剩下幾大供奉的幾名弟子和奴僕，雖然這些人中也有不少高手，但是雙拳又怎敵四手？很快便被龍族戰士剿殺。　　恭弘=叶 恭弘皇下令，對聖殿、雅樓和殺手營進行封鎖，切斷其與外界的聯繫，並自囚室方向攻入雅樓，將殺手營和聖殿孤立起來。　　在供奉殿與奴隸營相接之處，駐紮了兩百龍族戰士，以防那些看守奴隸的九黎戰士倒殺而回。　　奴隸營的面積最為廣闊，方圓近二十餘里，裏面光奴隸便有七八百人，而這裏面看守奴隸的並不只是九黎人，更有自東夷其它部落調來的戰士，也是神谷中駐軍最多的地方，大概駐有五百餘東夷戰士。這些人平時除了監視奴隸們幹活外，便是練兵，因此奴隸營這塊地力恭弘=叶 恭弘皇決定慎重對待，他並不想立刻便進攻，至少也要等天放亮了之後，那樣他們才不會在這種面积極大的戰場上失去優勢。　　神谷確買是個極好的地方，它完全可以自給自足，而且以河水分隔成一個個獨立的小島，便於劃分管理，又有險隘相守，便使得它成了一個天然的國度，也難怪當初風騷想借神谷與風絕分庭抗禮。這是因為在神谷之中也可屯下大量的兵力，而神谷的整個格局極好，便是少昊也極為重視這個地方。是以，他才會讓狐姬、奄仲這幾位高手居於此地，更讓東夷其它各部也調來戰士管理這些奴隸們。　　其實少昊如此安排也是想好好地控制九黎，不讓九黎獨佔此地。而且此地也是西侵的一個重要驛站，自這裏西侵，可以儲備足夠的兵力和糧食，因此神谷可以算是九攀一個極為重要的根據地。　　風絕當年也是擔心風騷在神谷自立，所以他才會要建造神堡，讓神堡與神谷相互呼應，也相互牽制。　　恭弘=叶 恭弘皇第一個要佔的便是神谷，而這個地方也是九黎的西大門，只有攻下神谷才能夠繼續東進，更不怕後援無繼。此次軒轅給他兩千兵力，也是下了極大的決心要對付九黎，否則絕不會調出這麼多兵力，這也是對恭弘=叶 恭弘皇的一種信任。　　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是傾力而出，此次兵力也分作兩路，攻神谷一千人，另外則由玄計和苦心領一千人馬東進，兵堵神堡。　　對於神堡的地形，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陌生，而最熟悉神堡中地形的人，卻是苦心和玄計，他們在神堡之中做了數年的苦工，對神堡內的一草一木都極為熟悉。因此，有這群人對付神堡，恭弘=叶 恭弘皇完全可以放心，而他此次還特意自共工氏調來高手，主持水路的進攻事宜，可謂是大動干戈，傾力而動了。　　南征和東征，對於有熊或是“華”聯盟而言，只是或遲或早的問題，而若要南征或東征，九黎所處的地方都極具戰略性。　　軒轅豈會看不出這地方的戰略意義？如果奪下了九黎，“華”聯盟則南抵濟水，西南直逼高陽氏，而北方的陶唐、共工、龍族及各小部落便可以連成一串合佔九黎之地，便完全可以將東夷切成兩部分，整個北方基本上是在“華”聯盟的包圍之下，那麼對東夷這些部落的征服將是一件極為輕而易舉之事。　　這樣一來，只會將少昊逼出濟水以南，守住窮桑之地，那時候北方的天下幾乎可以完全得到穩定，也完全置於軒轅的掌握之中。　　鬼方已難成氣候，西有南北兩太行相阻，南有黃河和濟水相阻，只要憑黃河和濟水相守，即使是太昊和少昊聯手也不足為懼。當然，這之中還牽涉到高陽氏的問題，因為高陽氏佔了帝丘一地，正是在黃河和濟水的夾角處，這將威脅到九黎一地的穩定。　　高陽氏的勢力也極大，他的附屬部落也不少，佔了偃朱、堯城、厲山、鳴條、諸馮等地，這些地方人口極為密集，土地肥沃，因此以有熊為首的“華”聯盟能不能讓高陽氏加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當然，那只是往後的事，眼下對付東夷必須儘力而為。　　恭弘=叶 恭弘皇並沒有讓軒轅失望，乘神谷空虛之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幾乎在兩個時辰之內便將神谷完全控制在掌握之中。　　天亮之時，聖殿通向外面的路口已經全被封死，奴隸營的道路也被封鎖。　　恭弘=叶 恭弘皇攻破雅樓，放出那一群受辱的女人，切斷殺手營與外界的聯繫。　　至於聖殿，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急於攻克。而殺手營之中的殺手並不太多，當龍族大軍壓境之時，在幾乎不成比例的情況下，那些殺手無不束手就擒。　　恭弘=叶 恭弘皇之所以並未對聖殿大過緊逼，是看在桃紅和雅倩的面子之上，因此只是以和平的方式勸降，降者不殺。　　聖殿乃是狐姬休歇練功之所，之中女多男少，那些男人都只是一些面首，沒有什麼身分和地位，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這些人也只好降服。如今狐姬不在，而其師姐雅倩早已降服於軒轅，連最受狐姬寵信的桃紅也跟着軒轅走了，恭弘=叶 恭弘皇擺出雅倩和桃紅兩人，立刻引起了聖殿之中的強烈反應。　　聖殿之中的女人也有很多是受苦受辱之人，更有許多是奴隸們的妻女，因此解決聖殿的問題恭弘=叶 恭弘皇只是花了一個多時辰。　　這時日頭已上三竿了，天大亮，霧也散得差不多了。　　龍族戰士除一部分人封鎖峽谷外，另有百餘人在各小島搜索殘餘，余者全都結集在奴隸營地的惟一入口，準備對神谷進行最後的清剿。　　看守奴隸的東夷戰士自然已經知道外面發生了大的變化，但這是一個大葫蘆谷，只有一個入口，另一面是養有食人魚的巨大水潭，可以與聖殿遙遙相望，除非他們製造許多大木筏逃走，否則不可能逃得出去，但是此刻大閘門被龍族戰士所控制，開不了大閘門，便是有竹筏也無法逃出水道。　　恭弘=叶 恭弘皇命敖廣打開閘門時，便有兩百名戰士自水路進入，控制了潭面，更控制了水閘，斷了東夷人的水路逃生之道。　　現在龍族戰士所要做的事情便是步步為營，將那些東夷軍逼到一個角落去，反正他們已是瓮中之鱉。　　恭弘=叶 恭弘皇希望看到的便是讓自己的戰士以最小的犧牲獲得最大的勝利。　　※※※　　地面的積雪依然極厚，陽光灑下，在雪面之上反照開來，顯得極為刺眼。樹上的積雪倒是化了一些，那些不甚粗僥倖未被壓斷的樹也都直起了腰桿。　　雪面之上，似乎除了一些鳥爪和野狼的足跡之外，便不再有多餘的腳印。　　不！在穿過一處山坳的小路之上，似有一串馬蹄印和幾行不深的足跡延伸向遠方。　　群山起伏，儘是一片銀妝，天地一色，氣勢磅礴。　　遠處的山路上，正有人踏雪而來，奔走極快。　　翻越太行山脈，這裡是最近的一條山道，只是這條山道着實不好走，九曲十三盤，深溝高澗，絕崖險峰，一處接一處，若非熟知山道的人，哪裡地找得到這樣一條山路？　　滿山都是雪，有的地方還是凍土，結了堅冰，若是一個不小心，那墜入絕崖的可能性極大。因此，便是慣於山中行走的老獵戶在這種天氣里也不願意走這條山道，但此刻卻有一群人迅速地穿行於這條崖間小路之上。　　“怎會這樣？蹄印到這裏便消失了。”說話之人赫然便是曾與軒轅在�踵族交過手的百變。此人是九黎二級教頭百戰的兄長，而他身邊的人正是九黎之王風騷。　　風騷也有些訝然，眼前的蹄印的確已經消失不見，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說是人的足印消失不見那還情有可原，因為這群人無一不是高手，要想在雪地之上不留痕迹地走過並不是沒有可能，但是戰馬的蹄印卻是絕難抹去的。　　風騷仔細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情形，卻並未發現什麼異樣，他身後的一群人皆是身着黑衣，與雪地的顏色形成一種鮮明的對比，正是那群伏擊滿蒼夷的渠瘦殺手，之中竟還有花蟆人。　　“大家小心，仔細找找！”風騷冷冷地吩咐道。　　“前面好像有流水的聲音！”百變的耳朵動了一下，突然道。　　風騷“哦”了一聲，他知道百變的聽覺極為異常。因此，他並不懷疑百變的判斷。　　“讓我們去看看！”兩名花蟆人叫了聲道。　　“好，小心一些！軒轅那小子詭詐百出，說不定會弄出什麼花樣來。”風騷提醒道。　　“我們明白，就怕這小子不出現，只要他出現，我們便有為族王報仇的機會了！”那兩名花蟆人殺氣沖沖地道。　　“這小子受了重傷，挨老祖一擊，只怕命也不會長久了。”一名渠瘦人出言道。　　“渠長老不要忘了，這小子也曾受過天魔一掌，而且刑天也曾給了他一記重擊，卻未能讓這小子受到什麼損傷。”百變吸了口氣，有些不以為然地道。　　那名渠瘦人啞然，有些不服氣地瞪了百變一眼。　　風騷似是不想讓百變與那人之間鬧出什麼矛盾，道：“如果渠長老知道我王兄是如何被這小子廢掉的話，就應該不會再小視這小子了。”　　那人更是啞然，的確，風絕之所以被廢，便是因為重重地一掌擊在軒轅的胸膛上，而軒轅竟反還一掌，結果軒轅仍生龍活虎，而風絕卻變成了一個廢人。單憑這一點，即使是破風也不一定能夠做到，是以那渠長老惟有啞然不語。事實勝於雄辯，何況此刻破風也同樣身受重傷，幾乎也給廢了半條命，這怎能不讓人心驚？甚至連魔帝身邊兩大戰將之一的盤古智高也都身受重傷，可見軒轅身邊的高手是多麼可怕，即使是風騷也絕不敢小視。

# 第十八章 神箭射王

　　事實上，風騷對軒轅是心有餘悸，並不敢真的與軒轅正面為敵。那次軒轅雙手被七竅聖鎖鎖住之時，還在他的眼前殺了奄仲，更將他重創，只憑軒轅那驚天地。泣鬼神的功力，便足以讓他心驚，若非這次有破風和盤古氏兄弟出手，他哪裡敢主動來追軒轅？　　蚩尤的重生也改變了風騷，對於蚩尤的武力，他是無法抗拒的，加之九黎與蚩尤的特殊關係，他只好臣服於蚩尤，既然無人能夠殺死蚩尤，他便只好認命。　　蚩尤對軒轅極為重視，就因為軒轅殺死了天魔羅修絕，更有個原因卻是，與蚩尤魔魂結合的恭弘=叶 恭弘帝恨軒轅。　　蚩尤與恭弘=叶 恭弘帝的結合，是完美的，恭弘=叶 恭弘帝狠辣好殺的心性正與蚩尤的魔意相融，這兩人結合，自然會使蚩尤的魔魂更進一步地發揮出來，當然，兩人的思想都各自保留了一些，但保留下來的思想，全都是殺戮和兇殘，因此，蚩尤會讓破風來殺軒轅，更派來了盤古兄弟。這三大高手的刺殺，幾乎是不可能失手的，遺憾的是，這之中突然殺出了一個�通，將他們的計劃全盤打破。　　當然，這不能夠怪他們，畢竟，�通的出現是一個意外。　　風騷並不知道�通的存在，但到了這個地步，他已經不想再退，作為軒轅來說，確實太可怕，如果此人不除的話，將是後患無窮，風騷更是嘗到了其中的苦頭。此刻軒轅的實力之強，天下少有，若不乘此刻軒轅遠離有熊而除掉他的話，只怕再不會有任何機會。　　當然，風騷對付軒轅，只能暗中下手，昨天他故意誘軒轅追擊，但陶瑩卻沒有上當，這使他的計劃落空，而且陶瑩和軒轅這一路人馬急急行軍，在深夜之際，將他們全都甩遠了，害得他們只好再自軒轅的身後追來，以至於本來的先機全都讓給了軒轅。當然，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所幸，風騷昨日在射殺戰馬之時，故意留下了幾匹。　　事實證明風騷的做法極為聰明，這樣使得軒轅這一隊人馬不能不留下足跡，至少戰馬走過的蹄印一時難以掃去，這便對風騷自後方的追蹤製造了方便，而風騷也正是順着蹄印而來。　　當然，他能夠迫行得這麼快，卻是因為另外的原因。昨夜他們幾乎迷路了，但是卻因為狐姬感應到軒轅諸人所行的方向，他們也便選好方向迫來，這才在看不見蹄印的夜晚快速地趕了上來。不過，此刻蹄印竟然消失。　　蹄中怎會消失呢？馬兒自不會如那群高手一樣，擁有踏雪無痕的輕功，而且這一路上來，只有一條岔道，但是那條岔道之上並未有蹄印，難道說……　　風騷正在思忖之際，前去探路的兩名花蟆人回來稟道：“前面根本就沒有路，是一道深澗。”　　“啊……”百變吃了一驚，那群渠瘦殺手也不由得面面相覷。　　風騷也大感意外，前面竟然是一道深澗，無路可通，那何以蹄印延伸到這裏呢？　　風騷和百變不得不親自再去看一次。　　果然是一道深澗，深澗對面是一道高崖，流水正是自那高崖之間衝出，飛瀉百尺，注入深澗下的一個小水潭，然後順溝谷遠流。而風騷所立之處便是深澗的邊緣，離澗底約有四丈余高，澗下怪石在積雪的掩蓋之下，犹如一隻只白色的異獸，若隱若現的青石一角，使人絕不懷疑這是一處很少有人來的絕路。　　環境倒是極為清幽，靜謐之中，多了幾分活力，只是色調大過單一。　　“難道是他們不識得過太行的路徑，才會走到這裏來？”百變不解地問道。　　“那為何未見回去的足跡？”風騷反問道。　　百變無語，心中卻忖道：“是啊，如果這是絕路，他們怎會不往回走？如果往回走的話，那回頭的蹄印自己怎會沒有看到？這之間究竟有何玄虛呢？”　　風騷正在百思不得其解的當兒。突地聽到遠處傳來一陣慘嚎之聲，不由得大驚。　　百變也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不禁驚呼：“不好！”他已經聽出，這慘叫之聲乃是自那群渠瘦人和花蟆人的口中傳出。　　風騷也知道了，那群人仍留在路口相等，他只是不相信這前方會是絕路，才親自來看一下。而此刻，那群人定是遇上了伏擊。　　風騷的身形迅速回奔，百變也相隨而撤，便在此時，風騷聽到了一陣奇異的嘯聲。　　“嘶……”百變還沒有反應過來是怎麼回事時，一支利箭已將他的軀體帶着飛跌出十步，而後，百變整個身體落地之時幾乎便已經爆開成碎塊。　　“極樂神弓！”風騷大吃一驚之時，一扭頭，便見一道白影自對面的絕崖之頂如大鳥般飛掠而至。　　風騷驚退，他對這道身影熟悉之極，正是前日遭他伏擊，但仍被逃脫的滿蒼夷。風騷驚退，並不只是因為滿蒼夷，而是因為滿蒼夷射出的箭！　　比聲音還快的箭，箭勢之猛之烈，仿夾毀天滅地之威，正是極樂神箭。　　對付百變，還不配用動用極樂神箭，滿蒼夷只是用了一支普通的雕鑰箭，但對於風騷這樣的高手，卻不能不用極樂神箭。　　“轟……”極樂神箭刺入風騷所立之地的雪中，雪面立刻隴起，犹如有一隻碩鼠極速爬行其中。　　風騷一退再退，身子驀地彈起。他知道，自己的速度再快也快不過極樂神箭，這奇異的極樂神箭可以使箭射出之後任意改變方向，且無堅不摧。所以，極樂神箭有着神鬼莫測之機，但極樂神箭卻只有十支，也便是說，射失一支便少一支，這個世上將再也沒有人能夠製作出這種奇異的箭。　　極樂神箭的流線極為怪異，箭首並不是三角形的鋒刃，而是形如鶴喙，連箭身都帶一種特殊的弧形流線。若非功力高絕之人，絕對無法控制箭的方向，因為它本身就不是以直線的方式射出，惟有能夠以心出箭，以精神和靈魂出箭，力可能操縱箭勢的方向，並射中目標，之間毫無花巧可言。因此，即使是極樂神箭落在普通人手中，也是毫無用處，只是這箭質比較堅硬而已。而且，極樂神箭惟有以極樂神弓才能夠射出，普通弓跟本就無效。　　當風騷的身子如雲雀般射起之時，極樂神箭竟“轟”然破開雪面衝上虛空，依然是緊追風騷不放，甚至還在奇迹般地加速。　　風騷一聲低嘯，竟自腰間抽出一柄劍來，直取那逼射而至的極樂神箭！這是他第一次面對極樂神箭，第一次親自見識極樂神箭。上一次，滿蒼夷所使的只是鵰翎箭殺敵，但風騷卻已經知道了極樂神箭的可怕。可是這次他親自見識了極樂神箭，才知道什麼是箭中之祖，什麼是箭中之神，居然可以在射出之後再轉彎追敵，這確實不能不讓人心驚，更是讓他駭異！　　“當……”風騷的劍正中極樂神箭，兩股強大無匹的勁氣相激，竟生出一股強大的風暴，使地面之上的雪花飛濺四射。　　風騷的身子猛地一震，竟不由自主地被來自極樂神箭之上的力道震得倒射而出。　　極樂神箭上所蘊之力帶着爆炸性的衝擊效果，一波一波地自風騷手中劍身傳入他體內，如驚濤拍岸，一浪高過一浪。　　極樂神箭也在這一擊之中向深澗中墜去，而滿蒼夷的身形剛好趕到，抓住了下落的極樂神箭。　　風騷卻苦了，他怎也沒估到極樂神箭竟如此奇異，一支小小的箭上竟蘊含着七波衝勁，使他不由自主地一退再退，連虎口都差點震裂。但讓風騷吃驚和驚駭的還不是極樂神箭上的力道，而是自雪底之下飛射而出的―道五彩光影。　　※※※　　神堡之中的風沙大驚失色，這幾個自神谷中逃出的九黎戰士所報的情況幾乎如一個晴天霹靂，令所有在場的人都傻了。　　神谷竟然失陷，竟然被龍族偷襲成功，悄然而奪，這怎不讓人心驚？　　昨天他們還在討論要不要聯合諸夷去對付有熊那兩支入侵的戰旅，今天卻有人來告訴他神谷失陷的消息，這一切簡直像是做了一場噩夢。　　若非這幾人眾口一詞，都證實神谷失陷，風沙怎也不會相信這一切是真的。因為他對神谷太有信心了，風騷在那裡經營了二十年，那裡面的一切都幾近完美，有險隘相守，有大閘相通，而且谷中駐有一千多精銳戰士，再怎麼說，一夜之間被人所奪，這簡直是不合情理。那地方，只要一夫當關，就有萬夫莫開之勢，儘管裏面機關並不是很多，但各小島之間都可各自為政，獨具攻守能力。在風沙的眼裡，那是比神堡和九黎本部都要安全的地方。　　可事實上偏偏是最可靠、最安全之地失陷，這怎不讓風沙吃驚？怎不讓九黎恐慌？在這之前，他們彷彿找不到一點危機感。他們事前竟然沒有發現一點關於敵人的消息，這簡直是一種諷刺。　　確實，恭弘=叶 恭弘皇所做的一切都是秘密之極，儘管人數眾多，但是行動神秘是龍族戰士一慣訓練的重要所在，這些人完全可以做到神出鬼沒的效果。因此，龍族戰士在外界的眼裡便成了一支最為神秘、最為可怕的勁旅，儘管是新生力量，但是其發展速度之迅捷，是無與倫比的，簡直是個奇迹，就跟他們的大首領軒轅一樣，完全是個奇迹。而這段時間，有熊的三路兵馬吸引了東夷大部分人的視線，反而忽略了龍族戰士的威脅，這才被恭弘=叶 恭弘皇所乘。　　軒轅要的就是這種效果，在這個洪荒時代，消息傳播極為緩慢，而軒轅明智地動用龍族戰士作為恭弘=叶 恭弘皇進攻的主力，這便使得恭弘=叶 恭弘皇的行動速度和靈活性遠遠快於消息的傳播，更不會影起太多人的注意。　　運用奇兵取勝，乃是軒轅一慣用兵的策略。兵貴在精、在奇，出則無跡可尋，收則迅如疾風，不讓敵人有任何作出反應的時間。這也是軒轅能夠迅速崛起的原因之一，更是一種心理戰術，只有能夠把握住敵人的心態，方能好好地把握住機會，而軒轅不僅僅是個把握機會的好手，更是個創造機會的高手，這一點是絲毫不容人置疑的。　　風沙立刻召集神堡中的所有九黎重要人物，商討對策，而神堡所有戰士也都處在―種高度緊張的狀態，防備有人來偷襲神堡。這並於是沒有可能的，既然龍族戰士可以巧取神谷，再取巧神堡又有何不可。　　一時之間，不僅僅是人人自危，更是各處緊急動員備戰，危機便已經迫在眉睫了。若說有熊族的大軍在黃河以北向東挺進，對於九黎來說還甚遙遠，因為仍隔一條黃河，可是正因為這種大意才使神谷失陷。　　風沙此刻也有些後悔，後悔沒有早一步加以提防，皆因他沒有料到對方的速度會這麼快。要知大批人馬行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過黃河到九黎至少也要六七天之久，因為要造筏運糧之類的，但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兵力根本就不用長途跋涉，他只是帶着五百有熊軍而已，另外一些人都是就地調動，隨時想要隨時有。因此，才會有超乎尋常的速度。　　帝十匆匆被請到議事廳，風沙已經有些坐立不安了。　　帝十隻看風沙這種表情便知道事情是如何的嚴重，他明白，風沙是一個喜怒並不形於色的人，對待事情都能夠極為冷靜，可是今天卻一反常態。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帝十認真地問道，他雖然聽說過關於神谷的事，但仍有些不敢相信，禁不住問道。　　“敖廣將神谷丟了，是龍族乾的，至於究竟是什麼人領軍而來，目前尚不太清楚！”風沙見帝十來了，心中稍安了一些。　　“這是昨晚發生的事？”帝十仍然訝問道。　　風沙見帝十仍然是一副難以置信的樣子，也不由得急了，向一旁垂頭不語的兩名自神谷中逃出的九黎戰士喝道：“你們兩個給長老好好講講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兩人忙將自己所看到的，所經歷過的，又是如何逃出來的經過說了一遍，帝十也神色大變。　　帝十知道眼前這兩個人在神谷中的地位並不低，更是一級勇士之中的佼佼者，他的一顆心也彷彿落入了深淵之中。　　“敖總管怎樣了？”帝十向那兩人冷問道。　　“他被敵人生擒了，敵人大概有千餘人！”那兩人忙回答道。　　“你們事先竟沒有聞到半點風聲，就讓這麼多的敵人悄悄潛近？”帝十怒責道。　　“他們是晚上行軍，而且又是在四更天奪谷，當時我們都在睡覺，所以屬下也不知道。”那兩人怯生生地道。　　“一群飯桶！真不知道養你們這些人是干什麼用的！”帝十禁不住大發雷霆，他豈會不知道神谷的重要性？那裡一失，等於將大門讓給了對方，叫他怎能不急？　　議事廳中人人不敢出聲，帝十乃是神堡之中的第二號人物，除了風沙就是他，因此風沙沒有出言相阻，其他人誰也不敢說話。　　“長老先不要急，我還有很多事情要與長老商量，眼下也不是急的時候，我們得想個辦法將神谷奪回來！”風沙打斷帝十的話道。　　帝十一聽，點了點頭，他知道風沙所說的甚為有理，眼下便是急也沒用，事已成定局，只有想方設法怎麼去補過了。　　“大王子可有什麼妙計？”帝十問道。　　風沙苦笑着搖了搖頭道：“我們對他們一無所知，就只知道他們有千餘人，連對方領兵之人是誰也不知道，我一時也想不出什麼好的對策來。”　　帝十皺了皺眉，道：“如果我們想奪回神谷，只怕是越快越好，如果等他們完全控制了神谷，扎穩了陣腳，只怕到時我們即使花上兩倍的人力也難以奪回了！”　　“我也這麼認為，可是這群人既然敢奪取我神谷，應該有所準備。因此，我們不能不小心，而且在神堡之中只有七百餘兵力，真正要戰，只怕也難以取得多大的效果，所以我們首先得去本部讓二弟調集勇士前來支援。而且，神堡自身也需要防守，七百戰士之中能凋出的卻只有五百人還不到，這便很難預料到結果”風沙無可奈何地道。　　帝十眉頭緊皺，一向都是他們以強欺弱，可是今天，他終於嘗到了被強敵欺負的滋味。　　昔日的龍族，只是他們手下的一群奴隸，可是此刻這群奴隸卻成了一支讓天下心驚的勁旅，而且又回頭來侵犯他們，這確實是一種諷刺。　　帝十自然知道龍族這一年多的時間來，發展之迅猛，比他九黎更快得多，而且在四方吞併的過程之中，不斷壯大，壯大的速度比九黎更猛相對來說，隨着軒轅的名聲大漲，龍族戰士也更為強大。　　自九黎的對外擴張吞併計劃被軒轅破壞了之後，便一直受龍族的困擾，那群人總是陰魂不散地與他們作對，但又不正面交鋒，總是偷襲了就跑，等你追趕之時，他又冷不丁地回頭給他一擊，而他回頭給你一擊之時，正是你追疲了欲退兵的時候。也就是說，龍族戰士在你最想他出來與你作戰之時，他總是躲着你，但當你最不想他出現之時，他又突然出現在你的面前，對你痛擊。因此，九黎勇士聽說龍族戰士，便一個頭兩個大，但是誰也沒有辦法，那些人個個都是逃命的好手，特能逃跑，而且其行蹤詭秘難測。　　九黎族不對外擴張還好，它對外擴張反而使龍族戰士發展得更快，更迅速，幾乎所有被九黎進攻的部落最後都依附了龍族。龍族戰士是以戰養戰，不過每次他們打仗之時，都不會出現太多的戰士，總只那麼百餘人去幫那些受侵的部落抗敵，打不過就走，然後這些部落自然而然地便投向了龍族，這種現象幾乎讓風絕和風騷氣得差點昏死過去。不過，他們也沒有辦法可想，最後乾脆便不對外侵略好了，省得吃虧不討好，反而幫了宿敵龍族戰士的忙。　　龍族戰士不僅這般壯大發展，他更利用九黎的戰俘來壯大自己。每次他們生擒了九黎或東夷的勇士和重要人物時都不會取其性命，而是以一人交換數名奴隸，或是更多。對於九黎來說，奴隸的命並不怎麼值錢，但是那些勇士和某些人物卻極重要，因此他們只好答應對方的條件，進行人質交換。這些奴隸在九黎或許沒有什麼用處，但是到了龍族戰士的手中，用不了幾個月的時間，就會變成龍族的精銳戰士，而且這些人對龍族是絕對忠心，同時這些人還會去找自己以前的族人來依附龍族。因此，一變二，二變四，四變八，八變千百人，龍族也便這樣壯大起來，像是澈雪球一般越滾越大。　　許多人都無法理解龍族何以如此快地發展起來，但是只要知道其本質，就應該明白，這一切只是必然的結果，順應時勢而生，想阻擋也阻擋不了。　　帝十也嘗過龍族戰士的苦頭，那些人向來都是捉迷藏一般地與他們交手，東射一箭，西偷殺一刀，讓人窮於應付。這些人也從來都不與九黎大軍正面交鋒，可是誰也沒想到，龍族大軍一出，便是以勢不可擋的威勢強勁出擊，而且還一舉奪下神谷，這可真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讓人好笑的是，九黎一直都希望能與龍族正面交鋒，可是一旦正面交鋒之時，九黎人又希望這隻是一場夢，這確實是一種悲哀。　　“大王子可有派人去本部求援？”帝十問道。他也知道，在力量懸殊的情況下，惟有去求得本部的援兵才會有可能與龍族戰士一戰，因為大部分兵力都在本部之中。神谷內屬於九黎自己的兵力有五百人，另外便是一些客卿元老在那裡修心養性、練功，還有五百人則是由東夷其它各部調出的戰士。　　神堡建起之後，便成了連接神谷和九黎本部的重要基地，因此這裏駐紮了七百戰士，而在本部之中仍有一千餘戰士，另外若要調集兵力，便只有自其它各依附的部落中抽調戰士。　　此刻，少昊在北方攻打鬼方，從九黎也調走了數百戰士。因此，九黎的實力尚不足三千兵力，但那也沒辦法，既然對方已經欺到自己的頭上，總不能做一隻縮頭烏龜。何況對方奪得了神谷，這可是九黎的大門，絕對是要奪回來的。　　“我準備讓二弟調集八百勇士前來助戰，另外不夠的話，便自其它各部調人，無論如何，我們都要將神谷奪回！”風沙沉聲道。　　“看來也只好這樣了，不過我們不應該給他們有太多的時間去鞏固神谷，如果我估計沒錯的話，他們應該還無法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將神谷中所有人都清除，至少奴隸營絕不是這麼容易攻下的。”帝十突然間似乎想到了什麼道。

# 第十九章 聚陰滅魔

　　風沙眼睛―亮，道：“長老所說確有可能，奴隸營方圓近二十里，可謂是神谷中最大的一個小島，如果對方只有千餘人的話，絕不可能如此快地控製得了方圓近二十里之地，何況那裡還有我們五百駐軍，至少可以與他們相持一段時間，如果我們此刻攻擊的話，等於是讓對方內外受敵，她們定是無法控制谷中一切！”　　“大王子所言甚是，那我們應該即速出兵才是！”旁的眾人聽到這裏也暗鬆了一口氣，齊聲附和道。　　“奴隸營中的五百戰士是由誰統領？”風沙向帝十問道。　　“白虎神將！”帝十回答道。　　“嗯，如果是白虎神將，他一定可以守上一陣子，何況奴隸營中有許多存糧。”風沙點頭道。　　“可是那裡有八百名奴隸該怎麼處置呢？”有人擔心地提醒道。　　風沙和帝十的眉頭也皺了起來，心中忖道：“是呀，要是這群奴隸也亂了起來，那可不好辦了，只怕到時候白虎神將也沒辦法制止了。”　　“有了！”風沙突地眼睛一亮，興奮旭道。　　“大王子有何妙策？”帝十也精神一振，所有人皆精神一振，靜待風沙說出其妙策來。　　“立刻飛烏傳書給白虎神將，讓他解開奴隸們的鎖鏈，我們可以與奴隸們談條件，只要他們幫我們拒敵，我們保證還他們自由，並給他們每人一筆豐厚的獎勵！奴隸營中本就有兵刃，說不定我們也可平添八百生力軍呢！”風沙興奮地道。　　帝十大喜，豎起大指指贊道：“大王子果然智慧過人，居然可以想出如此妙策，這樣一來，龍族必敗矣！”　　一時之間，議事廳之中人聲沸騰，人都覺得風少此計絕妙，實在是太好了，個個贊不絕口。　　“其實，這應該感謝軒轅才對，此計乃是他教給我的，我便以他的計來攻他的兵好了。我倒要看看他會有怎樣的下場！”風沙並不忌諱地道。　　帝十想到軒轅，心不由得沉了下去，這次領龍族來犯的人會不會是軒轅呢？如果此次領兵的人是軒轅的話，以軒轅那過人的智慧，只怕風沙此計也很難行得通。軒轅此人實在太可怕了。無論是智慧還是武功，都足以讓人心驚。帝十最怕遇到的敵人也便是軒轅，在與軒轅的屢次交手中，九黎好像還沒有勝績，便是整個東夷也找不到一次勝績，好像軒轅便成了他們的剋星，怎叫帝十不談軒轅色變？　　“長老在想什麼？”風沙似乎覺察到了帝十表情的異樣，不由問道。　　帝十微微一怔，回過神來，有些尷尬地道：“沒什麼，只是有些心事。”　　“是不是此計還有什麼不妥之久？”風沙極為聰明，似乎已經感覺到帝十話語中有些隱瞞，或是話中有話，不由得再問道。　　這次帝十想不說也不行了，他也沒料到風沙這麼固執，硬要打破沙鍋問引底，不由吸了口氣道：“我只是在想，如果這次龍族戰士是由軒轅親自領兵的話，只怕事情有些棘手，此人詭計多端，智勇雙全，實是我見過的最為難纏的一個對手，是以我才稍稍走了神。”　　風沙也微微一怔，旋又洒然一笑道：“長老不必多慮，其實我也怕是軒轅領兵來犯，我與長老原有同感，軒轅確實是一個極為可怕的人物。此人智計之高，便是天魔羅修絕領着五六千鬼方大軍也慘敗在他的手中，連羅修絕都以慘死收場？何況我們只是區區兩千餘兵卒？不過我早已知道，軒轅正率人西去，並未親自出征，因此我們也不必擔心此人！”　　帝十一聽鬆了口氣，但仍有些不解地問道：“軒轅一向行蹤詭秘，大王子何以會知道他向西而去呢？”　　風沙並不隱瞞？道：“王叔之所以沒有歸返便是追蹤軒轅西去，欲伺機除掉此人，我的消息是自王叔那裡得來的。”　　“哦，那太好了！”帝十大喜，又道：“就讓我領兵去會會這群人好了。”　　“不，我們應先飛鳥傳書白虎神將，與之取得聯絡再說，我們也不能孤擲一注。”風沙阻住帝十道。　　帝十點了點頭，也知道事情確不易操之過急，龍族戰士即使沒有軒轅也絕不容易對付。只憑這次對方能夠神不知鬼不覺地奪取神谷，便知這龍族戰士的領兵之人絕不是易與之輩。這些日子以來，龍族與東夷大小不下百戰，交手過招之間，東夷總是難以佔到任何便宜，便可知龍族之中人才濟濟。如果這次九黎稍有疏忽，只怕會落個敗慘收場，不過帝十也挺佩服風沙，如此年輕，便有如此冷靜的頭腦，以如此冷靜的角度去看問題。　　“我已經派人在神堡四周查探了，看是否有龍族的伏兵。我們現在是不能有絲毫大意的，否則的話，一個不好，只怕連神堡也會保不住！”風沙認真地道。　　“大王子真是心思細密，帝十受教了！”帝十聽到這裏由衷地贊道。事實上，風沙所想的一切確實是周到而細緻，在九黎族中，風沙確算是首屈一指的人才，否則也不可能被少昊看重。　　帝十雖然位尊權重，帝氏也是東夷一個強大群體，但是對風絕諸人倒是極為尊敬，就因為這幾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　　風騷心中暗暗叫苦，他看清楚了那五彩的厲芒是何物。　　是一柄劍，一柄彷彿擁有強大生命力的劍，只看那運行的弧跡，那速度，便知道這是極為要命的劍。　　有滿蒼夷這個可怕的高手已經夠讓他頭大了，再加上這樣一個藏於暗處的高手，他如何還能再戰？　　“叮……”風騷返劍相迎，與那射來的五彩劍相觸，強大的勁氣沖得風騷自空中墜落下來。　　風騷吃虧在與滿蒼夷那數擊的力道仍未完全消退，再倉促阻這利劍，自然勁力無法到位。　　風騷一落地，卻發現那五彩之劍在空中打了個旋兒又折返回來，竟如活物一般認準了風騷。　　風騷不由得驚呼：“御劍術！”　　“嘩……”風騷聲音未落，雪面便道裂開來，無數的雪花、冰花如濤天巨浪一般向風騷攻到。　　出手的正是�燕，她的昆吾劍竟然未能削斷風騷手中的劍，這讓她感到有些意外，因此她也便自雪底攻了出來。　　“風騷，今天便是你的死期！”滿蒼夷一聲冷哼，也如一道電芒般飛射而至。　　兩道狂如誨嘯山崩的氣勁自兩個方向向風騷夾攻而來！　　風騷幾乎是心膽俱寒，在這個地方竟埋伏了這樣兩個強橫的高手，只自兩人中任意挑選一人便不是他所能取勝的，何況此到竟有兩個之多？這怎不叫他心驚駭然？　　風騷簡直是一點戰意也沒有，因為他知道，即使是他執意要戰，也不可能有一成勝算。他曾在前日與滿蒼夷交過手，知道滿蒼夷的武功並不在他之下，甚至比他所學更為詭異，因此，今日風騷一見勢頭不妙，自然不想再戰。明知道毫無勝算仍要去戰的人，那是傻子。　　風騷抽劍就走，不等滿蒼夷和�燕合圍之勢成功便逃。他本就是以身法稱着，只見他雙臂一張，那披風自然鼓漲而起，竟同兩隻蝠翼，如夜空中的蝙蝠一般貼着雪面在如怒濤般的雪花冰花之底擦過。　　“想走？沒那麼容易！”滿蒼夷一聲冷笑，居然有人想與她比身法，那真是一個大笑話。她從來都不會認為自己的身法是天下第二，因此在風騷想溜之時，她感到好笑。　　滿蒼夷的身形確實快絕，風騷才掠出十餘丈，便已追近。當然，若不是風騷的身法確實了得，只怕根本就逃不出十餘丈。　　風騷掠出十餘丈，更是大吃一驚，他發現自己所帶來的那幾十名好手，此刻正被殺得狼狽而逃，而在那裡更有許多身手高絕的人物，如果他想自那裡逃走的話，只怕會被另一群高手截個正着，是以他突然停下腳步，反身出劍！　　滿蒼夷微微吃了一驚，地正快追近，倒沒有料到風騷會反身攻擊？不過她的身法何等快絕，風騷出劍之間，她的身子微側，便己自風騷身側劃過，同時以極樂神弓那利如刀劍的彎角自側面挑出！　　風騷也似乎料定自己的劍不可能刺中滿蒼夷，因此他只用了五成功力，正因如此，他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回劍相阻。　　“叮……”劍與弓相擊之時，風騷己自下盤踢出連環十八腳。　　滿蒼夷對風騷出招的速度和力道也不由得另眼相看，當然，她知道眼前主人絕對不是個弱手。因為他們已經有過一次交手的經歷，只是那次她一心欲走？　　井未與風騷正面交鋒，所以真正的交手庄是這一刻才開始。　　※※※　　風沙正在仔細分析前往神谷路線之時，探報歸返。　　“報大王子！”探報一躬身，神色間略有歡顏地道：“果不出大王子所料，在神堡西側似乎伏有兩三百龍族戰士，這些人之中彷彿有戰鹿。”　　帝十一聽大喜，不禁扭頭望瞭望風沙，似乎在說：“現在該怎麼做？”　　“哦。”風沙望瞭望那探子，點頭道了聲：“好！”又向帝十問道：“長老有何想法？”　　帝十佩服地道：“若非大王子小心，只怕我們貿然出擊，就全立刻遭敵伏擊，看來這兩三百人是專門為神堡而設的。”　　“不錯，他們定是料到我們會出兵，所以預先在此設下伏兵，雖只兩三百人，但若之中夾以快鹿的話，其結果實難預料，說不定還真會將我們的援軍殺得大敗呢。”風沙肯定地道。　　“他們也真夠很，不過，現在找倒要讓他們有來無回！”帝十恨恨地道。　　“不錯，神堡周圍的敵人不清理，將無法出兵，這就交給長老了，長老可以領五百人清剿他們后，立刻前去神谷解圍。”風沙肅然道。　　帝十歡喜領命，他的心早就躍躍欲試了，就等風沙說出這話。　　“還望長老一切小心！”風沙再一次叮囑道。　　帝十自也知道這是非常時期，絕不能夠有絲毫大意，否則輸掉的不只是他自己的生命，更有九黎的大業，這可以算是九黎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危機。　　※※※　　滿蒼夷的腳下在雪面之上倒滑八尺，其速不謂不快。　　風騷連踢出的十八腳全都擊空，便在最後一擊之時，他腳間一桃，地面上的積雪犹如一幕雪霧般罩向滿蒼夷的視線。　　“嘯……”�燕的昆吾劍以最快的速度射至。　　風騷無可奈何，手中的劍在虛空中一圈，他實在不想再與這兩大高手糾纏下去，這兩人的武功確實都不在他之下，再戰下去的結果惟有死路一條。而剛才對付滿蒼夷所取得的效果只是因為他作出了讓滿蒼夷沒有料到的決定，殺得滿蒼夷措手不及，但若是真的與滿蒼夷面對面交手，能不能搶得這種先機還很難說。如今他好不容易搶到了這個先機，只想用來逃命，哪還想被�燕纏住？　　“叮……”昆吾劍在虛空中被截個正着，風騷借力反向山頭之上彈去，他必須儘快離開這裏。　　�燕的御劍術尚不夠純熟，在攻擊之上，主要是想利用昆吾那無堅不摧的神鋒，但是遇上了風騷手中的劍並不害怕昆吾之時，其御劍術便大打折扣了。　　風騷手中之劍正是昔日鳳妮贈給花猛的辟邪神劍，同樣是神族的十大神兵之一，雖不及昆吾，但卻可抗拒昆吾神鋒。當日花��落在神谷之時，辟邪劍便為風騷所得，其實風騷並不擅用劍，但是卻知道此等神物必有用處，卻沒想到今日竟用來對付昆吾和極樂兩大神兵，實是一種僥倖。如果不是這柄神劍，他只怕早已經敗在昆吾和極樂之下了。　　�燕快步趕上，風騷卻向山頂上衝去。　　滿蒼夷破開雪霧，風騷已遠去數丈，�燕握劍自橫向追截。　　風騷似乎也知道�燕的御劍之術並不精到，否則絕不會被他輕易破開，同時他也暗暗慶倖幸虧如此，否則只怕僅憑這柄飛劍就可以把他纏得死死的，又哪裡還能有逃的機會？　　�燕也似乎明白御劍之術對風騷並不能取到多大的威脅，因此她便只好棄御劍術不用，執劍而追。　　滿蒼夷也大惱，竟然被風騷耍了一手，這對她來說確實是一種譏諷，但是也沒辦法，只好咬牙再追了。她絕不會讓風騷逃脫，不過她不相信風騷能夠逃脫。　　這次風騷確實失算了，以他所帶來的高手，在沒有破風和盤古氏兄弟的相助之下，想與軒轅的人馬一較高下，那實是一種極為錯誤的做法。事實上風騷也只想對軒轅身邊的人加以暗算，這才急跟軒轅身後欲尋機會出手，可是卻沒有料到反而中了軒轅的伏擊。　　在正面交鋒之下，軒轅身邊高手如雲，而風騷這群來自渠瘦和花蟆的好手雖然也不差，且在人數上佔著優勢，但作為戰鬥力來說，卻相去甚遠。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惟有慘敗一途了。　　風騷自然知道，如果與軒轅正面交手的話，勝算是微乎其微。因此，一旦雙方正面交鋒，他便只有選擇逃走一策了。不過，這群跟他而來的人沒幾個是自己人，多是渠瘦和花蟆人，因此即使是死了也不可惜。對風騷而言，自己的生命最為重要，除此之外，便是他的族人，對於外人，他根本就不會在意。　　事實上，此次風騷仍有些大意了，只是他有些不明白，何以軒轅會知道自己己在他們的前面？而且在路上結網以待。如果換成是風騷，一定認為敵人會是在前方的路口設伏，而絕不敢肯定敵人會在自己的身後，這或許是天意。不過，一切都已經成了定局，不用再去想得太多，對風騷而言，只要自己能夠逃命便行了。　　�燕的速度相較於風騷來說，尚要遜色一籌，比滿蒼夷更是相去甚遠，她根本就沒有辦法截住風騷。　　風騷起步在先，又與滿蒼夷之間拉開了數丈距離。因此，滿蒼夷想追上風騷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風騷一路向山頂上奔掠，隨時踢下石頭撞向滿蒼夷，這使得滿蒼夷的速度打了一些折扣。　　�燕一見勢頭不好，忙御出昆吾劍，風騷踢下的石頭皆被昆吾劍擊毀，灑下一地的石屑，這樣為滿蒼夷開路，而使得扁蒼夷再無顧忌，速度陡增。　　風騷此刻倒也設辦法了，他自不可能留下來去防守�燕破石之劍。　　風騷不踢石頭，�燕就以昆吾劍干擾他的速度。　　最讓風騷頭大的便是�燕的劍可以脫手出擊，而且運轉靈活自如，使他不能不分神應付。不過，凡人的速度何等快捷，只是眨眼間便已向山頂之上奔行了數里，如今山頂也快到了。　　山頂的風極大，風騷似乎有些慌不擇路，當他奔至山頂之時，滿蒼夷僅距他五丈，�燕卻在十丈開外。　　風騷奔至山頂不由得傻眼了，這山頂純粹是絕路，無路可通，只是一個深有數丈的高崖，崖底一片枳雪，在陽光之下閃爍着一種異樣刺眼的光彩。　　滿蒼夷和�燕顯然也自那異樣的風速中感覺到了異樣，其實自側面，她們已經看到了這是一面絕崖。　　因此，兩人皆放緩腳步，緩緩向崖頂逼去。　　“風騷，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滿蒼夷冷冷地道。　　風騷猛地扭頭，面對滿蒼夷和�燕，衣衫和髮髻在獵獵山風中呼呼作響，但他的表情竟然顯得異常平靜。　　�燕也笑了，手中的昆吾劍橫架身前，冷笑道：“如果你有膽就自這裏跳下去！”　　滿蒼夷依然是步步緊逼，對於風騷這樣的高手，即使是作困獸之斗，也不能不小心。　　風騷怪異地一笑，手中的辟邪劍一擺，身子一轉，大步搶上山頂最高的石頂，縱身一躍，竟然真的向那數百丈的絕崖之下躍去。　　“想逃？沒那麼容易！”滿蒼夷冷哼一聲，身子一旋之際，立刻抽出極樂神箭搶步而上。　　�燕也不由得呆住了，風騷竟然真的自這裏跳了下去，這數百丈的高崖豈是人所能抗拒的？可事實上風騷居然如此輕鬆地躍下了。當她趕到崖邊之時，只見風騷已如一隻展翅的大鳥一般向山崖底下飛墜而去。　　“嘯……”極樂弓弦一響，極樂神箭破風追出，以肉眼難覺的速度直追風騷。　　滿蒼夷絕對不會放過風騷，她豈會不知風氏兄弟皆有一雙蝠翼？對於這種高度，完全可以借風勢滑行而下，並不會受什麼傷。當日風絕便是自東山口的崖頂飛速滑下的，雖然這比那高了十倍，但想來風騷也應該有逃命之法，因此滿蒼夷仍要落井下石地射出這絕殺的一箭。　　“呀……”風騷的慘叫應風而至，但已很微弱了，山風幾乎將那聲音撕碎。而風騷的軀體帶着一蓬血雨如隕石般向山谷之底墜去，一代魔頭便這樣死於高崖之下？

# 第二十章 天定人為

　　帝十整軍而出，行動極為利落，既然已經知道了龍族戰士所伏的方位，他便可以有針對性地用兵，誓要將這群試圖偷襲神堡的人掃除乾淨，給龍族戰士來個下馬威，讓他們看看九黎戰士並不是吃素的。　　帝十所領五百精銳戰士，分三面而出，以如此優勢的兵力，要去對付神堡周圍的龍族戰士，絕對不能有失。　　事實上，帝十已經輸不起了，若是此次他的行動有失，只怕丟的不僅僅是神谷，更會是神堡，甚至是整個九黎族了，這絕不是誇大之間。　　只憑那攻佔神谷的一千多龍族戰士，便足以對九黎構成了強大的威脅，但帝十知道，龍族戰士絕不會只有這一批人，據九黎的估計，龍族戰士最少應該在三千餘人以上。因此，如果他稍有疏忽的話，整個九黎都將陷入萬劫不復之境，是以帝十不得不處處小心謹慎。　　帝十再一次派親信去探查，確實證實了有一批人潛伏在神堡的西面，至於具體的人數是很準確定，但估計應在兩三百人左右。帝十也怕打草驚蛇，因此並不讓人太過靠近那群伏兵，以防引起對方的警覺，到時只怕會將事情弄糟弄複雜。　　帝十的五百精銳戰士之中有兩百快鹿騎，作為攻擊性的戰旅，這兩百快鹿騎所取到的作用便像利箭的刃口。　　※※※　　恭弘=叶 恭弘皇定營於己清理之後的谷主殿，這裏的破壞並不是很大，而關於秘道之類的也加以清理，因此他選擇此地作為大營而主持神谷的大局？　　此刻柔水、蛟龍與恭弘=叶 恭弘皇正在商討如何去對付隅守於奴隸營的東夷戰士，雖然他們佔了人多的優勢，但是在那方圓近二十里的地方，他們這千餘人的力量仍顯得單薄了一些，並不能夠完全控制住所有的局面，皆因這之中有着八百多奴隸。　　“報！”韓雁大步行入殿中，向恭弘=叶 恭弘皇、柔水和蛟龍行了一禮。　　“屬下擒到了由神堡放出的青鳥！”韓雁將手中所捧的一隻青色羽毛，幾有山雞般大小的鳥兒向恭弘=叶 恭弘皇面前一遞，稟道。　　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諸人這才見到韓雁手中那顏色怪異的鳥兒。　　恭弘=叶 恭弘皇知道韓雁和始鳩兩人都是養鳥捕鳥的高手，抓住此鳥定有深意，不由問道：“此鳥可是用來傳訊用的？”　　“是的，這裏還有一封風沙寫給白虎神將的信箋。”韓雁自鳥爪之上取下一個小竹筒道。　　“好，快看看上面寫了些什麼。”恭弘=叶 恭弘皇大喜道。　　柔水接過小竹筒，掏出其中的布帛，抖開一看，不由吃了一驚，忙又將布帛遞給恭弘=叶 恭弘皇和蛟龍。　　恭弘=叶 恭弘皇和蛟龍一看，不禁面面相覷，然後同聲道：“太好了，真是天要亡他！”　　“此人真不能小視，竟然想得出這一計，確實厲害！幸虧我們截下了青鳥，否則只怕還真會吃上大虧！”柔水肅然道。　　“對於這人，我們確實要小心一些，如果那八百奴隸真的與東夷人並肩作戰，那我們的損失只怕會是極為慘重，我們絕不可以給他們這樣的機會！”恭弘=叶 恭弘皇認真地道。　　“不錯，看來我們不能給太多的時間讓他們搓合，而要給他們來個一擊致命！”蛟龍殺意頓起。　　“可是這裏地域太廣，我們的戰士也不可能搜遍每一個角落、在這裏若不步步為營，他們完全可以偷襲我們。”柔水提醒道。　　“至少，我們知道奴隸幹活的地方，我們完全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去搗掉奴隸幹活的地方，將奴隸全部放出來？那時候他們便無法用奴隸這一招棋了，而後我們再步步為營也無所謂！”蛟龍斷然道。　　“看來也只有如此了，惟有先安頓好了這些奴隸之後，我們才能夠有更多的精力去對付神谷這群殘兵！”恭弘=叶 恭弘皇道。　　“事實上，即使是這群奴隸與他們合作，我們也不用擔心！”蛟龍神色一動道。　　“哦，你何以會如此認為？難道你有什麼更好的辦法？”恭弘=叶 恭弘皇訝然問道。　　“這群奴隸其實很好處理，只憑我們龍族的聲譽便可以打動他們。而龍族的戰士有很大一部分皆是來自奴隸兄弟，相信這八百奴隸之中定有許多人曾與我們的戰士相識，或是其以前的族人。只要我們組織出這些人在對陣之時發力高喊他們的名字，喚起這八百奴隸們的記憶，那這些人定會想到九黎昔日讓他們所受的痛苦，儘管九黎會給他們好處或自由？但這是在別無選擇之時的承諾，而在相同的條件下，這群奴隸一定會心向我們，因為他們那些舊識的話是最值得信賴的，也讓他們相信我們一定全善待他們。所以，臨陣之時，這群奴隸定會鬥志全失，甚至臨陣倒戈，那時九黎只會是自己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我們根本就不用去擔憂！”蛟龍似乎極為有把握地道。　　柔冰和恭弘=叶 恭弘皇一聽，皆大喜，點頭應和道：“蛟兄弟此話甚是有理，看來九黎此戰是必敗無疑了！”　　“九黎之敗，乃是上天註定，誰也更改不了的事實！”蛟龍自信地道，眸子之中更露出了一絲異樣的沖彩，彷彿可以看引即將大勝而歸的場面。　　“那蛟兄弟估計神堡方面會作出什麼反應呢？”　　恭弘=叶 恭弘皇極力客氣地問道，他對這個年輕人也同樣十分看好，事實上，軒轅身邊的年輕人個個都是極有個性，也都極為優秀，包括蛟龍、黑豆、姬成、木青之輩，另有凡三、花戰諸人，無一不是資質上佳的人才。而蛟龍在這數月一系列的表現中，頗有種大將的風度，完全可以與少典神農分庭抗禮。儘管蛟龍昔日與軒轅之間存在着極大的矛盾，但是軒轅卻大度地包容了他的一切，直到後來軒轅救回了蛟夢，雁菲菲為軒轅捨身，且軒轅極重情義的表現，使得蛟龍芥蒂全釋，而後軒轅救回蛟幽，蛟龍已對軒轅心服口服，知道自己與軒轅之間的差距，而且明白軒轅所作的一切，也只是為了大業。因此，他一改昔日的態度和脾性，更勤學，更重視自身的修養和整個大局。因此，可以說此時的蛟龍與昔日的蛟龍幾乎是完全不同了。　　蛟龍確實變了，便是蛟夢也清楚地覺察到了這一點。事實上，軒轅身邊的每一個人都發生了變化，包括蛟夢自己。軒轅的所作所為，軒轅的每一種心態，都彷彿在潛移默化地改變和重組每一個人，這些人都在不知不覺中改變，更有鬥志，更有活力，更為明理。無論是武功還是在看待事物的角度上，彷彿都有一個全新的改變。當然，改變最大的還是軒轅自己。　　軒轅的魅力是無可否認的，他的重要性也是天可替代的，就像是一個智慧的源泉，任何跟隨他的人，都可以自他的身上學到許多東西。而跟隨着軒轅日久的每一個人，都彷彿有足夠的能力獨擋一面，就是因為軒轅天馬行空的思維，使得他身邊的人學會了思考，學會了從多個角度去思索，這便是軒轅的魅力所在，因為他總會說一些跳躍性的活，只有在思索之後才能更深地體會出軒轅的話意。　　當一個人學會了思考之後，自然會改變。　　蛟龍望了恭弘=叶 恭弘皇一眼，他不知何以恭弘=叶 恭弘皇又要提起這個問題，這是他們曾經設想很多種可能的問題，而恭弘=叶 恭弘皇再一次提出來，是否有何深意呢？不過他依然說出了自己的看法。　　“神堡當然會作出反應，神谷可謂是九黎的大門，他們絕對不會讓這扇大門落入我們的手中，絕對會出兵來救，只看風沙此次青鳥傳書，就知道神堡定會很快就要出兵，這是為白虎神將諸人爭取時間和空間，轉移我們的視線。不過，我們早已在神堡外布下了三路伏兵，料想風沙此次惟有束手就擒的份了。”　　“嗯。”恭弘=叶 恭弘皇點了點頭，但又憂心地問道：“如果風沙發現了我們的伏兵，那豈不是將要前功盡棄了嗎？”　　蛟龍的眉頭微微一皺，道：“確有這種可能性，但是即使如此，他應該不會如此精明，因為我們故意安排一路伏兵暴露目標，他們定能夠吸引風沙的注意力，而另兩路人馬則以騎兵為主，井非在神堡周圍，若對方想遠途搜尋的話，便很難不驚動我們的第一道伏兵。風沙是個聰明人，見了我們的第一道伏兵之後，絕不全打草驚蛇，而他發現神堡周圍真的只有一路伏兵時，甚至會大意，更不會想到我們會在遠處設下兩支騎兵。”蛟龍悠然道。　　“嗯，蛟龍說得甚為有理！”柔水點頭應和道。　　“事實上，我們所談的伏兵，並不是直接針對神堡，而是要誘出神堡之中風沙的兵力加以殲之，而後才是攻戰神堡之時。我們那故意暴露行蹤的戰士只是一個誘敵出巢的餌，他們一定會以為我們只有這麼些伏兵，甚至想將我們這些伏兵一舉成殲，但這個時刻將是他們的死期！”蛟龍極力自信地道。　　“但是我們的兵力能夠將他們一舉殲滅嗎？”柔水仍有些擔心地問道。　　“自然能夠，神堡之中的總兵力只在七八百之間，如果風沙不想神堡空虛的活，至少要留下兩三百精兵護衛，那他們出戰之兵便只在五百人左右。而我們的三路伏兵各為兩百人馬，又是以騎兵為主，三路衝擊，他們惟有死路一條！”蛟龍斷然道。　　恭弘=叶 恭弘皇點頭微笑，道：“如此好極，那神堡之事便全交給蛟兄弟了，由你去主持大局，相信比誰都合適！”　　蛟龍並不推讓，笑了笑道：“那我這便去了！”　　“好！”恭弘=叶 恭弘皇起身相送，同時向韓雁道：“傳書玄計、苦心？聽候蛟龍的安排？更立刻組織戰士突破奴隸營地，然後以靈鳩找出那群殘兵的方位，傾力出擊！”　　韓雁在一旁聽着蛟龍所說的一切布置，不由得大為佩服，更是信心大增，彷彿眼前已經大勝了一般。　　※※※　　少昊大怒，有熊居然在他的眼皮底下接走了兩批鬼方的降服之卒。　　這群鬼方的降部皆是在那群自有熊歸返的戰俘的帶領下，偷偷地越過少昊的防線，抵達十大聯城。　　熊城方面，對鬼方的戰事關注極為密切，邊防上更是做得天衣無縫，更早就料到這些鬼方的小部落會越過戰線來投。　　事實上，少昊對鬼方的封鎖存在着極大的漏洞，在那地廣人稀、風雪瀰漫的極北之地，要想封鎖所有的路口，即使是有熊也難以做到，因為塞北的地勢並不是大險要，哪裡都是路，無險隘堅關，而少昊更不敢傾全部的力量出擊。因此，要想封鎖每一道關口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所施行的戰略便只有掠奪和搶殺，若是他將戰線拉得太長，一是經不起鬼方的衝擊，二是害怕有熊的出擊，這便使得少昊無力照顧全局。　　其實，少昊作出攻擊鬼方的決定也是一種痛苦的舉措，他沒有料到鬼方居然仍這般堅韌，竟死戰到底。尤其是刑天部和葷育合，這簡直是兩塊又臭又硬的石頭，讓少昊恨之入骨！他本以為鬼方的天魔一死，那些精銳戰士和風魔騎幾乎是全軍覆滅之後，鬼方再也不堪一擊，想趁機揀個便宜的他，反而陷進了一種苦戰之局。反倒是有熊，成了坐壁上觀看熱鬧揀便宜的一方，這怎叫少昊不氣？不惱？不怒？不恨？　　※※※　　軒轅知道，自己可以鬆了一口氣了，這一路去崆峒的路上，他也不想再遇到什麼樣的變故。事實上，他也怕再經歷太多的祈騰，此刻他的狀態可謂是極為虛弱。　　風騷以這種方式結束他的一生也算是報應，不過，在花戰諸人下山尋找風騷的屍體之時，卻並未見到其屍，只發現了一灘血跡，以及那柄掉落在離血跡有數十丈外的辟邪劍。　　風騷究竟是否已死，仍不能確定，但對於這樣一道絕崖來說，自上面落下能夠不死，那定是個奇迹，而且他身中極樂神箭。　　當然，這個世上的奇迹並不少，再多一件，也沒有多少人會懷疑。不過按崖下情況的分析，風騷應該是自己爬走了，那血跡一直延伸到一條小河邊，然後終止。如果不出意外的活，風騷定已入河，讓水流將自己送遠而避免遭受軒轅等人的繼續追殺，但是此刻的水溫之冷簡直令人受不了，即使是入水，以風騷的傷殘之軀，便是不被凍死，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滿蒼夷的極樂神箭豈能易與，不過由於風騷的身子是在虛空中浮動，極樂神箭可能會稍有偏失，無法射入致命之處，這很可能便是風騷仍能爬離山崖的原因。　　不過，此次風騷所帶來的好手幾乎是全軍覆滅，這些人本是想趕到軒轅的前面，然後見機伏擊，誰知卻被軒轅引到絕路之上反遭伏擊。這確實是一種悲哀，事實上，以軒轅身邊的這群高手，除了太昊、少昊、蚩尤及破風這等級數的高手親自出手外，否則很難對軒轅構成威脅。對於這一點，軒轅很自信，是以，此刻他大概可以安心地前往崆峒了。　　太昊和少昊滯留於鬼方，蚩尤有傷未復，破風更是鎩羽而歸，即使是像風騷這樣的角色也不多，是以軒轅絕不擔心這一路上再有人對他構成多大的威脅。　　現在最大的問題便是去找來一些座騎，以代步快速趕到崆峒，順利結束這次的行程。若是沒有座騎代步，還不知道要走多長時間，而且路上若耽誤太長時間，很可能會發生許多意料不列的變故，那可就不太樂觀了。　　※※※　　帝十領着大軍悄然而出，一切的行動都極為小心，這是一場絕不能有失的戰鬥，否則他將成為九黎的千古罪人。　　不過，帝十心中暗暗高興，因為行動似乎極為順利，到他們逼至龍族戰士營地一里之外時，龍族戰士似乎猶未覺察出來，這當然是一件好事，這也使帝十暗對龍族戰士多了一分鄙夷輕視之心。　　帝十不敢先動用快鹿騎，因為在這種環境之下，若是龍族戰士設下陷阱，只怕會使快鹿騎折損許多，這是他不願意看到的！　　雖然快鹿騎用來偷襲確實能收到極好的效果，但快鹿騎用來追殺敵人則更妙，這群龍族戰士本也是準備伏擊的，因此設有機關自是難免。　　龍族戰士並未紮營，只是在山坳之中彷彿是待命而動，遠遠望去，有的倚樹，有的打瞌睡，有的在草叢間、樹桿后，有的在樹梢之上，不過皆比較隱蔽，在樹恭弘=叶 恭弘樹枝的遮掩之下，一個個身影似有些模糊不清，隱隱的。不過，這些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確實有這麼一些人存在，那樣，帝十所領之兵就可以給對方致命的一擊！　　“嚓……”前進的東夷戰士終於遇到了陷阱，儘管他們已經十分小心自己的行動，可是有時候總難以避免地觸到龍族戰士所設下的機關。　　龍族戰士的機關都是極為精巧細緻的，這群人能夠設計出讓東夷人驚訝的東西，因為這群人很多都是最下層的奴隸，手腳總難有得空閑，在長期勞作之下，一個個都成了巧手之輩。因此，這些人能設計出許多讓人心驚的機關。　　“殺……”帝十知道，此到是出擊的時候了，即使是走進了陷阱區，他也不能再有半點猶豫，否則讓對方覺察到了，那隻怕會是一場苦戰。惟有此時以最快的速度出擊，方能夠迅速擊潰龍族戰士的防守圈。　　“殺殺……”九黎戰士齊聲高呼着向山坳之內衝去。　　山坳之中的龍族戰士彷彿如夢初醒，有的自樹上驚跳而下，一時箭雨狂飛。不過，他們似乎明白了一些什麼，所有的人都向後急撤而去。　　帝十冷笑一聲，這群龍族戰士並沒有他想象的那麼多，只有百令人，不過這百餘人所射箭矢的力道極強，可是在倉促遇敵之下，也惟有退逃。　　但帝十豈會讓這些人逃掉？一聲長嘯之時，自左路也殺出了百多名九黎戰上，呈兩面夾擊之勢。　　“撤……”龍族戰士的頭目乃是玄計，他彷彿知道自己已經中伏了，不禁呼喝着讓人撤離。　　龍族戰士人人且戰且退，這些人退走的速度極快，借樹木的俺護，一邊以勁箭外射，一邊集中地向後退，他們似乎早已想好了退路。　　帝十所領的九黎戰士也都是步卒，在奔走的速度上，似乎都要遜於這群龍族戰士一籌。　　這便是龍族戰士的厲害之久，九黎人並不是第一次領教龍族戰士的這些本領。在屢次作戰之中，龍族戰士多是憑其極速的行動速度而擺脫九黎的追蹤，也總是神出鬼沒得讓九黎人頭痛。　　這一點帝十並不意外，他還知道這是因為龍族訓練戰士的第一課便是訓練其身法和步法，以速度為主，但這種能使人奔跑速度倍增的功夫，帝十一直都不知道是什麼功夫，也一直無法窺得其全貌。因為他所擒的人都只是龍族戰士之中的一些普通戰士，還從未曾擒到龍族戰士之中的重要人物，而這些普通戰士只知接受強化訓練，根本就不知道這是何種身法。　　事實上，軒轅當日在訓練龍族戰士之時，都是將部分神風訣融於一些基本功夫之中，讓龍族戰士習練。因此，一般龍族戰士根本不明其中要領。所以，帝十無論如何拷問，其結果仍是一無所知，這使得九黎人極為喪氣，他們很想擒一些龍族的重要人物，但是這些人物都很狡猾，也潛得很深，使得九黎的計劃每每落空，反倒是九黎的許多重要人物經常落在龍族戰士的手中。　　不過，此次帝十是有備而來，他估計好了，龍族戰士最後會以高速撤離，這是龍族戰士的一慣作法，因此他並不驚訝！　　帝十的兩路九黎戰士合在一起，在龍族戰士之後緊迫不舍。　　玄計諸人似乎是若即若離，也似乎極為狼狽。　　“殺！”一陣疾促的蹄聲響起，九黎的快鹿騎也自側面殺了出來。　　這正是帝十伏下最具殺傷力的一支勁旅。　　玄計吃了一驚，高呼：“向山谷中撤！”　　帝十也一呆，立刻記起了這是葫蘆谷周圍，再向前半里就是葫蘆谷了。　　葫蘆谷，只有一個不甚寬闊的入口，而且是一個死谷，四面都是斷崖。　　當然，葫蘆谷中的斷崖都不是很高，高有十餘丈，低處卻只有三四丈，但對於戰騎來說，如果他們退入葫蘆谷，只會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只能憑藉步卒自四面的崖壁上爬下去攻擊了。　　葫蘆谷其實並不大，只有數十畝之地，因此九黎並不想拿這樣一個死谷來作為自己的本營，也不想對其進行開發，因為沒有什麼利用價值。　　葫蘆谷之中雜草叢生，也有許多樹木，這確實是一片死域。　　龍族戰士彷彿是病急亂用藥，慌不擇路地便向谷中退去，後面只有三十餘名弓弩手在谷口斷後，似乎已經忘了這個地方只是死路一條。　　九黎的快鹿騎追到之時，龍族戰士基本上都退入了山谷中，雖然他們趕來射殺了二三十名龍族戰士，可是在龍族戰士的一輪勁箭之下，將快鹿騎的攻勢阻住了，也傷了幾騎。　　帝十追到葫蘆谷口，被亂箭逼住，這谷口確實比較小，只能並排通過兩騎，但相對人來說，還是很寬闊的，戰鹿想進入則要付出相當重的代價！而帝十卻不想將自己的戰士過多地浪費在這裏，他的目標乃是在於解救神谷，若讓他的快鹿騎在此與龍族戰士交手，這無必要的損失他的確舍不得。因此，帝十隻好命令全軍在谷外止步。　　第十四卷

# 第一章 死谷之戰

　　帝十望着葫蘆谷，不由得冷冷笑了笑，這些人似乎很笨，竟然會退入這樣一個死谷中。　　“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帝放悄聲問道。　　“他們這隻是在自尋死路，你領二十人上谷頂，自四面向谷中放射火箭，我要讓這群人變成烤豬，也只有這樣的笨人才會做這種笨事！”帝十殺意凜然地道。　　帝放一聽大喜，這確實是一條毒計，此刻已是冬天，草木皆枯，天干物燥，只要向谷中投上幾堆火，這個葫蘆谷定會全部燃起來，想救都救不了。那時他們只要守住谷口，龍族戰士就惟有死路一條，如此看來，龍族戰士確實慌不擇路了，否則的話，斷然不會盲目地進入這樣一個死谷。　　當然，如果龍族戰士不逃入葫蘆谷的話，也難逃過快鹿騎的追殺，以快鹿騎來去如風的速度，即使是龍族戰士的速度再陝，也是難逃厄運，這是肯定的。　　因此，也不能說是玄計的決策錯誤。　　帝十親自執弓守在葫蘆谷口百步之處，這一個距離，絕對可以拿谷口的活物作為箭靶。只要龍族戰士受不了谷中的高熱而奔出的話，便將成為箭靶，惟有死路一條。　　谷口相候的，自不只是帝十一人，還有九黎族的數百戰士。　　每個人的神情都極為肅穆，戰雲彷彿在這片天空之上瀰漫出一層沉重的死氣。天空中的陽光本極為明媚，但是在這層死氣的相襯之下，反而顯得有些凄慘而陰森。　　※※※　　刑天部和葷育部的人也大怒，竟然有人在這種關鍵的時候去投奔有熊，這對軍心的影響不可謂不大，這怎不讓刑天震怒？　　魔奴也大為震怒，他們在與少昊拚死拼活，可有些人卻只顧自身的利益，去有熊謀求生路，這簡直像是給了他一記悶棍。　　有人去投有熊的消息如插上了翅膀一樣，很快傳遍了每一個鬼方人的耳朵，就像當初那群戰俘無恙地自有熊歸返的消息一樣，被人越傳越神。　　什麼有熊派人在邊境十里相迎呀，什麼有熊的太陽親自來接呀，什麼軒轅給這些投奔的人發放冬衣呀……等等消息，傳得不亦樂乎，而且每一種傳說都似乎是說有熊極為親切，極為熱情，彷彿這世上惟有有熊才是天堂一般，一個個都把有熊人傳得好得不能再好。　　而有熊族的戰士在熊城遠處與東夷展開了幾戰，這是鬼方人盡皆知的，許多知情的人都明白這是有熊在接應投降的人，幫助他們阻擋東夷的追殺。　　刑天簡直是氣壞了，但他無法控制族人浮動的心緒，這些人也都嚮往起有熊來，許多人也甚至起了欲投靠有熊的念頭。與其在這裏沒完沒了地苦戰，倒不如去投靠有熊，求得平安與和平。　　魔奴對有熊那自是恨之入骨，對天魔羅修絕，他是絕對的忠心，而軒轅竟耍詭計殺了天魔，他自是將軒轅視為大仇人。可是他知道，軒轅此刻可不是好惹的，憑他們的實力根本就不是人家有熊的對手，連天魔都大敗於軒轅之手，他則更不用說了。因此，他並沒有想去報仇的念頭，但是他的許多族人竟然投降於有熊，服於軒轅的手下，這怎叫他不怒？怎叫他不惱？　　刑天知道這樣下去的話絕對不行，因此，他不得不緊急召開一個會議。　　這次會議，幾乎聚齊了刑天部、葷育部、土方部、�b曲部和血鬼部的所有重要人物。　　而昆夷諸部因都在太昊的緊逼之下，根本就不可能前來赴會。因此，刑天只好將那幾部放到一邊不去理會，先清理他們這幾部的內部情況。　　魔奴無法不傷腦筋，惟有不住地激勵士氣，但是，他無法根除深種在鬼方子民內心深處的思想。因此，他只好硬下命令，誰若叛族，殺無赦！　　刑天召集了所有自熊城歸返的戰俘，警告他們誰若再宣揚有熊的好處，定斬不赦，更不可以離開刑天部和葷育部。　　一時之間，鬼方諸部人心惶惶，更有許多人敢怒不敢言，心生怨憤，尤其是那些自熊城歸返的戰俘，更是心生不滿，因為刑天的這命令便等於是限制了他們的自由，想出刑天部和葷育部都不可以，這在熊城當戰俘之時都不會如此，怎叫他們不怨？但這命令乃是刑天所下，誰敢不遵？　　天魔一去，鬼方便是刑天作主，因此刑天的命令就是最高的行為標準。不過，當初回歸的戰俘此時也只剩下一兩百人仍留在刑天部和葷育部，余者要麼是其它部落的，要麼都已經領着家人降服於有熊，這對鬼方戰士的心理打擊極大。　　※※※　　昆夷部也聽聞了刑天所頒布的命令，也聽說了關於有熊出兵接應降兵的消息。因此，他們本來猶豫的心都開始鬆動了，漸漸傾向於有熊。　　畢竟，他們也嚮往安定，嚮往和平與幸福，此刻刑天部和葷育部無法照看他們，他們只好自謀生路，找尋自己的歸宿。降於太昊，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彼此之間的仇怨已結得太深，而且，他們若是降於太昊的話，只能成為伏羲氏的附庸，這是他們所不想發生的事情。而降於有熊，則可以得到平等地對待，甚至可以加入“華”聯盟。　　事實上，關於軒轅所建起的部落聯盟的情況，早已傳遍了許許多多的地方，當然也瞞不了鬼方，何況那些戰俘更是傳遞訊息的使者，還為有熊大肆宣揚了一番。因此，“華”聯盟則成了弱者的天堂、強者的樂園，一片和平與安靜的樂土自是戰亂中人們所嚮往的。　　昆夷部和嚴允部諸人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他們決意降於有熊，但這卻是一件大事情。　　這確實是一件大事情，這將關係到昆夷部、嚴允部、舌方部、林胡部，甚至是山戎部這數千子民和戰士的安全，他們不得不慎重安排一切，不得不仔細地策劃和計算。他們可不像那些小部落，只有幾十人或二三百人，可以輕易地越過少昊或太昊布下的防線。　　因此，他們必須要熊城或是“華”聯盟作出一個讓他們感到心安的承諾，他們才敢舉族行動。　　經過數番思量和商討，他們終於派遣出使者前往熊城，讓熊城想出一個能夠確保他們族人安全的方法，他們才會降服，而且熊城還得想出一個合理的方案。　　他們實在不想再去為鬼方這個爛攤子承擔罪孽了，更不想與刑天部、葷育部合作，只看眼下的局勢就可知道，所謂的合作關係已經名存實亡。刑天和魔奴似乎並沒有將他們幾部考慮進去，而且一東一西，相隔數百里，也難以聯繫上，這是一種悲衷，但也只有在悲袁的情況下才會做出最絕望的決定！　　這也是一種賭博，究竟是贏還是輸，惟有聽天由命。　　※※※　　帝放剛爬上谷頂，突地一陣亂箭破空而至，如蝗雨般灑過。　　帝放吃了一驚，他沒有料到，在谷頂竟然還會有人伏擊，一時之間，竟被殺得措手不及。　　帝放還算了得，避過了這一劫，卻驚出了一身冷汗。與他同來的二十餘人，一時之間損失了十數人，這些冷箭確實是防不勝防。　　帝放只好向谷外撤，他根本就不知道谷頂究竟埋伏了多少敵人，但他知道，以他這幾個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完成任務。正當他欲退之時，驀地聽到葫蘆谷外一陣急促的蹄聲傳來，他還沒明白是怎麼回事之時，已是喊殺聲四起。　　帝放扭頭一看，只見一隊騎兵持槍背弓，見人就殺地沖入了他們所在的包圍圈，更殺入了他們的人陣之中。　　這群騎兵所乘之物非鹿非牛，卻是青一色的戰馬。　　那膘壯的健馬，那修長的馬腿，揚起了一片囂亂的塵上。馬嘶之聲四起，鹿鳴、人叫、弦響……一切的一切，都變得極為混亂。　　帝放吃了一驚！　　不僅僅是帝放吃了一驚，便連帝十也大大地吃了一驚，不知道這是自哪裡殺出的一隊如此裝備的騎兵。　　這些人個個都是神箭手，射出兩輪箭雨之後，掛弓摘槍。　　重槍長挑近刺，砸、劈、點、戳，只殺得九黎戰士人仰鹿翻。　　快鹿騎迅速迎上，但是在這一隊鐵騎的衝擊之下，快鹿騎竟也潰散。在衝擊力之上，戰鹿較之戰馬，遜色不止一籌，雖然鹿角也是利刃，但馬兒的長嘶之聲幾乎讓鹿驚得不受控制。　　戰馬的鐵蹄更是騰空踢踏，見人張嘴就咬，那種場面幾乎讓九黎戰士驚嘆了，他們似乎從來都沒有見過如此陣仗。他們哪裡見過如此兇惡的座騎？簡直比野牛還要可怕。　　“殺啊……”“殺……”帝十陣腳大亂之時，葫蘆谷中一陣大吼，玄計又領着那百餘龍族戰士大殺而出。　　東夷一向以快鹿騎着稱，引快鹿騎為傲，因為他們的騎兵那所向無敵的攻勢足以讓東夷威震天下！可是他們今次卻遇上了一支比快鹿騎更為可怕的騎兵。　　快鹿騎在戰馬的衝擊之下，幾乎都是不受控制，哪裡還存在昔日“快”的優勢？簡直像是一場囂亂不堪的鬧劇。　　帝十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他的快鹿騎在對方的騎兵衝擊之下，竟是如此不堪一擊。在突然之間，他想起一件事，那便是當日帝五所領的三百快鹿騎在偷襲黃恭弘=叶 恭弘族一役之時，幾乎是全軍覆滅，只剩下帝五幾人被擒，後來帝五被換回，但是那一戰給東夷留下了一道陰影，所謂的陰影便是這些騎兵所留下的。　　只是，那次的騎兵沒有今日這般多而已。　　帝十也不清楚究竟來了多少敵騎，但在蹄聲、塵土、喊殺聲的掩映下，似乎這次來了很多敵騎，這才顯得到處都是。　　東夷戰士本就陣腳被沖亂，而玄計又乘亂出動，內外夾擊，幾乎使這些人一個頭兩個大。在龍族戰士先聲奪人之下，哪裡還會有鬥志存在？　　“撤！”帝十簡直想大哭一場，他居然又中了龍族的詭計，陷入了這樣一個絕境。　　九黎戰士不得不撤，眼下敗勢已呈，回天無力，因為沒有人能夠抗拒這厲兵鐵騎的衝擊。儘管在兵戶上，九黎還佔了優勢，但是在聲勢和氣勢上，他們卻是相差太遠。　　快鹿騎反而成了斷後的隊伍，帝十也是邊戰邊退，但快鹿騎根本就不可能完全阻攔得了所有戰馬的衝擊，因此，帝十仍免不了要遭受到騎兵的衝擊，這也正是九黎的苦處。　　帝放諸人也被埋伏在谷頂的龍族戰士殺得連滾帶爬地逃下山谷……　　龍族戰士合兵一處，一路追殺，快鹿騎死傷自是不用說。當然，快鹿騎上的九黎戰士也極為精銳，幾乎纏住了大部分的龍族騎兵，儘管戰鹿沒有戰馬的優勢，但是快鹿騎的優勢卻是他們所經過的訓練比龍族騎兵更長，在鹿背上作戰的經驗也更好，對於兵刃的運用也更為純熟。因此，龍族騎兵只是在剛開始一輪衝擊之下對快鹿騎影響很大，但在快鹿騎穩定下來之後，立時又組織還擊，一時雙方殺得難解難分，而這也為帝十的撤走製造了極好的機會。　　帝十惟有折返神堡，他明白，此次龍族戰士乃是有備而來，單這些可怕的騎兵便足以讓他心驚。　　他想去神谷，但這一路之上五六十里，若再出現一支騎兵的話，他休想安全抵達。帝十不明白，何以龍族會出現這樣一支可怕的騎兵。　　帝十必須返回神堡，然後再商量對策，更要盡可能地保存實力守護神堡，以防龍族連神堡也一併奪了過去，那九黎可就更痛苦了。　　龍族戰士依然銜尾追殺，只不過由於有快鹿騎斷後，使得帝十的壓力減少了許多，但他也夠狼狽了，此刻身邊剩下的人不到兩百，加上那群快鹿騎的戰士，也只有三百人左右。　　這真是一種悲衰，出師未捷，便先折損了近兩百戰士，他實在是沒臉回去見風沙。當然，他必須回去，他不能成為九黎的罪人！　　眼看再有四里多路便可抵達神堡的範圍，突地自橫里又殺出一隊騎兵。　　蹄聲驚碎了林中的寂靜，也驚碎了帝十的心，抑或可以說是驚碎了每一個九黎戰士的心。　　這裏竟然還伏有一支敵騎，帝十簡直想對着所有人大哭一場。　　“殺……殺……”喊殺聲四起，箭雨兜頭向九黎戰士射到。　　“希聿聿……”戰馬飛速穿越林間，根本就不給帝十返回神堡的機會。　　這隊龍族戰士人人手操重刀和堅盾，一手刀斬，一手盾擋，簡直像是一陣無堅不摧的旋風，所過之處，九黎戰士犹如斬瓜切菜一般被斬倒一地。　　帝十雖勇，但一人主力始終有限，而龍族戰士之中也有好手纏着他，幾匹戰馬在他身邊錯雜而攻。　　帝十的長矛雖猛，卻也難以起到多大的作用。　　這一路人馬正是苦心所領，苦心對帝十可謂深有了解，見到帝十那真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雖然他不是帝十的對手，但這一年多來的強化訓練，使他學得了不少高深武學，因此在帝十的面前也絕不怯場。而他的武功也足以抗拒帝十二十餘招，加上幾人聯手相擊，帝十一時也脫不開身。　　九黎戰士卻是毫無鬥志，本就是只求逃命，此刻再遇強敵哪能不慌？也有些人激起了拚死之志，那便是帝十的親衛，諸如帝放之類。不過，他們根本就不可能佔得了什麼便宜，因為龍族戰士一擊之後立刻便移位而去，戰馬的速度何等之快，便像車輪似的，只殺得這群人眼花繚亂。　　龍族戰士此刻不僅佔了人數的優勢，更佔了鬥志的優勢，這一通大殺，直殺到神堡門口，對方僅餘十幾人被神堡內的戰士亂箭接應下退回神堡的谷地之中。　　帝十也滿身是傷地敗回神堡，而帝放則戰死亂馬之中。　　這支騎兵殺得帝十敗入神堡后，立刻調頭殺回，與另一支騎兵合併衝殺快鹿騎。　　快鹿騎本身就已經損失慘重，哪裡還經得起這支新的生力軍的狂沖亂殺？只片刻間便潰敗四散而逃。　　龍族騎兵也瘋狂追殺，這群快鹿騎能夠倖存的僅十餘騎而已，而且這些人根本就無法返回神堡，因為神堡之外仍有龍族戰士嚴加把守，他們只好慌不擇路地逃奔，有些則取道九黎本部的方向而去，那是他們惟一可以逃生的方向，也是惟一可以求得救兵的方向。　　※※※　　龍族戰士會兵神堡之外，幾乎讓沙風沙心痛得昏了過去。　　神堡之中的九黎屬眾確實是人人驚惶，他們的戰士又一次慘敗，便連帝十也身受重傷。三百步卒、兩百快鹿騎，只有那麼一二十人逃回神堡，這與全軍覆滅又有什麼分別？怎能不讓風沙不心痛？　　風沙不僅心痛，更是擔心，眼下神堡之中只有兩三百人，而龍族戰士卻有五六百人逼在谷口，大戰一觸即發，龍族戰士的進攻只是遲早的問題。而他，又將憑什麼抵擋龍族的大軍呢？　　戈族竟然會有這般可怕的騎兵，竟能夠設下如此高妙的誘敵之計，這確實讓風沙吃驚，讓九黎人心驚。可是卻沒有人知道究竟是誰領着龍族戰士來犯，這確實是一種悲哀。　　風沙不得不暗責自己的失策，對於行軍作戰來說，一點點的失算便將是滿盤皆輸的結果，而此刻，風沙嘗到了這枚苦果。　　風沙不能不承認龍族之中確實是人才濟濟，竟然不在神堡外設伏，而是在遠處設下這兩支騎兵，而使得他們的戰士被誘出神堡，再加以伏擊，且還派出一支戰騎斷其歸路，如此作戰之法，確實是讓風沙意料不到，這也成了他們最致命的原因。　　※※※　　恭弘=叶 恭弘皇大喜，神堡的援軍這一敗，幾平是斷了神谷的後援。至少，在短時間內，九黎本部的援兵還不能及時趕來，而這段時間，他卻要攻破神堡，而且要將神谷中的殘兵全部清理掉。　　柔水領着六百餘人直接殺入了奴隸營，但是奴隸營之中並沒有東夷的兵卒，只有一群殘弱的奴隸在那裡茫然不知所措。　　這些殘弱的奴隸們皆無再戰的能力，顯然是白虎神將遺棄了他們，抑或可以說，這些人對於白虎神將而言，已經不再重要。　　白虎神將沒有收到風沙的傳書，但是他自己卻已經想到了借用奴隸這一招。因此，他強行帶走了精壯的奴隸，要這些人為他去打仗。　　他並不像風沙所說的那樣，以利誘之，當然，這也是一種手段，作為白虎神將來說，他也只能這麼做，因為他根本就沒有什麼可以對這群奴隸取到利誘的作用。　　粟水帶出了這群殘弱的奴隸，依然是善待這些人，她明白這些人雖然無戰鬥能力，但是這些人也是一種極有利的武器，那便是蛟龍所陳述的形式：這群人雖對九黎或東夷人無用，但是對那群奴隸卻極有效。　　感情本就是一種武器，只不過那是一種無形的武器，它平時所取到的作用並未太過被人重視而已。而人性之中，最脆弱的便是感情。此時柔水便是要以這種武器去瓦解奴隸們，再激起他們的憤怒。　　憤怒是一個人情緒之中最為暴烈的一部分，它可以將一個人的潛力激發出來，而這種力量將會是白虎神將致命的東西。　　恭弘=叶 恭弘皇知道，控制神谷根本就不再需要這麼多人，而他此刻的重點應該放在神堡之上。只有攻下了神堡之後，他才有更多的把握擊敗九黎的全部實力。當然，恭弘=叶 恭弘皇還必須自共工氏和祝融氏調集更多的兵力，這一場仗，他一定要勝，而且還要勝得漂亮，方才未負軒轅所託！

# 第二章 征戰天下

　　熊城捷報頻收，這多虧了始鳩和韓雁兩族之人，只有他們訓養的鳥兒才能夠這麼快捷地將消息傳到熊城。　　這段時間，鳳妮幾乎將自己的全部心思都投注到有熊的事務之上，兼且還要處理一些關於華聯盟的事情。不過，她很樂意這樣，每天都有好消息傳給她，使得她也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自豪感。只有在夜深人靜之時，她才會想到軒轅，而這時，疲憊的身體才似乎找到了一個歸宿。　　是的，她所擁的這一切，都是軒轅所賜，若沒有軒轅，她怎麼可能會有今日的成就？若沒有軒轅，她也不知道有熊此刻究竟會是一種什麼樣的局面。　　生命，像是一場遊戲；生活，便像是一個無法禪釋的夢。　　鳳妮或許是要感謝蒼天，能讓一個橫空出世的軒轅來相助於她。而軒轅便像是一個奇迹一般，以無可比擬的速度崛起，而有熊族的繁榮和強盛也是軒轅所創造的奇迹的一部分。　　鳳妮不能不為之感慨，當她第一次與軒轅在有邑族相遇之時，她絕沒想到，這個有些特別的年輕人竟然能夠助她成就今日的地位，更沒有想到，軒轅竟會成為今日這樣一個名動天下的風雲人物。　　如果當初她沒去有邑，或軒轅沒有與自己一起離開有邑，那他會不會發生之後的一系列際遇呢？會不會成就今日這樣一番基業呢？自己的命運又將是怎樣一種形式？而軒轅的命運又將是何種形式呢？　　這是一個沒有人能夠回答的問題，事實上，究竟是軒轅的命運改變了鳳妮，抑或是鳳妮的命運改變了軒轅呢？這是一件沒有人能夠說明白的事情，或許命運本身就是錯綜複雜的，牽一發而動全身，這便是命運。　　熊城之中，人人都很忙，包括每一位能域子民，他們在除了勞作外，還要以一種極大的熱情相迎降服有熊的外族之人。　　當然，他們絕對樂意這樣做，看着自己的部落不斷強大，這是他們心中的一種驕傲。能夠為自己的部落強大出一份力，這是每一位有熊子民的光榮。　　只有看着自己的種族壯大起來，他們心中的安全感才會更重一些，這是自然的。　　事實上，有熊子民這些年從來都不曾有過這數月來這般激動，這般興奮，這般歡躍，而這一切皆因為軒轅的到來！　　此刻，再不會有人懷念創世大祭司和蒙絡所主事的時代，那一切彷彿都已經過去，成了歷史，甚至不會有人去追問創世和蒙絡的死因有何可疑之處，即使是十大城主中的四人死去之因也沒有人再去追究，彷彿在有熊子民的心中早已經忘記了這一切，而只記得軒轅給他們帶來的驚喜，帶來的歡慶。　　世事便是這樣，人心也是這樣，當成功者的光輝正盛之時，就不會有人注意光輝之下的失敗者。　　而軒轅的成功簡直是一個神話，創世和蒙絡的過往影響，自然會淡出有熊子民的記憶。而此刻，團結各部落正是軒轅所提倡的，而所謂的華聯盟更是有聲有色。軒轅的仁義更是所有人所敬服的，因此只要是軒轅所提倡的事情，都可以在熊城之中調起極高的熱情。　　軒轅不在熊城了，許多人都知道，但是由軒轅一手所建起來的威望卻是絕對難以磨滅的。熊城之中的每一個人都正在奉行着軒轅的計劃，並實施着軒轅所定下的策略，這也是有熊能夠得以繁榮的根本。　　每一個人都絕對堅信軒轅的決策，只因為軒轅的決策都已出現了成效，這些人也是有眼力的。　　元貞長老和熊城之中的許多人都慶幸擁有軒轅這樣一個太陽聖士，若非如此，只怕有熊還要繼續呆在那個毫無作為的時代，甚至會發生倒退。　　※※※　　軒轅諸人終於走出了太行山脈。光是走這太行山脈，便花了他們整整七天時間，想想還有那麼多的路要走，這真是一件讓人頭大的事情。　　軒轅此刻又是身負重傷，天寒地凍的，到哪裡去找座騎呢？如果沒有座騎的話，實在是不知道何時才能夠到達崆峒山，而這些日子，有熊會發生一些什麼樣的變故呢？惟有減少在途中所花的時間，才能夠有更多的時間去解決其它必須解決的事情。此刻的軒轅可不是昔日的軒轅，牽一發而動全身，普天之下最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　　所幸的是，軒轅身邊仍有四匹健馬，這不知是值得慶賀，還是應該為之感到悲哀。　　當然，擁有四匹戰馬還算是幸運了，軒轅雖然不能夠騎馬，卻可以在馬背之上搭一付擔架，而軒轅便躺在這個以小獸皮乾草搭起的暖擔架之中，倒也不是很受罪。兩匹戰馬以木架接在一起，使之不會散開。　　出了太行山脈，道路倒不是很陡峭，所以兩匹戰馬并行，並不礙事，而且馬背之上還可以各載一人掌韁。　　由於行路不快，戰馬也並不是很累，只是一路上找不到多少草料喂馬，而且這又是下雪天，不過幸虧這些戰馬依然有着野馬的習性，會自己找草吃，有時也啃啃樹皮，倒也不會餓着它們。　　而這群人無一不是高手，更是餓不着，大不了便烤肉吃。一連數日大雪，各種野獸動物極易捕獵，只要你有足夠的本領，就能夠找到屬於自己的食物。　　滿蒼夷的速度最快，她自然被派出去探路，去找哪裡有座騎的小部落，然後回來相報。　　※※※　　恭弘=叶 恭弘皇親自趕去神堡，對於神堡的作戰，這是很重要的。神堡也是九黎的重地，這一年多來，九黎在神堡之中花了不少心血，更自本部運來了許多糧食和物品。因此，龍族只要攻下了神堡，將會獲得更多的東西。　　恭弘=叶 恭弘皇並沒有志記，當日離開神堡時，軒轅命郎氏兄弟將神堡之中的糧食埋藏在一個地方，他此刻便要動用這些資源來充實這兩千戰士。　　當然，神谷中的一切儲備就足以支持他們作戰幾個月了，那是經過風騷二十多年的經營，之中自然是儲備了很多東西，無論是糧食，還是布帛、皮貨及珍寶，而這些都將屬於龍族，抑或是說屬於華聯盟，如果再佔了神堡的話，便等於佔了九黎的半璧江山和一半的財寶。　　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並不將神谷中的東西全部都屯在其中，有的，他派人送去范林，只留下必要用的物品。　　恭弘=叶 恭弘皇其實知道，自己在九黎之地呆的時間也不會太長，若是少昊歸返，調集了所有兵力對付他們，那時他們便將陷入苦戰之局，而這卻不是軒轅所想見到的。　　軒轅只是想乘少昊北上之時，對其實力大加削弱，但是少昊一回兵，他們也要撤兵了，因為他們根本不是少昊的對手，而且又沒有熊城那樣的堅城相守，這便使得恭弘=叶 恭弘皇不能對九黎作太多留戀。但是作為神堡和神谷這兩大九黎要地，軒轅卻是想要得到的，因此命恭弘=叶 恭弘皇一定要奪下這兩地。因為這兩地，即使是少昊來攻，只要多派高手，仍能夠守得住。　　恭弘=叶 恭弘皇對軒轅的安排從不懷疑，彷彿軒轅說的可能便會成為真理。因此，他親自來主持攻取神堡的大計。不過，蛟龍對一切已經安排得很好，只等共工氏的水路戰士相助，便可攻入神堡之中。　　談到水戰，沒有人能夠與共工氏相比，這是不可否認的。這屬於水神一部的戰士，其水性之佳，可謂舉世無雙。　　神堡的主堡乃是湖心，想奪神堡，就必須經過浮橋，抑或自水上渡過。因此，共工氏的戰士便缺少不得。　　蛟龍卻是又另擔重任，那便是去偷襲自九黎本部趕來支援的九黎人。　　蛟龍已經極適應這種伏擊戰和偷襲戰，這數百騎兵便是此次恭弘=叶 恭弘皇所帶來的最為精銳的戰鬥力。　　此次共有騎兵近七百人，兩百鹿騎，一百戰牛，四百戰馬，可謂是戰鬥力強盛之極。　　※※※　　熊城終於收到了一個不好的消息，尚九長老自高陽氏傳書而回，卻是弄得灰頭土臉。一向與有熊關係不錯的高陽氏竟然不同意加入華聯盟，甚至是對軒轅出言不遜，意思便是說：讓軒轅這樣一個黃毛小子做華聯盟的總指揮，那華聯盟還有什麼發展的前途？擺明着就是挑釁軒轅的地位。　　尚九長老大為生氣，但是高陽氏的實力極為強大，他根本就無法憑那幾人的力量去對付高陽氏，若是小部落，他們定會將之全部剿滅。　　高陽王高陽烈為人極傲，在他的眼中，彷彿是有熊應該臣服於他才對，甚至一直都在提當年施妙法師是如何護送聖女鳳妮回熊城的功臣，彷彿一點也不知道施妙法師因盜走了河圖洛書而死於釜山一般。　　高陽氏的力量在五虎族中僅次於陶唐氏，但也不會比陶唐氏遜色多少，因此對於陶唐氏派來的人物倒還是比較客氣。　　高陽烈也知道陶基絕對是一個不好惹的人物，而且陶唐氏會耕織養植，在農業方面比高陽氏更興盛，那自是因為木神的功勞，但這終是屬於陶唐氏的，因此，高陽烈對陶唐氏的人比較客氣。　　熊城對此事確實有些頭痛，如果高陽氏不合作的話，那有熊向南方擴張時，將會阻力重重，這對華聯盟的穩定大計極為不利。　　“我們該怎麼辦呢？”宗廟之中，鳳妮顯然也沒有了主張，只好詢問元貞長老和吳回。　　“具體情況，我們並不知曉。不過，大總管曾對尚九長老說過，有些事情他可以全權決定，無論是依大總管的計劃還是按尚九長老個人的行事作風。”吳回回應道。　　“不錯，高陽氏若不能配合，我們休想順利南進，這是可以肯定的，但以高陽氏的實力，若與之開戰的話，將會是一場長久的消耗戰，對有熊和華聯盟都是極為不利的，說不定還會被別人揀了便宜。因此，這場仗我們是不能打的，惟有如大總管所說，高陽氏中誰反對，我們便清理誰！”元貞長老不知是不是受了軒轅的影響，此際說話也充滿了霸意。　　“高陽氏本是與有熊交好的部落，在他們的族中，絕對有許多人會支持我們有熊的，只要找出這些人，並扶植他們，我想絕不會有多大的問題。正如大總管所說，我們讓一個支持我們的人當高陽王不就行了？”吳回認真地道。　　鳳妮不禁點了點頭，事情也只有這樣發展了，這也是軒轅的主張。　　在高陽氏之中，肯定有支持華聯盟的人，只要有這樣的人存在，那就好說。畢竟，高陽氏與有熊之間有近百多年的友好關係，這之間的深厚交情，定可使一些深明大義的人物偏向有熊。　　軒轅當初也想到了這一點，因此他敢說出這些主張。　　尚九長老對高陽氏其實挺熟悉，儘管高陽王高陽烈出言不遜，但是他並未歸返，而是留在高陽氏，至少高陽氏還得將他當作上賓看待，即使是高陽烈不留他，高陽氏仍有他的朋友會留他。　　作為有熊的使臣，高陽烈並不敢如何，雖然高陽氏強大，但是又豈能與此刻的華聯盟相比？而且，有熊的聲威正如日中天，除非高陽烈想與有熊開戰，但那種結果，只可能招至敗亡，這是他絕對可以肯定的。　　因此高陽烈雖然狂妄，但卻不敢與華聯盟開戰，單隻華聯盟中的陶唐氏和有熊族就不是他能惹得起的，何況還有那近來聲名大噪的龍族，更有其近鄰共工氏，這些無一不是難纏的角色。　　事實上，高陽烈怎會不知道，有熊有大量的兵馬屯積在黃河邊？如果他們對付了尚九長老的話，只會立刻招來這些兵馬的攻擊，那時高陽氏便永無寧日了。因此，儘管高陽烈對軒轅有些出言不遜，但是他還得對尚九客氣一些。當然，他忽視了有熊人和陶唐人對軒轅的尊敬。　　有熊人對軒轅的尊敬絕不是高陽烈所想的那麼簡單，他的話早就在尚九的心中種下了殺機。　　尚九尊敬軒轅，因為尚九心中早已將軒轅當成了真主，真正可以拯救天下的人！而軒轅給有熊所帶來的一切，都足以讓每一個有能人永遠感激他，而且，軒轅更是有熊族的大英雄。　　這個時代是最尊重英雄的，而高陽烈污辱了有熊人心目中的英雄，也便等於污辱了整個有熊族。因此，尚九已經決定依軒轅的計劃行事，這便是他何以仍要留在高陽氏的原因。　　※※※　　杜修的戰騎最先遇上對方的快鹿騎，雖然他有所防備，但仍然吃了一記敗仗，結果若非是戰馬騎兵起到了斷後的作用，只怕杜修這次要慘敗一回了。　　不管怎麼說，杜修仍是敗了一陣，損失了近兩百名戰士，這是他出征以來，敗得最慘的一次。　　當然，相對來說，他還沒有徹底地敗，只是受了一些挫折而已。杜修不得不退後三十里駐紮，東夷快鹿騎的戰鬥力的確很強，而且奇襲更是神出鬼沒，所幸的是，軒轅當初針對快鹿騎訓練了一群刀盾手，專門對付敵人的騎兵。　　這些人也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至少沒讓快鹿騎佔到大多的便宜，那長鈎斷鹿腿、利刀斬鹿蹄的作戰方式，也給東夷的快鹿騎上了一課，讓他們深深感受到了來自有熊的威脅。　　若是在昔日，只怕有熊戰士至少要再折損一大半，豈會只像今日這般，僅折損兩百餘人？　　事實證明，有熊戰士無論是作戰能力，還是戰士的鬥志，都比以前提高了一個檔次，即使是面對兇狠的快鹿騎，也是人人奮勇搏殺，沒有人有絲毫畏怯的表情。　　當然，若非杜修下令撤退，這些人定然會死戰到底。　　有熊族的戰士似乎徹頭徹尾地變了個樣，不僅僅是在部落徵集兵員之時，人人涌躍報名，連那些婦女們也都極支持自己的兒子、丈夫去為族人效力，能夠加入有熊戰士的隊伍之中，這是一種驕傲，是一種榮耀。　　每一位有熊子民，每一位戰士都懷着這樣一種心情為族人出力，其鬥志、其戰意豈會不高昂？　　戰死，彷彿是一種榮耀，因此有熊的戰士們人人都奮勇而上，這是在創世和蒙絡當權之時所難以想象的事情。　　此刻彷彿世界都變了，而這一切仍是因為軒轅，是軒轅一系列的改革，一系列的治理，使得整個有熊族徹頭徹尾地變了。　　事實上杜修也很激動，作為一個主帥，自己的士卒竟然如此奮勇，如此激昂，他的內心也極為感動。　　自這些戰士的身上，他彷彿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來那美好的和平時代。　　能夠作為這樣一支戰士的統帥，這也是一種驕傲，他沒有理由不為之鼓舞和歡欣，同時他更堅信一定可以破去重重困難，取得最後的勝利！　　杜修是最後一個撤退的人，他擁有如此高的鬥志，便是受了這群有熊戰士的激勵，而他也真正做到了身先士卒――殺敵在前、撤退在後，與每一位戰士都是同一條心，而這種鬥志幾乎讓東夷人心寒。　　眾有熊戰士的心中卻只有一個信仰，那便是軒轅！　　他們的動力就是來自軒轅，彷彿軒轅便在與他們並肩作戰。在他們的心目之中，軒轅是能夠保佑他們的神……

# 第三章 圍魏救趙

　　東夷作出了反應，但是其兵力有限，一是因為少昊確實抽調出去了許多人，二是因為有熊兵分數路，他們也得分出數路戰士分頭作戰，這對東夷來說，確實有些困難。他們地廣人稀，很難保中地防守哪一路，而且讓他們頭大的是，在這種要命的時候，龍族戰士也出來插上一腳，不時地出擊，騷擾他們。　　對於龍族戰士這一群比快鹿騎更來去無蹤的人來說，偷襲更是常事，使得東夷疲於應付。而在這個時候，又傳來九黎形勢危急的消息，簡直讓東夷人屋漏又遭連夜雨。　　※※※　　昆夷諸部的使者終於趕到了熊城，這一路來確實是有些辛苦，不過卻受到了有熊的禮遇。　　熊城對待這幾位使臣極為客氣，這也是他們盼了很久的事情。　　鳳妮得到這個消息時很是歡喜，親自設宴款待這幾位使臣。當她聽了這幾人的來意之後，二話沒說，便答應一定給予接應，而且會做到最好，並保證昆夷諸部子民和戰士的絕對安全！之後鳳妮便讓吳回大祭司親自陪這幾位使者去有熊各處看看，以讓他們了解那些降服者的生活起居，了解有熊子民自己的生活。　　而鳳妮則與元貞長老諸人議定策略。　　昆夷諸部的使者大有受寵若驚之感，而當他們看到有熊子民的生活和那些降服者的生活方式之後，竟大為感慨。　　鬼方的許多降服者與這幾名使者相識，而這些降服者與有熊子民一樣，過着安定而富足的生活，與他們在鬼方忍飢挨餓的日子簡直有着天壤之別。這些人與使者們聊起在有熊生活的日子，人人都露出滿足而幸福的笑容，倚直讓這幾位使者都羡慕死了，更有些不想再返回昆夷了。　　有的鬼方降卒竟與有熊的女子通婚，共同生活，這可是他們親眼所見的，若非如此，他們絕想不到這會是真的。　　看了這些，這幾位昆夷、嚴允和林胡幾部的使者恨不得插生雙翅返回昆城，將昆夷諸部的子民全部遷來有熊。　　昆夷諸部的使者晚上回來，鳳妮已經想好了方案。可以看得出，鳳妮極為關注這件事情，因此才會如此快地為他們想好了方案。　　這讓昆夷諸部的使者很是感動，只憑鳳妮對他們的重視，他們也不能有負有熊，此刻的他們甚至對當初與有熊為敵的歷史都有些慚愧了。　　“我們可以調集兩千精銳戰士在樺皮嶺接應，另派一千騎兵於閃電河畔牽制太昊，你們的人便自己殺出昆城與我們的戰士在大馬山下會合。這一路上，我還會派龍族戰士和陶唐戰士與你們相呼應，只要你們稍加防備，就應該不會有問題。不知幾位認為這樣接應可行否？”鳳妮將一分草擬的地圖向桌面上一攤，問道。　　那幾位使者仔細地看了看這份革擬的線路圖，上面用砂鑠標出了哪幾路人馬的位置，一切都是一目瞭然。　　“到時候，就由我們的副總管伯夷父親自指揮調度，如果幾位還有何疑問，可以直接說出來，大家再商討一下，無論怎樣，保證你們族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鳳妮坦然自若地道，這種語調配上那高貴清雅絕俗的容顏，自有一種讓人心頭舒坦的感覺。　　那幾名使者大喜，要知道，有熊族竟然願意為他們調集三千多精銳戰士，這對他們是多麼的重視。　　有這三千精銳戰士，即使將太昊殺敗也完全有可能，何況只是為他們接應？　　這實在是太好了。如此一來，他們哪裡還會有什麼顧忌？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就有兩千多戰士，這些戰士用來保護自己的數千族人，還勉強可用，只要有熊牽制住太昊的人馬就行了。　　那幾名使者對鳳妮是千恩萬謝，哪裡還會有什麼提議？　　※※※　　這幾名使者返回昆城后，確實將有熊的繁華盛景和那種安居樂業的生活狠狠地描繪了一番，更對有熊的熱情相待大加宣揚，甚至更將其加油添醋地誇大一番，只說得人人嚮往，恨不能長出雙翅立時飛向有熊。　　此刻誰還會有所顧慮？這乃是自己人親眼所見，親身所感受到的，一時之間，昆夷諸部群情激昂，人人都盼望着早一點去熊城，去依附有熊。彷彿在一夜之間，眾人都換了一個樣，便連原本已鬥志頹喪的戰士，也一個個戰意高昂，彷彿此刻即使太昊親來他們也可以自其手下闖過去一般。縱是昆夷王也沒料到會出現這樣一個結果，禁不住深感希望的力量強大無比。　　只有充滿希望的人，才會充滿鬥志，這也是一句實實在在的真理。　　昆城之中，所有該收拾的東西，都已經收拾妥當，能帶走的，絕不留給太昊，不能帶走的，在走之時將以一把火燒掉，因此留給太昊的便只是一座空城。　　昆夷諸部人馬等天黑之後才棄城而出。塞外的冬天，晚上的寒冷是不言而知的，而且天色也極為暗淡，但為了族人的安危，昆夷諸部不得不在晚上行軍，否則的話，太昊定會聞風而動。　　※※※　　太昊確也小吃了一驚，有熊竟派出兩路精兵，一赴閃電河，一赴樺皮嶺，只看那架式，倒彷彿是要截斷他的後援。而閃電河邊的有熊軍故作一種神秘的樣子，似乎是欲圖謀不軌，這怎不讓太昊吃驚？　　有熊的這些精兵，便是太昊也無法真箇能捕捉到其行動的方向，因為這些人全都是騎兵，來去如風，更不在某一處固定下來。在無法捉摸透對方的意圖之前，便是太昊也不敢輕舉妄動。　　有熊戰士可不比鬼方戰士，這些騎兵，很可能在任何時刻發動偷襲，那時即使是太昊也難控制大局。　　問題還不僅於此，太昊根本就不知道有熊戰士有多少人在閃電河畔。　　當然，如果讓太昊相信有熊戰士不會對付他，那他真是一個傻子，一個地地道道的傻子。　　太昊是何等人物，自然知道戰場之上是不可能有親情存在的，為了某些事情，他與鳳妮的師徒之情根本就不堪一擊。雖然那封信上鳳妮寫得情真意切，彷彿是極為尊重其師，但那卻是軒轅為堵天下人之口的一條詭計，使太昊陷入不義之境。而現實之中，為了有熊的利益，鳳妮是不可能還念及師徒之情的。正因為太昊看出了這一點，所以他猜不出有熊的意圖，只好小心戒備，以防不測。以不變應萬變，萬是上上之策。　　自太行山脈的北部到塞外的閃電河，太昊都布下了自己的眼線，所以有熊在樺皮嶺紮下大軍，太昊自是知道的。　　以太昊眼下帶至北方的兵力，實不足以抗衡有熊，他之所以攻打鬼方，是因為少昊牽制住了對方主力葷育和刑天兩部，否則的話，他絕不會出手對付鬼方。因為他的力量仍不夠強大，而要自南方再調大軍，又大過勞師動眾，更會引起許多事端。因此，他也害怕有熊便這樣斷了他的歸路，那很可能會讓他全軍覆滅，至少在與昆夷諸部大戰兩敗俱傷后，會出現這樣的局面。　　是以，太昊不得不對昆夷諸部放鬆一些攻勢，而將自己扎在閃電河畔的營地防守得更為嚴密。當然，他要防的自然是有熊那能給他致命一擊的騎兵。　　※※※　　蛟龍的伏兵再建奇功，竟又一次將九黎本部派出的援兵殺得大敗而返。蛟龍所領騎兵一口氣追出二十里，後來因九黎本部的戰士出來接應，蛟龍這才撤軍而退。　　蛟龍這支騎兵，幾乎殺破了九黎人的膽，使之全都龜縮於九黎本部之中不敢出來，而他們自各依附部落中調集的人手也全都集於本部，以防龍族戰士乘機而出奪下九黎本部。　　蛟龍的大勝，為恭弘=叶 恭弘皇爭取了時間，他也便可以用足夠的時間去安排人手對付神堡之中的風沙。　　此刻勝券幾乎已握，有熊戰士和龍族戰士以絕對優勢的兵力向神堡之中推進，破堡之日已是可以倒計時了。　　而柔水在神谷中，憑靈鳩而查出白虎神將的方位，遂將奴隸們推移過去，讓老弱的奴隸們一遍又一遍地呼喚着那群奴隸的名字。　　這是蛟龍所想到的招術，以感情這把利箭讓白虎神將吃些苦頭。　　剛開始之時，似乎並沒有什麼動靜，後來便有些奴隸們忍不住自他們所藏的林間沖了出來，但是卻被自林子中射出的怒箭射殺。　　這群老弱病殘的奴隸幾乎熟悉與他們一起幹活的每一個奴隸兄弟，見此情況，不由得呼喚更急，甚至在大罵九黎和東夷的殘暴。　　這樣相峙不過半炷香的時間，柔水便聽到林間響起了慘呼聲，甚至有殺斗之聲，她知道進攻的時機到了，立刻下令埋伏的大軍出擊！　　有熊戰士和龍族戰士就等這一刻，人人奮不顧身地殺入林中。　　這時候，林中早已亂了套，那群奴隸兄弟們手執兵刃對九黎人倒戈相向。在白虎神將射殺了幾名欲奔出林外投降龍族的奴隸之後，奴隸們皆憤然舉刀向九黎戰士劈去。一時之間，九黎戰士防不勝防，被砍倒了一片，於是東夷人與奴隸們先戰了一場，此時柔水也便領人殺了進來。　　也因為這樣，柔水所領之兵很快瓦解了白虎神將設在林中的埋伏，輕鬆地入林了。　　神谷中的奴隸們一個個都極為精壯，都曾是各部落中的精英，雖然這些年來受盡了折磨，但是這些人之中仍有許多好手，甚至有些人比強化訓練之後的龍族戰士更為兇猛，連白虎神將也被其中幾個奴隸纏得叫苦不迭。　　柔水早知道，在神谷的奴隸一個個都不簡單，可謂是精英，這刻親眼目睹這群奴隸們的悍猛，果然名不虛傳。她心中也暗驚，如果這群奴隸真的相助於白虎神將，只怕這一戰龍族戰士也要付出慘重的代價。　　白虎神將怎麼也沒有料到龍族之中竟有如此厲害的人物，居然利用親情這條毒計使他所有的心血白費，不僅如此，還使他不戰自敗，這確實是一種悲哀，但他卻不得不服。　　在柔水的手下，白虎神將僅走了五招便被生擒，這更是白虎神將所沒有料到的。　　對於柔水，白虎神將並不陌生，當日恭弘=叶 恭弘皇伏擊他們之時，柔水也曾出過手，但那時柔水的武功卻是不登大雅之堂，至少比他要遜上兩籌。可是一年之後的柔水，竟厲害如斯，這確實是讓他驚駭。　　主帥被擒，這群東夷戰士哪裡還會有鬥志？盡皆棄械而降。　　對於神谷的控制，一切都很順利。　　柔水對奴隸們的安排卻依然是遵循軒轅的原則，加以重用和信任，因為這是一群不會變心的朋友，而東夷的降卒會不會變心還很難說。因此，她只好將這些東夷的戰俘送至共工氏，由華聯盟去處理，省得讓她麻煩。　　共工氏乃是華聯盟的一員，包括在共工集的“青雲劍宗”，都是華聯盟的一員。因此，他們有權也有義務處理這群戰俘，當然，這群戰俘的人數極多，還必須讓陶基或是軒轅、鳳妮定奪，同時還要聯繫貳負，以華聯盟同盟會議的形式決定。　　沒有戰俘的處理問題，一切都顯得簡單利落。　　事實上，戰俘的處理問題是最為頭痛的事，比戰爭更為麻煩，一個不好，只會為自己種下禍根。而能像軒轅那般處理戰俘的人，又到哪裡去找？當然，這還需要看時機，看情況，只能根據實際情況去作出安排，這才能夠起到最為理想的結果。　　軒轅是一個特別的人，彷彿什麼事情在他的手中都會變得很輕鬆，這或許是一種個人魅力。不可否認，他的思想很超前，是以他才能夠以讓人驚訝的速度成長起來，更得到世人的認同。　　柔水安定好神谷后，立刻調人去支援在神堡之外的恭弘=叶 恭弘皇，他們一定要將神堡攻下來！而他們有一個絕對的優勢，那便是對神堡的熟悉。　　神堡本就是這群奴隸兄弟所建的，其中的每一處機關都不可能瞞得過他們，而這，也便是恭弘=叶 恭弘皇制勝的最大籌碼。　　※※※　　刑天也是無可奈何，人心渙散，他根本就約束不住，抑或說，正因為他強行規定，更使人心盡失。　　那群自熊城歸來的戰俘，本來是抱着回家為族人效力的目的，可是刑天竟然限制了他們的自由，儘管他們知道這是為人族人着想，可是在他們的心底，仍生出了反抗之心。他們並不想接受這個不平等的待遇，在心傷之餘，他們竟再一次領着族中家人逃出葷育城，投奔於有熊。　　這怎能不叫刑天氣惱？但是他又有什麼辦法呢？　　難道讓他追出去殺了這些叛賊？　　這當然不可能，因為少昊正在城外相候着！　　少昊自然知道葷育城中經常有逃兵，只是在與有熊兩次交兵之後，他對這些逃兵只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不再刻意派人去追截。至少到目前為止，他仍不想與有熊正面交鋒，他的目標是葷育城！　　鬼方的子民和士卒逃逸，對他自是大有益處：一，可以減弱敵人的力量；二，可以分化鬼方戰士的鬥志；三，可以對刑天增加更重的壓力。因此，鬼方不斷有降兵逃出，他不由心中暗喜，只要等鬼方人心渙散之時，一舉出擊，擊垮刑天部，那他的目的便算達到了。　　刑天知道若是這樣下去的話，即使是能戰下去的話，也會是一個很慘的結局。　　刑天終於再一次召集刑天部、葷育部及土方部的高手商議。　　刑天要將整個部落向北方撤移，在這南面，他們已經處在一個極端不利的條件之下，是以，他們不能不向北撤離，這也是他召開這次會議的主要原因。　　軒轅的計策確實毒辣，竟在不動一兵一卒的情況下，讓偌大一個鬼方四分五裂，人心惶惶，這點刑天深有感受。　　鬼方的一些主要人物都明白，這一切都只是因為軒轅的詭計。這個年輕人實在太可怕了，包括他放回這七八百名戰俘的處理方式，無不表現出此人那無人能及的智慧。　　最初，有熊放回這麼多的戰俘，鬼方之人都在為之歡慶，便是刑天和魔奴也有些意外，但是這一刻他們才真正地明白，軒轅這着棋是多麼的厲害，更是鬼方致命的敗因。但是，他們又能怎樣呢？　　打？　　根本就不是有熊的對手，便是軒轅那神鬼莫測的智計，便足以讓他們心驚。連天魔都已經死在軒轅的手中，試問在鬼方之中，還有誰能斗得過軒轅呢？這是一個讓人沮喪的問題。　　刑天也便只好退，退回極北絕域。　　在鬼方之中，很多人都知道極北絕域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不過真正見過極北絕域的人並不多。但人們都知道，那裡乃是刑天部的發源地，後來刑天部以極北絕域為中心，統治了整個塞北。後來不知什麼原因，刑天部反而被葷育部給比下去了，在鬼方十族之中列至第二位。　　當然，沒有多少人知道其中的內情，不過也有些人認為沒有必要知道情由。　　對於鬼方十族的各部首領來說，這一切卻並不算是什麼很大的秘密。當然，真正知情的人卻太少太少，或許只有刑天部的高手才知曉其中的秘密。　　“我決定全部遷回極北絕域！”刑天開口的第一句話便是這樣，只讓所有的人都有些錯愕，不明白何以刑天會有如此想法。　　“魔神難道會以為我們無法與少昊再戰下去嗎？”土計有些不解地問道。　　刑天望了土計一眼，淡淡地道：“眼下我們中了軒轅那奸鬼的毒計，使得軍心不穩，若如此苦撐下去，只會讓有熊揀了便宜。因此，我們不如退回極北絕域修生養息。以圖日後再卷土重來！”　　“可是魔神可曾想到，我們所建成的葷育城不知花費了多少人力物力，若就這樣拱手送給別人，那我們怎麼向子民們交代呀？”魔奴似乎也不太贊同刑天的意見。　　“我想過，若是我們舍不得這座城池，只怕我們惟有以慘敗告終。人是活的，城是死的，只要我們還活着，就可能將葷育城再奪回來，魔奴何用心急？”刑天淡然道。

# 第四章 兵退漠北

　　魔奴聞言一想，也確實是這樣，如果不棄城而走的話，這裏距有熊極近，他們的族人仍會不斷地去投降有熊，那他們的戰士哪還會有戰鬥力，豈不是惟有敗陣一途？如果他們退回極北絕域，等修整好了之後，他們可以再一次卷土重來！　　“少昊不就是想得到葷育城嗎？而他得到葷育城還不是想便於對付有熊？我們就將這座空城借給少昊，讓他去與有熊大打一場好了！只要他們打起來了，我們或可坐收漁人之利，到時再重新奪回城堡也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刑天又補充道。　　眾人無不點頭，但是魔奴仍有些不舍地道：“我們何不請出始尊，只要有始尊出手，一切不都是迎刃而解嗎？”　　刑天臉色一變，瞪了魔奴一眼。　　魔奴吃了一驚，似乎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忙不再言語。　　土計的臉色也微變，余者皆顯得有些茫然，不知道魔奴在說些什麼。　　刑天嘆了口氣道：“其實這也不能怪你，我本也有這個想法，但是誰又能夠喚醒大哥呢？除非有絕世殺氣相逼相誘，才有可能激活大哥的感觀靈覺，而這絕世殺機又到哪裡去找呢？”　　土計和魔奴也都色變，他們怎麼也沒有想到，刑天竟然將這件事親口說了出來。突然之間，他們似乎明白了什麼似地道：“魔神想誘少昊去極北絕域？”　　刑天這才露出了一絲澀然的笑容，點點頭道：“我只有用這個方法試一試了。”　　魔奴大喜，土計卻將眉頭皺了起來，還有許多人不明白刑天和魔奴所說的是何人，因為他們從未聽說過還有一個始尊存在於這個世間。　　難道這個世上還會有比少昊更為可怕的人？難道鬼方還有比刑天更厲害的人？魔神口中所說的大哥又是誰？絕世殺機又是什麼？許多人都有些迷糊，不明白這一切究竟代表着什麼。　　※※※　　當太昊發現昆城已是一座空城之時，昆夷諸部已經離開了昆城百里。　　太昊大怒，這一日一夜間，他被有熊那一直只是晃來晃去沒有動靜的騎兵給絆住了心神，以至於忽略了對昆域的強力封鎖和監視，這才會讓昆夷諸部如此多的人畜全部離城出走而仍不知曉。　　當然，這與夜色有關，但是卻也不能否認這與有能兵力的干擾不無關係。　　太昊下令緊追昆夷諸部眾人，他怎肯讓這一群即將被征服的人就這樣離去呢？　　太昊兵力一動，有熊族設於閃電河附近的戰士也全都動了，一時塵土高揚，蹄聲震天，即使是太昊也嚇了一跳，他根本就不知道有熊在閃電河設下了多少騎兵。　　此刻太昊放眼一望，只見前方和左右兩方的塵土高高揚起，大有遮天避日之勢，單憑這聲勢，彷彿這三個方向都伏有數千騎兵一般，這怎不讓太昊大吃一驚？　　太昊也有些惑然，有熊哪裡來的這如許之多的騎兵呢？儘管有熊的普通戰士極多，但作為騎兵來說，有熊一向是弱項，可是此刻有熊竟然出動了如此之多的騎兵，確實讓他有些不解。　　不過，太昊知道，他已經在有熊的包圍之中，如果有熊擁有如此之多的騎兵，確實可以將他身邊的戰士殺得一個不剩。儘管他自身的武功足以威懾天下，可是天魔羅修絕有前車之鑒，他也無法自信自己在有熊眾多高手的聯手搏殺之下，可以安然而去，因為一人之力始終有限。　　有熊族中的高手之多，太昊很明白，而且軒轅此人詭計多端，誰知道此人會設下什麼樣的毒計？在己方兵力處於絕對劣勢的情況下，太昊也不想蠻幹，這也是為他身邊的人考慮。　　無敵並不是打不破的神話，天魔羅修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太昊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並不覺得自己會比天魔厲害多少。　　無奈之下，太昊不是選擇還擊，而是後撤，他可不想再呆在有熊的埋伏圈之中，便只好眼睜睜看着昆夷諸部向東南而去，而他還要被逼往北方。　　太昊對鳳妮確實心生恨意，他教出的好徒弟，在抓住時機之時，居然調頭來對付自己，這或許是一種報應。　　最難過的還是伏朗，他知道，自己與鳳妮之間的關係，算是徹底地完了，所有的愛將都付之東流，而這一切竟是以如此一種方式結束，他真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場。而這一切，究竟應該由誰來承擔責任呢？　　太昊後悔，後悔自己所採取的策略不當，後悔自己在知道了攻打鬼方便會墜入軒轅的算計之後，仍受不住誘惑掉進這個陷阱之中，這簡直是一個深刻的諷刺。　　也只有在這個時候，他才深刻地感到軒轅的可怕，彷彿在當初便已看到了今日的結局一般，這確實讓太昊心寒。不僅如此，而且軒轅的計謀一環套一環，全都起着連鎖的效果。一步一步的，如果你陷入了其中的一步，就會身不由己地越陷越深，跟着軒轅所設的圈套一直走下去，而這種感覺才是最為可怕的。　　太昊怎會不知道昆夷諸部如此傾城而動，便是去降服有熊？否則的話，有熊怎肯花如此多的兵力來相援相助？這確實是一種諷刺，壞人由太昊做了，可是太昊沒有在鬼方撈到一點好處，反而損兵折將，倒是在一邊看戲的有熊卻揀了個便宜，彷彿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為給有熊作嫁裳，這確實是一種痛苦，但痛苦又能如何？　　這個世界所講求的，便是實力，強者為王，敗者為寇，這就是真理，弱肉強食乃是這個洪荒之中最為古老的法則。　　太昊並不知道軒轅已經不在熊城之中，對於軒轅，便連太昊也有些心驚，他雖未與軒轅正面交過手，但是在這或明或暗的交鋒之中，他似乎處處受制於軒轅，而且正一步步陷入軒轅所設下的陷阱之中。　　因此，對於軒轅，他竟生出了一種懼意。　　當然，論武功，兩個軒轅也不足以令太昊生懼，但是軒轅卻是一個不以武功取勝的人，只憑他用兵的手段，便足以將強於他的敵人消滅，這才是軒轅的可怕之處。　　無奈之下，太昊只得領兵向北撤走，卻並沒有被有熊騎兵追襲，這讓太昊微微有些不解，他估計有熊可能只是想將昆夷諸部接走，並不想對他進行追擊。　　而他撤向北方，有熊自然不會太過強逼。　　太昊並不知道，有熊派到閃電河邊的只有一千騎而己，單憑這一千人怎麼可能追擊太昊？如果太昊知道有熊派至閃電河邊的兵力只有一千人，說不定會對有熊騎兵來個迎頭痛擊。以太昊此刻身邊的實力，要對付這一千騎兵並不是一件難事。　　伯夷父此次所用的乃是疑兵之計，他在昨日將那一千騎兵分數批調至閃電河，與太昊的戰士隔河而奔。每批行過的戰馬尾后皆拖着樹枝之類的，所過之處，塵土飛揚。　　在河對岸根本就看不清情況的太昊還以為是一支強大的騎兵趕來。　　太昊當時便隔河相望，卻發現這樣的塵土居然揚起五次，而且都是自不同角度揚起，絕不是同一支騎兵所造成。在不知情況之下，他以為對方調來了五支強大的騎兵。因此，他根本就弄不清有熊究竟調集了多少騎兵趕來，在他的估計之中，至少也有四千餘騎，可事實卻非如此。但伯夷父這一招還真震住了太昊，使他的戰士不敢輕舉妄動，害怕遭襲，所以今日再見這三路塵土大起，他並不懷疑有熊伏下了數千騎兵，這才嚇得撤走。　　太昊明知有熊不可能有這麼多騎兵，但是此刻的有熊外有陶唐氏和龍族的支持，誰能夠肯定，這些騎兵不是自陶唐氏或是龍族調來的呢？因此，太昊不敢賭，事實上，此次依然是伯夷父的惑敵之計。　　太昊身邊有近兩千精銳戰士，也有數百騎兵，其力量確實不能小視，而且太昊又是不世高手，因此即使是昆夷諸部佔著人數的優勢，也依然無法與太昊相抗衡。　　※※※　　刑天真的棄葷育城而去，他得到昆夷諸部降服有熊的消息后，更堅定了他不欲留在葷育城的決心。　　一些鬼方子民先一步撤走，而刑天則留下來斷後。　　少昊絕對不是好惹之人，而少昊那數千精兵更是讓鬼方頭大。單隻少昊手下的快鹿騎便足以讓刑天頭痛，這並不是虛談。　　在平原之上，東夷的快鹿騎以來去如風的速度着稱，自然可以讓刑天損失慘重。　　在與少昊交手之時，鬼方的眾高手傷殘不少，而更無一人是少昊的對手，刑天只好親自留下來與少昊對抗了。　　魔奴比刑天先撤走一步，他是在族人撤離后不久，便即撤離了。不過，風魔騎卻是不能太早撤走的，那是刑天對付少昊快鹿騎惟一的籌碼。　　少昊知道葷育人已經北撤之時，是刑天棄城連夜而去的時候。在夜色之中，少昊自然無法追逐，只好待天明這才追殺。　　奪下了葷育城，卻好不辛苦，東夷的士卒損傷過千，鬼方的傷亡自然是更重。不過，能夠奪下葷育這座堅城也確實不錯。　　葷育城中不能帶走的東西被燒掉了近半，留給少昊的並不多。　　少昊便是看見葷育中起火，這才知道不妙，立時發令攻城，但此刻的葷育城，已只是一座空城而已，之中能夠搬走的東西大多數都搬走了。不過，因為刑天不想驚動少昊，因此並未讓人將所有的東西都搬走，那樣行動更落利，更方便，也減少了許多被察覺和追及的可能性。　　少昊得此城，心中也極是高興，以前所傷的士卒也算是值得。　　葷育城建在有熊的北面，這也是一座難得的堅城。事實上鬼方便曾憑這一堅城與有熊相持了百餘年，因此這座城的裝備可算是極為齊全，之中宮殿庭宇多不勝數，還有天魔羅修絕的行宮。　　值得慶幸的是，城中的許多東西刑天來不及毀去，而留給了少昊，這也是一筆不小的財富，足夠讓許多東夷人為之心喜。　　東夷的戰士進駐葷育城，頓讓葷育城煥然一新，儘管沒有子民，但城中的屋宇住起來，可比在野外營帳中舒服多了。　　少昊知道刑天才走不久，只是一個夜晚應走不出多遠，因此，他仍要追擊刑天。　　這是必須要做的事情，他怎會不明白刑天部的人天生好戰，刑天此去終究會回來的，如果刑天再返回來自北面攻奪葷育城，而南面又有有熊軍相攻的話，他豈不是會兩頭受敵？因此，少昊絕不能夠讓刑天諸部逃逸而去。　　少昊此次的目標也並不只是奪城，他更想征服刑天部，征服鬼方諸部，如此時不趁對方無堅城可依之時強迫，又更待何時？　　東夷的快鹿騎本就擅於打追襲戰，因此少昊絕不會浪費快鹿騎的優點。　　葷育城，由帝大親自把守，少昊則領着近兩千騎兵直追刑天。　　※※※　　熊城又迎來了一個幾乎是前所未有的歡慶夜晚，數千鬼方子民和戰士前來相投，這確實是一件讓人無法不激動的場面。　　這種場面只有軒轅大敗鬼方之後，返回熊城之時才有過，只不過當時軒轅身受重傷，而無法與熊城子民共同歡慶。因此，那時的場面也要比今日的場面遜色一些。　　當然，那日人們心中的歡喜比今日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熊城內外，無一人在這種情況之下忘記了另一個不在熊城的人，那就是軒轅。　　若是沒有軒轅，絕對不可能有今日這種歡慶場面的出現。　　軒轅和鳳妮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被有熊子民歡呼着，一追又一遍地被有熊子民傳誦着，彷彿若不這樣，便無法表達有熊子民對軒轅和風妮的敬愛和擁戴。而在這種時刻，人們更是無法忘懷是這兩人給他們帶來的幸運。　　鬼方的降卒和昆夷諸部的子民及戰士也無法不被這種場面所感染，於是跟着所有人一起瘋狂着，歡叫着，只有在這種場合之中，他們才能真正感受到軒轅和鳳妮在他們心中究竟佔了多少的分量。　　鬼方的人和有熊的子民一樣，全都解除武裝，身上不帶刀劍及任何兵刃，便在熊城之外的平原之上徹夜狂歡。　　熊城之中找不出如此寬闊而廣大的場地，以供這些人共同歡聚，因為今夜至少有三萬多人歡聚一起，場面之浩大，幾乎讓人咋舌。　　有熊的戰士皆全副武裝為這個空前盛大的晚會把守，幾乎所有的戰士都動員了起來，在這種時候，保衛的職責便顯得更為重要。　　沒有一個戰士有怨言，他們似乎都明白，這是在為誰辦事，都明白族人的歡樂才是他們作為一個戰士的真正意義。不可否認，有熊戰士的覺悟空前的好，一種民族的向心力讓他們的心緊緊地凝在一起，凝在軒轅和風妮的周圍。　　十大聯城也派來了代表，八大寨也有代表，七大營和山海戰士也都有代表派來，但這些人並不帶刀劍兵刃入場，除非是表演節目。　　鬼方人這才算是真正見識了有熊的強大，見識了有熊子民的熱情和友善，本來存在的疑慮，在頃刻之間盡皆化為烏有。　　陶唐氏派來了代表，君子國派來了代表，龍族也派來了代表，各方人物皆是為了歡迎鬼方諸部前來歸降，也是為了歡迎鬼方諸部加入華聯盟。　　這像是一種無上的殊榮，作為鬼方諸部的降卒，無不感激，也同樣隨着群情激奮的有熊於民高呼：軒轅萬歲，鳳妮萬歲。　　鳳妮親臨了晚會的現場，只是軒轅有事未來，但是每個有熊子民依然將軒轅的名字與鳳妮的名字並列着一起高呼。　　數萬人的呼聲同時響起，這種場面真是讓人熱血沸騰，數十里之外都可以清晰聽到。　　聲音犹如海嘯山崩，巨雷滾動，每一個人都忘乎所以，讓自己迷失在這種聲音之中，感受着這永生難以忘懷的場面。　　熊城內外，彷彿有着一種強大的能量在流動，在翻騰滾舞。　　月色甚明，但沒有人再感受得到寒冷，一個個都感動得流淚，一個個如瘋如痴，如癲如醉，生命在這一刻也顯得渺小而微不足道。　　這確實是一個讓人永遠都無法忘懷的夜晚，無論是有熊人還是鬼方人。　　鬼方人知道自己沒有選擇錯，在這一刻他們發現，他們的決策是多麼的明智。他們這才知道，有能人的心地是多麼純樸善良，那包容之心是多麼的寬廣，足以讓他們每一個人感到汗顏，感到慚愧。　　鬼方人的確感到了慚愧，感到了汗顏，因為他們過去與有熊的戰爭。　　每一個鬼方降服之人都誓死與有熊結為永世之好，永遠與有熊共進退。　　昆夷諸部的首領容身於群情激奮的有熊人之中，都彷彿已經迷失了自己。他們更是誓死聽從熊城的調遣，忠於華聯盟，他們也真正地見識了，什麼才叫歡樂，什麼才叫萬眾歸心。　　只看有熊子民這種團結的氣勢，只看他們對軒轅和鳳妮的擁戴，不難想象，惟有這樣的部落才能夠創造出真正的奇迹！鬼方降奉這才明白為什麼鬼方會在涿鹿之戰中落得慘敗，連天魔也在此役中戰死，這一切的發生，絕對不是偶然。　　他們沒有理由不臣服，沒有理由不對有熊人生出敬畏之心，是以昆夷諸部皆不作二想地誓死臣服於有熊。這數百多年來的戰爭早已使他們厭倦了，也使他們更渴望和平與安定。而有熊的強大，則正好是他們最理想的歸宿，他們也堅信，只有擁有這一群如此熱愛自己部落子民的領導者，才能夠真正地成為天下最終的霸主。

# 第五章 和平共處

　　鳳妮並不曾將昆夷諸部當作降部，而是讓他們加入華聯盟，在有熊附近再重組自己的部落，並與有熊、君子國、龍族之間相互照應。有熊、陶唐諸部都為昆夷諸部的安定出力，不僅僅調集人手去為他們扎屋建寨，更為他們送去糧食和種子，願意留在十大聯城之內也可以，有熊並不限制他們的自由。　　昆夷諸部無不對有熊和陶唐感激涕零，他們確實沒有想到會是這樣一個結果，得到如此關照，他們怎會不忠於華聯盟呢？　　對於這一群降服者的處理，乃是鳳妮與有熊權要人物經過仔細商討才作出的決定。　　如果將昆夷諸部留在十大聯城之內接受控制的話，這將是一件很冒險的事。昆夷諸部與有熊之間的間隙由來已久，並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夠完全化解的，而且鬼方也有自己獨特的習俗，如果置於十大聯城之中，接受有熊思想的完全指揮，很可能會再生矛盾，反而不妙，那時若生事端，有熊的十大聯城豈不是沒有取到外圍防護的作用？因此，鳳妮等人商議的結果是讓這些人在十大聯城之外自行發展。　　讓昆夷諸部自行發展反而會更好一些，只留少部分人在十大聯城之內，可以減少鬼方和有熊兩種不同習俗之間的磨擦。　　這樣一來，也顯出有熊對昆夷諸部的高度信任，在這種德威雙重作用之下，才能夠真正地讓昆夷諸部心悅誠服，從而死心塌地地忠於有熊族。　　當然，如果昆夷諸部存心不良的話，也是在華聯盟的控制之下。君子國、龍族、有熊三股力量自三個方位衝擊，再加上陶唐氏，那麼昆夷諸部將會在最短的時間內徹底滅亡。　　昆夷諸部並不知道熊城權要人物的精心安排，他們只是感動、感激。　　感激有熊的寬容和信任，更感激華聯盟無私的相助。他們的寨子和房屋基本上都是在有熊子民的相助之下築建起來的。　　有熊的子民近十萬，如此之多的人共同出手，建造一座寨子和一些屋子還不是輕而易舉？僅僅用了两天半時間便已完工。　　於是在十大聯城外與君子國之間，奇迹般出現了兩座石木結構的堅寨，依小山坡而建，兩寨遙相呼應，相隔二十餘里。　　二十餘里並不是一個很長的距離，這兩座寨子與十大聯城的癸城相距也是二十餘里，便像是癸城的兩扇大門一般。　　昆夷與嚴允兩部住於一寨，林胡、山戎和舌方住於一寨，每寨之中有一千多人，都是這幾部的戰士和大部分的壯丁、壯婦，他們在寨內耕種，獨成一局。　　當然，這幾部也有近千人留在十大聯城之中，更有些戰士被編排到有熊的戰營之中去了，這也算是加強各部落之間的聯繫吧。　　昆夷諸部的兩寨，也算是成了與君子國之間的橋樑，到常山君子國只有百十里地，使有熊與君子國之間的聯繫也更近了一些。　　這也是一種戰略，使得華聯盟諸部之間聯繫得更緊密，相互之間擁有更多的勾通，在聯合防守方面則是更為穩固。這樣一來，自熊城到陶唐氏、共工氏之間便形成了一個牢不可破的共同體，各部之間幾乎是首尾相銜，而形成了延綿千里的共同戰線，這確實是華聯盟的一大特色。　　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認，軒轅想出這個“華”聯盟的組合，是一個高瞻遠矚的壯舉，更是一個划時代的創舉。　　※※※　　太昊心中的怨憤可以想象，但是他又能如何？此刻有熊力量的強大，只怕是傾他伏羲氏的全部力量也難以佔到半點便宜。更何況，有熊背後還有一個強大得足可與三苗抗衡的華聯盟。　　他的兵馬撤向北方，只是為了有熊的騎兵，他並沒有把握去對付那許多的騎兵，同時他也不甘心就此返回伏羲氏。　　他向北行了一日後，卻什麼也沒有發現，只有一片凄涼的荒漠和飢餓的狼群，沒辦法，他最終只好折返而回，向東南方向的葷育城進逼。　　太昊倒想看看少昊的情況，當然，他與少昊之間自是沒有合作的可能。　　抑或說，這兩大高手之間，有一種潛在的較量，誰也不可能提出與對方合作的建議。　　兵行一日，突地有探子來報，竟是發現了大量的鬼方子民拖着許多貨物向北方而去。這使太昊大為訝然，在不解的同時，也大喜，如果真是如此，那可真是天意相助。因此，太昊命人再探。　　探報再回，依然是同樣的消息，更精確地表明，這路鬼方子民並沒有多少鬼方戰士相護，僅數百鬼方戰士而已。　　太昊大喜，這樣的機會，他怎麼可能錯過？本來窩的滿肚子火，可要在此刻盡數爆發出來！他大手一揮，領着人騎便向鬼方子民所行的方向追去。　　※※※　　恭弘=叶 恭弘皇終於發起了強攻，數大高手同時殺入神堡，即使風沙武功再高，他也是勢單力薄，何況風沙的武功並不比恭弘=叶 恭弘皇高明，甚至還要遜色一籌。　　事實上，即使是風騷，也非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的對手。得火神祝融的內力相傳，恭弘=叶 恭弘皇再非當日的恭弘=叶 恭弘皇，也可算是新一代的火神了，其武功，雖不如火神祝融，但是要比除祝融、共工之外的神族八聖，也並不是不可能。　　風沙的武功或許可以與風騷相比，但比恭弘=叶 恭弘皇卻要遜色了。因此，在強猛的攻擊之下，風沙惟有棄堡而逃一個選擇了。　　神堡之中僅剩下兩三百戰士，又怎能敵得過千餘名龍族戰士？　　恭弘=叶 恭弘皇對神堡中的地形極為了解，依照神堡的地勢，兵分三路，根本就沒有人可以阻擋，僅用了半炷香的時間便破入了谷中，而後便是自水路和浮橋之上攻入神堡內！　　這場仗倒是有些辛苦，因為神堡之中的九黎戰士斷了浮橋，只能自水上進攻，這樣便使龍族戰士的速度大受影響。　　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自是最先攻上湖心的石堡，他們根本就不需要藉助舟筏，而是直接惜力於斷了的浮橋處，踏水而過。　　恭弘=叶 恭弘皇所遇到的阻力並不是很大，在神堡之中，除風沙之外，根本就沒有人是他的對手。　　當然，雙拳難敵四手，神堡之中許多人皆是九黎的一級勇士，其武功絕對不弱，這些人群起而攻，也讓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頭痛。不過，正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纏住了這些人，所以共工氏的戰士和龍族戰士得以借舟登上湖心石堡，一場戰爭也便這樣開始了。　　風沙見勢不妙，只好與帝十領着一干親衛逃向九黎本部。　　恭弘=叶 恭弘皇一怒之下，將湖心石堡之中的所有九黎戰士全部處決。皆因這些人負隅頑抗，使得龍族戰士和共工氏的戰士傷亡不小，因此恭弘=叶 恭弘皇決定不留這些硬骨頭的戰俘。　　重新奪回神堡，卻是相隔一年多之後，這段時間真是恍若隔世。　　恭弘=叶 恭弘皇有着無限的感慨，柔水亦同樣有着這樣的感慨。　　過去的一切彷彿都是在昨天所發生的，那些死去的人仍在眼前晃動。　　那與帝十三同歸於盡的望月長老，那些戰死的奴隸兄弟，以及勇士庄戈，今日才真正地為他們報了仇，雪了恨。　　柔水想到與恭弘=叶 恭弘皇之間的感情，竟也是在這片土地上得以成長，這使兩人更是無限感慨。如果軒轅知道眼下的一切，定會更加高興。想到這裏，恭弘=叶 恭弘皇不禁又想念起這位好兄弟來。　　※※※　　此刻的軒轅已經到了崆峒山腳下。　　經歷了二十餘日的長途跋涉，軒轅等人終於自太行山趕到了崆峒山。　　當然，這之中應該給滿蒼夷記一筆大功，若非她去別的部落換來或偷來幾十頭青牛或戰鹿，只怕他們也不知道要多長時間才能夠趕到崆峒山。　　這一路上的風風雨雨就不用過多的細說了，對於軒轅來說，這種苦難或許已經走到了盡頭，因為他最終還是挺過來了，再多的苦難，也都只是歷史，真正的新生便將開始。　　一路上，風雪漫漫，經常是大雪飄飄，不過，這並不能阻擋軒轅的行程。所幸，這一路再也沒有遇到像破風這類高手的阻擊，否則的話，只怕軒轅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了。　　當然，這個世間像破風這樣的高手並不多，也僅只那麼有限的幾個，而破風身受重傷，自然是不可能再追上來了。　　崆峒山下，天氣依然甚為寒冷，但遠看崆峒，氣勢磅礴，巍峨雄偉，峰巒起伏，重岩迭翠，秀麗清雅，彷彿罩着一層神秘而深幽的靈氣，直叫人為之心神大震。　　當然，讓人心神大震的，並不是這山勢的磅礴，而是源自人內心深處的一種感受。　　軒轅的感受尤其深，在他的周圍彷彿籠罩着一層神秘莫測的生機，是那般動感而又實在，就像他當日在東山口感受着來自地底熔岩的生機一樣。只不過，今日的生機沒有那般強大，比那日灼熱涌動着的生機淡了許多，彷彿是在這寒冷的北風之中蕩漾着一層濃濃的春意。　　對於生機的觸覺，沒有人比軒轅更能深刻的體會。他知道，這股生機並不是來自周圍的花草樹木，更不是來自那些動物，而是來自內心，來自某個人的內心。　　軒轅不知道這個人是誰，但是他卻可以感受到這人內心那博大而浩瀚的情懷，那悲天憐人、仁愛天下的無私情懷。　　對於大自然的生機，軒轅嘗試過不少。當日在東山口，他借龍丹吸納來自地心的生機，而在忘憂谷中，他接受了萬花大陣眾花的生機而開發了龍丹潛力的力量，更將龍丹的生機與自己融為一體，而使他的武功更進一層，甚至是質的飛躍。可是，軒轅卻從未想到，人體的生機竟然會如此強大，如此浩瀚。　　桃紅、�燕諸人雖無法清楚地分辨出這種生機的存在，但是她們也感受到了這種神秘力量的存在，是以她們內心也不無震撼。　　歧富是最為歡快的人，崆峒山便是他的家，此刻再到山下，自然有種回家的感覺。是以，他是眾人中最高興的。　　滿蒼夷反而變得比任何時候都平靜，彷彿走入了一個神聖的世界，只看她那神色，是那般虔誠而肅然，彷彿是在朝拜一個偉大的真神。　　軒轅知道，滿蒼夷也覺察到了什麼，可是她究竟覺察到了什麼呢？　　是這股神秘而浩瀚的生機，抑或還是其它？軒轅不能不猜測，同時他更在猜測這生機究竟是散發自何人的內心呢？　　想到此處；軒轅心頭一震，是了，定是仙長廣成子，除了廣成子之外，天下間還有何人能夠擁有如此強大而浩瀚的生機呢？更難得的是，這股生機凝聚天地之正氣，使人心安神定。舉世之中，只怕惟廣成子仙長能做到這一點了。　　正思忖間，軒轅突然聽到一聲驚喜的呼叫：“果然是歧師叔回來了，仙長真是神機妙算！”　　“五陽，是仙長讓你來的？”歧富快步迎上，開口問道。　　“當然，仙長還說會有一個軒轅公子同來呢。”　　那年輕人快步而下，興奮地道。　　軒轅依然是坐在擔架之上，聞言也大訝，廣成子竟神通廣大到能夠知道他會在此刻趕到崆峒，而且派童子下山來迎，這怎不讓他驚訝？　　不僅軒轅在打量那叫五陽的童子，其實所有人都被五陽的話所震，都在仔細打量此人。　　五陽一身青衫長袍，略顯單薄，一頭黑亮的頭髮，在頭頂打了個髻，但還是留下一截散披在肩頭，頗顯一絲雅意。年約三十左右，但卻是一張娃娃臉，此刻可能是因為天冷，臉部紅撲撲的，卻總掛着微笑。　　“這位便是軒轅公子，還不見過？”歧富一指身後的軒轅道。　　五陽目光一移，這才落在軒轅的身上，當他與軒轅的目光相對之時，身子禁不住震了一下，忙上前行禮道：“五陽久聞軒轅公子大名，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真讓五陽歡欣！”　　軒轅不由得好笑，反問道：“難道五陽是指我只能坐擔架而不能行動是名不虛傳嗎？”　　五陽一怔，旋即笑道：“哦，公子誤會了，五陽怎是這意思？雖然軒轅公子暫時足不能行，但是公子雙目空明，翰若深海，精華隱蘊，這才是公子的真實所在。因此，五陽才有此一說。”　　眾人再一次訝然，只看這五陽的談吐和眼力，便知道此童子確實不俗。當然，能夠成為廣成子仙長的門人，自然都不會是凡俗之輩。　　軒轅心中暗驚，五陽一句話便說到了點子上，的確讓他吃了一驚，可見這崆峒山確實是藏龍卧虎之地。只憑五陽這幾句話，便知此童子不僅眼力極好，更是一個十分厲害的高手，只憑此童子便可以想到廣成子絕對不俗。　　“看來五陽的眼力增長了不少啊！”歧富笑道。　　“托師叔的福，五陽這些日子沒敢偷懶！”五陽恭敬地道。　　“嗯！”歧富點了點頭，向軒轅諸人道：“走吧，我們上山去見仙長！”　　※※※　　當魔奴趕到之時，鬼方的族人已四散而逃，滿地狼藉，財貨幾乎被搶劫一空，地上更是屍體成堆。　　屍體之中，許多都是鬼方的戰士，老幼皆有，但是女人的屍體卻是極少，顯然財貨和女人幾乎全都被擄走。　　這是誰乾的？　　魔奴的跟里都冒火了，他只是遲來了這麼一會兒，便發生了如此慘劇。　　鬼方戰士全都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望着地上灑落的血跡，他們從來都沒有這般痛恨過某些人。　　這究竟是誰的錯？究竟是誰乾的？　　血跡已經冰涼，有的已經結成了腥紅色的冰，也有的依然略帶濕潤。　　“敵人還未走遠！”魔奴幾乎是怒吼着，他從來沒有此刻這般憤怒。　　天魔八妃尚有四人活着，其中與刑天共同拒敵的有兩人，而魔奴身邊也有兩人。於是魔奴領着一路人手，那兩名魔妃也領一路人馬分頭出動尋找敵人的蹤影，他們定要將兇手找到，再還以無情的殺戮！　　魔奴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他卻絕沒有料到，這是太昊的人馬所為。　　如果他知道是太昊出的手，那他絕不敢兵分兩路去找尋敵蹤，甚至不敢去找太昊。至少，在沒有回到極北絕域之時，他絕不敢去找太昊。但是，他並不知道這是太昊出的手，這便註定了他的悲劇。　　※※※　　太昊的戰騎確實並沒有走遠，他們得到這些戰利品，竟是那麼輕易，比之與舌方、昆夷諸族交戰所得的東西多得多，而傷亡卻少得多，不僅有鬼方的女人，更有許多財貨。　　那群好久都未占腥的戰士自然是不會放過這些女人，在俘得之後，找一個背風之處紮下營來，便在大帳之中享受這些戰利品。　　太昊並不管這些事情，部落之間的掠奪太正常了，而且在這苦寒的北方，遠征的戰士們確實需要找些東西刺激一下了，而鬼方的女人正好是他們最好的安慰品。　　太昊沒想到魔奴會來得這麼快，而且一來，便是領着百餘風魔騎見營就挑，見人就殺，而魔奴身後的則是一千餘鬼方戰士。　　這一場衝殺，幾乎殺得太昊措手不及，不過所幸的是鬼方戰士多是步卒，而不是騎兵，否則只怕這一戰太昊將一敗塗地了。　　太昊截住魔奴之時，魔奴也吃了一驚，他沒想到，掠奪財物及女人的竟是太昊的人，而且是太昊親自出手。　　魔奴認識太昊，而天下也幾乎沒有人不識太昊，金盔金甲便是太昊獨特的標誌。　　伏羲氏的戰士自女人身上回過神來，已經被殺得亂七八糟，死傷近半。不過，這些人還是立刻便組織了反攻。　　這一場仗只殺得天昏地暗，屍橫遍野。　　太昊簡直是怒極，他竟然沒能防備魔奴的襲營，而致使釀成如此慘劇。是以，他對魔奴的出手絕不留情。　　魔奴想退也退不了，雖然他身為鬼方的第三高手，但是與太昊相比，仍要遜色一個檔次，根本就只有挨打的份。

# 第六章 崆峒求道

　　軒轅行上崆峒之頂，一路上的山道也不知盤了多少台階，但路旁多是四季不謝的花，儘管冬日恭弘=叶 恭弘凋枝殘，卻依然可以感受到一股濃濃的盎然之意。　　戰馬和眾人的坐騎都留在山下，這些坐騎自是不適合上山。　　崆峒山下有一個小村落，小村落中的人對歧富諸人極為客氣，而且都似乎與歧富熟識，戰馬坐騎全都寄在那小村落之中，“仙長說今日還要思索一些問題，明日才能夠見軒轅公子，還請軒轅公子諸人能夠見諒！”五陽極為客氣地道。　　軒轅微微錯愕，歧富也微訝，但是知道五陽不會說謊。他也明白廣成子的習性，因此並不奇怪，只是點了點頭道：“為各位安排住宿之處！”　　五陽聞言立刻應命而去。　　“諸位既來崆峒，便先好好休息一天，明日再說吧，這一月來的長途跋涉可不怎麼好受。”歧富笑了笑，悠然道。　　軒轅諸人只好應諾，廣成子仙長是何等身分，既然來了，就應客隨主便。　　絕沒有人敢說這是廣成於在擺架子，說不定廣成子真有什麼問題要想也說不定。　　這一路上一個多月都已熬了過來，再等一天時間又有何妨？何況，這些人一連跋涉了一個多月，確實也太累了，皆因軒轅無法騎馬，否則早就到了。　　軒轅的傷勢太重，不能夠在馬背之上太過顛簸，因此眾人只得慢慢行走，這使得行走的速度大減。當然，如果那些戰馬沒有在太行山中被風騷給害死，那他們到崆峒山的速度則會更快，至少可以縮短一半的時間。　　可惜世事總是不盡如人意，害得眾人多經受了半個月的風霜雪雨。不過，能夠將軒轅安然地送到崆峒山，眾人的心中也鬆了一口氣。　　每個人的心都緊張了一陣子，害怕再遇上破風這樣的強敵。那時，要是讓軒轅受到了什麼損傷，他們實無法再向有熊和華聯盟交待。　　諸人實是應該好好地休息一天，將滿心的疲憊全部都清去。　　而最苦的人自是軒轅，雖然他並沒有下地走路，可是這二十多天的擔架生活，簡直讓他憋出病來。他居然也會有這一天，受如此重的傷，連走路也顯得極為費力，這種感覺確實不爽。　　軒轅雖然喜靜，但若是在身體行動受制的情況下，仍然是難以靜下心來。　　※※※　　太昊殺得鬼方戰士大敗，他依然佔著人多的優勢，而且高手極多。只不過，伏羲戰士死傷的人數比鬼方還多，折損了一千多人，這大概是太昊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或許是太昊得意忘形了，當然，他怎麼也沒有料到魔奴會如此快便領着鬼方戰士來襲，使他根本沒有準備的時間。　　魔奴差點慘死在太昊的手中，在重創之下，被兩魔妃回兵來援而救走，但是鬼方的戰士死傷也愈千。　　魔妃不敢與太昊戀戰，她們怎會不知道太昊的厲害？以她們的武功，根本就不可能是太昊的對手，因此便只好選擇逃逸。　　太昊對那些戰死的伏羲氏戰士心痛不已，對鬼方的戰士更是恨之入骨，立刻領着數百騎緊迫魔妃一干人騎，另派一些人將傷員和所得的財貨運到安全之所。他幾乎是下定決心要將鬼方剿滅！　　此刻的太昊，已經不全是為了征服，更多的則是因為仇恨。　　魔妃也不斷地派人斷後，但是卻沒有人是太昊的對手，每組斷後的人，皆被殺得四散潰逃。不過，這也擋住了太昊一些時間，讓魔妃諸人有個緩氣的機會。　　太昊諸人似乎是橫下一條心，即使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將對方格殺！　　※※※　　杜聖的差事看上去似乎極為輕鬆，但其實也是最煩瑣的。　　他不僅要為有悔長老和杜修運送糧食，接應傷員，更要處理戰俘，這確實是一件讓人頭大的事情，所有的後勤工作都要他去做。　　杜聖幸運的是身邊有許多人相助，而他的身後也有強大的陶唐氏支持，因此在處理戰俘的問題上也並沒操很多的心。　　陶唐氏事實上也等於是間接地參与了這次戰爭，只是未動用兵馬而已。至少，陶唐氏派出了許多能人為杜聖的後勤出謀划策，甚至是送糧草以應急需。　　杜修和有悔長老都知道小心行事，作為副手的虎恭弘=叶 恭弘和蛟夢更是小心謹慎。　　東夷的快鹿騎確實不是好惹的，一個不小心，便很可能導致全軍覆滅。　　東夷確實開始組織反攻，但相對來說，東夷的兵力太過分散，並不能對杜修抑或有悔長老造成什麼毀滅性的威脅。　　事實上，東夷對有熊的兵力已經是窮於應付，儘管東夷諸部的人數都不少，可是由於各部落之間太過分散，一時之間難以合兵一處，這才給了有熊各個擊破的機會。　　而此刻，九黎也向東夷諸部告急，九黎王風騷未歸，風絕成了廢人，而風沙也大敗回到九黎本部，九黎的兩大重地神谷和神堡皆落入龍族之手，這對九黎來說，簡直就是致命的打擊。　　風沙也受了小傷，雖然他逃出了神堡，但是卻不幸地遇上了蛟龍的騎兵，連帝十也慘死途中。風沙若非武功高絕，蛟龍還不能夠制約，只怕也已經死於返回的途中了。　　能夠逃回九黎本部的，只剩下風沙，余者皆難逃蛟龍騎兵的追殺。　　無論是在速度上還是攻擊的力度上，龍族的騎兵都要比快鹿騎更優勝。　　戰馬的體能之好，比戰鹿至少要強上一籌。因此，自神堡之中逃出來的九黎戰士遇上了蛟龍的騎兵，也只能在心裏暗叫倒霉了。　　風沙如此慘敗而歸，更使九黎幾乎陷入了絕望的境地，幾乎是沒有人敢奢望憑自己的力量打退龍族戰士。　　此刻九黎本部所有的兵力加起來，也僅一千餘人，相較而言，比龍族戰士還要薄弱，而且，還有一部分人是傷病纏身。　　這都是蛟龍的功勞，他的騎兵將九黎人殺了個落花流水。風浪也狼狽地逃返九黎本部，卻是被龍族戰士給伏擊了。　　風沙和風浪現在能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死守九黎本部，等待着依附部落的援兵趕來，然後他們才會和恭弘=叶 恭弘皇決一死戰。　　風沙嘗到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厲害，明白單憑武功而論，此刻九黎之中無人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對手，除非帝大回返，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此刻帝大仍在北方支援少昊。　　※※※　　軒轅倏然間醒來，那是一種奇怪的感覺驚醒了他。在迷茫朦朧之中，彷彿有一個聲音在呼喚，抑或是一種深植入他心底的外來力量驚醒了他。　　睜開眼，軒轅吃了一驚，因為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張清瘦紅潤的面孔，而更讓他訝然的卻是此人那飄搖的銀須銀髮。　　一切都無風自動，包括那張面孔之上那個奇異的笑容，也像是一池春水般在蕩漾。　　“你是誰？”軒轅驚訝地坐起身來，手握身邊的刀柄，但在突然之間他想起自己不能夠隨便動武，而且功力也不足以對敵，不禁又鬆開了緊握刀柄的手，目光緊緊地逼視着對方。　　不看還好，一看之下，軒轅更是駭然。當他接觸到對方的眼神之時，竟然心頭狂震，彷彿一下子被一股奇異的力量牽扯到另一個無垠的空間。　　那雙眼睛是軒轅所見過的人中最為特別的一雙眼睛。　　深邃得無邊無際，空明犹如一片碧藍恬靜的天空。在這雙眼睛之中，所看到的不是人的感情，而是一種無限延伸的生機，彷彿是一個完整美好的異度世界，讓人迷失，讓人無法自制地驚嘆。　　軒轅不敢相信這是人所能擁有的眼睛，但眼前站着的確確實實是一個人。他還知道，在他睡着之時，便是這雙眼睛之中的生機驚醒了他。　　“你是廣成子仙長？！”軒轅在突然之間恍然大悟，開口吃驚地問道。　　那人笑了，依然是那般平靜，只是眸子之中似乎有一種生機在涌動，彷彿是群山疊翠，又彷彿是波涌濤翻，軒轅也無法找到詞語來形容這老者眼中神彩的變化，他只是傻傻地望着對方。　　“你醒了。”老者的聲音極為慈祥平和，彷彿帶着一種催眠的作用。　　軒轅再不懷疑此人便是廣成子，驚駭間，欲起身行禮，卻倏然發現自己根本就無法動彈，除那兩隻手外，其餘的部位都沒有了知覺，彷彿已經不再是他身體的某一個部分了。　　“不要動，我已經為你施了開經破脈之法，你的身體將會失去知覺，更不能動彈，好好地睡一覺吧，醒來后，你將會是一個全新的你！”老者依然是溫和而平緩地道。　　軒轅竟在這個聲音的刺激之下，不知不覺地沉沉睡去，也不知是太累了，還是因為這老者的聲音之中確有一種催眠的力量。　　※※※　　對於塞北的熟悉程度，太昊自然是不如鬼方這群長期生活在塞北的人。　　一到了天黑，太昊便不得不紮營停止追擊。他也想連夜追殺魔奴，但是在這黑夜之中，他更擔心的是身遭埋伏。　　鬼方人並不害怕夜晚行軍，對於這些道路，他們是再熟悉不過了。因此，在塞外，他們完全有理由連夜而動，以逃過太昊的強勢追擊。　　太昊給他們的威脅極大，對於鬼方人來說，這確實是一種悲哀。自被軒轅大敗於涿鹿之後，他們便沒有好好地過一天安穩日子，此時又遭少昊和太昊兩路夾擊，怎叫鬼方人不膽顫心驚？　　若是天魔羅修絕在世之時，自是不怕，至少以天魔之勇，足以與少昊或太昊中任何一人相提並論，再加上鬼方的眾多高手，太昊和少昊又不能傾力而來，因此足以抵抗少昊和太昊的攻勢。但遺憾的是，天魔竟然在與軒轅一戰之中死得不明不白，這確實是鬼方的一種悲哀。　　當然，如果天魔沒有死的話，太昊和少昊也不會來攻打鬼方了，更是不敢！　　現在鬼方惟一的辦法，便只好返回極北絕域，那是刑天部的發源之地，而在那裡更藏着外人所無法得知的秘密，一個足以讓鬼方化解眼前危機的秘密！　　知道這個秘密的人並不多，但相信這個秘密存在的人卻不少。　　當然，刑天的命令也是每一個鬼方人不能違抗的。　　※※※　　夜很深，鳳妮猶未眠，她在想軒轅，她不知道軒轅呈否已經安然抵達了崆峒山，為何這個時候仍沒有音訊傳回？　　儘管白天的忙碌使她有些疲憊，可是一旦歇息下來，她便禁不住地去想軒轅。對於鳳妮來說，這個世界似乎只有兩件事，一是有熊的繁榮，二便是軒轅，她也不知道自己何以如此無法擺脫那思念的情緒。　　已經一個多月過去了，她慢慢習慣了沒有軒轅在身邊的日子，也習慣了沒有軒轅在身邊的日于思念軒轅。生活也便在這重複再重複的境況之中一天天地過去了，可是今夜，鳳妮依然未能睡着。　　腳步之聲似乎打擾了鳳妮的思念，她微有些驚訝，驚訝如此深夜會是什麼人來打擾她呢？　　“太陽已經休息，有何事明天再稟！”鳳妮屋外的四名劍婢壓低聲音冷然道。　　“是伯夷父有急事求見太陽，還請幾位姐姐回稟太陽一聲，伯夷父正在宮外相候呢。”一個嬌脆的聲音傳入鳳妮的耳中，她聽出是守在外官的劍婢。　　在鳳妮的行宮之中，有許多劍婢，這些人才是鳳妮的寢宮護衛，雖然在太陽宮中也存在着金穗劍士，但他們不能踏足寢宮一步。在熊城，可以踏入鳳妮寢宮的只有一人，那便是軒轅。不過，此刻軒轅已經不在熊城，即使是伯夷父和元貞長老之類的，也只能在寢宮之外相候。　　那四名劍婢一聽是伯夷父在外有急事求見，倒也不敢怠慢。她們自然明白，伯夷父實是軒轅和鳳妮的心腹，凡人之間的關係非同一般。　　“你在此稍等，我去回稟太陽，若是太陽已睡着，那隻好請副總管明日再來相稟了。”一名劍婢說著，便轉入鳳妮的寢宮之內。　　“去告訴副總管，我一會兒便到！”鳳妮突然開口，倒讓那劍婢嚇了一跳，忙退身而出。　　鳳妮卻在奇怪，何以伯夷父會如此深夜來見自己？難道是前線軍情出現了一些問題？想到這裏，鳳妮急忙起床踏步而出。　　※※※　　伯夷父在外相候了半晌，鳳妮此時已簡裝而出，但依然無法掩飾其絕美的風姿。　　“副總管深夜前采，可是有悔長老方面有緊急軍情？”鳳妮開門見山地問道。　　“不，是另有要事，前線的軍情一切狀況都很好，雖遇小挫，但無傷大雅。不過，伯夷父深夜驚擾太陽休息，實有不該……”　　“副總管何用如此客氣？若是有急事，鳳妮豈能貪一時之睡而延誤大事呢？副總管細細說來好了。”　　鳳妮一聽不是前線軍情危急，也放下了許多的心事，悠然打斷伯夷父的話道。　　“地神土計欲降我有熊。此人向來與我有熊作對，曾與大總管數戰，我怕此次他來降服有所詭詐，是以一時沒敢答應，這才請太陽定奪！”伯夷父突然道。　　“哦，他會有什麼詐？”鳳妮微訝，她自然知道地神土計其人。在癸城之時，土計還曾搶奪過她的洛書，更知道此人數次與軒轅交鋒，但每次都在軒轅手下鎩羽而歸。但不可否認，此人的遁地奇術確實讓人心驚。　　“此刻鬼方是無路可走了，地神土計這才來降。　　此人向來支持刑天與天魔羅修絕，而此次刑天並未敗給少昊，他卻來降，而且還堅持要見大總管或是太陽，這不能不讓人懷疑……”　　“哦，就只是這些呀，那又有何懷疑的？昆夷諸部不也是來投了嗎？而且都是心悅誠服，何以土方部來降會有詭詐呢？以土計的武功，只要正面相對，難道他還能在我們有熊這麼多高手之下佔到什麼便宜？”鳳妮淡然笑了笑，不以為意地道。　　伯夷父也微微不好意思，他知道土計此人詭計多端，是個極為難纏的人物，其遁地之術，只怕惟有滿蒼夷和軒轅才能對付得了。　　軒轅能對付土計，是因為他對土計有一種特殊的感應，抑或可以說，是因軒轅具有超人的靈覺；滿蒼夷能夠對付土計，則是因為她具有超人的速度。而其他人，對土計則是防不勝防，沒有誰敢說一定有把握能將這個可以遁地而走的傢伙給逮住！儘管以伯夷父的絕世修為，在正面交手的情況下會勝過土計，但講到暗殺或是刺殺諸種手段，則僅滿蒼夷可與土計相提並論，余者皆要望其項背。　　“地神現在哪裡？副總管不用擔心，雖然此刻鬼方並未全敗，但無論是生存的環境還是所處的境況，都足以給他們以降服的理由，軒轅不是早就已經算準了這一天嗎？”鳳妮淡淡地道。　　伯夷父不再言語，鳳妮並未說錯，這一切都是軒轅一手造成的，軒轅似乎未卜先知地預料鬼方將出現的局面，而且以一種從未有過的方式善待奴隸，這才使鬼方諸部對有熊心生嚮往，也使鬼方諸部相繼來投。　　當然，軒轅對待戰俘的方式曾遭到許多人的質疑，但是軒轅有着大敗鬼方、殺死天魔羅修絕的威勢，誰也不敢提出反對，同時也使得有熊子民對軒轅奉若天神，即使是軒轅下令善待戰俘，這些有熊的子民也都紛紛響應，這才在全族上下造成了一種強大的聲勢，從而使得這一計劃順利施行。

# 第七章 地神投敵

　　軒轅的這一計劃可以說完全改變了有熊子民和戰士一向待敵的觀念，無論是作戰的积極性還是生活處世觀，都得到了一個全面的修正，這也是軒轅最大的功德。可以說，這具有划時代的意義，無論是在戰略方針還是用兵原則之上，軒轅都是在做一種全新的嘗試，並塑造了一個全新的理念，這使得軒轅當之無愧地成為了有熊族的軍事大總管，更成了華聯盟的軍事總指揮，基本上就是華聯盟的首領了。　　事實上，佩服軒轅的不僅僅是有熊的子民和戰士，即使是陶唐氏還有各加入華聯盟的大小部落，都在為軒轅的做法喝彩。　　這也確實值得喝彩，只從這些所取得的成就來看，便知道，軒轅的做法是多麼的有先見之明，多麼的高瞻遠矚。　　儘管伯夷父比軒轅年長，但是他依然對軒轅佩服得五體投地。　　伯夷父知道軒轅在有熊的所作所為，包括刺殺四大城主、三大寨主這種膽大妄為的事，更包括暗中處決創世大祭司和蒙王蒙絡的事，這些無不表明軒轅確實擁有過人的手段和膽量。　　軒轅的做法簡直讓人吃驚，讓人難以置信，若是叫伯夷父去干，他想都不敢這樣想，但是軒轅卻製造出了這樣的機會，並將一切阻礙他前進的人一個個踢開，絲毫不留情。　　伯夷父也是一個敢作敢當的人，他能夠在有熊族之中以一個外人的身份獲得城主的地位，便可知他絕對不是一般的人。但是比之軒轅，伯夷父知道自己仍少了一些魄力，少了一些果斷，在運籌帷幄的才能上，他也不得不承認比軒轅遜色一籌。　　軒轅能夠以如此年齡，卻擁有如此成就，這一切並不是偶然，單隻看他對有熊和龍族的安置，便可以證明他足可成為任何人的對手。　　當然，何以軒轅會擁有如此智慧，確實讓人有些難以想象，或者，可以用“奇迹”一詞去解釋吧。　　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基本上都認同了軒轅的才智，否則的話，土計也不會最想見到的人是軒轅，然後才是鳳妮了。　　鳳妮自不會與軒轅爭名氣，軒轅的威望越高，她只會越歡喜，因為她愛軒轅。　　土計也來到了熊城，但來的人卻只有他一個，其所屬部落的人並沒有同來。　　土計的行動幾乎很難被人限制，他自泥土之中穿行，根本就沒有人可以發現。是以，便是伯夷父也看不住土計。　　※※※　　這次，土計並未借遁地之術潛身，而是大模大樣地來見鳳妮。　　土計的身材極矮，與鳳妮相比，其比例也有些可笑。　　“請坐！”鳳妮極為客氣地伸手向一旁的位置上指了指道。　　伯夷父便坐在鳳妮的下手，鳳妮的身邊則是四名劍婢，這裏可以說是太陽宮之中的會客廳，由於夜已深，鳳妮便不曾打擾元貞長老和吳回大祭司，而是由她親自會見這意外的來客。　　“謝太陽！”土計並不客氣，轉身便坐在離鳳妮兩丈余遠的坐椅之上。　　“地神此來，不知所為何事？”鳳妮雖知土計來意，但仍要證明一下。　　“土計此來，只是想依附太陽。久聞軒轅大總管善待戰俘，仁義蓋世，土計想在有熊周圍為自己的族人謀一塊能夠安居樂業的凈土，以免受北方凄寒之苦，還望太陽能應允。”土計客氣地道。　　“地神應該知道這是有條件的，而且這還要看貴部的誠意。”鳳妮淡然道。　　“土計既然已經來了，便是有着最大的誠意，否則我絕不會獨身前來熊城，說不定我已經去了極北絕域！”土計肅然道。　　“哦，地神應該知道，我們並不介意你們加入我們的華聯盟，成為有熊，甚或是華聯盟的一部分。事實上，昆夷諸部也是你們的榜樣，因此，我們歡迎你加入我們的行列，成為兄弟部落。不過，地神深夜到訪，定不只是為了此事而來吧？”鳳妮悠然道。　　土計望了鳳妮一眼，誠然道：“太陽所說沒錯，如果只為加入華聯盟，我是沒有必要深夜找你的，更無須單獨找你，這次土計來訪是另有要事相稟。”　　“哦，地神請講。”鳳妮依然很淡然地道。　　“太陽和副總管可曾聽說過極北絕域？”土計悠然問道。　　“就是地神剛才提到準備前往的地方？”鳳妮望了土計一眼，問道。　　“不錯！”　　鳳妮搖了搖頭，表示未聽說過，但伯夷父卻若有所思地皺了一下眉頭。　　“副總管應該聽說過吧？”土計問道。　　“聽是好像聽說過，傳說那是刑天部的發源地！”伯夷父如實道。　　“是的，那裡確實是刑天部的發源地，而此刻刑天正將所有人都撤向了極北絕域。”土計吸了口氣道，他的神色也變得有些異樣。　　“這又有什麼不妥嗎？他無法承受來自少昊的壓力，自然要撤離了。”伯夷父悠然道。　　“不，事實並不是這麼簡單，如果誰要這麼想，一定會吃大虧的！”土計斷然道。　　“哦，那是因為什麼？難道極北絕域還會有什麼奇事？”鳳妮反問道。　　“是的，這個秘密在鬼方只有幾個人知道，而這幾個人中卻又有二三人死於軒轅大總管的手中，因此眼下知道這個秘密的人少之又少……”　　“究竟是什麼秘密？”伯夷父忍不住打斷土計的話問道。　　“你們所見到的刑天並不是真正刑天部的刑天，而是刑天的親弟弟！”土計語破天驚地道。　　鳳妮和伯夷父皆一震，像是在看一個怪物一般望着土計，他們不知道土計何以會有如此一說，而且語調這般肯定。而他們從來都沒有想過那個人人稱道的刑天，何以竟會不是真正的刑天呢？若此人不是刑天，那誰又是刑天？　　伯夷父笑了笑，他不相信土計的話，實是因為他沒有辦法相信土計的話。他與刑天交過手，而且還自刑天及鬼方眾高手手底下逃得一命，是以若讓他相信這個刑天不是真正的刑天，的確很難，不禁淡然反問道：“那地神認為誰才是刑天？”　　土計和鳳妮怎會聽不出伯夷父的話中之意？但土計卻是毫不為意地道：“真正的刑天乃是刑天部的創始者，被刑天部所有人稱為始尊之人！而這個刑天只是在始尊閉關之時才接任刑天部首領之位，但他與真正的刑天之間，卻是相差甚遠！”　　“始尊？刑天部的創始者？”鳳妮也訝然問道。　　伯夷父也吃了一驚，問道：“誰是始尊？難道那個人還沒有死？”　　土計搖了搖頭，道：“始尊便是昔日的天神據比，天神據比才是刑天部的真正刑天！”　　“什麼？”鳳妮和伯夷父同時驚呼，這確實是一個讓他們吃驚的消息，他們怎麼也沒有料到，天神據比竟然還未死！而且還是真正的刑天！那這樣一來，鬼方的力量就讓人不得不心驚了。　　天神據比沒死，這確實是讓人不可思議的事。要知道，天神據比與蚩尤乃是同一輩人，更是可以與蚩尤分庭抗禮的人。當年天神據比被伏羲和女媧及王母太虛逼至了極北絕域之地，而後紮根北方，這才有了鬼方，而神族為對付鬼方花費了不少的力氣，若說天神據比仍沒死，那他豈不是與當年女媧娘娘一般活了數百年？可想而知這是怎樣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　　“這怎麼可能？”伯夷父首先不信：“如果天神據比沒死，他怎麼會不出現呢？”　　“這便是極北絕域的秘密所在，事實上，你們可以說天神據比沒有死，也可以說他已經死了。”土計吸了口涼氣道。　　“這話怎講？”鳳妮也有些不解地道。　　“天種據比的原身早已被毀，在百餘年前出現的，便不是他的原身，而是借了眼下‘刑天’之兄的軀體，而後與‘刑天’之兄的靈魂合二為一，這才是真正的刑天。所以說，刑天可以算是天神據比，天神據比也是刑天。蚩尤的魔魂之所以能借別人的軀體而復生，這實是向天神據比所學，並無新意。當年天神據比與刑天合二為一之後，情感諸方面就成了刑天，而武功方面就成了天神據比。可以說，真正的刑天乃是刑天與天神據比的合成體！後來在百餘年前的神魔大戰之中，刑天仍是沒能戰勝伏羲、女媧和王母太虛，反而身受重傷，便是潛於刑天體內的天神據比的精氣也遭到封鎖。當然，蚩尤更慘，整個肉身被毀，魔魂被封鎖於神門之中。刑天當年還能逃回極北絕域，留下遺言，而後閉關。沒有人知道這一百多年來，他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所以世人可以當他死了，也可以當他還活着。”土計悠然道。　　鳳妮和伯夷父都聽得呆了，他們哪裡想過，事情竟會這樣曲折離奇？　　他們確實聽說過天神據比曾控制了北方，但卻沒有想到，所謂的刑天便是刑天與天神據比的合成體，而且在一百多年前，天神據比就知道將魔魂寄於人體之內，可見那時的他便可比今日的蚩尤了。　　土計知道這個秘密並不奇怪，因為土計乃是鬼方的元老，更曾是刑天手下的戰將，因此他才會知道這秘密。伯夷父此刻也不再懷疑這些了，既然蚩尤可以借別人之體寄託自己的魔魂，天神據比自然也可以，那恭弘=叶 恭弘帝會不會也將成為另一個蚩尤呢？　　這是一個沒有人可以回答的問題，就像沒有人知道閉關一百餘年後真正的刑天會怎麼樣，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一般。　　如果軒轅知道這個消息，他會怎麼想？而軒轅還能不能夠應付這個可能重生或是出關的刑天呢？抑或是天神據比！　　天下之事，確實是無奇不有，沒有人能夠說得清楚。一切的一切，聽起來都彷彿玄之又玄，奇之又奇，似於是做了一場無法理解，但又情緒鮮明而有序的怪夢，或許生命本就像是一場夢吧。　　“如果刑天真的還活着，那鬼方豈不是很快就可以再次振作起來，擊退太昊和少昊嗎？何以地神卻不等這一天呢？”伯夷父突然問道。　　土計聞言並不驚訝，他道：“即使是刑天還活着，鬼方也是難以振作。北方苦寒，受天氣的影響，根本就難以有大的發展，是以鬼方世世代代想南進，在南方這片沃土上過另一種生活。但是南有有熊相逼，再有陶唐氏守住太行，因此鬼方向南很難有寸進。若說向西而去，那裡也同樣無法與這東南方的沃土相比，戰爭本身是為了什麼？還不是為了族人能夠幸福安定？如今，我們能夠不戰而達成願望，試問誰不想如此呢？”　　鳳妮點了點頭，肯定了土計的話，伯夷父也不由得點頭，軒轅也正是因為看出了這一點，才會肯定鬼方諸部會相繼來降。看來地神土計也是個聰明人，亦看出了這一點。而此人也不是個大奸大惡之人，更不會為一己之私而置族人於不顧。　　“事實上，我之所以來投有熊，更是因為縱觀天下，惟有有熊和這新興的華聯盟才是最有潛力，也最有可能成為天下的主宰！我們的族人只有依附了有熊，才有可能享受更可靠的安定與和平。”土計毫不掩飾地道。　　“哦，地神何以有此見解？”鳳妮微笑着問道，對於土計的話，她確實感到自豪。　　“就因為有熊擁有一個軒轅！軒轅是我見過的所有人中最為神秘而高深莫測的人物，我相信天下間能夠戰勝他的人幾乎沒有！”土計說到這裏又補充道：“當然，我指的是智慧。而且，他又是如此年輕，我實在想不出理由這個天下會不是軒轅的！”　　鳳妮和伯夷父皆為之動容。　　※※※　　軒轅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沉睡了多久，醒來之時，只感到胸前的鬱悶盡去，彷彿根本沒有受傷一樣。他禁不住大喜過望，但是一試自己的功力，卻發現體內空蕩蕩的，連半點力氣也沒有，不禁再次大驚。　　“桃紅，瑩瑩！”軒轅坐起身來，只覺身上仍然是極為舒泰，不過此刻已是日上三竿了。　　屋外的桃紅和陶瑩聽到軒轅這般呼喚，急忙走了進來，一見軒轅坐起身來伸懶腰，不禁大喜問道：“夫君全都好了？”　　軒轅苦笑道：“我的功力完全沒有了。”　　桃紅和陶瑩一聽，不由大吃一驚，駭然問道：“怎麼會這樣？”　　“不用驚慌，昨夜仙長為軒轅破脈，使軒轅體內的戾氣全都散了出來，而其功力全都散於四肢百骸，因此軒轅感覺不到自己的功力存在，只須仙長再施以開經大法，軒轅體內的功力自然會恢復。”歧富大步跨進，笑意盈盈地道。　　“仙長已經給夫君施法了？”桃紅和陶瑩相視望了一眼，驚問道。昨夜她們一直守在屋外，根本就沒有感覺到有人入屋，以她們的功力，會有人自她們身邊走過而不知覺？　　“不錯！”歧富肯定地道。　　軒轅也點了點頭，有些不敢肯定地道：“昨夜，我好像看到了仙長。”　　桃紅和陶瑩更是驚訝，兩女昨夜輪流看守，還有�燕諸女，可是她們根本就沒有見到廣成子仙長進入軒轅的房中。　　“可是，我們根本就沒有看到仙長進屋呀？”桃紅驚訝無比地道。　　“你並未見到仙長！”歧富望着軒轅笑了笑，肯定地道。　　“那我昨晚見到的人是誰？”軒轅也糊塗了，又道：“我還記得他跟我說了一些話。”　　“你只是在夢裡見到了仙長，那根本就不是現實中的。”歧富道。　　“夢裡？”眾人皆愕。　　“難道說，仙長是在夢裡給我施的法？”軒轅更驚，問道。　　“不錯，那可以叫夢，也可以不叫夢，那只是一種境界，生命的另一種境界，一種已看透和超脫生死的境界！”歧富連用了三個境界，可是卻讓眾人都糊塗了。　　眾人是有些糊塗了，竟然有人可以在夢裡給別人治療傷勢，這豈不是在說什麼神話嗎？但眾人又不得不相信，否則軒轅何以今日突然精神變得這麼好？定是因為昨夜有什麼很高奇的遭遇。　　連歧富對軒轅的傷勢也有些束手無策，天下間，除了廣成子仙長，還會有誰比歧富的醫道更高明呢？　　而且能在別人不知不覺之間讓軒轅的傷勢痊癒，甚至連軒轅自己也不知道。　　歧富見眾人都那樣傻傻地瞪着他，似乎是想問得迷津。他不由得也苦笑了笑道：“我也不知道如何解釋那究竟是怎樣一種境界，因為我與你們一樣，同樣無法看透那種境界。這是需要切身體會的，因此世間所說之‘道’，需要聰穎的天資去領悟，我能夠解釋的，也就只有這麼多了！”　　軒轅見歧富彷彿也急了，不由笑了起來，他明白，歧富是真的不知道，他絕不會騙他們的。很難得是，歧富竟也有窘迫的時候。同時，軒轅心中也暗暗猜想“那究竟是何種境界呢？”想到這裏，不禁自語道：“難道夢和生命是可以轉化的？”　　眾人又愕然，誰也不能回答軒轅的話，因為誰也不知道。生命和夢又不是冰與水，怎麼能夠轉化呢？　　因此，他們只會當軒轅在痴語，桃紅諸女反而被軒轅那樣子給逗笑了。　　歧富苦笑道：“這個只好由仙長告訴你了，我們根本不知。不過，聽仙長說，他仍沒有抵達最高境界，否則的話，他只憑在夢境之中，就可以將你的傷勢完全治好，也不會留下開經大法而未用了。”　　“還有更高的境界？”軒轅再次為之動容，驚訝地問道。　　“這個你只好留着去問仙長了，我無法回答，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　　“仙長現在哪裡？我這就去見他。”軒轅心情一下子變得急切起來，催道。　　“仙長有請軒轅公子！”正當軒轅話音一落之時，五陽跨入屋中揚聲道。　　眾人皆感愕然，廣成子似乎知道軒轅已經醒來，而且知道軒轅想見他一般，在時間之上竟然把握得如此之巧，巧得讓人吃驚。　　軒轅半晌才回過神來，道：“五陽兄請帶路！”　　眾人這才回過神來，無不嘖嘖稱奇，一個個彷彿置身夢中一般，對現實和夢境根本就分不清楚了，難道廣成子真的神通廣大到如斯境界？

# 第八章 廣成仙長

　　刑天確實很惱，土計竟然在最後時刻還是選擇了依附有熊。事實上，前幾日他就覺察到土計似乎有些不對勁，只是他沒有怎麼在意，抑或他對土計太過信任。　　要知道，土計乃鬼方八傑僅有的元老，可以算是百年來鬼方的中堅人物，為鬼方立下了不少汗馬功勞，便是始尊在時，也很器重他，天魔羅修絕也對土計十分客氣，但正是這樣一個人，竟然在最後時刻棄鬼方而去，這對鬼方的軍心打擊確實很大！　　不過，事已至此，也沒有辦法追悔，刑天只好領着剩下的鬼方戰士返回極北絕域。　　一路上，刑天自然發現了太昊所留下的滿地戰屍，但此刻這些屍體已經冰凍，不過刑天仍認得出是鬼方的戰士及子民，還有的則是伏羲氏的戰士。只看了這些，便讓刑天大吃一驚。　　刑天確實沒有想到太昊竟會來到自己的後方，給自己一記痛擊，而且看這地上冰凍的屍體就知道這一戰極為慘烈。　　刑天無心耽擱，只好一催座騎，極速趕往極北絕域。子過，這一路上卻是極為小心，他擔心太昊會在路上設下埋伏。　　太昊可不是一般的人，一個絕不比少昊遜色的人物，且刑天又不知道太昊身邊究竟有多少戰士。　　其實刑天的心裏也挺苦，偌大一個鬼方，居然會在短短的幾個月之中落得如此慘敗收場，前有太昊，後有少昊，鬼方就這樣夾在兩大勢力的中間被圍堵。　　昔日的鬼方是何等聲勢，完全可以成為神族的勁敵，無論是神族在盤古氏掌權時，還是後來在伏羲、女媧掌權時，都對神族有着極大的威脅。後來鬼方甚至將神族逼得四分五裂，那時是何等威勢，而今卻如喪家之犬，被人追堵。　　而這一切，卻都只因為軒轅，一個在一年前藉藉無名的娃娃。刑天心中的恨是無與倫比的，但他又不得不承認軒轅的厲害之處。　　儘管軒轅沒有少昊和太昊那樣的絕世武功，但是鬼方之敗，卻不是敗在少昊和太昊的手中，而是徹徹底底地敗在軒轅的手中。　　如果不是軒轅那兵不見血刃的詭計，使得鬼方族入的人心、軍心煥散，人人思降，太昊和少昊根本就無法逼得他們棄城而走。　　正因為軒轅的詭計，使得鬼方人人都想着去降服於有熊族，鬥志大消，更因為這些人偷偷地去降附有熊，使得民心不穩，軍心大動，而且在人數上不斷減少。此強彼弱之下，鬼方豈有不敗在太昊和少昊攻勢之下的道理？　　本來，鬼方戰士擅於在苦寒之中作戰，若是再下幾場雪，太昊和少昊在久攻不下之時，而其士卒又難以忍受北方的苦寒，自然是不戰而退。可是由於大量的鬼方子民歸降有熊，而使鬼方無法再長期堅守下去，這確實是一種深深的悲哀。　　擅戰者，非以武力而屈人之兵。軒轅其實比太昊和少昊更為可怕，就因為他對人心的揣測，對戰局的把握，透徹得讓人心驚！他會讓你敗得莫名其妙，更會讓你莫名其妙地陷入他所布下的局中，而當你發現之時，已經是敗局已成。　　刑天真後悔當初在軒轅尚未成氣候之時就出手殺了他，後悔自己當初並未對這個年輕人加以重視，否則的話也不會釀成今日這般苦果。當然，他也知道，自己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在這之前，他確實沒有料到軒轅竟會有如此作為。　　有些人總是在事情發生之後才知道後悔，這大概是世人的通病。當然，若事情還沒有發生也不叫後悔。　　※※※　　軒轅跟在五陽身後穿過長長的曲折之極的青石板路，終於算是抵達了一座閣樓前。　　說這是閣樓，是因為它有柱有椽，事實上，這隻能算是一扇門，只有幾根柱子，而前後無牆，空蕩蕩的可以看見閣樓后的雲氣繚繞，紫霞隱隱。　　閣樓內外彷彿是兩個不同的天地，外面清明，裏面卻空濛無法看到邊際，而且更彷彿深不見底，便像是一個深邃之極的巨淵。　　軒轅不由得一陣錯愕，抬頭望瞭望那閣樓上的幾個巨大金字“紫霞洞天”，不禁心中訝然。　　那幾個宇雖是閃爍着金光，但應不是金質，而是以指力深深地刻入那幾根不知何質地的怪柱的頂部橫粱上，氣勢磅礴又透着一種奇異的生機。　　不用說，這幾個字定是廣成子仙長所書。當然，並不是說別人就沒有這份功力，若說是在這橫樑上刻字，當軒轅的功力處於最佳狀態之時，也能夠做到，但是要讓這幾個字透出如此的生機和活力，卻不是他所能做到的。只看那字體的一筆一畫，彷彿都可化為活物飛走一般，這也是一種境界。　　軒轅不由得看痴了。　　“仙長便在裏面等你，我們進去吧！”五陽提醒軒轅道。　　軒轅這才回過神來望瞭望那一片朦朧的另一邊，不由得惑然扭頭問道：“這裏面？”　　五陽一笑道：“不錯，紫霞洞天正是仙長修真之地。這些年來，從沒有外人進入過。”　　軒轅仍然有些不解，他踏上幾步，來到雲霧的邊緣。這些雲霧似乎並不外溢，彷彿是罩在一張奇異的網中，或是有一堵奇異而透明的牆相隔，使那不停涌動翻滾的雲霧無法溢出分毫。　　軒轅的眼力竟然無法看透雲霧的底下究竟有多深，只感到一陣陣幽風“颼颼……”吹來，他禁不住心頭生出一絲寒意，忖道：“難道五陽是要害我，才將我引到這無底深淵中來？這裏哪裡有什麼洞天，分明是一片絕域。”　　五陽見軒轅臉色數變，似乎明白了軒轅心中所想，不由得笑了笑，大步踏入雲霧之中。　　軒轅又吃了一驚，竟發現五陽並未墜下去，而是踏在雲霧之上，彷彿有一股奇異的力量托着五陽的身體，飄然若仙。　　“你……你……”軒轅驚得有些說不出話來，這五陽的輕功竟比滿蒼夷不知好了多少倍，只憑這在虛空之中的站立，便足以驚世駭俗，更何況五陽邁步自若，彷彿閑庭信步，這怎不叫軒轅吃驚？　　五陽笑了笑道：“來吧，這是仙長所布下的九幽青冥陣，你所看到的只是幻覺，這裏本是一片實地，但走無妨！”　　“啊……”軒轅這才恍然，但仍有些難以置信，試探着將一隻腳踏入雲霧之中，果然踏着了一片實地，不由得心頭一松，知道五陽並未說謊，禁不住大讚道：“世上竟有如此神奇的陣法，真讓軒轅大開眼界了。”　　五陽淡然一笑道：“拉住我的手，別以為這陣式只是嚇唬人的。這裏到處都有可能失足墜入萬丈深淵，因為這裏只是深淵之間的一道狹長谷地，如果你以為全是實地，則很可能踏入深淵。”　　“哦。”軒轅又吃了一驚，忖道：“這裏可真是玄之又玄。”不過他不敢不信五陽的話。　　“記住我走的步子！”五陽拉着軒轅小心地一步步邁出。　　軒轅默默地記着，九步一左拐，九步一右拐，再九步向左拐……如此左九步，右九步，竟連連拐了十數次，軒轅才覺眼前一亮，雲霧盡在他的身後了，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個平台，而平台是依一堵絕壁而突出。平台的周圍全都是雲氣所罩，而他立足之處，更畫著一道奇怪的令符。　　軒轅知道自己已經走出了九幽青冥陣，不由得回頭望了剛才走過的雲霧一眼，心中不由一陣駭然。他剛才清晰地感覺到自絕崖之底升上來的冷風，知道五陽的話並未騙他，不禁為剛才的險境出了一身冷汗。　　這個陣式實在是太奇了，奇就奇在你根本就看不見實地，不知情的人哪敢向這之中行走？即使有人知道這裡有實地，但是哪裡會走得這麼好？一個不好只會喪身深淵之中，因此，可以說這確實是一片絕域。　　軒轅感受到了來自那山洞之中透出的生機，便像是那個山洞之中存在着一個生命力無比強大的生命。　　這種生機，只有軒轅以野獸般的直覺才能夠清晰地捕捉到，他知道，廣成子一定是在這個洞中，這種生機便是他在山下就可以清晰感受到的神秘力量，而且也像呈昨夜在夢中驚醒他的力量。　　不，那或許不能叫醒，但他卻清晰地可以感應到這種力量的存在。　　“仙長便在洞中，你自己去見他吧。”五陽將軒轅領到洞口，淡淡地道。　　軒轅望瞭望山洞，又望瞭望五陽，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大步向洞中走去。　　山洞清幽，更散發出一股淡淡的檀香之味，使人心安神泰。　　軒轅的心情異常平靜，彷彿有一種力量在讓他全身鬆弛。　　洞並不深，看上去，卻是一個丹室，有鼎有爐，但相對來說，還是簡陋了一些。不過，軒轅的目光卻並未停留在爐鼎之上，而是落在盤膝於一塊方石上的老者身上。　　軒轅禁不住輕震了一下，這正是昨夜他所見的老者，只是此刻老者的眸子緊閉，彷彿並未見到軒轅的到來一般。　　“晚輩軒轅見過仙長！”軒轅恭敬地跪下叩首肅然道。　　“很好，年輕人，起來吧！”　　軒轅吃了一驚，廣成子並沒有開口，但聲音卻是自軒轅的心頭升起，彷彿廣成子的話是通過軒轅的心說出來的一般。　　軒轅驚疑了一下，最終還是站了起來，惑然問道：“昨夜仙長為我施法了？”　　“不錯！”聲音依然是自軒轅的心中傳來，這是一種感應，並不須經過耳朵。也可以說，這並不是聲音，事實上根本就不存在着聲音，但軒轅知道廣成子的確說了這些話。　　或許這隻是心靈與心靈之間的一種對話，無須通過口和耳，更不像聲波的頻率那般，需要經過振動才能產生聲音。　　軒轅漸漸地也不覺得奇怪了，事實上，這個世上未知的事物太多太多，他又能夠明白多少呢？生命是永無止境的，而他只能算是初生的嬰兒，根本就無法明白這之間的奧秘。現在他惟一可以做的，便是以一顆平靜的心去對待所有未知的事。　　“晚輩不明白，何以昨夜仙長不同時將晚輩的傷勢醫好呢？那豈不是要省去許多周折嗎？”軒轅實不知道該找些什麼話題發問，面對這樣一個神秘莫測的長者，他有一種從未有過的拘束感。　　“此術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承受得起的，沒有超俗的資質和體質，受此術者，只會自取滅亡！而且昨夜老夫只是與你在夢中相會，也不能齊施此術，因此才留待今日。”　　“晚輩不明白，在夢中相會只是虛無的境界，而晚輩之傷乃是實體，虛實之間，何以存在媒介之物？若無媒介之物，何以夢中療傷呢？”軒轅微微皺了皺眉頭，肅然問道。　　“是的，夢屬虛無，傷卻是實體。不過，那只是世俗的說法，萬物本無虛實之別，虛者心之惑也，實者亦心之惑也。生命，無虛實之別，因其本源相通，是以虛可實，實可虛，夢與現實並無二致。”廣成子的聲音依然是自軒轅的心中響起。　　“晚輩仍不明白，本源為何物？本源相通又是何意？”軒轅又問道。　　“本源可以謂之生機，也可以謂之精神，無論夢裡還是現實之中，生機與精神始終是一致的，因為生命的真實存在，生機便不滅，精神也不滅。所謂萬變不離其宗，只要讓生機和精神完全通暢、旺盛，任何傷都只是無意義的。所謂實者，乃相對而言，對肉身而言，精神和生機為虛，對生機和精神而言，肉身則為虛。所以，我在夢中通徹你的生機和精神，卻無法還你肉身的自由。因為夢和生機、精神可聯為一體，卻無法與肉身併為一體。”　　軒轅恍然，頓有所悟道：“所以蚩尤能封存精神和生機，藉助別人的肉體而重生？不知晚輩之言可對？”　　“嗯，能舉一反三，歧富果然沒有看錯人。年輕人，你說得很對，肉身是短暫的，而精神卻是水恆的，當生機與精神結合，而摒棄了肉身之時，便可以得到永生，即使是己身腐化，也可寄於外體重新活過來，這便是世人所說的永生之法。”　　“可是有人的肉身也能長生而不老，這又是何故？”軒轅又問道。　　“肉身長生不老是有限度的，那是以生機注助於肉身，而使肌體的能量不加以消耗，或是催發肌體的再生。但肉身終會有死去的一天，諸如女媧肉身活了一千年，伏羲肉身活了八百年，但他們最終還是無法保全肉身，這便是無限。肉身是存在於這層空間之中的實體，永遠都無法衝破這個空間的限制，只有精神和生機才是真正存在於每一層空間之中的。因此，無論是誰，最終還是要轉化為這種形式存在，包括我。　　只是有些人能以精神支配生機，而有些人的精神與生機分離，那時便整個地消亡，不再存在，也無法轉世！”　　軒轅聽了錯愕不已，驚訝地問道：“難道在我們這個世界還有另外一層空間？”　　廣成子的臉部彷彿泛出了一絲笑容，軒轅似乎也捕捉到了，但是他卻無法明白廣成子所說之話的意思，他從來都不敢想象在他所看到的世界之外，還存在着另外一個世界。　　“不錯，我們所看到的，所感到的，只是我們所存在的這一層空間，而在這之外，尚有另一層空間，有些人將它比作天道，也是一種境界。許多人認為武學練到最高境界，就可以衝破這兩層空間之間的隔膜，而進入另一種形式的世界。因此，世人才這麼崇尚武學，而天道更是許多武人追求的目標！”　　“但那層空間是否真是天道呢？他們真的可以通過習武而突破天道嗎？而那一層空間究竟存在於什麼地方呢？”軒轅越聽越糊塗，他都不知道該從何問起，而他心中的許多疑問也便油然而生。　　軒轅向來喜歡靜靜地思索，但是從未有人給他指點迷津，今日突然遇上這樣的奇人，所有的問題也便全都涌了上來。　　“所謂的‘天道’只是一個代名詞，就像別人叫你軒轅一樣，只是為了給你加一個代號。至於能不能通過習武破開天道之門，那就要看你資質的高低了。　　有些人一輩子也無法明白那種境界，也有些人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領悟那種境界。事實上，無論是哪一行，諸如修心者，也同樣可以入道，練氣者亦同樣可以入道。任何事物抵達一個極至，都會成為一種境界，殊途同歸。因為任何形式的終結都是以生機和精神所存在的，也正因為如此，‘天道’並不在什麼地方，而是在人心中！”　　“在人心中？”軒轅大訝。　　“是的，天道在人心中，只有用心才能夠感應到它的存在。”　　“那它是不是真的就是武學的最高境界呢？”軒轅惑然問道。　　廣成子突地吁了一口氣，莫名其妙地說了一句活：“這魔頭也重生了。”　　軒轅吃了一驚，這是廣成子第一次開口說話，卻說了一句讓軒轅摸不着頭腦的話，怎不叫他訝異？　　“誰又重生了？”軒轅訝然問道。　　“刑天，不，也可以說是天神據比！”廣成子嘆了口氣，悠然道。　　“啊……”軒轅低呼一聲，廣成子的話彷彿越說越玄了。　　※※※　　太昊怒，少昊竟然搶走了他自鬼方手中奪得的所有財貨，更將他本來已經傷殘不堪，正準備撤離的伏羲戰士殺得幾乎全軍覆滅。　　這確是太昊所沒有想到的，雖然他已追到了極北絕域，可是此刻的恨意卻已轉到了少昊的身上。　　少昊所做的一切，也確實夠絕！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幾乎使太昊血本無歸，這怎叫太昊不怒？不氣？不動殺機？　　太昊為了奪得這些財貨，付出了不少代價，以至招來魔奴瘋狂的報復，而損兵折將。可最終卻被少昊輕易奪了過去，怎麼說太昊也不會甘心。　　少昊並不能將這些伏羲精英全部擊殺，以絕活口。伏羲氏本就有許多高手，風須句逃過少昊的殺戮，身負重傷地趕來向太昊報信，這確實是屋漏又遭連夜雨，太昊的心情本就不太好，這樣一來，更是不得了。　　太昊再沒有對付鬼方的心思，此刻他只想偷襲東夷，讓少昊血債血還！

# 第九章 絕世殺機

　　終於，太昊與少昊兩大絕世高手會戰於極北絕域之外！　　太昊對少昊追擊鬼方的兵將進行了伏擊，使少昊同樣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兩大絕世高手更是殺得天昏地暗，日月無光，殺氣彌空，數十里風沙狂涌，烏雲密罩。　　這確實是一場好戲，遠處的鬼方高手全都在心中暗喜，更驚訝於這世間兩位最厲害的高手的絕世修為。　　刑天卻是在為另外的事情驚喜，那便是絕世殺氣，無與倫比的絕世殺氣。　　只有太昊和少昊這等高手交手之時才能生出如此強霸而濃烈的殺氣，這比刑天想象的效果更好。等這兩大高手鬥了個兩敗俱傷，他鬼方再去揀便宜，自然是大快人心。　　少昊本不想與太昊正面交手，在他對伏羲氏戰士大殺一通之後，卻發現了太昊與魔奴交手所留下的痕迹，那時他便知道情況不妙。當然，他絕不怕太昊，可是卻不想在戰蚩尤之前戰太昊，畢竟太昊也是世所難遇的悍敵，兩人一戰，自然無法避免有所損傷，甚至是兩敗俱傷，這並不是沒有可能。　　事實也證明了少昊的擔心，儘管兩人彼此最終不了了之，而且太昊因兵力之上的弱勢而敗退，但是少昊也是元氣大傷，損失慘重，只好帶着東夷戰士後撤三十里紮營休養。　　少昊本欲直搗黃龍，一舉擊潰鬼方，而奪得鬼方積留在極北絕域之中讓人眼紅的財富，但此刻只好取消這一計劃。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此時他甚至擔心刑天會領兵來攻。　　※※※　　軒轅確實吃驚不小，天神據比居然也重生了，這簡直是越說越離譜。　　一個蚩尤已經夠讓軒轅心驚膽顫了，若再加上一個天神據比，那這個世上的魔頭也太多了。　　軒轅自然聽說過有關天神據比的傳說，知道此人並不輸於蚩尤，如果此人再重生，與蚩尤聯手，那天下又有誰是其敵？　　廣成子自然不會欺騙軒轅，但是軒轅卻驚訝，何以廣成子會知道天神據比會重生？崆峒山與鬼方相隔何止千里之迢？　　“仙長怎會清楚天神據比要重生呢？”軒轅禁不住問道。　　“我的思感一直都在監視着這魔王的動靜，他已經沉睡了一百餘年，但終於還是蘇醒了。”廣成子嘆了口氣道。　　“仙長難道就不可以阻止他嗎？如果此魔頭重生，再加上一個魔帝蚩尤，天下間豈有寧日？”軒轅有些期盼地道。　　“天意如此，人力不可違，我也無法阻止。其實，這百餘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封鎖他的生機，但最終還是功虧一簣！”廣成子無可奈何地道。　　軒轅禁不住愣住了，此刻，他倒真的已經分不清自己是在夢裡還是在虛幻之中，抑或是廣成子只是在說痴語夢話，全都是一些玄之又玄的東西，彷彿不着半點實際。若非他相信歧富不會騙他，若非他知道眼前的老者就是廣成子仙長，他一定會以為眼前之人是一個瘋子，一個思維混亂、胡言亂語的瘋子。　　廣成子依然閉着眼，使人不知道其眼中究竟蘊藏着什麼樣的玄機。　　“生命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東西？”軒轅搖頭苦笑着問道。他實在是有些疑惑了，如果廣成子所說的是真的，如果那許許多多的境界是真實存在的，那生命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呢？　　是生機？是精神？還是肉體？它究竟是以怎樣一種形式發展呢？本來很明顯的事情，可是聽了廣成子一番話之後，一切都變得複雜起來，複雜得讓軒轅如墜雲霧。可遺憾的是，軒轅喜歡思索，喜歡探究這之中的奧秘。　　“生命是生機的延續，是精神和肉體的結合，它只存在於一個有形的世界，卻以一種無形的形式支撐着這個世界的平衡，這便是生命。”廣成子不假思索地脫口說道。　　“那生命的極限又是什麼？它與精神和生機又有何區別？”軒轅再問道。　　“生命的極限是死亡，而精神與生機的極限卻是超越，永遠的超越，無休無止。所謂的生命，只是狹隘的，必須依附一種有形的物質，這才能延續。”廣成子悠然道。　　“那也就是說沒有蘇醒前的天神據比不能說他具有生命，而蘇醒后才能說他是具有生命嘍？”軒轅舉例問道。　　“可以這麼說！”　　“那我們又如何才能夠將他徹底毀滅呢？”軒轅沉聲問道。　　“問得好，年輕人！”廣成子脫口贊道，這才悠然睜開一直緊閉的雙眼。　　軒轅渾身一震，彷彿被電擊了一般，廣成子的目光中彷彿有一股奇異的力量，將軒轅的心神全部吸引住，更彷彿將軒轅的靈魂引入另一層不可揣度的空間。一時之間軒轅竟迷失了方向，只看到廣成子眼裡那彷彿飄浮着的雲彩，聳立着的高山，以及潛藏着的深邃而廣闊的大海。　　那哪裡還是一雙眼睛，完全是一個完整而豐富多彩的天地，有日月的輪迴，有群山大海，有藍天白雲，有森林草原……簡直是一個夢的世界。　　“轟……”軒轅的心頭陡震，廣成子的眼睛再一次合上，剎那間山洞之中光線似乎暗淡了許多。軒轅恍若做了一個離奇的夢，震驚得久久不能言語，腦海之中仍然飄着剛才所見到的各種似夢似幻的景物。　　“你看到了什麼？”廣成子的話又自軒轅的心頭升起，與最初一樣，不再開口。　　軒轅定了定神，仔細地打量了一下廣成子，發現此老盤坐得如一截腐朽的木頭。他的膝上竟土出了苔蘚，這些苔蘚與他座下的石頭連結在一起。可以看出，廣成子已經數載甚至更長時間都不曾在這石墩上移動過，這使軒轅更為驚訝。如此看來，昨夜廣成子在夢裡給他療傷是一點也不假了。　　“我不知道，或許我只是看到了夢。”軒轅想了想，吸了口氣道。　　廣成子又笑了，並沒有笑容，但是軒轅知道廣成子笑了，他的心中清晰地捕捉到了廣成子的情緒，或應該有的表情。　　“你的悟性很好，或許，你真的能夠完成前人所無法完成的事情，將蚩尤和天神據比完全毀滅，使之無法再生。”　　“願仙長教我方法，晚輩當傾力去完成。”軒轅也坐於一旁盤膝閉眸，誠懇地問道。　　“要毀掉他們的生命或許並不是一件難事，但是要讓他們的生機與精神灰飛煙滅，永世不得超生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你目前的功力和武功，根本就不可能辦到。”　　軒轅似尹已習慣了廣成子用心與他對話，也不反對，只是道：“仙長指點迷津，晚輩的武功雖然仍未能大成，但卻甚感進境艱難，若是如此，也不知何時才能追及天神據比與蚩尤兩大魔頭！”　　“對於你這個年齡來說，擁有如此功力實應驕傲，難得你還如此虛心。事實上，對於你自身武功的開發，你已經達到了極限，若是依常規去發展的話，只怕在二十年間你再無法有突破。但人自身的開發，只是最初的，真正的武學並不僅局限於自身，而是融入自然，融入天地，在自身的基礎上作一個巨大的突破，這樣方才是一位成功修行者的作為！”　　“晚輩不明白！”　　“你其實早就嘗試過，也明白，只是你的體質仍無法跟上步伐，才使得你未能突破。”　　“我已經嘗試過？”軒轅訝然問道，他不明白廣成子此話所指。　　“那便是借大自然的生機充實自己的生機，而使自己在瞬間強大起來！”　　“啊！”軒轅立刻記起了自己在東山口之時，借龍丹之生機吸納了來自地底熔岩的生機，而在一招之間擊敗了鬼三、土計、風絕和童旦四大高手。而他也曾借萬花大陣中萬花的生機來中和自己的生機和龍丹的生機，因此，廣成子說他嘗試過，那並沒有說錯，只是不知道廣成子是如何知道這些的。　　“你想起來了？”廣成於的聲音頓了頓，旋即又悠然地響起：“你的那些只是小乘，對付一般的高手或許有用，但是對付像蚩尤和天神據比這樣的高手，卻是遠遠不夠，即使是當今的太昊、少昊，僅憑你所吸納的這點生機也是難以應付。”　　“那晚輩該怎麼做？”軒轅虛心地問道。　　“對於你而言，能做到這樣子，已是難能可貴了。不過，你的體質異常好，或許可以承受我的開經破脈大法。”廣成子道。　　“或可承受？仙長是說開經破脈大法是需要賭的？”軒轅問道。　　“嗯，如果因體質無法達到要求，輕則武功盡廢，重則全身暴裂，化為飛灰。你可願意賭？”頓了頓，廣成子又接道：“當然，如果你不願意，絕不會有人勉強的！”　　軒轅洒然一笑道：“有何不可？仙長但請施法就是。若是軒轅命該絕於崆峒，這也是天意，軒轅無話可說；若是讓軒轅畏縮而不受法，眼睜睜看着天下群魔亂舞，倒不如身死崆峒。因此，請仙長不用再有任何的顧忌，軒轅一切都聽仙長的。”　　“嗯，年輕人能作此想，實是天下蒼生之福。不過，先不忙施法，這不必急於一時，你必須先有了充分的準備后，才能夠配合老夫施法。”　　“哦，那晚輩需要怎樣與仙長配合呢？”軒轅訝然問道。　　“歧富可有告訴你人體之上有哪些氣穴？”廣成子突然問道。　　軒轅一怔，隨即點點頭道：“與岐伯確實教過晚輩關於人體氣穴的東西。”　　“說來聽聽。”　　“五臟各有井滎俞經，合五俞，五五二十五，左右共五十穴；六腑各有井滎俞原經，合六俞，六六三十六，左右共七十二穴；在頭部有五行，每行五穴，五五二十五穴，五臟在背部脊椎兩旁各有五穴，二五共十穴；大椎上兩旁各有一穴，左右共二穴；瞳子、浮白左右共四穴，環跳二穴，聽宮二穴，攢竹二穴，完骨二穴，風府一穴，枕眉二穴，上關二空，大迎二穴，下關二穴，天柱二穴，上巨虛、下巨虛左右共四穴，頰車二穴，天突一大，天府二穴，天庸二穴，扶突二穴，天窗二穴，肩井二穴，關元一穴，委陽二穴，肩貞二穴，暗門一穴，神闕一穴，胸腧左右共十二穴，大杼二穴，膺俞左右共十二穴，分肉二穴，交信、跗穴左右共四穴，照海、中脈左右共四穴，在兩膝關節的外則，為足少陽膽經的陽關左右共二穴，大禁之穴是在天府下五寸處的五里穴。以上諸穴共三百六十五處，不知晚輩所說可對？”軒轅一口氣將所有的穴道都念了出來，清楚利落，可見他對人體諸穴的認識倒是極深。　　廣成子讚許地道：“你的記性很好，所說一點也沒有錯，難怪歧富常誇你聰明過人。”　　“謝仙長的誇獎！”軒轅並無喜色，他知道廣成子定有下文。　　“那你可知道任督二脈的經氣所發之穴有哪些？”廣成子又問道。　　軒轅不假思索地道：“任脈之經氣所發的有二十八穴：喉部中行有二穴，胸膺中行之骨陷中有六穴。　　自蔽骨至上脘是三寸，上脘至臍中是五寸，臍中至橫骨是六寸半，計十四寸半，每寸一穴，計十四穴，這是腹部取穴的方法。自曲骨向下至前後陰之間有會陰穴，兩目之下各有一穴，下唇之下有一穴，上齒縫有一穴。可對？”　　廣成子“嗯”了一聲。　　軒轅又接着道：“督脈之經氣所發的也有二十八穴：項中央有二穴，前髮際向後中行有八穴，面剖的中央從鼻至唇有三穴，自大椎以下至尻尾旁有十五穴，自林椎至尾骨共二十一節，這是脊椎穴位的計算方法。”　　“不錯，世人皆說，打通任督二脈便能使功力貫通自如，達到極致，但今日我卻要破任督二脈而開導經奇穴，你知道會有什麼後果嗎？”廣成子悠然問道，語氣平和而肯定。　　軒轅神色微微一變，他實沒想到這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他也從未想過有人會破任督二脈而開導經奇穴。半晌他才搖搖頭道：“我不知道，不過，按理論，會是氣脈俱損，五臟盡枯，六腑不通，那結果自然惟有死路一條！”　　“是的，那確實是死路一條，而開經破脈大法便是要在死里求生，也可以說是置之死地而後生。惟有如此才能夠完全改變一個人的體質，使人與天地相互貫通，甚至是融為一體。”　　“晚輩有些不明白，人與天地是兩個不同的整體，而且人只能是天地的一部分，何以只改變人體的經脈，便可以使人與天地相互貫通，融為一體呢？”　　軒轅惑然問道。　　“任督二脈只是能夠將人體內的脈氣貫通融為一體，使自身的能力開發到極限，但那始終只限於自身。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天地的力量是無限的，人之所以無法突破自身的限制，便是因為任督二脈開通之後，自身已渾為一體，與天地所形成的一體相互排斥，這才再難有寸進，即使是偶有所進，也只是曇花一現罷了。”　　頓了頓，廣成子又接着道：“比如，人是一個大海邊的小池塘，而天地則是大海，在池塘中沒有水之時，海水便可隨潮的漫漲進入池塘，但是，當池塘之水盛滿之後，海水即使浸入了池塘之中，也會全數退出，池中之水仍然沒有變化。或者，在漲潮之時，池水會漫一些，但那只是一時的，而任督二脈可以看作是隔開池水與大海的堤岸，只有拆去堤岸，池中之水才能與大海融為一體，池便是海，海便是池。當然，這之中也有兇險，即池中所養之魚可能被海中之魚給吞噬掉，因此，在挖堤之時，先要看看池中所養之魚能不能適應海中的生活。”　　“晚輩明白了。”軒轅不由得大為驚嘆，廣成子的比喻實在是太貼切了。這樣一來，他豈會還不明白廣成子的話中之意？　　“但人終究是人，池終究是池，大海與天地也絕然不同。人體與天地相融難道會像池水融入海水一樣？那豈不是將自己完全坦露給天地，又如何能成其個體呢？”軒轅又問道。　　“這就要看開經了，人體與天地相融，只是借天地之間那無盡的生機和陰陽之氣，而化為己身的能量，從而達到一種足以抗衡天地的境界！”廣成子又道。　　軒轅睜開眼來，他不明白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境界，而抵達那種境界之後又會是怎樣。不過，他卻更關心另外一件事，於是問道：“那這樣可以戰勝蚩尤和天神據比嗎？”　　廣成子吁了一口氣道：“天神據比和蚩尤也早已獲悉了這種提取能量的方式，即使是你掌握了此法，也只能夠抗衡他們的攻擊，如要擊敗他們，那便要靠機緣巧合了。”　　軒轅不由得呆住了，如果這樣仍無法擊敗蚩尤和天神據比的話，他不知道天下間還會不會有人殺得了天神據比與魔帝蚩尤。　　“那豈不是說，這個世間根本就沒有人可以戰勝魔帝蚩尤和天神據比了？”軒轅有些泄氣地反問道。　　廣成子半晌未語，想了想才道：“可以這麼說，這個世間沒有人可以真正戰勝蚩尤和天神據比，因為他們已經代表了這個世界的兩個極限，除非有人能夠突破這個世界，找到結界之秘！”　　“難道連仙長出手也不可能戰勝他們嗎？”軒轅仍存着一絲僥倖地問道。　　“是的，即使是我親自出手，也僅能是兩敗俱傷，他們的修為並不下於我！”廣成子毫不掩飾地道。　　軒轅的心不由得落入了深谷，可以說，廣成子是他惟一的希望，如果連廣成子也僅能與他們戰個兩敗俱傷，那天下間又有誰能制住蚩尤與天神據比呢？如果有這兩個人存在於世，那他軒轅若想統一天下，絕對只是妄談。　　軒轅親眼目睹了蚩尤破壞那先天八卦圖的威勢，別說是一個軒轅，只怕是五個軒轅也無法與之相鬥，此魔不除，他確實是沒有信心能夠擺脫對方的阻擾。　　突然間，他彷彿記起，廣成子剛才所說的話之中，好像還有一個方法可以對付蚩尤，不由得再問道：“仙長剛才所說的突破這個世界，找到結界之秘，又是何指？”　　廣成子悠悠沉默了一會兒，道：“據我的精神和思感所探，在這浩瀚的天地之中，並不只有我們所存在的這個世界，我們所有在的這個世界就像是一間房，而這房子的隔壁還有一間同樣的或者不同的房子，或是更多。一間房子的能量是有限的，如果我們能突破一間房的局限，借用兩間房子里的能量，或是更多，那自然就可以戰勝蚩尤和天神據比了。”　　“可是我們又如何去破開這個世界呢？難道就是仙長最初所說的天道嗎？只有破了天道之門，就可以通往另外的幾個世界嗎？”軒轅不解地問道。　　“不，並非如此，突破天道確實需要超人的智慧，但那只是小乘，更是毫無用處的，甚至是武者的悲哀！”　　“仙長何以如此說？”軒轅訝然問道。　　“如果說登入天道，蚩尤和天神據比早就已經進入了天道，包括我，但是我們卻發現那是全無意義的。儘管在你悟出這個境界之時，剎那間便可破開虛空，進入天道，但你只是到了一個不同層次的空間，在這裏，你或許天下無敵，但在那裡，你或許便是最差勁的一個，人人都可欺負你，因為你將面對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包括氣候及一些無法說明的東西。因此，所謂的破開天道，只是一些不明白天道的人，對陌生事物的強烈好奇心所驅使，當你發現天道竟會讓你痛苦之時，你已經無法再重返我們這個世界了！”

# 第十章 結界之秘

　　軒轅一呆，傻傻地望着廣成子，他不知道廣成子所說的是不是真的，對於他這從未嘗試過這種境界的人來說，廣成子彷彿是在講述一個奇妙的神話。但軒轅知道，廣成子根本就沒有必要騙他。　　“蚩尤和天神據比及我，都是自天道之中僥倖逃回來的幸運兒，因此我們不再懷念天道。這一百多年來，我一直在思索，如何可以自由地來去各層空間，自由地吸納和運用各層空間的力量，但是我一直都無法窺破最後一關。”廣成子嘆了口氣道。　　“最後一關是什麼？”軒轅訝然問道。　　“結界！”廣成子悠然吐出兩個字。　　“結界？”軒轅再次反問，這是他聽廣成子第二次提到這個詞。　　“是的，能夠自由運用各層空間能量的東西，不在別處，而是在人的身上，限制人的也便是結界！人是天地之中最偉大的生命體，他具有可以超越一切的智慧，就因為這種智慧的存在，人才有思想，才擁有精神，思想和精神是這個天地之間惟一不受限制的東西。因此，要想自由來去各層空間，必須擁有無上的精神力，這才可以破開一切的阻力，達到天地的極限！”　　※※※　　少昊紮下營來，設下各營哨，布防極為謹慎。他知道此刻是非常時期，同時也擔心刑天偷襲，調頭反攻，而此刻他已是傷疲不堪，必須加以修整才行。　　與太昊一戰，不可否認，他耗去了太多的元氣，甚至是受了一些內傷。他知道，這個天下間，只有太昊和蚩尤才能成為他的對手，余者皆不在話下。　　一直以來，少昊都想戰這個冤家，不過他卻沒有想到，竟是在這種情況下出戰對手。　　事實上，這一百多年來，他都沒有這麼痛快地戰過，是以雖然受了些內傷，但他卻不後悔。至少，他佔了優勢，在形勢上說，他勝了太昊，而太昊那所謂的“天下第一”的頭銜至少在他眼裡不盡其實。　　少昊靜心地調養，他需要調養，至少要幾天的時間。　　少昊不敢想象，如果太昊不率先撤手而退的話，他們兩人只怕真是兩敗俱傷。那時，彼此都只可能落得飲恨收場，但幸虧太昊先一步收手。因此，少昊心中對太昊也多了幾分感激。他並不對伏羲氏的殘兵作任何追逐，他也不欲再與太昊交手，他相信太昊也一定是這種想法。　　作為世間並列的兩大絕世高手來說，他們的爭鬥是不值得的，如果有可能，少昊永遠都不想與太昊交手，那結果只可能是同歸於盡或兩敗俱傷。　　相對來說，少昊的傷勢稍輕，卻需要數天時間的休養。不過，此刻少昊卻靜不下心來，彷彿總有一點什麼擱在他的心頭，讓他難受，甚至有些心緒難寧，這是從來都不曾有過的事情。　　是的，少昊從未有過如此心神難安的時候，這一百多年來，他早就已經心如止水，無論什麼事情都無法讓他心神波動，便是在面對太昊之時，他也依然從容不迫。可是這一刻，他卻是心神難安，抑或可以說是有一個極為不祥的預感。　　少昊不明白這是什麼預感，就像有一片烏雲在他頭頂的低空覆蓋著，而生出一種讓人窒息的壓力，這才使他本來靜如止水的心變得焦躁不安。　　“朱雀！”少昊輕輕地喚了一聲。　　朱雀神將急步走了進來，但是面色似乎有些難看，望着少昊，驚疑地問道：“不知少昊有何吩咐？”　　“你可曾覺察到一些什麼？”少昊問道。　　朱雀望瞭望少昊，神色更是惑然，半晌才道：“屬下似有一種很不祥的預感，情況似乎是有些不對勁，我還以為是太昊的原因呢。”　　少昊的眉頭徽皺，他知道朱雀神將也感受到了他所感受到的那種感覺，但是他卻不明白，這個世界還會有誰能夠讓他感到不安呢？想到這裏，少昊的臉色倏變，自語道：“難道是蚩尤來了？”　　“蚩尤？”朱雀將神也吃了一驚。　　“立刻吩咐所有人，加強防守，不能有半點疏忽，若發現任何異常，在第一時間迅速稟報我，可知？”少昊沉聲吩咐道。　　朱雀一聽，立刻明白是怎麼回事，忙領命而去，連問都不問。　　※※※　　軒轅又陷入了靜思之中，是的，他必須用時間去消化廣成子所說的話，雖然他覺得廣成子的話說得有點急了一些，但是他不能否認廣成子的話都有着極具他思索的價值，也不全是空穴來風。　　廣成子的話確實是軒轅前所未聞的東西，對於軒轅的啟迪也是不可估量的。　　當然，軒轅仍有些奇怪，廣成子答話的節奏似乎極快，這對於一個修行了數百年的人來說，的確有些出乎他人的意料之外。再怎麼說，廣成子已經在此靜思了百餘年，早就不可能還如小伙子一般性子急躁。　　這種人自有一種不緊不慢的雍容態勢，百餘年都過來了，難道還會在乎這一刻兩刻時間嗎？不過，軒轅並沒有太多地向這一方面想，也沒有必要，只要能夠聆聽這樣聞所末聞的道理，就算是不虛此行了。　　“我仍無法明白何為結界！”軒轅長長地吁了一口氣，無可奈何地道。　　廣成子似乎並不意外，淡淡地道：“事實上，我也不能夠完全解釋結界的含義，它也沒有含義。一直以來，我都在不停地思索、嘗試，卻從來未能抵達那種境界。但是，我卻知道，精神與生命定有一個相隔的界面，就像是一堵牆，當人衝破結界，也便是拆了這堵牆之後，其精神就可以與生命融為一體，而不是只有生機才能夠與精神相融。”　　頓了頓，廣成子又道：“當精神與生命完全相融之後，生命就無須再借抽象的生機去重生，而是直接與精神一起永生，更可以自由地穿越任何層次的空間。”說到這裏，廣成子突然嘆了一口氣，接道：“也許，這隻是我片面的理解，或許事實上並不是這樣，因為誰也不知道真正衝破結界之後又會是怎樣的一種情況。”　　軒轅沉默了良久，他在思索廣成子所提出的結界有何意義。　　當然，如果能夠破開結界，自然便能夠戰勝天神據比與魔帝蚩尤，可是他能夠破開結界嗎？即使是廣成子苦思了百餘年猶未能破開結界，就算他可以破開結界，又豈是一年兩年的事情？不過，軒轅仍忍不住好奇心的驅使，不禁問道：“仙長又是如何遇到阻礙而無法成事的呢？”　　廣成子半晌未語，彷彿是在沉思什麼，良久，他才吁了一口氣道：“我懷疑生命並不是固定的某一個形體，而是有一種神秘的力量將我們生命最原始的烙印封存，只要能破除這種神秘的力量，那我們所有前世今生的記憶便會復蘇，甚至各種生命體可以通融。　　比如人和狼，這是兩種不同的生命，但這隻是因為我們的生命烙印之中，只記得自己是人或狼，但是如果破開這種神秘力量，或許我們會在自己的生命烙印中找到狼的烙印，那時，人和狼就可以相互變幻，甚至可以變化成其它的生命體。我稱這種封存生命烙印的神秘力量為‘生命結’！”　　“那仙長是否已經找到了打開生命結的辦法？”　　稈轅心神大動，問道。這確實是他聞所未聞的東西，但是自廣成子的口中說出來，竟是那般實在，彷彿不覺得有半點離奇。　　事實上，這些東西是軒轅做夢都未曾想過的，他甚至可以肯定，這個世上，大概只有廣成子才會想到這樣稀奇古怪的問題，難道這個世界真的有生命結？　　真的有生命烙印？真的存着結界？　　這世上有太多神秘的事物在未知之中被擱放，誰又能夠真正地破譯出最終的謎底呢？廣成子能夠活上數百年，這對於世人來說，已經是個奇迹了。在奇迹之外，再出現奇迹並不是全沒有可能的。　　世上沒有不可能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軒轅深有感觸，即使是他自己，也沒有想到會在蛇腹中存活下來，更沒有想到龍丹竟能夠吸納地心熔岩的生機。　　事實上，他也沒有料到，自己會有今日這般的成就，而這一切來得都是如此快捷，僅用了一年多的時間，他便扭轉了整個天下的局勢，這難道不能說是一個奇迹嗎？　　軒轅自已是創造奇迹的人，自然相信這個世上會有人創造出另外的奇迹。　　廣成子依然是沉默了良久才道：“沒有，但我知道自己離打開生命結的日子已經不遠了。世人曾傳，盤古之祖神開天闢地，而後眼化日月，毛髮化樹木花草，肌肉骨骼成山脈丘陵，血脈成江河，五臟六腑化海洋，雖然這隻是神話傳說，但卻不是沒有可能。當生命結被破開之後，人不再是一種形體，甚至你自身便可化為天地，可以包容天地中的一切！”說到這裏，廣成子自己也笑了，淡然而平靜地接道：“有時候，我也覺得自己在說瘋話！年輕人，知道何以我會這般快節奏地向你講述這些瘋話嗎？”　　軒轅愕然，是的，只是他一直都沒有深思而已，何以廣成子會沒有自己想象中的那麼平和、那麼沉穩呢？一個潛心練氣數百年的人，想來早已不食人間煙火，斷了七情六欲，超然於塵世之外，可是這些在廣成子的身上卻是看不到，這確實讓他有些不解，此刻廣成子這般一問，軒轅倒也想知道答案了。　　“晚輩不知道，不過晚輩不覺得仙長所說的是瘋話，世上沒有不可能的事，只有想不到的事。只要有根據，哪怕是稍有一點道理支持，便不能算是瘋話痴語！晚輩反而覺得仙長的話對晚輩的啟迪很大！”軒轅誠懇地道。　　廣成子“哈哈”一笑，道：“我的情況我自己知道，事實上，我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邊緣，所以，我的清靜之心已被破壞，而剛才與天神據比交手，這才使我無法平靜內心！”　　“仙長剛才與天神據比交過手？”軒轅駭然驚問道。　　“是的，我的思感和精神欲封鎖他的生機，但是他仍被一股強大的殺機給激活了。好了，不談那些，我們來繼續我們的話題。”　　軒轅釋然，但心中更感到不可思議，廣成子竟然可以在跟他說話的同時而與千里之外的天神據比交手，這確實是駭人聽聞。不過軒轅知道，在廣成子的身上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結界的另外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則是與生命結相對的精神結，這是一種封存了人體直接吸納天地力量的神秘力量，只有破開精神結，才能夠將精神全面開發，使之超越任何空間，自由地吸納任何層次空間的力量。惟有這樣，才能使人真正地成為這個天地之間的主宰！”　　軒轅也禁不住無限嚮往起來，如果真的能夠破開精神結，那確實可以成為天地的主宰。那時，天神據比和魔帝蚩尤又算得了什麼？問題是，誰能夠真正在破開精神結呢？　　“當然，破開精神結后，若想真正地運用各層空間的力量，那還需要你自身的容量，一個小湖是無法容下四海之水的，過盛則會漲裂堤岸，適得其反。因此，一個人必須在生命結和精神結同時破開之時，才算是破開了結界，而成為天地的主宰！”廣成子悠然神往地道。　　“對於我來說，這是遙不可及的事情，何以仙長要向我說這些呢？”軒轅嘆了口氣，無可奈何地反問道。　　廣成子也嘆了一口氣，道：“其實，並不是遙不可及，你已經可以運用天地之中的神秘力量，只是尚很有限而已。所謂的練氣士練氣，便是指掌握如何運用天地之間神秘力量的法門，並不斷地開發自身的這些能量，從而一步步改造自己的體質。所謂的功力提升，也不過是將人體這個容器變大變堅實而已。你已經可以自如吸納天地間的生機，而生機則是我們所存在的這個世界最神秘也最強大的力量，這便是一種超越凡俗的表現，更表明你的體質遠遠地超越凡人。我之所以提出結界一說，只是想給你一個準確的目標，讓你去追求！”　　“晚輩明白仙長之意！”軒轅點點頭道。　　“嗯，明白就好，結界中的生命是有限的，結界外的生命是無限的，主宰世界的，不是力量，而是精神。人的自身才是最大的寶庫，任何想超越凡俗的人，都需在自身尋找根本，這是我給你的話，你要好好記住！”廣成子悠然道。　　“謝仙長的教誨，軒轅定銘記於心！”軒轅感激地道，他知道廣成子是在點撥他。　　“你還有什麼疑問嗎？”　　“晚輩想知道，如果晚輩在接受開經之後，遇上蚩尤和天神據比會有幾成勝算？”軒轅突然問道。　　“這就要看你的悟性了，如果你能夠掌握天地生死的奧秘，雖然不能夠超越這個世界，但在這個被生機所充斥的世界中，你應該不會輸給蚩尤和天神據比。不過，我擔心蚩尤這一百多年來，可能已經掌握到了一些藉助外層空間力量的法門，因此在決戰蚩尤之時，你千萬要小心！當然，你也有你的優勢。”　　“我也有優勢？”軒轅奇問道。　　“不錯，你也有你的優勢，因為蚩尤和天神據比的重生是藉助於別人的軀體，而你卻不是。藉助別人的軀體，只會使他們的力量受到限制，其軀體即使是經過改造，但時日尚淺，之間肯定有許多缺陷，甚至於他們的精神與所借軀體的感情不能統一，這便會影響他們所吸納生機轉化為力量的效果，這可能會成為他們致命的敗因！”廣成子認真地道。　　“天神據比的軀體也是借的？”軒轅訝然問道。　　“不錯，此刻不應該叫他為天神據比，而應該稱之為刑天！”　　“刑天？難道刑天就是天神據比？”軒轅一聽，不禁好笑，刑天與他交過手，也不過如此，而廣成子卻說天神據比竟是刑天，這自是讓他好笑，刑天怎能與天神據比扯上關係呢？　　“是的，一百多年前，天神據比便已經借刑天的軀體而重生，從而使鬼方盛極一時，連天魔羅修絕都依附了他，只是後來在那場神魔大戰之中他元神受了重傷，精神和生機一直處於休眠的狀態，這才會將鬼方交到天魔羅修絕的手中。”　　“可是，我曾與刑天交過手，我並不覺得刑天會對我有何威脅！”軒轅惑然道。　　“你所遇到的刑天當然並不真正的刑天，他只是刑天的弟弟。事實上，真正的刑天這一百多年來從未出過手，而是在極北絕域閉關！”廣成子肯定地道。　　“刑天的弟弟？”軒轅恍然，他自然明白了廣成子的意思，事實上，有熊族所有的首領都稱太陽，共工氏的所有首領都被喚作共工，這是同樣的道理。聽到這裏，他不由又擔心起有熊來。　　如果說真正的刑天重生了，一定會找有熊復讎，那時候，有熊根本就無人能敵刑天之威，豈不是惟有滅亡一途？　　“因此，你比他們更具優勢，天神據比經過兩次重生之後，其知覺和感觀都已經混沌不清，所以此刻的刑天已經是形同行屍走肉，惟有他內在的靈魂和精神仍然活着，而這一部分正是天神據比的！相對來說，他比蚩尤可能要容易對付一些。”廣成子吸了口氣道。　　軒轅聽到這裏，不由鬆了一口氣，如果事實真是如此的話，他確實不是沒有一戰之力。至少，他的身邊擁有許多高手，更擁有比蚩尤和天神據比更雄厚的兵力，只要他獨對蚩尤或天神據比時能立於不敗之地，那他依然可以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何況，蚩尤也有受傷的時候，在他借恭弘=叶 恭弘帝的軀體重生之時，眾高手聯手，就使蚩尤重創，因此蚩尤也並非絕對不可殺死的，只要把握好時機，那他就有可能贏得希望。　　“我沒有了疑問，請仙長為我施法吧！”軒轅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沉吟了半晌才道。　　廣成子笑了，也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好吧，你靠我近一些！”

# 第十一章 無形之敵

　　少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知道所有的防備全都是多餘的，抑或是形同虛設。　　直覺告訴少昊，他所擔心的敵人已經與他越來越近，甚至是已經越過了所有防線。　　來者究竟是何人，少昊不知道，但他卻明白，這個人是衝著他而來的。而且，此人將會是他所遇到的所有高手之中最為可怕的。因為直到這一刻，他的心神依然未曾安穩下來，世間能夠讓他心神無法安定的人實在太少，但卻總有那麼一個或是兩個，所以少昊不得不專註。　　少昊不想呆在帳中，而是緩步踱出了帳外。　　帳外，風沙瀰漫，寒氣逼人，但是在虛空之中，彷彿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壓抑之感。　　天上無星無月，大漠的星空應是美麗的，可是今夜彷彿十分特別。　　少昊記得夜初之時，天空依然很明朗，但是此刻的夜空卻讓他有些驚訝。不過，他並沒有深思這意味着什麼，一切，都是在發展之中進行着。　　這隻是因為一個人，一個可怕卻仍未現身的人，但是天象已經表明了此人的存在。　　人未至，天象已變，少昊長長地吁了一口氣，該來的終究會來，所以他沒有迴避，也不想迴避。試問天下之大，何處可避？對於該來的人，永遠都不可能避得了，而這更將是一個少昊不可能迴避得了的人！　　帳外的東夷戰士，以及少昊的親衛都有些訝異，他們不知道何以少昊在這黑暗的夜晚，竟有雅興觀天，這確實是有些意外，但卻沒有人敢詢問少昊原因，而他們也沒有資格相詢。　　事實上，在這群人的心中，少昊做任何事情都是天經地義的，在他們的眼中，少昊便像是不可以替代的神，東夷的支柱！　　所有少昊的親衛幾乎在同一時間覺察到了少昊的表情有些不對；而就在此同時，他們聽到了自己的心跳聲，如同皮鼓在擊撞着。　　“怦……怦……”每個人都發現自己的心臟無可歇止地狂跳着，只從那躍動的衣衫便可以看出心髒的跳動是何等的劇烈。　　聲音是自每個人的心頭傳出的，同一個頻率，同一個節奏，同樣的狂烈而奇異。　　少昊動了，拂袖之間，掃出一縷銀白色的光芒，光芒拂過每個人的身上，這些人發現自己不再受那奇異的聲音的制約，但是卻有一種精疲力竭的疲憊感，彷彿是貧血的病人，蔫蔫欲睡。　　“必須堅持！絕不可以睡！”少昊沉聲喝道。聲音自那銀色的面具中傳出，竟比秋風更寒，直讓那些人打了個冷顫，只好強撐着要睡的慾望。他們也知道，有強敵入侵，如果他們睡過去的話，可能便是永遠也醒不了。　　少昊撮嘴一聲輕嘯，如龍吟鳳鳴，婉轉直上九霄，更傳遍大營的每一個角落，甚至是方圓近十里之內都能清晰聽到。　　嘯聲一浪高過一浪，彷彿有怒潮驚濤在翻湧，天地為之色變。　　“怦怦……怦怦……”天頂之上竟傳來一陣奇異的心跳之聲，如悶鼓之響。　　天際的暗雲之間出現了一片銀暈，而這片銀暈便彷彿是一個巨大的波紋向四面擴散，但是卻始終被定格在一定的範圍之內。　　銀暈的色彩與暗雲呈現出鮮明的對比，形成一種奇異的天象。那裡便像是一個巨大的湖面，而不斷地有巨石擲入湖心，使得波紋以巨石所擊之處為中心，無盡無期地擴散，只讓每一個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夜空之中兩種奇異的聲音則主宰了一切，一是那傳自天際奇異的心跳之聲，另一種聲音則是少昊的長嘯。那心跳之聲本是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但是自少昊嘯聲驚起之時，心跳之聲則轉到了天際傳出，這確實是一種奇異的現象。　　此刻誰都明白，少昊已與人交手了，以一種另類的方式，至於對手是誰，仍沒有人知道。可是誰都知道，對方絕對是一個極度恐怖的高手，居然能在一出手之間就控制了所有人的心神。　　朱雀神將領着一群高手，立刻向少昊這裏趕來，他們在強敵入侵之時，首先要確保少昊的絕對安全，儘管他們對少昊極度自信，但那是另一回事。　　少昊彷彿擁有無法斷絕的氣力，嘯聲之持久令人咋舌。　　事實上，從來都沒有人會懷疑少昊的功力，從來都沒有人懷疑少昊那驚世駭俗的氣勢。　　良久，那奇異的心跳戛然而止，天空中的銀暈再無阻礙，以狂野而無節制的形勢向四周漫開，將所有的陰雲盡數驅散。　　月亮依然極為明亮，塞外的月亮彷彿特別大。星星稀稀落落的，雖頗有凄涼之意，但是卻也亮得讓人感到親切。　　“今夜的夜色原來很好。”所有人都驚訝地發觀，當朱雀神將發現夜色很好之時，也倏地發現他們的身邊多了一個人。　　※※※　　軒轅早晨出去，現已月上星空，卻依然不見歸返，桃紅和�燕諸女不由坐不住了。　　歧富也不知道去了哪裡，竟也是一天未見到人，彷彿該出現的人都不再出現了一般。　　儘管此地是崆峒山，絕沒有外敵敢入侵，即使是昔日神族的高手也要退避三舍。但是，作為桃紅和�燕諸女來說，她們心中的擔心並不是多餘的。　　木青讓小童子去找來五陽，可是小童子返回卻說，五陽在迎霞洞，暫時不能前來。　　桃紅和�燕一聽，頓時有些火了，這些人彷彿是不知道她們心中的焦慮。　　“我去找他！”桃紅微微氣惱地道。　　“我陪紅姐同去！”�燕義不容辭地道，彷彿是去打架一般。　　木青在一旁看得想笑，這兩女的表情確實有點意思，不過他可沒有笑出來。在這個時候，每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試問誰還有心思笑？　　“再等等吧，廣成子仙長或許對聖王有什麼重要的事情要講，待會兒就會回來也說不走。”劍奴出言相勸道。　　“不行，我還是要去找他來問問。”桃紅有些固執地道。　　陶瑩見桃紅執意要去，也不阻攔，便對劍奴道：“你就在此等着，若軒郎回來了，你便說我們到迎霞洞找五陽去了。”　　劍奴知道無法勸阻，只好點頭答應。　　陶瑩又向那童子吩咐了一聲：“帶路！”便與桃紅諸女及木青向迎霞洞而去。　　迎霞洞也不是很遠，只是小徑迴環，曲折幽靜，山風陰冷，倒顯得路途挺遠。　　當幾人到迎霞洞外之時，陶瑩諸女便聽到一陣奇異的梵音傳了出來，彷彿是許多人在齊聲低念一種咒浯，更自洞中飄出了一股濃濃的檀香味。　　桃紅舉步便向洞內行去，突地自洞內步出兩名童子擋住了她的去路，極為客氣地道：“請幾位夫人留步！”　　“我要見五陽！”桃紅有些不高興地沉聲道。　　“五陽師叔暫時不能見幾位，請稍等，待會兒渡過天劫后五陽師叔自會見幾位。”那兩名童子肅然而認真地道。　　“渡過天劫？那是干什麼？”桃紅見這兩名童子說得這般認真，倒也不敢胡亂造次，不由得訝然問道。　　“至於是干什麼，我們也不明白，待會兒師叔定會向你們解釋的。”那兩名童子道。　　“讓我們進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嗎？”�燕提議道。　　“不，幾位不能進去。”那兩名童子相阻道。　　“他們是祖師伯的朋友，應該不會有問題吧？”　　那領�燕諸人前來的童子道。　　“不行，祖師伯有令，在天劫未渡之前，絕不許有任何外人踏足迎霞洞，便是祖師伯的朋友也不例外。”那兩名童子堅決道。　　領路的童子望了�蒸諸女一眼，無可奈何地道：“既是我們祖師伯下的命令，那幾位夫人還是先稍等片刻吧。”　　陶瑩知道，這幾人口中所說的祖師伯，自然是歧富的師兄太乙子，崆峒山基本上由太乙子掌管，廣成子坐關百年，太乙子便是真正的廣成仙派的掌門。只不過，廣成仙派強調的是與世無爭，自我修行，因此太乙子更多的時間是留在崆峒山，這也使得太乙子的名氣反而比歧富小。　　陶瑩卻知道太乙子也是個不世奇人，傳說此人的武功完全可與太昊和少昊之輩相媲美。因此，她也不敢太過造次，畢竟這些人都是長輩，而且她們也弄不清楚何謂渡天劫，只怕若是她們貿然進去而弄糟了反倒不妙。　　桃紅和�燕本有些不甘心，但是人家既然這麼說，她們也便只好勉為其難地等待下去。　　※※※　　朱雀神將吃了一驚，不僅僅是朱雀神將吃了一驚，所有立在朱雀神將之後的人都吃了一驚。竟然沒有人發現這人究竟是自何處而來，彷彿此人亘古以來便是靜立在此地，根本就不曾移動一般。　　夜風瑟瑟，甚寒，且呼呼有聲。　　寒意對於朱雀神將諸人來說，並沒有什麼感覺，但是今日彷彿是有些不同。　　是有些不同，只在那神秘人突然出現之際，每個人的心中或多或少地生出了一些寒意。　　少昊沒有動，彷彿根本就不曾看到這神秘人物的出現。不過，朱雀神將知道，少昊比誰都清楚這神秘人物的到來，只因少昊的嘯聲在突然之間歇止，變得沉默而冷意森然。　　在篝火的映照之中，少昊的銀衣銀甲閃爍的光澤本就是極為森冷的，再加上他的沉默，更使這裏的場面顯得詭異莫名。　　“什麼人？”朱雀神將知道，他必須開口，至少，他要显示出少昊親衛的威風來，不能讓人看扁了。　　沒有人回答朱雀神將的話，那人彷彿是一截腐朽的木頭。青黑的衣衫在夜色之中若隱若現，長長的頭髮散披着，罩住了整個頭部，使人根本就看不到他的顏面，看不到頭部，這更增幾分神秘的色彩。　　奇怪的卻是此人竟是赤着雙足，雙足之上各系一個金環，在金環之上居然還有些鈴鐺。　　腿上系著鈴鐺的人，行走之間竟然不發出任何聲響，這確實是一件肖事，也不能不讓人驚訝和震駭。　　來者並不是很高大，但卻有一股森冷而怪異的力量自其身上散出，彷彿此具軀體便像是一個巨大的充滿瘴氣的沼澤，使人不寒而凜。　　“你究竟是什麼人？”朱雀神將“嗆啷”一聲拔出了配劍，怒喝道，他身後的所有人也都拔出了兵刃，儘管少昊沒有說話，可是他們已經深深地感受到了來自這神秘怪人身上的壓力。　　朱雀神將怒從心生，這神秘的怪人就那般立着，一動不動，一聲不響，彷彿是個死物，也彷彿根本就沒有將朱雀神將放在眼裡。　　“殺！”朱雀神將一聲低喝，神秘怪人這般沉默明顯是向少昊挑釁，更是對他們的一種污辱！因此，他們終於還是忍不住出劍了。　　十數件兵刃幾乎是同時擊出，自不同的方位、角度，皆以快絕無倫的速度罩向神秘怪人。　　篝火搖曳，映出一片刀光劍影，漫天凄迷，殺意凌空騰起，風嘯沙揚、氣勢極為驚人。　　神秘怪人沒有動，連一根指頭都沒有動一下，彷彿並沒有感覺到有人向他攻來，彷彿不知道生死為何物，只是那麼靜靜地立着，如一截枯萎的木頭，直到十數件兵刃攻到了面門依然靜立如故。　　連朱雀神將都有些訝異了，這怪人竟然一點反應也沒有，彷彿真的是一具死物。　　“呼……”朱雀神將還沒有來得及細想，卻倏見神秘怪人的長發突然炸開，如一根根細長的針一般，直彈而出。　　神秘怪人的整個頭部便像是化成了一片黑雲，而在黑雲之下，朱雀神將駭然發現了這人的面目！　　“呀……”朱雀神將驚退，他並不是被那如針的長發逼退，而是被眼前所見的情形給嚇得幾乎破了膽！他從來都沒想到今生今世會見到如此可怕的面孔一那是一張沒有眼睛和鼻子，也看不見嘴巴的臉，整個面部便像是一塊皮板，稍有凹凸的表面卻是那般詭異而離奇。　　朱雀神將所攻擊的乃是正面，所以當神秘怪人的頭髮炸起之時，他看清了那曾被頭髮掩蓋的面目，而且是近距離地看。　　“轟轟……”朱雀神將在驚退之時，他同伴的兵刃已經與那炸開的頭髮相觸，也就在這一瞬間，那些狂攻而上的人連同他們的兵器，也像那突然炸開的頭髮一樣，轟然炸裂，化成一堆堆碎肉血雨向四面八方噴射而開。　　朱雀神將只覺得那血肉的碎雨如熱浪一般衝擊着他，更有另一股無形的氣浪以排山倒海之勢向他包裹而來。　　“呀……”朱雀神將幾乎是無可抗拒地被這股氣浪衝出五丈開外，轟然落地，手中的長劍碎成七截，並狂噴出一口鮮血。　　一切就這樣結束了，彷彿是一場噩夢，一切都是那般不真實。　　神秘怪人連手指都未曾動一根，更不曾移開腳步，那炸開的長發又緩緩罩落，將那張讓朱雀神將駭異莫名的面孔再重新罩定。　　那群本來生龍活虎的少昊親衛便在瞬息間化為碎肉血雨，灑遍這裏的每一寸土地。　　不，少昊所立周圍三丈內的地面尚是一片凈土，這炸開的血肉無法侵入少昊的三丈之內，但是少昊一動未動，也彷彿成了一棵靜立於沙漠之中的胡楊。　　沒有人能看到少昊的表情，沒有人知道他那銀色面具之後究竟藏着一副什麼樣的面孔，這是一個秘密。　　對於天下人而言，少昊和太昊一樣，都是一個秘密，沒有人知道，他們何以會有這樣一身裝束，何以都不以真面目示人，何以要殘忍地將自己的面目隱藏在面具之後百載。　　這也是對他們自己的不公，對自己的一種殘忍，但是，他們卻將這沉重的面具，沉重的甲胄戴了百餘年。　　難道這隻是因為想表現自己的與眾不同？難道這隻是想表現自己的王者風度？難道這是一種洒脫？　　不知道，沒有人會這麼想，也沒有人知道其中的答案，因為這本身就是一個秘密，一個讓人不解的謎！　　朱雀神將沒有死，卻受傷不輕，他傷得簡直是莫名其妙，他從未想過這個世間竟會有如此詭異的殺人方式，而且有如此恐怖的高手存在着。他的那群戰友竟連慘哼的機會也沒有。　　朱雀神將知道，他沒死，並不是因為他的武功高於其他人，而是因為他幸運地攻擊那怪人的正面，這才在驚駭之極的情況下，一招未盡便抽身而退，也因此保住了小命。否則的話，這灑在地上的碎肉血雨之中，必定也有他的一部分。　　這是什麼武功？這是何等功力？朱雀明白，剛才使他們心跳不自然加快的人正是這神秘怪人，可是這人究竟是誰呢？這個世間有誰身具如此可怕的武功？　　即使是太昊，也不能夠以這種方式殺人。　　朱雀神將記憶最深刻的仍是那張不是臉的臉，居然在那面部不存在眼睛、鼻子和嘴巴，甚至連耳朵也未見到，倒像是一截長出來的脖子，只是那脖子之上竟長有如此長的頭髮，只看那頭髮，就可以判斷，那應該是頭部的方位。可是，頭部怎會沒有面孔呢？難道說，這隻是一個無頭的怪物？　　看到剛才那可怕的殺人場面，本來有幾個躍躍欲試的東夷戰士給嚇呆了，半晌才回過神來，一把扶起朱雀神將，驚問道：“神將，你沒事吧？”　　朱雀的五臟六腑依然是一陣翻騰，那股衝來的氣浪實在是太可怕了，以他的功力，根本就不可能阻擋得了。　　“你們退下，傳我之令，兵撤二十里！”少昊的語氣極為冰冷，更有一種讓人不敢逆抗的霸氣。　　朱雀神將諸人吃了一驚，他們沒想到少昊竟會傳出如此一道命令，難道就因為眼前這個怪人而撤軍？　　那這個怪人究竟是誰？　　在這個時候撤軍，如果有鬼方的人在一方伺機而動，那又該如何？豈不是很可能遭到覆滅性的洗劫？　　朱雀神將有些猶豫，望了那怪人一眼，又望瞭望少昊，有些憂慮地問道：“少昊，這個……”　　“這是我的命令，違令者斬！立刻給我傳令！”　　少昊的聲音之中透出一股濃濃的殺氣，他似乎並不喜歡別人問為什麼，更不喜歡屬下對他的決定不加苟同。　　“是！”朱雀神將有些虛弱地答應一聲，然後退了出去。而外營的許多戰士似乎感到情況有些不太對勁，全都向少昊營中趕來。　　“傳令所有營中的戰士，立刻拔營後撤二十里，違者立斬！速度要快，北營斷後，小心鬼方襲擊！”　　朱雀神將強壓下傷勢向所有趕來的人呼喝着少昊的命令。　　朱雀神將的話讓許多人都蒙住了，不明所以，不過朱雀神將掏出了少昊的銀邊碧玉令，卻沒有人敢出言反對。　　誰不知朱雀神將極得少昊的寵信？雖然朱雀神將的武功不是最好，但是其領軍才能卻極好，是一個極佳的戰將。因此，少昊經常會將兵權讓朱雀神將掌管和調配。而這一刻，朱雀神將在少昊親衛的相攙之下發號施令，也自不敢有人懷疑。而且，這地方似乎有一種說不出的邪異，要是向後撤退，並不是沒有人贊同。　　這個地方確實有些邪異，只看那天空，天黑之時，月朗星稀，可是後來在突然之間天空被烏雲所遮，而且剛才每個人都經歷了一場矗夢般恐怖的事情，每個人的心都完全不受控制地狂跳。那種感覺確實沒有來由，更是恐怖之極。後來，當天呈異象之時，心跳才平復過來，因此這些人也確實不太想仍在這恐怖之地逗留了。　　朱雀神將望着身後遠去的戰士，抬頭看了看天空，此時烏雲似乎又已漸漸掩來，像是揮之不去的魔魘。　　突然朱雀神將心中生起了一種不祥的預感……

# 第十二章 龍騰崆峒

　　崆峒山上，風雲突變，本來月朗星稀的夜空在突然之間雷電交加，閃電如一道道銀蛇飛舞亂竄。　　在冬日里居然有如此狂野的雷電風雨，這確實讓人不得不驚訝。　　桃紅和�燕諸人不禁自樓內跑到外面觀看，只感狂風呼嘯，枝折恭弘=叶 恭弘搖，石走沙飛，整個寧靜而安詳的夜似乎在突然之間被撕碎絞裂。　　“怎麼會這樣？”�燕吃驚地望着那漫天四處射落的閃電，聲音卻被雷聲所掩。　　“不知道！”桃紅也吃驚非小，急忙找來那引路的童子，問道：“怎麼會這樣？難道崆峒山經常出現這樣的天氣嗎？”　　那小童也一臉疑惑地望着天空，似感到有些冷，卻也吃驚地道：“不呀，我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從小到大我從未見過山上有這麼大的風，以及這麼多的電火。”　　桃紅和�燕面面相覷，突然聽到木青在喊道：“快看迎霞洞！”　　“啊……”所有人都吃了一驚，只見與他們相距二十餘丈外的迎霞洞彷彿成了一團烈焰，閃爍着無數的火花，所有的電火彷彿全都是落在洞頂之上，然後結成了一個巨大的光球。　　“怎麼會這樣？”�燕和褒弱駭然低呼。　　“天劫，定是天劫！”陶瑩突然有所悟，脫口而呼道。　　“是的，定是天劫，難道這就是他們所要渡過的天劫嗎？”�燕本想附和陶瑩的話，但是又有些疑惑地反問道。　　木青和眾人全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他們也不知道何為天劫，為何剛好是在今夜渡劫？為何這天氣說變就變？剛才還是月朗星稀，可是……　　“還有那裡！”蛟幽突然指着遠處一座山頭驚呼道。　　眾人循着蛟幽所指的方向望去，果然見到那座山頭在黑夜之中犹如一堆閃光的銀石，亮得刺眼，也同樣全都被電火所罩，但與迎霞洞不同的卻是，那座山頭還升騰起一層濃濃的紫氣，在電火的映照之下，光彩耀人。這哪裡像是黑夜，倒像是一個陽光普照的白晝。　　“可能會下雨，我們回樓台中去吧。”木青出言提醒道。　　那童子突地摸了一下額頭，卻是一點豆大的雨滴落在他的額頭上。　　“嗯，真的下雨了。”那童子自語道。　　桃紅和陶瑩也感覺到了，於是眾人又都退回樓台，上得木質的小樓第二層。這小樓的四面都由大石柱支撐，而頂層之處四面敞開，並未設牆，剛好可作一個看台。　　“嘩……呼……”眾人一入樓，雨點便已瘋狂灑落，夾在狂風之中，只讓枝搖恭弘=叶 恭弘飛，犹如瓢潑。　　小樓的木頂被風吹得吱吖亂叫，如果不是以大石為基的話，幾人只怕還會擔心小樓會暴裂開來，被風掀走。　　桃紅諸人立在樓台的上層，雨也隨着狂風吹入了樓台之中，但已經無傷大雅。　　眾人的目光依然注視着迎霞洞和遠處的山頭，他們似乎對這奇異的天象極感興緻。　　當眾人再次看向遠處的山頭時，卻發現那山頭之上的紫氣在電火交加之下居然凝出了一種奇異的形狀。　　“你看那像什麼？”燕瓊驚訝地指着那升起的紫氣問道。　　眾人異口同聲道：“是蛇！”　　“是的，像是一條大蛇！”木青心神一動，又突然叫道：“不，那是龍，神龍！”　　“神龍？什麼神龍？”眾女訝然問道，她們似乎不明白木青在說什麼。　　“童子，那裡是什麼地方？”木青不答眾女之問，反而向小童子問道。　　“那裡應該是紫霞洞天，是我們祖師靜修之地！”那童子想了想，也似若有所思地道。　　“是神龍，是軒轅！”木青突然有些激動地叫道，那神態只讓人大為不解。　　眾人望瞭望木青，又望瞭望遠處的山頭，卻沒有人與木青爭執，因為那紫氣的形狀確實讓人有些驚訝。　　彷彿有一條巨大無匹的紫蛇在那山頭之頂翻動、騰舞，尾巴粘着山頂，巨大的頭顱對天長嘯！閃電則在巨蛇的腰間頭頂相纏相繞，使得這條巨大的紫蛇更有一種躍躍欲飛之勢，似乎只要再用一點力氣就可以掙脫崆峒山的束縛騰空而去。　　木青神色激動之極，他記起了曾在姬水之畔那自神潭之中竄出的巨蛇，那條吞噬了軒轅更改變了軒轅一生的巨蛇，而此刻紫氣所凝之形不正像那狂舞不休的巨蛇嗎？只是這道紫氣比那巨蛇更要巨大。　　“看，它似乎有眼睛！”那童子驚呼道。　　是的，那騰舞的紫色巨龍彷彿真的有一對巨大的眼睛，而且還閃射着一道道電火。　　電火已不再只是自天頂傳下，也有自那巨龍的眸子之中射出，氣焰逼人，騰躍之際更有一股欲噬吞天地的王者之氣。　　雷雨電風越來越狂野，彷彿更為那條巨龍增添了許多氣勢，也使得夜空變得更為詭異。　　桃紅諸人這一輩子都未曾見過如此神奇的場面，不由皆看得呆了。　　木青尤其興奮，似乎感覺到已經有一些極不尋常的事情即將發生。　　“看，它有腳了……”蛟幽也興奮地驚呼，不僅如此，那巨龍更探出了兩隻形狀奇異的角，如鹿非鹿，但四隻爪子卻彷彿踩着電光，在虛空之中張舞，這奇異的狂風彷彿更是那狂舞的紫色巨龍所攪起的，其威勢確實驚天動地。　　“真的是龍、是龍！”蛟幽也叫了起來，有僑族所崇拜的是姬水之神，但是姬水之神的座騎卻是神龍。因此，在有僑族中總流傳着許多關於神龍的傳說，這一刻蛟幽也情不自禁地歡呼起來。　　所有人都似乎一下子忘了身邊的狂風大雨，忘了這雷電交加的寒夜，心神也禁不住隨着這狂舞的巨龍而搖動。　　那童子更是跪下頂禮膜拜，認為這是祖師廣成子顯靈。　　巨龍突然之間掙脫那山頭的束縛，化成一道紫氣騰空而起，在電光纏繞之下如一條巨蛇般在空中舞動，在黑暗的夜晚卻閃爍奇異的亮光，百里之外都清晰可見。　　巨龍在崆峒山上空悠然盤旋。所過之處，無不雷電交加，風雨狂灑。　　※※※　　“父親，我看少昊應是遇上了強敵，不如我們此刻去給他來個以牙還牙，讓他們血債血償！”伏朗望着遠方變幻莫測的天空沉聲道。　　太昊遙望遠方的天空，卻並未言語，彷彿根本就不曾聽到伏朗的話。　　伏朗有些奇怪，何以父親竟然不言不語？難道說他會放棄如此絕好的機會而不出手，還要等少昊緩過一口氣嗎？　　伏朗恨極少昊，風須句便在少昊的手下慘死，那場太昊與少昊的交手，雖然太昊以伏擊的戰略使少昊損失不小，但這卻根本就不能解恨，因為伏羲氏的許多戰士也在這伏擊之中死去不少。因此，伏朗只恨找不到機會對付少昊，如果有機會的話，他絕不想錯過。以他的眼力，知道此刻少昊一定是遇上了強敵，只看那天象的變化就可明了。　　“父親！”伏朗再叫了一聲，但是太昊依然沒有動靜，似乎根本沒有聽到伏朗的叫喚。　　伏朗無法看到父親太昊臉部的表情，身為人子，他也完全不知道父親太昊究竟是何模樣，彷彿只是在他極小的時候，父親太昊偶爾以真面目示他，但那種印象太過模糊，自他記事起從未見過父親摘下面具，這確實是一種悲哀。　　不過，伏朗從不敢對父親有任何怨言，因為太昊在伏羲氏中幾乎擁有神一樣的地位，除了始祖伏羲之外，太昊便是伏羲氏的偉大人物之一。因此，自小伏朗便以太昊是他父親而驕傲，也正因為他自小形成了這種驕傲的性格，才在軒轅的手中敗得這麼慘。當然，這與他心胸的狹隘也是分不開的。　　“難道連他也重生了？”太昊喃喃自語道。　　“誰？難道父親已經知道是誰在與少昊交手？”　　伏朗訝然問道。　　太昊扭頭望了伏朗一眼，再扭頭望瞭望遠處天幕上那流動的奇異雲彩和閃動的電火，悠然道：“如果真是他重生了的話，我們所要做的，不是去攻擊少昊，而是立刻撤離北方，返回家鄉！”　　“啊！這個人究竟是什麼人？難道連少昊也不是他的對手嗎？”伏朗大大地吃了一驚，駭然問道。　　“是的，天下間能夠成為此人對手的大概惟有蚩尤而已！”太昊嘆了口氣道。　　伏朗半晌才回過神來，他不相信世間還會有這樣的高手，仍有些不信地問道：“連父親也不是此人的對手？”　　太吳沒有回答，似乎在怪伏朗明知故問。　　伏朗討個沒趣，心中卻在尋思，他實在想不起這個世間還有比太昊和少昊更可怕的高手。當然，他也聽人說蚩尤的武功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通天徹地之境，可是他始終不相信蚩尤能夠戰勝自己的父親太昊。而此刻，太昊竟承認這個世間惟有蚩尤才可成為此人之敵，那豈不是表明連他都不可能成為此人的對手？　　這人究竟是誰？伏朗想不出個頭緒，不禁試探着問道：“這人究竟是誰呀？”　　太昊淡淡地吸了口氣，吐出兩個字道：“刑天！”　　“刑天？”伏朗似乎有些想笑，但卻沒有笑出來，那是因為太昊在一旁。　　伏朗確實想笑，他以為父親太昊在那裡為別人吹大氣吹了半天，會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原來不過就是個刑天而已。他怎會不知道刑天呢？在熊城之時，刑天還與軒轅交過手，軒轅在那一戰中不僅殺了鬼魅，還擒了刑天身邊的兩大神將。這是熊城人人皆知的事情，那刑天再厲害又能如何？連軒轅都打不過，又怎麼可能是少昊的對手？所以，伏朗想笑。　　伏朗沒笑，只是以不屑的口吻淡淡地道：“父親何用如此擔心，刑天也不過如此而已，怎麼可能是少昊和父親之敵呢？此人連軒轅都不敵，還使自己身邊的兩大神將被擒，如此之人，怎麼談得上是蚩尤之敵呢？”　　太昊沒好氣地望了伏朗一眼，微責道：“小兒無知！你所說的刑天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刑天，乃是刑天之弟刑地！真正的刑天當年便和蚩尤同尊為邪魔兩位大帝，在神魔大戰之中被伏羲祖師與女媧娘娘及王母太虛三人擊得形神俱損，逃入極北絕域。而蚩尤則魔身灰飛煙滅，只剩魔魂被封神門之內。人們都以為刑天在那一戰之中已經死去，但後來才知道此人將鬼方交給了天魔羅修絕，刑天部交由其弟刑地掌管，然後才死去。刑地既是刑天部之長，也便繼承了刑天之名，實則乃是兩個人！”　　“啊！”伏朗吃了一驚，他此刻才明白之中究竟是怎麼回事。　　太昊沒有再訓伏朗，只是繼續道：“當時伏羲祖師以為刑天已神魂俱滅，也便沒有再追至極北絕域，不過今日看來，這魔頭和蚩尤一樣，也得以重生了！”　　說到這裏，太昊輕輕嘆了口氣，彷彿是毫無來由，但卻實實在在，連伏朗都有些驚訝，他從未見過父親嘆氣。　　“此人真的有這麼厲害嗎？”伏朗惑然問道。　　“此人之可怕是常人無法知曉的，據傳，此人乃是昔日天神據比的化身，當年盤古大帝仍在之時，神族中是其對手者亦是鳳毛麟角，如今更是難以對付了！”太昊並不像剛才那般很煩伏朗的問話。　　伏朗望瞭望遠處雷電交加、異彩紛呈的天空，也深深地吸了一口冷氣，彷彿在這一刻才知道，這個世上竟然還有如此一些可怕的人物，而以前的他竟是那麼的幼稚，好像天下就惟有自己最大一樣，這才連連受挫，在軒轅的手上一直都沒有真正贏過，這確實是一種悲哀。　　“那我們就這樣放過少昊和那些東夷的賊兵嗎？”伏朗心中仍有些不甘心地問道。　　“他們自會有人去對付，根本就不用我們操心，如果我所料不差，他們很難順利返回葷育城。為父此刻有傷在身，必須立刻返回神廟養傷，這才能對付即將會發生的變故，我們的真正敵人還不是少昊，而是蚩尤！”太昊冷然道。　　“孩兒明白！”伏朗一聽，忙恭敬地應道。　　“嗯。”太昊點了點頭，道：“傳我之令，立刻快速撤離北方，返回本部！”　　※※※　　神龍竟在最後飛臨迎霞洞，那龐然巨體雖是紫氣所聚，但在電火的輝映之下，彷彿是真物，更彷彿有無數紫鱗閃爍，竟長達百丈，粗愈七八丈，那種感覺便像是一座大山自天頂壓下。　　桃紅諸人幾乎連呼吸都停止了，那瘋狂的颶風更是幾乎將功力稍淺的童子給颳走，樓台的槽子被狂風刮斷了一根，巨龍所過之處，大樹有的連根拔起，枝恭弘=叶 恭弘折斷無數；有些被電火擊斷；有些被狂風吹斷……　　所幸的是雨點也狂得可怕，否則也不知道有多少處火頭已經燃了起來。　　迎霞洞上的雷電全被紫氣巨龍帶走，所有人連大氣都不敢出，直到那巨龍盤旋着飛回了紫霞洞天的上空，風才緩了一些。　　木青諸人一個個都像是傻子，每個人的眼都看直了，那順風飄飛進來的雨水將他們淋得透濕，卻彷彿絲毫沒有覺察到！他們做夢都不曾想到世間竟會有如此奇事，如此奇迹。　　紫色巨龍返回紫霞洞天，在那山頭之頂的上空不停地盤旋，也不知道盤旋了多久，才緩緩地降落。化散，又如最初一般，巨龍之尾粘上山頂，而後角爪全部淡化，再是眼睛淡化，最後化成一片茫茫的紫氣罩定了方圓近十里。雷電也漸斂，風勢雨勢也小了不少，但依然淅浙瀝瀝地灑落着。　　也不知過了多久，桃紅才回過神來，一看，東方的天空出現了一抹淡淡的白光，天空也是灰濛濛的顏色，顯然天已經亮了。　　桃紅再看其他人，一個個都直愣愣地望着紫霞洞天的方向，彷彿仍置身於夢中。　　“天亮了！”桃紅喊了一聲，幾人都機伶伶地吃了一驚，似乎這才回過神來。　　眾人的目光都望向桃紅，再望向紫霞洞天的方向及不遠處的迎霞洞，半晌燕瓊才揉揉眼睛道：“我剛才是在做夢嗎？”　　眾人一聽，不由得全都笑了，笑過之後又傻傻地互望了一眼，幾個人竟同時搖搖頭道：“我不知道。”　　木青沒有出聲，但是他也只能夠回答這四個字。　　事實上，他的確是不知道。　　陶瑩也沒開口，她所思的問題與木青相同，夢與現實究竟有什麼區別呢？究竟隔了一些什麼呢？比如剛才，她絕對是醒着的，但這難道不是只有在夢中才可能會出現的場面嗎？抑或連夢中都無法出現，但是這一切卻在她清醒的時候出現了，那麼這究竟是夢是醒呢？　　“如果剛才只是在夢中，那我們現在醒來了嗎？如果醒來了，為什麼夢中的場面仍殘留於世間？”蛟幽突然開口問道。　　眾人又愣住了，誰能回答？惟一的說法便是：“剛才並不是夢，而是現實！”　　“現實只是夢的延續，夢為何物？醒又為何形？夢醒僅在一線之間，人生非醒非夢，何必要強定是夢是醒呢？”一陣蒼老而祥和的聲音傳入眾人之耳。　　桃紅諸女及，木青皆扭頭而望，忙躬身行禮，說話者竟是歧富之師兄太乙子，他們竟不知道太乙子是何時到自己身後的。　　歧富和五陽也同來了，不過兩人的神色間皆有些倦意。　　太乙子還了一禮道：“讓眾位在此候了一夜，實是太乙之過，在此向諸位道歉了。”　　“真人何必如此說？若我們昨夜不在此處，又怎能看到這比夢更讓人震撼的場面呢？”陶瑩客氣地回應道。　　太乙子笑了笑，對陶瑩的話並沒有過多言詞，只是淡淡地道：“諸位想來是有些餓了，不如先用些早點，我們再細談吧。”　　眾人經太乙子一提，倒真覺得有些餓了。昨夜眾人一夜未眠，自然很容易餓，此時聞聽太乙子之言倒沒有反對。　　“可是我們的夫君到現在仍未歸返，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了？”桃紅卻心中記掛着軒轅，率先問道。　　桃紅這麼一提，眾人倒將填飽肚子之事放到了一邊，燕瓊和褒弱忙附和問道：“是啊，軒郎現在怎麼樣了？”　　大乙子依然是神態悠然，平和地笑了笑道：“幾位放心，軒轅公子不會再有任何意外發生，他現在很好，但在這段日子里，可能還不能與你們相見，幾位先在崆峒小住幾日，待軒轅公子出關之後，才能與你們相會。”　　“啊……那要多長時間？”眾女一聽，不由得都有些急了。　　“快則五天，遲則兩月，至於具體要多長時間，老朽也說不清,那就要看軒轅公子的造化和修性了！”太乙子淡淡地道。　　她們也不能懷疑太乙子的話。　　“容后再細談吧。”歧富也出言道。　　陶瑩無可奈何，只得點頭應允。

# 第十三章 聯手拒敵

　　恭弘=叶 恭弘皇的大軍全都向九黎本部推移，多以騎兵繞襲之法而動，使得九黎本部根本不敢迎戰，無論是在力量之上還是在士氣之上，他們都已經處在絕對的下風。　　連風沙都身受重傷，九黎本部之中雖也有幾位可戰之將，但根本就沒有人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對手。談到施用詭計，風沙幾乎已被恭弘=叶 恭弘皇殺怕了。　　龍族戰士大軍壓境，九黎便是傾全族之力，也只能與之抗衡，但全族之中，除老幼傷殘婦人外，所剩的人也不多。而龍族戰士加上有熊的精銳可戰之士有兩千餘人，暗中又有共工氏和祝融氏相助，這確實讓九黎感到從所未有的威脅。　　龍族戰士英勇善戰，行動如風，其難纏之處九黎是深有感觸的。雖然九黎戰士也英勇無比，但是在接連數戰大敗之後，士氣低落，哪可比龍族戰士那高昂的鬥志？因此只好閉門不戰了。　　恭弘=叶 恭弘皇也不甚急，他已有神堡和神谷兩地作為後援，也便不怕九黎打長久的消耗戰。無論是糧食還是其它的裝備，他都配得極為齊全，即使是不夠的話，他也可以立刻自華聯盟其它諸部調運過來。而九黎的失陷，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　　恭弘=叶 恭弘皇並沒有死攻九黎本部，而是在一邊牽制九黎本部的同時，一邊去征服一些依附九黎的小部落，使九黎本部孤立起來，這樣實行四面包環、直取中間的策略對付九黎，雖然時間稍緩一些，但這卻是最有效，也最為徹底的方式。　　※※※　　東夷人從未嘗過少昊被擊敗的滋味，但是這一次他們嘗試到了。　　少昊大敗而退，不僅敗了，更是身受重傷，連朱雀神將與那些所謂的欲阻鬼方偷襲的戰士也被殺得一個不剩，惟有少昊一人敗退，與守在二十里開外觀望天空異象的東夷戰士會合。　　少昊根本就不曾向任何人解釋，只是踉蹌着拉了一匹巨鹿，如同喪家之犬一般，呼叫一聲，便領着大軍向南疾撤，沒有留下任何人阻敵。　　少昊這次領來之軍皆為騎兵，因此行動起來可謂是來去如風。　　東夷人都給蒙住了，究竟是誰傷了少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究竟是誰有如此能力讓少昊這樣狼狽而退？　　少昊的銀甲被撕開了一大片，沾滿血漬，這彷彿是個好笑的鬧劇，是個奇迹。居然有人能對少昊產生如此大的震懾力，怎不讓東夷人給蒙住呢？要知道，少昊乃是他們心目之中不敗的戰神，即使是在面對太昊之時，少昊也能應付自如，可是這一刻竟然敗得如此之慘。　　東夷戰士也沒有人敢問，全都跟在少昊之後飛速撤離，卻並未見到後面有追兵追來。　　少昊一口氣奔出二十里，剛要鬆口氣之時，倏聞三面一陣弦響，無數箭雨自前、左、右三方如蝗雨般射來。　　少昊吃了一驚，快鹿騎雖是訓練有素的精銳戰士，但是在這突然的襲擊之下，也不由得陣腳大亂。　　少昊似乎並不想帶住鹿韁，依然直衝而出，他彷彿已經不在乎那些怒箭。　　“殺……”鬼方的戰士自三面的上丘之上沖了下來，為首者正是曾經與軒轅交過手的刑天，但他的真正身分卻是刑地！　　“殺……”鬼方的戰士似乎是要藉此機會大出心中的惡氣。這段日子來，他們幾乎是處處挨打，處處受制，今日終於找到了出氣的機會，哪裡還會對東夷戰士客氣？　　刑地領着僅剩的數百風魔騎大肆衝殺，只殺得快鹿騎七零八落，四處落荒而逃。　　少昊殺出一條血路，他彷彿完全失去了爭強好勝之心，根本就不敢與刑地交手，更似害怕被人纏住，一心只想向葷育城方向逃去。　　少昊雖然殺出了一條血路，但是他身邊的快鹿騎卻只剩下六七十騎，余者不是被戰死，便是向別的方向逃去而走散，但即使是加上那些人，快鹿騎所剩也不會很多。　　鬼方戰士竟是早就料到他們會敗北，更在歸途之上設下埋伏，這確實出乎東夷人的意料之外。但是這些人仍不明白，是誰使少昊如此狼狽？就這樣稀里糊塗地被鬼方人給敗了，他們似乎有些不甘心。　　少昊像是個悶葫蘆一般，一路之上只說了幾句話，但這幾句話全都是與撤退有關，這使得東夷戰士很迷惑。不過，他們還是很慶幸，少昊的武功和鬥志依然不是一般高手可比，在鬼方的陣營中依然可以殺出一條血路逃出，這也不能不說是一種幸運。活着，便是一種幸運。　　刑地似乎並不想放過少昊，驅騎在後面窮追猛趕，似乎是無論少昊逃到哪裡，他都定要追到哪裡，這情形便像是少昊當日追擊地一樣。但現在卻是換了對象，真可謂是風水輪流轉，鬼方也士氣大振。　　一種比拼速度和耐力的追擊戰就這樣在風沙飛旋的漠野平原上拉開了序幕！　　※※※　　君子國的形勢似乎並不如熊城那般樂觀，事實上，君子國的這一段時間也挺得意，也有不少小部落相繼依附，特別是自鬼方而來的，但是在突然之間，聖女雅倩的命令是，整個君子國作最高級別的警戒，全寨上下，所有的子民只在白天太陽升起山頭之時才准出去勞作，但在太陽下山之前一定要回寨，而且不能走遠。　　君子國還從沒有過這一刻般緊張過，這使得君子國的子民很是驚訝，但既是聖女之令，誰也不會違抗，何況還有長老和護法們的決議。　　事實上，許多事情子民們根本就不必要知道，軒轅不在君子國的時候，雅倩基本上就是君子國的最高首領，而且這些日子以來，雅倩都是奉行着軒轅的行事方針去對待一切，這是有目共睹的。　　軒轅雖然不在君子國，但是他隱隱地成為君子國最高統帥是不可否認的。　　當然，所有君子國的人都樂意奉軒轅為首領，單隻軒轅的名字，便足可震懾四方，何況軒轅此刻乃是華聯盟的首領。有軒轅這個首領，君子國的聲望也跟着大振。　　可是此刻君子國卻是如臨大敵，所有的戰士停止了訓練，全都處在高度戒備的狀態。　　君子國高度戒備，熊城可以在半日之內收到消息，而且是絕對可靠的。　　不僅僅是熊城收到了消息，連陶唐氏也收到了消息。　　蚩尤已經秘密地控制了東夷諸部之中許多曾是他舊部的部落，連太昊手下的許多部落也全都依附了蚩尤。因為這些部落本就有許多屬於魔族的，乃是蚩尤的舊部，此刻蚩尤重生，這些部落一呼百應並不讓人感到奇怪。　　蚩尤不僅在最短的時間內聯絡好了各舊部，更又舉兵北上，最終的目標卻是熊城或是華聯盟。　　鳳妮得到這個消息時確實吃了一驚，也難怪杜修和有悔長老的兩路人馬攻擊得這麼順利，原來是因為東夷的主要部落已經歸屬了蚩尤，而蚩尤根本就不在乎這些屬於少昊的部落的滅亡，因此他根本就不會派人助那些部落抗擊有熊軍。所以，有悔長老和杜修才會戰得這般輕鬆，否則以東夷的力量，怎會為區區兩千人馬而擊得七零八落，俯首稱臣呢？　　鳳妮怎能不吃驚，她根本就不知道蚩尤究竟會耍什麼詭計，但是她卻明白，如果這樣下去的話，杜修和有悔長老形勢危矣。　　鳳妮以最快的速度傳書杜修和有悔長老及杜聖，立刻自東夷撤兵返回熊城，這是不得已的做法，因為蚩尤實在是太可怕了，這一代絕世凶魔在這個天底之下，幾乎是無人能敵。因此，鳳妮不得不小心謹慎。　　軒轅尚未歸返熊城，鳳妮絕對只想謹慎行事。她明白，自己並無軒轅那隨機應變的機智，更無軒轅那種軍事天賦，她便只好以穩健為上，志在緊守有熊本土。所以，鳳妮便只好調杜聖等三路人馬返回熊城，至於恭弘=叶 恭弘皇的人馬她卻不操心，因為那是在九黎之地，而且以龍族戰士的力量為主導，自會有貳負去處理，所以她不必為恭弘=叶 恭弘皇擔心。　　當然，也要提醒一下恭弘=叶 恭弘皇，否則恭弘=叶 恭弘皇被攻得手足無措，那可不妙了。恭弘=叶 恭弘皇可是軒轅身邊的重要人物，鳳妮自不想他有失。　　雅倩所收到的情報卻是來自狐姬，她相信狐姬絕對不會騙她。　　儘管雅倩曾背叛了狐姬而依附軒轅，但她依然不會懷疑狐姬會騙她，正因為她是狐姬的弟子，所以她才深深地明白狐姬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而且，她似乎也明白狐姬與軒轅之間似乎有一種很奇妙的關係，所以她相信狐姬的消息。　　雅倩是個很細心的人，丁香和百合也很細心，每天都要到寨中各處巡視一遍，不僅如此，還會到寨中各處視察檢閱。因此，君子國的戰士軍紀極嚴。　　但接連幾日，都沒有發現蚩尤的動靜，君子國的防守卻沒有鬆懈。　　所幸，冬日里並無什麼大的事情，農業方面基本上都收種完畢，因此並不會對君子國的生產造成多大的影響。　　這日，雅倩照例巡寨，卻突見遠處塵土飛揚，不由得吃了一驚，忙下令戒嚴。　　君子國產陣以待了幾天，終於到了與敵交戰的時刻，於是立刻寨門緊閉，弩弓石器全都搬上了數丈高的寨頭。　　幾個月來，君子國在常山所築的大寨皆已逐漸完善，也更具氣派，在防守能力上大大地提高了一個檔次。　　“是騎兵！”尤冷在高高的寨樓之上極目遠眺，而後向雅倩回稟道。　　“是騎兵？有多少騎？”　　“大概在三四百騎左右，只不知是哪一路人馬。”尤冷估計道。　　“得得……”蹄聲很快便自遠而近，如驚雷一般將地面踐踏得驚天動地。　　“是屯馬谷的龍族戰士！”立刻有前營之人相報，驚道。　　雅倩大訝，親自登上高台眺望，果見遠來的數百騎正是龍族戰士，不由得心頭暗暗鬆了口氣。　　“開寨門！”雅倩呼了一聲。　　“聖女，不好，遠處似乎還有一隊人馬在緊追他們！”長老思雨突然皺了皺眉頭道。　　“先不要管這麼多，開門放行，準備強弓接應！”雅倩沉聲吩咐道。　　君子國的戰士已經緊張戒備了許多天，今日戰事終於來臨了，不由全都戰意昂然，人人摩拳擦掌，欲與來敵一戰。　　雅倩並不擔心，雖然君子國的戰士並不是很多，但是君子國的戰士無一不是以一敵十的精銳，其基本素質比之龍族戰士和有熊戰士要高，皆因這些人都是自幼習武，不管是男是女，都可以作為生力軍。　　君子國人人配劍，武風之盛世所罕見，因為君子國本就是以劍為尊，因此這些人或多或少的會些劍術，只是境界的差異問題。　　作為普通戰士來說，君子國戰士的單獨實力絕對不容小覷。　　“駕，駕……”馬嘶之聲伴着一路的風塵，數百騎龍族戰士帶着近兩百餘匹空騎飛馳而至，為首之將正是蓋山氏的蓋危。　　“防備！”蓋危領頭，驅馬揚鞭，驅逐着兩百餘空騎高呼，同時毫不猶豫地沖入君子寨，他身邊的蓋山氏兒郎們也全都與之一起驅馬入寨。　　蓋山氏對驅馬之術早已純熟之極，驅趕馬群，更是以長竹竿舞馬鞭，以最快的速度湧入君子寨中，數百匹戰馬竟沒有絲毫的阻滯。　　數百匹戰馬的聲勢確實不小，蹄聲更是震耳欲聾，那種氣勢也不能不讓人心驚。　　君子國的戰士自然皆識得蓋危這位馴馬英雄，可以說是軒轅組建騎兵的大功臣，幾乎改變了龍族，或君子國諸部騎兵的形勢。因此，這個人確可列入軒轅身邊的重要人物之一。　　龍族戰士也迅速湧入寨中，當最後幾騎由負傷累累的郎氏兄弟組成的斷後軍沖入君子寨之時，他們放聲高呼：“緊關寨門！”　　“噗……”巨大而堅實的寨門在數十名君子國戰士合力的推動之下“轟”然關上。　　君子國的寨門之堅實極為罕見，相繼以三層緊夾，一層尺許厚的木頭，加上一層近尺厚的巨大石板，內再加一層尺許厚的木頭，整個寨門高兩丈寬兩丈，重逾萬鈞。而在地面之上以石刻出兩道弧形之槽，推動石門必須以石門之下兩顆堅硬無比的圓球滑動，否則便是數十人也難以推動如此巨大的兩扇重門。　　這整個大門的軸和蕊，全都是來自神族最為奇妙的建築。　　君子國本就與神族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依然保存着許多神族的建築風格，在陶唐氏的巧匠相助之下，經過數月的時間，對君子寨內的許多設施都加以強化，而有熊族是最擅於建造堅城強寨的，得到各方的相援，怎麼可能不將君子國再變成一座進可攻、退可守的要寨呢？　　君子寨門之後有一塊極為寬闊的地方，這些地方足可容下數百兵馬，一時之間，馬嘶人叫塵揚，整個君子寨幾乎一下子沸騰了起來。　　情況似乎有些混亂，不過君子國的戰士經過這些日子來的強化訓練，使得這些人始終都能夠保持最為肅整的軍容。龍族戰士雖有些混亂，但寨頭上的君子國戰士卻沒有一個人移動半分，只是百合、尤揚諸位君子國重要人物聞訊飛速趕來。　　雅倩沒敢動，她已發現了追兵，為首之人赫然是全身重鎧的盤古智健，而在盤古智健之後卻是數百東夷軍，更有許多是來自渠瘦和花蟆。　　“放箭！”雅倩一聲令下，萬箭齊發，直灑向盤古智健的陣中。　　“希聿聿……”盤古智健根本就不在意，沒有任何箭矢可以進入他人馬的半丈之內，彷彿被一團強勁的氣網所罩住。　　盤古智健渾身重鎧，根本就不具利器的攻擊，何況他是何等功力，怎會畏懼這些玩意兒？但他身後的渠瘦戰士和花蟆戰士及東夷戰士卻被射得七零八落，難有寸進，行在前面的一些騎兵更成了刺蝟。　　盤古智健所領之兵竟也有很多人騎着戰馬，這很明顯乃是搶自龍族的。　　雅倩並不認識盤古智健，但她已清楚地感應到盤古智健的可怕之處，只憑那強大的功力和那強大的殺氣，便可知道此人乃是個絕世高手。　　龍族戰士有許多人身上都掛了彩，顯然是經過了一場血戰，這才殺出來，而蓋山氏的戰士更是首先保住屯馬谷之中的大量馬匹，在撤走之時也不忘帶着群馬撤離，而使盤古智健的人不能獲得更多的戰馬。　　龍族戰士一入寨中，未曾受傷的或還有戰鬥力的戰士全都奔上君子國的寨頭，加強防守。　　敵軍之中，似乎只有盤古智健才能夠突破箭網衝到寨門之下。　　“布天罡地煞大陣！”郎氏三兄弟大吼一聲，那群龍族戰士立刻里三層外三層地在那寬有兩丈的寨頭拉開陣式。　　雅倩大驚，自軒轅在木神那裡學得此大陣的布法后，還從未對敵過，只是曾演練過，因為這一百零八人的大陣根本就沒有遇到值得出手的對手。　　君子國戰士也練習過陣式和配合的戰術，所有的大陣只有在與對手力量懸虛之時才會用到，此刻郎氏三兄弟要布陣顯然是針對盤古智健。　　郎氏三兄弟這聲高喝，龍族戰士精銳之士迅速向盤古智健奔來的方位趕去。　　“聖女小心，此人乃是蚩尤身邊兩大護法之一的盤古智健，不可讓其登城！”蓋危也在高聲大吼，他是在提醒雅倩小心。　　雅倩聞言大大吃了一驚，立刻明白蓋危的意思，因為君子國之中根本就無人有能力與盤古智健單打獨斗，更無人能獨力阻止盤古智健的攻勢，蓋危這才提醒她。　　“九子連珠眾心聚，力拔山河主天地！”雅倩高喝，同時身先士卒地向盤古智健衝來之處奔去。　　“希聿聿……”盤古智健一帶馬韁，竟連人帶馬向三丈多高的寨頭飛躍而來，同時帶着一股強大的罡風，以無堅不摧之勢無畏地向人陣中撞去。　　君子國的眾戰士對雅倩的話心領神會，立刻放弓，九人一組，眾人借體傳功，連成一串，更將所有的功力全都聚於最前方一人的身上。　　剎那之間十數道強大無匹的氣勁自不同的方位和角度直衝向盤古智健。　　龍族戰士的一百零八人分成十二組，外加由雅倩及君子國高手所組成的兩組九子連珠勁氣，頓時在虛空之中攪成一團巨大的風暴。　　盤古智健沒想到這些人訓練得如此默契，只在雅倩的那一聲高喝之下，彷彿是不假思索便組成了這十四組強大的攻擊力，這分明是經過千百遍演練所得的最理想的結果。　　“吼……”盤古智健一聲狂吼，雙臂一張，像是鼓起了兩團巨大的霧球直撞向那自寨頭之中衝來的氣勁。　　“轟……轟……”一陣驚天動地的巨響，數股氣勁在虛空中毫無花巧地爆了開來，盤古智健的身子飛速向城下跌去，戰馬竟爆成了一陣血雨飛散。　　君子國和龍族許多功力稍淺的戰士，也全都震得口吐鮮血，一大堆人更是自寨牆上滾下了寨內，那氣旋如炸彈般，使寨牆塌陷了一個大坑。　　這一百多人的力量何其強大，便是盤古智健的功力再高也有些受不了。他畢竟是人，或許是他對自己太過自信，抑或是他不相信這一群普通士卒也能像練氣者一般將氣勁串起傳導，但是他失望了。

# 第十四章 匯溪聚川

　　盤古智健萬萬沒有料到，這些人一入龍族，所修習的便是“神風訣”，而神風訣乃一門極為上乘的奇學，不練習真氣根本就不可能對神風訣有半點了解，因此雖然這些人只是一些普通戰士，但是人人都懂得運氣調息吐納之法，正是基於這個原因，軒轅才會利用此點而設計出一套連擊之術。　　“匯溪聚川”乃是軒轅針對高手而定下的戰略。　　這些戰士都知運氣吐納之法，再指點其連氣互貫之術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雅倩也大大地吃了一驚，盤古智健的功力之高實在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在這一百多人聯手一擊之下，居然不死。　　“噹噹……”盤古智健落地的軀體至少中了一百多箭，但是此人一身重鎧，箭矢根本就無法穿透。　　盤古智健只須護住面部就行了，當然在這種居高臨下的攻勢之下，若想批准盤古智健的關節，那確實是一件極難的事。　　盤古智健無重鎧相護的地方，只有臉面和關節之處，關節是要經常活動，而且幅度極大。因此，這些地方若也配重鎧只會使行動不便。　　盤古智健落地一個踉蹌，顯然他在剛才那一擊之中吃了虧。　　盤古智健的人根本就近不了君子寨，只能留在箭矢射程之外，除非他們也能如盤古智健一樣，身着重鎧，更有那麼深厚的功力。　　雅倩心道：“此人若是不除，君子寨危矣，若是以盤古智健的武功，偷偷潛入君子寨，那可就防不勝防了，後果也不堪設想！”　　君子寨上的眾戰士見大挫盤古智健的銳氣，不禁士氣大振，他們本被盤古智健那狂猛的氣勢所震懾，此刻卻再也不怕了。　　雅倩回頭向趕來的尤揚和思雨道：“這怪物便交給幾位長老和八煞了，我們出寨殺個痛快！”　　尤揚也驚於盤古智健的武功，但是雅倩既然讓數大長老和八煞同時出擊，也是夠看重盤古智健了。　　尤揚眉頭一掀道：“沒問題，有八煞相助，相信可以殺掉這怪物！”　　“長老注意，多攻此人關節之處，此人功力深不可測，你們不可有絲毫大意！”雅倩提醒道。　　“聖女放心，尤揚明白！”尤揚知道這隻是雅倩在關心他們，心中也挺感激。　　“好，有長老這句話，雅倩便放心了！”雅倩一笑，喚來丁香，讓其緊守寨門，她則大喝一聲：“開寨門，給我殺！”　　“吱……吖……”沉重的響聲中，君子寨的大門再次洞開。　　雅倩等君子國的高手如殞星一般自寨頭飛射向盤古智健。　　尤揚、八煞及數位長老無一不是一等一的高手，雖然不及劍奴，但是這些人的武功卻要比花戰諸人更勝一籌。當日軒轅在君子國之時便驚訝於八煞的劍法，八煞可以算得上是帝十級的高手，而尤揚與思雨諸長老的武功，當日便已不輸給帝恨，這些日子以來，在軒轅所掀起的大潮流之下，他們的武功也是突飛猛進，其威勢絕對不容小覷，但此刻他們卻知道，若要對付盤古智健，便必須聯手。　　八煞自小一起長大，更是一起習劍，因此這八人之間最擅長聯手攻擊。因此，雅倩讓這些人聯手纏住盤古智健並不是胡亂點兵。　　“殺呀……”君子寨中的騎兵在一剎那間如潮水般湧出寨門，直向盤古智健所領的數百騎兵衝去，人人奮勇爭先，鬥志昂揚。　　未受傷的龍族戰士也倒殺而出，那數百空騎則由君子國戰士乘坐，加上原屬君子國內的騎兵，這支勁騎幾近八百餘人。　　盤古智健也吃了一驚，他正欲緩口氣，尤揚便已殺了過來，他根本就沒有緩氣的機會，而君子國中的騎兵如出閘之猛虎，氣吞山嶽，那爭先恐后的架式，一看便讓人心寒。　　盤古智健的騎兵不能退，因為盤古智健仍未歸返，更被人纏鬥住了，他們惟有戰。　　“殺……殺……”一時喊殺聲震天，龍族戰士的騎術最為嫻熟，因為這些人都曾與蓋山氏擒捕野馬，而騎術也在這種過程中達到精絕純熟之境，可以在馬背上以任何姿勢出現。君子國的戰士也都訓練過騎術，雖然相對於龍族戰士的騎術要遜色一籌，但對驅馬之術，卻比盤古智健的戰士厲害多了。　　大戰便在沸騰之時升華至最熾烈的狀態。　　在君子國和龍族的戰士聯手衝擊之下，這些清一色的戰馬以無可思議的速度和默契的配合，使得盤古智健的戰士給沖得七零八落。　　剛開始他們追殺龍族戰士之時，是因為有盤古智健這無人能抗的絕世高手，而且當時龍族急於保護馬匹，這才逃到君子國不敢回頭應戰。但此刻有了君子國這支強大的生力軍，而君子國中好手如雲，竟可將盤古智健給纏住，這才使得龍族和君子國再大展神威，殺個痛殺。　　君子國的寨頭弓弩手全都小心戒備，更隨時準備衝上去支援和接應。此時所動用的，不過是君子國三分之一的兵力，再加上兩百多未曾受傷的龍族戰士，便組成了這支七八百騎兵的勁旅。　　龍族戰士輕傷者也有在寨頭觀陣的，他們在儘快地恢復着體力，因為他們還想再戰！同時也是為協助君子國的防守。在他們眼裡，君子國與龍族乃是真正的一家人，根本就沒有你我之分。　　事實上，龍族戰士與君子國子民之間已相互認同，君子國也是龍族的一部分，相互支持、相互扶助才是正理，共同進退的根本原因就是軒轅。　　君子寨所建的地勢極為險要，一面背依絕壁，一路東向直指有熊，那裡是一道峽谷，只要在峽谷口築起堅壁，便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更可在峽谷之中設下無數埋伏，可謂易守難攻、易出難進。西面則是朝向陶唐氏，道路也微有些不平，這是一段上山之路，雖不陡峭，但卻是呈仰攻之勢，若敵人慾從這面相攻的話，只能處在仰面上攻的劣勢。而南面則是一條大河，出入必須靠一座浮橋和一座連接浮橋的弔橋，只能自水路相攻。　　常山的地勢極為微妙，當日君子國的子民選了好多地方，最後還是落足於此，也可看出這確實是一塊精心挑選的寶地。　　此刻盤古智健便是自西面相攻，因此他們所處的位置稍低，君子國的騎兵自上而下衝殺，其氣勢自是強大猛悍。　　君子國的數面都由人把守，駐守南面的是自龍族調來的兩百龍族戰士和一百君子國戰士，東面則屯積有君子國的兩百丑十精銳戰士，北面絕崖，只要設下幾個哨口，留五十名君子國戰士防守就行。事實上，北面絕崖之頂便是君子國重要的行宮所在，也是常山最高點，因此，君子國的防守可謂是極為森嚴。　　只有西面大門的駐軍最多，基本上所有君子國的戰士都住在西面，因為西面幾十裡外便是屯馬谷，雅倩受軒轅之命，隨時準備支援屯馬谷。為了應付突發事件，君子國的戰士便紮營於西門之內，因此，這一刻他們衝殺自如，面對強敵而陣腳絲毫不亂。　　盤古智健瘋狂攻擊，但是八煞和尤揚諸人都是避重就輕，皆以極為怪異的劍法切割盤古智健的關節之處，要麼便是面門。這些人在君子國中修習劍道數十年，其劍術之精深都已經達到了出神入化之境，儘管他們的功力比盤古智健遜色，但是他們的劍法卻都是傳自神族和劍宗的絕世奇學，詭異輕靈飄逸，令人難以捉摸，便是盤古智健也為之頭大。　　關節似乎是盤古智健惟一的弱點，而雅倩諸人則一眼便看出了盤古智健的這個弱點，因此專攻其脆弱之處。　　事實上，盤古智健的苦處並不僅於此，剛才他硬接一百餘人的聯手一擊，強大的震蕩使他五臟翻騰，而更讓他痛苦的是，竟引發了上次被跛通所擊的舊傷，甚至連�燕昆吾劍的創傷也進裂了，這使他的戰鬥力大減。他實在有些後悔剛才自己太莽撞了一些，如今他終於嘗試到了輕視敵人的苦果，但是事已至此，已無可挽回了。　　※※※　　盤古智健居然敗了，並不是他自己敗了，雖然八煞和尤揚諸人的武功極好，其聯手合擊之術也十分默契，但是想要勝他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此刻的盤古智健卻是有傷在身，使得功力大打折扣，這樣一來，自然處於下風。　　當然，八煞和尤揚諸人仍然不能傷盤古智健分毫，畢竟，他們的武功不止差一個檔次，而盤古智健欲傷八煞等人也是不可能的事，除非他肯以自己再受傷為代價，但盤古智健絕不會傻得兩敗俱傷。　　盤古智健的敗，乃是先自他的部下敗起，他屬下的騎兵根本就經不起君子國幾乎是他們兩倍的騎兵兵力的衝擊，很快便敗下陣來。　　盤古智健的戰士一敗，盤古智健自然無心再戰，他似乎也知道，面對君子國這座堅寨，確實不易進攻，而且君子國的戰士眾多，以他眼下的實力根本就難以攻下，因此他便只好敗走了。　　雅倩得勢不饒人，領着數百騎一陣窮追猛打，若非盤古智健這絕世高手斷後，只怕那群來自渠瘦、東夷和花蟆的戰士會全軍覆滅，不過此刻也不會好到哪裡去。　　龍族戰士所積下的一肚子窩火，此時似乎找到了發泄的對象，他們全都是青一色的戰馬，而對方卻是鹿馬夾合，跑起來，自然是君子國佔了優勢，他們在後面以強弓追殺，若非這裏四處都是林子，只怕盤古智健仍會落個全軍覆滅的下場。　　君子國戰士和龍族戰士追出十餘里，眼看便要追上盤古智健的人，突地傳出一聲巨喝：“殺……”　　剎那之間，箭雨漫天，直向君子國的戰士和龍族戰士射來。　　雅倩大呼：“不好！”　　其實，不用雅倩呼叫，君子國戰士和龍族戰士誰都知道遇上了伏擊之兵。　　盤古智健大笑着倒殺而回，三面儘是他的箭手和伏兵。　　雅倩知道上當，在亂箭之下，陣腳也大亂，不禁高呼：“撤……”　　君子國戰士和龍族戰士畢竟訓練有素，立刻有人斷後，余者迅速向回衝殺。　　“殺呀……殺……”喊殺聲漫布遍野，雅倩也不知道對方究竟有多少人馬，但一旦知道己方中伏之後，她惟有回兵，返回君子國。　　這一通大殺，君子國的戰士大敗，雅倩雖然殺出了重圍，但長老思雨和八煞中的象煞、蛟煞皆戰死，七八百戰士只剩下三百餘人返回君子寨。　　君子寨寨門緊閉，以亂箭逼住欲攻城的敵方戰士，人人心焦如焚。　　盤古智健這回可不敢力闖堅寨，事實上，他也受傷不輕，當然，這些都是舊傷。　　當日，盤古智健被�通那可怕的功力震傷之後，又被�燕的昆吾劍刺透肩肋，幾乎失血而亡，而後又被�通狂追百餘里，這才在盤古智高捨命相護之下擺脫這個狂人。　　那次，盤古智高與盤古智健一樣，也受了傷，但傷勢以破風最重，若非破風受雲泥息壤改造了體質，只憑那些傷，就足以致命。所幸，他們及時趕回了蚩尤養傷之處。　　蚩尤及時為這三大高手治傷，這才使幾人脫離了危險。蚩尤卻怎麼也想不到，自己手下的三大絕世高手去殺軒轅，居然都負傷而回，而且是如此狼狽不堪，怎叫他不驚？　　盤古智健和盤古智高談起�通便有些色變，這個狂人的確是狂得可怕，如此窮迫猛打，幾手將他們打蒙了。而他們根本就不是�通的對手，除非盤古氏兄弟聯手，但在當時的情況下，盤古智健已經身受重傷，自然不能聯手。　　那一戰，三人都受了傷，而盤古智健因失血過多，這一個多月來，並沒有能完全恢復狀態，那傷口也太深，因此今日一戰之時，傷口又崩裂了，使得舊傷複發，他很難再獨挑大梁，強攻君子寨。　　君子寨上的戒備極嚴，對盤古智健的大軍壓境也不害怕。至少，他們佔著地利的優勢，整個君子國的所有子民全都自動支援，這使寨頭之上的戰士有了堅強的後盾。　　雅倩大感沮喪，僅在這一戰之中便折損了近四百精騎，對她的打擊的確是很大，儘管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但對於第一次指揮大軍作戰的雅倩來說，這是一個很大的挫折。　　君子國立刻召集眾長老商討對策，對於這些已經兵臨寨下的敵人，該如何對付。　　蓋危的神情也極為沮喪，他向眾人說出了屯馬谷遭受敵人突然襲擊之事。　　蚩尤似乎也知道屯馬谷的重要性，那裡不僅是軒轅徵集良馬之地，更是君子國與陶唐氏相聯的樞紐。　　其戰略性極為重要，是以他竟讓盤古智健率領高手悄然殺至。　　屯馬谷雖然戒備森嚴，但卻根本就不可能妨礙得了盤古智健這樣的絕世高手，而盤古智健偷入屯馬谷后立即四處放火，使群馬驚亂，轉移龍族戰士的視線。而這時，盤古智健再領人殺入，如此一來，屯馬谷中的龍族戰士未戰已亂，自然惟有敗陣一途了。　　蓋危見機得早，驅着仍未被搶掠的戰馬逃出屯馬谷，在一群龍族戰士斷後的情況下，竟然擺脫了盤古智健的迫殺來到君子國。而屯馬谷之中的七百餘龍族戰士，趕到君子國之時卻只有四百餘人了，這之中還包括許多傷殘者。而自龍族調來養馬的子民也全被盤古智健俘擄，這可算是龍族成立以來遭遇最慘的一次失敗。　　君子國眾人聞聽蓋危和郎氏三兄弟的彙報，不由得大為心痛。　　要知道屯馬谷花費了軒轅很多心思，也花了君子國和陶唐氏不少力氣，但是卻在頃刻之間毀於一旦，怎不讓人難過？　　屯馬谷的戰略意義極大，至少，在對於連接陶唐氏之上，可以使華聯盟結咸一道極好的防守線，可是此刻便等於被蚩尤掐斷了君子國和陶唐氏的脈門，這一招確實夠絕。　　讓人駭然驚異的並不只是這些，而是何以盤古智健這麼多的戰士居然能夠悄臨屯馬谷而不被人發現呢？這確實讓人有些不解，難道說這些人一直都是秘密潛於屯馬谷附近？　　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可是除此之外，又有什麼更好的解釋呢？　　龍族戰士的整體素質很高，也便是說，這些人如果只是行軍作戰，那絕對算是一流的精銳，但若是要與盤古智健這樣的絕世高手交手，卻不知相差幾許，這也是龍族戰士最大的缺點。　　軒轅確實是一個軍事天才，儘管他能夠使龍族在短短的一年時間之中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發展起來，但是他卻無法改變龍族戰士底子薄的事實。作為一個新興的部落，他們所缺的並不是普通作戰人士，而是缺少真正的核心主力，那便是一些靈魂高手。　　軒轅可以強化訓練出一批精銳高手，但是他卻無法訓練出一批靈魂高手。因為那並不是訓練就可得到的，而是需要時間的積累，這便是一個世代強橫的部落何以會有懾人之處一般。在許多人眼裡，龍族只是一個暴發戶，儘管軒轅的優秀是無可否認的，但是僅此一人，仍難以改變千萬人的命運，這是不爭的事實。　　當然，龍族戰士人多是優勢，人多，自然人才也多，如果在一聖明的首領領導之下，也不用花多長時間，就可以將這個核心的班底建立起來。而軒轅這些日子來都是在極力建立這個核心的班底，刻意地訓練某些人，而使一些潛質極高的人得到更好的運用。　　軒轅的才智是不可否認的，幾乎是人盡其用，只要你有能力，就不會埋沒你，這也是軒轅將龍族這個由許多小部落和奴隸們的組合體治理得如此井然有序的主要原因。　　當然，這之中貳負的功勞自不可埋沒，不過，他所施行的全都是軒轅的思想，全都是按照軒轅的設計去行事。可以說，整個龍族從頭到尾，都是運行着軒轅的法則，而事實證明，軒轅的法則乃是龍族最佳最好的發展路線。　　雅倩無奈，只好迅速傳書陶唐氏，告之屯馬谷失陷，請派高手一同奪回屯馬谷。屯馬谷絕不可以被蚩尤佔去，若是被蚩尤佔去，則會使陶唐氏與有熊這兩大強族截斷，首尾無法兼顧。因此，屯馬谷絕不能失。　　若是此刻有軒轅在就好了，在他們的心中，似乎沒有軒轅做不了的事情，也沒有軒轅做不好的事情。　　在此種情況下，軒轅定然可以想到更好的應對方法。　　“我們還得立刻通知黃恭弘=叶 恭弘族，讓猛禽小心被偷襲！”百合突然想起了這個問題，不由得提醒道。　　“嗯，我們何不讓猛禽領着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自盤古智健之後攻他們一個措手不及？然後內外夾擊，定可讓盤古智健鎩羽而歸！”尤揚突然興奮地道。　　“對，他們並不知道我們有飛鳥傳書，根本就無法封鎖我們的信息！”丁香也贊同道。　　“為防萬一，我看最好讓伯夷父派人接應黃恭弘=叶 恭弘族，這樣會更保險一些。”郎大沉聲插口道。　　“郎大說得有理，因為我們根本就不明敵情，也不知道蚩尤派出了多少人來此，一切還是謹慎一些好，絕不能有半點差錯！”蓋危也贊同道。　　雅倩望瞭望眾人，她也想不出更好的辦法。儘管此刻蚩尤的戰士兵臨寨下，但這些人並不足為懼，其總兵力並不比君子國多，只不過盤古智健的屬下高手極多，如果傾全力相拼的話，君子國還佔優勢，但問題是，她不想全力去與敵相拼，這絕對不是最好的策略。　　君子國已經經歷了一次劫難，不能再受一次劫難，當然，雅倩不敢出擊的原因是根本就不知道盤古智健有多少人，在攻打屯馬谷之時，蓋危便覺得對方有近兩千人，而眼下所見卻只有千餘人。因此，對方定然還有千餘戰士不知是埋伏在哪裡，這很可能是一步極險之棋。

# 第十五章 洪荒危機

　　雅倩並不害怕，眼下的形勢對君子國並沒有什麼壞處，對方的兵力根本就威脅不了君子國這座堅寨，因此說來，盤古智健想奪君子國是極為不明智的。　　“我們就這麼與他們耗下去好了，就不相信他們能挨多久，我們每天派人去擾他們一擾，當他們成為一支疲兵之時，再一股作氣地將他們全部處理掉！”　　君子國左護法思過沉聲道。　　“我只怕這是他們的緩兵之計，他們或許也在等待主力。”雅倩有些擔心地道。　　眾人一愣，雅倩的擔心不無道理，但是思過卻悠然一笑道：“他們等救兵？我們的救兵不是更多嗎？　　只要發信至聯盟各部，還不會將所有北上的路線全監視起來？他們若再想神不知鬼不覺地偷偷潛至這裏，那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諸部全都出力，完全可以把他這支人馬全部包圍起來，聚而殲之，只要不是蚩尤親來，余者何足為懼？”　　眾人聽思過此話，不由皆點頭稱讚，雅倩也不能不承認，姜還是老的辣，思過被軒轅重視，成為君子國左護法並非幸至。　　“我們應該自陶唐氏和黃恭弘=叶 恭弘族調集戰士前來夾攻這群人，讓有熊戰士協防，防備任何敵人北上支援盤古智健，以斷盤古智健的後援，而我們生力軍不斷，保證這群人是有來無回，我們的血也不會白流的！”　　思過沉聲道。　　“左護法的計策確實妙，那我們就這麼辦！”雅倩點頭欣然道。　　蓋危和郎大也皆點頭，看來君子國之中，確實有許多了不起的人才。　　※※※　　當鳳妮又一次接到飛鳥傳書時，不由大驚，這一日之中，她竟連連收到五封飛鳥傳書，可謂是大出她的意料之外。　　飛烏傳書有來自君子國的軍情彙報，也有來自恭弘=叶 恭弘皇的捷報，但那卻是惟一的一個好消息。另一封則是杜修在回軍的途中被東夷軍給伏擊，死傷慘重，而被杜聖救回再與有悔長老合師同返熊城。來自高陽氏的飛鳥傳書卻是告訴鳳妮一個驚人之極的消息，高陽王竟依附蚩尤，那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帝竟在成為蚩尤之前乃是高陽王的女婿，如此一來，當恭弘=叶 恭弘帝變成蚩尤之後，自然與高陽氏聯成了一氣。　　另一封則是來自陶唐氏的，陶基親筆寫信於鳳妮，要與之聯軍擊潰奪得屯馬谷的蚩尤軍。　　思前想后，鳳妮彷彿頓悟何以當日恭弘=叶 恭弘帝能夠拿到河圖洛書而打開了神門，那只是因為他本身乃高陽氏的女婿，他應該是來協助施妙法師，共找神門的。因為施妙法師也是高陽氏的人，這之間的猜想自然成立，因而也就可以肯定，河圖洛書確為施妙法師所竊，只是施妙法師沒想到來相助的恭弘=叶 恭弘帝竟對他狠下殺手，而獨得神門之秘，這才使施妙法師慘死於釜山之下。　　恭弘=叶 恭弘帝竟然是高陽氏的乘龍快婿，這確實是個讓人吃驚的消息，即使是恭弘=叶 恭弘皇和軒轅也不可能想到這一點，鳳妮自然不知當年的詳情。　　當年，恭弘=叶 恭弘皇在神谷中假扮恭弘=叶 恭弘帝擒住帝恨，使得神谷帝氏兄弟與恭弘=叶 恭弘帝反目成仇，而令恭弘=叶 恭弘帝含怒而去，而且軒轅更奪走了桃紅，恭弘=叶 恭弘帝在心中對軒轅更恨之入骨，對其弟恭弘=叶 恭弘皇也極恨。　　恭弘=叶 恭弘帝恨恭弘=叶 恭弘皇不幫自己卻幫外人，當日更將他制住，這才找到機會去神谷救了軒轅，找了帝恨這個人質，使得他在九黎部再無立足之地，因此恭弘=叶 恭弘帝只好離開九黎。　　以恭弘=叶 恭弘帝這樣的人才，在高陽氏時，很快便得到了高陽王的欣賞，而在恭弘=叶 恭弘帝刻意地討好之下，他又得到了高陽王的重用。　　當然，恭弘=叶 恭弘帝絕不是一個甘居人下之人，因此他不惜以各種手段騙得高陽王之女高陽鳳的好感，更在肉慾之上征服了高陽鳳，這一切高陽王自不知道，而後在恭弘=叶 恭弘帝暗中活動之下，高陽王竟真讓恭弘=叶 恭弘帝成了高陽鳳的丈夫。　　高陽鳳心地單純，又對恭弘=叶 恭弘帝迷戀得不可自拔，她哪裡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只是在施行自己的權術計劃？她只要恭弘=叶 恭弘帝天天陪着她，就心滿意足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恭弘=叶 恭弘帝拋開其心狠手辣、陰毒邪惡之外，確實對女人有着一種無法抗拒的魅力，否則的話，當年也不可能在有邑氏中讓族中許多人的妻女都與其發生關係了。如果他要刻意討好某人，確實是讓人難以拒絕。　　恭弘=叶 恭弘帝竟然能在機緣巧合之下與蚩尤魔魂結為一體，這確實是一件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的事。　　恭弘=叶 恭弘帝自身便有着極為邪惡的靈魂，以及與生俱來的魔性，與魔帝蚩尤一結合，竟然有着難以想象的默契和順利，從而也更使恭弘=叶 恭弘帝的魔性暴漲。　　高陽氏若是依附了蚩尤，也便是說有虞氏也同樣依附了蚩尤，這是何等驚人之事。　　高陽氏似乎已有意與有熊氏和華聯盟決裂，竟然下令要殺出使高陽氏的尚九長老和陶唐氏的陶庸長老。若不是尚九長老在高陽氏有極多的朋友，早一步獲得消息，只怕此刻已身死在高陽氏派出暗殺的高手之下了。　　尚九長老和陶庸自然都不是好惹之人，領着一干親隨高手迅速逃出高陽氏，本來他們所研究的刺殺高陽王的計劃自然落空。不過，他們得到了蚩尤與高陽氏的關係也不算此行一無所獲。　　高陽氏派高手一路追殺尚九長老和陶庸，但這些高陽高手盡數鎩羽而歸，陶庸和尚九長老此次所領的高手可謂全都是精銳中的精銳，這些人本是準備刺殺高陽王用的，自然不是高陽氏派出的這些高手所能比，而且尚九長老此次領人前往高陽時，皆乘戰馬，逃走之時方便之極，也是高陽氏不能追擊的原因。　　不過，尚九長老身邊的高手也折損了十人，皆因高陽氏追殺的人手太多。出了高陽氏，尚九長老避於共工氏。　　高陽氏雖強，但共工氏也不弱，而且“青雲劍宗”也大力支持有熊，高陽氏自不敢大舉來犯。共工氏和“青雲劍宗”也是高手如雲，豈怕他高陽氏？尤其是此刻共工氏和祝融氏和好，兩部的高手更是相互協作，其威勢自是不可小覷。　　蚩尤並未親自出手，他似乎還不願意出手，抑或，蚩尤並不在高陽氏中，否則的話，高陽氏就不會不敢與共工氏、祝融氏正面交鋒了。　　共工氏的水神雖已不在，但新一代共工盡得水神之真傳，不僅如此，水神的兩大護法神將相柳和相繇也是無可挑剔的絕世高手，其輩分和武功並不在當年神族八聖的劍神青山之下，只是因為水神和火神乃是八聖之首的兩人，實際上這兩人比其餘六聖更高一輩，也是武功最高的兩人。而水神的兩大護法神將，也曾名動天下，只是被水神的光芒蓋住了而已。　　共工氏有這幾大高手坐鎮，試問誰會小視？誰敢小視？雖然其部的人數並沒有高陽氏多，但是其水戰之勇，無人能及，沒有多少部落敢與共工氏水戰。　　共工氏與祝融氏和好之後，其聲勢更是大漲，幾乎控制了黃河近百里地，到處都有共工氏的舟筏。　　高陽氏對水戰的運用還是來自於共工氏的傳授，但那只是在以前，如今高陽氏與有熊決裂，追殺尚九長老和陶庸長老，也便等於與共工氏翻臉了。因此，共工氏與高陽氏隔河對峙，高陽王也不敢輕舉妄動，那隻會引來無情的攻擊，他絕不想與共工氏在水上作戰。　　黃河的水流太急，若是在普通的河湖之中還好一些，而面對黃河這種湍急流水，操筏技術是至關重要的，即使你是個絕世高手，若不懂水性，在水中也不過等於廢物一個，還不如共工氏一個小卒，這便是何以共工氏能數百年屹立於黃河之畔而不倒且聲名赫赫的主要原因。　　共工氏的舟筏最是有名，更是許多部落最想交換的物品之一，因此共工氏與許多部落之間的關係都很好，這也是沒有人願意正面與之為敵的原因之一。　　尚九長老趕到共工氏后，立刻與在九黎大戰的恭弘=叶 恭弘皇聯繫，讓其多加小心高陽氏。　　九黎本部的人被龍族戰士逼得遠投窮桑，他們好不容易殺出重圍，卻是元氣大傷，甚至是一蹶不振。　　風沙戰死，風浪領着殘兵越濟水而去。　　恭弘=叶 恭弘皇的目的已達到，他並不再窮追猛打，而是將九黎本部的財物全都轉移至神谷和神堡，因為這兩地的防守更堅固，尤其是神谷。　　恭弘=叶 恭弘皇俘獲了不少九黎子民，這些人全都被充作奴隸。　　恭弘=叶 恭弘皇知道，有些人可以與他們好好談，但是有些人卻是不能夠與其客氣的。對敵人的仁慈，必須有一定的環境和條件，否則那只是對自己的殘忍和不仁。　　龍族與九黎之間，早已結下了深仇大恨，這些絕對不是小恩小惠所能化解的，因此恭弘=叶 恭弘皇選擇殘酷到底。　　風水輪流轉，九黎人絕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天，但這卻是不爭的事實。　　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中，一切都是殘酷的，沒有誰能夠在短期內改變，除非是真正地能夠求得天下的和平與安定。　　恭弘=叶 恭弘皇此刻所要做的卻是要將這個屬於九黎的地方，變為龍族和華聯盟強有力的基地，這個地方的戰略價值極為重要。　　恭弘=叶 恭弘皇看了尚九長老的飛鳥傳書，也深深地吃了一驚，他確實沒有料到恭弘=叶 恭弘帝竟然是高陽氏的乘龍快婿，而且高陽氏還欲大力助恭弘=叶 恭弘帝與有熊爭霸天下，這的確令他有些頭大。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卻並沒有興緻此刻便與高陽氏決戰，而是要鞏固九黎周圍的諸小部落，並自范林調來子民，以控制這一帶，且準備長期地此勞作，開耕荒地。　　恭弘=叶 恭弘皇身邊除數百有熊戰士外，還有一千多龍族戰士，另外便是神谷和神堡之中的一些被釋放的奴隸。　　這些人稍加訓練都可以成為精銳戰士，尤其是神谷中的那數百奴隸，他們的身手並不比經過強化訓練的龍族戰士遜色，甚至有很多人還是高手，只是這些人需要調整身體。　　神谷本來就是關押一些身分特殊，或是極不好管理的奴隸之所，並不是隨便什麼奴隸都可以進入神谷的。因此，恭弘=叶 恭弘皇釋放了這些奴隸，等於是給自己增添了一股生力之軍。　　這次攻九黎恭弘=叶 恭弘皇所帶的兩千多名戰士也死傷了數百，有熊戰士只剩三百餘人，龍族戰士也折損了三百餘人，但這些損失卻換回了整片九黎大地，是值得驕傲的戰績。　　恭弘=叶 恭弘皇調出數百有熊戰士，讓他們到共工氏與尚九長老會合，再迅速返回熊城。　　恭弘=叶 恭弘皇是擔心尚九長老在路上遇到蚩尤部將的追殺，因此才有此安排。另一個原因，卻是因為這些人不宜太久地遠高家鄉，在此地甚是想念家人，所以恭弘=叶 恭弘皇安排他們返回熊城。當然，這裏並不缺少人手。　　這些有熊戰士返回熊城，同時也順便運回了一些得自九黎的戰利品。　　※※※　　少昊終算逃回了葷育城，但是卻迎來了另一個噩夢，那便是九黎竟被恭弘=叶 恭弘皇剿滅！不僅如此，東夷西部更是被有熊擊得無還手之力，很多部落都已降服於有熊。更傳來消息稱，許多屬於東夷的大部落，竟相繼歸降於魔帝蚩尤，包括禺夷和萊夷這樣的強大部族，現在僅剩少昊的本部窮桑和高辛部仍未投靠蚩尤。　　少昊聽到這些消息時，頓時懵了，整個人再也支撐不住，傷疲氣惱之下，這位絕世高手竟然昏了過去。　　這下可把帝大給嚇壞了，數十年來，他從未見過少昊如此失態，眾人手，忙腳亂地弄醒少吳，卻都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好。　　少昊的確是傷疲不堪，他與刑天的交手最終以受傷為結局，而後被刑天瘋狂追殺，朱雀神將戰死，等他支持到葷育城之時，幾乎已是精疲力竭，這是百餘年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　　少昊總算回到了葷育城，可以憑堅城緊守，他的心稍安了一些。但誰知，就是因為這次北征，卻把老家送給了別人，這簡直是陪了夫人又折兵，他辛辛苦苦經營了百餘年的基業全都毀於一旦，這簡直是一種諷刺！即使是少昊修為再高，一時之間也受不了這些刺激，所以才昏了過去。　　“少昊，要節哀順變呀！”帝大倒是對少昊忠心耿耿。　　少昊愴然笑了笑，他知道帝大的意思，也知道此刻即使是憤怒、生氣也沒有用處。　　“想不到我少昊一生要強，卻因一着失算，敗給了軒轅這毛頭小子，真是報應啊！”少昊長長地嘆了口氣道。　　帝大一聽軒轅這個名字，指節便發出一串暴響，殺氣如潮地道：“我一定要將他碎屍萬段！”　　少昊訝異地望了帝大一眼，問道：“又是這小子親征九黎？”　　“不，是恭弘=叶 恭弘皇，但卻是軒轅的詭計。五弟、十弟、十八弟全都戰死，我與他們結下的仇怨不共戴天！”帝大神情蹙然，咬牙切齒地道。　　少昊一震，他明白帝大的意思，也明白了帝大的心情。　　※※※　　“報……”幾名探報迅速步入宗廟的大廳，來到鳳妮身前一跪，道：“報太陽，東夷駐於三阿的軍隊正向丁、庚二城逼近，似乎欲進攻我們的外圍連城！”　　“哦。”鳳妮訝然望了探報一眼，又與元貞長老諸人相互遞了個眼色，最後目光落在伯夷父身上，問道：“副總管有何高見？”　　伯夷父想了想，眉頭微皺，道：“少昊在北方吃了大敗仗，已經退回了葷育城，而他東夷此刻更是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難道說他還敢孤擲一注，來犯我有熊？依我看，三阿軍之所以調動，可能只是怕我們去襲擊少昊，而牽制我們。”　　“如此說來，豈不是說少昊很可能想自葷育撤回窮桑，然後布下疑陣，為他們的撤退作掩護？”鳳妮聞言眉頭一舒，喜道。　　“很有這種可能，少昊得到一座空空的葷育城又有何用？若是連窮桑也丟給蚩尤了，那他豈非得不償失？少昊是個聰明人，應該知道，惟有返回窮桑加以自保，或是聯合太昊，才能夠對抗蚩尤的壓力，否則的話，連他自己也只能成為蚩尤的階下之囚，這是毫無疑問的！”伯夷父分析道。　　“這樣說來，我們根本就不用去理會他們？”元貞長老有些惑然地問道。　　“我們沒有必要去阻止少昊返回窮桑，如果有少昊牽制着蚩尤，也使蚩尤多少有些顧忌，不能全力向我們出手！相信少昊不會傻得不先對付蚩尤這個大敵，而來對付我們。”伯夷父自信地道。　　吳回諸人也點了點頭，認為伯夷父的分析確實是有道理的。　　“那一切就依副總管所言，我們只須密切監視葷育城的動靜，和駐在三阿東夷人的動向就行了。”鳳妮想了想道。　　“慢……”一個蒼渾的聲音自殿外傳來。　　眾人循聲望去，卻只見一個矮小的身形大步流星般跨入，此人雖身形矮如侏儒，但那氣勢卻是極為霸烈。　　“地神！”伯夷父訝然叫了一聲。　　來者正是地神土計，鳳妮也沒有料到土計竟會在這個時候突然趕到，不由得招招手，悠然道：“給地神賜座！”　　“謝太陽！”上計抱拳謝過，卻並不坐下去，而是立在殿心，聲音有些急促地道：“我來是有急事向太陽稟告，並請太陽讓丁、庚兩城加強防範。”　　“哦，這又是為何？”伯夷父訝然問道，眾人的目光也全都投向了土計，不知道土計何以突然之間會說出這番話來。　　“剛才太陽和副總管的話土計已聽得很明白，但是有一點太陽和副總管並不知道，三阿的東夷軍已經密降了蚩尤，因此他們的調動，便不太可能是為少昊作掩護這麼簡單了。依我看，他們想奪我們丁、庚兩城的可能性比較大！”土計肅然道。　　“什麼？”伯夷父和鳳妮同時吃了一驚，宗廟大殿之中的所有人也吃了一驚。　　“地神的消息是從何處得來的？”鳳妮神色凝重地問道。　　“土計此消息乃是親耳所聽，我剛才正是自三阿而返！”土計認真地道。　　眾人一愕，他們確實沒有想到土計竟是自三阿返回，土方寨建成才不到十餘日的時間，土計竟然有心情跑到三阿去，這確實讓人感到意外，眾人更想知道土計前往三阿究竟是所為何事。　　“地神居然去了三阿？不知地神此去三阿又是何為何事呢？”無咎長老有些惑然地問道。　　“土計既降有熊，又得有熊如此厚待，常靜思無以為報，是以土計只是想去三阿密探一下少昊的軍情，也好為太陽掃平少昊出一分力。但土計卻在三阿得知蚩尤親臨三阿，更將少昊那幾個留在三阿的主帥給征服了，眼下整個三阿的兵力全都變成了蚩尤所屬，因此這才急忙趕迴向太陽稟報！”土計並不在意無咎長老那懷疑的態度，反而向鳳妮慷慨陳詞道。　　“地神可真是有心人了！”鳳妮歡欣地贊道，她心中確實很高興，土計能夠如此想，實未負她對土方部的一切支援。　　“難道連少昊也會不知道這個消息？”元貞長老也有些訝異地問道。　　“這或許是少昊的失誤，他今次北征，所帶來的人中，大部分都是昔日蚩尤的舊部，事實上少昊早就想到了這些蚩尤的舊部不太可靠。因此，他便故意讓這些人前來攻打鬼方，即使是這些人死傷慘重他也不會有絲毫可惜，那樣換來得也許只是削弱蚩尤的力量。只可惜他的如意算盤打錯了，這些人也看穿了少昊的心思，所以這些人都願意再投向蚩尤，消息也便被封鎖了，少昊大概也沒有這麼快就知道。”土計解釋道。

# 第十六章 聯城失守

　　伯夷父點了點頭，他知道土計所言是有道理的。　　事實上，就是少昊知道了又能如何？　　天下間又有誰能是蚩尤之敵呢？即使少昊也不例外！因此，便是少昊知道也不能怎樣，此刻的少昊根本就不可能與蚩尤正面為敵。　　“如此說來，蚩尤確實是想來對付我們了。”伯夷父吸了口氣道。　　“事實上，我們的鬥爭已經開始了。”鳳妮並不意外地道。　　眾人皆點頭，只憑盤古智健領兵攻打君子寨，便表明了蚩尤欲戰有熊的先兆。　　“那我們該怎麼辦？”元貞長老惑然問道。　　“依土計之見，我們不如先下手為強，蚩尤雖然可怕，但他卻不一定守在三阿，我們只要避開蚩尤出擊，還會怕誰？”土計肅然道。　　“嗯，地神之見甚為有理，蚩尤雖然行蹤十分詭秘，但卻無分身之術，而我們兵多將廣，可以分數路出擊，蚩尤又能奈我何？”伯夷父悠然道。　　“副總管是說，我們出兵攻打三阿的同時，亦要剿滅盤古智健？”　　“不錯，如果蚩尤在三阿，我們或許難以討到便宜，但盤古智健定會全軍覆滅！因此，我們也不會算虧，至少我們可以打通與陶唐之間的通道，如果蚩尤在……”　　“報……”一聲急呼，一人影自外踉蹌奔入，神色似乎有些氣急敗壞。　　伯夷父有些不悅地剎住話音，一看來人，不由得吃了一驚，只見此人渾身血污，氣喘不休，最讓伯夷父吃驚的，卻是此人竟是庚城的天機祭司。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伯夷父吃驚地立身而起，急問道，他的心中更升起了一絲不祥的陰影。　　“回稟太陽和副總管，大事不好了，城主被蚩尤所殺，丁城被東夷所佔！”天機祭司幾乎是帶着哭腔說話的，他真的急了。　　“什麼？”大殿之中的所有人全都傻了，天機祭司的話犹如晴天的一個霹靂，只讓人都傻眼了。　　事情發生得實在太快，自土計帶來三阿的消息，到天機返城，這之間簡直沒讓人喘過氣來，而一切就這樣成了定局，怎叫他們不發愣犯傻？　　“小的乃是拚死殺出城來，蚩尤的武功根本就沒有人可擋，沒有戰死的兄弟全部降敵！還望太陽和副總管定奪！”天機祭司蹙然道。　　大殿之中靜得落針可聞，這個消息實在是讓每一個人都難以接受和回過神來。　　“太陽！”土計也呼了一聲。　　鳳妮和伯夷父這才回過神來，兩人的臉上皆布滿了憂鬱之色，表情極為古怪地相互望了一眼，鳳妮一時也沒有了主意。　　有熊的十大聯城向來固若金湯，誰知今日竟莫名其妙地失去一城，這怎不叫人震驚和擔憂？　　遇到這個棘手的問題，連伯夷父一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才好。　　“迅速通知丁、辛二城，叮囑其必須加強戒備，並要多派高手增援兵力，對庚城加以孤立，絕對不能夠再讓蚩尤擴大戰果，並隨時準備對庚城進攻！”鳳妮果斷地道。　　“太陽之策甚好，惟有多派高手，不讓蚩尤有獨闖一城的機會！若是他們強攻，我們根本就不用擔心！”伯夷父沉聲道。　　土計也頷首，他再也不敢小視這位女流之輩，身為太陽畢竟有過人之處，自鳳妮如此快便鎮定下來，而且如此果斷地下達命令，就知道她絕不簡單。　　“大祭司，請立刻調集一百二十名死士，分頭日夜保護丁、辛二城的城主，不讓蚩尤有任何可乘之機！”鳳妮向吳回沉聲吩咐道。　　吳回也知道事態的嚴重性，面對蚩尤，惟有調動那些不怕死的死士，才有可能面對蚩尤而不退卻。當然，死士的武功也是熊城之中惟一可與金穗劍士相媲美的組織。一百二十名死士，也便等於一百二十名金穗劍士，若是這些人只為了保護兩個人，每組六十人，即使是太昊和少昊也不可能討得了好處。　　最要命的卻是這些人毫不畏死，更可隨時準備同歸於盡。因此，這些人的殺傷力絕對可觀。　　吳回所訓練的死士更有另外一個特點，那就是在迫不得已之時，他們會以自殘的形式將自己的功力在剎那間提升三至四倍，短時間過後將會成為廢人或是死去。因此，這些人是最可怕的，也正因為如此，吳回這大祭司的地位可與元貞和軒轅並列。當然，這幾人之中，軒轅的權力是最為實在的，只是三人所分管的事情各有不同而已。　　如今軒轅不在熊城，吳回和元貞及伯夷父則成了支持鳳妮的鐵三角了，因此，每次議事，吳回都是必須參加的人物。　　“傳斧營統領魚奇、槍營統領秋橫、土木營統領白成進來見我！”鳳妮向大殿之中的宗廟衛士吩咐道。　　宗廟衛士迅速而去，他們是保衛宗廟的主力，更隨時傳達宗廟的旨意。這些人和太陽戰士及死士一樣，絕對忠於有熊，且這些人全都是百里挑一的精銳。　　“土計請坐，我還有要事想讓地神出力。”鳳妮似乎稍稍平靜了一些，示意土計坐下，神色稍緩道。　　“太陽只要有用得着土計之處，土計定當粉身碎骨也萬死不辭！”土計慨然道。　　“地神言重了。”鳳妮心中也極為感動，眾長老也大為感動。　　“我想讓地神潛入庚城之中，隨時探聽蚩尤的動靜，只要蚩尤離城便立刻傳訊給丁、辛二城，不知地神認為可行否？”鳳妮客氣地道。　　土計一抱拳道：“土計明白該如何做，這點小事，定不會有失！”　　鳳妮笑了，笑得很坦然，很自若，彷彿並沒有蚩尤的威脅一般。　　土計不禁暗生感慨，鳳妮確實是女中英傑，面對如此強敵，竟能夠這樣快便鎮定下來，確實需要過人的膽識，更要極深的心靈修養才能做到這一點。　　即使是久經沙場的戰將，便是伯夷父也不能不為蚩尤而心頭髮毛，可是鳳妮卻能如此平靜以對，這不能不讓人感到驚訝。只憑這一點，便足以證明鳳妮絕對可以擔當起重任。　　“報……”一聲長長的急呼，一條人影極速奔入，與天機祭司並肩而立。　　“太陽，大事不好，丁城失守，被三阿的東夷軍攻破！”那人“撲通”一聲跪在地上，喘息道。　　眾人又是一怔，這才發現進來的人竟是丁城副總管鐵力。　　鐵力神情疲憊，狼狽之極，滿面風塵，很明顯是長途跋涉。　　“城主鐵青呢？”伯夷父沉聲問道。　　“城主敗走丙城，這有城主的信。”鐵力努力地平復了一下心情，自袖間掏出一個竹筒雙手呈上道。　　一名金穗劍士接過，掏出竹筒之中的布帛交給鳳妮。　　鳳妮一看，神色變得極為凝重，然後愣了愣神，才半布帛輕放在桌案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問道：“是盤古智高？”　　“不錯！正是盤古智高領着三阿東夷兵殺入城中的。”鐵力沮喪地道。　　“丁城防守嚴密，盤古智高怎麼可能輕易攻進？”伯夷父有些不相信地道。　　“因為城中出了內奸，這才使得盤古智高能順利攻入！”鐵力的頭低得更低。　　鳳妮望了鐵力一眼，又望瞭望吳回，道：“那群死士便分至丙城和辛城吧。”　　“請太陽治屬下之罪吧，是我們大意了！”鐵力傷心地道。　　“這不關你們的事，天機祭司和鐵副總管，你們先去歇息一會兒，待會兒再召你們。”鳳妮深深地吸了口氣道。　　鐵力望了一眼天機祭司，同時也吃了一驚，他似乎意識到庚城也失守了。　　※※※　　君子寨的防守是無話可說的，盤古智健雖然厲害，但是以他一人之力，卻也不敢獨闖君子寨。　　儘管君子國單打獨斗無人是他的對手，但畢竟雙拳難敵四手，群蟻可食象。君子國中雖無絕頂高手，但高手卻並不少，這是君子國數百年傳下來的劍道文化所使然。劍已經是他們的靈魂，因此君子國的每一個人對劍道的修為都不俗，所以盤古智健也只好在寨外與君子寨相對峙了。　　事實上，盤古智健也在防備君子國內的突襲。　　君子國的力量絕不容小覷，它並不像屯馬谷那般，至少君子國有堅寨相守，而且高手如雲，若雙方真正地交戰，盤古智健的人馬並不會佔到任何的便宜。　　君子國並沒有及時出擊，似乎他們並不想與盤古智健正面交鋒，只是與盤古智健默默地對峙着。　　※※※　　魚奇、秋橫和白成以最快的速度趕到宗廟大殿，太陽的召見，不用猜也知道是所為何事。　　此刻戰火紛起，來自蚩尤的威脅早已不是什麼秘密，只是沒有人會想到戰火會以最快的速度燒到熊城之中。　　鳳妮的神色很平靜，像是根本就沒有事情發生一般，即使是伯夷父也不得不佩服鳳妮的鎮定，這確實是一種難得的大將風範。　　魚奇和秋橫有些訝異，入殿行禮之後，問道：“不知太陽傳來屬下等有何吩咐？”　　“我要你們三人各領一路戰士去支援丙城和辛城！”鳳妮開門見山地道。　　魚奇和秋橫及白成全都一怔，他們還不知道丁、庚二城已經被蚩尤所佔。　　“現在丁、庚二城已經為蚩尤所奪，因此你們應該明白此行的任務是什麼了。”鳳妮沉聲道。　　“什麼？”魚奇等三人全身一震，臉色數變，都有些難以置信地反問道。　　“此次由副總管指揮全軍，共領三千戰士支援。你們三人立刻去調集各自的部下，馬上起程！”鳳妮沉聲道。　　伯夷父聞言也微微吃了一驚，反問道：“太陽要調三千戰士？”　　“不錯，你可以挑選一千精英，另外即時召集兩千預備軍，湊齊三千，一定要奪回丁、庚二城！”鳳妮認真地道。　　伯夷父點頭應是，他的心中有些沉重，不過，他知道鳳妮對丁、庚二城的重視是無以復加的，魚奇、秋橫、白成三支人馬再加上丙、辛二城的戰士，湊起來至少達五千兵力，若以這般強大的兵力都無法對付蚩尤，那他也無顏再見鳳妮了。　　“副總管此次前去，不要硬戰，而應與之對峙，並斷其外援，孤立兩城，設伏於丁、庚兩城之間，斯其聯繫。蚩尤去則戰，蚩尤回則休，定要讓其首尾難以兼顧，各個擊破！”鳳妮冷靜地道。　　伯夷父一聽，心中大感嘆服，點頭應道：“伯夷父明白，定不讓太陽失望！”　　土計也點頭嘆服，只聽鳳妮寥寥幾句，便可知鳳妮確實是雄才大略，善於用兵，也難怪有熊能夠在軒轅和鳳妮這兩個年輕人的手中如此迅速地重振聲威了，這說明他選擇投靠有熊是明智之舉。　　“那太陽準備如何對付盤古智健的那支敵軍呢？君子國需要我們的接應。”元貞長老提醒道。　　鳳妮淡然一笑道：“盤古智健的那支人馬不足為慮，他只不過是蚩尤的一個幌子，蚩尤只是想利用盤古智健來吸引我們的注意力，他才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自東面奪我堅城，現在他的目的已經達到，盤古智健之軍將不戰自退。”　　“哦。”元貞長老有些不敢相信地低吟了一聲。　　“元貞長老，迅速傳書黃恭弘=叶 恭弘族，讓他們斷了盤古智健東去之路，令昆夷部設伏於己城南五十裡外的鐵風嶺！”鳳妮沉聲吩咐道。　　“元貞明白！”元貞長老立刻退去。　　“副總管可以立刻去徵集人馬了！行動越快越好！”鳳妮語氣果斷而堅決。　　“地神，鳳妮還有一個任務非你去完成不可！”　　鳳妮吸了口氣，認真地道。　　“不知是何事，太陽但說無防。”土計恭身站了起來，他心中對鳳妮多了無限的敬重，只憑鳳妮那指揮若定的氣度，便足以讓他心折。雖然他的輩分比鳳妮高出甚多，可是作為一個降將，鳳妮對他卻如此推心置腹，連軍事布署也不隱瞞，確實讓他很是感動，此刻即使讓他去為鳳妮戰死，他也會毫不後悔。　　“我要你配合副總管去燒了丁、庚二城之中的糧草！”鳳妮認真地道。　　“這個簡單！”土計悠然道。對於這些事，正是土計最為拿手的，天下間，沒有他去不了的地方，土方部的戰士，會遁地之術者極多。當然，土計的遁地之術乃是天下之絕，即使是蚩尤也難奈他何，因此土計極為自信。　　鳳妮含笑點了點頭，道：“地神一切要小心了！”　　“謝太陽的關心！”即使是土計，也難以抗拒鳳妮的魅力，大有受寵若驚之感。　　“請大祭司傳書范林，讓其密切注意高陽和有虞兩部的動靜，如果兩部欲北上或東進，則給予無情的伏擊！更通知聯盟諸族，只要看到盤古智健的人馬，便發動偷襲！任何東夷部和可疑人馬欲進入唐山附近，立刻傳報！”鳳妮不緊不慢地傳令道。　　“西南有陶唐氏，只要陶唐氏加以防備，應該沒有人能夠自西南進攻，欲來者，只可能是自東南或東面入侵，因此我們所防的重點應該在這兩面的聯城之上，不知太陽以為然否？”吳回出言問道。　　“大祭司所言甚是，我們確應加強東面和東南面的城防！”鳳妮點頭道。　　※※※　　少昊還沒有來得及喘一口氣，便聽到了三阿的東夷大軍竟然也依附了蚩尤，這簡直是對他的心情來個雪上加霜，他是欲哭無淚，此刻即使想返回窮桑都有些難了。　　少昊心中的恨，確實是無以復加，但是那又能怎樣？這個世上，他只懼兩個人，一個是重生的刑天，另一人便是蚩尤！相對來說，他懼蚩尤更多一些，因為他手下許多部落都曾是蚩尤的舊部，因此蚩尤對他的威脅是直接對他力量的威脅，而他害怕的事情最終還是出現了。　　蚩尤傷勢的恢復速度超出了少昊的想象，少昊現在有些後悔當初何以不自己親自出手對付蚩尤？如若那樣的話，至少可以使蚩尤一時無法找到可以寄託的軀體，在那種情況下，以少昊的功力，完全可以毀掉恭弘=叶 恭弘帝，這絕對不是空談。只可惜少昊那時怕自己受傷，那是因為他害怕在他受傷之後反而會被太昊或有熊所乘，不過此刻後悔已遲了。　　少昊絕對不甘心，作為強橫了一百餘年的他，絕對不會甘心就這樣失去自己的一切。　　“報……”少昊正生氣、痛心、後悔之時，門外傳來了前方探報的聲音。　　“進來！”帝大沉聲喝道。　　外面的探報大步跨入，在少昊面前屈膝跪地稟道：“報少昊，鬼方敵軍已經抵達城外，請少昊作出決定！”　　“讓我去會會他們！”帝大沉聲道，轉身便要出去，但卻被少昊給拉住了。　　“慢，我們一起去城頭看看吧。”　　帝大望了少昊一眼，道：“少昊先在此休息一會兒，便由屬下去好了。”　　“不，我感到刑天應該跟來了，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對手！”少昊深深地吸了口氣道。　　帝大知道少昊心意已決，也便不再出言相阻，只好與少昊並肩走出帳門，來到北城城牆之上，放眼下望，帝大和少昊不由得吃了一驚。　　“好重的殺氣！”帝大心中暗呼了一聲，以他這等超級高手的靈覺，已清楚地感應到這股殺氣的不尋常。　　城外，北風凄寒，塵土漸息，鬼方戰士竟達數千之眾，顯然鬼方戰士已經傾巢而來，包括生活在極北絕域的鬼方戰士。　　刑地一牛當先，殺氣騰騰，整個人便像是一柄噬血的劍一般涌動着無盡的殺機。　　殺機還來自刑地那柄開天斧，但真正的殺機卻沒有人知道來自何處，彷彿在虛空之中籠着一層揮之不去的死氣。　　“刑天來了！”少昊肯定地道。　　帝大知道，刑天確實來了，只是他們根本就不知道刑天在哪裡，但是刑天的氣勢卻難以瞞過帝大和少昊的感覺。　　“少昊，你是縮頭烏龜，有膽就出來與我一戰！”刑地在城外高聲叫罵，而刑地身後的鬼方戰士也跟着起鬨、笑罵，只將帝大氣得全身打顫，但是少昊卻穩住了帝大，不允許他出戰。　　“絕對不可動怒！”少昊有些無奈地道，他知道，此時若是出戰的話，他這最後的根據地也會就此失去。那時候，他還真的是無處可逃了。　　少昊怎也沒有想到，他最後居然是借鬼方的葷育城來擋鬼方軍，這簡直是個諷刺！事實上，刑天居然還活着，這也不能不算是個意外。　　當然，少昊並不知道刑天之所以能夠蘇醒過來，只是因為他與太昊交手之時，那絕世殺機激活了刑天存於靈魂深處的戰意和魔念，而戰意和魔念正是刑天精神的支柱。因此，他蘇醒了，否則的話，只怕刑天會永遠地沉睡下去。　　“緊閉城門，加強戒備！”少昊沉聲道。

# 第十七章 魔主親征

　　帝大知道少昊心中的苦處，是以，他並不反對，但是他的眉頭卻皺了起來，有些憂慮地道：“如果我們在此呆下去的話，結果可能會有敗無勝，因為此地已是一座孤城，糧草已不能支持多長時間了！”　　少昊的眉頭也皺了起來，他知道帝大的話意，此刻三阿的戰士都已經降服了蚩尤，自然不可能再為他們支援糧草，而在葷育城之中的糧草很有限，如果他們仍要呆下去的話，只會被困死在城中，再無第二條出路，除非他們願意降服有熊，但這怎麼可能？以少昊的身份和地位，讓他向一個毛頭小子臣服，無論如何也讓少昊無法接受。　　論武功，軒轅比他還差得遠；論智慧，雖然軒轅擁有着無可想象的智慧，但是少昊絕不會承認軒轅可以憑一些小聰明便可以征服得了天下。因為任何事情到了最後，仍不能不憑真正的實力去爭去搶，而且以軒轅為主體的有熊與他已經結下了深怨，至少恭弘=叶 恭弘皇滅了九黎，與帝大已經結下了不可解開的仇恨。帝十戰死，帝十八戰死，帝五也戰死，帝氏兄弟幾乎都是死在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中，連帝恨也就這樣死去了，帝大怎麼可能會降服有熊呢？　　少昊更不可能是甘居人下的人物，稱雄一百餘年，他寧可戰死也不願降服！　　“不錯，我們應該儘快撤出葷育，返回窮桑，只要我們回到了窮桑，就可修生養息，重整旗鼓！”少昊嘆了口氣道。　　帝大深深地望了少昊一眼，半晌才吸了口氣道：“屬下有一計可以使蚩尤和刑天兩敗俱傷！”　　“哦，那還不快說？”少昊一聽大喜，催促道。　　“但這卻要委屈少昊。”帝大有些猶豫地道。　　“但說無妨。”少昊彷彿是在危急之時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這幾天來，他都被一些糟糕的爛事弄得頭都暈了，哪裡還有什麼主意？而且他的傷勢尚未好，這也影響他的思路。　　“少昊認為究竟有多少東夷部落是真心真意地降服於蚩尤呢？”帝大突地問道。　　少昊不由得一怔，他倒沒有料到帝大會有此一問，此刻倒真的有些回答不上來。　　“少昊統治了東夷百餘年，無論怎麼說，即使許多部落皆曾是蚩尤的舊部，但那又如何？除了渠瘦和花蟆之外，其餘的部落當年見過蚩尤的人早已老死，此刻人事皆非，新一輩只會記得少昊你的功德。因此，在東夷，少昊的威望絕對高於蚩尤！”帝大肯定地道。　　少昊經帝大如此一提醒，似乎意識到了什麼，半晌才反問道：“你是說這些人降於蚩尤，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　　“可以這麼說！”帝大笑了笑，接道：“那只是因為少昊無法兼顧東夷諸部，而又有有熊之患，蚩尤只是乘此機會威逼利誘，才使這些部落降服，因為誰都不想自己的部落滅亡！在不能抗拒蚩尤武功的情況下，他們只好選擇投降了，但是這種降服是不穩定的。因此，少昊你完全有機會再重新成為東夷之主！”　　少昊一聽，眉頭也漸漸舒展開來，他的思路亦慢慢地迴轉過來，開始思索這之間的關係，同時也明白了帝大話中的意思。　　“只要讓蚩尤與刑天交上手，我們便可乘機奪回原本屬於我們的實力？”少昊問道。　　“不！我要少昊也去依附蚩尤！”帝大沉聲道，目光一瞬不瞬地注視着少昊的表情，似乎是想看看少昊的反應。　　“什麼？”少昊臉色一沉，望着帝大，他倒沒有料到帝大說出的竟會是這樣一個提議。　　“這乃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也只有這樣，少昊才能夠不起疑地暗中去爭取屬於我們的力量，否則蚩尤絕不會給我們任何機會！”　　少昊的臉色變了數變，他自然是個聰明人，知道帝大所言並不假，如果他不依附蚩尤的話，蚩尤絕對會時刻提防着他，說不定還會與刑天聯手，幹掉自己，就因為蚩尤也知道如果不除掉自己的話，軍心便很難真正的穩定。　　帝大見少昊的臉色，他知道少昊的心思鬆動了。　　當然，少昊也明白了他的話意，是以，帝大心中稍感歡喜。　　“我們假投蚩尤，這樣還可以引起蚩尤和刑天的矛盾。如此一來，我們甚至可以暫斂一下鋒芒，看着蚩尤與有熊火拚。日後只要我們找到了機會，自然可以除掉蚩尤，而得回我們應該得到的東西！只要蚩尤一除，那時候，有熊定也元氣大傷，這個天下還不是我們的？這就是所謂的忍一時之氣，成大事者，何拘小節？”帝大語重心長地道。　　少昊不由得心頭有些鬆動，帝大的計策確實夠高明，這個世上並不是全都要靠武力來解決問題，就像軒轅，只憑几個小計便將天下三大頂級高手耍得團團轉，天魔羅修絕甚至還死於非命，他和太昊則與鬼方拼得不亦樂乎，真正的得益者反而正是軒轅。因此，有時候，心計確實是極為重要。　　少昊最難放下的就是顏面，他作為一代霸主，要他在突然之間去降服於別人，這確實很難堪。　　“除了此法之外，只怕沒有更好的辦法了，眼下的僵局我們必須打破。否則，只怕我們很難回到窮桑！”帝大憂心忡忡地道。　　少昊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是的，他明白，捨去帝大的建議，他已經沒有更好的路子選擇，除非他投降有熊，但是降服有熊，對他來說更是屈辱！而且，這更是對他沒有一點好處。　　“蚩尤會這麼輕易地相信我們嗎？”少昊嘆了口氣，有些擔心地問道。　　“當然，我們必須演好這場戲。首先，要讓蚩尤覺得我們已是走投無路了，這樣他們便不會懷疑我們投降的可能性，另外則要開出我們的條件，少昊更要有分寸地表現出自己的尊嚴，要讓他們感到你並不是走投無路，而且還擁有幾分傲氣……”　　“這豈不是矛盾？”少昊不解地截斷帝大的話語，問道。　　“不錯，就是要這種矛盾存在，蚩尤才會相信你是真正地降服於他。他只會認為你是在愛面子，故意抬高自己的價值，但他絕不會將之拆穿，因為他此刻正值用人之際，有你這樣一個絕世高手相助，那他對付有熊或伏羲氏豈不是如虎添翼？因此，這個矛盾使他以為你心中很矛盾，這乃是你心中最正常的心態。　　你身為一代霸主，在降服另一個人時不是這種心情才怪。如果蚩尤感覺出了你心中很矛盾的話，他為了想你為他盡心儘力，定會調節你低落的情緒而故意向你示好，甚至賦予重職！”帝大肯定地道。　　少昊訝異地望着帝大，他很難想象何以帝大這麼有信心。當然；少昊知道帝大不僅是個武學奇才，更是一個極度聰明的人。是以，少昊這才對帝大極為看重，視為自己兄弟般的親信，這也是為何帝大如此忠於少昊的原因。只看帝大對這形勢的分析，便可知道他確實是智慧過人。　　少昊思忖了良久，心神終於鬆動了，他也是個聰明人，這一百餘年來，他什麼事情沒見過？什麼場面沒見過？人情世故，他已經懂得太多了。面對眼下的情況，他惟有賭，放手一賭，要麼敗得一無所有，連命也陪進去；要麼贏回所有失去的土地。　　“好，我就與蚩尤賭上一把！”少昊咬了咬牙，沉聲道。　　帝大笑了，數日以來，他第一次展頗笑了。　　※※※　　盤古智健竟然真的退兵了，是在深夜裡，君子國之中的人並沒有立刻追擊。　　雅倩不得不佩服鳳妮的神機妙算，她知道盤古智健的出現正如鳳妮所猜，只是為了吸引有熊的注意力。　　盤古智健選擇夜晚撤兵，也是害怕君子國戰士的追襲。　　君子國戰士若是要追襲的話，對盤古智健的壓力會極大，至少不會讓他順利走脫。　　雅倩並不急，因為她已經估計好了盤古智健的路線。在鳳妮的提醒之下，她立刻知道如何去安排一切，至少她要讓盤古智健付出更為沉重的代價。　　天亮不久，她派出去的第一路由尤揚所領的四百戰士歸返，這批人折損了近百，但是尤揚卻帶來了喜訊，那便是至少讓盤古智健損傷了四倍的人馬。　　盤古智健連夜撤走，正如鳳妮所料，他選擇的方向不是屯馬谷，而是向西，欲進逼有熊。但他才行出五六里，便遇上了尤揚的伏兵。　　尤揚自君子寨西門出發，繞道埋伏，如果盤古智健要去與蚩尤會合的話，就必須自這裏經過。因此，盤古智健正中了尤揚的埋伏。　　尤揚並不與盤古智健正面交鋒，一擊即退，更利用機關陷阱使盤古智健的騎兵折損了一兩百。由於雙方交鋒是在夜裡，盤古智健根本就不知道敵人的虛實，哪裡敢追？只好領兵迅速改變路線而逃。　　盤古智健沒有料到，他的撤離，將他帶入了另一個噩夢之中，他遇到的第二股攻擊力量卻是來自黃恭弘=叶 恭弘族和龍族的戰士。　　雖然盤古智健的武功絕高，但是龍族戰士乃是清一色的騎兵，一番衝擊之下，便迅速策馬而去。當盤古智健怒追龍族戰士之時，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則狂涌而出，將盤古智健的手下殺得七零八落。　　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並未得勢不饒人，一擊之後立刻撤軍，待盤古智健趕回之時，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也來去如風地撤走了，只剩下他那些傷殘累累、一個個神情沮喪的戰士。　　這兩次伏擊使得盤古智健一千餘人的兵力折損了七八百之眾，只剩下三四百殘兵，這幾乎讓盤古智健怒不可遏。　　盤古智健立刻明白，在西去的這一路上，定是已經伏下了許多敵軍，他竟不敢再向西進。他不知道後面的途中會發生些什麼事，但他卻很精明地領着殘兵返回屯馬谷。　　此時屯馬谷之中依然駐着一千名蚩尤的戰士，這些人便是負責切斷君子國和陶唐氏之間的聯繫，阻止陶唐氏支援有熊。　　盤古智健明白，來的時候他們可以神不知鬼不覺，但走的時候卻再也無法保持絕對的神秘，甚至是一步步落入別人的陷阱之中，便像一隻大野豬，它可以偷偷地進入一個村莊，但是當它咬傷了人後若還想偷偷地走出這個村莊，那是不可能的，結果只有一種可能，那就是在這個村莊之中作困獸之斗。　　蚩尤還是小看了華聯盟的力量，小看了這些大小部落聯合的作用，同時更忽視了這些部落之間通訊的便利。　　有熊擁有了韓雁和始鳩兩個部落的養鳥高手，足以訓練出一群高素質的傳信鳥。這些鳥兒可謂是最快的傳訊兵，使有熊和諸聯盟的部落能夠及時地安排兵員的支援，這便夠成了盤古智健的必敗之局。　　盤古智健不該帶人返回屯馬谷，因為在回屯馬谷的路上，還有思過在等待着他。　　思過等到了下午，他才真正等到盤古智健的返回，而且是疲憊傷殘的敗兵。這一戰，幾乎讓盤古智健全軍覆滅，僅剩盤古智健與十幾人逃回屯馬谷。　　這個結果很出雅倩的意料之外，她本來很難確定盤古智健會走哪一條路線，是以她讓尤揚和思過各領一路人馬伏於兩處，一個在西面去有熊方向的必經路口，一個在返回屯馬谷的路途。她本以為盤古智健被尤揚伏擊之後；思過那一路人馬可能白費了，誰料盤古智健竟然又折回屯馬谷，這使得思過和尤揚兩路人馬都起到了作用。　　思過大獲全勝而歸，在屯馬谷的敵軍前來接應盤古智健之時，他們已經將戰鬥進行到了尾聲，然後全身而退。　　盤古智健確實是一個不世高手，儘管他有傷在身，而且經歷了這一天來的苦戰，但仍能夠獨殺君子國戰士六十餘人。當然，他付出的代價是傷勢更重，數處關節幾乎被割斷。　　思過也被盤古智健殺得心膽俱寒，這樣一個對手，便像是整支軍隊一樣可怕。　　當然，一人之力終究有限，不過思過仍無法留住盤古智健，還是讓其逃去。　　連盤古智健都如此厲害，那他的主人蚩尤呢？其可怕程度，思過根本不敢想象。　　※※※　　蚩尤的威勢確實是難以抵擋，雖然伯夷父帶了三千戰士，更是高手如雲，但是蚩尤如入無人之境，如果不是數十名死士拚死相護，只怕伯夷父也要死於蚩尤之手了。　　有熊軍死傷過千，但蚩尤只是領着數百人出戰，在這種情況下卻仍大敗伯夷父，真讓人難以想象。　　伯夷父領兵後撤二十里，蚩尤也追了二十里，但後來蚩尤身邊也沒剩多少戰士了，又無法殺死伯夷父，只好退回庚城。　　蚩尤返回庚城，這才發現，庚城之中四處升起了火頭，竟然有人乘他離城之際，燒了他所有的糧食，更將庚城之中燒得面目全非，甚至是城門大開，城中彷彿被洗劫一空。　　東夷軍死傷大半，蚩尤一問，才知道城中不知何時潛入了許多有熊軍，只等他出走迎戰伯夷父之時，這些人便放火燒城，並打開城門，讓有熊大軍殺入城中。　　這些人潛入城中后並不奪下城池的控制權，而只是在城中破壞，東夷人還不知道糧倉是怎樣起火的，然後城中四處便莫名其妙地起火了。　　城中東夷軍一亂之時，這些人便乘機打開城門，有熊大軍入內一陣狂殺，只殺得東夷軍大敗而逃。城中被俘的有熊子民也紛紛助戰，東夷軍只好敗走，死傷近千。　　蚩尤回來之時，庚城之中僅有幾個逃得大難未死的東夷軍，其餘的連一個活人都沒有，惟有滿地的屍體和一些冒着濃煙的屋宇。有熊軍顯然殺了一通之後又立刻退走，並帶走了城中所有被俘的有熊子民，僅留下一座燒得面目全非的空城給他。　　蚩尤返回庚城之時，他身邊僅有一百餘戰士，此戰他雖然大顯神威，殺得伯夷父退走二十里，可說是殺得有熊戰士人人喪膽，但是他卻敗了。　　蚩尤心中大怒，更是恨意填胸，他居然中了伯夷父的詭計。不過，這是因為蚩尤的傷勢並未完全恢復，否則的話，以他一人之力，豈是那些有熊戰士所能抵擋的？　　但饒是如此，伯夷父身邊的高手也折損無數，根本就沒有人能夠阻擋蚩尤。只有真正與這萬魔之帝交手時，才知道此人是如何的可怕。　　伯夷父也嚇得出了一身冷汗，與蚩尤相比，他的武功竟是那般脆弱，即使是面對刑地的開天斧，伯夷父也夷然不懼，在鬼方的高手圍攻之下亦能夠逃脫，他足以稱得上是一代宗師級高手，雖比不上太昊、少昊、天魔之輩，但也不比刑地遜色。可是面對蚩尤，他僅能夠戰上三招便大敗，甚至受傷，這怎不叫伯夷父驚駭欲絕？怎不讓有熊軍驚駭喪膽？　　蚩尤一人便力殺有熊戰士數百人，這簡直不是人，是個魔鬼！所有的陣式對蚩尤全沒用處，什麼天罡地煞陣，在蚩尤的手下一觸即潰，根本就不好使。　　若非這些死士以藥物激發自己的潛力，剎那間功力暴張三四倍，在短時間中多出幾十名超級高手的聯手之擊，只怕伯夷父也惟有命喪蚩尤之手了。　　伯夷父心痛，因為他知道這些死士在潛力激發之後，只會使自身的生機迅速耗絕，大戰過後就會死去。同時，他更心痛所折損的一千多名戰士。　　他總算見識了蚩尤的可怕，如果換作不是蚩尤，而是其他的任何人，哪怕是太昊、少昊，也將成為慘敗主人，但此人卻是蚩尤。　　蚩尤無奈，只好讓三阿的戰士再居於庚城，雖然這隻是一座面目全非的空城，但卸依然是一座堅城，戰略意義仍在。　　蚩尤不明白，何以有熊大軍竟能夠這麼快地便攻開庚城之門，並殺得他的戰士毫無還手之力？他更有些不明白，為何有熊軍不搬走糧草，而是選擇燒毀？　　糧草被燒光，城中無一個有熊人，這倒讓蚩尤有些難了，他可以不飲不食，但其屬下的戰將卻不能不飲不食，如果他讓三阿的東夷軍繼續駐入城中，就必須再運足夠的糧草，那不僅浪費時間，更浪費人力，一個不好，戰線拉長了，糧草還不知能不能運來。　　蚩尤不得不佩服有熊此役戰術的高明，這些人把空城送給他，使他不棄都不行，同時更留下一件令人頭大的事情讓他去做。　　蚩尤豈會不知道，有熊所懼的，僅他一人而已，余者根本就不會放在有熊人的眼裡。畢竟，熊城之中高手如雲，人才濟濟，在有熊新一代人物之中，詭計多端，擅於用兵者莫過於軒轅。因此，蚩尤雖勇，卻難首尾兼顧，這是他最為頭痛的事。　　盤古智高雖勇，但此刻卻有傷在身，只能勉強獨擋一方。在智計之上，盤古智高仍不能與有熊的戰將相比，因此，蚩尤最惱之處是手下無戰將。　　有熊兵多將廣，數百年積累下來的戰鬥經驗和人才，乃是有熊最大的資本，而且這時候有熊之人最為團結。因此，相對於東夷、鬼方或是三苗來說，有熊才是最難對付的一股力量。　　蚩尤無奈，只好舍庚城而去丁城，與盤古智高會合。不過，他並不擔心，因為他還有另外一着棋尚未動用。對於有熊，他是志在必得。

# 第十八章 雙神投魔

　　鳳妮收到了伯夷父的回報，她也吃了一驚，如果蚩尤真如伯夷父所說的那樣可怕，即使是有熊擁有千軍萬馬，依然是難以抗拒蚩尤的威勢。　　蚩尤本身就是不死之魔，誰能夠與之匹敵呢？鳳妮不禁想起了軒轅。　　軒轅現在又怎樣呢？他有沒有見到廣成子仙長？　　有沒有治好傷勢？有沒有在廣成子仙長那裡求得戰敗蚩尤的法門？鳳妮心中確實是極度想念軒轅。　　她多麼希望此時有個人能夠為她出出土意，有個人為她分擔一些壓力。有軒轅在她身邊的日子里，她的生命彷彿總是那般充實，彷彿天下之事都是輕而易舉地便可以解決，即使是天魔大軍壓境，有熊內部局勢如此不穩，她也沒有絲毫擔心，彷彿勝利是必然的，因為她有軒轅。　　此刻，軒轅在遙遠的崆峒山，與有熊相隔萬里，她只能遠遠地牽挂，惟有在夜深人靜之時，拖着疲憊的軀體思念，這難道說不是一種悲哀？　　蚩尤的威脅是直接的，任何一個有缺點的人都不可怕，但蚩尤卻是一個打不死的魔王！　　即使是毀滅了蚩尤的軀體，他也依然可以讓自己的魔魂依附其他的身體，便連當年伏羲大神都無法毀滅蚩尤的魔魂，當今之世，又有誰能做到這一點呢？　　鳳妮收到了辛城的消息，土計火燒了庚城，使蚩尤棄庚城而去。但是，鳳妮並沒有絲毫高興，冥冥之中，彷彿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在她的心頭縈繞，揮之不去，卻又不知是為何。　　葷育城來了消息，所報的卻是一個讓熊城震駭的消息，少昊竟然投降了蚩尤！　　少昊居然投降了蚩尤，這簡直像是一個晴天霹靂，讓鳳妮半天沒有回過神來。　　一個蚩尤已經讓有熊有種莫可奈何的感覺，若再加上一個少昊，那這場仗還能夠打嗎？沒有人敢想象會出現一個怎樣的結果。　　一切發生得這樣快，也如此讓人難以接受，但這一切都是事實。丁城傳來了消息，證明葷育城的消息並沒有錯，而且蚩尤還重用了少昊，使少昊成為一路主帥。　　鳳妮也不知道這两天是怎麼過來的，彷彿頭腦之中一片空白，總在等待着壞消息的傳來。　　少昊與蚩尤的組合，對有熊來說，這幾乎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只讓人喘不過氣來。　　鳳妮決定讓靈鳩給崆峒山傳書，她要告訴軒轅目前形勢已經變化得令她無法控制，她簡直有預感這一切會變得更糟糕。　　鳳妮是堅強的，她並不想對軒轅的心情有何影響，因為她怕這封信影響了軒轅的修練和養傷，她只是略略解說了一下目前整個天下的局勢，並道了些思念的話。　　鳳妮害怕的事情終於還是發生了，少昊大軍牽制了伯夷父，而蚩尤又破了乙城，乙城之中雖加強了戒備，但是誰又能阻止蚩尤這魔中之帝的攻擊？　　蚩尤知道丙城之中高手太多，以他一人之力也難以攻破，因此竟越過丙城而破乙城。這也是鳳妮始料不及的。不僅如此，刑天竟然也兵逼壬城，在外虎視眈眈。不過，他們並沒有行動，彷彿只是在等待蚩尤與有熊來個兩敗俱傷，而他們已經奪下了被少昊放棄的葷育城。　　正當鳳妮在苦思良策之時，元貞長老卻神秘異常地行了進來。　　“太陽，伏朗在外求見，不知太陽意下如何？”　　元貞長老淡淡地道。　　“伏朗來見我？”鳳妮娥眉一皺，有些訝然地問道。　　“是的，如果太陽不想見他，我打發他走。”元貞長老小心地看着鳳妮的神色，低聲道。　　“他可有說什麼？”鳳妮問道。　　“他只是說有急事要見你，卻被金穗劍士攔在門外！”元貞長老道。　　鳳妮望了這些日子來日日守護她的青天和火烈一眼，淡然道：“讓他進來吧。”　　元貞長老望瞭望青天和火烈，以及鳳妮身邊的四個貼身劍婢，他也放心了，有這幾位高手在，即使太昊親自出手，也不可能對鳳妮一擊成功，何況在門外還有眾多高手相護，諒伏朗也不可能有機會對鳳妮不利，於是轉身出去傳伏朗來見。　　伏朗大步來到鳳妮的客廳之中，鳳妮差點都認不出伏朗來。　　“師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怎麼會弄成這樣？”鳳妮似乎吃了一驚，站起身來關切地問道。　　伏朗望瞭望神情有些憔悴的鳳妮，似乎也很激動，但他卻只是開口問道：“軒轅呢？他在哪裡？”　　鳳妮一怔，又問道：“師兄，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你找軒轅干什麼？”　　伏朗又望了鳳妮一眼，神情有些激動地道：“師妹，爹也降了蚩尤，我看你還是快點想對策吧，我要找軒轅商量該如何去渡過此劫！依我看，這次真的糟了，你快找軒轅來吧，或許，只有他才有主意！”　　鳳妮的臉色“刷”地一下子變得極為難看，伏朗的話就像一個炸雷般轟得她六神無主，便是她身邊的青天和火烈也傻眼了。　　如果說連太昊也降服了蚩尤，那有熊還有希望嗎？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這樣？”鳳妮愣了半天神，又無力地坐回自己的寶座之上，像是被霜打了一般，腦中一片混亂。　　“師妹，你沒事吧？”伏朗也吃了一驚，忙搶上欲扶鳳妮，問道。　　青天卻打橫擋在鳳妮之前，客氣地道：“不勞伏朗公子相扶。”　　伏朗一怔，望了青天一眼，又望了鳳妮一眼，神情有些憤然。　　“青天前輩，沒關係！”鳳妮向青天擺了擺手，示意道，同時又向伏朗略帶歉意地道：“我沒事，謝謝師兄告訴我這個消息，請先坐下來談吧。”說話間鳳妮指了指自己身邊的另一張椅子。　　伏朗神情稍緩，他似乎也沒有太過介意青天舉措的不客氣，只是依順地坐在鳳妮的旁邊，有些憐惜地望了鳳妮一眼，心痛地道：“你憔悴了很多，軒轅難道不在熊城嗎？”　　鳳妮點了點頭道：“他不在熊城，但快回來了！師兄，請告訴我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伏朗似乎有些失望，但神情又顯得有些無奈地道：“爹在極北絕域與少昊交手之後，元氣大傷，後來刑天又大敗少昊，我與爹便想立刻返回部落，誰知卻在半途遇到了蚩尤！爹敗給了蚩尤，在迫不得已之下，只得降服於蚩尤，雖然我們極不願意，但蚩尤的武功實在太可怕了，他簡直不是人！”　　鳳妮和元貞長老的臉色都很難看，他們不敢想象，蚩尤加太昊再加少昊，這是怎樣的一種組合，天下之間哪還會有這三個人辦不成的事？哪還有人能夠抗拒這三人的魔威？　　這三個人的組合，其本身就足以摧毀任何人的鬥志，包括鳳妮在內。　　“我看爹很可能要幫蚩尤來攻打你們，師妹還是快些作準備吧。”伏朗有些急道。　　鳳妮沉吟了半晌，苦笑着望瞭望伏朗，吸了口氣，問道：“師兄來到熊城，師父知不知道？”　　“他不知道，我是偷偷跑出來的。”伏朗肅然回答道。　　“若是天要亡我有熊，豈是人力所能抗拒的？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鳳妮嘆了口氣道。　　“難道連軒轅也想不出辦法？”伏朗似乎仍有些僥倖地問道。　　鳳妮苦笑了笑，心中禁不住又想起了那身在萬里之外的軒轅，鳳妮倒沒有想到連伏朗都這麼相信軒轅的智慧，難道軒轅便真的可以應付眼前的死局？如果有軒轅在的話，他會如何去面對這一切呢？　　元貞長老心頭也很沉重，但他仍不得不為軒轅驕傲，一個能讓敵人尊重和信賴的人，這確實是值得他去驕傲。可是軒轅此刻在哪兒呢？他知不知道熊城遇上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危機呢？　　※※※　　陶基也被震驚了，如果說太昊、少昊都依附了蚩尤，那這場仗還能打嗎？這個世上有誰能夠成為他們的對手呢？　　陶基的眉頭皺得很緊，當年蚩尤和刑天兩魔聯手，天下間至少還有伏羲大神、女媧娘娘和王母太虛這幾位大神的存在，可是當今之世，誰能是蚩尤之敵？誰能是刑天之敵？誰能是少昊、太昊之敵？　　如果只是少昊和太昊，陶基或許還不懼，可是蚩尤卻是無人能敵之魔，甚至是打也打不死的魔鬼，這樣的對手怎能不叫人心驚？　　有熊戰局吃緊，陶唐氏豈能閑着？無論對手是誰，陶基相助有熊是義無反顧的，這便是所謂的盟約，更因為陶唐氏與有熊那深厚的交情。　　當然，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唇亡齒寒。如果有熊被滅了，陶唐氏豈能獨善其身？到時惟有投靠蚩尤一途，但陶基絕不想這樣！是以他立刻出兵相助熊城，更是親自率領兩千陶唐精銳相助熊城，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掃平屯馬谷之中的敵軍！　　君子國也出兵策應，陶基所領的陶唐戰士銳不可擋，便是盤古智健也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陶基已很多年未曾真正地與人交手，世間知其武功的人並不多，但在這一戰之中，他讓世人見識了他的可怕之處。　　盤古智健雖有重鎧護體，功力超絕，卻仍只在第五十七招之時，命喪陶基的重槍之下。　　陶基的槍，無人能阻，屯馬谷之中所有的敵軍盡皆全軍覆滅。　　陶基並沒有止步不前，而是迅速趕往有熊支援。　　因為到目前為止，有熊已連失四城，蚩尤大軍即將直逼熊城，連伯夷父也受傷不輕，有熊的形勢可謂危矣！因為根本就沒有人能夠阻止太昊和少昊的攻勢，蚩尤的攻勢那更是擋無可擋！　　有熊的子民雖然齊心協力，但是在這些絕世凶魔面前根本就沒有用處。　　※※※　　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也聽說了熊城的危機，鳳妮的告急信已經四面傳發。　　恭弘=叶 恭弘皇也顧不了神堡之事，讓蛟龍主持九黎事務，而他則與柔水領着一千精銳火速趕返有熊！因為他知道，或許這個世上只有他才有機會對付蚩尤，因為蚩尤與恭弘=叶 恭弘帝已合為一體！　　恭弘=叶 恭弘皇很快安排好九黎和祝融之事，他知道，以蛟龍之智，以共工和龍族之力，應該可以牽制高陽氏北進，那便可減少蚩尤的後援。　　※※※　　崆峒山，積雪初融，花草樹木竟在一夜之間全都變了樣。　　萬花鬥豔，草木俱青，彷彿已是陽春三月，天地之間一片祥和，生機勃勃。　　所有人乍醒之時，皆為眼下的景象給怔住了，沒有人可以掩飾得了內心的震撼，彷彿就像是在夢中猶未曾醒來一般。　　此刻尚是深冬，怎麼可能會在一夜之間，花木俱榮呢？昨天還是花凋恭弘=叶 恭弘殘，今日卻已萬花竟相鬥艷，這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　　太乙子也為之驚訝，這確實是崆峒山數百年來從末發生過的奇事，只怕是數千年都不可能有這樣的奇事發生。　　有人在一夜之間白了頭那很正常，但是若要在深冬之日，一夜之間萬花遍野，競相鬥艷，草木俱榮，這便像是天方夜譚！但崆峒山的這片景象，卻又不得不令人相信這是事實。　　每個人都以為自己在做夢，甚至有人以為自己一睡便是數月，醒來時已由原來的深冬變成了春天。　　天地之間蕩漾着一種揮之不去的盎然生機，這種感覺清晰無比，彷彿天下間所有的靈氣全都聚斂於崆峒山，鳥語花香，人人心頭顯得無與倫比的平和安詳，無憂無慮，無牽無掛，那是一種超然於塵世之外。悠遊於五行之中的感覺。　　軒轅已經閉關了數日，但是陶瑩卻收到了鳳妮的兩封靈鳩傳書。　　陶瑩和眾人已經失眠了數夜，就是因為鳳妮的信，但是不知為何，她們昨夜竟睡得無比安詳，彷彿是忘記了一切的紅塵俗事。直到今天，陶瑩還有些奇怪，但此刻感受到這瀰漫於虛空之中的生機后，她才明白，是這股生機對她催眠了，因此今日的精神特別好。　　“怎麼會這樣？崆峒山的變化真是好奇怪呀！”　　燕瓊拉着歧富問道。　　歧富不由欣慰地笑了笑，道：“不是崆峒山的變化奇怪，而是你的好夫君要出關了。”　　“啊……”歧富的話使得眾人都禁不住歡呼，他們盼了好多日子，終於盼到了這樣一句話，軒轅終於要出關了，這怎能不讓他們高興？　　“難道說，這些奇迹是軒轅的傑作？”木青在激動的同時，又有些不敢相信地問道。　　“天地萬物，以生機為本，正者以生機化物，邪者以生機滅物，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軒轅應當是已悟出天地之奧秘，他將成為天下間惟一可以戰勝蚩尤的人！”太乙子也緩步踱來，以一種極度平和的語調道。　　“啊……”眾人再次大喜，如果事實真如太乙子所說，那有熊豈不是有救了？　　“那我們快去見夫君吧！”桃紅有些迫不及待地道。　　“不，軒轅必須自己出關，任何人都不可以接近紫霞洞天，因為他出關之時，紫霞洞天將從此封閉！”　　太乙子阻止道。　　“那又是為什麼？”蛟幽有些不解地問道。　　“那裡將是師尊的安身之所！”太乙子輕輕地嘆了口氣道。　　�燕正要問個究竟，突聽黑豆呼了一聲：“看，那是什麼？”　　眾人不由得循着黑豆所指的方向望了過去，不由眾皆大訝。　　“那是紫霞洞天！”有人叫了一聲。　　不錯，那裡正是軒轅閉關的紫霞洞天，但此刻那座山頭之上又籠罩着一層涌動的紫氣，在朝陽的輝映之下，紫氣開始凝結，彷彿那夜的場景又重生了。　　紫氣凝成了一條騰飛的巨龍，但是與那夜有異的卻是今日無狂風暴雨，不再有雷電交加，自然無毀天滅地的煞氣，卻是一派祥和，天地之間，生機涌動。　　“龍！神龍！”黑豆也呼道。　　“是的，定是軒轅要出關了，一定是！”木青也有些激動地叫道。　　所有人的目光全都遠遠地凝視着紫霞洞天的上空，彷彿在等待着又一個奇迹的出現。　　神龍繞着紫霞洞天盤繞了十餘圈，那紫色的龍鱗在朝陽下熠熠發光，那閃着電火的眼睛，那長須長尾，那粗壯的長角，使每個人都無法控制內心的震撼。　　歧富和太乙子諸人還是第一次見到神龍，那夜他們在迎霞洞中渡天劫，所以錯過了觀看神龍的機會，今日一見也使他們無法掩飾內心的震撼。　　“嘩……轟……”一陣焦雷自天邊滾過。　　“霹……靂……”一道強烈的閃電以比陽光更刺眼百倍的亮度直射在紫霞洞天的山頂之上。　　“轟……”遠處的紫霞洞天發出一聲驚天巨響，萬山齊震，彷彿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即將降臨，群山顫抖。　　紫霞洞天的山頂上在巨震之時；中出一道七彩光芒，直射九重霄漢，神龍更是長吟一聲，隨着七彩光芒直上九重霄漢，破雲而去。　　“嘩……”整個紫霞洞天的山頭全部暴裂，在升起的七彩光芒之中彷彿有一道人影衝天而起。　　“軒轅！”�燕似乎發現了什麼，忍不住激動地狂呼道。　　但�燕的狂呼卻完全被那山崩地裂的巨響給掩蓋了，而相伴這山崩地裂的巨響的還有一道悠長婉轉、無限高昂的長嘯。　　嘯聲歷久不絕，奔騰不息，彷彿是自九天之外遙遙傳來，又彷彿是自九幽地底傳出，然後再在虛空之中糾結，凝成讓人熱血沸騰的嘯聲。　　紫色神龍自九霄飛瀉而下，直落至那隨七彩光芒破山而出的人影身下，一聲長吟，竟向迎霞洞天方向飛來。　　“軒轅……”所有人禁不住同聲而呼。　　是的，正是軒轅，他們所見的軒轅彷彿是天外飛仙驅龍而至，全身更籠着一層七彩霞光。　　所有人都彷彿是在做夢，一個荒謬而完全不真實的夢。　　這怎麼可能？難道天地之間真有神龍？難道天地之間真有神仙？　　眼前的一切似虛似幻，讓人難以置信，其實自一早起來，每個人都只當自己做了一場夢，做了一場無法醒來的夢。　　是夢？是酲？還是……　　夢和現實究竟有多遠？　　軒轅越飛越近，連那巨龍的爪子也可看得一清二楚。　　驀然間，天頂一聲炸雷轟響，一道血火以無可匹御之勢狂泄而下！　　“轟……”血火直砸在龍首之上，神龍一聲凄吟，軒轅更是一聲怒吼。　　天地霎時陷入一片血色之中，看不到天，看不到地，看不到神龍，也看不到軒轅，連花草樹木也全都隱入血色之中，彷彿浩渺空靈的世間，只有自己一人在獨自飄零。　　陶瑩大喊，可是她竟喊不出聲來，彷彿有一股沉重的壓力擠壓着她的胸膛，使她無法呼出聲來。

# 第十九章 兵退熊城

　　“軒轅……”鳳妮突地驚醒，擁被坐起，額角竟淌出了絲絲冷汗。　　“太陽……”四名劍婢吃驚地沖了進來，望着擁被坐起的鳳妮。　　“太陽，你沒事吧？”那四名劍婢小心翼翼地問道，都有些驚愕。　　鳳妮望瞭望四人，半晌才回過神來，搖了搖頭，道：“我沒事，只是做了個夢而已。”　　那四名劍婢恍然，但卻不知道鳳妮在夢中究竟夢到了什麼，竟然大呼總管的名字。不過，她們心中也暗暗傷神，在這種大敵當前的日子里，總管又沒有音訊，一切都只有靠太陽獨力去支撐，也真難為她了。　　四婢女很明白，太陽每天都在想念總管軒轅，而在晚上夢見軒轅也不為奇。　　鳳妮輕輕地嘆了一聲，竟披衣下床。　　“太陽，離天亮還有些時間！”四劍婢擔心地提醒道。　　“我想靜靜，你們出去吧。”鳳妮已沒有了睡意，起身緩步來到窗邊，推開窗子淡淡地道。　　四劍婢相互望了一眼，只好退了出去，她們知道鳳妮這些日子來心情很不好，情緒難以常理推斷。可是，她們卻無法幫上什麼忙，只好暗中祈禱，盼軒轅快些歸返熊城。　　鳳妮輕輕地拉了拉披風，天意甚寒，涼涼的風迎面吹來，使她的頭腦清醒了不少。　　月色似乎還不錯，院子之中的梅樹散發出淡淡的清香，感覺還是挺舒暢，但在這寒風之中，似乎可以感受到那濃濃的戰爭氣息。熊城，也不算是個安全的地方，戰火終會燒來的。　　“是啊！”鳳妮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這難得寧靜的夜晚能夠再擁有幾個呢？　　鳳妮禁不住又想起剛才夢裡的一切，那紫鱗神龍，那被七彩光芒包裹的軒轅，那山崩地裂讓人震撼的氣勢，那直上九霄的龍吟和長嘯彷彿仍在耳中縈繞，還有那漫天的血紅……　　這真是夢嗎？為何夢會如此清晰？為何一切都如此真切？彷彿就在眼前發生一般。　　現實和夢究竟有多遠呢？現實和夢究竟有何區別？　　鳳妮心中充滿了惆悵，不禁喃喃地念道：“軒轅呀軒轅，你究竟在哪裡？”　　※※※　　陶瑩諸女也不約而同地醒了過來，此時天已蒙蒙亮，諸女是同居一室，皆禁不住相視而望。　　“我剛才夢見了夫君！”燕瓊最先開口道。　　“我也是！”蛟幽也應合道。　　“你們剛才做了個什麼夢？”桃紅有些駭然地望着燕瓊和蛟幽問道。　　“我夢見百花齊放，夫君乘龍破關，後來，後來，後來是不是一片血光？”�燕搶着問道。　　“你怎麼知道？”燕瓊和蛟幽同時吃驚地問道，神色間極為疑惑。　　“原來你們做的也是這個夢？”陶瑩和桃紅相視望了一眼，一臉駭然地問道。　　“難道……”燕瓊、�燕和褒弱幾人同時扭頭望向陶瑩和桃紅，竟然一句話也問不下去。　　眾女不由得個個面面相覷，她們哪還不明白，剛才她們做了同樣一個離奇的夢。　　這是一種巧合還是一種預兆？為何夢中的一切都這麼真切？都如此清晰？　　眾女久久不語，心中都有些沉重，彷彿尚沉浸在剛才的夢中。　　“嗯，是什麼東西？好香！”蛟幽突然道。　　“是花香！”燕瓊也皺了皺鼻子，肯定地道。　　眾女一聽更是呆了呆，不約而同地掀被而起，她們的心中似乎有着同樣一個疑問。　　“哇，好多花！”燕瓊最先推開窗子，晨曦之中，屋外的院子內滿是盛開的鮮花。　　眾女全都看見了，皆呆立良久，院子之中草木蔥翠，百花競綻，竟與夢中的情景一模一樣。　　“難道，這真是夢？”陶瑩也不由得傻眼了，她無法明白為何會如此。　　“快，我們去紫霞洞天看看！”桃紅似乎記起了什麼，披衣提醒眾女道。　　眾女經此一提，立刻明白桃紅是何意，皆迅速着衣，稍作梳妝，便湧出了院子。　　此時整個崆峒山彷彿置於一層神秘的力量之下，四處生機勃勃，一派欣然之景，山花異草奇迹般地開放燦爛。本不應在冬日里見到的鮮花，也全都在一夕之間綻放；本來枯死的樹木也生出了綠芽。　　鳥兒在歡叫，彷彿一下子便到了春天。　　桃紅諸人才走出自己的院門，便發現歧富已在院外相候。　　他見諸女出來，脫口問道：“幾位是想去紫霞洞天嗎？”　　陶瑩大訝地望了歧富一眼，訝然問道：“與岐伯何以知道我們心中所想？”　　“幾位暫且不宜前去紫霞洞天，待正午時分一切方會有結果。”歧富肅然道。　　“為什麼？”桃紅不解地質問道。　　“相信你們也是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歧富神秘兮兮地道。　　“難道你也做了這個夢？”�燕反問道。　　“不錯，我想，崆峒山之上的每個人大概都做了同樣一個夢！”歧富肯定地道。　　“這是為什麼？”陶瑩駭然問道。　　“因為軒轅要出關了！”歧富答道。　　“可是為什麼夢境的最後會那樣？”桃紅仍然不解地問道。　　“那是因為軒轅的心神在最後的時刻突然受到了外敵干擾，此刻師兄已經趕去了紫霞洞天，相信一切都不會有問題！”歧富答道。　　“外敵的干擾？”眾女將信將疑，她們實在很難相信歧富的話，軒轅的心神受外敵於擾怎麼可能影響自己的夢境呢？而且為何每個人會做同樣一個夢呢？　　那能夠干擾軒轅心神的人又會是誰呢？　　“不錯，他確實是受了外敵強大精神力的干擾，這才險些步入走火入魔的邊緣。不過，幸虧師兄及時察覺，應該沒有問題。”歧富道。　　“啊！”眾女吃了一驚，惑然問道：“究竟是什麼人竟可以干擾軒轅？”　　“如果我估計沒錯的話，應該是蚩尤，天下間除了他之外，誰還能擁有這樣強大的精神力？”歧富猜測道。　　“難道夢中的一切都是真的？”蛟幽不解地問道。　　歧富也搖頭苦笑道：“我也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或許那是天人交感所產生的幻覺。”　　“可是為何這些花草在一夜之間竟這般茂盛呢？這可是深冬，一切都不合情理。”陶瑩也惑然問道。　　“我也無法解釋，但這肯定與軒轅有關，我曾聽師尊講過，這個世間最偉大的力量便是生機，它可以創造萬物，可以演化衍生出萬物。據醫理所載，冬日生機俱伏，夏日生機俱盛，這才會有秋冬花凋恭弘=叶 恭弘殘之結果。如果眼前的這一切與軒轅有關，那他一定已經掌握了生機不滅之法，摧動了天地的生機，使得花木奇迹般地在冬日里茂盛起來。”歧富也不知道該如何解釋才好，天地間的事物不是他所能完全知曉的。　　眾女不由得心生嚮往，軒轅已經坐關數日，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呢？而在遙遠的熊城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威脅，軒轅能不能解除危機呢？　　試想，蚩尤、少昊、太昊這三人聯手，那將是何種威勢？誰能夠相阻？誰又阻止得了？即使是軒轅能夠戰勝蚩尤，可是能不能夠勝過少昊和太昊與蚩尤的聯手之擊呢？　　在她們的想象之中，太昊、少昊任何一人便已足以威懾天下，何況是太昊、少昊聯手？　　想到只有鳳妮一人在熊城支撐大局，陶瑩諸女都恨不得立刻與軒轅插翅返回熊城。要知道，有熊能夠有今日這般聲勢，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如果就這般被毀於一旦，實在讓人心痛，這可是軒轅日後霸業的基礎，豈能讓蚩尤破壞？　　“瑩妹，我們立刻去收拾東西，夫君一出關，我們便馬上返回熊城，再不能在此多耽誤了。”桃紅的想法似乎與陶瑩一樣。　　“好，我正有此意，我們還是先讓靈鳩傳書給妮姐，告訴她夫君會有對付蚩尤之法，讓其先穩住軍心。”陶瑩提議道。　　“瑩姐之話甚是有理，告訴她，我們隨後就會回來。”�燕應和道。　　“嗯，就這麼辦！”　　※※※　　有熊是連戰連敗，損失極為慘重，蚩尤的兵力直抵外八寨，而八寨的防範能力似乎根本就無法抵抗蚩尤的攻勢。　　鳳妮不得不親自督戰，杜聖和杜修這支兵馬及時趕回，對蚩尤的後防一氣衝殺，倒也使得蚩尤的部卒死傷慘重，但是這並不影響蚩尤的猖狂，而有熊東面的三大聯城早已完全失守！　　杜聖和杜修雖武功不俗，但是與少昊、太昊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惟一值得慶幸的是，陶基的援兵趕到，陶基與伯夷父的殘軍聯合剛好擋住了太昊自東南面進逼的攻勢。熊城盡遣高手，由吳回大祭司與四大城主聯手，這才堪堪抵住少昊自東北面的攻擊。　　當然，少昊很顧忌北方的刑天，這使得他的攻勢不能夠盡情發揮。　　鳳妮親領六大長老、八寨之主抵住蚩尤和盤古智高自東西方向的攻擊，但是連連失利，皆因根本就沒有人能夠阻住蚩尤的殺戮，即使是所有高手聯手也只有被挨打的份。不過，有熊的戰士人人奮勇殺敵，雖然蚩尤能夠力敵萬人，但是他的戰士卻很難在有熊軍手下討到半點好處，而且經常會有人偷襲蚩尤的後防，使得蚩尤也不能不顧忌。　　陶基也是一代武學宗師，成為陶唐氏的首領，其武功並不會比太昊、少昊之輩差上多少，加上伯夷父，以優勢的兵力抗住太昊並無問題。吳回那一支兵力在四大城主的聯手之下，少昊也占不到便宜。但是蚩尤每一次攻擊都必會使八寨那堅寨毀去一些，而後再進攻之時，堅寨也就難成堅寨了，蚩尤這樣步步為營的戰術倒讓鳳妮無計可施。　　蚩尤似乎是不惜一切代價要奪下熊城！　　事實上，在這般瘋狂的攻勢之下，許多小部落懾於蚩尤的魔威，竟背叛有熊投入蚩尤的帳下。　　蚩尤嗜殺如命，不僅對有熊子民加以大肆屠殺，而且對他自己部下的生死也並不當一回事，這使得到處都是狼煙戰火，屍橫遍野。　　有熊的子民全都聚於八寨的勢力保護之下，以防被蚩尤屠殺。　　面對蚩尤的殘暴，反而激起了有熊子民的戰意，拚死護衛家園。　　有熊族的子民乃是眾部之中人數最多的，達到近十萬之眾，但是鳳妮卻為這些人而頭痛。　　鳳妮知道，如果照這樣下去的話，八寨遲早會被蚩尤攻破。那時，有熊子民終免不了遭遇屠殺的慘局，熊城之中根本就容納不下如此之多的人。因此，鳳妮不能不將這些子民分批遣送出有熊之外，去依附華聯盟其它的各小部落，或是到君子國或陶唐氏，有的甚至送到范林。　　有熊子民都不願離去，都想與熊城共存亡，但是他們也明白鳳妮的苦處。因此，他們只好遠離故土，便像是百多年前神魔大戰之時一般，有熊子民四散而去。那次，正是有熊族的分裂使得許多小部落的崛起，諸如有僑、少典等部落，但誰又想到百年之後，這種歷史又要重演？這確實是一種悲哀。　　鳳妮遣走了所有的子民，這才下達命令，所有的戰士全部撤回熊城，棄八寨而死守熊城，另外未失守的五大聯城各自堅守，那已是鳳妮所顧不了的。　　固守熊城，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惟有將有熊的所有力量聚到一起，方能與蚩尤決一死戰！也只有憑熊城這座堅城方可有所作為，也便不怕蚩尤數股力量的夾擊了。　　熊城之中一時間聚集了六千戰士，只有伯夷父和陶基這一路和吳回大祭司那一路人馬在五大聯城與太昊、少昊作戰。　　杜修和杜聖兄弟因偷襲蚩尤後防，而為蚩尤回兵所殺。在熊城之中，僅有六大長老和七大營的統領，但這些人或多或少也受了些傷，尤以有悔長老傷勢最重，他是與杜修一起偷襲蚩尤的。　　杜修的偷襲雖然對蚩尤造成了極大的損失，但是有熊的損失也極為慘重，除幾百騎兵能倖免之外，便是虎恭弘=叶 恭弘也戰死於蚩尤之手，蛟夢亦身受重傷。　　蚩尤的魔威簡直是無與倫比的，熊城能不能夠擋得住蚩尤的步伐仍是個未知數。　　讓鳳妮惟一感到慶幸的便是軒轅快要回來了，然而，即使軒轅及時趕回，又能夠改變什麼呢？他能勝過蚩尤嗎？試問天下間有誰可以抗拒蚩尤的魔威？　　※※※　　軒轅是馬不停蹄地趕往熊城，他知道事態有多麼嚴重，甚至可以感應到鳳妮內心的焦灼和無奈。　　軒轅這才發現，自己竟是那般深愛着鳳妮，而這一切在鳳妮身處危境之時表現得更為明顯。他已經有了一個遺憾，雁菲菲是他內心永遠的痛，他不想再多一份遺憾。　　這一生之中，改變他命運的是三個人，一個是歧富，一個是雁菲菲，另一人卻是鳳妮。他感激歧富，他深愛着雁菲菲，也同樣深愛着鳳妮。　　也許，天下很重要，但是此刻軒轅更明白，如果沒有鳳妮的相伴，擁有天下根本就沒有任何意義！如讓他選擇，他只會選擇鳳妮，在生命的衡量之中，鳳妮的生命甚至超過了他自己！　　天地之間，愛是最執着，也是最偉大的，鳳妮愛他，是那般高尚而真摯和深沉，而他也同樣如此。正如他所說，分別，只會使愛變得更刻骨銘心，更深沉而實在。　　軒轅恨不得肋插雙翅直接飛回熊城，但那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急！　　一路疾奔下來，健鹿都累死了數匹，倒是戰馬仍然能夠勉強撐住。　　軒轅的坐騎因為與軒轅連為一體，居然千餘里奔下來，若無其事。　　軒轅並不想隨這些人一起行走，那些座騎累斃了的，只好在後面跟上來。他與�燕、陶瑩、桃紅和歧富及滿蒼夷趕在最前面。　　滿蒼夷是根本就不太需要座騎，她的速度最為快速，當然這種長途跋涉的情況又不同。不過，這幾人功力高絕，能夠以自身的真氣與座騎合二為一，使得座騎更耐長力。　　軒轅是日夜兼程，一天只休息三四個時辰，這休息，只是給馬兒喂草料，自己飲食，稍作小休。這樣一來，當他們趕到太行山腳下時，僅用了六天時間，如此速度實在讓人咋舌，每天至少行了七八百里路程。　　從崆峒山到太行山腳下，這一路上也要繞上許多的山路，加起來，這段路確實不短。便是歧富這樣的高手，也有些疲憊，惟一沒有疲乏之意的人卻是軒轅。　　軒轅已經不再是昔日的軒轅了，整個人從頭到尾已經完全改變了氣質。自他順利出關的那一刻起，他已不再只是軒轅，他甚至代表着廣成子。因為廣成子以身循道，甚至將他數百年來的精神烙印全部轉輸給軒轅了，是以軒轅這才能夠啟開心靈之門，感應天地之玄機。同時，軒轅也接受了廣成子往昔的經驗和記憶，幾乎在精神層面上與廣成子相融，但這與蚩尤重生的形式不同，軒轅只是借廣成子的精神打開心靈之門，接通天地之玄機而已。　　廣成子此舉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他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邊緣，就因為結界之謎困惑了他一百多年，這才使他魔象頻生，如果不將自己的精神轉嫁給軒轅，遲早會走火入魔。是以，廣成子才為軒轅開經破脈。　　可以說，此刻軒轅有用不完的力量，那是來自天地之間的生機。　　陶瑩功力在幾人之中最為薄弱，軒轅後來乾脆與之共乘一騎，免使陶瑩過於疲憊。　　終於又回到了太行山，軒轅心中湧起了一種無法名狀的感觸，與熊城又近了一些，但是熊城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呢？那邊的戰局究竟進行到了一種什麼樣的程度呢？鳳妮又怎樣了呢？而正當軒轅長吁一口氣之時，突然似有所覺。　　軒轅的目光不由下意識地投向了不遠處最高的一座山頂，他清晰地感應到，有一道犀利的目光正投向他，熟悉而又陌生。恍然之間，他似乎想起了一個人，於是他的嘴角處泛起了一絲冷酷的笑意。　　※※※　　東夷軍，伏羲氏的大軍都自東面不斷地向有熊逼進。　　儘管蚩尤身邊的普通戰士死傷極為慘重，但是他的後補也很充足。　　有熊的戰士確實是多得讓蚩尤頭痛，當有熊全民皆兵之時，總兵力竟達到數萬之眾。不僅僅是熊城與蚩尤作戰且相峙不下，在其它的地方，更不斷地有有熊軍或華聯盟的戰士偷襲支援蚩尤的東夷軍或伏羲軍。　　儘管蚩尤在有熊這方圓兩百里的範圍內大佔優勢，但是在之外的地方，屬於蚩尤的戰士卻只有挨打的份，尤其是以龍族為首的華聯盟戰士，只讓那些蚩尤援軍頭大。這也使得蚩尤要不惜一切代價攻下熊城，然後再轉身去對付龍族和君子國。　　蚩尤豈會不明白，如果熊城不破的話，他永遠都難以真正抽身而走，在沒有他或太昊、少昊的指揮下，根本就沒有人是龍族和君子國戰士的對手，除非伏羲神宗的人親來，但是太昊似乎並無意調出伏羲神廟的人。　　當然，蚩尤也不能怪太昊，如果太昊返回伏羲氏，或可調動伏羲神廟的人，但那又要大費周折，有熊之戰又不能缺少太昊這員大將，因此蚩尤只好放下這個誘惑。　　伏羲神廟雖是太昊所管的範圍，但卻是另外一個體系，這個體系與蚩尤是勢不兩立的，如果太昊強行讓伏羲神廟的高手相助蚩尤，只會逼伏羲神廟的高手造反，那時連太昊也無法控制，這一點蚩尤自然清楚，是以他並不為難太昊。　　蚩尤不再理會陶基和吳回，他卻召集了太昊和少昊一齊進攻熊城。　　蚩尤、太昊、少昊這三大超級高手同時進攻熊城，這簡直是代表死神的來臨！　　天下間又有哪座堅城可以抵抗這三大高手的破壞呢？　　陶基和吳回一時由主動變為了被動，蚩尤隔斷了他們與熊城的聯繫，他們只能在蚩尤的後方騷擾攻擊，但是蚩尤反而派人把守八寨，不與陶基諸人正面交鋒，他則調集所有人手欲對熊城作雷霆一擊！

# 第二十章 刀碎老祖

　　軒轅突然帶住馬韁，戰馬長嘶一聲，人立而起，前蹄騰空倒踏，聲震四野。　　陶瑩吃了一驚，但是在軒轅的懷中卻是極為安穩。　　歧富諸人也相繼帶住馬韁，神色微變。此時山道之上，百餘名弓箭手以弧形排開，人人手執強弩硬弓，只要手一松，他們便立刻會成為一隻只刺蝟，別無選擇。　　歧富吃驚的不只是這些，而是因為這群人竟是來自有虞氏。　　歧富對天下的各大部落都極為熟悉，因為他向來慣於雲遊天下，天下間朋友極多，對有虞氏並不陌生。　　有虞氏與高陽氏乃是盟友，這是天下皆知之事。　　軒轅知道高陽氏與蚩尤的關係，因此他並不意外這些人會出現在這裏。　　軒轅要返回有熊，有誰知道其路線呢？這些人竟然能夠在這條路上設下伏兵，陶瑩感到有些驚訝。　　“識相的，乖乖束手就擒！”在山道之間是騎着戰牛的兩人，說話者正是其中之一，不問可知此人乃是這一行人的主帥。　　“想不到有虞氏也為虎作倀，那老夫今日就教訓教訓你們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傢伙！”歧富冷哼一聲道，他顯然也知道這些人同樣是奉了蚩尤之命前來阻殺軒轅的。　　那人似乎也知道歧富的名頭，倒也客氣地道：“如果歧先生願意合作，我可以保證你永享安逸！”　　軒轅卻冷冷地笑了笑道：“我給你們十息的時間，若是你們還不給我讓開道路，就休怪我手下無情！”　　那人一聽，不禁“哈哈”大笑起來，山道周圍的那一百多名弓箭手也都應和着大笑，彷彿是聽到了最好聽的笑話。　　“十――九――八――七……二――”軒轅口中慢慢地數着，等他剛數完“二”之時，那人大手一揮，大喝了一聲：“殺！”　　“嗖……”百餘支勁箭立時如蝗雨一般直射向軒轅諸人，聲勢極為駭人。　　“找死！”軒轅雙眸之中殺機暴射，紫氣狂漲，霎時彷彿結成了一個巨大的紫球，將歧富、滿蒼夷、�燕諸人全都罩在其中。　　箭雨一觸紫氣，竟突地全都改向折返射回，而且其速比來勢更快。　　那群箭手都嚇呆了，這是什麼武功？但他們根本就沒有時間細想，怒箭已經透過了他們的身體，帶出一百多蓬血雨！除那兩個騎在牛背之上的人外，無一倖免。　　那兩人都嚇傻了，事實上，不只是那兩人傻眼了，便是陶瑩諸人也傻眼了，軒轅的功力之神，幾乎已達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這是他們第一次見到軒轅對敵，但是軒轅根本就不曾出手。　　“去死吧！”滿蒼夷最先回過神來，身形如一道風影，極樂神弓拖起一幕美麗的光弧，直划向那兩人。　　那兩人吃了一驚，他們的武功也極為高明，竟在倉促之間翻落牛腹之下。　　兩頭戰牛受滿蒼夷氣勢一逼，竟倒退了幾步，這是因為滿蒼夷不欲傷了兩頭戰牛，他們的會騎剛好都果得差不多了，也該換上一換了，否則的話，滿蒼夷一定先屠牛再殺人。　　滿蒼夷身形一滯，那兩人又自牛腹彈起，拖起兩道亮麗的白光，劍氣森然，籠罩住了滿蒼夷腳下的每一寸空間。　　“找死！”�燕右掌一揚，昆吾劍化出一道七彩長虹，以無堅不摧之勢標射而出，她不想在這裏浪費太多的時間，因此她只想速戰速決。　　“御劍術！”那兩人吃了一驚，但身在空中，擋無可擋，而且滿蒼夷的極樂神弓又攻了上來。　　“轟……”地面倏然暴裂開來，一塊巨大的石頭橫砸向昆吾劍，虛空之中暴出一片犹如鬼火流星一般的光芒，斑斑點點漫天都是。　　“渠瘦殺手！”軒轅淡漠地笑了笑道。　　桃紅一聲輕嘯，身如嫦娥奔月，（注：當時嫦娥並未出世，先借詞一用。）雙掌一揚之時，綵綢竟在空中織出一道五彩巨網。　　“嘗嘗我的大無上法！”桃紅真氣一吐，那片若星火般的光芒立時暴散幻滅，竟是一柄柄彎刀。　　“轟……”那巨石在昆吾劍的神鋒之下暴裂成石雨，昆吾劍的攻勢一滯，那兩名有虞高手已與滿蒼夷交換了一招，並向兩邊散射開去。　　“你死定了！”滿蒼夷輕喝一聲。　　滿蒼夷的速度確實是快，但又玄得無與倫比。那人足剛着地，滿蒼夷的極樂神弓彎角已經切至他的面門。　　那人根本就沒有穆步換位的機會，只得身形後仰，以求更多的緩衝空間來避開滿蒼夷這一記殺招。　　同時間他手中的刀也劃了出去，但他卻知道，自己的速度與滿蒼夷相比，實在是慢了許多，不過他並不擔心，因為他相信他的主人會……　　眼見極樂神弓便要破開那人的咽喉，滿蒼夷的勝色突地變了，因為一隻手。　　一隻手自地下破土而出的手，而且這是一隻長滿了烏黑鱗片的手，這隻手以準確得駭人的精度抓住了極樂神弓另一端的弓背。　　“轟……”地面炸裂開來，泥石如巨杵般盡向滿蒼夷衝來，不僅擋住了滿蒼夷的視線，更帶着無可抗拒的力量將她下落的身子沖了起來，在恍惚之中，她記起了一個人――渠瘦老祖破風！　　滿蒼夷感到一陣絕望，就因襲至胸腹的一股沉重死氣。她知道，這是破風絕殺的一掌，而潛伏的破風便是要等着施出這絕命的一擊！不僅如此，還有那人自下方襲來的刀，在這種情況下，滿蒼夷怎能不絕望？因為軒轅、歧富都在數丈之外……　　“轟……”一聲沉重之極的巨響，滿蒼夷只感身子一震，輕盈地飛升而起，竟沒有一絲痛苦之感，倒像是一隻振翅而飛的鳥。　　“呀……”同時間還有一聲慘叫，滿蒼夷知道這不是自己的慘叫，而是那揮刀切向她小腹之人的聲音。想到這裏，她不由得睜開了眼睛，卻駭然發現，破風破土而出的地方正立着軒轅的身影。　　破風也驚退了三丈，那揮刀欲破滿蒼夷之腹的人卻跌落在五丈開外的山壁下，變成了一堆碎肉，連刀也碎成了廢鐵。　　滿蒼夷沒有受傷，她知道是軒轅救了她，但她確難以相信這是事實，軒轅竟會有如此快捷的速度，竟會有如此渾厚的功力。　　最驚駭的人不是滿蒼夷，而是破風，破風做夢也沒想到才相別不到兩月的軒轅，竟然擁有着如此可怕的功力。他本以為自己那一掌是必殺的，因為掌距滿蒼夷的腹部只有三拳的距離，可是偏偏在絕不可能的情況下，這三拳距離之中多出了一隻手掌，這正是軒轅的手掌！　　破風只覺得自己的拳勁如泥牛入海一般，了無蹤跡，彷彿只是擊在浩浩蕩盪的虛空之中，那種難受的感覺只讓他想嘔吐，但卻又吐不出來。同時，軒轅的另一隻手抓住了那柄襲向滿蒼夷的刀，於是那人竟被震成一堆碎肉。　　破風卻知道，這是他的功勞，軒轅將他的功力毫不滯留地全部送給了這位有虞氏的高手，這人至死還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確實是一種悲哀。　　正在破風驚駭之際，倏覺一股強大的氣流回襲入他的經脈，他竟不能自控地倒退三丈，雙腿更在堅硬的地上拖出了兩道長長的軌跡。　　“我等你好久了！”軒轅對破風的出現似乎沒有一點驚訝，語氣嚴淡得讓破風心頭髮毛。　　“呀……”另一聲慘嚎更讓破風心頭顫抖了一下，他知道，另兩個有虞的高手又完了。在�燕和滿蒼夷的攻擊之下，那兩人根本就不可能抗拒得了一招。　　事實上，只憑滿蒼夷的武功便足以擊死那兩名有虞高手。此刻軒轅身邊的每一個人都有着讓人心驚的力量，只不過，破風沒有料到軒轅竟然變得如此可怕，他根本就感覺不到來自軒轅身上的壓力和氣勢，彷彿軒轅只存在於虛無之中。　　是的，此刻軒轅身上沒有一絲殺氣，沒有任何戰意，便像一潭平靜的水，也像是一座巨淵，不用任何的形式，只是在視覺上讓人心顫神動。　　最可怕的仍是軒轅的目光，若有若無，若斷若續，卻直插心底，彷彿能洞穿一切，使人心中無一絲感情可以逃過軒轅的覺察，而你卻無法看到軒轅內心任何秘密，虛虛渺渺，彷彿是不着邊際的虛空。　　“哼，老夫今日定要摘下你的首級，以泄我心頭之恨！”破風雙臂微張，一身黑色鱗甲泛出一層幽暗的光澤，彷彿是一隻身上沾滿了泥垢的海龜。　　渠瘦殺手們極擅於聯手攻擊，但是他們卻很不幸地遇上了桃紅、�燕、陶瑩這群無一不是超級高手的人，是以，他們註定惟有敗亡！　　破風失算了，他以為軒轅依然是昔日的軒轅，是以，他今日的布署乃是針對昔日軒轅而來的，所以他才只動用了這一百多名有虞戰士與這些渠瘦殺手，可是今天他才發現自己錯了。　　“出手吧！你的腦袋將是我送給蚩尤的一大禮物！”軒轅的話語平靜之極。　　歧富立在軒轅之後，滿蒼夷也小心戒備着，他們知道破風的可怕，擔心軒轅並不能成為破風的對手。　　因此，他們只能在一旁戒備，不過，聽到軒轅這平靜而自信的話語，他們倒有些驚訝。　　“去死吧！”破風說動就動，身形過處，地面的碎石草莖全都如被颶風颳起，以無與倫比的氣勢直接撞向軒轅，他的整個身形完全融入了一股極大的黑氣之中。　　黑氣結聚碎石成團，彷彿是天外殞星，尖嘯之聲凄厲如鬼哭。　　歧富和滿蒼夷皆吃了一驚，破風那強大的殺氣如銅牆鐵壁一般向他們擠壓而來，黑氣所捲起的風暴使人有種窒息的壓迫之感。　　軒轅沒有動，悠然如春風中的白楊，立如槍，有種插天的蒼秀，更飽含着無盡的詩情畫意，看其表情彷彿是蕩舟平湖，輕鬆愜意，恍不知破風那奪命的一擊迫在眉睫。　　“軒轅小心！”歧富大驚，駭然呼道。　　滿蒼夷也大驚，軒轅竟不格擋！　　破風的眸子之中也閃過一絲冷酷的笑意，軒轅竟不抵擋，這豈非自尋死路？　　“呼……”令破風驚訝的是，軒轅沒擋，只是肩頭輕輕地晃了兩晃，他所有的力道似乎是洪流遇到了巨大的山岩般一樣，自然地自兩旁分流而開，不着半點痕迹。　　碎石凝成的氣團竟然殞成兩半！　　是刀！不錯，是刀！　　軒轅非軒轅，而是一柄接天插地的紫色巨刀，無首無尾，彷彿是破地而出，一截仍在泥上之中。　　刀未動，但刀氣已經破開了破風的氣團，破風的攻勢彷彿只是用一塊豆腐向刀口上撞一樣，刀未動，而豆腐卻一分為二。　　破風大駭，他感受不到軒轅生命氣息的存在，彷彿天地之間亘古便存在着這破開天地的刀，而根本不是軒轅。　　破風退，他不能不退，他的攻勢不攻自破，但就在他退的同時，他聽到了一陣龍吟之聲。　　龍吟之聲響徹天地，彷彿是自九霄之外悠然傳下，又像是自冥府飄逸而出，但卻使破風的心頭不由自主地顫抖了一下，也便是在這時，他看到了一雙眼睛。　　這雙眼睛並不陌生，事實上在上次與軒轅交手之時，破風便已看到了這雙眼睛，只是這雙眼睛此刻更亮，更深邃，更無法揣度，也更犀利，犹如一柄無形之劍直透入他內心的深處！更讓破風難以置信的是，這雙眼睛竟是來自這紫色的巨刀之上，彷彿兩輪帶電的明月，讓虛空變得更為詭異。　　“嘯……”紫電劃破長空，那接天插地之刀以破碎虛空之勢劃出，無始無終，無窮無盡。　　有一種絕望的寒意自破風的心頭升起，他從來都沒有想過會有這樣的一種戰局出現，也已有一百多年來都未曾見過這般的攻勢，或者可以說，他見過的最近一次應是在一百多年前神魔之戰中由女媧所擊出的那碎天裂地的一擊……　　破風根本沒有時間去想，他惟有傾盡全力出擊，相抗，他不再奢望傷軒轅，他只想能夠在這掙扎之中逃得性命……　　※※※　　熊城內外，劍拔弩張，局勢之緊張，已到了無可形容的境地。　　蚩尤、太昊、少昊三人聯手，即使是聚合了天下所有的高手只怕也是枉然。　　鳳妮心頭很痛，她不知道軒轅現在哪裡，她也不知道軒轅還需要多久才能夠返回熊城，她從來都沒有此刻這般脆弱過，也從來都沒有此刻這般強烈地想念着軒轅。　　鳳妮確實很痛，元貞長老的話彷彿仍在她的耳邊回蕩――“現在我們惟一的出路，惟有取出鎮族之寶！”　　鳳妮的腦子裏面一片混亂，是的，她確實聽說過有熊鎮族之寶――太陽神盾的傳說，她父親的一生心血便凝於其中，這也是每位太陽都明白的典故。　　太陽神盾，凝聚了歷代太陽的心血和結晶，每一位太陽去世之際，都要將自己的精神和功力傳輸至大陽神盾之上，一代代地就這樣傳了下來。直到她父親之時，竟然透過太陽神盾的精神力窺得了這層世界之外的力量，這才是她父親的真正死因，而這也將成為鳳妮內心的負擔。　　天下間，知道神盾存在的人便只有宗廟的長老和歷代太陽，這是有熊族絕對的秘密。因此，在有熊族之中長老是絕對忠於太陽的親信，也是絕對支持太陽的人，而大祭司和城主卻可以由外人來擔當。　　天下間能夠驅動太陽神盾的人卻惟有太陽一脈相承的嫡親子系，只有相同的血脈才可以融入太陽神盾之中，運用太陽神盾的能量，窺得太陽神盾深處的精神力的含義。　　鳳妮感應到了太陽神盾內在的精神烙印，但是她只是用心去感應，卻不敢開啟這鎮族之寶，因為她害怕承擔這個責任。　　鳳妮寧願沒有去窺視太陽神盾內的精神含義，那樣她就不會知道太陽神盾將會是對任何人都致命的不祥之物。　　是的，太陽神盾乃是有熊的聖器，是最神聖不可侵犯的，更是不到危急的關頭絕不輕動的聖物，啟用一次，那之中的能量便會少一些，因此，每代太陽都盡可能地不去動用它，所以至今太陽神盾還從未開啟過，反而每一代太陽都會將自己的功力和精神烙印嵌進去。　　直到太陽神盾傳於鳳妮的父親，也便是有熊上一代大陽手上，神盾才變質了，它神異的力量比任何時候都可怕和強大，強大到讓人體無法承受的地步。　　每一代太陽只知向其中貫輸力量，久而久之，裏面自然充斥着無窮無盡的能量，更可怕的是鳳妮的父親竟借神盾打開了外層空間的大門，將外層空間的力量引入了其中。因此，鳳妮的父親英年早逝，但太陽神盾之中仍儲滿了可怕的能量，任何啟用它的人，都會被其力量毀滅。　　當然，你如果不啟用太陽神盾的力量，便會相安無事，但如果你想用之對敵，那便只有一個可能：在殺敵之時，與敵同歸於盡！除非有人能夠存封那來自外空間的力量，但那有可能嗎？　　所以鳳妮心痛，這或許是生命跟她開了一個玩笑。現實確實是很殘酷的，可是命運偏偏要讓她作出選擇。　　元貞長老並不明白太陽神盾的變化，他也根本不清楚鳳妮的心情。是以，他不明白何以鳳妮在這種情況下，仍猶豫不決地要不要取出太陽神盾。　　鳳妮不怪元貞長老，因為元貞長老並不知情，她也不想讓元貞長老知道太陽神盾的真正秘密，那對任何人都是一種沉重的壓力。　　鳳妮不怕死，她之所以猶豫，並不是因為害怕死亡。死亡，只是一個過程，人，總免不了死亡。令鳳妮猶豫的原因，只是因為愛。　　愛，是勇者的絆腳石，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卻是愛對人心的一種束縛和宰割。所以，此時鳳妮比任何時刻都期待軒轅的歸返，比任何時候都思念軒轅。　　她害怕再也見不到心愛的人，她後悔為何不早一些成為軒轅的新娘？為何不早一些將一切都交給他？而要留着遺憾來折磨自己的心靈。　　熊城近萬戰士和子民都在隱影中存活，都在惶惶不安中期待，而作為有熊太陽的她，竟然無法給子民帶來一份安寧而平靜的生活，這也讓鳳妮內心痛苦。　　“我是不是太自私了？”鳳妮長長地嘆了一口氣，自問道。但旋即又苦澀地笑了笑，自嘲道：“這個世間又有誰不自私？愛一個人難道會是一種錯誤嗎？”　　鳳妮再一次攤開由靈鳩帶回的由軒轅親手所書的信箋，劍婢為她倒的茶已經涼了，但她卻沒有喝上一口，彷彿已經忘了。　　軒轅的字跡是那般熟悉，那般剛勁有力，彷彿透着一股難以形容的生機，躍躍欲飛。　　鳳妮又嘆了一口氣，心也揪得更緊，這也不知道是她第幾次在嘆氣了。軒轅那剛毅而又傲然不羈的面容彷彿又在她的面前閃動，但留給她印象最深的仍是軒轅的眼睛。　　鳳妮最喜歡看的是軒轅在思考問題之時，那雙眼睛好亮好亮，那智慧的光彩使得他一雙眼睛顯得深邃而不可揣度，就像是兩潭清水，又像是月朗星稀的夜空，讓人越看便陷得越深，甚至是迷失自我。　　鳳妮更喜歡軒轅的霸氣，做事不依章法，但卻果斷麻利，大刀闊斧，以最直接和簡單的方式達到最佳的效果。她更愛軒轅的勇敢，天下間似乎沒有軒轅不敢做的事，也沒有軒轅做不了的事，任何事情到了軒轅手中都似乎變得輕而易舉……　　“太陽，蚩尤和太昊、少昊已將兵馬向城門處調動，看來是要攻城了。”元貞長老沉重急促的腳步聲和焦灼的語氣驚斷了鳳妮的思緒。　　第十五卷

# 第一章 捨身取義

　　天下三大絕世高手聯手攻城的消息，硬將風妮從虛幻中拉回到殘酷的現實中，她禁不住暗暗嘆了一口氣，悠然轉身之後，不由得微感一震，因為有熊的六大長老竟全部到齊，便連傷重幾乎難以行走的有悔長老和陽爻長老也在尚九和無咎的相扶之下，來到了她的行宮中。　　“兩位長老有傷在身，怎不休息？”鳳妮吃驚地望了有悔長老和陽爻長老一眼，有些微責道。　　陽爻和有悔不由得將目光投向了元貞和尚九，意思似是讓他兩人說話。　　元貞和尚九相視望了一眼，微下沉吟，元貞咬咬牙，肅然道：“我們此來只是懇請大陽取出鎮族之寶大陽神盾，以拒強敵！”　　鳳妮心神一震，一時之間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　　她仍然無法放卻心頭的牽挂，可是她能夠告訴幾位長老關於太陽神盾的秘密嗎？　　元貞的目光緊鎖着風妮的神色，突地慘然一笑道：“我懇請太陽能夠由我來執盾拒敵！”　　“由你？”風妮意外地問道。　　“不錯！”元貞極為堅決地道。　　“不行！”鳳妮臉色一變，斷然道。　　“太陽，我知道你的難處，但我們已經知道聖盾的秘密，有熊不能沒有你，因此，就讓元貞代太陽去拒敵好了！元貞反正已是一把老骨頭，雖死無憾！”　　元貞平靜地道。　　鳳妮心頭一顫，訝然問道：“你們已經知道了太陽神盾的秘密？”　　元貞望了一下其他幾位長老，幾人不約而同地點了點頭。元貞這才吸了口氣肅然道：“因此，我們幾人經過商討之後，我這才決定請太陽賜盾於我，有熊族是不能沒有太陽的！”　　鳳妮不由得心中感慨萬千，又是慚愧又是傷感，也有幾分欣慰，更為元貞長老那高尚的情操所感動。　　她明白元貞的意思，但是她真能夠自私地讓元貞代她去死嗎？何況，元貞長老能不能夠驅使得了太陽神盾還是個問題。　　“難道長老不知道太陽神盾非太陽血脈而不能驅使的嗎？”鳳妮淡淡地吸了口氣，反問道。　　“那只是祖訓，但祖訓上也說太陽神盾不會傷害到自己的主人，何況如今太陽神盾已不再是昔日的太陽神盾了。是以，元貞願意一試，還請太陽同意！”　　元貞堅決地道。　　“請太陽恩准！”尚九竟突然跪了下來，無咎和有悔也都同時跪下請求道。　　“眾位長老，這又是何苦來着？”鳳妮一時竟有些手足無措，急忙相扶道。　　“請大陽快些下決定吧！蚩尤、太昊、少昊三位賊子？又快就要兵臨城下，遲則後悔不及呀！”元貞也急了，催道。　　“報……”　　人人正說到此，一名太陽戰士急匆匆地奔了進來有些氣喘吁吁地單膝而跪，急促地道：“稟太陽，蚩尤、太昊、少昊三路兵馬正向城門口匯聚，想來他們是要作出大舉進攻了，請太陽定奪！”　　鳳妮和六大長老同時一震，元貞急了，呼道：“太陽！”　　“太陽，請作決定吧！”尚九諸人也全都急了，他們怎會不知蚩龍、太昊、少昊的威勢？天下之間根本沒人可阻，若是三人聯手，即使是熊城再堅固，也會勢如破竹。儘管熊城大門以精鐵所鑄但若是在蚩尤、太昊、少昊這三大曠世高手的聯手相擊之下，也必定會化成碎片。　　鳳妮心中湧起了一陣無法言喻的無奈只好點點頭道：“好，是該取出它了！”　　“謝大陽！”幾位長老大喜，他們就等鳳妮這一句話，因為大陽神盾乃是他們唯一的希望。　　六大長老都是絕對忠於太陽之人，雖然他們有負責看守大陽神盾的職責，但在沒有大陽的指今之下，他們根本就不可能敢去亂動太陽神盾！而長老的職責一代代地傳下來，卻沒有一代人破例動用過太陽神盾。　　※※※　　“哧……”破風發現自己擋空了，所有的力氣彷彿都是擊在虛無飄渺的天際，勁力以無可遏制的形勢向外狂逸而去，而另一股若有若無的熱力以一種驚人的高速襲入他的心頭。　　剎那間，破風只感到腦中一片空白，彷彿所有的記憶、所有的思想全被這火熱的洪流衝擊的七零八落，不成章法。　　破風感覺不到身上有任何的痛苦和不適，彷彿軒轅那充滿毀天滅地氣勢的一刀根本就沒有殺傷力。　　不，應該說軒轅這一刀古怪之極，他所擊出的不是力量，而是思想，是精神，以一種神跡的方式將抽象得不能再抽象的東西化成實質而致命的能量。這種打法，軒轅曾在上一次與破風交手之時用過，只不過，那時他根本就不能夠靈活地控制這種來自人體內最為博大精深的東西化為能量。由此，只能讓破風的思想在剎那之間一片空白，但是這一刻卻不同。　　破風只覺得自己的功力無休止地向外逸散，相伴着逸散的還有他體內的生機，彷彿有一個強大無匹的能量團在誘導着他的生機逸出一般，而他只能感到思想和身體的疲憊。　　“呀……”破風終還是破風，作為一個絕世凶魔，他自身的力量確不容小覷。在這絕對危急之時，他的思想竟閃出一點清明，於是大吼一聲，傾力擊出一掌，然後抽身倒退。　　掙扎之下，破風倒還真的掙開了軒轅對他精神的攻勢，一切又似乎返回到了現實之中。　　破風的力量並不遜色於天魔羅修絕甚或太昊與少昊，這一百多年的休眠，使他心靈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凈化。因此，他能夠抗拒軒轅這奇異力量的入侵。　　不過，在他回到現實中之時，又絕望了。　　是的，軒轅絕對不會給他任何喘息的機會，此時軒轅的手掌已由小變大，竟像是一片遮天避日的雲彩，擋住了破風眼前所有的天空。　　軒轅的掌勢是那般飄搖而洒脫，悠然恍惚，似乎可以將人帶到一個無法醒來的夢中。　　破風絕望得想哭，軒轅這一掌彷彿只是在那裡等待着他，他在瞬間想到了一千種閃避之法，卻似乎無論怎麼問避都快不過這一掌。　　“轟……”破風發現自己的胸膛之上竟閃過一道強烈得刺眼的紫色電火，那是軒轅手掌所觸之處。　　“轟……”破風再感到體內有一陣颶風狂颶而出，在他心神尚清醒的最後一剎那，只感到整個身軀在向千萬個方向飛射而出。　　※※※　　宗廟便在鳳妮的鮮血滴入太陽神像的眼睛之時，轟然裂開。　　整個熊山一陣劇烈的震蕩，山頂的屋宇全都像枯萎了一般傾塌而下，聲勢之駭人只讓鳳妮和六大長老也駭然。但他們自是不懼，此刻他們正立在太陽神像之下，這裏彷彿是受着一股強大氣場的相護，根本就不受周圍的影響。　　太陽神像乃是有熊第一代祖師的塑像，建於熊山之頂，面東而座，朝着太陽升起的地方屹立如山，而在它的周圍則是宗廟的建築，這乃是有熊的禁地之一，除了每年在盛大的節日和家典之時，方會有族中的重要人物來祭外，這裏並不怎麼為世人所知，但神秘的鎮族之寶卻是在這片地底之下。　　宗廟彷彿是被對所切一般一分為二，但卻並不垮塌，而是向兩方平行地拉開，變成兩個各自為一體的建築，而宗廟之間卻裂開了一個巨大深不可測，但卻光華四溢的深坑。　　五彩的異芒自深坑之中直衝天際，透雲而過，化為粗大的光柱，使天地在剎那之間變得詭異起來。　　鳳妮和六大長老都為眼前的變化給驚呆了，但他們卻知道太陽神盾終於面世了。　　五彩的光柱越來越集中，一塊巨大龜殼般的異物自宗廟裂縫之中緩緩升起，正是聖器太陽神盾！　　鳳妮欲動，元貞卻拉住了她，懇切地道：“有熊不能沒有太陽，這件事便交給我吧！”　　鳳妮正欲說什麼，尚九諸人全都跪下，認真地道：“請大陽恩准，熊城不能沒有太陽！”　　風妮不由得暗暗嘆了一口氣，元貞終於還是知道了大陽神盾那毀滅力量的存在，可是她還能說什麼呢？　　鳳妮也不得不承認，每個人都會有自私的一面，包括她在內。如果沒有軒轅的牽挂，或許她根本就不會猶豫，可是，她卻無法揮斷那一絲難以抹去的牽挂，她活着，也並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軒轅……　　元貞長老見鳳妮不語，平靜地一笑，大步向太陽神盾行去。　　“等等！”鳳妮倏然呼道。　　元貞一頓，但卻又繼續向大陽神盾步去，步履堅決而輕快。　　鳳妮不由得輕輕地嘆了口氣，她知道元貞長老心意已決，這雖然有些殘酷，但卻不失為一個好的解決方式。為了有熊的一切，總得有人作出犧牲，這是無可避免的。　　元貞來到裂縫邊，袖間倏地滑出一柄銀質小刀。　　輕旋間，便在中指上削下一層皮肉，鮮血滴下之時他輕輕一彈，血珠直射上那太陽神盾之上。　　“滋……”血珠化成一縷青煙飛升而起，彷彿是投入了一個巨大的人堆之中。　　元貞長老連彈十餘滴，但是沒有一滴血能夠沾上太陽神盾。　　眾人大訝，元貞大急，銀刀一揮，這樣一滴滴地射出血珠根本就沒有用處，但是如果不讓自己的血液融入太陽神盾之中，便不可能能夠取出太陽神盾成為神盾真正的主人！　　太陽神盾可算是這個世上最為神奇的兵器，天下間只有它的主人才能夠運用它，任何外人若想動用它，都將成為它攻擊的對象。因此，誰是它的主人將會決定太陽神盾終生的使用權，除非主人死了，但必須其主人將精神和功力注入其中后它才會接受新主，而第一個將血液融入其中的人便是它新的主人，更會因此與主人血脈相連、因此，可以說太陽神盾乃是天下間最為神奇的兵器。　　“慢！”鳳妮高喝，她看出了元貞長老內心的焦灼，因為他的血液竟然受太陽神盾氣勁的排斥，也便是說，傳說中只有太陽一脈嫡親子孫的血才可以與太陽神盾相融的說法並不是空隙來風。因此，鳳妮這才呼喝而出。　　元貞似乎沒有聽到鳳妮的話，銀刀一閃，整個手掌劃開了一道深深的血槽，鮮血立刻涌滿了手掌。　　“小心！”眾長老也看出了事情的不對勁，不禁全都高呼。　　元貞不理，只是低嘯一聲，身子如蒼鷹搏兔一般帶着滿是鮮血的傷掌向太陽神盾印去！他要孤擲一注，血珠無法接觸大陽神盾，他就要以身相殉！元貞絕對不想讓鳳妮與蚩尤同歸於盡，為了有熊，也為了軒轅，他必須這樣做。　　不可否認，軒轅是元貞最為尊重的人之一，就因為軒轅是有熊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改造者。只有在軒轅的手中，有熊才能夠以蓬勃之勢穩步發展，才能夠使每一個有熊子民為自己的民族而驕傲、身為有熊的長老，他對軒轅的感激和愛戴是不用置疑的，而對鳳妮的關懷，也若慈父一般。因此，元貞長老寧可自己與蚩尤同歸於盡，也絕不想讓鳳妮去冒險。　　“轟……”元貞長老的手掌根本就無法接觸太陽神盾，在距太陽神盾尚有半尺之時，竟然被一股莫名且狂野無倫的力量震得倒射而出。　　“呀……”元貞長老一聲慘嚎，身子在半空之中竟然炸成碎片，血肉在那五彩花柱的激射下，化為飛灰。　　“長老……”“元貞……”鳳妮與另外五位長老發出一陣撕心裂肺般的痛呼，但是元貞長老已經聽不到了。　　眼前的一切不僅讓鳳妮和五位長老驚呆了，連遠處的太陽戰士和宗廟衛士也都看得張口結舌，那種恐怖的感覺是難以形容的。他們就這樣眼睜睜地看着元貞長老被震飛，再被炸成四塊，而後又激裂成碎肉，再化成飛灰，連一滴血也未灑下，這種場面怎不讓人畢生難以忘懷？　　所有的人都沉浸在一種前所未有的悲痛之中，元貞長老竟然就這樣死得不明不白。　　最心痛的莫過於鳳妮，元貞長老可以說是為她而死，如果她不是猶豫不決的話，那元貞長老便不會死得如此無辜了，可是她的內心卻無法擺脫那一絲牽挂。　　鳳妮流淚了，她很少流淚，自小，她彷彿使不知道淚為何物，她明白自己的身份，明白自己寄託着有熊的希望，是以，她從不會輕易流淚。無論什麼時候，她都可以保持着自己內心的冷靜，除了面對軒轅的感情之時，使她失去了一慣的從容外，其餘任何時候她都擁有一副超然的姿態。可是這一刻，她流淚了，為元貞長老，為整個有熊，也是為她自己。　　她知道自己現在該怎麼做，命運似乎跟她開了一個讓她無可奈何的玩笑，現實讓她必須在部族的興亡和愛情之上作出一個抉擇，這確實是一件殘忍而無奈的事，最為痛苦的卻是她對“愛”是那麼執着！　　其實，鳳妮內心的要求並不是很高，她只想能夠再見軒轅一面，哪怕僅僅是一面而已。那時，便是死也無憾了，可是她卻沒有想到當日一別，很可能便成了永遠的決別了！但，人，似乎永遠無法與命運相抗衡。　　鳳妮無語，抬起頭來望望天空，天空很詭異，五光十色，似乎籠罩着一層奇異的能量。她禁不住暗暗嘆了口氣。再俯首，熊城內的景色盡覽無餘，便連城外朝這個方向逼近的東夷、伏羲和渠瘦大軍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鳳妮扭頭，望了尚九諸人一眼，露出一絲淡漠而澀然的笑容，神情卻平靜得讓尚九諸人驚訝。　　尚九諸人仍然沉浸在悲痛之中，當他們看向鳳妮之時，鳳妮已大步向太陽神盾走去，幾人禁不住同聲蹙然呼道：“太陽……”　　※※※　　破風竟然被暴成了碎片，那刀槍不入的身軀卻成飛灰，這是破風做夢也沒有想到的，而且還是死在軒轅的手下！　　軒轅殺死了破風，竟是那般輕鬆，彷彿只是殺了一隻小獸，這簡直讓滿蒼夷、桃紅諸人難以置信，那群渠瘦殺手更是心膽俱寒，儘管他們人多，卻仍然相信會被軒轅在最短的時間之內被殺個乾淨。　　歧富也被軒轅誅殺破風的手法給驚呆了，他雖然知道軒轅在開經破脈之後會武功大進，但也沒想到會有如斯境界！要知道，破風是何等武功，何等可怕，而軒轅竟如此輕描淡寫地便殺了他，試問天下間還有誰能夠勝軒轅呢？只怕魔帝蚩尤、天神據比也難如軒轅這般輕鬆地殺掉破風！也便是說，軒轅足可以抗拒蚩尤的魔威了！　　“你殺了他？殺了這魔頭？”�燕和桃紅半天才回過神來，驚喜中又有些難以置信的神色，歡聲問道。　　軒轅似乎在思索着什麼，或許他也為自己剛才竟這樣輕易地誅殺被風而吃驚，抑或也不是。　　“大好了，便是蚩尤，我們也不用怕了！”陶瑩的歡愉之情溢於言表。　　軒轅這方回過神來，抬起那隻擊中破風的左掌，仔細看了看，不禁笑了起來，可笑到一半突地神色大變。　　陶瑩和桃紅諸女都感到了軒轅的異樣，不由齊聲驚問道：“夫君，你受傷了？”　　軒轅的眉頭皺了起來，但卻堅決地搖了搖頭，否定了陶瑩諸女的問話，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我有種不祥的預感，鳳妮可能出事了！不行，我們得快速趕回熊城！”　　眾人的心立時又沉了下去，陶瑩見此情景不由得安慰道：“妮姐只要放棄十大聯城退守熊城，短時間內應該還可以守住。再說爹也去了，熊城中又高手如雲，想來可以堅持到我們趕回去的。”　　軒轅苦笑着搖了搖頭道：“天下間根本就沒有堅城可以擋得住蚩尤、少昊、太昊這三大無敵高手的攻擊，即使是熊城也不例外，而城內又沒有人可以對他們構成威脅，鳳妮就是動用千軍萬馬也不行！”　　“想來爹應該至少會牽制住太昊或少昊中的一路人馬，若是再有其他人，比如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聯手，便可以再牽制另一路，因此攻打熊城只有蚩尤一人，若僅他一人，相信戰士的徵調方面會有此困難，因為我們熊城外有君子國和華聯盟諸部落，所以，蚩尤想直接攻下熊城也不是易事。”陶瑩分析道。　　“瑩妹說得很有道理呀。”桃紅讚許道，便連歧富也不得不贊陶瑩的智慧，只是隨便一說，便將目前形勢分析得極為透徹，果然是虎父無犬女，對於作戰謀略，陶瑩確實比�燕、桃紅等更勝一籌。

# 第二章 孤身迎戰

　　軒轅仍是搖頭道：“如果鳳妮退守熊城，則形勢危矣。若我是蚩尤，定會派人把守八寨，牽制住一直想攻擊他們的你爹與恭弘=叶 恭弘皇，而蚩尤則可與少昊、太昊全力攻擊熊城，試想這三人聯手，有熊城還能守多久？而有熊若不能舍熊城則只能陷入死地！”　　眾人在聽了陶瑩的分析后，都覺有理，可是此刻軒轅又如此一說，頓時發現形勢果然不妙。　　“你們騎馬隨後而回，看來我要徒步先趕回熊城了！”軒轅斷然道。　　眾人不禁愕然。　　※※※　　熊城之上，軍民齊心，但每個人的手心都在冒汗，弓弩手、投石器，全都蓄勢待發，每一位弓弩手都是箭矢上弦。　　蚩尤的大軍正在緩緩逼近，當然，這些並不放在熊城軍民的心上，他們所擔心的只是蚩尤、太昊和少昊的逼近。　　蚩尤在最前，一身黑色怪獸皮衣上鑲滿了金色的鱗片，一襲黑皮披風，隨風鼓動，散漫出無窮無盡的魔焰，長長的黑髮，半遮着那張俊逸卻帶着一絲詭秘神彩的臉。在與蚩尤合為一體之後，恭弘=叶 恭弘帝似乎更具魔異的魅力，只讓人看得膽顫心驚。　　蚩尤身後，太昊與少昊分左右而行，兩人衣飾面具一金一銀，根本就無法看清容顏和表情，只是三人的氣勢凝為一體，渾然天成，每向熊城城門逼進一步，彷彿整個熊城都要抖動一下而此時，熊山之頂的光華已經盡沒。　　熊城的城牆之上每一位有熊戰士都將心提到嗓子眼上，他們不敢想象如何才能夠與蚩尤、太昊、少昊這三位無敵高手對抗。也或者是蚩尤滿手的血腥早已讓他們心膽俱寒了。面對一個不死之魔，誰還會真有勇氣去面對呢？包括熊城中的所有高手和子民。　　熊城的所有高手全都聚集在熊城大門的頂端，無論是受傷了的，還是沒有受傷的，全都到齊。　　誰都知道，這一戰不是敵死就是我亡，再無第二種結果。有熊族的子民絕對不會向兇殘嗜殺的蚩尤降服！因此，今日雙方便成了最後的決戰，但這種決戰的形勢卻非平等的。　　戰爭，本就是掠奪與被掠奪，並沒有任何所謂的公平與不公平可言，勝敵，便是最終的目的、至於手段，完全可以由自己支配。　　蚩尤的步伐彷彿是踏在每個人的心頭，充盈着魔異的節奏，面對着熊城城樓之頂的數十位有熊的頂尖高手，他彷彿根本就不曾在意。抑或是，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東西或敵人可以讓蚩尤擔心和害怕，他，便是人世間的主宰，生與死，對他來說，完全是毫無意義的。　　太昊和少昊兩人的氣勢更將蚩尤的氣勢襯托得無可比擬。　　一百丈的距離便像是千萬里一般漫長，每個手心冒汗的有熊戰士，彷彿覺得蚩尤走過這一百丈的距離花了半個時辰，他們在等待，等待着死神的來臨。　　蚩尤的嘴角間逸出了一絲冷酷至極的笑容，像嗅到了血腥的野狼，他已經深深地覺察到了每個有熊人內心的恐懼。他喜歡這種感覺，喜歡看着別人絕望哭嚎的場面，對他來說，那是一種神奇的快感。　　五十丈……四十丈……三十丈……二十丈……蚩尤眸子里突地射出一絲奇異的光彩。　　“轟……”熊城那扇精鐵大門竟在此時突然洞開，透過那高大的城門，蚩尤看見了奇迹。　　一身水綠色的緊身衣勾勒出一個近乎完美的軀體，一襲淡黃色的披風隨風輕舞，配上那讓任何男人都不敢正視的絕美容顏，那神跡般的結合，竟生出一種完全可以與蚩尤相抗衡的另類氣勢。此人正是有熊族的最高首領……太陽鳳妮！　　蚩尤也不由得微微呆了一下，他並不是第一次見鳳妮，可是這一次似乎與往昔任何一次都不相同，那便是因為鳳妮的氣勢。　　從內到外，鳳妮身上彷彿都充盈着一種前所未有的生機，這使她本已不食人間煙火的絕美更憑添了幾許超然出塵的英氣。　　那是一種沒有人能夠解釋的氣質，一種讓人慾頂禮膜拜的雍容。　　蚩尤不自覺地止步不前，太昊和少昊也因此停下了前進的腳步，只是因為鳳妮。　　牆頭上的所有人都怔住了，他們不解何以蚩尤和太昊、少昊會突然停下腳步，但是卻感覺到了自城門口所散發出來的一片寧靜而悠然的氣息。　　讓他唯一止步的人。這並不是因為鳳妮的武功高於他，而是他驚訝於鳳妮的美貌，雖然他已經與世無敵，成為一代魔帝，但他仍然存在着人性，他更無法將恭弘=叶 恭弘帝身上慾望的本性驅除。因此，他為鳳妮的威儀所懾服。　　太昊卻是與蚩尤完全是另外一種感受，他是鳳妮的師父，相處了近十年，師徒之間的情分仍在，儘管再見鳳妮之時，他內心卻不能沒有感慨和愧疚。　　太昊總覺得自己很了解鳳妮，可是此刻再見鳳妮，他卻發現風妮已不再是他所想象的那般幼稚，那般柔弱可欺，他甚至被鳳妮那另類的氣勢所懾。這是他從未想過的事情，彷彿這一年多不見，鳳妮已不再是以前與他相處的那個鳳妮，他心中竟生出了幾分懼意。　　想起來太昊也覺得很可笑，他竟然對鳳妮生出懼意。不過，他不能否認，鳳妮這突然地出現在城門口，確實讓人感到極為高深莫測。不僅如此，鳳妮那平靜而淡漠的神情更使他心虛。如果不是蚩尤在，他定不可能下得了手再對付有熊。　　少昊也訝然，心中忖道：“難怪有熊能夠在短短的幾個月之中便能夠如此快捷無論地發展起來，這一切都絕不是僥倖。只看鳳妮便知道，有熊能有這般人物做首領，難怪萬眾歸心，便連我都心生仰慕之意。只不知那個軒轅會不會比鳳妮更出色呢？那軒轅又會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呢？據傳軒轅對於有熊來說比鳳妮更重要，這話可信嗎？”　　少昊心頭也有些疑惑，軒轅為什麼到這個時候仍然不出現？難道是在與天魔一戰後死了嗎？不過，當他真實地見到眼前的鳳妮時，他才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美人，什麼才叫做女中英傑。他很難想象，一個女人竟能夠將自己的氣質展現到這種完美的境界。他有些氣恨當初為何沒能親自將鳳妮擒獲，否則對於他來說，擁有這樣的女人，也該心滿意足了。可惜，此刻卻是處在敵對的立場，還要戰的你死我活，或許，這便是造化，這便是命運！　　鳳妮手中輕執一塊龜殼狀、三尺見方的奇異兵刃，腰系一柄柄部鑲着紅寶石和珍珠的劍，配上古色古香的劍鞘，反而使人並不感其之華麗。　　蚩尤緩緩地回過神來，是因風妮已經緩步向他逼來。　　鳳妮竟隻身而前，在她的身後沒有一人相伴，有熊諸老橫列在熊城城門門洞之下，卻並不隨鳳妮逼近蚩尤。　　尚九望着風妮的背影，眸子里竟閃過一絲晶瑩，他明白今日可能會發生的結局。　　所有敵方的戰士與所有有熊戰士都安靜了下來，呼吸也都變得沉重，心跳聲霎時在眾人的腦海中響起，此刻他們目光的焦點不再是蚩尤，而是鳳妮。　　鳳妮的出現確實是一種震撼，對所有人都一樣，便是熊城之中的子民也被鳳妮這一舉措給震撼得不知道該說什麼，每個人的心頭都湧起了一股無法言喻的感覺。彷彿是一股氣……　　是的，是一股氣，是勇氣！是鬥志！鳳妮只是以行動告訴所有的有熊子民，蚩尤，並沒有什麼可伯！　　告訴所有的有熊子民，鬥志是不滅的！　　是的，所有有熊的子民和戰士都自心底湧起一股激流，只是此刻這股激流為鳳妮的氣勢所壓抑、鳳妮那輕緩的步子犹如沉重的車輪碾過每一個人的心頭。　　勇者的威脅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弱者的無畏無懼。　　鳳妮是弱者，但她給人的震撼卻比蚩尤給人的震撼更強烈。　　鳳妮的腳步未停，而是直接行到距蚩尤三丈的地方，凝步而立，一雙清秀而柔美的靈眸似乎充盈着無限悲天憫人的情懷但她的神色卻平靜得如一池春風也無法吹皺的春水。　　當鳳妮的目光抬起與蚩尤正視之時，蚩尤的心神竟然忍不住再一次狂震。　　※※※　　陶基心中焦灼，他與吳回匯兵一處，聚有數十精銳，可是他們一時之間卻是無法攻破蚩尤與少昊、太昊他們所設的防線，入寨援救熊城。　　蚩尤這一招確實厲害，立刻讓陶基化主動為被動只得跟着蚩尤身後跑。　　陶基明白熊城的危機已迫在眉睫，他很難想象，當蚩尤和太昊、少昊三人聯手之後，風妮面對的將是怎樣一種局面。　　如果熊城真的失陷了，那麼，不用置疑，下一個遭殃的便會是他的本族陶唐氏。可以說，陶唐氏的命運已與有熊緊密聯繫在一起，正所謂唇亡齒寒。　　若是讓蚩尤征服了天下，那洪荒將會是一片混亂，以蚩尤嗜殺殘暴的魔性，到時血腥的日子將會無休止地漫長，這是陶基絕不願意看到的結果。何況每個部落都有自己的立場，以他與有熊的關係，他便不能不與蚩尤對抗到底，否則的話，他以何面目去見軒轅？去向支持他的族人交待？　　蚩尤似乎明白陶基定會主動進攻八寨，因此，他讓盤古智高留守，更配以帝大和伏羲氏的高手坐鎮八寨，他們的主要任務便是緊守八寨，不讓陶基沖入與風妮會合。　　蚩尤也明白陶基是個極不好惹的角色，雖然比不上太昊和少昊，但其武功之精湛絕不在盤古智高之下，甚至還要勝上一籌。因此，以太昊之力，仍不能攻下陶基和伯夷父聯手的防線。　　可以說，在八寨之外的有熊高手幾乎等於有熊族內所有高手的一半，如果讓這雙方會合的話，這個戰局便很難說了。有熊畢竟是輝煌了數百年的強大部落，有着深厚的根基，正是這個根基使得有熊族高手雲集，即使是以他蚩尤之勇也仍會對有熊有所顧忌。　　雖然蚩尤的功力已達通天徹地之境，但是，若是有熊所有高手聯手，那力量同樣也有毀天滅地之威。　　當年神魔之戰中，諸神聯手，其威力之驚人比之伏羲更可怕，蚩尤已嘗過了那種苦澀滋味，因此這次他絕不會讓陶基與熊城中的高手會合。　　盤古智高與帝大聯手及一干伏羲氏和東夷高手相接合，勉強可以將陶基諸人阻在八寨之外，但形勢十分吃緊。　　雖然八寨並沒有十大聯城那般堅固。但是其防守性仍很好。陶基諸人若想在一天之中便將其攻下，確實有些難度，便是蚩尤當日也沒能做到。　　戰況極為慘烈，陶基所選的自是已被蚩尤攻得快塌損的寨子，如果是其它堅寨，只會招來無數亂箭，由於有亂箭相阻，陶唐和有熊兵力折損也極大。　　盤古智高根本就不出戰，他受蚩尤的嚴令，只許堅守，不許迎戰。　　蚩尤很明白，如果出戰的話，盤古智高和帝大雖是不世高手，但與足智多謀的伯夷父及勇武之極的陶基相比，他們有敗無勝，何況還有吳回與有熊的數大城主，這些人無一不是頂級高手，他們如自立為王，任何一人都足已名動一方。　　蚩尤並不奢望盤古智高諸人能夠支持多久，只要一天多時間便足夠，他自信以他的實力，加上太昊和少昊兩人，足可在一天之中奪下熊城！那時他便可以以熊城為基地，再去收拾陶基與那些殘餘力量。　　※※※　　鳳妮無畏地與蚩尤對視，似乎並不知道眼前之人乃是天下無敵的魔帝。　　蚩變尤震驚於鳳妮眼神竟然無驚無懼，若有若無的憂鬱之中更帶着無盡的凜然之意，便像是一尊女神之像，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昔年冷艷絕倫的女媧。　　鳳妮的目光掃過太昊的容顏，太昊竟然不敢與鳳妮的目光對視，他心中實在有愧，再怎麼說，他也曾是一代霸主，可是今天卻與別人一起來聯手對付自己的徒兒，這確實連他自己也難以原諒自己。　　鳳妮的目光並不在太昊的臉上作大多的停留，而是很快又移向了少昊的臉上。　　少昊與鳳妮的目光一對，禁不住感到臉上一熱，他似乎感到鳳妮那眼神突地變得有些怪異。似笑非笑，彷彿是在譏嘲他，更彷彿是看透了他內心所想的一切，怎不叫他臉熱？如果不是那銀質的面具相掩，恐怕其臉色會更紅了。　　鳳妮望着少昊，她確實笑了，笑得有些異樣，只是牽動了一下唇角，雖然美不勝收，但卻彷彿像一根刺插入了少昊的心裏。　　是的，鳳妮是在嘲諷少昊，卻是以無聲的形式嘲笑但這卻比有聲的嘲諷更讓少昊受不了。　　受不了的還有太昊，鳳妮雖然沒有嘲諷他，但是風妮對少昊的嘲諷，也等於是嘲諷了他，他畢竟是心中有愧，鳳妮不嘲諷他，反而使他心中更難受，更覺愧對鳳妮。至少，到目前為止，鳳妮依然很尊重他。　　“鳳妮久未向師尊問好，實是因近些時日來，族中俗務繁多，未能抽出時間來卻不想今日竟會在此地再見師尊。因時地不宜，還請師尊原諒弟子不能行謝師大禮了！”鳳妮目光再移向太昊，神情平靜得讓人吃驚地淡然道。　　太昊哪還受得了？只得裝作沒有聽到，但是卻將目光垂了下去。　　少昊卻將目光投向了太昊，似乎有些幸災樂禍之感。能夠看到太昊如此窘迫之狀，的確是一件讓他感到痛快的事，雖然此刻他們同屬於蚩尤手下的兩員大將，但暗中勾心斗角依然是在所難免的。　　蚩尤也微訝，他似乎並不知道風妮與大昊有師徒關係。不過，他對鳳妮似乎視他為無物的舉止甚是惱怒，但是面對如此一位敵人，蚩尤竟然一時之間無法發作。儘管他是魔威難犯，可是鳳妮這種淡笑自若、揮灑自如的氣勢，卻自有一種讓人心顫的魁力。當然，蚩尤也感受到了太昊的窘態。　　蚩尤實有些吃驚，鳳妮的寥寥數語竟使不可一世的太昊也鬥志全消，確實非同凡響。他不由得冷冷一笑道：“既然你們有師徒情分，你何不領族人降服於本帝？這樣，你們師徒之情分就可以保全了，更不會讓熊城血流成河，本帝也絕不會虧待你和你的族人不知你意下如何呢？”　　鳳妮的目光又轉回蚩尤的臉上，淡淡一笑，洒然道：“師徒之情固然重要，但相比我有熊數百年的基業，相比我有熊不屈之族魂，又是何其淺薄，何其微渺？我說過，時地不宜，並不是談師徒情誼之時，鳳妮雖俗，卻未到卑顏屈膝求得苟存的地步，蚩尤你想錯了！”　　蚩尤大愕，神色間閃過一絲怒意，但旋又變得平靜，鳳妮的辭鋒之利，不得不讓他動容。　　太昊和少昊更是臉熱，心中也大為惱怒，鳳妮此話等於是在變相鄙罵他們，但鳳妮那大義凜然的氣概卻又讓他們不得不至心生慚愧，想到自己堂堂一代霸王，還不如一個小小女子，怎叫他們不羞愧難當？　　有熊和蚩尤的戰士全都停上未動，相對近百丈對峙，而風妮則與蚩尤成了這片空闊之地的中心，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凝聚在這幾人的身上。　　鳳妮剛才的話音並不是很響亮，但是由於她以功力將語音送出，也使熊城城頭的戰士和高手人人聽得清清楚楚。不由得人人心神激昂，鬥志大盛，彷彿立刻便要衝上前來大肆廝殺一番，但是他們卻明白眼前的戰局，不得不強抑那顆衝動的心。　　每個人都為鳳妮捏了一把冷汗，有熊的子民，沒有人會想到鳳妮竟然獨自一人出城與蚩尤相抗，而且是一人面對三大絕世高手，這確實很突兀，但是尚九諸長老封住城門，不許任何人擅自出城為鳳妮助戰，這讓眾戰士都無法理解。可這卻是鳳妮的命今，因此沒有人敢不遵從，雖然有熊戰士萬分擔心，卻也無可奈何，試問誰又能夠勝得了蚩尤和太昊、少昊呢？　　事實上，這對於蚩尤和太昊、少昊來說，也是一個極大的意外，他們絕對沒有想到，會是鳳妮獨自一人出城面對他們，這使他們的計劃全都亂套了。他們本想聯手擊碎熊城大門，然後就這樣殺入熊城，血洗熊城，可是此刻熊城大門洞開，彷彿是在等待着他們的進入，但更透着無限的神秘，因為來自熊山那異常的五彩光芒，也不能不讓人心生疑惑。　　當然，以蚩尤、太昊和少昊的絕世修為，豈會覺察不出有一種特別的生機來自熊城的內部？是以，這一刻便是蚩尤也感到鳳妮打開城門獨自行出之舉有着說不清的玄機。只憑鳳妮這份勇氣，如果沒有所恃，她憑什麼獨對三大絕世高手？若說她是出來獻城投降，卻又不是，難道鳳妮此來只是送死？

# 第三章 父子對立

　　蚩尤猜不透鳳妮葫蘆里賣的是什麼葯，若說風妮是來送死，何以熊城之中的人表現得如此冷靜？彷彿是對鳳妮的生死漠不關心，這豈不是讓人無法理解？　　總之，熊城內外，包括鳳妮，一切都透着難以言喻的怪異氣息，一切都有些不合情理。　　當然，蚩尤尤絕不會懼，天下間尚沒有誰值得他驚懼，沒有誰可以讓他退縮。昔年無敵的伏羲和女媧已經不在人世，他根本就不相信這個世間會有什麼東西可以對他構成威脅，何況對方只是一個弱冠少女。　　“一個女流之輩擁有如此豪情，果然不愧為有熊之首！如果你願意臣服於本帝，本帝可讓你成為本帝的正妃，甚至可以將整個天下由你治理，那時，不僅可以興旺你有熊族，更可以興旺你華聯盟和各大小部落，不知你可願意？”蚩尤彷彿也對鳳妮越來越有興趣，竟然一本正經地出言道。　　鳳妮哂然一笑。似乎對蚩尤的話有些不屑地道：“鳳妮雖身負重任，卻非羡慕權術之人，天下何其大，作出此言不覺得大過狂妄了嗎？何況，鳳妮一介弱冠女子也無治理天下的能耐。”　　蚩尤臉色一變，冷哼一聲道：“本帝是因為欣賞你，才會抬舉你！說到狂妄，這也需要本錢，天下之主，舍我其誰？誰還配做本帝的對手？只要本帝掃平熊城，那些跳梁小丑又能翻得起多大的風浪？只要本帝樂意，隨時都可以讓他們的部落從這個世間消失！”　　“至少，你們還沒有掃平熊城，如果你認為可以輕易踏平熊城的話，那你錯想了！”鳳妮冷然道。　　“你認為你可以阻止我踏平熊城嗎？”蚩尤冷笑着不屑地道。　　“沒有試過，怎會知道？”鳳妮毫不退避地道。　　“哈哈哈……”蚩尤不由得放聲大笑，望着鳳妮不屑地道：“就憑你？”　　“有我就足夠！”鳳妮自信地道。　　蚩尤有些驚訝地打量了風妮一番，他並沒有覺得眼前這個美女神情有什麼毛病，除了她手中那奇異的盾形之物和腰間那柄鎮有珍珠寶石、鞘身古樸的長劍外，便是她那讓人難以置信的美麗可是鳳妮卻如此肯定地說出那樣離譜的話，怎叫蚩尤不驚？　　蚩尤沒有嘲諷，他對眼前這個女人似乎更多了許多的興趣，他不覺得有與鳳妮爭執的必要，在內心深處，他竟也動了佔有對方的心思。　　“難道你就不為你族人的生命與幸福着想？難道你就要眼睜睜地望着熊城血流成河？”蚩尤竟似乎有些語重心長地問道。　　鳳妮笑了，笑得似乎很滿足，很幸福。她並沒有望向蚩尤，只是扭頭望瞭望能城之上的所有有熊戰士，半晌才回過頭來，悠然道：“我們族人的幸福便是為自己種族的榮辱戰鬥到底，尊嚴和幸福只有經過鮮血的洗禮，才會顯出其可貴之處，我們何懼？我們何所畏？”　　少昊和太昊都抬起了頭，他們的目光全都聚在鳳妮的身上，鳳妮的話彷彿是深山中敲響的晨鐘，讓人心靈無法不被震撼。　　太昊彷彿是第一次認識鳳妮，心中也不能不為鳳妮叫好。　　蚩尤臉色一沉，他已經一再給鳳妮機會，可是鳳妮竟然毫不領情，叫他怎不心中暗怒？雖然他有些喜歡鳳妮，但是這卻不等於他便會放棄今日的殺戮！在倏然之間。他又想起了另外一個問題，那便是軒轅。　　“是不是因為軒轅，你才會這樣？”蚩尤冷然問道，語氣之中透着一股濃濃的殺機。　　鳳妮禁不住身子微微一震，她沒有想到蚩尤竟會在這種時候提到軒轅。是的，她也不明白，如果不是因為軒轅，她會不會這樣做，會不會仍要血戰到底……　　“如果軒轅死了，你會不會答應我的提議？”蚩尤望着鳳妮沉聲問道。　　鳳妮自然知道蚩尤暗指要她做正妃之事，不由冷冷一笑道：“即使這個世上沒有軒轅，我也同樣會堅持己見。正邪勢不兩立，有熊永遠都不會屈服於你這惡魔，哪怕全族只剩最後一個人，這人也一定是戰死而非老死！”　　蚩尤冷冷地笑了幾聲，充滿殺機地道：“好，好，那本帝就成全你們！”　　“蚩尤，你休得傷她！”一聲驚喝，一道身影電射般自熊城之中掠出。　　太昊身子一震，他對這聲音太熟悉了，那人正是他的兒子伏朗！　　伏朗在鳳妮的身邊立定，搶步站在風妮的身前，神情凄厲地吼道：“要傷她，就先殺了我再說！”　　“朗兒，別在這裏胡鬧！”太昊不由色變地呼道。　　“哦，原來是令郎。”蚩尤神情稍緩，顯然他並不想讓太昊太過難看，畢竟此刻太昊乃是他手下的第一號戰將，將來還會有很多地方要用得上太昊，所以，他才沒有立刻出手殺了伏朗。　　鳳妮神色依然是那樣的平靜，彷彿根本就沒有見到伏朗的到來，連話都不想說。　　“我沒有胡鬧，孩兒就不明白，爹身為人師，德尊望重，可是今日卻為虎作倀，竟來對付自己的弟子，難道爹認為是我的錯嗎？”伏朗有些激動和氣憤地大聲反叱道。　　“住口！你一個毛孩子知道什麼？還不快回到爹的身邊來！”太昊也有些惱羞成怒地吼道。　　伏朗似乎鐵了心要與太昊干到底，反出言勸道：“爹，你看看吧，這裏站着你最心愛的徒兒，另一個是你的兒子，你今天所要對付的卻是最尊敬和仰慕你的人，難道你忍心殺死這些人嗎？難道你忍心看着這些人在對你的失望中死去嗎？要知道，有熊是我們兄弟部族，有着數百年交情的兄弟部落呀……”　　“住口！若是你今天不到為父身邊來，從此之後，我太昊再也沒有你這個兒子！”大昊大吼着打斷伏朗的話道。　　伏朗慘然一笑，蹙然地搖了搖頭，無限傷感心痛地道：“爹，你知道嗎？自小我卻以你為傲，你便是我心中最偉大的人物，若說這個世間有神的話，在我的心中，那你就是神！我認為你無所不能，無所不會，從來都是將你的話當作真理。即使你讓我利用感情來奪有熊，借師妹來控制有熊的權力，我都沒有半點反駁，因為你是我心目中的神，但所有的計劃都以失敗而告終，或許這便是天意，我不怪軒轅，不怪師妹，也不怪你，或許這一生註定我無法得到最心愛的人，因為一開始我便是心懷不軌，錯的人只是我！可是，這一次……”　　伏朗長長地吸了口氣，憤然接道：“這一次我不想再盲目，更不想再對不起師妹，爹，你好讓我失望！”　　太昊氣得手都在發抖，他的心頭像是有一把刀在割，說這些話的人不是別人，而是他的兒子！是他最寄予厚望的兒子！這怎不叫他氣？怎不叫他心痛？但是伏朗的話句句深情，讓他無法反駁。　　“或許我不該長大，或許，我不該明辨是非，抑或我不該擁有七情六欲，更或許我根本就不該來到這個世間！爹，你知道你讓我做出這樣的選擇是多麼痛苦嗎？或許你會生氣，或許你不會原諒我，但不管結果會怎樣，孩兒已決定與熊城共存亡！任何要對付鳳妮的人都要先殺了我，便是爹也不例外！”伏朗的話說到最後，竟有種斬釘截鐵的力度。　　鳳妮心頭也大受感動，她沒有想到伏朗竟然會說出這麼一番大義凜然的話來，可見他確實是真心實意地愛着她。不過，她此刻的心中根本容不下多餘的影子，此心早已只屬於軒轅。　　“師兄，你不必為我擔心，鳳妮之事自應由風妮來解決！”鳳妮淡淡地道。　　“好個孽子！那便休怪為父無情了！我就先廢了你再說！”太昊大怒，似乎已是氣得怒火攻心。他從未受過如此奚落，從未有人敢在他面前如此訓他，可是伏朗卻敢如此教訓他，這怎叫他不怒？　　太昊說話間，身形如電般向伏朗射到，一片金黃的虛影彷彿罩住了伏朗所有可退的空間。　　“慢！”蚩尤一聲低喝。　　太昊倏然收手，似是為蚩尤這聲低喝所阻，他立足問道：“魔帝此舉何意？”　　“大昊何必如此生氣？年輕人總難免有些脾氣，今郎也許只是一時糊塗，這才對你有所衝撞，你也不必如兒動火，只要讓他回去好好地想一想，他便應該可以想通了。”蚩尤淡然一笑道。　　其實太昊哪裡想對兒子出手？只是一時顏面無法放下，才會惱羞成怒，此刻蚩尤如此一說，他也正好藉機下台，向伏朗叱道：“孽子，還不向魔帝謝過？否則今日定不會饒了你這孽子！”　　“哼！”伏朗冷冷地望了蚩尤一眼，冷哼道：“誰要他假充好人？今日我心意已決，若是父親不退出今日之戰，我寧可戰死於此，也不願帶着遺憾和愧疚窩囊地活一輩子，如果爹爹認為孩兒有錯，你就殺了我，孩兒絕不敢反抗！”　　太昊差點氣得七竅生煙，伏朗竟然硬是不給台階他下，可他又能如何，難道他還真會對其子痛下殺手不成？　　那自然不會，但伏朗這一刻竟犟得跟一頭牛似的，一點都不領悟，似乎也不為他這個做父親的着想，這使他一時之間也失去了分寸，不知該如何是好。　　少昊似乎是不動聲色，雖然饒有興趣地望着伏朗，卻並無幸災樂禍之感。或許，是因為他心中也有些慚愧，畢竟兒刻他也是臣服於蚩尤，與太昊之間，可謂是同病相憐。是以，他並沒有必要去取笑或嘲諷太昊，相反，他倒覺得眼下的兩個年輕人頗有些與眾不同的氣質。　　當然，這是因為少昊的心中存在着私心，並不是真心實意要助蚩尤，這才會以一種比較平和的角度去看待風妮和伏朗，對鳳妮和伏朗的明嘲暗諷並不動怒，而且修為已達到他們這等境界者，基本上是不會為世俗的七情六欲而動怒的，太昊倒是一個例外。　　太昊動怒，是因為說話的人是他最疼愛的兒子，若是別人，他或許根本就不會在意。　　蚩尤望着伏朗，嘴角泛出莫名笑意，搖了搖頭道：“你太年輕了，什麼都不憧，你爹也是一番好意，你又何必要讓你多生氣呢？”　　“不要你在這假惺惺的，我伏朗雖然不才，但今日卻誓要與你這魔頭抗戰到底！”伏朗冷然道，神色竟平靜得讓太昊也有些意外。　　蚩尤絲毫不動怒，沒有人看得出他表情上的情緒，只是悠然地望着優朗，笑道：“如果你可以擋我一招，我便立刻撤兵而返，永遠也不再來攻打熊城，不知道伏朗公子願不願意與我踏上一賭呢？”　　伏朗和鳳妮全都一震，連太昊也有些訝然，他似乎沒有想到蚩尤竟有如此提議。　　伏朗也有些將信將疑地望着蚩尤，不敢相信地問道：“此話當真？”　　“本帝從無戲言！”蚩尤不屑地答道。　　“好，我與你賭！”伏朗斷然道，雖然他知道蚩尤的武功已經達到了高不可攀的境界，但是他卻不相信自己連對方一招也接不下，畢竟他自身也非弱手。　　當然，伏朗現在沒有昔日那般狂妄，因為他知道這個世界比他武功高明的人比比皆是，在軒轅的手中吃過幾次虧之後他也變得謹慎起來。　　“但，如果你輸了，就再不能插手熊城之事。”蚩尤悠然道。　　太昊不由得大為感激，他自然知道蚩尤這是給他找台階下的機會。　　鳳妮也覺得蚩尤並不只是只懂殺戮之人，至少他還懂得收買人心，如此一來自然使太昊對他心生感激。　　要知道，能夠讓蚩尤如此下賭注，可見他對伏朗確實是極為看重。當然這隻是因為太昊的存在，否則的話，蚩尤要殺伏朗，就像是捻死一隻螞蟻那麼輕鬆，根本就不會跟他羅嗦。　　伏朗知道蚩尤會有條件，卻沒想到條件卻是如此簡單。同時，他也明白，蚩尤這是向他父親示恩，以便讓他父親真心臣服。　　伏朗不由得扭頭向鳳妮望瞭望，似乎是想徵求鳳妮的意見。若是叫他不再幫有熊，他擔心鳳妮會不會怪他。　　鳳妮似乎明白伏朗的意思，只是向他點了點頭。　　伏朗見風妮同意，不由豪氣頓生道：“好！我同意，如果我敗了，再也不管你們與有熊之間的戰事。”　　蚩尤悠然一笑，道：“那好！你準備接招吧！”　　※※※　　恭弘=叶 恭弘皇心急如焚，他早就接到熊城危急的消息，可是那該死的高陽王竟然派出一群高手偷襲他，更讓有虞氏越過太行山，繞過共工氏，截擊他回救熊城的一千兵力。　　高陽氏似乎是鐵了心不要恭弘=叶 恭弘皇趕回熊城，想盡辦法拖住恭弘=叶 恭弘皇，更自偃朱和堯城調兵與共工氏對峙，使共工氏無法調集人手支援恭弘=叶 恭弘皇。　　高陽氏與有虞氏聯合，其力量更勝陶居氏，比之有熊雖有不足，但也足夠讓對手為之頭大。　　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心情更急，但卻不能不先擺脫這群人的糾纏，否則的話。只怕根本就不容他趕到熊城，身邊的人便所剩無幾了。　　所幸，龍族戰士也傾力而出，便連貳負也親率人馬出戰，但是他們所做的事便是阻擊所有去有熊支援蚩尤的敵軍。有虞氏和高陽氏欲趕往熊城支援蚩尤的兩支戰旅幾乎是全軍覆滅，東夷和伏羲氏諸部落支援蚩尤的兵力，也都受到了龍族戰士的無情偷襲。　　不過，支援蚩尤的兵力大多，連龍族戰士也都有些應接不暇，但最幸運的卻是每一次偷襲都能夠成功，至少會讓對方損失不少人。能夠趕到熊城支援蚩尤的敵軍，所剩還不到一半，其餘一半都是折損在路途中。　　貳負與恭弘=叶 恭弘皇會合，並與華聯盟的幾個小部落聯手，借天時、地利之優勢，幾次夾擊之下，這才將有虞氏的攔截之軍擊潰，更解決了高陽氏的高手們。　　當然，這是因為陶唐氏很難分出力量來接應恭弘=叶 恭弘皇之故，因為陶基幾乎帶走了陶唐氏的大部分精銳戰士去解熊城之危，這才使得有虞氏在翻過太行山之後會有機會猖狂。　　貳負與恭弘=叶 恭弘皇會合，便迅速趕向有熊，數千龍族戰士也向有熊靠去，但是這些人卻彷彿是一把橫在南方和北方的刀，任何想自南方攻擊北方的敵人，都將受到偷襲。龍族戰士的情報準確之極，但這卻是因為一個人，那便是最熟知蚩允的人之一……狐姬！　　即使恭弘=叶 恭弘皇也沒料到，狐姬竟然如此無私地助龍族拒故，更將自蚩尤那方探得的情報全都傳達給龍族。　　也只有被蚩尤信任的狐姬才能夠知道蚩尤援兵的情況，因為蚩尤便是讓狐姬為他去各地調集人手來攻打熊城，可是蚩尤做夢也不會想到狐姬竟會將所有情報全部透露給龍族，使得那些來援助蚩尤的各路人馬等於自投羅網。　　恭弘=叶 恭弘皇得知這一消息自然十分高興，只是他對熊城的擔憂卻是有增無減。誰會不知道，只憑蚩尤和太昊、少昊三人的力量，便足以將熊城鬧個天翻地覆，雞犬不寧。而恭弘=叶 恭弘皇所領的援兵卻在途中耽誤了這麼長的時間，是不是還趕得及？　　恭弘=叶 恭弘皇比任何人都明白蚩尤的心性，因為世間只有他才最明白恭弘=叶 恭弘帝。恭弘=叶 恭弘帝似乎也最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是以，蚩尤才會讓高陽氏和有虞氏想方設法阻住恭弘=叶 恭弘皇返程的時間，拖住恭弘=叶 恭弘皇。因為這個世上或許惟有恭弘=叶 恭弘皇才能阻止蚩尤的行動，因為蚩尤便是恭弘=叶 恭弘帝！　　儘管蚩尤的魔魂改變了恭弘=叶 恭弘帝很多很多，但是他無法改變恭弘=叶 恭弘帝的情感，更無法改變恭弘=叶 恭弘帝的思維方式。恭弘=叶 恭弘榮與蚩尤之間，只是作了一個野心與武力的完美結合而己。　　恭弘=叶 恭弘帝的軀體確實是蚩尤重生理想的寄託體，因為恭弘=叶 恭弘帝有着與蚩尤本性相同的邪惡，更有一顆着魔的心，其本身就深具魔性，乃大惡之人。因此，與蚩尤的魔魂相結合，只是將恭弘=叶 恭弘帝的魔性全面開發，這個結果甚至比蚩尤的前身更為理想。　　恭弘=叶 恭弘帝與其弟恭弘=叶 恭弘皇卻是完全兩個極端的人，一個大惡，魔根深種；一個至善，天生仁義。而兄弟兩人之間又有着讓人無法禪釋的神秘聯繫。　　當然，這些只是心靈上的聯繫，這也便是何以恭弘=叶 恭弘帝絕不會傷害恭弘=叶 恭弘皇的原因，而這也成了蚩尤擔心恭弘=叶 恭弘皇會破壞他行動的原因。　　恭弘=叶 恭弘皇自軒轅的口中知道這種可能性，是以，他絕不可以讓蚩尤作亂。不過，他並不知道軒轅是自狐姬的口中得到這種可能性的猜測。恭弘=叶 恭弘皇從來不懷疑軒轅的話，因為他相信軒轅，相信軒轅絕不是無的放矢之人，尤其對待自己的兄弟們更不會如此。是以，他會全力支持軒轅平定天下，以求得一個和平而安寧的世界而有熊正是軒轅實現這個目標的基石。

# 第四章 一招不敵

　　伏朗的心情有些緊張，他明白，蚩尤的武功之高，便連太昊也有敗無勝，那他根本就不可能成為蚩尤的對手。雖然他自詡是個習武的天才，也還算得上是個高手，但這隻是相對而言的。不過，他只須接下蚩尤一招就行了，只是一招而己！　　伏朗的目光向太昊瞟了一眼，但太昊根本就不望他，彷彿是根本就不當他存在一般，更無法知道太昊是什麼表情，因為那層黃金面具阻擋了所有人的視線。　　伏朗心中嘆了口氣，他知道父親在生他的氣。但他也明白，父親是愛他的，而且愛得很深！否則以太昊的修為，以那古井不波的心性，他怎麼可能會發如此大的脾氣？如此震怒和生氣？可憐天下父母心，可是命運總喜歡跟人開玩笑。　　是的，正如伏朗所說，或許他不該愛上風妮，不該以一種虛偽的態度並抱着有目的的心態去對待真正的愛情，這使得他註定會以失敗告終。他不僅失去了最愛的人，更失去了本應該得到的功業。　　這是因為軒轅的出現，一個比他更優秀、更具智慧的另類，伏朗也不能不承認軒轅的才智足以讓天下人皆驚，一個不用一兵一卒，便可以將太昊和少昊這樣兩股龐大的勢力玩耍於股掌之間，這是何等的不可思議！是以，伏朗來到熊城，也是欲讓軒轅想想解救之法，只可惜，軒轅卻不在熊城之中，這或許就是命。　　伏朗已經犯了一次錯誤，已經失去了最愛的人，因此，他絕不想再犯第二次錯誤。　　或許，這個世間無所謂對，無所謂不對，但伏朗卻願意為鳳妮獻出一切。直到這一刻，他似乎才明白愛一個人的真實的感覺，那便是只要對方能夠幸福，他將不惜犧牲一切。包括生命！但能不能換得對方的愛卻是另外一回事，也微不足道。付出，也是一種幸福，不過那是一種苦澀的幸福。　　“爹，恕孩兒不孝，不過爹爹也應該為孩兒感到高興才對，因為孩兒終於長大了，能夠明辨是非，堅持自己的主張，這不正是一種成長的過程嗎？如果爹爹不肯原諒孩兒，那爹爹的養育教導之恩只有等來世再報了！”伏朗突然向太昊跪下，堅毅地說完這些話，然後“砰砰”地碰了三個響頭，這才起身與蚩尤正面而立。　　蚩尤微訝，他感到有些好笑，這個年輕人確實有些特別。　　太昊依然沒有言語，甚至連看都未看伏朗一眼，但任何人都可以感受到他內心的震動，太昊之所以不看伏朗只是在賭氣。　　“準備好了嗎？”蚩尤淡淡地問道。　　伏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想到這一招將可能決定有熊的命運，他有些難以平下心緒，倏地，他覺得肩頭多了一隻手！　　伏朗的心頭狂跳，他知道這是鳳妮的手，鳳妮竟在這個時候伸手搭在了他的肩上。　　伏朗身子微顫了一下，轉過身來，鳳妮那不食人間煙火的絕美容顏與他只隔一尺而對。　　鳳妮的身材並不比伏朗低，她的目光極為溫柔且略帶憂鬱地凝視了伏朗半晌，才淡然道：“謝謝！你永遠都是我的好師兄！”　　伏朗的心中倏地又涼了半截，原來鳳妮仍只是將他當師兄看，但他卻只能讓苦澀留在心頭，澀然一笑道：“是的，我永遠都是你的好師兄，所以你根本就不用謝我！”　　鳳妮笑了，如百花競放，日月頓時無光，那一笑只讓伏朗心神蕩漾，他似乎還是第一次發現風妮的笑容竟是這般甜美。　　鳳妮略一探身，竟在伏朗的額上親吻了一下，她不感到半絲羞揪，一切都是那麼自然，彷彿不知道在他們周圍有千萬雙眼睛望着她。她吻得是那般自然，分開得也是那般自然。　　伏朗一時之間竟傻了，他怎麼也沒有料到風妮竟在兩軍對壘時親了他一口，而且是那麼坦然自若。雖然他在錯愕之間，鳳妮便結束了這一吻，但他卻深深地明白鳳妮這一吻之中那真摯的感情，一切都是那麼坦然，那麼純真。　　霎時，伏朗彷彿大徹大悟，自這段感情之中走了出來，心裏一片寧和，就像鳳妮的眸子一般，平靜安詳得不帶半絲雜質。　　“小心了！”鳳妮輕聲地叮嚀一聲，便像妻子在叮囑遠行的丈夫。同時她更伸手為伏朗整了一下衣領，動作溫柔而細膩。　　伏朗一時間豪氣干雲，彷彿這個世上已經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他與蚩尤一戰，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他取勝的慾望！望着風妮那溫柔而關切的眼神，他沉重地點了點頭但卻說不出話來，或許此時任何話語都是多餘的。　　伏朗毅然轉身，與蚩尤相對而立，整個人像是完全變了一般，煥發出無限的生機，鬥志更像烈火一般燃燒，蚩尤已經不再令人害怕，至少，這一刻在他的眼裡，已沒什麼可怕。　　太昊和少昊也吃了一驚，即使是他們面對蚩尤時，都沒有如此強烈的鬥志，可是伏朗此刻所湧現出來的生機和鬥志，卻是讓人難以置信的，像是一個奇迹。　　難道愛情真能改變一個人？可是這種改變卻是大不可思議了。　　蚩尤也有些驚訝，但是他依然好整以暇，他根本就不會在意伏朗這個對手，天下間沒有人可以在一剎那之間完全改變，即使是其神態和氣勢有所改變，但在一個力量太過懸殊的對手面前，其力量卻依然是不會變的。因此，蚩尤根本就不會在意伏朗的改變。　　“來吧，蚩尤，就讓我伏朗見識一下你的魔功究竟有多麼厲害！”伏朗無懼地冷然道。　　蚩尤悠然一笑間，伏朗倏覺一股暗潮將他緊裹於其中，萬鈞壓力自每一寸空間向他擠壓而至。　　伏朗心中大駭，蚩尤尚未出手便已經如此可怕，如果蚩尤出手，那還了得？想到這裏，伏朗大吼一聲，使盡全身的功力出招！　　伏朗的損魔鞭捲起一團風暴，直取蚩尤的面門！　　空氣似是撕裂的皮帛一股，發出驚人的尖嘯之聲。　　蚩尤的眉宇間露出一絲冷然的笑意，望着破空而至的損魔鞭，悠然自若。　　伏朗的目光與蚩尤的目光在突然之間相觸，伏朗竟然心中一震，恍惚間，他彷彿覺得自己的招式漏洞百出，在蚩尤的目光之中不堪一擊。　　“呀……”伏朗在空中突地變招，損魔鞭化成一條翻卷的烏龍，以玄奇之極的弧跡撞向蚩尤。　　鳳妮的神色似乎若有所思，太昊和少昊的表情則無法看見，倒是兩人的眼神各有不同。　　太昊的眼神似是極為關注，但又有些遺憾；少昊則好整以暇，似乎是想看看蚩尤怎樣化解伏朗這驚天功地的一擊。但兩人眸子之中的神彩卻告訴了鳳妮此戰的結局。　　伏朗以最狂野的形勢催發自己的全部功力，根本就不對自己加以任何的防護，一副只攻不守的架式。可以看出，他是想以命相搏接下蚩尤的一招。　　當然，伏明的打算是好的，即使是以自己一命來換得有熊的安寧，那也值得，只要能接蚩尤一招而不敗就行了。而以蚩尤的身份，若是以招換招，自然算是他輸了，是以，伏朗賭上了這一把。　　蚩尤淡淡地笑了，但當伏朗發現蚩尤這個笑容之時，損魔鞭的一截已握在了蚩尤的手上，而他的功力犹如泥牛入海一般被吸個乾淨。　　伏朗大驚，欲撤之際，蚩尤的手在他眼中已由小變大，彷彿成了整個天、整個地，他根本就沒有任何反抗的機會，手腕已被抓在蚩尤的手中。　　所有風卷殘雲的氣勢在剎那間盡斂，戰局已經結束。　　伏朗敗了，他並未能接下蚩尤一招，或許可以說，蚩尤一出手，伏朗便敗了，沒有任何多個花巧的動作。　　當然，蚩尤並無擊殺伏朗的念頭，如果他想殺伏朗。便像是搶死一隻螞蟻，在一招之間就完全可以置伏朗於死地。不過，蚩尤不殺伏朗卻是因為太昊的存在，如果他想太昊助他，就必須讓伏朗好好地活着。　　伏朗只感全身力道一陣虛浮，彷彿自己在剎那之間變成一個空殼，蚩尤的手比鋼鉗更緊，沉重如山的壓力幾乎使他快要窒息了。此刻他才明白，蚩尤的武功究竟是如何的可怕，那根本就不是他所能夠想象的。　　敗了，伏朗心中一陣悲苦，他終究還是不能夠接下蚩尤一招。　　“你敗了。”蚩尤極為淡然道。　　伏朗沒有作聲，卻將目光投向不遠處的蚩尤大軍，眼神竟前所未有地空洞，彷彿靈魂已經隨風而去。　　蚩尤鬆開了伏朗的手，又道：“現在伏朗公子該不會再管有熊之事了吧？”　　伏朗依然未答，只是緩緩地收回目光，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是的，他再也不能助有熊了，事實上，即使他相助有熊，又能起到什麼作用呢？以他的力量，竟連蚩尤一招也接不下，根本就沒有資格與蚩尤為敵，也根本就沒有能力相助鳳妮，是以，他惟有長嘆。　　蚩尤泛出了一絲悠然的笑意，只聽伏朗那一聲長嘆，便知道伏朗是個遵守信諾之人，也便是說伏朗已經認輸了。只要伏朗認輸，不再插手有熊的事，他便不必要再與太昊之間發生磨擦。　　當然，如果伏朗不認輸或反悔的話，蚩尤只會先擒下他，再出手對付有熊，因太昊之因，他絕不會傷害伏朗。　　伏朗緩緩地轉過身來，與鳳妮相對望了一眼，心中更是無限的苦澀。　　“對不起，我無能為力！”伏朗輕嘆了一口氣道。　　鳳妮依然很溫柔地望着伏朗，平靜地道：“我知道師兄儘力了，這不怪你！”　　伏朗澀然一笑：“謝謝你的諒解！”說話間，目光卻移向了熊城。　　伏朗無限留戀地望着熊城，那一個個劍拔弩張的有熊戰士，一個個面帶緊張卻仍傲氣不減的有熊高手，還有那高大的城門，使伏朗禁不住神思飛躍。　　記得第一次護送鳳妮返回熊城之時，那是何等風光，如眾星捧月一般受到了整個熊城子民的熱烈歡迎。那時，有熊子民十里相迎……熊城之中，也有他最美好的回憶，最初的鳳妮，對他簡直是百依百順，只有那段日子他才真正地感受到自己生命的充實……可是現在呢？　　伏朗又嘆了一口氣，“是呀，過去的都是美好的，當時是身在其中，難以體會，過後再一思索，才明白錯過的東西會讓人多麼心痛。或許；這便是命運，這便是人性的劣根。可是，這個世上沒有後悔葯可吃，如果時光能夠倒流的話，我一定會好好把握……”想到這裏，他心中又嘆了一口氣。　　鳳妮心中湧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她覺得伏朗的目光空洞得可怕，這是她第一次發現伏朗有着這種可怕的目光。　　伏朗緩緩地收回目光，又落在鳳妮的臉龐，有些淡然地吸了口氣道：“我可以再親你一下嗎？”　　眾人皆愕，使連蚩尤、太昊、少昊也都大訝，鳳妮一愣神，並無半絲羞澀之意，湊上兩步，悠然地閉上美目。　　蚩尤心中極不是滋味，他竟對伏朗生出一絲妒意，這種感覺連他自己也覺得奇怪，這是他很少有的，他只是曾嫉妒過軒轅……　　想到軒轅，蚩尤的恨意更濃，天下間美好的事物總是被這小子給得去了。包括桃紅，還有眼下的鳳妮，連有熊、陶唐這般的強大部落居然也都屬於軒輟，便是自己的親兄弟恭弘=叶 恭弘皇也幫軒轅來對付他，這是最讓他心痛之處。　　蚩尤仍然無法擺脫恭弘=叶 恭弘帝的思想感情，他們已是一個共同體，相輔相成卻又各有特色的個體，這或許便是蚩尤重生魔體的不完美之處。　　伏朗心中沒有一絲褻讀之意，反而變得無比平靜。他愛鳳妮，但他卻知道，他與鳳妮的感惰僅止於此，不可能還能重返昔日戀人的美好時光。錯過的，永遠都已經錯過了。當然，問題是，此刻連他也覺得，只有軒轅才能配得上鳳妮。因此，他也止住了自己的任何遐念，而此刻風妮的配合，已經讓他心滿意足了。至少，他仍舊擁有一吻的權利。　　伏朗輕輕地吻了下去，在千萬道目光的環伺之下，他旁若無人地吻了下去。　　太昊心中也很苦，那種滋味是沒有人能夠明白的。他愧疚，是對鳳妮，也是對自己兒子的愧疚。演變成今日之局的罪魁禍首不是別人，而是他自己，如果不是他自私地想利用鳳妮對伏朗的感情，又利用兒子對自己的信任，那事情又怎會弄至今日這般地步？　　伏朗的輕吻，便像是一柄刀子在切割太昊的心，雖然伏朗不再向他說隻字片言，但行動卻已經是在譏諷太昊的自私。　　太昊心中暗暗地嘆了一口氣，彷彿一下子蒼老了數十年，兒子的痛苦與他的痛苦又有什麼分別？只是，他直到今日才發現這一切，可是這已經晚了，一切都已經晚了。　　是的，錯過了便過去了，一切都已遠逝，所拾起的僅是殘餘的遺憾，這便是命運。　　少昊沒有動，但眼神卻有些沉鬱，彷彿是被勾起了往昔的某一段沉重的記憶。　　天下三大無敵高手竟然全都保持着沉默，數萬道目光全都聚在伏朗對鳳妮的這一吻之上，天下萬物彷彿因此而靜止……　　伏朗緩緩地離開鳳妮的紅唇，他只是輕輕地吻了一口，在他的心中，鳳妮便像是女神，不可侵犯的女神。因此，他能得這一記輕吻的機會，便已心滿意足了，而讓他引以為傲的，卻是在天下三大無敵高手的環伺之下，在兩軍對壘陣前，大戰一觸即發的情況下吻了鳳妮，這一切足以讓任何人自傲。　　這不僅僅是因為鳳妮的身份和美麗，更是因為這千古難遇一回的背景，所以伏朗得此一吻足矣。　　鳳妮緩緩地睜開眼睛，神色依然是那般平靜，只是臉頰之上多了一些紅潤，使其無法形容的美麗更加無法形容。　　伏朗的神色也變得極為平靜，眼神之中雖仍帶鬱郁之色，但卻可以讓人感受得出他內心的平靜。　　“師妹，多保重！”伏朗不無傷感地與鳳妮對視了一眼，淡淡地道。　　鳳娘也澀然一笑，點了點頭道：“你也一樣！”　　伏朗悠然一笑，驀地轉身向那片無人的曠野中緩步行去。　　伏朗的舉措實讓雙方戰士大訝，但是鳳妮和蚩尤、少昊彷彿是在意料之中，並不驚訝，太昊想說什麼，手抬了起來，但卻又放下了，只是望着伏朗那孤獨而落寞的背影，雙睛竟有些濕潤了。　　伏朗竟沒有再向太昊說半句話，連看上半眼也沒有，便像是一隻失群的孤雁。　　太昊的心頭一陣酸痛，不過，他知道伏朗這一刻是不可能原諒他的，甚至是一輩子，除非他退出此戰，但那可能嗎？因此太昊只好讓伏朗離去，或許給他一些時間，讓他靜靜地想一段日子，便會回心轉意。太昊也明白，此刻伏朗最需要的便是靜，是以，他抬起的手又放下了，更將要說的話咽回了腹中，只是用目光默默地送着伏朗漸行漸遠的軀體。　　驀然間，伏朗袖間滑出一柄短劍，便在太昊和鳳妮驚呼的當兒，重重地刺入了自己的心窩！　　“朗兒……”太昊絕望地凄呼，同時身形如光影般向已行出二十餘丈遠的伏朗射去。　　“師兄……”鳳妮也驚呼，但是她卻沒有追上去，因為她對面尚有蚩尤虎視眈眈。　　伏朗的軀體緩緩倒下，那短劍的劍尖自背部透出讓鳳妮諸人看得清清楚楚。　　這是誰也沒有料到的結局，伏朗竟選擇了死亡作為自己的歸宿，作為對太昊的一種抗議。　　這一切大突然了。　　蚩尤也呆了，他亦沒有估到伏朗竟然如此偏激。　　少昊也為之震動。　　“朗兒！”太昊剛好抱住伏朗那快要倒地的軀體，泣聲悲呼。　　伏朗卻已經聽不到父親的呼喊，這一劍下去剛好刺中心臟，立時氣絕身亡。他選擇這樣一種方式作為結局或許是最好的，因為他實在不願意眼睜睜看着蚩尤大軍對熊城戰士的屠戮，他無法接受自己最敬愛的父親去殺死自己最心愛的女人的現實。可是他已經敗給了蚩尤，更答應了不可以再插手熊城之事。因此，他不能選擇為愛人而戰，惟有讓自己永遠地離開這個矛盾的、殘忍的世界。　　事實上，他能夠幫鳳妮戰自己的父親太昊嗎？　　不能！無論如何，太昊都是他的父親，最尊敬的父親，他如何能夠面對與父親作戰的現實？如果現實是如此殘酷，他寧可選擇逃避，寧可選擇永遠地離開這個世界。所以，他在兩難的抉擇之中，選擇了第二條道路。

# 第五章 太陽神盾

　　鳳妮心中也升起了一陣難以言喻的感受，但她卻沒有任何錶示，只是暗暗地嘆息了一聲，她明白伏朗的心情，也明白伏朗的情意，但她卻不能改變命運，更不可能再愛上伏朗。或許，她確實被伏朗感動了，但感動並不等於愛。　　鳳妮的神色平靜之極，無悲無喜，無嗔無怒，彷彿在剎那之間超脫於塵世之外，伏朗的死，她似乎在霎時已遺忘。或許，是她的心已經麻木了。在她內心的深處，永遠只有一個人的影子，那便是軒轅。　　蚩尤也吃了一驚，風妮的眼睛在剎那之間變得深邃無比，彷彿可以洞悉世間一切。那淡淡的、鬱郁的目光，有着一種讓人心顫的力量。但令蚩尤驚訝的卻是，鳳妮竟能夠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自伏朗的死中回過神來，確實不能小覷。　　當然，蚩尤根本就不會當鳳妮是個能阻他殺入熊城的對手。一來是因為鳳妮不過是太昊的一名弟子，再厲害又能比得上太昊嗎？那自是不可能。因此，風妮的武功他根本就不用擔心；二來，鳳城只是一個女流之輩，雖然美得不似塵世之物，但這對他來說只能算是一種誘惑，而不算是阻力，這也便是蚩尤為何不急着出手對付鳳妮的原因。　　在蚩尤的眼裡，熊城己是囊中之物，最妙的是鳳妮竟然親自送上門來，擒賊先擒王，如果擒下了鳳妮，熊城豈非不攻自破？因此，蚩尤好整以暇地面對這個美女對手，欣賞的成分反而多於戰爭的成分，這也使得那劍拔弩張的氣氛變得有些怪異。　　似乎沒有人再注意伏在伏朗屍體上悲嚎的太昊，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再一次凝聚在鳳妮和蚩尤的身上。　　任何人都可以感覺到風妮與蚩尤之間氣勢的異變，即使是在數十丈之外的兩軍戰士，也都感受到了這股沉重的壓力。　　鳳妮那鵝黃色的披風無風自動，但整個人卻如一潭不知深淺的清水，無法揣度。這個變化連蚩尤都有些驚訝，因為這不應該是來自風妮的氣勢。而鳳妮只是太昊的弟子，怎可能擁有如此不可揣度的力量呢？　　“難道鳳妮真是有所依恃？”蚩尤心中在思忖的同時，卻開口道：“我想再說一次，如果你願意臣服於我，我不僅可以不再攻打熊城，更會讓你主宰我為你打下的河山，那你就可以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　　“不用說這些無聊的廢話，有熊族中沒有不戰而降的人，更不會有苟且偷生之輩，正邪勢不兩立，今日我們只能憑實力說話！”鳳妮斷然打斷蚩尤的話，冷冷地道。　　蚩尤不由得大惱，鳳妮竟這般不識抬舉，他本想讓鳳妮成為自己的女人，可是鳳妮的話使他又記起了對軒轅之恨，不由冷笑道：“很好，我蚩尤得不到的女人，軒轅那小子也別想得到！今日就別怪我辣手摧花了，我要熊城為你這句話付出最慘重的代價！”　　鳳妮不屑地一笑，目光別開蚩尤投向遠處通向熊城的大道，但她卻又輕輕地嘆了口氣。　　路依然是那條路，但鳳妮卻沒有看到想看到的人。軒轅依然沒有奇迹般地出現在路的那一端，沒有出現在鳳妮的視野之中，是以鳳妮輕輕地嘆了口氣。　　她多麼希望軒轅能夠奇迹一般地出現在那條大道上，哪怕只是再見他一眼便死去，至少，她會少了許多遺憾。但命運總要給人一個殘缺的結局，給人一種殘缺的心情，是以，鳳妮無奈。　　鳳妮收回目光，心中再一次排除所有的雜念，她感覺到自太陽神盾之中有一股強大的能量注入她的體內，使她的思感和精神無限地延伸，彷彿是不斷長大的八爪之魚，即將發生的整個血戰中一切動態的或是靜態的都彷彿全在她的腦子之中清晰地反應出來，她的心靈便像是一面鏡子，一切的外物皆無法遁跡。　　鳳妮還是第一次感受這種奇妙的感覺，雖然她有過一次與太陽神盾親密接觸的經歷，但那一次只是她的思感進入了太陽神盾的內部，窺得了她父親存於太陽神盾之中的秘密。但這一次卻不同，她的思感是向四面八方的空間延伸，恍惚之間，她似乎已經完全把握了整個戰場的形勢，便連蚩尤的動靜和形態也絲毫沒有遺漏。　　蚩尤和少昊全都吃了一驚，在剎那間，他們似乎覺得風飄渺起來，變得不太真實。　　蚩尤和少昊自然明白這是怎樣的一種境界，是以，他們全都大訝。在他們的眼裡，鳳妮雖然是有熊之主，但卻不過是太昊的弟子，即使是美麗且聰明，可其武功又怎會高到哪裡去？但此刻一見，卻全然不是那麼一回事。　　太昊停住了悲泣，他是被鳳妮那向四面擴散的氣機給驚醒的，儘管他內心的傷痛是無法形容的，可他畢竟是一代霸主，這一百多年的歲月讓他懂得了太多，也讓他的心變得堅強甚或是麻木。雖然，愛子的死對他的打擊是難以估量的，但他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收拾情懷，面對現實。　　太昊恨！恨自己，恨蒼天無情，恨鳳妮，恨蚩尤，此刻的他，恨世間所有的人！　　但恨又有什麼用？生命的逝去並不是用恨就可以挽回的。因此，太昊感到悲哀，感到自己枉自稱雄了這一百多年，竟連兒子都保不住，老來喪子，這簡直是一種諷刺！最具諷刺的卻是伏朗並非死在別人的手中，而是自己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只有這一刻，太昊才明白伏朗心中是多麼的痛苦，對他是多麼的失望。以伏朗的身份和條件，竟選擇了這種方式告別人世，到死前，一句話也不留給自己的父親，這才是太昊心中的最痛。　　當然，這也是因為自小伏朗所受的溺愛太多，致使他在許多挫折之後，無法擺脫出自己內心的鬱悶，這也是他選擇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太昊緊抱着伏朗漸漸冰冷的軀體，北風呼嘯之中，伏朗身上流出的鮮血染紅了太昊的金甲，但很快便結成了冰，太昊卻似乎沒有什麼感覺。　　蚩尤的眸子里閃過火一般的魔焰，那一身黑色的衣衫之上也彷彿罩上了一層魔火，他終於將鳳妮當成了他的對手！　　“很好，果然是不同凡響，難怪敢隻身出城挑戰本帝！不過，明年的今日，仍將是你的祭日！”蚩尤仰起頭臉，滿頭的長發在呼嘯的北風中雜亂無章地飛揚而起，那本有些蒼白的俊臉，這一刻竟顯得森然，陰冷得可怕。　　鳳妮卻將目光投向深邃莫測的藍天，心中暗嘆道：“軒郎，永別了！”　　蚩尤出手了，漫不經意之中，像是鬼魅一般撞向風妮。　　鳳妮並未收回目光，但是她的心中已經找到了蚩尤出手的位置。與太陽神盾聯為一體之時，她便像是擁有了整個天與地，她的心神無所不在，她的思感無所不存。　　“噗……”鳳妮的太陽神盾以準確得駭人的角度迎上了蚩尤的拳頭。　　蚩尤並未傾盡全力，事實上，對於擊殺鳳妮，他仍有些於心不忍，他要生擒鳳妮，就算得不到她的心，他也想得到她的身。是以，他下手只想試探一下鳳妮的虛實。但是，這或許正是他最大的敗因，最難以饒恕的失誤。　　鳳妮的蕩漾陽神盾一觸蚩尤的手臂，蚩尤只感一道電流透臂而入，以他根本來不及反應的速度傳遍全身。　　蚩尤大吃一驚，卻發現鳳妮的嘴角邊逸出了一絲詭異莫名的笑容，他急忙倒退！　　蚩尤駭然驚覺，在他退卻之時，竟牽動了鳳妮及其手中的怪盾。　　鳳妮和太陽神盾如同吸附在蚩尤手上的螞蝗一般，根本就已經聯為了一體。　　鳳妮的身形閃起一層五彩的光潤，像是一塊會發光的寶石，使其更是美得耀眼。　　少昊也吃了一驚，他沒想到蚩尤竟在第一個回合便開始退，這對他來說，確實感到意外，也很不可思議。如果說風妮逼退了蚩尤，那確實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可事實終究是事實。　　蚩尤只覺得那奇異的電勁越來越強烈，竟如洪潮一般，讓他無可抗拒，這是一股絕然不同於他在昔所見過的任何氣勁！這是一種完全陌生，但卻是無可阻御的奇異力量，就像是精神與思感一樣，可觸而不可及，更無法相阻。　　蚩尤在剎那之間倏然想起了另一段深藏在心底的記憶，那是昔年他與伏羲眾神決戰時，眾神聯手，以伏羲先天八卦為中心，竟然接通了天外天的力量，正是那股來自天外天的外空間力量將他擊得粉身碎骨，而他的魔魂遭到封存。後來，那決戰之地便被伏羲建起了神門，而蚩尤則在神門之中被先天八卦氣勁禁錮了一百多年。　　而眼下這股無法阻抗的電勁，竟與當初那來自天外天的力量有着讓人心驚的相似！因為這是來自外空間的力量，因此這個世界之中沒有任何力量可以與之相抗，這才使得蚩尤根本就不可能阻住這股勁氣的入侵。　　想到這裏，蚩尤驚駭欲絕，他哪裡想到，鳳妮竟然能夠運用天外天的力量，竟能夠接引外空間的力量來攻擊他，這怎不讓他驚駭欲絕？難道他今日要重蹈當年的覆轍，被擊得粉身碎骨而亡？　　“去死吧！”蚩尤大驚之下，左臂迅速揮出，一股黑色的氣柱朝鳳妮胸前的太陽神盾擊去！　　蚩尤要儘快與鳳妮分開，如果讓鳳妮與他聯成一體，那天外天的力量只會將他們同時爆碎成飛灰！但他卻絕對不想與鳳妮同歸於盡。　　天下間，沒有人比蚩尤更了解天外天力量的可怕，如果那股力量足夠的話，完全可以將這個世界毀滅，甚至會引起空間大亂。當然，若這股力量是由人接引而下的，那就有限了，因為這要看每個接應外空間力量的人有多強抗拒外空間力量衝擊的能力。　　人，就像是一個蓄水池，如果水池大，它所引用的水自然多一些；若水池小，它自然只能少量地盛裝，過大不及，只會使自己受損。當年伏羲借先天八卦之助，合眾神之力才能夠引下那毀天滅地的力量，不僅擊毀了蚩尤的肉身，更讓刑天變成了廢人。同時，方圓三百里地化成一片焦土，正是今日涿鹿之地與塞北的那片沙漠所在。那股力量不僅傷敵，更會傷已。因此，眾神在那一戰之後，相繼而死，連伏羲也不例外。而今天，蚩尤再遇這種力量，怎不讓他驚駭欲絕？他此刻更明白，鳳妮是想與他同歸於盡。　　蚩尤知道風妮的意圖卻是有些遲了，而且，他也太低估了太陽神盾的力量，或許，他不該對太陽神盾一無所知。正因為太陽神盾是蚩尤一無所知的神器，這才成了鳳妮與敵同歸於盡的籌碼。　　不僅蚩尤對太陽神盾一無所知，便是太昊、少昊也不知道大陽神盾的威力。他們只以為這是因鳳妮的武功本身就是如此，而不明白鳳妮的力量乃全是來自太陽神盾之上。　　如果蚩尤知道這股外空間之力是來自太陽神盾的話，他絕不會再用左拳轟擊大陽神盾，更不會想這般震退鳳妮，事實上他的舉止正中鳳妮下懷。　　“噗……”蚩尤的重拳擊在太陽神盾之上，本來開山裂地的力量竟全然被吸納，在太陽神盾之中彷彿存在着一個充滿強大引力的虛空，也可以說太陽神盾便像是兩個空間之中的黑洞，而驅使這個黑洞開放的，便是鳳妮的思想和精神。　　蚩尤的力量不僅被消於無形，而且雙手更被太陽神盾所吸。太陽神盾之中儲藏的有熊十代太陽的功力被蚩尤的力量給擊得生出強大的反抗之力，只震得蚩尤五臟欲裂。　　有熊十位太陽所積累下來的力量是何其巨大，更加上來自天外天的力量，便是蚩尤也無法抗拒。　　蚩尤的拳勁擊在太陽神盾上，太陽神盾爆出萬道絢爛的五彩光芒，鳳妮也像是一盞巨大的彩燈一般，綻放出美麗而詭異的彩芒，整個天空都被這四散的彩光所罩。　　蚩尤的雙拳與大陽神盾之間更衝起了兩根巨大的光柱，色彩暗淡，卻隱顯彩芒。　　光柱破雲升天，直上九霄，一時之間狂風大作，飛沙走石，電閃雷鳴，彷彿是天地在剎那間塌陷崩裂，那種氣勢只讓觀陣的雙方都駭然欲絕，那狂野的力量如颶風一般向四面散出，數十丈開外的兩軍戰士被吹得東倒西歪，七零八落，有些人甚至被掀翻在地。　　蚩尤身上的黑氣一漲再漲，他怎麼也沒有料到自己竟陷進了鳳妮所設的死局之中，但他怎會甘心認命？在這一刻，他似乎也明了這股神秘的力量是來自太陽神盾之中。是以，他想傾力震開太陽神盾的引力，與太陽神盾斷開接觸。　　少昊的銀甲竟在鳳妮和蚩尤的氣場之中發出“叮噹……”的震響，強烈的戰意和那滅絕的氣勢激得少昊熱血奔騰，他的眼中閃過一絲興奮而又欣喜的神彩！他所注視的，只是蚩尤那腫漲的披風，雖然他的目光無法看透蚩尤背上的披風，但是他的心靈卻已找到了蚩尤的漏洞。　　少昊的目光橫掃而出，他現在要在意的不是蚩尤，而是另一個對手……太昊！　　少昊的目光橫掃而出，卻與太昊的目光對接，兩道目光竟擦出了一絲火花，似有形實無形，在目光相觸的同一時間，少昊和大昊竟笑了。　　二人笑得那般默契，同時之間，大昊與少昊一起出手！　　大昊和少昊兩大無敵高手同時出擊，使本來已經足夠混亂的天地更為混亂。　　大昊已經放下了優朗的屍體，他心中惟有恨，惟有殺機，是以他要殺人！　　少昊知道太昊要殺的人是誰，因為他也正想殺人，是以，他們的殺招隨笑而出。　　沒有人比少昊和大昊兩人更明白來自蚩尤的威脅，這個魔王的功力已經達到了通天徹地的境界，如果是單打獨斗，沒有人是蚩尤的對手，即使是少昊和大昊聯手，也不一定能夠佔到任何便宜，但這一刻卻是不同。　　不同之處便在於多了一個鳳妮，多了一個太陽神盾。　　誰也沒有想到，鳳妮加上太陽神盾竟有如此可怕的力量，連蚩尤也完全無法脫身，不僅無法脫身，更陷入了一個死局。這種機會乃是千載難逢的，稍縱即逝。因此大昊和少昊絕不想錯過這個大好的機會……他們要一起誅殺蚩尤！　　少昊要殺蚩尤並不奇怪，他投入蚩尤的部下本就是想藉機除掉這個魔王，重獲自己應得的一切，重新成為東夷之主。既然找到了今日這麼好的機會，他怎麼會放過？　　太昊要殺蚩尤也不足為怪，天下間能夠讓他感到恐懼的人便惟有蚩尤，他稱雄南方已有一百多年，而今卻要在蚩尤面前卑顏屈膝，他心中怎能服氣？而且伏朗的死難道與蚩尤沒有關係？大昊恨，恨貴萬，恨自己！因此。他絕不會放過任何擊殺蚩尤的機會，最難得的卻是能夠與少昊心照不宣，同時出手誅殺他們共同的敵人。　　是的，太昊絕不會相信，若以他與少昊全力合擊的力量仍殺不了蚩尤，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何況蚩尤此刻正全力對付鳳妮的太陽神盾，根本就無法分神來理會他和少昊的攻擊。　　熊城城牆上的有熊戰士只感到神馳目眩，但是每個人都心神大振，鳳妮竟然可以力戰蚩尤。　　熊城的高手一個個張口結舌，他們怎也沒想到太陽鳳妮竟有着如此強大的力量。　　熊城方圓五十里的天空都被一層密雲低壓着，四面八方的雲團仍在以讓人難以置信的速度向熊城方向彙集，但在這低暗沉鬱的密雲下，卻有一層奇異的彩芒讓人眼花紋亂，更有兩道暗彩的光柱刺破雲層透入霄漢，沒有人知道這兩根光柱延伸了多高，但這兩根光柱卻隨着鳳妮和蚩尤身形的遊走而移動，便像是兩道遊動的龍捲風，所過之處，密雲便被劃破、裂開，另外的地方又迅速合上，只偶爾會有一縷陽光透落。　　電火順着兩根光柱如千萬條銀蛇般滑落，然後在蚩尤雙臂與太陽神盾之間交纏，結成電球，再爆開，如此反覆循環，使整個混亂的天地詭異莫名。　　這個時候，那些熊城戰士才明自，何以風妮下今不許他們出城接應，因為以他們的力量，只會被這盤旋的氣動撕裂絞碎。　　蚩尤的戰士盡皆倉皇而退，退避不及的，甚至被沉重的壓力擠死，有的則被無情的電火擊死。　　鳳妮的身上彩光愈盛，而蚩尤的身上則已被電火全部裹住，使得蚩尤的容顏變得猙獰可怕，形如厲鬼。　　太昊和少昊的身形暴動，只讓熊城中的高手全都大驚，此刻鳳妮正與蚩尤僵持着，如果大昊和少昊再出手相助蚩尤的話，鳳妮蔫有命在？但是熊城中的高手也是欲救不能，這樣的距離，就是想救鳳妮也是鞭長莫及。何況，誰是太昊和少昊的對手呢？　　尚九長老閉上了眼睛，他不想看到悲慘的一幕，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會是怎樣一個結局，更知道，天下已沒有人能夠解開這個死局。

# 第六章 三敗俱傷

　　陽爻長老此刻手中多了一面令全城震驚的令旗，它正是太陽旗，這是鳳妮賜給他代管、可以統率三軍的個旗。當然，這面令旗將在軒轅歸返之時交由軒轅掌管。　　鳳妮的眼裡透出一絲淡淡的笑意，她看到了太昊和少昊的出手，而她等的也便是這一刻！　　蚩尤心中大驚因為他已經感受到太昊與少昊攻擊的對象並不是鳳妮，而是他！　　蚩尤的戰士也都看到了這一切，但是他們根本就無法在這四大高手同時出擊的情況下有絲毫的動作，甚至連立足都不穩，跌跌滾滾地退至兩百丈之外。有些人走避不及，非死即傷，戰馬、戰鹿一陣瘋狂地騷亂其場面之慘烈，確實讓人無法形容。　　蚩尤的確沒有想到鳳妮竟還有如此一件殺手鐧，可是他發現得太遲了，根本就不可能逆轉形勢。而且，他已經越陷越深，那來自天外天的力量已漲大到讓他的經脈快要暴裂的地步，不僅如此自太陽神盾中所傳出的力量還不上天外天的力道，還有有熊歷代太陽的功力，這使得兩股不同的真氣在蚩尤的體內大肆翻攪，以其無敵魔功也無法將之盡泄於體外。　　蚩尤體內的每一根經脈都彷彿在承受着千萬根鋼針的刺扎，那種痛苦是無法形容的，他身上的肌肉也全都無法承受這來自內在的力量，開始變形暴漲、而在他的眼裡，鳳妮卻是好整以暇，依然那般優雅絕美。　　“去死吧，蚩尤！”太昊和少昊同時高喝，兩人四掌以開天闢地之勢向蚩尤背上轟然擊下！　　蚩尤心中暗呼：“吾命休矣！”　　“轟……”“轟……”兩聲巨響在蚩尤的身上傳來天空之中爆出一串亮麗的電火，犹如傾盆而下的流星雨，透過黑暗，低沉壓抑的密雲灑落在蚩尤和鳳妮所在的空間。　　所有在熊城城樓上觀戰的有熊高手倏覺眼前一片光亮，迷茫一片，但是他們此刻已知道太昊和少昊要殺的人不是風妮，而是蚩尤！因此，他們心頭也鬆了一口氣。　　太昊和少昊兩人則大驚，他們的雙掌分別擊在蚩尤的兩大重穴之上，但是在他們的手掌與蚩尤的背脊之間間出無數強烈的紫火。紫火彷彿是自蚩尤的體內傳出，隨之而來的卻是兩股強大得令他們無法抗拒的力量注入兩人的體內。　　“轟……轟……”太昊和少昊同時狂嚎一聲，倒跌而出，身形劃過虛空之時，噴出一口鮮血，渾身的經脈如被電火燒灼一般，全都抽縮起來。　　蚩尤也狂嚎一聲，狂噴出一口鮮血，整個身軀亮成了一團黑火，在電光的繚繞之下，便犹如一隻怪獸。　　鳳妮的身子也一震，只覺得蚩尤的力量在驟然之間暴增了一倍不上，太陽神盾爆出一團奇異的紫色光彩，使方圓百丈全都變得鴻象不清，而她自己的身體彷彿變得透明，五彩的光芒自體內的每一個細胞中射出本來已經美得耀人眼目，現在卻更是無可比擬。　　在鴻蒙的紫色天地之中，所有人都能看清風妮的容顏，頭上髮結已散開，秀髮如五彩飛瀑一般飛瀉在肩頭，一身綠衣掩不住自體內所透出的五彩光芒，整個人犹如自九天飛下的神女，只讓每個人都有一種欲頂禮膜拜的衝動。　　鳳妮和蚩尤的軀體依然連在一起，似受了一股強大的衝力，將兩人的身子衝上了半空，而兩人身上的光芒也達到了極限。　　在恍惚之間，鳳妮竟彷彿奇迹般地聽到了軒轅的呼聲。　　這呼聲卻是傳自心底！似乎有一股強大的精神力量與她的思感交接，一種奇異的景象竟閃現在鳳妮的腦海之中，清晰得讓她有些吃驚和不解。　　恍惚間，她竟看到了軒轅，那是一個她極為陌生的地方，而軒轅正向著她的方向飛奔而來！那簡直不是人的速度，而像是一隻飛鳥，遇山過山，遇澗越澗似乎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擋住軒轅的腳步。不僅如此，軒轅竟真的如同一隻飛鳥般張開雙翼，直接飛過兩座山頭……　　一切的一切，都是那般虛幻，但又是那般現實，彷彿是鳳妮身臨其境一般。　　鳳妮還聽到了來自軒轅內心的呼喚，感受到了軒轅內心的焦灼。她明白，軒轅正在以最快的速度趕回熊城，但還在路上。她也知道，軒轅已經感應到她的處境，所以才會這般焦灼。　　鳳妮似乎還明白了，今日的軒轅已非昔日的軒轅，只憑這強大的精神力，她就可以明白軒轅變了。　　鳳妮知道，軒轅的精神和思感一直在牽繫着她，只是她並不知道而已，因為她的精神猶未達到與軒轅對接的境界。可是此刻她體內己充斥了奇異的天外天力量，更充斥了來自太陽神盾之中的奇異能量，所以她能夠感應到軒轅的存在，感應到軒轅的心情，以及對她深切的思念和愛意，可是命運卻像是跟她開了一個玩笑。　　是的，命運跟她開了一個玩笑，也與軒轅開了一個玩笑，因為鳳妮知道，自己生命的終結便在下一刻，她永遠都不可能再見到軒轅了，禁不住在心中暗呼：“軒郎……永別了！”　　在所有人的注視之中，兩根暗彩的光柱突地暴漲，將鳳妮和蚩尤吞噬其中。　　“轟……”天地在剎那之間化成一片混沌。　　黑氣、紫芒、五彩的光亮、電火一全都化成了星星點點，斑斑駁駁地雜合在一起不知哪是蚩尤，哪是鳳妮，哪是太陽神盾。　　那。聲巨響之狂，只讓天地變色，虛空破碎。　　慘嚎聲、馬嘶聲、鹿鳴聲、熊城城牆倒塌聲、驚呼聲、尖叫聲、雷電交擊聲所有的聲音夾雜在一起被攪碎，然後化為虛無，充斥了每個人的聽覺神經，而後，什麼也聽不到，只有耳鼓之中的迴音在“嗡嗡”作響。　　看不見、聽不到，所感覺到的便是要將人撕成碎片、將人化為飛灰的風暴！　　天地在崩陷，山河在裂變，一切的一切，都是那般狂野而不可收拾。　　沒有人知道這是否還是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沒有人感覺到自己存在的位置。　　天不再是天，地不再是地，人不再是人，像是在一個不真實的噩夢中獨自飄浮而無法自持。生命在剎那間變得空虛一片，什麼都不再真實。　　每個生命，都像是在虛渺之中無休無止地飄浮完全不着邊際，強烈的氣流充斥着每一寸空間，在無休止地激蕩。　　這是何等的聲勢？這是什麼世界？　　※※※　　軒轅極速地奔躍着，沒有人能夠想象他的速度，犹如肋生雙翼，自這個山頂滑向另一個山頭，數百丈的距離僅憑披風之助就可以極速翔過。　　軒轅心裏的急切是難以言喻的，他感應到風妮那必死的決心，但是他卻又突然停止了腳步，一股奇異的感覺湧上他的心頭。　　“軒郎……永別了！”是鳳妮的呼聲，軒轅的腦子之中亮起一幕讓他難以置信的場景。　　頓時之間，軒轅傻了，他知道，一切都已經遲了，他腦海中所感應到的卻是鳳妮最後與蚩尤同時爆開的場面。而風妮竟化成了一團五彩的光芒飛散成塵末，然後天地一片混沌……　　“風妮……”軒轅禁不住一聲長長的凄呼，跪倒在一座小山頭上，遙望着熊城的方向，眸子里滑下兩行清澈的淚水。　　一切都遲了，即使是他的速度再快，也不能一步趕到熊城，可是命運卻總是將這短短的一步距離當作玩笑的資本。　　“鳳妮……”四野無人，軒轅長哭不起，他是多麼清楚地感應到風妮對他深沉真摯的愛意，不僅如此，鳳妮心中的遺憾也讓他清楚地感應到了，在鳳妮臨死的一剎那，他們的思感完全結合，因此，彼此內心再無半點秘密可言。　　軒轅哭罷，又仰天長嘯，群山共鳴，萬鳥俱驚，犹如驚濤怒潮翻湧，億萬鐵馬金戈征戰相伐，一時天地變色，草木盡折。　　嘯聲夾雜着濃濃的殺伐之意，方圓十里內的鳥雀俱裂腑而亡……　　良久過後，軒轅似是累了，竟呆跪在山頭之上，靈魂彷彿已經遠離軀殼而去，只剩下滿心的悲憤和苦痛。　　鳳妮竟先他而去，想到昔日的種種情懷，想到那濃濃深情，那歡笑嬉戲，並肩作戰的日子，軒轅的淚禁不住再一次流了下來，卻是已帶紅色的血淚。　　軒轅不再伸手去抹，他只是望着天邊的雲彩，望着天頂正高的驕陽，一切全都變得空洞，變得了無生趣。　　這一刻，他才知道，他愛鳳妮，竟是如此之深，竟是如此之熱烈。　　是的，正如他所說，只有離別，才能夠更深地感受到對方的重要，才能夠更深切地明白愛是何等的滋味可是軒轅怎麼也沒有想到，與鳳妮的那一別，卻成了今生的永別，這怎不叫他心痛？怎不叫他傷感？　　天下，又有何意思？生命，又有何意義？即使是能夠主宰天下，卻無法填補心中的空虛，這個天下要之何益？要之何為？　　如果生命真的是一場夢，或許還有重做的機會，也可以醒來，但生命卻並非一場夢……　　軒轅禁不住仰天長嘆，蹙然無語，只是遙望着群山，一時之間彷彿成了無家可歸的浪子，不知該何去何從。　　※※※　　良久過後，似有數個世紀那般漫長，天地慢慢平靜了下來。　　知覺又歸返了每個人的軀體，但整個世界都是一片寧靜，如死一般的寧靜！此時陽光已經自漸散的密雲縫隙間灑下，竟然頗有幾分暖意，但是每個人所看的景象已不再是最初的一樣，彷彿天地都已經改變了。　　熊城那堅固之極的城牆竟然倒塌了一個六七丈寬的大豁口，地上一片狼藉，有熊戰士死傷數百，他們全然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似乎只是在突然之間，一切便已經發生了，生命也便離自己遠去了・在這毀天滅地的風暴之中，生命竟是那般的脆弱，那般的不堪一擊。　　熊城之前，出現了一個數十丈見方的巨大深坑，彷彿是被天外的巨大隕石撞擊而出的一般，坑中泥土一片焦黑，寸木不存。　　焦黑的泥土微有些蓬鬆，顯然是被強大的撞擊力所震。　　深坑的中心處最深，幾達三丈，而它的周圍呈一個陡坡向四面延展。　　遠處，蚩尤戰士的屍體亂七八糟地躺倒一片，更有傷重之人在那裡呻吟。他們似乎也被眼前的一切給鎮住了，竟然忘了哀號，忘了逃離。　　尚九長老也傻了，但他卻最先清醒過來，不禁大聲悲呼：“太陽……”　　尚九長老的呼聲驚醒了許多人，這時候所有人似乎才想起剛才幾妮與蚩尤的一戰，可是此刻鳳妮呢？　　而蚩尤又在哪裡？還有太昊和少昊又去了哪裡呢？　　一切都顯得那麼玄乎。　　陽爻長老也被尚九的呼聲驚醒，在同時之間，他揮動着手中的太陽今旗，高呼：“給我殺光這些賊子，為大陽報仇！”　　陽爻長老這一呼之際，他自己己一馬當先地衝出了熊城大門。　　城頭之上的有熊高手皆如雨點般射落熊城之外，向遠在一裡外慌忙撤離的蚩尤大軍衝殺而去。　　“轟……轟……”驀然之間，那巨坑之中的泥土突地暴出一金一銀兩道光影。　　泥土四射之中，一金一銀兩道身影踉蹌地向兩個相反的方向如箭一般離去。　　尚九長老忍不住驚呼：“太昊！少昊！”　　那兩道身影正是太昊與少昊，他們竟是自地底之下路出來，但卻並未死去。不過，只看兩人的行動便知道他們已經受傷非輕。　　太昊手中似乎還抱着伏朗的屍體。　　“追！”尚九長老怎肯放過這兩個罪魁禍首？此刻不痛打落水狗，更待何時？雖然大昊與少昊的武功高得讓人心驚，但對於受傷的老虎，尚九長老還不會害怕。　　事實上，太昊和少昊的武功並不足以讓熊城害怕，只要由熊城中的數大高手聯手，便可以與之抗衡。因此，大昊和少昊一直都不敢與熊城正面為敵。　　雖然自從有熊上代太陽去世之後，族中便沒有能獨立與大昊、少昊相抗衡的高手，但其深厚的根基，使之積累下了大量讓人不敢輕忽的高手。以六大長老為首的高手此刻是熊城之中的中堅力量！　　齊充立時受命，領着他所親訓的死士與另外兩名高手向少昊掠走的方向追去，另有一些高手朝太昊奔逃的方向追去。一時之間，兵分三路，兩翼之軍各一千，中路大軍卻有三千之眾，再加上熊城之中的子民們上下齊心，人人為鳳妮的勇氣所感，紛紛操兵刀殺出了熊城，僅留下一千人緊守熊城。　　“轟……”那深坑最中央底部的泥土也突地裂開，在熊城高手趕到的一剎那，蚩尤竟然也破土而出。　　蚩尤渾身精赤，但渾身的肌膚全都如焦炭一般的顏色，卻依然散發出濃烈的魔焰。　　“蚩尤……”有熊戰士皆大吃一驚，懾於魔帝的魔威，竟都停住了腳步。　　眾人稍怔神，陽爻長老狂吼一聲：“殺！”　　有熊戰士眼中彷彿又浮現出了鳳妮獨戰三大無故高手的場景，頓時一個個勇氣倍增，蜂擁着向蚩尤衝去。　　蚩尤略一愣神，似乎這才發現有熊軍已如潮水一般地涌了過來，不由得微驚，竟然轉身就跑。雖然他此時傷疲不堪，但是其速度卻仍不能不讓人心驚。　　蚩尤竟然不戰而退，魔威盡失，立時使得有熊戰士氣勢大振。　　“不許踐踏這深坑！”尚九長老突然擋在有熊戰士的面前高呼。　　陽爻一怔，不過立刻明白了尚九的意思，因為鳳妮也可能像蚩尤一樣，在這深坑的地下。如果這麼多戰士踏足而過，鳳妮豈會還有命在？雖然，此刻他們只要自深坑之中衝過去，便可以追上蚩尤，並將之擒殺，但是他們豈能置鳳妮的生死於不顧？　　陽爻一揮今旗，有熊戰士只好繞過深坑向蚩尤追去。　　就是這樣稍一耽擱，蚩尤便已經沖入了自己的隊伍之中。　　“給我殺！”蚩尤也高喝道。　　蚩尤的戰士見蚩尤又重新回來，不由得大喜，更是精神大振，紛紛又回頭向有熊戰士迎來，但仍有些人只顧自己逃命，因為在人數方面，蚩尤軍比有熊軍要少許多，何況此刻有熊是全民皆兵，那氣勢根本就是無可抗拒的。因此，那些見機得快的人便獨自逃走了。　　蚩尤並不參戰，也不會觀戰，他只是搶了一匹戰馬，奪路而逃。　　蚩尤這一逃，其手下的戰士和戰將士都陣腳大亂，誰還會不知道蚩尤已是身受重傷？不由鬥志全失，再加上有熊戰士一陣衝殺，立刻大敗而潰。　　有熊戰士手下毫不容情，一個個都殺紅了眼，這是為鳳妮報仇，也是為被屠殺的族人報仇！他們的心裏惟有仇恨，只殺得蚩尤大軍哭爹喊娘。　　陽爻長老則領着一干高手緊隨蚩尤的身形不放，他定要將這魔王追上，否則的話，將會後患無窮，哪怕便是身死也要將蚩尤誅殺！就為了一個蚩尤，有熊不知道死了多少人。後來又有元貞長老無辜的犧牲，以及鳳妮的生死未卜。此刻陽爻長老的心中只有一個信念，那就是必須擊殺魔帝蚩尤，不再給他卷上重來的機會！

# 第七章 舉城齊悲

　　蚩尤大軍大敗，一路上，屍橫遍野，幾乎是全軍覆滅。　　伯夷父、陶基自外圍狂攻而入，更是擊潰了帝大和盤古智高的防守，直殺而入，回救熊城！吳回則領着眾城的戰士，大戰盤古智高和帝大。　　在兵力之上，雙方不相上下，這一戰只殺得天昏地暗。　　陶基與伯夷父只是帶着近千人突破防守回救熊城，卻沒想到蚩尤的大軍己潰，趕着回來殺一群落水之狗。當他們與無咎所領的大軍合在一處之時，方知熊城已自解其圍，蚩尤和少昊、太昊重傷而逃，鳳妮生死未卜，不由大喜，雖然憂心鳳妮的安危，但是太昊和少昊，甚至是蚩尤都重傷而逃，這使得熊城形勢急轉。　　伯夷父領着一部分人馬返回能城，以主持大局，而陶基與無咎長老則返殺而回，與吳回大祭司的兵力內外夾攻，只殺得盤古智高和帝大狼狽而逃，八大寨的蚩尤軍皆不戰而退。　　蚩尤的大軍似乎已經明白了大勢已去，紛紛棄寨而逃，趕去與東方的五大聯城兵力會合，意圖憑東部的五大聯城死守。　　帝大和盤古智高也是欲近五大聯城，因其為堅城，是以，至少暫時可以擋住有熊大軍的反撲。　　帝大的想法確實沒錯，只是陶基大軍的追襲，幾乎讓他們的兵力折損了八成，他們根本就無法抗衡陶基的攻擊！　　雖然盤古智高可以與陶基戰上近兩百招，但是盤古智高無心戀戰，而帝大的矛法雖好，可是陶基的槍法更是世間一絕，乃是驚夜神槍的傳人，其槍法之絕，比昔日矛宗的任何高手都要可怕，帝大頂多只能接下百招。何況，對方的高手並不只陶基一人，還有無咎長老及有熊的大祭司吳回及幾大統領。　　僅吳回的實力便可以抗衡帝大，因此，盤古智高和帝大僅只有逃命的力氣，而無還手之力，這樣一來，蚩尤軍豈有不死傷無數之理？　　帝大和盤古智高心裏有些不明白，以蚩尤和太昊、少昊的聯手之擊，是何等威力，是何等的可怕，何以有熊大軍竟然能夠全面反撲？不過，可以想象，這定與不久前那奇異的天象有關、若不是絕世高手相搏，怎麼可能出現如此可怕的奇異天象？可是，他們根本就想不出，天底下，有誰會擁有如此強橫的力量與蚩尤相抗衡！　　當然，這世上未知的事情大多，也沒有必要每件事情都仔細追究。何況，既然已經敗了，追究責任已經沒有任何意義了。　　※※※　　齊充所領的追殺少昊的兵力卻遇上了少昊殘餘高手的阻擋，雙方一番苦殺后，竟然讓少昊給逃了。　　齊充大怒之下，一反軒轅的仁念，將少昊的殘餘兵力全部珠殺，不留一個活口。不過，他明白，從這些人的身上並不可能得到少笑的下落，那這些人也沒有什麼利用的價值，因此他們下手絕對無情。　　齊充追不到少昊，便一直向東面追殺，因為東面是東夷的地盤，少昊最有可能向那個方向潛逃。　　※※※　　陽爻長老卻放出靈鳩追蹤蚩尤的蹤跡，他絕不想讓蚩尤逃脫，這個魔王實在是太危險，如果讓其養好傷之後，熊城很可能將再一次陷入浩劫之中。因此，他必須儘快除掉此魔，絕不能給蚩尤養傷的機會。　　蚩尤確實很狡猾，利用自己的戰士絆住有熊軍的當兒竟然溜掉，使陽爻長老追丟了。　　蚩尤更利用密林和眾多他的戰士混淆靈鳩的視線，他似乎已經知道受到了靈鳩的監視，這才如此。　　陽爻長老一時倒還真有些找不準蚩尤的行蹤，但，他會援索每一處可疑之地。　　※※※　　帝大和盤古智高似乎極為不幸，在快到辛城之時竟遇上了君子國戰士的伏擊，再一次被殺得七零八落，僅剩下帝大和盤古智高殺出重圍，逃回辛城。　　陶基一到，立刻切斷五座聯城之間的聯繫，更封鎖了幾座城關，所布署的兵力將五座連城全都包圍了起來。　　外圍的接應，卻是被分散在各地的龍族戰士給截斷了。　　所謂的連城，現在在蚩尤戰士的眼裡卻成了孤城，外無數兵，內部卻是糧草不夠。　　其實，每座堅城之中的蚩尤大軍並不多，才那麼數百人，多的也僅只有七八百人。當然，如果是對外敵堅守，有五六百人就已足夠了，可是現在是對內堅守，一切似乎就有些麻煩了。而且，在沒有援兵的情況下，死一人就少一人。　　此刻，有熊戰士氣勢如虹，而蚩尤的戰士則情緒低落，又無真正重要的高手支撐，而且這些人許多都是來自不同的部落，有的是東夷人，有的卻是伏羲氏人，也有的是高陽氏的人，這些人在失去了蚩尤、太昊、少昊這幾根主心骨的情況下，各打各的算盤，這下更是內憂外患，形勢危急。　　有熊戰士的情緒極為高昂，事實上，這些日子以來，有熊處在極不利的形勢，因為連城寨口中聚集了蚩尤、太昊、少昊這三大無敵高手。而在這之外的戰鬥，華聯盟一直都佔著極大的優勢。因為，在十大聯城之外，蚩尤大軍處在被動的狀態，因此他們只好被伏擊，被偷襲了。　　此刻有熊戰士沒有了蚩尤和太昊、少昊這三大無敵高手的威脅。每個人都揚眉吐氣，定要一雪此恨，加之這裏本是有熊的地盤對地勢和地形都極為熟悉，交戰起來，蚩尤大軍根本就討不了絲毫好處。　　※※※　　熊城上下，陷入了一種沉重的悲哀之中，尚九長老領着所有有熊子民，用手扒開深坑之中的泥土，卻沒有找到任何關於鳳妮的蹤跡，只是在廢墟之中找到了伏朗的損魔鞭與一些不知名的細碎物質，入手熾熱，微泛紫光。　　尚九長老的心中升起了一陣苦楚，直覺告訴他，這些細碎的物質是來自太陽神盾的，這便是說，太陽神盾很可能已經爆碎，那鳳妮呢？　　鳳妮究竟去了哪裡？為何蚩尤、太昊、少昊在那陣強烈的爆炸之中活了下來，而惟獨鳳妮卻不見了呢？尚九長老有些不解，唯一的答案，便是他心中的那種不樣的預感。　　尚九讓人找遍了熊城大門外方圓兩里的每一寸土地，可是卻根本就沒有發現任何有關於鳳妮的蹤跡。　　熊城子民無不心中暗自悲蹙，每個人的腦海之中仍然浮現着鳳妮在最後一擊之時那似仙非仙的風姿，那絕美的容顏。　　擊退蚩尤，無人不感激鳳妮的恩德。　　有熊的族人無不以自己的太陽和總管軒轅為傲，因為是鳳妮和軒轅給他們帶來了幸福，帶來了繁榮和安定，可是鳳妮卻為了有熊的存亡而犧牲了自己，全城的子民無不黯然傷神。　　尚九長老其實明白鳳妮是凶多吉少，因為他也知道太陽神盾中的秘密，知道引用天外天的力量只會將自己推向死路，傷敵先傷己。因為手持神盾者的身體乃是引用天外天力量的中介，當這股外空間的力量通過持盾者己身之時，其體內的經脈便開始首先承受強大的壓力，承受外來力量入侵的痛苦，當身體承受到極限之時，便會爆裂而亡，至於究竟會爆到什麼程度，那便要看對手的力量了。　　想想，蚩尤是何等人物，鳳妮想要殺死他，她自己所承受的壓力將是如何的強大。因此，尚九長老其實已經明白了結果，那強烈的爆炸正是因為天外天的外力與蚩尤和鳳妮太陽神盾之中所儲存的力量相撞所引起的。除了這種可能之外，不可能還有其它的力量能夠引出如此可怕的破壞，便連熊城那兩丈厚的堅石城牆也塌下了一大片，可想而知這種威力是何等驚人。　　是的，在這種強烈的爆炸之下，鳳妮要保住性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過，尚九長老仍想找到鳳妮的蹤跡，哪怕是遺體也好。　　蚩尤和太昊、少昊之所以十死是因為他們不像風妮那樣直接受損害，而且他們的本身修為之高，比之鳳妮不知要強上多少，太昊和少昊更有那刀槍不入的護甲和面具相擋，因此他們所受的衝擊雖大，卻不能致命，倒是把他們全部擊入了地底之下。　　貴龍的傷勢極重，這一點尚九長老也看得出來，只看蚩尤那奔跑的踉蹌之勢，其傷勢比太昊和少昊還要嚴重。　　※※※　　少昊的心中極苦，他來到了東部的連城之外，遠遠地便看見將連城緊圍的有熊大軍。他若是想入這幾座城暫作休歇，那已是不可能的了，以他現在的狀態，別說是有熊的高手，便是來幾名普通戰士就可以將他剁成八塊。　　少昊只覺得自己的傷勢確實是嚴重之極，這一百多年來，他從未傷得如此之重，即使是與刑天交手，他也沒有傷得如此之重。至少，他還可以自刑天手下逃脫，並在刑地的伏擊之下突出重圍，可是現在的狀況根本就不能與那次相比。　　少昊怎也沒有料到鳳妮竟然如此可怕，不過，他最遺憾的卻是與太昊同時出手竟未能誅殺蚩尤！　　當然，少昊也知道，在事前他絕對不會想到會出現這樣的結果。他心中只是想與風妮聯手殺死蚩尤，誰知道這卻幫了蚩尤。個大忙，他們竟然成了蚩尤散出體內無法排泄力量的渠道。　　只要少昊和太昊不出手的話，蚩尤惟有在天外天的力量衝擊下爆成碎末飛灰。可是他們當時根本就不知道蚩尤在苦抗天外天那一股奇異的力量，是以他們同時出手了。　　太昊和少昊的力量反而將蚩尤體內的天外天力量給排逼而出，甚至讓他們同時分承了這股力量，也便成了三個人聯手合抗天外天的力量，這才使得蚩尤逃脫一劫，而大昊和少昊卻因此受了重傷。　　少昊知道，太昊絕不會比他好到哪裡去，他只是有些遺憾鳳妮竟這樣慘死。同時他更擔心，鳳妮這一去，誰還能對付得了蚩尤？當然，鳳妮擁有那毀天滅地的力量也是他所沒有想到的但正是由於自己和太昊想着要誅殺蚩尤，反而使他因禍得福，逃過一劫，這才鑄成大恨、大錯，所以，少昊心中氣苦。　　少昊現在最擔心的尚不是有熊的追殺，倒是蚩尤的倖存，如果這魔王不死，那他絕對會卷土重來。到時，少昊自忖自己惟有挨打的份！若是天下多了一個蚩尤，多了一個刑天，永遠輪不到他少昊去快活。　　刑天雖然可怕，但是與蚩尤相比，似乎仍要遜上一籌，因為刑天的魔魂雖然蘇醒，但他的軀體卻是一堆廢棄的垃圾，犹如行屍走肉，他只能憑思感和精神搜辨敵我。沒眼、沒耳，甚至連鼻子都已不見了，整個腦袋彷彿只是一截長滿頭髮的粗脖子，而脖子卻是根本就沒看到。　　正因為這個原因，少昊才逃出了刑天的追殺，才能在落敗的惰況下借沙地潛走。當然，若非朱雀神將領着那群戰士前來接應，更做了替死鬼，他能不能逃脫，那還是另外一回事。但不管如何，刑天的缺陷比蚩尤要多得多，只要能夠針對刑天這些很明顯的缺陷設計出擊，並不是沒有戰勝刑天的可能，可是蚩尤卻不同。　　蚩尤與恭弘=叶 恭弘帝的結合，幾近完美，無論是心性還是其它的方面，恭弘=叶 恭弘帝正是繼承魔性的最佳人選，而且恭弘=叶 恭弘帝本身就是一個極為聰明的人，以其資質，竟能夠將蚩尤的能量得到充分的開發，而形成了這無敵的魔王。　　如果換作不是恭弘=叶 恭弘帝本就心存魔念，深具屬性的話，那蚩尤的能量再強也只可能開發出七八成而已，而偏偏恭弘=叶 恭弘帝繼承了蚩尤的魔魂，這或許便是天意。　　少昊想與帝大會合，看來已是不可能了，而他此刻苦是獨自一人逃回窮桑，這一路上，只怕很難，也不知道有多少伏兵會在路上等着他。　　少昊望瞭望天空，又望瞭望前方的密林，不由得微微一咬牙，竟向前方的密林中隱去。　　※※※　　帝大諸人緊守堅城，他們確實可以防守陶基和吳回的進攻，一時之間，陶基也找不到最好的攻城之策，但是帝大和盤古智高卻忽略了另一個特殊的部落……土方部！　　帝大確實沒有想到，等他想到之時，辛城之中的糧草已遭到了與庚城一樣的火劫。城中四處起火，一時之間，只讓帝大和盤古智高亂了陣腳。　　辛城之中的糧草本就不多，若是這麼一燒，他們將處在外無救兵、內無糧草的絕境。　　陶基更在城外不住地對辛城的城垛進行襲擾，似乎只要城頭上人一少，他便會立刻大舉進攻，這使得帝大根本就不能夠抽調城牆上的防衛力量去救火。　　帝大親自登城拒敵，而盤古智高則指揮救火，現在的這種處境，他們根本就無法可想，僅能齊心協力地渡過難關，否則惟有死路一條。　　帝大正在城頭查看之際，倏聞城中一片殺喊之聲，他不由得回頭一看，這一看之下，差點讓帝大心裏直叫娘。不知為何，吳回竟領着一支由高手組成的戰旅殺入了城中，人人皆是以一敵十，所過之處，人仰馬翻，蚩尤軍已經潰不成軍。　　不光是帝大不明白是怎麼回事，便是辛城的那麼多蚩尤戰士也是莫名其妙。　　吳回這支步兵戰旅彷彿是自天而降，人人一手執藤盾，一手操利刀，進退之間，井然有序，顯然是經過了千錘百鍊的精銳戰旅。　　城外的陶基聽得城中喊殺聲四起，大喜之下，一馬當先地便向城下衝到。　　城上亂箭齊發，但是對於陶基來說，這些東西根本就算不了什麼，沒有一支勁箭可以落至他的氣場之內，而有熊戰士更是高持盾牌，向城下掩殺而來。　　一時之間，城下盾接盾，便像是頂起了一片閃光的密雲。城上的利箭根本就不能對有熊戰士造成任何威脅。　　帝大心中大急，他自城上躍下，大戰吳回，如果讓吳回打開了城門，那麼辛城便正式宣布失守了。因此，他無論如何也不能讓吳回打開城門。　　吳回大笑着迎戰，他與這個對手已經交手多次，卻一直都沒有什麼結果，今日他更不在意，因為他知道，勝券己在握。　　帝大駭然發現，吳國的身邊無一不是高手，另外一人所使的也正是火神的獨門武學“烈火神功”，此人正是軒轅讓其保護鳳妮的火烈。　　根本就沒有人能夠阻得住火烈的攻勢，而另外一個年輕人亦是威如猛龍，帝大也認識，這些人都是熟知，他立刻明白，這群盾刀結合的人陣正是軒轅所組成的山海戰士的精銳，而那年輕人則是山海盟的另一個頭目……少典種農！　　帝大知道少典神農的武功不俗，雖比不上他，但此刻也是無人能擋。終於，他最害怕的事情還是出現了……神農劈開了辛城的城門，陶基領着戰士如潮水般湧入了辛城之中。　　帝大怎會不知大勢已去？哪還有半點戀戰之心，一帶座騎便向東城門敗去。　　※※※　　熊城全城戴孝，尚九長老終於絕望了，他知道根本就不可能再找到鳳妮的遺體，在那種情況下，只有一種可能，那便是灰飛煙滅！　　熊城的每一戶都掛上白幡，巨大的靈堂便設在宗廟之中。　　八大寨中，也掛滿了白幡，有熊族所有的子民都自動戴孝。　　熊城之內泣聲一片，尚九長老也是悲愴無限，不僅僅是傷悲鳳妮的逝去，也為元貞長老的仙逝而痛泣。這一切全都是那般巧合，元貞長老也是因為太陽神盾而灰飛煙滅，便連鳳妮亦步上了其後塵。對於他們來說，再也無法評斷太陽神盾究竟是祥瑞之物，還是不祥之物。　　當然，現在連太陽神盾也爆成了碎片，沒有必要再去追究它是否是吉祥之物。　　伯夷父以最快的速度傳書猶未歸來的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及貳負，讓其封鎖所有通向南方的通道，絕不可以讓太昊、少昊返回南方，更不能讓蚩尤趕到南方與高陽氏會合，如果讓蚩尤順利到達高陽氏，那樣他便很有可能得到恢復的機會，若蚩尤恢復了功力和鬥志，那後果是誰也難以預料的。　　儘管熊城陷入了一種沉重的氛圍之中，但一切事宜都依然繼續，因為誰都知道，這種時候乃是至關重要的時刻，只能化悲痛為動力，而不能因悲痛而忽視更重要的事情，那樣鳳妮和元貞長老的死便有些不值了。　　事實上，鳳妮早已料到了自己必死，是以她在取出太陽神盾之時便己留下了遺言，將兵權暫交由陽爻長老和伯夷父掌管，政事則由尚九和無咎等長老負責，只待軒轅歸返主持大局。並叮囑了眾人，若是她有什麼不測，則由軒轅繼承大陽之位。　　數百年來，還從十有過外人繼承過太陽之位，但若是由軒轅來繼承大陽之位，卻是沒有人可以反對的，也可以說是眾望所歸，何況還有鳳妮的遺囑！　　事實上，有熊的大小事宜，軒轅負責了大部分。　　所有的決策都是由軒轅所提出來的。從才智和武功上來說，軒轅都是無法挑剔的，而且，軒轅更是有熊除了鳳妮之外，名符其實的第二號人物。　　現在熊城所盼的，只是軒轅的歸返。只有軒轅歸返熊城之後，有熊才能真正地着手重建。軒轅所代表的是有熊人的鬥志是有熊人的信心，惟有他才配稱太陽聖士，配稱有熊的英雄。　　可是，軒轅此刻又在什麼地方呢？

# 第八章 悲痛莫名

　　軒轅回來了，越過太行，他僅用了兩個時辰。他以疾如奔馬的速度趕回熊城，但是卻在途中感應到鳳妮的遇害，整顆心都變得無比沉重，彷彿世上的一切都失去了意義。他有些失魂落魄地散漫地步行於回返有熊的途中。　　一切，都像是做了一個痛苦而又離奇的夢，他不明白，他擁有如此的武功和智慧又有何用？竟連自己最心愛的女人都無法保護。　　雁菲菲是在他眼皮底下死去的，而此刻鳳妮也遠離他而去。這一生中，對他起到決定性影響的兩個女人就這樣一個個離他而去，這對軒轅的打擊之大，是誰也難以預料的。　　※※※　　鬼方的大軍開始動了，他們已經知道蚩尤軍大敗，更明白此刻有熊族的形勢一片混亂，雖然有熊勝了，但損失卻十分慘重，他們不乘此機會出手，更待何時？　　機會，稍縱即逝，刑地深深地明白這一點，是以，他屯居十大聯城外的兵力只在頃刻間便逼至壬、癸兩城之間。　　當然，刑地絕不想放過昆夷和土方諸部，這些人居然臨危思變，降於有熊，這使他極為生氣。這次舉兵再次南征。他便有心要對這幾個部落子以最沉重的打擊，讓他們為此付出代價。　　昆夷寨和吉方諸部的大寨相距極近，又與癸城相距不遠，因此這之間是一個三角犄形，刑地並不敢將兵力逼入他們與癸城之間，那樣只會三面受到夾擊，甚至會落得慘敗而歸。　　刑地敗不起，鬼方的兵力已經很薄弱了，失去了許多部落的支持，此刻鬼方十部已只剩下血鬼、刑天、葷育和�b曲四部，因此，鬼方的情況並不是很妙，總兵力才不過五千餘人，要想征服有熊仍有些不夠。但是他們的優勢卻是擁有魔神刑天這個可以與蚩尤相抗衡的無敵高手，因此蚩尤一去，刑天便無人可擋了。這樣一來鬼方確有卷土重來的機會。　　鬼方的兵力多半來自極北絕域，那裡是刑天部的聖地，雖處極北之地，但絕域之中卻並不甚寒冷，居住着三分之一的鬼方軍民。因此刑地這次仍能夠領着三四千兵力遠征而出。　　鬼方的力量並不很薄弱，至少仍有刑地、魔奴和天魔三大妃在撐着，另外，刑天部的高手極眾，這些人都是留守極北絕域的刑天部元老，也有許許多多新興的高手，在極北絕域之中，幾乎存在着鬼方一半的高手。而這一次南征，這群高手卻已傾巢而出，他們要趁刑天重生的大好時機再開創一番偉業。　　刑地強攻昆夷寨，不過他卻發現昆夷寨極為堅固，而且裏面的防守十分嚴密，看來昆夷部的實力不小。這些日子來，昆夷部部眾似乎已經預感到刑地會對他們出手，因此防範得極為嚴密，使得刑地無從下手。　　雖然刑地的武功在昆夷部中找不到對手，但大軍作戰並非單靠一人之力。昆夷和舌方兩部合在一起，寨中高手也不少，再加上兩部首領，幾人聯手，便足以與刑地抗衡，這使得刑地討個沒趣，但他卻絕不會就此作罷，而是繞道直襲林胡部的寨子。　　嚴允、林胡和山戎合成一寨。因為這三部的兵力有一些抽調去有熊南面與黃恭弘=叶 恭弘族共拒蚩尤的援軍，寨子竟然空了許多。刑地並沒有費多大的力氣，便控制了整座寨子，不過他並不想傷害這裏的子民，因為這些人也曾是鬼方的子民，降於有熊只是迫於無路可走。同時刑地更想藉機再讓這幾部歸眼於自己，共同對付有熊，是以，對待案中的子民並不是很苛刻。　　寨中的子民雖然害怕，但也不會反抗，因為刑地的威勢他們並不陌生。　　※※※　　伯夷夫接到昆夷寨中的飛鳥傳書，知道刑地佔領了嚴允寨，不由得大為震怒。　　刑地竟然趁這種機會想來揀便宜，他是絕對不會袖手不管的。　　這本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因為鬼方擁有一個可以與蚩尤相抗衡的可怕高手，便連少昊也鎩羽而歸，更棄葷育城而逃。而此刻有熊經過蚩尤這一劫，損兵折將不少，再要去戰刑天這老魔，便是伯夷父也有些頭大。但不管如何，伯夷父仍徵集了兩千兵力，前去援助昆夷寨。　　有熊的兵力雖然折損不少，但是仍然比東夷或鬼方多上許多。有熊的實力之雄厚，實為天下之最，雖然這些日子以來戰爭接連不斷，卻也並沒有讓有能元氣大傷。　　當然，這是因為敵方只是強悍在某幾個人的力量之上，而不是在廣闊的兵源上，因此，對有熊族的普通戰士所造成的損傷尚不足以讓有熊一蹶不振。　　伯夷父的大軍西出癸城，迅速趕至昆夷寨，他分出一千兵力向嚴允寨進攻，當然，他所施的自然是包圍戰術。同時之間，他更調回昆夷部的戰士，借黃恭弘=叶 恭弘族的戰士，對嚴允部施行大包圍，完全斷開刑地的出路和進路，遺憾的卻是伯夷父算漏了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那便是真正的魔神刑天！　　魔奴與刑天同至，伯夷父的包圍圈一攻即破，根本就沒有人能夠阻擋得了刑天的進攻，便是伯夫父也根本就不是刑天的對手。　　伯夫父大敗，連昆夷寨也回不去，只得退向癸城。　　昆夷更是緊閉寨門不戰，人人自危，誰都明白刑天的可怕，這是一個幾可與蚩尤相提並論的無敵魔王，僅憑昆夷寨根本就不可能阻擋得了刑天的腳步。　　魔奴出襲土方寨，土方寨中幾乎是空的，地神土計早就已經料到刑地會來，而他卻是己領着戰士去助有熊攻打東面五大聯城去了。這也便是何以辛城突然四處起火，吳回突然出現在城內的原因了。　　土計及自己的族人，會遁土之術者並不少，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如土計這般出神入化，但若想在城角下自地下鑽入城內，應該是設有問題。這些人不僅會遁地之術。挖地道之術更是一絕。在有熊族土木營戰士的相助之下，很輕易便在城東挖開了一條地道。　　陶基的兵力在辛城之西吸引了帝大和盤古智高的注意力，東方乃是辛城通向東夷之路，那一方反而防犯並不很嚴。因此，正好給了上計挖開一條短地道的機會，這也是帝大敗走辛城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軒轅早就說過土計是個很危險的人物。　　那便是此人的防不勝防，就像滿蒼夷一樣深具威脅。　　不過，軒轅幸運的是，這兩個深具威脅的人物全都為他所用。　　士計確實很聰明，他已事先將土方部的人遷入了癸城，寨中只留下不多的幾個老弱病殘不願走的人。　　因此，魔奴所攻下的幾乎只是一座空城，根本沒有多大的利用價值。　　讓伯夷父深感慶幸的是，刑天只是在殺敗他之時出現過，後來便沒有再出現，也不知道去了哪裡，抑或在耍什麼詭計。當然，昆夷吃緊也是讓伯夷父頭大的事情，說不得他只好請陶基和吳回同來對付那魔神刑天了。　　不過，伯夷父相信昆夷寨尚能支持一些時日，因為有有僑族長蛟幽領着那數百有熊精銳戰士支援，而昆夷寨的力量並不薄弱，他現在只盼軒轅趕快回返。　　※※※　　蛟夢根本就不敢出戰，因為沒有人是刑地的對手，最可怕的仍是刑地的開天神斧。　　開天神斧名列神族十大神兵第二，並非幸至。蚊夢根本就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與之抗衡，無量尺在神農手中，另外幾件神兵，一件在陶基的手中，而陶基卻未能抽身而來，還有自伏朗那裡得來的損魔鞭似乎沒有人會用，伯夷父拿着它被刑天打得狼狽而逃。　　另外幾件神兵全在軒轅那裡，太虛神甲、昆吾神劍、尊神刀、極樂弓、含沙劍這五件神兵本就在軒轅的手中，而辟邪劍也自風騷的手中所奪，也便是說，軒轅身邊已有六件，而有熊方面共有神兵九件。可惜，蛟夢手中一件也沒有。　　事實上，即使是蛟夢的手中有，他也不是刑地之敵。因此，他只能夠堅守昆夷寨，所幸，昆夷寨之中的裝備還是很好，惟一缺的便是勁箭。　　為了阻止刑地一次又一次的進攻，只好大量地浪費勁箭。射到後來，便沒什麼箭可射，只好削竹、削木為箭，這種情況使得昆夷寨中氣氛也緊張起來。　　算起來，昆夷的箭矢尚不夠，僅一天中，便射得差不多了。　　刑地第九次進攻時，已不再像頭幾次那樣佯攻，而是領來盾牌手在前方開路。　　刑地所制的盾事實上很簡單，便是斬樹劈木，以大木塊為盾，形雖簡陋，但實戰效果卻是極佳。　　昆夷用竹木之箭啟發了刑地，因此他連夜趕製出了一些大盾，一時之間，使得昆夷寨下全是晃動的木盾，盾接盾，昆夷的箭根本就不能夠傷到鬼方戰士。　　這樣一來，便連蚊夢也亂了手腳。　　刑地的木盾很有效，這些木頭都極濕，因此其收縮性和韌性極好，箭矢射到盾上，不能射裂木盾，只能插在上面，除非以蚊夢這樣的功力怒射，才能使對方盾毀人亡。但是蚊夢和昆夷的高手，幾人力量十分有限，哪能射得及？片刻之間，便讓鬼方戰士殺到寨門之下，刑地一人當先，開天斧以無堅不摧之勢，重劈寨門。　　昆夷寨之門，在頃刻間“轟……”然被毀，刑地領人便直接殺入了城中。　　蛟夢諸人不得不正面與刑地對敵，當然是數人戰刑地一人，可是刑地這一刻根本就不與他們相對，而是神斧怒斬有熊戰士和昆夷戰士，其勢有如破竹，根本就無人可擋。　　一時之間，喊殺聲震天，昆夷寨陷入了一片瘋狂廝殺之中。　　蛟夢已經不再盼望伯夷父來相助了，因為那是根本不可能了。他也明白伯夷父的心情，若是有刑天這樣一個神秘的敵人在暗中環伺的話，他也不敢輕舉妄動。他只好追在刑地之後對鬼方戰士施以無情的殺戮，血必須以血來清償！不過，蛟夢很快便被人截住，乃是天魔八妃之一。　　天魔八妃的武功都極為厲害，比之昔日鬼三諸人也不會遜色。因此，相救起來，蛟夢還是相形見拙。　　昆夷與舌方部雖然也有高手，但有一些人在戰蚩尤之時，或死或傷，也有的在東部五大聯城外受了重傷。因此，留在昆夷寨中的高手並不多，否則的話，刑地也不能逞強了，當日便是太昊也難攻下昆夷寨。　　人人都殺紅了眼，鬼方戰士殺入手中后，便棄木盾大破大殺，因為木盾太笨重，借之靠近寨牆還好，但拿來近身肉搏卻不太適宜。　　“軒轅……”不知是誰突然驚呼了一聲，聲音犹如一個巨雷驚碎了虛空。　　在狂戰之中，這兩個字仍然有着無可比擬的震撼力。　　所有人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聲音傳來之處，所有人也都呆住了。　　那不是軒轅是誰？鬼方人對軒轅的印象太深刻了，這個名字對於他們來說不啻是驚雷貫耳，在內心深處，似乎存在着那麼一些敬懼和畏怯。而此刻再見軒轅，便連蛟夢也呆住了。　　軒轅所過之處，無論是敵我雙方都如紙鳶稻草人一般被拋了出去，或輕或重，但都未受傷。而讓人驚駭的不是這些，而是軒轅根本就不曾出手，只是腳下犹如御着輕風。根本就不沾地面。　　所有斬向軒轅的兵刃全都反噬而回，在軒轅身體的周圍彷彿有一層無形的氣場，可以發生任何奇迹的氣場，而軒轅的目標只有一個，那便是刑地！　　軒轅的目標是刑地，刑地也清楚地感應到了，軒轅那浩瀚無邊的氣機已經封鎖了他周圍的每一寸空間，彷彿為他編織了一隻無形的籠子，沉重無比的壓力，只讓他身上的毛孔全部張開。　　“這是軒轅嗎？他什麼時候突然出現在這裏？”　　刑地的心中湧上了一種難以形容的恐懼，這是他從未有過的，即使是面對太昊和少昊，他也從十皺過眉頭。可是今日再見軒轅，他卻心虛了，而這一切，只是因為軒轅的眼睛！　　是的，是軒轅的眼睛，軒轅的眼中似乎有一層穿透任何東西的奇異魔力！　　一觸及軒轅的目光，刑地便彷彿赤裸着身體置身於無人的荒漠之中……絕望、寒冷、孤獨、無助，更無所遁跡！所有的一切都變得虛渺而不真實，但卻又能感受到恐懼驚惶的內心思想。　　“這是軒轅的目光嗎？”刑地不敢想象這是幾個月前在他手底下狼狽逃竄的軒轅，他也難以想象這是來自人的眼神。　　一個人的眼神深邃得不可揣度那並不可怕，可怕的卻是這個人的眼神不僅深邃，更是空洞，空洞得便像是將一切真實的東西全部陷進去，空洞得一對眼眶彷彿有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空間的分界線，空洞出了一種內陷的氣勢，而讓所有真實的東西都變得虛渺起來。　　軒轅變了，不只是眼神，更自氣勢之上也有了根本的改變，無論是有形的還是無形的，都給刑地一種不可攀望、不可抗拒的感覺，這使得刑地驚懼不安。　　他不明白軒轅怎會突然出現在這裏，而這些時日軒轅究竟是干什麼去了？為付么蚩尤攻到了熊城也沒有見到軒轅的蹤跡和消息？而此刻卻又突然出現在這不應該出現的地方呢？　　刑地一直觀望着蚩尤和有熊的戰鬥，他也並未藉機收拾那些鬼方的叛徒，那是因為軒轅一直都沒有動靜，這很不會常理。因此，他不敢輕舉妄動，軒轅的詭計和智慧已經讓鬼方感到深深的懼意，而刑地已再也輸不起了。可是到最後，他們依然沒有看到軒轅的出現，他們才以為軒轅那日與天魔作戰傷重不治而亡。只是因為有熊怕外人知道，這才隱瞞實情。誰知道，軒轅竟然會在令人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出現在昆夷寨。　　蚊夢這一方也都緩了下來，軒轅身上彷彿帶着一種奇異而神奇的力量，使每個人的戰意都不自覺地減弱下來，而他的氣勢也使每個人的心神被攝，無論是敵方還是己方。　　那是一種無法形容的感覺，無法形容之處便在於它的虛渺，那純粹是一種來自精神上的震撼，便像是一群饑渴欲死的人突然在荒絕的戈壁上找到了一處綠州，那是言語所無法禪述的東西。　　所有人都似乎明白軒轅的目標是刑地，無論敵我雙方的戰士，全都不約而同地為軒轅讓開一條寬闊的路來，只在眨眼之下，軒轅與別地之間便已毫無阻隔了，一條狹長而齊整的空地之上，這邊是御風而行的軒轅，那邊卻是持斧而立的刑地。　　“喳喳……”兩條人影以極速橫在刑地的身前，一胖一瘦，正是刑地的兩位神將，曾是軒轅以此換取蚊幽手中的兩個戰俘。　　胖瘦神將的臉色極為難看，他們已經擺好了立即出手的架式，可是兩人的手心卻已在冒汗了。他們自己也說不清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感受，所感受到的是一種從未有過的心虛。　　整個戰場都靜上了下來，這是難以想象的奇迹。　　整個戰場，彷彿只是軒轅與刑地的戰場。兩位天魔妃子也迅速掠到刑地的身邊，她們似乎沒有想到要再殺其他的敵人，因為在突然之間，所有的威脅彷彿都只是來自於軒轅。

# 第九章 縱橫無敵

　　昆夷的許多族人並未真正見過軒轅，便是鬼方的許多戰士也不曾見過，真正見過軒轅的，只是一少部分人。　　當然，軒轅的名字早已傳遍了鬼方的每一個角落，那便像是一個打破傳說的神話，只有軒轅才能夠擊殺天魔羅修絕，而眼下的軒轅，並沒有讓他們失望，只憑這無人能擋的氣勢，便不會有人懷疑軒轅擊殺天魔的能力。　　敵我雙方自動分開，以軒轅和刑地之間的狹長空地為界，沒有人敢再向軒轅出手，軒轅那種神鬼莫測的功力只讓每一個人都為之心寒。　　也沒有人繼續向刑地進攻，因為刑地只屬於軒轅。　　胖瘦二神將突地大吼一聲，自兩側向五丈開外的軒轅撲至！他們不能等了因為他們根本就承受不了軒轅那沉重的氣勢，若不出手他們都懷疑自己會窒息而亡！是以，他們已經不想再有太多顧忌，毫不猶豫地出手了！　　軒轅連眼皮也不曾眨一下，依然以輕緩而飄悠的步伐向刑地滑去。　　每個人的心似乎在剎那間提到了噪子眼上，眼望着肥瘦二神將的拳勢便要攻到軒轅的身上，可軒轅彷彿視若無睹一樣。不過，沒有人叫喊或提醒軒轅，因為他們感受到了來自軒轅內心那強大的自信，彷彿一切的事物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砰……砰……”軒轅沒有擋，胖瘦二神將的拳頭重重地擊在軒轅的身上，但是在倏然之間，他們發現自己的獨龍拳竟然沒能讓軒轅停下半步，或是皺一下眉頭。也正在此時，他們更駭異地發現，獨龍拳勁竟自軒轅的體內迴流給他們，而且更是強大了數倍。　　胖瘦二神將同時發出一聲慘嚎，如同紙鳶一般地自他們躍出的方位和弧度被拋了出去，而且速度更快更猛。　　軒轅依然沒有出手，但是胖瘦二神將也未能讓軒轅的身形有絲毫的停頓。　　刑地大大地吃了一驚，他怎麼也沒有料到軒轅的功力已經達到了如斯境界，竟這樣輕易便將胖瘦二神將擊敗。　　天魔二妃忙接住胖瘦二神將的軀體，但她們也不由自主地被震退五步才卸去胖瘦二神將身上的力道，不由得暗自咋舌。　　胖瘦二神將身上力道一卸，便同時狂噴出一大口鮮血，濺得二妃身上到處都是。　　“刑地，今日將會是你的死期！”軒轅的聲音極為平淡，但卻讓人有種不寒而栗之感。　　刑地也吃了一驚，軒轅竟然直接呼出了他的名字，而軒轅說此話之時那肯定而自信的語調更讓他有些心寒。他覺得，軒轅變了，真的變了。　　蛟夢也覺得軒轅又變了，無論是自哪個方面來看，軒轅比上一次救他之時多了一種超然出塵之感，彷彿己不屬於這個塵世之人。　　“就憑你？”刑地的話似乎有些氣短，雙方罷戰之人也聽出了他的底氣不足。　　軒轅笑了，彷彿是看穿了刑地內心的一切。　　“軒轅，去死吧！”天魔二妃想到天魔的仇恨，不由得搶先出手，頓時犹如兩團黑人一般，直撞向軒轅，聲勢之強勁，比之胖瘦三神將不知道強橫多少。　　軒轅搖了搖頭，輕吸了一口氣，自語道：“女人呀女人！”同時之間，袍袖輕輕一拂，兩團紫氣若兩團火球一般直撞向天魔二妃。　　“轟……”天魔二妃頓時如遭雷擊，火球化成碎片而散，兩具異常美艷卻略帶詭異的軀體便像兩隻折翅的殘雁般落在地上，嘴角邊更溢出了一縷縷血絲，神情更是凄厲。　　軒轅的身子自二妃身上凌空而過，連多看一眼都沒有，彷彿他根本就不在意天魔二妃的存亡。　　天魔二妃怎麼也沒有想到，自己竟在對方一拂袖間便被擊敗，就像是做了一場惡夢一般。不過，她們沒有死，似乎是軒轅有意手下留惰，否則，軒轅要殺她們，便像捻死一隻螞蟻一樣簡單。　　所有的人都被軒轅的氣勢所震住了，要知道，天魔二妃都得到了天魔的真傳，武功之高不會比鬼三之流遜色，可是卻在軒轅手下連一招也擋不了，那軒轅的可怕之處，又已達到了何種程度呢？　　天魔二妃有些艱難地爬了起來，相互對視了一眼，皆看出了彼此內心的驚駭。她們根本就不可能成為軒轅的對手，也沒這個資格。此刻，她們更已經沒有了再戰之力。　　刑地只感到手心有一股股冰涼的汗水滲出，他從未在面對一個敵人時緊張成這個樣子。今天，他還是第一次。　　死亡，並不可怕可怕的只是面對死亡的想象。　　刑地自然不是害怕死亡，可是一個從來考慮到死亡的人，一旦可能面對死亡，他便會生出許許多多的想象，而這種想象卻讓人不能不心虛。　　軒轅立定，只距刑地一丈，目光似笑非笑地逼視着刑地，卻有種說不出的陰森和恐怖，使得刑地覺得自己身上每一處地方都似是破綻所在，更有種體無完膚的感覺。　　軒轅沒有出手，也沒有說話，可是那種壓抑卻是有增無減。　　刑地肩頭一聳。“鏘……”地一聲，他以最快的速度將開天斧拼接了起來，並斜斜地舉斧而起。　　一時之間，天地一片肅殺，強大無比的殺氣如烈酒一般飄散於空中雙方的戰士皆自覺地向兩邊迅速分開。　　功力稍淺的人更是衣衫盡裂，彷彿空中揮舞着無數鋒利的小刀。那沉重得讓人難以喘息的氣勢，使得地面恭弘=叶 恭弘飛石走。　　軒轅依然只是看着刑地，目光卻是越來越幽深，越來越沉鬱。他想到了雁菲菲，如果不是因為刑地，雁菲菲怎麼可能會死去？他的孩子怎會這麼快便失去了母親？是以，誅殺刑地，已是勢不可違之事！　　刑地似乎突然明白了軒轅的心思，明白了何以軒轅要殺他的原因。他不再猶豫，低嚎一聲，開天斧如流星趕月一般自上滑落而下。　　瘋狂的氣動化成一道白色的閃電，奔射而出，裂雲、破風、碎空……天地彷彿在這一道閃電之中一分為二……　　這才是真正的開天斧，這才是神斧的真正威力！　　一開始，刑地便盡使來招，他絕不敢有半絲保留，因為軒轅比他想象的還要可怕！　　“轟……”一連串氣勁在地面上爆裂，自刑地的面前至五十丈外的昆夷寨牆，全都轟然裂開一道五尺寬的深坑。　　軒轅不見了，地上有的，只是一些殘肢斷腿，還有一群被帶着氣勁飛射的泥土磚石擊傷在哀號的人，但是，卻並沒有軒轅的影子。　　敵我雙方的戰士都駭然而退，犹如大海退潮一般。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根本就沒有任何的抗拒能力，開天斧的神威是他們根本就想象不到的。　　只剛才那一擊，已經讓所有人看到了危機。是以，鬼方戰士和昆夷諸部的戰士皆駭然而退，整座昆夷寨之中很快便只剩下了刑地。　　不，刑地知道還有一個人的存在，那便是軒轅！　　軒轅沒死，而是以驚人的高速閃過了這一斧，直覺告訴他，軒轅便在他的身後！　　刑地的動作沒有半絲停頓和拖泥帶水，整個身子一旋，開天斧借扭腰之力橫掃而出！頓時，天地一片昏暗，風暴狂卷而起，泥飛石走草木折洶湧的殺機使得方圓百丈之內瀰漫著一層濃濃的死氣。　　開天斧本是黝黑的奇鐵所鑄，斧刃雖為暗白色，但整個斧面卻是極為沉黯，也不知道是何種質地，太陽的光線一觸及斧面，便立刻被吸引。因此，在揮出神斧之時，彷彿整個天地的光線全被神斧所斂，所以天地一片昏暗。　　軒轅果然是在刑地的身後，其好整以暇之狀，悠閑得讓刑地心寒，因為軒轅竟是在撣去身上的塵土，目光依然悠然而沉鬱。　　斧光再過，軒轅的身影再閃，彷彿是一場夢一般虛幻莫測。　　刑地根本就找不到軒轅的實體，抑或可以說，軒轅以比他目光更快的速度移動身形，或是以更詭異的方式留下自己的影子而已。　　虛空被開天斧全部攪亂、搗碎，而此刻更讓刑地駭然的事情終於出現了。　　整個虛空之中到處都是軒轅的影子，彷彿軒轅化身了億萬個，充斥着每一寸空間，或大或小，或遠或近，甚至有些軒轅的影子分成數截……一切都變得無比詭異，每一個軒轅都在向著刑地笑，每一種笑容卻又都不盡相同……　　刑地狂吼一聲，開天斧一翻一攪，空中的軒轅影子全都化成碎片，但這些碎片卻化成了更小的軒轅影子，依然是面目俱全……　　這是什麼武功？這是什麼魔法？這是何等的驚怖？一切都像是在噩夢之中一般，變得不真實起來。　　可這是夢嗎？不，是現實！刑地很清楚自己是醒着的，可是這一些魔魘般聚而不散的影子又是怎麼回事？　　刑地快要發瘋了，他根本就找不到軒轅的真身所在，根本就不知道該如何去對敵，倏然之間，他發現了一點異樣，那便是眼睛！　　是的，眼睛，軒轅的眼睛，無論軒轅的影子是在哪個方位，可影子的眼睛都是正對着他的目光的；無論軒轅的笑容是什麼樣的形態，可望向他的眼神卻是全然相同的。　　刑地明白了，這一切看似魔法的東西和狀態，其實只是因為軒轅的眼睛正對着他。　　好可怕的一雙眼睛，竟然完全可以不進攻，憑眼神就能讓他發瘋，這怎叫刑地不驚駭欲絕？　　軒轅的眼中似乎有一種奇異的魔力和張狂，讓人越陷越深，越來越不能自拔，便連對手心中也生出了更多的幻像。　　“去死吧！”刑地明白了軒轅的方位，一個能夠始終讓自己的目光與他正對的方位便是軒轅所存在的位置，所以，他出斧了凝聚了全身功力拚死一搏！　　刑地知道，此刻的軒轅，武功已經高得可怕，最可怕的似乎還不只是軒轅的武功，而是那讓人心寒的奇異精神力。這種力量透過軒轅的眼睛而嚴重地干擾了他的思緒，使他無法自制地產生可怕的幻覺。如果他不拚死一搏的話，那麼他只會死得很難看，甚至根本就沒有還手的餘地。　　“好，果然不愧是刑天之弟！”軒轅的聲音悠然落入刑地的耳中，那億萬個軒轅的影子倏然幻滅，化成了千萬紫色的氣霧向刑地面前蔓延而至。　　“轟……”刑地這一斧依然斬空，但在倏然間，他發現軒轅的面孔已經出現在他的面前，僅隔兩尺而己。　　刑地不由驚駭地狂呼一聲，但他還沒弄明白是怎麼回事時，便感到胸口一陣沉悶，再聽到的便是骨折肉碎的聲音。　　軒轅的掌勢如刀，以無堅不摧之勢直插入了刑地的體內！　　斧影俱斂，刑地與軒轅的身體相隔兩尺對立，但兩人的表情卻絕不相同。　　刑地一臉難以置信的絕望神色，而軒轅的表情卻平靜之極，但他的左手依舊插在刑地的心窩之中。　　“你死得不冤！”軒轅淡淡地道了一聲，手臂上閃過一道紫氣，刑地的軀體驀然化成一蓬血雨炸裂開來，開天斧也彈射而出。　　軒轅卻在血雨之中靜立成了一尊石雕，沒有人知道他此刻心中在想些什麼。　　※※※　　刑地之死，刑天竟然沒有任何動靜，看來鬼方之敗已成了定局。　　讓人沒有想到的卻是，刑地竟然是死在軒轅的手中，而且死得十分狼狽。　　天魔二妃撤出后遭擒，這次可謂是敗得極為慘重。面對軒轅的威勢，鬼方戰士大部分都選擇投降，因為昆夷諸部本就是降於有熊的鬼方部落，相對來說比較具有親和力。而且，鬼方刑地一死，便等於已是無主，雖然他們都聽說過刑天，但卻從未真正地見過此人的面目，因此，沒有多少鬼方人對之抱有信心。　　昆災寨一戰只有來自極北絕域的一些高手領着一些人殺了回去，余者，即使是天魔二妃也降於軒轅手下。　　軒轅順勢收回昆夷大寨，根本就沒廢一兵一卒，只是對天魔二妃一番遊說便即降服。　　魔奴見勢不妙，他也不再緊守土方寨，領軍倉皇地逃回葷育城，而刑天一直都未曾出現過，彷彿是自這個世上完全消失了一般。　　※※※　　軒轅返回熊城的消息，如同春風一般漫遍了有熊的每一個角落，軒轅力殺刑地，收服鬼方軍的消息也同樣傳遍了有熊的每一個角落。　　軒轅終於回來了，可是心中卻植下了深深的痛苦和遺憾。他在宗廟大堂看到了風妮和元貞長老以及他那戰死的父親少典王虎恭弘=叶 恭弘的靈位，他也在到宗廟的途中聽到了尚九長老關於太陽神盾的敘述。可他再望了一眼擺在宗廟大堂後方的虎恭弘=叶 恭弘的靈位后，將目光移到宗廟前方的鳳妮靈位上再沒有移開，自始至終也都沒有說過一句話。　　所有的人，盡皆陪着軒轅默哀，直到夜已極深，所有的人全都走光了，軒轅猶一動未動，連目光也未曾移動一下。晚餐他沒有吃，也沒有人催他，沒有人提醒他。　　儘管，每個人都在擔心軒轅的身體，都在擔心軒轅的情緒，可是似乎沒有任何語言可以作為勸慰的話語，因為每一個人的心都是那麼痛，那麼沉重。　　人走絕，夜如水，空曠的靈堂上惟軒轅如泥塑木雕一般靜守在鳳妮與虎恭弘=叶 恭弘的靈位旁，本已流於了的淚水，終於再一次濕潤了眼眶。當尚九長老一聲長長的嘆息驚醒了他時，已是四更天了。　　“長老還未休息？”軒轅緊閉的日終於開啟了，但仍掩飾不住內心的痛楚和落寞。　　“大總管不也一樣嗎？”尚九長老未答反問道。　　軒轅默然，他知道尚九長老內心的悲痛跟他是一樣的，禁不住也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他所感應到的事情終於成了現實，連最後一點僥倖的希望也完全破滅了，他還能夠奢望什麼呢？　　尚九長老見軒轅良久未語，不由得深深地吸了口氣道：“人死不能復生，還有許許多多的事情等着大總管去處理，希望大總管節哀順變，以大局為重！”　　軒轅又沉默了半晌，長長地吁了口氣，問道：“蚩尤是向哪個方向逃遁的？”　　“據陽爻長老的消息，靈鳩所查，蚩尤好像是向南方逃逸而去，如果估計沒錯的話，那魔頭應該是逃向了高陽氏。”尚九長老咬牙切齒地道。　　“好那我明天立刻起兵踏平高陽！馬上傳我兵令，通知華聯盟所有盟族隨時聽我調令！”軒轅斬釘截鐵地吩咐道。　　尚九長老不由得吃了一驚，反問道：“明天？”　　“是的，有何不妥嗎？”軒轅也反問道。　　“明天只怕是時間有些倉促了，首先大總管要將熊城的一些事情處理好，至少需要一天時間，還望大總管三思呀。”尚九長老懇然道。　　“熊城之事，自然要交由長老親自去處理了。至於一些特殊事情，待我破了高陽后再回來處理好了。”軒轅想了想道。　　“太陽曾立遺囑，要大總管歸返熊城后，便請大總管繼任有熊太陽之位，這樣才好統領和指揮全族之人去為鳳妮太陽雪仇，如此鳳妮太陽在天之靈也會無憾的，還請大總管明日先繼太陽之位再出兵高陽！”尚九長老誠然道。　　軒轅一聽又長長地嘆了口氣，他明白鳳妮的心思，也明白尚九長老的心意，畢竟這些人都是他最為親信的人。　　“我不是太陽血統，若成為有熊太陽，豈不會被人笑話？”軒轅問道。　　“天下間誰敢笑話大總管？整個有熊有誰會不服？惟有大總管才堪配繼承太陽之位，何況還有鳳妮太陽的遺囑為憑。”尚九長老斷然道。　　“龍哥依然在世，不若讓他回來主持熊城……”　　“大總管何說此話？龍哥雖然是大陽血統，但他對有熊寸功未建，而且與眾臣不熟，若是他當太陽，誰也不會心服。雖然我尚九身負維護王族使命，但我第一個反對請回龍哥，現在是非常時期，世事不能只以一個模式而成，該變革之時就得變革！大總管平時行事超凡脫俗，該不會在此事上尚有婦人之仁吧？”　　尚九長老斷然打斷軒轅的話道，接着又道：“何況，有熊已經歷經此劫，再經不起折騰，只望大總管成為太陽之後，能夠讓我有能變得更加繁榮昌盛和安定，而不是需要龍哥回來製造危機。因此，還請大總管不要推託！”　　軒轅望瞭望這慷慨激昂的尚九長老，心中也不禁一陣感動，他明白在尚九長老的心中，只會為有熊的將來着想，而不是只為維護王族血脈的正統着想。他想到元貞長老大義凜然的犧牲，不禁又恢復了心中的鬥志！昂然道：“好！那明日便由長老去安排，後天，我將南征高陽！”　　“報，夫人和歧仙長回來了！”一位金穗劍士行入相報道。　　“哦。”軒轅抬頭望了金穗劍士一眼問道：“在哪裡？”　　“在總管府！”金穗劍士應了一聲。　　“你去告訴他們一聲，今夜我不回府中，只想在這裏靜一靜。”軒轅嘆了口氣道。　　“屬下知道。”金穗劍士應了一聲后便立刻退了出去。　　“長老也先去休息吧，明天還會有很多事情要做。”軒轅對尚九長老道。　　“那大總管也早點休息。”　　軒轅點了點頭，卻在那裡愣愣地想着問題。不過半晌，一陣腳步之聲響起，讓他回過神來，抬頭一看，卻是陶瑩和歧富來了。

# 第十章 雙王齊逝

　　軒轅不由得微訝，但見歧富向他點了點頭，便徑自在一旁點了幾炷香，先在虎恭弘=叶 恭弘靈前拜祭一番，后又分別在鳳妮和元貞長老的靈前將祭香插上。　　陶瑩也沒有說話，接過歧富遞給她的香來到虎恭弘=叶 恭弘的靈前深揖一禮，強忍着淚水沒有哭出聲來。隨即再來到鳳妮的靈位時，想起與鳳妮這些日子來的相處，淚水卻忍不住滑落於地。　　陶瑩拜完元貞長老后擦了擦淚水，來到軒轅的身邊，語調有些哽咽地道：“人死不能復生，夫君要節哀順變。”　　軒轅抬頭望瞭望陶瑩那泛紅的眼圈和隱含淚光的眸子，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伸手極為憐惜和疼愛地將之攬坐於身邊，輕輕地撫了撫那飄逸的秀髮，淡淡地道：“我爹與鳳妮是不會白死的，我將會用蚩尤的鮮血來祭她在天之靈！會為她完成所有未完成的心愿，她將不會有任何遺憾的！”說到後來，軒轅的聲音也有些哽咽了。　　陶瑩聽到此處，不由得伏在軒轅的肩頭痛哭起來。她本還想強忍着，害怕一起了軒轅心頭的痛處，誰知軒轅早已為之哭過，心情已經平靜了下來，反是軒轅的話，引得她再也無法控制內心悲痛的情緒。鳳妮不僅是她的好知己，更是好姐妹，因為軒轅的關係，她們之間的感情簡直比親姐妹還要親，是以，陶瑩實在是無法再忍住自己的情感。　　歧富也鼻頭微酸，他在為軒轅難過，他明白軒轅內心的痛苦，可是軒轅卻必須堅強地活着，這自軒轅那無可奈何的嘆息之中完全可以聽出來。　　軒轅緊擁着陶瑩那纖瘦的軀體，只是輕柔而緩緩地撫摸着陶瑩的秀髮，強行控制內心再次被掀起的傷痛，卻不知道該如何安慰陶瑩。　　良久，陶瑩已經稍稍緩過神來，控制住自己的情緒，似乎記起了什麼似的，仍帶哭腔地道：“夫君你去安慰一下燕妹吧。”　　軒轅一怔，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柳靜女王和踐通聖王雙雙仙去！”陶瑩悲蹙地道。　　“什麼？”軒轅大吃一驚，訝然盯着歧富問道：“怎麼會這樣？”　　“是刑天所為。當我們趕到之時，他們已經心脈盡碎，僅剩一口元氣保住性命老夫也無能為力，致使他們傷重而逝！”歧富說到這裏之時不由嘆了口氣道。　　“刑天干的？”軒轅此刻才明白，何以在他擊殺刑地之時和之後，刑天一直都不曾露面，看來就是因為他正在與�通和柳靜交手。天下間，除蚩尤之外，也便只有刑天才擁有這樣的力量，即使太昊和少昊也不可能在獨對�通的情況下，能夠傷到�通。　　事實上，�通在服食了地火聖蓮之後，其功力之高，絕不會在太昊和少昊之下。因此，陶瑩說�通仙去之時，他才會這般吃驚。同時，他也明白了�燕何以會悲痛的原因。　　軒轅不由得暗暗嘆了口氣，想不到柳靜當日在東山口君子城之時並未死於火神祝融之手，反而在今天死於刑天之手，而且連�通也沒有倖存。這或許是天意，想來，柳靜確實是深愛着�通，而�通更是至死不渝地愛着柳靜，兩人能夠結伴而去，也是一種不幸中的大幸。　　※※※　　�燕見到軒轅來了，再一次伏在軒轅的懷中大哭起來，桃紅和陶瑩及滿蒼夷怎麼勸都勸不住。　　軒轅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如何勸說，他心中的苦澀並不比別人輕，可他作為男人，作為�燕的夫君，卻必須展現出自己強硬的一面。　　�燕終於得到了父母的承認，但是她僅只叫了父母一聲爹和娘，柳靜和�通便雙雙去逝。這對於�燕來說，確實有些殘忍，她寧可根本就不知道這個世上有爹和娘的存在。可是，她偏偏知道了這一點，而且是在這最無可奈何的情況下知道的，軒轅也深深地理解�燕的心情。　　※※※　　軒轅整夜沒睡，他所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了，熊城之中的傷者達到數千，各處受傷之人皆送到熊城來治療，熊城之中的一些藥物皆用得差不多了，可是戰爭尚在延續，傷者將會越來越多，如何處理這個問題也是一個關鍵。　　軒轅回了熊城，那失陷的五大聯城也相繼被奪回。這之中，土計確實立下了極大的功勞。不過，這五大聯城雖相繼被奪回，可是城中己是面目全非，無論是城牆還是城內的建築。其破損程度都極為厲害，不過，這已沒有多大的關係。　　東夷大軍這次損失之大，幾乎折損了一半的兵力，根本就無力再行北征，整個黃河北面的力量全都成了有熊所轄，僅余東臨海邊的鳥夷，但這些人已經不足為患。　　少昊的實力僅剩下濟水之南的地方，可以說，整個黃河之北全都已是華聯盟所轄。黃河與濟水之間存在着高陽氏，另有在大行之西南的有虞氏。北方的鬼方現在更是不存在威脅，或許還有一個刑天，但此人畢竟太過單薄，一人之力總有限，何況有熊擁有軒轅這個已經變得不可思議的高手。　　大部分軍將各就各位，十大聯城重新在控制之下，但是現在分派在十大聯城的兵力不是很多，所有的重要人物都趕返熊城，因為熊城將要召開自戰事以來，最為特別的一個大會。那便是關於大陽的遺囑，確立新太陽人選的大會。　　軒轅當然是主角，無論怎麼說，他都已是有熊的第一號人物，軍事大總管，所有的兵權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而且，軒轅乃是天下公認的有熊新一代支柱人物，無論是武功還是智慧，都足以讓天下所有的人對有熊另眼相看。因此，軒轅昨夜在勸得�燕睡着后，便開始了新一天的忙碌，他連一點休息的時間也沒有，像是一個完全不知疲勞的超人。　　�燕、陶瑩諸女確實是累了，這些天來，自崆峒山沒日沒夜地趕回熊城，這一路奔波的疲憊可想而知，她們雖然功力深厚，但是卻無法與軒轅那超人般的體質相比。　　軒轅的體質得到了完全的改變，幾乎根本不用食用任何食物，便像廣成子一般達到辟穀的地步，只要稍飲一些水，便差不多可以補充自己的體力。支持他的，是天地間無窮無盡的生機，只要天地間生機不絕，軒轅便可以無憂地活下去……這或許只是一種理想的境界，抑或只是一種妄談。　　※※※　　趕至熊城的，不僅僅有有熊各路重要人物，更有各降部的代表和首領，同時，華聯盟的許多部落也派來了使者。　　這幾天之中，熊城城牆的坍塌之處已經補好，熊城內外也清理了一遍，就只有熊山有些變化。昔日宗廟的建築極多，但這次除主殿周圍的幾座大殿外，余者全部倒塌，幾乎不留痕迹，這是當日太陽神盾出世的結果。不過，這並不影響熊城的盛況。　　熊城，依然是不可懷疑最為繁榮和堅固的城池，就因為城中密集的人口和許許多多雄奇的建築。　　盛會也不能算是盛會，所在之處卻是在鳳妮、虎恭弘=叶 恭弘及元貞長老的靈堂之上。　　熊城上下，仍然在為鳳妮和元貞長老戴孝，而虎恭弘=叶 恭弘的靈位之所以能擺在熊城的靈堂之上，是因為他是軒轅的父親，所以便連軒轅也不例外地披麻戴孝。外來之客也是人人手扎白布條，以示心中的哀悼。　　今日熊城的氣氛與昔日大有不同，每位來到宗廟大殿的人最先要做的便是對着擺在左邊的鳳妮和元貞的靈位行禮，這才向幾位長老和軒轅等身分極高者致意，一切沒有必要的話全都省下了。　　大殿之中極靜，只有腳步之聲和門外金穗劍士讓來者報名的聲音，其餘的一切都顯得極為沉悶和安靜，包括陶基和君子國的人及土計諸人。　　客人基本都到齊了，而有熊的十城八寨七營的主要首領除戰死者之外，余者皆到，另外便是山海戰士副統領之一的神農諸人，蚊夢和族中諸人也列位而坐，整個大廳之中坐着數十位高手。　　尚九和吳回則是今日的主持。吳回首先主持了對鳳妮和元貞長老的祭悼，之後便由尚九宣讀鳳妮的遺囑。　　遺囑的大意便是：“有熊今臨大難，鳳妮決意以身殉城，與敵人決一死戰！若有任何不測，則將太陽之位傳給軒轅，讓其主持有熊內外一切事務，力興有熊，除魔為道，以安定天下為志……”　　聽罷鳳妮的遺囑，人人點頭稱讚，更是對鳳妮的高尚情操和偉大志向欽服不已，由此也更對鳳妮的死生出了許多惋惜，有些人則是淌下了淚水，一時之間呼噓一片……　　“有熊不能一日無主，現請大總管稟承太陽遺命，繼承有熊第十二代太陽之位！”尚九長老壓下所有人的聲音，高呼道。　　“軒轅年輕無為，實不宜擔任太陽之職，只怕是得太陽錯愛了，還請長老另找賢能，軒轅定傾力相輔！”軒轅突地立身而起，出言道。　　眾人全都一陣錯愕，沒想到軒轅竟會如此表態。　　他們都覺得軒轅成為有熊太陽乃是理所當然之事，又有鳳妮太陽遺囑，怎地軒轅卻要推託呢？　　“試問有熊之中，有何人賢過大總管？大總管雖然年輕，但功績之高，世所共睹！試問，若大總管不擔此任，誰人敢擔此任？”尚九長老似乎明白軒轅的意思，高聲反問道。　　“不錯，大總管的功績誰人不知？首先送鳳妮太陽自南方面回，出生入死，再到力戰九黎，破快鹿騎，破鬼方大軍，殺天魔，再到智斗太昊、少昊，威服諸部，現又殺刑地，平鬼方，而且治軍治族有道，否則哪有今日有能之興盛團結？”吳回也附和道。　　“是呀，除了大總管之外，誰任大陽，我齊充第一個不服！”　　“我們全力支持大總管，若誰認為自己的功績蓋過大總管，我木青倒要與他比試比試！”　　“除大總管外，誰當太陽我都不服……”一時之問七大營、八大寨和十大聯城之主人人神情有些激憤，對軒轅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根本就找不到一個反對的人。　　尚九長老伸手壓下眾人的呼聲，來到軒轅面前，突地跪下，誠懇地道：“請大總管為我有熊大局着想，放下一切不必要的顧忌，領導我們有熊吧！同時，也請大總管看在眾兄弟的份上……”　　“長老你這又是何苦呢？”軒轅大驚，沒想到尚九長老竟會當眾下跪，一時之間，有熊十城八寨七營的首領全都跪下，外族客人也全都肅然起身。　　“請大總管接大陽之令吧！”眾人全都懇求道。　　“大家這又是為何呢？快！快！快起來，有話好商量！”軒轅慌忙扶起尚九長老、伯夷父和吳回以及蛟夢等人。　　“那大總管是答應繼位了？”尚九長老喜問道。　　“得大家如此厚愛，軒轅若是再有負眾望，豈不是故作矯情？大家快快請起，軒轅從此定要稟遵鳳妮之遺願，傾力為有熊、為天下的安定奉上我綿薄之力！”軒轅也有些激動地高聲道。　　眾人大喜，紛紛起立。尚九長老則乘機道：“請大總管家大陽在天之靈，立即登位！”　　軒轅不再推辭，依言拜過鳳妮的靈位后，又在宗廟後山的太陽神像之下開壇。　　神壇早已搭好，祭品很快便擺上，軒轅正欲祭祀太陽神像時，突地聞聽不遠處一聲沉喝：“慢……”　　眾人不由得全都將目光移了過去，所有的人皆大大地吃了一驚，便連尚九長老也不由得脫口而呼道：“龍歌！”　　軒轅也愣住了，龍歌竟剛好在這個時候趕回了熊城，不知是天意如此還是巧合所致，一時之間，便連他也不知該繼續祭祀還是該停下。　　許多人與軒轅一樣，都不知道該如何去面對這個場面。誰也沒有料到龍歌突然而來，這一切使每個人的思維短暫地停頓了半晌。　　“想不到龍歌王子能及時趕回來，參加大總管繼任第十二代大陽之位，真是巧極！”伯夷父立刻看出了情形不對，他可不想龍歌來攪和，是以搶先說道。　　龍歌神色一變，冷然瞪了伯夷父一眼，哼了一聲道：“什麼大總管，誰是大總管？”　　“想不到龍歌王子也趕回來了，真是太好了。當日王子突然失蹤，整個有熊都為之擔心，看到王子安然歸返，鳳妮在天之靈也會安息了。”軒轅終還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腦子更是靈光之極，立刻先入為主地朗聲道，絕不給龍歌拆穿當日他暗使狡計的機會。　　“哼，我突然失蹤？好個我突然失蹤，軒轅，你倒真會裝瘋賣傻！”龍歌沒想到軒轅竟先來此一招，不由得心下大怒。　　軒轅臉色一沉，裝作不解地道：“軒轅不知王子此話怎講。”　　龍歌一時也為之語塞，當時所在的全是軒轅的人，根本就沒有外人可以證明軒轅設計逼走了他，是以軒轅這一問他竟不知如何回答。　　“王子一臉風塵，定是自遠道而回，不如先行歇息片刻，一切待太陽大禮完畢后再說如何？”尚九長老插言淡然道。　　“長老此話是什麼意思？我乃太陽血統，太陽之位舍我其誰？難道長老忘了祖訓？”龍歌怒目相問道。　　“王子有所不知，此舉是根據太陽遺囑而為，雖祖訓有雲，但上代太陽已廢除祖訓，破舊立新，太陽之位，惟能者和有德者居之。因此，還望王子見諒！”尚九長老不卑不亢地道。　　“尚九長老所說沒錯，這裡有太陽遺囑，第十二代太陽已立大總管軒轅，還請王子不要有礙祭太陽神大祀！”無咎長老也插口道。　　龍歌心中大怒，道：“好哇，你們不念祖訓，竟堅守自盜立外人為有熊太陽，此等作法，是何等大逆不道！你們身為執法長老。竟如此不知和法，實應將你們重罰！來人哪，將這兩個大逆不道的人給我拿下！”　　龍歌身後立刻間出四個裝束古怪的大漢，以快得難以想象的速度向尚九和無咎兩人抓去。　　尚九和無咎吃了一驚，他們沒想到龍歌說出手就出手，還真敢對付他們，而且這四人的武功之高似乎任何一個都不在他們之下，這怎叫他們不吃驚？但他們仍然以極速避開了。　　“鏘……”宗廟衛士和金穗劍士的劍同時出鞘，數十柄劍穿插而出，目標直取那四大漢！　　龍歌神色再變，金穗劍士竟敢對他的人出手，也便是說，連這些劍士也是完全支持軒轅了，這怎不叫他怒火攻心？　　軒轅心中也暗暗吃驚，龍歌身邊的這四人武功之高，足以與尚九諸長老媲美，而在龍歌的身後仍有八名這般裝束的大漢，只看這些人，每人的武功都絕對不俗，只怕也不會比這出手的四人遜色。也便是說，龍歌至少已經帶了十二位頂尖高手返回熊城，他這次意圖很明顯，那就是要回來爭奪太陽之位！　　那四大漢夷然不懼，但是卻住手退後不戰。他們似乎也明白，如果這樣混戰下去，絕對不利於他們，因為這裏全是對方的人。　　金穗劍士和宗廟衛士也都住劍不發，數十柄利劍呈一道半月的弧形將龍歌和他帶來的十二人全都圍在其中，似乎只要對方有任何動靜，他們就會毫不猶豫地立刻撲上，給予沉重一擊！無論對方是王子龍歌還是這一群裝束古怪之人。　　龍歌的目光環視了一眼周圍的眾人，只見包括十城、八寨、七營的統領在內，人人怒形於色，個個摩拳擦掌，彷彿立刻便要撲上將他擒住一般。龍歌見此情形，不由心中涼了半截，此時他才明白，軒轅在這些人之中是多麼得人心。　　陶基和土計諸人便像是在看笑話一般望着龍歌，每一個人都彷彿在針對他，孤立他，這使龍歌心中氣苦之餘更多了許多恨意。若要他就這樣眼睜睜地看着軒轅得到太陽之位，他是無論如何也不會甘心的。　　尚九長老和無咎長老也大怒沉聲道；“龍歌王子，請你自重，這裏乃是太陽神所在之地，在此地動手乃是對太陽神的大大不敬，念在你身為王子的份上，今日之事到此為上。若王子不能按有熊之規行事，我只好請出宗廟之法，還忘王子三思！”　　龍歌大怒，但是他勢不能用強，這裏的人無一不是高手，若雙方動起手來，對他絕對不利。儘管他這幾個月來發生了脫胎換骨的變化，但又豈能敵得過這許多高手？

# 第十一章 王位之爭

　　龍歌很清楚熊城高手的實力，不過，他極不明白，何以軒轅在短短的幾個月之中竟能夠使這許多人信服？便連曾屬於蒙絡和創世的人也都對軒轅這般。　　更讓他驚訝的卻是連土計和鬼方的高手也出現在這裏，弄得這裏的人亂七八糟的，使他根本就分不清眼下的形勢。龍歌只知道，此刻自己的形勢很孤立，這是他在返回之前所未能料到的。他本以為無論怎樣，只要有宗廟支持他，便可以借自己從王母國帶來的高手與蒙絡和創世相抗衡，可是他快到有熊之時，才知道一切已經人事皆非，不僅蒙絡和創世已成為過去，幾乎被人遺忘，更聽說蚩尤與有熊大戰，連太陽鳳妮也戰死，大總管軒轅剛回熊城……於是他更急切地趕回熊城，可是事實讓他失望了。　　才短短的三個月時間，有熊已經變得面目全非，不僅處處都有戰火燒灼的痕迹，更四處都流傳着蚩尤大敗及風妮殺退蚩尤、太昊、少昊三大高手的事迹同時也流傳着軒轅擊殺刑地，平鬼方諸多之事，彷彿天下間沒有人會不知道鳳妮和軒轅的名字。　　鳳妮是他妹妹，做了太陽他並不會反對，但軒轅當日設計逼走了他，可是此刻卻成了有熊除太陽之外的第一號人物，怎叫他不生氣和妒恨？因此，他決定回來揭穿軒轅的嘴臉，更要乘機奪下太陽之位，但是這個時候，他才真正的明白，熊城變了。　　是的，雖然許多人對他仍然很客氣，但這裏已不再是他的天下，甚至是不歡迎他。這種不歡迎不是像昔日蒙絡和創世那樣，那時雖然蒙絡、創世不歡迎他，但有熊子民和熊城中的許多人都會期待着他，可是現在，自上至下，連那些子民也對他這個王子愛理不理，似乎都明白他的歸來是與軒轅爭太陽之位。因此，在這種特殊的時候，有熊子民反而不歡迎他的歸返，這讓他很是難看。　　“軒轅，枉鳳妮對你一片真心，你竟耍如此卑劣的手段，與這兩個大逆不道的人偽造風妮遺囑，你真是卑鄙無恥！”龍歌眼珠一轉，突地開口叱道。　　軒轅臉色大變，尚九和無咎也氣得臉色發青，怒道：“你血口噴人！”　　“龍歌，你說話注意一些如果你安安靜靜地不搗亂，我們還尊重你是王子，如果你不注意身份如此污衊大總管，我齊充第一個要驅你出熊城！”齊充怒道，他對軒轅極為尊敬，哪想龍歌竟然如此合血噴人，怎叫他不怒？　　一旁的十城八寨七營的統領全都叱責龍歌，一時之間，龍歌竟成了眾矢之的，這確實是龍歌所沒有料到的結果。這些人似乎完全忠心於軒轅，即使軒轅確有過錯，看來這些人也仍會支持他，這怎叫龍歌不怒？同時也使他更明白一點，那便是即使他得了太陽之位，這些人也不會支持他，甚至全部叛離，彷彿有熊與軒轅已經融為一體了。　　軒轅見場面這般混亂，知道是該他開口的時候了，不由得伸手虛按。　　眾人的吵鬧聲立刻戛然而止，比什麼都有效。　　軒轅望了龍歌一眼，淡淡地道：“鳳妮新逝，舉城皆哀，請龍歌說話不要有傷鳳妮在天之靈。大家的眼光是雪亮的，誰好誰壞，孰優孰劣，各人心中自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因此，這些無謂的東西，爭執起來根本就沒有意思，但請龍歌明白一點，我們所為的目標都只有一個，那便是有熊的繁榮昌盛，天下的和平與安寧！至於誰坐太陽之位，只是一種形式，如果誰能做到這一點，軒轅願雙手奉上太陽令，保證不會有任何人與之為難。因此，請龍歌不要借一些莫須有的罪名來詆毀軒轅和兩位長老及宗廟的尊嚴！”　　眾人全都一呆，軒轅的話雖然平靜，但是卻有一種無法抗拒的威嚴，使人不能不為之信服，即使是龍歌也找不到反駁之詞。　　軒轅淡然接道：“軒轅雖自認不俗，但說到使有熊繁榮昌盛，使天下安寧太平，也不敢妄談，但眾位長老和眾兄弟們盛情難卻，更不想有負鳳妮之遺願，這才不得已而接令。只要能找到賢者，軒轅自會退位讓賢。”　　龍歌這下倒真的無語了，除非他說自己可以讓有熊繁榮昌盛，使天下安定大平，可是他怎能將之說出口？至少有熊的這麼多人心中不服，他更不可能使有熊繁榮昌盛，不禁心中長嘆：“罷了，罷了……”　　“軒轅，你可敢與我公平一戰？勝者便繼位太陽之位，敗者則遠離熊城，永不回來！”龍歌突然長長地吸了一口氣，望着軒轅冷然道。　　“王子，你這是無理取鬧……”　　“是呀，為什麼要和你比……”　　軒轅壓住眾人的話鋒，深深地望了龍歌一眼，淡然道：“如果龍歌敗了呢？”　　“遠走崑崙，再不踏足有熊！”龍歌斬釘截鐵地道。　　“好，我答應你的要求，如果我敗了，我也永遠不再踏足有熊！”軒轅自信地道。　　“大總管！”尚九也有些急了。　　“長老不必多說，如果我敗了，太陽之位便是龍歌王子的！若誰不服便是與我軒轅過不去！”軒轅制住尚九長老的話題，肅然道。　　一時之間，四下俱寂，眾人皆不再言語，事實上，也沒什麼好說的，這些人對軒轅的武功都極為自信，即使是龍歌的武功再好，難道他還會強過刑地？　　何況，龍歌的武功，在數月前眾人已經基本上清楚，雖然極為不俗，卻仍不能夠與刑地這等高手相提並論。　　※※※　　宗廟的廣場之上，觀者如山，人潮湧動，皆因這是有熊兩個最有影響的人在決定太陽之位的歸屬。　　龍歌，有着太陽血統，若是在平時，乃是名正言順的太陽，可是他的對手偏偏是被有熊每一個子民所深深熱愛和尊敬的英雄軒轅，而軒轅更是第十一代大陽所定下的接班人。因此，這一場爭戰的確是免不了的。　　許多人都來觀看，誰都想看看這兩大年輕高手是怎麼交手的，有熊子民只是見過軒轅力戰齊充的場？　　面，但那種深刻的印象猶深深地烙印在每個人的心中，而今日的軒轅會不會比昔日更為厲害呢？這場決戰會不會比昔日那場更為精彩呢？這正是眾人所期待的，同時，許多人也是想來一睹軒轅的風采。　　龍歌與軒轅相距五丈而立，但目光卻緊鎖在一起。　　軒轅感到龍歌這三個月來確實是改變了不少，無論是氣勢還是其它的方面，都發生了極大的改變，變化最大的卻是龍歌的眼神。　　龍歌的眼神深邃得如一潭無底的清水，彷彿透着一層迷茫而邪異的光彩。　　軒轅跨上幾步，神態極為悠閑，他不覺得世上會有什麼人值得他去害怕，龍歌則更不會，即使他沒有崆峒之行，也不會懼怕龍歌。　　龍歌感觸最深的仍是軒轅的氣機，他雖然正對着軒轅，可是他總覺得所面對的軒轅太虛幻，像是毫不真實一般，這種感覺使他心中極不自然。他不明白何以會有這樣的感覺，因為眼前的軒轅是實實在在的沒有半點虛擬，但為何會存在着如此感覺呢？　　龍歌稍閉上眼，緊守靈台，更讓他駭異的是，靈台根本就是一片空白，根本就捕捉不到軒轅存在的可能性，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情，但卻實實在在地發生了。　　龍歌駭然眼開眼，軒轅依然站在那裡，可是他的思感和靈覺根本就覺察不到軒轅的存在，一點印象也沒有、那只有一個可能。軒轅不再是一個實體，而是與天地相接的整體，這才會使人無法覺察到軒轅的存在。而在分神之際，他感到軒轅的目光突地變得異常明亮，就像是深連夜空中的兩輪明月，幽靜、安詳和詭異。　　龍歌竟彷彿在剎那之間陷入了那一片深邃的夜空之中，空闊、寧靜，他看到的不再是軒轅，而是群山是星月交替的天空，是廠袤無垠的天地。　　龍歌的心神不自覺地越飛越遠，彷彿是在天地之間自由地翱翔。他看到了那廣闊的草原，那密密的森林那奔跑的奇獸……天地之間彷彿洋溢着一種奇異而又美好的生機。同時他又似乎看到了日月交替，生死輪迴，一切的一切，都是那般真實而又不可觸摸，他只是這個天地之中的匆匆過客。他有些氣餒，有些遺憾，他看到了一個個死去的親人，看到風妮及許許多多的人物……驀然之間，他又彷彿置身於怒海狂風之中，乘着一恭弘=叶 恭弘小舟在風暴中掙扎、呼喊，但根本就無濟於事……忽兒又似乎是自萬丈懸崖之上飛墜而落，摔得粉身碎骨……　　驀地，龍歌驚醒了過來，額角儘是汗珠，臉色難看之極。他對着天空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他明白，自己敗了，根本就不是軒轅的對手，只在心神的修為上，便比軒轅相差大多。他之所以能自軒轅的精神世界中掙脫出來，並不是他的修為達到了何種程度，而是軒轅放了他一馬。如果軒轅繼續引他深入，他只會魂飛魄散而亡，甚至不會有任何人看得到他的傷痕。　　這是何等可怕的力量，龍歌驚醒，是因為軒轅突然閉上了眼睛，截斷了龍歌與另外一層神秘世界的聯繫。　　“你勝了！”龍歌長嘆着道。　　所有人都為之大愕，龍歌竟然就這樣認輸？他們根本就不曾交手過！不過，也有人並不奇怪，因為龍歌剛才與軒轅靜靜對峙之時，時而發笑，時而哭泣，時而驚懼……那種種莫名其妙的表情只讓所有人都有些不明所以。　　這一切，龍歌彷彿根本就不知道，他便像是進入了一個夢魘之中，所有的情緒都不再由自己支配。　　龍歌似乎也明白了這些，他並不是一個不明事理的傻子，此刻在有熊之中，他大勢已去，而決鬥軒轅更是力不從心，若是再死纏爛打，那隻會使他更為難看。是以，他在沒有將臉丟盡之時認輸，反而是最為明智的選擇。　　尚九和龍歌身邊的那些人似乎明白了一些什麼，但卻又不全怪，倒是吳回和陶基看得心神大震，因為他們也接觸到了軒轅的眼神，那是他們從未有過的經歷，所以他們明白何以龍歌敗了。　　四下的有熊子民和戰士全都看得莫名其妙，這場決鬥似乎比他們所想象的不知道要乏味多少，並沒有出現他們意料中的火爆場面。　　軒轅再次睜開了眼，淡淡地笑了笑，道：“既然這樣，軒轅便不再多說了。不過，請龍歌放心，軒轅一定會讓有熊繁榮昌盛起來，不負鳳妮所望！”　　龍歌沒有半絲表情，更沒有什麼話好說，敗便是敗了有熊再不是他久留之地，這裏並沒有人會歡迎他，他的心中充盈着無限的失落感。這生他之地，卻將成為他永遠難返的地方，但是這又能怪誰？命運最喜與人玩這種遊戲，這本就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生存便必須憑實力！他敗了，也沒話可說，只看有熊子民對軒轅的敬愛程度，他也明白，自已根本就斗不過軒轅。　　“走吧！”龍歌沒有再搭理軒轅的話，只是向身後十二名自王母國帶來的高手輕喝了一聲，頭也不回地向山下走去。　　有熊子民自覺地為龍歌等人讓開一條通道，一個個都目送着龍歌遠去，眼神之中倒有着幾分憐憫同情之色，他們沒想到龍歌便這樣敗了。　　軒轅望着龍歌遠去的背影，卻沒有再說任何話語。　　龍歌的風波竟是這般輕易地被平息，這使得眾人都鬆了一口氣。不過，話說回來，若是龍歌坐上太陽之位許多人都會心中不服。　　而龍歌這幾個月究竟去了哪裡？為什麼幾個月前突然失蹤，卻又在這種時候突然出現呢？若是幾個月前龍歌趕回了熊城的話，只怕有熊的太陽之位很可能輪不到風妮，但是龍歌卻沒有在那時返回熊城。這一切只有軒轅心知肚明，因為這正是他一手策劃的。　　這一切或許只是天意，龍歌確實沒有想到幾個月之後，有熊竟會發生這般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做夢也沒有料到，軒轅是故意逼走他，然後更出手連蒙絡和創世這兩人也幹掉，只在短短不到十日間便將鳳妮扶上了太陽寶座，更設計大敗鬼方、殺天魔，組織華聯盟，智服鬼方諸族，使其不敗而降，這使得軒轅和鳳妮在有熊的地位以快得讓人不可思議的速度加以鞏固，其聲望之高超過了歷代大陽。是以，數月之後，龍歌再想插手有熊之事，根本就是不可能。　　有熊人對軒轅的信奉，便像是對待神明一般。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試問誰能夠在數月之間建下這般的戰績呢？這就像是一個奇迹，也使世人公認了軒轅的智慧之高絕對是無人能比的。雖然近日來，有熊遭受蚩尤戰火的焚燒，但這並不影響軒轅的聲望，反而使有熊人在危機之中更感受到英雄的重要，使他們對軒轅成為太陽的呼聲更高，因為在有熊人的思想中，只有軒轅才能使有熊強大，戰無不勝。　　而且這次戰蚩尤之時，華聯盟所出的力氣絕不小尤其是陶唐氏、君子國、龍族這幾大部族功不可沒，而華聯盟正是軒轅所創，因此，有熊人更感受到只有軒轅才能夠組合更多的力量對付外侵之敵。　　理所當然，軒轅己正式成為眾望所歸的有熊大陽，更是大封有功之人。　　封駐守於九黎本部的蚊龍為慶城城主；杜修戰死，則由蛟夢任甲城之主；土計建了奇功，讓其部族之人遷入別城，將杜聖的別城封給他；伯夷父此戰有功，則封為軍事大總管，余者各有封賞，軒轅更對陶基等人大加感激，為陶唐氏送上大禮以表謝意。　　杜修和杜聖的家眷被接進熊城，受到特殊照顧，齊充則被升為軍事副總管之職，死士總教頭則由滿蒼夷接手……　　諸如此類調動，舉不勝舉，總之人人都有獎賞，每個人都極感滿意。軒轅的調配乃是經過昨晚苦思，仔細推敲所得的結果。而且這些日子以來，熊城許多重要人物死傷極多，剛好以新人補充，外對死者家眷加以安撫，軒轅更下今召回逃散的有熊子民。　　由於傷者太多，藥物緊缺，軒轅讓神農抽調出兩百名識得藥草之人隨歧富外出採集藥草，更讓神農掌管整個有熊的藥物流通，負責對外採集之職。因為那段軒轅受傷的日子，神農跟着歧富學得了不少的醫術，因為神農本身對毒物就有研究，是以與歧富極為投緣，這才向軒轅請得此職。　　蛙夢知道，神農曾養過白虺，對毒蟲毒草自是極有研究。　　此時的軒轅對神農最清楚不過了，因為虎恭弘=叶 恭弘曾告訴過他，神農自小便偏愛收集毒物標本，因此，神農遇上歧富這種醫道聖手，正是最妙的搭配，所以新轅並沒有阻礙神農的選擇，如果能讓神農習得歧富的醫道，那將是受益無窮，更何況，神農能夠為有熊子民作出貢獻，他也自是異常歡喜。　　這次建下大功的還有兩人，他們也是最為特殊的兩人，那便是花猛和獵豹。　　花猛和獵豹兩人聯手竟在丙城郊野襲殺了帝大。雖然當時帝大身受重傷，但花猛和豬豹兩人能合力將之襲殺，這也極不簡單，也證明這兩人聯手的攻擊方式已經趨向純熟和圓通。這兩人的武功又以另一種形式恢復過來了，對於其他人來說，這確實像是一個奇迹，不過這卻是因為軒轅激起了他們的鬥志。　　鳳妮的靈位被軒轅擺放在冰窖之間，與雁菲菲的遺體擺放在一起。　　冰窖由雲娘和專人打理，軒轅也好長時間未見到兒子小悠遠了，終日俗事纏身，根本就沒有時間陪兒子。　　今日軒轅難得抽身來看兒子，小悠遠已經六七個月大了，胖嘟嘟的，異常可愛。昔日軒轅不在之時，鳳妮每日必來看小悠遠，有時還會讓其同睡，對小悠遠可謂極盡關懷、是以，熊城無論是鳳宮之人，還是太陽宮之人，都極為喜歡這個小寶寶。　　軒轅來時，小悠遠剛好睡着，他卻不能吵醒這位小寶寶，看着小悠遠那甜甜的睡相，他心中也難得地湧出一片溫暖，桃紅諸女也都眾星捧月般圍在小悠遠的搖籃邊，一個個都對其愛護倍至。　　望着小悠遠軒轅不禁暗暗嘆了一口氣，只有這種年齡才能真正的無憂，可是孩子總會有長大的時候，那時他同樣會變得心事重重，滿懷遺憾，整天會為俗務奔忙不停。　　軒轅確實很難找到時間陪兒子，雖然這一刻他在這裏陪著兒子，可是下一刻他便將要南征高陽氏和有虞氏。　　殺戮，總會存在於世間，只要有矛盾，就會有殺戮，而這個世界卻是因為矛盾才存在，因為矛盾才會發展。因此，殺戮是永遠都不可能休止的，只可能稍斂，由大規模變成局部，這或許便是洪荒之中的真正法則。　　陶瑩諸女似乎也明白軒轅明日便將出征，因此，這一日他們都盡心地享受着難得的相聚和安定，惟一掛在心頭的陰影便是鳳妮的死去，這是一個難以彌補的遺憾。事實上，這也是軒轅立志要南征高陽氏的主要原因，有些東西只能以血去償還。　　伯夷父早已去安排和選調戰士，在這一日之中，要與所有華聯盟的部落取得聯繫，同時要自四面八方孤立高陽氏和有虞氏。　　軒轅準備痛痛快快地與蚩尤決一死戰，痛痛快快地大戰一場。　　鬼方已無法威脅到有熊的安危，刑天也因與�通、柳靜之戰受傷，應不會很快復原。東夷也同樣無法威脅到有熊的安危所有的力量全都聚集在南方！　　少昊、太昊都將……臣服在有熊的腳下！　　不可否認，太昊和少昊也是蚩尤的幫凶，雖然在最後的時刻欲殺蚩尤，但其對有熊所造成的損失，必須讓他們加倍奉還！

# 第十二章 出征高陽

　　軒轅出征，有熊所有的子民全都出來歡送，場面之浩大，絕無僅有。此次軒轅調集一萬有熊大軍，他自己為主帥，齊充為前鋒，附以刀營統領李秀、槍營統領秋橫，另有土計、滿蒼夷諸人為輔。青天、火烈等人隨軍而出，陶瑩、�燕、桃紅也都與軒轅一起出征。　　這次的軍容之壯，實是以前有熊從未有過的。　　另外，自陶唐氏調集一千精銳戰士，由唐寬率領。　　軒轅身邊的高手如雲，那曾經卧底鬼方和東夷的幾名廣成仙派的高手也幾乎全都歸返軒轅的身邊，只有一些人深入南方，隨時透露有關窮桑與伏羲氏的動態。即使是軒轅坐在熊城不動，他也能完全掌握到窮桑和伏羲氏的動靜，這也是何以當初，他能準確地知道太昊駐軍大行山，少昊調兵於三阿的原因。　　戰爭，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軒轅絕不會忽略任何情報。　　君子國的五百精銳戰士在有熊之外相候，加上這些人，軒轅便有一萬一千五百精銳之師，其中騎兵兩千。　　而恭弘=叶 恭弘皇和柔水及貳負所領的龍族戰士也正在前方的路上相候。　　事實上，單隻這些戰士便已經超過了高陽和有虞兩部的總兵力。　　有虞和高陽兩部雖然是五虎族之中的兩部，但是其人丁加起來才不過三萬餘眾，除去老幼，其總兵力，稱得上精銳的戰士只有五千人，雜軍大概有七八千餘眾。但是任何一部的力量都不可能比得過有熊大軍，何況，這還並未算那幾千龍族戰士和華聯盟其它部落的兵力。　　在初略估計之下，軒轅此次出征高陽的總兵力將達到一萬六千餘人，這是何等的氣勢！雖然這些人還不能算多，但是對於洪荒之中的任何一個部落來說，都是不可想象的。　　有熊在收服了鬼方諸部后，人丁已達十萬餘眾，若想徵集兵員，很輕易便可以組出一支兩三萬人的戰旅，雖然這次遭蚩尤之劫，但有熊的元氣並十受損。　　軒轅此舉並不是炫耀，而是要讓世人看看，任何與有熊和華聯盟作對的部落都將會摧枯拉朽般地自這個世上毀滅，絕對沒有半絲人情可講！同時，這也显示出了軒轅與蚩尤一戰的決心，更是在警告東夷和伏羲氏不要輕舉妄動！而這一萬六千名精銳戰士足可將東夷和伏羲氏鎮住，使之不敢輕易派兵支援高陽和有虞。　　軒轅很清楚地知道，這次自己攻打高陽和有虞，很容易促成高陽與伏羲等南方部落聯合，因為高陽可以製造出他欲南征的假象，使得南方諸部在擔心的情況下與高陽聯手抗敵。是以，軒轅索性將聲勢造大，首先把南方諸族鎮住，使其連稍動抵抗的念頭都不敢。當然，軒轅同時還派使者遠赴伏羲氏，說明此次攻打高陽之意旨在剿滅魔帝蚩尤，更虛惰假意地感激伏朗對鳳妮的一片深情，及太昊在最後關頭助鳳妮傷了蚩尤之舉，禪明有熊與伏羲仍是兄弟部落，應該加深合作，共同對付魔帝蚩尤。　　軒轅還對太昊幫蚩尤對付有熊表示理解，並說這隻是太昊為了除此魔王而忍辱負重，他對太昊此舉懷着深深的敬意……等等一些客套的話，當然更派人為伏羲氏送去重禮。　　軒轅深深地明白，如果伏羲氏也支持高陽氏的話，那後果只能使戰局極為艱難。因此，他必須先穩住伏羲氏，在對付了高陽氏之後再想法對付太昊。　　軒轅絕對不會輕易放過太昊和少昊，不過，這卻不是一時半刻的事，而是應該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　　在對待蚩尤的問題上，相信太昊和少昊不會阻擾，因為太昊和少昊最懼的人，便是蚩尤，若是讓軒轅先與蚩尤大戰一場，對他們而言有百利而無一害。　　軒轅的書信也是要太昊安心，此刻的太昊心中有鬼，最怕的是有熊有什麼風吹草動，而軒轅這封信實際上只是一種懷柔手段而己。在他的內心，只恨不得將太昊千刀萬剮，但卻還要虛與委蛇地應付着。　　※※※　　有熊大軍近兩萬，浩浩蕩盪地向南通進，所過之處，眾小部落望風而附。　　軒轅的大軍一路上不斷地壯大，本來屬於東夷的眾北萬部落盡皆降服，這些人哪裡敢螳臂擋車？誰若是相阻軒轅，只會被鐵蹄踏得片瓦不留，試問誰能抗拒這萬人大軍的踐踏？　　齊充和李秀領着三千人馬作為先鋒，一路上開山辟道，以便後面的大軍安全通過。其聲勢之高，震撼天下。　　龍族戰士紛紛自各路會會，似乎所有的人都想痛打高陽氏這隻落水之“狗”。　　蚊龍守住九黎本部正是攻擊高陽的重要戰略之地，因此，齊充的兵力將前鋒軍向九黎挺進。　　貳負的大軍則自大行南側穿過，領着四千戰士切斷有虞氏和高陽氏的聯繫，使得有虞根本就不可能增援高陽，同時更自四面切斷高陽氏與外界的聯繫，然後則是自四面進攻高陽所有的領地。　　※※※　　軒轅的大軍未到，整個高陽已經陷入了一片沉鬱的混亂之中，幾乎所有的高陽人都喪失了鬥志，誰能夠想象以自己這數千兵力戰有熊兩萬精銳戰士呢？那豈不是螳臂擋車嗎？何況有熊戰士的強悍是出了名的，龍族戰士的善戰也是出了名的，軒轅智勇雙全，更是世所公認，這樣的組合誰能匹敵？　　有熊距高陽雖有千里，但行軍十餘日便足以趕到高陽，因為沿途都有人接應，那都是華聯盟的地方，根本就不用軒轅多想。　　高陽氏這百餘年來，還從未嘗試過面對如此大敵。有熊昔日雖然強大，但要想調集兩萬大軍遠征，似乎還沒有這個能力，但是整個華聯盟卻不同了。　　高陽王高陽烈最初並不怎麼看好有熊，因為蚩尤的魔威足以讓人相信有熊將會在蚩尤的魔爪之下化為廢墟。可是他卻沒有料到，蚩尤不僅敗了，而且還幾乎全軍覆滅，連太昊和少昊也在熊城之外大敗。而最讓高陽烈駭異的，還是華聯盟的凝聚力和軒轅的號召力。　　高陽烈確實很蔑視軒轅，雖然外面流傳着軒轅許許多多的傳說，但是他總不太相信，以為世人只是以訛傳訛，更不相信這個世間有人能夠在一年多的時間內一蹴而就地成就偉業！可是當蚩尤的援軍每次都被華聯盟的戰士襲擊得七零八落之時，他才發現，軒轅所建立的華聯盟竟是如此可怕，就像一張天羅地網一般，遍布着世間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都似乎願意為以軒轅為主體的有熊拚命，這之中很清楚地便可以看出軒轅的號召力是多麼的強大。在這個時候，高陽烈也曾暗忖：“難道是我做錯了嗎？”　　事實證明，確實是高陽烈錯了，他太盲目自大、自以為是了，就是他為自己的部落種下了不可彌補的禍患，可是此刻後悔已經遲了。　　高陽氏方圓五十里的獵戶在一日之間全部消失，這些人都很知機地先一步撤走。本來高陽烈想抓一些豬戶來充軍，可是他的想法落空了，沒有人願意為高陽氏去與有熊為敵，願意去面對那兩萬大軍。　　每一個高陽人都感到了危機，惶惶不安。高陽城中的每個人都行色匆匆，每個人的心情都極為沉重。　　高陽烈對着窗外的天空發獃，卻被一陣敲門之聲驚醒。　　“進來！”高陽烈低低地喚了一聲，但卻並沒有回過頭來。　　“吱丫……”木門開啟后，卻響起他手下最親信的弟子高陽傑的聲音：“師父，勇長老讓您去長老會有要事相商。”　　高陽烈的眉頭輕輕地皺了皺，這已是今日第四次有長老找他商量，往日十天半月長老會都不會有事，可是今天卻大大反常。高陽烈禁不住心中煩亂，他有些煩這些長老一個個一副好像要上斷頭台的樣子，似乎多開些會就可以退走有熊大軍一般，一日居然要相商這麼多次，他的心裏已經夠亂夠煩了，似乎想靜靜地想一想都不行。　　“你去回復他們，我馬上就來！”高陽烈有些不耐煩地道。　　※※※　　高陽氏長老會是高陽最具權威的地方，八大長老乃是除高陽王之外地位最為尊崇的人。而長老會有時候比高陽王的權力還要大，那是因為長老會的決議更代表所有的高陽子民。　　高陽王的權力只是在重要的時候起決定性作用因此，高陽烈必須參加長老會的重要會議。　　高陽勇乃是八大長老之首，也便是除高陽王高陽烈之後的第二號人物。　　此時高陽勇的臉色有些沉鬱，看不出是什麼表情，另外七大長老也都依序而坐，神色極為肅穆，顯得有些心中重重。　　與高陽勇相對的是大祭司胡鳩，此人的身份稍有些特殊，但在高陽氏中享受着長老的待遇，他所負責的是高陽氏所有的祭事。　　有熊大軍南征，為高陽帶來的可能會是滅頂之災，這怎會不讓每一個人着急？誰不知有熊高手如雲？而傳說軒轅更殺了天魔羅修絕，后又擊殺了刑地，此人之智慧幾乎無人能敵，這本身就是一個強大的威脅！加上有熊的兩萬大軍，即使是傾高陽所有的人力，也不夠兩萬，這怎不讓他們心憂？　　高陽烈的腳步聲驚碎了殿內的寧靜。　　高陽勇諸人全都立身而起，向高陽烈點頭致意，待高陽烈坐下，眾人才落座。　　“幾位長老讓我來，不知有何事相商？”高陽烈一落座便開門見山地問道。　　“伏羲氏拒絕了我們所送的禮物，不想出兵相助我們，夏后氏本來還想出兵，可是卻又後悔了！”高陽勇有些氣惱地道。　　“什麼？”高陽烈一驚而起，他心中頓時涼了一大截。　　“太昊怎麼說？”高陽烈有些心冷地問道。　　“伏羲神廟的人聲稱，伏羲氏在這次北征中族人傷亡大大，需要休生養息，是以他們無法抽調兵力前來支援，我們送去的禮物原封未動地被退了回來。”胡鳩嘆了口氣道。　　“伏羲神廟分明只是在推脫，不知我們現在該怎麼辦？”長老高陽季憂心地道。　　高陽烈的臉色也很難看，如果伏羲氏不相助的話，只憑高陽和有虞的兵力，根本就不可能抵抗得了有熊大軍的逼壓！　　“難道太昊不擔心軒轅乘機揮軍北上？”高陽烈惑然問道。　　“據我所知，軒轅已先讓人送禮寫信給伏羲神廟，這才使得他們不願意出兵相助！”長老胡沁無奈地搖了搖頭道，這次便是他親自出使伏羲氏，請求對方派兵援助。　　“好個軒轅，竟然如此厲害！”高陽烈聽到這裏，不由得心中大感泄氣，他怎也沒想到軒轅行動竟然如此利索，想得如此周到。　　事實上軒轅確實想得很周到，他並不是自熊城中派人前在伏羲氏，而是飛鳥傳書將信交給已經趕到了高陽氏附近的陽爻長老，讓其直接在范林拿了禮物出使伏羲氏。因此，其速之快，比高陽氏猶有過之，從而也使得高陽氏無機可乘。　　雖然胡沁能說會道，但事實是不容改變的……高陽氏代表的是蚩尤的一方！而蚩尤比軒轅對優羲氏的威脅大多了，至少在太昊沒見過軒轅出手之前是這麼認為的，何況太昊此刻已身受重傷，好不容易逃了回來，損兵折將之下，確實經不起再次折騰。而且軒轅此次領兵兩萬，幾乎是傾盡華聯盟之軍，他也不想為了蚩尤再去與軒轅對敵，於是選擇了坐山觀虎鬥。更何況軒轅預先送來這份大禮和書信，大禮只是其次，最重要的還是那封書信的分量，使得太昊也想讓高陽氏與蚩尤一起滅亡。　　“那我們派去有虞的兄弟可曾回來？”高陽烈又問道，他仍寄託着一絲希望。　　高陽勇搖了搖頭，道：“龍族戰士已經切斷了我們與有虞聯繫的所有途徑，我們的戰士根本就過不去，何況就算能去又如何？有消息傳，龍族首領貳負領着四五千人馬截斷了這之間的通道，我們便是傾全族兵力，也不會比貳負的實力雄厚，更何況我們根本就不能傾力而出。”說完高陽勇嘆了口氣。　　高陽烈愣了半晌，此刻他也根本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戰爭是極為殘酷的，同時也是最為現實的，一分力量便是一分力量，強弱之間並沒有懸念。　　“軒轅的先鋒軍已經渡過了黃河到了九黎，與恭弘=叶 恭弘皇留守在那裡的龍族戰士會合。據探子回報，留守九黎的好像是一個名叫蚊龍的年輕人且極為不俗！”高陽季又道。　　“他們的先鋒軍是什麼人所領？”高陽烈又問道。　　“好像那人名為齊充，另外還有幾位高手，但具體是些什麼人，暫時卻不得而知了。”高陽季稟道。　　“如果我們立刻出戰，趁他們陣腳未穩之際，豈不是可以殺他們一個措手不及？”高陽烈想了想道。　　高陽勇搖了搖頭，道：“族王忘了九黎之地易守難攻，我們即使此刻出擊，只要他們避入神谷或神堡，我們所有的攻勢將是徒勞，甚至有可能被其截斷歸途。那時，只怕我們更無法抗衡軒轅的大軍了。”　　“勇長老說得沒錯，據探報稱，有熊先鋒軍有數千兵力，其中騎兵一千，這樣的實力再加上駐守在九黎的力量，並不下於我們高陽，因此即使雙方交鋒，我們也根本占不到任何便宜。”高陽季又道。　　“那我們豈不是要坐以待斃？”高陽烈此刻才後悔當日竟鬼迷心竅要殺尚九長老，這才使高陽與有熊翻臉成仇，落得今日這般大禍臨頭之局。　　“不知魔帝是不是真的已經回來了？”胡鳩試探着問道。　　高陽烈臉色一變，望了胡鳩一眼，道：“還沒有回來，本王也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去了什麼地方。”　　高陽勇的臉上微微閃過了一絲不快，他的目光一直都未曾離開高陽烈的臉龐，卻看到高陽烈在說這話之時，言辭有些閃爍，顯然是不盡其實，不過他卻並沒有將之揭穿。在這種情況下，高陽烈居然還要為蚩尤遮掩，確實讓他心生不快。　　胡鳩顯然也發現了高陽烈的言辭閃爍，不盡其實，但作為大祭司，他卻不能過問這之中的事情。　　“族王，有熊所要對付的只是魔帝蚩尤，我們只要將之交給軒轅，一切豈不是迎刃而解嗎？”說話者是高林長老。　　“長老何出此言？軒轅此舉的目的又豈只是在於恭弘=叶 恭弘帝呢？他是意欲南征而已，我們即使交出恭弘=叶 恭弘帝，他們一樣不會放過我們的，否則他又怎會調集如此眾多的兵力？”高陽烈反駁道。　　“只要族王首肯，我願意拿着魔帝的首級去見軒轅，保我高陽無事！”高林斷然道。他的語氣有些激憤，因為尚九乃是他的至交好友，可是在他的相護之下，卻仍然遭到高陽烈的追殺。他一開始便反對支持蚩尤，但是高陽烈卻不聽其勸，而此刻高陽烈似乎還要包庇蚩尤，怎叫他不惱？　　“高林長老，你就這麼自信？”高陽烈也有些怒意地冷然問道，他對高林的這種語氣很是不滿，當日若不是高林護着尚九，尚九定已被殺，是以他對高林很不滿。　　眾長老似乎聽出了高陽烈話中的火藥味，高陽勇不由道：“高林也只是為族人着想而已。”　　高陽烈冷冷地哼了一聲他還不想得罪高陽勇，是以只好忍下一口氣，不再作聲。　　高林卻不在意，悠然問道：“不知族王可有什麼更好的辦法解決眼下的危機？”　　“如果我們高陽氏就這樣被軒轅一個毛頭小子給嚇着了，那豈不是太損我高陽氏的風節？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就算戰到最後一個人，我也要讓軒轅知道我高陽氏不是好惹的！”高陽烈冷然道。　　“族王此話雖然有理，但是如果可以有其他的解決辦法，族王何不試着一用？依屬下之見，高林長老的提議並不是不可行的。”胡鳩也出言道。　　“那大祭司是說我們應該向有熊屈服了？”高陽烈反問道。　　“胡鳩並不是此意，我也只是為族人着想，能曲則曲，能伸則伸，只要能讓族人得以安寧和平的生活，暫時的委屈又算得了什麼？”胡鳩慨然道。　　高陽勇也點了點頭，道：“大祭司的話確實有理，我們不能為爭一時之氣而置族人的幸福於不顧呀！”　　“可是我們根本就不知道恭弘=叶 恭弘帝現在哪裡，又如何能將他交給軒轅呢？”高陽烈見眾人都是這個意見，不由斷然道。　　眾人一時無語，高陽烈此時仍然不願意說實話，他們又能如何？不管怎樣，高陽烈乃是高陽之王。　　“據屬下所知，魔帝應已歸返高陽城，如果族王不反對的話，我想下令搜捕他的行蹤，只要找到了他，一切的危機自然就會迎刃而解，不知族王意下如何呢？”高陽勇突然道。　　高陽烈一呆，沒想到高陽勇竟然會有這樣一招，一時間，愣了半晌卻不知該說什麼好。在這種時候，若是八大長老全都同意高陽勇的做法，那麼，便是他這個族王也沒有辦法，因為除了這一條路之外，幾乎已經沒有辦法解決高陽迫在眉睫的危機了。

# 第十三章 陣前求和

　　高陽氏在外來壓力的逼迫之下，不得不決定犧牲蚩尤以換取高陽氏近兩萬子民的安危，於是在高陽城展開了對蚩尤的搜查。　　高陽勇下令，並親自領人挨家挨戶地搜尋，他得到的消息是：蚩尤確實回到了高陽城。　　這次搜尋看來他是下了狠心，包括每一位長老的府第也在搜尋的範圍之內。　　而此刻，軒轅的前鋒軍已經自東面發起了進攻。　　其勢銳不可擋，偃朱城只在一日之間便即失陷，根本就難以抗拒有熊的大軍入侵。　　軒轅的大軍已經抵至黃河之畔，順黃河之水邊上，很快便到共工氏，而那時軒轅得到共工氏的支援，將會是高陽氏大限將至之時。　　高陽氏深切地感受到兵臨城下的痛苦，許多高陽的子民渡過濟水逃到南方，也有很多曾經依附高陽的小部落皆轉向軒轅一方，降服於華聯盟。　　高陽氏只剩下堯城、鳴條兩座外城及帝丘城，但已是三面受敵。北有共工氏，東有齊充的先鋒軍，西有貳負的龍族戰士，而軒轅的大軍也正在推進。　　一路上，軒轅的聲望不斷地瘋漲，不為別的，就憑這兩萬大軍的力量也足以將軒轅捧上天，同時也使天下人真正看到有熊和華聯盟那無敵的力量，足以使北方千族望風而投，不敢生出半點反念。　　軒轅此戰並不只是在於攻下高陽，最重要的卻是立威，給許許多多意欲與有熊和華聯盟為敵的人一個嚴重的警告。所以，軒轅此次帶來了幾乎是高陽氏五六倍的兵力，如此一來。不僅鎮住了北方諸族，使一些本在猶豫或不想加入華聯盟的部落不得不重新考慮一下自己的處境，也加快了北方諸族統一的步伐。　　當北方諸族看到華聯盟這般威勢，自然都爭先恐后地加盟，以尋求其庇護，更是害怕被華聯盟所滅。　　是以，軒轅這一路下來，竟有大大小小近百個氏族和部落前來降服，其結果之理想自然不言而喻，甚至許多的人以能見到軒轅為榮。　　南方諸族卻是大為震驚，但太昊和少昊兩方都未動軍，南方諸族自不願挑起事端，因為誰也不想與有熊兩萬大軍抗衡。但是軒轅之名從此刻起，便足以震懾天下比之太昊和少昊有過之而無不及。　　※※※　　軒轅大軍剛至共工氏，便聽有人來報：高陽使者求見！　　高林大步行至軒轅的帥帳外，頓覺渾身有一種極不自在的感覺升起，有些心虛。　　帳外，大陽劍士列隊而立，僅留一條小通道讓高林通過，刀槍劍戟寒光閃閃，而這些劍士更是人人氣勢不凡，目不斜視，軍容整肅。只憑高林的感覺，這些太陽戰士皆是以一敵百的好手。　　高林再跨入大帳，只見軒轅端坐於大帳上堂的虎皮交椅之上，一襲玄衣，劍眉虎目，自有一派王者之氣，整個人便像是一柄深埋地底千年乍出的古劍，氣勢含而不露，但卻使人不敢正視。　　高林只覺軒轅的目光完全穿透了他的衣衫，透射至他的心底，彷彿沒有任何心思可以瞞過軒轅的眼睛，更像是在一剎那之間赤身裸體地暴露於凄冷的北風之中這使他更是心寒。只憑這眼神，他便知道軒轅確實如傳說中一般可怕。　　高林的目光掃過大帳兩邊，自軒轅下首位列着二十餘人，左邊為首者是恭弘=叶 恭弘皇，之後便是柔水，右邊為首者是唐寬，之後是滿蒼夷、土計、青天……火烈則是位列柔水之後。　　只看這些人，高林便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每個人都以一種異常冰冷的目光望着他，這些人的眼神之犀利，足以洞穿他內心的一切，不用試，高林也深深地明白，這些人無一不是不世高手，任何一人都足以稱霸一方，可是這些人卻全都成了軒轅的戰將。　　高林自然認識土計，也認識唐寬和火烈、青天諸人，深深地明白，這之中的任何一人都足以在他高陽氏橫行一時。可這些人卻同時前來攻打高陽氏，若非他親眼所見，或許心中還存在着一絲僥倖，但這一刻卻連半點僥倖的心理也沒有了。也難怪他還未入帳便已經心虛，只憑這麼多高手那無與倫比的氣勢。就足以使任何人為之心寒。　　“來者何人，報上名來！”軒轅神態極為冷然問道。　　“高陽氏長老高林見過太陽！”高林慌忙行禮道。　　“此來何意？可是高陽王高陽烈派你來的？”軒轅又冷然問道。　　“不錯，高林確實是奉族王之今前來見太陽，不過只是想請求太陽能回兵……”　　“笑話！是不是高陽烈犯起傻來了？”唐寬不禁冷笑着插口道。　　“請太陽和唐總管先聽我說。”高林忙解釋道：“我們並不是這個意思。族王說過，如果大陽願意退兵，我們不再維護蚩尤，更賠償大陽此次長途調兵的損失。”　　“笑話，我要的是蚩尤的人頭，你們能賠得了我此次行軍的損失，但你們能賠得了我們華聯盟的精神損傷嗎？能賠得了我們有熊死去的戰士的生命嗎？”　　軒轅漠然冷笑道。　　“這個……”高林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你回去告訴高陽烈，我軒轅要的不是你們是否維護蚩尤的決定，因為他根本就沒有資格說這樣的話，當我將高陽氏夷為平地后，自然會取蚩尤之命！　　我要讓他為其愚蠢的決定付出沉重的代價！”軒轅殺意凜然地冷哼道。　　高林大驚失色，忙道：“有熊與高陽曾是世代交好，雖然這次我們族王犯下了大錯，但我們的族人是無辜的呀，久聞大陽乃是仁慈之主，豈忍心看着生靈塗炭、血流成河？”　　軒轅冷笑道：“只要有矛盾，戰爭總會發生，生靈塗炭、血流成河雖然殘忍，但這卻也是為了將來天下的安定，犧牲少數愚蠢的人換得大多數人的安寧，這也是積下了大功德。雖昔日高陽和有熊交好，但是既然高陽烈不珍惜這種關係，他不仁在先，我不義也沒人能怪我了！”　　高林的目光不由得投向兩旁的眾人，似乎是希望這些人為他說上一些好話，可是卻似乎沒有人理他顯然軒轅是下定了決心要攻克高陽氏。　　“太陽，我有一話想說！”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搶前一步，淡淡地道。　　“恭弘=叶 恭弘皇有何話便請講。”軒轅客氣地道。　　高林大吃一驚，他這才看清恭弘=叶 恭弘皇的面目，差點沒大叫出來，若不是聽軒轅稱他恭弘=叶 恭弘皇高林定以為他便是蚩尤了。不過，恭弘=叶 恭弘皇一臉正氣，與恭弘=叶 恭弘帝那一臉邪氣的陰鬱之相絕然不同，但其它的幾乎沒有什麼分別。　　“高林長老的話不無道理，有熊乃是以德服人，此次天下之劫乃是蚩尤一手挑起，罪魁禍首只是蚩尤，只要高陽氏能將蚩尤的首級獻上，並答應水遠不與華聯盟對抗，降服於華聯盟，我們也應體恤上蒼的好生之德，給他們一個機會才是。”恭弘=叶 恭弘皇肅然道。　　“這個……”軒轅故作沉吟狀不語。　　“太陽明鑒，我們已經下令全城搜捕蚩尤，這便己表明我們的誠意，還望太陽體恤上蒼好生之德……”　　“哼，高陽烈乃是蚩尤的岳丈，你們搜遍全城只是一個幌子而已，別人不知，但我軒轅還會不明白？”軒轅冷哼着道。　　高林忙道：“雖然族王乃是蚩尤的岳丈，但在涉及到族人生存大事之時，相信我們的族王仍能顧全大局，請太陽給我們三天期限，我們一定會給你一個答覆！”　　軒轅搖了搖頭，道：“三天給我一個答覆？未免也太當我們是傻子，什麼答覆？答覆什麼？就為你這不知所云的要求，我們就白白給蚩尤三天休息的時間？”　　高林心中也十分為難，因為若是蚩尤真的在高陽城中，三天內或許有可能將之擒住，當然這也很難說，蚩尤的武功何等可怕，所幸的卻是傳說蚩尤受了很重的傷。但是如果蚩尤並不在高陽城中呢？那即使給他三個月的時間，他也找不出蚩尤的下落，因此他才會有些含糊地請求三天期限。　　“如果你們能夠在三天之內將蚩尤送到此地，我們或可考慮退兵之說，否則的話，惟有以武力解決一切了！”恭弘=叶 恭弘皇突地扭頭向高林道。　　高林一聽，先不管能不能做到，得到緩口氣的機會再說。他正要說話，軒轅卻又道：“三天的時間太長了，最多也只能給他两天時間，若是两天之中未能拿到蚩尤前來，將高陽烈一家人的首級獻上也可以！”　　“啊……”高林大吃了一驚，道：“這……”　　“如果你以為两天時間太長的話，便給你一天的時間好了。”軒轅又道。　　“不，不不，两天不長，两天不長……”高林一迭聲地道。　　“好，看在你曾救我族尚九長老的份上，那我便格外開恩地給你們两天時間，两天之後如果沒有答覆，我將讓高陽為此付出最為慘重的代價！”軒轅斷然道。　　“謝謝太陽的恩典！”高林心中暗罵，但卻又無可奈何地謝恩。　　“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所做的事負責，這是天經地義的，誰犯了錯誤，誰就要付出代價。好了，你可以立刻回稟高陽烈了。”　　※※※　　高陽勇問了三遍，高林這才將會見軒轅的情況說了一遍。　　高陽勇也愕了愕，自語道：“两天時間，沒交出蚩尤便要交出族王一家人？他也欺人大甚了！”　　高林苦笑道：“或許他也有他的道理。”　　“什麼道理？”高陽勇有些生氣地反問道。　　“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所做的事情承擔責任，誰犯了錯誤，誰就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這是軒轅說的？”高陽勇訝然問道。　　高林點了點頭，嘆了口氣道：“我早就勸說過族王，讓他不要相助蚩尤，至少不能出兵攻打有熊和對付尚九諸人，可是族王硬要一意孤行，將高陽與有熊這百餘年的友情斷在一朝，現在終於是禍事臨頭了，可是族王依然不肯悔悟，依我看……”　　高陽勇大打斷高林的話道：“過去的事情都已經發生了，目前我們至關緊要的是要找出蚩尤的下落。”　　高林苦笑道：“城中幾乎已經搜遍了，但是仍沒有蚩尤的影子，現在推一沒有搜到的地方，便是族王府了。”　　高陽勇愕了半晌，與高林對視了一眼，而正在此時，卻聽得一個冷冷的聲音傳了過來：“高長老私會軒轅竟然不與我商量，不知道眼裡可還有我這個族王存在？”　　高林和高陽勇大大地吃了一驚，他們沒想到高陽烈竟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　　高陽氏內部在恐慌之餘更多了許多的憤怒。　　高陽勇和高林兩大長老竟然被人暗害而亡，消息乃是族王高陽烈所放出的估計兇手乃是軒轅所派的高手潛入所為，這使高陽人對軒轅的大軍除多了一絲恐懼之外更多了一些仇恨。　　高陽氏中搜捕蚩尤的行動似乎漸漸接近尾聲，卻並沒有蚩尤的消息，倒是軒轅的大軍渡過了冰凍的黃河，自九黎而出的大軍兵臨堯城，貳負的龍族戰士繞轟鳴條，只在一日之間，軒轅的大軍便逼臨高陽城下，幾乎將高陽城外出的條條道路全部封死！僅有南面的城外防守稍松，但是夏后氏在濟水之畔布下了重兵防守，似乎是擔心軒轅乘機渡過濟水南侵，同時也是對高陽氏的一種威脅，封死了高陽氏大量南遷的途徑。　　這樣一來，不至於因為高陽氏南遷而引起南方的混亂，導致軒轅大軍南征。這自是出於一種地域安全的考慮，當然，對於任何支持蚩尤的力量，太昊也會想法孤立，因為太昊的首要想法便是誅殺蚩尤！　　高陽城外，幾乎所有屬於高陽氏的力量全部被破壞，要不便是降於有熊，要不便是遠走，或是撤回了高陽城之中。　　高陽烈決意死戰，他的觀點便是絕不屈服外壓！　　同時在高陽城中宣揚軒轅是如何的殘暴，如何的狠辣，如何的欺人太甚，並拿高陽勇和高林之死作例子。　　高陽氏的子民卻沒有多少心思戀戰，但既然人家逼到家門口來了，也便只好抵抗了。　　※※※　　軒轅仔細地研究由青雲畫出的高陽氏地形圖，包括堯城、歷山、鳴條諸地的形式。高陽城內的消息並不能瞞過軒轅的耳目，他也知道高陽勇和高林死了，卻並不在意別人怎麼看他。因為，攻克高陽城已成定局，任何相阻之人，他都會殺無赦！誰是蚩尤的幫凶，誰就得死，這是絕對不會改變的規律。　　“夫君！”桃紅的聲音突然在軒轅的身邊響起。　　軒轅抬起頭來，望了桃紅一眼，淡淡地笑了笑，道：“你今天好像很開心呀，是不是有什麼喜事要告訴我？”　　桃紅嬌笑一聲，接到軒轅的身邊，道：“什麼事都瞞不過夫君你，你猜誰來了？”　　軒轅仔細打量了桃紅一眼，笑道：“這還用猜？一定是你那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寶貝師姐來了。”　　桃紅一蹦而起，笑道：“夫君果然聰明，看來這世上真沒什麼事可以難得住你了。”　　“你別以為他真的聰明，只是早就有人告訴他了而已。”說話間，狐姬以斗篷遮面地跨了進來。　　“還不去搬椅子來招呼客人？傻愣愣地干什麼？”軒轅不由得向桃紅笑叱道。　　桃紅一呆，隨即驚喜問道：“夫君原諒了師姐？”　　軒轅誠然道：“如果不是她拖住蚩尤的尾巴，蚩尤大軍哪那麼容易被擊潰？因此，功過相抵，我可以不追究她以前的過錯了。”　　“謝太陽的大度寬容。”狐姬也肅然道：“狐姬以後再也不敢與太陽為敵了。”　　“我相信了一半，請坐！”軒轅的語調有種波瀾不驚的感覺。　　“那另一半呢？”狐姬訝然，有些好笑地問道。　　“將信將疑！”軒轅不假思索地道，同時目光逼視着狐姬。　　“不要這樣看着師組好不好，她這次是真心真意地來投靠你的。”桃紅有些憤憤不平地道。　　軒轅只是笑了笑，不答理桃紅，只是向狐姬問道：“不知聖姬給我帶來了什麼好消息呢？”　　狐姬好笑地道：“你什麼時候也改稱我聖姬了？”　　“什麼時候不行嗎？”軒轅反問道。　　狐姬摘下斗篷，露出那舉世無雙的俏臉，這是一張與鳳妮的氣質絕然相反的面孔，但誰都不能否認其無可挑剔的美。　　軒轅的目光卻沒有一絲波動，並不為狐姬的美所驚艷，他已經不是第一次面對狐姬。　　“軒轅的眼神讓人感到好害怕。”狐姬嬌媚地笑道。　　“你也會害怕嗎？”軒轅反問道。　　“好像在軒轅的眼中，我已經沒有一點魅力似的，竟找不到一絲波動。”狐姬煞有其事地道。　　軒轅笑了，但卻沒有再說什麼。　　狐姬也一肅面容，悠然道：“軒轅可是已經備好了十大神兵？”　　“十大神兵？”軒轅突地意識到自己好像已經忽略了這個問題。　　“是的！惟有以十大神兵封住‘陰陽’兩極，‘天地人’三才、‘金木水火土’五行這十面，方能夠使蚩尤神魂俱滅，永遠不能再借體重生，否則，即使你擊毀了他的肉身，也無法摧毀他的魔魂，只能重演昔年伏羲大神的經歷！”狐姬認真地道。　　軒轅不由得微微皺了皺眉頭，十大神兵，他也不知道具備了幾件，仔細算一算，太虛神甲、開天斧、昆吾劍、尊神刀、極樂弓、損魔鞭、無量尺、含沙劍和辟邪劍等九件，只剩下驚夜槍沒有下落，十大神兵尚缺一件。　　“好像還缺一件驚夜槍。”軒轅道。　　狐姬大喜道：“那太好了，據我所之，驚夜槍應該在陶唐氏，只要你去陶唐氏取來，定然不會有問題。”　　“是嗎？如果驚夜槍真在陶唐氏，那便可算是十大神兵己聚齊了。”軒轅也喜道。　　“那這次你只要對蚩尤布下十面埋伏大陣，他便插翅也難逃了。不過，高陽氏不小，蚩尤的行蹤並不好找，而高陽烈似欲與你決戰到底，他竟然殺了高陽勇和高林而嫁禍在你的頭上，可見他已是下狠心支持蚩尤了。”狐姬認真地道。　　“原來竟是他親手殺的，我倒要看看他如何阻我大軍！”軒轅冷然道。　　“能不傷害無辜便少傷害無辜。”狐姬提醒道。　　“哦，我們的聖姬什麼時候變得這般仁慈了？”　　軒轅打趣道。　　“見到你的時候！”狐姬並不否認地道。　　軒轅不由得笑了，突然問道：“你叫螺祖？”　　狐姬神色一變，不由得將目光驚訝地投向桃紅，卻只見桃紅在那裡神秘兮兮地發笑，她頓時也明白了什麼，俏臉突地一紅，有些不敢正視軒轅的目光，小聲地問道：“她都告訴你了嗎？”　　“我都忘記了，只有你自己親自告訴我，我才會記住！”說到這裏，軒轅長身而起，笑道：“好了，有沒有興趣與我一起去破高陽城？”　　狐娘心神一振，頓時也有些興奮地道：“當然願意，只要軒轅不嫌我礙手礙腳就行。”　　“怎會呢？師姐又不用別人保護。”桃紅忙走過來插口道。　　“那好吧，把這個戴上！”軒轅說話間抓起斗篷便戴在了狐姬的頭上。　　狐姬絲毫沒有反抗，心中卻是更加大喜，目光掃過一旁的桌面，突然訝問道：“這是伏羲氏的地形圖？”　　軒轅一邊捲起地圖，一邊訝然問道：“你對伏羲氏的地形很熟嗎？”　　“師姐不只是熟悉伏羲氏的地形圖，而且對南方諸族的地形都有過研究，還繪過許多圖形呢。”桃紅插口道。　　“哦那大好了！”軒轅大喜道。　　“軒轅真的要乘勢南征？”狐姬問道。　　“這隻是遲早的事情，不過，那必須待蚩尤魂神俱滅之後！”軒轅並不隱瞞地道。　　狐姬笑了，高興地道：“我第一次感覺到軒轅沒把我當外人看。”

# 第十四章 奇攻敵城

　　軒轅一馬當先，左邊是桃紅、狐姬，右邊則是陶瑩和�燕，身後則是滿蒼夷與青天及火烈。　　軒轅只領了精兵四千，但這已經抵得上高陽氏的總兵力，何況貳負和年充分別自西面和東面出擊，與軒轅形成了東、西、北三面夾擊之勢，使得高陽氏僅剩南面可以逃生。　　“讓高陽烈出來與我們答話！”火烈高聲呼喝道，其聲以功力催逼而出，高陽城頭人人都能清晰可聞。　　高陽城頭，人聲俱寂，一副大敵臨頭之狀，每個人都緊張之極地注視着軒轅的動靜，弩弓皆拉得滿滿的，只待軒轅及有熊軍一進入射程之內，便立刻放箭！他們根本就不敢出城迎戰，誰也沒有這個膽量。　　高陽烈並沒有出現在城頭之上，倒是高陽烈的大弟子高陽傑領着一群高陽氏的高手來到城頭之上，望着軒轅等人所在的方向，冷喝道：“軒轅小兒聽着，我乃高陽王大弟子高陽傑，若是你有膽量就與你家爺爺一對一地一決高下，別人怕你軒轅，但我高陽傑卻沒將你放在眼中！”　　火烈倏聞高陽傑的狂言，不由大怒，正要出言相罵，突聽“嘯”地一聲輕響，一遭暗光破空而出。　　城頭上的高陽傑還沒弄清是怎麼回事，便拖着一蓬血雨慘嚎着倒飛而出，卻是滿蒼夷的極樂神弓開弦了。　　高陽傑哪裡想到這麼遠的射程，對方居然會有如此準的眼力，更有如此準頭！竟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被滿蒼夷一箭射中。不過，所幸滿蒼夷用的不是極樂神箭，否則高陽傑的小命應該已經完蛋了。他哪裡知道，滿蒼夷的箭曾將天魔羅修絕一箭致命，何況只是他這樣一個小人物？　　“誰敢出言不遜，他便是你們的下場！快叫高陽烈來答話！”滿蒼夷一帶馬韁，揚弓便來到軒轅之前，向城上兵率高喝道。　　一時之間，城頭上的高陽戰士盡皆無語，全都被滿蒼夷的氣勢所攝，更被滿蒼夷這種乎其神的一箭所驚，哪裡還敢對軒轅出言不遜？迅速有人去通知高陽烈了。　　高陽烈王府門外的戒備極為森嚴，一副如臨大敵之狀，彷彿軒轅進攻的不是高陽城，而是高陽烈的王府。　　高陽烈聞說軒轅已在城外宣戰，不由得大吃一驚，忙整裝而出。軒轅來得好快，幾乎不給他任何喘息和思索對策的機會！與高陽烈同出的還有大祭司胡鳩及長老胡沁、高陽季諸人。　　※※※　　“高陽烈，我現在再給你一次機會，只要你立刻交出蚩尤，我可以不再追究你昔日所犯的過錯！”軒轅冷聲道。　　高陽烈在城頭上看着軒轅那整肅的軍容，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涼氣，再聽軒轅的聲音，彷彿是來自心底深處，自然讓他更是吃驚。　　“蚩尤根本就不在我高陽城中，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我高陽氏與你有熊已是勢不兩立！何況，你這卑鄙小人，竟派人暗算我們兩位長老，我們之間根本就沒有什麼好談的！”高陽烈硬着頭皮喝道。　　“真是笑話，若我們要殺你們長老，何須暗算？便是取你首級，也還不是犹如探囊取物？”陶瑩怒笑道。　　“好！既然你不珍惜這個機會，那我就只好對不起了！”軒轅說話間，一催戰馬。　　戰馬“希聿聿……”一聲長嘶，撒開四蹄便向城門前飛奔而去。　　滿蒼夷、陶瑩、桃紅、�燕、青天、火烈、狐姬這幾大高手也同時催馬相隨，朝高陽城下衝去。　　高陽烈大吃一驚，軒轅竟說攻就攻，而且這般快捷利落。　　“給我放箭！”高陽烈高喝一聲，一時之間箭雨如蝗般向八大高手灑落。　　戰馬狂嘶，卻根本就不曾上步，陶瑩在軒轅的身邊，只覺一層淡淡紫氣籠住了五大方圓的地方，箭雨一觸及這層紫氣立刻爆碎成粉末。　　有熊戰士在陣前瘋狂地擂鼓，似在為主帥助威，但他們卻並不進攻，因為他們知道，此刻根本還沒有到他們進攻的時候，只有盾牌手已經向前推移。　　“高陽烈，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軒轅低喝一聲；如龍吟鳳鳴，聲波直送出數十里開外。　　高陽烈和城頭上的高陽戰士皆看得魂飛魄散，那些箭矢對軒轅那八大高手根本就沒有用處，便是青天與火烈也是箭未沾身便即彈落，連他們座下的戰馬也傷不了。尤其是軒轅，他就像是一個巨大的屏障，箭矢一到他五丈之內便即爆成粉末，這是何等的功力，這種氣勢便是高陽烈也看傻了。　　軒轅的進攻，並不是大批戰士進攻，只是八大高手齊襲高陽城，八匹戰馬一字排開，犹如離弦之箭一般，快捷無比地直奔城下！　　二十丈……十丈……五丈……沒有什麼東西能阻住八人的來勢！　　“希聿聿……”滿蒼夷連人帶馬犹如插上了翅膀一般飛起，直撲向城頭。　　桃紅、�燕、狐姬也如光影般向城頭撲去，不過她們並沒有帶馬而沖，事實上她們的身法比之滿蒼夷而言仍要差上許多。　　火烈也一聲長笑，如一國燃起的碩大火球，直升五丈，而後斜撲三丈余高的城牆。　　城頭上的高陽氏戰士全都看傻了，他們哪裡見過如此陣仗？連人帶馬有若天神般衝起五六丈之高，而後飛投城頭！　　滿蒼夷氣勢如虹，戰馬在空中長長地嘶鳴，更助長了其無可匹御的威勢。　　�燕人未至，昆吾劍己飛御而出，犹如五彩的神龍劃過一道美麗的弧跡，直射向高陽烈。　　高陽烈大驚，幾大長老也都幾乎被這般聲勢給鎮住，但他們卻知道，絕不能讓這幾人登上城頭，否則這幾人將會無人能阻其勢！　　軒轅卻方向不改，直向高陽城那巨大而沉重的石門撞去。　　五丈……四丈……三丈，在驟然之間，軒轅身上升騰起一團強烈得刺眼的紫氣，直衝霄漢，只在瞬間凝成了一柄無與倫比的超級巨刀，而軒轅自己則是刀鋒的一部分。　　巨刀，無首無尾，只是帶着難以形容的異彩和霸殺之氣，彷彿在剎那之間，天地全都陷入了一種無可名狀的殺氣之中。　　“轟……”軒轅和戰馬完全融入了巨刀之中，而巨刀則拖起一條凄長的曳尾直斬向高陽城的城門和城頭！　　碎石以驚人的高速彈射而出，碎天裂地的氣勁向四面八方如潮水般狂涌而出。　　高陽城的城頭摧枯拉朽一般坍塌而下，一時驚呼聲、慘叫聲以及絕望的凄呼聲……在這狂野而無比暴戾的氣勁之中被紋得粉碎，那重過萬鈞的巨大石門塊塊碎裂。　　當所有人驚覺之時，軒轅已連人帶馬穿過了那碎塌的石門，進入了高陽城中，在他的左右則是陶瑩和青天兩人兩騎。　　“殺……”有熊戰士山呼海嘯般向高陽城下狂涌而至！　　高陽烈也呆了，所有的高陽戰士盡皆像是置身於無法醒轉的夢魘中，根本就不敢相信眼前發生的一切是事實。　　軒轅竟以肉身化刀，劈開了高陽城那三丈余高、一丈多厚的堅實城牆，連那重道萬鈞的大石門也被擊碎，這是何等的驚人之勢？　　城牆裂開了一個三丈多寬的缺口，正是城門之處。城門附近的高陽戰士更像紙鳶一般，被那無與倫比的氣勁拋飛而出，死的死，傷的傷，有些人甚至與城門一起化為碎片。無論是敵我雙方，都短暫地停頓了數息，彷彿一切都在此擊之中窒息……　　“殺！”火烈諸人在這同時很輕易地登上了城頭，他們並不與高陽烈糾纏，而是以最快的速度移動，將城頭之上的弓箭手全部踢下城頭。　　“殺！”城頭上一陣大亂，高陽戰士皆向火烈諸人圍攻而至，但是誰沾了火烈，身上立時着火，哪裡還能斗得下去？　　滿蒼夷的極樂神弓與�燕的昆吾劍更是無人能擋，任何兵刃一觸即潰，而且�燕的御劍之術可長攻近搏。　　滿蒼夷的戰馬也安然落到城頭之上，她驅着戰馬一路衝殺，誰能匹敵？　　高陽烈卻急了，這些人絲毫不被他纏住，不與他正面交手，他只好追在後面打，但這些人的速度快極，等他趕上滿蒼夷時，城頭上的箭手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殺，殺……”有熊戰士少了城頭箭手的威脅，更是勢若出閘之虎，如潮水般湧入城中。　　高陽城根本就擋不住有熊數千戰士的進攻！　　高陽烈武功確實極為高絕，滿蒼夷一時之間也被其攻得手忙腳亂，若非她的身法無可比擬，怕也要慘敗於高陽烈的棍下了。　　高陽烈能成為高陽王並不是僥倖，直到桃紅與滿蒼夷聯手這才扳回了劣勢，堪堪與高陽烈戰平。　　“高陽烈今天你只好從命了！”軒轅的聲音響過之時，桃紅和滿蒼夷知機地退了開來，只剩下高陽烈與軒轅獨對。　　此時城中已殺聲四起，高陽子民都緊閉自家之門。他們也曾聽說過軒轅的仁義，雖然高陽烈極力宣揚軒轅如何殘暴，但他們仍希望閉戶能僥倖不受驚擾。　　“降者不殺！”城中四處響起這嘹亮的口號，西面和東面的大軍顯然也攻破了大門，有熊軍如潮水般自三個方向朝中間匯聚。　　軒轅事先也下過命令，攻入城中不可騷擾高陽子民，是以，所有的交鋒都是發生在城頭上和街巷之中，城中的幾大府宅也立刻被圍了個水泄不通。　　高陽烈的臉都白了，高陽城竟如此不堪一擊。當然，這是因為有熊族那一萬多強勢兵力根本就是無可抵禦的，只要城池一破，高陽便等於完了。　　“你現在後悔也遲了！”軒轅冷冷地搖頭笑道，雙眸中閃動着冷酷而漠然的火焰。　　“我先殺了你再說！”高陽烈大喝一聲，手中的檳鐵大棍一揮，直向軒轅攻出！　　軒轅的嘴角邊挑起一絲不屑的笑意，眼中儘是憐憫之色。　　※※※　　有熊軍以最快的速度守住了高陽城中各處要點，高陽氏幾大長老見己方大勢己去，竟領着一些親信自南門而逃。　　高陽烈府中之人幾乎全已走空，高陽烈早就安排好了自己家人的退路。只要高陽城一破，便立刻自南面沒有多少有熊軍把守的大門衝殺出去，然後渡濟水南去。　　高陽氏雖然也高手如雲，但是軒轅此次帶來的不僅是有熊高手，更有華聯盟其他請族的高手，眾多高手會合一起，比之高陽氏自是不知要多上多少倍。　　所有的反抗皆是徒勞，許多的高陽戰士惟有棄械而降。事實上，他們的反抗只是螳臂擋車！　　整座高陽城，僅一個時辰便完全操控在軒轅的手中，八大長老因其中兩人已死，另外六人己有四人遭擒，另兩位則自南門進去。　　高陽烈身受重傷而擒，在軒轅的手中，他僅只擋了十招，這是他做夢也沒有想到的。　　※※※　　自南門殺出的是高陽鳳和高陽烈的幾大弟子，而護送高陽鳳的則是長老麻陽、麻注兩兄弟，這兩位長老乃是高陽烈的親信。　　高陽烈也明白，自己與軒轅的力量相差極遠，雖然他從不認為軒轅的個人力量比他強，但是軒轅身邊的人無一不是震驚一方的高手。自高陽勇和高林的對話之中，高陽烈知道了這次軒轅所帶的人物是何等的可怕。　　若是在沒有聽到高陽勇和高林的對話之前，高陽烈的心中或許還存在一些僥倖，但是聽過兩人的對話之後，他卻沒想過真能守得住高陽城。因此，他不能不早早地安排一下後事。　　駐守高陽城南門的便是麻陽和麻注兩位長老，而這也是高陽烈準備後路的方向。　　事實上，惟有南方可以退，西面有貳負所領的數千大軍，而龍族戰士最擅追蹤和逃逸，這乃是出了名的，如果向西逃去投靠有虞，那絕對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那麼便只有南行。　　南行，那裡畢竟是太昊的地盤，儘管太昊不願意出兵相助他們共抗軒轅，但他相信要太昊收留他的家人還不會有什麼問題。　　在伏羲氏之中，高陽烈也有許多朋友，而夏后氏雖是依附伏羲氏，但同為五虎族，又只是隔着濟水相對，相互之間的交往也甚為密切，在不正面與軒轅相衝突的情況下，伏羲氏和夏后氏絕對不會袖手不理高陽烈的家人。　　夏后氏屯兵於濟水之南，一是為了防備有熊大軍渡過濟水，同時，他們還為高陽烈的逃兵作接應。而這些，只有高陽烈和他的家人心中才明白，外人只會以為夏后氏是在擔心有熊的入侵和蚩尤的外逃。　　當然，這一切也是因為高陽烈那幾大車的禮物所起的作用，那裡面有許多讓人很難拒絕的禮物。　　高陽鳳乃是高陽烈惟一的女兒，所以高陽烈才會這樣疼愛她，即使是城毀人亡，他也不想毀掉女兒的一生。　　高陽鳳的武功深得其父真傳，在高陽烈眾弟子傳人之中，高陽鳳是最為出類拔萃的一個，相比幾大長老也毫不遜色。是以，高陽鳳在高陽烈的心中，分量極重。　　高陽鳳所領之人乃是五百高陽精銳戰士和兩百王府親衛，這些人都是經過精心挑選出來的，乃是以一敵十的精英。　　南城外，只有一千餘名有熊戰士，在城中高陽戰士的衝擊之下，竟被開了一條裂隙，而高陽鳳便在此時領着七百精銳，乘鹿騎突破。這千餘名有熊軍本只是想封鎖南城門，卻沒料到居然會遭到如此多騎兵的衝擊，因此根本就不能阻住高陽鳳的外逃之勢。　　這時，高陽城幾乎已經被破，有熊軍甚至已自城內直接殺到了南面的大門，甚至自南面大門直追而出。　　高陽鳳諸人哪裡敢停留？軒轅大軍攻城之快，簡直讓人吃驚，竟然在如此短的時間之中使整個高陽城完全失陷。高陽鳳似乎已經知道了父親高陽烈大概已是凶多吉少了，但是她卻不能回頭，那只是羊入虎日，連半點生望都沒有。　　高陽烈的家眷們只能暗暗為他祈禱，希望他能殺出城外與之會合。　　這自是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見過軒轅的武功之故，否則，他們絕不會抱半點希望。　　高陽城距濟水並不是很近，高陽鳳不敢取道鳴條經歷山，因為此刻鳴條和歷山已經歸屬了有熊軍，走那條捷徑，只會是自投羅網。是以，高陽鳳必須取道西去，再繞過鳴條。在靠近黃河之處渡過濟水，那裡自然有夏后氏的人馬接應。　　有熊大軍追了高陽鳳一程，但是卻被其甩開了。　　而這一路上，有熊大軍並不是很多，似乎這些人的目光全都鎖定在高陽城，而忽視了高陽鳳這支逃竄的人馬，抑或是因為高陽鳳的這支騎兵速度太快，有熊戰士根本就沒能及時發現和追趕。　　譙明山，高陽城西南五十里，高陽鳳便是要繞過譙誰明山，再順譙水西走，在譙水快注入黃河之處選地越過濟水。　　“注：譙明山……據《山海經》北山經所載，再向北四百里的地方，叫做譙明山。譙水發源於此山，向西流去。注入黃河。水中生長着很多何羅之魚，這種魚長着一個頭，卻有十個身子，其叫聲像狗叫，人們如果吃了這種魚，便能治好痛疽病。山中生長着一種獸，它長的形狀像豪豬，而長着紅色的細毛，它的叫聲像榴榴，名叫猛傀，帶着這種獸可以防止凶事出現。這座山上沒有生長花草樹木，卻遍布着很多的石青和雄黃。”　　譙明山下，高陽鳳倏地停住坐騎，麻陽也顯得緊張起來。　　地面之上有一堆折斷的樹枝，樹枝呈錯亂交雜之狀，似有意無意地指向譙水。　　高陽鳳的目光向譙水的方向投去，已經乾枯的蘆葦在冬日里顯得異常凄瑟，但在蘆葦盪之中，雜草相纏，使得河中的景色一片模糊，根本就無法得知其中藏有何種玄機。　　麻陽與高陽鳳相視望了一眼，卻突然點了點頭，而後又抬頭望瞭望譙明山的方向，依然是一無所見，但他們的目光之中閃過一絲冷厲的異彩。　　高陽鳳一揮手，竟突地轉向，不往河邊去，而是向山頂衝去。　　高陽氏的戰士都是經過強化訓練的，尤其是這幾百人，更是高陽的精銳，自然會對主帥的動作心領神會。　　高陽鳳向山頭之上衝去之時，蘆葦盪突地如被巨浪劈過一般，向兩邊“嘩”然分開。　　“殺……”蘆葦盪之中一排排竹筏暴露在所有人的眼下，卻是共工氏的戰士。　　共工氏的戰士最擅於水戰卻沒想到高陽鳳竟然識破了其埋伏，使得這一切的伏擊全都白費了，他們只好追上岸相殺。　　高陽鳳冷笑着向山側繞去，她實在不想跟共工氏的人糾纏下去，雖然她並不害怕共工氏的這幾百人，但是共工氏在此設下伏兵，便可以想象軒轅已經猜到他們可能逃走的路線。以有熊和華聯盟的兵力，應該不會只設下這一路代兵，因此，高陽風不想也不敢與共工氏的戰士交鋒。　　共工氏的戰士追上岸，一輪動箭卻未能傷到高陽氏的戰士。那些騎兵的速度，他們根本就趕不上，是以，只好眼睜睜地望着高陽氏的戰士遠去。　　領兵者乃是共工氏的相繇。相繇無可奈何，但他很快便發現了地上那一堆雜亂的樹枝，不由得臉色大變。　　“快飛馬傳書公主，他們可能有人接應，我們的行蹤被人發現！”相繇吸了口冷氣，望着那堆雜亂樹枝吩咐道。

# 第十五章 無處存身

　　高陽鳳甩脫相繇，心神並未放鬆，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　　剛越過譙明山，便聽得路邊的坡地上一聲異響，頓時箭雨紛飛。　　高陽戰士雖人人緊張戒備，但仍被殺了個措手不及。一時之間，也有百餘人中箭。　　高陽鳳諸人並沒有一點停留與之交鋒的念頭，只是誰擋路，便避誰。兩邊雖箭雨橫飛，可他們此刻最要緊的不是作戰，而是突出重圍。　　這次為首者乃是陽爻長老，他早就受了軒轅密令，在此地設下伏兵，以截住高陽的殘餘勢力。　　軒轅之所以留下南門而不完全封閉高陽城所有的外逃之路，只是不想激起高陽人的死戰之心，若是高陽氏拚死為戰，對他絕對有害無利。因此，軒轅給了這些人南門一線生機，便是要分化這些人的鬥志。　　人性就是如此，當他尚有一線生機之時，便不想死，而一個不想死的人，其鬥志再高也有限，但一個完全沒有希望的人，要麼頹喪，要麼拚死相殺，這就是人性最頑強與薄弱的一面。　　所以，軒轅便將伏兵設在譙明山畔。　　陽爻長老這一路人馬並不是太多，但是卻極具殺傷力。他領着人馬自坡上殺下，立即將高陽氏的隊伍切成兩半。　　陽爻長老並不對高陽風作太多的阻截，反而是任其而去。　　高陽鳳欲轉身而戰，但是有熊戰士的怒箭卻使她不得不放棄這個打算，而且高陽鳳一時也不知道山坡之上究竟有多少有熊的伏兵，因為山坡之上不僅有箭手，更有許多旌旗。這種虛不虛、實不實的感覺，使得高陽鳳根本就無心戀戰。　　高陽鳳一去，留下的高陽戰士雖然勇悍，但是卻已經被包圍了，在亂箭之中，他們惟有或降或死一途。　　當然，也有許多人逃出了重圍，但逃出者並不是很多。　　高陽鳳本來的七八百人，逃出伏擊時只剩下三百餘人。不過，他們此刻離夏后氏接應之地也已不遠無奈的是，高陽鳳諸人卻已經不能夠順着譙水而下，他們怕譙水之畔有共工氏的伏兵。共工氏的戰士在水道之中，對任何人都是一個強大的威脅，至少此時是這樣。　　高陽風的計算並沒有錯，夏后氏的人不再僅僅是固守濟水南岸，他們一部分人竟越過濟水北進了數十里。　　逃出譙明山二十里，高陽鳳便已經望到了夏后氏的大旌旗，飄揚在風中，遠遠望去，似乎比任何時候都讓人感動。　　或許，那便是所謂的希望，因為希望，一些本不是很生動的事物都變得讓人異常敏感，此時的高陽鳳便有這種感覺。　　蹄聲驚起，自遠而近，高陽風的心這才真正地落了下來，她看到了來人，那並不是夏后氏的重要人物，而是恭弘=叶 恭弘帝最忠實的部下……化金。　　化金，一個有邑氏的叛徒，當日使鳳妮和施妙法師諸人被擒，降於了九黎成為恭弘=叶 恭弘帝手下的化金。　　化金確實是恭弘=叶 恭弘帝的忠實屬下，無論是恭弘=叶 恭弘帝在與蚩尤合為一體之前，還是在與蚩尤合為一體之後，都對化金極為看重。其份量完全可以與渠瘦老祖破風和盤古氏兄弟相併論。　　雖然化金的武功比之破風和盤古氏兄弟都要差上許多，但是化金卻是為蚩尤打理事務的大總管。因此，高陽鳳在見到化金之時，心中的擔憂終於平息下來。　　“化金相接來遲，請夫人恕罪！”化金所領的卻是渠瘦和花蟆的戰士，一來到高陽鳳的面前，便立刻躍下牛背行禮道。　　高陽風對化金也極為信任，化金並沒有跟恭弘=叶 恭弘帝到高陽氏，而是在恭弘=叶 恭弘帝成為高陽氏的女婿之後，恭弘=叶 恭弘帝才將化金介紹給高陽鳳認識。這樣，化金也便慢慢地被高陽氏接受了。又因恭弘=叶 恭弘帝的變化，化金也跟着相應地變了。　　化金已非昔日之化金，在恭弘=叶 恭弘帝與蚩尤結合之後，恭弘=叶 恭弘帝便極力改造化金，這使化金在武學上得到了一個飛躍性的升華。　　“是帝君讓你來的？”高陽鳳問道。　　“是的！帝君已經安排了渠瘦戰士和花蟆戰士在此相候……”　　“不必了！這裏已經無路可走！”突地一聲冷哼自一旁的草叢之中傳來。　　地面驀地爆開，一張張大弓自地面上露出，更在路邊探出兩排腦袋。　　化金和高陽鳳全都大吃一驚，當他們看清之時，陣腳卻是大亂。　　道路的兩邊竟已被挖出了許多的壕溝，而在壕溝之中所伏的正是有熊的弓箭手。這兩排弓箭手不下兩百人，而在這兩排箭手之後的草林之中也同樣站起了兩排箭手。　　箭已上弦，弓如滿月，只待一聲今下，便萬箭齊發，那也就是高陽戰士的死期！　　化金驀然轉身，臉色驟然變得極為難看，他看的人竟是恭弘=叶 恭弘皇！　　化金認識恭弘=叶 恭弘皇而對於恭弘=叶 恭弘帝和恭弘=叶 恭弘皇兩人之間的區別，若是在恭弘=叶 恭弘帝未成為蚩尤之前，他或許會不知道，但是對帝與蚩尤合為一體之後，恭弘=叶 恭弘帝和恭弘=叶 恭弘皇兩人的氣質已經完全不同了，雖然仍改變不了孿生兄弟的事實，不過內在的，兩人已是一邪一正，兩人的眼神也發生了絕然相反的變化。　　高陽鳳卻是一愕，她在一開始竟錯覺地當恭弘=叶 恭弘皇為恭弘=叶 恭弘帝，但旋即她便己覺察到兩人的不同，那是一種女人的直覺。　　“化金，我們又見面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聲音極冷，彷彿是自冰縫之中吹出的寒風，又像是以木棒攪動着桶內的薄冰。　　化金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顫，他讀懂了恭弘=叶 恭弘皇語調之中的殺意。　　恭弘=叶 恭弘皇要殺化金，有一萬個理由。若不是化金，凡浪怎會死？化鐵虎怎會死？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化金這個有邑叛徒。　　或許，這是命運安排的一場遊戲。也許，若沒有化金當日的出賣，恭弘=叶 恭弘皇也便不會有今日，軒轅也便不會有今日，但是，這一切，並不足以成為原諒化金的借口……　　“是呀，是好久未曾相見了。”化金硬着頭皮乾笑道。他知道今日之局已經不是怕就可以解決問題的，他必須面對！只是他有些不明白，何以恭弘=叶 恭弘皇竟能在這裏設下如此多的伏兵，而他卻完全不知道？他根本不知自己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出了漏洞。　　高陽鳳舉目一望，只見四面的人頭涌動，大批有熊戰士已向這裏包圍而至。　　恭弘=叶 恭弘皇高踞馬首，自有一股沛然而浩大的霸殺之氣。目光之中更有着說不清的情緒。　　“你們今日無路可走，要麼戰死，要麼束手就擒！”恭弘=叶 恭弘皇冷然道。　　“你早就知道我會在這裏接應？”化金似乎想知道其中的原因。　　恭弘=叶 恭弘皇高深莫測地笑了，道：“不錯，便是你在譙水邊留下標記時，我也了若指掌。可笑的是，你自詡計劃周全，卻根本只是在軒轅的計算之內，沒有人可以逃過我們的追捕！”　　“難道你就一點也不念及你們的兄弟之情嗎？”　　高陽鳳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的厲害，在這種敵眾我寡的情況下，她惟有企圖一絲僥倖，欲以兄弟之情打動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　　對高陽戰士而言，此刻的局勢確實是一個死局，四面的有熊戰士不下千餘，而在高陽風後面，陽爻長老的追兵也很快追至，若是這兩路大軍會合一處，那他們更是連一點僥倖的機會也不再存在了。　　恭弘=叶 恭弘皇的臉色微微有些難看，高陽鳳的話像是一柄利刃般刺得他心痛。恭弘=叶 恭弘帝是他的親哥哥，也可謂是這個世上最親的人，而高陽風卻是恭弘=叶 恭弘帝的夫人，論起來是他的大嫂，可是現實卻又要讓他不得不面對一個無情的事實：恭弘=叶 恭弘帝已不再是昔日的恭弘=叶 恭弘帝，而是一個無惡不作、禍亂天下的魔王！他已成了蚩尤的共同體！　　因此，恭弘=叶 恭弘皇不能不對付恭弘=叶 恭弘帝，而高陽鳳卻是無辜的，她愛上的並不是蚩尤，而是恭弘=叶 恭弘帝，所以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情也變得極為矛盾。　　化金見恭弘=叶 恭弘皇的神色一陣猶豫，他哪裡肯錯過這個機會？儘管他知道此刻反抗的結果會很糟糕，但他卻更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對軒轅的忠心，絕不會因為高陽鳳的話而手軟，而他們再拖下去的結果惟有死路一條，因此，在恭弘=叶 恭弘皇猶豫的一剎那，他出手了。　　化金對自己此刻的武功極為自信，只不過，他卻太小看了恭弘=叶 恭弘皇！雖然他己不是昔日的化金，但恭弘=叶 恭弘皇也再不是昔日的恭弘=叶 恭弘皇了。　　恭弘=叶 恭弘皇冷笑一聲：“找死！”他最後一點猶豫也沒了，大手一揮：“放箭！”　　※※※　　高陽氏一戰，后因大祭司胡鳩臣服於軒轅，以至全城未戰而降。　　高陽烈的大殿則成了軒轅臨時議事之處。　　在軒轅完全控制高陽城后，一個多時辰之後，恭弘=叶 恭弘皇、柔水和陽爻長老諸人先後自南門趕到，卻帶來了另外兩位自南門而逃的高陽長老，包括高陽烈的家人，一個不漏，還包括已嫁給恭弘=叶 恭弘帝的高陽鳳，更令人高興的是恭弘=叶 恭弘里還帶回了有邑氏叛徒化金的首級。　　以軒轅的兵力，隨便抽出一些人便足以應付高陽這些殘餘力量了。　　大軍搜遍了高陽烈府中的每一個角落，卻並沒有發現蚩尤的蹤跡，而此時，土計已飛速奔來。　　“太陽，蚩尤已自地道離城，向北逃走，屬下追趕不及。”土計有些自責地道。　　軒轅一驚而起，他故意安排土計及其族人監視所有地道，以防蚩尤借地道逃遁，卻沒想到，最終蚩尤仍然是借地道遁走。　　“放出靈鳩！”軒轅沉聲吩咐道。　　狐姬此時也大步自外趕來，肅然道：“軒轅，我感到蚩尤離我們越去越遠！”　　軒轅點了點頭，道：“是的，他逃了！”旋一抬頭，怒視着高陽烈，冷殺地道：“很好，你就是寧死也要庇護蚩尤，連你族人的安危也沒有一個蚩尤重要，真是愚不可及！”　　高陽季和胡沁諸長老也被綁在一邊，一聽此事，不由皆面如死灰。　　“高陽烈，你不配做高陽王，全族之人的性命居然比不上一個蚩尤嗎？這麼說來，勇長老和林兄弟是那個魔王所殺了！”高陽大祭司胡鳩悲憤地叱問道。　　“你這個叛徒無權說我什麼！”高陽烈“呸”了一聲，冷笑道。　　高陽季諸人的心確實很痛，高陽烈一直堅持說蚩尤不在城中，而高林和高陽勇兩位長老則堅持要搜他的府宅，這才死於非命。事後他們也有些懷疑，眼下見軒轅身邊如此眾多高手，根本就沒有必要暗殺高陽勇和高林兩大長老，而且也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證據是軒轅所為，僅高陽烈一口之辭而已。這時再看高陽烈如此自私的臉孔，他們怎不心寒？　　“很好！”軒轅冷笑了一聲，大手一揮，喝道：　　“來人，將高陽烈一家無論老小全部新首！就讓高陽烈在一邊看着他們一個個地死去好了！”　　立刻有刀斧手將高陽烈一家人推了出去，有幾個已經嚇軟了，小孩子更是大聲哭叫。高陽烈臉色刷地一下慘白，嘴唇抖動地向軒轅罵道：“軒轅，你這個畜生，不會有好下場的！”　　“高陽烈，我要你受刑三天三夜再慢慢死去！這就是你愚不可及犯下的錯誤應付出的代價！我已經給了你機會，但你一錯再錯還要放走那萬惡的蚩尤！”軒轅顯然心中已動了真火，想到鳳妮的死，他所有的憐憫之心都變成了濃烈的殺機。　　高陽季諸長老也都綴得臉色大變，迅速有人將重傷的高陽烈拖了出去。　　“非我軒轅好殺，而是該殺之人必須誅之，倒讓各位受驚了！”軒轅扭頭望瞭望高陽季諸人，語調一變，又悠然接道：“來人，給諸位長老鬆綁。”　　高陽季諸人大訝，心中忖道：“難道軒轅會不殺我們？”但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因為他們很快便被鬆開了綁。　　“高陽與有熊乃是世交，只因個別極度自私且愚蠢的人從中作梗，這才使兩部關係弄成這樣，我希望今後高陽氏仍能夠像昔日一樣，與有熊共進退。不過，這一切便要看各位長老和大祭司的意思了。”軒轅突然變得客氣地道。　　正在此時，外面傳來急促的馬蹄聲，而後便是一陣沉重的腳步聲。　　唐寬那健碩的身影有些踉蹌。　　軒轅吃了一驚，忙一把扶住唐寬，急問道：“怎麼會這樣？”　　唐寬慚愧地道：“唐寬有負太陽所託，居然讓蚩尤那魔頭殺了出去我一時竟追之不及，只好回來向太陽請罪了。”　　軒轅的臉色再變，土計也變了臉色，剛才他告訴軒轅蚩尤北逃的消息時，軒轅一點也不急，看來是因為他早已料到，所以才讓唐寬這個不世高手斷住北方之路了，而此刻蚩尤居然還是跑了。不過也可看出，軒轅確實是料事如神。　　“看來，只怕青雲前輩和共工也擋不住蚩尤了，他一定會改道！”軒轅自語道。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如果讓他又返回北方，只怕會禍患無窮！”陶瑩急道。　　“我絕不會放過他，便是追到天崖海角，我也要讓他魂飛魄散，永不超生！給我備馬！”軒轅語調堅決而果斷地吩咐道。　　“太陽要返回北方追殺蚩尤？”青天問道。　　軒轅望了高陽的數大長老一眼，道：“這裏的一切就交由大祭司和寬伯處理了。”　　※※※　　軒轅大軍只撤走了一半，多是輕騎，另外一部分則居於高陽城中，由唐寬、青天等高手指揮。但其主要任務只是將高陽城中被破壞的地方修補好，並立胡鳩為新一代高陽王，將高陽城中的兵力和各路力量清理一番，而所有與高陽烈有關係的人進行重點處理。　　而後唐寬則領大軍退出高陽城，分兵居於鳴條、厲山、堯城和偃朱，只余高陽城給高陽氏自治，事實上也等於間接地控制了高陽城。　　這次唐寬更提拔了一些曾經與陶唐、有熊關係極為密切的人掌管了高陽的大權，這乃是軒轅的意見。　　軒轅帶走了許多的人手，但貳負的四千龍族戰士依然穩守西面，蛟龍依然屯兵九黎，但所屯之兵卻已達三千之眾，而在黃河北岸的共工氏也屯有一千精兵，隨時準備對付任何突發變故。　　高陽氏確實不敢再存任何異心，不僅僅是因為軒轅在黃河和濟水附近布下了一萬多重兵，更是因為高陽人見過軒轅那不可抗拒的天威，見過軒轅身邊高手的可怕，根本就不敢生出反抗之心。何況，軒轅對高陽的子民並未侵犯，雖然雙方在交戰之時，死了許多高陽戰士，但大部分仍然被釋放。因此，這些人對一來一去的有熊大軍不是很恨，反而恨族王高陽烈的自私，竟陷族人危難於不顧。　　※※※　　有虞氏比高陽氏要好一些，在得知軒轅領兵兩萬前來大舉相攻，而他們與高陽氏的通道完全被貳負截斷的情況之下，明白高陽氏大勢已去，他們極為聰明地先下降書，願意臣服於華聯盟，與有熊永世和好，並懇請軒轅不記其過，允許他們加入華聯盟，同時還送來了十餘車厚禮。　　在這種情況下，有虞氏確實不想與高陽氏共進退，畢竟，他們要為自己的族人着想，而且他們打內心出對魔帝蚩尤有所排斥。在看到天下諸族都在想對付蚩尤之時，他們也不敢強行出頭而遭到諸族的孤立，因此才不戰先降。　　事實上，在東夷諸族失去了北方的勢立之後，黃河以北基本上已是有熊的力量，而這次軒轅一發兵，便連有邑氏這些小部落皆相依附，華聯盟向西面擴展己成了定局，只是遲早的問題而已。識時務者為俊傑，有虞氏也不得不轉移自己的戰略。　　軒轅的實力早就伸展到西部諸小部落，因為西部散落的許多小部落本是有熊的後裔，如有僑、少典、有邑、褒氏諸部都是絕對支持有熊的，而有虞氏絕不願再遠程遷徙。要知整個部落遷徙，最費力耗神，許許多多的問題使得有虞氏不敢動此念頭。　　對於有虞氏的禮物，貳負自然是照單全收，不過，卻讓有虞氏的使臣親自去熊城或是陶唐氏。當然，貳負會派人相陪。　　軒轅北返，他只是帶着一千騎兵和眾高手快速北上追殺蚩尤。　　靈鳩對蚩尤的行蹤追得極緊，因此蚩尤很難逃過這些靈鳩的追蹤。　　確實，始鳩族立下了極大的功勞，他們訓練出這許多靈鳩，不僅使通信更方便，便連追敵打仗也方便了。　　蚩尤的功力顯然沒有恢復，或許是其傷勢確實太重，與風妮那一擊，他幾乎承受了所有的攻擊力，能僥倖得以存活，這已是一個奇迹，當然，這卻不能不感謝太昊和少昊兩人。　　蚩尤也太小視有熊了，能夠與鬼方僵持數百年而不倒，確實有其過人之處。不過，他絕沒有想到世間居然會有大陽神盾這麼一件神秘而奇異的兵器，竟可接引天外天的力量而發出強大的攻擊力。　　軒轅調軍七千返回北方，這些多是駐在黃河北岸的。不過，這些將以最快的速度趕回有熊，聽候軒轅的命令。　　蚩尤向北逃遁的速度極快，想必也以坐騎代步，更似乎是毫不停竭，連夜晚都在趕路。　　蚩尤所過之處，那些小部落幾乎全都遭到清理，只有少數人逃得性命。余者，無論老少，皆被殺絕，一路上留下了無數的獸行和血債，幾乎是無惡不作，只讓人看得髮指。　　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更多了許多酸楚和無奈，這人曾是他的兄長，可是眼下卻成了今人髮指的凶魔，似乎魔性在蚩尤的傷后完全暴露出來，無法遏制。　　在蚩尤的心中似乎充滿了仇恨，對華聯盟的仇恨，對有熊的仇恨，對軒轅的仇恨，他恨所有的人！　　這個世上似乎所有的人都背叛了他，所有的人都與他有仇。　　他感應到軒轅正在追他，他也有着超乎常人的直覺和思感，完全可以感應到軒轅正在他後面狂追而至。不過，他不怕，他要回到他重生的地方，在那裡，他將會再一次找到重生的感覺。　　這是鳳妮給他的啟示，在他沉頓的魔魂之中，似乎存在着天外天的記憶。因此，他這才會選擇再一次逃返北方，而且，他要返回釜山！

# 第十六章 意念尋魔

　　軒轅的心中充滿了憤怒，憤怒是因為蚩尤的暴行。若是讓蚩尤這般一路殺過去，不知將會有多少人會喪生在其魔爪之下。　　軒轅沒有睡着，桃紅諸人和戰馬一樣極為困頓，畢竟他們已經追了三天，每天只是合一下眼晴，戰馬也換了兩匹。　　軒轅並不想休息，但在這夜裡，他根本就不能找到蚩尤所在的方向，因此他只好強迫自已稍作休整。　　半夢半醒之中，軒轅突然感到自己的思感像是乘風而飛一般，向四面八方無休止地擴散，彷彿可以清晰無比地捕捉到方圓十里內的任何動靜，即使是螞動恭弘=叶 恭弘落也不例外。　　倏然間，軒轅一震醒來，心中大喜，他記起了廣成子的話：“精神是無限的，所以，夢非夢，醒非醒。當精神與天地融合后，天非天，地非地，我非我，整個人已與天地同在、同感。那也就是說只要將精神嵌入天地大自然之中，思感便可以觸摸天地間任何一個角落了。如果真是如此，那蚩尤又怎麼可能在自己眼下遁跡？”　　思及此處，軒轅敞開心扉，在吐納之間將所有的雜念全都排斥身外，思感也逐漸延伸，一切漸漸變得毫不實在起來。　　軒轅恍若進入了一個絕美的夢的世界，心神彷彿是在萬水千山之頂橫渡、飛躍，便如同乘坐在一隻大鳥的背上巡遊天地，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擋住他的視線。　　倏然之間，軒轅竟彷彿看到了有邑氏的那條小河，看到了有邑氏的那石殿。　　是的，軒轅的思感竟來到了有邑氏。他看到了凡三，當切是他讓凡三返回有邑氏接恭弘=叶 恭弘清的，不過凡三此刻似乎睡得極香。他的思感掃過每一間屋子，一切全都毫無遺漏地映射在他的腦海之中，他竟看到了恭弘=叶 恭弘清！她的身邊還有幾個打了結的包裹，顯然是欲遠行，軒轅的思感掃過她的身上之時，她顯然抖動了一下，彷彿有所覺。她沒有睡，卻瘦了許多。　　軒轅的心中多了許多憐惜和歉疚，他的思感又轉到了另一個地方，突地，他渾身一震，差點驚醒。　　軒轅看到了許許多多的屍體，死狀各不相同，但卻與這幾天所見到的被蚩尤擊殺的死者死狀相差無幾。　　是的，軒轅看到了蚩尤，他還看到了一個女人，一個正在蚩尤那焦寒軀體下掙扎卻又無法掙脫的女人。　　蚩尤的狀態已陷入了瘋狂，以暴戾的形勢蹂躪着身下的女人，而在他的身邊更有幾具女人的屍體赤裸地擺放着，下身一片狼藉……　　軒轅一下子驚醒過來，額角滲出了一絲冷汗。蚩尤又在做傷天害理之事了，他哪裡還有睡意？　　軒轅的驚動讓與他相偎的陶瑩也驚醒了。　　“夫君怎麼了？”陶瑩睡意未減地迷糊問道。　　“蚩尤又魔性大發了，我不能再等，我一定要趕去制上他，絕不能讓他再亂殺無辜！”軒轅深深地吸了口氣道。　　“難道夫君知道他在哪裡？”陶瑩訝然問道。　　“我的思感剛才感應到了他的存在，我想，應該可以找到他！”軒轅肯定地道。　　“思感？”　　軒轅點了點頭，再次閉上眼睛，可是在迷糊中，他思感感覺到的竟是高陽城內的動靜。　　軒轅不由有些急了，這思感好像並不由他控制或者說不全由他控制，總是亂跑，想找蚩尤卻找不到，不需找的地方反倒去了。　　軒轅感應了半天，感應到了有僑氏的龍潭，感應到了高陽氏、陶唐氏、有熊氏，可是就是沒有再找到剛才蚩尤所在的那個地方，不禁大急之下醒過神來。　　“找到沒有？”陶瑩輕問道。　　軒轅不由有些沮喪地搖了搖頭，道：“沒有，思感好像全不聽我指揮，只會向我熟悉的地方跑。”　　“那你故意想想蚩尤，說不定便可感應到他的所在也未為可知。”陶瑩提議道。　　軒轅苦笑道：“那樣更不行，這一切必須順其自然，方能夠融入自然。”　　陶瑩聽到此處，也是無能為力，不由有些擔心地問道：“若是你一人，能追得及嗎？蚩尤的武功只怕……”　　“難道瑩瑩不相信為夫的實力嗎？”軒轅微責道。　　陶瑩親了軒轅一下，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這叫關心則亂嘛。”　　軒轅一笑，道：“我得立刻啟程，你們在熊城會合，你去向你爹借來驚夜槍，或將你爹請來，然後再會同木青聚齊十大神兵，我要讓蚩尤永遠不得超生！”　　※※※　　軒轅別過桃紅諸女，不等大軍拔營起寨，獨自一人攜帶尊神刀而出。　　軒轅絕對不能讓蚩尤繼續為禍作亂！他棄馬徒步，但其速絕對比馬快，只要他能夠察覺蚩尤的方位，就定然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趕到。　　天剛亮，軒轅找到了那個村落，那是一個並不大的小部落，但是此刻卻沒有一個活人，鬼氣森森，地上的鮮血已經全部冰凍。　　軒轅找到了那間小屋，但是蚩尤已經不在，地上全是一些不堪入目的女屍，蚩尤殺死了最後一個女人。　　這是他昨晚思感所到過的地方，可是他卻沒有能力阻上合龍作惡，這確實是一種悲哀。　　軒轅看到了一行以血書寫的字符，正是蚩尤所留。　　“軒轅，我要你的女人也都落得這般下場！”一串腥紅的字符寫在一具赤裸女巳那白皙的胸脯之上，更顯得觸目驚心。　　軒轅的指骨不自覺地發出一串爆響，他知道，蚩尤已經感應到了他的追擊，所以才留下這一行血字。　　軒轅一振臂，他所處的小屋“轟”然崩塌。他不想讓這些屍體再袒露在世人的面前，是以，便讓這間屋子變成一座墳墓了。　　軒轅自塵土之中走出，抬頭望瞭望天空，靈鳩正向北方飛旋，似乎正在搜尋蚩尤的蹤跡，顯然靈鳩也追丟了蚩尤。　　軒轅閉上眸子，努力地靜下心來，思感跟着靈鳩的目光不住地延伸。他知道，一定可以憑藉思感找到蚩尤，因為這裡是蚩尤作惡之處，仍舊殘存着蚩尤的魔氣，他的思感便可以在魔氣的刺激之下找到蚩尤的所在。　　軒轅想得沒錯，他的思感真的捕捉到了蚩尤的所在。　　蚩尤的座騎竟是一隻巨虎，白額金精，縱躍如飛，此刻已在五十里開外。　　軒轅恍然，難怪蚩尤的速度會如此快捷，自己諸人在其後日夜不停也追不上他，而且蚩尤還有時間作惡，看來全是因為這隻巨虎的功勞。　　有這樣一隻巨虎代步，蚩尤一路上根本就不用停，而戰馬要不斷地休息補充草料，巨虎卻只須蚩尤用人去喂它，它便很快地可以補充體力繼續奔跑。是以，如果是以戰馬追趕這隻巨虎，那根本就不可能追得上。虎的速度，在全力疾奔的情況下，比馬更快許多，其縱躍如風的去勢，戰馬根本就無法企及。　　軒轅的精神緊鎖住蚩尤，他不想讓蚩尤再次自他的思感之下走脫。　　蚩尤似乎也已經感受到來自軒轅精神的束縛，向北逃逸得更快。他並不想現在便與軒轅正面衝突，彷彿明白此刻的軒轅已不再是昔日的軒轅，如果返身迎戰的話，惟有敗亡一途，因為他的傷並未痊癒。　　軒轅極速疾追，他的力氣似乎是無窮無盡的。他知道，巨虎的速度不會比他更快，事實上，天下間能比他速度更快的只有飛鳥，但蚩尤所乘的並不是飛鳥，只要蚩尤稍作停頓，他便完全有機會在到有熊勢力範圍之內將其截住，更逼得蚩尤不敢在中途停下來作惡。　　蚩尤似乎在與軒轅較勁，巨虎也彷彿是後勁無窮，一直以極速奔馳，兩人這一日皆一直跑到天黑，這時巨虎才出現了疲怠之像，速度也漸慢了下來。　　軒轅和蚩尤雖可以幾天之中不食不飲，但是巨虎卻是肉身凡胎，沒有食物填肚子，便很難有力氣維持原有的速度。　　軒轅絕不停歇，這種結果正是他所估料到的，也是他追到蚩尤最好的機會。　　蚩尤也心中大急，如果這樣下去，到明日天亮之前，軒轅就會追上來。那時，他便必須要面對軒轅的正面攻擊了。他與軒轅的精神緊鎖在一起，所以當軒轅知道他的方位之時，他也自然地知道了軒轅的方位，這是相互的，是以他有些着急。　　蚩尤急，不只是因為軒轅的武功，更是因為再往前便是有熊的勢力範圍，如果他在那裡被截住，不僅將面對軒轅，還要面對有熊的許多高手，所以他必須要甩開軒轅。　　夜已極深，軒轅的速度有增無減。此地已處常羊山麓，地形複雜，山峰林立，奇林怪石極多，正好給軒轅以借力之用。而對於蚩尤來說，地形複雜更增了其行動的不便。　　軒轅便像是夜鳥一般，滑翔於山林之間，思感依然遙遙地緊鎖住蚩尤。他明白，此刻他己追近了蚩尤近五十里，只要再有地形之助，明日大陽出來之前他便可以與蚩尤痛快一戰了。　　但軒轅正在得意之時，倏覺另一股陰冷的思感氣機直切入他與蚩尤緊鎖的氣機之中。　　軒轅吃了一驚，他感到了那股氣機深深的故意，一時之間竟沖淡了他與蚩尤的聯繫。　　軒轅的眉頭緊緊地皺了起來，這股異常陰冷的氣機他並不陌生。當日他在崆峒山正要出關之時，正是這神秘的思感干擾了他，差點讓他走火入魔，若非太乙子及時出手，只怕他極有可能步上廣成子的後塵。　　廣成子一身修為雖已達天人之境，但是仍然無法逃脫天劫之災，鑽武太深，使其仙心入魔。這一百多年來，廣成子不只是在深窺結界，更在強壓自己心中的魔火。是以，這一百多年來，他從未出過紫霞洞天，便連那塊大石頭也不曾離開過。因此，他的身體已與大石被青苔完全結在了一起。　　這一百多年來，廣成子一直都在找一個可以繼承他精神和武功的傳人，他也知道如果不將自己的功力和精神嫁接給別人的話，因最終總難免走火入魔，而為禍天下。而軒轅正是他夢寐以求的對象，是以他毫不猶豫地將一切讓軒轅全部繼承了，包括他對結界的領悟。而軒轅在消化廣成子給他的一切之時，便一直在與這股神秘的思感和精神力在糾纏。而今日，他終於再一次相會這股奇異而神秘的精神力。　　軒轅只好放棄追裝蚩尤，他的思感頓時與這股神秘的思感結集，他找到了對手！　　是的，軒轅找到了對手，他從未見過這個人，但是直覺告訴他，此人便是天神據比，也就是真正的刑天！　　刑天竟然在這裏，而且正朝軒轅的方向以最快的速度奔來。　　軒轅明白，追殺蚩尤的事只能放在一邊了，他根本就不可能在同一時間中能對付蚩尤和刑天兩人，更不想這樣面對這兩大無敵凶魔，而天下間也根本就沒有人可以對這兩人以一敵二，即使是當年女媧和伏羲重生，也是無能為力。　　軒轅不追，他只是等，靜靜地等，他的位置便在常羊山的主峰之上。　　山風凜烈，軒轅的心卻平靜得難以形容，彷彿整個天地全都裝在他的內心，抑或他便是山風，山風便是他，天與地與他，三者一體，隨天地動而動，隨天地靜而靜，所以他的心有着難以形容的平靜。他知道，刑天一定會來的，而且這是不可能躲得過的，再說他根本就不想躲。　　※※※　　夜色，並不能擋住軒轅的思感，更不能束縛他的思想。生命，便像是存在於虛空任何角落的空氣，隨一呼一吸之間不住地流轉。　　軒轅知道，刑天來了，就在山峰的另一面，於是他緩緩地轉過身來，神色依然靜如五嶽。對於他來說，黑夜與白天沒有什麼區別，至少，他已經看清了刑天的所在。　　陰沉的殺氣頓時瀰漫了每一寸空間，氣機隨着凜烈的山風不住地爆炸變異，虛空之中似乎無端地多出了無數的鱗火，詭異之狀莫可形容。　　鱗火之下，刑天身上泛着慘綠的光澤，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原因所造成的，不過，軒轅並不在意這些，只是淡淡地笑了笑道：“你終於來了。”　　“宿命定下的一切，你必須以血償還我弟弟的血債！”刑天的聲音嗡聲嗡氣，但軒轅仍聽得清這隻是通過腹膜振動發出的聲音，也可以算是一種腹語。　　“刑地？”軒轅反問道。　　“還有刑月，你不該殺他們！”刑天的腳步緩移，聲音更為沉鬱地道。　　軒轅看見了刑天臉上的表情，但看與不看都一樣，對於這種人來說，他是不會產生什麼異樣表情的。　　“或許正如你所說，這是宿命，即使沒有他們，你我今日仍會相遇的，因為正邪不兩立！”　　“何為正？何為邪？勝者為王，敗者為寇，廣成子那老兒會這麼庸俗嗎？”刑天冷哼着反問道。　　軒轅笑了，他不想與刑天糾纏大久，淡淡地道：“出手吧！”　　刑天踏前一步，倏覺地上的草莖將腳絆了一下，不僅如此，四周的生機以無法理解的形式瘋長，本來枯萎的草、凋零的樹，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生枝長恭弘=叶 恭弘。　　刑天一聲低吼，身子拔地而起，他知道軒轅已經出手了。　　刑天身子飛起之時，地上的草莖如千萬條靈蛇一般向天空中狂長，彷彿欲追上刑天食其筋骨皮肉。　　大樹的枝丫上突地長出許多的長枝，直延向刑天。　　所有草木全都活了，以難以理解的方式活了過來，彷彿是有了靈魂有了思想，而且它們似乎有一個共同的目標……襲擊刑天！　　常羊山的草木全都瘋了，全都變得野性而狂暴，連纏於古樹上的長藤也離樹而出，直射向天空中的刑天。　　刑天大大地吃了一驚，他知道，這個世界最為實在而強大的力量便是生機，而常羊山上的草木之所以在突然之間瘋狂起來，正是因為刑天的生機無休止地向常羊山聚斂，可此刻這一切並不是因為他，而是因為他的對手軒轅。　　刑天狂吼着向軒轅撲去，在空中掠過的軀體引下八道電火，而後整個人如一團冰焰般迎向軒轅的面孔。　　“鏘……”一道冰電劃破長空，軒轅劃出的刀與冷電交接，身子推移之中，這道冷電彷彿是一柄直插天頂的神刀，將夜空劃分為兩半。　　“叮……”龍吟鳳鳴般的輕響傳遍了整個常羊山麓，震天徹地。　　刑天的身子隨着八道電火一齊被切成兩半，但這隻不過是一道光影而已，刑天並非已成兩半，而是化出了兩道身影，依然速度不減地直襲向軒轅。　　“來吧！”軒轅一聲輕嚎，手腕翻旋的同時，一道濃烈的紫色火氣升天而起，在剎那間化成一條巨龍，吐着電火直撞向刑天。　　“轟……”的兩道身影同時幻滅，只是帶着一道電火又墜落回原來立身之處。　　刑天一落地，所有的植物，包括花草樹木，全都如一條條蛇一般在剎那間纏住了他的四肢，每一種植物都如饑渴的螞蝗抽吸着他體內的生機。　　刑天駭然大驚，這些花草在剎那間變得兇殘無比，全都似乎成了食人之物，而且越纏越緊。　　刑天冷哼一聲，那些草莖、樹枝、花質在頃刻間爆散成飛灰，而此時軒轅的刀已經劈至！　　軒轅的刀，拖起一抹紫電，以開天劈地之勢直斬刑天！　　刑天竟無法感覺到軒轅這一刀會自什麼方位劈來；這是一股絕不同於尋常的氣機。　　不同尋常之處便在於，你根本就感覺不到它力道的中心究竟是在哪裡，彷彿天地每一個方位，每一個角度都是它的出刀點，儘管那一道紫電是自上空而至，可是刑天並不知道，他根本就無法看，他只是一個憑着知覺而活的人，對敵時全都憑着思感去對敵。　　眼、耳、口、鼻全都已經在一百多年的休眠中退化，他靠肌膚去感受周圍空間的振動而判斷對方的方位，靠腹腔的振動來說話，可是此刻的軒轅無論是思感還是精神，都已與天地融為一體，刑天對軒轅的氣機與思感的敏感度也隨之下降。　　而常羊山的生機在不斷地狂升之際，那些草木的生機也與軒轅的生機逐漸融為一體，使刑天對軒轅生機的觸覺了變得薄弱起來，甚至是感受不到軒轅所在的方位，辨不清哪是草木，哪是軒轅。

# 第十七章 精神之戰

　　面對軒轅的攻擊，刑天駭然，他知道自己已陷進了軒轅所設下的圈套之中，軒轅故意選擇這個草木繁茂的常羊山與他交手，正是因為這裏可以更利於他自己的發揮，更利於他自己隱放氣機，而軒轅也知道他只是一個憑思感和精神去察敵的人，正是利用他看不見、聽不到的弱點來對付他。　　則天明白，世間知道他弱點的人只有廣成子一人，因為這一百多年來，他的精神和生機一直被廣成子的思感和精神所催眠，這才使他根本就不可能自己蘇醒過來。　　廣成子乃是除伏羲之後的天下第一奇人，即使是蚩尤和他刑天也絕不敢輕易上崆峒山挑戰，百年前是如此，百年後依然是如此，而此刻廣成子的許多思想和精神已與軒轅結合，是以軒轅也明白了刑天的致命弱點。　　此刻軒轅將自己的思感、精神和功力全部融入天地之間，他的功力本就是借用天地之力，這使他無法辨清哪是天，哪是地，哪是自己。而軒轅的生機與常羊山的花草樹木結合，共同吸放天地的生機，化為另外的一種神秘莫測力量，這使得刑天分不清哪是常羊山，哪是軒轅。因此，刑天只會處於絕對的下風。　　刑天的頭髮驀地炸開，根根倒豎而起，山風似乎在一剎那之間變得更疾、更狂，地面之上似乎有無數道邪火直衝向刑天，所過之處，地面便出現一道焦灼的痕迹，花草如劇毒的大蛇行過一般。由遠而近，自四面八方各分開一道焦黑的道路。　　八股邪火的力量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在刑天的腳下彙集。　　“轟……。”刑天的衣衫盡裂，整個人都化成一團狂暴的邪火，犹如地底激射而出的熔岩一般，直衝向軒轅迎頭砍下的刀！　　“嘗嘗我的九幽罡勁吧！”刑天腹語有若雷鳴。　　“轟……”軒轅的刀與刑天的邪火相撞，兩人皆向不同的方向暴射而出，犹如彈丸流星一般。　　常羊山的主峰一陣搖晃，整個山頭幾乎剷平了丈許，在天空雷電的交舞之下，彷彿是森羅地獄世界的末日。　　軒轅暗驚，刑天竟可借九幽的力量來抗衡他天地的生機，這確實可怕。　　刑天更驚，他只感到軒轅的力量浩瀚之中卻又帶着彷彿來自地心熱力的力量，這種力量，幾乎將他的九幽罡氣衝散。　　九幽罡氣乃是地底至寒之氣，而地心熱力乃至陽之氣，因此，可謂是九幽罡氣的剋星。那當然，軒轅若沒有另一股來自天地正氣和生機的力量，僅憑那具有地心熱力的氣勁自然無法對刑天造成影響，可是軒轅的真氣似乎分成數種不同的氣勁，更分成數波，一浪高過一浪，那使刑天極為難受。　　刑天一落地，那些被氣勁灼焦了的草木似乎又活了過來，並極速生長。　　刑天確實惱人之極，他知道這是軒轅搗的鬼，可是他根本就想不到根除的辦法。軒轅所借的生機無窮無盡，除非他能斷絕軒轅生機的來源，但是這有可能嗎？　　自然是不可能抑止的！另一個讓刑天吃驚的還有軒轅手中的刀，軒轅手中之刀乃是神族十大神兵中的刀中至尊，此刀之神鋒，便是以他的不壞之軀也無法硬抗。如果依照這種形勢發展下去，他今日之戰有敗無勝。　　這或許是因為軒轅得到了廣成子的記憶，而廣成子又太了解刑天和天神據比了，所以刑天的弱點全為軒轅所知。但是，刑天對軒轅的弱點一無所知，他對軒轅所擁有的只是仇恨，因為軒轅不僅將鬼方的勢力化為烏有，更連他最親的兩個弟弟也殺了。他無法摒棄仇恨，本就是一大錯誤，而此刻又是先機盡失，那結果連他也不敢想象。　　※※※　　陶瑩諸人追丟了蚩尤，她們只好寄希望於軒轅，她們對軒轅極有信心。　　陶瑩在既失去了與軒轅的聯繫又找不到合龍的蹤跡之下，只好返回熊城。　　蚩尤並沒有再作惡，他似乎也不想暴露自己的行蹤，因為這裏已是有熊所轄範圍，高手如雲，以他眼下的狀態。根本就不宜再與有熊的那一群高手衝突。　　是以，蚩尤也收斂了很多，這也便是陶瑩等人找不到線索的原因。　　由於蚩尤是連夜趕路，一個夜晚奔行了數百里，早在靈鳩的搜捕範圍之外，而且又藉助密林之助，竟讓他擺脫了靈鳩的追蹤。當然，這也是因為蚩尤極為狡猾的原因，使用種種疑兵之計，分散了靈鳩的注意力。　　蚩尤不敢行兇的原因之一還是因為軒轅已經追得太近，雖然暫時他甩開了軒轅思感的束縛，卻不敢保證，軒轅是不是仍在身後緊追。是以，他根本就不敢停下來，這也便使得他僥倖逃過了有熊在北方的封鎖。　　※※※　　陶瑩等人返回能城，木青、劍奴諸人也早已歸返了熊城，眾女相聚自有一番欣喜，但是此刻熊城已物是人非，一些人的逝世，使得熊城往日喧鬧的氣氛難以恢復。　　熊城之內的許多人仍然戴孝掛白幡，為自己死去的親人，也為敬愛的鳳妮太陽及元貞長老。　　熊城要為鳳妮和元貞戴孝一月，這是有熊的習俗。　　陶瑩得知軒轅尚未歸返，不由得有些急。燕瓊和褒弱諸女也都十分擔心，因為她們明白蚩尤的可怕，但卻並未真正見過軒轅出手，是以她們比任何人都着急軒轅的行動。　　不過着急當然沒用，陶瑩按軒轅的吩咐，聚合十大神兵以備對付蚩尤之用。　　以狐姬的話說，只有聚集十大神兵，方能讓蚩尤魂飛魄散，所以在軒轅沒有回來之前，最要緊的便是聚齊十大神兵。　　其實，十大神兵並不難聚齊，因為在熊城已經有了七件，還有三件分別在少典神農、軒轅和陶基的手中，只要此三人一聚集，十大神兵也便可以輕鬆聚齊了。　　陶瑩飛鳥傳書，囑父親親帶神兵來誅除蚩尤，另外傳回在外採藥的少典神農，囑其帶回無量尺，只等軒轅一回來，或是一找到蚩尤的位置，便即發起強大的攻勢。　　伯夷父已發出全面搜索的大令，整個有熊與君子國那一帶全都全面戒備，尋找蚩尤的行蹤，只要有任何關於蚩尤的消息便立刻傳報。　　靈鳩也盡皆放出，希望通過靈鳩的眼晴而發現可疑之人的行蹤。　　而在此時，軒轅卻突然回來了。　　軒轅歸返，是在戊城戰士的相護之下，而早有探馬報進了熊城之中。　　陶瑩諸女大喜，城中眾將紛紛遠出相迎，但他們見到軒轅之時，不由得都吃了一驚。　　軒轅受傷了，看其狀態，顯得極為疲憊，衣衫零亂，更是血污模糊。　　“怎麼會這樣？”�燕諸人都相擁而至，驚訝而關切地道。　　軒轅似乎並沒有多大的焦慮，只是伸手自馬鞍處遞出一個包裹。　　“是不是與蚩尤交手呢？”桃紅和狐姬也趕了過來，或吃驚或疑惑地問道。　　軒轅搖了搖頭，�燕卻接過了那個包裹，包裹被血染得腥紅，直覺告訴她，這是一顆首級。　　“這是一顆首級？誰的？”�燕沒有打開包裹，卻只是向軒轅問道。　　“你可以拿它去家女王和聖王的在天之靈了。”　　軒轅淡淡地道。　　“刑天？”�燕尖叫一聲，問道。　　軒轅沉重地點了點頭，道：“不錯！”　　“你殺了刑天？”桃紅諸人士都大喜，有熊前來相迎的眾人也都大喜過望。誰也沒有想到，軒轅居然能夠力殺刑天！要知道，刑天乃是可與蚩尤相比擬的絕世凶魔，當年，此魔足可與伏羲大神相抗衡，可是今日卻死在軒轅的手中，這怎不讓人心神振奮？　　“那你……”陶瑩擔心地望着軒轅，她並不是不歡喜，可是軒轅想要殺刑天，自己都成這樣了，她擔心軒轅身受重傷。　　軒轅笑了笑，他明白陶瑩這兩個字的意思，道：“我沒事，只要休息两天就會好的。”　　躍燕卻眼圈一紅，差點哭了出來。　　“注：據《山海經》海外西經所載：刑天與黃帝為了爭奪神位，發生了一場廝殺，最後，黃帝砍斷了刑天的頭，把他埋葬在常羊山麓。刑天雖然做了斷頭將軍，但仍不死心，他用乳頭作眼睛，以肚濟為口，手操盾牌大斧，繼續揮舞着，要與黃帝再一決雌雄。”　　“另注：刑天，是神話傳說中一個沒有頭的神，刑；割、殺之意，天是巔頂之意，指人的頭。刑天就是砍斷了頭，所以此神原本無名，在被斷首之後才有了刑天神的稱謂。古書所載，多用形天，但形天即是刑天，其意皆只指一人而已。”　　※※※　　當晚，軒轅與刑天一戰確實是大耗元氣，但他最終憑藉神兵尊神的神鋒斬下了刑天的首級！　　那一戰一直戰到日上三竿，這才真正的結束、整個常羊山的主峰幾乎都因此而踏平了，沒有人能夠想象那種激烈的場面有多麼火爆。　　刑天之所以敗，便是因為他的軀體本已殘缺，戰到最後，兩人都幾乎將功力耗得差不多之時，思感和精神都很難保持在最佳的狀態，而此時，眼睛和耳朵就要取到絕對性的作用，遺憾的是，刑天既不能聽又不能視，因兒他便註定惟有敗亡一途了。　　軒轅斬殺了刑天，便將其埋於常羊山，僅將首級帶回來給�燕。可是他卻也耗費了極大的元氣，也被刑天所傷，但不管如何，軒轅最終還是殺了刑天。　　正如廣成子所說，只有他才是真的是屬於自己的。而刑天與蚩尤卻是各有缺陷，他們有永遠都難以摒棄的陰影，而這便是他們致命的弱點。是以，軒轅絕對有信心戰勝魔帝蚩尤！　　軒轅回到熊城后並沒有閑着，而是以最快的速度調集了五千戰士直奔釜山。　　蚩尤在釜山，軒轅在斬下刑天首級的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蚩尤心中所想，同時之間，他又感應到了蚩尤的所在，所以軒轅調集五千戰士包圍整個釜山所有的路口，絕對不能讓蚩尤逃出釜山的範圍。　　在這一天之中，自高陽而回的戰士已經趕上了熊城，這次回上的都是步兵，共計七千餘人。　　這批人一歸返熊城，軒轅便再一次調出五千熊城戰士奔赴釜山，而這回歸返熊城的七千戰士則負責有熊的守護工作。　　事實上，此刻熊城四面根本就不再存在着什麼強大的敵人。　　鬼方可以說是徹底被清除，剩下的也全都依附了有熊。　　鬼方連刑天、刑地這兩大巨頭也都死去了，便沒有誰能夠再一次威脅得了熊城的安危。　　東夷也沒有這個能力，因為黃河以北的東夷力量幾乎已全部被有熊征服，剩下的只有少昊所居的黃河以南的窮桑之地。　　而東夷想進軍北上的話，就必須與軒轅布防於黃河與濟水之間的兵力相面對。　　軒轅之所以只領數千戰士歸返，仍留下一萬餘戰士在濟水之地，一是為了防止東夷和伏羲氏藉機再向北擴展，二是為他再次遠征南方埋下伏筆。只有讓那許多人在那塊地方紮下根，立穩足，軒轅才能更輕易地南征伏羲氏和東夷，而達到天下一統的局面。　　軒轅絕對不會做一些無聊卻又浪費人力物力之事，每一步都是經過精心考慮后才作出決定的。　　在外人看來，軒轅這支大軍南征，又很快地將幾乎是一半兵力立刻調回熊城，這一來一回，不僅浪費力氣，又耗了很多物資，使得人疲兵乏，但事實上這是出於一種戰術上的考慮。　　太昊在濟水對岸設下了關卡和哨寨，也便是說，太昊和少昊對軒轅的大軍極為在意，如果軒轅一直在那裡踞下那麼多大軍，那太昊和少昊絕對明白，軒轅已經決意南征。那時，他們就定會想法破壞，而軒轅又不在那裡，很可能會弄出很大的亂子。　　當然，南征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軒轅征討高陽之所以帶着幾乎兩萬戰士，便是要借這個機會將勢力根植於濟水那片土地，為將進軍南方作一個跳板。　　如果不是有征討高陽這個借口，軒轅無故地調集一萬多戰士至濟水，一定會引起太昊的強烈反應，甚至在自己未穩住陣腳之前，就被伏羲氏攻擊，但是現在的情況卻已不同。　　現在軒轅留一萬多人在濟水附近，看似是在監視高陽，暗中卻是要在那裡穩固勢力，所以帶回一半人，減緩太昊和南方諸族的猜疑，使他們不再感到有大大的威脅，同時也是讓齊充和唐寬、蛟龍諸人在那裡自由發展，而太昊在沒有多大的外壓之下，自不必無故地去惹華聯盟的大軍。　　軒轅這一進一退之間，也便名正言順地將自己的中堅力量留在了濟水等地，現在只等時機一到，便立刻出兵南方諸族，一統天下！　　軒轅此次對付蚩尤卻調出了一萬精兵，以這一萬人施行對釜山的全面封鎖。　　一萬人分十路，一路分兩組，每組之中至少有五名頂尖高手。因此，軒轅對蚩尤此戰是志在必得！但這些人卻不可以行上釜山與蚩尤交手，必須等待軒轅到來后，才可聽候調令。　　這一萬人的總指揮則是伯夷父，不允許山上的任何人行下山來。　　布置要當之後，軒轅這才安心地休息。他要在两天之中養好身上的傷，恢復到最佳狀態，他相信自己可以做到這一點，同時他也明白，在這两天之中，蚩尤的傷勢絕對難以全部恢復，這是一種直覺，也是他精神的一種思感。　　※※※　　釜山被一層冰雪給封蓋了，這两天來，天氣似乎極為寒冷，天上下着鵝毛般的大雪，所有的道路全都在雪封之下。　　雪原中的釜山腳下，隨處可見營帳關口。有熊大軍早已封鎖了每一條上下山的路口，天空之中，更有數只靈鳩四處盤旋。　　無論是天上地面，都布下了有熊的眼線。蚩尤絕對沒有可能進得出伯夷父的包圍。此刻，他們只等軒轅的到來，然後便發動最強烈的進攻，這些人完全可以踏平釜山！　　四處而出的探報，已經發現了盤古智高的行蹤，他也在釜山之上。　　當日帝大遭花猛和獵豹所殺，但是盤古智高卻殺出了重圍，后不知所蹤，四處探尋都沒有結果，卻沒想到他居然也跑到了釜山之上。　　盤古智高的武功比帝大要勝上一籌，即使是伯夷父也難是其敵手，之所以敗北，卻是因為陶基那神鬼莫測的槍法。　　蚩尤大概也只剩下這個戰將了，不過，在釜山之上並不只有盤古智高，更有花蟆人和渠瘦的殘餘力量，但也僅只數百人而已，不足為慮。　　這些人在有熊大軍進駐釜山腳下之時，都極為緊張了一陣子，甚至忙在山上各處設關口，似有意在釜山之上與有熊大軍負隅頑抗。　　伯夷父卻並不理會這些人，因為軒轅下過命令，在他未曾到來之時，不可輕舉妄動地去攻擊釜山上的任何人。　　軒轅既然這樣說了，自有其道理，即使是伯夷父，也只能遵令而行。畢竟，這是在對付蚩尤，而不是對付其他的普通高手。天下間，只有蚩尤是伯夷父最不敢輕舉妄動的，這個魔王的一身武學實在是太讓人難以揣測。　　當然，伯夷父也不會閑着，每天總要像是做遊戲一般地對山上那幾個關口攻擊一陣子，讓對方緊張緊張，那種感覺至少不會顯得大過於沉悶，這也使得盤古智高辛辛苦苦建成的寨口毀於一旦。　　伯夷父毀了他們的寨子，也不追襲，反而退回山腳之下，再繼續紮營。　　第三日一早。　　伯夷父調集人馬，正準備再上山騷擾盤古智高，但卻見遠處旌旗飄展，一隊騎兵拖起高高的雪上飛揚而至。　　伯夷父見之大喜，他一看便知道是軒轅趕了過來，不禁一揮個旗，高喝道：“兒郎們，快去歡迎太陽！”　　號角聲頓時四下而起，有熊的大軍迅速向一面匯聚而至，如潮水般在雪原上滾動，旌旗進日遮天。　　一時馬嘶聲、鹿鳴聲、牛吼聲……在飛揚的雪花之中此起彼伏，每個人都湧起了無限的鬥志。　　近萬有熊戰士以最快的速度匯聚，以最快的速度列開陣式，十隊人馬，隊隊整肅，戰意昂揚，旌旗在風中輕舞，殺氣卻騰空而起，整個釜山都似乎在顫慄。　　伯夷父一馬當先，直迎軒轅的隊伍。　　來者不僅僅是軒轅，更有陶基，而陶基也帶來了五百名騎兵。　　軒轅與陶基並轉而行，在其左右，桃紅、�燕、狐姬、陶瑩、褒弱、燕瓊、蛟幽竟相鬥艷，在雪光相映之下，盡皆超凡脫俗讓人嘆為觀止。　　燕瓊、褒弱諸女緊隨軒轅而行，似乎一個個都變了樣，從外到內，無不煥發出驚人的生機，更多了一層莫名的氣質，有着一種透自骨子里的嬌媚。但此刻，眾女皆一身戎裝，英姿颯爽，猶以陶瑩、�燕、狐姬三女最為惹眼。

# 第十八章 十大神器

　　軒轅的身後，恭弘=叶 恭弘皇與柔水并行，恭弘=叶 恭弘皇之旁則是土計、青天、神農、木青，柔水的身邊則是滿蒼夷、歧富、劍奴、火烈。　　這些人無一不是頂尖高手，雖然少典神農武功稍遜，但這些日於以來，其進步也是一日千里，更因他乃軒轅之兄，身分特殊，在熊城也有着極為重要的地位。　　少典神農的武功確實進步快捷異常，早已超越其父蛟夢，只可惜蛟夢卻死於蚩尤之手。木青的武功卻已經可以直追土計，能與土計一較長短。　　這些人沒有人是伯夷父敢輕視的，也皆可以獨擋一面。　　軒轅的身上似乎籠罩着一層難以言喻的生機，便像是初升的朝陽，讓人心中生出無限的溫馨。　　軒轅的眼睛更透着莫可名狀的玄機，彷彿天地之間的一切事物都深深地潛藏於他的眼中。　　“恭迎太陽！”近萬有熊大軍齊聲高呼，人人將手中的兵刃高高舉起，與日光相輝相映，一時之間寒光漫天，呼聲震動山嶽。　　陶基與伯夷父打了招呼，與軒轅并行至大軍之前，不由得也鬥志狂升。只見眼下兵層層，甲層層，旌旗如雲，士氣如虹，刀槍林立。軍容之肅整，氣勢之磅礴，只讓人熱血沸騰。　　軒轅驀地抬起頭，斜望着釜山之頂，他淡淡地笑了笑，他知道，蚩尤已經看到自己了。此時蚩尤便在釜山之頂，距離，並不能阻隔軒轅的目光，他的心靈已在如怒潮驚濤的狂呼聲中，準確地找到了蚩尤的位置。　　注意到了軒轅表情的，只有三個人，一個是陶基，他會意地舉目望向了登山之頂，另外兩人卻是陶瑩和狐姬。　　陶瑩也順着軒轅的目光望去，但是她卻什麼也看不見，能看到的，只是層層密林和一片皚皚白雪。　　狐姬的目光之中卻也閃過一絲異樣的神彩，但卻不是望向登山之頂，而是望向軒轅。她知道軒轅發現了蚩尤，她從來都沒有今日這般認真地打量一個人，可是只有軒轅才是她所無法抗拒的。　　狐姬並非沒有野心之人，但此刻看着軒轅受到如此擁戴，擁有如此強大的力量，她心中竟也有着一股莫可名狀的喜悅，為軒轅而歡欣。在這千軍萬馬之前，在這山呼海嘯般的呼喝聲中，她無法抑制內心的激情。這時，她似乎明白，何以桃紅會死心塌地地愛上軒轅，何以鳳妮也無法自制地愛上軒轅，連伏朗也棄之不顧。　　事實也是如此，試問天下之間，有誰能與軒轅爭奪光芒呢？有誰能與軒轅相媲美呢？　　柔水的手不自覺地與恭弘=叶 恭弘皇握在了一起，她發現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心一片冰涼。　　恭弘=叶 恭弘皇的眉頭輕輕地皺起，彷彿他完全超然於這個世界之外。他的表情依然是那般平靜，但柔水卻發現了他眸子之中的憂鬱。　　柔水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所想，無論怎麼說，蚩尤所借的乃是恭弘=叶 恭弘帝的軀體，恭弘=叶 恭弘帝乃是恭弘=叶 恭弘皇最親的兄長，儘管他與蚩尤結合，可是他生命的本質和血緣關係卻沒有任何兩樣，所以恭弘=叶 恭弘皇心中難免會難過。　　軒轅突地回過身來，伸手拍了拍恭弘=叶 恭弘皇的肩頭，彷彿在剎那間明白了恭弘=叶 恭弘皇的心思，深深地吸了口氣道：“我知道這是一個殘酷的現實，但我們必須面對，如果有可能，我可以放過恭弘=叶 恭弘帝，但絕不是蚩尤！”　　恭弘=叶 恭弘皇身子一震，眸子中閃過一絲感激之色，澀然地笑了笑，道：“謝謝！不過，我卻不希望因我的自私換來無窮的禍患，你的心意我領了，但，你一定要全力而為！任何犯了如此罪孽的人，都得為之付出代價，恭弘=叶 恭弘帝也不能例外！”　　軒轅笑了，大手自恭弘=叶 恭弘皇肩頭收回，卻伸到了恭弘=叶 恭弘皇面前。　　恭弘=叶 恭弘皇伸出右手，在萬道目光之中，兩手緊緊相握。　　“好兄弟！”軒轅有些激動地懇然道。　　“你也是我的好兄弟！”恭弘=叶 恭弘皇由衷地道。　　“啪啪……”一時之間，在陶基、陶瑩、柔水諸人的帶動之下，所有的呼聲全都變成了熱烈如潮水般的掌聲。　　燕瓊、花猛、獵豹及褒弱諸人似乎又回到了昔日在有邑氏的野火會上，是的，就是那一次軒轅與恭弘=叶 恭弘皇握手，於是改變了軒轅與恭弘=叶 恭弘皇兩人的命運，也改變了燕瓊的命運，而這一次軒轅和恭弘=叶 恭弘皇再次握手，卻是為了改變整個天下的命運！他們比其他的任何人都要激動，內心也洋溢着莫可名狀的情緒。　　掌聲漸息，軒轅與恭弘=叶 恭弘皇並騎而座，遍觀眾將士，又望瞭望身邊的眾高手，心中湧起了無限的鬥志。　　“鏘……”伯夷父利劍龍吟而出，同時高喝道：　　“蚩尤必敗，太陽必勝！”　　“蚩尤必敗，大陽必勝！蚩尤必敗，太陽必勝……”有熊戰士再一次山呼海嘯般呼了起來，聲勢之壯，只讓整座釜山都在震顫。　　軒轅的目光，不由得投向東方天空中的朝陽，心中默然念道：爹，鳳妮，我一定會手刃凶魔，以慰你們在天之靈！　　軒轅大步向釜山之頂行去，他已讓一萬大軍後撤三十里，這裏似乎已用不上他們。在他之後，則是陶基、�燕、狐姬、滿蒼夷、恭弘=叶 恭弘皇、桃紅、劍奴、木青、土計、柔水十大高手。　　盤古智高的關口由伯夷父與陶瑩諸人輕易擊潰，那些人哪裡有什麼鬥志？只要看到有熊那滿山遍野的戰士，便已嚇破了膽。何況，軒轅和身後的十大高手，誰人能敵？即使是盤古智高也無法抗拒軒轅的龍威。　　軒轅並沒有出手，他沒有必要出手，這些人也輪不到他出手。他只是很自然地自那群渠瘦和花蟆戰士之中走過，那些人自有陶基和狐姬諸人去對付。　　陶基手中所握乃驚夜神槍，狐姬手中卻是伏朗的損魔鞭，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中乃是開天斧，滿蒼炙手中是極樂神弓，�燕手中乃昆吾神劍，木青依然是含沙劍的主人，土計手中是無量尺，劍奴的手中乃辟邪劍，八大神兵同出，誰能與其爭鋒？再加上柔水和桃紅兩大頂級高手，殺這群蚩尤殘兵，還不是斬瓜切萊？　　軒轅的腳步所行正是昔日神門的方向，他知道，蚩尤就在這昔日被囚禁的地方，也是在這裏讓蚩尤的魔魂得以重生。而今天，他將在此地與蚩尤決一生死。　　釜山，乃是伏羲大神昔日為築神門才移石築山。　　昔日之釜山絕無今日之奇，而整座釜山更是以先天八卦為脈氣，使得天地靈秀鍾於一身。但是，便在蚩尤重生之時，釜山先天八卦的脈氣被毀，整座大山頓時靈氣盡泄，草木漸枯，更遭到烈火的焚燒，這片山頭已經只剩下禿禿的石頭。　　當然，此刻的石頭已經全部被掩埋在積雪之下，看不出其形狀如何，但任何人都可以清晰地感應到，在這沉沉的死寂之中，無法掩飾的是一股濃烈的煞氣，與生機絕然相反的煞氣，便像是鬧鬼的古宅冢地，而沉重得讓人窒息的是那逐漸騰升而起的殺氣。　　軒轅知道，蚩尤在等他。只不過，這處戰地不是軒轅所選，而是蚩尤自己所定。　　這些，軒轅並不在意，他的目的只是擊殺蚩尤，無論蚩尤在哪裡，他都絕不會退縮，絕不會！　　軒轅悠然立定，神門已在望，那裡，只不過是一道山隙的裂縫，昏暗而幽深。　　神門所在的谷中卻沒有半絲積雪，只有一片焦黑的岩石，火炮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見，這是當日蚩尤破出神門重生之時帶出的毀滅性的地火所致。　　軒轅立定，並不是因為看見了神門，而是因為蚩尤。　　蚩尤，就立在神門之頂的另一邊山崖之巔，正在遙遙地望着軒轅那凝立的步伐，又似乎什麼也沒有看見，只是陷入了一片沉思之中。　　軒轅冷笑而立，在舉目之際，蚩尤的目光也悠然而至，犹如兩道利箭在空中交擊。　　“轟……”一道閃電在雷聲響起之前，以無可比擬的速度繁落而下正是兩道目光交接的中心。　　正邪兩大無敵高手終於正面相對，在精神和思感相接相纏之際，天人交感，天地頓時色變，整個釜山都似乎在顫抖。　　積雪飛揚而起犹如揚起的漫天玉蜂，越舞越烈。　　殺機，如浪潮一般，侵蝕着每一片地面，每一寸空間。山崖彷彿在片刻之間像是融化的冰一樣，散裂、滑塌……　　雲飄過，漸漸日光只能自雲隙間透出一些金色的光亮。　　“我等你多時了！”蚩尤的聲音自空中滾了過來。　　軒轅漠然地笑了，“你終於不再迴避了。”軒轅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話，他覺得說任何話都是多餘的，一切的一切，只能以武力來解決，而且便在今天！無論誰生、誰死，天地之間，只能有一個主宰！　　軒轅已不將太昊和少昊之輩當作對手，也許，世人會認為太昊和少昊是高不可攀的，可是當軒轅見到了廣成子之後，才真正明白，什麼才叫高不可攀，什麼才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相對廣成子而言，太昊和少昊依然是很幼稚，而他此刻所代表的不再只是軒轅，更代表着廣成子，代表着幾十萬華聯盟的子民。　　因此，太昊和少昊對他來說，已經不再是問題，天下問惟一可以威脅他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天神據比，也即是刑天，但在三日前，他力殺了這個對手。如今天下間也便只剩下蚩尤才能夠真正地成為他的對手，他的威脅！　　決戰蚩尤，軒轅也不知道是為私多一些還是為公多一些。　　是的，為天下的安寧，為萬民的幸福，這是任何人都可以找的最好借口，任何人對付蚩尤都可以這麼說，但這個借口未免太冠冕堂皇了一些。也或許，這確實是一個原因，但卻不是最原始的動力。　　自私，是每個人生下來便存在於心底的，軒轅也不能例外，他要殺蚩尤，就是不想讓蚩尤威脅到他的霸業，這自然也是一種自私。　　仇恨，也是一種動力，而且是一種與自私一樣強大的動力。　　鳳妮的死，使軒轅怨恨填膺，身負無敵的武學，手掌蓋世的權力，可是連自己最心愛的女人也保護不好，這確實是一個悲哀。蛟夢的死，對軒轅也是一種打擊。　　開始之時，軒轅對這個父親並不是很熱心，因為自小他便是一個孤兒，從未享受過父愛，而母親的死更讓他對這從未謀面的父親有着一種打心底的憤怨。　　是以，他並沒有很重視蛟夢，只是後來，蛟夢總在默默地為他盡心儘力的辦事，那一切看在軒轅的眼裡，也為之感動了。他知道蛟夢是想補償欠下自己的父愛，事實上蛟夢越是默默地不說話，他心中便越是愧疚，可是當他想好好地對父親盡一些孝道之時，蛟夢卻已死在蚩尤的手中……　　軒轅心中的恨，使他絕對不會與蚩尤同時擁有一片藍天，就像軒轅對待地祭司一樣。　　雖然地祭司與天魔二妃一起降於有熊，但軒轅絕對不會因為他的歸降而放過他，最終讓地祭司受盡酷刑而死。不過，這一切都只是軒轅讓蛟夢秘密去做的，並不會讓鬼方降兵看到。對外只是聲稱地祭司被調走了，實際上已經死了。　　有些事情，軒轅根本就不必親自動手，只要他一句話，立刻就會有千萬人為他去辦事，這種感覺其實不壞，是以，軒轅很珍惜眼下的一切，他不希望有任何人威脅到他。　　有些事情，軒轅卻必須親自動手，就像是對付蚩尤，除他之外，根本就不可能有人能夠成為蚩尤的對手。　　想到了許許多多的事情，軒轅的心中慢慢充盈着無限的戰意，驀然之間昂首長嘯！　　頓時崖裂、雪崩，山石飛舞。　　蚩尤也一聲厲嘯，在他腳下山崖崩塌的一剎那，犹如鼓滿腹翼的怪鳥向軒轅這邊射來。　　戰意和殺機催發至巔峰之際，這本已脆弱的山崖立刻土崩瓦解，軒轅這一邊也是如此。　　軒轅腳下一挑，重逾萬鈞的巨石如橫空的流星，帶着熾烈的火芒直撞向蚩尤，而他的身子在同時也追上那塊巨石，彷彿是站在飛鳥的背上，連人帶石，直撞蚩尤！　　“嘩，噼……”千萬道電火自密雲深處射下，在陰暗低沉的天空之下，雷電如同自虛空中探出的無數道無限長的魔臂，緊攝住蚩尤在虛空之中橫掠而過的軀體。　　在虛空中的蚩尤成了一個完全被電火所包裹的光球。　　“轟……”軒轅足下所踏的巨石一觸及蚩尤身上的電火，立刻爆散成漫天的塵霧。　　“鏘……”軒轅卻在此時化成了一道亮麗的虹彩，伴隨着尊神刀的出鞘。天空裂開了一道如河界般的雲峽，陽光便自這雲峽中透射而落，使軒轅的氣勢更無可遏制地暴增。　　“轟……嘩……”軒轅與蚩尤的氣勁第一次相觸，天空之中的暗雲，竟像是被炸成了無數的小塊，被無可約束的氣勁衝擊得向四面的天空爆散而開，如奔涌的怒潮。　　氣勁所沖的天空，陽光自碧藍的天頂灑落，而在這太陽光柱的四面八方卻儘是電火。　　雲擠雲，雲撞雲，便像是石頭碰石頭一樣，火花四射，冰雹如巨石一般無情地砸落！方圓二十里，惟以軒轅和蚩尤為中心的地方有一片碧藍的天空，這便如黑暗世界中惟一的通天之道，又像是一個巨大的天井，這裏的暗雲全被氣勁逼開。　　山峰也在這強烈的巨爆之中震顫，整個兩座對峙的山崖全部崩塌，本已是廢墟的山谷更是一片狼藉。　　軒轅和蚩尤的身子也都化成兩個巨大的火球，向兩個方向彈射而開他們都被電火所裹，一切便以最狂最野的形勢展開，而這，卻只是兩大無敵高手的第一擊。　　蚩尤、軒轅都是經歷過天劫，身具通天徹地之能的人物，他們之間的戰爭，所代表的，卻是天與天的決戰。　　誰勝？誰負？誰又能明白？但軒轅卻明白，走龍身上的傷勢並未痊癒。　　蚩尤的傷不是肉體，而是在精神和生機上的耗損，來自天外天的力量並不會首先傷人肉體，而會先耗盡人體的生機和精神，然後才會將人徹底地爆散，灰飛煙滅！因為生機代表着這個世界最高的力量，而天外天的力量卻代表着另外一種絕然不同的力量，因此對人體的作用，必先與生機相互排斥。正因為這樣，蚩尤與鳳妮一戰之中所留下的重創乃是最難以彌補的損傷。　　軒轅與刑天之戰，所用的全是這個世間所存在的最高力量，因此，所損傷的不會是生命的本源……精神和生機，最先傷的只是體力、元氣和軀體，而這都是極為容易恢復的。　　此刻，軒轅並未佔到多大的優勢，他的優勢不會這麼快便可以體現出來，但只這一擊，已經讓他明白了許多東西。　　軒轅與蚩尤一退，但很快又自兩個相反的方向彈射而回，就像是正在向中間合隴的密雲，但在氣勢和聲勢上，兩者卻遠遠盛過這密雲。　　兩人的移動，彷彿是抱起兩座大山，在他們的身形周圍，千萬塊萬鈞巨石、無數的雪花塵未彷彿都找到了軸心一般，緊緊地將人包裹着，更不停地旋轉，帶着無數道颶風，在千萬道電火狂舞的虛空之中逼近，就像是兩道快速合隴的峽谷，與天上的密雲相映成趣。　　當最後一道陽光快要消失之時，那個焦點所在，正是軒轅和蚩尤再次交手的中心。　　“轟……”　　地動山搖的氣勁相觸之中，所有的招式都是毫無花巧地硬碰硬。　　事實上，在這裏任何的花巧動作都是多餘的，任何武功練到最後，便只有一種形式，那便是力量！　　只有力量才是真實的，而余者盡皆毫無意義。　　兩股氣勁衝擊在一起，虛空中的石山犹如擊碎的巨大海嘯，化成無數的浪花噴洒而下！又如美麗的煙花，在電火的光亮之下，噴洒成漫天的流螢。　　這些石屑竟全都帶着光亮，如可以燃燒的炭末，有着極為詭異的驚艷。　　蚩尤與軒轅衝破了所有的包裹，在漫天飛舞的光點之中再次出招！

# 第十九章 涿鹿爭雄

　　伯夷父在殺盡渠瘦和花蟆戰士之後，立刻退下山與大部隊匯合，迅速後撤二十里，但還未曾撤出二十里之外，便遭遇到巨大的冰雹襲擊。　　冰雹的塊頭便像是一隻只大拳頭，只打得有熊大軍叫苦不迭，幸虧有盔甲相護，再舉盾相擋。儘管這樣，仍有數百戰士被這場突如其來的冰雹給擊死，傷者更逾千人。　　伯夷父大駭，他不只是下今後退三十里，而是退出五十里，只留下一些裝備精良的戰士在三十裡外相候。　　誰都明白，這場突如其來的冰雹乃是軒轅和蚩尤的傑作，只聽那驚天動地的震響就明白。而那無數道自天上劈下的電火也不能不讓人心驚膽顫，如伯夷父之輩，還可以抗拒電火之擊，但是這些普通戰士若遭電火一擊，即使不死也得重傷。　　陶基諸人所在之處卻又是另外一回事，釜山之頂的冰雹之大，簡直是駭人聽聞，每塊都像是葫蘆一般大，大的更像是磨盤，許多石頭皆被擊碎，那些樹木就更不用說了，大多數只剩下一根光禿禿的樹桿。　　即使是如陶基這一群不世高手，也只好找個山洞躲起來。可是他們才進山洞不久，又一陣強烈的震蕩傳了過來，竟將他們存身的山洞震塌。　　陶基諸人只好再次走出山洞，不過，此刻天空之中所下的，是飄潑般的大雨，釜山之上的積雪全部被化了開來，遭遇大雨這麼一衝擊，那些因強烈震蕩而鬆散的積雪，被沖得點滴不剩，巨大的冰雹也被沖入山溝，再化成另類的山洪自釜山之上狂泄而下。　　讓陶基諸高手駭然的是釜山之頂的天空，那片天空中的密雲隨着一聲聲瘋狂的震響不停地開合著，像是一張巨大的魚嘴，吞吐着奇異的光彩。　　那密雲如煮開了鍋的熱粥，激蕩、奔涌、翻轉、咆哮地吞吐不休，電火肆掠着釜山之頂的每一寸土地。　　陶基眾高手攜手，氣勁貫通一處，形成無比強大的氣罩，任憑電擊、雨打、山震，氣旋相衝，都穩若磐石，他們所在的地方，依然是一片乾燥。也便在他們攜手的那一刻，眾人感應到了一股股浩瀚而狂野的生機自四面八方如暗潮一般奔涌而至。　　強大的生機所過之處，那禿石的縫隙內竟奇迹般地竄出了一株株小草。那本來禿禿的樹桿彷彿也在剎那間進入了春天，以不可思議的速度發芽、生枝、長恭弘=叶 恭弘，本來需要一個季節才能夠發生的事情，此刻竟只在盞茶時間之中完成了。　　一個個人便像是墜入了一個無法醒轉的夢中，一切的一切都是那麼不真實，那些小草以驚人的速度瘋長，很快便在本來光禿禿的石頭之上盤根錯節地生長出來。　　石頭上，濕地上，很快映出了一片幽綠之色，竟然在短短的一盞茶時間長出了青苔。　　風中，竟有陣陣花香。　　狂風肆掠之下，許多花兒盡皆折損，但很快又再長了出來，並再一次開花，像是永遠都不知道疲倦，永遠也不會向風暴示弱。　　陶基諸人一個個都看得呆了，他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切都大過玄奇，大過虛幻。不過，這本來死氣沉沉的釜山之上已經湧出了一片欣欣向榮的生機，這是不可否認的。　　生機依然如潮水一般自四面八方湧來，閉上眼睛，陶基諸人彷彿可以感到一層層綠色的浪濤自地底向釜山之頂涌去，那便是生機……生命之源！　　現實和夢，彷彿沒有多大的分別，誰也無法想象，在這樣一片天地之間，竟然會有如此矛盾的奇迹發生。　　毀滅與成長並存，寧靜與喧囂同在，這不是天意，而是人為。　　是的，就因為這裡有兩位正邪舉世無敵的高手在生死對決！　　陶基突地睜開眼睛，淡淡地說了一旬：“我們應該按原計劃行動了。”　　頓時所有人都睜開了眼……劍奴、木青、�燕、桃紅、土計、恭弘=叶 恭弘皇、柔水、狐姬、滿蒼夷、陶瑩這十一大高手相視而望，他們感到時機已經差不多了。　　※※※　　軒轅與蚩尤誰也不示弱，以快攻快，相互搶攻，一口氣拼了百餘招，整座釜山之頂幾乎被成為齏粉，整個山頭沒有一塊完整的石頭，全都是沙礫。　　沒有人能夠想象那是怎樣的一種可怕場面，密雲只是在釜山之頂時開時合地露出一片湛藍的天空和金色的陽光。其它的地方密雲不斷地向四面延伸，直至五十里之外，天空之中的電火便像是一顆巨大烏黑的榕樹倒垂、閃耀着呈現異彩的根須藤蔓。　　若非親眼所見，世上絕不會有人相信居然會有這般恐怖詭異的場面。　　這裏並非只有一道閃電，日常所見的閃電有先有后，一道擊過後，一道又生，但眼下不同，千萬道閃電一同擊落，使得本來暗淡的虛空閃爍着刺眼的光芒。　　閃電是因為密雲與密雲相擊而生出的高壓電流，日常的密雲乃是有規律地匯聚相撞、擠壓，可是眼下天空中的密雲卻犹如一鍋煮開的粥，哪裡有規律可尋？是以，天空中的電火也絲毫沒有規律。　　軒轅毫無疲態，天地之間的生機不住地向他體內奔涌，使得他的體能無限補充，這便是廣成子為他開經破脈的結果。他成了一個可將能量轉換的巨大容器，自他體內流過的生機都會變成無窮的能量。　　蚩尤卻微顯出疲態，因為他的生機和精神猶未能自損傷中修復，在吸納天地生機之時的速度無法勝過軒轅，其結果便只能使自身的戰鬥力不斷地減弱。　　蚩尤也明白這種狀態着持續下去，他惟有死路一條，拖得時間越長，對他就越是不利。他本想速戰速決，但是軒轅的境界也已經完全超脫了生與死的邊緣，進入了一種超世的境界。　　蚩尤突地暴退，他擊出最狂的一招后，便即暴退。同時以一個極端奇異的姿勢衝天而起，竟直上密雲之頂！與一道閃電相接，如一個倒吊於空中的葫蘆般停在虛空之中，形態十分詭異。　　軒轅也吃了一驚，蚩尤的姿勢確實是太怪，他也不明白蚩尤的意圖，而更讓他吃驚的是蚩尤竟停頓在虛空之中，借閃電之力懸於密雲之下，這是什麼武功？　　事實上，今日之戰的一切，都已超越了武功的範疇。　　軒轅愣神之際，蚩尤卻暴出一陣長長的厲笑，整個身子似乎在緩緩地膨脹。　　“軒轅，今日便將是你的死期！天下將會惟我蚩尤獨尊……”　　軒轅落足於被碾成沙礫的廢石堆中，冷笑打斷蚩尤的話道：“死的人只會是你，如果你技僅於此的話，天下間不會有任何人可以解救你！”　　“別以為你能吞吐天地的生機就可以殺我，小子，我給你上一課，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真正厲害的境界乃是運用天外天的力量！是以，這裏註定會成為你的葬身之地！哈哈哈……”蚩尤狂笑道。　　“天外天的力量？”軒轅的心中升起了一層疙瘩，反問道。　　“不錯，來自天外天的力量乃是這個世間一切力量的剋星！”　　“難道你已懂得了如何運用？”軒轅不屑地反問道。　　“本魔帝之所以再返這曾囚我魂靈之地，便是要找回當年的記憶。當然，這還得謝謝你那可愛的小情人鳳妮，若不是她引用天外天的力量，啟發了我，只怕我永遠也無法堪透天外天之秘！但這一刻已經不同了，你來到此地實是最失誤的一種舉措！”說到這裏，蚩尤再一次狂笑，然後不無得意地道：“我將重演當年伏羲對我的歷史，讓你肉身灰飛煙滅！不過，當年伏羲憑藉先天八卦才接引天外天的力量，而我卻只須自己的智慧就可以辦到，我終於可以超越伏羲了，哈哈哈哈……”　　軒轅聽對方提到鳳妮，心中不由得一痛，不過，他隨即又搖了搖頭冷然笑道：“即使你能夠引用天外天之力，但是在你無法突破生命結之時，你的身體根本就不可能承受得了天外天的力量，傷人先傷己，你只會使自己走上絕路！”　　蚩尤一怔，他似乎有些意外軒轅竟然對天外天力量的理解，但他卻絲毫不為之氣餒，無論怎樣，他都必須嘗試！因為對付軒轅，只有接引天外天的力量才有效。在這個世間，任何力量都無法勝過軒轅，至少，以蚩尤此刻的狀態，與軒轅相比，正如軒轅所說，若是技僅於此的話，他惟有死路一條。　　蚩尤也明白，在短時間內，若想勝軒轅，就必須藉助天外天之力，這也是他為何要逃回釜山的原因。　　釜山，乃是昔日他與伏羲大戰之地，本只是涿鹿之地的一個小山丘，後來，伏羲以先天八卦集眾神之力引下天外天之力，擊碎了蚩尤的肉身，更將其魔魂封於神門之中，這才移石積山，形成了釜山之地。　　在釜山之下，蚩尤的魔魂受先天八卦囚禁了一百餘年，而他在這些年來也自先天八卦之中窺得了一些天外天的秘密，這也是他一百多年後得以掙脫先天八卦重生的原因之一。但是他借恭弘=叶 恭弘帝之體重生后，許多過往的記憶便消失了，有關於天外天力量的記憶也變得模糊不清、可是在與鳳妮交戰之後，竟勾起了他對天外天力量的記憶。是以，他在南逃回高陽后，又逃返釜山，再一次潛入己廢棄的神門之中，欲借這之中熟悉的環境刺激自己的記憶，讓自己想起當日自先天八卦之中所悟的東西。　　天幸，刑天竟讓軒轅受了傷，從而給了蚩尤三天的思索時間。在這三天中，他終有了一些回報，已隱約掌握了接引天外天力量的方法。　　蚩尤豈會不明白，接引天外天的力量是一件極為危險之事，他與鳳妮交過手，鳳妮也是接引了天外天的力量，而且是藉助另外一種工具，可是最終鳳妮依然身化灰飛。可見一個不好，接引天外天之力乃是傷人先傷己之事，是以，蚩尤不到最後時刻，他絕不輕易借用天外天之力。　　此刻，蚩尤已經不得不借用天外天力量了，如果此刻不利用這種力量與軒轅全力一拼，待會兒身陷軒轅那密不透風的攻擊之下，他根本就沒有機會。在生與死之間，他必須要賭一賭。　　蚩尤的身體似乎在膨脹，電火愈來愈亮，竟像是一根粗大的光索，系著蚩尤與暗雲。　　密雲漸漸合隴，由空隙透入的陽光竟然是血紅色的。　　軒轅的鬚髮根根倒張，他也感到了那沉重的壓力，天地之間的生機無窮無盡地注入他的體內。他在等待，等待着蚩尤那致命的一擊落下！他知道，這一擊，將會決定生與死！　　氣機的狂涌，也接引下了密雲中的電流，彷彿有一股氤氳紫氣將軒轅的身子緩緩托起。　　紫氣之中，一團奇異的彩芒愈來愈亮，電光閃爍之中，那自軒轅體內散射而出的彩芒竟幻化成一條巨龍，盤繞着軒轅，緩緩地升空。　　龍眸之中電光閃爍，奇異的鱗甲都似乎可以看見，栩栩如生。　　一切都彷彿置身於莫名的夢幻之中，烏雲竟裂開了一道狹隙，透過狹隙的陽光依然血紅，那本湛藍的天空，也是一抹血色，不僅如此，那烏雲也都漸漸成了血紅之色。　　天地一片血光時，蚩尤竟嘶吼起來，犹如瘋狂的野獸，聲音掩過了響遍天地的驚雷之聲。　　自蚩尤的體中，竟射出一道電芒！蚩尤的身體也變成了血紅之色，天地一時變得詭異莫名。　　“啊……”慘呼之聲自釜山的另一個角落之中傳來，正是自蚩尤體內射出的電火所擊之處。　　軒轅吃了一驚，並不是因為蚩尤那詭異的變化，而是因為自另一角傳來的慘嚎聲。　　那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聲音，恭弘=叶 恭弘皇那邊出事了，軒轅怎會不急？要知恭弘=叶 恭弘皇和陶瑩在一起，那裡有如此多的高手，可恭弘=叶 恭弘皇還是出事了，又會是什麼人所為？　　軒轅回頭一看，更是吃驚，只見恭弘=叶 恭弘皇也與蚩尤一樣渾身散發出血紅色的光芒，整個人變得扭曲猙獰。　　蚩尤身上射出的電火還繼續射向恭弘=叶 恭弘皇。　　軒轅頓時明白，恭弘=叶 恭弘皇與蚩尤的身體血脈相通，而此刻蚩尤吸納了太多的天外天力量，他的肉身也承受不了，便泄出了體外。而血脈相聯的恭弘=叶 恭弘皇自然便最容易接引這股來自天外天的力量，這才使恭弘=叶 恭弘皇也無法自控。　　“恭弘=叶 恭弘皇！”柔水和桃紅也大驚地趕了過來。　　“不要碰我！快！快殺了我！”恭弘=叶 恭弘皇彎下腰身，如野狼一般地厲吼道，而此刻他的身上也有電火閃爍。　　“夫君！”柔水大駭，她想伸手去扶恭弘=叶 恭弘皇，卻被恭弘=叶 恭弘皇勉力閃開。　　“快，用神兵殺了我！殺了我！”恭弘=叶 恭弘皇的開天斧落在地上，嘶啞地叫嚎道。　　軒轅也大駭，他欲趕過去，而便在此時，天空中的群龍卻狂吼一聲：“軒轅，去死吧！”　　軒轅再扭頭，發現整個血紅的天空都向他直壓而下！那延伸至數十里之外的血紅色的雲層像是被蚩尤全部牽動了一般，以無可比擬的力量向地面砸落！　　沉重的壓力幾乎讓軒轅都為之窒息！試問，當一塊方圓數十里的巨大鋼板向你的頭頂平平壓下時，而且還不知這塊鋼板有多厚，那將是怎樣的一種壓力？　　雖然事實上壓向軒轅的並不是鋼板，但這些血雲卻是帶着電火和罡氣的，比鋼板更可怕，更致命！　　軒轅也不知道該如何迎敵，他能夠托起整個天嗎？　　“軒轅小心！”四面的驚呼響起，便連柔水和桃紅也被蚩尤這氣勢所懾。如果蚩尤這一擊砸下的話，方圓百里之內的所有生命將盡被毀滅！雲下之物，必被碾成粉末。而雲外數十里地，將無法承受天地撞擊所產生的罡氣和電流，甚至數百里之外也會受到無情的颶風肆掠，沒有人能夠想象這一擊將會造成怎樣的後果！　　“不要！”恭弘=叶 恭弘皇嘶嚎地叫了一聲，他竟在此時以最大的意志抬起了手。　　柔水一聽恭弘=叶 恭弘皇的喊叫，忙扭頭，但他所見到的卻是恭弘=叶 恭弘皇的手掌以極速戳向自己的丹田！　　“不要！”柔水驚呼，飛速地向恭弘=叶 恭弘皇撲去，但是她卻遲了！還沒有衝到恭弘=叶 恭弘皇身邊，便被一股散自恭弘=叶 恭弘皇四肢百脈的氣動沖得倒跌而出。　　恭弘=叶 恭弘皇如癟了氣的球一般，軟了下去，他竟在這個時候散去了自身的所有功力。　　※※※　　軒轅的手心滲出了一絲絲冷汗，這種壓力實在讓他難以想象，難道這便是天外天的力量？那也真是大可怕了！但不管如何，他絕不能坐以待斃，絕對不能！為鳳妮，為父親蛟夢，為整個有熊和華聯盟，也為他和他所愛的人，他絕對不能坐以待斃！是以，他出擊了。　　那騰躍的彩龍身邊更出現了一條紫色的巨龍，軒轅的雙掌化為雙龍，直向蚩尤撞去，而在此時，奇事突然發生了。　　“轟……”蚩尤的身體在虛空之中突然炸成了灰飛，根本就不曾與軒轅擊出的氣勁相觸。　　那無邊的紅雲更是倒升上天空，炸裂開來，天地一時之間陷入了無盡的混亂之中。　　蚩尤的魔魂，在血色的天地間如一座大山一般猙獰。　　恭弘=叶 恭弘帝的肉身竟然在突然之間爆炸成灰飛，這個變故實在是太過出乎軒轅的意料之外。　　“快！十面埋伏！”恭弘=叶 恭弘皇虛弱地呼叫了一聲。　　一旁的桃紅和柔水立刻明白過來，這是因為恭弘=叶 恭弘皇和恭弘=叶 恭弘帝血脈相聯，恭弘=叶 恭弘皇突然廢除了自己的功力，而幾乎在同時恭弘=叶 恭弘帝的軀體爆成灰飛，這之間自然有着極大的聯繫，而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一說，也便說明事實的確如此。　　柔水知道，恭弘=叶 恭弘皇和恭弘=叶 恭弘帝自小血脈相聯，兩人在一方受到極大痛苦之時，另一方也會有所感應。因此，此刻恭弘=叶 恭弘皇廢了自己的武功，自然會引起恭弘=叶 恭弘帝的經脈收縮。　　在這種最要命的時刻，恭弘=叶 恭弘帝體內充盈着無法排泄的天外之力，別說是經脈收縮，就是稍有外力相觸，便很可能會爆成碎末。本來，在與軒轅相擊之時，這股外力便可泄於軒轅之身，可是此刻蚩尤身在虛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自然惟有自爆一個結局了。　　桃紅拾起開天斧，大喝道：“十面埋伏大陣！”　　“轟……”軒轅的力量正擊在蚩尤魔魂所凝的巨大影像之上。　　“呀……”蚩尤魔魂爆出一聲長長的凄叫，化成碎片，向四面八方逸散開去。　　四面儘是蚩尤的光影！　　“蚩尤，你死定了！”軒轅大喜之下，神兵尊神劃過一道紫色光影，破空而出。　　“轟……”土計竟自地底竄出，無量尺化成一幕光盾。　　滿蒼夷的極樂箭自天空之中射落！　　陶基的驚夜槍主攻東面；木青含沙劍主攻東北面；狐姬的損魔鞭攻向北面；劍奴的辟邪到攻向西北面； 燕的昆吾劍守住西面；陶瑩身着太虛神甲守住西南面；軒轅則主守南面，桃紅手持恭弘=叶 恭弘皇的開天斧自東南面擊出。　　十大神兵，天上地下、四面八方十面埋伏同時出擊！　　十大神兵同出，立刻爆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奇異光彩，彷彿全都充盈着生命，全都活了過來。　　十大神兵的光芒相互聯接融合，織成一個巨大的光球。蚩尤那四面進射的魔魂一觸光球內壁，便立刻倒彈而回，根本就無處可逃。　　魔魂在光球之中重組，再一次組成蚩尤那如山般猙獰的摸樣，這是與恭弘=叶 恭弘帝面容完全兩樣的面容。　　魔魂絕望地怒吼着，但這光球越凝越小。　　“噗……”極樂神箭正中魔魂的眉心，滿蒼夷手持極樂神弓自天空之中壓下！　　“嚎……我不甘心……”蚩尤的魔魂發出最後一聲凄長的慘嚎，立刻爆散成無數光點，被十大神兵所結成的光球吸收，點滴不存。

# 第二十章 尾聲

　　天空中血紅色的雲彩漸漸向四面八方擴散，下起了一陣血紅色的雨。　　血雲所至之處，便有颶風肆掠，整個釜山幾乎只剩下一堆沙丘。　　紅雨所落之處，植物盡皆枯死，草木生機斷絕。　　軒轅立在已經不成形的釜山之巔，望着電火和颶風遠去，不禁悠悠地嘆了一口氣。他知道，蚩尤雖被擊殺，但是蚩尤所引下的天外天力量永遠都會成為這個世界的禍害，因為在這個世上沒有任何力量能夠容納和吸收它，那這股力量將永遠自成一體地四處肆掠，並將所有排斥它的力量毀滅，直到它的每一滴能量都耗盡在這個世界之中……　　※※※　　蚩尤之戰後一年，軒轅統一了黃河以北所有的部落，更娶狐姬為妻。　　蚩尤之戰後二年，軒轅舉兵南征，於濟水受阻於太昊和少昊聯兵，雙方僵持不下，各自退兵，濟水之北盡歸華聯盟所轄。　　同年，軒轅派兵西擴，直抵崆峒山兩百里地盡歸華聯盟，逼死亡沼澤之中的渠瘦人遠遷西域。　　同年十月，由於蚩尤之戰引起的天變，引發的天災越演越烈，軒轅派共工氏治水。　　蚩尤之戰後四年，天災在南方也被引發，軒轅乘機大舉南征，破夏后氏，驅伏羲氏南遷淮水以北。　　次年，太昊與少昊聯兵反攻華聯盟，被軒轅大敗於毫地，太昊戰死。　　同年九月，軒轅兵進窮桑，逼一敗再敗的少昊退至羽山之地，窮桑盡歸華聯盟。　　蚩尤之戰後六年，少昊領淮夷、九夷兩部再次反攻，卻再次被軒轅大敗，並將少昊斬殺於洪澤湖。　　從此天下諸族盡皆臣服，華聯盟更勝昔日神族之聲勢。　　蚩尤之戰後十五年，軒轅被天下人尊為黃帝，東拜岱宗以祭天地，始以黃道日汜時，此年為黃帝元年。　　同年，歧富老死，神農盡得歧富醫道，繼承歧富之貴志，遍歷萬山，嘗遍百草，並教農耕播，《易繫辭》雲：“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更培植了麥、稻、菽三種可食之物，成為名垂千古的一代佳話，更被尊為“農業”之神。　　黃帝二年（即蚩尤之戰後十六年），軒轅黃帝大封功臣，更將萬族合為一體，劃分為一百個大的部落，每個部落以同一種姓氏而稱。於是，天下百姓便延用了下來。　　此時，軒轅在有了陶瑩、狐姬、�燕、桃紅、燕瓊、褒弱、蛟幽、恭弘=叶 恭弘清等正妃之後，又再納嬪妃百人。　　正妃之中，因狐姬在太昊與少昊之戰中最為出名，所以其故事最為人們所流傳。於是後人以為只有狐姬才是軒轅的正妃，這才有了嫘祖教人織布養蠶植桑之傳說，實則軒轅黃帝正妃有七人。　　黃帝五年，黃河洪水泛濫，共工氏治水難成，共工為此深感愧對軒轅，於是怒觸不周而死。　　軒轅大感悲痛，再派鯀去治理洪水，在鯀之後，便是鯀的兒子大禹接着治理洪水，於是便傳下了無數關於治理洪水的故事。　　而這洪水的造成者，正是當年軒轅與蚩尤之戰所留下的天外天力量。　　出如此大災，軒轅深感天外天力量的威脅，他恐有後人再造成同樣的災難，便放下封神之咒，使世上再無人能夠接引通神之道，更限制了人體生機的延續。是以，世上再無人能活兩百年也。這樣，人的生命有限，自然不能得通天之道，窺天外之力，結界也便成了後人永遠無法堪透的死結。　　黃帝十年，軒轅遠征三苗，卻因其地多為洪荒絕域，戰士病死無數，這才迫不得已退兵，后也曾多次與三苗發生衝突，但因三苗之地太過荒絕，軒轅並不欲征取。　　附記　　傳說，軒轅黃帝曾與炎帝決戰於琢鹿，但史書上無法考證炎帝究竟是何人。因此，筆者將炎帝略過，而以鬼方葷育的天魔代替，實則天魔羅修絕便是神話傳說中炎帝的縮影。　　也有說炎帝是神農氏，也有說神農氏另有其人，而炎帝也另有其人，各地的神話傳說不同，因此，各執一見，孰是孰非，無從考證也。是以，敬請讀者們只須看故事，而不必究其歷史真實程度。　　洪荒第一神器――太虛神甲十大神器之首，也是惟……件不具攻擊性的神器。　　相傳，當年盤古始祖開天闢地之時，一斧裂天地，清氣升為天，濁氣墜而成地，在清濁之間則是玄黃一片。　　天地雖裂，但盤古始祖卻發現巨斧竟被一物所纏，神斧不僅無法將其毀壞，更被纏於其中，無法拔四，於是神斧便在混沌漸開的天地之中橫放了三百年。　　盤古始祖在三百年後再取神斧之時，卻發現斧頭之上包裹着一玄色皮膜，呈玄黃之質，耀日月之光華，靈氣四溢。　　拔回神斧，那皮膜則若霓虹般飄落，盤古始祖這才恍悟昔日便是這東西在混燉之中纏住了神斧，但它經歷了無數風雨雷電的洗禮，在日月下暴露了三百年，這才逐漸於燥成皮，使神斧得以鬆脫。　　盤古始祖後來花了數百年的時間，將之縫為一件奇衣，這便是後來的大虛神甲。　　世人不知其質地，皆因它乃天地的胎膜，天地混沌之初，便是因為這層胎膜所粘。而盤古始祖破天地，使天地分開，而這以玄黃所凝成的胎膜則獨成了一體。　　也正因太虛神甲乃是天地之軸，是以被列為十大神器之首，排在開天斧之上。　　軒轅黃帝就曾經用它擋住天魔羅修絕的致命一擊。在涿席之戰後，此甲就由軒轅存封起來，後傳給了其孫帝顓頊。　　洪荒第二神器――開天斧　　十大神器中排在第二位，乃是攻擊力最強的神器。　　傳說乃盤古始祖的一魂三魄借混燉之中的至陰之氣所凝而成。　　盤古始祖乃是混沌中的異物，也有人說，他是來自天外之天，開天斧乃是他帶自天外的神物。他來到這個混沌的世界后，覺得極不適應，於是揮斧劈開了天地。　　此斧本無名，但因其有劈開天地之功，因此後人將其命名為開天之斧。　　盤古氏也是依靠這神器征服天下萬族而建立了神族，直到後來神族沒落，開天斧被天神據比偷走，再落到刑天手中，而刑天就以手中的神刃橫掃漠北，終在極北之地立下了不滅神威，后他在神殿大戰之時被伏羲所傷，再閉關修練前將此斧傳於其弟刑地。但他做夢也沒有料到，擁有天下排名第二的神刃在其弟刑地手中竟不能完全發揮它的威力，終被軒轅所奪。　　涿鹿之戰後，當華聯盟統一天下之時，軒轅將此神斧賜給了最大功臣恭弘=叶 恭弘皇，后流入祝融氏的手中，一直封存，到百餘年後大禹治理洪水之時才復請出開天斧劈山開路，清除河道，以泄江流，造福蒼生。　　洪荒第三種器――昆吾劍　　十大神器之中排行第三，乃劍中之祖。　　昆吾劍乃是盤古氏第八代始祖的脊椎骨所化。　　盤古氏第八代始祖功夫通天，在崑崙之巔大悟結界之秘，終於讓他在苦悟了兩百七十年之時，打通了精神結，思感和精神竟可無休止地引動天外天之力但他卻做了一件最失誤的事，他根本就未能打通生命結。　　在他調引天外天之力時，突然發現已經無法控制這股力量，在不能承受之時，他便只好將所有生機和精神全部內斂於脊椎骨中。雖然他有天縱之資，卻無法抗拒天外天的力量，終於被爆成粉碎，惟有一根完整的脊椎骨化成了一柄劍。　　凝於劍中的是盤古氏第八代始祖的精神和生機，而這股生機和精神卻在天外天的力量摧退之下與他的脊椎骨完美結合，也便創出了一柄完美而奇異的劍，因其出於崑崙，因此叫昆吾劍。　　後世之劍便是仿照此劍而煉，因此，昆吾劍乃是劍中之祖。　　在軒轅一統中原之後，他憶起九天玄女門對亡妻雁菲菲的再造之恩，親自將昆吾劍送回姬水旁邊的九天玄女門。而後，九天玄大門逐漸西傳，其劍再未出現神州大地。　　有人猜測，可能是被西王母國的人暗中從九天玄大門取走，但西王母國是一個極為神秘的國度，即使軒轅曾三踏西崑崙，也沒找到其所居之地。　　洪荒第四神器――尊神刀　　十大神器之中排行第四，乃是刀中之祖。　　此刀出自盤古氏第九代始祖，而且此刀乃是以盤古九代始祖一位親兄弟的骨骼所鑄而成。　　那年，盤古氏因奪權，其宗族內部發生了極大的矛盾。九代始祖之弟與其兄爭奪帝位而展開了大戰，後來其弟大敗，九代始祖便將其弟之骨肉放入火爐之中煅煉。　　九代始祖與其弟都是功力通神的人物，其筋骨早已刀槍不入，皮肉比金鐵還硬。　　而九代始祖也是極為暴戾殘忍之人，竟將其弟骨肉置入火爐之中苦練三月有餘，並不斷以重鎚敲打。　　其弟在烈火重鎚之中掙扎之時，其生機自然也慢慢內收轉化，后終於死於爐火之中。但其整個軀體已成了奇異的物質，無血無水，竟被煅造成一柄奇異的兵刃，其鋒芒不下於昆吾劍和開天斧。　　後人也便將此兵刃列為神族十大神器之中，排在第四位。　　軒轅在一統中原之後，將此刀賜給了貳負。留於龍族成為龍族之寶。　　洪荒第五神器――極樂弓　　十大神器中排行第五，乃是弓中之祖。　　傳說，極樂神弓乃是盤古第九代始祖的肉身所化。　　盤古第九代始祖乃是死於其侄手中，當年他狠心將親弟煅造成刀，卻未斬草除根。後來，其侄長大成人，暗中害死盤古第九代始祖而登上帝位，即為盤古十代始祖。　　十代始祖為報其父仇，竟以仇人之椎骨為弓背的基本材料，將幾根骨頭拼接而成弓形。以仇人之筋與皮搓成弓弦，以肋骨打製成極樂箭。而後，十代始祖將弓與玄放入地火之中，以奇異的方式煉化為一體，使得弓背晶瑩如玉，彎角更是碧綠之色，肋骨箭身則呈烏黑色，弦絲也化成了金黃之色。　　到目前為止，仍沒有人明白，那是以怎樣的一種方式煉化的。　　極樂弓後來為滿蒼夷所得，滿蒼夷也是為軒轅打得天下的大功臣后被軒轅封為電母。　　數百年後，逸電宗出了一個極為出類拔萃的人物，那便是……后羿。　　極樂神弓傳到后羿之手，更被其發揚光大，因此，也流傳着許許多多關於后羿的故事，更傳說后羿用此弓射落九個大陽。　　當然，那只是后話。　　洪荒第六神器――驚夜槍　　十大神器之中，名列第六，乃槍中之祖。　　此槍乃是取自天外隕星之精華所鑄而成。當年，盤古第十二代始祖在英山之巔練功，因其引動天劫，使劃過夜空的彗星失控，墜落地面。　　彗星所落之處，正是英山之下，沒有燃盡的彗星隕石，正是其精華所在，盤古第十二代始祖大喜，將之拖回宮中，花了五十六年的時間，終於鑄成了一柄神槍，而此槍使許多工匠血濺其中。　　經過了一萬餘次的反覆磨鍊才成形，同時之間，還煉出了另外一件神器……無量尺。　　第十二代始祖有感於彗星墜落當晚的奇異天象，是以，他為此槍命名為驚夜神槍。　　後來，此槍為陶唐氏所得，一直存於陶唐氏之中。一百餘年後，帝堯更憑藉此槍威服南方三苗，成其不朽帝業。　　洪荒第七神器――無量尺　　十大神器之中，排行第七，乃是十大神器中惟一不像兵刃的兵刃。　　無量尺，乃是驚夜槍的兄弟兵刃，同取於天外彗星之精華，經過五十六年才煅造而成。　　之所以將其列入神器之中，只是因為它是取自天外彗星之精華，有着與驚夜槍一般的歷史，頗具紀念價值。　　當然，無量尺還有另一個好處，那便是可以排解百毒，因其具有彗星之中奇異的力量，而擁有了這種奇異的能力。　　驚夜槍卻無此功效，因驚夜槍上沾有大多鑄造者的血液，使那種奇效消失。而無量尺卻沒沾過血液，因此少了一份殺性，多了一份靈性，這也是無量尺能排在十大神器之列的原因。　　無量尺後來被軒轅贈給其弟神農，神農帶着無量尺行遍天下，嘗遍百草而不死，正是因為無量尺的功效，使其中毒立解。　　神農能遍嘗百草，發現五穀，無量尺功不可沒。　　洪荒第八神器――損魔鞭　　十大神器之中排行第八，乃是鞭中之祖。　　鞭長七節，乃是盤古第十三代始祖所馴服的一隻奇獸之椎骨。　　此奇獸以人喂之，食虎豹，兇惡無倫，大如巨象，力大無窮，卻沒有人叫得出其名字。　　盤古十三代始祖馴養此獸一百二十餘年，而此獸年齡早已逾兩千多歲后因此獸食人太多，使得神族內部眾神聯合抗議。盤古十三代始祖不得不將此獸誅殺，並用此凶獸之椎骨鑄成兵刃……七節之鞭。　　卻不想此鞭竟具開山裂地之威，於是便將之列入神族十大神器之中，排行第八，更名為損魔。　　洪荒三大高手齊攻熊城之時，太昊之子伏朗因沒有接下魔布蚩尤一招，在此戰自刎而亡，而太昊也因此戰身受重傷，忘了收回此鞭，以至落在軒轅手中，在涿席之戰後軒轅將此鞭送給狐姬。後來，此鞭也不知什麼原因落入帝舜的手中，使其立下不滅之威德，而被帝堯所欣賞，終傳帝位於他。　　帝舜也曾憑此鞭大戰三苗。　　洪荒第九神器――含沙劍　　十大神器之中名列第九，乃是取自九幽之玄鐵而鑄就的神器。　　比之前八件神器，它除了鋒利和堅韌之外，別無所長，但這卻是因人而出名的神器。　　此劍不知是誰人所鑄，但卻在四百年前，由劍宗的創始之人青鶴開始，帶着此劍行走洪荒萬國，戰無敵手。　　後來青鶴仗劍與大神伏羲交手，交手千招，最後落敗，后加入神族，成立劍宗。時值神族八大神器的太虛神甲和尊神刀失竊，不能湊足八件神器，便將青鶴的含沙劍也列入神器之列。　　後來此劍一直在劍宗之中流傳，直至傳到木青的手中。　　在軒轅未成名之前，全仗木青所送的此劍，多次解危，以至後來可一統洪荒，成為千古第一黃帝，此劍可謂功不可沒，涿鹿之戰後，軒轅將此劍還於木青，而木青也依憑成為劍宗之主。　　洪荒第十神器――辟邪劍　　十大神器之中，名列第十，此劍以地火中之精鐵所鑄而成。　　與含沙劍一樣，乃是因其主人而成名，無異力，只具神鋒和堅韌，無人知其鑄造者。　　它的第一位主人乃是與青鶴同出洪荒的年輕高手伯鳴。　　伯鳴的名字傳遍洪荒並不是像青鶴一樣，打遍天下萬國，而是因為他偷了神族的太虛神甲和尊神刀兩大神器，而後被神族眾高手追殺。　　青鶴最後也與伯鳴交過手，兩人戰了三天三夜不分勝負，而伯鳴也因此戰而名動天下。后與青鶴惺惺相惜，不僅交出了偷盜的神族兩件神器，還將自己的劍也一併交給青鶴帶迴向盤古大帝交差，而他自此之後再也未露面洪荒，許多人都以為他已死了，但也有人知道青鶴當年無法殺他，伯鳴只是退出了洪荒。　　後來有人傳說伯鳴與廣成仙派有着很密切的關係，是以，神族許多高手都去找廣成子比斗，就是因為伯鳴；也有人說廣成子就是伯鳴；還有人說，廣成子是伯鳴的師兄……總之各種說法不一，但傳說終歸是傳說，沒有人能證實。　　伯鳴的辟邪到由青鶴帶回神族，便被放入了聖殿之中，這是青鶴的要求。　　劍宗之人更將辟邪劍與含沙劍並稱為兩大神劍，稱為劍宗兩大寶物。　　而此時神族加上青鶴的含沙劍共有九件神器，為了湊齊整數，便將辟邪劍也列入其中，並稱為神族十大神器。　　後來，涿鹿之戰，軒轅將它賜於劍奴，沒再收回，而劍奴成為君子國的護國長老后，此劍便留在了君子國，被君子國子民視為鎮國之寶。　　（全文完）====================================================================================================================